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一二九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一卷目錄

佛經部彙考七

大藏聖教法寶標目（菩薩對法藏大乘釋經論　大乘集義論　聲聞對法藏　有譯有本聖賢傳記）

神異典第一百一卷

佛經部彙考七

大藏聖敎法寶標目

菩薩對法藏大乘釋經論

大智度論　一百卷

右龍樹菩薩造釋大般若經富詞妙辯理精事廣西域學者無不欽崇什法師云余若廣譯千卷有餘爲秦人識劣十分存一蓋從略也故至三十八卷纔譯初品云

十地論十二卷

右天親菩薩造釋華嚴經中十地品

大乘寶積經論四卷

右解釋寶積第四十三會

彌勒菩薩所問經論六卷

右解寶積經中第四十一會第五卷解十二支因緣義甚詳

寶髻菩薩四法經論優波提舍一卷

右天親菩薩解釋大集經四十七會寶髻菩薩品優波提舍此名論

佛地經論七卷

右親光菩提造經說五法爲佛地一淸淨法界二大圓鏡智三平等性智四妙觀詧智五成所作智經詮此理論詳解釋

金剛般若經論三卷

右無著菩薩造論釋經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頌一卷

右無著菩薩造頌釋經

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三卷

右天親菩薩造論解經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破取著不壞假名論二卷

右功德施菩薩造論釋經

能斷金剛般若經論三卷

右無著菩薩造頌釋經世親菩薩釋義

文殊師利問菩提經論二卷

右天親菩薩造論解經

妙法蓮華經優波提舍一卷

右天親菩薩造論略釋法華經義

法華經論二卷

右天親菩薩造論釋經

遺教經論一卷

右天親菩薩造論釋經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論三卷

右天親菩薩造論釋經

三具足經論一卷

右天親造論三具足者一施二戒三聞具攝衆行

解釋三法門事甚詳而經本未譯

轉法輪經優波提舍一卷

右天親說佛成道已爲五比丘等及諸天人初轉法輪優波提舍此云義門

涅槃經論一卷

涅槃經本有今無偈論一卷

右皆天親造論略釋涅槃義

無量壽經論一卷

右天親作偈復作論釋偈說極樂國功德莊嚴種種勝妙勸求往生詞簡義廣理事圓具

大乘集義論

瑜伽師地論一百卷

右無著菩薩咨問彌勒大乘經義還閻浮提以己所聞爲餘人說多不生信無著卽自發願請彌勒夜降閻浮放大光明廣集有緣誦出十七地經隨所誦出隨解其義經四月夜方竟雖同在一堂聽法惟無著得近彌勒餘但遙聞此論奘法師譯梵語瑜伽此云相應謂一切乘境行果等所有諸法

皆名相應境謂一切所緣境此境與心相應故名相應行謂一切行此行與理相應故名行相應果謂三聖果此果位中諸功德法更相符順故名果相應師謂三乘行者由聞思等次第習行如是瑜伽隨分滿足展轉敎人故名瑜伽師地謂十七地境界謂五識相應地意識相應地有尋有伺地無尋有伺地無尋無伺地三摩呬多地非三摩呬多地有心地無心地聞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聲聞地獨覺地菩薩地有餘依地無餘依地

顯揚聖敎論二十卷

右無著菩薩造宣說瑜伽師地論中要義顯揚聖敎文約義周使人易曉區別義類爲十一品錯綜該羅法義深廣

瑜伽師地論釋一卷

右最勝子等諸菩薩造略釋瑜伽師地法義

顯揚聖敎論頌一卷

右無著等造頌十一品釋諸法要

王法正理論一卷

右彌勒菩薩造說出受王問佛言有訶諫我不眞實過失心不悔惱有讚我不眞實功德心亦不喜唯佛能知諸王過失功德眞實願爲我說佛言王有九種過失一不自在二性暴惡三猛憤發四恩惠薄五受衺佞六所作不思七不顧善法八不知差別九縱任放逸無此過失爲九功德又有五種衰損門五方便門又有五可愛樂法王能遠離過失修習功德當獲一切利益安樂

大乘阿毘達磨集論七卷

右無著菩薩造解釋五蘊十八界六度四攝四無量行四諦三十七菩提分等法義令後學披覽略文知深廣妙義

大乘雜集阿毘達磨論十六卷

右安慧菩薩翻釋上集論

中論四卷

右龍樹菩薩造佛入滅已論宗紛諍大士依大般若義造論以折中此論無言不窮無法不盡會通眞俗有無斷常之邊見故名曰中論亦名中觀以

觀辯于心論定于口耳叡法師序云百論治外以閑邪中論祛內以流滯大智釋論之淵博十二門觀之精詣尋斯四者眞若日月無不朗然鑒徹矣予翫之味之不能釋手云

般若燈論十五卷

右龍樹菩薩本分別明菩薩釋顯深妙法明佛道因破迷滅闇息諸惡見分別煕明列爲二十七品與中論本同譯異

十二門論一卷

右龍樹造叡法師序云十二門者總衆枝之大數門者開通無滯之稱窮理盡性實相之折中道場之要軌也

十八空論一卷

右十八空者一內空二外空三內外空四大空五空空六眞實空七有爲空八無爲空九畢竟空十無前後空十一不捨離空十二佛性空十三自相空十四一切法空十五無法空十六有法空十七無法有法空十八不可得空

百論二卷

右提婆菩薩造天親釋肇法師序云此論以百爲名理致淵元統羣籍之要文義婉約窮製作之美什法師常所詠味以爲心要

廣百論一卷

右聖天菩薩造釋百論法義

廣百論十卷

右聖天菩薩造論護法菩薩釋論破一切執有滯空之見妙開中道使學者了悟眞空故唐元奘三藏于西域法師隨聽隨譯成此十卷

十住婆娑論十六卷

右龍樹造大不思議論十萬頌釋華嚴經備傳西域此論十六卷卽是彼論釋十地中初之二也

菩提資糧論六卷

右龍樹菩薩造說諸菩薩求無上菩提皆以般若波羅蜜多爲母諸佛皆由此出生故六度萬行三十二相出生之業及種種菩薩之行微妙法門詞約義廣理圓事備求一切智者之妙門大路

大乘莊嚴經論十三卷

右無著菩薩造解釋大乘菩薩從初發心至成一切智修習證入種種功德法門天竺三藏云西域大小乘學皆以此論爲本于此不通未可弘法論初說造此論者以五義譬一如金成器令信向轉彼心故二如華敷開示彼故三如食美饍得法味故四如解文字爲令修習更不思故五如開寶篋實證得故

大乘莊嚴經論十五卷

右馬鳴菩薩造說菩薩修習大乘功德種種法門

順中論二卷

右龍樹造無著菩薩釋破空有二邊之執是般若波羅蜜多初品空義

攝大乘論三卷

右無著菩薩造眞諦三藏第一譯收攝一切大乘聖教法門要義總集于此而辨明之

攝大乘論三卷

攝大乘論二卷

右與前論本同譯別

攝大乘論釋十五卷

右論本二卷無著造釋論十二卷世親菩薩造解

兄論本義

攝大乘論釋十卷

右晉西竺三藏達摩笈多譯

攝大乘論釋十卷

右唐元奘譯第三出已上三論釋本同譯別

攝大乘論釋十卷

右無性菩薩釋唐元奘譯與前三論本同譯別

佛性論四卷

右天親菩薩造解釋佛說一切衆生皆有佛性論十品說自性十相爲顯二義一顯本有不可思議境界二顯依道理修修行可得三顯已能令無量功德圓滿究竟故造斯論

決定藏論三卷

右顯了大乘全量八識心境分量善惡因果論述此理決定無移

辯中邊頌論一卷

右彌勒說執空執有爲二邊虛妄分別有于此二都無此中惟有空等頌辯中邊二義故

中邊分別論二卷

辯中邊論三卷

右世親菩薩造釋彌勒中邊論頌此論說七義一相二障三眞實四修諸對治五卽此修分位六得果七無上乘

究竟一乘寶性論四卷

右不顯造者顯示第一義諦佛性體相德用等

大乘成業論一卷

業成就論一卷

右本同譯別天親菩薩造業謂身口意三業以一切造善造惡生聖處墮惡道皆不離三業而得成就

因明正理論本一卷

因明正理門論一卷

右陳那菩薩造本同譯別詳略有異唐譯後序云

此論抗辯標宗摧衮顯正因談照實明障顯理入言趣本正以離衮西方時彥鑽仰彌深

因明正理門論一卷

右大龍菩薩造釋因明論

唯識論一卷

右天親菩薩造本論序云此是諸佛甚深境界非是凡夫二乘所知此論本末明三種空一者人無我空二者因緣法體空三者眞歸佛性空我空者凡夫妄想于五陰因緣法中見我爲有實不可得猶如兎角五陰無常我亦無常如是知者名人無我空因緣法空者如薪火相待無實離薪無火離火無薪見火說假名薪見薪說假名火能成所成相待不離能所亦實無是名因緣法體空眞如法空者佛性名第一義空無世間色相有爲法故非是同于無性法故以具眞如法體故名不空空是名眞如法空實無前境界但衆生妄見有外境界故名唯識又名破色心論但破虛妄煩惱結使心不破佛性清淨心也

唯識二十論一卷

唯識三十論一卷

大乘唯識論一卷

右天親菩薩造

轉識論一卷

顯識論一卷

右已上並說三界唯識法義

成唯識寶生論五卷

右天親造三十本頌說唯識義護法菩薩造論五卷解釋成前三十頌義亦名二十唯識論釋

成唯識論十卷

右護法安慧菩薩等十師造此論能成就天親三十頌論令義理圓成故名成唯識論盡邃理之微闡法王之奧爲令學者破空有迷謬執生正解斷重障證眞解脫故

大丈夫論二卷

右提婆菩薩造論云能成種智果施因爲最大一切衆事具無不由施成施是生大道出世之胞胎

救一危難人餘勝一切施一切善法行悲心施爲首二十九品廣說施法

入大乘論二卷

右堅意菩薩造欲爲衆生遮苦因故爲救偏執衆見顛倒思維不解實義不順佛智謗正法得大罪報者如是得生聞修思乃至具足一切智故

大乘掌珍論二卷

右清辯菩薩造序云爲悲憫世間種種邪見生死籠樊無量憂苦故欲令學人易證眞空速入法性故略製此如掌珍論

大乘五蘊論一卷世親菩薩造

大乘廣五蘊論一卷安慧菩薩造

右說色蘊十五種受蘊八種想蘊亦八種行蘊有七十三法識蘊亦八種造善造惡生樂趣苦趣有無量功能積聚故名蘊

寶行王正論一卷

右說一切國王御國治民善惡功罪違理順理苦樂因果修集相好敬愛正法等種種法門

大乘起信論一卷

右梁眞諦第一譯馬鳴菩薩撮略百本大乘經宗旨造此論爲欲令衆生除疑捨衺執起大乘正信佛種不斷故

大乘起信論二卷

右唐實叉難陀譯與前眞諦所譯本同譯別文或有異序述其詳云大乘明鏡莫過于此

發菩提心經論二卷

右說發菩提心因緣功德天親造論廣明經義

三無性論二卷

右三無性者一分別相無自性二依他生無自性三眞實勝義無自性

方便心論一卷

右如鍊金須藉爐火人工爲其方便乃可成金菩薩修行須明達佛理以爲方便乃得成道

如實論一卷

右如無乖異實非妄倒義理眞實

無相思塵論一卷

右陳那菩薩造意識細境非緣外境故名無相識心分別至鄰虛位極微細故名思塵

觀所緣緣論一卷

右陳那菩薩造心爲能觀緣境爲所觀心境非一故言所緣緣如眼觀色境色是所緣眼識爲能緣等

觀所緣論釋一卷

右護法菩薩造解釋前論

廻諍論一卷

右佛入滅後異見徧執遂多諍論龍樹造論廻邪歸正一切論義皆能解釋

緣生論一卷

右解在緣生經

十二因緣論一卷

右解十二支法義

壹輸盧迦論一卷

右龍樹造說一切法自體性空故無有常一切佛緣覺聲聞于空法中而得出離非于諸行斷常法

中而得解脫

取因假設論一卷

右陳那菩薩造取者執也因者對果假者虛妄設者施設佛化衆生不壞世間依假施設事而宣法要使之開悟永斷煩惱

觀總相論頌一卷

右陳那菩薩造諸法有總相別相差別

止觀門論頌一卷

右世親菩薩造七十頌論修習定慧是入聖妙門

手杖論一卷

右論言世間一類有情爲無慧解便生家執由此沈淪爲憐憫此等愚蒙作手杖論

六門教授習定論一卷

右無著本天親釋爲欲利益一切有情令習世出世定速離煩惱得解脫故說此修習靜定法門佛言先當依定能盡有漏求出生死海者離于正定無別方便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一卷

右說衆生界不異法身法身不異衆生界平等解脫一味無別如日輪爲雲所覆而性常清淨

大乘百法明門論一卷

右天親造一切法略有五種一心法略有八種二心所有法略有六種徧行有五別境有五善有十一煩惱有六隨煩惱有二十不定有四三色法略有十一種四心不相應法略有二十四種無爲法略有二種

百字論一卷

右提婆造破我見等一切諸法各有自相義

解捲論一卷

右論云三界惟以言名爲體由强分別非實有法爲生不顚倒智故造此論

掌中論一卷

右陳那菩薩造說三界但有假名實無外境由妄執故謂繩爲虵善觀詧時繩亦無實體妄識分別知相假借無實可得知一切法但是假名

提婆菩薩破外道小乘四宗論一卷

右破外道論師一切法一異俱不俱四宗義

提婆菩薩釋楞伽經中破外道小乘涅槃論一卷

右解釋佛說涅槃因果正義破二十種諸外道衺見異論

大乘緣生論一卷

右詳解十二緣生法門

金剛瑜伽中發菩提心論一卷

右大廣智說修瑜伽人身雖人身心同佛心以祕密加持頓同諸佛華嚴經云無一衆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顛倒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則得現前知一切衆生究竟成佛又云信解清淨心自悟不由他具足同如來則超凡夫位入佛所行處生在如來家令修行者觀照本心湛然清淨猶滿月偏虛空皎潔分明合普賢之心速具一切智

金剛針論一卷

右法稱菩薩造破圍陀論妄執稱婆羅門種性行業最高等

阿毗曇八犍度論三十卷

聲聞對法藏

右迦旃延子造竺佛念等譯阿毗曇者此云無比法犍度者此云聚即法聚也解釋種種法義謂初說世間第一法頂法暖法次十二緣九十八使結繫四果見諦三界所斷煩惱四諦七覺意八智等法此論三十卷分爲八犍度八部法類不同故一雜二結使三智四行五四大六二十二根七定八見八犍度中復列四十四品一雜雜明諸事故二結使明諸根隨煩惱三釋智慧差別四辯善惡衰正諸行五明淨根智證見聖諦理六辯利鈍根乘行業差別七明四禪八定差別八明意止欲想時節見解各不同故此論中性相理事法數無邊故名法聚亦是藏之別名故新論作八蘊

阿毘達磨發智論二十卷

右奘法師譯與阿毘曇論本同譯別譯文順暢即是說一切有部對法藏之根本佛圓寂後三十年中論師迦多衍尼子之所造也後代傳人本有廣

略此發智論文義具足傳習之者號爲身論以餘論各辯一支有異于身故

阿毘達磨法蘊足論十二卷

右大目揵連造集衆法寶聚普施羣生論首偈曰阿毘達磨如大海大山大地大虛空具攝無邊聖法財今我正勤略顯示其總頌曰覺支淨果行聖種正勝足念諦靜慮無量無色定覺支離根處蘊界緣起

法蘊足論者蓋阿毘達磨之權輿一切有部之洪源也大目犍連所製鏡六通之妙慧晰三達之智明枹金鼓于大千聲玉螺于百億摘藏海之奇琬鳩敎山之勝珍使天鏡常懸法幢永樹衆邪息藩籬之望諸子騁遊戲之歡也佛涅槃後百有餘年疊啓五分之殊解開二九之異雖各擅連城之貴俱稱照乘之珍唯一切有部卓乎迥秀若妙高之處宏海猶朗月之冠衆星者豈不以本弘基永者歟至如八種揵度鶩微于發智之場五百應眞馳譽于廣說之苑斯皆挹此涓波分茲片玉遂得駕

羣部而高蹈接天衢而布武是知登崑閬者必若塿于衆山游溟渤者亦坳塘于羣澍矣

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二十卷

右佛令舍利弗代我爲衆宣說法要自一法二法以至十法一法者一切有情皆依食住一切有情皆依行住二法品謂名色等總二十七門三法有十謂善不善根各三善不善尋各三惡行妙行各三三界欲恚害三界出離四法有十謂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四靜處四聖諦四想四無量四無色四聖衆四沙門果次五法次六法以至十法佛歎善哉善哉汝能結集如來所說增一法門復告苾芻衆汝等皆應受持讀誦能引大善大義大法清白梵行菩提涅槃

集謂聚積異謂差別法門名相各別異故足謂周足舍利子智慧第一于佛所說法十二分教中增一名數勒爲一聚廣大周足故

阿毘達磨識身足論十六卷

右提婆說磨阿羅漢造論初頌曰阿毘達磨正法

燈心中淨眼智根本三界照明慧眼道一切法燈佛語海能發勝慧破諸疑是諸聖賢法衢路了此勝法至聰明悟斯聖教眞佛子

阿毘達磨界身足論三卷

右尊者世友造說十大地法十六煩惱地法十小煩惱地法五惱五法數性相事理各各體性差別如地水火風四大欲色無色十八界等各不同故名界多界共聚集故名身攝義周圓滿足故名足總通大小乘三界九地五位修斷行門故

基法師序云界身足論者說一切有部發智六足之一足也先是婆沙八蘊闕五蘊之幽趣發智六足無五足之元文元本頌有六千後譯刪略爲九百頌或五百頌奘法師翻八百三十頌文遺廣略義離增減神功妙思繄可殫言

阿毘達磨品類足論十八卷

右尊者世友造唐奘法師譯一切法衆多流類不同此論各隨品類條貫義理收攝一切法周圓滿足不亂故總有五法一色法二心法三心所法四

不相應行法五無爲法第一辯五事品第二辯諸智品三辯諸處四辯七事五辯九十八隨眠六辯攝等法七答千問八次擇品如是諸品中收一切法義無不圓足

衆事分門毘曇論十二卷

右宋天竺三藏譯二論本同譯別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二百卷

右梵語阿毘曇此言大法也阿毘達磨此云勝法或言無比法毘婆此云廣解說或云種種說佛涅槃後四百年健馱羅國王以諸部執師資異論名集賢聖大阿羅漢脅尊者世友尊者等五百人皆具三明六通復內窮三藏外達五明集義製諸凡三十萬頌九百六十萬言備釋三藏懸諸千古窮其枝葉究其淺深佛法重明微言再顯唐三藏法師于西域具獲本文傳譯流布焉

俱舍釋論二十三卷

俱舍論本頌一卷

右天親造解釋俱舍論三十卷中義理梵本來有

先後故釋論在前本論在後

俱舍論三十卷

右天親菩薩造俱皆也舍此云藏則庫藏之總名也此論博綜羣籍備擢異說天竺大小乘學依此爲本論有九品一分別界品說四大六入十八界等二分別根品說眼耳鼻善男女命意等二十二根三分別世品廣說有情世間及器世間各多差別三界種種事相次四分別業品前言世別皆由業生此明種種善惡諸業業由隨眠方得生長次五分別隨眠品次六分別賢聖品說諸賢聖道相次七分別智品次八分別定品次九破執我品謂有我執無容解脫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八十卷

右衆賢論師造衆賢博學高才明一切部毘婆沙論時天親先作俱舍論破毘婆沙門所執理奧文華西域學徒莫不讚仰鬼神亦皆稱習衆賢心憤二十年覃思作俱舍雹論欲與天親面定是非未果而終天親後見其論歎有知解言其思力甚順

我義宜名順正理論遂依行焉

阿毘達磨藏顯宗論四十卷

右衆賢論師造序偈云已說論名順正理樂思擇者所應學文句泒演隔難尋非少劬勞所能解爲撮廣文令易了故造略論名顯宗飾存彼頌以爲歸刪順理中廣決擇對彼謬言申正釋顯此所宗眞妙義

阿毘曇心論四卷

右尊者法勝造論列十品辨一切法門義理行相令學者生解達法故

法勝阿毘曇心論六卷

右大德優波扇多造序云昔論師解釋太廣太略使學者迷惑煩勞令離于廣略釋不顚倒法相令人覺悟眞實離諸過惡生諸功德得勇猛第一義利故

雜阿毘曇心論十一卷

右尊者法救造序云諸師釋阿毘曇心義極略難解知法勝所釋最爲略極廣令智退優婆扇多八

千偈又一師萬二千偈此名廣也我達磨多羅專精思惟義賢衆所應學正要易解了于諸論中爲殊勝具足顯示眞實義一切境界故

阿毘曇甘露味論二卷

右一施戒品二三界五道品三住食生品四業品五陰持入六行七十二緣八根九禪智十無漏十一智十二禪定十三雜定十四二十七品十五四諦十六雜品逐品分辯法義得道聖人名瞿沙造欲令學者盡一切漏得一切智甘露味故

隨相論二卷

右說諸法不能自生藉緣方起如小兒藉扶方起人不能自生藉貪愛及業父母因緣方生如地水生穀芽若無人功置穀于地中芽終不生衆生作善惡業方牽生果各隨其相故

尊婆須蜜論十卷

右婆須蜜菩薩大士次繼彌勒作佛師子如來也從釋迦文降生爲大婆羅門父命觀佛侍佛四月已出家佛涅槃後撰此論一十品十四揵度該羅

深度博盡諸法撰論已入三昧如彈指頃昇神兜率與次補光炎如來柔仁如來皆集彌勒天宮

三法度論三卷

右說依三寶修行可度生死修財法無畏施可入聖道修身口意三業除三漏越三塗超三界近三寶除三毒滅三苦生三慧入三聖位等法故總名三法度論

入阿毘達磨論二卷

右塞建陀羅阿羅漢造說有學人聞對法中名義稠林便生怖畏欲令彼于法相海中深洄澓處欣樂易入故作斯論辯演阿毘達磨中八種法謂色受想行識空擇滅非擇滅總攝一切義

成實論十六卷

右成謂成就圓滿實謂眞實不虛此論辯一切法義皆眞實圓成故初佛寶具足品四無畏十號三不護三善品衆法品十二部經品清淨品賢聖品福田品如是等二百二品類集演說詳如本論

立世阿毘曇論十卷

右立謂成立世謂大千世界佛于起世經中說器世間有情世間四洲諸天三界諸趣因果善惡受生壽命依正勝劣地動晝夜種種地獄大小日月三災劫住成壞空等種種事相與起世經樓炭經俱舍論等相參照

解脫道論十二卷

右阿羅漢優波底沙造以十二品演說分別因緣戒頭陀定求善友分別行行處行門五神通分別慧五方便分別諦後偈云無邊無稱不可思無量善才善語言于此法中誰能知唯坐禪人能受持微妙勝道爲善行于教不惑離無明

舍利弗阿毘曇論三十卷

右與舍利弗集異足門論法義相涉而體製不同初十二入品次十八界品次五陰四聖諦二十二根七覺不善善根四大優婆塞諸界諸業四果三乘二覺等人品智品十二緣念處正勤禪定道品煩惱攝品緒品總演一切法名事理

五事毘婆沙論二卷

右尊者法救造釋世友尊者所製五事論爲欲開發深隱義如發伏藏令世間歡喜受用如除雲翳日月顯照世友製論爲有弟子怖廣聞持欲令依止略文起明了覺于一切法自相共相明了故雖略說五事而攝一切法故

鞞婆沙論十四卷

右說迦旃延子本誓願于五千佛修阿毘曇章句分犍度品數立章門此論解釋彼諸品法義

三彌底部論三卷

右說諸有情死此生彼中有陰五道三界捨受身等法

四諦論四卷

右婆藪菩薩造說苦集滅道法

分別功德論三卷

右說三寶及諸大弟子各有第一勝妙功德

辟支佛因緣論二卷

右說辟支佛觀老病死四時改變知一切法皆無常苦空無我因緣而覺故亦名獨覺神通變現飛

空自在不樂說法以神足化人作勝福田

十八部論一卷

部執異論一卷

異部宗輪論一卷

右皆說佛涅槃後諸部各異所從出生

有譯有本聖賢傳記

佛所行讚經五卷

右馬鳴菩薩讚佛功德自降生出家成道度人以至涅槃分舍利等爲二十八品

佛本行經七卷

右密迹金剛爲諸天人有不識見佛者頌說世尊功德自降胎出家成道利生以至涅槃分布舍利等事爲三十一品

百緣經十卷

右撰集恭敬供養三寶受大福報生天得道及慳貪作惡墮餓鬼等種種善惡因果等凡一百緣

出曜經三十卷

右婆須蜜舅法救菩薩之所撰集比一千章三十

三品名曰法句錄其本起繫而爲釋名曰出曜出曜者舊名譬喻卽十二部第六部也出曜者從無常品至梵志品采衆經之要藏演說布現以訓將來故名出曜經

賢愚因緣經十三卷

右說聖賢解脫受大福報生天得道及惡業人沉淪苦趣罪報輪轉種種因緣佛往昔捨身命求菩提爲月光王施頭尸毘王以身代鴿薩埵太子飼虎佛成道梵天請轉法輪及降伏六師等緣給孤獨長者布金買地造寺及爲過去七佛皆造寺二鸚鵡誦四諦法爲野狐所殺七反生天成辟支佛等緣

修行道地經七卷

右總衆經之大較示修行之徑路使學者易進無惑次第曉然多所決擇

道地經一卷

右與前經本同譯別文句簡略耳

僧伽羅刹所集佛行經三卷

右僧伽羅刹須賴國人佛後七百年著此經賢劫第八佛也載釋迦降生成道行化入滅事迹甚備與普曜本行等經相參照手援樹葉而立化國王以巨象挽紐終不能動搖即就焚化樹葉不燋修行道地經亦其所著也

百喻經四卷

右尊者僧伽斯那撰以一百事喻說道法衷正戒律持犯修行善惡等事

菩薩本緣經四卷

右說佛昔因地以國城妻子布施種種緣

大乘修行菩薩行門諸經要集三卷

右終南山智嚴集于諸經四十二部中集菩薩行門總六十六條于修行人有大利益法珠之寶聚大乘之龜鑑也

付法藏因緣傳六卷

右元魏西域二三藏同譯略記自世尊付法迦葉展轉付受至師子尊者傳法因緣

坐禪三昧經二卷

右什法師譯說修習禪定法

佛醫經一卷

右說四大病苦種種因緣水屬口火屬眼風屬耳等

惟日雜難經一卷

右說世尊及菩薩二乘人修行功德等種種差別法義因緣

迦葉赴佛涅槃經一卷

右說世尊入滅迦葉來赴供養偈讚等事

呵色欲經一卷

右說捨欲復念如出獄思入如病差思病種種呵誡

四品學法經一卷

右說備戒行多聞能化度人爲上品眞學承法學爲中依福學爲下行三事號散侍爲外品

佛入涅槃密跡金剛力士哀戀經一卷

右密跡金剛力士哀戀世尊歎佛種種功德而爲無常所壞帝釋勸止謂佛事周訖乃入涅槃汝等

不應生大憂惱

佛使迦旃延說法沒盡偈百二十章

右記末法中種種事

佛說治身經一卷

右說戒行制身脫一切苦

治意經一卷

右說精進守意福未滿自守已滿得禪

雜寶藏經十卷

右集諸經古今事一百一十八緣初說佛于往昔孝養父母等種種緣事佛告諸比丘有二種法能使人疾得人天至涅槃樂一供養父母二供養賢聖有二法速墮三惡受大苦惱謂於父母及賢聖所作諸不善次集種種供養布施獻華然燈造舍造塔齋戒修行皆得生天受福報事及羅漢見沙彌後七日當命盡遣歸道中見水漂衆蟻救之得命延長及修塔修寺設齋延壽施食施衣受種種福報羅漢知宿命時作惡五百生作狗緣次說佛夆伏曠野鬼神鬼子母羅睺羅住胎六年等緣

那先比丘經二卷

右國王彌蘭悉知異道能答九十六種經人問難無能勝者那先阿羅漢與王問答王大敬伏以所問答爲經種種論難譬喩王言沙門言在世作惡臨死念佛得生天殺一生死卽入泥犂中我不信是語那先言如人持小石置水上便沒持百枚大石置船上以船力故不沒人作惡以念佛力故生天作惡不知佛經故便入泥犂王言羅漢飛上梵天如人屈伸臂頃不信行數千萬億里如是疾耶那先言王念大秦國事王言我念已那先曰反復八萬里何太疾耶王稱善哉如是等詳如本經

五門禪經要用法一卷

右大禪師佛陀蜜多撰五門者一安般二不淨三慈心四觀緣十二緣五念佛若亂心多者教安般若貪欲多者教不淨若瞋恚多者教修慈若著我多者教因緣若心沒者教念佛禪觀法相甚詳略出觀佛三十事修慈四十事

達磨多羅禪經二卷

右說安般不淨觀四無量心觀五陰六入十二因緣等修行勝道進分住分退分種種功德法開示甚詳

禪法要解經二卷

右羅什譯說修不淨觀除五葢得四禪相法修慈念佛修四無量心四無色定修六神通等法

禪要訶欲經一卷

右說人身種種不淨衆生妄愛著衺淫及載目連爲婦說偈

內身觀章句經一卷

右說身三十六物三百六十骨節九孔不淨等是爲一切病宅一切苦器

法觀經一卷

右與內身觀思惟略要等經文意相涉入

思惟略要法經一卷

右羅什譯說求初禪先習諸觀謂不淨四無量觀因緣安般念佛等觀無量壽法華三昧等

佛說十二遊經一卷

右說佛降生成道十二年中于十六大國等處行化度人

雜譬喻經二卷

雜譬喻經一卷

右抄集諸經中善惡因果種種譬喻事

阿育王譬喻經一卷

右初說阿育王作福以金鑄像與海龍王較福力輕重事後復有種種喩說善惡事

阿育王經十卷

右說佛行化路中有小兒沙中戲以沙爲糗捧內佛鉢以爲一繖地王于佛法中廣作供養佛記涅槃後百年鐵輪阿育王廣興供養起八萬四千舍利塔後育王登位造地獄多所殺害有阿羅漢于鑊湯中現十八變王大驚異羅漢說佛所記王能役使龍鬼夜叉于一日中安置八萬四千塔已作廣大供養布施等事第六卷後說優波笈廣度弟子事

阿育王傳七卷

右與阿育王經本同譯別第三卷後載優波毱多廣行化度等事

阿育王太子息壞目因緣經一卷

右說育王太子業報壞目本緣事

四阿含暮抄一卷

右本序云阿含暮秦言趣無也阿難既出十二部經又采撮其要逕至道法爲四阿含暮與阿毘曇及律竝爲三苑焉文約義豐經之瓔鬘

法句經二卷

右集佛偈以類分品

法句喻經四卷

右說佛行化度人種種教化譬喻句偈

迦葉結集經一卷

右略記諸大阿羅漢結集法藏緣

撰集三藏及雜藏經一卷

右迦葉阿難等結集法藏魔波旬來嬈法集阿難迦葉化人狗蛇三尸繫魔頸夅伏之遂成法藏

三慧經一卷

右說種種緣法似四十二章

阿毘曇五法行經一卷

右說四諦及諸結使等義

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一卷

右說十二緣等種種法義

小道地經一卷

右說修行持息等法

文殊發願經一卷

右大略如普賢行願經

六菩薩亦當誦持經一卷

右說六菩薩功德宜應持誦

一百五十讚佛頌一卷

右讚如來種種勝妙功德

讚觀世音菩薩頌一卷

右讚淨聖種種功德

無明羅刹經三卷

右說十二因緣種種譬喻

馬鳴菩薩傳一卷

龍樹王菩薩傳一卷

提婆菩薩傳一卷

右三菩薩傳略與付法傳事迹相類

婆藪盤豆法師傳一卷

右梵語也此云天親并說無著菩薩等事迹

龍樹菩薩勸誡王頌一卷

勸發諸王要偈一卷

龍樹說法要偈一卷

右三本本同譯別是龍樹菩薩以詩代書寄諸親友國王等種種勸發教誡簡要精切寄歸傳云西域學佛法人首皆誦此

賓頭盧爲優陀延王說法緣經一卷

右訶勸捨離五欲無常之法二鼠侵藤醉象四蛇等喻苦切精至

請賓頭盧經一卷

右說請聖僧法

分別業報略經一卷

右說善惡諸趣因果報應事

當來變經一卷

右記說末法種種變事

大阿羅漢難提蜜多羅所說法住記一卷

右唐言慶友說十六大阿羅漢幷眷屬等名數住處護法供應等事過刀兵刧至人壽七萬歲時方入涅槃釋迦法滅幷記人能于釋迦佛法中于三寶所種諸善根種種因緣得預彌勒三會獲涅槃果

金七十論三卷

右僊人迦毘羅從空而生自然四德一法二慧三離欲四自在憫世盲瞎起大悲心爲婆羅弟子問答演說一切微妙法義此七十偈論是大論略抄攝六萬偈義盡

勝宗十句義論一卷

右尊者慧月造十句義論一者實二者德至十者無說辯種種法義

菩提行經四卷

右龍樹菩薩集諸經法爲頌凡四卷

法集要頌經四卷

右尊者法救集諸經法頌凡三十三品皆頌

法集名數經一卷

右略集佛法世法名數

菩提心觀釋一卷

右釋發菩提心體功德如虛空無邊際

讚法界頌一卷

右龍樹菩薩讚法界妙理幷六根六度等法十地及佛地等法

佛一百八名讚一卷

右釋迦佛一百八名幷讚

聖多羅菩薩梵讚一卷

右讚皆梵文

文殊師利一百八名梵讚一卷

右讚十九篇皆梵文

聖觀自在菩薩梵讚一卷

右讚八篇皆梵文

揵稚梵讚一卷

右讚皆梵文

八大靈塔經

右佛說八大靈塔名號及處供養功德幷戒日王作靈塔梵讚又三身梵讚共一卷

佛三身讚

右幷回向讚共四首西域賢聖撰又曼殊室利菩薩吉祥伽陀梵文一首

七佛讚一卷

右讚七佛並慈氏功德皆梵文

賢聖集伽陀一百頌一卷

右明布施及奉佛像廟等果報事

勝軍化世百喻伽陀經一卷

右化人爲善戒惡悟世無常

六道伽陀經一卷

右佛說偈讚述六道受生因報

釋迦譜五卷

右梁僧祐撰舊十卷今合之一釋迦始祖二姓瞿曇三六世祖四降生成佛五七佛種姓衆數同異

六三千佛緣七內外族姓名八弟子姓緣九四部聞弟子

釋迦氏譜一卷

右唐終南釋氏以僧祐譜文繁多述此一所依賢劫二氏族三所託方二四法王化相五聖凡後裔

釋迦方誌二卷

右終南釋氏述一封疆序世界安立二統攝序佛所攝三千大千世界三中邊序天竺居天地中四遺跡序佛故迹謂西域記詳于土風略于遺迹五遊履序今古僧俗遊天竺可紀者六通局序佛化迹差殊不同七時住序正像住劫八教相序歷代興崇佛教

經律異相五十卷

右梁天監中勅僧旻等及稟武帝節略經律論事凡六部一天二地三佛四諸釋五菩薩六聲聞比丘比丘尼八鬼神雜畜地獄

陀羅尼雜集十卷

右集諸經佛菩薩僊大眞言而未詳集者僧可洪

序其文重複眞俗雜亂傳寫訛誤

諸經要集二十卷

右唐西明寺釋道世集三寶等三十部序決教法修行儀軌罪福果報等諸經要義各以類從因述勸誡

出三藏記集十五卷

右僧祐撰考校自古譯經先後存亡眞僞總別以類分目又集諸家所作經序記等及歷代高僧俗士問答注解律論目錄

衆經目錄七卷

右隋僧法經等撰類次衆經律論一譯再譯數譯失譯及重出別生疑僞

歷代三寶記一卷

右隋翻經學士費長房撰首以編年敘自周已來佛生滅譯經獲瑞像等事迹次編類譯歷代經及譯人事迹次類大小乘經目次開皇三寶總錄次帝年次代錄次入藏經次總目

衆經目錄五卷

右唐釋靜泰撰凡二千餘部六千餘卷一單本二重翻至六翻及聖賢集傳三入藏及別生四疑僞五闕本凡經各有紙數

大唐內典錄十卷

右西明寺釋氏道宣撰序歷代所譯經次分大小乘次入藏次數譯從一次別出攝歸本部次闕本次注解次流化次疑僞次目錄終次應感

續大唐內典錄一卷

右釋智昇撰序經目續麟德至開元所譯

古今譯經圖記四卷

右唐釋靖邁撰序次逐代譯人事迹并所譯經律論目

續古今譯經圖記一卷

右釋智昇撰慈恩寺翻經院圖畫古人傳譯緇素三藏邁公撰題後有藻繪而無題記今續之并序譯人事迹并所譯目

開元釋教錄二十卷

右釋智昇撰前十卷總序歷代所譯經律論目後

十卷分大小乘經論集有譯無譯闕本疑僞別生異名重載亦有增損拾遺

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

右貞觀沙門元應撰逐經音釋幷唐梵字義

華嚴經音義二卷

右唐沙門慧苑述

西域記十二卷

右唐奘法師譯沙門辯機撰叙西域諸國風土城邑興廢佛法遺迹

集古今佛道論衡四卷

右西明寺釋氏撰叙歷代僧與道士對辯勝力

續古今佛道論衡一卷

右叙佛法初來道士比較勝負事

傳法記一卷

右叙佛法初來道士比較及孫權等試驗事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三卷

右道宣律師撰一述見諸天問答敎迹戒律事二述歷代瑞像三初述聖寺次述聖敎末述神僧事

集沙門不拜俗事六卷

右沙門彥琮纂序晉至唐奉議書詔不拜俗事

三藏法師傳十卷

右叙元奘法師取經事

法顯傳一卷

右法顯自述往來天竺取經等事

求法高僧傳二卷

右唐沙門義淨自西國還在南海室利弗逝國撰寄歸叙中國及交州新羅往天竺求法僧大抵多病難及住不廻者及那爛陁寺圖

高僧傳十四卷

右梁僧慧皎撰一譯經二義解三神異四習禪五明律六亡身七誦經八興福九經師十導師論稱昔高僧本以八科成傳今以經導雖末而悟俗可崇故加二條足成十數

續高僧傳三十卷

右唐釋道宣撰十例一譯經二解義三習禪四明律五護法六感通七遺身八讀誦九興福十雜科

又曰聲德傳稱凡此十條世罕兼美今就其尤最者隨篇擬論

辯正論八卷

右唐釋法琳撰陳子良序幷注以道士李冲卿劉進喜等謗法乃作此論三教治道一十代奉佛二佛道先後三釋李師資四十喻五九箴六氣爲道本七信毀交報八品藻衆書九出道僞謬十歷世相承十一歸心有地十二

甄正論三卷

右僧立巍撰辯靈寶化胡等經虛僞

破衺論二卷

右唐釋法琳撰難傅奕所陳毀佛法事上皇太子幷秦王各有啓冠篇首

十門辯惑論三卷

右唐大慈寺釋復禮答太子文學權無二釋典稽疑十門一通力上感二應形俯化三淨穢二別四迷悟見殊五顯實得記六反經讚道七觀業救捨八隨教抑揚九化佛隱顯十聖王興替

弘明集十四卷

右梁僧祐集幷序集古今僧俗衞法諸文及製述于佛有益者以類編次

廣弘明集三十卷

右唐釋道宣集一歸正二辯惑三佛德四法義五僧行六慈濟七戒功八啓福九悔罪十統歸賦論詩讚凡九篇

集諸經禮懺儀二卷

右唐釋智昇撰集諸經禮佛讚偈懺罪儀法願生淨土上卷末云故信行禪師依經自行此法以世無正文故集此書下卷錄比丘善導等所集願生淨土讚偈等

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

右唐三藏義淨撰用西域所見僧律儀依根本律集四十章以證東土違失

比丘尼傳四卷

右梁釋寶唱撰傳自晉升平訖梁天監凡六十五人

說罪要行法一卷

右三藏義淨撰半月月盡憶所犯罪說罪自懺

受用三水要行法一卷

右三藏義淨撰依聖敎及西土現所行律爲此方之式

法苑珠林一百卷

右釋道世撰始從劫量終乎雜記部類之前各序別論令覽者就門隨部如提綱領焉

大宋高僧傳三十卷

右僧贊寧等奉勅撰采貞觀已來高僧五百三十三人附見一百三十八人爲十科三十卷

景德傳燈錄三十卷

右僧道原披奕世祖圖采諸方語錄次序源派錯綜詞句由七佛而至大法眼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二人成三十卷

大聖廣燈錄三十卷

右駙馬都尉李遵勖集傳燈錄後禪門宗師語句爲三十卷

建中靖國續燈錄三十卷

右法雲佛國禪師惟白集廣燈錄後八十年諸善知識一千七百餘人語句偈頌等列正宗對機拈古頌古偈頌五門爲三十卷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二卷目錄

佛經部藝文一

爲亮法師製涅槃經疏序　梁武帝
謝勑賚制旨大涅槃經講疏啓　蕭統
謝勑賚看講啓　前人
謝勑叅解講啓　前人
謝勑賚制旨大集經講疏啓　前人
請武帝御講啓　簡文帝

重請御講啓　同前
又請御講啓　同前
奉請上開講啓　同前
謝上降爲開講啓　同前
重謝上降爲開講啓　同前
謝開講般若經啓　同前
上皇太子元圃講頌啓　同前
與廣信侯述聽講事書　同前
與廣信侯重述內典書　同前
簡文帝法寶聯璧序　元帝
內典碑銘集林序　同前
內典序　沈約
北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北齊魏收
陝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　北周庾信
周經藏願文　王褒
寶臺經藏願文　隋煬帝
金剛經報應述　唐獨孤及
四分律宗記序　王勃

爲太平公主請住山陵轉一切經表　李嶠
虎丘西寺經藏碑　顧况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石幢讚（并序）　梁肅
大唐金剛般若石經記　釋眞言
東林寺經藏碑　李肇
法華院石壁經碑　白居易
華嚴經社石記　前人
香山寺新修經藏記　前人
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　前人
廬州明教寺轉關經藏記　譚銖
上河東公啓　李商隱

神異典第一百二卷

佛經部藝文一

爲亮法師製涅槃經疏序　梁武帝

日非言無以寄言言卽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燒灼於火宅振沈溺於浪海故法雨降而燋種更榮

慧日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悱憤吐眞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引各隨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眞際元元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答無生金牆玉室豈易入哉

謝勅賚制旨大涅槃經講疏啓　蕭綂

臣綂啓後閤應勅木佛子奉宣勅旨垂賚制旨大般涅槃經講疏一部十袠合目百一卷寒鄉覩日未足稱奇採藥逢仙曾何譬喜臣伏以六爻所明至邃窮於幾象四書所總施命止於域中豈有牢籠因果辨斯寶城之教網羅眞俗開茲月滿之文方當道洽大千化均百億雲彌識種雨遍身田豈復論唐帝龜書周王策府何待刊寢孟津屛黜丘索甘露妙典先降殊恩揣己循愚不勝慶荷不任頂戴之至謹奉啓

謝勅賚看講啓　前人

臣綂啓主書管萬安奉宣勅旨以臣今講竟曲垂勞

問伏以正言深奧總一羣經均斗杓以命四時等太陽而照萬國臣不涯庸淺輕敢奉宣莫測天文徒觀玉府慙悚交集寢興無寘仰降中使俯賚光臨榮荷殊慈靡知啓處不任下情謹附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參解講啓

前人

臣統啓主書周昂奉宣勅旨垂參臣今解講伏以至理希夷微言淵奧非所能鑽仰遂以無庸叨茲宣釋將應讓齒及降敎冑之恩允宜尚學翻荷說經之詔竊以挾八威之策則神物莫干服九丹之華則仙徒可役臣仰承皇威訓茲學侶奉揚聖旨洞曉羣儒鼓冶異師陶鈞久滯方使惠施亟其短長公孫罷其堅白王生挫辯既盡神氣法開受屈永隱東峰中使曲臨彌光函席仰戴殊慈不知啓處不任下情謹奉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賚制旨大集經講疏啓

前人

臣統啓宣詔王慧寶奉宣勅旨垂賚制旨大集經講疏二袠十六卷甘露入頂慧水灌心似闇遇明如饑獲飽伏以非色非欲二界同坊匪文匪理三詮雲集

四辯言而未極八聲闡而莫窮俯應天機垂茲聖作同眞如而無盡與日月而俱懸但覩寶春山獲珠大海臣寔何能恒蒙誘被張奏谷筆豈足陳心抗袖長言未伸歌舞不任喜荷之至謹奉啓謝聞謹啓

請武帝御講啓　簡文帝

臣綱臣綸臣紀言臣聞紫宮麗天著明元象軒臺在嶽遜聽良書是以道彌隆而禮愈縟德彌溥而事愈泰此蓋彰至治之尊牧生民之本也伏以大光嚴殿侔神垂則冲天開宇功深大壯事協文明儀辰建極切靈啓構照燭三光含超百堵咸謂心華所表復非良匠之力神通所現不藉子來而成寔惟淨國固絕董落之禮高邁釋宮理無鹿鳴之宴竊惟妙勝之堂本師於茲佛吼摩尼之殿如來亦闡法音伏希躬降睟容施灑甘露油然慧雲沛然慈雨光斯盛業導彼蒼生履天居而說無相同眞也建佛事而被率土化俗也同眞化俗至矣哉一舉而三美顯豈不大乎與彼陘山之上仙巘之下西都鳳凰負陽鸑鷟安足同日而語哉敢露丹愚伏待矜遂輕干聽覽流汗戰慴

謹啓

重請御講啓　　同前

臣綱臣綸臣紀言一日輕最上聞願垂法雨天鑒凝遠未蒙降遂預均藥木誠同器水徒美春華還憐秋藿伏惟陛下德冠受圖道隆言契四三六五不能喻十堯九舜無以方而秋風動條尚興未息之念一物失所猶起納隍之仁方留衢室之情未議石渠之講竊以神通所現一念萬機大權所行應時三密猶處禪寂影現十方一起道場已爲八會豈與吹律之后均熊湘之勞鑄鼎之君切風雨之務伏願以平等慧行如來慈爲度蒼生降希有事使朝滿一乘情皆十善智珠法炬八人竝持四忍五明家家可望謹冒天威重以聞啓翹誠注仰伏希允遂使比冀無山豈自高於曩日南陽廻景不獨隔於當今謹啓

又請御講啓　　同前

臣綱臣綸臣紀言敢藉寵靈頻干聽覽再降神旨未垂臨燭伏以皇政廣覃天覆悠遠海河夷晏日月貞明洛水有稱藩之胡藁街有歸命之虜春戈已戢秋

塵不飛槐棘均多士之詩貂璫有得賢之頌聖德冲謙劬勞日昃猶以時多禹歎物未堯心百辟慚惶羣司聳蕩臣等或三善靡聞或一官不効嗜飽逢宰相之請學儉得叅軍之譏而自以結根天苑竊高前載是以匪懼塵黷復敢上聞伏願樂說大慈特垂矜許放光動地不以法妨俗隨機逗藥不以人廢言俾茲含生凡厥率土心花成樹共轉六塵鏡裏得珠俱開三障於其誠願孰不幸甚累冒宸嚴倍增戰息謹啓

奉請上開講啓　同前

臣綱言竊以眞如無說非筌不悟極果不應注仰斯通故器有水緣方見圓曦之影藥含長性得墜慧雲之慈伏惟陛下玉鏡宸居金輪馭世應跡有爲俯存利物不違本誓開導愚蒙驅十方於大乘運萬國於仁壽豈止冶斤田粟功侔造化疏江決河削成天下智高九舜明出十堯頻徙鑾蹕降甘露雨天人舞蹈含生利益是以背流知反迷岸識歸臣自叨預趨聞渴仰無厭一日冒陳丹款伏希復轉法輪未廻聽卑之恩尚絕愚臣之願僂僂寸志重敢披祈伏願將降

一音曲矜三請被微言於王舍集妙義於寶坊聖心等視蒼生猶如一子遂臣之請即是普被無邊如蒙允許衆望亦足兩肩荷負豈敢爲喻不任下願謹啓事以聞

謝上降爲開講啓　　同前

臣綱啓舍人徐儼奉宣勅旨無礙大慈不違本誓來歲正月開說三慧經伏奉中詔身心喜躍饑蒙玉膳比此未踰貧獲寶珠方斯非譬伏以元正慶流大裘禮畢慧雲續潤法雨仍垂出世洪恩與陽春而布澤俾茲含生隨藥木而增長懽同萬國福浹九圍豈直愚臣得未曾有謹宣今勅馳報綸紀具爾相趣無辭上謝謹啓

重謝上降爲開講啓　　同前

臣綱啓丹願懇誠屢冒宸扆寔希降甘露雨普被三千天聽孔邈未垂鑒遂早苗傾潤豈比自憐暍鳥思林寧方渴仰近因大僧正慧令伏敢重祈降逮勅旨垂許來歲二月開金字波若經題殊特之恩曲應愚請稽拜恭聞不勝喜躍身心悅樂如觸慈光手足舞

蹈義非餘習伏以香城妙說寔仰神文潤方雲雨明踰日月能使迷途識正大夢均朝梵志懼來天魔遙禮提桓所聽而今得聞波崘所求希世復出其爲利益深廣無邊九圍獲悟十方蒙曉雖復識起初流心窮後念方當共捐五蓋俱照一空巍巍蕩蕩難得爲喻臣仍屈慧令續宣此典大乘普導寔繇聖慈伏筆罄言寧宣戴荷無任下情謹啓事謝聞

謝開講般若經啓　同前

臣綱言伏承輿駕臨同泰寺開金字般若波羅蜜經題照迷生之慧日導出世之長源百華同陰萬流歸海幽顯讃揚率土含潤臣身礙以來望舒盈闕甘露普被人天俱萃波若魔事獨在微躬馳係法輪私深刻責不任下情謹奉啓奉承

上皇太子元圃講頌啓　同前

竊以舜韶始唱靈儀自舞陳律纔暄風心競萼輕禽短葉尚識音光沐譱歡心寧忘撫抃伏惟殿下體高元嘖養道春禁牢籠文圃漁獵義河注意龍宮研心寶印雲聚生什之材並命應王之疋探機析理怡然

不倦朱華景月詎此忘罷屬素藏晚節元英初氣霜竹浮陰風梧散葉從容雅論寔會神衷綱經生多幸屬此休世躊躕奉渥得備磬藩而黏蠅未拔迷象不羈寶沒醉衣珠沈勇類得聞勝善寧忘歌詠謹上元圃園講頌一首文慚綺發思闕彫英徒懷舞蹈之心終愧清風之藻冒昧呈聞追深赧汗謹啓

與廣信侯述聽講事書　同前

王白仰承比往開善聽講涅槃縱賞山中游心人外青松白露處處可悅奇峰怪石極目忘歸加以法水晨流天華夜落往而忘反有會昔言王牽物從務無繇獨往仰此高縱寸心如結謹白

與廣信侯重述內典書　同前

王白闊絕音旨每用延結風嚴寒勁願比怡和伏承淨名法席親承金口辯珍鹿苑理愜鷲山微密祕藏於斯既隆莊嚴道場自茲彌闡豈止心燈夜炳亦乃意蕊晨飛況兄慧思弘明本長內教今陪十善之車開八正之路流般若之水洗意識之塵以此春翹方爲秋實王每憶華林勝集亦叨末位終朝竟夜沐浴

妙言至於席罷日餘退休傍省攜手登臨兼展談笑仰望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月玉樹含風當於此時足稱法樂今卷帷之部乘傳一隅聞慧雨滂流喜躍充遍徒挹懸河無伸承稟空無所有不瑩情靈緣癡有愛自嗟難拔兼下車已來義言蓋少舊憶已盡新解未餐既慙口誦復非心辨求謝瀉瓶終慙染氎是則慈雲既擁智海亦深影末波餘希時灑拂但睽違轉積興言盈臉願加敬納言不宣意謹白

簡文帝法寶聯璧序　　元帝

竊以觀乎天文日月所以貞麗觀乎人文藻火所以昭發況復玉毫朗照出天人之表金牒空解生文章之外雖境智冥焉言語斯絕詠歌作焉可略談矣粵乃書稱湯誥篇陳夢說昔則王畿居亳今則帝業維揚功施天下我之自出豈與姚墟石紐譙城溫縣御龍居夏唐杜入周而已哉皇帝垂衣負扆辨方正位車書之所會同南暨交趾風雲之所沾被西漸流沙武寔止戈秉宜生之劍樂彰治定滅庖犧之瑟相兼二八知微知彰將稱四七如貔如虎寧俟容成翠屋

之遊廣成石室之會故以宗心者忘相歸憑者常樂昔轉輪護法南宮有金龍之瑞梵天請道東朝開寶蓋之祥盡善盡美獨高皇代古者所以出師入保冬羽秋籥寔以周頌幼冲用資端士漢盈末學取憑逼議大傅之論孟侯小戴之談司業山川珍異侯郊迎而可知惟幄後言籍壟田而求驗以金方昔事則不然我副君業邁宣尼道高啓筮之作聲超姬發寧假卞蘭之頌譬衡華之峻極如渤澥之波瀾顯忠立孝行修言道博施尚仁動微成務智察舞雞爻分封蟻爰初登仕明試以功德加三輔威行九流董師虎據操鈹蟬冕津鄉沈濟物仰平分之恩沂岱邛岷民思後來之政陳倉留反裘之化淮海高墨幘之聲威漸黃支化行赤谷南通舜玉北平堯柳朝鮮航海夜郎款塞然後體道方震雨施雲行漢用戊申晉維庚午增暉前曜獨擅元貞恩若春風惠如冬日履道爲輿策賢成駟降意韋編留神緗帙許商筭術王闓射譜南黿異說東馳雜賦任艮奕棊羨門式法箴與琴劍銘自盤盂無不若指諸掌尋涇辯渭重以鳳豔風飛

鸞文颷豎纖者入無倫大者含元氣韻調律呂藻震元黃豈俟取讚彥先詢聞雅主至於鹿苑深義龍宮奧說遠命學徒親登講肆詞爲憲章言成楷式往復王粲事軼魏儲酬荅蔡謨道高晉兩似懸鐘之應響猶衢尊之待酌率邇者踵武遜聽者風聲是使金堅閉法寶冥夕夢無懷不滅華胥夜感自非建慧橋明智劍薰戒香沐定水何以空積忽微塵賢刦而終現黍累廻幹蘊珠藏而方傳加以大秦之籍非符八體康居之篆有異六爻二乘始闢譬馬傳兔一體同歸棄犀崇象潤業滋多見思平積本有凝邈了正相因雖談假績不躡單影即此後心還蹤初焰俱宗出倒蓮華起乎淤泥並會集藏明珠曜於貧女性相常空般若無五時之說不生煩惱涅槃爲萬德之宗無不酌其菁華撮其旨要採彼玳鱗拾茲翠羽潤珠隋水抵玉崑山每至鶴關旦啓黃綺之儔朝集魚燈夕爛陳吳之徒晚侍皆仰稟神規躬承睿旨爰錫嘉名謂之聯璧聯含珠而可擬璧與日而俱升以今歲次攝提星在監德百法明門於茲總備千金不刊獨高斯

典合二百二十卷號曰法寶聯璧雖玉杯繁露若傍蒹葭金臺鑿楹似吞雲夢繹自伏櫪西河攝官南國十廻鳳琯一奉龍光筆削未勤徒榮卜商之序稽古盛則文慙安國之製謹抄纂爵位陳諸左右

內典碑銘集林序　同前

夫法性空寂心行處斷感而遂通隨方引接故鵲園善誘馬苑弘宣白林將謝青樹已列是宣金牒方寄銀身自象教東流化行南國吳主至誠歷七霄而光曜晉王畫像經五帝而彌新文道孝伯嘉賓元度斯數子者亦一代名人或修理止於伽藍或歸心盡於談論銘頌所稱與公而已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斯語未見其人班固碩學尚云讚頌相似陸機鉤深猶聞碑賦如一唯伯喈作銘林宗無媿德祖能誦元常善書一時之盛莫得係踵況般若元淵眞如妙窟觸言成累係境非眞金石何書銘頌誰闡然建塔紀功招提立寺或興造有由或誓願所記故鐫之立石傳諸不朽亦有息心應供是曰桑門或謂智囊或稱印手高座擅名預伊師之席道林見重陪飛龍之

座峨眉廬阜之賢鄴中宛鄧之哲昭哉史册可得而詳故碑文之興斯焉尚矣夫世代亟改論文之理非一時事推移屬詞之體或異但繁則傷弱率則恨省存華則失體從寔則無味或引事雖博其意猶同或新意雖奇無所倚約或首尾倫帖事似牽課或（闕）復博涉體製不工能使豔而不華質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能潤事隨意轉理逐言深所謂菁華無以間也予幼好雕蟲長而彌篤遊心釋典寓目詞林頃常搜聚有懷著述譬諸法海無讓波瀾亦等須彌同歸一色故不擇高卑唯能是與倘未詳悉隨而足之名爲內典碑銘集林合三十卷庶將來君子或裨觀見焉

內典序

沈約

尚矣哉羣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乘所窺自並識同奔隨緣受業人天異軌翾動殊貫苦樂翻回愚智相襲莫不宅火輪鶩擬欿飈遷以寸陰之短晷馳末刧之延路精靈起伏萬緒千名如來發源恆品蓋亦含生之一並首爭馳斯固未或異也至於覆

簣無始之初成功斷籌之末塗遙業遠妙軫遐長累明積慧靈覺獨曉巨相四八照曜於大千尊法二九包籠乎無外六度之業既深十力之功自遠濟物以權降魔匪力妙法輪轉甘露啓霏舟輿六趣津梁五道登四衢之長陌遊一乘之廣路斯既已事盈方等義滿神宣逮於大權協化對揚宗極徇物兆於慈悲亡身著乎非己行符四等道昇十地若乃靈性特達得自懷抱神功妙力無待學成孤策獨鶩莫知所限結習紛綸一隨理悟又有捐情屏慮身心靡欲厭生死之長勤眷寂滅而投軫遙然自得漏累烟銷且津心適道功非一業雖會理共源而萌情或異是故高心邈行分路同趣忘懷屏欲殊塗一致或草礫身體投骸林澤內亡形相外馴兕虎或坐臥行立迹不違衆禪業定門造次無爽安忍與金石同固戒行與寶珠等色雖秋禽年至春鮪時登而耿介長蔬忡怛在念妙迹匪遐神塗密邇有悟必通由之斯至故能藉智探虛乘心照理區區懷抱融然靡執俱處三界獨與神遊包括四天卷舒萬刼聞片議而陟道場受一

言而升彼岸長夜未開心關自曉淹廻聖迹寢息神光既負橐以從師亦棲林以綜業足蹈慧門學通龍藏妙吼遐徹鸞音自遠若夫叉跪運心期誠匪迹而導達神功照啓未悟唱說之美義兼在斯曁九土殊風八方舛俗遊化所包事出弘奬皆足以遷光淨域登儀寶地並黜華剪飾破愛辭親鼓棹無生之流方軌俗表之路固已千佛摩頂七住齊功至夫清信士女植緣曠刧雖復容服未改而戒德內弘瞻毗耶而聳轡望波斯而迴軫駕四禪之眇眇汎八解之悠悠若乃十號尊崇三達靡礙雖法身非有而常住在躬能仁權迹四門既非悟道之始假滅雙樹寧有薪盡之窮而天人瞻慕髣髴興情雕金範玉圖容寫狀靈儀炫日寶刹臨雲或役鬼神之功或資髓腦之力製非人匠寶以合成莫不龍章八彩瓊華九色至乃齒髮傳靈衣履遺證聖迹彪炳日煥於閻浮神光陸離星繁於淨刹若乃乘此直心推誠闇往則半息可追一念斯至感降參差雲霏霧委此又昭被象譯輝映縑圖夫秉牘書事其流已遠蓋所以彪著往迹煥述

遐聲雖篆籀異文胡華舛則至于叶暢心靈抑揚訓義固亦內外同規人神一揆墳典丘索域中之史策本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爲言未始或異也而經記繁廣條流舛散一事始末表理卷分或詞義離斷或文字互出甫涉後條已昧前覽尋源討流未知攸適雖精理瑩心止乎句偈而初悟始學致惑者多且中外羣聖咸載訓典雖教有殊門而理無異趣故眞俗兩書遞相扶獎孔發其端釋窮其致撒網去綱仁惠斯在變民遷俗宜以漸至精粗抑引各有由然是故曲辨情靈棲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忘之書該括羣流集成茲典事以例分義隨理合功約悟廣莫尚於斯可以理求證成妙果若乃載司南之車猶稱靡惑服四照之草得用不迷況乎六馬同鑣萬流共貫日月經天方斯未已河海帶地夫豈足云蓋人道之筌蹄羣生有悟於此也

北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北齊魏收

三有分區四生稟性共遊火宅俱淪欲海所以法王當洲渚之運覺者應車乘之期導彼沈迷歸茲勝地

自寶雲西映法河東瀉甘露橫流隨風感授皇家統天尊道崇法拔群品于有待驅衆生于不二所以刻檀作繢搆石彫金遍于萬國塵沙數等復詔司存有事緇素精誠踰于皮骨句偈盡于龍宮金口所宣總勒繕寫各有三部合若干卷用此功德心若虛空以平等施無思不洽藉我願力同登上果

陝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　　北周庾信

蓋聞如來說法萬萬恆沙菩薩轉輪生生世界豈直優波提舍祇夜修多而已哉是以熙連禪河質多羅樹七處八會三清四說皮紙骨筆木葉山花象負之所未勝龍藏之所不盡雖復銀函東度金氎南翻秦景遙傳竺蘭私記譬猶海水之一珠不下崑山之片玉若夫法雲深藏師子雷音梵志往生聲聞說戒雪山羅漢之輪鷲嶺菩提之法本無極際何可勝言弘農五張寺者南陽張元高寓居于此地昔者千金之族見徙五陵大姓之民移家六郡蓋其流也元高五子負荷遺訓離經辨志並是成名入室生光咸能顯德加以尊承慧業敬受法門兄弟同居共捨爲寺伽

藍肇建即以五張爲名是知城居趙信仍名趙信之城殿入蕭何即號蕭何之殿加以象馬無恡衣裘是捨春園柳路變入禪林蠶月霜津廻成定水平輿雖盛豈可獨擅二龍扶風最良不得專稱五馬寺主三藏大法師法映邑主洛州刺史張隆等財行法檀身心罄竭兼化鄉邑道俗數千敬造一功德輪見成三百餘部琅笈雲書金繩玉檢削蒸栗之簡裝酸棗之珠竝入香城咸封禪閣坐堂伏檻羌非湘水之神綠房紫的足擬恭王之殿高掌西望長河北臨鼎氣常浮爐烟咸起戶牖寥廓吹萬龍門之風梁棟崢嶸落寔河源之樹僧徒雲集不遠燉煌之城學侶相奔更合華陰之市兩陝昔分寔基王化二陵今阻翻馳羽檄虞公屈產交亂風塵召伯甘棠彫零霜露雖復兼能共治未遣渡河之獸烽柝是警實擾移關之民是以法王御世天人論道汲引四流周圓五怖故能調伏怨憎消除結縛法水津梁得無砥柱之難香山轍迹非復終南之險大子命我試守此邦墨竈未黔孔席無暖纔臨都尉之境即有樓船之役既而南風不

競北道言旋幕府既開邦君且止鄉俗耆老依然此別屬茲法事須余制文聊以課虛爲銘云爾舍衞之國祇洹之園三明極地八會窮源連河競說勝辨爭論波提東渡祇夜南翻非空卽色離有無言逆入止是獨悟重昏身雖繫馬心避騰猿禪樓却月義殿翔鵾廻風香蓋反露珠幡西臨砥柱東背轘轅河鳴陽硤山嚮蘇門翔禽歌囀流澗絃喧度河餘獸移關舊村昔爲畿服今成塞垣城疑廣武地似樓煩爟烽竝照象馬單奔無鍾襲莒有兩圍原不資十方誰識三怨風傾地柱火及天元銀鉤永固金牒長存封君馬首方事南蕃言從陽僕請謝劉昆

周經藏願文

王褒

蓋聞九河疏迹策蘊靈丘四徹中繩書藏羣玉亦有青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綠檢黃繩六甲靈飛之字豈若如來祕藏譬彼明珠諸佛所師同夫淨鏡鹿苑四諦之法尼園八犍之文香山巨力豈云能負以歲在昭陽龍集天井奉爲云云奉造一切經藏始乎生滅之教訖于泥洹之說論議希有短偈長行青首銀

函元文玉匣陵陽餌藥止觀仙宇關尹望氣裁受元言未有龍樹利根看題不遍斯陀淺行同座未聞盡天竺之音窮貝多之葉灰分八國文徙罽賓石盡六銖書還大海仰願過去神靈乘茲道力得無生忍具足威儀又願國祚遐長臣民休慶四方內附萬福現前六趣怨親同登正覺

寶臺經藏願文

隋煬帝

菩薩戒弟子楊廣和南仰惟如來應世聲教被物慇懃微密結集法藏帝釋輪王旣被付囑菩薩聲聞得揚大化度脫無量以迄于今至尊拯溺百王混一四海平陳之日道俗無虧而東南愚民餘熸相煽爰受廟略重清海濱役不勞師以時寧復深慮靈像尊經多同煨燼結鬘繩墨湮滅溝渠是以遠命衆軍隨方收聚未及朞月輕舟總至乃命學司依名次錄并延道場義府覃思澄明所由用意推比多得本類莊嚴修葺其舊維新寶臺四藏將十萬軸因發弘誓永事流通仍書願文悉連卷後頻屬朝覲著功始畢今止寶臺正藏親躬受持其次藏已下則慧日法靈道場

日嚴弘善靈刹此外京都寺塔諸方精舍而梵宮互有小大僧徒亦各衆寡並隨經部多少斟酌分付授者旣其懇至受者亦宜殷重長存法本遠布達摩必欲傳文來入寺寫勿使零落兩失無作前佛後佛諒同金口卽敎當敎寧殊玉牒須彌山上衆聖共持金剛海底天龍盡護散在閻浮亦復如是追念繕寫之者厥誠至隆心手勤到何量功徳捨撤淨財豈可稱計所貲甘雨用沃焦芽能生是佛本是般若人能弘法非道弘人恕己深恩卽是自爲今陳此意乃似執著若不開警則不深固自行化他備在經律顧循菲識誠媿通方因果相推何殊眼見豈不知獨善且最勝無爲第一樂內典法奧自關衆僧何事區區橫相負荷但慶憑宿植生長王宮謁陛趨庭勖存遠大出受藩寄每用祇兢非惟禮樂政刑一遵成旨而舟航運出彌奉弗墜無容棄稷离而同園綺變菩薩而作聲聞越用乖方旣其不可篤信受付竊敢當仁然五種法師俱得六根清淨而如說修行涅槃最近徒守經律不依佛戒口便說空心滯於有無上醫王隨病

逗藥開乳含酥爲方既異甘冷苦熱取療亦殊譬前後教門別赴機性根莖枝葉受潤終齊總會津梁無不入道猶如問孝問仁孔酬難別治身治國老意無乖殊途同歸一致百慮內外相融義同泯合何處有學毘曇而不成聖執黎耶即能悟眞師子嚴鎧反貽毀於羸目象足至底翻取誚於蜂房心同劍戟諍踰水火經意論意都不如斯通經遍論何因若此恐施甘露更成毒藥儻均味海則致醍醐聖御紺寶天飛金輪雲動納萬善於仁壽總一乘於普會開發含識濟度群生今所傳經遍于宇內衆聖潛力必運他方共登菩提早證常樂則是弟子之伸順弘誓于無窮平等坦然通遣唱白達識體之念隨喜也

金剛經報應述

唐獨孤及

洪州牧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魏公身挂冠冕心冥眞如昔常奉般若法以弘正見雖顚沛造次心與經俱十有若干年矣皇帝中元年冬十月車駕有避狄之師百僚倉皇南馳商於公爲盜所擁而亡其經其往也匪家之念唯經是悼行與其獲七寶也寧見經

生與其亡四句也寧捨身明年王正月大駕返正公爲京兆尹痛弘誓之未從也則惟書籍是圖求經於元法寺之藏藏人以送公發函披卷乃商於所亡之本也問守藏亦曰不知其所自而能得公瞻禮悲喜捧持而泣然後知精專感達故隨心而至聆報肸蠁其疾若答顧謂孟子太常博士友順志之或曰得與喪偶然爾何必謂誠感乎及對曰誠于此者形于彼故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此以仁義忠信感於物者也况第一義諦超貫仁義自在慧力不啻忠信則因發而果從心誠而經還是法味幽贊非思議所及不然何心境元合若律呂相召歲在乙酉公以異見告及跪而述之曰上士勤道精應若馳願形於心報亦隨之至感無礙經斯來歸護公身田俾公斷疑公之善根疇可度思

四分律宗記序

王勃

昔在調御利見迦維光宅淨都撫臨法界仰揚垢路之業以疆理情田闡導毗尼之藏以隄防性海二邊雲徹方知寔相之尊十刹風行乃識眞如之貴將使

龍象緇服維明克允鷲鷺元明有恥且格五篇垂範豈同訓夏之科七聚分宗寧比歌虞之制功存離欲道在降魔仙苑創基因善果以調物提河滅跡憑淨戒以爲師誠拯溺之舟航而禦黠之銜策者矣故能莊嚴百福粉繪三身推憍慢山拔生死樹覆簣菩薩之道濫觴正覺之源除惑箭而斷愛枝銷恚刀而解疑網自銀棺掩耀金杖殊珍五師烟騰四分雲譎波離膺旨明而更明飲光妙跡盛而愈盛其後卑摩覃思猶沉赤水之輝惠遠研精尚玷元巖之彩遂使瓊編浩汗利涉迷於要津瑤軸紛綸登高暗於飛陛孰習者博而寡用志學者勞而少功七衆所以遲迴八部由其大息丕應冥發膺感潛融爰挺異才式扶象訓有西京太原寺索律師俗姓范氏其先南陽人也殷霸洪裔周藩茂族八鸞與四牡競馳紫繪與青蝸疊照六軍卿冑績著於鐘彝三傳儒門業流於訓詁律師冲襟霞映峻局霜凄鈞抱顯於髫齡蘭芬凝於丱齒由是糠粃禮樂錙銖名教以堯舜爲塵勞以周孔爲桎梏爰依白法遂托元徒探鷲嶺之微言得龍

宮之祕藏咸亨之祀椒房諒陰捨槐里而構菴闢因金穴而開銀地伽藍肇建號曰太原明陽所及咸收時望自價隆康會譽重摩騰竺法猷之苦節支道林之遠致將何以發明禪宇光應綸言律師乃以道衆羽儀釋門棟幹粵自弘濟來遊太原經行德人於斯爲盛旣而懼六和之紊緒悼三聚之乖宗稽法令之遺文討惠猷之舊業網羅近護吞含覺明原始要終探賾索隱芟夷龐贅剪截駢枝收絕代之精微詰往聖之紕繆葭灰屢變槐燧驟遷開遮持犯之異同廢立止作之輕重故以該象牙之扇窮貝葉之圖鑽研刊削五載而就名曰開四分律宗記凡十卷三十七萬六百三十言律師又以爲仲尼述易申妙典於繫辭元凱談經託餘文於釋例爰因多暇更輯舊章牢籠祕密之宗發揮沉欝之旨名曰開四分律宗拾遺鈔凡十卷四十萬餘言所以裨助三明抑揚四諦弘八正之道成一家之言庶使衆善雷奔羣疑霧斂照歡戚之兩鏡蕩欣憂之二瓶憑此戒田方躋定境豈直功周沙甸道制鐵圍而已哉弟子才非元度識劣

眞長本乏淩雲之詞虛荷彌天之眷揄揚盛烈顧孫綽而多慚歸依勝侶仰郄愔而自勵輒牽庸陋輕序德音豈比夫公理昌言資繆實之引太冲作賦假士安之談蓋所謂觀博而識班聞樂而竊抃者矣故曰四分律宗記序

爲太平公主請住山陵轉一切經表

李嶠

妾某言妾生涯有緣仰繫皇極孝行無感上傾乾蔭號天罔極扣地不追集蓼崩心茹荼泣血自攢開東洛紼下西秦氣朔遄移光靈寖遠怨晨昏之易隔悲節序之難留舉目摧傷觸途殞裂今橋山已祔瀍水還封二曜停臨九天絕仰慟遺弓于此日思稅駕其何年追想平居末惟曩載粤自襁褓迄于成立鍾慈結愛殆欲蒙攜于掌中候色承顏何嘗暫離于膝下方倚南山之固長承北極之尊豈圖就養之歡遽乖于扇枕問安之地翻類于過隙念凶妨而自咎思顧復以何酬所冀扶杖墳塋結廬山隧瞻奉觴奠依憑園寢終三年之禮企及通喪轉一切之經庶邀冥福

上以資未來之果下以攄罔極之心伏惟陛下孝通神明仁洎草木乞體荒疾特垂憐許使烏鳥微志獲與耘禽致哀犬馬孤誠得從耕象申慕則窮喘無恨餘生知幸無任哀切之至謹附使具官某奉表陳請以聞

虎丘西寺經藏碑

顧況

闔閭之葬海浦也水銀爲溟渤黃金爲鳧鴈精氣爲白虎是名虎丘東晉王珣王珉捨山造寺生公忍死待西國經來之所也山中塔廟叔父有功叔諱七覺字惟舊容相端靜神龍初八歲剃度萬言一覽無際天人嘗以唵部林萬法之母法從數起乃讀外書小餘大餘以爲證據惟摩所謂通達善道法華所謂通達大智兄受經于叔父根鈍智短曾不得乎少分至德三年示終本山付囑門人澹交曰此山法事莫不圓對而經藏猶闕澹交僧瑤俗姓何廬江交宗其胄奉佛不敢廢師之命自至德貞元龍在戊寅紹建方畢瞿曇教迹不捨有表示住無表般若用中壇攝其六頂攝其六譬如無根安得有華故覺華長者得定

光如來授記鹿仙長者得釋迦如來授記寶手菩薩者得空王如來授記皆因造藏而得作佛從虛空藏流出一切藏一切藏流出四大藏四大藏一億大藏四億小藏圍繞湧出狀如蓮花灌于四藏流出十二藏從十二藏分爲三藏一聲聞藏二菩薩藏三眞如性海藏海水可量虛空不可量虛空可量菩薩摩訶薩成就衆生變化隨感不可量菩薩摩訶薩修行地位有分劑故可量諸佛眞如性海無分劑故不可量又于三藏流出八萬四千藏修多羅藏摩訶藏爲上首于是有法藏寶藏甚深微密藏妙花光雲等藏無盡在色究竟天衆生衆生福薄不得瞻睹謨呼羅摩海鹹首羅大自在神天樹雲音日輪速疾執金剛神淨光香雲最上光嚴身衆神淸淨華髻栴檀樹元足行神雷音幢相雨花妙眼道場神淨花普照無等光燄主空神永斷迷惑普遊淨空主方神示現宮殿樂勝莊嚴主晝神普得淨光諸根嘗喜平等護音寂靜海音主夜神其摩竭提國有金剛藏中有摩尼瑤王變現自在兩無盡瑤嚴好花是諸菩薩演說如

來廣大境界慈目瑤髻發生喜樂可愛樂正念天王十方海中一切瑤王吐雲彌覆流出教綱其佛號法水覺空如來嚴持器仗夜叉王力懷高山夜叉王毘樓博叉餤口海光龍王等甚可怖畏鳩槃茶王美目端嚴鳩槃茶王日光天子月光天子星宿王天子威德光明天子各各恆沙眷屬相與掌護其南海楞伽山下娑竭羅龍宮其光明藏大地劫淨諸方等諸經納于龍宮其善部州大藏六萬卷中六千卷小藏四千卷大悉地有空有不空廣略平等譬如萬法出一塵中千論百疏又于一塵流出如帝釋宮殿因陀羅網一珠映八十億珠法界義中法身法性百佛世界細一毛端拼一毛端成微塵數世界一一世界法身演無量百千萬億諸佛法藏是身爲陀羅尼藏湧法海藏衆法瑤藏舍乘敷藏花頂衆藏密耶護藏言頓顯也此皆奢摩他毗鉢舍那定慧之力觀見如來等藏藏依識攝有含藏理發于心而形于藏內外俱朗不其然乎斯文純一非敢戲論光佛相好贊佛功德從佛知見中來頌曰雪山紺宮等虛空耶叔父付囑

澹交續耶妙華光雲香普薰耶娑碣所措摩醯護耶喝刺呼嚧歸命護耶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石幢讚（并序）　梁肅

二十五有之內根塵相磨生滅相蕩斡流旋轉往復無際如來憫之於是開智慧門示諸法如義俾夫即動而寂即寂而照假文字以筌意一色空而觀妙然後離一切相得無住心二乘遠而不見十住見而不辨如是信解乎難哉隴西李氏先夫人常州刺史獨孤公之姊聖善之德自天而植不捨母訓受持是經內涵道機外順物化十一年八月即世于晉陵郡舍公茹尚右之痛追無作之福纘微言于金石庶幽贊乎妙報嘻傾沙界以施而施有窮等山王之大而大有終唯金剛空印永不壞滅蓋夫人福慧之所以臻也於是乎讚

脫三解軛入一相地資慧力兮追琢道妙爲祐與道實懿德兮石可轉而字有磷福不極兮

大唐金剛般若石經記　釋眞言

有唐相國寺大德曰景融建金剛般若石經於大梁

當唐氏帝天下百六十有八祀貞元元年龍集乙丑皇帝拜南郊之來月壬戌立於寺奉國報慈從昔願也夫先佛者法法空則境證後佛者教教離則言亡雖至德而無形亦假名而有後由是脫靈之源流重華於漢土慧命之懸解載頌于魯文融公宣之與慧命俟（疑）矣公性惟明敏量秉淳固生而好學幼則老成孝傳鄉黨名冠緇宿心堅不玷之玉行滿上弦之月爲儒之龜鏡則在三之義全紹佛之弓冶則第一之道立加以才高利用迹著逼方掌僧有火光之烈待客有泉水之稱不求虛飾外以浮榮異世同流聯芳並美公以出塵而不爲宗之嗣毀服而不爲邦之吏常追昊天之報每蓄維桑之敬遭逢世故蕩溺兵間定亂之術非孫吳不可問安之禮非荀趙不大君親之効我復何有遂乃恭己懇志建言有謀以爲至聖無私會感必通正智無情在幾必兆因疇遺訓歷考故實願欲寫誦章句潛融觀照持三輪空成萬象印禍不却而自抑福不招而自尅本無爲以寧家體淳化以建國則知刑賞之內權衡制之刑賞之外我

法綏之事無績而有忠功不伐而多義斷其今古度以優劣苟折骨刺血於皮紙則節苦而難就欲垂露懸針於竹素則工費而易朽所以徵藍田之美璞擬繁昌之麗刻庶暫勞而永固與天長以地久於是月殿西次雕楹南嚮四序光景六時香烟模可以廣千萬經觀可以吏億兆衆公與眞言十年之長三紀之故假詞抒意難讓課虛謝命含毫感事題記者也

東林寺經藏碑

李肇

釋迦者流有十二部經猶儒之詩書易禮樂春秋皆立言垂教之本儒無文字則天下大壞三藏之說不行西方聖人之教殆乎息矣若聲聞乘之四諦門緣覺乘之十二因緣門菩薩乘之六波羅蜜門以至佛乘之一切種智生而知之則已學而知之者向微斯文是必懵然不自知其術也人主擅萬乘之權富有四海至於生死報應之際常必瞿然有生之徒奔走之不暇實由斯言之恆赫而致化夫塔廟莊嚴之爲像教其用大矣佛有天龍大會未嘗不以契經爲事佛滅後大迦葉名千羅漢結集法藏阿難傳焉西土

以胡文紀之謂之梵書蝌蚪文字之類也著于貝葉謂之梵夾殺青爲簡之類也後漢天竺人摩騰始至中國出其文四十二章翻爲隸書其後稍稍不絕至晉沙門法護遍遊西國達言語之不通者究三十六書之體而還梵書之詁訓音義然後大備雖爲道滋廣而難能亦甚蓋以事生六合之外教出五常之後時人無能知者小則誤于文句大則失其宗旨道安嘗嘆釋經有五失本三不易故信奉之代亦以名臣佐而成之自漢永平至唐開元祖述之士凡一百七十六人有桑門之重譯有居士之覃思有長老之辨論有才人之撰集校其經律論傳記文集刪改之惣五千四十八卷號爲實錄其中貞觀法師元奘作居多五分其數有其一其爲該博首出前輩而歷代精舍能者藏之方之蘭臺祕閣而不繫之官府也五都之市十室之邑必設書寫之肆惟王公達於衆庶靡不求之以至徼福祐防患難嚴之堂室載之舟車此其所以浩瀚於九流也盧山山嶽之神秀而東西林爲海內名剎有惠遠道安之遺風四百餘年鐘磬之

音不絕然而三藏經論闕而無補元和四年雲門僧靈澈流竄而歸棲泊此山將去言於廉問武陽韋公公應之如響往年公夫人蘭陵蕭氏終有釵梳珮服之資而於荆州買良田數頃收其租入以奉檀施至是取之增以淸白之俸而經營焉爰卽洪州諸寺雜理其事琱函飾軸漬蘖磨墨僧謀而吏書暑兆而寒就先命度地之宜以圖建置默設規制懸成剞劂乃結構而浮於江以至於東林施爲殿堂用尊祕藏得浮槎大德義彤爲之主受持灑掃者七人以備名山之闕而資學者公之素志爾初彤公受具于廬山浮槎寺常討大藏惡其部帙繁亂將理之不可遂發弘誓四十餘夏果得至焉于是搜遠近之遺函墜卷目在辭亡者得之互文合部者兼之斷品獨行者類之本同名異者存之以僞亂眞者標之又病前賢編次不以註疏入藏非尊師之意并開元庚午之後洎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之季年相繼新譯大凡七萬四千九百餘卷立爲別藏著雜錄七卷以條貫之合開元崇福舊錄惣一萬卷舉藏以志函隨函以命軸微塵

何偈如在常中然後金石之說流于娑婆者盡在於茲山也五年韋公薨七年博陵崔公以仁和政成憫没舊績由是東林以遺公得請篆刻之盛其成公故家府從事李肇爲之文曰多羅之教神道不測迦葉承之布西域兮毗尼之用其法翼翼優波受之垂作則兮阿曇之文演暢宗極苾芻龍象甚奇特兮三者之藏傾如輔墨王公大人爲之飾兮韋公之績崔公之德及茲寶藏何崩岁兮崇崇二公合發願力傳之歷劫千百億兮鑪峰之北靈壇之側系之迦陁金石刻兮

法華院石壁經碑　　白居易

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重元寺西若干步寺在蘇州城北若干里以華言唐文譯刻釋氏經典自經品衆佛號以降字加金焉夫開上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詰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

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眞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寔相法蜜經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祕藏盡矣是石壁積四重高三尋長十有五丈厚尺有咫有石蓮敷覆其上下有石神固護其前後火水不能燒漂風日不能搖消所謂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太和三年春成律德沙門清晃矢厥謀清海繼厥志門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郡守居易施詞而讚之讚曰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設有人書貝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爲墨剝膚爲紙卽壞卽滅如筆畫水噫畫水不若文石印蠟不若字金其功不

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華嚴經社石記　前人

有杭州龍興寺僧南操當長慶二年請靈隱寺僧道峰講大方廣佛華嚴經至華嚴世界品聞廣博嚴淨事操大喜發願于白黑衆中勸十萬人轉華嚴經一部十萬人中又勸千人諷華嚴經一卷每歲四季月其衆大聚會于是攝之以社齊之以齋自二年夏至今年秋凡十有四齋每齋操捧香跪啓于佛曰願我來世生華嚴藏世界大香水海上寶蓮金輪中毗盧遮那如來前與十萬人俱斯足矣又于衆中募財置良田十頃歲取其利永給齋用予前牧杭州時見操發是願今牧蘇州時見操成是功操自杭詣蘇凡三請于予曰操八十二矣朝夕待盡恐社與齋來者不能繼其志乞爲記誡俾無廢墜予即十萬人中一人也宜乎志而贊之噫吾聞一毛之施一飯之供終不壞滅況田千畝齋四時用不竭之征備無窮之供乎噫吾聞一願之力一偈之功終不壞滅況十二部經常出于百千人口乎況十萬部經常入于百千人耳

乎吾知操徒必果是願若經之句義若經之功神則存乎本傳若社人之姓字若財施之名數則列于別碑斯石之文但叙見願即來緣而已寶曆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前蘇州刺史白居易記

香山寺新修經藏記　前人

先是樂天發願修香山寺既就迨今七八年寺有佛像有僧徒而無經典寂寥精舍不聞法音三寶闕一我願未滿乃于諸寺藏外雜散經中得遺編墜軸者數百卷帙以開元經緣按而校之于是絕者續之亡者補之稽諸藏目名數乃足合新舊大小乘經律論集凡五千二百七十卷乃作六藏分而護焉寺西北隅有隙屋三間土木將壞乃增修改飾爲經藏堂堂東西間闢四窻置六藏藏二門啓閉有時出納有籍堂中間置高廣佛座一座上列金色像五百像後畫西方極樂世界圖一菩薩影二環座懸文旛二十有四榻席巾几洎供養之器咸具焉各爲道場簡儉嚴淨開成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堂成藏成道場成以香火釁之以飲食樂之以管磬歌舞供養之與閑振源

濟釗操洲暢八長老及比丘衆百二十人圍繞讚歎之又別募清淨七人日日供齋粥給香燭十二部經次第諷讀俾夫經梵之音晝夜相續洋洋乎盈耳哉忻忻乎滿目哉爾時道場主佛弟子香山居士白樂天欲使浮屠之徒游者歸依居者護持故刻石以記之

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

前人

千佛堂轉輪經藏者先是郡守居易發心蜀沙門清閑挾謨吳僧常敬弘正神益等僝功檀主鄧子成梁華等施財院僧法弘惠滿契元惠雅等蕆事太和二年秋作開成元年春成堂之費計緡萬藏與經之費計緡三千六百堂之中上蓋下藏藏蓋之間轉九層佛千龕綵繪金碧以爲飾環藏蓋懸鏡六十有二藏八面面二門丹漆銅鍇以爲固環藏敷座六十有四藏之內轉以輪止以梔經函二百五十有六經卷五千五十有八藏成經具之明年蘇之緇徒聚謀曰今之功德如是誰其尸之宜請有福智僧越之妙喜寺

長老遂禪師爲之主宜初發心人前本郡守白少傅爲之記僉曰然遂既來教行如流僧至如歸供施達䞋隨日而集堂有羨食路無饑僧遊者學者得以安給惠利饒益不可思量既而遂隨緣西去又請本郡乾元寺禪僧德暉大師嗣之暉既至師又日與苾芻徒升堂焚香合十指禮于佛然後啓藏發函鳴犍椎唱伽陁受持諷誦十二部經經聲洋洋充滿虛空上下遠近有情識者法音所及無不蒙福法力所攝鮮不歸心佻然吳風一變至道所得功德不自覺知繇是而言是堂是藏是經之用信有以表旌覺路也脂轄法輪也示火宅長者之便門也開毛道凡夫之大寶也亶其然乎亶其然乎又明年院之僧徒三詣洛都請予爲記夫記者不唯紀年月述作爲亦在乎辨興廢示勸誡也我釋迦如來有言一切佛及一切經皆從何出然則法依於經經依於藏藏依於堂若堂壞則藏廢藏廢則經墜經墜則法隱法隱則無上之道幾乎息矣嗚呼凡我國土宰官支提上首暨摩揭帝輩得不虔奉而護念之乎得不保持而增修之乎

經有缺必補藏有隳必葺堂有壞必支若然者眞佛弟子得福無量反是者非佛弟子得罪如律開成四年二月二日記

盧州明教寺轉關經藏記

譚銖

大唐咸通庚寅歲盧之佛寺曰明教有禪那僧文珣創轉關經藏成命銖記其事銖常學釋氏因錄其義以喩之曰經曰佛滅度後像法存焉夫像似也俾迷者觀其像得其意乃曰經心也藏藏也如心之含藏萬法者也故曰一心生萬法萬法由一心其動靜弛張在我而寧窮其義略舉其大斯藏也本於一心靈通無礙功用自在靜則萬法空寂動則三界彌綸虛僞唯心所造作其在斯乎周廻八角角覺也佛以眼爲八邪耳爲八患鼻爲八苦舌爲八難廻八邪爲八覺廻八患爲八解脫廻八苦爲八安樂廻八難爲八王子指四八爲三十二相由此八關返邪歸正成佛之境矣止則寂然無用引則轉而不窮動雖有聲靜乃無跡以此現相俾人歸依知佛之心體道之要使迷徒瞻禮自識根源移於身心可見微密迷者若悟

知三乘妙旨求脫輪迴一法正宗不離眞性性而非性眞何所眞乃知三界本空十方一相相而無相知何所知語言道斷心行起滅其藏貯修多羅教千軸募金數長者禪那弟子蘄州長史殿中侍御史上柱國王師貞特力營構果獲成就噫己丑歲屬徐方兵亂援軍屯集雖存根本幾失護持今則色相端嚴典教漸備所表法輪常轉心不動搖略論因緣以示道俗云耳讚曰修多羅教函于藏輪周迴八角正道斯陳動用一心爲萬法因忘因無法得本歸眞鑴于金石用導迷人

上河東公啓　李商隱

商隱啓某聞周朝貝葉列妙隱于王褒梁日祇園洒芳詞於沈約必資乎鴻筆藻麗刻乎眞金翠珉然後可以充足人天發揮龍象苟其曖昧即匪莊嚴爰託亨塗夙聞妙喻雖從幕府常在道場猶恨出俗情微破邪工少二百日斷酒有謝蕭綱十一年長齋多慙王奐仰戀東閣未歸西林近者財俸有餘津梁是念適依勝絕微復經營伏以妙法蓮華經者諸經中王

最尊最勝始自童幼常所護持或公幹漳濱有時疾疹或謝安海上此日風波恍惚之間感驗非少今年于此州長平山慧義精舍經藏院特刱石壁五間金字勒上件經七卷既成勝果思託洪音伏惟尚書有夫子之文章備如來之行願不逢惠遠已飛廬岳之書未見簡栖便制頭陀之頌是敢右繞三匝仰希一言庶使鵰殿增輝龍宮發色流傳沙界震動風輪報恩於蓮目果脣奪美於江毫蔡絹伏希道念得降神鋒瞻望旌幢擕持礎斧曝身布髮以俟還辭無任懇迫之至謹啓

古今圖書集成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三卷目錄

佛經部藝文二

金山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集註題辭　宋蘇軾
南安軍常樂院新作經藏銘　前人
讀楞嚴金剛二經　蘇轍
經藏記　陳舜俞
遺教經跋　眞德秀

藏經記略　元釋行中
半塘壽聖禪寺血書華嚴經讚　明宋濂
雲巖寺勅賜藏經閣記　周忱
藏經閣碑記　左國璣
楞嚴寺刻大藏緣起序　王世貞

佛經部藝文三（詩）

同馬太守聽九思法師講金剛經　唐高適
聽藍谿僧爲元居士說維摩經　孟郊

觀楚國寺璋上人寫一切經院南有曲池深竹　岑參
聽僧雲端講經　賈島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柳宗元
同淸江師月夜聽堅正二上人爲懷州轉法華經歌　朱灣
題香山新經堂招僧　白居易
和李澧州題韋開州經藏詩　前人
讀禪經　前人

翻經臺　前人
聽素法師講法華經　僧皎然
聞誦法華經歌　僧修雅
贈持法華經僧　僧齊己
贈念法華經僧　前人
題取經詩　無名氏
題梵經臺　無名氏
贈念經僧　周朴
誦經偈　宋法昇

久雨齋居誦經　朱熹
讀傳燈錄　金史肅
手寫金剛經與王正道正道與朱少章復以詩來輙次二公韻　宇文虛中
夜聞吳女誦經　明高啓
楊儀部君謙纂述之餘頗修靜業瞻對無由悵然成詠　文徵明
春日焦山閱楞嚴　僧通潤
讀華嚴合論　陶望齡

牛首山閱楞嚴夜坐　殷邁

讀佛書　歸有光

佛經部選句

佛經部紀事一

神異典第一百三卷

佛經部藝文二

金山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集註題辭

宋蘇軾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眞寔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摩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授以爲心法如醫之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盤走珠如珠走盤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

舊學以爲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孺子抵掌嬉笑爭談禪說高者爲名下者爲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輒應懸斷生死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人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謂難經不學而可豈不誤哉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而況遺文以得義忘義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於世幾廢而僅存也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安道以廣大心得清淨覺慶曆中嘗爲滁州至一僧舍偶見此經入手恍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夙障冰解細視筆畫手跡宛然悲喜太息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發明心要軾遊於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二月過南都見公于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滅都盡惠光渾圓而軾亦老于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爲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于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曰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軾乃爲書

之而了元使其侍者曉機走錢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爲金山常住元豐八年九月九日

南安軍常樂院新作經藏銘　前人

佛以一口而說千法千佛千口則爲幾說我法不然非千非一如百千燈共照一室雖各徧滿不相壞雜咨爾學者云何覽閱自非正眼表裏洞達已受將受則相陵奪惟回屢空無所不悅是名耳順亦號莫逆以此轉經有轉無竭道人山居僻介楚越常樂我靜一食破衲達磨耶藏勤苦建設我無一錢檀波羅蜜施此法水以灌爾睫

讀楞嚴金剛二經　蘇轍

楞嚴經如來諸大弟子多從六根入至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混入性海雖凡夫可以直造佛地矣予讀楞嚴知六根原出於一外緣六塵流而爲六隨物淪逝不能自返如來憐愍衆生爲設方便使知出門卽是歸路故於此經指涅槃門初無隱蔽若衆生能洗心行法使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晝夜中中流入與如來法流水接則自其內身便可成

佛如來猶恐衆生於六根中未知所從乃使二十五弟子各說所證而觀世音以聞思修爲圓通第一其言曰初于聞中入流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見前若能如是圜拔一根則諸根皆脫于一彈指頃遍歷三空即與諸佛無異矣既又讀金剛經說四果人須陀洹名爲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臭味觸法是名須陀洹乃廢經而嘆曰須陀洹所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唯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所謂四果者其寔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予觀二經之言本若符契而世或不喻故明言之

經藏記

陳舜俞

秀州檇李之奧壤華亭縣唳鶴之名邑白牛村在其

西有人烟之富海慧院于其間爲蘭若之勝先是賜紫僧奉英智力膚敏傑爲主者乃募藏書所傳之經其函八百其卷五千四十有八居人吳氏子行義施仁號爲長者爲之募財傭工作轉輪而藏經其屋若干楹載甓載瑑飾以金碧以某年某日落其成也白牛居士陳舜俞叙其義而贊之曰天下之險東有泰華南有衡岷西有崑崙龍門北有太行羊腸此天所以限方域也然而寶貨出焉而負重者至草木禽獸生焉而樵蘇弋獵者往馮者蹶而傷下者踣而死又生生之大患也聖人爲之觀轉蓬而作車以載之嵯峨決而蹊通崒屼碎而塵飛視千仞以爲坦化顛踣以爲安其車之爲利蓋遠矣無明之山慳貪之阻嗔恚之岡癡暗之崔嵬詐妄之叢棘深林淫亂之坑谷谿澗而衆生莫之能免也於是教之以法爲車以布施爲輈以禪定爲軫以忍辱爲轂以持戒爲轄以勇猛精進爲輻以般若爲輪度脫諸險不墮生死始於自載終於載人故此經之輪不爲無意也況夫我爲法輪致遠由己有相雖外發心必內心轉輪馭心止

輪扼舉眞如之性海一指而遍盡塵沙之法門有念斯足須彌納於芥子滄海入於毛端眞體道之樞機利物之關鍵作之可謂妙用施之者不爲無窮之利乎若夫山澗同乎安險一致馳騁乎無傲之駕遨遊乎無方之機非作非止孰溺孰載吾非斯人之徒其誰與遊然殊塗同歸何遠之有

遺教經跋

眞德秀

遺教經蓋瞿曇氏最後教諸弟子語今學佛者罕常誦而習之也蓋自禪教既分學者往往以爲不階言語文字而佛可得于是脫略經教而求所謂禪者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顚倒有不堪檢點者則反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中猶不至大謬也今觀此經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俱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爲一超可到如來地位也宜學佛者患其迂而不若禪之捷歟以吾儒觀之聖門教人以下學爲本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學

佛者不由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捨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其可得哉余謂佛氏之有此經猶儒家之有論語而金剛楞嚴圓覺等經則易中庸之比未有不先論語而可遽及易中庸者也釋儒之教其趣固不同而爲學之序則有不可易者

藏經記略

元釋行中

有爲天台之教者妙智師主松江永定之八年爲至正甲午新作藏殿成而庋經之藏未具聞嘉禾之廢寺曰妙智其輪藏獨存購致之視其識乃宋端平甲午建也先是里人濮仁甫閔其寺廢購其藏之經奉於家且與妻沈誓曰苟得其藏者以是經歸之既聞師得藏而或沮師乃禱觀音求之沈忽夢一僧指其胷曰何忘施經之誓耶乃悔悟以經歸永定嗚呼異哉向之寺名與師名適同向之藏建之歲與師得之歲又同何其冥符之若是耶濮與沈能護是經卒復於原藏其亦宿爲法中之人乎宋少保張安道嘗遊瑯琊山藏院發木匣得經乃悟其前身爲知藏僧書

楞伽未終而化因續書之筆蹟與前無少異今夫是藏也是經也一旦完復若合符契夫豈無其故哉乃書以識至正乙未夏六月

半塘壽聖禪寺血書華嚴經讚　明宋濂

上人善繼嚴持梵行欲求無上眞如之道嘗自念言華嚴大經實中天調御第一時所說一乘頓教最爲尊勝欲爇松爲煤入以香藥搗和成劑以書此經而彼松煤者假物所就具黑暗相有染白法欲鍛汞爲丹承以空露研潤如法以書此經而彼汞丹者炫燿可觀能盲人目非助道者欲椎赤金素銀者雖曰重寶外塵爲體初不自內以是思惟身外諸物若勝若劣若非勝非劣若一若多若非一非多皆不足以稱此殊利維我一身內而心膂肺肝外而毛髮膚爪資血以生資血以成資血以長資血以至壯老暨死是則諸血衆生甚愛如梵摩尼一滴之微莫肯捨者我今誓發弘願于世雄前以所難捨而作佛事從十指端刺出鮮丹盛于淸淨器中養以溫火澄去白液取其眞純蘸以霜毫志心繕寫滿八十卷尊閣半塘壽

聖教寺昔者樂法比丘當無佛時欲聞佛語了不能得乃信婆羅門言以皮爲紙以骨爲筆以血爲墨願書一偈况今百千妙頌十萬正文不止于一縱捐軀命以報佛恩無足爲異于血何吝惟願法界有情或見或聞證入雜華藏海已卽得六根淸淨得六根淸淨已卽得自性淸淨自性淸淨已卽得四天下微塵刹土中一切衆生皆悉淸淨無相居士未出母胎母夢異僧手寫是經來謂母曰吾乃永明延壽宜假一室以終此卷母夢覺已居士卽生今逢勝因頓憶前事于是親炳五分妙香香雲輪囷結爲寶網徧覆經上乃復合爪向佛散花作禮而稱讚曰雜華淨智海九會之所說一音所演唱十處放光明信解行證門總攝無復餘如是具五周如是辯六相如是分十元妙義皆充足以至四法界二十重華藏無邊香水海教條有差別性相了無礙圓融與行布非異亦非同一可爲無量無量亦爲一重重無有盡是爲功德聚如來最上乘龍宮所祕藏上人出身血嚴飾書此經于一滴血中普含十方界于一一界中普現光明臺

于一一臺中普成獅子座于一一座中普現分身佛如上無數佛皆具大威德眉間白毫光徧滿一切處共宣大乘法聞者應解脫譬如日月王照三千大千悉見種種色法能破暗故譬如大洋海一平乃如掌無丘陵堆阜法能平等故譬如陽春至大地盡發生諸根各萌芽法能霑溉故譬如梵志夢一夢千劫事不過剎那間法能融攝故譬如子憶母未見心已至形神皆兩忘法能無離故譬如黃金色金色不相分金亡卽色空法能不二故譬如石性堅初不從外得石性自圓滿法能修證故能如斯見解見經不見血若加精進力見佛不見經及至成道已見性不見佛我性如虛空了無能見者無見中有見全體卽呈露苟執于此見亦非我本性見見二俱泯此爲眞見見眞見復何有性本無物故一心歸命禮祗夜以爲讚諸妙樓閣門彈指一時啓無相居士金華宋濂拜讚

雲巖寺勅賜藏經閣記

周忱

欽惟我朝奄有萬邦列聖相承廟謨迭出爰乃參用眞乘助宣皇度廣資福利昭薦國釐故凡神州赤縣

必鼎建梵宇增飾莊嚴復有詔校修大藏經典至是事竣頒勅降經于天下寺之暴著者而蘇之虎丘雲巖禪寺與焉適忱叨蒙上命巡撫京畿齎勅護送至寺當正統戊辰正月望日也主寺照師因聚緇衆大啓寶函同音閱誦忱幸躬逢勝事猗歟盛哉然則天章元文之重奚可不珍而藏之所司以帑廩羨餘度材庀工爲層屋五楹高下十五尺廣九十七尺深如高函以龕匱設供以几案雕繪金碧靡不堅完于是臣忱謹題曰勅賜藏經之閣閣後照師復構一軒以待往來休息又建香積堂伽藍殿海泉亭相峙殿塔之左右前後可謂得人矣旣而師遠來江右求識其事予已衰老獲乞骸骨歸里文思凋落曷足以慰其求耶且春秋之法常事不書今天恩如此之被佛典如此之全誠曠世盛典其可不書乎師嘗奉詔內庭校經名奘字照巖林隱其別號也

藏經閣碑記

左國璣

佛宇凡堂後有閣閣藏其言蓋五千四百八十卷焉浮屠何因而藏其言邪彼見吾儒者之道自堯舜禹

湯文武周孔相延而來者其書遭秦熾幾至不振幸而藏于山巖屋壁之間者乃出于旣燼之餘是故其徒亦惴惴焉思以保其言于不墜乃相率而爲之閣以藏之然又豈不私相謂曰彼儒者之道爲天下綱常倫理斯民日用生養之計秦猶惡而焚之矧吾徒之所講者尤閎闊高大入于虛寂而不屑屑于日用生養之務有不吾忌焚之者乎吾徒又敢帖然自以爲天下方奉信吾道而不爲之所乎是故陸海之內窮僻險絕之地地無不寺焉寺無不閣焉幸其有藏而獲存者茲其所用之心嗚呼傑人不作習謬踵弊二家之藏其可信乎吾聞上古聖人以元默恭己而天下向化佛氏闡教亦不立文字而直指人心以見其性今藏之閣者有五千四百八十卷以醒悟後覺開誨羣生此所以馳華軒而涉要津于宇內者皆以言辭爲相競也習謬踵弊夫豈今日也哉雖然人不皆上智也教不皆無言也藏經于閣懼往者遠來者放也因言以識教因教以入道演法者所以待下士也茲閣也肇于元尋迨我皇明幾廢僧古峰禮于周

定王王爲新之嘉靖癸巳復壞義官李孟和僧道悅民張佐輩爲述先王舊德請于今王王又爲發財與事孟和董之各捐己貲以協其工匝歲而閣告成左國璣乃述二家之意交感互激以所以告吾儒者以告浮屠氏使閣之藏得以爲人心之藏焉斯可矣豈獨巍然而照輝于衆目者直爲霄漢之美觀也耶

楞嚴寺刻大藏緣起序

王世貞

昔我薄伽梵之宰世闡化也以大慈力攝諸天龍鬼神咸集而收之大瀍門佛子菩薩阿羅漢隨緣黎發贊歎顯密圓通之妙葢四十九年而所說何啻百千萬言所度之人因聲入悟者何啻百千萬衆薄伽梵遷化大迦葉阿難陀繼起而紹明之尚慮登壇之述不能逮遠而沒身之後微言泯而漸失其眞相弁結集成篇以梵音寄梵書以梵書寄貝多羅葉上至國王宮下至婆羅門家遠至娑竭龍藏靡不轉寓流布而大教之盛如日中天矣後千餘年而震旦之文明日盛緣亦漸起所謂菩薩阿羅漢者多下降於此方而竺法蘭摩騰遂以四十二章經來其後鳩摩羅什

佛陀耶舍輩爲姚秦主翻譯葢以漢兒習梵語作梵字則甚難而法不廣以漢語度漢字傳佛印則甚易而法亦流至唐而法師元奘西遊天竺諸方遂悉奉諸經及慈氏所撰唯識諸論來鼇爲三藏官置司翻譯易世之後得房融所譯楞嚴而教典備矣然法語既繁傳寫亦不易自通都大邑之外貧賤鮮事力之家有畢生不能見見而不能自致於是始知壽之梓而印行之流傳亦復廣矣顧諸經之流傳見者頂禮供養焚香唄誦而象引隆崇簡褻重大將攜遠致則有所不能循環咀諷則有所不便丹鉛注乙則有所不敢於是開士密藏始發心倣弘道比丘尼磧砂故事以儒書例募梓而尚書陸與繩太史馮開之相與贊助成大因緣而二公仍各敘之太史所云彼梵筴者以敬奉爲澶事今梓以流行爲澶事其辭甚晳而盡余復何贅獨余向者疑觀世音大士以一人之身而具八萬四千爍迦羅首母陀羅臂清淨寶目以三千大千之界而無所不應隨應隨足以爲萬萬無此事今以梓經一端而驗之固可推也夫百應者化身

也不能者灋身也梓者灋身也流傳者化身也昔梓圓也今梓圓而滿也以目爲耳是即觀世音如如不動即又曰觀自在也或謂觀世音之轉而爲菩提達磨教外別傳不立文字而今乃以梓經擬之不亦左乎是不然當同泰永寧之際南北人主徇於有漏之果而泥於文言之麤其用益繁其浸益遠故達磨出而救之五六傳而後即心非心之教大行而弔奇者至焚像棄經書七佛名於袒服而流至於倡狂自恣併其跡而失之蓋棒喝之教窮而教典與宗皆兩屈矣若觀世音之再轉而爲達磨也寧不思所以更救之乎余不敢遽謂密藏爲觀世音轉要亦能不失其意耳或又謂此末灋時也薄伽梵嘗授記矣念不久且歸之娑竭龍藏而何以梓爲即梓豈復有如迦葉阿難者能得佛印也則又不然後慈氏而成佛者非我瞿曇記耶一奮迅而立超三刼夫焉知末法之中無龍女者出彼龍女寧受記者哉密藏其勉之諸爲密藏緣者亦俱勉之

佛經部藝文三（詩）

司馬太守聽九思法師講金剛經

唐高適

吾師晉陽寶傑出山河最途經世諦閒心到空王外
鳴鐘山虎伏說法天龍會了義同建瓴梵法若吹籟
深知億刼苦善喻恆沙大捨施割肌膚攀緣去親愛
招提何淸淨良牧駐輕蓋露冕衆香中臨人覺苑內
心持佛印久標割魔軍退願開初地因求奉彌天對

聽藍谿僧爲元居士說維摩經

孟郊

古樹少枝葉眞僧亦相依山木自曲直道人無是非手持維摩偈心向居士歸空景忽開霽雪花猶在衣洗然水谿畫寒物生光輝

觀楚國寺璋上人寫一切經院南有曲池深竹　岑參

璋公不出院羣木閉深居誓寫一切經欲向萬卷餘揮毫散林鵲研墨警池魚音翻四句偈字譯五天書鳴鐘竹陰晚汲水桐花初雨氣潤衣鉢香煙泛庭除此地日清淨諸天應未如不知將錫杖早晚躡空虛

聽僧雲端講經　賈島

無生深旨誠難解惟有師言得正眞遠近持齋來諦聽酒坊魚市盡無人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柳宗元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閒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眞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同清江師月夜聽堅正二上人爲懷州轉法華

經歌　朱灣

若耶谿畔雲門僧夜閑燕坐聽眞乘蓮花祕偈藥草喩二師身住口不住鑿井求泉會到源閉門避火終迷路前心後心皆此心梵音妙音柔軟音淸冷霜磬有時動寂歷空堂宜夜深向來不寐何所事一念纔生百慮息風翻亂葉林有聲雪映閒庭月無色元關密跡難可思醒人悟兮醉人疑衣中繫寶覺者誰臨川內史字得之

題香山新經堂招僧　白居易

煙滿秋堂月滿庭香花漠漠磬泠泠誰能來此尋眞諦白老新開一藏經

和李澧州題韋開州經藏詩　前人

旣悟蓮花藏須遺貝葉書菩提無處所文字本空虛觀指非知月忘筌是得魚聞君登彼岸捨筏復何如

讀禪經　前人

須知諸相皆非相若住無餘却有餘言下忘言一時了夢中說夢兩重虛空花豈得兼求果陽（一作物）燄如何更覓魚攝動是禪禪是動不禪不動卽如如

翻經臺　前人

一會靈山猶未散重翻貝葉有來由是名精進纔開眼巖石無端亦點頭

聽素法師講法華經　僧皎然

法子出西秦名齊漆道人纔敷藥草義便見雪山春
護講龍來遠聞經鶴下頻應機如一雨誰不滌心塵

聞誦法華經歌　僧修雅

山邑沈沈松煙羃羃空林之下盤陀之石石上有僧結跏橫膝誦白蓮經從旦至夕左之右之虎跡狼跡十片五片異花狼籍偶然相見未深相識知是古之人今之人是曇彥是曇翼我聞此經有深旨覺帝稱之有妙義合目冥心子細聽醍醐滴入焦腸裏佛之意兮祖之髓我之心兮經之旨可憐彈指及舉手不達目前今正是大矣哉甚奇特空王要使羣生得光輝一萬八千土土土皆作黃金邑四生六道一光中狂夫猶自問彌勒我亦當年學空寂一得無心便休息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驢乘匪端的我亦當年不出戶不欲紅塵沾步武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行行

皆寶所我亦當年愛吟咏將謂冥搜亂神定今日親聞誦此經何妨筆硯資眞性我亦當年狎兒戲將謂光陰半虛棄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聚沙非小事我昔曾遊山與水將謂他山非故里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山河無寸地我昔心猿未調伏常將金鎖虛拘東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無物爲拳拳師誦此經經一字字字爛嚼醍醐味醍醐之味珍且美不在脣不在齒只在勞生方寸裏師誦此經經一句句句白牛親動步白牛之步疾如風不在西不在東只在浮生日用中日用不知一何苦酒之腸飯之腑長者揚聲喚不迴何異聾何異瞽世人之耳非不聽耳聽特向經中聾世人之目非不明目明特向經中盲合聽不聽合明不明轆轤上下浪死虛生世人縱識師之音誰人能識師之心世人縱識師之形誰人能識師之名師名醫王行佛令來與衆生治心病能使迷者醒狂者定垢者淨邪者正凡者聖如是則非但天恭敬人恭敬亦合龍讚詠鬼讚詠佛讚詠豈得背覺合塵之徒不稽首而歸命

贈持法華經僧　　僧齊己

衆人有口不說是卽說非吾師有口何所爲蓮經七軸六萬九千字日日夜夜終復始乍吟乍諷何悠揚風篁古松含秋霜但恐天龍夜叉乾闥衆[illegible]塞虛空耳皆聳我聞念經功德緣舌根可等金剛堅他時劫火洞燃後神光璨璨如紅蓮受持身心苟精潔尚能使煩惱大海水枯竭魔王輪幢自摧拆何况更如理行如理說

贈念法華經僧　　前人

念念念兮入惡易念念念兮入善難念經念佛能一般愛河竭處生波瀾言公少年眞法器白晝不出夜不睡心心緣經口緣字一室寥寥燈照地沉檀卷軸寶函盛薝蔔香薰水精記空山木落古寺閑松枝鶴眠霜霰乾牙根舌根水滴寒珊瑚捶打紅琅玕但恐蓮花七朶一時折朶朶似君心地白又恐天風吹天花繽紛如雨飄袈裟况聞此經甚微妙百千諸佛眞祕要靈山說後始傳來聞者雖多持者少更堪誦入陀羅尼（此云總持）唐音梵音相雜時舜絃和雅薰風吹文

王武王紘更悲如此爭不遺碧空中有龍來聽有鬼來聽亦使人間聞者敬見者敬自然心虛空性清淨此經眞體卽毘盧（此云種種光）雪嶺白牛君識無

題取經詩（載翻譯名義集云唐義淨三藏作）　無名氏

晉宋齊梁唐代間高僧求法離長安去人成百歸無十後者安知前者難路遠碧天唯冷結沙河遮日力疲殫後賢如未諳斯旨往往將經容易看

題梵經臺（有序）　無名氏

譯經圖紀云漢明帝世佛法初入中國于永平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大集白馬寺南門會道士齎靈寶諸經與佛經像舍利置兩壇舉火焚燒佛舍利放光道經獨煨燼無存後人因其處稱焚經臺也此詩載翻譯名義集云唐太宗作其聲調不類要是後人妄托

門徑蕭蕭長綠苔一回登此一徘徊青牛謾說函關去白馬親從印土來確寔是非憑烈焰要分眞僞築高臺春風也解嫌狼籍吹盡當年道教灰

贈念經僧　周朴

菴前古折碑夜靜念經時月皎（一作皓）海霞散露濃山草垂鬼聞拋故塚禽聽離寒枝想得天花墜馨香拂白眉

誦經偈　宋法昇

我誦光明經自得三昧力舉起便周圓何用高聲覓一日三百部日輪猶未出見者總生疑我心自堅寔

久雨齋居誦經　朱熹

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釋塵累牽超然與道俱門掩竹林幽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爲法身心同晏如

讀傳燈錄　金史肅

閉戶懶不出眞成住夏僧肝腸雖自苦面目得人憎處世若大夢學禪猶小乘早知文字悞更用讀傳燈

予寫金剛經與王正道正道與朱少章復以詩來輙次二公韻　宇文虛中

平生幸識繫珠衣窮走他鄉未得歸有客爲傳祇樹法此心便息漢陰機百千三昧一門入四十九年諸事非寄與香山老居士要憑二義發餘輝（次正道韻）

前世曾爲粥飯僧此生隨處且騰騰經年因認人我

相教外都忘大小乘寫去欲云居士頌信來如續祖師燈他年辱贈茅庵句誰謂因緣昔未曾（次少章韻）

夜聞吳女誦經　明高啓

雲窻月帳散花多閒讀金經夜若何嬌舌乍彈鸚學語芳心已定井銷波尼師曾教青蓮偈女伴徒爲白苧歌聽處若迷空色相應須愁殺病維摩

楊儀部君謙纂述之餘頗修靜業瞻對無由悵然成詠　文徵明

不見高人動經月似聞觀道獨澄懷一函自課維摩品百日方持白傳齋春到梅花開小閣夢回涼月印空階從知不受風塵累二十年前已乞骸

春日焦山閱楞嚴　僧通潤

一枝懸笠處三月聚糧時日出人初醒春深燕不知細風梳石髮新水匼江籬未入空王室冥然尚有疑

讀華嚴合論　陶望齡

禪心端合一生休偈價眞堪萬死酬虛有身形似腰鼓愧無手指發箜篌謾繙小本華嚴論爲送初涼葉落秋頂髮欲斑除未得祇應枯瘦擬比丘

牛首山閱楞嚴夜坐　殷邁

一軸楞嚴閱未終四山風靜暮林空忽逢華屋身能
入自得神珠道不窮樹影欲迷雲度處經聲遙聽月
明中共傳鹿鳥春深後猶向烟蘿禮法融

讀佛書　歸有光

天竺降靈聖利益其在此雪山眞苦行九惱尚纒己
非徒食馬麥空鉢良可恥紛紛旃茶女謗論或未已
不知手指中猶出五獅子

佛經部選句

唐司空曙詩講席舊逢山鳥至梵經初向竺僧求

劉禹錫詩身無彼我那懷土心會眞如不讀經

皮日休詩桂寒自落飜經案石冷空消洗鉢泉

皇甫曾詩秋夜聞清梵餘音逐海潮　又　口飜貝葉古字經手持金策聲泠泠

劉長卿詩歸共臨川史同飜貝葉文　又　却對香煙閒誦經春泉漱玉寒泠泠雲房寂寂夜鐘後吳音清切令人聽

戎昱詩問經翻貝葉論法指蓮花

鮑溶詩滿山雨色應難見隔澗經聲又不聞

孟郊詩茗啜綠淨花經誦清柔音

熊孺登詩栴檀刻像今猶少白石鐫經古未曾

李商隱詩憶奉蓮花座兼聞貝葉經

許渾詩錫隨山鳥動經附海船回（又）吳僧誦經罷敗衲倚蒲團

宋范仲淹詩得食鴉朝聚聞經虎夜回

蘇軾詩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

蘇轍詩調心開貝葉救病讀仙經

孫覿詩老僧渾不語危坐卷殘經

朱繼芳詩過夏功勞眠與食誰能展卷看楞伽

金李俊民詩泉因龍吐出經自兔銜來

柳貫詩空聞白馬馱經去幾見黃龍聽法來

元袁桷詩拾薪供茗具滴露寫經籤

周伯琦詩牀上貝書多譯梵門前海舶直通燕

宋无詩鵲供銜來果猿看誦罷經（又）像禮栴檀千古佛經翻貝葉五天書

陳植詩馱經馬跡遠念佛鳥聲微

明童珮詩翻經對靈鷲日日鳥聲中

張羽詩案上梵經皆貝葉手中談麈是青松

王野詩春花乞食雲門寺秋葉翻經瓦屋山

佛經部紀事一

佛法金湯編劉向成帝時爲光祿大夫鴻嘉二年校書天祿閣往往見有佛經向著列仙傳云吾披檢藏書緬尋太史撰列仙圖自黃帝已下迄至於今得仙道者一百四十九人其七十四人乃見佛經

法苑珠林濟陰丁承字德慎建安中北界居民婦詣外井汲水有胡人長鼻深目左過井上從婦人乞飲飲訖忽然不見婦則腹痛遂加轉劇啼呼有頃卒然起坐胡語指麾邑中有數十家悉共觀視婦呼索紙

筆來欲作書得筆便作胡書橫行或如乙或如己滿五紙投著地教人讀此書邑中無能讀者有一小兒十餘歲婦卽指此小兒能讀小兒得書便胡語讀之觀者驚愕不知何謂婦教小兒起舞小兒卽起翹足以手弄相和須臾各休卽以白德愼德愼名見婦及兒問之云當時忽忽不自覺知德愼欲驗其事卽遣吏齎書詣許下寺以示舊胡胡大驚言佛經中間亡失道遠憂不能得雖口誦不具足此乃本書遂留寫之

沙門仕行者潁川人也姓朱氏氣志方遠識宇沈正修心眞詣榮辱不能動焉時經典未備唯有小品而章句闕略義致弗顯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至于闐尋求經藏踰歷諸國西域僧徒多小乘學聞仕行求方等諸經咸駭怪不與曰邊人不識正法將多惑亂仕行曰經云千載將末法當東流若疑非佛說請以至誠驗之乃焚柴灌油煙炎方盛仕行捧經涕淚稽顙誓曰若果出金口應宣布漢地諸佛菩薩宜爲證明於是投經火中騰燎移景旣而一積煨燼文字

無毁皮牒若故舉國欣敬因留供養遣弟子法饒齎送梵本還至陳留浚儀倉垣諸寺出之凡九十篇二十萬言河南居士竺叔蘭練解方俗深善法味親共傳譯今放光首品是也

華嚴持驗魏蜀僧法建禪行高特素持華嚴時武陵王東下令弟規守益州魏遣將軍尉遲迥來伐蜀規既降款城內各僧皆被拘禁至夜忽有光明燭天迥遣人尋光乃見諸僧並睡惟師端坐誦經光從口出迥聞自到師所頂禮坐聽達旦始休因問法師夜誦何經師曰華嚴經迥問誦得幾許師曰貧僧發心欲誦一藏情多懈怠今始得千卷耳迥驚疑不信將欲試之曰屈誦一遍應不勞損否師曰誦經沙門常事豈憚勞苦乃設高座令諸僧衆並執經本聽師登座宣誦七日夜數乃滿足迥起謝別因並釋放諸僧既而嘆曰如來滅後阿難是爲總持未能過此蜀中乃有此人所以常保安樂豈偶然哉

蓮社高賢傳初餘杭山沙門法志常誦法華有雉巢於庵側翔集座隅若聽受狀如是七年一日忽憔悴

志曰汝能聽經必生人道明旦雉殞卽爲瘞之夜夢童子拜曰因聽經得脫羽類今生山前王氏后其家設齋志方踵門兒曰我和尚來也志撫之曰汝我雉兒也解衣視掖下有雉毳三莖七歲令入山出家十六落髮以掖有毳因名以翼

法苑珠林晉周閔汝南人也晉護軍將軍家世奉法蘇峻之亂都邑人士皆東西播遷閔家有大品一部以半幅八丈素反覆書之又有餘經數臺大品亦雜在其中旣當避難單行不能得盡持去尤惜大品不知在何臺中倉卒應去不遑尋搜徘徊歎咤不覺大品忽自出外閔驚喜持去周氏遂世寶之今云尚在一說云周嵩婦胡母氏有素書大品素廣五寸而大品一部盡在焉又并有舍利銀甖貯之並緘於深篋永嘉之亂胡母將避兵南奔經及舍利自出篋外因取懷之以渡江東又嘗遇火不暇取經及屋盡火滅得之于灰燼之下儼然如故會稽王道子就嵩曾云求以供養後嘗蹔在新渚寺劉敬叔云曾親見此經字如麻大巧密分明新渚寺今天安寺也此經蓋得

道僧釋慧則所寫也或云嘗在簡靖寺靖首尼讀

法華持驗晉天竺比丘摩訶羅讀摩訶衍德行彌著國王正信常布髮掩泥令蹈其上或白王此人不多讀經何大供養王曰我曾於夜半欲見此比丘卽到其所見彼在一窟中讀法華經有金色光明人乘白象王合掌供養我方近卽不見因問比丘以我來故金色人滅耶比丘云此是徧吉菩薩徧吉自言若有人誦法華經當乘白象來教導之我讀是經徧吉自來矣徧吉卽經中普賢菩薩也我聞是已禮足而退是故我今勤當供養

法苑珠林晉董吉者於潛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進恆齋戒誦首楞嚴經村中有病輒請吉讀經所救多愈同縣何晃者亦奉法士也咸和中卒得山毒之病甚困晃兄惶遽馳往請吉董何二舍相去六七十里復隔大溪五月中大雨晃兄初渡時水尙未至吉與期投中食比往而山水暴漲不復可涉吉不能泅遲廻歎息坐岸良久欲下不敢渡吉旣信直必欲赴期乃惻然發心自誓曰吾救人苦急不計軀命尅冀

如來大士當照乃誠便脫衣以囊經戴置頭上逕入水中量其深淺乃應至頸及吉渡止著膝耳既得上岸失囊經甚惋恨進至晃家三禮懺悔流涕自責俛仰之間便見經囊在高座上吉悲喜取看浥浥如有濕氣開囊視經尚燥如故於是村人一時奉法

西晉蜀郡沙門靜僧生小出家以苦行致稱爲蜀三賢寺主誦法華經每誦經時常感虎來蹲前聽誦訖乃去又恆見左右有四人爲侍年雖衰老而精勤彌厲遂終其業云

冥祥記晉周璫會稽剡人也家世奉法璫年十六便蔬食誦經正月長齋竟延僧設八關齋及請其師竺佛密支法階佛密令持小品齋轉讀三日僧赴齋忘持小品至中食畢欲讀經方憶甚惆悵璫家在坂怡村去寺三十里無人遣取至人定燒香畢本家恨不得經密益踧踖有頃聞叩門者言送小品經璫愕然心喜開門見一年少著單衣袷先所不識又非時人疑其神異便長跪受經要使前坐年少不肯進曰斯夜當來聽經比出不復見香氣滿宅既而視之乃是

密經也道俗驚喜密經先在廚中緘鑰甚謹還視其鑰儼然如故於是村中十餘家咸皆奉佛瑫遂出家字曇嶷諷誦衆經二十萬言

法苑珠林晉沙門釋開達隆安二年登隴採甘草爲羌所執時年大饑羌胡相噉乃置達柵中將食之先在柵者十有餘人羌日夕烹菹唯達尚存自達被執便潛誦觀世音經不懈於心及明日當見噉其晨始曙忽有大虎遙逼羣羌奮怒號吼羌各駭怖迸走虎乃前嚙柵木得成小缺可容人過已而徐去達初見虎嚙柵謂必見害柵既穿不入心疑其異謂是觀世音力計諸羌未及便卽穿柵逃走夜行晝伏遂得免脫

謝敷字慶緒會稽山陰人鎭軍將軍輶之兄子也少有高操隱于東山篤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寫首楞嚴經嘗置都下白馬寺中寺爲鄰火所延什物餘經並成煨燼而此經止燒紙頭界畫外而已文字悉存無所毀失敷死時友人疑其得道及聞此經彌加驚異

晉法門竺法純山陰顯義寺主也元興中起寺買材

路經湖道材主是婦人與同船俱行既入湖日暮暴風波浪如山船小水入又與婦人同行命在瞬息乃一心誦觀世音經時既入夜行旅已絕俄有大船流至純卽乘渡之而此小船應時淪沒大舟隨波鼓盪俄得達岸也

昔揚州江畔有亭湖神嚴峻甚惡於時有一客僧婆羅門名曰法藏善能持呪辟諸邪毒竝皆有驗別有小僧就藏學呪經數年學業成就亦能降伏諸邪毒惡故詣亭湖神廟止宿誦呪伏神其夜見神遂致殞命藏師聞弟子誦呪致死懷忿自來夜到神廟瞋意誦呪神來出見自亦致死同寺有僧每恆受持般若聞師徒竝亡遂來神所於廟夜誦金剛般若至夜半中聞有風聲極大迅速之間見有一物其形偉大壅聳驚人奇特可畏口齒長利眼光如電種種神變不可具述經師端坐正念誦經剎那匪懈情無怯怕都不憂懼神見形泰攝諸威勢來至師前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聽經訖師問神曰檀越是何神靈初來猛峻後乃容豫神答云弟子惡業報得如是是此湖神然

甚信敬經師又問若神信敬何以前二師竝皆打死答云前二師死者爲不能受持大乘經典瞋心誦呪見弟子來逆前放罵專誦惡語欲降弟子弟子不伏於時二僧見弟子形惡自然怖死亦非弟子故殺二僧左近道俗見前二僧被殺謂經師亦死相率往看且見平安容儀歡泰時人甚怪競共問由具答前意實因般若威力聖教不虛諸人因此發心受持般若者衆

晉書姚興載記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於澄元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辨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僧遷道樹僧叡道坦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託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於永貴里立般若臺於中宮沙門坐禪者恆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苻丕載記丕以徐義爲右丞相兵敗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爲洛陽令

華嚴持驗東晉沙門支法領志樂大乘捐軀求法聞于闐東南二千餘里有拘遮盤國國君相傳敬禮大乘王宮內有華嚴摩訶般若大集等經並十萬偈王躬受持莊嚴供養於是裹糧抗策備歷艱途至拘盤國竭誠請禱遂得華嚴前分三萬六千偈齎還即東晉朝所譯經也此華嚴入東土之始

佛祖通載沙門惠觀與惠嚴謝靈運等詳定大涅槃經頗增損其辭因夢爲神人呵之曰乃敢妄以凡情輕瀆聖典觀等惶懼而止

法苑珠林宋元嘉初有黃龍沙門曇無竭者誦觀世音經淨修苦行與徒屬二十五人往尋佛國備經艱險既達天竺舍衛路逢山象一羣竭齎經誦念稱名歸命有獅子從林中出象驚奔走後有野牛一羣鳴吼而來將欲加害竭又如初歸命有大鷲飛來牛便

驚散遂得免

宋魏世子者梁郡人也奉法精進兒子遵修唯婦迷閉不信釋教元嘉初女年十四病死七日而甦云可安施高座幷無量壽經世子卽爲具設經座女先雖齋戒禮拜而未嘗看經卽升座轉讀聲句清利下啓父言兒死便往無量壽國見父兄及己三人池中已有芙蓉大華後當化生其中唯母獨無不勝此苦乃心故歸啓報語竟復絕母於是乃敬法云

宋王球字叔達太原人爲涪陵太守以元嘉元年于郡失守繫在刑獄防鎖堅固球先精進用心尤至獄中百餘人並多饑餓球每食皆分施之日自持齋至心念觀世音夜夢升高座見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題名光明按行品幷諸菩薩名球得而披讀忘第一菩薩名第二觀音第三大勢至又見一車輪沙門曰此五道門也旣覺鎖皆斷脫球心知神力彌增專志因自釘治其鎖經三日而被原宥

宋沙門竺惠慶廣陵人也經行修明元嘉十二年荊揚大水惠慶將入廬山船至江而暴風忽起同旅已

得依浦唯惠慶船飄颺江中風急浪湧唯待淪覆惠慶正心端意誦觀世音經洲際之人望見其船迎颷截流如有數十人牽挽之者逕到其岸一舫全濟

冥祥記宋居士卞悅之濟陰人也作朝請居在潮溝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婦爲取妾復積載不孕將祈求繼嗣發願誦觀音經千遍其數垂竟妾即有娠遂生一男時即元嘉十四年也

法苑珠林宋慧和沙門者京師衆造寺僧也元嘉之難和猶爲白衣屬劉胡部下胡常遣將士數十人作諜東下和亦預行行至鵲渚而値臺軍西上諜衆離散各逃草澤和得竄下至新林見野老衣服縷敝和乃以貌整袴褶易其衣提籃負擔若類田人時諸遊軍捕此散諜視和形色疑而問之和答對謬略因被笞掠登時見斬和自散走便恆誦念觀世音經至將斬時祈懇彌至旣而軍人揮刃屢跌三舉三折並驚而釋之和於是出家遂成精業

談藪宋張暢常奉持觀世音經南譙之搆逆也暢不從王欲害之夜夢觀世音曰汝不可殺暢遂不敢害

及王敗暢繫獄誦觀世音經千遍鏁寸寸斷獄司易之復斷吏白釋之

太平廣記宋太原王元謨爽邁不羣北征失律軍法當死夢人謂之曰汝誦觀世音千遍可得免禍謨曰命懸旦夕千遍何日可得授云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緣常樂我淨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念念從心起念佛不離心旣而誦滿千遍將就戮將軍沈慶之諫遂免歷位尚書金紫豫州刺史

法苑珠林宋邢懷明河間人爲大將軍參軍嘗隨南郡太守朱循之北伐同見陷沒伺候間隙俱遁南歸夜行晝伏三日猶懼追捕乃遣人前覘虜候數日不還一夕將雨陰暗所遣人將曉忽至乃驚曰向遙見火光甚明故來投之那得至而反暗循等驚愕懷明先奉法自出征恆頂戴觀世音經誦讀不廢夕亦暗誦咸疑是經神力遂得脫免居於京師忽有沙門詣懷明云貧道見此巷中及君家有血氣宜移避語畢去懷明追而目之出門便不見意甚惡之經二旬鄰

人張景秀傷父及殺妻懷明以爲血氣之徵庶得無事時與劉斌劉敬文同在一巷其年竝以劉湛之黨被誅夷

宋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淸潔有戒行誦法華經十地思益維摩每夜吟誦常聞空中有彈指讚嘆之聲會大雷雨風濤船將覆沒慶惟誦經不輟覺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於是篤厲彌復精勤矣

述異記宋羅璵妻費氏者寧蜀人父悅爲寧州刺史費少而敬信誦法華經數年勤至不倦後得病忽苦心痛闔門惶懼屬纊待時費心念我誦經勤苦宜有善祐庶不遂致死也旣而睡臥食頃而寤乃夢見佛於牕中援手以摩其心應時卽愈一堂男女婢僕悉覩金光亦聞香氣璵從妹於時省疾牀前亦具聞見於是大與信悟虔戒至終每以此端進化子姪焉

法苑珠林宋釋慧嚴京師東安寺僧也理思該暢見器道俗嘗嫌大涅槃經文字繁多遂加刊削就成數卷寫兩三通以示同好因寢寤之際忽見一人身長

二丈餘形氣偉壯謂之曰涅槃尊經衆藏之宗何得以君瑣思輕加斟酌嚴悵然不釋猶以發意苟免多知明夕將臥復見昨人甚有怒色謂曰過而知改是謂非過昨故相告猶不已乎此經旣無行理且君禍亦將及嚴驚覺失措未及申旦便馳信求還悉燒除之

宋韓徽者未詳何許人也居於支江其叔幼宗宋末爲湘州府中兵昇明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東下湘府長史庾佩玉阻甲自守未知所赴以幼宗猜貳殺之戮及妻孥徽以兄子繫於郡獄鐵木竟體鉗梏甚嚴須拷畢情黨將悉誅滅徽惶迫無計待斬而已徽本嘗事佛頗諷讀觀世音經於是晝夜誦經至數百遍方晝而鎖忽自鳴若燒炮石瓦爆咤之聲已而視其鎖鑰然自解徽懼獄司謂其解截遽呼告之吏雖驚異而猶更釘鍱徽如常諷誦又經一日鎖復鳴解狀如初時吏乃具告佩玉玉取鎖詳視服其通感卽免釋之

法華持驗宋釋道生鉅鹿人幼從竺法汰出家初入

盧山幽棲七年時誦法華經嘗以入道之要慧解爲本于是鑽仰羣經不憚疲苦往關中稟承羅什辨問超卓咸稱神悟後入虎丘山講經至闡提皆有佛性頑石皆爲點頭又在半塘誦法華經有一童子從師出家亦誦法華無何童子命終因瘞于林一夕聞誦經聲鄉人異之啓視乃獲一舌生青蓮花因此起塔後葺成寺

法苑珠林彭子喬者益陽縣人也任本郡主簿事太守沈文龍建元元年以罪被繫子喬少年嘗出家還俗後常誦觀世音經時文龍盛怒防械稍急必欲殺之子喬憂懼無復餘計唯至誠誦經至百餘遍疲而晝寢同繫者有十許人亦俱睡有湘西縣吏杜道榮亦繫在獄乍寐不甚得熟忽見有雙白鶴集子喬雙械上有頃道榮起見子喬雙械脫在脚外而械痕猶在焉道榮驚視子喬亦寤共視械各嗟道榮問曰有所夢不答曰不夢道榮以所見說之子喬雖知必已尚慮獄家疑其欲叛乃取械著之經四五日而蒙釋放

祥異記永明中揚都高座寺釋慧進者少雄勇游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便病乃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錢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示經錢賊慙而退爾後遂成百部故病亦愈誦經旣廣情願又滿迴此誦業願生安養聞空中告曰法願已足必得往生無病而卒八十餘矣

高僧傳齊武帝時東山人掘土見一物狀如兩脣其中舌鮮紅赤色以事奏聞帝問道俗沙門法尚對曰此持法華者亾相不壞也誦滿千遍其驗徵矣乃集持法華者圍繞誦經纔發聲其脣舌一時鼓動見者毛竪以事奏聞詔石函緘之

法苑珠林齊釋弘明會稽山陰人也少出家貞苦有戒節止山陰雲門寺誦法華習禪定精勤禮懺六時不輟每旦則水瓶自滿實感諸天童子以爲給使也每明坐禪虎常伏於室內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四卷目錄

佛經部紀事二

神異典第一百四卷

佛經部紀事二

梁書高祖本紀高祖篤信正法尤長釋典製涅盤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復數百卷聽覽餘閑卽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

劉勰傳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祖靈眞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

劉慧斐傳慧斐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

劉霽傳霽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至萬遍夜因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

法苑珠林梁有廣州南海郡人何規以歲次協洽月呂黃鍾天監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採藥于豫章胡翼山幸非放子逐臣乃類尋仙招隱登峰十所里屑若有來將循曲陌先限清澗或如止水乍有潔流方從揭厲且就褰攬未濟之間忽不自覺見澗之西隅有一長者語規勿渡規于時卽留其人面色正靑徒跣捨屨年可八九十面已皺斂鬚長五六寸髭半於鬢耳過于眉眉皆下被眉之長毛長二三寸隨風相靡脣色甚赤語響而淸手爪正黃指毛亦長二三寸著布帔下赭有泥洹僧手提書一卷遙投與規規卽奉持望禮三拜語規可以此經與建安王兼言王之

姓字此經若至宜作三七日慶齋若不曉齋法可問下林寺副公副法師者戒行精苦恬憺無爲遺嗜欲等豪賤蔬藿自充禪寂無怠此長者言畢便去行十餘步間忽然不覩規開示卷內題名爲慧印三昧經經旨以至極法身無相爲體理出百非義逾名相寂同法相妙等眞如言其慧照此理有若全印心冥凝寂故以三昧爲名

金剛持驗梁天監中有琰法師居長安招提寺年十一出家偶同寺僧往相士家相士謂琰曰可惜聰明止十八歲耳琰聞不樂歸詣藏經殿焚香禮佛願賜經一卷畢世受持隨手於藏函內抽得金剛經晝夜持誦忽一日更深房中有五色光明須臾見一梵僧身長丈五許語琰曰汝壽十八當亡以眞誠持大乘經力增延矣言訖不見琰年踰十九復遇相士愕然曰吾師夭相全消何修至此琰曰專心持念金剛經相士曰師壽當至九十二矣屆期坐化異香滿室

法華持驗梁雲光法師未詳姓氏普通二年詔于內殿講法華經天雨寶華天監中帝以亢陽問誌公公

曰雲能致雨帝因請講法華至其澤普洽雨卽大霔高下霑足

梁釋道琳山陰人有戒行善法華涅槃吳國張緒禮事之天監中居富陽泉林寺寺有鬼怪師至鬼卽銷滅弟子慧韶爲屋所壓頭陷入胷師爲誦法華經禱之韶夜夢兩胡道人拔出其頭旦遂平復衆咸服其神感

梁釋法懍姓嚴枝江人出家玉泉山寺常誦法華分衛一食不臥常坐荷錫遠遊廬峰台頂衡嶺羅浮無遠不屆棲息窮巖一志禪定嘗往岱嶽過徐州縣令問以公驗師止齎得法華一函令怒而閉之七日不食誦經聲不徹令感惡夢便頂禮悔過後還幽棲以禪誦爲業卒時異香繽紛旬日乃歇

法苑珠林梁鍾山開善寺沙門智藏俗姓顧氏吳郡吳人也有墅姥工相人爲記吉凶百不失一謂藏曰法師聰辯蓋世天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長可至三十一矣時年二十有九聞斯促報於是講解頓息竭誠修道發大誓願不出寺門遂探經藏得金剛般若受

持讀誦畢命奉之至所厄暮年以香湯洗浴淨室誦經以待死至俄而聞空中聲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是報盡期由般若經力得倍壽矣藏後出山試過前相者乃大驚起曰何因尚在世也前見短壽之相今年一事無沙門誠不可相矣藏問今得至幾答曰邑相貴法年六十有餘藏曰五十爲命已爲不夭况復過也乃以由緣告之相者欣然敬伏後記畢壽于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多有徵瑞因藏通感矣以普通三年九月十五日卒于本寺春秋六十有五

無錫縣志釋法超邑孟氏子年十一出家住靈根寺修習經論雅有深思武帝勅爲都邑僧正命徧尋戒檢網羅衆部譔出要律儀普通六年講律平等殿帝臨坐聽受三旬而竟七年冬卒勅有司葬於鍾山開善寺墓

法華持驗梁甄元成中山人博達經史爲簡文所知以錄事參軍隨蕭詧鎭襄陽因江陵甲兵殷盛密書申款或以告詧詧深信佛法矣願不殺誦法華者元成素誦法華以此獲免詧後見之常曰甄公好得法

華經力

陳南嶽尊者慧思武津李氏子幼持戒頂禮法華致忘寢息因久雨蒸濕身患浮腫忍心向經尋卽痊愈

魏書崔浩傳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于厠中及浩幽執置之檻內送于城南使衞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噭噭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也

趙柔傳隴西王源賀採佛經幽旨作祇洹精舍圖偈六卷柔爲之注解咸得理衷爲當時儁僧所欽味焉又憑立銘讚頗行于世

孫惠蔚傳惠蔚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

盧景裕傳景裕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悕每譯諸經論輒託景裕爲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辜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嘿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于世號曰高王觀世音

釋老志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惠生使西域採諸經律正光三年冬還京師所得經論一百七十部行于世

洛陽伽藍記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寺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帝夢金人長丈六項背日月光明胡神號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經像焉時白馬負經而來因以爲名明帝崩起祇洹于陵上自此以後百姓冢上或作浮圖焉寺上經函至今猶存常燒香供養之經函時放光明耀于堂宇是以道俗禮敬之如仰眞容

聞義里有燉煌人宋雲宅與惠生向西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

法苑珠林後魏末齊州釋志湛者住太山北邃谷中銜草寺省事少言人鳥不亂恆誦法華經將終時神僧寶誌謂梁武帝曰北方銜草寺須陁洹聖僧今日滅度湛之亡也無惱而化兩手各舒一指有梵僧云斯初果人也還葬山中後發看之惟舌如故衆爲立塔表焉

後魏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爲常業初死權

殯隄下後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雍州有僧誦法華隱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死置尸巖下餘骸並枯唯舌不朽

冥祥記東魏孫敬德天平中定州募士奉釋教嘗造觀音像自加禮敬後爲劫賊所引不勝栲楚忽夢一沙門令誦救生觀世音千遍執縛臨刑誦念數滿刀自折爲三段膚頸不傷三易其刀終折如故所司以狀奏聞丞相高歡表請免死及歸覩其家觀音像項有刀迹三敕寫其經布於世今謂高王觀世音經自晉宋梁陳秦趙國觀音地藏彌勒彌陀稱名念誦得救者不可勝紀

佛祖統紀孝靜帝天平元年洛州刺史韓賢素不信佛白馬寺有漢明帝時經函時放光明世藏爲寶賢往寺斫破之未幾州人韓木蘭作亂一賊自屍中起以刀斫賢脛斷而死人謂毀函之報若是其速

北齊書斛律羌舉傳代人劉世清祖拔魏燕州刺史父巍金紫光祿大夫世清武平末侍中開府儀同三司任遇與孝卿相亞情性甚整周慎謹密在孝卿之

右能通四夷語爲當時第一後主命世清作突厥語翻涅槃經以遺突厥可汗勑中書侍郎李德林爲其序世清隋開皇中卒於開府親衛驃騎將軍

法苑珠林齊太原釋慧寶氏族未詳誦經得二百卷德優先達時共知聞以齊武平三年從并向鄴行達艾州失道尋逕入山暮宿巖下室似人居迥無所見寶端坐室前上觀松樹見有橫枝懸磬去地丈餘夜至二更有人身服草衣從外而至口云此中何爲有俗氣寶即具述設敬與共言議問寶云即今何姓統國答曰姓高氏號齊國寶問曰尊師山居早晚曰吾後漢時來長老得何經業寶恃己誦博頗以自矜山僧曰修道者未應如此欲聞何經爲誦之寶曰樂聞華嚴僧即少時誦之便度聲韻諧暢非世所聞更令誦餘經率皆如此寶驚歎曰何因大部經文倏然即度報曰汝是有作心我是無作心夫忘懷于萬物者彼我自得矣寶知爲異人也求哀乞住山僧曰國中利養召汝何能自安且汝情累未遣住亦無補至曉捨去寶返尋行跡不知去處

周祖滅法經籍從灰以後年中忽見空中如菌大者有五六飛上空中極目不見全爲一段隨風飄飄上下朝宰立望不測是何久乃翻下墮上土牆視乃是大品經之十三卷

周書張元傳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恆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公以金針治其祖目謂元曰勿悲憂也三日之後汝祖目必差元于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遍告家人居三日祖果目明其後祖臥疾再周元恆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侍及祖歿號踴絕而復蘇

法苑珠林隋開皇十一年大府寺丞趙文昌忽暴卒唯心上微煖家人不敢斂後復活說云吾初死有人引至閻羅王所王問曰汝一生已來作何福業昌答云家貧無力可營功德唯專心持誦金剛般若經王聞語合掌低首讚言善哉汝既持般若功德甚大王

卽使人引文昌向經藏內取金剛般若經文昌向西行五六里見數十間屋甚華麗其中經典遍滿金軸寶帙莊飾精好文昌合掌閉目信手抽出一卷開看乃是金剛般若文昌捧至王所令一人執卷在西文昌東立面經讀誦一字不遺王大歡喜卽放昌還家令引文昌從南門出至門首見周武帝在門側房內著三重鉗鏁喚昌云汝是我本國人暫來至此要與汝語文昌卽拜之帝曰汝識我否文昌答云臣昔宿衞陛下武帝云卿旣是我舊臣今還家爲吾向隋皇帝說吾諸罪並欲辯了唯滅佛法罪重未可得免望與吾營少功德冀茲福祐得離地獄昌受辭而行及出南門見一大糞坑中有人頭髮上出昌問之引人答云此是秦將白起寄禁於此罪猶未了昌至家得活遂以其事上奏帝令天下出口錢爲周武帝轉金剛般若經設大供三日

三寶感通錄隋開皇中蔣州人嚴恭者於郭下造精舍寫法華經清淨供養若紙若筆必以淨心不行欺詐信心而與不行乞覓隨得便營如法經給書生歡

喜嘗有十人道俗送直恭親檢校勞不告倦嘗有人從貸經錢一萬恭不獲已與之貸者得錢船載中覆錢失人活是日恭入錢庫見一萬錢濕如水洗恠之後見所貸錢人方知其沒溺又有商人至邸亭湖祭神上物夜夢神云倩君以物送與嚴恭寫法華經用也及覺所上之物在前又恭會至市買紙少錢忽有人持二千錢授恭曰助君買紙言已不見又有漁人夜見江中火焰焰浮來以船迎之乃是經函及明尋視乃是嚴家經其後發願略云無一字而不經眼無一字而不用心及大業末子孫猶傳經業羣盜相約不入其里里人賴之至今故業猶爾云

報應記隋蒯武安蔡州人有巨力善弓矢常射大蟲會嵩山南爲暴甚往射之漸至深山忽有異物如猪人手開大蟲皮冒武安身上因推落澗下及起已爲大蟲矣惶怖震駭莫知所爲忽聞鐘聲知是僧居往求救果見一僧念金剛經卽閉目俯伏其僧以手摩頭忽爆作巨聲頭已破矣武安乃從中出卽具述前事又撫其背隨手而開既出全身衣服盡在有少大

蟲毛蓋先炙瘡之所粘也從此遂出家專持金剛經

睦彥通隋人精持金剛經日課十遍李密盜起彥通宰武牢邑人欲殺之以應義旗彥通先知之遂投城下賊拔刀以逐之前至深澗迫急躍入如有人接右臂置盤石上都無傷處空中有言曰汝爲念經所致因得還家所接之臂有奇香之氣經日不滅後位至方伯九十餘終

隋杜之亮仁壽中爲漢王諒府參軍後諒於并州舉兵反敗亮與僚屬皆繫獄亮惶懼日夜涕泣忽夜夢一僧曰汝但念誦金剛經卽此厄可度至曉卽取經專誠習念及主者並引就戮亮身在其中唱者皆死唯無亮姓名主典之者皆坐罰俄而會赦得免顯慶中卒于黃州刺史

慕容文策隋人常持金剛經不吃酒肉大業七年暴卒三日復活云初見二鬼把文牒追至一城門頗極嚴峻入行四五里見有宮殿羽衞王當殿坐僧道四夷不可勝數使者入見文策最在後一一問在生作善作惡東西令立乃唱策名問曰作何善對曰小來

持金剛經王聞合掌嘆曰功德甚大且放還忽見二僧執火引策卽捉袈裟角問之僧云緣公持經故來相衞可隨燭行遂出城門僧曰汝知地獄處否指一大城門曰此是也策不忍看求速去二僧卽領至道有一橫垣塞路僧以錫扣之卽開云可從此去遂活

蕭瑀梁武帝元孫梁王巋之子梁滅入隋仕至中書令封宋國公女煬帝皇后篤信佛法常持金剛經議伐高麗不合旨上大怒與賀若弼高熲同禁欲寘于法瑀就其所八日念金剛經七百遍明日桎梏忽自脫守者失色復爲著至殿前獨宥瑀二人卽重罰因著般若經靈驗一十八條乃造寶塔貯經檀香爲之高三尺感一鍮石像忽在庭中奉安塔中獲舍利百粒貞觀十一年見普賢菩薩冉冉向西而去

法苑珠林邢州司馬柳儉隋大業十年任岐州岐陽宮監義寧元年坐誣枉繫大理寺儉至心誦金剛般若經有兩紙未通不覺眠睡夢一婆羅門僧報云檀越宜誦經令遍卽應得出儉忽寤勤誦不懈經二日忽有勅喚就朝堂放免又儉別時夜誦經至三更忽

聞有異香散漫滿宅至曉不絕蓋感應所致也儉至終計誦經得五千餘遍

法華持驗隋益州招提寺釋慧恭與同學僧慧遠結契後遊荆揚訪道而歸契闊三十年夜話次遠語如流師默無所對遠曰仁者無所得耶師曰性闇無解遠曰何不誦一經乎師曰惟誦法華普門品一卷當爲誦之但至心聽乃結壇升高座始發聲唱經題覺有香氣久之聞天樂振空雨花零亂經已方歇遠敬禮謝之

隋釋法朗南陽許氏棲止無定多住鄂州時誦讀諸經志專法華潔誓誦之一坐七遍如是良久聲如雷動遠近亮徹世因目爲法華朗焉有比丘尼爲鬼所著超悟元解莫不稱爲聰悟師曰此邪鬼也厲聲呵之魅即怖去霍然如失

隋雍州釋法喜襄陽李氏七歲出俗志持法華仁壽中住京師禪定寺欲冥祈靈爽誓誦蓮經千遍因不止舊室巡繞梵誦數滿八百誓心不散同寺僧忽見有寶車瓔珞入師房內迫而觀之了無所睹方知幽

通之感

法苑珠林隋鄜州寶室寺沙門法藏戒行精淳爲性質直至隋開皇十三年於洛交縣韋川城造寺一所佛殿精妙僧房華麗靈像旛華並皆修滿至大業五年奉勅融併寺塔送州大寺有破壞者藏師並更修補造堂安置兼造一切經已寫八百卷恐本州無好手紙筆故就京城舊月愛寺寫至武德二年閏二月內身患二十餘日乃見一人身著青衣好服在高閣上手把經卷告法藏云你立身已來雖大造功德悉皆精妙唯有少分互用三寶物得罪無量我今把者即是金剛般若汝能自造一卷令汝所用三寶之物得罪悉滅藏師於時應聲即答言造藏師雖寫餘經未寫金剛般若但願病瘥不敢違命旣能覺悟弟子更無餘物唯有三衣瓶鉢偏袒祇支等皆悉捨付大德及諸弟子並造般若得一百卷未經三五日臨欲捨命具見阿彌陀佛來迎由經威力得生西天不入三塗

法華持驗隋終南山悟眞寺釋法誠雍州樊氏止藍

田王效寺專誦法華負笈歷遊名嶽法華三昧矢心奉行夢感普賢勸書大乘乃命工書八部般若又造華嚴堂竭其精志書寫受持時弘文學士張靜夙善翰墨請至山舍含香繕寫終部時感異鳥飛至經案自然馴擾貞觀初手寫法華正當露地因事他去未收值洪雨滂注趨往觀之合案並乾餘便流潦

隋釋法泰眉州隆山人常誦法華手寫經一部數有靈瑞向益州裝演俄墮笮橋水中求之不得師悲泣巡岸上下忽望小洲上有一襆命取之乃經也草木擎之宛無濕處師不勝歡喜卽至成都裝竟以檀香爲軸備極莊嚴還供本寺每夜異香滿室師勤持誦夜必一遍時有彪法師在彼寺講經夕至師誦經所見有諸人衆胡跪合掌彪流汗而退

宋高僧傳唐潤州攝山棲霞寺釋智聰嘗住揚州安樂寺大業之亂思歸無計隱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食恆有虎遶之聰曰吾命須臾卿須可食虎忽發言曰造天立地無有此禮忽有一老翁榜舟而至翁曰師欲渡江至棲霞寺可卽上船四虎一時淚流聰

曰爾與我有緣耶于是挾四虎利涉旣達南岸船及老人不知所在聰領四虎往棲霞舍利塔西經行坐禪衆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所事一虎入寺鳴號以爲恆式聰至貞觀中遷化年九十九矣

法苑珠林唐曇韻禪師定州人隋末喪亂隱于離石北山常誦法華欲寫其經無人同志如此積年忽有書生來詣之乃以寫經爲請禪師大歡喜淸旦食訖澡浴著淨衣入淨室受八戒口含栴檀燒香懸幡寂然抄寫至暮方出明復如初曾不告倦及繕寫畢乃至裝褫一如正法書生告去送至門忽失所在禪師持誦曾無暫廢後遭胡賊倉卒逃避方箱盛其經置高岩上經年賊敗乃尋經於岩下獲之巾箱糜爛應手灰滅撥朽見經如舊鮮好

三寶感通錄益州新繁縣西四十里王李村隋時有書生姓苟氏善正書而不顯迹人莫能知之嘗于村東空中四面書金剛般若經擬諸天讀誦人初不之覺也後値雷雨牧牛小兒於書經處立而不沾濕其地乾燥可有丈餘及暗村人怪之爾後每雨小兒常

集其中衣服不濕唐武德中有異僧語村人曰此地空中有金剛般若經諸天於上設寶蓋覆之不可輕犯自爾於四周設欄楯以阻人畜履踐每至齋日村人四遠就設佛供常聞天樂聲震泬寥繁會盈耳

法華持驗蔚州釋曇韻定州人少出家恆誦法華遍遊五臺備見靈相停北臺木瓜寺廿餘載禪誦無輟隋末喪亂年已七十隱比干山以夜繼晝攝心不怠常欲寫法華數年未辦積願既久忽有書生至云善寫經願成師志繇是掃室塗地含香默書出戒入沐未盈一旬七軸俱了將以䞋施斯須不見後因胡寇卒至藏經巖窟經年寇靜覓經不獲乃於崖下草中得之箱襆俱爛卷色如初貞觀十一年宣律師親覩其事

唐蘇州通元寺釋智琰吳郡朱氏年十二誦通法華後從秦皇寺延法師進具德瓶儀鉢深護戒根武德七年返舊山常行法華金光明普賢等懺法誦法華三千餘遍講涅槃法華各三十遍觀經百十遍苦節彌勤爐香不爇自焚罐水空自滿祥感非一

法苑珠林蘇長武德中爲巴州刺史赴任至嘉陵江風浪覆舟溺其家六十餘人唯一妾常讀法華經水入船中妾頭戴經函誓與俱溺隨波泛濫頃之著岸逐經函而出開視其經了無濕污獨存其命

唐武德中醴泉縣人徐善才常修齋戒誦觀音經逾千遍會往京城延興寺修營功德及還家道逢胡賊賊所掠漢人千百將向洪崖次第殺之善才知不免唯至心念觀音經當殺之時了不自覺至初夜方悟身在深澗樹枝上去岸三百餘尺以手摩項覺微痛而無傷漸下樹循澗南行可五六十里天漸曉去賊已遠得官路遂還家琬法師嘗說此事

冥報記唐李山龍馮翊人左監門校尉武德中暴亡而心不冷家人未忍殯殮至七日而甦自說云當死時見被收錄至一官署甚廣大庭前有數千囚人枷鏁杻械皆北面立吏將山龍至庭廳上大官坐高牀侍衛如王者尋呼山龍至階王問汝生平作何福業山龍對曰鄉人每設齋恆請施物助之王曰汝身作何善業山龍曰誦法華經日兩卷王曰大善可升階

來北間有高座王曰可昇座誦經王即起立山龍坐訖王乃向之坐山龍開經曰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王曰請法師下山龍復立階下顧庭前囚已盡去矣王曰君誦經之福非唯自利衆囚聞經皆已獲免豈不善哉今放君還謂吏曰可將此人歷觀諸獄吏即引東行百餘步見一鐵城甚廣大城旁多小窻見諸男女從地飛入窻中即不復出山龍怪問之吏曰此是大地獄中有分隔罪計各隨本業赴獄受罪耳山龍聞之悲懼稱南無佛請吏求出院見一大鑊火猛湯沸旁有二人坐臥山龍問之二人曰我罪報入此湯鑊蒙賢者稱南無佛故獄中諸罪人皆得一日休息疲睡耳山龍又稱南無佛吏謂山龍曰官府數移改今王放君去可白王請抄若不爾恐他官不知更復追錄山龍即謁王請抄王書一行字付吏曰爲取五道等署吏受命將山龍更歷兩曹各廳事侍衞亦如此吏皆請其官署各書一行訖付山龍出門有三人謂之曰王放君去各希多少見遺吏謂山龍曰彼三人者是前收錄使人一人以赤繩縛君者一人以

棒擊君頭者一人以袋吸君氣者今見君還故來求乞山龍惶懼謝曰愚不識公請至家備物但不知何處送之三人曰于水邊古樹下燒之山龍諾吏送歸家見親眷哀哭經營殯具山龍至屍旁即甦曰以紙錢束帛并酒食自于水邊燒之忽見三人來謝曰愧君不失信重相贈遺言畢不見

唐武德時河東有練行尼法信常讀法華經訪工書者一人數倍酬直特爲淨室令寫此經一起一浴然香更衣仍于寫經之室鑿壁通加一竹筒令寫經人每欲出息徑含竹筒吐氣壁外寫經七卷八年乃畢供養殷重盡其恭敬龍門僧法端嘗集大衆講法華經以此尼經本精定遣人請之尼固辭不許法端責讓之尼不得已乃自送付法端等開讀唯見黃紙了無文字更開餘卷悉皆如此法端等慚懼即送還尼尼悲泣受以香水洗函沐浴頂戴遶佛行道七日夜不暫休息既而開視文字如初故知抄寫深加潔淨比來無驗只爲不勤敬也

金剛持驗唐武德年間江陵人陳昭奉齋持念金剛

經累積功行有大蟒每日在座側聽經畢卽退鄰人力昌勇悍疑爲妖擊殺之蛇訴冥司追攝力昌令蛇纏身噬嚙遂託夢告妻曰蛇願聽經百卷便可昇騰只欠七卷耳我悞殺之令受苦厄速請僧寫金剛經七卷懺悔救我妻貧甚不能爲有五歲男名僧護見母悲泣謂曰何不賣兒救父乎母遂抱兒出市賣蜀客得錢兩貫請僧寫經禮祝三寶一願亡夫滅罪二願母子重逢自是憶子目盲日誦金剛行乞於市其子隨客往蜀三十年繼父母俱亡忽念生母回江陵尋覓未見買宅暫居偶值節臘祭祖祝云我不幸幼孤母賣子薦父今尋母無蹤願父母同超三界適其母就齋求乞聞此語大呼云我是汝母當年賣契現在住處籃內護抱母痛哭焚香拜天取水漱口與母舐目左右皆明

唐括州刺史樂安任義方武德年中死經數日而蘇自云被引見王王令人引觀地獄與佛經所說不殊地下晝夜昏暗如霧中行家人以義方心有溫氣卽請僧誦金剛經義方於地下隱隱聞經聲王檢其案

謂吏曰彼筭未盡何錯追遂放歸送者云但隨經聲即到舍忽見一大坑當道意欲跳越遂落坑中應時即起既得回生因論說地獄畫地成圖所得俸祿皆造經像延僧寫金剛般若經千餘部

唐王待制船至漢江風濤洶湧檣傾楫斷人盡驚怖待制不得已以平日持誦金剛經投江中遂爾風息浪平待制深憶此經鬱鬱不樂踰兩月抵鎮江見舟尾百步許有物如毬出沒無時衆異之待制命漁人網取乃螺螄結聚成團剖之則外濕內乾漢江所投之經在焉待制歎曰漢水會于九江至南徐動數千里舟船不可計數經得至此異矣

法苑珠林唐洛陽賈道羨博識多聞尤好內典貞觀五年爲青州司戶參軍事爲公館隘窄無處置經乃以繩繫書案兩腳仰懸屋上置內經六十卷坐臥其下習讀忘倦日久繩爛一頭遂絕案仍儼然不落亦不傾動如此良久人始接取道羨子爲隰州司戶說之云爾

唐貞觀五年有隆州巴西縣令狐元軌者信敬佛法

欲寫法華金剛般若涅槃等經無由自撿憑彼土抗禪師檢校抗乃爲在寺如法潔淨寫了下袠還岐州莊所經函在莊幷老子五千文同在一處忽爲外火延燒堂宇是草覆一時灰蕩軌於時任馮翊縣令家人相命撥灰覓金銅軸既撥灰開其內諸經宛然如故潢色不改唯箱袠成灰又覓老子便從火化於時聞見之者鄉村遠近莫不嗟異其金剛般若經一卷題字焦黑訪聞所由乃初題經時有州官能書其人雜食行急不獲潔淨直爾立題便去由是色焦其人現在瑞經亦存京師西明寺主神察目驗說之

華嚴持驗唐苑律師京兆延興寺僧以貞觀初途經灞橋日夕舍于逆旅俄有異僧至儀服麤敝止宿主人別房遂取醇酒良肉快意飲噉律師持潔勃然穢之其僧食已乃索水漱口閉戶端坐而誦華嚴初標品題次誦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摩竭提國僧兩口角俱放光明如金色比至三更四帙欲滿口中光明更熾至五帙已上其光漸收却入僧口未及五更誦終六帙僧乃却臥律師側聽元音束身抱愧悲悔交懷

天明入房禮懺詢其名字不答分袂後莫知所之感應傳云錄感應時適有狂者在傍問曰某不斷酒肉效彼神僧持誦華嚴可乎答曰汝一夜誦經未至五更能滿六帙乎汝夜誦經能口放光以代燈燭乎汝能若酒仙之食蝦誌公之噉鴿吐而復活乎汝皆不能妄效神僧行事欺誑聖賢罪深滄海其何能逃于是狂者慚謝而退

報應記唐袁志通天水人常持金剛經年二十被驅爲軍士敗走巖嶮經日不得食而覺一童子持滿盂飯來與之志通拜忽然不見既食訖累日不饑後得還鄉貞觀八年病死兩日卽蘇曰被人領見王王問在生善惡答曰常持金剛經王甚喜曰且令送出遂活

唐韋克勤少持金剛經爲中郎將從軍伐遼沒高麗貞觀中太宗征遼克勤少持金剛經望見官軍乃夜出投之暗不知路乃至心念經俄見炬火前導克勤隨火而去遂達漢軍

冥祥記唐冀州封丘縣有老母姓李年七十無子孤

老惟有奴婢兩人鎭沽酒添灰少量分毫經紀貞觀年中因病死經兩日凶器已具但以心上少溫及甦說云初有兩人並著赤衣門前名出云有上符遣追便卽隨去行至一城有若州郭引到側院見一官人衣冠大袖凭案而坐左右甚多階下又有著枷鎖人防守如生官府者遣問老母何因行濫沽酒多取他物擬作法華經已向十年何爲不造老母俱言酒使婢作量亦是婢經已付錢一千文與隱師卽遣追婢須臾婢至卽答四十放還遣問隱師報云是實乃語老母云放汝七日去經了當來得生善處遂爾得活勘校老母初死之時婢得惡逆久而始蘇腹皆青腫蓋是四十杖迹隱禪師者本是客僧配寺頓丘年向六七十自從出家卽頭陀乞食常一食齋未嘗暫輟遠近大德並皆敬慕老母病死之夜隱師夢有赤衣人來問夢中答云造經是實老母乃屈鄉閭眷屬及隱禪師行道顧寫經生衆手寫經了正當七日還見往者二人來前母曰使人已來並皆好住聲絕卽死隱師見存道俗欽敬

宣室志唐貞觀中有王順山悟眞寺僧夜如藍溪忽聞有誦法華經者其聲纖遠時星月迴臨四望數十里閒然無覩其僧慘然有懼及至寺且白其事于羣僧明夕俱於藍溪聽之乃聞經聲自地中發于是以標表其所明日窮表下得一顱骨在積壤中其骨槁然獨脣吻與舌鮮而且潤遂持歸寺乃以石函置于千佛殿西軒下自是每夕常有誦法華經聲在石函中長安士女觀者千數後新羅僧客於寺僅歲餘一日寺僧盡下山獨新羅僧在遂竊石函而去寺僧跡其往已歸海東矣時開元末年也

法苑珠林唐釋道俗者不測所由止醴泉山原誦法華經爲業乃至遍數千貞觀中因疾將終告友人慧廓禪師曰此雖誦經意望有驗吾死之後當以十年爲限試發視之若舌朽滅知誦無功若舌如初爲起一塔庶生俗信言訖而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縣士女咸共讚歎乃函盛舌本起塔於甘谷岸上

唐郊南福水之陰有史村史阿誓者誦法華經職充

令史往還步涉未嘗乘騎以依經云哀愍一切故也病終本邑香氣充村道俗驚怪而莫測其緣終後十年其妻死乃發塚合葬見其舌根如本生肉斯誠轉誦法華之靈驗也

唐王弘之貞觀中爲沁州和川令有女適博陵崔軌崔于和川病卒經數十日其家忽于夜中聞崔語初時傾家驚恐其後乃以爲常云軌是女壻雖不合於妻家立靈然而苦無所依但爲置立也妻從其請朝夕置食不許置肉唯要素食恆勸禮佛又說地獄中事云人一生恆不免殺生及不孝其餘之罪蓋亦小耳又云軌雖無罪然大資福助爲軌數設齋供幷寫法華金剛觀音等經各三兩部自茲已後卽不復來王家一依其言寫經設供軌忽更來愧謝因云今卽取別舉家哭而送之軌有遺腹之子已年五六歲軌云此子必有名宦願善養育自此不復來矣

唐貞觀年中有河東董雄爲大理寺丞少來信敬蔬食十年至十四年中爲坐李仙童事主上大怒使侍御韋琮鞫問甚急因禁數十人大理丞李敬元司直

王欣同連此坐雄與同屋四鎖專念普門品日得三千遍夜坐誦經鎖忽自解落地雄驚告欣元欣元共視鎖堅全在地而鉤鎖相離數尺卽告守者其夜監察御史張守一宿直命吏關鎖以火燭之見鎖不開而相離甚怪又重鎖紙封書上而去雄如常誦經五更中鎖又解落有聲雄又告欣元等至明告李敬元視之封題如故而鎖自相離敬元素不信佛法其妻讀經常謂曰何爲胡神所媚而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乃深悟不信之咎方知佛爲大聖也時欣亦誦八菩薩名滿三萬遍晝鎖解落雄異其事臺中內外具皆聞見不久俱免

法華持驗唐蒲州釋法徹絳州人少勤苦通法華經嘗以是經誘化一切邑有孤山師依而結業刱立蘭若嘗于道中遇一癩者引至山中爲鑿穴給食令誦法華癩者素不識字加又頑鈍句句授之終不辭倦至第六卷癩病漸愈經完眉鬢復生膚已如故

冥報記唐吳郡陸懷素貞觀二十年失火屋宇焚燒並從煙滅惟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獨存函及標軸亦

盡惟經字竟如故聞者莫不驚歎懷素卽高陽許仁則妻之兄也仁則當時目覩常與人言之

冥報拾遺唐幷州石壁寺有一老僧禪誦爲業精進練行貞觀末有鴿巢其房楹上哺養二鶵法師每有餘食恆就巢哺之鴿鶵後雖漸長羽翼未成因學飛俱墮地死僧收瘞之經旬後僧夜夢二小兒曰某等爲先有小罪遂受鴿身比來日聞法師誦法華旣聞妙法得受人身兒等今于此寺側十餘里某村姓名家託生爲男十月之外當卽誕育僧乃依期視之見此家婦果同時誕育二子因爲作滿月僧呼爲鴿兒並應之曰唯

華嚴持驗孫思邈服流珠丹雲母粉年百五十歲顏如童子至長安說齊魏間事有如目覩常書寫華嚴經七百五十部時太宗名見問佛經何經爲大孫曰華嚴經佛所尊大者帝曰近元奘三藏譯大般若六百卷何不爲大而八十卷華嚴經獨得大乎孫曰華嚴法界具一切門于一門中可演出大千經卷般若經乃華嚴中一門耳太宗方悟乃受持華嚴

金剛持驗唐廖等觀知善化縣時有婆每日誦金剛經于街市乞食夜則歸宿山阿忽數日不見群鴉噪集于其止處人爭往視之則懷金剛經傍巖而化羣鴉銜土以覆之遂名鴉葬婆

唐永徽元年釋明濬暴死見二青衣引見冥王問一生何藝濬答以但誦金剛經王曰善哉若誦十萬遍明年必生淨土弟子不見師也乃放還濬愈加精進至二年三月坐化咸聞異香

華嚴持驗唐定州中山修德禪師苦節成性守道山林專以華嚴爲業永徽四年發心抄寫別爲淨院植楮樹歷三年灌以香水潔淨造紙復別築淨臺名善書人潙州王恭齋沐淨衣焚香布花懸諸旛蓋禮經懺悔方升座寫下筆含香舉筆吐氣每日恆然師仍入室運想每寫一卷施縑十匹恭皆不受寫畢集衆設齋慶之師于衆前燒香散花發弘誓願纔開經藏放大光明周七十餘里照定州城山中齋衆及諸士女投身懺悔無不敬仰

法苑珠林唐大理司直河內司馬喬卿天性純謹有

志行末徽中爲揚州司戸曹丁母憂居喪毀瘠骨立刺血寫金剛般若經二卷未幾于廬側生芝草二莖九日長尺有八寸綠莖朱蓋日瀝汁一升食之味甘如蜜取而復生喬卿同寮數人並目覩其事

嬾眞子本朝宰相銜帶譯經潤文使蓋本于唐也顯慶元年正月元奘法師在大慈恩寺翻譯西天所得梵本經論時有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問古來譯儀式如何師答云苻堅時曇摩瞿譯中書侍郎趙整執筆姚興時鳩摩羅什譯安城侯姚嵩執筆後魏時菩提留支譯侍中崔光執筆貞觀中波羅頗那譯左僕射房元齡趙郡王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倫太府卿蕭璟等監閱今獨無此正月壬辰勅曰大慈恩寺僧元奘所翻經論旣新傳譯文義須精宜令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杜正倫時爲看閱有不穩當處卽隨事潤色之

法苑珠林顯慶中平州人有孫壽於海濱遊獵遇野火草木蕩盡唯有一叢茂草獨不焚疑草中有伏獸

遂燭之以火竟不爇壽甚怪之入草中窺視乃獲一函金剛般若經其傍又有一死僧顏色不變火不延燎蓋由此也始知經像非凡所測孫壽親自說之

唐隴西李觀顯慶中寓止滎陽丁父憂乃刺血寫金剛般若心經隨願往生經各一卷自後院中恆有異香非常馥烈鄰側亦常聞之無不稱歎中山郎徐令過鄭州見彼親友具陳其事

唐陳國竇公夫人豆盧氏芮公寬之姊也夫人信罪福常誦金剛般若經未盡卷一紙許忽頭痛至夜遂甚夫人自念儻死遂不得終經欲起誦之令婢然燭而火悉已滅婢空還夫人深益歎恨忽見廚中有燭炬漸升堂陛直入臥內去地三尺許而無人執光明若晝夫人驚喜取經誦之有頃家人鑽燧得火燭光即滅自此日誦五遍以爲常法後芮公將死夫人往視公謂夫人曰吾姊以誦經之福當壽百歲生好處也夫人年至八十無疾而終

唐陳文達梓州郪縣人常持金剛經願與亡父母念八萬四千卷多有祥瑞爲人轉經患難皆免銅山縣

人陳約嘗爲冥司所追見地下築臺問之云此是般若臺待陳文達其爲冥司所敬如此

冥報記唐龍朔元年洛州景福寺比丘尼修行房中有侍僮伍五娘死後修行爲五娘立靈座經月餘日其姊及弟于夜中忽聞靈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恐懼後乃問之答曰我生時於寺中食肉坐此大苦痛我體上有瘡恐汚牀席汝可多將灰置牀上也弟依其言置灰後看牀上大有膿血又語弟曰姊患不能縫衣汝太藍縷宜將布來我爲汝作衫及襪弟置布於靈牀上經宿卽成又語其姊曰兒小時染患遂殺一螃蟹取汁塗瘡得差今入刀林地獄肉中見有折刀七枚願姊慈愍爲作功德救助之姊煎迫卒難濟辦但隨身衣服無益死者今併未壞請以用之姊未報間乃曰兒自取去良久又曰衣服已來現在牀上其姊試往觀之乃所歛之服也遂送淨土寺寶獻師處憑寫金剛般若經每寫一卷了卽報云已出一刀凡寫七卷了乃云七刀並得出訖今蒙福業助卽往託生與姊及弟哭別而去吳興沈元法說淨土寺僧智

整所說亦同

法苑珠林唐曹州濟陰縣西二十里村中有精舍至龍朔二年冬十月野火暴起非常熾盛及至精舍踰越而過焉比僧房草舍焚燎總盡唯金剛般若經一卷儼然如舊曹州叅軍說之

報應記高紙隋僕射熲之孫也唐龍朔二年出長安順義門忽逢二人乘馬曰王喚紙不肯從去亦不知其鬼使策馬避之又被驅擁紙有兄是化度寺僧欲往寺內至寺門鬼遮不令入紙乃毆鬼一拳鬼怒即拽落馬曰此漢大兇粗身遂在地因便昏絕寺僧即令舁入兄院明旦乃蘇云初隨二使見王王曰汝未合來汝曾毀謗佛法且令生受其罪令左右拔其舌以犂耕之都無所傷王問主吏曰彼有何福德如此曰曾念金剛經王稱善即令放還因與客語言次忽悶倒如吞物狀咽下有白脈一道流入腹中如此三度人問之曰少年盜食寺家果子冥司罰令吞鐵丸後仕爲翊衛專以念經爲事

唐白仁晢龍朔中爲虢州朱陽尉差運米遼東過海

遇風四望昏黑仁哲憂懼急念金剛經得三百遍忽如夢寐見一梵僧謂曰汝念眞經故來救汝須臾風定八十餘人俱濟

法苑珠林唐龍朔三年長安城內通軌坊三衞劉公信妻陳氏母先亡陳因患暴死見人將入地獄備見諸苦不可具述末後見一地獄石門牢固有兩大鬼形容偉壯守門左右怒目瞋陳汝何人到此見石門忽開亡母在中受苦不可具述受苦稍歇近門母子相見遙得共語母語女言汝還努力爲吾寫經女諮孃欲寫何經爲吾寫法華言訖石門便閉陳還得蘇具向夫說夫卽憑妹夫趙師子欲寫法華其師子舊解寫經有一經生將一部新寫法華未裝潢其人先與他受雇寫經主姓范此生將他法華轉向趙師子處質二百錢施主不知質錢師子復語婦兄云今旣待經在家有一部法華兄贖取此經向直一千錢陳夫將四百錢贖得裝潢周訖在家爲母供養其女陳氏後夢見母從女索經吾先遣汝爲吾寫一部法華何因迄今不得女報母言已爲孃贖得一部法華現

裝潢了在家供養母語女言止爲此經吾轉受苦冥道中獄卒打吾脊破汝看吾身瘡獄官語云汝何因取他范家經將爲己經汝何有福甚大罪過女見母說如此更爲母別寫法華其經未了女夢中忽見母來催經即見一僧手捉一卷法華語母云汝女已爲汝寫經第一卷了功德已成何因復來敦逼待寫了何須怒急後寫經成母來報女因汝爲吾寫經今得出冥道好處受生得汝恩力故來報汝汝當好住善爲婦禮信心爲本言訖悲淚共別後時勘問前贖法華主果是姓范范家雖不得經其經已成施福已滿後人轉質自得罪咎劉妻贖取徵得少福然亡母不得力

法華持驗唐少常伯崔義起妻父蕭文鏗素持法華滿數千遍未斷葷茹妻蕭氏以龍朔三年五月亡三七日修齋婢素玉忽作夫人語謂生時不信三寶今受苦不可言繇汝輩爲吾誦經修齋得暫放歸至第二十日更來將素玉去看我受罪及期玉果死三日而甦曰見大城官府夫人入別院須臾火鑊鐵牀併

至備受楚毒忽見鏗坐蓮華臺語素玉曰我女生多嗔妬不信我言不信因果今受此苦我無能救汝歸可語家人令修功德庶得解脫又見梵僧從空中下教玉誦法華經謂曰汝當記持此經爲閻浮提人傳誦當有信者麟德元年正月薛將軍宅設齋迎玉試誦冥經有梵僧聞之合掌嘆曰如西國本不異衆始驚服

華嚴持驗唐僧伽彌多羅師子國人證第三果麟德初來震旦高宗甚加敬禮後往清涼敬禮文殊因至西太原寺時屬諸僧誦華嚴經師問是何經答曰華嚴師肅然改容曰不謂此地亦有是經合掌讚嘆久之曰此大方廣佛功德難思西國相傳有人讀此經以水盥掌水霑蟲蟻其捨命者皆得生天何況受持誦讀精進思維者歟

報應記竇德元麟德中爲卿奉使揚州渡淮船已離岸數十步見岸上有一人形容憔悴擎一小襆坐于地德元曰日將暮更無船渡卽令載之中流覺其有飢色又與飯乃濟及德元上馬去其人卽隨行已數

里德元怪之乃問曰今欲何去答曰某非人乃鬼使也今往揚州追竇大使曰大使何名云名德元德元驚懼下馬拜曰某即其人也涕泗請計鬼曰甚愧公容載復又賜食且放公急念金剛經一千遍當來相報至月餘經數足其鬼果來云經已足保無他慮然亦終須相隨見王德元于是就枕而絕一宿乃蘇云初隨使者入一宮城使者曰公且住我當先白王使者乃入于屏障後聞王遙語曰你與他作計漏泄吾事遂受杖三十使者却出袒以示公曰喫杖了也德元再三愧謝遂引入見一著紫衣人下堦相揖云公大有功德尚未合來請公還出墮坑中于是得活其使者續至云飢未食及乞錢財並與之問其將來官爵曰熟記取從此改殿中監次大司憲次太子中允次司元太常伯次左相年至六十四言訖辭去曰更不復得來矣後皆如其言

唐宋義倫麟德中爲虢王府典籤暴卒三日方蘇云被追見王王曰君曾殺狗兔鴿今被論君筭合盡然適見君師主云君持金剛經不惟滅罪更合延年我

令放君君能不喫酒肉持念尊經否義倫拜謝曰能又見殿內牀上有一僧年可五六十被衲義倫卽拜禮僧曰吾是汝師故相救可依王語義倫曰諾王令隨使者往看地獄初入一處見大鑊行列其下燃火鑊中煑人痛苦之聲莫不酸惻更入一處鐵牀甚闊人臥其上燒炙焦黑形容不辨西顧有三人枯黑佇立頗似婦人向義倫叩頭云不得食喫已數百年倫答曰我亦自無何可與汝更入一獄向使者云時熱恐家人見歛遂去西南行數十步後呼云無文書恐門司不放出遂得朱書三行字並不識門司果問看字放出乃蘇

唐兵部尚書李岡得暴疾心上煖三日復蘇云見一人引見大將軍蒙令坐索案看云錯追公有頃獄卒擎一盤來中置鐵丸數枚復舁一鐺放庭中鐺下自然火出鐺中銅汁湧沸煑鐵丸赤如火獄卒進盤將軍以讓岡岡懼云飽將軍吞之旣入口舉身洞然又飲銅汁身遂火起俯仰之際吞並盡良久復如故岡乃前問之答云地下更無他饌唯有此物卽吸食之

若或不食須臾即爲猛火所焚苦甚于此唯與寫佛經十部轉金剛經千卷公亦不來吾又離此罔旣復生一依所約深加敬異

唐王陁爲鷹揚府果毅因病遂斷葷肉發心誦金剛經日五遍後染瘴疾見羣鬼來陁即急念經鬼聞便退遙曰王令追汝且止誦經陁即爲歇鬼悉向前陁乃昏迷欲絕須臾又見一鬼來云念經人王令權放六月旣寤遂一心持誦晝夜不息六月雖過鬼亦不來夜聞空中有聲呼曰汝以持經功德當壽九十矣

唐王令望少持金剛經還卭州臨溪路極險阻忽遇猛獸震怖非常急念眞經猛獸熟視曳尾而去流涎滿地曾任安州判司過揚子江夜風暴起阻船數百艘相接盡沒唯令望船獨全後終亳州譙令

唐陳惠妻王氏初未嫁表兄褚敬欲婚王氏父母不許敬詛曰若不嫁我我作鬼必相致後歸于惠惠爲仁壽尉敬陰恚之卒後王夢敬旋覺有娠經十七月不産王氏憂懼乃發心持金剛經晝夜不歇敬永絕交鬼胎亦消從此日持七遍

唐何滉天授初任懷州武德令常持金剛經至河陽水漲橋倒日已夕人爭上船岸遠未達欲沒滉懼且急念經須臾近岸遇懸蘆攀援得出餘溺死八十餘人

唐張元素洛陽人少持金剛經天授初任黃梅宰家有厄難應念而銷年七十遘疾忽有花蓋垂空遂澡浴與家人訣別奄然而卒

唐李丘一好鷹狗畋獵萬歲通天元年任揚州高郵丞忽一日暴死見兩人來追一人自云姓段時同被追者百餘人男皆著枷女即反縛丘一被鏁前驅行可十餘里見大槐樹數十下有馬槽段云五道大神每巡察人間罪福于此歇馬丘一方知身死至王門段指一胥云此人姓焦名策是公本頭遂被領見王曰汝安忍無親好殺他命以爲己樂須臾即見所殺禽獸皆爲人語云乞早處分焦策進云丘一未合死王曰曾作何功德云曾寫造金剛經一卷王即合掌云冥間號金剛經最上功德君能書寫其福不小即令焦策領向經藏令驗至一寶殿衆經充滿丘一試

抽一卷果是所造之經旣廻見王知造有實乃名所殺生類令懇陳謝許造功德丘一依王命願寫金剛經一百卷衆歡喜盡散王曰放去焦策領出城門云盡力如此豈不相報丘一許錢三百千不受云與造經二十部至一坑策推之遂活身在棺中唯聞哭聲已三日矣驚呼人至破棺乃起旬日寫經十卷了焦策來謝致辭而去尋百卷亦畢揚州刺史奏其事敕加丘一五品仍充嘉州招討使

唐于昶天后朝任幷州錄事參軍每至一更後卽喘息流汗二更後愈妻柳氏將名醫工昶密曰自無他苦但晝決曹務夜判冥司事力不任耳每知有災咎卽陰爲備都不形言凡六年後丁母艱持金剛經更不復爲冥吏因極言此功德力令子孫諷轉後爲慶州司馬年八十四將終忽聞異香非代所有謂左右曰有聖人迎我往西方言訖而沒

唐裴宣禮天后朝爲地官侍郎常持金剛經坐事被繫宣禮憂迫唯至心念經枷鏁一日自脫推官親訪之遂得雪免御史任植同禁亦念經獲免

唐吳思元天后朝爲太學博士信釋氏持金剛經日兩遍多有靈應後稍怠日夜一遍思元在京病有巫褚細兒言事如神星下祈禱思元往就見細兒驚曰公有何術鬼見皆走思元私負知是經力倍加精勵日念五遍兒疾醫無效思元至心念經三日而愈思元曾於渭橋見一老人年八十餘著麤縗服問之曰爲所生母也思元怪之答曰母年四十三時有異僧教云汝欲長壽否但念金剛經母卽發心日念兩遍終一百七姨及鄰母誦之並過百歲今遵母業已九十矣

華嚴持驗唐鄧元爽華陰人證聖中有親故暴卒經七日復甦說冥中欲追爽爽懼其人教寫華嚴經寫竟爽母墓側先種蜀葵至冬已瘁忽花發燦然榮茂鄉閭異之聞于朝旌爲孝門又華嚴志云鄒極繕寫華嚴經至半部忽香案前見一比丘鄒問汝何人至此答曰吾乃華嚴侍者感君至誠特來研墨耳鄒方禮謝遂不見寫經之靈應如此

唐聖曆中三藏法師實叉難陀云龜茲國惟習小乘

不知釋迦分化百億現種種身雲有梵僧從天竺持華嚴梵本至其國中小乘師等皆無信受梵僧遂留經而歸小乘諸師乃以經投棄于井既而井中放光赫如火聚其夜諸師觀之疑謂金寶至明使人漉取乃前所棄華嚴經也諸師驚異收歸經藏置中龕內他日忽見此經在藏中最上隔諸師自言此亦我釋迦所說吾見有少異乃收入藏中龕何人輒移此上隔乃更置下龕鎖藏門嚴掌鎖鑰明日開視則仍在上隔矣諸師方悟一乘大教威靈如此追悔信慕華嚴一經遂盛行諸國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五卷目錄

佛經部紀事三

神異典第一百五卷

佛經部紀事三

太平廣記巴南宰韋氏常念金剛經唐光化中至泥溪遇一女挈二子同登山嶺行人叫噪見是赤狸大蟲逡巡與韋分路去韋終不覺是持經之力也

唐崔文簡先天中任坊州司馬囑吐蕃奄至州城同被驅掠鏁械甚嚴至心念經三日鏁忽自開虜疑有奸箠撻具以實對問云汝有何術答云念金剛經復令鏁之念未終又解衆皆嘆異遂送出境

唐姚待梓州人常持金剛經并爲母造一百部忽有鹿馴戲見人不驚犬亦不吠逡巡自去有人宰羊呼待同食食了即死使者引去見一城門上有額遂令入見王王呼何得食肉待云雖則食肉比元持經王稱善曰既能持經何不斷肉遂得生爲母寫經有屠兒李迴奴請一卷焚香供養迴奴死後有人見於冥間枷鎖自脫亦生善道

唐呂文展開元三年任閬中縣丞雅好佛經尤專心持誦金剛經至三萬餘遍靈應奇異年既衰暮三牙并落念經懇請牙生如舊在閬中時屬亢旱刺史劉浚令祈雨僅得一遍遂獲沛然又苦霖潦別駕使祈晴應時便霽前後證驗非一不能偏舉

廣異記唐長安縣死囚入獄後四十餘日誦金剛經不輟口臨決脫枷枷頭放光長數十丈照耀一縣縣令奏聞元宗遂釋其罪

唐開元中有盧氏者寄住滑州晝日閑坐廳事見二黃衫人入門盧問爲誰答曰是里正奉帖追公盧甚愕然問何故相追因求帖觀見封上作衞縣字遂開

文字錯謬不復似人書怪而詰焉吏言奉命相追不知何故俄見馬已備在階下不得已上馬去顧見其屍坐在牀上心甚惡之倉卒之際不知是死又見馬出不由門皆行牆上乃驚愕下泣方知必死恨不得與母妹等別行可數十里至一城城甚壯麗問此何城吏言乃王國卽追君所司入城後吏欲將盧見王經一院過問此何院吏曰是御史大夫院因問院大夫何姓名云姓李名某盧驚喜白吏曰此我表兄令吏通刺須臾便出相見甚喜具言平昔延入坐語大夫謂曰弟之念誦功德甚多良由金剛經是聖教之骨髓乃深不可思議功德者也盧初入院中見數十人皆是衣冠其後大半繫在網中或無衣或露頂盧問此悉何人云是陽地衣冠網中悉緣罪重弟若能爲一說法見之者悉得昇天遂命取高座令盧昇坐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網中人已有出頭者至半之後皆出地上或褒衣大袖或乘車御雲誦經終往生都盡旣入謁見王呼爲法師致敬甚厚王云君大不可思議筭又不盡歎念誦之功尋令向吏送之迴旣

至舍見家人披頭哭泣尸臥地上心甚惻然俄有一婢從庭前入堂吏令隨上階及前魂神忽已入體因此遂活

陳利賓者會稽人弱冠明經擢第善屬詩文釋褐長城尉少誦金剛經每至厄難多獲其助開元中賓自會稽江行之東陽會天久雨江水瀰漫賓與其徒二十餘船同發乘風掛帆須臾天色昧暗風勢益壯至界石賓上水鬬衆流而下波濤衝擊勢不得泊其前輩二十餘舟皆至寶口而敗舟人懼利賓忙遽誦金剛經至潨流所忽有一物狀如赤龍橫出扶舟因得上議者爲誦經之功

唐聖善寺僧道憲俗姓元氏開元中住持於江州大雲寺法侶稱之時刺史元某欲畫觀世音七鋪以憲練行委之勾當憲令畫工持齋潔己諸綵色悉以乳頭香代膠備極清淨元深嘉之事畢往預寧所排造文殊堂排成將還忽然墮水江流湍急同侶求拯無由憲墮水之際便思念觀世音見水底有異光久而視之見所畫七菩薩立在左右謂憲曰爾但念南無

菩薩憲行李如晝猶知在水底懼未免死乃思計云念阿彌陀佛又念阿彌佛其七菩薩並來捧足將至水上衣服無所汚染與排相隨俱行四十餘里憲天寶初滅度今江州大雲寺七菩薩見在兼畫落水事云

建德縣令李惟燕少持金剛經唐天寶末惟燕爲餘姚郡叅軍秩滿北歸過五丈店屬上虞江埭塘破水竭中夜晦瞑四迴無人此路舊多刼盜惟燕舟中有吳綾數百疋懼爲賊所取因持一劍至船前誦經三更後見堤上兩炬火自遠而至惟燕疑是村人衞己火去船百步便却復迴心頗異之愈益厲聲誦經亦竊自思云火之所爲得非金剛經力乎時塘水竭而塘外水滿惟燕便心念塘破當得水助半夕之後忽聞船頭有流水聲驚云塘闊數丈何由得破久之稍覺船浮及明河水已滿對船所一孔大數尺乃知誦金剛經之助云惟燕弟惟玉見任虔州別駕見其兄誦經有功因效之後泛舟出峽水急櫓折船將欲敗乃力念經忽見一櫓隨流而下遂獲濟其族人亦常

誦金剛經遇安祿山之亂伏於荒草賊將至思得一鞋以走俄有物落其背驚視乃新鞋也

唐孫明者鄭州陽武人也世貧賤爲盧氏莊客持金剛經日誦二十遍經二十年自初持經便絕葷血後正念誦次忽見二吏來追明意將是縣吏便隨去行可五六里至一府門門人云王已出巡吏因閉明空室中其室從廣五六十間蓋若陰雲經七日王方至吏引明入府王問汝有何福答云持金剛經已二十年王言此大福也謂左右曰昨得祇洹家牒論明念誦勤懇請延二十載乃知修道不可思議所延二十載以償功也令吏送還舍其家殯明已畢神雖復體家人不之知也會獵者從殯宮過聞號呼之聲報其家人因爾得活矣天寶末明活已六七年甚無恙也金剛持驗

唐乾元年中廣州僧虔慧自幼受持金剛經無間寒暑後與十數人泛海往南安都護府風濤大作舟人覆沒惟虔慧在浪中偶遇蓬蒿一叢以手緊抱隨浪三日夜得至岸解視蒿中則金剛經一卷也虔慧拜持彌進年至百二十歲端坐告終其經本

自出香烟漸成五色雲氣徐徐上昇天界僧衆與太守官僚遠近老幼咸見之

廣異記唐三刀師者俗姓張名伯英乾元中爲壽州健兒性至孝以其父在潁州乃盜官馬往以迎省至淮陰爲守邏者所得刺史崔昭令出城腰斬時屠劊號能行刀再斬初不傷損乃換利刀磬力砍不損如故劊者驚曰我用刀砍至其身則手懦不知何也遽白之昭問所以答曰昔年十五曾絕葷血誦金剛經十餘年自胡亂以來身在軍中不復念誦昨因被不測罪唯至心念經爾昭嘆息舍之遂削髮出家著大鐵鈴乞食修千人齋供一日便辦時人呼爲三刀師謂是起敬菩薩

唐魏恂左庶子尚德之子持金剛經神功初爲監門衞大將軍時京有蔡策者暴亡數日方蘇自云初至冥司怪以追人不得將撻其使者使者云將軍魏恂持金剛經善神擁護追之不得卽別遣使覆追須臾還報並同冥官曰且罷追恂聞尤加精進

唐原州龍興寺因大齋會寺主夏臘既高是爲宿德

坐麗賓頭之下有小僧者自外後至以無坐所唯寺主下曠一位小僧欲坐寺主輒叱之如是數次小僧恐齋失時竟來就坐寺主怒甚倚柱而坐以掌摑之方欲舉手大袖爲柱所壓不得下合掌驚駭小僧慚沮不齋而還房衆議恐是小僧道德所致寺主遂與寺衆同往禮敬小僧惶懼自言初無道行不敢濫受大德禮數逡巡走去因問平生作何行業云二十年唯持金剛經衆皆讚嘆謂是金剛護持之力便於柱所焚香頂禮呪云若是金剛神力當還此衣於是隨手而出也

唐臨安陳哲者家住餘杭精一練行持金剛經廣德初武康草賊朱潭寇餘杭哲富於財將搬移產避之尋而賊至哲謂是官軍問賊今近遠羣賊大怒曰何物老狗敢辱我爭以劒刺之每下一劍則有五色圓光徑五六尺以蔽哲身刺不能中賊驚嘆謂是聖人莫不慚悔捨之而去

續酉陽雜俎張鎰相公先君齊丘酷信釋氏每旦更新衣執經於像前念金剛經十五遍數十年不懈永

泰初爲朔方節度使衙內有小將負罪懼事露乃扇動軍人數百定謀反叛齊丘因衙退於小廳閑行忽有兵數十露刄走入齊丘左右唯奴僕遽奔宅門過小廳數步迴顧又無人疑是鬼物將及門其妻女奴婢復叫呼出門云有兩甲士身出廳屋上時衙隊軍健聞變持兵亂入至小廳前見十餘人仡然庭中垂手張口投兵於地衆遂擒縛五六人瘖不能言餘者具首云欲上廳忽見二甲士長數丈嗔目叱之初如中惡齊丘聞之因斷酒肉張鳳翔卽予門吏盧邁親姨夫遺語予云

劉逸淮在汴時韓弘爲右廂虞候王某爲左廂虞候與弘相善或謂二人取軍情將不利於劉劉大怒俱名詰之弘卽劉之甥因控地碎首大言劉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戰不能自辨劉叱令拉坐杖三十時新造赤棒頭徑數寸固以筋漆拉之不仆數五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無哭聲又謂其懼不敢哭訪其門卒卽云大使無恙弘素與熟遂至臥內問之王云我讀金剛經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言初被坐

時見巨手如簸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韓都無撻痕韓舊不好釋氏由此始與僧往來日自寫十紙乃積記數百軸矣後在中書盛暑有諫官因事謁見韓方洽汗寫經怪問之韓乃具道王某事予職在集仙常侍柳公爲予說

永泰初豐州烽子暮出爲党項縛入西蕃養馬蕃將令穴肩骨貫以皮索以馬數百蹄配之經半歲馬息一倍蕃將賞以羊革數百因轉近牙帳贊普子愛其了事遂令執纛左右有剩肉餘酪與之又居半年因與酪肉悲泣不食贊普問之云有老母頻夜夢見贊普頗仁聞之悵然夜名帳中語云蕃法嚴無放還例我與爾馬有力者兩疋於某道縱爾歸毋言我也烽子得馬極騁俱乏死遂晝潛夜走數日後爲刺傷足倒磧中忽有風吹物窸窣過其前因攬之裹足有頃不復痛試起步走如故經信宿方及豐州界歸家母尚存悲喜曰自失爾我唯念金剛經寢食不廢以祈見爾今果其誓因取經拜之縫斷亡數幅不知其由子因道磧中傷足事母令解足視之所裹瘡物乃數

幅經也其瘡亦愈

廣異記唐王琦太原人也居滎陽自童孺不茹葷血大曆初爲衢州司戶性好善常持誦觀音經自少及長數患重病其於念誦無不差愈念誦之時必有異類譎詭之狀來相觸惱以琦心正不能干初琦年九歲時患病五六日因不能言忽聞門外一人呼名云我來追汝因便隨去行五十里許至一府舍舍中官長大驚云何以誤將此小兒來卽宜遣還旁人云凡名人來不合放去當合作使方可去爾官云有狗合死令琦取狗訴幼小不任獨行官令與使者同去中路使者受一丸與琦狀如毬子令琦擊狗家門狗出乃以擲之狗吞丸立死官云使畢可還後又遇病忽覺四支內有八十二人眉眼口鼻各有所守其在臂脚內者往來攻其血肉每至腕節之間必互相衝擊病悶不可忍琦問汝輩欲殺我耶答云爲君理病何殺之有琦言若理病當致盛饌哺爾鬼等大喜叫肉中翌日爲設食食畢皆去所病亦愈琦先畜一淨刀子長尺餘每念誦卽持之及患天行恆置刀牀頭以

自衛護後疾甚暗中乃力起念觀世音菩薩暗忽如晝見刀刃向上有僧來與琦偶坐問琦此是何刀琦云是殺魔刀僧遂奄滅俄有鐵鎚空中下擊刀累擊二百餘下鎚悉破碎而刀不損又見大鐵鍱水罐可受二百餘石覆向下有二大人執杵旁問琦君識此否琦答云不識人云此鐵鍱獄也琦云正要此獄禁魔鬼言畢並滅又見牀舁珍饌可百牀從門而出又見數百人皆炫服列在宅中因見其亾父手持一刀怒云無屋處汝其人一時潰散頃之疾愈乾元中在江陵又疾篤復至心念觀音經遙見數百鬼乘船而至遠來饑餓就琦求食遂令家人造食施於庭中羣鬼列坐琦口中有二鬼躍出就坐食訖初云未了琦云非要衣耶鬼言正爾乃令家人造紙衣數十對又爲緋綠等衫庭中焚之鬼著而散疾亦尋愈永泰中又病篤乃於燈下澄心誦多心經忽有一聲如鳥飛從坐處肉中寢淫向上因爾口呿不得合心念此必有魔相惱乃益澄定須臾如故復見牀前死屍膖脹有虵大如甕兼諸鬼多是先識死人擾亂爍已琦閉

目至心誦經二十四遍寂然而滅至三十九遍懈而獲寐翌日復愈又其妻李氏曾遇疫癘琦燈下至心爲誦多心經得四五句忽見燈下有三人頭中間一頭是李氏近死之婢便聞李氏口中作噫聲因自扶坐李瞪目不能言但以手指東西及上下狀如見物琦令奴以長刀隨李所指斬之久乃寤云王三郎耶蓋以第呼琦琦問所指云何李云見窻中一人鼻長數尺復見牀前二物狀如駱駝又見屋上悉張朱簾幕皆被奴刀砍獲斷破一時消散琦却誦經四十九遍李氏尋愈

金剛持驗唐大曆中夔州推司楊旬常持金剛經正直積善子年二十三將應試忽夜夢金剛神曰汝子改名楊椿中第六名次年赴省試又夢試題行王道而王中九十六名殿試出又夢云汝子策不中主文意置第三甲吾於御榻上換第一名矣此汝生平來念經積德之報也

報應記唐崔寧大曆初鎮西蜀時會楊林反健兒張國英與戰射中腹鏃沒不出醫曰一夕必死家人將

備葬具與同伍泣別國英常持金剛經至夜夢胡僧與一丸藥至旦瀉箭鏃出瘡便合瘥

續酉陽雜俎大曆中太原偷馬賊誣一王孝廉同情拷掠旬日苦極强服吏疑其寃未即具獄其人惟念金剛經其聲哀切晝夜不息忽一日有竹兩節墜獄中轉至於前他囚爭取之獄卒意藏刃破視內有字兩行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書蹟甚工賊首悲悔具呈以匿嫌誣之（匿一日舊）

梁崇義在襄州未沮兵時有小將孫咸暴卒信宿却蘇夢至一處如王者所居儀衞甚嚴有吏引與一僧對事僧法號懷秀亡已經年在生極犯戒及入冥無善可錄乃紿云我常囑孫咸寫法華經故咸被追對咸初不省僧故執之經時不決忽見沙門曰地藏尊者語云弟子若招承亦自獲祐咸乃依言因得無事又說對勘時見一戎王衞者數百自外來冥王降階齊級升殿坐未久乃大風捲去又見一人被拷覆罪福此人常持金剛經又好食肉左邊有經數千軸右邊積肉成山以肉多將入重輪俄經堆中有火一星

飛向肉山頃刻消盡此人遂履空而去咸問地藏向來外國王風吹何處地藏云彼王當入無間向來風卽業風也因引咸看地獄及門烟焰熻赫聲若風雷懼不敢視臨回鑊湯跳沫滴落左股痛入心髓地藏乃令一吏送歸不許漏洩冥事及回如夢妻兒環泣已一日矣遂破家寫經因請出家夢中所滴處成瘡終身不差

金剛持驗唐徐玘家巨富充浙西府吏每夜五更誦金剛經三卷方入公門有賊百人劫其家縛玘箭射玘云金剛不壞身今如之何須臾見佛現空中發箭百無一中賊驚問知其爲誦經之感遂釋之衆賊皆棄兵改行

唐大曆十一年衞州別駕周伯玉日持念金剛經公私不易其心一日忽見梵僧來問曰是何尊者答曰吾是般若會上須菩提也汝誦經數年惜未斷肉若果至心求佛非長齋不可伯玉自此蔬食誦經後預事前知至九十坐化

唐房翥生平崇信覺王每日念佛持金剛經一日暴

死至冥司主者謂曰據案簿君有般若功且曾勸一老人念佛已生淨土君承此福力亦合往生翁曰余發願誦金剛萬卷今尚未完俟畢願往生可也主云誦經滿願固爲好事不如早生淨土爲佳知其志決遣吏送還

報應記唐李廷光爲德州司馬敬佛不茹葷血常持金剛經每念時卽有圓光在前用心苦至則光漸大少懷懈惰則光漸小暗因此砥礪轉加精進

唐陸康成嘗任京兆府法曹掾不避强禦公退忽見亡故吏抱案數百紙請押問曰公已去世何得來曰此幽府文簿康成視之但有人姓名略無他事吏曰皆來年兵刃死者問曰得無我乎有則檢示吏曰有因大駭曰君既舊吏得無情耶曰故我來啓明公耳唯金剛經可脫乃遂讀金剛經日數十遍明年朱泚果反署爲御史康成叱泚曰賊臣敢干國士泚震怒命數百騎環而射之康成默念金剛經矢無傷者泚曰儒以忠信爲甲胄信矣乃舍去康成遂入隱於終南山竟不復任

唐薛嚴忠州司馬蔬食長齋日念金剛經三十遍至七十二將終見幢蓋音樂來迎其妻崔氏即御史安儼之姑也屬纊次見嚴隨幢蓋冉冉昇天而去呼之不顧一家皆聞有異香之氣

任自信嘉州人唐貞元十五年曾往湖南常持金剛經潔白無點於洞庭湖中有異物如雲冒舟上俄頃而散舟中遂失自信不知所在久之凌波而去至龍宮謁龍王四五人命昇殿念金剛經與珠寶數十事二僧相送出宮一僧憑附少信至衡岳觀音堂紹眞師付之云是汝和尚送來令轉金剛經至南岳訪僧果見云和尚滅度已五六年矣

續酉陽雜俎貞元十七年先君自荊入蜀應韋南康辟命泊韋之暮年爲賊闢讒構遂攝尉靈池縣韋尋薨賊闢知留後先君舊與闢不合聞之連夜離縣至城東門闢尋有帖不令諸縣官離縣其夕陰風及返出郭二里見火兩炬夾道百步爲導初意縣吏迎候且怪其不前高下遠近不差欲及縣郭方滅及問縣吏尚未知府帖也時先君念金剛經已五六年數無

虛日信乎至誠必感有感必應向之導火乃經所著迹也後闢逆節潛謠詐以袁公滋爲節度使成式再從叔少從軍知左營事懼及禍與監軍定計以蠟丸帛書通謀于袁事旋發悉爲魚肉賊謂先君知其謀於一時先君念經夜久不覺困寐門戶悉閉忽覺聞開戶而入言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案嚗然有聲驚起之際言猶在耳顧視左右吏僕皆睡俾燭樺四索初無所見向之關扃已開闢矣先君受持此經十餘萬遍徵應事孔著成式近觀晉宋已來時人咸著傳記彰明其事又先命受持講解有唐已來金剛經靈驗記三卷成式當奉先命受持講解太和二年於揚州僧栖簡處聽平消御注一遍六年於荊州僧靖奢處聽大雲疏一遍開成元年於上都懷楚法師處聽青龍疏一遍復日念書寫猶希傳照罔極盡形流通摭拾遺逸以備闕佛事號金剛經鳩異

貞元中荊州天崇寺僧智燈常持金剛經遇疾死弟子啓手足猶熱不卽入木經七日却活云初見冥中若王者以念經故合掌降階因問訊言更容上人十

年在世勉出生死又問人間衆僧中後食薏苡仁及藥食此大違本教燈報云律中有開遮條如何云此後人加之非佛意也今荊州僧衆中後無飲藥者

公安潺陵林百姓王從貴妹未嫁嘗持金剛經貞元中忽暴疾卒埋已三日其家復墓聞墓中呻吟遂發視之果有氣輿歸數日能言云初至冥間冥吏以持經功德放還王從貴能治木常於公安靈化寺起造其寺禪師曙中常見從貴說

韋南康鎭蜀時有左營伍伯於西山行營與同火卒學念金剛經性頑初一日纔得題目其夜堡外拾薪爲番騎縛去行百餘里乃止天未明遂踣之於地以髮繫橛覆以駞毯寢其上此人惟念經題忽見金一鋌放光止於前試舉首動身所縛悉脫遂潛起逐金鋌走計行未得十餘里遲明不覺已至家家在府東市妻兒初疑其鬼具陳來由到家五六日行營將方申其逃初韋不信以逃日與至家日不差姑免之

報應記宋衎江淮人應明經舉元和初至河陰縣因疾病廢業爲鹽鐵院書手月錢兩千娶妻安居不議

他業年餘有爲米綱過三門者因不識字請術同去通管簿書月給錢八千文術謂妻曰今數月不得八千苟一月而致極爲利也妻楊氏甚賢勸不令往曰三門舟路頗爲險惡身或驚危利亦何救術不納遂去至其所果遇暴風所擊彼羣船盡沒唯術入水把得粟藁一束漸漂近岸浮藁以出乃活餘數十人皆不救因抱藁以謝曰我之微命爾所賜也誓存沒不相捨遂抱藁疾行數里有孤姥鬻茶之所茅舍兩間遂詣宿焉具以事白姥憫之乃爲設粥及明旦於屋南曝衣解其藁以曬於藁中得一竹筒開之乃金剛經也尋以訊姥且不知其詳姥曰是汝妻自汝來後蓬頭禮念寫經誠切故能救汝術感泣請歸姥指東南一徑曰但尋此去校二百里可以後日到家也與米二升拜謝遂發果二日達河陰見妻媿謝楊媛驚問曰何以知之盡述根本楊氏疑之術乃出經楊媛涕泣拜禮頂戴術曰用何以爲記曰寫時執筆者悞羅漢字空維上無四遂詣護國寺禪和尚處請添和尚年老眼昏筆點過濃字皆昏黑但十日來不知其

所在驗之果如其說術更嗚咽拜其妻每日焚香禮經於淨室乃謂楊媛曰河濱之姥不可忘也遣使封茶及絹與之使至其居茅舍及人皆不見詰於牧豎曰比水漲無涯際何有人鬻茶復云路亦並無乃神化也數歲相國鄭公絪爲東都留守乃名術及楊媛往問其本末并令將經來與其男武職食月給五千因求其經至今爲鄭氏所尊奉故岳州刺史丞相弘農公因覩其事遂叙之名曰楊媛徵驗

續酉陽雜俎元和初漢州孔目典陳昭因患見一人著黃衣至牀前云趙判官喚爾昭問所因云至自冥間劉闢與竇懸對事要君爲證昭即留坐逡巡又有一人手持一物如毬胞前吏怪其遲答之曰緣此候屠行開因笑謂昭曰君勿懼取生人氣須得猪胞君可東面側臥昭依其言不覺已隨二吏行路甚平可十餘里至一城大如府城甲士守門焉及入見一人怒容可駭即趙判官也語云劉闢收東川竇懸捕牛四十七頭送梓州稱准闢判殺闢又云先無牒君爲孔目典合知事實未及對隔壁聞竇懸呼陳昭好在

及問妻子兄弟存亡昭卽欲衆見冥吏云竇使君形容極惡不欲相見昭乃具說殺牛實奉劉尚書委曲非牒也紙是麻面見在漢州某司房架卽令吏領昭至漢州取之門館扃鎻乃于節竅中出入委曲至闕乃無言趙語昭爾自有一過知否竇懸所殺牛爾取一牛頭昭未及對趙曰此不同人間不可抵假須臾見一卒挈牛頭而至昭卽恐懼求救趙令檢格合決一百考五十日因謂昭曰爾有何功德昭卽自陳曾設若干齋畫佛像趙云此來生緣耳昭又言曾于表兄家轉金剛經趙曰可合掌請昭依言有頃見黃幞箱經自天而下住昭前昭取視卽表兄所借本也有燒處尚在又令合掌其經卽滅趙曰此足以免便放廻復令昭往一司曰生祿檢其修短吏報云昭本名釗是金傍刀至某年改爲昭更得十八年昭聞惆悵趙笑曰十八年大得作樂事何不悅乎乃令吏送昭至半道見一馬當路吏云此爾本屬可乘此卽騎乃活死已一日半矣

報應記王偁家於晉州性頑鄙唐元和四年其家疾

疫亡者十八九唯偁偶免方疾食狗肉目遂盲不知醫藥唯禱鬼神數年無報忽有一異僧請飯謂曰吾師之文有金剛經能排衆苦報應神速居士能受之乎偁稱愚又無目固不可記僧勸寫之偁從其言得七卷請僧誦之數日夢前僧持刀抉其目乃驚寤覺有所見久而遍明數月如舊偁終身轉經不替

李元一唐元和五年任饒州司馬有女居別院中宵忽見神人驚悸而卒顏色不改其夫嚴訥自秦來至蒼湖恍惚見其妻行水上而至訥驚問之妻泣曰某已亡矣今鬼也訥駭異之曰近此爲浦村有嚴夫子教衆學彼有異術公往懇請哀救某庶得復生矣訥後果見嚴夫子拜謁泣訴盡啓根本嚴初甚怒郎君風疾何乃見凌訥又拜悲泣久乃方許曰殺夫人者王將軍也葬在此堂內西北柱下可爲寫金剛經令僧轉讀於其所祠焉小娘子必當還也訥拜謝疾往郡城明日到具白元一寫經速令讀之七遍女乃開目久之能言媿謝其夫曰茲堂某柱下有王將軍枯骨抱一短劒爲改葬之劒請使畱以報公德發之果

驗遂改瘞畱其劍元一因寫經數百卷以施冥寞

魚萬盈京兆市井粗猛之人唐元和七年其所居宅有大毒蛇其家見者皆驚怖萬盈怒一旦持巨棒伺其出擊殺之烹炙以食因得疾臟腑痛楚遂卒心尚微煖七日後蘇云初見冥使三四人追去行暗中十餘里見一人獨行其光繞身四照數尺口念經隨走就其光問姓氏云我姓趙名某常念金剛經者汝但莫離我使者不敢進漸失所在久之至其家萬盈拜謝曰向不遇至人定不回矣其人授以金剛經念得遂還及再生持本重念更無遺缺所疾亦失因斷酒肉不復殺害日念經五十遍

唐强伯達元和九年家于房州世傳惡疾子孫少小便患風癩之病二百年矣伯達纔冠便患囑於父兄疾必不起慮貽後患請送山中父兄裹糧送之巖下泣涕而去絕食無幾忽有僧過傷之曰汝可念金剛經內四句偈或脫斯苦伯達既念數日不絕方晝有虎來伯達懼甚但瞑目至誠念偈虎乃遍舐其瘡唯覺涼冷如傅上藥了無他苦良久自看其瘡悉已乾

合明旦僧復至伯達具說僧卽于山邊拾青草一握以授曰可以洗瘡但歸家煎此以浴乃嗚咽拜謝僧撫背而別及到家父母大驚異因啓本末浴訖身體鮮白都無瘡疾從此相傳之疾遂止念偈終身

金剛持驗唐憲宗元和八年三月河南節度使吳少陽出巡各郡舟行間遠視一驛夫足不蹈地問其名姓對曰小人仝信爲公差捉充驛夫問何生理答曰夫婦賣酒腐營生素食三十餘年每日持誦金剛經三卷得閒念佛又曰汝所念金剛經肯賣否信曰可吳曰每月計銀一兩三十餘年共與汝三百六十兩何如卽取銀與信吳再視之信登岸足著地矣至九年閏月十五日吳病被拘執忽天降一金剛神叱鬼曰此人買有般若經功不得繩縛旣數終任散行可也鬼吏跪曰諾吳醒告妻子曰我生不持齋罪業甚大舊年途次買仝信經力減罪一半爾等亟宜奉持金剛經莫到臨終時悔是遲也更囑以延僧虔誦救我冥中之苦言訖而終

報應記康仲戚元和十一年往海東數歲不歸其母

惟一子日久憶念有僧乞食母具語之僧曰但持金剛經兒疾回矣母不識字令寫得經乃鑿屋柱以藏之加漆其上晨暮敬禮一夕雷霆大震拔此柱去月餘兒果還以錦囊盛巨木以至家入拜跪母母問之仲戚曰海中遇風舟破墜水忽有雷震投此木於波上某因就浮之得至岸某命是其所與敢不尊敬母驚曰必我藏經之柱卽破柱得經母子常同誦念

吳可久越人唐元和十五年居長安奉摩尼教妻王氏亦從之歲餘妻暴亡經三載見夢其夫曰某坐邪見爲蛇在皇子陂浮圖下明旦當死願爲請僧就彼轉金剛經冀免他苦夢中不信叱之妻怒唾其面驚覺面腫痛不可忍妻復夢於夫之兄曰園中取龍舌草搗敷立愈兄寤走取授其弟尋愈詰旦兄弟同往請僧轉金剛經俄有大蛇從塔中出舉首徧視經終而斃可久歸佛常持此經

唐邢行立陝州人不識字長慶初常持金剛經一卷隨身到處焚香拜禮忽驅貨出同州遇十餘賊行立棄貨而逃不五六十斤賊舉之竟不能動相視驚異

追行立問之對曰中有金剛經恐是神力賊發囊果有經焉却與錢百千請經去誓不作賊受持終身

續酉陽雜俎荊州法性寺僧惟恭三十餘年念金剛經日五十遍不拘僧儀好酒多是非爲衆僧所惡後遇疾且死同寺有僧靈歸其迹類惟恭爲一寺二害因他故出去寺一里逢五六人年少甚都衣服鮮潔各執樂器如龜茲部問靈歸惟恭上人何在靈歸卽語其處疑寺中有供也及晚回入寺聞鐘聲惟恭已死因說向來所見其日合寺聞絲竹聲竟無樂人入寺當時名僧云惟恭蓋承經之力生不動國亦以其跡勉靈歸也靈歸感悟折節緇門

董進朝元和中入軍初在軍時宿直城東樓上一夕月明忽見四人著黃從東來聚立城下說己姓名狀若追捕因相語曰董進朝常持金剛經以一分功德祝庇冥司我輩久蒙其惠如何殺之須枉命相代若此人他去我等無所賴矣其一人云董進朝對門有一人同姓同年壽限相埒可以代矣因忽不見進朝驚異之及明已聞對門復魂聲問其故死者父母云

子昨宵暴卒進朝感泣說之因爲殯葬供養其父母焉後出家法號惠通住興元唐安寺

元和中嚴司空綬在江陵時涔陽鎮將王沔常持金剛經因使歸州勘事迴至吒灘船破五人同溺沔初入水若有人授竹一竿隨波出沒至下牢鎮著岸不死視手中物乃受持金剛經也吒灘至下牢三百餘里

報應記勾龍義開州里人唐長慶中於郪縣傭力自給常以邑人有疾往省之見寫金剛經龍義無故毀棄而止絕之歸即暗啞醫不能愈頑嚚無識亦竟不悔僅五六年忽聞鄰人有念是經者惕然自責曰我前謗眞經得此啞病今若悔謝終身敬奉却能言否自後每聞念經即倚壁專心而聽之月餘疑如念得數日偶行入寺逢一僧禮之僧問何事遂指口中啞僧遂以刀割舌下便能語因與念經乃寫經畫須菩提像終身禮拜

續酉陽雜俎長慶中荊州公安僧會宗姓蔡常中蠱得病骨立乃發願念金剛經以待盡至五十遍晝夢

有人令開口喉中引出髮十餘莖夜又夢吐大蟥長一尺餘因此遂愈荊山僧行堅見其事

江陵開元寺般若院僧法正每日持金剛經七遍長慶初得病卒至冥司見若王者問師生平作何功德答曰常念金剛經乃揖上殿令登繡坐念經七遍侍衞悉合掌階下拷掠論對皆停息而聽念畢後遣一吏引還王下堦送曰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間勿廢讀誦因隨吏行數十里至一大坑吏因臨坑自後推之若隕空焉死已七日惟面不冷法正今尚在年八十餘荊州僧常靖親見其事

石首縣有沙彌道蔭常持念金剛經寶曆初因他出夜歸中路忽遇虎吼擲而前沙彌知不免乃閉目而坐但默念經心期救護虎遂伏草守之及曙村人來往虎乃去視其蹲處涎流於地

元和三年賊李同捷阻兵滄景州帝命劉祐統齊德軍討之初圍德州城城堅不拔翼日又攻之自卯至未十傷八九竟不能拔時有齊州衙內八將官健兒王忠幹博野人常念金剛經積二十餘年日數不闕

其日忠幹上飛梯將及堞身中箭如蝟爲櫑木擊落同火卒拽出羊馬城外置之水濠裏岸祐以暮夜命抽軍其時城下矢落如雨同火人忽忙忘取忠幹屍忠幹既死夢至荒野遇大河欲渡無因仰天大哭忽聞人語聲忠幹見一人長丈餘疑其神人因求指營路其人曰爾莫怕我令爾得渡此河忠幹拜之頭低未舉神人把腰擲之空中久方著地忽如夢覺聞賊城上交二更初不記過水亦不知瘡撞手抹面血塗眉睫方知傷損乃舉身强行百餘步却倒復見向人持刀叱曰起起忠幹驚懼遂走一里餘坐歇方聞本軍喝號聲遂及本營訪同火卒方知身死在水濠裏卽夢中所過河也忠幹現在齊德軍

何軫鬻販爲業妻劉氏少斷酒肉常持金剛經先焚香像前願年止四十五臨終心不亂先知死日至太和四年冬四十五矣悉捨資妝供僧將入歲暮遍別親故何軫以爲病魅不信至歲除日請僧受八關沐浴易衣獨處一室趺坐高聲念經及辯色悄然兒女排室入看之已卒頂熱灼手軫以僧禮葬塔在荊州

北郭

蜀左營卒王殷常念金剛經不茹葷飲酒爲賞設庫子前後爲人誤累合死者數四皆非意得免至太和四年郭釗司空鎮蜀郭性嚴急小不如意皆死王殷因呈錦纈郭嫌其惡弱令袒背將斃之郭有番狗隨郭臥起非使宅人逢之輒噬忽吠數聲立抱王殷背驅逐不去郭異之怒遂解

郭司空離蜀之年有百姓趙安常念金剛經因行野外見衣一襆遺墓側安以無主遂持還至家言於妻子鄰人即告趙盜物捕送縣曹怒其不承認以大關挾脛折三段後令杖脊杖下輒折吏意其有他術問之唯念金剛經及申郭郭亦異之判放及歸其妻云某日聞君經函中震裂數聲懼不敢發安乃馳視之帶斷軸折紙盡破裂安今現在

太和五年漢州什邡縣百姓王翰常在市日逐小利忽暴卒經三日却活云冥中有十六人同被追十五人散配他處翰獨至一司見一青衫少年稱是己姪爲冥官廳子遂引見推典又云是己兄貌皆不相類

其兄語云有冤牛一頭訴爾燒畬枉燒殺之爾又曾賣竹與殺狗人作箜篌殺狗兩頭狗亦訴爾今名未繫死籍猶可以免爲作何功德翰欲設齋及寫法華經金光明經皆曰不可乃請曰持金剛經日七遍與之其兄喜曰足矣及活遂捨業出家今在什邡縣

太和七年冬給事中李公石爲太原行軍司馬孔目官高涉因宿使院至鼕鼕鼓起時詣鄰房忽遇一人長六尺餘呼曰行軍喚爾涉遂行行稍遲其人自後拓之不覺向北約行數十里至野外漸入一谷底後上一山至頂四望邑屋盡在眼下至一曹司所追者呼云追高涉到其中人多衣朱綠當案者似崔行信郎中判云付司對復引出至一處數百人露坐與猪羊雜處領至一人前乃涉妹壻杜則也逆謂涉曰君初得書手時作新人局遣某買羊四口記得否今被相責備嘗苦毒涉遽云爾時祗使市肉非羊也則遂無言因見羊人立齧則逡巡被領他去倏忽又見一處露架方梁梁上釘大鐵環有數百人皆持刀以繩繫人頭牽入環中刳剔之涉懼走出但念金剛經倏

忽逢舊相識楊演云李尚書時杖殺賊李英道爲刦賊事已於諸處受生三十年今却訴前事君常記得無涉辭以年幼不省又遇舊典設怡先與涉爲義兄弟逢涉云先念金剛經莫廢忘否向來所見未是極苦處勉樹善業今得還乃經之力因送至家如夢死已經宿向所拓處數日青腫

興元城固縣有韋氏女兩歲能語自然識字好讀佛經至五歲一縣所有經悉讀遍至八歲忽清晨薰衣靚妝默存牖下父母訝移時不出視之已脫衣而失竟不知何之荊州處士許卑得於韋氏鄰人張弘郢

宣室志甯勉者雲中人年少有勇氣善騎射能以力格猛獸不用兵仗北都守健其勇署爲衙將後以兵四千軍於飛狐城時薊門帥驕悍棄天子法反書聞闕下唐文宗皇帝詔北都守攻其南詔未至而薊門兵夜伐飛狐鉦鼓震地飛狐人洶然不自安謂甯勉曰薊兵豪健不可敵今且至矣其勢甚急願空其邑以遁去不然旦暮拔吾城吾不忍父子兄弟盡血賊刃下悔寧可及雖天子神武安能雪我冤乎幸孰計

之勉自度兵少固不能折薊師之鋒將聽邑人語慮得罪于天子欲堅壁自守又慮一邑之人悉屠於賊手憂既甚而策未決忽有諜者告曰賊盡潰矣有棄甲在城下願取之勉卽登城垣望時月明朗見賊兵馳走顛躓者不可數若有大兵擊其後勉大喜開邑門縱兵逐之生擒數十人得遺甲甚多先是勉好浮屠氏常閱佛書金剛經既敗薊師擒其虜以訊焉虜曰向夕望見城上有巨人數四長二丈餘雄俊可懼怒目呿吻袒裼執劍薊人見之慘然汗慄卽走避又安有鬭心乎勉悟巨人卽金剛也益自奇之勉官御史中丞後爲淸塞副使

報應記倪勤梓州人唐太和五年以武略稱因典涪州興教倉素持金剛經倉有廳事面江甚爲勝槩乃設佛像而誦經其中六月九日江水大漲惟不至此廳下勤讀誦益勵洎水退周視數里室屋盡溺惟此廳略不沾漬倉亦無傷人皆禮敬

貴耳集眞定大曆寺有藏殿雖小而精巧藏經皆唐宮人所書經尾題名氏極可觀佛龕上有一匣開鑰

有古錦儼然有開元賜藏經敕書及會昌以前賜免拆殿敕書有塗金匣藏心經一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曰善女人楊氏爲大唐皇帝李三郎書寺僧珍寶之

北夢瑣言唐咸通中西川僧法進刺血寫經聚衆教化寺司申報高燕公判云斷臂既是凶人刺血必非善事貝多葉上不許塵埃流俗身中豈堪腥膩宜令出境無得惑人與一繩遞出東界所司不喻繩絞賜一千錢遂出東郭幸而誤免後卒于荊州玉泉寺

冥祥記僧義孚青社人解琴寓于江陵龍興寺行止詭譎府主優容之俾齋錢帛詣西川寫藏經或有人偷竊社戸所造藏經出貨義孚以廉價贖之其羨財遂爲所有一旦發覺賣經者斃於枯木下此僧雖免罪未久得疾兩唇反引有似驢口其熱痛不可忍也人皆畏見苦楚備極而死同寺有數輩販鬻經像懼而捨財修功德以爲鑒戒

報應記唐元初九江人販薪於市年七十常持金剛經晩歸江北中流風浪大起同涉者俱沒惟初浮於

水上卽漂南岸羣舟泊者悉是大商見初背上光高數尺意其貴人旣得活爭以衣服遺之及更名以與飯語漸熟乃知村叟因詰光所自云某讀金剛經五十年矣在背者經也前後厄難無不獲免知是金剛經之力也

乾符中兖州節度使崔尚書法令嚴峻常有一軍將衙參不到崔大怒令就衙門處斬其軍將就戮後顏色不變衆咸懼之是夜三更歸家妻子驚駭謂是鬼物軍將曰初遭決斬時一如醉睡無諸痛苦中夜覺身倒街中因爾還家妻子罔知其由明旦入謝崔驚曰爾有何幻術能致軍將云素無幻術自少讀金剛經日三遍昨日誦經所以過期崔問記得斬時否云初領到戟門外便如沉醉都不記斬時崔又問所讀經何在云在家鏁函子內及取到鏁如故毀鏁見經已爲兩段崔大驚自悔慰安軍將仍賜衣一襲命寫金剛經一百卷供養今兖州延壽寺門外蓋軍將衙門就法井斬斷經之像至今尚存

唐內臣姓楊忘其名復恭之弟也陷秦宗權鹿晏洪

劉巨容賊內二十餘年但念金剛經雖在城中未嘗廢會宗權男爲襄陽節度使楊爲監軍使楊因人心危懼遂誘麾下將趙德言攻殺宗權男發表舉德言爲節度使由是軍府稍定民復舊業楊于課誦之功益加精勵嘗就牙門外柳樹下焚香課誦之次歘有金字金剛經一卷自空中飛下楊拜捧而立震駭心目得非信受精虔獲此善報也故陷于賊黨二十年間終能梟巨盜立殊勳克保福祿者蓋佛之靈祐也

唐宋汶牧黃州日秦宗權阻命作亂將欲大掠四境蔡州有念金剛經行者郡人咸敬之宗權差爲細作令入黃州探事行者至黃州未逾旬爲人告敗宋汶大怒令於軍門集衆决殺忽報有加官使到將校等上言方聞喜慶不欲遽行殺戮由是但令禁錮逾月使臣不到又命行刑出狴牢次報使入境復且停止使已發引出就刑值大將入衙見之遽白於宋曰黃州士馬精强城壘嚴峻何懼姦賊窺覘細作本非惡黨受制於人將軍曲貸性命足示寬恕汶然之命髡髮負鉗緣化財物造開元新寺寺宇將就之一夜汶

夢八金剛告曰負鉗僧苦行如此締構既終盍釋其鉗以旌善類汝覺大異之遂令釋鉗待以殊禮自後一州悉呼爲金剛和尚

唐有一富商恆誦金剛經每以經卷自隨嘗貫販外國夕宿於海島衆商利其財共殺之盛以大籠加巨石并經沉於海平明衆商船發而夜來所泊之島乃是僧院其院僧每夕則聞人念金剛經聲深在海底僧大異之因命善泅者沉於水訪之見一老人在籠中讀經乃牽挽而上僧問其故云被殺沉于海不知是籠中忽覺身處宮殿常有人送飲食安樂自在也衆僧聞之普加讚詠盡誦金剛經之靈驗遂投僧削髮出家於島院

觀音持驗唐衡陽一士人年高無子祈嗣無所不至忽遇老僧持白衣觀音經授之曰佛說此經有能受持隨心所願獲福無量若欲求子即生智慧之男有白衣重包之異於是夫婦竭誠誦滿一藏數年遂生三子果有白衣重包衡陽太守親覩其事重爲刊施亦以祈嗣不逾年生一子

華嚴持驗唐崇福寺僧慧祐戒行精苦事儼和尚專業華嚴每清晨良宵焚香虔誦如來出現品忽見十餘菩薩從地湧出現金色身皆放光明坐蓮花座合掌聽誦經訖乃隱

唐釋道英蒲州陳氏年十八二親爲之娶五載同居誓不相犯後從幷州炬法師聽華嚴經便落髮入太行山柏梯寺修行止觀嘗因亢旱講華嚴經以祈甘澤有二老翁各二童子侍時來聽講英異而問之答云弟子並是海神愛此經故來聽受師曰今爲檀越講經請下微雨翁勅二童童卽從腮孔中出須臾大雨霶霈遠近咸賴焉二翁拜謝倏然而滅

唐釋誠慧臺丘李氏子其親禱五臺山而生旣長辭親詣五臺眞容院從法順和尚披剃嘗誦華嚴於李牛谷草木爲食每誦經時有五七儒服者坐聽數持异華鮮果以獻師怪問之答曰某山神也蒙師法力無以爲報願充執侍師不樂遂捨其處

法華持驗唐衡州釋楚雲生唐末出家衡嶽嘗刺血寫蓮花經一部長七寸廣四寸而厚半之作栴檀篋

藏於福嚴三生藏又刻八字於其上曰若開此經誓同慈氏皇祐間有貴人遊山見之疑爲妄使人鉗發之有血如綫出焉須臾風雷震山谷煙雲入屋相捉不相見彌日不止貴人大驚投誠懺悔宋筠溪石門寺僧覺範嘗經遊往頂戴之細看血綫依然同時禪月師貫休有詩贈之曰剔皮刺血誠何苦爲寫靈山九會文十指瀝乾終七軸後來求法更無君

唐岑文本字景仁棘陽人少信佛誦法華普門品嘗乘舟往吳江中流舟覆人俱溺死文本亦沒水中俄聞有人云能誦法華得不死如是者三遂浮水面須臾抵岸

唐黃門侍郎王淹生性魯鈍法華一部久方通誦後病逝見夢於弟新安太守固云予以誦經故得生西方然因魯鈍尚在鐵葉蓮花胎內告汝等知勤心經典勿懈怠也言已而別

唐京師人潘果年弱冠任富平縣都水小吏及歸家與少年數人遊野外見一羊食草果與數人捉之歸羊中路鳴喚果懼主聞拔其舌殺食之後一年果舌

漸消縮陳牒解吏職縣令鄭餘慶疑其詐使開口驗之見舌根僅如豆許不盡問其故取紙書以答之縣令敎寫法華經爲羊追福果如言發心書寫齋戒不怠後一年舌漸得生平復如故又詣官陳牒縣令用爲里正

北夢瑣言蜀路白衛嶺多虎豹噬人有選人京兆韋忘其名唐光化中調授巴南宰常念金剛經赴任至泥溪遇一女人著緋衣挈二子偕行同登此山前路嶺頭行人相駐叫噪見此女人乃赤狸大虫也逡巡與韋分路而去韋終不覺蓋持經之力也

成都府廣都縣人陳微自少年嘗誦金剛經與胥姓馬者有隙一日事故亡匿馬生揚言欲追捕之陳乃礪一匕首行坐相隨儻遇馬生必能刺之誓不受其執錄或一日行於村路蓊蔚間馬胥伏而掩之陳抽刀一揮馬生仰倒由是獲脫至前方悟手之所揮乃刀鞘及歸所匿處刀刃宛在本不偕行馬胥亦無所傷何其異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六卷目錄

佛經部紀事四
佛經部雜錄
佛經部外編

神異典第一百六卷

佛經部紀事四

宋史顧忻傳忻母老目不能覩物忻日夜號泣祈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燭下能縫紝九十餘無疾而終

默記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庭出經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且自書於後云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舍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

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大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金陵寺守王君玉所得君玉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甯鳳子儀家喬氏書在經後字整潔而詞甚愴惋

華嚴持驗宋眉州中巖華嚴祖覺禪師幼過目成誦著書排釋氏忽見惡境悔過出家依慧目能禪師未幾疽發膝上五年醫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旦卽捨杖安步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于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府帥請講于千部堂詞旨弘放衆咸歎服

宋圓淨法師名省常錢塘顏氏十七歲出家受具戒行謹嚴習天台止觀法門淳化中住錫昭慶慕廬山之風結社西湖以華嚴淨行品乃成聖之宗要自刺指血和墨書之每書一字三拜三圍繞三稱佛名又刊板印施千卷易蓮社爲淨行社預會者皆稱淨行弟子王文正公旦及相國向公敏中爲社首一時士

大夫百二十人比丘千人焉翰林蘇易簡作淨行品序

湘山野錄眞宗嘗以御製釋典文字法音集三十卷天禧中詔學僧二十一人於傳法院箋註楊大年充提舉註釋院事製中有六種震動之語一僧探而箋之暗碎繁剩將三百字大年都抹去自下二句止八字曰地體本靜動必有變其簡當如此

退朝錄翻譯新經始以光祿卿湯公悅兵部員外郎張公洎潤色之後趙文定楊文公晁文莊李尚書維皆爲譯經潤文官天禧中宰相丁晉公始爲使天聖三年又以宰相王冀公爲使自後元宰繼領之然降麻不入銜又以參政樞密爲潤文其事寖重每歲誕節必進新經前兩月二府皆集以觀翻譯謂之開堂亦唐之清流盡在也前一月譯經使潤文官又集以進新經謂之閉堂慶曆三年呂許公羅相以司徒爲譯經潤文使明年致仕章郇公代之自後降麻入銜

聞見後錄慶曆中齊州言有僧如因妖妄惑人輒稱正法一千年一劫像法一千年一劫末法一千年一

刧今像法已九百六十年才餘四十年卽是末刧當饑饉疾疫刀兵云云事下兩街僧錄司奏正法像法三災刧等悉出大藏經論非妖皇帝但敕天下大藏經論勿妄以示人云

佛法金湯編范仲淹慶曆初宣撫河東寓宿寶德傳舍獲故經一卷名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藏經所未錄也仲淹爲之序

金剛持驗范文正公原籍四川城都仕蘇州府尹遂寄居焉母亡三七夢泣告曰母以陽世造業爲泰山府君所羈日夕受苦難言吾兒素孝順乞誦功德經一藏救拔母罪幸勿遲疑使母一入地獄便永遠不得超生矣去復回顧囑云功德經卽金剛般若也公昧旦驚哭而醒卽沐浴齋戒躬就元墓禪林延僧諷經七日至第六日夜又夢母曰緣兒至誠禮懺感白衣大士降凡持經半卷今母不但消罪更得生天皆佛力也明晨兒入經堂詢之自知公侯法事完滿備覬厚酬衆僧因問第六日諷經內有只持半卷者衆俱失色答曰所禮經典俱如數完豈有只持半卷之

事旁有一僧從容告云昨日大衆念經山僧倚立默看至第十六分倏大人至拈香便歸廚作務今承問敢以直對公即稽首下拜僧言莫莫忽騰空不見緇俗無不瞻仰公因是創設莫莫禪堂以誌靈異至今不泯

法華持驗宋湖州城南屠戶陸翁年二十三時見一雲水僧至門口稱教化有緣人陸不領解僧云汝殺牛羊無數何不改業陸云承襲祖業遽難棄捨僧曰汝不改後世必墮此類仍受冤報無有出期吾觀汝宿有善根可亟專心受持蓮華經及金剛經消除惡業增長善福言訖忽不見陸遂醒悟持齋誓不宰殺繪阿彌陀佛觀音勢至像一軸虔誠供養投師習誦二經未及五年自能暗誦每日於佛前焚香誦蓮華經一部金剛經一卷懺悔願度所殺衆生早生淨土年八十一將辭世半月前徧約親友于十一月初九日具蔬相別及期俱赴齋罷忽索沐浴更衣端坐作頌而化頌曰六十餘年離殺業手拋刀秤暗修行今朝得趣菩提路水裏蓮花火裏生

宋慶曆間歐陽文忠公修知潁州有官妓盧媚姿貌端秀口中嘗作蓮花香散越滿座有蜀僧頗知人生前事云此女前身嘗爲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誤遂至于此公問妓曰曾讀法華經否曰某失身于此所不暇也公命取經示之一覽輙誦如素習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公於是始信修種之言不妄

蘇州府志殊勝教寺在平望鎭鶯脰湖濱宋治平四年僧如信開山時蔡京趨朝過寺適信徒法昇書華嚴經僧以寺額爲請京問書經至何品云至殊勝功德品京笑曰當以殊勝爲額遂奏賜焉建炎三年燬法昇遂閉關十五年誦金光明經積五十萬部乃再建

聞見後錄王子飛觀文爲予言吾使三韓泛海每危于風濤剪佛書以投異物出沒爭奪以去至投道書則不顧

欒城遺言公云王介甫解佛經三昧之語用字說示關西僧法秀秀曰相公文章村和尚不會介甫悻然又問如何秀曰梵語三昧此云正定相公華言解之

誤也

老學菴筆記元豐中王荊公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故金漆版書藏經名遣人就蔣山寺取之

談圃荊公爲江西漕夢小龍呼相公求夾註維摩經十卷久而忘之後至友人家見佛堂中有是經因錄而送廟及在相府夢小龍來謝

東坡志林東坡食肉誦經或云不誦坡取水漱口或云一碗水如何漱得坡云慙愧闍黎會得

蔣仲甫聞之孫景修近歲有人鑿山取銀礦至深處聞有人誦經聲發之得一人云吾亦取礦者以窟壞不能出居此不知幾年平生誦金剛經自隨每有饑渴之念即若有人自腋下以餅餌遺之殆此經變現也

金剛持驗宋蘇州朱進士平生學舉子業未聞佛法偶遊虎丘寺聞佛印講金剛經至一切有爲法四句喜未曾有因欲叅究全經旨義偶午睡夢青衣押五人朱隨其後行二里許至一大街竟入巷門內掛青布簾人家至廚房桶內有湯五人皆飲朱亦將飲青

衣喝曰聽佛法人不得飲遂驚覺乃信步行至大街入巷果有人家與所夢合朱叩門入主人具言廚房生六犬內有一死者朱驚怖流汗自謂若不聞佛法入犬胎矣因專持念金剛經壽至八十九歲八月望日徧請諸山道友晤別登後園樹枝上說偈曰八十九年朱公兩手劈破虛空脚踏浮雲粉碎立化菩提樹東遂化云

宋紹興府寄居郭承恩將之溫州叅軍任詣天寧寺焚香發願挈家九口到任之日力行方便設禁宰牛俟考滿回家金書金剛經一卷恭入佛殿供養比三年考滿與同僚司法元珍買舟涉海還鄉叅軍眷屬居前倉司法居後倉至紹興府界風濤大作四面昏黑見海內鬼神鑿船爲兩段前倉順風抵岸後倉沉溺海中蓋司法受賄徇私叅軍奉公執法又承金剛力耳

學佛考訓呂相國端奉使高麗過海祝曰回日無虞當以金書摩詰經爲謝比風濤輒作遂取經沉之聞絲竹之聲起於舟下音韻清越非人間比

歸田錄宋宣獻公綬夏英公竦同試童行誦經有一行者誦法華經不過問其習業幾年矣曰十年也二公笑且閔之因各取法華經一部誦之宋公十（一作五）日夏公七日不復遺一字

冷齋夜話舒王嗜佛書曾子固欲諷之未有以發之也居一日會于南昌少頃潘延之亦至延之談禪舒王問其所得子固熟視之已而又論人物曰某人可秤子固曰弇用老而逃佛亦可一秤舒王曰子固失言也善學者讀其書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則樵牧之言猶不廢言而無理周孔所不敢從子固笑曰前言戲之耳

春渚紀聞湖州安吉縣沈二公者金寇未至夢一僧告之曰汝前生所殺冤報至矣汝家皆可遠避汝獨守舍見有一人長大以刀破門而入者汝無懼卽語之曰汝是燕山府李立否但延頸受刃俟其不殺則前冤解矣不數日金人奄至其家先與鄰人竄伏遠山二公者雖欲往不可得也因坐其家視賊之過明日果有一少年破門而入見公怒目以視沈安坐不

動仰視之曰汝非燕山府李立耶其人收刀視之曰我未殺汝汝安知我姓名鄉里如是之詳也沈告以夢李方歎息未已顧案間有佛經一帙問沈曰何經也沈曰是我日誦金剛經也李曰汝誦此經何時也曰二十年矣李卽解衣取一竹筒中出細書金剛經一卷指之曰我亦誦此經五年矣然我以前寃報汝汝後復殺我寃報轉深何時相解今我不殺汝與結爲義兄弟汝但安坐無怖我畱爲汝護至三日賊盡過取資糧金帛與之而去又方臘據有錢塘時羣賊散捕官吏慘酷之有任都稅阮者其家居祥符寺之北遠府十里每曉起赴衙集卽道中暗誦金剛經卒得五卷二十年不廢賊七佛子者執之令衆賊射于郡圃任知不免但默誦經不輟而前後發矢數百無一中其體者賊驚問之疑有他術語以誦經之力賊皆合爪歎息釋之且戒餘賊勿得復犯其居也至今尚在年八十餘矣

閤門宣事陳安上言元豐初安壽厚卿陳睦和叔二學士奉父三韓濟海舟中安貯佛經及所過收聚敗

經餘軸以備投散於放洋之二日風勢甚惡海濤忽大洶湧前後舟相失後舟載者俱見海神百怪攀船而上以經軸爲求先舉軸付之繼來者衆度不能給卽拆經隨紙付之又度不給則剪經行與之至剪經字而得一字之授者莫不頂戴忻悅而去字又隨盡獨餘一鬼懇求甚切云都綱某所頂之帽願以付我也舟人詢其由云此人嘗赴傳經之集是帽戴經久矣此有大功德也亟取付之稱謝而去指顧之間風濤恬息卽安行晚與前舟相及往還皆獲安濟焉

裴亞卿言紹興九年湖州普安院尼沈大師者聞吳江縣潘氏兄弟析居而家有華嚴經一部惜不忍分試往求之衆議皆允而尼請歸具香花及舟載迎取潘老謂尼曰爾往則恐有中變者我今幷具小舟假汝載往如何尼欣然更過所望經既登舟而歲適大旱川港乾涸不能寸進翁曰我更假汝一牛挽引而前也經既至院牛船還家公中夜忽語其媼曰吾之捨經得供養矣而吾牛何慮也媼問之云我適夢牛作人言曰謝公數年豢養之力又承公遣以挽經之

功今得脫此畜身徑生安樂處感德無窮也亟往視之牛已死矣

金剛持驗宋柴注青州人爲壽春郡司理因鞫謀命獄一囚言離城三十里歇客爲生每過客攜囊重獨宿夜分殺之投屍於白沙河中前後不知若干人惟謀一老嫗不得注問其故囚曰是年老嫗獨來投宿某與兄弟見其行李不薄至更深遣長子推戶久乃還云若有人抵戶不可啓某不信攜刀自行及門穴壁窺之見紅光中一大人與房上下等背門而立某驚懼失聲幾於顚仆天將明門方啓嫗理髮誦經不已問何經曰金剛經也乃知昨夜神人蓋金剛云

宋荆州江陵縣李元宗女十三歲時夢一梵僧謂曰汝有善根何不持念金剛經又云世間善男子善女人每日淨心能誦一卷陽間增壽命終卽生天界若能究竟般若直到涅槃彼岸卽或未達經意死去陰府亦不能拘錄當生富貴家受諸勝報元宗女信之遂日誦金剛經三卷年二十四不願有家忽患傷寒三日卒冥王照勘無罪及見女子頭上有佛顯現王

云此女有般若功卽放還魂臨放時王囑曰汝父造業致先滅陽壽二紀不久追來對證因汝父好取生魚切膾今有魚七千餘頭狀訴索命歸問汝父每夜夢落網中晝則頭痛此魚求報也女還魂白父父驚無措遂偕女往天寧寺齋百僧斷除葷酒手書金剛經四十九卷書畢元宗忽夢數千青衣童子向之拜曰我等被君殺戮訴寃索命今蒙寫經功德咸乘善力出離苦趣生善道矣君旣釋寃又添遐算後元宗自此持誦益虔壽至百二十歲無疾沐浴坐逝

宋紹興九年明州王氏日持念金剛經懷孕二十八月多病羸瘦深憂難產偶倚門立一異僧示之曰汝有善根何不印施金剛經千卷王氏印施如數又齋千僧念金剛經千卷至夜三更見金剛神以杵指王氏腹及覺已生二男在牀矣相貌圓滿令人欣羨王氏遂奉齋受持不輟年至九十一歲無疾坐化

宋道寧禪師者潭州開福寺僧也壯爲道人於崇果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遂忘所知忽垂足沸湯中後視髮將

山依雪竇老艮禪師一年徧歷叢林叅諸名宿

觀音持驗宋建寧人賴省幹之上天下知名素挾妖術殺人祭鬼常于浙中覓十餘歲童女養以供用其母喜誦佛書女隨之習念心經嗣此女當輪祭沐浴裝飾納空室中鎖其戶而去女自分必死一心誦經夜半覺有物自天窻下光煜煜然怖甚急念揭諦呪女口中忽有光出此物逡巡欲進復却良久口中光漸大出射此物鏗然有聲仆地其室近街值夜巡卒過女大叫殺人卒報所屬率衆破壁取女見一大白蟒死矣捕賴及家人鞫問伏辜黥配海外籍其家今爲儋安撫居宅

宋張孝純有孫五歲不能行或告之曰頃淮甸間一農夫病腿足甚久但日持觀世音名號不輟遂感觀音示現因留四句偈曰大智發于心于心無所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農夫誦偈滿百日痼病頓愈孝純遂教其孫及乳母齋戒持誦三月而步武如常兒患腿足者誦之皆驗

元南京大寧坊王玉年踰四十無子至元二年乙丑

於友人馬公酌家神前見白衣觀音經問此經何來馬云庚申春大軍南還擄帶南人止宿本家遺下而去玉取囘專心持誦不怠丁卯歲四月十四夜岳母劉氏夢白衣人頭戴金冠攜一童子來曰吾與汝送聖奴來劉氏接抱恍然而寤明日巳時妻張氏生一男神氣聳秀果有白衣之異卽名子曰聖僧奴夫婦遂發願刊施五百卷以酬抱送之恩

元陶氏十六娘常熟徐村人年二十六寡居無子願生淨土恆持念觀音普門品忽夢白衣人手挈白蓮花一朶與食之覺後心神頗異嗣裝一小閣西向誦彌陀經念佛甫三年見佛現光明經函上有火團如彈子大氏恐燒經手撲之乃得舍利一顆終時化佛來迎別衆而去

元史吳澄傳英宗卽位澄超遷翰林學士進階太中大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爲泥寫浮屠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

不過謂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汚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請俟駕還奏之

必蘭納識里傳必蘭納識里者授開府儀同三司仍賜三臺銀印兼領功德使司事厚其廩餼俾得以養母焉至治三年改賜金印特授沙律愛護持且命爲諸國引進使至順二年又賜玉印加號普覺圓明廣照弘辯三藏國師二年與安西王子月魯帖木兒等謀爲不軌坐誅其所譯經漢字則有楞嚴經西天字則有大乘莊嚴寶度經乾陀般若經大涅槃經稱讚大乘功德經西番字則有不思議禪觀經通若干卷

癸辛雜識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周維卿以言事忤權臣得罪遠流西北方名哈剌和林去燕京八千里周知不免日夕持誦高王觀世音經一夕夢有僧問之曰汝曾誦高王觀世音經否曰然僧於是口授一呪

與之此觀世音菩薩應現解厄神呪也持誦一萬二千遍可以免難夢中熟誦及覺即書之紙自是持誦不輟無何得還燕京而權臣怒猶未已復繫刑部獄周在獄持誦益勤未幾遣使雲南以自贖至彼合蕃僧加瓦八遍閱大藏經得梵本呪比夢中惟欠三字未幾權臣誅遂除刑部郎中還其妻子財物以爲誦呪之力云呪曰答侄他（侄音只他音拖）唵佉羅哦哆（佉音區）佉囉哦哆佉呵哦多羅佉哦哆囉佉哦哆娑呵

觀音持驗明刑科李清字心水廣陵人初有一子痘殤母姜安人追悼不已日誦白衣觀音經爲子祈嗣未幾心水查盤絡典夢一婦人抱兒入室面帶痘瘢似將愈而落者語心水云如雲如月覺而異之晨起適某生以繡觀音贈抱兒如夢上題一詩起有彩雲香繞海天潮未有還來丹桂月中飄之句恰應雲月二字時夫人甫孕果生子

明洪武間吉安廬陵縣龍子翬同室蕭氏篤於伉儷求子甚難己卯十月其妹淑柔得白衣五印心經與嫂同覽見卷末祈嗣事跡種種靈驗蕭氏悚然敬信

發願持齋誦經併許施白衣經千卷次年八月十六日舉一子形容清秀名桂生果符所禱又宣德四年彰德府張貴隨淮王之國於廣東得白衣經六年歸里偕妻田氏發心施經求嗣未幾得男經願未酬十二歲忽病故夫婦痛心追悔焚香虔禱施經一千五百卷丁巳二月復生一子持驗彰彰如是

金剛持驗明永樂間揚州如皐縣城北三十里有孫公廿二者長齋建菴晨昏莊誦金剛經三十卷如是者四十年時當草昧邑瀕於海無城郭豺狼爲害或往來村墟聽經聲輒俛首去偶颶風大作鄰屋皆蕩析公誦經如常菴巋然無恙室無扃鑰諸檀那所施米穀錢帛勿論僧俗遇乏之槩分給之深得不住布施之義逝後鄉人立祠嵩祀二百餘年以來每值春秋祭賽巫祝必諷誦金剛經以妥其神今郵亭曰孫公鋪者其遺址也

明宣德間川西鶴觀道士陳入元志求長生精思日夜禱神授法夜夢一人形貌異常自稱執金剛神謂元曰爾求長生速往岷山禮智融和尚當授汝法元

如言往懇指示融云不見金剛經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乎元問云既如夢幻何謂長生融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又云即非如來是名如來元於言下大悟遂辭隱於瓦屋山虎踞巖日必誦金剛經凡滿數藏

明嚴江相城皮工也中年棄業於佛寺擔齋飯在路專持金剛經併念阿彌陀佛不絕聲年六十餘忽絕粒飲水一月乃言曰我當以某日某時去至期沐浴更衣跏趺而化焚之得舍利數合其舌堅如金石扣之有聲時正德十三年事也

明嘉靖間少保戚公繼光爲副總時以倭亂提兵守禦三江素虔持金剛經雖在行間不廢一夕夢陣亡親兵某云明日當令妻詣公乞爲誦金剛經一卷以資度脫旦日兵妻果來籲如夢中語公次晨齋素爲誦經訖是夜兵妻夢夫語曰感主帥爲我誦經但其中夾雜不用二字功德不全尚未得脫苦耳兵妻明旦復以夢籲公大訝因憶誦經時夫人遣婢送茶餅至公遙見揮手却之口雖不言而意中云不用也公

時以語幕客事遂傳焉

明嘉靖間歸安茅鹿門傭僕馮勤日者占其夭問一老僧何以延年老僧曰若爲下人無力積德惟拾焚字紙併念續命經庶免短折勤問續命經老僧曰卽金剛經也乃置竹鏰竹簏兩事日間遍歷街巷凡穢惡字紙悉鏰簏中滌以香水曝乾焚灰包送淸流雖隻字不敢遺忽夜歸跪念金剛經一卷回向歲以爲常後漸知書通文義鹿門禮貌之家道豐裕子二孫四壽九十五無疾化

明顏光裕世襲儒業一日同鄉紳耆老入金剛會聽經講論至暮而歸踴躍嘆服欲究其旨以赴銓未暇後任太和縣事忽病夢二青衣拘入陰府景象晦冥森嚴悽慘少頃見王執簿吏曰光裕陽壽已盡在生業重好殺恣意烹炙且好食牛犬卽有無數生靈對執索命王判押赴油火煎煉牛頭叉入沸鼎祗見蓮花遮體滾沸澄淸鬼判稟王合掌請見果何功德化斯罪業令察善簿祗有持論般若一日之功植此金剛不壞之體王曰善哉延爾壽祿還魂普勸世人奉

持返魂已經七日自後課誦不輟刻施金剛經六千卷官歷大叅年至七十臨終香聞里巷苦口囑戒子孫世代受持最上經典言畢而逝顏子六十六代孫博士伯廉記

明崑山周少岳諱之程五十喪明其瞳子反背碧色晝如黑夜自以爲廢於世矣一心皈依佛氏以消宿僁每日清晨莊誦金剛經三卷誦則高聲讚揚客至不爲禮積十五年忽一日燗然見物旋見旋晦驚疑未定令家人視之見左目眸子搖動露光一髮二月餘碧瞳漸轉兩眼清光盡復比之少年更能視遠少岳感念金剛神力誦經益虔

明南嶽有大德僧楚石博通三藏專持金剛經爲業人有禮之乞佛法者無賢愚貴賤輒大聲曰好持金剛經去年一百七十一歲始化同時有白藤和尚無極和尚亦專勸化持金剛經白藤終一百三十歲無極終一百二十四歲俱正德間事

明嘉靖四十三年東南郡縣大荒蘇州洞庭山某寺有唐白樂天所書金剛全卷爲鎮寺至寶是年寺衆

饑主僧不得已取此經質山塘王宦米五十石為食越歲王宦呼主僧至家願施前米作齋僧用以經還寺僧歸過湖對衆稱揚王宦大德舟衆共求一看纔展開時風大作竟揭經前數幅飄空入雲而去僧懊悔不已三年後忽有一上官聞此經名陷主僧以他事禁獄逼獻經至以非全卷不愜意釋僧罪仍以經還之僧過湖風又大作昏黑艤舟入一深村避風登岸索火詣一老漁戸家壁間粘前所失經數幅毫無傷損漁戸姓姚詢之但云前三年有火光一道墮田中驚視之是字紙因粘於壁僧向經悲泣頂禮呼護法韋馱不休曰非兩番神風顯異此經必入權門不得完璧鎮寺矣因備述顛末漁戸驚感遂改業務農又出重貲裝裹每歲遇得經還經之日必往寺展禮壽八十二無疾終

明廬山僧普靜年十餘歲便思出家夜夢金剛神撫其背曰爾後當成善知識獲正果報自此投師剃度漸通內典朝夕虔念金剛經數十年如一日忽夢神入告曰經非如是誦遂說一偈曰有相相非眞無法

法亦墜撤却舊棄曰卽已了大義師豁然醒悟二六時中止於晨昏朗誦一遍默將三十二分趺坐靜參四十年未嘗下榻神復來告曰是在箇中矣年逾九十示寂芳香竟夕緇衆皆見旛幢導引披紫袈裟持木棲翔空西去

法華持驗明嘉靖間報恩寺住持僧永寧號西林畜一馬每自寺騎赴禮部上馬時默誦法華經至禮部門下馬恰完一卷率以爲常本寺對門有孕婦夜夢此馬入室遂生一男天明向寺訪之馬死正其時也其家後卽以子爲西林徒極愚蠢授之書一字不易識唯口傳法華一卷便能熟誦信爲馬聞經得度矣又當湖有僧誦法華經一蝦蟆聞聲忽作昂首拳跽狀者移時少頃若禪坐撼之已息斷矣

諸寺奇物記寶光寺有西域來貝多婆力叉經長可六七寸廣半之葉如細猫竹筍殼而柔膩如芭蕉梵典言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彫其葉可寫字貝多婆力叉此翻樹葉也經字大如小赤豆旁行蠕蠕如蟲豸不識其爲何經也外以二木片夾之

其木如杉而紋細緻可愛南都諸寺中僅有此經而已訛又言此貝葉經保護可六七百年

永慶寺有古藏經板雕刻工雅紙色古澹非宋刊則元刊也較因南藏本稍低而狹以木函函之今俱爲人所竊去無復存矣

莘野纂聞李應禎先生當憲廟時以中書舍人供奉內閣有詔命繕寫佛經禎辭以不可其奏略曰臣聞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未聞有所謂佛經者也憲廟可其奏遂寢至今諫章猶存余嘗從陳氏得觀之說者謂其鯁直有古內史之風焉

太平清話朝雲葬惠州栖禪寺結亭覆之榜曰六如亭以其能誦金剛也

余藏宋紹興所刻書冊華嚴經八十一卷後又得法華經七卷又得楞嚴十卷圓覺二卷皆宋板也惜無宋刻金剛配之後得俞仲蔚手寫金剛一卷蠅頭細書而結法嚴密眞光明寶藏也後當分鎭諸山

近峯記略我朝宦官如覃吉在東宮口授大學中庸等書導以動作威儀開說府部官守天下民情及宦

官專權蠹國之弊時上賜東宮五莊莊吉備陳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殿下所有何以莊爲竟辭之一日東宮誦佛經吉適至驚曰老伴來矣急易孝經誦之吉跪曰得無誦佛經乎曰非也孝經耳

金剛持驗明萬曆初侍中鍾公復秀徐公遵壽俱住京城羅家巷奉佛念金剛經別院淨室數間二公聯坐誦持鍾家有二白鵝聞經聞念佛輒尾二公後作聲而行逐之不去昂首若聽行止皆隨木魚聲逾數年二鵝並對經案立化二公爲瘞於淨業寺後地號聽經鵝冢

明王泮山陰人萬曆甲戌進士其伯父抱幼兒戲於門見臂帶金鐲忽失之時泮父適在傍疑爲所竊泮父不平引神明爲呪取金剛經足踐之泮爲諸生屢試高等不得第一日曉出城外見兩白鬚翁相語曰大善寺前秀才王泮應登上第爲其父褻汙金剛經今削籍矣泮不知何故歸問父父語以前事泮大驚懺悔於佛前手書經一部是年登賢書歸欲再書一部未訖上春官被放至甲戌續書完經始得第赤水

居隆目擊傳其事

明海鹽漁戶張元與弟貞撒網夜歸至青松塘見水面有異光掩映星月疑其下有蚌珠遂沒水取焉得石匣一枚啓之乃金書金剛經光彩異常元置之家堂中夜夢金甲神語曰汝前生爲長水法師講壇作務人因無道心退墮至此然夙因未泯賜汝大法當精進持誦元以不識字爲辭神令開口以金丸投之香煖入腹遂驚而覺明日啓誦熟如久習矣時萬曆甲申年元叩達觀大師具陳其事師更勉以誦經必回向西方至丁丑七月元謂親識曰我殺業除蓮臺現矣無疾端坐而化

明萬曆間金壇王公方麓病篤時煩躁其子肯堂進曰大人平日存養功夫正於此際得力願澄心聽兒轉金剛經方麓首頷頤解命取經頭誦聽至無我相無人相四句輒笑曰煩惱本無我相誰戀遂合掌長逝

明沈濟寰居嘉興北麗橋開青果店每晨起必持金剛經或出外則一袋貯經懸胷前不曠持誦萬曆癸

巳冬往洞庭山販橘太湖中流陡遇龍風湖面昏黑沈船漂蕩如葉楫櫓盡失巨浪如屋高出於船丈餘船已陷沒水底呼號間忽有巨力提船而起拔出波間夾送如飛頃刻達翁家嘴登岸則岸人共見有兩金甲神行水中左右擎船而來船中人知爲金剛拯救共感沈德號爲青果沈佛家

明萬曆間嘉禾沈公光華嘗判兩淮鹽鐵歸田日偶與同郡運同吳公淞閑坐從容遞問日間所爲沈云晨朝茹素持誦金剛經積二十年已踰二藏吳亦漫然置之居無何吳忽晨起疾馳詣沈賀云郎君南闈必第矣沈問何據吳云夜夢神言郡中一士夫以持金剛經功德其子應得儁覺來惟憶公嘗酬是夢是秋沈公子應明果登應天鄉薦

明崑山鄒軏生而朴實未嘗識字雖小本營生好行方便凡遇饑人殘疾盞飯數文樂施不吝一日途遇化緣行者誦金剛經軏停腐擔聽之牢記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四句出入不忘一日偶病延僧誦金剛經其胞弟軫讀書穎敏有文名放僻不

信鬼神行多刻薄是日以代兄禮懺勉强從事聞誦經至第十五分心忽有悟合掌稱讚吾儒未嘗有此自此信心三寶

明嘉興府報忠坊范氏僕失記姓名居士王載生幼時見其每日有菜擔行市中喃喃念誦不休其蚤起營趂必先於佛前焚香跪誦金剛數卷始出晚必赴金明寺佛殿禮佛囘向乃歸遂次遇生命每減錢買放逢丐乞病者減口食施之家主與之妻不願遂聽出家投三塔大乘禪師薙髮爲弟子數年辛勤作務凡禪堂苦役悉身任之未嘗告倦忽一日示疾告衆曰我夙生以誦金剛怠慢故罰作人奴今限滿當往善地受生矣遂瞑

明萬曆辛亥間淮北大商胡燃關中人妻吳氏挾貲數十萬年四十好善而無子有僧化之曰爾能刻金剛經施捨一藏定産麟兒燃慨如其言又施棺木一藏幷掩骴骼之暴露者如是者十餘年功行圓滿延僧四十九衆建七晝夜道場忽夢神人告曰爾無憂子之遲也上帝細察爾願誠否始終無替念否將擇

福壽俱全者以畀之越一載姬妾連舉三子皆聰穎夫婦年踰七十家道益隆

明憲副項希憲初名德棻夢已爲辛卯鄉科以汙兩少婢被主科名籍削去遂力行種德事捐貲懇友高松聲精楷寫金剛經刊板歲施之凡十餘年夢至一所見黃紙第八名項姓中字糊塗下爲原字傍一人曰審視此汝天榜名次也因易名夢原萬曆壬子中順天鄉試廿九名己未會試第二名共疑名次不合迨殿試爲二甲第五名方悟合鼎甲數之恰是第八鄉會榜紙俱白殿榜獨黃尤爲冥定云

明蔡槐庭楚人守嘉興潔己愛民長齋奉佛公暇惟持金剛經署內毫無長物公體素羸自言爲諸生時遘危疾貧無醫藥與死爲鄰發願盡形誦持是經漸次痊愈得發科甲今以餘生作官誓願攜此經而來亦攜此經而去故竟任不畏强禦視民如傷食惟菜腐未嘗市肉衣但布袍未嘗市絹每以是經併戒殺文刊行勸化

明萬曆間衞輝二府文襄南元發長洲人素性耿直

不信釋氏後因病夢遊冥府始知地獄非虛遂留心內典尤篤信金剛經每日早起莊誦一過家人伺其誦至二十分後卽爲具餐如是爲常與老友王公洪岡同在林下相聚卽背金剛經差一字罰銀一兩故兩公念誦極熟日或數十卷長君湛持公震孟爲大魁亦嘗手隸金剛勒石有嘉定吳生者一日臥於館室夢入幽冥惶怖無措俄有人指入一小門見殿宇嚴麗中列龍藏旁有甲士護守啓視梵帙莊嚴卷卷標文元發名字詢之云皆文某平日所誦也覺而述其夢於同館文先生乃襄南之叔方信靈異如此自是吳與文亦持誦不輟

明繡水錢永明室張氏素誠心奉佛日織一布於布機中誦金剛經十卷以爲常課一日正織間誦至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句忽停梭合掌子婦覺其有異呼之則已瞑目坐脫曾無一日疾病時萬曆庚申年七月初四日也

明鄧少峯江西人生於嘉靖己酉每逢推命者皆謂

其少子少壽遂發心誦金剛經祈壽幷祈子至崇禎壬午壽終九十五歲生十三子三十六孫

明萬曆桐鄉吳君平童年能孝早失怙恃館靈隱寺韜光房累試不第每念親恩難報痛泣不已有僧言人子欲報親恩寫經爲最君平遂發心茹淡齋四十九日刺血寫金剛經一卷兩臂胷前共刺十一刀僧俗齊集觀血經莫不嘆曰先生誠心苦行諸佛靡不鑒馨以此而酬罔極勝功名之顯揚萬萬也但補闕眞言未寫君平復於胷前刺一刀書訖夜即夢見父母在雲端謂曰賴兒刺血寫經孝心感格我二人超生淨土矣爾本無子佛又遣一善童子繼爾嗣其年果生一男數月後試以葷物閉口不食君平亦誓畢生持齋誦經身上刀痕斑斑現在也

明太倉高貴居道觀巷業褙硬襯賣製鞋鋪天啓五年六月壁間所褙之襯劃肰聲如裂帛飛入半空觀者如堵漸次墮落更有數片直飄向北城外普同塔始下僧取視之悉爲金剛經紙蓋因貴不識字收取雜紙舊布不分淨穢以之作襯爲人踐履圖利而不

知造罪故天神示儆如此

明嘉興府冉里街施嶧陽平日與東塔寺僧有恆交契嶧陽年六十五雖老且病跪誦金剛經日必數卷爲常課崇禎丙子正月初八跪誦金剛經未終卷遽卒家人開喪受吊已三日將釘棺矣嶧陽忽還魂言曰我死去以誦金剛力不歷冥王所竟詣地藏王菩薩處適菩薩謂我有一卷經未竟誦放回急完可來此也嶧陽氣息奄奄勢不能自誦復語家人必請有恆上人代誦他人無益偶恆赴別請停一日待之及恆至嶧陽自掙起聽誦終卷舉手謝恆已笑化去

華嚴持驗明萬曆間辨融禪師以蜚語下獄獄卒以辨公名重必多金索其厚賄師云僧家那得有錢一無所與獄卒置師大匣牀中以困之匣竟師向空唱云大方廣佛華嚴經華嚴會上佛菩薩忽滿匣牀聒聒作響鎖斷牀碎事聞提牢遂達御前奉詔請出

金剛持驗明萬曆間楚高衲寒灰諷經虔肅句字清和聞見悚然起敬嘗於天皇寺以香水金末和墨寫金剛經至第十六分一夕忘點燈几上若有微光作

楷書經直達于夜偶腹飢思食起憶燈燭則眼前黑暗矣驚呼同房僧取火視之字畫莊嚴更勝平時手筆

明楚中戒僧法禪發願往廬山建庵修行至九江適有西城外王西溪者欲誦金剛經聞僧名即延請諷誦期滿三年奉經貲三百兩後誦畢止與百金不能建庵且所得之財强半布施僅持空鉢偶值分封藩王舟抵九江起夫遞送有富室雇僧充縴夫時衆舫遇逆風不能前獨僧縴挽之舟如駛且足下騰空尺許王見驚駭進詢其故僧茫不知所對王疑爲妖欲加刑僧益恐怖無措然王雖欲加刑而心終異之再四詰所從來僧熟思良久荅曰貧僧素無他術惟在王西溪家誦金剛經三年耳因述前事王嘆曰金剛靈應乃如是哉遂賜銀三百兩終其建庵之願僧受賜後足不復履空矣

法華持驗明蘇州寶林寺相傳有十三歲童子至寺云欲得淨室寫經寺僧以別房居之索紙筆書法華經以半幅高麗繭紙畫作七級浮圖一級一卷紙長

四尺許廣可尺半而經文六萬餘言具焉數日便了畱寺中童子不知所之里人陳文綱親見此經字如麻大緻密分明其下左方題云行童海王師光寫今歸蕩口華氏

明吳門陳濟生字皇士文莊公之長子素力行善事凡古今嘉言懿行無不手自輯錄幾至充棟尤好內典每結蓮社持誦法華久而不怠忽夜夢一老者風神古異手持金字法華經及因果事跡相授陳子踴躍拜而納之天明鹿城葛氏所刻法華感通錄果載至陳子遠耀堂流通又一友人以泥金法華經全部來質同日事也未幾復於途次見新安李正卿所書泥金法華經幷購歸供養以成合璧莊嚴妙勝觀者嘆爲希有

觀音持驗明溫州醫僧法程字無枉少瞽百端治之不愈但晝夜誦觀世音名號如是十五年夢中聞菩薩呼之使前若有物縶其足不可動菩薩嘆曰汝前世爲灸師誤損人眼今生當受此報吾憐汝誠心當使衣食豐足遂探懷中掬寶珠滿手與之旣寤醫道

大行衣鉢甚富後享高壽

明崇禎戊寅揚州僧垂髻北遊道經宿遷偶患脇痛四醫不能治展轉號呼不飲食者三十餘日一晚友人謂曰汝平日講演經論每勸人稱念觀世音可以救苦今染此篤疾何不皈命大悲以求自度髻昏憒間聞言有省急命具香燭高聲持觀音號不絕口至四更聲忽寂然衆驚謂氣絕矣啓門視之髻正鼾睡午後忽呼曰我饑甚速爲具飯食畢即能起行衆驚問何緣得愈髻曰我初稱名時痛如刀割久之空中忽現祥雲見觀音以瓶中甘露灌我頂門清涼沁骨汗流如水因而熟寐已霍然矣衆咸合掌讚嘆菩薩之應如是

明劉谷賢黃州人隷虎賁左衛軍嘗從太監鄭和使海外諸番國舟經大海洋劉忽失脚墮水時風帆迅駛不可救援和令人升桅竿望之遙見一人隱隱出沒波濤中相去數十里咸謂無復生理須臾劉追及舟舟中人大喜速以物引上見大魚長丈餘悠然而去人皆異之劉曰此魚載我至此將沒者數次魚輒

以髻鬛負起故水不入口舟中人問爾平生有何善果致得此報劉云但念觀音經耳

金剛持驗明杭城人張守誠字不易晝夜虔誦金剛經每出入以囊貯經懸佩胷前崇禎壬午年隨伴北上貿易途遇響馬同伴受傷張被一箭正中胷前經袋不致透心因得全命此黃心符叅軍語舍桴庵僧慧雨者心符一號定通禪老少讀三教書寄跡於商旅仕宦者二十餘年晩修禪行平生持誦金剛屢遭大難染危症悉得化脫

明蘇州衞揮使朱壽增字叔高持金剛經每日無間運糧入黃河巫言必宰牲賽河神否則有譴責壽增不可但日誦經必廻向河神而已一日大風雨龍鬬空中桅蓬葦蓆捲盡萬艘簸蕩不可制壽增焚香誦經益虔須臾風止雨霽簡較所部數十百艘無一破漏者至通州寓舍每飯後必酣寢一室中一日偶不成寐甫步出梁壞室傾牀亦碎矣壽增每向人說此余誦金剛經之驗

明如皐冒起宗字宗起崇禎戊辰進士童年列子衿

時輒喜誦金剛經辛巳調補襄陽當獻闖灰燼之餘降兵窟穴於肘腋驕帥負嵎於腹心羽書日儆夜不解帶宗起亦自分終隕猶然纂刻金剛經受持果報乃以奄奄病骨支撐三百六旬瀕死者數四幸免乃解綬甫三月襄陽復陷當時共事者非膏塗鋒刃卽法吏囊頭公獨得生全歸里豈非金剛之慈蔭哉

明秀水庠生濮可重妻王氏子女各一相繼痘殤氏哭之過哀雙目成瞽遂專心持念金剛經凡數歲忽誦經次左目流水痛割如裂則豁然明矣右目過數日亦然因誦持愈篤夜夢佛語曰汝本無子以誦經故賜汝一子氏後果生子因名經賜

明湖州府唐別駕時姪女歸海寧楊雲雲能文蚤逝夫家零替別駕有老妾馬氏善繡佛女相依爲命天啓甲子隨至鳳陽官舍女嘗繡花鳥別駕曰汝既長齋宜繡佛繡經攝心三寶女發願繡金剛經未果乙丑正月十三日之夕陡然昏絕馬氏進湯水不納遍體如冰鼻無出息者竟夜矣至天將曉忽自云我要繡馬問故女云黃昏就枕時自覺耳目口鼻無不流

血血流遍地身臥其中又見從傍拯救者都無措手處忽金甲大神振錫一聲蘧然作響問我云汝還能記繡經之願否答曰能記又振錫一聲問曰汝能繡經否答云我要繡遂得醒即至心刺繡金剛經女素羸弱自是雖鍼工勤敏諸病不侵至崇禎壬申歲始得圓滿精巧密緻如筆寫綾上觀者驟難辨其爲繡也

明吳縣至德鄉計仲偉裔出舊家幼即志超塵俗年十二父欲爲訂姻力辭至十七歲擇日將娶復避入山中勵志苦修信持般若金剛經父母不得已捐聘吐親偉乃奉親命而歸孑然一身築室供佛惟諷誦大乘經三十餘年順治壬辰里有巨惡李禹吾揑人命誣偉縣令誤斷議絞聞者寃之方審時若聾若憒絕不辯答一言次日親友進監問故曰我于彼時竟不省在堂審事又問夾打痛否曰我全不知痛苦衆視其足毫無所傷但隱隱有金剛二字在上人莫不贊爲誦經之力直指李森先按蘇母氏控寃得白禹吾反坐斃於獄今著有金剛解現付梓

佛經部雜錄

酉陽雜俎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彫此樹有三種一者多羅娑（一曰婆）力叉貝多二者多梨婆（一曰娑）力叉貝多三者部婆（一曰娑）力叉多羅梨（一曰多梨貝多）並書其葉部闍一色取其皮書之貝多是梵語漢翻爲葉貝多婆（一曰娑）力叉者漢言樹葉也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

東坡志林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然尚少一喻試以眼喻見是法身能見是報

身所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非無無眼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故云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養其根不爲物障常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所見是化身根性既全一彈指頃所見千萬縱橫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化身此喻既立三身愈明如此是否

觀音經云呪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于本人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者也今人遭呪詛念觀音之力而使還著于本人則豈觀音之心哉今改之曰呪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總沒事

試筆妙論精言不以多爲貴而人非聰明不能達其義余嘗聽人讀佛書每數十萬言而溺其說者以爲欲曉愚下人故如此爾然則六經簡要愚下人獨不得曉耶

避暑錄話釋氏論佛菩薩號皆以南謨冠之自不能言其義夷狄謂拜爲膜音模穆天子傳膜拜而受蓋

三代已有此稱若云居南方而拜爾旣訛爲謨又因之爲南無南摩後漢楚王英傳伊蒲塞之饌伊蒲塞卽梵語優婆塞時佛語猶未至中國葢西域之譯云然如身毒與天竺其國名尚訛况于語乎

欒城遺言公語韓子蒼云學者觀儒書至于佛書亦可多讀知其器能也

佛祖統紀佛經製卍字爲如來吉祥萬德之所集音之爲萬

識遺藏只貯藏之義狐兎穴居側名藏老耼爲周守藏吏名柱下史藏乃藏書所漢東觀藏書號柱史藏室書所在也釋道法其制度佛經遂爲二氏之私今復以事祈禳豈以經典所在福可集乎

劉向列傳序言仙者一百四十六人而七十四人已見佛經向成哀時人其言如此則前漢有佛經矣向又曰今覽載籍往見經洪慶善因言周時義流釋典

按列子仲尼篇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詳禦寇鄭人在孔子後孟子先其時已說西方聖人則佛傳中國晚周也

珍珠船楞嚴經似一器中傾出復入一器中

佛祖通載伊川曰看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

賢奕眞西山曰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常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惡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翺小子問此何爲文公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嗔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入鬼國也呀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卽是火坑貪愛沉溺便是苦海一念清淨烈燄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畏怖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普陀大士眞實爲人非浪語者

玉堂漫筆世言大藏經五千四十八卷此自唐開元間總結經律論之目至貞元間又增新經二百餘卷宋至道以後惟淨所譯新經又九千五百餘卷予見南宋藏經與元藏亦不同而本朝藏經又添入元僧以後諸人文字而卷數仍舊豈亦有添減歟

病榻手吹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盧容齋隨筆史

緬祖學齋呫嗶用之佛典又云多羅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縛縛古絹字亦借爲卷也

竹窻隨筆有俗士聚諸少小沙彌講莊子大言曰南華義勝首楞嚴一時緇流及居士輩無斥其非者夫南華於世書誠爲高妙而謂勝楞嚴何可笑之甚也士固村學究其品猥細不足較其言亦無旨趣不足辯獨恐悞諸沙彌耳然諸沙彌稍明敏者久當自知如言鍮勝黃金以誑小兒小兒既長必唾其面矣或曰莊子義則劣矣其文元曠疎逸可喜可愕佛經所未有也諸爲古文辭及舉子業者咸靡然宗之則何如曰佛經者所謂至辭無文者也而與世人較文是陽春與百卉爭顏色也置勿論予欲論文不有六經四子在乎而大成于孔子吾試論之孔子之文正大而光明日月也彼南華佳者如繁星掣電劣者如野燒也孔子之文渟蓄而汪洋河海也彼南華佳者如瀑泉驚濤劣者如亂流也孔子之文融粹而溫潤良玉也彼南華佳者如水晶琉璃劣者如珉珂珷玞也孔子之文切近而精實五穀也彼南華佳者如安

南之荔大宛之葡萄劣者如未熟之梨與柿也此其大較也業文者宜何師也而況乎爲僧者之不以文爲業也

曰古尊宿疏經造論有引莊子語者何也曰震旦之書周孔老莊爲最矣佛經來自五天欲借此間語而發明不是之引而將誰引然多用其言不盡用其義彷彿而已矣蓋稍似而非眞是也南人之北北人不知舟指其車而曉之曰吾舟之載物而致遠猶此方之車也借車明舟而非以車爲舟也

嘉興府志楞嚴講寺藏經巨細畢舉千函萬帙自佛教入中國來未有刻成方冊若此之備者可謂盛矣或謂專利於流通濫觴於語錄司世教者慮其不終然眞經大藏炳如日星豈爲物敗哉惟是儒書散佚誰爲裒集者撫茲浩嘆

佛經部外編

法華持驗明釋明勳徽人原名胡文杜天啓時爲中書舍人以不從魏璫命褫官至丙戌忽患人面瘡痛不可忍辛卯冬暈絕恍惚聽瘡作人言曰予梁時盧昭容也在雒陽宮中遭賊戕命今已六百餘年尚滯鬼籍而君卽當日戕予者今旣轉身爲男子當書法華等經以自救救予文杜哀祈住痛卽書時居儀眞立具紙筆書法華華嚴金剛楞嚴等經及水懺每書痛卽止停筆復痛踰年書經完患遂愈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七卷目錄

僧寺部彙考一

釋名 寺
晉書 孝武帝本紀
魏書 釋老志
洛陽伽藍記 白馬寺 永寧寺 建中寺 長
秋寺 景樂寺 昭儀尼寺 願
會寺 光明寺 胡統寺 修梵寺 嵩明寺
景林寺 明懸尼寺 龍華寺 瓔珞寺
崇聖寺 魏昌尼寺 景興尼寺 莊嚴寺
秦太上君寺 正始寺 平等寺 景寧寺

（歸覺寺　景明寺　大統寺　招福寺　秦太上公二寺　報德寺　大覺寺　三寶寺　寧遠寺　正覺寺　龍華寺　追聖寺　高陽王寺　崇虛寺　沖覺寺　宣忠寺　王典御寺　光寶寺　法雲寺　融覺寺　大覺寺　永明寺　凝元寺　河間寺　京師諸寺）

寺塔記（大興善寺　安國寺　東禪院　山庭院　趙景公寺　寶應寺　菩薩寺　光宅寺　靜域寺　崇濟寺　資聖寺　慈恩寺）

三寶感通錄（唐述谷寺）

法苑珠林（波提寺　靈味寺　招提寺）

梁京寺記（小莊嚴寺　同泰寺　開善寺　大愛敬寺　法寶寺　寶林寺）

庚寅奏事錄（龍遊寺）

于役志（壽寧寺）

燕翼貽謀錄（相國寺　興德禪院）

揮麈前錄（應天寺　啓聖院）

廬山後錄（西林寺）

吳中勝記（吳山寺　光福寺）

學佛考訓（翠微寺　天宫寺　善卷寺）

西干十寺記（水西寺　經藏寺）

神異典第一百七卷

僧寺部彙考一

釋名

寺

寺嗣也治事者相續於其內本是司名西僧乍來權止公司移入別居不忘其本還標寺號

晉書

孝武帝本紀

太元六年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

沙門以居之

魏書

釋老志

後漢明帝遣郎中蔡愔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得佛經四十二章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西摩騰法蘭咸卒於此寺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遂爲四方式

洛陽伽藍記

白馬寺

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帝夢金人長丈六項背日月光明胡神號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經像焉時白馬負經而來因以爲名明帝崩起祇洹於陵上自此以後百姓冢上或作浮屠焉寺上經函至今猶存常燒香供養之經函時放光明耀於堂宇是以道俗禮敬之如仰眞容浮圖前柰林蒲萄異於餘處枝葉繁衍子實甚大柰林實重七斤蒲萄實偉於棗味竝殊美冠於中京帝至熟時常詣取之或復賜宮人宮人得之轉餉親戚以爲奇

味得者不敢輒食乃歷數家京師語曰白馬甜榴一實直牛

永寧寺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閶闔門南一里御道西其寺東有太尉府西對永康里南界昭元曹北鄰御史臺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刹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遙已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十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是以營建過度也刹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鏁四道引刹向浮圖四角鏁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窗戶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鈴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力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音聞及十餘里浮圖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極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軀人中長金像十軀繡珠

像三軀織成五軀作功奇巧冠於當世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青璅綺疏難得而言栝椿松柏扶疎拂檐翠竹香草布濩堦墀是以常景碑云須彌寶殿兜率淨宮莫尚於斯也外國所獻經像皆在此寺寺院牆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宮牆也四面各開一門南門樓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製似今端門圖以雲氣畫彩仙靈綺錢青璅赫麗華拱夾門有四力士四獅子飾以金銀加之珠玉壯麗煥炳世所未聞東西兩門皆亦如之所可異者唯樓兩重北門一道不施屋似烏頭門四門外樹以青槐亘以綠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路斷飛塵不由奔雲之潤清風送涼豈藉合歡之發詔中書舍人常景爲寺碑文裝飾畢功明帝與太后共登之視宮內如常中臨京師若家庭以其目見宮中禁人不聽升衒之常與河南君胡孝世共登之下臨雲雨信哉不虛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遊中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讚歎實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

遍而此寺精麗遍閻浮所無也極佛界亦未有此口唱南無或合掌連日至孝昌二年大風發屋拔樹剎上寶瓶隨風而落入地丈餘復命工匠更著新瓶永熈三年二月浮圖爲火所燒帝登臨雲臺望火遣南陽王寶炬錄尚書長孫稚將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淚而去火初從第八級中平旦火發當時雷雨晦冥雜下霰雪百姓道俗咸來觀火悲哀之聲振動京邑時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經三月不滅有入地柱火尋柱周年猶有烟氣其年五月中有人從象郡來云見浮圖于海中光明照耀儼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見之俄然霧起浮圖遂隱

建中寺

建中寺普泰元年尚書令樂平王尒朱世隆所立也本是閹官司空劉騰宅屋宇奢侈梁棟踰制一里之間廊廡充溢堂北宣光殿門西乾明門博敞弘麗諸王莫及也在西陽門內御道北謂延年里正光年中元義專權太后幽隔永巷騰爲謀主至孝昌年太后反政遂誅義等沒騰田宅元義誅日騰已物故太后

追思騰罪發墓殘尸使其神靈無所歸聚以宅賜王雍建義元年尚書令樂平王尒朱世隆爲榮追福題以爲寺朱門黃閣所謂仙居也以前廳爲佛殿後堂爲講堂金花寶蓋遍滿其中有一凉風堂本騰避暑之處淒凉常冷經夏無蠅有萬年千歲之樹也

長秋寺

長秋寺劉騰所立也騰初爲長秋令因以爲名在南陽門內御道北一里亦在延年里卽是晉中朝時金市處寺北有濛汜池夏則有水冬則竭矣中有三層浮圖一所金盤靈刹耀諸城內作六牙白象負釋迦在虛中莊嚴佛事悉用金玉作工之異難可具陳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師子導引其前吞刀吐火騰驤一面綵幢上索詭譎不常奇伎異服冠于都市像停之處觀者如堵迭相踐躍常有死人

景樂寺

景樂寺太傅淸河文獻王懌所立也在閶闔門南御道西望永寧寺正相當寺西有司徒府東有大將軍高肇宅北連義井里義井里北門外有叢樹數株枝

條繁茂下有甘井一所石槽鐵罐供給行人飲水庇蔭多有憩者有佛殿一所像輦在焉雕刻巧妙冠絕一時堂廡周環曲房連接輕條拂戶花蕊披庭至于六齋常設女樂歌聲遶梁舞袖徐轉絲管寥亮諧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觀者以爲至天堂及文獻王薨寺禁稍寬百姓出入無復限礙後汝南王悅復修之悅是文獻之弟詔諸音樂逞伎寺內奇禽怪獸舞忭殿亭飛空幻惑世所未覩異端奇術總萃其中剝驢投井植棗種瓜須臾之間皆得賜食士女觀者目亂精迷自建義以後京師頻有大兵此戲遂隱也

昭儀尼寺

昭儀尼寺閹官等所立也在東陽門內一里御道南寺有一佛二菩薩塑工精絕京師所無也四月七日常出詣景明景明三像恆出迎之伎樂之盛與劉騰相比堂前有酒樹麪木昭儀寺有池京師學徒謂之翟泉也衒之按杜預注春秋云翟泉在晉太倉西南按晉太倉在建春門內今太倉在東陽門內此地今

在太倉西南明非翟泉也後隱士趙逸云此地是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于是學徒始悟經過者想見綠珠之容也

愿會寺

愿會寺中書舍人王翊捨宅立也佛堂前有桑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遶柯葉傍布形如羽蓋覆高五尺又葉凡爲五重每重葉生椹各異京師道俗謂之神桑而觀者成市布施者甚衆帝聞而惡之以爲惑衆命給事中黃門侍郎元紀伐殺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血流至地見者莫不悲泣

光明寺

宜壽里內有苞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鐘聲時見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暉甚異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軀可高三尺有二菩薩趺坐上銘云晉太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令荀勖造暉遂捨宅爲光明寺時人咸云此荀勖舊宅其後盜者欲竊此像與菩薩合聲喝賊盜者驚怖應即殞倒衆僧聞像叫聲遂來捉得賊

胡統寺

胡統寺太后從姑所立也入道爲尼遂居此寺在永寧南一里許寶塔五重金刹高聳洞房周匝對戶交窻朱柱素壁甚爲佳麗其寺諸尼帝城名德善于開導工談義理常入宮與太后說法其資養緇流從無此也

修梵寺　嵩明寺

修梵寺在清陽門內御道北嵩明寺復在修梵寺西竝漫牆峻宇比屋連甍亦是名寺也修梵寺有金剛鳩鴿不入鳥雀不棲菩提達磨云得其眞相也

景林寺

景林寺在開陽門內御道東講殿疊起房廡連屬丹楹炫日繡桷迎風實爲勝地寺西有園多饒奇果春鳥秋蟬鳴聲相續中有禪房一所內置祇洹精舍形製雖小巧構難比加以禪閣虛靜隱室凝邃嘉樹夾牖芳杜匝堦雖云朝市相同巖谷靜行之僧繩坐其內餐風服道結跏數息有石銘一所國子博士盧白頭爲其文白頭字景裕范陽人也

明懸尼寺

明懸尼寺彭城武宣王勰所立也在建春門外石樓南有三層塔一所未加莊嚴寺東有中朝時常滿倉高祖令爲租場天下貢賦所聚蓄也

龍華寺

龍華寺宿衛羽林虎賁所立也在建春門外陽渠南寺南有租場陽渠北有建陽里里有土臺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趙逸云此臺是中朝旗亭也上有二層樓懸鼓擊之以罷市有鐘一口撞之聞五十里太后以鐘聲遠聞遂移在宮內置凝閒堂與內講沙門打爲時節孝昌初蕭衍子豫章王蕭綜來降聞此鐘聲以爲奇異遂造聽鐘歌詞三首傳于世

瓔珞寺

瓔珞寺在建春門外御道北所謂建陽里也卽中朝時白社地董威輦所居處里內有瓔珞慈善暉和通覺暉元宗聖魏昌熙平崇眞因果等十寺里內士庶二千餘戶信崇三寶衆僧利養百姓所供也

宗聖寺

宗聖寺有像一軀高三丈八尺端嚴殊特相好畢備士庶瞻仰目不暫瞬此像一出市井皆空炎光輝赫獨絕世表妙伎雜樂亞于劉騰城東士女多來此寺觀看也

魏昌尼寺

魏昌尼寺閹官瀛州刺史李次壽所立即中朝牛馬市處也刑嵇康之所

景興尼寺

建春門外一里餘至東石橋南北而行石橋南道有景興尼寺亦閹官等所共立也有金像輦去地三尺施寶蓋四面垂金鈴七寶珠飛天伎樂望之雲表作工甚精難可揚確像出之日帝詔羽林一百人舉此像絲竹雜伎皆由旨給

莊嚴寺

莊嚴寺在東陽門外一里御道北所謂東安里也北爲租場

秦太上君寺

秦太上君寺胡太后所立也在東陽門御道北所謂

暉文里當時太后正號崇訓母天下號父爲秦太上公母爲秦太上君爲母追福因以名焉中有五層浮圖一所巨刹入雲高門向街佛事莊飾等于永寧誦室禪堂周流重疊花林芳草遍滿堦墀常有大德名僧講一切經受業沙門亦有千數

正始寺

正始寺百官等所立也正始中立因以爲名在東陽門外御道南所謂敬義里也里內有典虞簷宇清淨美于景林衆僧房前高林對牖青松青樫連枝交映多有枳樹而不中食有石碑一枚背有侍中崔光施錢四十萬陳留侯李崇施錢二十萬自餘百官各有差少者不減五千以下後人刊之

平等寺

平等寺廣平武穆捨宅所立在青陽門外二里御道北所謂孝敬里也堂宇宏美林木蕭森平臺複道獨顯當世寺門外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嚴常有神驗國之吉凶先炳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中此像面有悲容兩目垂淚遍體皆濕時人號曰佛汗京

師士女空市里而往觀之有比丘以淨綿拭其淚須臾之間綿濕都盡更以他綿換俄然復濕如此三日乃止明年四月爾朱榮入洛陽誅戮百官死亡塗地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復汗士庶復往觀之五月北海王入洛莊帝北巡七月北海王大敗所隨江淮子弟五千盡被俘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每經神驗朝夕惶懼禁人不聽觀之至十二月爾朱兆入洛陽擒莊帝於晉陽在京宮殿空虛百日無主永熙元年平陽王入纂大業始造五層塔一所平陽王武穆王少子詔中書侍郎魏收等爲寺碑文至二年二月五日土木畢功帝率百僚作萬僧會其日寺門外有石像無故自動低頭復舉竟日乃止帝躬加禮拜怪其詭異中書舍人靈景曰石立社移上古有此陛下何怪也帝乃還宮七月中帝爲侍中斛斯椿所使奔于長安至十月終而京師遷鄴焉

景寧寺

景寧寺太保司徒公楊椿所立也在淸陽門外三里御道南所謂景寧里也高祖遷都洛邑椿創居此里

遂分宅爲寺因以名之制飾甚美綺柱珠簾椿弟慎冀州刺史慎弟津司空竝立性寛雅貴義輕財四世同居一門三從朝貴義居未之有也普泰中爲爾朱世隆所誅後捨宅爲建中寺出清陽門外三里御道北有孝義里里西北角有蘇秦冢冢傍有寶明寺衆僧常見秦出入此冢車馬羽儀若今宰相也

歸覺寺

孝義里東市北殖貨里里有太常民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爲業永安年中胡殺猪猪忽唱乞命聲及四鄰人謂胡兄弟相鬬而來觀之乃猪也即捨宅爲歸覺寺合家人入道焉普泰元年此寺金像生毛眉髮悉皆具足尚書左丞魏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徵至明年而廣被廢死

景明寺

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景明年中立因以爲名在宣陽門外一里御道東其寺東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却負帝城青林垂影綠水爲文形勝之地爽塏獨美山縣臺觀光盛一千餘間複殿重房交疏

對靈臺紫閣浮道相通雖外有四時而內無寒暑房簷之外皆是山池松竹蘭芷垂列堦墀含風團露流香吐馥至正光年中太后始造七層浮圖一所去地百仞是以邢子才碑文云俯仰擊電傍矚奔星是也糚飾華麗侔于永寧金盤寶鐸煥爛霞表寺有三池萑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黃甲紫鱗出沒于繁藻或青鳧白鴈沉浮于綠水碾磑舂簸皆用水功伽藍之妙最爲稱首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師諸像皆來此寺尚書祠部曹錄像名有一千餘軀至八日以次入宣陽門向閶闔宮前受皇帝散花于時金花映日寶蓋浮雲幡幢若林香烟似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驤所在駢比名僧德衆負錫爲群信徒法侶持花成藪車騎塡咽繁衍相傾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唱言佛國至永熙年中始詔國子祭酒邢子才爲寺碑文

大統寺　招福寺

大統寺在景明寺西所謂利民里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略宅每于夜見赤光行于堂前如此者非一向

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千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爲吾造功德顯略遂造招福寺以世人謂此地是蘇秦舊宅當時元義秉政聞其得金就洛索以十二斤與之衒之按蘇秦時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應是碑銘之類頌其聲跡也

秦太上公二寺

秦太上公二寺在景明南一里西寺太后所立東寺皇姨所造並爲父追福因以名之時人號爲雙女寺竝門鄰洛水林木扶疎布葉垂陰各有五層浮圖一所高五十丈素綵畫工比于景明至於六齋常有中黃門一人監護僧舍襯施供具諸寺莫及焉

報德寺　大覺寺　三寶寺　寧遠寺

報德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爲馮太后追福在開陽門外三里開道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蝌蚪隸三種字漢中郎蔡邕筆之遺迹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竝在堂

前魏文帝作典論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高祖題爲勸學里里有大覺三寶寧遠三寺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于鄴周廻有園珍果出焉有柰如承光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于京師

正覺寺

勸學里東有延賢里里內有正覺寺尚書令王肅所立也肅字恭懿瑯琊人僞齊雍州刺史奐之子也贍學多通才辭美茂爲齊祕書丞太和十八年背逆歸順時高祖新營洛邑多所造制肅博識舊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賢之名肅立之肅在江南之日聘謝氏女爲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以贈之其詩曰本爲薄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云鍼是貫綿物目中恆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肅甚有愧謝之色遂造正覺寺以憩之

龍華寺　追聖寺

龍華寺廣陵王所立也追聖寺北海王所立也並在報德寺之東法事僧房比秦太上公京師寺皆種雜

果而此三寺園林茂盛莫與之爭

高陽王寺

高陽王寺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津陽門外三里御道西傍雍爲尒朱榮所害也捨宅以爲寺

崇虛寺

崇虛寺在城西卽漢之躍龍園也延熹九年桓帝祠老子于躍龍園設華蓋之坐用郊天之樂此其地也高祖遷京之始以地給民憩者多見妖怪是以人皆去之遂立寺焉

冲覺寺

冲覺寺太傅清河王懌捨宅所立也在西明門外一里御道北懌親王之中最有名行世宗愛之特隆諸弟延昌四年世宗崩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竝受遺詔輔翼孝明時帝年始六歲太后代總萬機以懌名德茂親體道居正事無大小多諮詢之是以熙平神龜之際勢傾人主第宅豐大踰於高陽正光初元義秉權閉太后于後宮懌薨于下省孝昌元年太后還總萬機追贈懌太子太師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

事謚曰文獻圖懌像于建始殿爲文獻追福建五層浮圖一所工作與瑤光寺相似也

宣忠寺

宣忠寺侍中司州牧城陽王徽所立也在西陽門外一里御道南永安中北海入洛莊帝北巡自餘諸王各懷二望唯徽獨從莊帝至長子城大兵阻河雄雌未決徽願入洛陽捨宅爲寺及北海敗散國道重暉遂捨宅焉

王典御寺

王典御寺閹官王桃湯所立也時閹官皆爲尼寺惟桃湯獨造僧寺世人稱其英雄門有三層浮圖一所工踰昭義宦者招提最爲人寶至于六齋常擊鼓歌舞也

光寶寺

光寶寺在西陽門外御道北有三層浮圖一所以石爲基形製甚古畫工雕刻隱士趙逸見而嘆曰晉朝石塔寺今爲光寶寺也人問其故逸曰晉朝三十二寺盡皆埋滅惟有此寺獨存指園中一處曰此是浴

堂前五步應有一井衆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井雖塡塞甎口如初浴堂下猶有石數十枚當時園地平衍果菜葱青莫不歎息焉園中有一海號咸池葭芙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羅生其傍京邑士子至于良辰美日休沐告歸徵友命朋來遊此寺雲車接軫羽蓋成陰或置酒林泉題詩花圃折藕浮瓜以爲興適普泰末雍州刺史隴西王尒朱天光總士馬于此寺寺門無何都崩天光見而惡之其年天光戰敗斬于東市也

法雲寺

法雲寺西域烏陽國胡沙門曇摩羅所立也在光寶寺西隔牆竝門摩羅聰慧利根學窮釋氏至中國即曉魏言隸書凡所聞見無不通解是以道俗貴賤同歸仰之作祇洹一所工制甚精佛殿僧房皆爲胡飾丹素發彩金碧垂輝摹寫眞容似丈六之見鹿苑神光壯麗若金剛之在雙林伽藍之內珍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蔽庭京師沙門好胡法者皆就摩羅受持之戒行眞苦難可揄揚祕呪神驗閻浮所無也呪枯

樹能生枝葉呪人變爲驢馬見之莫不忻怖西域所賫舍利骨及佛牙經像皆在此寺

融覺寺

融覺寺淸河文獻王懌所立也在閶闔門外御道南有五層浮圖一所與冲覺寺齊等佛殿僧房充溢里許比丘曇謨最善於義學講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天竺國胡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號爲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諸夷號爲羅漢曉魏言及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之傳眞教不能過也流支讀曇謨最義大乘章每彈指贊歎唱言微妙即爲胡書寫之傳之于西域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之號曇謨最爲東方聖人

大覺寺

大覺寺廣平王環捨宅所立在融覺寺西一里許北瞻芒嶺南眺洛汭東望宮闕西顧旗亭神皐顯敞實爲勝地是以溫子昇碑云面水背山左朝右市是也環所居之堂上置七佛林池飛閣比之景明至於春風動樹則蘭開紫葉秋霜降草則菊吐黃花名僧大

德寂以遺煩永熙年中平陽王卽位造甎浮圖一所是土石之工窮精極麗詔中書舍人溫子昇以爲文也

永明寺

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覺寺東時佛法經像盛于洛陽異國沙門咸來輻輳負錫持經適玆洛土宣武故立此寺俾以憩之廡房連亙一千餘間庭列修竹簷拂高樬奇花異草駢闐堦砌百國沙門三千餘人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盡天地之西陲績紡百姓野店邑房相望衣服車馬擬儀中國

疑元寺

疑元寺閹官濟州刺史賈燦所立也在廣明門外一里御道東所謂永平里也卽漢太上王廣處遷京之初創居北里值母亡捨以爲寺地形高顯下臨城闕房廡麗精竹柏成林實是淨行息心之所也王公卿來遊觀爲五言者不可勝數

河間寺

壽丘里民間號爲皇子坊當時帝族王侯外戚公主

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而河間王琛最爲豪首經河陰之役諸元殲盡王侯第宅多題爲寺壽丘里閭列刹相望祇洹鬱起寶塔高臨四月八日京師士女多至河間寺觀其殿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爲蓬萊仙室亦不足過入其後園見溝瀆環繞石磴嶕嶢朱荷出池綠萍浮水飛梁跨樹高棟出雲咸皆唧唧雖梁王兎苑想之不如也

京師諸寺

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戶十萬六千餘廟社宮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爲一里里開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元年遷都鄴城洛陽餘寺四百二十一所北芒山上有馮王寺齊獻武王寺京東石關有元領軍寺劉長秋嵩高中有閑居寺栖禪寺嵩陽寺道場寺上有中頂寺東有昇道寺栖禪寺京南關口有石窟寺靈巖寺京西瀍澗有白馬寺照樂寺如此之寺既郭外不在數限亦詳載之

寺塔記

大興善寺

靖恭坊大興善寺寺取大興兩字坊名一字爲名新記云優塡像總章初爲火所燒據梁時西域優塡在荊州言隋自臺城移來此寺非也今又有栴檀像開目其工頗拙尤差謬矣不空三藏塔前多老松歲旱則官伐其枝爲龍骨以祈雨蓋三藏役龍意其樹必有靈也行香院堂後壁上元和中畫人梁洽畫雙松稍脫俗格曼殊堂工塑極精妙外壁有泥金幀不空自西域齎來者栴檀像堂中有時非時經界朱寫之盛以漆龕僧云隋朝舊物寺後先有曲池不空臨終時忽然涸竭至惟寛禪師止住因潦通泉白蓮藻自生今復成陸矣東廊之南素和尚院庭有青桐四株素之手植元和中卿相多遊此院桐至夏有汗汚人衣如輠脂不可浣天王閣長慶中造本在春明門內與南內連牆其形大爲天下之最太和二年敕移就此寺拆時腹中得布五百端漆數十筩今部落鬼神形像墮壞唯天王不損

安國寺

長樂坊安國寺紅樓睿宗在藩時舞榭

東禪院

東禪院亦曰木塔院院門北西廊五壁吳道元弟子釋思道畫釋梵八部不施彩色尚有典型

山庭院

山庭院古木崇阜幽若山谷當時輦土營之

趙景公寺

常樂坊趙景公寺隋開皇三年置本曰弘善寺十八年改焉南中三門裏東壁上吳道子白畫地獄變筆力勁怒變狀陰怪覩之不覺毛戴吳畫中得意處三階院西廊下范長壽畫西方變及十六對事寶池尤妙絕諦視之覺水入浮壁院門上白畫樹石頗似閻立德予攜立德行天祠粉本驗之無異西中三門裏門南吳生畫龍及刷天王鬚筆蹟如鐵有執爐天女竊眸欲語華嚴院中鍮石盧舍立像高六尺古樣精巧塔下有舍利三斗四升移塔之時僧守行建道場出舍利俾士庶觀之唄讚未畢滿地現舍利士女不

敢踐之悉出寺外守公乃造小泥塔及木塔近十萬枚葬之今尚有數萬存焉寺有小銀像六百餘軀金佛一軀長數尺大銀像高六尺餘古樣精巧又有嵌七寶字多心經小屏風盛以寶函上有雜色珠及白珠駢甃亂目祿山亂宮人藏於此寺屏風十五牒三十行經後云發心主司馬恆存願成主上柱國索伏寶息上柱國眞德爲法界衆生造黃金牒經善繼疑外國物也

寶應寺

通政坊寶應寺韓幹藍田人少時常爲貰酒家送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一貰酒漫遊幹常徵債于王家戲畫地爲人馬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趣乃歲與錢二萬令學畫十餘年今寺中釋梵天女悉齊公妓小小等寫眞也寺有韓幹畫下生幀彌勒衣紫袈裟右邊仰面菩薩及二獅子尤入神西北角院內有懷素書顏魯公序張渭侍郎錢起郎中讚

菩薩寺

平康坊菩薩寺食堂東壁上吳道元畫智度論色偈

變偈是吳自題筆跡遒勁如磔鬼神毛髮次堵畫禮骨仙人天衣飛揚滿壁風動佛殿內槽後壁面吳道元畫消災經事樹石古嶮元和中上欲令移之慮其摧壞乃下詔擇畫手寫進佛殿內槽東壁維摩變舍利佛角而轉膝元和末俗講僧文溆裝之筆跡盡矣寺之制度鐘樓在東唯此寺緣李右座林甫宅在東故建鐘樓于西寺內有郭令玳瑁鞭及郭令王夫人七寶帳寺主元竟多識釋門故事云李右座每至生日常轉請此寺僧就宅設齋有僧乙嘗歎佛施鞍一具賣之材直七萬又僧廣有聲名口經數年次當嘆佛因極祝右座功德冀獲厚䞋齋畢簾下出綵篚香羅帕藉一物如朽釘長數寸僧歸失望慚惋數日且意大臣不容欺己遂攜至西市示于商胡商胡見之驚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貨此不違價僧試求百千胡人大笑曰未也更極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直一千萬遂與之僧訪其名曰此寶骨也又寺先有一僧不言姓名常負束藁坐臥于寺兩廊下不肯住院經數年寺綱維或勸其住房曰爾厭我耶其夕遂

以東蘗焚身至明唯灰燼耳無血骨之臭衆方知異人遂塑灰爲像今在佛殿上世號東草師

光宅寺

光宅坊光宅寺普賢堂本天后梳洗堂葡萄垂實則幸此堂今堂中尉遲畫頗有奇處四壁畫像及脫皮白骨匠意極嶮又變形三魔女身若出壁又佛圓光均彩相錯亂自成講堂東壁佛座前錦如斷古標西壁逼之摽摽然

靜域寺

宣揚坊靜域寺本太穆皇后宅寺僧云三階院門外是神堯皇帝射孔雀處上蟠虵汗煙可懼東廊樹石嶮怪高僧亦怪

崇濟寺

招國坊崇濟寺寺後有天后織成蛟龍被襖子及繡衣六事東廊從南第二院有宣律師製袈裟堂曼殊堂有松數株甚奇

資聖寺

崇聖坊資聖寺淨土院門外相傳吳生一夕秉燭醉

畫就中戟手視之惡駭院門裏盧楞伽畫盧常學吳畫吳亦授以手訣乃畫總持三門寺方半吳大賞之謂人曰楞伽不得心訣用思太苦其能久乎畫畢而卒

慈恩寺

慈恩寺本淨覺故伽藍因而營建焉凡十餘院總一千八百九十七間勑度三百僧初三藏自西域廻詔太常卿江夏王道宗設九部樂迎經像入寺綵車凡千餘輛上御安福門觀之太宗常賜三藏衲約直百餘金其工無鍼綖之迹寺中柹樹白牡丹是法力上人手植

三寶感通錄

唐述谷寺

晉初河州唐述谷寺者在今河州西北五十里度風林津登長夷嶺南望名積石山卽禹貢導之極地也衆峯競出各有異勢或如寶塔或如層樓松柏映巖丹青飾岫自非造化神功何因綺麗若此南行二十里得其谷焉鑿山構室接梁通水繞寺華藥果菜充

滿今有僧住南有石門濱於河上鐫石文曰晉太始年之所立也寺東谷中有一天寺窮討處所略無定指常聞鐘聲又有異僧故號此谷名爲唐述羌云鬼神也所以古今諸人入積石者每逢仙聖行住恍惚現寺現僧東北嶺上出醴泉甜而且白服者不老

法苑珠林

波提寺

晉南京寺記云波提寺在秣陵縣昔晉咸安二年簡文皇帝起造本名新林寺時歷陽郡烏江寺尼道容苦行通靈預知禍福世傳爲聖麼咸安初有烏巢殿屋帝使掌筮人占之曰西南有女人師當能伏此怪卽遣使至烏江迎聖麼問此吉凶焉在麼曰修德可以禳災齋戒亦能轉障帝乃建齋七日禮懺精勤法席未終忽有羣烏運巢而去一時淨盡帝深加敬信因爲聖麼起此寺焉

靈味寺

靈味寺建康鍾山蔣林里宋永初三年沙門法意起造晉末有高逸沙門莫顯名迹巖棲谷飲常在鍾山

之阿一夜忽聞怪石崩墜聲振林薄明旦履行唯見清泉湛然因聚徒結宇號曰靈味

招提寺

廬山招提寺有釋僧瑜姓周吳興餘杭人弱冠出家業素純粹宋元嘉十五年與同學曇溫慧光等於廬山南嶺共建精舍名曰招提

梁京寺記

小莊嚴寺

小莊嚴寺在建業定陰里本是晉零陵王廟地梁天監六年道度禪師起造時有邵文立者世以烹屠爲業常欲殺一鹿鹿跪而流淚以爲不祥鹿懷一麑尋當產育就庖哀切同被刳割因斯患疾眉鬚皆落身瘡竝壞後乃深起悔責求道度禪師發大誓願罄捨家資迺買此地爲立伽藍

同泰寺

梁武帝改年號大通起同泰寺在臺城內窮極帑藏造大佛閣七層爲火所焚武帝捨身施財以祈佛福自大通以後無年不幸

開善寺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以錢二十萬易定林前岡獨龍阜以葬誌公永定公主以湯沐之資造浮圖五級於其上十四年即塔前建開善寺

大愛敬寺

梁武帝普通元年造在蔣山之北高峯上

法寶寺

梁同泰寺基之半也建康刹錄梁武帝大通元年創同泰寺寺處宮後別開一門名大通門帝晨夕講議多遊此門

寶林寺

梁天監中武帝與寶公同遊此山見林巒殊勝命建精藍

庚寅奏事錄

龍遊寺

金山龍遊寺長老寶印川人有衆二百棟宇鼎新寺遶山臨水爲屋故諺云金山屋裏山焦山山裏屋蓋實錄也三門借石碑山爲案乃江中三石峯也寺有

雄跨堂頗雄偉洪景伯書額觀音殿下臨龍淵長老云頃年軍士習水戰嘗墜石測之深三十二丈而揚子江心深七十餘丈云

于役志

壽寧寺

寺本徐知誥故第李氏建國以爲孝先寺太平興國改今名寺甚宏壯畫壁尤妙問老僧云周世宗入揚州時以爲行宮盡污墁之唯經藏院畫元奘取經一壁獨在尤爲絕筆

燕翼貽謀錄

相國寺

東京相國寺乃瓦市也僧房散處而中庭兩廡可容萬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必由於此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命重建三門爲樓其上甚雄宸墨親填書金字額曰大相國寺五月壬寅賜之

揮麈前錄

應天寺　啓聖院　興德禪院

西京應天寺本後唐夾馬營大中祥符二年以太祖誕聖之地建寺賜名東京啓聖院本晉護聖營以太宗誕聖之地太平興國六年建寺雍熙二年寺成賜名二寺皆奉祖宗神御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大統治平二年建齊州爲興德軍熙寧八年八月詔潛邸爲佛寺以本鎮封賜名興德禪院仍給淤田三十頃

廬山後錄

西林寺

廬山西林寺卽慧永道場也流水濊濊循堦除寺不經火但不葺耳牛僧孺書寺額佛像獨被冠纓

吳中勝記

吳山寺

吳山嶺腰有寺寺有井僧言鑿石得之宋時龜蛇怪見寺以井勝病者汲飲之多愈故名分水嶺又曰施水院一碑篆龜蛇記甚古記多與僧言合

光福寺

光福寺燬堂宇獨存而結構迴異碑多唐僧書書皆

善有唐進士顧士彥者題石剝落而子昂復書之題曰蒼島孤生白浪中倚天高塔勢翻空煙凝遠岫崩寒翠霜染疎林墮碎紅汀洛或棲彭澤鴈樓臺深貯洞庭風六時金磬落何處偏傍葦蘆驚釣翁字句交輝當時爲光福二絕僧言士彥葬宇下施地爲寺五子官皆太守寺左祠之號爲五神而禱祈不絕近山今有顧氏二百餘家某年澗底露銅觀音像雩有異靈而寺以起元至千僧今市皆其舍也故傳銅鐘千斤其盡亦異國初籍寺產歸之民寺以一異得免

學佛考訓

翠微寺　天宮寺

唐太宗捨終南舊宮爲龍田寺更名翠微寺又以太原舊第爲天宮寺

善卷寺

善卷寺去祝陵一里長松夾道今漸少亭跨澗曰涌金入寺門有閣曰圓通古碑離立閣下唐殿制作甚古科斗葳蕤數百重罘罳堅樸前榮承塵雕鏤作連錢文使不穴鼠大中初創建庭中左紐柏一

西干十寺記

水西寺

淳熙志云太平興國寺在縣西南唐至德二載建號興唐寺寺門踞兩峰間下瞰溪流州西勝處也唐末楊氏改爲延壽寺而民間亦呼爲水西寺寺有戒壇國朝之制歲以誕聖日開壇爲沙彌受三百六十戒祠部給戒牒凡天下壇七十有二云

經藏寺

余徧歷名刹藏經閣所在而有興唐以經藏命寺蓋從陝州五張寺經藏碑得名耳碑文出庾子山之筆南陽張元高五子同居共捨爲寺伽藍肇建即以五張爲名寺主三藏大法師法映邑主洛州刺史張隆等財法行檀身心罄竭兼化鄉邑黑白數千造一功德輪見成三百餘部故得雲書金檢並入香城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八卷目錄

僧寺部彙考二

畿輔通志

大興隆寺　大隆福寺　報國寺　鷲峯寺　明因寺　法藏寺　愍忠寺　隆安寺　大功德寺　章公寺　觀音寺　天寧寺　千佛寺　極樂寺　眞覺寺　萬壽寺　雙林寺　慈慧寺　皇姑寺　慈壽寺　法雲寺　碧雲寺　廣濟寺　洪福寺　法華寺　昭化寺　龍興寺　大安寺　普濟寺　觀雞寺　智度寺　普壽寺　雲居寺　靈集寺　隆教寺　秋月寺　望海寺　崇慶寺　大覺寺　龍泉寺　鐵瓦寺　沙丘寺　法雲寺　演法寺　白馬寺　稽古寺　雙泉寺　興化寺　保安寺　湧泉寺　玉佛寺　福

泉寺 龍興寺 天寧寺 開元寺 舍利寺 極果寺 勝樂寺 廣勝寺 開化寺 天
寧萬壽寺 開元寺 汎愛寺 金剛寺 保 慶寺 泉亭寺 文殊寺 匡教寺 霧觀寺
隆興寺 龍行寺 壓沙寺 興隆寺 大 安寺 白馬寺 石佛寺 福興寺 龍骨寺
興國寺 閣院寺

山東通志

太平寺 千佛寺 普照寺 靈巖 寺 鬱蔥寺 空杏寺 興隆寺
靈芝寺 光善寺 普照寺 興化禪寺 大 覺禪院 獨山寺 天寧萬壽禪寺 大覺寺
大雲寺 興國寺 萊山寺

山西通志

崛㠑寺 壽寧寺 崇善寺 延慶 寺 永祚寺 寶林禪院 法華寺
童子寺 天龍寺 淨明寺 奉聖寺 華 塔寺 崇聖寺 永寧寺 天寧寺 圓果寺

顯通寺 娑婆寺 壽寧寺 文殊寺 龍 泉寺 金閣寺 圓照寺 塔院寺 廣宗寺
鳳林寺 普救寺 羅漢寺 凉馬寺 慈 氏院 露巖寺 太平興國寺 清凉寺 大
雲寺 萬固寺 普救寺 延祚寺 仁壽寺 法雲寺 天寧寺 太平興國寺 柏塔寺
太子寺 誌公寺 廣教寺 香山寺 大 善寺 西福昌寺 東福昌寺 昭遠寺 黃
雲寺 百穀寺 昭覺寺 翠巖寺 能仁寺 大雲寺 天宮寺 靈巖寺 實際寺 太
子寺 慈祥寺 洪福院 寶泉寺 江猪寺 石窟十寺 南堂寺 華巖寺 懸空寺
天賜禪林 佛宮寺 大安寺 龍泉寺 崔 家寨寺 閔子院寺 青蓮寺 崇果寺 金
峯寺 石室寺 龍泉寺 靈泉寺 崇安寺 響堂寺

神異典第一百八卷

僧寺部彙考二

畿輔通志

大興隆寺

寺俗名雙塔寺在順天府西長安街雙磚塔若長少而肩隨立者其長九級而右其少七級而左九級者額曰特贈光天普照佛日圓明海雲祐聖國師之塔七級者額曰佛日圓照大禪師可菴之靈塔或乃曰地元之舊獄夜多冤苦鬼聲塔以鎭之又曰地唐憫

忠寺之墳院二師者憫忠寺一二代祖非矣雙塔寺元慶壽寺也海雲可菴元僧也今僧室中有碑矣燕京編修官王萬慶撰略云今寺尚有海雲可菴二像衣皆團龍魚袋海雲像門弟子劉秉忠贊之按今射所亦慶壽寺址也明成祖初欲爲姚少師建第少師固辭居慶壽後更名大興隆寺舊有石刻金章宗飛渡橋飛虹橋六大字嘉靖十七年寺災石刻亦燬二十九年錦衣衛都督陸炳請改大興隆寺址爲射所尋以金鼓聲徹大內擬改建元明宮其射所別置于大慈恩寺址在海子橋今廢爲廠炳言慈恩亦近禁城請移民兵敎場於安定門外移射所於民兵敎場而興隆故地於以演象良便得旨允行故今人並稱射所演象所云

大隆福寺

寺爲明景帝立三世佛三大士處殿二層三層左殿藏經右殿轉輪中經毘盧殿至第五層乃大法堂白石臺欄周圍殿堂上下階陛旋繞牕櫳踐不及地曙不因天蓋取用南內翔鳳等殿石欄干也殿中藻井

制本西來八部天龍一華藏界云

報國寺

送客出廣寧門者率置酒報國寺雙松下初入天王殿覩殿墀數株偃蓋顧而喜之既瞻二松所目偃蓋松猶病其翹楚奇情未逮年齒未促逼也左之偃不過簷甃右之偃不俯欄石影無遠移遙枝相及鱗鱗蹲石針針亂棘駭嘆久之松理出蓋藤壓而蔓枝傍引數丈勢不得更前急却而折紆者亦輪轉然無意臻上也被於地則已耳人朱柱支其肘乃得蹻踏行影中僧視客顏定導之上毗盧閣望三殿日光四壇雨色意氣始得揚每日霽樹開風定塵短指盧溝輿騎載負者井井下閣禮觀音僧前通曰窑變也像可尺寶冠綵帔瞑而右倚偃左膝膝承左手手梵字輪植右膝植右肘右腕支頤焉右倚不端坐者晏坐也右肘微瀉者肘屈植也準頰微偏右者支頤也維化身自定故豈意近所能識所敢欐指禮罷送客別意滿會奇情滿會明季都城隍廟有市甚盛今移于寺

鷲峰寺

寺在城隍廟之南齊簷小構者鷲峯寺以旃檀像應化集此緇素瞻禮無虛日寺遂以名像高五尺許寒暑晨昏不一色大抵近沉碧萬曆中慈聖太后始傳以金相傳爲栴檀香木似木耳扣之若磬然者濡者石堅者金輕者髹漆柔可受爪者乃木鵠立上視後瞻若仰前瞻若俯衣紋水波骨法見其表左手舒而植右手舒而垂肘掌皆微弓指微張而膚合三十二相中鵝王掌也按瑞像記云釋迦如來初爲太子誕七日母摩耶棄世生忉利天佛既成道思念母恩遂升忉利爲母說法優塡國王欲見無從乃刻栴檀爲像目犍連尊者以神力攝三十二匠升忉利天諦觀相好三返乃成及佛返人間王率臣庶自往迎佛此像騰步空中向佛稽首佛爲摩頂受記曰我滅度千年汝從震旦利人天像由是閱歷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龜茲六十八年涼州一十四年長安一十七年江左一百七十三年淮安三百一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北至汴京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十二年北至上京二十年南還燕京內殿五十四年燕

宮火迎還聖安寺十九年元世祖迎入仁智殿十五年遷于萬安寺一百四十餘年以上元學士程鉅夫記復居慶壽寺一百二十餘年明嘉靖戊戌慶壽寺災奉迎鷲峰寺迄天啓丁卯共居八十八年計優闐造像當周穆王辛卯至熹宗丁卯凡一千六百一十餘年

明因寺

京師正陽門外三里河東之明因寺乃行僧樂居之明萬曆二十九年紫柏大師自五臺來夜夢十六僧請挂瓶鉢于寺亭午有負巨軸售者軸十六貫休所畫羅漢也軸軸展視面面若夜請挂瓶鉢者師嘆異購之各係以贊傳寺中今絹素敝墨如脫痕纏黃如現身煙雲中非承日光展視則蒼蒼無所見乃日下視久眩眩目睛勞目前見黑矣無能竟閱十六軸者寺先是有李伯時渡海尊者卷不知何年何人脫賺去存者贋本而僧不知天啓二年董宗伯其昌過此書佛成道記筆秀勁似李北海宗伯三十年前見紫柏此寺中索書成道記尋前諾也今搨石矣置寮左

壁

法藏寺

寺有塔高十丈窻面面級盤盤人蟻上而闚觀牕牕方望九門之堞焉牕置一佛佛設一燈凡牕八凡級七凡五十八燈歲上元夜塔遍燈僧遍繞奏樂佛金光明空樂作天上矣寺舊名彌陀金大定中立明景泰二年太監裴善靜修之更曰法藏有祭酒胡濙沙門道孚二碑道孚戒壇第一代戒師世人稱鵝頭祖師也

愍忠寺

唐史稱貞觀十八年太宗以張亮李世勣爲行軍大總管詔戰亡士卒遺骸集柳城帝自爲文祭之臨哭盡哀抵幽州復作佛寺以資冥福賜名愍忠有高閣著聞故志稱愍忠閣也自貞觀至今九百八十七年寺非復舊高閣者其址三斷碑砌今殿壁間一碑上半斷裂其下毀字有淨光寶塔頌有至德二載十月十五日建有參軍張不矜撰參軍蘇靈芝書蘇靈芝者李北海自鐫名也文書石不書丹故從左讀夫然

寺嘗塔矣一碑下半斷裂其上段字有燕京大憫忠寺觀音地宮舍利函記有金大安十年沙門善製撰一碑全而剝其字殆盡不可讀其年月處又剝字惟有重藏舍利函記采師倫書則塔且舍利矣寺經明正統七年重修改額崇福有翰林院待詔陳贄碑萬曆三十五年又修有諭德公鼐碑至四十六年鎭江大會和尚開律堂寺中依式說戒受者數百人註菩薩懺未竟而卒於斯時寺幾可復興之而中廢註未竟者亦不復傳今無閣無塔無舍利寺直僅存

隆安寺

天順間廢寺也萬曆己酉僧翠林自蜀來覩寺荒圮憫嘆彌日乃製巨鐵索與韋馱共鎖項曝烈日中而韋馱汗出於面珠珠下滴金錢大集佛殿得更新殿後堂三楹曰淨土社堂列龕五十三結僧念佛六時觀想六時稱號其稱號也爲哀曼聲一字數轉千號半百刻淵淵悠悠如大江海波也林曰稱佛名號聲促則觀想不備聲舒則有昏雜心者首座端聽乃可識之戒尺及其頂堂廣縱五丈磚方以尺火道旋其

下鑪總外四端日餤煤三百觔堂溫始滿溫周晝夜而冷定又新煤矣以煥念佛者曰地炕也歲元旦設果餌享佛盤千數費各一金此千金矣曰千盤會也林殁乃罷其後一閣則崇禎元年僧大爲立者都城諸寺僧律隆安爲尤肅一在香河縣治東置僧會司於內

大功德寺

寺在府西三十里舊名護聖寺宣德間重建改今名車駕省斂因駐蹕焉景物略曰道西堤行湖光中至青龍橋湖則窮已行左右水田至玉泉山山則出已際湖山而刹者功德寺寺今一搭閒地也存者門耳門外二三古木各三四十圍根半胕土外暍蔭者坐差差如几如凳如養和滑其上膚及骨蟲鼠穴其下亦滑垤壤巒如不知幾十國蟻古幹支日老葉鼓風兩側偃柏不成蓋陰亦助其響傍地餘水田僧無寺業農事破屋數楹供一木球施以丹堊李西涯記云寺故金護聖寺七殿殿九楹楹以金地彩其上宣德中板菴禪師重建也師能役木球大如斗轉輪行

馳登下委折如自脛具逢人躍躍如稽首叩師曰入某侯門則入募金若干曰入某戚里則入募金若干宣宗名入命爲木球使者賜金錢遂建巨刹曰功德寺時臨幸焉

韋公寺

寺在左安門外二里正德時常侍韋霦建貲竭不能竟諂水衡佐焉賜額弘善寺寺東行二折有堂堂三折有亭亭後假山亭前深溪溪里許蘆荻滿中可舟爾而無舟寺無香火田地以果實歲樹周帀曆列可千萬數寺南觀音閣蘋婆一株高五六丈花時鮮紅新綠五六丈皆花葉光實時早秋果著日色燄燄於春花時實戚而葉竭矣但見垂累紫白丸丸五六丈也寺內二西府海棠樹二尋左右列遊者左右目其盛年年次第之花不敢懈寺後五里柰子樹歲柰花開柰旁人家擔負几案酒殽具以待遊者賃賣旬日卒歲爲業樹旁枝低亞入樹中曠然容十數席花陰暗日花光明之看花日暮多就宿韋公寺者海棠蘋婆柰子色二紅白花淡蕊濃柎長多態海棠紅於蘋

婆蘋婆紅於柰子也崇禎己巳柰子樹兵薪之矣

觀音寺

景物略曰杭州上天竺觀音大士古像晉天福年僧道翊見瑞光發澗得奇木以刻也後漢乾祐年僧從勳自洛陽奉佛舍利安大士頂妙相既備晝而白光宋建炎四年兀朮入臨安高宗遜於海兀朮聞知像緣遂與玉帛圖籍盡航而北僧智完率徒以從至燕舍都城西南五里之玉河鄉建寺奉之此觀音寺也天順壬午土人權五脩之成化丁酉僧德顯又脩之因得石上中金大定十七年刻載天會七年梁王徙像甚悉今寺所奉乃又非晉像豈天興初僧顛沛於兵抑至正末復崎嶇而北也寺有成化二十三年學士陳敏政碑至今遊杭天竺者僧仍指大士曰晉像不知徙此已四百八十二年矣

天寧寺

景物略曰釋迦舍利珠八斛四斗其三之一住人間也阿育王置塔八萬四千東震旦得塔十九其粒不可得計也康僧會懇佛七日得七曇榮懇之自三粒

至三百粒隋文帝遇阿羅漢授舍利一裹與法師曇遷數之數多數少莫能定迺七寶函致雍岐等三十州州各一塔天寧寺塔其一也塔高十三尋四周綴鐸以萬計風定風作音無斷際寺僧云音斂則光見或歲一見或數歲一見嘉靖庚戌三月廿八夕婁東王世貞宿寺中微雨簌簌塔鐸忽斂他聲作於下耔耔然類蛩鼓翼者覗相輪表青白光晶熒大如五斗甕上下閃欻間一射人衣亦青白色可炊黍時乃定則鐸聲發他耔耔聲息也塔倒影在大士殿日方中闔殿中門日入門罅塔全影倒現石上昔人云影從罅入空中物則旁礙礙則影東影東則倒投成式云海水倒翻故耳然是舍利珠影也珠光上聚攝入塔影影入隙光光則倒受倒者光中塔影非此塔影也今懸鏡中像過傍鏡其物正倒也陽燧倒影者日光倒入也又光從上來層十三具光一再傳物體則小也佛光日也舍利珠光月也光色青白每見以夜及晦及雨也佛光恆在人目體陰避光日中見影門隙今穿竹至丈承目指空方晝見星也塔前一幢隋開

皇中立書體遒美楊升菴云最似歐褚筆法寺在唐開元名天王寺正統始名天寧或曰京師古幽州也隋所建塔藏舍利者幽之弘業也幽今無弘業天寧之先又不爲弘業意者志軼之志軼之安知弘業不爲天寧也一在保定縣東門外古刹置僧會司於內

千佛寺

景物略曰山之青積空色也山之紫日色秋色暮色山之綠草樹色山之時白時蒼雲煙色也山自無色而有所自爲色者光五彙焉九華頂也頂於盤山之麓一峰出雲凝然而動勢聳然而媚容下有寺曰千佛唐開元寺也今頹矣佛殿歲愁風雨房僧日泣竈烟客無所坐坐山門看九華頂則去寺後半里一石米粉色縱二丈廣丈有五尺曰搖動石試一人悄然推之颭颭動衆則不動試作語曰我其搖則不動初動看日影移處知之次看石知動也然石根山連纖壘焉寺無山田僧得目眚方人就治輒脫然愈香火以之僧所取礪若砧者斷唐人詩碑字磥磥然而時貴詩碑輩立儼如字波捺無損者寺而北半里感化

寺金人碑完好矣番字如篆符乃不可識其歲月

極樂寺

高梁橋水來西山澗中去此入玉河辭山而平未到城而淨兩水夾一堤柳四行夾水高梁堤上柳高十丈拂堤下水尚可餘四五尺岸北數十里大抵皆別業僧寺低昂疎簇綠樹漸遠青青漠漠間以水田界界如雲脚下空距橋可三里爲極樂寺址寺天啓初年猶未燬也門外古柳殿前古松寺左國花堂牡丹西山入座澗水入廚萬曆四十年間士大夫多暇數游寺輪蹄無虛日堂軒無虛處袁中郎黃思立云小似錢塘西湖然

眞覺寺

明成祖時西番板的達來貢金佛五軀金剛寶座規式詔封大國師賜金印建寺居之寺賜名眞覺成化九年詔寺準中印度式建寶座累石臺五丈藏級於壁左右蝸旋而上頂平爲臺列塔五各二丈塔刻梵像梵字梵寶梵華中塔刻兩足跡他跡陷下廓摹耳此隆起紋螺若相抵蹲是由趾著跡湧步著蓮生燈

燈餤就月滿露升法界藏身斯不誣焉塔前有成化御製碑曰寺址土沃而廣泉流而清寺外石橋望去繞繞長堤高柳夏繞翠雲秋晚春初繞金邑界

萬壽寺

寺在西直門外七里廣源閘之西萬曆五年時物力有餘民已悅豫太監馮保奉命大作雖大作役不踰時公私若無聞知中大延壽殿五楹旁羅漢殿各九楹後藏經閣高廣如中殿左右韋馱達摩殿各三楹如中傍殿方丈後鞏石出土爲山所取土處爲三池山上三大士殿各一三池共一亭僧云萬曆十六年上幸寺尚食此亭也山後圃百畝圃蔬彌望種蒔採掇晨數十僧寺成賜名萬壽寺之碑大學士張居正奉詔撰先是成祖鑄大銅鐘侈弇齊適舒而遠聞內外書華嚴八十一卷銑於閒書金剛般若二十二分字則鑄于點畫波捺楚楚如碾如刻復如書楷其筆法必沈度宋克也向藏漢經廠於是勅懸寺日供六僧撃之每撃八十一卷三十二分字字皆聲是一撃竟華嚴一轉般若一轉矣天啓年中鐘不復撃置地

上古邑沈綠端然遠山

雙林寺

萬曆四年西竺南印土僧左吉古魯東入中國初息天寧寺後過阜城門外二里溝見一松盤復趺坐其下默持陀羅尼呪匝月不食不動僧耳環手鉢紅罽衣蒼紫面而虬鬆古達摩相也畢長侍奏之賜織金禪衣賜日齋萬僧賜酥燃燈賜松地居焉賜寺名西域雙林寺聞禪二性宗相宗學二見地行地經二論部律部法二攝義折義攝受義者示現哀憫折服義者示現忿怒二義一義也忍與不忍爲根慈亦大慈之賊其爲梵相獰異正爾低眉垂手矣寺殿所供折法中三大士西番變相也相皆躶而跣有冠有裳有金瓔珞犼象獅各出其座下中金色勇猛丈夫也五佛冠上坐下二趺而坐左右各藍色三目彩眉耳旁二面頂纍二首乃髻首三項腰各周以髑髏而帶以蛇左喙鼻耳角牛也三十二臂一十六足中二手交把髑髏半額而鏇取其腦其三十手所執械號者旗旛鼓鈴焉禦者牌金火輪焉縛者繩擊者棰杵殺者

刃叉鎗劒鈇鉞弓矢焉其所執殘身頭手足肉骨血淋淋皆新其有陳者髑髏也足左踏皆若鳳右踏皆若馬各有人金冠合掌腰腹承之其一人兩手拍捧而悲也右魔王鬼神像也其耳環一十八臂而四足手二交而托十四仰而托托皆葛巴剌碗左之碗盛菩薩右盛虎獅象駝犀海馬三色焉葛巴剌碗者解頂顱骨而金絡瓣稜尖如蓮房也足踏人四色前仰後伏之殿壁所徧繪亦十方如來示現忿怒尊者像也有鞲人革其面爪趾宛然者有倒絡人首而爲纓蹬髑髏口而爲鐙者有載人面首若玁而狐兔雉纍者有尸三刃穿有戟三首貫者有方噉人半身而披髮垂於吻者其計令瞻而衆怖思而猛省歟忿怒變像烏斯藏每貢之曰馬哈剌佛寺後一土山山前一塔傍皆朱櫻實時火齊靺鞨的的灼灼繞塔懷山寺東興教寺成化二十一年建以居大典法王結斡領占者西昭應宮元至元建也龜蛇兆焉正德八年脩蛇復馴出赤質黑章金文爛然大學士費宏碑文記之西又二里三虎橋亦曰神虎橋橋四石虎萬曆中

其一虎夜逸曉得之田間北去橋一里不更返也

慈慧寺

萬曆己丑黃輝入詞林其詞翰見天下其友楚僧愚菴自蜀弘法北上曰京城內外巨刹四事之奉甲東土而釋子問法至者無弛擔所乃募建寺檀施半出宮中壬寅寺成賜名慈慧安像安藏安十方僧單十方僧供而愚菴居處其中若客然陶祭酒望齡乃撰寺碑輝乃書寺周帀列大樹牆百堵亂砌石曰虎皮牆隨其奇角塊塊礧礧龍鱗虎斑寺後有閣供栴檀佛輝手定坯範鑄成居然瑞像也蜘蛛塔碑甘井碑金剛塔碑皆南充書

皇姑寺

皇姑寺明英宗復辟建也正統八年駕出紫荆關親征也先陝西呂尼迎駕諫行曰不利上怒叱武士交捶尼趺坐以逝及蒙塵於外數數見尼娓娓有所說時時授上餅餌駕返居南宮數數見尼娓娓有所說復辟後詔封皇姑建寺賜額曰順天保明寺或曰隱也如云明保天順焉後殿祀姑肉身趺坐愁容一媼

也萬曆初年像未飾以金頂猶熱耳姑著繡帽製自宮中殿懸天順手勅三道廊繪己巳北征之圖今寺尼皆髮裹巾緇方袍男子揖

慈壽寺

萬曆丙子慈聖皇太后卜地阜成門外八里建寺焉寺成賜名慈壽勅大學士張居正撰碑時瑞蓮產於慈寧新宮命閣臣申時行許國王錫爵賦之碑勒寺左寺坯朽丹漆與梵色界諸天與龍鬼神諸部爭幻麗特許中外臣庶畏愛仰瞻有永安壽塔塔十三級

崔巍雲中

法雲寺

過金山口二十里一石山鬅鬙然審視疊千百石小峰爲之如筍張鐏石根土被千年雨溜洗去骨稜稜不相撿藉小峰屛簇一尊峰刺入空際者妙高峰峰下法雲寺寺有雙泉鳴於左右寺門內甃爲方塘殿倚石石根兩泉源出西泉出經茶竈繞中霤東泉出經飯竈繞外垣匯於方塘所謂香水已金章宗設六院遊覽此其一院草際斷碑香水院三字存焉塘之

紅蓮花相傳已久而偃松蔭數畝久過之二銀杏大數十圍久又過之計寺爲院時松已森森銀杏已皤皤矣章宗云春水秋山無日不往也一在昌平州桃村元至正年建一在昌平州南邵村明永樂年建宣德年重脩

碧雲寺

景物略曰天巧不受人分人工不受天分雲山一簇惟鈌略荒寒結茅數椽宜耳東西佛土有滿月蓮花境界備諸莊嚴比丘僧尼優婆男女發願願生而碧雲寺僧不事往生也住是界中矣然西山林泉之致到此失厥高深寺從列槐深逕崔巍數百石級欄其三門入門迴廊納陛圍繡步玉目營營不捨廊足滑滑不支階降陛阤六讚繞廂六稽首殿三網拱丹丹瑣闥青青四闥八牖廡承廊巡甍不屑雕而髹之以金卷畫金上日月飛光其有暈藹壁不屑畫而隆窪之以塑橋孔洞陰諸天鬼神其有窟宅矣殿後端正一閣金色四合黛漆時施僧秋盆桂周乎閣爐香交桂鐙光交月香光團滿人在月輪鐘磬吉祥捧號續

紛左側有泉屋之納以方池吐以螭脣並泉爲洞砌方丈耳洞其名洞前而亭對者亦亭肅如賓主塡荷池伐竹苑所落成也螭脣施泉既給僧廚迴向殿前方池朱魚紅酣綠沉餌之則爭泉去乎寺乃聲呦呦越澗而奔焉寺二元碑一至順二年立一元統三年立白石黑章碑俚不文而石文也元耶阿立吉建爲菴正德十一年改爲寺飾於天啓三年土之人曰于公寺

廣濟寺

寺在寶坻縣西街置僧會司於內前殿係金建結構奇巧人莫擬其制其三大士暨環侍諸天神貌古雅不類近代粧脫內有靈碑後閣高數十尺登對崆峒諸山巒歷歷在目

洪福寺

寺在寶坻縣平正橋西北古剎也層閣高聳虬松遠蔭渠水經其前晴秋澄霽之際一望葱青人多遊覽焉

法華寺

寺在昌平州治東北四十里銀山鐵壁之麓卽大延聖寺乃近京名刹金天會三年建明正統十二年重脩領七十二菴爲唐鄧隱峰藏脩處

昭化寺

寺在昌平州南五十里玉泉山卽玉泉垂蚪處山麓泉石清潔可愛

龍興寺

寺在順義縣一在密雲縣後唐時建元大安重脩又大德丁酉重脩俗名鎚塔寺明洪武十六年置僧會司於內

大安寺

寺舊名白猿院在密雲縣東北五十里北齊五年建金承安四年重脩

普濟寺

寺在密雲縣東北八十里天統五年建清寧二年重脩內有顯公和尚祠一在霸州東門外元至正二年建置僧正司於內

觀雞寺

寺在密雲縣東北一百八十里霧靈山下有觀雞仙人蹟一在豐潤縣北四十里陳功山大安九年建

智度寺

寺在涿州雲居寺前內有浮圖高二十餘丈周圍三十步一臺高二丈廣百五十步初創於唐碑刻存載

普壽寺

寺在涿州東三里外一名清涼寺內有浮圖高七八丈又一臺高二丈餘周迴幾二百步東南起一臺上有觀音閣州人燕餞處景物佳勝涿之盛槩也舊迎春於此

雲居寺

寺在房山縣小西天石經山下南麓卽西天寺塔下有石經窟其後則香樹林

靈集寺

寺在文安縣莊頭村內有浴佛菴藏經閣後有漢古檜二株

隆教寺

寺在永平府城南一里明洪武初僧吉岩建規模壯

麗爲北平第一名刹焉今設僧綱司於內

秋月寺

寺在撫寧縣北天馬山上明嘉靖年建山無泉邑人楊爾祚創僧舍鑿井得泉有三魚純白立石紀之

望海寺

寺在撫寧縣東北五十里是山崖傍石壁上鑿佛像三尊

崇慶寺

寺在保定府北關外古木葱鬱游僧雲集唄誦聲聞數里爲郡第一禪林

大覺寺

寺在滿城縣北金天會中僧圓宗剏爲庵奉養其母至大定間世宗之亞母拓大之爲功德院明洪武初更新之易名曰寺置僧會司於內

龍泉寺

寺在滿城縣東故老相傳建自隋唐四無牆垣古木森列後有雞距泉右有紅花泉上通一畝泉河水環繞可爲遊賞地

鐵瓦寺

寺在定興縣南四十里明正德九年僧高德眞建屋瓦羅漢皆鐵冶故名

沙丘寺

寺在定興縣石柱村明天啓六年地震柱頂上石落地一夜完好如初人皆以爲神力

法雲寺

寺在完縣城內東北隅城垣圍遶古木森列西臨蓮池幽靜絕塵

演法寺

寺在完縣西寺北有大悲山層巒聳翠南有筆架山青峰揷天建道場規模壯麗寺外泉潺潺石峽關鎖爲西山第一叢林

白馬寺

寺在完縣東八里創建無攷相傳重葺時得斷碣謂劉氏希金造塔之區塔亦不復存又隋孔德紹有遊北平白馬寺詩云白雲起梁棟丹霞映栱櫨今幾二千年矣

稽古寺

寺在完縣西十六里唐開元中安國侯陳思傑因三藏法師元奘葬母骨於此因建寺名寄骨寺後有三藏舍利塔明天順間重修易名稽古寺

雙泉寺

寺在完縣小黃峪村週圍山列如屛寺畔雙泉噴湧故名創建無攷明嘉靖年重修

興化寺

寺在深澤縣署西創建無攷碑記稱係六祖曹溪道塲唐開元十八年脩宋崇寧二年明正統弘治正德嘉靖年間相繼重脩置僧會司於內

保安寺

寺在新安縣六里邨隆慶元年脩內有浮圖創建無攷嘉靖重建高十數丈闊數十武巍然層峩稱巨觀焉

湧泉寺

寺一在大直沽一在小直沽明成祖渡此宣宗征樂安州渡此錫金幡二

玉佛寺

寺在慶雲縣內有玉彌勒二像法相莊嚴一爲北齊天保八年造一爲武平六年造

福泉寺

寺在鹽山縣東南一里許明洪武間建置僧會司於內寺前有井甘而冽故名

龍興寺

寺在眞定府治東隋開皇六年建初爲龍藏寺創建之日天降異香恆山刺史鄂國公王孝僊有碑記宋開寶四年重建後有大悲閣內鑄銅佛像高與閣等宋太祖曾幸之繪像於閣西元大德五年重脩明萬曆四年重脩大悲閣置僧綱司於內

天寧寺

寺在府治東唐咸通初建前有木塔九層明天啓二年賜額

開元寺

寺一名解慧寺在府治南有磚塔魏興和二年建唐乾寧五年重脩寺中銅鐘聲洪亮可聞十里許制亦

迥異蓋數千載物也僧遞司之鐘聲早晚與譙鼓相應

舍利寺

寺在府治西北唐開元葬金牛禪師舍利於塔下明太祖成祖相繼命江夏侯取二萬餘粒成祖仍命新其殿塔

極果寺

寺在欒城縣內明弘治中建寺有古槐高數丈約三四百年物

勝樂寺

寺在欒城縣東西陳村內有立石佛像三尊相傳爲自來者明洪武中建

廣勝寺

寺在欒城縣北溜村橋內有藏經等閣外有磚塔四五足供游賞

開化寺

寺在元氏縣城西南隅始於隋唐盛於宋元明弘求景順間頻有脩葺正德間復脩有浮圖二一勢若參天

置僧會司於內

天寧萬壽寺

寺在平山縣覺山宋元豐元年建寺有靈蛇一名大青一名小青相傳爲龍種宋時禱雨有應一封福應侯一封利澤侯至今種類不絕居八角龍井中夏秋時出與僧人牀榻相接習以爲常旱則禱之

開元寺

寺在順德府治東北隅唐開元中建元世祖兩幸於此建大聖塔有萬安師者能使甘泉出涸井斗米飽萬人後有詔大聖塔賜名圓照置僧綱司於內

汎愛寺

寺在沙河縣西北唐時建置僧會司於內大雄殿西柏樹上曾有鳳凰來巢有碑記

金剛寺

寺在南和縣東三十里有石金剛像元至正間建

保慶寺

寺在廣平府治東南明洪武五年重脩考唐郡人司空曙有遊保慶寺詩知始建已甚久矣置僧綱司於

丙

泉亭寺

寺在臨洺鎮西五里鎮城掘井必三丈乃及泉惟寺中地掘二尺即有水內有蓮池水泉常溢中建小閣相傳爲趙王香火院古井尚存明天啓間洺紳李養冲重脩

文殊寺

寺在肥鄉縣治西南隅元泰定壬戌歲建明萬曆初邑人李朝陽募銅萬斤鑄立佛於羅漢殿前高二丈五尺議者遂謂邑之文運衰息由此爲祟聚訟五十年不息今遷移城北

匡教寺

寺在成安縣南二里許曹溪二祖慧可說法處隋開皇中築臺明嘉靖萬曆崇禎間屢有增脩

霧覩寺

寺在成安縣東北十八里有古塔唐天寶間建明永樂間僧海亮正德間僧元方嘉靖間僧明鳳各重脩

隆興寺

寺在清河縣西南相傳隋時建舊有古塔在寺東宋太祖微時嘗醉臥塔下塔影迴迴蔭之老僧意其非常人因追至城西爲獻茶遂號茶店及登極後重脩梵宇極其弘麗歲久圮廢今前殿背負壁有白石佛一尊高九尺鏤刻精工背後刻唐大曆十年造東有定光佛墓相傳佛藏舍利於此宋吳湲勒小偈記之尚存書法遒勁有二王筆意明萬曆二十三年知縣陳緒增脩白衣閣一座方丈五間置僧會司於內

龍行寺

寺在清河縣謝鑪集相傳定光佛葬於其內又明武宗遊幸所憩因名

壓沙寺

寺在大名舊府城始建莫考中有梨千樹魏韓公留守大名每花時輒造樹下遊賞因命僧創亭花間曰雪香亭

興隆寺

寺在舊府城始建莫考佛殿西楹下有魏宮彈碁局猶文帝時故款也

大安寺

寺在舊府城宋時建東壁畫眞宗幸大名時儀衛鹵簿旗物及扈從百官首列寇萊公

白馬寺

寺在大名縣城內西南隅宋徽宗崇寧中有佛放毫光數十丈前白馬駕寶車因勅僧了雲士人唐富等三千餘人建寺名曰白馬寺作浮圖五層極土木之盛金泰和間重脩後毀於兵明萬曆間邑人張自西重葺

石佛寺

寺在魏縣東南沙卩村有石佛像碑刻甚古剝落不可讀惟天保元年十二月數字書法遒勁按天保乃北齊高洋紀年也

福興寺

寺在東明縣東北十五里梁貞明三年建寺僧猶藏梁時三寶銅印背刻梁貞明三年明成化間重脩

龍骨寺

寺在東明縣南二十里楊望營前相傳舊爲清淨菴

金冠李道姑住持道姑江南人美姿容有求聘者輒暴死遂出家雲遊至此寓焉宋眞宗謁泰山見而悅之納爲妃後誕仁宗乃改庵爲龍骨寺碑刻尚存

興國寺

寺在長垣縣南十里司家坡宋時建至和元年太尉陳堯佐待制范諷登臨經閣有詩宋縣尹錢某刻石今土人掘地得之

閣院寺

寺在宣府廣昌漢時建唐尉遲恭重脩相傳寺鐘係飛來者（[illegible]）

山東通志

太平寺

寺在濟南府城西門內寺前有孝感泉匯而爲池環遶寺內出達北渚明正德間重脩

千佛寺

寺在府城南門外歷山上更名興國寺隋開皇間鐫佛像於山陰隨石作形明成化四年重脩一云唐貞觀間建

普照寺

寺在淄川縣治東內有石佛高二丈四尺磚塔甚高大今殘缺

靈巖寺

寺在長清縣方山上相傳佛圖澄卓錫之地法定禪師所創有甘露雙鶴等六泉拂日巖鐵袈裟辟支塔十里松前代題咏頗多

鬱葱寺

寺在肥城縣西十里鬱葱山下舊名牛山寺宋眞宗東封幸寺更今名

空杏寺

寺在肥城縣義陽社其杏無核因名

興隆寺

寺在兗州府治東北按本寺舊名普樂隋文帝仁壽二年建宋太平興國七年改爲興隆有王禹偁記

靈芝寺

寺在滕縣薛山下俗以薛爲雪元碑云周唐奉旨存留是唐以前有之

光善寺

寺在金鄉縣治東有塔九級

普照寺

寺在單縣五老坊金明昌間古淵禪師所剏元季兵燹無復存者明洪武中重建宣德初繼脩御賜大藏經加以璽書嘉靖五年移建新城西北隅濟寧州治西北亦有普照寺

興化禪寺

寺在曹州南五十里左山上隋仁壽間建號法源寺有左山塔藏定光佛舍利宋慶曆中塔壞守臣任中師奉旨重脩詔賜塔名寶乘

大覺禪院

院在嘉祥縣南三十里大鼎山陽舊號長壽院旁列林巒下瞰黃流古有明覺禪師卓錫於此金大定初賜今額

獨山寺

寺在鉅野縣南三十里創始未詳崖上有古碑未能登視

天寧萬壽禪寺

寺在沂州治西南金初改爲普照寺相傳王右軍故宅寺前有曬書臺洗筆池寺後有祠塑右軍像金皇統四年陶仲汝尚記集唐柳公權書賜紫傳法僧覺立石

大覺寺

寺在東昌府高唐州治東南唐創元延祐間脩明永樂丁酉成祖曾駐蹕於此名問僧玉巘大喜賜神僧傳己亥仁宗在春宮時復幸寺賜道春寶鏹見碑記

寺塔甚壯凡十三級高三十六丈

大雲寺

寺在夏津縣城東二十里唐時建元末傾圮明宣德正統成化相繼修葺門樓殿閣宏偉壯麗

興國寺

寺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後趙石虎建始名廣化寺有石塔七級宋增爲十二級元末寺毀於兵明天順二年重修更名興國

萊山寺

寺在登州府黃縣萊山之曲峰巒秀爽松柏蓊鬱山腰有仙人洞下有石井荷花池泉水自湧四時不涸

山西通志

崛㠔寺

一在太原府城西北四十里呼延村唐貞元年建宋治平元年賜額明洪武間重修晉王李克用焚香題名曾爲刻石一在城南稍東二里

壽寧寺

寺在察院西宋大中祥符年建有眞宗御製碑字多剝落俗呼打鐘寺

崇善寺

寺在城東南隅明洪武初建置僧綱司初名白馬寺改爲宗善寺僧不能久居後風水家增一山字爲崇善今二額俱存雄麗宏闊爲城寺冠俗呼爲新寺

延慶寺

寺在城東門外地勢爽塏修置清幽冠蓋多遊賞其中時稱勝境

永祚寺

寺在城東南巽峯上並建二塔高入雲霄爲晉奇觀萬曆年建起自堪輿家言謂塔巽峯則文運興勝建後連三科兩庠中五人或七人或十人其兆足徵也俗爲雙塔寺

寶林禪院

院在羅公墳東松柏交加景致清幽

法華寺

寺在太原縣西十五里北齊天保年建賜額開化後鑿石通蹊依山刻佛像隋仁壽初建佛閣改額淨明唐武德年復改爲開化宋淳化年修釋迦如來舍利二塔元末燬明洪武十八年晉恭王重建有五代蘇禹珪王好古所撰碑劉智遠立石

童子寺

寺在太原縣西十里北齊天保年建時有二童子見於山又有大石若世尊像遂鐫爲佛因名童子寺前建石塔後鑿石室二金天輔年兵燬明嘉靖初重建

天龍寺

寺在太原縣西南六十里王索西都北齊皇建年建

內有石室二十四龕石佛四尊及隋開皇間碑刻石室銘寺東一里鑿壁爲池有天龍廟五代開運年修有李宣碑記金天會年廢元至正年重修明洪武年併山巖寺入焉正德初建高閣以庇石佛嘉靖間于西巖鑿石洞可避兵

淨明寺

寺在太原縣北二里古城中隋仁壽年建額曰惠明宋太宗時塔壞光見詔復建熙寧年修有呂惠卿撰碑元末廢明洪武十八年重建歸併顯光等二寺正德年重修

奉聖寺

寺在太原縣晉祠南唐武德五年鄂國公尉遲恭建高祖賜額十方奉聖禪寺金貞祐年兵燬元初重建至正年火明洪武年併明月龍福二寺入焉先是縉紳大夫來修祠事者多止於此有唐李德裕爲張弘靖祭叔虞文

華塔寺

寺在太原縣西三里安仁鄉唐貞觀年建內有無垢

淨光佛舍利塔天寶年修宋熙寧年重修元至正間塔燬明洪武年重建併明仙定慧明秀流福四寺入焉

崇聖寺

寺在太原縣十里汾河西宋太平興國四年太宗征劉繼元毀太原城置平晉縣于汾東建佛寺于駐蹕之所賜號平晉一名回鑾眞宗大中祥符改額崇聖神宗熙寧年汾水衝壞元豐己未詔重建立碑韓絳撰文明弘治年沒于汾鄉民復于故址建殿焉

永寧寺

寺在交城縣西北二十里石壁山建於元魏之延興二年太和年間修有甘露之應唐貞元十一年修復降甘露賜名石壁永寧寺元和七年甘露又降賜名龍山石壁永寧禪寺明永樂年累修併千佛寺入焉

天寧寺

寺在平定州下城南宮宋熙寧年建後徽宗賜名天寧萬壽禪林勅太師蔡京書額內雙塔對峙高十餘丈有知平定州軍事高權雙塔記有大悲閣元呂思

誠記明弘治年修延定之記嘉靖年修郗元滇記

圓果寺

寺在代州東北隅隋開皇年建內磚塔高一百二十尺宋楊延昭嘗射三矢其上今不存明洪武併洪福弘濟資聖興國青龍打地七寺入焉置僧正司

顯通寺

寺在五臺縣東北一百二十里五臺山古名大孚靈鷲寺漢明帝時滕蘭西至見此山乃文殊住處兼有佛舍利奏帝建寺滕以形若天竺靈鷲寺依山名帝以始信佛化乃加大孚二字大孚弘信也後魏孝文帝再建環匝鷲峰置十二院前有襍花園故亦名花園寺至唐太宗重修則天以新譯華嚴經中載此山名改稱大華嚴寺觀國師於中造疏至明太祖勅重建感通神應自昔未有故賜額大顯通寺

娑婆寺

寺在五臺縣西南三十里北齊釋元頤築庵於此誦華嚴有婦人攜子數來聽經頤疑之婦卽知曰師莫疑我娑婆乃龍母也因聞法得悟我將脫此類矣頤

曰孰當信汝耶婦指龍池曰我之眞悟無生者此之深陂湧成高阜言訖隨手而起卽成高阜龍亦化去因名其阜曰龍宮聖堆頤於此建寺因名娑婆

壽寧寺

寺在五臺縣古名王子焚身寺北齊第三子自識宿命厭塵勞於此燃身供聖菩薩現形火光中內侍劉謙之回奏帝悼之勑建寺

文殊寺

寺在五臺縣卽菩薩頂眞容院唐僧法雲自建殿堂擬塑聖像有塑士安生不知何來請言聖儀容曰大聖德相我何能言相與懇禱求現聖容七日忽光中見文殊像遂圖模塑成因名

龍泉寺

寺在五臺縣東南舊路嶺宋建明嘉靖初羣盜縱橫行者憚之有馬大士者不知何來依止廢寺遇賊卽殺羣盜乃絕道路復通往來無阻馬公將卒以山門托燕京大智宗主以慈惠及物山之野民靡然從化卽爲盜者皆願施重修其寺

金閣寺

寺在五臺縣南臺西北嶺畔昔人見金閣浮空因名

圓照寺

寺在五臺縣顯通之左古稱普寧寺明永樂初印土僧室利沙者來此土詣入大善殿坐論稱旨封圓覺妙應輔國光範大善國師賜金印旌幢遣送臺山寓寺

塔院寺

寺在五臺縣顯通之南五峰之中有阿育王所置佛舍利塔及文殊髮塔因爲名殿中有轉輪藏放藏經於中明永樂五年勑太監楊昇重修大塔始建寺萬曆間太后勑太監范江李友重建恢巍壯麗冠於諸寺

廣宗寺

寺在五臺縣鷲峰南半麓明正德初遣太監韋敏建寺鑄銅爲瓦今名銅瓦寺

鳳林寺

寺在五臺縣明嘉靖間徹天和尚築庵嘗有賊盗至

見二虎據門賊乃革惡呼爲二虎禪師萬曆初道聞於上改建其寺額曰鳳林

普救寺

寺在平陽府襄陵縣東南火尖山之巔唐廣德二年賜額上建浮圖乃慈濟得道之處今多碑

羅漢寺

寺在洪洞縣西二里孝思坊晉永和二年建又名西藍寺積年被汾水浸塌今改徙近城寺名仍舊宋元明多名人題咏

凉馬寺

寺在太平縣東南二十五里即晉獻公九層臺遺址

慈氏院

院在太平縣南王村內有轉輪藏一座佛經甚多一統志作慈氏寺

露巖寺

寺在岳陽縣北五十里鳳凰山上其山有風洞六月凝冰焉

太平興國寺

寺在翼城縣西門外唐貞元三年建初名慶國寺宋太平興國年間勅賜今名內有十二院曰天王曰北羅漢曰西羅漢曰南羅漢曰華嚴曰藏經曰上生曰觀音曰文殊曰慈氏曰鐘樓曰大雄殿今所存者惟大雄與華嚴藏經數處耳明洪武間置僧會司弘治年重修

清凉寺

寺在靈石縣小水鎮東山上寺在萬山環抱之中莊嚴宏麗爲梵宮勝境

大雲寺

寺在靈石縣泠泉鎮寺鎖重關之中雲山疊複幽麗可棲騷人每棲止焉

萬固寺

寺在蒲州東南十五里中條山麓唐大中八年建初名建元後改今額明洪武間併白石讚嘆竹溪雲蓋淨土五寺入焉多題味

普救寺

寺在蒲州東五里舊名西永清院五代漢乾祐元年

招討使郭威督諸軍討河東叛賊李守貞周歲城未下名院僧善問之對曰將軍若發善心城必克矣威折箭爲誓翊日城破不戮一人遂改曰普救寺後併廣化旌勳藏海乾明四寺入焉有狀元呂枏詩

延祚寺

寺在臨晉縣南七十里宮殿僧衆較諸處最雄元至元十一年建

仁壽寺

寺在猗氏縣城東北二里峨眉南麓金貞元三年勅建有浮圖大佛閣舊名壽聖寺明洪武初併洪福千佛廣福壽聖聖安慈氏寶泉七寺入焉

法雲寺

寺在萬泉縣孤山絕頂天將大雨雲起山巔元泰定元年建又法寶寺在趙村靈慧寺在吳薛村

天寧寺

寺在解州西三十里中條陰宋元祐三年建元至治三年修寺右有羅漢祠後有閣其殿宇僧舍百有餘間紅臉溝泉自寺後東偏流繞而北四圍皆古柏東

西南北十五里望之鬱然爲一方之勝

太平興國寺

寺在安邑縣治東北宋嘉祐八年建明洪武間置僧會司寺後塔十三級高三百六十尺上有黃白寶瓶世傳出魯班手嘉靖乙卯地震塔崩裂尺餘後又震復合亦神物也

柏塔寺

寺在夏縣南吳村柏塔山柏樹鬱蒼滿山望之如塔爲邑勝景

太子寺

寺在聞喜縣東關漢武帝夢金人西來抱兒授帝帝驚寤報生太子遂命卜地築壇揚旛建廟至明帝復夢金人挾弓持矢求寸土爲居時佛始入中土因更廟爲寺曰太子寺唐貞元六年重建名福田寺明洪武間改額太子寺置僧會司

誌公寺

寺在聞喜縣丘村今名黃花洞寺有古石佛碑刻記毋丘氏僧四十人按隋書五行志梁天監三年武帝

講經重修殿沙門誌公忽然起舞歌樂須臾悲泣賦五言詩人以爲侯景之讖豈誌公避亂而住錫於此耶又毋丘儉之族避難而多爲僧耶又侯村有梁武帝廟豈誌公念舊君而廟之此耶萬曆年孝子呂辛陵住此歲久傾圮功德寺僧人大智重修嘗閉關靜修於此

廣敎寺

寺在聞喜縣南二十里寺頭村俗名沙渠寺相傳唐太宗屯兵乏糧鐵牛寺僧智旻以砂鍋煑飯餉之後勅建寺報之倂鐵牛寺入焉

香山寺

寺在聞喜縣東南五里官莊嶺巔明萬曆三十二年建相傳爲唐裴晉公還帶處上有晉公祠文昌閣土塔三座爲本縣之文峰

大善寺

寺在稷山縣高渠村元勅修內古柏一株大至七度蔭可畝許欲伐輙有龍蛇雷雨之變梁綱有存恆記

西福昌寺

寺在霍州宣化坊唐貞觀四年勅尉遲恭監建名普濟寺宋太平興國三年改今額元大德七年地震傾圮延祐三年僧聚成重修明洪武十五年設僧正司併東福昌寺入焉有唐許敬宗記

東福昌寺

寺在霍州西福昌寺東唐貞觀四年僧清宜奉勅建後地震傾圮元延祐六年僧圓琳重建後改霍山驛明洪武十八年僧賢仁奉勘合仍建寺有碑記今改爲祝聖寺

昭遠寺

寺在鄉寧縣南一里唐龍朔三年建明洪武間置僧會司萬曆十八年重修內有古柏旁有白雲洞多名人題咏

黃雲寺

寺在隰州土同里山高萬丈內有仙人石棋一盤又鄉寧寺在州北一百五十里張果老嘗遊焉

百穀寺

寺在潞安府百穀山北齊武平四年建明萬曆時知

縣方有度重修山徑崎嶇檜柏森列士大夫多登覽

昭覺寺

寺在城內西南隅後唐明宗天成九年建有僧綱司規模宏麗後有圓通閣貯藏經有名人題咏

翠巖寺

寺在西隅松樹千章蔚然深秀寺裏松內地僻幽偏望之有如翠屏挿漢又翠雲寺在佛耳山

能仁寺

寺在長子縣西門外百步許相傳宋建隆二年取靈空山先師龍池水於此禱之得雨因立先師堂以祀之端拱二年賜額靈空聖壽院後改承天寺又改今名明洪武十五年置僧會司併福昌吉塔二寺入焉

大雲寺

寺在平順縣石灰龍耳山下每遇天陰此寺雲盛雨遂沛然故名宋建隆九年建

天宮寺

寺在汾州府董寺里爲隋唐以來一大叢林太平里之法興寺池定里之馬鳴寺皆其下院

靈巖寺

寺在城東北二十五里小相西隋唐以來代爲修飾弘麗壯觀爲郡名寺焉

實際寺

寺在城北二十里狄谷里之北山巖際樓閣懸構水竹穿繞谷中之寺此爲最勝

太子寺

寺在平遙縣內敬義坊隋開皇間建名寶昌寺後改名修念中有淨梵王太子像氣韻如生世傳安生所塑實爲眞容會唐武宗大毀佛寺有潁上人者以像匿南河壖坎崖至大中復興其宇以置像始名曰太子寺明洪武間置僧會司併集福小太子寺入焉

慈祥寺

寺在平遙縣東十五里唐肅宗建內有鏡臺高三百尺又崇壽寺在城內東南隅

洪福院

院在石樓縣南關宋慶曆年建面對翠金山內有古鐵佛牡丹數本

寶泉寺

寺在永寧州治北山頂有泉山下有田雖經霜不凍多至成熟故名

江猪寺

寺在永寧州治西寺後有石窑內懸一石名猪寺下有潭水故名

石窟十寺

寺在大同府治三十里元魏建始神瑞終正光歷百年而工始完其寺一同昇二靈光三鎮國四護國五崇福六童子七能仁八華嚴九天宮十兜率內有元載所修石佛十二龕

南堂寺

寺在府治東南一名永寧寺元魏建內有金王像高一丈八八尺外有九級浮圖高九十餘丈上刹復高十丈鈴鐸聲聞十里

華嚴寺

寺二一在府治西門內遼建內有南北閣東西廊北閣下銅石像數尊中石神主五男三女二銅神主六

男四女二內一銅人袞冕帝王之像垂足而坐餘皆巾幘常服危坐相傳乃遼帝后眞形也重熙七年建薄伽教藏於正殿東南明洪武三年改正殿爲大有倉二十四年卽教藏置僧綱司而寺復立焉一在府治東南亦遼建洪武年重修

懸空寺

寺在渾源州南磁窑口內石壁如削鑿竅揷梁結構於數十仞之上飛閣相通下臨無地遊者股栗寺創於元時近僧增三殿稱奇觀焉

天賜禪林

禪林在渾源州今名雲峰寺在城南淘沙村天賜溝北崖上嵌空構宇壘石爲牆前有松林若障

佛宮寺

寺在應州治西南隅初名寶宮寺五代晉天福間建遼清寧二年重建金明昌四年重修明洪武間置僧正司併王法寺入焉有木塔五層額書釋迦塔高三十六丈周圍如之

大安寺

寺在應州南崔家莊元皇慶四年建有碧峰獨峰和尚二塔有明洪武中御賜碧峰詩刻於石及金華宋濂所撰塔銘俱在山門內

龍泉寺

寺在馬邑縣西北十里司馬泊西清流四繞狀如辟雍每至夜風恬水靜月出東山徘徊斗牛影落地間光搖梵宇瑩然可觀往來士大夫多遊玩題咏有元好問詩

崔家寨寺

寺在蔚州西二十里內有鐵羅漢五百

閔子院寺

寺在廣昌縣治北唐尉遲恭重修鐘樓一座相傳係飛來不關造作未知是否考之碑記漢創建唐重修其殿宇恢宏高聳朴素渾堅內有僧會司

青蓮寺

寺在澤州東南三十里硤石山上舊志北齊時建在宋名福嚴寺後改今額寺西有擲筆臺下有嵌巖長丈餘廣倍之夏秋發暴雨中滹若雷鳴焉

崇果寺

寺在高平縣大成街舊爲隆教寺宋太平興國二年敕改爲崇果院元至元六年又建帝師殿明洪武間修置僧會司山門有閣登眺其上遊仙米尖諸嶺悉出簷下一統志作崇果院

金峰寺

寺在高平縣西遊人題味甚多又崇壽寺在鐘樓巷法雲寺在韓王山定林寺在米山鎮龍泉寺在縣西北三十里俱稱名勝

石室寺

寺在高平縣北三十里伐石成龕因山作障左藩畢振姬嘗棲息於此著有文集

龍泉寺

寺在陽城縣東二十五里龍泉之側舊志一名會海寺肇自唐乾寧元年世傳其地有白兔含經之異此創建之由也初爲郭峪院後敕賜今額內舊有鳳尾竹竹在泉上每清夜無風竹葉自響若金玉聲時人謂之會海竹風云

靈泉寺

寺在陽城縣西四十里舊志其地多山東西環繞寺居其中山間小松不勝株計每淸夜皎月東出寺中立視惟見月在靑松之間及曉月旣西墜從而視之亦在松梢之上故謂之夜松含月焉

崇安寺

寺在陵川縣西南隅臥龍岡上左有石勣墓世傳寺之大殿卽勣之冢也傍墓其疑冢耳唐初爲丈八寺宋太平興國元年賜今額明洪武間置僧會司內有三大閣各高數仞淩空拂靄屹然爲邑之巨觀焉

響堂寺

寺在遼州楡社縣西南七里舊志紫金山下有石洞內有石佛千數入洞聽金石聲響空谷相應因名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九卷目錄

僧寺部彙考三

河南通志 崇法寺 祐國寺 正覺寺 葆光寺 常樂寺 寶蓮寺 化城寺 安國寺 少林寺 會善寺 御題寺 福勝寺 龍巢寺 香巖寺

陝西通志 慈恩寺 金勝寺 招福寺 光宅寺 寶刹寺 臥龍寺 章敬寺 開福寺 二龍寺 資聖寺 羅漢寺 廣教寺 大定寺 靈泉寺 崇皇寺 法相寺 正果寺 中興寺 八龍院寺 金塔寺 安靖寺 壽聖寺 精進寺 普濟寺 迴鑾寺 大佛寺 大金佛寺 法門寺 八角寺 開元寺 龍眼寺 湧泉寺 福巖寺 走平

寺 石櫃山寺 古塔寺 觀音寺 丈八寺 石宮寺 龍馬寺 妙華寺 三泉寺 普圓寺 瑞應寺 普觀寺 聖容寺 莊嚴寺 塔寺 弘覺寺 髮塔寺

江南通志

靈谷寺 棲霞寺 雞鳴寺 清凉寺 吉祥寺 弘濟寺 靜海寺 嘉善寺 崇化寺 大報恩寺 天界寺 弘覺寺 花巖寺 高座寺 永寧寺 瓦官寺 迴光寺 慧光寺 三山寺 崇因寺 崇明寺 白龍寺 飛來寺 開元禪寺 瑞光禪寺 虎丘禪寺 靈源教寺 治平教寺 靈巖禪寺 光福講寺 寒山寺 翠峯禪寺 慧聚教寺 報國講寺 聖像教寺 無礙講寺 雷光禪寺 南翔講寺 萬安教寺 廣安教寺 壽安講寺 南禪寺 北禪寺 普照講寺 興聖教寺 延慶講寺 化成永壽寺 法忍教寺 龍華教寺 明心教寺 太平教寺 觀音禪寺 積善講寺 澱山禪寺 頤浩講寺 天寧萬壽禪寺 祥符寺 慧山禪寺 長泰寺 南嶽講寺 廣福教寺 乾明廣福禪寺 迎福講寺 焦山寺 招隱寺 因勝寺 勝果寺 法雲寺 普照寺 妙果寺 開元教寺 景慧禪寺 華嚴寺 天寧寺 法雲寺 上方禪智寺 石塔寺 乾明寺 河院寺 木塔寺 齊興寺 雙蓮寺 迎江寺 法蕭寺 茂林寺 石屋寺 山谷寺 太平興國寺 南源古寺 靈泉寺 景德寺 興國教寺 廣教講寺 三天教寺 法雲禪寺 天寧禪寺 靈山寺 寶勝禪寺 水西首寺 崇慶禪寺 報恩教寺 崇果教寺 瑞蓮寺 翠微寺 化城寺 隱靜禪寺 廣濟院 龍興寺 開元寺 大聖禪寺 上龜山寺 宣梵寺 興國寺 永慶寺 開化禪寺 褒山寺 淨戒寺 興教寺 定慧禪寺

神異典第一百九卷

僧寺部彙考三

河南通志

崇法寺

寺在開封府治東北北齊天保六年始建名曰建國唐睿宗改爲相國寺明洪武初勅修置僧綱司成化二十年更賜今額嘉靖三十二年重修

祐國寺

寺在府治東北隅晉天福中僧紫薇課初建於明德

坊名曰等覺禪院宋乾德間詔遷豐美坊卽今所慶曆中改上方寺內有鐵色琉璃塔俗呼爲鐵塔寺元末爲兵廢明洪武十六年僧視全重建天順間修葺嘉靖間重修

正覺寺

寺在禹州西義讓里宋時建明洪武六年修以文殊龍福崇因龍潭土城清涼六寺併焉

葆光寺

寺在彰德府湯陰縣西三十里唐天寶間建金大定間修明成化十六年重修相傳晉孫登學道之所有嘯臺及煉丹井白雲洞遺跡尚存

常樂寺

寺在武安縣南三十里鼓山之麓按齊書文宣帝自鄴都詣晉陽往來山下嘗起離宮于此以備巡幸復建此寺初名石窟天統間改智力宋嘉祐中復改今名金正隆三年重修

寶蓮寺

寺在安陽縣南三十里邑人余鍾英捌建鍾英明萬

曆丁未科進士深心內典此寺遂爲南北叢林之冠

化城寺

寺在懷慶府濟源縣東北三十里有洞唐相裴休讀書之所咸通中建明永樂七年修

安國寺

寺在河南府治南唐咸通間建明洪武初修置僧綱司于內成化弘治間相繼修葺叅議喬縉爲記

少林寺

寺在登封縣西少室山北麓後魏孝文帝時建梁時達磨居此面壁九年隋文帝改名陟岵唐復名少林明洪武間重修

會善寺

寺在登封縣西後魏時建宋王著有記又有元雪庵李溥光所書茶牓刻字

御題寺

寺在靈寶縣治南初唐德宗爲雍王時征史朝義過之題詩于壁後即位僧元覺詣長安請寺額詔以御題爲名金大定四年修明洪武十五年置僧會司于

內成化六年重修

福勝寺

寺在鄧州治西南宋天聖間建明洪武十年修置僧正司于內寺東北隅有塔十三層高百餘丈中一井呼爲海眼因爲塔以鎮之

龍巢寺

寺在淅川縣東三十里魏太和間建因龍巢于此故名今窟尚存有碑

香巖寺

寺在淅川縣東南白崖山有兩禪院乃唐一行與虎茵二師所開一行在長安示寂肅宗歸而葬之鄧守表聞自葬後山中香風經月不息故名其寺曰香巖始建未詳明永樂間重修

陝西通志

慈恩寺

寺在西安府南曲江池唐高祖建中有雁塔進士既捷題名於此

金勝寺

寺即崇仁寺在府城西郭外卽唐三藏法師譯經處古有玉佛殿尊經閣並轉輪藏

招福寺

寺乾封二年睿宗在藩立本隋正覺寺寺南北門額並睿宗所題長安二年上出等身金銅像一鋪並九部樂南北二門額上與岐薛二王親送至寺景龍二年詔寺中別建聖容院是睿宗在青宮眞容也先天二年勅出內庫錢二千萬工匠一千人重修

光宅寺

儀鳳二年望氣者言光宅坊有異氣勅令掘得石函函內有佛舍利骨萬餘粒遂立光宅寺武太后始置七寶臺丞相韋處厚自居內庭至相位每歸輒至此寺焚香瞻禮

寶刹寺

隋開皇中立爲寺佛殿後造四面立柱當中構虛起兩層榱棟屈曲爲京城之奇妙故曰寶刹寺

臥龍寺

寺在陸海坊四牌樓南有吳道子書觀音像及佛足

跡碑初以像名觀音寺宋有僧惟果長臥其中人以臥龍呼之故名臥龍

章敬寺

寺在通化門外本魚朝恩宅後章敬皇后立寺故名殿宇四千一百三十間分四十八院以曲江亭百司館華清宮觀風樓及將相沒官宅捨給其用今廢

開福寺

寺在得辛坊有貝葉三片長三寸闊二寸細輭如綿帛蒼色眞府中奇觀也瞻仰者甚衆

二龍寺

寺在咸寧永寧坊中有龍井宋咸淳國師曇延說法於此

資聖寺

寺本趙國公長孫無忌宅龍朔年爲文德皇后立爲尼寺咸亨四年改爲僧寺後被火焚灰燼中得經數部不損一字衆以爲異數日之間施捨鉅萬遂營造如故今改爲神峪寺在咸寧白鹿原下

羅漢寺

寺在五臺西石鼈谷四十里又上嶺二十里有羅漢洞遊人至此如在天上

廣教寺

寺在咸陽縣北三十里睦村地俗名三絕謂修塑畫也中有吳道子畫壁神彩飛動

大定寺

寺在鄠縣東南六十里昔魏武之始有李順卿者隱居此地誦金剛經聚疊瓦塔以記經數至隋大業中乃以此地賜駙馬尉遲安爲柴莊安嘗見一老人素服謂曰此古寺地何不再葺之安遂置寺掘地得順卿石像焉寺卽居賢寺

靈泉寺

寺在臨潼縣驪山下唐太宗幸溫泉改爲溫泉宮元宗每年幸之

崇皇寺

寺在高陵縣漢薄姬至此誕文帝唐初置宋太宗賜額

法相寺

寺在涇陽縣東北有宋游師雄題畫碑及金人題咏井前賢分襟橋詩周克新過師墓必下馬謁告師又有集賢書堂涇陽茹通判起穆進士世傑賽知縣賢三原劉主事德學馬光祿理及高陵馬生世傑吉生士皆講學於中

正果寺

寺在涇陽縣西北十五里係唐時古刹寺有佛藏全部在內

中興寺

寺在盩厔縣黑水谷仙遊潭上有馬融讀書石室

八龍院寺

寺在富平縣東三十里神光祖師說法八龍聽講處有塔半截斜立不崩俗名半截塔

金塔寺

寺在同州治東隋文帝建以葬其養母神尼者有司祝釐習儀之所也

安靖寺

寺在朝邑縣有鐘浮水而至叩之不鳴或曰宋熙寧

間所鑄也

壽聖寺

寺在朝邑縣大慶關渡之西唐建一名雙泉寺明時某孝廉會試遇火感佛救益侈大之

精進寺

寺在澄城縣東門外唐肅宗時建有浮圖九級

普濟寺

寺在澄城縣金沙谷上有佛圖澄洗腸泉禱雨輒應

廻鑾寺

寺在澄城縣南景家河隋文帝避暑廻鑾於此

大佛寺

寺在邠州西三十里唐尉遲敬德建石岩萬仞卽鑿大佛像故名

大金佛寺

寺在鳳翔府治東元大德年勅修世祖鑄金佛像

法門寺

寺在扶風縣北二十里古塔四層唐憲宗迎佛骨於此明正德年僧澄投修

八角寺

寺在寶雞縣東一里有泉其形八角故名

開元寺

寺在隴州北二里內有木塔七級唐建

龍眼寺

寺在隴州東十五里山脊有二泉如龍眼故名唐鄂國公建

湧泉寺

寺在漢中府北七十里天臺山有湧泉故名

福嚴寺

寺在襃城縣西南九十里即金華寺中有龍骨塔昔老僧嚴公於後洞得龍牙龍角龍骨數十夜夢一巨人縞衣告曰此山神龍所依因樵牧汚穢龍已去矣今德人住此龍當復來今洞中之骨其蛻也嚴公即建塔取龍骨盡瘞之

走平寺

寺在鳳縣東南一百里寺舊在山頂一旦山裂寺走平地亦奇事也故名走平

石櫃山寺

寺距平涼府華亭縣二十里唐趙聖僧有證道歌畱壁

古塔寺

寺在華亭縣城內塔高數十仞

觀音寺

寺在華亭縣西二十五里有湫水甚靈民賴之

丈八寺

寺在崇信縣銅城佛高丈八巍然屹立

石宮寺

寺在崇信縣上三鄉東南鑿崖爲洞刻成石像如水簾洞

龍馬寺

寺在涇州東長武鎭宋太祖微時常過此僧守嚴者異其骨相陰使畫工圖于寺壁

妙華寺

寺在鞏昌府治北元至正年建有浮圖一十一層

三泉寺

寺在徽州東四十里石出三泉州之奇勝

普圓寺

寺在徽州西四十里有臥佛像有石岩石洞奇甚

瑞應寺

寺在秦州東八十里麥積山上隋時建有唐杜甫及五代時王仁裕詩

普觀寺

寺在甘州衛城南一百三十里祁連山下古名馬蹄寺開創無考有石門二石洞七層共三十餘處每洞廣狹不一俱有佛像明永樂十五年勑賜額曰普觀寺

聖容寺

寺在永昌衛城北二十里地名金川舊有石佛在石崖間

莊嚴寺

寺在涼州城南六十里紅崖地舊名淨覺禪寺明永樂五年三藏國師耳赤建勑改今名

塔寺

寺在涼州城北門內有石磚塔一十三級高一十一丈

弘覺寺

寺在西寧衛城東南隅舊名妙華菴明洪武二十三年建永樂十年勅賜額曰弘覺

髮塔寺

寺在山丹衛城東南隅初掘土得鐵佛五石函一內藏髮又有石爐一刊曰髮塔寺

江南通志

靈谷寺

寺在江寧府鍾山東南舊於獨龍阜建道林寺梁改開善宋改太平興國後改蔣山明洪武初徙山之東偏改名靈谷自山門入松徑五里乃至寺其中路履之有聲鼓掌則聲若彈絲俗呼琵琶街殿宇不施一木皆壘甓空洞而成後有浮圖卽梁寶誌改葬處塔前有石泉廻曲僧曇隱所得八功德水也石旁有古松偃幹明高帝月夜掛衣于上蟲蟻不生方丈扁以青林堂榜明高帝山居詩於上左有梅花塢寺有明

高帝大靈谷寺記及徐一夔奉勅撰靈谷寺碑

棲霞寺

寺在府攝山南齊明僧紹故宅捨爲寺陳江總有碑隋造舍利塔於寺後唐改功德寺高宗製明隱君碑南唐改妙因寺徐鉉書額宋改普雲寺仁宗賜金寶方碑明洪武初仍名棲霞寺寺有王世貞記陳文燭重修棲霞寺碑陸光祖天王殿記汪道昆般若堂及多寶塔記序焦竑董其昌五百阿羅漢畫像記按攝山一名繖山中峰屹然卓立左右山環抱如拱陳江總及唐高宗碑尚完天王大雄法堂諸殿接於中峰之麓隋舍利塔前中峰澗水從石蓮孔中噴出爲品外泉倚山石佛千身爲千佛巖紗帽峰明月臺循中峰而上有白鹿泉珍珠泉疊浪巖再上爲天開巖爲明徵君故宅宅後有白乳泉僧寮倚山架壁各擅其勝白雲庵紫峰閣頗稱幽峻歷朝以來高僧棲息明覺浪禪師開法於此塔在焉笑峰竺庵山門重新今禪堂創建于中峰之下

雞鳴寺

寺在府雞籠山與覆舟臺城相接晉永康間始創道場明初爲普濟禪師廟洪武二十年改創雞鳴寺遷靈谷寶誌公法函瘞於山麓建浮圖五級有施食臺寺中有憑虛閣望湖亭

清涼寺

寺在府石城門內崇山之阿寺極幽邃吳順義中爲興教寺南唐爲文益禪師道場號法眼宗最盛後主嘗留宿寺中宋太平興國間改清涼廣惠寺蘇軾嘗捨彌陀像于寺中明洪武初周王重建賜今額左上爲清涼臺俯視大江卽南唐翠微亭舊址

吉祥寺

寺在府清涼山之北元時爲天妃廟明永樂初改寺萬曆間焦竑讀書於寺建華嚴樓爲重修吉祥寺碑記後有古梅虬枝鐵幹扶疎十畝

弘濟寺

寺在府觀音門外燕子磯明洪武初卽山建觀音閣正德間因閣建寺賜名弘濟殿閣皆緣崖構成以鐵繩穿石繫棟俯臨大江從江上望之如燕子飛

靜海寺

寺在府儀鳳門外盧龍山之麓明永樂間命使海外風波無警因建寺賜額有潮音閣傑出殿表

嘉善寺

寺在府鐵石山明正統中僧法通建寺賜額山椒有石佛閣蒼雲崖一線天奇石綺錯崖壑幽勝

崇化寺

寺在府高峯院明正統間重修賜額崖下有泉沸起水面若散花故名梅花水

大報恩寺

寺在府聚寶門外古長干里吳赤烏間康僧會致舍利吳大帝神其事置建初寺及阿育王塔江南塔寺之始也晉太康間劉薩阿得舍利於長干里復建長干寺晉簡文帝勅長干造三級塔梁武帝詔修宋改天禧寺建聖感塔元改天禧慈恩旌忠寺元末燬於兵明永樂十年勅建梵宇悉準宮闕造九級琉璃塔賜額大報恩寺御製碑記宣德再賜御製碑

天界寺

寺在府聚寶門外善世橋南舊在城中大市橋北元名龍翔集慶寺明初改天界寺洪武戊辰寺災徙建今所榜寺門曰善世法門永樂間增置毘盧閣栴檀林三十六庵天順間重建觀音輪藏諸殿成化中益廊廡規制宏敞僧廬悠邃寺中萬松庵半峰亭最勝崇禎間博山艤禪師開法於此其後覺浪盛禪師繼之

弘覺寺

寺在郡牛首山梁天監間司空徐度建名佛窟寺唐大曆元年代宗因感夢勅修浮圖七級相峙東西峰頂宋太平興國二年更名崇教寺明正統間改賜今額茲山爲唐法融禪師開教處入門有白雲梯石磴百級銀杏一株蔭蔽天日上爲觀音閣爲兜率崖又上爲文殊洞洞傍有含虛閣巒壑萬狀踞牛首之勝先是明有御製牛山庵記舍利塔在文殊洞下西峰又有方塔在文殊洞前

花巖寺

寺在府幽棲山陰即古獻花巖唐高僧懶融居此有

百鳥獻花因名明成化間始建寺賜額寺中巖洞臺閣最盛

高座寺

寺在府雨花臺梅岡晉永嘉中建名甘露寺西竺僧尸黎蜜據高座說法因名舊志云有僧號高座道人葬此故名或曰竺道生所居明洪武中重修弘治間復加恢拓

永寧寺

寺在府梅岡古名刹按志高座亦名永寧今爲二寺後有方正學祠景大夫祠其地高敞有木末亭亭後有嘯風亭南對雨花北眺鍾陵有芝泉出于其間

瓦官寺

寺在府城西南隅建康實錄晉哀帝興寧二年詔移陶官於淮水北遂以南岸陶所建寺故名瓦官內有晉義熙中獅子國所獻玉佛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圖世號三絕南唐昇元中改寺曰昇元寺閣曰昇元閣宋太平興國五年改爲院額曰崇勝戒壇明初寺廢嘉靖中杏花村建積慶

庵掘地得昇元石像云此即瓦官寺故地遂爲古瓦官寺

迴光寺

寺在府城南隅梁天監間創蕭子雲飛白大書寺額名蕭帝寺唐保大中改法光寺宋至和中改鹿苑寺明永樂間有迴光大士自西域至重建改今額

慧光寺

寺在府新亭鄉宋治平間建賜古光宅寺創制極古佛宇後山石如掌雲光法師講經于此明洪武間重建賜今額

三山寺

寺在府三山之麓明洪武十三年建其地三峯相連中隱孤寺有磯頭懸江中登者豁目

崇因寺

寺在府城南十里石馬山之陰劉宋時名曠野寺齊廢梁大同中復建唐開元中以懶融嘗居改禪居院太和中改崇果院宋改寺額曰崇因明嘉靖間重修此地舊爲新亭有王謝遺跡劉誼詩云十里崇因寺

臨江水氣中

崇明寺

寺在句容縣東北隅晉咸熙中建名義和梁昭明太子書額宋太平興國年改今額寺有浮圖甚峻明隆慶四年重修鐘樓崇禎十六年再修

白龍寺

寺在溧陽縣西七十里晉建舊有三塔一名三塔寺或云僧伽化行之地又名大聖院

飛來寺

寺在高淳縣西南三里明天啓二年中秋夜忽有銅像彌勒一尊端坐太平圩之東角及旦黃沙蔽天士民咸集見而異曰殆飛來佛耶建寺遂以飛來名

開元禪寺

寺在蘇州府盤門內吳孫權母吳夫人捨宅建永禪師開山名通元寺寺有石佛二相傳晉建興二年滬瀆海口漁者見神光照水徹天旦而視之乃二石像浮水上或曰水神也以三牲巫祝迎之像泛流而去吳人朱膺等復于海濱迎入城置通元寺光明七晝

夜不絕其後漁者復于此獲一青石鉢初疑曰類葷而用之俄有佛像現於外遂併以供佛唐東宮長史陸東之書碑延載元年則天遣使送珊瑚鏡一面鉢一副宣賜供養兼改重雲寺開元中再改今額舊在城北陲後唐同光中錢氏遷置于此

瑞光禪寺

寺在府開元寺南吳赤烏間僧性康建名普濟院宋宣和間建浮圖十三級五色光現詔賜今額井賜塔名天寧萬壽寶塔

虎丘禪寺

寺在府虎丘山晉王珣及弟珉別業也咸和二年捨建卽劍池分爲東西二寺今合爲一

靈源教寺

寺在府太湖洞庭東山碧螺峰下峰有靈泉故名梁天監元年建

治平教寺

寺在府上方山下梁天監二年建舊名楞伽寺宋治平元年改今名寺傍有石井隋人刻字蓋楊素移郡

橫山時也

靈巖禪寺

寺在府靈巖山上舊名秀峰寺宋改顯親崇報禪院即吳故館娃宮也梁天監中始建爲寺寺成有異僧負鉢囊入憩廡下長身黧面梵相奇古其徒不之省夜索筆圖其像于壁而去其後異僧見之驚曰此西土智積菩薩也因建智積菩薩殿弘治間重建

光福講寺

寺在吳縣鄧尉山龜峰上梁大同間建寺有舍利塔又有銅觀音像郡水旱祈禱輒應

寒山寺

寺在府閶門西十里楓橋下唐人詩有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

翠峰禪寺

寺在府莫釐山之陰唐將軍席溫捨宅建天寶間僧重顯所謂雪竇禪師常居此其遺跡有降龍井羅漢樹悟道泉猶存

慧聚教寺

寺在崑山縣馬鞍山下梁天監十年吳興沙門惠嚮建相傳嚮登山寓一石室忽見寺神請助千工用佐景福是夜風雨暴作喑嗚之聲人皆聞之遲明殿基成延袤一十七丈高丈有二尺巨石矗然其直如矢事聞因命建寺賜今額封山神爲大聖山王仍賜鐵爐繡佛勅張僧繇繪龍於四柱歷朝御書題咏甚多

報國講寺

寺在崑山縣景德寺西舊在城西一里許名九品觀堂相傳其地本屠沽所聚寺僧師諒一夕夢有神人披髮執戈而告曰此地當作道場師何不與一觀堂名以九品鑿池爲沼當有石塔現寤與衆言之因協力建造果得石塔數層上刻元幹僧師諒九品觀堂元泰定間改建於此後荃公重建奏請今額

聖像教寺

寺在崑山縣南三十五里滬瀆晉建興二年有迦葉維衞二石像從海逆水而來至此衆迎像置郡城開元寺里人趙罕復捨所居建寺于此勅賜今額

無礙講寺

寺在吳江縣常樂坊西故名西寺梁開平間建晉天福七年賜額華嚴賢首講寺吳越王常浴于此改名無礙寺浴池猶存

留光禪寺

寺在嘉定縣澄江門內宋天聖中建庵俄有祥光現鑿土得異木刻觀音像頗著靈異乾道初始建寺

南翔講寺

寺在嘉定縣南二十四里梁天監間掘地得石徑丈常有二鶴飛集其上卽其地作精舍每鶴至止必獲檀施後鶴去不返僧方悵然俄時見石上有白鶴南翔去不歸之語因名

萬安教寺

寺在嘉定縣萬壽寺西新華浦與南翔大德爲三大刹成于泰定

廣安教寺

寺在太倉州直唐市唐乾元初簡大師建相傳簡領二人來遊立庵於此插竹護籬落後遂成林初名寶林寺宋祥符元年改今額紹興六年建塔鑿地得磚

有長安二年瞿像寶塔字乃知唐武后時嘗建塔字於此

壽安講寺

寺在崇明縣永興沙舊在三沙東鄉宋淳祐間有二僧曰模曰儔卓錫曠野拾枯枏簪土祝曰枏復榮當建道場無何枯枏向榮遂結庵名富安院後拓之元延祐戊午賜額永福壽安寺尋圮於潮泰定甲子遷於東仁鄉之中土

南禪寺

寺在松江府學東宋崇寧中張頭陀卜築於此鑿地得仕世羅漢像人異之遂爲施水庵紹興中賜名演教禪院後改今額

北禪寺

寺在府城內東北宋紹興間僧法寧建寧先住沂州馬嵴山淨居寺航海至青龍有章氏者迎止於此發地得古碑云大唐禪寺又得金銅天王像因建寺焉

普照講寺

寺在華亭縣治西唐乾元中建宋大中祥符元年改

今額每歲正旦冬至及聖節郡縣俱習儀於此

興聖教寺

寺在府治東南穀市橋西五代漢乾祐二年建初名興國長壽宋祥符中改今額地縱廣踰三十畝東有水陸池南有浮圖四面九級有鐘樓高及浮圖之半鐘聲洪亮聞數十里

延慶講寺

寺在府治守禦千戸所東其地本施家瀆宋隆興中每遇陰晦或金氣亙天間有聞鐘聲者吳僧守祥結茅蘆葦中以衆力成十六觀堂乾道六年間賜額

化成永壽寺

寺在府南二十七里其址古胥顧泖也泖有六和神靈甚宋端平間僧妙智苦節清修而泖架一室奉神神顯靈於人凡禱祈者以所驗重輕發土實泖未幾泖隆然遂構精舍曰咸化庵元泰定中賜額

法忍教寺

寺在婁縣朱涇鎮唐咸通十年建宋法忍院也其地本船子和尚覆舟處寺有船子及夾山會禪師遺像

又有東法忍寺

龍華教寺

寺在上海縣黃浦西龍華村相傳吳越忠懿王常夜泊浦上風雨驟至草莽間祥光燭天鐘梵隱然詢其地古龍華寺基也遂命大盈莊務將張仁泰重建宋治平初賜額曰空相西北隅舊有白蓮教院前有寶塔時時放光至今存焉舊有山門門外有二井俗呼龍井明嘉靖間山門燬於倭僧惠林重建萬曆間詔頒佛藏于諸名山僧達果疏請特遣中涓齎勅詣寺幷賜達果金環紫衣護藏慈聖皇太后復賜其徒理圓銀環紫衣護藏如其師又賜範金千葉寶蓮毘盧佛一金彩結旛十丈幷日月錦旛二鏤銅器五勅賜大興國慈華禪寺

明心教寺

寺在上海縣西南六十里梁開平初建初名華嚴院宋治平二年賜今額寺有石函觀音像禱求響答

太平教寺

寺在上海縣二十三保華亭太平禪寺在其西俗呼

此爲東太平宋太平興國間僧及操舟雲游夜泊范家濱聞蘆葦間有鐘鼓音疑爲梵宇訪之無有後夜復然又見白光燭天發地得鐵佛一因以建寺

觀音禪寺

寺在上海縣西宋崇寧初建淳熙三年賜額慈報禪院元燬明洪武十六年重建改今額爲縣之首刹

積善講寺

寺在上海縣西北宋紹興間里人李阡夢金人乞坐地遂捨地爲精舍度其孫師立主之元至大間有番賈航海南來拜師立道上自云慕師高德以貨寶一巨艘施之不通姓名而去立遂大拓舊規請額爲積善院明成化間重修後建海雲堂今寺爲本縣祝聖習儀之地

澱山禪寺

寺在青浦縣薛澱湖中山項宋建炎初建紹興八年賜額普光王寺內有會靈祠祀降聖夫人今爲伽藍神何松年記云秦始皇時邢氏有三姑長曰雲鶴夫人主沈湖次曰月華夫人主柘湖季曰降聖夫人主

澱湖卽此相傳神靈甚赫嘗大旱祈雨隨車而至每歲湖中羣蛟競鬭水爲沸騰獨不入祠

頤浩講寺

寺在青浦縣金澤鎮宋景定中始創經堂僧道崇主之其徒如信開拓遂成大刹元元貞中賜今額

天寧萬壽禪寺

寺在常州府城東門外舊名廣福唐天復間齊雲長老維亢施舍利卜寺址淮南楊行密因名齊雲南唐保大中進浮圖七級龕僧伽所畱國祥寺衲衣號普照王塔宋崇寧二年詔天下建崇寧寺加萬壽二字四年賜塔名曰慈雲政和元年改崇寧爲天寧

祥符寺

寺在府治馬跡山上唐貞觀初嘗徙置津里山隩名靈山居重湖疊嶂間最爲清絕宋大中祥符間改祥符禪院宣和四年間陞爲寺

慧山禪寺

寺在無錫縣西七里慧山梁大同間建名法雲唐會昌中廢咸通重建名惠山宋至道中更名普利紹興

初以寺賜信安郡王孟忠厚奉昭慈聖憲皇后歲祀改旌忠薦福寺依慧山麓有泉石之勝

長泰寺

寺在無錫縣南四十里梁大同元年建名長泰宋改普寧禪院爲僧伽掛笠之所寺後有巨人跡雨後則現明洪武十五年復舊名

南嶽講寺

寺在宜興縣南嶽山齊永明二年建唐天寶中稠錫禪師廬其旁有潒塲池卓錫眞珠二泉天然井又有吳越金書法華經二帙宋改勝果禪院明洪武二十四年改今額

廣福教寺

寺在宜興縣芙蓉山唐乾元初建紹興間僧了清爲記有龐居士三到斯山之語

乾明廣福禪寺

寺在江陰縣治東初本二寺唐乾貞元年建名崇聖宋太平興國五年賜額乾明院廣福院嘉祐中賜飛白御書治平中改壽聖紹興避高宗號改廣福乾道

九年始併爲一寺有泛海觀音像相傳天聖初自海浮至又有草書心經石刻

迎福講寺

寺在江陰縣治南大寧坊唐天祐十一年建名報恩宋紹興間有異僧書華嚴經畢擲筆池中化青蓮花

焦山寺

寺在鎮江府焦山傳燈錄載爲歷代祖庭創自漢興平間名普濟寺唐時重建宋名普濟庵元祐初復名寺明宣德正統間規模漸壯景泰間復拓之與北固金山相抗

招隱寺

寺在郡南七里招隱山宋景平元年創卽戴顒隱居之地梁昭明太子嘗讀書于此

因勝寺

寺在郡西二十五里五州山梁時山中有寺武帝嘗遊幸焉輦道尚存宋熙寧中陳丞相升之葬親于山半爲建寺曰顯慈宋元祐中蘇右丞頌請爲功德院遂名爲因勝報親院

勝果寺

寺在郡虎踞門外宋乾道中建高宗成肅皇后謝氏功德寺也后父冀王母慶國夫人劉氏墓在焉寺有古繡七佛像及壘竹石刻今皆不存

法雲寺

寺在郡平昌鄉唐大中五年建初名流水院宋改今額寺有大中年所鑄鐘

普照寺

寺在郡壽丘山巔宋高宗故宅也陳名慈和寺宋號延慶先是泗州有僧伽塔紹興中始建塔院于此山之上方以奉僧伽像名曰普照

妙果寺

寺在丹陽東南七里竹村宋咸淳間創庵後改爲寺元至元大德元統間相繼恢拓遂爲巨刹

開元教寺

寺在淮安府城內唐開元五年奉詔賜額宋末兵廢明宣德成化間重修內有枸杞井

景慧禪寺

寺在淮安府城西北二十餘里鉢池山仙境有古勅
賜額

華嚴寺

寺原在府治東北十里淮河北岸宋元豐年建後遷淮河南有劉伶臺

天寧寺

寺在揚州府城大東門外東晉時褚叔度請謝安捨別墅建

法雲寺

寺有二一在府城大東門外運司前本晉謝安宅手植雙檜唐時尚存溫庭筠劉禹錫有詩一在儀眞縣胥浦西唐景雲間建名慶雲寺宋治平中改今額明洪武中遷于三堰中衢

上方禪智寺

寺在江都縣東大儀鄉一名竹西寺寺側有蜀井明
太祖曾幸此寺有三絕碑及蘇軾送客詩石刻

石塔寺

寺在府城本慧照寺唐乾元中名木蘭苑宋蘇軾有

石塔寺詩

乾明寺

寺有二一在興化縣北宋乾道間建一在儀眞縣本唐大雲請雨寺宋改今名舊有星居院一所及石浮圖宣和中更爲神霄宮後移寺于城北隅乾道間守張郯奏請賜額

河院寺

寺在高郵州西南武安湖濱舊傳湖傍常有光夜燭天居民掘之得一石上鐫河院寺三字自後不復有光因醵金建寺

木塔寺

寺在興化縣東有古黃梅一株以花之東西盛衰兆上下河田豐歉

齊興寺

寺在寶應縣治西八十里南唐保大四年建宋乾德四年賜額內有梁武帝讀書臺

雙蓮寺

寺在安慶府城阜民坊內產雙青蓮因以名寺有大

塔又名大塔寺宋范文虎捨宅爲之元至元間建塔明正德間塔廢

迎江寺

寺在府樅陽門外明隆慶間建萬佛塔有光宗御書護國永昌禪寺特建宸翰樓貯之

法蕭寺

寺在桐城縣東三十里梁昭明太子讀書處有祠存額爲唐宣宗筆

茂林寺

寺在桐城縣南一百二十里黃陂坂宋建有古鐘相傳飛來者

石屋寺

寺在桐城縣東一百里青山晉建元至正間裴仙修煉處明正統初重修寺有十奇稱仙蹟

山谷寺

寺舊名乾元寺在潛山縣北十五里梁僧寶誌卓錫之地宋太宗時有民柯萼遇老僧往萬歲山指古松下掘之得石篆乃誌公記聖祚綿遠之文進之朝名

瑞石遺使致謝諡曰寶公賜號道林眞覺禪師兼爲三祖璨大師道場古今題咏甚富寺有覺寂塔唐時爲三祖璨大師建至今莓苔不苗鳥雀不棲歲有龍來洗塔雷電晦冥則龍爪悉見

太平興國寺

寺在徽州府歙縣西南舊名興國寺宋太平興國中勅改今額別院三十有四今存其十中阜曰應夢羅漢院唐僧貫休爲寺僧清瀾畫十六梵像後取入禁中帝夢歙僧十五六輩求歸因復賜之

南源古寺

寺在歙縣長陔祀梁武帝暨寶誌有古碑存朱文公讀書寺中手書新安大好山水六字鐫石壁

靈泉寺

寺在祁門縣八都寺前有泉從椒石中出病者飲之輒愈

景德寺

寺在寧國府治北陵陽三峰上今爲祝釐習儀之所寺始晉時名永安唐初名大雲開元中改額開元有

水閣東向刺史裴休延黃蘗禪師開堂演法宋景德中更今名殿後有鐵佛一座北面有多寶塔

興國教寺

寺在府城北門外里許舊名延慶唐咸通乙酉建有木浮圖因號木塔寺

廣教講寺

寺在府北五里敬亭山南唐大中己巳刺史裴休建相傳其材皆蘿松黃蘗禪師募之安南寺後有金雞井材從井出顯其神異宋太宗賜御書百二十卷建閣貯藏元末盡燬惟兩浮圖存亦名雙塔寺

三天教寺

寺在府城東七十里稽亭山舊名妙顯隋扶風禪師智琰棲息處開皇乙巳詔建勅近寺居民五十戶充灑掃宋治平中賜額壽昌紹興末改今額

法雲禪寺

寺在府城西六十里行廊山梁杯渡禪師建舊名興雲宋治平中改今額山有杯渡巖有梁武帝及師像

天寧禪寺

寺在府城西一里明洪武中廢天啓元年建造時掘得石小獅子二枚小石碑一面上書古天寧寺四字因復其名

靈山寺

寺在南陵縣西三十里覩陵峰下諸峰攢簇泉溪縈繞梁天監元年杯渡禪師建

寶勝禪寺

寺在涇縣西五里舊名水西寺宋太平興國中建名五松院賜御篆元豐五年改名寶勝禪院有御書閣洪武初僧宗泐重建法堂廊廡在焉

水西首寺

寺在涇縣與寶勝崇慶並在水西唐上元中建寺後白雲泉在半山間有澗水出焉又有東峰亭即淳于氏送客亭前瞰賞溪登覽最勝唐乾寧二年爲白雲院明正統間爲西方院後改今額

崇慶禪寺

寺在涇縣西五里南齊永明元年建相國淳于棼捨宅始名凌巖唐上元初改天宮水西寺大中中重建

宋太平興國賜今名凡十四院其最勝者曰華嚴院橫跨兩山廊廡皆閣道泉流其下

報恩教寺

寺在涇縣東六十里城山嶺有十八景唐至德間建宋政和中修造浮圖七級

崇果教寺

寺在寧國縣西一百一十里唐貞觀中建寺前有石鏡又有羅漢竹一十八竿每一笋生則一竿枯竹下龍潭湧泉正統間重建

瑞蓮寺

寺在旌德縣北二十五里唐乾符中建時產碧蓮故名

翠微寺

寺在太平縣西南六十里唐中和二年置麻衣禪師道場明洪武立爲叢林

化城寺

寺在池州府青陽縣九華山晉隆安五年建唐開元間賜額造千佛閣方丈廊廡規制大備爲九華諸寺

之冠

隱靜禪寺

寺在太平府繁昌縣東南二十里隱靜山一名五峯寺宋祥符間改普慧禪寺嘉祐三年建閣藏三朝御書百一十軸明洪武初改今額

廣濟院

院在蕪湖縣北赭山南麓有塔唐乾寧中建內有黃庭堅滴翠軒遺址

龍興寺

寺在鳳陽府東三里盛家山南舊名皇覺寺明太祖初潛此寺後登極勅修之有御書亭有御製僧律法其道場最爲宏麗

開元寺

寺在府閶賢門內一名莊臺寺唐開元二十六年詔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以紀年爲額

大聖禪寺

寺在泗州治西唐普光王寺龍朔中有僧伽者自西域來長安至泗上景龍二年中宗遣使名至京師伽

請以佛號名寺書額曰普光王寺後焚于火宋時重建有碑今以水侵寺漸廢

上龜山寺

寺在盱眙縣治西南宋天禧二年建元末兵廢明洪武初重建有鐵羅漢一百五十軀

宣梵寺

寺在天長縣西四十五里元建明正統間浚古井獲石佛三十六尊

興國寺

寺在太和縣東門內明景泰年建掘地得斷碣有興國二字故名

永慶寺

寺在徐州碭山縣西街北明永樂七年建琉璃塔九層于寺內嘉靖十一年建千佛閣

開化禪寺

寺在滁州南十里瑯琊山塘建時列圖將進天子夜夢遊一山寺形勝制度隱然在心忽覽封章冥合符契因賜號寶應後太平興國二年賜今額藏累朝御

書元季兵燹明洪武重修今屬龍興寺

褒山寺

寺在含山縣山以唐貞觀惠褒禪師得名宋元豐後黃魯直王介甫王深甫皆有記塔上寶塔二字猶傳張安國書明初永樂中鄭和使西域還建殿堂制度甚工無蛛絲鼠竄云有辟塵珠所致然不知所在藏經櫥小而古蠹不敢蝕云有異香所塗住持世守更有玉杵鐵杖金磬錦帨玻璃盤栴檀座等物或侵或毀無復遺者

淨戒寺

寺在含山縣南七十里唐貞觀二年密禪師建有彭祖煉丹井併仙室在焉

興敎寺

寺在含山縣東關嶺唐貞觀三年鐵船祖師建有關公飲馬池卓刀泉

定慧禪寺

寺在廣德州治舊名竹山寺唐咸通八年建明太祖駐師廣德更賜今額併龍牌立碣以識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十卷目錄

僧寺部彙考四

浙江通志

淨慈寺　靈隱寺　上天竺寺　中天竺寺　下天竺寺　雲棲寺　僊林寺　潮鳴寺　勝果寺　眞教寺　高麗寺　悟空寺　崇光寺　龍居寺　慈修寺　興聖寺　招提寺　精嚴講寺　祥符講寺　楞嚴講寺　金明教寺　東塔講寺　淨土教寺　本覺禪寺　眞如教寺　金粟寺　祇園寺　八聖寺　天聖禪寺　褒能教寺　大慈教寺　百福寺　精舍禪寺　阿育王寺　天童寺　伏錫禪寺　白龍寺　寶陀寺　大能仁寺　小能仁寺　寶林寺　大善寺　光相寺　戒珠寺　開元寺　大中禹跡寺　天章寺

門　天衣寺　臨江寺　大禹寺　雲門寺　雲門廣孝寺　明覺寺　福慶寺　永壽寺　正覺寺　龍泉寺　積慶寺　龍藏寺　寶相寺　天寧寺　延恩寺　保壽寺　普濟寺　善濟寺　無礙寺　清修寺　靈石寺　壽寧寺　無相寺　明巖寺　白巖寺　萬年寺　高明寺　闡法寺　妙相寺　天寧寺　密印寺　西巖寺　石佛寺　法隆寺　智者寺　文峰崇慧禪寺　寶林禪寺　智度教寺　九峰禪寺　證果禪寺　妙法院　禪定院　乾明禪寺　大中祥符寺　天寧萬壽禪寺　保安寺　靈山寺　崇勝教寺　龍華寺　龍泉寺　圓通院　柵源院　江心寺　仙巖聖壽禪寺　佛日寺　福林寺　崇仁寺　寶勝院

江西通志

普賢寺　延慶寺　大安寺　香城寺　總持寺　永寧寺　興福寺　龍光寺　桑林寺　大雄寺　崇因寺　寶雲寺　百丈寺　惠安寺　雙林寺　寶峰寺

雲堂院　永福寺　馬祖禪寺　東臺寺　寶積寺　天寧寺　景德寺　普寧寺　鵝湖寺　海智寺　章法院　歸宗寺　開先寺　能仁羅漢寺　雲居禪寺　凌霄崖院　上大林寺　天池寺　臥雲寺　竹林寺　烏竹寺　棲禪寺　上鍾山觀音巖寺　靈峯寺　法水寺　寶應寺　明水寺　疎山寺　天寧寺　蕭山寺　隆慶寺　龍濟寺　福聖院　禪那寺　淨覺寺　大平興國寺　慈化寺　永清院　寶塔寺　大乘寺　普化寺　寶界寺　玉峯院

神異典第一百十卷

僧寺部彙考四

浙江通志

淨慈寺

寺在杭州府南屏山周顯德元年建道潛禪師居之潛嘗欲從吳越王求金鑄十八阿羅漢未白于王也王忽夢十八巨人隨行翌日道潛以請王異而許之宋建隆初禪師延壽撰宗鏡錄一百卷遂作宗鏡堂

靈隱寺

寺在北高峰下晉咸和中僧慧理建山門扁曰絕勝覺塲相傳葛洪書寺門有五亭今止存冷泉由冷泉上爲翠微亭韓蘄王布袍跨驢日夕行遊其中口不言兵今尚有故址

上天竺寺

寺在北山舊志天竺之名起于晉後七百載而觀音大士發跡西峰則自晉天福間始時有僧道翌結庵山中得奇木刻爲觀音大士像乾祐間有僧崇勳自洛陽持古佛舍利置頂中妙相咸備晝放白光吳越王建天竺看經院宋咸平中浙西大旱郡守張法華有禱輒應嘉祐中沈文通治郡命僧辨才主之累代有宣賜宋孝宗理宗俱有贊至今靈感神異每歲春正月至四月士女進香者以百萬計雨暘祈禱輒應

中天竺寺

寺在府城西一十七里宋太平興國初建

下天竺寺

寺在府城西一十五里晉咸和中建寺前復有飛來蓮花諸峰有合澗跳珠泉有夢謝流盃月桂諸亭遊

人多至其間

雲棲寺

寺在梵村禪師袾宏伐茅建庵於此宏本諸生姓沈初雲棲山居五雲之西徑曲林幽四山圍合荒僻人跡罕至頻有虎患隆慶五年袾宏行脚南還愛其寂寥趺坐壁間虎卽避去值歲大旱禱於山應時而澍村民大悅後其教大行愚夫愚婦皆知有蓮池大師

僊林寺

寺在府治北宋紹興中建理宗書額并製鐘銘

潮鳴寺

寺在府治東舊爲歸德院宋高宗幸寺夜聞潮聲遂賜額曰潮鳴

勝果寺

寺在鳳凰山右寺有排衙石石洞郭公泉月巖唐僧處默詩有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之句

眞教寺

寺在文錦坊南元延祐間回回大師阿老丁所建先隋開皇入中國宋室徙蹕多從駕而南元時內附者

又往往編管于江浙閩廣間杭州尤夥惟誦經持齋歸於清淨按禮部郎中丁澎碑記略曰建自宋紹興二年宋末傾圮及元至正辛巳因舊址而開拓之其發脉自吳山而來最爲省城形勝所係明永樂勅諭碑在正殿內景泰中復葺焉

高麗寺

寺在府城西一十二里與玉岑山相對元志云以高麗木起殿故名內有宋御書碑尚存

悟空寺

寺在錢唐淳佑橋東晉天福七年僧齊教建舊名崇新宋改今額蔚爲叢林歷宋至明僧法昌等相繼修葺今僧超煜嗣法莫菴得弘覺國師之傳

崇光寺

寺在阜亭山陽宋紹興間建眞歇了禪師爲開山祖後多高僧掛錫有宋寧宗御書阜亭山三字及崇光顯孝華嚴教寺八字

龍居寺

寺在黃鶴山之陽舊名永慶唐清泰二年建明萬曆

間延聞谷印禪師說法遂成叢林

慈修寺

寺在富陽縣治西寺近江潮汐可觀往來者多遊息焉

興聖寺

寺宣德間重建在嘉興府治東北本嘉興縣丞廳宋孝宗誕育於此嘉定間賜額興聖院理宗御書流虹聖地興聖之寺八字碑刻尚存

招提寺

寺在府治西北二里唐光啓中刺史曹信子珪捨宅建寺內有靜照堂寺東舊有曹史君祠

精嚴講寺

寺在郡治西北一百八十步晉成帝時徐尚書熈因地發光請捨宅爲寺吳越文穆王時立山門掘得石龜

祥符講寺

寺在郡治西北一里東晉興寧間哀帝詔剡山法師竺潛講般若經於禁中還止檇李魏公家因捨宅爲

精舍

楞嚴講寺

寺在郡治西北二里萬曆中神宗母后勅建禪堂及天王殿遣內臣齎賜藏經五千卷及護藏紫衣觀音神宗有護藏御勅禮部有護藏告示后復勅刻大藏方冊於是臣庶協力相繼集事

金明教寺

寺在郡治西南二里相傳范蠡故宅宋乾道中郡僧壽萬王者療治史丞相彌遠疾却謝請建梵剎史乃購地建此

東塔講寺

寺在嘉興縣東六里漢朱買臣故宅有墓慶元間寂照法師修治殿塔寧宗名講華嚴經手書華嚴經閣並雷音海印二堂名賜之買臣墓後有景龍樓宋孝宗賜名

淨土教寺

寺在嘉興縣東三十六里五代時邑人陳求宅嘗得咸通中石幢因申漢南王捨基爲安福寺宋祥符元

年改淨土寺多奇竹內有碧蘇亭又有坡公井傳蘇學士嘗憩此郎中聞人安道賢良陳舜俞俱有詩

本覺禪寺

寺在秀水縣西二十七里卽古檇李亭地唐大中間有臨海僧冀來宿亭下感夢結庵事聞賜名報本

眞如教寺

寺在秀水縣南四里唐至德二年立大中十年裴相休捨宅爲寺後改爲正德院雪峰和尚結庵於中寺僧掘地得銀塔像宋建炎初知州趙叔近死王事殯於寺至今祠之寺有雪峰井長水塔淸輝堂彩雪橋柏屏龍槐石梅纓絡松諸景

金粟寺

寺在海鹽縣西南三十六里金粟山下吳赤烏中建宋濂太平萬壽寺記云吳時江以南尚無佛寺赤烏中康居沙門僧會爲吳大帝祈禱獲釋迦文佛眞身舍利始創三寺一爲金陵之保寧一爲太平之萬壽其一卽海鹽之金粟也

祇園寺

寺在石門縣西北二十五里梁天監中建寺中有檜樹相傳梁時所植

八聖寺

寺在湖州府德清縣東部村梁天監五年青州節度使沈子眞宅一夕鐘磬自鳴堂前井中放白毫光八道俄有八龍騰空而去子眞遂捨宅爲寺八年武帝賜今名吳越王病目常取此井水洗之卽愈因賜梅檀香作井欄宋太宗賜御書祕藏

天聖禪寺

寺在府治北唐中和二年郡人吳言捨宅建寺有古桂趙孟頫摹爲圖顏其堂曰古桂堂殿左右柱舊刻木爲龍盤繞其上不知來自何時忽一日柱龍下飲池水爲老僧所見卽還殿柱左右盤錯後有雷雲之祥二龍遂飛去趙學士之碑歲久亦斷缺不可讀又謂本殿自是無塵亦名無塵殿又謂學士嘗讀書本寺就殿壁寫瀟湘烟景二墨竹二爲吳中墨妙稱最

褒能教寺

寺在南潯南柵建炎二年金人陷揚州高宗南幸金

人追之帝至潯懼追者見及匿嘉應神祠中月下俄見泥馬忽動跨之而行遂入杭州舊封康王寺今改褒能俗呼康王寺

大慈敎寺

寺在武康縣東梁普通六年建唐大曆五年僧神悟欲鑄寺鐘方作念間忽聞空中有聲徹數十里及鐘成聲聞果如其遠朝命輦至都下中都遽躍入水中求之不能得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百福寺

寺在孝豐縣東南孝豐鄉靈峰山梁開平元年建沈樞詩云築室最高處軒窗八面通鑒山流乳液開戶納薰風卽此

精舍禪寺

寺在府城西南唐大中元年改爲禪院中有井廣半畝水甚淸湛有靈鰻長數尺背有金線俗呼爲鰻菩薩水旱求禱出見井面

阿育王寺

寺在寧波府阿育王山中晉義熙初建一名廣利寺

梁武帝賜今名寺有阿育所造眞身舍利塔又有宸奎閣貯宋神宗御書蘇軾作記

天童寺

寺在天童山中晉時僧義興結屋山間有一童子日給薪水後辭去曰吾太白神也言訖不見寺以此得名

仗錫禪寺

寺在鄞縣西一百二十里奉化餘姚上虞嵊五縣交界唐龍紀元年天童山紀禪師飛錫至此建立宋寶慶元年敕賜仗錫延勝院額前有石巖丈餘上刻四明山心四字乃漢隸也

白龍寺

寺在慈谿縣東十里五代漢乾佑間里人唐居惠捨址結宇修道講經有白龍矯首室外而聽宋建隆間重置號白龍院

寶陀寺

寺在普陀落迦山世傳觀音現像於此寺中有潮音洞善才洞磐陀石三摩地玩月巖眞歇巖靈鷲峰觀

音峰洪武初徙寺於鄞縣東三里改名普陀

大能仁寺

寺在紹興府南二里晉許詢捨宅建號祇園寺政和七年上后土號曰承天効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詔天下承天僧寺皆改爲能仁寺蓋避后土號也

小能仁寺

寺在府西北二里宋開寶六年觀察使錢儀建城中諸寺獨小能仁習禪持戒旦夕爲飯接衆明季時渡海謁普陀者往反必一飽當春日以百千計鄉人爭擔米助之未嘗缺也小能仁接衆之名聞於四方叢林

寶林寺

寺宋元徽元年製法華經維摩經疏僧遺敎等與法華惠基於寶林山下建寺名寶林時有皮道輿捨宅連山造寺山之巔有石岫岫有靈鰻旁有巨人跡錫杖痕初晉末沙門曇彥與許詢元度同造甎木二塔未成詢亡久之至梁天監中岳陽王將至彥預告門人曰許元度來也岳陽亦早承誌公密示至州即入

寺尋訪彥望而曰許元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蕭名詧彥曰未達宿命焉得知之遂握手入室席地王忽悟前身造塔之事宛如今日由是復修塔塔加壯麗

大善寺

寺在府東一里中有七層浮圖梁天監三年民黃元寶捨地有錢氏女未嫁而死遺言以奩貲造寺僧澄貫主其役未期年而成賜名大善屋棟有題字云天監三年歲次甲申十二月庚子朔八日丁未建宋建炎中大駕巡幸以州治爲行宮而守臣寓治於大善及移蹕臨安乃復以行宮賜守臣爲治所歲時內人及使命祭攢陵猶館于大善乾道中蓬萊館成乃止

光相寺

寺在府西北三里後漢太守沈勳公宅晉義熙二年宅有瑞光遂捨爲寺安帝賜光相額世說許掾年少時人以比王苟子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林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

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耶豈是求理中之談哉相傳此即西寺

戒珠寺

寺在蕺山南晉右軍王羲之故宅或曰其別業也其創始者莫考陳大建二年有僧定光來寓寺中耳過其項擎銀像長立不臥又有天竺僧辨博神異及死葬山上其形數現後夢語其門人曰必爲臥像屋以壓之我則不現僧定光乃立臥佛像果不復現而所構華壯敞潔甲于郭內其臥佛殿今尚存其所謂十大弟子者哀泣其旁或候氣或捫足而佛之父母亦在焉故又名臥佛寺有竹堂雪軒泰宇閣皆一都登覽之勝宋紹興中爲士人肄業之地策名者常十餘人巍科接踵此蓋山川之秀有以相之也

開元寺

寺在府東南二里五代節度使董昌故宅也後唐長興元年吳越武肅王建寺蓋處二城之中四方遠近適均重甍廣殿修廊傑閣大鐘重數千觔聲聞浙江

之湄佛大士應眞之像皆雄麗工緻冠絕他刹歲正月幾望爲燈市旁十數郡及海外商賈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藥組繡髹藤之器山積雲委炫耀人目法書名畫鐘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間出焉士大夫以爲可配成都藥市宋咸平中僧曉原立戒壇遇聖節則開以傳度其徒建炎庚戌金人侵之既退羣盜投隙而至遂焚不遺一椽後雖興葺然未能如初

大中禹跡寺

寺在府東南四里晉義熙十二年驃騎郭將軍偉捨宅建唐會昌中例廢大中五年僧居元詣闕請僧契眞復興此寺幷置禪院於北賜名大中禹跡寺門爲大樓奉五百阿羅漢甚壯麗初釋寺自達磨至慧能以來禪宗皆寓律寺至百丈山懷海始創爲禪居乃不復寓律寺契眞亦懷海弟子是時禪寺雖創尚未盛行故猶寓禹跡爲禪院宋紹興末曾文清公卜居於越得寺之東偏空舍十餘間居之手種竹日讀書賦詩其中公平生清約不營尺寸之產所至寓僧舍蕭然不蔽風雨唯食奉祠之祿假二三老兵僅給使

令而已

天章寺

寺在山陰蘭渚山今蘭亭曲水在其側舊有右軍畫像及書堂宋至道二年神宗降御書天章之閣四字既成聖意未愜再書之有内侍奏章獻太后言越州天章寺天下名山今欲乞皇帝更書一寺字易閣字以賜太后與帝欣然許之此四字是也紹興八年高宗降御書蘭亭序石刻元季寺燬於火碑像猶在

天衣寺

寺在山陰法華山前有十峰雙澗晉義熙十三年高僧曇翼結庵多靈異内使孟顗請置法華寺至梁惠舉禪師亦隱此山武帝徵之不至昭明太子遺以金縷木蘭袈裟遂以天衣名寺宋嘉泰中翼公所頂帶紫檀十二面觀音及梁太子遺舉公金縷木蘭袈裟紅銀澡瓶紅琉璃鉢猶在寺又有化身普賢及飛來銅像化身普賢即曇翼所立飛來銅像乃海南無量壽佛像或云是西域阿育王第四女以奩貌寢陋冀其端嚴捨金銅鑄像四十九軀首飾火焰足飾蓮花

布散天下爲衆生植福之本浮海而至梁武帝以施山中奉於西序寺多杜鵑花每歲盛開觀者競集寺後有十峯堂堂之前有唐李邕撰碑斷石尚存

臨江寺

寺在牛頭山一名牛峯寺晉天福中建上有石室旁有陸太傅書院景德初陸太傅軫與鄉士數人習業於此嘗遇大雪絕食累日陸公禱山神明日獲二鹿焉聞者歎異及陸公直集賢院來仕鄉邦遣衙校致祭書室在寺之西北隅今寺僧猶能識其處

大禹寺

寺在禹陵之左梁大同十一年建自唐以來爲名刹唐孟浩然義公禪房詩義公習禪寂結宇依空林戶外一峰秀堦前衆壑深即此

雲門寺

寺在雲門山或謂雲門寺本東面主秦望而對陶堰等山如列屏障會昌廢寺後止存一小殿南面者未毀遂附益以爲寺非復舊址而舊址乃多犂以爲田宋紹興中淮僧廣勤爲雍熙副院嘗因牛足陷得小

銅佛像於田中蓋古雲門寺地也

雲門廣孝寺

寺在雲門山晉義熙三年建寺有彌陀道場門外有橋亭名麗句亭刻唐以來名士詩最多先唐時雲門止有此一寺後乃裂而爲四有宋高宗御書傳忠廣孝之寺六字碑寺之前有辯才塔今按虞集所撰記雲門傳考其沿革有分合寺在雲門山者皆得稱以雲門寺故昔人題咏動曰雲門今雲門與廣孝分爲二

明覺寺

寺在刺涪山唐開元十八年建有千歲和尚塔亦有碑而其說荒怪不可考質然院頗幽絕可愛門外諸峯如柳柳州所謂林立四野者入門石壁屹立盛夏爽然如秋

福慶寺

寺在府城東南七十里晉將軍何充宅也世傳充常設大會有一僧形容甚醜齋畢擲鉢騰空而去且曰此當爲寺號靈嘉遂捨爲靈嘉寺寺有于闐鐘

永壽寺

寺在金雞山之北晉咸和中丹陽人高理浦中獲一金像後有西域五僧至理家云昔遊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藏河濱夢王謂曰吾東遊爲公所獲理驚出像五僧見之放光勅送像藏于寺

正覺寺

寺在菩提山中之南晉開運元年建初名菩提院後改今額寺周圍皆山唯有一徑屈曲通山麓水從峽中出跨峽一小橋橋旁有一指石一指點之卽動以手力推則屹然峽內又有喝開石相傳舊有菩提樹生子必一百八顆

龍泉寺

寺在餘姚龍泉山自山麓至絕頂殿閣儼然背山面水爲一邑佳處寺額三字作歐陽率更體或云卽歐書未知然否虞世南王安石輩皆棲于此宋天子幸之今漸蕪廢

積慶寺

寺在燭溪湖之梅梁山宋史巖之功德院也清流當

門景物幽勝寺前石碑宋理宗御書積慶教寺四大字上又作行書賜史巖之四字鈐以玉璽今後殿已廢惟正殿在四壁亦不完僧房十餘間別在溪邊而山十餘頃田三百餘畝僧猶享其利御書碑今折爲兩段半埋草中

龍藏寺

寺在嵊縣靈芝鄉梁天監二年建號龍宮院有巨井深浚水色紺寒疑有蛟龍居焉又有老松如龍數百年物也唐李紳少嘗經游後領郡因新之復爲作文刻石以記

寶相寺

寺在新昌縣南明之陽齊永明中僧護嘗隱於此護始到夜聞鐘磬仙樂之音又時現佛像煒煌可駭由是啓願鑿百尺彌勒佛像像成端嚴偉特名聞中外其取異者像自石中鑿出佛身之後石壁之上有自然圓暈如大車輪正當佛首而四方闊狹一同無毫釐差

天寧寺

寺在台州府臨海縣東南巾子山下元至正間有僧十八附船渡海而來先見夢于葛令比至船則木像存焉因奏置大殿左右明洪武中僧宗泐奉詔來寺闡揚臨濟禪宗法裔遂盛于台相傳梁岳陽王得釋迦舍利建塔七所存止此又傳有齊眉大師趺化如生塔於寺之東隅宋貢院後有小浮圖存焉舊銅鐘一唐乾元癸亥所鑄又有佛牙香一株沉香觀音及宋時累朝所賜宸翰甚衆今佛牙香尚畱云

延恩寺

寺在縣東南七十九里舊名湧泉晉泰康中建因任旭女弟卓庵誦蓮經俄有泉自地湧出生蓮花故名其後聖僧懷玉飛錫於此涅槃眞骨尚存禱祀多驗

保壽寺

寺在臨海縣東南七里有三日觀音像舊傳天聖初有一木泝潮而至泊於院山浮圖之下時見異光僧惟諒遂以爲像奉安日劃然有聲視其目自裂爲三極靈感禱雨祈嗣皆有應驗故禱者益衆誕日尤甚

普濟寺

寺在臨海縣東七里有僧法腴庵於西山持呪水湧以療疾立愈側有井井上有亭舊有秀野亭地多梅花

善濟寺

寺在臨海縣東南一百二十里金鼇山本祥符塔院宋建炎中高宗避敵至此回杭賜今額又賜銷金三十兩度僧三人有御座尚存西有如畫軒下瞰長江前挹海門諸峯

無礙寺

寺在臨海縣東南一百三十四里梁時嘉法師建舊傳僧灌頂常升座講經時海寇擁兵以入見持幟戟者甚盛身皆丈餘駭而竄院有千佛像舊傳章安客舟艤江滸挽之不下遇一僧略以指撮取舟遂行共載至回浦僧墮水須臾浮出一石乃此像也明嘉靖間廢惟金沙佛像碑記尚存

清修寺

寺在臨海縣東南一百一十五里建炎初高宗泊舟金鼇山渡江登覽御書清修風景千年在滄海烟嵐

一笑開之句

靈石寺

寺在黃巖縣西五十里海寇孫恩屯兵其處忽有飛石擊之賊懼退遂改名靈石有智顗翻經臺唐李義著書堂又有飛來石或傳自西北飄墜於此一鐘頗鉅云自海門浮至鐫西度鐘三字又云昔有異人塑殿中佛像期以十旬啓門僧怪之未及期而啓忽有雙鶴飛出視所塑纔二像珠髻光起熒然故名耀珠殿

壽寧寺

寺在寧海南一十里門外有石高數尺許石上有紹聖中高述陳安道以下題字其西三十步有洗腸井其水白色旱澇不損益太宗搜訪名山工部侍郎王化基奏聞至道元年遣內侍裴愈手捧御書三十軸以賜後多散逸

無相寺

寺在天台縣西南三十五里有僧師簡以杖叩臥龍起雨故名遠近勝槩凡十

明巖寺

寺在天台縣西南七十里吳越昭儀孫氏捨資俾天台鎭將陳希靖建卽僧全宰棲禪處更名明巖介居巖谷間道狹不容軌入門兩石夾峙堂宇半居巖下大槩如寒山石

白巖寺

寺在天台縣西北三十里宋僧普羅憩此地有神江白郞告曰此吾居也以師德業尊廣願推此室相奉遂呼白巖

萬年寺

寺在天台縣西北五十里晉興寧中僧曇猷憩此四顧八峰囘抱雙澗合流以爲眞福地也有親到堂以宋仁宗賜衣時口宣有如朕親到之語故名又有妙蓮閣覽衆亭淳熙十四年日本國僧榮西建三門西廡仍開大池香積有釜極深廣世傳闍提首那尊者所鑄也

高明寺

寺在天台縣東北三十里清泰三年號智者幽溪道

場今殿前有石經幢刻云天福二年捨入幽溪禪院可驗也故老相傳謂先此惟喬木參天薜蘿翳穴麏麚是居樵牧罕至智者大師時居佛隴講淨明經爲風飄翩翩不下乃杖錫披荊尋徑所詣行五里許風息而經憩此大師乃即其地以營淨居智者十二剎此其一也

闡法寺

寺在天台縣南五里晉督護將軍劉元捨宅建名建平舊傳元因遇雨感金錢之異建寺原在縣南五十步後有鴿子和尚徙今地號鴿子道場寺側有靈龜峰又有綴石坡草木蒙茂左右溪流縈帶民居皆桃花熙春彌望如綺錯焉至祥符元年改今額

妙相寺

寺在寧海縣東三百步有鐵爐係建文三年鑄上鐫典史魏澤名魏公原以刑部尚書謫官保全方正學遺孤嘉定張鴻磐有妙相寺鐵爐詩

天寧寺

寺在金華府城內宋大中祥符間建面對溪山舊有

石浮圖可以盡覽一郡之勝

密印寺

寺在府治北百四十五步舊名永福吳越錢氏建宋大中祥符間更名密印有塔九級屹峙雲際中玲瓏可梯治平初建明隆慶初重修侍郎王崇有記

西巖寺

寺在府城北四十里舊名赤松巖寺梁大同間建寺有鐵羅漢五百一十八尊

石佛寺

寺在金華縣東北四十里舊名赤松巖寺梁大同間僧道瓊止於山南聞金石讚唄之音緣巖而上見琢成大石佛一軀高可六丈趺坐儼然因建寺有鐵羅漢五百十八尊宋改今額

法隆寺

寺在金華縣南三里寺前經幢高可五丈刻云唐大中十一年立其幢累石爲之靑綠色製琢精奇幢下石隙周匝有大金錢徑二寸許以杖舉之宛轉其中竟莫之得俗呼金錢寺

智者寺

寺在金華縣北十五里梁武帝名樓約受戒號智者國師辭還適谷口見白氣浮空曰茲地當與三寶普通間勅造智者禪寺

文峰崇慧禪寺

寺在蘭谿縣南二十里地名大經塢奇秀天設羣巒環拱順治甲午里人郭爾儒兄弟延僧樵之淨玉開山僧得石雨老人之傳有法語四卷行世遠近多重之

寶林禪寺

寺在蘭谿縣南二十五里雲黃山下梁普通元年傅大士依雙檮木結庵大同六年卽其地建寺因名雙林

智度教寺

寺在義烏縣西四十里五雲山唐智忍禪師修行之地大順二年僧彥休過此里人建院曰臥雲吳越錢元懿爲婺州刺史建殿落成五色雲見因名五雲宋大中祥符間賜額智度院後改寺

九峯禪寺

寺在湯溪縣南十里九峰山下梁天監間嵩頭陀卓錫於此寺有三賢堂祀先賢龍丘萇徐伯貞徐安珍

證果禪寺

寺在湯溪縣西北十五里梁天監間達摩禪師基有僧鑿井於佛殿東閣二十步深三十丈得古銅鉢盂上有覺地二字因以名其室寺有宋濂書額尚在

妙法院

院在金華縣南五十里晉天福間僧道密自天台來結庵於此白光自口出成白蓮花屬天經夕不散日啖草根野蔌惟誦法華經里人申寒迎之下山捐地建剎郡上其事賜名法華

禪定院

院在金華縣東七十里昔時山旁鐘磬流音莫知所來有二獸似狼白耳長尾止於山麓衆逐之亟去厥明一僧年可六七十眉長六七寸自稱頭陀禪師循獸路而下指曰可於此置禪定院僧忽不見鄉人異之梁大同二年內史李景翊表立是院唐咸通間賜

額

乾明禪寺

寺在衢州府城南三十五里舊名開明禪院宋端拱九年僧開明禪師儀名宴赴闕賜對便殿未幾乞還山詔開明院爲明禪院有禪師尊體

大中祥符寺

寺在西安縣治西北太平寰宇記云吳征討將軍鄭平公捨宅建寺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陸宣公給田千餘畝以飯僧

天寧萬壽禪寺

寺在西安縣治西華豐樓先有金華聖者定光古佛坐化於此眞身漆布祈禱有應及火厥體歸然獨存宋趙清獻公有贊宋末六都義士楊復義捨田四百餘畝以飯僧

保安寺

寺在常山縣北二十五里吳越侍御史江景房建建隆初吳越納土景房歸隱開化桂巖曾爲里人白其寃送金十鎰以謝景房笑斥之里人以金買地入寺

重構院宇創祠堂塑景房像

靈山寺

寺在開化縣西五十步相傳五代時有兩僧來止其一嘗夜出入見有秉燭前導者已忽不見其一嘗夜臥榻上有蛇蜿蜒與居號曰役鬼禪師臥蛇禪師大德後皆化去宋皇祐辛卯僧淸臣始建寺於山麓其兩僧舊居嘗有神光詔賜今額元初兵燬

崇勝教寺

寺在嚴州府建德縣西三十里宋大中祥符八年賜名崇勝院時有僧義澄眞宗嘗賜以御札詩云正觀心地法色相本皆空禪慧明宗性超然萬法中院舊有眞宗仁宗皇太后太妃賜義澄劄子御書

龍華寺

寺在淳安縣南四十五里舊名永泰寺不知所建年代圖經云寺有寶大二年都邑將方鄴等乞重修狀及有寶大三年睦州請僧住持帖按寶大寶正皆錢氏年號則此寺蓋建於五代以前也宋政和三年以犯哲宗陵名改賜今額

龍泉寺

寺在淳安縣東五十五里舊名龍泉院唐咸通七年建院有泉一泓出雲雨以蘇旱乾疑有龍在焉因以名宋政和六年縣人裒錢一新諫議大夫江公望爲之記且載龍泉之異其略曰一斛之水甚微龍託之而神濡爲膏澤以福於人而佛祠託之以興云

圓通院

院在府城東興仁門外東津山上唐善道和尚開山院有觀音像遇旱祈雨輒應宋紹興七年知州胡寅送趙抃詩有寺亭高絕面靈山迤邐羣峰不可攀之句卽此

柵源院

院在淳安縣東北昌期鄉不知所建年代圖經云院有至道三年知縣孫讜撰重建殿宇記有云越王勾踐襲吳兵行之際於此源口立砦柵千載而下始有是寺因地而稱又曰寺有聖者像鄉民歲時水旱疾疫有禱必獲應又曰院壁有咸通十三年沙門師魯書武宗詔毀天下佛寺聖者之像歸然曾不焦壞洎

像教復興吳人王瓚得之於山塢泥潦之中相好儼然益彰是教之不可泯其大要如此

江心寺

寺在溫州府城北江中寺有東西二塔一名龍翔興慶院宋建炎初高宗航海駐蹕於此御書清暉浴光二軒扁刻於石

仙巖聖壽禪寺

寺在樂清縣崇泰鄉仙巖山唐至德間建乃天下第二十六福地宋陳止齋讀書於此朱晦菴訪之書溪山第一四字唐司空圖有溫州仙巖寺銘

佛日寺

寺在處州府城南五里宋建寺左有高陽洞前有爽氣亭

福林寺

寺在白雲山唐建寺前有鏡心池亭西有青山亭

崇仁寺

寺在龍泉縣南五里五代時建有華嚴寶塔宋何執中嘗題詩於塔頂

寶勝院

院在縉雲縣南三里有石塔高數丈王儔詩山中石塔不知年七級嵯峨尚宛然玉柱高擎天咫尺金蓮光照界三千即此

江西通志

普賢寺

寺在南昌府城惠民門內晉故禪居寺隆安四年太守熊鳴鵠捨宅建改爲隆興院會昌間觀察使裴休迎希運禪師居此南唐保大二年刺史邊鎬以鐵二十萬觔鑄普賢乘白象寺遂以普賢名明永樂間重建

延慶寺

寺在府城順化門內晉建武元年得琉璃佛像詔建寺以處之名琉璃寺唐咸通二年觀察使嚴譔表請重建因延慶節奏改今名

大安寺

寺在府城北初名東寺有鐵香爐高六尺許識云赤烏元年造晉時西域僧安世高本安息王太子避位

來止於此遂名大安寺唐武德間改爲宣明寺大中間又改普濟寺明初重建復今名

香城寺

寺在西山晉僧白雲善六戊法因寇亂以香遍插山口煙遂爲城寇見遠遁民賴脫患

總持寺

寺在府城進賢門內唐開元中建舊名總持院寺內有龍井祈雨屢驗

永寧寺

寺一名上藍寺在府城初郡故子城西有蛟井在梁豫章王師葛鱓宅東南天監中龍鬬井中豫章王蕭綜造大佛鎮之鱓復於太清初捨宅名大佛寺唐開元間改爲開元寺又貢院亦稱開元寺址有唐門呈銅像號眞容殿大曆間馬祖建道場於此大中間燬後南平王鍾傳奏復建爲上藍院以居上藍山僧令超宋眞宗時改承天寺政和間改能仁寺明初以寺址創南昌縣治遷寺於元故帝師殿一云即鍾傳之故居明景泰間更名永寧爲祝釐習禮之所有藏經

閣順治戊子會城之變兵馬蹂躪梵宇傾圮住持僧照福募緣修葺總督張朝璘巡撫董衛國倡率文武各官捐貲重修大殿鼎建藏經閣鑄丈六金身佛像改名佑清寺

興福寺

寺在府城南宋悟覺禪師講經有白蛇來聽又呼蛇聽寺

龍光寺

寺在府城北龍沙岡三面積沙蜿蜒擁抱南有蓮池池水澄瑩不受沙侵如山律師說戒處布政使陸長庚重修

桑林寺

寺在南昌縣六十四都舊名延福寺唐武德五年建有建炎二年鐘一宣和六年石一

大雄寺

寺在南昌縣十八都瑤湖西汊唐世有大雄村善士建齋飛旛至此因建寺以大雄名

崇因寺

寺在進賢縣上坊宋治平三年賜額宋晏殊舉神童過此作詩有云苔逕雨餘堆落葉石樓風靜鎖閒雲

寶雲寺

寺在奉新縣東北梁太清初建殿中有七寶石五色爛然潤澤可愛舊存鐵鑄菩薩像五十三軀南唐祕書郎陳用覺作寶雲寺碑

百丈寺

寺在百丈山唐大智禪師創建一名大智禪院有柳公權所書法正禪碑相傳寺後有青猿聽大智講經講罷長嘯而去寺南有靈境亭

惠安寺

寺在奉新縣西寺前瞰溪流有兼勝閣登之盡見溪山之勝宋分寧黃庭堅書閣榜

雙林寺

寺在靖安縣繡谷峰梁天監間西域沙門竺曇忽過此稱其山水似西天娑羅雙林間如來說法之地因名唐柳公權書門額曰大中雙林禪寺嘉禾彭輅詩有云地脉遙分雙樹下雲屏高對萬峰聯

寶峯寺

寺在石門山初名泐潭唐馬祖藏塔於此有權德輿碑張商英記寺有選佛堂藕潭釣磯晃旒山諸勝

雲堂院

院在新建縣梅嶺唐僧貫休居此有山居詩休嘗畫羅漢已畢十五身忽從禪定起自寫本身以足之今第十六身是

永福寺

寺在饒州府治東梁鄱陽王蕭恢捨宅爲寺天聖二年有二異僧至建石塔高三十丈元至正二十五年剷基得玻璃瓶中貯甘露貢於朝遂詔以甘露名其門明宣德七年遷府治於右隙地唐司馬姑蘇顧況有詩

馬祖禪寺

寺唐初大師行脚至此見山頂址俱石如立馬狀因名馬祖至宋咸平二年僧幻菴修行其中通禪慧元季兵燬明洪武初重興二十五年歸併中興道院靈山庵入寺爲叢林禪寺永樂八年增三山飯堂

東臺寺

寺唐景福元年建名資勝寺宋淳祐間檀越楊漢兄弟三人俱登進士第漢爲東臺官奏陞爲東臺資勝寺元季兵燬明洪武初重興

寶積寺

寺在浮梁縣北隅唐大中建宋佛印修戒於此手植二柏有詩元末寺壞明洪武甲子年重興後有三賢堂祀蘇軾黃庭堅佛印

天寧寺

寺在廣信府上饒縣耆德坊吳周瑜故宅址也唐覺範洪禪師開山賜額報恩光孝禪院宋政和二年改今名

景德寺

寺在上饒縣南一里許舊有十五小院曰薌巖曰浴佛曰報恩曰水陸曰孔雀曰文殊曰普賢曰慈氏曰禪月曰玉白曰戒壇曰齋庫曰泗州曰廣信曰尊聖俱宋景德間建今存者報恩孔雀水陸慈氏而已明洪武二十四年立爲叢林

普寧寺

寺在玉山縣信豐鄉宋皇祐間建寺後有武安塔宋陸子靜有詩謝禹武安塔有賦

鵝湖寺

寺在鉛山縣北十五里舊名壽禪院以鵝湖山改今名唐代宗大曆中大義禪師披荊振錫結菴峰頂後順宗朝以庵置峰頂禪院第二代雪峰敷禪師移臨官道咸平中賜宸翰歲許度僧景德四年改賜鵝湖有大義眞身慈濟菴通濟廟大義泉新羅捨身崖御書閣說法堂臨深妙峯躡雲雙松諸亭皆經兵燬宋太宗仁宗眞宗有詩唐宋名人多題咏是爲邑之禪院第一道傍長松延袤十餘里云大義所植明萬曆間養菴禪師自臨濟卓錫寺中重興法席戒律精嚴遠近尊師之宗風復振唐韋處厚有碑宋曾鞏有佛殿記明顧錫疇有養菴和尚碑

海智寺

寺在鉛山縣東南五十里距大塵山之巔極爲懸峻唐昭宗景福二年爲龍福院治平二年改賜有法雲

堂堂之中有靈泉今爲邑第三禪院

章法院

院在鉛山縣東四十里踞天柱山唐僧道和駐錫其下四方諸禪競宗之初結草庵後代遂爲精藍昭宗乾寧五年西林院宋治平二年改賜高林蓊鬱飛湍激洄有中和堂光閣芙蓉軒水月池左之銅鐘天順二年檢校廬州刺史張崇鑄或曰與上藍鐘同時有端拱元年觀音寺僧令休碑今爲邑第二禪院張固和游章法院詩劃見地輿藏勝境始知天柱是名山

歸宗寺

寺在南康府紫霄峰下晉王羲之故宅僧佛馱耶自西來羲之施宅爲寺唐智常禪師居之宋嘉祐間周伯祥捨錢增修

開先寺

寺在廬山南麓南唐李中主問舍於五老峰下野夫獻之買爲書堂及即位以爲寺名開先太平興國二年賜名開先華藏明天順初都綱大然請賜今額

能仁羅漢寺

寺宋咸平間廣濟堅禪師建寺成章聖皇后夢十八應眞乞歸廬山已而高麗來貢佛及羅漢金像詔就寺奉置因併賜藏經土田瑪瑙琴象皮鼓

雲居禪寺

寺在建昌縣世傳顏雲捨宅爲寺又云僧道容相地爲之江西節度使王鍾傳奏賜額曰龍昌宋改曰眞如仁宗書飛白字及賜僧了元袈裟晏殊爲記

凌霄崖院

院一名明眞院唐僧馬祖建今馬祖洞猶存傍有石梵亭臺泉石幽秀

上大林寺

寺在九江府廬山之巓晉創元末兵燬明宣德年間增修寺前有寶樹二株莫紀其年曲幹垂枝團旋如蓋

天池寺

寺在廬山之巓上有一池四時不涸宋嘉定間開創塔係韓侂胄所造元壬辰兵燬明洪武六年復建太祖因周顚賜碑記及銅鐘象鼓中大佛三尊

臥雲寺

寺在烏龍潭下元僧東巖復創宋時有僧朝太宗勘之曰朕聞臥雲深處不朝天僧無語

竹林寺

寺在天池之南有名無寺惟鐘鼓燈影可憑時或見之石罅中有淸虛靈臺四字外有竹林寺三字李夢陽云非篆非隸周顛僊筆也

烏竹寺

寺在瑞昌縣甘露鄉宋建元末廢明萬曆間土人伐新見羅漢像古甚所求甚應乃新之

檗禪寺

寺在瑞昌縣黃茅山麓棟柱牕櫺無一非石雕鏤精巧丹雘輝煌舊名北禪雲居晦山禪師有詩題壁重訂今名

上鍾山觀音巖寺

寺在湖口縣南唐咸通元年僧雪峰創院名崇壽宋隆興以來圮壞僧重修建改今額元至正二十三年八月初八日明太祖駐師南湖嘴征陳友諒幸本寺

御書濟巖二字

靈峰寺

寺在建昌府南城縣東南五里三十四都從姑山頂宋紹聖初一僧遇旱曝身巖上雨澤沾足因榜曰秋澤巖元符中道者周智方又奉南安主至巖中禱應如響會郡有靈峯寺久廢因移是額遂以名之知府秦夔詩雲斂千峰出天寒一鴈秋

法水寺

寺在瀘溪縣四都舊名靈泉有苦行僧結庵於院東乃感溫泉湧於石竇歲旱不涸祁寒不變唐開元改爲禪林故以溫湯爲額後復改靈泉宋景德初改法水禪院寺前有羅漢松二株大數百圍高七八丈盤鬱婆娑形如偃蓋相傳植自唐時會梅阜有詩明萬曆戊戌年燬石文器有重建序

寶應寺

寺在撫州府治南卽謝靈運翻經處唐白居易有記

明水寺

寺在府城西三十里唐建有雙石號石門關道多古

松開池種蓮號十里松風九里蓮池

疎山寺

寺在金谿縣西北五十里唐何仙舟隱此中和間始建寺中有白雲閣後有一覽亭宋曾鞏有詩

天寧寺

寺在臨江府學左唐以前名興化咸通中韋宙改建更名鐵佛寺宋曰天寧萬壽寺紹興中改報恩光孝寺元末燬於兵明初郡守劉貞重建內置僧綱司正統十年勅賜袈裟及藏經藏經尋燬袈裟勅書尚存

蕭山寺

寺在峽江縣西七都黃源梁天監中侍郎蕭子雲結菴隱居煉丹修道之所立碑創刹有流觴曲水飲馬芳池海棠洞蹴球場煉丹井石筍諸勝宋淳熙中朝散郎謝盤爲記

隆慶寺

寺在吉安府城西內有五百羅漢堂宋蘇軾書榜

龍濟寺

寺在吉安府吉水縣治東南十里踞東山第一峰後

唐修禪師把茅手闢二百餘年宋明以來宗風甚盛

福聖院

院在安福縣東三十里唐仙女吳彩鸞來遊手植二樹曰羅漢柏二柏甚茂交年結實

禪那寺

寺在瑞州府治南鳴鳳坊寺前有池圓如鏡旱極不涸相傳舊產叢蓮每年花九品因名九蓮池

淨覺寺

寺在新昌縣西一百一十里劉宋武帝建唐柳公權書額

太平興國寺

寺在袁州府城南大仰山下二神捐地與小釋迦結庵之所塔尚存唐會昌賜名棲隱宋改今名山水奇勝石徑縈迴飛瀑湍駛泉流洒洒鳴殿下夐異人境唐宋賜經御書碑碣甚多俱燬今存元碑程鉅夫撰記

慈化寺

寺在府城北一百二十里寺常聚僧千人

永清院

院在分宜縣院內有白巖清暉閣方池古松圭齋為賦四詩歐陽貞撰清暉閣賦

寶塔寺

寺在贛州府信豐縣後有石塔無影影見則火

大乘寺

寺在興國縣有飛來石佛

普化寺

寺在南安府城東三十五里舊名龍山唐咸通中郡人建宋勅賜額元延祐年間增飾後易山名曰鎖龍以山左有潭潭有龍也傍有獅象形前有瑞人峰

寶界寺

寺在府城西北歲三大禮郡邑官僚習儀於此因扁曰萬壽山又曰祝壽道場宋皇祐初建名福田院後稍增廓易今名

玉峰院

院在大庾縣西六十里鄉名上峒有五山蜿蜒而來中有圓阜俗名五龍珠後有峰最高為照山名玉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十一卷目錄

僧寺部彙考五

湖廣通志 鐵佛寺 寶通寺 頭陀寺 鸚鵡寺 九峯寺 寒溪寺 靜寶寺 柏泉寺 方廣寺 天然寺 高塔寺 護國寺 葛陂寺 誌公巖寺 馬巖寺 仙宮寺 鐵佛寺 花藥寺 花光寺 福嚴寺 楚興寺 書堂寺 崇勝寺 至源寺 一歸寺 穀山寺 佛光寺

福建通志 萬歲寺 法海寺 開元寺 光孝寺 鼓山湧泉寺 大乘愛同寺 南澗寺 西禪寺 鳳池寺 九峯寺 仙宗寺 極樂寺 天王寺 竹林寺 靈峯寺

寶應寺 寶林院 寶華巖庵 聖水寺 方廣寺 名山寺 靈石寺 延慶寺 靈隱寺 重興寺 開元寺 寶藏寺 梵天寺 永安寺 開元寺 報恩光孝寺 龍山寺 斗峯寺 勝果寺 聖跡寺 光化寺 瑞巖壽聖寺 烏山興福寺 報恩寺 報國寺 靈巖廣化寺 囊山慈壽寺 龍華寺 仁壽寺 西庵寺 廣福寺 金鐃報國寺 開元淨慧萬歲寺 淨衆寺 淸泉寺 目連寺 昭明寺 方廣寺

四川總志 大慈寺 聖壽寺 普慈寺 祇園寺 龍潭寺 梵安寺 東林寺 西林寺 石經寺 惠劍寺 羅漢寺 觀音閣 資福寺 靈泉寺 欒巴寺 甘露寺 龍泓寺 旌喜院 白塔寺

廣東通志 光孝寺 淨慧寺 懷聖寺 蒲澗寺 寶陀寺 西禪龜峯寺 大通古寺 海鰲寺 長壽庵 華林寺 寶林寺 資福寺 無量寺 華山寺 廣慶寺 北山寺 延祥寺 仁壽光運寺 報恩光孝寺 南華寺 月華寺 龜峯寺 金船寺 太平寺 玧石院 延祥寺 雲封寺 寶成寺 天寧寺 寧國寺 東洲寺 天寧萬壽禪寺 天寧寺 普明寺

廣西通志 棲霞寺 鑑山寺 報恩光孝寺 香海庵 景祐寺 報恩寺 佛壽寺 西竺寺

貴州通志 大興國寺 永祥寺 陽寶山寺 圓通寺 三教寺 釋慈寺 中山寺 吉祥寺

雲南通志 五華寺 圓通寺 玅湛寺 妙高寺 佛嚴寺 玅定寺 靈芝寺

盤龍寺　華嚴寺　報恩寺　玉泉寺　善覺
寺　湧金寺　鳳翔寺　五龍寺　瀘源寺
感通寺　崇聖寺　弘聖寺　帝釋寺　鶴頂
寺　靈塔寺　羅筌寺　飛來寺　道勝寺
水目寺　般若寺　傳衣寺　石鐘寺　龍泉
寺　天興寺　天應寺　雲泉寺　觀音寺
龍蟠寺　絕峯寺　白雲寺　竹掃寺　天花
寺　德雲寺　飛來寺　蘭若寺　石龍寺
等覺寺

神異典第一百十一卷

僧寺部彙考五

湖廣通志

鐵佛寺

寺在武昌府治西南文昌門內梁天監中邵陵王捨宅建唐天寶中有紅白二蜘蛛出入寺井爲妖鑄鐵佛三鎮之吏今額明勅修置僧綱司於內

寶通寺

寺在府治東十里洪山下內有寶通塔唐寶曆中善

信禪師開山宋制置使孟珙都統張順重修明楚昭王益擴舊制

頭陀寺

寺在府治黃鵠磯即今觀音閣一名竹林寺齊王巾爲文以紀其勝

鸚鵡寺

寺在府治南鸚鵡洲畔即黃祖殺禰衡處人哀之故立寺

九峰寺

寺在府城東六十里高僧無念開山明楚昭王供之太祖名入京賜金鉢盂千佛衣詩章後遣人賜松花並詩葬本寺塔下

寒溪寺

寺在武昌縣晉陶侃得文殊銅像于海上初送寒溪即此

靜寶寺

寺在嘉魚縣東北六十里宋建明正統三年重建中有石塔云僧紹忠邑人披剃本寺持戒精嚴以醫藥

救濟嘗乘白馬無轡有一黑犬每隨出入必導馬前後師端坐而逝號獺狗祖師至今肉形尚存其犬亦埋塔前上生牡丹一叢土人每年以花開稀盛占歲豐歉若移植則不花

柏泉寺

寺在漢陽府城西北六十里寺前有古井世傳大禹治水時植柏大別山其根盤曲直至井底因名

方廣寺

寺在黃州府城金鋪山北金鼎山中前後二塔明楚王孫建爲都御史方任讀書處

天然寺

寺在蘄水縣青獅山二祖僧璨得法後卽住靜於此

高塔寺

寺在黃梅縣東南隅寺肇於唐宋建塔十二級高百七十丈明永樂五年重修今燬新構小殿一重

護國寺

寺在荊州府城東草市梁天監中建張僧繇嘗於柏堂內圖孔聖十哲像明帝怪問釋寺何爲寫孔聖之

容僧繇曰後當賴此及後周廢浮屠法獨此寺有孔聖像得不燬明洪武初復修

葛陂寺

寺在府城相傳葛洪煉丹於此丹井尚存

誌公巖寺

寺在鄖陽府房縣西北二十五里誌公禪師碑存

馬巖寺

寺在房縣西百里馬祖道場碑尚存

仙宮寺

寺在房縣西南四十里陳摶修煉處石基猶存

鐵佛寺

寺在長沙府城北唐建鑄三鐵佛因名元燬明洪武初重建

花藥寺

寺在衡州府郡城西南創自宋寶祐年舊傳爲晉黃葛二仙煉藥處

花光寺

寺在衡陽太平鄉宋僧花光居此黃山谷過之贈以

詩

福嚴寺

寺在衡山亦云般若寺舊有唐梵經太宗御書五十卷

楚興寺

寺在永州府城西四十里其地卽金剛山五代時楚王馬氏屯兵於此夜聞鐘聲遂建寺以鎮之內有高麗國僧鐵山塔

書堂寺

寺在府城北二十里唐僧懷素故居中有懷素遺像向有碑石後燬

崇勝寺

寺在岳州府君山晉創呂雲卿遇江叟吹笛召洞庭神卽此

至源寺

寺在臨湘縣南八十里僧寶方精經典明神宗召入禁內賜有衣鉢幡幢藏經藏於此

一歸寺

寺在臨湘縣六十里金竹山下溪巒秀絕爲一邑勝景

穀山寺

寺在臨湘縣唐創相傳寺左有一塔容二僧塔前有柏一株樹下一隙每日空中流穀二升以給二僧一日老僧出募其徒以斧鑿其空欲其多隨止不復有樹亦漸枯塔亦隳至今基址猶存

佛光寺

寺在常德府西南五里有沈約嘯臺

福建通志

萬歲寺

寺在福州府九仙山西有浮屠七級曰定光塔唐天祐中閩王審知建梁開平中表請上祝聖壽曰萬歲塔元黃鎮成重建定光塔銘有厚壤祛幽圓珍發貯纍修於寸積重於株石礱川運材伐山輸等語嘉靖中雷震萬壽寺塔藩司屠僑詣寺拜火天方雨急以雨衣藉地拜至三塔頂所覆鐵鼎忽然墜地大書曰諸天及人無由見鼎地搖三日天雨四花土田三變

今古同時屠人握閩雨衣三拜其事甚奇

法海寺

寺在羅山下本梁孟司空捨宅爲之有羅山館萬綠堂諸勝旁有彌陀殿明末重建

開元寺

寺在芝山南梁太清中建唐開元間改今名會昌中汰天下僧寺州存其一即此南爲靈源閣額靈源二字書文皆作水形爲面南厭火而設閣上復祀羅計星像以制之大殿後向爲藏經院按閩王審知時泥金銀萬餘兩作金銀字四藏經各五千四十八卷栴檀爲軸玉飾諸末寶髹朱架內龍腦其中以滅蠹蟫唐翁承贊爲之碑銘

光孝寺

寺在閩縣時昇里宋崇寧中建政和間改天寧萬壽寺曰松風堂李綱謫居寓此有詩又曰藏六庵李邴建有枯木有人能采菌白牛無地可施鞭之句又有海月來薰二亭

鼓山湧泉寺

寺在閩縣唐建中間創閩王審知命僧神晏居此歷代興廢不一明初重修有華嚴堂白雲堂妙峰閣一多庵癡坐軒憨睡室無盡門

大乘愛同寺

寺在閩縣東山梁大同年置大乘寺十二年又置愛同寺唐大中間合二寺爲一遂名中有夜光臺神僧室諸勝

南澗寺

寺在侯官縣神光寺東梁大通間蘇淸捨宅爲之唐乾寧中建殿以地在烏石山澗旁故名有石佛像天寶間驟雨雷電從地湧出歐陽詹記

西禪寺

寺在侯官縣永欽里怡山唐咸通間長沙溈山僧大安居此五代唐更名長慶明宣德間重建有奎華閣明遠亭紫翠亭放生池諸勝

鳳池寺

寺在侯官縣鳳池山五代漢乾祐中建有擢秀亭翠微亭宋建炎二年進士題名於此又覽輝亭鳳池軒

華池閣陳璀被放後蒙恩自便居此李綱有鳳去空餘舊浴池竹梧交蔭翠參差之句

九峰寺

寺在候官縣興城里唐大中創咸通中賜名九峰鎮國院柳公權書額

仙宗寺

寺在候官縣六都五代唐同光二年創元至正間重修有寶峰亭洗鉢池曇花磴虬松鬬金鷄巘卓錫泉垂蘿徑諸勝

極樂寺

寺在古田縣十二都唐天寶建明萬曆間重修有息見亭自貞軒放生池伏虎庵宋縣令李湛有詩

天王寺

寺在長樂縣西隅唐建初有檀木遡江潮而上牧童取之夜中發光里人林錡夢其木謂我北方毘沙門天王遂捨宅爲寺故名有天王閣烟蘿亭望江亭樂壽臺松石峰今多頹圮

竹林寺

寺在長樂縣十二都唐戸曹林勣捨宅爲寺有藏經室函藏經五百餘軸內函係乾德中得於海上以巨螺盛之乃妙蓮經也寺後一山其形若龜蔡襄嘗至其地指爲龜山有親筆勒於石又通判蔣之奇有詩又有白龍巖安適軒

靈峰寺

寺在長樂縣十九都唐建初名龍龕寺八年賜額有香爐靈山天池諸勝明萬曆間重修宋董淵湛俞俱有詩

寶應寺

寺在連江縣仁賢里白巖唐建張瑩尚書讀書其中夜聞鐘鼓自鳴明正統元年重建

寶林院

院在連江縣中鵠里唐建有獨覺巘雷移石唐宣宗時僧法詮與涅槃大溈怡山諸老爲法空友寺後絕峰有巨石如覆盆詮雅好居之欲移其室而未能因指之曰人實無力神乃有功俄而風雨雷電作詰旦石移山下儼然一室詮居其中四十年坐化

寶華巖庵

庵在連江縣清里巖下有石室石洞頂有塔定光佛庵居其中丐夢多驗內有石眼泉碁盤石伏虎石九仙跡羚羊洞栖賢亭諸勝唐大中間建明永樂重修

聖水寺

寺在羅源縣蓮花山下宋建有筆硯峰龍虎巘仙源泉彌陀石玉井金鐘潭棲雲洞眠鶴亭

方廣寺

寺在永福縣保安里方廣巖下山半有石天門王翰鐫飛珮二字

名山寺

寺在永福縣二十都高蓋山之下唐建五代唐賜今額有東西二石室

靈石寺

寺在福清縣清源里唐建先是武宗時僧元修結庵於此誦七俱胝呪治疾祟後深入巖谷中人以爲遁去有蔬甲泛流而下乃泝源訪而得之再往則廬已虛蓋避會昌禁也宣宗時出詣闕貢金買山始創精

舍名翠石院至是賜靈石俱胝院額宋天聖初重修有仙人碑蟠桃塢等十勝

延慶寺

寺在福清縣新安里五代唐建初名靈曜宋賜今額山泉甘洌所產茶異常品

靈隱寺

寺在福清縣龍仁寺旁宋建有不溢泉平步臺小龍潭海月庵

重興寺

寺在福清縣光賢里五代周建初爲庵名大悲至是拓之乃更今名旁有石高峯石馬泉

開元寺

寺在泉州府晉江縣肅清門外邑長者黃守恭捨宅爲寺初名蓮花寺寺有東西二塔東塔號鎮國唐僧文偁作木塔宋易以石西塔五代閩王審知建木塔號無量壽塔宋紹興始爲石塔明萬曆間參政黃文炳修正殿法堂及兩廊萬曆三十二年地震東塔頂折邑人侍郎詹仰庇修之三十四年大風西塔葫蘆

壞大學士李廷機修之如舊

寶藏寺

寺在德化縣未建時有牧者繫牛於此忽有一人追之須臾不見後即其地掘之得洪鐘鄉人爲蓋寺故名

梵天寺

寺在同安縣大輪山阿齋舍東有朱子刻戰龍松三大字於石旁有泉歷壑而下曰靈泉越壑上有瞻亭二字倒挂於石亦朱子書其巔峰四望海邑蒼冥並歸一覽朱子有隸書於石曰極目翠微之際

永安寺

寺在建寧府建安縣黄華山麓創自唐貞觀中五代唐爲功德院更名永安宋名十方禪院明嘉靖間因大中寺火移建於此爲祝聖道場

開元寺

寺在甌寧縣雲際山麓晉時建俗傳爲呂蒙故宅初名林泉唐改今額元於紫芝峰頂建塔曰善見後燬明天順間建丹青閣於寺左半山之阿駕橋以渡萬

曆間閣左建馬仙庵向有佛牙僧視爲法寶

報恩光孝寺

寺在甌寧縣獅峰之麓宋賜名景德院崇寧中改崇寧政和間又改天寧萬壽寺紹興七年改今額明萬曆間建輪藏寶塔

龍山寺

寺在甌寧縣龍首山下初建於長汀名龍山福王院五代間移今所內有華歆井瑞松亭

斗峰寺

寺在甌寧縣明初建中有石鼓松蘿蓮花湖仙會亭白雲橋古星峰卓錫泉蘸月池

勝果寺

寺在浦城縣治東隅漢越王餘善行宮故址梁武帝圯名崇雲寺隋廢唐改今額明永樂間累修又圯萬曆間重建

聖跡寺

寺在建陽縣唐咸通間建相傳馬道一禪師卓錫於此留跡在石深如篆鐫

光化寺

寺在崇安縣唐咸通中創於隱漿之後田地苦沮下宋祥符中遷於濯纓坊跨山爲址寺有龍藏井龍經樓寺門之右爲張仲龍讀通鑑室朱子爲記

瑞巖壽聖寺

寺在崇安縣唐廣明庚子建宋熙寧三年賜名壽聖寺隆興初賜瑞巖額先是扣冰古佛自廣福移錫居霄歷山有仙人曰請師更入東山中有古道場蓋此地云

烏山興福寺

寺在崇安縣其地舊爲鬼區多古松怪木神鴉羣集人無敢採樵者唐咸通五年行全和尚卽其地建寺後有壇世傳爲古佛撒麻降魔處

報恩寺

寺在崇安縣有漆觀音像又甕有舊醢久而不敗皆唐時物也

報國寺

寺在延平府南平縣新興里五代唐建舊有開山寺

僧普明嘗齎醋一缶囑其徒遇佛諱日以湯投之酌而且用以和蔬後經數百餘年尚存色味不變

靈巖廣化寺

寺在興化府城南門外鳳凰山下梁陳間邑儒鄭露居第捨爲金仙院隋開皇間改爲寺唐景雲初賜額靈巖柳公權書宋太平興國初改賜今額近寺別爲院者十爲庵者百有二十今院惟東塔西塔月峰庵惟普門南山存東塔院內有石浮屠高五級

囊山慈壽寺

寺在莆田縣延壽里唐中和初建有慧薰塔宋淳熙志云妙應大師塔也示寂於唐乾寧中宋紹興中易額慧薰

龍華寺

寺在仙遊縣西南仁德里隋大業中僧惟勝結茅於此山林幽邃人跡不到後有白龍銜白蓮自空中來獻故名寺內有石浮圖二高各有三十餘丈屬院十有一庵七十七宋林篆陳易嘗隱此山寺屢燬於火宋紹興元元貞明洪武萬曆間屢建

仁壽寺

寺在邵武府邵武縣東南隋仁壽間建中有十景遊人多題咏焉

西庵寺

寺在邵武縣東三里兩山環抱由月山循谷而入別成洞天

廣福寺

寺在邵武縣西南唐會昌間建爲邵武叢林勝地掛錫常數百衆

金鐃報國寺

寺在建寧縣城東金鐃山之麓後梁龍德間建內有八景曰白蓮池紅芍圃虎溪橋蟾窟井龍鱗松鐵線梅翠蒲澗白玉峰

開元淨慧萬歲寺

寺在漳州府治西北唐嗣聖間建又有明皇銅像宋末燬於兵元開元與淨慧寺合爲一賜今額明洪武間扁曰紫芝峰宋張徵詩鑄金像出開元末檢玉書藏景祐間

淨衆寺

寺在府治西北梁貞明二年建明永樂間扁其門曰萬松峰宋郭祥正詩南州三百寺此寺最輝煌

清泉寺

寺在詔安縣西北五里宋胡頴隱於此寺前有泉清而甘以此得名

目連寺

寺在寧德縣後周顯德元年僧雅公建名靈石庵宋開寶五年重建僧義韶居此四十餘年不食自飽嘗衣紙衣飄若環珮

昭明寺

寺在寧德縣十七都梁大通元年昭明太子建賜額幷造浮圖以鎮溫麻

方廣寺

寺在寧德縣十五都元至元間建寺在萬山中境界幽絕澗水清瑩可照可濯與鳳山寺俱有靈異

四川總志

大慈寺

寺在成都府城東唐至德間建明皇書大聖慈寺四字

聖壽寺

寺在府治西南漢建在唐爲空慧寺後改龍淵孟蜀時宰相王處回捨宅以廣其基規制壯麗至宋大中祥符間移聖壽寺額於此中有秦太守所鑿石屏今在殿前俗呼爲石牛寺殿中有井相傳與海通所謂龍淵也或云寺後有鄧艾廟爲有識者撤去之內有唐太和中馬季武所書經呪石幢縣令雷叔間嘗結詩社於此名曰竹林

普慈寺

寺在府治東蜀人多於此餞客宋漢仲明詩城東蕭寺無人跡幾度會因送客來

祇園寺

寺在華陽治東南殿壁有琴聲撫掌則聞

龍潭寺

寺在華陽治東寺內有古八角井

梵安寺

寺在成都治西南五里前代爲尼居名桃花寺隋文帝時易以僧大曆中崔寧鎭蜀以冀國夫人任氏本浣花女遂重修之繪任氏眞於其中會昌中欲燬寺夜聞女子啼泣之聲乃止已而禱雨有驗明改今名俗呼草堂寺

東林寺

寺在內江縣治東北隅宋紹興十一年僧會照建明洪武中耆民陰覺賢重修傍崖結樓卽石鐫像高閣臨江渚俯秋水之淸漣紺殿列峰巒望晴雲之縹緲消蟬鳴於六月聽漁唱于三更

西林寺

寺在內江縣治北一里宋咸淳五年僧道果建明洪武中僧昌慈重修萬松鬱鬱俯瞰江流多水雲逸趣日光初出影浴金波與東林並勝

石經寺

寺在簡州治北明正德間楚山和尚入滅於此甲申賊三衆火而三熄遂相駭去成都知府冀應熊有題咏

惠劍寺

寺在什邡縣治東一十里唐波崙禪師嘗以劍飛卓於此

羅漢寺

寺在重慶府榮昌縣治南有唐明皇御製石刻

觀音閣

閣在榮昌縣治北三里佛光常現

資福寺

寺在順慶府西充縣治東唐圭峰禪師說法於此二

龍聽講是夜雨花

靈泉寺

寺在岳池縣石壁間有王右軍遺筆

欒巴寺

寺在保寧府通江縣西四百里欒巴眞人建法座下有石穴每歲仲夏一蛇可三尺許先出羣蛇大小顏色不一絡繹隨之遊于殿堂几榻廚器之間或至數日絕不畏人人亦弗相害也必僧爲食以飼之食已其先出者先至穴口俟羣蛇畢入而後入焉土人傳

爲四萬八千尾云今尚然

甘露寺

寺在桐梓縣三坡砌石爲徑高下迴異行人憩此每苦渴甚副將陳福平寇至此見軍士覓水弗得爲之惻然因建寺一所相巖度勢斲木爲槽引水五里施茶往來恣飲不涸巡撫張德地查捕經臨憑覽久之因題其名爲甘露焉

龍泓寺

寺在嘉定州治四里石壁間有九龍相傳唐明皇幸蜀時鐫

旌喜院

院在眉州蟇頤山北宋建蘇轍嘗讀書其間及轍顯以爲功德寺中有韓琦等記蘇洵詩石刻

白塔寺

寺在丹稜縣西舊名白鶴唐大中末建內有浮圖宋重修蘇轍爲記明永樂初改今名狀元楊愼有詠塔詩

廣東通志

光孝寺

寺在廣州府城內西北一里本南粵王建德故宅三國吳虞翻居此以爲圃多植蘋婆訶子樹名曰虞苑晉隆和中僧罽賓始創爲王園寺劉宋永初間陀羅三藏飛錫至此指訶子樹曰此西番訶梨勒果之林宜曰訶林遂創戒壇預讖曰後當有肉身菩薩于此受戒梁天監元年智藥三藏自西竺持菩提一株航海而來植於壇前曰吾過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于此樹下開演上乘儀鳳元年僧慧能論風幡因祝髮樹下遂建風幡堂神龍元年三藏於此譯楞嚴經唐相國房融筆授後宋經略蔣之奇建軒曰筆授軒宋太祖改爲乾明禪院高宗紹興二十年改爲報恩廣孝寺後易爲光孝咸淳五年重修元至元十二年重修兜率閣大定延祐間修鐵塔鑄齋僧大鑊明洪武十五年設僧綱司頒印置正副僧官二員凡遇慶賀先期有司于此習儀成化間欽定光孝寺名弘治七年僧定俊建四廊萬曆十九年勅修經樓天啓六年僧通岸建禪堂伽藍五祖等堂崇禎九年給事

盧兆龍增石欄杆十四年李象蒙建亭殿左

淨慧寺

寺在府西北半里南漢時爲長壽寺梁大同三年僧曇裕建舍利塔曰寶莊嚴寺宋端拱中改名淨慧後元祐間林修建千佛塔紹聖間蘇軾至顏曰六榕明洪武六年毀其半以建永豐倉惟存塔及觀音殿八年僧堅愈於塔東重創佛殿啓門東向仍曰六榕二十四年併入西禪寺永樂九年復爲本寺

懷聖寺

寺在府城內西二里唐時番彝所創內建番塔輪囷直上一十六丈五尺明成化四年都御史韓雍建留達官阿都剌十七家居之塔巔有金鷄隨風南北每歲五六月彝人率以五鼓登絕頂呼號以祈風信不設佛像惟書金字爲號以禮拜焉洪武二十年七月金雞爲颶風所墮送京貯庫以銅易之亦爲颶風所墮萬曆庚子修復易以葫蘆

蒲澗寺

寺在府城北白雲山麓宋淳化元年建相傳安期生

以七月二十五日於此上昇粵人是日悉往澗中沐浴以期霞舉宋太守醲鄉士大夫往遊謂之鰲頭會明學士何吾騶書額曰古蒲澗寺

寶陀寺

寺在靈峰山寺有寶陀佛因名焉明太監韋眷重修蘇軾謫惠州舟泊於此感夢遂爲詩云靈峰山上寶陀寺白髮東坡又到來前世得雲今我是依稀猶記妙高臺粵人呼爲小金山

西禪龜峰寺

寺在城西四里殿後石形如龜故名後魏提學毀建明大學士方獻夫祠寺內舊如來座跡塡之輒陷兩藩入粵審理曾法孔毀祠修復顏曰西禪原跡塡之始滿兩廣李棲鳳有文紀之續修萬佛樓記則巡撫董應魁撰焉

大通古寺

寺在大通灣南越劉晟時賜名寶光寺達岸禪師住此化去有肉身祈禱輒應政和六年經略使覺民題賜大通慈應禪院明萬曆六年大旱衆僧迎至訶林

禱雨隨降復欲迎回本寺輿重舉之不動

海鰲寺

寺在番禺琵琶洲明萬曆中勳卿郭棐光祿丞王學曾建九級浮圖培通省氣脈葺寺三座於前中爲制府生祠

長壽庵

庵在城西南五里舊順母橋故址明萬曆丙午巡按沈正隆至得疾士民爭走神祠誦觀音救苦經數日御史夢見一白衣婦人翼蔽而前詢之云來自城西疾遂瘳因卽舊地恢建慈度閣以奉大士餘爲妙證堂左右禪房悉備顏曰長壽地可八畝知縣劉廷元益以白雲廢寺田四十三畝一分俾世香燈遂成名剎有御史碑記

華林寺

寺在城西南一里梁普通七年西天達磨從本國來汎重溟凡三周寒暑至此始建

寶林寺

寺在順德縣南鳳凰山之麓創始於五代季宋開禧

問鄉民嚴宗易更新之明嘉靖間僧懷樹文照文覺募化重修爲祝聖習儀之所

資福寺

寺在東莞縣治西南漢邵廷琄建週圍四至四井爲界元季毀明永樂十一年重修有羅漢閣舍利塔蘇軾作羅漢閣記有再生柏以祖堂禪師去而枯迎師回而復榮亦蘇軾爲之銘

無量寺

寺在香山縣東宋紹興間劉中行宅掘地得鐵佛遂捨宅修建蕭惠叔又捨銅佛一軀元季毀明洪武十一年僧本廉于已毀寶慶寺舊址起創仍舊額嘉靖二年魏提學行文敎諭顏階毀銅佛鑄籩豆二十四以祀文廟七年遊僧重建

華山寺

寺在三水縣僧復庵建僧古溪重修內有金沙井鬪龍鐘

廣慶寺

寺在清遠縣即清遠峽飛來寺梁普通間眞俊禪師

建賜額至德宋康定二年改今額相傳眞俊師原駐舒州夜夢山神謁語曰中宿名勝也不可無寺鎮之師許之是夜風雨大作黎明啓戸寺已飛至本山

北山寺

寺在陽山縣治北賢令山之東循石磴層折而上古松遶逕清泉響澗石橋流水環門穿舍迥然別有天地中爲上帝殿左爲文昌祠右爲觀音堂建觀音閣于後以堂地改造三元祠明崇禎四年邑人歐陽熈重建

延祥寺

寺初在韶州府湘江門內宋時廨宇壯麗經樓有五百羅漢像極精巧朱翼舍人常寓此後以寺基增建王府遷寺曲江縣治西郎舍人園亭故址明景泰間重建嘉靖十八年都綱何應珍重修

仁壽光運寺

寺在府城西隋時名仁壽臺天寶二年有道廣和尚坐化於此因建廣界寺南漢改曰仁壽宋寶元間重建余襄撰塔銘相傳爲晉始興內史王導故宅宋孫

時敏有碑記

報恩光孝寺

寺在河西本唐大梵寺開元二年僧宗錫建名開元寺太守韋宙請六祖說壇經處崇寧三年詔諸州建崇寧寺政和中改天寧寺宋紹興丁巳專奉徽宗香火賜額曰報恩光孝寺前堂有秦綱義士像宋季駁明曹時中碑記

南華寺

寺在城南六十里梁天監元年西僧智藥三藏謂此山宛然西天寶林後二百年當有法寶來此演法唐儀鳳間慧能傳黃梅衣鉢居此應讖爲南宗六祖今衣鉢與眞身俱存唐元和十年賜諡大鑒禪師塔曰靈照塔開寶間賜名南華禪寺塔毀明成化六年重建寺有降龍塔伏虎亭卓錫泉避難石曹溪水諸景

月華寺

寺在城南一百里天竺僧智藥開創唐招提朗法師演法之地紹聖初重建蘇軾題其梁曰上祝天子萬年永作神主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皆爲淨

上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龜峰寺

寺在樂昌縣南環抱縣治爲一邑關鍵

金船寺

寺在乳源縣遼水與水浮沉人咸異之

太平寺

寺在翁源縣西北二十里新塘鋪巖石嵯峩宮宇華煥元元統間建明弘治中僧眞廣重修僉事劉慶祥通判符錫知縣朱景運邑人黃器先俱有詩

耽石院

院在翁源縣長安鄉高山絕頂巨石如屏泉自石中湧出唐大中三年有僧名耽玩建寺於此因名耽石院宋余靖讀書於此有記明洪武初毀成化間重建

延祥寺

寺在南雄府城東二里宋大中祥符己酉建西有寶塔九層世傳異人所造前有三影堂明洪武二十五年立爲叢林正統丙寅重修翰林編修丘濬記內爲僧綱司署

雲封寺

寺在梅關上唐時創名梅山院宋大中祥符三年賜今額元大德間嶺北叅政鐵柱建觀音閣路總管塔里牙赤作記明洪武二十五年立爲叢林廣東布政使蒼梧吳廷舉有詩

寶成寺

寺在惠州府興寧縣城內舊爲宣化寺明景泰三年本縣典史盧高建日久頹圮至嘉靖九年庚寅邑令吳悌重修左右有廊左爲上帝殿南有六祖堂右爲慚愧殿稍南有花公堂三十年辛亥邑令黃國奎盡復侵地前至老街後至新街萬曆十三年鄉宦李元鳳等重修

天寧寺

寺在肇慶府城東一里宋時建中有菩提樹二枝葉糾結陰覆梵宇

寧國寺

寺在陽江縣東北半里北山之陽唐武德五年僧覺起民徐玉鑑建有銅佛像遇旱禱雨則浴之輒應元

至正十六年圮于兵火明洪武十四年重修

東洲寺

寺在高明縣治東郭外以鎘水口本縣滄溪水自西而東一瀉千里堪輿嘗病其空虛下流無底適瀰年水起一洲肖魚遊水上此天造地設以阻水口也明嘉靖三十九年通邑紳衿里老具呈本縣徐純教諭管維乾訓導黃淳典史黃崑各捐俸及鄉紳士民各捐貲鼎建將治北延慶寺拆去改名于此有進士麥而炫舉人羅煥章碑記

天寧萬壽禪寺

寺在雷州府城西關外唐大曆五年建舊名報恩寺宋蘇軾寓此愛其幽勝題萬山第一四大字於門宋南渡李綱亦寓此宋末毀於兵火元住持僧石心重建明洪武十五年重修成化間郡守魏瀚以殿後觀音堂圮改建懷坡堂郡人羅璋記弘治丙辰太監陳榮捐貲復修左右翼兩樓懸以鐘鼓山門外豎石坊勒東坡四大字於扁寺後有一覽亭歲時祝釐咸在於此

天寧寺

寺在瓊州府城外北一里宋時建初爲天南寺元更今名明洪武癸酉詔僧錄司以無名庵堂歸併一寺因折天寧堂殿宇于今基建兩廊爲普庵六祖等堂丁丑指揮桑昭捐貲重建二殿三門其寺內佛像係各處庵堂所歸併者一應扁額皆教諭趙謙書郡邑迎詔習儀皆在於此永樂間知府王修扁其門曰海南第一禪林正統六年韓眞祐捐貲重建正殿八年知府程瑩闢地爲觀音閣及大雄寶殿暨諸樓閣法藏僧舍齋堂御史堂舟記成化間僧普明重修二堂及外門知縣陳暉記正德丁丑僧善慧重修萬曆戊寅唐守可建亭於正殿乙巳知府翁汝遇重建萬壽亭僧普宥募修正殿尚書王弘誨有記設僧綱司在本寺內住持原有寺田三十六丁

普明寺

寺元至治元年辛酉文宗潛邸于城南創觀音閣及還戊辰卽位賜名大興龍普明禪寺置規運提點所設官六員命翰林撰記

廣西通志

棲霞寺

寺在桂林府城東七星巖下唐時建內有藏經樓聽月亭壽佛峒香積廚順治八年楚僧渾融募化拓建殿閣亭臺備極宏麗佳勝

鑑山寺

寺在陽朔縣治南壽陽山下有佛母宮輪藏康熙十五年知縣陳石庵修相傳萬曆時寺內鐘常入潭與龍鬭後鐘化龍去人見於昭平道中猶勒朔人姓氏

報恩光孝寺

寺在全州湘山卽無量佛道場唐元和二年建宋紹興十三年賜額明洪武十六年間設僧正司中有亭榭佳勝

香海庵

庵在梧州府岑溪縣城西百花洲明崇禎間知縣錢蔓蘭建洲島縈廻松竹陰蔭頗稱佳勝

景祐寺

寺在潯州府卽南山寺唐武后賜經五千卷建樓貯

之宋太宗賜御書二百二十四軸元順宗幸其寺明建文遊寺有詩

報恩寺

寺在南寧府橫州北郭宋嘉定間建咸淳及元至順明永樂正統嘉靖俱重修佳勝爲州治冠吳悟齋詩有草逕人來雙葉下松扉雲去一僧眠之句

佛壽寺

寺在橫州城南宋紹興建明建文君南遯寓居十五年人不知也徒衆歸者以千數今寺額壽佛禪林四字乃其手筆忽一日作詩曰讀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住團瓢南來障嶺千尋險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侍從歸何地惟有羣烏早晚朝遂爲人覺奔往田州土官庭自明爲建文君官司震愕因啓將若何答曰吾老矣欲送骸骨歸帝鄉因送之赴京

西竺寺

寺在慶遠府城西明建文君雲遊寓此時彭英者視衞篆先曾侍帝遇之嗚咽不自勝饋蒸羊帝起作偈

繞而誦之乃食既登舟英復多所贈帝解所乘馬酬之復作偈曰蹴路人間知幾年艱難險阻共周旋我今別爾東西去何日相逢兜率天及解纜馬忽騰躍而斃

貴州通志

大興國寺

寺在貴陽府城中元至正間廬陵賈人彭如玉建明洪武二年遊僧南宗重修萬曆三十年寺僧法印赴京請大藏經同巡撫郭子章建閣貯之南京諭德黃輝題曰龍輪寶藏丁亥賊毀壬辰年重建

永祥寺

寺在府城內西南隅舊名潮音明成化太監鄭忠重建勅賜今額

陽寶山寺

寺在貴定縣北前後兩寺爲一方名勝

圓通寺

寺在安順府治南劚石爲柱長三丈餘後有石塔古柏

三教寺

寺在平越府城東南明洪武間副使趙之屏建崇禎十二年郡人樊師孔捐貲請藏經於寺子都建閣貯之

釋慈寺

寺在湄潭縣城北三里上有古鐘常不叩自鳴

中山寺

寺在鎮遠府城東東巖明郡守黃希英建水部郎趙之緒購藏經構層樓以貯之

吉祥寺

寺在府治南明永樂初建成化丙午重修古檜二株蒼翠盤曲如虬

雲南通志

五華寺

寺在雲南府五華山舊名憫忠元至元時建明定邊伯沐昂都督沐璘增修樓曰聚遠堂曰泰然亭曰眞意正殿有建文帝獅子座今止存正殿

圓通寺

寺在螺峰山建自蒙氏元延祐間重修梵宇幽深石磴旋折危欄飛閣盡依翠壁丹巖回視龍江環抱北郭其前則萬家烟火掩映於蒼波浩渺中時一登臨疑其非人間世也

玅湛寺

寺在官渡里元時建規模弘敞甲東鄉諸剎邑人李傑建毗盧閣於後左有玉皇閣右有文明閣登此則遠近湖山盡歸一覽

玅高寺

寺在三華山蒙氏建林壑幽奇棟宇璀璨不假拂拭自無塵埃滇中疊遭兵燹此寺林木獨存信爲福地

佛巖寺

寺在太華山腹元僧鉉鑑建紺宇琳宮左右焜燿內有碧蓮室縹緲樓思名堂一碧萬頃閣

玅定寺

寺在羅漢山殿閣重重綴於峭壁殿南爲龍王廟上數十武有壽佛殿祖師殿飛雲閣傍有趙道人墓北有靈官殿三清閣玉皇閣太清宮自山半斜逕而下

有朱家庵懸巖架木若樓鶻危巢登此以望昆池烟霞變幻陰晴皆作奇觀

靈芝寺

寺在富民縣西南五里元延祐間闢地得靈芝五本故名一邑之勝

盤龍寺

寺在晉寧州東五里山秀泉幽萬松葱鬱元至正間神僧蓮峰建明初僧祖源重修

華嚴寺

寺一名大雲寺在舊三泊縣南四十里元僧大雲建後廢明正統中僧古庭寓其內夢大士告曰木樨樹下有碑試掘之果得大雲舊記遂募修焉

報恩寺

寺在曲靖府南寧縣城東青龍山內有吟嘯樓明萬曆二年郡人唐時英建

玉泉寺

寺在南寧縣城西南龍頂山寺傍有溫泉如玉故名元至正年重修

善覺寺

寺在臨安府阿迷州東創自明正統間壯麗巍峨爲州偉觀

湧金寺

寺在臨安府通海縣秀山嶺螺峰下倚山面水林木鬱葱元僧東巖建有王景常重修記

鳳翔寺

寺在澂江府河陽縣城東二里明隆慶五年知府徐可久建習儀之所

五龍寺

寺在武定府祿勸州東北五十里撒馬邑林木深密石隙玲瓏周圍出清泉數處故云五龍近寺一帶田畝賴其灌溉

瀘源寺

寺在廣西府治西五里傍有洞深杳不可測爲郡中名勝

感通寺

寺在大理府太和縣城南十二里漢時摩騰竺法蘭

由天竺入中國時建明太祖有御製詩十八章賜僧無極今存

崇聖寺

寺在太和縣城西北寺凡三塔其一高十餘丈十六級其二差小各錯金爲頂頂有金鵬世傳龍性敬塔而畏鵬大理舊爲龍澤故以此鎭之寺有觀音像高二丈四尺唐蒙氏時董善明鑄有兩銅供冶之異傍爲瑞鶴觀嘉靖間修

弘聖寺

寺在太和縣城西南有塔高十丈爲級十世傳周時阿育王建明嘉靖間郡人李元陽重修修撰楊愼記

帝釋寺

寺在太和縣西北應樂峰其地靈異夜半或聞天樂聲

鶴頂寺

寺在太和縣南佛頭峰之半盤龍禪師所建明嘉靖間重修今殿中拜石有禪師足跡深六分

靈塔寺

寺在太和城南斜陽峰麓唐段赤城誅蟒爲蟒所食人思其功于蟒腹中取其骨葬之建塔其上山半爲寶林寺

羅筌寺

寺在洱河東玉案山初洱河多有龍覆舟神僧道安結庵此地夜聞童子百餘人語曰師至吾屬不安盍遷去師厲聲曰是法住法住安從遷明日水浮死蟒百餘海患乃息因創寺西有天鏡閣

飛來寺

寺在趙州北五里昔傳有佛像飛來

道勝寺

寺在趙州南百里唐時張建成入朝賜以浮屠像并佛書建成歸剙寺藏之

水目寺

寺在水目山段氏時楊普濟經始明洪武二十四年僧志圓成之舊有虎窩風洞黃龍木犬之異至今遺址尚存

般若寺

寺在雲南縣北八里有寶燈飛入雙塔中夏夜常見光明

傳衣寺

寺在雞足山相傳昔釋迦佛以僧伽梨衣付弟子迦葉波以待彌勒迦葉持衣于雞足山入定寺以此名今稱華首門即此處也北有淨雲庵東北爲八角庵後爲彌勒庵圓通庵自淨雲而北爲般若庵菩提場折而西爲五華庵圓淨庵大乘庵龍華寺前爲了空庵南爲雲海庵海會庵白石庵庵東有彌勒寺東北爲鉢盂寺大士庵東南爲白水庵西南爲淨覺庵其頂有舍利塔曹溪庵護法堂慧靈庵北麓寺奉眞院普光寺皆雞足山之名刹也

石鐘寺

寺據雞足山之阿其懸巖抑之如鐘

龍泉寺

寺在永昌府保山縣南門外前有泉從地湧上建一鑑樓

天興寺

寺在保山縣東二百里寶臺山初樵牧聞其山有雞犬聲跡之不見明泰昌元年僧金臺鑿石誅茅窮其勝得異境因建寺

天應寺

寺在騰越州羅生山墀前之地雨則暵晴反潤屢驗不爽

雲泉寺

寺在楚雄府楚雄縣西一里鳴鳳山巔中隱怪石擊之有聲俗名響石寺

觀音寺

寺在楚雄西臥龍岡所奉觀音像傳有漂水逆流之異

龍蟠寺

寺在廣通縣羅苴甸東明嘉靖間鑿水爲河甃石爲橋以便往來知縣沈嘉言有碑記

絕峰寺

寺在黑井司治北自麓至嶺約十里危峰疊翠迴出雲表明嘉靖間李文忠修今名接天寺

白雲寺

寺在定邊縣西六十里山環水遶常有白雲凝結

竹掃寺

寺在太極山頂去縣六十里有虎跳澗拜佛臺木蓮花諸勝每竹葉落時風自掃去

天花寺

寺在定邊縣北內有攀枝花花豔則年豐淡則年歉

德雲寺

寺在姚安府姚州治東北四十里妙峰山上旁有龍湫明萬曆中禪僧周理將建寺周行山頂見白衣老僧出入叢箐中遂結茅其地或風雨驟至水暴漲將沒庵周理趺坐不動翊午水退有龍神受戒遂以其地建寺歲時祭龍不用血食今山頂不動庵猶存

飛來寺

寺在姚州治西南六十里明萬曆中黔國公沐昌祚鑄金像玉皇送雞足山供奉途次苴里鋪夜忽不見逾月有樵者見像於大苴村元和山之巒報聞因建寺以奉焉

蘭若寺

寺在鶴慶府觀音山驛西南三里有石洞深五丈闊三丈巖嶂岑蔚飛泉瀑布清氣襲人

石龍寺

寺在劒川州南五里石壁有生成觀音像

等覺寺

寺在蒙化府東南隅蒙氏所建明永樂間重修內有毗盧閣輪藏殿觀音殿燃燈殿習儀之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十二卷目錄

僧寺部藝文一

頭陀寺碑文　南齊王巾
善覺寺碑　梁簡文帝
慈覺寺碑　同前
相宮寺碑　同前
神山寺碑　同前
爲人作造寺疏　同前

謝勅齋柏刹柱幷銅萬觔啓　同前
奉阿育王寺錢啓　同前
大愛敬寺刹下銘（有序）　同前
揚州梁安寺碑序　元帝
鍾山飛流寺碑　同前
曠野寺碑　同前
郢川晉安寺碑　同前
攝山栖霞寺碑　同前
歸來寺碑　同前
善覺寺碑　同前
梁安寺刹下銘　同前
構象堂　江淹
枳園寺刹下石記　沈約
法王寺碑　前人
上錢隨喜光宅寺啓　前人
光宅寺刹下銘（有序）　前人
栖禪精舍銘（有序）　前人
中寺碑　王僧孺

天光寺碑　陸倕
開善寺碑　王筠
栖隱寺碑　劉孝綽
平等刹下銘（有序）　劉潛
孝義寺碑　陳徐陵
齊國宋司徒寺碑　前人
長干寺衆食碑　前人
報德寺刹下銘（有序）　前人
攝山棲霞寺碑　江總
大莊嚴寺碑　前人
懷安寺刹下銘　前人
鹿苑賦　北魏高允
大覺寺碑　溫子昇
仰山寺碑　前人
定國寺碑　前人
寒陵山寺碑　前人
幷州寺碑　北齊邢邵
景明寺碑　前人

獻武皇帝寺詔　前人
爲武成帝以三臺宮爲大興聖寺詔　魏收

神異典第一百十二卷

僧寺部藝文一

頭陀寺碑文　南齊王巾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況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是以掩室摩詰用啓息言之津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然語彝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然爻

繫所筌窮於此域則稱謂所絕形乎彼岸矣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度無來不應況法身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宮商潛運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憑五行之軾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於是元關幽鍵感而遂通遙源濬波酌而不竭行不捨之檀而施洽羣有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導亡機之權而功齊塵刧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惟恍惟惚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爲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正法既沒象教陵夷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爲得一順非辯僞者比微言於目論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並振頹綱俱維絕紐蔭法雲於眞際則火宅晨涼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既而方廣東被教肆南移周魯二

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朝竝勒丹青之飾然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北則層峰削成日月之所迴薄西眺城邑百雉紆餘東望平臯千里超忽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絜珪璧擁錫來遊以爲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猛鷙班荊蔭松者久之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覬爲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復爲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爲稱首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纂修堂宇未就而沒高軌難追藏舟易遠僧徒闃其無人榱椽毀而莫構可爲長太息矣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復是以維新舊物康濟多難步中雅頌驟合韶濩炎區九譯沙塲一候粵在於建武焉乃詔西中郎將郢

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誼智刃所遊日新月故道勝之韻虛往實歸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幾立慨深覆簣悲同棄井因百姓之有餘兼天下之無事庀徒揆日各有司存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亙丘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夕露爲珠網朝霞爲丹雘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崖谷共清風泉相渙金姿寶相永藉閑安息心了義終焉遊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修理懷淵遠令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鐘鼎言時稱代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劭敢寓言于彫篆庶髣髴乎衆妙其辭曰質判元黃氣分清濁涉器千古含靈萬族淳源上派澆風下黷愛流成海情塵爲岳皇矣能仁撫期命世乃睠中土聿來迦衛奄有大千遂荒三界殷鑒四門幽求六歲亦既成德妙盡無爲帝獻方石天開淥池祥河輟水寶樹低枝通莊九折安步三危川靜波澄

龍翔雲起者山廣運給園多士金粟來儀文殊戾止應乾動寂順民終始法本不然今則無滅象正雖闕希夷未缺於昭有齊式揚洪烈釋網更羅元津重枻惟此名區禪慧攸託倚據崇巖臨睨通壑溝池湘漢堆阜衡霍膴膴亭皐幽幽林薄媚茲邦后法流是挹氣茂三明情超六入眷言靈宇載懷興葺丹刻翬飛輪奐離立象設既闢睟容已安桂深冬燠松疎夏寒神足游息靈心往還勝幡西振貞石南刊

善覺寺碑

梁簡文帝

蓋聞在天成象倬彼雲漢在地成形嵩高惟嶽蒼蒼幹運靈槎猶且去來巖巖峻極巫咸可以升降穆貴嬪宿植達因已于恆沙佛所經受記莂有緣娑婆降迹斯土行邁英皇德降華咐河南望浮雲之瑞新野表升天之祥光前絕後建茲福地乃于建康之太清里建善覺寺焉大通元年龍集己酉有令使立碑文未獲搆譔居諸不息寒暑推移軒曜夙傾前星次掩歲在諏訾始得補綴何言之陋何事之隆竊等仲由空悲負粟之哽復異桓良終無維山之日永言纏纂

獨咽丹心銘曰效彼毗城建斯福舍四柱浮懸九城靈架重欒交峙廻廊遙迓掩映花臺崔嵬蘭榭陽燧暉朝青蓮開夜

慈覺寺碑　同前

竊以易表含貞記稱厚載龍星啓曜壁月儀暉是以河外黃雲沙傍崩鹿故能發緯伊緒重闡劉系亦有觀津美于西漢扶風盛彼東京未若樊川之邦菀葉之境休祥茂祉獨繫前迹莊姬流譽之所烈后興業之地南陽稱其何氏新野猶曰鄧家逖彼遐蹤復履今慶賁嬪金聲早振淑範增徽才實母師行爲女楷窮茲四德洞彼六經溫明內湛慈慧天發綱綴慶璇枝聯休紫漢幸得譽無負斧仕重束薪實以契闊言提綢繆善誘事具徙居義深則盻而叨恩作牧釁結幽祗一訣椒慈長違寶幄風枝弗靜陟岵何期祇奉儲訓謬茲刊撰道長業大遺範事隆嗟油素之可捐懼故老之難述

相宮寺碑　同前

眞人西滅羅漢東遊五明盛士並宣北門之敎四姓

小臣稍罷南宮之學超洙泗之濟濟比舍衛之洋洋是以高簷三丈乃爲祠神之舍連閣四周並非中官之宅雪山忍辱之草天宮陁樹之花四照芬吐五衢異色能令扶解說法果出妙衣鹿苑豈殊祇林何遠皇太子蕭綽自昔蕃邸便結善緣雖銀藏蓋寡金地多闕有懃四事久立五根泗川出鼎尚刻之罘之石岷峨作鎮猶銘劍壁之山矧伊福界寧無鐫刻銘曰

洛陽白馬帝釋天冠開基紫陌峻極雲端實惟爽塏棲心之地譬若淨土長爲佛事銀鋪曜色玉礎金光塔如僊掌樓疑鳳凰珠生月魄鐘應秋霜鳥依交露幡承杏梁窻舒意蘂室度心香天琴夜下紺馬朝翔生滅可度離苦獲常相續有盡歸乎道場

神山寺碑　同前

天地始終慾長不極刼數沙塵寂寥誰辨雖鐵界銅圍如影如幻補石攀金隨生熖滅獨有鷲岳靈境淨土不燒螺髻金質聲聞難覩故髮塔喜園流名天上者山鵠苑布跡人中自非莊嚴妙土吉祥福地何以標茲淨域置此伽藍皇太子殿下幾圓上聖智周物

外澄明離日照影春星長歌安勝表察書之獨見馳道迴車鴦班輪而不絕銘曰闢號天井山稱地雌碧鷄金馬越濆梁池懷靈蘊德孕寶含奇此亦僊岫英名遠摛昔有鷲窟不燒淨土邁彼高蹤構茲法宇引葉成帷即樹爲柱石砌危橫崖階斜竪

爲人作造寺疏　同前

竊以布金須達表精舍于給園影石仙人造伽藍于離越莫不事表區中心憑眞外但四纏惑惱去善源而無滌五濁重罶非慧刃而安揮故以慜彼濕薪傷茲滴器今于郢州某山爲十方僧建立招提寺縈負郊原面帶城雉枕倚岩壑吐納煙雲重門洞啓未創飛行之殿步櫩中霤猶寡密石之功巖飾之理難階瓶鉢之資已罄道俗儻能徵畱善念薄獎勝緣則事等觀香義同錫乘昔人修檀于雨七寶前賢薄施掌出雙金福有冥移言無多遜謹疏

謝勑齋柏刹柱并銅萬觔啓　同前

臣綱啓傳詔呂文强奉宣勑旨齎臣柏刹柱一口銅一萬觔供起天中天寺九牧貢金千尋挺樹永耀梵

輪方興寶塔夏差神鼎晉悉相風使福被域中功褆無外臣以庸愚禀承勝善樂受遍心恩光動色銘荷之誠無詞致謝不任頂戴謹奉啓謝聞

奉阿育王寺錢啓　同前

臣綱言臣聞八國同祈事高于法本七區皆蘊理備于湧泉故牙牀白纖無因不覩金瓶寶函有緣斯出伏惟陛下懸天鏡于域中運大權于宇內三有均蒙則臨之以慧日百藥同枯則潤之以慈雨動寂非己行住因物無能名矣臣何得而稱焉故以照光赤書則前史之爲瑞珥芝之景玉嘼往代之爲珍難遇者乃如來眞形舍利照景蜜瓶浮光德水如觀鉤鎖似見龍珠自非聖德威神無以值斯希有天人頂戴遐邇歸心伏聞阿育王寺方須莊嚴施用萬金檀豐十藏寶陳河府泉出水衡比丘持土大厦方構羅漢引繩高塔將表不勝喜忭謹上錢一百萬雖誠等散華心荷不盡而微均滴瀝陋甚鄰空輕以塵聞伏啓悚汗謹啓

大愛敬寺刹下銘（有序）　同前

夫波若眞空導羣生於假域涅槃有岸引未度於無邊應此十千現茲權實隨方攝受孰能弘濟皇帝照盡神原心凝寂境深慈降迹下答蚔蝝握鏡斷鼇經綸世阻故天地貞觀日月重光業曠四弘功侔十力慧雲旦聚浸澤灑於遐外法炬夜明揚光燭於梵頂因心孝愛道契神明昭事誠享日隆哀敬金車答瑞追德慶於虞年甘露登祀比嘉祥於漢日既而理局遙圖事稽終典思所以功超域外道邁寰中廣樹大緣增隆勝善事等淨名齊方便于圓極跡均妙掌襲兩寶于冥因乃於鍾山竹澗奉爲皇考太祖文皇帝造大愛敬寺焉惟茲神岳勢負龍形均太華之四成狀彭門之雙起曲澗推移激水精之浪淸風窈蕩散雲母之竹顯帶皇邑標地德之慶雲彌望帝躔矚神居之敞麗昔鴈泉之願眞如所隲鷲形之岳大聖攸居創此伽藍同符往迹以普通三年歲次壬寅二月癸亥朔八月庚午建七層靈塔百句旣聳千龕乃設漸山啓基踰於禁寀國土金刹長表邁于意樂世界珠幡

轉曜寶鈴韻響聞聲者入道見形者除累仙衣梵帶去鴈塔而來遊天香風笙辭鶴城而下集靈祇叶贊有識歸依四將五龍翹勤翼衛八臂三目頂帶護持雖復劫盡恆沙衣消巨石儼如常住妙相長存作銘曰

朕哉睿聖至矣炎精功昭鳳紀德契雲名冥符七覺爰極四生儀形懋典道駿有聲皇心閔睇理篤天誠八萬神搆二四雲井懸梁浮柱沓起飛楹日輪下蓋承露上擎玉函蘊色珠髮韜明花龕炎聚石影光輕天下欽仰幽顯贊成法舟斯濟惠海方清淨界無毀金地永貞

揚州梁安寺碑序　　元帝

竊以陽之有宗者莫擬於靈烏夜之有光者孰踰於陰兎故以日門見義和之色月殿望奔娥之象而合璧迨遙丈尺猶且莫量朗鏡悠遠積空之所不算復有紫鳳青龍之水却月朝霞之山白珪元璧餞瑤池之上銀闕金宮出瀛洲之下空臺四柱隨仙衣而俱颺寶壍三重映瑞園而涵影栴檀散馥無復圓覺之

風地涌神翕皆成多寶之塔

鍾山飛流寺碑　同前

清梵夜聞風傳百常之觀寶鈴朝響聲揚千秋之宮同符上隴望長安之城闕有類偃師瞻洛陽之臺殿瞰連甍而如綺雜奔木而成帷銘曰雲聚峰高風清鐘徹月如秋扇花疑春雪極目千里平原迢遰

曠野寺碑　同前

雲楣膠葛桂棟陰崇刻虬龍於洞房倒蓮花于綺井月殿朗而相暉雪宮穆以華壯巘巘璇題虹梁生於暮雨璞璞銀牓飛觀入乎雲中銘曰圓璫旦輝方諸夜朗金盤曜色寶鈴成響

郢川晉安寺碑　同前

鳳凰之嶺芊綿暎色蓮花之洞照曜增暉山云黃鶴疑鈞天之夜響城稱却月似輕雲之霄蔽銘曰虹梁紫柱螭桷丹牆綺井飛棟華榱璧璫應龍若動威鳳疑翔玉舄霄潤金池夕光朱城却稅紫陌潛通塹柳朝綠江暉暝紅落霞將暮鮮雲夕布峰下陽烏林生陰兔分珮隔浦皇櫺隱霧俱聽法鐘同觀寶聚

攝山棲霞寺碑　同前

金池無底已通寶塹之側玉樹生風傍臨綵船之上七重欄楯七寶蓮花通風承露含香映日銘曰苔依翠屋樹隱丹楹澗浮山影山傳澗聲風來露歇日度霞輕三災不毀得一而貞

歸來寺碑　同前

幡影颺於絳臺梵聲依於應塔三相不留蕭蠶終壞八苦遐長燈蛾未已銘曰鈴隨風振盤依露泫丹桂無枝朱楊自剪九苑萌枯三昧葉卷疏樹搖落飃流清淺

善覺寺碑　同前

金盤上疏非求承露玉舄前臨寧賁潤礎飛軒絳屏若丹氣之爲霞綺井綠泉如青雲之入呂寶繩交映無慚紫紺之宮花臺照日有跡白林之地銘曰聿遵勝業代彼天工四園枝翠八水池紅花疑鳳翼殿若龍宮銀城映洛金鈴響風露臺含月珠幡拂空

梁安寺刹下銘　同前

阿閣峗巊洞房窈窱似靈光之金扇類景福之銀鋪

垂琬琰之文璫飾琅玕之仙寶神童戾止亟連翩於威鳳薩埵來遊屢徘徊於紺馬有識之所虔仰無著之所招提觀慧樓而下拜望天街而興善辭曰塵沙無始造色無先飛蛾不息縈蠶自纏篋蛇未斷藤鼠方緣苦流長汎愛火仍燃髻珠孰曉懷寶詎宣挺茲靈覺時惟天仙眞藉表聖化乳稱權寶剎千道高翻四懸鳳樓含日龍臺吐煙紫山翠羽紅水青蓮雪宮月殿晨暉夜圓宵長梵響風遠鐘傳仙衣有拂靈剎無邊

構象臺　江淹

曰上妙兮道之精道之精兮俗爲名名可宗兮聖風立立聖風兮茲教生寫經記兮寄圖剎畫影像兮在丹青起淨法兮出西海流梵音兮至東溟綱紫宙兮洽萬品冠璇寓兮濟羣生余汨阻兮至南國跡已徂兮心未扃立孤臺兮山岫架半室兮江汀累青杉於澗構積紅日於林檽雲八重兮七色山十影兮九形金燈兮江蘺環軒兮匝池相思兮豫章戴雪兮抱霜栽異木而同秀種雜草而一香苔蘚生兮繞石戸蓮

花舒兮繡池粱伊日月之寂寂無人音與馬迹就禪情於雲逕守息心於端石求結意於鷲山長憔悴而不惜

枳園寺刹下石記

沈約

佛教東流適末尤著始自洛京盛於江左晉故車騎將軍瑯琊王邵元悟獨曉信解淵微于太祖文獻公清廟之北造枳園精舍其始則芳枳樹籬故名因事立雖房殿嚴整而瓊刹未樹邵元孫尚書僕射南徐州大中正奐深達法相洞了宗極勤誠外著仁隱內弘食不過中者一十一載雖翼務朝端而事鄰柰園日者作翰湘州樹麾蠡服位與年升秩隨歲厚顧惟恩隆主眄寵結皇情任處東方寄深外屏徒欲盡能竭慮知無不爲下被民和上宣聖澤而自以力弱途遠終慙短効且義止今生報褰來果非所以酬鴻貺于冥津暢丹誠于遐刼自乘傳衡皐辭譬派渚誓于舊寺光樹五層捐割藩俸十遺其一凡厥所收三十有六萬齊之永明六年六月三日蓋木運將啓之令辰上帝步天之嘉日乃抗崇表于蒼雲植重扃于元

壤仰願宸居納祐福履攸歸八神擎室萬祇翼體寶祚隆邈比固須彌靈算遐永齊軌常住諸聖延祥挹天和於少極藩王碩茂播宗英于梁楚羣后流克讓之風庶民垂可封之德含生愷樂物不夭性嘉穀年登餘糧栖畝夷荒內附邊城解柝家備十善人懷六度魔衆稽顙外道屈膝抽薪止火折劍摧鋒拯幽酸于無澤陟神化于有頂三界五道咸同斯願刊石重壤式昭厥心

法王寺碑　　前人

昔周師集於孟津漢兵至於垓下翦商肇乎茲地殪楚由乎斯域慧雲匪由觸石法雨起乎悲心驅之仁壽度之彼岸濟方割於有頃撲旣燎於無邊陸旗風靡水陣雲披滎山爲堞失其九天之險負壑爲隍會無一葦之閡昏師反接僞牧泥首掬指則河舟尚虛委甲則熊嶺非峻乃按兵江漢誓衆商郊因斯而運斗樞自茲而廓天步業隆於夏功高代殷濟橫流而臣九服握乾綱而子萬姓眷言四海莫不來王此惟余宅寧止西顧臨朝夕之濬池帶長洲之茂苑藉離

宮於漢舊因林光于秦餘廻廊敞匝複殿重起連房極睇周堵如雲銘曰往刧將謝災難孔多炎炎烈火淼淼洪波聚爲丘岳散成江河俗緣浮詭眞諦遐長匪因希尚曷寄舟梁標功顯德事歸道場祁祁法衆同茲無我振錫經行祇林宴坐或期寂滅或念薪火惆悵三明徘徊四果

上錢隨喜光宅寺啓　前人

伏惟中陽故里舂陵舊居夷漫滌蕩曾無遺築若使大教早流法遵二代開塔白水樹刹枌楡可以傳美垂跡迄今不朽

光宅寺刹下銘（有序）　前人

光宅寺蓋上帝之故居行宮之舊兆揚州丹陽郡秣陵縣某鄉某里之地自去茲邠亳來儀京輔拓宇東第咫武城闈聖心畱愛閑素遷負南廓義等去酆事均徙鎬及克濟橫流膺斯寶運命帝閽以廣闕卽太微而爲宇既等漢高流連於豐沛亦同光武眷戀於南陽思所以永畱聖迹垂之不朽令事與須彌等固理與天地無窮莫若光建寶塔式

傳於後乃以大梁之天監六年歲次星紀月旅黃鍾閏十月二十三日戊寅仲冬之節也乃樹刹元壤表峻蒼雲下洞淵泉仰迫星漢方當銷巨石於賢劫拯未來於忍土若夫朱光所耀彤雲所臨非止天眷兼因地德皇帝乃啓扉閶闔造舟淮涘接神飆而動駿越浮梁而逕度芝蓋容與翠華葳蕤下輦停蹕躬展誠敬廣集四部揆景同蔬弘此廣因被之無外同由厥路俱至道場乃作銘曰

八維悠闊九服荒茫靈聖底止咸表厥祥壽丘暧暧電繞樞光周原膴膴五緯入房自茲退夐在處弗忘安知若水寧辨窮桑自天攸縱于我維皇卽基昔兆爲世舟航重檐累構迴刹高驤土爲淨國地卽金牀因斯太極溥被翶翔豈徒三界寧止十方濡足萬古援手百王一念斯答萬壽無疆如日之久如天之長

棲禪精舍銘（有序）

前人

此寺征西蔡公所立昔厠番麾預班經創之始今重遊踐鑒舊與懷故爲此銘以傳芳迹

巖靈旅逸地遠棲禪蘭房葺蕙嶠甍架煙南瞻巫野

北望淮天遙哉林澤曠矣江田空心觀寂慧相淳筌眘惟斯踐愴屬遐年游仁厠遠宅賞憑旃須創神苑陪構靈椽瞻禁拓圃望鷲疏山裂石調響栖理凝元曠移羽旆眇別松泉委組東國化景西蓮戀隰夷改蓬篳粗遷重依漢遠復逐旌懸往辭妙幄今承梵筵八翻海鶴九噪巖蟬珮華長掩檖迹空傳式籍雲栱敢告祥緣

中寺碑

王僧孺

夫玉律追天躔次之期不變緹室候景發斂之氣罔踰是以忘言種覺絕累於後心寄像聲形啓機于前敎兼眞假之雙燭均空有而兩忘蘊三明而過十地圓萬行而包四等道周百億化起大千奬導羣有滋濡萬類是用發廣大心吐微妙理將同商主取喻醫王開方便門示眞實相固已濯之慈水銷以慧刀朮言六趣用均一子中寺者晉大元五年會稽王司馬道子所立也斜出旗亭事非湫隘傍趨璧水望異狹斜天監十五年上座僧慈等更揆日締架赫然霞立信以塡金可埒引繩斯擬寫妙金樓模麗瓊閣岧嶢

偃蹇故三休而可至窅篠周流方中宿而斯盡萬楹百栱合沓相持綉棁玉題分光爭映燭龍夭矯將舉復還威鳳鏗鏘如鳴更戢旁扳鏤檻斜登鈿砌煜爚金鋪玲瓏綺構無風自響不拂而淨耽耽肅肅信息心之勝地穆穆愔愔固忘想之嘉所銘曰元黃雖弭權輿未測生滅相輪成壞不極篋虵爭赴藤鼠無息情塵莫捨心火方赫是用三明實開五力湛寂無方示現多所踟蹰吉樹殷勤禪渚斯道誰匡烝哉我王施踰寶鉢供等檀牀蕭宮改構梵宇方壯階飛瑞采地起泥香日流閃爍風度鏗鏘道踰厥極固與天長

天光寺碑

陸倕

法雲旦聚則浸潤被乎重沙慧日晨登則暉光燭於有頂皇帝乃把神珠握靈鏡擊天鼓撞地鐘驅日月之師勒星辰之陣九流外籍五明內典鳥策餘文龍宮遺教莫不神遊房奧跡徧門牆思洞希微言窮名象珉階凌虛瓊籬鬱起可使龍城愧飾雁塔慚珍日宇奪暉月宮掩麗昔者姬水壽丘載紀山川之目丹陵負夏僅傳鄉黨之名歌酒故邑賜復窮乎身世壥

篪舊里高會止于常年銘曰被物如露偃民猶草解髻傳珠抽衣受寶化達宅火功超河岸捨我神居興茲靈館八襲豐殿四柱高廊並陳金璧旁達玉箱縱橫雜樹間厠衆芳

開善寺碑　王筠

玅門關鍵闚之者旣難法海波瀾游之者未易是以軒稱俊聖堯曰欽明韶濩有美善之風文武致時雍之業地平天成惟事卽世移風易俗匪止今身至如訪道峒山乘風獨遠凝神汾水窅然自喪或宗仰黃老之談景慕神仙之術斯蓋不度羣生事局諸己篤而爲論道有未弘薰風璚露散馥流甘璧月珠星聯華颺葉修檐繞于雲根和鈴響于天外玉池動而揚文寶樹搖而成樂銘曰亭亭切漢耿介凌煙層甍霞聳飛棟星懸

栖隱寺碑　劉孝綽

開方便門示眞實相置甘露室遵甘露津苦語輭言隨方引訓俯心降迹逐物重輕中枝小葉各隨業根愍其四流五結有來而不散八漫九邪一淪而莫曉

如彼醫王等之藥樹去聖茲遠思聖茲深誠敬所先是歸龕廟自妙法東注寶化西漸公卿貴仕賢哲偉人莫不嚴事招提師仰慧覺欲使法燈永傳勝因長久銘曰給孤焚蕩善勝崩淪堂堂宗匠克紹慧因地雖舊域其宇維新名棠且思羊碑猶泣況我仁祠義踰生立遺愛伊何形於南邑亦有庶民經始攸急珠殿連雲金層輝景衢交達巷門臨樹屏五居推妙三空愧靜銘施柱側記法窟前孰云千載餘迹方傳敢宣重說敬勒雕鐫芬域未滅斯文在旃

平等剎下銘（有序）

劉潛

香薪已燎花疊盡然頻果絕其輭言綿毫收其廣照紺鉢遺采託慕所依紅爪餘暉申悲是寄因使金表爭構玉剎競修豈止天界飾其四園龍宮陳其七寶樹似菴林峰疑鷲邑孕吐仙霧湧漱靈泉燕室緣雲精廬切漢制兼祕殿采美御房義和假道于罘罳翔鸞迴翼于飛棟建章厭勝未及雕甍甘泉避暑豈窮輪奐檻綴玫瑰階填粟玉絡以如意飾用沉檀火齊勝明燭銀颺采釋梵奪其身光

日車貶其輪照辭曰

惟茲寶塔妙跡可傳盤稱鄴境樓美湆川雙龍虛繞九鳳徒懸豈如神剎耿介凌煙珠含魄月幡垂淨天寶鐸夜響銀地朝鮮檐棲迴霧砌卷香蓮翻蠡下梵墜鶴歸仙洹沙擾擾世界綿綿踐茲勝景祛彼蓋纏

孝義寺碑　陳徐陵

臣聞道偕八地猶見后妃願生千佛無非賢聖汲引之義雖同隨幾之感非一至如嬀汭有禮皇嫄所以前興周女斯歸陳宗所以流慶大矣神基帝系淑聖重光者也慈訓太后德佐初九道暉上六居天上天中之極處太任太姒之尊蘋藻之化斯深葛覃之風彌遠皇帝膺茲上聖契彼援神敬受在乎一人德教刑乎四海是以明星皎流半月之光甘露團團灑如錫之味嘉禾自秀浪井恆清天降徵祥日聞書府自大明紹運神武應期至道旁通無思不格戊己校尉西關玉門伏波將軍南表銅柱方使三千世界百億須彌同望飛輪共稟元德元嘉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詔旨仰惟聖德方被兆民乃勑有司改東成里爲

孝義里昔岱山徙號重華著其受終德水移名秦人表其嘉運豈若盡在輿地書茲里門仰述天經光臨父母臣陵稽首乃作銘曰願此良因宜資貴親三乘並策四梵爲賓紺殿安坐蓮花養神燈前禮佛地後容身並濟含識咸歸至眞國家隆盛同享遐慶謹勒豐碑陳其舞詠

齊國宋司徒寺碑　前人

無色之外方爲化城非想之中猶稱火宅若夫衆生無盡世界無窮芬若披蓮遠如散墨善才童子南行未窺目連沙門北遊不見一一刹土皆由業緣萬萬僧祇終非常樂天宮蹇產猶傾四大之風魔殿崔嵬終懼三災之火朱樓寶塔輝煥爭華既義暢中土道流遐域顯默同歸華夷俱慕自枕石漱流始終一槩悟智交養三十餘年春秋八十三古人云道存人亡法師之謂凡我門徒感風徽之緬邈傷諸悟之永滅敢以淺見揚德金石銘曰九流依眞三乘歸佛道住絕跡慈還接物孰是發蒙貽我慧日攝亂以定闢邪以律秦皇雄感薇埋逼情王孫偏解遠死滯生夫子

之悟萬刼獨明寒暑遞易悲忻皐壤秋蓬四轉春鴻五響孤松獨秀德音長往節有推遷情無遺想

長干寺衆食碑　前人

昔炎皇肇訓稷正修官信矣民天之言誠哉國寶之義自非道登正覺安住于大般涅槃行在眞空深入于無爲般若則菩薩應化咸同丐身諸佛淨土皆爲摶食證常住者爰訖乳糜補尊位者猶假香飯亦有三心未滅七反餘生應會天宮就齋龍海況復繒居地轉咸憩珠庭固已皆種仙禾並資靈粟者矣法師嘗願以智慧火燒煩惱薪普施衆生同飡甘露况復安居自恣願學高年或次第於王城猶棲遲於貧里迦留乞麪若用神通須提請飯致遺豪貴於是思營衆業願造坊廚庶使應供之僧皆同自然之食升堂濟濟無勞四輩之頻高廩峨峨恆有千倉之備其外鐵市銅街青樓紫陌辛家黑白之里甲第王侯之門莫不供施相高資儲轉衆法師善巧方便漚和舍羅教授滋生隨年增長假使桑林不雨瓠水揚波猶厭稻粱未無饑乏之加以五鹽具足七菜芳輭䴵類天廚

果同香樹美鼎之大殷王未逢麋鑊之深齊都非擬昆吾在夊皆鳴鷲嶺之鐘暘谷初升同洗龍池之鉢

報德寺刹下銘（有序）　前人

昔者明皇大孝感動神祇助月致景星之祥非煙流慶雲之色然而嚴敬之道事惟盡於配天明發之懷誠不過於饗帝豈如以梵宮之樂資乎廟堂淨土之因歸于園寢雖復青雲譙郡之境碧泉春陵之鄉上幼懷凝重未曾遊涉年將志學卽事登庸宣力淮潯屬有嘉夢其夢也畢陌弘敞橋山屈盤氣象靈長風煙騰薄使隊雙表其高百尋左則青龍蟠蜿右則白虎蹲踞軒轅之駕譬婉婉而多慙吳王之墳狀耽耽而非擬有人指其地云此是國陵自爾迄永定初其間二十有餘年至蕆紀頻移崇塋乃作觀其山川形勢王相徵圖瞻拜高巒宛如前夢大矣哉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者與銘曰

壯矣金表傍依壖垣高連綵霓極睇翔鶤梵偈宵唱雪花晝翻三心斷縛六道除怨趙夢天樂秦遊帝閽王靈在上巨勝奚論福彼羣品俱排大昏皇家七百

於萬維孫

攝山棲霞寺碑　江總

蓋聞天有神宮地云靈府桑欽博記始叙四衢之塔金翅著經因知千步之寺至如峰形瓶累岫勢堂密亦烏足言哉南徐州瑯琊郡江乘縣界有攝山者其狀似繖亦名繖山尹先生記曰山多草藥可以攝養故以攝爲名焉南瞻舊落顧悌鎮戍之塢北望荒村扈謙卜筮之宅此山西南隅有外道館地俄而疫癘磨滅三清遺法未明五怖之災萬善開宗遂變四禪之境倏見齊居士平原明僧紹空解淵深至理高妙遺榮軒冕遁跡巖穴宋泰始中嘗遊此山仍有終焉之志村民野老競來諫曰山多狼虎毒蛇所以久絕行踐僧紹曰毒中之毒無過三毒忠信可蹈水火猛獸亦何能爲乃刊木駕峰薙草開逕披拂蓁梗結構茅茨廿許年不事人世渡河息暴擾篋無立皆曰誠至所感有法度禪師家本黃龍來遊白社梵行殫苦法性純備與僧紹冥契甚善嘗于山舍講無量壽經中夜忽見金光照室光中如有臺館形像豈知一念

之間人王照其香蓋八未曾有淵石朗其夜室居士遂捨本宅欲成此寺即齊永明七年正月三日度上人之所構也山情率易野製疎朴崖檐峻絕礀戶幽深卉木滋榮四時助其雕綺煙霞舒卷五色成其藻絢居士嘗夢此巖有如來光彩又因閒居依稀目見昔寶海梵志璉覩花臺智猛比丘行逢影窟故知神應非遠靈相斯在居士有懷創造俄而物故其第二子仲璋爲臨沂令克荷先業莊嚴龕像首於西峰石壁與度禪師鐫造無量壽佛坐身三丈一尺五寸通座四丈幷二菩薩倚高三丈三寸若乃圖寫瓌奇刻削宏壯蓮花瑩目石境沉暉藕絲縈髮雲崖失彩項日流影東方韜其大明面月馳光西照匿其成魄大同二年龕頂放光光色身相晃若炎山林間樹下赩如火殿禪師自識終期欣瞻瑞應以建武四年于此寺順寂豈非六和精進十念允諧向沐寶池方登金地者也齊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竟陵文宣始安王等慧心開發信力明悟各捨泉貝共成福業宋太宰江夏王霍姬蕃閨內德齊雍州刺史田奐方牧貴臣

深曉正見妙識來果竝于此巖阿廣收財施琢磨巨石影擬法身梁太尉臨川靖慧王道契眞如心弘檀密見此山製置疎闊功用稀少以天監十年八月爰撤帑藏復加瑩飾繢以丹青鏤之銑鋈五分照發千輪啓煥排天堂廡玉露分色接岫軒墀翠微抽影八定之侶步纖草而揚梵三慧之僧挹飛泉而動色喜園凝靜豈傲吏之凡遊深谷虛元非愚公之俗路是以王公縉紳之輩郎吏胥史之屬步林壑陟皐壤升精舍拜道場莫不洗滌無明澣濯囂暗非直心之祇路孰能如斯者乎慧振法師志業該練心力精確度上人將就遷神深相付囑法師聿修厥緒勸助衆功基業田園多所創置先有名德僧朗法師者去鄉遠水問道京華清規挺出碩學精詣早成般若之性夙植尸羅之本闡方等之指歸弘中道之宗致北山之北南山之南不遊皇都將涉三紀梁武皇帝能行四等善悟三空以法師累降徵書確乎不拔天監十一年帝乃遣中寺釋僧懷靈根寺釋慧令等十僧詣山諮受三論大義賈誼曰學聖道如日之明孫卿云登

高山知天之峻今之探賾其此之謂南蘭陵蕭聻幽棲抗志獨法絕羣遁世茲山多歷年所臨終遺言葬法師墓側還符田豫託西門之冢更似梁鴻偶要離之瘞又按神錄云楚蘄神在今臨沂縣齊永明初神詣法度道人受戒自逼曰蘄尚卽楚大夫之靈也大同元年二月五日神又見形著菩薩巾披袈裟閑雅甚都來入禪堂請寺衆說法崑嶺之中百神所在首陽之路八駟並驅未有修淨戒之品詣得道之僧整忍辱之衣入安禪之室是知名山大澤靈異憑依者矣慧布法師幼落煩惱早出塵勞律儀明白貞節峻遠貫綜三乘不自媒衒楷模七衆無所詆訶曩日靜憇鍾巖余便觀止餐仁飲德十有餘年頃於攝阜受持諸戒佩服之敬何敢怠於斯須汲引之勞且曷伸於報効夫言意難盡鉛槧易凋固比河山莫如金石凡諸徵應幷預隨喜並勒於碑左乃爲頌曰漫漫心火冥冥世流論生若寄喻死如休三明未了十智難周盡纏癡愛豈離瘡疣敬仰難足恭聞鷲頭斯風可羨其路何由我開梵宇面壑臨丘我圖靈跡果植因

修兼金畫繪泐石彫鏤連雲出沒泄雨沉浮經行松磴禪坐蕙樓澗風長瀉崖溜懸抽花臺似雪夏室疑秋名僧宴息勝侶薰修三乘爲筏六度爲舟金幢合蓋寶駕驅輧地祇來格天衆追遊五時無爽七處相侔辭題翠琰字勒銀鉤賢乎樂餌過客宜畱

大莊嚴寺碑　　前人

蓋聞僧伽水濱波斯創以禪地醍醐山頂舍那肇其梵城此乃往劫之勝因上方之妙範於是俯察地勢懸之以水仰惟皇極揆之以日百堵咸作千坊洞啓前望則紅塵四合見三市之盈虛後睇則紫閣九重連雙闕之巀嶭加以園習歡喜水成功德池溢甘露不因玉掌樹搖音樂無待金奏薰爐夜爇遙來海岸之香法鼓晨譁非動泗濱之石擢莖金表跨八萬之俱成界道銀繩面四衢而拓製厠壁綴珠凌丹霞而結宇雕光鏤彩望紫極而開軒俯看驚電影徹琉璃之道遙拖宛虹光徧水精之域層楹刻桷風伯走而未升靈橑飛甍雨師攀而不逮銘曰灼爍金莖崔嵬銀表翔鶴仰翥威鳳靈矯木密聯綿香泥繚繞日圖

檐外荷披棟杪翠落陰虬珠塡陽烏高僧累萃願學茲多弘宣方等博綜圍陁皆傷寸晷竝悟尺波式旌鏤碣無待雕戈標年剎土比數恆河

懷安寺剎下銘　前人

四聰睿后萬行了因運光玉鏡道茂金輪爰構靈剎
地跡重闉迎風雲表承露天津飛甍巀嶭累棟嶙峋
護持七衆警衞百神籌銷草木劫盡沙塵支提永固
福業恆新變易東海長久北辰

鹿苑賦　北魏高允

啓重基於朔土系軒轅之洪裔武承天以作主熙大明以御世灑靈液以滂沱扇仁風以遐被踵姬文而築苑包山澤以開制植羣物以充務鐲四民之常稅暨我皇之繼統誕天縱之明叡追鹿埜之在昔興三轉之高義振幽宗于已永曠千載而可寄于是命匠選工刊茲西嶺注誠端思仰模神影庶眞容之髣髴耀金暉之煥炳卽靈崖以構宇竦百尋而直正組飛梁於浮柱列荷華于綺井圖之以萬形綴之以淸永若祇洹之瞪對孰道場之途迴嗟神功之所建超終

古而秀出實靈祇之協贊故存貞而保吉鑿仙窟以居禪闢重階以通術澄清氣于高軒佇流芳于王室茂花樹以芬敷涌醴泉之洋溢祈龍宮以降雨佇膏液于星畢若乃研道之倫行業貞簡慕德懷風杖策來踐守應貞之重禁味三藏之淵典或步林以經行或寂坐而端宴會衆善以並臻排五難而俱遣道欲隱而彌彰名欲毀而逾顯伊皇輿之所幸每垂心于華囿樂在茲之閒敞作離宮以榮築固爽塏以崇居枕平原之高陸恬仁智之所懷眷山水以肆目玩藻林以遊思絕鷹犬之馳逐眷耆年以廣德縱生生以延福慧愛內隆金聲外發功濟普天善不自伐尚諮賢以問道詢芻蕘以補闕盡恭敬於靈寺遵晦望而致謁奉請戒以畢日兼六時而宵月何精誠之至到良九劫之可越資聖王之遠圖豈循常以明教希縉雲之上升羨頂生之高蹈思離塵以邁俗涉元門之幽奧禪儲宮以正位受太上之尊號既存無而御有亦執靜以鎮躁覩天規于今日尋先哲之遺誥悟二乾之重蔭審明離之並照下寧濟於兆民上克光於

七廟一萬國以從風總群生而爲導正南面以無爲求措心于冲妙夫道化之難期幸微躬之遭遇逢扶桑之初開遘長夜之始曙顧衰年以懷傷惟負荼以危懼敢布心以陳誠效鄙言以自著

大覺寺碑

溫子昇

維天地開闢陰陽轉運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初地遼遠末路悠長自始及終從凡至聖積骨成山祇劫莫數垂衣拂石恆河難計及冠日示夢蒙羅見謁應世降神感物開化顏如滿月心若盈泉體道獨悟含靈自曉居三殿以長想出四門而永慮聲色莫之留榮位不能屈道成樹下光燭天上變化靡窮神通無及置須彌于葶藶納世界於微塵闢慈悲之門開仁壽之路拯煩惱於三塗濟苦難於五濁非但化及天龍教被人鬼固亦福霑行鴈道洽遊魚但羣生無感獨尊罷應雖邑照爛諸山搖動布金沙而弗受建寶蓋而未留遂上微妙之臺永升智慧之殿而天人慕德象法興靈圖影西山承光東壁主上乃據地圖攬天鏡乘六龍朝萬國牢籠宇宙襟帶江山道濟橫

流德昌顏歷四門穆穆百僚師師乘法船以徑度駕天輪而高舉神功寶業既被無邊鴻名懋實方在不朽抵掌措言雖不盡意執筆書事其能已乎

仰山寺碑　前人

自結繩運往觀象代興禮樂相因詩書間出喻是非于一指論道德于二篇九流之義遂開百家之言並作皆以賦命有遭隨攝養致夭壽愛惠起於吉凶情僞動於利害雖改張羅之呪未易釁鐘之牲因果之業未申感應之途猶蔽是以修短有命子夏論之而未詳報施在天史遷言之而未悟大丞相渤海王膺嶽瀆之靈感辰象之氣直置與蘭桂齊芳自然共珪璋比潔加以體備百行知周萬象道兼語嘿思極天人固已兆云飛虎自懷公輔之德世稱臥龍實任王佐之器道足以濟天下行足以通神明表立人之上才含廣途之大量永安之末時多異謀蜂蠆有毒豺狼反噬彀弩臨城抽戈犯蹕世道交喪海水羣飛既而蒼龍入隱白虎出見命世有期匡時作宰拯沉溺以援手涉波瀾而濡足懸曒日於胷懷起大風於襟

袖動之以仁義行之以忠貞附之者影從應之者響起

定國寺碑　　前人

蓋兩儀交運萬物未生始自苦空終于常樂而緣障未開業塵猶擁漂淪欲海顛墜邪山雖復光華並于日月術數窮于天地有扶危定傾之力爲濟世夷難之功登塗山而未歸遊建水而不返並馳于苦樂之境皆入於生死之門幽隱長夜未覩山北之燭沈迷遠路詎見司南之機昔日先民雖云善誘尚習蓋纏未能解脫見如八卦成象示之以吉凶百藥爲醫導之以利害衣食有業民免饑寒之憂水土既平人無墊溺之患斯誠事周於世用功濟於生民不論過去之因緣詎辨未來之果報惟無上大覺均悟元機應現託生方便開教聖靈之至無復等級威神之力不可思議動三乘之駕汎八解之流引諸子於火宅渡群生於海岸自一音輟響雙樹潛神智慧雖徂像法猶在光照金盤言留石室徧諸世界咸用歸仰

寒陵山寺碑　　前人

昔普文尊周績宣于踐土齊桓霸世威著於邵陵並道冠諸侯勳高天下衣裳會同之所兵車交合之處寂寞消沈荒凉磨滅言談者空知其名遙遇者不識其地然則樹銅表跡刊石記功有道存焉可不尚與永安之季數鍾百六天災流行人倫交喪尒朱氏既絕彼天綱斷茲地紐祿去王室政出私門銅馬競馳金虎亂噬九嬰暴起十日並出破璧毀珪人物既盡頭會箕斂杼軸其空大丞相渤海王命世作宰惟機成務標格千仞崖岸萬里運鼎阿於襟抱納山嶽于胷懷擁元雲以上騰負青天而高引鐘鼓嘈囋上聞于天旌旗繽紛下盤于地壯士凜以爭先義夫憤而競起兵接刃於斯場車錯轂於此地轟轟隱隱若轉石之墜高崕硠硠磕磕如激水之投深谷俄而霧捲雲除冰離葉散靡旗蔽日亂轍滿埜楚師之敗於柏舉新兵之退自昆陽以此方之未可同日既考茲沃壤建此精廬砥石礪金瑩珠琢玉經始等於佛功制作同於造化息心是歸淨行攸處神異畢臻靈仙總萃鳴玉鸞以來遊帶霓裳而至止翔鳳紛以相嚾飛

龍蜿而俱躍雖復高天消於猛炭大地淪于積水固以傳之不朽終亦記此無忘

并州寺碑　北齊邢邵

夫至道密微無迹可覩神功感應有理斯存雖慧日已照而大夜莫曉香雨時流而深塵未息曠刧悠緬歷代遐長眇眇世羅無能免其一目汎汎欲網孰能解其三面自大教遷流行于中土希向之士煙涌沙屬恆沙未足爲言積塵所不能喻皆云出沒生死之河浮沉愛欲之海未有矯然獨悟脫落身名望彼岸而攸往汎寶船而利涉

景明寺碑　前人

九土殊方四生舛類昏識異受修短共時德表生民不救泰山之朽壤義同列辟豈濟灤水之淪胥漂鹵倒戈之勢浮江駕海之力孰不曠息相催飛馳共盡泡沫不足成喻風電詎可爲言而皆遷延愛欲馳逐生死眷彼深塵迷茲大夜坐積薪於火宅負沉石於苦海結習靡倦憂畏延長身世其猶夢想榮辱譬諸幻化未能照彼因緣體茲空假祛洗累惑擯落塵埃

苦器易彫危城難久自發迹有生會道無上刧代緬邈朕跡遐長草木不能况缺塵沙莫之比形日晷停流星光輟運香雨旁注甘露上懸降靈迦衞擁迹忍土智出須彌德踰大地道尊世上義重天中銘曰大道何名至功不器理有罔適法無殊致能以託生降體凡位正覺如遠一念斯在德尊三界神感四大川流自斷火室不然衣生寶樹座涌芳蓮智固有極道暢無邊

獻武皇帝寺銘

前人

惟睿作聖有縱自天匡國庇民再造區夏功高伊呂道邁桓文雖住止域中而神遊方外影響妙法咫尺天人曉夜自分不勞雞鶴之助六時靡惑非待壺箭之功未寄將來傳之不朽詞曰用分行坐以敦戒行苦罪祈福傲狠成敬萬國咸亨一人有慶方傳自久是用成詠

爲武成帝以三臺宮爲大興聖寺詔

魏收

門下皇居帝邑揆日瞻星仞雉有常几席斯在雖今

古推移文質代變而成世作範義貴適時朕奄家四海作孚萬國當陽負扆深存庇甿濟下利物無忘懷抱昭仁訓俗不遺造次今臨嚮聽朝咸極崇廣宴息之所不足溫華每謂爲之者勞居之者逸至于離宮別館有時遊幸耳目所及聊可忘懷而乃千門洞啓萬柱周架上迫雲漢下臨雷雨巧極金銅麗殫珠璧眷然長想良非宿心三臺並列蕪穢自久天保之末經構甫興仍創棟宇規模宏博有司過實匠人逞功氓庶勞止糜費難量既非殿寢正所便爲虛衞之地凝華生白經歷歲年不翦茅茨事頗逼下卑其宮室有可庶幾顧茲侈麗豈伊寧處自魏朝失政九域崩離人神無主實求明聖我太祖獻武皇帝握茲乾紀執斯地綱懸持日月嘯吒風雲紀忠貞以成務感靈徵而大造爰以克定之初躬圖道場之業神迹冥果理燭幽明朕嗣膺寶祚永惟家祉仰祇先志尚竦元門忍展聿修之重念歸喜捨之大肌膚匪恡國城何寶期濟率土至於圓極可以三臺宮爲大興聖寺此處極土木之壯窮丹素之姸奇怪備于刻削光華畢

於圓彩顧使靈心肹蠁神物奔會眞覺唯寂有感必通化爲淨土廣延德衆心若琉璃法輪常轉灑甘露於大千照慈燈于矌劫

三一三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十三卷目錄

僧寺部藝文二

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有序） 北周庾信

京師突厥寺碑 王褒

善行寺碑 前人

靈壇碑 前人

從駕大慈照寺詩序 隋盧思道

遼陽山寺願文　前人

隋文帝爲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處立寺建碑
詔　李德林

益州綿竹縣武都山淨惠寺碑　唐王勃

梓州飛烏縣白鶴寺碑　前人

益州德陽縣善寂寺碑　前人

梓州通泉縣普惠寺碑　前人

梓州元武縣福會寺碑　前人

彭州九隴縣龍懷寺碑　前人

宣州大雲寺碑　李嶠

爲魏國北寺西寺請迎寺額表　前人

神異典第一百十三卷

僧寺部藝文二

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有序）

北周庾信

麥積崖者乃隴底之名山河西之靈岳高峰尋雲深谷無量方之鷲島迹遁三禪譬彼鶴鳴虛飛六甲鳥道乍窮羊腸或斷雲如鵬翼忽已垂天樹若桂華翻能拂日是以飛錫遙來度杯遠至疏山鑿洞鬱爲淨土拜燈王于石室乃假馭風禮花首于

山龕方資控鶴大都督李允信者籍于宿植深悟法門乃于壁之南崖梯雲鑿道奉爲亡父造七佛龕似刻浮檀如攻水玉從容滿月照曜青蓮影現須彌香聞忉利如斯塵野還開說法之堂猶彼香山更對安居之刹昔者如來追福有報恩之經菩薩去家有思親之供敢緣斯義乃作銘曰

鎮地鬱盤基乾峻極石關十上銅梁九息百仞崖横千尋松直陰兔假道陽烏迴翼載輂疏山穿龕架嶺糺紛星漢迴旋光影壁累經文龕重佛影彫輪月殿刻鏡花堂横鐫石壁闇鑿山梁雷乘法鼓樹積天香嗽泉珉谷吹塵石牀集靈眞館藏仙冊府芝洞秋房檀林春乳冰谷銀沙山樓石柱異嶺共雲同峰別雨冀城餘俗河西舊風水聲幽咽山勢崆峒法雲常住慧日無窮方域芥盡不變天宮

京師突厥寺碑

王褒

夫六合之內存乎方冊四天之下聞諸象教百億閻浮塵沙算而不盡三千日月世界數而無邊至于周星夕隕漢宮（缺）夢身高梵世力減須彌應現十方分

身百佛上極天中下窮地際轉法輪於稔國留抄象於罽賓至於善見神通瓶沙瑞相波斯鑄金優填雕木莫不歸依等覺迴向佛乘棄形骸而入道捨國城而離俗突厥大伊尼溫木汗夏后餘基惟天所置威加窮髮兵歷無革小大當戶左右賢王麟膠角觸之弓鶩羽射雕之箭跨葱嶺之酋豪靡不從化踰天山之君長咸皆賓屬入敦信契國寶親鄰太祖文皇帝道被寰中化覃無外提羣品于萬福濟蒼生于六道大冢宰晉國公功高寅亮位隆光輔命司空而度地監匠人而置臬帶二條之逸陌面九市之通鄽圖木緹錦雕檻碧窗香隨微雨自灑風塵幡雜天花常調絲竹四禪（缺）患淨界無毀六珠芬盡法身常住銘曰

七華抄覺三空勝境意樹已彫心猿斯靜靈城偃邑空衣滅影索隱窮源振衣提領

善行寺碑　前人

蓋聞在天成象羣星仰於北辰在地成形百川起於東海是知璿璣盈縮並運天樞江漢朝宗爭環地軸塵沙日月同渤澥之輪迴百億鐵圍等閻浮之數量

章亥步驟豈盡世界之邊隸首忽微寧窮劫海之算象牛觕力方十行之階梯兎馬渡河譬三乘之等級定水壞須彌之山智炬然金剛之剎敬表六和現沙門之進止永垂四教示聲聞之律儀至於千疊火然鵠林變色四禪災起鴿影傳輝羽林出使漢開濯龍之祀桑門傳譯晉虔洛陽之拜

靈壇碑　　前人

悠悠五緯乃欽若於堯典茫茫九州是致功於禹跡猶以天步懸遠隸首算而弗窮地載遐荒章亥馳而未極浩庭霄渡吐納天和崐閬滄溟胞胎元一九靈之府神液所以降祥五英之闕蓂花以之昭應推刧運之短長校河源之廣狹谷永上書譬流風之不繫桓譚作論明弱水之難航豈知迴天金簡惟傳上聖洞神玉策尚隔中仙于時金風戒辰三光澄曜香雨乘空天花入室帝乃升法座說元言肴覆洞微闡揚衆玅洪鐘應叩衢樽待酌銘曰鐘鳴上界梵響元宮紫辰濯水青樹搖風八覺修行七教弘通神機詣理秋毫坼空函席廣開法輪徐轉入神精義談天勝辨

逐境晦明逗機深淺或照盛業方圓雲篆雲橋啓館景耀開扉明庭朝禮僊館羽衣燕履霄去鳧舄晨歸煉石三轉燒丹七飛昆吾陶鑄丹陽鎏銑畫寫龍文圖開雕篆聲隨地氣調均天辯九宮方應萬靈稱善

從駕大慈照寺詩序　　隋盧思道

皇帝以上叡統天大明御極彈壓九代驅駕百王至德上通深仁下漏威稜西被聲教東漸布政合宮孝儀太室張樂洞野會稽苗山天不愛寶神靡遺貺鱗羽郊異山澤薦祉華裔率從幽顯咸秩八政惟序六府告平猶且棲志窅冥凝神空寂俯陋區域顧遺形有救情民于苦器拯欲界于危城身心澄淨樂之境生靈仰調御之力中宮厚德載物正位儷天道冠邰陵業逾姜姒慧雲朝起四生佇其寸合慈燈夜爇九服照其餘光乃睠參墟實惟唐舊山川周衞襟帶巖坰東郊勝地爰構寶坊儼然化城瞬如踊出既而景躔西陸氣中南宮商聲振野白露威寒聖主御辯巡方順時育物六龍進駕七聖齊軫翠旗揚旆雕玉徐輪閒百年而拜輦朝萬靈以按節熊渠佽飛之輩入

參中壘虎殿金門之侶迴望屬車將屆下都遣茲淨域兼悅鷲山之觀共喜龍宮之遊接足栖心俱展誠敬課虛引寂仍發詠歌雖事比擊轅義同叩角亦以雍容盛烈述讚休美豈若皐朔文辭甫陳男祝王谷蟲篆纔警女工作者二十六人其詞云爾

遼陽山寺願文　　前人

齊輿二十有三載區宇乂安列聖重光百神受職天平地成禮諧樂暢劍戟亡鑄江海無波皇帝體膺上哲運鍾下武以至德字黔首大明臨赤縣深仁俯漏惠化潛通榮鏡六幽照蘇八表唐旌已立芻輿不遠而至殷網既開肖翹咸遂其所壇凝休氣渚幕榮光元扈告符翠琰啓籙阿閣朝諠棘林夜靜西琯協律南罔迎神衣氣操龜之俗懷音請吏反踵修股之渠膜拜空首四海懾然中外禔福慰候無警書軌大同猶以爲負扆垂旒人世微業功成治定域中小道投心覺海束意元門手執明珠頂文甘露調御天人不徇巖廊之重明行具足寧屑袞冕之尊十力四心東漸西被日月出矣風雨潤之層門飽肆化成嚴淨之

所蜉蝣蟪蛄網于仁壽之域參墟奧壤王迹所基密都是宅別館攸在襟帶遐長原陸爽秀高巖鬱起作鎭東偏峰羅羣玉鷲頭之狀非美樹列三珠鷄足之形可陋洞穴條風生和雅之曲圓珠積水流清妙之音于時玉燭調年金商在律職方具禮劾駕西巡六龍齊轡七萃按部雷動星移凝鑾佇蹕乃建仁祠于彼勝地成之不日旣麗且康昔周夜初明漢池云鑿事隔荒裔道若存亡哲王馭曆弘濟區宇前聖後聖日暮爲期以此勝因仰爲武成皇帝及淸廟聖靈願西遇彌陀上征兜率雄視三界高臨四衢百年之神俯輕羣后一音所導遠同佛日皇太后福踰姜水祉邁塗山壽比太陰業均厚載聖主齊明兩曜合德二儀受籙錯于靈河開金簡于仙嶽龍官鳥紀未可匹其光大象天任地焉能喻其長久皇太子德茂元良道高上嗣牢籠啓誦孕育莊丕六宮眷屬諸王昆弟皆智慧莊嚴玉華松茂永侍披香長固磐石以茲博利被于萬品當使法界虛空生靈動植俱沐定水同蔭法雲斯誓或差無取正覺

隋文帝爲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處立寺建碑

詔　李德林

門下風樹弗靜隙影如流空切欲報之心徒有終身之慕伏惟太祖武元皇帝窮神盡性感穹昊之靈膺籙合圖開炎德之紀魏氏將謝躬事經綸周室勃興同心匡贊間關二代造我帝基猶夏禹之事唐虞晉宣之輔漢魏往者梁氏將滅親尋搆禍蕭詧稱兵擁衆據有襄陽將入魏朝狐疑未決先帝出師樊鄧飲馬漢濱彼感威懷連城頓顙隋郡安陸未卽從風敵人騁輔車之援重城固金湯之守乃復練卒簡徒一舉而尅始於是日遂啓漢東蕭繹往在江陵後梁稱制外通表奏陰有異圖心迹之間未盡臣節王師薄伐帝旅推鋒誅厥方命繼其絕祀有齊末亡凶徒孔熾連山巨防艱危萬重晉水之陽是其心腹于是鳴鑾執鉞假道比鄰皮服欽風煙隨霧集懸兵萬里直指參墟左縈右拂廝積草靡雖事未旣功而英威大振齊人因以挫衂周武賴以成功尚想王業之勤遠惟風化之始率夷狄而制東夏用偏師而取南國豈

惟湯征葛伯周伐崇侯而已哉積德累功福流後嗣俾朕虛薄君臨區有追仰神猷事冥眞寂降生下土權變不常用輪王之兵伸至人之意百戰百勝爲行十善故以干戈之器已類香華元黃之野久同淨國思欲崇樹寶利經始伽藍增長福因微副幽旨昔夏因導水尚且銘山周曰巡遊有聞勒石帝王紀事由來尚矣其襄陽隋州江陵晉陽並宜立寺一所建碑頌德庶使莊嚴寶坊比虛空而不壞導揚茂實同天地而長久

益州綿竹縣武都山淨惠寺碑

唐王勃

原夫帝機寥廓雲雷馳妙有之功正氣洪荒清濁構乾元之象融而爲川瀆結而爲山岳五城韜海接崐閬于大都八洞藏雲冠瀛洲于巨闕造化之所偃薄靈谷之所啓處極緹油而縱觀詠頌寧殫出宇宙而高尋風煙罕測是知玉巵無當遐荒非視聽之津金牓所存城闕盡江湖之致何必九蚪齊騖直訪銀宮八駿長驅遙臨石室武都山淨惠寺者梁太清年中之所建也名山列岳之舊仙都福地之湊黃龍負匣

著寶籍于經山紫鳳銜書蔭榮光于井絡須彌山頂仍開梵帝之宮如意山中卽有經行之地爾其盤基跨險列嶂憑霄日月之所竄伏煙霞之所枕倚飛泉瀑溜蕩滌崩崖綠樹元藤網羅丘壑飛塵作氣被萬吹于中巖帝琰司寒宅千霜于北谷丹梯碧洞杳冥林岫之間桂廡松楹寂寞風塵之表是稱英鎮實瞰崇岡閶闔當四會之街城邑辯三分之地綿徯錦瀆下浸重巒玉阜銅陵旁分絕磴山川絡繹崩騰宇宙之心原隰縱橫隱軫亭皐之勢頃以黃旗夜徙紫蓋晨傾九服失圖三靈在疚姦臣躍馬據折坂而吟雲壯士聞鷄擁陽關而嘯雨岷峨失險化爲鋒鏑之場江漢橫流非復朝宗之國禪宇由其覆沒法衆是以凋淪國家奄有帝圖削平天豊紫宸反照皇階卽叙萬國順百靈朝幽顯再立華戎一揆燭龍韜景避堯日于幽都雲鵬斂翼候虞風于晏海以爲軒階具美功窮望祲之臺漢道兼弘力盡祈年之觀爰經寶地大啓祥宮撫香像而高視鳴法螺而再唱龍垣淨土連帝道而重光鶴苑崇基脫皇居而首出況乎山積

舊壤下鎮偏隅天帝遺墟上干躔次王舍城之宮闕白玉猶存給孤獨之園林黃金尚在法物由其大備盛德所以相尋株兵奉天藏之圖泉女獻山祇之籍離亭合榭因岸谷之高低疊觀連房執岡巒之曲直丹崖反照畫栱相臨綠嶂斜煙彫簾間出豐隆曉震次復霤而悽皇列缺晨奔望崇軒而愕眙千香寶樹自起風煙九乳仙鐘獨鳴霜雪銀龕佛影遙承鴈塔之花石壁經文下映龍宮之業虹生北澗即掛新幡鳳下東岑還棲舊刹若乃尋曲弟歷崇隈周行數里直上千仞蒼松蓄吹臨絕巡而疏寒黛篠防煙繞迴疆而結蔭春巖橘柚影入山堂秋壑芙蓉光浮水殿亦有山童採葛入丹竇而忘歸野老尋花向青溪而不返山神獻果送出菴園天女持花來遊淨國寶杳冥之祕訣托幽深之逸境豈直淮南桂樹暫得仙家江左桃源終迷故老而已爰有寬闍梨者俗姓楊氏其先華陰人也因官徙地家於緜竹山分太華水帶長汾州岳會同風雲感名元經素論侍郎居八俊之英綠綬黃軒太尉列三台之首法師玉函降彩金瓶

探邑振八解之遙源踐三明之廣路靈機入證窮象載于初髫妙諦因心釋羊車于弱冠三千法界由廣位而出無明十二因緣自普濟而登彼岸弘宣誓願大拯沉黎揮覺劍而破邪山揚智燈而照昏室彌綸所被白馬盡于禺同權漸所開黃牛至于嶓冢虔誠樂土憩影茲峰以貞觀九年于寺西院立七佛堂一僧舍星毫動牖月面分堦彩鳳銜旒神龍負塔飛煙湧座龕龕忉利之天香霧成臺樹樹菩提之果朝散大夫行縣令清河張楚親承妙業俯刊貞琰林宗有道伯喈無愧法師夙機少悟應變多奇玉山中斷瓊林下雜支道林之好事語默方融釋惠遠之高居風埃遂隔洎乎坐忘遺照返寂歸眞城肆颯然若空山林黯而無邑豈直巖枝泣血磵戶摧梁而已哉縣令劉煦彭城人也自碭山仗劍綰鳳曆于雲臺春郊授鉞嗣龍圖于白水玉壘三分之冑下雜公門金陵一霸之基旁參帝緒翠緌丹紱歷今古而先鳴人傑地靈冠山川而得雋君膺岳瀆之秀挺風雲之會昆溪劒鍔直照胷襟楚澤珪璋潛周履行爲恭明德方昇

漢輔之階潘岳能文且職河陽之縣仁徽可被闔境仰其風猷威德所加百城疊其霜彩尚迺康莊妙域光開不捨之壇舟檝愛河昭暢無生之業痛鷲林之殄瘁悲象教之榛蕪爰命緝興式光泉藪武蹊龍澗近分廬岳之圖金闕瑤臺更討瀛洲之記銘曰武都仙鎮靈墟奧域邑動香城山開淨國澗流百道峰雲五色谷暗藤斜山高樹逼千楣鶴列萬棋星懸分林構趾接磴開廛臨階竹樹繞棟風烟龕前怪石塔下秋泉綠崖疏徑青岑拒室霧道相縈烟房互出葉濃徯淨花深嶂密鳥度難尋猨驚易失簷分石竇地絡金沙丹丘抗月碧洞棲霞松開野路桂列仙家仙鑪柏葉寶座蓮花砌因巖曲橋隨峰返果出天廚香來仙苑玉鑄啓曙金鐺照晚谷思鐘張山悲鐸遠閶闔踐勝銅墨高情聲飛別邑望動專城懸金道肆刻石山楹千載之後于嗟令名

梓州飛烏縣白鶴寺碑　前人

原夫玉都瓊室紫垣光大帝之庭金闕銀臺亢壁壯羣仙之域故能使神明有宅駕日月以長驅鸞鳳知

歸撫雲霓而上出斯則會巢瑾穴上皇迷棟宇之尊考室靈臺中古識巖廊之貴然後冕旒前序提四海以爲家登步大階列千門而有閌況乎崤山形見旁行草昧之先（缺四字）光宅乾坤之右雖鶴臨西闕龍宮與王法同亡而象化東流鴈塔與遺儀繼起白鶴寺者蓋普提寺之餘址梁武皇之所建也香城福地之舊三巴五蜀之湊裂岷山之奧域分井絡之榮光西包玉壘之墟北瞰銅陵之野南扃列第門庭萬家東戶連峰岡巒千里實伽藍之勝迹得伽衛之英模憑絕磴以圖規俯長溪而作固自金陵不競玉鏡無章池臺輿南露之悲亭障切北風之候崩山鬬水觸地網而三分墜月奔星劃乾綱而五裂中原錯戾慈門爲虎豹之墟滄海橫流定水穴鯨鯢之浦懷山旣蕩法衆咸淪林院榛蕪軒堂委寂遂使悲生棄井堙玉甃於三泉歎積爲山移瓊峯於九仞皇上攝千秋之寶運緒三聖之宏機挾宇宙而先神御雷風而首出靈功不宰華夷沾共貫之恩至道無私霜露得平分之序考靈圖於日愼寤寐同符稽妙冊於年刀幽明

合貺然後東巡巨鎮邁六聖而撫寰中南面天壇朝萬方而小天下皇威旣暢寶應齊歸川嶽薦靈風煙動慶丹烏抱日疑增帝閣之華素鶴低雲若赴仙庭之會昔日白魚黃竹業未峻於封祟赤鴈芝房名不登於梵宇爰徵瑞典肇錫嘉名重輿波若之臺更起招提之院金繩夕布縣秀嶺以開壇玉牓晨舒擁回峯而闢戶爰有弘演上人者法門之秀士也行超常凍思越恆饑悲淨域之爲墟喜皇波之普泛縱還舟於苦海驚浪旋夷比歸馭於邪山靈關非險於是淨財雲委眞衆煙駢如赴摩竭之宮似向毗邪之國縣令梁弘悅首加甄緝縣丞梁敬一親昭施典上憑天旨爭開舍利之壇俯會衆心競起須彌之座禺同故嶺石鮮堅華廣漢餘坰地多疎斥事闕經始人懷祇懼重階不就空思天室之蚳寶像無資未獲黎陽之士豈非冥期肹蠁功參造化之外故能果脣間發運睟周映具齒含滋璿毫起照三十二相臨玉座以相輝八十四儀擁金山而圓立層甍四合爍奔電于丹楹複殿三休絡浮煙于翠幌因高積磴疑遷倒景之

臺架嶮連縈似立迎風之觀琱簷競注縈霧道以龍囘繡桷爭飛傃雲衢而鳳矯寫歸禽于寶鏡誤接朝鸞圖走獸于文瑠疑栖霧豹雷風蓄洩裁臨承霤之間煙雨飛浮未出層巒之下耀丹靑于菌壁妙跡疑存炳銑漆于蓮龕神輝自燭鏘鏘櫚鐸聲傳桂葉之風焰焰山爐氣結松陰之藹仰眞容于始日滿月晨眧窺列棟于方霄長虹夜發香泉激溜有符溫淨之池珍木成行無忝祇園之樹信煦尼之別府實兜率之殊庭者乎愛友上座法師等情機藻瑩戒律圓明披玉笥以研芳候瓊鐘而肅志禪慈曉映依稀同鷄岫之前梵唄晨臨髣髴像玉山之曲縣令獨孤儉等或鵬垂待運終變道于中台或蠖屈求伸且毗風於下邑鄕望儀曹等或鹽泉錦室家稱二燭之毫或抱朴懷仁譽擁雙流之美或以爲山川肆踐（闕三字）於弇州陵谷遷移尚沉碑於峴首兄乎德因時顯慶流封拜之辰名爲功登事屬文明之運豈可使璿猷被物終昧變於元機金字韜華不題動於翠琰敢作頌曰

睿塗菌藹靈機翕忽玉架天都金裁地闕法王利見

香城繼發鴈塔齊雲龍宮瘞月長江近域廣漢遺居禪扃共往梵宇全疎迹均梁後義切秦餘山川牢落榛莽丘墟有聖聿興惟皇降撫因天憑地爲雲爲雨日觀龍驤烟壇鶴舉肇開嘉號重光淨土猗歟上士道場眞政物觀成章子來與詠土石呈彩人靈合慶寶座晨嚴金山夕映紫微分殿青岑暇郭複岫縈樓攢峯跨閣月低璿鏡星連寶鐸彩鳳將飛蟠虹未落法衆爰依禪徒戾止望風三蜀征塵千里頓首元墀歸心翠扆業超有色功齊無始偉哉冥化妙矣能仁去來均迹前後俱身寂滅爲樂般若爲因題芳翠琰敢詣靈津

益州德陽縣善寂寺碑　前人

若夫玉繩高耀分寶曆於皇階金牓洞開導瓊暉於帝幄雖蒼梧北望湖亞（疑）盈舜后之歌綠若西浮江漢積文妃之頌未有激揚煩陰栖妙果于香城揮發蓋纏樹冥基于淨域則紫房丹室猶居燬室之間朱紱瑤筐未出塵籠之際我國家鳳翔元氣駕黃幄而曆飛龍躍太虛絕蒼根而止素文皇帝以八才御曆

光昇代野之榮文德后以十亂乘時恭贊塗山之業握仁王之寶鏡日月重光驅梵帝之金輪雷霆靜祲涅槃甘露承眷而宵流般若靈音雜祥以晝引蛟臺蜃閣俄交震旦之墟月面星毫坐照毗邪之國善寂者蓋舊寺之餘址梁武帝之所建也爾其碧鷄仙宇分絕障於金堤石兎遙源控長江于玉峽封畿四會龍坰舍衛之壇里開三分鹿野經行之地泊蒼鵝上擊銅馬交馳祇園興版蕩之悲沙界積淪胥之痛火災峴岳高臺與鴈塔俱平水浸天街曲岸與猴池共盡山川隱嶙空傳鷲嶺之基灌莽蕭條非復鶯林之樹武德伊始君子道亨正皇極而撫寰中登泰階而臨天下函關雲物更逢眞聖之期井絡星辰重集會昌之運雖開基撥亂訟獄知歸而繼絕興亡經綸未暇先皇帝統業貞觀仰（闕二字）宸奉文物於三天布聲名於十地參羅上下充橐籥於襟懷八部神祇薦圖書於掌握皇寶降地花昇含生無昏墊之虞法衆有來蘇之望俄而宮庭搆癘椒房穆卜六宮震恐三靈愕眙馳瑤展幣有聲於羣宗碧剎元針無徵於衆術

帝迺降監迴慮屏壁輿珠追勝迹於靈闕事艮緣於福地爰紆聖綍重啓禪宮峙璇刹於將傾領銀繩於已絕緜綸既洽棟宇行周坤德用寧陰儀載朗於是林衡授矩周官詮揆日之工梓匠揮斤荆客練成風之巧重楹畫栱坐出天霄複樹文閨俛臨電宇顯慶中縣令蕭君理鉤繩於日用憑藻績於天成仙官之妙匠可尋盧舍之神模不墜瑚落鵠翥洩珠網於星津綉桷蚪伸吐璿瑠於月徑綠房丹鎖彩綴晴霞紫閣青疏光含薄霧春風瓊樹香飄席上之蘭秋水銀塘影數軒中之芰晨光轉卉翻寶宇之龍花溽露低枝蕩眞文於貝葉天童潤色黃珉碧玉之壇海聖彌縫師子龍王之奮建靈幢於厚夜珠飾年深懸法鼓于迷津規模歲遠時又于佛堂東壁畫一聖僧丹青未畢大啓神光鄰玉塵之崇輝發金龕之寶相朱軒夕朗似遊明月之宮紺宇晨融若對流霞之闕由是岷英蜀秀攀講序以雲趨帶鷺裙鸞仰齋庭而霧合貪機火阻淨施旁流綺羅分解珮之因軒蓋得捐金之所靈妃翳日捨翠幄于香筵仙客停雲落霓裳于

寶地自非冲姿密契景應潛周豈能照義祉于氤氳動元機於肸蠁者也爰有上座弘一等並沉研符隱括仁棠疑妙律于神珠肅靈椒于寶印太昊奉檝截若海而橫流風伯扶輪歷邪山而郊駕騰燭龍於惠炬俯鏡重昏奏鳴鳳於天歌下淸犁籟摩珍在握遙臨七寶之宮正覺爲心俯闢三乘之路湛衝罇於忍地品藻鷄園推水抵于言河扶持象化縣令宇文某河南人也帝隋尚書之元孫皇唐侍中之令子爾其虹旗萬里御六氣而鵬翻霜戟千群擁三州而鶚視帝葉皇枝之重對越乾坤金縢石匱之功光華宇宙公上流提慶中和毓祉見鐘鼎于南鄰奉軒裳于北闕雲姿月步下瑤澤而追風雪羽霞臨歷珠田而矯霧芳蘭公子卽以地業高人幽桂王孫卽以琴樽待物敘徽猷于禮樂則俎豆縱橫談賞契于林泉則煙霞咫尺自裁聲百里撰化雙川收武城之故事擇中牟之令典仁風易洽候丹箒于春坰惠化難經佇青鸞于曉墜（疑）山巨源之遠量嘯傲行藏謝太傅之高風從容語默縣丞王敬衣簪舊族孝友名家白虹緘

抵鵲之光紫電蓄衝牛之氣七年高秀拂層漢以非遙六月雄圖擊長波而未遠鄉堅等少承榮緒中區勝族門稱東別之標地接西隅之嚮嚴君平之履道盛德家傳秦子整之談天風流代襲咸以爲妙圖眞諦事出于無名翠琰元碑道凝於不朽弇州北跨猶疏騄驥之名文石東區尚勒元龜之頌況乎玉衣流慶事屬於仙幃金屋延祥福纏于梵宇爰求勝筆載記芳謠下官弱植少徒薄遊多暇薛蘿人事空餘江海之心筆札神交尚有淵雲之氣相如謝病訪詩酒于臨邛丘也棲遲聽絃歌于單父羣公以道之存矣思傳記德之書下官以文在茲乎願展當仁之筆其詞曰蜀葢東漸岷山西積月峽星橋騰金孕碧肸蠁靈兆丘墟梵迹鴈塔推基（闕四字）肅肅黃蓮英英文母配乾垂慶儀坤握矩寵照香城仁沾淨土爰光大壯聿求多祚青牛福地白鶴禪林重扃霧敞複殿雲深龕雕翠玉刹樹黃金龜鏡夕照鳳鐸晨吟蕙樓彌堅化臺出沒棟列長虹窻栖明月果脣周映蓮聆間發雨霽猴池煙生龍窟肅穆禪衆優遊令宰方駕康衢

連舟性海鷲岳增飾鷄林潤彩藻繪相尋丹青盡在我今懷矣窮路何長承風詠德展義陳詞百年心事千載風期東西南北栖遑幾時

梓州通泉縣普惠寺碑　前人

若夫元機默運披睿列于三精素鍵潛融肇神功于萬彙則有靈期肸蠁龜龍負河洛之圖帝緒氤氳賢哲舉乾坤之策雖功懸日月終値軌于寰中業靜雲雷未逃規于象外爾其譯雉林之寶偈詮鷲嶺之眞圖抽紫玉於禪山朗元珠於智水不生不滅光臨妙物之津無去無來濬發乘時之契仗三明而獨運施洽平分據二諦而同歸功超邃古故能使三千法界向風知祇席之師百億大王聞道失巖廊之貴非釋迦之神化其孰能與于此乎既而正法將隱微言不嗣應身既沒遺儀間起恆星夜掩西天銜風霧之悲夢日宵感東漢肅壇場之禮由是鹿園會啟像教旁流宣妙獎于希夷範靈蹤于顯晦瑤龕寶座光華震旦之墟鳳刹蜺裳斧藻閻浮之域其寺蓋梁大同年中所建地分彭蜀嶺對岷峨憑廣漢之遺墟藉犍爲

之舊壤西馳峭崿山連白雉之交東赴長川江走黃牛之峽崇墉却峙之勢庭衢四會勝里九曲之分閭閻萬積危冠袨服參差軒蓋之容露甸霜畦隱軫神皐之望是惟先鏡實啓香城紺壇煙屬疏絕閣而三休紫殿雲深徹廻廊而四注重欒複棟霧緝霞張繡桷琱楣鸞伸鶴跂珍臺控景羲和（缺）練轡之因綺榭裁氛屏翳得停鑣之所連甍積翠交玉鎖于星衢洞戸流丹綴金鋪于月寶垂珠網露傍傾漢浦之琛列鐸吟飈上合鈞天之樂固以輪奐之美冠眞宰以先鳴琱範之奇告靈基而得雋乃造彌勒下生像一座相好端足姿容畢備貞觀末年靈暉繼發房範匝曜疑連不夜之城戸牖皆明似出重昏之鏡自非理參幽賛道叶冥機宣佛鏡於無方演慈燈於已絕豈能寫丹青於實相妙色長存圖銑鋈於眞容神光不昧若乃時暄福地低落照於晴暉候肅禪房汎初華於霽景千千寶樹若在雙林一一天香仍清八味山蟬儀晚序枝葉而相鳴野鷲迎晨拂花簾而自樂松楹秀蔓曲成蘿薜之衣砌石生蓮直起芙蓉之座則有

拖身童子戾止巖扃忍辱仙人來儀僴戶都人野彥希梵席而投裾趙美燕餘望齊庭而繼履莫不靑鳧委貫俱欣不捨之壇紫貝兼明共化無緣之力故能使琱形畫塔象設年滋彩帙瑤箱龍編月久豈西周之道備南國之風成者乎爰有寺主等覃機邑外練迹塵間浴甘露於身田集祥風於性宇栖淸不二早起初地之權授手大千猶擁彌天之具縣令等或公侯百代元貂列駟之門或文史三冬吐鳳迴鸞之客銅章墨綬任切臨人鐵印黃簪功宣陸漸局牛烹而待價肆蠖屈以求伸揮鏟九折之隅作鏡雙流之外錄事抑元等丹軒紫紱家傳方面之勳驥子魚文地列膏腴之右昔承隋運屢委天書爰自皇初顯流帝禮等寶渝之奉漢類微濮之匡周咸申白馬之盟並受飛龍之託故能遺風罔墜代濟其美望重西南功宣法俗咸以爲絃歌小政猶纂德而垂芳鏞鼎徽榮尚銘勳而作鑒况乎神威自在方傳宰匠之功豈可棟宇常存不勒山河之贊爰託幽鄙奉揚徽猷敢宣此義而爲頌曰天地定位君臣作極道在巖廊功霑

寰域尚清皇盼猶歌帝力況我能仁惟神不測誕生迦室利見王城機覃有應業會無生長驅定境振旅魔營恩兼動植勢絕隨迎鷲山傾仞鶴林埋景惠日西沈慈波東騁競窺靈相爭參佛影月殿分城雲龕動嶺長江舊域廣漢遺區川分潼峽塞接岷渝閭閻四會亭障威紆爰開寶地實控名都霞牆百雉雲甍四住紫闕尋煙赭樓結霧波流虹起雷奔蠖步網罩星鶉瑠栖月兔靈機藻綷禪室安閑琱金範玉舉翠浮丹神宮不夜虛室長寒光超有邑既出無端清露花徑飛泉葉戶碉綠苔秋山蒼樹古茫茫庶類巍巍淨土鴛鷺同歸華夷共聚第一義諦寥廓法門迹離生滅思舉乾坤情迷則復道在爲尊惟名與器萬古長存

梓州元武縣福會寺碑　　前人

若夫膺龍圖而括運撫麟筆以傷時天地閉而賢人隱周孔衰而微言絕豈非秦階無象三辰鮮迪叙之因滄海爲陵百川有橫流之勢況乎法身長往顧糟粕以空存化迹繁流仰舟航而遂遠雖復功推八正

猶迷鶴樹之談道亞三明未覩龍宮之籍則有妙音難遇瞻雪嶺而投軀眞諦希聲仰雲山而破骨優塡企景新雕白玉之龕般若尋風遍化黃金之像三千寶座迥出天宮八萬珍臺遙臨淨域非惠圖之冥感孰能臻於茲乎福會寺者隋開皇中之所建也爾其峰巒地列東分井絡之光樓雉雲橫西覩禺同之奧絕勢升林野之殊形肇開修竹之園式揆栴檀之刹北彌豐邑里開千甍南控平江波潮萬里擁亭臯之法川高闢慈宮峻敞文瑠寶綴環日月於重廊翠栱丹楹起虹蜺於複殿眞容俯映福衆爰依梵筵交燭禪房互啓山神獻果還棲交露之臺天女持香卽遠飛花之閣輪輝夜滿抽紫焰于金山毫相晨臨發珠華于玉地爰有縣令柳邊河東令族大業之年來光上邑高人捧檄功爲銅墨之先令宰鳴琴課穆絃歌之最眷香城而惻念披道肆而矜魂示懷延奬思弘大教迺於寺內起重閣一所乘煙置臬揆日端繩層榭三休瑚簷四注奔星掛廡混珠網而同歸明月窺軒雜璿瑠而共貫仍抽麗筆俯刊貞琰詞源迅委振

法海之波瀾義宇宏深接禪宮之閫奧昔者陶潛彭澤（闕四字）之風潘岳河陽未入菩提之域兼其美者著在我柳君乎俄而帝隋方否三官失龍鳳之圖皇業未昌九野被豺狼之毒雖復貪砂茹石直窺釰道而廻心蜂聚梟騰疑指銅梁而革面自非法雲西瞻潛銷火宅之氛惠日東來廻朗昏衢之景安能冥資福地顯沮魔軍波清于振壑之隅燎息于炎昆之曲泊乎大鈞無事神器有歸清玉戶而帝寰中轉金輪而王天下元場佛境與天下而惟新鶯樹鷄林共風雲而改日功既成矣時既貞矣紫宸有裕蒼甿胥悅都人狎至瞻鴈塔而懽心野老相趨尋鹿園而頓顙或至誠冥發爭知不盡之慮或道恩旁流竟委忘緣之施乃于寺內造菩提塑像一座實彭氏絕羣之迹洞參瑤銑體備丹青得埏範之奇模盡陶甄之能事功分實相變入冥機丹果長春青蓮不染靈儀若動似臨王舍城中神足如行卽作菩提樹下銀牀地湧寶帳猶懸珍木天成金花下落總章元年又奉爲皇帝更造八菩薩像成于淨境別峻崇堂而力寄羣緣功

難獨舉遂令衆情馳鶩空懷經始之圖靈座端嚴未得安居之地時有弘濟上人自丹烏下日昌帝籙于明堂靑鶴乘宵降仙苗于大室軒冕將風雲交映鐘鼎與山河共遠法師宿明眞諦幼挺殊姿拔五翳于長驅登四禪於廻觀以爲德因時建澄什繼蹤于西都道冀人弘林遠隨肩于南國痛迷生之詭矯悲正覺之陵夷思欲樹眞氣于未萌緒崇因于已往遍遊淨境歷涉遐方至總章二年憩于茲刹身持寶印口出神珠心動巴南化行蜀右法羅潛舉馴烏性於慈林惠鏡旁開息猿心于定水亦有情鉤五縛遙騰解脫之川想瘞六塵廻拔沉迷之域名臣長者禘玉珮于銀庭苦女靈姬落金環於寶地貪機霧滌法施泉流林衡掄杞梓之材班匠獻鈞繩之巧千欒電糾萬桷霞張飛陛緣甍會構架景瓊缸沓照來紺壁而宵分珠箔重華掩靑疏而曉亂紅葩植井彩綴河宮丹桂承粱香交列肆天倡梵樂肅然忉利之天藻蓋琱璫煥若摩伽之殿豈精力之元感而神化曲成乎直歲寺主等州閭盛族鴛鷺榮因昇惠圃而功成踐魔

庭而戰勝排四門而獨往共極邦緣攀十地而遐征同趨覺路縣令虞洽旌旗百代劒履三朝匡帝座而南征擁台庭而北面星像垂祉川岳載靈豫章七歲麒麟千里雄情負俗鬱王佐之宏圖英識邁時得公門之逸氣既而拂衣華族入天邑而觀光列板仙臺出靈關而作宰泉魚狎夜多單父之深恩龐翟遊春嗣中牟之善政有條不紊施緩政于繁繩斷訟有神下高鋒于錯節因以激揚大化潛滋比屋之封光啓令圖預積攀輪之慕縣丞裴林家接朱欄譽流丹闕軒裳照緒忠孝榮門烏鳴有伐木之歌龍文非制蓬之具高材列霧盛德分司翰墨不足留神琴罇申其徇性十旬休沐奄有泉林千里邀迎乃疲風月青驪蹀躞終噴玉而懸雲素鶴徘徊具銜珠而犯露加以沈研有地題橋八解之津誘勸無方叱馭三乘之路故能使幽明仰德法俗依仁攀海祇而如歸挹衢罇而不礙鄉望等龜靈高族驥子名家闢錦室於中堂分綺疏於甲第或望雄都鄙代列歌鐘或業預雲雷門藏壐誥文場促席有江漢之英靈武觀連衡得岷

峨之銳氣並能馳心彼岸欲臨海而褰裳投足化城下悲思而反袂下官薄遊江右族寄城隅懷道術於百齡接風期於四海依然梵宇欣象教之將行莞爾公庭惜牛刀之遂屈雖文殊辯論妙懸解而亡言而伯喈雄才叙眞宗而罔愧敢循此義乃作頌云金堤廻邑玉峽長瀾城闕紛亂江山聳盤雲屯勝邑霧啓禪壇右縈層雉左控崇巒竹園精舍檀山香閣萬栱騰虬千楣跂鶴晚星疎翠朝霞泛曤鼓奏泉流鐘鳴霜落時經失道代歷交呈神宮不撓法衆無驚金輪邃曉玉鏡施明功照佛剎化被玉城帝圖冥運眞儀濬發具齒含星流毫推月鳥離山面龍還海闕寶樹形畱天宮匠設爰有眞人式宣慈主發迹江甸馳聲蜀宇望遠連規攀澄襲矩力窮輿道功周廊廡羣緣肸蠁衆福氤氳叢楹列電高棟御雲銀龕曙撫玉座宵分瓊璣有爛藻繪多文鬱彼岩邑猗歟上宰松桂連葉鴛鸞集彩禪津有裕至公無待火宅可辭舟航斯在我之飄寓邈矣來遊山川俯仰道義淹畱承風郭外撰綴江幽元機勝筆天地相周

彭州九隴縣龍懷寺碑

前人

粤若眞元混沌抱一氣于天門象化童蒙構三靈于地戸由是金城逆順山河假成器之因玉燭沉浮風火兆流形之蘖懸大明于日月適滯泉宮設巨津于雲雷終迷燬宅太極所以散而爲雨洪飈所以吹而爲萬雖復卑高異列倶沈方内之游坌集橫流共失環中之契豈夫涅槃深視不背色以求眞般若長驅每乘空而得靜則知一名同出陰陽爲破道之墟萬象皆空天地卽降魔之境莫見其俯仰不知其去就至自于太虛復歸于無物其建言立德開業成務握大柄而推造化執洪爐而誥元始四門幽闢顧非相而遲迴三駕晨嚴臨有爲而出頓豈不知羈孤岐路終嬰旅泊之虞舟楫中流未釋風濤之苦將以宅心者寂虛室所以合符應物者神明鏡由其不倦故能商榷宇宙指麾權實演羣生而非其力存庶品而非其有千巒閉景似居蓬艾之間雙闕臨空若在江湖之上其釋迦之冲用乎龍懷山者井絡之所交會岷隅之所控帶攢峰北走吐香嶂于元霄巨壑南馳歕

洪濤于赤岸香城寶地左右林泉碧岫丹岑往來烟霞時有法會禪師者俗姓褚氏吳郡錢塘人也金章錫美河陰傳九命之尊玉鉉乘榮江左受三台之貴地靈人傑自朝野而重光學府文宗冠南都而獨秀法師紫星降彩紅雲受氣應積善於高門契冥緣于累世果浮觴引潛圖彼岸之功聚礫延砂即揆爲山之業靈樞密運闢仁路而長鳴惠刃高揮斬邪關而洞照以爲冥機體化毫髮莫滯其眞執數逐徵乾坤不容其算於是四禪幽觀破銅楪而出無明三殊雄圖排鐵圍而泯非相法雲自在吐納龍宮賢聖不仁奔馳象域將使三千塔廟知眞實之元津萬億幡幢入清虛之秘藏安心樂土遁影靈關以開皇元年憩于茲嶺靈墟福地已被神功玉牓金繩未光朝命蜀王秀以文昭建國帝子專征仗巴服之尊名裂邛荒之寶命彤騑僭帝蹕萬騎于銅梁皂蓋圖王警千乘於玉宇鏡山南望志狹彭淪錦水西浮恥朝江漢開實沈之壁壘嘯京叔之風塵擁龜堞而託殊方憑曾堂而傲天子威權所制勝兵數十州雄視所臨經塗

五千里三英賦雪瞻秋月于梁臺八叟吟風傳朝雲于楚館思弘正法廣召名僧振錫雲趨乘盃霧合禪師括囊泉石韜跡煙霞攀紫桂而同塵守青蓮而向晦衡飈蕩岳寧移忍地之靈烈火焚山不撓堅林之色王心有悟時加優禮順風拜道封山謝天淨發財于廣內揆仙室于重幽因嶂爲壁憑崖列戶以開皇五年始賜額爲龍懷寺地鄰綿左遂均綿上之恩山似龍盤卽建龍懷之刹爾其崇巒經復複磵縈廻高丘洩雲長林翳日增瓊垣于下麓揆瑤構于中巖香闕神行珍臺妙立玉蚪銜靄絕遊氣而負蒼天金鳳連甍排烈風而瞰元圃延綠房于疊巘上拂霞莊蔓丹闕于重磴下披泉戶陽開陰闔變霜和露廻蠖虵以騰飛起雷霆于指顧玉堂朝亙影襲長虹珠殿宵浮光含列宿禪師歿後爰有孝恭法師智開法師弘嚮法師寶積闍梨四上人者並禪師之上足而法門之領袖也五明徧路控引情宮八解源流朝宗性海其深爲寶拔白玉于嶃岩無礙居眞得元珠于罔象住持眞界栖息妙塗俱探寂滅之源各證菩提之域

雖業定入境照已極于無方而道寄生成功遂覃於有相演中乘之奧義增上棟之宏規萬栱不騫千門有闊（疑）俄而帝隋大去皇家小往天地閉而賢人隱雲雷屯而巨寶哀毒龍横霧四天沈暗逆之悲醉象驅風三界溺崩離之酷上人惠機幽晤定識潛融知佛日之恆明審王風之尚靜芝歌商岳揆鷄嶺而同歸茅籍磻溪與猴江而共致遯俗無悶因時有待洎丹陵啓秩赤縣居尊迦維授手波旬革面十千天子新朝帝釋之宮八萬仙人始向毗邪之國一音演而荒景服三聖澄而禮樂備由是巴方舊彥蜀城遺老仰慈門而知戸牖升福田而喜耕鑿雕鞍繡轄向鷲崿而馳魂黼帶縰裾指鷲林而鶩款寶瓶宵注潤浹堯旬玉栖晨魔風調舜曆咸以爲假沈其性迷生安視聽之功動亂其心窮于失肌膚之戀江連巫峽始絆心猿山對禺同終維意馬貞觀年中積闍梨等乃宣昭遺趾發揮精舍容成校曆揆日用于天經隷首陳章算神功于地籙迴廊穽篠自吐風飈列榭崢嶸坐含雲雨圖竭宮之妙質儼盧舍之眞容寶珠周映

銀龕備色逸多垂足似臨兜率之天師利分身若赴維摩之境靈仙可接藻繪無施眞應難徵雕鎸有寄若乃巡積岨歷森沉天花照而高月落地籟驚而幽泉思紫蘭幽徑香侵柏葉之鑪綠草紋茵影入芙蓉之座眞童鳳策卽踐金沙仙女鸞衣還窺石鏡岩莊轉梵杳冥松桂之墟磵戸栖桿寂寞藤蘿之院法鼓奏而寒山曠洪鐘鳴而曉壑靜頳苔翠蘚具不盡之靈依石乳瓊漿入無生之妙饌肅肅焉遙遙焉信調銜之珠庭而列眞之甲第也爰有上座元鑒法師等並六塵無我四諦非他奉乾越之微言守楞伽之奧府法雷潛吼鼓動風煙慧日揚明照臨丘壑青漢坐得見宅心之恆靈丹洞行忘覺身成之美化須彌不動迴鎭閻浮闍崛安居下觀忉利開四生之廣路叙六趣之彝倫足以遵揚眞績恭宣來命者矣縣令柳公諱明獻字太初河東人也太元降氣中黃授彩襲周魯之榮基吐河汾之靈液四科高第振風翮於三冬萬室崇班踴雲驂于百里旣而政成黎頌道洽甿謳假無上之幽筌毗不言之景化絃歌在韻將寶偈

而齊歸銅墨成章與梵天而共貫瓊波湛淡沃蕩雲雷珠灌蕭條蔽虧煙雨貞機罕應艮談于好事之遊朗調多奇高賞盡名山之曲下走東皐事失南州塗窮歎孔席之栖遑笑楊岐之浩蕩薄遊茲邑喜見高人三接而定琴罇七縱而擒風月林宗有道相期清濁之間平叔能言見許天人之際從容宴語契闊習懷欣性情之同冥感形骸之共遺雖元都妙域已付于忘言而義塾文場竊中于知己敢作頌曰妙象無倪神功有涉湛淡名器崩騰事業慧路翹車禪河艤檝控引羣倫品迴庶刼縱横宇宙反覆山川言因境立道寄形詮爰稽福地式撰珍田丹溪漏日碧洞棲煙闍都玉檻須彌石室榛灌溟濛風雲蕭瑟晬容迺眷禪徒有謚葉磴三休花巖四密崇巒架殿疊嶂營樓千楣鳳起萬栱鸞浮星開紺髮月湛青眸神宮不夜遂于長秋戶臨重崿牕分絕嶺手迴香浮中天梵警鶴林聖迹龍泉佛影馬嘶山空猿悲峽靜森森巨柏落落長松月出東岫霞生北峰山人自狎野老相逢白雲屢斷青溪幾重彭澤之令臨邛之客比得山

藪重規泉石法守成言慈門致役糠粃吏隱薜蘿心迹吾生擾擾與道遑遑殷勤頌詠惆悵津梁投功翠碣助化元場百年之後苔蘚蒼蒼

宣州大雲寺碑　李嶠

或稱唐虞神祇之奧主也其在孔墨道術之明師也然其經略所制僅行于冠帶之鄉名教所談不出于乾坤之位徒齷齪於步武蓋搶攘於禮法語方外之靈躅窺天中之妙寶則知夫力有遺而途有窮矣察動用於神機推朕迹於冥數則知夫識有畔而功有關矣悠悠百代蠢蠢四流蒙埃塵於夢幻之境隔視聽於神明之域任忠信之薄徒喪淳源救質文之弊無階聖道沒世不聞至極之理終身不覩元妙之法奔嗜騁欲歷五濁而輪廻躡穽投機入三途而鼎沸大運不可以終否橫流不可以遂溺五精延貺披鳳籙而告休期七覺垂仁闢龍宮而開寶命慈氏越古今輪聖神皇帝體兼具相心冥衆善超十方四諦之門惣三明六通之業諸天翼戴上昇於兜率之宮萬寓慕思下莅於閻浮之俗哀末法之衰弊悵夷途之

榛梗載佇金屣由紺殿而起西方迺晻瑤圖臨紫宸而正南面大矣靈覺深哉妙果去來無象曠萬刼而潛神起滅有緣應千齡而啓聖粤若屈跡弘道乘機濟物馭之以神通知惠行之以方便善功感或異理故應無常身化本隨方故居無定位襲五運于元壇之上降三尊于黃屋之下稱緣而動宰官共商主同歸慮已而遊廟堂與山林一致天人之善權也提宏綱之落紐廓大象之權構遂荒百億窮有頂而君臨奄有三千罄無邊而光宅闢海縣而清囂滓開天庭而掃氛祲四魔六賊盡爲征賦之民萬邑千閭悉成道場之宇爾乃御寶極而元覽撫璿衡以貞觀茫茫淨界宛如忉利之天眇眇大紘化爲莊嚴之國宇宙之嘉會也制目籥而動出張洪鑪而造化不爲不宰鼓舞而羣品隨何慮何思氤氳而衆寶集然後蕩之以香風甘露薰之以福田慧業大根小乘咸受施而蒙榮蠕動翾飛盡飡和而飲澤協氣煙漫休徵雲聚乾符坤寶載于龍馬之圖歲德年祥調于鳳凰之歷陰陽之太和也立最上之乘不棄于聲聞小道用無

爲之理猶存夫禮樂常教闕四果之門闡訓三雍之典業然後遠心近行俱得所聞傾罇酌蠡各滿其量憲章乎法寶而度律既周經緯乎時文而網羅畢備登一世于解脫躋群生於仁壽軌躅謐靜頓屣於元亭之衢品物康寧高枕於會昌之宅道德之神化也合樂而埋瘞焚燎陳詩而嚴配昭格禮于上下不失於金木五官享于宗祊遂及於山川百祀旁求六趣之府下建四冥之室莫不于食有福奔走而來蘇用晦而明攀援而出苦鬼神之福寧也元門罕測法象難窺雖金口微言時傳于貝多之葉而玉毫靈相莫覩于優曇之花屬大事之因緣逢遠期之旦暮稽首禮足親瞻五梵之容滌慮清心俱奉一音之偈洗貪慾之腸胃開盲聾之耳目置須彌於掌握詎是難思警海水於靈空未爲希有蚳黎之誠感也總人祇幽顯之微賫鬼神變化之妙兼育萬物而莫見其生成遍履十方而不窺其轍跡巧諭善說而罕測其靈祕點墨數塵而未量其終始故能慈以救物寬而容衆罷黜刑憲而天下勝殘屏撤牲牢而蒸人以粒豈與

夫慘痛傷骨象魏懸桎梏之書剖卵殈胎山澤厭罝罘之酷可同年而語也觀握鏡之緣起得獻書之本事象藏祕籙禎符爵乎大雲登跡乘時靈應開于寶雨受先佛之付囑荷遺黎之負擔殞其瑞紀所以旌識善緣樹其階梯所以津梁法俗天授二年乃下制令天下諸州各置大雲寺一所宣州大雲寺者本名永安寺晉義熙二年之所立也龍飛在運既易龍興（一作光）之名天曆惟新卽改天安之號積暄寒而驟風雨所以制毀圓方法爻象而應星辰所以基綿載祀若乃地橫瑤阜壤帶金陵廓巨鎮于三吳走通莊于百越山川磊落郊畿枕端委之鄉島嶼憑隆烟霧合朝宗之浦上帝于是乎垂象先王于是乎高會衣冠俊傑滿舊國之風謠物產珍奇傾神州之轀櫝東南之巨麗也因福地之名勝卽靈模之兆迹拓其址而峻其墉擇其材而增其構星櫞月桂汎河鼓之天津露柏霜松出巴陵之地道山祇則讓夫黃境海若則輸其珍藏精衞銜石遇神營而中留靈虵吐珠屬艮緣而改獻爾乃授矩司臬乘巒架巘廻廊曲榭亙迢

遞而掩高深峻閣崇臺陟峥嶸而望寥廓複道共六星階連步雙闕與天門對象內則香殿崛起若朱鳥舒翼冠南海之鵬雲前則涌塔化成若皇媧振鱗立東維之鼇柱翕赫璀璨帶璧而垂珠窈窕深沉藏烟而吐霧瓊林幽其妙境珍衞巖其象設五通羅漢夾奉金山八部龍王分司玉砌窮壯麗於天巧擬威神于帝室故能使外道摧伏異方歸向四倒八謬瞻柰苑而心迴五蓋六纏經竹園而累盡若乃雲除雨霽闢牖當軒眺八極之山川臨萬家之井邑輜軿綉軸前通舍衞之城桂櫂蘭橈下泛蓮尼（一作尼蓮）之水賞心極目遣累忘機處子于是乎傲其江海詞人于是乎驕其翰墨至如毗耶聚落眷屬俱來摩竭道場君臣總集舉瑇瑁之欄檻入琉璃之塔廟一一香蓋懸於寶縷之幢種種天花散於金繩之地贊嘆圍繞歸依薰習洗心於八解之池拭目於三明之藏名衣上服資貝樹之經行重溢全裝襯蓮花之法會自非大心弘益圓智曲成爲天上天下之師護人間世間之法豈能使恆沙國土並登常樂之門億兆生靈俱出無明

之路刺史曲陽男鉅鹿魏正見大名開宇復南史之公侯懋賞承家奏西河之金石隆簪組之舊德壯朝廷之厚寄朱軒皂葢辭折坂而越長洲來晚去思喜昌門而怨彭闕長史隴西李延慶黃裳具美白賁全眞文學則東魯之四科鐘鼎則西朝之七貴司馬南陽男張安宏才碩量經文緯武策勳光刑馬之封服冕榮珥貂之業機明足用政理多方承縟禮於襜帷有成勳於邦國諸曹參佐錄事參軍李文遠等或文房學府吐鳳而懷蛟或劒室珠泉衡星而襲月水火錯居而致用朱藍糅色而成彩羣務允緝諠北汝之謳謠庶事無留闐南陽之府寺縣令丹陽儲孝任大江播氣長離發藻未踐廊廟之班猶屈絃歌之事卓子康之莅政不任刑書虞承卿之到官唯開講席縣丞鄭文覽等並刀筆英選琳瑯奇資高才未展聊從枳棘之遊俊翮方昇豈滯榆枋之集凡我聯事莫匪同心攀十地之弘因奉四天之大號經營樸斲克成輪奐之功脩習住持願假招提之福上座寺主等並通達上昇惠解多聞勤求於八清淨心成就於五菩

提法昇大悲之座俯慰迷津轉無上之輪高懸勝躅用能經始梵域規模神造凌雲起構雖憑於太極之靈匪日成功實俟於彌天之力鄉望前杭州監官縣尉吳寶度等雲澤奇寶水鄉遺俊或隱鱗求志蓄美價于瑤琨或撫翼待時貢珍名于箘簵咸能厭離塵垢脩持其業具足三施豈直黃金買田積累衆功自是白衣成道咸以爲六種震動法王之利見金身十善護持大士之莊嚴淨土無筭數之良果不思議之妙力豈可使車轍馬跡獨銘於西弇之山佛影龍龕不紀於東林之石是用伐彼貞琰詢其藻績下官負心多恙驅傳不遑欽白黑之勸誠偉丹青之壯觀客自南鄙王壽之雅嘆靈光言於東吳左思之高談建鄴聊抑寥寞而爲頌云正法中否淳風載邈道隱三明時昏五濁聲利外染驕淫內鬪識淺易淪蔽深難覺（其一）至人乃睠屈己乘時諸佛付囑群仙護持遂荒法寶奄頓乾維露灑天澤雲含帝慈（其二）是撲燎原爰清闞水剪截奔競滌除囂滓九道合符十方同軌區宇一變陰陽更始（其三）大康雅俗廣濟含生六寶神御

三才化成慶延動植德至幽明魔識正觀神呼太平（其四）至道雖合迷方未悟樹以妙梯登之覺路寶坊邑啓銀函壤布大矣能仁深哉善護（其五）勝境吳俗名都楚封海潮翔鷺山氣盤龍物産殷阜閭閻（缺）重津途繫轄里閈鳴鐘（其六）艮牧帝難俊僚人望負荷深委規模大壯長者法財沙門異匠共表靈刹同開寶相（其七）觀閣雲心階基洞口飛月栖棟宛虹入牖闕對層樓幢侵牛斗跨特靈域津梁妙有（其八）落落閑宇沉沉絕機池開梵樂樹下天衣高座弘道深經暢微虎馴十戒龍學三歸（其九）天啓聖期神扶淨域萌秪斯（一作期）遠微祥難測粹業已安高碑乃植沙數有盡金堅無極

爲魏國北寺西寺請迎寺額表　前人

沙門臣某言竊聞加隆園寢漢道以光潔誠宗廟周卜惟永斯但禮極崇奉事聆嚴配未能遵揚七覺酬顧復于前生幽贊三途樹津梁于後劫伏惟聖母神皇陛下中天構極截海凝圖懸法日而貞觀汎慈舟而利涉天經地義之德率禮因心奉先追遠之誠宅緣證果弘濟深于冥境薰修入于梵門天子之孝感

陰陽而通鬼神聖人之心刑萬邦而被千祀乃者深發睿思永懷遺躅襜帷轍迹之所盡建寶坊南北東西之城咸修法宇佛刹周于天壤寺名因于國號自崇陽改謚奉明增邑雖配天盛典已華于常數而淨境大名尚題于舊額是以稻麻衆侶葵藿微心願弘金石之名思降瓊瑤之禮愚言聖擇已蒙昭許日往月來未遑迎致今望以九秋嘉節七月良辰當蓂莢之初滿屬盂蘭之始獻勝幡香蓋延寶字于金門法鼓天花奉鸞書于象闕俾夫道路瞻仰虛空唄讚高懸銀牓豈惟天地之宮列署瑤房遠邁神仙之宅某等或枌檢故社或桑梓舊京謬參龍象之筵預奉衣冠之列白雲千里瞻帝鄉而極目朱門九重望宸陛而延首倘皇慈曲被人願不違則八部式歌四海知幸無任懇到之至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十四卷目錄

僧寺部藝文三

龍興寺碑記　唐房琯
大唐泗州臨淮縣普光王寺碑　李邕
嵩岳寺碑　前人
五臺山清涼寺碑　前人
麓山寺碑　前人
魏州開元寺新建三門樓碑　封演

蘇州乾元寺碑　顧況
九華山化城寺記　費冠卿
柳州復大雲寺記　柳宗元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前人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前人
上元縣開善寺修誌公和尚堂石柱記　李顧行
西京興善寺傳法堂碑　白居易
東林寺經藏西廊記　前人
修香山寺記　前人
魏州開元寺琉璃戒壇碑　李輔
寺塔記序　段成式
彭州九隴縣再建龍興寺碑　陳會

神異典第一百十四卷

僧寺部藝文三

龍興寺碑記　唐房琯

厥初道在人和上皇取象以濟其略中古淳薄人散東周出禮以順其動後代澆極人妄西方流化以復其情夫動與禮違靜與道遇詩書之義尚乎聰明其終動以乖乘戒之旨反乎聽視其終靜以適然則先王之作其未盡歟如來之道其無上歟觀其數乘方駕愚智各新其業大慈一貫胎化咸遂其情法要颺

言佛性可以懸得禪宗陰契菩提可以程至通天上地下之事達前生後身之理歷劫必遇其勝因累生固成其前果輪迴拯厄無物不盡非釋迦如來孰能至於此乎精宮爲歸誠之地比丘是覺後之人非明王良臣孰能崇於此乎此宇宙我高祖創集之我烈祖潤色之則天皇后中微之孝和皇帝再興之此龍興寺則孝和之天下諸州各建同號所以慶王業也雖棟宇已立而裝持未嚴開元十七年天火下焚寺僅獲存州將皇三從叔無言聖裔帝緒稟受自高發慮存誠與世品不類於彼無度外之物在我無累己之人廣不可尋深難以測政成化溥身逸俗康位居藩牧與天子共理親則叔父與人主同家護社稷深於他臣視龍興別於餘寺興言多感舉意大成以家率先施錢數萬合境僧尼等道會一體物通十方同力來奉佛塔此州是闔閭故國泰伯始封習俗尚華人亡克讓聞義風偃捨財雲集上座戒嚴長江氣雄寸心朗傑寺主行虔外想遺形苦心堅行相與勠力營衛受仗州主由是發人取材輦貨購匠川流咽塞

道路相望體製諮決於公輸瓌巧採奇於衆藝程式旣定百工齊舉素無特起舊有增飾引正殿之西霤蔓長廡之南垂廓開房室增加廐庫高閣疊起以下覆三門並建以相挾如少華之承西嶽少室之拱維嵩彩翠虹新欒櫨雲密巘爾已就宛然化城右驛亭左城堞亙望直視增面齊啓背倚闤闠俯朝盈夕散之人前枕通莊閲朝京聚落之衆雄壯爲塔廟之首標吳中之巨麗實天下之景福向若衆生無緣則佛不出世象敎何由及此乎聖祀非長則帝不出震龍興何以建寺乎州無賢牧則蒸庶不化財力何以得廣乎百祥畢備成是寶功是可以光揚前烈孚佑下人也琯浮客一過捨舟投體目駭奇功心賞勝跡輕率叙事不甚明暢銘而頌之實在能者

大唐泗州臨淮縣普光王寺碑　李邕

噫代人以塔廟者卽有象也儀象者非有相也邕嘗論之未始諒矣其或執之於我安住爲十刼之塲什之於空循捨得一如之智皆所以頌其願酌其心必於無作之時敷弘正法之故俾或禮或見能超因因

之緣若我若人盡登果果之業則曷爲不應曷道不行豈空寂之門獨階證入事相之地遂阻圓明者哉普光王寺者僧伽和尚之所經始焉和尚之姓何何國人得眼入地龍朔初忽乎西來飄然東化獨步三界遍遊十方烏飛於空月見於水泥鍵鐵鎖降伏貢高長著錦書散除文字深以慾爲苦器道實法鈞消一無於太常越諸有於眞際豈徒福河灌頂慈雲覆身舉手而安喻四因動足而與復三見或以沉香作炭有枉言者則誘而進之沙末求珠不知其量者則呵而青之香象之行雖極水底神龜之出亦兼陸道因如法如自得定力有作無作冀是福田嘗縱觀臨淮發念置寺以慈悲眼日信義方寸與廣濟心儀普照佛光相纔現瞻仰已多遠近簪裾往來舟楫一歸聖像再謁眞僧作禮祈祥焚香拔苦觸塵者庇如來之影牽毛者荷師子之威信施駢羅建置周布繚垣雲矗正殿霞開層樓敞其三門飛閣逼其兩鋪舍利之塔七寶齊山淨土之堂三光奪景於製造也未綴於手猗德名也已聞於天中宗孝和皇帝遠降綸言

特加禮數延入別殿近益重元德水五瓶霑濡紫極甘露一斗福潤蒼生乃請寺名仍依佛號中宗皇帝以照言犯諱光字從權親覩御書寵題寶額垂露落於天上飛翰傳於國中其末也廣內慶齊其至也連城歡迓扇憑筆貴獨屬右軍寺爲額高更因天子每名晨大衆瞻禮嬉遊上昇門臺直視川墅巒阜巉嶙而屏合淮水逶迤而帶長邑屋助其雄商旅增其大茲爲勝也曷以加焉和尚口雖勿稱緣乃有以知變易之道迴軒少留衆生可悲菩薩亦病示滅同盡唯識永在嗚呼以景龍四年三月二日端坐棄代於京薦福寺跡也孝和皇帝申弟子之禮悼大師之情敬漆色身謹將法供仍造福度門人七僧賜絹三百匹勑有司造靈輿給傳遞百官四部哀送國門以五日還至本處當是時也佛像流汗風雨變容烏悲於林獸號於野矧伊慈子降及路人乎過去僧惠嚴等主僧道堅弟子木義等並持牀有義失劍無追施法立齋知時明物罔墜舊業克嗣前脩攀係儀形建崇塔院植婆羅樹表蓮花臺宛然坐而不言欻爾感而皆

應懺則殃滅求則福生雖日月已綿而靈變如在歸依有衆檀施孔多鯨鐘萬斤震覺六種講筵七架開導四生清淨之身更疏浴室涅槃之飯別構食堂可謂能事畢矣喜願并矣宜八部之宅以致諸天廻首自然樹懸密語印文地現五風轉柔潤之音千燈焰光明之色構之者罪花彫落信之者燋種萌生雷響發其六牙珠彩澄其二水州牧杜公惟孝其直如箭其潔如水地壓淮上城遷泗中民勤於勞物集其利長史宗公司馬盧公或清節首公文雅形國或禮容虛己堅操動時臨淮宰薛欽行等或主諾條流庭無置對或子人簡德邑有歡康並竪位大車正信超士興二道之教發一師之因相與累贊經身長懸覺道樹不朽之德弘未來之功是刻豐碑以光盛美其詞曰惟普照之大身兮仗菩薩之右臂粤靈瑞之可聞兮固晗成之難值期一會之來思雄萬輩之善施弘住持之信受廣事相之該備豁川陸之雲龍雄城邑之禎雉辟天師於九重補人王於十利嘉寺旁之立名寵聖札之題字追已滅之化身了現在之文義貯

儀形於空塔存詞偈於金地禍無懺而不除福何求而不致副眞僧之貞寶接羣公之雅器播永日於山河刻巨石於淮泗

嵩岳寺碑　　前人

凡人以塔廟者敬田也執於有爲禪寂者慧門也得於無物今之作者居然异乎至若智常不生妙用不動心滅法滅性空色空凡是化城竟非住處所以平等之觀一洗於有無自在之心大通於權實導師假其方便法雨任其根莖流水盡納於海壖聚沙俱成於佛道大矣廣矣不可得而談也嵩岳寺者後魏孝明帝之離宮也正光元年牓閑居士廣大佛剎殫極國財濟濟僧徒彌七百衆落落堂宇踰一千間藩戚近臣逝將依止碩德圓戒作爲宗師及後周不祥正法無緒宣皇悔禍道什中興明詔兩京光復二所議以此寺爲觀古塔爲壇八部扶持一時靈變物將未可寺故獲全隋開皇五年隸僧三百人仁壽一載改題嵩岳寺又度僧一百五十人逮豺狼恣睢龍象凋落天宮墜構劫火潛燒唯寺主明藏等八人莫敢爲

尸不暇匡補且王充西拒蟻聚洛師文武東遷鳳翔巖邑風承羽檄先應義旗輓粟供軍悉心事主及傅奕進計以元嵩爲師凡曰僧坊盡爲除削獨玆寶地尤見褒崇實典殊科明勑洊及不依廢省有錄勳庸特賜田碾四所代有都維那惠果等勤宣法要大壯經行追思前人彷佛舊貫十五層塔者後魏之所立也發地四鋪而聳陵空八相而圓方丈十二戸牖數百加之六代禪祖同示法牙重寶妙莊就成偉麗豈徒帝力亦以化開其東七佛殿者亦曩時之鳳陽殿也其西定光佛堂者瑞像之戾止昔有石像故現應身浮于河達于洛離京轂也萬輩延請天柱不迴惟此寺也一僧香花日輪俄轉其南古塔者隋仁壽二年置舍利於羣岳以撫天下玆爲極焉其始也亭亭孤興規制一絕今玆也巖巖對出形影雙美後有無量壽殿者諸師禮懺誦念之場也則天太后護送鎭國金銅像置焉今知福利所資演成其廣珠幡寶帳當陽之鋪有三金絡花鬘備物之儀不一皆光滿秋月色陵渥丹窮海縣之國工得人天之神妙逍遙樓

者魏主之所構也引流挿竹上激登樓菱鏡漾於玉池金虬飛于布水食堂前古鐵鐘者重千斤函二十石正光年中寺僧之所造也昔兵戎孔殷寇攘偕作私邑竊而爲寶公府論而作仇後有都維那惠登發夕通夢遲明獨往以一己之力抗分衆之徒轉戰而行踰晷而至雖神靈役鬼風雨移山莫之捷也西方禪院者魏八極殿之餘址也時有遠禪師座必居山行不出俗四國是仰百福攸歸明準帝庸光啓象設南有輔山者古之靈臺也中宗孝和皇帝詔於其頂追爲大通秀禪師造十三級浮圖及有提靈廟極地之峻因山之雄華夷聞傳時序瞻仰每至獻春仲月諱日齋辰鴈陣長空雲臨層嶺委鬱貞柏掩映天榆迢進寶階騰乘星閣作禮者便登師子閫遶者更攝蜂王其所內焉所以然矣若不以達磨菩薩傳法於可可付於璨璨受於信信恣於忍忍遺於秀秀鍾於今和上寂皆宴坐林間福潤寓內其枕倚也陰陽所啓居四嶽之宗其津梁也密意所傳稱十方之首莫不佛前受記法中出家湛然觀心了然見性學無學

自有證明因非因本來清淨開頓漸者欲依其根設戒律者將攝乎亂然後微妙之義深入一如廣大之功遍滿三界則知和雅所訓皆荷法乘慈悲所加盡爲佛子是以無言之教響之若山不舍之檀列之如市則有和上姪寺主堅意者憑信之力統僧之綱崇現前之因鳩最後之施相與上座崇泰都維那曇慶寺等至矣廣矣經之營之身田底平福河流注今昔紛擾雜事夥多是以功累四朝法崇七代感化可以函靈應緣起所以廣元成故得尊容赫曦光聯日月厦屋弘敞勢壓山川回向有足度四生鍾重有足安萬國豈伊一丘一壑之異一水一石之奇禪林玲瓏層深隱見祥河皎潔丹艧澄明而已哉咸以爲表於代者業以成形藏於密者法亦無相非文曷以陳大略非石曷以示將來乃命道奐禪師千里求蒙一言書事專精每極臨紙屢空媿津迷之未悟期法主之可通其詞曰西域傳者闍山世尊成道於其間南部洲嵩嶽寺達磨傳法於茲地天之柱帝之宮赫奕奕兮飛九空禪之門覺之徑密微微兮逼衆聖鎮四國

定有力開十方惠有光立豐碑之隱隱表大福之穰穰

五臺山清涼寺碑　　前人

上尊王之分護大千也甘露以灑之慈雲以覆之香風以熏之惠日以暖之忽恍乎無相之體通洞乎有形之類演正法降毒龍在清涼之山宛經行之地其山也左溟渤右孟津恆嶽揭其前陰山屋其後五峰對聳四望崇隆蓄陰陽之慘舒含造化之奇特每至丹霄出日俯拍雲霞清漢無波下看星月可以侔鷲嶺可以闢蓮宮在炎漢時卜中箭領用肇造我清涼寺在北齊時以八州租稅食我緇徒焉歷代帝王莫不崇飾洎我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丕弘妙教大闡元宗渥澤浸而恆河流景福承而鐵山固仍復舊號祗以修先是長安年中勅國師德感供以幡花文殊應見於代具大神變法大光明儼兮似或存倏兮無處所凡衆稽首咸懷欣懌傍顧此身盡在光影其畢棄咎乃罔不休示立諸相而無所立廣度羣生而無所度非大聖至神覆護其孰能如此者歟

夫其清凉之爲狀也壯矣麗矣高矣博矣靡可得而詳矣赫奕奕而燭地崒巍巍而翊天寒暑隔閡於簷楣雷風擊薄於軒牖星樓月殿憑林跨谷香龕花堂枕峰臥嶺尊顔有睟像設無聲觀之者發惠而興敬居之者應如而合道天花覆地積雪交輝梵響乘虛遠山相答珍木靈草仰施而紛榮神鐘異香降祥而聞聽凄風烈烈詎辨冬春奔溜潺潺不知晨暮經所謂吉祥之宅豈虛也哉開元二十有八載帝之元女曰永穆公主銀漢炳靈瓊娥耀質發我上願歸乎大雄爰捨金錢聿崇妙力奉爲皇帝恭造淨土諸像欽鑄銅鐘一駢之以七寶合之以三金影搖安樂之界聲震閻浮之國足以滌除煩惱足以開鑿聾盲二沙門淸白懷忠置陳於禪林之院樹法幢以供之聲梵樂以安之維時孟秋月望慶雲出山西北圓光五百餘丈有萬菩薩同見其間前後感應不遠數意者其福我聖君乎天寶七載貴妃兄銀青光祿大夫弘農縣開國男上柱國鴻臚卿楊銛奉爲聖主寫一切經五千四十八卷般若四教天台疏論二千卷俾鎮寺

焉海墨樹筆竹紙花書密藏妙輪千童萬品置之以寶案盛之以玉箱上祈祐於君親下澤潤於黔庶善夫上座曇財寺主神慶都維那智詵入妙覺海登大空山大德忠翰智空曇開如岸玉寶先覺蓮花不染高僧清超淨法雲光庭觀谷蔭禪枝巖棲戒葉並鸞鳳比德龍象叶心豈卽舊而增修亦惟新而超構備致靈應昭彰邑郡以爲智德斯遺靡籌稱謂句偈不忘式圖刊勒敢承前矩强述斯文銘曰天作五山兮實曰五臺山上出泉兮有龍爲災大聖煦嫗兮戢毒徘徊西南其刹赫赫枚枚翠微之上兮崒崛崔嵬金容月滿兮寶座蓮開祈我聖皇兮其至矣哉以感以通兮爲祉爲福前際後際兮無去無來

麓山寺碑

前人

夫天之道也東仁而首西義而成故清泰所居指於成事者已地之德也川浮而動麓鎭而安故耆闍所臨取於安定者已茲寺大抵厥旨元同是以回向度門纏於郭右仰止淨域列乎岩巓寶堂岌嶪於太虛道樹森梢于層渚無風而林壑肅穆不月而相事澄

明化城未眞梵天猶俗名稱殆絕地位嘗高者不其盛歟麓山寺者晉太始四年之所立也有若法崇禪師者振錫江左除結澗陰嘗與炎漢太宗長沙清廟棟宇接近雲霧晦冥赤豹文貍女蘿薜帶山祇見於法眼寶后依於佛光至請舊居特爲新寺禪師泊翌日弘聚謀介衆表之明詔行矣水臬有制丘墟盡平太康二載有若法導禪師莫知何許人也默受智印深入證源不壞外緣而見心本無作眞性而注福河大起前功重啓靈應神增銀色花深丈餘指定全模標建方面法物增備檀供益崇廣以凌雲之臺疏以布金之地有若法愍禪師者江夏人也空慧雙銓寂用同轡慈目相視淨心相印綜覈萬法安住一歸註大道經究上乘理求托茲嶺克終厥生逮宋元徽中尚書令湘州刺史王公僧虔右軍孫也信尚敬田作爲塔廟追存實相加名寶山剏乎弓冶筆精陶甄意匠畱書藏石緘妙俟時候法宇之傾低期珍價以輿葺遠慮將久遺事未彰梁天監三年刺史夏侯公諱詳了義重元別構正殿紹泰二年刺史王公諱琳律

師法賢或在家出家或聞見眼見建涅槃像開甘露門長沙內史蕭沅振起法鼓弘演梵言繼楗槌於景鐘納貝葉於層閣陳司空吳明徹隋侍中鎭南晉安王樂陽王祗佛性森然國禎秀著壯迴廊以雲構蔚懸居以天覆開皇九年天台大禪師守護法身澄淸悲海嚴幢標聳智火融明龔如來堂坐法華定四行樂而不取三賢登而更遷有若曇法師者伐林及樹染法與衣不墜一滴之油有沾六根之雨總管大將軍齊郡公權公諱武福德莊嚴喜慧方便流寫四部鎭重百城有若智謙法師者願廣於天心細於氣誦習山頂創立花臺有若摩訶衍禪師者五力圓常四無淸淨以因因而入果果以滅滅而會如如有若首楞法師者文史早通道釋後得遠涉吳會幽尋天臺法界圖於剡中眞訣論於湘上具究竟戒敷解脫筵一法開無量之門一音警無邊之衆方等有以復悔雙林有以追遠并建場所互爲住持維惠鏡禪師者迹其武憑其高超乎雲門絕彼塵網以爲性有習道有因習也者坐乎樹居乎山因也者習而無因則不

住因而無習則不證想息而精進甲堅受除而煩惱殼散百川到海同味於鹹千葉在蓮比色於淨起定不離於平等發惠但及於慈悲故能聞者順其風觀者探其道牧伯萃止皇華遊臻啓焚香之上緣託成佛之嘉願上座惠杲寺主惠亶都維那興哲等皆靜慮衍成妙輪轉次因差別而非法隨品類而得根去二見而入流率一心而辦事咸以形勝之會如彼修行之迹如此而豐碑未勒盛業不書安可默而已哉將何以發揮誦聲披揚宿志者也司馬西河竇公名彥澄碩德高闡紹賢遠識器宇嶽厚檢操冰清屬以師長闕官攝行隨手以家而形於孝友以己而廣於詩書以重而雅俗自興以明而志道丕若猶歸心淨土模範佛乘摧憍慢之外幢興開示之眞語爰謀羣吏乃命下僚顧蚑山之易疲嘆龍宮之難紀其詞曰

天地有象聖賢建極晏坐中巖成道西域後代襲武羣良作則安樂是依靈鷲是式一想冥契三歸願塞（其一）今方置廟衡嶽開場龍像擁錫人天護香鬼神賜土靈化度堂重鎮牧伯上遊侯王光昭法侶大啓禪

房（其二）幽谷左豁崇山右峙瞰郭萬家帶江千里玉水布飛石林雲起雷激庭際月窺窻裏花臺隨足天樂盈耳（其三）人與地靈心將法滅旣往在此比明齊哲佛日環照牛車結轍連鑣率順駟驪欽烈訪道追勝形馳目絕（其四）碑板莫建軌物未弘和合是請佐貳是膺政敷大郡信發廣乘願言有述以訪無能惟石可久惟山不崩（其五）

魏州開元寺新建三門樓碑　封演

先王立清廟修百祀所以展嚴禋祈景福今釋門之有塔寺亦像教之崇建福焉或謂之仁祠或謂之精舍或謂之伽藍或謂之招提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河朔之州魏爲大魏之招提開元爲大開元者在中宗時草創則曰中興在元宗時革故則曰開元道無常名隨時而已矣寶應初歲王師北伐奮其威武或以火攻秉秆翕其延燒積薪吁其可撲由是寺門夷蕩鞠爲灰燼緇侶往來莫庇風雨耆老興嘆衣冠疚心共甘沒齒不覩興復洎相國田公之在魏也勤四封之人而撫之閱三軍之實而補之戎務之閑詮於僧

曰彼道塲勝地麗譙餘址堙替歷稔未之克修吾儕闔廬猶設鍵閉剏乎尊像之所在福田之所植臺觀有素其可闕乎始吾之來有意於此唯是綏緝申儆以供禦上事故未遑也今原野墾府庫實甿庶安居徒逸而締構不備豈吾心哉即持俸錢遠度山木匠伯獻藝役夫僝功時大軍之後良材一罄龍門上游下栰仍阻公乃使河中府以營建之旨咨於台臣精誠內馳萬里潛契山不吝寶貞松大來炎涼未再水濱如積驚和嶠之千丈惡慶氏之百車操繩墨運斤斧者得以功成而不[illegible]亦由材之備矣既立三門鎮之層樓又像雙闕校之連閣甍宇若畫棟桴干雲犖投蓋而靡及羸抱關而方啓上可以迥眺百里覽川原林麓之富下可以俯瞰萬室察舟車士馬之殷崇崇乎信一時之壯觀而全魏之卓絕也初樓之經始僧徒皆盛以爲舊制已廣後難及也迨樓之集事僧徒皆喜以爲有加於前無不及焉其中長老或涕而言曰此寺自神龍至於寶應五十有七年而遇焚毀自寶應以至於茲十有三年而復舊物非夫上天悔

禍諸佛護念則前功幾乎泯絕大功不能爲謀尚何見蹔覩之制丹臒之飾煙聚霧合聲馳響應若斯之神速者已是知田公之勇於信施極於修葺非人力也如來付囑大臣有旨哉公頃會入寺虔恭作禮有舍利兩粒降於其瓶光明圓淨瑩徹心目蓋舍利者非常之瑞雖一粒二粒乃至多粒供養功德以金身等遂於寺內起塔二所而分葬焉入塔之辰見祥雲靈鶴徘徊其上百千人俱歎未曾有得不謂道心純至而冥佑薦委耶公又以此寺經典舊多殘缺哀彼學徒訪問無所乃寫一切經兩本并造二樓以貯之三四五佛初中後善龍宮所不備矣耳所未聞莊嚴圓滿卷帙充足其闡化之功有如此公體資海嶽德邁人天深了因果高謝繫縛復於此寺度幼子一人俾修淨業以傳法印妙莊故事禳祛前軌既歷多切公能繼之其樹善之規有如此噫建三門惠也製雙塔誠也繕羣經智也度幼子慈也有一於此且長享百祿慶流後裔况能備茲四者加以氣懾貔豹心雄鐵石一爲蒼生之父母一爲天子之股肱受登壇

之寄畫雲臺之像未云多也公令弟御史大夫兼貝州刺史北平郡王廷琳雅量冲遠天姿穎出內安黎庶紹龔黃之名外鎮封疆弘魯衛之政公愛子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悅駕部郎中兼御史中丞紹從子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昂等皆才傑而妙器周而敏卓然自立克茂家聲如龍如虎森森翼翼豈必觀懿氏之兆而後識其昌聽卜偃之說而乃知其大論者以開元天寶以來北平士望腰金拖紫者多矣未有如公弼諧帝室總統方面侯王將相萃于一門數十年間光華照灼雖方名衛霍輯寧周漢垂名竹素曷以過之寺主僧法敬即公所度之子也幼而聰達閑於禮訓求封君之錫土慕太子之踰城上座僧志高都維那僧道圓及諸徒衆等並精通妙法堅持密行名稱普門威儀無缺遠則澄釋繼踵近則福寂比肩莫不飲公之徽猷承公之令範懼瓊琚之匪報思鼎鼐之有銘聿相與轉石山足立碑門右以無忘我田公之茂績其詞曰碣石巉巖滄浪冲融蘊茲間氣生我田公道可濟時材任理戎擁旄仗鉞作藩於東

八座爰涉三台累踐人臣寵榮今古或鮮祇率常命式敷彝典殊勳載崇眞門日闡三門峨峨舊址已傾刊木萬里匪公誰成雙塔嶷嶷先現是呈運甓千夫匪公是營無量法寶允資流布有梵有室所聞必具無量眷屬允資佛護若女若男遇緣則度儉德凜如清心澹如傾家以施內不留儲恢我佛乘壯我禪居永綏福壽其樂只宜

蘇州乾元寺碑　顧況

五蘊十二入十八界此上三科能包萬法因緣生爲有無自性爲空有融一則中道義雖石船渡海蚊背負山不爲希有事僧法琦與和合衆法藏等造乾元寺者晉高士戴逵子顒之宅也乾元初節度使鄭昊之奏立觀察使李涵李道昌皆有力大臣求無上道以心無所願無邊受者實得施者實與雖空不敢有爲有滅無爲無滅無爲有爲之體有爲無爲之用無生無滅無相無名無相法無言語說法以無言語說故有相大乘有觀法門無相大乘無觀法門於有所得有相大乘義於法無所得無相大乘義所得無所

得俱眞一乘之義事也爲妙因果譬如種子依地而生又如大地能荷羣有虛空之體大於天地天地有盡虛空無盡如來之體大於虛空光明覺圓寂萬德故於無住本建乎諸法不動眞際恆沙煩惱莫不斷除魚吞鉤虎落穽蛾拂火此衆生自取其毒道本平坦樹本清凉佛在摩竭提國城等正覺諸弟子栖乎茂林藉彼祥草厥後因時設教猶著弊衣行次乞食及性忉利省摩耶夫人優塡王鑄金刻木始用膠漆泥布佛有像自此始也與佛在時功德無異於是給孤長者造祇洹精舍末由底迦造龍宮精舍竺乾法蘭造洛陽白馬寺佛圖澄造鄴中九百七十三寺釋道安造襄陽一十五寺遠法師造廬山東林西林寺度法師造攝山栖霞寺杯渡法師造南陵隱靜寺傅大士造東陽雙林寺思大師造衡陽南嶽寺智者大師造天台國淸玉泉寺三十五寺略也涅槃無前無後無般若無新舊法珣上不重舊德下不輕新學門人清瑛淸況於經藏中抄佛心訖永示無極文曰悼哉迷廬宏亙大千百億日月藕絲貫穿蚊背負文

飛登梵天塵勞爲海般若爲船截生死流是曰希有大哉乾元寶則不朽和衆雲臻珣爲稱首佛告善來寶坊崇哉法雨灑埃慈雲徘徊

九華山化城寺記　費冠卿

九華山古號九子山崛起大江之東揖灊廬於西岸儼削成於天外旁臨千餘里高峯峻嶺臣爲連岡走隴子焉自元氣凝結幾萬斯年六朝建都此爲關輔人視山而天長山閱人以波逝其間聖后賢臣詠歌迭興言不及者茲山屈焉開元末有僧檀號張姓自郡舒至爲鄉老胡彥請住廣度男女時豪所嫉長吏不明焚其居而廢之時有僧地藏則新羅王子金氏近屬項聳奇骨軀長七尺而力倍百夫嘗曰六籍寰中三淸術內唯第一義與方寸合落髮涉海捨舟而徒睹茲山於雲端自千里而勁進披榛援藟跨峰越壑得谷中之地面陽而寬平其土黑壤其泉滑甘巖棲澗汲以示高潔會遇毒螫端坐無念有美婦人作禮奉藥云小兒無知願出泉補過應視坐石石間瀵濳時人謂九子神焉素願寫四部經遂下山至南陵

有俞蕩等寫獻焉自此歸山跡絕八里逮至德初有諸葛節等自麓登峰山深無人雲日雖鮮明居唯一僧閉目石室其旁折足鼎中唯白土少米烹而食之羣老投地號泣和尚苦行若此某等深過已出泉布買檀公舊地敢冒死請大師從之近山之人聞者四集伐木築室煥乎禪居有上首僧勝諭等同建臺殿榱桷豫章土地生焉斷而斲之珷玞琪瓊不求他山肆其磨礱開鑿瀍澗盡成稻田相水攸瀦爲放生池乃當殿設釋迦文像左右備飾次立朱臺掛蒲牢於其中立樓門以冠其寺丹素交彩層層倚空嵒巒隊起於前面松檜陣橫於後嶺日月晦明以增其色雲霞聚散而變其狀松聲猿嘯相與斷續都非人間也建中初張公嚴典是邦仰師高風施捨甚厚因移舊額奏置寺焉本州牧賢者到寺嚴師之敬西江估客於雲外見山施帛若干疋錢若干緡焚香作禮遙以祈祐師廣德焉況親承善誘感悟深哉旁邑豪右一瞻一禮必獻桑土豈諸牧不合禮焉富商大族輕其產哉道德感也本國聞之相與渡海其徒實衆師憂

無糧發石得土其色青白不糝如麪夏則食兼土冬則衣半火無少長畬田採薪自給中歲領一從者居於南臺自緝麻衣其重兼鈞堂中榻上唯此而已池邊建臺厝四部經終日焚香獨味深旨時年九十九貞元十年夏忽召衆告別罔知攸適但聞山鳴石隕感動無情於將滅有尼侍者來未及語寺中和鐘無聲墮地尼來入室堂椽三壞吾師其神歟趺坐函中經三周星開將入塔顏狀亦如活時舁動骨節若撼金鎖經云菩薩鉤鎖百骸鳴矣基塔之地發光如火其圓光與其佛廟羣材締構衆力保護施一金錢報一重果下爲輪王上登聖地昔有護法良吏洎施力僧檀越等具刻名於石士疾殁代不能立殊績以濟衆又不能破餘財崇勝因緣啄腥羶顧兒婦生爲人非死爲鬼責悲哉時元和癸巳歲予閑居山下幼所聞見謹而錄之孟秋十五日記

柳州復大雲寺記　柳宗元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偭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鷄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

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飾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蓄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雖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逵達橫術北屬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爲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戒殺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干塍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十六日寺皆復就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前人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

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篠簜蒙襍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翦焉叢奔下頹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早爲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遊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爲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於石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前人

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

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衆寶以爲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羣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顗大師著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敎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畱異跡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晊及僧法林置淨土堂於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跡而造乎眞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幷故雖往生之因亦相不捨誓葺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爲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繢二大士之像繒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於牆宇使觀者起信焉

上元縣開善寺修誌公和尚堂石柱記

李顧行

蓋六度爲萬行之本檀施其一焉然以不注想而爲者其用大不希福而捨者其道弘故我廉察使御史大夫贊皇公是以有法財之施焉亦猶眞諦無像因像以敎立至人無功由功而用顯誌公和尚者實觀音大士之分形者歟然迹見於近代梁書具載其事夫妙覺本寂法身圓對應羣品而必呈觀衆生而常度故利見則洪鐘待扣感畢乃慈航息運初誌公之未遷滅也梁武帝命工人審像而刻之相好無遺儼然若對建窣堵波於金陵之開善寺聖功冥化歷代瞻敬人欽其神者二百餘祀公乃具綵舟設幡蓋而迎至則置於聽事西偏方丈之淨室每旦散名花爇靈香時復膳百味鼓八音以展誠敬以申供養公曰觀其寂然不動契定慧於眞宗杜口無言若息心於了義夫色相如影則遺像與全身不殊文字性空則言語與寂默奚異吾知之矣吾得之矣亦旣觀相爰歸本寺幢幡贊唄如始至焉公乃減淸俸解上服命修珠帳飾花座因陀之罔（疑）如懸上帝之寶咸在其

餘則置膏腴之田以供香火之用所以崇像設顯靈蹤弘有爲之教俾昏蒙之類求有所依歸僧徒等欲昭示於後以圖不朽請刻石以紀事小子承命而述焉長慶四年三月十一日記

西京興善寺傳法堂碑　　白居易

王城離域有佛寺號興善寺之坎地有僧舍名傳法堂先是大徹禪師晏居於是寺說法于是堂因名焉有問師之名跡曰號惟寬姓祝氏衢州西安人祖曰安父曰皎生十三歲出家二十四歲具戒僧臘三十九報年六十三終興善寺葬灞陵西原詔謚曰大徹禪師元和正眞之塔云有問師之傳授曰釋迦如來欲涅槃時以正法密印付摩訶迦葉其下十二葉傳至師子比丘又二十四葉傳至佛馱先那先那傳圓覺達磨達磨傳大弘可可傳鏡智璨璨傳大醫信信傳大滿忍忍傳大鑒能是爲六祖能傳南嶽讓讓傳洪州道一一謚曰大寂寂卽師之師貫而次之其傳授可知矣有問師之道屬曰自四祖以降雖嗣正法有家嫡而支派者猶大宗小宗焉以世族譬之卽師

與西堂藏甘泉賢勒潭海百巖暉俱父事大寂若兄弟然章敬塵澄若從父兄弟徑山欽若從祖兄弟鶴林素花嚴集若伯叔然常山忠東京會若伯叔祖嵩山秀牛頭融若曾伯叔祖推而序之其道屬可知矣有問師之化緣曰師爲童男時見殺生盡然不忍食退而發出家心遂求落髮於僧曇授尸羅於僧藏崇學毗尼於僧如證大乘法於天台止觀成最上乘道於大寂道一貞元六年始行化閩越間一時而迴心改服者百數七年馴猛虎於會稽作勝家道場八年與山神受八戒於鄱陽作迴嚮道場十三年感非人於小林寺二十一年作有爲功德於衛國寺明年施無爲功德於天宮寺元和四年憲宗章皇帝名見於安國寺五年問法於麟德殿其年復靈泉於不空三藏池十二年二月晦說法於是堂說訖就化其化緣云爾有問師之心要曰師行禪演法垂三十年度白黑衆百千萬億應病授藥安可以一說盡其心要乎然居易爲贊善大夫時嘗四詣師四問道第一問云旣曰禪師何故問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

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有三其實一也如江湖河漢在在立名名雖不一水徃如一律卽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第二問云旣無分別何以修心師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起念第三問云垢卽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告之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念玉屑雖珍寶在眼前亦爲病第四問云無修無念又何異於凡夫耶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名眞修眞修者不得動不得忘動卽近執著忘則落無明蓋其心要云爾師之徒殆千餘達者三十九人其入室受遺者有義崇有圓鏡以先師嘗欲與予言知予嘗醍醐覬薝蔔者有日矣師旣沒後予出守南賓郡遠託撰述迨今而成嗚呼斯文豈直起師教慰門弟子心哉抑且志吾受信默證傳記於靈山會於將來世故其文不避繁銘曰佛以一印付迦葉至師五十有九葉故名師堂爲傳法

東林寺經藏西廊記

前人

元和初江西觀察使韋君丹於廬山東林寺神運殿

左甘露壇右建修多羅藏一所土木丹漆之外飾以多寶相好嚴麗鄰之鬼功雖兩都四方或未前見一切經典盡在乎內蓋釋宮之天祿石渠也初藏既成南東北廊亦具獨西未作而韋君薨迨今十餘年風日所飄燥雨雪所沾濕西南一隅壞有日矣僧衆惜之予亦惜之非不是圖財力不足暨十三年予作景雲律師塔碑成景雲弟子饋絹百疋予法施淨財義不已有即日移用作藏西廊因請寺長老演公滿公琳公等經之寺綱維令果靈達等成之蓋欲護前功償始願非布施相功德心也其集經名數與創藏由緣詳於李肇碑文此但書新作西廊而已十四年月日忠州刺史白居易記

修香山寺記

前人

洛都四郊山水之勝龍門首焉龍門十寺觀遊之勝香山首焉香山之壞久矣樓亭騫崩佛寺暴露士君子惜之予亦惜之佛弟子恥之予亦恥之頃予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時性好閑遊靈跡勝槩靡不周覽每至茲寺慨然有完葺之願焉迨今七八年幸爲山

林主是償初心復始願之秋也似有緣會果成就之噫予早與故相國元公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冥心於因果之際去年秋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輿馬綾帛洎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贄來致於予予念平生分文不當辭贄不當納自秦抵洛往返者再三訖不得已乃回施茲寺因請悲智僧清閑主張之命謹幹將士復掌理之始自寺前亭一所登寺橋一所連橋廊七間次至石樓一所連樓廊六間次東佛龕大屋十一間次南賓院堂一所小大屋共七間凡支壞補缺壘隤覆漏圬墁之功必精赭堊之飾必良雖一日必葺越三月而就譬如長者壞宅鬱爲道師化成于是龕像無燥濕陊泐之危寺僧有經行晏坐之安遊者得息肩觀者得寓目關塞之氣色龍潭之景象香山之泉石石樓之風月與往來者耳目一時而新士君子佛弟子豁然如釋憾刷恥之爲者清閑上人與予及微之皆宿舊也交情願力盡得知之感往念來歡且賛曰凡此利益皆名功德而是功德應歸微之必以

有滅夙殃薦冥福也予應曰嗚呼乘此功德安知化刼不與微之結後緣於茲土乎因此行願安知他生不與微之復同遊於茲寺乎言及於斯漣然涕下唐太和六年八月一日河南尹太原白居易記

魏州開元寺琉璃戒壇碑　李輔

正覺出乎道而道以支或得其儒或得其佛儒曰仁佛亦曰仁儒曰義佛亦曰義儒而佛之云戒義者禁人爲非者也且事得其宜故將祭將征必設壇爲墠以重宗戒者豈亦禁人爲非者耶將事亦壇亦塲以傃其限原筮者何來自前敎祇園之初位序以立其徒從之流我中原喻者既蹈而乎迷者不知其所界以其衆視而歸達者存而不習其從亦無不利我僕射盧江何公在藩之達者也功名既有四履來安述職之餘岌然無事此寺住僧會恩法門之津梁也於寺殊構久以莊嚴去太和七年四月十九日因公行寺自有琉璃壇法請公爲地公曰然其用安任會恩言釋徒無言而有注相注相之歸戒壇爲本金剛以不壞悠久琉璃取至淨爲光持戒堅固洗心淸明有

如是也若夫壇場之原乃與碣石而長存比丘之功非法無以入善非趾無以出俗出俗歸眞此其趾也故崇登頓以攝威儀威儀旣明定慧斯了居凡匪造履達方遊在昔三聖有言後生傳法莫不以爲四生路廣人天業殊炎赫淸凉所乘異境先迷後得無患無悔從悵悵而行聖人惻隱慈者用是典悲義者於焉外護外護之仁非大君大臣不能以有施解極之理要道斯存伊釋命微罔能弘綽公曰然定慧之深吾所未極惻隱之際儒釋何殊且或利用生成戒亦導人之理因令除地約戒俾築壇其心命曰莊嚴之度締構之工一以寻之之度立工懸告公乃捐其眞俸以成梓陶之具俾會恩錄之一歲而壇上下俱構賁以琉璃臒之丹漆疊午文房張軒達戸如龍之蟠如鳳之騫燿縮撐盧觀者動然神寘其隅珠內其頂重級頒平大光輝映彬於東序擬議東方法生於東我願無巳寺德又言前有三門旁有二樓二樓三門可以加飾公曰然其亦琉璃壇之畢會恩請事公遂奏置義壇以資法侶行者不囊一錢居者不輸毫髮

樵疏絲轂仰公私廩先法一日有痞僧就筵後法一日而痞僧遂亡寺者以爲祥感之應其然豈不然耶輔植業於儒異門釋氏其間等級尚較故希有歎揚之聲令此抽毫以公有命具序釋氏來告之門非有準繩非多要賾亦蓋之而已矣在書有序在物有容事立功成宜論篆刻述者敢廢斯文銘曰崇維祇園在藩之東爰立其壇有隆有豐貢以琉璃覆之窮隆上高下厚中焉有融有融伊何鑒彼威儀實繫茲構童童者者在昔初法築之締之及今大輅斲斯礱斯妙取天巧固擬神保論是機祥求賚壽考無此端本定慧不生無我明公追琢不成郁茲介福肅彼緇英涉級東方永載厥名

寺塔記序　段成式

武宗癸亥三年夏予與張君希復善繼同官祕書鄭君符夢復連職仙署會暇日遊大興善寺因問兩京新記及遊目記多所遺略乃約一旬尋兩街寺以街東興善爲首二記所不具則別錄之遊及慈恩初知官將併寺僧衆草草乃泛問一二上人及記塔下畫

跡遊於此遂絕後三年予職於京洛及刺安成至大中七年歸京在外六甲子所畱書籍揃壞居半於故簡中覩與二亡友遊寺瀝血淚交當時造適樂事邈不可追復方刊整纔足續穿蠹然十七五六矣次成兩卷傳諸釋子

彭州九隴縣再建龍興寺碑　陳會

郡之雉東方萬楹橫空屹然麗譙之欲造乎天倪者某名曰再建龍興之佛寺焉厥初寺號大空天授二年爲大雲我唐開元中詔號龍興會昌五年廢爲閑地僧俄巾像示滅鐘聲絕耳樓臺爲薪嗚呼表成毀哀之數者其實在言然而不知言者徒行咨坐歎以爲吾釋門之大教將灰燼於今日矣殊不知流濁者攪而清糠多者簸而精由是未經歲我皇馭九土懷八荒以爲我之提大化也無欲其一事之不得其所於我也而況釋之教毗我之爲理者深可取焉弘大法則生死皆無是鎖我之七情也推小乘則禍福皆有是割人之衆惡也惡之興我刑止於殺惡之釋我刑惟其生由是澄上流禁浮俗會何以異我之理焉

由是我負扆元郊而復詔天下使率土郡府各復其寺寺之數郡府有差釋之數男女一致其與夫彭爲郡得復寺之二焉二之數龍興居一一寺度僧三十精選進行能臻不二之門者居其右焉開須達之園者抑其次矣謹住持善完緝使材無遺用衆有所歸肩一心絡前構不瞬目使其寺如從踴出者其愼選得人力焉其始也披蒿萊割榛莽重疊敗棟草創危梁嚴贊頌晝夜以聳其信心示因果教化以開其衆意旣而遠近咸萃耆艾畢臻浹月疊句資糧山峙嘯良工度貞木繚以周牆七百餘尺一旦以備廓間百十四然後中堂雲構三門洞開儼八臂之瑞容葩丈六之金質崢嶸曜落哉飾邃宇而鳳欲狂飛抱危梁而蟉將拗力吁呼脊鐐瓌嚴固不可一二言之也況乎列開講宇周繪四牖東序設以聖神部五合沓西廂施治無畏常晬慈容然後倣以天途寫其地府笙牖鐃鈸嘗聞眞界之音鼎鑊砧鎚盡載酆都之苦是使卽之者勇善望之者悛惡誠象設之多岐亦箴規之別戶者也況創浮圖建寶刹請金口之妙典萬軸

玉崇銘佛頂之眞言講幢珠綴是知摩勝建寺豈滯有爲如來葺門寧妨無著以是因復寺而破性相者以爲空寂兩忘方歸眞諦性相俱在未入妙塗如是則理乖圓對法闇影從俾迷方者不得出於三途溺川者何緣極於五衍茫茫八表盡從心猿浩浩羣生誰調意馬因知空寂與性相同途性相與空寂易軌非性相無以臻空寂非空寂無以見性相是知性相爲空寂之筌蹄空寂因性相而超度如是則寺不得不復道不得不弘捨之不可猶四教之在躬爲之則無何三乘之別載大矣哉釋教之復興者其於誨誘彌化不可得而名也而況彭門地控山河俗多獷悍邪正相軋是非堅明雖五刑具設誠足以攝其威而百法俱陳固可以斂其惡予剖符是郡星欲二周守成之下螟螣望境而他飛行化之初商旅乘風而沓至以是公多暇日因諸衆長老與鄉之鮐耋之請而書復寺之歲月以廣其一二焉銘曰吾皇混一三教兮復建仁祠復之多少兮其數甚宜不屈土木兮不奪耕機吮筆糾窮兮日用不知上或以之爲定制兮

不熾不衰寺之一復兮衆知其非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一三六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十五卷目錄

僧寺部藝文四

興隆寺記　宋王禹偁

重修雲居眞如禪院碑記　晏殊

因果禪院佛殿記　前人

分寧縣雲峰院記　曾鞏

兜率院記　前人

金山寺重建水陸堂記　前人

太平興國禪院記　李覯
建昌軍景德寺重修大殿彌陀閣記　前人
眞如法堂記　司馬光
揚州龍興十方講院記　王安石
大別方丈銘　蘇軾
永安禪院僧堂記　張商英
東松寺題記　岳飛
楓橋寺記　孫覿
重建佛殿記　洪邁
萬壽閣記　元虞集
釋迦殿記　牟巘
法輪敎寺記略　僧惠光
寒山寺重興記　明姚廣孝
虎丘雲巖禪寺記　楊士奇
聖恩禪菴記　陳亢宗
保聖寺安隱堂記　歸有光
重修大龍興寺碑記　葉向高

神異典第一百十五卷

僧寺部藝文四

興隆寺記　　宋王禹偁

佛滅度後末世一切衆生並陷業障法有輪杌而不轉魔有網結而高張積覆簣之邪峰乃峻極寢濫觴之苦波乃尾閭是諸凡夫煩惱不斷是諸世界虛妄大行地水火風攻之於外貪嗔愛慾寇之於內大則金玉滿堂垂子孫之計小則刀錐競利務衣食之源末俗於是難移眞如以之不競幻身有酒寧知牛乳

之方火宅將焚孰信鹿車之論則有悟電泡之非久識生死之有緣以慈悲喜捨爲身謀以因果報應爲己任謂財能賈禍我則輕之若浮雲謂福可濟身我則捐之爲彼岸者其惟京兆杜公乎公慤愿理躬淳和賦性出言有信重于千乘之盟立事去奢笑彼三家之僭自謂出太平之代飽歌頌之聲兵革不聞伏臘無懼上則知其帝力熙熙常陟於春臺下則依彼空門世世期臻於淨土始念劬勞未報風樹纏哀耕山起曾子之歌陟岵動詩人之嘆堂雖肯構畜五牸以成家養就弗能奉三牲而何益爰思追薦是用修崇出茲潤屋之財飾彼布金之地興隆者東兗招提之甲也先是三門建於大中年間兗海沂密等州連帥劉公莒之所立也位歷數朝時踰百紀風雨所寇簷楹不完寺衆羞之思所整葺而力未支也公乃革其舊址立以新基易之以金鋪構之以直閣他圖日亟蕆事靡遑丁丁伐褒谷之材陰疎烟葉落落輦他山之石翠斷雲根役夫憧憧車轍轔轔繩者墨者陶人圬人繼踵接武其來如雲因爲揆日之期特起凌

霄之勢乃曰有其材而無其工則材將棄矣有其工而無其首則工乃墮矣疇其代我魁以董之乃得藏主大德洪昭司其事且戒季子航以左右之由是無晦暝無風雨是剞是劂以圬以墁畚鍤之影齊氷雲生東岱追琢之聲互動雷殷南山板幹畢與土木交作惟知日入而息豈俟定之方中加以勞來有常趣督忘倦工不敢怠人豈知疲星辰始周功績告備莫不拔地若湧掀空欲飛金碧交光爍亭午之日欒櫨互映過崇朝之雲複道排虛龍蟠天矯之狀重簷截漢鵬運扶搖之風崢嶸而始謂鰲擎來從碧海峭拔而終疑蜃吐飛出紅塵其或春雨絲紛秋雲羅散夏引淸飈而凄楚冬涵皓雪以溟濛憑欄放懷望遠送目前對孤桐之岫香靄凝嵐左連浮磬之川縈廻淨練足以作魯邦之勝概爲法門之雄觀者歟事既畢公乃慶良緣會大衆且以香花落之故得觀瞻之衆雲趨讚祝之音雷動飛聲走譽自邇及遠緣事有成福德無量亦何必持長者之蓋方表修行捨畫師之金始爲利益者哉公欲紀茲功德思所銘刊猥顧菲

才俾揚善績其或叙如來之教法則內典詳矣陳伯禽之土風則禹貢具矣是故書歲時而不敢略語修建而無媿辭秉筆成文猶謝簡栖之作拂石爲碣永留寶積之名太平興國七年記

重修雲居眞如禪院碑記　晏殊

山嶽配天廬阜標其秀江湖紀地彭蠡擅其雄盤址崔嵬層淵祕邃中畫郡國外羅邑居靈眞之所迴翔川涂之所衝要寬柔有教世號南方之强戒施俱修俗虔西竺之化由是苾芻淨侶霧集乎郊坰麗跂仁祠棋分於都鄙雲居山者茲土之勝境也前控章水左界廬峰崇巒隱其迷天複岫森其蔽日外壁立以千仞中坦然而一方油雲郁紛陽林以之晝暝積雪凝沍陰谷於焉夏寒眞如禪院者茲山之淨土也枕倚岩嶢盤據平敞超彼塵界屹如化城煥百寶之莊嚴壓萬景之明滅香花襞積十善之人是依象馬紛紜六和之衆攸集其始也唐元和中有高僧道容渡杯游方頓錫此地少林隻履旣謀於定居祇園側金乃兆乎締構容師去世其徒全慶全誨續而住持譬

如爲山一簣之功不止起於纍土九層之業以成影像倏其云亾軌躅淪其莫嗣中和歲道膺禪師者得洞山之密契爲南宗之偉人始居廬陵化導彌盛將赴貴池之勤請適界豫章之大藩時南平王鍾傳素仰道風方持戒律攝衣延見虛左相待亦旣接彌天之妙辨且欲駐出世之高蹤會此邑人與本院僧徒等詣府抗辭請揚眞諦南平欣然許之黑白歡迎人天景從登獅子之座撫納衆生宣海潮之音開導羣品南平於是奏賜額曰龍昌禪院津梁大闢星紀載更將示民于有終俄與物而共盡南平叙其遺懿聞于帝庭詔諡曰弘覺大師繼師之化者曰遵簡繼簡曰道昌繼昌曰懷嶽繼嶽曰德錄繼錄曰懷滿繼滿曰智深繼深曰清錫繼錫曰義德一燈是續十代於兹旣而世變風移人亡政息雖靈光之制巋然獨存而瞿相之賓已去過半禪枝摧其落蔭覺路浩其揚塵時道齊禪師居洪井之雙林傳法燈之要旨梯航所會遐邇爭趣僧衆等越境致恭願移法席師亦牢讓不獲濡足來暨憑五行之軾正道有歸航六度之

舟迷津響附聽一音者如聆韶箾之韻翕純而自怡霑一雨者如沐雎渙之流藻績而增麗鴻蔭旣廣勝幡旣揚復歸其眞無恒不化今禪師契環實奉遺旨紹宣法輪環禪師智乃出家之雄心存接物之念佩菩提之密印悟佛上乘傳達磨之信衣仍當世嫡貞風一闡名流四臻提唱叢林作歸救之所宣揚義海無戲論之譏由是三江繁會之區比屋富饒之俗仰傾大士想像能仁修飾伽藍期追二梵之福喜捨珍藏靡恡萬金之材度木也取徂松甫柏之良擇匠焉得班輸王爾之妙萃之以目力鳩之以歲功即舊以謀新其規益壯因高而俯下其制增嚴斤斧揮風筌繩揆景丹梁畫栱矗虹蜺之蜿蜒縹瓦朱簷爍鸞鳳之騰跂髹彤煥爛琳碧精熒廣廈亘深坐迷于凉燠淸虛穽篠倏變于朝昏夫其祕殿森羅金容海藏之攸設華屋濬敞宿德緇流之是依門闥洞開樓觀岑立館庫爰闢于以峙乎糗糧浴室弘披于以滌乎塵垢賓館在塾津橋亙途山泉脉引于通溝石磴環周乎翠激莫不經營有漸輪奐增華易圭律者二十秋

登奧阼者五百室矧良疇别墅竝列于郊坰而峻宇重屏咸新乎制度信可謂廣大悉備規模弘遠華鬘妙相永藉于閒安白足方袍長資于晏坐豐功博利罔不宣臻洪惟聖皇丕闡元元敦崇像教獎貢空門大中祥符元年詔改賜金額芝泥玉檢降澤雲霄銀榜璇題生輝巖谷足以表昌辰之崇奉增率土之歸依彰勝果于妙嚴贊景業于無量者已夫道靡不在原周于大方民罔常懷實賓于衆若乃起居淨界深證于眞常迴入塵勞廣施于饒益如環師之精進夐出于等倫抵壁捐金仰資于佛事移風易俗漸曁于度門如此方之信向特越于思議宜乎高岸爲谷壯麗之功不騫大海揚塵鴻明之福常茂余繕性于利屬辭罕工風波之塗方悼于淪滯蟲篆之作徒欣于贊揚避命不遑濡毫增媿銘曰兜率儲精迦維降靈身超十地智廣三明揭披戒品宣滋法乘揄揚善利濟度羣生奏入漢闍經傳中夏仰式佛土競崇精舍想像清鴛形容白馬制軼耆山功超鹿野江陽舊壤宮亭奧區屹乎翠阤迥若仙閣招提是託肸蠁潛扶

谷鳥銜供山祇禳居奄宅一方代有名德大海爲藏圓珠在褫忍草林滋狂猿檻匿泡電徒奔雷雲起息絡我正法惟吾導師騰凌慧日茂蔚禪枝續佛壽命作人軌儀四生是仰八部爲依長者叅禪都人頂會聞法施金投誠獻蓋喜捨珍玩增修梵界霧委珠纓星羅寶貝環材致用良工效奇辨方審曲測景裁基彫鏤土木貿遷歲時聿成大壯有煥新規華闓崇隆雕楹互麗儼若神運孑如翬致寶像熒煌華鐘沸渭無量之緣于茲具備天垂紫誥帝賜嘉名煌煌寶篆肅肅高眞神祇翊護雅俗歡榮常資妙善以贊隆平淨衆依投編氓向慕道闡八正人亡五怖劫石有盡溟波有駐惟此叢林湛然常住四代孫晏大正重書勒石

因果禪院佛殿記　前人

南紀名區臨川古郡接豫章之都會界麻源之福鄉精舍仙壇華姑從茲飈駕銅陵碧澗康樂之所勝遊三災不興既王化之攸洽一變至道在民風而甚醇由是崇飾善因緣歸依大法像犀渠鶴膝靡習吳都

之強寶剎蓮宮益盛者山之教因果禪院者控臨闤闠左右邑居碧瓦虯簷上鄰霄漢清軒濬闕迴隔遊氛驗圖籍之所傳歷年序而滋久苾芻淨衆遊方者其至如歸象馬都人集福者有來斯應剏乃運鍾上聖道闡能仁溫詔誕頒嘉名是錫重門有侁載揭於華題下士式瞻增隆於淨信郡人陳延昭者聲塵不染結念四禪戒施具修留心二梵瞻言紺殿鎮此名邦獨創宏規不假衆力策於僉尹歲月其艮陟彼景山梗柟畢集節杵有雎陽之曲執材無澤門之謳於垣而百堵皆興不日而千櫨競立雕楹爛其照地雲屋森其造天瑩冰級於丹墀爍霞光於洞戶文楣走獸憑剞劂以生姿藻井圓荷映銀黃而絢色榆檀未改輪奐聿成然灼楚焞以揆吉辰飾蘭盆而修淨會中嚴黼帳金資寶相以閒安四廠華臺衆聖威神而列侍鴻鐘九吼旦發淸音列炬千輪宵凝紫焰天龍之所攝護緇素之所瞻祈昭大事之莊嚴導一方之善利戒香智果漸廣聞薰慧日光雲徧蘇蒙翳亦何必毗耶之室方丈增嚴祇樹之園黃金側布而已主

院僧善修夙承佛記久住禪叢最攝伽梨之衣登獅子之座護我正法成茲妙因聊用直言以祇勤請云爾

分寧縣雲峰院記

曾鞏

分寧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善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腴隨所宜雜殖五穀無廢壤女婦蠶杼無懈又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至其間利害不能以稊米父母兄弟夫婦相去若奕棊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雜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妄詐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爲章印摹文書以給吏立縣庭下變僞一日千出雖笞扑徙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皆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致使移也雲峰院在縣極西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

治其院而修之門闥靚深殿寢言言棲客之廬齋庖庫庾序列兩旁浮屠所用鐃鼓魚螺鐘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輙斥散之不爲黍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勝其嗇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汩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出邑人者必道常乎未敢必有慶曆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藋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畀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來來與是院俱傳何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子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爲申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

兜率院記　　前人

古者爲治有常道生民有常業若夫祝除髮毛禁棄冠環帶裘不撫耡耒機盎至他器械水土之物其時節經營皆不自踐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皆不爲其所當然而曰其法能爲人禍福者質之于聖人無有也其始自漢魏傳挾其言者浸淫四出抵今爲尤盛百

里之縣爲其徒者少幾千人多至萬以上宮廬百十穹墉奧屋文衣精食輿馬之華封君不如也古百里之國封君一人然而力殆不輕得足也今地方百里過封君者累百十飛奇鉤貨以病民以此治教信讓奚而得行也而天下若是蓋幾宮幾人乎有司常錮百貨之利細若蓬芒一無所漏失僕僕然其勞也而至於浮屠人雖費如此皆置不問反傾府空藏而棄與之豈不識其非古之制也抑識不可然且故存之耶愚不能釋也分寧縣郭內外名爲宮者百八十餘所兜率院在治之西八十里其徒尤相率悉力以侈之者也其構興端原有邑人黃庠所爲記其後院主僧某又治其故而大之殿舍中嚴齋宮宿廬庖湢之房布列兩序廐圉囷倉以固以密所資以奉養之物無一而外求疏其事而來請記者其徒省懷也噫予之法四方人奔走附集者衎衎施施未有止也予無力以拒之獨介然於心而掇其尤切者爲是說以與之其使子之徒知己之饗利也多而人蒙病已甚且以告有司而諗其終何如焉

金山寺重建水陸堂記

前人

慶曆八年潤之金山寺火明年寺之僧瑞新來治寺事某月擇山之陽亢爽之地勸州之人某氏爲水陸堂積錢之數百三十萬積日之數若干而成之夫金山以遊觀之美取勝於天下非獨據江瞰海並楚之衝而濱吳之要也蓋其浮江之檻負崖之屋椽摩棟揭環山而四出亦有以夸天下者則天下之東馳而莫不顧慕者豈特一山之好哉而其作之完蓋非一人一日之力及火余固嗟夫未嘗得與時之君子遊而縱夫余心之所樂焉至于今未久也則聞夫山之穹堂奧殿瓌傑之觀滋起矣此非佛之法足以動天下蓋新者余嘗與之從容彼其才且辨有以動人者故成此不難也夫廢于一時而後人不能更興者天下之事多如此至于更千百年委棄鬱塞而不得振行于天下者吾之道是也豈獨牽于勢哉蓋學者之難得而天下之才不足也使如此寺之壞而有新之才一日之作軼于百年累世之迹則事廢者豈足憂而世之治可勝道哉新方以書告某氏之世善而其

子某又業爲士因以求予記堂之始故爲之歷道其興壞之端而幷予之所感者寓焉

太平興國禪院記

李覯

佛教初由梵僧至中國不知其道而欲駕其說師徒相承積數十年曰言天宮地獄善惡報應使人作塔廟禮佛飯僧而已厥後菩提達磨以化緣在此土始傳佛之道以來其道無怪譎無剞飾不離尋常自有正覺思而未嘗思故心不滯於事動而未嘗動故形不凝於物物有萬類何物而非己性有萬品何品而非佛佛非度我而我自度經非明我而我自明無緇素才拙一言開釋皆得成道由茲立大精舍聚徒說法以衣鉢相傳授居無彼我來者受之嗣無親疎能者當之諸祖既沒其大弟子各以所聞分化海內自源而瀆一本千支羣居之儀率從其素故崇山廣野通都大邑院稱禪者往往而是庸衻邪妄無識洗心從學王臣好事稽首承教蓋與夫老氏之無爲莊周之自然義雖或近我其盛哉然末俗多敝護其法者有非其人或以往時叢林私於院之子弟閉門治產

誦經求利虛堂不登食以自飽則一方之民失所信嚮矣通人高士疾之茲久而未克以澄淸逮我宋有天下兵革既已息禮樂刑政治世之器既已完備惟愛民之心以佛法之有益也廣祠度衆不懈益勤聖上涖阼體聞釋部之缺因詔凡禪居爲弟子前旅有者與終其身後當擇人以主之意將補罅漏鉏榛蕪使宗門愈高大則建昌軍太平興國禪院復什方住持者奉此制也按舊記唐天祐丙子制置使陳暉所創號顯源未興始有可幽師杖錫來居推輪法事逺李氏僭江表其別子景達以齊王守臨川乃命德琳師以張大其業琳師道行峭潔知解雄俊圜廻千里瞻仰弗暇樹稼數十頃立屋累百楹至太宗時例以年號更賜今額衆安法行剎此邦者莫與爲等琳既化去道喪不傳而其徒以僥倖居之垂四紀矣凡鄉之學禪者雖知有眞乘法印尚迷而疑何所取決今年夏主者皓病物故時侍禁馮君德宣光祿寺丞李君虞卿同權軍政深惟天聖詔書求可以長是院爲人師者粵有桑門首耆老識達之士相與謀曰嘗聞

建安崇儼師得法于石霜楚圓和尚巡禮所至學者圍繞師避而處行今在邇抑可以致之乎因列名以舉郡然其言乃就迎于撫州景德院讓不可得而後至升堂之日會者萬計師據牀安坐有問斯答如鐘之鳴如谷之響重昏宿蒙氷解雪釋歡喜贊嘆洶動街陌論者謂國朝嚴佛事俾擇知識表于禪林太平郡之福地也而儼師以正眞道臨之燈燈繼照曷有窮已然非吾儒文之不足以謹事始而信後裔僉來謁予曰文子職也其可以辭重違父兄意故爲之一說時則景祐三年秋九月也

建昌軍景德寺重修大殿彌陀閣記

前人

儒失其守教化墜於地凡所以修身正心養生送死舉無其柄天下之人若饑渴之於飲食苟得而已當是時也釋之徒以其道鼓行之焉往而不利無思無爲之義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誡泯而因緣作空假中則道器之云戒定慧則明誠之別至於虞祔練祥春秋祭祀之儀不競則七日三年地獄刼化之辯

亦隨而進蕃衍光大緊此之由故嗣迦葉者師子達摩流爲東山牛頭傳龍樹者惠文惠思熾乎天台灌頂二家之學並用於世若夫律戒之盛凡出家者當由此塗按白居易撫州景雲寺律和尚碑文如來十弟子中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南嶽大師得之南嶽滅景雲大師得之師南城人初隷景雲寺徙洪州龍興終廬山東林度男女萬五千人姜相國公輔顏太師眞卿本道廉使楊憑韋丹皆與友善樂天之叙如此南城於宋爲建昌軍景雲爲景德寺律和尚之迹已無見土木之堅久者惟殿與門殿之制不靡而其材良乃今所無基高而旁贏入風雨者四面如一將恐腐折後難爲功寺僧義明乃營屋若干柱以翼之且作彌陀閣于其前右兼壯與麗爲永永計先其謀者文憲宗正既而憲住他院正亦遂輟克有終者推明殿之財集于衆閣成于孀何氏始卒凡八年明講經論頗喜事以雅子于來乞文因論釋之所由興亦使其徒知此寺昔嘗有僧爲律戒師于江之南度人以萬數當世賢者與之游以爲寺之榮而有所慕焉

眞如法堂記

司馬光

壬辰歲夏四月有僧清辯踵門來告曰清辯秀州眞如草堂僧也眞如故有講堂庳狹不足以庥學者清辯與同術惠宗治而新之今高顯矣願得子之文刻諸石以諗來者光固辭不獲乃言曰師之爲是堂也其志何如曰清辯之爲是堂也屬堂中之人而告之曰二三子苟能究明吾佛之書爲人講解者吾且南鄉坐而師之審或不能則將取于四方之能者皆伏謝不能然後相率抵精嚴寺迎沙門道歡而師之又屬其徒而告之曰凡我二三子肇自今以後相與協力同志堂圮則扶之師闕則補之以至于金石可磨山淵可平而講肄之聲不可絕也光曰師之志則美矣抑光雖不習佛書亦嘗剽聞佛之爲人矣夫佛蓋西域之賢者其爲人也清儉而寡慾慈惠而愛物故服敝補之衣食蔬糲之食巖居野處斥妻屏子所以自奉甚約而憚于煩人也雖草木虫魚不敢妄殺蓋欲與物並生而不相害也凡此之道皆以涓潔其身不爲物累蓋中國於陵仲子焦光之徒近之矣後世

之爲佛書者日遠而日訛莫不侈大其師之言而附益之以淫怪誣罔之辭以駭俗人而取世資厚自豐殖不知厭極故一衣之費或百金不若綺紈之爲愈也一飯之直或萬錢不若膾炙之爲省也高堂巨室以自奉養佛之志豈如是哉天下事佛者莫不然而吳人爲甚師之爲是堂將以明佛之道也是必深思于本原而勿放蕩于末流則治斯堂之爲益也豈其細哉皇祐四年立

揚州龍興十方講院記　　王安石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庳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盍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

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世既言佛能以禍福語傾天下故其向之如此非徒然也蓋其學者之材亦多有以動世耳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大別方丈銘

蘇軾

閉目而視目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隱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搖其中孰能開目而未嘗視如鑑寫容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不視而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虛明遍照十方地獄天宮蹈冒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別三門之外大江方東東西萬里千溪百谷爲江所同我觀大別方丈之內一燈常紅門閉不開光出于隙曄如長虹問何爲然笑而不答寄之盲聾但見龐然秀眉月面純漆點瞳我作銘詩相其木魚與其鼓鐘

永安禪院僧堂記

張商英

古學道之士灰心滑智于深山幽谷之間穴土以爲廬約草以爲衣掬溪而飲煑藜而食虎豹之與鄰猿狙之與親不得已而聲名腥薌文彩發露則枯槁同志之士不遠千里裹糧躡屩來從之游道人深拒而不受也則爲之樵漁爲之舂炊爲之灑掃爲之刈植爲之給侍奔走凡所以效勞苦致精一積月累歲不自疲厭覬師見而閔之賜以一言之益而超越死生之岸烏有今日所謂堂殿宮室之華牀榻臥具之安所須而具所求而獲也哉嗚呼古之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因永安禪院之新其僧堂也得以發吾之緒言元祐六年冬十一月吾行郡過臨川聞永安主僧物故以兜率從悅之徒了常繼之常陞座說法有陳氏子一歷耳根生大欣慰謁常曰諦觀師誨前此未聞當有淨侶雲集而僧堂湫陋何以待之願出家貲百萬爲衆更造明年堂成吾使謁常擊鼓集衆以吾之意而告之曰汝比丘此堂既成坐臥經行惟汝之適汝能于此帶刀而眠離諸夢想則百丈即汝汝即百

丈若不然者昏沉睡眠毒蛇伏心暗冥無知晝入幽壤汝能於此跏趺晏坐深入禪定則空生即汝汝即空生若不然者獼猴在檻外觀樝栗雜想變亂坐化異類汝能于此橫經而誦研味聖意因漸入頓因頓入圓則三藏即汝汝即三藏若不然者春禽晝啼秋虫夜鳴風氣所使曾無意謂汝能于此閱古人話一見千悟入紅塵裏轉大法輪則諸祖即汝汝即諸祖若不然者狗齧枯骨鴟啄腐鼠鼓喙呀脣重增饑火是故析爲垢淨列爲因果判爲情想感爲苦樂漂流汩溺極昧來際然則作此堂者有損有益居此堂者有利有害汝等比丘宜知之汝能斷毗盧髻截觀音臂剜文殊目折普賢脛碎維摩座焚迦葉衣如是受黃金爲垣白銀爲壁汝尚堪任何況一堂戒之勉之吾說不虛元祐七年壬申歲十二月十日南康赤烏觀雪夜擁爐書以爲記

東松寺題記

岳飛

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崎嶇山路殆及千里過祁門西約一舍餘當途有菴一

所問其僧曰東松遂邀後軍王團練幷幕屬隨喜焉覩其基址乃鑿山開地創立廟廡三山環聳勢凌碧落萬木森鬱密掩煙甍勝景瀟灑實爲可愛所恨不能款曲進程遄速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回歸復得至此卽當聊結善緣以慰菴僧紹興改元仲春十有四日河朔岳飛題

楓橋寺記　孫覿

平江自唐白公爲刺史時卽事賦詩已有八門六十坊三百橋十萬戸爲東南之冠詩云茂苑太繁雄是也逮乾符光啓間大盜蠭出爭爲强雄而武肅王錢鏐以破黃巢誅董昌之功盡有淛東西之地五代分裂諸藩據數州自王獨常順事中國有宋受命盡籍土地府庫帥其屬朝京師遂去其國葢自長慶訖宣和更七代三百年矣吳人老死不見兵革覆露生養至四十三萬家而吳泰伯廟棟猶有唐昭宗時寧海鎭東軍節度使錢鏐姓名書其上可謂盛矣建炎盜起官寺民廬一夕爲煨燼而楓橋寺者距州西北六七里枕漕河俯官道南北舟車所從出而歸然獨無

甍殆有數焉寺無石誌按吳郡圖經實妙利普明塔院而不著經始之歲月唐人張繼張祐嘗即其處作詩記遊吟誦至今而楓橋寺亦遂知名於天下太平興國初節度使孫承祐重建浮圖七層峻峙磐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至嘉祐中始改賜普明禪院而雄傑偉麗之觀滋起矣屬有天幸僅脫于兵火而官軍蹂踐寺僧逃匿頹簷委地飄瓦中人臥榻之上仰視天日四壁蕭然如逃人家紹興四年長老法遷者會其徒入居而相之其室無不修銖積寸累扶顛補敗棟宇一新可支十世寺有水陸院嚴麗靚深龍像所棲升濟幽明屢出靈響尤爲殊勝而塔之役最大更三年而後就一日遷老過余言曰願有記也余常怪天下多故縣官財匱力屈天子減膳羞大臣辭賜金將吏被甲冑以死士大夫毀車殺牛而食而吾民則當輸家財助邊卒常睊睊然舉首蹙額疾視其上無慨然樂輸之意而佛之徒無尺寸之柄無左右介紹之先瓦盂錫杖率爾至門則倒衣吐哺躧履起迎唯恐後己乃捐金幣捐囷廩捨所甚愛如執左契交手

相付無難邑此何道也今觀遷老積精營作練學苦空敝衣糲食不以一毫私其身日以飾蠱壞起頹仆爲急又飭其徒二三輩持鉢叩門或持簿乞民間日有獲焉惟資以治寺以故一方道俗皆向慕之凡所欲爲無不如志故成就如此今吾鄉縣之長人者晨擁百吏坐一堂之上赫然如神明之臨又假聲威以怛之而後吏得以投其隙吾欲以柔道理之量其力之所堪任而與之爲均無急之以期無使吏迫之上下休戚共爲一體人人歡然欣戴如駒犢嬰兒之慕以盡夫爲民父母之道夫以子弟而事父母其於奉佛固間然矣故著予之所欲言爲記使歸刻焉紹興十六年七月望晉陵孫覿記

重建佛殿記

洪邁

江自岷山而下歷巴夔湘楚包吞前沫橫漾浯流沱潛澧沔眄金巨川數千百演迤橫放薄于朱方極沛以大然後東入于海舉天下之水莫盛此焉金焦兩山崒然天立鎮乎中流皆有大蘭若岧嶢其上古記謂紫金浮玉者是矣浮玉處其左如幽人逸士巖棲

谷隱恐入林之不密故航葦罕至而僧居觸事隨亦泯歇惟紫金超遙擅勝不復與同蕩然開闢八面應敵所謂江心一峰水面千里潭月雙暎雲天四垂眞能雄跨東南二百州如宸章所表揭者于颿下來萬客鱗萃魚龍之所憑恬人天之所賓悒古今推勝無得擬議寺舊名澤心天禧中眞宗皇帝感宵夢所抵更爲龍游飛帛扁額以賁方來室廬崢嶸概與境稱遭羅魔劫鞠爲燼墟中興以還視力開葺軍師劉寶奮營大殿幾成而厄于火明年郡守韓及祖又嗣爲之築于道謀旋即蠹敗淳熙四年樞密沈公復出治慨然歎曰吾行四方多矣未有如此刹者住山非本色人其可哉乃卑禮厚帛延金華蘊東師于集山俾主張是舍寂而居囂去安而即煩人以爲介介師不屑也徧行其彊悲智歘起自念己身逢此壞相亟倒空鉢囊先衆募捨前所未及一切趍新展前賫以安者舊抗塔院以壯瞻睹壽坊經室庖浴廂縻易翳爲明寬潔敞靚江濱故址隘而不舒累石拓基堤護楡楊作屋二十四楹中建亭命曰烟雨奇觀游士戾止

洗心儲清又捨法施爲後人買田六十頃唯雄殿尊居役鉅費侈居之六年而後敢議擇廉謹僧入閩即山伐木如約浮海歸命黿鼉而協讃節定星而揆日道充于內而跡彰于外其聲遠揚如谷應響施者惟恐不克豐其獻匠者惟恐不克旣其巧度爲崇五十有五尺爲廣七十有四尺縻錢六十萬閱四寒暑而成廓如穹如輪奐華奕卻顧城闕根塵聿清前瞻海潮法音如在吳頭楚尾莫之與京功甫訖師移錫錢塘靈隱邦人願有記使來謁當紹興之季戊馬飲江暴骨堆莽是時長老淨信誘化童隸收拾瘞藏予再奉使往來親見爲之啓于太上被褒寵計僧徒二十人則予于茲山疑若有宿因故書而不辭殿經始于癸卯之孟夏成于乙巳之仲春而記于丁未之秋八月實有二十四日癸巳云

萬壽閣記　　元虞集

南徐古治限大江之壖受衆川之委東趍而將至于海也其浸汪洋以無涯其流舒肆而莫止拳然屹立中江以迎其衝者金山也山有佛祠始建于晉明帝

時梁武帝著水陸齋儀親幸其寺至宋眞宗賜名龍
游禪寺國朝至大己酉僧應深以天子之命主之兼
界以馬薛里吉思所據銀山東西二院且敕使者修
水陸大會如梁之儀延祐至治間又兩敕建會如至
大故事于是應深以辛酉之歲卽寺之右建大閣焉
上嚴萬佛之象下肖羅漢之容爲位五百後三年今
上皇帝潛邸之日由江引舟而親登是閣壯其締構
雄偉而善深之爲也出帑金成佛像千以贊之又三
年皇帝旣登大寶建元天曆三遣使齎名香白金往
祠之山祇波神魚躍龍舞幽顯咸若應感著焉至順
元年秋應深來朝京師十月乙未入見上御奎章閣
奉佛像以進上曰閣中萬佛已莊嚴乎對曰像具而
未完以金也上曰朕悉爲若成之卽出內府寶鈔五
萬緡以賜之仍歸以羅漢莊陷江沙汰之田明日應
深入謝曰臣僧請以萬佛祝萬壽願萬壽等萬佛上
曰朕之崇佛豈私朕躬所願含生均被佛力因名其
閣曰萬壽又明日敕學士臣集勒文以記之臣集聞
諸浮屠氏之說曰充乎法界一佛身也何有于萬及

其化現至百千億恆河之沙析爲微塵猶不能擬豈萬可言用像設教取數于圓以表也臣請喩之以言今我聖皇運至善大慈之心位乎億兆萬民之上一念慮之善一佛之全體也一號令之善一佛之大用也一日二日已具萬幾至于歲時積善無數卽佛之言非萬可計然則聖天子萬施之施豈獨見于斯閣而已哉有生之類無間遠邇大小知上之念己也仰而望之一一如親涵上之恩惠焉辟如瞻日于天人各見日如日視己不知所見共一日也觀月于水人各見月如月視己不知所見同一月也散之諸有名之爲萬歸之于無其實一佛也一佛萬佛也我聖天子一佛萬佛之所具乎一佛之壽已不勝計卽至萬佛其壽無量卽壽卽佛卽佛卽壽是故斯閣可得而名矣請書其事以諗諸來者而深之勸亦得繫于無窮焉

釋迦殿記

牟瓛

普照寺陸士衡別業也自孫氏歸晉兄弟入洛以文人膺事任震動當時倚伏相尋曾未瞬息已有華亭

鶴唳之歎而其臺榭化爲像設研席化爲梵唄乃至今存何歟寺北坐九峰層巒疊嶂相爲蔽虧陰陽家謂風氣藏聚可安于衆者也唐乾元時本號大明寺僧良慧常捌釋迦如來殿逮宋祥符間改賜今額凡三度重建淳祐戊申厄于祝融里人錢武翌首議與造其事未竟子大信繼之咸淳甲戌僧慧思與武翌有舊念不可廢前人功亟勸率賄施以助殿始成衆請行超典殿畢塗塈而營像設于是慧辨賢慧悟秀以白鎮守沙侯欣然厚施久之而就萬瓦鴛浮重簷翬跂加以藻繪金碧交輝中設釋迦像若左若右分列八位備極莊嚴而三世如來圓通大士應眞羅漢諸天人之相亦次第而成至于琉璃無盡燈瓜華諸供具莫不完好每歲州侯率其僚屬于此建道場申祝讚而禱水旱禳風災者亦皆至焉夫成之難則其傳之也必久是役也再見丁未甲子復周蓋非一手足之力而超成其終超既寂其孫子聞來雪求文以記曰是故可以久傳而不廢也爲之贊曰維昔普照王本自法身出光明攝方寸虛空常獨耀盡三千大

千無量河沙界皆佛慧照中夫是之謂普衆生宿業重展轉墮迷悞願佛垂慈憫與除諸障礙譬如摩尼珠烱烱照濁水一作是念已業去障自空而我初不覺心目劃開朗稽首釋迦尊爲我証明之至大戊申三月既望

法輪教寺記略

僧惠光

雙鳳法輪寺離常熟州百里昔有天竺沙門道林支遁禪師自金陵之姑蘇禮吳中石佛像訪瞿硎先生于梅李淸夜露坐見東南一舍外有五色煜然詰旦探至南沙盡界遇一高原隆如息壤二樹合抱至暮棲其下夜將半氣與光忽起南原尋丈之間若合符節師以是謀立道場卓錫記之黎明令耕者斸之其氣若蒸其土五色有石函二龜大盈尺里人聚而觀之移日間化爲鳳翔空盤舞千仞而下止諸樹端僉曰師之道德獲感嘉禎願施此地以建法幢得地四十二畝復輪緡鏹以相其成因是開基捌寺勅賜雙鳳之額地方百里爲雙鳳鄉時東晉成帝咸和六年後師返京師囑弟子子員等繼之化崑山常熟二州

田若干自是僧徒繁衍宋太宗祥符年間例改天下寺額欽勅法輪爲名逮今至正癸巳計千有餘年惜乎古碑磨滅遺事僅存述此以告來者云

寒山寺重興記

明姚廣孝

出閶門西行不十里即楓橋橋之南去尋丈地寒山寺在焉臨運河塘其塘北抵京口南通武林爲衝要之所舟行履馳蟬聯蟻接晝夜靡間唐元和中有寒山子者不測人也冠樺布冠著木履被藍縷衣掣風掣顛笑歌自若來此縛茅以居暑暍則設茗飲濟行旅之渴挽舟之人施以草屩或代其挽尋遊天台寒巖與拾得豐干爲友終隱入巖石而去希遷禪師於此創建伽藍遂額曰寒山寺寺當山水之間不甚幽邃來遊者無慮日唐詩人張懿孫賦楓橋夜泊有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天下傳誦于是黃童白叟皆知有寒山寺也自唐歷五代及宋與元寺凡幾興廢碑刻澌泯無考粵自聖朝永樂三年深谷昶禪師老成有戒行劄授住持赤手奮發化募衆檀剗荊蓁畚瓦礫先建佛殿次立丈室山門及說

法之堂棲禪之所庖庫湢溷凡合有者畢備殿內塑釋迦世尊於中迦葉阿羅侍側文殊普賢二大士坐左右梵王帝釋秉鑪而前十八應眞列于兩傍香雲晻曖金碧焜燿一會靈山儼然未散方丈則設寒拾豐干之像不敢忘其所自也道場一新規模可觀都人士之遊覽豈無如懿孫之題咏者耶雖然深谷與復之偉績寧可泯沒無聞歟其同參友雲海請余記勒石以告夫來者永樂十一年十月長洲姚廣孝撰

虎丘雲巖禪寺記

楊士奇

蘇長洲縣之西北不十里有山曰虎丘吳闔閭所葬處岡阜盤鬱蓊晉王珣及弟珉之別墅咸和二年捐爲寺始東西二寺唐會昌中合爲一而名雲巖者則昉於宋大中祥符間載盧熊郡志如此始清順尊者主此寺至隆禪師而復振歷世變故寺屢壞屢興洪武甲戌寺復燬永樂初普眞主寺始作佛殿寺僧寶林重葺浮圖七級繼普眞者宗南作文殊殿十七年良玠繼宗南作選佛塲又明年作妙莊嚴閣三年落成蓋寺至良玠始復完所作閣之功最鉅凡三重崇

一百尺有奇廣八十尺有奇深六十尺上奉三世佛及萬佛像中奉觀音大士及諸天像其材之費爲鈔三十餘萬貫金石綵繪之費六十餘萬貫又經營作天王殿以次成艮玠杭之海昌人原石其字前僧錄闡教止菴其師也余聞諸刑部主事陳亢宗云余聞虎丘據蘇之勝歲時蘇人閑暇而出游者必之于此士大夫宴餞賓客亦必之於此四方貴人名流之過蘇者必不以事而廢遊于此也然亦有興念夫王氏之嘗樂於此者乎自捨宅建寺以來今千餘年其與山川相輝映稱名勝于東南愈久而不衰者固佛之道足以鼓動天下亦必其徒刻勵勤篤之人能張大其師之道以致夫多助之力也刻勵勤篤之人其用意也宏其立志也確有不爲爲之而孰禦其成哉

聖恩禪庵記

陳亢宗

中吳宿號名區非特以人物產雄天下而佛宇之盛咸極壯麗雖僻壤無處無之郡西連山數十巒然森聳香臺寶坊爭據殊勝若靈巖之軒豁白雲之深秀天池之幽邃固爲古今所稱賞其巋然與於我朝則

聖恩禪庵其一焉庵蓋禪師萬峰蔚公所刱在郡西袁墓邨之鄧蔚山按志以袁為元蔚為尉而名邨以山公嘗得石刻山下乃宋進士廸功葉君和甫墓中物紹興二十九年所藏由是始克正三字之誤碑晚出庵時未甚有名故志不暇悉疑三字或姓則莫知其然也厥地瀕太湖草木清潤郡巒環抱庵當其腹軒豁深秀重樓複閣位置適宜依山勢為起伏層觀疊出如畫法華山自東逶迤而南轉折西指噎半湖中宛若飛舞下有小阜隆然離立類覆鉢正當其前西洞庭諸峰點綴波間處其次而湖南苕霅諸山復次其後云遠黛浮嵐風颿沙鳥日夕容與三萬六千頃之汪瀾七十二峰之奇秀一盱衡若指諸掌初公以元末壬申提其師千巖之學自浙東游歷至是覩厥殊勝丐廸功之元孫華一得棄隙數弓縛禪居之久之人漸信向皇明開天表章眞乘而公道價益隆緇素奔湊洪武九年始闢地為庵閣禮觀音像於中稱曰聖恩壽與其徒普壽等稱演法之堂落成而公示寂壽與其徒普隱用甲乙之傳繼主庵事乃乘其

願力發遺資於經畫指授處建大佛殿以及伽藍祖師二祠再建三塔院齋廚有堂舂磑有室凡像設之莊嚴妙麗則僧普現善明與今住持智璿任之已而首座普持以爲梵宇之製必備鼓鐘警昏旦以集衆而闕焉非所以肅衆乃創重屋範銅爲鉅鐘而法鼓雲鐃則委之僧淨心自是雷轟鯨吼六時震撼花香燈供淨潔鮮明而規制漸備矣永樂七年智璿旣正席尤孜孜於述作首撤大殿瓴甓之毀敗者而一新之議以爲前所造法堂去殿一隅非稱乃改卜于殿後龕置櫥李蔡景和所施大藏經於中易舊爲丈室中奉大士小像前設無盡燈後營僧堂右立碧照軒爲娛賓之署而山門廊廡衆寮庫庾船坊之類一十四年之冬咸用告成于是丹堊紺宇文栱華榱山湧翬飛人天瞻駭而山川改觀四方遊覽之迹莫不以寓目爲勝事雲水之徒從而棲止者恆及百數計有不遠萬里而至者咸謂其勝槩宏模雖宿號名刹者未易過之其爲役至殷爲費至鉅雖出于四方善信之所樂施大殿則郡人金榮甫罄家以濟而功居其

半僧堂則智璿佐以衣盂之羨爲鈔六千緡前後置山園廣二頃餘畝斂其產植貿遷以供歲用不足則賴遠近好事家舟肩之助庸取給焉始公鑿四大井人莫測其意及是人得無遠汲之困益可見其慧力之至矣智璿念自刱始以來三百甲子而登載固未有記爰礱石以文來請予竊以爲天時人事之會合一皆有數是地距郡僅七十里初無祟岡峻嶺長林大澤爲之限方袍羽人之蹤日相尋乎是而有目弗見焉豈非天造地設鬼神呵衛有俟於今日乎方公之得石刻也欣然若有夙契則其兆固非偶然矣抑嘗觀夫所謂名山勝刹者皆興自往昔垂千百年而後刱建始備公以赤手入吳得容膝之棄地於榛莽蒙冪中非若名山勝刹素爲人所欽仰之爲易舉其難奚啻什伯乃能跨而軼之隱然成一大叢林雖由時事之會合而公愿力之感召於人者良不誣已普壽等又能篤于繼述益可見其源流之懿非能深達理事之不二示現有爲以成始成終者疇能然乎方今聖人執金輪以馭世佛日再中行見敕額之頒有

不期而然者矣余不足以知佛學之奧庸備著其山川之美刱始之詳欲使繼之者無忘所事而顧名思義以共報夫君師之恩因不覺其辭之覼縷云

保聖寺安隱堂記

歸有光

長洲東南五十里地名甫里天隨先生之故居在焉今爲保聖教寺而郡志又有白蓮講寺然甫里無二寺蓋白蓮卽保聖之別院也志云寺刱于唐大中間熙寧六年僧惟吉重修白蓮者僅在西廡其後卽爲天隨先生祠區宇非廣不當別稱爲寺也予少時過先生祠游行寺中尋古碑刻殆無存者惟元統二年法華期懺田記存耳成化二十年左善世璇大章來自京師迎其母供養于愛日堂重修此寺又明年五月落成凡爲殿堂七廊廡六十初壞殿時見梁栱間有板識紹興保祐之年故知以前修刱蓋不一而無文字可考也自成化乙未至嘉靖癸亥蓋又七十有七年矣寺之西北有安隱堂安隱者僧住持寺事已謝而退故稱安隱云寺之盛時僧每房皆以堂爲別凡爲堂如安隱比者無慮數十房所爲愛日者亦其

一也主僧法慧懼日盡廢故時安隱之房分爲二派乃與同堂之徒復爲合一誓與其守之請爲堂記鑱之石庶幾少延以待後人夫文章于天地間至重也自大中迄今世變多矣而寺嘗存蓋無廢而不興而文之傳獨少也宜慧之汲汲于此也哉

重修大龍興寺碑記　葉向高

蓋聞聖人載起肇禎歸五嶽之城帝業克昌景福叶萬靈之貺故劍授神冶上皇解佩於山靈夢繞赤蛇大佛開祥於長壽若夫丹陵瑞啓三河白水嘉生九穗巍巍蕩蕩丕答成功鬱鬱葱葱獨鍾佳氣凡以天開地闢通理于黃中虎踞龍蟠茂膺乎赤紀惟睠命而享天心乃受圖而醻神祐欽惟我太祖高皇帝握天鏡以通寶筏廻地軸而履金繩手提日月于迷方力拔乾坤于苦海誕靈縱畝苞囊函夏之光華接統膺期攬結方輿之雄秀洎八紘靖謐四極和寧洞劃石牛舍開白馬爰從中都建大龍興寺其地首諸夏以控天邑總寰瀛而號曰畿三天握鑰于橫襟八部盡圖於指掌仙臺創構佛土宏開鷲華蜚翥鳳之區

虬鉢下潛龍之境引太虛于元鍵遠蒸萬國之雲烟盪元氣于丹楹近簇二陵之風雨蓋功詣幽贊技殫絕羣者閣藻函蓋之容維極挾江山之助於休哉紺宇薦靈于譙亳元房佐祉于岐豐矣迨我英宗睿皇帝闢紫極以登三彌恢駿業孝宗敬皇帝繼黃離而乘六丕圖鴻恩睠龍象于炎崑渙綵綸于福地錦繡重披寶界雲霞頓麗銀庭蓋念五鳳七麟曾肇王基於舊跡千秋萬歲或遊魂夢於故鄉物力方饒周澤維渥故能起雷霆於步顧回蛇蠖於翬飛芝楣桂棟俄盈既盡之墟龍變螺文復見維新之象何期勝地不常刧灰再焰祇樹香沉於幻烏率陀影散於空花四照枝殘醉象攪藤蘿之月三華葉爛毒龍沉舍衛之城繇正嘉而來歷八十餘禩則詹御史事講曹郡守時聘李郡守驥千先後圖之大殿甫成羣工未輯徒存丹雘何取藩垣又二十年而庭鞠茂草法熄殘僧凡在顧瞻無不愴歎屬今皇之御宇緬先德以興思祥逖姚墟鎖支祈於泗水禮降原廟咨神鼎於淮濆愼遴守土之臣肅布康岐之政時則張郡守大孝

從董兵使元學議再圖之而郡丞馬協別駕徐應麟蔡鸞翔周承緒司理趙弘道咸預經營郡丞實綜其事謀僉同於羣策數更極於百年大開覺路於明幽共唱慈風於法俗筇鳩竹馬鶩香闕以披華玉繩珠纓望鷲林而布地由是續往因於未斷合大力於幾成虹霓通雙殿以崢嶸八龍忽涌星日絢重廊而隱現兩鴿齊飛鴛瓦促魚鱗煥墉垣於下麓鶴軒疊鴈齒敞笏室於中巖蓋將揚慧日以輝昏衢亦復灑法雲而清火宅爾其皇幢輝於羽仗魚梵雜以嵩呼曇雯迎劒佩以凝華鬘綵結簪纓而闘色蹌蹌陽馬之曦恍趨規地戞戞風烏之唄疑接中天則嚴威儼若朝廷悃款肅於辟士若夫庭俯喬松窻含遠岫瓜剖華京之浩穰虬蹲湯沐之崇隆噴薄陰陽之氣於重閟之年而斐斐遠冪發揮川嶽之精於方通之候而巙巙盈襟則峯標欲界之仙都天挺明神之窟宅又若仰斗電之重華拾天花於玉雨挹紫雲之異彩競界線於金鋪赤字第一山入微塵而不滅瑤文無盡藏銷刼石以靡窮又若瞻故里於新豐恭承桑梓儼

翠華于初地悽動松楸閱先帝之經營憶創守維艱之會感仁王之啓翼追天人相與之符則投戈而棲意慈林列聖所爲寓神武於不殺也撫遺而遊心豐芑列聖所爲寄無念于昭茲也嗚呼慶鍾長發則繼明襲嘉而兩卜之傳自末神應昌期則重熙累洽而百靈之護彌周蓋先天啓聖嘿契元扃後聖函靈陰扶帝脉此諸君子所爲臨彼岸以褰裳悲化城而反袂嘿初禎于功德昭申明于聖神也緜斯以譚祝釐之典尚屬具文斡蠱之思猶然未事豈與夫掇屠者之金供伊蘭之饌恣塵尾之逸風拔虎溪之勝韻同乎哉至于妙度羣品盡出幽厄萬感咸趨一靈必應則眞如能事姑不論焉役舉于萬曆三十八年肇云初夏落以次年杪迺作銘曰乾函萬籥坤軸九維靈氛葱蒨嘉祉葳蕤常因効法上聖膺期日懸大覺天度羣迷鼇柱斯標龍宮俶奠如鶩于嗜如鹿于苑花雨環纓航雲揲檻日月法燈風雷魚梵爲我摩尼斗極皇皇爲我祇園楚甸章章忍亦佛界福亦佛堂三吳維左荆汝其陽江流漫漫淮流潩潩孤山巉巉鳳

山翼翼是名滌池是名方石度亦非航卓亦非錫蓮花寶墨貝葉龍文天與如大佛與如尊蒸蒸法力消我塵棼形形法寶食我德芬列聖有靈爰清燬宅我望穆清嘿軫人厄二三力臣式我構畫奉宣睿謨還我赫赫神謀於舊人謀於新詎曰力饒而疇國禎詎曰偉觀而重國根以歸帝力以洽帝心智炬不然慈雲不飾其然非空其飾非色羣力則共羣心何式神武慈慈乃見天則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十六卷目錄

僧寺部藝文五（詩）

石壁立招提精舍　宋謝靈運
過瞿溪山僧寺　前人
天安寺疏圃堂　梁武帝
遊鍾山大愛敬寺　同前
和武帝遊鍾山大愛敬寺　蕭統
開善寺法會　前人

往虎窟山寺　簡文帝
望同泰寺浮圖　同前
遊光宅寺詩應令　同前
詠同泰寺浮圖和簡文帝　庾肩吾
登禪岡寺望和虞記室　何遜
奉和同泰寺浮圖　王訓
草堂寺尋無名法師　劉孝先
和無名法師秋夜草堂寺禪房月下　前人
奉和往虎窟山寺　鮑至
往虎窟山寺　孔燾
奉和往虎窟山寺　陸罩
奉和望同泰寺浮圖　王臺卿
奉和往虎窟山寺　前人
奉和往虎窟山寺　王同
同江僕射遊攝山棲霞寺　陳後主
開善寺　陰鏗
遊巴陵空寺　前人

仰同令君攝山棲霞寺山房夜坐六韻 徐孝克
仰和令君 前人
從遊天中寺應令 沈炯
同庾中庶肩吾周處士弘讓遊明慶寺 前人
陪衡陽王遊耆闍寺 張正見
庚寅年二月十二日遊虎丘山精舍 江總
静臥棲霞寺房望徐祭酒 前人
入龍丘巖精舍 前人
明慶寺 前人
入攝山棲霞寺（有序） 前人
遊攝山棲霞寺（有序） 前人
攝山棲霞寺山房夜坐簡徐祭酒周尚書并同
遊羣彥 前人
經始興廣果寺題愷法師山房 前人
遊鍾山開善寺 徐伯陽

春日從將軍遊山寺　何處士
明慶寺石壁　北周王褒
雲居寺高嶺　前人
謁方山靈巖寺　隋煬帝
遊明慶寺悵然懷古　姚察
從駕經大慈照寺　盧思道
展敬上鳳林寺　薛道衡
奉和方山靈巖寺應教　諸葛潁
登白馬山護明寺　孔德紹
送舍利宿定晉巖寺　前人
和盧贊府遊紀國道場　釋慧淨
奉和聖製閏九月九日登莊嚴總持二寺閣　唐宋之問
幸少林寺應制　前人
奉和幸大薦福寺　前人
奉和幸三會寺應制　前人
使過襄陽登鳳林寺閣　前人
遊法華寺　前人

靈隱寺　前人
遊雲門寺　前人
遊梵宇三覺寺　王勃
感遇詩　陳子昂
奉和幸三會寺應制　李嶠
奉和同皇太子過慈恩寺應制二首　張說
灉湖山寺　前人
樂城白鶴寺　沈佺期
遊少林寺　前人
紅樓院應制　前人
奉和幸三會寺應制　鄭愔
酬忠公林亭　包融
和薦福寺英公新構禪室　丁仙芝
宿雲門寺閣　孫逖
和崔司馬登稱心山寺　前人
同皇甫兵曹天宮寺浴室新成招友人賞會　寇坦

題石窟寺	宋昱
題奉國寺	陸海
題龍門寺	前人
過福禪師蘭若	王維
過香積寺	前人
登辨覺寺	前人
過乘如禪師蕭居士嵩丘蘭若	前人
遊化感寺	前人
遊悟眞寺	前人
同王昌齡裴迪諸人遊青龍寺曇壁上人院集和兄維	王縉
遊感化寺曇輿上人山院	裴迪
遊天竺寺	崔顥
光上座廊下衆山五韻	李頎
無盡上人東林禪居	前人
宿香山寺石樓	前人
題璿公山池	前人
宿瑩公禪房聞梵	前人

覺公院施烏石臺　前人
題靈隱寺山頂禪院　綦毋潛
宿龍興寺　前人
過融上人蘭若　前人
題虬上人房　儲光羲
苑外至龍興院作　前人
白湖寺後溪宿雲門　常建
破山寺後禪院　前人
題石甕寺　范朝
宿天竺寺　陶翰
陪元侍御遊支硎山寺　劉長卿
秋日登吳公臺上寺遠眺　前人
秋夜雨中諸公過靈光寺所居　前人
登思禪寺上方經修竹茂林　前人
宿北山禪寺　前人
集梁耿開元寺所居院　前人
將赴嶺外留題蕭寺遠公院　前人
題武丘寺　前人

題靈祐和尚故居　前人
自道林寺西入石路至麓山寺過法崇禪師故居　前人
尋盛禪師蘭若　前人
疾愈過龍泉寺精舍呈易業二公　孟浩然
題終南翠微寺空上人房　前人
題大禹寺義公禪房　前人
題融公蘭若　前人
宿立公房　前人
遊景光寺蘭若　前人
來闍黎新亭作　前人
與從姪杭州刺史良遊天竺寺　李白
陪族叔當塗宰遊化城寺升公清風亭　前人
廬山東林寺夜懷　前人
安州般若寺水閣納凉喜遇薛員外乂　前人

春日歸山寄孟浩然　前人
起度律師同居東齋院　韋應物
神靜師院　前人
與盧陟同遊永定寺北池僧齋　前人
遊靈巖寺　前人
秋景詣瑯琊精舍　前人
藍嶺精舍　前人
寓居灃上精舍寄于張二舍人　前人
登寶意寺上方舊遊　前人

同諸公遊雲公禪寺　張謂
登嘉州凌雲寺作　岑參
登總持寺　前人
題三會寺蒼頡造字臺　前人
奉陪韋潤州遊鶴林寺　李嘉祐
遊龍門奉先寺　杜甫
大雲寺贊公房二首　前人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前人

謁文公上方　前人
法鏡寺　前人
山寺　前人
嶽麓山道林二寺行　前人

神異典第一百十六卷

僧寺部藝文五（詩）

石壁立招提精舍

宋謝靈運

四城有頓躓　三世無極已　浮歡昧眼前　沈照貫終始
壯齡緩前期　頹年迫暮齒　揮霍夢幻頃　飄忽風雷起
良緣迨未謝　時逝不可俟　敬擬靈鷲山　尚想祇洹軌
絕溜飛庭前　高林映窻裏　禪室棲空觀　講宇析妙理

過瞿溪山僧寺

前人

迎旭凌絕磴　映泫歸漵浦　鑽燧斷山木　掩岸墐石戶

結架非丹甍藉田資宿莽同遊息心客曖然若可覩清霄颺浮烟空林響法鼓忘懷狎鷗鯈攝生馴兕虎望嶺眷靈鷲延心念淨土若乘四等觀永拔三界苦

天安寺疏圃堂　梁武帝

乘和蕩猶豫此焉聊止息連山去無限長洲望不極參差照光彩左右皆春色晻曖矚遊絲出沒看飛翼其樂信難忘倏然寧有飾

遊鍾山大愛敬寺　同前

曰予受塵縛未得畱蓋纏三有同永夜六道等長眠才性乏方便智力非善權生住無停相剎那即徂遷歎逝比悠稔交臂乃奢年從流旣難反弱喪謂不然二苦常追隨三毒自燒然貪癡養憂畏熱惱坐焦煎道心理歸終信首故宜先駕言追善友回輿尋勝緣面勢周大地縈帶極長川稜層疊嶂遠迤邐隥道懸朝日照花林光風起香山飛鳥發差池出雲去連綿落英分綺色墜露散珠圓當道蘭藿靡臨階竹便娟幽谷響嚶嚶石瀨鳴濺濺蘿短未中攬葛嫩不任牽攀緣傍玉澗褰陟度金泉長途弘翠微香樓間紫煙

慧居超七淨梵住踰八禪始得展身敬方乃遂心虔
菩提聖種子十力良福田正趣果上果歸依天中天
一道長死生有無離二邊何待崆峒右豈羨汾陽前
以我初覺意貽爾後來賢

和武帝遊鍾山大愛敬寺　蕭統

唐遊薄汾水周載集瑤池豈若欽明后迴鑾鷲嶺岐
神心鑒無相神化育有爲以茲慧日照復見法雨垂
萬邦躋仁壽兆庶滌塵羈望雲雖可識日用豈能知
湍名冠子姒德澤邁軒羲班班仁獸集匹匹翔鳳儀
善遊茲勝地茲嶽信靈奇嘉木互紛糺層峰鬱蔽虧
丹藤繞垂幹綠竹蔭清池舒華匝長坂好鳥鳴喬枝
霏霏慶雲動靡靡祥風吹谷虛流鳳管野綠映丹麾
帷宮設廛外帳殿臨郊垂俯同南風作斯文良在斯
伊臣限監國卽事阻陪隨顧惟實庸菲冲薄竟奚施
至理徒興羨終然類管窺上聖良善誘下愚慚不移

開善寺法會　前人

棲鳥猶未翔命駕出山莊詰屈登馬嶺迴互入羊腸
稍看原靄靄漸見岫蒼蒼落星埋遠樹新霧起朝陽

陰池宿早鴈寒風催夜霜茲地信閒寂清曠惟道場
玉樹琉璨水羽帳鬱金牀紫柱珊瑚地神幢明月璫
牽蘿下石磴攀桂陟松梁澗斜日欲隱煙生樓半藏
千祀終何邁百代歸我皇神功照不極睿鏡湛無方
法輪明暗室慧海渡慈航塵根久未洗希霑垂露光

往虎窟山寺　簡文帝

塵中喧慮積物外衆情捐茲地信爽塏墟壟瞹阡綿
藹藹車徒邁飄飄旌旆懸細松斜遶逕峻嶺半藏天
古樹無枝葉荒郊多野煙分花出黃鳥挂石下新泉
蓊鬱均雙樹清虛類八禪栖神紫臺上縱意白雲邊
徒然嗟小藥何由齊大年

望同泰寺浮圖　同前

遙看宮佛圖帶壁復垂珠銀燭踰漢汝寶鐸邁昆吾
日起光芒散風吟宮徵殊露落盤恆滿桐生鳳不雛
飛幡雜晚虹畫鳥狎晨鳧梵世陵空下應眞蔽景趨
帝馬咸千轡天衣盡六銖意樂開長表多寶現金軀
能令苦海渡復使慢山踰願能同四忍長當出九居

遊光宅寺詩應令　同前

陪遊入舊豐雲氣鬱青蔥紫陌垂青柳輕槐拂慧風
八泉光綺樹四柱暖臨空翠網隨煙碧丹花共日紅
方欣大雲溥慈波流淨宮

詠同泰寺浮圖和簡文帝　庾肩吾

望園臨柰苑王城對鄴宮還從飛閣內遙見崛山中
天衣疑拂石鳳翅欲凌空雲甍猶帶雨石井不生桐
盤承雲表露鈴搖天上風月出琛含采天晴幡帶虹
周星疑更落漢夢似今通我后情初照不與伊川同
方應捧馬出永得離塵蒙

登禪岡寺望和虞記室　何遜

南望南郭門拱樹梢雲密北窻北湊道重樓霧中出
接樹隱高蟬交枝承落日光陰不可捨懷抱何由悉

奉和同泰寺浮圖　王訓

副君坐飛觀城旁屬大林王門雖八達露塔復千尋
重櫨出漢表層栱冒雲心崑山雕潤玉麗水瑩明金
懸盤同露掌垂鳳似飛禽月落簷西暗日去柱東侵
反流開睿屬搦翰動神襟願託牢舟返長免愛河深

草堂寺尋無名法師　劉孝先

飛鏡點青天橫照滿樓前深林生夜冷複閣上宵煙
葉動花中露湍鳴闇裏泉竹風聲若雨山蟲聽似蟬
摘果仍荷藉酌水用花傳一巵聊自飲萬事且蕭然

和無名法師秋夜草堂寺禪房月下　前人

幽人住山北月上照山東洞戶臨松徑虛窗隱竹叢
出林避炎影步逕逐涼風平雲斷高岫長河隔淨空
數螢流暗草一鳥宿疎桐興逸煙霄上神閒宇宙中
還思城闕下何異處樊籠

奉和往虎窟山寺　鮑至

神心睠物序訪道絕塵囂林疎蓋影出風去管聲遙
息徒依勝境稅駕上山椒年還節已仲野綠氣方韶
短葉生喬樹疎花發早條遠峯帶雲沒流煙雜雨飄
復茲承乏者頒名厠末僚願藉連河潤庶影慧燈昭
一知衣內寶方憇茲地遼

往虎窟山寺　孔燾

聖情想區外脂駕出西南前驅聞鳳管後乘躍龍驂
爰遊非逸豫幽谷有靈龕兼覩息心者宴坐臨清潭

禪食寧須稼雲衣不待蠶蘋荇緣澗壑蘿蔦蔓松楠
鶯林響初轉春畦藥欲含惑心隨教遣法味與恩覃
庶憑八解力永滅六塵貪

奉和往虎窟山寺　陸罩

雞鳴動睟駕柰苑睠晨遊朱鑣陵九達青蓋出層樓
葳華滿芳岫虹彩被春洲褖吹臨風遠旌羽映九斿
喬枝隱修逕曲澗聚輕流徘徊花草合瀏亮鳥聲遒
金盤響清梵涌塔應鳴桴慧雲方靡靡流水正悠悠
寶歸徒荷教信解愧難酬

奉和望同泰寺浮圖　王臺卿

朝光正晃朗踊塔標千丈儀鳳異靈烏金盤代仙掌
積栱成雕桷高簷挂珠網寶地若池沙風鈴如樹響
刻削生千變丹青圖萬象烟霞時出沒神仙乍來往
晨霧半層生飛幡接雲上遊蜺不敢息翔鵾詎能仰
讚善資哲人流詠歸明兩願假舟航末彼岸誰云廣

奉和往虎窟山寺　前人

我王宗勝道駕言從所之輜軒轉朱轂驪馬躍青絲
清渠影高蓋遊樹拂行旗賓從紛雜沓景物共依遲

飛梁通澗道架宇接山基叢花臨迴砌分流繞曲墀
誰言非勝境雲山獨在茲塵情良易著道性故難緇
承恩奉教義方當弘受持

奉和往虎窟山寺　王同

美境多勝迹道場實茲地造化本靈奇人功兼製置
房廊相映屬堦閣並殊異高明留睿賞清淨穆神思
豫遊窮嶺歷藉此方春至野花奪人眼山鶯紛可喜
風景共鮮華水石相輝媚法像無塵染眞僧絕名利
陪遊既伏心聞道方刻意

同江僕射遊攝山棲霞寺　陳後主

時宰磻溪心非關狎竹林鷲嶽青松遶雞峯白日沉
天迴浮雲細山空明月深摧殘枯樹影零落古藤陰
霜村夜烏去風路寒猿吟自悲堪出俗詎是欲抽簪

開善寺　陰鏗

鷲嶺春光遍王城野望通登臨情不極蕭散趣無窮
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棟裏歸雲白窗外落暉紅
古石何年臥枯樹幾春空淹留昔未及幽桂在芳叢

遊巴陵空寺　前人

日宮朝絕磬月殿夕無扉網交雙樹葉輪斷七燈輝
香盡奩猶馥幡塵畫漸微借問將何見風氣動天衣

仰同令君攝山棲霞寺山房夜坐六韻　徐孝克

戒壇青石路靈相紫金峰影盡皈依鴿餐迎守護龍
晨朝宣寶偈寒夜斂疎鐘雞蘭靜含握仁智獨從容
五禪清慮表七覺蕩心封願言於此處攜手屢相逢

仰和令君　前人

上宰明四空迴車八道中洞涼容麥氣巖光對月宮
香來詎經火花散不隨風澗松無異聒禪桂兩分叢
虛薄誠爲累何因偶會同暫此乖山北猶可向牆東

從遊天中寺應令　沈炯

福界新開草名僧共下筵楊枝生拱樹錫杖呪飛泉
石座應朝講山龕擬夜禪當非舍衛國賣地取金錢

同庾中庶肩吾周處士弘讓遊明慶寺　前人

鷲嶺三層塔菴園一講堂馴烏逐飯磬狎獸繞禪牀
摘菊山無酒燃松夜有香幸得同高勝於此瑩心王

陪衡陽王遊耆闍寺　張正見

甘棠聽訟罷福宇試登臨兔苑移飛蓋王城列玳簪
階荒猶累玉地古尚填金龍橋丹桂偃鷲嶺白雲深
秋窻被旅葛夏戸響山禽淸風吹麥隴細雨濯梅林

庚寅年二月十二日遊虎丘山精舍　江總

縱棹憐廻曲尋山靜見聞每從芳杜性須與俗人分
貝塔涵流動花臺偏領芬蒙龍出簷桂散漫繞窻雲
情幽豈狥物志遠易驚羣何由狎魚鳥不願屈元纁

靜臥棲霞寺房望徐祭酒　前人

絕俗俗無侶修心心自齋連崖夕氣合虛宇宿雲霾
臥藤新接戸攲石久成階樹聲非有意禽戲似忘懷
故人市朝狎心期林壑乖唯憐對芳杜可以爲吾儕

入龍丘巖精舍　前人

法堂猶集鴈仙竹幾成龍聊承丹桂馥遠視白雲峰
風窻穿石竇月牖拂霜松暗谷畱征鳥空林徹夜鐘
陰崖未辨色疊樹豈知重溘此哀時命吁嗟世不容
無由訪詹尹何去復何從

十五詩書日六十軒冕年名山極歷覽勝地殊留連

明慶寺　　前人

幽崖聳絕壁洞穴瀉飛泉金河知證果石室乃安禪
夜梵聞三界朝香徹九天山階步皎月澗戶聽涼蟬
市朝霑草露淮海作桑田何言望鍾嶺更復切秦川

入攝山棲霞寺（有序）　　前人

壬寅年十月十八日入攝山棲霞寺登岸極峭頗暢懷抱至德元年癸卯十月二十六日又再遊此寺布法師施菩薩戒甲辰年十月二十五日奉送金像還山限以時務不得恣情淹留乙巳年十一月十六日更獲拜禮仍停山中宿末夜留連棲神悚聽但交臂不停薪指俄謝率製此篇以記即目俾後來賞者知余山志

淨心抱冰雪暮齒逼桑榆太息波川迅悲哉人世拘
歲華皆採穫冬晚共嚴枯濯流濟八水開襟入四衢
茲山靈妙合當與天地俱石瀨乍深淺崖煙遞有無
缺碑橫古隧盤木臥荒塗行行備履歷步步轔威紆
高僧迹共遠勝地心相符樵隱各有得丹青獨不渝

遺風佇芳桂比德喻生芻寄言長往客悽然傷鄙夫

遊攝山棲霞寺（有序）　前人

禎明元年太歲丁未四月十九日癸亥入攝山展慧布法師憶謝靈運集還故山入石壁中尋曇隆道人有詩一首十一韻今此拙作仍學康樂之體

霢霂時雨霽清和孟夏肇棲宿綠野中登頓丹霞杪
敬仰高人德抗志塵物表三空豁已悟萬有一何小
始從情所寄冥期諒不少荷衣步林泉麥氣涼昏曉
乘風面泠泠候月臨皎皎煙崖憩古石雲路排征鳥
披逕憐森沉攀條惜杳裊平生忘是非朽謝豈矜矯
五淨自此涉六塵庶無擾

攝山棲霞寺山房夜坐簡徐祭酒周尚書幷同遊羣彥　前人

澡身事珠戒非是學金丹月磴時橫枕雲崖宿解鞍
梵宇調心易禪庭數息難石澗水流靜山窻葉去寒
君思北闕駕我惜東都冠翻愁夜鐘盡同志不盤桓

經始興廣果寺題愷法師山房　前人

息舟候香埠悵別在寒林竹近交枝亂山長絕逕深

輕飛入定影落照有疎陰不見投雲狀空留折桂心

遊鍾山開善寺　徐伯陽

聊追鄴城友躡步出蘭宮法侶殊人世天花異俗中
鳥聲不測處松吟未覺風此時超愛網還復洗塵蒙

春日從將軍遊山寺　何處士

蘭庭厭俗賞柰苑矚年華始入香山路仍逢火宅車
慈門數片葉道樹一林花雖悟危藤鼠終悲在篋蛇

明慶寺石壁　北周王褒

夏水懸臺際秋泉帶雨餘石生銘字長山久谷神虛

雲居寺高嶺　前人

中峰雲已合絕頂日猶晴邑居隨望近風煙對眼生

謁方山靈巖寺　隋煬帝

梵宮既隱隱靈岫亦沉沉平郊送晚日高峰落遠陰
迴旛飛曙嶺疎鐘響晝林蟬鳴秋氣近泉吐石溪深
抗迹禪枝地發念菩提心

遊明慶寺悵然懷古　姚察

地靈居五淨山幽寂四禪月宮臨鏡石花讚繞峰蓮
霞暉間旛影雲氣合爐煙迴松高偃蓋水瀑細分泉

含風萬籟響褭露百花鮮宿昔尋眞趣結友亟留連
山庭出藿靡澗沚濯潺湲因斯事熏習便得息攀緣
何言遂雲雨懷此悵悠然徒有南登望會逐東流旋

從駕經大慈照寺　盧思道

元風冠東戸內範軼西陵大川開寶匣福地下金繩
繡栭高可映畫栱疊相承日馭非難假雲師本易憑
陽室疑停燧陰軒類鑿冰迴題飛星沒長楣宿露凝
旌門曙光轉輦道夕雲蒸山祇効靈物水若薦休徵
薄命叨恩紀微軀竊自凌優游徒可恃周賚未難勝

展敬上鳳林寺　薛道衡

淨土連幽谷寶塔對危峰林棲丹穴鳳地邇白沙龍
獨巖樓迴出複道閣相重洞開朝霧歛石濕曉雲濃
高篠低雲蓋風枝響和鐘簷陰翻細柳澗影落長松
珠柱浮明月蓮座吐芙蓉隱淪徒有意心迹未相從

奉和方山靈巖寺應教　諸葛潁

名山鎭江海梵宇駕風煙畫栱臨松蓋鑿牖對峰蓮
雷出陛基下雲歸梁棟前靈光辨晝夜輕衣數劫年
一陪香作食長用福爲田

登白馬山護明寺　　孔德紹

名嶽標形勝危峰遠鬱紆成象建環極大壯闡規模
層臺聳靈鷲高殿邇陽烏暫同遊閬苑還類入仙都
三休開碧嶺萬戸洞金鋪攝心罄前禮訪道挹中虛
遙瞻盡地軸長望極天隅白雲起梁棟丹霞映栱櫨
露花疑濯錦泉月似沉珠今日桃源客相顧失歸塗

送舍利宿定晉巖寺　　前人

仁祠表虛曠祇園展肅恭棲息翠微嶺登頓白雲峰
映流看夜月臨風聽曉鐘澗芳十步草崖陰百丈松
蕭然遙路絕無復市朝蹤

和盧贊府遊紀國道場　　釋慧淨

日光通漢室星彩晦周朝法域從此構香閣本岧嶢
珠盤仰承露刹鳳俯摩霄落照侵虛牖長虹拖跨橋
高才暫騁目雲藻逐飄颻欲追千里驥終是謝連鑣

奉和聖製閏九月九日登莊嚴總持二寺閣　　唐宋之問

閏月再重陽仙輿歷寶坊帝歌雲稍白御酒菊猶黃
風鐸喧行漏天花拂舞行豫遊多景福梵宇日生光

幸少林寺應制　前人

紺宇橫天室迴鑾指帝休曙陰迎日盡春氣抱巖流
空樂繁行漏香烟薄彩斿玉膏從此泛仙馭接浮丘

奉和幸大薦福寺（寺即中宗舊宅）　前人

香刹中天起宸遊滿路輝乘龍太子去駕象法王歸
殿飾金人影窻搖玉女扉稍迷新草木遍識舊庭闈
水入禪心定雲從寶思飛欲知皇劫遠初拂六銖衣

奉和幸三會寺應制（傳是倉頡造書臺）　前人

六飛迴玉輦雙樹謁金仙瑞鳥呈書字神龍吐浴泉
淨心遙證果睿想獨超禪塔湧香花地山圍日月天
梵音迎漏徹空樂倚雲懸今日登仁壽長看法鏡圓

使過襄陽登鳳林寺閣　前人

香閣臨清漢丹梯隱翠微林篁天際密人世谷中違
苔石銜仙洞蓮舟泊釣磯山雲浮棟起江雨入庭飛
信美雖南國嚴程限北歸幽尋不可再留步惜芳菲

遊法華寺　前人

高岫擬耆闍眞乘引妙車空中結樓殿意表出雲霞
後果纏三足前因感六牙宴林薰寶樹水溜滴金沙

寒谷梅猶淺溫庭橘未華臺香紅藥亂塔影綠篁遮果漸輪王族緣超梵帝家晨行踏忍草夜誦得靈花江郡將何匹天都亦未加朝來沿汎所應是逐仙槎

靈隱寺　前人

鷲嶺鬱岧嶢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未凋夙齡尚遐異披對滌煩囂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

遊雲門寺　前人

維舟探靜域作禮事尊經投迹一蕭散爲心自杳冥龕依大禹穴樓倚少微星沓嶂圍蘭若迴谿抱竹庭覺花塗砌白甘露洗山青鴈塔鶱金地虹橋轉翠屏人天宵現景神鬼晝潛形理勝常虛寂緣空自感靈入禪從鴿繞說法有龍聽刧累終期滅塵躳且未寧搖搖不安寐待月詠巖扃

遊梵宇三覺寺　王勃

香閣披青磴琱臺控紫岑葉齊山路狹花積野壇深蘿幌棲禪影松門聽梵音遽欣陪妙躅延賞滌煩襟

感遇詩　陳子昂

聖人不利己憂濟在元元黃屋非堯意瑤臺安可論吾聞西方化清淨道彌敦奈何窮金玉雕刻以爲尊雲構山林盡瑤圖珠翠煩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夸愚適增累矜智道逾昏

奉和幸三會寺應制（寺傳云蒼頡造書臺）　李嶠

故臺蒼頡里新邑紫泉居歲在開金寺時來降玉輿龍形雖近刹鳥跡尚留書竹是蒸青外池仍點墨餘天文光聖草寶思合眞如謬奉千齡日欣陪十地初

奉和同皇太子過慈恩寺應制　張說

翼翼宸恩永煌煌福地開離光升寶殿震氣繞香臺上界旛花合中天伎樂來願君無量壽仙樂屢裴徊

其二

朗朗神居峻軒軒瑞象威聖君成願果太子拂天衣至樂三靈會深仁四皓歸還聞渦水曲更繞白雲飛

灉湖山寺　前人

空山寂歷道心生虛谷迢遙野鳥聲禪室從來塵外賞香臺豈是世中情雲間東嶺千重出樹裏南湖一

片明若使巢由知此意不將蘿薜易簪纓

樂城白鶴寺

沈佺期

碧海開龍藏青雲起鴈堂潮聲迎法鼓雨氣濕天香
樹接前山暗谿承瀑水凉無言謫居遠淸淨得空王

遊少林寺

前人

長歌遊寶地徙倚對珠林鴈塔風霜古龍池歲月深
紺園澄夕霽碧殿下秋陰歸路烟霞晚山蟬處處吟

紅樓院應制

前人

紅樓疑見白毫光寺逼宸居福盛唐支遁愛山情謾
切曇摩泛海路空長經聲夜息聞天語爐氣晨飄接
御香誰謂此中難可到自憐深院得徊翔

奉和幸三會寺應制（寺傳倉頡造書臺）

鄭愔

鳥籀遺新閣龍旗訪古臺造書臣頡往觀跡帝羲來
法界山川匝宸心宇宙該梵音隨駐輦天步接乘杯
舊苑經寒露殘池問劫灰散花將捧日俱喜聖詞開

酬忠公林亭

包融

江外有眞隱寂居歲已侵結廬近西術種樹久成陰
人迹乍及戶車聲遙隔林自言解塵事咫尺能輜塵

爲道豈廬壑會靜由吾心方秋院木落仰望日蕭森
持我興來趣採菊行相尋塵念到門盡遠情對君深
一談入理窟再索破幽襟安得山中信致書移尚禽

和薦福寺英公新構禪室　丁仙芝

上人久棄世中道自忘筌寂照出羣有了心清衆緣
所以於此地築館開青蓮果藥羅砌下烟虹垂戸前
呪中灑甘露指處流香泉神遠日無事體清宵不眠
枳聞廬山法松入漢陽禪一枕西山外虛舟常浩然

宿雲門寺閣　孫逖

香閣東山下煙花象外幽懸燈千嶂夕捲幔五湖秋
畫壁餘鴻鴈紗牕宿斗牛更疑天路近夢與白雲遊

和崔司馬登稱心山寺　前人

郡府乘休日王城訪道初覺花迎步履香草藉行車
倚閣觀無際尋山坐太虛巖空迷禹跡海靜望秦餘
翡翠巢珠網鵾鷄閒綺疏地靈資淨土水若護眞如
寶樹誰攀折禪雲自卷舒晴分五湖勢烟合九嶷居
生滅紛無象窺臨已得魚嘗聞寶刀贈今日奉瓊琚

同皇甫兵曹天宮寺浴室新成招友人賞會

寇坦

溫室歡初就蘭交託勝因共聽無漏法兼濯有爲塵
水潔三空性香沾四大身清心多善友頌德慰同人

題石窟寺（魏孝文所置）

宋昱

梵宇開金地香龕鑿鐵圍影中羣象動空裏衆靈飛
簷牖籠朱旭房廊挹翠微瑞蓮生佛步瑤樹挂天衣
邀福功雖在興王代久非誰知雲朔外更覩化胡歸

題奉國寺

陸海

新秋夜何爽露下風轉淒一磬竹林外千燈花塔西

題龍門寺

前人

牕燈林靄裏聞磬水聲中更與龍華會爐烟滿夕風

過福禪師蘭若

王維

巖壑轉微逕雲林隱法堂羽人飛奏樂天女跪焚香
竹外峰偏曙藤陰水更凉欲知禪坐久行路長春芳

過香積寺

前人

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古木無人逕深山何處鐘
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

登辨覺寺

前人

竹逕從初地蓮峰出化城隱中三楚盡林外九江平輭草乘趺坐長松響梵聲空居法雲外觀世得無生

過乘如禪師蕭居士嵩丘蘭若　前人

無著天親弟與兄嵩丘蘭若一峯晴食隨鳴磬巢烏下行踏空林落葉聲迸水定侵香案濕雨花應共石牀平深洞長松何所有儼然天竺古先生

遊化感寺　前人

翡翠香煙合琉璃寶地平龍宮連棟宇虎穴傍檐楹谷靜唯松響山深無鳥聲瓊峰當戶拆金澗透林明郢路雲端迥秦川雨外晴鴈王銜果獻鹿女踏花行抖擻辭貧里歸依宿化城繞籬生野蕨空館發山櫻香飯青菰米嘉蔬綠筍莖誓陪清梵末端坐學無生

遊悟眞寺　前人

聞道黃金地仍開白玉田擲山移巨石呪嶺出飛泉猛虎同三逕愁猿學四禪買香然綠桂乞火踏紅蓮草色搖霞上松聲汎月邊山河窮百二世界接三千梵宇聊憑視王城遂渺然灞陵纔出樹渭水欲連天遠縣分朱郭孤村起白煙望雲思聖主披霧隱羣賢

薄宦慙尸素終身擬尚元誰知草庵客曾和柏梁篇

同王昌齡裴迪諸人遊青龍寺曇壁上人院集和兄維　　王縉

林中空寂舍階下終南山高臥一牀上迴看六合閒
浮雲幾處滅飛鳥何時還問義天人接無心世界閒
誰知大隱者兄弟自追攀

遊感化寺曇與上人山院　　裴迪

不遠灞陵邊安居向十年入門穿竹徑留客聽山泉
鳥囀深林裏心閒落照前浮名竟何益從此願棲禪

遊天竺寺　　崔顥

晨登天竺山山殿朝陽曉厓泉爭噴薄江岫相縈繞
直上孤頂高平看衆峰小南州十二月地煖冰雪少
蒼翠滿寒山藤蘿覆冬沼花龕瀑布側青壁石林杪
鳴鐘集人天施飯聚猿鳥洗意歸清淨澄心悟空了
始知世上人萬物一何擾

光上座廊下衆山五韻　　李頎

名嶽在廡下吾師居一牀每聞楞伽經只對清翠光
百谷聚雪色苺苔侵屋梁氣盤古壁轉勢引幽階長

願遊薛葉下日見金爐香

無盡上人東林禪居　前人

草堂每多暇時謁山僧門所對但羣木終朝無一言我心愛流水此地臨清源含吐山上日蔽虧松外村孤峰隔身世百衲老寒暄禪戸積朝雪花龕來暮猿顧余守耕稼十載隱田園蘿篠慰春汲巖潭恣討論洩雲豈知限至道莫探元且願啓關鎖於焉微尚存

宿香山寺石樓　前人

夜宿翠微半高樓聞暗泉漁舟帶遠火山磬發孤煙衣拂雲松外門清河漢邊峰巒低枕席世界接人天靄靄花出霧輝輝星映川東林曙鶯滿惆悵欲言還

題瑢公山池　前人

遠公遁跡廬山岑開士幽居祇樹林片石孤雲窺色相清池皓月映禪心指揮如意天花落坐臥閑房春草深此外俗塵都不染唯餘元度得相尋

宿瑩公禪房聞梵　前人

花宮仙梵遠微微月隱高城鐘漏稀夜動霜林驚落葉曉聞天籟發清機蕭條已入寒空靜颯沓仍隨秋

雨飛始覺浮生無住著頓令心地欲歸依

覺公院施鳥石臺　　前人

石臺置香飯齋後施諸禽童子亦知善衆生無懼心苔痕藏曉露盤勢出香林錫杖或圍繞吾師一念深

題靈隱寺山頂禪院　　綦毋潛

招提此山頂下界不相聞塔影挂清漢鐘聲和白雲觀空靜室掩行道衆香焚且駐西來駕人天日未曛

宿龍興寺　　前人

香刹夜忘歸松青古殿扉燈明方丈室珠繫比丘衣白日傳心靜青蓮喻法微天花落不盡處處鳥銜飛

過融上人蘭若　　前人

山頭禪室挂僧衣牕外無人溪鳥飛黃昏半在山下路卻聽鐘聲連翠微

題虬上人房　　儲光羲

禪宮分兩地釋子一爲心入道無來去清言見古今江寒池水綠山暝竹園深別有中天月遙遙散夕陰

苑外至龍興院作　　前人

朝遊天苑外忽見法筵開山勢當空出雲陰滿地來

疎鐘淸月殿幽梵靜花臺日暮香林下飄飄仙步廻

白湖寺後溪宿雲門　常建

落日山水淸亂流鳴淙淙舊蒲雨抽節新花水對牕
溪中日已沒歸鳥多爲雙杉松引直路出谷臨前湖
洲渚晚色靜又觀花與蒲入溪復登嶺草淺寒流速
圓月明高峰春山因獨宿松陰澄初夜曙色分遠目
日出城南隅靑靑媚川陸亂花覆東郭碧氣銷長林
四郊一淸影千里歸寸心前瞻王程促却戀雲門深
畢景有餘興到家調玉琴

破山寺後禪院　前人

淸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唯聞鐘磬音

題石甕寺　范朝

勝境宜長望遲春好散愁關連四塞起河帶八川流
複磴承香閣重巖映彩樓爲臨溫液近偏美聖君遊

宿天竺寺　陶翰

松柏亂巖口山西微徑通天開一峰見宮闕生虛空
正殿倚霞壁千樓標石叢夜來猿鳥靜鐘梵寒雲中

岑翠映湖月泉聲雜谿風心超諸境外了與懸解同
明發氣候改起視長崖東湖色濃蕩漾海光漸曈曚
葛仙跡尚在許氏道猶崇獨往古來事幽懷期二公

陪元侍御遊支硎山寺　劉長卿

支公去已久寂寞龍華會古木閉空山蒼然暮相對
林巒非一狀水石有餘態密竹藏晦明羣峰爭向背
峰峰帶落日步步入青靄香氣空翠中猿聲暮雲外
留連南臺客想像西方內因逐溪水還觀心兩無礙

秋日登吳公臺上寺遠眺（寺即陳將吳明徹戰場）　前人

古臺搖落後秋入望鄉心野寺來人少雲峰隔水深
夕陽依舊壘寒磬滿空林惆悵南朝事長江獨至今

秋夜雨中諸公過靈光寺所居　前人

晤語青蓮舍重門閉夕陰向人寒燭靜帶雨夜鐘沈
流水從他事孤雲任此心不能捐斗粟終日愧瑤琴

登思禪寺上方經修竹茂林　前人

上方幽且暮臺殿隱朦朧遠磬秋山裏清猿古木中
衆溪連竹路諸嶺共松風儻許棲林下甘成白首翁

宿北山禪寺

前人

上方鳴夕磬林下一僧還密行傳人少禪心對虎閑
青松臨古路白月滿寒山舊識牕前桂經霜更待攀

集梁耿開元寺所居院

前人

到君幽臥處爲我掃莓苔花雨晴天落松風終日來
路經深竹過門向遠山開豈得長高枕中朝正用才

將赴嶺外留題蕭寺遠公院

前人

竹房遙閉上方幽苔徑蒼蒼訪昔遊內史舊山空日暮南朝古木向人秋天香月色同僧室葉落猿啼傍客舟此去播遷明主意白雲何事欲相留

題武丘寺

前人

青林武丘寺林際翠微路仰見山僧來遙從飛鳥處
茲峰淪寶玉千載唯丘墓埋劍人空傳鑿山龍已去
捫蘿披翳薈路轉夕陽遽虎嘯崖谷寒猿鳴杉松暮
裴回北樓上江海窮一顧日映千里帆鴉歸萬家樹
暫因愜所適果得捐外慮庭暗棲閑雲簷香滴甘露
久迷空寂理多爲繁華故永欲投死生餘生豈能誤

題靈祐和尚故居

前人

嘆逝翻悲有此身禪房寂寞見流塵六時行逕空秋草幾日浮生哭故人風竹自吟遙入磬雨花隨淚共沾巾殘經窻下依然在憶得山中問許詢

自道林寺西入石路至麓山寺過法崇禪師故居　　前人

山僧候谷口石路拂莓苔深入泉源去遙從樹杪回香隨青靄散鐘過白雲來野雪空齋掩山風古殿開桂寒知自發松老問誰栽惆悵湘江水何人更渡杯

尋盛禪師蘭若　　前人

秋草黃花覆古阡隔林何處起人烟山僧獨在山中老唯有寒松見少年

疾愈過龍泉寺精舍呈易業二公　　孟浩然

亭午聞山鐘起行散愁疾尋林采芝去谷轉松蘿密旁見精舍開長廊飯僧畢石渠流雪水金子耀霜橘竹房思舊遊過憩終永日入洞窺石髓傍崖採蜂蜜日暮辭遠公虎溪相送出

題終南翠微寺空上人房　　前人

翠微終南裏雨後宜返照閉關久沈冥杖策一登眺
遂造幽人室始知靜者妙儒道雖異門雲林頗同調
兩心喜相得畢景共談笑暝還高窻眠時見遠山燒
緬懷赤城標更憶臨海嶠風泉有清聽何必蘇門嘯

題大禹寺義公禪房　前人

義公習禪寂結宇依空林戶外一峰秀堦前衆壑深
夕陽連雨足空翠落庭陰看取蓮花淨方知不染心

題融公蘭若　前人

精舍買金開流泉繞砌迴芰荷薰講席松柏映香臺
法雨晴飛去天花晝下來談元殊未已歸騎夕陽催

宿立公房　前人

支遁初求道深公笑買山何如石巖趣自入戶庭間
苔澗春泉滿蘿軒夜月閒能令許元度吟臥不知還

遊景光寺蘭若　前人

龍象經行處山腰度石關屢迷青嶂合時愛綠蘿閒
宴息花林下高談竹嶼間寥寥隔塵事疑是入鷄山

來闍黎新亭作　前人

八解禪林秀三明給苑才地偏香界遠心淨水亭開

傍險山查立尋幽石徑迴瑞花長自下靈藥豈須栽
碧網交紅樹清泉盡綠苔戲魚聞法聚閒鳥誦經來
棄象元應悟忘言理必該靜中何所得吟詠也徒哉

與從姪杭州刺史良遊天竺寺　李白

掛席凌蓬丘觀濤憩樟樓三山動逸興五馬同遨遊
天竺森在眼松風颯驚秋覽雲測變化弄水窮清幽
疊嶂隔遙海當軒寫歸流轉成傲雲月佳趣滿吳洲

陪族叔當塗宰遊化城寺升公清風亭　前人

化城若化出金榜天宮開疑是海上雲飛空結樓臺
升公湖山秀粲然有辨才濟人不利己立俗無嫌猜
了見水中月青蓮出塵埃閒居清風亭左右清風來
當暑陰廣殿太陽爲裴徊茗酌待幽客珍盤薦雕梅
飛文何灑落萬象爲之摧季父擁鳴琴德聲布雲雷
雖遊道林室亦舉陶潛杯清樂動諸天長松自吟哀
留歡若可盡劫石乃成灰

廬山東林寺夜懷　前人

我尋青蓮宇獨往謝城闕霜清東林鐘水白虎谿月

天香生虛空天樂鳴不歇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
湛然冥眞心曠劫斷出沒

安州般若寺水閣納涼喜遇薛員外乂　前人

儵然金園賞遠近含晴光樓臺成海氣草木皆天香
忽逢青雲士共解丹霞裳水退池上熱風生松下凉
吞討破萬象褰窺臨衆芳而我遺有漏與君用無方
心垢都已滅永言題禪房

春日歸山寄孟浩然　前人

朱紱遺塵境青山謁梵筵金繩開覺路寶筏度迷川
嶺樹攢飛栱巖花覆谷泉塔形標海月樓勢出江煙
香氣三天下鐘聲萬壑連荷秋珠已滿松密蓋初圓
鳥聚疑聞法龍參若護禪愧非流水韻叨入伯牙絃

起度律師同居東齋院　韋應物

釋子喜相偶幽林俱避喧安居同僧夏清夜諷道言
對閣景恆晏步庭陰始繁逍遙無一事松風入南軒

神靜師院　前人

青苔幽巷徧新林露氣微經聲在深竹高齋獨掩扉

憩樹愛嵐嶺聽禽悅朝暉方耽靜中趣自與塵世違

與盧陟同遊永定寺北池僧齋　前人

密竹行已遠子規啼更深綠池芳草氣閒齋春樹陰
晴蝶飄蘭徑遊蜂繞花心不遇君攜手誰復此幽尋

遊靈巖寺　前人

始入松路永獨忻山寺幽不知臨絕檻乃見西江流
吳岫分煙景楚甸散林丘方悟關塞眇重軫故園愁
聞鐘戒歸騎憩澗惜良遊地疎泉谷狹春深草木稠
茲焉賞未極清景期杪秋

秋景詣瑯琊精舍　前人

屢訪塵外跡未窮幽賞情高秋天景遠始見山水清
上陟巖殿憩暮看雲壑平蒼茫寒色起迢遞晚鐘鳴
意有清夜戀身爲符守嬰晤言緇衣子瀟灑中林行

藍嶺精舍　前人

石壁精舍高排雲聊直上佳遊愜始願忘險得前賞
崖傾景方晦谷轉州如掌綠林含蕭條飛閣起弘敞
道人上方至深夜還獨往日落羣山陰天秋百泉響
所嗟累已成安得長偃仰

寓居灃上精舍寄于張二舍人　前人

萬木藂雲出香閣西連碧澗竹林園高齋獨宿遠山曙微霰下庭寒雀喧道心淡泊對流水生事蕭疎空掩門時憶故交那得見曉排閶闔奉明恩

登寶意寺上方舊遊　前人

翠嶺香臺出半天萬家煙樹滿晴川諸僧近住不相識坐聽微鐘記往年

同諸公遊雲公禪寺　張謂

共許尋雞足誰能惜馬蹄長空淨雲雨斜日半虹霓簷下千峰轉牕前萬木低看花尋徑遠聽鳥入林迷地與喧卑隔人將物我齊不知樵客意何事武陵谿

登嘉州凌雲寺作　岑參

寺出飛鳥外青峰戴朱樓搏壁躋半空喜得登上頭始知宇宙闊下看三江流天晴見峨眉如向波上浮迴曠煙景豁陰森棕枏稠願割區中緣永從塵外遊回風吹虎穴片雨當龍湫僧房雲濛濛夏月寒颼颼迴合俯近郭寥落見遠舟勝槩無端倪天宮可淹留一官詎足道欲去令人愁

登總持寺　前人

高閣逼諸天登臨近日邊晴開萬井樹愁看五陵煙
檻外低秦嶺窻中小渭川早知清淨理常願奉金仙

題三會寺蒼頡造字臺　前人

野老荒臺晚寒天古木悲空堦有鳥跡猶似造書時

奉陪韋潤州遊鶴林寺　李嘉祐

野寺江城近雙旌五馬過禪心超忍辱梵語問多羅
松竹閒僧老雲煙晚日和寒塘歸路轉清磬隔微波

遊龍門奉先寺　杜甫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
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大雲寺贊公房　前人

心在水精域衣霑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深院果幽期
到扉開復閉撞鐘齋及茲醍醐長發性飲食過扶衰
把臂有多日開懷無愧辭黃鸝度結構紫鴿下罘罳
愚意會所適花邊行自遲湯休起我病微笑索題詩

其二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

天黑閉春院地青棲暗芳玉繩囘斷絕鐵鳳森翺翔
梵放時出寺鐘殘仍殷牀明朝在沃野苦見塵沙黃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

前人

出郭眄細岑披荊得微路谿行一流水曲折方屢渡
贊公湯休徒好靜心迹素昨枉霞上作盛論巖中趣
怡然共攜手恣意同遠步捫蘿澀先登陟巘眩反顧
要求陽岡煖苦涉陰嶺沍惆悵老大藤沉吟屈蟠樹
卜居意未展杖策囘且暮層巔餘落日草蔓已多露

其二

天寒鳥已歸月出山更靜土室延白光松門耿疎影
躋攀倦日短語樂寄夜永明然林中薪暗汲石底井
大師京國舊德業天機秉從來支許遊興趣江湖迥
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潁何知戎馬間復接塵事屏
幽尋豈一路遠色有諸嶺晨光稍曚曨更越西南頂

謁文公上方

前人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疎
窈窕入風磴長蘿紛卷舒庭前猛虎臥遂得文公廬

俯視萬家邑煙塵對階除吾師雨花外不下十年餘長者自布金禪龕只晏如大珠脫玷翳白月當空虛甫也南北人蕪蔓少耘鋤久遭詩酒汚何事忝簪裾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無生有汲引茲理倘吹噓

法鏡寺　前人

身危適他州勉强終勞苦神傷山行深愁破崖寺古嬋娟碧蘚淨蕭摵寒籜聚洄洄山根水冉冉松上雨洩雲蒙清晨初日翳復吐朱甍半光炯戶牖粲可數拄策忘前期出蘿已亭午冥冥子規叫微徑不復取

山寺（自注云章留後同遊得開字）　前人

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嵬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莓苔惟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使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樹羽靜千里臨江久徘徊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摧公爲顧賓徒咄嗟檀施開吾知多羅樹却倚蓮花臺諸天必歡喜鬼物無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窮子失淨處高人憂禍胎歲晏風破肉荒林寒可迴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嬰孩

嶽麓山道林二寺行

前人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爭盤紆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地靈步步雪山草僧寶人人滄海珠塔劫宮牆壯麗敵香廚松道清涼俱蓮花交響共命鳥金榜雙迴三足烏方丈涉海費時節元圃尋河知有無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飄然斑白身奚適傍此煙霞茅可誅桃源人家易制度橘州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久爲謝客尋幽慣細學何顒免興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留與老夫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一三七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十七卷目錄

僧寺部藝文六（詩）

登勝果寺南樓雨中望嚴協律　唐錢起
杪秋南山西峰題準上人蘭若　前人
華仙遊寺　元結
題玉山觀禪師蘭若歌　韓翃
題精舍寺　郎士元
登聖善寺閣　褚朝陽

登廬山峰頂寺　劉眘虛
寄閻防　前人
同韓員外宿雲門寺　嚴維
奉和獨孤中丞遊雲門寺　前人
鄱陽大雲寺一公房　顧況
題招提寺　戎昱
春日陪李庶子遵善寺東院曉望　盧綸
經廢寶慶寺　司空曙
靈雲寺　前人
題崇福寺禪師院　崔峒
宿禪智寺上方演大師院　前人
登蔣山開善寺　前人
七泉寺上方　王建
題廢禪居寺　劉商
遊石橋寺最高頂　李幼卿
奉和聖製中元日題奉敬寺　崔元翰
春題龍門香山寺　武元衡
與沈十九拾遺同遊棲霞寺上方夜於亮上人

院會宿　權德輿
贈天竺靈隱二寺主　前人
山石　韓愈
同諸公過福先寺禪院宣上人房
歐陽詹
禪堂　柳宗元
遊終南龍池寺　孟郊
蘄州崑山惠聚寺僧房　前人
登咸陽寺北樓　張籍
遊襄陽山寺　前人
和友封題開善寺十韻　元稹
宿東林寺　白居易
三月三十日題慈恩寺　前人
旅次景空寺宿幽上人院　前人
宿西林寺　前人
留題天竺靈隱兩寺　前人
題東虎丘寺六韻　前人
夜宿西虎丘寺八韻　前人

香山寺二絕　前人
開聖寺　李涉
題鶴林寺僧舍　前人
重過文上人院　前人
春晚遊鶴林寺寄使府諸公　前人
再遊頭陀寺　前人
過靈泉寺　姚合
題山寺　前人
遊天台上方　前人
南澗寺　歐陽袞
塞上宿野寺　雍陶
題揚州禪智寺　杜牧
寄題宣州開元寺　前人
恩德寺　許渾
題岫上人院　前人
寓居開元精舍酬薛秀才見貽　前人
遊靈伽寺　李商隱
宿東巖寺曉起　薛瑩

岫禪師南谿蘭若　喻鳧
定山寺　薛逢
宿靈巖寺　趙嘏
宿楚國寺有懷　前人
靈巖寺　前人
題甘露寺　盧肇
宿翠微寺　馬戴
宿無可上人房　前人
宿山寺　賈島
宿慈恩寺郁公房　前人
開聖寺　溫庭筠
宿松門寺　前人
題龍門僧房　劉滄
開元寺客省早景卽事　皮日休
同襲美遊北禪院　陸龜蒙
題山僧院　張喬
龍泉寺絕頂　方干
甘露寺火後　羅隱

少華甘露寺　鄭谷
題廢東蘭若　釋靈一
題僧院　前人
宿支硎寺上房　釋皎然
宿吳匡山破寺　前人
秋日遙和盧使君遊柯山寺宿敭上人上方論涅槃經大義　前人
奉和盧使君幼平遊朝陽山寺臨大湖時在郭不得往　前人
晚秋宿破山寺　前人
聖果寺　釋處默
題巴東寺　宋寇準
遊虎丘山寺　王禹偁
崇覺寺　曾致堯
秋日題瑯琊山寺　潘閬
崇因寺　晏殊
昭慶寺　陳堯佐
芝山寺　前人

遊開化寺　韓琦
遊水南寺　余靖
宿廣化寺　歐陽修
峻極寺　前人
金山寺（并序）　梅堯臣
遊龍門自潛溪過寶應精舍　前人
同宋復古遊大林寺　周惇頤
遊鴻慶院　韓絳
同王弱翁宿廣化寺　范純仁
端午遍遊諸寺得禪字　蘇軾
二十七日自陽平至斜谷宿於南山中蟠龍寺　前人
南寺　前人
北寺　前人
青牛嶺高絕處有小寺人跡罕到　前人
題靈峰寺壁　前人
天竺寺（并序）　前人
上元過祥符僧可久房蕭然無燈火

宿法惠寺　前人
賀鑄
野寺　郭祥正
次韻約諸君遊長干寺　蘇頌
仰山寺　胡致隆
定光禪院　毛滂
金陵野外廢寺　游九言
宿都嶠山靈景寺　李綱
訪許將於大乘寺　前人
鄱陽龍居寺　岳飛
獨宿昭亭山寺　李彌遜
題海會寺　程俱
蕭山覺苑寺雪後杜門　陳淵
南塘寺　朱熹
翠巖寺　趙師秀
三峰寺　眞桂芳
題善權寺　顧逢
宿香嚴院　王鎡

達摩庵　金許安仁
金山寺　趙秉文
開元寺　前人
登陶山寺　劉仲傑
遊延祚寺留題二首　高逸
題海會寺以禪房花木深五字爲韻得木字　鄭輝
題海會寺以禪房花木深五字爲韻得禪字　何慮
開福寺　王渥
宿三家寺　馮延登
登碧峰寺　無名氏
遊山林寺　元王旭
遊天竺寺　白珽
淨居院　于石
大都遇平江龍興寺僧閒上座話唐綦毋潛宿龍興寺詩因次其韻　趙孟頫
樟樹鎮五公寺　何中

遊竹林寺　薩都刺
題昌國普陀寺二首　丁鶴年
焦山寺　周權
金山龍遊寺　前人
登東山寺　王都中
天衣寺　韓性
龍興寺　陳植
遊天竺寺　張翥
送智惠隱住水月禪院　成廷珪
遊麻姑萬松庵　貢師泰
和林子蒼元妙寺値雨　盧琦
遊靈山寺　陳高
翠微寺　汪澤民
遊狼山寺　陳基
上巳日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四齋訓導拉遊智果寺訪東坡題參寥泉　張昱
七佛庵三十韻　舒頔
過顯慶寺　謝應芳

赴龍巖寺齋以詩題殿西廡　丘處機
題金山寺　釋明本
駕幸天長寺應制　釋廣宣
聖恩顧問獨遊月鐙閣直書應制　前人
駕幸普濟寺應制　前人
過保聖寺　明高啓
上方　姚廣孝
遊清凉寺詩　王守仁
遊岳麓寺　李東陽
與趙夢麟諸人遊甘露寺　前人
登千佛閣　劉爾牧
集開元寺　李攀龍
仙溪龍華寺　前人
神通寺　前人
遊龍洞寺　前人
聞王百穀寓南屏寺奉懷　邢侗
宿天界寺　王思任
佛慧寺　前人

初秋同叔弢彥時遊崇山蘭若　前人
宿歐兜禪室　前人
永明寺與伯貞先生坐語　屠隆
寓建陽福山寺　徐𤊹
法海寺　陳价夫
寓極樂寺　王衡
同曹學佺過宿碧峰寺愚公房得風字　吳兆
聖像教寺二首　周倫
宿牛首寺　陳鐸

神異典第一百十七卷

僧寺部藝文六（詩）

登勝果寺南樓雨中望嚴協律　唐錢起

微雨侵晚陽連山半藏碧林端陟香榭雲外遲來客
孤村凝片烟去水生遠白但佳川原趣不覺城池夕
更喜眼中人清光漸咫尺

杪秋南山西峯題準上人蘭若　前人

向山看霽色步步豁幽性反照亂流明寒空千嶂淨
石門有餘好霞殘月欲映上詣遠公廬孤峰懸一徑

雲裏隔窗火松間下山磬客到兩忘言猿心與禪定

華仙遊寺（有龍潭穴 秦女祠）　元結

捨事入樵逕雲山深谷口萬壑移晦明千峰轉前後
巉然龍潭上石勢若奔走開折秋天光崩騰夏雷吼
靈谿自茲去紆直互紛糾聽聲靜復喧望色無更有
冥冥翠微下高殿映杉柳滴滴洞穴中懸泉響相扣
昔時秦王女羽化年代久日暮松風來簫聲生左右
早窺神仙籙願結芝术友安得羨門方青囊繫吾肘

題玉山觀禪師蘭若歌　韓翃

玉山宴坐移年月錫杖承恩詣丹闕先朝親與會龍
華紫禁鳴鐘白日斜宮女焚香把經卷天人就席禮
袈裟禪林久臥虎谿水蘭若初開鳳城裏不出囂塵
見遠公道成何必青蓮宮朝持藥鉢千家近暮倚繩
牀一室空掖垣揮翰君稱美遠客陪遊問眞理薄宦
深知誤此心迴心願學雷居士

題精舍寺　郎士元

石林精舍虎溪東夜扣禪扉謁遠公月在上方諸品
靜僧持半偈萬緣空蒼苔古道行應遍落木寒泉聽

不窮更憶雙峰最高頂此心期與故人同

登聖善寺閣　褚朝陽

飛閣青霞裏先秋獨早涼天花映窻近月桂拂簷香華岳三峰小黃河一帶長空間指歸路煙際有垂楊

登廬山峰頂寺　劉昚虛

孤峰臨萬象秋氣何高清天際南郡出林端西江明山門二緇叟振錫聞幽聲心照有無界業懸前後生徒知眞機靜尚與愛網幷方首金門路未遑參道情

寄閣防（防時在終南豐德寺讀書）　前人

青冥南山口君與緇錫鄰深路入古寺亂花隨暮春紛紛對寂寞往往落衣巾松色照空水經聲時有人晚心復南望山遠情獨親應以修往業亦惟立此身深林度空夜烟月資清眞莫歎文明日彌年徒隱淪

同韓員外宿雲門寺　嚴維

小嶺路雖近仙郎此夕過潭空觀月定澗靜見雲多竹翠烟深色松聲雨點和萬緣俱不有對境自垂蘿

奉和獨孤中丞遊雲門寺　前人

絕壑開花界耶溪極上源光輝三石座登陟五雲門

深木鳴騶馭晴山曜武賁亂泉親坐臥疎磬發朝昏
蒼翠新秋邑莓苔積雨痕上方看度鳥後夜聽吟猿
異跡焚香對新詩酌茗論歸來還捨俗諸老莫攀轅

鄱陽大雲寺一公房　顧況

晝日陪遊處斜暉竹院清定中觀有漏言下證無生
邑界聊傳法空門不用情欲知相去近鐘鼓兩聞聲

題招提寺　戎昱

招提精舍好石壁向江開山影水中盡鳥聲天上來
一燈傳歲月深院長莓苔日暮雙林磬泠泠送客回

春日陪李庶子遵善寺東院曉望　盧綸

映竹水田分當山起鴈羣陽峯高對寺陰井下通雲
雪晝唯逢鶴花時此見君由來禪誦地多有謝公文

經廢寶慶寺　司空曙

黃葉前朝寺無僧寒殿開池晴龜出曝松暝鶴飛回
古砌碑橫草陰廊畫雜苔禪宮亦銷歇塵世轉堪哀

靈雲寺　前人

春山古寺遶滄波石磴盤空鳥道過百丈金身開翠
壁萬龕燈焰隔烟蘿雲生客到侵衣濕花落僧禪覆

地多不與方袍同結社下歸塵世竟如何

題崇福寺禪師院　崔峒

僧家竟何事掃地與焚香清磬度山翠閒雲來竹房身心塵外遠歲月坐中長向晚禪堂掩無人空夕陽

宿禪智寺上方演大師院　前人

石林高幾許金剎在中峯白日空山梵清霜後夜鐘竹牕迴翠壁苔徑入寒松幸接無生法疑心怯所從

登蔣山開善寺　前人

山殿秋雲裏香煙出翠微客尋朝磬至僧背夕陽歸下界千門見前朝萬事非看心兼送目葭菼暮依依

七泉寺上方　王建

看年好名山本性今得從囘首塵跡遙稍見麋鹿蹝老僧雲中居石門青重重陰泉養成龜古壁飛却龍掃石禮新經懸幡上夕峰日高猿鳥合覓食聽山鐘將火尋遠泉煑茶傍寒松晚隨收藥人便宿南澗中晨起衝露行濕花枝茸茸歸依向禪師願作香火翁

題廢禪居寺　劉商

凋殘精舍在連步訪緇衣古殿門空掩楊花雪亂飛

鶴巢松影薄僧少磬聲稀青眼能留客疎鐘逼夜歸

遊石橋寺最高頂　李幼卿

拂霧理孤策薄霄眺層岑迴升烟霧外豁見天地心
物象不可極遲回空詠吟

奉和聖製中元日題奉敬寺　崔元翰

妙道非本說殊途成異名聖人得其要俱以化羣生
鳳吹從上苑龍宮列外城花鬘列後殿雲車駐前庭
松竹含新秋軒牕有餘清緬懷崆峒事須繼簫管聲
離想境都寂忘言理更精域中信稱大天下乃爲輕
屈己由濟物堯心豈所榮

春題龍門香山寺　武元衡

衆香天上梵仙宮鐘磬寥寥半碧空清景乍開松嶺
月亂流長響石樓風山河杳映春雲外城闕參差曉
樹中欲盡出尋那可得三千世界本無窮

與沈十九拾遺同遊棲霞寺上方夜於亮上人
院會宿　權德輿

偶來人境外心賞幸隨君古殿烟霞夕深山松桂薰
巖花點寒溜石磴掃春雲清淨諸天近諠塵下界分

名僧康寶月上客沈休文共宿東林夜清猿徹曙聞

贈天竺靈隱二寺主

前人

石路泉流兩寺分尋常鐘磬隔山聞山僧半在中峰
住共占清泉與白雲

山石

韓愈

山石犖确行逕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
定芭蕉葉大梔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
見稀鋪牀拂席置羹飯疏糲亦足飽我饑夜深靜臥
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
下窮烟霏山紅澗碧紛爛漫時見松櫪皆十圍當流
赤足蹋澗石水聲激激風生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
必局束爲人鞿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同諸公過福先寺禪院宣上人房

歐陽詹

律座下朝講畫門爲掩關偶同靜者來正值高雲閑
寂爾方丈內瑩然虛白間千燈智慧心片玉清羸顏
松色落深井竹陰寒小山晤言流曦晚惆悵歸人寰

禪堂

柳宗元

發地結菁茆團團抱虛白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
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萬籟俱緣生窅然喧中寂
心境本同如鳥飛無遺跡

遊終南龍池寺　孟郊

飛鳥不到處僧房終南巔龍在水長碧雨開山更鮮
步出白日上坐依青谿邊地寒松柏短石險道路偏
晚磬送歸客數聲落遙天

蘇州崑山惠聚寺僧房　前人

昨日到上方片雲挂石牀錫杖莓苔青袈裟松柏香
晴磬無短韻古燈含永光有時乞鶴歸還訪道遙場

登咸陽北寺樓　張籍

高秋原上寺下馬一登臨渭水西來急秦山南向深
舊宮人不住荒碣路難尋日暮涼風起蕭條多遠心

遊襄陽山寺　前人

秋色江邊路烟霞若有期寺貧無利施僧老足慈悲
薜荔侵禪窟蝦蟆占浴池閑遊殊未偏卽是下山時

和友封題開善寺十韻　元稹

梁王開佛廟雲構歲時遙珠綴飛閒鴿紅泥落碎椒

燈籠青焰短香印白灰銷古匣收遺施行廊畫本朝
藏經霑雨爛魔女捧花嬌亞樹牽藤閣橫查壓石橋
竹荒新筍細池淺小魚跳匠正琉璃瓦僧鋤芍藥苗
旋蒸茶嫩葉偏把柳長條便欲忘歸路方知隱易招

宿東林寺　白居易

經牕燈燄短僧爐火氣深索落廬山夜風雪宿東林

三月三十日題慈恩寺　前人

慈恩春色今朝盡盡日裴回倚寺門惆悵春歸畱不
得紫藤花下漸黃昏

旅次景空寺宿幽上人院　前人

不與人境接寺門開向山暮鐘寒鳥聚秋雨病僧閑
月隱雲樹外螢飛廊宇間幸投花界宿暫得靜心顔

宿西林寺　前人

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
令一宿西林便却回

留題天竺靈隱兩寺　前人

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月桂落醉爲梅橊開
黃紙除書到青宮詔命催僧徒多悵望賓從亦徘回

寺閣烟埋竹林香雨落梅別橋憐白石辭洞戀青苔
漸出松間路猶飛馬上栢誰教冷泉水送我下山來

題東虎丘寺六韻　前人

香剎看非遠祇園入始深龍蟠松矯矯玉立竹森森
怪石千僧立靈池一劍沈海當亭兩面山在寺中心
酒熟憑花勸詩成倩鳥吟寄言軒冕客此地好抽簪

夜宿西虎丘寺八韻　前人

不厭西丘寺閑來即一過舟船轉雲島樓閣出烟蘿
路入青松影門臨白月波魚跳驚秉燭猿覷怪鳴珂
搖曳雙紅旆娉婷十翠娥香花助羅綺鐘梵避笙歌
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

香山寺二絕　前人

空山寂靜老夫閑伴鳥隨雲往復還家醞滿瓶書滿
架半移生計入香山
愛風巖上攀松蓋戀月潭邊坐石稜且共雲泉結緣
境他生當作此山僧

開聖寺　李涉

宿雨初收草木濃羣鴉飛散下堂鐘長廊無事僧歸

院盡日門前獨看松

題鶴林寺僧舍　前人

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

重過文上人院　前人

南隨越鳥北燕鴻松月三年別遠公無限心中不平事一宵清話又成空

春晚遊鶴林寺寄使府諸公　前人

野寺尋花春已遲背巖惟有兩三枝明朝攜酒猶堪賞爲報春風且莫吹

再遊頭陀寺　前人

無因暫泊魯陽戈白髮兼愁日月多只恐雪晴花便盡數來山寺亦無他

過靈泉寺　姚合

偶尋靈跡去幽徑入氤氳轉壑驚飛鳥穿山踏亂雲水從巖上落溪向寺前分釋子遊何處空堂日漸曛

題山寺　前人

千重山崦裏樓閣影參差未暇尋僧院先看置寺碑

竹深行漸暗石穩坐多時古塔蟲蛇善除廊鳥雀癡
雲開上界近泉落下方遲爲愛靑桐葉因題滿樹詩

遊天台上方　前人

曉上上方高處立路人羨我此時身白雲向我頭上
過我更羨他雲路人

南澗寺　歐陽袞

春寺無人亂鳥啼藤蘿陰磴野僧迷雲藏古壁遺龍
象草沒香臺抱鹿麛松籟泠泠疑梵唄柳烟歷歷見
招提爲躭寂樂親禪侶莫訝閒行費馬蹄

塞上宿野寺　雍陶

塞上蕃僧老天寒疾上關遠烟平似水高樹暗如山
去馬朝常急行人夜始閑更深聽刁斗時到磬聲間

題揚州禪智寺　杜牧

雨過一蟬噪飄蕭松桂秋青苔滿階砌白鳥故遲留
暮靄生深樹斜陽下小樓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

寄題宣州開元寺　前人

松寺曾同一鶴棲夜深臺殿月高低何人爲倚東樓
柱正是千山雪漲溪

恩德寺　許渾

樓臺橫復重猶在半巖空蘿洞淺深水竹廊高下風
晴山疎雨後秋樹斷雲中未盡生平意孤帆又向東

題岫上人院　前人

病客與僧閑頻來不掩關高牕雲外樹疎磬雨中山
離索秋蟲響登臨夕鳥還心知落帆處明月㶚河灣

寓居開元精舍酬薛秀才見貽　前人

知己蕭條信陸沉茂陵扶疾臥西林芰荷風起客堂
靜松桂月高僧院深清露下時傷旅鬢白雲歸處寄
鄉心勞君詩思猶相憶題在空齋夜夜吟

遊靈伽寺　李商隱

碧烟秋寺汎湖來水打城根古堞摧盡日傷心人不
見石榴花滿舊琴臺

宿東巖寺曉起　薛瑩

野寺寒塘曉遊人一夢分鐘殘數樹月僧起半巖雲
宿鳥驚初見幽泉落不聞吟餘凭前檻紅葉下紛紛

岫禪師南谿蘭若　喻鳧

錫影敞林光孤谿照草堂水懸青石磴鐘動白雲牀

樹色含殘雨河流帶夕陽唯應無月夜瞑目見他方

定山寺　薛逢

十里松蘿映碧苔一川晴色鏡中開遙聞上界翻經處片片香雲出院來

宿靈巖寺　趙嘏

明月溪頭寺蟲聲滿橘洲倚欄香徑晚移石太湖秋樹老雲歸盡臺荒水更流無人見惆悵獨上最高樓

宿楚國寺有懷　前人

風動衰荷寂寞香斷煙殘月共蒼蒼寒生晚寺波搖壁紅墮疎林葉滿牀起鴈似驚南浦棹陰雲欲護北樓霜江邊松菊荒應盡八月長安夜正長

靈巖寺　前人

館娃宮畔千年寺水闊雲多客到稀聞說春來倍惆悵百花深處一僧歸

題甘露寺　盧肇

北固巖端寺佳名自上台地從京口斷山到海門廻曙色烟中滅潮聲日下來一隅通雉堞千仞聳樓臺林暗疑降虎江空想度杯福庭增氣象仙磬落昭囘

覺路花菲染流年景謾催隋宮彫綠草晉室散黃埃
西蜀波湍盡東溟日月開如登最高處應得見蓬萊

宿翠微寺　馬戴

處處松陰滿樵開一逕通鳥歸霜磬靜僧語石樓空
積翠含微月遙泉韻細風經行心不厭憶在故山中

宿無可上人房　前人

稀逢息心侶細話遠山期河漢秋生夜杉梧露滴時
風傳林磬久月掩草堂遲坐臥禪心在浮生皆不知

宿山寺　賈島

衆岫聳寒色精廬向此分流星透疎木走月逆行雲
絕頂人來少高松鶴不羣一僧年八十世事未曾聞

宿慈恩寺郁公房　前人

病身來寄宿自掃一牀閑返照臨江磬新秋過雨山
竹陰移冷月荷氣帶禪關獨往天台意方從內請還

開聖寺　溫庭筠

路分谿石夾烟叢十里蕭蕭古樹風出寺馬嘶秋色
裏向陵鴉亂夕陽中竹間泉落山廚靜塔下僧歸影
殿空猶有南朝舊碑在恥將興廢問休公

宿松門寺　前人

白石青崖世界分卷簾孤坐對氛氳林間禪室春深雪潭上龍堂夜半雲落日蒼涼登閣在曉鐘搖蕩隔江聞西山舊是經行地願漱寒瓶逐領軍

題龍門僧房　劉滄

靜室遙臨伊水東寂寥誰與此身同禹門山色度寒磬蕭寺竹聲來晚風僧宿石龕殘雪在鴈歸沙渚夕陽空偶將心地問高士坐指浮生一夢中

開元寺客省早景即事　皮日休

客省蕭條柿葉紅樓臺如畫倚霜空銅池數滴桂上雨金鐸一聲松杪風鶴靜時來珠像側鴿馴多在寶幡中如何塵外虛爲契不得支公此會同

同襲美遊北禪院（院即故司勳陸郎中舊宅）　陸龜蒙

連延花蔓映風廊岸幘披襟到竹房居士祇今開梵處先生曾是草元堂清尊林下看香印遠岫牕中挂鉢囊今日有情消未得欲將名理問思光

題山僧院　張喬

谿路曾來日年多與舊同地寒松影裏僧老磬聲中

遠水清風落閑雲別院通心源若無礙何必更論空

龍泉寺絕頂　方干

未明先見海底日良久遠雞方報晨古樹含風長帶雨寒巖四月始知春中天氣爽星河近下界時豐雷雨均前後登臨思無盡年年改換往來人

甘露寺火後　羅隱

六朝勝事已塵埃猶有閑人悵望來只道鬼神能護物不知龍象自成灰犀慙水府渾非怪燕說吳宮未是災還識平泉故侯否一生蹤跡此樓臺

少華甘露寺　鄭谷

石門蘿逕與天鄰雨檜風篁遠近聞飲澗鹿喧雙派水上樓僧踏一梯雲孤烟薄暮關城沒遠色初晴渭曲分長欲燃香來此宿北林猿鶴舊同羣

題廢東蘭若　釋靈一

上人禪室路徘徊萬木清陰向日開寒竹影侵行逕石天花香散誦經臺閑雲不繫從舒卷狎鳥無機任往來更惜片陽談妙理歸時莫待暝鐘催

題僧院　前人

虎溪閑月引相過帶雪松枝掛薜蘿無限青山行欲盡白雲深處老僧多

宿支硎寺上房　釋皎然

上方精舍遠共宿白雲端寂寞千峰夜蕭條萬木寒山光霜下見松色月中看却與西林別歸心卽欲闌

宿吳匡山破寺　前人

雙峰百戰後眞界滿塵埃蔓草緣空壁悲風起故臺野花寒更發山月暝還來何事池中水東流獨不囘

秋日遙和盧使君遊柯山寺宿敭上人上方論

涅槃經大義　前人

江郡當秋景期將道者同跡高憐竹寺夜靜賞蓮宮古磬清霜下寒山曉月中詩情緣境發法性寄筌空翻譯推南本何人繼謝公

奉和盧使君幼平遊朝陽山寺臨大湖時在郭不得往　前人

仁祠當絕境明牧蹋靈蹤欲到心涼地初聞斷續鐘城中歸路在湖上碧山重水映千花界雲開七葉峰寒芳艾綬滿空翠白綸濃逸韻知難繼佳遊恨不逢

仍聞撫禪石爲我久從容

晚秋宿破山寺　前人

秋風落葉滿空山古殿殘燈石壁間昔日經行人去
盡寒雲夜夜自飛還

聖果寺　釋處默

路自中峰上盤囘出薜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古木叢青靄遙天浸白波下方城郭近鐘磬雜笙歌

題巴東寺　宋寇準

寺在猿啼外門開古澗涯山深微有徑樹老半無枝
望遠雲長暝談空日易移恐朝金馬去還失白蓮期

遊虎丘山寺　王禹偁

寺牆圍著碧孱顏曾是當年海湧山盡把好峰藏院
裏不教幽景落人間劍池草色經冬在石座苔花自
古斑珍重晉朝吾祖宅一囘來此便忘還

崇覺寺　曾致堯

水深花影地莓苔春色烘人若不開走報鴒原無別
事遠將歌管酒壺來

秋日題瑯琊山寺　潘閬

巖下多幽景且無塵事喧鐘聲晴徹郭山色曉當門
深洞藏泉脈懸崖露樹根更期來此宿絕頂聽寒猿

崇因寺　晏殊

捲簾山色眼前見入夜濤聲枕上聞苔徑雨餘堆落
葉石樓風靜鎖寒雲

昭慶寺　陳堯佐

湖邊山影裏靜境與僧分一榻坐臨水片心閒對雲
樹寒時落葉鷗散忽成羣莫問紅塵事林間肯暫聞

芝山寺　前人

樓殿冠崔嵬靈芝安在哉雲飛過江去花落入城來
得食鴉朝聚聞經虎夜回偶臨西閣望五老夕陽開

遊開化寺　韓琦

開化得地勝崇侈何代作全山鑱佛身萬木互高閣
突然數百尺較力陋禹鑿峰巒翠環合與寺爲郛郭
煙霞無四時爲我張幄幕飛泉乘空來直在庭砌落
松柏森成行鬬伏蛟龍惡如整萬人陣偏伍不敢錯
春芳難悉名紅紫競灼灼點綴巖壁間圖畫曾未若
距城纔一舍曠絕類霄崿噫吾何自勞日窘吏事縛

到官踰二期未克造林壑引疾得鄉邦晝錦行遂著
猛拋公几煩不負眞境約精廬始一登百慮已澄擴
徘徊延賓僚開席盛燕酌歌留嶺上雲吹亂風前鐸
忽譏淸賞累粗繼東山樂數刻方暫歡俄景忽西薄
歸鞅下危岑眷戀心欲却何處無林泉隔闊牽寵爵
終期報國家功業效涓勺連露乞骸章不待七十削
歸來解朝紳放意任衡霍超然出世紛安步適冲漠
山蔬充盤筵郫釀滿瓢杓吾壽此其全何必不死藥

遊水南寺　余靖

雙刹聳浮雲層軒絕世塵松溪千蓋雨茶圃一旗春
夜梵龕燈暗朝香篆火新暫來猶永日堪羨白蓮人

宿廣化寺　歐陽修

橫槎渡深澗披露采香薇樵歌雜梵響共向松林歸
日落寒山慘浮雲隨客衣

峻極寺　前人

路入石門見蒼蒼深靄間雲生石砌潤木老天風寒
客來依晚照徙倚聽山蟬

金山寺（并序）　梅堯臣

昔嘗聞謝紫微言金山之勝峯巒攢水上秀拔殊衆山環以臺殿高下隨勢向使善工摹畫不能盡其美初恨未遊赴官吳興船次瓜州值海汐冬落孤港未通獨行江際始見故所聞金山者與謝公之說無異也因借小舟以往乃陟廻閣上上方歷絕頂以閱山阿危亭曲軒窮極山水之趣一草一木雖未萼發而或青或彤皆森植可愛東小峯謂之鶻山有海鶻雄雌棲其上每歲生鶵羽翮既成與之縱飛迷而復返有年矣惡禽猛鷙不敢來茲以搏魚鳥其亦不取近山之物以爲食可義也夫薄暮返舟寺僧乞詩强爲之句以應其請偶然而來不得髣髴敢與前賢名迹耶

吳客獨來後楚橈歸夕曛山形無地接寺界與波分
巢鶻寧窺物馴鷗自作羣老僧忘歲月石上看江雲

遊龍門自潛溪過寶應精舍　前人

遙愛夏景佳行行淸興屬安知轉廻溪始覺來平谷
古殿藏竹間香庵遍巖曲雲霞弄霽暉草樹含新綠
時鳥自綿蠻山花競紛縟莫言歸路賒明月還相續

同宋復古遊大林寺　周惇頤

三月山方煖林花互照明路盤層頂上人在半空行
水色雲含白禽聲谷應清天風拂布袂縹緲覺身輕

遊鴻慶院　韓絳

久旱雨初足樂遊春正深喧闐觀士女清曠入山林
佛界雲成寶僧園地布金方塘探子石高閣盍朋簪
沙水通溪白松筠逐徑陰紛華從滿目幽寂自虛心
印組端爲累巖扃得暫尋晚風吹綠野歸騎已駸駸

同王弱翁宿廣化寺　范純仁

能知眞樂唯吾曹聲利外物誠無撓深山窮谷苟遂
性膚體不厭常枯焦況如佳景擅天巧會與仁友相
追遨龍門伊洛古今勝蒼巖翠壁雙岧嶢疏鑿宛見
神禹跡懷襄既乂熙堯朝千龕萬宇變佛室鐘磬梵
唄何喧囂唐僧無畏號神雋當時聲勢尤翹翹開山
撥壤盡奇秀樓殿勢若風中飄高甍垂空揷雲翼連
閣跨路馳星橋深沉神物潛擁護顯敞燕雀如矜驕
搜奇選勝幸遐日禪堂解榻眠清宵灘聲蕭蕭雜羣
籟天眞不啻聞咸韶凌晨攜策度翠巘竹溪深處從

僧招融融朝暉射巖谷雜花爛熳紅欲燒令人即欲
置萬累百年盡向游中消乃知神仙有窟室我意已
欲凌烟霄

端午遍遊諸寺得禪字　蘇軾

肩輿任所適遇勝輒流連焚香引幽步酌茗開淨筵
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
忽登最高塔眼界窮大千卞峰照城郭震澤浮雲天
深沉既可喜曠蕩亦所便幽尋未云畢墟落生晚煙
歸來記所歷耿耿清不眠道人亦未寢孤燈同夜禪

二十七日自陽平至斜谷宿於南山中蟠龍寺　前人

橫查晚渡碧澗口騎馬夜入南山谷谷中暗水響瀧
瀧嶺上踈星明煜煜寺藏巗底千萬仞路轉山腰三
百曲風生饑虎嘯空林月黑驚麏竄修竹入門突兀
見深殿照佛青熒有殘燭愧無酒食待遊人旋斫杉
松煑溪蔌板閣獨眠驚旅枕木魚曉動隨僧粥起觀
萬瓦鬱參差日亂千巖散紅綠門前商賈負椒荈山
後咫尺連巴蜀何時歸耕江上田一夜心逐南飛鵠

南寺　前人

東去愁攀石西來怯渡橋碧潭如見試白塔苦相招
野饋慚微薄村沽慰寂寥路窮斤斧絕松桂得干霄

北寺　前人

唐初傳有此亂後不留碑畏虎關門早無村得米遲
山泉自入甕野桂不勝炊信美那能久應先學忍饑

青牛嶺高絕處有小寺人迹罕到　前人

暮歸走馬沙河塘爐烟裊裊十里香朝行曳杖青牛
嶺崖泉咽咽千山靜君勿笑老僧耳聾喚不聞百年
俱是可憐人明朝且復城中去白雲却在題詩處

題靈峰寺壁　前人

靈峰山下寶陁寺白髮東坡又到來前世德雲今我
是依稀猶記妙高臺

天竺寺（并序）　前人

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歸謂予言近城山中天竺
寺有樂天親書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
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
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

天香桂子落紛紛筆勢奇逸墨跡如新今四十七年予來訪之則詩已亡有石刻存耳感涕不已而作是詩

香山居士留遺跡天竺禪師有故家空味連珠吟疊壁已亡飛鳥失驚蛇林深野桂寒無子雨浥山薑病有花四十七年眞一夢天涯流落淚橫斜

上元過祥符僧可久房蕭然無燈火　前人

門前歌舞鬬分明一室清風冷欲冰不把琉璃閒照佛始知無盡本無燈

宿法惠寺　賀鑄

在歷陽西南九十里戊辰四月七日沿事至順天里越斗峴山冷泉澗薄晚投宿此寺寺三隅面山而豁其西北竹樹邃密如不與人境相接庭中有泉如輪清洌而甘跨山起小閣榜曰餘翠登望曠快因賦是詩題其上

驅馬越飛澗揚旌下回岡欻見層浮圖高風振琅璫重門壯且深老柏森成行佛子出延客投鞭步長廊

中庭汲新泉一飲生清涼孤坐興登覽危梯趨上方蕭蕭荒竹林簷外如環牆樵牧斷行徑龍蛇知所藏山禽喜暄暘嘯侶何琅琅子規特殷勤使人懷故鄉引領洛西北暮色來蒼茫一官早見縻微尚久未償明發復東去斯遊良不忘

野寺　郭祥正

野寺盤山腹高秋雨霽天拂簷雲漫漫穿竹水娟娟接食憐馴鳥搘筇慕老禪經年無客到門巷疊青錢

次韻約諸君遊長干寺　蘇頌

寺接郡東南僧嘗爲我談初因晉大士來獲古靈龕歷世名空在重興德乃堪先朝賜新額此地建精藍億載扶皇統生民息戰函剎仍存故里龍復止深潭九級惟塗甓千梁盡架楠亭臺各軒豁巖谷更空谽殿角芝成玉松梢露墜甘穴棲多禮鼠池怪集神䵬可愛臨岡曲何人結草菴欲來尋隱逸誰與共歡酣念往須勤到登高已舊諳低頭小城市舉目徧村嵐靜境由茲達塵容却自慚常思眞趣嚮可抑俗饕貪宇宙開懷適江山極望涵相邀幸多暇命駕即追參

仰山寺　胡致隆

山下清泉迸石流山前松竹自春秋猿吟古寺偏深處雲集羣峰最上頭一老有靈飛窣堵二神無語鎖寒湫諸天更在藤蘿外欲踏層巔悵未由

定光禪院　毛滂

曉出開霜阪饑烏啄麥畦山腰餘雪瘦天面冷雲低寒意梅花北禪心柏子西牕前借殘月照我渡前溪

金陵野外廢寺　游九言

寒花窈嫋蔓頹牆古寺蒼苔晝掩房犬吠屋頭山杳杳蟲鳴階隙草荒荒池塘淡月蒹葭冷籬竹西風橘柚香六代江山金碧地斷碑留得管興亡

宿都嶠山靈景寺　李綱

清晨遊棲眞薄暮宿靈景山空松桂香雲細泉石冷高崖敞飛簷象緯逼參井惜無娟娟月散此林下影夜闌風露寒巖曲燈火耿疎鐘響嵌竇客枕發深省

訪許將於大乘寺　前人

物外仙家長自春隱淪何必爲逃秦秪因榴洞贈花者便是桃源種樹人丹荔枝頭星爛熳白雲峯頂玉

嶙峋主人愛客非無意端爲出山多世塵

鄱陽龍居寺　　岳飛

巍石山前寺林泉勝景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頭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我來囑龍伯爲雨濟民憂

獨宿昭亭山寺　　李彌遜

山寒六月飛霜雪樓殿夜深鐘鼓歇琅玕無風萬戟閒屋角明河挂天闕龍牙七尺玉壺冰炯炯神清夢不成可憐幽絕無人共用看雲頭璧月生

題海會寺　　程俱

萬杉堆青沒山骨雲埋七峰時出沒飛泉拂石瀉哀湍下有萬古蛟龍窟藏頭睡熟呼不起地坼三年蝗螭出千山脈理漬淸甘一罅涓涓流石液同遊況與惠詢輩納屐振衣何勃窣大門當前新築道跨水曲欄敧突兀春鳴轆轤趣朝炊水[illegible]懸流機械發揩節對此自三歎抱甕老人長揖揖却坐幽堂忽浩歌回首已失西山日

蕭山覺苑寺雪後杜門　　陳淵

雪融簷溜如秋霖古寺掩關無足音詩書廢放道眼

淨鐘鼓杳隔禪房深老僧勸坐媒以火茶鼎靜聽蒼蠅吟冐中激梗造澄澈一念不作干憂沉浮生半日未易得邂逅勝境聊安心明日孤帆落何許歲晚濁醪誰共斟

南塘寺　朱熹

南塘舊是尚書宅今作僧居水石清半夜月明禪定後松風猶帶管絃聲

翠巖寺　趙師秀

石巖看不見翠色自重重春雨生松葉山風響鐵鐘碑頑工費墨草嫩綠添茸住院吳僧老相迎憶舊逢

三峯寺　眞桂芳

寂寞煙林噪亂鴉青鞵步入野僧家雲深不礙鐘聲出日轉還移塔影斜廊下蝸黏沿砌蘚佛前蜂戀插瓶花竹牀紙帳清如水一枕松風聽煑茶

題善權寺　顧逢

英臺修讀地舊刻字猶存一閣出霄漢萬松連寺門洞深雲氣冷池淺鹿行渾山下流來水風雷日夜喧

宿香嚴院　王鎡

地爐煨火柏枝香借宿寒寮到上方山近白雲歸古殿風高黃葉響空廊敲門僧踏梅花月入夜猿啼楓樹霜夢醒不知牕日上時聞清磬出松堂

達摩庵　金許安仁

巖壑深嚴入翠微少林金碧霧煙霏五峯屏簇禪庵小萬刼天開佛日輝聞說九年深面壁得逢二祖便傳衣千秋少室山靈在會見神僧隻履歸

七金山寺　趙秉文

刹簷篆額蝨蝸涎像教塵埃閱百年殿棟猶題遼日月圖經不載禹山川荒碑盤屈蜿蜒古壞壁參覃罔象拳想見當年崇奉日無邊花雨散諸天

開元寺　前人

歲久開元寺黃花落石龍瓶深添碧甃蝸壁篆金容牕影年年塔禽棲夜夜鐘平生睡秋雨竹閣味偏濃

登陶山寺　劉仲傑

遺跡千年事恐誣幽棲誰信爲陶朱不知古寺東山洞曾與西施共隱無

遊延祚寺留題二首　高逸

已向靈峰得勝遊更來延祚少遲留高槐葉密晴無日廣廈簷深氣似秋嘉果摘來聊自食新詩吟就與誰酬一瓶一鉢能隨分休把身心妄處求

招提深靜少炎曦衰病無堪氣力微一葉未聞庭下落斷雲已見隴頭飛齋餘鳥雀爭殘啄講罷松杉轉夕暉坐羨僧身偏省事令人心地自歸依

題海會寺以禪房花木深五字爲韻得木字　鄭輝

吾儕愛山水乘興遊金谷修竹蔭寒泉層巖排古木風軒盃暫把花院棋終局晚雨更多情留與成夜宿

題海會寺以禪房花木深爲韻得禪字　何慮

槐柳陰陰首夏天閒門塊坐正蕭然忽蒙蘭友相爲伴來訪蓮宮一問禪粉著衣襟穿翠竹冰生齒頰漱寒泉晚來更看前山雨共借西軒對榻眠

開福寺　王渥

翠林深處款招提冉冉春風入鼓鼙雲獻好山青入座雨添新漲綠平堤樹頭樹底見花發山後山前聞

鳥啼踏月歸來聞好語兒童爭唱白銅鞮

宿三家寺

馮延登

老柏蒼蒼纏老藤招提牢落有殘僧暝禽自入藏經閣餓鼠時窺照佛燈未得安心如北秀却思覓法趙南能濛濛雨暗門前路更得雲房一曲肱

登碧峰寺

無名氏

兩峽山高月半輪五更人起馬嘶頻無端又上長安道輪與僧牕飽睡人

遊山林寺

元王旭

石徑俯雲壑竹林開幽境寺古僧徒稀山深嵐氣冷待遊未終興紅日忽倒影曳杖披暝煙長歌下前嶺

遊天竺寺

白珽

山轉龍泓一徑深嵐煙吹潤撲衣巾松蘿掩映似無路猿鳥往來如有人講石尚存天寶字御梅嘗識建炎春城中遮日空西望自與長安隔兩塵

淨居院

于石

峰迴澗曲路縈紆萬壑中藏一畫圖雪墮枯枝龍解甲藤纏怪石虎生鬚滿樓山色自濃澹隔竹泉聲半

有無紙帳蒲團清思足更添梅種兩三株

大都遇平江龍興寺僧閒上座話唐綦毋潛宿龍興寺詩因次其韻　趙孟頫

聞說龍興寺多年未款扉風林發松籟雨砌長苔衣殿古燈光定房深磬韻微秋風動歸興一錫向空飛

樟樹鎮五公寺　何中

久幽厭拘維暫弛欣舒散近關得禪扉擇步歷蒼蘚沈沈松陰重灔灔水光遠殘花起餘香乳禽響新囀虛廊清晝長高僧坐談簡學空素所昧慮妄還自遣移晷始知歸生煙滿林晚

遊竹林寺　薩都刺

野人一過竹林寺無數竹枝生白煙江近玉龍埋碧草月明黃鶴下芝田樹銜宿雨啼山鵲花落春風老杜鵑何日來分雲半榻故人不用買山錢

題昌國普陀寺　丁鶴年

神鰲屹立戴崔嵬俯瞰滄溟水一杯積翠自天開罨畫布金隨地起樓臺祈靈漢使乘槎到傳法梁僧折葦來若使祖龍知勝槩豈應驅石訪蓬萊

其二

昆明刼火忽重然宇內名山悉變遷古剎獨存龍伯國豐碑猶記兎兒年三更日浴咸池水八月潮吞渤海天雲漢靈槎如可御便應長往問羣仙

焦山寺

周權

赤霞夜出扶桑東海雲捲浪凌虛空剛風浩浩吹不去崔嵬化作青蓮宮萬衲月寒清梵寂四面沉沉皆海色鐘聲不許到人間自送潮音落寒碧

金山龍遊寺

前人

金山突兀摩青冥六鼇駕海來蓬瀛風濤卷雪撼不動中流湧出毘耶城山僧眼底乾坤闊俯瞰朝暾乘落月鐘聲薄暮來蜃樓燈影晴宵入蛟窟馬銜韜怪蒼龍蹲聽法臥護孤雲根參旗歷落倚闌楯金碧照耀滄海門天光萬頃涵虛碧扁舟獨艤玻瓈國六朝興廢幾英雄往事雲浮江露白窮高一覽雙眼明天風灑我毛骨清淮山數點不可寫矯首九萬摶風鵬

登東山寺

王都中

古寺岧嶢隱翠微松陰行盡見朱扉巖花識面遠迎

笑野鳥忘機近不飛相國書堂今寂寂山僧法坐久巍巍凭闌欲問當時事白鷺無言立釣磯

天衣寺

韓性

春流雙澗深曉色十峰陰勝地青蓮宇千年靜者心焚香入空翠鳴磬出幽林去路白雲滿禪宮何處尋

龍興寺

陳植

先朝黃葉寺老屋白雲扉燈續長明火僧披壞色衣馱經馬迹遠念佛鳥聲微唯有閑閑叟坐看紅日飛

遊天竺寺

張翥

石梁濺水濕蒼苔陰洞旁穿澗底回殿閣金銀從地湧山林圖畫自天開龍隨僧到分雲住猿聽人呼下樹來游興未闌斜日盡馬頭呼酒尚徘徊

送智惠隱住水月禪院

成廷珪

放船直到棲禪處萬頃湖心一徑開綠樹鳥驚風落果碧潭龍去水生苔西巖尊宿傳燈在東海高僧杖錫來今夜月明清似水太空無地著纖埃

遊麻姑萬松庵

貢師泰

積雨變秋思清遊愜道心過橋分屨迹問寺逐鐘音

紅墮鳥爭果綠深魚占陰何當脫塵鞅重此契幽尋

和林子蒼元妙寺值雨　盧琦

兩袖淸風緩轡遊粵王城下少淹畱客衣半濕松花雨鶴影先分竹院秋採藥僧歸雲外路吟詩人倚樹間樓憑君汲取前溪水爲洗塵中浩蕩愁

遊靈山寺　陳高

舊聞海上有神山今見樓臺島嶼間鼇背千年開佛國鯨波十里隔人寰風吹僧影浮杯渡雲送龍身聽法還避世擬從支遁隱塵簪吾已久投閒

翠微寺　汪澤民

欲雨不雨天墨色將崩未崩石傴側溪谷緣雲已萬盤風雨欺人作三厄客遊已慳天不慳雷電翕歘噓晴暾諸峰倒景互明滅照耀金碧開山門淸都紫微逼象緯旃林貝樹羅山樊十方下視沙界迥佛骨不受炎歊袢麻衣老師寂滅久問法羞與山僧論但餘卓錫古泉水念念欲洗塵眼昏嗟予世網久躑躅坐覽古跡空盤桓暮歸却覓山下路杳杳飛鳥投荒村

遊狠山寺　陳基

鯨波渺渺四無涯閶闔天低手可排一塔倚空凌浩劫兩潮爭港撼層崖半晴半雨龍歸海衝煖衝寒鴈渡淮安得乞身依佛日遍尋靈迹訪齊諧

上巳日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四齋訓導拉遊智果寺訪東坡題參寥泉

張昱

佳遊在上巳屬此清明前春景已云晏風光猶未暄往尋智果寺竟得參寥泉雲物豈殊昔人世自更遷邈哉長公詠高吟憶當年我輩復登臨花界何因緣古佛儼香閣眞詮積華軒境超萬念空道勝諸妄捐緬懷此會難徘徊未云還申章續芳藻冀或來者傳

七佛菴三十韻

舒頔

春色如多情陰雲貸游矚登臨不憚勞踤踤轉山谷石磴危欲攲梯身進恐覆松風響簫笙花露滴巾幅鑿鑿石齒連盤盤山脊伏初疑路不通似覺地可縮小憩林木深大觀天地育曠冒陵八荒舉手決四瀆歲暮歷險艱時危事幽獨情深山水佳興遣杖履復七佛菴先登一人泉可掬誓將寂滅心受此淸淨福人世徒喧啾山門遠榮辱艱難慨諸僧落莫棲老屋

江水清入懷淮山翠凝目花陰覆層簷鳥語隔幽竹稽首幡幢翻升階路徑熟禪心絮沾泥世味蠟煑粥軍政期嚴明民風慕清穆旣興楊朱悲復動賈生哭再上講經臺仍摳御風服凭高氣層層眺遠山矗矗石眼松絡根崖腰樹飛瀑一泓照鬚眉兩地映蘭菊骨蛻超塵寰性空悟機軸無心雲自飛得趣景何倏綠樹啼白猿青莎臥黃犢川原豁而開麻麥蔚以蓼游辰風日和行徑草花馥冥冥鶴歸來長嘯下山麓

過顯慶寺　謝應芳

六載重來釋氏家一甌新啜趙州茶杏花風後春何冷柏子庭前日未斜拄杖賴能無潦倒關文煩爲補楞伽要聽說法頻來往且喜平橋路不賒

赴龍巖寺齋以詩題殿西廡　丘處機

杖藜欲訪山中客空山沈沈澹無色夜來飛雪滿巖阿今日山光映天白天高日下松風清神遊八極騰虛明欲寫山家本來面道人活計無能名

題金山寺　釋明本

半江湧出金山寺一簇樓臺兩岸船月到中宵成白

晝浪翻平地作青天塔鈴自觸微風語灘石長磨細浪圓龍化楚人來聽法手擎珠獻不論錢

駕幸天長寺應制　廣宣

天界宜春賞禪門不掩關宸遊雙闕外僧引百花間車馬喧長路煙雲靜遠山觀空復觀俗皇鑒此中閑

聖恩顧問獨遊月鐙閣直書應制　前人

禪居河畔無多地來往尋春物正華磴道上盤千畝竹闌干低數萬人家簷前施食來飛鳥林下行香踏落花自解剎那知佛性不勞更喻幾塵沙

駕幸普濟寺應制　前人

南方寶界幾由旬八部同瞻一佛身寺壓山河天宇靜樓懸日月鏡光新重城柳暗東風暖複道花明上苑春向晚鑾輿歸鳳闕曲江池上動青蘋

過保聖寺　明高啓

隔江寒霧隱樓臺遠逐鐘聲放艇來亂後不知僧已去幾堆紅葉寺門開

上方　姚廣孝

蓮宮據山椒岧嶢去天咫風香花雨新僧行白雲裏

幽沈樹樂靜蕭散煙鐘起人登石路迷依依緣澗水

遊清涼寺詩　　王守仁

春尋載酒本無期乘興還嫌馬足遲古寺共憐春草沒遠山偏與夕陽宜雨晴澗竹消蒼粉風暖巖花落紫蕤昏黑更須凌絕頂高懷想見少陵詩

遊岳麓寺　　李東陽

危峰高瞰楚江干路在羊腸第幾盤萬樹松杉雙徑合四山風雨一僧寒平沙淺草連天在落日孤城隔水看魝北湘南俱在眼鷓鴣聲裏獨凭欄

與趙夢麟諸人遊甘露寺　　前人

澗篠巖杉處處通野寒吹雨墮空濛垂藤路繞千年石老鶴巢傾半夜風淮浦樹來江口斷金陵潮落海門空闕書未報三邊捷萬里中原一望中

登千佛閣　　劉爾牧

莊嚴寶閣枕河流龍象開成南部洲金刹倒瀾波影動天花穠郁水光浮風塵迴出三千界雲氣如登十二樓坐對孤煙旋樹杪懸知暮磬度林丘

集開元寺　　李攀龍

流陰拂層岑返照翳深谷古寺入蕭條迴巖抱幽獨
梵影淨香臺鐘鼓殷石屋絕壁棲禪誦懸崖下樵牧
秋花雨還瘦老樹霜逾禿寒泉可瑩心白雲況極目
登臨客自佳搖落時何速蔬色蕩腥羶苔光清簡牘
新詩發神秀舊遊耿初服歸來杖履便老去煙霞伏
高城出睥睨燈火逼林麓言旋轉多興後期此同宿

僊溪龍華寺　前人

寶幢山下煙霞古老樹如龍欲飛舞花氣薰成五色
雲泉聲散作千林雨我愛溪山事事幽錦袍醉踏東
風遊題詩淨掃巖頭石把酒還登竹外樓空門自與
人間別夜榻焚香臥清絕明朝長嘯拂衣歸問却溪
風與山月

神通寺　前人

相傳精舍朗公開千載金牛去不迴初地花開藏洞
壑諸天樹杪出樓臺月高清梵西風落霜淨疎鐘下
界來豈謂投簪能避俗將因臥病白雲隈

遊龍洞寺　前人

壁削芙蓉萬仞丹禪林隱隱畫圖看人間勝地僧多

古洞裏諸天客到難雲傍龍來晴作雨風從澗底暑
生寒年來賸有煙霞癖石畔長松好掛冠

聞王百穀寓南屏寺奉懷　　邢侗

卜築南屏寺多因太守賢榻移千竹潤書枕一牀眠
禮佛沈香火看花細雨天無緣陪勝侶吟望獨淒然

宿天界寺　　王思任

古寺白門邊寒風逗石煙松篁無俗徑鐘磬有諸天
歲晚難爲客官閒易入禪燈殘僧別去清夢竹相憐

佛慧寺　　前人

亂竹閉僧院長松護法堂坐憐新月上行愛落花香
破壁流燈影懸崖掛夕陽支公閒懶處暫此禮空王

初秋同叔弢彥時遊崇山蘭若　　前人

習靜厭紛擾幽尋給孤園倏然香林下似得桃花源
一鳥落天鏡千花秀禪門紛吾道機淺謬接甘露言
月色隱秋思荷香清夜魂終希偶緇錫永矣超塵喧

宿歐兜禪室　　前人

雲臥年年望而今積翠中一燈昏佛影萬葉下秋空
客夢驚天半雞聲在海東錢塘門尚閉何事不朦朧

永明寺與伯貞先生坐語　屠隆

寺門瓦落挂霜藤閒與君侯說廢興秋老紫苔生臥佛日斜黃葉映千僧蠹魚古壁消殘藏風雨空堂暗一燈勘破此中須了悟昆明劫火向無憑

寓建陽福山寺　徐𤊹

磴路層層入招提夾兩山柏侵陰殿綠苔繡古牆斑細雨蟲聲碎微風蝶影閒五更鐘韻杳鄉夢屢催還

法海寺　陳价夫

木柝聲殘萬杵哀鄰家白苧已先裁浮雲半掩無諸國落日橫斜金粟臺稿葉滿階風乍起繁霜入戸鴈初來小山芳草青如剪歲晚應悲白髮催

寓極樂寺　王衡

灣灣綠水帶城陰白日青蓮雙樹林萬疊雲山千里夢六時鐘磬五更心寒燈貝葉翻香蠹春日簷花坐語禽隨意竹牀葵菜好經簾不捲畫堂深

同曹學佺過宿碧峰寺愚公房得風字　吳兆

入寺昏煙斂雙橋竹磵通僧歸殘磬裏客夢亂山中

燈暗牕沾雨枝喧鳥墮風他鄉寥落夜語笑喜能同

聖像教寺　周倫

梵寺吾今到空牀對許支蒲團閒聽偈草閣靜談詩
雲洞龍歸夜松林鶴到時妙香清不寐塵外有遐思

其二

到寺江村暮溪橋出定禪香臺雙樹直油幕一燈圓
竹雨鳴幽玉松風響奏絃楞嚴未須誦眞覺解元元

宿牛首寺　陳鐸

到寺萬緣絕蕭然宿峰頂蒼蒼野邑新漠漠秋煙暝
相期話三生夜坐石根冷微凉入虛闌老鶴語桐井
支郎翻經處松子落古鼎白露下高空溼雲壓幽境
披衣問姮娥霓裳曲應聽望極顚厓前寒籬眇村逕
談久明月來照我天地靜半生繫虛名江山負眞景
自汲石泉水同僧瀹佳茗天風在林末空翠散復整
一乘演微機開豁自懺省疎竹何蕭蕭雲房亂燈影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十八卷目錄

僧寺部紀事一

神異典第一百十八卷

僧寺部紀事一

增一阿含經波斯匿等五王白世尊此僧伽尸水側福妙最是神地欲造寺世尊曰汝等五王此處造寺長夜受福世尊卽申右手從地中出迦葉如來而告曰欲作神寺當依此法

譬喻經王舍國人欲作寺錢不足入海得名寶珠上國王言我有三利欲作寺入海安穩多得金寶而不貪惜三利

佛國記龍舍寺北五十由延有一寺名火境火境者惡鬼名也佛本化是惡鬼後人于此處起精舍以精舍布施阿羅漢以水灌手水瀝滴地其處故在正復掃除常現不滅此處別有佛塔善鬼神常掃灑初不須人工有邪見國王言汝能如是者我當多將兵衆住此益積糞穢汝復能除不鬼神卽起大風吹之令淨此處有百枚小塔人終日數之不能得知若至意欲知者便一塔邊置一人已復計數人人或多或少不可得知

佛共九十六種外道論議處起精舍精舍高六丈許裏有坐佛其道東有外道天寺名曰影覆與論議處精舍夾道相對亦高六丈許所以名影覆者日在西時世尊精舍影則映外道天寺日在東時外道天寺影則北映終不得映佛精舍也

有國名達嚫是過去迦葉佛僧伽藍穿大石山作之凡有五重最下重作象形有五百間石室第二層作師子形有四百間第三層作馬形有三百間第四層作牛形有二百間第五層作鴿形有百間最上有泉

水循石室前繞房而流周圍廻曲如是乃至下重順房流從戶而出諸層室中處處穿石作牕牖通明室中朗然都無幽暗其室四角頭穿石作梯磴上處今人形小緣梯上正得至昔人一脚所躡處因名此寺爲波羅越波羅越者天竺名鴿也其寺中常有羅漢住此土丘荒蕪人民居去山極遠方有村皆是邪見不識佛法沙門婆羅門及諸異學彼國人民常見人飛來入此寺于時諸國道人欲來禮此寺者彼村人則言汝何以不飛耶我見此間道人皆飛道人方便答言翅未成耳達嚫國嶮道路艱難而知處欲往者要當齎錢貨施彼國王王然後遣人送展轉相付示其逕路法顯竟不得往承彼土人言故說之耳

順恆水西下十由延得一精舍名曠野佛所住處今現有僧復順恆水西行十二由延到迦尸國波羅捺城城東北十里許得仙人鹿野苑精舍此苑本有辟支佛住常有野鹿棲宿世尊將成道諸天于空中唱言白淨王子出家學道却後七日當成佛辟支佛聞已卽取泥洹故名此處爲仙人鹿野苑世尊成道已

後人于此處起精舍

佛法金湯編羊祜武帝時祜爲荆州都督日供武當山寺有問其故祜曰前身多過賴造此寺故獲中濟所以供養之情偏重于此

法苑珠林晉咸和中北僧安法開至餘杭欲建立寺無貲財手索錢貫貨之積年得錢三萬市地作屋常以索貫爲貲欲立刹無舍利有羅幼者先自有之開求不許及開至寺禮佛見幼舍利囊已在座前卽告幼幼隨來見之喜悅與開共立寺宇於餘杭也

東晉初天台山寺者昔有沙門帛道猷或云竺道猷銳涉山水窮括奇異見天台石梁終古無度乃慷慨曰彼何人斯獨無貞操故使聖寺密爾對面千里遂揭錫獨往而趨石梁周瞰崖隒久之方獲其山石梁非一聖寺亦多將欲直度不惜性命且虹梁亙谷下望萬尋上闊尺許莓苔斜側東邊似逼西礙大石攀登路絕猷乃别思異援夜宿梁東便聞西寺磬聲經唄唱薩勇意相續逼夕不安又聞聲曰却後十年當來此住何須苦求雖爾不息晨夕惋恨結草爲庵彌

年禪觀後試造梁乃見橫石洞開梁道平正因卽得度遂見棟宇宏壯圖塔瓌奇神僧叙接宛同素識中食旣訖將陳住意僧曰却後十年自當至此何勞早住相送度梁橫石已塞至晉太元中終於山所形似綠色端坐如生王羲之聞之造焉望崖仰挹今有往者雲迷其道

佛法金湯編王羲之咸康六年于廬山建歸宗寺請西天達摩多羅居之

桓伊太元中以淮淝之功封永修縣侯惠遠法師自襄陽至廬山寓慧永之西林寺欲于山東建寺經營之際山神降靈願加資助信宿風雷夜作雲雨晦冥明發就觀則有良木殊材駢羅委積時伊爲九江刺史驚其神異奏立寺焉曰東林殿曰神運

雲仙雜記廬山遠法師命盡之日山中峰澗寺落皆見千眼仙人成隊執幡幢香花赴東林寺法師死乃止

蓮社高賢傳法安律身持戒爲行尤精義熙中新陽邑社有暴虎居神廟樹下前後害民以百數安遊其

村居民皆早閉門乃之樹下禪坐須臾虎負人至見安驚喜跳伏安乃爲說法授戒有頃而去明旦居民見安謂是神人相率禮敬因改神廟立寺宇請安居之左右田園並捨爲寺業

闞公則入廬山白蓮社既逝有同社人至洛陽白馬寺夜中爲公則修忌祭忽一時林木殿宇皆作金色空中有聲曰我是闞公則祈生極樂國今已得生矣言訖無所見

建康實錄晉許詢捨永興山陰二宅爲寺家財珍異悉皆是捨既成啓奏孝宗詔曰山陰舊宅爲祇洹寺永興居爲崇化寺造四層塔物產既罄猶欠露槃相輪一朝風雨相輪等自備時所訪問乃是剡縣飛來

高僧傳釋法度少出家高士明僧紹隱居瑯琊之㠑山及亡捨所居山爲棲霞精舍請度居之經歲許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持紙名通曰靳尚度前迎之尚形甚都羽衛亦嚴致敬已乃言曰弟子於此山七百餘年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井願受五戒永結來緣度爲設會受戒而去

太平御覽孫放西寺銘曰長沙西寺層構傾頹謀欲建立其日有童子持紙花揷地故寺東西相去十餘丈于是建創正當花所

巢向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爲孝武立寺疑其名向之應聲曰宜名天保詩曰天保下報上也時人服其機速

宋書蕭惠開傳惠開思話子也丁父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佛凡爲父起四寺南岸南岡下名曰禪岡寺曲阿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所封封陽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蓋鮮而兄弟甚多若使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使人人等分又事可悲恥寺衆既立自宜悉供僧衆由此國秩不復下均

法苑珠林晉白塔寺在秣陵三井里晉升平中有鳳凰集此地因名其處爲鳳凰臺至宋昇明二年齊太祖起造立寺之始咸以山高難于谷汲比丘法和爰發誓云若此地可居當使自然出水乃於食堂前試鑿井僧不數仞而清泉湛然甘香清美流未嘗竭

三寶感通錄宋時朱齡石者使往遼東還返失道隨風泛海一月餘日達于一島糧水俱竭入島求泉漸深登山乃見一寺堂宇莊嚴非所曾覩僧問所從具說其事設食飲水問以去留石曰此乃聖居非凡可住僧曰欲住任懷石苦辭欲還僧告曰此間去都二十餘萬里石等聞之驚怖曰若爾何緣得達僧曰自當相送不勞致憂又問曰識杯度道人否曰識之便指壁上鉢帒曰此是彼物有小過罰在人中便取鉢帒與石并書一封上爲書字然不可識曰可以書鉢與之令沙彌送勿從來道此有直路疾至船所須臾至海沙彌以一竹杖著船頭語曰但閉舫聽往不勞帆柂也於是依言但聞颼颼風聲有竊覗者見船在空雲飛奔于山樹上數息間遂達揚都大桁正見杯度騎桁欄口云馬馬齡石既至書自飛上度手度驚曰汝那得蓬萊道人書喚我歸耶乃具說緣由又將鉢與之手捧曰吾不見此鉢四千餘年擲上入雲下還接取元嘉中無故而死

南齊書張融傳融爲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孝武起新

安寺僚佐多餽錢帛融獨餽百錢帝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爲封溪令從叔永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

虞愿傳愿爲祠部郎明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乃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

南史王騫傳騫字思寂梁武霸府建引爲大司馬諮議叅軍遷侍中及帝受禪降封爲侯歷位度支尚書中書令武帝於鍾山西造大愛敬寺騫舊墅在寺側者即王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就騫市之欲以施寺答云此田不賣若勅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略帝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

梁書扶南國傳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怪乃令人於光處掊

視之得金像未有光趺悝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悝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徑牽車至佛寺悝因留像付寺僧每至中夜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之響經一歲捕魚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銅花趺浮出水上係世取送縣縣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沒水於底得佛光豔交州押送臺以施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趺始具初高悝得像後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悝曰昔於天竺得阿育王造像來至鄴下值胡亂埋像於河邊今尋覓失所五人嘗一夜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爲高悝所得悝乃送此五僧至寺見像噓欷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又瓦官寺慧邃欲模寫像形寺主僧尚慮虧損金色謂邃曰若能令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許慧邃便懇到拜請其夜像卽轉坐放光回身西向明旦便許模之像趺先有外國書莫有識者後有三藏那求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爲第四女所造也及大同中敕市寺側數百家宅地以廣寺域造諸堂殿幷瑞像

周回閣等窮於輪奐焉其圖諸經變並吳人張繇運手繇丹青之工一時冠絕

到溉傳溉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初與弟洽常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爲寺因斷腥羶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高祖每月三致淨饌恩禮甚篤蔣山有延賢寺者溉家世創立故生平公俸咸以供焉略無所取

梁志天監初天竺僧智藥自西土來泛船至韶州曹溪水口聞其香掬其水嘗味曰此水上流有勝地尋之遂開山立石

金陵地記金陵鍾山之麓幽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因謀于梁武帝帝俾各以物識其地白鶴先飛去至麓忽聞空中錫聲先已卓于山麓道人不服然以前言不可食各以所識築室焉

梁書樂藹傳藹子法才爲江夏太守因被代表便道還鄉至家割宅爲寺棲心物表

賀瑒傳瑒子革歷南郡太守革性至孝常恨貧祿代耕不及養在荊州歷爲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

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恩

何敬容傳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世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趨勢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此寺堂宇校飾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衆造寺焉

太平御覽一乘寺梁邵陵王綸造梁末賊起遂延燒陳尚書故江總捨堂宇寺今之堂是也寺門遍畫凹凸花代稱張繇手跡其花乃天竺遺法朱及青綠所成遠望眼暈如凹凸就視卽平世咸異之乃名凹凸寺

太平廣記後魏孝文帝登位初有魏城人元兆能以九天法禁絕妖怪先鄴中有軍士女年十四患妖病累年治者數十人並無據一日其家以女謁元兆祈止兆曰此疾非狐狸之魅是妖畫也吾何以知今天下有至神之妖有至靈之怪有在陸之精有在水之魅吾皆知之矣汝但述疾狀是佛寺中壁畫四天神部落中魅也此言如何其女之父曰某前于雲門黃花寺中東壁畫東方神下乞恩常攜此女到其下又

女常懼此畫之神因夜驚魘夢惡鬼來持女而笑由此得疾兆大笑曰故無差因忽與空中人語左右亦聞空中有應對之音良久兆向庭嗔責之云何不速曳亟持來左右聞空中云春方大神傳語元大行惡神吾自當罪戮安見大行兆怒向空中語曰汝以我誠達春方必請致之我爲暫責請速鑠致之言訖又向空中語曰名二雙牙八赤眉往要不去聞東方左右咸聞有風雨之聲乃至兆大笑曰汝無形相畫之姸致耳有何恃而魅生人也兆謂其女曰汝自辨其狀形兆令見形左右見二神皆丈餘各有雙牙長三尺露于脣口外衣靑赤衣又見八神俱衣赤眼眉並殷色共扼扼其神直逼軒下蓬首赤目大鼻方口牙齒俱出手甲如鳥兩足皆有長毛衣若豹鞹其家人謂兆曰此正女常見者兆令前曰爾本虛空而畫之所作耳奈何有此妖形其神應曰形本是畫畫以象眞眞之所示卽乃有神況所畫之上精靈有憑可通此臣所以有感感之幻化臣實有罪兆大怒命侍童取灌瓶受水淋之盡而惡神之色不衰兆更怒命煎湯

女常懼此畫之神因夜驚魘夢惡鬼來持女而笑由此得疾兆大笑曰故無差因忽與空中人語左右亦聞空中有應對之音良久兆向庭嗔責之云何不速曳亟持來左右聞空中云春方大神傳語元大行惡神吾自當罪戮安見大行兆怒向空中語曰汝以我誠達春方必請致之我爲暫責請速鏁致之言訖又向空中語曰名二雙牙八赤眉往要不去聞東方左右咸聞有風雨之聲乃至兆大笑曰汝無形相畫之妍致耳有何恃而魅生人也兆謂其女曰汝自辨其狀形兆令見形左右見二神皆丈餘各有雙牙長三尺露于脣口外衣青赤衣又見八神俱衣赤眼眉並殷色共扼其神直逼軒下蓬首赤目大鼻方口牙齒俱出手甲如鳥兩足皆有長毛衣若豹鞹其家人謂兆曰此正女常見者兆令前曰爾本虛空而畫之所作耳奈何有此妖形其神應曰形本是畫畫以象眞眞之所示卽乃有神況所畫之上精靈有憑可通此臣所以有感感之幻化臣實有罪兆大怒命侍童取灌瓶受水淋之盡而惡神之色不衰兆更怒命煎湯

以淋須臾神化如一空囊後令擲去空野其女於座即愈而父載歸鄴復於黃花寺尋所畫之處如水之洗因而駭歎稱異僧雲敬見而問曰汝此來見畫歎稱必有異耶可言之其人曰我女患病爲神所擾今元先生稱是此寺畫作妖乃指畫處所洗之神僧大驚曰汝亦異人也此寺前月中一日晝晦忽有惡風元雲聲如雷震繞寺良久聞畫處如擒捉之聲有一人云勢力不加元大行不如速去言訖風埃乃散寺中朗然晚見此處一神如洗究汝所說正符其事兆即寇謙之師也

魏書城陽王長壽傳長壽子鸞爲定州刺史鸞愛樂佛道修持五戒不飲酒食肉積歲長齋繕起佛寺勸率百姓共爲土木之勞公私費擾頗爲民患世宗聞而詔曰鸞親惟宗懿作牧大州民物殷繁綏寧所屬宜克己厲誠崇清樹惠而乃驟相徵發專爲煩擾編戶嗷嗷家懷嗟怨北州土廣姦亂是由準法尋愆應加肅黜以鸞戚屬情有未忍可遣使者以義督責奪祿一周微示威罰也

張彝傳彝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敷政隴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革其舊俗民庶愛仰之爲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諸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謫爲土木之工無復鞭杖之罰時陳留公主寡居彝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譖彝于世宗稱彝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遣直後萬貳興馳驛檢察貳興肇所親愛必欲致彝深罪彝清身奉法求其愆過遂無所得見代還洛

洛陽伽藍記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義里沙門達多發塚取甎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爲妖異謂黃門侍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否紇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女壻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此不足爲異也后卽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準財里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下有十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卽遣門下錄事張秀儁詣準財里訪洪

父母果得崔暢其妻魏氏雋問暢曰卿有兒死否暢曰有一息字子涵年十五而死秀雋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中主上故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秀雋還具以實陳聞后遣送洪同家暢聞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枝謂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急速去可得無殃洪遂捨去遊於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具洪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路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

綏民里東崇義里內有京兆人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臨御道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歎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時人未信遂問寺之由緒逸云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始立寺本有三層浮圖用甎甎數十萬兼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疎乃服逸言號爲聖人子休遂

捨宅爲靈應寺所得之甎還爲三層浮圖

準財里內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納河內人向子集爲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氏嫁向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于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箭而倒卽變爲桃人所騎之馬亦化爲茆馬從者數人盡化爲蒲人梁氏惶懼捨宅爲寺

聞義里有燉煌人宋雲與惠生向西域取經入烏場國北接葱嶺南連天竺水西有池龍王居之池邊有一寺五十餘僧龍王每作神變國王初請以金玉珍寶投之池中在後涌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待龍而濟世人名曰龍王寺

王城北十八里有如來履石之迹起塔籠之履石之處若以踐泥量之不定或長或短今立寺可七十餘僧塔南二十步有泉石佛本清淨嚼楊枝植地卽生今成大樹胡名曰婆樓

城北有陁羅寺佛事最多浮圖高大僧房偪側周匝金像六十軀王年常大會皆在此寺國內沙門咸來

雲集宋雲惠生見彼比丘戒行精苦觀其風範特加恭敬遂捨奴婢二人以供洒掃

王城西南有善持山山中有昔五百羅漢牀南北兩行相向坐處有大寺僧徒二百人太子所食泉水北有寺恆以驢數頭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然往還寅發午至每及中餐此是護塔神渥婆仙使之然此寺昔日有沙彌常除灰因入神定維那挽之不覺皮連骨離渥婆仙代沙彌除灰處國王與渥婆仙立廟圖其形像以金箔貼之隔小嶺有婆奸寺夜叉所造僧徒八十人云羅漢夜叉常來供養洒掃取薪凡俗比丘不得在寺大魏沙門道榮至此禮拜而去不敢留停

者賀濫寺有佛袈裟十三條以尺量之或短或長復有佛錫杖長丈七以水筩盛之金箔其上此杖輕重不定值有重時百人不舉值有輕時一人勝之

水經注濕水注濕水南逕平城縣故城東水右有三層浮圖眞容鷲架悉結石也裝制麗質亦盡美善也東郭外太和中閹人宕昌公鉗耳處時立祇洹舍於

東罦椽瓦樑棟臺壁櫺陛尊容聖像及牀坐軒帳悉青石也圖制可觀所恨惟列壁合石疏而不密庭中有祇洹碑碑題大篆非佳耳然京邑帝里佛法豐盛神圖妙塔桀峙相望法輪東轉茲爲上矣

鮑丘水注右北平有觀雞水水東有觀雞寺寺內有大堂甚高廣可容千僧下悉結石爲之上加塗墍基內疏通枝經脈散基側室外四出爨炎火勢內流一堂盡溫蓋以此土寒嚴霜氣肅猛出家沙門率皆貧薄施主慮闕道業故崇斯構是以志道者多栖託焉

北齊書陸法和傳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旣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荆州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

幼主本紀幼主爲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窮極工巧運石塡泉勞費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

周書寇儁傳儁爲揚烈將軍司空府功曹參軍轉主

簿時靈太后臨朝減食祿官十分之一造永寧佛寺令儁典之資費巨萬主吏不能欺隱寺成又極壯麗靈太后嘉之

佛祖統紀大業元年九月帝幸揚州天台僧使智璪詣行在所引對大牙殿敕爲天台寺立名智璪啓曰昔陳世有定光禪師遷神之後夢其靈曰汝欲造寺未是其時若二國爲一當有大力勢人爲之造寺寺若成國卽淸宜名國淸寺上曰此先師靈瑞也卽用爲名乃遣通事舍人盧正方奉安寺額敕秘書監柳顧言爲智者造碑立之寺門

隋史常琮侍煬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得到上方琮曰昏暗應須到上方左右皆失笑

法苑珠林隋天台山瀑布寺釋慧達姓王氏襄陽人晚爲沙門惠雲邀請遂上廬岳造西林寺重閣七間欒櫨重疊光耀鮮華初造之日誓用黃楠闔境推求了無一樹皆欲改用餘木達曰誠心在此豈用餘求必其有徵松變爲楠若也無感閣成無日衆懼其言四出追求乃於境內下巢山感得一谷並是黃楠而

在窮澗幽深無由可出達尋行崖壁忽見一處晃有光明窺見其中可得通道惟有五尺餘並天崖遂牽曳木至於江首途中灘覆筏壞及至廬阜不失一根閣遂得成宏冠前構後忽偏斜向南三尺工匠設計取正無方有石門澗當于閣南忽有猛風北吹還正于今尚存

隋江州廬山化城寺釋法充俗姓畢九江人也常誦法華大品末住廬山半頂化城寺修定自非僧事未嘗安履每勸衆僧無以女人入寺上損佛化下墮俗諾然以寺基事重有不從者

靈異小錄化度寺內有無盡藏院京城捨施日漸崇盛武德貞觀後錢帛金玉積聚不可勝計常使名僧監藏爲等分一分供天下伽藍修理之用一分施天下饑餓一分充舊供無遮之會城中士女奔走捨施爭次不得至暮收獲亦鉅萬有大車載錢帛捨了竟去不知姓名者多矣藏內物天下寺院並許來取供給亦不可勝數貞觀年中有裴充智戒行修謹宛是修行高人入寺洒掃十年有餘寺中觀其行無玷缺

使之守藏不覺被盜去黃金極多將去不可知數寺衆見潛走去後不還衆僧驚異遂於充智寢房內看壁上有詩四句曰將肉遣狼守置骨向狗投自非阿羅漢焉能免得偷後莫知所之武后遂移藏東都福光寺日久錢物漸耗却移歸舊寺至開元九年發散錢帛於京師諸寺

觀音持驗唐僧迦大師西域人姓何龍朔初來遊此土於泗州臨淮縣信義坊乞地立標將創伽藍標下掘得古香積寺銘記幷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寺焉

三夢記天后時劉幽求爲朝邑丞嘗奉使歸未及家十餘里適有佛堂寺路出其側聞寺中歌笑歡洽寺垣短缺盡得覩其中劉俯身窺之見十數人兒女雜坐羅列盤饌環繞之而共食見其妻在坐中語笑劉初愕然不測其故久思之且思其不當至此復不能舍之又熟視容止言笑無異將就察之寺門閉不得入劉擲瓦擊之中其罍洗破迸走散因忽不見劉踰垣直入與從者同視殿廡皆無人寺扃如故劉訝益

甚遂馳歸比至其家妻方寢聞劉至乃叙寒暄訖妻笑曰向夢中與數十人同遊一寺皆不相識會食於殿庭有人自外以瓦礫投之杯盤狼籍因而遂覺劉亦具陳其見

唐書張廷珪傳神龍初詔白司馬坂復營佛祠廷珪方奏詔抵河北道出其所見營築勞亟懷不能已上書切爭且言自中興之初下詔書弛不急斥少監楊務廉以示中外今土木復興不稱前詔掘壤伐木侵害生氣願罷之以紓窮乏帝不省

太平廣記唐景龍年安樂公主洛州道光坊造安樂寺用錢數百萬童謠曰可憐安樂寺了了樹頭懸後誅逆韋并殺安樂斬首懸於竿上改爲悖逆庶人

六帖景龍中盛興佛寺公私疲匱辛替否上疏曰佛者清淨慈悲體道以體物不欲利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損人則不愛榮身則不清淨寧佛者之心乎

紀聞唐開元十五年有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拆

除功德移入側近佛寺堂大者皆令閉封天下不信之徒並望風毀拆雖大屋大像亦殘毀之敕到豫州新息令李虛嗜酒倔強行事違戾方醉而州符至仍限三日報虛見大怒便約胥正界內毀拆者死於是一界並全虛爲人好殺愎戾行必違道當時非惜佛寺也但以忿恨故全之全之亦不以介意歲餘虛病數日死時正暑月隔宿即斂明日將殯母與子繞棺哭之夜哭止聞棺中若指爪戞棺聲初疑鼠未之悟也斯須增甚妻子驚走母獨不去命開棺左右曰暑月恐壞母怒促開之而虛生矣身頗瘡爛於是浴而將養之月餘平復虛曰初爲兩卒拘至王前王不在見階前典吏乃新息吏也亡經年矣見虛拜問曰長官何得來虛曰適被錄而至吏曰長官平生惟以殺害爲心不知罪福今當受報將若之何虛聞之懼請救吏曰去歲拆佛堂長官界內獨全此功德彌大長官雖死亦不合此間追攝少間王問更勿多言但以此對虛方憶之頃王坐主者引虛見王王曰索李明府善惡簿來即有人持一通案至大合抱有二青衣

童子亦隨文案王命啓牘唱罪階吏讀曰專好割羊脚吏曰合杖一百仍割其身肉百斤王曰可令割其肉虛曰去歲有敕拆佛堂毀佛像虛界內獨存之此功德可折罪否王驚曰審有此否吏曰無新息吏進曰有福簿在天堂可檢之王曰促檢殿前垣南有樓數間吏登樓檢之有頃吏檢善簿至惟一紙因讀曰去歲敕拆佛堂新息一縣獨全合折一生中罪延年三十仍生善道言畢罪簿軸中火出焚燒之盡王曰放李明府歸仍敕兩吏送出城南門見夾道並高樓大屋男女雜坐樂飲笙歌虛好絲竹見而悅之兩吏謂曰急過此無顧顧當有損虛見飲處竟不忍行佇立觀之店中人呼曰來吏曰此非善處既不取信可任去虛未悟至飲處人皆起就坐奏絲竹酒至虛酬酢畢將飲之乃一杯糞汁也臭穢特甚虛不肯飲即有牛頭獄卒出於牀下以叉刺之洞胷虛遽連飲數杯乃出吏引虛南入荒田小徑中遙見一燈炯然燈傍有大坑昏黑不見底二吏推墮之遂蘇

酉陽雜俎東都龍門有一處相傳廣成子所居也天

寶中北宗雅禪師者於此處建蘭若庭中多古桐枝幹拂地

大同坊雲花寺唐大曆初僧儼講經天雨花至地咫尺而滅故名

佛祖統紀大曆六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奏沙門法琛於瑯琊山建佛刹繪圖以進帝於前一夕夢遊山寺及覽圖皆夢中所至者因賜名寶應寺

唐書高郢傳郢寶應初及進士第代宗爲太后營章敬寺郢以白衣上書諫曰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極烝烝之思要無以加臣謂悉力追孝誠爲有益妨時勞人不得無損捨人就寺何福之爲昔魯莊公丹桓公廟楹而刻其桷春秋書之爲非禮漢孝惠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文武廟至元帝與博士議郎斟酌古禮一罷之夫廟猶不越禮而立況寺非宗祏所安神靈所宅乎殫萬人之力邀一切之報其爲不可亦明矣間者昆吾孔熾薦食生人百姓懍懍無日不惕遺將攘却亡尺寸功隴外壤地委諸豺狼太宗艱難之業傳之陛下一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

猶恐有闕況用武以來十三年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卒補乘于今未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計十三年擧百萬之衆資糧扉屨取足于人勞罷宛轉十不一在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役王命縱未能出禁財賑鰥寡猶當稍息勞敝以噢咻之奈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榷酤之敝欲以此時興力役哉比八月雨不潤下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若遂不給將何以救之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然土木之勤功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之府庫既竭則又誅求若人不堪命盜賊相挺而興戎狄乘間以爲風塵得不爲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爲主苟功濟於天天人同和則宗廟受福子孫蒙慶傳曰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恭慎德教以臨兆民俾四海之內懽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未聞崇樹梵宮雕琢金玉之爲孝者夏禹卑宮室盡力溝洫人到於今

稱之梁武帝窮土木飾塔廟人無稱焉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美何必勞人動衆踵梁武遺風乎及制作之初支費尚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事貴相時不貴必遂陛下若回思慮從人心則聖德孝思格於天地千福萬祿先後受之會是一寺較功德邪書奏未報復上言王者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稽於衆而順於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至未然之禍不除而絕臣聞神人無功者不爲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爲可名之名不爲有功之功故功莫大不爲可名之名故名莫厚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銷禍不勞人以攘禍陛下之營作臣竊惑之若以爲功則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嘗有爲也若以爲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嘗有待也若以致福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不在費財若以攘禍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勞人今興造趨急人徒竭作土木並起日課萬工不遑食息榜笞愁痛盈于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戡定多難勵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幸天下今固違羣情徇左右過計臣竊爲陛下

惜之不納

高霞寓傳霞寓位既高言多不遜帝欲罷其兵益自憂乃上私第爲佛祠請署曰懷恩以塞帝疑

佛祖統紀穆宗長慶元年幽州節度使劉總上表請出家帝不許總乃以印付留後自剃髮爲僧以私第爲寺帝乃從其志封爲大覺師賜僧臘五十寺名報恩

河東節度使裴度奏五臺山佛光寺慶雲見文殊大士乘獅子於空中從者萬衆上遣使供萬菩薩是日復有慶雲見於寺中

桂苑叢談太保令狐相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遊大明寺之西廊忽覩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重光泉深尺一點去冰旁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燃添却雙勾兩日仝諸賓至而顧之皆莫能辨獨班支使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寸土非寺字乎點去氷旁水字也二人相連天字也不欠一邊下字也三梁四柱烈火燃無字也添却雙勾兩日仝比字也以此觀之得非大

明寺水天下無比八字乎衆皆恍然曰黃絹之奇智亦何異哉讚歎彌日詢之老僧曰頃年有客獨遊題之而去不言姓氏

酉陽雜俎慈恩寺唐三藏院後簷階開成末有苔狀如苦苣初于塼上色如藍綠輕嫩可愛

高郵縣有一寺不記名講堂西壁枕道每日晚人馬車轝影悉透壁上衣紅紫者影中鹵莽可辨壁厚數尺難以理究辰午之時則無相傳如此二十餘年矣或一年半年不見

武宗元年戎州水漲浮木塞江刺史趙士琮召水軍接木約獲百餘段公署卑小地窄不復用因併修開元寺後月餘日有夷人逢一人如猴著故青衣亦不辨何製云關將軍差來採木今被此州接去不知爲計要須明年却來取夷人說於州人至二年七月天欲曙忽暴水至州城臨江枕山每大水猶去州五十餘丈其時水高百丈水頭漂二千餘人州基地有陷深十丈處大石如三間屋者堆積於州基水黑而腥至曉方落知州官虞藏玘及官吏纔及船投岸旬月

後舊州地方乾除大石外更無一物惟開元寺元宗眞容閣去本州十餘步卓立沙上其他鐵石像無一存者

私訶條國金遼山寺中有石鼉衆僧飲食將盡向石鼉作禮於是飲食悉具

舊唐書武宗本紀會昌五年秋七月庚子勑併省天下佛寺中書門下條疏聞奏據令式諸上州國忌日官吏行香於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聖尊容便令移於寺內勑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廢毀其合行香日官吏宜於道觀

尚書故實京城佛寺率非眞僧曲檻迴廊戶牖重複有一僧室當門有櫃扃鎖甚牢竊知者云自櫃而入則別有幽房邃閣詰曲深嚴囊槖奸回何所不有

記事珠胡陽白壇寺幡剎日中有影月中無影不知何故因號怯夜幡

學佛考訓唐宣宗初依鹽官爲沙彌避宮掖之厄也住水西寺更名資聖嘗作口號有云樓閣凌雲接爽溪鐘聲遙與櫓聲齊長安若問江南事報道風光在

水西爽溪即月河也今秀州北城外三四里地近月河有古資聖寺存焉一名萬壽

聞見後錄唐昭宗爲朱全忠刼遷洛陽至陝以何皇后臨蓐留青蓮佛寺行宮全忠怒逼行甚急今寺中佛坐蓮花葉上有當時宮人書願皇后早降生墨色如新

北夢瑣言唐渤海王太尉高公駢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舍於刺史衙對郡山頂有開元佛寺是夜黃昏僧禮讚螺唄間作渤海命軍候悉擒械之來晨笞背悉逐名將吏而謂之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以此寺十年後當有禿丁數千作亂我以是厭之其後土人皆髡髮執兵號大髡小髡據此寺爲寨凌脅州將果叶渤海之言

洽聞記河州鳳林關有靈巖寺每七月十二日溪穴流出聖柰大如盞以爲常

酉陽雜俎長安安邑坊元法寺者本里人張頻宅也頻嘗供養一僧念法華經爲業積十餘年張門人譖僧通其婢因以他事殺之僧死後合宅常聞經聲不

絕張尋知其寃慙悔不及因捨宅爲寺

尚書故實構聖善寺佛殿僧惠範以罪沒入其財得一千三百萬貫

高僧傳智藏宿靈曜寺夜暫用心見金光照曜一室洞明問其故答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

金山寺記金山舊名浮玉唐有頭陀斷手以建伽藍忽一日於江獲金數鎰表聞賜名金山寺

續酉陽雜俎于季友爲和州刺史時臨江有一寺寺前漁釣所聚有漁子下網舉之重壞網視之乃一石如拳因乞寺僧寘于佛殿中石遂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張周封員外入蜀親覩其事

因話錄兵部員外郎李約初至金陵於府主庶人錡坐屢讚招隱寺標致一日庶人燕于寺中明日謂君曰十郎嘗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君笑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羶涴鹿掊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庶人大笑

雲仙雜記寶雲溪有僧舍盛冬若客至則燃薪火暖

香一炷滿室如春人歸更取餘燼

太平廣記僞蜀金堂縣三學山開照寺夜羣寇入寺刼掠緇徒罄盡寺元有釋迦藕絲袈裟爲千載之異物也賊曹分取與其妻拆而易之夫妻當時手指節節墮落鬢鬟俱墜尋事敗戮於市

異聞實錄楊禎於昭應寺讀書每見一紅裳女子一日誦詩曰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褰幃弔孤影禎問其姓氏云遠祖名無忌姓宋十四代祖因顯揚釋教封長明公開元中明皇與楊妃建此寺立經幡封妾爲西州夫人因賜珊瑚寶帳居之自此異生蛾郎不復强暴矣後驗之乃經幢中燈也

法苑珠林後梁襄陽景空寺釋法聰南陽新野人卓然神正性潔如玉蔬藿是甘無求滋饌因至襄陽繖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爲棲心之宅入谷兩所置蘭若舍今巡山者尚識故基焉初梁晉安王承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騎相從無故却退王慚而返夜感惡夢後更再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

佛祖統紀天福二年洛陽宣徽將朱崇掘屋地得大石佛十軀有碑云唐垂拱六年造景福寺崇大感悟卽捨所居以爲寺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十九卷目錄

僧寺部紀事二
僧寺部雜錄
僧寺部外編

神異典第一百十九卷

僧寺部紀事二

遼史室昉傳昉同政事門下平章事致政令常居南京封鄭國公初晉國公主建佛寺于南京上許賜額昉奏曰詔書悉罪無名寺院今以主請賜額不惟違前詔恐此風愈熾上從之

蓼花洲閒錄五代時有僧某卓菴道邊藝蔬丐錢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龍食所藝萵苣數畦僧驚寤且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于所夢之處取萵苣

食之僧視其狀貌凜然遂攝衣延之餽食甚勤頃刻告去僧囑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爲老僧于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爲道者院則壽皇聖帝王封之名已兆于此

隨手雜錄錢王有外國所獻頗眩伽寶其方尺餘其狀如水精云可厭十里火殃乃置于龍興寺佛髻中餘杭數囘祿而龍興不可近也有盜嘗焚其殿柱木悉灰燼而烟焰竟不熾皇朝改爲太平祥符寺自唐至皇朝凡有十寶此其一也

學佛考訓宋太祖屢造佛寺每歲度僧八千人修京師封禪寺爲開寶寺北鎮五丈河極其巨麗

佛祖統紀太平興國元年初周世宗廢龍興寺以爲官倉國初寺僧擊鼓求復至是不已上遣使持劍詰之曰前朝爲倉日久何爲煩瀆天廷且密戒懼即斬之僧辭自若曰前朝不道毀像廢寺正賴今日聖明興復之耳貧道何畏一死中使以聞上大感歎勅復以爲寺

宋史石守信傳守信累任節鎭專務聚斂積財鉅萬尤信奉釋氏在西京建崇德寺募民輦瓦木驅迫甚急而傭直不給人多苦之

韓重贇傳重贇信奉釋氏在安陽六七年課民採木爲寺郡內苦之

遯齋閒覽太平興國中江東有僧詣闕請修天台寺且言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命入內高品衞紹欽督其事紹欽日與僧笑語無間及營繕畢乃積薪于庭呼僧從願僧言願見至尊面謝紹欽不許僧大怖泣告紹欽促令登薪火盛僧欲下紹欽遣左右以杖抑按焚之而退

燕翼貽謀錄太宗皇帝命內侍裴愈與山陰令李易直訪王羲之蘭亭舊迹其流杯修禊處在越州僧子謙因請建寺于舊地以藏御札至道二年二月壬辰詔從子謙之請賜寺名天章仍以御書賜之

宋史王賓傳賓許州許田人爲右羽林軍大將軍判左金吾兼六軍諸衞儀仗司事淳化四年出知揚州兼淮南發運使徙爲通許鎭都監至道元年卒年七

十三賻贈加等賓事宣祖太祖太宗殆六十年最爲動舊故恩寵尤異前後賜賚數千萬俱奉釋氏在黎陽日按見古寺基即以奉錢修之掘地丈餘得數石佛及石碣有賓姓名賓異其事以聞詔名寺爲淳化賜新印經一藏錢三百萬以助之

聞見前錄章獻明肅太后成都華陽人少隨父下峽至玉泉寺有長老者善相人謂其父曰君貴人也及見后則大驚曰君之貴以此女因曰遠方不足留盍遊京師乎父以貧爲辭長老者贈以中金百兩后之家至京師眞宗判南衙因張耆納后宮中帝即位爲才人進宸妃至正位宮闈聲勢動天下仁宗即位以太皇太后垂簾聽政玉泉長老者已居長蘆矣后屢名不至遣使就問所須則曰道人無所須也玉泉寺無僧堂長蘆寺無三門后其念之后以本閤服用物下兩寺爲錢建獨長蘆寺臨江門起水中旣成輙爲蛟所壞后必欲起之用生鐵數萬斤疊其下門乃成蓋蛟畏鐵也今玉泉寺僧堂梁記曰后所建云

澠水燕談錄西都北寺應天禪院乃太祖誕聖之地

國初爲傳舍眞宗幸洛陽顧瞻遺迹徘徊感愴乃命建爲僧舍功成賜院額奉安神御命知制誥劉筠誌之仁宗初又建別殿分二位塑太宗眞宗聖像丞相王欽若爲之記後園植牡丹萬本皆洛中尤品慶曆末仁宗御篆神御三殿碑藝祖曰興先太宗曰帝華眞宗曰昭孝今爲忌日行香地去畱府甚遠故詩曰正夢寐中行十里此之謂也

蔣氏日錄寶聖石佛院在嘉興縣東南唐至德二年于寺基掘石佛四軀至今現存天聖中賜名寶聖人但呼石佛寺

歸田錄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宴于相國寺羅漢院

畫墁錄相國寺燒朱院舊日有僧惠明善庖炙猪肉尤佳一頓五觔楊大年與之往還多率同舍具飡一日大年曰爾爲僧遠近皆呼燒猪院安乎惠明曰奈何大年曰不若呼燒朱院也都人亦自此改呼

談圃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繫獄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

所以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萃老曰佛殿未甚壞佛又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枷鏁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遂空

契丹有一佛寺甚壯麗使者至必焚香寺有大佛銀鑄金鍍豐稷奉使見其供具器皿皆神宗賜高麗之物蓋高麗制于契丹每遇契丹使至其國所居殿上鴟尾皆暫徹去

熙豐日曆王安石劄子奏幸遇聖運超拔等夷知獎眷憐逮兼父子戴天負地感涕難勝顧迫衰殘靡捐何補不勝螻蟻微願臣今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爲僧寺一所永遠祝延聖壽如蒙矜許特賜名額廣昭希曠榮遇一時仰憑威神誓報無已取進止奉聖旨依所乞以報本禪寺爲名額

佛法金湯編王安石熙寧間拜相封荆公後罷相歸建康奏施舊第爲禪寺請沙門克文住持勅賜額曰報寧

漫笑錄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子厚爲商州

令同試永興軍進士劉原父爲帥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歡甚同遊南山諸寺寺有山魈爲祟客不敢宿于厚宿山魈不敢出

佛祖統紀宣和初敕廢乾明寺爲五寺三監楊戩議廢太平興國寺爲邸肆民舍初拆正殿瘞佛像于殿基之下肢體破裂已而戩病胷腹潰裂而死是年詔天下建神霄宮州郡憚費多以巨刹易其額太平州將拆承天寺一之日董役官兵墜馬死二之日都匠墜屋死三之日兵官墜馬折臂主其議者石儀曹一子十歲爲金甲神褫去其衣納於浴室火龕中聞神言曰石某絕嗣是年子亾石客死京師

宣政雜錄濟南府開元寺因更修掘地得古碑蓋會昌中汰僧碑也字皆刓缺磨滅不可讀惟八字獨存云僧皆烏巾尼皆綠鬢僧惡而碎之後有詔改德士遂符碑言唐武后昇中述志碑后自撰睿宗書極壯偉在嵩山下政和中河南尹上言請碎其碑詔從之

宋史朱勔傳勔蘇州人父冲狡獪有智數家本賤微傭於人梗悍不馴抵罪鞭背去之旁邑乞貸遇異人

得金及方書歸設肆賣藥病人服之輒效遠近輻湊家遂富因循蒔園圃結遊客致往來稱譽始蔡京居錢塘過蘇欲建僧寺閣會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朱冲不可京以屬郡守郡守呼冲見京京語故冲願獨任居數日請京詣寺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大驚陰器其能明年召還挾動與俱以其父子姓名屬童貫寘軍籍中皆得官

竹坡詩話大梁景德寺峨眉院壁間有呂洞賓題字寺僧相傳以謂頃時有蜀僧號峨眉道者戒律甚嚴不下席者二十年一日有布衣青裘昂然一偉人來與語良久期以明年是日復相見于此願少見待也明年是日日方午道者沐浴端坐而逝至暮偉人果來問道者安在曰亡矣偉人歎惜良久忽復不見明日書數語于堂側壁間絕高處其語云落日斜西風冷幽人今夜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字畫飛動如翔鸞舞鳳非世間筆也宣和間余遊京師猶及見之

玉照新志宣和間上皇南幸閱歲時上皇駕還皆親至塔下燒香每入寺寺中人皆驅出施僧伽鉢盂袈

裝至親與著十身先是以普照寺大半爲神霄玉清宮至是御筆畫圖以半還寺寺僧送駕出城得御筆歡喜上皇初至之時寺之緊要屋宇還之益多始所還道流盡拆去門窻及再還即并所拆門窻得之道流褫氣矣

竹坡詩話有數貴人遇休沐攜歌舞燕僧舍者酒酣誦前人詩因過竹寺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僧聞而笑之貴人問師何笑僧曰尊官得半日閒老僧却忙了三日謂一日供帳一日燕集一日掃除也

遯齋閒覽湘潭界中有寺名方廣每至四月朔日在東壁則照見維陽宮府樓堞居民宇舍影著壁上亦物物可數又家弟公叙會夜宿福清紫微院至三鼓忽聞院後讙呼買物之聲正如城市皆是浙音達旦而止明日起視皆高山峻壁也寺僧云一歲之中凡數次如此人謂之鬼市陰冥之事蓋有非人意所能測者

行營雜錄嘉興精嚴寺大剎也僧造一殿中塑大佛詭言婦人無子者祈禱于此獨寢一宵即有子殿門

令其家人自封鎖蓋僧於房中穴地道直透佛腹穿頂而出夜與婦人合婦人驚問則云我是佛州人之婦多陷其術次日不敢言有仕族妻亦往求嗣中夜僧忽造前既不能免即嚙其鼻僧去翊日其家遣人遍於寺中物色見一僧臥病以被韜面揭而視之鼻果有傷掩捕聞官時韓彥古子師爲郡將流其僧廢其寺

癸辛雜識南渡之初中原士大夫落南者衆高宗愍之昉有西北士夫許占寺宇之命今時趙忠簡居越之能仁趙忠定居福之報國曾文淸居越之禹跡汪玉山居衢之超化他如范元長呂居仁魏邦達甚多曾大父少師亦居湖之鐵觀音寺後遷天聖寺焉

揮麈餘話建炎庚戌正月三日高宗航海次台州之章安鎭落帆於鎭之祥符寺前屏去警蹕易衣徒步登岸時長老者方陞座道祝聖之詞帝趾忽前聞其稱讚之語甚喜戒左右勿令驚惶而諦聽之少焉千乘萬騎畢集始知爲六飛臨幸野僧初不閑禮節恐怖失措從行有司始敎以起居之儀

括異志景德禪院去縣五里在城西門外之焚化院昔有白毫高數丈民以爲祥乃作寺有白龍潭在寺前以白龍穴于此行人多漂溺居人作塔埋金劍鎮之後遂無害今人謂之三塔灣寺三伽藍順德龍王也淳熙大旱知縣李伯時以攪龍事告太守以長繩繫虎骨縋於龍潭中遂得雨取之稍遲雷電繞廳事亟令人取之乃止

癸辛雜識杭之北關接待寺寺額乃吳傅朋書勑賜妙行之院初扁甚小其後展而大之殊乏書體其右廡有古觀音殿亦傅朋書極佳觀音銅像高丈餘唐物也其一壁作水波有洶湧勢若毗陵太平寺之類外有給庫石碑立於側其文乃銛朴翁撰姜堯章書伽藍神左相公不知何代人寺乃淳熙間喻彌陀開山常施水飯僧于此有大石井尚存其深六丈泉極清洌喻有塔在法堂之左題云齋三百萬僧喻彌陀之塔云

淳祐庚戌之春創新寺於西湖之積慶山改九里松舊路輪奐極其靡麗至壬子之夏始畢工穆陵宸翰

賜名顯慈集慶教寺命講師思誠爲開山教主既而給賜貴妃閻氏爲功德院且賜山園田畝爲數頗多建造之初內史分遣吏卒市木于郡縣傍緣爲奸望青採斫鞭笞追逮雞犬爲之不寧雖勳臣舊輔之墓皆不得而自保或作詩諷之曰合抱長材臥澗深於今惟恨不空林誰知廣廈千斤斧斲盡人間孝子心其後恩數加隆雖御前五山亦所不逮一日忽于法堂鼓上有大字一聯云淨慈靈隱三天竺不及閻妃兩片皮于是行下天府緝捕歲餘終不得其人

墨客揮犀鍾弱翁嘗經過廬陵山寺有高閣壯麗弱翁與僚屬部曲擁立望其榜曰定慧之閣旁題名姓漫滅弱翁故意稱謬使僧呼梯取之拭拂視之乃魯國顏眞卿書弱翁顧謂客曰似此字畫何不刻石卽令刻石傳者以爲笑

墨莊漫錄高郵禪居寺大殿佛髻珠一日爲盜竊去往來夜中不得出僧怪之曰汝往來何求曰欲求門以出僧指曰此門也又復他之竟不見也僧詰問具以竊珠爲對卽引盜納珠令投哀引咎乃識塗而去

僧因拔拭佛供見座下有敗經腐爛狼籍鼠巢其中小鼠數枚尚未能走或少足或眇目欠尾者無耳者迨無一全形殊可怪也

括異志東林施水院本定庵居士白蓮道場寺有藏歲久敝甚住持僧智祥力鳩衆緣爲之僅成規模其中實無所有始寺有轉藏不問多寡僧以一餅啖之由是至者甚衆人有病祟必以東林藏轉之卽愈蓋寺有神姓施封護國公爲之打供僧徒得以濟

書史唐虞世南枕臥帖雙鉤唐摹在闕杷處上有褚氏圖書古印闕嘗謂余曰昔越州一寺修佛殿於梁栱內藏一函古摹帖數十本所可記者王右軍十七帖世南枕臥帖十闕九帖褚遂良奉書寧帖上皆有褚氏圖書印毫髮乾濃畢備闕與僧善購得枕臥十闕九奉書寧三帖

游宦紀聞世南有令原之戚以紹定戊子仲冬往懷玉修伊蒲供山行百里始至其下捨輿策杖無非崇山峻嶺又二十里有平地廣袤數百畝人烟數十家田疇井井滿目桑麻問道旁之人云歲熟可得米千

斛其上復有峰巒圍繞一目不能窮又五里始至寺尋考記載乃唐大曆中高僧志初經始乾符初元南嶽僧寶光來居又四年賜名懷玉古志云天帝遺玉此山山神藏焉故其地神靈爽塏仙佛所居因以是名由古至今兵戈不到疫癘不及僖宗於乾寧之四年改賜定水禪院時有雙峰長老師復自長安領徒千人止息鄧公塲今德興縣是也遣人致詞于寶光曰師復酷愛此山師具慈悲若爲取捨光曰舍則不捨來則不止語意深遠衆莫曉解于是雙峰選日入院光師攜杖下山別建禪剎卽今興教院是也時禪月大師混居會下深達性相文筆神敏愛其林木瀟洒水石連雲建讀書堂修禪觀隱居山中遺址猶存嘗夢游他國于巖阿石室親見大士覺而追想謂之應夢羅漢或云師則羅怙羅羅漢身每入定觀率意揮染皆其眞容非世間相末乃照水自狀本形既而絕筆故托于夢感自正本之外別有臨摹二本寺登羅漢閣取禪月親作本諦觀竟日其間有極破碎糜爛者筆法高妙相貌古怪至道丙申五月太宗搜天

下古書畫悉以進呈至二年正月復付本寺免進間有題其旁云西嶽僧貫休作皆篆文或古體或玉筯或柳葉又一軸題云大蜀國龍樓待詔明因辨果功德大師翔鱗殿引駕內供奉繼律論道門選練教授三教元逸大師守兩川僧錄大師食邑三千戶賜紫大沙門貫休字德隱今人知禪月之號則以爲高僧聞貫休之名則以爲能畫殊不知當時所作神異如此非特能畫且于詩文尤高有西嶽集三十卷翰學吳融爲之序唐相張格韋莊王鍇周庠皆有詩紀其

事去寺之左里許下梯徑又二里有亭曰輔龍乃先兄之氷翁董諱熠字季興所創季興向爲瑞安邑大夫有志斯世所著活民書壽國脉書嘗經一覽今浙漕有刊本作亭之意蓋爲四方祈禱者憩息之所則輔龍之名良有以也且捨田入寺爲輔龍不朽計又半里許始至龍湫仰望瀑布作三級傾瀉於兩山之間飛瓊濺雪洶湧澎湃浩浩然聲若奔雷下臨石壁屹立萬丈眞奇觀也時雲雨未收溪流初漲嵐霧滃鬱山巔水涯千態萬狀得寓目者移時不忍捨去世

南既登覽山川之奇秀且得考覈其事之顛末故詳紀之以告來者

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二年春正月庚辰毀宋郊天臺桑哥言楊輦眞加云會稽有泰寧寺宋毀之以建寧宗等攢宮錢唐有龍華寺宋毀之以爲南郊皆勝地也宜復爲寺以爲皇上東宮祈壽時寧宗等攢宮已毀建寺勅毀郊天臺亦建寺焉

馬札兒台傳馬札兒台以仁宗寵遇之深忌日必先百官詣原廟致敬或一食一果之美必持獻廟中仁宗嘗建寺雲州九峰山未成而崩馬札兒台以私財成之曰是雖未足以報先帝之恩而先帝常駐蹕於茲誠不忍過其所而坐視蕪廢也又建寺都城健德門東十二年特命改封德王令翰林儒臣製詞立碑仍賜旌忠昭德之額

鎖咬兒哈的迷失傳鎖咬兒哈的迷失年十二宿衛英宗潛邸掌服御諸物英宗卽位拜監察御史至治元年春詔起大刹于京西壽安山鎖咬兒哈的迷失與御史觀音保成珪李謙亨上章極諫以爲東作方

始而興大役以耗財病民非所以祈福也且歲在辛酉不宜興築初司徒劉夔妄獻浙右民田冒出內帑鈔六百萬貫丞相帖木迭兒分取其半監察御史發其姦由是嫉忌臺諫至是帖木迭兒之子瑣南爲治書侍御史密奏曰彼宿衞舊臣聞事有不便弗卽入白今訕上以揚己之直大不敬帝乃殺鎖咬兒哈的迷失

泰定帝本紀中書省臣言養給軍民必藉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弘教等寺賜永業當時已號虛費而成宗復構天壽萬寧寺較之世祖用增倍半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華普慶租榷所入益又甚焉英宗鑿山開寺損兵傷農而卒無益夫土地祖宗所有子孫當共惜之臣恐茲後藉爲口實妄興工役徼福利以逞私欲惟陛下察之帝嘉納焉

文宗本紀命市故瀛國公趙㬎田爲大龍翔集慶寺永業御史臺臣言不必予其直帝曰吾建寺爲子孫黎民計若取人田而不予直非朕志也

至順二年三月癸巳詔累朝神御殿之在諸寺者各

製名以冠之世祖曰元壽昭睿順聖皇后曰睿壽南必皇后曰懿壽裕宗曰明壽成宗曰廣壽順宗曰衍壽武宗曰仁壽文獻昭聖皇后曰昭壽仁宗曰文壽英宗曰宣壽明宗曰景壽

輟耕錄平江承天寺初畜大木將造千佛閣會浙省災責有司籍所在木植官酬以價寺一黠僧於閣木上皆鑿萬歲閣三字于是有司不敢取及閣成其字固在諸寺觀凡起造必作儷語題梁間其餘則記住持檀越主名此所必然獨承天諸殿俱否至正丙申春今張太尉士誠未歸順時僞稱誠王國號大周改元天祐曆曰明時由淮度浙攻破平江即承天以居盡撤去殿上像設坐于其中且以僧元鑿字名其閣豈亦有定數乎

平江承天寺遭回祿殿宇一空僧悅楚南來住持施財者雲集遂大興土木之工金碧殊勝有加於昔或勸題梁悅不從曰當有俗人來暫住悅陞嶺徑山卒高郵兵攻破城張士誠據以爲宮佛像悉毀壞銅觀音鑄爲錢既投降作太尉別造府越四五年復爲寺

平江虎丘閣版上有一竅當日色清朗時以掌大白紙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於此見之但頂反居下耳此固有象可寓非幻出者

紫柏禪師語錄潭柘寺有元妙嚴公主拜甎雙趺隱起幾透甎背相傳妙嚴爲元世祖女削髮居此日禮觀音不輟遂留此迹

郊外農談文皇初渡江橋折前一神廟有竿其神元帝也文皇欣然命取用之遂濟竊念成功後當建一塔寺以展報誠一日江中見水湧出一寶塔上悚然起前念既即位會天禧寺浮圖災有司入奏敕兵馬督人巡衛勿救火寺既燼命取其灰投之江即其地鼎建大剎立塔十三重賜名報恩寺

瑯琊漫抄北京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麗僧云正統時張太后嘗幸此三宿乃返英廟尚幼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爲后妃游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請英廟進言於太后曰母后大德子無以報已命裝佛一堂請致功德寺後宮以酬厚恩太后大喜許之復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

西房自是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出幸

西干十寺記福聖寺爲雪竇禪師祝髮處長卿偕余來遊則寺無僧井亦無泉因悟方干贈雪竇詩所云飛泉濺禪石瓶屨每生苔不誣也程仲貞曾共王公與習淨此中日未下舂蹲虎出據危石闔院之人不知也會是日劇飲狂呼撞鐘伐鼓爲戲虎怖不入已而仲貞獨出見之急呼公與諸人梯樓而上持建瓴擊之虎乃去以故寺無人居

太平清話新昌石佛寺彌勒宣律師轉身三代鑿成發願凡有見聞隨喜者俱得成佛

荊溪疏金沙寺在湖汊東南一里唐陸希聲舊宅今尚有讀易臺門外綠潭云是玉女湫流至此此洞庳淺不可入遶寺竹竿可數萬個

諸寺奇物記牛首弘覺寺禪堂有丹竈投以薪火風自內生甚熾烈須臾爨熟如去薪火即止

權子晉五臺山文殊氏弘法處也迄隋唐末梵宇麗甚某歲爲巨賊所據寺僧悉散去嗣一行腳過此覩之愴然奮曰斯吾祖師道場也而忍沒爲賊虜巢耶

乃矢志爲恢復謀荷杖徒步走薄海內擬結僧緣以千計許有志者輒裂巾爲盟而去期以某歲月日共至某所舉事至日是千人者果畢至無一後期者爰出方略戮力驅殺賊衆遂復其地糞除梵宇居衆僧已延訪僧臘中有德者登壇說法其中而己首率諸僧執弟子禮受法云

僧寺部雜錄

六帖精舍梵宮寶地化城淨山鷲峰紺國紺宇皆佛寺名

法苑珠林原夫伽藍者昔布金西域肇樹福基締構東川終祈淨業所以寶塔蘊其光明精舍圖其形像徧滿三千之界住持一萬之年建苦海之舟航爲信根之枝幹覩則發心見便忘返益福生善稱爲伽藍也但惟年代日遠法教衰替寺像雖立敬福罕儔或眞或僞改換隨情或精或麤乃同蕃土遂至目覩其

迹莫識厥旨日用其事莫知所由是以行道之衆心無所安流俗之徒于法無敬輕慢于是乎生陵蹈於是乎起欲以此護法不亦難哉是以古德寺誥乃有多名或名道場卽無生廷也或名爲寺卽公廷也或名淨住舍或名法同舍或名出世間舍或名精舍或名清淨無極園或名金剛淨刹或名寂滅道場或名遠離惡處或名親近善處並隨義立名有所表今道俗雜居豈得稱名也

七佛經云護僧伽藍神斯有十八神一名美音二名梵音三名天鼓四名歎妙五名歎美六名摩妙七名雷音八名師子九名妙歎十名梵音十一名人音十二名佛奴十三名歎德十四名廣目十五名妙眼十六名徹聽十七名徹視十八名遍視寺既有神護居住之者亦宜自勵不得惰怠恐招現報也

酉陽雜俎今人每覩棟宇巧麗必強謂魯般奇工也至兩都寺中亦往往託爲魯般所造其不稽古如此

續高僧傳隋釋達摩笈多至乇迦國住提婆鼻何囉此云天遊也天謂國王遊謂僧處其所王立故名天

遊舊以寺代之寺乃此土公院之名所謂司也廷也又云招提者亦訛略也世世依字解招謂招引提謂提攜並浪語也此乃西言耳正音云招鬪提奢此云四方謂處所爲四方衆僧之所依住也

諸經要集述曰依如西域凡有士女既到伽藍至寺門外慶已所遇先整衣服總設一禮入寺門已復設一拜然後安詳直進不得左右顧盼故涅槃經云往僧坊者有其七法一者生信二者禮拜三者聽法四者至心五者思義六者如說修行七者迴向大乘利安多人住是七善最勝最上不可譬喻

郁伽長者經云佛言長者居家菩薩入佛寺精舍當住門外五體作禮然後當入精舍自念言我何時當得如是居寺出塵垢之處

十住毘婆沙論云在家菩薩若入佛寺初欲入時於寺門外五體投地應作是念此是善人住處行慈悲喜捨住處是故頂禮

西國寺圖云行至佛所禮三拜竟圍繞三帀唄讚三契禮拜既已方至僧房房外一拜然後入見上座次

第至下各設三拜僧多一拜若見非法之事不得譏呵若發言嫌責自失善利非入寺之宜故涅槃經云夫入寺者棄捨刀杖雜物然後入寺捨刀杖者去瞋恚三寶心也捨雜物者去從三寶乞求心也且除兩過乃可入寺順佛而行不得逆行設復緣礙左遶恆想佛在右入出之時悉轉面向佛禮拜三寶者常念體唯是一何者覺法滿足名佛所覺之道名法學佛道者名僧則知一切凡聖體同無二也若入寺時低頭看地不得高視見地有蟲勿悞傷殺當歌唄讚歎不唾僧地若見草木不淨卽須除却

凡欲入寺之行爲作出世之緣建立寺者開淨土之因供養僧者爲出離之軌故唯穢俗之鄙質入伽藍之淨刹所有施爲恐乖法式若也還家微捨自贖表僧有法施俗有財惠舉動合宜內外俱益

依像法決疑經云造新不如修故作福不如避禍斯言驗矣或有村坊塔寺損故伽藍堂殿朽壞舍屋崩摧蓆扇蓬戶靡隔煙塵甍牖茅茨無掩霜露是以門牆凋毀糞穢盈階路絕人蹤僧徒漂寄不修不飾日

就衰羸造罪造愆無時暫捨夜闇燈燭本自無聞盡日幡花元來非見堂絕梵唄鐘停海岸遂使惡鬼效靈善神捨衛伽藍無固直爲僧徒慢惰佛法既衰亦由白衣無敬此而不變更欲何求

歸田錄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爲甚今都城西崇化坊顯聖寺者本名蒲池寺周氏顯德中增廣之更名顯聖而俚俗多道其舊名今轉爲菩提寺矣

墨客揮犀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爲其象冠于室以禳之今自有唐以來寺觀舊殿宇尚有爲飛魚形尾指上者不知何時易名爲鴟吻狀亦不類魚尾

揮麈錄唐會昌五年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又會要元和二年官賜額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僧輝記梵云拓鬭提奢唐言四方僧物但傳筆者訛拓爲招去鬭奢留提字也招提乃十方住持耳

石林燕語東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與臺省並稱鴻臚其一也本以待四夷賓客故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佛經至舍于鴻臚今洛中白馬寺摩騰眞身

尚在或云寺卽漢鴻臚舊地摩騰初來以白馬負經旣死尸不壞因留寺中後遂以爲浮屠之居因名白馬今僧居槩稱寺蓋本此也

紫薇詩話張子厚先生嘗遊山寺詩有凍僕堆堆依竈燎山僧草草具盤飧井丹已厭嘗葱葉庾亮何勞惜薤根之句蓋寺僧具食極疏略也

能改齋漫錄蘭若二字白樂天詩作惹字押爾雅於操切上官儀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詩中四句云東望安仁署西臨子雲閣長嘯求煙霞高步尋蘭若此又作日灼切也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晉孝武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爲精舍觀國按古之儒者敎授生徒其所居皆謂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又劉淑傳曰隱居之精舍授講又檀敷傳曰立精舍敎授又姜肱傳曰盜就精廬求見注曰精廬卽精舍也以此觀之精舍本爲儒士設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別也以上皆王說予按三國志注引江表

傳曰干吉來吳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以療病然則晉武以前道士亦立精舍矣

老學庵筆記會稽鏡湖之東地名東關有天花寺呂文靖嘗題詩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牕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閒能有幾人來今寺乃在草市通衢中三面皆民間廬舍前臨一支港與詩殊不合豈陵谷之變遽已如此乎或謂寺本在湖中後徙于此

嚴州建德縣有崇勝院藏天聖五年內降劄子設道塲云皇太后賜銀三十兩皇太妃賜錢二十貫皇后施錢十貫朱淑儀施錢五貫有仁廟飛白御書今皆存蓋院有僧嘗際遇眞廟名見賜衣及香燭故也猶可想見祖宗恭儉之盛予在郡初不聞迫代歸始知之不及刻石至今爲恨

天下名山惟華山茅山青城山無僧寺青城十里外有一寺曰布金洪水壞之今復葺於旁里許

今僧寺輒作庫質錢取利謂之長生庫至爲鄙惡予按梁甄彬嘗以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

苧中得金五兩送還之則此事亦已久矣庸僧所爲古今一揆可設法嚴絕之也行在百官以祠事致齋於僧寺多相與徧遊寺中因遊傍近園館或齋於道宮亦然按張文昌僧寺宿齋詩云晚到金光門外寺寺中新竹隔簾多齋官禁與僧相見院院開門不得過乃知唐齋禁之嚴如此今律所云作祀事悉禁是也

對雨編歐陽公好稱誦唐人竹徑遍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以爲不可及予絕喜李頎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且作客涉遠適當窮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不能寐起坐悽惻而聞簷外雨聲其爲一時襟抱不言可知而此兩句十字中盡其意態海水喻愁非過語也

雲麓漫抄唐有三院御史侍御史謂之臺院殿中侍御史謂之殿院監察御史謂之監院太常寺有四院天府院御衣院樂懸院神廚院皆子司耳五代有樞密院鹽鐵院糧料院等品秩亦不高本朝樞密本立禮均二府又有學士院舍人院爲兩制下則糧料審

計進奏官告登聞金鼓是爲六院皇子之居謂之某王宮王子則分院世俗目之曰宮院僧寺亦賜名院而院之爲義殆不一矣

愧郯錄中興以後駐蹕浙右大刹如徑山淨慈靈隱天竺宮觀如太一開元佑聖皆降勅劄差主首至於遐陬禪席如雪峰南華之屬亦多用黃牒選補珂按李文簡燾續長編熙寧八年八月戊申詔內外宮觀寺院主首及僧道正舊降宣勅差補者自今尚書祠部給帖神祖之意凡以爲不足辱制旨而已其制不知更于何時要鄰於瀆也

癸辛雜識安吉縣朱寶夫馬相碧梧之壻也有溫生者因朱而登馬相之門近復無聊遂依白雲宗賢僧錄者無以媚之乃創爲一說云曩聞碧梧與之言云向在相位日蒙度宗宣諭云朕嘗夢一聖僧來謁從朕借大內之地爲卓錫之所朕嘗許之是何祥也馬雖知爲不祥而不敢對今白雲寺所造般若寺卽昔之寢殿也則知事皆前定於是其徒遂以此說載之於寺碑以神其事嗚呼使當時果有此夢方賈平章

當國安得獨語馬公使馬公果聞此語安得不使子姪親友知之且獨語門吏耶可見小人之無忌憚如此余恐後人不知而輕信故不得不爲之辨

家之異志行爲演福寺作觀音殿碑所得幾何乃大駡賈相以示高殊不知其寺常住贍僧田一萬三千畝乃賈相所捨也其碑具銜云前朝奉大夫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殊不知此二兼職非卿監不可也意者欲愚庸髡眩俗眼以爲榮耳碑成打造遍送當路其後官司打勘沒官田土則賈相所捨寺中萬三千畝正在數中省官呼釋髡問之云賈似道既捨許多田與寺中不知寺中呼之爲何稱曰大檀越也曰寺中亦感激他否曰大衆仰食於此田安得不感激曰既是如此何乃刻碑毀駡邪髡無以應之以此知公論在人心無間於南北也

近者鑑湖天長觀有道士爲僧獻於總攝所云照得賀知章者本是小人倚托史越王聲勢將寺改爲道觀今欲乞復元寺施行楊髡遂從其請眞可發笑也

西疇常言國匱民貧莫今爲甚矣寺觀塔廟崇建未

已也乃曰人自樂施非欺罔乎爲國者藏富於民今乃潛耗民力竭國本矣上之人宜急爲禁止也況有導之者乎

三藏法數四梵福二補治故寺謂修補破壞故寺當來之世受二禪天福經云補治故寺是爲第二受梵天之福也

菽園雜記京師鉅刹大興隆大隆福二寺爲朝廷香火院餘皆中官所建

讕言長語凡寺說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釋名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其內也息心所棲曰精舍凡講讀之所亦曰精舍

客越志昭慶律寺舊爲浙西叢林第一設戒壇其中每歲上巳推高臘者一人登座說法雲水擕錫來受戒者無慮千萬居士長者道品度門爲之護法四方檀越布施金錢山積大爲常住之利今寺爲兵燹開府胡公助資重建使者逐游僧戒壇不復開髡徒不逞幾有戒心恐亦小功之察也

西干十寺記淳熙志云應夢羅漢院者唐末寺僧清

灡與婺州僧貫休遊休爲畫十六梵僧像相傳國朝嘗取入禁中後感夢歙僧十五六輩求還遂復以賜汪內相詩所謂祇應夢乞歸巖寺要使邦人習氣移者也今畫本有一二存

秋日宿如意寺月餘矣偶閱張喬遊歙州興唐寺詩有烏歸鐘斷之句以爲指雪竇泉耳乃雪竇秪爲智井獨如意寺泉爲第一在異僧白水羅願甘泉上故知喬之詠泉以此

太平興國叢林按經識唐捐莊語唐肆唐空也如桐城之名盛唐亦指盛唐山得名也宋人不解以唐爲國號改興唐爲興國然則盛唐亦改爲盛國歟

等覺寺齊物論曰方其夢也栩栩然蝶也其覺也蘧蘧然周也周之爲蝶蝶之覺也周之爲周蝶之夢也則必有分者應無所分也謂之等覺

無明院郎周季蒙讀書處季蒙常亭午手帶一經徙倚殿左巨蛇如椽投地丈餘蹣跚勃窣繞殿趨季蒙斗室深山陡絕蟲鳥親人無無明亦無無明盡矣

日知錄寺字自古至今凡三變三代以上凡言寺者

皆奄豎之名周禮寺人註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易之闇寺詩之婦寺左傳寺人貂寺人披寺人孟張寺人惠牆伊戾寺人柳寺人羅皆此也自秦以宦者任外廷之職而官舍通謂之寺漢人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爲九寺又變而浮屠之居亦謂之寺矣

僧寺部外編

三寶感通錄高齊初有異僧投鄴下寺中夏坐與同房僧亡名款曲意得客僧患痢甚困名以酒與之客曰不可也名曰但飲酒雖是戒禁有患通開客顰眉爲飲患損夏滿辭還本寺相送出都客曰頗聞鼓山竹林寺乎名曰聞之古來虛傳竟無至者客曰無心相造何由而至一夏同房多相惱亂患痢給酒乃是佳藥本所不欲爲患而飲願不以此及人山寺孤迥時可歷覽想一登陟以副虛懷名聞喜踊曰必能導

達夕死無恨至九月間尅望尋展幸賜提引不爾無由客曰若來可從鼓山東面而上東度小谷又東北上即至山寺至期與好事者五六人直詣石窟寺山僧曰何以得來曰欲往竹林道由於此僧曰世人可笑專聽妖言此山東西我並遊涉何處有寺古有斯言不勞往也名曰彼客致辭極非孟浪何有虛也只得尋之尋而不獲非余咎也石窟寺僧十數相隨依言東上度谷尋嶺忽見一翁把钁斸地又見一僧來至鋤禾四邊把鋤曳钁曰去年官寺道人放馬食我禾盡今年復來蹋我秋苗舉钁趕僧並皆返歸惟名一人東北獨上翁曰放你上山乞蟲喫却遂依東上林木深茂聞南嶺上有吟詠聲名曰非往者客耶曰是也排榛而出執手敘闊相將造寺瞬目間忽見崇峰造日修竹干雲重門洞開複殿基列門外東西槽櫪飾以金鋪似有馬蹤而無繫者行至門首曰且住此入通和尚去須臾出引入佛殿前禮拜訖西至廊下和尚可年九十許眉長鼻高狀如西僧傍有官吏可三十人執文簿有所判斷舉手告曰下里山寺殊

無可觀何能遠涉名卽禮拜十數和尚曰行來疲頓可止將至房去便引西房北東轉見僧憑案讀經名便禮拜都不慰問便引進北行東出至本客房中歡笑通宵屢言求往彼曰一任和尚不敢爲礙待明爲諮報曰和尚不許乃至中食不異鄰中臨別和尚曰知欲求住知友情也然出家人不可兩處安名本寺受供可得乖否必欲求住可除彼名好去便辭送出執手悵悵旣別悽然行一里間數數反顧寺塔林竹依然滿目更行二里反顧一無但峰崖雜樹行行西下依隨本道不見田苗亦無田父乃至石窟備爲諸僧說之云

高齊初沙門寶公者嵩山高棲士也旦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過中忽聞鐘聲尋響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趨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云靈隱之寺門外五六犬其狀如牛白毛黑喙或踴或臥以眼盼寶寶怖將返須臾梵僧外來寶喚不應亦不廻顧直入門內犬亦隨入良久寶見無人漸入次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至

講堂惟見牀榻高座儼然寶入西南隅牀上坐久之忽聞棟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井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隴西薊北嶺南五天竺等無處不至動即千萬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鑒禪師講會各各豎義有一後生聰俊難問蜂起殊爲可觀不覺遂晩而至寶本事鑒聞此語望得參話希展上流整衣將起奄然失地獨坐盤石柞木之下向之寺宇一無所見唯多巖谷禽鳥翔集寶出以問尚統法師法師曰此寺石趙時佛圖澄所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或現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鐘聲云高齊文宣在晉陽使人騎白駱駝日向我寺取經函去使問不知何寺帝曰但任駝行自知寺處日晩出城駝行至急奄然如睡忽至一山各爲眞寂山半有寺羣沙彌曰高洋駱駝來也便引入寺見一老僧拜已問曰高洋作天子何似答曰聖明問曰汝來何爲曰令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今北行東頭是其

本房可取經函與之卽乘駝而返如睡如夢奄至晉陽以函返命不久帝行至谷口木井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語帝曰我先去爾後可來帝然之是夜癡人死不久帝于晉陽不豫使劉桃枝負行鼻血淋瀝是夜帝崩云（眞寂法苑珠林作冥寂）

雍州鄠縣南繫頭山寺者其山本舟人繫船其側故以名焉昔太一未分山連太行王屋白鹿河水停于此川號爲山海及巨靈大人秦洪海者患水浩蕩以左掌托太華右足蹋中條太一爲之裂河通地出山遂高顯仍本號焉張衡西京賦云高掌遠蹠以流河曲是也古老傳云繫頭南有九空仙寺昔有人入山採樵逼暮不知歸道依林而宿夜聞鐘聲在近卽尋之忽見一寺僧衆百餘但有行坐而不叙問其人怪之至明失寺此來在近無往尋者有僧曾至山但有層峯秀林不可登踐又云山有九窟仙人所居也有藍田大谷伏羲城側歸義寺僧弘藏者有膽勇聞而往尋積日累夜巡踐山隙止獲五窟甚圓淨如人所造無缺漏似有居者又光明寺了禪師亦往尋覓依

窟一夏今所謂照陽窟也足爲華望之大觀也而仙寺終不見焉

子午關南大秦嶺竹林寺者貞觀初採蜜人山行聞鐘聲尋而至焉寺舍二間有人住處傍大竹林可有二頃其人斷二節竹以盛蜜可得五斗許兩人負下尋路而至大秦戍具告防人竹林至此可十五里戍主利其大竹將往伐取遣人依言往覓過小竹谷達于崖下有鐵鎖長三丈許防人曳鎖掣之大牢上有二大蟲據崖頭向下大呼其人怖急返走又將十人重尋値大洪雨便返藍田悟眞寺僧歸眞少小山棲聞之便往至小竹谷北上望崖失道而歸常以爲言眞云此竹林去關可十五里許

終南山折谷內椶櫚寺者近有人見一僧云倩爲擎襆問寺在何處云在折谷炬明東額頭其人爲荷襆將至寺見一僧從南崖來可長數丈來相名其人辭返語曰君日日入山採柴可於柴下取齋殘餅食之不須道得之由緣便隨其言日得其餅妻怪窮之不得已便說遂啞經年又見二僧入谷其人手招指口

如是三返便卽得語其人近死今入山者至炬明額側嘗聞鐘聲亦往往見異僧近有一僧聞之遇見入谷僧疑是欆欄寺問云大德是欆欄寺僧不曰是欲隨大德去得不曰可相隨來但聞耳邊颼颼風聲至急心思惟曰此何必是聖或入深山躓頓我竊生念時前僧便失懊恨之甚返迴三日方達谷口乃於避世堡立精舍以候之精舍現存其僧不知所終云

法苑珠林終南庫谷內西南又名胡盧谷昔有人於山採斫遇見一寺幷石室石門門內並寶器重大不可勝然不見僧人是衆僧供用具度其人徘徊顧盼記誌處所以所齎瓠蘆掛於室樹下山召村人往尋其谷內樹上往往悉是瓠蘆莫知蹤跡今有尋山云石門扇在山崖傍半入山下其半雖出無人力開之今其谷名庫地名天藏故谷口府坊皆名天藏測其山中則彌勒下生方現于俗耳

酉陽雜俎長白山相傳古肅然山也峴山有鐘鳴燕世桑門釋惠霄者自廣固至此聽鐘聲稍前忽見一寺門宇炳煥遂求中食見一沙彌乃摘一桃與霄須

臾又與一桃語霄曰至此已淹留可去矣霄出迴頭顧失寺至廣固見弟子言失和尚已二年矣霄始知二桃兆二年矣

佛祖統紀羅浮山沙門慧常因採茶入山洞見金字榜羅漢聖寺居中三日而出乃在茅山人間五年矣

鴈門野說建康瓦棺寺閣晉哀帝時造逶迤精巧甲於江左年代寖遠而南角久已攲側唐明皇開元九年七月十一日江淮大風拔木是夜因風雨自正大宋開寶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克復之際爲兵火所焚時已五百八十餘載矣明年有客自東海來言是夕雪中天上有光自西南引一閣由東北去聞鐘梵鼓樂之音云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二十卷目錄

塔部彙考一

佛國記（毗舍離國塔　摩竭提國塔　師子國塔）

梁書（扶南國傳）

魏書（釋老志　小月氏國傳）

水經注（皇舅寺浮圖）

洛陽伽藍記（那竭國浮圖　永寧寺浮圖　雀離浮圖）

大唐西域記（縛喝國塔　迦畢試國塔　那揭羅曷國塔　健馱邏國塔　烏仗

那國塔　鉢露羅國塔　僧訶補羅國塔　呾
叉始羅國塔　迦溼彌羅國塔　覩貨邏國塔
摩揭陀國塔　至那僕底國塔　屈露多國
塔　設多圖盧國塔　秣菟羅國塔　薩他泥
溼伐羅國塔　窣祿勤那國塔　瞿毗霜那國
塔　垩醯掣呾邏國塔　毗羅刪拏國塔　劫
比他國塔　羯若鞠闍國塔　阿踰陀國塔
阿耶穆佉國塔　鉢邏耶伽國塔　鞞索迦國
塔　室羅伐悉底國塔　劫比羅伐窣堵國塔
藍摩國塔

神異典第一百二十卷

塔部彙考一

佛國記

毗舍離國塔

毗舍離國城北大林重閣精舍佛住處其城裏本菴婆羅女家爲佛起塔今現在城南三里道西菴婆羅女以園施佛作佛住處佛將般泥洹與諸弟子出毗舍離城西門廻身右轉顧看毗舍離城告諸弟子是吾最後所行處後人于此處起塔

毗舍離城西北三里有塔名放弓仗以名此者恆水上流有一國王王小夫人生一肉胎大夫人妬之言汝生不祥之徵卽盛以木函擲恆水中不流有國王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千小兒端正殊特王卽取養之遂便長大甚勇健所往征伐無不摧伏次伐父王本國王大愁憂小夫人問王何故愁憂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無比欲來伐吾國是以愁耳小夫人言王勿愁憂但于城東作高樓賊來時置我樓上則我能却之王如其言至賊到時小夫人于樓上語賊言汝是我子何故作反逆事賊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盡仰向張口小夫人卽以兩手搆兩乳乳各作五百道墮千子口中賊知是我母卽放弓仗二父王于是思惟皆得辟支佛二辟支佛塔猶在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時放弓仗處後人得知于此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兒者卽賢劫千佛是也

摩竭提國塔

摩竭提國阿育王壞七塔作八萬四千塔最初所作

大塔在城南三里餘此塔前有佛脚跡起精舍戶北向塔塔南有一石柱圍丈四五高三丈餘上有銘題云阿育王以閻浮提布施四方僧還以錢贖如是三反塔北三四百步阿育王本于此作泥犂城中央有石柱亦高三丈餘上有師子柱上有銘記作泥犂城因緣及年數日月

師子國塔

師子國佛至其國欲化惡龍以神足力一足躡王城北一足躡山頂兩跡相去十五由延于王城北跡上起大塔高四十丈金銀莊校衆寶合成塔邊復起一僧伽藍名無畏山有五千僧起一佛殿金銀刻鏤悉以衆寶中有一靑玉像高二丈許通身七寶炎光威相嚴顯非言所載右掌中有一無價寶珠

梁書

扶南國傳

扶南國大同五年遣使獻生犀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

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蠡形阿育王卽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卽其一也吳時有尼居其地爲小精舍孫綝尋毀除之塔亦同泯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晉中宗初渡江更修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師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西河離石縣有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十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墜高巘忽然醒悟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越城四望見長干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是阿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並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髮長數

尺卽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又使沙門僧尚伽爲三層卽高祖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鐶釧釵鑷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方至石磉磉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金鏤罌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又有琉璃盌內得四舍利及爪髮爪有四枚並爲沉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高祖又到寺禮拜設無礙大會大赦天下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鉢不出高祖禮數十拜舍利乃於鉢內放光旋回久之乃當鉢中而止高祖問大僧正慧念今日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答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動高祖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九月五日又於寺設無礙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奉迎是日風景明和京師傾屬觀者百數十萬人所設金銀供具等物並留寺供養幷施錢一千萬爲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高祖又至寺設無礙大會竪二剎各以金罌次玉罌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中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剎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

所捨金銀鐶釧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高祖於寺發般若經題爾夕二塔俱放光明敕鎮東將軍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

魏書

釋老志

佛既謝世香木焚尸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亦不燋或有光明神驗胡言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寶瓶竭香花致敬慕建宮宇謂爲塔塔亦胡言猶宗廟也故世稱塔廟至後百年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于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于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陽彭城姑臧臨渭皆有阿育王寺蓋承其遺跡焉

小月氏國傳

小月氏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也

水經注

皇舅寺浮圖

皇舅寺是太師黎昌憑晉國所造有五層浮圖其神圖像皆合青石爲之加以金銀火齊衆綵之上煒煒有精光

洛陽伽藍記

那竭國浮圖

那竭國有目連窟窟北有山山下有大佛手作浮圖高十丈云此浮圖陷入地佛法當滅并爲七塔七塔南石銘云如來手書彝字分明于今可識焉

永寧寺浮圖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閶闔門南一里御道西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刹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遙已見之刹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鏁四道引刹向浮圖四角鏁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窗戶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鈴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殫土木之工

窮造形之力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音聞及十餘里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爲火所燒帝登臨靈臺望火遣南陽王寶炬錄尚書長孫稚將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淚而去火初從第八級中平旦火發當時雷雨晦冥襍下霰雪百姓道俗咸來觀火悲哀之聲震動京邑時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經三月不滅有入地柱火尋柱周年猶有煙氣其年五月中有人從象郡來云見浮圖于海中光明照耀儼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見之俄然霧起浮圖遂隱

雀離浮圖

燉煌人宋雲與惠生向西域取經至乾陀羅城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圖推其本原乃是如來在世之時與弟子遊化此土指城東曰我入涅槃後二百年有國王名迦尼色迦此處起浮圖佛入涅槃後二百年來果有國王字迦尼色迦出遊城東見四童子累牛糞爲塔可高三尺俄然卽失道藥傳云童子在虛空中向王說偈王怪此童子卽此童子糞塔作塔籠之糞

塔漸高挺出于外去地四百尺然後始定王更廣塔基三百餘步從地構木始得齊等道藥傳云其高三丈悉用文石爲陛堦砌櫨栱上構衆木凡十三級上有鐵棖高三百尺金盤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道藥傳云鐵柱八十八尺八十圍金盤十五重去地六十三丈二尺施功既訖糞塔如初在大塔南三百步時有婆羅門不信是糞以手探看遂作一孔年歲雖久糞猶不爛以香泥塡孔不可充滿今天宮籠蓋之雀離浮圖自作已來三經天火所燒國王修之還復如故父老云此浮圖天火七燒佛法當滅道藥傳云王修浮圖木工既訖猶有鐵柱無由能上王于四角起大高樓多置金銀及諸寶物王與夫人及諸王子悉在樓上燒香散花至心精神然後轆轤絞索一舉便到故胡人皆云四天王助之若其不爾實非人力所能舉塔內佛事悉是金玉千變萬化難得而稱旭日始升則金盤晃朗微風漸發則寶鐸和鳴西域浮圖最爲第一此塔初成用珍珠爲羅網覆其上于後數年王乃思量此珠網價値萬金我崩之後恐人侵奪

復慮大塔破壞無人修補一解珠網以銅鑊盛之在塔西北一百步掘地埋之上種樹樹名菩提枝條四布密葉蔽天樹下四面坐像各高丈五恆有四龍典掌此珠若興心欲取即有禍變刻石爲銘囑語將來若此塔壞勞煩後賢出珠修治雀離浮圖南五十步有一石塔其形正圓高二丈甚有神變能與世人報吉凶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凶者假令人搖撼亦不肯鳴惠生既在遠國恐不吉反遂禮神塔乞求一驗于是以指觸之鈴即鳴應得此驗用慰私心後果得吉反惠生初發京師之日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錦香囊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從于闐至乾陀所有佛寺處悉皆流布至此頓盡唯留太后百尺幡一口擬奉尸毘王塔宋雲以奴婢二人奉雀離浮圖永充灑掃

大唐西域記

縛喝國塔

縛喝國城外西南有納縛（唐言新）僧伽藍伽藍北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金剛泥塗衆寶廁飾中有舍利時

燭靈光伽藍西南有一精廬建立已來多歷年所遠方輻輳高才類聚證四果者難以詳舉故諸羅漢將入涅槃示現神通衆所知識乃有建立諸窣堵波基址相鄰數百餘矣雖證聖果終無神變蓋亦千計不樹封記

國城西北五十餘里至提謂城城北四十餘里有波利城城中各有一窣堵波高餘三丈昔者如來初證佛果趣菩提樹方詣鹿園時二長者遇彼威光隨其行路之資遂獻麨蜜世尊爲說人天之福最初得聞五戒十善也既聞法誨請所供養如來遂授其髮爪焉二長者將還本國請禮敬之儀式如來以僧伽胝方㲲布下次下鬱多羅僧次僧却崎又覆鉢竪錫杖如是次第爲窣堵波二人承命各還其城擬儀聖旨式修崇建斯則釋迦法中最初窣堵波也城西七十餘里有窣堵波高餘二丈昔迦葉波佛時之所建也

迦畢試國塔

迦畢試國大城東南三十餘里曷邏怙邏僧伽藍傍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或至齋日時燭光明覆鉢勢上

石隙間流出黑香油靜夜中時聞音樂之聲聞諸先志曰昔此國大臣曷邏怙邏之所建也功旣成已于夜夢中有人告曰汝所建立窣堵波未有舍利明旦有獻上者宜從王請旦入朝進請曰不量庸昧敢有願求王曰夫何所欲對曰今日有先獻者願垂恩賜王曰然曷邏怙邏竚立宮門瞻望所至俄有一人持舍利瓶大臣問曰欲何獻上曰佛舍利大臣曰吾爲爾守宜先白王曷邏怙邏恐王珍貴舍利追悔前恩疾往伽藍登窣堵波至誠所感其石覆鉢自開安置舍利已而疾出尚拘衣襟王使逐之石已掩矣故其隙間流黑香油

王城西北二百餘里至大雪山山頂有池聞諸先志曰昔健馱邏國有阿羅漢常受此池龍王供養每至中食以神通力并坐繩牀陵虛而往侍者沙彌密于繩牀之下攀援潛隱而阿羅漢時至便往至龍宮乃見沙彌龍王因請留食龍王以天甘露飯阿羅漢以人間味而饌沙彌阿羅漢飯食已訖便爲龍王設諸法要沙彌如常爲師滌器器有餘粒駭其香味卽起

惡願恨師忿龍願諸福力于今悉現斷此龍命我自爲王沙彌發是願時龍王已覺頭痛矣羅漢設法誨諭龍王謝咎責躬沙彌懷忿未從誨謝既還伽藍至誠發願福力所致是夜命終爲大龍王威猛奮發遂來入池殺龍王居龍宮有其部屬總其統命以宿願故興暴風雨摧拔樹木欲壞伽藍時迦膩色伽王怪而發問其阿羅漢具以白王王卽爲龍于雪山下立僧伽藍建窣堵波高百餘尺龍懷宿忿遂發風雨王以弘濟爲心龍乘瞋毒作暴伽藍窣堵波六壞七成迦膩色迦王恥功不成欲塡龍池毀其居室卽興兵衆至雪山下王乃歸命三寶請求加護願諸福力于今現前卽于兩肩起大煙焰王命軍衆人擔一石用塡龍池龍王變作婆羅門請王曰我是彼池龍王懼威歸命惟王悲愍赦其前過王若殺我我之與王俱墮惡道王有斷命之罪我懷怨讎之心業報皎然善惡明矣王遂與龍明設要契後更有犯必不相赦龍曰我以惡業受身爲龍龍性猛惡不能自持瞋心或起當忘所制王今更立伽藍不敢摧毀每遣一人候

望山嶺黑雲若起急擊揵椎我聞其聲惡心當息其王于是更修伽藍建窣堵波候望雲氣于今不絕聞諸先志曰窣堵波中有如來骨肉舍利可一升餘神變之事難以詳述一時中窣堵波內忽有煙起少時間便出猛焰時人謂窣堵波已從火燼瞻仰良久火滅烟消乃見舍利如白珠璠循環表柱宛轉而上昇高雲際縈旋而下

王城西北大河南岸舊王伽藍西南有舊王妃伽藍中有金銅窣堵波高百尺餘聞諸土俗曰其窣堵波中有佛舍利升餘每月十五日其夜便放圓光燭曜露盤聯暉達曙其光漸斂入窣堵波

城西南有比羅娑洛山（唐言象堅）山神作象形故曰象堅也昔如來在世象堅神奉請世尊及千二百大阿羅漢山巔有大磐石如來即之受神供養其後無憂王即磐石上起窣堵波高百餘尺今人謂之象堅窣堵波也亦云中有如來舍利可一升餘

那揭羅曷國塔

那揭羅曷國城東二里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無憂

王之所建也編石特起刻彫奇製釋迦菩薩値然燈佛敷鹿皮衣布髮掩泥得受記處時經刼壞斯迹無泯或有齋日天雨衆花羣黎心競或修供養其西伽藍少有僧徒次南小窣堵波是昔掩泥之地無憂王避大路遂僻建焉

城內有大窣堵波故基聞諸先志曰昔有佛齒高廣嚴麗今既無齒惟餘故基其側有窣堵波高三十餘尺彼俗相傳不知原起云從空下峙基于此既非人工實爲靈瑞

城西南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如來在日中印度淩虛遊化降迹于此國人感慕建此靈基其東不遠有窣堵波是釋迦菩薩昔値然燈佛于此買華

城西南二十餘里至小石嶺有伽藍高堂重閣積石所成庭宇寂寥絕無僧侶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

伽藍西南有佛影窟西北隅有窣堵波有如來經行之處其側窣堵波有如來髮爪鄰此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顯暢眞宗說蘊界之處所也

城東南三十餘里至醯羅城有重閣畫棟丹楹第二閣中有七寶小窣堵波置如來頂骨骨周一尺二寸髮孔分明其色黃白盛以寶函置窣堵波中欲知善惡相者香末和泥以印頂骨隨其福感其文煥然又有七寶小窣堵波以貯如來髑髏骨狀若荷葉色同頂骨亦以寶函緘絡而置又有七寶小窣堵波貯如來眼睛睛大如柰光明清徹曒映中外

重閣西北有窣堵波不甚高大而多靈怪人以指觸便即搖震連基傾動鈴鐸和鳴

健馱邏國塔

健馱邏國有卑鉢羅樹高百餘尺枝葉扶疎蔭影蒙密釋迦如來于此樹下南面而坐告阿難曰我去世後當四百年有王命世號迦膩色迦此南不遠起窣堵波吾身所有骨肉舍利多集此中後卑鉢羅樹南有窣堵波迦膩色迦王之所建也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君臨膺運統贍部洲不信罪福輕毀佛法畋遊草澤遇見白兎王親奔逐至此忽滅見有牧牛小豎于林樹間作小窣堵波其高三尺

王曰汝何所爲牧豎對曰昔釋迦佛聖智懸記當有國王于此勝地建窣堵波吾身舍利多聚其內大王聖德宿植名符昔記神功勝福允屬斯辰故我今者先相警發說此語已忽然不見王聞是說喜慶增懷自負其名大聖先記因發正信深敬佛法周小窣堵波處建石窣堵波欲以功力彌覆其上隨其數量恆出三尺若是增高踰四百尺基址所峙周一里半層基五級高一百五十尺方乃得覆小窣堵波王用喜慶復于其上更起二十五層金銅相輪卽以如來舍利一斛置其中式修供養營建纔訖見小窣堵波在大基東南隅下傍出其半王心不平便卽擲棄遂于窣堵波第二級下石基中半現復于本處更出小窣堵波王乃退而歎曰嗟夫人事易迷神功難掩靈聖所持憤怒何及慙懼旣已謝咎而歸其二窣堵波今猶現在有嬰疾病欲祈康愈者塗香散華至誠歸命多蒙瘳差大窣堵波東面石陛南鏤作二窣堵波一高三尺一高五尺規模形狀如大窣堵波又作兩軀佛像一高四尺一高六尺擬菩提樹下跏趺坐像日

光照燭金色晃耀陰影漸移石文青紺聞諸耆舊曰數百年前石基之隙有金色蟻大者如指小者如麥同類相從齧其石壁文若彫鏤厠以金沙作爲此像今猶現在大窣堵波石陛南面有畫佛像高一丈六尺自胷以上分現兩身從胷以下合爲一體聞諸先志曰初有貧士傭力自濟得一金錢願造佛像至窣堵波所謂畫工曰我今欲圖如來妙相有一金錢酬工尚少宿心憂負迫于貧乏時彼畫工鑒其至誠無云價直許爲成功復有一人事同前迹持一金錢求畫佛像畫工是時受二人錢求妙丹青共畫一像二人同日俱來禮敬畫工乃同指一像示彼二人而謂之曰此是汝所作之佛像也二人相視若有所懷畫工心知其疑也謂二人曰何思慮之久乎凡所受物毫釐不虧斯言不謬像必神變言聲未靜像現靈異分身交影光相昭著二人悅服心信歡喜大窣堵波左右小窣堵波魚鱗百數佛像莊嚴務窮工思殊香異音時有聞聽靈仙聖賢或見旋繞此窣堵波者如來懸記七燒七立佛法方盡

城東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即過去四佛說法之處古先聖賢自中印度降神導物斯地實多城北四五里有故伽藍伽藍側有窣堵波高數百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彫木文石頗異人工是釋伽佛昔爲國王修菩薩行從衆生欲惠施不倦喪身若遺於此國土千生爲王即斯勝地千生捨眼自此東不遠有二石窣堵波各高百餘尺右則梵王所立左乃天帝所建以妙珍寶而瑩飾之如來寂滅寶變爲石基雖傾陷猶尚崇高梵釋窣堵波西北行五十餘里有窣堵波是釋迦如來於此化鬼子母令不害人故此國俗祭以求嗣

烏仗那國塔

烏仗那國摩訶伐那伽藍西北下山三四十里至摩愉伽藍有窣堵波高百餘尺其側大方石上有如來足蹈之迹是佛昔蹈此石放拘胝光明照摩訶伐那伽藍爲諸人天說本生事其窣堵波基下有石色帶黃白常有津膩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聞正法於此析骨書寫經典

摩愉伽藍西六七十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昔修菩薩行號尸毘迦王爲求佛果於此割身從鷹代鴿代鴿西西北二百餘里入珊尼羅闍川至薩褒殺地僧伽藍有窣堵波高八十餘尺是如來昔爲帝釋時遭飢歲疾疫流行醫療無功道殣相屬帝釋悲愍思所救濟乃變其形爲大蟒身僵屍川谷空中徧告聞者咸慶相率奔赴隨割隨生療饑療疾其側不遠有蘇摩大窣堵波是如來昔爲帝釋時世疾疫愍諸含識自變其身爲蘇摩蛇凡有啖食莫不康豫珊尼羅闍川北石崖邊有窣堵波病者至求多蒙除瘥如來在昔爲孔雀王與其羣而至此熱渴所逼求水不獲孔雀王以觜啄崖涌泉流注今遂爲池飲沐愈疾石上有孔雀趾迹

曹揭釐城西南行六七十里大河東有窣堵波高六十餘尺上軍王之所建也昔如來之將宗滅告諸大衆我涅槃後烏仗那國上軍王宜與舍利之分及諸王將欲均量上軍王後來遂有輕鄙之議是時天人大衆重宣如來顧命之言乃預同分持歸本國式遵

崇建窣堵波側大河濱有大石狀如象昔上軍王以大白象負舍利歸至於此地象忽顛仆因而自斃遂變爲石卽於其側起窣堵波

瞢揭釐城西五十餘里渡大河至盧醯呾迦窣堵波高五十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昔如來修菩薩行爲大國王號曰慈力於此刺身血以飼五藥叉

瞢揭釐城東北三十餘里至遏部多石窣堵波高四十餘尺在昔如來爲諸人天說法開導如來去後從地踊出黎庶崇敬香華不替

鉢露羅國塔

鉢露羅國龍池東南行三十餘里入兩山間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百餘尺是釋迦如來懸記當來慈氏世尊出興之時自然有四大寶藏卽斯勝地當其一所聞諸先志曰或時地震諸山皆動周藏百步無所傾搖諸有愚夫妄加發掘地爲震動人皆顛仆傍有伽藍圮損已甚久絕僧徒城北十二三里有窣堵波無憂王建也或至齋日時放光明神花天樂頗有見聞聞諸先志曰近有婦人身嬰惡癩竊至窣

堵波責躬禮懺見其庭宇有諸糞穢掬除灑掃塗香散華更采青蓮重布其地惡疾除愈形貌增妍身出名香青蓮同馥斯勝地也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大國王號戰達羅鉢剌婆志求菩提斷頭惠施若此之捨凡歷千生

城外東南南山之陰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是無憂王太子拘浪拏爲繼母所誣抉目之處無憂王所建也盲人祈請多有復明此太子正后生也儀貌妍雅慈仁夙著正后終沒繼室憍婬縱其昏愚私逼太子太子瀝泣引責退身謝罪繼母見違彌增忿怒候王間隙從容言曰夫呾叉始羅國之要領非親子弟其可寄乎今者太子仁孝著聞親賢之故物議斯在王惑聞說雅悅姦謀卽命太子而誡之曰吾承餘緒垂統繼業唯恐失墜忝負先王呾叉始羅國之襟帶吾今命爾作鎮彼國國事殷重人情詭雜無妄去就有虧基緒凡有名命驗吾齒印印在吾口其有謬乎於是太子銜命來鎮歲月雖淹繼室彌怒詐發制書紫泥封記候王眠睡竊齒爲印馳使而往賜以責書輔臣

跪讀相顧失圖太子問曰何所悲乎曰大王有命書責太子抉去兩目逐棄山谷任其夫妻隨時生死雖有此命尚未可依今宜重請面縛待罪太子曰父而賜死其敢辭乎齒印爲封誠無謬矣命栴荼羅抉去其眼眼旣失明乞匃自濟流離展轉至父都城其妻告曰此是王城嗟乎饑寒艱苦昔爲王子今作乞人願得聞知重伸先責於是謀計入王內廏於夜分後泣對淸風長嘯悲吟箜篌鼓和王在高樓聞其雅唱辭甚怨悲怪而問曰箜篌歌聲似是吾子今以何故而來此乎卽問內廏誰爲歌嘯遂將盲人對旨王見太子銜悲問曰誰害汝身遭此禍釁愛子喪明猶不覺知凡百黎元如何究詧天乎天乎何德之衰太子悲泣謝而對曰誠以不孝負責於天其年月日忽奉慈旨無由致辭不敢逃責其王心知繼室爲不軌也無所究詧便加刑辟時菩提樹伽藍有瞿沙大阿羅漢者四辯無礙三明具足王將盲子陳告其事唯願慈悲令得復明時彼羅漢受王請已卽於是日宣令國人吾於後日欲說妙理人持一器來此聽法以承

泣淚也於是遠近相趨士女雲集是時阿羅漢說十二因緣凡厥聞法莫不悲哽以所持器承其瀝淚說法旣已總收衆淚置之金盤而自誓曰凡吾所說諸佛至理理若不眞說有紕繆斯則已矣如其不爾願以衆淚灑彼盲眼眼得復明明視如昔發是語訖持淚灑眼眼遂復明王乃責彼輔臣詰諸僚佐或黜或放或遷或死諸豪世俗移居雪山東北沙磧之中

僧訶補羅國塔

僧訶補羅國城南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莊飾有虧靈異相繼傍有伽藍空無僧侶城東南四五十里至石窣堵波無憂王建也高二百餘尺池沼十數映帶左右雕石爲岸殊形異類激水淸流汩淴漂注龍魚水族竄穴潛流四色蓮花彌漫淸潭百果具繁同榮異色林沼交映誠可遊玩

呾叉始羅國塔

呾叉始羅國北界度信度河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石門昔摩訶薩埵王子於此投身飼餓烏菟其南百四五十步有石窣堵波摩訶薩埵愍餓獸之無力也

行至此地乾竹自刺以血啖之於是乎獸乃啖焉其中地土洎諸草木微帶絳色猶血染也人履其地若負芒刺無云疑信莫不悲愴捨身北有石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雕刻奇製時燭神光小窣堵波及諸石龕動以百數周此塋域其有疾病旋繞多愈從此東行五十餘里至孤山中有伽藍華果繁茂泉池澄鏡傍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是如來在昔於此化惡藥叉令不食肉

迦溼彌羅國塔

迦溼彌羅國有四窣堵波並無憂王建也各有如來舍利升餘

覩貨邏國塔

覩貨邏國新城東南十餘里故城北大山陽有僧伽藍其窣堵波中有佛牙長可寸半其色黃白或至齋日時放光明昔訖利多種之滅佛法也僧徒解散各隨利居有一沙門遊諸印度觀禮聖迹伸其至誠後聞本國平定卽事歸途遇諸羣象橫行草澤奔馳震吼沙門見已升樹以避是時羣象相趨奔赴競吸池

水浸漬樹根互共排掘樹遂顛仆既得沙門負載而行至大林中有病象瘡痛而臥引此僧手至所苦處乃枯竹所刺也沙門於是拔竹傅藥裂其裳裹其足別有大象持金函授與病象象既得已轉授沙門沙門開函乃佛牙也諸象圍繞僧出無由明日齋時各持異果以爲中饌食已載僧去林數百里外方乃下之各跪拜而去沙門至國西界渡一駛河濟乎中流船將覆沒同舟之人互相謂曰今此船覆禍是沙門沙門必有如來舍利諸龍利之船主檢驗果得佛牙時沙門舉佛牙俯謂龍曰吾今寄汝不久來取遂不渡河回船而去顧河歎曰吾無禁術龍畜所欺重往印度學禁龍法三歲之後復還本國至河之濱方設壇場其龍於是捧佛牙函以授沙門沙門持歸於此伽藍而修供養

伽藍南十四五里有小伽藍伽藍左右諸窣堵波大阿羅漢舍利並在野獸山猿采華供養歲時無替如承指命然此山中多諸靈迹或石壁橫分峰留馬迹凡厥此類其狀譎詭皆是羅漢沙彌羣從遊戲手指

摩晝乘馬往來遺迹若斯難以詳述

佛牙伽藍東十餘里北山崖間有小伽藍中有石窣堵波高五十餘尺是阿羅漢遺身舍利也先有羅漢形量偉大凡所飲食與象同等時人譏曰徒知飽食安識是非羅漢將入寂滅也告諸人曰吾今不久當取無餘欲說自身所證妙法衆人聞之更相譏笑咸來集會共觀得失時阿羅漢告諸人曰吾今爲汝說本因緣此身之前報受象身在東印度居王內廄是時此國有一沙門遠遊印度尋訪聖教諸經典論時王持我施與沙門載負佛經而至於此自後不久尋卽命終乘其載經福力所致遂得爲人復終餘慶早服染衣勤求出離不遑寧居得六神通斷三界欲然其所食餘習尚然每自節身三分食一雖有此說人猶未信卽升虛空入火光定身出煙焰而入寂滅餘骸墜下起窣堵波

摩揭陀國塔

摩揭陀國奢羯羅故城中有一伽藍世親菩薩昔於此中製勝義諦論其側窣堵波高二百餘尺過去四

佛於此說法又有四佛經行遺迹之所

伽藍西北五六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過去四佛說法之處

新都城東北十餘里至石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往北方行化中路止處印度記曰窣堵波中有多舍利或至齋日時放光明

至那僕底國塔

至那僕底國闍林伽藍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小窣堵波諸大石室鱗次相望不詳其數並是劫初已來諸果聖人於此寂滅差難備舉齒骨猶在繞山伽藍周二十里佛舍利窣堵波數百千所連隅接影

屈露多國塔

屈露多國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在昔如來會至此國說法度人遺迹斯記

設多圖盧國塔

設多圖盧國城東南三四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

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秣菟羅國塔

秣菟羅國都城有三窣堵波並無憂王所建也過去四佛遺迹甚多釋迦如來諸聖弟子遺身窣堵波謂舍利子沒特伽羅子布刺拏梅呾麗衍尼弗呾羅優波釐阿難陀羅怙羅曼殊室利諸菩薩窣堵波等每歲三長及月六齋僧徒相競率其同好齎持供具多營奇玩隨其所宗而致像設阿毗達磨衆供養舍利子習定之徒供養沒特伽羅子誦持經者供養滿慈子學毗柰耶衆供養優波釐諸苾芻尼供養阿難未受具戒者供養羅怙羅其學大乘者供養諸菩薩是日也諸窣堵波競修供養珠旛布列寶蓋駢羅香煙若雲華散如雨蔽虧日月震蕩谿谷國王大臣修善爲務城東行五六里至一山伽藍疏崖爲室因谷爲門尊者鄔波毱多之所建也其中則有如來指爪窣堵波

伽藍北巖間有石室石室東南二十四五里至大涸

池傍有窣堵波在昔如來行經此處時有獼猴持蜜奉佛佛令水和普徧大衆獼猴喜躍墮坑而死乘茲福力得生人中

池北不遠大林中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其側有舍利子沒特伽羅子等千二百五十大阿羅漢習定之處並建窣堵波以記遺迹如來在世屢遊此國說法之所並有封樹

薩他泥溼伐羅國塔

薩他泥溼伐羅國城西北四五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甎皆黃赤色甚光淨中有如來舍利一升光明時照神迹多端

窣祿勤那國塔

窣祿勤那國大城東南閻牟那河西大伽藍東門外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曾於此處說法度人其側又一窣堵波中有如來髮爪舍利子沒特伽羅諸阿羅漢髮爪窣堵波周其左右數十餘所

瞿毗霜那國塔

瞿毗霜那國大城側故伽藍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

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如來在昔於此一月說諸法要傍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其側則有如來髮爪二窣堵波各高一丈餘

至醯掣呾邏國塔

至醯掣呾邏國城外龍池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在昔爲龍王七日於此說法其側有四小窣堵波是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毗羅刪拏國塔

毗羅刪拏國大城中故伽藍內有窣堵波基雖傾圯尚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說蘊界處經之所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斯在

劫比他國塔

劫比他國有大伽藍內有三寶階是如來自三十三天降還地寶階側不遠有窣堵波是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窣堵波如來在昔於此澡浴其側精舍是如來入定之處精舍側有大石基長五十步高七尺是如來經行之處足所履迹皆有蓮

華之文基左右各有小窣堵波帝釋梵王之所建也

羯若鞠闍國塔

羯若鞠闍國王子於競伽河側建立數千窣堵波各高百餘尺

城西北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說諸妙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小窣堵波說法窣堵波大城東南六七里競伽河南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在昔如來於此六月說身無常苦空不淨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又有如來髮爪小窣堵波人有染疾至誠旋繞必得痊愈蒙其福利

城東五里有三伽藍同垣異門伽藍前二百餘步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高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七日說法中有舍利時放光明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伽藍北三四里臨競伽河岸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昔如來在此說法七日時有五百

餘鬼來至佛所聞法解悟捨鬼生天說法窣堵波側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

阿踰陀國塔

阿踰陀國城北四五里臨殑伽河岸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昔如來爲天人衆於此三月說諸妙法其側窣堵波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伽藍西四五里有如來髮爪窣堵波無著講堂故基西北四十餘里至故伽藍北臨殑伽河中有甎窣堵波高百餘尺世親菩薩初發大乘心處

阿耶穆佉國塔

阿耶穆佉國城東南不遠臨殑伽河岸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三月說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青石窣堵波其側伽藍僧徒二百餘人佛像莊飾威嚴如在臺閣宏麗奇製鬱起是昔佛陀馱娑論師於此製說一切有部大毗婆沙論

鉢邏那伽國塔

鉢邏那伽國大城西南瞻博迦華林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百餘尺在昔如來於此處降伏外道其側有髮爪窣堵波經行遺迹髮爪窣堵波側有故伽藍是提婆菩薩作廣百論挫小乘伏外道處

城東南不遠有故伽藍具史羅長者舊園也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立高二百餘尺如來於此數年說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

城西南八九里毒龍石窟者昔如來伏此毒龍於中留影雖則傳記今無所見其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傍有如來經行遺迹及髮爪窣堵波病苦之徒求願多愈釋迦法盡此國最後故上自君王下及衆庶入此國境自然感傷莫不飲泣悲歎而歸

護法伏外道側則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高二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六月說法傍有

經行之迹及髮爪窣堵波

鞞索迦國塔

鞞索迦國城南道左有大伽藍伽藍側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如來昔日六年於此說法導化說法側有奇樹高六七尺春秋遞代常無增減是如來昔嘗淨齒棄其遺枝因植根柢繁茂至今諸衺見人及外道衆競來殘伐尋生如故其側不遠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靈基連隅林沼交映

室羅伐悉底國塔

室羅伐悉底國城南五六里有給孤獨園東北有窣堵波是如來洒病苾芻處昔如來之在世也有病苾芻含苦獨處世尊見而問曰汝何所苦汝何獨居曰我性疎嬾不耐看病故今嬰疾無人瞻視如來是時愍而告曰善男子我今看汝以手拊摩病苦皆愈扶出戶外更易敷褥親爲盥洒改著新衣佛語苾芻當自勤勵聞誨感恩心悅身豫給孤獨園西北有小窣堵波是沒特伽羅子運神通力舉舍利子衣帶不動

之處昔佛在無熱惱池人天咸集惟舍利子不時從會佛命沒特伽羅往名來集沒特伽羅承命而往舍利子方補護法衣沒特伽羅曰世尊今在無熱惱池命我名爾舍利子曰且止須我補竟與子偕行沒特伽羅曰若不速行欲運神力舉爾石室至大會所舍利子乃解衣帶置地曰若舉此帶我身或動時沒特伽羅運大神通舉帶不動地爲之震因以神足還詣佛所見舍利子已在會坐沒特伽羅俛而歎曰乃今以知神通之力不如智慧之力矣

舉帶窣堵波側不遠有井如來在世汲充佛用其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中有如來舍利經行之迹說法之處並樹旗表建窣堵波冥祇警衛靈瑞間起或鼓天樂或聞神香景福之祥難以備敘

影覆精舍東三四里有窣堵波是尊者舍利子與外道論議處初善施長者買逝多太子園欲爲如來建立精舍時尊者舍利子隨長者而瞻揆外道六師求捔神力舍利子隨事攝化應物降伏其側精舍前建窣堵波如來於此摧諸外道又受毗舍佉母請

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是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迦葉波佛本生城也城南有窣堵波成正覺已初見父處城北有窣堵波有迦葉波佛全身舍利並無憂王所建也

劫比羅伐窣堵國塔

劫比羅伐窣堵國城南行五十餘里至故城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壽六萬歲時迦羅迦村馱佛本生城也城南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見父之處城東南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二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宗滅之事無憂王建也迦羅迦村馱佛城東北行三十餘里至故大城中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壽四萬歲時迦諾迦牟尼佛本生城也東北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度父之處次北有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二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宗滅之事無憂王之所建也

城東北四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太子坐樹陰觀耕田於此習定而得離欲淨飯王見太子坐樹陰入宗定日光回照樹影不移心知靈聖更深珍敬

大城西北有數百千窣堵波釋種誅死處也毗盧釋迦王既克諸釋虜其族類得九千九百九十萬人並從殺戮積尸如莽流血成池天警人心收骸瘞葬

城南三四里尼拘律樹林有窣堵波無憂王建也釋迦如來成正覺已還國見父王爲說法處淨飯王知如來降魔軍已遊行化導情懷渴仰思得禮敬乃命使請如來曰昔期成佛當還本生斯言在耳時來降趾使至佛所具宣王意如來告曰却後七日當還本生使臣還已白王淨飯王乃告命臣庶灑埽衢路儲積香華與諸羣臣四十里外佇駕奉迎是時如來與大衆俱八金剛周衛四天王前導帝釋與欲界天侍左梵王與色界天侍右諸苾芻僧列在其後唯佛在衆如月映星威神動三界光明踰七曜步虛空至生國王與從臣禮敬已畢俱共還國止尼拘盧陀僧伽藍其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於大樹下東面而坐受姨母金縷袈裟次此窣堵波是如來於此度八王子及五百釋種處

城南門外路左有窣堵波是太子與諸釋捔藝䠶鐵

鼓從此東南三十餘里有小窣堵波其側有泉泉流澄鏡是太子與諸釋引强校能弦矢既分穿鼓過表至地沒羽因涌清流時俗相傳謂之箭泉人有疾病飲沐多愈遠方之人持泥以歸隨其所苦漬以塗額靈神冥衞多蒙痊愈箭泉東北行八九十里至臘伐尼林有釋種浴池澄清皎鏡雜華彌漫其北二十四五步有無憂華樹今已枯悴菩薩誕靈之處菩薩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當此三月八日上座部則曰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次東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二龍浴太子處也菩薩生已不扶而行於四方各七步而自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今茲而往生分已盡隨足所蹈出大蓮花二龍踊出住虛空中而各吐水一冷一煖以浴太子浴太子窣堵波東有二清泉傍建二窣堵波是二龍從地踊出之處菩薩生已支屬宗親莫不奔馳求水盥浴夫人之前二泉涌出一冷一煖遂以浴灑其南窣堵波是天帝釋捧接菩薩處菩薩初出胎也天帝釋以妙天衣跪接菩薩次有四窣堵波是四天王抱持菩薩處也

菩薩從右脇生已四天王以金色氎衣捧菩薩置金几上至母前曰夫人誕斯福子誠可歡慶諸天尚喜況世人乎

藍摩國塔

藍摩國空荒歲久疆埸無紀城邑丘墟居人稀曠故城東南有甎窣堵波高城百尺昔者如來入宗滅已此國先王分得舍利持歸本國式遵崇建靈異間起神光時燭

窣堵波側有一清池龍每出遊變形蛇服右旋宛轉繞窣堵波野象羣行采花以散冥力警詧初無間替昔無憂王之分建窣堵波也七國所建咸已開發至於此國方欲興工而此池龍恐見陵奪乃變作婆羅門前叩象曰大王情流佛法廣種福田敢請紆駕降臨我室王曰爾家安在爲近遠乎婆羅門曰我此池之龍王也承大王欲建勝福敢來請謁王受其請遂入龍宮坐久之間龍進曰我唯惡業受此龍身供養舍利冀消罪咎願王躬往觀而禮敬無憂王見已瞿然謂曰凡諸供養之具非人間之有也龍曰若然者

願無廢毀無憂王自度力非其儔遂不開發出池之所今有封記東行百餘里至大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踰城至此解寶衣去瓔珞命僕還處回駕窣堵波東有贍部樹枝葉雖凋枯株尚在其傍復有小窣堵波太子以餘寶衣易鹿皮衣處

太子易衣側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剃髮處太子剃髮窣堵波東南曠野中行百八九十里至尼拘盧陀林有窣堵波高三十餘尺昔如來寂滅舍利已分諸婆羅門無所得獲於涅疊般那地收餘灰炭持至本國建此靈基而修供養自茲以降奇迹相仍疾病之人祈請多愈

灰炭窣堵波側故伽藍左右數百窣堵波其一大者無憂王所建也崇基雖陷高餘百尺

古今圖書集成

三一三九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二十一卷目錄

塔部彙考二

大唐西域記 拘尸那揭羅國塔 婆羅痆斯國塔 戰主國塔 吠舍釐國塔 弗栗恃國塔 摩揭陀國塔 烏茶國塔 羯餕伽國塔 達羅毗茶國塔 臂多勢羅國塔 阿軬茶國塔 瞿薩旦那國塔

三寶感通錄 鄮縣塔 故都塔 古城寺塔 蒲坂塔 岐山塔 瓜州塔 福感寺塔 雒縣塔 超化寺塔 妙樂寺塔 坊州臨黃塔 長河塔 甎塔 高麗土塔 甎塔

法苑珠林 罽賓國塔

嬾眞子錄 慈恩寺塔

神異典第一百二十一卷

塔部彙考二

大唐西域記

拘尸那揭羅國塔

拘尸那揭羅國城門東北隅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準陀之故宅也宅中有井將營獻供方乃鑿焉歲月雖淹水猶清美城西北三四里渡阿恃多伐底河西岸不遠至娑羅林其樹類槲而皮青白葉甚光潤四樹特高如來寂滅之所也其大甎精舍中作如來涅

槃之像北首而臥傍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基雖傾陷尚高二百餘尺前建石柱以記如來寂滅之事雖有文記不書日月精舍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羣雉王救火之處昔于此地有大茂林毛羣羽族巢居穴處驚風四起猛焰飈逸時有一雉有懷傷愍鼓濯清流飛空奮灑時天帝釋俯而告曰汝何守愚徒勞羽翮大火方起焚燎林野豈汝微軀所能撲滅雉曰說者爲誰曰我天帝釋耳雉曰今天帝釋有大福力無欲不遂救災拯難若指諸掌反詰無功其咎安在猛火方熾無得多言尋復奮飛往趣流水天帝遂以掬水泛灑其林火滅烟消生類全命故今謂之救火窣堵波也

雉救火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鹿殺生之處乃往古昔此有大林火炎中野飛走窮窘前有駛流之阨後困猛火之難莫不沈溺喪棄身命其鹿惻隱身據横流穿皮斷骨自强拯溺蹇兎後至忍疲苦而濟之筋力既竭溺水而死諸天收骸起窣堵波

城北渡河三百餘步有窣堵波是如來焚身之處地今黃黑土雜灰炭至誠求請或得舍利如來宗滅人天悲感七寶爲棺千氎纏身設香華建旛蓋末羅之衆奉轝發引前後導從北渡金河盛滿香油積多香木縱火以焚二氎不燒一極襯身一最覆外爲諸衆生分散舍利惟有髮爪儼然無損焚身側有窣堵波如來爲迦葉波現雙足處如來金棺已下香木已積火燒不然衆咸驚駭阿泥律陀言待迦葉波耳時大迦葉波與五百弟子自出林來至拘尸城問阿難曰世尊之身可得見邪阿難曰千氎纏絡重棺周殮香木已積卽事焚燒是時佛于棺內爲出雙足輪相之上見有異色問阿難曰何以有此曰佛初涅槃人天悲慟衆淚迸染致斯異色迦葉波作禮旋繞興讚香木自然大火熾盛故如來宗滅三從棺出初出臂問阿難治路次起坐爲母說法後見雙足示大迦葉波現足側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是八王分舍利處前建石柱刻記其事佛入涅槃後涅疊般那已諸八國王備四兵至遣直性婆羅門謂拘尸力士曰天人

導師此國宗滅故自遠來請分舍利力士曰如來降尊卽斯下土滅世間明導喪衆生慈父如來舍利自當供養徒疲道路終無得獲時諸大王遜詞以求旣不相允重謂之曰禮請不從兵威非遠直性婆羅門揚言曰念哉大悲世尊忍修福善彌歷曠刧想所具聞今欲相陵此非宜也今舍利在此當均八分各得供養何至興兵諸力士依其言卽時均量欲作八分帝釋謂諸王曰天當有分勿恃力競阿那婆答多龍王文鄰龍王醫那鉢呾羅龍王復作是議無遺我曹若以力者衆非敵矣直性婆羅門曰勿諠諍也宜共分之卽作三分一諸天二龍衆三留人間八國重分天龍人王莫不悲感

婆羅痆斯國塔

婆羅痆斯國大城東北婆羅痆河西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百餘尺前建石柱碧鮮若鏡光潤凝流其中常現如來影像

婆羅痆河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伽藍大垣中有精舍西南有石窣堵波無憂王建也基雖傾陷尚餘百

尺前建石柱高七十餘尺石含玉潤鑒照映徹慇懃祈請影見衆像善惡之相時有見者是如來成正覺已初轉法輪處也其側不遠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見菩薩捨苦行遂不侍衞來至于此而自習定其傍窣堵波是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又三窣堵波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伽藍西南二三里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基址廣峙瑩飾奇珍既無層龕便置覆鉢雖建表柱而無輪鐸其側有小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五人棄制迎佛處也初薩婆曷剌他悉陀太子踰城之後棲山隱谷忘身殉法淨飯王乃命家族三人舅氏二人曰我子一切義成捨家修學孤遊山澤獨處林藪故命爾曹隨知所止內則叔父伯舅外則既君且臣凡厥動靜宜知進止五人銜命相望營衞因卽勤求欲期出離每相謂曰夫修道者苦證邪樂證邪二人曰安樂爲道三人曰勤苦爲道二三交爭未有以明於是太子思惟至理爲伏苦行外道節麻米以支身彼二人者見而言曰太子所行非眞實法夫道也者樂以證之

今乃勤苦非吾徒也捨而遠遁思惟果證太子六年苦行未證菩提欲驗苦行非眞受乳糜而證果斯三人者聞而歎曰功垂成矣今其退矣六年苦行一旦捐功於是相從求訪二人既相見已匡坐高談更相議曰昔見太子一切義成出王宮就荒谷去珍服披鹿皮精勤勵志貞節苦心求深妙法期無上果今乃受牧女乳糜敗道虧志吾知之矣無能爲也彼二人曰君何見之晚歟此猖蹶人耳夫處乎深宮安乎尊勝不能靜志遠迹山林棄轉輪王位爲鄙賤人行何可念哉言增忉怛耳菩薩浴尼連河坐菩提樹成等正覺號天人師宗然宴默唯詧應度曰彼鬱頭藍子者證非想定堪受妙法空中諸天尋聲報曰鬱頭藍子命終已來經今七日如來歎惜斯何不遇垂聞妙法遽從變化重更觀詧營求世界有阿藍迦藍得無所有處定可授至理諸天又曰終已五日如來再歎愍其薄祐又更諦觀誰應受教唯施鹿林中有五人者可先誘導如來爾時起菩提樹趣鹿野園威儀宗靜神光晃燿毫含玉彩身眞金色安詳前進導彼五

人斯五人遙見如來互相謂曰一切義成彼來者是歲月遽淹聖果不證心期已退故尋吾徒宜各默然勿起迎禮如來漸近威神動物五人忘制拜迎問訊侍從如儀如來漸誘示之妙理兩安居畢方獲果證列士池西有三獸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燒身之處劫初時于此林野有狐兎猨異類相悅時天帝釋欲驗修菩薩行者降靈變化爲一老夫謂三獸曰二三子善安隱乎無驚懼邪曰涉豐草遊茂林異類同歡既安且樂老夫曰聞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特此遠尋今正饑乏何以饋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馳訪于是同心虛己分路營求狐沿水瀕銜一鮮鯉猨于林樹采異華果俱來至止同進老夫唯兎空還遊躍左右老夫謂曰以吾觀之爾曹未如猨狐同志各能役心唯兎空還獨無相饋以此言之誠可知也兎聞譏議謂狐猨曰多聚樵蘇方有所作狐猨競馳銜草曳木既已蘊崇猛焰將熾兎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餐詞畢入火尋卽致死是時老夫復帝釋身除燼收骸傷歎良久謂狐猨曰

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後人于此建窣堵波

戰主國塔

戰主國城西北伽藍中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印度記曰此中有如來舍利一升昔者世尊嘗于此處七日之中爲天人衆顯說妙法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鄰此復有慈氏菩薩像形量雖小威神嶷然靈鑒潛通奇迹間起

競伽河北有那羅延天祠天祠東行三十餘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大半陷地前建石柱高餘二丈上作師子之像刻記伏鬼之事昔于此處有曠野鬼恃大威力啖人血肉作害生靈肆極妖祟如來愍諸衆生不得其死以神通力誘化諸鬼導以歸依之敬齋以不殺之戒諸鬼承教奉以周旋於是舉石請佛安坐願聞正法克念護持自茲厥後無信之徒競共推移鬼置石座動以萬數莫之能轉茂林清池周基左右人至其側無不心懼

伏鬼側東南百餘里至一窣堵波基已傾陷餘高數

丈昔者如來寂滅之後八國大王分舍利時量舍利婆羅門蜜塗瓶內分授諸王而婆羅門持瓶以歸既得所黏舍利遂建窣堵波并瓶置內因以名焉後無憂王開取舍利瓶改建大窣堵波或至齋日時放光明

吠舍釐國塔

吠舍釐國宮城西北五六里至一伽藍傍有窣堵波是昔如來說毗摩羅詰經長者子寶積等獻寶蓋處其東有窣堵波舍利子等於此證無學之果舍利子證果東南有窣堵波是吠舍釐王之所建也佛涅槃後此國先王分得舍利式修崇建印度記曰此中舊有如來舍利一斛無憂王開取九斗唯留一斗後有國王復欲開取方事興工尋則地震遂不敢開其西北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石柱高五六十尺上作師子之像石柱南有池是羣獮猴爲佛穿也在昔如來曾住於此池西不遠有窣堵波諸獮猴持如來鉢上樹取蜜之處池南不遠有窣堵波是諸獮猴奉佛蜜處池西北隅猶有獮猴形像伽藍東北三

四里有窣堵波是毗摩羅詰故宅基址多有靈異去此不遠有一神舍其狀壘甎傳云積石即無垢稱長者現疾說法之處去此不遠有窣堵波長者子寶積故宅也去此不遠有窣堵波是菴沒羅女故宅佛姨母等諸苾芻尼於此證入涅槃

千子歸宗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經行遺迹東有故基上建窣堵波光明時燭祈請或遂是如來說普門陀羅尼等經重閣講堂餘址講堂側不遠有窣堵波中有阿難半身舍利去此不遠有數百窣堵波欲定其數未有克知是千獨覺入寂滅處

弗栗恃國塔

弗栗恃國依河之濱有窣堵波高餘二丈南帶長流大悲世尊度漁人處也越在佛世五百漁人結儔附黨漁捕水族于此河流得一大魚有十八頭頭各兩眼諸漁人方欲害之如來在吠舍釐國天眼見興悲心乘其時而化導因其機而啓悟告諸大衆弗栗恃國有大魚我欲導之以悟諸漁人爾宜知時於是大衆圍繞神足陵虛至於河瀕如常趺座遂告諸漁人

爾勿殺魚以神通力開方便門威被大魚令知宿命能作人語貫解人情爾時如來知而故問汝在前身曾作何罪流轉惡趣受此弊身魚曰昔承福慶生自豪族大婆羅門劫比他者我身是也恃其族姓陵蔑人倫恃其博物鄙賤經法以輕慢心毀讟諸佛以醜惡語詈辱衆僧引類形比謂若駝驢象馬諸醜形對由此惡業受此弊身尚資宿善生遭佛世目覩聖化親承聖教因而懺謝悔先作業如來隨機攝化如應開導魚既聞法於是命終承茲福力上生天宮於是自觀其身何緣生此既知宿命念報佛恩與諸天衆肩隨戾止前禮既畢右繞退立以天寶香花持用供養世尊指告漁人爲說妙法俱卽感悟輸誠禮懺裂網焚舟歸眞受法既服染衣又聞至教皆出塵垢俱證聖果

度漁人東北行百餘里故城西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高百餘尺是佛在昔於此六月說法度諸天人此北百四五十步有小窣堵波如來昔于此處爲諸苾芻制戒次西不遠有如來髮爪窣堵波如來昔于此

處近遠邑人相趨輻輳焚香散花燈炬不絕

摩揭陀國塔

摩揭陀國王故宮北有石柱高數十尺是無憂王作地獄處釋迦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年有阿輸迦（唐言無憂舊曰阿育王譌也）王者頻毗娑羅（唐言影堅舊曰頻婆娑羅譌也）王之曾孫也自王舍城遷都波吒釐初無憂王嗣位之後舉措苛暴乃立地獄作害生靈周垣峻峙隅樓特起猛焰洪鑪銛鋒利刃備諸苦具迨無憂王廢獄之後遇近護大阿羅漢方便善誘隨機導化王謂羅漢曰幸以宿福位據人尊慨茲障累不遭佛化今者如來遺身舍利欲重修建諸窣堵波羅漢曰大王以福德力役使百靈以弘誓心匡護三寶是所願也今其時矣因爲廣說獻土之因如來懸記興建之功無憂王聞已慶悅名集鬼神而令之曰法王導利含靈有慶我資宿善尊極人中如來遺身重修供養今爾鬼神勠力同心境極贍部戶滿拘胝以佛舍利起窣堵波心發于我功成于汝勝福之利非欲獨有宜各營構待後告命鬼神受旨在所興功功既成已咸來請命無

憂王旣開八國所建諸窣堵波分其舍利付鬼神已謂羅漢曰我心所欲諸處同時藏下舍利心雖冀此事未從欲羅漢白王命神鬼至所期日日有隱蔽其狀如手此時也宜下舍利王承此旨宣告鬼神逮乎期日無憂王觀候光景日正中時羅漢以神通力伸手蔽日營建之所咸皆瞻仰同於此時功績咸畢

故宮西南有小石山山西南五窣堵波崇基已陷餘址尚高遠而望之鬱若山阜面各數百步後人于上重更修建小窣堵波印度記曰昔無憂王建八萬四千窣堵波已尚餘五升舍利故別崇建五窣堵波製奇諸處靈異間起以表如來五分法身薄信之徒竊相評議云是昔者難陀王建此五藏以儲七寶其後有王不甚淳信聞先疑議肆其貪求興動軍師躬臨發掘地震山傾雲昏日翳窣堵波中大聲雷震士卒僵仆象馬驚奔自茲以降無敢覬覦或曰衆議雖多未爲確論循古所記信得其實

城西南隅二百餘里有伽藍餘址其傍有窣堵波神光時燭靈瑞間發近遠衆庶莫不祈請是過去四佛

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大山頂有大磐石上建窣堵波其高十餘尺是佛入定處也昔者如來降神止此坐斯磐石入滅盡定時經宿焉諸天靈聖供養如來鼓天樂雨天華如來出定諸天感慕以寶金銀起窣堵波去聖逾邈寶變爲石自古迄今人未有至遙望高山乃見異類長蛇猛獸羣從右旋天僊靈聖層隨讚禮

菩提樹垣西北不遠有窣堵波謂鬱金香高四十餘尺漕矩吒國賓主之所建也昔漕矩吒國有大賓主宗事天神祠求福利輕蔑佛法不信因果其後將諸賓侶貿遷有無汎舟南海遭風失路波濤飄浪時經三歲資糧罄竭餬口不充同舟之人朝不謀夕勠力同志念所事天心慮已勞冥功不濟俄見大山崇崖峻嶺兩日聯暉重明照朗時諸賓侶更相慰曰我曹有福遇此大山宜于中止得自安樂賓主曰非山也乃摩竭魚耳崇崖峻嶺鬐鬣也兩日聯暉眼光也言聲未靜舟帆飄湊于是賓主告諸侶曰我聞觀自在菩薩於諸危厄能施安樂宜各至誠稱其名字遂即

同聲歸命稱念崇山既隱兩日亦沒俄見沙門威儀庠序杖錫凌虛而來拯溺不踰時而至本國矣因即信心貞固求福不回建窣堵波式修供養以鬱金香泥周塗上下既發信心率其同志躬禮聖迹觀菩提樹未暇言歸已淹晦朔賓侶同遊更相謂曰山川悠間鄉國遼遠昔所建立窣堵波者我曹在此誰其灑掃言訖旋繞至此忽見有窣堵波駭其由致即前瞻詧乃本國所建窣堵波也故今印度因以鬱金爲名

菩提樹垣東南隅尼拘律樹側窣堵波傍有精舍中作佛坐像昔如來初證佛果大梵天王於此勸請轉妙法輪

菩提樹垣內四隅皆有一大窣堵波在昔如來受吉祥草已趣菩提樹先歷四隅大地震動至金剛座方得安靜樹垣之內聖迹鱗次差難遍舉

菩提樹北門外諸窣堵波高廣妙飾中有如來舍利其骨舍利大如手指節光潤鮮白皎徹中外其肉舍利如大眞珠色帶紅縹每歲至如來大神變月滿之日出示衆人此時也或放光或雨華

佛陀伐那山空谷中東行三十餘里至洩瑟知林林竹修勁被山彌谷其先有婆羅門聞釋迦佛身長丈六常懷疑惑未之信也乃以丈六竹杖欲量佛身恆於杖端出過丈六如是增高莫能窮實遂投杖而去因植根焉中有大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爲諸天人現大神通說深妙法杖林中近有鄔波索迦闍耶犀那者（唐言勝軍）西印度刹帝利種也志尚夷簡情悅山林迹居幻境心遊眞際內外典籍窮究幽微詞論清高儀範閑雅季漸七十耽讀不倦餘藝捐廢唯習佛經策勵身心不捨晝夜印度之法香末爲泥作小窣堵波高五六寸書寫經文以置其中謂之法舍利也數漸盈積建大窣堵波總聚於內常修供養故勝軍之爲業也口則宣說妙法導誘學人手乃作窣堵波式崇勝福夜又經行禮誦宴坐思惟寢食不遑晝夜無怠年百歲後志業不衰三十年間凡作七拘胝（唐言億）法舍利窣堵波每滿一拘胝建大窣堵波而總置中盛修供養請諸僧衆法會稱慶其時神光燭曜靈異昭著自茲厥後時放光明

迦蘭陀池西北行二三里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高六十餘尺傍有石柱刻記立窣堵波事高五十餘尺上作象形

觀自在菩薩像南窣堵波中有如來三月之間剃剪髮爪有嬰疾病旋繞多愈

烏茶國塔

烏茶國西南境大山中有補澀波祇釐僧伽藍其石窣堵波極多靈異或至齋日時放光明故諸淨信遠近咸會持妙花蓋競修供養承露盤下覆鉢勢上以花蓋笴置之便住若磁石之吸針也此西北山伽藍中有窣堵波所異同前此二窣堵波者神鬼所建靈奇若斯

羯餧伽國塔

羯餧伽國城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國境北陲大山嶺上有石窣堵波高百餘尺是劫初時人壽無量歲有獨覺於此入寂滅焉

達羅毗茶國塔

達羅毗荼國昔如來在世數遊此國說法度人故無憂王於諸聖迹皆建窣堵波城南不遠有大伽藍國中聰叡同類萃止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說法摧伏外道廣度人天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臂多勢羅國塔

臂多勢羅國城北十五六里大林中有窣堵波高數百尺無憂王所建也中有舍利時放光明是如來昔作僊人爲國王所害之處此東不遠有故伽藍是昔大迦多延那大阿羅漢之所建立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建窣堵波以爲旌表

阿軬荼國塔

阿軬荼國城東北不遠大竹林中伽藍餘址是如來昔於此處聽諸苾芻著亟縛屣（唐言靴）傍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高百餘尺其傍精舍有青石立佛像每至齋日或放神光次南八百餘步林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昔日止此夜寒乃以三衣重覆至明旦開諸苾芻著複納衣此林之中

有佛經行之處又有諸窣堵波鱗次相望並過去四佛坐處也其窣堵波中有如來髮爪每至齋日多放光明

瞿薩旦那國塔

瞿薩旦那國王城西五六里有娑摩若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甚多靈瑞時放神光昔有羅漢自遠方來止此林中以神通力放大光明時王夜在重閣遙見林中光明照耀於是歷問僉曰有一沙門自遠而至宴坐林中示現神通王遂命駕躬往觀覩既覩明賢心乃祗敬欽服不已請至中宮沙門曰物有所宜志有所在幽林藪澤情之所賞高堂邃宇非我攸聞王益敬仰深加宗重爲建伽藍起窣堵波沙門受請遂止其中頃之王感獲舍利數百粒甚慶悅竊自念曰舍利來應何其晚歟早得置之窣堵波下豈非勝迹尋詣伽藍具白沙門羅漢曰王無憂也今爲置之宜以金銀銅鐵大石函等以次周盛王命匠人不日功畢載諸寶輿送至伽藍是時也王宮導從庶僚凡百觀送舍利者動以萬計羅漢乃以右手舉窣

堵波置諸掌中謂王曰可以藏下也遂坎地安函其功斯畢於是下窣堵波無所傾損觀覩之徒嘆未曾有

三寶感通錄

鄮縣塔

西晉會稽鄮縣塔者今在越州東三百七十里鄮縣界東去海四十里在縣東南七十里南去吳村二十五里案前傳云晉太康二年有并州離石人劉薩何者生在畋家弋獵爲業得病死甦見一梵僧語何曰汝罪重應入地獄吾愍汝無識且放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禮懺得免此苦既醒之後改革前習出家學道更名慧達如言南行至會稽海畔山澤處處求覓莫識基緒達悲塞煩惋投造無地忽于中夜聞土下鐘聲即尋記其處剡木爲剎三日間忽寶塔及舍利從地涌出靈塔相狀青色似石而非石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層露盤似西域于闐所造面開窻子四周天全中懸銅磬每有鐘聲疑此磬也繞塔身上並是諸佛

菩薩金剛聖僧雜類等像狀極微細瞬目注睛乃有百千像現面目手足咸具備焉斯可謂神功聖迹非人智所及也今在大木塔內於八王日舁巡邑里見者莫不下拜念佛其舍利者在木塔底其塔左側多有古迹地誌云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此其一也

故都塔

洛州故都塔者在城西一里故白馬寺南一里許古基俗傳爲阿育王舍利塔疑卽迦葉摩騰所將來者降邪通正故立塔表以傳眞云

古城寺塔

青州古城寺塔者代歷周秦莫知其地石趙時佛圖澄者在鄴勒虎敬重廣置寺塔而少露盤方欲作之澄曰臨淄城中有阿育王寺猶有佛像露盤在深林巨樹下上有伏石可尋而取也虎使求之依言指授入地二十丈獲之至鄴頃訪故地處所故慧達在冥中告云洛陽臨淄建業鄮陰成都五處並育王塔禮者不入地獄故知此塔不虛名也

蒲坂塔

河東蒲坂古塔者後秦姚略叔父爲晉王鎭於河東故老傳云蒲坂古塔卽阿育王所立也疑之屢有光現依掘得佛骨於石函銀匣中照曜殊常送以上略略乃親迎覲於灞上今蒲州東坂有救苦寺僧住立大像極宏冠而古塔不樹

岐山塔

扶風岐山南古塔者在平原上南下北高東去武亭川十里西去岐山縣二十里南去渭水三十里北去岐山二十里一名馬額山同岐山斯並在大山之北南有小山東西迴中間大谷南與北別故號岐山岐卽分也西北二十餘里有鳳泉泉在岐山之陽極高顯故隋高美其地泉乃就置塔俯臨目極誠爲虛迴寺名久廢僧徒他往人物全希塔將頹壞余往覲焉榛叢彌滿雖無黍離之實深切黍離之悲今平原上塔俗諺爲阿育王寺鄉曰柳泉取其北山之舊號耳貞觀五年岐州刺史張亮素有信向來寺禮拜但見古基曾無上覆奏請望雲宮殿以蓋塔基下詔許之因構塔上尊嚴相顯故老傳云此塔一閉經三十年

一示人令生善亮聞之以貞觀年中請開剖出舍利以示人恐因聚衆不敢開塔有勑並許遂依開發深一丈餘獲二古碑並周魏之所樹也文不足觀故不載錄光相照燭同諸舍利既出舍利通現道俗有數千人一時同觀有一盲人積年目瞑急努眼直視忽然明淨京邑內外崩騰同赴屯住塔所日有數千舍利高出衆人同見於方骨上見者不同或見如玉白光映徹或見綠色或不見者問衆人曰舍利何在時有一人以不見故感激懊惱搥胷而哭衆人愍之弔問曰汝是宿作努力懺悔何用搥胷此人見他燒指行供養者卽以麻纏拇指燒之繞塔而走火盛心急來舍利所欻然得見歡喜踊躍跳擲不覺指痛火滅心歇還復不見顯慶四年九月內僧智琮弘靜見追入內語及育王塔事年歲久遠須假弘護上曰豈非童子施土之育王耶若近有之則八萬四千之一塔矣琮曰未詳虛實故老傳云名育王寺言不應虛又傳云三十年一度出前貞觀初已曾出現大有感應今期已滿請更出之上曰能得舍利深是善因可前

至塔所七日行道祈請有瑞乃可開發卽給錢五千絹五十疋以充供養琮與給使王長信等十月五日從京旦發六日逼夜方到琮卽入塔內專精苦到行道久之未有光現至十日三更乃臂上安炭就而燒香懍厲專注曾無異想忽聞塔內像下震裂之聲往觀乃瑞光流溢霏霏上湧塔內三像足下各放光亦白綠色纏繞而上至於衡角合成帳蓋琮喜踊躍將欲名僧乃覩塔內充塞僧徒合掌而立謂是同寺須臾旣久光蓋漸歇冉冉而下去地三尺不見羣僧方知聖隱卽名來使同覩瑞相旣至像所餘光薄地流輝布滿赫奕瀾漫百千種光若有旋轉久方沒盡及旦看之獲舍利一枚殊大於粒光明鮮潔更細尋視又獲七枚總置盤內一枚獨轉繞餘舍利各放光明炫耀人目琮等以所感瑞具狀上聞勅使常侍王君德等送絹三千疋令造朕等身阿育王像餘者修補故塔仍以像在塔可卽開發出佛舍利以流福慧僧以舊材多雜朽故遂總換以柏編石爲基莊嚴輪奐製置殊麗又下勅僧智琮弘靜鴻臚給名住會昌寺

初開塔日二十餘人同共下鑿及獲舍利諸人並見唯一不見其人懊惱自拔頭髮苦心邀請哭哀號叫聲駭人畜徒自咎責終不可見乃置舍利于掌雖覺其重不見如初由是諸來謁者恐不見骨不敢覩其光瑞寺東雲龍坊人勑使未至前數日望寺塔上有赤色光周照遠近或見如虹直上至天或見光照寺城丹赤如晝日具以聞寺僧歎訝曰舍利不久應開此瑞如貞觀不異其舍利形狀如小指初骨長寸二分內孔正方外楞亦爾下平上圓內外光淨余內小指於孔中恰受便得勝戴以示大衆至於光相變現不可常准於時京邑內外道俗連接二百里間往來相慶皆稱佛德一代光華京師大慈恩寺僧慧滿在塔行道忽見綺井覆海下一雙眼睛光明殊大通召道俗同視亦然皆懾然喪胆更不敢重視顯慶五年春三月下勑取舍利往東都入內供養時周又獻佛頂骨至京師人或見者高五寸闊四寸許黃紫色將往東都駕所時又追京師僧七人往東都入內行道勑以舍利及頂骨出示行道僧曰此佛眞身僧等可

頂戴供養經一宿還收入內皇后捨所寢衣帳直絹一千疋爲舍利造金棺銀槨數有九重雕鏤窮奇以龍朔二年送還本塔至二月十五日奉勑令僧智琮弘靜京師諸僧與塔寺僧及官人等無數千人共藏舍利於石室掩之

瓜州塔

瓜州城東古基者乃周朝阿育王寺也廢教已後隋雖興法更不置寺今爲寺莊塔有舍覆東西廊廡周廻牆市時現光相士俗敬重每道俗宿齋集會興福官私上下乞願有應

福感寺塔

益州郭下福感寺塔者在州郭下城西本名大石相傳云是鬼神奉育王敎西山取大石爲塔基舍利在其中故名大石也隋蜀王秀作鎭井絡聞之令人掘鑿全是一石尋縫至泉不見其際風雨暴至人有於石傍鑿取一片將出乃是鹽玉問於識寶商者云此眞鹽玉世中希有隋初有詵律師見此古迹於上起九級木浮圖今見在益州旱澇年官人祈雨必於此

塔祈而有應特奇感徵故又名福感余嘗至焉誠如所述近有人盜鈴將下三級有神擎櫨斗起以壓賊腔內中其人被壓唱呼寺僧爲提斗起方得脫出永徽元年有王顏子者剽掠有名夜上相輪取博山將下至底級兩柱忽夾之求出不得漸漸急困見一梵僧曰可大唱賊不爾死矣卽唱數聲寺僧聞救方得拔出貞觀初地大震動此塔搖颺將欲摧倒於時郭下無數人來忽見四神形如塔量各以背抵塔之四面乍倚乍傾卒以免倒有一人極豪侈多產業見前露盤由來小短不稱塔形乃捨金三百兩共諸善信者更造露盤旣成拆下至覆盆香氣蓬烞如雲騰涌流芳城邑十日乃歇

雒縣塔

益州北百里雒縣塔者在縣城北郭下寶興寺中本名大石基相同前隋初有天竺僧曇摩掘叉遠至東夏禮育王塔承蜀三塔又往禮拜至雒縣大石寺塔所敬事已訖欲往成都宿兩女驛將旦聞左右行動聲又曰是何人耶妄相恐動空中應曰有十二神王

從本國來所在擁護明日當見成都塔今日西還與師別耳又曰既能遠送何不現形神即現形又爲人善畫便一一貌之既偏形隱及至成都禮大石塔訖詵律師乃依圖刻木爲十二神像莊飾在於塔下今見在云

超化寺塔

鄭州超化寺塔者在州西南百餘里密縣界在縣東南十五里東大川西嵩嶽南歸山北又川寺院東西五六十里南北亦爾塔在東南角其北連寺方十五

步許其寺塔基在淖泥之上西面有五六泉南面亦有皆孔方三尺騰涌沸出流溢成川灌溉遠近泉上皆下安柏柱鋪在泥水上以炭沙石灰次而重填最上以大方石可如八尺牀編次鋪之四面細腰長一尺五寸深五寸生鐵錮之近有人試發一石下有石灰乃至百團便抽出一團長三丈徑四尺見在自非輪王表塔神功所爲何能辦此基構終古不見其儔也今於上架塔三重塔南大泉涌沸鼓怒絕無水聲豈非神化所致也有幽州僧道嚴者姓李氏形極奇

偉本入隋煬帝四道場從俗服今年一百五歲獨住深山每年七日來此塔上盡力供養莊嚴怪其泉流涌注無極乃遣善水崐崘入泉討之但見石柱羅列不測其際中有寶塔可高三尺獨立空中四面水圍凝然而住竟不至塔所考其源始莫測其由時俗所傳育王所立隋祖已來寺塔見在寺南歸山寺西嵩山寺在川中地極汙下每年二山大水常東流注繞寺北轉方始東逝水漲寺高水減寺下自古至今終不遭溺泉初出孔文如蓮華下打磯磑浪極恬靜水中沙石淥色鮮明國家見寺衝要欲造離宮尋行有塔將欲南徙其基牢固遂休近有僧於南夜坐望見此塔光明殊異矣

妙樂寺塔

懷州妙樂寺塔者在州東武陟縣西七里妙樂寺中見有五級白浮圖塔方可十五步並是側石編砌石長五尺闊三寸以下鱗次葺之極細密道俗目見咸驚訝其鬼作其下不測其底故老相傳塔從地涌下有大水莫委眞虛有刺史疑僧濫飾乃使人傍掘其

下至泉涌猶不盡其基際

臨黃塔

魏州臨黃塔者在縣西北三十里本名舍利寺今爲尼住其塔見在三邊有水惟西開路基構編石從水底上蓮華彌滿於三面其水澄深人皆怯入傳云舍利眞塔在水內空中如鄭州者今改爲冀州大都督府

長河塔

滄州長河界中塔稱育王名非虛立豈惟骨塔靈像亦爾吳宜涼三州俱山現像郊北屬山近復出佛愚俗謗爲虛誕故知謗者虛焉豈有人造妖訛山中藏三丈石佛特是謗者坎井焉知九海之天池哉

甎塔

齊州臨邑縣東有甎塔云是誌公所營四面石獸迅殺可畏周滅法時令人百千挽出終不可脫亦無有損今在彼云

高麗土塔

高麗遼東城傍塔者故老傳云往昔高麗聖王出見

案行國界次至此城見五色雲覆地卽往雲中有僧執錫住立既至卽滅遠看還見傍有土塔三重上如覆釜不知是何更往覓僧惟有荒草掘深一丈得杖并履又掘得銘上有梵書侍臣識云是佛塔王委曲問答曰漢國有之彼名浮圖王因生信起木塔七重後佛法始至具知始末今更增高木塔朽壞斯則育王所統一閻浮洲處處立塔不足可怪倭國在此洲外大海中距會稽萬餘里有會丞者隋時來此學諸子史統及術藝無事不閑武德之末猶在至貞觀五年方還本國會問彼國昧谷東隅佛法晚至未知已前有育王塔不會答文字不言無以承據驗其事迹則是所歸何者人開發土地往往得古塔露盤佛諸儀相故知素有也

坊州甎塔

坊州玉華宮寺南二十里許大高嶺俗號檀臺山上有古塔基甚宏壯面方四十三尺上有一層甎塔四面開戶石門高七尺餘廣五尺餘傍有破甎無數故老傳云昔周文王於此遊獵見有沙門執錫持鉢山

頭立住喚下不來王遣往捉將至不見遠看仍在勅掘所立處深三丈獲鉢及杖而已王重之爲起甎塔一十三級左近村墟常聞鐘聲龍朔元年京師大慈恩寺沙門慧貴聞之便往又聞鐘聲慷慨古迹將事修理恨無泉貝懷惑猶豫貴又感祥雲護塔善神曰可即經始不勞疑慮又感異僧曰我是南方淨土菩薩行化至此塔自古至今已經四造勿辭勞倦功用必成唯須牢作不事華侈三層便止貴聞此告親自經營塔側古窑三十餘所猶有甎塡滿更往塔南川中乃是古寺背山面水一幽棲之勝地也自未修前鐘聲時至即令營構依時發聲三下長打如今集僧上堂法事龍朔三年掘得古銘名周保定年塔崩塔初成時南望見渭又云置塔經四百餘年崩計周保定至開皇元年得二十年開皇至今龍朔初得八十一年又計銘記四百年後始崩則塔是後漢時所造後周無諡文者前周大遙未知故老所傳周文是何帝代但知塔甎巨萬終非下俗所立爾

法苑珠林

罽賓國塔

罽賓國廣崇佛教其都城內有寺名漢寺昔日漢使向彼因立浮圖以石構成高百尺道俗虔恭異於殊常其西南有梵王寺寺有金銅浮圖高百尺其浮圖中有舍利骨每以六齋日夜放光明照燭遠承露盤至於達曙

嬾眞子錄

慈恩寺塔

長安慈恩寺塔有唐新進士題名雖妍媸不同然皆高古有法度後人不能及也宣和初本路漕柳瑊集而刻之石亦爲奇玩然不載鴈塔本末僕讀藏經因謾記之唐元奘法師貞觀三年八月往五印度取經至十九年正月復至京師得如來舍利一百五十粒梵本六百五十七部始居洪福寺翻譯至二十二年皇太子治爲文德皇后於宮城南晉昌里建大慈恩寺寺成令元奘居之永徽二年師乃於寺造甎浮圖以藏梵本恐火災也所以謂之鴈塔者用西域故事也王舍城之中有僧娑窣堵波僧娑者唐言鴈也窣

堵波者唐言塔也師至王舍城嘗禮是塔因問其因緣云昔此地有伽藍依小乘食三淨食三淨食者謂鴈也犢也鹿也一日衆僧無食仰見羣鴈翔飛輙戲言曰今日衆僧闕供摩薩埵宜知其引前者應聲而墮衆僧欲泣遂依大乘更不食三淨仍建塔以鴈埋其下故師因此名塔先是師先翻瑜珈師地論成進御太宗製大唐三藏聖教序時皇太子治又製還聖記有弘福寺僧懷仁集王右軍字勒二文於碑及鴈塔成褚遂良乃書二帝序記安二碑於塔上其後遂爲游人咸集之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二十二卷目錄

塔部彙考三

畿輔通志（雙塔　法藏寺塔　天寧寺塔　眞覺寺五塔　永安壽塔）

保定府志（稽古寺塔　白塔　中山塔　文昌塔）

東昌府志（彌陀廢塔　大覺寺塔）

兗州府志（古塔）

濟寧州志（鐵塔）

山西通志（鴈塔　永祚寺塔　天寧寺塔　圓果寺甎塔　佛舍利塔　文殊髮塔）

大雲寺塔　太平興國寺後塔　永寧寺塔
佛宮寺塔
河南通志　福勝寺塔
漢中府志　龍骨塔
蘭州志　嘉福寺塔
岐山縣志　太平塔
江寧府志　靈谷寺塔　金剛經塔
蘇州府志　瑞光寺塔　稚兒塔　報恩講寺塔　聖壽禪院塔　靈巖寺塔　凌霄塔　寶嚴寺塔　法華塔　廣安教寺塔
常熟縣志　崇教寺塔
鎮江府志　鐵寳塔　法序塔
揚州府志　大明寺塔
溫州府志　淨光禪寺塔　普照院塔
嘉興府志　濠股塔　六萬軍塔
嚴州府志　北塔　南塔
饒州府志　石塔
泉州府志　開元寺塔
寧化縣志　慈恩塔　金山塔
雲南通志　穿心塔　崇聖寺三塔　千尋塔

塔部藝文一

答同泰寺立刹啓　梁簡文帝
謝勑使監善覺寺起刹啓　同前
謝御幸善覺寺看刹啓　同前
謝勑賚銅供造善覺寺塔露盤啓　同前
橫山頂舍利靈塔記　隋嚴德盛
梓州郪縣兜率寺浮圖碑　唐王勃
廣州寶莊嚴寺舍利塔碑　前人
梓州郪縣靈瑞寺浮圖碑　前人
西京千福寺多寶佛塔感應碑　岑勛
杭州開元寺新塔碑　李華
故中嶽越禪師塔記　前人
西川鸛鵠舍利塔記　韋臯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劉禹錫
滑州明福寺新修浮圖記　白敏中

神異典第一百二十二卷

塔部彙考三

畿輔通志

雙塔

大興隆寺俗名雙塔寺在西長安街雙磚塔若少長而肩隨立者其長九級而右其少七級而左九級者額曰特贈光天普照佛日圓明海雲祐聖國師之塔七級者額曰佛日圓照大禪師可庵之靈塔或乃曰地元之舊獄夜多寃苦鬼聲塔以鎮之又曰地唐憫

忠寺之墳院二師者憫忠寺一二代祖非矣雙塔地元慶壽寺也海雲可庵元僧也今僧室中有碑矣燕京編修官王萬慶撰略云今寺尚有海雲可庵二像衣皆團龍魚袋海雲像門弟子劉秉忠贊之

法藏寺塔

法藏寺有塔高十丈窻面面級盤盤人蟻上而闚觀牕牕方望九門之堞焉牕置一佛佛設一燈凡牕八凡級七凡五十八燈歲上元夜塔遍燈僧遍繞奏樂樂聲宛然天上也

天寧寺塔

景物略曰釋迦舍利珠八斛四斗其三之一住人間也阿育王置塔八萬四千東震旦得塔十九其粒不可得計也康僧會懇佛七日得七曇榮懇之自三粒至三百粒隋文帝遇阿羅漢授舍利一裹與法師曇遷數之數多數少莫能定乃七寶函致雍岐等三十州州各一塔天寧寺塔其一也塔高十三尋四周綴鐸以萬計風定風作音無斷際寺僧云音斂則光見或歲一見或數歲一見嘉靖庚戌三月二十八夕婁

東王世貞宿寺中微雨簌簌塔鐸忽斂他聲作於下耔耔然類蛩鼓翼者視相輪表靑白光晶熒大於五㪷甕上下閃欻間一射人衣亦靑白色可炊黍時乃定則鐸聲發他耔耔聲息也塔倒影在大士殿日方中閭殿中門日入門罅塔影倒現石上昔人云影從罅入空中物則旁礙礙則影束影束則倒段成式云海水倒翻故耳然是舍利珠影也珠光上聚攝入塔影影入隙光光則倒受倒者光中塔影非常塔影也今懸鏡中像過傍鏡其物正倒也陽燧倒影者日光倒入也又光從上來層十三具光一再傳物體則小也佛光日也舍利珠光月也光色靑白每見以夜及晦及雨也佛光恆在人目體陰避光日中見影門隙今穿竹至丈承目指空方晝見星也塔前一幢隋開皇中立書體遒美楊升菴云最似歐褚筆法

眞覺寺五塔

成化九年詔寺準中印度式建寶座累石臺五丈藏級於壁左右蝸旋而上頂平爲臺列塔五各二丈塔刻梵像梵字梵寶梵華中塔刻兩足跡他跡陷下廓

搴耳此隆起紋螺若相抵蹲是由趾著跡湧步著蓮生燈燈燄就月法界藏身斯不誣焉

永安壽塔

慈壽寺在阜城門外八里寺有永安壽塔塔十三級崔巍雲中四壁金剛振臂拳膂督聰據踏如有氣呇呇如叱叱有聲天寧寺隋塔摹也

保定府志

稽古寺塔

塔在完縣陳侯村唐開元中安國侯陳思傑因三藏法師元奘葬母骨於此乃建寺名寄骨寺後有三藏舍利塔明天順時修易名稽古寺

白塔

塔在容城縣東二里宋時建高七丈周六丈五尺人於塔下兩手相擊則塔頂鴉聲即應

中山塔

塔在唐縣北中山城外高數百尺登之可遠眺定州唐垂拱三年建

文昌塔

塔在深澤縣城東高可數仞日月倒影上下光華如搖彩筆

東昌府志

彌陀廢塔

卽資福寺塔弘治間掘有石槨金棺水晶石瓶藏舍利七粒刻太平興國八年定光佛舍利記

大覺寺塔

大覺寺在高唐州治東南唐創宋元祐間修寺塔甚壯凡十三級高三十六丈

兗州府志

古塔

塔在陽穀縣治東浮圖十三級元時迅雷甚雨其上三級遂沒已而宣府塞外有飛來古塔三級相傳卽此塔也

濟寧州志

鐵塔

塔在古釋迦寺原名崇覺寺在漁山東偏創建於北齊皇建中宋崇寧間徐永安妻常氏增建鐵塔七級

高揷霄漢塔居學宮巽方實文筆峰也郡人王梓王鈞有記

山西通志

鴈塔

在太原府城中東南明萬曆間僧元祥建磚塔一座勒石曰鴈塔題名今塔廢遂令宦業不振民生窘困

永祚寺塔

永祚寺在太原府城東南巽峰上並建二塔高入雲霄爲晉奇觀萬曆年間起自堪輿家言謂塔巽峰則文運興盛建後連三科兩庠中或五人或七人或十人其兆足徵也俗爲雙塔寺

天寧寺塔

天寧寺在下城南宮寺內雙塔對峙高十餘丈有知平定州軍事高權雙塔記

圓果寺磚塔

塔在代州東北隅圓果寺內高一百二十尺宋楊延昭嘗射三矢其上今不存

佛舍利塔　文殊髮塔

塔院寺在五臺縣顯通之南五峰之中有阿育王所置佛舍利塔及文殊髮塔因爲名明永樂五年勅太監楊昇重修大塔始建寺

大雲寺塔

塔在平陽府安道坊大雲寺內有大鐵佛頭上建浮圖突兀雲漢推官張銓有詩

太平興國寺後塔

太平興國寺在安邑縣治東北寺後塔十三級高三百六十尺上有黃白寶瓶世傳出魯班手嘉靖乙卯地震塔崩裂尺餘後又震復合亦神物也

永寧寺塔

永寧寺在大同府治東南有九級浮圖高九十餘丈上刹復高十丈鈴鐸聲聞十里

佛宮寺塔

佛宮寺在應州治西南隅五代晉天福間建寺內有木塔五層額書釋迦塔高三十六丈周圍如之

河南通志

福勝寺塔

福勝寺在鄧州治西南宋天聖間建寺東北隅有塔十三層高百餘丈中一井呼爲海眼因爲塔以鎮之

漢中府志

龍骨塔

福嚴禪寺西南九十里即金華寺中有龍骨塔昔老僧嚴公居此後有洞獲龍牙角各雙大骨若干類頷齔者十數枚其夕夢巨人縞衣告曰此山神龍所依樵牧穢觸龍且去矣今德人涖吾境山復清潔龍當復來此其蛻也瘞之吉祥嚴公異之乃即洞傍大磬石上累甓爲浮圖盡取其牙角等骨藏焉

蘭州志

嘉福寺塔

嘉福寺在州西北隅唐高昌王建有浮圖一十三級高十餘丈皆八面玲瓏登之可以眺遠又名木塔寺

岐山縣志

太平塔

太平寺在縣治北正街有浮圖百尺名太平塔宋元祐年建先期習賀朝儀於此並僧會司隸焉

江寧府志

靈谷寺塔

靈谷寺在鍾山東南後有浮圖卽梁寶誌幻身改葬於此塔前有石泉回曲僧曇隱所得八功德水也

金剛經塔

塔在天界寺禪堂以經名爲塔門之額接以全經演爲七級委折廻旋盤曲而上每層欄楯上皆巧刻佛字景陵鍾伯敬惺所書也人爭搨之惺自記碑末云萬曆庚申惺病自七月至十有一月幾殆夢若有人教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天啓辛酉六月自書塔經刻石於天界寺禪堂供養夢登金塔光明徧照足之所至塔隨身長

蘇州府志

瑞光寺塔

瑞光寺在盤門內開元寺南吳赤烏四年孫權爲報母建舍利塔十三級僧性康居之名普濟禪院唐天福二年僧智明琮遠重修寶塔宋元豐二年神宗命漕使李復圭延圓炤宗本禪僧說法時有白龜聽講

法鼓自鳴翠竹合歡寶塔放光故堂名四瑞崇寧四年奉勑修塔塔放五色光賜名天寧萬年寶塔宣和間朱勔捐貲併建寶塔七級天啓三年僧圓淨創七佛閣於四瑞堂舊址甫立柱天眼放光巡按御史王珙題天眼閣自後塔光屢見舍利塔凡燃燈之夜太湖漁人網捕無所獲湖與塔相去三十里

稚兒塔

壽聖教寺在九都綵雲里半塘中有稚兒塔晉道生誦法華經童子死葬此義熙十一年商人謝本夜聞誦經聲且見墳生青蓮花事聞詔建塔名法華院宋治平間賜今額

報恩講寺塔

報恩講寺在府城北隅梁僧正慧造浮圖於寺中凡十一成尋墮劫灰宋元豐間重建蘇文忠軾舍銅龜藏舍利以成建炎四年羅兵燹寺塔俱燼紹興間行者金大圓再剏止九成弘治十二年知縣酈璠命僧德昊修塔隆慶間寺塔又燼僧性月募修萬曆十年遊僧如金來任其事凡九年塔成

聖壽禪院塔

聖壽禪院在吳江縣西北隅延壽坊內隆慶元年建藏經閣閣前有鐵塔七級高五丈有鐵角端爲香爐萬曆四年重修崇禎初僧悟林明法相繼修建今爲祝釐之所

靈巖寺塔

塔在靈巖山靈巖寺梁天監二年刱感智積菩薩之異稱智積道場宋太平興國二年藩臣孫承祐爲姊錢王妃資冥建甎塔九成明萬曆庚子五月雷雨大作火起塔中凡木皆燬而甎甓歸然獨存僧智含於燼中得一木篋中有佛牙長三寸今供寺中

凌霄塔

華藏寺在馬鞍山頂後有凌霄塔梁天監中僧慧向刱建明嘉靖末僧曙巖行八方圓靜相繼募修舊止五級至是增級爲六萬曆三十二年僧淨心重修益增級而七後漸圮

寶嚴寺塔

寶嚴寺在虞山西麓梁天監間建內有浮圖七級極

莊嚴相傳泗州僧伽塔第一此爲第二

法華塔

法華塔院在嘉定縣城登龍橋南宋開禧中建元至大元年僧道堅重修形家以此塔爲縣之文筆學之元武俗名金沙塔明萬曆三十六年知縣陳某重建

廣安教寺塔

廣安教寺在太倉州北鄉二十九都直塘市宋紹興六年僧了悟建塔鑿地得甎有長安三年瞿像寶塔字乃知唐武后時嘗建塔於此明永樂四年僧拱辰重建

常熟縣志

崇教寺塔

崇教興福寺在縣治東北宋建炎四年有僧文用謂邑客山高主位低請立浮圖以鎮之縣令李闓之然其說遂令建塔功未半而僧卒咸淳間僧法潤撤遺構重建高九級江東浮圖規制此最峻整明洪武八年僧淨慧重修永樂十五年僧文皎裝塑佛像宣德間重修後塔每敝輒修跡多靈異其影或現於川流

或現於屋壁邑東數里外有塔潭塔影爲縱爲橫爲倒並列尤奇嘉靖癸亥第九級傾明年知縣王叔杲修萬曆間陳莊靖蕭應宮兩次倡修天啓二年地震塔頂斜欹顧大部倡衆新之

鎮江府志

鐵寶塔

塔係唐李德裕造在天王殿東北乾符中燬宋元豐中裴璩復建明萬曆癸未童謠風吹鐵寶塔水渰京口閘是年塔頹海嘯沒人甚多僧性成功琪重建

法厚塔

塔在甘露寺接引殿後宋丹徒令王紀築縣垣土中得石函上刻梁大同五年道人法厚瘞眞身舍利於此函中銅龕龕中銀盒盒內二銀瓶有舍利七粒龕後刊唐貞元十一年再加營奉役人張遇獲之遇後投慈雲寺爲僧易名閏眞端拱元年遷瘞於此

揚州府志

大明寺塔

寺枕蜀岡舊有塔大觀圖經云隋文帝仁壽元年以

誕辰詔海內清淨處立塔二十所此其一也後以燬廢明天順間復建

溫州府志

淨光禪寺塔

寺有宿覺禪師眞身塔常有五色雲覆其巔僖宗賜額名淨光宋太宗時賜扁曰宿覺名山洪武乙卯重建立成塔院塔在松臺峯頂鎭三溪之水爲一城表弘治間郡守文林毀去上塔寺續毀

普照院塔

院有鐵塔高丈許沉香塔高數尺吳越王夫人吳氏建後寺遷苕溪鐵塔隨流而至元至正間廢

嘉興府志

濠股塔

塔在嘉興縣東南隍池中水曲如股有塔七級屹然於烟波之中

六萬軍塔

塔在長水塘二十里鄉俗訛傳曹操追斬叛軍六萬瘞盔甲於此里人驚懼立塔鎭之

嚴州府志

北塔

塔在府東五里卯峯巔古有浮圖七級相傳讖云卯巽二峰重建塔狀元從此冠羣英後圮嘉靖丙午方伯俞夔請於巡鹽鄢懋卿參議譚棨知府張標重建鄢懋卿記

南塔

塔在府治南五里巽峰古有浮圖七級與卯峰對峙歲久傾圮嘉靖丙辰知府宿應麟重建知府韓叔陽踵成之有記

饒州府志

石塔

梁鄱陽王蕭恢捨宅爲永福寺天聖二年有二異僧至建石塔高三十丈元至正二十二年斸基得玻璃瓶中貯甘露貢於朝遂詔以甘露名其門

泉州府志

開元寺塔

開元寺在肅清門外唐之城西門外也寺有東西二

塔東塔號鎮國唐咸通六年文偁禪師作木塔九層宋天禧中改十三層紹興中改木爲磚高七層嘉熙二年本供禪師易磚爲石僅一層止法權繼之造四層天錫成之作第五層至淳祐十年完其上合尖有鐵香爐銅寶蓋鍍金銅葫蘆塔八角以鐵索鉤之每層中爲塔心環轉空洞外爲八窻各有龕龕內安石像一龕外兩壁翼以神像各二又外遶以簷廊護以石欄廣圍圓一十七丈二尺高凡一十九丈三尺五寸西塔號仁壽五代梁貞明二年建初閩王審知於都督府造木塔七層塔成而沉地湧出泉審知夢應在泉州遂以木植浮海至泉建塔號無量壽塔宋紹興中火改造磚塔寶慶中始爲石塔比東塔工巧相似第圍少五尺高少一丈五尺五寸海內以爲壯觀萬曆丁酉年唐黃守恭裔孫叅政黃文炳修正殿法堂及兩廊萬曆三十二年地震東塔頂蓋石角折邑人侍郎詹公仰庇鳩財自修之萬曆三十四年大風西塔葫蘆壞大學士李公廷機鳩財命修之

寧化縣志

慈恩塔

塔之建始年代無攷當在宣和間成化九年秋塔災萬曆十六年漳南道李得陽准呈修整用費巨千功已垂成至二十一年癸巳八月初九日塔圮傾其首一級墜磚有鐫字曰水南塔則慈恩或後名也

金山塔

塔在城東南二里陰維標記略金山據兩水之衝爲全邑砥柱形家謂宜建塔鎮其上萬曆己酉邑令盛躋崖力持其議未幾遷去甲寅邑令聶久吾是始興役時孟冬六日也乙卯春聶去熊衡皐來視寧篆捐俸首倡鼓舞百方然費浩力艱丙辰冬甫就基址丁巳纔一級戊午熊復來漸至三級己未萬襄明來視篆加意作興馴至四級庚申姜念北毅然以身任之遂完七級天啓辛酉季冬因合尖而落成焉閱時八載費金錢二千五百兩有奇

雲南通志

穿心塔

雲南府穿心塔在官渡俗傳昔有螺精爲患建此鎮

之其處有山周一里許皆螺殼積成居人於平地掘井深二丈餘亦皆螺殼並無雜土

崇聖寺三塔

崇聖寺在太和縣城西北寺凡三塔其一高十餘丈十六級其二差小各錯金爲頂頂有金鵬世傳龍性敬塔而畏鵬大理舊爲龍澤故以此鎮之

千尋塔

大理府千尋塔在崇聖寺上有鐵鑄字識云貞觀間尉遲敬德監造正統九年地震塔裂旬日復合

塔部藝文一

答同泰寺立刹啓

梁簡文帝

竊以寶塔天飛神龕地涌豈惟昔代復見茲辰嘉彼百靈欣斯十善雖復紫烟旦聚比此未儔朱光夜上方今知陋

謝敕使監善覺寺起刹啓

同前

臣綱啓伏見勅旨使監作舍人王曇明材官將軍沈徵御仗吳景等監看善覺寺起刹事爰奉聖恩曲降神力命斯執事修茲長表寶塔雲構無待喜園水精

特進非差龍海大龜持泥未足爲盛鶖鷺引繩方斯取埒仰瞻慈渥喜戴不勝俯循宿願私增涕噎不任銘荷謹奉啓謝聞

謝御幸善覺寺看刹啓　同前

臣綱言卽日輿駕幸善覺寺威神所被金表建立槃泰湧而特起接庫樓而上征旣等湛然長均淨土方爲佛事末利夫人頂荷之誠臣百恆品不任下情謹奉啓事謝聞

謝敕賚銅供造善覺寺塔露盤啓　同前

臣綱啓主書陳僧聰奉宣敕旨垂賚銅一萬三千斤供造善覺寺塔靈盤是稱耶陽之珍實亦昆吾之寶爍濕無變九布見奇寒暑得宜六律成用況復神龍負子光斯妙塔金鳥銜帶飾兹高表函谷恥其詠歌臨淄恧其祥應陽燧含景還譬日輪甘露入盤足稱天洒辭林本闕心辯又慙徒戴重恩終難陳謝不任銘荷之誠謹奉啓聞

橫山頂舍利靈塔記　隋嚴德盛

竊以至理無言非言無以寄理元蹤無體非體無以

明蹤然則八十種好呈應身之妙三十二相表化質之姸至如獻土童兒聚沙稚子尚獲無窮之報猶成莫盡之因況撤身命重財崇諸聖隆業者乎夫樹因之最無過起塔崇福之重詎甚建幢而銀青光祿大夫吳郡太守李顯者乃華陽杞梓江漢芳蘭夙布素誠少匡王國吐納風雷之際出處朱紫之庭峻爵縻于其身隆基茂于往葉溫良洽于郡國孝友睦于閨門建節贊治張振風化門惟望族世載公卿安仁樂智之心無違終食謙明惠厚之德造次必存仍共獎勸郡部官人奉爲皇帝皇后六宮眷屬各捨七珍同崇八福在郡城之西頂上營起七層之寶塔以九舍利置其中金瓶外重石槨周護畱諸弗朽遇刧火而不燒守諸不移漂刧水而不易時有龍華道場比丘法首者歲居齠齔即起踰城之心年將志學仍持航海之操自離親捨族三十許年洞識苦空明開法要誠心內發眞夢外酬時聞此山是古之佛殿乃共于此成斯勝業願寶鐸嘗搖法輪恆轉含生負性迴向歸心上窮有頂之天傍及無邊之地同離生死之苦

俱成涅槃之樂其辭曰相焉自滅法矣非生蓋纏虛萃渴愛徒盈不無不有何體何名業風既息法水嘗清川茲勝地令德來持功施合矩化動成規如雲出岫狀月臨池清流不倦貽銘無疲虔心局體同歸共慕施彼七珍崇斯六度下被羣生上資天祚萬福莊嚴千靈輔護少宣令問特秀苗裔輪轉三有馳流六道獨善非德兼濟爲功俱成法雨用息塵籠隋大業四年歲次戊辰九月辛未朔之八日戊寅吳郡司戶嚴德盛撰

梓州郪縣兜率寺浮圖碑

唐王勃

若夫仙樓白玉窈冥崑閬之墟神闕黃金寂寞蓬瀛之浦斯則岡巒髣髴稽鳳冊而空存島嶼憑陵艤龍舟而罕迨至若按皇軒於夏籙考璿構於殷圖周王北洛之宮秦帝南山之閣西京故事不聽雷霆東國餘基俛臨風雨莫不陵遷谷變共榛灌而丘墟火絕烟沈與雲雨而坱芥其有據坤靈之寶位借神道之宜扶占象緯而圖基揆川原而宅址蜂臺映月還臨舍衞之城鴈塔尋雲卽對耆闍之嶺成而不毀者將

斯之謂與兜率者隋開皇中之所建也爾其林泉糺合之勢山川表裏之制抽紫巖而四絕壘丹峰而萬變連溪拒壑所以控引太虛蒸雲駕雨所以盪洩元氣涪江千仞波潮將旭日爭光都城百雉甍棟與晴霞共色信造化之奇模盡登臨之妙境元房霧轉抗金樞于桂岳之前紺殿星開棲玉刹于（闕二字）之上巘花落洛近拂天衣澗葉低陰斜籠寶座宵汀鶴警乘鼓吹而齊鳴曉峽猿清挾霜鐘而赴節若乃巡碧磴歷元階鎖牕絢綵瓊鋪洞照神姿滿月疑臨石鏡之峰衆馥揚烟似對香爐之岳信可下清人境上配天都爲勝地之先鳴執名山之右契者也爰有信弟子某乙等夙祛塵網早植慈根悲梵室之未弘悼禪居之猶褊以爲上棟下宇河圖避風雨之災廣榭崇臺時令著高明之宅是以菩提長者競潔雲烟之壇天帝人王爭闢仙宮之塔則知威容下麗羣生鮮瞻仰之因材樸重琱黎人有子來之地乃于寺內建浮圖一所某年月日鄉望等兆基弘願繼發淨因陵轢中天規模大壯高列砌架迴浮輕軒直上千尋周迴百

步占氣候景神祇叶幽贊之功援墨端行班倕逞絕羣之思收岱宗之杞梓聚崑山之玉石土兼五色金逾百鍊龍蟠萬栱策屏翳而高驤鶴矯千楣冠扶搖而獨運重簷藹藹雲將反覆於櫺軒洞宇寥寥風伯棲遑於戶牖仙娥去月旅方鏡而忘歸寶婺辭星攀圓璫而未返元甍湛霱若鵬飛之戾九天丹楹聯騫如鳳翔之據千仞每至韶光照野爽靄晴遙列郊墟于四野開雲氣于千里風恬雨霽烟霧藻天地之容野曠川明風景挾江山之助則有琱簾繡軸排淨域而停輪寶騎銀鞍指珍臺而聳轡於是披岫幌抵巖扃攀翠榱而三休步元梁而十憩廊軒外敞淑氣長延幽室中開鮮飈自激俯環瀛而極野瑤池非遠出雲漢而高踐靈槎可記眞福地之殊觀香城之巨麗者乎寺主等沉研二諦振耀三明抵蒼璧于邪山攬元珠于定水挹其流者曲成般若之緣承其風者濬發菩提之願長史河東裴某風神朗潤藻履貞勤蕭條江海之心磊砢冰霜之節下岷關而叱馭寄切全都臨蜀野而宣條功深半刺縣令衛某字（闕四）河東望

族榮高銅墨任屈絃歌浹辰而風化大行踰月而姦豪屏氣陶潛彭澤自得高人王吉臨卭仍延重客縣丞胡敬仁三河舊族一代良材提鎭鄉而顧割跼驊驑而待步江湖秋至方懷縱壑之圖海浪風高未接垂天之翼鄉望等並中和受氣孝友承家才稱江漢之靈地實岷峨之秀或以時良入選擢迹鄉鄰或以人望來儀升名郡縣並沐康衢之化俱承比屋之封瞻彼岸而同歸登春臺而共樂咸以垣墉遽覆猶傳路寢之歌銀鼎俄窮尚勒靈臺之頌況乎崇基奕奕與天地而爭光層構峨峨配山川而永固豈可使宏規在我空存蔽月之基雄筆同時不借凌雲之氣謹聞命矣乃作銘云二象成紀三才定位開剖太虛導引元氣紛紛化迹颷颷聖致行傑趣約歸同業異法王西眷敎迹東遊功超道茂義冠儒流丹青旣備棟宇旋周梵宮霞積香閣星浮緬想蓬瀛金臺迥起曠瞻崑閬瑤房峻峙壯矣名都神居攸止大哉英服茲峰誕紀金繩對嶺玉牓分岑松扃委鬱桂幌深沉雲龕冥晦煙洞花深重巒霧結複磵泉吟肅肅禪衆遙

遙淨境鹿野經文龍宮拂影梵臻金室光來石井峽曉猿清池曛鶴警岷峨舊族江漢英姿爭開法願重峻崇基占雲接廡揆景分墀天人合應幽顯呈期靈思孤出神模獨湧霧積千楹霞張萬栱玉牖星羅璿璫月擁複榭龍蟠重甍鳳聳峨峨峻岊奕奕崇標珮簾切漢寶綴陵霄深牕閟景洞戶流飈銀缸夕映珠鐸晨搖我辭秦隴來遊巴蜀勝地歸心名都憩足甫建鄉縣頻移灰燭聿從艮時高尋妙躅曠望原陸周流江汜桃李春風芙蓉秋水烟霞四面關山千里他鄉寓目茲焉復幾

廣州寶莊嚴寺舍利塔碑

前人

昔者萬人疾疫神農鞭草而救之四維凋瘵夏禹刋木以除之豈非物外其性則道功出事愆其和則任跡著旁稽素篆仰扣元扉即時義而規大覺因彝倫而佇眞諦向使三災克殄八正咸修人握戒珠家藏寶印則三十二相不可得而視也八萬四千法不可得而聞也然則聖人以運否而生神機以身喪而顯況迦維授手摩竭推心高張妙用之功自極橫流之

弊葢不獲已豈徒然哉故能業擁大千化形真一由樂推而起七覺因來蘇而坐三昧發揮五演以寂滅爲身常提挈四流用慈悲爲化迹黑風宵遁波旬忘反噬之心緣洛晨開天常識問津之所括夷塗於九相蹇步其安納惠略於重昏迷方自曉大矣哉應物而起興運而終至自於崑冥復歸於無物雖金沙晏駕雙林無可作之期而玉諜遺文六塵有經行之俗象法不可以無主微言不可以遂喪六千羅漢競結香緣五百仙人分開講肆星龕月殿俄盈震旦之墟鳳刹蠅旌坐遍閻浮之域屈伸闔闢其道大哉夫寶莊嚴舍利塔者梁大同三年內道場沙門曇俗法師之所立也其琅邪貴族則漢庭峻節祖德猶傳梁甫曲吟嘉聲未遠法師夙登眞地深入慧門照果業於三明拂塵勞於八解羊車綺歲懸欣半月之詞鳳閣觿年已振彌天之響道惟堅固行乃頭陀百結斯安斥羅綃而罷御十珍雖貴對藜藿而甘心于時以德應天人大弘緇侶法師至誠幽感獨步元宗豈直王公欽振錫之風固亦天子降同輿之禮寶甁宵注則

雨露隨軒玉柄朝撝則風霜滿席既而素懷有在潛興擯俗之圖爰定我居首托棲霞之寺爾乃巖開石畱邑跨金陵魚峰多讚唄之譁虎磎有送迎之限紫羅山徑居藏勝記青松磵戶坐諧幽致枕石漱流者久之原夫見化有緣應身欲謝昊天罔極追懷自遠故有諸天會聚共位神光列國交兵（字闕四）譯求其致豈不深哉然則麟鳳下靈猶稱瑞貺玉石微翫尚勝精彩亦有楚鐸淪照擢紫靄以衝星周鼎沉華吐黃雲而噴景成浩（疑）作者之述足稱希代之貴況乎釋迦妙相如來眞骨雖八萬四千之寶塔散在羣方而九十二道之靈虹終聞間出立成斯應贍庭廡而時逢非德不鄰歷山川而罕致是以優塡頓顙思存電下之光波若投身願奉巖間之影粵在梁武精求不暇以爲秦登碣石而事止尋仙漢索瀛洲而心非好善於是齋筵鳳設上祈忉利之宮講帳星垂下請龍王之藏輕齎棹海重賞梯山庶玉匣之全移幸金棺之半啓以法師智遺人我識洞幽明思假妙因冀通靈感爰承綸綍載踐滄溟過石門而右指歷銅標而

左顧乘桴月沂戒楫星洺相彼遐陬實惟荒裔一音演說本承聽受之鄉五日繼明素隔照臨之域珍奇乃萃聖德攸傳則知有感必臻信覃幽冥不行而至豈隔殊方法師既達國城式敷朝命授銑筐而頂禮撫瑤緘而跪發盡收其寶重載而歸亦猶珠匿敝衣須馬鳴而後用金藏陋宇待龍樹而方開梁氏之都妙箕而仰神光家之由也（十四字疑有脫誤）炎涼可質往反九十旬楫橈不輟風潮八千里以大周三歲屆于茲邑法師性豐幽澹質固虛羸綿歷是淹疲痾屢積維摩見病蓋伸方便之門道安謝歸思遠朝廷之事願居此刹有詔許焉仍分舍利俾弘眞福國惟甌駱郡實番禺爾其封疆跨躡之雄海陸會同之壯上當星紀下裂坤維階百越而鄰三吳軹雕題而陬交趾神化氣邑汀洲建不死之鄉舜禹精靈原隰現行宮之地閭閻霧撲士女雲流謳歌有霸道之餘毗俗得華風之雅蜃樓高峙猶埋夕帳螺臺峻積尚識朝基信夷夏之奧區而仙靈之窟宅也此寺乃曩在宋朝早筵題目法師聿提神足願啓規模爰於殿前更須彌

之塔因緣盛力人以子來徵日官而正壘集風師而舉草育王奔令掃地戸而獻神兵梵事馳心感天宮而下靈匠崇階遽積寶樹俄周不殊仙造還如湧出故其粉畫之妙丹青之要璿基岌其六時琱關紛其四照仙楹架雨若披雲翳之宮綵檻臨風直過扶搖之路散華璫於月徑璧合非遙撥罥網于星潯珠連可驗玉虬承霤傃雲竇而將騫金爵提甍拂烟衢而待翥璠牕綺戸洞達交輝方井圜泉參差倒景雕鐫備勤飛禽走獸之奇藻繪爭開複地重天之奕懸梁九息艮馬駿走而未窮壘磴三休韓盧騁健而知倦是栖銀槨用府瓊函採舍衛之遺模得浮圖之故事爰自梁末以迄皇初城邑屢新軒墀若舊雖復百魔蜩沸聽鼓鐸而懷音六賊蜂屯仰椽欒而革面多迴淨施罕犯仁宮則知惠吹遐被斯同偃草慈雲所潤豈直流根故能比蜀守之祠堂長爲典制均魯王之祕殿若有明徵而其作鎮一隅俯炎荒而獨秀盤基有地冠終古而長存者乎國家業擁太初事用皇極高祖以膺符撥亂伏紫氣以登三太宗以端拱繼明

自黄離而用九皇上纘乾坤之令業振文武之英風泰階平而百度理中國定而兆人樂時和歲阜邑頌塗歌以五刑不用六械徒設舟車四達誰論貢賦之差襟帶八荒非復華夷之隔天寶降地符昇木石甄祉飛沉效慶雖叶和丕變實類文思之功而持盈守成亦資連帥之助大中大夫使持節廣韶等州都督李某早登清貫夙踐崇軒嘉猷迴發於天朝善政果行於期月越谿仙鍔吐光芒而駭人岱嶺寒松排風飈以成性美哉稱由功著鶴響徹於雲霄方爲時須熊軾疲於道路廣陵單轂如送張綱渤海亂繩復思龔遂王尊皁蓋欣臨折坂之前吳隱朱輔更集貪泉之右高名夙著佛化橫飛羣盜屏跡而歸農姦吏聞風而去職京坻坐積囹犴潛廻汲黯之臥淮陽直闡清淨王堂之居汝郡但舉賢良用能使檻穽不施猛獸巡江而遠竄市廛無擾商旅倍道而相歡颶風寢毒炎埃罷厲人稱有道家實無爲加以援翰寫心自契眞廉之旨高談見意不踰元默之津學究儒林眞窮什部知通人事且味禪宗道可以知歸虛物必由

其顯會是歲也忽於此塔重覩神光玉林照灼金山具足倏來忽往類奔電之含雲吐燄流精若繁星之轉月傾都共仰溢郭周窺士女幾乎數里光景動乎七重實孟冬之日也觀夫至道不私瑞生必由乎樂國慶基有會福至必依於善人自非化足動微教非飾迹何以發眞如之盛契壯實相之輝華在昔鳳集頴川宣后歸功於良守龍游湘浦章帝布德於賢臣歷選前猷茲爲故實然後上和下睦主聖臣良滅火返風雖有辭於進讓毋修子應亦何愧於當仁至於百越衣纓三闕耆老或代傳篁竹氣推丹桂之城家擅芝蘭名動蒼梧之野出平原而祛甲擁崇闉以鳴鐘並爲蕃部之恩親覩招提之瑞同祈介福共潔齋壇罄龍象於南州盡衣鉢於西竺會吞方丈供備盂蘭法鼓振而沙界肅洪鐘鏘而鐵圍靜妙財爰捨法施爭流華轂物於香城文駟填於寶廐鏹藏巨億更入僧田價直百千還登佛座豈徒照車十乘列隋氏之明珠盈篚萬金積大顚之寶具而已朝散大夫守長史某地乘華緒價擅名流豫章擢而成幹騏驥生

而躡影山濤天骨無情吏隱之間王衍風神自出塵埃之表自忝榮嶺墜作式瀛幽略其小術包其大體振溫艮之逸步得毗贊之宏綱布道移風善寵邦政歸休置驛獨守家聲然則野老行歌雖致功於露冕藩君坐嘯固籍美於題輿化成異壤抑由同德故能道揚法教揮斥蓋纏家懷方廣之恩人慕韋陀之學傳燈繼廣曳組成陰下逮府僚旁及縣宷並事薰修同希福惠豈可謂爾之教矣何日忘之者乎時有明威將軍行雋府折衝都尉李公天子之舊屬朝廷之夙將也靈根自遠聖族多奇受睠盼於甘泉奉衣纓於平業靑龍帶劍光超殿閣之榮白虎銜珠早陟齋壇之寵自招皇誕作鎭邊城湟水樓船遂勞都尉灞陵車馬尚識將軍魂驚斷鴈之峰恩盡沉鳶之浦濡鱗涸轍處定水而彌勤撫翼香林在窮途而更切頻光法會薦委珠珍護持俛仰招提是屬其兆基也如此經綸黼藻其大矣哉爰自上座實輪等並妙根宿植勝果將圓翰飛般若之林高步檀那之舍慈衿密洞散明月於談筵智鍔相輝化繁霜於寶刃思瑚璉

琰式播徽猷弟子家嗣太丘忝斗稍之薄宦地連雁渙籥藻繪之餘工爰託下才用旌高躅豈知仲宣旅泊方衙深井之悲長卿罷歸空負凌雲之氣我之懷矣乃作銘云大息頹運嗟呼失道德弊爲仁物壯則老縶猿情睹求鴞計早赤水沉珠元丘墜寶皇矣妙覺蒸然應期宗深微妙業奧慈悲燃燈匡俗捨栰濟時涅槃不住般若無思俯迹見生和光不滅邑音雖昧規模尚切猗歟上人穆彼惟新智傾八藏心超六塵凄凉爨宅解脫迷津鴻宜佇想龍蟄存身青蓋遺邦黃旗故服原隰形勢江山重複磵戸秋明巖盤夜燭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聿求紫闥言尋丹瀨絕域棲遲驚濤顛沛至誠宜感神珍顯會甄陶設險翼軫疏源尉陀餘國盧尋舊邊邑居雄盛人物殷全是惟樂土實曰龍川護持寶刹莊嚴寶塔基構鼎新亭欒櫨嶪奔日宵排歸雲曉納架壁三休連甍四合分惟星紀境控天池棟宇綿邈衡津推移神機丕應瑞景潛儀光合玉廡彩動金枝凡我寮庶同嗟權實周覬情勤王濛思逸咫尺幽鍵往來靈室共蔭法堂俱歸惠

日四維信受三明弘益貝葉紛綸龍華奕講肆宏敞齊筵巨翼供引純陀飯廻香積天人合契幽顯同心傾家奉賄破產移琛軒裳戛鷲纓珮交臨蘭薰習遠檀那意深偉哉連率冲乎德化職重繡裳秩遵熊駕酌貪貽則還淳息詐道濟香城禎凝寶舍琳琅什種杞梓緇徒調輕儈會辨折文殊奔螭易失令鼠難拘願刊貞琰永冠康衢伊我窮途欣茲勝謁文休泛海中翔遊越尚想知音有懷明發謬惟雅顧叨陪天骨爰抽弱翰式敘高蹤孤音易竭獨賞難逢思起王粲悲生蔡邕豈無章甫誰適爲容

梓州郪縣靈瑞寺浮圖碑　　前人

若夫神州括地寰中分五嶽之圖巨壑浮天海上擢三山之秀造化之所樞紐靈仙之所窟宅故得蘊蓄霞光發揮雲氣牛頭山者卽廣漢之名峯也圓裔幾乎數里直上逾乎百仞若乃巖泉銑石之什風煙草木之狀傾九圍而得雋環四時而競爽蒼岑隱嶙旁分玉砌之階碧洞逶迤下瞰金陵之苑實羣聖之所託也隋開皇中王秀作牧益州來窺勝地首旌嘉號

仍疏淨域因危列戶就嶺磴之成規跨險分縈借岡巒之迴勢工窮雕鏤妙出丹青飛棟神行迴甍靈構又於山頂別建浮圖隋開皇啓運明皇首出軒疏瑁昧基砒堙蕪奄興宣榭之災施及柏梁之燼鄉望等馳心妙律夙契禪居悲梵宇之摧梁痛珍臺之絕構思弘法願重緝奇功黨集且千家惟巨萬以爲玉樓星峙稽閬苑之全模金闕霞飛得瀛洲之故事指香城而聳魄臨火宅而危魂參妙範於神明騁良工于宇宙飛廉按轡定樞臬于風衢羲和頓策撥鉤繩於日路雕簷畫栱龍迴紫漢之間複霤重欒鳳舉丹霄之外瓊扉暮敞推日月於金鋪繡桷晨開落繁星於玉砌每至兩江春返四野初晴山川霽而風景涼林甸清而雲霧絕沙汀送暖落花與新燕爭飛城邑迎寒涼葉共初鴻競起則有都人襲賞憑紫檻而延衿野客含情俯丹櫺而極睇窮百年之後樂寫千里之長懷信可以澡雪神襟清疎視聽息機心於紛擾置懷抱於眞寂者矣勃旅遊岷徼漂舉涪鄉年晷一窮時灰七變王陽西上方驚斂轡之心王粲南征實動

登樓之思我之懷矣乃作頌曰大塊甄貿名山作紀發地龍盤干霄鳳峙風雪萬邑岡巒千里絕域天成珍臺地起撥剎元嶺圖基丹嶠層楝崢嶸重簷窈窱有隋紊曆重明改照事與時遷迹從原燎義均除舊事切爲新如或繼者代有其人聲飛隴蜀望動州鄰爭開福施競植靈因控險裁標循危列構巖煙接廡風雲對霤鐸運星衢瑞懸月寶紫軒霧合丹梁雲透暮春疏節新秋戒序照滿暄郊氣消寒渚樹濃鶯亂川長鴈舉流涕寫懷魂馳意與偉哉靈宇壯矣全摹窮高極麗遠覽長圖賞因時合筆爲神驅有情君子誰爲捨乎

西京千福寺多寶佛塔感應碑　　岑勛

粤若妙法蓮華諸佛之祕藏也多寶佛塔證經之踴現也發明資乎十力弘建在於四衣有禪師法號楚金姓程廣平人也祖父並信著釋門慶歸法嗣母高氏久而無妊夜夢諸佛覺而有娠是生龍象之徵無取熊羆之兆誕彌厥月炳然殊相岐嶷絕於葷茹齠齔不爲童遊道樹萌芽聳豫章之楨幹禪池畎澮涵

巨海之波濤年甫七歲居然厭俗自誓出家禮藏探經法華在手宿會潛悟如識金環摠持不匱若注瓶水九歲落髮住西京龍興寺從僧籙也受具之年昇座講法頓收珍藏異窮子之疾走直詣寶山無化城而可息爾後因靜夜持誦至多寶塔品身心泊然如入禪定忽見寶塔宛在目前釋迦分身遍滿空界勤行聖現業淨感深悲生悟中淚下如雨遂布衣一食不出戶庭期滿六年誓建茲塔既而許王瓘及居士趙崇信女普意等來稽首咸捨珍財禪師以爲緝莊嚴之因資爽塏之地利見千福默議於心時千福有懷忍禪師忽於中夜見有一水發源龍興流注千福清澄泛灎中有方舟又見寶塔自空而下久之乃滅卽今建塔處也寺內淨人名法相先於其地復見燈光遠望則明近尋則滅竊以水流開於法性舟泛表於慈航塔現兆於有成燈明示於無盡非至德精感其孰能與於此及禪師建言雜然歡愜負畚荷鍤于橐于囊登登憑憑是板是築灑以香水隱以金鎚我能竭誠功乃用壯禪師每夜於築階所懇志誦經勵

精行道衆聞天樂咸嗅異香喜歎之音聖凡相半至天寶元年創構材木肇安相輪禪師理會佛心感通帝夢七月十三日勑內侍趙思偘求諸寶坊驗以所夢入寺見塔禮問聖夢有孚法名惟肖其日賜錢五十萬絹千疋助建修也則知精一之行雖先天而不違純如之心當後佛之授記昔漢明永平之日大化初流我皇天寶之年寶塔斯建同符千古昭有烈光于時道俗景附檀施山積庀徒度財功百其倍矣至二載勑中使楊順景宣旨命禪師於花蕚樓下迎多寶塔額遂揔僧事備法儀宸睠俯臨額書下降又賜絹百疋聖札飛毫動雲龍之氣象天書挂塔駐日月之光輝至四載塔事將就表請慶齋歸功帝力時僧道四部會逾萬人有五色雲團轉塔頂衆盡瞻仰莫不歡悅大哉觀佛之光利用賓於法王禪師謂同學曰鵬運滄溟非雲羅之可頓心遊寂滅豈愛網之能加精進法門菩薩以自强不息本期同行復遂宿心鑿井見泥去水不遠鑽木未熱得火何階凡我七僧聿懷一志晝夜塔下誦持法華香煙不斷經聲遞續

因以爲常沒身不替自三載每春秋二時集同行大德四十九人行法華三昧尋奉恩旨許爲恆式前後道場所感舍利凡三千七十粒至六載欲葬舍利豫嚴道場又降一百八粒畫普賢變於筆鋒上聯得一十九粒莫不圓體自動浮光瑩然禪師無我觀身了空求法先刺血寫法華經一部菩薩戒一卷觀普賢行經一卷乃取舍利三千粒盛以石函兼造自身石影跪而戴之同置塔下表至敬也使夫舟遷夜壑無變度門刼筭墨塵永垂貞範又奉爲主上及蒼生寫妙法華經一千部金字三十六部用鎭寶塔又寫一千部散施受持靈應既多具如本傳其載敕內侍吳懷寶賜金銅香爐高一丈五尺奉表陳謝手詔批云師弘濟之願感達人天莊嚴之心義成因果則法施財施信所宜先也主上握至道之靈符受如來之法印非禪師大慧超悟無以感於宸衷非主上至聖文明無以鑒於誠願倬彼寶塔爲彰梵宮經始之功眞僧是葺克成之業聖主斯崇耳其爲狀也則嶽聳蓮披雲垂蓋偃下欻崛以踊地上亭盈而媢空中晻晻

其靜深旁赫赫以弘敞礌硪承陛琅玕綷檻玉瑱居楹銀黃拂戶重簷疊於畫栱反宇環其璧璫坤靈贔屭以負砌天祇儼雅而翔戶或復肩架鷲鳥肘擐修蛇冠盤巨龍帽抱猛獸勃如戰色有爽其容窮繪事之筆精選朝英之偈贊若乃開扃鑰窺祕奧二尊分座如對鷲山千佛發題若觀龍藏金碧晃曜環珮葳蕤至於列三乘分八部聖徒翕習佛事森羅方寸千名盈尺萬象大身現小廣座能崇須彌之容欻入芥子寶蓋之狀頓覆三千昔衡嶽思大禪師以法華三昧傳悟天台智者爾乃寂寥罕契眞要浩法不可以久廢生我禪師克嗣其業繼明二祖相望百年夫其法華之教也開元關於一念照圓鏡於十方指陰界爲妙門驅塵勞爲法侶聚沙能成佛道合掌已入聖流三乘教門惣而歸一八萬法藏我爲最雄譬猶滿月麗天瑩光列宿山王映海蟻蛭羣峰嗟乎三界之沉寐久矣佛以法華爲木鐸惟我禪師超然深悟其貌也嶽瀆之秀冰雪之姿果脣貝齒蓮目月面望之厲即之溫覩相未言而降伏之心已過半矣同行禪

師抱玉飛錫襲衡台之祕躅傳止觀之精義或名高帝選或行密衆師共弘開示之宗盡契圓常之理門人苾芻如岳靈悟淨眞眞空法濟等以定慧爲文質以戒忍爲剛柔含璞玉之光輝等栴檀之圍繞夫發行者因因圓則福海廣超因者相相遺則慧力深求無爲於有爲遍解脫於文字舉事徵理含毫强名偈曰佛有妙法比像蓮花圓頓深入眞靜無瑕慧通法界福利恆沙直至寶所俱乘大車（其一）於戲上士發行正勤緬想寶塔思弘勝因圓階已就層覆初陳乃貽帝夢福應天人（其二）輪奐斯崇爲章淨域眞僧草創聖主增飾中座耽耽飛簷翼翼薦臻靈感歸於帝力（其三）念彼後學心滯迷封昏衢未曉中道難逢常驚夜枕還懼眞龍不有禪伯誰明大宗（其四）大海吞流崇山納壤教門稱頓慈力能廣功起聚沙德成合掌開佛如見法爲無上（其五）情塵雖雜性海無漏定養聖胎染生迷轂斷常起縛空邑同謬薝蔔現前餘香何嗅（其六）形形法宇緊我四依事該理暢玉粹金輝惠鏡無垢慈燈照微空王可託本願同歸（其七）

杭州開元寺新塔碑

李華

漢末平中佛教初至洛陽始置寺度騰蘭三德古者官之庭府稱寺蓋崇而尊之比於曹署此其源也杭州開元寺梁天監四年豫州刺史譙郡戴朔捨宅爲寺寺號方興名僧惠闓營建之後處士戴元范賓恭增飾之至開元二十六年改爲開元寺庭基坦方雙塔樹起日月逝矣材朽將傾廣德三年三月西塔壞凶荒之後人願莫展太常卿兼杭州刺史張公伯儀忠簡帝心威靜吳越駐車跪禮徘徊感嘆乃捨清白之俸爲君爲親修而復之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范公倫人之珪璋國之俊彥法師什曇獻上座什雲卿寺主什崇遠都維那什惠達什法祥長樂寺什曇景等戒香扶其永誓道力護其成功于是劍南荆揚之巨材諸郡倕輸之懿匠竭耗神明三年畢事乙栗結仡穿貫顥氣晃爚景象烘若鎔金距畢蹻高凡爲七級級有佛事環迴眴轉幢網逥映如梵什宮踐乎上府俯視萬井有若棋布仰瞻天宇雲在身下傍眺江山列在掌端傾峰動崖岌業其側既鏤以丹素飾以

青紫掀腸閃目百變百移如有靈物累跪稜層雷嵬攢欒標江壓湖孤島突天不可名也霞照丹戶如開日宮風搖和鈴若下天樂聲徹有頂輪蔭空界影入清江形鎭大地所濟者廣巍巍度門先大德什懷亮住持之固如山不動先法師什道貞華嚴祕宗香象至底先法師什藏暉三藏扃鑰吾方啓之過去人緣在世慈願不有偈頌其如佛恩華嘗官是邦感深霜露忝太常一面與兵部爲寮敬申其美以佐法門之宏觀其文曰亭亭揭竪迴出江甸秋天泬寥百里獨見如海浮來如地踊現以壯州邑以調羣心餌藥解病依舟濟深卿曹郎署共布黃金

故中嶽越禪師塔記

前人

智之深者反照仁之大者無思反照而萬物同明無思而一切咸寂眞如住乎無住妙有生乎不生惟禪師至其極也禪師法號常超發定光於大照大師垂惠用於聖善和尚證無得於敬受闍梨司徒郭公舉爲東京大德御史中丞鄭公表敷敎於三吳乃沿漢至黃鶴磯州長候途四輩瞻繞請主大雲寺浩浩羣

醉願霑醒藥於是以梵網勝地還其本源楞伽法門照彼眞性荆越之俗五都僑人有度者矣寶應二年暮春季旬之二日證滅於禪居衰杖百千江哀山悴凡入諸佛正位二十九夏存父母遺體五十九年門人寶藏熙怡等號捧香氍建塔東岡遵像法也禪師滄州人姚姓靈和應於海碣弱歲齒於儒者旣而捨孔氏之經爲釋門之裔聞西河攝護第一乃往從師次諸嵩潁服勤上法理妙詞簡神凝道深蓋六度之龜麟人天之海嶽也嗟夫雨寶之珠伏於泥下燎原之火隱在木中開示有期繼生宗範摩訶達摩以智月開瞽法雷破聾七葉至大照大師門人承囑累者曰聖善和尚環注源流含靈福備乃灌其頂龍像如林乃狂虜逆天兩京淪翳諸長老奉持心印散在羣方大怖之中人獲依怙則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廣矣大矣覺之正之默茲元照不爲深乎弟子司封員外郎趙郡李華泣舉雙林敬表仁旨時廣德二年正月六日

西川鸚鵡舍利塔記　　韋皐

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羽毛必有感清英淳粹者矣或炳燿離火或稟奇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章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眞骨於已斃莫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眞化前歲有獻鸜鵒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仙之道聞西方有珍禽羣嬉和鳴演唱法音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因可以矯激流俗端嚴梵倫或教以持佛名號者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翼若承若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答或謂之不念即唱言阿彌陀佛歷試如一曾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爲緣生以無念爲眞際緣生不答爲緣起也眞際難言爲本空也每虛室或曙發和雅音穆如笙竽靜鼓天風下上其音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嘉善矣於戲生有辰乎緣有盡乎以今年七月悴而不懌已日而甚馴養者知其將盡乃鳴磬告曰將西歸乎爲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彌陀佛洎十

擊磬而十念成歛羽委足不震不仆奄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往住西方又云得佛惠者歿有舍利知其說者固不隔於殊類或遂命火以闍維之法焚之餘燼之末果舍利十餘粒燗爾耀目瑩然在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利世安往而非菩薩之化歟時有高僧慧觀常詣三學山巡禮聖迹聞說此鳥涕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甓建塔旌其異也余謂此禽存而由道沒有明徵古之所以通聖賢階至化者女媧蛇軀以嗣帝中衍鳥身而建侯紀乎策書其誰曰語怪而況此鳥有弘於道流聖證昭昭胡可默已是用不愧直書於辭貞元十九年八月十四日檢校司徒兼中書令成都尹南康郡王韋皐記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劉禹錫

初摩阿迦葉受物心印得其人而傳之至師子比丘凡二十五葉而達摩得焉東來中華華人奉之爲第一祖又三傳至雙峰信公雙峰廣其道而岐之一爲東山宗能秀寂其後也一爲牛頭宗嚴持威鶴林徑

山其後也分慈氏之一支其如來之別子咸有祖稱粲然貫珠大師號法融姓韋氏延陵人少爲儒博極羣書既而嘆曰此仁誼言耳吾志求出世間法遂入句曲依僧旻改逢掖而緇之徙居是山宴坐石室以慧力感通故旱麓泉湧以神功示現故皓雪蓮生巨蛇擢伏羣鹿聽法貞觀中雙峰過江望牛頭頓錫曰此山有道氣宜有得之者乃東果與大師相遇性合神契至於無言同躋智地密付眞印揭立江左名聞九圍學徒百千如水歸海由其門而爲天人師者皆脈分焉顯慶二年報身示滅道在後覺神依故山戒香不絕龕座未飾夫豈不思乎蓋神期眞數必有所待大和三年潤州牧浙江西道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趙郡李公在鎭三閏百爲大備尚禮信古儒元交修始下令禁桑門販儒佛以眩人者而於眞寶相深達焉嘗謂大師像設宜從本教言自我啓因自我成乃名主吏籍我月入得緡錢二十萬俾秣陵令如符經營之三月甲子新塔成事嚴而工人盡藝誠達而山神來護願力既從衆心知歸撞鐘告曰龍象大會

諸天聲香之蘊如見如聞卽生相敬明幽同感尚書欲傳信於後遠命愚志之夫上士解空而離相中士著空而嫉有不因相何以示覺不由有何以悟無彼達眞諦而得中道者當知爲而不有賢乎以不修爲無也

滑州明福寺新修浮圖記　白敏中

唐乙巳歲帝命司空隴西公作藩於滑公旣至問甲士以安問文吏以理問黎人之疾苦翼月之後旣安且理而無疾苦明年夏五月暇日公與監軍軍倅賓介遊於佛寺寺號明福因詢明福之義有僧定俊曰冥報記云隋開皇年中滑人杜明福妻齊氏嘗讀法華經歿後爲崔氏男子名彥武至仁壽四年崔年三十爲滑守一日了然通前生事顧謂從者曰吾昔爲此郡人婦今知家處因乘馬抵城闕入修巷指門而呼杜氏明福老矣疾出拜迎崔入門先升堂指東壁圬墁之隆處謂明福曰吾昔所持衆經金釵藏於此七卷末紙火爇字滅今每念至此常不終卷因壞垣果得經幷釵其末爇處咸如說復指庭前樹曰吾常

斷髮寘諸穴中取之又得明福殆不勝情云皆亡室之所遺記也比計物故之日及生之年略無差焉噫靈驗應兆旣如彼存沒契會又如此感嘆久之遂請施宅爲寺崔卽日爲之上言請置寺因號明福由是起殿中虛屋周廊四迴前三其門庭二其臺架危樓以聲鐘植修莖以飛旛界宇峻嚴宛如鷲山于茲三百有餘年矣公異其事惜無銘記遂勒石以載旣而出家財修浮圖賈彼餘力因其隙時人樂就役物無枉耗越七月浮圖成峻層孤危高無有倫壓地貫天泉縮日低鐵輪週迴風鐸四鳴軍城用爲壯觀公命敏中援筆以記敏中蹶然而起曰釋氏之教其來久矣漢魏以降復煽而熾其教以禪定慈忍報應齋戒爲事亦以是誘掖人心輔助王化何者先王恭默無爲之道乃禪定乎忠恕惻憫之訓乃慈忍乎懲惡勸善之法乃報應乎防慾閑邪之禮乃齋戒乎分其教則殊歸於理何異子不語怪力亂神惡其人之惑也今崔氏之應足彰福善之理焉可同怪神乎故得直而書之無愧詞於戲公不至寺誰表其異寺不值公

誰爲之記時也皇帝之代寶曆三祀白露之秋八月癸未因其異而致其施施乎施而增其圯後之人兮知我公修浮圖之義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二十三卷目錄

塔部藝文二

靈巖山寺甎塔記　宋孫承祐

捨銅龜子文　蘇軾

眞相院釋迦舍利塔銘（并序）　前人

廣東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并序）　前人

眞如寶塔記　鮑義叔

重修穉兒塔記　魏憲

瀫山建塔記　莫儔
道行塔記　元趙孟頫
重修崇教寺浮圖記　明聲九臯
虎丘修塔記　張益
報恩寺琉璃浮圖記　陳沂
舍利塔記　崔鵬
北寺重修九級浮圖記略　王世貞
澄照禪院塔院記　屠隆
浮梁縣文昌庵塔記　黃龍光

塔部藝文三（詩）

望同泰寺浮圖　梁簡文帝
夜望浮圖上相輪絕句　同前
奉和梁簡文帝同泰寺浮圖　北周庾信
和從駕登雲居寺塔　前人
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圖應制　唐宋之問
閏九月九日幸總持寺登浮圖應制　李嶠

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圖應制　李適
四月八日題七級　駱賓王
前題　沈佺期
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圖應制　趙彥昭
前題　楊庶
前題　李迥秀
前題　李恆

香積寺禮拜萬迴平等二聖僧塔　王昌齡
同諸公登慈恩寺浮圖　高適
登廣陵棲靈寺塔　前人
登揚州棲靈寺塔　劉長卿
登總持寺浮圖　孟浩然
秋日登揚州西靈塔　李白
與高適薛據登慈恩寺浮圖　岑參
登千福寺楚金禪師法華院多寶塔

前人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自注云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
杜甫
登棲靈寺塔　蔣渙
登西靈塔　陳潤
早秋登慈恩寺塔　歐陽詹
與夢得同登棲靈塔　白居易
登長安慈恩寺塔　盧宗回
題鴈塔　許玫
題華嚴寺木塔　張泌
題慈恩寺浮圖　章八元
福州開元寺塔　周朴
登慈恩寺塔　張喬
元日登安福寺塔　宋田況
薦佛塔聯句　蘇舜欽
登寶公塔　王安石
登泖塔題　沈遼
雙渡塔　李彌遠

塔燈　岳珂
寶公塔　曾極
舍利塔　金王庭筠
太原古城惠明寺塔秋望　元德明
同陳太傅諸公登六和塔　元白珽
龍峰孤塔　柳貫
偕猶溪諸公同遊青原山謁七祖塔步韻　陳泰
雙塔　葛邏祿迺賢
賦得慈恩寺塔送李惟中赴西臺侍御　余闕
保俶塔　錢惟善
泖塔　王逢
塔頂　郭鈺
寶光廢塔　明太祖
惠雲塔　程本立
報恩寺塔　蔡汝楠
登青龍塔　沈紹文

崇敎寺塔　程式

神異典第一百二十三卷

塔部藝文二

靈巖山寺甎塔記　宋孫承祐

吳靈巖山卽古吳王夫差之別苑也太湖渺白涵其側虎丘點翠映其後自餘岡阜川瀆沃野土田繚繞縈帶若視諸掌代遷人異倬爲佛祠愚守藩之七禩屬丙子歲冬先國妃居共氣之親鍾斷臂之禍詩人罔極聊可諭其哀素王尚右未足申其志由是顯營鴈塔冥助翟衣于山之椒累甎而就基其巖所以遠

騫崩之患黜其材所以絕朽蠹之虞不揮郢匠之斤止運陶公之甓自於經始迨爾賀成凡七旬有六日仍以古佛舍利二顆親書金剛般若一編嵌彼珍函藏諸峻級美歟上聳地以千仞塔拔山而九層巍巍下瞰於娑婆杳杳平觀於寥泬纔疑湧出或類飛來如日之升無遠弗屆可以高擎天蓋可以久鎮地輿實在報先妃之慈薦先妃之福也覺雲承足定水澄心拂石仙衣尚爲遊轉無垢佛土終正菩提抽毫直書用備陵谷

捨銅龜子文

蘇軾

蘇州報恩寺重造古塔諸公皆捨所藏舍利余無舍利可捨獨盛舍利者敬爲四恩三有捨之故人王頤爲武功宰長安有修古塔者發舊葬得之以遺余余藏私印成壞者有形之所不免而以藏舍利則可以久藏私印或速以壞貴舍利而賤私印樂久存而悲速壞物豈有是哉余其并是捨之

眞相院釋迦舍利塔銘（并序）

前人

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分葬釋迦如來舍利常有

作大施會出而浴之者緇素傳捧涕泣作禮有比丘竊取其三色如含桃大如薏苡將寘之他方爲衆生福田久而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元豐三年軾之弟轍調官高安子明以畀之七年軾自齊安蒙恩徙臨汝過而見之八年移守文登召爲尚書禮部郎過濟南見眞相院僧法泰方爲甎塔十有三層峻峙蟠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而未有以葬軾默然念曰予弟所寶釋迦舍利意將止於此耶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贈中大夫諱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寶捐館之日追述遺意捨所愛作佛事雖力有所止而志則無盡自項憂患廢而不舉將二十年矣復廣前事庶幾在此泰聞踴躍明年來請於京師探篋中得金一兩銀六兩使歸求之衆人以具棺槨銘曰

如來法身無有變化爲舍利示人天偉哉有形斯有年紫金光聚飛爲烟惟有堅固百億千輪王阿育願力堅役使空界鬼與僊分置衆刹奠山川棺槨干襲閟精圜神光晝夜發層巔誰其取此智且權佛身普

現衆日前昏者坐受遠近遷冥行黑月墮坎泉分身來化會有緣流轉至此誰使然幷包齊魯窮海壖懭悍柔淑冥愚賢願持此福達我先生生世世離垢纏

廣東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幷序） 前人

自有生人以來人之所爲見於世者何可勝道其鼓舞天下經緯萬世有偉於造物者矣考其所從生實出於一念巍乎大哉是念也物復有烈於此者乎是以古之眞人以心爲法自一身至一世界自一世界至百千萬億世界於屈信臂頃作百千萬億變化如佛所言皆眞實語無可疑者至於持身厲行練精養志或乘風而仙或解形而去或枯槁之餘化爲金玉時出光景以作佛事者則多有矣其見伏去來皆有時會非偶然者予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狀若覆盂圓徑五寸高二寸重二斤二兩外密而中疎其理如芭蕉舍利生其中無數五色具備意必眞人大士之遺體蓋腦之在顱中顱亡而腦存者予曰是當以施僧與衆共之藏私家非是其人難之適有東莞資福長老祖堂來

惠州見而請之曰吾方建五百羅漢閣壯麗甲於南海舍利當棲我閣上則以犀帶易之有自京師至者得古玉璧試取以薦舍利若合符契堂喜遂并璧持去曰吾當以金銀琉璃爲窣堵波置閣上銘曰

眞人大士何所修心精妙月含九州此身性海一浮漚委蛻如遺不自收戒光定力相烝休結爲珠寶散若旒流行四方獨此區帶犀微矣何足酬璧來萬里端相投我非與堂堂非求共作佛事知誰由瑞光一起三千秋永照南海通羅浮

眞如寶塔記　　　　鮑義叔

中土自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固知有經也菩提達摩以法來華人固知有法也阿育王於佛滅度後一日之中造浮圖八萬四千皆西方殊勝事華人未之知也逮吳赤烏二年康僧會擁錫至金陵吳主使求佛舍利既得之卽爲造塔自是浮圖始建於中土而吳中獨盛焉隋唐以來名山勝地表刹相望赤珠夜明毫光晝現四種八種三意六意瓶沙發願窣堵

正名衆生不見心者如闇而明仰觀斗極無感不應無應不神所以塔廟莊嚴徧於四維上下矣檇李為郡實今輔藩皐陸四周平夷洞達宜有標植用鎭厭隅雉堞離方眞如蘭若薌雲覆地華雨彌空嘉祐壬寅歲有法師自南者嘗建神王護國般若寶塔善道衆生崇修梵福宣和庚子逆寇兆亂焚蕩無遺僅存地官冶銀塔象佛牙舍利光彩如新歷年旣多因循廢墜今比丘上首智炬夜夢觀音大士有所告語於是勇猛精進捐財施力復有長者檀波羅衆捨己愛樂無量數計共成佛事鳩工于淳熙十年仲冬二十九日落成于慶元三年孟冬六日雲壁八面絢爛凌空路盤七層巍峨出地東際滄海日爽光明西瞻都畿佳氣葱鬱南極于越江濤轟豗北頫吳會太湖汗漫介日月之間出雲雨之上十通大用三界無邊統萬有於微茫視億載於頃刻猗歟偉哉誠迦維之妙刹舉生之指歸也作是語已有一居士長跪問言昔聞如來談法華於鷲嶺時有七層寶塔涌出現前其中發大音聲又休胥國道合尸羅於指端出浮圖十

層有僧執爐蓋旋繞而行以此較彼孰眞孰幻夫萬法生滅孰非妄幻幻身既妄物物非眞作如是觀名無爲法不取於法無得而修法固無爲相有眞實現前三昧如丘山高如來方便提引衆生勤力修行成就幻力空不是色道不虛行出世階梯故應頂禮云爾

重修稚兒塔記

魏憲

半塘壽聖浮圖按舊記云晉義熙十一年名法華塔詔賜國材以建由晉歷唐距宋興凡一再改建歲久寖壞先君開府覽之慨然若契宿願實始修焉建炎庚戌之亂塔復廢憲顧瞻餘燼惕然於懷曰此吾先君所植德者也疇敢不勉於是傾貲度財載加營繕紹興七年七月二日工告訖功初道生法師有童子能誦法華經死葬半塘其後過客夜聞誦經聲迹之莫見其人旦視童子塚有青蓮花塔之建蓋權輿於此迨今幾八百年矣而鳩工之始役夫夜方寢復聞誦經聲琅然出塔數夕不絕嗚呼異哉僧了勤以其事來告因爲之書

澱山建塔記

莫儔

華亭之西北有巨浸曰澱山湖湖中有小山余嘗與客泛舟其下顧謂客曰此非落星浮玉之類也試登而覽焉徜徉四望烟水瀰漫天日淸明波伏不興飛帆釣艇宛在一鏡風號濤湧舟莫敢凌恍若神山限以弱水茲非勝特之地歟山如龜背上建浮圖升其絕頂臨瞰雲雨數郡遙岑環列栖外紆青繚白極目千里茲非表揭之象歟有是二者其可以無藉乎有僧慧悟禪師義燈朱姓徐州彭城人操行高潔頃主雲間施水禪院邂逅京師僧寶覺大師法道出釋迦佛牙示之於是設供累夕懇祈舍利獲二十許枚道謂燈曰子其選地建塔藏之燈邀道抵澱山周眡形勢道曰噫他山無與此侔者燈曰此方人未之信盍再祈焉乃復置佛牙於所卜址上而作佛事不終朝先見金光數尺次獲舍利三枚僧俗歡喜讚嘆謂未曾有燈遂辭施水住是山里人倪榮朱强誓爲會首能勉導累積至紹興四年十有二月工成八月壬午奉舍利瘞焉是日旦天無雲晝忽陰祥霙驟降林木

盡稿已事而彝衆咸異之七年十月營塔纔三級一夕夢菩薩諸天瑞像滿室雲中有榜題曰普光王寺既寤不懈益虔聞者喜捨林集明年春燈如行在得普光王寺額以歸符其夢焉塔訖工於十有四年三月榮等又相與立三門引兩序演法有位棲僧有所香積有庖大乘有藏謁予文紀之紹興戊辰七月

道行塔記　　元趙孟頫

佛以大慈悲隨機說法爲世舟航所以付屬其徒者攝爲五分曰素纜則阿難受持曰毗奈耶則塢波離受持曰阿達磨則迦多演那受持即所謂經律論也曰般若曰陀羅尼則付之文殊普賢二大士其教雖殊其覺悟羣迷則一而已佛滅度後二千餘歲有修其教者曰廣裕實通經律論藏蔚然爲四衆所宗世家絳之稷山俗姓郝氏幼敏慧肄講肄日記三千言發軔於戒經決策於衆經論攬轡於唯識目明年二十衆推爲座元講說法要人服其精請出世住壽聖寺修千佛閣殿堂大開講席聽衆逾百檀施雲輿次住華嚴院且營且講如住壽聖時次住十方仁壽寺

肇建夏安居講堂安衆百五十又建冬安居靜講堂安衆五百重修佛閣法堂僧堂視住壽聖華嚴日益大以肆於是移住金仙寺大而廢久住持者難其人師立志弘毅百廢具舉修大佛閣造彌勒大像高百尺廣三之一飾以黃金置大藏經及唯識鈔疏四十部又修法堂僧廊香積簷楹戶牖金碧輝映爲晉偉觀寺東臨澮師慮驚濤衝齧甃石爲岸高丈有尋袤八十步住金仙三十餘年終師之世講下常不減百衆最後住勝因寺創建法堂廊廡三十餘間凡常住所有者無不悉備師前後受四衆請更五住持一日必葺講亦不輟四方檀施金粟幣帛一委常住所至有餘積而已無私焉以其贏餘施十方僧又約其同倫爲上生會精修密行誓生兜術示寂七日面如生時其住持勝因也陝西聞喜各建大會請師爲四衆受戒阿闍黎四方請疏常以百計住金仙日值世祖

皇帝設資戒大會師於大內說法默契聖心賜一袈裟住壽聖日感聖僧供膳粥廩常溢是則敎中所謂志行精專有感斯應者矣師生九歲從顯公和尚落

髮出家又十有一年而受具足戒又九年而得法於雲壽和尚又二年領衆住持又一年當大德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僊化於金仙寺越七日塔葬於寺後壽七十有二臘五十有二嗣其法者七十餘人曰才曰項爲衆上首並受璽書名播諸方滅度後十有一年其徒智眞狀其師之行走京師請紀師道行以傳不朽余謂諸佛妙嚴祕密剎海等一義味支分派別如月在水非論無以證經非律無以顯教究其旨歸則一而已師能融通三藏弘佛法於一方而始終焉則其爲四衆所宗宜也其往生兜術佗天亦宜也其嗣法上足續燈競爽亦宜也乃爲銘曰佛以妙法大啓羣蒙空有互彰理事雙融皇元肇興大教是宗裕公之生適際其隆聰惠夙稟博洽强記曰經律論等一義味利生接物像教攸寄受法布金雲蒸霞翳層指彌地金像山崇天與其謀神獻其功微言元論滂沛心膂道契聖心大衣弘賁慈氏攸歸佛光愈熾惟晉之鄙惟澮之裔表是堅珉靈室茲閟

重修崇教寺浮圖記

明聲九皐

常熟爲縣卽虞山而治焉治之東有崇敎興福寺宋建炎間文用禪師開山初禪師善宮宅地形之術暇以其說相攸而言曰茲邑之居右高左下失賓主之辨宜於蒼龍左角作浮圖以勝之言於縣令李公闓之李善其說乃除沮洳大築厥地而塔其上僅六成而師沒咸淳間有淵塔主者悉撤其構更建今塔其高九級時日觀溫革爲製化疏遠近響應財施雲委遂落其成上施露盤表以金刹周設欄楯金碧丹雘上下煥然巍巍峨峨爲一方之巨觀矣人謂淵公卽用禪師之後身也爾後縣升爲州風氣益完民物富庶蓋實陰相之焉閱歲浸久觚稜檐梠日就隤陊識者懼焉洪武八年寺僧惠大合衆施而興之十六年癸丑工始訖舊觀旣復來瞻來依人用嘉嘆求書其事以示永久昔晉沙門曇彥與許詢同建塔於越城未就而詢亡至梁岳陽王蕭詧來鎭越彥猶在乃告曰許元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詧恍然悟其前身今紹興應天塔是也由此言之則淵公之爲用禪師後身也無疑又安知今惠公非淵公之後身乎來

者尚有感於斯文也哉

虎丘修塔記

張益

虎丘有塔凡七級在絕頂故視他塔特高始建於隋仁壽九年當其掘地築基得舍利一人聞空中奏樂井之吼者三日虎丘既爲蘇之勝地而塔之靈異又若此其來游者多以致崇信之心焉寺凡屢燬塔固無恙洪武乙亥僧舍不戒於火寺焚延及浮圖永樂初住持法寶重構殿宇而塔則專托寺僧寶林加葺之宣德癸丑火復作於僧舍浮圖又及於災而加甚於昔焉住山定公南印慨然嘆曰不有廢也則何以興乃罄衣資所有粗具材石既而巡撫侍郎周公郡守況公聞南印之有爲也卽捐己俸首助之郡人爭以財物來施由是材非美者繩墨不加石非堅者礱琢不及經始於正統丁巳之春落成於戊午八月三日露臺初上白鶴數十廻旋塔頂久之乃去舍利之光連夕燭天既閱月復有紅白之光自塔頂出橫亙北斗之下靈異洊彰衆目所覩南印又因餘財剏構大雄殿丹碧交輝實與塔稱惟前塔之重建也始發

心於南印而力所成就多出於周況二公亦因南印梵行內學有以動之也其徒永瑞求文以識建塔之由用示久遠乃爲書石云

報恩寺琉璃浮圖記

陳沂

都城之南聚寶門之外有大佛宇孫吳時云神僧所居南朝始有寺因地長干曰長干寺趙宋改名天禧寺國朝永樂初大建之準宮闕規制名大報恩寺故有舍利塔文皇詔天下盡甄工之能者造五色琉璃備五材百制隨質呈色而陶埏爲象品第甲乙鈞心鬬角合而甃之爲大浮圖下周廣四十尋重屋九級高百丈外旋八面內繩四方外之門牖實虛其四不施寸木皆埏埴而成連大宮後壘玉砌數級上爲五色蓮臺座高擁尋丈乃列朱楹八面闢爲四門縣十有六牖於八隅門緩以曼陀優鉢曇花壁刻以天王金剛四部大神具頭目手足異相冠簪纓胄衣帶鎖甲異制戈戟輪鐸器飾異勢種種不類載以獅象承以棼橑井栱翔起光彩璀璨覆以碧瓦鱗次螭頭豹尾交結上下又蔽以鏤檻雕楹青瑣繡闥於外二級

至九級不設瑣闥惟楹檻皆朱壁皆黝堊榱栱則間以元朱其花萼旋繞戶牖縣闢之制皆如初級焉盡九級之上爲鐵輪盤盤上輪相疊起數仞冠以黃金寶珠頂維以鐵綷墜以金鈴每級飛櫚皆縣鳴鐸明牖以蚌蠣薄葉障之冐出楹外凡百四十有四晝則金碧照耀雲際夜則百四十有四篝燈如火龍自天而降騰燄數十里風鐸相聞數里響振雨夜舍利如火珠數顆次第出入輪相間有聲浮圖之內縣梯百蹬旋轉而上每層布地以金四壁皆方尺小釋象各具諸佛如來因緣凡百種種極致精巧眉髮悉具布砌周遍井栱疊起皆青碧穹覆如華蓋列牖設篝燈處若蝸殼宛轉一竅穿出門至絕級亦洞敞首不低縮出櫚檻外則心神惶怖不能久佇四顧羣山大江闕阻旁達無遠不在近觀宮城廨舍陸衢水道民居巷市人物往來動息罔不畢見飛鳥流雲常俯視在下矣

舍利塔記

崔鵬

式觀元始眇覿元風夏巢冬穴之時茹毛飲血之世

一寒一暑一陰一陽其道雖分萬彙猶塞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由是文籍生焉然後歷堯舜至周孔由是釋像興焉及乎東被大漢尤加崇飾按牟子云佛生天竺假形王家卽其生也又云佛衣雙樹脫三金沙卽其滅也然雖示生滅之相詎加怳忽之道物理蓋不可盡也若夫舍利者卽金仙之遺骨堅剛不壞變化自然西天敬之立爲塔廟昔育王見而不信吳王修以効虔迤邐南移年代頗久大哉寂滅之理豈一魯男子以探其好焉余素不畱心略爲叙事故經云若能起塔供養皆獲福田此乃聖教所談事豈虛謬固知爲善者天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雖則元妙難求而實精專可驗光福寺者卽梁九眞太守顧氏之家山也士有惡嫌塵網種植善根遂捨林泉建茲佛刹立寺之始其由此焉斯地之銀闕移來洪波架出碧岫孤聳青天下臨境繞洞庭勢控吳苑上止斗牛之宿旁連泰伯之墟何必鼇負蓬萊蛇蟠崐閬歇樵翁於片石臥禪子於幽林草樹麗而攢花杉蘿深而蔽日長松古柏緣情無塵

世之機遠岫平湖舉目入畫屏之邑其僧自相謂曰此之靈境爰有上方方以建立亭臺而莊嚴廟塔既而不日不月其功就焉斯塔也梁大同之中建矣唐會昌之末毀焉興廢之由是其一也然則其址雖在而乃烟蘿以荒於時咸通困敦歲天子明睿四方清平野人入朝賢士出世而我吳郡云之一也鸞鳳異態龍虎殊姿嘯傲誰同孤高自得霜雪徒侵碧邑松塵埃難染白光壁嚴陵臥時國之賢良鄭均間時位齊卿相魚腸之劍利斷鯨鯢龍頷之珠光浮日月燒金屑玉開邀蓬島之仙釣月歌風隱笑武陵之客公不惟優游儒籍然亦深奧空門故儒則素王間生于釋乃金仙謫下則知人情難及智用全殊每登山而躊躕因鷲塔之荒毀是斯塔之將興也一則合天中后聖德遐被慈心溥施行是日之堯風徵當時之漢夢於是三寶起跡十方皈心布金祇園圖像花界今者又塵淸域外鏡朗天衢金柯開鼇背之花寶位竭銀河之浪玉潰丹甑坐分瑞應之符樵子漁翁眠唱太平之曲邇乃遇公道窮生滅心達苦空信塵劫之

迷途悟法門之了性追我家之舊迹再葺蓮花護我佛之眞身重修寶塔然後增基表刹薙草開林剪荊棘而雲平列松杉而洞出時維三月節屬九春鸎吟風而千般草垂巖而萬種建金棺而心動羅寶蓋而雲陰緇徒具贍士俗咸悅芙蓉座上飄三界之異香薝蔔園中沛一天之法雨是時也祥雲結綵氛氳於行道之壇慧日澄華焰耀於然燈之位公乃覩相生善至誠感神遂發善心爰命匠者於是依憑氣象結構規模初標覆簣之蹤漸著凌雲之勢亦有飛閣周繞迴廊接連石工呈奇巧之才梓匠設雕鏤之妙壯觀而龍蹲虎踞巍峨而仙掌蓮峰繡柱矻而星攢雕梁艷而虹指掩映而初蜃吐崚層而大鵬飛不踰一年事就工畢斯狀也險體千仞高標七層疑干青霄又若神助上穿星漢下壓雲根豈劍閣之能齊比鑪峯而尚峻鶴歸天兮一駐雲收霽兮半開發郢客之詩情壯吳宮之地勢金輪縹緲亞日月以高明鴈像參差拂虹霓而若動偉哉塔之美也其功杳莫繼焉至若遊人訪景淑女尋春入幽徑而攀蘿步晴崖而

拾翠巢烏映葉嵐煙惹衣苔鋪石而霞斑花映峯而綺合高瞻闤闠千家之臺榭龜文迴瞰林巒四面之波濤練色其乃金飈居節銀露催寒何用悲秋正堪憑檻天朗而雲霞弄錦風高而松篠張琴蒹葭之浦上漁歌蒲蓼之汀邊鴈影疊浪裁古人之素羣山鬬少婦之眉開謝客之愁襟抒休公之佳味松間疎磬伴高鳥而飛來湖上輕烟映孤帆而掠去斯塔也非公不能建矣斯景也非公不能挪焉時有句當僧道居文瓚崇建寺皆以高空皎月深谷奇松挂衣錫而雲開臥煙霞而鶴瘦眞宗眞理金言積於情田無垢無塵玉蓮生於佛土且小人識比求劍材非利錐焚香雖效其不迴壁角嘗懃於未達辛苦十載每思蚑夢之徵搏躍九衢頗有龍門之志曾勞閉戶何啻仲舒之三年誰念無家更甚相如之四壁惟公不揣質微詞陋命作斯文操觚長吟永日忘輟何以著公之美大播芳風詞曰皇唐之世運變千秋產公之才當代風流荊聶之氣金張之儔但樂風月不干王侯英明少年卓犖公子傲貴忘榮時人鶡視洞天竺黃春

風不起金谷花開玉堂攜妓南山積石北溟揚波紀公之德未足爲多

北寺重修九級浮圖記略　　王世貞

原夫窣堵波之昉肇也如來示寂雙樹之間闍維不燼皆成舍利上而帝釋梵天下至拘尸摩揭咸構層刹以示瞻依爰及弟子鶖眼慶喜之倫雖等級小殊而供養臚次漢明之季摩騰標幟於洛陽孫氏之初康會著祥於江左古語所述經來白馬教盛赤烏殆非虛也當是時孫之乳母陳氏有宅於吳城坎隅擬捨爲寺而仲謀大捐國帑以成厥功後僧正慧者別創窣堵波十一層於殿右迨千餘載而不戒於火宋元豐中合謀新之改而爲九蓋緒成感舍利之瑞學士蘇軾以所藏古銅龜奉之而爲之志自是稱壯觀者數十年未幾復燼紹興末頭陀大圓復一新之垂四百年復不戒於火萬曆初將鼎新之而貲用不繼有山僧性月者慨然請任其役甫樹架而工師驕焉故昂其直以相要適遊僧曰如金者自伏牛來遶塔頂禮而歎性月故識之謔曰事濟矣請一切受署如

金初無所難易架構之工十未二三卽挺身木杪指揮羣役少間卽爲廣說因果辨辭泉湧或戟雙肘或趐一足猿跂鳥掛踔厲若飛嘗一傾滑而墜衆謂立糜碎矣去地丈許蹔騰而上尋理舊談面不改色乃共咋指以爲神人檀施雲集如金復手自料理分功役作往往兼數人凡九閱歲而始成雖九級之尊毋改舊觀而壯麗奓鉅儼然若攬化人之袪而造天中矣如金又能賈其餘力化造能仁丈六金像及圓通妙相慈氏應身種種悉備自是不能以其名隱而漕使者符攝俾主寶應湖隄緣如金意難之業已不可止遂示微疾而逝其徒之住持茲剎者追感無已俾世貞記其略於堅珉諸公又言郡以雄聞天下其勢盤紆若龍茲窣堵波實爲之尾前者災民爲之謠曰龍無尾雨不起今茲大有利哉則非世貞所與知也

澄照禪院塔院記　　屠隆

余嘗與袁長史福徵沈徵君明臣莫太學雲卿馮吉士夢禎登泖塔坐藏經閣憑闌矚眺四面煙水迴絕大士浮圖歸然矗立煙雲空翠間洪濤衝擊日夜撼

其下川魚沙鳥芙蕖菱芡參差歷落鐘磬之音泠泠然與波浪相答少頃斷虹蜿蜒挂木杪日氣霞彩下射波心殿閣廻映閃爍陡作黃金相又頃之月出東嶺波平如鏡流光蕩漾直似浮金刹舍余心灑焉樂之時與諸君各賦詩紀游盍幽峭空曠離塵絕世足資高流棲遯詞人登覽洵山川之最勝處也

浮梁縣文昌庵塔記　黃龍光

邑西北五里環山截澗水東南流達於河山以外澗順流抵河反張而駛一山綰其小口且低形家言塔之可佐地利邑錢侯下車父老以爲請謙讓未遑也明年境內大治邑弟子員請曰學宮背乾面巽是山庚辛二水之所會也塔之於人文利侯曰惟父老亦以爲利顧費安出工安集事安終民安所得無擾其爲我悉著其便於是父老子弟旅進曰某等念此久矣以侯重勞民未得所請幸而得請其敢勤執事以動有衆浮圖佛事也使僧募其樂輸者不旬日得八百金乃下令曰甎石土木之費視民間轉運工匠之費視雇役父老主之出入稽核視公帑父老子弟共

主之又令曰役無淹時淹時者費工無冗食冗食者偷去費與偷事有終矣遂捐俸經始躬視畚築時戊申正月十九日也是日狩人得一虎以獻侯喜曰此文蟲也應在多士民樂趨者倍於他役以己酉春三月竣工蓋爲時一週云會侯擢比部去使不佞紀其事不佞聞之長民者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故古者凡有興作不時則譏不地則譏蓋其愼如此浮故有塔治前廢不可修者垂二百年侯一創而告成者且不日夫民不能無懼於非常而侯使民晏如慮始一何奇也說者曰浮浹歲被水道殣相望董而鳩之無使四方可謂曰時彈丸一嶼據勝江中在邑邑重在學學重可謂曰地然侯先是嘗條建倉廒會省矣乃今三歲之中再興千金之役民登眺憑臨鼓舞歌咏而不知所自非愉悅疇能若是夫地以福民時以因地地載時而出之之謂德德綏民而終之之謂義父母之勞也民何力之有抑是工方半主爵者以侯調盧陵請衆嗷嗷將中廢天子終以侯孚浮使終斯塔以惠浮民君之賜也吾儕小人之福也願父老子弟毋

忘斯役衆皆曰諾子稱盛美必歸之親孝之屬也在勞不遺其君忠之屬也人情登高望遠則屬有所思矧登斯塔其敢忘天子君侯之大賜余曰幸甚夫忠孝德之基而邦之殿也若等苟無忘斯言得侯利民至意於形象言外矣侯爲政廉明寬簡好爲民興除具特祠碑中爵里姓氏及塔高廣具豫章相公張位碑中塔右爲報功祠左爲萃勝堂環庵塔山界東南至河澗西北至田具碑陰

塔部藝文三　詩

望同泰寺浮圖　梁簡文帝

遙看宮佛圖帶璧復垂珠銀燭踰漢汝寶鐸邁昆吾日起光芒散風吹宮徵殊露落盤恆滿桐生鳳不雛飛幡雜晚虹畫鳥狎晨梟梵世陵空下應真蔽景趨帝馬咸千轡天衣盡六銖意樂開長表多寶現金軀能令苦海渡復使慢山踰願能同四忍長當出九居

夜望浮圖上相輪絕句　同前

光中辨垂鳳霧裏見飛鸞定用方諸水持添承露盤

奉和梁簡文帝同泰寺浮圖　北周庾信

岧岧凌太清照殿比東京長影臨雙闕高層出九城
栱積行雲礙幡搖度鳥驚鳳飛如始泊蓮合似初生
輪重疑月滿鐸韻擬鸞聲畫水流全住圖雲色半輕
露晚盤猶滴珠朝火更明雖連傳望苑還接銀沙城
天香下桂殿仙梵入伊笙庶聞八解樂方遣六塵情

和從駕登雲居寺塔　前人

重巒千仞塔危磴九層臺石闕恆逆上山梁乍斗迴
階下雲峰出牕前風洞開隔嶺鐘聲度中天梵響來
平時欣侍從於此蹔徘徊

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圖應制

唐宋之問

鳳刹侵雲半虹旌倚日邊散花多寶塔張樂布金田
時菊芳仙醞秋蘭動睿篇香街稍欲晚清蹕扈歸天

閏九月九日幸總持寺登浮圖應制

李嶠

閏節開重九宸遊下大千花寒仍薦菊座晚更披蓮
刹鳳廻雕輦幡虹間綵旃還將西梵曲助入南薰絃

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圖應制　李適

鳳輦承朝霽鶡林對晚秋天文貝葉寫聖澤菊花浮塔似神功造龕疑佛影留幸陪淸漢蹕欣奉淨居遊

四月八日題七級　駱賓王

化城分鳥堞香閣俯龍川複棟侵黃道重簷架紫烟銘書非晉代壁畫是梁年霸略今何在王宮尚歸然二帝會遊聖三卿是偶賢因茲遊勝侶超彼託良緣我出有爲界君登非想天悠悠靑曠裏蕩蕩白雲前今日經行處曲音號蓋煙

前題　沈佺期

肅肅蓮花界熒熒貝葉宮金人來夢裏白馬出城中湧塔初從地焚香欲遍空天歌應春籥非是爲春風

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圖應制　趙彥昭

出豫乘秋節登高陟梵宮皇心滿塵界佛迹現虛空日月宜長壽人天得大通喜聞題寶偈受記莫由同

前題　楊庶

萬乘臨眞境重陽眺遠空慈雲浮鴈塔定水暎龍宮
寶鐸含飈響仙輪帶日紅天文將瑞色輝煥滿寰中

前題　李迥秀

沙界人王塔金繩梵帝遊言從祇樹賞行翫菊叢秋
御酒調甘露天花拂綵旒堯年將佛日同此慶時休

前題　李恆

寶地臨丹掖香臺瞰碧雲關山天外出城闕樹中分
睿藻蘭英秀仙杯菊蘂薰願將今日樂長奉聖明君

香積寺禮拜萬迴平等二聖僧塔　王昌齡

眞無御化來借有乘化歸如彼雙塔內孰能知是非
愚也駭蒼生聖哉爲帝師當爲時世出不由天地資
萬迴主此方平等性無違今我一禮心億劫同不移
肅肅松柏下諸天來有時

同諸公登慈恩寺浮圖　高適

香界泯羣有浮圖豈諸相登臨駭孤高披拂欣大壯
言是羽翼生迥出虛空上頓疑身世別乃覺形神王
宮闕皆戸前山河盡簷向秋風昨夜至秦塞多清曠

千里何蒼蒼五陵鬱相望盛時慚阮步末宦知周防
輸効獨無因斯焉可遊放

登廣陵棲靈寺塔　前人

淮南富登臨茲塔信奇最直上造雲族憑虛納天籟
迥然碧海西獨立飛鳥外始知高興盡適與賞心會
連山黯吳門喬木吞楚塞城池滿牕下物象歸掌內
遠思駐江帆暮時結春靄軒車疑蠢動造化資大塊
何必了無身然後知所退

登揚州棲靈寺塔　劉長卿

北塔凌空虛雄觀壓川澤亭亭楚雲外千里看不隔
遙對黃金臺浮暉亂相射盤梯接元氣半壁棲夜魄
稍登諸劫盡若騁排霄翮向是滄洲人已爲青雲客
雨飛千栱霽日落萬家夕鳥處高却低天涯遠如迫
江流入空翠海嶠見微碧向暮期下來誰堪復行役

登總持寺浮圖　孟浩然

半空躋寶塔晴望盡京華竹遶渭川徧山連上苑斜
四門開帝宅阡陌俯人家累劫從初地爲童憶聚沙
一窺功德見彌益道心加坐覺諸天近空香送落花

秋日登揚州西靈塔　李白

寶塔凌蒼蒼登攀覽四荒頂高元氣合標出海雲長
萬象分空界三天接畫梁水搖金剎影日動火珠光
鳥拂瓊簾度霞連繡栱張目隨征路斷心逐去帆揚
露浴梧楸白霜催橘柚黃玉毫如可見如此照迷方

與高適薛據登慈恩寺浮圖　岑參

塔勢如湧出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
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
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連山若波濤奔湊似朝東
青槐夾馳道宮館何玲瓏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
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淨理了可悟勝因夙所宗
誓將挂冠去覺道資無窮

登千福寺楚金禪師法華院多寶塔　前人

多寶滅已久蓮華付吾師寶塔凌太空忽如湧出時
數年功不成一志堅自持明皇親夢見世人今始知
千家獻黃金萬匠磨琉璃既空泰山木亦罄天府貲
焚香如雲屯幡蓋珊珊垂悉窣神繞護衆魔不敢窺

作禮覲靈境焚香方證疑庶割區中緣脫身恆在茲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自注云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

杜甫

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
七星在北戸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
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
囘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日晏崐崘丘
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鴈各有稻粱謀

登棲靈寺塔

蔣渙

三休尋磴道九折步雲霓瀍澗臨江北郊原極海西
沙平瓜步出樹遠綠楊低南指晴天外青峰是會稽

登西靈塔

陳潤

塔廟出招提登臨碧海西不知人意遠漸覺鳥飛低
稍與雲霞近如將日月齊還喬未得意徒欲躡雲梯

早秋登慈恩寺塔

歐陽詹

寶塔過千仞登臨盡四維毫端分馬頰墨點辨蛾眉
地迴風彌緊天長日久遲因高欲有賦遠意慘生悲

與夢得同登棲靈塔　白居易

半月悠悠在廣陵何樓何塔不同登共憐筋力猶堪
在上到棲靈第九層

登長安慈恩寺塔　盧宗回

東方曉日上翔鸞西轉蒼龍拂露盤渭水寒光搖藻
井玉峰晴色上朱闌九重宮闕參差見百二山河表
裏觀暫輟去蓬悲不定一凭金界望長安

題鴈塔　許玫

寶輪金地壓人寰獨坐蒼冥啓玉關北嶺風煙開魏
闕南軒氣象鎮商山灞陵車馬垂楊裏京國城池落
照間暫放塵心遊物外六街鐘鼓又催還

題華嚴寺木塔　張泌

六街晴色動秋光雨霽憑高只易傷一曲晚煙浮渭
水半橋斜日照咸陽休將世路悲塵事莫指雲山認
故鄉回首漢宮樓閣暮數聲鐘鼓自微茫

題慈恩寺浮圖　章八元

十層突兀在虛空四十門開面面風却怪鳥飛平地
上自驚人語半天中迴梯暗踏如穿洞絕頂初攀似

出籠落日鳳城佳氣合滿城春樹雨濛濛

福州開元寺塔　周朴

開元寺裏七重塔遙對方山影擬齊雜俗人看離世界孤高僧上覺天低惟堪片片紫霞暎不與濛濛白霧迷心若無私羅漢在參差免向日虹西

登慈恩寺塔　張喬

牕戸響層風清涼碧落中世人來往別煙景古今同列岫橫秦斷長河極塞空斜陽越鄉思天末見歸鴻

元日登安福寺塔　宋田況

歲曆起新元錦里春意早詰旦會朋寀群遊僕騶導像塔倚中霄翬檐結重橑隨俗縱危步超若薄清昊千里如指掌萬象可窮討野闊山勢迴寒餘林色老遨賞空閭巷塌來喧稚耄人物事都閑車馬擁行道顧茲懽娛俗良慰羈遠抱第憂民政疎無庸答宸造

薦佛塔聯句　蘇舜欽

湧甓皇都壯（才翁）盤基紫宇雄山河供遠目（玉緯）簷戶發高風梯險三休上（子美）輪開一氣中門當谷子午（才翁）影落陌西東韻鐸翻天籟（玉緯）危瓴駐夕紅側聆悲下俗

（子美）仰面識長空絕若神擠至（才翁）深疑壑暗通人寰如蟻垤（玉緯）身世甚秋蓬歎息興亡地（子美）沈吟製作工清思抱明月狂欲把飛鴻去矣登臨興（才翁）巍乎造化功凉襟當爽塏幽意入鴻濛頭角峰如揖（玉緯）丹青樹不同城郛迴迤邐閣殿失穹窿可使孤懷放（子美）胡爲萬恨終何當得壯士提取出塵籠（才翁）

登寶公塔　王安石

倦童疲馬放松門自把長筇倚石根江月轉空爲白晝嶺雲分暝與黃昏鼠搖岑寂聲隨起鴉矯荒寒影對翻當此不知誰客主道人忘我我忘言

登迦塔題　沈遼

乘月上浮圖還見羣山影金焦是耶非一點漁燈冷

雙渡塔　李彌遜

青山轉路頭白塔枕山肋錫飛歸上方杯渡空塵跡眞源不可取香火供晨夕客至亦忘言荒庭秋草積

塔燈　岳珂

中天半倚寥泬大帝高居鬱蕭已訝流鈴擲火還疑絳節來朝

六帝園林墮劫灰獨餘靈骨葬崔嵬行人指點雲間鶴喚得齊梁一夢回

寶公塔　曾極

舍利塔　金王庭筠

蒼山亭亭如覆盎佛塔東西屹相向林頭朝日射重簷黃金丹砂曜生晃中華此塔第十五圖記所傳知不妄智慧薰成舍利羅夜半奇芒時一放想見當時阿育王魔叱神工鞭鬼匠雲車瘴海挽炎沙沙底黃腸三萬丈石排方面蔑石叚鐵錮瘦中腰鼓樣功夫精密業長久位置尊嚴氣高張地皮浮水膚寸許早溢與之俱下上崧山歸山夏秋雨雨潦從衡歲相盪天龍闔護夜叉守終劫不敢生波浪塔前樹秀老不死樹下水流多益壯再拜初嘗一勺甘洗我三生煩惱障

太原古城惠明寺塔秋望　元德明

西山萬古壯陪京一日汾流入廢城浩浩市聲爭曉集昫昫原隰但秋耕晉公老去詩仍在越石亾來恨未平千尺浮圖暮煙底瓦盆濁酒爲誰傾

同陳太傅諸公登六和塔

元白珽

龍山古化城浮圖峙其巔開殿生妙香金碧森貝筵應眞儼若生倒飛青金蓮頭陀紺林叢導我丹梯緣初猶藉佛日閟境倏已元回頭失誰何叫嘯衣相牽且復忍須臾當見快意天嬌兒詫先登網戶相鉤連炯若蟻在珠九曲隨盤旋爛爛滄海開落落雲氣懸羣峰可俯拾背閱黃鶴騫奇觀與懦夫便欲淩飛仙絕頂按坤維始見南紀偏神京渺何許王氣須停躔車舟集百蠻島嶼通人烟一爲帝王州氣壓三大千剛風灑毛髮鐸語空蟬聯紅紅杏花園媿乏慈恩篇

龍峰孤塔

柳貫

兩環日月似飛梭鰲背棱稜窣堵波朱鳥前頭森贔屭蒼龍左角見嵯峨玉函舍利朝光現珠斗闌干午影過浩劫浮雲開萬象寶華雜遝散芬陀

偕猶溪諸公同遊青原山謁七祖塔步韻

陳泰

夢裏青原四十年六朝來覲塔中仙傳燈有記貝書在飛錫無聲霜井圓石壁倚雲僧入室飯鐘縈樹鵲

逼禪看碑忽悟曹溪旨擬向人間息萬緣

雙塔　葛邏祿迺賢

安史開元日千金構塔基世尊寧妄福天道自無私寶鐸遊絲罥銅輪碧蘚滋停驂指遺迹含憤立多時

賦得慈恩寺塔送李惟中赴西臺侍御　余闕

祇園開塔廟遐瞰盡三秦瑚玉裁文陛金銅結綺輪高標雙闕外流影灞陵津攬轡還登眺題名繼昔人

保俶塔　錢惟善

金刹天開畫鐵檐風語鈴野雲秋共白江樹晚逾青鑿屋巖藏雨黏崕石墜星下看湖上客歌吹正沉冥

泖塔　王逢

何年窣堵聳奇觀勢若蛟龍上糾蟠秦縣赭衣淪鬼國梵家寶藏壓驚湍野瞻雨黑重燈夜天臥空青一鏡寒欲買扁舟占漁火老緣無力候衡官

塔頂　郭鈺

塔頂新晴獨自登畫欄高倚十三層不知眼界高多少地上行人似凍蠅

寶光廢塔　明太祖

寶塔摩青蒼招提歲久荒秋高棲俊隼夜深月影長寂寂星搖蕩飛霞入棟梁守僧都去盡螢火作燈光鬼哭思禪度遺經風日張獨有來巢燕呢喃似宣揚停驂傷古意雲合草頭黃聞說當年盛鐘魚徹上方

惠雲塔　程本立

老禪西來兜率宮金曇舍利開芙蓉平地起作寶光相七級上凌天九重摩泥頂珠現窮碧丹霞掩暎雞足峰八牕玲瓏懸皎月層欄翠滑扶神龍我欲乘虛求帝釋雲梯高峻紅塵隔檐鈴停語寂籟冷白鶴飛下蒼煙夕

報恩寺塔　蔡汝楠

寶塔中天構君王奠鎬年皇圖香界合海氣鳳樓懸萬嶺開江左千門倚日邊南山留作鎮長見法輪圓

登青龍塔　沈紹文

崚嶒龍藏俯平阜獨倚空寒攬布袍亂後幾家仍避地秋來無日不登高晴霞欲散諸峰色極浦新添八月濤縹緲仙蹤何處是好憑天際聽雲璈

崇教寺塔　　程式

軒豁前朝寺凌空塔幾層鳥飛驚夜鐸魚躍見春燈
北斗還堪摘南箕或可凭老來無暇步白髮愧閒情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二十四卷目錄

塔部選句
塔部紀事
塔部雜錄
塔部外編

神異典第一百二十四卷

塔部選句

北齊蕭慤詩塔疑從地湧蓋似積香成

唐宋之問詩塔湧香花地山圍日月天又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

沈佺期詩湧塔初從地焚香欲徧空又鴈塔丹青古龍池歲月深

陸海詩一磬竹牕外千燈花塔西

李白詩塔形標海月樓勢出江烟

綦毋潛詩塔影挂淸漢鐘聲和白雲

包佶詩遙禮前朝塔微聞後夜鐘

李伸詩魚局晝鎖龍宮寶鴈塔高摩慾界金

李洞詩竹裏橋鳴知馬過塔中燈露見鴻飛

宋蘇軾詩忽登最高塔眼界窮大千卞峰照城郭震澤浮雲天

朱熹詩孤塔向人如有意他年來借一籧篨

眞山民詩月出塔無影風來鐸有聲

楊萬里詩孤塔忽從雲外出寺門漸近報儂知（又）老檜如幢翠接連山茶作塔綠縈纏

元袁桷詩雙塔亭亭透夕陽芭蕉深處碧牕凉（又）露滴花光珠五采月涵江影塔千層

周伯琦詩五雲古衲層瀾湧百寶浮圖列宿躔

迺賢詩老僧誇塔影稚子斵松根

倪瓚詩去依阿育塔還宿梵王家

黃庚詩鐘聲寒瀑外塔影夕陽中

明程嘉燧詩半江塔影迎帆遠曲巷經聲出院遲

錢希言詩寂寂寺門霜葉裏水禽飛上石浮圖

塔部紀事

佛國記阿難從摩揭國向毗舍離欲般涅槃諸天告阿闍世王卽自嚴駕將士衆追到河上毗舍離諸梨車聞阿難來亦復來迎俱到河上阿難思惟前則阿闍世王至恨還則梨車復怨則于河中央入火光三昧燒身而般泥洹分身作二分一分在一岸邊于是二王各得半身舍利還歸起塔

佛祖統紀明帝永平十年摩騰竺法蘭達雒陽十一年勅城西雍門外立白馬寺十四年帝常幸白馬寺

摩騰進曰寺東何館也帝曰昔有阜夷之復起有光怪民呼聖塚騰曰昔阿育王藏佛舍利八萬四千塔震旦之境有十九處此其一也帝大驚卽與俱往禮拜見圓光涌塔上光中有三佛侍衛驩呼指稱萬歲帝大悅曰不有二大寺焉知大聖遺祐哉乃詔造塔其上高九層二百尺明年有光見于塔有金色手出塔頂天香郁然帝駕幸瞻禮光隨步武

高僧傳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覩形未及其道疑爲矯異有司奏曰有彝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恆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夢神號稱爲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邪卽名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踰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爲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志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

曰此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聽會謂法屬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靈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爲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呈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炎照耀瓶上權自手執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大肅然驚起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于鐵砧礎上使力者擊之于是砧礎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服即爲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爲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

晉書佛圖澄傳劉曜攻洛陽石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秃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秃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劉曜也勒甚悅遂赴洛拒曜生擒之

勒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既而勒果死

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乎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與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于佛寺中

太平御覽後趙尚書張離張良家富事佛起塔佛圖澄謂曰事佛在于淸淨無大慈矜爲心檀越雖儀奉天法而貪悋未已游獵無度積聚不窮方見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也

謝尚書夢其父曰西南有氣至衝人必死勿當其鋒家無一全汝宜修福建塔寺可禳之若未暇立寺可杖頭刻作塔形見有氣來指之可免尚驚懼未及造塔寺遂刻小塔於杖頭恆置左右後果有異氣遙見西南從天而下始如車輪稍漸彌大直衝尚家尚以杖指之氣便廻散闔門獲全氣所經過數里無復孑遺遂於永和四年捨宅造寺名莊嚴寺

太平廣記宋尚書謝晦爲荆州刺使謂塔寺不宜在城間當移之郭外乃自率部下至新寺門遣隊士八十持刀斧毁壞浮圖尊像縱横瓦木傾墜俄而雲霧晻天風塵勃起晦即怖走隊人驚散莫知所以晦等夜夢咸見沙門飛騰空中光明顯赫又見二人形悉丈餘容姿甚偉厲聲嗔曰所行反道尋當自知其後隊人滿身著癩疾經時而死餘人並犯法就終謝晦連年患瘠病後因謀叛合家被誅皆非命而卒

梁書扶南國傳高祖改造會稽鄮縣塔開舊塔出舍利遣光宅寺釋敬脫等四僧及舍人孫照蹔迎還臺高祖禮拜竟即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劉薩何所得也

佛法金湯編梁宣帝諱詧初封岳陽王嘗鎮越州重修甎木二塔先是沙門曇彥與許詢同造此塔未就而詢亾至是彥年百二十歲預告門人曰許元度來也詧至鎮便詣寺訪塔彥出名之曰許元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彥遂以三昧力加之詧即悟前身爲許元度也乃增廣其故宇爲母寶林夫人祈福故

號寶林寺

衡岳志陳慧思禪師居光州大蘇山一日師指巖下曰吾前一生曾此坐禪爲賊斷首尋獲枯骨一聚至西南隅指大石曰吾二生亦曾居此拾髑髏起塔焉又至蒙密處曰此古寺也吾三生嘗托居此地因指人掘之果有僧用器皿及殿宇基址指兩石下得遺骸乃建塔今三生塔是也

魏書釋老志天宮寺皇興中構三級石浮圖榱棟楣楹上下重級大小皆石高十丈鎭固巧密爲京華壯觀

高祖誕載於時起永寧寺構七級浮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爲天下第一

崔光傳神龜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刹之下祗心圖構誠爲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恇惶竊謂未可按禮記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古賢有言策書失於廟堂大人蹶於中野漢書上欲西馳下峻坂袁盎攬轡停輿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

不倚衡如有車敗馬驚奈高廟太后何又云上酎祭廟出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以血汚車輪樂正子春曾參弟子亦稱至孝固自謹慎堂基不過一尺猶有傷足之愧永寧累級閣道回隘以柔懦之寶體乘至峻之重峭萬一蹉跌千悔何及禮將祭宗廟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然後入祀神明可得而通今雖容像未建已爲神明之宅方加雕繢飾麗丹青人心所祗銳觀滋甚登者旣衆異懷若面縱一人之身恆盡誠潔豈左右臣妾各竭虔仰不可獨昇必有扈侍懼或忘慎非飲酒茹葷而已昨風霾暴興紅塵四塞白日晝昏特可驚畏春秋宋衞陳鄭同日而焚伯姬待姆致焚如之禍去皇興中青州七級亦號崇壯夜爲上火所焚雖梓慎裨竈之明尚不能逆覩端兆變起倉卒預備不虞天道幽遠自昔深誡墟墓必哀廟社致敬望塋悽慟入門聳慄適墓不登隴未有昇陟之事傳云公旣視朔遂登觀臺其下無天地先祖之神故可得而乘也內經寶塔高華堪室千萬唯盛言香花禮拜豈有登上之義

獨稱三寶階從上而下人天交接兩得相見超世奇絕莫可而擬恭敬拜跪悉在下級遠存矚眺周見山河因其所眄增發嬉笑未能級級加虔步步崇慎徒使京邑士女公私湊集上行下從理勢已然迄于無窮豈長世競慕一登而可抑斷哉蓋心信爲本形敬乃末恭己正南面者豈月乘峻極旬御層階今經始旣就子來自勸基構已興雕絢漸起紫山華臺郎其宮也伏願息躬親之勞廣風靡之化因立制防班之條限以遏囂汙末歸清寂下竭肅穆之誠上展瞻仰之敬勿踐勿履顯固億齡融教闡悟不其溥歟靈太后不從

洛陽伽藍記綏民里東崇義里內有京兆人杜子休宅地勢顯敞門臨御道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歎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時人未信遂問寺之由緒逸云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始立寺本有三層浮圖用甎爲之指子休園中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甎數十萬兼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

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疎乃服逸言號爲聖人子休遂捨爲靈應寺所得之甎還爲三層浮圖

光寶寺在西陽門外御道北有三層浮圖一所以石爲基形製甚古畫工雕刻隱士趙逸見而歎曰晉朝石塔寺今爲光寶寺也人問其故逸曰晉朝三十二寺盡皆埋滅惟有此寺獨存指園中一處曰此是浴堂前五步應有一井衆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井雖塡塞甎口如初浴堂下猶有石數十枚當時園地平衍菓菜葱靑莫不歎息焉

趙逸至京師步兵校尉李澄問曰太尉府前甎浮圖形製甚古猶未崩毀未知早晚造逸曰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所作汝南王聞而異之拜爲義父

聞義里有燉煌人宋雲與惠生向西域取經入烏場國去王城東南山行八日至如來苦行投身餓虎之處高山巃嵸危岫入雲嘉木靈芝叢生其上林泉婉麗花綵曜目宋雲與惠生割捨行資于山頂造浮圖

一軀刻石隸書銘魏功德

北齊書瑯琊王儼傳儼之未獲罪也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爲澄公所作儼將修之巫曰若動此浮圖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旋失之數旬而敗

佛祖統紀隆化元年詔修鄴都白馬寺佛圖澄所造塔得舍利三盛以寶瓶廣武王邕置水晶鉢行道祈請舍利忽浮水面右轉七匝

三寶感通錄益州郭下法成寺沙門道卓有名僧也大業初雒縣寺塔無人修葺纔有下基卓乃率化四部造木浮圖莊飾備矣塔爲龍護居在西南角井中時有相現側有三池莫知淺深三龍居之人莫敢臨視貞觀十三年三龍大鬬雷霆震擊水火交飛久之乃靜塔如本住人皆拾取龍毛長三尺許黃赤可愛

佛法金湯編宋璟邢州南和人爲廣州節度日入曹溪禮六祖塔誓曰弟子願護大法祈一祥瑞表信言訖微香襲人甘雨傾注璟忻躍賦詩而去

宋高僧傳釋無畏嘗於本院鑄銅爲塔手成模範妙

出人天寺衆以銷冶至廣庭除甚隘慮風至火盛災延寶坊無畏笑曰無苦自當知也鼓鑄之日果大雪蔽空靈塔出爐瑞花飄席衆皆稱歎焉

釋惟忠出家法定寺武德中有枯查沿江而至雕作像首貞觀中寶軌造佛身有僧汎愛樹其浮圖而獲一巨蟹身足二尺餘是塔頗多靈異人或將酒肉乘醉詣聖佛前立見災禍忠於天寶中於寺愈加精苦無何塔爲霆震拔其塔心柱出外忽有小木承代之意衆咸怪之罔測厥由忠乃叩於聖彌勒像告訴天龍合加畏重何輒震擊奪塔心柱耶是知庶女叫而雷擊景公臺誠有所感一日迅雷烈風還同前震覆視之乃龍神送舊柱安置如故當其易柱陰雲四合有四神人以身扶翼立與塔齊忠之感物也

釋定光締構寺宇鑄大鐘計赤金萬餘斤爾日鼓籥飛灰投鑪火熾有祥煙兩道自浮圖相輪最高處出冉冉射上若虹蜺焉萬人引望五色騰凌其塔是阿育王藏舍利之所太和初南蠻蒙嵯顛剽掠入益城分蠻卒舍於寺內廊廡皆烹炙熏灼僧見奔迸時塔

頂出四道濃煙分穗直上空虛至夜蠻蜑靚此奇異乃禁止汙穢此塔先在西北四十餘步天寶末長史章仇兼瓊赴任至劍門見一人長一丈餘持戟當路兼瓊驚問對曰某是大石寺護塔神故來奉迎且有少事咨祈大夫也緣大石寺塔在西南未爲極善今請移東北四十二步伏望便掘石此下以鎮舍利兼瓊曰此易耳遂隱厥形到府數日乃令量其地處先掘果得巨石其深無際促石匠數十人鏨鑿之至夜輒塡滿遣人潛伺之見有白氂數十以喙推石末塞之隨以舌舐其堅如銅鐵矣章仇止令勿鑿遂移塔於今所卽金華舊地基也

尚書故實章仇兼瓊鎭蜀日佛寺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童兒舞于竿杪忽有物狀如雕鶚掠之而去羣衆大駭因而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之上梯而取之則神如癡久之方語云見如壁畫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日飼果實飲饌之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

唐國史補李氏子爲千牛與其儕類登慈恩寺塔窮

危極險躍出檻外失身而墜賴腰帶挂釘風搖久而未落同登者驚倒檻內不能起院僧遥望急呼一寺皆出以救連衣爲繩久乃取之下經宿乃蘇

酉陽雜俎靜域寺萬菩薩堂內有寶塔以小金銅塔數百飾之大曆中將作劉監有子合手出胎七歲念法華經及卒焚之得舍利數十粒分藏于金銅塔中

大興善寺髮塔有隋朝舍利塔下有記云爰在宮中興居之所舍利感應前後非一時仁壽元年十二月八日

京洛寺塔記靖善坊大興善寺不空三藏塔前多老松歲旱則官伐其枝爲龍骨以祈雨蓋三藏役龍意其樹必有靈也

華嚴院塔下有舍利三斗四升移塔之時僧守行建道場出舍利俾士庶覩之唄讚未畢滿地現舍利士女不敢踐之悉出寺外守公乃造小泥塔及木塔近十萬枚葬之今尚有數萬存焉

三寶感通錄雍州仙遊寺立塔天降陰雪舍利將下日光朗照及入函雲合

岐州鳳泉寺立塔感文石如玉爲函又獲雙樹鳥獸等基石變如水晶

涇州大興國寺立塔三處各送舊石非世所有合用爲函恰然相可

秦州靜念寺立塔定基已瑞雲再覆雪下草木開花入函光照聲贊

華州思覺寺立塔初陰雪將下舍利日照五色氣光數丈覆塔上屬天雨華

同州大興國寺立塔值雨及舍利入函日出光繞于日十二月內夜光照五十里

蒲州棲巖寺立塔地震山吼聞鐘鼓聲又放光五道二百里皆見

并州無量壽寺立塔初昏雲舍利至乃日照將入函放光明天神無量

定州恆嶽寺立塔異公來施布負土忽失之舊無水忽有水來前後非一

相州大慈寺立塔陰雪將下舍利入函日出下後復合天雨奇華前後非一

鄭州定覺寺立塔感光如流星入寺設一千人供萬餘人食不盡

嵩州閒居寺立塔感兎來輿所初陰雪將下日明入函訖雲復合

亳州開寂寺立塔界內無石別處三石合而成函基至磐石有二泉井夾之

汝州興世寺立塔初雪將下日出入函雲合

泰州岱嶽寺立塔廟夜鼓聲三重門自開騎自廟出迎光相非一

青州勝福寺起塔掘基遇自然盤石函將入有光明

牟州巨神山寺立塔獲紫芝二陰雲將下日開閉訖還合

隋州智門寺立塔掘基得神龜甘露降黑蜂繞龜有似符文

襄州大興國寺立塔初天陰將下日明入函雲合

揚州西寺立塔久旱舍利入境夜雨大洽

蔣州棲霞寺立塔鄉人先夢佛從西北來入寺舍利至恰如所夢

吳州大禹寺立塔舍利凡渡五江風波皆不起又放光獲紫芝

衡州衡嶽寺立塔四遇逆風順水峰上白雲闊二丈直至其所三帀乃散

桂州緣化寺立塔未至十里鳥有千許夾輿行飛入城乃散

番州靈鷲寺立塔坑內有神仙雲氣像

益州法聚寺立塔初晦冥將下日朗奄已便暗

廓州法講寺立塔初行郊西爾夜廓州光高數丈從東來入地內外皆見

瓜州崇教寺起塔洧州官人王威送流人九十道逢舍利放之爲期其囚被放十里一期無一逃者

太平廣記唐天祐中太原僧惠照因夢鎭州南三十里廢相國寺中埋鐵塔特往訪之至界上爲元戎王中令鎔所知延在衙署供養衙將任友義慮是鄰道諜人或致不測懇要詰而逐之元戎始疑惠具以尋塔爲對遽差於府南三十里訪之果得相國寺古基掘其殿砌之前得鐵塔上刻三千人姓名悉是現在

常山將校親軍唯任友義一人無名乃知冥數前定刻斯塔者何神異哉

聞奇錄僧子捷建靈隱高峰浮圖養一花犬每隨工徒銜塼置于塔所又寺人於荒榛間收得一石佛而少右耳犬即跑古寺基深可三尺取得佛耳塔成乃斃

佛祖統紀晉少帝開運元年六月吳越王錢弘佐遣僧慧龜往雙林開善慧大士塔得靈骨十六片紫金色舍利無數紫芝之生于龕牀雙虎伏于壙下祥雲蔽山甘雨灑地乃奉迎舍利靈骨并淨瓶香爐扣門椎諸物至錢塘安光冊殿供養建龍華寺以其骨塑大士像

夢溪筆談錢氏據兩浙時於杭州梵天寺建一木塔方兩三級錢帥登之患其塔動匠師云未布瓦上輕故如此乃以瓦布之而動如初無可奈何密使其妻見喻皓之妻貽以金釵問塔動之因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層布板訖便實釘之則不動矣匠師如其言塔遂定蓋釘板上下彌束六幕相聯如胠篋人履其板

六幕相持自不能動人皆伏其精練

佛祖統紀吳越王錢俶天性敬佛慕阿育王造塔之事用金銅精鋼造八萬四千塔中藏寶篋印心呪經布散部內凡十年而訖功

佛法金湯編王延羲審知少子王度僧萬一千人嘗于城南西阜建石塔七層功未半光發如蓋者三夕既成光耀際天又三夕王生慰幸遂額其塔曰淨光又建寺其下

儒林公議太宗志奉釋老崇飾宮廟建開寶寺靈感塔以藏師舍利臨瘞爲之悲涕興國寺構二閣高與塔侔以安大像遠都城數十里已在望登六七級方見佛殿腰腹佛指大皆合抱觀者無不駭愕兩閣又開通飛樓爲御道殿塔排空金碧照耀皆一時之盛觀自景祐初至慶曆中不十年間相繼焚燬略無遺焉

佛祖統紀端拱二年開寶寺建寶塔成八隅十一層三十六丈上安千佛萬菩薩塔下作天宮奉安阿育王佛舍利皆杭州塔工喩浩所造凡八年而畢賜

名福勝塔院安舍利日上肩輿微行自手奉藏有白光起小塔一角大塔放光同照天地士庶焚香獻供者盈路內侍數十人求出家掃塔上謂近臣曰我宿世曾親佛座但未通宿命耳詔直學士院朱昻撰塔銘謂曰儒人多薄佛向中竺僧法遇乞爲本國佛金剛座立碑學士蘇易簡爲之指佛爲夷人朕惡其不遜遂別命製之卿宜體此意

歸田錄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喩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喩都料爲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臥則交手於胷爲結構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佛祖統紀沙門繼全自西天還得佛舍利建塔于揚州

畫墁錄李允則知雄州興工起築州城又建浮圖九

層躬修供具不日成之既而下瞰幽級瞭然如指諸掌

曾應龍括異志資聖寺在海鹽縣西本普明院天禧二年賜今名寺有寶塔極高峻層層用四方燈點照東海行舟者皆望此爲標的焉爲功甚宏有海濱業戸某與兄弟泛舟入洋口接鮮風濤驟惡舟楫悉壞俱溺于海而死其家日夕號泣一夕夢其夫歸曰我未出海時先夢神告曰來日有風波之厄不可往吾不信遂死于此初墜海時彈指隨波已去數百里神欲收我不可及今在海潮鬼部中極苦每日潮上皆我輩推擁而來他佛事祭享皆爲諸鬼奪去我不可得獨有資聖塔燈光明功德浩大耳其妻因罄家資入寺設燈願次夕又夢夫來謝云今得升一等矣

宋史姜遵傳遵知永興軍太后嘗詔營浮圖遵毀漢唐碑碣代磚甓既成得召用

余靖傳靖爲右正言修起居注開寶寺靈感塔災復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朝廷所宜戒懼以答天意聞嘗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閱視道路傳言舍利

在內廷有光怪竊恐巧佞之人推爲靈異惑亂視聽再圖營造臣聞帝王之道能勤儉厥德感動人心則雖有危難後必安濟今自西陲用兵國帑虛竭民亾儲蓄十室九空陛下若勤勞罪己憂人之憂則四民安居海內蒙福如不恤民病廣事浮費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若以舍利經火不壞遽爲神異卽木在土中火所不及若言舍利皆能出光怪必有神靈憑之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衞爲火所毀況藉其福以庇民哉

野老記聞蔡元長題泗州塔名泗州大聖之塔及魯直過改題爲大聖僧伽之塔

佛祖統紀英宗熙寧五年詔衡州迎常寧資福寺玉塔入京師塔高一尋略以玉石阿育王所造第九塔也或夜中騰光明旦往瞻敬者必獲舍利

道山清話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初夜開寶寺塔表裏通明徹旦禁中夜遣中使齎降御香寺門已閉旣開寺僧皆不知也寺中望之絕無所見去寺漸明後二日宣仁上僊

佛祖統紀元符元年袁州木平山有舍利石塔自然出現夜放五色虹光有丈六佛在月輪中觀音羅漢列侍左右

可談熙寧癸丑先公登第天子擢居第一爲權臣所軋故居第二大父頗不平湖州道場山有老僧爲大父言此非人事道場山在州南離方文筆山也低于他州故未有魁天下者僧乃丐緣即山背建浮圖望之如卓一筆既成語州人曰後三十年出狀元大觀賈安宅政和莫儔相繼爲廷試魁此吾家事非誕也

墨莊漫錄泗州普照寺僧伽塔建炎戊申二月二日災秀州華亭普照寺亦以是日焚其塔亦甚雄盛可亞于泗上也

浙江通志淨土寺有塔每夜令行者募油錢燃燈至曉不滅江海道途之人望以爲號紹興中塔上燈至二更忽滅寺僧疑行者乾沒油錢問之左右答曰每夜至更盡時則有如人形一羣飛自西來啾啾呼噉集塔上燈即滅寺僧疑其言次夜自登塔伺之至更時果有一羣約十餘人來塔上各蘸油敷瘡僧直前

問之衆叩首曰某等乃淮上陣亡卒也見三寶慧光乞油數刀箭瘡痕即愈便可托生僧問此番托生何道衆軍作四隊前後答應後世當生爲富貴人只待此燈油瘡痕平愈便超度矣僧由是多買油更益燈滿塔上每夜鬼衆仍集取油數瘡半年漸少久之不復來矣

宋史程大昌傳大昌爲秘書少監兼中書舍人六合塔寺僧以鎮潮爲功求內降給賜所置田産仍免科徭大昌奏僧寺既違法置田又移科徭于民奈何許之況自修塔之後潮果不齧岸乎寢其命

曾應龍括異志吳躍龍余友吳宗禮達之之子也乙卯與余友鄉舉同廊就試是歲俱發小薦而躍龍實爲亞榜賦魁實通榜詞賦之第八也揭曉之夕夢登七層寶塔已及六層止餘一層欲上之間忽見一人星冠雲帔若天尊像叱曰此鴈塔也汝何人輒登此連步遂下迤邐至塔外遂坐其傍驚而寤及榜至乃在七名之外余親見其說

桯史余至泗親至僧伽塔下中爲大殿兩旁皆荆榛

瓦礫之區塔院在東廂無塔而有院後以土石甃洞作兩門中爲巖穴設五百應眞像大小不等或塑或刻皆左其衽余以先妣素敬釋氏奉其一于笈中以歸殿上有十六柱其大皆尺有半八觚色黯淡如暈錦正今和州土碼碯也和之產紹興間始剖山得之不知中原何時已有此前六條特異皆晶明如纏絲承梁者二高皆丈有六尺其左者色正紅透時暑日方出隱柱而觀燦然晃明天下奇物也泗人爲余言唐時張刺史建殿而高麗有僧以六柱至航海入淮一龜趺露立云舊有碑載其事今不存莫識信否塔有影前輩傳記雜書之余至之明日適見于城中民家亟往觀焉信然泗固無塔而影儼然在地殊不可曉或謂影之見爲不祥泗尋蕩棄其應歟殿柱聞郭倪欲載以還維揚今不知何在

癸辛雜識武林右司理院昔爲僧寺有大石塔在焉風雨陰晦之夕或現一燈於上則府主必移易獄有故甲戌歲范元章攝右獄日親見之此燈或多至六燈兩兩相並於塔之半其色淡紅而微青凡數見之

陶朱新錄通判監酒趙師曰昔見金塔一座焉所以舶商自來有富貴眞臘之寶者想爲此也百塔山在南門外半里餘俗傳魯般一夜造成魯般墓在南門外一里許周圍可十里石屋數百間東池在城東一里周圍可百里中有石塔石塔之中有臥銅佛一身臍中常有水流北池在城北五里中有金方塔一座石屋數間金獅子金佛銅像銅牛銅馬之屬皆有之國宮在金塔金橋之北近北門周圍可五六里其莅事處有金窻櫺左右方柱上有鏡約四十五枚列於窻之傍其下爲象形聞內中多有奇處防禁甚嚴不可得而見也其內中金塔國主夜則臥其下土人皆謂塔之中有九頭蛇精乃一國之土地主也係女身每夜一見國主則先與之同寢交媾雖其妻亦不敢入二鼓乃出方可與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見則番主死期至矣若番主有一夜不往則又獲災禍

昨夢錄滑臺南一二里有沙觜橫出半河上立浮圖亦不甚高大河水泛溢之際其勢橫怒欲沒孤城每至塔下輒怒氣遽息若不泛溢時及過滑臺城址則

橫怒如故此殆天與滑臺而設也塔中安佛髮長及二丈有奇拳爲巨螺其大如容數升物之器髮之色非赤非青非綠人間無此色也髮根大於人指自根至杪漸殺焉使兩人對牽之人自其中來往無礙塔有賜名忘之矣

談圃某罷泰州幕時攜家人謁泗州雍熙塔見聖容不悅如怒色復歸高郵大病相繼一子夭後調官西上復拜塔下見其容甚悅遂有六察之薦劉士彥爲泗州日病甚其女刲股肉以進夜夢普照云我已與汝取得藥來明日有徐州尼劉鄉人也來獻袈裟於塔下方掛塔之次于聖像中得藥一帖題云和州歷陽縣秦家治風藥服之香氣徹頂即日遂安

佛祖統紀婺州女子曾志願開雙林大士塔見頂足連環齒牙不壞迎出塔供養四十九日復藏于塔

入越記光孝寺後飛來山巔有塔采絢甚華塔下有鰻井乃小石竅自唐以來神之謂鰻能時出祅祥近世不復見矣

蘇州府志報國講寺在景德寺西舊在崑山縣治西

名九品觀堂相傳其地本屠沽所聚寺僧師諒一夕夢神人告曰此地當作道場鑿地爲沼當有石塔現寤而言之建造果得石塔上刻元幹僧師諒九品觀堂元泰定甲子僧判本荃改建於此勅賜今額

元史英宗本紀至治元年六月作金浮圖于上都藏佛舍利

五行志至正二十八年六月壬寅彰德路天寧寺塔忽變紅色自頂至踵表裏透徹如鍜鐵初出於爐頂上有光燄迸發自二更至五更乃止癸卯甲辰亦如之先是河北有童謠云塔兒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兒紅朱衣人作主人公

輟畊錄吳江華嚴寺浮圖之顛望之二矢著其上鏃羽宛然可辨相傳宋南渡初金人粘罕乘快一發而中又賈似道出督時祝矢自誓亦中焉故留題者有至今塔杪留遺跡猶是元戎金僕姑之句大德庚子其寺主僧善信大修浮圖更其顚而新之視向二矢實圓鐵條二交貫橫亙蓋必昔人以之輔顚且以防鸛鶴之巢故耳傳者所謂大妄也且著此以袪後世

之惑長樂郭德基嘗有華嚴塔穎辨疑行於時葢郭嘗官此州目擊其非

名山藏典謨記成化十年三月崇王之國大應法王劄實巴死有旨如大慈法王例建塔葬之撥官軍四千供役禮科給事中王坦言劄實巴夷狄人假名釋氏陛下待之殊禮封之顯號特借此以撫其種類使不患邊耳如例祭葬之足矣而祭祀之品逾於王者造塔之費幾於山陵今畿甸飢饉連年餓殍載路即以是費拯流離垂死之民豈不愈於厚一荒誕之胡僧哉上曰給事中言濫矣大應法王造塔比大慈法王已減三之二不許

明通紀弘治十六年詔建壽塔於朝陽門外既而罷之時大學士劉健等上言前代人主信佛莫如梁武帝卒餓死臺城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爲明鑒我祖宗相傳以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蠹財惑衆何關於治欲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疏入有旨報罷

金剛持驗明弘治間嘉興府眞如塔圮僉議大修時

一頭陀僧名懷林曳三丈長鐵鏈募二十餘年塔工始畢卽回首於塔中至今肖像祀之

莘野纂聞浮圖九級負吳城臥龍街上作爲雄鎭正德壬申五月六日有火自空而來流爲烏其聲殷殷然與雷相薄而風雨隨之火愈熾延及如來示寂像亦入茶毘自內城而外烟燄燭天見者駭目往觀之則向來金碧之飾土木之費蕩然盡矣因歎息久之以爲佛有靈乎有靈則護之胡乃自滅如此遂循廊而行得一碑爲宋濂撰相傳創於孫吳再新於蕭梁又再新於趙宋所謂東坡施金龜以藏舍利者卽其所也未幾流聞日急俗以爲兆而竟不驗然則浮圖之興替常也奚怪焉

福建通志萬歲寺在九仙山之西有浮圖七級曰定光塔唐天祐中閩王審知建梁開平中表請上祝聖壽曰萬歲塔元黃鎭成重建定光塔明嘉靖中雷震萬壽寺塔藩司屠僑詣寺拜火天方雨急以雨衣藉地拜至三塔頂所覆鐵鼎忽然墜地大書曰諸天及人無由見鼎地搖三日天雨四花土田三變今古同

時居人握閩雨衣三拜其事甚奇

冬遊記略出郭宛復而西觀辟支洞洞甚小且傾仄下至禪堂已昏黑初二日早起就禪堂前右室中閉門觀塔影影從門孔中入倒懸向下無問陰晴皆得見之

松江府志松江元時有四塔西曰普照又西曰延思西南曰超果東南曰興聖夏監運家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內有一塔影長五寸許倒懸於西壁之上不知從何而來然不常有或時見之是不可曉也今四塔惟興聖獨存影之所見人云其家反不利近歲或見於城西南黃泥漊中其地去寺既遠城郭蔽虧了不相及是又不可曉也

塔部雜錄

阿含經有四種人應起塔一如來二辟支佛三聲聞四輪王

釋迦氏譜忉利城東照明園佛髮塔城南粗澀園佛衣塔城西歡喜園佛鉢塔城北駕御園佛牙塔大論云天帝取菩薩髮天上城東立塔取寶衣立衣塔此未成佛前者按經律人中有四大塔生處塔在迦維羅衞國林微園中成道塔在摩揭提國善勝道場元吉樹下轉法輪塔在波羅柰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涅槃塔在拘夷那竭國力士生地秀林雙樹間又按聖迹記有四大塔祐云至人處世利益弘大髮爪衣鉢咸爲法事故能寶塔覆起廣被天人造塔之源非惟散身而已

法苑珠林塔義梵漢不同翻譯前後致有多名文有訛正所云塔者或云塔婆此云方墳或云支提翻爲滅惡生善處或云斗藪波此云護讚若人讚歎擁護歎者西梵正音名爲窣堵波此云廟廟者貌也卽是靈廟也

安塔有三意一表人勝二令他信三爲報恩若是凡夫比丘有德望者亦得起塔餘者不合

十二因緣經云有八人得起塔一如來二菩薩三緣覺四羅漢五阿那含六斯陁含七須陁洹八輪王若輪王已下起塔安一露盤見之不得禮以非聖塔故初果二露盤乃至如來安八露盤八盤以上並是佛塔

中山詩話泗州塔人傳下藏眞身後閣上碑道興國中塑僧伽像事甚詳退之詩曰火燒水轉掃地空則

眞身焚矣塔本喻都料造極工巧俗謂塔頂爲天門蘇國老詩曰上到天門最高處不能容物只容身以譏在位者

歸田詩話荊公詠北高峰塔云飛來峰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鄭丞相清之詠六和塔云經過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臥舊林丘二詩皆自喻荊公作于未大用前鄭作于既大用後然卒皆如其意不徒作也

演繁露通典載馬韓祭鬼神立蘇塗建大木以垂鈴鼓注蘇塗有似浮塗按浮塗卽浮圖浮圖卽塔也

鼠璞予得唐鴈塔題名石刻細閱之凡留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新進士也唐進士特於曲江宴賞之暇有此會猶今北使過錢塘例于浙江觀潮天竺燒香耳若泛以鴈塔題名爲登第慶賀之辭則觀潮燒香亦可顯言穹廬之來使乎

長者言偶與諸友登塔絕頂謂云大抵做向上人決要士君子鼓舞只如此塔甚高非與諸君乘興覽眺

必無獨登之理既上四五級若有倦意又須賴諸君慫慂此去絕頂不遠既到絕頂眼界大地位高又須賴諸君提撕警醒跬步少差易至傾跌只此便是做向上一等人榜樣也

三藏法數四梵福一未起塔處起塔塔梵語具云塔婆華言高顯謂人能起塔者當來之世受初禪天福經云若有善信男子女人求梵天福者未曾起塔婆處于中能起是爲初受梵天之福也

四處立塔一生處立塔謂諸佛降生之處卽應起塔如今釋迦牟尼佛在毘藍園內無憂樹下降生卽於其處立塔也二得道處立塔謂如來得道在摩揭提國菩提樹下卽於其處立塔也三轉法輪處立塔謂如來轉法輪其處不定或在寂場或在鹿苑或在天上等卽於其處立塔也四涅槃處立塔梵語涅槃華言滅度謂如來在俱尸那城娑羅雙樹間入滅卽於其處立塔也

八種人起塔一如來塔如來有三義若云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此法身義也第一義諦名如正覺名來此

報身義也乘如實道來成正覺此應身義也謂如來萬德悉備三覺俱圓天上人間所共尊仰是故滅後應當起塔供養二菩薩塔菩薩梵語具云菩提薩埵華言覺衆生又云覺有情謂菩薩上求佛道下化衆生憫物情重隨類現身度脫無量是故滅後應當起塔供養三緣覺塔謂觀十二因緣覺眞諦理故名緣覺以其三界生死已盡能爲人天而作福田應當起塔供養四阿羅漢塔梵語阿羅漢華言無生又云無學又云應供謂三界生死已斷故名無生以其煩惱已盡無法可學故名無學以其應受人天供養爲世福田故名應供是故滅後應當起塔供養五阿那含塔梵語阿那含華言不來謂斷欲界惑盡不來欲界受生故名不來以其應受人天供養爲世福田是故滅後應當起塔供養六斯陀含塔梵語斯陀含華言一來謂欲界有九品思惑前之六品已斷後之三品尚在更須欲界一番受生故名一來以其應受人天供養是故滅後應當起塔供養七須陀洹塔梵語須陀洹華言預流謂斷三界見惑已盡預入聖道法流

故名預流以其應受人天供養爲世福田是故滅後應當起塔供養八轉輪王塔謂轉輪聖王雖未斷惑未出三界然以福德之力治四天下又以十善化育羣生爲世之所尊敬是故滅後應當起塔供養

起塔有六意一爲表人勝謂如來三界至尊最勝無比故建塔以表之令人瞻禮而歸敬也二令生淨信謂建造佛塔蓋令一切衆生瞻仰頂禮而生崇重正信之心也三令標心有在謂建造佛塔蓋令一切衆生心有所向而敬慕歸依也四令供養生福謂建造佛塔蓋令一切衆生至心恭敬供養則能生諸福利也五爲報恩行事謂建造佛塔非唯利益于己身蓋將報答四恩而畢無邊之行願也六生福滅罪謂建造佛塔非唯生自己之福滅自己之罪蓋令一切衆生凡瞻覩頂禮者無不生一切福滅一切罪也

諸經要集毘婆沙論云若人起大塔如來生處轉法輪處若人取小石爲塔其福等前大塔所爲尊故若爲如來大梵起大塔或起小塔以所爲同故其福無異

賢者五戒經云旋塔三帀者表敬三尊一佛二法三僧亦念滅三毒一貪二瞋三癡

三千威儀云遶塔有五事一低頭視地二不得蹈蟲三不得左右顧視四不得唾塔前地上五不得中住與人語

增一阿含經云塔中不應禮餘人

十誦律云佛塔聲聞塔前自他不得禮

五百問事云佛塔前禮餘人得罪

毗尼母論云不得著革屣富羅入塔五百問事云若是潔淨靴履鞋韈等得著禮拜

三千威儀經云掃塔上有五事一不得著履上二不得背佛掃塔三不得取上善土持下棄四不得取下佛像上故華五當日過澡手自持淨巾拂拭佛像復有五事一當先灑地二當使調三當待燥四不得逆掃五不得逆風掃復有五事一不得去善土二當自手拾草三當取中土轉著下處四不得令四角掃處有迹五掃塔前六步使淨

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淨心供養衆僧掃如來塔命

終生意樂天身無骨肉亦無汗垢香氣能熏一百由旬其身淨潔猶如明鏡

若有衆生識于福田見有佛塔風雨所壞若僧房舍以福德心塗飾治補復教他人令治故塔命終生白身天其身鮮白入珊瑚林與諸天女五欲自娛業盡還退若生人中其身鮮白

雜寶藏經云若掃僧房一閻浮提不如掃佛塔一手掌

無垢清淨女問經云掃塔得五功德一自心清淨他人見生清淨心二爲他愛三天心歡喜四集端正業五命終生善道天中

增一經云掃佛塔有五法一水灑地二除去瓦石三平正其地四端意掃地五除去穢惡地既淨已隨能持一枝香華散布地上供養得福無量

塔部外編

法苑珠林唐貞觀二十一年荊州大興國寺塔西南柱無故有聲人往看之乃見有金銅佛頭出如是日日漸出經三夕方盡長六尺許是立佛道俗咸異之

宋高僧傳釋懷信居處廣陵武宗爲趙歸眞排毀釋門將欲湮滅教法有淮南詞客劉隱之薄遊四明旅泊之宵夢中如泛海焉迴顧見塔一所東度見是淮南西靈寺塔其塔峻峙制度校胡太后永寧塔少分耳其塔第三層見信憑欄與隱之交談且曰暫送塔

過東海旬日而還數日隱之歸揚州卽往謁信信曰記得海上相見時否隱之了然省悟後數日天火災塔俱盡白雨傾澍傍有草堂一無所損由是觀之東海人見永寧塔不謬矣

聞見近錄史朝請琳云通判許州有路分都監郭虞卿妻乳母禮塔數年禮數將滿嘗以薏苡記其數薏苡忽自器中跳躑視之舍利滿前皆自薏苡中出凡得數勺須臾所禮銀塔中靈光煥然舍利如雨又須臾乳媼兩膝生舍利無數禮塔則舍利隱痛媼益勤不懈數日失塔所在

老學庵筆記宣和末有巨商捨三萬緡裝飾泗州普照塔煥然一新建炎中商歸湖南至池州江中一日晨興忽見一塔十三級浮水上南來金碧照耀而隨波傾颭若欲倒者商舉家及舟師人人見之皆驚怖誦佛及漸近有僧出塔下舉手揖曰元是裝塔施主船淮上方火災大師將塔往海東行化去語未竟忽大風作塔去如飛遂不見未幾乃聞塔廢於火舒州僧廣勤與商船同行親見之

學佛考訓天竺人尸羅有道術嘗於指端出浮圖一層高三尺諸神仙張旛蓋繞塔而行長不過五六分皆唱梵唄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二十五卷目錄

僧部彙考

魏書（釋老志）

翻譯名義（和尚）

僧部列傳一

後漢

攝摩騰　竺法蘭

安清　支婁迦讖（附竺佛朔　安元　嚴佛

（調　支曜　康巨　康孟詳　竺大力）　惠明

魏

曇柯迦羅（附康僧鎧　曇帝　帛延）　朱士行

吳

維祇難（附法立　法巨）　康僧會

青蓮僧　僧智益

晉一

竺曇摩羅刹　竺法乘（附竺法行　竺法存）

揵陀勒　訶羅竭

支孝龍　帛遠（附帛法祚）

耆域　竺道潛（附竺法友　竺法蘊　竺法濟）

（康法識）　康法朗（附令韶）

帛尸梨蜜　安慧則（附康慧持）

竺僧顯　佛圖澄

神異典第一百二十五卷

僧部彙考

魏書

釋老志

漢孝明帝夜夢金人項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乃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凡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

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識神常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無數形藻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僧譯爲和命衆桑門爲息心比丘爲行乞其爲沙門者初修十誡曰沙彌而終於二百五十則具足成大僧皆以五戒爲本隨事增數在於防心攝身正口心去貪忿癡身除殺婬盜口斷妄雜諸非正言總謂之十善道能具此謂之三業清淨凡人修行粗爲極云可以達惡善報漸階聖迹初階聖者有三種人其根業太差謂之三乘聲聞乘緣覺乘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爲名此三人惡迹已盡但修心盪累濟物進德初根人爲小乘行四諦法中根人爲中乘受十二因緣上根人爲大乘則修六度雖階三乘而要由修進萬行拯度億流彌長遠乃可登佛境矣

翻譯名義

和尚

和尚梵本正名鄔波遮迦傳至于闐國翻爲和尚義淨云鄔波陀耶此云親教師故和尚有二種一依教卽受業也二依止卽稟學也

僧部列傳一

後漢

攝摩騰

按高僧傳攝摩騰本中天竺人善風儀解大小乘經嘗游化爲任昔經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法爲地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鋒鏑方始會是爲益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由是顯譽逮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羣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

奉荅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爲然卽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乃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賞接于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但大法初傳未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少時卒於雒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國國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卽以啓王王卽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爲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竺法蘭

按高僧傳竺法蘭亦中天竺人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爲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游化遂相隨而來會彼學徒留礙蘭乃間行而至既達雒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愔於西域獲經卽爲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

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惟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爲始也愔又于西域得畫釋迦倚像是優田王栴檀像師第四作既至雒陽明帝卽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不知可問西域梵人後法蘭既至衆人追以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刧火洞燒此灰是也朔言有徵信者甚衆蘭後卒于雒陽春秋六十餘矣

安清

按高僧傳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剋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羣鷰忽謂伴曰鷰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奇之故儁異之聲早被西域高雖在居家而奉戒精峻王薨便嗣父位乃深惟苦空厭離形器行服既畢遂讓國於叔出家修道博曉經藏尤精阿毗曇學諷持禪經備盡其妙既而遊方弘化遍歷諸國以

漢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機敏一聞能達至止未久卽通習華言于是宣譯衆經改梵爲漢出安般守意陰持入經大小十二門及百六十品初外國三藏衆護撰述經要爲二十七章高乃剖析護所集七章譯爲漢文卽道地經也其先後所出經論凡三十九部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辨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亹亹而不倦焉高窮理盡性自識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値施主不稱每輒懟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懃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旣而遂適廣州値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曰眞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來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伸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塡陌莫不駭其奇異旣而神識還爲安息王太子卽今時世高身也高游化中國宣經事畢値靈帝之末關雒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邦亭湖

廟此廟舊有威靈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懾影高同旅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便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嗔怒今爲䢼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嗔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何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于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幷襍寶物可爲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讚唄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間便達豫章即以廟物爲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跽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䢼亭廟神得離惡形矣于是廟神歇矣無復

靈驗後人于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己少年時少年尚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緣歎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游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懃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高旣王種西域賓旅皆呼爲安侯至今猶爲號焉天竺國自稱書爲天書語爲天語音訓詭蹇與漢殊異先後傳譯多致謬濫唯高所出爲羣譯之首安公以爲若及面稟不異見聖列代明德咸贊而思焉余訪尋衆錄紀載高公互有出沒將以權迹隱顯應廢多端或由傳者紕繆致成乖角輒備列衆異庶或可論按釋道安經錄云安世高以漢桓帝建和二年至靈帝建寧中二十餘年譯出三十餘部經又別傳云晉太康末有安侯道人來至桑垣出經竟封一函於寺云後四年可開之吳末行至揚州使人貨一箱物以買一奴名

福善云是我善知識仍將奴適豫章度䢼亭廟神爲立寺竟福善以刀刺安侯脅於是而終桑垣人迺發其所封函材理自成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惠傳禪經者比丘僧會是日正四年也又庾仲雍荊州記云晉初有沙門安世高度䢼亭廟神得財物立白馬寺於荊城東南隅宋臨川康王宣驗記云蟒死於吳末曇宗塔寺記云丹陽瓦官寺晉哀帝時沙門惠力所立後有沙門安世高以䢼亭廟餘物治之然道安法師既校閱羣經詮錄傳譯必不應謬從漢桓建和二年至晉太康末凡經一百二十餘年若高公長壽或能如此而事不應然何者案如康僧會注安般守意經序云此經世高所出久之沈翳會有南陽韓林潁川大業會稽陳惠此三賢者信道篤密會共請受乃陳惠注義余助斟酌尋僧會以晉太康元年已死而乃云此經出後久之沈翳又世高封函之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惠傳禪經者比丘僧會然安般所明盛說禪業是知封函之記信非虛作既云二人方傳吾道豈容與共同世且別傳自云傳禪經者比丘僧會

會已太康初死何容太康之末方有安侯道人首尾之言自爲矛盾正當隨有一書謬指晉初于是後諸作者或道太康或言吳末雷同奔競無以校焉旣晉初之說尚已難實而曇宗記云昔哀帝時世高方復治寺其爲謬諸過乃懸矣

支婁迦讖（附竺佛朔 安元 嚴佛調 支曜 康巨 康孟祥 竺大力）

按高僧傳支婁迦讖亦直云支讖本月支人操行純深性度開敏稟持法戒以精懃著稱諷誦羣經志在宣法漢靈帝時遊于雒陽以光和中平之間傳譯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舟首楞嚴等三經又有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餘部經歲久無錄安公校定古今精尋文體云似讖所出凡此諸經皆審得本旨了不加飾可謂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後不知所終時有天竺沙門竺佛朔亦漢靈之時齎道行經來適雒陽卽轉梵爲漢譯人時滯雖有失旨然棄文存質深得經意朔又以光和二年于雒陽出般舟三昧讖爲傳言河南雒陽孟福張蓮筆受時又有優婆塞安元安息國人志性貞白深沈有理致博誦羣經多所通習亦以漢

靈之末游賞雒陽以功號曰騎都尉性虛靖溫恭常以法事爲己任漸解漢言志宣經典常與沙門講論道義世所謂都尉者也元與沙門嚴佛調共出法鏡經元口譯梵文佛調筆受理得音正盡經微旨郢匠之美見述後代調本臨淮人綺年穎悟敏而好學世稱安侯都尉佛調三人傳譯號爲難繼調又撰十慧亦傳於世安公稱佛調出經省而不煩全本巧妙又有沙門支曜康巨康孟祥等並以漢靈獻之間有慧學之譽馳于京雒曜譯成具定意經及小本起等巨譯問地獄事經並言直理旨不加潤飾孟詳譯中本起及修行本起先是沙門曇果于迦維羅衛國得梵本孟詳共竺大力譯爲漢文安公云孟詳所出奕奕流便足騰元趣也

按佛祖統紀建安十四年二十二祖鶴勒那于月氏國以法藏付師子尊者先是鶴勒那弟子竺大力等來雒陽與康猛同譯興起本行經忽于館所有白光見大力斂容有間曰此我師入滅之相大力康猛支曜康巨等皆善方言終漢之世譯經三百餘部

惠明

按浙江通志漢惠明姓王氏錢塘人居蔣州山間值雪路塞七日不食至荊州四望山見有二虎爭鬭以杖格解焉

魏

曇柯迦羅（附康僧鎧　曇帝　帛延）

按高僧傳曇柯迦羅此云法時本中天竺人家世大富常修梵福迦羅幼而才悟質像過人詩書一覽皆文義通暢善學四韋陀論風雲星宿圖讖運變莫不該綜自言天下文理畢己心腹至年二十五入一僧房見法勝毗曇聊取覽之茫然不解慇懃重省更增惛漠乃歎曰吾積學多年浪志墳典遊刃經籍義不再思文無重覽今覩佛書頓出情外必當理致鉤深別有精要于是齎經入房請一比丘略爲解釋遂深悟因果妙達三世始知佛教宏曠俗書所不能及乃棄捨世榮出家精苦誦大小乘經及諸部毗尼常貴游化不樂專守以魏嘉平中來至雒陽于時魏境雖有佛法而道風訛替亦有衆僧未稟歸戒正以剪落

殊俗耳設復齋懺事法祠祀迦羅既至大行佛法時諸僧共請迦羅譯出戒律迦羅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廣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譯出僧祇戒心止備朝夕更請梵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乎此迦羅後不知所終時又有外國沙門康僧鎧者亦以嘉平之末來至雒陽譯出郁迦長者等四部經又有安息國沙門曇帝亦善律學以魏正元之中來遊雒陽譯出曇無德羯磨又有沙門帛延不知何許人亦才明有深解以魏甘露中譯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凡六部經後不知所終

朱士行

按高僧傳朱士行潁川人志業方直歡沮不能移其操少懷遠悟脫落塵俗出家已後專務經典昔漢靈之時竺佛朔譯出道行經即小品之舊本也文句簡略意義未周士行嘗于洛陽講道行經覺文意隱質諸未盡善每歎曰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跡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闐果得梵書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弗如

檀此言法饒送經梵本還歸洛陽未發之頃于闐諸小乘學衆遂以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王爲地主若不禁之將斷大法聾盲漢地王之咎也王卽不聽齎經士行深懷痛心乃求燒經爲證王卽許焉於是積薪殿前以火焚之士行臨火誓曰若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命也如何言已投經火中火卽爲滅不損一字皮牒如本大衆駭服咸稱其神感遂得送至陳留倉垣水南寺時河南居士竺叔蘭本天竺人父世避難居于河南蘭少好遊獵後經暫死備見業果因改厲專精深崇正法博究衆音善梵漢之語又有無羅叉比丘西域道士稽古多學乃手執梵本叔蘭譯爲晉文稱爲放光般若皮牒故本今在豫章至太安二年支孝龍就叔蘭一時寫五部校爲定本時未有品目舊本十四匹縑今寫爲二十卷士行遂終於于闐春秋八十依西方法闍維之薪盡火滅屍猶能全衆咸駭異乃呪曰若眞得道法當毀敗應聲碎散因斂骨起塔焉後弟子法益從彼國來親傳此事故孫綽正像論云士行散

形於于闐此之謂也

吳

維祇難（附法立 法巨）

按高僧傳維祇難本天竺人也世奉異道以火祀爲上時有天竺沙門習學小乘多行道術經遠行逼暮欲寄難家宿難家既事異道猜忌釋子乃處之門外露地而宿沙門夜密加呪術令難家所事之火欻然變滅于是舉家共出稽請沙門入室供養沙門還以呪術變火令生難既覩沙門神力勝己卽于佛法大生信樂乃捨本所事出家爲道依此沙門以爲和尚受學三藏妙善四含遊化諸國莫不皆奉以吳黃武三年與同伴竺律炎來至武昌齎曇鉢經梵本曇鉢者卽法句經也時吳士乃共請出經難既未善國語共其伴律炎譯爲漢文炎亦未善漢言頗有不盡志存義本辭近朴質至晉惠之末有沙門法立更譯爲五卷沙門法巨著筆其辭味小華也立又別出小經近百許首值永嘉末亂多不復存

康僧會

按高僧傳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阯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奉孝服畢出家厲行甚峻爲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辨于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讖譯出衆經有支亮字紀明資學于讖謙又受業于亮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遍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爲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爲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獻末亂避地於吳孫權聞其才慧名見悅之拜爲博士使輔導東宮與韋曜諸人共盡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收集衆本譯爲漢語從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辭旨文雅又從無量壽中本起製菩薩連句梵唄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經等皆行于世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

立圖寺乃杖錫東游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覩形未及其道疑爲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夢神號稱爲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跡忽踰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爲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聽會謂法屬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靈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爲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呈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炎照耀瓶上權自手執瓶瀉於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大肅然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

直光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砧磓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磓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服卽爲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爲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卽位法令苛虐廢棄淫祠乃及佛寺並欲毀壞皓曰此由何而興若其義敎眞正與聖典相應者當存奉其道如其無實皆悉焚之諸臣僉曰佛之威力不同餘神康會感瑞大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遣張昱詣寺詰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橫會應機騁辭文理鋒出自旦至夕昱不能屈旣退會送於門時寺側有淫祠者昱曰元化旣孚此輩何故近而不革會曰雷霆破山聾者不聞非音之細苟在理通則萬里懸應如其阻塞則肝胆楚越昱還歎會才明非臣所測願天鑒察之皓大集朝賢以馬車迎會會旣坐皓問曰佛敎所明善惡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赤烏翔而老人星見仁德育物則醴泉湧而嘉苗出善旣有瑞惡亦

如之故爲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爲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卽佛教之明訓皓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於釋教則備極幽微故行惡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舉茲以明勸沮不亦大哉皓當時無以折其言皓雖聞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其虐後使宿衛兵入宮治園於地中得一立金像高數尺呈皓皓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羣臣笑以爲樂俄爾之間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徹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爲卽祈祀諸廟永不差愈采女先有奉法者因問訊云陛下就佛寺中求福不皓舉頭問曰佛大神耶采女云佛爲大神皓心遂悟其語意故采女卽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過燒香懺悔皓叩頭於枕自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問訊道人請會說法會卽隨入皓見問罪福之由會爲敷析辭甚精要皓先有才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祕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臥皆願衆生皓見慈願

廣普益增善意即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處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心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兇粗不及妙義唯叙報應近事以開其心會於建初寺譯出衆經所謂阿難念彌陀經鏡面王察微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雜譬喻等並妙得經體文義允正又傳泥洹唄聲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經并製經序辭趣雅便義旨微密並見於世至吳天紀四年四月皓降晉九月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慢三寶夢入此寺謂諸道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目覩所不論耳言竟塔卽出五色光照耀堂刹誘肅然毛竪由此信敬於寺東更立小塔遠由大聖神感近亦康會之力故圖寫厥像傳之於今孫綽爲之贊曰會公蕭瑟實惟令質心無近累情有餘逸厲此幽夜振彼尤黜超然遠詣卓矣高出有記云孫皓打試舍利謂非權時余案皓將壞寺諸臣咸答康會

感瑞大皇創寺是知初感舍利必也權時故數家傳記咸言孫權感舍利於吳宮其後更試神驗或將皓也

青蓮僧

按長沙府志青蓮僧潭州門內街北青衣寺有僧誦法華經一時感二青衣童子侍奉後死葬塚上生二蓮花看之乃自舌根生因建寺以青衣名攷勸善書云建興二年長沙縣西百里有青蓮花兩本生陸地道俗爭觀掘其地丈二尺得二瓦棺蓮出於棺之破處斷棺視之有髑髏拴索蓮根生齒間說者曰有僧誦蓮華十萬部不疾而化遺言使衣經服以瓦爲棺卽此也

僧智益

按長沙府志僧智益長沙人姓吳三國時征蠻卒夫平生以獵釣爲業得白龜美而食之乃遍身患瘡潰爛痛苦號叫不可忍眉鬚手足指皆墜落未卽死乞於安南市有僧見而哀之曰汝可同心念大悲眞言吾當口授若能精進必獲善報卒依其言授之一心

念誦後瘡痍漸復手足指皆生瘡盡愈遂削髮爲僧號智益於伏波將軍宅建精舍住持

晉一

竺曇摩羅刹

按高僧傳竺曇摩羅刹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燉煌郡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爲師誦經日萬言過目卽能天性純懿操行精苦篤志好學萬里尋師是以博覽六經遊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嘗介抱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葱外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隨師至西域游歷諸國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學貫綜詁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遂大齎梵經還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爲晉文所獲賢刦正法華光贊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爲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倦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護以晉武之末隱居深山山有清澗恆取澡漱後有採薪者穢其水側俄頃而燥護乃徘徊歎曰人之無德遂使清泉輟流水若永竭眞無

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流滿澗其幽誠所感如此故支遁爲之像贊云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令穹谷枯泉漱水邈矣護公天挺弘懿濯足流沙傾拔元致後立寺於長安青門外精勤行道於是德化遐布聲蓋四遠僧徒數千咸所宗事及晉惠西奔關中擾亂百姓流移護與門徒避地東下至澠池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後孫綽製道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賢以護匹山巨源論云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二公風德高遠足爲流輩矣其見美後代如此時有清信士聶承遠明解有才篤志務法護公出經多參正文句超日明經初譯頗多煩重承遠刪正文偈今行二卷其所詳定類皆如此承遠有子道眞亦善梵學此君父子比辭雅便無累于古又有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皆共承護旨執筆詳校安公云護公所出若審得此公手目綱領必正凡所譯經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欣暢特善無生依慧不文朴則近本其見稱若此護世居燉煌死而化道周洽時人咸謂燉煌菩薩也

竺法乘（附竺法行　竺法存）

按高僧傳竺法乘未詳何許人幼而神悟超絕懸鑒過人依竺法護爲沙彌清眞有志氣護甚嘉焉護旣道被關中且資財殷富時長安有甲族欲奉大法試護道德僞往告急求錢二十萬護未及答乘年十三侍在師側即語客曰和尚意已相許矣客退後乘曰觀此人神色非實求錢將以觀和尚道德何如耳護曰吾亦以爲然明日此客率其一宗百餘口詣護請受戒具謝求錢之意於是師資名布遐邇乘後西到燉煌立寺延學忘身爲道誨而不倦大化西行乘之力也後終于所住孫綽道賢論以乘比王濬沖論云法乘安豐少有機悟之鑒雖道俗殊操阡陌可以相准高士季顒爲之贊傳乘同學竺法行竺法存並山棲履操知名當世矣

犍陀勒

按高僧傳犍陀勒者本西域人來至洛陽積年衆雖敬其風操而終莫能測後謂衆僧曰洛東南有槃鵄山山中有古寺寺圯基址猶存可共修立衆未之信

試逐檢視入山到一處四面平坦勒示云此即寺基也即掘之果得寺下石基後示講堂僧房處如言皆驗衆咸驚歎因共修立以勒爲寺主去洛城一百餘里朝朝至洛陽諸寺赴中暮輒乞油一鉢還寺燃燈以此爲常未曾違失有人健行欲隨勒觀其遲疾奔馳流汗恆苦不及勒令執袈裟角唯聞厲風之響不復覺倦須臾至寺勒後不知所終

訶羅竭

按高僧傳訶羅竭者本樊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元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疫疾甚流死者相繼竭爲呪治十差八九至晉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既遠時人欲爲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腳蹑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既拔足水從中出清香濡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饑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闍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後西域人竺定字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

親自觀視見屍儼然平坐已三十餘年定後至京傳之道俗

支孝龍

按高僧傳支孝龍淮陽人少以風姿見重更復神彩卓犖高論適時常披味小品以爲心要陳留阮瞻潁川庾凱並結知音之友世人呼爲八達時或嘲之曰大晉龍興天下爲家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梵服被綾羅龍曰抱一以逍遙唯寂以至誠剪髮毀容改服變形彼謂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愈貴無心於足而愈足矣其機辯適時皆此類也時竺叔蘭初譯放光經龍旣素樂無相卽得披閱旬有餘日便就開講後不知所終矣

帛遠（附帛法祚）

按高僧傳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父威達以儒雅知名州府辟命皆不行祖少發道心啓父出家辭理切至父不能奪遂改服從道祖才思儁徹敏朗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索多所該貫乃於長安造築精舍以講習爲業白黑

宗稟幾且千人晉惠之末太宰河間王顒鎭關中虛心敬重待以師友之敬每至閒晨靜夜輒談講道德于時西府初建俊乂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遠達祖見羣雄交爭干戈方始志欲潛遁隴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爲秦州刺史鎭隴上祖與之俱行輔以祖名德顯著衆望所歸欲令反服爲己僚佐祖固志不移由是結憾先有州人管蕃與祖論議屢屈於祖蕃深銜恥恨每加讒構祖行至汧縣忽語諸道人及弟子云我數日對當至便辭別作素書分布經像及資財都訖明晨詣輔共語忽忤輔意輔使收之行罰衆咸怪惋祖曰我來畢對此宿命久結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畢對願從此已後與張輔爲善知識無令受殺人之罪遂便鞭之五下奄然命終輔後具聞其事方大惋恨初祖道化之聲被於關隴崤崡之右奉之若神戎晉嗟慟行路流涕隴上羌胡率精騎五千將欲迎祖西歸中路聞其遇害悲恨不及衆咸憤激欲復祖之讎輔遣軍上隴羌胡率輕騎逆戰時天水故帳下督富整遂因忿斬輔羣胡旣雪怨

恥稱善而還共分祖屍各起塔廟輔字世偉南陽人張衡之後雖有才解而酷不以理橫殺天水太守封尚百姓疑駭因亂而斬焉管蕃亦卒以傾險致敗後少時有一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蘇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爲王講首楞嚴經云講竟應往忉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瞋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祖匹嵇康論云帛祖釁起於管蕃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俊邁之氣昧其圖身之慮棲心事外輕世招患殆不異也其見稱如此祖既博涉多聞善通梵漢之語常譯惟逮弟子本起五部僧等三部經又注首楞嚴經又有別譯數部小經值亂零失不知其名祖弟法祚亦少有聲譽被博士徵不就年二十五出家深洞佛理關隴知名時梁州刺史張光以祚兄不肯反服輔之所殺光又逼祚令罷道祚執志堅貞以死爲誓遂爲光所害春秋五十有七注放光般若經及著顯宗論等光字景武江夏人後

爲武都氏楊難敵所圍發憤而死時晉惠之世又有優婆塞衞士度譯出道行般若經二卷士度本司州汲郡之人陸沉寒門安貧樂道常以佛法爲心當其亡日清淨澡漱隱几誦經千餘言然後引衣屍臥奄然而卒

耆域

按高僧傳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倜儻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亦不恆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於扶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並有靈異旣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梵沙門衣服敝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亦已度前行見兩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兩岸見者隨從成羣晉惠之末至於洛陽諸道人悉爲作禮域胡踞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興從人中來又譏諸衆僧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彷彿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蜜曰匠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

昔聞此匠實以作器著瓦下又云宮成之後尋被害焉時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住滿水寺得病經年不差兩脚攣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君欲得病差不因取淨水一盃楊柳一枝便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永文而呪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即時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永文樹死來幾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即向樹呪如呪永文法樹尋荑發扶疎榮茂尚方暑中有一人病癥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遍覆之呪願數千言即有臭氣熏徹一屋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垽淤泥者數升臭不可近病者遂差洛陽兵亂辭還天竺洛中有沙門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時人方之樂令因請域曰上人既得道之僧願留一言以爲永誡域曰可普會衆人也衆既集域昇高座曰守口攝身意愼莫犯衆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訖便禪默行重請曰願上人當授所未聞如斯偈義八歲童子亦已諳誦非所望於得道人也域笑曰八歲雖誦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者

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少行者益多也於是辭去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獨過未相讎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乃以杖畫地曰於斯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寺中又賈客胡濕登者卽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沙計已九千餘里既還西域不知所終

竺道潛（附竺法友　竺法蘊　竺法濟　康法識）

按高僧傳竺道潛字法深姓王瑯琊人晉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州劉元眞元眞爲師元眞早有才解之譽故孫綽讚曰索索虛衿翳翳閑沖誰其體之在我劉公談能雕飾照足開矇懷抱之內豁爾包融潛服膺已後翦削浮華崇本務學微言典化譽洽西朝風姿容貌堂堂如也至年二十四講法華大品既蘊深解復能善說故觀風味道者常數盈五百晉永嘉初避亂過江中宗元皇及肅祖明帝丞相王茂弘太尉庾元規並欽其風德友而敬焉建武太寧中潛恆著屐至殿內時人咸謂方外之士以德

重故也及中宗肅祖昇遐王庾又薨乃隱迹剡山以避當世追蹤問道者已復結侶山門潛優游講席三十餘載或暢方等或釋老莊投身北面者莫不內外兼洽至哀帝好重佛法頻遣兩使慇懃徵請潛以詔旨之重暫遊宮闕即於御筵開講大品上及朝士並稱善焉於時簡文作相朝野以爲至德以潛是道俗標領又先朝友敬尊重挹服頂戴兼常迄乎龍飛虔禮彌篤潛常於簡文處遇沛國劉恢恢嘲之曰道士何以遊朱門潛曰君自覩其朱門貧道見爲蓬戶司空何次道懿德純素篤信經典每加祗崇遵以師資之敬數相招請屢興法禮潛雖復從運東西而素懷不樂乃啓還剡之岬山遂其先志於是逍遙林阜以畢餘年支遁遣使求買山側沃州小嶺欲爲幽棲之處潛答云欲來輒給豈聞巢由買山而隱遁後與高麗道人書云上座竺法深中州劉公之弟子體德貞峙道俗綸綜往在京邑維持法網內外俱瞻弘道之匠也頃以道業靖濟不耐塵俗考室山澤修德就閒今在剡縣之岬山率合同遊論道說義高栖浩然遐

逼有詠以晉寧康二年卒於山館春秋八十有九烈宗孝武詔曰潛法師理悟虛遠風鑒淸貞棄宰相之榮襲染衣之素山居人外篤懃匪懈方賴宣道以濟蒼生奄然遷化用痛于懷可賻錢十萬星馳驛送孫綽以潛比劉伯倫論云潛公道素淵重有遠大之量劉伶肆意放蕩以宇宙爲小雖高棲之業劉所不及而曠大之體同焉時復有竺法友志業强正博通衆典嘗從潛受阿毗曇一宿便誦潛曰經目則諷見稱昔人若能仁更與大晉者必取汝爲五百之一也年二十四便能講說後立剡縣城南法臺寺焉竺法蘊悟解入元尤善放光般若康法識亦有義學之譽而以草隸知名嘗遇康昕昕自謂筆道過識識共昕各作王右軍草傍人竊以爲貨莫之能別又寫衆經見重竺法濟幼有才藻作高逸沙門傳凡此諸人皆潛之神足孫綽並爲之讚

康法朗（附令韶）

按高僧傳康法朗中山人少出家善戒節嘗讀經見雙樹鹿苑之處欝而歎曰吾已不值聖人寧可不覲

聖處於是誓往迦夷仰瞻遺迹乃共同學四人發趾張掖西過流沙行經三日路絕人蹤忽見道傍有一故寺草木沒人中有敗屋兩間間中各有一人一人誦經一人患痢兩人比房不相料理屎尿縱橫舉房臭穢朗謂其屬曰出家同道以法爲親不見則已豈可見而捨耶朗乃停止六日爲洗浣供養至第七日見此房中皆是香華乃悟其神人因語朗云比房是我和尚已得無學可往問訊朗往問訊因語朗云君等誠契皆當入道不須遠遊諸國於事無益唯當力行道勿令失時但朗功業小未純未得所願當還眞丹國作大法師於是四人不復西行仍留此專精道業唯朗更遊諸國研尋經論後還中山門徒數百講法相係後不知所終孫綽爲之讚曰人亦有言瑜瑕弗藏朗公冏冏能韜其光敬終愼始研覈微章何以取證冰堅履霜朗弟子令韶其先鴈門人姓呂少遊獵後發心出家事朗爲師思學有功特善禪數每入定數日不起後移柳泉山鑿穴晏坐朗終後刻木爲像朝夕禮事孫綽正像論云呂韶凝神於中山即其

人也

帛尸梨蜜

按高僧傳帛尸梨蜜多羅此云吉友西域人時人呼爲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闇軌太伯既而悟心天啓遂爲沙門蜜天姿高朗風神超邁直爾對之便卓出于物晉永嘉中始到中國値亂仍過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爲吾之徒也由是名顯太尉庾元規光祿周伯仁太常謝幼輿廷尉桓茂倫皆一代名士見之終日累歎披襟致契導嘗詣蜜蜜解帶偃伏悟言神解時尚書令卞望之亦與蜜至善須臾望之至蜜乃斂襟飾容端坐對之有問其故蜜曰王公風道期人卞令軌度格物故其然耳諸公於是歎其精神灑屬皆得其所桓廷尉嘗欲爲蜜作頌久之未得有云尸梨蜜可謂卓朗於是桓乃咨嗟絕歎以爲標題之極大將軍王處冲在南夏聞王周諸公皆器重蜜疑以爲失鑒及見蜜乃欣振奔至一面盡虔周顗爲僕射領選臨入過造蜜乃歎曰若使太平之世盡得選此賢眞令人無恨也

俄而顗遇害蜜往省其孤對坐作胡唄三契梵響凌雲次誦呪數千言聲音高暢顏容不變既而揮涕收淚神氣自若其哀樂廢興皆此類也王公嘗謂蜜曰外國有君一人而已耳蜜笑曰若使我如諸君今日豈得在此當時以爲佳言蜜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語言蜜雖因傳譯而神領意得頓盡言前莫不歎其自然天拔悟得非常蜜善持呪術所向皆驗初江東未有呪法蜜譯出孔雀王經明諸神呪又授弟子覓歷高聲梵唄傳響於今晉咸康中卒春秋八十餘諸公聞之痛惜流涕蜜常在石子岡東行頭陀既卒因葬於此成帝懷其風爲樹刹冢所後有關右沙門來遊京師乃於冢處起寺陳郡謝混贊成其業追旌往事仍曰高座寺也

安慧則（附康慧持）

按高僧傳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恆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談吐晉永嘉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誠願天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

愈後止洛陽大市寺手自細書黃縑寫大品一部合爲一卷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胡母氏供養胡母過江齎經自隨後爲災火所延倉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後仍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無虧損於時見聞者莫不廻邪改信此經今在京師簡靖寺靖首尼處時洛陽又有康慧持者亦神異通靈云

竺僧顯

按高僧傳竺僧顯本姓傅氏北地人貞苦善戒節蔬食誦經業禪爲務常獨處山林頭陀入外或時數日入禪亦無饑色時劉曜寇蕩西京朝野崩亂顯以晉太興之末南遊江左復歷名山修己恆業後遇疾綿篤乃屬想西方心甚苦至見無量壽佛降以眞容光照其身所苦皆愈是夕更起澡浴爲同住及侍疾者說己所見幷陳誡因果辭甚精研至明清晨平坐而化室內有殊香旬餘乃歇

佛圖澄

按晉書本傳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

通元術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於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及洛中寇亂乃潛草野以觀變石勒屯兵葛陂專行殺戮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投勒大將軍郭黑略家黑略每從勒征伐輒豫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黑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己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試以智術澄卽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之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謂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刀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何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信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幷欲苦澄澄乃潛避

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既而勒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澄澄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矣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取水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鮮卑段末波攻勒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末波勒登城望末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末波如此豈可獲乎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末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末波執之澄勸勒宥末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遣從弟岳攻勒勒遣石季龍拒之岳敗退保石梁塢季龍堅柵守之澄在襄國忽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敗被執果如所言及曜自攻洛陽勒將救

之其羣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潔齋七日取麻油合臙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晳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卽曜也勒甚悅遂赴洛陽拒曜生擒之勒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敬澄彌篤時石葱將叛澄誡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毋食葱也勒頒告境內愼無食葱俄而石葱果走勒益重之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歎曰朕聞虢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既而勒果死及季龍僭位遷都於鄴傾心事澄有重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引之升殿常侍於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

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其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與爲比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公遊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爲海鷗鳥也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眞僞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科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祠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龍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居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佛是戎人所應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澄時止鄴城寺中弟子偏於郡國常遣弟子法常比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下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始入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佐愕然愧懺於是國人每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季

龍太子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看之邃即馳信往視則果已得病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療之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邃將圖爲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倘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季龍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季龍季龍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慘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唱云衆僧祝願澄又自祝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者則困復更祝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黑略還自說墮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時日正是澄祝願時也時天旱季龍遣其太子

諸臨漳西滏口祈雨久而不降乃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刼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刼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黃河中舊不生黿時有得者以獻季龍澄見而歎之曰桓溫入河其不久乎溫字元子後果如其言也季龍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後亦皆驗澄嘗與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噀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乎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季龍夢龍飛西南自天而落旦而問澄澄曰禍將作矣宜父子慈

和深以愼之季龍引澄入東閤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脅下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愼勿東也杜后曰和尚耄邪何處有賊澄卽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卽好耳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季龍臨喪殺之季龍以澄先誡故獲免及宣被收澄諫季龍曰皆陛下之子也何爲重禍邪陛下若含恕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埽鄴宮季龍不從後月餘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季龍大享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冉閔小字棘奴季龍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髣髴微出季龍大惡之祕而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自啓塋墓於鄴西紫陌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

遂無復言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卒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季龍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季龍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遇疾明年季龍死遂大亂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二十六卷目錄

僧部列傳二

晉二

單道開　竺佛調

康僧淵（附康法暢支敏度）　僧慧理

竺法慧　道安

竺僧輔　竺僧敷

法和　竺法汰（附曇壹　曇貳）

竺法雅（附毗浮曇相曇習）　道立
曇戒　支遁（附法虔　竺法仰）
帛僧光　慧力
帛法橋（附僧扶）　于法蘭（附竺法興支法淵于法道）
于法開（附于法威）　于道邃
竺法崇（附道寶）　竺僧朗（附支僧敦）
法遇　曇徽
竺法義　竺僧度（附竺慧超）
僧光（附道護）　慧受
竺曇猷（附慧開　慧眞）　竺法曠
竺道壹（附帛道猷道寶）　曇翼（附僧衛）
曇邕

神異典第一百二十六卷

僧部列傳二

晉二

單道開

按高僧傳單道開姓孟燉煌人少懷棲隱誦經四十餘萬言絕穀餌柏實柏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椒如此七年後不畏寒暑冬袒夏溫晝夜不臥始同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退惟開全志阜陵太守遺馬

迎開開辭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山樹諸神或現異形試之初無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爲沙彌年十四稟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虎普敕州郡有異人令啓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開初止鄴城西法綝祠中後徙臨漳照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丈許於上編菅爲禪室如十斛籮大常坐其中虎資給甚厚開皆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諮問開都不答乃爲說偈云我矜一切苦出家爲利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斷惡山遠糧粒難作斯斷食計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說開能救眼疾時秦公石韜就開治目著藥小痛韜甚憚之而終得其效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災至石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許昌虎子姪相殺鄴都大亂至晉昇平三年來之建業俄而至南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春秋百餘歲卒於山舍敕弟子以屍置石穴中弟子乃移之石室有康泓者昔在北間聞弟子敘開昔在山中每

有神仙去來乃遙心敬愢及後從役南海親與相見側席鑽仰稟聞備至乃爲之傳讚讚曰蕭哉若人飄然絕塵外軌小乘內暢空身元象輝曜高步是臻飡茹芝英流浪巖津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頴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形骸及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蛻耳乃爲讚曰物儁招奇德不孤立遼遼幽人望巖凱入飄飄靈仙茲焉遊集遺屣在林千載一襲後沙門僧景道漸竝欲登羅浮竟不至頂

竺佛調

按高僧傳竺佛調者未詳氏族或云天竺人事佛圖澄爲師住常山寺積年業尚純樸不表飾言時咸以此高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婦疾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爲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并審兄安否調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旦來兄驚曰和尚旦初不出寺汝何容見兄弟爭以問調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調或獨

入深山一年半歲齋乾飯數斗還恆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臥窟前調謂虎曰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乃弭耳下山從者駭懼調後自尅亡日遠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兄人物而求永存若能蕩除三垢專心眞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同契衆咸流涕固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乎調乃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卒後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禮和尚尚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乃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塚開棺不復見屍惟衣履在焉有記云此竺佛調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按釋道安經錄云漢靈帝光和中有沙門嚴佛調共安元都尉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語在譯經傳而此中佛調乃東晉中代時人見名字是同便謂爲一謬矣

康僧淵（附康法暢　支敏度）

按高僧傳康僧淵本西域人生於長安貌雖梵人語

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深誦放光道行二般若卽大小品也晉成之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俱過江暢亦有才思善爲往復著人物始義論等暢常執麈尾行每値名賓輒清談盡日庾元規謂暢曰此麈尾何以常在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常在也敏度亦聰哲有譽著傳譯經錄今行於世淵雖德愈暢度而別以清約自處常乞丐自資人未之識後因分衞之次遇陳郡殷浩浩始問佛經深遠之理却辯俗書性情之義自晝至曛浩不能屈由是改觀瑯琊王茂弘以鼻高眼深戲之淵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時人以爲名答後於豫章山立寺去邑數十里帶江傍嶺松竹鬱茂名僧勝達響附成羣常以持心梵天經空理幽遠故徧加講說尚學之徒往還塡委後卒於寺焉

僧慧理

按浙江通志慧理西天竺人咸和初來武林見靈鷲峰識其從天竺飛來以呼出黑白二猿爲證卓錫建刹曰靈隱

竺法慧

按高僧傳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浮屠蜜爲師晉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齋繩牀自隨於閒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鷄腳其殃尋至俄而昭爲人所擲腳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乃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公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呪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少日而亾從征西庾稚恭鎮襄陽旣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誡勸眷屬令勤修福善爾後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水深一丈居民淹沒多有死者

道安

按高僧傳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英儒早

失覆蔭爲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鄰嗟異至年十二出家神性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爲師之所重驅役田舍至於三年執勤就勞曾無怨色篤性精進齋戒無闕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辯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齎經入田因息就覽暮歸以經還師更求餘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即已闇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減一萬言齎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而敬異之後爲受具戒恣其遊學至鄴

入中寺遇佛圖澄澄見而嗟嘆與語終日衆見形貌不稱咸共輕怪澄曰此人遠識非爾儔也因事澄爲師澄講安每覆述衆未之愜咸言須待後次當難殺崑崙子即安後更覆講疑難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時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鄰後避難潛於濩澤太陽竺法濟并州支曇講陰持入經安後從之受業頃之與同學竺法汰俱憩飛龍山沙門僧先道護已在彼山相見欣然乃共披文屬思妙出神情安後於太行恆山創立寺塔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時武邑太

守盧歆聞安淸秀使沙門敏見苦要之安辭不獲免乃受請開講名實既符道俗欣慕至年四十五復還冀部住受都寺徒衆數百常宣法化石虎死彭城王嗣立遣中使竺昌蒲請安入華林園廣修房舍安以石氏之末國運衰危乃西適牽口山迄冉閔之亂人情蕭索安乃謂其衆曰今天災旱蝗寇賊縱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復率衆入王屋女林山頃之復渡河依陸渾山棲木食修學俄而慕容俊逼陸渾遂南投襄陽行至新野謂徒衆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咸曰隨法師教乃令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風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閑安與弟子慧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夜行値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二馬柳之間懸一馬篼可容一斛安便呼林伯升主人驚出果姓林名伯升謂是神人厚相接待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氏安曰兩木爲林篼容伯升也既達襄陽復宣佛法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敘大意轉讀而已安窮覽經典鉤

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爲起盡之義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深旨條貫旣序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自漢魏迄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詮品新舊撰爲經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四方學士競往師之時征西將軍桓朗子鎭江陵要安暫往朱序西鎭復請還襄陽安以白馬寺狹乃更立寺名曰檀溪卽淸河張殷宅也大富長者並加贊助建塔五層起房四百涼州刺史楊弘忠送銅萬斤擬爲承露盤安曰露盤已託汰公營造欲迴此銅鑄像事可然乎忠欣而敬諾於是衆共抽捨助成佛像光相丈六神好明著安旣大願果成謂言夕死可矣苻堅遣使送外國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結珠彌勒像金縷繡像織成像各一尊每講會法聚輒羅列尊像布置幢幡珠珮迭暉烟華亂發使夫陞階履闥者莫不肅焉盡敬矣有一外國銅像形製古異時衆不甚恭重安曰像形相固佳但髻形未稱令弟子爐冶其髻旣而光炎

煥炳燿滿一堂詳視髻中見一舍利衆咸愧服安曰像旣盡異不煩復治乃止識者咸謂安知有舍利故出以示衆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藉安高名早已致書通好曰承應眞履正明白內融慈訓所兼照道俗齊蔭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眞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自頃道業之隆咸無以匹所謂月光將出靈鉢應降法師任當洪範化洽深幽此方諸僧咸有思慕各願慶雲東徂摩尼迴曜一躡七寶之座暫現明哲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栴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元波溢漾重蕩於一代矣文多不悉載及聞安至止卽往修造旣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爲名答齒後餉梨十枚正値衆食便手自剖分梨盡人遍無參差者高平郗超遣使遺米千斛修書累紙深致慇懃安答書云損米千斛彌覺有待之爲煩習鑿齒書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

羣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羣書略皆遍覩陰陽算數亦皆能通佛經妙義故所游刃作義乃似法簡法道恨足下不同日而見其亦每言思得一敘其爲時賢所重類皆然也安在樊沔十五載每歲常再講放光般若未嘗廢闕晉孝武皇帝承風欽德遣使通問并有詔曰安法師器識倫通風韻標朗居道訓俗徽績兼著豈直規濟當今方乃陶津來世俸給一同王公物出所在時苻堅素聞安名每云襄陽有釋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後遣苻丕南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於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惟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住長安五重寺僧衆數千大弘法化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故姓各不同安謂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皆稱釋種既懸與經符遂爲永式安外涉羣書善爲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爲詩賦者皆依附致譽時藍田縣得

一大鼎容二十七斛邊有篆銘人莫能識乃以示安安云此古篆書云魯襄公所鑄乃寫爲隸文又有人持一銅斛於市賣之其形正圓下向爲斗橫梁昂者爲升低者爲合梁一頭爲籥籥同黃鍾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安安云此王莽自言出自舜皇龍戊辰改正即眞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小大器鈞令天下取平焉其多聞廣識如此堅勅學士內外有疑皆師於安故京兆爲之語曰學不師安義不中難初堅承石氏之亂至是民戶殷富四方略定東極滄海西併龜茲南苞襄陽北盡沙漠唯建業一隅未能抗伏堅每與侍臣談話未嘗不欲平一江左以晉帝爲僕射謝安爲侍中堅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紹等並切諫終不能廻衆以安爲堅所信敬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能不爲蒼生致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安升輦同載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參廁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輿輦之榮未稱其德即勅僕射扶安登輦俄而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

六師而巡狩涉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陛下應天御世有八州之富居中土而制四海宜棲神無爲與堯舜比隆今欲以百萬之師求厥田下下之土且東南區地地卑氣厲昔舜禹遊而不返秦王適而不歸以貧道觀之非愚心所同也平陽公懿戚石越重臣並謂不可猶尚見拒貧道輕淺言必不允旣蒙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爲地不廣民不足治也將簡天心明大運所在耳順時巡狩亦著前典若如來言則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鑾駕必動可先幸洛陽振威蓄銳傳檄江南如其不服伐之未晚堅不從遣平陽公融等精銳二十五萬爲前鋒堅躬率步騎六十萬到項晉遣征虜將軍謝石徐州刺史謝元拒之堅前軍大潰於八公山西晉軍逐北三十餘里死者相枕融馬倒殞首堅單騎而遁如所諫焉安常注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遠理願見瑞相乃夢見梵道人頭白眉毛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役十誦律至遠公乃知和尚所夢賓頭盧

也於是立屋飯之處處成成則安既德爲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爲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安每與弟子法遇等於彌勒前立誓願生兜率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既窄處之講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從窻隙出入遽以白安安驚起禮訊問其來意答云相爲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彼答云甚可度耳然須更浴聖僧情願必果具示浴法安請問來生所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卽見雲開備覩兜率妙勝之報爾夕大衆數十人悉皆同見安後營浴具見有非常小兒伴侶數十來入寺戲須臾就浴果是聖應也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十年也未終之前隱士王嘉往候安安曰世事如此行將及人相與去乎嘉曰誠如所言師且前行僕有小債未了不得俱去及姚萇之得長安也嘉時故在

城內萇與苻登相持甚久萇乃問嘉朕當得登不答曰略得萇怒曰得當言得何略之有遂斬之此嘉所謂負債者也萇死後其子興方殺登興字子略卽嘉所謂略得者也嘉字子年洛陽人也形貌鄙陋似若不足本滑稽好語笑然不食五穀清虛服氣人咸宗而事之往問善惡嘉隨問應答語則可笑狀如調戲辭似讖記不可領解事過多驗初養徒於加眉谷中苻堅遣大鴻臚徵不就及堅將欲南征遣問休否嘉無所言乃乘使者馬佯向東行數百步因落靴帽解棄衣服奔馬而還以示堅壽春之敗其先見如此及姚萇正害嘉之日有人於隴上見之乃遺書於萇安之潛契神人皆此類也安先聞羅什在西國思共講析每勸堅取之什亦遠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恆遙而禮之初安生而便左臂有一皮廣寸許著臂捋可得上下也唯不得出手時人謂之爲印手菩薩安終後十六年什公方至什恨不相見悲恨無極安旣篤好經典志在宣法所請外國沙門僧伽提婆曇摩難提及僧伽跋澄等譯出衆經百餘萬言常與沙門法

和詮定音字詳覈文旨新出衆經於是獲正孫綽爲名德沙門論云道安博物多才通經明理有別記云河北別有竺道安與釋道安齊名謂習鑿齒致書於竺道安道安本隨師姓竺後改爲釋世見其二姓因謂爲兩人謬矣

竺僧輔

按高僧傳竺僧輔鄴人也少持戒行執志貞苦學通諸論兼善經法道振伊洛一都宗事值西晉飢亂輔與釋道安等隱於濩澤研精辯析洞盡幽微後憩荊州上明寺單蔬自節禮懺翹懃誓生兜率仰瞻慈氏時瑯琊王忱爲荊州刺史藉輔貞素請爲戒師一門宗奉後未亡二日忽云明日當去至于臨終妙香滿室梵響相係道俗奔波來者萬數是日後分無疾而化春秋六十因葬寺中僧爲起塔

竺僧敷

按高僧傳竺僧敷未詳氏族學通衆經尤善放光及道行般若西晉末亂移居江左止京師瓦官寺盛開講席建業舊僧莫不推服時同寺沙門道嵩亦才解

相次與道安書云敷公研微秀發非吾等所及也時異學之徒咸謂心神有形但妙於萬物隨其能言互相摧壓敷乃著神無形論以有形便有數有數則有盡神既無盡故知無形矣時狀辯之徒紛紜交諍既理有所歸愜然信服後又著放光道行等義疏後終於寺中春秋七十餘矣竺法汰與道安書云每憶敷上人周旋如昨逝沒奄復多年與其清談之日未嘗不相憶思得與君共覆疏其美豈圖一旦永爲異世痛恨之深何能忘情其義理所得披尋之功信難可圖矣

法和

按高僧傳釋法和滎陽人也少與安公同學以恭讓知名善能標明論總解悟疑滯因石氏之亂率徒入蜀巴漢之士慕德成羣聞襄陽陷沒自蜀入關住陽平寺後於金輿谷設會與安公共登山嶺極目周睇既而悲曰此山高聳遊望者多一從此化竟測何之安曰法師持心有在何懼後生若慧心不萌斯可悲矣後與安公詳定新經參正文義頃之僞晉王姚緒

請往蒲坂講說其後少時敕語弟子俗網煩惱苦累非一乃正衣服繞佛禮拜還坐本處以衣蒙頭奄然而卒時年八十矣

竺法汰（附曇壹　曇貳）

按高僧傳竺法汰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雖才辯不逮而姿貌過之與道安避難行至新野安分張徒衆命汰下京臨別謂安曰法師儀軌西北下座弘教東南江湖道術此爲相忘矣至於高會淨國當期之歲寒耳於是分手泣涕而別乃與弟子曇壹曇貳等四十餘人沿江東下遇疾停陽口時桓溫鎮荆州遣使要過供事湯藥安公又遣弟子慧遠下荆問疾汰疾小愈詣溫溫欲共汰久語先對諸賓未及前汰汰既疾勢未歇不堪久坐乃乘輿歷廂迴出相聞與溫曰風痰忽發不堪久語比當更造溫怱怱起出接輿循爲汰形長八尺風姿可觀含吐蘊藉辭若蘭芳時沙門道恆頗有才力常執心無義大行荆土汰曰此是邪說應須破之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曇壹難之據經引理析駁紛紜恆恃其口辯不肯受屈日色既暮明

旦更集慧遠就席攻難數番關責鋒起恆自覺義途差異神色微動麈尾扣案未卽有答遠曰不疾而速杼柚何爲坐者皆笑心無之義於此而息汰下都止瓦官寺晉太宗簡文皇帝深相敬重請講放光經開題大會帝親臨幸王侯公卿莫不畢集汰形解過人流名四遠開講之日黑白觀聽士庶成羣及諮稟門徒以次駢集三吳負袠至者千數瓦官寺本是河內山玩墓王公爲陶處晉興寧中沙門慧力啟乞爲寺止有堂塔而已及汰居之更拓房宇修立衆業又起重門以廣地勢汝南世子司馬綜第去寺近遂侵掘寺側重門淪陷汰不介懷綜乃感悟躬往悔謝汰臥與相見傍若無人領軍王洽東亭王珣太傅謝安並欽敬無極臨亡數日忽覺不豫乃語弟子吾將去矣以晉太元十二年卒春秋六十有八烈宗孝武詔曰汰法師道播八方澤流後裔奄爾喪逝痛貫於懷可賻錢十萬喪事所須隨由備辦汰弟子曇壹曇貳並博練經義又善老易風流趣好與慧遠齊名曇貳少卒汰哭之慟曰天喪囘也汰所著義疏幷與郄超書

論本無義皆行於世或有言曰汰是安公弟子者非也

竺法雅（附 毗浮 曇相 曇習）

按高僧傳竺法雅河間人凝正有器度少善外學長通佛義衣冠仕子咸附諮稟時依雅門徒並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與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爲生解之例謂之格義及毗浮曇相等亦辯格義以訓門徒雅風彩灑落善於樞機外典佛經遞互講說與道安法汰每披釋決疑共盡經要後立寺於高邑僧衆百餘訓誘無懈雅弟子曇習祖述先師善於言論爲趙太子石宣所敬云

道立

按高僧傳釋道立不知何許人少出家事安公爲師善放光經又以莊老三元微應佛理頗亦屬意焉性澄靜不涉當世後隨安入關隱覆舟山巖居獨立不受供養每潛思入禪輒七日不起如此者數矣後夏初忽出山鳩集衆僧自爲講大品經或問其故答云我止可至秋爲欲令所懷粗訖耳後數日果無疾而

終時人謂知命者矣

曇戒

按高僧傳釋曇戒一名慧精姓卓南陽人晉外兵郎棘陽令潛之弟也居貧務學遊心墳典後聞於法道講放光經乃借衣一聽遂深悟佛理廢俗從道伏事安公爲師博通三藏誦經五十餘萬言常日禮五百拜佛晉臨川王甚知重後篤疾常誦彌勒佛不輟口弟子智生侍疾問何不願生安養戒曰吾與和尚等八人同願生兜率和尚及道願等皆已往生吾未得去是故有願耳言畢卽有光照於身容貌更悅遂奄爾遷化春秋七十仍葬安公墓右

支遁（附法虔　竺法仰）

按高僧傳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陳郡殷融嘗與衛玠交謂其神情雋徹後進莫有繼之者及見遁歎息以爲重見若人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沉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年

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爲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歅之相馬也略其元黃而取其駿逸王洽劉惔殷浩許詢郄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遐袁彥伯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遁常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爲逍遙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殘害爲性若適性爲得者彼亦逍遙矣於是退而著逍遙篇羣儒舊學莫不歎伏後還吳立支山寺晚欲入剡謝安爲吳興守與遁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慼慼觸事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縣閒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王羲之時在會稽素聞遁名未之信謂人曰一往之氣何足可言後遁既還剡經由於郡王故往詣遁觀其風力既至王謂遁曰逍遙篇可得聞乎遁乃作數千言標揭新理才藻驚絕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俄又投迹剡

山於沃州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稟學時或有惰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勖之曰勤之勤之至道非彌奚爲淹滯弱喪神奇茫茫三界眇眇長羇煩勞外湊冥心內馳徇赴欽渴緬邈忘疲人生一世涓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寂寥淸舉濯累禪池謹守明禁雅翫元規綏心神道抗志無爲寥朗三蔽融冶六疵空同五陰虛豁四肢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覺旣陳又元其知宛轉平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敦之覺父志在嬰兒時論以遁才堪經濟而潔己拔俗有違兼濟之道遁乃作釋矇論晚移石城山又立棲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木食澗飲浪志無生乃注安般四禪諸經及卽色遊元論聖不辯知論道行旨歸學道誡等追蹤馬鳴躡影龍樹義應法本不違實相晚出山陰講維摩經遁爲法師許詢爲都講遁通一義衆人咸謂詢無以厝難詢每設一難亦謂遁不復能通如此至竟兩家不竭凡在聽者咸謂審得遁旨廻令自說得兩三反便亂至晉哀帝卽位頻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講

道行般若白黑欽崇朝野悅服太原王濛宿構精理撰其才辭往詣遁作數百語自謂遁莫能抗遁徐曰貧道與君別來多年君語了不長進濛慙而退焉乃歎曰寔弁鉢之王何也郄超問謝安林公談何如嵇中散安曰嵇努力裁得去耳又問何如殷浩安曰亹亹論辯恐殷制支超拔直上淵源寔有慙德郄超後與親友書云林法師神理所通元拔獨悟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令眞理不絕一人而已遁淹留京師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告辭詔允其請資給發遣事事豐厚一時名流並爲祖餞征虜蔡子叔前至近遁而坐謝安石後至值蔡暫起謝便移就其處蔡還合褥舉謝擲地謝不以介意其爲時賢所慕如此既而收迹剡山畢命林澤人嘗有遺遁馬者遁受而養之時或有譏之者遁曰愛其神駿聊復畜耳後有餉鶴者遁謂鶴曰爾冲天之物寧爲耳目之翫乎遂放之遁幼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鷄卵生用未足爲殺師不能屈師尋亡忽現形投卵於地鷇破雛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遁先經餘姚塢山中住後

病甚移還塢中以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於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即窆于塢中厥冢存焉或云終剡未詳遁善草隸凡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於世時東土復有竺法仰者亦慧解致聞爲王坦之所重亡後猶見形詣王勖以行業焉

帛僧光

按高僧傳帛僧光或云曇光未詳何許人少習禪業晉永和初遊于江東投剡之石城山山民咸云此中舊有猛獸之災及山神縱暴人蹤久絕光了無懼色雇人開翦負杖而前行入數里忽大風雨羣虎號鳴光於山南見一石室乃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爲棲神之處至明旦雨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止石室經三日乃夢見山神或作虎形或作蛇身競來怖光光一皆不恐經三日又夢見山神自言移往章安縣韓石山住推室以相奉爾後薪採通流道俗宗事樂禪來學者起茅茨於室側漸成寺舍因名隱嶽光每入定輒七日不起處山五十三載春秋一百一十歲晉太元之末以衣蒙頭安坐而卒衆僧咸謂依常入定過

七日後怪其不起乃共看之顏色如常唯鼻中無氣神遷雖久而形骸不析至宋孝建二年郭鴻任剡入山禮拜試以如意撥胷颯然風起衣服消散唯白骨在焉鴻大愧懼收之於室以塼壘其外而泥之畫其形像於今尚存

慧力

按高僧傳釋慧力未知何許人晉永和中來遊京師嘗乞蔬食苦行頭陀修福至晉興寧中啓乞陶處以爲瓦官寺初標塔基是今塔之西每夕標塔基輒東移十餘步旦取還已復隨徙潛共伺之見一人著朱衣武冠拔標置東力乃於其處起塔今之塔處也記者云立寺後三十年當爲天火所燒至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七月夜自然火起寺僧數十人都無知者明旦見塔已成灰聚帝曰此國不祥之相也卽勑楊法尚李緒等速令修復至九月帝崩有戴安道所製五像及戴顒所冶丈六金像又有師子國四尺二寸玉像並皆在焉

帛法橋 （附僧扶）

按高僧傳帛法橋中山人少樂轉讀而乏聲每以不暢爲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卽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徹里許遠近驚嗟悉來觀聽爾後誦經數十萬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卒於河北卽石虎末也有弟子僧扶亦戒行清高

于法蘭（附竺法典　支法淵　于法道）

按高僧傳于法蘭高陽人少有異操十五出家便以精勤爲業研諷經典以日兼夜求法問道必在衆先迄在冠年風神秀逸道振三河名流四遠性好山泉多處巖壑嘗於冬月在山冰雪甚厲時有一虎來入蘭房蘭神色無忤虎亦甚馴至明旦雪止方去山中神祇常來受法其德被精靈皆此類也後聞江東山水剡縣最奇乃徐步東甌遠矚嶀嵊居於石城山足今之元華寺也時人以其風力比庾元規孫綽道賢論以比阮嗣宗論云蘭公遺身高尚妙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傲獨不羣亦蘭之儔也居剡少時愴然歎

曰大法雖與經道多闕若一聞圓教夕死可也乃遠適西域欲求異聞至交州遇疾終於象林沙門支遁追立像讚曰于氏超世綜體元旨嘉遁山澤仁感虎兕別傳云蘭亦感枯泉漱水事與竺法護同未詳又有竺法興支法淵于法道與蘭同時比德興以洽見知名淵以才華著稱道以義解馳聲矣

于法開（附法威）

按高僧傳于法開不知何許人事蘭公爲弟子深思孤發獨見言表善放光及法華又祖述耆婆妙通醫法嘗乞食投主人家值婦人在草危急衆治不驗舉家惶擾開曰此易治耳主人正宰羊欲爲淫祀開令先取少肉爲羹進竟因氣針之須臾羊膜裹兒而出晉升平五年孝宗有疾開視脈知不起不肯復入康獻后令曰帝小不佳昨呼于公視脈但到門不前種種辭憚宜收付廷尉俄而帝崩獲免還剡石城續修元華寺後移白山靈鷲寺每與支道林爭即色空義廬江河默申明開難高平郄超宣述林解並傳於世開有弟子法威清悟有樞辯故孫綽爲之讚曰易曰

翰白詩美蘋藻斑如在塲芬若停潦于威明發介然遐討有潔其名無愧懷抱開嘗使威出都經過山陰支遁正講小品開語威言道林講比汝至當至某品中示語攻難數十番云此中舊難通威既至郡正值遁講果如開言往復多番遁遂屈因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耶故東山喭云深量開思林談識記至哀帝時累被徵詔乃出京講放光經凡舊學抱疑莫不因之披釋講竟辭還東帝戀德慇懃賜錢絹及步輿并冬夏之服謝安王文度悉皆友善或問法師高明剛簡何以醫術經懷答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年六十卒於山寺孫綽爲之目曰才辯縱橫以數術弘教其在開公乎

于道邃

按高僧傳于道邃燉煌人少而失蔭叔親養之邃孝敬竭誠若奉其母至年十六出家事蘭公爲弟子學業高明内外該覽善方藥美書札洞諳殊俗尤巧談論護公常稱邃高簡雅素有古人之風若不無年方

爲大法梁棟矣後與蘭公俱過江謝慶緒大相推重性好山澤在東多遊履名山爲人不屑毀譽未嘗以塵迹經抱後隨蘭適西域於交阯遇疾而終春秋三十有一矣郄超圖寫其形支遁爲著銘讚曰英英上人識通理淸朗質玉瑩德音蘭馨孫綽以邃比阮咸或曰咸有累騎之譏邃有淸冷之譽何得爲匹孫綽曰雖迹有窪隆高風一也喻道論云近洛中有竺法行談者以方樂令江南有于道邃識者以對勝流皆當時共所見聞非同志之私譽也

竺法崇（附道寶）

按高僧傳竺法崇未詳何許人少入道以戒節見稱加又敏而好學篤志經呪而尤長法華一教嘗遊湘州麓山山精化爲天人詣崇請戒捨所住山以爲寺崇居之少時化洽湘土後還剡之葛峴山茅菴澗飲取欣禪慧東甌學者競往湊焉與隱士魯國孔淳之相遇每盤遊極日輒信宿忘歸披襟領契自以爲得意之交也崇乃歎曰緬想人外三十餘年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後淳之別遊崇詠曰浩然之氣猶在

心目山林之士往而不反其若人之謂乎崇後卒於山中著法華義疏四卷時剡東岬山復有釋道寶者本姓王瑯琊人晉丞相導之弟弱年信悟避世辭榮親舊諫止莫之能制香湯澡沐將就下髮乃詠曰安知萬里水初發濫觴時後以學行顯焉

竺僧朗（附支僧敦）

按高僧傳竺僧朗京兆人少而遊方問道長安還關中專當講說嘗與數人同共赴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寺中衣物似有竊者如言卽反果有盜焉由其相語故得無失朗蔬食布衣志耽人外以僞秦皇始元年移卜太山與隱士張忠爲林下之契每共遊處忠後爲苻堅所徵行至華陰山而卒朗乃於金輿谷崑崙山中別立精舍猶是太山西北之一巘也峰岫高險水石宏壯朗創築房屋製窮山美內外屋宇數十餘區聞風而造者百有餘人朗孜孜訓誘勞不告倦秦主苻堅欽其德素遣使覲遺堅後沙汰衆僧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冰霜學徒淸秀崑崙一山不在搜例及秦姚興亦加歎重燕主慕容德欽朗名

行給以二縣租稅其爲時人所敬如此此谷中舊多虎災人常執杖結羣而行及朗居之猛獸歸伏晨行夜往道俗無滯百姓咨嗟稱善無極故奉高人至今猶呼金輿谷爲朗公谷也凡有來詣朗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以逆知使弟子爲具飲食必如言果至莫不歎其有預見之明矣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五時太山復有支僧敦者本冀州人少遊汧隴長歷荆雍妙通大乘兼善數論著人物始義論亦行於世

按魏書釋老志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所經郡國佛寺見諸沙門道士皆致精敬禁軍旅無有所犯帝好黃老頗覽佛經但天下初定戎車屢動庶事草剏未建圖宇招延僧衆也然時時旁求先是有沙門僧朗與其徒隱於泰山之琨瑜谷帝遣使致書以繒素旃罽鉢錫爲禮今猶號曰朗公谷焉

法遇

按高僧傳法遇不知何許人弱年好學篤志墳索而任性誇誕旁若無人後與安公相值忽然信伏遂投簪許道事安爲師既沐元化悟解非常折挫本心謙

虛成德義陽太守阮保聞風欽慕遙結善友修書通好施遺相接後襄陽被寇遇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衆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止罰而不遣安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荊子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即曰此由飲酒僧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即令維那鳴槌集衆以杖筒置香凳上行香畢遇乃起出衆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命維那行杖三下內杖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因之勵業者甚衆既而與慧遠書曰吾人微闇短不能率衆和尚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

曇徽

按高僧傳曇徽河內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尚其神彩且令讀書二三年中學兼經史十六方許剃髮於是專務佛理鏡測幽凝未及立年便能講說雖志業高素而以恭雅見重後隨安在襄陽苻丕寇境乃東下荊州止上明寺每法輪一轉則黑白奔波常顧解有所從乃圖寫安形存念禮拜於是江陵士女咸

西向致敬印手菩薩或問法師道化何如和尚徽曰和尚內行深淺未易可測外緣所被多諸應驗在吾一滴寧比江海耶以晉太原二十年卒臨亾之日體無餘患上堂同衆中食因而告別食竟還房右脇而化春秋七十三矣著立本論九篇六識旨歸十二首並行於世

竺法義

按高僧傳竺法義未詳何許人年十三遇深公便問仁利是君子所行孔丘何故罕言深曰物尠能行是故寡言深見其幼而穎悟勸令出家於是棲志法門從深受學遊刃衆典尤善法華後辭深出京復大開講席王導孔敷並承風敬友至晉興寧中更還江左憩於始寧之保山受業弟子常有百餘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氣疾病常存念觀音乃夢見一人破腹洗腸覺便病愈傳亮每云吾先君與義公遊處每聞說觀音神異莫不大小肅然至晉寧康三年孝武皇帝遣使徵請出都講說晉太元五年卒於都春秋七十有四矣帝以錢十萬買新亭岡爲墓起塔三級義弟子

曇爽於墓所立寺因名新亭精舍後宋孝武南伐鑾旆至止式宮此寺及登禪復幸禪堂因爲開拓改曰中興今之天安是也

竺僧度（附竺慧超）

按高僧傳竺僧度姓王名晞字元宗東莞人也雖少出孤微而天姿秀發至年十六神情爽拔卓爾異人性度溫和鄉鄰所羡時獨與母居孝事盡禮求同郡楊德慎女亦乃衣冠之家女字苕華容貌端正又善墳籍與度同年求婚之日即相許焉未及成禮苕華母亡頃之苕華父又亡度母亦卒度覩世代無常忽然感悟乃捨俗出家改名僧度抗迹塵表避地遊學苕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書謂髮膚不可毀傷宗祀不可頓廢令其顧世教改遠志曜翹爍之姿於盛明之世遠安祖考之靈近慰人神之願度答書曰夫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萬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濟三界髮膚不毀俗中之近言耳但吾德不及遠未能兼被以此爲愧然積簣成山亦冀從微之著也且被袈裟振錫杖飲清

流詠般若雖王公之服八珍之膳鏗鏘之聲煒曄之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矣萬世因緣於今絕矣歲聿云暮時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爲志處世者當以及時爲務卿年德並茂宜速有所慕莫不以道士經心而坐失盛年也若華感悟亦起深信度于是專精佛法披味羣經著毗曇旨歸亦行於世後不知所終時河內又有竺慧超者亦行解兼著與高士鴈門周續之友善注勝鬘經焉

僧光（附道護）

按高僧傳僧光冀州人常山淵公弟子性純素有貞操爲沙彌時與道安相遇於逆旅安時亦未受具戒因共披陳志慕神氣慷慨臨別相謂曰若俱長大勿忘同遊光受戒已後勵行精苦學通經論值石氏之亂隱於飛龍山遊想巖壑得志禪慧道安後復從之相會欣喜謂昔誓始從因共披文屬思新悟尤多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析逍遙何容是

非先達安曰弘贊理教宜令允愜法鼓競鳴何先何後光乃與安汰等南遊晉平講道弘化後還襄陽遇疾而卒又有沙門道護亦冀州人貞節有慧解亦隱飛龍山與安等相遇乃共言曰居靜離俗每欲匡正大法豈可獨步山門使法輪輟軫宜各隨力所被以報佛恩衆僉曰善遂各行化後不知所終

慧受

按高僧傳慧受安樂人晉興寧中來遊京師蔬食苦行常修福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于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欲就王乞立一間屋處未敢發言且向守園客私期說之期云王家之園恐非所圖也受曰若令誠感何憂不得卽詣王陳之王大喜卽以許焉初立一小屋每夕復夢見一靑龍從南方來化爲刹柱受將沙彌試至新亭江尋覓乃見一長木隨流來下受曰必是吾所夢見者也於是雇人牽上豎立爲刹架以一層道俗競集咸歎神異坦之卽捨園爲寺以受本鄉爲名號曰安樂寺東有丹陽尹王雅宅西有東燕太守劉鬬宅南有豫章太守范甯宅並施以

成寺後有沙門道靖道敬等更加修飾于今崇麗焉

竺曇猷（附慧開　慧眞）

按高僧傳竺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蠱家乞食猷呪願竟忽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羣虎皆去有頃壯蛇競出大十餘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詣猷曰法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子無傷但部屬未洽法化卒難制語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于此山二千餘年寒石山是家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贈猷香三奩於是鳴鞞吹角凌雲而去赤城山山有孤巖獨立秀出干雲猷摶石作梯升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常用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聞而故往仰峯高挹

致敬而反赤城巖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並相連屬天台懸崖峻峙峰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佳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夕留中宿聞行道唱菩薩聲旦復欲前見一人鬚眉皓白問猷所之猷具答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憩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鳴猷神色無擾明旦見人著單衣幘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搔動大深愧怍猷曰若是君家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令住猷停少時猷每恨不得度石橋後潔齋累日復欲更往見橫石洞開度橋少許覩精舍神僧果如前說因共燒香中食食畢神僧謂猷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今未得住於是而反顧看橫石還合如初晉太元中有妖星現帝普下諸國有德沙門精勤佛事令齋懺禳災猷乃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別說云禳

星是帛僧光未詳歟以太元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坐而舉體綠色晉義熙末隱士种世標入山登巖故見歟屍不朽其後欲往觀者輒雲霧所蔽無得窺也時又有慧開慧眞等亦善禪業入餘姚靈秘山各造方丈禪龕於今尚存

竺法曠

按高僧傳竺法曠姓皐下邳人寓居吳興早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常躬耕壟畝以供色養及母亡行喪盡禮服闋出家事沙門竺曇印爲師印明叡有道行曠師事竭誠迄受具戒棲風立操卓爾邁羣履素安業志行淵深印嘗疾病危篤曠乃七日七夜祈誠禮懺至第七日忽見五色光明照印房戶印如覺有人以手振之所苦遂愈後辭師遠遊廣尋經要還止於潛青山石室每以法華爲會三之旨無量壽爲淨土之因常吟咏二部有衆則講獨處則誦謝安爲吳興守故往展敬而山棲幽阻車不通轍於是解駕山椒陵峰步往晉簡文皇帝遣堂邑太守曲安遠詔問起居并諮以妖星請曠爲力曠答詔曰昔宋

景修福妖星移次陛下光輔以來政刑允輯天下任重萬機事殷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唯當勤修德政以塞天譴貧道必當盡誠上答正恐有心無力耳乃與弟子齋懺有頃災滅晉興寧中東遊禹穴觀矚山水始投若耶之孤潭欲依巖傍嶺棲閒養志郄超謝慶緒並結交塵外時東土多遇疾疫曠既少習慈悲兼善神呪遂遊行村里拯救危急乃出邑止昌原寺百姓疾者多祈之致效有見鬼者言曠之行住常有鬼神數十衛其前後時沙門竺道鄰造無量壽像曠乃率其有緣起立大殿相傳云伐木遇旱曠呪令至水晉孝武帝欽承風聞要請出京事以師禮止於長干寺元興元年卒春秋七十有六散騎常侍顧愷之爲作讚傳云

竺道壹（附帛道猷　道寶）

按高僧傳竺道壹姓陸吳人也少出家貞正有學業而晦迹隱智人莫能知與之久處方悟其神惟瑯琊王珣兄弟深加敬事晉太和中出都止瓦官寺從汰公受業數年之中思徹淵深講傾都邑汰有弟子曇

壹亦雅有風操時人呼曇壹爲大壹道壹爲小壹名德相繼爲時論所宗晉簡文皇帝深所知重及帝崩汰死壹乃還東止虎丘山學徒苦留不止壹於是閒居幽阜晦影窮谷時若耶山有帛道猷者本姓馮山陰人少以篇牘著稱性素好丘壑一吟一咏有濠上之風與道壹經有講筵之遇復與壹書云始得優遊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爲詩陵峰採藥服餌蠲痾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爲恨耳壹得書既有契心抱乃東適若耶溪與道猷相會定於林下於是縱情塵外以經書自娛頃之郡守瑯琊王薈於邑西起嘉祥寺以壹之風德高遠請居僧首壹乃抽六物遺於寺造金牒千像壹既博通內外又律行淸嚴故四遠僧尼咸依附諮稟時人號曰九州都維那後暫往吳之虎丘山以晉隆安中遇疾而卒卽葬於山南春秋七十有一矣壹弟子道寶姓張亦吳人聰慧夙成尤善席上張彭祖王秀琰皆見推重並著莫逆之交焉

曇翼（附僧衞）

按高僧傳曇翼姓姚羌人也或云冀州人年十六出家事安公爲師少以律行見稱學通三藏爲門人所推經遊蜀郡刺史毛璩深重之爲設中食躬自瞻奉見翼於飯中得一粒穀先取食之璩密以敬異知必不辜信施後餉米千斛翼受而分施翼嘗隨安在檀溪寺晉長沙太守滕含之於江陵捨宅爲寺告安求一僧爲總領安謂翼曰荊楚士庶始欲師宗成其化者非爾而誰翼遂杖錫南征締構寺宇即長沙寺是也後互賊越逸侵掠漢南江陵闔境避難上明翼又於彼立寺羣寇既蕩復還江陵修復長沙寺丹誠祈請遂感舍利盛以金瓶置於齋座翼乃頂禮立誓曰若必是金剛餘陰願放光明至乎中夜有五色光彩從瓶漸出照滿一堂舉衆驚嗟莫不挹翼神感當於爾時雖復富蘭等見亦迴爲歸眞也後入巴陵君山伐木山海經所謂洞庭山也山上有穴通吳之苞山山既靈異人甚憚之翼率人入山路值白蛇數十臥遮行輒翼退還所住遙請山靈爲其禮懺乃謂神曰吾造寺伐材幸願共爲功德夜即夢見神人告翼曰

法師旣爲三寶須用特相隨喜但莫令餘人妄有所伐明日更往路甚清夷於是伐木沿流而下其中伐人不免私竊還至寺上翼材已畢餘人所私之者悉爲官所取其誠感如此翼常歎寺立僧足而形像尚少阿育王所造容儀神瑞皆多布在諸方何其無感不能招致乃專精懇惻請求誠應以晉太元十九年甲午之歲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現於城北光相衝天時白馬寺僧衆先往迎接不能令動翼乃往祇禮謂衆人曰當是阿育王像降我長沙寺焉卽令弟子三人捧接飄然而起迎還本寺道俗奔赴車馬轟塡後罽賓禪師僧伽難陀從蜀入寺禮拜見像光上有梵字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時來此時人聞者方知翼之不謬年八十二而終終日像圓光奄然靈化莫知所之道俗咸謂翼之通感焉時長沙寺復有僧衞沙門學業甚著爲殷仲堪所重尤善十住乃爲之注解

曇邕

按高僧傳曇邕姓楊關中人少仕僞秦王爲衞將軍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太元八年從苻堅南征爲晉軍

所敗還至長安因從安公出家安公既往乃南投廬山事遠公爲師內外經書多所綜涉志尚弘法不憚疲苦後爲遠入關致書羅什凡爲使命十有餘年鼓擊風流搖動峰岫強悍果敢專對不辱京師道場僧鑒挹其德解請還揚州邑以遠年高遂不果行然遠神色高抗者其類不少恐後不相推謝因以小緣託擯邑出邑奉命出山容無怨忤乃於山之西南營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于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後少時邑見一人著單衣帢風姿端雅從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邑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爲說法受戒神䞋以外國匕筯禮拜辭別倏忽不見至遠臨亡之日奔赴號踊痛深天屬後往荊州卒於竹林寺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二十七卷目錄

僧部列傳三

晉三

慧遠　慧永

慧持（附慧巖　僧恭　道泓　曇蘭）　支曇籥

竺慧達　慧元（附竺慧直）

支曇蘭　法緒

僧涉　僧伽跋澄（附佛圖羅刹）

曇摩難提 附道整
竺佛念
鳩摩羅什
僧濟
曇邃
僧生
慧虔
曇恆
道昞
僧伽提婆 附僧伽羅義
曇摩耶舍 附竺法度
僧䂮 附弘覺
賢護
法相 附曇蓋 僧法
竺法純
慧恭
曇順
曇詵
道祖
弗若多羅
卑摩羅叉
法安
曇摩流支

神異典第一百二十七卷

僧部列傳三

晉三

慧遠

按蓮社高賢傳法師諱慧遠姓賈氏鴈門樓煩人幼而好學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莊老宿儒先進莫不服其深致二十一欲渡江從學范甯適石虎暴死南路梗塞有志不遂時沙門釋道安建刹於大行常山一面盡敬以爲眞吾師也初

聞安師講般若經豁然開悟歎曰九流異議皆糠粃耳遂與母弟慧持投簪受業精思諷誦以夜續晝因求直道場沙門曇翼每給燈燭之費安師聞之曰道士誠知人師神明英越志與理冥至二十四大善講貫有客聞說實相義往復問難彌增疑昧師爲引莊子之說以相比類惑者釋然安師因許令不廢外典常臨衆歎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後隨安師南遊襄陽值秦將苻丕爲寇乃分張徒屬各隨所往耆德臨岐皆蒙誨益唯師不聞一言卽跪請曰獨無訓敕懼非人類安師曰如汝者復何所慮師乃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荆州居上明寺念舊與同門慧永約結屋於羅浮太元六年至尋陽見廬山閒曠可以息心乃立精舍以去水猶遠舉杖扣地曰若此可居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尋陽亢旱師詣池側讀龍王經忽有神蛇從池而出須臾大雨歲竟有秋因名龍泉精舍永師先居廬山西林欲邀同止而師學侶寖衆永乃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而貧道所棲隘不可處時師夢山神告曰此山足可棲神願毋

他往其夕大雨雷震詰旦林麓廣闢素沙布地楩柟文梓充布地上不知所自至伊大敬感乃爲建刹名其殿曰神運以在永師舍東故號東林時太元十一年也此山儀形九疊峻聳天絕而所居盡林壑之美背負爐峯旁帶瀑布清流環階白雲生棟別營禪室最居靜深凡在瞻履神清氣肅師聞天竺佛影是佛昔化毒龍瑞迹欣感於懷後因邪舍律士敘述光相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淡采圖寫望如煙霧復製五銘刻於石江州太守孟懷玉別駕王喬之常侍張野晉安太守殷隱黃門毛修之主簿殷蔚叅軍王穆夜孝廉范悅之隱士宗炳等咸賦銘贊先是尋陽陶侃刺廣州漁人見海中有神光網之得金像文殊誌云阿育王所造後商人於海東獲一圓光持以就像若彌縫然侃以送武昌寒溪主僧珍常往夏口夜夢寺火而此像室獨有神護馳還寺果焚像室果存及侃移督江州迎像將還至舟而溺荊楚爲之謠曰陶惟劒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何遙遙可以誠至難以力招及寺成師至江上虔禱之像忽浮出遂迎至神

運殿造重閣以奉之因製文殊瑞像讚嘗謂諸教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爲先旣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淸信之賓不期而至者慧永慧持道生曇順僧叡曇恆道昺曇詵道敬佛䭾耶舍佛䭾跋陀羅名儒劉程之張野周續之張詮宗炳雷次宗等結社念佛世號十八賢復率衆至百二十三人同修淨土之業造西方三聖像建齋立誓令劉遺民著發願文而王喬之等復爲念佛三昧詩以見志師神貌嚴肅瞻仰者則心戰沙門有持如意致獻者不敢陳白竊留座隅而去法師慧義强正少可謂師弟子慧寶曰諸君庸淺故於遠公望風推服常至山值師講法華欲致難趣內悸流汗出謂慧寶曰此公言貌誠可敬服殷仲堪任荆州入山展敬與師俱臨北澗松下共談易道終日忘倦仲堪歎曰師智識深明實難庶幾師亦曰君之才辯如比流泉司徒王謐護軍王默並欽慕風德遙致敬禮盧循據江州入山詣師師少與循父遐同爲書生及見循歡然道舊其徒諫曰循爲國寇得不爲人疑師曰我佛法中情無取舍識者自能

察之此何足懼及宋武進討循設帳桑尾左右曰遠公素主廬山與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何可疑也乃遣使馳書遺以錢帛有行者嘗來侍師善驅蛇蛇爲盡去因號辟蛇行者有一虎往來時見形跡未嘗傷人人號遊山虎師與社衆每遊憩山上方峰頂患去水遠他日有虎跑其石水爲之出因號虎跑泉又於一峰製涅槃疏因名擲筆峰初是大敎流行江東經卷未備禪法無聞律藏多闕師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越葱嶺曠歲來還皆獲梵本昔安公在關中請曇摩難提出阿毗曇心其人未善晉言頗多凝滯後僧伽提婆至卽請重譯及三法度論於是二論乃興師卽製序以貽學者聞鳩摩羅什入關遣書通好什答書曰傳繹來貺粗聞風德經言末代東方有護法菩薩欽哉仁者善弘其道曇摩流支入秦師遣弟子曇邕請於關中出十誦律流傳晉國西土諸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開士每東向致禮獻心廬岳及佛馱跋陀羅至師卽請出禪數諸經於是禪戒典出自廬山幾至百卷先是此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

言壽命長遠師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乃著法性論十四篇羅什見而歎曰邊方未見經便闇與理合秦主欽風以大智度論新譯致書求序師以其文繁廣乃抄其要爲二十卷而爲之序桓元征殷仲堪要師出虎溪稱疾不往元將入山左右曰昔殷仲堪禮敬於遠請公勿屈元曰仲堪死人耳及元見師不覺屈膝所懷問難不復敢發及語至征討師卽不答元後以震主之威勸令登仕師正辭以答元不能强旣而欲沙汰衆僧下敎僚屬曰沙門之徒有能申述經誥禁修行整者始可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當罷黜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列師因致書廣立條制元悉從之初庾冰輔政以沙門應敬王者何充奏不應敬及元在姑熟復申冰議師答書曰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塵外之客不應致敬王者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一明在家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二明出家以求志變俗以達道豈得與世典同其禮敬三明求宗不順化宗謂泥洹不變其化盡爲宅不順化者其

生可滅其神可冥冥神絕境謂之泥洹而不隨順於生生化化流動無窮之境斯所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豈復有所禮敬者哉四明體極不兼應謂歷代君王體極之主但務方內而不可并御於方外故曰不兼應天地之道盡於運化帝王之德極於順通與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優劣明矣若夫如來之道則無所不應矣五明形盡神不滅謂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方生方死往來無窮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有項元纂位郎

下書曰佛法宏誕所未能了初推奉主之情故令與敬今事既在己宜盡謙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桓元西奔安帝自江陵還京師輔國何無忌勸師候迎師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師上書謝病帝復下詔慰答師嘗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次宗後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寄書責之曰昔與足下面受於釋和尚今便稱雷氏邪釋惠安患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立十二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定晝夜以爲行道之節謂之蓮花漏僧徹善篇牘嘗至山南攀松而

笑和風遠集衆鳥悲鳴超然有自得之趣退諮於師曰律禁管絃歌舞若一吟一笑可得爲乎師曰苟以亂意皆爲非法徹唯此而止師居山三十年迹不入俗唯以淨土克勤於念初十一年澄心繫想三覩聖相沉厚不言後十九年七月晦夕於般若臺之東龕方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佛告之曰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後七日當生我國又見佛馱邪舍慧持劉遺民在佛之側乃揖師曰師志在先何來之晚師語法淨惠寶曰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見佛相今復見之吾生淨土必矣又曰七日之期斯爲漸矣卽寢疾製遺誡曰吾昔以知命之年託業此山自審有必盡之期便欲絕迹外緣以求其志良由性弱於斷遂令同趣相引時賢過眷情以類感不覺形與運頹今年已八十三矣仰尋違離之誨俛自負之心徒令此生虛謝以悼往疾之深令於至時露骸松林之下卽嶺爲墳與土木同狀此乃古人之禮汝等

勿違苟神理不昧庶達其誠大哀世尊亦當祐之以道門徒號慟若喪父母師以世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至期始順寂卽義熙十二年八月六日也弟子不忍露屍與尋陽太守阮侃奉全軀舉葬於西嶺累石爲塔謝靈運立碑以銘遺德張野作序自稱門人宗炳復立碑於寺門以表德業師將終耆德請以豉酒治病師曰律無通文請飲米汁師曰日過中矣又請飲蜜和水乃令披律尋文卷未半而終所著經論諸序銘贊詩記凡十卷號廬山集自佛圖澄道安師遠法師曇順僧叡五世爲國師云唐宣宗大中二年追謚辨覺大師昇元三年追謚正覺大師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追謚圓悟大師凝寂之塔

按雲仙雜記廬山遠法師命盡之日山中峰澗寺落皆見千眼仙人成隊執幡幢香花赴東林寺法師死乃止

慧永

按蓮社高賢傳西林法師慧永河內潘氏年十二出家事沙門竺曇現初集禪於恆山與遠師同依安法

師期結宇羅浮及遠師爲安公所留師乃欲先度五嶺太元初至尋陽刺史陶範素挹道風乃留築廬山舍宅爲西林以奉師布衣蔬食淸心克己容嘗含笑語不傷物峰頂別立茅室時往禪思至其室者常聞異香因號香谷一虎同居人至輒驅去遠師之來龍泉桓伊爲立東林三十年影不出山師居西林亦如之嘗因法事至近邑還山薄暮烏橋營主醉騎馬當道遮師不聽去師以杖指馬驚走營主仆地師捧慰之遂還營主病往寺悔罪師曰非貧道意爲禱之尋愈鎭南將軍何無忌鎭尋陽至虎溪請遠公及師遠公持名望從徒百餘高言華論舉止可觀師衲衣半脛荷錫捉鉢松下飄然而至無忌謂衆曰永公淸散之風乃多於遠師也師標誠植願動在安養義熙十年在疾忽斂衣求屣欲起衆驚問師曰佛來也言終而化異香七日方歇葬於寺之西南春秋八十三唐元宗朝詔重建塔亭追諡覺寂大師實智之塔

慧持

附慧巖　僧恭　道泓　曇蘭

按蓮社高賢傳法師慧持遠公母弟也幼讀書一日

所記常敵十日年十八與兄同事安公徧學衆經游刃三藏及公在襄陽遣遠公與師東下遂止廬山師形長八尺衲衣垂膝徒屬三百師爲上首豫章太守范甯請師講法華經阿毗曇論四方雲聚瑯琊王珣與范甯書問遠持二公孰愈甯云誠爲賢兄賢弟珣復書曰但令如弟誠未之有況復賢邪羅什在關中遙相欽敬每致書通好隆安三年辭兄入蜀遠留之曰人生愛聚汝獨樂離師曰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旣割欲求道止以西方爲期耳卽悵然而別至成都郫縣居龍淵寺大弘佛法升其堂者號登龍門義熙八年順寂春秋七十六臨終遺命務嚴律儀專心淨業以東間經籍付道泓西間法典付曇蘭以泓行業清敏蘭神悟天發並能係軌師蹤焉

按高僧傳慧持者慧遠之弟也冲默有遠量年十八出家後適廬山與遠共止持形長八尺風神儁爽常躡草屣納衣半脛廬山徒屬莫匪英秀往返三千皆以持爲稱首持有姑爲尼名道儀住在江夏儀聞京師盛於佛法欲下觀化持乃送姑之都止於東安寺

晉衛軍瑯琊王珣深相欽重時有西域沙門僧伽羅叉善誦四含珣請出中阿含經持乃校閱文言搜括詳定後還山少時豫章太守范甯請講法華毗曇於是四方雲聚千里遙集兗州刺史瑯琊王恭致書於沙門僧檢曰遠持兄弟至德何如檢答曰遠持兄弟也綽綽焉信有道風矣持後聞成都地沃民豐志往傳化兼欲觀瞻峨嵋振錫岷岫乃以晉隆安三年辭遠入蜀行達荊州刺史殷仲堪禮遇欣重時桓元亦在彼元雖涉學功疎而一往神出見持有靈茂獨絕尤歎是今古無比大欲結歡持既疑其爲人遂棄而不納殷桓二人苦欲留之持益無停意臨去與元書曰本欲棲病峨嵋之岫觀化流沙之表不能負其發足之懷便束裝首路元得書惆悵知其不可止遂乃到蜀止龍淵精舍大弘佛法井絡四方慕德成侶刺史毛璩推相崇挹時有沙門惠巖僧恭先在岷蜀人情傾蓋及持至止皆望風推服恭公幼有才思爲蜀郡僧正巖公內外多解素爲毛璩所重後蜀人譙縱因鋒鏑之機攻殺毛璩割璩蜀土自號成都王乃集

僧設會逼請巖公巖不得已而赴璩既宿昔檀越一旦傷破覩事增悲痛形顏色遂爲譙縱所忌因而被害舉邑紛擾白黑危懼持避難憩郫縣中寺縱有從子道福凶悖尤甚將兵往郫有所討戮還過入寺人馬浴血衆僧大怖一時驚走持在房前盥洗神色無忤道福直至持邊持彈指灑水淡然自若福愧悔流汗出寺門謂左右曰大人故與衆異後境內清恬還止龍淵寺講說齋懺老而愈篤以晉義熙八年卒於寺中春秋八十有六臨終遺命務勖律儀謂弟子曰經言戒如平地衆善由生汝等行住坐臥宜其謹哉

支曇籥

按高僧傳支曇籥本月支人寓居建業少出家清苦蔬食憩吳虎丘山晉孝武初勅請出都止建初寺孝武從受五戒敬以師禮籥特稟妙聲善於轉讀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聲梵響清靡四飛却轉反折還弄雖復東阿先變康會後造始終循環未有如籥之妙後進傳寫莫匪其法所製六言梵唄傳響於今後終於所住年八十一

竺慧達

按高僧傳竺慧達姓劉本名薩阿并州西河離石人少好畋獵年三十一忽如暫死經日還蘇備見地獄苦報見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師爲其說法訓誨令出家往丹陽會稽吳郡覓阿育王塔像禮拜悔過以懺先罪既醒即出家學道改名慧達精勤福業唯以禮懺爲先晉寧康中至京師先是簡文皇帝於長干寺造三層塔塔成之後每夕放光達上越城顧望見此剎杪獨有異色便往拜敬晨夕懇到夜見剎下時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入丈許得三石碑中央碑腹中有一鐵函函中又有銀函銀函裏金函金函裏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一髮髮伸長數尺卷則成螺光色炫燿乃周宣王時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此即一也既道俗歎異乃於舊塔之西更豎一剎施安舍利晉太原十六年孝武更加爲三層又昔咸和中丹陽尹高悝於張侯橋浦裏掘得一金像無有光趺而製作甚工前有梵書云是育王第四女所造悝載像還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徑

趣長干寺爾後一年許有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得銅蓮華趺浮在水上卽收送縣縣表上臺勅使安像足下契然相應後有西域五僧詣悝云昔於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置河邊王路既通尋覓失所近得夢云像已出江東爲高悝所得故遠涉山海欲一見禮拜耳悝卽引至長干五人見像歔欷涕泣像卽放光照於堂內五人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至晉咸安元年交州合浦縣採珠人董宗之於海底得一佛光刺史表上晉簡文帝勅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一種凡四十餘年東西祥感光趺方具達以剎像靈異倍加翹厲後東遊吳縣禮拜石像此像以西晉將末建興元年癸酉之歲浮在吳松江滬瀆口漁人疑爲海神延巫祝以迎之於是風濤俱盛駭懼而還時有奉黃老者謂是天師之神復共往接飄浪如初後有奉佛居士吳縣民朱應聞而歎曰將非大覺之垂應乎乃潔齋共東靈寺帛尼及信者數人到滬瀆口稽首盡虔歌唄至德卽風潮調靜遙見二人浮江而至乃是石像背有銘誌一名惟衞二名迦

葉即接還安置通元寺吳中士庶嗟其靈異歸心者衆矣達停止通元寺首尾三年晝夜虔禮未嘗暫廢頃之達適會稽禮拜鄮縣塔此塔亦是育王所造歲久荒蕪止存基墟達翹心束想乃見神光燄發因是修立龕砌羣鳥無敢棲集凡近寺側畋漁者必無所獲道俗傳感莫不移信後郡守孟顗復加開拓達東西覲禮屢表徵驗精誠篤勵終年無改後不知所之

按佛祖統紀慧達至會稽山澤處處尋求及鄮縣烏石山夜聞地下鐘聲越三日有梵僧七人行道空中地涌方壇因斲土求之得舍利寶塔六僧騰空而沒一僧化爲烏石因以名山塔色如青石高一尺四寸廣七寸四角挺然五層露盤中懸寶磬安佛舍利既而其塔飛至一山凡三止其處達乃即其地建精舍以奉塔

慧元（附竺慧直）

按高僧傳慧元河北人爲人性善喜慍無色常習禪誦經勸化福事以爲恆業晉太元初於武陵平山立寺有二十餘僧飡蔬幽遁永絕人途以太元十四年

卒卒後有人入武當山下見之神色甚暢寄語寺僧勿使寺業有廢自是寺內常聞空中應時有磬聲依而集衆未嘗差失沙門竺慧直居之直精苦有戒節後絕粒唯餌松柏因登山蟬蛻焉

支曇蘭

按高僧傳支曇蘭青州人少蔬食樂禪誦經三十萬言晉太元中遊剡後憩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經數日忽見一人形長數丈呼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以恐蘭見蘭恬然自得乃屈膝禮拜云珠欺王是家舅今往韋鄉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爾後三年忽聞車騎隱隱從者彌峰俄而有人著幘稱珠欺王通既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並形貌端整有逾于世既至蘭所暄凉訖蘭問住在何處答云樂安縣韋鄉山久服風聞今與家累仰投乞受歸戒蘭即授之受法竟嚫錢一萬蜜二器辭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吹響震山谷蘭禪衆十餘共所聞見晉元熙中卒於山春秋八十有三矣

法緒

按高僧傳法緒姓混高昌人德行清謹蔬食修禪後入蜀於劉師冢間頭陀山谷虎兕不傷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處石室中且禪且誦盛夏于室中捨命七日不臭屍左側有香經旬乃歇每夕放光照徹數里村人卽於屍上爲起冢塔焉

僧涉

按晉書本傳僧涉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爲沙門苻堅時入長安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能以祕呪下神龍每旱堅常使之呪龍請雨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觀之卒於長安後大旱移時苻堅歎曰涉公在此豈憂此乎

按高僧傳涉公以苻堅建元十六年十二月無疾而化堅哭之甚慟卒後七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屍骸所在唯有殮被存焉

僧伽跋澄（附佛圖羅刹）

按高僧傳僧伽跋澄此云衆現罽賓人毅然有淵懿之量歷尋名師備習三藏博覽衆典特善數經闇誦

阿毗曇毗婆沙貫其妙旨常浪志遊方觀風弘化苻堅建元十七年來入關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廣禪數之學甚盛既至長安咸稱法匠焉苻堅祕書郎趙正崇仰大法嘗聞外國宗習阿毗曇毗婆沙而跋澄諷誦乃四事禮供請釋梵文遂共名德法師釋道安等集僧宣譯跋澄口誦經本外國沙門曇摩難提筆受爲梵文佛圖羅刹宣譯秦沙門敏智筆受爲晉本以僞秦建元十九年譯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訖初跋澄又齎婆須蜜梵本自隨明年趙正復請出之跋澄乃與曇摩難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執梵本秦沙門佛念宣譯惠嵩筆受安公法和對共校定故二經流布傳學迄今跋澄戒德整峻虛靜離俗關中僧衆則而象之後不知所終佛圖羅刹不知何國人德業純粹該覽經典久遊中土善嫻漢言其宣譯梵文見重苻世

曇摩難提（附道整）

按高僧傳曇摩難提此云法喜兜佉勒人齠年離俗聰慧夙成研誦經典以專精致業遍觀三藏闇誦增

一阿含經博識洽聞靡所不綜是以國內遠近咸共推服少而觀方遍涉諸國常謂弘法之體宜宣布未聞故遠冒流沙懷寶東入以苻氏建元中至于長安難提學業既優道聲甚盛苻堅深見禮接先是中土羣經未有四含堅臣武威太守趙正欲請出經時慕容冲已叛起兵擊堅關中擾動正慕法情深忘身爲道乃請安公等于長安城中集義學僧請難提譯出中增一二阿含并先所出毗曇心三法度等凡一百六卷佛念傳譯惠嵩筆受自夏迄春綿涉兩載文字方具及姚萇寇逼關內人情危阻難提乃辭還西域不知所終其時也苻堅初敗羣鋒互起戎妖縱暴民流四出而猶得傳譯大部蓋由趙正之力正字文業雒陽清水人或曰濟陰人年十八爲僞秦著作郎後遷至黃門侍郎武威太守爲人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人謂閹然而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無所迴避苻堅末年寵惑鮮卑惰於治政正因歌諫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一棗布葉垂重

蔭外雖遶棘刺內實有赤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後因關中佛法之盛乃願欲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後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投大道後遁跡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史郄恢欽其風尚逼共同遊終於襄陽春秋六十餘矣

僧伽提婆（附僧伽羅叉）

按高僧傳僧伽提婆此言衆天或云提和音訛故也本姓瞿曇氏罽賓人入道修學遠求明師學通三藏尤善阿毗曇心洞其纖旨常誦三法度論晝夜嗟味以爲入道之府也爲人儁朗有深鑒而儀止溫恭務在誨人恂恂不怠苻氏建元中來入長安宣流法化初僧伽跋澄出婆須蜜及曇摩難提所出二阿含毗曇廣說三法度等凡百餘萬言屬慕容之難戎敵紛擾兼譯人造次未善詳悉義旨句味往往不盡俄而安公棄世未及改正後東山清平提婆乃與冀州沙門法和俱適雒陽四五年間研講前經居華稍積傳明漢語方知先所出經多有乖失法和慨歎未定乃

更令提婆出阿毗曇及廣說衆經頃之姚興王秦法事甚盛於是法和入關而提婆度江先是廬山慧遠法師翹懃妙典廣集經藏虛心側席延望遠賓聞其至止卽請入廬嶽以晉太元之中請出阿毗曇心及三法度等提婆乃於般若臺手執梵文口宣晉語去華存實務盡義本今之所傳蓋其文也至隆安元年來遊京師晉朝王公及風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時衞軍東亭侯瑯琊王珣淵懿有深信扶持正法建立精舍廣招學衆提婆旣至珣卽延請仍於其舍講阿毗曇名僧畢集提婆宗致旣精辭旨明析振發義理衆咸悅悟時王僧珍亦在座聽後於別屋自講珣問法綱道人僧珍所得云何答曰大略全是小未精核耳其敷析之明易啓人心如此其年冬珣集京都義學沙門釋慧持等四十餘人更請提婆重譯中阿含等罽賓沙門僧伽羅叉執梵本提婆翻爲晉言至來夏方訖其在河洛左右所出衆經百餘萬言歷遊華梵備悉風俗從容機警善於談笑其道化聲譽莫不聞焉後不知所終

竺佛念

按高僧傳竺佛念涼州人弱年出家志業淸堅外和內朗有通敏之鑒諷習衆經粗涉外典其蒼雅詁訓尤所明達少好遊方備貫風俗家世西河洞曉方語華梵音義莫不兼釋故義學之譽雖闕洽聞之聲甚著苻氏建元中僧伽跋澄曇摩難提等入長安趙政請出諸經當時名德莫能傳譯衆咸推念於是澄執梵文念譯爲晉言質斷疑義音字方明至建元二十年正月復請曇摩難提出增一阿含及中阿含於長安城內集義學沙門請念爲譯敷析研覈二載乃竟二含之顯念宣譯之功也自世高支謙已後莫踰於念自苻姚二代爲譯人之宗故關中僧衆咸共嘉焉其後續自出菩薩瓔珞十住斷結及出曜胎經中陰經等始就治定意多未盡遂爾遘疾卒於長安遠近白黑莫不歎惜矣

曇摩耶舍（附竺法度）

按高僧傳曇摩耶舍此云法明罽賓人少而好學年十四爲弗若多羅所知長而氣幹高爽雅有神慧該

覽經律明悟出羣陶思八禪遊心七覺時人方之浮頭婆馱孤行山澤不避虎兕獨處思念動移宵日常於樹下每自尅責年將三十尚未得果何其懈哉於是累日不寢不食專精苦到以悔先罪乃夢見博叉天王語之曰沙門當觀方弘化曠濟爲懷何守小節獨善而已道假衆緣復須時熟非分强求死而無證覺自思惟欲遊方授道既而踰歷名邦履踐郡國以晉隆安中初達廣州住白沙寺耶舍善誦毗婆沙律人咸號爲大毗婆沙時年已八十五徒衆八十五人時有清信女張普明諮受佛法耶舍爲說佛生緣起幷爲譯出差摩經一卷至義熙中來入長安時姚興僭號甚崇佛法耶舍既至深加禮異會有天竺沙門曇摩掘多來入關中同氣相求宛然若舊因共出舍利弗阿毗曇以僞秦弘始九年初書梵文至十六年翻譯方竟凡二十二卷僞太子姚泓親管理味沙門道標爲之作序耶舍後南遊江陵止於辛寺大弘禪法其有味靜之賓披榛而至者三百餘人凡士庶造者雖先無信心見皆敬悅自說有一師一弟子修業

並得羅漢傳者失其名又嘗於外門閉戶坐禪忽有五六沙門來入其室又時見沙門飛來樹端者往往非一常交接神明而俯同矇俗雖道迹未彰時人咸謂已階聖果宋元嘉中辭還西域不知所終耶舍有弟子法度善梵漢之言常爲譯語度本竺婆勒子勒久停廣州往來求利中途於南康生男仍名南康長名金迦入道名法度度初爲耶舍弟子承受經法耶舍既還外國度便獨執矯異規以攝物乃言專學小乘禁讀方等唯禮釋迦無十方佛食用銅鉢無別應器又令諸尼相捉而行悔罪之日但伏地相向唯宋故丹陽尹顏竣女法弘尼交州刺史張牧女普明尼初受其法今都下宣業弘光等諸尼習其遺風東土尼衆亦時傳其法

鳩摩羅什

按晉書本傳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爲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爲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聘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

以妻焉既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性率達不拘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羅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爲化諸學者皆共師焉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有頃羅什母辭龜茲王往天竺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何如什曰必使大化流傳雖苦而無恨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儁每至講說諸公皆長跪坐側令羅什踐而登焉苻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耶乃遣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卽馳驛送之光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從日下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

從出兵拒戰光遂破之乃獲羅什光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戲之强妻以龜茲王女羅什拒而不受辭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羅什被逼遂妻之光還中路置軍于山下將士已休羅什曰在此必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密異之光欲留王西國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還至涼州聞苻堅已爲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屬姑臧大風羅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有叛者尋皆殄滅沮渠蒙遜先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光遣其子纂率衆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尅光以訪羅什答曰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於合黎俄又郭馨起兵纂棄大軍輕還復爲馨所敗僅以身免中書監張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羅什知叉誑詐告資曰叉不能爲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

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爲繩又療果無效少日資亡頃之光死纂立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於殿前蟠臥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號其殿爲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爲龍興門羅什曰此日潛龍出游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克己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後果爲呂超所殺羅什之在涼州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姚興遣姚碩德西伐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仍使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羅什多所暗誦無不究其義旨既覽舊經多有紕繆於是興使沙門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每爲慧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栴之比也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惟爲姚興著實相論

二卷與奉之若神嘗講經於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慾障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解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在彭城聞羅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羅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死於長安姚興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惟舌不爛

按呂纂載記道士句摩羅耆婆言於纂曰潛龍屢出豕犬見妖將有下人謀上之禍宜增修德政以答天戒纂納之耆婆卽羅什之別名也纂游田無度荒耽酒色纂番禾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

珍訴超於纂纂名超將盤入朝超至姑臧大懼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斬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不敢纂因引超及其諸臣讌於內殿呂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輓車將超等游於內至琨華堂東閤車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閤超取劍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胷奔於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約兵舍杖將軍魏益多入斬纂首以徇初纂嘗與鳩摩羅什棊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

按魏書釋老志沙門常山衞道安後入苻堅堅素欽德問既見宗以師禮時西域有胡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道安思與講釋每勸堅致羅什什亦承安令問謂之東方聖人或時遙拜致敬道安卒後二十餘載而羅什至長安恨不及見安以爲深慨道安所正經義與羅什譯出符會如一初無乖舛於是法旨大著中原鳩摩羅什爲姚興所敬於長安草堂寺集義

學八百人重譯經本羅什聰辯有淵思達東西方言時沙門道彤僧略道恆道[illegible]僧肇曇影等與羅什共相提挈發明幽致諸深大經論十有餘部更定章句辭義通明至今沙門共所祖習道彤等皆識學洽通僧肇尤爲其最羅什之撰譯僧肇常執筆定諸辭義注維摩經又著數論皆有妙旨學者宗之

僧䂮（附弘覺）

按高僧傳僧䂮姓傅氏北地潯陽人晉河間郎中令遐之元子也少出家止長安大寺爲弘覺法師弟子覺亦一時法匠䂮初從受業後遊青司樊沔之間通六經及三藏律行清謹能匡振佛法姚萇姚興早挹風名素所知重及僭有關中深相頂敬興既崇信三寶盛弘大化建會設齋煙蓋重疊使夫慕道捨俗者十室其半自童壽入關遠僧復集僧尼既多或有愆漏興曰凡夫學僧未階苦忍安得無過過而將極過遂多矣宜立僧主以清大望因下書曰大法東遷於今爲盛僧尼已多應須綱領宣授遠規以濟頹緒僧䂮法師學優早年德芳暮齒可爲國內僧主僧遷法

師禪慧兼修卽爲悅衆法欽慧斌共掌僧錄給車輿吏力詔賁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遷等並有厚給供事純儉允愜時望五衆肅清六時無怠至弘始七年勅加親信仗身白從各三十人僧正之興䂮之始也䂮躬自步行車輿以給老疾所獲供卹常充衆用雖年在秋方而講說經律勖終無倦以弘始之末卒長安大寺春秋七十三矣

僧濟

按高僧傳僧濟未詳何許人晉太元末入廬山從遠公受學大小諸經及世典書數皆遊練心抱貫其深要年始過立便出邑開講歷當元匠遠每謂曰共吾弘佛法者爾其人乎後停山少時忽感篤疾於是誠要西國想像彌陀遠遺濟一燭曰汝可以運心安養競諸漏刻濟執燭憑几停想無亂又請衆僧夜集爲轉無量壽經至五更中濟以燭授同學令于僧中行之於是暫臥因夢見自秉一燭乘虛而行覩無量壽佛接置於掌遍至十方不覺欻然而覺具爲侍疾者說之且悲且慰自省四大了無疾苦至於明夕忽索

履起立目逆虛空如有所見須臾還臥顏色更悅因謂傍人云吾其去矣於是轉身右脅而言氣俱盡春秋四十有五矣

賢護

按高僧傳賢護姓孫涼州人來止廣漢閻興寺常習禪定爲業又善於律行纖毫無犯以晉隆安五年卒臨亡口出五色光明照滿寺內遺言使燒身弟子行之既而肢節都盡唯手一指不然因而埋之塔下

曇邃

按高僧傳曇邃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正法華經常一日一遍又精達經旨亦爲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邃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幷一弟子自爾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有兩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咸云神異至夏竟神施以白馬一匹白羊五頭絹九十疋呪願畢於是各絕邃後不知所終

法相（附曇蓋　僧法）

按高僧傳法相姓梁不測何人常山居精苦誦經十餘萬言鳥獸集其左右皆馴若家禽泰山祠有大石函貯財寶相時山行宿於廟側忽見一人元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絕不見其函石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於是取其財以施貧民後渡江南止越城寺忽遊縱放蕩優俳滑稽或時裸袒干冒朝貴晉鎮北將軍司馬恬惡其不節招而鴆之頻傾三鍾神氣清夷淡然無擾恬大異之至晉元興末卒春秋八十

時有竺曇蓋竺僧法並苦行通感善於神呪請雨爲揚州刺史司馬元顯所敬法亦善神呪晉丞相會稽王司馬道子爲起冶城寺焉

僧生

按高僧傳僧生姓袁蜀郡郫人少出家以苦行致稱成都宋豐等請爲三賢寺主誦法華習禪定嘗於山中誦經有虎來蹲其前誦竟乃去後每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爲侍衛年雖衰老而翹勤彌厲後微病便謂侍者云吾將去矣於後可爲燒身弟子謹依遺命

竺法純

按高僧傳竺法純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山陰顯義寺苦行有德善誦古維摩經晉元興中爲寺上蘭渚買故屋暮還於湖中遇風而船小純唯一心憑觀世音口誦不輟俄見一大流船乘之獲免至岸訪船無主須臾不見道俗咸歎神感後不知所終

慧虔

按高僧傳慧虔姓皇甫北地人也少出家奉持戒行志操確然憩廬山十有餘年道俗有業志勝途者莫不屬慕風采羅什新出諸經虔志存敷顯宣揚德教以遠公在山足紐振元風虔乃東遊吳越矚地弘通以晉義熙之初投山陰嘉祥寺克己導物苦身率衆凡諸新經皆書寫講說涉將五載忽然得病寢疾少時自知必盡乃屬想安養祈誠觀音山陰北寺有淨嚴尼宿德有戒行夜夢見觀世音從西郭門入淸暉妙狀光映日月幢幡華蓋皆以七寶莊嚴見便作禮問曰不審大士今何所之答云往嘉祥寺迎虔公因爾無常當時疾雖綿篤而神色平平有如恆日侍者

咸聞異香久之乃歇虔自審必終又覩瑞相道俗聞見咸生歡羨焉

慧恭

按蓮社高賢傳慧恭豫章豐城人與僧光慧堪慧蘭同志爲學光等學力不逮恭而於淨土繫想則過之蘭謂恭曰君雖力學博聞豈不知經云如聾奏音樂悅彼不自聞恭曰學不可已孰能未死昧昧如癡哉後七年蘭等先逝去時並有奇應又五年恭病且篤曰大道沿洄何時可止死生去來吾何歸哉於是叩頭雨泣誓心安養念不少間忽見無量壽佛以金臺前迎恭乘其上見蘭等於臺上光明中而告之曰長生已居上品吾等不勝慰喜但恨五濁淹延相依之晚耳恭於是日告衆欣然奮迅而滅義熙十一年也

曇恆

按蓮社高賢傳曇恆河東人童儒依遠公出家年甫十三便能講說內外典籍無不通貫德行清孤物情推服常有羣鹿馴遶座隅自入廬山專志淨業義熙十四年端坐合掌厲聲念佛而化春秋七十一

曇順

按蓮社高賢傳曇順黃龍人幼出家承訓羅什講釋羣經妙盡色空無著之旨什歎曰此子奇品也後來廬山同修淨業寧蠻校尉劉遵孝於江陵立寺要師經始盛弘念佛三昧之道宋元嘉二年別衆坐逝異香滿室春秋七十九

道昞

按蓮社高賢傳道昞穎州人姓陳氏幼出家爲遠公弟子該通經典兼明莊老志節孤峻言與行合念佛三昧究心無間義熙十四年豫章太守王虔入山謁敬請爲山中主用紹遠公之度衆以道源法嗣咸知宗仰元嘉十二年集衆念佛就坐而化春秋七十一

曇詵

按蓮社高賢傳曇詵廣陵人幼從遠公出家勤修淨業兼善講說註維摩經行於世常著窮通論以明宿修述蓮社錄以記往生又能別識鳥獸毛色俊鈍之性洞曉草木枝幹甘苦之味妙盡其理人知其有密證云元嘉十七年集衆謂曰自建寺以來至此五十

年吾之西行最在其後即跏趺念佛百聲閉息遂絕春秋八十

道祖

按高僧傳道祖吳國人也少出家爲臺寺支法濟弟子幼有才思精勤務學後與同志僧遷道流等共入廬山七年並山中受戒各隨所習日有其新遠公每謂祖等易悟盡如此輩不復憂後生矣遷流等並年二十八而卒遠歎曰此子並才義英茂清悟日新懷此長往一何痛哉道流撰諸經目未就祖爲成之今行於世祖後還京師瓦官寺講說桓元每詣觀聽乃謂人曰道祖後發愈於遠公但儒博不逮耳及元輔政欲使沙門敬王者祖乃辭還吳之臺寺有頃元篡位勅郡送祖入京祖稱疾不行於是絕迹人事講道終日以晉元熙元年卒春秋七十三矣

法安

按蓮社高賢傳法安初依遠公爲弟子妙善講說兼習禪業律身持戒爲行尤精義熙中新陽邑社有暴虎居神廟樹下前後害民以百數安遊其村居民皆

早閉門迺之樹下禪坐須臾虎負人至見安驚喜跳伏安乃爲說法授戒有頃而去明旦居民見安謂是神人相率禮敬因改神廟立寺宇請安居之左右田園並捨爲寺業嘗欲畫像須銅青慮不可致忽夢一人跪牀前云此下有銅鐘瘞卽掘之果得二鐘取青成像而以銅助遠公鑄佛後不知所終

弗若多羅

按高僧傳弗若多羅此云功德華罽賓人也少出家以戒節見稱備通三藏而專精十誦律部爲外國師宗時人咸謂已階聖果以僞秦弘始中振錫入關秦主姚興待以上賓之禮羅什亦挹其戒範厚相崇敬先是經法雖傳律藏未闡聞多羅既善斯部咸共思慕以僞秦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義學僧數百餘人於長安中寺延請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三分獲二多羅遘疾奄然棄世衆以大業未卒而匠人逝往悲恨之深有踰常痛

曇摩流支

按高僧傳曇摩流支此云法樂西域人也棄家入道

偏以律藏馳名以弘始七年秋達自關中初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未竟而亡廬山釋慧遠聞支旣善毗尼希得究竟律部乃遣書通好曰佛教之興先行上國自分流以來四百餘年至於沙門律戒所闕尤多頃有西域道士弗若多羅是罽賓人其諷十誦梵本有羅什法師通才博見爲之傳譯十誦之中文始過半多羅早喪中途而寢不得究竟大業慨恨良深傳聞仁者齎此經自隨甚欣所遇冥運之來豈人事而已耶想弘道爲物感時而動叩之有人必情無所悋若能爲律學之徒畢此經本開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無上之津澡懷勝業者日月彌朗此則惠深德厚人神同感矣幸願垂懷不乖往意一二悉諸道人所具流支旣得遠書及姚興敦請乃與什共譯十誦都畢研詳考覆條制審定而什猶恨文繁未善旣而什化不獲删治流支往長安大寺慧觀欲請下京師支曰彼土有人有法足以利世吾當更行無律教處於是遊化餘方不知所卒或云終於涼土未詳

卑摩羅叉

按高僧傳卑摩羅叉此云無垢眼罽賓人沉靜有志力出家履道苦節成務先在龜茲弘闡律藏四方學者競往師之鳩摩羅什時亦預焉及龜茲陷沒乃避地烏纏頃之聞什在長安大弘經藏又欲使毗尼勝品復洽東國於是杖錫流沙冒險東渡以僞秦弘始八年達自關中什以師禮敬待叉亦以遠遇欣然及羅什棄世叉乃出遊關左逗於壽春止石澗寺律徒雲聚盛闡毗尼羅什所譯十誦本五十八卷最後一誦謂明受戒法及諸成善法事逐其義要改名善誦叉後齎往石澗開爲六十一卷最後一誦改爲毗尼誦故猶二名存焉頃之南適江陵於新寺夏坐開講十誦既通漢言善相領納無作妙本大闡當時析文求理者其聚如林明條知禁者數亦殷矣律藏大弘叉之力也道場慧觀深括宗旨記其所制內禁輕重撰爲二卷送還京師僧尼披習競相傳寫時聞者諺曰卑羅鄙語慧觀才錄都人繕寫紙貴如玉今猶行於世爲後生法矣叉養德好閒棄諠離俗其年冬復

還壽春石澗卒於寺焉春秋七十有七又爲人眼青時人亦號爲青眼律師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二十八卷目錄

僧部列傳四

晉四

佛馱邪舍

道融

僧叡

僧肇

法成

佛馱跋陀羅

曇影

道恆（附道標）

曇無讖（附道普 法盛 法維 僧表）

智嵩

曇霍　僧法愔
法顯　慧嵬
僧羣　寶逹
靜業　懷玉
寶掌

神異典第一百二十八卷

僧部列傳四

晉四

佛馱邪舍

按蓮社高賢傳尊者佛馱邪舍罽賓國婆羅門種有沙門至其家乞食父本外道怒毆之遂手足攣躄巫師謂曰坐犯聖賢即請此沙門悔過旬日乃瘳因令邪舍出家時年十三隨師行曠野與虎遇邪舍曰虎已飽必不傷人前行中道果見餘骸至十五誦經日

至萬言以分衛廢業爲憂一羅漢來代乞食年十九誦經數百萬言性度簡傲不爲諸人重至三十猶爲沙彌復從舅氏學五明論世間法術至沙勒國待遇隆厚旣而羅什至乃從學阿毘曇論十誦律什隨母反龜茲師遂留止行化苻堅遣呂光伐龜茲執羅什師聞歎曰我與羅什未盡懷抱今忽羈虜相見何期後十年師東至龜茲盛弘法化羅什在姑臧遣信要之師恐國人止其行取清水以藥投之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卽夜便發比旦行數百里追之不及問弟子何所覺耶答曰唯聞疾風流響兩目有淚師又呪水洗足乃止旣達姑臧什已入長安聞姚主逼以妾媵歎曰羅什如好綿繡何可使入棘林羅什勸姚主遣使迎師旣至別立省寺於逍遙園四事供養一無所受將至分衛一食而已時羅什譯出十住經師更相徵決辭理方定師髭赤善解毘婆沙論時人號赤髭論主秦弘始中譯出四分律長阿含經義熙八年來廬山入社後辭還本國自罽賓以虛空藏經一卷寄商客至涼州

佛馱跋陀羅

按蓮社高賢傳尊者佛馱跋陀羅晉云覺賢姓釋迦迦維羅衞國人甘露飯王苗末也幼亡父母出家爲沙彌年十六博學羣經深達禪律嘗與僧伽達多共遊罽賓達多閉戶坐禪忽見師來云暫往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後益見其神變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時姚秦沙門智嚴至罽賓覩法衆清淨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未遇眞匠將何發悟卽諮詢於衆孰能遂我祈諸流化東土僉應之曰跋陀羅其人也嚴乃要師褁糧而行經歷諸國至交趾附舶循海達於青州東萊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師往從之秦太子泓請師於東宮集衆說法與羅什論色空義往復數番羅什罔測秦主典供僧三千盛修人事而師禪靜自守忽謂弟子曰吾見本國五船俱發衆謂妄言因共擯棄乃與弟子慧嚴慧觀四十餘人俱發至廬山香谷芟舍而居時會蓮社遠公謂師被擯過由門人懸記五舶干律無犯卽遣弟子曇邕致書秦主爲其解擯乃請師東林譯出禪數諸經自是江東始耽禪悅

師志在遊化西適江陵持鉢分衛果見天竺五舶至此後還都立道場寺先是支法領於于闐得華嚴梵本三萬六千偈未經宣譯義熙十四年吳郡內史孟顗右衛將軍褚叔度請師爲主譯與沙門法業慧義慧嚴慧觀等爲筆授譯成六十卷有二青衣且從池出灑掃研墨師先後譯出觀佛三昧經般泥洹經修行方便論及法顯所得大僧祇律凡十五部元嘉六年念佛而化塔於廬山北嶺

道融

按高僧傳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愛其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不齎歸於彼已誦師更借本覆之不遺一字既嗟而異之於是恣其遊學迄至立年才解英絕內外經書闇遊心府聞羅什在關故往諮稟什見而奇之謂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大奇聰明釋子興引見歎重敕入逍遙園參正詳譯因請什出菩薩戒本今行於世後譯中論始得兩卷融便就講剖析文言預貫終始什又命融講新法華經什自聽之乃歎曰佛法之興融其人也俄而師子國

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誦爲彼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關大行佛法乃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駝負書來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辟頗亦惑之婆羅門乃啓興曰至道無方各遵其事今請與秦僧捔其辯力誰有優者卽傳其化興卽許焉時關中僧衆相視缺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道聰明殊人捔言必勝使無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辱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如吾所覩在君一人融自顧才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門所讀經目一披卽誦後尅日論義姚興自出公卿皆會闕下關中僧衆四遠畢集融與婆羅門擬相訓抗鋒辨飛元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廣讀爲誇融乃列其所讀書幷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那忽輕爾遠來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禮融足旬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再興融之力也融後還彭城常講說相續聞道至者千有餘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性不狎

諠常登樓披翫慇懃善誘畢命弘法後卒于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疏並行於世

曇影

按高僧傳曇影或云北人不知何許郡縣性虛靜不甚交遊而安貧志學舉止詳審過似淹遲而神氣駿捷志與形反能講正法華經及光讚般若每法輪一轉輒道俗千數後入關中姚興大加禮接及什至長安影往從之什謂興曰昨見影公亦是此國風流標望之僧也興敕住逍遙園助什譯經初出成實論凡諍論問答皆次第往返影恨其支離乃結爲五番竟以呈什什曰大善深得吾意什後出妙法華經影既舊所命宗特加深思乃著法華義疏四卷幷注中論後山棲隱處守節塵外修功立善愈老愈篤以晉義熙中卒春秋七十矣

僧叡

按蓮社高賢傳法師僧叡冀州人遊學諸方嘗行經蜀西界爲人所掠使牧羊有商客異之疑是沙門及

問以經義無不綜達卽出金牘之後遊歷天竺諸國還至關中從羅什諮稟經義羅什翻法華經以竺法護本云天見人人見天什曰以此言過質耳叡曰將非人天兩接兩得相見什喜遂用其文久之來入廬山依遠公修淨業旣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聽者推服宋彭城王義康要入第受戒師曰禮聞來學王乃入寺祇奉戒法王以貂裘奉師常用敷坐王密以錢三萬貫買之師曰此雖非所宜服然王之所施不可棄也王聞益加敬謝靈運篤好佛理殊方俗音多所通解嘗以經中字音求證於師因爲著十四音訓梵漢昭烈元嘉十六年無疾告衆曰吾將行矣卽面西合掌而亡衆見臥內有金蓮花倏爾而隱春秋八十五

按高僧傳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少樂出家至年十八始獲從志依投僧賢法師爲弟子謙虛內敏學與時競至年二十二博通經論嘗聽僧朗法師講放光經屢有譏難朗與賢有濠上之契謂賢曰叡比格難吾累思不能通可謂賢弟子也至年二十四遊歷名

邦處講說知音之士負袠成羣常歎曰經法雖少足識因果禪法未傳厝心無地什後至關因請出禪法要三卷始是鳩摩羅陀所製末是馬鳴所說中間是外國諸聖共造亦稱菩薩禪叡既獲之日夜修習遂精練五門善入六靜僞司徒公姚嵩深相禮貴姚興問嵩叡公何如嵩答實鄴衛之松柏興敕見之公卿皆集欲觀其才器叡風韻窪隆含吐彬蔚興大賞悅卽敕給俸恤吏力人輿興後謂嵩曰乃四海之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柏於是美聲遐布遠近歸德什所翻經叡並參正後出成實論令叡講之什謂叡曰此諍論中有七處文破毗曇而在言小隱若能不問而解可謂英才至叡啓發幽微果不諮什而契然懸會什歎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眞無所恨矣著大智論十二門論中論等序並注大小品法華維摩思益自在王禪經等序皆傳於世初叡善攝威儀弘讚經法常迴此諸業願生安養每行住坐臥不敢正背西方後自知命盡忽集僧告別乃謂衆曰平生誓願願生西方如叡所見或當得往未知定免狐疑城不

但身口意業或相違犯願施以大慈爲永劫法朋也於是入房洗浴燒香禮拜還座向西方合掌而卒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烟從叡房出春秋六十七矣時又有沙門僧楷與叡公同學亦有高名云

道恆（附道標）

按高僧傳道恆藍田人年九歲戲于路隱士張忠見而嗟曰此小兒有出人之相在俗必有輔政之功處道必能光顯佛法恨吾老矣不得見之恆少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粒常手自畫繢以供膳奉而篤好經典學兼宵夜至年二十後母又亡行喪盡禮服畢出家又游刃佛理多所遍達學該內外才思清敏羅什入關卽往修造什大嘉之及譯出衆經並助詳定時恆有同學道標亦雅有才力當時擅名與恆相次秦主姚興以恆標二人神氣俊朗有經國之量乃敕僞尚書令姚顯令敦逼恆標罷道助振王業又下書奪恆標等法服恆乃歎曰古人有言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於是竄影巖壑畢命幽藪蔬食味禪緬迹人外晉義熙十三年卒于山舍春

秋七十二恆著釋駁論及百行箴標作舍利弗毗曇序并弔王喬文並行於世

僧肇

按高僧傳僧肇京兆人家貧以傭書爲業遂因繕寫乃歷觀經史備盡墳籍志好元微每以莊老爲心要嘗讀老子道德章乃歎曰美則美矣然期棲神冥累之方猶未盡善後見舊維摩經歡喜頂受披尋翫味乃言始知所歸矣因此出家學善方等兼通三藏及在冠年而名振關輔時競譽之徒莫不猜其早達或千里負糧入關抗辯肇既才思幽元又善談說承機挫銳曾不流滯時京兆宿儒及關外英彥莫不挹其鋒辯負氣摧衄後羅什至姑臧肇自遠從之什嗟賞無極及什適長安肇亦隨入及姚興命肇與僧叡等入逍遙園助詳定經論肇以去聖久遠文義舛錯先舊所解時有乖謬及見什諮稟所悟更多因出大品之後肇便著般若無知論凡二千餘言竟以呈什什讀之稱善乃謂肇曰吾解不謝子辭當相挹時廬山隱士劉遺民見肇此論乃歎曰不意方袍復有平叔

因以呈遠公遠乃撫几歎曰未嘗有也肇後又著不眞空論物不遷論等并注維摩及製諸經論序並傳於世及什亾之後追悼永往翹思彌厲乃著涅槃無名論論成之後上表於姚興興答旨殷懃備加讚述卽敕令繕寫班諸子姪其爲時所重如此晉義熙十年卒于長安春秋三十有一矣

曇無讖（附道普　法盛　法維　僧表）

按高僧傳曇無讖或云曇摩讖蓋取梵音不同也其本中天竺人六歲遭父憂隨母傭織毾㲪爲業見沙門達摩耶舍此云法明道俗所崇豐于利養其母羨之故以讖爲其弟子十歲同學數人讀呪聰敏出羣誦經日得萬餘言初學小乘兼覽五明諸論講說精辯莫能酬抗後遇白頭禪師共讖論議習業旣異交諍十旬讖雖攻難鋒起而禪師終不肯屈讖服其精理乃謂禪師曰頗有經典可得見不禪師卽授以樹皮涅槃經本讖尋讀驚悟方自慙恨以爲坎井之識久迷大方於是集衆悔過遂專業大乘至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萬言讖從兄善能調象騎殺王所

乘白耳大象王怒誅之令曰敢有視者夷三族親屬莫敢往者讖哭而葬之王怒欲誅讖讖曰王以法故殺之我以親而葬之並不違大義何爲見怒傍人爲之寒心其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遂留供養之讖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號爲大呪師後隨王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得讖乃密呪石出水因讚曰大王惠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鄰國聞者皆嘆王德于時雨澤甚調百姓稱詠王悅其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漸薄讖以久處致厭乃辭往罽賓齎大涅槃前分十卷并菩薩戒經菩薩戒本等彼國多學小乘不信涅槃乃東適龜茲頃之復進到姑臧止于傳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讖驚覺謂是盜者如此三夕聞空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讖乃慚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過提舉竟不能動明旦讖持經去不以爲重盜者見之謂是聖人悉來拜謝時河西王沮渠蒙遜僭據涼土自稱爲王聞讖名呼與相見接待甚厚蒙遜素奉大法志在弘通欲請出經本讖以未參土言又無傳譯恐言舛于

理不許卽翻于是學語三年方譯寫初分十卷時沙門惠嵩道朗獨步河西值其宣出經藏深相推重轉易梵文嵩公筆授道俗數百人疑難縱橫讖臨機釋滯清辯若流兼富于文藻辭製華密嵩朗等更請廣出諸經次譯大集大雲悲華地持優婆塞戒金光明海龍王菩薩戒本等六十餘萬言讖以涅槃經本品數未定還外國究尋值其母亡遂留歲餘後於于闐更得經本中分復還姑臧譯之後又遣使于闐尋得後分于是續譯爲三十三卷以僞元始三年初就翻譯至元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三袠方竟卽宋武永初二年也讖云此經梵本三萬五千偈于此方減百萬言今所出者止一萬餘偈讖嘗告蒙遜云有鬼入聚落必多災疫遜不信欲躬見爲驗讖卽以術加遜遜見而駭怖讖曰宜潔誠齋戒神呪驅之乃讀呪三日謂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奔驟而逝境內獲安讖之力也遜益加敬事至遜僞承元二年蒙遜濟河伐乞伏暮末于枹罕以世子興國爲前驅爲末軍所敗興國擒焉後乞伏失守暮

末與與國俱獲於赫連勃勃後爲吐谷渾所破與國遂爲亂兵所殺遜大怒謂事佛無應卽欲遣斥沙門五十已下皆令罷道蒙遜先爲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淚讖又格言致諫遜乃改心而悔焉時魏虜拓跋燾聞讖有道術遣使迎請且告遜曰若不遣讖便卽加兵遜既事讖日久未忍聽去後又遣僞太常高平公李順策拜蒙遜爲使持節侍中都督涼州西域諸軍事太傅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又命遜曰聞彼有曇摩讖法師博通多識羅什之流祕呪神驗澄公之匹朕思欲講道可馳驛送之遜與李順讌於新樂門上遜謂順曰西蕃老臣蒙遜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信納佞言苟見蹙迫前遣表求留曇無讖而今使來徵索此是門師當與之俱死實不惜殘年人生一死詎覺幾時順曰王款誠先著遣愛子入侍朝廷欽王忠績故顯嘉殊禮而王以一胡道人虧山嶽之功不忍一朝之忿損由來之美豈朝廷相待之厚竊爲大王不取主上虛襟之至弘文所知弘文者遜所遣聘魏之使也遜曰太常口美

如蘇秦恐情不副辭耳遜既吝識不遣又迫魏之强至遜義和三年三月識因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遜忿其欲去乃密圖害識僞以資糧發遣厚贈寶貨臨發之日識乃流涕告衆曰識業對將至衆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誓義不容停比發遜果遣刺客于路害之春秋四十九是歲宋元嘉十年也緇白遠近咸共嗟焉既而遜左右常白日見鬼神以劍擊遜至四月遜寢疾而亡初識在姑臧有張掖沙門道進欲從識受菩薩戒識云且悔過乃竭誠七日七夜至第八日詣識求受識忽大怒進更思惟但是我業障未消耳乃勠力三年且禪且定即于定中見釋迦文佛與諸大士授己戒法其夕同止十餘人皆感夢如進所見進欲詣識說之未至數十步識驚起唱言善哉善哉已感戒矣吾當更爲汝作證次第於佛像前爲說戒相時沙門道朗振譽關西當進感戒之夕朗亦通夢乃自卑戒臘求爲法弟於是從進受者千有餘人傳受此法迄至於今皆識之餘則有別記云菩薩地持經應是伊波勒菩薩傳來此土後果是識所傳譯疑

讖或非凡也讖所出諸經至元嘉中方傳建業道場慧觀法師志欲重尋涅槃後分乃啓宋太祖資給遣沙門道普將書吏十人西行尋經至長廣郡舶破傷足因疾而卒道普臨終歎曰涅槃後分與宋地無緣矣普本高昌人經遊西域遍歷諸國供養尊影頂戴佛鉢四塔道樹足跡形像無不瞻覿善能梵書備諸國語遊履異域別有大傳時高昌後有沙門法盛亦經往外國立傳凡有四卷又有竺法維釋僧表並經往佛國云

法成

按陝西通志法成涼州人十六出家學經律不餌五穀唯食慈脂居山岩穴習禪後有小疾乃告人曰我死矣明日合掌而卒

智嵩

按魏書釋老志罽賓沙門曇摩讖習諸經論于姑臧與沙門智嵩等譯涅槃諸經十餘部敎授辯論幽旨著涅槃義記戒行峻整門人齊肅知涼州將有兵役與門徒數人欲往胡地道路饑饉絕糧積日弟子求

得禽獸肉請嵩强食嵩以戒自誓遂餓死于酒泉之西山弟子積薪焚其屍骸骨灰燼唯舌獨全色狀不變時人以爲誦經功報

曇霍

按晉書本傳曇霍者不知何許人也禿髮傉檀時從河南來持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日以還其本主衣無所汚行步如風雲言人死生貴賤無毫釐之差人或藏其錫杖曇霍大哭數聲閉目須臾起而取之咸奇其神異莫能測也每謂傉檀曰若能安坐無爲則天下可定祚嗣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己傉檀不能從傉檀女病甚請救療曇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爲福曇霍安能延命邪正可知早晚耳傉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曇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及則死傉檀命開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也

按高僧傳曇霍蔬食苦行常居塚間樹下專以神力化物時河西鮮卑偷髮利鹿孤僭據西平自稱爲王

號年建和建和二年十一月霍從河南來至自西平因之事佛者甚衆鹿孤有弟傉檀假署車騎權傾僞國性猜忌多所賊害霍每謂檀曰當修善行道爲後世橋梁檀曰僕先世已來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違先人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爲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無饑渴之色檀遣沙門智行密持餅遺霍霍曰吾嘗誰欺而欺國王耶檀深奇之厚加敬仰因此改信節殺典慈國人既蒙其祐咸稱曰大師出入街巷百姓並迎爲之禮

僧法愔

按蘇州府志宋僧法愔西域人義熙中至中夏與惠遠結社廬山已而來蘇念佛三昧化導有情蘇人翕然歸建靜壽院居之院燬復建卽萬壽寺也

法顯

按佛國記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於是遂以弘始二年歲在己亥與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尋求戒律初發跡長安度隴至乾歸國夏坐夏

坐訖前行至傉檀國度養樓山至張掖鎮張掖大亂道路不通張掖王殷懃遂留爲作檀越於是與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等相遇欣於同志便共夏坐夏坐訖復進到燉煌有塞東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共停一月餘日法顯等五人隨使先發復與寶雲等別燉煌太守李皓供給度沙河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爲標幟耳行十七日計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國其地崎嶇薄瘠俗人衣服麤與漢地同但以氈褐爲異從此西行所經諸國類皆如是唯國國胡語不同住此一月日復西北行十五日到偽夷國偽夷國僧亦有四千餘人法顯得符行堂公孫經理住二月餘日於是還與寶雲等共爲偽夷國人不修禮義遇客甚薄智嚴慧簡慧嵬遂返向高昌欲求行資法顯等蒙符公孫供給遂得直進西南行路中無居民涉行艱難所經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闐其國豐樂人民殷盛作四方僧房供給客僧及餘所須國主安堵

法顯等於僧伽藍僧伽藍名瞿摩帝是大乘寺三千僧共犍槌食入食堂時威儀齊肅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鉢無聲淨人益食不得相喚但以手指麾慧景道整慧達先發向竭叉國法顯等欲觀行像停三月日其國中十四大僧伽藍四月一日瞿摩帝僧王所敬重最先行像如是一僧伽藍則一日行像四月一日爲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訖既過四月行像僧紹一人隨胡道人向罽賓法顯等進向子合國在道二十五日便到其國住此十五日已於是南行四日入葱嶺山到於麾國安居安居已止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國與慧景等合值其國當葱嶺之中自葱嶺已前草木果實皆異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與漢地同從此西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葱嶺葱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雪飛沙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彼土人卽名爲雪山也度嶺已到北天竺始入其境有一小國名陀歷其國昔有羅漢以神足力將一巧匠上兜術天觀彌勒菩薩長短色貌還下刻木作像前後三上觀然後乃成像長八丈

足趺八尺齋日常有光明諸國王競興供養今故現在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躡懸絙過河河兩岸相去減八十步九驛所記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衆僧問法顯佛法東過其始可知耶顯云訪問彼土人皆云故老相傳自立彌勒菩薩像後便有天竺沙門齎經律過此河者像立在佛泥洹後三百許年計於周氏平王時由茲而言大教宣流始自此像非夫彌勒大士繼軌釋迦孰能令三寶宣通邊人識法固知冥運之開本非人事則漢明之夢有由而然矣渡河便到烏萇國烏萇國是正北天竺也盡作中天竺語中天竺所謂中國俗人衣服飲食亦與中國同佛法甚盛名衆僧住止處爲僧伽藍凡有五百僧伽藍若有客比丘到悉供養三日過三日已乃令自求所安常傳言佛至北天竺即此慧景道整慧達三人先發向佛影那竭國法顯等住此國夏坐夏坐訖南下到宿呵多國其國佛法亦

盛從此東下五日行到揵陀衛國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處自此東行七日有國名竺刹尸羅竺刹尸羅漢言截頭也復東行二日至佛投身餧餓虎處從揵陀衛國南行四日到弗樓沙國佛鉢卽在此國寶雲僧景只供養佛鉢便還慧景慧達道整先向那竭國供養佛影佛齒及頂骨慧景病道整住看慧達一人還於弗樓沙國相見而慧達寶雲僧景遂還秦土慧景應在佛鉢寺無常由是法顯獨進向佛頂骨所西行十六由延便至那竭國界醯羅城中有佛頂骨精舍國王敬重每日華香供養從此北行一由延到那竭國城是菩薩本以銀錢貿五莖華供養定光佛處城中亦有佛齒塔供養如頂骨法城東北一由延到一谷口有佛錫杖亦起精舍供養杖以牛頭栴檀作長丈六七許以木筒盛之正復百千人舉不能移入谷口四日西行有佛僧伽梨精舍供養彼國土亢旱府國人相率出衣禮拜供養天卽大雨那竭城南半由延有千佛影影西百步許佛在時自與諸弟子共造塔今猶在邊有寺寺中有七百餘僧此處有諸羅

漢辟支佛塔乃千數住此冬三月法顯等三人南度小雪山雪山冬夏積雪山北陰中遇寒風暴起人皆噤戰慧景一人不堪復進口出白沫語法顯云我亦不復活便可時去勿得俱死於是遂終法顯撫之悲號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前得過嶺南到羅夷住此夏坐坐訖南下行十日到跋那國從此東行三日復渡新頭河兩岸皆平地過河有國名毗茶見秦道人往乃大憐愍作是言如何邊地人能知出家爲道遠求佛法悉供給所須待之如法從此東南行減八十由延經歷諸寺甚多僧衆萬數過是諸處已到一國國名摩頭羅又經捕那河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可有三千僧佛法轉盛自渡新頭河至南天竺迄於南海四五萬里皆平坦無大山川正有河水從此東南行十八由延有國名僧伽施佛上忉利天三月爲母說法來下處此處僧及尼可有千人皆同衆食雜大小乘學住處一白耳龍與此衆僧作檀越令國內豐熟雨澤以時無諸災害使衆僧得安衆僧感其惠故爲作龍舍數置坐處又爲龍設福食供養衆

僧日日衆中別差三人到龍舍中食每至夏坐訖龍輙化形作一小蛇兩耳邊白衆僧識之銅盂盛酪以龍置中從上座至下座行之似若問訊遍便化去年年一出其國豐饒人民熾盛最樂無比諸國人來無不經理供給所須寺北五十由延有一寺名火境火境者惡鬼名也佛本化是惡鬼後人於此處起精舍別有佛塔善鬼神常灑掃初不須人工有邪見國王言汝能如是者我當多將兵衆住此益積糞穢汝復能除不鬼神卽起大風吹之令淨此處有百枚小塔人終日數之不能得知若至意欲知者便一塔邊置一人已復計數人人或多或少其不可得知法顯住龍精舍夏坐坐訖東南行七由延到罽饒夷城城接恆水去城西六七里恆水北岸佛爲諸弟子說法處度恆水南行三由延到一林名呵梨從此東南行十由延到沙祇大國出沙祇城南行八由延到拘薩羅國舍衞城城內人民稀曠都有三百餘家卽波斯匿王所治城也大愛道故精舍處須達長者井壁及鴦崛魔得道般泥洹燒身處後人起塔皆在此城中諸

外國婆羅門生嫉妬心欲毀壞之天卽雷電霹靂終不能得壞出城南門千二百步道西長者須達起精舍卽所謂祇洹精舍也法顯道整初到祇洹精舍念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傷生在邊夷共諸同志遊歷諸國而或有還者或有無常者今日乃見佛空處愴然心悲彼衆僧出問顯等言汝從何國來答云從漢地來彼衆僧歎曰奇哉邊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謂言我等諸師和尚相承已來未見漢道人來到此也從舍衛城東南行十二由延到一邑名那毗伽是拘樓秦佛所生處從此北行減一由延到一邑是拘那含佛所生處從此東行減一由延到迦維羅衞城城中有白淨王故宮作太子母形像乃太子乘白象入母胎處國大空荒人民希疎道路怖畏白象師子不可妄行從佛生處東行五由延有國名藍莫此國王得佛一分舍利還歸起塔卽名藍莫塔塔邊有池池中有龍常守護此塔晝夜供養此中荒蕪無人灑掃常有羣象以鼻取水灑地取雜華香而供養塔諸國有道人來欲禮拜塔遇象大怖依樹自翳見

象如法供養道人大自悲感此中無有僧伽藍可供養此塔乃令象灑掃道人卽捨大戒還作沙彌自挽草木平治處所使得淨潔勸化國王作僧住處已爲寺今現有僧住此事在近自爾相承至今恆以沙彌爲寺主從此東行三由延太子遣車匿白馬還處從此東行四由延到炭塔亦有僧伽藍復東行十二由延到拘夷那竭城城北雙樹間希連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而般泥洹處其城中人民亦希曠止有衆僧民戶從此東南行十二由延到諸梨車又東行五由延到毗舍離國毗舍離城北大林重閣精舍佛住處及阿難半身塔其城裏本菴婆羅女家爲佛起塔今故現在城南三里道西菴婆羅女以園施佛作佛住處城西北三里有塔名放弓仗從此東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度河南下一由延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巴連弗邑是阿育王所治城中王宮殿皆使鬼神作纍石起牆闕雕文刻鏤非世所造今故現在有一大乘婆羅門子名羅汰私婆迷住此城裏爽悟多智事無不達以清淨自居國王宗敬師事舉國瞻仰賴此一

人弘宣佛法外道不能得加陵衆僧於阿育王塔邊造摩訶衍僧伽藍甚嚴麗亦有小乘寺都合六七百僧衆威儀庠序可觀四方高德沙門及學問人欲求義理皆詣此寺婆羅門子師亦名文殊師利國內大德沙門諸大乘比丘皆宗仰焉亦住此僧伽藍凡諸中國唯此國城邑爲大民人富盛競行仁義年年常以建卯月八日行像作四輪車縛竹作五層有承櫨揠戟高二丈餘許其狀如塔以白氎纏上然後彩畫作諸天形像以金銀琉璃莊校其上懸繒幡蓋四邊作龕皆有坐佛菩薩立侍可有二十車車車莊嚴各異當此日境內道俗皆集作倡伎樂華香供養婆羅門子來請佛佛次第入城入城內再宿通夜燃燈伎樂供養國國皆爾其國長者居士各於城中立福德醫藥舍凡國中貧窮孤獨殘跛一切病人皆詣此舍種種供給醫師看病隨宜飲食及湯藥皆令得安差者自去阿育王壞七塔作八萬四千塔最初所作大塔在城南三里餘塔南有一石柱圍丈四五高三丈餘上有銘題云阿育王以閻浮提布施四方僧還以

錢贖如是三反塔北三四百步阿育王本於此處作泥犁城中央有石柱亦高三丈餘上有師子柱上有銘記作泥犁城因緣及年數日月從此東南行九由延至一小孤石山又西南行一由延到那羅聚落又西行一由延到王舍新城新城者是阿闍世王所造中有二僧伽藍出城西門三百步阿闍世王得佛一分舍利起塔高大嚴麗出城南四里南向入谷至五山裏五山周圍狀若城郭即是蓱沙王舊城其城中空荒無人住入谷搏山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其山峰秀端嚴是五山中最高顯於新城中買香華油燈倩二舊比丘送法顯上耆闍崛山華香供養然燈續明慨然悲傷收淚而言佛昔於此住說首楞嚴法顯生不值佛但見遺跡處所而已即於石窟前誦首楞嚴停止一宿還向新城出舊城北行三百餘步道西迦蘭陀竹園精舍今現在衆僧掃灑精舍北二三里有尸摩賖那尸摩賖那者漢言棄死人墓田出舊城北東下三里有調達石窟離此五十步有大方黑石昔有比丘在上經行思惟是身無常苦空不得

靜觀厭患是身卽捉刀欲自殺復念世尊制戒不得自殺又念雖爾我今但欲殺三毒賊便以刀自刎始傷再得須陀洹既半得阿那含斷已成阿羅漢果般泥洹從此西行四由延到伽耶城城內亦空荒從此北南三里行到一山名雞足此山榛木茂盛又多獅子虎狼不可妄行法顯還向巴連弗邑順恆水西下十由延得一精舍名曠野佛所住處今現有僧復順恆水西行十二由延到伽尸國波羅捺城城東北十里許得仙人鹿野苑精舍中有二僧伽藍悉有僧住自鹿野苑精舍西北行十三由延有國名拘睒彌其精舍名瞿師羅園今有衆僧多小乘學從東行八由延亦有僧伽藍可百餘僧從此南行二百由延有國名達嚫是過去迦葉佛僧伽藍穿大石山作之凡有五重最下重作象形有五百間石室第二層作獅子形有四百間第三層作馬形有三百間第四層作牛形有二百間第五層作鴿形有百間最上有泉水循石室前繞房而流周圍迴曲如是乃至下重順房流從戶而出諸層室中處處穿石作牕牖通明室中朗

然都無幽暗其室四角頭穿石作梯磴上處今人形小緣梯上正得至昔人一脚所躡處因名此寺爲波羅越波羅越者天竺名鴿也其寺中常有羅漢住此土丘荒無人民居去山極遠方有村皆是邪見不識佛法沙門婆羅門及諸異學彼國人民常見人飛來入此寺於時諸國道人欲來禮此寺者彼村人則言汝何以不飛耶我見此間道人皆飛道人方便答言翅未成耳達嚫國嶮道路艱難而知處欲往者要當齎錢貨施彼國王王然後遣人送展轉相付示其逕路法顯竟不得往承彼土人言故說之耳從波羅捺國東行還到巴連弗邑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是以遠步乃至中天竺於此摩訶衍僧伽藍得一部律是摩訶僧祇衆律佛在世時最初大衆所行也於祇洹精舍傳其本自餘十八部各有師資大旨不異於小小不同或用開塞但此最是廣說備悉者復得一部抄律可七千偈是薩婆多衆律卽此秦地衆僧所行者也亦皆師師口相傳授不書之於文字復於此衆中得雜阿毗曇心可

六千偈又得一部綖經二千五百偈又得一卷方等般泥洹經可五千偈又得摩訶僧祇阿毗曇故法顯住此三年學梵書梵語寫律道整既到中國見沙門法則衆僧威儀觸事可觀乃追歎秦土邊地衆僧戒律殘闕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願不生邊地故遂停不歸法顯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漢地於是獨還順恆水東下十八由延其南岸有瞻波大國佛精舍經行處及四佛坐處悉起塔現有僧住從此東行近五十由延到多摩梨帝國即是海口其國有二十四僧伽藍盡有僧住佛法亦興法顯住此二年寫經及畫像於是載商人大舶汎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風晝夜十四日到師子國其國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田種隨人無有時節佛至其國欲化惡龍以神足力一足躡王城北一足躡山頂兩跡相去十五由延於王城北跡上起大塔高四十丈金銀莊校衆寶合成塔邊復起一僧伽藍名無畏山有五千僧起一佛殿金銀刻鏤悉以衆寶中有一青玉像高二丈許通身七寶炎光威相嚴顯非言所載右掌中有一無價寶珠

法顯去漢地積年所與交接悉異域人山川草木舉目無舊又同行分析或留或亡顧影唯己心常懷悲忽於此玉像邊見商人以晉地一白絹扇供養不覺悽然淚下滿目法顯在此國聞天竺道人於高座誦經云佛鉢本在毗舍離今在犍陀衞竟若干百年當復至西月氏國若干百年當至于闐國住若干百年當至屈茨國若干百年當復來到漢地住若干百年當復至師子國若干百年當還中天竺到中天已當上兜術天上彌勒菩薩見而歎曰釋迦文佛鉢至即共諸天華香供養七日七日已還閻浮提海龍王持入龍宮至彌勒將成道時鉢還分爲四復本頻那山上彌勒成道已四天王當復應念佛如先佛法賢刧千佛共用此鉢鉢去已佛法漸滅佛法滅後人壽轉短乃至五歲十歲之時糯米酥油皆悉化滅人民極惡捉木則變成刀杖共相傷割殺其中有福者逃避入山惡人相殺盡已還復來出共相謂言昔人壽極長但爲惡甚作諸非法故我等壽命遂爾短促乃至十歲我今共行諸善起慈悲心修行仁義如是各行

信義展轉壽倍乃至八萬歲彌勒出世初轉法輪時先度釋迦遺法弟子出家人及受三歸五戒齋法供養三寶者第二第三次度有緣者法顯爾時欲寫此經其人云此無經本我止口誦耳法顯住此國二年更求得彌沙塞律藏本得長阿含雜阿含復得一部雜藏此悉漢土所無者得此梵本已即載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餘人後係一小船海行艱險以備大船毀壞得好信風東下二日便值大風船漏水入商人欲趣小船小船上人恐人來多即斫絙斷商人大怖命在須臾恐船水漏即取粗財貨擲著水中法顯亦以軍持及澡灌并餘物棄擲海中但恐商人擲去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地衆僧我遠行求法願威神歸流得到所止如是大風晝夜十三日到一島邊潮退之後見船漏處即補塞之於是復前海中多有抄賊遇輒無全大海瀰漫無邊不識東西唯望日月星宿而進若陰雨時爲逐風去亦無准當夜闇時但見大浪相搏晃然火色黿鼉水性怪異之屬商人荒遽不知那向海深無底又無下石住處至天晴

已乃知東西還復望正而進若植伏石則無活路如是九十日許乃到一國名耶婆提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不足言停此國五月日復隨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許人齎五十日糧以四月十六日發法顯於船上安居東北行趣廣州一月餘日夜二鼓時遇黑風暴雨商人賈客皆悉惶怖法顯爾時亦一心念觀世音及漢地衆僧蒙威神祐得至天曉曉已諸婆羅門議言坐載此沙門使我不利遭此大苦當下比丘置海島邊不可爲一人令我等危險法顯本檀越言汝若下此比丘亦并下我不爾便當殺我汝其下此沙門吾到漢地當向國王言汝也漢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諸商人躊躇不敢便下於時天多連陰海師相望僻誤遂經七十餘日糧食水漿欲盡取海鹹水作食分好水人可得二升遂便欲盡商人議言常行時正可五十日便到廣州爾今已過其多日將無僻耶即便西北行求岸晝夜十二日長廣郡界牢山南岸便得好水菜但經涉險難憂懼積日忽得至此岸見藜藿菜依然知是漢地然不見人民及形

跡未知是何許或言未至廣州或言已過莫知所定卽乘小船入浦覓人欲問其處得兩獵人卽將歸令法顯譯語問之法顯先安慰之徐問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佛弟子又問汝入山何所求其便詭言明當七月十五日欲取挑臘佛又問此是何國答言此青州長廣郡界統屬晉家聞已商人歡喜卽乞其財物遣人往長廣太守李嶷敬信佛法問有沙門持經像乘船汎海而至卽將人從至海邊迎接經像歸至郡治商人於是還向揚州畱法青州請法顯一冬一夏夏坐訖法顯遠離諸師久欲趣長安但所營事重遂便南下向都就諸師出經律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國停六年還三年達青州凡所遊歷幾三十國沙河已西迄於天竺衆僧威儀法化之美不可詳說竊唯諸師未得備聞是以不顧微命浮海而還艱難具更幸蒙三尊威靈危而得濟故竹帛疏所經歷欲令賢者同其見聞

按高僧傳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齠齔而亡其父恐禍及顯三歲便度爲沙彌居家數年病篤

欲死因送還寺住信宿便差不肯復歸其母欲見之不得爲立小屋於外以擬去來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營葬事畢仍即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饑賊欲奪其穀諸沙彌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穀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饑貧今復奪人恐來世彌甚貧道預爲君憂耳言訖即還賊棄穀而去僧數百人莫不歎服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儀軌整肅常慨經律舛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發自長安西度流沙凡度七百餘所經歷三十餘國持經南歸青州刺史請留過冬顯曰貧道投身於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馱跋陀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毗曇心論垂百餘萬言顯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聞見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與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

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侵卷邑無敢京師共傳咸歎神妙其餘經律未譯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衆咸慟惜其遊履諸國別有大傳焉

慧嵬

按高僧傳慧嵬不知何許人止長安大寺戒行澄潔多棲處山谷修禪定之業有一無頭鬼來嵬神色無變乃謂鬼曰汝既無頭便無頭痛之患一何快哉鬼便隱形復作無腹鬼來但有手足嵬又曰汝既無腹便無五臟之憂一何樂哉須臾復作異形嵬皆隨言遣之後冬時天甚寒雪有一女子來求寄宿形貌端正衣服鮮明姿媚柔雅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以相慰喻談說欲言勸動其意嵬厥志貞確一心無擾乃謂女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遂凌雲而逝顧歎曰海水可竭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志堅貞後以晉隆安三年與法顯俱遊西域不知所終

僧羣

按高僧傳僧羣未詳何許人淸貧守節蔬食誦經後遷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山孤在海中上有石盂徑數丈許水深六七尺常有淸流古老相傳云是羣仙所宅羣仙飲水不饑因絕粒後晉安太守陶夔聞而索之羣以水遺夔出山輒臭如此三四夔躬自越海天甚淸霽及至山風雨晦暝停數日竟不得至迺歎曰俗內凡夫遂爲賢聖所隔慨恨而返羣庵舍與盂隔一小澗常以木爲梁由之汲水後時忽有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就啄羣羣欲舉錫撥之恐畏傷損因此回還絕水不飲數日而終春秋一百四十矣臨終向人說年少時經折一鴨翅驗此以爲現報

寶達

按浙江通志晉寶達晦跡武林山號刹利禪師寺中印沙牀照佛鑑乃遺跡也浙江驚濤激射湖上諸山達密持祕呪一夜有偉人黑冠朱衣謁曰弟子伍員憤心未雪師慈心爲物敬聞命矣自是潮擊西興浙之東岸沙漲數里

靜業

按重慶府志晉靜業合州人姓文少業屠有羊既乳將殺之二羔銜刀伏門業感歎棄家爲僧忽大悟作頌曰昨日羅剎心今日菩薩面羅剎與菩薩不隔一條線

懷玉

按臨海縣志晉懷玉姓高邑人今樓石村其所居也號高玉禪師居方山運水遠溪忽見一父老曰菴前石下有泉也師舉錫迸湧盈尺乃入天柱山即今湧泉延恩寺今塑像在寺師眞骨也

寶掌

按浙江通志六朝寶掌中印度人生時左手握珠七歲祝髮魏晉間東游此土謂衆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年六百二十六矣尋抵建業叩達磨開悟東入浙憩龍唐回互峰之東至今稱此峰曰寶掌復由千頃穿鷹岩棲石竇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稱道人遊之句化後塔倏開得金鎖骨藏秦望山

按金華府志千歲和尚結茅爲庵名岩曰寶掌忽一夕雷奔電掣乃巨石突出庵前因號爲飛峰終夕誦

般若忽有五人居岩北之上怪而問焉乃曰弟子是山中五通特來聽經因號爲五通遊戲峰傍有石晏岩師晏坐凡十七年一日屈指一千七十三歲矣語其徒惠雲曰吾將謝世授以鉛汞之術惠雲旣傳丹術築室東岩之下九年丹成能使頂開闔神通自在龍虎皆伏號伏虎禪師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二十九卷目錄

僧部列傳五

宋一

杯度　曇始

法朗（附智整）　法意

僧慧　曇翼

僧洪　邰碩

慧果　法恭（附僧恭）

曇稱　法進
僧富　法羽
元高（附慧崇）　慧通
僧隱（附成具）　道房
僧周（附僧亮）　僧彌
道照（附慧明）　僧詮
曇鑒（附道海　惠龕　惠恭　曇泓　道廣　道光）
慧安　曇無成（附曇冏）
僧徹（附僧莊）　曇諦

僧導（附僧因　僧音　僧威）　智嚴
寶雲　求那跋摩

神異典第一百二十九卷

僧部列傳五

宋一

杯度

按高僧傳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名初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來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其家有一金像度竊去家主覺而追之見度徐行走馬逐不及至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度河無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度岸達於京師時年

可四十許帶索繿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氷扣凍洗浴或著屐上山或徒行入市惟荷一蘆圌子更無餘物往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往瓜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度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眄吟咏杯自然流直度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圌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心李見蘆圌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度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福於李家於時有一豎子窺其圌中見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龍樹下坐李家拜請還家日日供養度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辛鱠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爲兗州刺史遣使邀之負圌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衲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三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成度云蹔出至暝不反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爲怪處處覓度乃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於地臥之而死頭

前腳後皆生蓮華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人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度負蘆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鞾履度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度禮拜請還家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度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圖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正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辦度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度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萬識者謂是杯度分身他土所得嚫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爲功德經一年許度辭去欣爲辦糧食明晨見糧食俱存不知度所在經一月許復至京師時湖溝有朱文殊者少奉法度多來其家文殊謂度云弟子脫捨身沒苦願見救度脫在好處願爲法侶度不答文殊喜曰佛法默然已爲許矣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漁師施一殪者度手弄反覆還投水中游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度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鬬

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度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度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數月而反京師時有外國道人名僧佉吒寄都下長干寺住有客僧僧悟者與吒同房冥於牕隙中見吒取寺刹捧之入雲然後將下悟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時有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人不甚見食而常自肥悅冬夏常著單布衣佉吒在路行見張奴欣然而笑佉吒曰吾東見蔡𤞞南訊馬生北遇王年今欲就杯度乃與子相見耶言竟而去爾後月日不復見此二人傳者云將僧悟共之南岳不反張奴與杯度相見甚有所叙人所不解度猶停都少時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度往其家甚見料理聞都下復有一杯度陳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如其家杯度形相一種陳爲設一合蜜薑及刀子熏陸香手巾等度即食蜜薑都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度即留二弟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度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噉蜜薑爲異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爲磨之二弟都

還云彼杯度已移靈鷲寺其家杯度忽求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券書度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郡民朱靈期使高麗還值風舶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煙於是共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見有十餘僧皆是石人不動不搖乃共禮拜速行步少許聞唱導聲還往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眞人爲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期等食竟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期云識杯度道人不答言甚識因指北壁有一囊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度許今因君以鉢與之並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言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閉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言此道去行七里便至舫不須從先路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舫卽具如所示唯聞舫

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見杯度騎大航蘭以箠捶之曰馬馬何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遙禮之度乃自下舫取書並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度大笑曰使我還那取鉢擲雲中還接之云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度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時南州杯度當其騎蘭之日爾日早出至晚不還陳氏明旦見門扇上有青書六字云福德門靈人降字劣可識其家杯度遂絕迹矣都下杯度猶去來山邑多行神呪時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度度云已死在金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寧子時爲黃門侍郎在廨患痢遣信請度度呪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寧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爲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寧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後請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勸迎杯度度既至一呪病者卽愈齊諧伏事爲師因爲作傳記其從來神異大略與上同也至元嘉三年九月辭諧入東畱一萬錢物寄

諸倩爲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諸卽爲營齋幷迎屍還葬建業之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度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度師已死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卽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岡下昔經伏事杯度兒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度練神呪明日忽見度來言語如常卽爲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八日度復來齊諧家呂道慧聞人坦之杜天期水丘熙等並共見皆大驚卽起禮拜度度語衆人言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其修立故寺以禳災禍也須臾間上有一僧喚度度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慇懃於是絕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旣未的其事故無可傳也

曇始

按高僧傳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太元之末齎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

立以歸戒蓋高句驪聞道之始也義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遍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既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練胡遍訪衆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而事之晉末朔方匈奴赫連勃勃破獲關中斬戮無數時始亦遇害而刃不能傷勃勃嗟之普赦沙門悉皆不殺始於是潛遁山澤修頭陀之行後拓跋燾復克長安擅威關洛時有博陵崔浩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既位居僞輔燾所仗信乃與天師寇氏說燾以佛化無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燾既惑其言以僞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唯閉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末始知燾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杖錫到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燾令依軍法屢斬不傷遽以白燾燾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唯劍所著處有痕如布線焉時北

園養虎于檻熹令以始餧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熹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卽延始上殿頂禮足下悔其諐失始爲說法明辯因果熹大生愧懼遂感癘疾崔寇二人次發惡病熹以過由於彼於是誅翦二家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教俄而熹卒孫濬襲位方大弘佛法盛迄於今始後不知所終

法朗（附智整）

按高僧傳法朗高昌人幼而執行精苦多諸徵瑞韜光蘊德人莫測其所階朗師釋法進亦高行沙門進嘗閉戶獨坐忽見朗在前問從何處來答曰從戶鑰中入云與遠僧俱至日旣將中願爲設食進卽爲設食唯聞匕鉢之聲竟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以一袈裟遺進進卽以爲嚫朗云衆僧已去別日當取之後見執爨者就進取衣進卽與之訪常執爨者皆云不取方知是先聖人權迹取也至魏虜毀滅佛法朗西適龜茲龜茲王與彼國大禪師結約若有得道者至當爲我說我當供養及朗至乃以白王王待以聖禮

後終於龜茲焚屍之日兩肩湧泉直上於天衆歎希有收骨起塔後西域人來此土具傳此事時涼州復有沙門智整亦貞苦有異行爲土主楊難當所事後入寒峽山石穴中不反

法意

按高僧傳法意江左人好營福業起五十三寺晉義熙中鍾山祭酒朱應子先是孫恩建義之黨竄居此山分其外地少許與意爲寺號曰延賢寺後杯度去來此寺云此處尋有諸變後時當好地對天堂易爲福業俄爲野火所燒後齊諧及張寅等藉杯度之旨語在度傳乃與意共行山地更欲修立而無水不可住意惟杯度之言乃竭誠禮懺乞西方池水經於三日懇惻彌至忽聞空中有聲撲然著地意恐是金帛試令人掘入二尺許泫然淸流遂成澗不絕於是立寺意後不知所終

僧慧

按高僧傳僧慧未知何許人自少來好修福業晉義熙中共長安人行長生立寺於京師破塢村中始遷

域其處起草屋數間便集僧設齋至中夜堂內兩燈忽自然行進前數十步油箞如故無所傾覆大衆驚嗟訪諸耆老咸言燈所移處是昔時外國道人起塔之基於是就共修立以燈移表瑞因號崇明寺焉

曇翼

按蓮社高賢傳曇翼餘杭人初入廬山依遠公後入關中見羅什東還會稽入秦望山誦法華經十二年感普賢大士化女子身披采服攜筠籠一白豕大蒜兩根至師前曰妾入山采薇日已斜豺狼縱橫歸無生理敢託一宿師却之力女復哀鳴不已遂令居草牀上夜半號呼腹疼告師按摩師辭以持戒不應手觸女號呼愈甚師乃布裹錫杖遙爲按之翼日女以采服化祥雲豕變白象蒜化雙蓮凌空而上謂師曰我普賢菩薩特來相試郡太守孟顗聞于朝勅建法華寺

按高僧傳曇翼少而信悟早有絕塵之操初出家止廬山寺依慧遠修學蔬素苦節見重門人晚適關中復師羅什經律數論並皆參涉又誦法華一部以晉

義熙十三年與同志曇學沙門俱遊會稽履訪山水至秦望西北見五岫駢峰有耆闍之狀乃結草成菴稱曰法華精舍太守孟顗富春人陳載並傾心挹德贊助成功翼蔬食澗飲三十餘年以宋元嘉二十七年卒春秋七十立碑山寺旌其遺德會稽孔逭製文翼同遊曇學沙門後移卜秦望之北號曰樂林精舍有韶相灌犄並東嶽望僧咸共憩焉

僧洪

按高僧傳僧洪豫州人止于京師瓦官寺少而修身整潔後率化有緣造丈六金像鎔鑄始畢未及開模時晉末銅禁甚嚴犯者必死宋武帝時爲相國洪坐罪繫於相府唯誦觀世音經一心歸命佛像夜夢所鑄像來手摩洪頭問怖不洪言自念必死像曰無憂見像胷方尺許銅色燋沸會當行刑府叅軍監殺而牛奔車壞因更剋日續有令從彭城來云未殺僧洪者可原遂獲免還開模見像胷前果有燋沸洪後以苦行卒

邵碩

按高僧傳邵碩者本姓邵名碩始康人居無常所恍惚如狂爲人大口眉目醜拙小兒好追而弄之或入酒肆同人酣飲而性好佛法每見形像無不禮拜讚歎悲感流淚碩本有三男二女大男惠生者亦出家碩以宋初亦出家入道自稱碩公出入行住不擇晝夜遊歷益部諸縣及往蠻中皆因事言謔協以勸善至人家眠地者家必有死就人乞細席必有小兒亾時咸以此爲讖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碩于衆中匍匐作師子形爾日郫縣亦言見碩作師子形乃悟其分身也刺史蕭慧開及劉孟明等並挹事之孟明以男子衣衣二妾試碩曰以此二人給公爲左右可乎碩爲人好韻語乃謂明曰寧自乞酒以清醼不能與阿夫竟殘年後一朝忽著布帽詣孟明少時明卒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科碩謂玉曰天地嗷嗷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信而除之及孟明卒仲玉果行州事以宋元徽元年九月一日卒岷山通雲寺臨亾語道人法進云可露吾骸急繫履著脚既而依之出屍置寺後經一日不見所在俄

而有人從鄴縣來遇進云昨見碩公在市中一脚著履漫語云小子無宜適失我履一隻進驚而檢問沙彌沙彌答云近送屍時怖懼右脚一履不得好繫遂失之其迹詭異莫可測也後竟不知所終

慧果

按高僧傳慧果豫州人少以蔬食自業宋初遊京師止瓦官寺誦法華十地嘗于圊厠見一鬼致敬于果云昔爲衆僧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噉糞鬼中法師德素高明又慈悲爲意願助以拔濟之方也又云昔有錢三千埋在柹樹根下願取以爲福果即告衆掘取果得錢三千爲造法華一部幷設會後夢見此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果以宋太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法恭（附僧恭）

按高僧傳法恭姓關雍州人初出家止江陵安養寺後出京師住東安寺少而苦行殊倫服布衣餌菰麥誦經三十餘萬言每夜諷詠輒有殊香異氣入恭房者咸共聞之又以敝衲聚蚤蝨常披以飼之宋武文

明三帝及衡陽文王義季等並崇其德業所獲信施常分給貧病未嘗私蓄宋太始中還西卒於彼春秋八十時烏衣復有僧恭者德業高明綱總寺任不食稉糧唯餌豆麥

曇稱

按高僧傳曇稱河北人少而仁愛惠及蜫蟲晉末至彭城見有老人年八十夫婦窮悴乃捨戒爲奴累年執役而內修道德未嘗有廢鄉鄰嗟之及二老卒傭賃獲直悉爲二老福用擬以自贖事畢欲還道法物未備宋初彭城駕山下虎災村人遇害日有一二稱乃謂村人曰虎若食我災必當消村人苦諫不從卽於是夜獨坐草中呪願曰以我此身充汝饑渴令汝從今息怨害意未來當得無上法食村人知其意正各泣拜而還至四更中聞虎取稱村人逐至南山噉身都盡唯有頭存因葬而起塔後虎災遂息

法進

按高僧傳法進或曰道進或曰法迎姓唐涼州張掖人幼而精苦習誦有超邁之德爲沮渠蒙遜所重遜

卒于景環爲胡寇所破問進曰今欲轉略高昌爲可尅不進曰必捷但憂災餓耳廻軍即定後三年景環卒弟安周續立是歲饑荒死者無限周旣事進進屢從求乞以賑貧餓國蓄稍竭進不復求迺淨洗浴取刀鹽至窮窟餓人所聚之處次第授以三歸便掛衣鉢著樹投身餓者前云施汝共食衆雖饑困猶義不忍受進即自割肉拄鹽以啖之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餓人云汝取我皮肉猶足數日若王使來必當將去但取藏之餓者悲悼無能取者須臾弟子來至王人復至舉國奔赴號叫相屬因舉之還宮周勑以三百斛麥以施饑者別發倉廩以賑貧民至明晨乃絕出城北闍維之烟焰衝天七日乃歇屍骸都盡唯舌不爛即於其處起塔三層樹碑於右進弟子僧遵姓趙高昌人善十誦律蔬食節行誦法華勝鬘金剛般若又篤厲門人常懺悔爲業

僧富

按高僧傳僧富姓山高陽人父霸爲藍田令富少孤居貧而篤學無厭採薪爲燭以照讀書及至冠年備

盡經史美姿容善談論後遇僞秦衛將軍楊邕資其衣糧習鑿齒擕共志學及聽安公講放光經遂有心樂道於是剃髮依安受業安亾後還魏郡廷尉寺下帷潛思絕事人間時村人有刧刧得一小兒欲取心肝以解神富道逢路口遇見刧具問其意脫衣以易小兒羣刧不許富曰大人五臟亦可用不刧謂富不能忘身因妄言亦好富乃念曰我幻焰之軀會有一死今以濟人雖死猶生卽自取刧刀畫胷至臍羣刧更相咎責四散奔走卽送小兒還其家路口時行路一人見富如此因問其故富雖復頓悶口猶能言迺具答以此事此人悲悼傷心還家取針縫其腹皮塗以驗藥轝還寺將息少時而差後不知所終

法羽

按高僧傳法羽冀州人十五出家爲慧始弟子始立行精苦修頭陀之業羽操心勇猛深達其道常欲仰軌藥王燒身供養時僞秦晉王姚緒鎭蒲坂羽以事白緒緒曰入道多方何必燒身不敢固違幸願三思羽誓志既重卽服香油以布纏體誦捨身品竟以火

自燎道俗觀視莫不悲慕焉時年四十有五

元高（附慧崇）

按高僧傳元高姓魏本名靈育馮翊萬年人也母寇氏本信外道始適魏氏首孕一女即高之長姊生便信佛乃爲母祈願願門無異見得奉大法母以僞秦弘始三年夢見梵僧散華滿室覺便懷胎至四年二月八日生男家内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以兒生瑞兆因名靈育時人重之復稱世高年十二辭親入山久之未許異日有一書生寓高家宿云欲入中常山隱父母即以高憑之是夕咸見村人共相祖送明旦村人盡來候高父母云昨已相送今復覓耶村人云都不知行豈容已送父母方悟昨之迎送乃神人也高初到山便欲出家山僧未許云父母不聽法不得度高於是暫還家啓求入道經涉兩旬方卒先志既背俗乖世改名元高聰敏生知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爲山僧說法受戒已後專精禪律聞關右有浮馱跋陀禪師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陀歎曰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

此於是卑顏推遜不受師禮高乃杖策西秦隱居麥積山山學百餘人崇其義訓稟其禪道時有長安沙門釋曇弘秦地高僧隱在此山與高相會以同業友善時乞佛熾槃跨有隴西西接涼土有外國禪師曇無毗來入其國領徒立衆訓以禪道然三昧正受既深且妙隴右之僧稟承蓋寡高乃欲以己率衆即從毗受法旬日之中毗乃反啓其志時河南有二僧雖形爲沙門而權侔僞相恣情乖律頗忌學僧曇無毗既西反舍夷二僧乃向河南王世子曼讒搆元高云蓄聚徒衆將爲國災曼信讒便欲加害其父不許乃擯高往河北林陽堂山山古老相傳云是羣仙所宅高徒衆三百往居山舍神情自若禪慧彌新忠誠冥感屢有靈異磬既不擊而鳴香亦自然有氣應眞仙士往往來遊猛獸馴伏蝗毒除害高學徒之中遊刃六門者百有餘人有元紹者秦州隴西人學究諸禪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淨倍異於常每得非世華香以獻三寶靈異如紹者又十一人紹後入堂術山蟬蛻而逝昔長安曇弘法師遷流岷蜀

道洽成都河南王藉其高名遣使迎接弘既聞高被擯誓欲申其清白乃不顧棧道之難冒險從命既達河南賓主儀畢便謂王曰王既深鑒遠識何以信讒棄賢貧道所以不遠數千里正欲獻此一言耳王及太子赧然愧悔卽遣使詣高卑辭遜謝請高還邑高既曠濟爲懷忘忿赴命始欲出山風雷忽起樹木摧折崩石塞道呪願曰吾誓志弘道豈得滯方乃風息路開漸還到國王及臣民近道候迎內外敬奉崇爲國師河南化畢進遊涼土沮渠蒙遜深相敬事集會英賓發高勝解時西海有樊會僧印亦從高受學志狹量褊得少爲足便謂已得羅漢頓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令印於定中備見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門不同印於一夏尋其所見永不能盡方知定水無底大生愧懼時魏虜拓跋燾僭據平城軍侵涼境燾舅陽平王杜超請高同還僞都既達平城大流法化僞太子拓跋晃事高爲師晃一時被讒爲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枉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燾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劍烈威問汝何故

信讒言枉疑太子燾驚覺大集羣臣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語燾于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時崔浩寇天師並先得寵于燾恐晃纂承之日奪其威柄乃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比物論事迹稍形若不誅除必爲巨害燾遂納之勃然大怒即敕收高高先時嘗密語弟子曰佛法應衰吾與崇公首當其禍乎于時聞者莫不慨然時有涼州沙門釋慧崇是僞魏尚書韓萬德之門師德既次於高亦被疑阻至僞太平五年九月高與崇公俱被幽縶其月十五日就禍卒于平城東隅春秋四十有三是歲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當爾之時門人莫知是夜三更忽見光繞高所住處塔三帀還入禪窟中因聞光中有聲云吾已逝矣諸弟子方知已化哀號痛絕既而迎屍於城南曠野沐浴遷殯兼營理崇公別在異處一都道俗無不嗟駭弟子元暢時在雲中去魏都六百里旦忽見一人告之以變仍給六百里馬於是揚鞭而反晩問至都見師已亡悲慟斷絕因與同學共泣曰法今

既滅頗復興不如脫更興請和尚起坐和尚德匪常人必當照之矣言畢高兩眼稍開光色還悅體通汗出其汗香甚須臾起坐謂弟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恆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應如我耳唯有元暢當得南度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中悔言已便臥而絕也明旦遷柩欲闍維之國制不許於是營墳即窆道俗悲哀號泣望斷有沙門法達爲僞國僧正欽高日久未獲受業忽聞徂化因而哭曰聖人去世當復何依累日不食常呼高上聖人自在何能不一現應聲見高飛空而至達頂禮求哀願見救護高曰君業重難救當可如何自今已後依方等懺悔當得輕受達曰脫得苦報願見矜救高曰不忘一切寧獨在君達又曰法師與崇公竝生何處高曰吾願生惡世救護衆生即已還生閻浮提崇公常祈安養已果心矣達又問不審法師已階何地高曰我諸弟子自有知者言訖奄然不見達密訪高諸弟子咸云是得忍菩薩至僞太平七年拓跋燾果毁滅佛法悉如高言時河西國沮渠牧犍時有沙門

曇曜亦以禪業見稱僞太傅張潭服膺師禮

慧通

按高僧傳慧通關中人少止長安太后寺蔬食持呪誦增一阿含經初從涼州禪師慧紹諮受禪業法門觀行多所遊刃常祈心安養而欲棲神彼國微疾乃於禪中見一人來形甚端嚴語通言良時至矣須臾見無量壽佛光明暉然通因覺禪具告同學所見言訖便化異香在房三日乃歇春秋五十九矣

僧隱（附成具）

按高僧傳僧隱姓李秦州隴西人家世正信隱年八歲出家便能長齋至十二年蔬食及受具戒執操彌堅常遊心律苑妙通十誦誦法華維摩聞西涼州有元高法師禪慧兼舉乃負笈從之于是學盡禪門深解律要高公化後復西遊巴蜀專任弘通頃之東下止江陵琵琶寺又諮業於慧徹徹名重當時道扇方外隱研訪少時備窮經律禪慧之風被於荊楚州將山陽王劉休祐及長史張岱並諮稟戒法後刺史巴陵王休若及建平王景素皆稅駕禪房屈膝恭禮後

臥疾少時問侍者曰日中未答云已中乃索水漱口顏貌怡然忽爾從化春秋八十矣時江陵上明寺復有成具律師亦善十誦及雜心毗曇等

道房

按高僧傳道房姓張廣漢五城人道行清貞少善律學止廣漢長樂寺每禮佛燒香煙直入佛頂又勤誨門人改惡行善其不改者乃爲之流泣後卒所住春秋一百二十歲矣

僧周（附僧亮）

按高僧傳僧周不知何許人姓高烈有奇志操而韜光晦迹人莫能知常在嵩山頭陀坐禪魏虜將滅佛法周謂門人曰大難將至乃與眷屬數十人共入寒山山在長安西南四百里嵠谷險阻非軍兵所至遂卜居焉俄而魏虜肆暴停者悉斃其後尋悔誅滅崔氏更興佛法僞永昌王鎭長安奉旨將更修立訪求沙門時有說寒山有僧德業非凡王卽遣使徵請周辭以老疾令弟子僧亮應命出山周後將殂告弟子曰吾將去矣其夕見火從繩牀後出燒身經二日方

盡煙炎張天而房不燼弟子收遺灰架以磚塔弟子

僧亮姓李長安人受業於僧周初永昌王請僧無敢應者咸以言佛法初興疑有不測之慮亮曰像運寄人正在今日若被誅剪自身當之如其獲全則道有更振之期又僧周加勸於是隨使至長安未至之頃王及人民灑掃街巷比室候迎王親自枉道接足致敬亮爲陳誡禍患訓示因果言約理諧和而且切聽者悲喜各不自勝於是修復故寺延請沙門關中大法更興亮之力也

僧彌

按高僧傳僧彌本吳人性度虛簡儀止方直少與龍光曇幹同遊長安從什受學愛日惜力竭有深思什嘉賞特深使預參譯後遊歷名邦備矚風化時有請彌爲寺主彌曰至道不弘淳風日緬自非定慧兼足無以鎮立風猷且當隨緣致益何得獨善一寺後居楚郢十有餘年訓誘經戒大化江表河西王沮渠蒙遜遠挹風名遣使通敬覼遺相續後下都止彭城寺文皇器重每延講說宋元嘉十九年卒春秋七十有

八矣

道照（附慧明）

按高僧傳道照姓麴西平人少善尺牘兼博經史十八出家止京師祇洹寺披覽羣典以宣唱爲業音吐嘹亮洗悟塵心指事適時言不孤發獨步于宋代之初宋武帝嘗於內殿齋照初夜略叙百年迅速遷滅俄頃苦樂參差必由因果如來慈悲六道陛下撫矜一切帝言善久之齋竟別䞋三萬臨川王道規從受五戒奉爲門師宋元嘉十年卒年六十六照弟子慧明姓焦魏郡人神情俊邁祖習師風亦有名當世

僧詮

按高僧傳僧詮姓張遼西海陽人少遊燕齊遍學外典弱冠方出家復精練三藏爲北土學者之宗後過江止京師鋪筵大講化洽江南吳郡張恭請還吳講說姑蘇之士並慕德歸心初止閑居寺晚憇虎丘山詮先于黃龍國造丈六金像入吳又造人中金像置於虎丘山之東寺詮性好檀施周贍貧乏清確自守居無縑幣後平昌孟顗於餘杭立方顯寺請詮居之

率衆翹勤禪禮無輟看尋苦至遂乃失明而策勵彌精講授不廢吳國張暢張敷譙國戴顒戴勃並慕德結交崇以師禮詮後暫遊臨安縣投董功曹家功曹者清信弟子也詮投止少時便遇疾甚篤而常見所造之像來在西壁又見諸天童子皆來侍病弟子法朗夢見一臺數人捧之問何所去答云迎詮法師明日果卒縣令阮尚之使葬白土山郭文舉之冢右以擬梁鴻之附要離也特進王裕及高士戴顒至詮墓所刻石立碑唐思賢造文張敷作誄

曇鑒（附道海　惠龕　惠恭　曇泓　道廣　道光）

按高僧傳曇鑒姓趙冀州人少出家事竺道祖爲師蔬食布衣律行精苦學究羣經兼善數論聞什公在關杖策從學什常謂鑒爲一聞持人後遊方宣化達自荊州止江陵辛寺年登耳順厲行彌潔常願生安養瞻覲彌陀後弟子僧濟辭往上明鑒云汝去適佳恐不復相見因委曲疏受付囑至夜與諸耆老共叙無常言甚切至既夜各各還房鑒獨留步廊下至三更沙彌僧願請還房鑒曰汝但眠不須復來至明旦

弟子慧嚴依常問訊見合掌平坐而口不言迫就察之實迺已卒身體柔輭香潔倍常因伸而殮焉春秋七十吳郡張辨作傳幷讚讚曰披荔逞芬握瑾表潔渾渾法施弗淄弗涅煒曄初辰條蔚暮節神遊智往豈伊實訣時江陵又有道海北州惠龕東州惠恭淮南曇泓東轅山道廣弘農道光等並願生安養臨終祥瑞焉

慧安

按高僧傳慧安未詳何許人蔬食精苦學通經義兼能善說又以專戒見稱誦經三十餘萬言止廬山淩雲寺學徒雲聚千里從風常捉一杖云是西域僧所施杖光色炯徹亦頗有香氣上有梵書人莫能識後入關詣羅什捉杖自隨什見大驚曰此杖乃在此間耶因譯其字云本生天竺娑羅林南方喪亂草付與後得羅什道教隆安後以杖覲外國僧波沙那那齎還西域安以宋元嘉中卒於山寺

曇無成（附曇囧）

按高僧傳曇無成姓馬扶風人家世避難移居黃龍

年十三出家履業清正神悟絕倫未及具戒便精往復聞什公在關負笈從之既至見什什問沙彌何能遠來答曰聞道而至什大善之於是經停務學慧業愈深姚興謂成曰馬季常碩學高明素矯當世法師故當不爾答曰以道伏心爲除此過與甚異之供事殷厚姚祚將亡關中危擾成乃憩於淮南中寺涅槃大品常更互講說受業二百餘人與顏延之何尚之共論實相往復彌晨成乃著實相論又著明漸論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有四時中寺復有曇冏者與成同學齊名爲宋臨川康王義慶所重焉

僧徹 （附僧莊）

按高僧傳僧徹姓王本太原晉陽人少孤兄弟二人寓居襄陽徹年十六入廬山造遠公遠見而異之問曰寧有出家意耶對曰遠塵離俗固其本心繩墨鎔鈞更唯匠者遠曰君能入道當學無畏法門於是投簪委質從遠受業遍學衆經尤精般若又以問道之暇亦措懷篇牘至若一賦一詠輒落筆成章嘗至山南扳松而嘯於是清風遠集衆鳥和鳴超然有勝氣

退還諮遠遠律禁管絃戒絕歌舞一吟一嘯可得爲乎遠曰以散亂言之皆爲違法由是乃止至年二十四遠令講小品時輩未之許及登座辭旨明析聽者無以折其鋒遠謂之曰向者勍對並無遺力汝城隍嚴固攻者喪師發軫能爾良爲未易由是門人推服焉遠亡後南遊荆州止江陵城內五層寺晩移琵琶寺彭城王義康儀同蕭思話等並從受戒法延請設齋躬自下饌宋元嘉二十九年卒春秋七十刺史南譙王劉義宣爲造墳壙時荆州上明有釋僧莊者亦善涅槃及數論宋孝武初被敕下都稱疾不赴

曇諦

按高僧傳曇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帝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爲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爲母寄一麈尾幷鐵鏤書鎭二枚眠覺見兩物俱存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䂮道人忽喚䂮名䂮曰童子何以呼

宿老名諦曰向者忽言阿上是諦沙彌爲衆僧採菜被野豬所傷不覺失聲耳砉經爲弘覺法師弟子爲僧採菜被野豬所傷砉初不憶此迺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幷示書鎮麈尾等砉迺悟而泣曰卽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爲姚萇講法華貧道爲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深悲仰諦後遊覽經籍過目斯記晚入吳虎丘寺講易禮春秋各七遍法華大品維摩各十五遍又善屬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崐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春秋六十餘

僧導（附僧因　僧音　僧威）

按高僧傳僧導京兆人十歲出家從師受業師以觀世音經授之讀竟諮師此經有幾卷師欲試之乃言止有此耳導曰初云爾時無盡意故知爾前已應有事師大悅之授以法華一部於是晝夜看尋粗解文義貧無油燭常採薪自照至年十八博讀轉多氣幹雄勇神機秀發形止方雅舉動無忤僧叡見而奇之

問曰君於佛法且欲何願導曰且願爲法師作都講敵曰君方當爲萬人法主豈肯對揚小師乎迄受具戒識洽愈深禪律經論達自心抱姚興欽其德業友而愛焉入寺相造迺同輦還宮及什公譯出經論並參議詳定導既素有風神又值關中盛集於是謀猷衆典博採眞俗迺著成實三論義疏及空有二諦論等後宋高祖西伐長安擒獲僞主蕩清關內既素藉導名迺要與相見謂導曰相望久矣何其流滯殊俗答曰明公盪一九有鳴鑾河洛此時相見不亦善乎高祖旍旆東歸畱子桂陽公義眞鎮關中臨別謂導曰兒年小畱鎮願法師時能顧懷義眞後爲西虜勃勃赫連所逼出自關南中塗擾敗醜虜乘凶追騎將及導率弟子數百人遏於中路謂追騎曰劉公以此子見託貧道今當以死送之會不可得不煩相追羣寇駭其神氣遂迴鋒而反義眞走竄於草會其中兵段宏卒以獲免蓋由導之力也高祖感之因令子姪內外師焉後立寺於壽春卽東山寺也常講說經論受業千有餘人會虜滅佛法沙門避難投之者數百

悉給衣食其有死於虜者皆設會行香爲之流涕哀慟至孝武帝登位遣使徵請導翻然應詔止於京師中興寺鑾輿降蹕躬出候迎導以孝建之初三綱更始感事懷昔悲不自勝帝亦哽咽良久卽敕於瓦官寺開講維摩而帝親臨幸公卿畢集導登高座曰昔王宮託生雙樹現滅自爾已來歲逾千載淳源永謝澆風不追給苑丘墟鹿園蕪穢九十五種以趣下爲升高三界羣生以火宅爲淨國豈知上聖流涕大士悽惶者哉因潛然泫淚四衆爲之改容又謂帝曰護法弘道莫先帝王陛下若能運四等心矜危勸善則此沙土瓦礫便爲自在天宮帝稱善久之坐者咸悅後辭還壽春卒於石磵春秋九十有六時有沙門僧因亦當世名匠與導公相次或問因云法師與導公孰愈答云吾與僧導同師什公準之孔門則導公入室吾可升堂導有弟子僧音僧威等並善成實

智嚴

按高僧傳智嚴西涼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勤著名衲衣宴坐蔬食永歲每以本域丘墟志欲博事名師

廣求經誥遂周流西國進到罽賓入摩天陀羅精舍從佛馱先比丘諮受禪法漸染三年功踰十載佛馱先見其禪思有緒特深器異彼諸道俗聞而嘆曰秦地乃有求道沙門矣時有佛馱跋陀比丘亦是彼國禪匠嚴乃要請東歸欲令傳法中土跋陀嘉其懇至遂共東行於是踰越沙險達自關中常依隨跋陀止長安大寺頃之跋陀橫爲秦僧所擯嚴亦分散憩於山東精舍坐禪誦經勵力精學晉義熙十三年宋武帝西伐長安尅捷旋旆塗涉山東時始興公王恢從駕遊觀山川至嚴精舍見其同止三僧各坐繩牀禪思湛然恢至良久不覺於是彈指三人開眼俄而還閉問不與言恢心敬精奇訪諸耆老皆云此三僧隱居求志高潔法師也恢卽啓宋武延請還都莫肯行者旣屢請懃至二人推嚴隨行恢道懷素篤禮事甚殷還都卽住始興寺嚴性虛靜志避諠塵恢乃爲於東郊之際更起精舍卽枳園寺也嚴前還於西域所得梵本衆經未及譯寫到元嘉四年乃共沙門寶雲譯出普曜廣博嚴淨四天王等經嚴在寺不受別請

常分衛自資道化所被幽顯咸伏有見鬼者云見西州太社聞鬼相語嚴公至當辟易此人未之解俄而嚴至聊問姓字果稱智嚴默而識之密加禮異儀同蘭陵蕭思話婦劉氏疾病恆見鬼來吁呵駭畏時迎嚴說法嚴始到外堂劉氏便見羣鬼迸散嚴旣進爲夫人說經疾以之瘳因稟五戒一門宗奉嚴淸素寡欲隨受隨施少而遊方無所滯著稟性沖退不自陳敘故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昔未出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爲懼積年禪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諮諸明達值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羅漢不敢判決乃爲嚴入定往兜率宮諮彌勒彌勒答云得戒嚴大喜于是步歸至罽賓無疾而化時年七十八彼國法凡聖燒身之處各有其所嚴雖戒操高明而實行未辨始移屍向凡僧墓地而屍重不起改向聖墓則飄然自輕嚴弟子智羽智遠故從西來報此徵瑞俱還外國以此推嚴信是得道人也

寶雲

按高僧傳寶雲未詳氏族傳云涼州人少出家精懃有學行志韻剛潔不偶於世故少以方直純素爲名而求法懇惻忘身徇道志欲躬覩靈跡廣尋經要遂以晉隆安之初遠適西域與法顯智嚴先後相隨涉履流沙登踰雪嶺懃苦艱危不以爲難遂歷于闐天竺諸國備覩靈異乃經羅剎之野聞天鼓之音釋迦影迹多所瞻禮雲在外域遍學梵書天竺諸國音字詁訓悉皆備解後還長安隨禪師佛馱跋陀業禪師進道俄而禪師橫爲秦僧所擯徒衆悉同其咎雲亦奔散會廬山釋慧遠解其擯事共歸京師安止道場寺衆僧以雲志力堅猛弘道絕域莫不披襟諮問敬而愛焉雲譯出新無量壽晚出諸經多雲所治定華梵兼通音訓允正雲之所定衆咸信服初關中沙門竺佛念善於宣譯於苻姚二代顯出衆經江左譯梵莫踰於雲故於晉宋之際弘通法藏沙門慧觀等咸友而善之雲性好幽居以保閑寂遂適六合山寺譯出佛本行讚經山多荒民俗好草竊雲說法敎誘多有改悟禮事供養十室而九頃之道場慧觀臨亡請

雲還都總理寺任雲不得已而還居道場歲許復更還六合以元嘉二十六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四焉

求那跋摩

按高僧傳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刹利種累世爲王治在罽賓國祖父呵梨跋陀此言師子賢以剛直被徙父僧伽阿難此言衆喜因潛隱山澤跋摩年十四便機見儁達深有遠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其母嘗須野肉令跋摩辦之跋摩啓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天彼之命非仁人矣母怒曰設令得罪吾當代汝跋摩他日煑油誤澆其指因謂母曰代兒忍痛母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尚不能代況三途耶母乃悔悟終身斷殺至年十八相工見而謂曰君年三十當撫臨大國南面稱尊若不樂世榮當獲聖果至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曉四含誦經百餘萬言深達律品妙入禪要時人號曰三藏法師至年三十罽賓國王薨絕無紹嗣衆咸議曰跋摩帝室之胄又才明德重可請令還俗以紹國位羣臣

數百再三固請跋摩不納乃辭師違衆遁迹入世後到師子國觀風弘教識眞之衆咸謂已得初果儀形感物見者發心後至闍婆國初未至時闍婆王母夜夢見一道士飛舶入國明旦果是跋摩來至王母敬以聖禮從受五戒母因勸王曰宿世因緣得爲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後生之因永絕今果王迫以母勅即奉命受戒漸染既久專精稍篤頃之鄰兵犯境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鬬戰傷殺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唯歸命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須禦捍但當起慈悲心勿興殺害念耳王自領兵擬之旗鼓始交賊便退散王遇流矢傷脚跋摩爲王呪水洗之信宿平復王恭信稍殷乃欲出家修道因告羣臣曰吾欲躬棲法門卿等可更擇明主羣臣皆拜伏勸請王不忍固違乃就羣臣請三願若許者當留治國一願凡所治境同奉和尚二願盡所治內一切斷殺三願所有儲財賑給貧病羣臣歡喜僉然敬諾王後爲跋摩立精舍躬自琢材傷王脚指跋摩又爲呪治有頃平復道化之聲播於

遐邇時京師名德沙門慧觀慧聰等遠挹風猷思欲餐稟以元嘉元年九月面啓文帝求迎請跋摩帝卽勑交州刺史令泛舶延致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沖道儁等往彼祈請幷致書於跋摩及闍婆王婆多伽等必希顧臨宋境流行道教跋摩以聖化宜廣不憚遊方先已隨商人竺難提舶欲向一小國會値便風遂至廣州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於是復勑州郡令資發下京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興有虎市山儀形聳峙峯嶺高絕跋摩謂其髣髴耆闍乃改名靈鷲於山寺之外別立禪室去寺數里磬音不聞每至鳴椎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汚時衆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畫作羅漢像及定光儒童布髮之形像成之後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興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後茂之將死跋摩躬自往視說法安慰後家人夢見茂之在寺中與衆僧講法寔由跋摩化導之力也此山本多虎災自跋摩居之晝行夜往或時値虎以杖按頭弭伏而去於是山旅水賓去來無梗感德歸化者十有七八焉

跋摩嘗於別室坐禪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往候之見一白師子緣柱而立亙室瀰漫生青蓮華沙彌驚恐大呼往逐師子豁無所見其靈異無方類多如此後文帝重勅觀等復更敦請乃汎舟下都以元嘉八年正月達於建業文帝引見勞問慇懃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徇物不獲從志法師旣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敎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克己苦躬將何爲用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女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亦大矣不殺亦衆矣寧在闕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爲弘濟耶帝乃撫几歎曰夫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敎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近敎者則拘戀篇章至如法師所言眞謂開悟明達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乃勑住祇洹寺供給隆厚王公英彥莫不宗奉俄而於寺開講法華及十地法席之日軒蓋盈衢觀矚

往還肩隨踵接跋摩神府自然妙辯天逸或時假譯人而往復懸悟後祇洹慧義請出菩薩善戒始得二十八品後弟子代出二品成三十品未及繕寫失序品及戒品故今猶有兩本或稱菩薩戒地初元嘉三年徐州刺史王仲德於彭城請外國伊葉波羅譯出雜心至擇品而緣礙遂輟至是更請跋摩譯出後品足成十三卷幷先所出四分羯磨優婆塞五戒略論優婆塞二十四戒等凡二十六卷並文義詳允梵漢弗差其年夏在定林下寺安居時有信者採華布席惟跋摩所坐華彩更鮮衆咸崇以聖禮夏竟還祇洹其年九月二十八日中食未畢先起還閤其弟子後至奄然已終春秋六十有五終之後扶坐繩牀顏貌不異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餘人並聞香氣芬烈咸見一物狀若龍蛇可長一疋許起於屍側直上衝天莫能名者卽於南林戒壇前依外國法闍毗之四部鱗集香薪成積灌之香油以燒遺陰五色焰起氛氳麗空是時天景澄朗道俗哀歎仍於其處起立白塔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三十卷目錄

僧部列傳六

宋二

道敬　法平（附法等）
道生（附寶林 法寶 惠生）　慧義（附僧睿）
曇無竭　僧苞（附法和）
曇弘　慧詢
佛駄什　法莊

慧觀（附僧馥 法業）
曇摩蜜多
畺良耶舍（附僧伽達多 僧伽羅多哆）
僧含（附道含）
僧伽跋摩
求那跋陀羅（附阿那摩低）
慧嚴（附法智）
浮陀跋摩
法成
慧覽
僧瑜
僧業（附慧先）
慧慶
法宗
道冏
智猛
道淵
慧林
慧靜
慧紹（附僧要）
慧安（附僧覽 法衛）
普明

神異典第一百三十卷

僧部列傳六

宋二

道敬

按蓮社高賢傳法師道敬琅琊王氏祖凝之刺江州遂從遠公出家年十七博通經論日記萬言每歎戒律終身難全願淨六根但稟一戒以爲得度之要遠公知其堅止許之篤志念佛早夜弗替遠公歸寂乃入若邪山宋永初元年謂衆曰先師見命吾其行矣

卽端坐唱佛而化衆見光明滿室彌時方滅春秋五十二

按高僧傳道敬避世出家情愛丘壑棲於若邪山立懸溜精舍敬後爲供養衆僧乃捨具足專精十戒云

法平（附法等）

按高僧傳法平姓康康居人寓居建業與弟法等俱出家止白馬寺爲曇籥弟子共傳師業響韻清雅運轉無方後兄弟同移祇洹弟貌小醜而聲踰於兄宋大將軍於東府設齋一往以貌輕之及聞披卷三契便扼腕神服乃歎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信矣後東安嚴公發講等作三契經竟嚴徐動麈尾曰如此讀經亦不滅發講遂散席明更開題議者以爲相成之道也兄弟並以元嘉末卒

道生（附寶林　法寶　惠生）

按蓮社高賢傳法師道生魏氏鉅鹿人幼從竺法汰出家披對經誥一覽能誦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明辨雖宿望莫敢酬抗初依廬山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爲本乃與僧叡慧嚴慧觀等遊學長安從羅什受

業關中僧徒咸仰神悟嘗喟然嘆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文鮮通圓義若忘筌得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眞俗精練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報及頓悟成佛義又著二諦論佛性常有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並籠罩舊說妙有淵旨守文之徒嫌嫉競起師又以法顯三藏所翻泥洹經本先至經云除一闡提皆有佛性師云夫稟質二儀皆有涅槃止因闡提含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蓋是經來未盡耳乃唱闡提之人皆得成佛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舊學僧黨以爲背經遂顯大衆擯而遣之師正容誓之曰若我所說背經當見身癘疾若與實相不背願舍壽之日踞師子座遂拂衣而行及後大經至聖行品云一闡提人雖復斷善猶有佛性於是諸師皆爲媿服師被擯南還入虎丘山聚石爲徒講涅槃經至闡提處則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羣石皆爲點頭旬日學衆雲集忽雷震青園佛殿有龍升天因改寺曰龍光師於寺請罽賓律師譯沙彌塞律傳於世既而辭衆復投廬山預蓮社久之還都止青

霞寺宋文帝大會沙門龍御地筵食至晨久衆疑過中帝曰始可中耳生乃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舉箸而食一衆從之莫不歎其機辯時王弘范泰顏延之並挹敬風猷相從問道元嘉十一年十二月庚子於廬山升座說法將畢衆見麈尾紛然墜地隱几而化宛若入定諸師聞之益信前誓有證翌日葬於廬山之西阜初關中僧肇始註維摩詰經世咸玩味師乃更發深旨人服其妙所述維摩詰法華泥洹小品諸經皆有義疏時以師能推闡提得佛之義於是顯其頓悟不受報諸論

按高僧傳道生遊長安從什公受業後還都止青園寺寺是晉恭思皇后褚氏所立本種青處因以爲名生既當時法匠請以居焉宋太祖文皇深加歎重卒葬廬山之阜初生與叡公及嚴觀同學齊名故時人評曰生叡發天眞嚴觀窪流得慧義憉悙進寇淵于嘿塞生及叡公獨標天眞之目故已秀出羣士矣王微以生比郭林宗乃爲之立傳旌其遺德時人以生推闡提得佛此語有據頓悟不受報等時亦憲章宋

太祖嘗述生頓悟義沙門僧弼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爲諸君所屈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號曰遊元生著涅槃記及注異宗論檄魔文等林弟子法寶亦學兼內外著金剛後心論等亦祖述生義焉近代又有釋惠生者亦止龍光寺蔬食善衆經典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號曰大小二生

慧義（附僧膚）

按高僧傳慧義姓梁北地人少出家風格秀舉志業强正初遊學於彭宋之間備通經義後出京師乃說云冀州有法稱道人臨終語弟子普嚴云嵩高靈神云江東有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鎭金一鉼爲信遂奏宋王宋王謂義曰非常之瑞亦須非常之人然後致之若非法師自行恐無以獲也義遂行以晉義熙十三年七月往嵩高山尋覔未得便至心燒香行道至七日夜夢見一長鬚老公拄杖將義往璧處指示云是此石下義明便周行山中見一處炳然如夢所見卽於廟所石壇下得璧大小三十二枚

黃金一鉼義後還京師宋武加接尤重迄乎踐祚禮遇彌深宋永初元年車騎范泰立祇洹寺以義德爲物宗固請經始義以泰親信之至因爲指授儀則時人以義方身子泰比須達故祇洹之稱厥號存焉後西域名僧多投止此寺或傳譯經典或訓授禪法宋元嘉初徐羨之檀道濟等專權朝政泰有不平之色嘗肆言罵之羨等深憾聞者皆憂泰在不測泰亦慮及於禍乃問義安身之術義曰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故上下能相親也何慮之足憂因勸泰以果竹園六十畝施寺以爲幽冥之祐泰從之終享其福及泰薨泰第三子晏謂義昔承厥父之險說求園地追以爲憾遂奪而不與義秉泰遺疏紛紛紜紜彰于視聽義乃移止烏衣與慧叡同住宋元嘉二十一年終於烏衣寺春秋七十三矣晏後少時而卒晏弟曎後染孔熙先謀逆厥宗同潰後祇洹寺又有釋僧睿善三論爲宋文所重

曇無竭

按高僧傳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黃龍人幼爲

沙彌便修苦行持戒誦經爲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曇朗之徒二十五人共齎旛蓋供養之具發迹此土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進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葱嶺度雪山瘴氣千重層冰萬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於東西兩山之脇繫索爲橋十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煙爲幟後人見烟知前已度方得更進若久不見烟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行經三日復過大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皆有故杙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四杙先拔下杙右手攀上杙展轉相攀經三日方過及到平地相待料檢同侶失十二人進至罽賓國禮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至辛頭那提河漢言師子口緣河西入月氏國禮拜佛肉髻骨及覩自沸水船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天竺禪師佛馱多羅此云覺救彼方咸云已證聖果無竭請爲和尚漢沙門志定爲阿闍梨停夏

坐三月日復行向中天竺界路既空曠唯齎石蜜爲糧同侶有十三人八人於路並死餘五人同行無竭雖屢經危棘而繫念所齎觀世音經未嘗暫廢將至舍衛國中野逢山象一羣無竭稱名歸命即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惶奔走後度恒河復值野牛一羣鳴吼而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其誠心所感在險克濟皆此類也後於南天竺隨舶汎海達廣州所歷事迹不可殫記其所譯出觀世音受記經今傳於京師後不知所終

僧苞（附法和）

按高僧傳僧苞京兆人少在關受學什公宋永初中遊北徐入黃山精舍復造靜定二師進業仍於彼建三七普賢齋懺至第一七日有白鵠飛來集普賢座前至中行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將暮又有黃衣四人繞塔數帀忽然不見苞少有志節復加祥感故匪懈之情因之彌勵日誦萬餘言經常禮數百拜佛後東下京師正值祇洹寺發講法徒雲聚士庶駢集苞既初至人未有識者乃乘驢往看衣服垢敝貌有風

塵堂內旣進坐驢鞹於戶外高座舉題適竟苞始欲厝言法師便問客僧何名答云名苞又問盡何所苞答云高座之人亦可苞耳乃致問數番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高座無以抗其辭遂遜退而止時王弘范泰聞苞論議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屈住祇洹寺開講衆經法化相續及陳郡謝靈運聞風而造焉見苞神氣彌深歎伏或問曰謝公何如苞曰靈運才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免其身矣苞嘗於路行見六劫被錄苞爲說法勸念觀世音羣劫以臨危之際念念懇切俄而送吏飲酒洪醉劫解枷得免焉宋元嘉中卒時瓦官寺有釋法和者亦精通數論致譽當時爲宋高祖所重勅爲僧主焉

曇弘

按高僧傳曇弘黃龍人少修戒行專精律部宋永初中南遊番禺止臺寺晚又適交阯之仙山寺誦無量壽及觀音經誓心安養以孝建二年於山上聚薪密往積中以火自焚弟子追及抱持將還半身已爛經月小差後近村設會舉寺皆赴弘於是日復入谷燒

身村人追救命已終矣於是益薪進火明旦乃盡爾日村居民咸見弘身黃金色乘一金鹿西行甚急不暇暄凉道俗方悟其神異收灰骨起塔焉

慧詢

按高僧傳慧詢姓趙趙郡人少蔬食苦行遊長安受學什公研精經論尤善十誦僧祇乃更製條章義貫終古永初中還廣陵大開律席元嘉中至京師止道場寺寺僧慧觀以詢德爲物範乃令更振他寺於是移止長樂寺大明二年卒於所住春秋八十有四

佛馱什

按高僧傳佛馱什此云覺壽罽賓人少受業於彌沙塞部僧專精律品兼達禪要以宋景平元年七月屆於揚州先沙門法顯於師子國得彌沙塞律梵本未及翻譯而法顯遷化京邑諸僧聞什既善此學於是請令出焉以其年冬十一月集於龍光寺譯爲三十四卷稱爲五分律什執梵文于填沙門智勝爲譯龍光道生東安慧嚴共執筆參正宋侍中瑯琊王練爲檀越至明年四月方竟仍於大部抄出戒心及羯磨

文等並行於世什後不知所終

法莊

按高僧傳法莊姓申淮南人十歲出家爲廬山慧遠弟子少以苦節標名晚遊關中從叡公稟學元嘉初出都止道場寺惟率素止一中而已誦大涅槃法華淨名每後夜諷誦比房常聞莊房前有如兵仗羽衞之響實天神來聽也宋大明初卒於寺春秋七十有六

慧觀（附僧馥　法業）

按高僧傳慧觀姓崔清河人十歲便以博覽馳名弱年出家遊方受業晚適廬山又諮稟慧遠聞什公入關乃自南徂北訪覈異同詳辨新舊風神秀雅思入元微時人稱之曰通情則生融上首精難則觀肇第一乃著法華宗要序以簡什什曰善男子所論甚快君小却當南遊江漢之間善以弘通爲務什亡後乃南適荆州州將司馬休之甚相敬重於彼立高悝寺使夫荆楚之民廻邪歸正者十有其半宋武南伐休之至江陵與觀相遇傾心待接依然若舊因勑與西

中郎遊即文帝也俄而還京止道場寺觀既妙善佛理探究老莊又精通十誦博採諸部故求法問道者日不空筵元嘉初三月上巳車駕臨曲水讌會命觀與諸朝士賦詩觀即坐先獻文旨清婉事適當時瑯琊王僧達廬江何尚之並以清言致款結賞塵外宋元嘉中卒春秋七十有一著辨宗論論頓悟漸悟義及十喻序讚諸經序等皆傳於世時道場寺又有僧馥者本醴泉人專精義學注勝鬘經又有法業本長安人善大小品及雜經蔬食節己故晉陵公主爲起南林寺後遂居焉

曇摩蜜多

按高僧傳曇摩蜜多此云法秀罽賓人也年至七歲神明澄正每見法事輒自然欣躍其親愛而異之遂令出家罽賓多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羣經特深禪法所得之要皆極其微奧爲人沈邃有慧解儀軌詳正生而連眉故世號連眉禪師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諸國遂適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告王曰有大福德人明當入國汝應供養明旦即勅外司若有異

人入境必馳奏聞俄而蜜多果至王自出郊迎乃請入宮遂從稟戒盡四事之禮蜜多安而能遷不拘利養居數載蜜多有去心神又降夢曰福德人捨王去矣王惕然驚覺既而君臣固留莫之能止遂渡流沙進到燉煌於開曠之地建立精舍植柰千株開園百畝房閣池林極爲嚴淨頃之復適涼州仍於公府舊寺更葺堂宇學徒濟濟禪業甚盛常以江左王畿志欲傳法以宋元嘉元年展轉至蜀俄而出峽停止荊州于長沙寺造立禪閣翹誠懇惻祈請舍利旬有餘日遂感一枚衝器出聲放光滿室門徒道俗莫不更增勇猛人百其心頃之沿流東下至於京師初止中興寺晚憩祇洹蜜多道聲素著化洽連邦至京甫爾傾都禮訊自宋文袁皇后及皇太子公主莫不設齋桂宮請戒椒掖參候之使旬日相望即於祇洹寺譯出禪經禪法要普賢觀虛空藏觀等常以禪道教授或千里諮受四輩遠近皆號大禪師會稽太守平昌孟顗深信正法以三寶爲己任素好禪味敬心殷重及臨浙右請與同遊乃於鄮縣之山建立塔寺東境

舊俗多趨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歸正自西徂東無思不服元嘉十年還都止鍾山定林下寺蜜多天性凝靜雅愛山水以爲鍾山鎭岳埒美嵩華常歎下寺基構臨澗低側於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勢以元嘉十二年斬木刊石營建上寺士庶欽風獻奉稠疊禪房殿宇鬱爾層構於是息心之衆萬里來集諷誦肅邕望風成化定林達禪師卽神足弟子弘其風教聲震道俗故能淨化久而莫渝勝業崇而弗替蓋蜜多之遺烈也爰自西域至于南土凡所遊履靡不興造檀會敷陳教法初蜜多之發罽賓也有迦毗羅神王衞送遂至龜茲於中路欲反乃現形告辭蜜多曰汝神力通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畢卽收影不現遂遠從至都卽於上寺圖像著壁迄至於今猶有聲影之驗潔誠祈福莫不享願以元嘉十九年七月六日卒於上寺春秋八十有七道俗四衆行哭相趨仍葬於鍾山宋熙寺前

曇良耶舍（附僧伽達多　僧伽羅多哆）

按高僧傳曇良耶舍此云時稱西域人性剛直寡嗜

欲善誦阿毗曇博涉律部其餘諸經多所該綜雖三藏兼明而以禪門專業每一禪觀或七日不起常以三昧正受傳化諸國以元嘉之初達冒沙河萃於京邑太祖文皇深加歎異初止鍾山道林精舍沙門寶誌崇其禪法沙門僧含請譯藥王藥上觀及無量壽觀含卽筆受以此二經是轉障之祕術淨土之洪因故沈吟嗟味流通宋國平昌孟顗承風欽敬資給豐厚顗出守會稽固請不去後移憩江陵元嘉十九年西遊岷蜀處處弘道禪學成羣後還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時又有天竺沙門僧伽達多僧伽羅多哆等並禪學深明來遊宋境達哆嘗在山中坐禪日時將迫念欲虛齋乃有羣鳥銜果飛來授之達哆思獮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何爲不可於是受而進之元嘉十八年夏受臨川康王請於廣陵結居後終於建業僧伽羅多哆此云衆濟以宋景平之末來至京師乞食人間宴坐林下養素幽閑不涉當世以元嘉十年卜居鍾阜之陽剪棘開榛造立精舍卽宋熙是也

僧含（附道含）

按高僧傳僧含不知何許人幼而好學篤志經史及天文算術長通佛義數論兼明尤善大涅槃常講說不輟元嘉七年新興太守陶仲祖立靈味寺欽含風軌請以居之含勗衆清謹三業無虧後西遊歷陽弘讚正法江左道俗嚮附如林時任彭城函著無三世論含乃作神不滅論以抗之使夫見聞之者莫不將墜而更興矣又著聖智圓鑒論無生論法身論業報論及法華宗論等皆傳於世頃之南遊九江大闡經法瑯琊顏竣時爲南中郎記室參軍隨鎭潯陽與含深相器重造必終日含嘗密謂竣曰如今讖緯不虛者京師尋有禍亂眞人應符屬在殿下檀越善以緘之俄而元凶搆逆世祖龍飛果如其言也後平康無疾忽告衆辭別至於明晨奄然已化時人謂之知命時又有釋道含者亦學解有功著釋異十論云云

僧伽跋摩

按高僧傳僧伽跋摩此云衆鎧天竺人也少而棄俗清峻有戒德善解律藏尤精雜心以宋元嘉十年步

自流沙至於京邑器宇宏肅道俗敬異咸宗事之號曰三藏法師初景平元年平陸令許桑捨宅建刹因名平陸寺後道場慧觀以跋摩道行純備請住此寺崇其供養以表厥德跋摩共觀加塔三層今之奉誠是也跋摩行道諷誦日夜不輟僧衆歸集道化流布初三藏法師明於戒品將爲景福寺尼慧果等重受具戒是時二衆未備而三藏遷化俄而師子國比丘尼鐵薩羅等至都衆乃請跋摩爲師繼軌三藏時祇洹慧義擅步京邑謂爲矯異執志不同親與跋摩拒論翻覆跋摩標宗顯法理證明允既德有所歸義遂廻剛靡然推服令弟子慧基等服膺供事僧尼受者數百許人宋彭城王義康崇其戒範廣設齋供四衆殷盛傾于京邑慧觀等以跋摩妙解雜心諷誦通利先三藏雖譯未及繕寫卽以其年九月于長干寺招集學士更請出焉寶雲譯語觀自筆受考覈研校一周乃訖續出摩得勒伽分別業報略勸發諸王要偈及請聖僧浴文等跋摩遊化爲志不滯一方既傳經事訖辭還本國衆咸祈止莫之能留元嘉十九年隨

西域賈人舶還外國莫詳其終

求那跋陀羅（附阿那摩低）

按高僧傳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學故世號摩訶衍本婆羅門種幼學五明諸論天文書算醫方呪術靡不該博後遇見阿毗曇雜心尋讀驚悟乃深崇佛法焉其家世外道禁絕沙門乃捨家潛遁遠求師範即投簪落髮專精志學及受具戒博通三藏爲人慈和恭恪事師盡禮頂之辭小乘師進學大乘大乘師試令探取經匣即得大品華嚴師嘉而歎曰汝于大乘有重緣矣於是讀誦講宣莫能訓抗進受菩薩戒法乃奉書父母勸歸正法曰若專守外道則雖還無益若歸信三寶則長得相見其父感其言遂棄邪從正跋陀前到師子諸國皆傳送資供既有緣東方乃隨舶汎海中途風阻淡水復竭舉舶憂惶跋陀曰可同心幷力念十方佛稱觀世音何往不感乃密誦呪經懇到禮懺俄而信風暴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其誠感如此元嘉十二年至廣州刺史車朗表聞宋太祖遣使迎接既至京都勅名僧慧

嚴慧觀于新亭慰勞見其神情朗徹莫不虔仰雖因譯交言而欣若傾蓋初住祇洹寺俄而太祖延請深加崇敬瑯琊顏延之通才碩學束帶造門於是京師遠近冠蓋相望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丞相南譙王義宣並師事焉頃之衆僧共請出經於祇洹寺集義學諸僧譯出襍阿含經東安寺出法鼓經後於丹陽郡譯出勝鬘楞伽經徒衆七百餘人寶雲傳譯慧觀執筆往復諮析妙得本旨後譙王鎮荊州請與俱行安止辛寺更創房殿即於辛寺出無憂王過去現在因果經一卷無量壽一卷泥洹央掘魔相續解脫波羅蜜了義現在佛名等經等第一義五相略八吉祥等諸經幷前所出凡百餘卷常令弟子法勇傳譯度語譙王欲請講華嚴等經而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有懷愧歎即旦夕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劍擎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無所多憂即以劍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乎答曰不痛豁然便覺心神喜悅旦起語義皆通備領宋言於是就講元嘉將末譙王屢有

怪蔓跋陀答云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元兇搆逆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陀顏容憂慘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陀諫諍懇切乃流涕而出曰必無所冀貧道不容扈從譙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與俱下梁山之敗火艦轉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稱觀世音手捉節竹杖投身江中水齊至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駛見一童子尋後而至以手牽之顧謂童子汝小兒何能度我怳忽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上岸卽脫衲衣欲償童子顧覓不見舉身毛竪方知神力焉時王元謨督軍梁山世祖勅軍中得摩訶衍善加料理驛信送臺俄而尋得令舸送都世祖卽時引見顧問委曲曰企望日久今始相遇跋陀曰既染釁戾分當灰粉今得接見重荷生造勅問並誰爲賊答曰出家之人不預戎事然張暢宋靈秀等並是驅逼貧道所明但不圖宿緣乃逢此事帝曰無所懼也是日勅住後堂供施衣物給以人乘初跋陀在荊州十載每與譙王書疏無不記錄及軍敗檢簡無片言及軍事者世祖明其純謹益加禮遇後因閒談聊戲問曰

念丞相不答曰受供十年何可忘德今從陛下乞願願爲丞相三年燒香帝悽然慘容義而許焉及中興寺成勅令移住爲開三間房後於東府讌會王公畢集勅見跋陀時未及淨髮白首皓然世祖遙望顧謂尚書謝莊曰摩訶衍聰明機解但老期已至朕試問之其悟人意也跋陀上階因迎謂之曰摩訶衍不負遠來之意但唯有一在跋陀即應聲答曰貧道遠歸帝京垂三十載天子恩遇銜愧罔極但七十老病唯一死在帝嘉其機辯勅近御而坐舉朝屬目後于秣陵界鳳凰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輙有推戶而喚視不見人衆屢魘夢跋陀燒香呪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行道禮懺常爲汝等若住者爲護寺善神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既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移去寺衆遂安今陶後渚白塔寺即其處也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令祈雨必使有感如其無獲不須相見跋陀曰仰憑三寶陛下天威冀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即往北湖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祕呪

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車蓋日在桑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明旦公卿入賀赦見慰勞覲施相續跋陀自幼已來蔬食終身常執持香爐未嘗輟手每食竟輙分食飛鳥乃集手取食至太宗之世禮供彌隆到太始四年正月覺體不愈便與太宗及公卿等告別臨終之日延佇而望云見天華聖像禺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太宗深加痛惜慰賻甚厚公卿會葬榮哀備焉時又有沙門寶意梵言阿那摩低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竺以宋孝武建中來止京師瓦官禪房恆於寺中樹下坐禪及曉經律時人亦號三藏常轉側數百貝子立知凶吉善能神呪以香塗掌亦見人往事宋世祖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在牀前忽有人竊之意取坐席一領空卷之呪上數遍經於三夕唾壺還在席中莫測其然於是四遠道俗咸敬而異焉齊文惠文宣及梁太祖並敬以師禮焉永明末卒於所住

慧嚴（附法智）

按高僧傳慧嚴姓范豫州人年十二爲諸生博曉詩

書十六出家又精練佛理迄甫立年學洞羣籍風聲四遠化洽殊邦聞什公在關復從受學訪正音義多所異聞後還京師止東安寺宋高祖素所知重高祖後伐長安要與同行嚴曰檀越此行雖伐罪弔民貧道事外之人不敢聞命帝苦要之遂行及文帝在位情好尤密每見弘讚問佛法理時顏延之著離識觀及論檢帝命嚴辨其同異往復終日帝笑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嚴後著無生滅論及老子略注等東海何承天以博物著名乃問嚴佛國將用何曆嚴云天竺夏至之日方中無影所謂天中於五行土德色尚黃數尚五八寸爲一尺十兩當此土十二兩建辰之月爲歲首及討覈分至推校薄蝕顧步光影其法甚詳宿度年紀咸有條例承天無所措難後婆利國人來果同嚴說帝勑任豫受焉大涅槃經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數踈簡初學難以措懷嚴乃共慧觀謝靈運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過質頗亦治改始有數本流行嚴乃夢見一人形狀極偉厲聲謂嚴曰涅槃尊經何以輒加斟酌嚴覺已惕然迺更集僧欲

收前本時識者咸云此蓋欲誡勵後人耳若必不應者何容卽時方夢嚴以爲然頃之又夢神人告曰君以弘經之力必當見佛也嚴以宋元嘉二十年卒於東安寺春秋八十有一矣帝詔曰嚴法師器識淵遠學道之匠奄爾遷神痛悼於懷可給錢五萬布五十匹嚴弟子法智幼有神理年二十四往江陵值雅公講便論議數番雅措置無地顧盼四衆曰小子斐然成章智笑曰迺變風變雅作矣於是聲布楚郢譽洽京吳善成實及大小品焉

浮陀跋摩

按高僧傳浮陀跋摩此云覺鎧西域人也幼而履操明直聰悟出羣習學三藏偏善毗婆沙論常誦持此部以爲心要宋元嘉之中遊於西涼先有沙門道泰志用强悍少遊葱右遍歷諸國得毗婆沙梵本十有萬偈還至姑臧側席虛襟企待明匠聞跋摩遊心此論請爲翻譯時蒙遜已死子牧犍襲位以犍承和五年歲次丁丑四月八日卽宋元嘉十四年於涼州城內閑豫宮中請跋摩譯焉泰卽筆受沙門慧嵩道朗

與義學僧三百餘人考正文義再周方訖凡一百卷沙門道挺爲之作序有頃魏虜拓跋燾西伐姑臧涼土崩亂經書什物皆被焚蕩遂失四十卷今唯有六十卷存焉跋摩避亂西反不知所終

法成

按高僧傳法成涼州人十六出家學通經律不餌五穀唯食松柏脂孤居巖穴習禪爲務元嘉中東海王懷素出守巴西聞風遣迎會於涪城夏坐講律事竟辭反因停廣漢復弘禪法後小疾便告衆云亡成常誦寶積經於是自力誦之始得半卷氣劣不堪乃令人讀之一遍纔竟合掌而卒侍疾十餘人咸見空中有紺馬背負金棺升空而逝

慧覽

按高僧傳慧覽姓成酒泉人少與元高俱以寂觀見稱覽曾遊西域頂戴佛鉢仍於罽賓從達摩比丘諮受禪要達摩曾入定往兜率天從彌勒受菩薩戒後以戒法授覽還至于闐復以戒法授彼方諸僧後乃歸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渾慕延世子瓊等敬覽德聞

遣使幷資財令於蜀立左軍寺覽卽居之後移羅浮天宮寺宋文請下都上鍾山定林寺孝武起中興寺復敕令移住京邑禪僧皆隨踵受業吳興沈演平昌孟顗並欽慕道德爲造禪室於寺宋大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僧瑜

按高僧傳僧瑜姓周吳興餘杭人弱冠出家業素純粹元嘉十五年與同學曇溫慧光等於廬山南嶺共建精舍名曰招隱瑜常以爲結累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捐藥王之轍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誓始契燒身以宋孝建二年六月三日集薪爲龕幷請僧設齋告衆辭別是日雲霧晦合密雨交零瑜乃誓曰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朗如其無感便當滂注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昧也言已雲景明霽至初夜竟便入薪龕中合掌平坐誦藥王品火燄交至猶合掌不散道俗知者奔赴彌山並稽首作禮願結因緣咸見紫氣騰空久之乃歇時年四十四其卒後旬有四日瑜房中生雙桐根枝豐茂巨細相似貫壤直聳

遂成連理奇樹識者以爲娑羅寶樹克炳泥洹瑜之庶幾故見斯證因號爲雙桐沙門吳郡張辯爲平南長史親覩其事具有傳讚

僧業（附慧先）

按高僧傳僧業姓王河內人幼而聰悟博涉衆典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見新出十誦遂專功此部儁發天然洞盡深奧什歎曰後世之優波離也值關中多難避地京師吳國張邵挹其貞素乃請還姑蘇爲造閒居寺地勢清曠環帶長川業居宗秉化訓誘無輟三吳學士輻湊肩聯又以講道餘隙屬意禪門每一端坐輒有異香充塞房中近業坐者咸所共聞莫不歎其神異昔什公在關未出十誦乃先譯戒本及流支入秦方傳大部故戒心之與大本其意正同在言或異業乃改正一依大本今之傳誦二本雙行業以元嘉十八年卒於吳中春秋七十有五業弟子慧先襲業風軌亦數當講說

慧慶

按高僧傳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

潔有戒行誦法華十地思益維摩每夜吟諷常聞闇中有彈指讚歎之聲嘗於小雷遇風波船將覆沒慶唯誦經不輟覺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於是篤勵彌勤宋元嘉末卒春秋六十有二

法宗

按高僧傳法宗臨海人少好遊獵嘗於剡遇射孕鹿墮胎鹿母銜箭猶就地舐子宗乃悔悟知貪生愛子是有識所同於是摧弓折矢出家業道常分衛自資受一食法蔬苦六時以悔先罪誦法華維摩常升臺諷詠響聞四遠士庶稟其歸戒者三千餘人遂開拓所住以爲精舍因誦爲目號曰法華臺也宗後不測所終

道冏

按高僧傳道冏姓馬扶風人初出家爲道懿弟子懿病嘗遣冏等四人至河南霍山採鍾乳入穴數里跨木渡水三人溺死炬火又亡冏判無濟理冏素誦法華唯憑誠此業又存念觀音有頃見一光如螢火追之不及遂得出穴於是進修禪業節行彌深頓作數

過普賢齋並有瑞應或見梵僧入坐或見騎馬人至並以未及暄凉倏忽不見後與同學四人南遊上京觀矚風化夜乘氷渡河中道氷破三人沒死冏又歸誠觀音乃覺脚下如有一物自鼓復見赤光在前乘光至岸達都止南澗寺常以般舟爲業嘗中夜入禪忽見四人御車至房呼令上乘冏欻不自覺已見身在郡後沈橋間見一人在路坐胡牀侍者數百人見冏驚起冏曰坐禪人耳彼人因謂左右曰向止令知處而已何忽勞屈法師於是禮拜執别令人送冏還寺扣門良久方開入寺見房猶閉衆咸莫測其然宋元嘉二十年臨川康王義慶攜往廣陵終於彼也

智猛

按高僧傳智猛雍州京兆新豐人稟性端明厲行清白少襲法服修業專至諷誦之聲以夜繼日每聞外國道人說天竺國有釋迦遺迹及方等衆經常慨然有感馳心遐外以爲萬里咫尺千載可追也遂以僞秦弘始六年甲辰之歲招結同志沙門十有五人發跡長安渡河跨谷三十六所至涼州城出自陽關西

入流沙陵危度險有過前倍遂歷鄯善龜茲于闐諸國備矚風化從于闐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嶺而九人退還猛與餘伴進行千七百里至波淪國同侶竺道嵩又復無常將欲闍毗忽失屍所在猛悲歎驚異於是自力而前與餘四人共度雪山渡辛頭河到罽賓國國有五百羅漢常往反阿耨達池有大德羅漢見猛至歡喜猛諮問方土爲說四天下事猛又於奇沙國見佛文石唾壺又於此國見佛鉢光色紫紺四際畫然猛香華供養頂戴發願鉢若有應能輕能重既而轉重力遂不堪及下案時復不覺重其道心所應如此復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惟羅衛國見佛髮佛牙及肉髻骨佛影佛跡炳然具存又覩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猛喜心內充設供一日兼以寶蓋大衣覆降魔像其所遊踐究觀靈變天梯龍池之事不可勝數後至華氏國阿育王舊都有大智婆羅門名羅閱宗舉族弘法王所欽重造純銀塔高三丈既見猛至乃問秦地有大乘學不猛答悉大乘學羅閱驚歎曰希有希有將非菩薩往化耶猛於其家得

大泥洹梵本一部又得僧祇律一部及餘經梵本誓願流通於是便反以甲子歲發天竺同行三伴於路無常唯猛與曇纂俱還涼州出泥洹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年入蜀十六年七月造傳記所遊歷元嘉末卒於成都余歷尋遊方沙門記列道路時或不同佛鉢頂骨處亦乖爽將知遊往天竺非止一路頂鉢靈迹時屆異土故傳述見聞難以例也

道淵

按高僧傳道淵姓寇不知何許人出家止京師東安寺少持律檢長習義宗衆經數論靡不逼達而潛光隱德世莫之知後於東安寺開講剖析元微洞盡幽賾使終古積滯煥然氷解於是學徒改觀翕然附德後移居彭城寺宋文帝以淵行爲物軌勅居寺任後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八

慧琳

按宋書天竺迦毗黎國傳沙門慧琳者秦郡秦縣人姓劉氏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外內之學爲廬陵王義眞所知嘗著均善論行于世舊僧謂其貶黜

釋氏欲加擯斥太祖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賓客輻湊門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勢傾一時注孝經及莊子逍遙篇文論傳于世

按顏延之傳延之爲祕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太祖所賞愛每見召常升獨榻延之甚嫉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

按高僧傳道淵弟子慧琳本姓劉秦郡人善諸經及莊老俳諧好語笑長於製作故有集十卷而爲性傲誕頗自矜伐淵嘗詣傳亮琳先在坐及淵至琳不爲致禮淵怒之彰於顏色亮遂罰琳杖二十宋世祖雅重琳引見常昇獨榻顏延之每以致譏帝輒不悅後著白黑論乖於佛理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敎顏延之及宗炳難駮二論各萬餘言琳旣自毀其法被斥交州世云淵公見麻星者卽其人也

慧靜

按高僧傳慧靜姓王東阿人少遊學伊洛之間晚歷徐兗容貌甚黑而識悟淸遠時洛中有沙門道經亦解邁當世與靜齊名而耳甚長大故時人語曰洛下長大耳東阿黑如墨有問無不訓有訓無不塞靜至性虛通澄審有思力每法輪一轉輒負帙千人海內學賓無不畢集誦法華小品注維摩思益著涅槃略記大品旨歸及達命論幷諸法師誄多流傳北土不甚過江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慧紹（附僧要）

按高僧傳慧紹不知氏族小兒時母哺魚肉輒吐咽菜不疑於是便蔬食至八歲出家爲僧要弟子精勤懍厲苦行標節後隨要止臨川招提寺乃密有燒身之意常雇人斫薪積於東山石室高數丈中央開一龕足容己身乃還寺辭要苦諫不從卽於焚身之日於東山設大衆八關幷告別知識其日闔境奔波車馬人衆及齋金寶者不可稱數至初夜行道紹自行香行香旣竟執燭然薪入中而坐誦藥王本事品衆旣不見紹悟其已去禮拜未畢悉至積所積已洞然

誦聲未息火至額聞唱一心言已奄絕大衆咸見一星其大如斗直下煙中俄而上天時見者咸謂天宮迎紹經三日薪聚乃盡紹臨終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愼莫伐之其後三日果生焉紹焚身是元嘉二十八年年二十八紹師僧要亦清謹有懿德年一百六歲終於寺

慧安（附僧覽 法衞）

按高僧傳慧安未詳何許人少被虜屬荊州人爲奴執役勤緊主甚愛之年十八聽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風貌庸率頗共輕之時爲沙彌衆僧列坐輒使行水安恆執空瓶從上至下水常不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稍顯靈迹嘗月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戶未開安乃縮濟指從壁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發言後乃與濟共至塔下便語濟云吾當遠行今與君別頃之便見天人伎樂香花布滿空中濟唯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曰吾前後事迹愼無妄說說必有咎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發意菩薩可具爲說之於是辭去便附商人入湘川中路患痢極篤謂

船主曰貧道命必應盡但出置岸邊不須器木氣絕之後卽施蟲鳥商人依其言出臥岸側夜見火炎從身而出商人怪懼就往觀之已氣絕矣商人行至湘東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濟後至陟屺寺詣隱士南陽劉虬具言其事虬卽起遙禮之謂濟曰此得道之人火光三昧也時蜀中又有僧覽法衞並有異迹時人亦疑得聖果

普明

按高僧傳普明姓張臨淄人少出家稟性淸純蔬食布衣以懺誦爲業誦法華維摩二經及諷誦之時有別衣別坐未嘗穢雜每至勸發品輒見普賢垂象立在其前誦維摩經亦聞空中唱樂又善神呪所救皆愈有鄉人王道眞妻病請明來呪明入門婦便悶絕俄見一物如狸長數尺許從狗竇出因此而愈明嘗行水傍祠巫覡自云神見之皆奔走以宋孝建初中卒春秋八十有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三十一卷目錄

僧部列傳七

宋三

道汪（附普明　道誾）
法愍（附僧宗）
梵敏（附僧籥）
曇斌（附曇濟　曇宗）
僧鏡（附曇隆）
慧靜
道亮（附靜林　慧隆）
道溫（附僧度　慧定　僧嵩）
慧亮
僧瑾（附曇度　元運）

道猛（附道堅 慧鸞 慧敷 僧訓 道明）

超進（附曇機 道憑）　法瑤（附曇瑤）

道猷（附道慈 覺世 慧整）　慧通

僧璩（附道表）　道儼（附僧矅）

道慧　僧饒（附超明 明慧）

智宗　僧慶

僧遠（附道憑 法令 慧泰）　曇穎

慧璩　慧益

曇宗（附僧意）　曇光

僧亮　僧覆

道營（附慧祐）　淨度

僧從　法期（附道果）

道法　普恆

慧猷　智一

神異典第一百三十一卷

僧部列傳七

宋三

道汪（附普明　道誾）

按高僧傳道汪姓潘長樂人幼隨叔在京年十三投廬山遠公出家研綜經律雅善涅槃蔬食數十餘年嘗行梁州道汪爲羌賊所圍垂失衣鉢汪與弟子數人誓心共念觀世音有頃覺如雲霧者覆汪等身羣盜推索不見於是獲免後聞河間元高法師禪慧深

廣欲往從之中路値吐谷渾之難遂不果行於是旋於成都徵士費文淵初從受業乃立寺於州城西北名曰祇洹化行巴蜀譽洽朝野梁州刺史申坦與汪有舊坦後致故汪將往省之仍欲停彼費文淵乃上書刺史張悅曰道汪法師識行清白風霜彌峻卓爾不羣確焉難拔近聞梁州遣迎承教旨許去闔境之論僉曰非宜鄙州邊荒僧尼出萬禪戒所資一焉是賴豈可水失其珠山亡其玉願鑒道俗之誠令四輩有憑也悅卽敦留遂不果行悅還都具向宋孝武述汪德行帝卽勑令迎接爲中興寺主汪乃因悅固辭以疾遂獲免于是謝病下帷絕窺人世後劉思考臨州大設法祀請汪講說乃應請或問法師常誓守靜何以虧節答曰劉公篤信方欲大法憑之何辭小勞耶先是峽中人每于石岸之側見神光夜發思考以大明之中請汪于光處起寺卽崖鐫像因險立室行途瞻仰咸發淨心後王景茂請居武擔寺爲僧主勖衆清謹白黑歸依以宋泰始元年卒于所住顧命令闍維之劉思考爲起塔于武擔寺門之右景和元年

蕭惠開西鎮成都承汪高譽思共講道行至中途聞汪已逝乃歎曰惜也吾不及其人文舉之追康成曾何足道其爲時賢所惜如此時蜀江陽寺釋普明長樂寺釋道闇並戒德高明明蔬食誦經苦節通感闇學兼內外尤善談吐吳國張裕請爲戒師云

慧靜

按高僧傳慧靜姓邵吳興餘杭人居貧履操厲行精苦風姿秀整容止可觀始遊學廬山晚還都進業解兼內外偏善涅槃初住冶城寺顏延之何尚之並欽慕風德顏延之每歎曰荊山之玉惟靜是焉及子竣出鎮東州攜與同行因棲於天柱山寺及大明之中又遷居剡之法華臺後憩東仰山處處盤遊並以弘法爲務年過知命志節彌堅宋太始中卒春秋五十有八所著文翰集爲十卷

法愍（附僧宗）

按高僧傳法愍北人弱年慕道篤志經籍十八出家便遊踐州國觀風味道波若數論及諸經律皆所遊刃後憩江夏郡五層寺時沙門僧昌於江陵城內立

塔刺史謝晦欲壞之愍聞故往諫晦晦意不止愍於是隱迹於長沙麓山終身不出晦乃率儀至寺厚賜酒肉嚴鼓振威斬斫形像俄而雲霧暗天風塵四起晦驚懼而走後以叛逆誅滅隊人丁法成史僧雙見身癩病餘多犯法而死愍乃著顯驗論以明因果并注大道地經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三弟子僧道立碑頌德時始興郡靈化寺有比丘僧宗亦博涉經論著法性覺性二論云

道亮（附 靜林 慧隆）

按高僧傳道亮不知何許人住京師北多寶寺神悟超絕容止可觀而性剛忤物遂顯於衆元嘉之末被徙南越時人或譏其不能保身亮曰業理所之特非人事於是命侶宵征南適廣州弟子智林等十二人隨之停南六載講說衆經化陶嶺外至大明中還止京兆盛開法席著成實論義疏八卷宋太始中卒春秋六十有九時多寶寺復有靜林慧隆林善大涅槃爲宋孝武所器重隆亦善衆經及數論又苦節通靈隆患心氣積時夜有非人送藥云秣陵令所送授器

已奄然不見隆取一服所苦即瘳

梵敏（附僧籥）

按高僧傳梵敏姓李河東人少遊學關隴長歷彭泗內外經書皆闓遊心曲晚憩丹陽頻建講說謝莊張永劉虯呂道惠皆承風欣悅雅相歎重數講法華成寔又序要義百科標略綱紐故文止一卷屬辭省旨見重當時後卒於丹陽春秋七十餘矣時又有釋僧籥者本上黨人善涅槃經爲張暢所重

道溫（附僧慶　慧定　僧嵩）

按高僧傳道溫姓皇甫安定朝那人高士謐之後也少好琴書事親以孝聞年十六入廬山依遠公受學後遊長安復師童壽元嘉中還止襄陽檀溪寺善大乘經兼明數論樊沔學徒並師之時吳國張邵鎭襄陽子敷隨之敷聽溫講還邵問溫何如敷曰義解足以析微道心未易可測邵躬往候之方挹其神俊後從容謂溫曰法師儻能還俗當以別駕相處溫曰檀越乃以桎梏誘人即日辭往江陵邵追之不及歎恨孝建初被勅下都止中興寺大明中勅爲都邑僧主

路昭皇太后大明四年十月八日造普賢像成於中興禪房設齋所請凡二百僧列名同集人數已定於時寺既新構嚴衞甚肅忽有一僧晚來就座風容都雅舉堂矚目與齋主共語百餘許言忽不復見檢問門防咸言不見出入衆乃悟其神人溫時旣爲僧主乃列言秣陵曰皇太后睿鑒冲明聖符幽洽滌思淨塲研衿至境固以聲藻宸內事虛梵表乃創思鎔斲描寫神華摸造普賢來儀盛像寶傾宙珍妙盡天飾所設齋講訖今月八日覼會有限名簿素定引次就席數無盈減轉經將半景及昆吾忽覩異僧預於座內容止端嚴氣貌秀發舉衆驚嗟莫有識者齋主問曰上人何名答曰名惠明住何寺答曰來自天安言對之間倏然不見闔席悚愧遍筵肅虔以爲明祥所貴幽應攸闡紫山可覿華臺不遠蓋聞至誠所感還景移緯澄心所徇發石開泉況帝德涵運皇功懋洽仁洞乾遐理暢冥外故上王盛士勉表大明之朝勸發妙身躬見龍飛之室適若因陛下惠燭海隅明華日月故以惠明爲人名繼天興祚式垂無疆故以天

安爲寺稱神基彌遠道政方凝九服咸泰萬寓齊悅謹列言屬縣以顯天休縣即言郡時京兆尹孔靈符以事表聞詔仍改禪房爲天安寺以旌厥瑞焉溫後累當講任稟味之賓塡委相屬精勤導物數感神異帝悅之賜錢五十萬時人爲之語曰帝主傾財溫公率則上天懷感神靈降德宋太始初卒春秋六十有九時中興寺復有僧慶慧定僧嵩並以義學顯譽慶善三論爲時學所宗定善涅槃及毗曇亦數當元匠嵩亦兼明數論末年僻執謂佛不應常住臨終之日舌本先爛焉

曇斌（附曇濟　曇宗）

按高僧傳曇斌姓蘇南陽人十歲出家事道禕爲師始住江陵辛寺聽經論學禪道覃思深至而情未盡達夜夢神人謂斌曰汝所疑義遊方自決於是振錫挾衣殊邦問道初下京師仍往吳郡值僧業講十誦飡聽少時悟解深入後還都從靜林法師諮受涅槃又就吳興小山法瑤研訪泥洹勝鬘晚從南林法業受華嚴雜心既遍歷衆師備聞異釋乃潛思積時以

窮其妙融冶百家陶貫諸部於是還止樊鄧開筵講說四遠名賓負袠皆至及孝建之初敕王元謨賚發出京初止新安寺講小品十地并申頓悟漸悟之旨時心競之徒苦相讎校斌旣辭愜理詣終莫能屈陳郡袁粲令望當時而嘉斌行解嘗令中書舍人巢尚介意欲試之斌不爲屈粲乃躬自往候粲每勸斌數覲天子斌曰貧道方外之人豈宜與天子同遊粲益以高之後請爲母師宋建平王景素亦諮其戒範宋元徽中卒於莊嚴寺春秋六十有七時莊嚴復有曇濟曇宗並以學業才力見重一時濟述七家論宗著經目及數林

慧亮

按高僧傳慧亮姓董先名顯亮爲東阿靜公弟子少有清譽時人呼靜爲大師亮爲小師雖年望未逮而風軌繼之後立寺於臨淄講法華大小品十地等學徒雲聚千里命駕後過江止何園寺顏延之張緒眷德畱連每歎曰安汰吐珠玉於前斌亮振金聲於後清言妙緒將絕復興太始之初莊嚴大集簡閱義士

上首千人勅亮與斌遞爲法主當時宗匠無與競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三矣著元逼論今行於世

僧鏡（附曇隆）

按高僧傳僧鏡姓焦本隴西人遷居吳地至孝過人輕財好施家貧母亡太守賜錢五千苦辭不受乃身自負土種植松柏廬於墓所泣血三年服畢出家住吳縣華山寺後入關隴尋師受法累載方還停止京師大闡經論司空東海徐湛之重其風素請爲一門之師後東反姑蘇復專當法匠臺寺沙門道流請停歲許又東適上虞徐山學徒隨往百有餘人化洽三吳聲馳上國陳郡謝靈運以德音致款宋世祖藉甚風素勅出京師止定林下寺頻建法聚聽衆雲集著法華維摩泥洹義疏幷毗曇元論區別義類有條貫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有七上虞徐山先有曇隆道人少善席上晩忽苦節過人亦爲謝靈運所重常共遊嶀嵊亡後運乃誄焉

僧瑾（附曇度　元運）

按高僧傳僧瑾姓朱沛國人隱士逮之第四子也少

善莊老及詩禮後行至廣陵見曇因法師遂稽首一面伏膺爲道遊學內典博涉三藏後至京師值龍光道生復依憑受業初憩冶城寺宋孝武勅爲湘東王師苦辭以疾竟不獲免王從請五戒甚加優禮先是智斌沙門初代曇岳爲僧正斌亦德爲物宗善三論及維摩思益毛詩莊老等後義嘉搆亹時人讒斌云爲義嘉行道遂被擯交州時湘東踐祚是爲明帝仍勅瑾使爲天下僧主給法伎一部親信二十人月給錢三萬冬夏四賜并車輿吏力凡諸外鎭皆勅與瑾辭四方獻奉並問僧主得未其見重如此瑾性不蓄金皆充福業起靈根靈基二寺以爲禪慧棲止及明帝末年頗多忌諱故涅槃滅度之翻于此暫息凡諸死亡凶禍衰白等語皆不得以對因之犯忤而致戮者十有七八瑾每以匡諫恩禮遂薄時汝南周顒入侍帷幄瑾嘗謂顒曰陛下所行殊非人君舉動俗事諷諫無所復益妙理深談彌爲賒緩惟三世苦報最切近情檀越儻因機候正當陳此而已帝後患風疾數加針灸痛惱無聊輒名顒及殷洪等說鬼神雜事

以散胷懷顚乃習讀法句賢愚二經每見談說輒爲言先帝往往驚曰報應眞當如此亦寧可不畏因此犯忤之徒屢被全宥蓋瑾之所因爲得人也瑾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九後有沙門曇度續爲僧主度本瑯琊人善三藏及春秋莊老易等世祖太宗並加欽賞及少帝乖禮度亦行藏得所舉動無忤止于新安寺同寺又有釋元運者亦精通大小乘張永張融並升堂問道

道猛（附道堅　慧鸞　慧敷　僧訓　道明）

按高僧傳道猛本西涼州人少而遊歷燕趙備矚風化後停止壽春力精勤學三藏九部大小數論皆思入淵微無不鏡徹而成實一部最爲獨步於是大化江西學人成列至元嘉二十六年東遊京師止于東安寺復續開講席宋太宗爲湘東王時深相崇薦及登祚倍加禮接賜錢三十萬以供資待太始之初帝創寺于建陽門外勅猛爲綱領帝曰夫人能弘道道藉人弘今得法師非直道益蒼生亦有光世望可目寺爲興皇由是成號及創造工畢勅猛于寺開講成

實序題之日帝親臨幸公卿皆集四遠學賓負袠齊至猛神韻無忤吐納詳審帝稱善久之因有詔曰猛法師風道多濟朕素賓友可月給錢三萬令史四人白簿吏二十人車及步輦各一乘乘輦至客省猛隨有所獲皆賑施貧乏營造寺廟以宋元徽三年卒于東安寺春秋六十有五後有道堅慧鸞慧敷僧訓道明並止興皇寺義學之譽抑亦次焉

超進（附曇機 道憑）

按高僧傳超進本姓顓頊氏長安人篤志精勤幼而敦學大小諸經並加綜採神性和敏戒行嚴潔故年在未立而振譽關中及西虜勃勃赫連寇陷長安人情危擾法事罷廢進避地東下止於京師更精尋文旨開暢講說頃之進適姑蘇復弘佛法時平昌孟顗守在會稽藉甚風猷乃遣使迎接安置山陰靈嘉寺於是停止浙東講論相續邑野僧尼及清信男女並結菩薩因緣服膺式範至宋太始中被徵出都講大法鼓經俄而旋於稽邑還紹法化以大般涅槃是窮理之教每留思踟躕累加講說凡經齋會者無不必

請若値他許則爲移日後年衰脚疾不堪外赴並送食於房以希冥益進爲性篤好經典看尋苦至及年老失明猶使弟子唱涅槃經句中一遍其耽好若此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九十有四時有曇機法師本姓趙氏亦長安人値關中寇亂避地東下遊觀山水至於稽邑善法華毗曇時世宗奉與進相次郡守瑯琊王琨請居邑西嘉祥寺寺本琨祖薈所創也時又有釋道憑者亦是當世法匠而執性剛忤論者少之

法瑤（附曇瑤）

按高僧傳法瑤姓楊河東人少而好學尋問萬里宋景平中來遊兗豫貫極衆經傍通異部後聽東阿靜公講衆屢請覆述靜歎曰吾不及也元嘉中過江吳興沈演之特深器重請還吳興武康小山寺首尾十有九年自非祈請法事未嘗出門居於武康每歲開講三吳學者負笈盈門乃著涅槃法華大品勝鬘等義疏大明六年勅吳興郡禮致上京與道猷同止新安寺使頓漸二悟義各有宗至便就講鑾輿降蹕百辟陪筵瑤年雖棲暮而蔬苦弗改戒節淸白道俗歸

焉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六時宋熙有曇瑤者善淨名十住及莊老又工草隸爲宋建平宣簡王宏所重

道猷（附道慈　慧整　覺世）

按高僧傳道猷吳人初爲生公弟子隨師之廬山師亡住臨川郡山乃見新出勝鬘經披卷而歎曰先師昔義闇與經同但歲不待人經集義後良可悲哉因注勝鬘以翼宣遺訓凡有五卷文煩不行宋文簡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答云生弟子道猷卽勅臨川郡發遣出京既至卽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申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乃撫几稱快及孝武登位尤相歎重乃勅住新安爲鎭寺法主帝每稱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徽音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一後有豫州沙門道慈善維摩法華祖述猷義刪其所注勝鬘以爲兩卷今行於世時杜多寶慧整長樂覺世並齊名比德整特精三論爲學者所宗世善於大品及涅槃諸經立

不空假名義

慧通

按高僧傳慧通姓劉沛國人少而神情爽發雋氣虛元止於冶城寺每塵尾一振輒軒蓋盈衢東海徐湛之陳郡袁粲敬以師友之禮孝武皇帝厚加寵秩勅與海陵小建平二王爲友袁粲著蘧顏論示通難詰往反著文于世又製大品勝鬘雜心毗曇等義疏幷駁夷夏論顯證論法性論及爻象記等皆傳於世宋昇明中卒春秋六十三矣

僧璩（附道表）

按高僧傳僧璩姓朱吳國人出家爲僧業弟子總銳衆經尤明十誦兼善史籍頗製文藻始住吳虎丘山宋孝武欽其風聞勅出京師爲僧正悅衆止於中興寺時有沙門僧定自稱得不還果璩集僧詳斷令現神足定云恐犯戒故不現耳璩案律文有四因緣得現神足一斷疑綱二破邪見三除憍慢四成功德定既虛誑事暴卽日明擯璩仍著誡衆論以示來葉璩既學兼內外又律行無疵道俗歸依車軌相接少帝

准從受五戒豫章王子尚崇爲法友袁粲張敷並一遇傾蓋後移止莊嚴卒於所住春秋五十有八述勝鬘文旨幷撰僧尼要事兩卷今行於世時又有道表律師率直有高行宋明帝勑晉熙王燮從請戒焉

道儼（附慧曜）

按高僧傳道儼雍丘小黃人少有戒行善於毗尼精研四部融會衆家又以律部東傳梵漢異音文頗左右恐後人諮訪無所乃會其旨歸名曰決正四部毗尼論後遊於彭城弘通律藏遂卒於彼春秋七十有五時棲元寺又有釋慧曜者亦善十誦

道慧

按高僧傳道慧姓張潯陽柴桑人年二十四出家止廬山寺志行清貞博涉經典特稟自然之聲故偏好轉讀發響合奇製無定准條章析句綺麗分明後出都止安樂寺轉讀之名大盛京邑晚移朱方竹林寺誦經數萬言每夕諷詠轉聞閭中有彈指唱薩之聲宋大明二年卒春秋五十有一

僧饒（附超明　明慧）

按高僧傳僧饒建康人出家止白馬寺善尺牘及雜伎偏以音聲著稱擅名於宋武之世響調優游和雅哀亮與道綜齊肩綜善三本起及須大拏每清梵一舉輒道俗傾心寺有般若臺饒常臺外梵轉以擬供養行路聞者莫不息駕踟躕彈指稱佛宋大明二年卒春秋八十六時同寺復有超明明慧少俱爲梵唄長齋時轉讀亦有名當世

智宗

按高僧傳智宗姓周建康人出家止謝寺博學多聞尤長轉讀聲至清而爽快若乃八關長夕中宵之後四衆低昂睡蛇交至宗則升座一轉梵響干雲莫不開神暢體豁然醒悟大明三年卒年三十一時有慧寶道詮雖非同時作法相似甚豐聲而高調製用無取焉宋明忽賞道詮譏者謂逢時也

僧慶

按高僧傳僧慶姓陳巴西安漢人家世事五斗米道慶生而獨悟十三出家止義興寺淨修梵行願求見佛先捨三指末誓燒身漸絕糧粒唯服香油大明三

年二月八日於蜀武擔寺西對其所造淨名像前焚身供養刺史張悅躬出臨視道俗僑舊觀者傾邑行雲爲結苦雨悲零俄而晴景開明天邑澄淨見一物如龍從積升天時年二十三天水太守裴方明爲收灰起塔

僧遠（附道憑　法令　慧泰）

按高僧傳僧遠姓皇渤海重合人其先北地皇甫氏避難海隅故去甫存皇焉遠幼而樂道年十六欲出家父母不許因蔬食懺誦曉夜不輟年十八方獲入道時有沙門道憑高才秀德聲蓋海岱遠從受學通明數論貫大小乘宋大明中度江住彭城寺昇明中於小丹陽牛落山立精舍名曰龍淵遠年三十一始於青州孫泰寺南面講說言論清暢風容秀整坐者四百餘人莫不悅服瑯琊王僧達才貴當世藉遠風素延止衆造寺遠周貧濟乏身無留財有元絡比丘每給以金貝遠讓而弗受嘗一時行青園閭里中有得時氣病者惘而造之見駢尸侶病者數人人莫敢近遠深加痛惋留止不忍去因爲告乞斂死撫生恩

加骨肉宋新安孝敬王子鸞爲亡所生母殷貴妃造新安寺勅選三州招延英哲遠與小山法瑤南澗顯亮俱被徵名皆推遠爲允舉之首大明六年九月右司奏曰臣聞邃拱凝居非期宏峻拳跪槃伏豈止敬恭將以昭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枝派名墨條流至於崇親嚴上厥由靡爽惟浮圖爲教逷自龍裔宗旨緬邈微言淪遠拘文蔽道在末彌扇遂乃陵越典度偃居尊戚失隨方之妙迹迷製化之淵美夫佛法以謙儉自牧忠虔爲道不輕比丘遭人必拜目連桑門遇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首者臘而直骸萬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黨道挫餘分今鴻源遙洗羣流仰鏡九仙貴寶白神聳職而畿輦之內舍弗臣之氓階席之間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皆當盡禮敬之容依其本俗則朝徽有序乘方兼遠矣帝雖頗信法而尤自驕縱故奏上之日詔即可焉遠時嘆曰我剃頭沙門本出家求道何關於帝王即日謝病仍隱迹上定林山及景和之

中此制又寢還遵舊章宋明踐祚請遠爲師竟不能致其後山居逸迹之賓傲世凌雲之士莫不策踵山門展敬禪室廬山何默汝南周顒齊郡明僧紹濮陽吳苞吳國張融皆投身接足諮其戒範後宋建平王景素謂棲元寺是先王經始旣寺是人外欲請遠居之慇懃再三遂不下山齊太祖將升位入山尋遠遠固辭老疾足不垂牀太祖躬自降禮諮訪委悉及登禪復鑾駕臨幸將詣遠房房閣狹小不容輿蓋太祖欲見遠遠持操不動太祖遣問臥起然後轉蹕而去遠曾不屑焉至於寢疾文惠文宣並服膺師禮數往祭候時貴卿士往還不絕遠蔬食五十餘年澗飲二十餘載遊心法苑緬想人外高步山門蕭然物表以齊永明二年正月卒于定林上寺春秋七十有一帝致書於沙門法獻曰承遠上無常弟子夜中已自知之遠上此去甚得好處諸佳非一不復增悲也一二遲見法師方可敘瑞夢耳今正爲作功德所須可具疏來也竟陵文宣王又書曰遠法師一代名德志節清高潛山樹美四海餐風弟子闇昧謬蒙師範方欲

仰稟仁化用洗煩慮不謂此疾奄成異世悲痛之心特不可忍遠上師既業行圓通曠劫希有弟子意不欲遺形影迹雜處衆僧墓中得別卜餘地是所願也方應樹刹表奇刻石銘德矣卽爲營墳於山南立碑頌德太尉瑯琊王儉製文時定林上寺又有法令慧泰並善經論繼轡於遠焉

曇頴

按高僧傳曇頴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萬言止長干寺性恭儉唯以善誘爲先故屬意宣唱天然獨絕凡要請者貴賤均赴貧富一揆張暢聞而歎曰辭吐流便足騰遠理頴常患瘡癬積治不除房內恆供養一觀世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從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脫地涎涶沐身狀如已死頴候之猶似可活卽取竹刮除涎涶以傳癬上所傳既遍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痍頓盡方悟蛇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於是精勤化導勵節彌堅宋太宰江夏王義恭最所知重後卒於所住年八十一

慧璩

按高僧傳慧璩丹陽人出家止瓦官寺該覽經論涉獵書史衆技多嫺而尤善唱導出語成章動辭製作臨時採博罄無不妙宋太祖文皇帝車騎臧質並提攜友善雅相崇愛譙王鎮荊要與同行後逆節還朝於梁山設會項之譙王敗璩還京後宋孝武設齋璩唱導帝問璩曰今日之集何如梁山璩曰天道助順況復爲逆帝悅之明旦別䞃一萬後勅爲京邑都維那大明末終於寺年七十二

慧益

按高僧傳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春宋孝建中出都憩竹林寺精勤苦行誓欲燒身衆人聞者或毀或讚至大明四年始就却粒唯餌麻麥到六年又絕麻麥等但食酥油有項又斷酥油唯服香丸雖四大綿微而神情警正孝武深加敬異致問慇懃遣太宰江夏王義恭詣寺諫益益誓志無改至大明七年四月八日將就焚燒乃於鍾山之南置鑊辦油其日朝乘牛車而以人牽自寺之山以帝王是兆民所憑

又三寶所寄乃自力入臺至雲龍門不能步下令人啓聞慧益道人今捨身詣門奉辭深以佛法仰累帝聞改容卽躬出雲龍門益旣見帝重以佛法憑囑於是辭去帝亦續至諸王后妃道俗士庶塡滿山谷投衣棄寶不可勝計益乃入鑊據一小牀以吉貝自纏上加一長帽以油灌之將就著火帝令太宰至鑊所請喻曰道行多方何必殞命幸願三思更就異途益雅志確然曾無悔念乃答曰微軀賤命何足止畱天心聖慈罔已者願度二十人出家降勅卽許益乃手自執燭以然帽帽然已乃棄燭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誦聲猶分明及眼乃昧貴賤哀嗟響震幽谷莫不彈指稱佛惆悵抆淚火至明旦乃盡帝於時聞空中笳管異香芬苾帝盡日方還宮夜夢見益振錫而至更囑以佛法明旦帝爲設會度人令齋主唱白具序徵祥燒身之處起藥王寺以擬本事也

曇宗 附僧意

按高僧傳曇宗姓虢秣陵人出家止靈味寺少好學博通衆典唱說之功獨步當世辯口適時應變無盡

嘗爲孝武唱導行菩薩五法禮竟帝乃笑謂宗曰朕有何罪而爲懺悔宗曰昔虞舜至聖猶云予違爾弼湯武亦云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聖王引咎蓋以軌世陛下德邁往代齊聖虞殷履道思沖寧得獨異帝大悅後殷淑儀薨三七設會悉請宗宗始歎世道浮僞恩愛必離嗟殷氏淑德榮幸未暢而滅實當年收芳今日發言悽至帝泣愴良久賞異彌深後終於所住著京師塔寺記二卷時靈味寺復有釋僧意者亦善唱說製談經新聲哀亮有序

曇光

按高僧傳曇光會稽人隨師止江陵長沙寺性喜事五經詩賦及筭數卜筮無不貫解年將三十喟然歎曰吾從來所習皆是俗事佛法深理未染一毫豈剪落所宜耶乃屏舊業聽諸經論識悟過人一聞便達宋衡陽文王義季鎭荊州求覓意理沙門共談佛法罄境推光以當鴻任光固辭王自詣房敦請遂從命給車服人力月供一萬每設齋會無有導師王謂光曰獎導羣生唯德之大上人何得爲辭願必自力光

乃廻心習唱製造懺文每執爐處衆輒道俗傾仰後還都止靈味寺義陽王旭出鎭北徐攜光同行及景和失德義陽起事以光預見乃齋七曜以決光光杜口無言故事寧獲免宋明帝於湘宮設會聞光唱導帝稱善即敕賜三衣瓶鉢後卒于寺中年六十五

僧亮

按高僧傳僧亮未知何許人少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用銅不少非細乞能辦聞湘州界銅溪伍子胥廟多有銅器而廟甚威嚴無人敢近亮聞而造焉告刺史張劭借健人百頭大船十艘劭曰廟既靈驗犯者必斃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與檀越共如其有咎躬自當之劭即給人船三日三夕行至廟所亮與手力一時俱進去廟屋三十餘步有兩銅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遮行路亮乃正儀執錫呪願數十言蛇忽然而隱俄見一人秉竹笏而出云聞法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特相隨喜於是令人輦取廟銅既多十未取一而舫已滿唯神牀頭有一唾壺中有一蝘蜓長二尺許乍出乍

入議者咸云神最愛此物亮遂不取於是而去遇風水甚利比羣蠻相報追逐不復能及還都鑄像既成唯燄光未備宋文帝爲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宋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今猶在焉

僧覆

按高僧傳僧覆未詳何許人少孤爲下人所養七歲出家爲曇亮弟子學通諸經蔬食持呪誦大品法華宋明帝深加器重敕爲彭城寺主率衆有功宋太始末卒春秋六十有六

道營（附慧祐）

按高僧傳道營未詳何許人始住靈曜寺習禪晚依觀詢二律師諮受毗尼偏善僧祇一部誦法華金光明蔬食守節莊嚴道慧冶城智秀皆師其戒範張永請還吳郡蔡興宗復要住上虞末後於京師婁湖苑立閑心寺復請還居講席頻仍學徒甚盛昇明二年卒春秋八十有三矣時有釋慧祐者本丹徒人年三十出家勵身苦節精尋律教齊初入東講摩訶僧祇部齊竟陵王子良遣迎出都仍止閑心寺焉

淨度

按高僧傳淨度吳興餘杭人少好遊獵嘗射孕鹿墮胎鹿母銜痛猶就地舐子度乃心悟因摧弓折矢出家蔬食誦經三十餘萬言常獨處山澤坐禪習誦若邑中有齋集輒身然九燈端然達曙以爲供養如此者累年後忽告弟子云令辦香湯洗浴說法數千章誠以生死因果言訖奄然而化簫鼓香煙自空而至同時眷屬數十人皆所見聞

僧從

按高僧傳僧從未詳何許人稟性虛靜隱居始豐瀑布山學兼內外精修五門不服五穀唯餌棗栗年垂百歲而氣力休強禮誦無輟與隱士褚伯玉爲林下之交每論道說義輒留連信宿後終於山中

法期（附道果）

按高僧傳法期姓向蜀郡郫人早喪二親事兄如父十四出家從智猛諮受禪業與靈期寺法林共習禪觀猛所諳知皆已證得後遇元暢復從進業及暢下江陵期亦隨從十住觀門所得已九有師子奮迅三

昧唯此未盡暢歎曰吾自西涉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穴南盡衡羅唯見此一子特有禪分後卒於長沙寺春秋六十有二神光映屍體更香潔時蜀龍華寺又有釋道果者亦以禪業顯焉

道法

按高僧傳道法姓曹燉煌人棄家入道專精禪業亦時行神呪後遊成都王休之費鏗之請爲興樂香積二寺主訓衆有法常行分衛不受別請及僧食乞食所得常減其半以施蟲鳥每夕輒脫衣露坐以飼蚊蝱如此者累年後入定見彌勒放齋中光照三塗果報於是深加篤勵常坐不臥元徽二年於定中滅度平坐繩牀貌如恆日

普恆

按高僧傳普恆姓郭蜀郡成都人也爲兒童時嘗於日光中見聖僧在空中說法向家人敘之並未之信後苦求出家止治下安樂寺獨處一房不立眷屬習靜業禪與蜀韶律師爲同意自說入火光三昧光從眉直下至金剛際於光中見諸色像先身業報頗亦

明了宋昇明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八當未亡一月前忽與親知告別竟無慼顏時人謂是戲言將終之日微有病相唯俗家一奴看之明旦平坐而卒奴不解强取臥之尸竟不伸衆僧來見更令坐之手屈三指其餘皆伸衆僧試取捋之亦隨手卽伸伸已復更屈生時體淨死更潔白於是依得道法闍維之薪積始然便有五色煙起殊香芬馥州將王元載乃爲之讚頌

慧猷

按高僧傳慧猷江左人少出家止江陵辛寺幼而蔬食履操至性方直及具戒已後專精律禁時有西國律師卑摩羅叉來適江陵大弘律藏猷從之受業沈思積時乃大明十誦講說相續陝西律師莫不宗之後卒於江陵著十誦義疏八卷

智一

按宋高僧傳智一者不詳何許人也居靈隱寺之半峰精守戒範而善長嘯嘯終乃牽曳其聲杳入雲際如吹笳葉若揭遊絲徐舉徐揚載哀載咽飀飀淒切

聽者悲凉謂之哀松之梵頗生物善或在像前讚詠流靡於靈山澗邊養一白猿有時驀山踰澗久而不還一乃吭吻張喉作梵呼之則猿至矣時人謂之白猿梵名一公爲猿父猶狙公也其後澗邊羣狙聚焉每至衆僧齋訖斂生飯送猿臺所後令山童呼三二聲則羣猿競至洎乎唐武宗廢教伊寺毀除焉鞠爲茂草之墟飯猿於臺事皆湮滅一師不詳所終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三十二卷目錄

僧部列傳八

齊

慧通　求那毘地

弘明　道儒

法願　法穎（附慧文）

曇超　智稱（附聰超）

僧侯（附慧溫）　慧重

法慧（附曇遊）
曇遷
曇智
法鏡
道嵩
僧辯
慧明
志道（附超度）
法獻（附元暢）
僧慧（附曇順　慧敞　僧岫）
僧柔（附弘稱　僧紹　僧拔　慧熙）
慧基（附僧行　慧旭　道恢　慧諒　慧永　慧深　法洪　曇典）
慧文（附僧寶　僧智　法珍　僧響　僧猛　法寶　慧淵）
慧隆（附智誕　僧辨　僧賢　道慧　法度）
僧宗（附法身　法眞　慧令　法仙　法最　僧敬　道文　僧賢）
元暢
僧審（附僧謙　超志　法達　慧勝）
法悟（附道濟）
法匱（附法楷）
僧惠（附慧遠）
僧祐
慧芬
慧進（附僧念）
法光（附法存）
慧豫（附法音）
超辯（附法明　僧志　法定）
慧忍
僧嚴
法琳
僧淵（附慧記　道登）
曇度
道慧（附元趣　僧達）

僧鐘（附曇讖　曇遷　僧表　僧最　敏達　僧寶）

道盛

弘充（附法鮮）

智林

法瑗（附法愛　法常　智興）

法凝

法安（附慧光　敬遺　光贊　慧韜　道

宗）

僧印（附慧龍）

法度（附法紹　僧朗　惠開　法開　僧紹）

智秀（附僧若　僧璿　道乘）

慧球

曇憑（附道光）

法獻

慧敬

神異典第一百三十二卷

僧部列傳八

齊

慧通

按高僧傳慧通不知何許人宋元嘉中見在壽春衣服趨爾寢宿無定遊歷村里飲讌食噉不異恆人常自稱鄭散騎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江陵有邊僧歸者遊賈壽春將應反鄉路值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擔固以致辭遂强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

里便別去謂僧歸曰我有姊在江陵作尼名慧緒住三層寺君可為我相聞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上所寄物亦失僧歸既至尋得慧緒具說其意緒既無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自往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慧緒已死入其房中訊問委悉因畱江陵少時路由人家墳墓無不悉其氏族死亡年月傳以相問並如其言或時懸指偷刧道其罪狀於是羣盜遙見通者輒間行避走又於江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語云可馳歸去看汝家若為此人至家果延火所及舍物蕩盡齊永元初忽就相識人任漾求酒甚急云今應遠行不復相見為謝諸知識並宜精勤修善為先飲酒畢至牆邊臥地就看已死後數十日復有人於市中見之追及共語久之乃失

求那毗地

按高僧傳求那毗地此言安進本中天竺人弱年從道師事天竺大乘法師僧伽斯聰慧強記勤於諷誦諳究大小乘將二十萬言兼學外典明陰陽占時驗

事徵兆非一齊建元初來至京師止毗耶離寺執錫從徒威儀端肅王公貴人迭相供請初僧伽斯於天竺國抄修多羅藏中要切譬喻撰爲一部凡有百事教授新學毗地悉皆通誦兼明義旨以永明十年秋譯爲齊文凡有十卷誦百句喩經復出十二因緣及須達長者經各一卷自大明已後譯經殆絕及其宣流世咸稱美毗地爲人弘厚故萬里歸集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獻皆受悉爲營法於建業淮側造正觀寺居之重閣層門殿堂整飾以齊中興二年冬終於所住

弘明

按高僧傳弘明本姓嬴會稽山陰人少出家貞苦有戒節止山陰雲門寺誦法華習禪定精勤禮懺六時不輟每旦則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以爲給使也明嘗於雲門坐禪虎來入明室內伏於牀前見明端然不動久之乃去又時見一小兒來聽明誦經明曰汝是何人答云昔是此寺沙彌盜帳下食今墮圊中聞上人道業故來聽誦經願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即

說法勸化領解方隱後於永興石姥巖入定又有山精來惱明明捉得以腰繩繫之鬼遜謝求脫云後不敢復來乃解放於是絕跡元嘉中郡守平昌孟顗重其眞素要出安止道樹精舍後濟陽江總於永興邑立絡元寺復請明往住大明末陶里董氏又爲明於村立柏林寺要明還止訓勖禪戒門人成列以齊永明四年卒於柏林寺春秋八十有四

道儒

按高僧傳道儒姓石渤海人寓居廣陵少懷清信慕樂出家遇宋臨川王義慶鎭南兗儒以事聞之王賛成厥志爲啓度出家出家之後蔬食讀誦凡所之造皆勸人改惡修善遠近宗奉遂成導師言無預撰發響成製元嘉末出都止建初寺長沙王請爲戒師盧丞相伯仲孫等共買張敬兒故宅爲儒立寺今齊福寺是也儒以齊永明八年卒年八十一

法願

按高僧傳法願本姓鍾名武厲先潁川長社人祖世避難移居吳興長城願常爲梅根治監有施愼民代

之先時文書未校愼民遂偏當其負願乃訴求分罪有旨免愼民死除願爲新道令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雜技及著爻占相皆備盡其妙嘗以鏡照面云我不久當見天子於是出都住沈橋以傭相自業宗慤沈慶之微時經詣願相願曰宗君應爲三州刺史沈君當位極三公如是歷相衆人記其近事所驗非一遂有聞於宋太祖太祖見之取東治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願相之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著鉗鏁謂奴曰君是下賤人乃暫得免耶帝異之即敕住後堂知陰陽秘術後少時啓求出家三啓方遂爲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龍飛宗慤出鎭廣州攜願同往奉爲五戒之師會譙王搆逆羽檄嶺南慤以諮願願曰隨君來誤殺人今太白犯南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得大勳果如願言慤還豫州刺史復攜同行及竟陵王誕舉事願陳諫亦然願後與刺史共欲滅衆僧牀脚令依八指之制時沙門僧導獨步江西謂願濫匡其主頗有不平之色遂致聞於孝武即敕願還都帝問願何致故詐菜食願答菜

食已來十餘年帝敕直閤沈攸之强逼以肉遂折前兩齒不廻其操帝大怒敕罷道作廣武將軍直華林佛殿願雖形同俗人而棲心禪戒未嘗虧節有頃帝崩昭太后令聽還道太始六年校長生捨宅爲寺名曰正勝請願居之齊高帝親事幼主恆有不測之憂每以諮願願曰後七月當定果如其言及高帝卽位事以師禮武帝嗣興亦盡師敬永明二年願遭兄喪啓乞還鄉至鄉少時敕旨重疊願後出憩在湘宮鑾駕自幸降寺省慰願云腳疾未消不堪相見帝乃轉蹕而去文惠太子嘗往寺問訊願旣不命令坐文惠作禮而立乃謂願曰葆吹淸鐃以爲供養其福云何願曰昔菩薩八萬伎樂供養佛尚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其秉德邁時皆此之類其王侯妃主及四遠士庶並從受戒悉遵師禮願往必直前無有通白咸致隨喜日盈萬計願隨以修福未嘗蓄聚或雇人禮佛或借人持齋或糴米穀散飼魚鳥或貿易飮食賑給四徒興功立德數不可紀願又善唱導及依經說法率自心抱無事宮商言語訛雜

唯以適機爲要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後入定三日不食忽語弟子云汝等失飯籮矣俄而寢疾時寺側遭燒寺在下風煙焰將及弟子欲輿願出寺願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即苦心歸命於是三面皆焚唯寺不燼齊永元二年年八十七卒

法穎（附慧文）

按高僧傳法穎姓索燉煌人十三出家爲法香弟子住涼州公府寺與同學法力俱以律藏知名穎服膺已後學無再請記在一聞研精律部博涉經論元嘉末下都止新亭寺武南下改治此寺以穎學業兼明敕爲都邑僧正後辭任還多寶寺常習定閑房亦時開律席及齊高即位復敕爲僧主資給事事有倍常科穎以從來信施造經像及藥藏鎮於長干建元四年卒春秋六十有七撰十誦戒本并羯磨等時天保寺有慧文律師亦善諸部毗尼爲瑯琊王奐所事云

曇超

按高僧傳曇超姓張清河人形長八尺容止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止都龍華寺元嘉末南遊始興

遍觀山水獨宿樹下虎兕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太祖即位被敕往遼東弘讚禪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俄又適錢塘之靈隱山每一入禪累日不起後時忽聞風雷之聲俄見一人秉笏而進稱嚴鎮陳通須臾有一人至形甚端正羽衛連翩下席禮敬自稱弟子居在七里住周此地承法師至故來展奉富陽縣人故冬鑿麓山下爲塼侵壞龍室羣龍共忿作三百日不雨今已一百餘日井池枯涸田種未罷法師既道德通神欲仰屈前行必能感致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超曰興雲降雨本是檀越之力貧道何所能乎神曰弟子部曲止能興雲不能降雨是故相請耳遂許之神倏然而去超乃南行經五日至赤亭山遙爲龍呪願說法至夜羣龍悉化作人來詣超所禮拜超便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雨乃相看無言其夜又與超夢云本因忿立誓法師既導之以善輙不敢違命明日晡時當降雨超明旦即往臨泉寺遣人告縣令辦船於江中轉海龍王經縣令即請僧浮船石首轉經纔竟遂即降大雨高下皆足

歲以獲收超以永明十年卒春秋七十有四

智稱（附慧超）

按高僧傳智稱姓裴本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祖世避難寓居京口稱幼而慷慨頗好弓馬年十七隨王元謨申坦討獫狁每至交兵血刃未嘗不心懷惻怛痛深諸己却乃歎曰害人自濟非仁人之志也事寧解甲遇讀瑞應經乃深生感悟知百年不期國城非重乃投南澗禪房宗公請受五戒宋孝武時迎益州印禪師下都供養稱便束意歸依印亦厚相將接及印返汶江因扈遊而上於蜀裴寺出家印爲之師時年三十有六乃專精律部大明十誦又誦小品一部後東下江陵從隱具二師更受禪律值義嘉搆亂乃移卜京師遇顗公於興皇講律稱諮決隱遠發言中詣一時之席莫不驚嗟定林法獻於講席相值聞其往復淸元仍攜止山寺於是溫誦小品研搆毗尼後餘杭寶安寺釋僧志請稱還鄉開講十誦雲棲寺復屈爲寺主稱乃受任少時舉其綱目示以憲章頃之反都文宣請於普弘講律僧衆數百皆

執卷承旨稱辭家入道務遣繁累常絕慶弔杜塞人事每有凶故秉戒節哀唯行道加勤以終朞功之制朱方沙門慧始請稱還鄉講說親里知舊皆來問訊悉慇懃訓喩示以孝慈臨別涕泣固留不止還京憩安樂寺法輪常轉講大本四十餘遍齊永元三年卒春秋七十有二著十誦義記八卷盛行於世弟子僧辯等樹碑於安樂寺稱弟子聰超二人最善毗尼爲門徒所挹

僧侯（附慧溫）

按高僧傳僧侯姓龔西涼州人年十八便蔬食禮懺及具戒之後遊方觀化宋孝建初來至京師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二日一遍如此六十餘年蕭惠開入蜀請法同遊後惠開協同義嘉負罪歸闕侯乃還都於後岡創立石室以爲安禪之所自息慈以來至於捨命魚肉葷辛未嘗近齒脚影小蹉輒空齋而過齊永元二年微覺不愈至中不能食乃索水漱口合掌而卒春秋八十有九時普弘有釋慧溫亦誦法華維摩首楞嚴蔬苦有高節

慧重

按高僧傳慧重姓閔魯國人僑居金陵早懷信悟有志從道願言未遂以長齋菜食每率衆齋會常自爲唱導如此累時乃上聞於宋孝武大明六年敕爲新安寺出家於是專當唱說稟性淸敏識悟深沉言不經營應時若瀉凡預聞者皆留連信宿增其懇詣後移止瓦官禪房永明五年卒年七十三時瓦官復有釋法覺又敦慧重之業亦擅名齊代

法慧（附曇遊）

按高僧傳法慧本姓夏侯氏少而秉志精苦律行氷嚴以宋大明之末東遊禹穴隱於天柱山寺誦法華一部蔬食布衣志耽人外居閣不下三十餘年王侯税駕止拜房而反唯汝南周顒以信解兼深特與相接時有慕德希禮或因顒介意時一見者以齊建武二年卒於山寺春秋八十有五時若耶懸溜山有釋曇遊者亦蔬食誦經苦節爲業

曇遷

按高僧傳曇遷姓支本月支人寓居建康篤好元儒

遊心佛義善談莊老幷注十地又工正書常布施題經巧于轉讀有無窮聲韻梵製新奇特拔終古彭城王義康范曄王曇首並皆遊狎還初止祇洹寺後移烏衣寺及范曄被誅門有十二喪無敢近者遷抽貨衣物悉營葬送孝武聞而歎賞謂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王僧虔爲湘州及三吳並攜共同遊齊建元四年卒年九十九時有道場寺釋法暢瓦官寺釋道琰並富聲哀婉雖不競遷等抑亦次之

曇智

按高僧傳曇智姓王建康人出家止東安寺性風流善舉止談莊老經論書史多所綜涉既有高亮之聲雅好轉讀雖依擬前宗而獨拔新異高調清徹寫送有餘宋孝武蕭思話王僧虔等並深加識重僧虔臨湘州攜與同行蕭守吳復招同入齊永明五年卒於吳國年七十九

法鏡

按高僧傳法鏡姓張吳興烏程人幼而樂道事未獲從值慧益燒身啓帝度二十人鏡卽預其一也事法

願爲師旣得入道履操冰霜仁施爲懷曠拔成務於是研習唱導有邁終古齊竟陵文宣王厚相禮待鏡誓心弘道不拘貴賤有請必行無避寒暑財不蓄私常興福業建武初以其信施立齊隆寺以居之鏡爲性敦美以賞接爲務故道俗交知莫不愛悅雖義學功淺而領悟自然造次嘲難必有酬酢齊永元二年卒年六十四其後瓦官道親彭城寶與耆闍道登並皆祖述宣唱高韻華言非忝前列傾衆動物論者從之今上爲長沙宣武王治鏡所住寺因寺改曰宣武也

道嵩

按高僧傳道嵩姓夏高密人年十歲出家少沈隱有志用及具戒之後專好律學誦經三十萬言交接上下未嘗有喜慍之色性好檀捨隨獲利養皆以施人瓶衣之外略無兼物宋元徽中來京止鍾山定林寺守靜閑房懺誦無輟人有造者輒爲說法訓奬以待饌焉從之請戒者甚衆後卒於山中春秋四十有九

僧辯

按高僧傳僧辯姓吳建康人出家止安樂寺少好讀經受業於遷暢二師初雖祖述其風晚更措意斟酌哀婉折衷獨步齊初嘗在新亭劉紹宅齋辯初夜讀經始得一契忽有羣鶴下集階前及辯度卷一時飛去由是聲震天下遠近知名後來學者莫不宗事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夢於佛前詠維摩一契因聲發而覺即起至佛堂中還如夢中法更詠古維摩一契便覺韻聲流好有工恆日即集京師善聲沙門龍光普知新安道興多寶慧忍天保超勝及僧辯等集第作聲辯傳古維摩一契瑞應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後人時有傳者並訛漏失其大體辯以齊永明十一年卒

慧明

按高僧傳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於東吳明少出家止章安東寺齊建元中與沙門共登赤城山石室見猷公尸骸不朽而禪室荒蕪高蹤不繼乃雇人開剪更立堂室造臥佛並猷公像於是棲心禪誦畢命枯槁後于定中見一女神自稱呂姥云常加護衛

或時有白猿白鹿白蛇白虎遊戲堦前馴伏宛轉不令人畏齊竟陵文宣王聞風祇挹頻遣三使慇懃敦請乃蹔出京師到第文宣敬以師禮少時辭還山苦留不止於是資給發遣以建武之末卒於山中春秋七十

志道 附超度

按高僧傳志道姓任河內人性溫謹十七出家止靈曜寺蔬素少欲六物之外略無兼畜學通三藏尤長律品何尚之欽德致禮請居所造法輪寺先時魏虜滅佛法後世嗣興而戒授多闕道既誓志弘通不憚艱苦乃攜同契十有餘人往至虎牢集洛秦雍淮豫五州道士會於引水寺講律明戒更伸受法僞國僧禁獲全道之力也後還京邑王奐出鎮湘州攜與同遊以永明二年卒于湘土春秋七十有三時京師瓦官寺又有超度者亦善十誦及四分著律例七卷云

法獻 附元暢

按高僧傳法獻姓徐西海延水人先隨舅至梁州乃出家至元嘉十六年方下京師止定林上寺博通經

律志業强果善能匡拯衆計修葺寺宇先聞猛公西遊備矚靈異乃誓欲忘身往觀聖迹以宋元徽三年發踵金陵西遊巴蜀路出河南道經芮芮既到于闐欲度葱嶺值棧道斷絶遂於于闐而反獲佛牙一枚舍利十五粒幷觀世音滅罪呪及調達品又得龜茲國金鎚鍱像于是而還其經途危阻見其別記佛牙在烏纏國自烏纏來芮芮自來梁土獻齎牙還京師十有五載密自禮事餘無知者至文宣感夢方傳道俗獻律行精純德爲物範瑯琊王肅王融吳國張融張緒沙門慧令智藏等並投身接足崇其戒訓獻以永明之中被敕與長干元暢同爲僧主分任南北兩岸暢本秦州人亦律禁淸白文慧太子奉爲戒師獻後被敕三吳使沙簡二衆暢亦東行重伸受戒之法時暢與獻二僧皆少習律檢不競當世與武帝共語每稱名而不坐後中興僧鍾于乾弘殿見帝帝問鍾所宜鍾答貧道比苦氣帝嫌之乃問尚書王儉先輩沙門與帝王共語何所稱預正殿坐不儉答漢魏佛法未興見記傳自僞國稍盛皆稱貧道亦預坐及晉

初亦然中代有庾冰桓元等皆欲使沙門致敬朝議紛紜事皆休寢宋之中朝亦頗令盡禮而尋竟不行自爾迄今多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獻二僧道業如此尚自稱名況復餘者揖拜則太甚稱名亦無嫌自爾沙門皆稱名于帝王自暢獻始也暢以建武初亡春秋七十有五獻以建武末卒年與暢同窆於鍾山之陽獻弟子僧祐爲造碑墓側丹陽尹吳興沈約製文獻於西域所得佛牙及像皆在上定林寺牙以普通三年正月忽有數人並執杖初夜扣門稱臨川殿下奴叛有人告云在佛牙閣上請開閣檢視寺司卽隨語開閣主帥至佛牙座前開函取牙作禮三拜以錦手巾盛牙繞山東而去至今竟不測所在

僧慧（附曇順　慧敞　僧岫）

按高僧傳僧慧姓皇甫本安定朝那人高士謐之苗裔先人避難寓居襄陽世爲冠族慧少出家止荊州竹林寺事曇順爲師順廬山慧遠弟子素有高譽慧服膺已後專心義學至年二十五能講涅槃法華十住淨名雜心等性强記不煩都講而文句辨析宣暢

如流又善莊老爲西學所師與高士南陽宗炳劉虬等並皆友善炳每歎曰西夏法輪不絕其在慧公乎吳國張暢經遊西土乃造慧而請交焉齊初敕爲荆州僧主風韻秀然協道匡世補益之功有譽遐邇年衰常乘輿赴講觀者號爲禿頭官家與元暢同時時人謂黑衣二傑齊永明四年卒春秋七十有九後有釋慧敞者亦志業貞正代慧爲僧主續有功效焉其弟子僧岫亦以學顯力精致血疾而終

僧柔（附弘稱　僧紹　僧拔　慧熙）

按高僧傳僧柔姓陶丹陽人少而耿潔便有出塵之操年九歲隨叔遊學家世貧迫藜藿不充而篤志彌堅履窮無改後出家爲弘稱弟子稱姓呂洛陽臨渭人學通經論聲譽早彰柔服膺已後便精勤戒品委曲禪慧萬等衆經小大諸部皆徹鑒元源洞盡宗要年過弱冠便登講席一代名賓並投身北面後東遊禹穴值基法師招停城傍一夏講論後入剡白山靈鷲寺未至之夜沙門僧緒夢見神人彩旗素甲滿山而出緒問其故答云法師當入故出奉迎明旦待人

果是柔至既而掃飾山門有終焉之志敷經導學有士如林齊太祖創業之始及世祖襲圖之日皆建立招提傍求義士以柔者素有聞故徵書歲及文宣諸王再三招請乃更出京師止於定林寺躬爲元匠四遠欽服人神讚美文惠文宣並服膺入室柔秉德居宗當之弗讓常誓生安養國每至懸輪西次輒鬢容合掌至臨亡之日體無餘患唯語弟子云吾應去矣仍鋪席於地西向虔禮奄然而卒是歲延興元年春秋六十有四卽葬於山南沙門釋僧祐與柔少長山棲同止歲久亟挹道心預聞法味爲立碑墓所東莞劉勰製文柔有弟子僧紹亦貞正有學業時鍾山山茨精舍又有僧拔慧熙皆弱年英邁幼著高名並美業未就而相繼早卒拔撰七元論今行於世

慧基（附僧行 慧旭 道恢 慧諒 慧永 慧深 法洪 曇興）

按高僧傳慧基姓呂吳國錢唐人幼而神情俊逸機悟過人初依隨祇洹慧義法師至年十五義嘉其神采爲啓宋文帝求度出家文帝引見顧問允愜卽敕于祇洹寺爲設會出家輿駕親幸公卿畢集基既棲

志法門厲行精苦學兼昏曉解洞羣經後有西域法師僧伽跋摩弘讚禪律來遊宋境義乃令基入室供事年滿二十度蔡州受戒跋摩謂基曰汝當道王江東不須久留京邑於是四五年中遊歷講肆備訪衆師善小品法華思益維摩金剛般若勝鬘等經皆思探元賾鑒徹幽凝提章比句麗溢終古基師慧義既德居物宗道王京土士庶歸依利養紛集以基懿德可稱乃攜共同活及義之亡後資生雜物近盈百萬基法應獲半悉捨以爲福惟取粗故衣鉢協以東歸還止錢塘顯明寺頃之進適會稽仍止山陰法華寺尚學之徒追蹤問道於是遍歷三吳講宣經教學徒至者千有餘人宋太宗遣使迎請稱疾不行元徽中復被徵詔始行過浙水復疾而還乃於會邑龜山立寶林精舍手疊磚石躬自指麾架懸乘險製極山狀初立三層匠人小拙後天震毀壞更加修飾遂窮其麗美基常夢見普賢因請爲和尚及寺成之後造普賢並六牙白象之形卽於寶林設三七齋懺士庶鱗集獻奉相仍後周顒莅剡請基講說顒既素有學功

特深佛理及見基訪覈日有新異劉瓛張融並伸以師禮崇其義訓司徒文宣王欽風慕德致書慇懃訪以法華宗旨基乃著法華義疏凡有三卷及製門訓義序三十三科并略伸方便旨趣會通空有二言及注遺教等並行於世基既德被三吳聲馳海內乃敕爲僧主掌任十城蓋東土僧正之始也於是從容講道訓厲禪慧四遠從風五衆歸伏基性烈而能溫氣清而且穆故預在門人莫不競戰以齊建武三年冬十一月卒於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初基寢疾弟子夢見梵僧數人皆踞砌坐問所從來答云從大乘國來奉迎基和尚後數日而亡因窆於法華山南特進廬江何亂爲造碑文于寶林寺銘其遺德基弟子僧行慧旭道恢並學業優深次第敷講各領門徒繼軌前轍後有沙門慧諒接掌僧任諒亡次沙門慧永永風姿瓌雅德行清嚴亦遊刃衆經時當講說末後次沙門慧深亦基之弟子深與同學法洪並以戒素見重深後次沙門曇輿亦沈審有氣局

慧次（附僧寶　僧智　法珍　僧響　僧猛　法寶　慧淵）

按高僧傳慧次姓尹冀州人初出家為志欽弟子後遇徐州釋法遷解貫當世欽乃以次付囑仍隨遷南至京口止竹林寺至年十五隨遷還彭城雖復年在息慈而志學無倦清鑒倫通超然孤拔至年十八解通經論名貫徐土迄稟具戒業操彌深頻講成實及三論等大明中出都止於謝寺迄宋季齊初歸德稍廣每講席一鋪輒道俗奔赴沙門智藏僧旻法雲等皆幼年俊朗慧悟天發並就次請業焉文惠文宣悉敬以師禮四事供給永明八年講百論至破塵品忽然從化春秋五十七矣時謝寺又有僧寶僧智長樂寺法珍僧嚮僧猛法寶慧淵並一代英哲為時論所宗

慧隆（附智誕　僧辨　僧賢　道慧　法度）

按高僧傳慧隆姓成陽平人少而居貧學無師友卓然自悟年二十三方出家十餘年中疑心佛法貫通衆典宋太始中出都止何園寺隆既思徹詮表善於清論乘機抗擬往必折關宋明帝請於湘宮寺開講成實負袠問道八百餘人其後王侯貴勝慶招講說

凡先舊諸義盤滯之處隆更顯發開張使昭然可了乃立實法斷結義等汝南周顒目之曰隆公蕭散森疏若霜下之松竹以永明八年卒春秋六十有二時江西有釋智誕亦善於經論與隆比德齊時各馳名兩岸時何園寺復有僧辨僧賢道慧法度並研精經論功業可稱

僧宗（附法身 法眞 慧令 法仙 法最 僧敬 道文 僧賢）

按高僧傳僧宗姓嚴本雍州馮翊人晉氏喪亂其先四世祖移居秦郡年九歲爲瑗公弟子諮承慧業晚又受道於斌濟二法師善大涅槃及勝鬘維摩等每至講說聽者將近千人妙辯不窮應變無盡而任性放蕩亟越儀法得意便行不以爲礙守檢專節者咸有是非之論文惠太子將欲罪擯徙遂通夢有感於是改意歸焉魏主元宏遙挹風德屢致書並請開講齊世祖不許外出宗講涅槃維摩勝鬘等近盈百遍以從來信施造大昌寺以居之建武三年卒所住春秋五十有九先是北土法師曇准聞宗特善涅槃乃南遊觀聽既南北情異思不相參准乃別更講說多

爲北土所師准後居湘宮寺與同寺法身法眞並爲當時匠者時有安樂寺慧令法仙法最中興寺僧敬道文天竺寺僧賢並善數論振名上國云

元暢

按高僧傳元暢姓趙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爲虜所滅禍將及暢虜帥見暢而止之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本名慧智後遇元高願爲弟子高每奇之事必共議因改名元暢以表付囑之旨其後虐虜剪滅佛法害諸沙門惟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由代郡上谷東跨太行路經幽冀南轉將至孟津惟手把一束楊枝一扼葱葉虜騎追逐將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起天闇人馬不能得前有頃沙息騎已復至於是投身河中唯以葱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達於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墳索子氏多所該涉至於世技雜能罕不畢備初華嚴大部文旨浩博終古以來未有宣釋暢乃竭思幽尋提章比句傳講迄今暢其始也又善於三論

爲學者之宗宋文帝深加歎重請爲太子師再三固讓弟子謂之曰法師方欲弘道濟物廣宣名教今帝王慮已相延皇儲畜禮思敬若道揚聖躬則四海歸德今矯然高讓將非聲聞耶暢曰此可與智者說難與俗人言也及太初事故方知先覺自爾還憩荆州止長沙寺時沙門功德直出念佛三昧經等暢刊正文字辭旨婉切又舒手出香掌中流水莫之測也迄宋之季年飛舟遠舉乃適成都初止大石寺手畫作金剛密迹等十六神像至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矚岷嶺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爲菴弟子法期見神人乘馬著青單衣繞山一匝還示造塔之處以齊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刹立寺名曰齊興時傅琰西鎭成都欽暢風軌待以師敬暢立寺之後琰即具以表聞勑蠲百戶以充俸給齊驃騎豫章王嶷作鎭荆陝遣使徵請河南吐谷渾主遙心敬慕乃馳騎數百迎於齊山值已東赴遂不相及至齊武升位司徒文宣王啓自江陵旋於京師文惠太子又遣徵迎旣敕命

重疊辭不獲免於是汎舟東下中途動疾帶恙至京傾衆阻望止住靈根少時而卒春秋六十有九是歲齊永明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卽窆於鍾阜獨龍山前臨川獻王立碑汝南周顒製文

僧審（附僧謙　超志　法達　慧勝）

按高僧傳僧審姓王太原祁人晉驃騎沈之後也祖世寓居譙郡審少出家止壽春石澗寺誦法華首楞嚴嘗謂非禪不智於是專志禪那聞曇摩密多道王京邑乃拂衣過江止於靈曜寺精勤諮受曲盡深奧時羣刼入山審端坐不動乃脫衣以施之又說法訓勖刼賊慙愧流汗作禮而去靈鷲寺慧高從受禪業乃請審還寺別立禪房清河張振後又請居棲元寺文惠文宣並加敬事傅琰蕭赤斧皆諮戒訓王敬則入房見審正見入禪因彈指而出謂聖道人卽奉米千斛請受三歸永明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五時有僧謙超志法達慧勝並業禪亦各有異迹

法悟（附道濟）

按高僧傳法悟齊人家以田桑爲業有男六人並皆

成長悟年五十喪妻擧家鬱然慕道父子七人悉共出家南至武昌履行山水見樊山之陽可爲幽棲之處本隱士郭長翔所止於是有意終焉時武昌太守陳留阮晦聞而奇之因爲剪徑開山造立房室悟不食粳米常資麥飯日一食而已誦大小品法華常六時行道頭陀山澤不避虎兕有時在樹下坐禪或經日不起以齊永明七年卒於山中春秋七十有九後有沙門道濟踵其高業今武昌謂其所住爲頭陀寺焉

法匱（附法楷）

按高僧傳法匱本姓阮吳興於潛人少出家爲京都枳園寺法楷弟子楷素有學功特精經史瑯琊王奐王肅並共師焉匱爲性恭默少語言樸然自守不涉人事誦法華經一部寺有上座勝法師老病匱從爲依止營護甚多及勝亡殯葬如法每齋會得直聚以造栴檀像像成自設大會其本家僑居京都大市是日還家又至定林復還枳園後三處考覆皆見匱來中食實是一時而三處赴焉爾日晚還房臥奄然而

卒屍甚香輭手屈二指衆咸悟其得果時猶爲沙彌而靈迹殊異遂聞於武帝帝親臨幸爲會僧設齋文惠文宣並到房頂禮爲營理殯葬百姓雲赴䞋施重疊仍以所得利養起枳園寺塔是歲齊永明七年也

僧惠（附慧遠）

按高僧傳僧惠姓劉不知何許人在荊州數十年南陽劉虬立陟屺寺請以居之時人見之已五六十年終亦不老舉止率爾無甚威儀往至病人家若瞋者必死喜者必差時咸以此爲懺凡未相識者並悉其親表存亡惠嘗至江邊告津吏求渡吏迫以舟小未及過之須臾已見惠在彼兩岸諸人咸歎神異中山甄恬南平車曇同日請惠惠皆赴之後兩家檢覆方知分身齊永明中文惠要下京行遇保誌誌撫背曰赤龍子他無所言惠後還荊遇見鎭西長史劉景蕤忽泣慟而捉之數日蕤果爲刺史所害後至湘州城南忽云地中有碑衆人開掘果得二枚惠後不知所終或云永元中卒於江陵時江陵長沙寺又有釋慧遠者本沙門慧印之蒼頭也印見其有信因爲出家

仍行般舟之業數歲勤苦遂有神異能分身赴請及預記興亡等

僧祐

按高僧傳僧祐本姓俞氏其先彭城下邳人父世居於建業祐年數歲入建初寺禮拜因踴躍樂道不肯還家父母憐其志且許入道師事僧範道人年十四家人密爲訪婚祐知而避至定林投法達法師達亦戒德精嚴爲法門梁棟祐師奉竭誠及年滿具戒執操堅明初受業於沙門沙穎穎既一時名匠爲律學所宗祐乃竭思鑽求無懈昏曉遂大精律部有邁先哲齊竟陵文宣王每請講律聽衆常七八百人永明中敕入吳試簡五衆並宣講十誦更伸受戒之法凡獲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繕諸寺并建無遮大集捨身齋等及造立經藏搜校卷軸使夫寺廟廣開法言無墜咸其力也祐爲性巧思能自准心計及匠人依標尺寸無爽故光宅攝山大像剡縣石佛等並請祐經始准畫儀則今上深相禮遇凡僧事碩疑皆敕就審決年衰脚疾敕聽乘輿入內殿爲六宮受戒

其見重如此開善智藏法音慧廓皆崇其德素請事師禮梁臨川王宏南平王偉儀同陳郡袁昂永康定公主貴嬪丁氏並崇其戒範盡師資之敬凡白黑門徒一萬一千餘人以天監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卒於建初寺春秋七十有四因窆於開善路西定林之舊墓焉弟子正度立碑頌德東莞劉勰製文初祐集經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爲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及弘明集等皆行於世

慧芬

按高僧傳慧芬姓李豫州人幼有殊操十二出家住穀熟縣常山寺學業優深苦行精峻每赴齋會常爲大衆說法梁楚之間悉奉其化及魏毀滅佛法乃南歸京師至烏江追騎將及而渚次無航芬一心念佛俄見流船忽至乘之獲免至都止白馬寺時御史中丞袁愍孫常謂道人偏執未足與議乃命左右令侯覓沙門試欲詰之會得芬至袁先問三乘四諦之理却辯老莊儒墨之要芬既素善經書又音吐流便自旦之夕袁不能窮於是敬以爲師令子弟悉從受戒

芬又善神呪所治必驗後病篤服丸藥人勸飲之以酒芬曰積時持戒寧以將死終難虧節乃語弟子云吾其去矣以齊永明三年卒於興福寺年七十九臨終有訓誡遺文

慧進（附僧念）

按高僧傳慧進姓姚吳興人少而雄勇任性遊俠年四十忽悟心自啓遂爾離俗止京師高座寺蔬食素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輙病乃發願願造法華百部以悔前障始聚得錢一千六百時有劫來問進有物不答云唯有造經錢在佛處羣劫聞之赧然而去於是聚集信施得以成經滿足百部經成之後病亦小差誦法華一部得過情願既滿厲操愈堅常迴諸福業願生安養未亡少時忽聞空中聲曰汝所願已足必得生西方也至齊永明三年無病而卒春秋八十有五時京師龍華寺復有釋僧念誦法華金光明蔬食避世

法光（附法存）

按高僧傳法光秦州隴西人少而有信至二十九方

出家苦行頭陀不服緜纊絕五穀唯餌松葉後誓志燒身迺服松膏及飲油經於半年至齊永明五年十月二十日於隴西記城寺內集薪焚身以滿先志火來至目誦聲猶了至鼻迺昧奄然而絕春秋四十有一時永明末始豐縣有比丘法存亦燒身供養郡守蕭緬遣沙門慧深爲起灰塔

慧豫（附法音）

按高僧傳慧豫黃龍人來遊京師止靈根寺少而務學遍訪衆師善談論美風采每聞臧否人物輒塞耳不聽或時以異言間止瓶衣率素日以一中自畢精勤標節以救苦爲先誦大涅槃法華十地又習禪業精於五門嘗寢見有三人來扣戶並衣冠鮮潔執持華蓋豫問覓誰答云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答云可爾至明年滿一周而卒是歲齊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豫同寺有沙門法音亦素行誦經

超辯（附法明　僧志　法定）

按高僧傳超辯姓張燉煌人幼而神悟孤發履操深

沉誦法華金剛般若聞京師盛於佛法乃越自西河路由巴楚達於建業頃之東適吳越觀矚山水停山陰城傍寺後還都止定林上寺閑居養素畢命山門誦法華日限一遍心敏口從恆有餘力禮千佛凡一百五十餘萬拜足不出門三十餘載以齊永明十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三葬於寺南沙門僧祐爲造碑墓所東莞劉勰製文時有靈根釋法明祇洹釋僧志益州釋法定並誦經十餘萬言蔬食苦行有至德焉

慧忍

按高僧傳慧忍姓蕢建康人少出家住北多寶寺無餘行解止是愛好音聲初受業於安樂辯公備得其法而哀婉細妙特欲過之齊文宣感夢之後集諸經師乃共忍斟酌舊聲詮品新異製瑞應四十二契忍所得最長妙於是令慧微僧業僧尚超明僧期超猷慧旭法曇慧滿僧亂慧象法慈等四十餘人皆就忍受學遂傳法於今忍以隆昌元年卒時年四十餘

僧巖

按青州府志僧巖齊武帝時人行止無常人莫能測與劉善明交善明舉爲茂才大驚拂衣而去後棲遲山谷嘗以一壺自隨一日謂弟子曰吾今夕當逝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時以爲知命

法琳

按高僧傳法琳姓樂晉原臨邛人少出家止蜀郡裴寺專好戒品研心十誦常恨蜀中無好師宗俄而隱公至蜀琳乃剋己握錐以日兼夜及隱還陝西復隨從數載諸部毗尼洞盡心曲後還蜀止靈建寺益部僧尼無不宗奉常祈心安養每誦無量壽及觀音經輒見一沙門形甚姝大常在琳前至齊建武二年寢疾不愈注念西方禮懺不息見諸賢聖皆集目前乃向弟子述其所見令死後焚身言訖合掌而卒卽于新繁路口積木焚屍烟炎衝天三日乃盡收斂遺骨卽於其處而起塔焉

僧淵（附慧記　道登）

按高僧傳僧淵本姓趙潁川人魏司空儼之後也少

好讀書進戒之後專攻佛義初遊徐州止白塔寺從僧嵩受成實毗曇二論學未三年功踰十載慧解之聲馳於遐邇淵風姿宏偉腰帶十圍神氣淸遠含吐灑落隱士劉因之捨所住山給爲精舍曇度慧記道登並從淵受業慧記兼通數論道登善涅槃法華並爲魏主元宏所重馳名僞國淵以僞太和五年卒春秋六十有八卽齊建元三年也

曇度

按高僧傳曇度本姓蔡江陵人少而敬慎威儀素以戒範致稱神情敏悟鑒徹過人後遊學京師備貫衆典涅槃法華維摩大品並探索微隱思發言外因以腳疾西遊乃造徐州從僧淵法師更受成實論遂精通此部獨步當時魏主元宏聞風餐挹遣使徵請既達平城大開講席宏致敬下筵親管理味於是停止僞都法化相續學徒自遠而至千有餘人以僞太和十三年卒於魏國卽齊永明六年也撰成實論大義疏八卷盛傳北土

道慧 附元趣 僧達

按高僧傳道慧姓王餘姚人寓居建業十一出家爲僧遠弟子止靈曜寺至年十四讀廬山慧遠集乃慨然歎息恨有生之晚遂與友人智順泝流千里觀遠遺迹於是憩廬山西寺涉歷三年更還京邑時王彧辨三相義大聚學僧慧時年十七便發問數番言語元微詮牒有次衆咸奇之後受業於猛斌二法師猛嘗講成實張融構難重疊猛稱疾不堪多領乃命慧令答之融以慧年少頗協輕心慧乘機挫銳言必詣理酬酢往還綽有餘裕善大乘明數論講說相續學甚盛區別義類始爲章段焉褚澄謝超宗名重當時並見推禮慧以母年老欲存養奉乃移憩莊嚴寺母憐其志復出家爲道捨宅爲福不遠精舍慧以齊建元三年卒春秋三十有一臨終呼取麈尾授友人智順順慟曰如此之人年不四十惜矣因以麈尾內棺中而殮焉葬於鍾山之陽陳郡謝超宗爲造碑銘時莊嚴復有元趣僧達並以學解見稱趣博通衆經兼精內外而尤善席上風軌可欣達少而頭白時人號曰白頭達亦博解衆典尤精往復而性剛忤物被擯

長沙

僧鍾（附曇識僧寶） 曇遷 僧表 僧最 敏達

按高僧傳僧鍾姓孫會郡人十六出家居貧履道嘗至壽春導公見而奇之譙郡王鄴重其志操供以四事後請講百論導往聽之乃謂人曰後生可畏眞不虛矣鍾妙善成實三論涅槃十地等後南遊京邑止於中興寺永明初魏使李道固來聘會於寺內帝以鍾有德聲勅令酬對往復移時言無失措日影小晚鍾不食固問何以不食鍾曰古佛道法過中不飡固曰何爲聲聞耶鍾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時人以爲名答爾後盤桓講說禀聽成羣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數請南面齊永明七年卒春秋六十時與鍾齊名比德者曇識曇遷僧表僧最敏達僧寶等並各善經論悉爲文宣所敬迭與講席矣

道盛

按高僧傳道盛姓朱沛國人幼出家務學善涅槃維摩兼通周易始住湘州宋明承風敕令下京止彭城寺謝超宗一遇遂敬以師禮乃著述交論及生死本

無源論等後憩天保寺齊高帝敕代曇度爲僧主丹陽尹沈文季素奉黃老排嫉能仁乃建義符僧局責僧屬籍欲沙簡僧尼由盛綱領有功事得寧寢後沈文季故於天保寺設齋令陸修靜與盛論議盛旣理有所長又辭氣雋發嘲謔往還言無暫屈靜意不獲伸恧焉而退盛以齊永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弘充（附法鮮）

按高僧傳弘充涼州人少有志力通莊老解經律大明末過江初止多寶寺善能問難先達多爲所屈後自開法筵鋒鏑互起充旣思入元微口辨天逸通疑釋滯無所間然每講法華十地聽者盈堂宋太宰江夏文獻王義恭雅重之明帝踐祚起湘宮寺請充爲綱領於是移居焉於時湘宮又有法鮮比丘亦聰哲有思力與充齊名充以齊永明中卒春秋七十有三注文殊問菩提經及注首楞嚴經

智林

按高僧傳智林高昌人初出家爲亮公弟子幼而崇理好學負袠長安振錫江豫博採羣典特善雜心及

亮公被擯弟子十二人皆隨之嶺外林乃憩踵番禺化淸海曲至宋明之初敕在所資給發遣下京止靈基寺講說相續稟服成羣申明二諦義有三宗不同時汝南周顒又作三宗論旣與林意相符深所欣慰乃致書於顒曰近聞檀越敘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捨聲殊恆律雖進物不速如貧道鄙懷謂天下之理惟此爲得不如此非理也是以相勸速著紙筆比見往來者聞作論已成隨喜充遍特非常重又承檀越恐立異當時干犯學衆製論雖成定不必出聞之矍然不覺與臥此義旨趣似非初開妙音中絕六十七載理高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忝得此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者老多云關中高勝乃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旣犯越常情後進聽受便自甚寡傳過江東略無其人貧道捉麈尾已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其餘義統頗見宗錄惟有此途白黑無一人得者貧道積年乃爲之發病旣痾衰末命加復旦夕西旋顧惟此道從今永絕不

言檀越天機發緒獨創方寸非意此音猥來入耳且欣且慰實無以兄建明斯義使法燈有種始是眞實行道第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僧其爲福利無以相過旣幸以詮述想便宜廣宣使賞音者見也論明法理當仁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失奇趣耶若此論已成遂復中寢恐檀越方來或以此爲巨障往之愆也然非戲論矣想使寫一本惠貧道齎以還西使處處弘通也比小亦牽故入山取叙深企付之顒因出論焉故三宗之旨傳述至今林形長八尺天姿瓌雅登座震吼談吐若流後辭還高昌齊永明五年卒春秋七十有九著二諦論及毗曇雜心記并注十二門論中論等

法瑗（附法愛　法常　智典）

按高僧傳法瑗姓辛隴西人辛毗之後長兄源明仕僞魏爲大尚書第二兄法愛亦爲沙門解經論兼數術爲芮芮國師俸以三千戶瑗幼而閑達倜儻殊羣路見貧寒輒脫衣爲惠初出家事梁州沙門竺慧開開懿德通神時人謂得初果開謂瑗曰汝情悟若此

必能綱總末化宜競力博聞無得獨善於是辭開遊學經涉燕趙去來鄴洛值胡寇縱横關隴鼎沸瑗冒險履危學業無怠元嘉十五年還梁州因進成都後東適建業依道場慧觀爲師篤志大乘傍尋數論外典墳索頗亦披覽後入廬山守靜味禪澄思五門遊心三觀頃之刺史庾登之請出山講說後文帝訪覓述生公頓悟義者乃敕下都使頓悟之旨重伸宋代何尚之聞而歎曰常謂生公歿後微言永絕今日復聞象外之談可謂天未喪斯文也帝敕爲南平穆王鑠五戒師及孝武即位敕爲西陽王子尚友辭疾不堪久之獲免因廬於方山注勝鬘及微密持經論議之隙時談孝經喪服後天保改構請瑗居之因辭山出邑綱維寺綱刺史王景文往候正值講喪服問論數番稱善而退及明帝造湘宮新成大開講肆妙選英僧敕請瑗尤當法主帝乃降蹕法筵公卿會坐一時之盛觀者榮之後齊文惠又請居靈根因移彼寺太尉王儉門無雜交惟待瑗若師書驛盡敬以齊永明七年卒春秋八十一矣時靈根寺又有法常智興

並博通經論數當講說常乃尤能劇談爲時匠所憚而性甚剛梗不偶人俗

法凝

按續高僧傳法凝會州人也俗姓龐氏初齊武帝夢遊齊山不知在何州縣散頒天下覓之時會之父老奏稱去州城北七里臣人山是舊號齊山武帝遣於上立精舍度僧給田業凝以童子在先得度專心持戒道德日新恆以坐禪爲念出禪則誦經恆常入禪百姓爭往看而不敢入唯於牕中遙見動經一月出猶不食大德名僧多往勸之雖復進食漸漸微少後年至七十於佛像前置座而坐初燒一指晝夜不動火然及臂諸人與弟子欲往撲滅及有叫喚者復有禁止不聽者臂然火燄彌熾遂及身七日七夜時俗男女有號哭自搥者又有頂禮讚歎者至身盡唯有聚灰衆共埋之於上起塔今唯有一精舍在餘皆摧滅

法安（附慧光　敬遺　光贊　慧韶　道宗）

按高僧傳法安姓畢東平人魏司隷校尉軌之後也

七歲出家事白馬寺慧光爲師光幼而爽拔博通內外多所參知安年在息慈便精神秀出時張永請斌公講幷屈名學永問斌云京下復有卓越年少不斌答有沙彌道慧法安僧拔慧熙永卽要請令道慧覆涅槃法安述佛性神色自若序瀉無遺永問二師年紀慧答十九安答十八永歎曰昔扶風朱勃年十二能誦書咏詩時人號才童今日二道士可曰義少也於是顯譽京朝流名四遠迄至立年專當法匠王僧虔出鎮湘州攜共同行後南適番禺正値彼公講涅槃安問論數番彼心愧讓席停彼兩周法事相繼永明中還都止中寺講涅槃維摩十地成實論相繼不絕司徒文宣王及張融何亂劉繪劉瓛等並稟服文義共爲法友永泰元年卒于中寺春秋四十有五著淨名十地義疏並僧傳五卷時有靈基寺敬遺光贊慧韜瓦官寺道宗亦皆當時名流爲學者所慕

僧印（附慧龍）

按高僧傳僧印姓朱壽春人少而神思沉審安苦務學初遊彭城從曇度受三論度旣擅步一時四遠依

集印稟味鑽研窮其幽奧後進往廬山從慧龍諮受法華龍亦當世著名播於法華宗旨印偏功構徹獨表新異於是東適京師止中興寺復陶思涅槃及其餘經典宋大明中徵君何默招僧大集請印爲法匠聽者七百餘人司徒文宣王東海徐孝嗣並挹敬風猷屢請講說印戒行清嚴稟性和穆含恕安忍喜慍不彰時壯氣之徒問論中間或措以嘲謔印神采夷然曾無介意雖學涉衆典而偏以法華著名講法華凡二百五十二遍以齊永元元年卒春秋六十有五矣

法度（附法紹　僧朗　惠開　法開　僧紹）

按高僧傳法度黃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備綜衆經而專以苦節成務宋末遊於京師高士齊郡明僧紹抗迹人外隱居琅琊之嶠山挹度清眞待以師友之敬及亡捨所居山爲棲霞精舍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爲館住者輙死及後爲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羣妖皆息經歲許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持紙名通度曰靳尚度前之尚形甚都雅羽衛亦

嚴致敬已乃言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諸棲託或非眞正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五戒末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徒輙先去殺於是辭去明旦度見一人送錢一萬香燭刀子疏云弟子靳尚奉供至月十五日度爲設會尚又來同衆禮拜行道受戒而去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祠祀勿得殺戮由是廟薦止菜脯而已度常動散寢於地見尚從外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頃之復來持一瑠璃甌甌中注水以奉度味甘而冷度所苦即間其徵感若此時有沙門法紹業行清苦譽齊於度而學解優之故時人號曰北山二聖紹本巴西人汝南周顒去成都招共同下止於山茨精舍度與紹並爲齊竟陵王子良始安王遙光恭以師禮資給四事度常願生安養故徧講無量壽經積有遍數齊永元二年卒於山中春秋六十有四度弟子僧朗繼踵先師復綱山寺朗本遼東人爲性廣學思力該普凡厥經律皆能講說華

嚴三論最所命家今上深見器重敕諸義士受業於山時有彭城寺慧開幼而神氣高朗志學淵深故早彰令譽立年便講又餘杭縣法開者亦清爽儁發善爲談論出京止禪岡寺與同寺僧紹有聞當時

智秀（附僧若　僧璿　道乘）

按高僧傳智秀本姓裴京兆人寓居建業幼而穎悟早有出家之心二親愛而不許密爲求婚將剋娶日秀乃間行避走投蔣山靈曜寺剃髮出家及年滿具戒業操愈堅稟訪衆師搜撿新異於是大小兼明數論精熟尤善大小涅槃淨名般若及講筵一建輙王侯接駕負衮肩隨爲人神采細密思入元微其文句幽隱並見披釋以天監之初卒於冶城寺春秋六十有三會葬之日黑白奔赴街巷塡闉士庶含酸榮哀以備時冶城又有僧若道乘並當時令聞若與兄僧璿並善諸經及外書若誦法華工草隸後爲吳國僧正乘亦志業明敏而特善毘曇

慧球

按高僧傳慧球本姓馬氏扶風郡人世爲冠族年十

六出家住荊州竹林寺事道馨爲師稟乘戒訓履行清潔後入湘州麓山專業禪道頃之與同學慧度俱適京師諮訪經典後又之彭城從僧淵受成實論至年三十二方還荊土專當法匠講集相繼學侶成羣荊楚之間終古稱最使西夏義僧得與京邑抗衡者球之力也中興元年敕爲荊土僧主訓勖之功有譽當世天監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四遺命露骸松下弟子不忍行也

曇憑（附道光）

按高僧傳曇憑姓楊犍爲南安人少遊京師學轉讀止白馬寺音調甚工而過且自任時人未之推也於是專精規矩更加研習晚遂出羣翕然改觀誦三本起經尤善其聲後還蜀止龍淵寺巴漢學者皆崇其聲範每梵音一吐輒象馬悲鳴行途住足因製造銅鐘願於未來輒有八音四辯庸蜀有銅鐘始於此也後終於所住時蜀中有僧道光亦微善轉讀

法獻

按高僧傳法獻廣州人始居北寺寺歲久彫衰獻率

化有緣更加治葺改曰延祥後入藏微山創寺寺成後有兩童子攜手來歌曰藏微有道德歡樂方未央言終忽然不見舉寺驚嗟咸歎神異獻後入禪忽見一人來云磬繩欲斷何不急續法獻驚起往視垂將委地由其手接得無折損獻出家以來常勸化福事而棲心禪戒未嘗虧節後不知所終

慧敬

按高僧傳慧敬南海人少遊學荊楚亦博通經論而常以福業爲務故義學不得全功凡所造作皆興立塔像助成衆業後還鄉復修理雲岑永安諸寺敬既精於戒節而志操嚴明故嶺外僧尼咸附諮稟後被敕爲僧主訓領有功敬有一奴子及沙彌忽爲鬼所打後山精見形詣敬具謝愆失云部屬不解橫撓法師眷屬有頃悉皆平復凡與福業皆廻向西方臨終之日室有奇香經久乃歇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一四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三十三卷目錄

僧部列傳九

梁一

保誌（附道香 僧朗） 僧旻

法雲 智藏

慧澄（附慧朗 慧略 法生 慧武） 法申（附道達 惠命）

僧伽婆羅（曼陀羅 道命） 智順

寶亮（附道明 僧成 僧寶） 法通（附智進）

慧集　曇斐

寶唱

神異典第一百三十三卷

僧部列傳九

梁一

保誌（附道香　僧朗）

按高僧傳保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道林寺師事沙門僧儉爲和尚修習禪業至宋太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饑容與人言始若難曉

後皆效驗時或賦詩言如讖記京土士庶皆敬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收駐建康明旦人見其入市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轝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帝延入居之後堂一時屛除內宴誌亦隨衆出既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失所閽吏啓云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罽賓二寺求之並云昨宿旦去又至其常所造厲侯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此旦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誌嘗盛冬袒行沙門寶亮欲以衲衣遺之未及發言誌忽來引衲而去又時就人求生魚鱠人爲辦覓致飽乃去還視盆中魚游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刀齊衛尉胡諧病請誌誌注疏云明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屍還宅誌云明屈者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鎭江州辭誌誌書紙作一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

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畱齊之鎭州及敗齊之叛入盧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烏如誌所畫悟而登之烏竟不飛追者見烏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齊屯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詣誌誌遙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未旬事發偃叛往朱方爲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恢嘗屈誌來第會忽令覓荆子甚急既得安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便出爲荆州刺史其預鑒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去來興皇淨名兩寺及今上龍興甚見崇禮先是齊時多禁誌出入今上卽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狹一至于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禁內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未降雨誌忽上啓云誌病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啓白官應得鞭杖願于華光殿講勝鬘請雨上卽使沙門法雲講勝鬘講竟夜便大雪誌又云須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足上嘗問誌云

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誌答云十二識者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答云旨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爲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答云安樂禁識者以爲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後法雲于華林殿講法華至假使黑風誌忽問風之有無答云世諦故有第一義則無也誌往復三四番便笑云若體是假有許亦不可解難可解其辭旨隱沒類皆如此有陳征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爲其現眞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恭事者數不可稱至天監十三年冬于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屍骸香軟形貌熙悅臨亾自然一燭以付後閤舍人吳慶慶卽啓聞上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乎因厚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于墓所立開善精舍勅陸倕製銘辭于冢內王筠勒碑文于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年可五六十許而終亦不老人咸莫測其年有徐捷道者居于京師九日臺北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誌

以時應年九十七時梁初蜀中又有道香僧朗亦並有神力云

按梁書何敬容傳敬容妾弟費慧明爲導倉丞夜盜官米爲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爲領軍將軍敬容以書解慧明譽卽封書以奏高祖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挾私罔上合棄市刑詔特免職初天監中有沙門釋寶誌者嘗遇敬容謂曰君後必貴然終是何敗何耳及敬容爲宰相謂何姓當爲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爲河東所敗

按隋書五行志梁天監三年六月八日武帝講于重雲殿沙門誌公忽然起舞歌樂須臾悲泣因賦五言詩曰樂哉三十餘悲哉五十裏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災起佞臣作欺妄賊臣滅君子若不信吾語龍時侯賊起且至馬中間銜悲不見喜梁自天監至于大同三十餘年江表無事至太清二年臺城陷帝享國四十八年所言五十裏也太清元年八月十三而侯景自懸瓠來降在丹陽之北子地帝惑朱異之言以納

景景之作亂始自戊辰之歲至午年帝幽崩十年四月八日誌公于大會中又作詩曰禿尾狗子始著狂欲死不死齧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亾患在汝陰死三湘橫尸一旦無人藏侯景小字狗子初自懸瓠來降懸瓠則古之汝南也巴陵南有地名三湘卽景奔敗之所

按伽藍記沙門寶公者不知何處人也形貌醜陋心志通達過去未來預覩三世發言如記讖不可解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太后聞之問以世事寶公曰把粟與雞呼朱朱時人莫之能解建義元年后爲尒朱榮所害始驗其言時有洛人趙法和請占早晚當有官爵寶公曰大竹箭不須羽東廂屋急手作時不曉其意經月餘法和父喪大竹者杖東廂屋者倚廬初造十二辰歌驗其言也

僧旻

按續高僧傳僧旻姓孫氏家於吳郡之富春有吳開國大皇帝其先也幼孤養能言而樂道七歲出家住虎丘西山寺爲僧迴弟子從迴受五經一聞能記精

神洞出標羣獨秀每與同輩言謔及諸典禮未嘗不慨然欲爲己任宋吏部郎吳郡張辯謂之曰沙彌何姓家在何處旻曰貧道姓釋家于此山辯甚異之特進張緒見而嘆曰松柏雖小已有凌雲之氣由是顯譽年十三隨迴出都住白馬寺寺僧多以轉讀唱導爲業旻風韻清遠了不屑意年十六而迴亾哀容俯仰率由自至喪禮畢移住莊嚴師仰曇景景久居寺住雅有風軌大小和從寺給僧足旻安貧好學與同寺法雲禪岡法關稟學柔次遠亮四公經論夕則合被而臥晝則假衣而行往返諮詢不避炎雪其精力篤課如此大明數論究統經律原始要終望表知裏內鑒諸己旁啓同志前疑往結靡不氷泮雖命世碩學有是非之辯旻居中振發曾無壅滯光緒既著風猷弘遠齊文惠帝竟陵王子良深相貴敬請遺連接尚書令王儉延請僧宗講涅槃經旻叩問聯環言皆摧敵儉曰昔竺道生入長安姚興於逍遙園見之使難道融義往復百翻言無不切衆皆覩其風神服其英秀今此旻法師超悟天體性極照窮言必典詣能

使前無橫陣便是過之遠矣文宣嘗請柔次二法師於普弘寺共講成實大致通勝冠蓋成陰旻於末席論議詞旨清新致言宏邈往復神應聽者傾屬次公乃揮麈尾而歎曰老夫受業於彭城精思此之五聚有十五番以爲難窟每恨不逢勍敵必欲研盡自至金陵累年始見竭於今日矣且試思之晚講當答及晚上講裁復數交詞義遂壅次公動容顧四座曰後生可畏斯言信矣年二十六永明十年始于興福寺講成實論先輩法師高視當世排競下筵其會如市山棲邑寺莫不掩扉畢集衣冠士子四衢輻輳坐皆重膝不謂爲進言雖竟日無起疲倦皆仰之如日月矣希風慕德者不遠萬里相造自晉宋相承凡論議者多高談大語競相誇罩及旻爲師範稜落秀上機變如神言氣典正座無洪聲之侶重以性多謙讓未嘗以理勝加人處衆澄眸如入禪定其爲道俗所推如此時人稱曰析剖磐隱通古無例條貫始終受者易悟庶方蕩諸異論大同正法矣於是名振日下聽衆千餘孜孜善誘曾無告倦晉安太守彭城劉業嘗

謂旻曰法師經論通博何以立義多儒答曰宋世貴道生頓悟以通經齊時重僧柔影毗曇以講論貧道謹依經文文元則元文儒則儒耳時竟陵王世子蕭昭胄出守會稽有要旻共往征虜別之旻曰吾止講席相識未嘗修詣聞其得郡便狼狽遠別意所不欲衆因是亦止永元元年勅僧局請三十僧入華林園夏講僧正擬旻爲法主旻止之或曰何故答曰此乃內潤法師不能外益學士非謂講者由是譽傳遐邇名動京師瑯琊王仲寶吳人張思光學冠當時清貞獨絕並投分請交申以縞帶年立之後頻事開解蔚爲宗匠九部五時若指諸掌元理伏難坦然夷易故緇素結轍華鄙邀延復屯萃矣時有令聞夙成負先來之風者年素望懷新舊之恥設伏者比肩翹關者間出旻隨方領會弘量有餘皆銜璧輿櫬嚮然風靡者一人而已值齊曆横流道屬昏詖時寵小人世嫉君子因避地徐部仍受請入吳法輪繼轉勝幢屢建皆隨根獲潤有聞南北皇梁膺運乃翻然自遠言從帝則以天監五年遊於都輦天子禮接下筵亟深睠

悅敕僧正慧超銜詔到房欲屈與法寵法雲汝南周捨等入華林園道義自茲已後優位日隆六年制注般若經以通大訓朝貴皆思弘厥典又請京邑五大法師於五寺首講以旻道居其右迺眷帝情深見悅可因請爲家僧四事供給又勑於惠輪殿講勝鬘經帝自臨聽仍選才學道俗釋僧智僧晃臨川王記室東莞劉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經論以類相從凡八十卷皆令取衷於旻十一年春忽感風疾後雖小間心猶忘誤言語遲蹇旻曰自登座講說已二十年如見此病例無不復講事盡矣乃修飾房內隔立道場日夜禮懺後吳郡太守張充吳興太守謝覽各遣僚佐至都表上延請有敕給船仗資糧發遣二郡迎候舟檝滿川京師學士雲隨霧合中途守宰莫不郊迎晉陵太守蔡樽出候門迎之歎曰昔仲尼素王於周今旻公又素王於梁矣天監末年下敕于莊嚴寺建八座法輪講者五僧以年臘相次旻最處後衆徒彌盛莊嚴講堂宋世祖所立欒櫨增映延袤遐遠至於是日不容聽衆執事啓聞有敕聽停講

五十日悉移窻戶四出簷霤又進給牀五十張猶爲迫迮桄桯摧折日有十數得人之盛皆此類焉旻因捨什物嚫施擬立大堂慮未周用待庫生長傳付後僧又于簡靜寺講十地經堂宇先有五間慮有迫迮又于堂前權起五間合而爲一及至就講寺內悉滿斯感化之來殆非意矣少與齊人張融謝朓友善天下才學通人莫不致禮雖居重名不嘉榮勢閑處一室簡通豪右衆人多恨之惟吳郡陸倕博學自居名位通顯早崇禮敬旻亦密相器重時爲太子中庶賓從到房旻稱疾不見倕欣然曰此誠弟子所望也人皆推倕之愛名德也彌重旻之不趣於世曁普通之後先疾連發彌懷退靜夜還虎丘人無知者時蕭昂出守吳興欲過山展禮山主智遷先知以告旻旻曰吾山藪病人無事見貴二千石及蕭至旻從後門而遁其年皇太子遣通事舍人何思澄銜命致禮贈以几杖鑪奩褥席麈尾拂扇等五年下敕延還移住開善使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天望於路增劇未堪山寺權停莊嚴因遂彌留以至大漸良醫上藥

備於寺內中使叅候相望馳道以大通八年二月一日清旦卒于寺房春秋六十一天子悲惜儲君嗟惋勑以其月六日窆於鍾山之開善墓所喪事大小隨由備辦隱士陳留阮孝緒爲著墓誌弟子智學惠慶等建立三碑其二碑皇太子湘東王並爲製文樹於墓側徵士何引著文立於本寺其所著論疏雜集四聲指歸詩譜決疑等百有餘卷流世

法雲

按續高僧傳法雲姓周氏義興陽羡人晉平西將軍處之七世孫也母吳氏初產坐草見雲氣滿屋因以名之七歲出家更名法雲從師住莊嚴寺爲僧成元趣寶亮弟子而儁朗英秀卓絕時世年十三始就受業太昌僧宗莊嚴僧達甚相稱讚寶亮每曰我之神明殊不及也方將必當棟梁大法矣齊永明中僧柔東歸於道林寺發講雲諮決累日詞旨激揚衆所歎異年小坐遠聲問難敘命置小牀處之於前共盡往復由是顯名與同寺僧旻等年臘齊名譽曾觀長樂寺法調講論出而顧曰震旦天子之都衣冠之富動

靜威儀勿易爲也前後法師或有詞無義或有義無詞或俱有詞義而過無威儀今日法座俱已闕矣皆由習學不優未應講也及年登三十建武四年夏初於妙音寺開法華淨名二經序正條源羣分名類學徒海湊四衆盈堂僉謂理由言盡紙卷空存及至爲賓搆擊縱橫比類紛綸機辯若疾風應變如行雨當其鋒者罕不心瞀賓主吝嗟朋僚胥悅時人呼爲作幻法師矣講經之妙獨步當時齊中書周顒瑯琊王融彭城劉繪東莞徐孝嗣等一代名貴並投莫逆之交孝嗣每日見雲公俊發自顧缺然而性靈誠孝勞於色養及居母憂毀瘠過禮累日不食殆不勝衣僧旻謂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賢者企及且毀不滅性尚出儒宗況佛有至言欲報生恩近則時奉顏儀使物生悅遠則啓發菩提以導神識又云恩愛重賊不可寬放寬放此者及所親愛墮于惡道惟有智者以方便力善能治制則恵兼存沒入諸善趣矣宜思遠理使有成津何可恣情同於細近耶雲乃割哀情微進飲粥永元元年曾受毗陵郡請道俗傾家異端

畢集弘振風猷道被京城鼓舞知歸巾褐識反及梁氏高臨甚相欽禮天監二年勑使長名出入諸殿影響弘通之端贊揚利益之漸皇高亟延義集未曾不敕令雲先入後下詔令時諸名德各撰誠實義疏雲乃經論合撰有四十科爲四十二卷俄尋究了又勑于寺三遍敷講廣請義學充諸堂宇勑給傳詔車牛吏力皆備足焉至七年制注大品朝貴請雲講之辭疾不赴帝云弟子既當今日之位法師是後來名德流通無寄不可不自力爲講也因從之尋又下詔禮爲家僧資給優厚敕爲光宅寺主創立僧制雅爲後則皇太子留情內外選請十僧入于元圃經於兩夏不止講經而亦懸談文外雲居上首徧加供施自從王侯逮於榮貴莫不欽敬至於吉凶慶弔不避寒暑時人頗謂之遊俠而動必弘法不以此言間懷中書郎順陽范縝著神滅論羣僚未詳其理先以奏聞有敕令雲答之以宣示臣下雲乃遍與朝士書論之文采雖異而理義倫通天監末年欲報施主之恩于秣陵縣同下里中造寺一所敕以法師建造可仍以法

師爲名卽禪岡之西山也郊郭內地實爲爽塏結宇孤巖北面城市懷澗隱嶺窮野人之致終日談論曾無休廢天監將末扶南國獻經三部敕雲譯之詳決梁梵皆理明意顯狀若親承帝抄諸方等經撰受菩薩戒法構等覺道場請草堂寺慧約法師以爲智者躬受大戒自持莊嚴自茲厥後王侯朝士法俗傾都或有年臘過于智者皆望風偃附啓受戒法雲曰戒終是一先已同稟令重受者誠非所異有若趨時于是固執帝累勸奬每加說喻答曰當先發願若得相應然後從受雲欲發起中表菩提之心捨己身外䞋施之物通啓于華林園光華殿設千僧大會分此諸物爲五種功德上帝隨喜警梵從時鏘金侯旭百和氤氳衆伎繁會觀者傾城莫不稱歎普通六年敕爲大僧正於同泰寺設千僧會廣集諸寺知事及學行名僧羯磨拜授置位羽儀衆皆見所未聞得未曾有爾後雖遘疾時序而講說無廢及于扶接登座疲劇乃止至御幸同泰開大涅槃敕許乘輿上殿凭几聽講及遭父憂由是疾篤至于大漸以大通三年三月

二十七日初夜卒于住房春秋六十有三二宮悲惜爲之流慟敕給東園祕器凡百喪事皆從王府下敕令葬定林寺側太子中庶瑯琊王筠爲作銘誌弟子周長引等有猶子之慕創造二碑立於墓所湘東王蕭繹各爲製文初雲年在息慈雅尚經術于妙法華研精累思品酌理義始末照覽乃往幽巖獨講斯典豎石爲人松葉爲拂自唱自導兼通難解所以垂名梁代誠績有聞而文疏稠疊前後繁映致依講誦有阻恆功嘗于一寺講散此經忽感天華狀如飛雪滿空而下延于堂內升空不墜訖講方去有保誌神僧道超方外罕有得其情者與雲互相敬愛呼爲大林法師每來雲所輒停住信宿嘗言欲解師子吼請法師爲說即爲剖析誌便彈指讚曰善哉微妙微妙矣儀同陳郡袁昂云有常供養僧學雲法華日夜發願望得慧解忽夢見一僧曰雲法師燈明佛時已講此經那可卒敵也每於講次有送錢物乞誦經者多獲徵應又得夢如別記述夷陵縣漁人於網中得經一卷是泥洹四相品末題云宋元徽二年王寶勝敬造

奉光宅寺法雲法師以事勘校時雲年始十歲名未遠布寺無光宅而此品正則初云弘法次斷魚肉驗今意行頗用相符其有機神變化人莫敢競其類者雲得此告彌深弘演云爾

智藏

按續高僧傳智藏姓顧氏本名淨藏吳郡吳人少傳矅之八世孫也高祖彭年司農卿曾祖淳錢唐令祖瑤之員外郎父暎奉朝請早亡其母嘗夢繞吳城一帀密雲四布而天中開朗衆星墜地取而吞之因而有娠焉及生藏也少而聰敏常懷退讓果食衣服爰及威儀皆新華先讓而處下末由此聲譽鄉閭敬而尚重年十六代宋明帝出家以泰初六年敕住興皇寺師事上定林寺僧遠僧祐天安寺弘宗藏稟依訓範敬義弘隆遇師疾甚不食多日藏亦從之待師進飮藏還進飮乃至平復方從師好自是戒德堅明學業通奧衆所知識超于夷等當時柔次二公元宗蓋世初從受學挹酌經論統辯精理及其開闡延敵莫能涉其津者藏洞曉若神微言每吐預有比蹤罔不

折伏于是二僧歎揖自以弗及之也齊太尉文憲王公深懷欽悅爰請安居常歎相知之晚太宰文宣王建立正典紹隆釋教將講淨名選窮上首乃招集精解二十餘僧探授符策乃得於藏年臘最小獨居末坐敷述義理罔或抗衡道俗翕然彌崇高譽先是會稽慎法師志欲宣通妙法乃請文宣方求講匠以藏名稱普聞允當僉屬遂流連會稽多歷年祀服膺鼓篋實繁有徒但以律部未精重遊京輦信同瓶瀉有似燈傳俄而十誦明了諸部博究未還吳郡道流生地也學人裹糧隨之不少永元二年重遊禹穴居法華山繼衆弘業及齊德將謝王室大騷天地既閉經籍道廢遂翻然高舉欲終焉禹穴逮有梁革命大弘正法皇華繼至方遊京輦天子下禮承修榮貴莫不來敬聖僧寶誌遷神窀穸于鍾阜於墓前建塔寺名開善敕藏居之初藏未受具戒遇誌於定林上寺遂推令居前垂示崇敬之迹識知德望有歸告之先見矣時梁武崇信釋門宮闕恣其遊踐主者以負扆南面域中一人議以御座之法惟天子所昇沙門一不

霑預藏聞之勃然厲色卽入金門上正殿踞法座抗聲曰貧道昔爲吳中顧郎尚不慙御榻況復祖定光金輪釋子也郎拂衣而起高岸釋門皆此類也藏神寓凝隔風韻清高其應物也汲汲然如有不足可謂望儼卽溫君子之變者矣自現處巖岫晦形人世又於寺外山曲別立頭陀之舍六所並是茅茨容膝而已皇太子聞而遊覽焉各賦詩而返嘗宿靈曜寺夜漸用心見有金光照曜一室洞明人問其故答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是日遭疾至于大漸帝及儲君中使相望四部白黑日夜參候敕爲建齋手制願文幷繼以醫藥而天乎不憖惟增不降臨終辭色詳正遺言惟在弘法以普通三年九月十五日卒於寺房春秋六十有五敕葬獨龍之山赴送盈道同爲建碑墳所新安太守蕭機製文湘東王繹製銘太子中庶子陳郡殷鈞爲立墓誌初藏嘗夢見金粟如來入室共談執二麈尾其一寶裝其一者素畱素者與藏先有墅姥者工相人也言人吉凶百不失一謂藏曰法師聰辨蓋世天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長可至三十一矣

時年二十有九聞斯促報講解頓息竭精修道發大誓願不出寺門遂探經藏得金剛般若受持誦讀畢命奉之至所厄暮年香湯洗浴淨室誦經以待死至俄而聞空中聲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是報盡期由般若經力得倍壽矣藏後出山試過前相者乃大驚起曰何因尚在世也前見短壽之相今了無一沙門誠不可相矣藏問今得至幾答云色相骨法年六十餘藏曰五十知命已不爲夭況復過也乃以緣由告之相者欣服竟以畢年辭世終如相言

慧澄（附慧朗　慧略　法生　慧武）

按續高僧傳慧澄姓蘭氏番禺高要人十四出家依和尚道達住隨喜寺而在性貞苦立素齋戒魚肉葷辛畢世未視當齊氏之季百工輟業澄閉戶禮誦不修聞達天監初建開闡學校白黑樂求皆得其志澄深懷願望以日爲歲世始廓清南路猶梗負笈躊躕欲前未進親舊諫曰何不就饒聚糧貨待路好通爲爾栖栖橫生憂苦澄曰榮華賄貨此何見關日月如電時不待人耳于是間關寄託遂至京室憩莊嚴寺

仍從僧旻以申北面勤苦下帷專攻一事且經且律或數或論十餘年中鉤深索隱猶晦迹下筵而名聞日遠桂陽王蕭象聞風欽悅延請入第頂禮歸依求屆講說親自餐服遂使遠近投集聞者斐然後桂陽出鎮南岳請與同行瀟湘道俗重增歸敬法席繼興善誘忘倦澄以違親歲久逝暫定省而番禺四衆向風欽德迎請重疊年年轉倍以普通四年隨使南返中途危阻素情無憚食值饑客合盤施之船人更辦不肯復受若見單薄解衣賑之及至南海復停隨喜七衆屯結其會如林讚請法施頻仍累迹理喻精微淺深無隱新舊學望如草偃焉於斯五載法利無限未及旋都遇疾而卒春秋五十有二即大通元年也

時復有慧朗慧略法生慧武等皆從僧旻受學雖復廣綜諸部並以成實擅名朗居貧好學博達多通久當師匠巧於傳述略聰明儁警宣講有則品別支條分籍甚有嘉譽生尋訪異聞博述經論銓次祕奧物益奇之武振揚文義省約不繁宣流未廣蘭摧中葉年三十餘卒

法申（附道達　惠命）

按續高僧傳法申本姓呂任城人也祖世寓居青州申幼出家夙懷儒素廣學經論妙思獨遠彌歷年祀規空畫有日夜惆悵隱士平原明曇聊嘲之曰三陽在節明辰淑景何不飲美酒賦新詩而終日竟歲瞪視四壁百年俄頃知得成儒素否答曰蓋是平生鄙好何論得失頃之而大明成論譽美州鄉值宋太始之初莊嚴寺法集敕請渡江住安樂寺累當師匠道俗欽賞建元之中遭本親遠喪道途迴阻有礙北歸因爾屏絕人事杜塞講說逮齊竟陵王蕭子良永明之中請二十法師弘宣講授苦相徵屈辭不獲免當斯之盛無與友者兼又淳厚仁惠不出厲言安閑守素不狎人世以天監二年卒春秋七十有四時復有道達惠命並以勤學顯名達姓裴河東聞喜人住廣陵永福精舍少以孝行知名拯濟危險道潤江瀆永明中爲南兗州僧正在職廉潔雅有治才罷任之日惟有故紙五束惠命廣陵人住安樂寺開濟篤素專以成實見知

僧伽婆羅

（附曼陀羅　道命）

按續高僧傳僧伽婆羅梁言僧養亦云僧鎧扶南國人也幼而穎悟早附法律學年出家偏業阿毗曇論聲榮之盛有譽海南具足已後廣習律藏勇意觀方樂崇開化聞齊國弘法隨舶至都住正觀寺爲天竺沙門求那跋陀之弟子也復從跋陀研精方等未盈炎燠博涉多通乃解數國書語值齊曆亡墜道教陵夷婆羅靜潔身心外絕交故擁室棲閑養素資業大梁御寓搜訪術能以天監五年被勑徵名於揚都壽光殿華林園正觀寺占雲館扶南館等五處傳譯訖十七年都合一十一部四十八卷卽大育王經解脫道論等是也初翻經日於壽光殿武帝躬臨法座筆受其文然後乃付譯人盡其經本勑沙門寶唱惠超僧智法雲及袁曇允等相對疏出華質有序不墜譯宗天子禮接甚厚引爲家僧所司資給道俗改觀婆羅不畜私財以其嚫施成立住寺太尉臨川王宏接遇隆重普通五年因疾卒於正觀春秋六十有五梁初又有扶南沙門曼陀羅者梁言弘弱大齎梵本遠

來貢獻敕與婆羅共譯寶雲法界體性文殊般若經三部合一十一卷雖事傳譯未善梁言故所出經文多有隱質太清中湘東王記室虞孝敬者學周內外撰內典博要三十卷該羅經論條貫釋門諸有要事備皆收錄頗同皇覽類苑之流渚宮陷沒便襲染衣更名道命流離關輔亦有著述云

智順

按高僧傳智順本姓徐瑯琊臨沂人年十五出家事鍾山延賢寺智度爲師少而聰穎篤志過人故雖年在息慈而學功已積及受具戒秉禁無疵陶練衆經而獨步於涅槃成實講說徒衆常數百餘人嘗以事生非慮頗致坎折而貞素確然其徽無點齊竟陵文宣王特深禮異爲修冶城寺以居之司空徐孝嗣亦崇其行解奉以師敬及東昏失德孝嗣被誅子緄逃竄避禍順身自營護卒以獲免緄後重加賫俸一無所受嘗有夜盜順者淨人追而擒之順留盜宿於房內明旦遣以錢絹喻而遣之其仁洽篤恕如此後東遊禹穴止於雲門精舍法輪之盛復見江左順爲人

虛靜恭恪形器若神風軌清嚴動無失措故士庶瞻禮常有懼焉以天監六年卒於山寺春秋六十一初順之疾甚不食多日一時中竟忽索齋飯弟子曇和以順絕穀日久密以半合米雜煮以進順順咽而還吐索水洗漱語和云汝永出雲門不得還住其執節精苦皆此之類臨終之日房內頗聞異香亦有見天華天蓋者遺命露骸空地以施蟲鳥門人不忍行之乃窆於寺側弟子等立碑頌德陳郡袁昂製文法華寺釋惠舉又爲之墓誌順所著法事讚及受戒弘法記皆行於世

寶亮（附道明　僧成　僧寶）

按高僧傳寶亮本姓徐氏其先東莞胄族晉亂避地於東萊掖縣亮年十二出家師青州道明法師明亦義學之僧名高當世亮就業專精一聞無失及具戒之後便欲觀方弘化每惟訓育有本未能遠絕緣累明謂曰沙門去俗以宣通爲理豈可拘此愛網使吾道不東乎亮感悟因此客遊年二十一至京師居中興寺袁粲一見而異之粲後與明書曰頻見亮公非

常人也比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車璧在邯鄲秦王請以華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非上人貴州所得專也自是學名稍盛及本親喪亡路阻不得還北因屏居禪思杜絕人事齊竟陵文宣王躬自到房請爲法匠亮不得已而赴文宣接足恭禮結菩薩四部因緣後移憩靈味寺于是續講衆經盛於京邑講大涅槃凡八十四遍成實論十四遍勝鬘四十二遍維摩二十遍其大小品六遍法華十地優婆塞戒無量壽首楞嚴遺教彌勒下生等亦各近十遍黑白弟子三千餘人諮稟門徒常盈數百亮爲人神情爽岸俊氣雄逸及開章命句鋒辯縱橫其有問論者或豫蘊重關及亮之披解便覺宗旨渙然忘其素蓄今上龍興尊崇正道以亮德居時望亟延談說亮任性率直每言輒稱貧道上雖意有間然而欽挹其神天監八年初敕亮撰涅槃義疏十餘萬言上爲之序曰非言無以寄言言卽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

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燒灼於火宅拯沉溺於浪海故法雨降而燋種受榮慧日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悱憤吐眞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引各隨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眞際元元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合無生金牆玉室豈易入哉有青州沙門釋寶亮者氣調爽拔神用俊舉少貞苦節長安法忍者年愈篤覩齒不衰流通先覺孜孜如也後進晚生莫不依仰以天監八年五月八日敕亮撰大涅槃義疏以九月二十日訖光表微言讚揚正道連環既解疑網云除條流明悉可得略言朕從容暇日將欲覽焉聊書數行以爲記別云爾亮福德招感供施累積性不蓄金皆散營福業身沒之後房無畱財以天監八年十月四日卒於靈味寺春秋六十有六葬鍾山之南立碑墓

所陳郡周興嗣廣陵高爽並爲製文刻于兩面弟子法雲等又立碑寺內文宣圖其形像於普弘寺焉時高座寺僧成曠野寺僧寶亦並齊代法匠寶又善三元爲貴遊所重

法通（附智進）

按高僧傳法通本姓褚氏河南陽翟人晉安東將軍揚州都督硩之八世孫也家世衣冠禮義相襲通幼而岐穎聰悟絕倫年十二出家遊學三藏專精方等大品法華尤所研密年未登立便爲講匠學徒雲聚千里必集後踐迹京師初止莊嚴後憩定林上寺棲閑隱素履道惟勤希風影附者復盈山室齊竟陵文宣王丞相文獻王皆紆貴慕德親承頂禮陳郡謝舉吳國陸杲潯陽張孝秀並策步山門稟其戒法白黑弟子七千餘人晦迹鍾阜三十餘載坐禪誦念禮懺精苦至天監十一年六月十日便覺不豫語弟子云我止可至九月二十間耳到九月十四日見兩居士皆執白拂來向牀前便次第出去至十七日忽漫語云檀越不相識何處來耶弟子曇智問意故答云有

一人著朱衣戴幘擎木箱底在牀前至二十日見佛像作兩行來通合掌良久侍疾者但聞異香竟不測其意通乃密向同意慧彌說之至二十一日索香湯洗浴竟仍作禮還臥叉手當胷正中時卒春秋七十仍葬於寺南弟子靜深等立碑墓側陳郡謝舉蘭陵蕭子雲並爲製文刻於兩面時定林上寺復有沙彌智進本閹人清信篤至遂出家苦節嘗頭陀至山東宿於樹下有虎來摩其頭見進端坐無擾跪之而去爾後每獨行獨坐常見青馬一匹衞其左右

慧集

按高僧傳慧集本姓錢吳興於潛人年十八於會稽樂林山出家仍隨慧基法師受業爲性愨實言無華綺而學勤昏曉未嘗懈息後出京止招提寺復遍歷衆師融冶異說三藏方等並皆綜達廣訪大毗婆沙及雜心揵度等以相讎校故於毗曇一部擅步當時凡碩難堅疑並爲披釋海內學賓無不畢至每一開講負袠千人沙門僧旻法雲並名高一代亦執卷請益今上深相賞接每請開講以天監十四年還至烏

程遘疾而卒春秋六十著毘曇大義疏十餘萬言盛行於世

曇斐（附法藏　明慶）

按高僧傳曇斐本姓王會稽剡人少出家受業於惠基法師性聰敏素著領牒之稱其方等深經皆所綜達老莊儒墨頗亦披覽後東西稟訪備窮經誥之旨居於鄉邑法華臺寺講說相仍學徒成列斐神情爽發志用清元故於小品淨名尤成獨步加又談吐蘊藉辭辯高華席上之風見重當時梁衡陽孝王元簡及隱士廬江何引皆遠挹徽猷招延講說吳國張融汝南周顒顒子捨等並結知音之狎焉以天監十七年卒于寺春秋七十有六其製作文辭亦頗見於世初斐有譽江東被敕爲十城僧主符旨適行未拜便化厥土僧尼倍懷戀德斐同縣南巖寺有沙門法藏亦以戒素見稱喜放救生命興立圖像時餘姚縣有明慶比丘與斐同時致譽慶本姓鄭氏戒行嚴潔學業清美本師事炎公以弘實弟子師資三業並見重東南

寶唱

按續高僧傳寶唱姓岑氏吳郡人卽有吳建國之舊壤也少懷恢敏清貞自蓄顧惟隻立勤田爲業資養所費終於十畝至於旁求傭書取濟寓目疏略便能强識文彩鋪贍義理有聞年十八投僧祐律師而出家焉祐江表僧望多所著述唱旣始陶津經律諮稟承風建德有聲宗嗣住莊嚴寺博採羣言酌其精理又惟開悟士俗要以通濟爲先乃從處士顧道曠呂僧智等習聽經史莊易略通大義時以其遊涉世務謂有俗志爲訪家室執固不迴將及三十天廕旣崩喪事云畢建武二年擺撥常習出都專聽涉歷五載又中風疾會齊氏云季遭亂入東遠至閩越討論舊業天監四年便還都下乃敕爲新安寺主帝以時會雲雷遠近清晏風雨調暢百穀年登豈非上資三寶中賴四天下藉神龍幽靈叶贊方乃福被黔黎歆茲厚德但文散羣部難可備尋下敕令唱總撰集錄以擬時要或建福禳災或禮懺除障或饗接神鬼或祭祀龍王部類區分近將百卷八部神名以爲三卷包

括幽奧詳略古今故諸所祈求帝必親覽指事祠禱多感威靈所以五十許年江表無事兆民荷賴緣斯力也天監七年帝以法海浩瀚淺識難尋敕莊嚴僧旻於定林上寺纘衆經要抄八十八卷又敕開善智藏纘衆經義理號曰義林八十卷又敕建元僧朗注大般涅槃經七十二卷並唱奉別勅兼贊其功綸綜終始緝成部袠及簡文之在春坊尤耽內教撰法寶聯璧二百餘卷別令寶唱綴比區別其類徧略之流帝以佛法沖奧近識難通自非才學無由造極又勅唱自大教東流道門俗士有敘佛理著作弘義並通鳩聚號曰續法輪論合七十餘卷使夫迷悟之賓見便歸信深助道法無以加焉又撰法集一百三十卷並唱獨專慮纘結成部上既親覽流通內外十四年敕安樂寺僧紹撰華林佛殿經目雖復勒成未愜帝旨又敕唱重撰乃因紹前錄注述合離甚有科據一袠四卷雅愜時望遂勅掌華林園寶雲經藏搜求遺逸皆令具足備造三卷以用供上緣是又勅撰經律異相五十五卷飯聖僧法五卷帝又注大品經五十

卷於時佛教隆盛無得稱焉道俗才華互陳文理自武帝膺運時年三十七在位四十九載深以庭蔭早傾常懷哀慼每歎曰雖有四海之尊無由得伸罔極故留心釋典以八部般若爲心良田是諸佛由生又卽除災滌累故收採衆經躬述注解親臨法座講讀敷弘用此善因崇津靈識頻代二皇捨身爲僧給使洗濯煩穢仰資冥福每一捨時地爲之震相繼齋講不斷法輪爲太祖文皇於鍾山竹澗建大愛敬寺結構伽藍同尊園寢經營彫麗奄若天宮千有餘僧四事供給又爲獻太后於青溪西岸建陽城門路東起大智度寺殿堂宏敞寶塔七層房廊周接華果間發五百諸尼四時講誦又以大通元年於臺城北開大通門立同泰寺樓閣臺殿則宸宮九級浮圖迴張雲表山樹園池沃蕩煩積其年三月六日帝親臨幸禮懺敬接以爲常准卽捨身之地也雖億兆務殷而卷不輟手披閱內外經論典墳恆以達曙爲則帝前後集百有餘卷著通史書苑數千卷唱當斯盛世頻奉璽書預參翻譯初唱天監九年先疾復動便發二願

遍尋經論使無遺失搜括列代僧錄創區別之撰爲部袠號曰名僧傳三十一卷至十三年始就條列後不測其終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三十四卷目錄

僧部列傳十

梁二

僧護　法悅

僧盛（附法欣　智敞　法囧　僧護　僧韶）

慧簡　道融

僧韶（附法朗　法亮）　智欣

法護（附智遠　僧達）　慧超

慧約
曇准（附智深）
僧喬（附僧整　寶淵　慧濟　慧紹）
明徹
道宗（附法敞）
僧詢（附道遂　道標）
僧遷
慧勝（附慧初）
法聰
僧密
道超（附慧安）
慧開（附曇儁）
法開
寶淵（附法文　法度　法護　道興）
慧超
僧副
道珍（附法歸　慧景）
法常
法京
法懍

神異典第一百三十四卷

僧部列傳十

梁二

僧護

按高僧傳僧護本會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尅意苦節戒行嚴淨後居石城山隱嶽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數十餘丈當中央有如佛燄光之形上有叢樹曲幹垂陰護每經行至壁所輙見光煥炳聞絃管歌讚之聲於是擎爐發誓願博山鐫造十丈石佛以敬擬彌勒

千尺之容使凡厥有緣同覩三會以齊建武中招結道俗初就彫剪疏鑿移年僅成面樸頃之護遘疾而亡臨終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辦第二身中其願克果後有沙門僧淑纂襲遺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至梁天監六年有始豐令吳郡陸咸罷邑還國夜宿剡溪值風雨晦冥咸危懼假寐忽夢見三道人來告云君識信堅正自然安隱有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能治剡縣僧護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獲平豫冥理非虛宜相開發也咸還都經年稍忘前夢後出門乃見一僧云聽講寄宿因言去歲剡溪所屬建安王事猶憶此不咸當時矍然答云不憶道人笑曰宜更思之仍即辭去咸悟其非凡乃倒屣諮訪追及百步忽然不見咸豁爾意解具憶前夢乃剡溪所見第三僧也咸即馳啓建安王王即以上聞勅遣僧祐律師專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踴充遍抽捨金貝誓取成畢初僧祐未至一日寺僧慧逞夢見黑衣大神翼從甚壯立于龕所商略分數至明旦而祐律師至其神應若此初僧護所創鑿龕過淺乃鏟入五丈

更施頂髻及身相克成鎣磨將畢夜中忽當萬字處色赤而隆起今像胷萬字處猶不施金薄而赤色在焉像以天監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軀高五丈立形十丈龕前架三層臺又造門閣殿堂并立衆基業以充供養其四遠士庶並提挾香華萬里來集供施往還軌迹填委自像成之後建安王所苦稍瘳今年已康復王後改封今之南平王是也

法悅

按高僧傳法悅者戒素沙門也齊末敕爲僧主止京師正覺寺敦修福業四部所歸悅嘗聞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乃宋王車騎徐州刺史王仲德所造光相之奇江右稱最州境或應有災祟及僧尼橫延釁戾像則流汗汗之多少則禍患之濃淡也宋泰始初彭城北屬羣虜共欲遷像遂至萬夫竟不能致齊初兗州數郡欲起義南附亦驅逼衆僧助守營壍時虜帥蘭陵公攻陷此營獲諸沙門於是盡執二州道人幽縶囹裏遣表僞臺誣以助亂像時流汗舉殿皆濕時僞梁王諒鎮在彭城亦多少信向親往像所使人

拭之隨拭隨出終莫能止王乃燒香禮拜至心誓曰衆僧無罪弟子自當營護不使罹禍若幽誠有感願拭汗卽止于是自手拭之隨拭卽燥王具表其事諸僧皆見原免悅既欣覩靈異誓願瞻禮而關禁阻隔莫由克遂又昔宋明皇帝經造丈八金像四鑄不成於是改爲丈四悅乃與白馬寺沙門智靖率合同緣欲造丈八無量壽像以伸厥志始鳩集金銅屬齊末世道凌遲復致攉斥至梁方以事啓聞降勅聽許并助造光趺材官工巧隨用資給以梁天監八年五月三日於小莊嚴寺營鑄匠本量佛身四萬斤銅融瀉已竭尚未至胷百姓送銅不可稱計投諸爐冶隨鑄而模內不滿猶自如先又馳啓聞勅給功德銅三千斤臺內始就量送而像處已見羊車傳詔載銅爐側於是飛韛消融一鑄便滿甫爾之間人車俱失比臺內銅出方知向之所送信實靈感工匠喜踊道俗稱讚及至開模量度乃踊成丈九而光相不差又有大錢二枚猶見在衣絛竟不銷鑠並莫測其然尋昔量銅四萬准用有餘後益三千計闕未滿而祥瑞冥密

出自心圖故知神理幽通殆非人事初像素既成比丘道招常夜中禮懺忽見素所晃然洞明詳視久之乃知神光之異鑄後三日未及開模有禪師道度梁高僧也捨其七條袈裟助費開頂俄而遙見二僧跪開像髻逼就覩之倏然不見時悅靖二僧相次遷化勅以像事委定林僧祐其年九月二十六日移像光宅寺是月不雨頗有埃塵及明將遷像夜有輕雲徧上微雨沾澤僧祐經行像所係念天氣遙見像邊有光燄上下如燈如燭幷聞楗椎禮拜之聲入戶詳視揜然俱滅防寺蔣孝孫亦所同見是夜淮中賈客並聞大航船下催督治橋有如數百人聲將知靈器之重豈人致焉其後更鑄光趺並有華香之瑞自葱河以左金像之最惟此一耳

僧盛（附法欣　智敞　法囧　僧護　僧韶）

按高僧傳僧盛本姓何建業人少而神性聰敏加又志學翹勤遂大明數論兼善衆經講說爲當時元匠又特精外典爲羣儒所憚故學館諸生常以盛公相脅天監中卒於靈曜寺春秋五十餘時有宋熈寺法

欣延賢寺智敞法同建元寺僧護僧韶皆比德同譽欣敞並善經論法同兼精律部韶護以毗曇著名

慧簡

按續高僧傳慧簡不知何許人梁初在道戒業弘峻殊奇膽勇荊州廳事東先有三間別齋由來屢多鬼怪時王建武臨治猶無有能住者惟簡是王君門師專任居之自住一間餘安經像俄見一人黑衣無目從壁中出便倚簡門上時簡目開心了但口不得語意念觀世音良久鬼曰承君精進故來相試今神邑不動豈復逼耶欻然還入壁中簡徐起澡漱禮誦訖還如常眠寐夢向人曰僕以漢末居此數百年爲性剛直多所不堪君誠淨行好人特相容耳於此遂絕簡住積載安隱如初若經他行猶無有人能住之者

道融

按續高僧傳道融梁初人住九江東林寺篤志沉博遊化己任會於江陵勸一家受戒奉佛爲業先有神廟不復宗事悉用給施融便撤取送寺因留設福至七日後主人母見一鬼持赤索欲縛之母甚惶懼乃

更請僧讀經行道鬼怪遂息融晚還廬山獨宿逆旅時天雨雪中夜始眠見有鬼兵其類甚衆中有鬼將帶甲挾刃形奇壯偉有持胡牀者乃對融前踞之便厲色揚聲曰君何謂鬼神無靈耶速曳下地諸鬼將欲加手融默稱觀世音聲未絕即見所住牀後有一大將可長丈餘著黃皮袴褶手捉金剛杵擬之鬼便驚散甲冑之屬碎爲塵粉融嘗於江陵勸夫妻二人俱受五戒後爲劫引夫遂逃走執妻繫獄遇融於路求哀請救融曰惟至心念觀世音更無信餘道婦人獄後稱念不輟因夢沙門立其前足蹴令去忽覺身貫三木自然解脫見門猶閉闇司數重守之計無出理還更眠夢見向僧曰何不早出門自開也既聞即起重門洞開便越席而出東南數里將値民村天夜闇冥其夫先逃夜行晝伏二忽相遇皆大驚駭草間審問乃其夫也遂共投商者遠避竟得免難

僧韶（附法朗　法亮）

按續高僧傳僧韶姓王齊國高安人幼願拔俗弱年從志斂服道俗恭敬師宗美姿質善舉止情性溫和

韻調清雅好弘經教名顯州壤專以毗曇擅業元徽之初始來皇邑住建元寺寬厚閑澹不妄交游宋季澆薄體裁無准物競目前榮枯俄頃韶閑房自守狀若無人及齊氏開泰禮教夙被白黑鑽仰講說頻仍後學知宗前修改觀毗曇一部化流海內諸聽之徒常有百數齊文慧及竟陵王蕭子良雅相欽禮清河崔慧親從北面諮承餘誨以天監三年卒於住寺春秋五十有八時建元又有法朗兼以慧學知名本姓沈氏吳興武康人家遭世禍因住建業大明七年與兄法亮被敕綰繼慧益出家初住藥王寺亮履行高潔經數修明朗稟性疎率不事威儀聲轉有聞義解傳舉集注涅槃勒成部袠而言謔調笑不擇交遊高人勝己少見齒錄並卒於天監中

智欣

按續高僧傳智欣姓潘丹陽建康人也稚而聰警稟懷變躁率爾形儀過無修整年七八歲世間近事經耳不忘曾入棲靜寺正值上講聞十二因緣義云生死輪轉無有窮已便慨然有離俗之志他日即就棲

靜僧審禪師求出家焉篤好博學多習近事師訓之曰觀汝神明人非率爾所可習學皆非奥遠何耶答曰欲廣其節目耳及具足後從東安寺道猛聽成實論四遍雖周未曾注記結袟而反亭然獨悟莫與爲羣不交當世無有因得參其門者也及至講說文義精悉四衆推服聽者八百餘人陳心序事貴在可解不務才華有異流俗客問未申酬答已罷皆美其豐贍名重四海齊永明末太子數幸東田攜諸內侍亟經進寺欣因謝病鍾山居宋熙寺確然自得不與富貴遊往行不苟合交不妄親賑施之物構改住寺以天監五年卒春秋六十一葬於山墓

法護（附智遠　僧達）

按續高僧傳法護姓張東平人初以廉直居性不耐貪叨年始十三而善於草隸其師道邕亦有清風撫其首曰觀汝意氣必能振發遺法及至受戒仍遭父憂居喪房內經涉四載不預法事禮畢羸瘠不堪隨衆宋孝建中來都遊觀住建元寺雅好博古多講經論常以毗曇命家弗尚流俗言去浮華不求適會趣

通文理從其學者百有餘人齊竟陵王總校元釋定其虛實仍於法雲寺建豎義齋以護爲標領解釋膠結每無遺滯物益懷之遠有曠度不交榮俗凡所遊往必皆名輩齊侍中陳畱阮韜光祿阮晦中書侍郎汝南周顒並虛心禮待未嘗廢也自從天子至于侯伯不與一人遊狎皎然獨坐勖勵門徒無營苟利惟以經數仁義存懷以天監六年卒於住所春秋六十有九時新安寺智遠天保寺僧達並以勤學有功遠幼懷清淨守志不競講說大乘好修福務達平和開

拓頗自矜尚

慧超

按續高僧傳慧超姓廉氏趙郡陽平人中原喪亂避難於鍾離之朝歌縣焉初生之夕神光照室幼而簡靜寡慾已有成人之符也八歲出家從臨淄縣建安寺沙門惠通通素無業術立行專樸超直心祗順奉敬無怠而外聽諸講內精學業時遇風雨艱辛泥路擁塞不以爲辭嘗寓坐有梵僧蓋不測之人也一見嗟異曰斯人若不爲五衆之傑則爲八州刺史兼叙

神光之瑞如符契焉遂廣採經部兼明數論並盡其深義朗若貫珠名僧勝集稠人廣座紛綸飛伏雍容模楷故早爲阜白挹其高軌後南遊江左住南澗寺僧宗見而善之受涅槃等經開拓條緒略通幽致歷閱衆師多所參涉偏以無量壽命家吏部謝籥每稱之曰君子哉若人也又善用俳諧尤能草隸兼習朱許又工占相自齊曆告終梁祚伊始超現病新林情存拯溺信次之間聲馳日下尋有別勅乃授僧正戒德內修威儀外潔凡在緇侶咸稟成訓天子給傳詔羊車局足健步衣服等供自聲教所被五部憲章咸稟風則帝以般若之義眞諦所宗偏令化導故諮質鋒起懸辨若流又經聚徒都治講菩提心義論談之暇夜分未寢忽見大力善神形甚都麗既而言曰當率集問緣共來飡受不言姓字於此告辭及就講之辰倏然滿座容貌瓌異莫有識者竟席便散其感迹徵異爲若此也加以性好山水亟異幽尋而翼從之聲聞於數里山人怪視惟見超身羆獵之徒莫不自息天監年中帝請爲家僧禮問殊積初戒典東流人

各傳受所見偏執妙法猶漏皇明御寓掇採羣經圓壇更造文義斯搆事類因果於此載明有詔令超受菩薩戒恭惟頂禮如法勤修上復齋居空室夢其勸行戒品面申讚悅時共延美而超鳴謙蹈禮好靜篤學從之遊處未覿慍喜之儀加以形過八尺腰帶十圍雍容高步當時譽顯帝又請於慧輪殿講淨名經上臨聽覽未啓莊嚴寺園接連南澗因構起重房若鱗相及飛閣穹隆高籠雲霧通碧池以養魚蓮構青山以棲羽族列植竹果四面成陰木禽石獸交横入出又羅列童侍雅勝王侯剖決衆情一時高望在位二十餘年晚以陵谷互遷世相難恃因自解免閉房養素以普通七年五月十六日遷神於寺房行路隕涕學徒奔赴凡厥喪事出皆天府門人追思德澤乃爲立碑湘東王繹陳郡謝幾卿各爲製文俱鐫墓所

慧約

按續高僧傳慧約字德素姓婁東陽烏傷人也祖世蟬聯東南冠族有占其塋墓者云後世當有苦行得道者爲帝王師焉母留氏夢長人擎金像令吞之又

見紫光繞身因而有孕便覺精神爽發思理明悟及誕載之日光香充滿身白如雪時俗因名爲靈粲故風鑒貞簡神志凝靜撫塵之歲有異凡童惟聚沙爲佛塔壘石爲高座七歲便求入學即誦孝經論語乃至史傳披文見意宅南有果園鄰童競採常以爲患乃捨己所得空拳而返鄉土以蠶桑爲業常懷悲惻由是不服縑纊季父喜畋獵化終不改常歎曰飛走之類去人甚遠好生惡死此情何別乃絕羶腥叔父遂避於他里恣行畋獵夢赤衣使者手持矛戟謂曰汝終日殺生菩薩教化又不能止捉來就死驚覺汗流旦便毀諸獵具深改前咎約復至常所獵處見麞鹿數十頭騰倚隨船若有愧謝者所居僻左不嘗見寺世崇黃老未聞佛法而宿習冥感心存離俗忽值一僧訪以至教彼乃舉手東指云剡中佛事甚盛因仍不見方悟神人至年十二始遊於剡徧禮塔廟肆意山川遠會素心多究經典宋泰始四年於上虞東山寺辭親翦落時年十七事南林寺沙門慧靜靜於宋代僧望之首律行總持爲特進顏延年司空何尚

之所重又隨靜住剡之梵居寺服勤就養年踰一紀及靜之云亡盡心喪之禮服闋之後却粒巖棲餌以松术蠲疾延華深有成益齊竟陵王作鎮禹穴聞約風德雅相歎屬時有釋智秀曇纖慧次等並名重當鋒同集王坐約既後至年夏未隆王便歛躬盡敬衆咸懷不悅之色王曰此上人方爲釋門領袖豈今日而相待耶故其少爲貴勝所崇也如此齊中書郎汝南周顒爲剡令欽服道素側席加禮於鍾山雷次宗舊館造草堂寺亦號山茨屈知寺任此寺結宇山椒疏壤幽岫雖邑居非遠而蕭條物外既冥賞素誠便有終焉之託顒歎曰山茨約至淸虛滿世齊太宰文簡公褚淵太尉文憲公王儉佐命一朝功高百代欽風味道共弘法教淵嘗請講淨名勝鬘儉亦請開法華大品淵遇疾晝寢見梵僧云菩薩當至尋有道人來者是也俄而約造焉遂豁然病愈即請受五戒齊給事中婁幼瑜少有學術約之族祖也每見輒起爲禮或問此乃君族下班何乃恭耶瑜曰菩薩出世方師於天下豈老夫致敬而已時人未喻此旨惟王文

憲深以爲然且約孝通冥感思歸逌返而二親喪亡並及臨訣孺慕嬰號不交人世積時停鄉以開慈道後還都又住草堂少傅沈約隆昌中外任攜與同行在郡惟以靜漠自娛禪誦爲樂異香入室猛獸馴階常入金華山採拮或停赤松澗遊止時逢宿火乍屬神光程異不思故略其事有道士丁德靜於館暴亡傳云山精所斃乃要大治祭酒居之妖猶充斥長山令徐伯超立議請約移居會未浹旬而神魅弭息後晝臥見二青衣女子從澗水出禮悔云夙障深重墮此水精晝夜煩惱卽授以歸戒自爾災怪永絕及沈侯罷郡相攜出都還住本寺恭事勤肅禮敬彌隆文章往復相繼晷漏以沈詞藻之盛秀出當時臨官涖職必同居府舍率意往來嘗以朱門蓬戶爲隔齊建武中謂沈曰貧道昔爲王褚二公供養遂居令僕之省檀越爲之當復入地矣天監元年沈爲尚書僕射啓勑請入省住十年臨丹陽尹無何而歎有憂生之嗟報曰檀越福報已盡貧道未得滅度詞旨悽然俄而沈殞故其預契未然皆此類也天監十一年始勑

引見事協心期道存目擊自爾去來禁省禮供優洽至十八年己亥四月八日天子發弘誓心受菩薩戒乃幸等覺殿降彫玉輿屈萬乘之尊申在三之敬暫屏袞服恭受田衣宣度淨儀曲盡誠肅於時日月貞華天地融朗大赦天下率土同慶自是入見別施漆榻上先作禮然後就坐皇儲已下爰至王姬道俗士庶咸希度脫弟子著籙者凡四萬八千人嘗授戒時有一乾鵲歷階而升狀若餐受至說戒畢然後飛騰又嘗述戒有二孔雀驅斥不去勅乃聽上徐行至壇俛頸聽法上曰此鳥必欲滅度別受餘果矜其至誠更爲說法後數日二鳥無何同化又初授戒夜夢從草堂寺以綿罽席路直至臺門自坐禪牀去地數丈天人圍繞爲衆說法以事而詳等黃帝之夢往華胥同目連之神登兜率至人行止孰能議之而愛悅閑靜祥萃虛室寺側依棲咸生慈道故使麕麚羣於兕虎鵞狎於鷹鸇飛走騰伏自相馴擾非夫仁澤潛化孰能如此者乎後靜居閑室忽有野媼齎書數卷置經案上無言而出并持異樹自植于庭云青庭樹

也約曰此書美也不俟看之如其惡也亦不勞視經七日又見一叟請書而退此樹葉綠華紅扶疏尚在又感異鳥身赤尾長形如翡翠相隨棲息出入樹間中大通四年夢見舊宅白壁朱門赫然壯麗仍發願造寺詔乃號爲本生焉大同二年又勅改所居竹山里爲智者里縉雲舊壤傳芳圖諜山川靈異擅奇函夏福地仙鄉此焉攸立而約飯餌松术三十餘年布艾爲衣過七十載鳴謙立操標望當時乃以大同元年八月使人伐門外樹枝曰輿駕當來勿令妨路人未之測至九月六日現疾北首右脅而臥神識恬愉了無痛惱謂弟子曰我夢四部大衆幡花羅列空中迎我凌雲而去福報當訖至十六日勅遣舍人徐儼叅疾答云今夜當去至五更二唱異香滿室左右肅然乃曰夫生有死自然恆數勤修念慧勿起亂想言畢合掌便入涅槃春秋八十有四六十三夏天子臨訣悲慟僚宰輟聽覽者二旬有一其月二十九日於獨龍山寶誌墓左殯之初約臥疾見一老公執錫來入及遷化日諸僧咸卜寺之東巖帝乃改葬獨龍抑

其前見之叟則誌公相迎者乎又臨終夜所乘青牛忽然鳴吼淚下交流至葬日勅使牽從部伍發寺至山吼淚不息又建塔之始白鶴一雙繞墳鳴唳聲甚哀婉葬後三日欻然永逝下勅豎碑墓左詔王筠爲文

按金華府志惠約入都居草堂寺沈約一見以爲道安惠遠無以尚也約守東陽同歸葬親墓成遊金華住赤松澗餌藥斷穀所進麻棗而已梁天監十八年武帝延約於等覺殿受菩薩戒頂禮而請曰弟子頂禮勿使外人知之約遂合掌入澡瓶中結跏趺坐見五色雲從頂出謂帝曰貧道化身入瓶中陛下亦無令外人知之帝遂北面受戒親執弟子之禮稱曰智者國師普通七年奏以金華故菴建智者寺

僧密

按續高僧傳僧密未詳氏族樂安人曾未勝衣便從剪落幼而穎悟年至十六學友如林更相開導有聞鄉黨將欲廣聞視聽師弗之許也因爾潛遁出寺從道明沙門受業一二年中聲華負海泰始初濟江住

莊嚴寺器望凝練風儀峻雅深沈詳正不以利害嬰心雖復同居衆內未有測其量者時人以方法汰累居南面徒衆甚盛無經不講負氣高論少所推下下才在事未能賞重潛相譏搆於竟陵王密不叙濁清任其盡罪乃啓擯淮南學士隨者二十餘人相仍講化天監四年卒於江北春秋七十三矣

曇准（附智深）

按續高僧傳曇准姓弘魏郡湯陰人住昌樂王寺出家從智誕法師受業鑽研之勤衆有弗及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善涅槃法華聞諸伊洛閑居遊思不交世務承齊竟陵王廣延勝道盛興講說遂南渡止湘宮寺處處採聽隨席談論雖逢塗阻未曾告勞文公歎曰此北道人非直美容止善言笑烈亮恢廓雅有器度至於言論深有情致齊臨川王蕭映長沙王蕭晃厚相欽禮廬江何默彭城劉繪並到房接足申其戒誥講揚相繼成其業者二百餘人以天監十四年卒春秋七十有七時寺復有智深比丘聰慧博識經論有功天子王侯多所賓接性好直言無所推屑每

商略獫狁物有不平由是坎壈弘宣阻少

道超（附慧安）

按續高僧傳道超姓陸吳郡吳人丞相敬風之六世孫也祖昭尚書金部父遵散騎侍郎超少以勤篤知名與同縣慧安早投莫逆俱遊上京共契請業時旻法師住靈基寺值旻東講因共聽沙門法珍成論至滅諦初聞三心滅無先後超曰斯之言悞非吾師也見旻解冠一方海內諮仰輟寢忘味以夜係晝但性褊躁銳不顧功少願望已多每打髀歎曰爲爾漠漠生肇笑人又聞龍光寺僧整始就講說彌復勇銳歎曰乃可無七尺何事在於人後惆悵疢心累日廢業因自懺悔求諸佛菩薩乞加威神令其慧悟如僧旻也事在旻傳遂勤劬苦至有頃洞徹終日熙怡獨語獨笑每言無價寶珠我今已得雍容高步負氣陵俗白黑改觀名駕當時及至講說解析疑伏每無遺隱若復爲賓雅服意氣求相擊抗若遇機臨敵無不應躡同寺僧道賁年齒稍大亦微向學方而性多怠惰不能克己橫相陵駕超亦盱衡嘯傲未之較也他日

貴曰我之與卿誰相優劣超曰若論年臘請以相寄胷臆之量未論先後時爲直言自超處獨房屏絕賓伴內外墳典常擁膝前而手不釋卷加以塵埃滿屋蟋蟀鳴壁中書郎吳郡張率謂曰蟲鳴聒耳塵土埋膝安能對此而無忤耶答曰時聞此聲是代簫管塵隨風來我未暇掃致忤名賓爲愧多矣時人高其放達年三十六以天監初卒有慧安道人住湘宮寺探元析奧甚有精理年三十二卒於住寺

僧喬（附僧整　寶淵　慧濟　慧紹）

按續高僧傳僧喬姓華氏吳興東遷人出家住龍光寺聞僧旻說前修立義有諸同異則忘寢息志欲稟受又聽其語論轉捷則撫掌累歎思與偕也隆昌之世法筵轉少仍與同寺僧整寶淵慧濟慧紹等請旻移住於是終晨竟夜一心諮求布被禦冬單蔣藉體饘粥糊口茹菜充饑而未曾以貧寒變節但自勤勵維日不足研精奧粹理悟深明三四年間經論通達後旻還莊嚴龍光慧生問曰諸少相攜竝得成器其間勝負可得聞耶旻曰喬公儒雅清虛履今用古卷

舒文義優遊敎理鉤深致遠善能讎校謙而未講莫與爭先此乃遺法之所寄也整公精勤經論博綜有序同其業者重其情懷淵公不無神明而心性偏激亟違禮度久從異集無以測其多少濟公神識淸審經素有功論文未熟由其體羸不堪辛苦故耳且於義理足以明道志行足以勵俗絡公情性知理篤有志行貧而有累學不得恆向無妨礙不患不成美器自喬學之成也不修世務不附名聞閉門靜處坐無雜客澄懷潛悟獨得而已年三十六天監初卒生本住湘州學明經數頻御法座少秉高操慕安汰之風規而斂衣蔬食終身不改美風姿善草隸整住襄陽末遊夏首道化大行濟番禺人末還嶺表德被南越文義風宣有廣被焉並天監中卒

慧開（附曇儁）

按續高僧傳慧開姓袁氏吳郡海鹽人初出家爲宣武寺寵公弟子仍從學阿毗曇及成實論建武之中遊學上京住道林寺歷聽藏旻二公經論後移住彭城學無時習經耳不忘多從酒謔博奕自娛而値造

文之機關無對辯人間席上訥其詞也後忽剖略前習專攻名教處衆演教咸慶新聞及至解名析理應變無窮雖逢勍敵巧談罕有折其角者講席基連學人影赴遂使名稱普聞衆所知識陳郡謝譓雅相欽賞出守豫章迎請講說厚加䞋遺還未達都分散已盡彭城劉業出守晉安知居處屢空餉錢一萬即贍寒餒不終一日開立性虛蕩不畜資財皆此之類也而情在疎率不事形儀衣裳塵滓未曾舉意浣濯同旅有不耐者皆代其解澣寒則披絮待成夏則隱席至燥以天監六年卒春秋三十有九同寺有曇儁者以遊學顯名通貫衆經兼勤禮誦風素一概寒暑彌盛侍中王慈昆季司徒長史江革友于並與之朋遊焉

明徹

按續高僧傳明徹姓夏吳郡錢唐人六歲喪父仍願出家住上虞王園寺學無師友從心自斷每見勝事未曾不留心諦視遇客讀釋道安傳云聞安少孤爲外兄所養便歔欷嗚咽良久乃止他日借傳究尋見

安弘法之美因撫膝歎曰人生居世復那可不爾乎自是專務道學功不棄日嘗與同學數輩住師後房房本朽故忽遭飄風吹屋欹斜欲倒師行不在無物支持衆人皆走徹習業如故會稽孔廣聞之歎曰孺子風素殊佳當成名器時倫因是推服馳名東越齊永明十年竟陵王請沙門僧祐三吳講律中塗相遇雖則年齒懸殊情同莫逆徹因從祐受學十誦隨出揚都住建初寺自謂律爲繩墨憲章儀體仍遍研四部校其興廢當時律辯莫有能折建武之中移業經論歷採衆師備嘗深義以旻法師標正經論妙會機神覃思通微易鉤深奧乃從其成業齊太傅蕭穎胄深相欽屬及領荆州攜遊七澤請於內第開講淨名每日諸經文句既是應機所說或有委曲深微或復但拘名字先來英舊人各厝情謬當今日望此元宗遠無彷彿深懷愧惻時咸重其謙退及蕭氏將薨贈別麈尾輭几徹以遺命所留憑撫以盡其壽天監之初始返都邑又從旻受業少長祈請常爲覆述究博深文洞明奧旨盤根交結了無遺滯遠樹名聞徽屈

重疊乍經乍論四時不輟聽受之衆不遠雲集武帝欽待不次長名進於內殿家僧資給歲序無爽帝以律明萬緒條章富博欲撮聚簡要以類相從天監末年勅入華林園於寶雲僧省專功抄撰辭不獲免每侍御筵對揚奧密皇儲賞接特加恆禮故使二宮周供寒暑優洽當時名輩並蒙殊致未有恩渥如此之隆以其鳩聚將成忽遘疾沉積於壽光殿移還本寺天子親自怡色溫言躬臨慰喻知當不救退而流涕中使絫候晨宵不絕徹自惟將卒奉啓告辭皇心載軫於萬壽殿時內外樞掞一時慟絕帝於寺爲設三百僧會令徹懺悔自運神筆製懺願文事竟遂卒寺房卽普通三年十二月七日也窆於定林寺之舊墓勅給東園祕器凶事所資隨由備辦主者監護有崇敬焉

法開

按續高僧傳法開姓俞吳興餘杭人稚年出家住北倉寺爲曇貞弟子貞清素澄嚴殊有解行開少聰敏家業貧窶身服不充食噉麤澀同學僧流曇誕家有

盈財服翫奢麗並從貞受業屢有年勞及鉤深造微未有逮開者也而流誕恃自傻饒甚相輕忽開懷快然遂負裹西遊住禪岡寺仍從柔次二公學成實論衣不蔽形食趣支命而不避寒風暑雨以晝係夜歷業既優精解無礙終日遊談未嘗暫息心性躁銳無悶勍敵揖而不攻有時竊發潛登以掩不備當其鋒者罕不結舌由是顯名吏部尚書瑯琊王峻求嘉太守吳興丘墀皆揖敬推賞願求勖誡後還餘杭止於西寺先相陵駕之者望風飲氣永相隱避以至於死開因爾講筵相接道俗歎服沙門智藏後遊禹穴講化成論開往觀之鯁難累日賓僚僉悅藏曰開法師語論已多自可去矣吾欲入文開曰釋迦說法多寶涌現法師指南命衆而遣客何耶藏有慚色開以普通四年卒春秋六十有五矣

道宗（附法敞）

按續高僧傳道宗未知氏族荊州江陵人早年離俗住瓦官寺情性貞直不務馳競耳不妄屬口不誑言修身潔己動靜有度歷學經論了無常師終日寢處

卷軸而已清談高論聽者忘疲衣裳麤敝飲食疎儉遭值年饑入里不給南遊嶺表其道大行以死自誓誘化不息年五十餘卒於彼土復有法敞住延賢寺少研經數長多講說齊末歲儉固窮守操清貧馳務不競貪積天監初西遊陸海東歸令楚弘宣有功焉

寶淵 附法文 法度 法護 道典

按續高僧傳寶淵姓陳巴西閬中人也年二十三於成都出家居羅天宮寺欲學成實論爲弘通之主州鄉術淺不愜憑懐齊建武元年下都住龍光寺從僧旻法師稟受五聚經涉數載義頗染神旻曰此君任性儁警智慮過人但恨迴忽不倫動靜險躁若値通人優接當成一世名士若不遇時不得其死必當損辱大法矣淵酷好蒲博使酒挾氣終日狠忙無所推下旻累諫曉喻反以爲讎因爾改塗復從智藏採茹先業自建講筵貨財周贍篤勵辛勤有倍恆日每言大丈夫當使人事我何能久侍人乃廣寫義疏貴市王征南書緘封一簏有意西歸同寺慧濟謔之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得作文章今卿白簏未來判無講

理淵曰殊不然此乃打狗杖耳因帶帙西返還住舊寺標定義府道俗懷欽於是論筵頻建聽衆數百自重名行少賓知己沙門智訓遊學京華數論通敏同還本壤投分與交淵弗許也後寺庫犯官淵自恃名高一州爲物所讓以身代當强悍不弭至於事成知當必敗因爾出郭於路以刃自刎時年六十一矣卽普通七年也彭門爾前復有法文法度法護道興等並以廣學達名文貞廉好尚雅有風彩度通解大乘方嚴有則護剛直敦信不交世務興秉素懷正好仁奉義並下都住寺不墜學宗爲諸雄辨所見推仰

僧詢　（附道遂　道標）

按續高僧傳僧詢姓明太子中庶山賓之兄子也年始入禮嘗聽山賓共客談論追領往復了無漏失賓撫其首曰今使吾門不墜者其在爾乎父奉伯篤信大法知其聰儁可期神幽冥長堪濟愛海年十二勅令出家爲奉誠寺僧辯律師弟子辯性廉直戒品冰嚴好仁履信精進勇勵常講十誦詢後住治城寺持操高尚勤辛好學從光宅寺法雲諮稟經論散帶伽

藍不營雜事當時名德皆稱善焉歷耳不忘經目必憶常能覆述有如瓶瀉時人嘉其清辯白黑重其無倦凡所聽聞悉爲注記雖無大才而彌綸深極同學門友莫不傳寫以天監十六年卒春秋三十有五時復有道遂道標同海陵人並從法雲受業經論洽聞博綜有序

慧超

按續高僧傳慧超姓王太原人永嘉之亂寓居襄陽七歲出家住檀溪寺爲慧景弟子景清坦平簡雅有器局普通之初總州僧正以節儉聞之超幼而清悟容止詳美進趨合度事景一年以衆大諠雜乞移禪房依止僧崇禪師習學定業年十二又從同寺僧授學通三元齊永明中竟陵王請智秀法師與諸學士隨方講授西至樊鄧超因憑受學同時合席皆共服其領會隨秀還都住靈根寺仍從法常乞受具足誦戒不盈二日聽律未周兩遍皆識文知義鏡其纖密稟承師訓無相忝也及師亡後又從智藏採習經論藏曰此子秀發當成美器藏之出處多與同遊備通

諸部名動京邑後從慧集餐聽毗尼纔得數遍集乃歎曰不謂始學已冰寒於水矣後還鄉定省合境懷之武帝勅還爲壽光學士又勅與正觀寺僧伽婆羅傳譯阿育王經使超筆受以爲十卷而晦德進人不專矜伐故有要請多推舊德藏後使其代講讓不肯當或逢羣賢博論未曾不預辯過塞及至抗擊前敵知理將窮而必下或遇機隙便亦應躡而默然斯亦稟識同所不安而超能謙降若此衣食趣濟榮貴未邀襆無資蓄安成康王蕭雅秀欽敬戒德出藩要請相攜于鎮講發風被遠近服歎康王薨後吳平侯蕭昺遊夏口復屈俱行法筵又鋪學者稱詠還都續講聽侶相趣二百餘僧四時習業於普通七年卒時年五十有二

僧遷

按續高僧傳僧遷姓嚴吳郡吳人孝敬夙彰侍中王錫見而異焉一面定交師事鍾山靈曜道則法師則亦權行外彰深相推重後遊談講肆縱辯天垂會難招提慧琰禪品義精思間出中座嗟揚招提因改舊

致更新章句梁高有勅興善殿義集登卽銳辯如流帝有嘉之仍降家僧之禮帝制勝鬘義疏班壽光殿諸僧咸懷自恧遷深窮理窟特詔敷述皇儲尚書令何敬容以並請論擊道俗欣洽時論韙之中興荊鄴正位僧端職任期月道風飈舉恂恂七衆不肅而成昔晉氏始置僧司迄茲四代求之備業罕有斯焉自後探索幽冥經誥盤結皆鍼肓起廢怡然從正以天保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移神大寶精舍春秋七十有九二十日葬於江陵之中華北山初年少孝稟自然家貧親老珍養或闕後名德旣立供嚫腴旨時進益陳及處艱憂毀幾致滅年方弱冠便誦法華數溢六千坐而若寐親見普賢香光照燭仍降摩頂書而不傳大漸惟幾方陳同志凡講涅槃大品十八部經各數十遍皆製義疏流於後學等觀卽梁明帝之法名也自云北面歸依時移三紀擁經問道十有三年終識若空功由善道況乎福田五世師資兩葉仁旣厚矣義實深焉遂刊碑墳壟述德如左

僧副

按續高僧傳僧副姓王氏太原祁縣人也弱而不弄鑒徹絕羣年過小學識成大量鄉黨稱奇不仁者遠矣而性愛之靜遊無遠近裹糧尋師訪所不逮有達磨禪師善明觀行循擾巖穴言問深博遂從而出家義無再問一貫懷抱尋端極緒爲定學宗焉後乃周歷講座備嘗經論並知學惟爲己聖人無言齊建武年南遊楊輦止於鍾山定林下寺副美其林藪得栖心之勝壤也行逾冰霜言而有信三衣六物外無盈長應時入里道俗式瞻加以王侯請道頹然不怍咫尺宮闈未嘗謁覲既行爲物覽道俗攸屬梁高素仰清風雅爲嗟賞乃命匠人葺其室宇於開善寺以待之恐有山林之思故也副每逍遙於門負杖而歎曰環堵之室蓬戶甕牖匡坐其間尚足爲樂寧貴廣厦而賤茅茨乎且安而能遷古人所尚何必滯此用賞耳目之好耶乃有心岷嶺觀彼峨眉會西昌侯蕭淵藻出鎮蜀部於卽拂衣附之爰至井絡雖途經九折無忘三念又以少好經籍執卷緘默動移晨晷遂使庸蜀禪法自此大行久之還返金陵復住開善先是

胡翼之山有神人現以慧印三昧授與野人何規曰可以此經與南平王觀爲病行齋三七日也若不曉此法問之於副時以訪之果是其會所行法南平遂行齋祀疾便康復豈非內因外構更相起予不久卒於開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卽普通五年也窆於下定林之都門外天子哀焉下敕流贈初疾亟之時有勸修福者副力疾而起厲聲曰貨財延命去道遠矣房中什物並施招提僧身死之後但棄山谷飽於鳥獸不亦善乎勿營棺壟以乖我意門徒涕淚不忍從之將爲勒碑旌德而永興公主素有歸信進啓東宮請著其文有令遣湘東王繹爲之樹碑寺所

慧勝（附慧初）

按續高僧傳慧勝交趾人住仙洲山寺棲遁林澤閑放物表誦法華日計一遍亟淹年序衣食節約隨身遊任從外國禪師達磨提婆學諸觀行一入寂定周晨乃起彭城劉績出守南海聞風遣請攜與同歸因住幽棲寺韜明秘彩常示如愚久處者重之禪學者敬美幽棲寺中絕無食調惟資分衛大遵清儉永明

五年移憩鍾山延賢精舍自少及老心貞正焉以天監年中卒春秋七十時淨名寺有慧初禪師者魏天水人在孕七月而生纔有所識好習禪念嘗閑居空宇不覺霆擊大震斯固住心深寂未可量也而志高清遠淡然人外晚遊梁國住興皇寺閒房攝靜珪璋外映白黑諮訪有聲皇邑武帝爲立禪房於淨名寺以處之四時資給禪學道俗雲趨請法素懷恢廓守志淳重貴勝王公曾不迎候普通五年卒春秋六十八葬鍾山之陰弟子智顒樹碑墓側御史中丞吳郡陸倕製文

道珍（附法歸　慧景）

按續高僧傳道珍未詳何人梁初住廬山中恆作彌陀業觀夢有人乘船處大海中云向阿彌陀國珍欲隨去船人云未作淨土業謂須經營浴室并誦阿彌陀經既覺即如夢所作年歲綿遠乃於房中山池降白銀臺時人不知獨記其事安經函底及命過時當夕半山已上如列數千炬火近村人見謂是諸王觀禮旦就山尋乃云珍卒方委冥祥外應也後因搜檢

經中方知往生本事遂封記焉用示後學時此山峰頂寺有法歸禪師者本住襄陽漢陰出家味靜爲務感夢有神來請遂往廬山遊歷諸處忽然驚覺乃尋夢而往但廬山者生來不到及至彼處樹石寺塔宛如前夢方知爲廬山神之所請也依而結宇晨夕繼業遂終山舍時又有慧景禪師者淸卓出類不偶道俗孤行林阜禪慧在宗及其終後乃返握兩指人有捋者雖伸還屈獲二果矣當景卒日山峰松樹並雨甘露今名甘露峰是也生常感二鳥依時乞食及其殁後絕迹此山斯之三德道扇梁朝樹銘山阿各題芳績矣

法聰

按續高僧傳法聰姓梅南陽新野人八歲出家卓然神秀正性貞潔身形如玉蔬藿是甘無求滋饌及長成立風操逾厲淨施厚利相從歸給並迴造經藏三千餘卷備窮記論有助弘贊者無不繕集年二十五東遊嵩嶽西涉武當所在通道惟居宴默因至襄陽傘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爲棲心之宅入谷兩所

置蘭若精舍今巡山者尚識故基焉初梁晉安王來都襄雍承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騎將從無故却退王慚而返夜感惡夢後更再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覩一谷猛火洞然良久竚望忽變爲水經停傾仰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爾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坐繩牀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禮因告境內多被虎災請求救援聰卽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便與受三歸戒勅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布故衣繫諸虎頸滿七日已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齋集衆諸虎亦至便與食解布遂爾無害其日將王臨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靈泉有五色鯉亦就手食云此雌龍王與羣吏嗟賞其事大施而旋有凶黨左右數十人夜來劫所施之物遇虎哮吼遮遏其道又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松樹止至其膝執金剛杵將有守護竟夜廻遑日午方返王怪其來晚方以事首遂表奏聞下勅爲造禪居寺聰不往住度人安之又勅

徐摛就所住處造靈泉寺周朝改爲靜林隋又改爲景空大唐仍於隋號初聰住禪堂每有白鹿白雀馴伏棲止行往所及慈救爲先忽遇屠者驅猪百餘頭聰三告曰解脫首楞嚴猪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並仡然不動便歸過悔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漁人牽網所如前三告引網不得方復歸心空網而返又荊州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聰所請雨使還大降陂池皆滿高祖遣廬陵王重請下都確乎不許後至廬阜驃騎威王因從受戒勸請還臺聰志存虛靜潛泝西上遁隱荊部神山湘東王承聞馳駕山門伸師襄之禮頻請下都固辭不許乃遣親故陳昱必令請得如不允者未足相見昱以事請聰不免意暫赴所期又至青溪江陵令江祿至山爲起重閣三間湘東王以太清三年高祖崩捨宮造天宮寺邀延來住不守本志入之故里統御禪衆有扇淸規禪講相叅無虧晷漏所獲檀捨通造藏經凡所至處靈瑞難述初太常劉之大具以聞高祖遂每西禮并送供養武陵上蜀從受歸戒巴峽守晉鴻上湘東王柏木爲寢

殿及感放光旬日不歇王於傍造浮圖僧房講堂幷王服玩作露盤立爲寶光寺請聰居之王述般若義每明日將竪義殿則夜放光明照數里不假燈燭議者以般若大慧智光幽燭所致及宣帝末臨亦同前敬聽每入道場必涕泗翹仰普賢授記天花異香音樂冥發不可議也以梁大定五年九月無疾而化端坐如生形柔頂暖手屈二指異香不歇年九十二矣其靈泉周改爲靜林隋改爲景空大唐因而不改即故地猶有所坐禪堂存焉

法常

按續高僧傳法常高齊時人領徒講肆有聲漳鄴後講涅槃幷授禪數齊王崇爲國師以處衆囂雜枯折由生無俱利功捐而至楚後聞追之變形革服一舉千里又達衡嶽多處林野布衣乞食又之荊峽有僧法隱者久住覆船山東嶺誦法華維摩思益以爲常業而未閑心觀後至松滋見常異操乃歸而問津遂默而不對乃經一夏涕泗滂沱方示心要如說行者方知其趣隱駐心自久繫念日新深悟寂定不思議

也與故人胡君義別不値題壁尅某月日當遠行至期果卒後當將終語諸僧曰吾今日作一覺長眠便入室右脅而臥明日怪眠不覺看之已終方悟長眠語矣

法京

按續高僧傳法京姓孫太原人寓居江陵母將懷孕夢入蓮池捧一童子端正可喜因而有娠將誕又夢乘白獅子遊戲虛空京七歲出家十三與同學智淵咸昇高座說法無滯寺內長少俱夢聖僧告云京是寺元檀越願力生此方爲棟樑所以凡所投造風從水漸財利山積福門大弘殿宇小大千五百間並京修造僧衆湊集千有餘人長沙大寺聖像所居天下稱最東華第一由是道力所致幽明被之後梁二主聞便敬重奉爲僧正綱紀遺法晚抱危疾請僧像前七日行道沙門法泰夢像至於京房淨人遠志親覩像從京房返於大殿爾日即愈是知育王瑞像感降在人專注祈求無往不應不久卒寺春秋七十六矣

法懔

按續高僧傳法懍姓嚴枝江人十五出家玉泉山寺衆侶清淨懍依味道積有年載禪念爲本依閑誦經法華維摩及大論鈔普皆無昧不著繒纊大布爲衣不食僧糧分衞一食不臥常坐勤勵莫儔荷錫遠遊言追勝友廬峰台嶺衡羅恆岱無遠不屆氣調清邈故山僧見者莫不挹高節而仰其奇趣也榛林猛獸之宅幽深魑魅之巖棲息無爲如在邑里昔從岱嶽路出徐州遇一縣令問以公驗懍常齎法華一函乃答云此函中有行文檢覓不見令怒曰本無行文何言有耶答曰此經是諸佛所行之跡貧道履而行之還源返本即我之行文也令瞋不歇閉之七日不食誦經聲不輟令感惡夢便頂禮悔過後棲默山以禪靜爲正業遂坐卒巖中年六十二異香紛紛旬日乃歇時陽山僧景者不詳何人晦跡塵外以道自處陽山中泉石松竹秀竦清曠領接桃源古稱名地上居寂照感通鬼物有懷惡念不得進前或值虎蛇驚怖失道若有問法安步無他曾有人來欻起惡念忽見大蛇繩牀而出將欲吐毒懺謝得免時枝江慧璀禪

師南嶽思公之神足也聞而造之杜口不答璀便雨淚啓請通夕翹立固請確然乃經多日方爲披說璀出曰予遊名山上德多矣善友高尚者十有八人分得其門頗經趣入而牆仞高遠奇唱難階者斯人在斯至於年紀人所不測璀云會問答云吾年三百歲矣後不知所終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三十五卷目錄

僧部列傳十一

梁三

慧成　法忍

明達　惠光（附道雲　道暉）

法超　道禪

香闍梨　道穆

尚圓　植相

僧林　慧詔
法寵（附智果　僧淑）　法令（附慧泰　慧纂）
僧若（附僧令　法度　惠梵　惠朗）　僧遷
慧彌（附法仙）　道琳
慧皎　嵩頭陀
法歸　定光
陳一
拘那羅陀（附高空　德賢　善吉）　雙林大士

神異典第一百三十五卷

僧部列傳十一

梁三

慧成

按續高僧傳慧成姓段澧陽人出家住十住寺誦法華維摩勝天王等大乘經二十餘卷進具後爲荆南佛法希尠承都大弘法席有心遠慕遂因商船往造建業正值成實靈講學者肩聯一聽十年文理略盡將旋本邑至匡山與顗師相見承南岳思禪師匡化

山中引衆波動試往看之既見欣仰欲學定業思曰卿一生學問與吾炙手猶不得暖虛喪功夫惜哉成素慿文疏依他生解忽令自檢茫若霧遊慨恨之甚不可得也乃惟曰承大師善知來意今試驗之見犀如意及手巾綫履欲得之思命令送與成遂總燒却章鈔捐擲筆硯專志正繫以必遠爲期當時造禪門者數十人皆先達者或以後至恐不相及乃以夜達晝開眼坐禪經十有五年思令入方等觀音法華般舟道場歷試銷障三年依行魔業禪鬼頗因散絕乃示以正法專思元寂久久遂解衆生語言三昧精思通爽靜亂齊焉彼閉目者觀道雖明開眼便失與成比校天地懸殊思云智顗先發三昧後證總持慧成及之三子寂照行解齊矣大師化往上至枝江造禪慧寺所營土木咸依俗有德行所招不久便就其地西望沙渚德鸞栖遁之地東眺上明彌天立寺之所湘東王承風迎請爲建禪衆仍構大殿闕梁不成六月江漲於一夜中成曰有木中梁往江接取尋語往看果如所示有清信士投弘者爲精舍主忽然氣絕

家人名成至宅弘乃蘇曰初執至王所見禪師上殿曰與此人立功德未了願赦之王起禮足如言被放陳主聞而往名卓然不往又令江總等往迎若不允心不勞返也王人雨淚強引入船成乃奮身入水立於江上又請若不蒙下總等粉身無地從之至都受戒而返乃賜所住名禪慧寺不久市朝遷革有常律師者欲往南岳遇成同宿夜中投虱於地而密知之及明告別成曰昨夜一檀越被凍困苦常慚之永誡將終語門人曰急砌殿基吾當講涅槃也聞皆急手恰竟而智者玉泉寺至宣相符會共談元理良久氣絕以年月坐亡於禪衆道場年七十三矣湘東王宮內立碑今見在城中

法忍

按續高僧傳法忍江陵人初投天皇寺出家受具已後受持法華維摩日常再遍衆聚多諠朽折由出西往覆舟巖下頭陀自靜觀理三十餘年不食麻衣破衲而已自得幽林無求外護升粒若盡繼以水果終不馳求或一食七日跏坐求志會於一夏費米三斗

必限自忩猶盈五升雖獨宿非入戒科而倫約一偶別行所止龕室纔容膝頭伏夏嚴冬形不出戶故寒不加絮熱不減衣安然守道無爲而已忽有一象無事至龕經於數日忍便現疾於寺北窟右脇而終春秋六十有七衣鉢塵朽衆無預焉評其估價不至於十云

明達

按續高僧傳明達姓康氏其先康居人也童稚出家嚴持齋戒初受十戒便護五根年及具足行業彌峻脇不著席日無再飯外儀軌則內樹道因廣濟爲懷遊行在務以梁天監初來自西戎至於益部時巴峽蠻夷鼓行抄刧州郡徵兵剋期誅討達愍其將苦志存拯拔獨行詣賊登其堡壘慰喻招引未偪其情俄而風雨晦冥雷霆震擊羣賊驚駭惻爾求哀達乃敎具千燈祈誠三寶營辦始就昏霾立霽山澤通氣天地開朗翕然望國並從王化襁負排藪獺獸前趨者其徒充澤遂使江路肅清往還無阻兵威不設而萬里坦然達之力也後因行役中路逢有人縛豘在地

聲作人語曰願上聖救我達即解衣贖而放之行至梓州牛頭山欲構浮圖及精舍不訪材石直覓匠工道俗莫不怪其言也於時三月水竭即下求木乃於水中得一長材正堪刹柱長短合度僉用欣然仍引而豎焉至四月中涪水大溢木流翳江自泊村岸都無滯者達率合皁素通皆接取縱橫山積創修堂宇架塔九層遠近併力一時繕造役不逾時欻然成就而躬襲三衣並是麤布破便治補寒暑無華有時在定據於繩牀赫然火起衆往撲滅惟覺清凉有沙門僧救者積患攣躄來從乞瘥達便授杖令行不移晷景驟步而返斯陰德顯濟功不可識其例甚矣又布薩時身先衆坐因有偷者穿牆負物既出在外迷悶方所還來投寺遂喻而遣之故達化行楚蜀德服如風之偃仆也故使三蜀岷流或執爐請供者或散華布衣者或捨俗歸懺者或剪落從法者日積歲計又不可紀以天監十五年隨始興王還荆州冬十二月終於江陵春秋五十有五達形長八尺容式偉然敷弘律訓及以講誦乍諷俗書用悟昏識銓序罪福無

待重尋故詳略而傳矣

惠光（附道雲　道暉）

按續高僧傳惠光姓楊氏定州長盧人也年十三隨父入洛四月八日往佛陀禪師所從受三歸陀異其眼光外射如錟深惟必有奇操苦邀留之且令誦經光執卷覽文會若昔習旁通博義窮諸幽理兼以劇談譎詭態出新奇變動物情時談逸口至於夏末度而出家所習經誥便爲人說辭旣清靡理亦高華時人號之聖沙彌也因獲利養受而還施師爲掌之尋用復盡佛陀曰此誠大士之行也便縱而不禁諮敎誠敬而異焉然其雅量弘方不拘小節讚毀得失聲色不渝衆益器之而美其遠度陀曰此沙彌非常人也若受大戒宜先聽律律是慧基非智不奉若初依經論必輕戒網邪見滅法障道之源由是因循多授律檢先是四方未廣宣通有道覆律師創開此部製疏六卷但是科文至於提舉宏宗無聞於世故光之所學惟據口傳及年登冠肇學行略周常聞言不通華登戒便阻乃往本鄉進受具足博聽律部隨聞奉

行四夏將登講僧祇律初以唱高和寡詞理精元漸染津流未遂聽徒雲合光知學功之所致也義須廣周羣部乃從辨公叅學經論聽說之美聲颺趙郡後入洛京搜揚新異南北音字通貫幽微患爲心計之勞事須文記乃方事紙筆綴述所聞兼以意量叅互銷釋陀以他日密覩文言乃呼而告曰吾之度子望傳果向於心耳何乃區區方事世語乎今觀神器已成可爲高明法師矣道務非子分也如何自累因而流涕會佛陀任少林寺主勒那初譯十地至後合翻光時預霑其席以素習方言通其兩諍取捨由悟綱領存焉自此地論流傳命章開釋四分一部草創基址其華嚴涅槃維摩十地地持等並疏其奧旨而弘演導然文存風骨頗略章句故千載仰其清規衆師奉爲宗轄矣司徒高敖曹僕射高隆之及朝臣司馬令狐子儒等齊代名賢重之如聖常遇亢旱衆以聞光乃就嵩嶽池邊燒香請雨尋即流霔原隰民皆利之又尒朱氏舉兵北伐徵稅僧尼用充軍實先立嚴刑敢諫者斬時光任僧官顧五衆屯塞以命直往語

世隆曰若當行此稅國事不在言旣克明事亦遂免其感致幽顯爲若此也初在京洛任國僧都後名入鄴綏輯有功轉爲國統將終前日乘車向曹行出寺門屋脊自裂旣坐判事塊落筆前尋覩無從知乃終相因斯乖悆四旬有餘奄化於鄴城大覺寺春秋七十矣光常願生佛境而不定方隅及氣將欲絕大見天官來下遂乃投誠安養溘從斯卒自光立志貞靜堅存戒業動止安詳衣裳附怗晝夜存道財無盈尺之貯滌除便穢誓以報盡爲期偏重行宗四儀無妄其法潔己獨立七衆深崇其操自正道東指弘匠于世則以道安爲言初緇素革風廣位聲教則惠光抑其次矣凡所撰勝鬘遺教溫室仁王般若等皆有注釋又再造四分律疏百二十紙後代引之以爲義節幷羯磨戒本咸加刪定被於法侶今咸誦之又著元宗論大乘義律章仁王七誡及僧制十八條並文旨淸肅見重時世學士道雲早依師稟奉光遺令專弘律部造疏九卷爲衆所先成匠極多流衍彌遠加以威容嚴肅動止有儀談吐慈和言行相檢又光門人

道暉者連衡雲席情智傲岸不守方隅略雲所製以爲七卷聞以意會揵度推焉故諺云雲公頭暉公尾洪理中間著所以是也並存亡失緒嘉績莫尋可爲悲哉

法超

按續高僧傳法超姓孟氏晉陵無錫人也十一出家住靈根寺幼而聰穎篤學無倦從同寺僧護修習經論而雅有深思幽求討擊學論歸鄉貧無衣食乞匃自資心性柔輭勞苦非慮晩從安樂寺智稱專攻十誦致名命家語其折中者數過二百自稱公歿後獨步京邑中歲廢業頗失鴻緒後復綴講衆重殷矣帝謂律教乃是像運攸憑學慧階漸治身滅罪之要三聖由之而歸必不得闕如閉目夜行常懼蹈諸坑塹欲使僧尼於五篇七聚導意獎心以超律學之秀勑爲都邑僧正庶其弘扇有徒儀表斯立武帝又以律部繁廣臨事難究聽覽餘隙遍尋戒檢附世結文撰爲一十四卷號曰出要律儀以少許之詞網羅衆部通下梁境並依詳用普通六年遍集知事及於名解

於平等殿勅超講律帝親臨座聽受戒規以衆通道俗恐陷於慾目但略舉綱要宣示宏旨三句將滿文言便竟所以導揚祕部弘悟當機遂得四衆移心朝宰胥悅至七年冬卒于天竺住寺春秋七十有一天子下勅疏慰幷令有司葬鍾山開善寺墓

道禪

按續高僧傳道禪交阯人早出世網立性方嚴修身守戒冰霜例德鄉族道俗咸貴其克己而重其篤行仙洲山寺舊多虎害禪往居之此災遂遠聞齊竟陵王大開禪律盛張講肆千里引駕同造金陵皆是四海標領人雄道傑禪傳芳藉甚通夜不寐思恭勝集篋奉眞筌乃以永明之初遊歷京室住鍾山雲居下寺聽掇衆部偏以十誦知名經略道化僧尼信奉故有稜威振發以見聲名恬揄誘悟議於風彩都邑受其戒範者數越千人常聽之徒衆不盈百兼樂滅覺觀亟罾幽谷動踰宵景方尋顧步加復蔬食敝衣華無布口有濟芳美者便隨給貧病知足之富豈得過焉末居於寺舍屏迹山林不交榮世安苦立行人以

爲憂而禪不改其樂也以大通元年卒于山寺春秋七十矣

香闍梨

按續高僧傳香闍梨者莫測其來以梁初至益州青城山飛赴寺欣然有終志時俗每至三月三日必往山遊賞多將酒肉共相酬樂前後勸喻曾未能斷後年三月又如前集例坐已了香令人於座穿坑方丈人莫知意謂人曰檀越等恆自飲噉未曾與香今日爲衆須飡一頓諸人爭奉肴酒隨得隨盡若塡巨壑識者怪之至晩曰我大醉飽扶我就坑不爾汚地及至坑所張口大吐雞肉自口出即能飛鳴羊肉自口出即馳走酒食亂出將欲滿坑魚䱙鵝鴨游泳交錯衆咸驚嗟誓斷辛殺迄今酒肉永絕上山此香之風德也益州別駕羅研朝梁誌公謂曰益州香貴賤答曰甚賤初不謂是人也誌曰既爲人所賤何爲久留研亦不測此語爲有識者說之或曰將不指青城香闍梨乎遂往山具述香曰檀越遠來固非虛說其夜便化弟子等營墓將殯怪棺大輕及開止見几杖而

已

道穆

按續高僧傳道穆松滋人性愛山林初入荆州神山將事巖隱感迅雷烈風震山折木神蛇繞牀羣虎縱吼穆心安泰然都無外想七日一定蛇虎方隱方登山遠眺其山東依淺壑西顧深流有終焉之志山神變形謝過云是田伯玉也來請受戒及施法式諸毒潛亡祭祀絕於羶辛祈澤應時雲雨如此衛候不一例可知也居山三十餘載名聲及遠遐邇之賓咸歸向請沙門則僧展僧安高士則劉虬車綴敘言命的無爽風聲梁湘東王蕭繹欽德經過於挂錫之所建臺一區立碑敘嗣簡文爲頌立碑在於山頂及穆將終欣於觀遠乃行至山峯而卒春秋七十矣

尚圓

按續高僧傳尚圓姓陳廣漢洛人出家以呪術救物梁武陵王蕭紀宮中鬼怪魅諸采女或歌或哭紛然亂舉王乃令善射者控弦擬之鬼乃現形卽放箭射鬼便遙接還返擲人久而不已聞圓持呪請入宮中

諸鬼競前作諸變現龍蛇百獸倏忽前後在空在地怪變多端圓安坐告曰汝小家鬼何因敢入王宮能變我身則可自變萬種祇是小鬼可住聽我一言諸鬼合掌住立圓始發云南無佛陀鬼皆失所自爾安靜武帝聞名大蒙賞遇值梁覆擾圓行至蜀所有痛惱因之護衞年八十一終於所住

植相

按續高僧傳植相姓郝氏梓潼涪人嘗任巴西郡吏太守鄭貞令相齎獻物下揚都見梁祖王公崇敬三寶便願出家及還上蜀決誓家屬并其妻子既同相志一時翦落自出家後梁大同中專習苦行一食常坐正心佛理以命自期時南武都今孝水縣也有法愛道人高術道術相往觀之愛於夕中自以呪力現一大神身著衣冠容相瑰偉來舉繩牀離地四五尺便誦戒神即馳去斯須復來舉牀僅動一角如前復去俄爾又來在相前立相正意貞白初無微動尋爾復去於屋頭現面舍棟破裂其聲甚大相亦無懼神見不動便來禮拜求哀懺悔至旦語愛曰汝所重者

此是邪術非正法也可捨之相後往益聽講以生在邊鄙言頗涉俗雖遭輕誚亡懷在道都不忤意又因行路寄宿道館道士有素聞相名恐化徒屬拒不延之其夜羣虎遶院相吼道士等通夕不安及明追之從受菩薩戒焉又會行弘農水側見人垂釣相勸阻之不從其言即唾水中忽有大蛇擎頭四顧來趣釣者因即歸命投相出家時梁道漸衰而涪土軍動與象法師分飛異域象入靜林山相入青城山聚徒集業梁王蕭撝素相欽重供給獠民以爲營理未暇經始便感重疾知命不救謂弟子曰常願生淨土而無勝業雖不生三塗亦不生天堂還生涪土作沙門也汝等努力行道方與吾會跏坐儼然奄便遷化時年三十有四其山四面獠民見其坐亡皆來歎異禮拜供養改俗行善弟子銜命露屍松下初相置足於綿州城西柏林寺院宇成就於堂頭植梧桐一株極爲繁茂忽以四月十五日無故葉落又維那此旦打鐘初不發聲大小疑怪不測所以上座僧起謂有大變執錫逃避須臾信報相已終卒樹枯鐘噎表其遷化

之晨也此寺去青城四百餘里而潛運之感殆非人謀

僧林

按續高僧傳僧林吳人深有德素行能動物梁大同中上蜀至潼州城西北百四十里有豆圖山上有神祠土民敬之每往祭謁林往居之禪默累日忽有大蟒縈繩牀前舉頭如揖讓者林爲授三歸受已便去自爾安帖卒無災異其山北涪水之陽素來無猿自林栖託已來便有兩頭依林而住有初見者云度水來及後林出山門猿還泗渡如此非一年月淹久乎乳產生乃有數十有時送林至龍門戶竚望而返林後往赤水巖故寺中屋宇並摧止有叢林便卽露坐虎蹲於林前低目視林乃爲說法良久便去爾後孤遊雄悍不避惡獸常行仁濟感化極多末卒於潼郡

慧韶

按續高僧傳慧韶姓陳氏本潁川太丘之後避亂居於丹陽之田里焉性恬虛寡嗜慾沈毅少言童幼早孤依兄而長悌友之至聞於閭閻十二厭世出家具

戒使遊京揚聽莊嚴旻公講釋成論纔得兩遍記注略盡謂同學慧峰曰吾沐道日少便知旨趣斯何故耶將非所聞義淺爲是善教使然乎乃試聽開善藏法師講遂覺理與言元便盡心鑽仰當夕感夢往開善寺採得李子數斛撮欲噉之先得枝葉覺而悟曰吾正應從學必踐深極矣尋爾藏公遷化有龍光寺綽公繼踵傳業便迴聽焉既闕論本制不許住惟有一被又屬嚴冬便撤之用充寫論忍寒連噤方得預聽文義兼善獨見之明卓高衆表辨滅諦爲本有用麤細而折心時以爲穿鑿有神思也梁武陵王出鎮庸蜀聞彼多祭義學必須碩解弘望方可開宣衆議薦舉皆不合意王曰憶往年法集有傖僧韶法師者乃堪此選耳若得同行想能振起邊服便邀之至蜀於諸寺講論開導如川流嘗於龍淵寺披講將訖靜坐房中感見一神青衣恰服致敬曰願法師常在此弘法當相擁衛言訖而隱遂接席數遍淸悟繁結昔在揚都苦氣疾綴慮恆勤及至蜀講衆病皆除識者以爲寺神之所護矣於時成都法席恆並置三四法

鼓齊振競敞元門而韶聽徒濟濟莫斯爲盛又率諸聽侶諷誦涅槃大品人各一卷合而成部年恆數集倫次誦之如有謬忘及講聽眠失者皆代受罰對衆謝曰斯則訓導不明耳故身令獎物其勤至若此武陵布政於蜀每述大乘及三藏等論沙門寶象保該智空等並後進峰岫叅預撰集勒卷既成王賜錢十萬卽於龍淵寺分贍學徒頻教令掌僧都苦辭不受性不乘騎雖貴勝請講逢值泥雨輒自策杖戴笠履芒屩而赴會焉少而齋潔不涉珍羞後遇時患藥雜豬脂拒而不服非時漿飲故絕生常候病者仰觀顏色怡悅禮誦不替嘗似微差乃告曰吾今無處不痛如壞車行路常欲摧折但自強耳恨所營尊像未就吾將去矣遺屬道俗悉爲莊嚴便洗浴剃髮剪爪禮拜漱口坐於龍淵寺摩訶堂中奄然而卒春秋五十有四卽天監七年七月三日也時成都民應始豐者因病氣絕而心尚溫五日方醒云被攝至閻王所聞處分云迎韶法師須臾使至王下殿合掌頂禮更無言說惟畫文書作大政之字部便出外坐於曠路樹

下見一少童以漆柳箕擎生袈裟令韶著之有數十僧來迎豐惟識和慈二禪師旛花列道騰飛而去又當終之夕有安浦寺尼久病悶絕及後醒云送韶法師及五百僧登七寶梯到天宮殿講堂中其地如水精牀席華整亦有麈尾几案蓮華滿池韶就座談說少時便起送別者令歸其生滅冥祥感見類此

法寵（附智果　僧淑）

按續高僧傳法寵姓馮氏南陽冠軍人後遭世難寓居海鹽少有絕俗之志二親愛而弗許執志固請乃曰須待爲汝婚竟隨意所欲十八納妻經始半年捨家服道住光興寺成辦法式習學威儀其後出都住興皇寺又從道猛曇濟學成實論二公雅相歎賞日夜辛勤不輟寒暑吳郡張融與周顒書曰古人遺族故留兒女法寵法師絕塵如棄唾若斯之志大矣遠矣又從長樂寺僧周學通雜心及法勝毗曇又從莊嚴曇斌歷聽衆經採元折奧妙盡深極高難所指罕不倒戈音吐蘊藉風神秀舉齊竟陵王子良甚加禮遇嘗於西邸義集選請名學事委冶城智秀而競者

尤多秀謂寵曰當此應對卿何如我答曰先悅後拒我不及卿詮名定實卿不及我秀有慚色年三十八正勝寺法願道人善達樊許之術謂寵曰君年滿四十當死無可避處惟有祈誠諸佛懺悔先愆挑脫或可冀耳寵因引鏡驗之見面有黑氣於是貨賣衣鉢資餘併市香供飛舟東逝直至海鹽居在光興閑房禮懺杜絕人物晝忘食息夜不解衣迄年四十歲暮之夕忽覺兩耳腫痛彌生怖懅其夜懺達四更聞戶外有人言曰君死業已盡遽即開戶都無所見明晨借問僉言黑氣都除兩耳乃是生骨斯實懺悔之基功不虛也末又從東夏慧基聽其講導言論往復旬日之間文疑理滯反啓其志又鼓棹西歸住道林寺開宇臨澗敞軒映水解袠尋經每自惆悵而不能已及東昏在位多請遊於北山因而移寓天保寺天監七年齊隆寺法鏡殂歿僧正慧超啓寵鎮之勅曰法寵法師造次舉動不逾律儀不挾性欲不事形勢慈仁愷悌雅有君子之風匡政寺廟信得其人矣上每義集以禮致之略其年臘勅常居坐首不呼其名號

爲上座法師請爲家僧勑施車牛人力衣服飲食四時不絕寺本陋小帝爲宣武王修福下勑工人繕改張飾以待寵焉因改名爲宣武寺也門徒敦厚常百許人普通四年忽感風疾不能執捉舒經格上晝夜不休赴諸法事坐輿講說未疾禮佛常以百拜爲限後不能起居猶於牀上依時百過俯仰虔敬所懺所願與本不異後疾甚中使參候相望於道以普通五年三月十六日卒春秋七十四皇上傷悼道俗悲戀勑葬定林寺墓一切凶事天府供給舍人主書監視訖事復有沙門智果管氏吳人住海鹽光興寺清直平簡善諸經術又剡縣公車寺沙門僧淑捃採衆師并爲己任隨問隨答思慮周廣雖有徵覈而未盡其要妙也

法令（附慧泰　慧纂）

按續高僧傳法令姓董氏未詳何許人家遭世禍因寓建康少出家住定林上寺立操貞堅廉和寡欲博覽經論多所通達善涅槃大小品尤精法華阿毗曇心登師子座發無畏辯先標綱要却派條流言約旨

遠馳名京學兼好禪寂以息攀緣但多疾瘵亟爲廢替自責先身執相分別起諸違害今受殃咎因誦大品一部用祛封滯清淨調和隨從梵行足不下山三十三歲葷辛不食敝衣畢世以天監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九時寺復有慧泰慧纂並以學聞泰克己修身篤勤禪智偏能談授纂心性清率不事形骸貞實抱素雅有國士之器

僧若（附僧令　法度　惠梵　惠朗）

按續高僧傳僧若莊嚴寺僧璩之兄子也璩以律行清嚴見之前傳若少而廉靜邑里推之十五出家住虎丘東山精舍事師恭孝與人友善性好勤學出都住冶城寺二十餘年經數通達道俗器賞太常卿吳郡陸惠曉左氏尚書陸澄深相待接年三十二志絕風塵末東返虎丘棲身幽室簡出人世披文翫古自足雲霞雖復茹菜不充單複不贍隨宜任運罕復經懷瑯琊王斌守吳每延法集還都謂知己曰在郡賴得若公言謔大忘衰老見其比歲放生爲業仁逮蟲魚愛及飛走講說雖疎津梁不絕何必滅跡巖岫方

謂爲道但出處不失其機彌覺其德高也天監八年勅爲彼郡僧正親當元帥猶肆意山內故失匡救之美致有貪慢之誚未必加諸己要亦有貶暮齡以普通元年卒春秋七十復有僧令者若之兄也亦以碩學知名少而儁警長益廉退經律通明不永早世復有法度者住定林寺沈審其性言不卒暴先行而後從焉時莊嚴寺又有惠梵惠朗並以內外廣學一期標譽梵本吳氏剡人剛決強斷不事形名朗肌貌霜潔時人目爲白朗屢講衆經頗入能例

僧遷

按續高僧傳僧遷姓樂氏襄陽杜人少出家進忠退儉早協州鄉晩遊都邑住靈根寺却掃一房淨若仙觀潔整衣服塵水不染從靈味寺寶亮諮學經論文理通達藉甚知名性方稜不撓高自崇遇若非意得罕所賓接武帝以家僧引之吳平侯蕭昺亦遇之以禮天監十六年夏帝嘗夜見沙門惠詡他日因赴法會遷問詡曰御前夜何所道詡曰卿何忽問此而言氣甚厲遷抗聲曰我與卿同出西州俱爲沙門卿一

時邀逢天接便欲夌駕儕黨我惟事佛視卿輩蔑如也衆人滿座詡有慚忒遷之梗正皆類此也以普通四年卒春秋五十九矣

慧彌（附法仙）

按高僧傳慧彌姓楊氏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裔也年十六出家及具戒之後志修遠離乃入長安終南山巘谷險絕軌迹莫至彌負錫獨前虎兕無擾少誦大品又精修三昧於是翦茅結宇以爲棲神之宅時至則持鉢入村食竟則還室禪誦如此者八年後聞江東有法之盛乃觀化京師止於鍾山定林寺習業如先爲人溫恭仁讓喜愠無色戒範精明獎化忘倦諮賢求善恆若未足凡黑白造山禮拜者皆爲說法提誘以代餚饌爰自出家至於衰老葷醪鮮豢一皆永絕足不出山三十餘年曉夜習定常誦般若六時禮懺必爲衆先以梁天監十七年閏八月十五日終於山舍春秋七十有九葬於寺南立碑頌德時定林又有沙門法仙亦誦經有素行後還吳爲僧正卒於彼

道琳

按高僧傳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華誦淨名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陽縣泉林寺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慧韶爲屋所壓頭陷入胷琳爲祈請韶夜見兩胡道人拔出其頭旦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牀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迹皆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座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熈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三

慧皎

按續高僧傳慧皎未詳氏族會稽上虞人學通內外博訓經律住嘉祥寺春夏弘法秋冬著述撰涅槃義疏十卷及梵網經疏行世又以唱公所撰名僧頗多浮沈因遂開例成廣著高僧傳一十四卷其序略云前之作者或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厲然自遠高蹈獨絕尋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又云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

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若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傳成通國傳之實爲龜鏡文義明約卽世崇重後不知所終江表多有裴子野高僧傳一袠十卷文極省約未極通鑒故與皎傳差少

嵩頭陀

按金華府志嵩頭陀名達摩梁天監中來居香山巖谷叢林間以四木作泉釘地曰此可置寺後遊峭山遇侍郎樓偃期來歲八月會至期勸偃建香山寺造小倉容一斛狀甚朴拙糴米入之米盡隨來號常盈倉人多捨田以給之普通中建來山寺畱鐵魚磬而西至龍丘入滅

法歸

按九江府志梁僧法歸廬山峰頂寺僧也本住襄陽漢陰感夢有神來請遂往廬山遊歷諸處忽然驚覺乃尋夢而往但廬山者生來不到及至彼處樹石寺塔宛如前夢方知爲廬山神之所請也依而結宇晨夕繼業遂終於廬山

定光

按天台縣志僧定光青州人許姓字靜照大同初隱佛壟三十年人罕知者初智顗在江陵夢光引至山巔曰汝當住此及顗過佛壟光曰憶昔時招手言否顗卽悟光曰金地吾已居之銀峰爾宜往陳大建十三年坐滅凡三瘞體骨湧出後置殿乃已舊傳錫杖尚留在昌安卽會稽隆安院也

按紹興府志陳定光大建中居寶林寺耳過其頂擊銀像長立不臥時又天竺僧甚神異死後形數見

陳一

拘那羅陀（附高空　德賢　善吉）

按續高僧傳拘那羅陀陳言親依或云波羅末陀譯云眞諦並梵文之名字也本西天竺優禪尼國人景行澄明器宇清肅風神爽拔悠然自遠羣藏廣部罔不措懷藝術異能偏素諳練雖尊融佛理而以通道知名遠涉間關無憚夷險歷遊諸國見梁武帝德加四域盛昌三寶大同中勅直後張汜等送扶南獻使返國仍請名德三藏大乘諸論雜華經等眞諦遠聞

行化儀軌聖賢搜選名匠惠益氓品彼國乃屈眞諦幷齎經論恭膺帝旨旣素蓄在心渙然聞命以大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達於南海沿路所經乃停兩載以太淸二年閏八月始屆京邑武皇面申頂禮於寶雲殿竭誠供養帝欲傳翻經教屬道消梁季寇羯憑陵不果宣述乃步入東土又往富春令陸元哲創奉問津將事傳譯招延英秀沙門寶瓊等二十餘人翻十七地論適得五卷而國難未靜側附通傳至大寶三年爲侯景請還在臺供養於斯時也兵饑相接法筵頹焉會元帝啓祚承聖淸夷乃止於金陵正觀寺與願禪師等二十餘人翻金光明經三年二月還豫章又往新吳始興後隨蕭太保度嶺至於南康並隨方翻譯棲遑靡託逮陳武永定二年七月還返豫章又上臨川晉安諸郡眞諦雖傳經論道缺情離本意不申更觀機壤遂欲汎舶往楞伽修國道俗虔請結誓留之不免物議遂停南越便與前梁舊齒重覈所翻其有文旨乖競者皆鎔冶成範始末輪通至文帝天嘉四年揚都建元寺沙門僧宗法准僧忍律師等

並建業標領欽聞新教故使遠浮江表親承芳問諦欣其來意乃爲翻譯大乘等論首尾兩載覆疏宗旨而飄寓投委無心寧寄又汎小舶至梁安郡更裝大舶欲返西國學徒追逐相續留連太守王方奢述衆元情重申邀請諦又且循人事權止海隅伺旅束裝未思安堵至三年九月發自梁安汎舶西引業風賦命飄還廣州十二月中上南海岸刺史歐陽穆公頠延住制旨寺請翻新文諦顧此業緣西還無指乃對沙門慧愷等翻廣義法門經及唯識論等後穆公薨沒世子紇重爲檀越開傳經論時又許焉而神思幽通量非情測常居別所四絕水洲紇往造之嶺峻濤湧未敢陵犯諦乃鋪舒坐具在水上跏坐其內如乘舟焉浮波達岸既登接對而坐具不濕依常敷置有時或以荷葉蹋水乘之而渡如斯神異其例甚衆至光太二年六月諦厭世浮雜情敝形骸未若佩理資神早生勝壤遂入南海北山將捐身命時智愷正講俱舍聞告馳往道俗奔赴相繼山川刺史又遣使人伺衞防過躬自稽顙致畱三日方紓本情因爾迎還

止於王園寺時宗愷諸僧欲延還建業會揚輦碩望恐奪時榮乃奏曰嶺表所譯衆部多明無塵唯識言乖治術有蔽國風不隸諸華可流荒服帝然之故南海新文有藏陳世以太建元年遘疾少時遺訣嚴正勗示因果書傳累紙其文付弟子智休至正月十一日午時遷化時年七十有一明日於潮亭焚身起塔十三日僧宗法准等各齎經論還返匡山自諦來東夏雖廣出衆經偏宗攝論故討尋教旨通覽所譯則彼此相發綺繢鋪顯故隨處翻傳親流疏解依止勝相後疏並是僧宗所陳躬對本師重爲釋旨增減或異大義無虧宗公別著行狀廣行於世且諦之梁時逢喪亂感竭運終道津靜濟流離弘化隨方卷行至於部袠或分譯人時別今總歷二代共通數之故始梁武之末至陳宣初位凡二十三載所出經論記傳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微附華飾盛顯隋唐餘有未譯梵本書並多羅樹葉凡有二百四十夾若依陳紙翻之則列二萬餘卷今見譯訖止是數甲之文並在廣州制旨王園兩寺是知法寶弘博定在中天

識量玭瑣誠歸東夏何以明之見譯藏經滅三千卷生便棄擲習學全希用此量情情可知矣初諦傳度攝病宗愷歸心窮括教源銓題義旨遊心旣久懷敞相承諦又面對闡揚情理無伏一日氣屬嚴厲衣服單疎忍噤通宵門人側席愷等終夜靜立奉侍諦詢言久情諠有時眠寐愷密以衣被覆足諦潛覺知便曳之於地其節儉知足如此愷如先奉侍逾久逾親諦以他日便喟然憤氣衝口者三愷問其故答曰君等款誠正法實副叅傳但恨弘法非時有阻來意耳愷聞之如噎良久聲淚俱發跪而啓曰大法絕塵遠通赤縣羣生無感可遂理耶諦以手指西北曰此方有大國非近非遠吾等沒後當盛弘之但不覩其興以爲太息耳卽驗往隔今統敷揚有宗傳者以爲神用不同妄生異執惟識不識其識不無慨然時有中天竺優禪尼國王子月婆首那陳言高空遊化東魏生知俊朗體悟幽微專學佛經尤精義理洞曉音韻兼善方言譯僧伽吒經等三部七卷以魏元象年中於鄴城司徒公孫騰第出沙門僧昉筆受屬齊受魏

禪蓄客任情那請還鄉事流博觀承金陵弘法道聲遠肅以梁武大同年辭齊南度旣達彼國仍被留住因譯大乘頂王經一部有勅令那總監外國往還使命至太淸二年忽遇于闐僧求那跋陀陳言德賢齊勝天王般若梵本那因祈請乞願弘通嘉其雅操豁然授與那得保持用爲希遇屬侯景作亂未暇翻傳擕負東西諷持供養至陳天嘉乙酉之歲始於江州興業寺譯之沙門智昕筆受陳文凡六十日覆疏陶練勘閱俱了江州刺史黃法𣰰爲檀越僧正惠恭等監掌具經後序那後不知所終時又有扶南國僧須菩提陳言善吉於揚州至敬寺爲陳主譯大乘寶雲經八卷與梁世曼陀羅所出七卷者同少有差耳

雙林大士

按續高僧傳雙林大士傳弘者體權應道躡嗣維摩時或分身濟度爲任依止雙林導化法俗或金色表於胷臆異香流於掌內或見身長丈餘臂過於膝脚長二尺指長六寸兩目明亮重瞳外耀色貌端峙有大人之相梁高撥亂弘道偏意釋門貞心感被來儀

賢聖沙門寶誌發跡金陵然斯傅公雙林明導時俗昌言莫知其位乃遣使齎書贈梁武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敬白國王救世菩薩今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者略以虛懷爲本不著爲宗亾相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略以持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衆生帝聞之延住建業乃居鍾山下定林寺坐蔭高松臥依磐石四徹六旬天花甘露恆流於地帝後於華林園重雲殿開般若題獨設一榻擬於天旨對揚及玉輦昇殿而公宴然其坐憲司譏問但云法地無動若動則一切不安且知梁運將盡救愍兵災乃然臂爲炬冀禳來禍至陳大建元年夏中於本寺右脅而臥奄就昇遐於時隆暑赫曦而身體溫煖色貌敷愉光彩鮮潔香氣充滿屈申如恆觀者發心莫不驚歎遂合殮於巖中數旬之間香花散積後忽失其所在往者不見號慕轉深悲戀之聲慟噎山谷云

按指月錄陳太建元年己丑慧和法師不疾而終嵩頭陀亦於柯山靈巖寺入滅大士懸知曰嵩公兜率

待我決不可久畱也時四側花木方當秀實欻然枯瘁四月二十四日示衆曰此身甚可厭惡衆苦所集須慎三業精勤六度若墮地獄卒難得脫又曰吾去矣不得移寢牀七日有法猛上人持像及鐘來鎮於此弟子問滅後形體若爲曰山頂焚之又問不遂何如曰慎勿棺殮但壘甓作壇移尸於上屏風周繞絳紗覆之上建浮圖以彌勒像鎮之又問師之發跡可得聞乎曰我從第四天來爲度汝等次補釋迦及傳普敏文殊慧集觀音何昌阿難同來贊助故大品經云有菩薩從兜率來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卽吾身是也言訖趺坐而終世壽七十有三尋猛師果將到織成彌勒像及九乳鐘畱鎮之須臾不見大士道具十餘事現在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三十六卷目錄

僧部列傳十二

陳二

慧峰　曇瑗

智文　慧思

法泰（附智愷　智敷　道尼）　洪偃

法朗　慧勇

寶瓊　警韶

安廪　慧布

慧榮　慧明

智遠　元光

智聚（附法恭）

神異典第一百三十六卷

僧部列傳十二

陳二

慧峯

按續高僧傳釋慧峯不知何人住栖霞寺聽詮公三論深悟其旨最爲得意名架於布衆所推美詮每云峯之達解思力吾不及也以吾年老且復相依峯遊心正理身範律儀攝靜松林日唯一食衣服麤素略無寸積顧步鏘鏘雅有風潤末出江都偏弘十誦讚

誘前修聽者如市有問云今學大乘如何講律峰云此致非汝所知豈學正法而大小相乖乎以陳天嘉年卒春秋六十臨終告弟子智琨曰吾去處懸遠非汝所知終後屈一指捋之雖伸還屈時議謂證初果

曇瑗

按續高僧傳釋曇瑗未詳氏族金陵人也才術縱橫子史周綜自幼及長以聽涉馳名數論時宗並經陶述而威嚴羣小不妄登臨矜持有功頗以文華自處時或規諫之者瑗因擺撥前習專征鄙倍茲韋所詣驗於耳目由是名重京邑同例欽焉以戒律處世住持爲要乃從諸講席專師十誦功績既著學觀斯張自爾恆當元宰鎭講相續有陳之世無與爲鄰使夫五衆揖其風猷七貴從其津濟瑗有之矣常徒講衆二百餘人宣帝下詔國内初受戒者夏未滿五皆參律肆可於都邑大寺廣置聽場仍勅瑗公總知監檢明示科舉有司准給衣食勿使經營形累致虧功績瑗既蒙恩詔通誨國僧四遠被徵萬里相屬時卽搜擢明解詞義者二十餘人一時敷訓衆齊三百於斯

時也京邑屯閙行誦相諠國供豐華學人無弊不踰數載道器大增其有學成將還本邑瑗皆聚徒對問理事無疑者方乃遣之由是律學更新上聞天聽帝又下勅榮慰以瑗爲國之僧正令住光宅苦辭以任勅特許之而栖託不競閉房自檢非夫衆集不忘經行慶弔齋會了無適預山泉林竹見便忘返每上鍾阜諸寺修造道賢觸興賦詩覽物懷古洪偃法師傲岸泉石偏見朋從把臂郊坰同遊故苑瑗題樹爲詩曰丹陽松葉少白水黍苗多浸淫下客淚哀怨動民歌春蹊度短葛秋浦沒長莎麇鹿自騰倚車騎絕經過蕭條肆野望惆悵將如何偃續題曰龍田留故苑汾水結餘波悵望傷遊目辛酸思緒多涼飈慘高樹濃露變輕蘿澤葵猶帶井池竹下侵荷秋風徒自急無復白雲歌瑗以太建年中卒於住寺春秋八十有二初微疾將現便告衆曰生死對法凡聖俱纏自非極位有心誰免今將就後世力不相由願生來講誨分有冥功彼我齊修用爲來習不爾與世沉浮未成通濟幸諸梵行同思此言終事任量可依成教言訖

端坐如定欻然已逝道俗悲涼歎其神志明正不偶緣業有勅依法焚之爲立白塔建碑於寺著十誦疏十卷戒本羯磨疏各兩卷僧家書儀四卷別集八卷見行於世間

智文

按續高僧傳智文姓陶丹陽人母齊中書院韜女也懷文之始夢覩梵僧把松枝而授曰爾後誕男與爲麈尾及文生也卓異恆倫志學之年依寶田智成以爲師傳既受具後專構元津以戒足分爲五乘律檢開成七衆豈止通衢生死亦乃組纘道場義須先精方符佛意値奉誠僧辯威德冠衆行高物外傳業之威獨步江表推其領袖則大明象公文初依辯學後歸象下十誦諸部罔弗通練以梁大同七年靈味瓦官諸寺啓勅請文於光業寺首開律藏陳郡殷鈞爲之檀越故使相趨常聽二百許人屬梁末禍難乃避地於閩下復光嶺表時僧宗法准知名後進皆執卷請益又與眞諦同止晉安故得講譯都會交映法門邊俗信心於斯風革酒家毀其笮器漁者焚其罟網

僧尼什物於是備焉有陳馭寓江海淸宴講授門徒彌繁季代宣帝命旅尅有淮淝一戰不功千金日喪轉輸運力遂倩衆僧文深護正法不懼嚴誅乃格詞曰聖上誠異宇文廢滅三寶君子爲國必在禮義豈宜以勝上福田爲胥下之役非止延敵輕漢亦恐致罪尤深有勅許焉事即停寢爾後凡所詳奏莫非允愜理衆擯罰咸符時要尚書令濟陽江總踵道造房無爽旬日是知學而有祿德必有鄰法位宜昇衆望悅矣大隋革運別降綸言既屏僧司憲章律府大軍之後荆棘攸生十濫六羣滋彰江表文又案法澄剪尋得無聲深可謂少壯兒白髮之妖稊莠絕靑田之薉矣前後州將甫及下車皆尊仰年德罕不修敬柱國武山公郭衍祇敬倍常躬擕妻子到寺檀捨盛設法齋請敷律題抑揚剖析有克拔之奏聽侶千餘罔不嗟伏以開皇十九年二月二十日遷神於寺房春秋九十有一即窆寺之南山東壟與辯律師墓相望自文之據道也器宇剛物風範肅人戒品圓淨處斷明白然剖析章句詞省義富衆家修撰罕有出其右

者又金陵軍火遺燼莫留乃誓志葺治惟新舊址講十誦八十五編大小乘戒心羯磨等二十餘編金光遺教等各有差焉著律義疏十二卷羯磨疏四卷菩薩戒疏兩卷門人傳貴以爲口實僧尼從受戒者三千餘人學士分講者則寶定惠峙惠巘智昇惠覺等惟道志法成雙美竹箭擁徒建業文昔夢泛舟海釣獲二大魚心甚異之及於東安寺講麈尾纔振兩峰俱落深怪其事以詢建初瓊上人乃曰斯吉之先見必有二龍傳公講者其言果矣

慧思

按續高僧傳慧思俗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弘恕慈育知名閭里稱言頌逸恆問嘗夢梵僧勸令出俗駭悟斯瑞辭親入道所投之寺非是練若數感神僧訓令齋戒奉持守素梵行清慎及稟具足道志彌隆迥棲幽靜常坐綜業日惟一食不受別供周旋迎送都皆杜絕誦法華等經三十餘卷數年之間千遍便滿所止菴舍野人所焚遂顯癘疾求誠乞懺仍即許焉既受草室持經如故其人不久所患平復又夢梵僧

數百形服環異上座命曰汝先受戒律儀非勝安能開發於正道也既遇清衆宜更翻壇祈請師僧四十二人加羯磨法具足成就後忽驚悟方知夢受自斯以後勤務更深尅念翹專無棄昏曉坐誦相尋用爲恆業由此苦行得見三生所行道事又夢彌勒彌陀說法開悟故造二像並同供養又夢隨從彌勒與諸眷屬同會龍華心自惟曰我於釋迦末法受持法華今値慈尊感傷悲泣豁然覺悟轉復精進靈瑞重沓瓶水常滿供養嚴備若有天童侍衞之者因讀妙勝定經歎禪功德便爾發心修尋定支時禪師慧文聚徒數百衆法清肅道俗高尚乃往歸依從受正法性樂苦節營僧爲業冬夏供養不憚勞苦晝夜攝心理事籌度訖此兩時未有所證又於來夏束身長坐繫念在前始三七日發少靜觀見一生來善惡業相因此驚嗟倍復勇猛遂動八觸發本初禪自此禪障忽起四肢緩弱不勝行步身不隨心卽自觀察我今病者皆從業生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反見心源業非可得身如雲影相有體空如是觀已顛倒想滅心性清

淨所苦消除又發空定心境廓然夏竟受歲慨無所獲自傷昏沉生爲空過深懷慙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間霍爾開悟法華三昧大乘法門一念明達十六特勝背捨陰入便自通徹不由他悟後往鑒最等師述己所證皆蒙隨喜研練愈久前觀轉增名行遠聞四方欽德學徒日盛機悟實繁乃以大小乘中定慧等法敷揚引喻用攝自他衆雜精麤是非由起怨嫉鴆毒毒所不傷異道興謀謀不爲害乃顧徒屬曰大聖在世不免流言況吾無德豈逃此責責是宿作時來須受此私事也然我佛法不久應滅當往何方以避此難時冥空有聲曰若欲修定可往武當南嶽是入道山也以齊武平之初背此嵩陽領徒南遊高鶩前賢以希棲隱初至光州值梁孝元傾覆國亂前路梗塞權止大蘇山數年之間歸從如市其地陳齊邊境兵刃所衝佛法云崩五衆離潰其中英挺者皆輕其生重其法忽夕死慶朝聞相從跨險而到者填聚山林思供以事資誨以理味又以道俗福施造金字般若二十七卷金字法華琉璃寶函莊嚴炫耀功德傑

異大發衆心又請講二經即而叙攝隨文造盡莫非幽賾後命學士江陵智顗代講金經至一心具萬行處顗有疑焉思爲釋曰汝向所疑此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夏中苦節思此後夜一念頓發諸法吾既身證不勞致疑顗即諮受法華行法三七境界難卒載叙又諮師位即是十地思曰非也吾是十信鐵輪位耳時以事驗解行高明根識清淨相同初依能知密藏又如仁王十善發心長別苦海然其謙退言難見實故本迹叵詳後在大蘇漱於烽警山侶栖遑不安其地又將四十餘僧徑趣南嶽即陳光大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也既至告曰吾寄此山正當十載過此已後必事遠遊又曰吾前世時曾履此處巡至衡陽值一佳所林泉竦淨見者悅心思曰此古寺也吾昔曾住依言掘之果獲房殿基塼僧用器皿又往巖下吾此坐禪賊斬吾首由此命終有全身也僉共尋覓乃得枯體一聚又下細尋便獲髏骨思得而頂之爲起勝塔報昔恩也故其往往傳事驗如合契其類非一自陳世心學莫不歸宗大乘經

論鎭長講悟故使山門告集日積高名致有異道懷嫉密告陳主誣思北僧受齊國募掘破南嶽敕使至山見兩虎咆憤驚駭而退數日更進乃有小蜂來螫思額尋有大蜂嚙殺小者銜首思前飛揚而去陳主具問不以介意不久謀罔一人暴死二爲猘狗嚙死蜂相所徵於是驗矣敕承靈應乃迎下都止栖元寺嘗往瓦官遇雨不濕履泥不汚僧正慧暠與諸學徒相逢於路曰此神異人如何至此舉朝屬目道俗傾仰大都督吳明徹敬重之至奉以犀枕別將夏侯孝威往寺禮覲在道念言吳儀同所奉枕者如何可見比至思所將行致敬便語威曰欲見犀枕可往視之又於一日忽有聲告灑掃庭宇聖人尋至卽如其語須臾思到威懷仰之言於道俗故貴賤皁素不敢延留人船供給送別江渚思云寄於南嶽止十年耳年滿當移不識其旨及還山舍每年陳主三信參勞供塡衆積榮盛莫加說法倍常神異難測或現形小大或寂爾藏身或異香奇色祥瑞亂舉臨將終時從山頂下半山道場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切訶責聞者

寒心告衆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般舟念佛三昧方等懺悔常坐苦行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必有利益如無此人吾當遠去苦行事難竟無答者因屏衆斂念泯然命盡小僧靈辯見氣乃絕號吼大叫思便開目曰汝是惡魔我將欲去衆聖畟然相迎極多論受生處何意驚動妨亂吾耶癡人出去因更攝心諦坐至盡咸聞異香滿於室內頂煗身煗顏色如常即陳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取驗十年宛同符矣春秋六十有四自江東佛法弘重義門至於禪法蓋蔑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定慧雙開晝談理義夜便思擇故所發言無所致遠便驗因定發慧此旨不虛南北禪宗罕不承緒然而身相挺特能自勝持不倚不斜牛象行視頂有肉髻異相莊嚴見者迴心不覺傾伏又善識人心鑒照冥伏訥於言過方便誨引行大慈悲奉菩薩戒至如繒纊皮革多由損生故其徒屬服章率加以布寒則艾納用犯風霜自佛法東流幾六百載惟斯南嶽慈行可歸余嘗參傳譯屢覩梵經討問所被法衣至今都無蠶服縱加受法

不云得成故知若乞若得蠶綿作衣准律結科斬捨定矣約情貪附何由縱之思所獨斷高遵聖檢凡所著作口授成章無所刪改造四十二字門兩卷無諍行門兩卷釋論元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等五部各一卷並行於世

法泰（附智愷　智敫　道尼）

按續高僧傳法泰不知何許人學達釋宗跨轢淮海住楊都大寺與慧愷僧宗法忍等知名梁代並義聲高邈宗匠當時有天竺沙門眞諦挾道孤遊遠化東鄙會虜寇勍殄僑寓流離一十餘年全無陳譯將旋舊國途出嶺南爲廣州刺史歐陽頠固留因欲傳授周訪義侶擬閱新文泰遂與宗愷等不憚艱辛遠尋三藏於廣州制旨寺筆受文義垂二十年前後所出五十餘部并述義記皆此土所無者泰雖博通教旨偏重行猷至於律儀所及性無違越諦又與泰譯明了論釋律二十二大義并疏五卷勒於座右遵奉行之至陳大建三年泰還建鄴并齎新翻經論創開義旨驚異當時其諸部中有攝大乘俱舍論文詞該富

理義凝元思越恆情尠能其趣先是梁武宗崇大論兼翫成實學人聲望從風歸靡陳武好異前朝廣流大品尤敦三論故泰雖屢演道俗無受使夫法座絕嗣闐爾無聞會彭城沙門靜嵩避地金陵學聲早被獨拔千載希斯正理書談恆講夜請新宗因循荏苒乃經涼燠泰振發元門明東弘詣覈其疑義每臻元極皆隨機按旨披釋無遺泰博諮眞諦傳業嵩公知我者希浮諺斯及不測其終智愷俗姓曹氏住楊都寺初與法泰等前後異發同往嶺表奉祈眞諦愷素積道風詞力殷贍對翻攝論躬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并了都合二十五卷後更對翻俱舍論十月便了文疏合數八十三卷諦云吾早値子綴輯經論結是前翻不應少欠今譯兩論詞理圓備吾無恨矣愷後延諦還廣州顯明寺住本房中請諦重講俱舍纔得一遍至陳光大中僧宗法准惠忍等度嶺就諦求學以未聞攝論更爲講之起四月初至臘月八日方訖一遍明年宗等又請愷於智慧寺講俱舍論成名學士七十餘人同欽諮詢講至業品疏第九卷文猶未

盡以八月二十日遘疾自省不救索紙題詩曰千秋本難滿三時理易傾石火無恆燄電光非久明遺文空滿笥徒然昧復生泉路方幽噎寒隴向凄清一隨朝露盡惟有夜松聲因放筆與諸名德握手語別端坐儼思奄然而卒春秋五十有一即光大二年也葬於廣州西陰寺南岡自餘論文眞諦續講至惑品第三卷因爾乖豫便廢法事明年肇春三藏及化諦有菩薩戒弟子曹毗者愷之叔子明敏深沈雅有遠度少擕至南中受學攝論諮承諸部皆著功勣太建二年毗請建興寺僧正明勇法師續講攝論成學名僧五十餘人晚住江都綜習前業常於白塔等寺開演諸論冠履羣儒服同賢士登座談吐每發深致席端學士並是名賓禪定僧榮日嚴法侃等皆資其學時有循州平等寺沙門智敷者弱年聽延祚寺導緣二師成實并往北土沙門法明聽金剛般若論又往希堅二德聽婆沙中論皆洞涉精至研覈宗旨必得本師臨聽言無浮雜義得明暢者方始離之餘例淮此及翻攝論乃爲廣州刺史安南將軍陽山公頠請宅

安居不獲專習後翻俱舍方預其席及愷講此論敷與道尼等二十人並掇拾文疏於堂聽受及愷之云亡諦撫膺哀慟遂來法准房中率尼嚮敷等十有二人共傳香火令弘攝舍兩論誓無斷絶皆共奉旨無敢墜失至三藏崩後法侶彫散末嗣將虧大建九年敷相續敷弘最多聯類同聽諦席未有高者大建十一年二月有跋摩利三藏弟子惠哿者本住中原值周武滅法避地歸陳晩隨使劉璋至南海獲涅槃論敷會講斯經欣其本習服膺請求便爲開說止得序分種性分前十三章元義後返豫章鶴嶺山敷又與璣法師隨從因復爲說第三分具得十海十道及進餘文哿因遘疾不任傳授乃令敷下都覓海潮法師當窮論旨以十四年至於建業所尋不值乃遇棲元寺曉禪師賜與曇林解涅槃疏釋經後分文兼論意而不整足便還故寺常講新文十三章義近二十遍開皇十二年王仲宣起逆焚燒州境及敷寺房文疏並燼其年授敷令任廣循二州僧任經停五載廢闕法事後解僧任方於本州道場寺偏講攝論十有餘

遍坐中達解二十五人璣山瞰等並堪領匠仁壽元年遘疾終於本寺敷撰諦之翻譯歷始末指訂幷卷部時節人世詳備廣有成叙道尼住本九江尋宗訓旨興講攝論騰譽京師開皇中下敕追入旣達雍輦開悟弘多自是南中無復講主雖云敷說蓋無取矣

洪偃

按續高僧傳洪偃俗姓謝氏會稽山陰人祖茂恭和凝慎不交世俗父藏博綜經史善屬文藻梁衡陽王聞而器之引爲僚友偃風神穎秀弱齡悟道書讀經論夜諷詩書良辰華景未嘗廢學自爾幼而聰敏州里稱焉及長遊觀京邑遍聞數論後值龍光寺綽法師便委心受業特加賞接以爲絕倫由是學侶改觀轉相推伏二三年中便盡幽奧乃開筵聚衆闡揚成實舉措閑雅詞吐抑揚後學舊齒稽疑了義橫經荷笈虛往實歸由此仰膺法輪總持諸部勇氣無前任其拔解宿望弘量因循舊章偃厲思雲霄會無接對見忤前達不能降情自是來學有隔聽者疎焉遂閉志閑房高尚其道間以尋紬閱史廣求多見秋水春

臺清文迴出壯思雲飛英英詞錦爛又善草隸見稱時俗纖過芝葉媚極銀鉤故貌義詩書號爲四絕當時英傑皆推賞之梁太宗之在東朝愛其儁秀欲令還俗引爲學士偃執志不廻故弗能致會武帝發講重雲延德肆問而年非宿老座第甚遠抗言高論精理入神帝賞歎久之莫不矚目偃形止自若神守如初僉服其高亮也及引進後堂加優其禮屬戎羯陵踐兵饑相繼因避地於縉雲眷眄泉石又寇斥山侶遂越嶺逃難落泊馳滯會無安堵梁長沙王韶鎮郢聞風敘造俄而渚宮陷覆上流阻亂便事東歸因懷自靜有顧林泉乃杖策若耶雲門精舍歷覽山水美其棲遲登吳昇平亭賦詩曰蕭蕭物候晚肅肅天望清旅人聊杖策登高蕩客情川原多舊迹墟里或新名宿煙浮始旦朝日照初晴獨遊乏徒侶徐步寡逢迎信矣非吾託賞心何易幷遂放浪巖峯有終焉之志葺修寺宇結衆勵業逮陳武廓定革命惟新京輔舊僧累相延請乃顧山衆曰吾勤苦積學五十餘年事故流離未遑敷說今時來不遂何謂爲法亡身乎以

天嘉之初出都講於宣武寺學徒又聚莫不肅焉雖樂說不疲而幽心恆結每因講隙遊鍾山之開善定林息心宴坐時又引筆賦詩曰杖策步前嶺褰裳出外扉輕蘿轉蒙密幽逕復紆威樹高枝影細山晝鳥聲希石苔時滑屣蟲網乍沾衣澗旁紫芝曄巖上白雲霏松子排煙去堂生寂不歸窮谷無還往攀桂獨依依會齊使通和舟車相接崔子武等擅出境之才議其贍對衆莫能舉世祖文皇以偃內外優敏可與抗言敕令統接賓禮樞機溫雅容止方稜數述皇猷光宣帝德才詞宏逸辯論旁馳潤以眞文引之慈寄子武等頂受誥命銜佩北蕃帝嗟賞厚惠更倍恆度皆推以還公一無所納是歲舊疾連發聽者復疎止於小室許有諮問懷不能已情有斐然乃著成論疏數十卷剖發精理構思深劇疾轉沈篤功不克就以天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至於大漸神氣不昧命弟子曰衆生爲貪心之所暗也貪我則惜落一毛貪他則求無厭足至於身死之後使高其墳重其槨必謂九泉之下還結四鄰一何可歎而皇甫謐楊王孫微

得我意雖知會歸丘壤而未知初度之心今瞑目之後以此脯腊鄙形布施上飛下走一切衆生若前身相負仍以相償如無相對則生我檀善此之微心亦趣菩提物莫不共矣言畢合掌終於宣武寺焉春秋六十有一知與不知咸懷惻愴即以其月二十二日尸陀於鍾山開善寺之東岡焉然偃始自離俗迄於遷化惟學是務儉節掃衣弗事華纊每緣情觸興輙敘其致而文彩灑落罕有嗣者綴述篇章隨手散失後人掇聚集之成二十餘卷值亂零失猶存八軸陳太建年學士何儁尚之封於祕閣

法朗

按續高僧傳法朗俗姓周氏徐州沛郡沛人也祖奉叔齊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刺史父神歸梁員外散騎常侍沛郡太守朗託生之始母曰劉氏夢見神人乘樓殿入懷夢中如言身與空等既而覺寤四體輕虛有異恆日五辛雜味因此悉斷朗在髫齔卓出凡童孝敬純備志操貞立家雄六郡氣蓋三邊少習軍旅早經行陣儉約治身寵辱無能移也俄而假節寧遠

將軍徐子彥北伐門設長戟坐休大樹惟曰兵者凶器身曰苦因慾海邪林安能覺者年二十一以梁大通二年二月二日於青州入道遊學揚都就大明寺寶誌禪師受諸禪法兼聽此寺象律師講律本文又受業南澗寺仙師成論竹澗寺靖公毗曇當時譽動京畿神高學衆所以天口之侶藏耳之賓心計目覽莫不奔競但以鷲山妙法羣唱罕弘龍樹遺風宗師不輟前傳所紀攝山朗公解元測微世所嘉尚人代長往嗣續猶存乃於此山止觀寺僧詮法師飡受智度中百十二門論幷華嚴大品等經於卽彌綸藏部探賾幽微義吐精新詞含華冠專門强學課篤形心可謂師逸功倍於斯爲證永定二年十一月奉敕入京住興皇寺鎭講相續所以華嚴大品四論文言往哲所未談後進所損略朗皆指擿義理徵發詞致故能言氣挺暢清穆易曉常衆千餘福慧彌廣所以聽侶雲會揮汗屈膝法衣千領積散恆結每一上坐輙易一衣闡前經論各二十餘遍二十五載流潤不絕其間興樹四部兩宮法輪之華當時莫偶以太建十

三年歲在辛丑九月二十五日中夜遷神寺房春秋七十有五卽以其月二十八日窆於江乘縣羅落里攝山之西嶺初攝山僧詮受業朗公元旨所明惟存中觀自非心會析理何能契此清言而頓迹幽林禪味相得及後四公往赴三業資承爰初誓不涉言及久乃爲敷演故詮公命曰此法精妙識者能行無使出房輒有開示故經云計我見者莫說此經深樂法者不爲多說良由藥病有以不可徒行朗等奉旨無敢言措及詮化往四公放言各擅威容俱稟神略勇居禪衆辯住長干朗在興皇布仍攝領禪門宏敞慧聲遐討皆莫高於朗焉然辯公勝業清明定慧兩舉故其講唱兼存禪衆抑亦詮公之篤厲也然其義體時與朗違故使興皇座中排斥中假之誚昔梁天監十六年六月七日神僧寶誌記興皇寺云此寺當有青衣開士廣宏大乘及朗遊學之時初服青衲及登元席乃與符同又南陌居士杜法粲年踰八十頗識歸心昔夢寺內有旛花天伎塡塞殿堂緇素法衆充牣筵席洎朗來儀創會公私齋講又盛符焉又十二

年五月七日帳下淨人解齋失曉朗夜叩閣催之而洪鐘自響良久不絕故其禎祥早著其例此也東朝於長春殿義集嗣君親搖玉柄述朗所豎諸師假名義以此榮稱豈惟釋氏宗匠抑亦天人儀表故其所獲檀嚫充造經像修治寺塔濟給窮厄所以房內蓄養鵞鴨鷄犬其類繁多所行見者無不收養至朗寢息之始皆寂無聲遊觀之時鳴吠喧亂斯亦懷感之致矣侍中領軍盧陵王聲懋權衡資承戒約遂仰奏承華爲之銘頌其墓誌文太子詹事濟陽江總故陳主叔寶時在春宮爲之銘

慧勇

按續高僧傳慧勇厥姓桓氏其先譙國龍亢人也祖法式尚書外攝錢唐令因此遁迹於虎丘山後客寓居吳郡吳縣東鄉桓里父獻弱齡早亡母張氏嘗夢身登佛塔獲二金菩薩俄育二男並幼而入道長則慧聰勇其次也初出揚都依止靈曜寺則師爲和尚銳志禪誦治身蔬菲隨方受業不事專門豈非版金成寶方資刻鏤宣玉有美必待刮磨誠有由矣年登

具戒從靜衆寺峰律師遊學十誦有龍光寺僧綽建元寺法寵並道秀域中聲高梵表乃服膺座右稟宗成實刻情砥礪寢食忘疲苦思沈淪坑岸斯墜彌歷寒暑博習大成至年三十法輪便轉自此遠致學徒盛開講肆高視上京蔚爲翹彩專講論文將十許遍俄而梁季傾覆人百沸騰每思遁世莫知其所於時攝山詮尚直轡一乘橫行出世隨機引悟有願遵焉嘗行報恩寺前忽見人云從攝山來授竹如意謂勇曰尋當如意俄失蹤迹信宿之間又有漆函盛三論一部置房前窻上尋究莫知來也欣茲嘉瑞銳勇難任因此拂衣里閈駕言泉石期神杳冥非企禽臺之侶修空習慧實追林遠之風便停止觀寺朝夕偘偘如也詮師忘以年期義兼師友抑亦宮羽相諧冰藍待益之志也自此言刈章句採擷希微凡厥釋經莫不包舉大法獲傳於焉是賴天嘉五年世祖文皇請講於太極殿百辟具陳七衆咸萃景仰之輩觀風繼踵遊息之伍附影成羣自此聲名藉甚矣住大禪衆寺十有八載及造講堂宇門人聽侶經營不日接霤

飛軒製詔弘敞題曰般若之堂也以至德元年五月二十八日遘疾少時平旦神逝春秋六十有九然其大漸之時神容不變經宿頂暖衆皆異之至六月六日窆於攝山西嶺自始至終講華嚴涅槃方等大集大品各二十遍智論中百十二門論各三十五遍餘有法華思益等數部不記又早捨親愛弱而貞苦文章聲辯時世高之爰至啓手啓足不緇不涅實像敎之棟梁精義之林藪弟子等追深北面之禮鐫石碑之其文侍中尚書令濟陽江總製

寶瓊

按續高僧傳寶瓊姓徐氏本惟東莞避難辭莒後居毗陵曲阿縣焉祖邕齊右軍父僧達梁臨川王諮議並高器局崇遵儒素瓊絜清山水峯瀾早被身長七尺五寸背胛龍文口三十九齒異相奇挺故能疎秀風彩蘊藉威容少鄙觿裳便欣毳服幼年出俗師事沙門法通通初見而嗟重深爲道器也不使服勤年過志學欲稟光宅寺雲法師義但以經藏飈拔聲實沸騰無礙奔涌談吐横逸竊疑詞富兼駭唱高乃移

聽南澗仙師研精數論名解映徹洞殫義窟仙嘗覽瓊私記三復嗟賞後於高座普勸寫之自爾門徒傳寫此疏初受具年已能覆述未登五歲便爲法主仍與仙公抗衡敷化梁高祖三教妙旨罔不疎通選揚名德分寄弘道瓊之高義簡在帝心爰降綸綍入壽光殿言重茂林更輕雲閣便辭還鄉之建安寺上黃侯曄分竹此邦每深尊敬情兼師友彼郡一旦老少相喧競云建安伽藍白龍出現奔排到寺惟見瓊講有識之士異而目之爲白瓊焉素與簡子周弘正早申莫逆彼驟噎曰夫有希世之才而不在京華開導乘桴之歎令人太息乃有學侶復請還都發成實題僧正慧令切難聯環瓊乃徐拂麈尾從容而對令乃引遠公舊責曰不疾而速杼軸何爲答曰不思造業安得精固令閑舉止雅音韻賓主相悅殊加稱賞梁祖年暮惟事熏修臣下偃風淸言扇俗搢紳學者必兼文義所以屢開理教維摩涅槃道被下筵懍飛上席解頤利齒木舌鋒牙叟塞駢羅煙隨霧湧亦有鳴玉豐貂紆靑拖紫車馬溢於寺衢衣簪滿於法座斯

感物之盛罕有加也到茂灌民譽之重任孝恭詞筆之富皆執卷稽疑服膺請業恭息世謨蔬菲好學後進英華隨之共聽偏深元義遂講涅槃傳瓶不失於茲乃驗末仍入道奄至無常頂暖信宿手屈三指復與諸天飛下住宅對人談話宛若平生褒讚出家稱揚法利俄將翼從凌虛而沒畱香在室經日不消故知彼此異人躬爲學衆誠難測其本量也逮梁室版蕩有陳建業武帝尊法嗅味特深數引金言頻開玉牒降狎言笑詢訪名理永定三年夏於重雲殿閣正弘大品夢朱衣神禮而諫曰般若多難仰祈疾講頻爾轉數詞逾懇到至七月十日乃白僧曰昨夜神人見催經餘一卷午前取訖講竟出宮殷雷已響還繞至寺驟雨便零重雲殿一時都盡豈非勝人宣法幽冥敬重陳祖昇遐方知前告文帝纂曆禮異彌深頻下綵綸爲京邑大僧正辭讓雖切敦喻更隆乃顧當仁俾膺範物遂之斯任然以金陵都會朝宗所依刹寺如林義筵如市五部六羣果含苗雜惟調水乳罕和鹽梅多沒象泥終枯鳥樹乃鎮之以淸淨馭之以

無爲篇篇禁不煩遮罰每省故僧尼仰之自肅道俗稱之益敬七衆日用而不知四遠欽風而不足故得法位久司疵謗無玷屢陳表退去而復昇始終惟令於是乎在自梁僧之於此任熏灼威儀翼衞亞於王公服玩陳於鄭楚故使流水照於衢路吏卒喧於堂廡瓊臨已來頓袪前政自營靈壽惟從息慈壞邑蔽身尼壇容膝肅然率爾有位若無朝野嘉其貞素同侶美其如法海東諸國圖像還蕃頂禮遙敬古人有言匪馳令譽孰動殊方其見賢如此以至德二年甲辰之歲二月二十三日纔覺不悆建初寺寶瓊法師當時之偶對也少而共學聲德齊揚爾夕神人忽來報曰彭城僧正今先無常日夢上天有疏請講暨三月二十日正念告終遺誡掩坎不煩銘誌春秋八十一有詔慰焉喪事所須隨由資給仍以天子鹵簿儀仗借爲榮飾終古所希幸也以四月五日窆於鍾山之陽名僧舊墓爾時塡逵咽陌哀慟相奔皂素驚嗟郊埛失色初瓊入京將臨法席既無人識不許房居乃求僧正慧超寄南澗住超聞未許見而駭曰此少俊

當紹吾今位法門所託何處無房卽命寺綱忻然處置及孝宣請講太子常迎屢見神人形甚長偉密來翼從末爲大將軍章照達講通感亦然又非測也然其厚德容衆鳴謙儉約出處無忤言行無擇克壯不休孜孜講導吐音遜奕發義昭彰或遇効手時逢的匠薄麾象扇灌已冰消故實繁有徒服而無斁及晚僧望益重居處逾輕帷屏罔設飾用不置臘歳叅謁黑白摩肩方便他行避斯榮供斯可謂狎人世而空閑綰可存而無事也又聖人至理開士微言月落參橫清誦無逸及燭燃香馥懺禮方宵迹息心勤外和內秘宣揚之暇緯有餘閑兼採元儒每窺子史雕蟲藁隷體物摛元竝入性靈悉能該洽又可謂不撓大猷無遺小道也凡講成實九十一遍撰元義二十卷講文二十遍文疏十六卷講涅槃三十遍製疏十七卷講大品五五遍製疏十三卷餘有大乘義十卷法華維摩等經並著文疏布在州邑兒孫普光承藉風訓立履貞確思慕平昔追攀日永與同學道莊明解等樹碑於金陵之舊墟其文慧日道場釋法論撰莊入

室馳聲見於別紀解昇堂流譽王領江都隋末尚存安危未測

警韶

按續高僧傳警韶姓顏氏會稽上虞人學年入道事叔僧廣以爲師範廣律行貞嚴當時領袖初韶遊都聽講便能淸論年登冠肇還鄉受戒護持奉信如擎油鉢有沙門道林請畱鄉土乃夢韶舌相廣長而欲將斷旣寤深惟畱戀斯成墜失愧悔前請便勸出都於卽大弘法化傳燈不絕卽莊嚴旻公之遺緒也次禀龍光僧綽乃是開善瓊文末又探習三藏廣綜衆家年二十三講大品經味法當時摩肩溢道後還建元晉陵等寺敷演經論解冠羣宗韶乃願年四十長就講說而學侶相顧不勝欽尚時年三十有九爲建元寺講主臨終遺令傳法韶遵崇餘烈卽坐演之受業之賓有適師保梁簡文邵陵及岳陽等大相欽重師承訓誨從危難後世改情浮乃往豫章將逼道務時余豫州黃司空等素情所仰請爲戒師會外國三藏眞諦法師解該大小行攝自他一遇欣然與共談

論諦歎曰吾遊國多矣罕值斯人仍停豫都爲翻新金光明幷惟識論及涅槃中百句長解脫十四音等朝授晚傳夜聞晨說世諺寫甁重出知十再生者也梁岳陽王於荊立位遣信遠迎楚都弘法韶念報地之重來勑遂乖陳武定天文皇嗣業並弘尚正道勑請還都戒範承仰優禮彌隆天嘉四年有會稽慧藻同泰道倫等二百餘人連署請韶長講於白馬寺廣弘傳化十有餘年旣登耳順便令慧藻續講躬往尢官宴坐少時法門深妙時沙門智顗定慧難踰人神頗測靜歎精利事等夙成共諸前學頻請重講畱意綿久以疾辭之又爲新安殿下黃司空等共僧三請不免勤注又於王府略說維摩龍光寺中廣敷成實亦得數年成諸學肆末辭朽老歸志山林乃入幽巖自靜十有餘載至德元年十月十一日日中時右脇而臥神慮澄然卒於開善寺春秋七十有六其月十六日窆於鍾嶺獨龍之山所講成實論五十餘遍涅槃三十遍新金光明三十餘遍維摩天王仁王等經遍數繁亂不廣紀敘

安廩

按續高僧傳安廩姓秦氏晉中書令靖之第七世孫寓居江陰之利成縣焉考正妙思滔元怡心居寂乃製入神書一首洞曆三卷青烏之道莫不傳芳廩幼而聰穎獨悟不羣十三偏覲孝知遠近斷水骨立聞者涕零古人有言知子父也乃攝以典教業遂多通而性好老莊早達經史又善太一之能并解孫吳之術是以才藝有功文武清播仍欲披榛問隱華門圭竇而虛懷機發體悟眞權年二十五啓勅出家乃遊方尋道北詣魏國於司州光融寺容公所採習經論容律訓嚴凝肅成濟器并聽嵩高少林寺光公十地一聞領解頓盡言前深味名象並畢中意又受禪法悉究元門請業之徒屢申弘益在魏十有二年講四分律近二十遍大乘經論並得相仍梁泰清元年始發彭沛門人擁從還届揚都武帝敬供相接勅住天安講華嚴經標致宏綱妙旨機會值梁運既終法輪停轉泊大陳御寓永定元年春乃請入內殿手傳香火接足盡虔長承戒範有勅住耆闍寺給講連續既

會素心遂欣久處世祖文皇又請入昭德殿開講大集樂說不窮重筵莫擬孝宣御曆又於華林園內北面受道闡化涉勞因以遘疾至德元年建寅之月遷化於房皇心惻悼賻贈有加卽以其月窆於開善之西山春秋七十有七門人痛其安仰士庶失其歸依矣

慧布

按續高僧傳慧布姓郝氏廣陵人也少懷遠操性度虛梗年十五處於江陽家門軍將時有戎役因願領五千人爲將淸平寇塞豈不果耶衆韙其言十六遭兄亡悟世非常思解俗網親眷知有武略咸不許之二十有一方從本願既蒙剃落便入揚都從建初寺瓊法師學成實論通假實之旨物議所歸而布恨斯至理未盡懷抱承攝山止觀寺僧詮法師大乘海嶽聲譽遠聞乃往從之聽開三論學徒數百翹楚一期至於洞達淸元妙知論旨者皆無與尚時號之爲得意布或云思元布也故詮之解難聽者似解而領悟猶迷及依言願通而構難疎略致使談論之際每有

客問必待布而爲答時人爲之語曰詮公四友所謂四句朗領語辯文章勇得意布布稱得意最爲高也後於大品善達章中悟解大乘煩惱調順攝心奉律威儀無玷常樂坐禪遠離囂擾誓不講說護持爲務末遊北鄴更涉未聞於可禪師所暫通名見便以言悟其意可曰法師所述可謂破我除見莫過此也乃縱心講席備見宗領周覽文義並具胷襟又寫章疏六馱負還江表並遺朗公令其講說因有遺漏重往齊國廣寫所闕齊還付朗自無一畜衣鉢而已專修念慧獨止松林蕭然世表學者欣慕嘗造思禪師與論大義連徹日夜不覺食息理致彌密言勢不止思以鐵如意打案曰萬里空矣無此智者坐中千餘人同聲歎悅又與邈禪師論義即命公之師也聯緜往還三日不絕邈止之歎其慧悟遐舉而卑身節行不顯其美梁太清末侯景作亂荒饉累年三日失食至四日有人遺布飯而微似猪肉之氣雖腹如火然結心不食故得遭斯困厄不履非濫又曾患脚氣醫令服薤自此至終常陳此罪或見諸人樂生西方者告

云方土乃淨非吾願也如今所願化度衆生如何在蓮華中十刧受樂未若三塗處苦救濟也陳至德中邀引恭禪師建立攝山棲霞寺結淨練衆江表所推名德遠投稟承論旨時爲開滯理思幽微不爲僧師不役下位常自縫洗六時無闕纔扣楗椎已居衆首端坐如木見者懍然名聞光遠請謁如市陳主諸王並受其戒奉之如佛末以年暮不參衆食敕給其乳牛而布廻充入衆煢煢謹攝實高僧焉年至七十與衆別云布命更至三五年在但老困不能行道住世何益常願生邊地無三寶處爲作佛事去也幸各好住願努其力於是絕穀不食命將欲斷下敕令醫診之縮臂不許沈皇后欲傳香信又亦不許臨終遺訣曰長生不喜夕死無憂以生無所生滅無所滅故也諸有學士徒衆並委恭禪師吾無慮矣以陳貞明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於棲霞終後手屈三指捋之雖申還屈乃至林中一月猶爾未終前大地連動七日便卒移屍就林山地又動太史奏云得道人星滅矣時以當之初將逝告衆前云昨夜二菩薩見迎一

是生身一是法身吾已許之尋有諸天又來迎接以不願生故不許耳流光照於侃禪師戶侃怪光盛出戶見二人向布房中不知是聖也旦往述之恰然符合言已端坐而化有見鬼者望見旛花滿寺光明騰焰不測其故入山視之乃布公去世

慧榮

按續高僧傳慧榮姓顧氏會稽山陰人也梁高大通年辭親出聽時建初彭城盛弘成實素未陳略即盡清辯一衆同嗟便開令望而稟性虛廓不指世務惟以法事餘全無叙鄉邑二親哀其弱喪數因行李寄以書信榮得而焚之顧諸友曰余豈不懷乎廢余業也書中但二字耳復何開乎人問是何答吉凶也如此積功三十餘載不號義龍誓無返迹自是專業勇鎧聲稱彌遠即而講悟學者歸之年至五十門人亦爾乃大弘法席廣延緇素時梁儲在座素不識之令問講者何名乃抗聲曰禹穴慧榮江東獨步太子不識何謂儲君一座掩耳以爲慴悸之太甚也榮從容如舊傍若無人後與諸徒還歸故邑其母尚在餘並

物故乃喟然歎曰十五辭鄴故五十還故鄴少年不識我長老無一人本邑道俗欲光其價而忌其言令也大集諸衆令其豎義榮曰余學廣矣輙豎恐致餘詞任衆舉其義門然後標據衆以其博達矜尚乃令豎八十種好謂必不能誦持榮曰舉衆無人也斯乃文繁義可知耳卽部分上下以法繩持須臾牒數列名出體僉雖難激蓋無成濟晩又出鄴相仍講授至德末年卒於揚都

慧明

按續高僧傳慧明不知何許人儀貌胡故世以胡明爲目然其利口奇辯鋒涌難加摛體風雲銘目時事吐言驚世聞皆諷之後乃聽採經論傍尋書史捃拾大旨不存文句陳文御世多營齋福民百風從其例遂廣衆以明騁衒脣吻機變不思諸有唱導莫不推指明亦自顧才力有餘隨聞卽舉牽引古今包括大致能使聽者欣欣恐其休也宣帝在位太建五年將事北征觀兵河上已遣大都督程文季等領軍淮浦與齊對陣雄氣相傾帝甚憂及乃於太極殿中命

龜卜之試扗腹文颰然長裂君臣失色爲不祥也卽請百僧齋時一會臨中倉卒未測所由及行香訖乃陳卜意明抗聲叙致又述緣曰卜征龜破可謂千里路通既其文季前鋒豈不一期利捷時以爲浮飾也至四月中次大小峴與齊大戰俘虜援兵二十餘萬軍次樵合呂梁彭越前無橫陣故下勅云今歲出師薄伐邊服所獲梁土則江淮二百許城東西五千餘里然龜腹長文號千里也遠驗明言宛同符契故明承此勢爲業復隆偏意宗猷達悟登白者其量弘矣莫測其終

智遠

按續高僧傳智遠姓王族本太原寓居陝服幼而聰潁早悟非常居荊州長沙寺禪房爲法京沙門之弟子也卓然獨立竫記元心至於戒年清潔愈厲而慧業未深遙想揚輦遂負袠㳂波達於建業龍光僧綽一代英雄乃肆心仰旨專門受教學逾一紀解通三藏梁建安侯蕭正立務兼內外備弘孔釋造普明寺請遠居之以伸供養之志也有慧湛禪師定品惟深

晩學宗領遂具受祕法諮質元觀定水既澄慧門宜敞及研習大乘洞其根葉又歷名山養志弘道與沙門道會同集龍盤夙昔素心一期開決因住開善畢志山泉城闕不窺世華無涉守靜自怡年老無捨以陳太建三年十二月一日旦終於此寺禪房時年七十有七遺旨不令哭奄如入定乃窆於獨龍之山新安寺沙門慧暠曰吾與伊人早同法門久稟戒道歎法橋之忽壞痛寶舟之已沉乃率庸才仰傳實德五兵尚書蕭濟鴻才碩學行潔名高爲之銘頌

元光

按宋高僧傳元光者海東熊州人也少而穎悟頓厭俗塵決求名師專修梵行迨夫成長願越滄溟求中土禪法於是觀光陳國利往衡山見思大和尚開物成化神解相參思師察其所由密授法華安樂行門光利若神錐無堅不犯有投即悟有染皆鮮稟而奉行勤而罔忒俄證法華三昧請求印可思爲證之汝之所證眞實不虛善護念之令法增長汝還本土施設善權好負螟蛉皆成蜾蠃光禮而垂泣自爾返錫

江南屬本國舟艦附載離岸時則彩雲亂日雅樂沸空絳節霓旌傳呼而至空中聲云天帝召海東元光禪師光拱手避讓惟見青衣前導少選入宮城且非人間官府羽衞之設也無非鱗介叅雜鬼神或曰今日天帝降龍王宮請師說親證法門吾曹水府蒙師利益既登寶殿次陟高臺如問而談略經七日然後王躬送別其船泛洋不進光復登船船人謂經半日而已光歸熊州翁山卓錫結茅乃成梵刹同聲相應得法者甃戸爰開樂小廻心慕羶者螘連倏至其如升堂受莂者一人入火光三昧一人入水光三昧二人互得其二種法門從發者彰三昧名耳其諸門生譬如衆鳥附須彌山皆同一色也光末之滅罔知攸往南嶽祖構影堂內圖二十八人光居一焉天台國淸寺祖堂亦然

智聚（附法恭）

按蘇州府志智聚住虎丘東寺至德二年奉勅太極殿進講金光明經天子嘉禮歸臥舊山開皇間璽書勞問卒窆山南虞世南爲文弟子法恭亦有道力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三十七卷目錄

僧部列傳十三

北魏

法果　惠始
師賢　慧達
曇曜附曇靖　法建
僧朗　僧意
僧懿　道登

道辯（附曇永 亡名） 志湛

菩提流支（附寶意 覺定 法場 智希 智賢 藏稱 法希 曇顯） 勒那漫提

曇鸞

超達（附僧明） 法力（附法智 道集 法禪）

明琛 曇無最

道泰 慧凝

河禿師 僧照

道臻 檀特師

法貞（附僧建 慧聰 道寂） 道寵

佛陀禪師

神異典第一百三十七卷

僧部列傳十三

北魏

法果

按魏書釋老志皇始中趙郡有沙門法果誠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聞其名詔以禮徵赴京師後以爲道人統綰攝僧徒每與帝言多所愜允供施甚厚至太宗彌加崇敬永興中前後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之號皆固辭帝常親幸其居以門小狹不容

輿輦更廣大之年八十餘泰常中卒未殯帝三臨其喪追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初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當今如來沙門宜應盡禮遂常致拜謂人曰能鴻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禮佛耳法果四十始爲沙門有子曰猛詔令襲果所加爵

惠始

按魏書釋老志世祖初平赫連昌得沙門惠始姓張家本清河聞羅什出新經遂詣長安見之觀習經典坐禪於白渠北晝則入城聽講夕則還處靜坐三輔有識多宗之劉裕滅姚泓留子義眞鎮長安義眞及寮佐皆敬重焉義眞之去長安也赫連屈丐追敗之道俗少長咸見坑戮惠始身被白刃而體不傷衆大怪異言於屈丐屈丐大怒召惠始於前以所持寶劍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罪統萬平惠始到京都多所訓導時人莫測其迹世祖甚重之每加禮敬始自習禪至於沒世稱五十餘年未嘗寢臥或時跣行雖履泥塵初不汙足色愈鮮白世號之曰白脚師大延中臨終于八角寺齊潔端坐僧徒滿側凝泊而絕停

屍十餘日坐既不改容色如一舉世神異之遂瘞寺內至眞君六年制城內不得留瘞乃葬於南郊之外始死十年矣開殯儼然初不傾壞送葬者六千餘人莫不感慟中書監高允爲其傳頌其德迹惠始冢上立石精舍圖其形像經毀法時猶自全立

師賢

按魏書釋老志沙門師賢本罽賓國王種人少入道東遊涼城涼平赴京罷佛法時師賢假爲醫術還俗而守道不改于修復日卽反沙門其同輩五人帝乃親爲下髮師賢仍爲道人統

慧達

按續高僧傳慧達姓劉名窣和咸陽東北三城定陽稽胡也先不事佛目不識字兇頑勇健多力樂行獵射爲梁城突騎守於襄陽父母兄弟三人並存居家大富豪侈鄉閭縱橫不理後因酒會遇疾命終備覩地獄衆苦之相廣有別傳具詳聖迹達後出家住於文成郡今慈州東南高平原卽其生地見有廟像戎夏敬禮處於治下安民寺中至魏太延元年流化將

訖便事西返行及涼州番禾郡東北望御谷而遙禮之人問其故達云此崖當有像現若靈相圓備則世樂時康如其有闕則世亂民苦達行至肅州酒泉縣城西七里石澗中死其骨並碎如葵子大可穿之今在城西古寺中塑像於上寺有碑云吾非大聖遊化爲業文不具矣爾後八十七年至正光初忽天風雨雷震山裂挺出石像舉身丈八形相端嚴唯無有首登即選石命工彫鐫別頭安訖還洛因遂住之魏道陵遲其言驗矣逮周元年治涼州城東七里澗忽有光現徹照幽顯觀者異之乃像首也便奉至山巖安之宛然符會儀容彫缺四十餘年身首異所二百餘里相好還備太平斯在保定元年置爲瑞像寺焉乃有燈光流照鐘聲飛響相續不斷莫測其由建德初年像首頻落大冢宰及齊王躬往看之乃令安處夜落如故乃經數月更以餘物爲頭終墜於地後滅佛法僅得四年鄰國殄喪識者察之方知先監雖遭廢除像猶特立開皇之始經像大弘莊飾尊儀更崇寺宇大業五年煬帝躬往禮敬厚施重增榮麗因改舊

額爲感通寺焉故模寫傳形量不可測約指丈八臨度衆異致令發信彌增日新余以貞觀之初歷遊關表故謁達之本廟圖像儼肅日有隆敬自石隰慈丹延綏威嵐等州並圖寫其形所在供養號爲劉師佛焉因之懲革胡姓奉行誡約者殷矣見姚道安製像碑

曇曜（附曇靖）

按魏書釋老志沙門曇曜有操尚又爲恭宗所知禮佛法之滅沙門多以餘能自效還俗求見曜誓欲守死恭宗親加勸喻至於再三不得已乃止密持法服器物不暫離身聞者歎重之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見於路御馬前銜曜衣時以爲馬識善人帝後奉以師禮曇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彫飾奇偉冠於一世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卽爲僧祇戶粟爲僧祇粟至於儉歲賑給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爲佛圖戶以供諸寺灑掃歲兼營田輸粟高

宗並許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徧於州鎮矣曇曜又與天竺沙門常那邪舍等譯出新經十四部又有沙門道進僧超法存等並有名於時演唱諸典

按續高僧傳曇曜未詳何許人也少年出家攝行堅貞風鑒閑約以元魏和平年任兆臺昭元統綏輯僧衆妙得其一住恆安石窟通樂寺卽魏帝之所造也去恆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鐫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巖龕之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許人面別鐫像窮諸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櫛比相連三十餘里東頭僧寺恆供千人碑碣見存未卒陳委先是太武皇帝太平眞君七年司徒崔浩邪佞諛詞令帝崇重道士寇謙之拜爲天師珍敬老氏虔劉釋種焚毀寺塔至庚寅年太武感致癘疾方始開悟兼有白足禪師來相啓發帝旣心悔誅夷崔氏至壬辰年太武云崩子文成立卽起塔寺搜訪經典毀法七載三寶還興曜慨前陵廢欣今重復故於北臺石窟集諸德僧對天竺沙門譯付法藏傳幷淨土經流通後賢意存無絕時又有沙門曇靖者以創

開佛日舊譯諸經並從梵蕩人間誘導憑準無因乃出提謂波利經二卷意在通悟而言多妄習故其文云東方泰山漢言岱嶽陰陽交代故謂代嶽出於魏世乃曰漢言不辯時代斯一妄也太山即此方言乃以代嶽譯之兩語相翻不識梵魏斯二妄也其例甚衆具在經文尋之可領舊錄別有提謂經一卷與諸經語同但增加五方五行同石糅金疑成僞耳並不測其終隋初開皇關壤往往民間猶習提謂邑義各持衣鉢月再興齋儀範正律遞相監檢甚具翔集云

法建

按續高僧傳法建者廣漢雒縣人也俗姓朱氏誦經一千卷仍多閑暇遨遊偶俗無所異焉忽復閉門則累日不出無所食矣唯聞誦經然小聲吟諷音不外徹有人倚壁竊聽臨響但聞耷耷溜溜似伏流之吐波時乃一出追從無聞武陵王東下令弟規守益州魏遣將軍尉遲迥來伐蜀規既降款城內大有名僧皆被拘禁至夜忽有光明迥遣人尋光乃見諸僧並睡唯法建端坐誦經光從口出迥聞自到建所頂禮

坐聽至旦始休迴問曰法師昨夜所誦名作何經答曰華嚴經下袠十卷迴曰何不從頭誦之答曰貧道誦次到此耳迴曰法師誦得幾許答曰貧道發心欲誦一藏情多懈怠今始得千卷迴驚疑不信將欲試之曰屈總誦一遍應不勞損耶建報曰讀誦經典沙門常事豈憚勞苦乃設高座令諸僧衆並執本遂聽法建登座爲誦或似急流之注埈壑其吐納音句呼噏氣息或類清風之入高松聰明者纔聞餘音情疎意逸者空望塵躅七日七夜數已滿千猶故不止迴起謝曰弟子兵將不得久停請從此辭諸僧因並釋散迴既出歎息曰如來稱滅之後阿難號爲總持豈能過此蜀中乃有如此人所以常保安樂奇哉奇哉建年八十終

僧朗

按續高僧傳僧朗涼州人魏虜攻涼城民素少乃逼斥道人用充軍旅隊別兼之及轒轀所擬舉城同隊收登城僧三千人至軍將魏主所謂曰道人當坐禪行道乃復作賊深當顯戮明日斬之至期食時赤氣

數丈貫日直度天師寇謙之爲帝所信奏曰上天降異正爲道人實非本心願不須殺帝弟赤堅王亦同謙請乃下救止之猶虜掠散配役徒唯朗等數僧別付帳下及魏軍東還朗與同學中路共叛陣防嚴設更無走處東西絕壁莫測淺深上有大樹旁垂崖側遂以鼓旗竿繩繫樹懸下時夜大闇崖底純棘無安足處欲上岸頭復恐軍覺投計悽惶捉繩懸住勢非支久共相謂曰今厄至矣唯念觀世音耳便以頭叩石一心專注須臾光明從日處出遍照天地乃見棘中有得下處因光至地還忽闇冥知是神也相慶感遇便就以眠良久方曉始聞軍衆驚覺將發而山谷萬重不知出路唯望日行值一大虎出在其前相謂曰雖脫前難復入虎口朗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現光今遇此虎將非聖人示路也於是二人徑詣虎前虎卽前行若朗少遲虎亦暫住至曉遂得出路而失虎所在便隨道自進七日達於仇池又至梁漢出於荊州不測其終

僧意

按續高僧傳僧意不知何人貞確有思力每登座講說輙天華下散在於法座元魏中住泰山朗公谷山寺聚徒教授迄於暮齒精誠不倦寺有高麗像相國像胡國像女國像吳國像崑崙像岱京像如此七像並是金銅俱陳寺堂堂門常開而鳥獸無敢入者至今猶爾故靈裕像讚云應感而來誠無指屬豈神通冥著理隔尋常之義乎意奉法自資束躬供養將終前夕有一沙彌死來已久見形禮拜云違奉已來常爲天帝驅使栖惶無暇廢修道業不久天帝請師講經願因一言得免形苦意便洗浴焚香端坐靜室俟待時至及期果有天人來入寺及房冠服羽從偉麗殊特衆僧初見但謂是何世貴人入山祭謁不生驚異及至爾日無疾而逝方知靈感其都講住在兗州自餘香火唄匿散在他邑後試檢勘皆同日而終焉有說云僧意志湛即朗公同侶前傳闕之故今輯綴湛得初果其塔見存在泰山靈巖寺側見別傳

僧懿

按魏書京兆王子推傳子推子太興襲拜長安鎭都

大將以贖貨削除官爵後除祕書監還復前爵拜統萬鎮將改封西河後改鎮爲夏州仍以太興爲刺史除守衛尉卿初太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既盡惟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即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爲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時高祖南討在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爲之下髮施帛二千匹既爲沙門更名僧懿居嵩山太和二十二年終

道登

按魏書釋老志沙門道登雅有義業爲高祖眷賞恆侍講論曾於禁內與帝夜談同見一鬼二十年卒高祖甚悼惜之詔賜帛一千匹又設一切僧齋并命京城七日行道又詔朕師登法師奄至徂背痛怛摧慟不能已已比藥治慎喪未容即赴使準師義哭諸門

外續素之

按續高僧傳道登姓芮東莞人聰警異倫殊有信力聞徐州有僧藥者雅明經論挾策從之研綜涅槃法華勝鬘後從僧淵學究成論年造知命譽動魏都北土宗之累信徵請登問同學法度曰此請可乎度曰此國道學如林師匠百數何世無行藏何時無通塞十方含靈皆應度脫何容盡期南國相勸行矣如慧遠拂衣廬阜曇諦絕迹崑山彭城劉遺民辭事就閑斯並自是一方何必盡命虛想巖穴遠追巢許縱復如此終不離小乘之議豈欲使人在我先道不益世者哉隨方適化爲物津梁不亦快乎登即受請度亦隨行及到洛陽君臣僧尼莫不賓禮魏主邀登昆季策授榮爵以其本姓不華改芮爲耐講說之盛四時不輟末趣恆嶽以息浮競學侶追隨相仍山舍不免談授遂終於報德寺焉春秋八十有五卽魏景明年也

道辯（附曇永 亡名）

按續高僧傳道辯姓田氏范陽人有別記云著衲擎

錫入於母胎因而生焉天性疎朗才術高世雖曰耳聾及對孝文不爽帝旨由是榮觀顯美遠近欽茲剖定邪正開釋封滯是所長也初住北臺後隨南遷道光河洛魏國有經號大法尊王八十餘卷盛行於世辯執讀知僞集而焚之將欲廣注衆經用通釋典筆置聽架烏遂銜飛見此異徵便寢斯作但注維摩勝鬘金剛般若小乘義章六卷大乘義五十章及申元照等行世有弟子曇末亾名二人末潛遁自守隱黃龍山撰搜神論隱士儀式亾名文筆雄健負才傲俗辯杖之而徙於黃龍初無恨想而晨夕遙禮云

志湛

按續高僧傳志湛齊州山茌人是朗公曾孫之弟子也立行純厚省事少言仁濟爲務每遊諸禽獸而羣不爲亂住人頭山邃谷中銜草寺寺即宋求那跋摩之所立也誦讀法華用爲常業將終之日沙門寶誌奏梁武曰北方山茌縣人頭山銜草寺須陀洹果聖僧者今日入涅槃揚都道俗聞誌此告皆遙禮拜故湛之亾也寂無餘惱端然氣絕兩手各舒一指有西

天竺僧解云若二果者舒兩指驗湛初果也還收葬於人頭山築塔安之石灰泥塗鳥獸不敢陵汙今猶存焉又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常誦法華初死之時權殯堤下後遷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於白鹿山感一童子常來供給及死置屍巖下餘骸枯朽唯舌如故齊武成世并州東看山側有人掘地見一處土其色黃白與傍有異尋見一物狀如兩脣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聞奏帝問諸通人無能知者沙門大統法上奏曰此持法華者六根不壞報耳誦滿千遍其徵驗乎乃敕中書舍人高珍曰卿是信向之人自往看之必有靈異宜遷置淨所設齋供養珍奉敕至彼集諸持法華沙門執爐潔齋遶旋而呪曰菩薩涅槃年代已遠像法流行幸無謬者請現感應纔始發聲此之脣舌一時鼓動雖無響聲而似讀誦諸同見者莫不毛豎珍以狀聞詔以石函藏之遷於山室又元魏北代秉禪師者受持法華精勤匪懈命終托河東薛氏爲第五子生而能言自陳宿世不願處俗其父任北泗州刺史隨任便往

中山七帝寺尋得本寺弟子語曰汝頗憶從我渡水往狼山不乘禪師者我身是也房中靈几可送除之父母恐其出家便與納室爾後忘宿命之事而常興厭離端拱靜居又太和初年代京閹官自慨刑餘不逮人族奏乞入山修道有敕許之乃齋一部華嚴晝夜讀誦禮悔不息夏首歸山至六月末髭鬚盡生復丈夫相遙狀奏聞高祖信敬由來忽見驚訝更增常日於是大代之國華嚴一經因斯轉盛並見侯君素旌異記

菩提流支（附寶意 覺定 法塲 智希 智賢 藏稱 法希 曇顯）

按續高僧傳菩提流支魏言道希北天竺人也遍通三藏妙入總持志在弘法廣流視聽遂挾道宵征遠莅葱左以魏永平之初來遊東夏宣武皇帝下敕引勞供擬殷華處之永寧大寺四事將給七百梵僧敕以流支爲譯經之元匠也流支奉敕創翻十地宣武皇帝命章一日親對筆受然後方付沙門僧辯等訖盡論文佛法隆盛英儁蔚然相從傳受孜孜如也帝又敕清信士李廓撰衆經錄廓學通元素條貫經論

雅有標擬故其錄云三藏流支自洛及鄴爰至天平二十餘年凡所出經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卽佛名楞伽法集深密等經勝思惟大寶積法華涅槃等論是也並沙門僧朗道湛及侍中崔光等筆受廓又云三藏法師流支房內經論梵本可有萬夾所翻新文筆受藁本滿一間屋然其慧解與勒那相亞而神悟聰敏洞善方言兼工呪術則無抗衡矣嘗坐井口澡罐內空弟子未來無人汲水流支乃操柳枝聊撝井中密加誦呪纔始數遍泉水上湧平及井欄卽以鉢酌用之盥洗旁僧俱見莫測其神咸共嘉歎大聖人也流支曰勿妄褒賞斯乃術法外國共行此方不習謂爲聖耳懼惑世人遂祕不傳於時又有中天竺僧勒那摩提魏云寶意博贍之富理事兼通誦一億偈偈有三十二字尤明禪法意存遊化以正始五年初屆洛邑譯十地寶積論等大部二十四卷又有北天竺僧佛陀扇多魏言覺定從正光年至元象二年於洛陽白馬寺及鄴都金華寺譯出金剛上味等經十部當翻經日於洛陽內殿流支傳本餘僧叅助其

後三德乃徇流言各傳師習不相詢訪帝以弘法之盛略叙曲煩敕三處各翻訖乃參校其間隱沒互有不同致有文旨時兼異綴後人合之共成通部初寶意沙門神理標異領牒魏詞偏盡隅奧帝每令講華嚴經披釋開悟精義每發一日正處高座忽有持笏執名者形如天官云奉天帝命來請法師講華嚴經意曰今此法席尚未停止待訖經文當從來命雖然法事所資獨不能建都講香火維那梵唄咸亦須之可請令定使者即如所請見講諸僧既而法事將了又見前使云奉天帝命故來下迎意乃含笑熙怡告衆辭訣奄然卒於法座都講等僧亦同時殞魏境聞見無不嗟美時又有沙門法場於洛陽譯辯意長者問經一卷雖闕傳對而是正文見法上錄又熙平元年有南天竺波羅奈城波羅門姓瞿曇氏名般若流支魏言智希從元象元年至興和末於鄴城譯正法念聖善注迴諍唯識等經論凡一十四部八十五卷沙門曇琳僧昉等筆受當時有沙門菩提流支與般若流支前後出經而衆錄傳寫率多輕略各去上字

但云流支而不知是何流支訖今羣錄譯目相涉難得詳定時西魏文帝大統中丞相宇文黑泰興隆釋敎崇重大乘雖攝總萬機而恆揚三寶第內常供百法師尋討經論講摩訶衍又命沙門曇顯等依大乘經撰菩薩藏衆經要及百二十法門始從佛性終盡融門每日開講卽恆宣述以代先舊五時敎迹迄今流行香火梵音禮拜唱導咸承其則雖山東江表乃稱學海儀表有歸未能逾矣至周文帝二年有波頭摩國律師攘那跋陀羅周言智賢共耶舍崛多等譯五明論謂聲醫工術及符印等並沙門智仙筆受建武帝天和年有摩勒國沙門達摩流支周言法希奉敕爲大冢宰晉陽公宇文護譯婆羅門天文二十卷又今摩伽陀國禪師闍那耶舍周言藏稱共弟子闍那崛多等於長安故城四天王寺譯定意天子問經六部沙門圓明道辯及城陽公蕭吉等筆受

曇鸞

按續高僧傳曇鸞或爲巒未詳其氏鴈門人也家近五臺山神迹靈怪逸於民聽昧未志學便往尋焉備

覩遺蹤心神歡悅便即出家內外經籍具陶文理而於四論佛性彌所窮研讀大集經恨其詞義深密難以開悟因而注解文言過半便感氣疾權停筆功周行醫療行至汾州秦陵故墟入城東門上望青宵忽見天門洞開六欲階位上下重複歷然齊覩由斯疾愈欲繼前作顧而言曰命惟危脆不定其常本草諸經具明正治長年神仙往往間出心願所指修習斯法果尅既已方崇佛教不亦善乎承江南陶隱居者方術所歸廣博弘贍海內宗重遂往從之既達梁朝時大通中也乃通名云北國虜僧曇鸞故來奉謁時所司疑爲細作推勘無有異詞以事奏聞帝曰斯非覘國者可引入重雲殿仍從千迷道帝先於殿隅却坐繩牀衣以袈裟覆以納帽鸞至殿前顧望無承對者見有施張高座上安几拂正在殿中傍無餘座徑往昇之豎佛性義三命帝曰大檀越佛性義深略已標叙有疑賜問帝却納帽便以數關往復因曰今日向晚明須相見鸞從座下仍前直出詰曲重沓二十餘門一無錯誤帝極歎訝曰此千迷道從來舊時往

還疑阻如何一度遂乃無迷明旦引入太極殿帝降階禮接問所由來鸞曰欲學佛法恨年命促減故來遠造陶隱居求諸仙術帝曰此傲世遁隱者比屢徵不就任往造之鸞尋致書通問陶乃答曰去月耳聞音聲茲辰眼受文字將由頂禮歲積故使眞應來儀正爾整拂藤蒲具陳花水端襟斂思佇聆警錫也及屆山所接對欣然便以仙方十卷用酬遠意還至浙江有鮑郎子神者一鼓湧浪七日便止正值波初無由得度鸞便往廟所以情祈告必如所請當爲起廟須臾神卽見形狀如二十來告鸞曰若欲度者明旦當得願不食言及至明晨濤猶鼓怒纔入船裏帖然安靜依期達帝具述由緣有勅爲江神更起靈廟因卽辭還魏境欲往名山依方修治行至洛下逢中國三藏菩提流支鸞往啓曰佛法中頗有長生不死法勝此土仙經者乎流支唾地曰是何言歟非相比也此方何處有長生不死法縱得長年少時不死終更輪迴三有耳卽以觀經授之曰此大仙方依之修行當得解脫生死也鸞尋頂受所齎仙方並火燒之自

行化他郡流靡弘廣魏主重之號爲神鸞焉下勅令住幷州大寺晚復移住汾州北山石壁元中寺時往介山之陰聚徒蒸業今號鸞公巖是也以魏興和四年因疾卒於平遙山寺春秋六十有七臨至終日旛花幢蓋高映院宇香氣蓬勃音聲繁鬧預登寺者並同矚之以事上聞勅乃葬於汾西泰陵文谷營建磚塔并爲立碑今並存焉然鸞神宇高遠機變無方言晤不思動與事會調心練氣對病識緣名滿魏都用爲方軌因出調氣論又著作王邵隨文注之又撰禮淨土十二偈續龍樹偈後又撰安樂集兩卷廣流於世仍自號爲有魏元簡大士云

勒那漫提

按續高僧傳勒那漫提天竺僧也住元魏洛京永寧寺善五明工道術時信州刺史綦毋懷文巧思多知天情博藝每國家營宮室器械無所不關利益公私一時之最又勑令修理永寧寺見提有異術常送餉祇承冀有聞見而提視之平平初無叙接文心恨之時洛南元武館有一蠕蠕客曾與提西域舊交乘馬

衣皮時來造寺二人相得言笑抵掌彌日不懈文旁見夷言不曉往復乃謂提曰弟子好事人也比來供承望師降意而全不賜一言此野人耳何足可尚不期對面遂成彼此提曰爾勿輕他縱使讀萬卷書事用未必相過也懷文曰此有所知當與角伎賭馬提曰爾有何耶曰筭術之能無問望山臨水懸測高深圜圖踏窖不舛升合提笑而言曰此小兒戲耳庭前有一棗樹極大子實繁滿時七月初悉已成就提仰視樹曰爾知其上可有幾許子乎文怪而笑曰筭者所知必依鉤股標准則天文地理亦可推測草木繁耗有何形兆計期實謾言也提指蠕蠕曰此卽知之文憤氣不信卽立契賭馬寺僧老宿咸來同看具立旁證提具告蠕蠕彼笑而承之云文復要云必能知者幾許成核幾許瘀死無核斷許既了蠕蠕腰間皮袋裏出一物似金秤錘穿五色線線別貫白珠以此約樹或上或下或旁或側抽線睞眼周迴良久向提撼頭而笑述其數焉乃遣人撲子實下盡一一看閱疑者文自剖看校量子數成不卒無欠賸因獲馬而

歸提每見洛下人遠向嵩高少室取薪者自云百姓如許地擔負辛苦我欲暫牽取二山枕洛水頭待人伐足乃還故去不以爲難此但數術耳但無知者誣我爲聖所以不敢提臨欲終語弟子曰我更停五三日往一處行汝等念修正道勿懷眷戀便寢疾閉戶而臥弟子竊於門隙視之見提身不著牀在虛仰臥相告同視一僧忽欻提還牀如舊遙謂曰門外是誰何不入來我以牀熱故取涼耳爾勿怪也是後數日便捨命矣

超達（附僧明）

按續高僧傳超達未詳其氏元魏中行業僧也多學問有知解帝禁圖讖尤急所在搜訪有人誣達有之乃收付滎陽獄時魏博陵公檢勘窮劾達以實告公大怒以車輪繫頸嚴防衛之自知無活路專念觀世音至夜四更忽不見車輪所在見守防者皆大昏睡因走出外將欲遠避以久繫獄脚遂攣急不能遠行及至天曉虜騎四出追之達惟逃必不免因伏草中騎來蹋草並靡雖從邊過對而不見仰看虜面悉以

牛皮障目達一心服死至誠稱念夜中虜去尋卽得脫又僧明道人爲北臺石窟寺主魏氏之王天下也每疑沙門爲賊收數百僧互繫縛之僧明爲魁首以繩急纏從頭至足尅期斬決明大怖一心念觀音至半夜覺繩寬私心欣幸精禱彌切及曉繩索都斷既因得脫逃逸奔山明旦獄監來覓不見唯有斷繩在地知爲神力所加也卽以奏聞帝信道人不反遂一時釋放

法力 附法智 道集 法禪

按續高僧傳法力未詳何人精苦有志德欲於魯郡立精舍而財不足與沙彌明琛往上谷乞麻一載將事返寺行空澤中忽遇猛火車在下風無得免理於時法力倦眠比覺而火勢已及因舉聲稱觀未述世音應聲風轉火焰尋滅安隱而還又沙門法智者本爲白衣獨行大澤猛火四面一時同至自知必死乃合面於地稱觀世音怪無火燒舉頭看火一澤之草纖毫並盡唯智所伏僅容身耳因此感悟出家爲道勵精翹勇衆所先之又沙門道集於壽陽西山遊行

爲二劫所得縛繫於樹將欲殺之唯念觀世音守死而已劫引刀屢斫皆無傷損自怖而走集因得脫廣傳此事又沙門法禪等山行逢賊唯念觀世音挽弓射之欲放不得賊遂歸誠投弓於地又不能得知是神人捨而逃走禪等誠感所在通傳並魏末人別有觀音感應傳行世

明琛

按續高僧傳明琛齊人少遊學兩河以通鑒知譽然經論雖富而以徵難爲心當魏代釋門云盛琛有學識遊肆而已故其雅量頗非鴻業時有智翼沙門道聲載穆遠近望塵學門若市琛不勝幽情深忌聲略私結密交廣搜論道初爲屋子論議法立圖著經外施名教內搆言引牽引出入罔冒聲說聽言可領及述茫然勇意之徒相從雲集觀圖望經怳若雲夢一從指授渙若冰消故來學者先辨泉帛此屋子法入學遂多餘有獲者不能隱祕故琛聲望少歇於前乃更撰蛇勢法其勢若諸葛亮陣圖常山蛇勢擊頭尾至大約若斯還以法數傍蛇比擬乍度乍却前後參

差余曾見圖極是可畏晝作一蛇可長三尺時屈時伸傍加道品大業之季大有學之今則不行想應絕滅初琛行蛇論遍於東川有道行者深相諫諭決意已行博爲道藝潞州上邑思弘法華乃往巖州林慮縣洪谷寺請僧忘其名往講琛素與知識聞便往造其人聞至中心戰灼知琛論道不可相抗乃以情告曰此邑初信事須歸伏諸士俗等已有傾心願法師不遺故舊共相成贊今有少衣裁輙用相奉琛體此懷乃投絹十疋琛曰本來於此可有陵架意耶幸息此心然不肯去欲聽一上此僧彌怖事不獲已如常上講琛最後入堂齋絹束掇在衆中曰高座法師昨夜以絹相遺請不須論議然佛法宏曠是非須分脫以邪法化人幾許誤諸世俗高座聞此懾怖無聊依常唱文如疏所解琛即喚住欲論至理高座爾時神意奔勇泰然待問琛便設問隨問便解重疊雖多無不遍義琛精神擾攘思難無從即從座起曰高座法師猶來闇塞如何今日頓解若斯當是山中神鬼助其念力不爾何能至耶高座合堂一時大笑琛即出

邑共伴二人投家乞食既得氣滿噎而不下二伴解喻何所諍耶論議不來天常大理何因頓起如許煩惱琛不應相隨東出步步歎吒登嶺困極止一樹下語二伴曰我今煩惱熱不可言意恐作蛇便解剔衣裳赤露而臥翻覆不定長展兩足須臾之間兩足忽合而爲蛇尾翹翹上舉仍自動轉語伴曰我作蛇勢論今報至矣卿可上樹蛇心若至則有吞噬之緣可急急上樹心猶未變伴便上樹仍共交語每作蛇論果至如何言語之間奄便全身作蛇唯頭未變亦不復語宛轉在地舉頭自打打仍不止遂至於碎欻作蟒頭身形忽變長五丈許舉首四視目如火星於時四面無量諸蛇一時總至此蟒舉頭去地五六尺許趣谷而下諸蛇相隨而去其伴目驗斯報至鄴說之

曇無最

按續高僧傳曇無最姓董氏武安人也靈悟洞微殆寢元秘少稟道化名垂朝野爲三寶之良將卽像法之金湯也諷誦經論堅持律部偏愛禪那心虛靜謐時行汲引咸所推宗兼博貫元儒尤明論道故使七

衆望塵奄有繁閙最厭世情重將捐四部行施獎誨多以戒禁爲先亟動物機信用雲布曾於邯鄲崇尊寺說戒徒衆千餘並是常隨門學至四月三十日布薩行籌依位授受常計之外及長六十最居座端深怪其異既無外衆通夕懷疑明旦重推有人見從邯鄲城西而來者並異倫大德衣服正帖翔步閑雅亦有見從鼓山東面而來或於中路逢者皆云往赴崇尊聽僧說戒如是數般節級勘其年齒相符人數多少恰滿六十焉故知道會聖心是使幽靈遐降竹林

羣隱明非妄承最德洽釋宗屢當時望後勅住洛都融覺寺寺即清河文獻王懌所建廟宇充溢周於三里最善弘敷導妙達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常業無怠天竺沙門菩提留支見而禮之號爲東土菩薩嘗讀最之所撰大乘義章每彈指唱善飜爲梵字寄傳大夏彼方讀者皆東向禮之爲聖人矣然其常以弘法爲任元魏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請釋李兩宗上殿齋訖侍中劉滕宣勅請諸法師等與道士論義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最對論帝問佛與老子同時

不姜斌曰老子西入化胡成佛佛以爲侍者文出老子開天經據此明是同時最問曰老子同何王而生何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三年在楚國陳州苦縣厲鄉曲人里九月十四日夜生簡王四年爲守藏吏敬王元年年八十五見周德陵遲遂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約斯明矣最曰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三十年乃與尹喜西逝此乃年載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如來言出何文紀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制法聖人當明於佛迥無文誌何耶最曰孔氏三備卜經佛之文言出在中備仁者識同管窺覽不弘達何能自達帝遣尚書令元乂宣勅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宜令下席又議開天經是誰所說中書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就觀取經太尉蕭綜太傅李實衞尉許白桃吏部尚書邢欒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餘無言說臣等所議

姜斌罪當惑衆帝時加斌極刑西國三藏法師菩提留支苦諫乃止配徒馬邑最學優程譽繼乎魏史藉甚騰聲移肆通國遂使達儒朝士降階設敬接足歸依佛法中興惟其開悟後不測其終

道泰

按續高僧傳道泰元魏末人住常山衡唐精舍夢人謂曰若至某年當終於四十二矣泰心惡之及至期年遇重病甚憂悉以身資爲福友人曰余聞供養六十二億菩薩與一稱觀世音同君何不至心歸依可必增壽泰乃感悟遂於四日四夜專精不絕所坐帷下忽見光明從戸外而入見觀音足趺踝間金色朗照語泰曰汝念觀世音耶比泰褰帷須臾不復見悲喜流汗便覺體輕所患遂愈年四十四方爲同意說之後不知所終

慧凝

按宋高僧傳慧凝未知何許人也棲止洛邑而無異藝正修練心戒耳嘗得疾暴終七日而蘇起說冥間報應及見區分更無毫髮之差所覩者五沙門一是

寶明寺智聖以坐禪苦行得昇天堂次一是般若寺道品以誦涅槃經四十卷同前智聖次以融覺寺曇謨最稱講涅槃華嚴經領徒千數琰摩王曰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傲物比丘中第一麤行今唯試坐禪誦經最曰貧道立身已來唯好講導不能禪誦王曰付司卽有青衣數輩擁送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次是禪林寺道恆唱云教導勸誘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像十軀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務喧繁雖造經像止欲得他財物既得財物貪心卽起既長貪行三毒熾然具足煩惱與最同入黑門第五是靈覺寺寶明自稱未出家時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卽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闕王曰卿作刺史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青衣送入黑門矣凝由此省悟最先見王屬吏檢尋名籍悞追攝耳時胡太后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紇依凝之說散訪驗寺額并僧名有無奏報云城東有寶明寺城內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禪林靈覺三寺并智聖道品

曇謨最道弘寶明等皆實有之太后稱歎久之詔請坐禪誦經者一百僧常在內殿供養焉續有詔不聽比丘持經像在街路乞索如私有財物造經像者任意凝入白鹿山隱居修道自此京邑城下比丘多修禪觀誦持大部經法焉

河禿師

按宋高僧傳河禿師者不詳何許人也魏孝昌中於晉陽市肆間行往乍愚乍智作沙門形時人不測止呼爲河禿師及齊神武誕第二子洋文宣帝也武明太后見家貧甚與親戚言及家計正憂饑凍死耳洋方生數月尚未能言欻言曰得活二字分明太后左右大驚而不敢言謂爲妖怪時傳禿師神異射事多中巧誘而至太后意占其兒子早言爲怪乃徧見諸子文襄魏永熈后旁以祿位歷問之至洋再三舉手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若諸子皆別無舉措矣後不測其終

僧照

按續高僧傳僧照未詳氏族住泰山丹嶺寺性虛放

喜追奇每聞靈迹詭譎無不登踐承瀑布之下多諸洞穴仙聖攸止以魏普泰年行至榮山見飛流下有穴因穴隨之行可五六里便出穴外逐微徑東北上數里得石渠闊兩三步水西流清而且澈帶渠藥草延蔓委地渠北有瓦舍三口形甚古陋庭前穀穗縱橫鳥雀殘食東頭屋裏有數架黃帙中間有鐵臼兩具亦有釜器並附遊塵都無炊爨之迹西頭屋內有一沙門端坐儼然飛塵沒膝四望唯見茂林懸澗非復人居須臾逢一神僧年可六十眉長丈餘盤掛耳上相見欣然如舊問所從來自云我同學三人來此避世一人外行未返一人死來極久似入滅定今在西屋內汝見之未今日何姓爲主答是魏家僧云魏家享國已久不姓曹耶照云姓元僧曰我不知遂取穀穗擣之作粥又往林中葉下取梨棗與之令噉僧云汝但食我不噉此又問誦何經照云誦法華神僧頷頭曰大好精進業今東屋格上如許經並自誦之欲得聞不照合掌曰唯敢聞命彼逐部別誦之聲氣朗徹乃至通夜照苦睡僧曰但睡我自恆業耳達旦

不眠更爲造食照謝曰幸得奉謁今暫歸尋來接事僧亦不留但言我同學行去汝若值者大有開悟恨不見之既言須歸好去照尋路乃得還結侶重往瀑布與穴莫測其處今終南諸山亦有斯事既多餘涉不無其理云

道臻

按續高僧傳道臻姓牛氏長安城南人出家清貞不羣非類謙虛寡交顧唯讀經博聞爲業諸法師於經義有迷忘者皆往問之西魏文帝聞而敬重尊爲師傳遂於京師立大中興寺尊爲魏國大統於時東西初亂宇文太祖始纂帝圖挾魏西奔萬途草創僧徒相聚綴旒而已既位僧統大立科條佛法載興誠其人矣爾後大乘陟岵相次而立並由陶漸德化所流又於昆池之南置中興寺莊池之內外稻田百頃並以給之梨棗雜果望若雲合及卒帝哀之廢朝喪事所資並歸天府送於園南爲立高墳塋封之地一頃今所謂統師墓是也近貞觀中猶存古樹

檀特師

按宋高僧傳檀特師者一名慧豐不知何許人也身雖剃染率略無檢制飲酒噉肉語默無常逆論來事後必如言居於武威肆意狂逸時宇文仲和爲刺史請之入州歷觀廄庫乃云何意畜他官物邪仲和不諭其旨怒之不令在城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擒之仲和身死貲財沒官周文聞之降書名之檀特至岐州會齊神武來寇玉壁檀特曰狗豈能到龍門邪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侯景未叛東魏之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爲獮猴形令其面常向西日夜弄旃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侯景啓降尋復背叛歸梁皆可徵驗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戴之左右復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復戴問對同前尋丞相第二子武邑公薨其事驗多如此也俄而病卒周文命葬之

法貞 附僧建　慧聰　道寂

按續高僧傳法貞不測氏族渤海東莞人九歲出家

儁秀之聲不齊凡類住魏洛下之居廣德寺爲沙門道記弟子年十一通誦法華意所不解隨迷造問記謂曰後來總持者其在爾乎及至年長善成實論深得其趣修講之業卓犖標奇在於伊洛無所推下與僧建齊名時人目建爲文句無前目貞爲入微獨步貞乃與建爲義會之友道俗斯附聽衆千人隨得嚫施造像千軀分布供養魏清河王元懌汝南王元悅並折腰頂禮諮奉戒訓會魏德衰陵女人居上毀論日興猜忌逾積嫉德過常難免今世貞謂建曰大梁正朝禮義之國又有菩薩應行風教宣流道法相與去乎今年過六十朝聞夕死吾無恨矣建曰時不可失亦先有此懷以梁普通二年相率南邁貞爲追騎所及禍滅其身春秋六十一矣僧建清河人沙彌之時慧俊出類及長成人好談名理與慧聰道寂法貞等同師道記少長相攜窮研數論遂明五聚解冠一方常日講衆恆溢千人碩學通方悅其新致造筵談賞以繼晝夜雖乃志誨成人而入里施化魏高陽王元邕亟相延請累宵言散用祛鄙恪或清晨嘉會一

無逮者輒云深恨不同其叙故聞風傾渴者遥服法味矣後南遊帝室達於江陰住何園寺武帝好論義旨勅集學僧於樂受殿以文立義每於寺講成濟後業有逾於前慧聰立心閑豫解行遠聞道叡博習多聞雅傳師業並終於魏土

道寵

按續高僧傳道寵姓張俗名爲賓高齊元魏之際國學大儒雄安生者連邦所重時有李範張賓齊鑣安席才藝所指莫不歸宗後俱任安下爲嗣年將壯室領徒千餘至趙州元氏縣堰角寺側即今所謂應覺是也從寺索水沙彌持與問具幾塵方可飲之素不內涉罔然無對乃以水澆面賓大恧謂徒屬曰非爲以水辱我直顯佛法難思吾今投心此道宜各散矣即日於寺出家寺法入道三年歷試以賓聰明大博不可拘於常制即日便與具戒遂入西山廣尋藏部神用深拔慨歎曉知魏宣武帝崇尚佛法天竺梵僧菩提留支初翻十地在紫極殿勒那摩提在太極殿各有禁衛不許通言校其所譯恐有浮濫始於永平

元年至四年方訖及勘讎之惟云有不二不盡那云定不二不盡一字爲異通共驚美若奉聖心寵承斯問便詣罽支訪所深極乃授十地曲教三冬隨聞出疏即而開學聲唱高廣鄴下榮推時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楊休之等昔經寵席官學由成自遺世網形名靡寄相從來聽皆莫曉焉寵默識之乃曰公等諸賢既稱榮國頗曾受業有所來耶皆曰本資張氏厭俗出家寵曰師資有由今見若此乃曰罪極深矣初聆聲相賓等昔師客儀頓改致此無悟於是同敦三大磬此一心悲慶相循遂以聞奏以德溢時命義在旌隆日賜黃金三兩盡於身世匠成學士堪可傳道千有餘人其中高者僧休法繼誕禮罕宜儒果等是也一說云初勒那三藏教示三人房定二士授其心法慧光一人偏教法律菩提三藏惟教於寵寵在道北教罕宜四人光在道南教馮範十人故使洛下有南北二途當現兩說自斯始也四宗五宗亦仍此起今則闕矣輙不繁云

佛陀禪師

按續高僧傳佛陀禪師此云覺者本天竺人學務靜攝志在觀方結友六人相隨業道五僧證果惟佛陀無獲遂勤苦勵節如救身衣進退惟谷莫知投厝時得道友曰修道藉機時來便尅非可斯須徒爲虛死卿於震旦特是別緣度二弟子深有大益也因從之遊歷諸國遂至魏北臺之恆安焉時值孝文敬隆誠至別設禪林鑿石爲龕給徒定念國家資供倍加餘部而徵應潛著皆異之非常人也恆安城內康家貲財百萬崇重佛法爲佛陀造別院常居室內自靜遵業有小兒見門隙內炎火赫然驚告院主合家總萃都無所見其通微元觀斯例衆也識者驗以爲得道矣後隨帝南遷定都伊洛復設靜院勅以處之而性愛幽棲林谷是託屢往嵩嶽高謝人世有勅就少室山爲之造寺今之少林是也帝用居處四海息心之儔聞風嚮會者衆恆數百篤課出要成濟極焉時或告衆曰此少林精舍別有靈祇衞護一立已後終無事乏由使造者彌山而僧廩豐溢沿彼至今將二百載雖荒薦頻繁而寺業充實遠用比之佛陀無謬傳

矣時又入洛將度有緣沙門慧光年立十二在天街井欄上反踢蹀錆一連五百衆人諠競異而觀之佛陀因見怪曰此小兒世戲有工道業亦應無昧意欲引度權以杖打頭聲響清徹既善聲論知堪法器乃問能出家否光曰固其本懷耳遂度之又令弟子道房度沙門僧稠教其定業自化行東夏惟此兩賢得道記之諦有深疑年漸遲暮不預僧倫委諸學徒自相成業躬移寺外別處零房感一善神常隨影護亦令設食而祠饗之後報欲終在房門之壁手畫神像於今尚存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三十八卷目錄

僧部列傳十四

北齊
曇顯　道豐
僧安　曇隱（附道樂　洪理）
圓通　慧寶
僧雲　僧遠
眞玉　慧嵩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一四七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三十八卷目錄

僧部列傳十四

北齊
曇顯　道豐
僧安　曇隱（附道樂　洪理）
圓通　慧寶
僧雲　僧遠
眞玉　慧嵩

僧範
惠順
靈詢
道愼
僧達
道紀

曇遵
道憑
法上
曇衍
僧稠

神異典第一百三十八卷

僧部列傳十四

北齊

曇顯

按續高僧傳曇顯不知何許人元魏季序遊止鄴中棲泊僧寺的無定所每有法會必涉其麈皆遍諮了義隱文自餘長唱散說便捨而就餘講及後解至密理顯便輒已在聽時以此奇之而覩其儀服猥濫名相非潔頗復輕削故初並不顧錄唯上統法師深知

其遠識也私惠其財賄以資飲噉之調或因昏醉臥于道邊時復清卓整其神器及文宣受禪齊祚大興天保年中釋李二門交競優劣屬道士陸修靜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縻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武啓運天監三年下勅捨道帝手制疏文極周盡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亾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也乃出勅名諸沙門與道士對校道術爾時道士呪諸沙門衣鉢或舉或轉或呪諸方梁橫竪於地者沙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女擁閙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爲勝也靜乃高談自伐矜衒道術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强侮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微術並辭屈退事亦可見帝命上統令與修靜捔試上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况出世耶雖然天命相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座僧對之時顯位居末席酒醉酣盛扶輿登座因立而笑衆皆憚焉而是上統所遣不敢有諫顯語李宗曰向誇現術一之與二二者深有致矣卽於座上翹足而立曰吾已現一矣卿可現二二各無言對顯曰向

呪諸衣物飛舉者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呪之皆無動搖帝勅十人舉之不動如故乃以衣置諸梁木帖然無驗諸道士等相顧無顏猶以言辯爲勝乃曰佛家自號爲內內則小也謂道家爲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羣小庶人矣靜與其衆緘口無言文宣處座自驗臧否其徒爾曰皆捨邪從正求哀濟度未發心者勅令染剃故斬首者非一自號神仙者並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遊悉委屍於地僞妄斯伏乃下詔曰法門不二眞宗在一求之正路淡泊爲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乃有祇崇麴蘖是味淸虛焉在胸脯斯甘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宜皆禁絕不復遵事頒勅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昭元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於時齊境一心奉佛國無兩事迄於隋運方漸開宗至今東川此裔猶少傳者曰達化護持融尚馳名秦世小以致遠顯公著績高齊知人難哉上統揣其骨則千里駿足異世同駕以貌取人失之自古則徒飾元黃矣復何能抗禦之哉顯竟以放達流俗潛遁

人世不知所之

道豐

按續高僧傳道豐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流與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或云鍊丹黃白醫療占相世之術藝無所不解齊高往來幷鄴常過問之應對不思隨事標舉帝曾命酒幷蒸肫勑置豐前令遣食之豐聊無辭讓極意飽噉帝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謂弟子曰除却牀頭物及發撤牀見向者蒸肫猶存都不似噉嚼處時石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至西則東望山巓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覩靈瑞日日禮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房臥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何處有佛汝今道成卽是佛也爾當好作佛身莫自輕脫此僧聞已便起持重傍視羣僧猶如草芥於大衆前側手指胷云你輩頗識眞佛不泥龕畫像語不能出脣何慮何知你見眞佛不知禮敬猶作本日期我悉墮阿鼻又眼睛已赤叫呼無常合寺知是驚禪及未發前昇詣豐所徑卽問曰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金像耶答曰實見又曰汝聞

枕問遺作佛耶答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狂走難制便以針針三處因卽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久令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旣無陟降辛苦努力勤修道業便指竈傍去一方石遂有元泉澄映不盈不減於今見存

僧安

按續高僧傳僧安不知何人戒業精苦坐禪講解特號多能齊文宣時在王屋山聚徒二十許人講涅槃始發題有雌雉來座側伏聽僧若食時出外飲啄日晩上講依時赴集三卷未了遂絕不至衆咸怪之安曰雉今生人道不須怪也武平四年安領徒至越州行頭陀忽云往年雌雉應生在此徑至一家遙喚雌雉一女走出如舊相識禮拜歡喜女父母異之引入設食安曰此女何故名雌雉耶答曰見其初生髮如雉毛旣是女故名雌雉也安大笑爲述本緣女聞涕泣苦求出家二親欣然許之爲講涅槃聞便領解一無遺漏至後三卷茫然不解於時始年十四便就講

說遠近咸聽歎其宿習因斯躬勸從學者衆矣

曇隱（附道樂　洪理）

按續高僧傳曇隱姓史河內人也少厭塵俗早遊佛寺崇奉誡約誦習羣經凡三十萬言日夜逼準以爲常業及年滿受具歸宗道覆而聽律部精勵彌久穿鑿愈深後從光公更採精要陶染變通遂爲光部之大弟子也乃超步京鄴北悟燕趙定州刺史侯景敬若神仙爲之造寺延住供給末還漳濱闡揚斯教僕射高隆之加禮榮異行臺侯景又於鄴東爲造大衍寺重引處之弘播戒宗五衆師仰隨問判決文義雅正時有持律沙門道樂者行解相兼物望同美氣調宏逸或擬連衡故鄴中語曰律宗明略唯有隱樂其爲世重如此而隱性樂獨遊不畜弟子財無尺貯袒背終身衣鉢恆隨誡均鳥翼顧旋身轉取譬象廻通律持律時唯一人而已年六十有三終於鄴城大覺寺著鈔四卷門人成器者十餘皆宗其軌轍時有律師洪理者精氣獨架詞彩嚴正預在論擊罕不喪輪著鈔兩卷時共同祕後爲沙門智首開散詞義雅張

綱目合成四卷所在咸誦云

圓通

按續高僧傳圓通不知氏族少出家泛愛通博以溫敏見稱往鄴都大莊嚴寺研諷涅槃文旨詳覈以高齊武平四年夏中講下有一客僧形服疎素履操弘雅因疾乃投諸寺中僧侶以其所患纏附臭氣薰勃皆惡之無敢停者通觀其量識宏遠深異其度乃延之房中雖有穢汚初無輕憚日積情款薄逼其意問何所學答曰涅槃通以素業相沿宛然若舊乃以經中深要及先德積迷未曾解者並敘而談之客僧亦同其所引更爲章句判釋冷然雅有其致通欣於道合更倍苗來經理湯藥曉夕相守曾於夜中持春酒一盞云客人既患服此爲佳客遂顰眉飲之一咽便止夏了病愈便辭通去通曰今授衣將逼官寺例得衣賜可待三五日間當贈一襲寒服客云藉亂不少何容更煩通固留之作衣遺已臨別執通手誡曰修道不欺闇室法師前以酒見及恐傷來意非正理也從今已往此事宜斷頗曾往鼓山石窟寺不小僧住

下舍小寺正在石窟北五里當繞澗驛東有一小谷東出即竹林寺有緣之次念相訪也通敬謝前誡當必往展於是而別至明年夏初以石窟山寺僧往者希遂滅莊嚴定國典聖總持等官寺百餘僧爲一番通時爾夏預居石窟意訪竹林乃大集客主問寺所在衆皆大笑誡通勿傳此妖言竹林竟無適莫乃流俗之恆傳耳通惟客僧見投非常款遇言及斯事計非虛指衆亦異焉乃各齎香花與通俱行至寺北五里小谷東出步通入徑行可五里升於山阜見一老公手巾袹額布裩短褐執钁開荒二十餘畝遙見羣僧放馬而前曰何處道人不依徑路僧云住在石窟欲上竹林公大怒曰去年官寺放馬噉我生苗我兒遮護被打幾死今復將此面目來耶曳钁來逐羣僧十餘望谷馳走獨不逐通語通曰是你干健不反放使入山餧虎通即東出數里値一曲澗尋澗又東但聞南嶺上有諷誦之聲通問竹林所在應聲答曰從何處來豈非圓通法師乎通曰是矣遂披林踰險就通通略叙離闊語滿言情曰下山小寺僧徒烏合心

性動止多不稱具瞻雖然已能降重終須到寺相進數里忽見雙闕高門長廊複道修竹干雲青松蔽日門外黑漆槽長百餘尺凡有十行皆鋪百銜環金銅綺飾貯以粟豆傍有馬跡而灑掃清淨乃立通門左告曰須前諮大和尚須臾引入至講堂西軒廊下和尚坐高牀侍列童吏五六十人和尚年可七十上許眉面峯秀狀類梵僧憑案理文書傍有通事者通禮謁却立和尚命曰既住官寺厚供難捨何能自屈此寺誠無可觀遥具述意故乃令安置將遍巡房禮訊見兩房僧各坐寶帳交絡衆飾映奪日光語引僧云彼是何人輒敢來入揮手遣去僧有慙色顧謂通曰情意不同令人阻望且就小僧住房可以消息乃將入室具叙昔緣并設中食食如鄴中常味食後引觀圖像莊嚴園池臺閣周遊歷覽不可得遍通因自陳曰儻得厠迹後塵常供灑掃生願畢矣僧曰相逢卽以爲意但須諮和尚未知果不夜與通宿曉爲諮白和尚曰甚知來意不惜一房凡受官請爲報不淺依如僧法不得兩處生名今且還去除官名訖來必相

容勿以爲恨卽遣送出至馬槽側顧慕流淚自傷罪重不蒙留住執僧手別西行百步迴望猶見門闕儼然步步返望更行兩里許欻見峯崿巉巖非復寺宇悵望尋路行達開荒之地了無蹤緒但有榛木耳識者評云前者舉钁驅僧假爲神怪令通獨進見示有緣耳言大和尚者將不是賓頭盧耶如入大乘論尊者賓頭盧羅睺羅等十六諸大聲聞散在諸山渚中又於餘經亦說九十九億大阿羅漢皆於佛前取籌住壽於世並在三方諸山海中守護正法今石窟寺僧每聞異鐘唄響洞發山林故知神宮仙觀不無其實余往相部尋鼓山焉在故鄴之西北也望見橫石狀若鼓形俗諺云石鼓若鳴則方隅不靜隋末屢聞其聲四海沸騰斯固非妄左思魏都賦云神鉦迢遞於高巒靈響時警於四表是也自神武遷鄴之後因山上下並建伽藍或樵採陵夷或工匠窮鑿神人厭其諠擾捐捨者多故近代登臨罕逢靈跡而傳說竹林往往殊異良由業有精浮故感見多彩近有從鼓山東面而上遙見山巔大道列樹青松尋路達宮綺

華難紀珍木美女相次歡娛問其丈夫皆云適往少室逼暮當還更進數里並是竹林尋徑西行乃得其寺衆僧見客歡遇承迎供給食飲指其歸路乃從山西北下去武安縣不過十數里也暨周武平齊例無僧服鄴東夏坊有給事郎郭彌者謝病歸家養素閭巷洽聞內外慈濟在懷先廢老僧悉通收養宅居讀誦忽聞有扣門者令婢看之見一沙門執錫擎鉢云貧道住鼓山竹林寺逼時乞食彌聞聲乃遙應曰衆僧但言乞食何須詐聖身自往觀四尋不見方知非常人也悔以輕肆其口故致聖者潛焉近武德初年介山抱腹巖有沙門慧休者高潔僧也獨靜修禪忽見神僧三人在佛堂側休怪之謂尋山僧也入房取坐具將往禮謁及後往詣神僧中小者抱函在前大者在後乘虛冉冉南趨高嶺白雲北迎霮䨴不見後經少時又見一僧東趣巖壁休追作禮遂入石中此巖數有鐘鳴依時而扣雖蒙聲相不及言令斯亦感見參差不可一准大略爲言巖穴靈異要惟虛靜必事喧雜希聞奇相矣

慧寶

按續高僧傳慧寶氏族未詳誦經二百餘卷德優先達時共知名以齊武平三年從并向鄴行達艾陵川失道尋徑入山暮宿巖下室似人居迥無所見寶端坐室前上觀松樹見有橫枝懸磬去地丈餘夜至二更有人身服草衣自外而至卽云此中何爲有俗氣寶卽具述設敬與共言議問寶卽今何姓統國答曰姓高氏號齊國寶問曰尊師山居早晚曰後漢時來長老得何經業寶恃己誦博頗以自矜山僧曰修道者未應如此欲聞何經爲誦之寶曰樂聞華嚴僧卽少時誦之便度聲韻諧暢非世聞更令誦餘率皆如此寶驚歎曰何因大部經文倏然卽度報曰汝是有作心我是無作心夫忘懷於萬物者彼我自得矣寶知爲神異也求哀乞住山僧曰國中利養名汝何能自安且汝情累未遣住亦無補至曉便捨去寶遂返尋行迹達鄴敘之

僧雲

按續高僧傳僧雲不知何人也辯聰詞令備明大小

崇附齋講恆以常任齊鄴盛昌三寶雲著名焉住寶明寺襟帶衆理以四月十五日臨說戒時僧並集堂雲居上首乃白衆曰戒本防非人人誦得何勞煩衆數數聞之可令一僧監義令後生開悟雲氣格當時無敢抗者咸從之迄於夏末常廢說戒至七月十五日旦將昇草坐失雲所在大衆以新歲未受交廢自恣一時崩騰四出追覓乃於寺側三里許於古塚內得之遍體血流如刀割處借問其故云有一丈夫執三尺大刀厲色瞋雲改變布薩妄充監義刀膾身形痛毒難忍因接還寺竭情懺悔乃經十載說戒布薩讀誦衆經以爲常業臨終之日異香迎之神色無亂欣然而卒時咸嘉其卽世懲革不墜彝倫云

僧遠

按續高僧傳僧遠不知何人住梁州薛寺爲性疎誕不修細行好追隨流宕歡醼爲任以齊武平三年夢見大人切齒責之曰汝是出家人面目如此遽縱造惡何不取鏡自照遠忽覺驚悸流汗至曉以盆水自映乃見眼邊烏黯謂是垢汙便洗拭之眉毛一時隨

手落盡因自咎責奈何遭此殃譴遂改革常習返形易性敝衣破履一食長齋遵奉律儀昏曉行悔悲淚交注經一月餘日又夢前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是謂智乎赦汝前愆勿復相續忽驚喜而覺流汗遍身面目津潤眉毛漸出遠頻感兩報信知三世自後竭精奉法中不暫怠卒爲練行僧也鄉川所歸終於本土

眞玉

按續高僧傳眞玉姓董氏青州益都人生而無目其母哀其不見年至七歲教彈琵琶以爲窮乏之計而天性俊悟聆察若經不盈旬日便洞音曲後鄉邑大集盛興齋講母攜玉赴會一聞欣領曰若恆預聽終作法師不憂匱餒矣母聞之欲成斯大業也乃棄其家務專將赴講無問風雨間闕必期相續玉包略詞旨氣懾當鋒年將壯室振名海岱後遭母憂捨法還家廬於墓側哀毀過禮茹菜奉齋伏凶持操五年野宿鄉黨重之後服闋附道修整前業覽卷便講無所疑滯預聞徒侶相次歸焉齊天保年中文宣皇帝盛

弘講席海內髦彥咸聚天平於時義學星羅跨轢相架玉獨標稱首登座談叙罔不歸宗盡諦窮神煥然開發耆年前達稽首崇仰遂使道俗奔隨酌彌樽而不竭矣一會往復者别經十年聞聲即憶其名義斯總持之功莫與尚也常徒學士幾百千人晤對行止了知心性誡勖之勤彌隆餘哲生來結誓願終安養常令侍者讀經玉必跪坐合掌而聽忽聞東方有淨蓮華佛國莊嚴世界與彼不殊乃深惟曰諸佛淨土豈限方隅人並西奔一無東慕用此執心難成迴向便願生蓮華佛國曉夕勤到誓不久爾身無疹瘵便行後事授諸弟子衣服几杖麈尾如意分部遺誥各有差降衆初不之悟也並共驚之玉曰願與運周世非可樂汝等助念蓮華佛令我得至彼岸也布薩之後便臥疾於鄴城北王家神氣無昧聲相如常近京大德並就問疾午後忽見煙雲相糺從東而來異香纏遶充塞庭宇空中出聲有如讚唄之響清亮宛然當爾之時足漸向冷口猶誦念少時而卒卒後十日香氣乃絕大衆哀仰如臨雙樹王氏昆季俱制哀經

與諸門人收其屍而葬焉

慧嵩

按續高僧傳慧嵩未詳氏族高昌國人其國本沮渠涼王避地之所故其宗族皆通華夏之文軌焉嵩少出家聰悟敏捷開卷輒尋便了中義潛蘊元肆尤翫雜心時爲彼國所重嵩兄爲博士王族推崇雅重儒林未欽佛理覩嵩英鑒勸令反俗敎以義方嵩曰腐儒小智未足歸賞固當同諸糟粕餘何可論兄頻遮礙乃以易林祕隱問之嵩初不讀俗典執卷開剖挺出前聞兄雖異之殊不信佛法之博要也嵩以毗曇一偈化令解之停滯兩月妄釋紛紜乃有其言全乖理義嵩總非所述聊爲一開冷然神悟便大崇信佛法博通元奧乃恣其遊涉於時元魏末齡大演經敎高昌王欲使釋門更闢乃獻嵩并弟隨使入朝高氏作相深相器重時智遊論師世稱英傑嵩乃從之聽毗曇成實領牒文旨信重當時而位處沙彌更搖聲略及進具後便登元座開判經誥雅會機緣乃使鋒鋭勍敵歸依接足既學成望遠本國請還嵩曰以吾

之博達義非邊鄙之所賚也旋還鄴洛弘導爲宗後又重徵嵩固執如舊高昌乃夷其三族嵩聞之告其屬曰經不云乎三界無常諸有非樂況復三途八苦由來所經何足怪乎及高齊天保革命惟新上統榮望見重宣帝嵩以慧學騰譽頻以法義陵之乃徙於徐州爲長年僧統仍居彭沛大闡宏猷江表河南率遵聲教即隋初志念論師之祖承也以天保年卒於徐州

僧範

按續高僧傳僧範姓李氏平鄉人也幼遊學羣書年二十三備通疏略至於七曜九章天文筮術諳無再悟徒侶萬千抵掌解頤誇矜折角時人語曰相州李洪範解徹深義鄴下張賓生領悟無遺斯言誠有旨矣兼以年華色美都無伉儷之心思附法門燒指而修供養年二十九棲遲下邑聞講涅槃輒試一聽開悟神府理思兼通乃知佛經之祕極也遂投鄴城僧始而出家焉初學涅槃經頓盡其致又棲心林慮靜其浮情復向洛下從獻公聽法華華嚴宗匠前修是

非衢術後從轍光師而受道焉究味虛宗歲紀遷貿旣窮筌相學志無新乃出遊開化利安齊魏每法筵一舉聽衆千餘逮旋趾鄴都可謂當時明匠遂使崔覲注易諮之取長宗景造歷求而捨短大儒徐遵明李寶頂等一見信於言前授以菩薩戒法五衆歸之如市講華嚴十地地持維摩勝鬘各有疏記復變疏引經製成爲論故涅槃大品等並稱論焉地持十部獨名述也然屬詞繁壯不偶世情亦是一家之作故可觀採而言行相輔祥徵屢降嘗有膠州刺史杜弼於鄴顯義寺請範冬講至華嚴六地忽有一鴈飛下從浮圖東順行入堂正對高座伏地聽法講散徐出還順塔西爾乃翔逝又於此寺夏講雀來在坐西南伏聽終於九旬又會處濟州亦有一烏飛來入聽訖講便去斯諸祥感衆矣自非道洽冥符何能與此嘗講華嚴輒有一僧加毀云是乃伽斗竟何所解當夜有神加打死而復蘇其見聞者皆深敬異嘗宿他寺意欲聞戒有僧昇座將欲竪義乃曰竪論法相深會聖言何勞布薩僧常聞耳忽見一神形高丈餘貌甚

雄峻來到座前問竪義者今是何日答曰是布薩日神即以手搭之曳於座下委頓垂死次問上座搭曳同前由是自勵至終僧事私緣竟無說欲乃至疾重輿而就僧將終之日延像入房下牀跪地惟悔宿觸而已時當正午遺誡而卒於鄴東大覺寺時春秋八十即天保六年三月二日也初範背儒入釋崇信日增寂想空門不緣世務口無流略之語身絕非法之遊隨得財賄即施門人衣食有無未曾宣述安忍善惡喜怒不形洗穢奉禁終始如一而留意華嚴爲來報之業夜禮千佛爲一世常資末歲年事既隆身力不濟猶依六時叩頭枕上自有英悟之量罕能繼者而感通靈異則事全難准云

曇遵

按續高僧傳曇遵姓程氏河北人少厭世網投法光出家而容色盛美堂堂然也恐染戒淨還返俗焉資學既明允當時寄有魏擢爲員外郎二十有三情背朝官復依光公以爲師保光以舊事捨而不度遵跪啓曰今沒命皈依遠崇至道如不允副必從邪見壞

及三寶光審其情至卽度而授戒因從稟學功踰一紀大乘頓教法界心源並披析義理挺超時匠手無異筆而化人成己故談述有續而章疏闕焉初出化行洛下流衍齊楚晉魏乃至燕趙通傳道務攝治相襲丞相淮陰王肱深器之德動貴重傾心奉禮年餘七十舉爲國都尋轉爲統後少覺有疾便坐誦維摩勝鬘卷了命終卒於鄴下時年八十有五承化門人罕繼其後初遵賦志清高無爲立性褰帷開戶標樹方遠形無妄涉口不俗談動靜自嚴不假方便而敬愛宗師罕偕儔侶光師終日遵在齊州初聞哀問不覺從牀而墜口中流血其誠孝動人如此之類也多遊念慧有得機緣溫講而終業矣

惠順

按續高僧傳惠順姓崔齊人侍中崔光之弟也少愛儒宗統知雅趣長厭塵網爲居士焉初聽涅槃略無遺義因講而睡聞有言曰此解乃明猶未爲極心遂遲疑伺決其病承都下有光律師者廣涉大乘文無不曉因往洛陽時年二十有五卽投光而出家焉寓

於門下纂修地旨倦無終食歲紀相尋證教兩途鏡鏡於心內三持三聚影現於神外博見融冶陶然有餘講十地地持華嚴維摩並立疏記年將知命欲以大法弘利本鄉即傳歸戒情無不愜隨有講會衆必千餘精誠之響廣流東夏故齊趙瀛冀有奉信者咸稟其風焉僕射祖孝徵欽尚厥德奏爲國都年七十有二終於鄴下之總持寺當終之日身心清卓專念平等而爲心印然順族胄清華言誠世範惠解騰譽事義深沉而志存順法不局一方衣略鮮華食無兼味受施尋散情關愛憎形寄任緣未依夏臘進止在益不顧己損言行適時不與物諍故傳者具舒不敢遺其事行矣

道憑

按續高僧傳道憑姓韓平恩人十二出家投貴鄉部寺初誦維摩經自惟歷覽日計四千四百言一聞無忘乃通數部後學涅槃略觀遠節復尋成實初得半文便豎大義聰明之譽無羨昔人致使遐邇聞風咸思頂謁七夏欲講涅槃惟曰文一釋異情理難資恐

兼慮課謗法誡重八夏既登遂行禪境漳滏伊洛徧討嘉猷後於少林寺攝心夏坐問道之僧披榛而至聞光師弘揚戒本因往聽之涉悟大乘深副情願經停十載聲聞漸高乃辭光迥法弘化趙魏傳燈之美罕有斯焉講地論涅槃華嚴四分皆覽卷便講目不尋文章疏本無手不舉筆而開塞任情吐納淸爽洞會詮旨有若證焉故京師語曰憑師法相上公文句一代希寶斯言信矣時人以其口辯方於身子也以齊天保十年三月七日卒於鄴城西南寶山寺春秋七十有二將終之前大鐘兩口小觸而破康存之日願生安養故使臨終光尋滿室憑獨見之異香充庭大衆皆美初憑之處道弘護居心經律遞講福智雙習骨族血親往來頓絕勢貴豪家全無遊止而乞食自資少所恆習祖肩洗淨老而彌固脛臂無服生死齊焉兼以心緣口授杜於文相者古今絕矣

靈詢

按續高僧傳靈詢姓傅氏漁陽人也少年入道學成實論并涅槃經窮其幽府又於論中刪要兩卷注而

釋之盛行於世後棄小道崇仰光公曉夕研尋十有餘載纖旨秘教備知通塞雖博知羣籍而擅出維摩兼有疏記至遷京漳鄴遊歷燕趙化霑四衆邪正分焉而書畫有功頗愛篇什文筆之華時所推舉美容貌善風儀詞辯雅淨聽者無撓初爲國都魏末爲并州僧統齊初卒於晉陽時年六十九矣

法上

按續高僧傳法上姓劉氏朝歌人也五歲入學七日通章六歲隨叔寺中觀戲情無鼓舞但禮佛讀經而聲氣爽拔衆人奔逐傾渴觀聽年登八歲略覽經誥博盡其理九歲得涅槃經披而誦之即生厭世至於十二投禪師道藥而出家焉因遊相土尋還汲鄉又往東都棲皇務道神氣高爽照曉詞論所在推之咸謂聖沙彌也後潛林慮上胡山寺誦維摩法華纔浹二旬兩部俱度因誦求解還入洛陽博洞清元名聞伊洛年暨學歲創講法華酬抗疑難無不歎伏善機問好徵覈決通非據呂言勝負而形色非美故時人諺曰黑沙彌若來高座逢災也後值時儉衣食俱乏

專意涅槃無心饑凍故一粒之米加之以菜一衣爲服兼之以草練形將盡而精神日進乃投光師而受具焉性戒夙成不勞師導勤勤諦理無失寸陰忽聞父病尋往覲之既至卽殂一宿同止明旦起洛度母及姊將入鄴都時屬大荒投寄無措聽法心猛委而南旋夏聽少林秋還漳岸母子相見不覺潸然既慧業有聞衆皆陳請乃講十地地持楞伽涅槃等部輪次相續並著文疏又偏洞筭數明了機調綱紀法化難繼其塵故時人語曰京師極望道場法上斯言允矣年階四十遊化懷衞爲魏大將軍高澄奏入在鄴微言一鼓衆侶雲屯但上戒山峻峙慧海澄深德可軌人威能肅物故魏齊二代歷爲統師昭元一曹純掌僧錄令史員置五十許人所部僧尼二百餘萬而上綱領將四十年道俗歡愉朝廷胥悅所以四萬餘寺咸稟其風崇護之基罕有繼彩既道光遐燭乃下詔爲戒師文宣帝布髮於地令上踐焉天保二年又下詔曰仰惟慈明輯寧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憑諸鷙鳥傷生之類宜放於山林卽以此地爲太皇太后

經始寶塔廢鷹師曹爲報德寺斯卽碎蕩邪霧載淸佛海當時昌盛自古推焉上總擔荷並得輯諧內外闡揚早白咸允非斯柱石孰此棟梁哉且而景行旣宣逸響遐被致有高句麗國大丞相王高德乃深懷正法崇重大乘欲播此釋風被於海曲然莫測法敎始末緣由西徂東壤年三十帝代故具錄事條遣僧向鄴啓所未聞事叙略云釋迦文佛入涅槃來至今幾年又於天竺幾年方到漢地初到何帝年號是何又齊陳佛法誰先傳告從爾至今歷幾年帝遠請具注幷問十地智論等人法所傳上答略云佛以姬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當穆王二十四年癸未之歲穆王聞西方有化人出便卽西入而竟不還以此爲驗四十九年在世滅度已來至今齊代武平七年丙申凡經一千四百六十五年後漢明帝永平十年經法初來魏晉相傳至今流布上廣答緣緒文極指訂今略舉梗槩以示所傳末敕住相州定國寺而容德顯著感供繁多所得施利造一山寺本名合水卽鄴之西山今所謂修定寺是也

山之極頂造彌勒堂衆事莊嚴備殫華麗四事供養百五十僧及齊破法湮不及山寺上私隱俗服習業如常願若終後覲覩慈尊如有殘年願見隆法更一頂禮慈氏如來而業行精專幽明感遂屬隋運將動佛日潛離深果宿心喜遍心府形羸微篤設轝坐之袈裟覆頭弟子扛舉往昇山寺合掌三禮右遶三周便還山舍誦維摩勝鬘卷訖而卒於合水故房春秋八十有六即周大象二年七月十八日也上形量過人岧然衆表百千衆中孤超頸現衣服率素衲補爲宗五條祇支由來以布法衣瓶鉢以外更無餘財生不履乘步以畢命門人成匠任情所學不私己業遍用訓人言常含笑罪不加杖自上未任已前儀服通混一知綱統制様別行使夫道俗兩異上有功焉制寺立淨亦始於此故釋門東敞能扇清風莫與先矣初天保之中國置十統有司聞奏事須甄異文宣乃手注狀云上法師可爲大統餘爲通統故帝之特遇事之如佛凡所吐言無不承用又遵重戒禁願常宣說盡報行之每至布薩晨旦致厚供設禮請僧及年

高聲變恐煩於衆歲暮之夕猶遵此法其奉信也如此撰增一數法四十卷並略諸經論所有名教始從一法十百千萬有若數林實傳持之要術也又著佛性論二卷大乘義章六卷文理沖洽詳略有聞又撰衆經錄一卷包舉品類耳並行於世

道愼

按續高僧傳道愼姓史高陽人十四出家誦聽依業受具已後入洛從光師學於地論後稟上統而志涅槃性度虛簡風量陶然綱網門徒維攝大法而爲己任每叅說戒跪聽訖文講悟昏情詞無繁長智者恐其言少愚者慮其不多五衆愛重故宣帝請爲國都綏撫遺法得無虧緒禪匠僧達論士法靈皆伏其辯對至於滔滔風流大觀時俗則愼過之遠矣末乘車送帝廻返本寺兩轅併折不日而終於鄴城定國寺春秋六十有五

曇衍

按續高僧傳曇衍姓夏侯氏南兗州人初生之時牙齒具焉世俗異之七歲從學聰敏絕倫十五擢爲州

都公事有隙便聽釋講十八舉秀才貢上鄴都過聽光公法席卽稟歸戒棄捨俗務專功佛理學流三載績鄰前達年二十三投光出家卽爲受戒聽涉無暇乃捐食息然於藏旨有疑通諮碩學並辭罔逮遂開拓寰宇置立規猷顧諸徒曰吾從師積年心悟未決賴因遊意冞思豁然有據其猶低目面牆則冥無所解延頸出戶則遠近斯見由是講事無廢毗贊元理聲辯雄亮言會時機自齊鄭燕趙皆履神化雖遭緣阻安苦無倦常隨義學千僧有餘出家居士近於五百並恢廓道志戒禁居心趙郡王高叡上洛王高元海膠州刺史杜弼並齊朝懿戚重臣留情敬奉僕射祖孝徵奏爲國都緝諧道政不墜元綱而披散詞理言尚寡要故經文繁富者則指摘一句用攝廣文時人貴其通贍鎔裁而簡衷矣嘗於暇日私恨曰昔在俗流尊不見遂令世人無知汙我淨戒若不爾者應有所得以開皇元年三月十八日忽告侍人無常至矣便誦念彌勒佛聲氣俱盡於時正中傍僧同觀顏色怡悅時年七十有九卒於洛州盧氏宅自衍之生

也殊相感人而立操貞直心用斂約情及濟世故積散所拯貧病爲初法利所被如行先授但見經像必奉禮迎送道遇貧陋必悲憐垂泣其謹質深信爲若此也又傾樂聽戒生來兩關維摩勝鬘日緣一遍辛腥臭物曾不臨矚下氣逼流身出戶外以淸淨僧房不爲熏勃故也未終之前有夢見衍朱衣螺髮頒垂於背二童侍之昇空而西北高逝尋爾便終時共以爲天道者矣

僧達

按續高僧傳僧達俗姓李上谷人十五出家遊學北代聽習爲業及受具後宗軌毗尼進止沉審非先祖習年登二夏爲魏孝文帝所重邀延廟寺闡弘四分而形器異倫見者驚奉虎頭長耳雙齒過寸機論適變時共高美與徐州龍達各題稱謂尋復振錫洛都因遇勒那三藏奉其新誨不久值那遷化覆述地論聲駭伊穀令望歸信相次稱謁後聽光師十地發明幽旨遂從受菩薩戒焉因從請業有名學衆又南會徐部隨道地論梁武皇帝撥亂弘道銜聞欣然遂即

濟江造宮請見敕駙馬殷均引入重雲殿自晝通夜傳所未聞連席七宵帝歎嘉瑞因從受戒誓爲弟子下敕住同泰寺隆禮供奉旬別入殿開示弘理年移一紀道懷有據請辭還魏乃經七啓方許皆粱時兗州行臺侯景爲造二寺山名天觀詺曰丈夫達念身爲苦器難可維持乃試履裁約餌苓斷粒自此終報資用通生末爲魏廢帝中山王敕僕射高隆之名入鄴都受菩薩戒曁齊文宣特加殊禮前後六度歸崇十善達性愛林泉居閑濟業帝爲達於林慮山黄華嶺下立洪谷寺又捨神武舊廟造定寇寺兩以居之初達經營山寺將入谷口虎踞其前乃祝曰欲造一寺福被幽靈若相許者可爲避道言訖尋去及造寺竟安衆綜業達反鄴京夜有神現身被黄服拜而跪曰弟子是戴山胡也王及三谷正備供養願不須還達曰在山利少在京利多貧道觀機而動幸無遮止又經靜夜有推戶者稱曰山神之妻白日無暇今故參拜並奉米餻一筐進而重曰僧無偏爲禮佛之時請兼弟子名也達答餻可將還後當爲禮因令遍爲

之時一拜兼唱其含幽識明皆此類也達遣弟子道爽爲山神讀金光明經月餘有虎來將狗去達聞之曰此必小道人懈怠不爲檀越讀經具問之果云三日來別讀維摩耳乃燒香禮佛告曰昨雖誦餘經其福亦屬檀越若有靈鑒放狗還也至曉狗還看於項上有銜嚙處斯又接統神明殆不可測講華嚴四分十地地持雖無疏記而敷揚有據特善論議知名南北禪法一門開世殊廣會遊梁境誌公遇而告曰達禪師是大福德人也帝亦深敬常顧侍臣云北方鸞法師達禪師肉身菩薩恆向北遙禮其爲時君所重無有加焉一時少覺微疾端坐繩牀口誦般若形氣調靜遂終於洪谷山寺春秋八十有二卽齊天保七年六月七日也宣帝聞之趣駕驚赴舉聲大哭六軍同號山林爲動葬於谷中巖下立碑於後余以貞觀九年親往禮謁骸骨猶存寺宇遺迹宛然如在自達奉心元道情無間然有識同親都無嫌隙承先私憾倚加事之榮勝高流彌所謙退自季世佛法崇尚官榮僥倖之夫妄生朋翼而達爲國都眇然無顧昭元

曹局曾不經臨斯乃聖達之所經實世福之嘉相矣

僧稠

按續高僧傳僧稠姓孫元出昌黎末居鉅鹿之癭陶焉性度純懿孝信知名而勤學世典備通經史徵爲太學博士講解墳索聲蓋朝廷將處器觀國羽儀廊廟而道機潛扣欻厭世煩一覽佛經渙然神解時年二十有八投鉅鹿景明寺僧實法師而出家落髮甫爾便尋經論悲慶交并識神厲勇因發五願所謂財法通辯及以四大常敬三寶普福四恩初從道房禪師受行止觀房即跋陀之神足也既受禪法北遊定州嘉魚山斂念久之全無攝證便欲出山誦涅槃經忽遇一僧言從泰嶽來稠以情告彼遂苦勸修禪慎無他志由一切含靈皆有初地味禪要必繫緣無求不遂乃從之旬日攝心果然得定常依涅槃聖行四念處法乃至眠夢覺見都無欲想歲居五夏又詣趙州漳洪山道明禪師受十六特勝法鑽仰積序節食鞭心九旬一食米唯四斗單數石上不覺晨宵布縷入肉挽而不脫或煑食未熟攝心入定動移晷漏前

食並爲禽獸所噉又常修死想遭賊怖之了無畏色方爲說諸業行皆摧其弓矢受戒而返嘗於鵲山靜處感神來繞抱肩築腰氣噓項上稠以死要心因證深定九日不起後從定覺情想澄然究略世間全無樂者便詣少林寺祖師三藏呈己所證跋陀曰自葱嶺已東禪學之最汝其人矣乃更授深要卽住嵩嶽寺僧有百人泉水纔足忽見婦人敝衣挾帚却坐階上聽僧誦經衆不測爲神人也便訶遣之婦有慍色以足蹋泉水立枯竭身亦不現衆以告稠稠呼優婆夷三呼乃出便謂神曰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泉水卽上湧時共深異威感如此後詣懷州西王屋山修習前法聞兩虎交鬬咆響震岩乃以錫杖中解各散而去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於牀上稠曰我本修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乎言已須臾自失其感致幽顯皆此類也後移止青羅山受諸癘疾供養情不憚其臭潰甘之如薺坐久疲頓舒脚牀前有神輒扶之還令跏坐因屢入定每以七日爲期又移懷州馬頭山魏孝明帝夙承令德前後三召乃辭

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乞在山行道不爽大通帝遂許焉乃就山送供魏孝武帝永熙元年旣名不出亦於尚書谷中爲立禪室集徒供養又北轉常山定州刺史婁叡彭城王高攸等請至文墨之大冥山創開歸戒奉信者殷焉燕趙之境道味通被略無血食衆侶奔赴禮覲塡充時或名利所纏者稠爲說偈止之聞者慚色而止便爲陳修善偈預在息心之儔更新其器旣道張山世望重天心齊文宣天保二年下詔曰久聞風德常思言遇今敕定州令師赴鄴教化羣生義無獨善希卽荷錫暫遊承明思欲弘宣至道濟斯苦壤至此之日脫須還山當任東西無所留縶稠居山積稔業濟一生聞有敕名絕無承命苦相敦喻方遂允請卽日拂衣將出山闕兩岫忽然驚震響聲悲切駭擾人畜禽獸飛走如是三日稠顧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豈非愛情易守放蕩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杖策漳滏帝躬舉大駕出郊迎之稠年過七十神宇清曠動發人心敬揖情物乘機無墜帝扶接入內爲論正理因說三界本空國土亦爾榮華世相不

可常保廣說四念處法帝聞之毛豎流汗卽受禪道學周不久便證深定爾後彌承淸誨篤敬殷重因從受菩薩戒法斷酒禁肉放捨鷹鷂去官畋漁鬱成仁國又斷天下屠殺六年三月敕民齋戒官園私菜葷辛悉除帝以他日告曰道由人弘誠不虛應願師安心道念弟子敢爲外護檀越何如稠曰菩薩弘誓護法爲心陛下應天順俗居宗設化棟梁三寶導引四民康濟既臨義無推寄卽停止禁中四十餘日日垂明誨帝奉之無失後以道化須布思序山林便辭還本住帝以陵阜迴互諮謁或難天保三年又敕於鄴城西南八十里龍山之陽爲構精舍名雲門寺請以居之兼爲石窟大寺主兩任綱位練衆將千供事繁委充諸山谷幷敕國內諸州別置禪肆令達解念慧者就爲教授時揚講誦事極豐厚帝曰佛法大宗靜心爲本諸法師等徒傳法化猶接囂煩未曰闡揚可並除廢稠諫曰諸法師並紹繼四依弘通三藏使夫羣有識邪正達幽微若非此人將何開導皆禪業之初宗趣理之弘教歸信之漸發蒙斯人帝大喜焉因

曰今以國儲分爲三分謂供國自用及以三寶自爾徹情歸向通古無倫佛化東流此焉盛矣卽敕送錢絹被褥接軫登山令於寺中置庫貯之以供常費稠以佛法要務志在修心財利動俗事乖道化乃致書返之帝深器其量也敕依前收納別置異庫須便依給未經王府爾後詔書手敕月別頻至寸尺小函必親言及又敕侍御徐之才崔思和等送諸藥餌觀僧疾苦帝常率其羽儀故幸叅覲稠處小房宴坐都不迎送弟子諫曰皇帝降駕今據道不迎衆情或阻稠曰昔賓頭盧迎王七步致七年失國吾誠德之不逮未敢自欺形相冀獲福於帝耳時亦美其敦慎大法得信於人黃門侍郎李獎與諸大德請出禪要因爲撰止觀法兩卷味定之賓家藏一本據以齊乾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絕無患惱端坐卒於山寺春秋八十有一五十夏矣當終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神敕遣襄樂王宣慰曰故大禪師志力精苦感果必然棲心寂默虛來實返妙業元風事高緇素運往神遷實深嗟惘賫崇有嘉用伸悽敬可施物五百段送千

僧供於雲門以崇追福至皇建二年五月弟子曇詢等奏請爲起塔下詔曰故大禪師德業高迥三寶棟梁滅盡化終神遊物外可依法闍毗起塔建千僧齋贈物千段標樹芳迹示諸後代敕右僕射魏收爲製碑文其爲時君所重前後皆此類也旣而尅日准敕四部彌山人兼數萬香柴千計日正中時焚之以火莫不哀慟斷絕哭響流川登有白鳥數百徘徊煙上悲鳴相切移時乃逝仍於寺之西北建以磚塔每有靈景異香應於道俗初稠奉信出家知奇齊魏克志禪業冠絕後塵而歷履太行往還朝野鳴謙抱素能扇清風加又威稜羣賊勢慴山螭解虓虎之鬬情禁利養之深毒大儒皇氏躬爲負糧青羅獵客執刀剪髮或德感上元澤流奉敬之苗幽誠所致粟滿信心之室樹神遮道隨器欲而法流文豹淨房銜穢樸而遙棄或猛虎馴狎卽背垂衣頹山將陊名出在命若斯靈相振古罕儔具如雲門象圖所紀又初敕造寺面方十里令息心之士問道經行稠曰十里大廣損妨居民恐非遠濟請半減之敕乃以方五里爲定使

將作大匠紀伯邕締構伊始邕集諸鄉邑問此地名忽聞空中大聲答曰山林幽靜此處本號雲門重問所由了無一人知者帝聞異之因從空響焉今名光嚴寺是也又嘗有客僧負錫初至將欲安處問其本夏答云吾見此中三爲伽藍言終而隱旣而掘地爲井果得鴟吻二焉又所住禪窟前有深淵見被毛之人偉而胡貌置釜然火水將沸涌俄有大蟒從水中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蟒遂入水毛人亦隱其夜因致男子神來頂拜稠云弟子有兒歲歲爲惡神所噉兒子等惜命不敢當弟子衰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護故得免斯難稠索水噀之奄成雲霧時或譏稠於宣帝以倨傲無敬容帝大怒自來加害稠冥知之生來不至僧廚忽無何而到云明有大客至多作供設至夜五更先備牛轝獨往谷口去寺二十餘里孤立道側須臾帝至怪問其故稠曰恐身血不淨穢汙伽藍在此候耳帝下馬拜伏愧悔無已謂尚書令楊遵彥曰如此眞人何可毀謗也乃躬負稠身往寺稠罄折不受帝曰弟子負師遍天下未足謝愆因謂曰

弟子前身曾作何等答曰作羅刹王是以今猶好殺即呪盆水令帝自視見其影如羅刹像焉每年元日常問一歲吉凶後至天保十年云今年不能好文宣不悅帝問師復何如答云貧道亦不久至十月帝崩明年夏首稠喪驗之果矣嘗以暇日帝謂曰弟子未見佛之靈異頗得覩不稠曰此非沙門所宜帝強之乃投袈裟於地帝使數十人舉之不能動稠命沙彌取之初無重焉因爾篤信兼常寺宇僧供勞賜優渥

道紀

按續高僧傳道紀未詳氏族高齊之初盛弘講說然以成實見知門學業成分部結衆紀用欣然以教習之功成遺業也天保年中秋初立講紀引衆首出鄴城南彼舊門人又引衆入正於闕側欻爾相值紀曰卿從何來乃殊無禮也如何師範輒抗拒耶既不傾屈理宜下道彼曰法鼓競鳴利建斯在聲榮之望師資焉有紀何不答自爲下道出於城外廻首告其屬曰吾講成實積三十載開悟正道望有功夫解本擬行斯遺誡也今解而不行還如根本不解矣徒失前

功終無後利往不可追來猶可及請並返京吾當別計乃退掩房戶廣讀經論爲彼俗士而行開化故其撰集名爲金藏論也一袠七卷以類相從寺塔旛燈之由經像歸戒之本具羅一化大啓福門論成之後與同行七人出鄴郊東七里而頓周匝七里士女通集爲講斯論七日一遍往必荷擔不恥微行經書塔像爲一頭老母掃箒爲一頭齊佛境內有塔斯掃每語人曰經不云乎掃僧地如閻浮不如佛地一掌者由智田勝也親供母者以福與登地菩薩齊也故其孝至性淳深爲之縫補衣著食飲大小便利必身經理不許人兼有或助者紀曰吾母也非他之母形骸之累並吾身也有身必苦何得以苦勞人所以身爲苦先幸勿相助因斯以勵道俗從者衆矣又復勸人奉持八戒行法社齋不許屠殺所期既了又轉至前還依上事周歷行化數年之間遶鄴林郊奉其敎者十室而九有同侶者故往候曰比行化俗何如道耶紀曰彼講可追今則無悔既往不咎知復何言後遭周氏吞併元敎同廢呼嗟俗壞每崇斯業及開法始

更廣其門故彼論初云邪見者是也所以世傳何隱論師造金藏論終唯紀也故改名云然其所以抄略正文深可依准後不測其終

三一四八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三十九卷目錄

僧部列傳十五

北周

靜藹（附慧宣）　道安（附慧儁　慧影　寶貴）

僧勔　猷禪師

僧度　僧崖

普圓　慧瑱

亡名（附僧琨）　僧妙

慧善　寶象
僧實　僧瑋
曇相　僧明

神異典第一百三十九卷

僧部列傳十五

北周

靜藹（附慧宣）

按續高僧傳靜藹姓鄭氏滎陽人也夙標俗譽以溫潤知名而神器夷簡卓然物表甫爲書生博志經史諸鄭魁岸者咸賞異之謂興吾宗黨其此兒矣與同伍遊寺觀地獄圖變顧諸生曰異哉審業理之必然誰有免斯酷者便强違切諫二親不能奪志鄭宗固

晉藹決裂愛縛情分若石遂獨往瓦棺寺依和禪師而出家時年十七具戒已後承仰律儀護持明練時所推重又從景法師聽大智度論一聞神悟謂敞重幽更習先解便知濫述周行齊境顧問知律講席論堂亟陳往復詞令詳雅理趣清新皆略無承導終於世累乃撫心曰余生年不幸會五濁交亂失於物議得在可鄙進退惟谷高蹈可乎遂心口相弔擯影嵩岳尋括經論用忘寤寐然於大智中百十二門等四論最爲投心所崇餘則旁纘異宗成其通照言必藻績珠連書亦草行相貫高爲世重罕不華之後自悟曰綺文爽理草實亂眞豈流宕忘返不思懲艾乎自爾誓而斷之唯以釋道東鶩並味前聞恐涉邪津悔於晩學又入白鹿山遯觀黃老廣攝授之途莊惠詭駮標寓言之論未之尚也聞有天竺梵僧碩學高行世之不測西達咸陽藹求道情猛欣所聞見私度關塞載離寒暑既至渭陰未及洗足即申謁敬昔聞今見見累於聞大鼓徒揚賁訪無指乃潛形倫伍陶甄舊解蕪沒遜遁知我者希掩抑十年達窮通之數體

因緣之理附節終南有終焉之志煙霞風月用祛忘反峰名避世依而味靜唯一繩牀廓無庵屋露火調食絕無所營名彼癘徒誨示至理令其致供日就噉之雖屬膿潰橫流對位而無厭惡由是息心之衆往結林中授以義方鬱爲學市山本無水須便飲澗嘗於昏夕學人侍立忽降虎來前跑地而去及明觀之漸見潤濕乃使挑掘飛泉遂注從是遂省下澗須便挹酌今錫谷避世堡虎跑泉是也藹立身嚴恪達解超倫據林引衆講前四論意之所傳樂相弘利其說法之規尊而乃演必令學侶袒立合掌殷勤鄭重經時方遂乃勑取繩牀圍繞安設致敬坐訖藹徐取論文手自指摘一偈一句披釋取悟顧問聽者所解云何令其傳意方進後偈傍有未喻者更重述之每日再講此法無怠有沙門智藏者身相雄勇智達有名負糧二石造山問道因見橫枝格樹戲自稱身遇爲藹見初不呵止三日已後方名責云腹中他食何得輒戲如此自養名爲兩足狗也藏銜泣謝過終不再納遂遣出山沙門曇延道安者世號元門二傑當時

頂蓋名德相勝及論教體紛諍由生諮藹取決讓謝良久方爲開散兩情通悅不覺致禮各鳴一足跪而啓曰大師解達天鑒應處世攝道今則獨善其身喪德泉石未見其可藹曰道貴行用不即在言余觀時進退故且隱居求志耳爾後事故入城還歸林野屬周武之世道士張賓譎詐罔上冒增榮寵潛進李氏欲廢釋宗既縱倖紫宸蠅飛黃屋與前僧衞元嵩脣齒相副帝精悟朗鑑內烈外溫名僧入內七宵禮懺欲親覩僁犯冀申殿黜時既密知各加懇到帝亦七夕同僧不眠爲僧讚唄幷諸法事經聲七轉莫不淸靡事訖設會公陳本意有猛法師者氣調高拔躬抗帝旨言頗激切衆恐禍及其身帝但述懷會無赦退藹聞之歎曰朱紫襍糅狂哲交侵至矣可使五衆流離四民倒惑哉又曰餐周之粟飲周之水食椹懷音寧無酬德又爲佛弟子豈可見此淪胥坐此形骸晏然自靜寧大造於像末分葅醢於盜跖耳徑詣闕上表理訴引見登殿舉手唱言曰來意有二所謂報三寶慈恩酬檀越厚德援引經論子史傳記談叙正議

據證顯然從旦至午言無不詣明不可滅之理交言支任抗對如流梗詞厲色鏘然無撓百僚近臣代之戰慄而神氣自若不阻素風帝雖慨其詞理而滅毀之情已決既不納諫又不見遣藹又進曰釋李邪正人法混并卽可事求未煩聖慮陛下必情無私隱涇渭須分請索油鑊殿庭取兩宗人法俱煑之不害者立可知矣帝怯其言乃遣引出時宜州沙門道積者次又出諫俱不用言乃與同友七人於彌勒像前禮懺七日既不食已一時同逝藹知大法必滅不勝其虐乃攜其門人四十餘入終南山東西造二十七寺依巖附險使逃逸之僧得存深信及法滅之後帝遂破前代關山東西數百年來官私佛寺掃地並盡刮聖容焚經典禹貢八州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充爲第宅三方釋子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三寶福財其貲無數簿錄入官登卽賞賚分散蕩盡初於建德三年五月行虐關中其禍既畢至六月十五日罷朝有金城公任民部於所治府與左右彷徉天望忽見五六投物飛騰虛空在於烏路大者上

摩青霄大如十斛囷許漸漸微沒自餘數段小復低下其色黃白卷舒空際類旛無脚爾日天清氣靜纖塵不動但增炎曦而已因往東宮府道經圓土北見重牆上有黃書橫拖棘上及往取之乃是摩訶般若經第十九卷問其所由答云從天而下飛揚墮此於時三寶初滅刑法嚴峻略示連席之官乃藏諸衣袖還緘篋笥初武帝知藹志烈欣欲見之勅三衛二十餘人巡山訪覓氈衣道人朕將位以上卿共治天下藹居山幽隱追蹤不獲後於太乙山錫谷潛遁覩大法淪廢道俗無依身被斬縗無力毗贊告弟子曰吾無益於世即事捨身故先相告衆初不許慕從聞法便闕覽大小諸乘撰三寶集二十卷假興賓主會遣疑情抑揚飛伏廣羅文義弘讚大乘光揚像代幷錄見事指掌可尋冀藏諸巖洞庶後代之再興耳自藹入法行大慈門繒纊皮革一無踐服唯履毳布終於報盡後厭身情迫獨據別巖勅侍者下山明當早至藹乃跏坐盤石留一衲衣自條身肉段段布於石上引腸挂於松枝五臟都皆外見自餘筋肉手足頭面

鬱析都盡並唯骨現以刀割心捧之而卒侍人心驚通夜失寐明晨走赴猶見合掌捧心身面西向跏坐如初所傷餘骸一無遺血但見白乳滂流凝於石上遂壘石封外就而斂焉即周宣政元年七月十六日也春秋四十有五弟子慧宣者內外博通奇有志力痛山頹之莫仰悲梁壞之無依爰述芳猷樹碑塔所後有訪道思賢者入山禮敬循諸崖隒乃見鐫書遺偈在於石壁焉

道安（附慧儁　慧影　寶貴）

按續高僧傳道安俗姓姚馮翊胡城人也識悟元理早附法門性無常師聞道而至兼以恬虛靜泊凝心勝境謙肅爲用動止施度凡厥禪侶莫不推服後隱於太白山栖遁林泉擁志經論思拔深定慧業斯舉傍觀子史粗涉大綱而神氣高朗挾操清遠進具已後崇尚涅槃以爲遺訣之教博通智論用資弘道之基故周世渭濱盛揚二部更互談誨無替四時住大陟岵寺常以弘法爲任京師士子咸附清塵安內外既明特善文藻動言命筆並會才華而風韻疎通雅

調詳簡執禮居尊仁被朝貴故榮達儒宰知名道士日來請論咸發信心故得義流天下草偃從之周武廓清天步中外禔福頻御雕輦躬禮安焉安道爲物宗師坐鎮崇敬令帝席地而止安則如常敷化高談正法詞無涉世公卿側目觀者榮慶時及中食安命供設帝將舉箸曰弟子聞俗人不合僧食法師如何以罪累人安曰佛法權實律制開遮王賊惡臣並通供給貧道據法相擬理非徒爾帝曰審如來言非佛意也但恐損道衆耳又與賊臣同席誠無預焉卽勅將去更論餘法會不以介意斯卽季代之高量也後勅住大中興寺別加殊禮帝往南郊文物大備諸道俗同覲通衢勅別及安令觀天子鹵簿儀具安答曰陛下爲民故出貧道爲法不出帝聞彈指歎善久之安鑒悟絕倫德風遠扇立形平準守道自遵皆此類也與同學慧儁知名周壞儁姓朱氏京兆三原人生不學書而耳餐取悟一聞不忘藏諸胷臆流略儒釋談如泉涌攻擊關責鋒鍔叢萃曾於一日安公正講涅槃後命章設問遂往還迄暮竟不稍怠明旦又問

構難精拔安雖隨言即遣而聽者謂無繼難儁終援引文理微並相讎遂連三日止論一義後兩捨其致方事解文故使驚唱前修預聞高論儁後歷尋華土縱學名師凡所霑耳皆義逼旨得安與同室三十餘年言晤飛元誠適目擊因疾而卒安撫屍慟哭曰宣尼有言信不虛矣至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勑名有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於正殿帝升御座親量三教優劣廢立衆議紛紛各隨情見較其大抵無與相抗者至其月二十日又依前衆論乖各是非滋生並莫簡帝心索然而退至四月初勑又廣名道俗令極言陳理又勑司隸大夫甄鸞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同異鸞乃上笑道論三卷合二十六條用笑三洞之名及笑經稱三十六部文極詳據事多揚激至五月十日帝又大集羣臣詳鸞上論以爲傷蠹道士即於殿庭焚之道安慨時俗之混并悼史籍之沉罔乃作二教論取擬武帝詳三教之極文成一卷篇分十二初歸宗顯本篇有客問曰僕聞風流傾墜六經所以輯修誇尚滋彰二篇所

以述作故優柔弘潤於物必濟曰儒用之不匱於物必通曰道斯皆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教文博義豐覩其汲引則恂恂善誘要其旨趣則亹亹滋良然三教雖殊勸善義一途迹誠異理會則同至如老嗟身患孔歎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異釋典之厭身無常之說哉但拘滯之流未馳高觀不能齊天地於一指均是非於一氣致令談論之際每有不同此所謂匿摩尼於胎鷇掩大明於重夜傷莫二之淳風塞洞一之元旨祈之於彌劫奚可値哉主人答曰子之窮辯未盡理也夫萬化本於生生而生生者無生三才兆於始始而始始者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亾故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教教稱爲內是以智論有內外兩經仁王辨內外兩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爲內儒教爲外備彰聖典非爲誕謬詳覽載籍尋討源流教唯有二寧得有三何者昔元

古樸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少漓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爲治國之謨並是修身之術若派而別之則應爲九教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普皇家之一書子欲於一化之內舍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辯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眞所謂巨蠹鴻猷眩曜朝野矣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眞之正轍論其文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擅理妙域中固非名號所及化數方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遣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闡五乘接羣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辯善惡之升沉夐祈出世而理無不周邇及王化而事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靈孰能與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農黔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唯釋氏之教理富權實有餘不了稱之曰權無餘了義號之曰實通言善誘何名妙賞子謂三教雖殊勸善義一余謂善有精麤優劣宜異精者超百凡而高昇麤者修九居而未息安可同年而語其勝負哉又

云敎迹誠異理會則同爰引世訓以符元敎此蓋悠悠之所昧未暨其本矣敎者何耶詮理之謂理者何耶敎之所詮敎若果異理豈得同理若必同敎寧得異筌不期魚罤不爲兎將爲名乎理同安在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興不悟遷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域內之至談非踰方外之巨唱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辨究心窮於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似盡察之未極者也經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二乘所知且二乘之與大行俱越妄想之鄉菩薩則惠兼九道聲聞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比巨壑微塵之比須彌況凡夫識想何得齊乎故經曰無以日光等彼螢火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齊而齊於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嶽實淵然後方平續鳬截鶴於焉始等此蓋狷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乎故諺曰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請廣其類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而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陰陽義齊則同之於貴賤此之不

可至理皎然雖强齊之其義安在帝爲張賓搆譖意遣釋宗初覽安論通問僚宰文據卓然莫敢排斥當時廢立遂寢誠有所推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乃普滅佛道二宗別置通道觀簡釋李有名者普著衣冠爲學士焉安削迹潛聲逃於林澤帝下勅搜訪執詣王庭親致勞接賜牙笏綵帛并位以朝列安竟不就卒於周世初安之住中興擕母相近每旦出覲手爲奠食然後上講雖足侍人不許兼助乃至析薪汲水必自運其身手告人曰母能生養於我非我不名供養卒於母世初無一息斯准天聖擔棺之像布化澆夫矣及其知將即世也乃作遺誡九章以訓門人並藻逸霞爛煥然可遵後卒開皇末歲貴翫閱羣典講律爲務見晉世支敏度合五家首楞嚴爲一本八卷又合三家維摩經爲一本五卷隋沙門僧就合四家大集爲一本六十卷貴乃合三家金光明爲一本八卷復請崛多三藏譯銀主陀羅尼及囑累品足以成部沙門彥琮重覆梵本品部斯具焉

僧勔

按續高僧傳僧勔未詳氏族住新州願果寺周武季世將喪釋門崇尚老氏受其符籙凡有大醮帝必具其巾褐同其拜伏而道經誕妄言無本據國雖奉事未詳讎校遂不遠鄉關躬詣帝闕面陳至理以邪正相參僥情趨競未辨眞僞更遞毀譽乃著論十有八條難道本宗文以三科釋其前執聖賢旣序凡位皎然其詞略云勔以世之濫述云老子尹喜西度化胡出家老子爲說經戒尹喜作佛教化胡人又稱是鬼谷先生撰南山四皓注未善尋者莫不信從以爲口實異哉此傳君子尚不可罔況貶大聖者乎今具陳此說非眞人世差錯假托名字亦乃言不及義翻辱老子意者勝人達士不出此言將是無識異道誇競佛法假托鬼谷四皓之名附尹喜傳後作此異論用迷昏俗竊聞傳而不習夫子不許妄作者凶老君所誡此之巨患增長三塗宐應糺正救其此失然教有內外用生疑假人有賢聖多述本迹故班固漢書品人九等孔丘之徒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老之儔爲中上類例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此則賢聖

天分優劣自顯是故魏文之博悟也黃初三年下勑云告豫州刺史老耼賢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魯郡爲孔子立廟成未漢桓帝不師聖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興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賢人不毀其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來者輙往瞻視而樓屋傾頹儻能壓人故令修整昨過視之殊整頓恐小人謂此爲神妄往禱祝違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聞據斯以言呈露久矣世多愚人不尋前達故有此弊耳今考據年月羣達誠言區別人世幷內經外典並對條例覽詳卷首邪正自顯雖復著論周世垂名朝野通人罕遇終以事迷竟不行用及後法毀逃難不測所終

猷禪師

按續高僧傳益州多寶寺猷禪師者楚道人姓楊氏勤讀誦四十餘年日夕不捨房後院壁圖九相變露置繩牀椶被覆上晝依僧例夜則寢中亙一日方出一食如是漸增七日方食僧以爲常弗之怪也如此又經二十餘年忽經一月而不出者不畜侍人僉議

不出祇是入定不勞看之忽一夜風雨盛晝壁廊倒且共往視試撥欆被一無所見唯繩牀坐褥存焉

僧度

按續高僧傳僧度不知何人去來邑野略無定所言語出沒時有預知號爲狂人周趙王在益州有鄆人與王厚便欲反時有告者王未信之至日鄆兵果至王厚者爲主在城西大街方牀大坐時僧度乃戴皮靴一隻從城西遺糞而走至盤陀塔棄靴而迴衆怪之而莫測也又復將反者將紙筆請度定吉凶便操筆作州度兩字反者喜曰州度與我斯爲吉也擇日往亡我往彼亡重必尅之時趙王據西門樓令精兵三千騎往始交卽退隨後殺之至盤陀斬鄆兵千餘爲京觀今塔東特高者是於後方驗度戴皮相皮鄆聲同遺糞而走散於塔地所言州度反卽斫頭目前取驗定後人聞於王遣人四追遂失所在

僧崖

按續高僧傳僧崖姓牟氏祖居涪陵晉義熙九年朱齡石伐蜀涪陵獽三百家隨軍平討因止於廣漢金

淵山谷崖卽其後也而童幼少言不襍俳戲每遊山泉必先禮而後飲或諦觀不瞬坐以終日人問其故答曰是身可惡我思之耳後必燒之及年長從戎毅然剛正嘗隨伴捕魚得己分者用投諸水謂伴曰殺非好業我今舉體皆現生瘡誓斷獵矣遂燒其獵具時獲首領數百人共築池塞賁以養魚崖率家僮往彼觀望忽有異蛇長尺許頭尾皆赤須臾長大乃至丈餘圍五六尺衆皆奔散蛇便趣水舉尾入雲赤光遍野久之乃滅尋爾衆聚具論前事崖曰此無憂也但斷殺業蛇不害人又勸停池堰衆未之許俄而堤防決壞時依悉禪師施力供侍雖充驅使而言語訥澀舉動若癡然一對一言而合大理經留數載無所異焉至元冬之月禪師患足冷命之取火乃將大爐炎炭直頓於前禪師責之曰癡人何煩汝許多火乃正色答曰須火却寒得火嫌熱孰是癡人情性若斯何曰得道禪師謂曰汝不畏熱試將手置火中崖卽應聲將指置火中振吒作聲青煙湧出都不改容禪師陰異之未卽行敬又以他日諸弟子曰崖耐火共

推之火爐被燒之處皆並成瘡而欣笑自如竟無痛邑諸弟子等具諮禪師禪師喚來謂曰汝於此學佛法更莫謾作舉動惑亂百姓答曰若不苦身焉得成道如得出家一日便足禪師遂度出家自爲剃髮但覺鬢鬚易除猶如自落禪師置刀於地攝衣作禮曰崖法師來爲我作師我請爲弟子崖謙謝而已既法衣著體四輩尊崇歸命輸誠無所悋惜或有疾病之處往到無不得除三十年間大弘救濟年踰七十心力尚强以周武成元年六月於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有問燒指可不痛耶崖曰痛由心起心既無痛指何所痛時人同號以爲僧崖菩薩或有問曰似有風疾何不治之答曰身皆空耳如何所治又曰根大有對何謂爲空答曰四大五根復何住耶衆服其言孝愛寺兌法師者有大見解承崖發迹乃率弟子數十人往彼禮敬解衣施之顧大衆曰眞解般若非徒口說由是道俗通集倍加崇信如是經日左手指盡火次掌骨髓沸上湧將滅火燄乃以右手殘指挾竹挑之有問其故崖曰緣諸衆生不能行

忍今勸不忍者忍不燒者燒耳兼又說法勸勵令行慈斷肉雖煙焰俱熾以日繼夕並燒二手眉目不動又爲四衆說法誦經或及諸切詞要義則頷頭微笑時或心怠私有言者崖顧曰我在山中初不識字今聞經語句句與心相應何不至心靜聽若乖此者則空燒此手何異樵頭耶於是大衆懍然莫不專到其後復告衆曰末刧輕慢心轉薄淡見像如木頭聞經如風過馬耳今爲寫大乘經教故燒手滅身欲令信重佛法也闔境士女聞者皆來遶數萬帀崖夷然澄靜容色不動頻集城西大道談論法化初有細雨殆將霑漬便斂心入定卽雲散月明而燒臂掌骨五枚如殘燭燼忽然各生並長三寸白如珂雪僧尼僉曰若菩薩滅後願奉舍利起塔供養崖乃以口嚙新生五骨拔而折之吐施大衆曰可爲塔也至七月十四日忽有大聲狀如地動天裂人畜驚駭於上空中忽現犬羊龍蛇軍器等像少時還息人以事問崖曰此無苦也警睡三昧耳吾欲捨身可辦供具時孝愛寺導禪師戒行精苦耆年大德捨六度錫杖幷及紫被

贈崖入火犍爲僧淵遠送斑衲意願隨身於是人物諠擾施財山積初不知二德所送物也至明日平旦忽告侍者法施曰汝往取導師錫杖紫被及衲袈裟來爲吾著之便往造焚身所於時道俗十餘萬衆擁輿而哭崖曰但守菩提心義無哭也便登高座爲衆說法時時舉目視於薪積欣然獨笑久頃右脅而寢都無氣息狀若木偶起言曰時當至仍下足白衆僧曰佛法難値宜共護持先於成都縣東南積柴壘以爲樓高數丈許上作乾麻小室以油潤之崖緩步至樓遶旋三帀禮拜四門便登其上憑欄下望令念般若畱以一心有施主王撰懼曰我若放火便燒聖人將獲重罪崖陰知之告撰上樓摩其頂曰汝莫憂造樓得罪乃大福也促命下火皆畏之置炬著地崖以臂挾炬先燒西北次及西南麻燥油濃赫然熾合於盛火中放火設禮比第二拜身面焦坼重復一禮身踣炭上及薪燼火滅骨肉皆化唯心尚存赤而且濕肝腸脾胃猶自相連更以四十車柴燒之腸胃雖卷而心猶如本兌法師乃命收取葬於塔下今在寶園

寺中成都民王僧貴者自崖焚後舉家斷肉後因事故將欲解素私自評論時屬二更忽聞門外喚檀越聲比至開門見一道人語曰愼勿食肉言情酸切行啼而去從後走趁似近而遠忽失所在又焚後八月中獽人牟難當者於就嶠山頂行獵搦箭聲弩舉眼望鹿忽見崖騎一靑麖獵者驚曰汝在益州已燒身死今那在此崖曰誰道許誑人耳汝能燒身不射獵得罪也汝當勤力作田矣便爾別去又至冬間崖兄子於溪中忽聞山谷喧動若數萬衆舉望見崖從以兩僧執錫杖而行因追及之欲捉袈裟崖曰汝何勞捉我乃指前鷄猪曰此等聲音皆有詮述如汝等語他人不解餘國言音汝亦不解人畜有殊皆有佛性但爲惡業故受此形汝但力田莫養禽畜言極周委故其往往見形預知人意率皆此也具如沙門忘名集及費氏三寶錄幷益部集異記

普圓

按續高僧傳普圓不知何許人聲議所述似居河海周武之初來遊三輔容貌姿美其相偉大言顧弘緩

有丈夫之神彩焉多歷名山大川常以頭陀爲志樂行慈救利益爲先人有投者輒便引度示語行要令遵苦節誦華嚴一部潛其聲相無人知者弟子侍讀後因知之然而常坐繩牀斂容在定用心彌到不覺經過晨夕有時乞食暫往村聚多依林墓取靜思惟夜有强鬼形極可畏四眼六牙手持曲棒身毛垂下徑至其前圓努目觀之都無怖懾不久便退其例非一又有惡人從圓乞頭將斬與之又不肯取又復乞眼即欲剜施便從索手遂以繩繫腕著樹齊肘斬而與之心悶委地村人明乃聞之因斯卒於郊南樊川也諸村哀其苦行爭欲收葬衆議不決乃分其屍爲數段各修塔焉

慧瑱

按續高僧傳慧瑱上黨人奉律齊眞貞確難拔住郡內元開府寺獨靜一房禪懺爲業會周建德六年國滅三寶瑱抱持經像隱於深山遇賊欲刼之初未覺也忽見一人形長丈餘美鬚面著紗帽衣青袍九環金帶吉莫皮靴乘白馬朱鬉自山頂徑至瑱前下馬

而謂曰今夜賊至師可急避瑱居懸崖之下絕無餘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滅貧道容身無地故來依投檀越今有賊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逃竄神曰師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正爾住此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深丈餘遂免賊難後羣賊更往神遂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刧瑱師急往共救乃各持器仗入路中相遇拒擊驚散從此每日瑱恆憑之安業山阜不測其卒

亡名（附僧琨）

按續高僧傳亡名俗姓宋氏南郡人本名闕殆世襲衣冠稱爲望族弱齡遁世末絕妻孥吟嘯丘壑任懷遊處凡所憑准必映美阮嗣宗之爲人也長富才華鄉人馳譽事梁元帝深見禮待有製新文帝多稱述而恭慎慈敬謙靜爲心每從容御筵賜問優異及梁曆不緒潛志元門遠寄岷蜀脫落塵累初投兌禪師修習道法兌亦定慧澄明聲流關鄴名乃三業依憑四儀恭仰彫純假於禪誦與慮著於篇什預有學徒問道無倦會周氏跨有井絡少保蜀國公宇文儁鎮

之性愛賢才重德素禮供殊倫聲聞臺省後齊王續部伏敬日增任滿還雍遂勒歸謁帝勞遣旣深處爲夏州三藏朝省以名文翰可觀元非元侶而冥德沒世將徵拔之測其器宇有經國之量朝省總議或以威恩加之或以情異轉之然名雅亮卓然會無易節天和二年五月大冢宰宇文護遺書曰言念欽屬未敘企積道體休愈無虧慮也蓋能仁處世志存匡救非先輪廻獨尚茲善旣道亞生知才高七步豈慮緇染沉流當途但靈廓妙理三業同臻冀思莫二皂白非感耳悕解偏執讚我時朝匪惟眞俗俱抽亦是彼我一貫故令往白念報雅懷名答曰辱告深具懷抱寒暑異域苦樂殊心輒略常談且陳實事貧道稟質醜陋恆嬰疾惱因傴成恭性道是務不曾妻息五十二年自捨俗緣十有五載萬人歸國皆停都邑羸病一僧獨流荒裔無罪可罰無能可使百慮九思是所未喻文多不載又列六不可十歎息援據事叙綸貫始終書略結云沙門持戒心口相應所列六條若有一誑生則蒼天厭之死則鐵鉗拔之烊銅灌之仰戴

三光行年六十不欺闇室况乃明世且鄉國殄喪宗戚衰亡貧道何人獨堪長久誠得收迹巖中攝心塵外支養殘命敦修慧業此本志也寄骸精舍乞食王城任力行道隨緣化物斯其願也如其不爾獨處丘壑安能憒憒久住閻浮地乎護得書體其難拔乃與書迎還云法師秉心彌固棲遊世表元圭啓運不屈伯夷之節蒼精御曆豈損嘉遁之志今遣往迎名達咸陽貴遊奉謁隆禮厚味彌增常限以稱謂廣流藏景難伏誓當棲元後德便閑放無累乃著寶人銘曰

余十五而尚文三十而重勢位值京都喪亂冠冕淪沒海內知識零落殆盡乃喟然歎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一旦早彫岱山磐石之固忽焉燼滅定知世相無常浮生虛僞譬如朝露其停幾何大丈夫生當降魔死當飼虎如其不爾修禪足以養志讀經足以自娛富貴名譽徒勞人耳乃棄其簪弁剃其鬚髮衣衲杖錫聽講談元戰國未寧安身無地自厭形骸甚於桎梏思絕苦本莫知其津大乘經曰如說行者乃名是聖不但口之所言小乘偈曰能行說爲正不行何

所說若說不能行不名爲智者至於顏回好學勤改前非季路未行懼聞後語功勞智擾役神傷命爲道日損何用多知誓欲枯木其形死灰其慮降此患累以求虛寂乃作絕學箴文名息心讚又著至道論淳德論遣執論去是非論影喩論修空論不殺論等文多淸素語愜勸善存質去華不存粉墨有集十卷盛重於世不知所終其弟子僧琨性沉審善音調爲隋二十五衆讀經法主搜括羣籍採摭賢聖所撰諸論集爲一部稱曰論場有三十卷披卷一閱俱覽百家亦新學之宗匠者矣後於曲池造靜覺寺每臨水映竹體物賦詩頗有篇什云

僧妙

按續高僧傳僧妙一名道妙本住冀州後居河東蒲坂禁行精苦聰慧夙成遍覽羣籍尤通講論而禀性謙退喜慍不干其抱故每講下座必合掌懺悔云佛意難知豈凡夫所測今所說者傳受先師未敢專輙乞大衆於斯法義若是若非布施歡喜時以解冠前彥行隆端達覩其虛己皆服其德義衆益從之後住

本鄉常念寺即仁壽寺也聚徒集業以弘法樹功擊響周齊甚高名望周太祖特加尊敬大統年時西域獻佛舍利太祖以妙弘賛著續遂送令供養因奉以頂戴曉夜旋仰經於一年忽於中宵放光滿室螺旋出窻漸延於外須臾光照四遠騰扇其焰照屬天地當有見者謂寺家失火競來救之及覩神光乃從金瓶而出皆歎未曾有也妙仰瞻靈相涕泗交橫乃燒香跪而啓曰法界衆生已覩聖迹伏願韜祕靈景反寂歸空於是光還螺旋卷入瓶內爾夜州治士女燒香讚歎之聲聞於數十餘里寺有一僧睡居房內衆共喚之惛惛不覺竟不見光相未幾便遇癘疾咸言宿業所致遂有感見之差自妙之云亡光不復現其本佛骨今仍在焉昔齊武平末鄴古城中白馬寺此是石趙時佛圖澄所造本爲木塔年增朽壞敕遣修之掘得舍利三粒一赤一白一青寶瓶盛之京邑貴賤共看心至者颯然湧上不信戲慢者倒傾亦不出時俗廻邪者衆齊王舅廣武王胡長邕曾染佛宗敕令還俗雖居貴望不捨具戒置舍利於水鉢請乞行

道卽見三枚相逐水上旋器右行七遍旣滿一時沉下邕與子弟更加深信而妙講解涅槃以爲恆業叙略綱致久學者深會其源分部文句皆臨機約截遍遍皆異所以學侶罕成而爲英傑者所美化行河表重敬莫高延及之鄉酒肉皆絕現生葱韭以土掩覆並非由敎令而下民自徙其惡矣有學士曇延承著宗本更廣其致焉

慧善

按續高僧傳慧善幼出家善法勝毗曇住揚都棲元寺徵擊論道四座驚神會有梁末序逃難江陵承聖季年因俘泰壤住長安崇華寺義學之美爲周冢宰見知別修供養敷導終老以天和年卒於長安時年六十善以智度論每引小乘相證成義故依文次第散釋精理讐諸星月助朗太陽猶如衆花繽紛而散故著斯文名爲散花論也其序略云著述之體貴言約而理豐余頗悉諸作而今覼縷者正由斯轍罕入諳練是以觸義殷勤逢文指掌有詳覽者想鑒茲焉文多不盡

寶象

按續高僧傳寶象姓趙氏本安漢人後居綿州昌隆之蘇溪焉天性仁讓慧心俊朗嬰孩有異二親欲試其度以諸綵帛花果弓矢書疏羅置其前象便撥除餅果上取書疏衆共歎異咸知必有成濟也及年七歲有緣至巴西郡太守楊眺問云承兒大讀書因何名爲老子象曰始生頭白故也眺密異之十六事梁平西王初爲道士童子未學佛法平西識其機鑒使知營功德事因見佛經欣其文名重其義旨就檢讀誦迷悟轉分恆求佛法用祛昏漠年二十有四方得出家即受具戒先聽律典首尾數年略通持犯迴聽成實傳授忘倦不悋私記須便輒給研心所指科科別致末又聽韶法師講偏窮旨趣武陵王門師大集摩訶堂令講請觀音初未綴心本無文疏始役情思抽拈句理詞義洞合聽者盈席私記其言因成疏本廣行於世後還涪州開化道俗外典佛經相續訓導引邪歸正十室而九又鈔集醫方療諸疾苦或報以金帛者一無所受便有銜義懷德者捨俗出家或緣

障未諸者盡形八戒象雖道張井絡風播岷峨而志意頹然唯在通於正法誠心標樹不競人物見大集一經未弘蜀境欲爲之疏記使後學有歸乃付著經律就山修纘而衆復尋之致有煩擾再稔方就一無畱難初至虛空藏品於義不達閉目思之不覺身上空中離牀三四尺許欻然大悟竟文慧發寫不供宣據此爲言志力難擬矣時益州武擔寺僧寶願最初請講大衆雲集聞所未聞莫不歎悅又屬僧崖菩薩出世爲造經本因爾傳持至今不絕故寶坊一學曲被劍南後制涅槃法華等疏皆省繁易解聽無遺悶州境阜素生難遭想每言吾命不長唯當自勵身心節約衣食望引殘運耳故粗弊接報弘誘爲心護生安衆以爲恆務忽感風疾不言久之命將欲絕私心發誓願諸佛護念得分付諸物作是念已欻然能話顧命子弟誨示禍福吾即當去催作遺疏分處衣資陪奉三寶下筆署訖還不能言侍人通以漿飲閉口拒之疾甚爲喚佛名便合掌在額奄然而卒於潼州光興寺今所謂綿州大振響寺也春秋五十即周之

保定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矣初未終之前本所住山於五月內無故自崩塵霧闇天舉衆驚駭莫測其怪至於八月中山北村人並見尊像從山寺來乘空北逝幡花列前僧衆從後往問寺中都無知者當爾之時象正赴光興寺講因以白之象曰此我之徵相不預他也及終於此寺果如所圖云

僧實

按續高僧傳釋僧實俗姓程氏咸陽靈武人也幼懷雅亮清卓不倫嘗與諸童共遊狡戲或摘葉獻香或聚砂成塔鄉閭敬焉知將能信奉之漸也親眷愛結不許出家喻以極言久而方遂年二十六乃得剃落有道原法師擅名魏代實乃歸焉隨見孝文便蒙降禮大和末從原至洛因遇勒那三藏授以禪法每處皇宮諮問禪祕那奇之曰自道流東夏味靜乃斯人乎於是尋師問道備經循涉雖三學通覽偏以九次彫心故得定水清澄禪林榮蔚性少人事退迹爲功所以高蓋駟馬未曾流目清流林竹顧便忘返加又口繞黑子欵若斗形目有重瞳光明外射腋懷鳳卵

七處皆平奇相超倫有聲京洛兼又道契生知化通關壞聽業未廣而無門不明而能勤整四儀靜修三法可憲章於風俗足師表於天人周太祖文皇以魏大統中下詔曰師目麗重瞳偏同虞舜背隆傴僂分似周公德宇純懿軌量難模可昭元三藏言爲世寶篤志任持故有法相之宜興俗務之宜廢發談奏議事無不行至保定年太祖又曰師才深德大宜庇道俗以隆禮典乃躬致祈請爲國三藏實當仁不讓默而受之是使棟梁斯在儀形攸寄周氏有國重仰元風禮異前朝受於歸戒逮太祖平梁荊後益州大德五十餘人各懷經部送像至京以眞諦妙宗條以問實旣而慧心潛運南北疎通卽爲披決洞出情外並神而服之於是陶化京華久而逾盛忽一旦告僧曰急備香火修理法事誦觀世音以救江南某寺堂崩厄也當爾之時揚都講堂正論法集數百道俗充滿其中聞西北異香及空中伎樂合堂驚出同共聞聽堂欻摧壞大衆無損奏聞梁主乃移以問周果如實祐大送珍寶錫遺相續而實但取三衣什物而已餘

隨散之由爾名振二國事叅至聖以保定三年七月十八日卒於大追遠寺春秋八十有八朝野驚嗟人天變色帝哀慟泣之有敕圖寫形像仍置大福田寺即以其日窆於東郊門外滕公鄺食其冢南碑石尚存弟子曇相等傳燈不窮彌隆華實以業有從爰於墓所立寺還名福田用崇冥福并建碑於寺野二所大中興寺釋道安及義城公庾信製文今在苑內

僧瑋

按續高僧傳僧瑋姓潘汝南平輿人也器量深沉風神詳雅十三出家仍服以敝衣資以菜食致使口腹之累漸以石帆水松寒暑之資稍以荷衣蕙帶故得結操貞於玉石清風拂於煙霞初誦金光明經進受具後下揚都於帝釋寺聽曇瑗律師講十誦淹於五載齊鏡持犯仍入攝山栖霞寺從鳳禪師所學觀息想味此情空究檢因緣乘持念慧頻蒙印指傳芳暢業遠承申息之國山名霧露巖洞幽深川香水美遂命檝西浮銷聲林藪終焉之志結此山焉聲聞先徹被於周壤天子尊賢待德下車問道名召至京師親奉

清誨乃敕公卿近臣妃后外戚咸受十善因奉三歸天和五年以葬母東歸敕使爲安州三藏綏理四衆備盡六和在任之日經始壽山梵雲二寺南望楚水東指隋城度軌程功輪奐成美僧瑋德播江淮帝王隆重爰有別敕於王城之內起天寶寺用以居之既被徵名身範僧倫衲衣壞味任報資給靜緣潔操齊志林朝以建德二年九月十日遘疾少時終於所住春秋六十有一門人慟感士女驚奔卽以三年二月歸葬於安陸之山僧瑋容止恭莊威儀整飭遊之者肅然清規見之者自生敬仰新野庾信載奉芳塵勒碑現集

曇相

按續高僧傳曇相姓梁氏雍州藍田人與僧實同房素非師保而敦敬之重禮逾和上相聰敏易悟目覽七行禪誦爲心周給成務而慈悲誘接偏所留心因有行往見人弋繳網羅禽獸窮困者必以身代贖得脫方捨其仁濟之誠出於天性實每美云曇相福德人我不及也斯見禮如此實嘗夜詣相房恆預設座

擬之相對無言目陳道合私有聽者了無音問常以爲軌乃經積載有時大癘橫流或旱澇凶儉人來問者相皆略提綱目敎其治斷至時必有神效人並異之或問李順興强練何人耶相曰順興胎龍多慾强練遊行俗仙助佛揚化耳其幽記之明諒不可測也住大福田寺京華七衆師仰如神以周季末曆正法頽毀潛隱山中開皇之初率先出俗二一年四月八日卒於渭陰故都圖像傳焉今在京師禪林寺終時遺言生蜀名慧寬故靈相如後所述又其承緒禪學遺屬慧端焉

僧明

按續高僧傳僧明俗姓姜鄜州內部人住旣山栖立性淳素言令質朴顯晦非任而能守禁自修不隨鄙俗雖不閑明經誥然履操貞梗有聲時俗因遊邑落往還山谷見一崎岸屢有異光怪而尋討上下循擾乃見澗底石趺一枚其狀高大遠望岸側臥石如像半現於外遂加工發掘乃全像也形同佛相純如鐵礦不加鏨琢宛然圓具舉高三丈餘時周武已崩天

元嗣曆明情發增勇不懼嚴誅顧問古老無知來者其地久荒榛梗素非寺所明自惟曰當是育王遺像散在人間應現之來故在斯矣即名四遠同時掩舉事力既竭全無勝致明乃執爐誓曰若佛法重興蒼生有賴者希現威靈得遂情願適發言已像乃忽然輕舉從山直下徑趣趺孔不假扶持卓然峙立大衆驚嗟得未曾有因以奏聞帝用爲嘉瑞也乃改元爲大像焉自爾佛教漸弘明之力也又尋下敕以其所住爲大像寺今所謂顯際寺是也在坊州西南六十餘里時值陰闇便放神光明從出家即依此寺盡報修奉大感物心以開皇中年卒於彼寺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四十卷目錄

僧部列傳十六

隋一

曇延　慧遠（附智猛）

道正　曇詢

法充　信行

慧意（附法求　智曉　岑闍黎）　慧達

法稱（附智雲）　眞觀

法韻　立身

善權（附法綱）　智果（附智騫）　元應

慧常（附道英）　神爽

神異典第一百四十卷

僧部列傳十六

隋一

曇延

按續高僧傳曇延俗緣王氏蒲州桑泉人也世家豪族官歷齊周而性協書籍鄉邦稱叙年十六因遊寺聽妙法師講涅槃深悟其旨遂捨俗服膺幽討深致出言淸越厲然不羣時在弱冠便就講說詞辯優贍弘裕方雅每云佛性妙理爲涅槃宗極足爲心神之

遊翫也延形長九尺五寸手垂過膝目光外發長可尺餘容止肅邕慈誘汎博可謂堂堂然也視前直進顧必轉身風骨陶融時共傳德及進具後器度日新機鑒俊拔遐邇矚目雖大觀奧典而恐理在膚寸乃更聽華嚴大論十地地持佛性寶性等諸部皆超略前導統津准的自顧影而言曰余與爾沉淪日久飄泊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於南部太行山百梯寺即所謂中朝山是也時山中有薛居士者學總元儒多所該覽聞延少年知道風悟超倫遂從而謁焉言詭相高未之揖謝薛乃戲題四字謂方圓動靜命延體之延應聲曰方如方等城圓如智慧日動則識波浪靜類涅槃室薛驚異絕嘆曰由來所未見希世挺生即斯人也爾後恆來尋造質疑請義延幽居靜志欲著涅槃大疏恐有滯凡情每祈誠寤寐夜夢有人被於白服乘於白馬騣尾拂地而談授經旨延手執馬騣與之清論覺後惟曰此必馬鳴大士授我義端執騣知其宗旨語事則可知矣便述疏說偈曰歸命如來藏不可思議法等纘撰既訖猶恐不

合正理遂持經及疏陳於州治仁壽寺舍利塔前燒香誓曰延以凡度仰測聖心銓釋已了具如別卷若幽致微達願示明靈如無所感誓不傳授言訖涅槃卷軸並放光明通夜呈祥道俗稱慶塔中舍利又放神光三日三夜輝耀不絕上屬天漢下照山河合境望光皆來謁拜其光明所照與妙法師大同則師資通感也乃表以聞帝大悅勅延就講既感徵瑞便長弘演所著文疏詳之於世時諸英達僉議用比遠公所製遠乃文句愜當世實罕加而標舉宏綱通鏡長騖則延過之久矣周太祖素挹道聲尤相欽敬躬事講主親聽清言遠近馳華觀採如市而所獲供事曾不預懷性好恬虛罔忤時政太祖以百梯太遠諮省路艱遂於中朝西嶺形勝之所爲之立寺名曰雲居國俸給之通於聽衆而陳躬使周弘正者博考經籍辯逸懸河遊說三國抗叙無礙以周建德中年銜命入秦帝訝其機捷舉朝悉彩勅境內能言之士不限道俗乃搜採巖穴遁逸高世者可與弘正對論不得墜於國風時蒲州刺史中山公宇文氏夙承令範乃

表上曰曇延法師器識弘偉風神爽拔年雖未立而英辯難繼者也帝乃總集賢能期日釋奠帝躬御法筵朝宰畢至時周國僧望二人輪次登座發言將訖尋被正難徵據重疊救解莫通帝及羣僚一朝失色延座居末第未忍斯慙便不次而起帝曰位未至何事輒起延曰若是他方大士可藉大德相臨今乃遠國微臣小僧足堪支敵延徑昇高座帝又曰何爲不禮三寶答曰自力兼擬未假聖賢加助帝大悅正遂搆責陳難延乃引義開關而正頗挾機調用前殿後延乘勢挫拉事等摧枯正即頂拜服膺慨知歸之晚自陳云弟子三國履歷訪可師之師不意今日乃遇於此矣即請奉而受戒晝夜諮問求用宗之及返陳之時延所著義門并其儀貌並錄以歸國每夕北禮以爲曇延菩薩焉初正辭延曰預搆風雲山海詩四十首並抽拔奇思用上於延以留後別及一經目竟不重尋命筆和之題如宿誦酬同本韻意實弘通正大服焉更無陳對乃跪而啓曰願示一言緘諸胷臆延曰爲賓設席賓不坐離人極遠熱如火規矩之用

皮中裏正曰斯則常存意矣帝以延悟發天眞五衆法則便授爲國統使夫周壤導達延又有功至武帝將廢二教極諫不從遂隱於太行山屛迹人世後帝名延出輔中使屢達而確乎履操更深巖處累徵不獲逮天元遘疾追悔昔愆開立尊像且度百二十人爲菩薩僧延預在上班仍恨猶同俗相還藏林藪隋文創業未展度僧延初聞改政卽事剃落法服執錫來至王庭面申弘理未及勑慰便先陳曰敬聞皇帝四海爲務無乃勞神帝曰弟子久思此意所恨不周延曰貧道昔聞堯世今日始逢云云帝奉聞雅度欣泰本懷共論開法之模孚化之本延以寺宇未廣教法方隆奏請度僧以應千二百五十比丘五百童子之數勑遂總度一千餘人以副延請此皇隋釋化之開業也爾後遂多凡前後別請度者應有四千餘僧周廢伽藍並請興復三寶再弘功兼初運者又延之力矣移都龍首有勑於廣恩坊給地立延衆寺至開皇四年下勑改延衆可爲延興寺面對通衢京城之東西二門亦可取延名以爲延興延平也然其名爲

世重道爲帝師而欽承若此終古罕類昔中天佛履之門遂曰瞿曇之號今國城奉延所諱亞是其倫又改本住雲居以爲棲巖寺勅太樂令齊樹提造中朝山佛曲見傳供養延安其寺宇結衆成業勅賚蠟燭未及將爇而自然發焰延奇之以事聞帝因改住寺可爲光明也延曰弘化須廣未可自專以額重奏別立一所帝然之今光明寺是也其幽顯呈祥例率如此至六年亢旱朝野荒然勅請二百僧於正殿祈雨累日無應帝曰天不降雨有何所由延白事由一二帝退與僚宰議之不達意故勅京兆太守蘇威問延一二所由答曰陛下萬機之主羣臣毗贊之官並違治術俱愆元化故雨而不雨事由一二耳帝遂躬事祈雨請延於大殿登御座南面授法帝及朝宰五品已上咸席地北面而受八戒戒授纔訖日正中時天有片雲須臾遍布便降甘雨遠近咸足帝悅之賜絹三百段而延虛懷物我不滯客主爲心凡有貲財散給悲敬故四遠飄寓投造偏多一時糧粒將盡寺主道陸告云僧料可支兩食意欲散衆延曰當使都盡

方散耳明旦文帝果送米二十車大衆由是安堵或者謂延有先見之明故停衆待供未幾帝又遺米五百石於時年屬饑薦賴此僧侶無改帝既稟爲師父之重又勅密戚懿親咸受歸戒至於食息之際帝躬奉飲食手御衣裳用敦弟子之儀加敬情不能已其爲時君禮重又此類也勅又拜爲平等沙門有犯刑網者皆對之泣淚令彼折伏從此或投迹山林不敢容世者以開皇八年八月十三日終於所住春秋七十有三矣臨終遺啓文帝曰延逢法王御世偏荷深恩往緣業淺早相乖背仰願至尊護持三寶始終莫二但末世凡僧雖不如法簡善度之自招勝福帝聞之哀慟勅王公已下並往臨弔并罷朝三日贈物五百段設千僧齋所著涅槃義疏十五卷寶性勝鬘仁王等疏各有差其門人弟子紹緒厥風具如別傳

慧遠（附智猛）

按續高僧傳慧遠姓李氏燉煌人後居上黨之高都焉天縱殊朗儀止冲和局度通簡崇履高邈幼喪其父與叔同居偏蒙提誘示以仁孝年止三歲心樂出

家每見沙門愛重崇敬七歲在學功逾常百神志俊爽見稱明智十三辭叔往澤州東山古賢谷寺時有華陰沙門僧思禪師見而度之思練行高世衆所宗仰語遠云汝有出家之相善自愛之初令誦經隨事訓誨六時之勤未勞呼策登爲虐暴不安攜以南詣懷州北山丹谷每以經中大義問師皆是元隱深知長有成器也年十六師乃令隨闍黎湛律師往鄴大小經論普皆博涉隨聽妙深隱特蒙賞異而偏重大乘以爲道本年滿進具又依上統爲和上順都爲闍黎光師十大弟子並爲證戒時以爲聲榮之極者也便就大隱律師聽四分律流離請誨五夏席端淘簡精粗差分軌轍滅諍揵度前後起分自古相傳莫曉來意遠乃剖析約斷位以單重原鏡始終判之卽離皆理會文合今行誦之末專師上統緜貿七年迴洞至理爽拔微奧負笈之徒相諠互道講悟繼接不略三餘慕道成器量非可竿乃攜諸學侶返就高都之清化寺焉衆緣歡慶歎所未聞各出金帛爲之興會講堂寺宇一時崇敞韓魏士庶通共榮之及承光二

年春周氏尅齊便行廢教勅前修大德並赴殿集武帝自升高座叙廢立義命章云朕受天命養育兆民然世弘三教其風彌遠考定至理多皆愆化並令廢之然其六經儒教文弘治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眞佛無像則在太虛遙敬表心佛經廣歎而有圖塔崇麗造之致福此實無情何能恩惠愚民嚮信傾竭珍財廣興寺塔既虛引費不足以留凡是經像盡皆廢滅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悖逆之甚國法豈容並退還家用崇孝始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於時沙門大統法上等五百餘人咸以帝爲王力決諫不從僉各默然下勅頻催答詔而相看失色都無答者遠顧以佛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情爲理伏乃出衆答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眞佛無像信如誠旨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藉像表眞若使廢之無以興敬帝曰虛空眞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衆生何故不知虛空眞佛帝無答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三皇已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

五常等法爾時諸人何爲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亦無答遠又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而妄相尊事武帝不答前難詭通後言乃云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爲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廢而不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用又若以七廟爲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爾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國之與秦晉雖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閻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不答遠曰陛下向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卽是孝行何必還家方名爲孝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疎未成至孝遠曰若如來言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武帝云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

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無答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揀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大怒面有瞋相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何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前所規意盛更無所答乃下勅云僧等且還後當更集有司錄取論僧姓字當斯時也齊國初殄周兵雷震見遠抗詔莫不流汗咸謂粉其身骨煑以鼎鑊而遠神氣嵬然辭色無撓上統衍法師等執遠手泣而謝曰天子之威如龍火也難以犯觸汝能窮之大經所云護法菩薩應當如是彼不悛革非汝咎也遠曰正理須申豈顧形命卽辭諸德曰時運如此聖不能違恨不奉侍目下以爲大恨法實不滅大解之願不以憂惱遂潛於汲郡西山勤道無倦三年之間誦法華維摩等各一千遍用通遺法既而山棲谷飲禪誦無歇理窟更深浮囊不捨大象二年天元微開佛化東西兩京

各立陟岵大寺置菩薩僧頒告前德詔令安置遂爾長講少林大隋受禪天步廓清開皇之始蒙預落髮舊齒相趨翔於雒邑法門初闢遠近歸奔望氣成津奄同學市所以名馳帝闕皇上聞焉下勅授洛州沙門都匡任佛法遠辭不獲免即而位之而立性質直榮辱任緣不可威畏不可利動正氣雄逸道風齊肅愛敬調柔不容非濫至於治犯斷約不避强禦講導之所皆科道具或致資助有虧或不漉水護淨或分衞乖法或威儀失常並不預聽徒自餘惰眠失時或後及法席並依衆式有罰無赦欲徒侶肅穆容止可觀開皇五年爲澤州刺史千金公請赴本鄉此則像法再弘桑梓重集親疎合慶何以加之七年春往定州途由上黨留連夏講遂闕東傳尋下璽書慇懃重講辭又不免便達西京於時敕名大德六人遠其一矣仍與常隨學士二百餘人創達帝室親臨御筵敷述聖化通孚家國上大悅敕住興善寺勞問豐華供事倍隆又以興善盛集法會實繁雖有揚化終爲事約乃選天門之南大街之右東西衢要遊聽不疲因

置寺焉名爲淨影常居講說弘叙元奧辯暢奔流吐納自深宣談曲盡於是四方投學七百餘人皆海內英華法輪前轍望京趣寺爲法道塲但以堂宇未成同居空露籧篨庵舍巷分州部日夜祖習成器相尋雖復與諸德英名一期至於歸學師尋千里繼接者莫高於遠矣形長八尺五寸眼長三寸腰有九圍十三幅裙可爲常服登座振吼雷動蟄驚允愜羣望斯爲盛矣開皇十二年春下敕令知翻譯刊之辭義其年卒於淨影寺春秋七十矣冕旒哀感爲之罷朝帝吁嗟曰國失二寶也時遠與李德林同月喪故動帝心自遠括髮尋師本圖傳授周歷兩代化滿八方著疏屬詞彌綸終始承習開悟櫛比塵連同範時朝得稱方駕初見病數日講堂上棟脊無故自折相顧颯然知必不愈及大漸之日端坐正神相如入定侍人不覺其卒忽聞室有異香咸生疑怪屬之以纊方悟氣盡昔在清化先養一鵝聽講爲務頻經寒暑遠入關後鵝在本寺棲宿廊廡晝夜鳴呼衆僧患之附使達京至淨影大門放之徑即鳴叫騰躍入遠房內爾

後如前馴聽但聞法集鐘聲不問旦夕覆講豎義皆入室伏聽僧徒梵散出戶翔鳴若値白黑布薩雖聞鐘名終不入聽時共異之若遠常途講解依法潛聽中間汎及餘語便鳴翔而出如斯又經六載樂聽一時不虧後忽哀叫庭院不肯入堂自爾二旬遠便棄世又當終之日澤州本寺講堂衆柱及高座四脚一時同陷僉議以感通幽顯兩寺勒碑薛道衡製文虞世基書丁氏鐫之時號爲三絕初遠周聽大乘可六七載洞達深義神解更新每於鄴京法集豎難罕敵由此名冠遠近異論所推既而勤業曉夕用心太苦遂成勞疾十五日內覺觀相續不得眠睡氣上心痛狀如刀切食弱形羸殆將欲絕憶昔林慮巡歷名山見諸禪府備蒙傳法遂學數息止心於境尅意尋繹經於半月便覺漸差少得眠息方知對治之良驗也因一夏學定甚得靜樂身心怡悅即以己證用問僧稠稠云此心住利根之境界也若善調攝堪爲觀行遠每於講際至於定宗未嘗不讚美禪那盤桓累旬信慮求之可得也自恨徇於衆務無暇調心以爲失

耳七夏在鄴創講十地一舉榮問衆傾餘席自是常在講肆伏聽千餘意存弘獎隨講出疏地持疏五卷十地疏十卷華嚴疏七卷涅槃疏十卷維摩勝鬘壽觀溫室等並勒爲卷部四字成句綱目備舉文旨允當罕用擬倫又撰大乘義章十四卷合二百四十九科分爲五聚謂教法義法染淨雜也竝陳綜義差始近終遠則佛法綱要盡於此焉學者定宗不可不知也自遠之通法也情趣慈心至於深文隱義每丁寧頻復提撕其耳惟恨學者受之不速覽者聽之不盡一無所惜也是以自於齊朝至於關輔及畿外要荒所流章疏五十餘卷二千三百餘紙紙別九百四十五言四十年間曾無痾疹傳持教道所在弘宣竝皆成誦在心於今未絕本住清化祖習涅槃寺衆百餘領徒者三十並大唐之稱首也而遠勇於法義慈於救生戒乘不緩偏行拯溺所得利養竝供學徒衣鉢之外片無畱惜嘗製地持疏訖夢登須彌山頂四顧周望但唯海水又見佛像身色紫金在寶樹下北首而臥體有塵埃遠初則禮敬後以衣拂周遍光浮覺

羅謂所撰文疏頗有順化之益故爲此徵耳又自說云初作涅槃疏訖未敢依講發願乞相夢見自手造塑七佛八菩薩像形並端峙還自績飾所畫既竟像皆次第起行末後一像彩畫將了旁有一人來從索筆代遠成之覺後思曰此像有流末世之境也乃廣開敷之信如夢矣又未終一年夢見淨影長竿自倒燈耀自滅便至歲日所使淨人小兒二人手放從良分處什物並爲功德又敕二時講前令大衆誦般若波羅蜜呪限五十遍以報四恩初不中怠又傷學衆不能課力每因講日如此正義須臾不聞識者以爲達宿命也及覺輕貶於房外香湯洗浴即在外宿至曉入房食粥倚牀而臥問曰早晚答曰今可卯時乃曰吾今覺冷氣至臍去死可二三寸在可除倚牀自跏其足正身斂目不許扶持言未竟卒驗方知化香若栴檀久而尋滅後乃臥之手足柔軟身分並冷唯頂上暖焉有沙門智猛者相人也伏佩法教每蒙延及故疏爲行狀擬學者所承猛談說有偏機會稱善名振東夏云

道正

按續高僧傳道正滄州渤海人稟質高亮言志清遠
居無常處學非師授樂習禪行宗蘭若法無間寒夏
棲息深林乞食於村餘唯常坐繫想繩牀下帳獨靜
道俗參詢略示綱猷令其住心緣向所授故使四遠
造者各務靜緣衆聚雖多而外無囂撓正任性行藏
都無名貫經論講會莫不登踐皆聽其深隱略其繁
長周流兩河言議超邈偏以成實知名幽冀時有隸
公貫者引正住寺爲上簿書而志駭風雲曾無顧眄
還返林薄嗣業相尋綜述憲法流之於世名爲六行
凡聖修法也包舉一化融接萬衢初曰凡夫罪行二
曰凡夫福行三小乘人行四小菩薩行五大菩薩行
六佛果證行都合六部極略一卷廣二十卷前半序
分後半行體言非文質字爽詞費開皇七年齎來謁
帝意以東夏釋種多沈名教歸宗罕附流滯忘返普
欲捨筌檢理抱一知宗守道行禪遍濟神爽具狀奏
聞左僕射高熲素承道訓乃於禪林寺大集名德述
正所奏時座中有僧曰帝京無人豈使海隅傳法正

聞對曰本意伸明邪正不欲簡定中邊夫道在通方固須略於祖述衆無以抗也而其著詞言行衆又不願遵之於是僧徒無爲而散正知澆季之難化也遂以行法並留京輦方禪師處卽還東川不悉終所今驪山諸衆多承厥緒繫業傳云

曇詢

按續高僧傳曇詢姓楊氏弘農華陰人後遷宅於河東郡焉弱年樂道久滯樊籠年二十二方捨俗事遠訪巖隱遊至白鹿山北霖落泉寺逢曇准禪師而蒙剃髮又經一載進受具戒謹攝自修宗稟心學而專志決烈同侶先之圓備戒律又誦法華初夏既登還師定業承僧稠據於蒼谷遂往問律稠亦定山鄴匠詢以聲光所被遙相挹敬住既異林精融理極思展言造每因致隔但爲路罕人蹤岡饒野獸棲幽既久性不狎塵來往質疑未由樵徑直望蒼谷以爲行表荊棘砂礫披跨不難巖壑幽阻攀緣登陟志存正觀也故不以邪道自通又以旁垂利道由曲前而通滯吾今標指雖艱必直進以程業用斯微意隨境附心

不亦善乎每云與其失道而幸通寧合道不幸而窮耳故履踐重阻不難途窮後經三夏移住鹿土谷修禪屬枯泉重出鹿麌繞院故得美水馴獸日濟道鄰從學之徒相慶茲瑞時因請法暫往雲門值徑陰霧昏便成失道賴山神示路方會本途此乃化感幽冥神明翼衛時有盜者來竊蔬菜將欲出園乃爲羣蜂所螫詢聞來救慈心將治得全餘命常有趙人遠至慇懃致禮陳云因病死蘇故蒙恩澤往見閻王詰問罪當就獄賴有曇詢禪師來爲請命王因放免生來未委訪尋方究又山行值二虎相鬬累時不歇詢乃執錫分之以身爲翳語云同居林藪計無大乖幸各分路虎低頭受命便飲氣而散屢逢熊虎交諍事略同此而或廓居榛梗唯詢一蹤入鳥不亂獸見如偶斯又陰德感物顯用成仁何以加焉每入禪定七日爲期白虎入房仍爲窟宅獨處靜院不出十年自有禪蹤斯人罕擬自爾化流河朔盛闡禪門杖策裹糧鱗歸霧結隋文重其德音致誠虔敬勅儀同三司元壽親送璽書兼以香供以開皇十九年風疹忽增卒

於柏尖山寺春秋八十五五十五夏矣初遘疾彌留忽有神光照燭香風拂扇又感異鳥白頸赤身遶院空飛聲唳哀切氣至大漸鳥住堂基自後狎附不畏人物或在房門至於臥席悲叫逾甚血沸眼中旣而往化鳥便飛出外空旋轉奄然翔逝又感猛虎遶院悲吼兩宵雲昏三日天地結慘又加山崩石墜林摧澗塞驚發人畜栖遑失據其哀感靈祥未可殫記武德五年十二月弟子靜休道願慧方等乃闍毗餘質建塔立碑沙門明則爲文焉

法充

按續高僧傳法充姓畢氏九江人常誦法華並讀大品其遍難紀兼繕造寺宇情在住持末住廬山半頂化城寺修定自非僧事未嘗妄履每勸僧衆無以女人入寺上損佛化下墜俗謠然世以基業事重有不從者充歎曰生不値佛已是罪緣正教不行義須早死何慮方土不奉戒乎遂於此山香爐峰自投而下誓粉身骨用生淨土便於中虛頭忽倒上冉冉而下處於深谷不損一毛寺衆初不知也後有人上峰頂

路望下千有餘仞聞人語聲就而尋之乃是充也身命猶存口誦如故迎還至寺僧感其死諫爲斷女人經於六年方乃卒世時屬隆暑而屍不臭爛香氣滿房卽隋開皇之末年也

信行

按續高僧傳信行姓王氏魏郡人其母久而無子就佛祈誠夢神擎兒告云我今持以相與寤已覺異常日因卽有娠及行之生也性殊恆童年至四歲路見牛車沒泥犢母分離因悲泣不止轉人牽引乃出或有侵欺之事生平知分不喜愛憎八歲旣臨標據淸敏儇慧奇拔嘗有書生問曰爾今何姓外家何姓答曰此王彼孫生因謂曰何因不氏飯乃姓孫行應聲曰飯能除饑不除渴孫能饑渴兩相除故氏孫而非飯也其隨機譎對皆此之類及履道弘護識悟倫通博涉經論情理遐舉以時勘教以病驗人蘊獨見之明顯高蹈之跡先舊解義翻對不同未全聲聞兼揚菩薩而履涉言教附行爲功且如據佛之宗敬無過習由見起慢怠卽懷厭離便爲邊地下賤之因今雖

聞眞告心無奉敬自知藥輕病重理加勤苦竭力治之所以隨遠近處凡有景塔皆周行禮拜遶旋翹仰因爲來世敬佛之習用斯一行通例餘業其克覈詳據率如此也後於相州法藏寺捨具足戒親執勞役供諸悲敬禮通道俗單衣節食挺出時倫冬夏所擬偏過恆習故四遠英達者皆造門而詰問之行隨事直陳曾無曲指諸聞信者莫不頂受其言通捨章疏從其化及稟爲父師之禮也未拘之以法歲開皇之初被名入京僕射高熲邀延住眞寂寺立院處之乃撰對根起行三階集錄及山東所制衆事諸法合四十餘卷援引文據類敘顯然前後望風翕成其聚又於京師置寺五所卽化度光明慈門慧日弘善寺是也自爾餘寺贊承其度焉莫不六時禮旋乞食爲業虔慕潔誠如不及也末病甚勉力佛堂日別觀像氣漸衰弱請像入房臥視至卒春秋五十有四卽十四年正月四日也其月七日於化度寺送屍終南山阜道俗號泣聲動京邑捨身收骨兩耳通焉樹塔立碑在於山足有居士逸民河東裴元證製文證本出家

住於化度信行至止固又師之凡所著述皆委證筆末從俗服尚絕驕豪自結徒侶更立科綱返道之賓同所繫贊生自製碑具陳己德死方鐫勒樹於塔所即至相寺北巖之前三碑峙列是也初信行勃興異迹時或致譏通論所詳未須甄別但奉行尅峭偏薄不倫至於佛宗亦萬衢之一術耳所著集記並引正文然其表題立名無定准的雖曰對根起行幽隱指體標榜語事濬淪來哲儻詳幸知有據開皇末歲勅斷不行想同箴勗之也

慧意（附法永　岑闍梨　智曉）

按續高僧傳慧意姓李臨原人聽大乘經論專習定行宇文廢法南投於梁與仙城山慧命同師尋討心要後住景空於聽師舊堂綜業常住不事燈燭夜常大明有鄉人德廣郡守柳靜殊不信法乃請意於宅別立禪室百日行道靜息抑稟等四人每夜濳往舉家同見禪室大明意坐卓然方生信向鄉邑道俗率受歸戒開皇初卒將逝謂弟子慧輿曰今日有多客來可多辦齋食及中意果跏趺端坐而化時襄陽有

法永禪師者南鄉人梁明帝常供養預知運絕苦辭還襄欲終七日七夜聞音樂異香滿寺因而坐終送傘蓋山上露坐有同寺全律師臨永屍曰願留神相待至七日滿至期全亡送屍永側永屍颯然摧變時岑闍梨者姓楊臨原人於寺西傘蓋山南泉立誦經堂誦金光明感四天王來聽後讀藏經皆不忘計誦三千餘卷服布乞食鉢中之餘飼房內鼠百餘頭皆馴擾爭來就人鼠有病者岑以手摩捋之而不拘事檢或揭坩酒食或羣小同戲呵叱僧侶或誦經書歌詠逆迯來事晝則散亂夜則禮誦禪思與同衆沙門智曉交顧招集禪徒自行化俗供給定學自知終日急喚拔禪師付囑訖上佛殿禮辭遍寺衆僧咸乞歡喜於禪居寺大齋將散謂岑曰往兜率天聽般若去岑曰弟前去我七日即來其夜三更坐亡至四更識神往遍學寺寺相去十里至汰法師牀前其明如晝云曉欲遠逝故來相別不得久住汰送出三重門外別訖來入房中踞牀忽然還暗呼弟子問云聞師與人語聲取火通照三門並閉方悟曉之神力出入無

問郎遣往問果云已逝岑後七日無何坐終其二體骨全成無縫又有吳純等禪師多有靈異相從坐化略不敘之

慧達

按續高僧傳慧達姓王家於襄陽幼年在道繕修成務或登山臨水或邑落遊行但據形勝之所皆厝心寺宇或補緝殘廢爲釋門之所宅也後居天台之瀑布寺修禪繫業又北遊武當山如前攝靜有陳之日癘疫大行百姓斃者殆其過半達內興慈施於揚都大市建大藥藏須者便給拯濟彌隆金陵諸寺數過七百年月逾邁朽壞略盡達課勸修補三百餘所皆鎣飾華敞有移恆度仁壽年中於揚州白塔寺建七層木浮圖材石既充付後營立乃泝江西上至鄱陽豫章諸郡觀檢功德願與衆生同此福緣故其所至封邑見有坊寺禪宇靈塔神儀無問金木土石並即率化成造其數非一晩爲沙門慧雲邀請遂止廬嶽造西林寺重閣七間欒櫨重疊光輝山勢初造之日誓用黃楠園境推求了無一樹僉欲改用餘木達曰

誠心在此豈更餘求但至誠無感故訪追不遂必心期果決松散並變爲楠如求不獲閣成則無日矣衆懼其言四出追索乃於境內下巢山感得一谷並是黃楠而在窮澗幽深無由可出達尋行崖壁忽見一處見有光明窺見其中有通材道惟有五尺餘並天崖遂牽曳木石至於江首中途灘澓簰筏並壞乃至廬阜不失一根閣遂得成宏冠前構後忽偏斜向南三尺工匠設計取正無方有石門澗當於閣南忽有猛風北吹還正於今尚在晩往長沙鑄鐘造像所至方面若草從焉傾竭金貝者兢兢業業恐其不受達任性造眞言無華綺據經引喩篤厲物情然其形服敝儠殆不可覩外綜繁殷內堅理靜傍觀沉伏似不能言而指撝應附立有成遂斯卽處煩不撓固其人矣又爲西林閣成尊容猶缺復沿江投造修建充滿故舉閣圓備並達之功大業六年七月晦日舊疾忽增七日倚臥異香入室旋繞如雲閣中像設並汗流地衆見此瑞審達當終官人檢驗具以聞奏達神志如常累以餘業奄爾長逝年八十七矣

法稱（附智雲）

按續高僧傳法稱江南人誦諸經聲淸響動衆陳氏所化舉朝奉之又善披導卽務標奇雖無希世之明而有隨機之要隋平南服與白雲經師同歸秦壤住興善寺每引內禁敘論正義開納帝心卽勅正殿常置經座日別差讀經聲聲不絕聽覽微隙卽問經旨遂終昇遐晚住定水與雲同卒俱八十餘仁壽年也時有智雲亦善經唄對前白者世號烏雲令望所高聲飛南北每執經對御響震如雷時衆哀囀停駐飛走其德甚衆祕不泄之故無事緒可列又善席上談吐驚奇子史丘索都皆諳曉對時引挽如宿搆焉隋煬在藩彌崇敬愛名入慧日把臂朋從欣其辭令故也年登五十卒於京師王悲惜焉數日不出廣爲追福又敎沙門法論爲之墓誌焉

眞觀

按續高僧傳眞觀字聖達吳郡錢唐人俗姓范氏祖延蒸給事黃門侍郎父兌通直散騎常侍母桓氏溫良有德嘗悱憤無嗣潔齋立誓誦藥師觀世音金剛

般若願求智子紹嗣名家時獻綄所圖迦毗羅王者在上定林寺亘有靈異躬往祈禱刻寫容影事像若眞依藥師經七日行法至於三夕覺遊光照身自爾志性非恆言輒詣達豈非垂天託人寄范弘釋者也及其誕育奇相不倫左掌仙文右掌人字口流津液充潤榮府從幼至終未嘗患渴故體膚光偉雖老不衰舌文交加狀如羅綺故得含章蘊辯開神明悟又聲韻鐘鈴捷均風雨其見聞者莫不小有大槩五歲能蔬齋或登衣篋或執扇箒戲爲談講八歲通詩禮和庾尚書林檎之作十六儒道羣經柱下河上無所遺隱時又流涉棊琴暢懷文集日新月異師友驚忻嘗共友人逍遙津渚有善相者迎而拜曰年少當爲大法師後即專誦淨名般若志存入道伺機承色二親弗許乃迦毗降夢子欲開籠勿令在網此非黠慧父母感開心隨喜啓勅降言幷賜衣鉢義與生法師行潔小震躬爲剪落大德貞律師道藹雲陽請任和尚研思十誦一遍能述又從華林圓法師受成實論十遍十覆超振前標自謂解成可塡以行也始誦法

華曰限一卷因斯通夢汝有大根忽守小道深可惜也遂往興皇聽摩訶衍質疑明難唐突元門朗公精通綽然復加脂粉吾出講八年無一問至此能使妙義開神眞吾師矣仍從北面數載研尋開善大忍法師匿影鍾山遊心方等將欲試瞻先達問津高士因操桴扣寂用程元妙乃歎曰龍樹之道方興東矣辯勇二師當塗上將頻事折關亟經重席時人語曰錢唐有眞觀當天下一半沙門洪偃才邁儒英鉤深釋傑面相謂曰權高多智耳白有名我有四絕爾具八能謂義導書詩辯貌聲棊是也由此王公貴遊多所知識始興王東臨禹井請以同行於時興皇講筵選能義集觀臨途既促咸推前文既登高座開二諦宗旨並縱橫一言氷泮學士傳綍在席嗟曰三千稱首七十當初是上人者當爲酬對金陵道俗見知若此既達東夏住香嚴寺講大涅槃四方義集復增榮觀興皇又三追曰吾大乘經論略已弘通而燕趙齊秦引領翹足專學雖多兼該者寡宜速返東藩法門相寄於斯時也征周失律朝議括僧無名者休道觀乃

傷迷歎曰夫剎利居士皆植福田富强黎庶斯小造罪貧弱欲茂枝葉反剋根本斯甚惑矣人皆惜命偷生我則亡身存法乃致書僕射徐陵陵封書令奏帝懍然動容括僧由寢據斯以言非但梁柱佛法亦乃明略佐時矣江夏王出鎮於越復請同行朗師吞咽良久言曰能住三年講堂相委復屬英王尚法利益深不可留也仍於禹穴屢動法輪特進杜稜請歸光顯傳教學徒及永陽鄱陽二王司空司馬消難並相次海運延仰浙東故得塗香慧炬以業以燠頂敬傾心盡誠盡節天台智者名行絕倫先世因緣敦猷莫逆年臘既齊爲法兄弟共遊秦嶺陵雲舊房朝陽澄景則高談慧照夕陰匿彩則深安禪寂及智者徵上闕庭觀便孤園敷說大流法味載廣俗心永陽還京仰奏淸德舉朝僧正同請絲綸遂逢祚終斯事便寢隋祖尚法惟深三勅勞問秦王莅藩二延總府皆辭以疾確乎不就齊王晚迎江浦躬伸頂禮傳以香火送還舊邑之衆善寺開皇十四年時極亢旱刺史劉景安請講海龍王經序既訖驟雨滂注自斯厥後有

請便降吳越宗仰其若神焉縣西有靈隱山者舊曰仙居峰吐蓮華洞藏龍穴信江東之秀嶽也觀既仁智內冥山水外狎共道安禪師頭陀石室檀越陳仲寶率諸同侶開藏拓基構立精舍號南天竺遂卽去邑還谷棲止終焉衆善講堂付門人元鏡鏡承瓶瀉相從不絕及文宣造塔形勝所歸不謀同集取決於觀乃指崔嵬高石可安塔基雖發誠言孰爲可信俯仰穿鑿洞穴自然狀似方函宛如奩底天工神匠冥期若符自爾在山常講法華用爲心要受持讀誦躬自書弘五種法師於斯乎在又持於經旨明練深趣談吐新奇非尋紙墨智思擊揚迴飛文外又感盤洗遺滯地不爲濡事理異人經之力也阜亭神姓陳名重降祝請講法華一遍遺以錢物又降祝捨其廟堂五間爲衆善佛殿據斯以言感靈通供誠希有也大業七年四月八日司馬李子深更延出邑講大涅槃初出天竺自標葬地至現病品夢見三人容服甚盛把旛俱禮云淨居遺迎至六月六日以疾而臥又夢與智者同舉夾侍尊像翼佛還山覺已歎曰昔六十

二應終講法華力更延一紀今七十四復致斯應生期畢矣卽集內衆訓將來事曰欲生善道欲備神力欲出生死欲具佛法宜須持戒修定學慧弘通正法勿令空過無所得也爾日天台送書幷致香蘇石蜜觀覽書曰宿世因緣最後信矣命兩如意一東向天台一留西法志諸雜服式吾眼自分一還僧羯磨二成第五僧施嘗有人夢飛殿來迎沙門寶慧又聞空中伎樂至七月七日中夜跏趺而坐盥漱整服曰有人請講菩薩戒也端坐怡然不覺已滅逝於衆善之舊寺從子至午心頂俱暖身體柔軟顏色不變右手內屈三指信宿流汗遍身至四日移入禪龕時屬流火炎氣尚熾而儼若生存實資神力從此至二十五日四方輻湊六縣同集道俗公私一期咸萃皆就屍手傳香表別攀德號慕悲起纏雲追惟戒德泣垂零雨至於香華供獻日有千羣隨次大齋開龕瞻奉而色相光潔眉毫更長倍異生前咸加奇歎至二十六日乃窆於靈隱山貞容掩方墳寫狀留天竺是日四部互一由旬香蓋成陰幢旛蔽野存亡榮慶非可勝

言初觀聲辯之雄最稱宏富江表文國莫敢爭先自正法東流談導之功儒安爲其稱首自爾詞人莫不宗猷於觀是知五百一賢代興有日佛法榮顯實賴斯乎

法韻

按續高僧傳法韻姓陳氏蘇州人追慕朋從偏工席上騷索遠度罕得其節誦諸碑誌及古導文百有餘卷并王僧孺等諸賢所撰至於導達善能引用又通經聲七百餘契每有宿齋經導兩務並委於韻年至三十弊於諠梗邀延疏請日別重疊乃於正旦割繩永斷卽聽華嚴不久便覆恨浪棄功安銷脣舌承栖霞清衆江表所推尋聲卽造從受禪道又聞泰嶽靈巖因往追蹤般舟苦行立志梗潔不希名聞擔石破薪供給爲任晚還故鄉有浮江石像者如前傳述後被燒爐而不委相量無由可建便於石像故基願禮八萬四千塔樹功既滿感遇野姥送一卷書及披讀之乃是昔像之緣也既有樣度依而造成大有徵應海中有陽虎島者去岸三里韻往安禪惟服布艾行

慈故也初達逢怪大風鬼物旣見如常心毛不動九十日後恬然大安自知命終事還返栖霞不久便卒春秋三十五卽仁壽四年矣

立身

按續高僧傳立身江東金陵人志節雄果不緣浮綺威容肅然見者憚懾有文章攻辯對時江左文士多典法會每集名僧連宵法集導達之務偏所牽心及身之登座也創發聲欬砰磕如雷道俗斂襟毛竪目整至於談述業緣布列當果泠然若面人懷厭勇晚入慧日優贈日隆大業初年聲唱九重帝以聲辯之功動衷情抱賜帛四百段氈四十領性本淸儉無兼諸蓄卒命門學通共均分從駕東都遂終於彼時年八十餘矣時西京興善官供尋常唱導之士人分羽翼其中高者則惠寧廣壽法達寶巖哮吼之勢有餘機變之能未顯人世可覿故不廣也

善權（附法綱）

按續高僧傳善權揚都人住寶田寺聽採成論深有義能欸爾迴思樂體人物隨言聯貫若珠璧也衆以

學功將立不願弘之而權發悟時機爲功不少適詣爲得遂從其務然海內包括言辯之最無出江南至於銓品時事機斷不思莫有高者晚以才術之舉煬帝所知名入京師住日嚴寺獻后既崩下令行道英聲大德五十許人皆號智囊同集宮內六時樹業令必親臨權與立身分番禮導既絕文墨惟存心計四十九夜總委二僧將三百度言無再述身則聲調陵人權則機神駭衆或三言爲句便盡一時七五爲章其例亦爾煬帝與學士柳顧言諸葛穎等語曰法師談寫乍可相從導達鼓言奇能切對甚可訝也穎曰天授英辯世罕高者時有竊誦其言寫爲卷軸以問於權權曰唱導之法設務在知機誦言行事自貽打棒雜藏明誡何能輙傳宜速焚之勿漏人口故權之導文不存紙墨每讀碑誌多疎儷詞傍有觀者若夢遊海及登席列用牽引囀之人謂拔情實惟巧附也大業初年終日嚴寺時年五十三矣門人法綱傳師導法汪汪放曠譎詭多奇言雖不繁寫情都盡蕭僕射昆季時號學宗常營福祀登臨莫逮每有檀會必

遣遨迎然其令譽如飛颯焉早逝釋門掩扇道俗咸惋

智果（附智騫　元應）

按續高僧傳智果會稽剡人率素輕清慈物在性常誦法華頗愛文筆經史固其本圖摛目得其清致時弘唱讀文學所欣俗以其書勢逼右軍用呈藩晉王乃名令寫書果曰吾出家人也復爲他役都不可矣一負聲教之寄二違發足之誡王逼吾身心不可逼乃云眼闇不能運筆王大怒長囚江都令守寶臺經藏及入京儲貳出巡揚越乃上太子東巡頌其序略曰智果振衣出俗慕義遊梁感昔日之提獎喜今晨之嘉慶遂下令釋之賜錢一萬金鐘二枚名入慧日終於東都六十餘矣時慧日沙門智騫者江表人也偏洞字源精閑通俗晚以所學追入道場自秘書正字讎校著作言義不通皆諮騫決即爲定其今古出其人世變體詁訓明若面焉每日余字學頗周而不識字者多矣無人通決以爲恨耳造衆經音及蒼雅字苑宏叙周贍達者高之家藏一本以爲珍璧曉事

導述變華前綱既絕文縟頗程深器綴本兩卷陳敘謀猷學者祕之故斯文殆絕京師沙門元應者亦以字學之富皁素所推通造經音甚有科據矣

慧常（附道英　神爽）

按續高僧傳慧常京兆人以梵唄之功住日嚴寺尤能却囀弄響飛揚長引滔滔清流不竭然其聲發喉中脣口不動與人並立推檢莫知自非素識方明其作時隋文興法煬帝倍隆四海輻湊同歸帝室至於梵道讚敘各重家風聞常一梵颯然傾耳皆摧心喪膽如饑渴焉僉曰若此聲梵有心聞之何得不善也衆雖效學風骨時翕至於用與牽挽皆不及矣晚入東都梟感作亂齋梵總任咸共委常及平殄後復還關壤時有僭帝曰逆賊建福言涉國家並可收之因即募覓常被固送行次莎柵逃賊雷曰往必被戮可於此止常曰債負久作終須償了送至東都果如言焉年四十餘矣時京師興善有道英神爽者亦以聲梵馳名道英喉顙偉壯詞氣雄遠大衆一聚共數萬餘聲調稜稜高超衆外輿善大殿鋪基十畝櫺扇高

大非卒搖鼓及英引衆遶旋行次窻門聲聒衝擊皆爲動震神爽唱梵彌工長引遊囀聯緜周流內外臨機奮促愜洽衆心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一廿九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四十一卷目錄

僧部列傳十七

隋二

那連提黎耶舍　闍那崛多（附僧就　法智）

達摩笈多　彥琮（附行矩）

僧猛　智炫

法願（附道行　道龕）　靈藏

道成

神異典第一百四十一卷

僧部列傳十七

隋二

那連提黎耶舍

按續高僧傳那連提黎耶舍此言尊稱北天竺烏塲國人正音應云鄔荼其王與佛同氏亦姓釋迦刹帝利種此云土田主也由劫初之時先爲分地主因即號焉今所謂國王者是也舍年十七發意出家尋値名師備聞正教二十有一得受具篇聞諸宿老歎佛

景迹或云某國有鉢某國有衣頂骨牙齒神變非一遂卽起心願得瞻奉以戒初受須知律相旣滿五夏發足遊方所以天梯石臺之迹龍廟寶塔之方廣周諸國並親頂禮僅無遺逸會竹園寺一住十年遍履僧坊多值明德有一尊者深識人機見語舍云若能靜修應獲聖果恐汝遊涉終無所成爾日雖聞情無領悟晚來却想悔將何及耶舍北背雪山南窮師子歷覽聖迹仍旋舊壤乃覩烏場國主眞大士焉自所經見罕儔其類試略述之安民以理民愛若親後夜五更先禮三寶香花伎樂竭誠供養日出昇殿方覽萬機次到辰時香木浴像宮中常設日百僧齋王及夫人手自行食齋後消食習諸武藝日景將昳寫十行經與諸德僧共談法義復與羣臣量議治政暝入佛堂自奉燈燭禮拜誦讀各有恆調了其常業乃還退靜三十餘年斯功不替王有百子誠孝居懷釋種餘風嗣流此國但以寺接山阜野火所焚各相差遣四遠投告六人爲伴行化雪山之北至於峻頂見有人鬼二路人道荒險鬼道利通行客心迷多尋鬼道

漸入其境便遭殺害昔有聖王於其路首作毗沙門天王石像手指人路同伴一僧錯入鬼道耶舍覺已口誦觀音神呪百步追及已被鬼害自以呪力得免斯厄因復前行又逢山賊專念前呪便蒙靈衞賊來相突對目不見循路東指到芮芮國值突厥亂西路不通返鄉意絕乃隨流轉北至泥海之旁南岠突厥七千餘里彼既不安遠投齊境天保七年屆於京鄴文宣皇帝極見殊禮偏異恆倫耶舍時年四十骨梗雄雅物議憚之緣是文宣禮遇隆重安置天平寺中請爲翻經三藏殿內梵本千有餘夾敕送於寺處以上房爲建道場供窮珍妙別立廚庫以表尊崇又敕昭元大統沙門法上等二十餘人監掌翻譯沙門法智居士萬天懿傳語懿元鮮卑姓万俟氏少出家師婆羅門而聰慧有志力善梵書語攻呪符術由是故名預叅傳焉初翻衆經五十餘卷大興正法弘暢衆心宣帝重法殊異躬禮梵本顧羣臣曰此乃三寶洪基故宜偏敬其奉信推誠爲如此也耶舍每於宣譯之暇時陳神呪冥救顯助立功多矣未幾授昭元都

俄轉爲統所獲兵祿不專自資好起慈惠樂興福業設供飯僧施諸貧乏獄囚繫畜咸將濟之市鄽內所多造義井親自漉水津給衆生又於汲郡西山建立三寺依泉傍谷制極山美又收養癘疾男女別坊四事供承務令周給又往突厥客館勸持六齋羊料放生受行素食又曾遇病百日不起天子皇后躬問起居耶舍歎曰我本外客德行未隆乘輿今降重法故爾內撫其心慚懼交集建德之季周武克齊佛教與國一時平殄耶舍外假俗服內襲三衣避地東西不遑寧息五衆凋窘投厝無所儉餓溝壑者減食施之老病無力者隨緣濟益雖事力匱薄拒諫行之而神志休强說導無倦屯負酉難更歷四年有隋御寓重隆三寶開皇之始梵經遙應爰降璽書請來弘譯二年七月弟子道密等侍送入京住大興善寺其年季冬草創翻譯勅昭元統沙門曇延等三十餘人令對翻傳主上禮問殷繁供奉隆渥年雖朽邁行轉精勤會依舍利弗陀羅尼具依修業夢得境界自身作佛如此靈祥雜沓其例非一後移住廣濟寺爲外國僧

主存撫羈客妙得物心忽一旦告弟子曰吾年老力微不久去世及今明了誠爾門徒佛法難逢宜勤修學人身難獲愼勿空過言訖就枕奄爾而化時滿百歲即開皇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也初耶舍先逢善相者云年必至百亦合登仙中壽果終其言驗矣登仙冥理猶難測之然其面首形偉特異常倫頂起肉髻聳若雲峯目正處中上下量等耳高且長輪廓成具凡人榮相未比於斯固是傳法之碩德也法主既喪哀驚道俗絡隆之事將漸墜焉凡前後所譯經論一十五部八十許卷即菩薩見實月藏日藏法勝毗曇等是也並沙門僧琛明芬給事李道寶等度語筆受昭元統沙門曇延昭元都沙門靈藏等二十餘僧監護始末至五年冬勘練俱了並沙門彥琮製序尋耶舍遊涉四十餘年國五十餘里十五萬瑞影靈迹勝寺高僧駛水深林山神海獸無非奉敬並預徵降事既廣周未遑陳叙沙門彥琮爲之本傳具流於世時又有同國沙門毗尼多流支此言滅喜不遠五百由旬來觀盛化開皇三年於大興善譯象頭精舍大乘

總持經二部給事李道寶傳語沙門法纂筆受沙門彥琮製序

闍那崛多（附僧就　法智）

按續高僧傳闍那崛多此言德志北賢豆揵陀囉國人也此云香行國焉居富留沙富邏城此云丈夫宮也刹帝利種姓金步此云項也謂如孔雀之項彼國以爲貴姓父名跋闍邏婆囉此云金剛堅也少懷遠量長垂清範位居宰輔燮理國政崛多兄弟五人身居最小宿植德本早發道心適在髫齔便願出家二親深識其度不違其請本國有寺名曰大林遂往歸投因蒙度脫其郁波第耶此云常近受持者今所謂和尚此乃于闐之訛略也名曰嗜那耶舍此云勝名專修宴坐妙窮定業其阿遮利耶此云傳授或云正行即所謂阿闍梨也亦近國之訛略耳名曰闍若那跋達囉此云智賢徧通三學偏明律藏崛多自出家後孝敬專誠教誨積年指歸通觀然以賢豆聖境靈迹尚存便隨本師具得瞻奉時年二十有七受戒三夏師徒結志遊方弘法初有十人同契出境路由迦

臂施國淹留歲序國王敦請其師奉爲法主益利頗周將事巡歷便踰大雪山西足固是天險之峻極也至厭怛國既初至止野曠民希所須食飲無人營造崛多遂捨具戒竭力供侍數經時難冥靈所祐幸免災橫又經渴羅槃陀及于闐等國屬遭夏雨寒雪暫時停住既無弘演棲寓非久又達吐谷渾國便至鄯州於時即西魏後元年也雖歷艱危心逾猛厲發蹤跋陟三載於茲十人之中過半亡沒所餘四人僅存至此以周明帝武成年初屆長安止草堂寺師徒遊化已果來心更登淨壇再受具足精誠從道尤甚由來稍絫京輦漸通華語尋從本師勝名被明帝詔延入後園共論佛法殊禮別供充諸禁中思欲通法無由自展具情上啓即蒙別敕爲造四天王寺聽在居住自茲已後乃翻新經既非弘泰羈縻而已所以接先闕本傳度梵文即十一面觀音金仙問經等是也會譙王宇文儉鎭蜀復請同行於彼三年恆任益州僧主住龍淵寺又翻觀音偈佛語經建德隳運像教不弘五衆一期同斯俗服武帝下敕追入京輦重加

爵祿逼從儒禮秉操徑然守死無懼帝愍其貞亮哀而放歸路出甘州北遊突厥闍黎智賢還西滅度崛多及以和尚乃爲突厥所留未久之間和尚遷化隻影孤寄莫知所安賴以北狄君民頗弘福利因斯飄寓隨方利物有齊僧寶暹道邃僧曇等十人以武平六年相結同行採經西域往返七載將事東歸凡獲梵本二百六十部迴至突厥俄而齊亡亦投彼國因與同處講道相娛所齎新經請翻名題勘舊錄目轉覺巧便有異前人暹等內誠各私慶幸獲寶遇匠德無虛行同誓焚香共契宣布大隋受禪佛法卽興暹等齎經先來應運開皇元年季冬屆止京邑勅付所司訪人令譯二年仲春便就傳述夏中詔曰殷之五遷恐民盡死是則域吉凶之土制長短之命謀新去故如農望秋龍首之山川原秀麗卉木滋阜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在茲可名城曰大興城殿曰大興殿門曰大興門縣曰大興縣園苑池沼其號並同寺曰大興善也於此寺中傳度法本時崛多仍住北狄至開皇五年大興善寺沙門曇延等三十

餘人以躬當翻譯音義乖越承崛多在北乃奏請還帝乃別敕追延崛多西歸已絕流滯十年深思明世重遇三寶忽蒙遠訪欣願交并即與使同來入國於時文帝巡幸洛陽於彼奉謁天子大悅賜問頻仍未還京闕尋勅敷譯新至梵本衆部彌多或經或書且內且外諸有翻傳必以崛多爲主僉以崛多言識異方字曉殊俗故得宣辯自運不勞傳度理會義門句圓詞體文意粗定銓本便成筆受之徒不費其力試比先達抑亦繼之爾時耶舍已亡專當元匠於大興善更名婆羅門僧達摩笈多并敕居士高天奴高和仁兄弟等同傳梵語又置十大德沙門僧休法粲法經慧藏弘遵慧遠法纂僧暉明穆曇遷等監掌翻事銓定宗旨沙門明穆彥琮重對梵本再審覆勘整理文義昔支曇羅什等所出大集卷軸多以三十成部及耶舍高齊之世出月藏經一十二卷隋初復出日藏分一十五卷既是大集廣本而前後譯分遂使支離部袠羈散開皇六年有招提寺沙門僧就合之爲六十卷就少出家專寶坊學雖加宣導恨文相未融

乃例括相從附入大部至於詞旨愜當未善精窮比有大興善寺沙門洪慶者識度明達爲國監寫藏經更整改就所合者名題前後甚得理致且今見翻諸經有多是大集餘品略而會之應滿百卷若依梵本此經凡十萬偈據以隋文可三百卷崛多傳于闐東南二千餘里有遮拘迦國彼王純信敬重大乘宮中自有摩訶般若大集華嚴三部王躬受持親執鎖鑰轉讀則開香華供養或以諸餅果誘引小王令其禮拜此國東南可二十餘里山甚巖險有深淨窟置大集華嚴方等寶積楞伽方廣舍利弗花聚二陀羅尼都薩羅藏摩訶般若八部般若大雲經等凡十二部減十萬偈國法相傳防衛守護又有入滅定羅漢三人窟中禪寂每至月半諸僧就山爲其淨髮此則人法住持有生之所憑賴崛多道性純厚神志剛正愛德無厭求法不懈博聞三藏遠究眞宗徧學五明兼習世論經行得道場之趣總持通神呪之理三衣一食終固其誠仁濟弘誘非關勸請勤誦佛經老而彌篤强識先古久而逾詣士庶欽重道俗崇敬隋滕

王遵仰戒範奉以爲師因事塵染流擯東越又在甌閩道聲載路身心兩救爲益極多至開皇二十年便從物故春秋七十有八自從西服來至東華循歷翻譯合三十七部一百七十六卷卽佛本行集法炬威德護念賢護等經是也並詳括陶冶理教圓通文明義結具流於世初隋高祖又敕崛多共西域沙門若那竭多開府高恭息都督天奴和仁及婆羅門毗舍達等於內史內省翻梵古書及乾文至開皇十二年書度翻訖合二百餘卷奏聞進內時又有優婆塞姓瞿曇氏名達摩般若此言法智父名般若流支智本中天竺國人流滯東川遂鄕華俗而門世相傳祖習傳譯高齊之季爲昭元都齊國既平佛法同毀智因僧職轉任俗官冊授洋州洋川郡守隋氏受禪梵牒卽來有勑名還使掌翻譯法智妙善方言執本自傳不勞度語譯業報差別經等成都沙門釋智鉝筆受文詞銓序義體日嚴寺沙門彥琮製序

達摩笈多

按續高僧傳達摩笈多此言法密本南賢豆羅囉國

人也刹帝利種姓弊耶伽羅此云虎氏有弟四人身居長子父母留戀不聽出家然以篤愛法門深願離俗年二十三往中賢豆界鞬拏究撥闍城此云耳出於究牟地謂黃邑花因花園以得名也僧伽羅摩此云衆園舊云僧伽藍者訛略也笈多於此寺中方得落髮改名法密年二十五方受具戒其郁波第耶佛馱笈多此云覺密阿遮利夜名奢拏達多此云德施又一阿遮利夜名爲普照通大小乘經論咸能誦說行賓茶夜法謂行乞食者舊名爲分衛入第耶那此云念修舊爲禪那及持訶那並訛僻也恆入此觀以爲常業笈多受具足後仍住三年就師學問師之所得略窺戸牖後以普照師爲吒迦國王所請從師至彼經停一載師還本國笈多更留四年住於提婆鼻何囉此云天遊也天謂國王遊謂僧處其所王立故名天遊舊以寺代之寺乃此土公院之名所謂司也廷也又云招提者亦訛略也世依字解招謂招引提謂提攜並浪語也此乃西言耳正音云招鬭提奢此云四方謂處所爲四方衆僧之所依住也於是歷諸

大小乘國及以僧寺聞見倍多北路商人頗至於彼遠傳東域有大支那國焉舊名眞丹震旦者並非正音無義可譯惟知是此神州之總名也初雖傳述不甚明信未作來心但以志在遊方情無所繫遂往迦臂施國六人爲伴仍留此國停住王寺笈多遂將四伴於國城中二年停止遍歷諸寺備觀所學遠遊之心尚未寧處其國乃是北路之會雪山北陰商旅咸湊其境於商客所又聞支那大國三寶興盛同侶一心屬意來此非惟觀其風化願在利物弘經便踰雪山西足薄佉羅國波多叉拏國達摩悉鬢多國此諸國中並不久住足知風土諸寺儀式又至渴羅槃陀國留停一年未多開導又至沙勒國同伴一人復還本邑餘有三人停在王寺謂沙勒王之所造也經住兩載仍爲彼僧講念破論有二千偈旨明三印多破外道又爲講如實論亦二千偈約其文理乃是世間論義之法又至龜茲國亦停王寺又住二年仍爲彼僧講釋前論其王篤好大乘多所開悟留引之心旦夕相造笈多係心東夏無志潛停密將一僧間行至

烏耆國在阿囒拏寺講通前論又經二年漸至高昌客遊諸寺其國僧侶多學漢言雖停二年無所宣述又至伊吾便停一載值難避地西南路純砂磧水草俱乏同侶相顧性命莫投乃以所齎經論權置道旁越山求水冀以存濟求既不遂勞弊轉增專誦觀世音呪夜雨忽降身心充悅尋還本途四顧茫然方道迷失踟躕進退乃任前行遂達於瓜州方知曲取北路之道也笈多遠慕大國跋涉積年初契同徒或畱或歿獨顧單行屆斯勝地靜言思之悲喜交集尋蒙

帝旨延入京城處之名寺供給豐渥即開皇十年冬十月也至止未淹華言略悉又奉別敕令就翻經移住興善執本對譯允正實繁所誦大小乘論並是深要至於宣解大弘微旨此乃舊學頻遺積疑然而慈恕立身柔和成性心非道外行在言前戒地夷而靜智水幽而潔經洞字源論窮聲意加以威容詳正勤節高猛誦響繼晨宵法言通內外又性好端居簡絕情務寡薄嗜欲息杜希求無倦誨人有踰利己曾不忤顏於賤品輕心於微類遂使未覩者傾心暫謁者

欽敬自居譯人之首惟存傳授所有覆疏務存綱領煬帝定鼎東都敬重隆厚至於佛法彌增崇樹乃下敕於洛水南濱上林園內置翻經館搜舉翹秀永鎮傳法登即下徵笈多並諸學士並預集焉四事供承復恆常度致使譯人不墜其緒成簡無替於時及隋綱云頹郊壘烟搆梵本新經一時斯斷笈多蘊其深解遂闕陳弘始於開皇中歲經至大業末年二十八載所翻經論七部合三十二卷即起世緣生藥師本願攝大乘菩提資糧等是也並文義澄潔華質顯暢至武德二年終於洛汭初笈多翻普樂經一十五卷未及練覆值偽鄭淪廢不暇重修今卷部在京多明八相等事有沙門彥琮內外通照華梵並聞預參傳譯偏承提誘以笈多遊履具歷名邦見聞陳述事逾前傳因著大隋西國傳一部凡十篇本傳一方物二時候三居處四國政五學教六禮儀七飲食八章服九寶貨十盛列山河國邑人物斯即五天之良史亦乃三聖之宏圖故後漢西域傳云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者是也詞極綸綜廣如所述

彥琮（附行矩）

按續高僧傳彥琮俗姓李氏趙郡柏人人也世號衣冠門稱甲族少而聰敏才藻清新識洞幽微情符水鏡遇物斯覽事罕再詳初投信都僧邊法師因試令誦須大拏經減七千言一日便了更誦大方等經數日一度邊異之至於十歲方許出家改名道江以慧聲洋溢如江河之望也聽十地論榮譽流振州邑所推十二在巏嵍山誦法華經不久尋究便遊鄴下因循講席乃返鄉寺講無量壽經時太原王劭任趙郡佐寓居寺宇聽而仰之友敬彌至齊武平之初年十有四西入晉陽且講且聽道張汾朔名布通儒尚書敬長瑜及朝秀盧思道元行恭邢恕等並高齊榮望欽挹風猷同爲建齋講大智論親受披導歎所未聞及齊后西幸晉陽延入宣德殿講仁王經國統僧都用爲承奉聽徒二百並是英髦帝親臨御筵文武咸侍皇太后及以六宮同昇法會敕侍中高元海扶琮昇座接侍上下而神氣堅朗希世驚嗟析理開神咸遵景仰十六遭父憂厭辭名聞遊歷篇章爰逮子史

頗存通閱右僕射楊休之與文林館諸賢交款情狎性愛恬靜延而方造及初進具日次晡時戒本萬言誦試兼了自爾專習律檢進討行科及周武平齊尋蒙延入共談元籍深會帝心敕預通道觀學士時年二十有一與宇文愷等周代朝賢以大易老莊陪侍講論江便外假俗衣內持法服更名彥琮武帝自纘道書號無上祕要於時預霑綸綍特蒙收採至宣帝在位每醮必累日通宵談論之際因潤以正法時漸融泰頗懷嘉賞授禮部等官並不就與朝士王劭辛德源陸開明唐怡等情同琴瑟號爲文外元友大象二年隋文作相佛法稍興便爲諸賢講釋般若大定九年正月沙門曇延等同舉奏度方蒙落髮時年二十有五至其年二月十三日高祖受禪改號開皇即位講筵四時相繼長安道俗咸萃其塵因即通會佛理邪正沾濡道者萬計又與陸彥師薛道衡劉善經孫萬壽等一代文宗著內典文會集又爲諸沙門撰唱導法皆改正舊體繁簡相半即現傳習祖而行之開皇三年隋高幸道壇見畫老子化胡像大生怪

異敕集諸沙門道士共論其本又敕朝秀蘇威楊素何妥張賓等有參元理者詳計奏聞時琮預在此筵當掌言務試舉大綱未及指覈道士自述陳其矯詐因作辨教論明道教妖妄者有二十五條詞理援據宰輔褒賞其年西域經至即敕翻譯既副生願欣至泰然從駕東巡旋途并部時煬帝在藩任總河北承風請謁延入高第親論往還允愜懸佇即令住內堂講金光明勝鬘般若等經又奉別教撰修文疏契旨卓陳雅爲稱首又敕住大興國寺爾後王之新詠舊敘愜令和之又遣蕭慤諸葛潁等羣賢迭往參問談對名理宗師有歸隋泰王俊作鎮太原又蒙延入安居內第敘問殷篤琮別夜寐夢見黃色大人身長三丈執玻瓈椀授云椀內是酒琮於夢中跪受之曰蒙賜寶器非常荷恩但以酒本律禁未敢輒飲寤已莫知其由及後王躬造觀音畫像張設內第身量所執宛同前夢於是私慰素抱悲慶交并至十二年敕召入京後掌翻譯住大興善厚供頻仍時文帝御寓盛弘三寶每設大齋皆陳懺悔帝親執香爐琮爲宣導

暢引國情愜張皇覽御必動容靖顧欣其曲盡深衷其言誠感達如此類也煬帝時爲晉王於京師曲池施營第林造日嚴寺降禮延請永使住之由是朝貴賢明數增臨謁披會元旨屢發信心然而東夏所貴文頌爲先中天師表梵旨爲本琮乃專尋葉典日誦萬言故大品法華維摩楞伽攝論十地等皆親傳梵書受持讀誦每日闇閱要周乃止仁壽初年敕令送舍利於并州時漢王諒於所治城隔内造寺仍置寶塔今所謂開義寺是也琮初至塔所累日雲霧晦合及至下晨時正當午雲開日耀天地清朗便下舍利瘞而藏之又感瑞雲夾日五色相間仁壽末年又奉勅送舍利於復州方樂寺今名龍蓋寺也本基荒毀南齊初立周廢頹滅纔有餘址而處所顯敞堪置靈塔令人治翦忽覺頭上痒悶因檢髮中獲舍利一粒形如黍米光色鮮發兩斧試之上下俱陷而舍利不損頻更椎打光色逾盛掘深七尺又獲塼藏銅銀諸合香泥宛然但見清水滿合其底蹤跡似有舍利尋覓不見方知髮中所獲乃是銀合所盛末又覓石造

函遍求不獲乃於竟陵縣界感得一石磨治既了忽變爲玉五色光潤內徹照見旁人又於石中現衆色像引石向塔又感一鵞飛至函所自然馴狎隨石去住初無相離雖見同羣了無顧眄逐去還來首尾十日恆在輿所有人將至餘處便卽鳴叫飛翔踰院而入及至埋訖便獨守塔繞旋而已又感塔所前池有諸魚鼈並舉頭出水北望舍利琮便爲說法竟日方隱又感塔所井水十五日間自然湧溢埋後乃止四月八日雲滿上空正午將下雲收並盡惟餘塔上團圓如蓋五色間錯暎發日輪至藏舍利其雲乃散琮欣感嘉瑞以狀奏聞帝大悅錄爲別記藏諸祕閣仁壽二年下勅更令撰衆經目錄乃分爲五例謂單譯重翻別生疑僞隨卷有位帝世盛行尋又下勅令撰西域傳素所諳練周鏡目前分異訛錯深有徵舉故京壤名達多尋正焉有王舍城沙門遠來謁帝將還本國請舍利瑞圖經及國家祥瑞錄勅又令琮翻隋爲梵合成十卷賜諸西域琮以洽聞博達素所關心文章騰翥京輦推尚凡所新譯諸經及見講解大智

釋論等並爲之序引又著沙門名義論別集五卷並詞理清簡後學師欽大業二年東都新治與諸沙門詣闕朝賀特被名入內禁敘故累宵談述治體呈示文頌其爲時主見知如此因卽下勅於洛陽上林園立翻經館以處之供給事隆倍逾關輔新平林邑所獲佛經合五百六十四夾一千三百五十餘部並崑崙書多梨樹葉有勅送館付琮披覽幷使編敘目錄以次漸翻乃撰爲五卷分爲七例所謂經律讚論方字雜書七也必用隋言以譯之則成二千二百餘卷勅又令裴矩共琮修纘天竺記文義詳洽條貫有儀凡前後譯經合二十三部一百許卷述事制序備於經首素患虛冷發痢無時因卒於館春秋五十有四卽大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也俗緣哀悼歸葬柏人初大漸之晨形羸神爽問弟子曰齋時至未對曰未也還瞑目而臥如此再三乃迴身引頸向門視日齋時已至吾其終矣索水盥手焚香迎彌勒畫像合掌諦觀開目閉目乃經三四如入禪定奄爾而終持續屬之方知已絕且琮神慧夙成彰於孩稚奉信貞恪

松梓其心本師五臺山沙門道最最亦風采標暎故琮不墜其門凡所遊習澹然獨靜雖經物忤曾無言及抑道從俗勅附文館屢逢光價能無會情斯乃立操虛宗遊情靡測講誦相沿初未休舍會夢入地獄頗見苦緣由念經佛等名蒙得解脫送往山樓之上尋又歷觀諸獄備覩同講名僧五苦加之具言其狀爲說十善良久方覺至後數年更夢前事由稱佛菩薩名又蒙放免高祖具聞勅琮錄出賜諸道俗亦爲警戒自爾專思罪累屏絕人事息意言筌行方等懺供給貧病晚以所誦梵經四千餘偈十三萬言七日一遍用爲常業然琮久參傳譯妙體梵文此土羣師皆宗鳥跡至於音字詁訓罕得相符乃著辯正論以垂翻譯之式琮師尚宗據深究教源故章抄疏記諸無所及述製書論不敘丘墳著福田論僧官論慈悲論默語論鬼神錄通極論辯聖論通學論善知識錄等並賦詞弘贍精理通顯初所著通極者破世術諸儒不信因果執於教迹好生異端此論所宗佛理爲極言辯聖者明釋教宣眞孔教弘俗論老子教不異

俗儒靈寶等經則非儒攝言遍學者勸引儒流遍師孔釋令知內外備識俗眞言善知識者是大因緣登聖越凡不因善友無人達也門人行矩者卽琮兄子爲立行記流之於世矩少隨琮學諮訓葉經東西兩館並叅翻譯爲性頗屬文翰通覽墳索夙爲左僕射房元齡所知深見禮厚貞觀初奏勅追入既達京室將事翻傳遂疾而終不果開演鄉族流慟接柩趙州所譯衆經具存餘錄

僧猛

按續高僧傳僧猛俗姓段氏京兆涇陽人姿蔭都雅精神迥拔童孺出家素知希奉聰慧利根幽思通遠數十年間躬事講說凡有解悟靡不通練昔魏文西征勅猛在寢殿闡揚般若貴宰咸仰味其道訓周明嗣曆詔下屈住天宮未弘十地又勅於紫極文昌二殿更互說法當時旨延問對酬答無窮黃巾之徒紛然搆聚猛乃徐搖談柄引敵深渦方就邪宗一一窮破故使三生四見之語並屈當時元始眞文字經紛碎曩日天師徒侶瓦解乖張道俗肅然更新耳目初

帝始齊三教猛分爲九十五門後退一乘更進三十有生之善詞甚崇粹學觀所歸即不預帝覽遂渝俗侶猛退屏人事幽栖待旦隋文作相佛日將明以猛年德俱重元儒湊進追訪至京令崇法宇於大象二年勑住大興善寺講揚十地寺即前陟岵寺也聲望尤著殊悅天心尋授爲隋國大統三藏法師委以佛法令其弘護末足以長威權固亦光輝釋種移都南頓寺亦同遷於遵善里今之興善寺也名雖居隸而恆住雲華勖徒課業以開皇八年二月四日卒於住寺春秋八十有二初將大漸深照苦空話言盈耳翕然欲絕語衆曰吾其去也遂即神遷時貴其置心不亂葬於城東馬頭穴刻石立銘於雲華寺今猶存矣

智炫

按續高僧傳智炫者益州成都人也俗姓徐氏初生室有異光少小出家入京聽學數年遂擅名京洛學衆推崇請令覆講若瀉瓶無遺會周武帝廢佛法欲存道教乃下詔集諸僧道士試取優長者留庸淺者廢於是詔華野高僧方岳道士千里外有妖術者大

集京師於太極殿陳設高座帝自躬臨勅道士先登時有道士張賓最爲首長登高言曰原夫大道清虛純一無雜祈恩請福上通天曹白日昇僊壽與天地同畢風教先被中夏無始無終含生賴之以得長生洪恩厚利不可較量豈如佛法虛幻言過其實不容本土客寓中華百姓無知信其詭說今日欲定臧否可出頭來看襄城公何妥自行如意座首少林寺等行禪師發憤而起諸僧止之曰今日事大天帝在此不可造次知禪師爲佛法大海然應對之間復須機辯衆共謀議若非蜀炫無以對揚共推如意以將付炫炫既爲衆所推又忿張賓浪語安詳而起徐昇論座坐定執如意謂張賓曰先生向者所陳大道清虛淳一不襍又云風教先被中夏者未知風教之起起於何時所說之教於何處說又言佛法不容本土客寓中華可辨道是何時生佛是何時出賓曰聖人出世有何定時說教興行有何定處道教舊來本有佛法近自西來炫曰若言無時亦應無出若無定處亦應無說舊來本有非復清虛上請天曹豈得無襍壽

與天地同畢豈得無始無終賓曰道人浪語爲前王無識畱汝等輩得至於今今日聖帝盡須殺却帝惡其理屈令舍人謂之曰賓師且下賓旣退帝自昇高座言曰佛法中有三種不淨耶輸陀羅生羅睺羅此主不淨一也經律中許僧受食三種淨肉此教不淨二也僧多造罪過好行婬泆佛在世時徒衆不知遮相攻伐此衆不淨三也主法衆俱不淨朕意將除之以息虛幻道法中無此事朕將畱之以助國化顧謂炫法師曰能解此三難眞是好人炫應聲謂曰陛下所陳並引經論誠非謬言但道法之中三種不淨又甚於此按天尊處紫微宮恆侍五百童女此主不淨甚於耶輸陀羅之一人道士教中章醮請福之時必有鹿脯百柈清酒十斛此教不淨又甚於三種淨肉道士罪過代代皆有千古亂常姜斌犯法此又甚於衆僧僧衆自造罪過乃言佛法可除猶如至尊享國嚴設科條不妨逆子叛臣相繼而出豈以臣逆子叛遂欲空於大寶之位耶大寶之位固不可以臣子叛逆而空佛法正眞豈得以衆僧犯罪而廢炫雅調

抑揚言音朗潤雖處大節曾無懼顏帝愕然良久謂炫曰所言天尊侍五百童女出何經炫曰出道三皇經帝曰三皇經何曾有此語炫曰陛下自不見非是經上無文今欲廢佛存道猶如以庶代嫡帝動色而下因入內羣臣僧衆皆驚曰語觸天帝何以自保（以周武非嫡故）炫曰主辱臣死就戮如歸有何可懼乍可早亡遊神淨土豈可與無道之主同生於世乎衆皆壯其言明日出勑二教俱廢仍相器重許以婚姻期以共政法師志操逾厲與同學三人走赴齊都時周齊之界皆被槍布棘彼有富姥姓張鋪氈三十里令炫得過至齊盛爲三藏名振東國武帝破鄴先遣追求帝弟越王宿與法師厚善恐帝肆怒橫加異責乃鞭背成痕俗服將見越王先爲言曰臣恨其逃命已杖六十令脫衣見帝帝變色曰恐其懷慚遠逝以至死亡所以急追元無害意責越王曰大丈夫何得以杖捶相辱待遇彌厚與還京師武帝崩隋文作相大弘佛法兩都歸趣一人而已歲景將秋懷土興念又以蜀川迥遠奧義未宣援首西歸心存敷暢蜀王秀未之

知也時長史周宣明入朝赴考隋文帝謂之曰炫法師安和耶宣明驚惶莫知所對文帝曰一國名僧卿遂不識何成檢校宣明稽首陳謝死罪及還先往寺叅禮寺舊在東逼於苑囿又鄱陽王葬母之所王既至孝故名孝愛寺宣明移就今處供養無闕至大業改爲福勝寺法師宣揚覺倦入隱三學山觸目多感有遊山詩曰秀嶺接重煙嶔岑上半天絕巖低更舉危峰斷復連側石傾斜澗迴流瀉曲泉野紅知草凍春來鳥自傳樹錦無機織猿鳴詎假絃葉密風難度枝疎影易穿抱袠依閑沿策杖戲荒田遊心靑漢表罷想白雲邊榮名非我願息意且蕭然年一百二歲不病而卒

法願（附道行　道龕）

按續高僧傳法願姓任西河人也性警達頗自高尚而拔致窮元不偶儕侶東觀道化遂達鄴都形厠白衣言揚緇服齊昭元大統法上嘉其神慧與語終朝深通志便因攝而剃落日賜幽奧橫厲時倫乃恣其遊博願勇思風馳周行講席求法無怠問道新奇後

乃仰蹤波離專經律部網羅佛法舟遐僧猷自東夏所傳四部律本並製義疏妙會異同當有齊之盛律徒雲舉法正一部各競前驅雲公創叙綱模暉上刪其纖芥法願霜情啓旦孤暎羣篇挫拉言前流威滅後所以履歷談對衆皆杜詞故得立破衆家百有餘計並莫敢當其鋒銳也時以其憉悙罕敵號之爲律虎焉至於斷處事途多從文相商度結正僉議攸歸乃下勅名爲大莊嚴石窟二寺上座隋皇受命又勅任并州大興國寺主頻登綱管善御大衆化移前政實濟濟焉以開皇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終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四葬於并城之西建塔崇範所製律疏唯四分一本十卷是非鈔兩卷見存餘并零失有弟子道行者器局淹和親傳師授善機悟明控引談述疏旨不墜厥宗每至講散身導學徒遶於願塔致敬而返及春秋至節此例恆修今年八十有餘猶鋪疏旨摘示諸側隱時又有沙門道龕資學於願執敎赴行學望最優成進初心弘持晩秀爲時人歎美而素尚競肅遵若文宗纔有違忤卽不參隸故說戒序引有

言唱白之者旣無正制號爲非法雖初從衆侶後必重張乃出郭結界更說新本斯亦貞梗之嚴令也太爲尅削未是倫通至今此郡猶多滯結云

靈藏

按續高僧傳靈藏俗姓王氏雍州新豐人也年未登學志慕淸遠依隨和尚穎律師而出家焉藏承遵出要善達持犯僧祇一部世稱冠冕於智度論講解無遺妙尙沖虛兼崇綱務時屬周初佛法全盛國家年別大度僧尼以藏識解淹明銓品行業若講若誦卷部衆多隨有文義莫不周鏡時共測量通經了意最爲第一藏之本師素鍾華望爲太祖隋公所重道義斯洽得喪相符藏與高祖布衣知友情款綢狎及龍飛茲始彌結深衷禮讓崇敦光價朝宰移都南阜任選形勝而置國寺藏以朝寄唯重佛法攸憑乃擇京都中會路均遠近於遵善坊天衢之左而置寺焉今之大興善是也自斯已後中使重沓禮遇轉隆厚味嘉肴密輿封送王人繼至接軫相趨又勑左右僕射兩日一參坐以鎭之與語而退時教網初張名德雲

搆皆陳聲望莫與爭雄宮闈嚴衞來往艱阻帝卒須見頻闕朝謁乃敕諸門不須安籍任藏往返及處內禁與帝等倫坐必同榻行必同輿經綸國務雅會天覽有時住宿即遍寢殿䞋賜之費蓋無競矣開皇四年關輔亢旱帝引民衆就給洛州勑藏同行共通聖化既達所在歸投極多帝聞之告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爲道人天子有樂離俗者任師度之遂依而度前後數萬晚以事聞帝大悅曰律師度人爲善弟子禁人爲惡言雖有異意則不殊至於隋運譯經勝緣費集身先衆範言會時望永知寺任綱正有聲開皇六年卒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八葬於南郊

道成

按續高僧傳道成字明範俗姓陶氏丹陽人也祖誕齊招遠將軍永嘉太守父僉梁貞威將軍上虞令成少而入道住永嘉崇元寺事式法師爲弟子儀貌瓌美奇姿拔衆羣伍目曰神童具戒之後學超儕輩大同之初栖遊京輦受業奉誠寺大律都沙門智文十誦纔經兩徧年逾未立別肆開筵數論毗曇染神便

悟無繫工倍聞一知十是以京邑耆老咸稱後生可畏講十誦律菩薩戒大品法華諸經律等一百四十偏又講觀音一百二二偏著律大本羯磨諸經疏三十六卷至於意樹心華增輝且曜析理質疑聽者忘倦學士惠藏法祥等並遊方講說法輪常轉傳茲後欲利益弘多成蔬素潔己珠戒居心神解嚴明深禪在念兼六時虔懺三餘暇日漁獵文史欲令知無不爲也然其性用安詳威儀合度天人模楷罕有其儔輙語愛言不常忤物後現疾旬餘猶牽講說以開皇十九年五月五日遷神於興嚴寺春秋六十有八大漸之際唯稱念佛支節輭暖合掌分明卽以其月八日窆於奉誠寺之南山墓誌高座寺僧惠嶷所作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四十二卷目錄

僧部列傳十八

隋三

逈幽　洪遵（附道洪　法勝　洪淵）

僧朗　道仙

惠祥　慧巖

法安（附法濟）　慧侃

智曠　無相

童進
道密
闍提斯那
明璨
寶積
道璨
僧蓋
道貴
法顯
富上
智隱
明誕
慧重
道端
明芬
曇瑎
道順
僧世
法周（附景暉）
智光
圓超
慧誕
智敎

神異典第一百四十二卷

僧部列傳十八

隋三

通幽

按續高僧傳通幽姓趙氏河東蒲坂人幼齡遺世早慕元風弱冠加年遂霑僧伍而貞心苦節寒暑不虧尋師訪道夷險無變遇周齊陵亂遠涉江臯業架金陵素氣攸遠及大隋開運還歸渭陰味法秦其生平操行分其容止至於弘宣示教則以毗尼唱首調御

心神仍用三昧遊適故戒定兩藏總萃曾襟學門再敞遠近斯赴晚貫籍延興時當草創土木瓦石工匠同舉而事歸天造形命未淪隨所運爲無非損喪幽戒約內結仁洽外弘立四大井各施漉具凡有施用躬自詳觀馳赴百工曉夜無厭皆將送蟲豸得存性命故延興一寺獨免形殘自餘締構焉難復敘而潔己自勵罕附斯倫每欲開經必盥手及腕齊肘已後猶從常淨舉經對目曾不下垂房宇覆處未常澡漱涕唾返咽不棄寺中便利洗淨乃終其報又自生常不用巾幞手濕則任其自乾三衣則重被其體自外道具僅支時要每自嗟曰生不功一片之善死不酬一毫之累虛負靈神何斯悞也遂誡弟子曰吾變常之後幸以殘身遺諸禽獸儻蒙少福冀滅餘殃忽以大業元年正月十五日端坐卒於延興寺房春秋五十有七弟子等從其先志葬於終南之山至相前峰火燎餘骸立塔存矣

洪遵（附道洪　法勝　洪淵）

按續高僧傳洪遵姓時氏相州人也八歲出家從師

請業屢高聲價及受具後專學律部心生重敬內自惟曰出家基址其在戒乎住持萬載被於遺敎諒非虛矣更辭師友遊方聽習履涉相京諮訪深義有所未喩決問罕通三夏將滿遂知大旨初住嵩高少林寺依資雲公開暢律要并及華嚴大論前後叅聽并扣其關戶煥然大明承鄴下暉公盛弘四分因往從焉聽徒五百多以巧媚自通覆講豎論了無命及暉實律學名匠而智或先圖遵固解冠時倫全不以曲私在慮後因盛集異學充堂遵乃束暉製疏捧入堂中日服膺有日都未見知是則師資兩亡敢以文疏仰及便置之座上往覆雲所既屬捨見來降卽命登座覆述吐納纖隱衆仰如山自後專預正時結徒畢業以戒律旁義有會他部者乃重聽大論毗曇開沃津奧又以心使未靜就諸禪林學調順法年踰十臘方歸律宗四遠望風堂盈千計時爲榮大也齊主旣敞敎門言承付囑五衆有墜憲網者皆據內律治之以遵學聲早舉策授爲斷事沙門時青齊諸衆連諍經久乃徹天聽無由息訟下勅令往遵以法和喩以

律科懲曲感物情繁評自弭由是更增時美法侶欣之及齊曆將季擅名逾遠而非類不変唯道同轍名儒大德見輙慕從常與慧遠等名僧通宵造盡周平齊日隱於白鹿巖中及宣政搜揚被舉住於嵩岳德不孤峙衆復屯歸大隋廓定招賢四海開皇七年下勅追詣京闕與五大德同時奉見特蒙勞引令住興善并十弟子四事供養十一年中又勅與天竺僧共譯梵文至十六年復勅請爲講律衆主於崇敬寺聚徒成業先是關內素奉僧祇習俗生常惡聞異學乍講四分人聽全希還是東川讚擊成務遵欲廣流法味理任權機乃旦剖法華晚揚法正來爲聞經說爲通律屢停炎燠漸致附宗開導四分一人而已迄至於今僧祇絕唱遵爲人儀形儒雅動據規猷而神辯如泉聲相鐘鼓預升法位罕有昏漠開悟之勣實難嗣焉仁壽二年勅送舍利於衞州之福聚寺將出示衆乃放紅赤二光晃發遠近照灼人目道俗同覩大生慶悅仁壽四年下詔曰朕祗受肇命撫育生民遵奉聖教重興像法而如來大慈覆護羣品感見舍利

開導含生朕已分布遠近皆起靈塔其間諸州猶有未徧今更請大德奉送舍利各往諸州依前造塔所請之僧必須德行可尊善解法相使能宣揚佛教感悟愚迷宜集諸寺三綱詳共推擇錄以奏聞當與一切蒼生同斯福業遵乃搜擧名解者用承上命登又下勅三十餘州一時同送遵又蒙使於博州起塔初至州西有白鶴數十頭當於輿上旋繞數帀久之而逝及至城東隆聖寺置塔之所夜有白光數十道如車軸住於基上邊有鳥巢樹上及光之洞明衆鳥驚散又雨銀華委地光耀如雪掘基五尺獲粟半升夜降神仙八十四人持華繞塔久乃方隱又婦人李氏患目二十餘年及來禮拜兩目齊見後行道之夕又放赤光照寺東房見臥佛及坐佛說法之像復見梵僧對架讀經經有一十四字皆是梵書時人不識及四月八日當下塔時感黑蜂無數銜香繞塔氣蔚且薰不同人世又見白蓮花在塔四角高數百丈華葉分布下垂於空時間五彩蓮華則塡其內又見天人燒香而左轉者於是總集而觀歎未曾有矚目不見

者非無一二及下覆訖諸相皆止遵於京邑盛開律種名駭昔人而傳叙元宗其後蓋闕又著大純鈔五卷用通律典尋又下勅令知寺任弼諧僧衆亟光徽績以大業四年五月十九日卒於興善春秋七十有九隋初又有道洪法勝洪淵等以律學著名洪據相州紹通雲引容止沉正宣解有儀學門七百亟稱弘量故諸經論之士將欲導世者皆停洪講席觀其風略採爲軌躅勝博涉有功而言行無副神志高卓時共潛推但身令未廣故聽徒簡略淵學業遵統化被中山綱維正像有聲幽冀年代非遠並不測其終

僧朗

按續高僧傳僧朗一名法朗俗姓許氏南陽人年二十餘欣欲出家尋預剃落栖止無定多住鄂州形貌殊有奇相飲噉同俗爲時共輕常養一猴一犬其狀偉大皆黃赤色不狎餘人唯附於朗日夕相隨未曾捨離若至食時以木盂受食朗噉飽已餘者用餧旣同器食訖猴便取盂戴之騎犬背上先朗而行人有奪者輒爲所咋朗任犬盤遊略無常度陳末隋初行

於江嶺之表章服粗敝威儀越序杖策徒行護養生命時復讀誦諸經偏以法華爲志素乏聲弄淸靡不豐乃潔誓誦之一坐七徧如是不久聲如雷動知福力之可階也其誦必以七數爲期乃至七十七百七千逮於七萬聲韻諧暢任縱而起其類箏笛隨發明了故所誦經時傍人觀者視聽皆失朗脣吻不動而轉起咽喉遠近亮徹因以著名然臂脚及手伸縮任懷有若龜藏時同肉聚或在酒席同諸讌飲而嚼噍猪肉不測其來故世語曰法華朗五處俱時縮猪肉滿口頷或復巡江迴泝拱手舟中猴犬在傍都無艤棹隨意所往雖陵犯風波瞬息之間便達所在有比丘尼爲鬼所著超悟元解統辨經文居宗講導聽採雲合皆不測也莫不讚其聰悟朗聞曰此邪鬼所加何有正理須後檢校他日淸旦猴犬前行徑至尼寺朗隨往到禮佛繞塔至講堂前尼猶講說朗乃厲聲呵曰小婢吾今旣來何不下座此尼承聲奔下走出堂前立對於朗從卯至申卓不移處通汗流地默無言說問其慧解奄若聾癡百日已後方復本性其隆

行逼感皆此類也大業末歲猶未塵飛而朗曰唯唱賊朝夕不息官人懼其惑衆遂幽而殺之襄陽法琳素與交遊奉其遠度因事而述故即而敘之

道仙

按續高僧傳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國人以遊賈爲業梁周之際往來吳蜀江海上下集積珠寶故其所獲貲貨乃滿兩船時或計者云直錢數十萬貫既懷寶填委貪附彌深唯恨不多取又涉海行賈達于梓州新城郡牛頭山值僧達禪師說法曰生死長久無愛不離自身尚爾況復財物仙初聞之欣勇內發深思惟曰吾於生多貪志慕積聚向聞正法此說極乎若失若離要必當爾不如沉寶江中出家離著索然無擾豈不樂哉即沉一船深江之中又欲更沉衆共止之令修福業仙曰終爲紛擾勞苦自他即又沉之便辭妻子又見達房凝水滉漾知入定信心更重投灌口山竹林寺而出家焉初落髮日對衆誓曰不得道者不出此山即迴絕人蹤結宇巖曲禪學之侶相次屯焉每覽經卷始開見佛在某處無不哽咽我何

不値但見遺文而仙挺卓不羣野棲禽獸或有造問學方者皆答對善權冥符正則自初入定一坐則以四五日爲恆準客到其門潛然卽覺起共接晤若無人往端坐靜室寂若虛空有時預告明當有客至或及百千皆如其說曾無欠長梁始興王澹褰帷三蜀禮以師敬攜至陜服沮曲以天監十六年至青溪山有終焉之志便薙草止容繩牀於時道館崇敞巾褐紛盛屢相呵斥甚寄憂心仙乃晏如曾無屑焉一夕道士忽見東岡火發恐野火焚害仙也各執水器來救見仙方坐大火猛燄洞然咸歎火光神德道士李學祖等捨田造像寺塔欻成遠近歸信十室而九州刺史鄱陽王恢躬禮受法天監末始興王冥感於梁泰寺造四天王每六齋晨常設淨供仙後赴會四王頂上放五色光仙所執爐自然烟發太尉陸法和昔微賤日數載在山供仙給使僧有肆責者仙曰此乃三台貴公何緣罵辱時不測其後貴也和果遂升袞服仙或勞疾見縹衣童子從青溪水出椀盛妙藥跪而進服無幾便愈居山二十八年復遊井絡化道大

行時遭酷旱百姓請祈仙即往龍穴以杖扣門數日衆生何爲嗜睡如此語已登即元雲四合大雨滂注民賴斯澤咸來禱賽欽若天神有須舍利即爲祈請應念即至如其所須隋蜀王秀作鎭岷絡有聞王者尋遣追召全不承命王勃然動色親領兵仗往彼擒之必若固蹤可即加刃仙聞兵至都無畏懼索僧伽黎被已端坐念佛王達山足忽雲雨雜流雹雪崩下水涌滿川藏軍無計事既窘迫乃遙歸懺禮因又天明雨霽山路淸夷得至仙所王躬盡敬便爲說法重發信心乃邀還成都之靜衆寺厚禮崇仰舉郭恭敬號爲仙闍梨焉開皇年中返於山寺道路自淨山神前掃一夜客僧止房仙往曳出房因即倒年百餘歲端坐而卒乃葬彼山益州今猶有木景白疊尙存云是聖人仙闍梨墓塔

惠祥

按續高僧傳惠祥姓周十五出家頭陀乞食默自禪誦不與衆同人不知其道觀淺深而高其遠度聽三論聞提婆護法之功莫辭開腹之患有心慕焉遊諸

法肆見威儀不整者謂人曰祥受戒後住持此寺令入律行年十九染患三月救療無徵夜中宴坐歎曰大丈夫本欲以身從道於末法中摧伏非法如何此志未從爲病所困將曉有一人長丈餘謂曰但誦涅槃無愁不差至旦即誦三日便瘳當年誦通卒其所望進具聽律鏡其文理住寧國寺常講四分及涅槃經所以護法維持不惜身命諸有虧違望風整肅大業末夏中因食口中得舍利不辨棄地輒還在口如是數四疑是眞身砧槌不碎遂聲鐘告衆白黑咸集祥涕泣焚香願降威力須臾放五色光異香遍郭衆覩希有屠獵改業乃使市無肉肆因與四衆起浮圖九級高百餘尺今見在然其所食日止一餐不問多少頓受不益體貌肥白可長八尺有餘行路不識莫不怪仰刺史李昇明至寺怪異謂羣官曰此道人膚容若此日可應噉一羊語訖覺手足不隨乘馬失御諸官以實告之便悔謝還復大使權茂行至鄧州又怪疑之昇明曰此大德非凡具說往緣茂不信請將七日試以麤食而膚色更悅茂愧伏悔先不信之罪

將終手執經胡跪謂弟子曰吾今逝矣汝好住持無令絕滅又感異香盈郭以大業末年八月卒春秋七十氣命雖絕而胡跪執經如初遠近奔赴見其卓然無不歎訝

慧巖

按續高僧傳慧巖住蘇州重元寺相狀如狂不修戒檢時人不齒多坐房中不同物議忽獨歡笑戲於寺中以物指撝曰此處爲殿此處爲堂乃至廊廡廚庫無不畢備經可月餘因告僧曰欲知巖者浮圖鈴落則亡歿矣至期果然乃返鎖其房搥戶開之端坐已卒遠近聞之競赴闐闠各捨金帛遂成大聚依言締構鬱成名寺遠皆符焉自終至今四十餘載猶如存在見處佛堂用通禮謁云

法安（附法濟）

按續高僧傳法安姓彭安定鶉孤人少出家在太白山九隴精舍慕禪爲業麤食敝衣卒於終老開皇中來至江都令通晉王時以其形質矬陋言笑輕舉並不爲通日到門首喩遣不去試爲通之王聞名入相

見如舊便住慧日王所遊履必齋隨從及駕幸泰山時遇渴乏四顧唯巖無由致水安以刀刺石引水崩注用給帝王時大嗟之問何力耶答王力也乃從王入磧達於泥海中應遭變皆預避之得無損敗後往泰山神通寺僧來請檀越安爲達之王乃手書寺壁爲弘護也初與王入谷安見一僧著敝衣乘白驢而來王問何人安曰斯朗公也即創造神通故來迎引及至寺中又見一神狀甚偉大在講堂上手憑鴟吻下觀人衆王又問之答曰此太白山神從王者也爾後諸奇不可廣錄大業之始帝彌重之威轢王公見皆屈膝常侍三衞奉之若神又往名山名諸隱逸郭智辯釋誌公澄公杯度一時總萃慧日道藝二千餘人四事供給資安而立又於東都爲立寶揚道場唯安一衆居中樹業至十一年春四方多難無疾而終所住春秋九十八矣初將終前告帝後事安其亡後百日火起出於內宮彌須慎之及至寒食油沸上焚夜中門閉三院宮人一時火死帝時不以爲怪送柩太白資俸官給安德潛於內外同諸俗唯眠不施枕

頭無委曲延頸牀邊口流涎溜每至升許爲異時復有釋法濟者通微知異僧也發迹陳世及隋二主皆宿禁中后妃雜住精進寡慾人罕登者文帝長安爲造香臺寺後主東都造龍天道場帝給白馬常乘在宮如有疹患呪水飲之無不必愈又能見鬼物預覩未然大業四年忽辭上曰天命不常復須後世唯願弘護荷負含生便爾坐卒剃髮將殮須臾髮生長半寸許帝曰禪師滅定何得埋之索大鐘打之一月餘日既不出定身相如生大子廢朝百官素服敕送於蔣州吏力官給行到設齋物出所在東都王公已下爲造大旛四十萬口日齋百僧至於七七人別日䞋二十五段通計十餘萬疋斯並荷其福力故各傾散家珍云

慧侃

按續高僧傳慧侃姓湯晉陵曲阿人也少受學於和闍棃和靈通幽顯世莫識其淺深而翹敬尊像事同眞佛每見立像不敢前坐勸人造像唯作坐者道行遇諸困厄無不救濟或見被縛之猪和曰解脫首楞

嚴猪尋解縛主因放之自爾偏以慈救爲業大衆集處輒爲說法皆隨事讚引即物成務衆無不悟而歸於道末往鄴下大弘正法歸向之徒至今流詠臨終在鄴人問其所獲云得善根成熟耳侃奉其神化積有年稔衆知靈異初不廣之後往嶺南歸心眞諦因授禪法專精不久大有深悟末住棲霞安志虛靜往還自任不拘山世時往揚都偲法師所偲素知道行異禮接之將還山寺請現神力侃云許復何難即從窗中出臂長數十丈解齊熙寺佛殿上額將還房中語偲云世人無遠識見多驚異故吾不爲耳以大業元年終於蔣州大歸善寺春秋八十有二初侃終日以三衣襆遙拋堂中自云三衣還衆僧吾今死去便還房內大衆驚起追之乃見白骨一具跏坐牀上就而撼之鏗然不散

智曠

按續高僧傳智曠姓王本族太原中居徐部厥考後住荊州新豐縣母初將孕夢入流浴童子乘寶船來投便覺有娠及生長敏而重行梁太清初喪亂無像

元帝當辟曠少勇壯招募壯士隨軍東行未幾淪陷深悟虛假遂不婚娶專求離俗初值巾褐誘以神仙先受符籙次陳章醮便問此術能致道乎答曰籙既護身章亦招貨曠曰斯乃保茲苦器便名道耶又請度世法乃示斷粒必到玉清七日便飛至期不應道士曰爾猶飲水致無有赴次更七日口絕水飲道士又曰爾夜尚眠致無感耳又更七日常坐不臥三期屢滿靡克昇天而氣力休強遠近驚異後值高僧授戒爲佛弟子德行動人漸示潛迹江陵張詮者二世眼盲曠曰爾家塚內棺枕古井移墳開甃必獲禳焉因卽隨言瞽者見道請求剃落衆咸憚之便伐薪施僧空閒靜處又言澗有古鐘可掘出懸寺仁州刺史謂爲詭惑鞭背百下無慘無破便送出臺拘在尚方有力者試以八尺械懸來捶膝傍觀謂言糜碎而曠容旣無撓肉亦無痕獄吏云承居士能忍饑便絕食七日身色如故市衢見行驗獄猶有方委分身梁宣大定三年從人乞草屩今夜當急行及三更合城火發四門出人不泄燒殺七千曠在獄引囚二百安步

而出年將不惑始蒙剃落進戒以後頭陀州北四望山此地去城六十里猛獸所屯初止以後馳弭牀側每夕山隅四燈同照士俗雲赴奄成華寺後宣明二年平顯二陵皆在寺前驗於往矣至於梁元覆敗王琳上迫後梁國移並頂表薊有一宰鴨而爲齋者鴨神夜告便曰何爲殺牲而充淨供自爾便斷曾度夏水徒侶數十欲往不可欲去無從前岸兩船無人將至曠笑而舉聲呼之船自截流直到遂因濟水誡以勿傳又於咸陽造佛迹寺有牛產犢出首還隱已過信次母將離弋僧告曠知惻答曰此犢是寺居士侵用僧物今來償債其羞不出牛母無他因執爐呵誡犢子疾當償報何恥生乎應言便出故神異冥徵不可備載以開皇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終於四望開聖寺春秋七十有五自尅終期天香滿室合寺音樂西南而去未亡二年預云終事示如脾痛問律師曰阿那含人亦有疾不未答間自云報身法然及遷神後手屈三指仁壽元年永濟寺僧法貴死而又蘇見閻羅王放還正値曠乘宮殿自空直下罪人喜曰三

果聖僧來救我等所造八寺咸有靈奇或湧飛泉時降佛跡隨慧日道場法論備見若人爲之碑頌廣彰德行

無相

按續高僧傳涪州相思寺無相禪師者非巴蜀人不知何來忽至山寺隨衆而已不異恆人其寺在涪州上流大江水北崖側有銘方五尺許字如掌大都不可識下有佛迹相去九尺長三尺許蹈石如泥道俗敬重相以一時渡水齊返還無船乃鉢安水中曰何爲常擎汝汝可自渡水便取芭蕉葉搭水立上而渡鉢隨後來須臾達岸時採樵者見之相語覺知已便辭去徒衆苦留不住至水入船諸人禮請不與篙楫乃捉船舷直爾渡水不顧而去卽令尋逐莫測所往矣

童進

按續高僧傳童進姓李綿州人昔周出家不拘禮度唯樂飲酒謂人曰此可以灌等身也來去酣醉遺尿臰穢衆共非之有遠識者曰此賢愚難識會周武東

征云須毒藥勅瀘州營造置監吏力科獠採藥蝮頭鐵猩薺根大蜂野葛鴆羽等數十種釀以鐵瓮藥成著皮衣琉璃障眼方得近之不爾氣衝成瘡致死藥著人畜肉穿便死童進聞之往彼監所官人弄曰能飲一杯豈非酒士進曰得一升解酲亦要官曰任飲多少何論一升便取鐵杓於藥瓮中取一杓飲之言譴自若都不爲患道士等聞皆來看進又舉一杓以勸之皆遠走避或曰此乃故殺人何得無罪進曰無所苦藥進自飲有誰相勸乃噫曰今日得一醉臥方石上俄爾遺尿所著石皆碎良久睡覺精爽如常爾後飲酒更多食亦逾倍隋初得度配等行寺抱疾月餘而終年九十餘弟子檀越等終後檢校衣服牀褥皆香絕無酒氣

富上

按續高僧傳富上者莫測何人恆依益州淨德寺宿埋一大笠在路晝日坐下讀經人雖來去不喚令施有擲錢者亦不呪願每於靜路不入鬧中狀如五十雖在多年過無所獲有信心者曰城西城北人稠施

多在此何爲答曰一錢兩錢足養身命奚用多爲陵州刺史趙仲舒者三代之酷吏也甚無信敬聞故往試騎馬直過佯墮貫錢富但讀經目未曾顧去遠舒令取錢富亦不顧舒乃返來曰伱見我錢墮地不曰見舒曰錢今何在曰見一人拾將去舒曰伱終日在路唯乞一錢豈有貫錢在地而不取者見人將去何不止之答曰非貪道物何爲浪認仲舒曰我欲須伱身上袈裟富曰欲相試耳公能將去復有與者可謂得失一種卽疊授與仲舒下馬禮謝曰弟子周朝人官歷三代大接衆僧聞名故謁本非惡意請往陵州富曰大善然貧道廣欲結緣願公助國安撫卽是長相見受供養也舒辭歎曰毛中有人不可輕慢爾後不見益州人蒯相者從揚州還見之亦埋笠路側顏狀如常

道密

按續高僧傳道密姓周氏相州人初投耶舍三藏師習方藝又從鄴下博聽大乘神思既開理致通衍至於西梵文言繼迹前列異術勝能聞諸齊世隋運興

法翻譯爲初勅名入京住大興善寺師資道成復弘梵語因循法本留意傳持會仁壽塔興銓衡德望尋下勅名送舍利於同州大興國寺初下塔時一院之内光明充塞黄白相間兼赤斑氣旋遶朗徹久而乃滅道俗内外咸同一見寺有四門門立一碑殿塔廊廡及以生地莊嚴綺麗晃發城邑仁壽之末又勅送於鄂州黄鵠山晉安寺掘基至水獲金像一軀高尺許儀制特異正下塔時野鳥羣飛旋遶塔上事了便散又見金花三枚騰空久之下沒基内又放螢光後遂廣大遶塔三匝寺本高顯素無泉水須便下汲一夕之間去塔五步飛泉自湧有同浪井廣如王劭所紀及大業伊始徙治雒陽上林園置翻經館因以傳譯遂卒於彼所出諸經如費氏錄

智隱

按續高僧傳智隱姓李氏貝州人卽華嚴藏公之弟子也自少及長遵弘道義慧解所傳受無再請而神氣俊卓雅尚清虚時復談論聽者忘倦開皇七年勅名大德與藏入京住大興善通練智論阿毘曇心及

金剛般若論明其窟穴至十六年以解兼倫例須有紹隆下勅補充講論衆主於經藏寺還揚前部仁壽創福勅送舍利於益州之法聚寺寺即蜀王秀所造也道適印蜀開化彌昌傾其金貝尋即成就晚又奉送置塔莘州天雨異花人得半合又放紫光變爲五色盲者來懺欲獲雙目捨杖而歸風躄等病其例皆爾及將下瘞天雨銀花放白色光正入塔時感五色雲下覆函上重圓如蓋大鳥六頭旋遶雲間閉訖俱散隱以事聞帝大悅付於著作隱後卒於京室焉

闍提斯那

按續高僧傳闍提斯那住中天竺摩竭提國學兼羣藏藝術異能通練於世以本國忽然大地震裂所開之處極深無底於其岸側獲一石碑文云東方震旦國名大隋城名大興王名堅意建立三寶起舍利塔彼國君臣欣感嘉瑞相慶希有乃慕道俗五十餘人尋斯靈相初發祖送並出王府路逢賊掠所遺蕩盡唯餘數人逃竄達此以仁壽二年至仁壽宮計初地裂獲碑之時即此土開皇十四年也行途九載方達

東夏正逢天子感得舍利諸州起塔天祥下降地瑞上騰前後靈感將有百數闔國稱慶佛法再隆有司以事奏聞帝以事符大夏陳迹東華美其遠度疑是登聖引入大寶殿躬屈四指顧問羣僚解朕意不僉皆莫委因問斯那能解意不答曰檀越意謂貧道爲第四果人耶實非是也帝甚異之乃置於別館供給華美膳夫以酒酵和麪擬爲餅調候時不起因以問那答曰此不合食便用水溲煑之與常酵者不異上問今造靈塔徧於諸州曹陝二州特多祥瑞誰所致耶答曰陝州現樹地藏菩薩曹州光華虛空藏也又問天華何似答曰似薄雲母或飛不委地雖委地而光明奇勝帝密以好雲母及所獻天華各一箱用示諸人無有別者恰以問那那識天華而退雲母及獻后云崩空發樂音幷感異香具以問由答曰西方淨土名阿彌陀皇后往生故致諸天迎彼生也帝奇其識鑒賜綿絹二千餘段辭而不受因强之乃用散諸福地焉

明誕

按續高僧傳明誕姓史衞州汲人律儀行務履顧前賢通十地地持赴機講解攝大乘論彌見弘演後入京住勝光寺溫柔敦厚性無迫暴有勅名送舍利於襄州上鳳林寺基址梁代彫飾隋初顯敞高林跨谷連院松竹交映泉石相喧邑室相望索然閑舉有遊覽者皆忘返焉文帝龍潛之日因往禮拜乞願弘護及踐寶位追惟往福歲常就寺廣設供養仍又改爲大興國寺及誕之至彼安厝塔基寺之東院鑿地數尺獲琉璃瓶內有舍利八枚聚散呈祥形質不定或現全碎顯發神奇卽與令送同處起塔又下穿掘得石銘云大同三十六年以後開仁壽之化依檢梁曆有號大同至今歲紀髣髴符會誕欣感嘉瑞乃表奏聞寺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面部圓滿相儀充備於時堂內衆鳥無敢踐足庭前樹碑庾信文蕭雲書世稱冠絕誕歷覽徽猷講授相接終於本寺

明璨

按續高僧傳明璨姓韋莒州沂水人十歲出家二十受具中途尋閱備通經史稟性調柔初不陳怒未及

三夏頻揚成論及涅槃經値廢教隱淪避世林澤還資故業重研幽極周宣創開陟岵慧遠率侶登之璨時投足歸師諸部未久深悟遂演於世講徒百數心計明白開隱析疑善通問難精慮勃興未曾沈息加又福德所被聞見欣然敕名入京住大興善仁壽初歲名送舍利於蔣州之棲霞寺今之攝山寺也璨情存傳法所在追訪乃於江表獲經一百餘卷並是前錄所遺及諸闕本隨得施利處處傳寫末又住大禪定寺弘法爲務春秋亘序頻往藍田登山臨水欣其得性唐初卒也

慧重

按續高僧傳慧重姓郭雍州人志幹威稜不怯邪障鬼神林屋聞有棲止無往不降淨持戒地明解攝論履遊名教清迴不羣住大興善博綜機要榮達敘顧辯章言令寫送有法仁壽置塔敕名送舍利於泰山之岱嶽寺初至放光乃至入塔相續流照嶽上白氣三道下流至於基所嶽神廟門無故自開如是者三識者以爲神靈歸敬故也四年建塔又送於隆州禪

寂寺初至設齋忽有野鹿從南山下度嘉陵江直趣塔所入以手摩自然依附乃至下訖其鹿方去夜放大光在佛堂上燄高數丈靑赤流集衆人同見三日打刹合州喜捨紫雲覆塔雨金銀華遍於城邑其收得者乃有五色相鏤又獲舍利五枚於天華上浮泛旋轉合散隨心州內修梵寺先爲文帝造塔有一分舍利欲與今塔同日下基其夜兩塔雙放光明朗照幽顯至曉方滅同覩此瑞無數千人將下之晨又雨銀花變轉非一重還京室改革前度專修禪悔晝夜十有二時禮五十三佛餘則跏坐正念畢世終業

寶積

按續高僧傳寶積姓朱冀州條人割略愛網訪道爲任浮游靡定不存住止齊亾法毀潛隱太山迴互魯兗乃經年稔開皇十四年隋高東巡候駕請謁一見便悅下敕入京住勝光寺講揚智論及攝大乘而體量虛廓不計仇隙或有屏毀達其耳者解衣遺之曰卿見吾過眞吾師友仁壽初年敕送舍利於華嶽思覺寺卽左僕射楊素之所立也初下之晨雲垂四

布雪滿山邑天地奄闇逼目無見及期當午忽爾天清日朗現五色雲於塔基上去地五丈圓如輪蓋遙有見者望其蓋上赤光赫奕團團直上遠連天際暨於覆了雲合光收還如晨旦積後卒於京室

道端

按續高僧傳道端潞州人出家受具聽覽律藏至於重輕開制銓定綱猷雅爲宗匠晚入京都住仁法寺講散毘尼神用無歇時呈俊舉後學欽之加復體尚方言梵文書語披葉洞識了其深趣勤心護法匡攝有功仁壽中年敕送舍利於本州梵境寺初入州界山多無水忽有神泉涌頂流者非一舊痾夙痼飲無不愈別有一泉病飲尋差若咽酒肉必重發動審量持戒永除休健端以事聞後還京寺常樂弘演終於本寺

道璨

按續高僧傳道璨恆州人慧學如神鑽求攝論華嚴十地深疑伏旨解其由緒志尚幽靜不務奢華重義輕財自小之大後入關輦便住勝光訪道求賢棲遑

靡託仁壽起塔敕名送舍利於許州辯行寺初至塔寺堂中佛像素無靈異忽放大光通燭院宇舍利上湧金瓶之表又放光明遶瓶旋轉既屬炎熱將入塔時感雲承日覆訖方滅又於塔側造池供養因獲古井水深且清輕耎甜美舉州齊調一從此井而無竭濁莫不嗟歎璨後不測其終

明芬

按續高僧傳明芬相州人齊三藏耶舍之神足也通解方俗妙識梵言傳度幽旨莫匪喉舌開皇之譯下敕追延令與梵僧對傳法本而意專檢失好住空閑味咏十地言輒引據問論清巧通滯罕倫仁壽下敕令置塔於慈州之石窟寺寺卽齊文宣之所立也大窟像背文宣陵藏中諸彫刻駭動人鬼芬引舍利去州三十里許白雲鬱起從寺至輦長引不絕耿耿橫空中有天仙飛騰往返竟日方滅明旦將曉還有白雲長引來迎雲中天仙如昨無異人衆同見傾目叵論識者以爲石窟之與鼓山連接密邇竹林仙聖響應之乎卽至山塔東面有泉自生飲皆病愈芬後卒

於興善所著衆經如費氏錄

僧蓋

按續高僧傳僧蓋恆州人曾遊太原專聽涅槃晚至洛下還綜前業蓋聞經陳念慧攝慮爲先遂廢聽業專思定學陶思既久彌呈心過遂終斯習後入京師周訪禪侶住大興善垂帷斂足不務世談近局異乘略不霑口吐言清遠尠不高之仁壽二年敕送舍利於滄州四年又敕送於沂州之法相寺初營石函本唯青色及磨治了變爲鮮錦布彩鋪螺又見僧形但有半身及曉往觀僧變爲佛光燄神儀都皆明著又現三字云人王子也佛前又現雄雞之像冠尾圓具或現仙鳳天人諸相甚衆南鄉縣民多業屠獵因瑞發心受戒未斷後於他日有採柴者於法相寺南見有樸樹乃生奇異果僅有百顆其色紅赤如蓮欲開折取二枚來用供塔官庶道俗千有餘人同往折取味如蒲萄并果表奏帝驚訝其瑞蓋後住禪定寺唐初即卒年九十餘矣

曇瑎

按續高僧傳曇瑎江都人少學成實兼諸經論涅槃大品包蘊心目雖講道時缺而以慧解馳名每往法筵亟陳論決徵據文旨學者憚焉常讀諸經盈箱滿案記注幽隱追問耆老皆挹其精府反啓其志瑎乃爲斟酌通問梗概自江左右歷覽多年傳譽不爽實鍾華望煬帝昔爲晉王造寺京室諸方搜選延瑎入住內史令蕭琮合門昆季祖尋義學屈禮歸心奉以家僧攜現大小常處第內晨夕歡娛講論正理惟其開悟仁壽之末敕送舍利於熙州環公山山谷寺古老傳云昔有齊人郭智辯數遊環山之陽世俗重之因以名焉此寺即蕭齊高帝所立也林崖重映松竹交分前帶環州北背峻嶺江流縈繞實爲清勝瑎巡此地構塔焉初正月內當擬基處屢放金光如一疋許十餘日中然後方息舍利恰到如即置基先不相謀若同合契皆大慶也又初到治天本亢暘人物燋渴夜降大雨高下皆足無不賴幸又放赤光流燭如火行道七夕又放大光被諸山世五千餘人蒙斯瑞及懺罪營福不可勝言晩承故業迄於隋運後住弘

善以疾而終春秋八十有三時武德初矣

道貴

按續高僧傳道貴幷州人華嚴爲業詞義性度寬雅爲能而於經中深意每發精彩有譽當時加以閑居放志不涉煩擾市肆俳優未曾遊目名利貴賤故自絕言精潔守素淸貞士也晩在京師住隨法寺擁其道德閉守形心及建塔之初下敕流問令送舍利於德州會通寺至治之日放赤光明如大甕許久之方滅有一婦人躄疾多載聞舍利至昇來塔所苦心發願乞蒙杖步依言立愈疾走而歸將下塔時忽有大鳥十二形相希世不識名目次第行列旋遶空中正當塔上覆訖方逝貴後鎭業京輦不測其終

道順

按續高僧傳道順貝州人習學涅槃文疏精覈志勤策立堪勝艱苦常樂弘法於囹圄中無緣拘繫假詐良善文書既劾方便雪他投身桎梏情志欣泰監獄者愍斯厄苦將欲解免方取經疏鋪舒詳讀旁爲因隷說法勸化事本無蹤還蒙放釋出獄之日猶恨太

早有問其故答曰吾聞諸聖地獄化生雖不逮彼且事徽轍開皇隆法杖步入關採訪經術住元法寺及後造塔敕名送於宋州初到宋城市中古井由來鹹苦水色又赤無敢嘗者及舍利至邑忽變白味如甜蜜至造塔所初放赤光又放白光通照寺內七日辰時天雨白華如雪下落紛紛滿空及下塔時白鶴九頭飛翔塔上下函既了方乃北逝順後還京遊尋行業唐運初興巡棲山世年既遲暮欲事終心行至霸川驪山南足遇見古寺龕窟崩壞形像縱橫卽往修理先有主護乃具表請武皇特聽遂得安復今之津梁寺是也僕射蕭瑀爲大檀越福事所資咸從宋國僧衆濟濟有倫理焉順後卒於住寺春秋八十餘矣

法顯

按續高僧傳法顯雍州扶風人厥姓甯氏生平志尚禪寂爲宗文字紙筆性不遊履沉默寡欲不爲世累其師法開定門幽祕殆是不測元魏之末住京兆王寺與實禪師齊駕朝野僉以簡約清素華貴傾屬顯遇斯名匠承奉累年傳習師宗頗接徽緒住日嚴寺

仁壽末歲置塔隴州下敕令送顯自帝京奉轝至彼藥王寺內然寺去州一十餘里褊狹斜仄殊非形望乃移近州北三王山下背崖臨水高勝博敞仍構大塔放大光明闔境同觀欣其罪滅顯因其所利卽而利之廣說法要傾其心惱當斯一會榮歎成諠晚還入京聚徒綜業每年歲首受具者多顯爲開發戒緣鼓行壇懺引聚清衆卽而惠之後終時也將八十餘矣

僧世

按續高僧傳僧世青州人負褰問道無擇夷險觀其途李略周方嶽而雄氣所指鋒刃當時談論是長偏愛喉舌豐詞疊難名聞齊魯開皇入京住興善寺長遊講會必存論決仁壽下敕召送舍利於萊州之弘藏寺四年又敕送密州茂勝寺行達青州停道藏寺夜放赤光從房而出直指東南爾夜密州城內又見光明從西北來相如火炬叢焰非一遶城內外朗徹如日頭有目者無不同覩後及勘究方知先告旣至治所兩夜放光如前遶城朗徹無異及至舉瓶欲示

大衆忽然不見後至寺塔復放大光通照寺宇行道初日打剎敎化舍利一粒見於缾內及造石函忽變爲金如棗如豆間錯函底餘處並變爲青瑠璃因具圖表帝大悅世後還京不久尋卒

法周（附景暉）

按續高僧傳法周不知何許人狀相長偉言語高大涅槃攝論是所留神稠會勝集每預登踐身相孤拔多或顧問由是振名者復繫於德矣初住曲池之靜覺寺林竹叢萃蓮沼盤遊縱達一方用爲自得京華時偶形相義學如周者可有十人同氣相求數來歡聚偃仰茂林賦詠風月時卽號之爲曲池十智也仁壽建塔下敕送舍利於韓州修寂寺初造石函忽有一鴿飛入函內自然馴狎經久乃去寺有磚塔四枚形狀高偉各有四塔鎮以角隅青瓷作之上圖本事舍利到夜各放光明如燄上衝四方衆生一時同見數數放光至於末入空中如絳長三丈許諸佛聖僧衆相非一皆列其中周後復住大禪定寺唐運初基爲僧景暉於仁壽坊置勝業寺名周經始勅知寺任

又改坊名還符寺號初畢同諸僧侶住在長安晩又變改常度形同俗服棲泊寺宇不捨戒業言語隱伏時符讖記高祖昔任岐州登有前誠既承大寶追憶往言圖像立廟爰彰徽號自周積年處任不事奢華房宇趣充僧事僅足貞觀之始以疾而終春秋八十餘矣

慧誕

按續高僧傳慧誕雍州人學究涅槃及通攝論每登講席有名京室即曇延法師之學士也住延興寺仁壽下敕名起塔於杭州天竺寺住在靈隱山林石岑竦實來仙聖初構塔基多逢伏石掘得一所是古石函傍推其際眇不可測因用令造置古函中大小和可宛如昔契誕還本寺講授尋常雖非卓犖亦側能邑貞觀初年卒於本寺七十餘矣臨終清言安話容色無異顧諸法屬深累住持通告好住怡然神逝

智光

按續高僧傳智光江州人居論師之學士也少聽攝論大成其器言論清華聲勢明穆志度輕健鮮忤言

評謙牧推下爲時所重開皇十年敕名居光相從入京住大興善寺仁壽創塔名送循州途經許部行出城南人衆同送舍利於轝忽放光明高出丈餘傾衆榮慶比至番州寄停寺內其夜銅鐘洪然自鳴連宵至旦驚駭人畜及至食時其聲乃止既達循州道場塔寺當下舍利天降甘露塔邊樹上色類凝酥瑩白曜日光還京室以法自娛頻開攝論有名秦壤晩厭談說歸靜林泉尋還廬阜屏絶人事安禪自節卒於山舍

智教

按續高僧傳智教雍州人習誦衆經意存禪觀晝則尋讀夜便坐默蕭散無爲不存世累住弘善寺閑居綜業仁壽中年起塔於泰州之永寧寺下敕令送既至塔所夜逢布薩異香如霧屯結入門合衆同怪欣所聞見又於塔上刹柱之前見大人跡長尺二寸蹈深二分十指螺文圓相周備推無蹤緒蓋神瑞也又降異雲屯聚塔上又雨天花狀如金寶又聞空中讚嘆佛聲官民道俗相慶騰踴教還本寺綜業終年

圓超

按續高僧傳圓超觀州阜城人十地涅槃是其經略言行所表必詢猷焉晚住京寺策名臺省仁壽歲下勑造塔於廣州化城寺初達州西四十餘里道俗導引競列長旛南風勁利樹林北靡唯有旛脚南北相分雖爲風吹都不移亂及初行道設二佛盤忽有蜻蜓二枚各在盤上相當而住形極麤大長五寸許色麗青綠大如人指七日相續如前停住行道旣散欻然飛去比後下塔還復飛來塡埋都了絕而不見當下正中塔基上空五色慶雲狀如傘蓋方直齊正如人所爲雲下見一白鶴翔飛旋轉事了俱散超還京室不測其終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一五〇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四十三卷目錄

僧部列傳十九

隋四

明恭

道幽

通闍黎

道悅

道辨（附神辨）

法進

岑闍黎

德山（附旭上）

慧耀

慧琳

洪滿　覺朗（附法海　法鏘）
洪獻　慧雲
慧藏（附法順）　寶憲
法朗　曇遂
曇觀　靈遠
僧昕　普明
智方　羅雲
法安　慧哲（附慧嵩　慧譽　洪哲）
慧瓺　慧彌

神異典第一百四十三卷

僧部列傳十九

隋四

明恭

按續高僧傳明恭住鄭州會善寺昔在俗是隋高下狗騎與伴三人膂力相似而時所忌帝深慮以事除之作兩裹餅餡一餅裹一具生鹿角一餅裹五升鹽俱賜食之並盡其噉鹽者出至朝堂腹裂而死恭噉鹿角全無所覺厭俗出家住會善寺其力若神不可

當者曾與超化寺爭地彼多名無賴者百餘人來奪會善秋苗衆咸憂惱恭曰勿愁獨詣超化脫其大鐘塞孔以乾飯六升投中水和可噉一手承底一手取噉須臾並盡仍取大石可三十人轉者恭獨拈之如小土塊遠擲于地超化既見一時驚走又隋末賊起周行抄掠先告寺曰明當兵至可辦食具并大猪一頭寺無力制隨言爲辦至時列坐鋪奠食具恭不忍斯負拄杖會所與賊言議賊先讓食恭乃鋪餅數十安猪裹之從頭咬拉須臾並盡賊衆驚伏恭召爲護寺檀越羣賊然之故會善一寺隋唐交軍絕賊往來恭之力也又曾山行虎猪交鬭猪漸不如恭語虎曰可放令去虎不肯便一手捉頭一手撮尾拋之深谷斯氣力也說多難信而實有之恭戒潔貞嚴常依衆食所噉如恒人一食有值機候便噉二百人料衆但深訝莫知其所由武德五年終于本寺春秋八十五時會善有客遊沙彌口作吳語廚下然火乾竹大如臂兩指折而燒之恭時怪訝亦以指折而不得沙彌出後恭抱廚柱起以沙彌衣置礎上柱壓之沙彌來

求衣不得見在柱下欲取不得恭笑爲捧柱取衣此亦難可思者

法進

按續高僧傳法進蜀中新繁人在俗精進不噉辛腥在田農作以鏵刃爲鐘磬步影而齋有送食晩便飲水而已所犂田地不損蟲蟻一時空中聲曰進闍梨出家時到如是四五聲合家同聞進因詣洛戶山出家行頭陀不居寺舍時隋蜀王秀聞名知難邀請遣叅軍郁九閭長卿往便將左右十八辭王曰承有道德如請不來當申俗法王曰不須威逼但以理延明當達此長卿出郭門顧曰今日將你輩往兜率天請彌勒佛亦望得何況山中道人有何不來初至吉陽山下日暮見虎道蹲命人射之馬皆退走欲投村恐違王命俄見一僧負襆上山長卿命住爲伴餘從並留步至寺所名入至牀又見虎在牀下怖不自安進遣虎出具述王意雖有答對而怖形于相狀進曰檀越初出郭門一何雄勇今來至此一何怯憚長卿頂禮默然因宿至旦令先往益貧道後來行至望鄉臺

顧視進行已及卽與同見王入內受戒卽日辭出所獲嚫施一無所受令往法聚寺停王顧諸佐曰見此僧令寡人毛竪戒神所護也後更名入城王遙見卽禮進曰王自安樂進自安樂何爲苦相惱亂作無益之事也諸僧諫曰王爲地主應善問訊何爲訶責進曰大德畏死須求王意眼見惡事都不諫勉何名弘敎進不畏死責過何嫌乎雖盛飾牀筵厚味重結而但坐繩牀食麤餅而已乃至妃姬受戒但責放逸不念無常又辭入山重延三日限滿便返諸清信等咸設食而邀之至時諸家各稱進到總集計會乃分身數十處焉有時與僧出山赴食欻爾而笑人問其故曰山寺淨人穿壁盜蜜耳及還果如所說斯事非一但述之耳初王門師慈藏者爲州僧官立政嚴猛瓶衣香花少闕加捶僧衆苦之而爲王所重無敢諫者以事白進請爲救濟答曰其威力如此豈能受語耶苦請不已進造藏房門藏走出謂曰法門未可如是爾亦大力也還返入房蜀人以大甚爲大力自此藏便息言僧由此安以開皇中卒山年九十六

道幽

按續高僧傳道幽代州耆闍寺僧善解經論仁壽中於寺講婆伽般若并論聽衆百餘人日午坐繩牀如睡見一天人殊爲偉異自云我是釋提桓因故來奉請在天講經初聞介介情不許之以畏死答云爲造佛堂未成事有不可眠覺向侍者如法師述之如曰此事罕逢人生終死死時不知何道今得生天則勝人也開通法利天解勝人何得不往佛堂事中功德不足及言幽從之不久又如前夢依如天請天帝乃以少香注幽手中尅時來迎及覺見掌中有香氣熏一寺自後如前說法下講至廊下牀上諸僧遙見香煙充滿牀側驚怪來看幽執香爐正念蟬蛻而去於時寺外道俗望見雲氣從寺而出如一段雲騰空直上飄飄而沒

岑闍黎

按續高僧傳襄州禪居寺岑闍黎者未詳何人住寺禪念爲業有先見之明而寺居山藪資給素少粒食不繼岑每日將坩入郭乞酒而飲又乞滿坩可三斗

許將還在道行飲達寺坩亦空竭明日復爾在寺解齋將篤坩就廚請粥三升仍挂杖頭入衆以杖打僧頭從上至下人別一擊日日如是人以其卓越異常或疑打己災散不辭受之岑將粥入房舊養黧犬一頭并一寺內鼠乃有數千每旦來集犬鼠同食庭中堛滿道俗共觀一時失一鼠岑悲惋無聊必是犬殺便告責犬犬便銜來岑見懊惱以杖捶犬將鼠埋已悲哀慟哭寺僧被鼠嚙衣及箱以告於岑岑總名諸鼠各令相保一鼠無保岑曰汝何嚙人衣杖捶之鼠不敢動今爲寺貧便於講堂東北白馬泉下濼中遷記某處爲廚庫某處爲倉廪人並笑之經宿水縮地出如語便作遂令豐渥又遙記云却後六十年當有愚人於寺南立重閣者然寺基業不虧鬭訟不可住耳永徽中恰有人立重閣由此相訟如其語焉

通闍黎

按續高僧傳丹陽通闍黎者住天保寺年已八十氣力休健儀容率素常服衲衣衣厚一寸綫如指大以用紩納極清潔誦法華經市中乞食所得不異流俗

得錢財修補寺舍其寺大堂梁時所立朱砂汚灑塗之極厚唐初善禪師鍍大銅像須水銀就梁刮取所用充足餘趾猶赤是知昔人爲福竭於所貴不以爲辭如不用者昔物何在其寺基郭補修所須云有古鎭國金可取治護乃於寺北四十步依言掘得十斤用盡得三十斤便曰地下大有更取殺人於是便止後輒自營土窟於寺北擬終事時未之驗也不久告僧云尋常命終須有付囑引諸財物指訂囑授極有分明經三日而神氣爽健而云將去忽不知所在便就窟視之門已塞開一小孔在土撮臥氣已終矣年九十餘

德山（附旭上）

按續高僧傳德山姓山氏莫測何人忽棄妻子入山修道鬚髮不暇削衣食不暇給惟息緣靜念爲得性也人莫知其觀行視其相狀如得定者時遊化竹林龍池開悟道俗以清簡爲本每云煩亂之法道俗同獘故政煩則國亂心煩則意亂水清則魚石可見神清則想倒可識學清簡者尚自諠煩況在亂使焉可

道哉後入馬鞍山每多毒蛇噬人必死然山來往都不爲害諸餘僮侍晨夕所行一無所懼曾蹋被嚙山以水洗之尋爾還復後還天赦山夏坐樹下人來山所逢虎迫逐便入繩牀下虎蹲牀前山曰牀下佛子肉味可勝貧道耶卽脫衣以施虎屈起而去後其小子於山訪獲山曰爾來何爲曰久不奉見生死不知故來定省山曰汝去各自覓活更來與杖去後數年又來山取杖欲捶之兒却住曰闍梨遇兒如他人他人可受打耶山大笑曰吾不打爾者必更來敗我道意遂長去山年九十餘終于山谷舍時益州草堂寺旭上者不知何許人少居草堂惟以禪誦爲業餘無所營蜀土尤尚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每至二時四方大集馳騁遊遨諸僧忙遽無一閑者而旭端坐竹林泊然寂想瓶水自溢爐香自然諸人相從參之旭儼然不動等同金石三日之後方復如常四衆敬而異之故覩如朝日之初出同共目之爲旭上也年九十八

道悅

按續高僧傳道悅姓張荊州昭丘人年十二於玉泉寺出家受戒安貧苦節尤能持念大品法華常誦爲業隨有經戒日誦一卷人並異之初智者入於玉泉未有鐘磬于泉源所獲怪石一片懸而擊之聲響清徹悅於此寺每誦卷逼扣磬一下聞者肅然且其誦聲如清流激韻聽者忘疲所以幽明往者屢有祥感一時患水腹脹如鼓更無餘求惟念般若一夜正誦經次腹忽如裂水出滂流及試手尋洪腫頓消病忽失所斯所謂轉障輕受者也昔朱粲賊擾惟悅守山盜來求減以惠給餘更重取煑而不熟懟而返之他日又來將加害命悅坐地不動曰害吾止此吾欲自見寺舍取盡遂放令引路行數步又坐曰吾沙門也非引路之人浮幻形骸任從白刃賊奇其高尚也送還本寺悅一生不衣蠶衣惟服麻布漢陽王至山覲悅風儀秀眉縕服請受戒品又遺厚供一無所受王作大布三衣一襲以奉之因問何不著繒帛耶答曰蠶衣損命乖忍辱之名布服儉素表慈悲之相王曰仲由不恥夫子見稱沙門慈忍固其然也悅步影而

食少差虛嗽食留一分以賚飛走沈泳之屬故慈善所熏或飛來肩上或浮泊手中雖衣敝服而絕無蚤虱時又巡村乞虱養之誡勿令殺悅居山五十餘年春秋七十二矣終於巖所永徽中有人於青溪見一僧擎錫跣足自云般若師言已不見然生存常誦般若故人咸號焉

慧耀

按續高僧傳慧耀姓岐襄陽人少沈密訥言敏行人共重之受具後歷遊訪道至鄭川命師所又往衡嶽思師所咸服膺請益觀用淸明思公於衆曰公於實相觀善有元趣居山數年値思長往欲絕跡武當以希素尚行至巴丘曰此地禪律罕聞可隨行化有江陵導因道懿法師聞志焉相攜西上居導因寺積十四年不出戶庭惟味禪靜及智顗返鄉歎爲故鄉不乏賢友足爲模楷遺法也因是道俗稍來禮謁耀杜門密行不偶時俗以仁壽二年暮告人曰吾不願惱此衆僧欲往內華寺可以閑放衆固留不許至三年二月有疾見思命二師來迎至三月六日跏坐直身

而卒年七十九遂葬於內華未終前寺中三十餘人咸夢寶刹傾倒及明異口同音而說之昔日導因今天皇寺是也見有柏殿五間兩厦梁右軍將軍張僧繇自筆圖畫殿其工正北盧舍那相好威嚴光明時發殿前五級亦放光明祥徵休咎故不備述由此奇感聊附此焉

道辨（附神辨）

按續高僧傳道辨齊人住泰山靈巖寺居無常所遊行爲任經史洞達偏解數術以大業年中來遊襄部

年過七十又與同邑僧神辨相隨杖策登臨眺望山水多所表詣如會聞見行至禪居寺南嶺望云此寺達者所營極盡山勢衆侶繁盛淸肅有餘如何後銳於前起閣寺僧非惟寡少更增諠諍相接曾未經涉恰如其言於是盤遊諸寺備陳勝負莫不幽通前識鑒徹精靈又至諸墓亦陳休咎有士俗忘姓名請爲圖其墳塋巡歷峴原示其一所曰此中安墓足食豐財入地三尺獲粟一升又深一丈獲石二片五彩交映斯曰財緣依言掘鑿果獲粟石遂行卜葬至今殷

富襄州有袁山松者博覽經誥時號儒宗聞辨學廣故來尋造以楊子太元王弼易道用相探賾辨曰楊王道術未足研尋可賜愚徒無聞智者松勃然變色辨笑曰公學未周信其前迷可除我固當爲指歸便引太元經云又於元象偏所留心曾不寢臥夜便露視審宿度之所次察孛彗之光景便告人云吾昔於裕法師所學觀七曜告予云晉朝道安妙於此術人雖化往遺文在焉其所注素女之經最爲要舉恨失其本如何得之時有一僧偶然獲本請爲披決辨得欣然卽爲銷摘此僧茫昧情猶夢海遂以惠之辨曰安曰彌天誠非虛稱學統彌綸數術窮盡此雖四紙文綜無遺要約包富靈臺斯盡於時月臨井宿便云事在西楚可告道俗宜營水備不盈兩夕漢江大漲汎溢襄邑城隍將沒預見之明其類若此所得財物並用市金將事合丹擬延其壽人告來盜不可行之便云盜假遁甲六丁吾明此術常以月朔加氣何得相欺吾不畏也以義寧年與神辨南遊嶺表不知所往

慧琳

按續高僧傳慧琳姓薛綿州神泉人以隋初隱於建明寺清虛守靜與物不羣寺有塑像常在供養像爲生鬚三十六枚大業末年掃一古墳豎二竹竿云是天眼後忽拔一云弘農揚爲魔所拔也不久義寧嗣曆有時著複衣夏坐墳上日雖炎赫身無熱狀尸雖涉道形同於俗言談之次以理居先雒縣先有育王浮圖琳忽一時歷村借車三百乘云欲向雒縣迎浮圖於此安置未經旬日遂被火燒武德年中潛伏草野人莫知也彼有楊祐師不測何人直往草中相見曾未一面宛若舊朋各云別來八百年矣曾爲人呪病得差病者令女齋裙以施女遂留衣送值琳遙見謂曰但將裙來我不須錢女驚其聖以貞觀四年示寂

洪滿

按續高僧傳洪滿姓梁安定人在俗年十五時患雙足攣躄常念觀音經三年忽有僧執澡罐在前立不言問曰師從何來答曰以檀越常喚所以來滿叩頭

問曰弟子往何罪報今施此攣躄僧曰汝前身拘縛物命餘殃致爾汝但閉目吾爲汝療之滿隨言閉目但覺兩膝上各如拔六七寸丁却即了開目將欲謝恩失僧所在起行如故滿乃悟是觀音因爾精誠誓不娶妻後忽自通禪觀安坐不動乃經三日七日者開皇初元變俗從道住救度寺大業融并入居法海貞觀十三年卒春秋八十三矣

覺朗（附法海　法鏘）

按續高僧傳覺朗俗姓未詳河東人住大興善寺明四分律及大涅槃而氣骨陵人形聲動物遊諸街巷罕不顧之仁壽四年下勅令送舍利於絳州覺成寺初達治所出示道俗涌出金瓶分爲七分光照徹外穿基二丈得粟米一升又感黃雀一頭飛迫於人全無怖懼馴遶佛堂久便自失又石函蓋上見二菩薩踞坐寶座前有一尼斂手曲敬或見飛仙及三黃雀并及雙樹麟鳳等像將下三日常放光明乃迷晝夜朗過燈耀有掩堂滅炬者而光色逾盛溢於幽障元素通感榮慶相誼朗具表聞大業之末有勅令知大

禪定道場主鎭壓豪橫帖然囘風漸潤道化頗懷欽重不久卒於所住時又有沙門海藏識信堅正宗仰律師屢講四分少有傳嗣唐運置十大德藏其一焉又有法鏘律師本住靜法末厭煩梗南棲太和幽居養志不厠僧衆孤行巖岫偃息松林服餌守中賞心唯識亦元宗之開士也及終露骸山側至夜有燈照之道俗往觀失燈所在遠望還見動經兩月光照逾明

洪獻

按續高僧傳洪獻鄴人少履道門早明律檢聽涉勞頓遂兩目俱闇住相州大慈寺旣無前導常處房中禮誦爲先不輟晨夕開皇十四年忽感一神自稱般若檀越來從受戒數致談話同房僧綱禪師上堂中食般若乃將綱一襆衣來覘獻云勞陳法事利益不少輒奉衣物願必受之獻納於櫃中後綱食還怪失衣襆搜求寺內乃於獻所得之具以告語綱終不信神遂發撤綱房衣物被案狼籍滿庭竿扇秤尺摧折數毀神於空中語曰僧綱不好設齋會供養三寶我

會禍汝未央獻雖目冥及與般若言及事同目覩神語獻曰伴衆極多悉在紫陌河上唯三十人相隨可令寺家設食衆僧便於西院會之神曰大好飲食勞費師等雖然僧綱不起齋供後會使知綱無奈之何恐迫不已便私費財物營諸齋福般若又曰旣能行福今相放矣仍以絹兩匹付獻云當以一匹施大衆一匹贈綱師獻對衆受得具皆聞見仍便付領於後彌勵本業遂卒於所住

慧雲

按續高僧傳慧雲范陽人十二出家遊聽爲務年十八乘驢止於叔家叔覩其驢快將規害之適持刀往見東牆下黃衣人揚拳逆叱曰此道人方爲通法大士何敢害也叔懼告婦婦曰君心無剛正眼花所致耳聞已復往又見牆下黃衣人云勿殺道人若殺大禍交及叔怖乃止明旦辭往姊家叔又持刀送之告雲曰此路幽險故送度難雲在前行正在深阻叔在其後揮刀欲斫忽見姊夫在旁竟免加害雲都不知也開皇中周流餐挹具贍經論名高東夏榮冠一時

後領徒五百來過叔氏叔見當衢闡化深惟昔疊乃奉絹十匹夫妻發露雲始知之乃爲說法治斷安然無恨常以此事戒諸門人曰吾昔不乘好物何事累人自預學徒必無華飾但得支身成誦於口也後不測其終

慧藏（附法順）

按續高僧傳慧藏冀州人初學涅槃後專講解禁守貪競絕迹譏嫌安詳詞令不形顏色入京訪道住光明寺仁壽中年勅名置塔於觀州初至塔所行道設齋當其塔上景雲出見彩含五色有若華蓋綺繡錦繢無以加焉從午至酉方始隱滅又延興寺僧法順者聽習涅槃善守根禁退讓自節負德無傲勅住江州廬山東林寺置舍利塔初至其地耕者見光尋而掘之獲金銅彌勒像一軀形質瓌異卽而供養並不測其終

寶憲

按續高僧傳寶憲鄭州人寶鎮律師之學士也童稚依止卽奉科條審量觀能具承大法受具之日但奉

文言至於行模並先具委有師資焉有弘業焉開皇之始與鎮同來住大興善威儀調順言無涉俗仁壽奉敕置塔洪州即豫章之故地初向彼州路由江阻既失正澑泥濘不通人力殆盡無前進理程期又逼道俗惶懼憲乃憑心舍利請垂通涉忽降白鳥船前緩飛乍來乍去如有引導即遣隨逐遂逢水脉通夕汎舟安達無障憲還京室尋事卒世

法朗

按續高僧傳法朗蒲州人學涉三藏偏鏡毗尼開剖篇聚不阻名聞加復器用平直無受輕陵決斷剛正未私强禦後住勝光披究律典經其房戶莫不懍然仁壽二年敕名送舍利於陝州大興國寺寺即皇考武元本生處也故置寺建塔仰謝昔緣初達州境大通善法演業三寺夜各放光不知何來而通照寺內朗徹無障善法寺中見三華樹形色分明四月二日靈勝寺中夜忽放光五色彩雲合成一蓋通變爲紫比靈轝入城雲蓋方散又有五色彩雲從乾巽二處纏糺而來至於塔上相合而住及掘塔基下深五尺

獲一異鳥狀如鸜鵒色甚青黃巡行基址人捉無畏惟食黃華三日而死又青石爲函忽生光影表裏洞徹現諸靈異東西兩面俱現雙樹樹下悉有水紋生焉函內西面現二菩薩南邊金色北邊銀色相對而立又一菩薩坐華臺上各長一尺並放紅紫光明函內南面現神尼像合掌向西函脣西面又見臥佛右脇而偃首北面西函外東面雙樹間現前死鳥傾臥須臾起立鳥上有三金華其鳥西南而行至臥佛下住立不動凡此光相從巳至未形狀儼然命人圖寫上紙素訖方漸歇滅及將下日忽然雲起如煙如霧團圓翳日又如車輪雲色條別又如車輻輪輻雲色皆如紅紫人皆仰視共相歎怪希遇藏瘞旣了天還明淨失雲所在當斯時也寺院牆外咸見旛蓋圍遶謂言他處助來供養事了追問一無蹤緒郎慶斯神瑞登卽奏聞晚還京師以疾而卒

曇遂

按續高僧傳曇遂雍州人初學大論後味唯識研精攝論選其幽理每言三界虛妄但是一心追求外境

未悟難息故得名稱高遠有通美焉然復愼守根門勤修戒檢住眞寂寺掩關勵業仁壽中年下敕送舍利於晉州法吼寺初停公館放大光明照精舍門朗如金色又放黃白二光從道場出久久乃滅又從舍利轝所至於塔基而放瑞光三道虹飛色如朝霞耿然空望下塔之日又放光明隱顯時現大都爲言七日之內瑞靈雜沓相仍不絕還京服業迄於唐運八十餘卒矣

曇觀

按續高僧傳曇觀莒州人七歲出家慕欣法宇及進具後尋討義門偏宗成實祛析元滯後以慧解亂神本也乃返駕澄源攝慮巖壑十六特勝彌所留心神呪廣被消殄邪障高聞周遠及於天闕開皇之始下敕徵名延入京室住大興善供事隆厚日問起居屢止紫庭坐以華褥帝親供待欽德受法襯寬懷敦裕言無浮侈深得法忍苦樂虛心故使名利日增而素氣常在所獲信施並入僧中房宇索然衣鉢而已時俗流湎之夫雅尚之也仁壽中歲奉敕送舍利於本

州定林寺初停公館即放大光掘基八尺獲銅浮圖一枚平頂圓基兩戶相對制同神造彫鏤駭人乃用盛舍利安瓶置內恰得相容州民禽亘海者患瘂六年聞舍利至自書請瑞見本一粒分爲三分色如黃金乍沈乍舉及見三佛從空中而降即能陳述詞句如流觀還京都不委終事

靈遠

按續高僧傳靈遠恆州人先在儒門備綜經史惟見更相圖略時有懷仁抱義然復終淪諸有未免無常乃釋髮道流希崇正軌從遠公學義咸知大意因即依隨三業無捨及遠之入京輩慕義相從晚住延興寺退隱自守端斂身心終日禪默衣食麤敝不希華美仁壽中敕名送舍利於本州龍藏寺初定基址聞有異香漸漸芬烈隨風而至遍於寺內有民金元瓚者住在寺側先患鼻塞二十餘年莫知香臭當於此日忽聞香氣驚尋至寺因爾齆差又雨天花從空而下光彩鮮淨晃若金銀先降塔所後及寺院道俗競接輕薄如鏤下舍利訖有白鶴旋於塔上良久翔逝

遠後連尋定業追訪山野不顧名實頭陀林冢雖逢神鬼都不怖憚大業之始終於墓叢初不委之村人怪不乞食就看已卒跏趺如在因合牀殮於杜城窟中

僧昕

按續高僧傳僧昕潞州上黨人自鸞道法津周聽大小逮諸禪律莫不登臨傾渴身心無席不赴而導彼愚智衆通諠靜昕一其正度恭愼横經聆其披析會不忽忘初衆見其低目寡言絕杜論道皆號爲矇叟也後有智者問其文理咸陳深奥輕浮章句略不預懷有問其故答曰勿輕末學妙德常箴夫惟大覺方能靜照盛德明約可無細瑕愚師執物時有通悟惟目兩明殷鑒方取會通不得以法累人致乖祇奉暨周滅二敎逃隱泰山大隋開法還歸聽習遊步洛下從學遠公十地涅槃咸究宗領後入關住興善寺體度高爽不屈非濫時復談講辨詞迅舉抑揚有度至於僧務營造情重勤劬躬自率先擔負運涉仁壽中歲置塔毛州護法寺下敕令送初至公館有沙門曇

義者高行各僧聞諸舍利皆放光明我等罪業亦無所見即解衣爲懺燒指爲燈竟夕供養明旦出光通燭人物又出金瓶迴旋行道青赤白光三色流照經於信宿其光乃隱四月七日初夜放光赫赤欲然滿佛堂內須臾出戶流照四簷將入函時又放赤光烈盛逾日通夜又放光照於函內四月十日天華如雪從空亂下五色相間人皆收得又感異香微風普遍熏塞寺內其函忽變爲青琉璃內外逼徹人以白綾周帀數重漫覆其函又加磚累灰泥其上尋照其泥還如函色又灰泥上畫作十華飾以金箔及成就後惟一金色餘華皆彩未下塔前有張世謙者清信士也常持八戒遠離妻孥靜室誦經乃聞輦所梵讚之聲出戶看之見有羣僧各執香華遶旋供養迫之遂失又見天人持諸旛蓋及以香華東南飛來當於塔上變成大雲旋空良久又見百餘沙門在塔基上執篣輦土以陪增者比及明晨寂無所見時經夏暑土地乾燥人皆思雨應念即降三四寸許川野除煩沙丘縣民路如意者迴心信佛望見光相路雖遠映舉

目徹見寺僧五人在佛堂內又聞塔邊音樂讚歎聲極亮遠重雨天華滿四十里塔基倍多昕慶斯衆瑞即具表聞晩還賓業不測其卒

普明

按續高僧傳普明本名法京俗姓朱氏會稽人少小志操有異恆童口常稱佛聚砂以爲福事蒿艾以爲殿塔不喜談戲惟志崇法有僧乞食因即勸云郎子既有善性可向天台山出家其中有初依菩薩在彼說法遂以陳大建十四年踰山越澗來入天台正值智者處坐說法下講竟頂禮歸依願盡此生以爲弟子智者笑云宿誓願力今得相遇曉夕左右服膺無懈專求禪法兼行方等般舟觀音懺悔誦法華經一部至禎明元年陳主敕迎智者出都從往金陵居光宅寺專以禪思爲業同堂坐者奉命檢校俄而陳國云亾智者即上江州廬山東林寺明於陶侃瑞像閣內行觀音懺法冬十一月身不衣絮苦節行道見一僧云所名法京未爲善稱可改爲普明此名曉朗照了三世懺訖啓智者述之便云此冥中所示宜即改

舊從新又隨智者往荊州玉泉寺每於泉側練苦專思智者反路台峰令造大鐘天台供養江陵道俗競爲營造當欲鑄時盲人來看明懸鑒機知相不吉果爾開模鐘便破缺仍即倍工修造約語衆中支不具者勿來看鑄遂得成洪亮崢嶸聲聞七十里鐘今見在佛隴上寺後還國清所住之房去水懸遠房頭空地純是礓石仍懷念曰若令此石出水豈不快乎言竟數日石中泉溜周給東西國清精舍隋高置立明以講堂狹小欲毀廣之共頂禪師商量頂勸勿改有括州都督周孝節遙聞此事即施杉柱泛海送來頂向赤城感見明身長一十餘丈高出松林之上翼從數十許人語頂曰兄勿苦諫事願剋成頂知神異合掌對曰不敢更諫一依仁者豎堂之日感動山王晨朝隱軫狀若雷震摧樹傾枝闊百步許自佛隴下直到於寺至於日沒還返舊蹤砰砰磕磕勢若初至又願共道俗造堂殿金銅盧舍那像坐身丈六時有一人稱從漕溪村來施金十一兩用入像身問其姓名終不肯說禮拜辭退周訪彼村無人識者又比房侍

者恆聞房內共人語話陰伺察視不見別形所聽言音唯勸修善旣而化緣就畢大漸時至淸晨呼諸弟子曰夫人壽命不可常保汝等宜知便自脫新淨之衣著故破者換衣纔竟奄然就滅春秋八十有六經二宿左手仍內屈三指當其時有房內弟子榮泰難提二人剃頭沐浴見如此事卽報寺主慧綱合衆驚集倍慟於懷明性不畜私財淛南諸州男女黑白歸向者數不可紀所得布施隨緣喜捨每叅隋帝悉蒙命坐賜絹一百二十段用充六物不留寸尺悉造經像有勑施僧基業見於寺錄造金銅尊像小大十軀悉中人已上十迴作僧施讀藏經二遍其外書寫經論彫畫殿堂修諸寺宇傍爲利益及諸靈驗功德費用運心應念卽自送來充其支度不可具載

智方

按續高僧傳智方蜀川資中人其先東吳遠祖宦於西蜀遂家焉童稚出家止州郭龍淵寺與寶海周旋同往揚都雲法師講下機辯爽利播名揚越每講詞義淸雅士俗執紙抄撮者常數百人初講法華至塔

品高妙遂序王釋義了乃曰何必昔佛國土有此高妙即揚都福地亦甚莊嚴至如彌天七級共日月爭光同泰九府與烟霞競色方井則倒垂荷葉圓楣則側布蓮花似安住之居南類尼佉之鎮北耳聞目見庶可聯衡錄得者祕以齎歸嗟嘆驚絕其語出成章狀如宿構寶海頻來擊難發其聲采海問曰三變此方改穢成淨亦能變凡成聖不答曰化佛甚多狹故須廣凡聖自爾何勞改變又難若爾則六十小劫謂如食頃但是聖覩凡不能覩凡聖俱覩凡聖俱聖方笑曰高座何會道此乃是自道自難耳海覺言失乃調曰三隅木斗何謂智方尋聲報曰瓦礫洿池那稱寶海衆大笑而散及疾甚海恆來看慰乃謝曰智方不能攝養致此沉痾仰勞仁者數來垂問願生善處常與同遊俄而異香滿室中夜卒於益部年九十餘

羅雲

按續高僧傳羅雲姓邢氏南郡松滋人初從上明東寺出家志操所懷附叅成德承金陵道王索隱者若林遂輕千里遠追勝侶會揚都道朗盛業興皇乃傾

首法筵鑽仰徽列一乘四論大剖津途於時嘗命學徒括究幽隱雲年十六甫在幼沖銳志前驅問無常義而答色無撓賓主綽然衆咸嘉賞朗乃以所服帔處衆贈之自此名稱踰遠所在傳之而樂法不窮如愚莫滯自朗遷後廣諍所聞又從福緣寺亙法師將酌遺逸亙縱解無遺任其鑽仰雲以三論奧義未被荆南二漳多阻誓當弘演有棲禪寺陟禪師定慧兼修注心開剖於時六合混一三楚全盛衆若稻麻人多杞梓雲創還鄉寺乘此應機居端座爲講盆之師吐清言爲住法之首總管宜陽公王世積詒使舍人蕭子寶躬臨法席成誦德音有龍泉寺地隔囂塵心在閒曠乃居之五十餘年修葺棟宇常坐不臥領徒五百時呈翹楚煬帝承名有勅追入避迹鑿坏以病而退昔釋道安於上明東寺造堂七間曇翼後造五間連甍接棟橫列十二雲此堂中講四經三論各數十遍不於文外別有撰述皆心思口演氷釋理順故得空有兩忘教義雙舉時松滋有道士姓俞者學冠李宗業該儒史常講莊老私用內經雲命門人慧成

道勝曰彼道士蜂飛蟻聚掠牛盜法情實難容可傳吾旨摧彼邪蹤成等詣彼而坐道士曰人天交接兩得相見成曰脫珍御服著敝垢衣習近窮迷將開漸化時以爲名答成前呼俞爲先生俞瞋曰我非俗士那呼我爲先生成曰汝旣諱喚先生請除先字還依舊姓名曰俞生所以句句之中常銜俞生於時大衆欣笑無已道士負慙折角雲奉執高尚雅鎭時俗迎送慶弔一無預焉或負榮傲道者聞而往造及見叅禮汗流心戰生緣在神山之下一夏居上靜處思元母日自齋登上供設有問其故答曰卽此爲報母之劬勞也昔朱粲寇擾荊南寺多焚毀惟雲所造龍泉獨存以賊中總管雲曾授戒所以尊師重法寺獲存焉雲兄弟五人皆爲法師而雲最小神彩特達入室弟子十人椿詵澄愬等傳道開化岷蜀江淮多所感化以隋大業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端坐遷於寺房春秋七十五中書令岑文本製碑沙門道顒卽雲之兄也學通大小名聞道俗於上明東寺起重閣在安公驢廟臺北傳云安公乘赤驢從上明往襄州檀溪

一夕返覆檢校兩寺幷四層三所人今重之名爲驢廟此廟即繫驢處也

法安

按續高僧傳法安姓田枝江人神彩俊越見稱童幼年十八遊學金陵初聽成實後學中觀於興皇座下十有餘年庶乎屢空智乎特秀三千學侶獨標三絕之名形長八尺風儀挺特一也解義窮深二也精進潔己三也時聽涅槃每立異義令衆難之人雖巨衆無能屈者由是聲聞楚越一時朗公知其穎拔令論義應命構擊問領如響往復既久便止朗曰爾義窮乎對曰義若恆沙何可盡也時學聞安名者多目之爲沙安三論四經皆講製廣初章及鹿角章等理致宏遠流傳江漢年過不惑廻情在定更不談說時往成禪師所共論之道琢磨心性動經晨夕而不噉僧食不飲濁漿春秋六十五終於等界寺寺在斯州之上西望沙州即劉虬注法華之地今經臺餘基尚存焉

慧哲　附慧嚮　慧嵩　洪哲

按續高僧傳慧哲姓趙氏襄陽人識度弘朗業操淸遠出家已後南趣揚都會陳國文昌載隆三寶僧正瓊公精理入神淨行純備微衙紫相世號烏瓊帝尚重焉奉爲大僧正也監護法城爲物依止陳氏王族歸戒所投自餘槐棘無敢造者住建初寺禎明元年忽然坐逝葬樓湖之山天子哀之以黃麾諸仗衛送墓所初未終頃所住寺塔三日光現因而告終道俗異焉時彭城寺寶瓊者善講說有風采形相奇白世號白瓊哲初叅聽其講大開令業聚徒講說屢發新聲以慧悟自矜頗懷傲誕承輿皇道朗神辯若劍罕有當鋒因而從其言語往復移時答對逾遠哲大異之卽從伏聽沉隱微密自然通解而威容自矜動止懷法會於行路忽遇雷雨霖注哲從容如常不失規矩時雨瀉靴水安行達寺行步庠序視瞻不眄轉身徐顧無妄乖越時人呼爲象王哲也又善護根門節量卩腹便利滌沐罕有延濫所以名請俗舍信宿經時皆不覩其流穢歎美增盛及講三論俊朗之譽重光先價引衆泝流屆於本邑住城西望楚山光福禪

房下龍泉寺常以弘法爲務涅槃三論遞互相續學士三百餘人成器傳燈可有五十即慧品法粲智嵩法同慧璿慧楞等是也各領徒屬所在通化開皇十七年四月卒於龍泉時年五十有九葬於西望山寺弟子慧嵩等樹碑於本住沙門慧嚮製文嚮有奇才思力遒壯爲總管薛道衡所重嵩有學聲多所遊貫令住京都頻揚講說時同邑有洪哲者統間大小每開法肆以達解之望微近慧日故西楚傳號爲前後兩哲云

慧暅

按續高僧傳慧暅姓周氏其先家本汝南漢末分崩避地江左小震是宅多歷年世今爲義興陽羨人也祖韶齊殿中將軍父覆梁長水校尉並偃仰衡門不求聞達優游卒歲易農而仕暅頴悟冥來挺操童幼鑽求六經略通大義蓋家教之常習非其好也年十八乃喟然歎曰服膺周孔以仁義爲先歸心黃老以虛無爲貴而往來生死出入塵勞乃域中之累業非出世之要道也旣發希有之志仍感非常之應夢見

一塔累級五層畫彩莊嚴岧然峻峙因而禮拜願昇此塔少選之頃俄上相輪當時身心快樂未曾有也於是將遊京邑途次朱方遇竹林寺詡法師雅相嗟賞乃依止出家爲十戒和尚尋出都住甘露鼓寺進具已後從靜衆峰師受十誦律又聽龍光綽師成實自綽化往更採衆師屬意毗曇幷八揵度將欲並遊祕奧盡掇菁華還從龍光學士大僧都舒法師研精成論及舒沒故親受遺囑值梁室版蕩京寺荒殘乃裂裳杖錫來止南徐實報地恩兼脩法事陳武在田朱方歷試夙承高譽雅相欽重司空侯公次牧此州虛心頂戴未定三年侯公入軏乃請出都於白馬寺講涅槃經及成實論學徒雲結不遠千里揮汗鼓袂風雨生焉法筵之盛莫或斯擬天嘉二年學士寶持等二百七十人請講於湘宮寺太建四年宣帝勅請從講東安後主昔在春坊亟經義集僧屬才辯雄遠特所究心及嗣寶位深惟敬仰至德元年下詔爲京邑大僧都四年轉大僧正及天下混一來止徐方緣會敷弘無替時序以開皇九年七月十日遷神於中

寺春秋七十有五其月二十八日窆於鍾山之巖惟晅行業淸高靈祇響應神通感召不可思也昔在陳朝每年夏中常請於樂遊苑爲陳氏七祖及揚都六廟諸神發涅槃大品經並延神座俱在講筵所以翠旌孔蓋羽服霓裳交亂人物驚神眩目而往來迎送必降雲雨冥期無爽十有餘載常於食後講前假寐偃息及講時將至輒見朱衣人曰法師好起也陳領軍將軍任忠少爲將帥雅好畋遊然宿植勝因善機將發庖廚饔餼悉放奇光覩而怪之竊懷憂懼夜夢異人來謂己曰如請東安講則所見必當無憂旣而覺悟歡喜踊躍罝罘矰繳一時焚爐仍屈兩夏於府講說因此懺悔承持二經受不殺戒故靈迹實繁未陳萬一凡講成實元義六十三遍論文十五遍涅槃大品各二十餘遍五十許年法事相接自餘衆部略而不載菩薩戒弟子司空吳明徹等公侯將相貴遊朝士數千餘人難以勝記弟子智瑜等以音儀永謝餘論將空非彼豐碑無陳聲實乃勒銘於寺中菩薩戒弟子著作郎瑯琊王冑製文云

慧彌

按續高僧傳慧彌姓蔣氏常州義興人也祖元略以忠孝登朝父元晛以才華待詔咸佩印綬並奏絃歌季父元舉陳世功臣庭列鼓鐘路橫驂駟車馬之客塡堦琴嘯之賓盈席見彌青襟之年神爽咸異嗟曰此子若逢鳳德終爲王佐之才旣挺龍頤必有封侯之應彌情存出俗因而答曰無爲之貴可以娛情有待之煩徒勞入耳於卽蔬素棲遲便思脫屣陳武龍飛大興元福永定二年躬紆袞冕爲剪周羅三衣什物一時通給乃伏業於惠殿寺領法師爲弟子領東南竹箭震澤風聲王族望僧塗香是屬彌親承雅訓聽受成實年登弱冠握錐淮海値寶梁明上盛弘新實天宮晃公又敷心論遂窮神追討務盡教源所以六足八犍四眞五聚明若指掌罔或有遺天嘉元年遊諸講肆旁求俊烈備見柏梁悟茅茨之陋頻上三休恨土堦之鄙乃去小從大徙轍舊章聽紹隆哲公弘持四論纔經一悟功倍常徒研味數旬精通元極是知大智本行與日月而齊明名稱普聞將風雲而

共遠然其神思沉鬱詞吐抑揚萬古之盤根朗百年之暗室浙左欽德更甚江東太建十年下勅於長城報德寺講涅槃法華瓶錫盈堂簪裾滿席質疑請道接踵成林稟戒承歸排肩如市莫不謂百步之香草或千年之聖人爰至哲公將乎大漸仍遣使者名還京室彎几麈尾經書義疏預是講儀一皆付囑欲令法輪不斷佛種相仍彌頂受遺令時滿六年敷演論經各盈十遍傳授之美復見伊人隋師伐罪陳運受終思報地恩言旋故里安國寺者陳武所營基址乃存房廡凋壞彌蒙犯霜露振錫揚煙廣率良朋願言修理故得寺宇光華門房儼麗故眞觀法師製寺碑曰花磚錦石更累平階夏藻秋蓮環莊竦塔月臨月殿粉壁照於金波雲映雲臺畫梁承於玉葉是也至於經像繕修鐘磬鎔範其爲法利曷可勝言以開皇十九年正月忽抱氣疾便覺彌留至三月望日午時從化春秋六十有二窆於華陽之山學士慧方陪隨歲久義解鈎深堪任傳燈咸以付囑乃立碑於寺云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四十四卷目錄

僧部列傳二十

隋五

靈裕　慧藏

智脫　法澄

道莊　法論

僧粲（附僧鸞　僧鳳）　靖嵩

靜元（附明則）　智潤

智聚　慧曠
智琳　淨願
智凝（附靈覺　道卓）　法彥

神異典第一百四十四卷

僧部列傳二十

隋五

靈裕

按續高僧傳靈裕俗姓趙定州鉅鹿曲陽人也年居童幼異行感人每見儀像沙門必形心隨敬聞屠殺聲相亦切愴貿懷致使鄉黨傳芳親緣爲之止殺年登六歲便知受戒父母强之誓心無毀尋授章本及以千文不盈晦朔書誦俱了至於孝經論語纔讀文

詞兼明注解由是二親偏愛望嗣門風年七歲啓父出家父以慧解夙成意宗繼世決誓不許唯令俗學專尋世務礙之道法裕私嘆曰不得七歲出家一生壞矣遂通覽羣籍資於父兄並包括異同深契幽賾唯老莊及易未預承傳年十五潛欲逃世會丁父艱便從世衣苫凶縈縛杖而能起服畢厭俗心猛不敢辭母嘿往趙郡應覺寺投明寶二禪師而出家焉其人亦東川之標領也旣初染大法敕令誦經裕執卷而誓曰我今將學必先要心三藏微言定當窮旨終無處中下之流暨於儒釋兩教遍須通曉也年始登冠聞惠光律師英猷鄴下卽往歸稟會已沒世纔經七日獨嗟無遇戒約何依乃廻投憑師聽於地論荏苒法席終於三年二十有二方進具戒還從明寶二德求爲本師乃皆辭曰吾爲汝緣吾非汝師可往勝上所也遂赴定州而受大戒卽誦四分僧祇二戒自寫其文八日之中書誦俱了有定州刺史侯景訪裕道行奏請度之隸入公名甚相器重後南遊漳滏於隱公所徧學四分隨聞尋記五夏行之又以地論初

與慧光開悟之元匠流衍弘道道憑卽光師之所親承憑光並有別傳裕依憑法席晨夜幽通發奇剖新者皆共推揖有齊宣帝盛弘釋典大統法上勢覆羣英學者望風嚮附用津僥倖惟裕仗節專貞卓然不偶倫類但慮未聞所聞用爲翹結耳後上統深委高亮欽而敬之自此專業華嚴涅槃地論律部皆博尋舊解穿鑿新異唯大集般若觀經遺教等疏拔思胷襟非師講授又從安遊榮等三師聽雜心義嵩林二師學成實論功將一紀解貫二乘綱領有存皆備科舉而精爽弘贍理相兼通會與諸僧共談儒教旁有講席參涉間聞兩聽同散竟以相聞覆述句義並無一遺由此鄴下擅名遐邇馳譽且而剛梗嚴毅守節自專至於都講覆述勵懷非任世供道望銷聲隱避有事不獲已者讓而受之夏居十二鄴京創講名節既著言令若新預聽歸依遂號爲裕菩薩也皆從受戒之三聚大法自此廣焉因以導物爲恆務矣意存綱領不在章句致有前後重解言義不同忘筌者會其宗歸循文者失其宏趣會齊后染患願講華嚴聆

元諸統舉裕以當法主四方一會雅爲稱先時有雄雞一頭常隨衆聽逮於講散乃大鳴高飛西南樹上經夜而終俄爾疾遂有瘳斯亦通感之明應也內宮由是施袈裟三百領裕受而散之文宣之世立寺非一敕名德望並處其中國俸所資隆重相架裕時蔚爲稱首令住官寺乃固讓曰國意深重德非其人幸以此剎授堪受者其高謝時榮爲類若此有善生法供則受而無憚其攝引陶化又若此也故其所行藏不爲世情之所同測矣年四十有七將鄰知命便卽澄一心想禪慮巖阿未盈炎溽范陽盧氏聞風遠請裕乘時弘濟不滯行李便往赴焉至止講供常溢千人聽徒嘉慶前後重疊後還鄴下與諸法師連座談說齊安東王婁叡致敬諸僧次至裕前不覺怖而流汗退問知其異度卽奉爲戒師寶山一寺裕之經始叡爲施主傾撤金貝其潛德感人又此類也周氏滅齊二教淪沒乃潛形世壞衣以斬縗三升之布頭經麻帶如喪考妣誓得佛法更始方襲舊儀引同侶二十餘人居於聚落夜談正理晝讀俗書學旣探幽隨

覽綴述各有部類名如後列時屬儉歲糧粒無路造卜書一卷令占之取價日米二升以爲恆調旣而言若知來疑者叢閙得米遂多裕曰先民有言舐蜜刃傷驗於今矣索取卜書對衆焚之日別自往須臾獲價卷席而歸所得食調及時將返用供同厄遂達有年大隋運興載昌釋教裕德光先彥卽預搜揚開皇三年相州刺史樊叔略創弘講會延請諸僧並立節前標遺法明寄一期影響千計盈門裕當元帝允副元望有敕令立僧官略乃舉爲都統因語略曰統都之德裕德非其德統都之用裕用非其用旣其德用非器事理難從僉謂捨於此人則薦失綱要後更申請乃潛遊燕趙五年行化道振兩河開皇十年在洛州靈通寺夜於庭中得書一牒言述命報厄在咸陽初莫測其然也至於明年文帝崇仰釋門遠訊髦彥皆云裕德覆時望矣因下詔曰敬問相州大慈寺靈裕法師朕遵崇三寶歸向情深恆願闡揚大乘護持正法法師梵行精淳理義淵遠弘通聖教開導聾瞽道俗欽仰思作福田京師天下具瞻四方輻湊故遠

名法師共營功業宜知朕意早入京也裕得書惟曰咸陽之厄驗於斯矣然命有隨遭可辭以疾又曰業緣至矣聖亦難違乃步入長安不乘官乘時年七十有四敕遣勞待令住興善仍詔所司盛集僧望評立國統衆議咸屬莫有異詞裕笑曰當相逼委何用云云遂表辭請還置言詳覈帝覽表究情卽依聽返僕射高熲等意存統重又表請畱帝卽下敕令且住此裕曰一國之主義無二言今復重留情所未可告門人曰王臣親附久有誓言近則侮人輕法退則不無遙敬故吾斟酌向背耳尋復三敕固邀裕確執如上帝語蘇威曰朕知裕師剛正是自在人誠不可屈節乃敕左僕射高熲右僕射蘇威納言虞慶則總管賀若弼等諸公詣寺宣旨代帝受戒懺罪并送綾錦衣服絹三百段助營山寺御自注額可號靈泉賚送優洽有逾常准力步而歸達於本邑顧而言曰往返之疲厄不亡乎由是敕問屢馳覲賜重沓稽疑請決者不遠而至餐風沐道者復結於前矣裕末又住演空寺相州治西秉操彌堅履行逾肅帝聞之又下詔曰

敬問演空寺大德靈裕法師朕遵仰聖教重興三寶欲使生靈咸蒙福力法師捨離塵俗投旨法門精誠若此深副朕懷其爲國主思問如此類也及仁壽中年分布舍利諸州起塔多有變瑞時人咸嘉爲吉徵也裕聞而歎曰此相禍福兼表矣由雜白花白樹白塔白雲相現吉緣所爲凶兆衆初不之信也俄而獻后文帝相次昇遐一國素衣斯言有據相州刺史內陽公薛胄所住堂礎忽變爲玉胄謂爲善徵也設齋慶之裕曰斯琉璃耳宜愼之戒之可禳之以福胄不從其言後楊諒起逆事有相緣乃流之邊裔追悔昔言不愼之晩矣又於寒陵山所造九級浮圖仁壽末歲止營四層裕一旦急催曰一切無常事有障絕通夜壘構將結八重命令斷作僅得施座安凳値晉陽事故生民無措其手足裕命復懸於後載其先見之明皆若此也於時鄴下昌言裕師將過世矣道俗雲合同稟歸戒訪傳音之無從裕亦信福命之云盡乃示誨善惡勵諸門人從覺不悆至第七日旦援筆制詩二首初篇哀速終曰今日坐高堂明朝臥長棘一

生聊已竟來報將何息其二悲未殯曰命斷辭人路骸送鬼門前從今一別後更會幾何年至夜告侍者曰痛今在背吾將去矣至於三更忽覺異香滿室內外驚之裕靜慮口緣念佛相繼達於明相奄終於演空寺焉春秋八十有八卽大業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也哀動山寺卽殯於寳山靈泉寺側起塔崇焉初裕清貞潔己正氣雲霄器識堅明抗迹塵表師資傳授斯寄得人身佩白光映照幽晦眄睞高視瞻見遠近而奉禁自守杜絕世煩虔虔附道克念齊聖母病綿篤追赴已終中路聞之竟不親對嗟曰我來看母今何所看宜歸鄴寺爲來生福耳其割略親愛如此之類至於弘法軌模萬代宗轄志存遠大不局偏授故有單講雙時雅爲恆度略文對講生常不經必有傳講要須延請供承顒仰方登法座嘗有一處敷演將半因行遊觀乃近韭園顧向其本緣云是講主所有裕曰弘法之始爲遺過原惡業未傾清通焉在此講不可再也宜卽散之便執錫持衣徑辭而出講主曰法師但講此業易除耳復未足憂之便借倩村民犂

具一時耕殺四十畝韭擬種穀田斯道俗相依言行無越一人而已其講悟也始微終著聲氣雄遠辯對無滯言罕重宣或一字盤桓動移數日或一止之中便消數卷及至後講更改前科增減出沒乘機顯晦致學者疑焉裕曰此大士之宏規也豈可以恆情而斷之故十夏初登而爲領袖傾敬或大德同集間以諠情及裕之臨席無不肅然自持諠鬧攸靜所以下座尼衆莫敢面參而性剛威爽服章麤敝貴達之與厮下承對一焉去來自彼曾無迎送故通儒開士積疑請決藝術異能抱策呈解皆頂受絕歎言不寫情可謂坐鎮雅俗於斯人矣故鄴下諺曰衍法師伏道不伏俗裕法師道俗俱伏誠其應對無思發言成論故也又營諸福業寺宇靈儀後於寶山造石龕一所名爲金剛性力住持那羅延窟面別鐫法滅之相山幽林竦言切事彰每春遊山之僧皆往尋其文理讀者莫不歔欷而持操矣其遺迹感人如此自前後行施悲敬兼之袈裟爲惠出過千領疾苦所及醫療繁多但得厚味先必奉僧身預倫伍片無貯納講授之

隙正面西方凡所涕唾返而咽之一報無棄形不妄涉口不浮詞又畜訓誨絕於呵捶乃至責問童稚誡約門人自述己名彼號仁者苦言切斷聞者淚流自有師資希附斯軌年登耳順養衆兩堂簡以未具異室將撫言行有濫即令出衆非律所許寺法不停女人尼衆誓不授戒及所住房由來禁約不令登踐斯勵格後代之弘略也沙彌受具和上德難故盡報不行自餘師證至時臨衆若授以三聚則七衆備傳故使弘法之時方聽女衆入寺並後入先出直往無留致有法席清嚴響傳寓內侍者供給不預沙彌僧制澄正無論主客內惟護法外肅儀過身服清修不御綾綺垂裙踝上四指衫袖僅與肘齊祇支極長至脛而已設見衣制過度則處衆割之故方裙正背大氈被褥皮革上色錢寶等物並不入房何況身履而爲資具斯又處儉之從敎矣常服五條由來以布縱有繒帛成施終以惠人祇支亦爾餘則弊衲而已世有激刺頗用以爲邀名者時或達之裕曰吾聞君子爭名小人爭利復何辭乎或曰名本利緣耳裕曰吾得

利便失名矣又曰此乃詐爲善相答曰猶勝眞心爲罪也時人以爲佳言其志行之儀可垂世範故傳者不漏其節焉自年三十卽存著述初造十地疏四卷地持維摩般若疏各兩卷華嚴疏及旨歸合九卷涅槃疏六卷大集疏八卷四分律疏五卷大乘義章四卷勝鬘央崛壽觀仁王毗尼母往生論上下生遺敎等諸經各爲疏記成實毗曇智論各抄五卷聖迹記兩卷佛法東行記衆經宗要譯經體式受菩薩戒法井戒本首尾注華嚴等經論序大小乘同異論舍利目連傳御衆法等各有聚類宗要可傳又製安民論陶神論各十卷勸信釋宗論鷇卵成殺論字本七卷莊紀老綱式經兆緯相錄醫訣符禁法文斷水蟲序齊世三寶記滅法記光師弟子十德記僧制寺誥十怨十志頌齊亡消日頌觸事中情頌寺破報應記孝經義記三行四去頌詩評井雜集等五十餘卷久行於世言無華侈微涉古製略情取理者久而味之又凡所授法意專行用有返斯趣者告曰原聖人垂教敎被人行人旣不行還同不學有違者驅出斯又重

法成人者也觀裕安民陶神二論意在傳燈惠流氓品篤識高行此焉攸屬有黃龍沙門鄴中周聽經論禪律罔不吞委行解相貫學者傳之將返燕郡故來別裕乃致請曰願垂示一言要法所謂即解即行而能長益沙門道行者裕曰必如來言臨別相告後將首路裕曰經誥禪律恐雜聖心高僧一傳即凡景行軌以相酬可爲神用耳其人欣戴齎傳還鄉斯實殷鑒物表機悟有宗也又生常處衆必先端首說戒羯磨無傳欲法諷諫之術聞者如流嘗於京輦入淨影寺正值布薩徑坐堂中見遠公說欲裕抗聲曰惠遠讀疏而云法事因緣衆僧聽戒可是魔說合座驚起怪斥其言識者告遠遠趨而詣堂裕曰聞仁弘法身令易傳凡習尚欣聖禁寧准遠頂禮自誡銜泣受之由是至終遠常赴集其生物信順皆若此焉自東夏法流化儀異等至於立教施行取信千載者裕其一矣

慧藏

按續高僧傳慧藏姓郝氏趙國平棘人十一歲出家

卽流聽視未登冠具屢講涅槃剖析深奇符契文旨及律儀圓備更業毗尼行等明珠解逾前達未聽智論十地華嚴般若等經論博見之舉人誰肯推但深窮性體義難抑伏皆仰謝高斷罕不師焉年登不惑乃潛於鵲山木食山漿澄心元奧研詳雖廣而以華嚴爲本宗洞盡幽微未測邪正仰託聖助希示是非登卽夜降靈感空中聲言是是既聞斯告因撰義疏躬自傳揚經預學流普皆餐揖齊主武成降書邀請於太極殿開闡華嚴法侶雲繁士族咸集時共榮之爲大觀之盛也自爾專弘此部傳習彌布屬周毀經道剗迹人間栖息煙霞保護承綱隋初開法卽預出家講散幽旨歸途開悟化自東川風行草偃行成達義德以誘仁氷玉方心松筠等質故法雨常流仁風普扇致使道俗慶其來蘇蒙心重其開獎開皇七年文帝承敬德音遠遺徵請蒲輪既降無爽綸言藏乘機立教利見大人杖錫京輦仍卽謁帝承明極陳奧旨凡所陶誘允副天心卽六大德之一也有勅加之殊禮故二紀之內四時不墜後以般若釋論羣唱者

多至於契賞皆無與尚時有沙門智穩僧朗法彥等並京室德望神慧峰起祖承舊習希奉新文乃請開講金剛般若論藏氣截雲霞智隆時列將欲救拯焚溺即而演之於時年屬秋方思力虛廓但控舉綱致標異新理綂結詞義言無浮汎故稟益之徒恐其聲止皆崇而敬焉以大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遘疾卒於空觀寺春秋八十有四臨終誠心曠濟累囑露骸弟子謹奉遺訣陳屍林麓掩骼修塔樹於終南山至相寺之前峰焉立銘表德鐫於塔後沙門明則爲製碑文

智脫

按續高僧傳智脫俗姓蔡氏其先濟陽考城人也後因流宦故復爲江都郡人焉祖平齊新昌太守父遠珍梁北兗州司馬脫初誕之夕神光焰室旬日之間枯泉自涌斯蓋智炬欲明法流將導之徵也然其幼而風儀穎秀氣調清遠七歲出家爲鄴下穎法師弟子穎法侶鴛鴻釋門龍象華嚴十地冠絕漳流乃專經請道寸陰無棄宮牆重仞咸得其門久之又聽江

都强師咸實及毗曇論分流異派濫觴必盡盤根錯節遊刃有餘即於大衆便事覆講瀉瓶珠貫驗在於茲緇素嗟伏咸高神略時丹陽莊嚴寺爝法師成論之美名實騰涌遠近朝宗獨步江表脫乃服義下風思餐法味旣適金陵研機幽旨精統詞理馳譽兩都每晏居避喧清談元論爝師深加賞讚稱爲重器及高座云亡三千咸在爰命門徒以相付囑及續敷義席常轉法輪與嚴之部於斯榮盛旣揖論主之知人又歎傳燈之弘敎故雕琢門侶無輟於時衆侶百餘一期俊乂咸其器者九十許人據此敷揚之功今古罕類也陳至德中常請入內講說開悟亟動神機自鄱陽王伯山兄弟僕射王克中書王固等敬仰惟深並申北面隋祖留心法寶闡揚至敎於岐陽宮建齋發講有詔於脫先升寶座乃遣舍人崔君德宣旨曰昔獨步一方未足爲貴今爲四海論主始見英才於即發言抗論剖斷如流莫不緘口卷舌迴車復路晃旒清耳屢動晬容羣辟解頤日夜忘倦煬帝作牧邗江初建慧日盛搜異藝海嶽搜揚脫以慧業超悟爰

始霑預既處齊衡功倍勵業日夕相係逼盼諸部而標勇無前出言成論鼓激支派深有會宗故道場英賢學門宗仰而脫雅爲論士衆所推焉後隨帝入京住日嚴寺遣學士諸葛潁齎敎書請講於郎奉命成化宣譽天朝自江南成實並述義章至於論文會無顧涉脫憤激先達創開其論命筆制疏消散有聞更使德溢由來重新其美自帝居望苑大緝元猷以脫譽動物情下令使修論疏素已條貫卷奏將成乃結爲四十卷尋用奏聞及獻后既崩福事宏顯乃名曰嚴英達五十許人承明內殿連時行道尋又下令講淨名經儲后親臨時爲盛集沙門吉藏命章元座詞鋒奮發掩蓋元儒道俗翕然莫不傾首脫以同法相讓未得盡言藏乃顯德自矜微相指斥文至三解脫門脫問曰三解脫門以何箭射藏曰未解彎弧何論放箭脫即引據徵勘超拔新奇遂使投解莫從處坐緘默殿下乃分品量德依位演之既預席端便盡智臆仍令與道莊法師遞升高座共談元理賓主無竭貴達咸欣副后嗟味載形音旨頻遣庶子張衡殷勤

稱叙曰法師碩學鉤深古今罕例仰觀談說稱實不虛覽所撰論疏光溢心目可更造淨名疏及大小名教便給書吏尋錄勒成釋二乘名教四卷淨名疏十卷常自披翫又遣畫工圖其形於寶臺供養每雕輦來儀未嘗不鞠躬致敬瞻仰遺塵有若眞對初梁代琰法師撰成論元義十七卷文詞繁富難於尋閱學者相傳莫敢刪正脫乃研詳領要演暢惟新理在忘筌義深功倍卷軸因舊宗旨不殊當世盛行無不欣慶斯可謂懸鏡拂而逾明寶珠瑩而加彩是也仁壽末年龍飛之始以脫夙昔敦厚情在深衷賜帛四百段用隆厥德也大業元年隨駕洛邑二年暮冬見身有疾自強不息猶事法筵三年正月九日弟子智翔智儁侍疾忽有異香滿室赤光照牖即夜香水盥漱遺疏周悉端坐正念以至無常時年六十有七乘輿震悼賻贈優厚勅施物三百段喪事所須隨用供給又勅黃門侍郎張衡監護自脫之傳道也聲辯清徹衆莫之諠標宗控引咸有聯類章疏雖古陳解若新每至隱括必重疊研覆預在講肆永祛昏漠求文檢

義功不虛延自見弘誘而成濟者罕繼斯塵矣初脫每開講題必夢與優塡瑞像齊立豈非住持三寶功用均也又諸有疑義昔所未了輒見梵僧隨方解釋未亡之前夢一童子手執蓮花云天帝釋遣來請講臨終之日又見此相觀其睿思通微名高宇內妙感靈應夫豈徒然凡講大品涅槃淨名思益各三十許遍成論元文各五十遍傳業學士惠詮道灌詮聲德雙揚灌立履貞梗各踵敷弘知名當世又以其年二月二十五日式建方墳於洛陽縣金谷里之北邙山樹碑於側其文隋祕書郎會稽虞世南撰大業中年脫之亡後昔與藏公素情不洽乃託形於病僧惠旻具述前緣藏聞而見之與共論議傾心盡禮領託舊情故幽明不墜其緒云

法澄

按續高僧傳法澄吳郡人少機警善談論文章書史頗皆綜涉初從與皇朗公講釋三論至於教旨乖競者皆條理而通暢焉末聚徒立講於江都開善寺常聽二百餘僧化洽吳楚傳譽淮海負袠相趨日增位

席晉王置四道場澄被名入安時悟物弘道無絕仁壽三年奉命關壤居於日嚴廣流視聽憲章新製披講智論聲望彌重京師碩學咸謁問之煬帝從駕東都定鼎伊洛從出淆右因疾而終時年七十餘矣

道莊

按續高僧傳道莊揚州建業人遊踐經史聽習元論皆會其標詣而儀止弘雅立性滔然故少爲同倫所尚初聽彭城寺瓊法師稟受成實宗匠師表門學所推瓊後年疾相侵將欲傳緒通名學徒宗猷顧命衆咸揖讓於莊允當遺寄瓊曰莊公學業優奧誠如弘選理副諸望用光於後然其首大足小終無後成恐其從轍餘宗耳遂不行衆議莊後果鄙小乘歸崇大法從興皇朗法師聽酌四論一聞神悟挺慧孤超後入內道場時聲法鼓一寺榮望無不頂筵諮謁前疑披解無滯年德既富皆敬而推焉帝昔處藩致書禮問詩論嘉篇每令和繼詞彩豐逸屢動人心末又追入京師住日嚴寺頻蒙謁見酬抗新敘引處宮闈令其講授言悟清華元儒總萃皆歎其博要也晚出曲

池日嚴本室又講法華直敘綱致不存文句著疏三卷皆風骨雅趣師者衆焉煬帝初臨以莊畱連夙顧道味所流賜帛五百段氈三十領隨駕東指因疾而卒於洛陽時年八十一矣即大業之初也有集數十卷多在淮南少流北壤

法論

按續高僧傳法論姓孟氏南郡人初住荊州天皇寺博通內外詞理鋒挺隱淪青溪之覆舟山味重戚實研洞文彩談敘之暇命筆題篇梁明帝重其雅素厚禮徵名而性在虛閒不流世供葛屨蒲服用卒生年隋煬在藩遠聞令德名入道場晨夕賞對王有新文頌集皆共詢謀處俗傳揚亟移歲序後入京輦住日嚴寺文帝時幸仁壽論往謁見特蒙接對躬事展禮帝美其清悟爲設淨饌於大寶殿論即在座上詩敘談帝德宮觀宏麗今古高祖重加歎賞及晉王之處春坊優禮彌厚中使慰沃啓疏相尋大業元年將移東闕下敕賜千秋樹皮袈裟一領帛五百段氈四十領皇后賜狐腋皮坐褥及法服等物故其道望帝后

感供之隆爲類此也因隨駕至洛不久而終時年七十八矣皇上哀悼賻贈有加仍敕所在傳送葬於荊楚自論爰初莅法崇尚文府雖外涉元儒而內弘佛教所以綴采篇什皆敘釋風當卽續敘名僧將成卷袠未就而卒本遂不行顧惟高德有墜者衆有別集八卷行世

僧粲（附僧鸞　僧鳳）

按續高僧傳僧粲姓孫氏汴州陳留人也幼年尚道遊學爲務河北江南東西關隴觸地皆履靡不遍經故涉歷三國備齊陳周諸有法肆無有虛踐工難問善博尋調逸古今風徽遐邇自號爲三國論師機譎動人是所長也開皇十年迎入帝里敕住興善頻經寺任輯諧法衆治績著聲至十七年下敕補爲二十五衆第一摩訶衍匠故著十種大乘論一通二平三逆四順五接六挫七迷八夢九相卽十中道並據量經論大開軌轍亦初學之巧便也仍於總化寺敷通此論以攝學衆又著十地論兩卷窮討幽致散決積疑仁壽二年文帝下敕置塔諸州所司量遣大德多

非暮齒粲欲開闡佛種廣布皇風躬率同倫洪遵律師等粲預使任及將發京輦面別帝庭天子親授靈骨慰問優渥粲曰陛下屬當佛寄弘演聖蹤粲等仰會慈明不勝欣幸豈以朽老用辭朝望帝大悅曰法師等豈不以欲還鄉壤親事弘化宜令所司備禮各送本州粲因奉敕送舍利於汴州福廣寺初達公館異香滿院充塞如烟及將下塔還動香氣如前蓬勃又放青光映覆寶帳寺有舍利亦放青光與今送者光色相糺又現赤光當佛殿上可高五尺復現青赤雜光在寺門上三色交映良久乃沒粲具表聞仁壽年末又敕置塔於滑州修德寺初停館宇夜放黃光遍滿一室千人同見後放五色食頃方滅自爾求者輙現不可殫言及至塔寺夜別放光乃照一寺與晝無別有趙威德者患目積年蒙照平復當下塔日又放光明塔上空雲五色間錯或如賢聖仙人龍鳳林樹等像峙於雲內數萬士女嗟咏成音前後往使皆感靈瑞文帝歎重更加敬仰時李宗有道士褚揉者鄉本江表陳破入京既處元都道左之望探微辯析

妙擬三元學覈宗師情無推尚每講莊老粲必聽臨或以義求或以機責隨探聲相卽勢沉浮注辯若懸泉起轉如風卷故王公大人莫不解頤撫髀訝斯權變嘗下敕令探講老經公卿畢至惟沙門不許預坐粲聞之不忍其術乃率其門人十餘擕以行牀徑至館所防衞嚴設都無畏憚直入講會人不敢遮探序王將了都無命及粲因其不命抗言激刺詞若俳諧義實張詮既無以通講席因散尋僚以事聞上帝曰朕之福也得與之同時隋齊王暕見禮下筵欽茲歎咽常欲見其談說故致於法會有沙門吉藏者神辯飛元望重當世王每懷摧削將傾折之以大業五年於西京本第盛引論士三十餘人令藏登座咸承羣難時衆以爲榮會也皆參預焉粲爲論士英華命章標問義筵聽者謂藏無以酬及牒難接解謂粲無以嗣往還抗敘四十餘翻藏猶開析不滯王止之更令次座接難義聲纔卷粲又續前難勢更延累問還得二三十翻終於下座莫不齊爾時人異藏通贍坐制勁敵重粲繼接他詞慧發鋒挺從午至夕無何而退

王起執粲手而謝曰名不虛稱見之今日矣躬奉塵尾什物用顯其辯功焉而行攝專貞不貪華望及禪定鬱起名德待之道行既隆最初敕命粲以高位厚味沉累者多苦辭不就以大業九年卒於興善春秋八十有五弟子僧鸞僧鳳並以繼軌馳名鸞本姓王名爲大業八歲通禮十歲講傳於江都鳳有鸞俗之譽及投簪佛種經論有聞隋末返俗唐初出仕位至給事中鳳有別傳自光徽續

靖嵩

按續高僧傳靖嵩俗姓張涿郡固安人幼抱貞幹在物不羣迫以俗塵期之道務十五出家有同學靖融早達經論通該小大尤究雜心每以佛宗深要曲流委示嵩神氣俊越聰悟天機隨覽義門覆疎陶練重以心計不測返以問融融無以對也乃告曰卿稚齒未學徹悟若斯可往京鄴必成濟器及登冠受具南遊漳滏屬高齊之盛佛教中興都下大寺略計四千見住僧尼僅將八萬講席相距二百有餘在衆常聽出過一萬故寓內英傑咸歸厥邦有太學寺融智法

師大齊國統法上之神足也解貫衆師道光二藏學徒五百負衮摩肩常講涅槃及十地論嵩聞之乃投誠焉北面從範攻研數載隨聞覆述每擊奇致於卽學徒舉目相與推師又以行要肇基必先戒約乃詣雲暉二律師所博求明誨涉門二載薄鏡宗條唯有小乘未遑詳閱遂從道猷法誕二大論主面受成雜兩宗諮諏幽奧纂習餘烈數百僧徒各啓龍門人分鳳翼及嵩之位席上經五遍旁探婆沙迦延舍利弗等妙通文理屢動恆神便又博觀衆經師模論道勢傾八位詞號四飛獨步河山舟航三藏憑附叅請智光時傑齊瑯琊王深相器重弘扇風猷每於肇春廣延學侶大集鄴都特開法座奉嵩爲法主進厲學徒因而導悟成津彌逢凉燠傳芳接武響譽東河俄屬周武屏除釋門離潰遂與同學法貴靈偘等三百餘僧自北徂南達於江左陳宣帝遠挹德音承風迎引令侍中袁憲至京口城禮接登岸帝又使駙馬蔡凝宣勅云至人爲法以身許道法師等善明治亂歸寄有叙可謂懷道正士深可嘉之宜於都郭大寺安置

所司供給務令周洽仍令推薦義學長者卽弘像敎時建業僧正令嵩貴二人對弘小論神理流暢贍勇當時學侶相延數過五百晷漏分業茂績新奇有天竺三藏厥號親依齎攝舍二論遠化邊服初歸梁季終歷陳朝二十餘年通傳無地雖云譯布講授無聞唯嵩獨拔元心翫味茲典纔有講隙便詣沙門法泰諮決疑義數年之中精融二部自佛性中邊無相唯識異執等論四十餘部皆總其綱要部會區分隋高廓清百越文軌大同開皇十年敕僚庶等有樂出家者並聽時新度之僧乃有五十餘萬爰初沐化未曰知津嵩與靈偘等二百許僧聞機乘濟俱還江北行達餘方盛開講肆上柱國徐州總管乞符令和率其所部同延住前京兆王寺具狀聞奏有敕給額爲崇聖寺焉於是常轉法輪江淮通潤遂使化移河北相繼趨途望氣相奔俱諮攝論嵩學賁眞諦義實天親思逸言前韻高傳後大乘極旨於是乎通自此領匠九州垂章四海撰攝論疏六卷雜心疏五卷又撰九識三藏三聚戒二生死等元義並流於世爲時所宗

隋文封禪岱宗鑾駕齊魯關中義學因從過於徐州詣嵩法肆服膺受業由此門徒擁盛章疏大行隋煬昔鎭揚越立四道場教旨載馳嵩終謝遣及登紫極又敕徵名固辭乃止門人問其故答曰王城有限動止嚴難雖内道場不如物外沙門名爲解脫如何反以事業累乎吾曾遊兩都屢逢播蕩弊此勞役耳恆每清素自潔私立道場日加禮誦修諸淨業講導相續策衆六時精苦已來垂三十載然其叩頭手膝按地之所悉成軌跡狀若人模其景行徵明爲若此也自有論師多迷行旨而嵩奉遵法度初不墜淪常遇天雨澡罐在庭恐傷他性令淨人知卑方自從用同學諸士咸敬憚其知量焉加以性愛文藻時摛詩頌重復嘉尚林泉每登踐陟子史篆隸模楷於今世論劇談頗有承緒忽以大業十年遘疾卒於本寺春秋七十有八光祿大夫彭城道畱守順政公董純與部内道俗殯於神皐之原益州道基昔預末筵餐風飲德悼流魂之安放悲墳隧之荒侵爲之行狀廣於世矣

靜元（附明則）

按續高僧傳靜元姓趙氏天水人也識度淹弘清鑒懸遠七歲任郡學生勤閱三冬藝該六典皇隋肇運便業李張名預黃巾身同觀宇呼吸沆瀣吐納陰沉每思五千道德艮非造眞七誠超昇本爲浮詭乃捨其巾褐服此伽藍澄練一心專宗經部時年在息慈頻登法匠華夷欽仰緇素屬目受具已後聲勢轉高遂使化靡隴西扇榮河洛以秦涼荒要佛法澆移將欲結其頹綱布此遺僧具列正法要務奏上文皇蒙敕允述綸言獎拔登下河右頒條依用元德太子籍甚芳猷翹想欽揖爰降令旨遠名京華元遂恭承嘉惠來翔帝宇有令於大典善道場盛弘法會飛軒鳴玉杖錫挈瓶總萃觀風德音通被縱遠論體舒散疑蹤能使難者由門解宣盡力時粲法師居坐謂曰自河涼義侶則道朗擅其名沿歷至今爾其接軫代不可削斯人在斯由此顯譽京師綽然高步會高祖昇遐鬱輿禪定遂應詔住焉常轉梵輪弘匠非少大業七年正月二十九日無疾而化春秋四十有三初元

生平言論慈悲爲主每許遺骸棄之林野有天水同侶沙門慧嚴追想昔言迻屍山麓肌肉已盡便鳩聚遺身構茲塼塔於終南龍池寺之西岑樹銘塔所用旌厥德沙門明則爲文則本冀人通元儒有才慧訥言敏行尤所承統文藻雖馳時未之賞乃制覺觀寺碑物亦不悟僕射楊素見而奇之由斯一顧方高聲問奏住仁壽宮三善寺東都譯經又名入館專知綴緝隋末卒於所住有集行世薛道衡每曰則公之文屢發新彩英英獨照其爲時賢所尚也如此矣

智潤

按續高僧傳智潤不詳姓氏襄陽人也無師獨悟自然厭世周章邑野借訪出道承鄴下盛宗佛法十統鬱興令譽滂流洋溢天壤潤不勝其喜踊躍不安年始二十便趨遠詣會遵統開弘十地即從服業經未越序頻參覆論河北夙少望塵許焉晚學華嚴涅槃咸增榮顯又聽光統四分領受文言兼習小論具辯通塞時號博贍抄有加之又聞江表大弘三論既是本願不遠而歸正值長干辯公當塗首唱預從聽受

一悟欣然文義重深遂多時載後還漢陰鎮常講導化行江漢善生道俗大業初建延住慧日該富之量更溢由來會征遼左求功嶽瀆敕潤岷蜀祭禱江神還至西京因疾而化卒於禪定寺時年七十有五卽大業十年也

智聚

按續高僧傳智聚姓朱氏住蘇州虎丘東山寺神氣清遠彰於襁褓深厭籠樊樂希寥廓初投虎丘引法師引道藝之重羽儀當世聚分陰無怠請益深旨有同郡顧希憑會稽謝峻岳義府經肆東南之美並欽高德同揖清風由是儒釋通弘眞俗具舉宮牆重仞允得其門纔踰弱冠便弘講說莊嚴嚼師新實一宗鷹揚萬代遂服膺諮質百舍非遠斐發既精疑滯咸析汝南周弘正博通內外鑒賞人倫常歎嘉之以爲釋門之瑚璉也陳鄱陽王伯山新安王伯周新蔡王叔齊並降貴慕道延請敷說至德二年奉敕於太極殿講金光明太子親臨法席具僚咸在故能瀉此懸河振斯木鐸亹亹奇韻超超入神或有捷徑小道互

持邪論莫不廻車杜口改心易業人主歎賞稱善久之至德三年丁外憂泣血銜哀殆將毀滅因此言歸舊里止於東山精舍善說不休法輪常轉開皇十一年爰降敕書慇懃勞問法師棲身淨土援志法門普爲衆生宣揚正教勤修功德率勵法徒專心講誦曠濟羣品欽承德業甚以嘉之尚書令楚公素左僕射邳公威並躬到道場接足頂禮咸捨淨財資莊形命十二年敕置僧官道俗稽請居平等之任聚以服道斯人直心應物和合之衆淸風穆如也時郡將宗成劉公夙仰高名常欽盛德及剖符臨鎭請爲菩薩戒師齊王暕以帝子之貴作牧淮海乃降敎書至山延請乃固辭以疾事不獲從引藉平臺深加敬禮頻遣使人請弘大敎惟聚志違人世心逸江湖詞翰懇惻固求東返王亦弘以塵外得遂宿心資給所須將送甚重於是接淅晨征還居山寺現疾浹旬而神用無爽以大業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終於本住容貌若存頂暖身柔皆如平日聞諸前記乃感果之徵也春秋七十有二即以其年十二月窆於山之南嶺惟聚

託性夷遠矜情閒澹等懷遇物弘量居心楚越拘情得喪兼遣方寸之地悠然罕測美風姿善談笑流連賞悟見者忘返加以樂說忘疲總持無失講大品涅槃法華等各二十遍單經適務者罕得記焉又居身清儉不在飾玩衣鉢之外隨用檀捨方丈之內虛空蕭然几榻之間文疏而已故能道盛一時名重當世其所造丈八盧舍那無量壽荆州瑞像於寺供養幷起澗西佛殿二所迴廊週遍具備莊嚴弟子道恭猶子道順德惟上首業盛傳燈咸樹高碑用旌景行秘書虞世南爲文

慧曠

按續高僧傳慧曠俗姓曹氏譙國人也其後別派今爲襄陽人焉祖亮宗梁給事黃門侍郎衞尉卿父藹直閣將軍曠秀氣標於弱歲天然孝敬率性高廉十二出家事江陵寶光寺澄法師祇勤儀訓肅奉帷筵發明幽旨頗超羣輩後辭明帝渚宮問道王圻居律行寺聽彭城講元關斯闢大義已通將事隨方轉相弘敎乃與宗愷准韻諸師俱値眞諦受攝大乘唯識

等論金鼓光明等經俄而眞諦涅槃法朋彫徙乃共同學僧宗俱栖匡岫分時敷說法化彌隆州宰鄱陽長沙二王俱敦師資之敬後於湘郢二州累載弘道雖親覺久忘而地恩待報以陳至德元年言旋舊邑卽隋開皇之三年也於遍覺道場傳經引化曠旣律行嚴精義門綜博道俗具瞻綱維是寄統掌八載後又奉敕移居興國寺任攸委絲綸再降香蘇屢錫秦孝王帝子之尊建旆襄沔聞風佇德親奉歸戒煬帝纂曆當符尊賢味道爰降王人延居輦轂道次江陽辭疾不見蒙敕丹陽棲霞山寺以事治養又素協性松筠輔神泉石賞狎旣幷纏痾用弭於栖霞法堂更敷大論新聞舊學各譚勝解且歸善禪房本栖元精舍竟陵文宣之餘迹禪師慧曉之遺風鏡潭月樹之奇雲閣山堂之妙曾事遊處遂有終焉之志後攜子弟徙而憩之崖谷泯人世之心煙霞賞高蹈之域其有懷眞慕義者復萃於斯矣以大業九年五月十六日終於寺房春秋八十頂煖淹時手屈二指斯又上生得道之符也以其月二十日窆於寺之西山弟子

等樹碑紀德常州沙門法宣爲文

智琳

按續高僧傳智琳姓閭丘氏高平防舉人也祖儼開居傲世考曇珍梁國常侍琳弱齡淑聞彰於鄉黨處士卞詮擅名當世年在幼學服膺請業禮易莊老悉窮幽致詮嘉其早慧命曰希世神童也逮於年壯超然離俗即事仁孝寺沙門法敦遵就養之儀稟息慈之戒蔬餐苦節篤志熏修法華維摩受持成誦屬以敦公告逝戒品未圓乃高步上京更崇師轍依止東安寺大僧正晅法師既其力生有奉尸羅乃具爰稟成論兼習毗尼既洽聞持將弘傳授瞻言鄉縣思報地恩以陳太建十年旋於舊里南徐州刺史蕭摩訶深加禮異爰請敷說於是鬱居宗匠盛轉法輪受業求聞寔繁有衆至十一年下敕爲曲阿僧正至德二年敕補徐州僧都稱道攸歸諒由德舉開皇十六年潤州刺史李海游屈爲斷事綱維是寄允當僉屬所居仁孝寺者梁故征西諮議郯僧紹捨宅所造殿堂肇構亂離湮及琳乃嗣興梓匠爰加藻飾輪奐弘敞

實有力焉前後造中人像五軀夾紵像一軀神儀顯曜相好嚴挺又於育王山頂造五層磚塔擬夫八萬同時一期高妙講大品法華淨名金鼓各有其遍所度弟子千有餘人常想趣道津要莫尚禪那以招隱伽藍俗外塵表山房閒寂茂林幽邃終焉之所有志棲焉迴以緣礙弗之果也然其溫嚴自持誨引無法財玩靡積隨行給濟威容感物信爲道明英傑矣以大業九年五月六日跏趺合掌終於仁孝之東房春秋七十先是五月初有清信士劉正勤請講彌勒琳喻以無常初未之許至是果終信哉知命及將大漸誡諸弟子尸陀林者常所願言吾謝世後無違此志沙門智鏗等謹遵遺言以其月十一日遷於育王之山時屬流金林多鷙獸始乎仲夏暨是杪秋膚體儼然曾無損異道俗嗟賞歎未曾有又以其年閏九月八日於招隱東山式構方墳言遵卜兆全身舍利即窆山龕方俗並臻同門畢至涕泣撫心盈山響谷乃樹碑於寺之門右其文江陽介士蔡環所製

淨願

按續高僧傳淨願未詳其氏代州人也三十出家博聞强記推覈經論夙有成規遠爲諸學之所先仰創進大戒專師律部既越立年彌隆盛業以日達曙翹精固習覲採五遍便就講說初以其壯年入道人多輕侮試聽其談說矚其文理淸洞開散片無擁滯各投心位席莫不致敬願連講四分接承十遍又聽十地華嚴及諸小論末師准攝論綱紐章句並通了談對課以篤形有纘注聖言依解製節廣流章疏晚入京輔採略未聞雖經懷抱無一新術時未測其遍照也住於寶刹寺中潛其容藝後因法集願欲矜其名采次當竪義意存五陰便登座而立衆以其非倫皆寂無言論良久緘默願俯視衆曰竪義已久如何不有問乎衆曰竪何等義乃邀問耶願曰名相久矣衆自不知諸德坐席口傳余則色心俱立便安然處座氣勇如雲自述曰計未勞止此且修人事耳時以爲矯異露潔也及難擊往還對答雲雨皆先定其番數後隨數盡言開塞任於當時邪正由其通滯或重疑積難由來不決者而能詮達其理釋然新暢於郎預

是聽慧歸蹤者多遂移就寶昌四序恆接草堂土墉以此敷弘正時攝論晚夜雜心或統解涅槃或判銷四分無擇餘暇軌範後賢凡所開言並乖舊解制疏出後更不重看臨講呼喚皆衷規矩其洽聞不忘世罕加焉至如舍利毗曇文旨重隱讀者猶難況遍其義願執卷披文泠然洞盡乃造疏十卷文極該贍會文帝造塔敕遣送舍利於潭州之麓山寺初至州治度湘西岸將及山所忽有奇鳥數萬爲羣五色相翻飛浮水上行次向船似如迎引及至舍利還飛向前往還迅速衆莫不怪及登岸上鳥便行望相從飛空同至塔所識者以爲山神眷屬之變像故也願以瑞聞帝大嗟賞而敎授爲務六時禮悔初儀不怠敬愼法律如聞奉用自見法匠多略戒宗並由虧信而重所學故也今願兼而美之獨覺澆世可謂明人護戒於是乎得矣京邑擅名初皆欽羨及見其談講經術並憲章先達改正文議封言者衆不勝品藻皆滯其恆習聽者不滿十人又以言令卓絕非造心者所覬故不爲曉進所入及大業初歲辯相法師追入慧日

見徒一百並識知津皆委於願自此如常開悟衆倍前聞更相擊贊令響彌遠四方因造日就義筵皆聞所未聞欣至難義至於分暢深伏標舉綱門坐者不覺離席膝前皆美其義彩之英拔也相仍一歲奄就無常春秋六十有餘卽大業五年五月也然願有博見之長而寡於福業驗乎從學屯盛便喪豈不然耶旣而舍利毗曇竟未披講疏又失落後代絕通又可悲之深矣

智凝 附靈覺　道卓

按續高僧傳智凝不詳姓族豫州人年小出家積傳師習經目不忘並貫懷抱所誦衆經數十萬言須臾便引誦未嘗溫故及進具後日聲清望羣宗邃指恐無後成凝聞之歎曰俗尚朝聞不懷夕死出世道要何累厚生遂往彭城嵩公仰諮攝論幽神外動正義斯臨心若舊聞再無重請初筵纔訖第二勝相顧諸徒曰攝論綱旨都可見矣餘文無暇更聽便欲制疏往辭於嵩嵩曰後生標領爾並驅耶恨功未後通恐乖僻耳凝曰蒙法師開明大照舉例可知失在支許

故無所慮便拜首別焉時以爲誇誕未之欣尚也及著疏既了剖決詞宗依而講解聲望轉盛後赴京輦居於辯才引衆常講亟傳徽緒隋文法盛慶興殿會名達之僧多叅勝集唯凝一人領徒弘法至於世利會不顧眄所以學侶成德實異同倫後住禪定猶宗舊習大業年中卒於住寺春秋四十有八初凝傳法關東無心京講有明及法師者攝論嘉名宗績相師凝當其緒年事衰頓仍令學士延凝既達相見一無餘迷但問云黎耶識滅不凝曰滅矣及乃勇身起坐撫掌大慶不久而卒凝因承及緒故學者不移其宗兼行潔清嚴風霜不變六時自課福智無歇故辯才一寺躬事修營汲灌樹植平坦僧院初無有闕長打將了便就元席說法既竟還依福事章疏之務手不執文隨時抑寂對至鐘鼓或一宿施會賚及百千或一時外食䞋兼金帛皆會無別念志存授法故所在傳嗣矣有道士靈覺道卓並蜀土名僧依承慧解擅迹京室晚還益部弘贊厥宗故岷絡攝論由之而長矣

法彥

按續高僧傳法彥姓張寓居洛州早歲出家志隆大法而聰明振響冠達儕倫雖三藏並通偏以大論馳美遊涉法會莫敢抗言故齊周及隋京國通懼皆畏其神爽英拔也故得彥所造言賓主兼善使夫妙義精致出言傳旨齊公高穎訪道遐方知彥聲績乃迎至京邑雖復智亮冒於當時而謙素形於聲色所以新故挾情有增陵勃者彥奉而敬之不以年齒相顧由是識者彌愛而珍重焉有法侃法師本住江表被名入關彼方大德淵法師者正法高傑義學所推語侃曰天地雖廣識達者稀晚學之秀法彥一人可與論理餘則云云從他取悟耳及侃至京相見方知淵之遠鑒也開皇十六年下敕以彥爲大論衆主住眞寂寺鎮長引化仁壽造塔復名送舍利於汝州四年又敕送於沂州善應寺彥傳業眞寂道俗承音左僕射高穎奉以戒法合門取信於今不傾以大業三年卒於所住春秋六十餘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一五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四十五卷目錄

僧部列傳二十一

隋六

法總　僧曇（附慧重）
靈璨　法瓚
寶儒　慧最
僧朗　慧暢（附僧溫）
志念　智炬（附慧感　慧賾）

慧海　辯義

明舜（附慧相）　智梵

彭淵　道宗

普曠　保恭

法侃（附道撫）　吉藏（附慧遠）

神異典第一百四十五卷

僧部列傳二十一

隋六

法總

按續高僧傳法總姓段氏幷州太原人也少誦涅槃旣通全部志在文言未遑聽涉十餘年中初不替廢後聽元義便卽傳講前後二紀領悟非一而寬厚遜仰爲物歸投開皇年中敕召爲涅槃衆主居於海覺聚結四方常敷至理無捨炎燠仁壽初敕送舍利於

隋州之智門寺掘基三尺獲神龜一枚色黃且綠狀如彩繡頭有八字云上大王八萬七千年腹下有王與二字馳步往來都無所食及舍利所由令人治道於隋侯橋側又雨甘露狀如雨香甜濃潤衆共飲之總表聞帝敬謁靈祥愜以此龜置於御座與臣下觀之帝遊北苑放之清池雖沉泳少時還出遶池循逐帝躬前後非一及四年春又敕送舍利於遼州下生寺放光分粒其相極多石函變爲錦文及童子之像函之北面現於雙樹下有臥佛又於函南現金剛捉杵擬山之像又於函東現二佛俱立幷一麒麟又於函西現一菩薩幷一神尼曲身合掌向於菩薩更有諸像略不述之又放大光撩亂而起動眩人目從暝達曉諸燈雖滅而光續照不異日月之明爾夕陰雨佛堂鴟吻放於黃光飛移東南三百餘步外人謂火走赴知非尋光所發乃從堂中舍利處出衆皆通見大發道心八日將下五色雲蓋覆於塔上又感奇鳥素身烏尾赤觜口銜片雲狀如華蓋亦現塔上斯瑞之感五萬餘人一時同見及塡下訖雲鳥皆滅四月

九日基上放光分爲五道直西而去色如彩畵數白里引之見者非一總躬臨此瑞喜發內心具圖上聞敕封祕閣後因故業講誦不疲大業年中卒於海覺春秋七十矣門人行等元會嗣續擅名見於別傳

僧曇（附慧重）

按續高僧傳僧曇姓張氏住洛州少小出家通諸經論慨佛法未具發憤求之以高齊之季結友西行前達葱山會諸梗澀路旣不通乃旋京輦梵言音字並通詁訓開皇十年敕詔翻譯住大興善後敕送舍利於蒲州之栖巖寺卽古雲居寺也山曰中朝西臨河涘世稱形勝莫尚於斯初送達州治而栖巖佛殿內有鐘鼓之音響震一寺迫而就檢一無所見靈輿至寺是夜於浮圖上放大光明流照堂內通朗無翳如是前後頻放神光或似香爐乘空而上或飛紫燄如花如葉乍散乍聚或如佛像光趺宛具或如虹氣環遶塔帳累日連宵昱耀難准又州治仁壽寺僧夜望栖巖光如樓闕照於山谷又去山寺八十里住者見光如火皆謂野火燒寺及來尋覓乃知靈相其祥瑞

之感如此也至仁壽末年又敕於殷州智度寺置塔初至州治見佛像垂手正坐在於瓶內迄至入函常不變異又地生羅紋屋上見靑蓮華及菩薩像大衆同覩又見龍盤蛇屈之象井大人足跡及牛馬鳥獸等跡又置塔處有小蛇二枚停住不去因卽構基入地四尺飛泉上涌癘疫已下六根壞人服者通損旣值斯緣乃移北置以避於泉故二蛇之住深有由矣曇以傳譯之美繼業終寺卽大業初年矣時有慧重沙門姓郭雍州人練道少年綜尋內外志力方梗不憚威侮攝論十地戶牖由開敕請造塔於泰州岱嶽寺初停公館舍利金瓶自然開現放光流外道俗咸覩送至寺塔將入石函又放光明晃耀人目嶽表白氣三道下流直向塔基良久乃歇又嶽神廟戶由來封閉舍利至止三度自開識者以神來敬禮故耳後不委其終

靈璨

按續高僧傳靈璨懷州人遠公之門人也稟性純直寬柔著稱遊學相鄴研藴正理深明十地涅槃備經

講授隨遠入關十數之一也住大興善後爲遠公去世衆侶無依開皇十七年下敕補爲衆主於淨影寺傳揚故業積經年稔仁壽興塔降敕令送舍利於懷州之長壽寺初建塔將下感一雄雉集於函上載飛載止會無驚懼與受三歸便近人馴遶似如聽受廻頭鼓舞欣躍自娛覆勘其形實非雉也身具五彩羽毛希世以狀奏聞勅勘瑞圖云彩鸞也璨令寺僧執之放於北山飛鳥羣迎鳴唳而去又感異跡三十餘步直來塔所不見還蹤及四月八日將入石函又放光明旋環隱沒道俗崩湧無不發心仁壽末年又敕送於澤州古賢谷景淨寺起塔卽遠公之生地也初至州治半月之間十八種相前後迭起或如星光遶旋或如丹氣碧雲紫霞白霧羅布上空照燭城郭及映闤闠數萬道俗同時一見送至基所光如列宿大小交錯數亦無量更有諸相具如別傳璨後住大禪定如舊所傳武德之初卒於本寺春秋七十矣

法瓚

按續高僧傳法瓚齊州人也安心寂定樂居巖穴頭

陀苦行是所經懷隱於泰嶽之阜開蒙訓接善知方便兼以達解諦義時揚清論致有覆喪坐無輟講待移之誚與世瓚初聞之深自赧怍曰問非切並不欲困人謂言彼解何言致斃因遂杜口不事言論閉謁尋閑披翫而已開皇十四年文帝省方招訪明德人有述其清曠者乃下敕延之與帝同歸達於京邑住勝光寺肅肅禪侶擁篲門庭以身範世復見斯日仁壽置塔敕令送舍利於齊州泰山神通寺初至寺即放圓光乍赤乍白時沉時舉或如流星人衆同見井水湧溢酌而用之下後還復又感羣鹿自然至塔雖鼓吹衆鬧馴附無恐又感鵝一雙從四月三日終於八日恆來羣前立聽梵讚恰至埋訖迹絕不來斯之感致罕聞於古瓚具以聞後導以禪定時揚法化言無嚴切而密附懷抱遂終於所住

寶儒

按續高僧傳寶儒幽州人也童子出家遊博諸講居無常准惟道是務後至鄴下依止遠公十地微言頗知綱領值周喪法寶南歸有陳達命清通亟振名譽

自隋氏戡定文軌大同便歸洛汭還師於遠聽大涅槃首尾三載通鏡其旨卽蒙覆述遠自處坐印可其言慕義相從還居淨影慧心更舉遐計前英立破之間深鑒彌密仁壽建塔鄧州乃勑令住寺名大興國也帝昔龍潛所基旣至求石訪無美者乃取寺內璞石鐫斲爲函石本麤惡磨飾將了乃變成瑪瑙細膩異倫復有隷字三枚云正國得也形設正直巧類神工名筆之人未可加點又見種種林木麟鳳等像儒與官人圖以表奏返寺之後閉門脩業時因食次方見其面不久卒於本寺

慧最

按續高僧傳慧最瀛州人也初聽涅槃遊學鄴下因聞卽講曾未經遍而言議綸綜綽爾舒閑故爲同席諸賢之所歎仰周滅齊日南奔江表復習慧門頗通餘論且自北僧在陳多乖時俗惟最機權內動不墜風流多爲南方周旋膠漆隋室肇興中原安泰便觀化輦掖參聽異聞後住光明時傳雅導而好居靜退非賢不友神志宏標氣調高遠不妄受辱必淸瑕累

其立志也如此仁壽年中敕遣送舍利於荆州大興國寺龍潛道場昔者隋高作相因過此寺遇一沙門深相結納當時器重不測其言及龍飛之後追憶舊旨下詔徵之其身已逝敕乃營其住寺雕其舊房故有興國龍潛之美號也並出自綸言帝之別意又道場前面步廊自崩僧欲治護控引未就及舍利既至將安塔基巡行顯敞惟斯壞處商度廣狹恰衷塔形有識者云豫毀其廊用待安塔及四月八日舍利院內忽然霧起齋後便歇日光朗照有雲如蓋正處塔空仍下細雨不濕餘處又感梟鶴衆鳥塔上飛旋又見雲間紫色狀如花炬又雨天花如雪紛紛而下竟不至地後又送舍利於古州發蒙寺掘深八尺獲豫章板一條古塼六枚銀瓶二口得舍利一枚浮水順轉又得一寶體含九彩人不識之具以聞奏寺有瑞像宋大明五年寺僧法均夢見金容希世梵音清遠因行達於三曲江見像深潭光浮水上與太守周湛等接出計有千斤而輕同數兩身長六尺四寸金銅所成後長沙郡送光趺達都文帝敕遣還安像所宛

然符合總高九尺餘佛衣緣下有梵書十餘字人初不識後有西方僧讀云此迦維羅衛國育王第四女之所造也忽爾失去乃在此耶梁天監末屢放光明照於一室武帝將請入京因事遂止大同七年佛身流汗其年劉敬宣爲賊燒郡及寺並盡惟佛堂不及至於十年像又遍汗湘東王乃迎至江陵祈福放光十二年還返發像至寺放光三日乃止陳天嘉六年更加莊飾故世傳其靈異處處模寫坺躬事頂禮圖於光明而骨氣雄幹誠爲調御之相今時所輕略故也後卒於住寺

僧朗

按續高僧傳僧朗恆州人少而出俗希崇正化附從聽衆尋繹大論及以雜心談唱相接歸學同市入關住空觀寺復揚講席隨方利安而仁恕在懷言笑溫雅有在其席無悶神心宏博見知衆所推尚時有異問素非所覽者便合掌答云僧朗學所未通解惟止此故英聲大德咸美其識分不敢蔑其高行也仁壽置塔下敕令送舍利於番州今所謂廣州靈鷲山果

實寺寶塔是也初至州治巡行處所至果實寺便可安之寺西對水枕山荒榛之下掘深六尺獲石函三枚二函之內各有銅函盛二銀像并二銀仙其一函內有金銀瓶大小相盛中無舍利銘云宋元徽元年建塔又寺中舊碑云宋永初元年天竺沙門僧律嘗行此處聞鐘磬聲天花滿山因建伽藍其後有梵僧求那跋摩來居此寺曰此山將來必逢菩薩聖主大弘寶塔遂同銘之今朗規度山勢惟此堪置暗合昔言諒非徒作事了還京住禪定寺講習爲務大業末年終於所住春秋七十有餘矣

慧暢（附僧溫）

按續高僧傳慧暢姓許氏萊州人也偏學雜心志存名實拘滯疆界局約文義初不信大乘以言無宗當事同虛誕也後聞遠公播迹洛陽學聲遐討門人山峙時號通明暢乃疑焉試往尋造覩其神略乃見談述高邃冒罔天地返顧小道狀等游塵便折挫形神伏聽三載達解涅槃慨其晚悟又至京邑仍住淨影陶思前經師任成業仁壽置塔勅送舍利於牟州拒

神山寺帝爲山出黃銀別勅以塔鎮之用酬恩惠山在州東五里昔始皇取石爲橋此山拒而不去因遂名焉山南四里有黃銀穴塔基之處名溫公埠傳云昔高齊初有沙門僧溫行年七十道行難測遊化爲任會受梁高供養二十二年後辭北還行住此埠創立寺宇因山爲號而虎狼鳥獸遶寺鳴吼似若怖溫溫出戶語曰汝是畜生十惡所感吾是人道十善所招罪福天懸何勞干我汝宜速去旣聞及斯於是鳥獸永絕此山而溫身長七尺威儀懍人眉長尺餘垂蔽其面欲有所覩以手褰之故至於今雖有寺號而俗猶呼爲溫公埠焉暢安處事了返還京寺綜習前業終世不出言問慶弔亦所不行預知其亡淸浴其體端坐待卒至期奄逝春秋七十有餘矣

志念

按續高僧傳志念俗姓陳氏冀州信都人其先頴川實蕃之後裔也因官而居河朔焉念氷淸表志嶽峙登神俊朗絕倫觀方在慮爰至受具問道鄴都有道長法師精通智論爲學者之宗乃荷箱從聽經於數

載便與當席擅名所謂誕札休繼等一期俊列連衡齊德意謂解非滿抱終於蓋棺乃游諸講肆備探冲奧務盡幽賾又詣道寵法師學十地論聽始知終聞同先覽西秦有高昌國慧嵩法師統解小乘世號毗曇孔子學匡天下衆侶塵隨沙門道猷智洪晃覺散魏等並稱席中杞梓慧苑琳琨念顧聘從之成名猷上皆博通元極堪爲物依乃旋踵本鄉將弘法澤時刺史任城王彥帝之介弟情附虛宗旣屬念還爲張法會與僧瓊法師對揚道化盛啓本情雙演二論前開智度後發雜心岠對劾鋒無非爽律時州都沙門法繼者兩河俊士燕魏高僧居坐謂念曰觀弟功行慧悟超邁若斯必大教由興名垂不朽也於卽頻弘二論一十餘年學觀霞開談林霧結齊運移曆周毀釋經遂乃逃迸海隅同塵素服重尋小論亟動天機疑慮廓消訏聆明運値隋國創興佛日還復敕訪之始卽預出家而包蘊迦延未遑敷述至開皇四年謂弟沙門志湛曰吾躬冠小乘自揣與羅漢齊鑣也但時未至故且斂翮耳湛夙餐法味欣其告及以事達

明彥法師彥成實元緒素襲念名與門人洪該等三百餘人躬事邀延闡開心論遂騁垂天之翼引蓋世之功俯仰應機披圖廣論名味之聚緣重之識卷舒夐古之下立廢終窮之前大義千有餘條並爲軌導至如迦延本經傳謬來久業揵度中脫落四紙諸師講解會無異尋念推測上下懸續其文理會詞聯皆符前作初未之悟也後江左傳本取勘遺蹤校念所在片無增減時爲不測之人焉撰迦延雜心論疏及廣鈔各九卷盛行於世受學者數百人如汲郡洪該趙郡法懿漳濱懷正襄國道深魏郡慧休河間圓粲浚儀善住汝南慧凝高城道照洛壽明儒海岱圓常上谷慧藏並蘭菊齊芳踵武傳業關河濟洽二十餘年隋漢王諒作鎮晉陽班條衛冀搜選名德預有弘宣念與門學四百餘人奉禮西幷將承王供諒乃於宮城之內更築子城安置露塔別造精舍名爲內城寺引念居之今之開義寺是也勞問殷至特加尤禮又令上開府諮議參軍王頗宣教云寡人備是帝子民父莅政此藩名請法師等遠來降趾道不虛運必

藉人弘正欲闡揚佛教使慧日清朗兆庶蒙賴法之力也宜銓舉業長者可於大興國寺宣揚正法當即大衆還推念焉既頂經綸即弘敷訓先舉大論未演小乘辯注若飛流聲暢如天鼓三乘並騖四部塡煙其知名者則慧達法景法楞十力圓經法達智起僧鸞僧藏靜觀寶超神素道傑等五百餘人並九土揚名五乘馳德精窮內外御化一方消鄙悋於筵中斷封疑於理際仁壽二年獻后背世有詔追王入輔王乃集僧曰今須法師一人神解高第者可共寡人入朝擬抗論京華傳風道俗衆皆相顧未之有對王曰如今所觀念法師堪臨此選遂與同行既達京師禪林創講王自爲檀越經營法事念登座震吼四答氷消清論徐轉羣疑潛遣由是門人慕義千計盈堂遂使義窟經笥九衢同軌百有餘日盛啓未聞王又與念同還并部晉陽學衆竚想來儀王又出敎令於寶基寺開授方面千里法座輟音執卷承旨相趨階位會隋高晏駕中外相疑漢王列境舉兵鯨鯢海陸念乘釁還里與沙門明空等講宣二論紹業滄溟望風

總集大業之始載蕩妖氛招引義學光諸慧日屢詔往徵頻辭不赴以大業四年卒於滄土時年七十有四渤海太守金紫光祿大夫歷陽公宋元亮及諸緇素若喪厥親爲之建塔益州福成寺道基法師慧解通微祖習有所乃爲之行狀援引今古文質存焉

智炬（附 慧感 慧賾）

按續高僧傳智炬姓吳氏吳郡人性矜莊善機會美容貌雅爲衆表又善草隸偏愛文章每值名賓輒屬興綴彩鋪詞横錦勇思霏霜而儀軌憲司未沿流俗初聽興皇朗公講討窮深致學冠時雄而神氣高標在物峰出威儀庠序容止端隆雖寢處虛閑立操無改有人私覘兩月徒行空野攝衣無見抄反欣其謹慎故重叙之講四論大品洞開幽府鏡識宗歸披釋金陵望風頓帙吐納機辯適對當時弘匠浙東砥礪前學致使禹穴西鶩成器極繁末於故都建初寺又講三論常聽百人蔣州刺史武山公郭演隋之良宰創莅南藩奉徽諮謁降情歸禁隋煬往鎮揚越採拔英靈炬既譽洽東甌名流西楚徵君慧日處以異倫

而執志出羣言成世則欲使道張帝里學潤秦川開皇十九年更移關壤敕住京都之日嚴寺供由晉國敎問隆繁置以華房朋以明德一期俊傑並是四海搜揚規矩特立淸秀不偶羣侶覃思幽尋無微不討外辭以疾內實傍通業競六時研精九部纔有昏昧覽興賦詩時暫閱餘便觀統略製中論疏止解偈文責自所消鄙而輕削每講談叙淸擢宗致雅涉曇影之風義窟文鋒頗懷洪偃之量時有同師沙門吉藏者學本典皇威名相架文藻橫逸炬實過之所以每講序王皆製新序詞各不同京華德望餐附味道者殷矣而性罕外狎課力逞詞自非衆集未曾瞻覿以大業二年正月卒於寺房春秋七十有二葬京郊之南門人慧感慧賾親承嘉誨詢處有歸後於江之左右所在通化各領門侶衆出百人傳嗣宗勣不爽遺緒

慧海

按續高僧傳慧海姓張氏河東虞鄉人久積熒熏早成慧力年在童齓德類老成所以涉獵儒門歷覽元

肆雖未窮其章句略以得其指歸乃曰可以栖心養志者其惟佛法乎至十四遂落髮染衣爲沙門大昭元統曇延法師弟子也流心宗匠觀化羣師十八便講涅槃至於五行十德二淨三點文旨洞曉詞彩豐贍既受具戒轉厭囂煩屏迹山林專崇禪業居於弘農之伏讀山會周武肆勃仁祠廢毀乃竄身避難奔齊入陳戒品無虧法衣不捨又採聽攝論研窮至趣大隋御宇方踐京邑帝姊城安長公主有知人之鑒欽其德望爲立伽藍遂受以居之今之靜法寺是也課業四部三學兼弘門徒濟濟於今傳美末愛重定行不好講說緘默自修惟道是務而無恃聲望不言加飾直心道場於斯人矣仁壽已前文帝頻頒璽書分布舍利每感異祥恆有延譽之美故感應傳云初海造塔於定州恆嶽寺塔基之左有瀅名曰龍淵其水不流深湛懸岸及將安置即揚濤沸湧激注逼於川陸父老傳云此水流竭不定但有善事相投必即泄流奔注其徵感如此類也後又送舍利於熊州十善寺有人攣躄及痼疾者積數十年聞舍利初到輿

來禮懺心既殷至忽便差損輕健而歸久值亢旱飛塵天塞又感甘澤地如油塗日朗空清來蘇數萬大業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卒於本寺春秋五十有七初病極命諸徒曰吾聞上棟下宇生民之齷齪外槨內棺世界之縈羈既累形骸於桎梏亦礙生世於大患豈揖禮義於囂塵卜宅葬於煩飾者也宜宗焚葬用嗣先塵貽諸有類矣弟子欽崇德範收骨而建塔於終南之峰即至相之前嶺也刻石立銘樹於塔所自海之立寺情務護持勤攝僧倫延迎賓客凶年亟及振名京邑云爾

辯義

按續高僧傳辯義姓馬氏貝州清河人也少出家沉靜寡世事志懷恢厚善與人交久而篤敬言無勃怒滔然遠量初歸依猷論師學雜心貫通文義年始登冠便就講說據法傳導疑難縱橫隨問分析曾無遺緒有沙門曇散者解超邃古名重當時聞義開論即來讎擬往返十番更無後詞義曰理勢未窮何不盡論散曰余之難人問不過十卿今答勢不盡知復何

陳卽鶩譽兩河甫爲稱首屬齊曆云季周喪道津乃南達建業傳弘小論屢移聲價更隆中土隋煬搜選名德令住日嚴以義學功顯著遂之關輔諮議決疑日不虛席京師俊德曇恭道撫及隤淨等皆執文諮議窮其深隱並未盡其懷也後以世會明時寺多高達一處五講常係法輪義皆周歷觀詳折中弘理而晦景消聲不咎前失必應機墜緒者並從容辭讓無何而退不欲顯黜於前故英雄敬其卑牧傳芳又甚於昔仁壽二年隋漢王諒遠迎志念法師來萃京室王欲衒其智術也乃於禪林寺創建法集致使三輔高哲咸廢講而同師焉義厠其筵肆聆其雅致乃以情之所滯封而問之前後三日皆杜詞莫對念處坐命曰向所問者乃同疑焉請在下座返詢其志義潛隱容德世罕共宗及見慧發不期合京竦神傳聽其爲顯晦皆此類也煬帝昔位春宮獻后崩背名日嚴大德四十餘人皆四海宗師一時翹楚及義對揚元理允塞天心沙門道嶽命宗俱舍既無師受投解莫從凡有疑議皆齎而取決嶽每歎曰余之廣揚對

法非義孰振其綱哉故洽聞之美見稱英達時有沙門智炬吉藏慧乘等三十餘人並煬帝所欽日嚴同止請義開演雜心顧惟不競卽就元席旣對前達不事附文提舉綱紐標會幽體談述元極不覺時延其爲時賢所重如此以大業二年遘疾卒於住寺春秋六十有六葬京郊之南東宮舍人鄭頲爲之碑頌初義仁壽二年奉敕送舍利於本州寶融寺旣達州治忽放光明寺僧智耀先有舍利九分將入道場數之加得十二分又放光明隨人緣念色相不同青紅紫白同時異見或佛像僧形重沓而出前後放光日流數度將入塔夕復於基上氣發黃紫去地四尺塡平後夜又放大光上屬星漢下遍城邑合境頂戴欣其嘉瑞四年春末又奉敕廬州獨山梁靜寺起塔初與官人案行置地行至此山忽有大鹿從山走下來迎於義騰踊往還都無所畏處旣高敞而恨水少僧衆汲難本有一泉乃是僧粲禪師燒香求水因卽奔注至粲亾後泉涸積年及將擬置一夜之間枯泉還涌道俗欣慶乃至打剎起基數放大光如火如雷旋遶

道場遍照城郭官民同見共嗟希有

明舜（附慧相）

按續高僧傳明舜姓張青州人少在佛宗學周經籍偏以智論著名次第誦文六十餘卷明統大旨馳譽海濱解慧連環世稱雄傑値法滅南投屆於建業栖止無定周流講席後過江北住安樂寺時弘論府肆意經王大小諸乘並因准的盛爲時俊所採時沙門慧乘辯抗淮陽義歸有敘從舜指摘大論定其宗領遂爾弘導累稔栖意未終夕經入夢具見冥官徵責福業舜答講智度論幷誦本文六十餘卷冥官云講解浮虛誦文是實餘齡未盡且放令還既寤便止談論專私自業末爲晉王召入京輦住日嚴寺傳燈事絕終隻其心時敘元義頓傾品藻仁壽四年下敕造塔令送舍利於蘄州福田寺以大業二年卒於京寺春秋六十矣門人慧相者慧聲有據崇嗣厥業扇美江都

智梵

按續高僧傳智梵姓封氏渤海條人後因祖父剖符

遂居涿郡之良鄉焉岐嶷彰美早悟歸信年十二屆河間郡值靈簡禪師求而剃髮遂遊學鄴都師承大論十地等文並嘗味弘旨溫習眞性俊響遐邇同侶歸宗二十有三躬當師導後策錫崤函遍化京壤綿歷二紀利益弘多結衆法筵星羅帝里開皇十六年天水扶風二方勝壤聞梵道務競申奏請有敕許焉梵住吹虛舟憩翼天水大行道化信靡如風仁壽末年重還魏闕法輪重轉學侶雲隨開袠剖文皆傳義旨其年季春奉敕置塔於鄧州寶香寺仍於塔東流水獲毛龜八枚寺內基東池內又獲八枚皆大小相似與世無異但毛色青綠可長三寸背上橫行五節而起光相超異出水便靡但見綠甲入水毛起歷然上疎具以奏聞由是騰實楚都知名帝闕大業五年又應詔旨令住禪定靜緣攝想無替暄寒九年二月四日卒於寺房春秋七十有五遺囑施身門徒遵旨乃送終南山鳩集餘骸緘於塔內外施銘文于今傳尚矣

彭淵

按續高僧傳彭淵姓趙氏京兆武功人也家世榮茂冠蓋相承厭此浮假希聞貞素十三出家道務宏舉定慧攸遠屬周武陵法而戒足無毀慨佛日潛淪擬決月餘烈乃剜眼奉養用表慧燈之光華也然幽情感通遂果心願暨隋文重開正法即預淄衣而慧業遐舉聞持莫類自華嚴地持涅槃十地皆一聞無墜歷耳便講既釋衆疑時皆歎伏行必直視動靜咸安住則安禪緣諸止觀一盋之與百衲始習至終常坐之與山居報傾便止譏疑有涉斂足不行尼寺市鄽由來不往斯誠節動後昆厲清末法兼以是非長短罕附胷懷供給僧儔身先軌物承靈裕法師擅步東夏乃從而問焉居履法堂亟經晦朔身服麤素摧景末筵目不尋文口無談義門人以爲蒙類也初未齒之裕居座數觀異其器宇而未悉其慧解乃召入私室與論名理而神氣霆擊思緒鋒遊對答如影響身心如鐵石裕因大嗟賞以爲吾之徒也遂不許住堂同居宴寢論道說義終日竟夜兩情相得頓寫幽深淵謂理出不期更流神府博觀盛集全無可師還返

裕所具陳性欲後整操關壤屏迹終南置寺結徒分時程業三輔令達歸者充焉今之至相寺是也裕後勅名入朝纔有間隙徑投淵寺欣暢意得傾陰屢改又以帝之信施爲移山路本居迮隘兼近川谷將延法衆未日經遠裕卜西南坡阜是稱福地非唯山衆相續亦使供擬無虧淵即從焉今之寺墉是也自爾迄今五十餘載凶年或及而寺供無絕如裕所示斯亦預見之明也因疾卒於至相之本房春秋六十有八即大業七年四月八日也初淵奉持瓦鉢一受至終行往隨身未曾他洗終前十日破爲五段因執而嘆曰鉢吾命也命緣已謝五陰散矣因而遘疾此則先現滅相後遂符焉及正捨壽之時鐘聲無故嘶破三年之後更復如本此皆德感幽顯呈斯徵應卒如此類也弟子法琳夙奉遺蹤敬崇徽緒於散骸之地爲建佛舍利塔一所用津靈德立銘表志云

道宗

按續高僧傳道宗俗姓孫氏萊州即墨人少從青州道藏寺道奘法師學通經論奘明達識慧標舉河海

名播南北立四種梨耶聞熏解性佛果等義宗受業智論十地地持成實毗曇大小該博晚住州中遊德寺寺即宗之所造房堂園圃悉是經綸聲名雄遠元素攸仰及講大論天雨衆花旋繞講堂飛流戶內旣不委地久之還去合衆驚嗟希有瑞也宗雖目對初不怪之行講如初後不重述時共伏其遠度晚住慧日英彥同聚該富是推常講成實弘匠後學爲鄭欽敬禮問優繁上清東夏又欽德素名入西京住勝光寺復延入弘義宮逼宵法集羣后百辟咸從伏聽披闡新異振發時心自爾周輪隨講無替雖無成濟而學者推焉以武德六年卒於所住春秋六十一秦府下敎贈物二百段收葬於終南山至相寺之南巖

普曠

按續高僧傳普曠俗姓樊氏扶風郡人也七歲出家依止圓禪師而爲沙彌居山餌柏一十五載誦讀經教日夕相繼及進大戒便行頭陀乞食人間栖投林塚二十餘載剛梗嚴毅卓犖不羣言議酬捷孤然天挺後遊聚落採拾遺文因過講席聽其餘論素未開

解聞卽憲章便搆心曲陳論高座發言新奇卒難解釋皆歎其俊銳莫肯前驅每與周武對揚三寶析理開神有聲朝典佛法正隆未勞聽解遂往樊川頭陀自靜夜宿寒林人有索其首者曠引刀將刎乞者止之又從索耳便刵而惠之建德之年將壞二教闢中五衆騷擾不安曠聞之躬往帝庭廣陳至理不納其言退而弘業於斯時也寺塔湮廢投命莫從遠造則力竭難通近從則心輕易徙遂因其俗住消息其中武帝雖滅二教意存李術便更置通道觀學士三百人並選佛道兩宗奇才俊邁者充之曠理義精通時共僉舉任居學正剖斷時秀爲諸生先不久廢觀聽士隨才賦任曠力怯躬耕糇粒無委寄祿登庸復任岐山從事奉遵舊約不黷情染衣故氈裝倨傲臨官剃髮畱鬢頭戴紗帽纓其咽領用爲常軌有事判約筆斷如流務涉繁擁者便云我本道人不閒俗網周國上下咸委其儀度也顧曠通博任其處世隋氏將興菩薩僧立相如朝服不同剃翦員置百二十人並括前法牙角不染塵俗者曠識悟聞達當其一焉尋

復廢之大法昌顯並預出家同居與善果敢雄憨衆所先之隋文以逼道觀鐘賜元都觀黃巾一族同共移來將達前所曠卒其法屬徑往爭之立理既平便又刵耳道士望風索然自散乃懸於國寺聲震百里隋高晏駕禪定蔚興乃名居之大業末年又登綱任大唐啓運別奉詔書囊積芳猷日別相見武德三年三月卒於慈門寺春秋七十三遺告捨身山路不須塋壟弟子捃萃餘骨起塔於終南龍池之峰樹銘旌德於今存焉

保恭

按續高僧傳保恭姓崔青州人也晉永嘉南遷止於建業父超道本州刺史十一投旻法師將欲試其神彩乃以觀音誦之初夜一時須臾便度自謂聞之如經月頃卽度出家會旻歿夢見兩蛇從師脚出入恭脚中忽爾驚覺自覺心志弘雅身相安怡便往開善徹法師所聽採成論義疏極細狀如蠅頭一領八紙不遺一字衆齊五百莫不推先受具已後隨慧曉禪師綜習定業深明觀行頻蒙印可又聽成實謂有

餘悟反求所明翻成疑阻即以問諸講匠皆無通者逢高昌嵩公開揚地持十地因從受學不逾年稔大義皆明於前疑中又削其半乃行依地持偏講法華控引宗歸得其奧旨陳至德初攝山慧布北鄴初還欲問禪府苦相邀請建立清徒恭揖慧布聲便之此任樹立綱位引接禪宗故得栖霞一寺道風不墜至今稱之詠歌不絕恭又從布聽採三論善會元言於前諸疑都並消釋及布之亡委以徒衆既承付囑率誘如初而德素尊嚴見者皆憚整理僧務功在護持仁壽末年獻后崩背帝造佛寺綜御須人僉委聲實以狀聞奏下敕徵入爲禪定道場主綱正僧網清肅有聞迄於隋代常莅斯任隋齊王暕奉其道德禮以爲師既受戒已施衣五百領一無所受乃從餘散唐運初興歸心泉石遂避官於藍田悟眞寺栖息林岫將事終焉而御衆攝持聲光帝里武德二年下敕名還依舊檢校仍改禪定爲大莊嚴及舉十德統攝僧尼京輦諸僧懾憚威嚴遂不登及高祖聞之曰恭禪師志行清澄可爲綱紀朕獨舉之既位斯任諸無與

對遂居大德之右專當剖斷平恕衷詣衆無怨焉以武德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卒於大莊嚴寺春秋八十初恭弱年入道志力兼常不以利傾不以威動敦肅嚴毅深有大猷曾經山行虎伏前道從邊直過情無顧及大業中年梟感起逆僧有競者言與同謀於時正在堂中登座竪義兵衞奄至圍繞階庭合衆驚惶將散其席恭曰自省無事待論義訖當自辯之從容談敘都無異色斯例甚衆略陳一二由茲風聞陳隋唐代三國天子之所隆焉葬於京郊之西南其碑唐祕書監蕭德言製文

法侃（附道撫）

按續高僧傳法侃姓鄭氏滎陽人也弱年從道志力堅明體理方廣常流心府聞泰山靈巖行徒清肅瑞迹屢陳遠揚榮澤年未登冠遂往從焉會彼衆心自欣嘉運及進具後厲節弘規預在清訓務機登踐後周流講席博覽羣宗隨聞戢戴有倫前達有淵法師道播當時雄傑推指妙通十地地持侃又從焉聽其開釋皆周涉正理遵修章彩屬齊曆不緒周湮

法教南渡江陰栖遲建業聽採新異鎣飾心神攝慮緣求擬諸漆木陳平之後北止江都安樂寺有曹毗者清信士也明解攝論眞諦親承侃乃三業歸從文義請決卽開融勝相覆叙所聞毗自聽之恐有遺逸侃每於隱義發明鋪示既允愜當毗皆合掌稱善隋煬晉藩昔鎭揚越搜舉名器入住日嚴以侃道洽江湑將欲英華京部乃名而隆遣既達本寺厚供禮之盛業弘被栖心止觀時復開導惟識味德禮懺匠益情學亟動物心仁壽二年文帝感瑞廣名名僧用增像化勑侃往宣州安置舍利既奉勑往至統叙國風陶引道俗華化歸法者數亦殷矣初孟春下詔之日宣州城內官倉之地夜放光明紅赤洞發舉焰五丈廣一丈許官人軍防千有餘人一時奔赴謂是火起及至倉所乃是光相古老傳云此倉本是永安舊寺也至於明日永安今寺擬置塔處又放光明如前無異衆並不委其然也季春三月侃到宣州權止公館案行置所逼皆下濕一州之上不過永安既預光待因構塔焉又令掘倉光之處果得石函恰同官樣不

須繕造因藏舍利又降甘露凝於樹枝香甘過世又感紫芝一枚生於舍利堂壁九枝盤曲光色殊異遂令以表聞奏又造塔黎州還令侃往初至館停聞空中天樂繁會聒耳道俗慶之又感異香互來充鼻掘地四尺獲一古瓦銘曰千秋萬歲樂未央侃奉福弘業亟發徵祥抑是冥通豈唯人事旋還京邑講授相尋大唐受禪情存護法置十大德用清朝寄時大集僧衆標名序位侃儀止肅然挺超莫擬既德充僧望遂之斯任恂恂善誘弘悟繁焉曉移興善講道無替

武德六年十一月卒於所住春秋七十三矣殯於東郊馬頭空內侃學專攝論躡足親依披析幽旨煥然標詣解義釋名見稱清徹諸赴聽者欣其指況有道撫法師者俊穎標首京城所貴本住總持宗師異解用通攝論及臨侃席數抑重關東心展禮餐承音訓遂捨其本習從歸眞諦且侃形相英偉庠序端隆折旋俯仰皆符古聖所以隋朝盛德行業乃殊至於容服可觀引命徵召必以侃爲言首其威儀之選爲如此也及其少服紫石老遂苦之醫診云須以猪肉用

壓藥勢侃日終須一謝豈得噉他因縱疾取終其翹誠重物又若於此

吉藏（附慧遠）

按續高僧傳吉藏俗姓安本安息人也祖世避仇移居南海因遂家於交廣之間後遷金陵而生藏焉年在孩童父引之見於眞諦仍乞名之諦問其所懷可爲吉藏因遂名也歷世奉佛門無兩事父後出家名爲道諒精勤自拔苦節少倫乞食聽法以爲常業每日持鉢將還跣足入塔遍獻佛像然後分施方始進之乃至涕涶便利皆先以手承取施應食衆生然後遠棄其篤謹之行初無中失諒恆將藏聽興皇寺道朗法師講隨聞領解悟若天眞年至七歲投朗出家採涉元猷日新幽致凡所諮稟妙達指歸論難所標獨高倫次詞吐贍逸弘裕多奇至年十九處衆覆述精辯鋒遊酬接時彥綽有餘美進譽揚邑有光學衆具戒之後聲聞轉高陳桂陽王欽其風采吐納義旨欽味奉之隋定百越遂東遊秦望止泊嘉祥如常敷引禹穴成市問道千餘志在傳燈法輪繼轉開皇末

歲煬帝晉藩置四道場國司供給釋李兩部各盡搜揚以藏名解著功名入慧日禮事豐華優賞倫異王又於京師置日嚴寺別教延藏往彼居之欲使道振中原行高帝壤既初登京輦道俗雲奔觀其狀則傲岸出羣聽其言則鐘鼓雷動藏乃遊諸名肆薄示言蹤皆掩口杜辭尠能具對然京師欣尚妙重法華乃因其利即而開剖時有曇獻禪師福門鉦鼓樹業光明道俗陳迹創首屈請敷演會宗七衆聞風造者萬計隘溢堂宇外流四面乃露縵廣筵猶自繫擁豪族貴遊皆傾其金貝清信道侶俱慕其芳風藏法化不窮財施塡積隨散建諸福田用既有餘乃充十無盡藏委付曇獻資於悲敬逮仁壽年中曲池大像舉高百尺繕修乃久身猶未成仍就而居之誓當構立拙捨六物并託四緣旬日之間施物連續即用莊嚴峙然高映故藏之福力能動物心凡有所營無非成就隋齊王暕夙奉音猷一見欣至而未知其神府也乃屈臨第并延論士京輦英彥相從前後六十餘人並已陷折前鋒令名自著者皆來總集藏爲論主命章

陳曰以有怯之心登無畏之座用木訥之口釋解頤之談如此數百句王顧學士傅德充曰曾未近鋒禦寇止如向述恐罕追斯蹤充曰動言成論驗之今日王及僚友同歎稱美時沙門僧粲自號三國論師雄辯河傾吐言折角最先徵問往還四十餘番藏對引飛激注贍滔然兼之間施禮貌詞采鋪發合席變情赧然而退於是芳譽更舉頓爽由來王謂未得盡言更延兩日探取義科重令竪對皆莫之抗也王稽首禮謝求歸師傅井覿吉祥麈尾及諸衣物晚以大業初歲寫法華二千部隋曆告終造二十五尊像捨房安置自處卑室曉夕相仍竭誠禮懺又別置普賢菩薩像帳設如前躬對坐禪觀實相理鎮累年紀不替於終及大唐義舉初届京師武皇親名釋宗謁於虔化門下衆以藏機悟有聞乃推而叙對曰惟四民塗炭乘時拯溺道俗慶賴仰澤穹旻武皇欣然勞問勤勤不覺影移語久別敕優矜更殊恆禮武德初僧過繁結置十大德綱惟法務宛從物議居其一焉實際定水欽仰道宗兩寺連請延而住止遂通受雙願兩

以居之齊王元吉久挹風猷親承師範又屈住延興異供交獻藏任物而赴不滯行藏年氣漸衰屢增疾苦敕賜良藥中使相尋自揣勢極難瘳懸露非久乃遺表於帝曰藏年高病積德薄人微曲蒙神散尋得除愈但風氣暴增命在旦夕悲戀之至遺表奉辭伏願久住世間輯寧家國慈濟四生興隆三寶儲后諸王並具遺啓累以大法至於清旦索湯沐浴著新淨衣侍者燒香令稱佛號藏跏坐儼思如有喜色齋時將及奄然而化春秋七十有五即武德六年五月也遺命露骸而色逾鮮白有勑慰贈令於南山覓石龕安置東宮已下諸王公等並致書慰問並贈錢帛今上初爲秦王偏所崇禮乃通慰曰諸行無常藏法師道濟三乘名高十地惟懷弘於般若辯囿包於解脫方當樹德淨土闡教禪林豈意湛露晞晨業風飄世長辭柰苑遽掩松門兼以情切緒言見存遺旨迹留人往彌用悽傷乃送於南山至相寺時屬炎熱坐於繩牀屍不摧臭跏趺不散弟子慧朗樹績風聲收餘骨鑿石瘞於北巖就而碑德初藏年位息慈英名馳

譽冠成之後榮扇逾遠貌像西梵言實東華含嚼珠玉變態大挺剖斷飛流始非積學對晤帝王神理增其恆習決滯疑議聽衆忘其久疲然愛狎風流不拘檢約貞素之識或所譏焉加又縱達論宗頗懷簡略御衆之德非其所長在昔陳隋廢興江陰陵亂道俗波迸各棄城邑乃率其所屬往諸寺中但是文疏並皆收聚置於三間堂內及平定後方洮簡之故自學之長勿過於藏注引宏廣咸由此焉講三論一百餘遍法華三十餘遍大品智論華嚴維摩等各數十遍並著元疏盛流於世及將終日製死不怖論落筆而卒慧遠依承侍奉俊悟當時敷傳法化光嗣餘景末投迹於藍田之悟眞寺時講京邑亟動衆心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四十六卷目錄

僧部列傳二十二

隋七
慧隆　慧海
慧覺　道判
淨業　童眞
靈幹（附靈辯）　敬脫
智覬　曇崇

慧越　慧寶

神異典第一百四十六卷

僧部列傳二十二

隋七

慧隆

按續高僧傳慧隆俗姓何氏丹陽句容人也祖翦梁武陵王長史父嶷梁散騎常侍隆十一出家師於宣武寺僧都沙門慧舒舒道業遐暢風標清舉學堪物軌德允人師烏廻當職秉持攸寄隆恭撝恪慎備盡師資年居十三志存聽學纔欲聞道卽感靈瑞有人

自稱姓蔣名規授法華一部便曰將來佛法實用相寄發言適竟莫知所之以義推之若非四依齊位九師均德豈能當斯負荷克感聖言遂聽法雲寺確法師成論一遍未周已究深隱習業數載獨稱標拔及登具戒更采毗尼故得五氎一河殊製異飲備皆斷覈洞盡銓衡及梁運蕩覆避世順時雖屬彫荒學功靡棄彭城寺內引化如流陳氏御曆重闡元蹤僧正晅公道門德望於茲寺內結肆開筵義侶元徒四方雲萃隆當入室獨冠羣英既解慧超挺命令敷述及晅將化遺旨在斯法筵是繼誠當嘉旨然其識用淹華言辯淸富每至商榷元理頓徙遲疑至隋仁壽元年十一月十六日臥疾二十日遷化爾時冬至告節氣序祁寒雲布彌天雪飛遍野及中宵之泥洹也天邑開霽星漢澄明豈非神靈哀惘天龍感悼之明瑞乎然隆慈濟成性不尚華飾柔順知足無貪爲寶凡講成論三十遍涅槃大品各十餘遍餘則有差故不具敘未終前領弟子於高座寺南山頂聚土築壇語曰我若捨形不煩棺槨可於此處以施禽蟲壇竟便

遷誠哉知命後依遺命仍樹高碑寺沙門法宣爲文

慧海

按續高僧傳慧海姓張氏清河武城人少年入道師事鄴都廣國寺冏法師聽涅槃楞伽始通再遍便能覆述上首嘉賞又經五稔學徒推服更從青州大業寺道猷法師受摩訶衍毗曇等然猷慧辯無礙開智難思海以穎脫之才當斯榮寄以周大象二年來儀濤浦創居安樂修葺伽藍莊嚴佛事建造重閣躬自經始咸資率化竭筋力而忘倦蒙寒暑而載馳常以淨土爲期專精致感忽有齊州僧道詮齎畫無量壽像來云是天竺雞頭摩寺五通菩薩乘空往彼安樂世界圖寫尊儀既冥會素情深懷禮懺乃覲神光照爍慶所希幸於是模寫懇苦願生彼土沒齒爲念以大業五年五月日疹患增甚語弟子曰我當滅矣申手五指用表終期氣息綿微屬纊斯待至五日夜欻然而起依常面西禮竟跏坐至曉方逝春秋六十有九顏色怡和儼如神在道俗悲凉競申接足花香如雨下金寶若山頹充委階墀福慧之力矣然其自少

精苦老而逾篤般舟密行之法蘭若思惟之儀亟展修行瑞相常擾兼以慈仁救護有劇諸己誘勸博約必竭其才宰官達士之流老病貧窮之侶並情遺重輕德施平等斯固器宇該含末代之通人也講涅槃三十遍誦法華經一部講五十遍卽以其月九日瘞石於寺鐫爲巨室而移坐焉江都縣令辛孝凱崇信是投內外通捨解衣撤膳躬自指撝弟子慧眪以全身處乃架塔築基增其華麗仍建碑旌德於寺之門祕書學士瑯琊王眘爲文

慧覺

按續高僧傳慧覺姓孫氏其先太原晉陽人也江右喪亂遷居丹陽之秣陵焉覺之在孕梁代誌公不測人也遊宅徘徊顧而言曰此處當出神童俄而載誕有若符契幼而風神特達氣調不羣雖則靑衿便有奇心遠識於五陰六塵深知泡電誓求離俗二親弗能違也年八歲出家研精法相其初伏業卽與皇朗法師也學門擁盛咸暢元風入室之徒莫非人傑覺稟承宏論備觀幽旨領略津會鐫求幽賾騁馳衆妙

得自胷襟宗匠加賞相繫稱爲法器加以遊心九部備觀數論詭說異門並尋枝葉既而歎曰枌榆肯沖天之舉小道乖適遠之津聊以忘憂非吾徒也夫澄神入慧莫尚五門攝山泉石致美息心勝地乃摳衣獨往止於栖霞寺焉有慧布法師空解第一深明方等或有未悟韞櫝於懷佇知音者及見欣然便卽開授又以大智度論江左少弘布備宗緒將陳請說乃垂覃思申暢幽微布公披襟歎美卽命開講於是舊文新意兩以通之遠近餐服聞所未聞釋論廣興於斯盛矣陳晉安王伯恭爲湘州刺史深加禮異并請講衆南行弘演吏部尚書毛喜護軍將軍孫瑒並鞠躬頂禮虔仰殊常左衞將軍傅縡學通內外氣調甚高緇素之間無所推敬每見覺來必心形俱肅劇談高論留連無已天爵服人皆如此類隋朝克定江表憲令惟新一州之內止置佛寺二所數外伽藍皆從屏廢覺懼金剛之地淪毀者多乃百舍兼行上聞天聽有敕霈然從其所請啓沃紳衿弘護像法信有力焉煬帝昔居藩屏化牧淮甸欽佇勝人義踰仄席乃

賜書曰法師安善凉暑惟宜承棲遲龜山之域闡揚龍樹之旨其義解雄辯獨演暢於稽陰談柄微言偏引汲於鏡水弟子欽風藉甚味道尤深今於城內建慧日道場延屈龍象大弘佛事盛轉法輪上人名稱普聞衆所知識今遣迎候遲能光拂也望即賁然來儀膺此嘉命法濟上人者靈智難思於永福道場請開大論主上親臨法席稱善久之後止白塔恆事敷說大品涅槃華嚴四論等二十餘部遍數甚多學徒滿席法輪之盛莫是過也先是江都舊邸立寶臺經藏五時妙典大備於斯及踐位東朝令旨允屬掌知藏事僉曰得人大業二年從駕入京於路見疾而神色怡然法言無廢及至將漸明語如常咸見金剛大神前後圍繞外國梵僧燒香供養初有智覺禪師爰感靈應乃見覺名題於金錄固其所得位地義量難測至三月二十二日遷化於泗州之宿預縣春秋五十有三惟覺美詞令善容止身長八尺風表絕倫攝齊昇堂俯仰可則覩其威儀莫不改容易觀寓目忘倦至於吐納元言宣揚妙義雄辯清論雲飛泉涌眞

可謂日月入懷風飆滿室雖復徧志滯情亦頓忘鄙悋然其芝蘭所化陶誘之功日就月將固亦弘矣兼通外典妙善尺牘屬詞染翰造次可觀折簡所至皆爲模楷加以風度淹遠雅量弘深談絕是非心夷彼我峻矣重仞人莫之窺信施相積隨用檀捨二翼之外纖芥罔遺止有論文談疏盈於几篋而已豈非拔俗之奇才通方之正士也有詔喪事所須隨由備辦恩禮周給務從優厚幷具舟檝王人將送其年五月十三日還窆于江陽縣之茱萸里傳業學士數甚滋多門人智果稟承遺訓情深追遠乃與同學紀諸景行碑於寺門祕書詔誥舍人虞世南爲文金紫光祿大夫內史侍郎虞世基爲銘

道判

按續高僧傳道判姓郭氏曹州承氏人也三歲喪親十五遊學博涉史籍略綜儒道十九發心出家投於外兄而剃落焉具戒已後歷求善友深厭俗累絕心再往每閱像教東傳慨面不覩靈跡委根歸葉未之或聞遂勇心佛境誓當瞻敬以齊乾明元年結伴二

十一人發趾鄯都將經關塞關邏嚴設又照月光踟躕廻首義無踰越忽値雲奔月隱乘闇度棧遇逢遊兵特蒙釋放以周保定二年達於京邑武帝賞接崇重仍令於大乘寺厚供享之經逾兩載上表乞循先志又蒙開許敕給國書幷資行調西度石磧千五百里四顧茫然絕無水草乘饑急行止經七夕便至高昌國是小蕃附庸突厥又請國書至西面可寒所（此云天子治也）彼土不識衆僧將欲加害增人防衞不給糧食又不許出拾掇薪菜但令餓死有周國使人諫可寒云此佛弟子也本國天子大臣敬重供養所行之處能令羊馬滋多可寒歡喜日給羊四口以充恆食判等放之而自煮菜進噉旣見不殺衆生不食酒肉所行旣殊不令西過乃給其馬乘遣人送還達於長安住乾宗寺判以先在窮險無人造食遂捨具戒今返京室後乃更受之停止五年逢靜藹法師諮詢道務慧業沖邃淹歷五周朝夕聞問方登階漸會武帝滅法與藹西奔於太白山同侶二十六人逃難巖居不忘講授中百四論日夜研尋恂恂奉誨雖有國誅靡

顧其死東引尋山岠於華嶽凡所遊遁者望日叅焉遂離考山室二十餘所依承藹德爲入室之元宗始末一十五年隨逐不捨後藹捨身窮谷用陳護法判含酸茹毒奉接遺骸建塔樹銘勒於巖壁天元嗣曆尋改邪風創立百二十人爲菩薩僧判當其數初住陟岵寺大隋受命廣開佛法改爲大興善焉判道穆僧徒歷總綱任敦攝彝倫有光先範開皇之肇於終南山交谷東嶺池號野䐗迴出雲端俯臨原陸躬自案行可爲棲心之場也結草爲庵集衆講說開皇七年敕遣度支侍郎李世師將天竺醫工就造精舍常擬供奉知判道業修曠給額爲龍池寺馬大將軍雲定興以爲檀越四事供給無爽二時侍郎獨孤機餐奉音猷於宅後園別立齋宇請來棲息終日將事稟其法戒薛國公及夫人鄭氏夙奉清訓年別至山諮承戒誥決通疑義以大業十一年五月四日平旦卒於山寺春秋八十有四初判釋蒙啓法性狎林泉少欲無競樂居儉攝行慈濟乏偏所留心履苦登危彌其本意故每至粟麥二熟行乞貯之至厚雪彌山則

遺諸飛走所以山侶遊僧蒙其獎濟者殷矣又食不擇味生無患苦僧事鞅掌身先令之而弘道終朝虔虔無怠雖暫遊世恆歸山室斯亦巖岫之學觀矣

淨業

按續高僧傳淨業俗姓史氏漢東隨人也年登小學即霑緇衣閭里嘉之號稱賢者專經之歲割愛出家淨養威儀霜厲冰潔受戒已後遊刃河內精研律部博綜異聞時有論師慧遠樹德漳河傳芳伊洛一遇清耳便申北面學涅槃等經皆品酌其致弘宣大旨而恨文廣功略章句未離及遠膺詔入關業亦負袠陪從首尾餐承盡其幽理晚就曇遷禪師學於攝論遷器宇崇廓牆仞重深遂舉知人同揚樂說嘉業鑽仰誠至乃傾襟導引隨聞頂受緘勒寸心開皇中年高步於藍田之覆車山班荊採薇有終焉之志諸清信士敬揖戒舟爲築山房竭誠奉養架險乘懸製通山美今之悟眞寺是也業確乎內湛令響外馳仁壽二年被舉送舍利於安州之景藏寺初通行諸基欲於十力寺置之行至景藏忽感異香滿院衆共嗟怪

因而樹立將下舍利赤光挺出照於人物寺重閣上聞衆人行聲及往掩捕扃閉如初一人不見塔北有池沙門淨範爲諸道俗受菩薩戒乃有羣魚游躍首皆南向似受歸相範卽乘舟入水爲魚授法魚皆迴頭繞船如有聽受都無有懼業慶其所遇乃以舍利置於佛堂先有塑菩薩一軀不可移轉至明乃見迴身面於舍利狀類天然一無損處屢與別瑞傳言不盡大業四年召入鴻臚館教授蕃僧九年復召住禪定寺聯翩荏苒徵塵清曠後欲返於幽谷告同學曰此段一行便爲不返而別未淹旬已聞怛化春秋五十有二達生知命斯亦至哉卽大業十二年二月十八日也露骸松下初業神岸溫審儀止雍容敦仁尚德有古賢才調篤愛方術却粒練形氷玉雲珠資神養氣而卒非其所治徒載聲芳潔己清貞差爲傳德矣

童眞

按續高僧傳童眞姓李氏遠祖隴西寓居河東之蒲坂焉少厭生死希心常住投曇延法師爲其師範綜

掇元儒英猷秀舉受具已後歸宗律句晩涉經論通明大小尤善涅槃議其詞理恆處延興敷化不絕聽徒千數各標令望詳眞高譽繼迹於師開皇十二年勅名於大興善對翻梵本十六年別詔以爲涅槃衆主披解文義允愜衆心而性度方正善御大衆不友非類惟德是欽仁壽元年下勅率土之內普建靈塔前後諸州一百一十一所皆送舍利打刹勸課繕構精妙眞以德王當時下勅令往雍州創置靈塔遂送舍利於終南山仙遊寺卽古傳云秦穆公女名弄玉習仙升雲之所也初眞以十月內從京至寺路逢雨雪飛奔滂注淹漬人物唯舍利輿上獨不霑潤同共異之寺居衝谷日夕風震自靈骨初臨迄於藏瘞怡然恬靜燈耀山谷兼以陰雲四塞雨雪俱零冀得清霽見日有符程限眞乃手執熏爐興發大願恰至下期冬日垂照時正在午道俗同慶及安覆訖還復雲合大衆共歎眞心冥感之所致也大業元年營大禪定下勅名眞爲道場主辭讓累再不免登之存撫上下有聲僧綱又以涅槃本務常事弘獎言令之設多

附斯文大業九年因疾卒於住寺春秋七十有一眞抱操懷亮朋附高流厮下之徒性非傾徙寺既初立宰輔交參隆重居懷未始迎送情槪天表卒難變節當正臨食衆將四百大堂正梁忽然爆裂聲駭震霆一衆驚散咸言摧破徒跣而出者非一唯眞端坐依常執匙而食容氣不改若無所聞兼以偏悲貧病撤衣拯濟躬事扶視時所共嘉剛柔兼美焉

靈幹（附靈辯）

按續高僧傳靈幹姓李氏金城狄道人祖相封於上黨遂隨封而遷焉年始十歲樂聞法要遊寺觀看情欣背俗親弗違之年十四投鄴京大莊嚴寺衍法師爲弟子晝夜遵奉無怠寸陰每入講堂想處天宮無異也十八覆講華嚴十地初開宗本披會精求僉共怪焉又酬抗羣鋒無所躓礙衆益欣美冠年受具專志毗尼而立性翹仰恭攝成節三業護持均持遮性周武滅法通廢仁祠居家奉戒儀體無失隋開佛日有敕簡入菩薩數中官給衣鉢少林安置雖蒙厚供而形同俗侶開皇三年於洛州淨土寺方得落髮出

家標相自此繁興有海玉法師構華嚴衆四方追結用興此典幹卽於此衆講釋華嚴東夏衆首咸共褒美開皇七年因修起居道業夙聞遂蒙別勅令住興善爲譯經證義沙門至十七年遇疾悶絕唯心不冷未敢藏殯後醒述云初見兩人手把文書戶前而立曰官須見師俛仰之間乃與俱往狀如乘空足無所涉到一大園七寶樹林端嚴如畫二人送達便辭而退幹獨入園東西極目但見林地山池無非珍寶焜煌亂目不得正視樹下花座或有人坐或無坐者忽聞人喚云靈幹汝來此耶尋聲就之乃慧遠法師也禮訊問曰此爲何所答是兜率陀天吾與僧休同生於此次吾南座上者是休法師也遠與休形並非本身頂戴天冠衣以朱紫光偉絕世但語聲似舊依然可識又謂幹曰汝與我諸弟子後皆生此矣因爾覺悟重增故業端然觀行絕交人物仁壽三年舉掌寺任素非情望因復俯從其年奉勅送舍利於洛州便置塔於漢王寺初建塔所屢放神光風起燈滅而通夕明亮不須燈照又感異香從風而至道俗通見四

月八日下舍利時寺院之內樹葉皆萎烏鳥悲叫及塡平滿還如常日時漢王諒作鎭晉陽承幹起塔王之本寺遠遣中使賜什物然其善於世數機捷樞要辯注難加嘗爲獻后述懺帝心增感欷歔漣濡乃賜帛二百段用旌隆敬大業三年置大禪定有勅擢爲道場上座僧徒一盛匡救有序至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卒於寺房春秋七十有八幢蓋道俗相與奔隨乃火葬於終南之陰初幹志奉華嚴常依經本作蓮華藏世界海觀及彌勒天宮觀至於疾甚目睛上視不與人對久之乃垂顧如常日沙門童眞問疾因見是相幹謂眞曰向見青衣童子二人來名相隨而去至兜率天城外未得入宮若翹足舉望則見城中寶樹花蓋若平立則無所見也旁侍疾者曰向舉目者是其相矣眞曰若卽住彼大遂本願矣幹曰天樂非久終墜輪迴蓮華藏世界是所圖也不久氣絕須臾復逼眞問何所見耶幹曰見大水遍滿華如車輪幹坐其上所願足矣尋爾便卒沙門靈辯卽幹之猶子也少小鞠育誨以義方攜在道位還通大典令住勝

光寺衆議業行擢知綱任揚導華嚴擅名帝里云

敬脫

按續高僧傳敬脫不詳姓氏汲郡人也年少出家以孝行淸直知名雖該覈小大偏明成實講解周鏡不虧聲聞開張衢術章疏惟新爲後學宗仰又善聲韻兼通字體蒼雅林統識其科蹤文章篇什頗預倫伍同住房院罕見餘談手不輟卷專師廣贍威儀修整未曾反顧身極長大充滿圓成時共目之以爲僧傑人有達於帝者乃追住慧日四海齊架又無與競志節堅正最爲稱首帝欲試諸大德誰爲剛亮通命引入允武殿勅監門郎將段文操拔刀逐之令走諸大德並趨步速往唯脫緩步如常語操曰卿何事以此相逼及上殿坐語論佛理帝徐顧操曰衆僧素不知俗法監門何得催耶私異脫之大志也勅賜大竹扇面闊三尺卽令執用幷賜松抱高麗令著於宮中而出帝目送之曰誠僧傑矣爾後常弘成實無替時序以大業十三年卒於東都鴻臚寺春秋六十三自脫之聽學也常施荷擔母置一頭經書及筆又置一頭

若至食時畱母樹下入村乞食用以充繼其筆絕大麤管如臂可長三尺方丈一字莫不高推人有乞書者紙但一字耳風力遒逸覩之不厭皆施諸壁上來往觀省東都門額皆脫所題隨一賦筆更不修飾時慧日有沙門法楞者偏弘地論著述疏記聲名相副見重道場及於終世以事聞奏帝哀之殯殮所資皆從天府

智顗

按續高僧傳智顗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也有晉遷都寓居荊州之華容卽梁散騎益陽公起祖之第二子也母徐氏夢香煙五彩縈廻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王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又夢吞白鼠如是再三怪而卜之師曰白龍之兆也及誕育夜室內洞明信宿其光乃止內外胥悅盛陳鼎俎相慶火滅湯冷爲事不成忽有二僧扣門曰善哉兒德所重必出家矣言訖而隱賓客異焉鄰室憶先靈瑞呼爲王道兼用後相復名光道眼有重瞳二親藏掩而人已知臥便合掌坐必面西口不妄噉見像便

禮逢僧必敬七歲喜往伽藍諸僧訝其情志口授普門品初契一遍即得二親不許更誦而情懷惆悵奄忽自然通餘文句志學之年屬梁元帝淪沒北度硤州依舅氏俊朗通悟儀止溫恭尋討名師年十八投湘州果願寺沙門法緒出家緒授以十戒道品律儀仍攝以北度詣慧曠律師具蒙指誨因潛大賢山誦法華經及無量義普賢觀等二旬未淹三部究竟又詣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受業心觀思每歎曰昔在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即示普賢道場爲說四安樂行顗乃於此山行法華三昧始經三夕誦至藥王品心緣苦行遂精進解悟處靈鷲山七寶淨土聽佛說法故思云非爾弗感非我莫識此法華三昧前方便也又入熙州白沙山如前入觀於經有疑輒見思來冥爲披釋爾後常令代講聞者伏之唯於三昧三觀智用以諮審自餘並任裁解思躬執如意在座觀聽語學徒曰此吾之義兒恨其定力少耳於是師資改觀名聞遐邇及學成往辭思曰汝於陳國有緣往必利益思既遊南嶽顗便詣金陵與法喜

等三十餘人在瓦官寺創弘禪法僕射徐陵尚書毛喜等明時貴望學統釋儒並稟禪慧俱傳香法欣重頂戴長干寺大德智辯延入宗熙天宮寺僧晃請居佛窟顗任機便動即而開悟白馬警韶奉誠智文禪衆慧令及梁代宿德大忍法師等一代高流江表聲望皆捨其先講欲啓禪門率其學徒問津取濟禹穴慧榮住莊嚴寺道跨吳會世稱義虎辯號懸流聞顗講法故來設問數關徵覈莫非深隱輕誕自矜揚眉舞扇扇便墮地顗應對事理渙然清顯譴榮曰禪定之力不可難也時沙門法歲撫榮背曰從來義龍今成伏鹿扇既墮地何以遮羞榮曰輕敵失勢未可欺也綿歷八周講智度論肅諸來學次說禪門用清心海語默之際每思林澤乃夢巖崖萬重雲日半垂其側滄海無畔泓澄在於其下又見一僧搖手伸臂至於岐麓挽顗上山顗以夢中所見通告門人咸曰此乃會稽之天台山也聖賢之所託矣昔僧光道猷法蘭曇密晉宋英達無不栖焉因與慧辯等二十餘人挾道南征隱淪斯嶽先有青州僧定光久居此山積

四十載定慧兼習蓋神人也顗未至二年預告山民曰有大善知識當來相就宜種豆造醬編蒲爲席更起屋舍用以待之會陳始興王出鎮洞庭公卿餞送廻車瓦官與顗談論幽極既唱貴位傾心捨散山積虔拜殷重因歎曰吾昨夢逢强盜今乃表諸輭賊毛繩截骨則憶曳尾泥中仍遣謝門人曰吾聞闇射則應於絃何以知之無明是闇也脣舌是弓也心慮如絃音聲如箭長夜虛發無所覺知又法門如鏡方圓任象初瓦官寺四十人坐禪半入法門今者二百坐禪十人得法爾後歸宗轉倍而據法無幾斯何故耶亦可知矣吾自化行道可各隨所安吾欲從吾志也即往天台既達彼山與光相見即陳賞要光曰大善知識憶吾早年山上搖手相喚不乎顗驚異焉知通夢之有在也時以陳太建七年秋九月矣又聞鐘聲滿谷衆咸怪異光曰鐘是召集有緣爾得住也顗乃卜居勝地是光所住之北佛壟山南螺溪之源處既閑敞易得尋眞地平泉清徘徊止宿俄見三人皂幘絳衣執疏請云可於此行道於是聿創草庵樹以松

果數年之間造展相從復成衢會光曰且隨宜安堵至國清時三方總一當有貴人爲禪師立寺堂宇滿山矣時莫測其言也顗後於寺北華頂峰獨靜頭陀大風拔木雷霆震吼魑魅千群一形百狀吐火聲叫駭畏難陳乃抑心安忍湛然自失又患身心煩痛如被火燒又見亡沒二親枕頭膝上陳苦求哀顗又依止法忍不動如山故使强輭兩緣所感便滅忽致西域神僧告曰制敵勝怨乃可爲勇文多不載陳宣帝下詔曰禪師佛法雄桀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衆費蠲兩戸民用供薪水天台山縣名爲樂安令陳郡袁子雄崇信正法每夏常講淨名忽見三道寶階從空而降有數十梵僧乘階而下入堂禮拜手擎香爐遶顗三帀久之乃滅雄及大衆同見驚歎山喧其行達靈感皆如此也永陽王伯智出撫吳興與其眷屬就山請戒又建七夜方等懺法王晝則理治夜便習觀顗謂門人智越吾欲勸王更修福禳禍可乎越對云府僚無舊必應寒熱顗曰息世譏嫌亦復爲善俄而王因出獵墮馬將絕時

乃悟意躬自率衆作觀音懺法不久王覺小醒憑几而坐見梵僧一人擎鑪直進問王所苦王流汗無答乃遶王一帀翕然痛止仍躬著願文曰仰惟天台闍黎德侔安遠道邁光猷遐邇傾心振錫雲聚紹像法之墜緒以救昏蒙顯慧日之重光用拯澆俗加以遊浪法門貫通禪苑有爲之結已離無生之忍見前弟子飄蕩業風沉淪愛水雖餐法喜弗祛蒙蔽之心徒仰禪悅終懷散動之慮日輪馳驚羲和之轡不停月鏡廻斡姮娥之景難駐有離有會歎息何言愛法敬法潺湲無已願生生世世值天台闍黎恆修供養如智積奉智勝如來若藥王覲雷音正覺安養兜率俱蕩一乘云云其爲天王信敬爲此類也於即化移海岸法政甌閩陳疑請道日升山席陳帝意欲面禮將伸謁敬顧問群臣釋門誰爲名勝陳暄奏曰瓦官禪師德邁風霜禪鏡淵海昔在京邑羣賢所宗今高步天台法雲東藹願陛下詔之還都使道俗咸荷因降璽書重沓徵入顗以重法之務不賤其身乃辭之後爲永陽苦諫因又降勅前後七使並帝手疏顗以道

通惟人王爲法寄遂入都焉迎入太極殿之東堂請講智論有詔羊車童子引導於前主書舍人翊從登階禮法一如國師瓘闍梨故事陳主旣降法筵百僚盡敬希聞未聞奉法承道因卽下敕立禪衆於靈耀寺學徒又結望衆森然頻降敕於太極殿講仁王經天子親臨僧正慧晅僧都慧曠京師大德皆設巨難顗接問承對盛啓法門晅執爐賀曰國十餘齋身當四講分文析義謂得其歸今日出星收見巧知陋矣其爲榮望未可加之然則江表法會由來爭競不足及顗之御法卽座肅穆有餘遂使千枝花綻七夜恬耀舉事驗心顗之力也晚出住光耀禪慧雙弘動郭奔隨淸音傾耳陳主於廣德殿下敕謝云今以佛法仰委亦願示諸不逮於時檢括僧尼無貫者萬計朝議云策經落第者並合休道顗表諫曰調達誦六萬象經不免地獄盤特誦一行偈獲羅漢果篤論道也豈關多誦陳主大悅卽停搜簡是則萬人出家由顗一諫矣末爲靈耀褊隘更求閑靜忽夢一人翼從嚴正自稱名云余冠達也請住三橋顗曰冠達梁武法

名三橋豈非光宅耶乃移居之其年四月陳主幸寺修行大施又講仁王帝於衆中起拜殷勤儲后已下並崇戒範故其受法文云仰惟化導無方隨機濟物衞護國土汲引天人照燭光輝託迹師友比丘入夢符契之像久彰和尚來儀高座之德斯炳是以翹心十地渴仰四依大小二乘內外兩教尊師重道由來尚矣伏希俯提所謂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日日增長今奉請爲菩薩戒師傳香在手而臉下垂淚斯亦德動人主屈幸從之及金陵敗覆策杖荊湘路次盆城夢老僧曰陶侃瑞像敬屈護持於卽往憩匡山見遠圖績驗其靈也宛如其夢不久潯陽反叛寺宇焚燒獨在茲山全無侵擾信護像之力矣末剗迹雲峰終焉其致會大業在藩任總淮海承風佩德欽注相仍欲遵一戒法奉以爲師乃致書累請顗初陳寡德次讓名僧後舉同學三辭不免乃求四願其詞曰一雖好學禪行不稱法年既西夕遠守繩牀撫臆循心假名而已吹噓在彼惡聞過實願勿以禪法見期二生在邊表頻經離亂身闇庠序口拙暄涼方外虛元久

非其分域間撙節無一可取雖欲自愼樸直忤人願不責其規矩三微欲傳燈以報法恩若身當戒範應重去就去就若重傳燈則闕去就若輕則來嫌誚避嫌安身未若通法而命願許其爲法勿嫌輕動四十餘年水石之間因以成性今王途既一佛法再興謬課庸虛沐此恩化內竭朽力仰酬外護若丘壑念起願隨心飲啄以卒殘年許此四心乃赴優旨晉王方希淨戒妙願唯諮故躬製請戒文顗卽於內第躬傳戒香授律儀法法名總持王頂受其指教顗欲返故林王乃固請顗曰先有明約事無兩違卽拂衣而起王不敢重邀合掌尋送至於城門顧曰國鎭不輕道務致停幸觀佛化弘護在懷王禮望目極銜泣而返便泝流上江重尋匡嶺結徒行道頻感休徵百越邊僧聞風至者累跡相造又上渚宮鄉壤以答生地恩也道俗延頸老幼相攜戒場講坐衆將及萬遂於當陽縣玉泉山立精舍敕給寺額名爲一音其地昔唯荒嶮神獸蛇暴創寺之後快無憂患是春亢旱百姓咸謂神怒顗到泉源帥衆轉經便感雲興雨注虛謠

自滅總管宜陽公王積到山禮拜戰汗不安出曰積屢經軍陣臨危更勇未嘗怖懼頓如今日其年晉王又遣手疏請還顗答書辭後蕭妃疾苦醫治無術王遣開府柳顧言等致書請命願救所疾顗又率侶建齋七日行金光明懺至第六夕忽降異鳥飛入齋壇宛轉而死須臾飛去又聞豕吟之聲衆並同矚顗曰此相現者妃當愈矣鳥死復蘇表蓋棺還起豕幽鳴顯示齋福相乘至於翼日患果遂瘳王大喜慶時遇入朝旋歸台嶽躬率禪門更行前懺仍立誓云若於三寶有益者當限此餘年若其徒生願速從化不久告衆曰吾當卒此地矣所以每欲歸山今奉冥告勢當將盡死後安厝西南峰上累石周屍植松覆坎仍立白塔使見者發心又云商客寄金醫去留藥吾雖不敏狂子可悲仍口授觀心論隨略疏成不加點潤命學士智越往石城寺洒掃吾於彼佛前命終施牀東壁面向西方稱阿彌陀佛波若觀音又遣多然香火索三衣鉢杖以近身自餘道具分爲二分一奉彌勒一擬羯磨又出所製淨名疏幷犀角如意蓮華香

爐與晉王別遺書七紙文極該綜詞彩風標囑以大法又索香湯漱口說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觀四敎四無量六度等又敕維那人命將終聞鐘磬聲增其正念唯長唯久氣盡爲期云何身冷方復響磬世間哭泣著服皆不應作且各默然吾將去矣言已端坐如定而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春秋六十有七卽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滅後依於遺敎而殯焉至仁壽末年已前忽振錫披衣猶如平昔凡經七現重降山寺一還佛壟語弟子曰案行故業各安隱耶舉衆皆見悲敬言問良久而隱自顯降靈龍像育祚江漢懲積善而託生資德本而化世身過七尺目佩異光學統釋門行開僧位往還山谷不染俗塵屢感幽祥殆非可測初帝在藩日遣信入山迎之因散什物標域寺院殿堂廚宇以爲圖樣告弟子曰此非小緣所能締構當有皇太子爲吾造寺可依此作汝等見之後果如言往居臨海民以滬魚爲業罾網相連四百餘里江滬溪梁六十餘所覬惻隱貫心彼此相害勸捨罪業敎化福緣所得金帛乃成山聚卽以

買斯海曲爲放生之池又遣沙門惠拔表聞於上陳宣下勅嚴禁此池不得採捕因爲立碑詔國子祭酒徐孝克爲文樹於海濱詞甚悲楚覽者不覺墮淚時還佛壟如常習定忽有黃雀滿空翺翔相慶鳴呼山寺三日乃散顗曰此乃魚來報吾恩也至今貞觀猶無敢犯下敕禁之猶同陳世此慈濟博大仁惠難加又居山有蕈觸樹皆垂隨採隨出供僧常調顗若他涉蕈即不生因斯以談誠道感矣所著法華疏止觀門修禪法等各數十卷又著淨名疏至佛道品有三十七卷皆出口成章侍人抄略而自不畜一字自餘隨事疏卷不可殫言皆幽指爽徹摛思開天煬帝奉以周旋重猶符命及臨大寶便藏諸麟閣所以聲光溢於宇宙威相被於當今矣而枯骸特立端坐如生瘞以石門閉以金鑰所有事由一一關別勅每年諱日帝必廢朝預遣中使就山設供尚書令楊素性度虛簡事必臨信乃陳其意云何枯骨特坐如生勅授以戶鑰令自尋視既如前告得信而歸顗東西垂範化通萬里所造大寺三十五所手度僧衆四千餘人寫

一切經一十五藏金檀畫像十萬許軀五十餘州道俗受菩薩戒者不可稱紀傳業學士三十二人習禪學士散流江漢莫限其數沙門灌頂侍奉多年述其景行可二十餘紙又終南山龍田寺沙門法琳夙預宗門親傳戒法以德音遽遠拱木俄森爲之行傳廣流於世隋煬末歲巡幸江都夢感智者言及遺寄帝自製碑文極宏麗未及鐫勒值亂便失

曇崇

按續高僧傳曇崇姓孟氏咸陽人生知正見幼解信奉七歲入道博誦法言勤注無絕後循聽講肆雄辯無前乃以慧燈欲全本實攝念聖果將剋必固定想遂從開禪師依止逮於受戒志愈清厲遂學僧祇十有餘遍依而講解聽徒三百京輔律要此而爲宗後弊於言說更崇前觀額上鼻端是所存想山間樹下爲其居處既而光明內發色想外除形木若枯心灰猶死偏精六行冠達五門開公處衆稱爲第一遂得同學齊敬又號爲無上士也及師亡遺囑令攝後徒於時五衆二百餘人依崇習靜聲馳隴塞化滿關河

尋路追風千里相屬塡門盈室坐誨門人或初修不淨或終學人空念彼慈悲弘斯正則周武皇帝特所欽承乃下勅云崇禪師德行無玷精悟獨絕所領學徒未聞有犯當是導以德義故則衆絕形淸可爲周國三藏幷任陟岵寺主卽從而教導僧尼有序聲名稱焉每爲僧職滯蹤未許遊涉乃假以他緣遂蒙放免末遭法淪蕩便從流俗外順王威內持道素又授金紫光祿等官並不依就雖沉厄運無廢利人大象之初皇隋肇命法炬還照卽預百二十僧勅住興善尋復別勅令宰寺任重勤辭遜又不受之而道冠僧羣王公戒範昔以佛法頽毀私願早隆謹造一寺用光末法因以奏上帝乃立九寺以副崇願皆國家供給終於文世高祖唐公素稟行門偏所歸信遂割宅爲寺引衆居之勅以虛靜所歸禪徒有譽賜額可爲淸禪今之淸明門內寺是也隋氏晉王欽敬定林降威爲寺檀越前後送戶七十有餘水磑及碾上下六具永充基業傳利於今天子昔所承名今親正業開皇之初勅送絹一萬四千疋布五千端綿一千屯綾

二百疋錦二十張五色上米前後千石皇后又下令送錢五千貫氈五十領剃刀五十具崇福感於今願流於後望建浮圖一區用酬國俸帝聞大悅內送舍利六粒用同弘業於時釋教初開圖像全闕崇興此塔深會帝心敕爲追匠杜崇令其繕續料錢三千餘貫計塼八十萬口帝以功業別費恐有匱竭又送身所著衣及皇后所服者總一千三百對以助隨喜開皇十一年晉王鎭總揚越爲造露盤幷諸莊飾十四年內方始成就舉高一十一級踈耀太虛京邑稱最爾後䞋遺相接衆具繁委王又造佛堂僧院幷送五行調度種植樹木等事並委僧衆監檢助成崇旣令重當朝往還無擁宮閣之禁門籍未安須有所論執錫便進時處大內爲述淨業文帝禮接自稱師兒獻后延德又稱師女及在於本寺則勑令載馳問以起居無晨不至自所獲外利盡施伽藍緣身資蓄衣鉢而已開皇十四年十月三十日遷化寺房春秋八十矣皇情哀慘下敕葬焉所須喪事有司供給皐白弟子五千餘人送於終南山至相寺之右爲建白塔勒

銘存今初崇未終七日寺內旛竿無故自折門外汲井忽爾便枯衆怪其由也及至晦夜崇遺告曰吾有去處今須付囑卽以衣資施於三寶及至後夜覺有異相就而觀之方知氣絕無疾而逝形色如生因以奏聞莫不懷慟

慧越

按續高僧傳慧越嶺南人住羅浮山中聚衆業禪有聞南越性多汎愛慈救蒼生棲頓幽阻虎豹無擾曾有羣獸來前因爲說法虎遂以頭枕膝越便捋其鬚面情無所畏衆咸覩之以爲異倫也化行五嶺聲流三楚隋煬在藩搜選英異開皇末年遣舍人王延壽往名追入晉府慧日道場幷隋王至京在所通化末還揚州路中感疾而卒停屍船上有若生焉夜見焰光從足而出入於頂上還從頂出而從足入竟夕不斷道俗殊歎未曾有也王敎歸葬本山以旌誠敬

慧實

按續高僧傳慧實俗姓許氏潁川人少出家志敦幽尚遍履名山梁末遊步天台綜習禪業入房閉戶出

卽蕩門衣鉢隨身唯罽牀席實輕淸之丈夫也陳祚伊始負錫龍蟠絕跡人世五十餘年貴尚頭陀恆居宴默自少及終脅不親物雖形衰年積而精節之志老而彌厲以仁壽四年八月二十三日遷於蔣州履道寺之房春秋九十有六遺旨令屍陀北嶺後收窆於山南奉造三層塼塔就而紀德

三一五二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四十七卷目錄

僧部列傳二十三

隋八

僧善（附僧襲　僧集）　元景（附元覺）

智舜（附智讃）　智鍇

智越（附般若　法彥）　曇遷

僧淵　眞慧

慧瓚　法純（附慧昻）

法進　靜端

道舜　慧歡

智通（附頂蓋）　本濟（附善智　道訓　道樹）

僧照

神異典第一百四十七卷

僧部列傳二十三

隋八

僧善（附僧襲　僧集）

按續高僧傳僧善姓席氏絳郡正平人童少出家便從定業與汲郡林落泉方公齊名各聚其類依巖服道往還絡繹白鹿太行抱犢林慮等山振名四遠歸宗殷滿有弟子僧襲者慇斯汾曲往延通化善以山衆常業恐有乖離雖經頻請曾未之許襲曰前後邀

迎三十餘度元元之情情無已已磨踵有盡誓心難捨善乃從焉居住馬頭山中大行禪道蒲虞晉絳荷襆相諠衆聚繁多遂分爲四部卽東西二林杯盤大黃等處是也皆零房別室星散林巖宴坐所指十一切入而爲標據徒屬五百肅然靜謐仁壽之歲其道彌隆及疾篤將亟告弟子曰吾患腸中冷結者昔在少年山居服業糧粒既斷嬾往追求噉小石子用充日夕因覺爲病耳死後可破腹看之果如所言又累曰各勤修業不勞化俗廢爾正務若吾終後不須焚燎外損物命可坐於龕中埋之以大業初年三月十一日跏坐如生卒於大黃巖中道俗依言而殯僧襲本住絳州結心定業承習善公不虧其化晚住晉州寶巖寺充僧值歲監當稻田見殺水陸諸蟲不勝其酷因擲棄公名追崇故業以善師終日他行不在借訪時人又並終沒遂齋諸供度就山設會悲慟先迹顧奉無由尋其遺骸莫知所在忽聞爆聲震裂響發林谷見地分涌龕出於外骸骨如雪唯舌存焉紅赤鮮映逾於生日因取骨舌兩以爲塔龔以貞觀十五

年正月九日卒於山舍春秋六十有四臨終神思安隱稱念而逝時晉州西小榆山有沙門僧集者苦節山林聚徒禪業養蛇畜鼠馴附可以手持常現左右驅逐不去有俗人來輒便自隱

元景（附元覺）

按續高僧傳元景姓石氏滄州人十八被舉秀才至鄴都爲和王省事讀書一遍便究文義頃便輒引曾無所遺五載之中無書可讀晚從和禪師所聽大品維摩景既後來門側立聽深鑒超拔將歸受學和以定業之望參問繁廣令依止慧法師授以大乘祕奧之極既沃乃心便志在捨俗二十有七與諸妻子執別告云自臨漳以南屬吾所遊名涅槃境臨漳以北是生死分爾之行住也吾誓非聖更不重陟還從和公剃落授以正法景晨宵思擇統解元微遭周滅法逃潛林薄又以禪道內外相融開皇初年就緣講導儀設華約事事翹心故二時法會必香湯灑地熏爐引導前經後景初無一絕洗穢護淨欽若戒科常讀開經行不過五尋訖便展其例如前故每震法鼓動

卽千人屯赴供施爲儔罕匹所以景之房內黃紫緇衣上下之服各百餘副一時一換爲生物善經身一著便以施僧其感利之殷爲如此也後因臥疾三日告侍人元覺曰吾欲見彌勒佛云何乃作夜摩天主又云賓客極多事須看視有問其故答云凡夫識想何可檢校向有天衆欲來邀迎耳爾後異香充戸衆共聞之又曰吾欲去矣當願生世爲善知識遂終於所住卽大業三年六月也自生常立願沉骸水中及其沒後遵用前旨葬於紫陌河深瀅之中三日往觀所沉之處返成沙墳極高峻而水分兩派道俗異其雅瑞傳迹於今元覺孝慈居性祖學先蹟後住京師隸莊嚴寺純講大乘於文殊般若偏爲意得榮觀帝壤譽顯當鋒

智舜（附智讚）

按續高僧傳智舜俗姓孟趙州大陸人少爲書生博通墳索工書善說庠序附焉年二十餘厭世出家事雲門稠公居于白鹿始末十載常樂幽隱不事囂雜纔有昏情便有靈祇相誡或動身衣或有聲相又現

白服形影丈餘遶院相警往往非一嘗與沙門曇詢同修念定經于四年後北遊贊皇許亭山依倚結業聲績及遠有資其道供者便權避之遂經紀載不須資給又獵者逐雉飛入舜房苦加勸勉終不肯止遂將雉去情不忍此因割耳遺之感舜苦諫便投弓解鷹從舜請道漸學經義於是諫篤數村捨其獵業斯則仁濟之誠也後專習道觀不務有緣妄心卒起不可禁者即刺股流血或抱石巡塔須臾不逸其慮也故髀上刺處斑駁如鋪錦焉其翹勵之操同伍誠不及矣處山積歲剪剃無人便以火淨髮敝服忘食屢經寒炎度景分功無忘造次性少貪惱手不執財每見貧餒淚垂盈面或解衣以給或割口以施由此內徹外化所親之中見其弘敬十人出家並依舜行練心節量踵武揚風後年庚既侵身力斯盡常令人稱念繫想淨方遂終于老末感氣疾忽增十有五日勵念如初卒於元氏縣屈嶺禪坊時年七十有二即仁壽四年正月二十日也初葬於終所山側後房子縣界嶂洪山民素重舜道夜偷屍柩瘞於巖中及往追

覺皆藏其所三年之後開視焚之起白塔於崖上自舜之入道精厲其誠昔處儒宗頗自矜伐忽因旬假得不淨觀腹府流外驚厭叵陳所見餘人例皆不淨內溢乃就稠師具蒙印旨爲雲門官供當擬是難因就靜山曉夕通業不隸公名不行公寺而內德潛運遠聞帝闕開皇十年下詔曰皇帝敬問趙州房子界嶂洪山南谷舊禪房寺智舜禪師冬日極寒禪師道體清勝敎導蒼生使早成就朕甚嘉焉朕統在兆民之上弘護正法夙夜無怠今遣開府盧元壽指宣往意并送香物如別時趙州刺史楊達以舜無公貫素絕名聞依敕散下方始知之乃爲繫名同果寺用承詔旨舜亦不臨赴山民爲之起寺三處交絡四方聞造欣斯念定而莫堪其精到不久還返斯勇猛之誠不可例每於冬初化諸緣集多辦複貯之衣就施獄囚春秋二時方等行道餘則跏坐幽林塊然不寐及登耳順心用力疲轉讀藏經凡得四遍左手執卷右手執燭十宿五宿目不會斂佛名讚德誦閱如流昏晝六時禮懺終化有弟子智讚幼奉清誨長悟元理

攝論涅槃是所綜博今住藍田化感寺承習禪慧榮其光緒比多徵引終遁林泉

智鍇

按續高僧傳智鍇姓夏侯氏豫章人少出家在揚州興皇寺聽朗公講三論善受元文有名當日開皇十五年遇天台顗公修習禪法特有念力顗歎重之晚講涅槃法華及十誦律弘敷之盛見重於時又善外學文筆史籍彌是所長晚住廬山造大林精舍締構伊始並是營綜末又治西林寺兩處監護皆終其事然守志大林二十餘載足不下山常修定業隋文重之下敕追名稱疾不赴後豫章請講苦違不往云吾意終山舍豈死城邑道俗虔請不獲志而臨之未幾遂卒於州治之寺時以爲知命也春秋七十有八即大業六年六月也氣屬炎熱而跏坐如生接還廬阜形不摧變返有異香道俗歎訝遂緘於石室焉

智越（附般若　法彥）

按續高僧傳智越姓鄭氏南陽人少懷離塵之志父爲求婚方便祈止長則勇幹清美於時岳陽殿下統

御荊州徵任甚高非其所欲唯以情願出家王感彼誠素因遂夙心剪落已後隨方問道仍到金陵便值智者北面請業授以禪法便深達五門窮通六妙戒行清白律儀純粹又誦法華萬有餘遍瓶水自盈經之力也學徒雖衆其最居稱首有臨海露山精舍梵僧所造巨有靈異智者每臨命越令影響之晦迹已後台嶺山衆一焉是囑二十年間恂恂善誘無違遺寄便爲二衆依止四部歸崇姿容瓌偉德感物情頗存汲引每於師忌敕設千僧官齋越以衣鉢之餘以充大施隋文皇帝獻后崩日設齋呪願每獲百段曾不固留括州刺史鄭係伯臨海鎮將楊神貴師友義重待遇不輕大業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寢疾經句右脇而臥卒於國清舊房春秋七十四臨終之時山崩地動境內道俗咸所見聞天台山又有沙門波若者俗姓高句麗人也陳世歸國在金陵聽講深解義味開皇併陳遊方學業十六年入天台北面智者求授禪法其人利根上智卽有所證謂曰汝於此有緣宜須閑居靜處成備妙行今天台山最高峰名爲

華頂去寺將六七十里是吾昔頭陀之所彼山祇是大乘根性汝可往彼學道進行必有深益不須愁慮衣食其即遵旨以開皇十八年往彼山所曉夜行道不敢睡臥影不出山十有六載大業九年二月忽然自下初到佛壟上寺淨人見三白衣擔衣鉢從須臾不見至於國清下寺仍密向善友同意云波若自知壽命將盡非久今故出與大衆別耳不盈數日無疾端坐正念而卒於國清春秋五十有二送龕山所出寺大門迴轝示別眼即便開至山仍閉是時也莫問官私道俗咸皆歎仰俱發道心外覩靈瑞若此餘則山中神異人所不見固難詳矣時天台又有釋法彥者俗姓張氏清河人也周朝廢教之時避難投陳於金陵奉遇智者以太建七年陪從入天台服膺請業授以禪那既蒙訓誨不停房舍每處山間林樹之下專修禪寂三十年中常坐不臥或時入定七日方起具向師說所證法相有人聽聞曰如汝所說是背捨觀中第二觀相亦有山祇數相嬈試晏坐怡然不干其慮大業七年二月三十日卒於國清春秋六十智

者門徒極多故叙其聞見耳

曇遷

按續高僧傳曇遷俗姓王氏博陵饒陽人近祖太原歷官而後居焉少而俊朗爽異常倫年十三父母嘉其遠悟令舅氏傳授即齊中散大夫國子祭酒博士權會也會備練六經偏究易道剖卦析爻妙窮象繫奇邃精彩乃先授以周易初受八卦相生隨言即曉始學及半餘半自通了非師授悟超詞理會深異也會有一嫗失物就會決之得於兌卦會告遷曰汝試辨之應聲答曰若如卦判定失金釵嫗驚喜曰實如所判遷曰兌是金位字脚兩垂似於釵象耳舅曰更依卦審悉盜者爲誰對曰失者西家白色女子奉口鬆角年可十四五者將去尋可得之後如言果獲有問其故遷曰兌是西方少女之位五色分方西爲白也兌字上點表鬆角之象內有尖形表奉口之相推而測知非有異術舅乃釋策而歎曰吾於卜筮頗工至於取斷依稀而已豈如汝之明耶老舅實顧多慙方驗宣尼之言後生可畏也乃更授以禮傳詩尚莊

老等書但經一覽義無重問於時據宗儒學獨擅英聲每言大小兩雅當時之諷刺左右二史君王之事言禮序人倫樂移風俗無非耳目之翫其勢亦可知之未若李莊論大道周易辨陰陽可以悟幽微可以怡情性究而味之乃元儒之本也自爾留心莊易歸意佛經願預染衣得通幽極二親愛之弗許懇誠歲久乃蒙放遣初投饒陽曲李寺沙門慧榮頗解占相知有濟器告遷曰有心慕道理應相度觀子骨法當類彌天自揣非澄公有慙德義可訪高世者以副雅懷遷雖屢伸勤請而固遮弗許又從定州賈和寺曇靜律師而出家焉時年二十一本圖既遂襟期坦然猛勵精勤昏曉無倦初誦勝鬘不日便了怪而檢覆未差一字當夜問經中深疑莫非妙義既知神思大成乃與受具恣其問道從師五臺山此山靈跡極多備見神異後歸鄴下歷諸講肆棄小專大不以經句涉懷偏就曇遵法師稟求佛法綱要當有齊之盛釋教大興至於宮觀法祀皆鋒芒馳鶩遷性不預涉高謝世利衆咸推焉密謂人曰學爲知法法爲修行

豈以榮利卽名爲道秦世道恆削跡巖藪誠有由矣遂竄形林慮山黃花谷中淨國寺蔬素覃思委身以道有來請問乍爲弘宣研精華嚴十地維摩楞伽地持起信等咸究其深賾當尋唯識論遂感心熱病專憑三寶不以醫術纏情夜夢月落入懷乃擘而食之脆如冰片甚訝香美覺罷所苦痊復一句有餘流味在口固其聖助食月成德遂私改名以爲月德也爾後每授人戒常云於我月德前三說受菩薩戒逮周武平齊佛法頹毀將欲保道存戒逃跡金陵結侶宵征間行假道多被刼掠進達壽陽曲水寺顧法屬曰吾等薄運所鍾屢逢羣盜若怨結不解來報莫窮衆可哀彼愚迷自責往業各捨什物爲賊營懺冀於來世爲法知識既而南濟大江安然利涉由斯以推誠齋福之助也初達揚都栖道場寺掃衣分衞攝念無爲時與同侶談唯識義彼有沙門慧曉智璀等並陳朝領袖江表僧望曉學兼孔釋妙善定門璀禪慧兩深帝王師表又有高麗沙門智晃善薩婆多部名扇當塗爲法城塹並一見而結友于再叙而高沖奧有

欲以聞天子者遷預知情事謂之曰余以本朝淪覆正法陵夷所以冒死浮江得叅梵侶生平果志遂得有餘結構時榮幸願緘默唯有國子博士張機每伸盡禮請法餘景時論莊易竊傳其義用訓庠序因至桂州刺史蔣君之宅獲攝大乘論以爲全如意珠雖先講唯識薄究通宗至於思構幽微有所流滯今大部斯洞文旨宛然將欲弘演未聞被之家國承周道失御隋曆告興遂與同侶俱辭建業緇素知友祖道新林去留哀感各題篇什執手辭訣登石頭岸入舟動檝忽風浪騰湧衆人無計遷獨正想不移捧持攝論告江神曰今欲以大法開彼未悟若北土無運命也如何必應聞大教請停風浪冀傳法之功冥寄有屬言訖須臾恬靜安流達岸時人以爲此論譯於南國護國之神不許他境事同迦延之出罽賓爲羅剎之稽留也進達彭城新舊交集遠近欣赴鬱爲大衆有一檀越捨宅栖之遂目所住爲慕聖寺始弘攝論又講楞伽起信如實等論相繼不絕攝論北土創開自此爲始徐州總管穀城公萬緒率諸僚佐擁篲諮

承盡弟子之禮遷弘化此土屢動暄凉黑白變俗大有成業自周毀正法遺形充野乃勸奬有緣於慕聖寺多構堂閣隨有收聚莊嚴供養上柱國宋公賀若弼長史張坦出鎭揚州承風思展結爲良導及諸道俗訏願德音坦乃手疏邀延遷亦虛舟待吹還到廣陵舉郭迎望歌梵過雲霞香花翳日月桑門一盛榮莫加斯宋公名重位高頗以學能傲誕遷應權授法不覺心醉形摧乃攜其家屬從受歸戒初停開善建弘攝論請益千計不久徐方官庶思渴法言江都纔了復迎還北盛轉法輪聲名遐布屬開皇七年秋下詔徵召時洛陽慧遠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濟陽寶鎭汲郡洪遵各奉明詔同集帝輦遷乃率其門人行塗所資皆出天府與五大德謁帝於大興殿特蒙禮接勞以優言又敕所司並於大興善寺安置供給王公宰輔冠蓋相望雖各將門徒十人而慕義沙門敕亦延及遂得萬里尋師於焉可想於斯時也宇內大通京室學僧多傳荒遠衆以攝論初闢投誠請祈卽爲敷弘受業千數沙門慧遠領袖法門躬處坐端橫經

稟義自是傳燈不絕於今多矣雖則寰宇穿鑿時有異端原其解趣莫非祖習故眞諦傳云不久有大國不近不遠大根性人能弘斯論求今望古豈非斯人乎十年春帝幸晉陽敕遷隨駕旣達幷部又詔令僧御殿行道至夜追遷入內與御同榻帝曰弟子行幸至此承大有私度山僧欲求公貫意願度之如何遷曰昔周武御圖殄滅三寶衆僧等或剗迹幽巖或逃竄異境陛下統臨大運更闡法門無不歌詠有歸來投聖德比雖屢蒙招引度脫而來有先後致差際會且自天地覆載莫匪王民至尊汲引萬方寧止一郭蒙慶帝沈慮少時方乃允焉因下敕曰自十年四月已前諸有僧尼私度者並聽出家故率土蒙度數十萬人遷之力矣尋下敕爲第四皇子蜀王秀於京城置勝光寺卽以王爲檀越敕請遷之徒衆六十餘人住此寺中受王供養十三年帝幸岐州遷時隨從乃敕蜀王布圍南山行春蒐之事也王逐一獸入故窑中旣失蹤跡但見滿窑破落佛像王遂罷獵具以事聞遷因奏曰比經周代毀道靈塔聖儀塡委溝壑者

多蒙陛下興建已得修營至於碎身遺影尚遍原野貧道觸目增慟有心無事帝聞悵然曰弟子庸朽垂拱巖廊乃使尊儀冒犯霜露如師所說朕之咎也又下詔曰云云諸有破故佛像仰所在官司精加檢括運送隨近寺內率土蒼生户施一文委州縣官人檢校莊飾故一化嚴麗遷實有功十四年柴燎岱宗還又上諸廢山寺并無貫逃僧請並安堵帝又許焉因敕率土之內但有山寺一僧已上皆聽給額私度附貫遷又其功焉又敕河南王爲秦嶽神通道場檀越卽舊朗公寺也齊王爲神寶檀越舊靜默寺也華陽王爲寶山檀越舊靈巖寺也又委遷簡齊魯名僧來住京輦其爲世重誠無以加文帝昔在龍潛有天竺沙門以一裹舍利授之云此大覺遺身也檀越當盛興顯則來福無疆言訖莫知所之後龍飛之後迫以萬機未遑興盛仁壽元年追惟昔言將欲建立乃出本所舍利與遷交手數之雖各專意而前後不能定數帝問所由遷曰如來法身過於數量今此舍利卽法身遺質以事量之誠恐徒設耳帝意悟卽請大德

三十八人安置寶塔爲三十道建軌制度一准育王帝以遷爲蜀王門師王置鎭梁益意欲令往蜀塔所檢校爲功宰輔咸以劒道危懸塗徑盤折高年宿齒難冒艱阻更改奏之乃令詣岐州鳳泉寺起塔晨夕請瑞以沃帝心將造石函時寺東北二十里許忽見文石四段光潤如玉大小平正取爲重函其內自變作雙樹之形高三尺餘異色相宣或有鳥獸龍象之狀花葉旋轉之形以事上聞帝大悅二年春下敕於五十餘州分布起廟具感祥瑞四年又下敕於三十州造廟遂使宇內大州一百餘所皆起靈塔勸物崇善遷寶有功及獻后云崩於京邑西南置禪定寺架塔七層駭臨雲際殿堂高竦房宇重深周閭等宮闕林圃如天苑舉國崇盛莫有高者仍下敕曰自稠師滅後禪門不開雖戒慧乃弘而行儀攸闕今所立寺既名禪定望嗣前塵宜於海內名名德禪師百二十人各二侍者並委遷禪師搜揚有司具禮卽以遷爲寺主既恩救爰降不免臨之綏撫法衆接悟賢明皆會素心振聲帝世時大興善寺有像放光道俗同見以

事聞上敕問遷曰宮中尊像並是靈儀比來修敬光何不現遷曰但有佛像皆放光明感機既別有見不見帝曰朕有何罪生不遇耶遷曰世有三尊各有光明其用異也帝曰何者是耶答曰佛爲世尊道爲天尊帝爲至尊尊有恆政不可並治所以佛道弘教開示來葉故放神光除其罪障陛下光明充於四海律令法式禁止罪源卽大光也帝大悅遷美容儀風韻故臨機答對如此又器宇恢雅含垢藏疾妙於定門練精戒品天性仁慈寡於貪競雖帝王贈捨遠近獻餉一無自給並賚僧衆或接濟貧薄追崇圖塔又不重厚味不飾華綺內有關鑰外屏名利顯助弘道冥心幽隱立志淸簡不雜交遊時俗頗以疎傲爲論深鑒國士而體其虛心應物也凡有言述理無不當皆能遣滯顯旨深矣故遠公每云遷禪師破執入理此長勝我斯言合也詞旨典正有文章焉雖才人沉鬱含毫未能加也夙感風瘦之疾運盡重增卒於禪定春秋六十有六卽大業三年十二月六日也葬於終南北麓勝光寺之山園鑿石刻銘樹於墳所當停柩

之日有一白犬不知何來徑至喪所雖遣呵逐終不肯去見人哀哭犬亦號叫見人止哭犬亦不聲與食不噉常於喪所右縈而臥旣轝柩行犬便前後奔走似如監護之使及下葬訖便失所在識者以犬爲防畜將非冥衞所加乎初未終之前有夢禪定佛殿東傾數人扶之還正惟東北一柱陷地拔之不出遷房屬於陷角故有先驗之徵旣卒之後有沙門專誠祈請欲知生處乃夢見淨土嚴麗故倍常傳寶樹宮闕鬱然相峙道俗徒侶有數千人遷獨處金臺爲衆說法雖夢通虛實而靈感猶希況隨請而知故當降靈非謬矣所撰攝論疏十卷年別再敷每舉法輪諸講停務皆傾渴奔往有若不足也又撰楞伽起信唯識如實等疏九識四明等章華嚴明難品元解總二十餘卷並行於世有沙門明則爲之行狀覼縷終始見重京師矣

僧淵

按續高僧傳僧淵姓李廣漢郪人家本巨富爲巴蜀所稱及淵初誕天雨銅錢於庭家內合運處處皆滿

父運疲久口嘘唱乏錢不復下倉內貯米但及於半忽滿溢出親姻外內莫不歎其福報也自少至長志幹殊人行則安而徐動坐則儼而跏趺眼光外射餤餤發越容色玉潤狀若赤銅聲若洪鐘響發林動兩足輪相十角分明二手九井紋理如畫年十八身長七尺其父異之命令出家即時剃落住城西康興寺今所謂福緣是也博尋人法訪無遠近經耳不忘蘊括懷抱奉戒守素大布爲衣瓶鉢之外無所蓄積與同寺毅法師交遊二人即蜀郡僧中英傑者也相隨入京博採新異有陟岵寺沙門僧寶者禪道幽深帝王所重便依學定豁爾知津經涉炎涼詳覈詞義淵研精定道毅博通經術丘索草隸靡不留心周氏廢教便還故寺割東行房以爲私宅餘者供官隋氏運開更新締構領匠伐木連雨兩月淵執爐祈請隨語便晴造塔須金盤又請地府隨言即掘應命藏開用足餘金還歸本窟詳斯福力今古未聞常給孤獨不逆人意遠近隨助泉布若流又以錦水江波沒溺者衆便於南路欲架飛橋纔叩此機衆事咸集昔諸葛

武侯指二江內造七星橋造三鐵錞長八九尺徑三尺許人號鐵槍擬打橋柱用訖投江須便祈禱方可出水淵造新橋將行豎柱其錞自然浮水來至橋津及橋成也又自投水道俗歌謠於今逸耳淵毅二師並爲物軌晨夕問法無虧遺寄毅以仁壽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寅時告弟子曰三界無常吾其死矣言終神謝福緣本住春秋六十有九淵聞之憫然曰毅師已往我豈獨留俄而遘疾遺語同塋即以其月十四日又化春秋八十有四至十七日並窆於九里堂焉刊石紀之於寺堂陳子良爲文

眞慧

按續高僧傳眞慧陝州河北人姓陳氏河北諸陳代稱冠族遠稱漢右相陳平中云魏向侯陳涉乃至江表陳代並出此鄉慧早厭身城父母留礙逼納妻室不免外情玉潔之志涅而逾淨開皇十二年年纔及冠二親俱往既將出俗猶縈妻累先勸喻已便爲解髮賫給道具送往尼寺慧往陝州大通寺淸禪師所出家受具淸示以學方次第有本曰尸羅不淨三昧

無由令往鄴下靜洪律師所因循兩載備探幽致又詣衞州林落泉詢禪師所朝投夕悟經歷歲餘於詢所得略貫終始禪侶三百嗟試聲馳詢摩其頂堪傳法燈令往山西啓請未悟慧以學日旣少恐有差分更住陶研乃經兩載一一呈示去取無疑開皇十八年承命西歸路經白鹿百家巖時號幽絕山勢窮美因登遊觀又爲留連夏坐栖之又陳禪道至秋擇地無越晉川遂之蒲阪首山麻谷創築禪宇四衆爭趨端居引學蔚成定市十有八載成就極多栖巘傑昻最稱深入仁壽四年名與名僧住栖巖寺其爲人也諒直剛決清儉退讓安苦忍樂容止可觀獨處樂靜不希華靡大業元年餌黃菁絕粒百日檢校敎授坐禪禮懺不滅生平後覺肥充恐有學者便休服餌於閑田原北杯盤谷夏坐虎窟虎爲之移及秋虎還返窟常有山神節度時分如有遲延必來警覺以大業十一年十月七日因疾卒麻谷禪坊春秋四十有七初將終夕神彩若常曰吾將生淨土見蓮花相候又聞異鐘聲聲幽淨異香花充蔚斯相旣至潛然而絕

門人道俗依而闍維收骨起塔於麻谷

慧瓚

按續高僧傳慧瓚姓王氏滄州人壯室出家淸貞自遠承稟元奧學慕綱紐受具後偏業毗尼隨方聽略不存文句時在定州居於律席講至寶戒法師曰此事卽日卒難制斷如何瓚私賤其說將襆中有錢三百乃擲棄之由是卒世言不及利周武誅剪避地南陳流聽羣師咸加芟改開皇弘法返跡東川於趙州西封龍山引攝學徒安居結業大小經律互談文義宗重行科以戒爲主道聞遠流歸向如市其所開悟以離著爲先身則依附頭陀行蘭若法心則思尋念慧識妄知詮徒侶相依數盈二百繩牀道具齋肅有儀後西遊路經馬邑朔代并晉名行師譽滿二河道俗傾望秦王俊鎭并部弘尚釋門於太原蒙山置開化寺延請居之僧衆邑熈聲榮逸口至於黑白布薩要簡行淨之人知有小愆便止法事重過則依方等輕罪約律治之必須以教驗緣片缺則輕律俱捨沙彌信行重斯正業從受十戒瓚不許之乃歸瓚之弟

于明引禪師遵崇行法曉還鄴相方立部衆及獻后云崩禪定初構下敕追名入京傳化自并至雍千里欽風道次逢迎禮謁修敬帝里上德又邀住於終南山之龍池寺日夜請誨聞所未聞因而卒於山舍春秋七十有二即大業三年九月也弟子志超追崇先範立衆晉川焉

法純（附慧昂）

按續高僧傳法純俗姓祝氏扶風始平人也初出家日在於周世備聞正教親奉明師意在定林情兼拯溺住帝京陟岵天宮二寺往來居止通慮爲先逢周廢教潛匿城市內持道服外假俗衣皇隋之興厥初度首即百二十人之一也住大興善鞭勒形心有逸前稔文帝聞純懷素請爲戒師自辭德薄不敢聞命帝勤注不已遂處林中爲傳戒法四事厚禮不勝其供辭還本寺歎曰危身脆命無常不久終日保養何見牢固上供難消遂行方等懺法四十五年常處淨場宗經檢失除食便利餘無闕廢嘗於道場然燈遂感燈明續發經於七夜不添油炷而光耀倍常私密

異之爲滅累之嘉相也又油瓮所止在佛堂內忽然不見乃經再宿還來本處而油滿如故每於夜靜聞有說法教授之聲異香尋隙氣衝於外就而視之一無所見識者以爲幽祇所集故也而謙弱成治趣務造功不累形骸用清心海至於三秋霖滯民苦者多純乃屏除法服微行市里或代人傭作事訖私去有與作價還濟貧人或見道俗衣服破壞塵垢皆密爲洗補及巾屨穢汚臭處皆縫洗鮮全其例甚衆或於靜時掃厠擔糞有密見者告云若情事欣泰願共同作或爲僧苦役破薪運水或王路艱阻躬事塡治因以勵俗相助平坦有來覬錫皆慘然不樂口云愛賊旣來獄王潛至打縛不久矣故所獲財物並施大衆不造經像人問其意云行道者所乏耳因以趣入也故王公等施日盈門首皆廻與僧而自著糞掃袈裟內以布裙又無腰襻以繩收束如中國法寺僧服其行也或有不敢受者以爲勝人所奉稍異常徒自敘云余初出家依於山侶晝則給供清衆暮則聚薪自照因而誦經得二十五卷謂十地經論金剛般若論

金光明諸法無行等幷講習通利故其所宣導皆引用斯文焉開皇十五年文帝又請入內爲皇后受戒施物出宮隨散並盡故貧窶之士聞純之入內也要必有賜並聚集街道待施而還仁壽三年遂覺不悆閉室靜坐而無痛所有白衣童子手捧光明立侍於右弟子慧進入問此是何人答曰第六欲天頻來命我但以諸天著樂竟不許之由妨修道故也常願生無佛法處敎化衆生愼勿彰言死後任說至五月內弟子爲建大齋望崇元福道俗湊集並在純前有雙鴿飛來純房內在衣笐上注目看純雖人觸捉都無有懼純云任之勿捉至暮方逝及其疾甚人有問者必誡以法行不得自縱自欺又云我不覺忽乘白象也此乃妄業耳何由可任因設齋食與諸舊別所有衣資雜物施同行者任取一事用結良緣而神志明悟不覺餘想卒於淨住寺春秋八十有五即仁壽三年五月十二日也葬於白鹿原南鑿龕處之外開門穴以施飛走後更往觀身肉皆盡而骸骨不亂弟子慧昻等率諸檀越追慕先範乃圖其儀貌以丹靑

見在淨住沙門彥琮褒美厥德爲叙讚云昂少所慈育親供上行爲之碑文廣陳盛事兼以立性閑穆識悟清爽文藻横被聞於京室著述十卷頗共傳之

法進

按續高僧傳法進不知氏族住益州綿竹縣響應山玉女寺爲輝禪師弟子後於定法師所受十戒恭謹精誠謙恪爲務唯業坐禪寺後竹林常於彼坐有四老虎繞於左右師語勿泄其相也後教水觀家人取柴見繩牀上有好清水拾兩白石安著水中進暮還寺彌覺背痛問其家人云安石子語令明往可除此石及旦進禪家人還見如初清水即除石子所苦便愈因爾習定不出此山開皇中蜀王秀臨益州妃患心腹諸治不損有綿州昌隆白崖山道士文普善者能昇刀禁火鵠鳴山有二道士能呼策鬼神符印章醮入水不溺並來同治都無有效乃使長史張英等往山請出爲妃治病報曰吾在山住向八十年與木同性徐更苦邀進答曰盡命於此可自早還信返具報王使六司官人犢車四乘將從百人重往迎請進

曰王雖貴勝命有所屬執志如初信還王大怒自入山捋手加罪既至山寺禮佛見進不覺身戰汗流王曰奉請禪師爲妃治病禪師慈悲願救此苦答曰殺羊食心豈不苦痛一切衆生皆是佛子何因於妃偏生此愛王慚愧懺悔仍請出山乃曰王命既重不可不行王自先行貧道生不乘騎當可後去王曰弟子步從與師同行報曰出家人與俗異但前行應同到王行兩日方至進一旦便達徑入妃堂見進流汗因爾除差施絹五百段衲衣袈裟什物等進令王妃以水盥手執物呪願總用迴入法聚寺基業即辭還山王與妃見進足離地可四五寸以大業十三年正月八日終此山中龍吟猿叫諠寺三日矣

靜端

按續高僧傳靜端一名慧端本武威人後住雍州年十四投僧實禪師受治心法深所印可經魏周隋崇挹佛化闡弘不絕以靜操知名後歸於曇相禪師習行定業周滅法時乃竭力藏舉諸經像等百有餘所終始護持冀後法開用爲承緒及隋開化並總發之

經籍廣被端之力也重預出家還宗本習擁徒結道綽有餘勳而謙損儉退無與時爭服御三衣應法杖鉢一牀一食用卒生報獲利卽散餘無資蓄名行旣著貴賤是崇隋漢王諒重其戒德數受弘訓文帝獻后引進入宮從受正法稟其歸戒遂留宮宿端曰出家之人情標離俗宮中非宿寢之所數引宮禁常弘戒約勅以牙席檀龕及諸金貨前後奉賜令興福力故令寺宇高廣皆端之餘緒焉所以財事增榮日懸寺宇一無所受並歸僧庫而常掩室下帷靜退人物仁壽年中有敕送舍利於豫州屢放白光變爲五彩旋轉瓶側見者發心鑿石爲銘鐫治將訖乃變爲金字分明外徹時以爲嘉瑞也屬高祖昇遐隋儲嗣曆造大禪定上福文皇召海內靜業者居之以端道悟羣心敕總綱任辭不獲免創臨僧首於時四方義聚人百其心法令未揚或慠靈化而端躬事軌勉咸敬而揖之使夫饕惰之士悛厲而從訓勗者殷矣以大業二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終於禪林本寺春秋六十有四瘞於京之東故禪林寺廟猶陳五邑牙席于

秋樹皮袈裟在焉由物希故觀者衆矣

道舜

按續高僧傳道舜未詳何人靜處林泉庇道自隱言常含笑談述清遠嘗止澤州羊頭山神農定藥之所結宇茅茨餘無蓄積日唯一食常坐卒歲斯亦清素之沙門也德豐內溢聲流氓俗態感蛇鼠同居在繩牀下各孚產育不相危惱又致虎來蹲踞其側便爲說法有人還往告虎令去或語之云明日人來汝不須至便如舜言虎便不現其通感深識爲若此也給

侍之人與虎同住親如家犬曾莫之畏身著敝衲略無可採跣行林野不擇晨夕開皇之初忽遊聚落說法化諸村民皆盛集受法獨不爲一女受戒告云汝當生牛中其相已現戒不救汝也業不定者爾乃相濟耳時有不信其言以爲惑衆咸有疑者舜欲決於衆議告衆曰必不信者試蹋女牛尾業影必當不起卽以足躡女裙後空地云是尾影其女依言趣起不得時衆驚信請舜曰如何除此業報其女家積粟數萬石既懼惡業一時頓捨舜並爲營福令其懺悔如

此累作惡業便傾方爲受戒由斯以談能見業影之存亡將鄰聖之極矣或依諸癘村受於癘供見有膿潰外流者皆口就而嗽之情無惡念或洗其衣服或淨其心業用爲己任情向欣然初無顰顣後遊於林慮洪谷北詣晉盤亭等諸山隱寺綜禪定業不測終所

慧歡

按續高僧傳慧歡俗姓管氏京兆雲陽人也弱齡厭俗深慕出家迫以恆網取拔無路歷任僚署頻經涼暑年逾壯齒方蒙本遂三十有七披緇在道依清禪寺崇公諮受定法攝心儀體存息短長觀覺安立泠然祛寫兼以志得林泉消形人世捐略塵欲山學推先嘗經行山頂悞墮高巖乃在石上端居不忘禪念其感靈如此逮隋文晏駕建大伽藍以歡志德潛被名而供養大業六年二月卒大禪定道場春秋六十有九遺令施形寒林之下弟子等敢從德義送於終南楩梓谷中率諸道俗立銘樹塔焉

智通 附頂蓋

按續高僧傳智通姓程氏河東猗氏人也生知信慤樂崇道慧將習書計遂欲出家父母異而許之十歲已後剃落敦肅恭孝執履謙沖師長友朋接事無怠修持戒行歌詠法言晝夜不輟誦諸經中讚佛要偈三千餘首五十許年初無告倦自木德不競立喪攸在釋門淪廢法侶無歸方從俊律師延法師服膺受業不以艱危阻志隋祖再興奄還蒲坂慈濟所及乃立孤老寺於城治等心賑贍以時周給授戒說法乘機間起食甚懷音日有千計仁壽創塔締構栖巖翻然脫屣就閑修業親事香花躬運灑掃口恆稱讚日常瞻睹善由己積通爲舍生財雖有餘並充功德以大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以疾而卒於山寺春秋六十有四初未終前數日不悆維那鳴鐘而杵自折識者以爲不越振矣通聞之命侍者稱彌陀佛名廻心攝念願生彼土有入室門人項蓋者夙夜祗奉忽問蓋曰廚中作何食耶蓋曰爲何所須曰有達官諸貴來耳蓋曰昔聞生人道者見諸貴勝師本修德所詣豈在人邪至晩乃開目正視良久不眴狀有所覩旁

侍加香寂然立敬炊頃方止乃彈指云不可思議也有問其故云見寶幢華蓋塔廟莊嚴初夜又迴首眄云始見明珠今何所在又云有何緣務大然燈燭遂掩燈令暗須臾復云大明何爲轉盛蓋曰室今暗昧是師淨相不可怪也乃合掌達旦曰吾生淨土矣因而氣靜山地動搖門窻震裂羣雉驚雊非恆所聞寺僧道慧未曉假寐至是驚覺出倚廊下曰禪師若終必生淨土矣何以知然向於眠中見西嶺上並是樓閣殿堂乘空而去言畢方知道已終逝又蓋母王氏久懷篤信讀衆經禮懺發心以往生爲務貞觀十一年二月臨將捨命彌加勤至自見牀前有赤蓮華大如五斛甕許又見靑蓮華滿宅阿彌陀佛觀音勢至一時俱到蓋與姪薛大興供侍親聞所述而興見有佛色形甚大并二菩薩久而自隱斯並近事故傳實錄

本濟（附善智　道訓　道樹）

按續高僧傳本濟宋氏西河介休人也父祖不事王侯遁世無悶逼以僚省挂冠而返濟年爰童丱智若

成人齠齓之初橫經就業故於六經三史皆所留心雖云小道略通大義故庠塾倫侶重席請言後披析旣淹豁然大悟乃曰斯實宇宙之糟粕也何累人之情識乎乃歸仰釋氏辭親出家開皇元年時登十八戒定逾淨正業彌隆不服新華除其愛染躬行卑辱愍增上慢博覽經論成誦在心講解推則循環相屬時共觀風榮斯神舉會信行禪師創開異部包括先達啓則後賢濟聞歌詠欣然北面承部瀉瓶非喻合契無差以信行初達集錄山東旣無本文口爲濟述皆究達元奧及行之亡後集錄方到濟覽文卽講會無滯託雖末見後詞而前傳冥會時五衆別部敬之重之著十種不敢斟量論六卷旨文淸靡頗或傳之自是專弘異集響高別衆以大業十一年九月十二日卒於所住之慈門寺春秋五十有四弟子道訓道樹式奉尸陁追建白塔於終南山下立銘表德有弟善智天縱元機高步世表祖師信行服膺請業酌深辯味妙簡錙銖入室鄰機精窮理窟嘗以四分之一用資形累通夏翹足攝慮觀佛誠策勤之上達也信

行敬挹風猷雅相標致時衆咸悅可謂以德服人者焉撰頓教一乘二十卷因時判儀共遵流世以大業三年卒弟子等附葬於信行墓之右焉訓有分略之能樹豐道引之說當今敷化宗首莫與儔之時暫舉筵道俗雲合聲榮慼敬後恐難尋迹矣

僧照

按續高僧傳僧照京兆人也不詳氏族幼年入道師于靜藹遊履盛化每居幽隱頻感徵異乃高恆度恐致驚俗故罕聞之遭周滅法不偶塵囂獨處秦嶺高步松苑顧影與心相娛自得乃曰吾今居此安泰寧有樂過斯者乎彼城邑遺僧波波順俗用斯優洽一何傾附及隋初弘教遂於鄠縣南山田谷立神田寺養徒縱業名振渭川道俗崇仰立信彌積逮文帝末紀棲隱岐山以照道德遠聞意延相見令左僕射楊素就宣敕旨躬延謁見照預知之告侍人曰當有貴客來至可辦諸食具明日果達山寺素威英自若勇悍無前及到照之住籬不覺愜然喪膽下乘將欲進步不前乃遍信達照照端拱如初命素前進而通身

沐汗情智失守纔得傳詔餘無措言久時少解乃以情告照曰山林幽靜計無非異檀越善意相尋理無虛垢食訖辭退照曰蒙天子優及遠近仁壽俱道在幽通未假面奉又以老疾相繼接對莫因素具事聞述其情懼帝曰戒師之威也以卿雄武故致斯憚耳乃重勑素齎香油再伸景仰下詔曰禪師德居物議道映遂初窮處巖阿養素崇業朕甚嘉焉今送供奉用展翹敬素以前虛仰景行重接山門卑處身心方陳對晤爲說正教深副本懷乃欲捨其金帛開廣寺塔照曰巖泉林野即可勵心塔寺禪坊莊嚴城邑凡所送者一不受之又請受戒法照以戒行輕毀沉渾難清乃爲說慈悲仁育陳理喻達竟不授戒斯亦體達機候之明匠矣以大業七年終於山寺春秋八十有三初照一受具後儀奉憲章六十餘夏三衣不改雖重補緝而受持無離唯自將奉而侍者莫持或有妄持舉者而重若泰山初無離席及照之捧接輕若鴻毛因事以詳斯亦大德之清風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四十八卷目錄

僧部列傳二十四

隋九

元鏡　智揆
僧範　寶安
寶巖　明馭
道生　法性
辯寂　靜凝

法楷
曇良
智嶷
淨辯
普安
慧恭
法行
法喜
行堅

智能
道嵩
道顏
普濟
大志
法泰
法通
欽師
法智

王梵志
眞觀

智琰

神異典第一百四十八卷

僧部列傳二十四

隋九

元鏡

按續高僧傳元鏡趙州人立志清貞不干流俗四分一律文義精通不樂闡揚恆尋異部激發達順品章廢立有神彩焉住空觀寺閑散優遊無爲僧也仁壽二年奉敕置塔本州無際寺建基址日尋放赤光變轉不常或如形像乍似樓闕又出白光時吐大小巡

繞瓶側四月四日又放光明紫綠相間三度乃止又於光內見佛像形長二尺餘坐蓮花座幷有菩薩衛侍嚴儀從卯至酉方始歇滅當此之時有目皆覩鏡還空觀復學禪宗居止東院合集同侶多行頭陀遂終其寺也

智揆

按續高僧傳智揆冀州人愛慕涅槃淨持戒行不重榮渥知足無求住弘濟寺閉門習業僧衆服其智德敬而宗之每處勝筵推其名實而揆弗之顧也退屏自修若無聞見仁壽之歲弘塔四方有勑名揆送舍利於魏州開覺寺初屆治所遂放大光紫白相宣五色遞發有尼智曠冷疰積年因禮發願乃見赤光遍室便吐惡物其患即除有患重者聞斯嘉慶伏枕發願亦蒙光照平復如本方來塔所其例衆夥不復具書又楊大眼者先患兩目瞑無所見牽來至輦乞願求恩即見舍利如本明淨斯例復衆四月八日下塔旣訖西北雲彩雨華塔上紛霏如雪色似黃金寺院皆遍道俗收取狀如金華感一黑狗莫知由來直入

道場周旋行道每日午後與餅不食與水便飲至解齋時與粥方食寺內羣犬非常禁惡一見此狗低頭畏敬不敢斜視塔所樹碑厚三尺半忽發光彩狀如琉璃映物對視分明悉見又見象六牙並現石碑內至五月末來於其碑中七變相狀或爲佛像聖僧雙樹衆瑞非一並以事聞揆晚後迹終南居閑禪寂登陟巖藪往而不返

僧範

按續高僧傳僧範冀州人學大小乘靜務心業追思禪念傾屈盡禮所獲定要倍於同侶住勝光寺以慧解見推及帝建塔下敕徵名送舍利於本州覺觀寺每至日沒常放光明黃赤交燄變化非一沙門僧辯患耳四年聞聲如壁一覩舍利兩耳洞開有逾恆日州民蘇法會左足攣跛十有餘年委杖自扶來禮乞願尋得除瘥放杖而歸範目覩靈驗神道若斯信知經教非徒虛誕但由誠節未著故致有差後歸本寺還遵前轍未詳其卒

寶安

按續高僧傳寶安兗州人安貧習學見者敬之初依慧遠聽涉涅槃博究宗領周滅齊亡南投陳國大隋一統還歸鄉壤行次瀍洛又從遠焉因仍故業彌見深隱開皇七年慕義入關住淨影寺當遠盛日法輪之下聽衆將千講會制約一付安掌於時遠方輻湊名望者多難用輯諧故在斯任安隨機喻接匡救有儀雖具懲治而無銜怨各懷敬歎登自稱焉講十地涅槃純熟時匠性存攝嘿不好揚演有問酬對辯瀉泉流仁壽二年奉敕置塔於營州梵幢寺即黃龍城也舊有十七級浮圖權在其內安置舍利當夜半上並放白光狀如雲霧初唯一丈漸大滿院明徹朗然良久乃滅前後三度相類並同舊有石龜形狀極大欲作函用引致極難匠石規模斲截成函三分去二安自思念石大函小何由卒成懼日僁期內懷憂灼比曉看之其石稱函自然分析不勞鐫琢宛爾成就函雖神造計應大重薄用拖曳輕迅若馳不勞至寺便依期限深慶情願晚還京寺不測其終

寶巖

按續高僧傳寶巖幽州人標意十地次綜毗曇末究成實故於宗部涉獵繁焉尸牖元文疎條本幹時傳富博而性殊省事不樂談說苦祈敷散精理載揚住京下仁覺寺守道自娛無事交厚仁壽下敕召送舍利於本州弘業寺即元魏孝文之所造也舊號光林依峰帶澗面勢高敞多挾徵異事遵清肅故使行僻之徒必致驚悚由斯此衆濫迹希過自開皇將末舍利到前山恆傾搖未曾休止及安塔竟山動自息又仁壽初歲天降剃刀二十三枚用甚銛利而形制殊別今僧常用以剃剪也又初造石函明如水鏡文同碼碯光似琉璃內外照徹紫燄光起函外生紋如菩薩像及衆仙禽獸師子林樹雜相非一四月三日夜放大光明照天地有目皆見巖事了還不測其卒

明馭

按續高僧傳明馭瀛州人初學涅槃後習攝論推尋理源究括疑滯晚遊鄴下諮訪未聞隱義重元皆所披覽開皇八年來儀帝里更就遷師詢求攝論意量弘廣容姿都雅人有勃怒初不改容衆服其忍力也

住無漏寺講誦爲業仁壽中年敕請送舍利於濟州崇梵寺寺基帶危峰多饒異樹山衆盤屈脩竹蒙天實住地尅日將下寺有育王瑞像乃放三道神光遍於體上金石槅色朗晃奪睛經一食頃乃遂漸歇又聞磬聲搖曳長遠寺東巖上唱善哉聲淸暢徹心追尋莫委又舍利函上光高三尺狀如華樹本送舍利函上分爲二粒出琉璃瓶相隨而轉並放光明有黃白雲從西南來聲如雨相流音樂聲正當塔上凝住不動復見二華從雲中出或時上下大鳥羣飛廻旋塔上又於雲中現仙人頭其數無量於此之時莘州城人見諸仙人從空東來向於魏州馭當斯運欣慶嘉瑞說不可盡民皆捨物積之如山並用構塔沙門五人生逢奇瑞捨戒爲奴供養三寶因勒銘紀獻后昇遐造禪定寺名而處之遂終世矣

道生

按續高僧傳道生蒲州人延統是其師也名父之子係迹厥師雖雅尚未齊而思力方遠仁正致懷聲色無染受持戒護耽詠文言四分一律薄霑聲教講誨

時揚器法難擬住興善寺卓卓標異目不斜眄威儀安帖衆敬憚之仁壽二年勅名送舍利於楚州初停公館感一野鹿直入城門防人牽來詣舍利所自然屈拜馴善安隱生曰爾爲舍利可上升階必若他緣隨意而去鹿聞此語遂即升階出入帳前往還無難乃爲說歸戒鹿乃頓頭香案如有聽受因以繒帛繫之卽舐人手夜臥轝邊或往生房經停兩宿自然退出還歸荒野及當下日白鶴兩雙飛旋塔上覆訖方逝生覩斯瑞與諸僚屬具表以聞并銘斯事在於塔所旣還京室不測所終

法性

按續高僧傳法性兗州人少習禪學精厲行道少欲頭陀孤遊海曲時復入俗形骸所資終潛林阜沈隱爲任開皇十四年文帝東巡搜訪巖穴因召入京住勝光寺仁壽之年勅召送舍利於本州普樂寺初營外函得一青石鑽磨始了將欲鎣飾變成瑪瑙五色相雜文彩分明函內斑駮雜生白玉凝潤光淨函之內外光如水鏡洞照無障當入函時正當基上白鳥

一雙翺翔飛遶塔而轉塔西柰樹枝葉並變爲眞金色及文帝旣崩置大禪定延住供養遂卒於寺八十餘矣

辯寂

按續高僧傳辯寂徐州人少以慧學播名放浪人世遊講爲業未在齊都專攻大論及阿毗曇心未越周年粗得通解會武平末歲國破道亡南適江陰復師三論神氣所屬鏡其新理開皇更始復返舊鄉桑梓乃存友朋殂落西入京室復尋昔論龍樹之風復由光遠仁壽置塔敕召送於本州流溝寺及初達也舍利塔所忽見異光照寺北嶺及於南山朗同朝日又於石佛山內採石爲函磨飾纔了彩紋間發彪炳光現山海禽獸仙人等像備出其中雖復圖取十不呈一晚綜前業演散京華福利所兼俱充寺府不測其終

靜凝

按續高僧傳靜凝汴州人遷禪師之門人也早年聽受深閑邪正經律十地是所詢求後師攝論備嘗幽

隱常樂正觀掩關思擇緣來便講唱吼如雷事竟退靜狀如愚叟世間之務略不在言人不知者謂之庸劣同住久處方知有道兼以行不涉疑尸無慶弔塊然卓坐似不能言開皇六年隨遷入雍住興善寺仁壽二年下敕送舍利於杞州初至頻放白光狀如皎月流轉通照及下塔日白鳥空中旋繞基上瘞訖遠逝更有餘相凝爲藏隱示出一二知大聖之通瑞也餘則隱之不書及至京師又被責及方便解免不久而終世矣

法楷

按續高僧傳法楷青州人十五出家依相京賢統而爲弟子師習涅槃通解文義及受具後專攻四分雲暉兩匠振綱齊都備經寒暑伏面諮稟皆賜其深奧無所孑遺及齊法俱亡南避淮表壽山之陽隋開律敎開皇首歲大闡法門還返曹州欲終山水將趣海岸而道俗邀留不許東騖楷性虛靜更於城北三里左丘山營造一寺名曰法元高顯平博下臨城邑遙望發心皆來受法未爲安而能遷古人所尚久在塵

厭不無流轉便入關壤觀化京都住揚化寺復揚戒律仁壽置塔奉勅送舍利於曹州楷以初基有由欲報斯地表請樹塔還置法元上帝不違仰從所請初達曹部置輦州治廣現神瑞備如別紀但學未經遠難得遍知故略編之想未繁撓日別異見具如後述於三月十四日中時見佛半身面白如玉舍利輦前佛頂之上黃赤光起二十九日夜降甘露味甜如蜜見於赤光遍於城上須臾流照達於塔所四月五日舍利上涌白色鮮明其日中時帳上北面忽見光影中有白雲氣中生樹狀如青桐下有青色師子面西而蹲六日卯時復有光影見雲氣內有三蓮花兩廂雙樹下有佛像樓閣樹林重沓而出上有立菩薩像辰時又見金色光明出沒漸大巳時復見重閣閣上有樹葉如貝多傍立聖僧午時復見雙樹之形下列七佛中時雙樹又見一佛二菩薩像三華承足又見天人擎華在空黃師子等亥時帳後見千佛形舍利室內出黃白光四月七日又見雙樹黃雀一頭以及光雲師子等像辰時又見金翅鳥身飛龍樹林寶蓋

等像傍現二菩薩及黃師子于巳時又見寶幢樹林下有菩薩黃衣居士白邑師子蹲踞石上又有雲氣樹林樓閣菩薩午時又見白邑雲氣寶幢樹林青邑師子申時又現雙樹繁茂須臾變爲宮殿樓閣佛座華臺其邑黃白亥時雲起西北雨潤三寸雲上六天一時見身四月八日將欲下塔平旦之時天雨白華飛颺不下卯時又見諸天寶蓋樹側菩薩及黃師子辰時又見大蓋兩重衆寶莊嚴下坐菩薩及白師子踞在石上帳上又見光影雲氣氣中金光大乍大乍小下有蓮花時開時合又雨天花大者在空面闊尺餘小者墮地狀如桃華巳時帳後見三諸天三師子及蓮華水池午時將下又見雙樹并立菩薩舍利忽分以爲五粒流轉光耀四月九日塡平巳後帳後板上光影之內疊石紋生又見大樹青衣沙門執爐而立又感奇香郁烈入鼻楷具列聞帝大悅令圖經之以流海內自仁壽創塔前後百餘感徵最優匆高於楷後以常業終於本寺

智能

按續高僧傳智能姓李氏懷州河內人希意遠塵束懷律教收聽令譽風被河右開皇之始觀道渭陰隨奉資行住轉輪寺仁壽置塔奉勅名送於青州勝福寺中處約懸峰山叅天際風樹交結迴瞰千里古名巖勢之道場也元魏末時創開此額初置基日疏山鑿地入土三尺獲古石函長可八尺深六尺許表裏平滑殆非人運所謂至感冥通有祈斯應矣及下舍利大放光明挺溢山宇道俗俱見乃至出沒流轉變狀叵論能晚還寺更崇定業林泉棲託不預僧倫逃名求逝莫測終卒

曇良

按續高僧傳曇良姓粟潞州人十六出家專尋經典及長成德以大論傳名兼講小經接敘時俗亟發歸信爲衆賢之賞入京遊聽住眞寂寺文帝下勅名送舍利於亳州開寂寺將欲起塔先造石函地非山鄉周訪難得良日待覓得石期至函成但發勝心何緣不濟乃要心祈請願賜哀給忽於州境獲石三丈底廂及蓋各是異縣運來合之宛是一物衆嘉異之具

聞臺省艮性樂異迹周覽觀之亳州西部穀陽城中有老君宅今爲祠廟庭前有古柏三十餘株碑文辭道衡製廟東百餘步老君母宅亦有廟舍次西十里有苦城卽傳所云李耼苦縣人斯處是也還歸本寺專誠懺禮食息已外常在佛前唐初卒世八十餘矣

道嵩

按續高僧傳道嵩姓劉瀛州河間人十三出家遊聽洛下訪訊明哲終日恓惶衣服麤單全不涉意偱慧遠法師講諸經論陶染積時遂寢幽極隨入京爲慕義學士同侶推崇道心人也仁壽置塔勅名送舍利於蘇州將至井吼出聲二日乃止造基掘地得古磚函內有銀合獲舍利一粒置水甌內旋遶呈祥同藏大塔嵩還京室住總化寺餐味涅槃依行懺悔身戒心慧悉戴奉之一鉢三衣盈長不畜遵經聖行息世譏嫌遂卒於世

智嶷

按續高僧傳智嶷姓康本康居王裔也國難東歸魏封於襄陽因槩居之十餘世矣七歲初學尋文究竟

無師自悟敬重佛宗雖晝擁俗緣令依學侶而夜私誦法華竟文純熟二親初不知也十三拜辭即蒙剃落更諮大部情用彌著二十有四方受具足攜帙洛濱依承慧遠傳業十地及以涅槃皆可敷導後入關中住靜法寺仁壽置塔勅名送舍利於瓜州崇敬寺初達定基黃龍出現於州側大池牙角身尾合境通矚具表上聞嶷住寺多年常思定慧非夫要事不出戶庭故往參候罕覩其面末以年事高邁勵業彌崇寺任衆務並悉推謝唐初卒也年七十餘矣

道顏

按續高僧傳道顏姓李氏定州人初學遠公涅槃十地領牒樞紐最所殷贍頻仍講授門學聯塵道啓東川開悟不少後入京輦還住淨影寺當遠盛世居宗紹業仁壽中年置塔赤縣下勅徵名送舍利於桂州初入州境有鳥數千齊飛行列來迎轝上從野入城亘久方散及下安處感五色雲靉靆垂布屯聚基上餘便廓清日曜天地後返京邑常遵上業唐運惟新宇內尚梗崇樹齋講相循淨影因疾而卒春秋七十

餘卽武德五年矣臨終清漱手執香爐若有所見奄然而逝自顏之處世也衣服粗素不妄朋從行必以時情避嫌隙言必詳審深惟物忤又兼濟禽畜慈育在心微經惱頓便卽垂泣不忽童稚不行楚叱縱有輕陵事同風拂顧諸屬曰不久去也何煩累人故於無常得其旨矣

淨辯

按續高僧傳淨辯姓韋齊州人少涉儒門備聞丘索孔墨莊老是所詢謀忽厭浮假屏跡出家經律具嘗薄通幽極後纏名教避世山林受習禪門息緣靜處開皇隆法入住京師依止遠公住淨影寺更學定境又從遷尚又攝大乘積歲研求遂終此業曾與故友因事相乖彼加言謗辯終不雪及委曲問答曰吾思其初結交也情欣若紘豈以後離復陳其失時以此高之後勅名送舍利於衡州嶽寺本號大明卽陳宣帝爲思禪師所立也行達江陵風浪重阻三日停浦波猶未靜又迫嚴程憂惶無計乃一心念佛衝波直去卽蒙風止安流沿下旣入湘水泝流極難又依前

念舉帆利涉不盈半月便達衡州及至嶽寺附水不堪巡行山亭平正可構正當寺南而有伏石辯乃執爐發願必堪起塔願降祥感便見嶽頂白雲從上而下廣可一疋長四十里至所塔基三轉旋迴久久自歇又感異香形如削沉收獲數斤氣烟倍世道俗稱慶因卽構成初此山僧顗禪師者通鑒僧也曾有一粒舍利欲建大塔在寺十年都無異相及今送至乃揚瑞迹黃白大小聚散不定當下之日衡山縣治顯明寺塔放大光明遍照城邑道俗同見古老傳云此寺立來三百餘年但有善事必放光明經今三度將非帝主弘福思與衆同感見之來誠有由矣辯欣斯瑞迹集前後見聞之事爲感應傳一部十卷後與禪定復請住之大業末年終於此世

普濟

按續高僧傳普濟雍州北山互人初出家依止圓禪師儀軌行法獨處林野不宿人世跏坐修禪至於沒齒栖遲荒險不避豺虎雖游浪物表而手不釋卷常讀華嚴依而結業自佛法淪廢便投太白諸山行不

裹糧依時噉草咀嚼咽飲都不爲患願像教一興捨身供養修普賢行生賢首國開皇之始大闡法門思願旣滿卽事捐捨引衆集於巖谷之西崖廣發弘誓自投而殞方遠塡赴充於巖谷爲建白塔於高峰焉近貞觀初有山居沙門普濟者立操標勇貞專自固恆遊名山習誦經典大品法華徧所通利其所造集多誦兩經仍隨文句時重解釋聲氣所及周於一里故使數萬衆中無不聞者以武德十八年西入關壤時經邑落還居林靜貞觀度僧時以濟無貫擢預公籍住京師光明寺衆聚山結樂聞經旨濟弊斯諠擾遺名逃隱不測所之有說今在終南幽巖獨坐傍饒山果須者負還重更追尋便失來徑余會同聚自悅斯人衣則百結相連鉢則纔充受用汲灌瓦瓶麻繩繫頸坐則藉草脇無著地驍悍果敢睡蓋莫欺節約儉退利賊潛迹言論所指知足爲先談授正義如行爲最所以一坐說法施積如山會無顧涉任委監護乃重惟曰城邑所屬五欲爲根余力旣微無宜自陷遂逃遁矣

普安

按續高僧傳普安姓郭氏京兆涇陽人少年依圓禪師出家苦節頭陀捐削世務而性在和忍不喜怨酷或代執勞役受諸勤苦情甘如薺恐其事盡晚從藹法師通明三藏常業華嚴讀誦禪思唯爲標擬周氏滅法棲隱於終南山之楩梓谷西坡深林自庇廓居世表潔操泉石連蹤禽魚又引靜淵法師同止林野披釋幽奧資承元理加以遵修苦行亡身爲物或露形草莽施諸蚊蝱流血被身初無懷憚或委臥亂屍用施豺虎望存生捨以祈本志而虎豹雖來皆嗅而不食常懷介介不副情願孤踐獸蹤冀逢食噉於時天地既閉像教斯蒙國令嚴重不許逃難京邑名德三十餘僧避地終南投骸未委安乃總名詳集州渚其心幽密安處自居顯露身行乞索不懼嚴誅故得衣食俱豐修業無廢亂世智士安其在與時有重募捉獲一僧賞物十段有人應募來欲執安即慰諭曰觀卿貧煎當欲相給爲設食已俱共入京帝語此人曰我國法急不許道人民間你復助急不許道人山

中若爾遣他何處得活宜放入山不須檢校又周臣柳白澤者奉敕傍山搜括逃僧有黨告云此楩梓谷內有普安道人因遣追取即與俱至澤語黨曰我不得見宜即放還於是釋然復歸所止前後遭難曾無私隱皆見解免例如此也時藹法師避難在義谷杜映世家掘窟藏之安被放還因過禮覲藹曰安公明解佛法頗未寬多而神志絕倫不避强禦蓋難及也安曰今蒙免難乃唯華嚴力耳凡所祈誠莫不斯賴因請藹還山親自經理四遠承風投造非一藹乃與安更開其所住隋文創曆佛教大興廣募遺僧依舊安置時楩梓一谷三十餘僧應詔出家並住官寺唯安欣茲重復以爲名馳依本山居守素林壑時行村聚惠益生靈終寢烟霞不接浮俗末有一人於子午虎林兩谷合澗之側鑿龕結庵延而住之初止龕日上有大石正當其上恐落掘出逐峻崩下安自念曰願移餘處莫碎龕窟石遂依言迸避餘所大衆共怪安曰華嚴力也未足異之又龕東石壁澗左有索陀者川鄉巨害縱橫非一陰嫉安德恆思誅殄與伴三

人持弓挾刃攘臂挽弓將欲放箭箭不離絃手張不息努眼舌噤立住經宿聲相通震遠近雲會鄉人稽首歸誠請救安曰素了不知豈非華嚴力也若欲除免但令懺悔如語教之方蒙解脫又龕西魏村張暉者夙興惡念以盜爲業夜往安所私取佛油瓮受五升背負而出既至院門迷昏失性若有所縛不能動轉眷屬鄉村同來爲謝安曰余不知蓋華嚴力乎語令懺悔扶取油瓮如語得脫又龕南張卿者來盜安錢袖中持去既達家內寫而不出口噤無言卽尋歸懺復道而返有程郭村程暉和者頗懷信向恆來安所聽受法要因患身死已經兩宿纏屍於地伺欲棺殮安時先往鄠縣返還在道行達西南之德行寺東去暉村五里遙喚程暉和何爲不見迎耶連喚不已田人告曰和久死矣無由迎也安曰斯乃浪語吾不信也尋至其村厲聲大喚和遂動身旁觀乃割所纏繩令斷安入其庭又大喚之和卽屈起匍匐就安令屏除棺器覆一筥箒以當佛座令和遶旋誦復如故更壽二十許歲後遇重病來投乞救安曰放爾遊蕩

非吾知也便遂命終時安風聲搖逸道俗崇向皆來請謁與建福會多有通感昆明池北白村老母者病臥牀枕失音百日指撝男女思見安形會其母意請來至宅病母既見不覺下迎言問起居奄同常日病遂得差於時聲名更振村聚齊集各率音樂巡家告令欲設大齋大方村中田遺生者家徒壁立而有四女妻著敝布齊膝而已四女赤露迴無條線大女名華嚴年已二十唯有粗布二尺擬充布施安引村衆次至其門愍斯貧苦遂度不入大女思念由我貧煎不及福會今又不修當來倍此周遍求物闃爾無從仰面悲號遂見屋甍一把亂床用塞明孔挽取抖擻得穀十餘挼以成米并將前布擬用隨喜身既無衣待至夜闇匍匐而行趣齋供所以前施物遙擲衆中十餘粒米別奉炊飯因發願曰女人窮業久自種得竭貧行施用希來報輒以十餘黃米投飯甑中必若至誠貧業盡者當願所炊之飯變成黃色如無所感命也奈何作此誓已掩淚而返於是甑中五石米飯並成黃色大衆驚嗟未知所以周尋緣搆乃云田遺

生女之願力也齋會齊率獲粟十斛尋用濟之安辦法衣仍度華嚴送入京寺爾後聲名重振弘悟難述安居處雖隱每行慈救年常二社血祀者多周行救贖勸修法義不殺生邑其數不少嘗於龕側村中縛猪三頭將加烹宰安聞往贖社人恐不得殺增長索錢十千安曰貧道見有三千已加本價十倍可以相與衆各不同更相忿競忽有小兒羊皮裹腹來至社會助安贖猪既見爭競因從乞酒行飲行舞焜煌旋轉合社多少眼並失明須臾自隱不知所在安即引刀自割䏶肉曰此彼俱肉耳猪食糞穢爾尚噉之況人食米理是貴也社人聞見一時同放猪既得脫繞安三帀以鼻喙觸若有愛敬故使郊之南西五十里內雞猪絕嗣乃至於今其感發慈善皆此類也性多誠信樂讀華嚴一鉢三衣累紀彌勵開皇八年頻敕入京爲皇儲門師長公主營建靜法復延住寺名雖帝宇常寢巖阿以大業五年十一月五日終於靜法禪院春秋八十遺骸於終南起塔在至相寺之側矣

大志

按續高僧傳大志姓顧氏會稽山陰人發蒙出家師事天台智者顗禪師顗覩其形神灑落高放物表因名爲大志禪誦爲業苦節自專四方名匠無遠必造而言氣清穆儀相貞嚴故見者聘睞知非凡器開皇十年來遊廬嶽住峰頂寺不隸公名不預僧伍誦法華經索然閑雅絕能清轉使諸聽者忘疲後於蓮華山甘露峰南建靜觀道塲頭陀爲業介爾一身不避虓虎聞有惡獸輒往投之皆避而不噉山粒本絕終日忘餐或以餅果繼命而已外覩不堪其惱而志安之容色如故經於七載禪業無斷晩住此山福林寺會大業屏除流徙隱逸慨法陵遲一至於此乃變服毀形頭擐孝經粗布爲衣在佛堂中高聲慟哭三日三夕初不斷絕寺僧慰喻志曰余嘆惡業乃如此耶要盡此形骸伸明正教耳遂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典顯三寶當然一臂於嵩嶽用報國恩帝許之敕設大齋七衆通集志不食三日登大棚上燒鐵赫然用烙其臂並令焦黑以刀截斷肉裂骨現又烙其骨令焦黑已布裹蠟灌下火然之光耀巖岫於時大衆見

其行苦皆痛心貫髓不安其足而志雖加燒烙詞色不變言笑如初時誦法句或歎佛德爲衆說法聲聲不絕臂燒旣盡如先下棚七日入定跏坐而卒時年四十有三初志出家至終結操松竹冬夏一服無御縑纊布艾粗素自此爲常形極鮮白脣如丹畫裙垂半脛足躡蒲屩言氣爽朗調逸風雲人或不識怪所從來者便捋眉告曰余九江廬山福林寺小道人大志耳又善屬文藻編詞明切撰願誓文七十餘紙意在共諸衆生爲善知識也僧爲强禦難奉信者有見此誓無不掩淚今廬山峰頂每至暮年諸僧宿集一夜讀其遺誓用曉道俗合衆皆酸結矣

慧恭

按續高僧傳慧恭者益州成都人也俗姓周氏周末廢佛法之時與同寺惠遠結契勤學遠直詣長安聽採恭長往荆揚訪道遠於京師聽得阿毗曇論迦延拘舍地持成實毗婆沙攝大乘並皆精熟還益州講授卓爾絕羣道俗欽重䞋施盈積恭後從江左來還二人相遇欣歡共叙離別三十餘年同宿數夜語說

言談遠如泉湧恭竟無所道遠問恭曰離別多時今得相見慶此歡會伊何可論但覺仁者無所說將不得無所得耶恭對曰爲性闇劣都無所解遠曰大無所解可不誦一部經乎恭答曰惟誦得觀世音經一卷遠厲色曰觀世音經小兒童子皆能誦之何煩汝許大人乎且仁者童子出家與遠立誓望證道果豈復三十餘年惟誦一卷經如指許大是非闇鈍懶惰所爲請與斷交願法師早去無增遠之煩惱也恭曰經卷雖小佛口所說尊敬者得無量福輕慢者得無量罪仰願暫息瞋心當爲法師誦一遍卽與長別遠大笑曰觀世音經是法華經普門品遠已講之數過百遍如何殆欲鬧人耳乎恭曰外書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但至心聽佛語豈得以人棄法乃於庭前結壇壇中安高座繞壇數帀頂禮升高座遠不得已於簷下據胡牀坐聽恭始發聲唱經題異香氤氳遍滿房宇及入文天上作樂雨四種華樂則嘹亮振空華則雰霏滿地經訖下座自爲解座梵梵訖華樂方歇惠遠接足頂禮淚下交流謝曰惠遠梟獍死屍敢行

天日之下乞暫留賜見教誨恭曰非恭所能諸佛力耳卽日拂衣長揖沿流而去爾後訪問竟不知其所之其寺久已湮滅

法泰

按續高僧傳法泰眉州隆山縣人也俗姓呂氏初爲道士十餘年中間忽自悟迴心正覺因卽剃除始誦法華經尋卽通利乃精勤寫得法華經一部數有靈瑞欲將向益州裝潢令一人擔負一頭以籠盛錢二千束縛經置錢上一頭是衣服擔行至地名筰橋橋忽斷泰在後負擔人俱墜水中人浮得出擔沒不見泰於岸上搥胷號哭曰錢衣豈非閑事何忍溺經卽高聲唱言如能爲漉得者賞錢兩貫時有一人聞之脫衣入水沒求之數度出入得錢與衣襆而不得經泰轉悲泣巡岸上下望小洲上有一襆命人取之乃是經也草木擎之宛無濕處泰不勝歡喜卽以三千錢償所漉人曰法師悲號劇喪父母故爲急覓非是貪錢弟子雖庸夫亦知福報請以此錢充莊嚴之直言訖遁去更欲與言去已遠矣泰至成都裝潢以檀

香爲軸表帶及裹幷函將還本寺別處安置夜夜有異香泰勤誦持一夜一遍時彪法師彼寺講夜欲看讀恆嫌泰鬧亂其心欲自往請令稍下聲乃見泰前大有人衆皆胡跪合掌彪退流汗即移所住泰年八十而終

法行

按續高僧傳法行者不知何人即論法師之神足也論本住玉泉煬帝隆重行性素不倫言多卓異或居山谷時入市鄽每往淸溪路由覆船項見泉流茂木乃顧曰十年之後當有大福慧人營構伽藍及智者來儀果成先告又嘗往當陽城執竹弓射之後有山賊圍城如所前相然每出異言云梁休咎宣帝惡之令追將戮隨使至焉抗不前曰吾償命於此地尋有使至隨致命盡遂斬之而無有血臨終說諸要偈辭理切附不可具載皆述業報不可逃避及戮訖逡巡間屍靈遂失僕射蕭瑀行至四望山因禪師所爲宣帝懺曰先人殺聖人罪者禮悔之餘願爲及也傳曰以爲後梁纘曆勢不超挺孤守一城傍被禦衞有何

榮荷隨妄造愆故斬聖人望延厚祚所謂前望失於後途不久追入流離闕壞無辜之責誠不可欺

法通

按續高僧傳法通姓關京兆鄠人也少出家極羸弱隨風偃仆不任羅綺由是同侶頗輕之通輒流淚一朝對觀音像慷慨曰通聞菩薩聖鑒所願克從乞垂提誘免斯輕侮因斯誦觀音經晝夜不捨後歲餘歸本生覲母旦食訖假寐於庭樹下少間口中涎沫流液向有三升母以爲物忤遽呼覺問何事如此通曰向見有人遺三驢馱筋通噉始一驢孃呼遂覺餘二失之自爾覺身力雄勇肌膚堅靭密舉大木石不以爲重寺有僧戡者膂力之最通竊取袈裟安在柱下戡初不見謂是神鬼所爲通笑爲舉柱抽取戡大駭服有大石曰重五百餘斤通於南山負來供僧用今見在貯水施禽鳥隋高祖重之有西番貢一人云大壯在北門試相撲無得者帝頗惡之云大隋國無有健者名通來令相撲通曰何處出家人爲此事必知氣力把手即知便喚彼來通任其把捉其人努力把

捉通都不以爲懷至通後捉總攬兩手急搦一時血出外潰彼卽蟠臥在地乞命通放之曰我不敢殺捉恐爾手碎去於是大伏舉朝稱慶京邑弄力者聞而造之通爲把豆麥便碎倒曳車牛卻行當時壯士命爲天力士也煬帝末避亂隱南山乃負一具磑并犢子大神通也未幾丁母憂出山歸葬事了返山雖力兼百夫未嘗忤物精誠節約時輩推之以武德初卒春秋五十六

法喜

按宋高僧傳法喜南海人也形容寢陋短弱迂踈可年四十許嶺表耆老咸言兒童時見識之顏貌如今無異蠻蜑間相傳云已三百歲矣亦自言舊識廬山慧遠法師說晉宋朝事歷歷如信宿前耳平素悄然見人必語語必含深意吉凶之徵有如影響人亦不欲與喜相見懼直言災惡忤逆意也陳朝馬靜爲廣州刺史方上任喜直入州上廳事畫地作馬頭形以示其子而去靜本扶風名族雄勇多武略不閑事體及臨州也每出行部從甲士數萬旌旗劍戟若虹

覺映乎霜雪言以此可用威邊徼其奢僭過度王者之不若被人誣告謀反靜懼即遣妻子百餘人入朝示無圖變陳主猶惑遣臨汝侯觀其形勢曰必有反狀便可行戮實無逆謀直往代之臨汝利其財產至州不驗是非靜恃心無異束手詣臨汝便叱左右擒而斬之此畫地之明效矣喜之先見皆同此類煬帝聞之追來揚州未久宮內樹一堂新成喜忽怒升堂觀覽俄驚走下階唱言幾壓殺其日夜闌大雨堂崩斃者數人其後又於宮內環走言索羊頭帝聞惡之責以狂言勑鏁著一室數日三衞於市見喜坦率遊行還奏勑所司覆驗禁閉之處門鏁如故守當者云喜見在室內於是開戶見袈裟覆一褁白骨其鏁貫項骨不脫帝甚驚怪勑遣長史王恆疾往驗之袈裟覆白骨骨皆鉤鏁相連鐵鏁縻其項骨帝聞愕然稱歎尤增信重敕令勿輕搖蕩曰聖者神變無方至暮喜還在室或言或笑守門復奏帝令脫鏁縱其所適有於一日赴數家齋食或時飲酒啖肉都無拘忌俄而有疾常所臥牀自撤薦席襯簣而欹寢令人於下

鋪炭甚熾數日而終半身焦爛葬於香山寺側後四年南海郡奏喜見還在郡敕遣開棺空無所有矣

欽師

按宋高僧傳欽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大業中至廣平形神乖謬造次難知發語不常既往爰中見靈通寺樹輒浮圖五級欲務高敞工作淆雜欽望而笑謂寺衆曰造此奚爲衆曰功德佛事須用壯觀法師何怪問耶笑曰造烽火樓也當時緇伍互相非之曰風狂輩言何可取至九年塔尚未成賊寇四起州官警嚴於浮圖上置候望烽火方信欽言不妄矣在所耆舊亦不知欽從何而來止宿之處亦無蹤跡然則時時變身在豕彘之牢卽隨豘豨羣隊童子馬世達等數人覩欽始變之時乃停留伺察意更觀其復人形也後果忽復形却於看人之後大叫曰你輩欲何所觀耶羣人驚愕合掌拜之其變無常皆若此也及天下喪亂亦失欽聲迹矣

行堅

按宋高僧傳行堅者未知何許人也常修禪觀節操

惟嚴偶事東遊路出泰山日之夕矣入嶽廟謀之度宵令曰此無別舍唯神廊廡下可以然而來寄宿者必罹暴死之殃吾師籌之堅曰無苦不得已從之爲藉藁於廡下堅端坐誦經可一更聞屋中環珮之聲須臾神出衣冠甚偉部從焜煌向堅合掌堅曰聞宿此者多死豈檀越害之耶神曰遇死者特至聞弟子聲而自死焉非殺之也願師無慮堅固延坐談說如食頃問因問之曰世傳泰山治鬼寧有之邪神曰弟子薄福有之豈欲見先亡乎堅曰有兩同學僧已死願見之神問其名曰一人已生人間一人在獄受對不可喚來師就可見也堅聞甚悅因起出不遠而至一處見獄火光焰甚熾使者引堅入牆院中遙見一人在火中號呼不能言語形變不可復識而血肉焦臭令人傷心堅不忍歷觀愍然求出俄而在廟廡下復與神坐如故問曰欲救同學有得理邪神曰可能爲寫法華經必應得免既而將曙神辭僧入堂旦而廟令視堅不死怪異之堅去急報前願經寫裝畢齋而就廟宿神出如初歡喜禮拜慰問來意以事告之

神曰弟子知已師爲寫經始書題目彼已脫免今生人間也然此處不潔不宜安經願師還送入寺中言訖天曉辭決而去則大業年中也堅居處不恆莫知終所

法智

按宋高僧傳法智者不詳何許人也髫年離俗應法升壇松直凌空玉堅絕汙凡百講肆靡不留神晚歲以逕直之門莫如念佛每謂人曰我聞經言犯一吉羅歷一中劫入於地獄可信又聞經說一稱阿彌陀佛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則未之信人難云何故生大邪見俱是佛言急須念佛久則三昧現前乃於國淸寺兜率臺上晝夜精勤念佛忽預辭道俗云生西方去令親識爲吾設齋終日於中夜無疾而化時有金色光明來迎照數百里江上船中謂言天曉遲久方明始知智之往生矣

王梵志

按桂苑叢談王梵志衞州黎陽人也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者當隋之時家有林檎樹生癭大如斗

經三年其癭朽爛德祖見之乃撤其皮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出因收養之至七歲能語問曰誰人育我及問姓名德祖具以實告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後改曰志我家長育可姓王也作詩諷人甚有義旨蓋菩薩示化也

智琰

按宣城縣志隋僧智琰扶風人稽亭妙顯寺僧初祝髮京師陳宣帝徵入會開皇十年由宣州召對居仁壽院帝及妃王並執弟子禮乞還勅賜錢五千貫絹二千疋落脂米二百斛一切經大藏玉石象十五軀鵠尾爐四十九隻遣大將軍楊榮護行監立伽藍度其徒七人齋田二頃仍歲齋香藥存問及訃奏輟朝三日以國師儀葬寺側世稱扶風禪師

眞觀

按浙江通志隋眞觀錢塘范氏子掌有仙人字舌紫羅紋居靈隱石室授天台禪觀時人語曰錢塘有眞觀當天下一半開皇間衆建南天竺寺請居焉嘗講法華心要臯亭神捨祠爲殿刺史劉景安請講海龍

王經驟雨沛然徵辟皆以疾辭大業中自標葬地示寂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四十九卷目錄

僧部列傳二十五

唐一

洪林　僧定
道林　法應
智周　法藏
慧超　智晞
智滿　僧邕

灌頂　智璪
慧滿　智藏
法喜　慧休（附曇元　靈範）

神異典第一百四十九卷

僧部列傳二十五

唐一

洪林

按續高僧傳洪林未詳氏族太原人也少履釋門稟受清化住幷州大興國寺履操栖靜退屏人物而住房連市與衆比居整叟貞嚴希言寡涉高衆盛德皆敬奉之遊至林房莫不捻履潛步歙然趣越也其爲世重如此獨居一室積五十年賓客送迎足不踰閾

至於僧法制度道俗二一食身先座首勵力奉行不以道德用虧時衆餘則端坐房中儼然卓立瓶衣什物周正方所登其門者不覺毛豎有問其故則從容談論詞義審當而不測其心造也與國百有餘僧敬異崇仰有如天岸武德年中終於所住春秋八十餘矣

僧定

按續高僧傳僧定丹陽人本學成實博綜有功因感風癘乃曰形異同倫學當從轍遂歸宗禪府初棲鍾山侍者供給左右唯以粳米白粥日進一杯繫念相續不愧空景經數年不涉村邑遊刃定心更增幽賾故使門牖重隱吐納自新牆宇崇峻違順斯薄微誠獲應故所苦忽消致令身首面目一時圓淨鬚眉並生有逾恆日雖福感所及儀貌倍常而雙眉最濃可長數寸蒼赤逼顏乃成奇異定既屬斯靈瑞翹勵晨夕山中多虎蹤跡成蹊本性仁慈咸來入室牀前庭下惟繁虎跡或禪想乍浮不能安靜便通夜山行無問榛梗猛獸鷙鳥見等同羣而定安之若遊城市含育之感不可類也隋文於西京造寺遠召處之業定

之心無庸世務至於受戒師禮畢志拒違預在尊嚴聞便避隱嘗遇傷寒通身蒸熱如常跏坐斷食三日沙門保恭道場上首定之徒也親喻令食答曰疾勢將陵命非可保應以法援何用食爲便閉口靜室坐七日既滿所苦頓痊其立要操心爲此類也大業末歲棲心南山太和寺羣盜來劫定初不怖盜曰豈不聞世有奴賊耶定曰縱有郎賊吾尚不怖況奴賊耶因剝其衣服曾無恪色至於坐氈將欲挽掣定捉之曰吾仰此度冬卿今將去命必不濟寧斷吾命於此而氈不可離吾命也羣盜相看便止之以武德七年六月因有少疾跏坐如常不覺已逝春秋八十餘矣

道林

按續高僧傳道林姓李同州郃陽人也年三十五發心出家入太白山結宇深巖路絕登陟木食濟形唯法檢心更無營拯隋開皇之始創啓元宗敕度七人選窮翹楚有司加訪搜得林焉文皇親命出家苦辭不可乃啓曰貧道聞山林之士往而不返浩然之氣獨結林泉望得連蹤既往故應義絕凡貫陛下大敞

法門載清海陸乞以此名遺虛仰者帝曰名實相副其來久矣禪師但隷公府身任山栖林不從乃逃還太白仍宗前業後以事聞奏乃更搜揚仄陋窮巖倒穴方始捉獲而履節無虧敕勞殷重崇敬彌異乃賜香爐等物仍令住馮翊大興國寺經止少時又逃於梁山之陽阿崖廻曲地稱大固鑿山爲窟凝道其中武德七年七月微覺有疾遺誡門侍無越律儀又聞笳吹響空道俗歆會又降異香大如桃棗衆皆拾而供養莫知名目燒發美暢聞者驚心經於三日精氣爽朗跏坐而終停屍七日色相無改卽於山西鑿龕處之衆聚如煙數盈萬計鼓舞而送生死榮焉自林之在道括隱爲先從生至終儉約爲務女人生染之本偏所戒期故林一生常不親面不爲說法不從取食不上房基致使臨終之前有來問疾者林隔障潛知遙止之不令面對斯行潔通幽故也而慈濟生靈深護物性蚤虱之屬任其遊行每徐徐舉衣恐其驚走斯仁育之量殆難嗣矣

法應

按續高僧傳法應姓王氏東越會稽人生自孩孺性度沉默隨任緣想幽思難移弱冠出家事沙門曇崇學宗禪業見於別傳時值周之初定門初闢奉法履行互道相趣應於門學殊爲稱首後逢周禍避跡終南飯衣松蘿潛形六載專修念慧用祛夙罪精厲所及法門彌隆心用攸厝妄境斯澄屢感虎狼蹲踞盧側或入門內似有相因應素體生緣又閑禪病對猶家犬爲受三歸自爾馴狎更繁其類隨開入度還事崇公定業既深偏蒙印可徒衆五百並委維持教授獎擢允開衆望開皇十二年有勑令搜簡三學業長者海內通化崇於禪府選得二十五人其中行解高者應爲其長勑城內別置五衆各使一人曉夜教習應領徒三百於寶塔寺相續傳業四事供養並出有司聲聞惟遠下勑賜帛三百段仍用造經一藏親躬受持以武德初年素無所患云吾今將逝已有香華見迎言已卒於清禪寺春秋八十矣

智周

按續高僧傳智周字圓朗姓趙氏其先徐州下邳人

有晉過江居於婁縣之曲阜也然其神用超邈彰於靑綺小學年中違親許道師事法流水寺滔法師爲力生也滔乃吳越冠冕釋門梁棟周服勤左右寸陰請業受具之後志在博聞時大莊嚴爝法師者義府經笥道映雄伯負袠淹留專功一紀究盡端涯更同寒木自金陵失御安步東歸大住伽藍開弘三寶學侶同萃言晤成羣但久猒城傍早狎丘壑遂超然高舉晦跡於馬鞍山慧聚寺仁智斯合終焉不渝而止水致鑒問道弘結舊齒晚秀咸請出山濟益道俗不拘小節乃又從之橫經者溢坐仗氣者泥首炎德既消僧徒莫聚乃翻飛舊谷又遭土崩瓜剖順時違難泛然無繫寂動斯亾武德五年七月五日遘疾終於大策城南武州刺史薛士通舍春秋六十有七其年十一月二十日賊退途靜弟子法度等奉迎神柩歸于本山當時人物彫疎塋隧未埋以貞觀四年二月十五日弟子惠滿等於寺之西嶺改設圓墳惟周風情閒澹識悟淹遠容止可觀進退可度量包山海調逸烟霞得喪一心慈惻萬類窮通不易其慮喜愠不

形於邑崇尚先達提獎後進道俗聞望咸取則焉

法藏

按續高僧傳法藏姓荀氏潁川潁陰人三歲喪父共母偏居十歲又亾隻身而立因斯禍酷深悟無常投庇三寶用希福祐年二十二即周天和二年四月八日明帝度僧便從出俗天和四年誕育皇子詔選明德至醴泉宮時當此數武帝躬趨殿下口號鮮卑問訊衆僧兀然無人對者藏在末行出衆獨立作鮮卑語答殿廷僚衆咸喜斯酬敕語百官道人身小心大獨超羣友報朕此言可非健道人耶有敕賜錢二百一十貫由是面洽每蒙慰問雖身居寺內心念幽林古聖今賢皆依山靜建德二年二月刷心蕩志挾鉢擎函投於紫蓋山山即終南之一峰也乃獨立禪房高巖之下衣以百衲餐以朮松面青天而沃心吸白雲而塡臆三年正月八日遊步山頂忽遇甘杏十枚即而噉之流味濃美周行更索全無來處既荷冥資但勤厲業其年四月二十三日毀像焚經僧令還俗給優二年惟藏山居依道自隱綿歷八載常思開法

至宣帝大象元年九月下山謁帝意崇三寶到城南門以不許入進退論理武侯府上大夫拓王猛次大夫乙婁謙問從何而來朋侶何在施主是誰藏報曰建德二年棄寺入山三年四月方禁僧侶唯藏在山餘以俗法抑出徒侶藏以一身在山林谷爲家居鳥獸爲徒侶草木爲糧粒然自惟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旣居紫蓋噉食山糧准此供給則至尊所施猛等執奏下敕曰朕欲爲菩薩治化此僧旣從紫蓋山來正合朕意宜令長髮著菩薩衣冠爲陟岵寺主遣內史沛國公宇文繹檢校施行內史次大夫唐怡元行恭覆奏曰天下衆僧普令還俗獨度一人違先帝詔至十月於城東面別見宣帝問三教名朕欲菩薩治化或現天身或從地出或作鹿馬用斯化道以攝衆生如何藏引妙莊嚴王二子諫父之事又曰陛下昔爲臣子不能匡諫遂令先帝焚燒聖典靈像鑄錢據斯逆害與秦始何異帝怒曰違朕先皇明詔可令遠盡藏曰仰觸聖顏乞刑都市幽顯同見誠其本心爾時命若懸藤而詞氣無駭頻經九奏安詞彌厲十奏

既達帝曰道人怖不沛公曰人生所重無過於命處身極刑之地何能不怖帝聞愀然改色乃曰眞人護法祐我羣生此則護法比丘朕不殺無事人也宜捨其刑一不須問賜菩薩衣冠依前爲陟岵寺主頻降寵命得繼釋門既獲再生便辭帝往林泉山澤請欲幽潛御史鮑宏奏敕萬年長安藍田盩厔鄠杜五縣任藏遊行朕須日見不可沉隱雖蒙恩赦終未開弘快結心靈思懷聖道周德云謝隋祚將興大象二年五月二十五日隋祖作相於虎門學六月藏又下山與大丞相對論三寶經宿卽蒙剃髮賜法服一具雜綵十五段青州棗一石尋又還山至七月初追藏下山更詳開化至十五日令遣藏共景陵公檢校度僧百二十人並賜法服各還所止藏獨宿相第夜論教始大定元年二月十二日丞相龍飛卽改爲開皇之元焉十五日奉敕追前度者置大興善寺爲國行道自此漸開方流海內豈非藏戒行貞明禪心鬱茂何能數入朱門頻登御榻爾後每有恩敕別加慰勞并敕王公咸知朕意開皇二年內史舍人趙偉宣敕月

給伏苓棗杏酥油柴炭以爲恆料而性在虛靜不圖榮利十四年自奏停料隨施供給武侯將軍素和業者淸信在懷延至宅中異禮奉養積善所熏遂捨所住以爲佛寺藏率俗課勵設萬僧齋右僕射蘇威每來參謁并建大殿尊儀舍人裴矩宣敕藏禪師落髮僧首又設大齋弘法之盛不可等量其所住處可爲濟法今之隆政坊北門僧寺是也當以慈仁攝慮有施禽畜依而養之鶩則知時旋遶狗亦過中不食斯類法律不可具紀煬帝晉藩時臨太尉第三子綿疾

夭殂瘞於斯寺乃勒銘曰世途若幻生死如浮殤子何短彭祖何修嗚呼余子有逝無留永爲法種長依法儔因施藏靈壽杖曰每策此杖時賜相憶答曰王殤幼子長就法門藏策靈壽何敢輒忘十六年隋祖幸齊州不豫王公已下奉造觀音並敕安濟法供養仁壽元年文帝造等身釋迦六軀敕令置於藏師住寺大業二年元德太子薨凡營福業經像佛殿皆委於藏大業末歲下敕九宮並爲寺宇度僧綱管相續維持以藏名稱洽聞乃補充太平宮寺上座綏緝少

達無替所臨及大唐建義八百一心淮安王創結兵旗於斯寺宇因受王請終身奉養貞觀之始情奉彌隆恩報罔極畢由造寺伺隙未展王便物故本祈不果藏亦終焉以貞觀二年終於鄠縣觀臺因殯武於阜南雲際寺沙門孝才夙素知德爲銘貞石在於龕側矣

慧超

按續高僧傳慧超俗姓申屠上黨潞城人也體道懷貞冰霜其志初拂衣捨俗北趨晉陽居大興國寺禪念爲業雖略觀名教儁委邪正而偏據行途不沿言說乃別建道場盛羅儀像旛花交列衆具清鮮又鳩集異香多陳品族每以燒香供養煙氣相尋超恆躬處其中淨衣端坐詳其覺觀擬其妄業故有異香滿室靈骨充瓶隨用福流還塡欠數而莫知其所以然也至仁壽中年獻后崩立禪定寺以超名望徵入京師嚴淨形衣有逾恆日感瑞陳供無替由來至武德元年以幷部舊壞懷信者多化道赴緣義難限約乃返還興國道俗欣慶奉禮交幷及七年冬微疰不愈

卽告無常合寺齊趨佇聆遺訣超端坐如常精神更爽告衆曰同住多年凡情易隔脫有相惱希願開懷然人道難逢善心易失及今自任勿悞後身言訖斂手在心不覺其絕見無接對謂其未終取纊屬之乃知無氣時年七十餘坐若神景色貌逾潔異香縈繞滿室充庭音樂聞空莫知來處門人大衆驚心駭目遂使士女奔赴悲咽寒雲闐塞寺院香花獻積至十二月中尅期將殯四遠白黑列道爭前徒步至山十有餘里人馬輻湊事等市鄽輿以繩牀坐如入定路旣交擁卒制難加乃迴首西城破荒就墓衆又塡逼類等天崩便殮於龍阜之山開化寺側作窟處焉經停一年儼然不散日別常有供養禮拜香花無絕後遂塞其窟戶置塔於上勒銘其右用旌後德矣

智晞

按續高僧傳智晞俗姓陳氏潁川人先世因官流寓家於閩越晞童稚不羣幼懷物外見老病死達世浮危自省昏沈慇諸淪溺深加厭離如爲怨逐誓出塵勞訪尋勝境伏聞智者抗志台山安禪佛隴警訓迷

途爲世津導丹誠馳仰遠泛滄波年登二十始獲從願一得奉値卽定師資律儀具足稟受禪訣加修寂定如救頭然心馬稍調散動辭慮受命遺旨常居佛隴修禪道場樂三昧者咸共歸仰宴坐之暇時復指撝剏造伽藍殿堂房舍悉皆嚴整唯經臺未構始欲就工有香鑪峰山巖峻嶮林木秀異然彼神祇巨有靈驗自古已來無敢視其峰崖況有登踐而採伐者時衆議曰今既營經臺供養法寶唯尚精華豈可率爾而已其香鑪峰檉柏木中精勝可共取之以充供養論詳既訖往諮於晞具陳上事良久答云山神護惜不可造次無敢重言各還所在爾夜夢神送疏云香鑪峰檉柏樹盡皆捨給經臺既感冥示卽便撝略營辦食具分部人工入山採伐侍者諮曰昨日不許今那取之答曰昨由他今由我但取無苦必不相悞從旨往取檉柏之樹唯嶮而生並皆取得一無畱難先師智者陳曰勸化百姓從天台渚次訖於海際所有江溪並捨爲放生之池永斷採捕隋世亦爾事並經敕隋國既亡後生百姓爲惡者多競立梁簄滿於

江溪夭傷水族告訴無所乃共頂禪師往先師龕房燒香呪願當有漁人見僧在龕上立意謂墮水將船往救僅到便無因爾梁篭皆不得魚互相報示改惡從善仍停採捕時有僧法雲欲往香鑪峰頭陀晞諫曰彼山神剛强卿道力微弱向彼必不得安慎勿往也雲不納旨遂往到山不盈二宿神即現形驅雲令還自陳其事方憶前旨深生敬仰有弟子道亙在房誦經自往喚云今晚當有僧來言竟仍向門下即見一僧純著衲衣執錫持鉢形神爽俊有異常人從外而來相去二十餘步纔入路東隱而不現俄頃之間即聞東山有銅鐘聲大音震谷便云噫喚吾也未終數日語弟子云吾命無幾可作香湯洗浴適竟山中鳥獸異色殊形常所不見者並皆來集房側履地騰空悲鳴喚呼經日方散十二月十七日夜跏趺端坐仍執如意說法辭理深邃既竟告弟子曰吾將汝等造次相值今當永別會遇靡期言已寂然無聲良久諸弟子哭泣便開眼誡曰人生有死物始必終世相如是寧足可悲今去勿爾鬧亂於吾也又云吾習禪

已來至於今日四十九年背不著牀吾不負信施不負香火汝等欲得將吾相見可自勤策力行道不負人弟子因即諮啓未審和尚當生何所答云如吾見夢報在兜率宮殿青色居天西北見智者大師左右有諸天人皆坐寶座唯一座獨虛吾問所以答云灌頂却後六年當來昇此說法十八日朝語諸弟子汝等並早須齋吾命須臾爾日村人登山參疾食竟辭還又曰既辛苦遠來更停少時待貧道前去其人不解苦辭不住當爾之時皎日麗天全無雲翳謂參人曰既已不住可疾去雨尋落去者少時驟雨如瀉春秋七十有二以貞觀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午時結跏安坐端直儼然氣息綿微如入禪定因而不返時虛空中有絃管聲合衆皆聞良久乃息經停數日方入石龕顏色敷悅手足柔輭不異生平所窆龕墳在先師智者龕前二百餘步

智滿

按續高僧傳智滿姓賈氏太原人立意矜持不羣凡小七歲出家隨師請業凡所受道如說修行年登冠

冕肇進受具戒律儀範資訓彌弘又聽涅槃等經盡其大旨名教略圓味靜終業遂往上黨石墨山聚徒行道門徒肅穆緇素歸依禮供駢羅積而能散時屬隋初創弘大法智滿蒸仍國化引而廣之故使聞風造者負笈奔注衆雜精麤時兼久近初則設儀禮懺用攝疎情後便隨其樂欲靜思宴坐滿躬事衆法身預僧倫形止方雅威嚴猛肅眉目濃朗白黑交臨預有叅拜莫不神駭而毛動咸加景仰爲菩薩戒師而滿不重身名不輕正法雖有緣苦請未卽傳授乃親爲竭誠方等行道要取明證夢佛摩頂并爲說法宛如經相方爲授法故道俗思戒者相趨不絕而專意靜觀厭此諠浮乃徙居黎城之東山南流泉精舍息心之士又結如林禪懺兼修止觀齊捨志弘經遠隨務或乖又往鴈門川依瓚禪師涉緣念慧瓚僧中藻鏡定室羽儀言行清澄滿嗟遇後展欣附有餘從瓚歷遊所在宗習又依住開化結慮修心俄爲文帝追瓚入京定門斯壞衆侶乖張滿乃錄其同志五十餘人西入嵐州土安山內如前綜業大咸學徒隋季道

消賊徒鋒起生民墜於溝壑而滿衆宛然不散斯亦道感之會也大唐建義四衆歸奔乃率侶入城就人弘道初住晉陽眞智寺以化聲廣被歸宗如市武皇別敕引勞令止許公宅中供事所須並出義府躬往禮問覩而懼之顧語裴寂曰孤見此禪師衣毛驚起何耶答曰計無餘相應是戒神所護耳重以他日修覲曰弟子濟拔蒼生今義興大造願往還無障當爲立寺既登京輦天下略平武德元年乃詔滿所住宅爲義興寺四事供養一出國家至三年已滿德爲物歸道聲更遠帝欲處之京室下敕徵之又以北蕃南侵百姓情駭都督弘農公劉護啓留滿住用鎮衆心有敕特聽用安朝寄武德五年獫狁孔熾戎車載飾以馬邑沙門雄情果敢烽爟屢舉因以太原地接武鄉兵戎是習乃敕選二千餘僧充兵兩府登又下敕滿師一寺行業淸隆可非簡例由是重流景行光問遐邇晉川髦彥沙汰之餘覩滿坐受嘉慶皆來稱美或拜伏戒範者或依承習住者常數二百餘人而滿恆業無怠精厲其誠時或墮學親名別誡委引聖量

誘化凡心預在聞命莫不涙流而身伏噎歎良久並由承法行已感發前人故得機教不妄弘矣貞觀二年四月初因動散微覺不愈遂淹灰管本性無擾門人同集曰遺誡勸有沙門道綽者夙有弘誓友而敬奉因喻滿曰法有生滅道悟機緣觀相易入其門涉空頗限其位願隨所說進道有期滿仍盱衡而告曰積年誠業冀此弘持緣慮無相可緣引有有何所引豈以一期要法累劫埋乎幸早相辭勿塵妄識綽乃退焉其堅自持微爲若此也既而氣將漸弱而志力猶强侍人圍繞觀者充室滿端坐舉面徐視學徒時次昆吾溘然而卒春秋七十有八卽貞觀二年六月九日也當終前夕大地震動寺樹摧枝合衆悲敬哀相現矣泰山其頽乎法人斯逝聯類如此舉邑酸切若喪其親卽以其月十二日旋殯於龍山童子谷中立塔碑德自滿捨俗從道六十餘年潔己淸貞氷霜取喻敝衣節食纔止饑寒頻經斷穀用約貪染目不邪視言不浮華淨邑子女來未嘗瞻對弱年登歲者不宿房中受具多夏者方令近侍約時臨衆誡以行

科餘則靜處小房晬朝方出室中唯一繩牀鉢袋挂於壁上隨道資具坐外更無致使見者懔然改容不覺發敬矣又偏重供僧勤加基業慈接貧苦備諸藥療惸惸遑遑意存利物矣

按洛中紀異錄唐高祖神堯皇帝將舉義師入長安忽夜夢身死墜於牀下爲羣蛆所食及覺甚惡之乃詣智滿禪師而密話之滿卽賀曰公得天下矣帝大驚謂滿曰何謂也滿曰其死是斃也墜於牀是下也羣蛆所食者是億兆之所趨附也臣不敢直指天子故曰陛下是至尊之象也甚喜又曰貧道爲沙彌日常攻易今敢爲公占之及卦成曰得乾飛龍在天又是帝王之徵也時太宗侍帝之側滿又曰公子大人及去又語帝曰此公子福德無量何憂天下乎帝與太宗俱大悅帝至霍邑又夢甲馬無數帝見滿問是何軍伍對曰是公身中神也若無此何以威制天下後數夜復作前夢帝覺召太宗言之復曰吾事濟矣太宗拜於前連呼萬歲者四帝復大悅其後果卽位乃復營其寺賜額爲興儀以太原帝舊田宅業產並

賜之永充常住今之寺內見有圓夢堂乃塑師與帝並在後

僧邕

按續高僧傳僧邕郭氏太原介休人祖憲荊州刺史父韶博陵太守邕神識沉靜冥符上德世傳儒業齒胄上庠年十有三違親入道於鄴西雲門寺依止僧稠而出家焉稠公禪慧通靈戒行標異卽授禪法數日便詣稠撫邕謂諸門人曰五停四念將盡此生矣仍往林慮山中棲託定門遊逸心計屬周武平齊象法隳壞又入白鹿山深林之下避時削迹餌飯松术三徑斯絕百卉爲羣麏麚伏其前山禽集其手初未之異也後乃梵音展禮焚香讀誦輒有奇鳥異獸攢聚庭宇貌如恭敬心凝聽受自非行感所及何以致斯自爾屢降幽靈勝言叵載開皇之始弘闡禪門重叙元宗更聯榮聞有魏州信行禪師深明佛法命世異人以道隱之辰習當根之業知邕遯世幽居遣人告曰修道立行宜以濟度爲先獨善其身非所聞也宜盡弘益之方昭示流俗乃出山與行相遇同修正

節開皇九年行被名入京乃與邕同來止帝城道俗莫匪遵奉及行亡歿邕總領徒衆甚有住持之功以貞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終於化度寺院春秋八十有九主上崇敬情深贈絲帛爲其追福以其月二十二日奉靈魄於終南山遵邕之遺令也門徒收其舍利起塔於行之塔左邕風範凝正行業精嚴卑辭屈己體道藏用及委質寒林悲纏朝野僉以身死名滅世有斯人敢樹元石用陳令範左庶子李伯藥製文率更令歐陽詢書文筆新華多增傳本故累諠野外矣

灌頂

按續高僧傳灌頂字法雲俗姓吳常州義興人也祖世避地東甌因而不返今爲臨海之章安焉父夭早亡母親鞠養生甫三月孩而欲名思審物類未知所目母夜稱佛法僧名頂仍口數音句清辨同共驚異因告攝靜寺慧拯法師聞而歎曰此子非凡卽以非凡爲字及年七歲還爲拯公弟子日進文詞元儒並騖清藻才綺卽譽當時年登二十進具奉儀德瓶油

鉢彌所畱思洎拯師厭世沐道天台承習定綱罔有虧緒陳至德元年從智顗禪主出居光宅研繹觀門頻蒙印可逮陳氏失馭隨師上江勝地名山盡皆遊憩三宮廬阜九向衡峰無不躡迹依迎訪問遺迹後屆荊部停玉泉寺傳法轉化教敷西楚開皇十一年晉王作鎮揚州陪從智者戾止邗溝居禪衆寺爲法上將日討幽求俄隨智者東旋止於台嶽晚出稱心精舍開講法華跨朗籠基超於雲印方集奔隨負篋屯湧有吉藏法師與皇入室嘉祥結肆獨擅浙東聞心道勝意之未許求借義記尋閱淺深乃知體解心醉有所從矣因廢講散衆投足天台餐稟法華發誓弘演至十七年智者現疾瞻侍曉夕艱劬盡心爰及滅度親承遺旨乃奉畱書幷諸信物哀泣跪授晉王乃五體投地悲淚頂受事遵賓禮情敦法親尋遣揚州總管府司馬王弘送頂還山爲智者設千僧齋置國清寺卽昔有晉曇光道猷之故迹也前峰佛隴寺號修禪在陳之日智者初達隴南十里地曰丹丘經行平正瞻望顯博智者標基刊木欲建道場未果心

期故遺囑斯在王人入谷即事修營置臬引繩一依舊旨仁壽元年晉王入嗣來巡本國萬里川塗人野畢慶頂以檀越升位寺宇初成出山參賀遂蒙引見慰問重疊酬對如響言無失措臣主榮歎又遣員外散騎侍郎張乾威送還山寺施物三千段氈三百領又設千僧齋寺廟臺殿更加修葺故丹青之飾亂發朝霞松竹之嶺奄同畫錦斯實海西之壯觀也遠符智者之言仁壽二年下令延請云夏序炎赫道體休宜禪悅資神故多佳致近令慧日道場莊論二師講淨名經全用智者義疏判釋經文禪師既是大師高足法門委寄今遣延屈必希霈然并法華經疏隨使入京也佇遲來儀書不盡意頂持衣負錫高步入京至夏闌弘副君欣載每至深契無不申請並隨問接對周統云謝後遣使送還覲遺隆倍大業七年治兵涿野親總元戎將欲蕩一東夷用清文軌因問左右備叙軒皇先壯阪泉之戮綦後歎峒山之問道追思智者感慕動容下勑迎頂遠至行所引見天扆叙以同學之歡又遣侍郎吳昊送還台寺爾後王人繼至

房無慮月頂縱懷丘壑絕迹世累定慧兩修語默雙化乃有名僧大德近域遠方希覩三觀十如及以心塵使性並拜首投身請祈天鼓皆疏淪情性澡雪胷襟二業屢增二嚴無盡忽以貞觀六年八月七日終於國清寺房春秋七十有二初薄示輕疾無論藥療而室有異香臨終命弟子曰彌勒經說佛入滅日香煙若雲汝多燒香吾將去矣因伸遺誡詞理妙切門人衆侶瞻仰涕零忽自起合掌如有所敬發口三稱阿彌陀佛低身就臥累手當心色貌歡愉奄然而逝舉體柔輭頂暖經日嘗有同學智晞顗之親度清亮有名先以貞觀元年卒臨終云吾生兜率天矣見先師智者寶座行列皆悉有人唯一座獨空云却後六年灌頂法師昇此說法焚香驗旨即慈尊降迎計歲論期審晞不謬矣以其月九日窆於寺之南山遠近奔號諠震林谷初頂化流嚚俗神用弘方村人於法龍去山三十餘里染患將絕衆治不愈其子奔馳入山祈救頂爲轉法華經焚栴檀香疾者雖遠乃聞檀香入鼻應時痊復又樂安南嶺地曰安洲碧樹青溪

泉流伏匿人逕不通頂留連愛翫顧而誓曰若使斯地夷坦當來此講經曾未浹旬白沙遍湧平如玉鏡頂以感相顯不違前願仍講法華金光明二部用酬靈意嘗於章安攝靜寺講涅槃經值海賊上抄道俗奔委頂方撾鐘就講顏無慴懼賊徒麾旛詣寺忽見兵旗耀日持弓執戟人皆丈餘雄悍奮發羣覩驚遽一時退散常於佛隴講暇攜引學徒累石爲塔別須二片用構塔門弟子光英先以車運一石咸疑厚大更欲旁求復勞人力頂舉杖聊擣前所運石颯然驚裂遂折爲兩段厚薄等均用施塔戸宛如舊契若斯靈應其相實多自頂受業天台又稟道衡嶽思顗三世宗歸莫二若觀若講常依法華又講涅槃金光明淨名等經及說圓頓止觀四念等法門其遍不少且智者辯才雲行雨施或同天網乍擬瓔珞能持能領唯頂一人其私記智者詞旨及自製義記幷雜文等題目並勒於碑陰弟子光英後生標俊優柔教義與國清寺衆僉共紀其行樹其碑於寺之門常州弘善寺沙門法宣爲文其詞甚麗云

智璪

按續高僧傳智璪俗姓張氏清河人晉室播遷寓居臨海祖元秀梁倉部侍郎任臨海內史父文懷陳中兵將軍璪受經之歲言無虛發行不慚人親里鄉鄰深加敬愛年登十七二親俱逝慘服纔釋便染病疾頻經歲月醫藥無效仍於靜夜策杖扶疾出到中庭向月而臥至心專念月光菩薩唯願大悲濟我沉痾如是繫念遂經旬朔於中夜間夢見一人形色非常從東方來謂璪曰我今故來爲汝治病卽以口就璪身次第吸嗽三夜如此因爾稍痊深知三寶是我依救遂求離俗便投安靜寺慧憑法師以爲弟子逖聞智者軌行超羣爲世良導卽泛舸豐流直指台岫服膺受道乃遣行法華懺悔第二七日初夜懺訖還就禪牀如欲安坐仍見九頭龍從地涌出上昇虛空明旦諮白者云此是表九道衆生聞法華經將來之世破無明地入法性空耳又陳至德四年永陽王伯智作牧仙都延屈智者來於鎮所璪隨師受請同赴會稽山九旬坐訖仍卽辭王住寶林山寺行法華三昧

初日初夜如有人來搖動戸扇璪卽問之汝是何人夜來搖戸卽長聲答云我來看燈耳頻經數過問答如前其寺內先有大德慧成禪師夜具聞之謂弟子曰彼堂內從來有大惡鬼今聞此聲必是鬼來取人也天將欲曉成師扣戸而喚璪未暇得應便繞堂唱云苦哉苦哉其人了矣璪卽開戸問意答云汝猶在耶吾謂昨夜鬼已害汝故此嗟耳成師以事諮王王遣數十人執杖防護璪謂防人曰命由業也豈是防護之所加乎願諸仁者將領還城啓王云爾防人去後第二日夜鬼入堂內搥壁打柱周遍東西堂內六燈璪卽滅五留一行道坐禪誦經坦然無懼於三七日中事恆如此行法將訖見一青衣童子稱讚善哉言已不現雖值此二緣心無憂喜璪又因事出往會稽路由剡縣孝行村乞食主人誤煑毒蕈設璪食竟進趣前途主人於後噉此餘殘並皆吐痢若死等苦鄰人見之卽持藥追璪十里方及見璪快行無恙問曰何故見尋具陳上事便笑而答曰貧道無他可棄藥反蹤不須見逐驗之道力所薰故毒不能傷也又

隋大業元年駕幸江都璪銜僧命出參引見內殿御遙見璪即便避席命令前坐種種顧問便遣通事舍人盧正方送璪還山爲智者設一千僧齋度四十九人出家施寺物二千段米三千石幷香酥等又爲寺造四周上牆大業六年往揚州參見仍遣給事侍郎許善心送還山爲智者設一千僧齋度一百人出家施寺物一千段䞋齋僧人絹一疋七年又往涿郡參勞謝遠來施寺物五百段遣五十人仗防援還山凡經八回參見天子並蒙喜悅供給豐厚以貞觀十二年卒於寺春秋八十二矣

慧滿

按續高僧傳慧滿者滎陽人姓張舊住餘州隆化寺遇那禪師說法便受其道專務無著一衣一食但畜二針冬則乞補夏便覆赤而已自述一生無有怯怖身無蚤虱睡而不夢常行乞食貞觀十六年於洛州南會善寺側宿柏墓中遇大雪旦入寺見曇曠法師怪所從來滿曰法友來耶遣尋坐處四邊五尺許雪自積聚不可測也有括訪諸僧逃隱滿持衣鉢周行

聚落通無滯礙隨施隨散索爾虛閒有請宿齋者告云天下無人方受爾請後於洛陽無疾坐化年可七十矣

智藏

按續高僧傳智藏姓魏氏華州鄭縣人也十三出家事藹法師當西魏之世住長安陟岵寺値周滅法權處俗中爲諸信心之所藏隱雖王禁兊切不懼刑憲剃髮法服曾無變俗迄至隋初乃經六載晦迹人間不虧道禁自有同塵莫敢聯類矣移都龍首住大興善寺開皇三年乃上終南豐谷之東阜以爲終世之所也卽昔隱淪之故地矣山水交映邑野相望接敘皁素日隆化範後文帝敕左衞大將軍晉王廣就山引見藏曰山世乃異適道不殊貧道居山日積意未移想陛下國主之體不奪物情爲宗王具聞帝帝歎訝久之乃遣內史舍人虞世基宣敕慰問幷施香油熏爐及三衣什物等仍詔所住爲豐德寺焉每至三長之月藏盛開導化以智論爲言先凡所登踐者皆理事齊稟京邑士女傳響相趨雲結山阿就聞法要

逮武德初歲爰置僧官衆以積善所歸乃處員內道開物悟深有望焉雖預曹僚而身非世檢時復臨叙終安豐德以武德八年四月十五日遘疾少時終於所住春秋八十五然藏靑衿入道自檢形神不貪奢靡不欣榮泰時居興善官供頻繁願存乞食盡形全德縱任居僧務夏雨冬冰而此志罔移終不妄噉僧食晚居西郊柏林墓所頭陀自靜文帝出遊遇而結歎與諸宮人等各捨所著之衣百有餘聚藏令村人車運用充寺宇故使福殿輪奐迥拔林端靈塔架峰岧然雲表致有京郊立望得傳遙敬矣又初受具以布大衣重補厚重可齊四斤六十五夏初無一離受日說欲由來未傳常坐一食終乎大漸而形狀超挺唐量八尺二寸質貌魁梧峙然峰嶸之相常居寺之南岫四十餘年面臨深谷目極天際經途四里幽梗盤岨不易登升而藏手執澡瓶足躡木履每至食時乘崖而至午後還上初無顚墜因斯以談亦雄隱之高朗者故圖寫像供於茲存焉京師慈門寺沙門小曇欽藏素業爲建碑於寺門之右潁川沙門法琳製

文

法喜

按續高僧傳法喜俗姓李襄陽人也七歲出家顥禪師爲其保傅顥道素溫贍有聞同侶後住禪定將終前夕所居房壁自然外崩顥曰依報已乖吾將即世於是端坐閉目如有所緣奄然而卒初不覺也自喜恭恪奉侍積經載紀而顥專修定業略於言誨便以觀量知人審喜機度事逾先習不肅而成鑽仰景行惟德是輔荊州青溪山寺四十餘僧喜爲沙彌親所供奉晝則炊煮薪蒸夜便誦習經典山居無炬然柴取明每夕自課誦通一紙如是累時所緣通利雖學諸經部類而偏以法華爲宗常假食息中間兼誦一遍餘則專以禪業繫念在前纔有昏心便又溫故仁壽年內文帝敕召追隸京師住禪定寺供禮隆異僉行爲先接撫同倫謙虛成德爰有佛牙舍利帝里所珍擎以寶臺處之上室瓊寶溢目非德不弘大衆以喜行解潛通幽徵屢降便以道場相委任其監護喜遂綱維供養日夕承仰又以顥師去世意欲冥被靈

爽願誦千遍法華因卽不處舊房但用巡遶寺塔行坐二儀誓窮本源數滿八百情厲晨宵繫心不散覺轉休健同寺僧者見有白牛駕以寶車入喜房內追而觀之了無蹤緒方知幽通之感有遂教門而卑弱自守營衞在初諸有疾苦無論客舊皆周給贍問親爲將療至於尿屎膿吐皆就而唻之然則患疾之苦世所同輕而喜都無汙賤情倍欣懌以爲常業也致有遠近道俗帶疾相投皆悅慰其心終其報類或有外來問疾並爲痛者陳苦有問其故答云病人纏惱來問致增故耳武德四年右僕射蕭瑀於藍田造寺名曰津梁夙奉徽風嘉其弘度召而居之時屬運開猶承饑薦四方慕義相次山門便減撤衣資用充繼乏稟歸行務衆所宗焉凡有遲疑每爲消釋並會通旨理暢顯神心而爲行沉密卒難備紀傳者嘗同遊處故略而述之後乃屏退自資超居衆伍驪山南阜鄉號盧陵卽九紀之故墟也北負露臺之嶺南對赫胥之陵交澗深林仙賢是集卽上而宅之乃有終焉之志篤勵子弟誘導山人福始罪終十盈八九貞觀

初年夜涉其半見有餘火數炬從南而來正趣山舍僧俗驚散慮是賊徒以事告喜喜曰此應無苦但自修業至明尋顧不知所由居處降靈皆此類也六年春創染微疾自知非久強加醫療終無進服至十月十二日乃告門人無常已及勿事諠擾當默然靜慮津吾去識勿使異人輒入房也時時唱告三界虛妄但是一心大衆忽聞林北有音樂車震之聲因以告之喜曰世間果報久已捨之如何更生樂處終是纏累乃又入定須臾聲止香至充滿達五更初端坐而卒春秋六十有一形色鮮潔如常在定初平素之日歷巡山險行見一處幽隱可爲棲骸之所命弟子示之及其終後寺僧屬其儀貌端峙不忍行之鑿山爲窟將欲藏瘞爾一夕暴雪忽零有餘一尺周廻二里蔽於山路遂行開道中道降神於弟子曰吾欲露屍山野給施衆生如何埋藏違吾本志雪平荒逕可且停行衆不從之乃安窟內經久儼然都無摧腐宋國公親往觀之神色如在歎善而歸爾後怪無損壞遂舉其衲衣方見爲物所噉頭項已下枯骨鮮明詳斯

以論實本願之致耳且喜學年據道事仰名師清溪禪衆天下稱最而親見奉養故得景行成明日光聲彩加以敬慎戒約聞卽依行計業分功步影而食時少覺差必虛齋而過晦望懺洗清心布薩安卹貧病固是常宜衣敝食麤誠其恆志輕清拯濟見美東郊矣

慧休（附曇元　靈範）

按續高僧傳慧休姓樂氏瀛州人也世居海濵以鬻漁爲業而生知離惡深惟罪報常思出濟無緣拔足或累歎通宵晨或忘餐延逾信宿雖憤氣塡胷無免斯厄十六遇相州沙門巡里行化談三世之循擾述八苦之交侵雅會夙懷背世情決乃違親背俗投勖律師而出家焉勖導以義方禮逾天屬又聞靈裕法師震名西壤行解所歸現居鄴下命休從學休天機秀舉惟道居心乃背負華嚴遠遊京鄴一聞裕講鎣動身心不略昏明幽求體性而章句蕪昧至理未融展轉陶埏五十餘遍研詞文理轉加昏漠試以所解遍問諸師皆慮涉重關返啓其致乃悟曰斯固上聖

之至理也豈下凡而抑度哉且博聽衆師沐心法海耳乃往渤海從明彥法師聽成實論先出章抄品藻異同慧滿沖情解津法友以彥公化世更染餘流從志念法師受學小論迦雜婆沙各聞數遍窮其本支曉其固執解既清迴行實貞嚴念曰余講小乘歲序多矣今乃值子諒不虛延休卽著雜心元章抄疏各區別部類條貫攸歸文教纔出初尋重敬頻當元宰講授相續幽致既舉慧燭天懸故使馳名冀都擊響河渭抱帙橫經肩排日謁結疑懷籤踵接登堂皆總爲書紳永開冥府故於立破諸教探隱洞明雖府學冠空宗而梗情塵境欲通惟識之旨取悟無方會裕師入關因便預從遇曇遷禪師及尼論師等講揚攝論每舉一會餘駕停輪辭吐既新領拔彌悉周涉三遍卽造疏章神會幽陳廣流聽視自大小諸藏並統關鍵惟有律部未遑精閱昔以戒禁隨事可用緣求案讀卽了未勞師授會披一卷持犯茫然方悔先議更弘神府乃負律提瓶從洪律師聽採四分一經講肆三十餘遍日漸其致終未極言顧諸學徒曰余聽

涉多矣至於經論一遍入神今遊律部逾增逾暗豈非理可慮求事難通會乎而敬慎三業懍課六時纖塵或阻卽申懺洗目見大小講匠知名者多奉法自修實罕聯類嘗聽礪公講律礪曰法師大德暮年如何猶勤律部休曰余憶出家之始從虎口中來卽奉投戒法豈以老朽而可斯須離耶恨吾不得常聞耳其清慎之高率此例也又屢經寇蕩荒荐相仍寺衆僧廚亟經宿觸故從隋末終至唐初四度翻穢獲資淨供致使四方嘉會休有功焉暨武德年內劉闥賊興魏相諸州並遭殘戮忽一旦警急官民小大棄城逃隱休在雲門聞有斯事乃率學士二十餘人東赴相州了無人物便牢城自固四遠道俗承休城內方來歸附當斯時也人各藏身而休挺節存國守城引衆可謂亂世知人者矣其年不久天策陳兵遠臨賊境軍實無委並出當機休既處僧端預明利害集衆告曰官軍靜亂須有逢迎僧食衆物義當先送再和大衆並無從者休懼被後罰必可乘權獨詣軍門具陳來意於時曹公徐世勣引勞賞悅仍令部從隨休

至寺任付糧粒及平殄後曹公爲奏具述休功登卽下敕入賊諸州見有僧尼止留三十相州一境特宜依定以事驗人休量難准又荒亂之後法律不行並用銅盂身御俗服同諸流俗休恐法滅於事躬自經營立樣造坯依法施熏遂成好鉢遍送受持於今大行並是休功緝遺緒也又僧庫火起時當中夜忽有人告走往觀之賴始發焰救而獲免退問告由了無知者良以道通幽顯屢動禎祥貞觀九年頻敕徵召令入京師並固辭以疾無預榮問至今十九年中春秋九十有八見住慈潤爽健如前四衆懷仰蒲柳之暮猶執卷諮謀乃力倦而告曰吾學功多矣每有經律雖聽二三十遍文旨乃明猶恨少功欲兼異部未遑多涉耳今之後學則不同之薄知文句宗致眇然卽預師範更無通觀所以終夜長慨有耿於懷致有窮括教源莫知由序此法滅在人矣今暮年開導意存成器斯猶砥礪合其刃耳安能鑪錘其樸耶所以引化席端直陳綱要而奉禁守道抑在天然挫拉形心逾衰逾篤衣服率然趣便蓋體襆懸壁上尺絹不

居所得外利即迴講衆補綻衣服不勞人助見著麻履經今三十餘年雖有斷壞綴而蹈涉暫有泥雨徒跣而行有問其故答云泥輭易履不損信施耳又寒不加火熱不依凉瓶水若凍裹之草束受具已來鉢無他洗入夏已去不噉菜蔬於道往還執箒先掃存護物命寧有過之凡斯衆行前後一揆余以親展徽音奉茲景行猶恨標其大抵事略文繁以爲約耳弟子曇元高潔僧也經論及律並會披導偏重清行不妄衣食寺雖結淨猶懷塵點常乞食自資今託靜林處寶山志道辭世門人靈範學通休涉慧悟少之敕名弘福時揚攝論今居宗樹業振名京邑又休以年學高遠今上重之因事遼左親幸其室敘故陳道彌會帝心故又續其績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五十卷目錄

僧部列傳二十六

唐二
靈潤　附淨元　智衍　道洪
義褒　道昂　附靈智
道哲　附靜安　道誠　曇榮
靜琳　慧斌
志超　曇韻

慧思　道綽（附道撫）

明淨（附慧融）　慧熙

世瑜　智聰

神異典第一百五十卷

僧部列傳二十六

唐二

靈潤（附淨元　智衍）

按續高僧傳靈潤俗姓梁河東虞鄉人也家世衣冠邦閭望族而風格弘毅綜擬大方少踐清猷長承餘烈故能正行倫據不肅而成昆季十人秀美時譽中間三者齊慕出家父告子曰但誦觀音先度即當許也潤執卷便誦一坐不起從旦至中文言遂徹便預

公度依止靈粲法師住興善寺粲有正行備於別傳年十三初聽涅槃妙通文旨將及志學銷會前聞括悟新理便登講座宣釋教意部分科宗英秀諸僧咸欣其德加又欽重行禁動靜惟安不妄遊從常資規矩所以興善大德海內名僧咸相顧而言曰此沙彌發蹤能爾堪住持矣於後深心至道通贍羣師預在見聞包蘊神府當卽黼藻人法珪璋解行皆統其本支該其成敗仁壽感瑞懷州造塔有敕令往官供驛乘隨師東赴乞食徒行獨無受給旣達河內道俗服其精通敬其行範所有歸戒並從於潤當卽名厲河北譽滿京師聞泰嶽靈巖寺僧德肅清四方是則乃杖策尋焉旣覩副師遂從諮訓乃習般舟行定無替晨昏初經三七情事略疲自斯已後頓忘眠倦身心精勵遂經夏末於時同侶五百餘人各奉行定互相敦勵至於解坐同行無幾惟潤獨節秀出情事莫移皆不謀同詞敬稱徽績時父任青州益都令外祖吳超任懷州懷令堂祖吳同任齊州山茌令姨夫侯援任曹州金鄉令並潤之宗族內外親姻雖往還講肆

遊其所部事逾行路一無過造及生緣背喪或有悲慕邀延者潤情若風傳不往登踐斯割愛從道皆此類也有道奘法師擅名海岱講攝大乘又往尋焉時未具戒早飛聲彩周流法席文義圓通問難深微稱傳元宰預是同席心共揖之既承師有本即奉奘以爲和尚大戒已後方詣律司十地諸經略觀文體年二十三還返京室値志念法師正弘小論將欲博觀智海預在聽徒有辯相法師學兼大小聲聞於天攝論初興盛其麟角在淨影寺創演宗門造疏五卷即登敷述京華聽衆五百餘僧竪義之者數登二百潤初從關表創預講筵祖習異聞遂奮奇論一座驚異側目嘉之登有辯行法師機論難擬處衆高謝而敬憚焉雖則負譽帝京而神氣自得或譏毀達其耳者會若不聞以道鎭心情無喜怒末法攸寄誠可嘉焉大業初歲風疾暴增後復本心更精新業又恐報傾日夕不守本懷講導世流往還煩雜遂脫略人事厭俗歸閑遂往南山之北西極澧鄠東漸玉山依止寒林頭陀爲業時與沙門空藏慧璡智信智光等京邑

貞幹同修出離旣處叢冢鬼神斯惱或被推盪偃仆或揚聲震叫者潤獨體其空寂宴坐如空諸被嬈者皆來依附或於深林曠野狼虎行處試心安止都無有畏當遵此行盡報傳持屬大業末年不許僧出遂虧此行乃還興善託於西院獨靜資業一食入淨常講涅槃衆經有慧定禪師等歸依受業相率修課不出院宇經於三年結侶漸多行清動衆時僧粲法師一寺項蓋銳辯無前抗衡京國乃率諸翹望五十餘僧來至法會詳其神略人並投問元隱之義潤領宗酬答剖判泠然咸共欣賞妙符經旨爾後譽傳先價衆聚相從旣懿業內傳將流法味大業十年被名入鴻臚敎授三韓幷在本寺翻新經本並宗轄有承無虧風彩會隋氏亂倫道光難緝乃隱潛於藍田之化感寺首尾一十五載足不垂地離經專業衆請便講以示未聞春秋入定還遵靜操沙門志超抗節禪府聞風造展遂等宿交相師念定欣從語嘿時天步饑餧道俗同霑化感一寺獨延賓侶磨穀爲飯菽麥等均晝夜策勤弘道爲任故四方慕義歸者雲屯周贍

精麤無乖僧法共餐業果遂達有年斯誠至德冥符兼濟有日矣潤以化洽外流道聲載路與善本寺敬奉芳塵上陳敕使請充寺任使不守專志就而維之貞觀八年敕造弘福復被徵名即現翻譯證義須明衆所詳准又當斯任至於詞理有礙格言正之同倫紀位斯人最上京邑釋門實惟僧傑初潤隋末在興善院感魔相嬈定志不移冥致善神捉去經宿告曰昨日魔子依法嚴繩深知累重自感而死若此徵應其量難紀武德七年時任化感寺主智信爲人所告敕使圍寺大顯威權潤曰山居行道心不負物賢聖所知計非所害使人逾怒忽有大風雷震山崩樹折吹其巾帽坐席飄落異處人衆喪膽遂求悔過潤曰檀越有福能感幽靈斯之祥徵昔來未有使者深愧釋然事解貞觀年中與諸法侶登山遊觀野燒四合衆並奔散惟潤安行如常顧陟語諸屬曰心外無火火實自心謂火可逃無由免火及火至潤熸餘自斂據事以量知人難矣後住弘福有僧因事奉敕還俗復經恩蕩情願出家大德連名同舉得度上聞天聽

下敕深責投諸南裔驩州行道於時諸僧創別帝里無非慟絕凋獨安然容儀自若顧曰三界往還去來恆理敕令修道何有悲凉拂衣東舉忻然而趣道俗聞見莫不歎服尋爾敕追洛東安置化行鄭魏負帙排筵弘闡涅槃十有餘徧奧義泉飛慧流河洛乃報京邑門人疏曰吾今東行略有三益一酬往譴二順厭生三成大行吾有宿累蒙天慈責今得見酬則業累轉滅惟加心悅何所憂也愚夫癡愛隨處興著正智不爾厭不重生夫淨穢兩境同號大空凡聖有情咸惟覺性覺空平等何所著也自度度人俱利之道舉人出家依道利物願在三有普濟四生常無退轉三益如是汝等宜知各調淨根業興善而住吾無慮矣僕射房元齡遇之稱羨歎息曰大德樹言詞理俱至名實之副誠所望也不久敕追還住弘福居宗揚化涅槃正義惟此一人也然其爰初入道奉節不虧持操攝儀魁質雄雅形器八尺動靜溫和挺超聯類十三離俗更不重臨二親既崩兄弟哀訴情守自若會無動容但爲修冥福設會千僧再度盡京施悲田

食而已至於世情得喪浮豔雕華既不附心口亦無述時俗往還道直知敘對皆絕供給隨言將遣前後所講涅槃七十餘遍攝大乘論三十餘遍并各造義疏一十三卷元章三卷自餘維摩勝鬘起信論等隨緣便講各有疏部而立義倫通頗異恆執弟子淨元神睿卓越博要之舉振績京畿講釋經論亟經載紀詮辯名理響逸學門加以性愛林泉捐諸名利敝衣糲食談元爲本元以潤之立義建志尋求轉解傳風被於當世有僧法御道定人也蔓見淨元兩手極大執印憑案若有所通寤以告之正披此義卽因而遂廣乃成王路矣沙門智衍卽潤之猶子也幼攜入道場以教宗承明詞義深有會繫講攝論涅槃近住藍田之法池寺統津成匠亟動時譽然有法以來師資傳道其宗罕接惟潤之緒繼美前修亞迹安遠斯塵難濟見於今日矣

道洪

按續高僧傳道洪姓尹氏河東人也父曜仕隋歷任江陵令有子五人洪其第三也聰敏易悟深厭形有

年在十三以開皇六年出家事京邑大德曇延法師博通內外馳譽門庠雖廣流衆部偏以涅槃爲累教之極也故敷演之所以師資傳道聲嘖遠近亦於法衆親喻覆述後於願法師所學窮地論傍通經數德器崇振及隋祖昇遐禪定構立乃名處之自爾專事弘經周輪無輟貞觀伊始弘護道張凡寺綱維無非令達乃敕爲律藏寺上座緝諧理事允副朝委立情清慤無競榮辱故使厚供殊禮鱗接邀延致令二宮樹福妙資搜舉物議所及莫不推先尋又下敕任大總持本居寺主春宮異供隨時薦及以追受戒之禮也貞觀十四年寶昌寺衆請講涅槃時感白雉隨人聽法集散馴狎終於講會相從傳授迄於暮齒凡講涅槃八十七遍依承宗旨罕墜彝倫及弘福譯經選充證義慈恩創起又敕徵臨以貞觀末年微覺輕疾纔及一旬奄爾長逝春秋七十有九初染疾之始全無別痛少食不語用乖常候而數以手撝撥於空侍問其故答曰有三衣冠者數來禮拜故以止之又曰紅花綠池鮮榮可翫尋爾合掌目送於空曰大德羅

睺羅來辭去也因爾潛逝殊香滿院然洪形器端偉七尺有餘沉簡仁愛慈濟存沒喜慍莫顯操節不形傳者目其梗槩要妙固多略耳

義褒

按續高僧傳義褒姓薛常州晉陵人蓋齊相孟嘗君之後吳名臣綜瑩之裔也天體高遠履性明朗出家已後遊談在務周流會稽統御法筵初從蘇州永定寺小明法師稟學華嚴大品其即有陳興皇朗公之後嗣也專經强對亦當時之僧傑矣褒優柔教義屢啓清凉之談將事通覽辭往縉雲山婺州永安寺曠法師所曠在陳朝興皇盛集時當法選亟動神機法主既崩遍流視聽長干禪衆棲霞布公並具式瞻親霑餘令所以四經三論江表高推褒敬竭義筵縱思披釋諸方俊銳將事別輪曠亦勸褒行傳燈禮乃從之傳經述論三十餘年光聞五湖馳名三輔每以大乘至教元出渭陰中原播蕩乃興揚越嗟乎淳味不無流靡後住東陽金華法幢寺弘道不倦日坐忘食慈恩申請搜揚髦彥京邑承風以事聞奏下勅徵延

便符昔願卽而入朝時翻經三藏元奘法師盛處權衡當陽弘演承思遠問用寫繁蕪亦旣至止共詳幽致乃詰大乘經論無所不通唐朝後學多尚名體耽迷成性膠柱守株如何解網以開元照請所學宗頓講十遍勸諸門位並往歸依時在慈恩創開宏旨有空雙遣藥病齊亡乃有負氣盱衡傲然亂舉褒爲提絓解決疎刷神襟責以三關徵研五句詳括文義統略悟迷經難論易悼時俗之反昏論釋深經悔今聞之異昔所以每日在座前唱聖經半講已後方明賢論於時英彥皆預席端歎其竦拔之神奇伏其辯洽之銛利宰輔冠蓋傾仰德音留連言晤寫送無絕顯慶三年冬雩祈雪內設福場勅名入宮令與東明觀道士論義有道士李榮立本際義褒問曰旣義標本際爲道本於際爲際本於道耶答曰互得又問道本於際際爲道本亦可際本於道道爲際原答亦通又並曰若使道將本際互得相反亦可自然與道互得相法答曰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又並若道法於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道本於本際本際不本道榮旣

被難不能報浪嘲云旣喚我爲先生汝便成我弟子褒曰對聖言論中明邪正用簡帝心芻蕘嘲謔塵黷天聽雖然無言不酬聊以相答我爲佛之弟子由以事佛爲師汝旣稱爲先生則應先道而生汝則斯爲道祖於時忸怩無對便下座又令褒豎義便立大智度義李徒雖難隨言卽遣於時天子欣然內宮嗟賞李榮不勝其憤曰如此解義何須遠從吳來褒答曰三吳之地本出英賢橫目狗身舊無人物爾後諸寺連請多以法華淨名中百經論等以開時俗龍朔元年駕往東都別名追往頻入宮禁義論橫馳乃於淨土講解經論七衆載驅羣公畢至英聲逾盛不久遘疾卒於淨土春秋五十有一道俗悲凉恨法門之早捐皇上悼傷久之遂敕送柩返於金華山舊寺賻贈之榮光聞遠近

道昂（附靈智）

按續高僧傳道昂未詳其氏魏郡人履信標宗風神清徹獨懷異操慧解夙成初投靈裕法師出家裕神識剛簡氣岸雲霄審量觀能授其明訓昂飲沐清化

愛敬親承歲積炎涼齊蹤上伍於寒陵山寺陶融初教綱領元宗講華嚴地論稽洽博詣才辯天垂叩問連環思徹恆理而混斯聲迹撝謙藏用幽贊之功諒擬前傑化物餘景志結西方常願生安養履接成務故道扇漳河咸蒙惠澤後自知命極預告有緣至八月初當來取別時未測其言也期月既臨一無所患問齋時至未景次昆吾即昇高座身含奇相爐發異香援引四衆受菩薩戒詞理切要聽者寒心於時七衆圍繞餐承遺味昂舉目高視乃見天衆繽紛管絃繁會中有清音遠亮告於衆曰兜率陀天樂音下迎昂曰天道乃生死根本由來非願常祈心淨土如何此誠不從遂耶言訖便覩天樂上騰須臾還滅便見西方香華伎樂充塞如團雲飛湧而來旋環頂上舉衆皆見昂曰大衆好住今西方靈相來迎事須願往言訖但見香爐墜手便於高座端坐而終卒於報應寺中春秋六十有九即貞觀七年八月也道俗崩慟觀者如山接捧將殯殮足下有普光堂等文字生焉自非道會靈彰行符鄰聖者何能現斯嘉應哉於斯

時也遐邇嗟歎氣結成陰坐既跏趺掌文仰現頂覩相迹悲慶相臨還送寒陵之山鑿窟處之經春不朽儼然如初自昂道素之聲被於東夏慈潤溫柔德光攸屬嘗登講之夜時屬陰暗素無燈燭昂舉掌高示便發異光明照堂宇大衆覩瑞怪所從來昂曰此光手中恆有耳何可怪耶其栖業隆深幽明感應誠不可度也故是道勝高世之人矣時相州有靈智沙門亦裕公弟子也機務亮敏著名當世常爲裕之都講辨唱明東允愜望情加以明解經論每卽元席文義弘遠妙思霜霏難問銳指擅步漳鄴故使四海望塵俱敦聲教後便忽覺智涯難極法行須依徒設舟航終須艤棹卽屏絕章疏便修定業步碁守心懷虛成務乞食頭陀用清靈爽垂行物範光德生焉貞觀八年終於鄴下春秋七十有五後諸學行倫巧附其塵者衆焉

道哲 附靜安 道誠

按續高僧傳道哲姓唐齊郡臨邑人初投潁川明及法師學十地地持爲同聽者所挹具戒已後止奉行

門又從魏郡希律師稟承四分希亦指南一時盱衡五衆受教博曉將經六載輕重筌宗究其文體但爲戒慧雖通未懷定業有河內詢禪師衆推不測匠首當今嘉哲至誠傾襟爲說一悟眞諦霍然大通禪侶相謝解齊登室聞京邑道盛乃步從焉初至住仁覺寺沙門曇遷有知人之舉敬備師禮從受攝論研味至理曉悟其文標擬有方豈惟聲教遂厭辭人世潛於終南之駱谷也山粒難接授受須淨既闕使人遂虛腹累宵欣茲味定有淸信士張暉陪從多年請益供奉因暫下山忽逢重雪懸路既擁七日方到哲以雖對食具爲無人授守死正念暉披雪至菴彈指覺悟方從定起斯實謹愼資持爲此例矣京師大莊嚴寺以哲素有道聲延住華館初從衆意退居小室一食分衛不受僧利衆益重之盩厔縣民昔以隱居駱谷得信者多相率迎請乃往赴焉營構禪宇立徒策業山俗道侶相從屯赴敎以正法訓以律儀野逸是憑聞諸京輔忽一日謂門人曰無常及矣大衆難見冥目既至長恨何言遂東歸莊嚴訊問名德奄然卒

於故房春秋七十二矣卽貞觀九年正月也葬於京之西郊長城故人仰慕聲範遂發塚迎柩還歸盩厔行道設齋以從火葬收其餘燼爲起磚塔於城西二里端正樹側龍岸鄉中列植楊柏行往揖拜然哲迴發天才學不師古撰百識觀門十卷智照自體論六卷大乘聞思論等行世弟子靜安道誠並承習厥宗匡輔有叙安掩迹林泉念趣在業誠行感元解謙穆自修包括律部講導時接初住莊嚴寺以傳業高令徵入瑤臺匡化於彼餘波潛被盛績京師

曇榮

按續高僧傳曇榮俗緣張氏定州九門人源南鄧而分派因封而居高陽焉年十九時爲書生刻意元理寄心無地因靈裕法師講華嚴經試往聽之便徹悟元範略其詮致乃投裕爲師裕神厲氣清觀榮勤攝遂卽度之及受具後專業律宗經餘六載崇履禁科條暢開結乃更循講肆備聞異部遍行大業故以地持爲學先屬周廢二教韜形俗壤雖外同其塵而內服道味及隋初興教不務公名隨緣通化曾無執著

年登四十務道西遊行至上黨潞城黎城諸山依巖結宇即求潛遁既懿德是充緇素歸仰便開拓柴障廣樹禪坊四遠聞風一期翕至榮形解雄邃稱病設方諸有餐飲咸歆至澤禮供日隆投造塡委以隋末陵亂人百從運預踐兵饑希全戒德榮欲澄汰先染要假明猷事在護持躬當法主每年春夏立方等般舟秋冬各與坐禪念誦僧尼別院故處有四焉致使五衆煙隨百供鱗集日增慶泰歡躍成諠自晉魏韓趙周鄭等邦釋種更新其戒者榮實其功矣嘗往韓州鄉邑縣延聖寺立懺悔法刺史風同仁素奉釋門家傳供養送舍利三粒遺行道衆榮年垂八十親率道俗三千人步野迎路由二十餘里儐從之盛譽滿當時既達寺中乃告衆曰舍利之德挺變無方若累業有消請所可遂乃人人前別置水鉢加以香爐通夜苦求至明鉢內總獲舍利四百餘粒聲名達於鄉邑縣令懼其聚衆有墜條章悕停其事當夕怪獸鳴其廳宇官民竟夜不安明日陳悔方從榮法斯德被聖凡皆此之例武德九年夏於潞城交障村立法行

道所住堂舍忽自崩壞龕像舍利宛然挺出布在庭中一無所損又貞觀七年清信士常疑保等請榮於州治法住寺行方等悔法至七月十四日有本寺沙門僧定者戒行精固於道場內見大光明五色間起從上而下中有七佛相好非常語僧定云我是毗婆尸如來無所著至眞等正覺以汝罪消故來爲證然非本師不與授記如是六佛皆同此詞最後一佛云我是汝本師釋迦牟尼也爲汝罪消故來授記曇榮是汝滅罪良緣於賢劫中名普寧佛汝身器清淨後當作佛名爲普明若斯之應現感靈祥信難圖矣後臥疾於牀眼中流淚弟子圓宗曰和尚生來念慧必無不意何事悲泣答曰吾死日將逼恨更不得爲諸七衆洗濯罪累耳宗曰何必致此答曰吾縱不死亦是無用自佛法再興已來未省一度不聽說戒今旣病困說欲斯必死矣以貞觀十三年十二月終於法住寺春秋八十有五旋殯於野外後門徒出其遺骨葬於寺南建塔表之自榮履歷重難而崇尚釋風形器瓌偉過於八尺詞吐溫贍風格遒遠年登不惑斷

粒練形常餌守中用省煩累而奉教結淨希見斯人日到僧廚問其監膳必有事染親看翻穢並使食具清淨方始還房自覿名德罕聞斯類又於寺內諸房多結淨地用擬四藥溫煑之所故預沾門序散在諸方咸承風素免諸宿觸又每歲懺法必具兩儀二篇已下依律清之先使持衣說淨終形立誓然後羯磨隨治成人初聚正罪雅依大乘仍令心用理事無著有空身口威儀歸承律檢故自從訓勖奉法無虧皆終諸命報余因訪道藝行達潞城奉謁清儀具知明略故不敢墜其芳緒

靜琳

按續高僧傳靜琳俗姓張氏本族南陽後居京兆之華原焉幼齡背世情附緇門初誕之日有外國道人曰此兒當貴若出家者大弘佛法七歲投僧出家以役田疇無垂道訓不果本望深惟非法也自顧而言曰此而未捨與俗何殊更從一師服膺正化遭周滅法且附俗緣年在弱冠希期無怠會隋氏啓運即投曇猛法師猛一一事相攝經於五年猶事沙彌未敢受

具慶蒙開法欲廣見聞辭其本師南遊樊鄧便於彼部奉進大戒既爰初受法未曉清規遠赴青齊聽於律禁後發前至爲諸聽先又於覺法師所聽受十地廻趾鄴都炬法師所採聽華嚴楞伽思益皆通貫精理妙思英拔舊傳新解往往程器時卽推令敷化講散幽旨並鶩所未聞而胷臆所懷猶謂不足展轉周聽溥遍東川蓄解尋師又至蒲晉有沙門道遜道順者聲名大德也留講十地經於涼燠雖復聽徒欣泰而志逾煩梗下座處房撫膺審曰法本治病而今慢法更增且道貴虛通而今航著彌固此不可也卽捨講業專習禪門初學不淨念處等法又嫌其瑣小煩稽人慮乃學大乘諸無得觀離念唯識彌所開宗每習一解陶練十年精其昔知更新後習而麤食敝衣情欲斯絕後入白鹿山山糧罕繼便誠以却粒之法孤放窮巖又經累載山中業定昏睡惑心乃臨峭絕懸崖下望千仞旁生一樹纔得勝人以草藉之跏坐其上於中繫念動逾宵日怖死既重專深弘觀後聞泰嶽特多靈異便往尋之既達彼山夜見火炬周環

高耀峰巖卽事追求累日方至乃見五六尼衆匡坐論道琳初通訊問共議唯識等理未盡言間忽然不見惆悵久悟法誠爾也後入關中遇曇遷禪師講開攝論一聞如舊慧不新聞仁壽四年下敕送舍利於華原石門山之神德寺琳卽於此住居靜課業行解之盛名布京師大業三年有沙門還源等延請帝城在明輪妙象諸寺講揚攝論識者歸焉尋卽降敕名入道場既達東都禪門更擁齊王暕情深理定每就諮疑請至本第從奉歸戒鴻臚蘇夔學高前古舉朝冠蓋稟宗師訓爲舟爲梁高陽道雄道體趙郡道獻明則等並釋門威鳳智海明珠咸承理味酌以華實襄陽洪哲德高楚望風力俊駭聞琳聲穆時彥故來相架乃致問云懷道者多專意何業琳見其詞骨難競聊以事徵告云山谷高深意定何在哲云山高谷深由來自爾琳曰若如來言餘處取土塡谷齊山爲定高下哲悟此一言致詞歎伏由是秀穎附律稽疑重沓故令譽風宣彌繁賞會琳以像教東漸法網雖嚴至於僧儀正度猶未光闡欲遍遊閻浮備殫靈迹

以十三年內具表聞帝當蒙恩詔令使巡方并給使人傳國書信行達襄土方趨海南屬寇賊交侵中國背叛途路梗澀還返南陽義寧二年被召入京住大總持如常弘演光陰既積學者成宗武德三年正平公李安遠奏造弘法素奉崇信別令召之琳立意離緣攝慮資道會隋末屯閉唐運開弘皂白歸依光隆是慶乃削繁就簡惟敷中論爲宗餘則維摩起信權機屢展夜則助以念慧每事徵研並使解出自心不從他授元琬律師道王關河躬承令則自餘法侶歲獻奇倫住城王及太妃楚國太妃安平公主等皇家帝葉請戒第宅隆禮頻繁國子祭酒蕭璟工部尚書張亮詹事杜正倫司農李道裕等並誓爲弟子備諸法物恆令服御又以徒侶義學爰缺律宗乃躬請智首律師敷弘四分一舉十遍身令衆先故使教法住持京輦稱最乃至沙彌淨人盛明律相誠其功矣忽以貞觀十四年秋初染疾至十月二十六日平旦疾甚有沙門法常者盛名帝宇素與周旋故來執別琳曰不戀此生未貪來報緣集則有緣散則無而神氣

澄湛由來不亂會有問疾者答云以己之疾愍於彼疾因而流淚想諸苦趣故也便總集僧衆幷諸門人告曰生死道長有心日促各宜自敬無累爾神卽右脅而臥尋卒於本寺春秋七十有六餘處通冷唯頂極熱迄於焚日方始神散而形色鮮輭特異常比送於終南至相寺燒之唯舌獨在再取燒之逾更明淨斯亦弘法之力矣弟子等四十餘人奉跪慈顏無由欽仰百日之內通告有緣共轉大乘總四萬餘卷幷造千粒舍利木塔舉高五丈彫飾之美晃發中天廣布檀那用酬靈澤初琳居世化以實錄著名每述至理元凝無不垂泣歎奉言無非涉事不徒行自爰初問法無憚夷險衣服壞則以紙補之牀席暖則坐於簀上節之又節量力強羸名利不緣語默沉靜修攝威儀有異名稱涕唾莫顯於口鼻飲食未言於善惡敬慎之極夫又何加裕法師云以道通物由道感慧由道來還供道衆故僧實由客深有冥功裕語有由琳近之矣

慧斌

按續高僧傳慧斌姓和氏兗州人也博覽經藝文義洞開偏曉字源尤明星曜年十九鄉黨所崇爲州助教而情厭煩梗懷慕出世年二十三方預剪落尋卽歷聽經律相沿兩載覩講席喧撓唯論聲勢便入臺山修諸靜慮一入八載備行觀法乃往泰山靈巖諸寺以行道爲務先年三十四方隸官名住泰州梁父甑山存道寺更尋律部博聽經論而性狎禪林譽彰遐邇及獻后云背禪定厥興下敕徵延乃旋京邑於時名望盛德入表一期各擅英髦人程鱗翼而斌夏第最小聲稱彌隆衣鉢之外更無箱襆容質清素挺異恆倫緇素目屬莫不迴向斯亦像季清嚴之僧也兼以布行純粹言無品藻每聞評論輒卽默然防護戒儀慈救爲慮每夏行履執帚先掃恐傷蟲蟻故也隨得利養密行檀濟或造漉囊或施道俗唯急要者方乃行之仍復累囑勿泄人世及帝造寺前訪綱維京室同美勿高斌也乃下詔徵爲弘福寺主輯諧上下無敢乖猷貞觀十九年十月六日遘疾終寺時年七十有二自斌之入道生常恆務多以行道呪業爲

心或誦釋迦觀音或行文殊悔法歲中八十二日六時行業前後通數八十道場身心悅懌所得法利未可知也至於教誡門學唯論煩惱須斷每有出罪露過無不爲之流涕喜怒不形誦持無忘故羯磨之匠通僧仰屬道俗歸戒其徒弘矣故使魏王已下內外懿親及梁宋諸公皆承戒素

志超

按續高僧傳志超俗姓田同州馮翊人也遠祖流寓遂居并部之榆次焉少在童亂智量過人精厲不羣雅度標遠厭世從道貫徹藏俞而二親恃超更無兄弟雖述其志常用抑之望嗣宗族遂從儒流遍覽流略年垂壯室私爲聘妻超聞之避斯塵染乃逃竄林野親姻周覓藏影無方既被執身抑從伉儷初則合巹爲蹤終亦同掩私室冀行婚禮也唯置一牀超乃抽氈席地令妻坐上躬自處牀儼思跏坐勤爲說法詞極明據妻便流淚禮謝辭以相累頻經宵夕事等金形屢被誅勸誠逾玉質既確乎難拔親乃捐而任之年二十有七投并州開化寺慧瓚禪師瓚志德澄

明行成衆範未展度限歷試諸難志超潔正身心勤履衆務僧徒百數供雜五行兩食恆備六時無缺每有苦役必事身先躬親閱驗之便度令受具自進戒品專修行儀卽往定州尋採律藏括其精要刪其繁雜五夏不滿三教略圓乃返故鄉依巖綜習初入太原之西北千山栖引英秀創立禪林曉夕勤修定慧雙啓四儀託於戒節二行憑於法依學徒詵詵無威而肅致使聞風不遠而至大業初歲政網嚴明擁結寺門不許僧出超聞之慨而上諫披衣舉錫出詣郡城望有執送將陳所諫而官私弗顧乃達江都卽以事聞內史以事非要害不爲通引還遣幷部至隋季多難寇賊交橫民流溝壑死者大半而超結徒歡聚餘糧不窮但恐盜竊相陵便欲奔散乃以法誡勸無變爾情鏡業既臨逃竄何地衆感其言心期遂爽准式禪禮課時無輟嘗夜坐禪忽有羣賊排門直進炬火亂舉白刃交臨合坐端然相同儀像賊乃投體於地拜伏歸依超因隨宜誘引量權授法咸發心敬合掌而退其剛略攝御皆此類也高祖建義太原四遠

咸萃超惟道在生靈義居乘福卽率侶晉陽住凝定寺禪學數百淸肅成規道俗欽承貴賤恭仰及皇旗南指三輔無塵義寧二年超率子弟二十餘人奉慶京邑武皇夙承嘉望待之若仙引登太極敘之殊禮左僕射魏國公裴寂挺生不世器璉宏深第中別院置僧住所邀延一衆用以居焉亟歷寒暑業新彌厲但爲貴遊諠雜外進無因必附林薄方程慕遠時藍田山化感寺沙門靈潤智信智光等義解鉤元妙崇心學同氣相求宛然若舊遂延住彼山栖志得矣攝緣聚結其赴如雲賢聖語默互相敦重而寺非幽阻隷以公途晦迹之賓卒難承業乃徇物闕表意在度人還返晉川選求名地武德五年入於介山創聚禪侶巖名抱腹四方有聞下望百尋上臨千仞泉石結韻於仙室風雨飄漬於林端遂使觀者至止陶鑄塵心自强誨人無倦請益又於汾州介休縣治立光嚴寺殿宇房廊躬親締構赫然宏壯有類神宮故行深者巖居道淺者城隱師資肅穆兢業其誠驗音察色惟若不足忽因遘疾便知不住誠累殷勤示以禍福

以貞觀十五年三月十一日卒於城寺春秋七十有一山世同嗟賓主齊慟德仁既往學肆斯分葬於城南山阜自服膺釋種意在住持晝夜克勤攝諸後學所以日別分功佛禮五百禪結四時身誡衆侶有虧殿罰而自執香爐隨唱屈禮未嘗置地及以虧拜及坐禪衆也互相懲誡纔有昏睡親行勵率有來投造無不即度授以戒範進止威儀攝養將迎禮適天屬時遭嚴敕度者極刑而會無介懷如常剃落致陸海慕義避世逸僧憑若太山依而修道時講攝論維摩起信等並詳而後說深致適機嘗以武德七年止於抱腹僧徒僅百偏貧大齋麥唯六石同置一倉日磨五斗用供常調從春至夏計費極多怪而檢覆止磨兩斛據量此事幽致可思又數感異僧乘虛來往雖無音問儀形可驗纔若墮者便蒙神警至於召衆鐘聲隨時自響石泉上涌隨人少多靈瑞屢興如此者非一而奉敬戒法罕見其儔護慎威儀終始無替自隋唐兩代親度出家者近一千人師範遺訓在所聞見傳者昔預末筵蒙諸慧誥既親承其績故即而敘

焉

曇韻

按續高僧傳曇韻不知氏族高陽人初厭世出家誦法華經兩卷有餘時年十九仍投恆嶽側蒲吾山就彼虛靜託此經部值栖隱禪師曰誦經非不道緣常誦未即至道要在觀心離念方契正道耳韻初承此告謹即受而行之專精念慧深具舉捨又聞五臺山者即華嚴經清凉山也世傳文殊師利常所住處古來諸僧多入祈請有感見者具蒙示教昔元魏孝文嘗於中臺東南下三十里大孚靈鷲置大布寺帝曾遊止具奉聖儀前種華園地方二頃夏中發豔狀同鋪錦光彩昱耀亂人心目如是嘉聞數澄神悅耳遂舉足栖焉遍遊臺嶽備見靈相初停北臺木瓜寺二十餘歲單身弔影處以瓦窑形覆敝衣地布草蓐食唯一受味不兼餘然此山寒厲林生凋谷自外峰嶺坦然遐淨韻夜行晝坐思略昏情慶其晚逢也前所誦經心口不緣三十餘載會隙歷試一字無遺乃更誦殘文成其部袠至仁壽年內有瓚禪師者結集定

學背負繩牀在鴈門川中蘭若爲業韻居山日久思展住懷聞風附道便從瓚衆一沐清化載仰光猷隨依善友所謂全梵行也屬隋高造寺偏重禪門延瓚入京衆失其主人各其誠散歸林谷韻遂投於比干山又遊南部離石龍泉文成等郡七衆希向夷夏大同十善聿修緇素匡幸原此河濱無受戒法縱有志奉皆往太原夷夏情乖人皆怯往致有沙彌三十其歲者及韻化行卽傳斯教山城兩衆皆蒙具足唐運伊始兵接定陽屢逢屯喪本業無毀以夜係晝攝心無逸幽棲積久衣服故敝蚤虱聚結曾不棄捐任其味噉寄以調伏會以夏坐山饒土蚤既不屛除氈如凝血但自咎責願以相酬情無悋結如此行施四十餘年歲居耳順忽無蚤虱韻猶自責曰計業不應卽盡當履苦趣受其報耳又告門人曰吾見超禪師寄他房住素有壁虱不噉超公乃兩道流出向餘房內又見在蠱家食飯匙接蠱精置於疊下而快食如故又不爲患蠱主懼焉吾德不及超何爲致此每年於春秋二時依佛名法冬夏正業則減食坐禪常願寫

法華誓願潔淨數年已來不能可辨忽感書生無爲而至告云善解抄經韻邀以法據並謂堪能遂乃安於石室立淨書之旦入暮出深怪其行未盈一旬七軸俱了將以禮覷目前不見及遭賊抄藏經巖窟世靜往收乃委於林下箱襆久爛而卷色如初斯感驗奇異率此類也又常居別室自勤修業餘有衆侶難嗣其蹤每云吾年事如此何可放捨若坐昏悶卽起禮佛常策四儀以道量據自見勝達尠倫其德以貞觀十六年端坐終於西河之平遙山春秋八十餘矣自韻十九入山六十餘載不希名利不畜侍人不隷公籍不行己任凡有所述識皆推寄於他焉

慧思

按續高僧傳慧思姓郭氏汾州介休人也少學儒史宗尚虛元文章書隷有聲鄉曲年二十五在幷傳授初不知佛乘之深奧也會沙門道曜德盛當鋒處宗講揚攝大乘論試往潛聽冥寞難追累日詳受薄知希何因求度脫傳聞出家要業勿高禪定卽而習焉三十許載師承靡絕又聞念慧相須譬諸輪翅遂周

尋聖教備嘗弘旨冬夏業定春秋傳採單衣節食見者發心道志之倫往往屯赴因而結衆於箕山之陰晝則斂容默念中夜昏寒爲衆說法六時篤課不墜清猷時說死觀各言其志有云省約有云泰甚思曰出家之人生已從緣死當自任豈勞人事送此枯骸余必一期當自運耳時以爲未經疾苦故得虛置其言後覺不愈纔經兩日尋告衆曰余其死矣便起躡履案行空窟除屏殘屍入中跏坐發遣徒侶累以正命處既森聳世號寒林衆不忍離經夜旁守至明往觀端拱如故就觸其身方知已卒春秋五十有五即貞觀十六年五月矣因而殮焉

道綽（附道撫）

按續高僧傳道綽姓衛并州汶水人弱齡處俗閭里以恭讓知名十四出家宗師經誥大涅槃部偏所弘傳講二十四遍晚事瓚禪師修涉空理亟沾徽績瓚清約雅素慧悟開天道振朔方升名晉土綽稟服神味彌積歲時承昔鸞法師淨土諸業便甄簡權實搜酌經論會之通衢布以成化尅念緣數想觀幽明故

得靈相濳儀有情欣敬恆在汶水石壁谷元中寺寺卽齊時曇鸞法師之所立也中有鸞碑具陳嘉瑞綽般舟方等歲序常弘九品十觀分時紹務嘗於行道際有僧念定之中見綽緣佛珠數相量如七寶大山又覩西方靈相繁縟難陳由此盛德日增榮譽遠及道俗子女赴者彌山恆講無量壽觀將二百遍道悟自他用爲資神之宅也詞旣明詣說甚適緣比事引喻聽無遺拘人各掐珠口同佛號每時散席響彌林谷或邪見不信欲相抗毀者及覩綽之相善飲氣而歸其道感物情爲若此也曾以貞觀二年四月八日綽知命將盡通告事相聞而赴者滿於山寺咸見鸞法師在七寶船上告綽曰汝淨土堂成但餘報未盡耳並見化佛住空天華下散男女等以裙襟承得薄滑可愛又以乾地揷蓮華不萎者七日及餘善相不可殫紀自非行感倫通詎能會此者乎年登七十忽然齔齒新生如本全無歷異加以報力休健容色盛發談述淨業理味奔流詞吐包蘊氣霑醇醴并勸人念彌陀佛名或用麻豆等物而爲數量每一稱名便

度一粒如是率之乃積數百萬斛者並以事邀結令攝慮靜緣道俗嚮其綏導望風而成習矣又年常自業穿諸木欒子以爲數法遺諸四衆教其稱念屢呈禎瑞具敘行圖著淨土論二卷統談龍樹天親邇及僧鸞慧遠並遵崇淨土明示昌言文旨該要詳諸化範傳燈寓縣歲積彌新傳者重其陶鎣風神研精學觀故又述其行相自綽宗淨業坐常面西晨宵一服鮮潔爲體儀貌充偉并部推焉顧眄風生舒顏引接六時篤敬初不缺行接唱承拜生來弗絕纔有餘暇口誦佛名日以七萬爲限聲聲相注弘於淨業故得鎔鑄有識師訓觀門西行廣流斯其人矣沙門道撫名勝之僧京寺弘福逃名往赴既遠元中同其行業宣通淨土所在彌增今有惰夫口傳攝論唯心不念緣境又乖用此招生恐難繼想綽今年八十有四而神氣明爽宗緒存焉

明淨（附慧融）

按續高僧傳明淨高密人少出家味定爲業潔志忠恪謹厚澄肅嘗居海畔蒙山宴坐經數十載人莫測

之也後南遊東越天台諸山禪觀在懷無緣世習而衣服繿縷動止自得同侶禪徒未之弘仰山粒致絕日至村中每從乞食齋還中路値於羣虎皆張口閉目若有饑相淨曰吾經行山澤多矣虎兕無心畏之今列於路旁豈非爲食耶乃以匙抄飯內其口中餘者對而噉盡告曰知來食少輒濟自他殊不副懷深用多愧明日乞食虎又如前頻有此緣同伴乃異其度晚爲山幽地濕形報苦之還返海隅住蒙山側內遵道觀外感潛通令聞遠流靈祇叶應嘗値亢旱苗稼並枯淫祀之流妄祈邀請雖加懇惻終不能致淨曰可罷諸邪禱吾獨能降遂結齋靜室七日平旦雲布雨施高下滂注百姓利焉頂戴若聖貞觀三年從去冬至來夏六月迴然無雨天子下詔釋李兩門嶽瀆諸廟爰及淫祀普令雩祭於時萬里赫然全無有應朝野相顧慘愴無賴有潘侍郎者曾任密州知淨能感以狀奏聞勅名至京令住祈雨告以所須一無損費唯願靜念三寶慈濟四生七日之後必降甘澤若欲酬德可國內空寺幷私度僧並施其名得弘聖

道有勅許焉雖無供給而別賜香油於莊嚴寺靜房禪默至七日向曉問守衞者曰天之西北應有白虹可試觀之尋聲便見淨曰雨必至矣須臾雲合驟雨忽零比至日晡海內通洽百官表奏皇上之功淨之陰德全無稱述新雨初晴農作並務苗雖出隴更無雨嗣萎仆將死投計無所左僕射房元齡躬造淨所請重祈雨淨曰雨之升降出自帝臣淨有何德敢當誠寄前許無報幽顯同憂若修素請雨亦應致以事聞奏帝又許焉乃勅權停俗務合朝受齋淨乃依前靜坐七日之末又降前澤四民歡泰遂以有年勅乃總度三千僧用酬淨德其徵應難思厥相叵測但以京輦諠雜性不狎之請還本鄉之義勝寺山居繼業竟不測其存沒云同寺僧慧融亦以禪業見稱山居服食呪水治病勅名入京亦住普光寺二宮敬重禮遺相接云

慧熙

按續高僧傳慧熙益州郫人姓趙童稚出家善明篇韻文筆所趨宛而成章與綿州震響寺榮智齊名俱

爲沙彌卓異翹秀後與成都大石寺沙彌道微連韻賦詩微有言隙因即屏絕人事栖心禪業年登受具周聞經律摘採英華用爲貲要攝論雜心精搜至理九耽三論是所觀門嘗難基法師塵識義初問以小乘基以大乘通之熙笑曰大無不攝但失小宗晚住州南空慧寺立性孤貞不羣諸偶弊於食息專想虛元一坐掩關二十餘日衆以不食既久恐損身命假以餘詞曰國家搜訪藝能甚急今不食閉門世人謂聖願息流言可時處衆熙懼矯飾便開門進食由是迄今將三十載一身獨立不畜侍人一食而止不受人施有講便聽夜宿本房但坐牀心兩頭塵合自餘房地惟有一蹤餘並莓苔青絮衣服弊惡僅免風寒冬則加衲夏則布衣以冬破衲懸置梁上有聞熙名就房參拜迎逆接候累日方見時發幽問吐言高迴預有元席皆共憚之年九十卒今見在者具諸聞覩

世瑜

按續高僧傳世瑜姓陳氏住台州父母早亡傭作取濟身形偉壯長八尺三寸希向佛理無由自達大業

十二年往緜州震響寺倫法師所出家一食頭陀勤苦相續又往利州入籍住寺後入益州綿竹縣響應山獨住多年四猿供給山果等食有信士毋家生者負糧來送驚訝深山常燒薰陸沈水香等既還山半路見兩人形甚青色狀貌希世各負蓮華蔗芋而上云我供給禪師去也然其山居三年之中食米一石七升六時行道以猿鳥爲侶初唯一泉後有三泉流出於下貞觀元年夢有四龍來入心眼既覺大悟三論宗旨遂往靈睿法師講下所聞詞理宛若舊尋則面覆述便往綿州住大施寺至十九年四月八日往崇業寺言語欲遊方去或有喻曰只此寺者是諸方也因還大施本房香氣滿室坐處之地湧三金錢合衆尋香從瑜房而出乃見跏坐手尚執鑪刺史劉德威慶所未聞作龕坐之三年不倒春秋六十三矣

智聰

按續高僧傳智聰未詳何人昔住揚州白馬寺後住止觀寺專聽三論陳平後渡江住揚州安樂寺大業既崩思歸無計隱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饑恆有

四虎遶之而已不食已來經今十日聰曰吾命須臾卿須可食虎曰造天立地無有此理忽有一公年可八十掖下挾船曰師欲渡江栖霞住者可即上船四虎一時目中淚出聰曰救危拔難正在今日可迎四虎於是利涉往達南岸船及老人不知何在聰領四虎同至栖霞舍利塔西經行坐禪誓不寢臥徒衆八十咸不出院若有凶事一虎入寺大聲告衆由此警悟每以爲式聰以山林幽遠糧粒難供乃合率揚州三百清信以爲米社人別一石年別送之由此山糧供給道俗乃至禽獸通皆濟給至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八日小食訖往止觀寺禮大師影像執爐遍禮又往興皇墓所禮拜還歸本房安坐而卒異香充溢丹陽一郭受戒道俗三千餘人奔走山服哀慟林野時年九十九矣

古今圖書集成

三一五四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五十一卷目錄

僧部列傳二十七

唐三
僧徹　智通
曇倫　普明
曇獻　無礙
道胜　法顯
元爽（附惠普）　惠仙

惠寬
靜之
辯相
慧遷
智琚
慧因
法祥
圓光（附圓安）
僧倫
善胄（附慧威）
寶襲（附曇恭　明洪）
慧覺（附慧達　明幹）
道慶
慧暠
靜藏（附道刪）

神異典第一百五十一卷

僧部列傳二十七

唐三

僧徹

按續高僧傳僧徹姓靳河東萬泉人性戒夙成專思出俗慈親鞠養未始遂之既丁荼蓼乃遵前志樂行蘭若索居蒲坂習平等觀行實言法四俗歸向承化連邑有孤山者一曰介山即介子推之故地也其山陽介村者是也遂依而結業蔭以石巖汲以下隰積

歲崇道物莫不高之各捨財力共營圖構地本高險古絕源泉念務勞倦中宵軫結晨行巖隙見如潤濕以刃導之應手泉湧道俗聞此驚歎歸依更廣其居重增簷宇泰州刺史房仁裕表陳其事請立伽藍下敕許之今之陷泉寺是也公私榮慶請徹以爲寺主俯從物議遂乃從之四方慕義相顧依投門庭充闠及徐王部降寺又屬焉軒蓋來尋請居州邑傾心盡禮厚供彌隆俄復還山因崇前業性在慈仁弘濟成務所以羣鳥食於掌上宿獸翔於廡下年踰杖國未嘗痾瘵忽告衆曰吾將去矣食畢收衣結跏趺坐顧命徒屬誡以清言並令出戶唯留一侍告曰夫識神託形寄之煖氣命盡身冷方可觸吾告已冥目若禪久而尋視方知已絕春秋七十有七初未終之前三朝山樹通變白色橫雲如帶絕望東西道俗奔赴制以心喪禮也遷靈山窟還依坐之府縣官庶子來咸會是日風清景亮降以白華六出淨瑩如冰如雪衣以承之不久便散三載之後猶存初坐門人爲之易簀而衣服一無霑汙乃就加染布弟子等懷雙林右

脅之教抱兩楹負手之歌以爲相好像設開含識之尊嚴法慧聲光實超生之津濟遂就京邑奉建高碑高一丈五尺刻像書經兼敘言行引送本寺聚衆立之度支尚書唐臨昔在萬泉讚承俗務性行專信素奉歸依後仕華省常修供養顧惟德本便勒碑銘云

智通

按續高僧傳智通姓陳住梓州八歲出家師正道法師後誦法華幷講在牛頭山奉戒貞苦降伏黃老士女奏章必杖之五十遠近皆憚寺宇成就惟其經始合衆畏懾無蓄私財者常有雙鵶聽講講百餘遍兩度放光貞觀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告衆吾造寺可用十萬貫恨未用備今便求別言訖而卒春秋九十有七小食時終合寺房堂皆動而作白色經一食頃

曇倫

按續高僧傳曇倫姓孫氏汴州浚儀人十三出家住修福寺依端禪師然端學次第觀便誡倫曰汝繫心鼻端可得靜也倫曰若見有心可繫鼻端本來不見心相不知何所繫也咸怪其言嗟其近學如何遠悟

故在衆末禮悔之時隨卽入定大衆彈指心愜加敬後送鉢上堂未至中路卓然入定持鉢不傾師大深賞異時告曰令汝學坐先淨昏情猶如剝葱一一重重剝却然後得淨倫曰若見有葱可有剝削本來無葱何所剝也師曰此大根大莖非吾所及不敢役使進具已後讀經禮佛都所不爲但閉房不出行住坐臥唯離念心以終其志次知直歲守護僧物約勒家人曰犬有別食莫與僧粥家人以爲常事不用倫言犬乃於前嘔出僧粥倫默不及之後又語令莫以僧粥與犬家人還妄荅云不與羣犬相將於僧前吐出粥以示之於時道俗咸伏其敬慎又有義學論士諍來問者隨言卽遣無所罣礙仁壽二年獻后亾背與造禪室名而處之還卽擯關依舊習業時人目之爲臥倫也有與善粲法師者三國論首無學不長怪倫臥禪言問清遠遂入房與語探究是非倫笑曰隨意相審遂三日三夕法樂不眠倫述般若無底空華餤水無依無主不立正邪本性清淨粲乃投地敬之讚歎心路無滯不思議乃如此也倫在京師道俗請者

相續而機緣不一悟迷亦多雖善巧方便令其醒悟然各自執見見我爲是故此妙理罕得廣流有元琬律師靜琳法師率門人僧伽淨等往來受法如此衆矣如魚子焉武德末年疾甚於莊嚴寺傍看寂然有問往生何處答無盡世界又便寂然僧伽以手尋其冷觸私報人曰冷觸到膝四大分離亦應生苦倫曰此苦亦空問曰捨報云何報曰我主四大鬬在已到屈膝死後籧篨裹棄之莫作餘事又曰打五更鐘未報曰未少時維那打鐘看之已絕年八十餘矣諸門學等依言送於南山露骸散於中野焉

普明

按續高僧傳普明姓衞氏蒲州安邑人十三出家事外兄道遜法師遜道會晉川備如別傳又以明付延興寺沙門童眞爲弟子明抗志住持以大法爲己任性聰敏解冠儕流講聽相仍無法不學周游肆席曾無住房固使勤而有功經論滿抱十八講勝鬘起信夙素聽之知成大器進具已後專師涅槃四分攝論年二十四講涅槃三十解攝論凡所造言賓主兼善

使夫妙義積散出言傳旨聲流遠近大業六年名入大禪定道場止十八夏名預上班學功所位四事旣備不闕二嚴武德元年桑梓傾音欣其道洽以事聞上有旨令住蒲州仁壽寺鎭長弘道無憩寒暄晝談夜坐語默依敎心神爽迅應對雲雨會未聞經一披若誦斯則宿習博聞故能若此不可比擬也日常自勵戒本一遍般若金剛二十遍六時禮懺所有善根廻向淨土至終常爾凡造刻檀像數十龕寫金剛般若千餘部請他轉五千餘遍講涅槃八十餘遍攝論勝鬘諸經論等遍數難紀以年月終於住寺春秋八十有六有弟子義淹戒潔清嚴見知可領乃遷葬蒲坂東原鑿穴處之樹碑其側

曇獻

按續高僧傳曇獻姓張京兆始平人少事昌律師昌虞鄉賈氏淨行無玷精誠有聞股肱之地咸所宗仰所居谷口素有伽藍因此谷名遂題寺目爲靜林寺也昌師攝念經行常志斯所周武道喪隳壞仁祠昌與俗推移而律儀無缺隋文御寓重啓法筵百二十

僧釋門創首昌膺此選也仍僧別度侍者一人獻頂其位住大興善昌後言歸故里悲瘞靈儀掘出莊嚴一佛典世博修院宇延緝殿堂緇素翹誠始欣有奉雕造未畢而昌遷逝族人百數仰慨尊容以爲法儀雖歿神足猶在祈請續功便從來意遂移仁壽而經營之故得棟宇高華不日而就兩寺圍繞四部歸依州司以靜林仁壽已偃慈風柏梯淨土未霑甘露遂屈知柏梯寺任俯從物議又之斯位釋綱斯張萬目咸舉仁洽開務有漏天舟衆侶弘之大小齊美以貞觀十五年正月微疾至十五日旦便曰須向靜林至卯時乃有非常雲霧遺形於柏梯山東南山頂其夜大放光明形如華蓋四照遠近迄於三夕經旬其屍爲靜林寺側諸信士潛竊神柩寘于靜林南山之頂柏梯初不知也於彼山頂兩夜續放神光始詳其故兩處交競九載於茲緣州歷縣紛黷不息豈非通幽洞理致茲靈感深慈博惠戀結衆情者乎弟子等勒銘山阿敢告惟遠

無礙

按續高僧傳無礙姓陳氏有晉永嘉中原喪亂南移建業父曠梁元帝徵蕃學士以承聖元年礙生成都神姿特異知有濟器九歲便能應對十歲入學隨聞不忘入長安遇姚秦道安法師安與語怪其意致勸令出家即依言欣喜令誦太子瑞應經思尋聖跡哀泣無已天和三年周武皇后入朝投名出家先蒙得度雖在弱冠戒操逾嚴建德三年法門大壞隨緣陸沉乃值泥塗情逾氷玉開皇開法即預搜揚便住永寧於齊大德趨法師所聽智度論一聞教義神思豁然財食頓清形心俱遣又入長安學十地阿毗曇等時休法師於興善寺命講大論辯析分明義端無擁然於文句頗滯弘通因誦本文獲六十卷因抱心疾獎衆斯睽便還秦隴開皇十年總管河間王特屈寺任統御遺法大業二年名入洛陽於四方館刊定佛法後還永寧依前綱理大業五年煬帝西征躬受勞問賜綵二百段十三年州破入京住莊嚴寺衆以素知寺任識達機緣還欲請之任非所好以武德八年還返故寺以無相觀而自調伏貞觀十九年二月二

十八日無疾而終春秋九十四道俗哀慟若喪厥親焉

道睢

按續高僧傳道睢姓周汝南人幼而精確希志尚聞古跡勝人心願齊之負笈金陵居高座寺聽阿毗曇心妙達關鍵非其好也欽匡山遺軌每逸言前隋開皇十二年依大將軍周羅侯遠屆廬嶽止東林精舍心願匿迹無事音塵山寺法擁勸引非一遂不拒命弘道度人修建僧坊四時無絕隋季寇擾華戎薦臻獎撫門徒如初不替貞觀二年九月身示有疾曾未浹旬忽有大星天墮正在西閣大水池中照朗山谷逾于炬火二十三日僧正中食謂弟子曰僧食訖未答曰未竟又曰且喚上座來依言既至委以後事跏坐而卒諸殿閣門一時自開異香滿寺七日便歇年八十二矣

法顯

按續高僧傳法顯姓丁氏南郡江陵人十二出家四層寺寶冥法師服勤累載諮詢經旨有聞欲界亂地

素非道緣既已生中如何解網寘曰衆生並有初地味禪時來則發雖藏心種歷劫不亡有顗禪師者荆楚禪宗可往師學會顗隋煬徵下迴返上流於四層寺大開禪府徒侶四百蔚爾成林遂依座筵聞所未悟但夙有智慧通冠元蹤霜鐘暫扣已傳秋駕顗師去後更求明智成彥習皓等諸師皆升堂覩奧盡斲磨之思及將冠具歸依皓師誨以出要之方示以降心之術因而返谷靜處閑居二翼之外一無受畜屬炎靈標季薦羅戎火餒殘相望衆侶奔波顯獨守大殿確乎卓爾日資蔬水中後絕漿賊每搜求莫之能獲是非久入慈室已抽毒箭焉能忍茲疲苦漏此凶威自爾宴坐道安梅梁殿中三十餘載貞觀之末乃出別房斯則追善吉之息嫌蹈空生之祕行也此堂有彌勒像幷光趺高四十尺八部圍繞彌天之所造也其寶冠華帳供具經臺並顯所營堂中五燈晝夜不絕忽一燈獨熾燄高丈餘又一夜著五色衣人持一金瓶來奉又夢見一僧威容出類曰可往蘄州見信禪師依言卽往雙峰更清定水矣而一生染疾並

信往業受而不治衣食節量柔順强識所住之寺五十餘年足不出戶永徽三年十二月八日夢身坐寶殿授四衆戒因覺漸疾至四年正月十一日午時遷化時年七十有七顯以昨日申時自能起止神彩了亮踞禪牀盥浴剃髮就牀跏坐儼然便絕其月十七日葬於大明寺之北原未終之前門人見室西壁大開白光遍滿夜有白雲亙屋南北二道堂中佛事並搖動明日方絕自終及葬嶷然匡坐合境道俗奔湊淒零荊州都督紀王凤傳歸戒欽仰清暉命右記室郭瑜銘之於彼

元爽（附惠普）

按續高僧傳元爽姓劉南陽人早修聰行見稱鄉邑弱冠成婚妻少而美然爽貞誠清拔立志高蹈視如革囊情逾厭離旣無所偶棄而入道遊習肆道有空俱涉末聽龍泉寺璇法師欣然自得覃思遠詣頗震時譽又往蘄州信禪師所伏開請道亟發幽微後返本鄉唯存攝念長坐不臥繫念在前時本邑沙門藹明稜法等並禪府名宗往結投分以永徽三年十月

九日遷神山谷時襄部法門寺沙門惠普者亦漢陰之僧傑也研精律藏二十餘年依而振績風霜屢結七衆專入定門廓消事惱紀王作鎭將修追聖廢寺綱總須人衆舉於普王深賞會又楚俗信巫殺爲淫祀普因乎化比屋崇仁又修明因道場凡三十所皆盡輪奐之工仍彫金碧之飾以顯慶三年終於本寺春秋八十

惠仙

按續高僧傳惠仙姓趙河東蒲坂人幼懷出俗緣故淹留年登不惑方果前願既出家後隨方問津雖多涉獵然以華嚴涅槃二部爲始卒之極教也迄於暮齒躭味逾深謂人曰斯之二寶全如意珠無忽忘而暫捨也所以執卷自隨有若雙翼或有言晤披而廣之住處衝要九衢都會百疾相投萬禍憑救而仙慈善根力無假多方但令念佛無往不濟由是蒙祐遐邇傾心寺有大像製過十丈年載既久埃塵是生棟宇頽落珠璣披散遂控告士俗更締構之雖淹星曆大造云就爾後年漸遲暮夢僧告曰卿次冬間必當

遷化可早運行應得延期便如常業不以爲慮至九月中微覺不愈知終在近告侍人曰吾出家有年屢受菩薩戒今者更欲受之名諸大德並不赴命乃曰大德但自調耳何名度人又曰但取戒本讀誦訖自慶潸然而止入夜有異天仙星布前後高談廣述乍隱乍顯合寺聞見或見佛像來入房者日次將午忽起坐合掌名衆人曰大限雖多小期一念並好住願與諸衆爲歷劫因緣遂臥氣絕年七十五即永徽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也道俗哀之雲布原野寺有亙禪師穎脫當時有聲京洛行彌勒願生在四天覩仙行業感徵告衆曰必見慈氏矣若乖斯者何能禎應若是乎

惠寬

按續高僧傳惠寬姓楊氏益州綿竹孝水人父名瑋元是三洞先生五經博士崇信道法無敦釋教所以綿梓益三州諸俗每歲率送租米投於瑋令保一年安吉皆與章符而去而車馬擁門如市初時瑋妻懷孕心性改異辛腥惡厭乃生一女名爲信相性好閑

靜無緣嗜慾後又懷姙身極安隱恆有異相及其生也母都不覺忽然自出都無惡露然有異香又不啼叫乃至有識未曾糞穢淋席父母抱持方乃便利卽寛身也而臂垂過膝性恆香潔不近腥臊年五六歲與姊信相於靜處坐禪二親怪問答曰佛來爲說般若聖智界入等法門共姊評論法相父是異道不解其言附口錄得二百餘紙有龍懷寺會師聞有奇相至其所父以示之會曰並合佛經無所參錯有異禪師不知何來於淨慧寺入火光三昧召彼女來及至不入云是火聚禪師曰何不以水滅之女郎作水觀滅火而入禪師驗知深入諸定勸令出家父母受聘及壻家不許諸道俗官人爲出財贖之因有度次姊與寛身俱時出家時隨蜀王秀在益請入城內妃爲造精舍鎭恆供養嘗出於路人有疑者尼召來曰莫於三寶所生異心自受罪苦彼人悔過有造功德須物者燒香祈請掘地獲金無不充足斯事非一至於食飲欲食便食不食乃經歲序時人目之聖尼卽今本寺猶號聖尼寺也寛年十三常樂獨坐面無怒相

言常謙下依空慧寺引禪師龍懷寺會闍梨所隨聞經律一覽無遺未聞之經會不知義有難問者皆爲通之初造龍懷寺會有徒屬二百餘人並令在役唯放於寬有怨及者會曰斯人是吾本師何得使作昔周滅法依相禪師隱於南山及隋興敎辭師還蜀嘗受囑云汝還蜀土大有徒衆有名惠寬可將攝也我憶此事計師死日當寬受生無得致怪自爾在山依閑業定年三十還綿竹敎化四遠聞名見形並捨邪歸正其俗信道父母背道歸佛捨宅爲寺於今見在綿竹諸村皆爲立寺堂殿院宇百有餘所修營至今年常大齋道俗咸會正月令節成都等七十縣競迎供待有大功德須得經營但請寬至施物山積貞觀中有僧名策持呪有驗於洛縣忽死見閻王曰比獄中罪人多應爲誦呪幷請寬師講地獄經從此得蘇經月不作復更悶絕閻王大怒命牛頭使打鐘子百下我令誦呪講經爲衆生故何不作策蘇已即從洛縣往綿竹三十里未至疲臥忽有異旋風吹起須臾至寬所正集轉經告策曰昨所住處大爲勞苦爲衆

生者不得辭苦卽令策登坐誦呪大衆聞皆流汗寬仍集衆講地獄經貞觀二十年綿竹宋尉云我不信佛唯信周孔然我兩度得佛力一爲人在門側小便置佛便止一爲冬月落水燒木佛自炙寬聞之致書曉喩宋曰此道人徵異者當試有靈不取書名處用拭大便當卽糞門裂脚起不得自唱我死卽召寬來雖悔過造經像盈月便卒什邡縣陳家捨邪信佛以竹園爲寺寬指授分齊爾許可爲僧院中間一分堪立佛堂卽斷一竹上竪標云此分齊處欲造佛寺當時生竹自乾佛堂斷竹泉水上湧尋掘數尺獲大石石下金瓶舍利七粒寬禮拜更請遂放光乃盛滿合四遠又集寺今見在永徽四年夏六月二十五日春秋七十卒於淨慧寺未終一月有五百神人長丈餘服天衣持華香及紫金華臺從西方來迎寬辭不堪發遣令去又於終日放羊從市向房悲數十聲至夜索水沐浴新衣跏坐執爐已命打無常鐘聲遍郭聞合郭咸集曰閣梨涅槃去空中哭聲寺內光明莫測其來道士等謂言燒寺驚走來寺乃知其非自此入

定氣盡乃知永逝寺內三橋一當寬房堂夜梁折聲震寺內明旦官人道士咸來慟哭寺中蓮池池水忽乾紅蓮變白寺中大豫樟樹三四人圍忽自流血血流入澗澗水皆赤月餘方息又十七級塼浮圖高數十丈裂開數寸又有雙鵄不知何來向靈鳴叫伏地不去葬時隨送出郭失之往無爲山去寺二十里黑雲團空隨行注雨草木隨靡至山方散葬後縣內道俗七歲已上著服泣臨如是三年爾後至今凡設會家皆設兩座一擬聖僧一擬寬也今猶獲供送本寺靈相在山端坐如在自初至今竟無蟲血汚穢朽腐之相斯則豈非不退菩薩身無萬戶蟲耶不然何以若此

僧倫

按續高僧傳僧倫姓呂氏衛州汲人祖宗諸州刺史父詢隋初穆陵太守未孕之初二親對坐忽有梵僧秀眉皓首二侍持旛在其左右曰願爲母子未審如何卽禮拜之揮忽失所因爾有娠四月八日四更後生還見二旛翼其左右兼有異香產訖不見五歲已

後迄於絕亡恆自目見白光滿屋齊武平九年與父至雲門寺僧賢統師所受法出家時年九歲二師問其相狀答以白光流瞼二旛夾之歎曰子眞可度因而剃落周武平齊時年十六與賢統等流離西東學四念處誦法華經至開皇初方與佛法雲門受具時年二十三又於武陽理律師所聽始半夏見五色光如車輪照倫心上衆並同見卽於光中禮五十三佛猶未滅更禮三十五佛光乃收隱又與方願二師入黑山太行諸山行蘭若二十餘年大業末賊徒起領門人至衞州隆善寺仍爲僞夏竇建德齊善行等請知僧事武德五年大統天下入太行抱犢山敎徒學念處法由是四方負笈山路成蹊貞觀四年衞州刺史裴萬頃與諸官人請令下山日日受戒大有弘利以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十三日四更忽告門人吾夜中於諸法得解脫謂成無學不謂天帝等迎言已而絕將殯於山而哀慟不止天極清朗無雲而降細雨衆咸異焉時年八十五矣

靜之

按續高僧傳靜之姓趙雍州高陵人父母念善絕無息嗣祈求遍至而無所果遂念觀音旬內有娠能令母氏厭惡欲染辛腥永絕誕育之後年七八歲樂阿彌陀觀依文修學隨位並成行見美境骨觀明淨性樂出家既有一子誓而不許隨父任蜀不久崩亡意欲爲父焚身報德有一賢人引金剛般若云捨身不如持經乃廻心剃翦用伸罔極一入法門翹誠逾厲隨聽經律而意在定門後從江禪師習觀而威容端雅見者發心貞觀初隱益部道江彭門山光化寺一十餘載常坐茅宇不居僧房四方集者二百餘人六時三業不負光景又別深隱入靈巖山大虫爲偶無所驚擾利州道禪師素交既久請入劒閣北窮腹山徒侶十餘齋米四石恰至夏竟一石未盡小時鼻患肉塞百方無驗有僧令誦般若多心萬遍恰至五千肉鈴便落行至秦州被毒蛇螫苦楚叵言以觀行力便見善境自然除滅後遇疾苦依前得差乃撰諸家觀門以爲一卷要約精最後學重之顯慶三年名入西明別立禪府利州本寺桂樹忽彫胡桃自拔佛殿

無故北面仰地尊儀不損斯亦德動幽靈爲若此也以顯慶五年春三月二十七日右脅而終於西明春秋五十七矣

善胄（附慧威）

按續高僧傳善胄姓淮氏瀛州人少出家通敏易悟預涉講會樂詳元極大論涅槃是所鑽注齊破投陳奔造非一數年屬薦餒日濟一餅形極羸悴衆不齒錄行至一寺聞講涅槃因入論義止得三番高座無解低頭飲氣徒衆千餘停偃講唱扶輦而下既至房中奄然而卒胄時論訖即出竟不知之後日更造見造諸喪具因問其故乃云法師昨爲北僧所難因即致死衆不識胄不之擒捉聞告自審退而潛焉數日後得陳僧挾往他講所論義者無不致屈斃者三人由此發名振俗大光吳越隋初度北依遠法師止於京邑住淨影寺聽徒千數並鋒銳一期而胄覆述竪義神彩秀發偏師論難妙通解語遠制涅槃文疏而胄意所未弘乃命筆改張剖成卷軸鑿深義窟利寶罔遺遠聞告曰知子思力無前如何對吾改作想更

別圖可耶胄曰若待法師即世方有修定則胄之虛名終無實錄遠乃從之疏既究成分宗匠世亟有陳異遠亡之後勅令於淨影寺爲涅槃衆主開皇將末蜀王秀鎭部梁益攜與同行岷嶓望德日歸道成務逮仁壽末歲還返關中處蜀道財悉營尊像光座嚴飾絕世名士雖途經危險而步運並達在京供養以爲模範會文帝置塔勅送舍利於梓州牛頭山華林寺嚴轝旣至州館夜放大光明徹屋上如火燄發食頃方滅又掘塔基入深丈餘正當函處得古瓷瓶無蓋有水清澄香美乃用盛於函內寺有九層浮圖從西南角第二級放光上照相輪如五石瓮許黃赤如火良久方隱又堂內彌勒像亦放眉間紫光幷一菩薩亦放赤光通照寺院前後七度衆人同見除不來者及大業造寺廣名德僧胄應高選又住禪定屢開法席傳響相尋因感風疾脣口喎偏時人謂改張遠疏之所及也初遠以涅槃爲五分末爲闍維分胄尋之揣義改爲七分無有闍維第七云結化歸宗分自風疾多載而問難尋常爲諸學者所共驚憚後忽患

損戶如恆日胄曰吾患既差命必終矣此不可怪理數然也大業十三年欲返本寺眾不許之乃以土塞戶欲自取死寺眾見其志決方復開許以武德三年八月內終於淨影寺春秋七十有一初患篤謂門人曰吾一生正信在心於佛理教無心輕略不慮淨土不生即令拂拭房宇燒香嚴待病來多日委臥不起忽爾自坐合掌語侍人曰安置世尊令坐戶云世尊來也胄今懺悔慚愧如是良久曰世尊去矣低身似送因臥曰向者阿彌陀佛來汝等還見不不久吾當去耳語頃便卒葬於城南韋曲之北崖遵遺令也弟子慧威住大總持講尋宗迹著名京室

辯相

按續高僧傳辯相姓史瀛州人也性愛虛靜遊聽有聲業綜經術齊趙之方備聞芳績後旋洛下涉諸法肆又往少林依止遠公學於十地大小三藏遍窺其隩隅而於涅槃一部詳覈有聞末南投徐部更採攝論及以毗曇皆披盡精詣傳名東壤光聞師資眾所歸向開皇七年隨遠入輔創住淨影對講弘通仁孝

居心崇仰師轍仁壽置塔敕令送舍利於越州大禹寺民庶歡躍欣見遺身未及出間光自湧現青黃赤白四色晧彰流溢於外七衆嗟慶勝心屢動又於山側獲紫芝一枚長二尺三寸四枝三蓋光色鮮奇還返京都大弘法席常聽學士一百餘人並得領袖當時親承音誥大業之始名入東都於內道場敷散如故僞鄭擁逼同固洛濱武德初年蒙敕延勞還歸京室重弘經論更啓蒙心今上昔在弘義欽崇明德延入宮中通宵法論亟動天顏覯賜豐美乃令住勝光此寺卽秦國之供養也故以居焉晩以素業所資慧門初闢追崇淨影仍就講說又捨所遺圖遠形相常存敬禮用光師範以貞觀初年因疾纏身無由取逝乃隱避侍人自縊而卒在於住寺春秋七十有餘矣相爲人敦素形色鮮白眉目濃朗儀止閑泰商搉名理接頓詞義有神彩矣

寶襲（附曇恭　明洪）

按續高僧傳寶襲貝州人雍州三藏僧休法師之弟子休聽達明解神理超逸齊末馳聲廣於東土周平

齊日隱淪本州天元嗣立創開佛法休初應名爲菩薩僧與遵遠等同居陟岵開皇七年名入京華住興善寺襲十八歸依誦經爲業後聽經偏以智度爲宗布響關東高聞時傑從休入京訓勖爲任開皇十六年勅補爲大論衆主於通法寺四時講化方遠總集逮仁壽造塔又勅送舍利於嵩州嵩嶽寺初雲霧晦合七日蒙昧襲乃擎爐發誓願將限滿下舍利時得見日彩俄而所期既至天開光耀日當正午既副情望遂即藏瘞末又送於邢州汎愛寺忽於函上見諸佛菩薩等像及以光明周滿四面不可殫言通於二日光始潛沒而諸相猶存及當下時又見臥像一軀赤光踊起襲欣其所感圖而奉敬至文帝升遐起大禪定以名稱普聞名而供養武德末年卒於住寺春秋八十矣有弟子曇恭明洪皆善大論恭少而機辯見解有名屢講經論京室稱善護法匡弼頗存聖言貞觀初年敕徵爲濟法上座綱維僧務傳芳季緒後名入弘福又令知普光寺任德爲時須故輪轉無定卒於任所洪亦以榮望當時紹宗師業名入普光時

復弘法而專營浴供月再洗僧纔踵安公歸心慈氏云

慧遷

按續高僧傳慧遷瀛州人也好學專問愛翫地論以爲心賞之極負錫馳騁求慕鄴匠雖研精一部而橫洞百家每至難理則羣師具叙有齊之時早扇名實又從遠公重流前業義不再緣周經一紀併通涅槃地持並得講授齊亡法毀南奔陳國大隋革運又歸鄉壤行經洛下還附遠焉故業新聞備塡胸臆及遠入關從而來至住大興善弘敷爲任開皇十七年敕立五衆請遷爲十地衆主處寶光寺相續講說聲績攸陳仁壽二年敕令送舍利於本鄉弘博寺旣至掘基入地六尺感發紫光散衝塔土其相如燄似今像所佩者又土上成字墨文分明云轉輪王佛塔也見此靈相咸慶希逢仁壽四年又於海州安和寺起塔掘深五尺便獲白土色逾於粉遍滿坑中復深八尺於白土內得白玉一枚方餘徑尺光潤難比及將下旦放大光明遍照城郭色如紅火舍利出瓶分爲六

粒現希有事衆皆歎訝遷後頻開十地京邑乃多無與比肩者及大禪定興名入處之武德末年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九矣自遷之歿後十地一部絕聞關壤道由人弘於斯驗矣有心之寄誠可勵諸

慧覺（附慧達 明幹）

按續高僧傳慧覺俗姓范氏齊人也達量通鑒罕附其倫而儀形秀峙眉目峰暎衣服鮮潔身長七尺容止溫弘顧步淹融鏘鏘然也執持行路莫不駐步迎眄而目送者其威儀感人如此明華嚴十地講席相繼流軌齊岱榮名遠著門學成風大隋受禪闡隆像法以文皇在周既總元戎躬履鋒刃兵機失捷逃難於并城南澤後飛龍之日追惟舊壤開皇元年乃於幽憂之所置武德寺焉地惟泥濕遍以石鋪然始增基通於寺院周閭千計廊廡九重靈塔雲張景臺星布以覺識解騰譽名而處之弘闡法門多以華嚴爲首受悟請益宏略遵於四宗後被請高陽允當講匠聽衆千餘堂宇充溢而來者不絕遂停法肆待有堂宇方可弘導爰有施主卽爲造千人講堂締構斯須

不月便就既登法座衆引充滿覺威容弘雅其狀若神談吐抑揚汲引元隱披釋沖洽聽徒竦戴誠博義之弘量也著華嚴十地維摩等疏幷纘義章一十三卷文質恢恢條貫倫約齊魏明德咸誦行之至武德三年會獫狁南侵覺少有恙通告門人曰吾其去矣侍者曰今寇賊臨城人路阻絕知何處去答曰生死道長去留無日明當別矣乃敕出身資爲僧設食與衆取訣通夜正念精爽泠然明相纔出奄然從化春秋九十矣初覺慧解之性素蓄胷襟福業攝生隨喜者衆凡有營理身助修治故寺之基址咸由勸勉又聞往生淨土園施爲功不遠千里靑州取棗於幷城開義寺種之行列千株供通五衆日呈茂美斯業弘矣時寺有二僧俱名慧遠公門人善解當世武德之初京邑呈美又有明幹者亦亞其倫相與傳燈流芳不絕

智琚

按續高僧傳智琚新安壽昌人俗姓李氏父褘仕梁員外散騎侍郎琚年十九便自出塵聽坦師釋論未

淹灰管頻聞精義坦卽隋齊王暕之門師也亦聽雅公般若論又聽謩公三論此三法匠名價尤重琚欲潔操秉心偏窮法性諸高座主多無兼術古人有言學無常師斯言有旨廣尋遠討曲盡幽求年二十七卽就敷講無礙辯才衆所知識說經待問亟動恆倫及坦將逝以五部大經一時付囑旣蒙遺累卽而演之聲駕載隆元素攸仰然其口不言人眼無受色牢醍弗嘗葷辛無犯入室弟子明衍受業由來便事之爲和尚云前謂曰吾以華嚴大品涅槃釋論此之文言吾常吐納今以四部義疏付囑於汝乃三握手忽然而終於常州之建安寺卽武德二年六月十日也窆於毗壇之南寺之舊兆衍姓丘氏晉陵名族容止可觀精彩卓異敬崇芳績樹此高碑于寺之門前陳西陽王記室譙國曹憲爲文

道慶

按續高僧傳道慶姓戴其先廣陵後遁度江家于無錫年十一出家事吳郡建善寺藏闍棃服勤盡禮同侶所推十七出都聽彭城寺講成實論大義餘論皆

莫之遺所以時匠目曰懸日月於懷中注江河於口內者誠歸於慶矣既荷嘉問倍志兼常利齒聞於既往高座屬於茲日及陳祚云亡法朋凋散東歸無錫居鳳光寺學徒載萃誨誘如初後止毗壇弘業寺專事闡弘無棄涼暑然其容止善言笑淡名利厚交游毫翰奔湧琴詩婉妙風神閑縱韻宇虛凝應物有方履機無忤以武德九年八月終於寺房春秋六十一即以其月二十三日窆於扶塘之山穿壙之日鑿鍤纔施感白鶴一羣自天而下遙曳翻翔摧藏哀唳自非道光遠被何由致此異祥同寺沙門法宣爲之銘焉

慧因

按續高僧傳慧因俗姓于氏吳郡海鹽人也晉太常寶之後裔祖朴梁散騎常侍父元顯梁中書舍人並碩學英才世濟其美因稟靈溫裕清鑒倫通徽音深靡緇素欽屬十二出家事開善寺慧熙法師志學之年聽建初瓊法師成實曾未具戒便齊入室慧聲廣被道衆相推而欣味靜心未指章句乃詣鍾山慧曉

智璀二禪師請授調心觀法定水既清道思逾肅師襲宏略曲盡幽微而悟言神解獨酌標致又造長干辯法師稟學三論窮實相之微言弘滿字之幽旨寫水一器靑更逾藍辯後歸靜山林便似學徒相委受業弟子五百餘人踵武傳燈將三十載陳太建八年安居之始忽感幽使云王請法師部從相諠絲竹交響當卽氣同捨壽體如平日時經七夕若起深定學徒請問乃云試看箱內見有何物尋檢有絹兩束因曰此爲䞋遺耳重問其故曰妄想顚倒知何不爲吾彼閻羅王名夏坐講大品般若於冥道中謂經三月又見地獄衆相五苦次第非夫慈該幽顯行極感通豈能赴彼冥祈神遊異域陳僕射徐陵高才通學尚書毛喜探幽洞微時號知仁咸歸導首隋仁壽三年起禪定寺搜揚寓內遠招名德因是法門龍象乃應斯會既德隆物議大衆宗歸遂奉爲知事上座訓肅禪學柔順誘附清穆僧倫事等威權同思啓日又寺初勝集四海一期名德相亞逼濟斯美因又實兼之矣頻講三論并製文疏要約標控學者高奉大唐弘

運重興佛日舉十大德當其一焉以身御法不令而行讓以得之屈己成務故京寺宿望心敬遵承咸崇菩薩戒師後進具戒者無不依而羯磨左僕射蕭瑀器局貞亮元風凝遠刑部尚書沈叔安溫柔弘雅達信通神並崇仰欽承於茲二紀因定慧兩明空有兼照弘法四代常顯一乘而莫競物情喜怒無色故遊其道者莫測其位以貞觀元年二月十二日卒於大莊嚴寺春秋八十有九未終初夜告弟子法仁曰各如法住善修三業無令一生空過當順佛語勿變服揚哀隨吾喪後事不可矣乃整容如常潛思入定於後夜分正坐而終咸聞異香滿室遂遷坐於南山至相寺於時攀轅扶轂道俗千餘人送至城南又聞天樂鳴空弟子等爲建支提塼塔勒銘封樹蘭陵蕭鈞製文

慧嵩

按續高僧傳慧嵩安陸人幼入道門卽懷遠量收覽經義弘導居心初踐染元綱希崇大品博聞略究而情阻未申承苞山明法師與皇遺囑世稱郢匠通國

瞻仰因往從之諮奉無倦備淸遐邇遂得廣流部袠恢裕興焉年方登立卽昇法座談撝一指衆侶諠譁受業傳燈分風從化然以法流楚服成濟已聞岷洛三巴尚昏時罔便以法弘導遠化未聞隋大業年泝流江硤雖遭風浪厲志無前旣達成都大弘法務或就綿梓隨方開訓自此玉壘僧侶開明律論遠近萃止傾味正法故使來晩去思詠歌滿路又以衆斯殷雜枯折由生暠據法徵治情無猜隱時或不可其懷者討奏及之云結徒日盛道俗屯擁非是異術何能動世武德初年下勅窮討事本不實誣者罪之暠惟道在人弘義須知返乃旋途南指道出荆門隨學之賓又倍前集旣達故鄉薦仍前業重張領牒更敘關鍵神筞彌高衆聚彌結弊其諠競避地西山之陰屛退尋閑陶練中觀經逾五載四衆思之又造山迎接處邑傳化暠隨宜利益意引行藏還返安州方等寺講說相續以貞觀七年卒於所住春秋八十有七自暠一位僧伍精勵在先日止一餐七十餘載隨得便噉無待營求不限朝中趨得便止所以蜀部豐都芳

羞兼列每旦塡供常充寺門暠並命入僧自無一受旦講若下食惟一椀自餘餅菜還送入僧有學士道勤見其羸弱恐法事稽留爲告外衆令辦厚供暠怪異常推問食所由卽令勤出衆永不相襲告曰邪命之食不可御也汝聞吾言而不解敎意其守節稟法也如此

法祥

按續高僧傳法祥同州人童稚出家淸貧寡欲周勤訪道栖止無定冠具已後遵奉憲章刻意梵言潛心元賾二敎周廢便從俗吏而抱德懷經禮誦無輟僚左班列同其嘉尚將欲進位貢入臺府而正性慕道不思榮問乃恣其習業當員而已隋興法現卽預出家住大興國寺志操俊爽言必簡束立身凝肅不居幽屛常處大房開通前後三十餘年當風而住虛廊其慮門未曾掩坐臥一牀讀經爲業道俗問訊者自非讀盡復卷中無涉言故知其容節卷未收者咸私覘已後而奉對祥潛思元籍博綜多持開蒙引喩言不加飾因染傷寒有勸藥療者皆無所受但苦邀心

隨務量擬咸患痢病有加藥者乃曰痢者水也不進自除便噉乾飯數日便差其執節堅固率皆類此兼又持信標儀不交華薄身令衆範出言歸敬故衆有諸罰祥必先致其詞聞過伏引更不怨及其德耀人神爲若此矣以武德七年沉痾累月素氣綿弱侍者叅立乃微言佛像聲既沉隱初聞未了後思乃悟迴顧看之瞥見尊儀峙然西壁光明宛具須臾漸隱又聞香樂競至惛鬱盈房道俗驚嗟又見一羣白鶴從西方來遶房三帀翔轉還從來處而去於後少時而卒乃葬於城之東阯傾邑充衢幢蓋緜亙哀慟之聲流聞遠近

靜藏（附道刪）

按續高僧傳靜藏俗姓張澤州高都人九歲出家投清化寺詮禪師而爲師主訓誨之至極附大猷進戒已後樂思定業逼徵盡相宗徒有歸年二十三發弘誓曰丈夫出俗紹釋爲氏豈不欲義流天下名貫元班者乎承鄉壤大德遠法師敕名在京弘化爲務使往從之未至値遷果非本遂乃遍諸法席聽採經論

攝論十地是所徧求還住淨影弘揚所習大業九年名入鴻臚教授東蕃三國僧義九夷狠戾初染規猷賴藉乘機接誘並從法訓武德初歲太僕卿宇文明達夙昔承奉禁戒是投合門請業用比昭穆敕使達爲河之南北執節招撫綸言旣出將事首途藏送曰世界無常佛有誠誥別易會難先民遺語願常在此奉信在心達以藏夙有預聞會經事驗拜辭曰弟子銜命於不返願師冥道昭助及至相州果爲賊王德仁所害其子世壽奏曰臣父奉敕安撫竭誠奉國爲賊所害思報皇恩藍田散谷見有故寺望得爲父修立幷度僧二七人帝問欲作何寺壽以事諮藏藏曰此山上有澗玉下有流泉可名玉泉耶壽具奏聞帝依所請仍延藏往住堂宇廊廟並指撝遠近道俗造山修覲皆遺之法藥安時處順遂復其性以武德九年十二月因事入京遇染時患恨終京室春秋五十有六弟子道刪祖習風範地持一部敷化在心今住終南至相有名於世

圓光（附圓安）

按續高僧傳圓光俗姓朴本住三韓秦韓辰韓馬韓光卽辰韓新羅人也家世海東祖習綿遠而神器恢廓愛染篇章校獵元儒討讎子史文華騰翥於韓服博贍猶愧於中原遂割略親朋發憤溟渤年二十五乘船造於金陵有陳之世號稱文國故得諮考先疑詢猷了義初聽莊嚴旻公弟子講素霑世典謂理窮神及聞釋宗乃同腐芥虛尋名教實懼生涯乃上啓陳主請歸道法有敕許焉既爰初落髮卽稟具戒遊歷講肆具盡嘉謀領牒微言不謝光景故得成實涅槃蘊括心府三藏數論徧所披尋末又投吳之虎丘山念定相沿無忘覺觀息心之衆雲結林泉並綜涉四含功流八定朋善易擬筒直難虧深副夙心遂有終焉之慮於卽頓絕人事盤遊聖蹤攝想青霄緬謝終古時有信士宅居山下請光出講固辭不許苦事邀延遂從其志創通成論末講般若皆思解俊徹嘉聞飛移兼糅以絢彩織綜詞義聽者欣欣會其心府從此因循舊章開化成任每法輪一動輒傾注江湖雖是異域通傳而沐道頓除嫌郄故名望橫流播於

嶺表披榛負槖而至者相接如鱗會隋后御宸威加南國曆窮其數軍入揚都遂被亂兵將加刑戮有大主將望見寺塔火燒走赴救之了無火狀但見光在塔前被縛將殺既怪其異即解而放之斯臨危達感如此也光學逼吳越便欲觀化周秦開皇九年來遊帝宇値佛法初會攝論肇興奉佩文言振續徽緒又馳慧解宣譽京皐勳業既成道東須繼本國遠聞上啓頻請有救厚加勞問放歸桑梓光往還累紀老幼相欣新羅王金氏面申虔敬仰若聖人光性在虛閑情多汎愛言常含笑慍結不形而牋表啓書往還國命並出自胷襟一隅傾奉昔委以治方詢之道化事異錦衣情同散國乘機敷訓垂範於今年齒既高乘輿入內衣服藥食並王后自營不許佐助用希專福其感敬爲此類也將終之前王親執慰囑累遺法兼濟民斯爲說徵祥被於海曲以彼建福五十八年少覺不愈經於七日遺誡淸切端坐終於所住皇隆寺中春秋九十有九即唐貞觀四年也當終之時寺東北虛中音樂滿空異香充院道俗悲慶知其靈感遂

葬於郊外國給羽儀葬具同於王禮後有俗人見胎死者彼土諺云當於有福人墓埋之種嗣不絕乃私瘞於墳側當日震此胎屍擲於塋外由此不壞敬者率崇仰焉有弟子圓安神志機穎性希歷覽慕仰幽求遂北趣九都東觀不耐又西燕魏後展帝京備通方俗預尋經論跨轢大網洞清纖旨晚歸心學高軌光塵初住京寺以道素有聞特進蕭瑀奏請住於藍田所造津梁寺四事供給無替六時矣安嘗敘光云本國王染患醫治不損請光入宮別省安置夜別二時爲說深法受戒懺悔王大信奉一時初夜王見光首金色晃然有像日輪隨身而至王后宮女同共覩之由是重發勝心尅留疾所不久遂差光於秦韓馬韓之間盛通正法每歲再講匠成後學䞋施之資並充營寺餘惟衣鉢而已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五十二卷目錄

僧部列傳二十八

唐四

海順（附行友）　慧本　曇藏

神迥　僧鳳（附法位）

道岳（附明略）　功迥

神照　道傑

神素　法護

元續　慧璧
道基（附慧景　寶暹）　智琰
道愻（附道謙）　慧頵

神異典第一百五十二卷

僧部列傳二十八

唐四

海順（附行友　慧本）

按續高僧傳海順姓任氏河東蒲坂人容貌方偉音韻圓亮長面目少髭髯儀服不羣於衆有異少處寒素生於田野早喪慈父與母孤居孝愛之情靡由師傅廉直之性獨拔懷抱每恨家貧無資受業故年在志學尙未有聞乃慷慨辭親脫落求道出家依于沙

門道遜道光元冑名扇儒宗具見後傳順躬事學禮晝夜誦經初無暫替文不再覽日殆三千歲登具受履操逾遠志業尤勇念定所持誓無點累仍以威儀麤著身過可防語笑易爲口非難護乃因他恚緘默不言却掃蓬扉事心而已方以學行之始慧解爲先遂閱討衆經服膺元宰方等諸部咸稟厥師皆探賾研機遺言領意有棲巖寺沙門神素者性好幽棲尤專大論順遠承奇調思抑冲關荷帙登峰諮叅講肆徒屬既衆鑽仰殊多有所詢求但舉綱要順頻時時屢請微以爲繁雖慍色不形而勞心可驗順逡巡退席曰昔陳亢問一得三今者請一蒙二亦何遽乎曰何謂耶答曰一則見忤一則聞義素既悟其所述因斯自革於是無疑不斷有滯必申至於雜心檃括備在婆沙研精專一始終該統或下山分衛而執卷披文或企足接明假照尋讀莫不洞開樞要妙鑿幽原順嘗以餘席言於素曰海順曠劫深尤不逢賢聖周旋五趣莫能自免致生茲穢土對此凡緣未能出有欲河登無爲岸將不由心駒失轡而晦沉坑陷者

乎因涕泣濡襟歔欷哽塞又曰每念二輪交轍息駕何由六道長驅思歸無路言及斯事載懷惶悚且生得爲人啓期亡憂於貧賤出家弘道僧度不易於公侯順今兼之一何可慶又以大冥之室仰屬傳燈雖不面奉如來而幸遇法師耳不量短綆輙揆深源願得賜以明珠投之渾浪如此則一生有獲千載無恨也遂卽言笑如常容儀自若素曰敢聞君子志矣恐不副雅懷素後累居僧任果停講席順以法輪罕遇遂欣禪味有沙門道傑者穎秀定慧希慕風景乃致書曰敢稽首大師門下每欲理靜攝心山泉畢志但以無明大夜非慧炬不輝故栖寄法筵聽覽元旨至於人物聚集頗勞低仰況乃大限百年小期一念儵從風燭前路奚憑所以策駑駘之疲想千里之遠定門元妙輙希趣入逆其不逮益用盤桓伏願開含養之懷退人以禮傑得書美其銳情元暢也乃報曰促路非騏驥之逸轡灌木豈是鸞鳳之栖息故當引水而沐枯魚戢翼而朋寡鶴耳脫其不爾幸無略光陰順得書會疾遂不果行而爲人高簡雅素自歸清衆

絕交氓俗嘗有說種姓高尚祖禰榮貴者以誇於順順莞爾而笑曰我釋種餘暉法王之子尚須謙讓自下不敢傲誕欺人豈期庸庸之徒翻欲恃鬼陵物遂振手而去故趨時之士皆不及其門反俗之賓頗入其室而道行純潔性好追蹤嘗刺血灑塵供養舍利兼以血和墨書七佛戒經克己研心類皆如此嘗尋付法藏傳說如來涅槃法付承繼迄於師子罽賓囑累斯盡詞事既顯若親面焉因斯悽感涕零如雨曰恨不及彼聖人拔茲沉俗也又常於宵分歸命三尊同住鄰居無得聞者或解衲覆彼寒夫或減食而充餧者志好恬愉無求知足有贈衣帛者終不以介意嘗從容曰自任則樂而未嘗制物從我隨物則苦而未嘗以我違物且鳥不棲淵魚不巢樹未必解修和讓之道而各得其所宜者亦猶我不奪物榮物不好我辱矣又作三不爲篇其一曰我欲偃文修武身死名存研石通道祈井流泉君肝在內我身處邊荊軻拔劍毛遂捧盤不爲則已爲則不然將恐兩虎共鬭勢不俱全永存今好長絕來怨是以返跡荒逕息影

柴門其二曰我欲刺股錐刃懸頭屋梁書臨雪彩牒映螢光一朝鵬舉萬里鸞翔縱任才辯遊說君王高車返邑衣錦還鄉將恐鳥殘以羽蘭折由芳籠餐詎貴鉤餌難嘗是以高巢林藪深宂池塘其三曰我欲銜才鬻德入市趨朝四衆瞻仰三槐附交標形引勢身達名超箱盈綺服廚富甘肴諷揚絃管詠美歌謠將恐塵棲弱草露宿危條無過日旦靡越風朝是以還傷樂淺非惟苦遙順神晤駭羣出言可錄著集數卷于時貞法陵遲俗尚諛諂訥言敏行者爲愚巧詞令色者爲智廉潔正性衆或致譏故順理貞直之心居危不亂涅而不緇可謂懷素風焉有沙門行友者志行嚴正才慧英悟與順素交因疾絫候順曰先民有言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三復斯言一何可信世人强求知解而不欲修行每思此言良用悽咽吾謂夷煩殄惑豈直專在說經以法度人何必要登高座授非其器則虛失其功學不當機則坐生自惱友遂製息心論以對之文甚宏冠順曰觀弟此作理如未盡友曰息心之論應有數篇謂顯觀述宗釋

疑成義但以理元詞密非當世之所聞故容與於靈津戢鱗而未進慨時哉之不遇始絕紘於此耳順乃重說遺教悲歎無已先有沙門慧本者逸亮高世僧也思與順結山林之操會順方學問未暇允之本獨謝時世罔測所往後每思之言輒凄泫曰本公若乘龍之遊濯足雲表吾雖攀戀自恨縈身囂俗升沉相異徒爲悲矣且志懷去來者朝市亦江湖眷情生死者幽栖猶桎梏苟其性之不失不無居而不安其得志慕情爲如此也于時臥疾連稔自知不全遺文累紙呈諸師友而形同骨立情爽逾健旁問後事順曰患身爲穢器暫捨欣然魚鳥無偏水陸何簡然顧惟老母宿緣業重今想不得親別矣若棄骸餘處儻來無所見有致煎惱但死不傷生古言可錄順雖不孝豈敢以身害母耶既報不自由可側柩相待遂令遜法師說法領悟欣然須臾卒於住寺春秋三十即唐武德元年八月十五日也又沙門行友者被名弘福院充翻譯之選建名時俗云

曇藏

按續高僧傳曇藏姓楊氏弘農華陰人家世望門清心自遠年十五占者謂爲壽短二親哀之卽爲姻媾既非本情慮有推逼遂逃亡山澤惟念誰度行至外野少非遊踐莫知投造但念觀音久值一人貌黑而驅二牛因問所從可得宿不便告藏曰西行有寺不遠當至尋聞鐘聲忽見僧寺因求剃落便遂本心卽遣出門可行百步迴望不見久乃天明西奔隴上求法爲務曉還京邑於旌善寺行道受戒聽諸經律意有所昧又往山東彼岸諸師競留對講地持十地名稱普聞故東漸海濱南窮淮服聽涉之最無與爲儔及返京師住光明寺論發新異擅聲日下獻后既崩名入禪定性度弘裕風範肅成故使道俗推崇綱維領袖恆爲接對之役也賓客席上之美談叙曠世之能見之今矣大唐御世造寺會昌又名以爲上座撫接長幼殊有奇功貞觀譯經又名爲證義時以藏威烈氣遠容止清肅可爲興善寺主藏深懷禮讓用開賢路乃薦藍田化感寺潤法師焉卽依其言舉稱斯目及皇儲失御便名入宮受菩薩戒翌日便瘳敕賜

絹數百段衣對亦爾度人三千并造普光寺焉尋又下敕得遙受戒不藏曰地持論云若無戒師發弘誓願得菩薩戒因進論文敕乃以懺詞令藏披讀至皇后示疾又請入宮素患腰脚敕令輿至寢殿受戒施物極多並充功德至貞觀九年三月十八日終于會昌寺春秋六十有九哀慟兩宮弔贈相次詔葬郊西嚴村起塔圖形東宮詹事黎陽公于志寧爲碑文建于塔所

神迥

按續高僧傳神迥姓田氏馮翊臨晉人弱齡挺悟辭恩出俗遠懷匠石備歷艱虞問道海西包括幽奧博採三藏研尋百氏年未及冠蔚爲鴻彩雖廣融經論而以大衍著名至於所撰序引注解羣經篇章銘論合四十餘卷每於春初三月放浪巖阿迄於夏首方還京邑漁獵子史諷味名篇逸調橫馳頗以此而懷簡傲也兼以嘲謔豪傑辯調內外陵轢倫右誇尚矜莊京邑所推侯王挹仰又以旬暇餘隙遊歷省臺預是文雄通名謁對或談敘儒史或開悟元宗優遊自

任亦季世縱達之高僧也故華壤英俊爲之諺曰大論主釋迦迴法界多羅一時領以其竪論之時必令五三人別難後乃總領通之故懷斯日矣大業十年名入禪定尋又應詔請入鴻臚爲敷大論訓開三韓諸方士也貞觀三年以正道所歸通務爲則遂擁錫庸蜀流化岷峨道俗虔虔靡若風草法流亹亹所至汪濊以四年七月一日遷於法聚寺春秋六十五矣四衆哀慟悲其爲法來儀未幾而終素懷莫展益州官庶士俗以同舟列道爭趨奔於葬所素幢竟野香煙蔽空萬計哀號聲動天地於昇遷橋南焚之遵遺令也弟子元督收其餘骸與同學元究等於終南山仙遊寺北而繕塔焉究爲文銘於塔所

僧鳳（附法位）

按續高僧傳僧鳳姓蕭氏梁高其族祖也曾祖懿梁侍中宣武王大父軌梁明威將軍番禺侯顯考長陳招遠將軍新昌守鳳以族胄菁華風望高遠置情恢廓立履標峻昔在志學聰慧夙成文翰會映聲辯超挺所製新文百有餘首冠出儒林識者咸誦固得早

發延譽令逸京皐開皇之始僧粲法師名重五都學周八藏乃委心請道歸宗師傳粲鑒其精爽美其器略授以眞乘開十等之差導以元辯踈八勢之位鳳雅有幽度領覽無遺勝氣邁於比肩賦命懷於前達時倫相顧曰師逸功倍聞之昔人氷凉清厚驗之今日會隋煬負圖歷試黃道大業中歲駐蹕南郊文物一盛千年罕及欲以軍威帝業激動鬼神乃高飾黃麾盛陳白羽霜戈耀日武帳彌川皂素列於朝堂下敕曰軍國有容華夷不革尊主崇上遠存名體資生運通理數有儀三大懸於老宗兩敬立於釋府條格久頒如何抗禮黃老子女承聲下拜惟佛一宗相顧峙立沙門明贍率先答詔具如別傳然敕頻催何爲不禮鳳時爲崇敬寺主依例被追乃擺撥直進援引經論明不可敬之理僉詳贍鳳抗詔之儀可謂蘭菊各擅其英華竹柏互陳其貞節不可削也獻后云崩禪定斯構下詔辟名來萃道場相從講解迄於暮齒善綜引安機要難問失緒顯論攸歸貞觀中年釋門重闡青田有穢白首斯興非夫領括無由弘護中書

舍人杜正倫下敕監掌統詳管轄奏名以爲普集寺住尋更右遷定水上座綏緝二寺無越六和妙達衆心欣其仰止年及縱心更新誠致縶維塵境放曠山林言晤相誼終事畢矣有岐州西山龍宮寺遠來請講深幸素心承彼北背層巖南臨清渭石鏡耀日松蘿冒空暢悅幽情即而依赴大開法觀導引慧蹤遂使道俗來蘇聞所未有既而厚夜悽感常志言前悲各增慨彌隆遐想以其年暮月二十三日因疾終於彼寺春秋七十有七初以疾亟委臥猶存弘法精爽不移乃力疾而起曰妙法華經最後言別終須一釋用逼累念遂對衆開之下坐帖然奄爾神逝於岐州陳倉縣龍宮寺士俗官庶痛心疾首喪我所天非夫陳迹昭穆安覩乃遷靈於縣郭之北原鑿龕處之仍施白塔宕然望表遠近瞻矚無不涕零有弟子法位學聲早被言悟清遠以終天難補英聲易塵匪假陳揚於何取則乃於定水寺爲建一碑程器萬古其文左僕射燕國公爲製惟鳳立性矜莊氣厲羣伯吐言爽朗晤涉奔隨以般若爲心田以涅槃爲意得講法

華經百有餘遍製疏命的亦是一家餘諸經論待時而舉初鳳之往西山便留遺疏述其遠度累以餘緣恰達彼寺因而不返樂天知命何以加之

道岳（附明略）

按續高僧傳道岳姓孟氏河南洛陽人也家世儒學專門守業九歲讀詩易孝經聰敏強識卓異倫伍父畧仕隋爲臨淄令治聲遠肅有隱士西門義者博物疎通伏遁巖谷前後令名莫能致之至是步自山阿來儀府舍謂銓下吏曰西門義至爲吾白之郎以事聞令素仰高風駭其萃止延席曰先生道扇三古德重四民何能輕舉義曰吾自弱歲隱淪於茲暮齒誠不欲干遊人世抱誠棄智頃者吠聲旣靜則更政字民五袴興謠兩岐成詠有欣美化故不以韜隱自私敢叙斯事令述其不逮問其治術對答若神情兼明舉乃命諸子紹續曠岳等列於義前令其顧指義曰府君六子誠偉器也自長而三州縣之職保家自若也已下之三其志遠其德高業心神道求解言外固非世局之所常談也曠年十七遂得出家操行

貞固志懷明約善大論及僧祇深鏡空有學徒百數禪觀著績物務所高卽洛陽淨土寺明曠法師是也岳十五出家依僧粲法師爲弟子少樂學問經論是欣及具篇禁更宗律部指途持犯性不議非而體貌魁美風操高厲容止儼然不妄交於道俗後習成論雜心於志念智通二師備窮根葉辭義斯盡有九江道尼者創弘攝論海內知名以開皇十年至自揚都來化京輦親承眞諦業寄傳芳岳因從受法日登深解以衆聚事擁惟其廢習將欲栖形太白服業倫貫時太白寺慧安者倜儻多知世數闊達方丈一字方寸千文醫術有工經道偏練日行四百相同夸父世俗所謂長足安是也岳友而親之便往投造告所懷曰毗曇成實學知非好攝大乘論誠乃精微而傳自尼公聽受又尠今從物化請益無從中路徘徊伊何取適昔天親菩薩作俱舍論眞諦譯之初傳此土情寄於此耳安曰願聞其志岳曰余前學羣部悉是古德所傳流味廣周未盡於後惟以俱舍無解遂豈結於當來耶安曰志之不奪斯業成矣後住京師明覺

寺閉門靜故尋檢論文日讀其詞仍洞其義一習五載不出住房惟除食息初無閑暇遂得釋然開發了通弘旨至於外義伏文非疏莫了承三藏本義並錄在南思見其言載勞夢寐乃重賂遺南道商旅旣憑顧是重所在追求果於廣州顯明寺得俱舍疏本并十八部論記并是凱師筆迹親承眞諦口傳顯明卽凱公所住寺也得此疏本欣載御懷諷讀沉思忘於寢食乃重就太白卒其先志於卽慶弔絕緒尋繹追功口腹之累惟安供給時穀食不豐菜色相顧安庶事經勞始無匱乏綿歷歲序厥志彌隆內慚諸己乃謝安曰岳今至愚爲累獨學成譏輙不量力欲希非分一不可也食爲民本名作實賓苟求虛譽遂勞同志二不可也斯過弘矣誠可退迹沉浮更勞重累則不可也安曰功業將成幸無異志嘉會難再無思別處復延兩載方始出山乃以己所尋知將開慧業遊諸講肆清論莫窮大業八年被名住大禪定道場今所謂大總持寺是也時年四十有四少齒登器莫匪先之此時僧衆三百餘人令德風規互相推讓岳以

後至名重學不從師雖欲播揚未之有許時有同德沙門法常智首僧辯慧明等並名稱普聞衆所知識相爲引重創爲請主岳撝謙藏器退辭師授徒累清言終慙疎略慧明等越席揚言曰法師何辭耶吾等情均水乳義結相成掩德移機恐爽靈鑒又人世飄寄時不再來幸不相累岳顧諸意正乃首登焉遂以三藏本疏判通俱舍先學後進潛心異論皆曰斯文詞旨宏密學爽師資縱達一朝誠自誣耳當何其談叙得喪斯及矣岳自顧情王虛宗初無怯憚舉綱頓綱大義斯通雖評論鋒臨而響應隨遣衆咸不識其戶牖故無理頓聯辭由是名振學宗法筵繼席歲舉賢良推師有寄武德初年從業藍谷化感寺側巖垂乳水岳往承之可得二升懸滴便絕乃曰吾無感也故使輟流遂以殘水寫滴下瀅中一心念誦日取一升經六十日患損方復又至二年以三藏本疏文句繁多學人研究難用詳覽遂以眞諦爲本餘則錯綜成篇十有餘年方勒成部合二十二卷減於本疏三分之二並使周統文旨字去意留兼著十八部論疏

通行於世以爲口實又初平鄭國有宗法師者神辯英出時所異之皇上延入內宮立三宗義岳問以八正通局聖賢後責纔施無言以對坐見其屈乃告曰京室學市談衍實希三宗之大於何自指及高祖之世欲使李道東移被於烏服度人授法盛演老宗會貞觀中廣延兩教時黃巾劉進喜創開老子通諸論道岳乃問以道生一二徵據前後遂杜嘿焉岳曰先生高視前彥豈謂目擊耳通乎坐衆大笑而退故岳之深解法相傳譽京國矣至六年秋八月岳兄曠公從化悲痛纏懷徒屬慰曰人皆有死惟自裁抑岳抆淚曰同居火宅共溺愛流生死未斷何得不悲聞者義之以爲善居道俗之間也貞觀初年有梵僧波頗在京傳譯岳爲衆舉預其同列頗聞善於俱舍未始重之謂人曰此論本國學者之英華浮情不敢措意今言善者不有謬耶因問以大義幷諸異論岳隨其慧解應答如流頗曰智慧人智慧人不言此慧吾與爾矣自爾情敦道術厚密加恆八年秋皇太子名諸碩德集弘文館殿講義岳廣開衢術延對諸賓酬接

覆却神旨標拔太子顧曰何處法師若此之辯也左庶子杜正倫曰大總持寺道岳法師也法門軌躅學觀所宗太子曰皇帝爲寡人造寺廣召名德而此上人猶未受請何耶倫曰虞舜存許由之節夏禹順伯成之志彼乃俗流猶從矯逸況方外之士棄名之人臣輒從其所好耳乃下令曰令可屈知寺任允副虛襟岳動容慶辭不免遂住普光以貞觀十年春二月遘疾彌留諸治無效春坊中使相望於路遂卒於住寺春秋六十有九皇太子令曰普光寺上座喪事所資取給家令庶使豐厚無致遺約仍贈帛及時服法衣等儭而有敕復官給葬儀送於郊南杜城之西隅

岳弟明略身長七尺三寸十九出家志懷遠悟容儀清肅特善涅槃學人從集有聲京洛住東洛天宮寺貞觀九年入朝奉慰時四海令達總集帝京惟岳及略連枝比曜時共美之及事緣將了言歸東夏岳惘然曰吾同氣四人並先即世惟余與爾相顧猶影自曠師沒後心常怏怏恐藤鼠交侵欻然長逝異生難會可不思耶吾將耄矣其能久乎集會又難爾其且

止因斯便住恰至明春岳便辭世略之銜悲痛結帶疾還寺以十二年卒於所住春秋六十七矣

功迴

按續高僧傳功迴姓邊汴州浚儀人年六歲便思出家慈親口授觀音經累日而度自此專訓經法九歲而送在寺年十六捨俗服志願山居因入泰嶽苦心忘倦年二十五便事弘法師私自惟曰拱默山林乃是一途獨善至於導達蒙瞽維持餘寄非化誘不弘住汴州慧福寺昔在山中十地勝鬘已曾講解及遊城邑人有知者勸而說之遂因闡揚諸經論等亦備敷說晩以法華特爲時要便撰疏五卷鎭常弘演前後五十餘遍每至藥草品天必降雨故其幽誠徵感爲若此也其佛地般若制疏幷講津濟後學聲滿東川又撰無性攝論疏厥功始成奄然長往於本寺年六十六余聞之行人曰其人少欲自節衣布坐茅所獲利祿隨時散盡房無遺篋四壁廓然未終之前異香靈光至所住室二夜四至自覩嘉相門人同美迴曰願乘此瑞往生樂土因不食二十日而終所飲井

水終日泉竭殯經數日水方復舊道俗悲涼逼感若此

神照

按續高僧傳神照姓淳于汴州中牟人年九歲隋亂眷屬凋亡惟母及身萍流無託未幾母崩投造無指朝求木實夕宿屍所行住見之莫不下泣年十二投尉氏明智律師而出家焉於時載揚律藏學徒雲集宇內初定饑粒未充照巡村邑負糧周給年經六祀勞而無倦供衆之暇夜誦法華勝鬘經雖久人無知者受具聽律每發奇思前學之流驚其迴悟又往鄴下休法師所聽攝大乘論一遍無遺講散辭還休送出寺學門怪異休顧曰斯是河南一遍照也後生領袖爾其知之又往許州空法師所聽雜心論纔始八卷爲師疾而返後因遂講之初後通貫時人語曰河南一遍照英聲不徒名爾後涅槃華嚴成實雜心隨機便講曾不辭退又造像數百鋪寫經數千卷任緣便給不爲藏蓄新譯能斷金剛般若初至披讀尋括詞義似少一行遂以情側注及後具本果與符同時

咸訝其思力也貞觀中遘疾逾久而戒行無玷卒於安業本寺春秋五十有九初平素日一狗將養所往恆隨及鄰大漸長號哀厲通宵向本出家寺往返二百餘里繞寺號呼以告彼衆素不知也凶問後至方委狗徵及瞎還返安業掩坎之後長眠流淚不食而殂

道傑

按續高僧傳道傑姓楊其先弘農漢太尉震之後也苗裔復居河東安邑之鳴條焉天懷穎發廓然物表年纔小學便就外傅敎以書計典籍粗知大略然以宿植德本情猒俗塵父母留戀抑奪不許開皇十一年歲將冠肇垂翼東飛投聞喜橫水窟眞瑩法師瑩鑒其高拔即而剃落尋與受具令學涅槃等經性淨修明聞持鏡曉後往峴頭山誦法華經月便度深自惟曰經不云乎寧願少聞多解義味欲得通要必俟博遊開皇十四年往青州何記論師所聽採成實纔涉二年功高四載記顧曰吾子形貌偉清對有方學淺而思遠吾論其與矣儻子存於始卒吾當誨而

不倦無幾而記遷化遂爾周流齊土時有裴寂安藝並號哲人從之受道多識前令又往滄冀魏念二論師所聽毗曇論又於淸河道尚汲郡洪該所俱聽成實始末四載傾窮五聚乃上下搜求以問法主每令該公延頸長息曰此子有拔羣之亮弘與論道其在于乎由是門人胥伏開皇十九年自衛適鄴聽林法師攝論又於洪律師所聽四分略知戶牖意在小論將事東行屬隋漢王召滄州志念河間法楞長弘幷部忽遇斯際卽往從之聽仰迦延讀婆沙論首尾三載頗極窮通然以先攻小學意爲弘顯大乘仁壽二年又依楞法師聽十地等論爾時法門大敞宗師雲結智景大論十力攝乘兩達涅槃舜龕律部一期總萃幷晉中興乃歷遊講肆觀略同異凡經六載咸陳難擊故幷州語曰大頭傑難人殺然其例並雖少而一徵一責能令流汗文帝崩晉陽逆節便還故里講阿毗曇心又講地持各五六遍自惟曰徒事言說心路蒼茫至於起慧非定不發遂停講往麻谷依眞慧禪師學坐思擇念慧深入緣起慧歎曰常謂法師等

一從名教難偃亂流如何始習便能住想豈非宿習所致耶後依成實安般念處兩夕專想觀解大明便謂神素法師曰昨試依論文安般念觀境界極明而氣逼上心坐不安席欲除此患終須敎遣請撰諸經安般同異編爲次第將依遣滯素乃取婆沙成實龍樹蘭若諸部明十六特勝六種安般之相以示之卽依修習更適明淨又往麻谷以呈所證慧曰善哉大利根者淋落泉中諸學坐者未至此處武德元年請弘十地傑笑曰息駕修禪但名自利己法講揚法化誠爲利他至於俱利事須商度今當晝語夜默庶得小大通洽不亦可乎遂卽長弘三十餘遍常隨門學百有餘人堪外化者數盈二十斯人也剛決忠恕少慾希言擇交選士疎財薄食苦樂不言喜慍無撓栖巖一衆舉爲僧主辭不獲免若浮雲焉以貞觀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因疾卒山春秋五十五三十六夏初有桑泉樊綽者前周廢教僧也雖爲白衣常祭法宇傑以國士遇之綽已前亡二女同夢其父乘虛而至曰吾生西方極樂土矣知傑師將逝故來迎接因往

棲巖其日傑患停講乃至壽終常見樊綽在傍合衆又聞空中伎樂異香故其去處雖遠不負弘道之功焉門人依西域闍維起塔供養

神素

按續高僧傳神素姓王字紹則其先太原遠祖勇從宦虞州遂徙居安邑鳴條之野焉少與道傑結張范之好相攜問道儒學之富禮易是長至於篇什繼美英彩故其遊學講肆周流國境必與相隨所習詞義博覽俊悟則難兄難弟也至於誦經學定當席索隱則後於傑文理會通素則先之爲傑出安般念觀令其徒滯如彼傳述大業四年傑公停講學門請素接軫相尋遂從命專講毗曇四十餘遍續講成實將二十遍自餘小部不足述之其爲講也片言契理少語釋多學者元悟聽覽不倦則傑高於素若多陳同異廣定是非鄭重校角開生覺意則素賢於傑所匠成者則蓋裕隆深英泰之徒是也故晉川稱爲素傑二公秋菊春蘭各擅其美然素溫恭退讓慈愛矜恕待士慕賢不伐諸己貞觀二年棲巖大衆請知寺任辭

以法事相繼有阻僧綱衆又固請依傑師故事乃許之性寬厚善物性故得上下和睦風塵攸靜以貞觀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卒於栖巖春秋七十二素一生行業屬想西方於臨終日名門人大衆爰逮家臣與之別已自跏趺坐正威容已令讀觀音經兩遍一心靜聽自稱南無阿彌陀佛如是五六又令一人唱餘人和迄於中夜端坐儼然不覺久逝依卽坐殯肌肉雖盡骨坐如初初終之夕如仁壽寺志寬法師夜坐如悶夢素來過同牀止息勤勤告別曰如來大悲爲諸衆生曠刧苦行勤求大法流布人天欲使不絕我等雖居下流然佛遺寄未能發揮道業遂有季位在前素雖不肖深懷辜負每欲推命竭愚上干天聽今大運忽臨長辭永別好住努力寬送目極忽然而覺及明莫知凶問須臾信至方知昨逝寬致書述懷與諸門人焉

法護

按續高僧傳法護姓趙本趙郡人祖康爲濟陰守子孫遂家焉隋初有趙恆者與清河崔汪以秀才擢第

時號四聽即其父也家門淸儉禮素自居護時沖幼戲則圖坐登講採花列供其父知爲法器十二遭父憂未幾又丁母難哀慟氣絕者數四服闋造河北衞部欲學儒術忽逢勝緣提誘誨以三界牢獄示以四大毒蛇如不早悟輪廻未已便依而落髮時年十五也畱誦淨名七日便度自是廣訊經誥訪無遠近遂往志念所聽毗曇法彥所聽成實縱橫累稔忝預前蹤又聽律部薄閑持犯又往彭城嵩論師所以是攝論命家海內標仰服膺請益無所辭焉指授幽明曲盡元致大業三年度僧化遠護應此詔名霑安陸俄而有勅遠名藝能住內道場時年三十有二既居慧日高彥成羣常講中觀涅槃攝論僞鄭既降太宗初入別請名德五人護居其例自此校角攝論去取兩端或者多以新本确削未足依任而護獨得於心及唐論新出奄然符會以爲默識之有人焉貞觀十二年勅名入龍潛宅天宮寺仍知寺任勉人以德衆穆如也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瞑時不豫因卒於房春秋六十有八護善外書好道術約己薄食解衣贍寒

結帶終歲不飾容貌而貴勝所重通方咸萃先服石散大發數日悶亂門人慞惶夜投餅滓詭言他藥後聞正色曰吾之見欺當自責耳然陷師於非道是何理耶遂不與言其確固例如此也然好施忘倦房無圭勺之儲但一牀一凳而已撰攝論指歸等二十餘篇初亡嵩山沙門智大者年九十餘傲然恬素不出三十餘年聞著杖策而至盡哀曰經論之士精苦之倫代有人矣至於純直自然識量雅通者斯人歿後固絕蹤矣中書杜正倫來弔而爲銘焉

元續

按續高僧傳元續姓桑蜀郡成都人出家旣久經綸道業涅槃成實所學之宗常講法華導引蒙曉然風彩高峻容止方稜言談之際機候變通達外書工草隸時吐篇什繼美前修又能折節下人僮少道俗有才調者命來與語愛而狎之至於侯王雄伯名儒大德便傲然特立不以介意而神爽更高辯洽電疾有梓州東曹掾蕭平仲者梁高之孫也博學機關當時絕偶往叅談叙文集相示平仲尚之從容曰仰承高

懷蔑略諸貴等今蒙禮顧深愧非人續曰諸貴驕蹇須以驕蹇對之明公汎愛故以汎愛相答仲曰法師從來不爾今日忽然疑是虛談恐非實錄答曰貧道待公之虛實亦如公遇續之虛實耳相與驩笑嘗爲寶園寺製碑銘中有彈老莊曰老稱聖者莊號哲人持螢比日用嶽方塵屬有祭江道士馮善英過寺禮拜見而惡之謂續曰文章各談其美苦相誹毀未識所懷若不除改我是勅使當即奏聞續曰文章體勢非爾所知若稱勅使欲相威脅者我寺內年別差人當莊此是勅許亦是勅使卿欲奏我我當莊人亦能奏卿英雖大恨無如之何寺僧五十雖並遲暮皆順伏之嘗見人述莊子鵬鷃之喻便歎曰莊蒙以小大極於此矣豈知須彌不容金翅世界入於鄰虛井蛙之智穢人耳目後疾甚召僧集已罄捨都盡曰生死常爾願各早爲津濟其夜命終貞觀中矣

慧壁

按續高僧傳慧壁姓弘蘇州嘉定人爰初胎孕母絕辛鯹及誕育後生嫌臭味故始自孩嬰至於七歲菜

蔬飽腹諸絕希求出家依法流水寺嚴師明教隨順修奉冠肇已後周遊訪道無擇夷險四論三經諮詢賞要學既明達還返舊居四遠承風咸來請謁門人來去常數百人曉夕誨誘樂說無倦背不著席四十餘年老無久力時撫彎几貞觀之末年七十餘伊人不遠辭狀罕傳四遠稱揚但云不可思議大德也至於登機對晤述作憲章高軌莫聞恐埋諸古惜哉

道基 （附慧景 寶暹）

按續高僧傳道基姓呂氏河南東平人素挺生知譽標岐嶷年甫十四負帙遊彭城博聽衆師隨聞成德討論奧旨則解悟言前披析新奇則思超文外致使儕等高推前修仰止隋太尉尚書令楊素負材經國嘗奉清猷躬申禮敬叙言命理噎歎而旋顧諸宰伯曰基法師佛法之後寄也自見名僧罕儔其匹即請於東都講揚心論既夙承風駕體預當衢遊刃衆部元機秀舉遂能談瀉河傾響對雷動於時大業初歲隋運會昌義學高於風雲縉紳峙於山嶽皆擁經講肆問道知歸踵武相趨遐邇鱗萃乃纘雜心元章并

抄八卷大小兩帙由來共傳咸得諸門自昔相導皆經緯剖裂詞飛戾天控敘抑揚範超前古自爾四海標領盛結慧日道場皆望氣相師指途知返以基榮冠望表韻逸寰中大業五年勅名來止遂卽對揚元論允塞天心隋后解統元儒將觀釋府總集義學躬臨論場鑾駕徐移鳴笳滿於馳道御筵暫止駐蹕清於教門自大法東流斯席為壯觀也時披辯之徒俱開令譽及將登法座各擅英雄而解有所歸並揖基而為元宰既居衆望經綸乃心便創舉宏綱次光帝德百辟卿士咸異響而共嗟焉有隋墜歷寇蕩中原求禮四夷宣尼有旨乃鼓錫南鄭張教西岷於是巴蜀奔飛望煙來萃莫不廓清遊霧邪正分焉教閱大乘弘揚攝論釐改先徹絣纘亡遺道邁往初名高宇內以聽徒難襲承業易迷乃又綴大乘章抄八卷並詞致清遠風教倫通故覽卷履軾者若登龍門焉信鴻漸之有日矣故貞觀帝里宇內知名之僧傳寫流輝實為符契但以世接無常生涯有寄將修論疏溘爾而終以貞觀十一年二月卒於益部福感寺春秋

六十有餘矣時彭門蜀壘復有慧景寶暹者並明攝論譽騰京國景淸慧獨舉詮暢元津文疏抽引亟發英彩暹神志包總高岸倫儔談論倚伏態出新異數術方藝無學不長自預比肩莫有淪溺末年耽滯偏駮遂掩徽猷故不爲時匠之所班列

智琰

按續高僧傳智琰字明璨俗姓朱氏吳郡吳人祖獻梁員外散騎侍郎父珉陳奉朝請琰託質華宗應生觀德母氏張夫人初懷孕日夢昇通元寺塔登相輪而坐遠視臨虛曾無懼色斯乃得道超生之勝兆人師無上之奇徵是知二曜入懷雙龍枕膝弗能及也誕育之後輒異儕童秀氣貞心昂形瞻視八歲出家事通元璩法師爲弟子提履持衣恭侍弗怠瀉瓶執杓受道彌勤年十二妙法華經通誦一部明悟聽察咸謂神童乃自惟曰翼翼京邑四方是則何得久拘坎井乎時年十六即日出都聽報恩持法師講成實論聽慧夙成深智開發故得條振穎拔後來莫二屬持公南上法筵用輟因還故里覲省二親仍於本寺

開弘經法峰嶫峻峙辯對如流時年十九莫不嗟其少秀逾年返京從秦皇寺延法師進具德瓶儀鉢深護戒根大莊嚴寺爝法師德重中原名高日下乃依而請道重研新實意得情款功倍由來誠驥足之逢善馭也陳至德三年建仁王齋集百師百座競流天口之辯千燈七夜爭折動神之徵時年二十有二以英少之質叅請耆德通情則高衝折機縱難亦大車杼軸皇上欣賞百辟嗟稱莫不愛其閑典服其敏捷每以人世囂雜幽棲清曠屬陳氏喪鼎便事東歸削迹武丘將三十載憑巖面壑任三業而閑安酌淵披松隨四儀而宴處雖形隱而名揚亦道潛而化洽於是八方歸仰四部虔心尚書令楚國公楊素經文緯武王佐國均乘貴負才未嘗許物行軍淮海聞琰道勝棲山鳴鐃赴隴傾蓋承顏五體投誠恨接足之晚左僕射邳國公蘇威重道愛仁彌賞閑放奉使吳越躬造山楹覩貌餐音虔拜欣躍煬帝居藩維揚作鎮大招英彥遠集賢明琰既道盛名高教書爰及慮使乎之負罪嗟以己之累人乃披衣出谷蒙敬厚禮因

以辭疾得返舊山隋文遠欽爰降書問屬炎曆有終鋒鏑騰沸四海同敝三吳益甚檀越子弟迎出毗壇首尾十載化行常部大唐統宇咸返舊居武德七年蘇州總管武陽公李世嘉與內外公私同共奉迎還歸山寺於是禪賓慧侶更復曩時龍沼鳳林信爲懷喜然琰自他兩化得離俱修講念之餘常行法華金光明普賢等懺悔又誦法華三千餘遍感應冥祥神瑞非一宵爐未爇自起煙芬夕罐纔空潛加溢水又願生淨土造彌陀像行三種淨業修十六妙觀與州內檀越五百餘人每月一集建齋講觀勝輪相踵將逾十載與夫般若臺內匡俗山陰共誓同期何以異也後見疾浹旬大漸斯及誡訓慈切衆侶哀泣以貞觀八年十月十一日旦遷神武丘之東寺春秋七十一其月二十二日窆於寺之南嶺遠近奔馳皂素通集花香亂空野哀慟若雲雷自古迄終奚復過也惟琰幼小矜莊立性端儼精誠在操苦節彌勤口辭雜味日無再飯非義理而不履非法言而不談美貌奇姿乃超衆表牆岸整肅氷雪凜懷陳臨海王弟道安

法師厭世出家內外通博沙門遍知學優業淨交遊二子時號三英及屏志林泉永絕人世芳風令德蹊逕成規莫不廻旗造山親傳香法信法海之朝宗釋門之棟幹矣講涅槃法華維摩各三十遍講觀經一百一十遍常州弘業寺沙門法宣曰余與法師昔同京縣狎道華年今接善鄰敦交暮齒雖攀桂之歡或舛而折麻之贈不遺想清顏之如在悲德音之已寂愧披文於色絲終寄言於貞石乃與寺主智峰等共樹高碑在於寺宇

道愻（附道謙）

按續高僧傳道愻姓張氏河東虞鄉人也神氣高邈器度虛簡善通機會鑒達治方子史流略嘗頗遊處護法御衆誠其本據雖大通羣籍偏以涅槃攝論爲棲神之宅也與弟道謙發蒙相化俱趣曇延法師延正法城塹道俗宗歸觀屬天倫可爲法嗣乃度爲弟子荷擔陪隨遊棲宮闕講悟談述皆造下筵欣敘元奧每思擊節故聽涉乃多而持覽其綱要登預講釋屢結炎涼三晉英髦望風騰集晚住蒲州仁壽寺聚

徒御化衆樹業當衢然以地居方會賓旅湊從季俗情蕪多縱凡度既行向背憎愛由生愻道會晉川行光河表日延主客資給法財皆委僧儲通濟成軌或有所遺者便課力經始周告有緣德洽氓庶爲無不遂所以方遠傳譽更振由來自番王府宰臺省羣僚並紆駕造展諮謁餘訓或怒遽不遇者心愧悚戰如謂有所失矣斯固德動物情爲若此也愻陰道自資坐鎮時俗雖復貴賤叅請曾無迎送加以言笑溫雅談謔賦詩接晤緣機並稱詞令而奉禁守節不妄虧盈頻致祥感時所重敬大業末歲妖氣雲奔因事返京夜停闕首所投主人家有五男又勾外盜見愻馬壯欲共私之夜往其所乃見十人圍繞其馬形狀雄怒擐甲執兵衆盜同怖因之退縮細尋不見又往趣之還見如初無敢近者進退至五遂達天明既不見人知是神感乃合面歸懺焉其冥通顯益如此例也又以仁讓之性出自天心預見危苦哀憐拯濟無擇怨憎通情盡一唐初廓定未拔蒲州愻與寺僧被擁城內時有一僧恆欲危害非類加謗乃形言色愻雖

聞此曾不綴慮既規不遂乃欲翻城事發將戮並無救者慫涕泣辭謝於執事曰此僧爲過事屬慫身教導未通故爲罪釁此則過由慫身起宜當見戮苦復設諫執事知是其敵而不忍見慫云云遂即釋放自此已後更發仁風據事引之達量之弘者矣逮貞觀中年冬有請講涅槃者預知將終苦不受請前人不測意故鄭重延之乃告曰所以固辭者不終此席耳不免來意且復相煩遂往王城谷中道俗齊集慫登座正題已告四衆曰世界法爾不久當終敢辭大衆云何偈後請寄來生遂依文敘釋恰至偈初即覺失念經纔三宿卒於山所春秋七十有五即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闔境同號若喪考妣當夜雪降周三四里乃掃路通行陳屍山嶺經夕忽有異花遶屍周帀披地湧出莖長一二尺許上發鮮榮似款冬色而形相全異七衆驚奉悲慶諠山有折將入城示諸者宿乃內水瓶中至明年五月猶不萎悴後拔之於地方始枯矣其冥祥所感希世如此晉州有人性愛遊獵初不奉信有傳慫之祥兆達其耳者乃造山覓之

花滅屍亡惟觀空處仍大哭曰生不蒙開信死不蒙花瑞一何無感必神道有徵願垂靈相言訖地湧奇花還長尺許欣慰嘉應遂折取而歸遍告鄉川由斯起信慈弟道謙學行之美少劣於兄而講解十地有聞關表以仁壽住寺既濱關路每因此囂塵地接京都亟勞人事乃顧言幽遁歷觀山水谷號王城因而棲處時復登高臨遠摛體風雲具引名篇高調清逸道俗賓會又聚山門談謔引心未曾虛左以貞觀元年卒於山舍春秋六十七慈撫之灑淚與弟子道基等闍毗遺陰收其餘塵散之風府追惟恩悌爲造釋迦塼塔一區勒碑樹德沙門行友爲文焉

慧頵

按續高僧傳慧頵俗姓張氏清河人也有晉永嘉避地居於建業焉天性通簡風神詳正洽聞博達砥礪後賢昔在志學早經庠塾業貫儒宗藝能多具父正見有陳文國英彥所高嘉其欣奉釋門悟其神宇俊羣不爽將欲繼世其業故有所志請並抑奪之和尚識眞日積陳情切至若不出家誓當去世乃恐其畢

命且隸李宗旣處靜觀權持巾褐遂授三五祕要符籙眞文升竿數式易禁劾等法神慧開明指掌通曉又旁詢莊老三洞三清揚子太元葛生內訣莫不鏡識根源究尋支派末乃思其眞際崇尚自然馳彩練形終期羽化討尋至理若響難追卽密誦法華意歸佛種未經時序文言並竟會陳帝度僧便預比校太建年中便蒙勅度令住同泰剃落之後親乃知之旣是官許便印稱慶由附緇侶稟聽衆經後至前達日增榮唱隋降陳國北度江都又止華林栖遑問法有解法師成論名匠因從累載聽談元義稽洽先聞更弘神略以道行成著緇素攸歸開皇末年被召京寺於時晉王開信盛延大德同至日嚴並海內杞梓遴互相師每日講乘五輪方駕遂得通觀異部遍覽衆傳讎討舊聞考定新軌陶津元奧慧悟彌新深鑒訶黎漏文小道乃歸宗龍樹弘揚大乘故得中百般若惟識等論皆欽沐神化披閱文言講導相仍用爲己任時閑屛退成慮研思所誦法華通持猶昔并講文義以爲來習貞慤守正不妄參迎沙門智首道岳等

並學窮稽古架業重胥飲德欽風畱連信宿詳議法律刪定憲章歡笑而旋尋復造展武德之始皇姊桂陽長公主造崇義寺久崇戒範義而居之世屬休明物情望重律師元琬道張朝市行感紫宸氣結風雲遊從龍象每事邀延叙言友敬而謙虛成治時復栖焉琬深戢機神彌隆致接故有出罪受戒常居無席矣貞觀十一年夏末風疾屢增召門人曰形勢不久將畢大辭宜各敦自愛不宜後悔恨福業未就以爲慮耳乃割其冬服並用成之又曰若識神自課可有常規恐脫昏昧非時索食一無與法後將大漸時過索粥答曰齋時過矣便默然不言其臨終奉正爲如此也至其年七月二十六日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四葬於高陽原之西鑿穴處之後又於南山豐德寺東巖斲石爲龕就銘表德余學年奉侍歲盈二紀慈誥溫洽喜怒不形誨以行綱曲示纖密蒸嘗御涉炎凉不倦初受具後性愛定門啓陳所請乃曰戒淨定明道之次矣宜先學律持犯昭融然後可也一聽律筵十有餘載因修章句遂欣祖習貞觀初年技思關

表廣流聞見乃跪陳行意便囑余曰出家爲道任從觀化必事世善不可離吾因而流涕余勇意聞道暫往便歸不謂風樹易喧逝川難靜往還十載遂隱終天悲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五十三卷目錄

僧部列傳二十九

唐五

道宗　三慧

慧頵　法恭

智正　附智現　慧稜

智拔　附法長　慧持

慧瑜　智凱

法敏
慧眺
僧辯
智徽
元會
志寬

慧璿
靈睿
法常
元鑒
行等

神異典第一百五十三卷

僧部列傳二十九

唐五

道宗

按續高僧傳道宗姓衛氏馮翊人也行性虛融寬仁篤愛優洽成濟有名當世弱年遺俗敦務釋門專志大論講散文旨周武廢道隱形俗壤內蘊明禁外附世塵隋朝開教便預剃落住同州大興國寺寺即父祖之生地也房室堂塔前後增榮背城臨水重輪疊

映寺立四碑峙列方面宗於其中敷弘連席悟物既廣開洗塵心而形解雄遂聽徒崇重四方賓客日別經過周給供擬著名道俗大業季曆薦餒相尋丘壑填骸人民相食惟宗徧廣四恩開化氓隸施物所及並充其供故蒲州道遜同州道宗住隔關河途經卽日情同拯濟騰實廣焉衆以德望攸歸舉知寺任統收僧侶慈旨弘被以法寄人弘成濟在律僧衆餘學彝倫斯亂乃到京室延請沙門智首中夏講說宗率其部屬三百餘人橫經承旨初不覺倦立寺極久淨地全無雖未執觸終染宿煑釋文至此宗乃知非銜慨晩學未成護法乃停講翻藏方進後文又常徒布薩物貴新聞衆多說欲不赴斯集及聞欲之爲教誡爲希求本是厭怠不成聖法自爾盡報躬臨說戒諸有不來量事方許無至累約言涉勤繁者皆爲之流淚霑巾歔欷不已其欽敬正法爲若此也貞觀十二年遘疾卒于所住春秋八十有五門徒弟子五百餘人奉佩法訓無因景仰乃竭情厚葬故輀駕連陰幢蓋相接數里之間皂白斯滿墳於城東立碑表德

三慧

按續高僧傳三慧樓煩人崇履涅槃以爲正業行流河朔名振伊瀍大業初年以學功成即下敕徵入慧日道場東都晚進元津逼涉慧有功矣而神氣清嚴顧盻成則鼓言動論衆所憚焉帝以通道明機務須揚選乃敕往巴蜀搜舉藝能屬隋運告終寓居邛僰流離從物因事引生而性絕煩囂屛居弘業鄭國公竇軌作鎭庸蜀偏所諮崇服其處靜自虛致斯隆敬異等慧觀時制用故無虛影武德九年遠朝京闕敕見勞問任處黃圖工部尚書段綸宿樹善因造靈化寺欽慧道素上奏住之時復闡弘重移榮彩頗傳筆記後學稱尋貞觀年中召入叅譯綴文證義倫次可崇製翻經館庠控清帶列贍勇豐矣以其年卒於本寺春秋七十矣慧昔在絳州獨處別院感見神童形質希世致敬於慧云屈法師誡勖知事勿耕墓所言已便隱初來之爲述後復重來還述前事若不爲語當打彼僧必至死也登爲問之乃正耕田中故冢遂令止之由是僧侶清晏卒無後患自非立正處懷焉

使非人投告故慧之垂訓不許觸犯幽顯如所引云

慧頵

按續高僧傳慧頵姓李氏江夏人本實隴西世載蟬冕遙派合於天潢遠條連於若木十一世祖西晉都亭侯重避難徂南亭于夏汭因遂家焉十歲出家師事舅氏光嚴寺明智法師智卽建初之入室蒙命說以開筵乃竭志依承義門斯啓于斯時也南國令主雅重仁王每歲肆筵高選名德年纔弱冠預擬斯倫高第既臨聲唱逾遠天子目覩天人仰贊光寵國恩恭先是立及天厭陳德隋運克昌金陵講席掃土俱盡乃杖策遊吳大乘頓轡爰整其旅廣開學市遠招八埏之士以扇一極之風蘇州刺史劉權果達三德才著九能又於簡易時務依影法筵悅飲河之滿腹欣負山而無倦自有陳淪沒物我分崩或漏網以東歸或入籠而北上谷風以恩相棄伐木以德相高積佇朋從咸來謁敬大業之始曲降皇華竟以疾辭逸情山水吳之高人爲之胥附咸請處于通元依瑞像而弘演有隋昏逸作梗妖氛乃避地毘陵沉默宴處

而顯靈瑞相二寺僧徒翹請弘法寺有沙門智碧智猛風猷警邁不乏精神旣遇通人傾心北面勤則不匱敏而有功並繼敷揚俱馳東箭于時也刑新輕典世涉屯蒙長淮已南猶稱吳國杜威專制端委君臨崇尚佛理飲茲歸戒大唐高祖掃舊布新起師臨洛徵威謁帝俛首應詔不悅於躬顒爲說宿因釋威憂憤達頂生之非固曉吳濞之失圖威乃接足嗚咽由斯而別有餘杭沙門道願法濟等先禀成論義同門戶不遠千里請道金陵乃鬱相然諾旣而敷暢至理藥木滋繁爰逮施奉並無輕費於遠行龍泉二寺造金銅彌勒像各一軀坐高一丈五尺用結來生之緣也貞觀元年通元上德慧儀法師道心精粹量包山海修己安人非幾不踐東晉之日吳有白尼至誠感神無遠弗屆天竺石像雙濟滄波照燭神光融耀滬瀆白尼迎接因止通元自晉距陳多顯靈瑞隋末揮飆玉石俱盡二像尊儀蒙犯霜露儀師獨苦心行切情昏曉以佛無殿僧何得安乃跋涉山谷昇景掄材不逾一年浮汎千丈履深冒險還到大吳廣開月殿

指畫斯立頹以風雨相感席卷而還無替兩時功兼二事有吳縣令陳士緯者排繁從義傾仰法音請講法華涅槃文講竟疲役增勞即以麈尾付囑學士智斐曰強學待問無憚慧風師逸功倍不慙屢照誓言既止怡然瞑目以貞觀四年十月終于通元春秋六十有七其年十一月墳于白虎之南嶺學士弟子等千餘人哀泗傷心恐芳儀之有絕乃樹高碑江王學士諸麟爲文貞觀五年弟子法韶等於墳前建塼塔五層

法恭

按續高僧傳法恭姓顧氏吳郡人也正信天發成德自然妙識悟道高情拔俗故知爲道者貴其精力通方者歸其至當立朝者宗其篤誠招隱者味其閑放詳之於恭諒法侶之羽儀人倫之準的矣初生之夕室有異光爰洎撫塵便能捨俗事武丘聚法師爲弟子也受具戒後聽餘杭寵公成實岠公毗曇逮寵將亡乃以麈尾付囑凡斯先達皆人傑也恭既受法寄相續弘持三吳九派之流爭趨問道而勞謙終日應

對不疲行高而挾如愚學廣而陳面壁後言遊建業歷詢宗匠深疑碩難每祛懷抱固有無得之道大弘遺名之情斯著乃旋軫舊壤幽居于武丘山焉燒指供心痛惱之情頓遣檐龕庭獸長往之志彌存開皇中年州將劉權政成吳土心遊釋教乃嚴駕山庭屈還城邑住迴向寺既迫茲固請翻然迴慮以爲體道由心道存則喪於彼我立教在迹教行則混其顯晦乃遊洛轉法通流甘露挹河仰嶽均美前奇大唐闡化彌崇弘演貞觀十一年下敕赴洛常州法宣同時被名亦既來儀深降恩禮對揚帷扆辯說紛紜明像教之興滅證遺法之囑付入侍讌筵既摛雅什田衣作詠仍卽賜縑有感聖衷深見顏色特詔留住傳送京師四事資給務令優厚雍州牧魏王遙加欽請以爲戒師恭既膺斯請供施特隆自爾朝野明達緇素清高聞風延佇望室奔湊者厥罕書矣然其廣植德本遐舉勝幢寶殿臨雲金容照日講筵初闢負笈相趨談疏纔成名都紙貴加以博通內外學海截其波濤鴻筆彫章文囿開其林藪以貞觀十四年十月六

日遷神于西京大莊嚴寺春秋七十有三冕旒興悼有識含悲降敕加以賻贈幷造靈輿遞給傳乘付弟子慧鷲送柩還鄉以十五年二月十五日窆於武丘之南嶺道俗奔赴望途悼泣門人等師資增感歲序易馳非夫琬琰孰陳不朽乃共豎豐碑式陳碣頌中書令江陵公岑文本製序朝散大夫著作郎劉子翼製銘兩敘風聲各其志矣

智正（附智現）

按續高僧傳智正姓白氏定州安喜人也家傳信奉夙著弘通纔預有知便辭世網識見弘舉不羣蒙稚年十一將欲落髮父母諸戚對之泣淚而顏色無改師知其遠度也日授未聞隨得緣記錄爲譜牒有所遺忘尋問相續身無戲掉口不妄傳奉戒精勤昏曉自策卯上同師私共歎異年雖弱冠曾無驅役供贍所須恣其學問不盈數載慧聲遂遠開皇十年文皇廣訪英賢遂與曇遷禪師同入魏闕奉敕慰問令住勝光仁壽元年左僕射虞慶則欽正高行爲奏寺額造仁覺寺延而住之厚禮設御正乃深惟苦本將捐

此務歸靜幽林承終南至相有淵法師者解行相高京城推仰遂往從焉道味江湖不期而會因留同住二十八年靜恭無事不涉人世有請便講詳論正理無請便止安心止觀世情言晤不附其口貞梗自課六時無憩以貞觀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卒於本住春秋八十有一弟子智現等追惟永往感恩難顧鳩捨餘身於寺之西北鑿巖龕之銘記如在現少出家諮承法教正之箴誡略無乖錯至所著諸疏並現筆受故正之製作也端坐思惟現執紙筆承顏立侍隨出隨書終于畢部乃經累載初不賜坐也或足疼心悶不覺倒仆正呵責曰昔人翹足七日尚有傳揚爾今纔立顚墜心輕致也其翹仰之極復何得而加焉正凡講華嚴攝論楞伽勝鬘惟識等不紀其遍製華嚴疏十卷餘並爲抄記具行於世

慧稜

按續高僧傳慧稜姓申屠氏西隆人胎中父亡惟母鞠育三歲儇慧思願聞法母氏憐其孤苦相從來聽襄陽潤法師三論文義之間深有領覽年至八歲其

母又終無師自發獨詣邑西檀溪寺誕律師而出家十六乃往荆州茅山明法師下依位伏聽問經大意深有奇理名入房中三年曲教惟陳不有有也稜於此深會其旨隋末還襄陽又逐安州暠師入蜀凡有法輪皆令覆述吐言質樸談理入微時人同號得意稜也及暠下獄稜亦同繩身被桎梏於成都縣一獄四徒請講三論周於五遍赦還釋放便逐暠還旣達安州糧粒涌貴日往隨州巡里告索暮達暠所如常採聽往還三百深有足功然其報力雄猛生無一患門學所推及暠力微四大退貶令代講涅槃咸怪其言謂違暠義時席端俊異者三十餘人將往副水百有餘日惟講三論後暠患愈還返安州常於暠房敘經大意外有側聽皆爲漫語白暠曰稜於初章全若不解明日上講請爲定之及時告曰欲定初章者出來時門侶蓋衆者二十五人一一誦呈皆云不是稜最後述章句雖異皆云得意由是靡伏莫敢輕者暠之將終告曰稜公來吾今付囑最後續種自吾講來惟汝一人得經旨趣乃握稜手曰夫講說者應如履

險不貪利養不憚劬勞欲得燈傳多於山寺讀經法事並爲物軌如爲一人衆多亦然如此可名報佛恩也又曰共公同涉苦辛年載不少惟以無相爲本然後言矣語已而終初未囑前稜夢神人失兩眼又見一人著青衣執寶鏡放光來印稜心既受訣已百日懷戀後還襄州紫金寺講論五年衆有三百貞觀八年又還須彌講涅槃大品惟度等經至十二年三月夢鷹入寺羣鳥飛去因卽散衆及司功搜訪一無所獲蔣王臨襄佛法昌顯請於梵雲相續齋講道俗翕習又復騰涌至十四年正月半有感通寺祖法師曰夢見閻王請稜公講三論祖公講法華如何稜曰善哉慧稜發願常處地獄教化衆生講大乘經既有此徵斯願畢矣至九月末蔣王見稜氣弱送韶州乳二兩遍令服之其夕夢見一衣冠者曰勿服此乳閻羅王莊嚴道場已竟大有乳藥至十月半黃昏時遂覺不豫告弟子曰吾五藏已崩無有痛所四更起坐告寺主寶度曰憶年八歲往龍泉寺借觀音未至耆闍已講三遍皎如目前言未訖外有大聲告曰法師早

起燒香使人卽到度曰何人答曰閻羅王使迎稜卽起燒香洗浴懺悔禮佛訖還房中與度別食粥未了便取一生私記焚之曰此私記於他讀之不得其致矣至小食時異香忽來稜斂容便卒卽十四年十月十六日也春秋六十有五合境僧衆七日七夜法集功德蔣王贈絹五十疋送於鳳林山元素同集五千餘人開講設齋終日方退云

智拔（附法長）

按續高僧傳智拔姓張襄陽人幼年淸悟雅好道法六歲出家初爲潤師弟子潤顧有濟器乃攜付哲法師哲亦襄川僧望具之別傳初誦法華日通五紙經中理路略有規度惟曰斯經諸佛出世之大意也一人一道非弘不通誓畢依持開悟蒙俗周聽乃洽承帝京上德吉藏法師四海標領三乘明匠尋詣奉旨欣擊素心首尾兩遍命令覆述英俊鼓言無非亂轍藏親臨坐拔問衆曰一乘爲實遂分爲三亦可一乘爲兩分爲三不衆無敢答藏曰拔公此問深得旨矣乃囑累大法必在機緣於是還襄會賊徒擾攘無由

講晤晝藏夜伏私蘊文義後值淸平住耆闍寺恆在常濟講法華經年別五遍門人法長後生穎萃見住梵雲領徒承業貞觀十四年九月十七日於淸信士張英家宿集監義開法華題或問今昔開覆三一之旨者答對如風響解悟時心便告稜法師曰智拔答畢須臾來難盡皆神詣今與鄉里大德檀越等相別時不測其言也遂卽潸然迫而察之已遷化矣合境元素嗟惋驚異顏狀如生跏坐堅正蔣王躬臨燒香供養贈物百餘段墓所設五千人齋春秋六十八矣

慧持

按續高僧傳慧持姓周汝南人也開皇初年父任豫章太守因而生焉少機警美姿制栖遊之方欣其言悟履歷名邦將挹道化初達丹陽開善寺投滿法師而爲息慈令誦大品日通五紙斯經易誦難持而能文句無爽時共美之本年登冠其身長七尺色相光偉執持威容不妄迴眄故俗又目曰象王持也乃聽東安莊法師又聽高麗實法師三論鉤探幽極門學

所高兼善老莊易史談元之次寄言法理越公楊素治兵淮海聞風造展歎其清悟曰斯實絕倫之僧也隋末避難往越州住弘道寺常講三論大品涅槃華嚴莊老累年不絕立志堅白書翰有聞不出寺門將三十載跏坐不臥勤苦至終以貞觀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旦告弟子曰吾欲往他方教化急作食及時至三下前食還房跏坐繩牀斂容而逝弟子謂言入定三日任之會稽丞杜伏護者蔬素長齋依常叅拜聞有異香方知久化跏結鏗然申而不得乃坐送大禹山都督已下元素萬餘人悲歎相嗟至於殮所春秋六十八矣

慧瑜

按續高僧傳慧瑜姓岑氏少孤窘三歲二親俱喪養於舅氏五歲隨外祖往長沙寺聽講見佛啼泣戀慕不肯還家遂任之爲寺救苦法師弟子令誦大品五十日中一部通利晩聽三論大品鏡其宗領隨有行文觀用明的逢難入玉泉山寺側有泉旁作草庵於中晏坐二十三年初無暫離觀心純淨未可言觀泉

神供奉時或見聞黑蛇一頭長二丈許隱顯現身如守護相羣賊雖來無敢近者有老賊張赫伽者勇悍無前擕引十賊身挾兩刀欲殺此蛇去二百步蛇乃張目出光賊徒皆倒經兩日間瑜覺往救七人已死蛇隨瑜行爲誦大品大明呪訖三人方活於是四遠聞風往造供施委積貞觀十年荊州道俗請出昇覺寺講三論大品開化未聞佛法由盛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合寺同見羣星入井不測其故至八月十七日講大品至往生文未訖手執如意於座而卒春秋七十有九

智凱

按續高僧傳智凱姓馮氏丹陽人父早亡六年聽吉藏法師法華火宅品夜告母曰經名火宅者只我身耳若我是火宅我應燒人既其不燒明知無我終夜達朝詣藏出家身相黑色故號烏凱年十三覆藏經論縱達論並不拘檢約隨藏會稽嘉祥等寺門人英達無敢右之及藏入京即還靜林聚徒常講武德七年剡縣立講聽徒五百貞觀元年往餘姚縣小龍泉

寺常講三論大品等經誓不出寺脇不親席不受供施自食而已佛殿之後忽生一池便曰只飲此池可以卒耳爲性慈仁言極懫厲時越常俗多棄狗子凱聞憐之乃令拾聚三十五十常事養育氈被臥寢不辭汙染至十九年齊都督請出嘉祥令講三論四方義學八百餘人上下僚庶依時朔集用爲興顯百有餘日日論十人答對泠然消散無滯初發龍泉小池卽竭凱聞嘆曰池竭食亡吾無返矣至二十年七月二十八日依常登座手執如意默然不言就殮已終乃跏坐送大禹山七日供養常有異香州宰自殮深發堅信乃起塔七層以旌厥德云爾

法敏

按續高僧傳法敏姓孫氏丹陽人也八歲出家事英禪師爲弟子入茅山聽明法師三論明卽興皇之遺屬也初明公將化遍名門人言在後事令自舉處皆不中意以所舉者並門學有聲言令目屬朗曰如吾所舉乃明公乎徒侶將千名明非一皆曰義旨所擬未知何者明耶朗曰吾座之東柱下明也明居此席

不移八載口無談述身無妄涉衆目癡明既有此告莫不廻惑私議法師他力扶矣朗曰吾舉明公必駭衆意法教無私不容瑕隱命就法座對衆叙之明性謙退泣涕固讓朗曰明公來吾意決矣爲靜衆口聊舉其致命少年捧就傳坐告曰大衆聽今問論中十科深義初未嘗言而明已解可一一叙之旣叙之後大衆愜伏皆慚謝於輕懱矣即日辭朗領門人入茅山終身不出常弘此論故興皇之宗或舉山門之致者是也敏採摘精理出聽東安言同意異更張部別年二十三又聽高麗實公講大乘經論躬爲南座結軫三周及實亡後高麗印師上蜀講論法席凋散陳氏亡國敏乃歸俗三年潛隱還襲染衣避難入越住餘姚梁安寺領十沙彌講法華三論相續不絕貞觀元年出還丹陽講華嚴涅槃二年越州田都督追還一音寺相續法輪於時衆集義學沙門七十餘州八百餘人當境僧千二百人尼衆三百士俗之集不可復紀時爲法慶之嘉會也至十九年會稽士俗請住靜林講華嚴經至六月末正講有蛇懸半身在敏頂

上長七尺許作黃金色吐五色光終講方隱至夏訖還一音寺夜有赤衣二人禮敬曰法師講四部大經功德難量須往他方教化故從東方來迎法師弟子數十人同見此相至八月十七日爾前三日三夜無故闇冥恰至二十三日將逝忽放大光夜明如日因爾遷化春秋六十有七身長七尺六寸停喪七日塔表放光地爲震動異香不滅莫不怪歎道俗莊嚴送於隆安之山焉

慧璿

按續高僧傳慧璿姓董氏少出家在襄川周滅法後南往陳朝入茅山聽明師三論又入棲霞聽懸布法師四論大品涅槃等晚往安州大林寺聽圓法師釋論凡所遊刃並契幽極又返鄉梓住光福寺會亂入城盧總管等請在官舍講華嚴經僧徒擁聚千五百人既屬賊圍各懷翹敬不久退散深惟法力唐運斯泰又住龍泉三論大經鎮常弘闡兼達莊老子史談笑動人公私榮達叅問繁結蔣紀諸王互臨襄部躬申敬奉坐鎮如初王出門顧曰迎送不行佛法之望

也由此聲譽又逸漢南貞觀二十三年講涅槃經四月八日夜山神告曰法師疾作房宇不久當生西方至七月十四日講盂蘭盆經竟斂手曰生常信施今須通散一毫已上捨入十方衆僧及窮獨乞人幷諸異道言已而終於法座矣春秋七十有九惟璿立性虛靜不言人非賓客相投欣若朋友面常含笑慈育在懷涉獵元儒通冠文彩襄荊士素咸傾仰之聞其長往無不墮淚初住光福寺居山頂引汲爲勞將移他寺夜見神人身長一丈衣以紫袍頂禮璿曰奉請住此常講大乘勿以小乘爲慮其小乘者亦如高山無水不能利人大乘經者猶如大海自止此山多佛出世一人讀誦講說大乘能令所住珍寶光明眷屬榮勝飲食豐饒若有小乘前事並失惟願弘持勿孤所望法師須水此易得耳來月八日定當得之自往劒南慈母山大泉請一龍王去也言已不見恰至來月七日初夜大風卒起從西南來雷震雨注在寺北漢高廟下佛堂後百步許通夜相續至明方住惟見清泉香而且美合衆同幸及亡龍泉漸便乾竭據斯

以言亦逼感之奇致矣

慧眺

按續高僧傳慧眺姓莊氏少出家以小乘爲業遊學齊徐青海諸州數論之精馳譽江漢開皇末年還住鄉壤之報善寺承象王哲公在下龍泉講開三論心生不忍曰三論明空講者著空當發言訖舌出三尺鼻眼兩耳並皆流血七日不語有伏律師聞其撥略大乘舌卽挺出告曰汝大癡也一言毀經罪過五逆可信大乘方可免耳乃令燒香發願懺悔前言舌還收入便轝往哲所誓心斂迹惟聽大乘哲之云亡爲設大齋於墓又建七處八會廣請道俗百日既滿卽往香山神足寺足不踰閫常習大乘每勸諸村年別四時講華嚴等經用陳懺謝常於衆中顯陳前失獨處一房常坐常念貞觀十一年四月三日在寺後松林坐禪見有三人形貌都雅赤服禮拜請受菩薩戒訖白曰禪師大利根若不改心信大乘者千佛出世猶在地獄聞此重囑涕淚交流大哭還寺在講者房前宛轉嗚咽不能得言以水灑醒乃更大哭遶佛懺

悔用此爲常又勸化士俗造華嚴大品法華維摩思益佛藏三論等各一百部至十三年三月九日中時佛前禮懺因此而終春秋八十餘矣自終七日林樹變白大泉渾濁過此方復斯亦知過能改無過者同誠可嘉矣寺去城邑將五十里從受歸戒者七千餘人塡赴山阿爲建大齋於墓所三十法師各開一經用津靈造

靈睿

按續高僧傳靈睿姓陳氏本惟潁川流寓蜀部益昌之陳鄉也祖宗信於李氏其母以二月八日道觀設齋因乞求子還家夢見在松林下坐有七寶鉢於樹顛飛來入口便覺有娠即不喜五辛諸味及其誕已設或食者母子頭痛於是遂斷八歲二親將至道士所令誦步虛詞便面孔血出遂不得誦還家入田遇見智勝法師便曰家門奉道自欲奉佛隨師出家即將往益州勝業寺爲沙彌一夏之中大品略通開皇之始高麗印公入蜀講三論又爲印之弟子常業大乘後隨入京流聽諸法大業之末又返蜀部住法聚

寺武德二年安州暠公上蜀在大建昌寺講開大乘睿止法筵三年後還本住常弘此部經二年許寺有異學成實朋流嫌此空論常破吾心將興害意睿在房中北壁而止初夜還牀栖遑不定身毛自竪移往南牀坐至三更忽聞北壁外有物撞度達於臥處就而看之乃漆竹笴槊長二丈許向若在牀身卽穿度既害不果又以銀鋌雇賊入房睿坐案邊覓終不獲但有一領甲在常坐處睿知相害之爲惡也卽移貫還綿州益昌之隆寂寺身相黑短止長五尺言令所及通悟爲先常講大乘以爲正業貞觀元年通州騫禪師作檀越盡形供給三百聽衆至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夜睿夢見衣冠者來迎騫往西方去徒衆鉢中皆空無物至三十日寺鐘大小七口銅磬十餘一時皆鳴至三更據繩牀跏坐而終睿自此後周流講唱傳化不絕至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三更大風忽起高聲言曰靈睿法師來年十月往南海大國光明山西阿觀世音菩薩所受生也至期十月三日合寺長幼道俗見旛華菩薩滿寺而下晚講入房看疏讀經

外有僧告旛花異香充寺及房簷聞捉經出看斂容立終堅住不倒扶臥房中三更忽起跏坐如生刺史已下躬手付香供養其屍道俗相送歸東度山設大會八千人時年八十三矣然其潔清童稚過中不飲葷辛莫嘗具盡報云

僧辯

按續高僧傳僧辯俗姓張南陽人也渚宮陷沒入關住於馮翊焉年甫七歲日誦千言時以奇之聲於鄉壤十歲欣仰道法思欲出家局以公憲未蒙剃落乃聽維摩仁王二經文義俱收昇座覆述宣吐教理有稱於時先學大德相顧曰吾等沒後不足憂也此人出家紹隆遺法矣開皇初年勅遣蘇威簡取三千人用充度限辯年幼小最在末行輕其行業名令口誦言詞清轉章句契斷神明堅正見者矚目由是大蒙嗟賞餘並不試同得出家受具已後專尋經論時有智凝法師學望京華德隆岳表辯從問知津乃經累載承席覆述允益同倫遂復旁疏異解曲有正量識者僉悟擊其大節大業初歲名入大禪定道場衆復

屯之欣其開解武德之始步出關東蒲虞陝虢大弘法化四遠馳造倍勝初聞嘗處芮城將開攝論露縵而聽李釋同奔序元將了黃巾致問酬答乃竟終誦前關辯曰正法自明邪風致翳雖重廣誦不異前逼黃巾高問轉增愚叟謂其義壯忽旋風勃起徑趣李宗緩倒掩抑身首煩擾冠幘交橫衣髮紊亂風至僧倫帖然自滅大衆笑異其相一時便散明旦入文赧然莫集辯雖乘此勝而言色不改時共伏其異度也貞觀翻經被徵證義弘福寺立又名居之雖屢處以

英華而情不存得喪約時講說不替寒溫異學名賓皆欣預席故使大海之內外僧雜華夷不遠萬里承風參謁俱舍一論振古未聞道岳法師命章構釋辯正講論廢而聽之隨聞出鈔三百餘紙或聞初開法肆或中途少閑但有法座無論勝負咸預位席橫經而聽斯渴法之深良未倦矣而謙讓知足不重榮勢名滿天下公卿咸委而不識其形也皆來覓之辯如常威儀不變其節任其來去會無迎送時儕倫諸德以此懷尚而不能行也以貞觀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卒於弘福寺春秋七十有五於時炎曦赫盛停屍二旬而相等生存形色不變迄於葬日亦不腐朽於時亢旱積久埃塵漲天明當將送夜降微雨故得幢蓋引列俱得昇濟七衆導從不疲形苦殯於郊西龍首之原鑿土爲龕處之於內門通行路道俗同觀至今四年鮮肌如在自辯置懷慈濟愛法爲功路見貧苦不簡人畜皆盡其身命濟其危厄講聽之務惟其恆習其攝論中邊惟識思塵佛性無性論並具出章疏在世流布

法常

按續高僧傳法常俗姓張氏南陽白水人也高祖隆仕魏因移於河北郡焉少踐儒林頗知梗槩而厭其誼雜情欣出家奉戒自守不羣非類霜懷標舉爲衆所推年十九投曇延法師登蒙剃落旣預聽限大闡宏猷學不逾歲卽講涅槃道俗聽者咸奇理趣自爾專親侍奉曉夕諮謀每擊幽致延仰其情理深當乃摩頂曰觀子所涉必住持正法矣於卽研精覃思無釋寸陰時年二十二攝論初興隨聞新法仰其弘義

於時論門初闢師學多途封守舊章鮮能廻覺常乃博聽衆鋒校其銛銳秦齊趙魏靡不周行時積五年鑽覈名理至於成實毗曇華嚴地論博考同異皆爲軌轍未旋踵上京慨茲異叙隨講出疏示顯羣迷隋齊王暕名結時望盛演釋經登預法座敷陳至理詞義弘遠罕得其門僉共美之嘉歎成俗遂有胥徒歸湊相續依承四時講解以爲恆任大業之始榮唱轉高爰下勅旨入大禪定相尋講肆成濟極多唐運初興遐邇清晏四遠投造增倍於前每席傳燈播揚非一貞觀之譯證義所資下勅徵名恆知翻任後造普光宏壯華敞又名居之衣服供給四時隨改又下勅令爲皇儲受菩薩戒禮敬之極衆所傾心貞觀九年又奉勅名入爲皇后戒師因即勅補兼知空觀寺上座撫接客舊妙識物心弘導法化長鎮不絕前後預聽者數千東蕃西鄙難可勝述及學成返國皆爲法匠傳通正教於今轉盛新羅王子金慈藏輕忽貴位棄俗出家遠聞虔仰思覲言令遂架山航海遠造京師乃於船中夢想顏色及覩形狀宛若夢中悲涕交

流欣其會遇因從受菩薩戒盡禮事焉十四年有僧犯過下勅普責京寺大德綱維因集於元武門召常上殿論及僧過常曰僧等蒙荷恩惠得預法門不能躬奉教綱致有上聞天聽特由常等寡於訓誨恥愧難陳遂引涅槃付囑之旨上然之因宥大理獄囚百有餘人又延設供食訖而退及李道居先不勝此位率僧邀駕隨類表上既不蒙遂因染餘疾的無痛所右脅而終於住寺春秋七十有九卽貞觀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也至七月二日葬於南郊高陽之原時炎旱既久埃塵翳日逮至發引之前夜降微雨及於明旦天地清朗雲霧四除纖塵不作道路無擁京寺僧侶門人子弟等各建修幢三十餘車前後威儀四十餘里信心士女執素旛花列侍左右乃盈數萬卿相儐從僉以榮之初常涉詣義門妙崇行解故衆所推美歸於攝論而志之所尚宗慕涅槃恆欲披講未之欣悟遂依衆請專弘此論陶冶理味精貫胷懷依時赴講全無讀誦纔有餘暇課業行道六時自勵片無違缺有大神王冠服皆素率其部從隨其旋遶道

俗時見窓以高之又會宵夜至佛堂中壁畫諸天一時起舞後於中夜又在佛堂觀音菩薩從外入戶上住空中身相瓌琦佩服瓔珞晃發希有良久便滅後經五年天將欲曙又感普賢菩薩從東而來去地五六丈許常之專精徵應爲如此也故立志清峻逾久逾劇所獲法利多造經像但務奇妙不言其價歲建檀會終盡京師自所服用麤敝而已外施別供一不受之還布衆中持操無改著攝論義疏八卷元章五卷涅槃維摩勝鬘等各垂疏記廣行於世弟子德遜等爲立碑於普光之門宗正卿李伯藥爲文

智徽

按續高僧傳智徽俗姓焦澤州高平人也年十三志樂出家不希世累住本州清化寺依隨遠法師聽涉經論於大涅槃偏洞幽極故齒年學稔爲諸沙彌之卓秀者也立性勤恪樂理僧務每有執役不憚形苦晝供衆僧夜讀章疏衣不解帶研精無怠受具已後神思高正戒行明潔平恕儉約見者欽屬歆慕弘道歲常講涅槃十地地持維摩勝鬘用爲恆業聲務廣

被遠近追風提襆裹糧尋造非一隋煬御曆珍敬彌隆大業七年下詔延請入於東都內道場禮異恆倫日增榮供徵立操自昔一不受之盈尺之貯不附箱囊率性超然不妄傾湼但專講誦宣導爲先僞鄭之初洛城恆閉徵以兵戈方始開悟未因乃杖錫出城思濟鄉壤於時守衛嚴防梗澀難通而徵安行限閾守當不覺斯固善神之所送也旣達高平道俗欣赴世接此難饑餒相委乃遺以糧粒拯濟實多皂素賴之皆餐法味便卽四時長講屢有升堂外施衣帛悉供講衆頻值儉歲米食不豐異客暴來兩倍過舊徵以聽侶不安爲營別院四方學士同萃其中財法兩施無時寧舍懷州都督鄖國公張亮欽挹德教遠近講說道俗屯赴又結河陽乃請爲菩薩戒師珍敬道風誓爲善友夏講湼槃解恣便訖覺少不悆衆咸怪之還房靜念俄頃便逝春秋七十九卽貞觀十二年三月二十日也懷州道俗哀若至親送葬歸於本邑自徵之至遠門也敬法尊人誠孝第一每登法席講析幽通皆云大法師意如此因卽聲淚俱下常謂諸

徒曰父母生吾肉身法師生吾法身思報此恩何由可逮惟有弘敎利物薄展余懷耳所以每歲常講不敢告勞以惟斯故也兼以課己行業無虧六時手執香爐約數承禮夜不解衣一生恆爾清素寡欲不樂交遊敷化之餘便營僧事故澤部長幼詠仰於今

元鑒

按續高僧傳元鑒俗姓焦澤州高平人也天性仁慈志樂清潔酒肉葷辛自然厭離十九發心投誠釋種愛重松林終日庇其下忘遺食息後住清化寺依止遠公聽採經論於大涅槃深得其趣隋運末齡賊徒交亂佛寺僧坊並隨灰燼衆侶分散顚仆溝壑鑒守心戒禁會無愆犯食惟蔬菜衣則緼麻屢經歲序情無斁壓及至年穀豐熟還返故鄉招集緇素崇建法席勸諸信識但故伽藍皆得營復有故塔廟並令塗掃遂使合境莊嚴赫然榮麗奉信歸向十室其九兼以正性敦直言行相高行值飲噉非法無不面陳訶毀極言過狀不避强禦或與語不受者便碎之酒器不酬其費故諸俗士聚集醼飲聞鑒來至並卽奔散

由是七衆尊虔敬其嚴厲重其淸貞數有繕造工匠繁多豪族之人或遺酒食鑒云吾今所營必令如法乍可不造無容飲酒遂卽止之時淸化寺修營佛殿合境民庶同共崇建澤州名長孫義素頗奉信聞役工匠其數甚衆乃送酒兩轝以致之鑒時檢校營造見有此事又破酒器狼籍地上告云吾之功德乍可不成終不用此非法物也義聞大怒明欲加惱夜夢有人以刀臨之旣忽警寤卽事歸懺又遇疫氣死亡非一皆投心乞命鑒爲懺悔令斷酒肉病者瘥復時大重之有鄉人李還者性偏嗜酒旣遇時氣無由自濟遂悔酒過幾爲死調俄爾鑒至無何便去還遂除差因爾永離飲酒並不涉言縱忽聞氣如逢毒勢告其友曰自見鑒師已來尚不喜聞況當見也故戒節冥感皆此之類於今神志貞亮每講涅槃十地維摩四時不輟春秋八十有三初鑒以傳法之務職司其憂衆侶乖儀則糺彈驅擯時俗僉訝其梗直也及武德六年當部濩澤縣李錄事者死經七日隱身謂妻曰吾是李錄事也計吾猶得六年在世但爲司命枉

來取我生埋塚中已訴閻王蒙放在人中浮遊六年今在鬼道未然之事皆預知也卿家貧窘但爲他卜無不必中因可獲財以利小大便爾賣卜鬼爲通疑遠方皆詣謂爲大聖後謂妻曰人命無常何不修福可往鑒師所聽法遂相將入講堂中安置樘角以物自障共人言議應變迅速乃經旬朔或有問者何不現形耶答曰今在鬼趣受身極陋自不忍見況復他也又往景業寺聽維摩經有餘法師謂曰今講此經感何人聽答曰自人頭已上便是鬼神上及諸天重級充滿然都講唱文諸天神等皆歛容傾耳恐其聲絕法師解釋皆散亂縱恣無心聽受願如法講說勿妄飲噉也何以知之然見諸天神等聞法師酒氣皆廻面而聽因即悔過令廢飲之鬼曰此定須斷天神不許寧不講也非惟此會獨感諸天但有法事無不來降不可輕矣鑒聞異寺有此聲告倍復信奉兢兢異常

元會

按續高僧傳元會字懷默俗姓席氏其先幽土安定

人也遠祖因宦故又居京兆樊川之祕坂焉年十二精苦絕倫欣志捐俗而儀相秀挺有異神童隋漢王諒見而奇之奏度出家仍住海覺寺爲總法師弟子自落髮之後即預講席專志涅槃勤至之功倫等推尚總深會之解也舉爲覆述所以槃節拘致由來擁慮者皆剖決通釋冷然可見時大賞之以爲涅槃之後嗣也因爾改前舊章更新戶牖穿鑿之功難與雙抗造涅槃義章四卷義源文本時文釋抄部各四卷自延遠輟斤之後作者祖述前言惟會一人獨稱孤拔武德之始學觀大張沙門曇獻道開國望造慈悲寺奏會以爲寺主經始惟新法務連續引接後昆講揚此部將四十遍於時同侶同業相推先席而讓以成治雅爲學宗性慕人法不濫尊嚴但有法座皆通諮聽縱有舊聞傾如新渴斯敬重之極末像罕遇也故總法師曰吾非聖人何得此子入吾室乎相法師曰經云後五百歲有福智者此子謂乎法之大將豈不然乎岳法師曰此公就我學俱舍者同事攝也願比妙莊嚴世値善知識矣振法師曰此公就我學加

延者乃贊成吾學耳以我小術不恥下問乃廻龍象於兔徑也吾何言哉貞觀八年又勑住弘福寺講事都廢專修定業夢登佛手號無量壽遂造彌陀像一座常擬繫心作身同觀欲入山林寺衆勸住請講涅槃至藤蛇喻忽有異蛇從空而下顧視四方尋即不見講至評論常有魔事因茲遘疾還返慈悲見佛來迎因而氣盡春秋五十有九即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也合邑聞知悲凉相及葬於高陽原晚又收其遺骸於故城西南隅起塼塔供養自會之弘道也溫柔在性弘贍爲心遠近流寓投造非一而能推心接誘惟法是務晚又常坐乃終身世

行等

按續高僧傳行等姓吉氏馮翊人十二出家與會公同事總師爲弟子服章麤素立性鏗卓登聽淨影遠公涅槃伏讀文義時以縈之相從講說百一十遍中逢阻難必預先知或聞異香或感怪夢幢折蓋翻以爲標據即令大衆同念般若所有魔事無何而退故每講後常禮佛名及讀華嚴以爲消障之本也又與

元會同住慈悲弘法之時等必先登會隨後赴時以爲相成之道也故常講時感雞伏聽從受戒者死而還活冥曹所放云傳等教斯亦駭動幽顯非言屑也以貞觀十六年三月六日因疾而終春秋七十有三初臨終累日護戒之語吾何重及但少欲知足可爲永誡吾今死後勿作威儀惟以一椽轝送山所顧食吾身早成正覺有乖此願非吾門人弟子等營辦幢轝盛設威儀將欲塋送其夜列宿大明地方欲了大雨洪注道俗同擁一不得往還依遺訣單轝至山雨即通霽收葬於京南神和原起塔樹松立銘塔所

志寬

按續高僧傳志寬姓姚氏蒲州河東人也祖宗仕族不交羣小父任隋靑州刺史寬自幼及長以淸約知名歷聽諸經以涅槃地論爲心要也東西訪道無釋寸陰業成登器遊講爲務生常履信言行不乖望似專正而懷抱虛蕩嘗以遊學長安詣市買絹有人曰可見付直明當送絹於此便付直還寺爲諸僧所笑寬曰自憶不負於人豈有人而乖信至期果獲以事

陳之彼人云兵食可亡信不可廢弟子俗人奉之豈意釋門綴斯慮也寬常誦維摩及戒本所居住房每夜必有振動介冑之響竊而觀者咸見非常神人遶房而行又一時夜中房重閣上有打物聲同學寶通聞之驚迷不安其席寬就而慰之猶打物如故至旦看之乃舍梁將折即令拄之得免其命其爲幽靈所衞如此而性好瞻病無憚遠近及以道俗知無人治者皆舉迎房中躬運經理或患腹癰不可膿出者乃口就嗽之遂至於瘥往往非一其慈惠之懷信難繼也後於中夜室內大明及觀房外與晝無異乃自縫綻衣帛不謂神光所照後名諸徒方知半夜此相數現後遂不怪加以開務誘引弘濟爲業道俗胥悅慶其幸遇屬煬帝弘道海內搜揚以寬行解同推應斯榮命既處慧日講悟相仍會梟感作逆齊事拘纏寬便下獄待罪有來餉遺一不自資通給囚僧歡笑如昔後並配徒隸役於天路常令負土使裝滿籠盡力輂送初不懈息同役僧曰此無監檢當可小停寬曰業報如此何能自欺違心行事誠未安耳末又配流

西蜀行達陝州有送財帛祖餞之者並卽散而不遺惟齎一驢負經而已路次潼關流僧寶暹者高解碩德足破不進寬見臥於道側泣而哀焉卽捨驢與乘自擔經論徒行至蜀雖有事勞而口不告倦其仁恕之性登苦知其人矣旣達蜀境大發物情所在利安咸興敬悅時川邑虎暴行人斷路或數百爲羣經歷村郭傷損人畜中有王獸其頭最大五色純備威伏諸獸遂州都督張遜遠聞慈德遣人往迎寬乃令州縣立齋行道各受八戒當夕虎災消散莫知所往時人感之奉爲神聖然寬因名立行弘裕有儀凡所宣化風之靡草每至散席禮䞋相仍或至十萬二十萬者皆卽坐散盡了無資已告施者曰財猶種子聚則難繁故爲散之令從用有在耳其虛懷應物爲若此也兼又輕生疎素斂服尋常一經履御形動經累稔愛護之甚有過身肉時逢儉歲躬煮糜粥親惠饑餧銜泣說化令誦佛名又以所服衣之與氈或割或減用充貧乏每年冬首預積坐氈履替覲諸沙門少者便給以此爲常貞觀之初還返蒲晉緇素慶幸歡詠

如雲慶建法筵重揚利涉時州部遇旱諸祈不遂官民素承嘉績乃同請焉寬爲置壇場以身自誓不降雨者不處堂房曝形兩日密雲垂布三日已後合境滂流民賴來蘇有年斯在昔在蜀土亦以此致譽故使徧洽時諺號爲一代佛日有沙門神素者架業相鄰尤所欽友以先卒於棲巖寬住州寺先絕凶問忽降形歡叙欣若生平明晚來告乃知其死寬致書慰曰等同幻境俱禀泡影不意之情非復言像素法師俗風清美道器沖深包總義門研機至實但正業久成必之淨土此方薄運頓失所歸老病之僧早應先去罪重福微猶守餘報耳法師不遺故舊昨二十五日夜降神共聚同臥一牀通夕言議至曉方別情猶今昔事即存亡冥感之誠未可陳述素以貞觀十七年春二月二十四日卒寬以其年夏五月十六日卒於仁壽寺春秋七十有八初未終之前右脅而臥枕於右臂告門徒曰生死長遠有待者皆爾汝等但自觀身如幻便無愛結自纏吾命亦斷當取椽兩根籧篨一領裹縛轝送無得隨俗紛紜爲不益事也言訖

而卒時蒲虞等州道俗奔赴號慟川野屯於壙側七里人滿自寬從釋種靜攝居形不臥全氊不畜疋絹籄篋之事由來絕心騎乘勞具終身不涉口不及利手不執錢或有忤之便掩口私默不行讚毀於人物也嘗用錢一千五百買驢負經既至東京值卒科運大賈或頭數至萬者同侶欲爲賣之寬不許曰已勞負荷豈復過本乎便詣市自出之但取原價此雖小事廉恥本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五十四卷目錄

僧部列傳三十

唐六

波頗　慧賾

慧淨　惠方

智命　元覽

法曠　紹闍梨（附僧七名）

會通　道休

慧超

道積（附洪遠 智曄 僧恩）

善慧（附慧達）

空藏

遺俗（附元秀）

慧顯

寶瓊

法誠

慧齡（附智證）

寶相（附法達）

神異典第一百五十四卷

僧部列傳三十

唐六

波頗

按續高僧傳波羅頗迦羅密多羅此言作明知識或一云波頗此云光智中天竺人也本剎利王種姓剎利帝十歲出家隨師習學誦一洛叉大乘經可十萬偈受具已後便學律藏薄通戒網心樂禪思又隨勝德修習定業因循不捨經十二年末復南遊摩伽陀

國那蘭陀寺值戒賢論師盛弘十七地論因復聽採以此論中兼明小教又誦一洛叉偈小乘諸論波頗識度通敏器宇冲邃博通內外研精大小傳燈教授同侶所推承化門人般若因陀羅跋摩等學功樹勣深達義網今見領徒本國匡化爲彼王臣之所欽重但以出家釋子不滯一方六月一移任緣靡定承北狄貪勇未識義方法藉人弘敢欲傳化乃與道俗十人展轉北行達西面可汗葉護衙所以法訓勗曾未浹旬特爲戎主深所信服日給二十人料旦夕祗奉同侶道俗咸被珍遇生福增敬日倍於前武德九年高平王出使入蕃因與相見承此風化將事東歸而葉護君臣畱戀不許王即奏聞下敕徵入乃與高平同來謁帝以其年十二月達京敕住興善寺釋門英達莫不修造自古教傳詞旨有所未喻者皆委其宗緒括其同異內計外執指掌釋然徵問相讎披解無滯乃上簡聞蒙引內見躬傳法理無爽對揚賜綵四十段并宮禁新衲一領所將五僧加料供給重頻慰問勞接殊倫至三年三月上以諸有非樂物我皆空

眷言眞要無過釋典流通之極豈尚翻傳下詔所司搜揚碩德備經三教者一十九人於大興善創開傳譯沙門慧乘等證義沙門元謨等譯語沙門慧賾慧淨慧明法琳等綴文又敕上柱國尚書左僕射房元齡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杜正倫叅助銓定光祿大夫太府卿蕭璟總知監護百司供送四事豐華初譯寶星經後移勝光又譯般若燈大莊嚴論合三部三十五卷至六年冬勘閱既周繕寫云畢所司詳讀乃上聞奏下敕各寫十部散流海內仍賜頗物百段餘承譯僧有差束帛又敕太子庶子李伯藥制序波頗意在傳法情望若絃而當世盛德自私諸己有人云頗僥倖時譽取馳於後故聚名達廢講經論斯未是弘通者時有沙門靈佳卓犖拔羣妙通機會對監護使具述事理云頗遠投東夏情乖名利欲使道流千載聲震上古昔苻姚兩代翻經學士乃有三千今大唐譯人不過二十意在明德同證信非徒說後代昭奉無疑於今耳識者僉議攸同後遂不行時爲太子染患衆治無效下敕迎頗入內一百餘日親問承對不

虧帝旨疾既漸降辭出本寺賜綾帛等六十段幷及時服十具頗誓傳法化不憚艱危遠度葱河來歸震旦經途所亙四萬有餘躬齎梵本望竝翻盡不言英彥有墜綸言本志頹然雅懷莫訴因而構疾自知不救分散衣資造諸淨業端坐觀佛遺表施身下敕特聽尋爾而卒於勝光寺春秋六十有九東宮下令給二十人轝屍坐送至于山所闍維既了沙門元謨收拾餘骸爲之起塔於勝光寺在乘師塔東卽貞觀七年四月六日也有識同嗟法輪輟軫四年之譯三衰獻功掩抑慧燈望照惑累用茲弘道未敢有聞既而人喪法崩歸僁斯及伊我東鄙匪咎西賢悲夫

慧賾

按續高僧傳慧賾俗姓李荊州江陵人早悟非常神思鋒逸九歲投本邑隱法師出家隱體其精爽異倫卽度爲沙彌講授之暇誨以幽奧賾領牒兀理會不再思執卷誦文紙盈四十荊楚秀望欽而美之初從隱聽涅槃法華後別聽三論皆剖析新奇抗擬標會開皇中年住江陵寺大興法席羣師雲起道俗以賾

嘉績夙成咸欲觀其器略共請爲法主顧惟披導有旨因而踐焉甫年十二創開涅槃比事吐詞義高常伯論難相繼辯答泠然少長莫不緘心頌聲載路荆州刺史宜龍公元壽聞其幼譽警挺親駕謁焉素倍前聞大相褒賞以事奏聞云希世卓秀者也登即有詔令本州備禮所在供送既達京輦殊蒙慰引賜納僧伽黎并衣一襲仍令住清禪寺從客法侶敦悅元儒才藻屢揚汲引無竭預有衣冠士族皆來展造門庭莫不讚其洽聞博達機捷之謂也末厭斯煩棲思濟清神乃從應禪師稟資心學掩關兩載情蹈諸門遂語默於賢聖之間談授於經緯之理值隋氏云喪法事淪亡道閡當年情欣棲靜以大業末歲移卜終南之高冠嶺因巖構室養素寧心會唐運勃興蒼生攸濟賾不滯物我來從帝城講誨暫揚傾都請道武德年內釋侶云繁屢建法筵皆程氣宇時延與寺百座講仁王經王公卿士並從盛集沙門吉藏爰竪論宗聲辯天臨貴賤傾目賾纔施銳責言清理詣思動幾神驚越四部駭心百辟藏顧而歎曰非惟論辯難

繼抑亦銀鈎罕蹤今上在藩親觀論府深相結納擬爲師友六使來名令赴別第蹟以生名殺身之累由來有人退讓餘詞一不聞命及貞觀開譯詔簡名僧衆以文筆知名兼又統詳論旨乃任爲翻論之筆譯訖奏聞有敕賜帛百疋衣服一具蹟又著論序列於卷首所在傳寫緘於經藏以貞觀十年四月六日終於所住春秋五十有七葬於京郊之東列隧立碑頌其芳德太常博士褚亮爲文自蹟之知道倫等崇其辯機時俗以擬慧乘固爲篤論詞注難窮無施不遂講華嚴大品涅槃大智度攝大乘及中百諸論皆詮釋章部決滯有聞又誦涅槃法華竟文淳美時爲衆述淸囀動神又抽減什物用寫藏經尋閱纔止便修虔奉善導達衆首舒暢物情爲諸文雄之所稱叙特明古迹徧曉書畫京華士子屢陳眞僞皆資其口實定其人世文章詞體頗預能流草隸筆工名流臺府每有官供勝集必名而處其中公卿執紙請書塡赴蹟隨紙賦筆飛驟如風藻蔚雄態綺華豐富故所在流著耽玩極多懸諸屛障或銘座右詠集八卷行世

慧淨

按續高僧傳慧淨俗姓房氏常山眞定人也家世儒宗鄉邦稱美淨卽隋朝國子博士徽遠之猶子也生知天挺雅懷篇什風格標峻器宇沖邈年在弱歲早習丘墳便曉文頌榮冠閭里十四出家志業弘遠日頌八千餘言總持詞義罕有其比遊聽講肆諮質碩疑徵究幽微每臻元極聽大智度及餘經部神彩孤拔見聞驚異有志念論師馳名東夏時號窮小乘之巖穴也乃從聽習雜心婆娑學周兩遍文義精通根葉搜求務括清致由是嘉聲遠布學徒欽屬開皇之末來儀帝城屢折重關更馳名譽大業初歲因尋古迹至于槐里遇始平令楊宏集諸道俗於智藏寺欲令道士先開道經於時法侶雖殷無敢抗者淨聞而謂曰明府盛結四部銓衡兩教竊有未諭請諮所疑何者賓主之禮自有常倫其猶冠屨不可顚倒豈於佛寺而令道先爲主乎明府教義有序請不墜績令曰有旨哉幾誤諸後卽令僧居先座得無辱矣有道士于永通頗挾時譽令懷所重次立義曰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令卽命言申論仍曰法師必須詞理切對不得犯平頭上尾於時令冠平帽淨因戲曰貧道旣不冠帽寧犯平頭令曰若不犯平頭當犯上尾淨曰貧道脫屣昇座自可上而無尾明府解巾冠帽可謂尾而無頭令有靦容淨因問逼曰有物混成爲體一故混爲體異故混若體一故混正混之時已自成一則一非道生若體異故混未混之時已自成二則二非一起先生道冠餘列請爲稽疑於是逼遂茫然忸怩無對淨曰先生旣能開闢延敵正當鼓怒餘勇安得事如桃李更生荊棘仍顧令曰明府旣爲道助何以救之令遂赧然爾後頻有援救皆應機偃仆罔非覆軌自爾大小雙玩研味逾深注述之餘尋繹無暇却掃閑室總略舊宗纘述雜心元文爲三十卷包括羣典籠罩古今四遠英猷皆叅沉隱末又以俱舍所譯詞旨宏富雖有陳迹未盡研求乃無師獨悟思擇名理爲之文疏三十餘卷遂使經部妙義接紐明時罽賓正宗傳芳季緒學士頴川庾初孫請註金剛般若乃爲釋文舉義蔚爲盛作

窮眞俗之教源盡大乘之秘要遐邇流布書寫誦持文學詞林傳諸心口聲績相美接肩恆聞太常博士褚亮英藻清拔名譽早聞欽此芳猷爲之序引武德初歲時爲三府官僚上下咸集延興京城大德競陳言論有清禪法師立破空義聲邑奮發厲逸當時相府記室王敬業啓上曰登座法師義鋒難對非紀國慧淨無以挫其銳者卽令對論淨曰今在英雄之側厠龍象之間奉對上人難爲高論雖然敢藉斂秋霜之威布春雨之澤使慧淨諮質小疑令法師揄揚大慧豈非佛法之盛哉因問曰未審破空空有何破答曰以空破空非以有破難曰執空爲病還以空破是則執有爲病還以有除覆却往還遂無以解貞觀二年新經既至將事傳譯下敕所司搜選名德淨當斯集筆受大莊嚴論詞旨深妙曲盡梵言宗本既成并纘文疏爲三十卷義冠古今英聲藉甚三藏法師對僕射房元齡鴻臚唐儉庶子杜正倫于志寧撫淨背而歎曰此乃東方菩薩也自非精爽天拔何以致斯言之極哉甚爲異域見欽如此至貞觀十年本寺開

講王公宰輔才辯有聲者莫不畢集時以爲榮望也京輔停輪盛言陳抗皆稱機判委綽有餘逸黃巾蔡子晃秦世英道門之秀纔伸論擊因遂徵求自覆義端失其宗緒淨乃安詞調引晃等飲氣而旋合坐解頤貴識同美爾後專當法匠結衆敷弘標放明穆聲懋臺府梁國公房元齡求爲法友義結俗兄晨夕參謁躬盡虔敬四事供給備展翹誠淨體斯榮問忘身爲法又撰法華經纘述十卷勝鬘仁王般若溫室盂蘭盆上下生各出要纘盛行於世並文義綺密高彥推之故其每有弘通光揚佛日緇素雲踊慶所洽聞於時大法廣弘充溢天壤頗亦淨之功也然末代所學膚淺者多若不關外則言無所措如能摧伏異道必以此學爲初每以一分之功遊心文史纘引成務兼濟其神而性慕風流情寄仁厚泛愛爲心忘己接物舒寫言晤終日無疲故使遠近聞風參請塡委皆應變接敘神悅而歸或筆賦緣情觸興斯舉留連旬日動成文會乃以貞觀十三年集諸宮臣及三教學士於弘文殿延淨開闡法華道士蔡晃講道論好獨

秀高宗下令遣與抗論談柄暫撝四坐驚懾蔡晃等旣是道門鋒領屢逢挫拉心聲俱靡皇儲目矚淨之神銳難加也乃請爲普光寺主又令所司建講設齋并請法師廣開義理淨以寮寀大集光榮一旦非夫經力何以致斯乃創開法華未陳大論英達高勝擁萃門筵故能接誘元素撫承學識傳詞馳論大響嘉猷縱達清言光前絕後及貞觀十九年更崇翻譯所司簡約又無聯類下詔追赴謝病乃止今春秋六十有八聲聞轉高心疾時動或停法雨暫有登臨雲屯學館義侶則掇其冠冕文句則定其短長詞彩則揭其精華音韻則響其諧調神氣高爽足引懦夫牆宇崇深彌開廉士斯並自敘而卽筆故不盡其纖隱云也

惠方

按續高僧傳惠方姓趙冀州信都棗強人七八歲便思出俗年九歲投蘇門淋落泉寺居然靜志衆侶怪其持高遂授以九次十想隨聞斂念仍受此法亟涉炎涼隋文后崩西京立寺遠徵入住厚禮供焉而雅

志不渝山林綴想雖遇匠石無緣運斤舊所禪徒虛懷鶴望大業六年辭還本寺門侶雲結請道如山隋季不靜巖穴丘陵移居汲郡之隆善寺及皇運大昌天下無事又與門人修緝舊所遂使松門石棟巖室風窻並得經營更新雲構會於廊下言及幽微沙彌伏階密聽空中聲曰何忽沙彌在此伏聽懼驚起又被打擊經宿乃甦其感靈祥如此例也以貞觀二十一年冬初終於所止春秋九十有三初未終前忽有異香縈於巖室氛氳三日衆不測恰終香歇以其月十七日葬州北十里圓岡之陽

智命

按續高僧傳智命俗姓鄭名頲滎陽人族望清勝文華曜世詞鋒所指罕有當之初仕隋爲羽騎尉班位斯薄逃官流俗備歷講會餐寢法奧就耕於寧州大業初年僕射楊素因事往彼乃通名謁見與語終日素曰觀卿風韻殊非鄙俗所懷乃廊廟偉器耳且權抑忍辱尋當徵名及元德作貳搜訪賢能素遂拔之對晤宣傳應變不一有令試以三百對語一遍授之

覆無遺漏致大重敬遷爲中舍人官至五品及元德云薨不仕於世遊聽三論法華研味積年愈深信篤皇泰之初越王即位歷官至御史大夫僞鄭開明連任不改深謀廣略有國惟寄於斯時也今上任總天策御兵西苑李密鴟張蟻結炰烋洛汭世充獨固一都內外煎迫上下同懼頵弊斯紛梗情慕出家頻請鄭主爲國修道既不遂志惟思剪剃不累刑科夜則潛讀方等諸經晝則緝理公政斯須不替經四十日誦得法華暢滿胸襟決心出俗又勸婦氏歸宗釋教言既切至即依從之更互剃髮頵語妻曰吾願滿矣不死而生當啓鄭主不宜爾也便法服擎錫徑至宮門云鄭頵輒已出家故來奉謁世充不勝忿怒下勅斬之頵聞喜曰吾願又滿矣欣笑泰然行至洛濱時唯旭旦未合行決頵曰若爲善知識者早見過度不爾尋應被放不滿本懷於時道俗圍繞勸引至暮而頵厲色唱言不許因即斬之尋有勅放既所不救舉朝惋恨即僞鄭開明之初年也初頵從吉藏法師聽講有僧告曰觀卿頭顱額頷有富貴相但以聆睞後

顧恐不得其終頸曰豈非傷死耶必如所相乃是本願嘗見諸死者疾甚危弱心不自安紛擾不定便就後世生死終一期也定不能免何如發正願緣勝境心力堅明不有馳散刀落命終神爽自在豈不善乎故頸之臨刑遍禮十方口詠般若索筆題詩曰幻生還幻滅大幻莫過身安心自有處求人無有人與諸知故別已合眼少時曰可下刀矣尋聲斬之面貌熙怡有逾恆日妻爲比丘尼見住洛州寺也

元覽

按續高僧傳元覽姓李趙州房子人昆季五人覽最處其末伯父任蒲州萬泉令久而無子養之若親年十三心慕出家深見俗過遂逃逬山谷北達汾州超禪師所見其言情博遠卽而出家令旣失之遣人羅捕雖復藏竄不免捉獲口云身屬伯耳心屬諸佛終無俗志願深照也伯乃愍而放之貞觀年初入京蒙度配名弘福常樂禪誦禮悔爲業每語法屬曰雖同恆業而誓欲捨身至貞觀十八年四月初脫諸衣服總作一襆付本寺僧唯著一覆單衣密去至京東渭

陰洪陂坊側且臨渭水稱念禮訖投身灃中衆人接出覽告衆曰吾誓捨身命久矣意欲仰學大士難捨能捨諸經正行幸勿固遮兩坊其業衆悟意故乃從之卽又入水合掌稱十方佛廣發弘願已投於旋渦中三日後其屍方出村人接之起塔本寺怪其不歸顧問無處便開衣襆乃見遺文云敬白十方三世諸佛弟子元覽自出家來一十二夏雖霑僧數大業未成今欲修行檀波羅蜜如薩埵投身尸毘割股魚王肉山經文具載請從前聖敢附後塵衣服衆具任依佛敎臨終之人多不周委同學等見其遺文方往尋究云

法曠

按續高僧傳法曠姓駱雍州咸陽人少有異節偏愛儒素後聽弘善寺榮師大論榮卽周世道安之弟子也創染元業便悟非常資學之勤不出門院年十六講解前論道穆京華酬答泠然無替元理專修念定無涉時方無量壽經世稱難誦曠聞試尋一日兩卷文言闇了故其誦持罕有加者自爾藏經披讀以爲

恆任文理所指問無不知顧諸布薩人多說欲乃自勵心力立誦千遍數旬之間便得滿願性樂儉約不尚華靡故其房中無有氈席滿院種莎用擬隨坐頭陀行也勤戒門人唯存離著以末代根機隨塵生染故也年登知命便但三衣瓶鉢以外一無受畜卓然正色凜潔風霜人有與語惟言離著至時分衛一食而已每曰余唯生死滯著無始輪迴生厭者希死厭又少常懷怏怏欲試捨之以貞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入終南山在巖谷內四十里許脫衣掛樹以刀自刎既獨自殞無由知處諸識故等至八月中方始訪得其遺身云

絡闍梨

按續高僧傳絡闍梨者梓州元武人也俗姓蒲氏未出家前山行見一大蟲甚瘦又將一子于澗中取蝦子蝦子又不可得絡乃歎曰此蟲應在深山今乃出路饑渴甚矣等是一死不如充此饑渴乃脫衣往臥蟲前蟲乃避去後方出家唯誦經行道而已更無異行大業之初汝州界蟲暴非常三五十人持杖不敢

獨行害人既多絡乃往到其處立茅苫而坐蟲並遠去道路清夷年一百九歲乃見疾謂弟子曰我欲露屍乞諸蟲鳥而彪嫌我身生尚不食豈死能嘗可焚之無餘燼弟子等不忍依其言乃露屍月餘鳥獸不犯乃收葬之又近有汾州大乘寺僧亡名者常厭生死濁世難度誓必捨身先節食服香至期道俗通集香花旛蓋列衛而往西山子夏學巖面西斂容衆唱善哉咸送隨喜乃放身懸壑至地起坐及衆就視方知已逝博訪遺身其類甚衆且隨疏出示為一例餘者蓋闕

會通

按續高僧傳會通雍州萬年御宿川人少欣道檢遊泊林泉苦節戒行是其願習投終南豹林谷潛隱綜業讀法華經至藥王品便欣厭捨私集柴木誓必行之以貞觀末年靜夜林中積薪為龕誦至藥王便令下火風驚飈發煙火俱盛卓爾跏坐聲誦如故尋爾西南有大白光流入火聚身方偃仆至曉身火俱滅乃收其遺骨為起白塔勒銘存焉

道休

按續高僧傳道休未詳氏族住雍州新豐福緣寺常以頭陀爲業在寺南驪山幽谷結草爲庵一坐七日乃出其定執鉢持錫出山乞食飯鉢滿已隨處而食還來庵所七日爲期初無替廢所以村墅有信尅日至山路首迎逆而休歡笑先言皁詞問訊行說禁戒誨以慈善諸俗待其食已從受歸戒送入山門然後乃返積四十餘載貞觀三年夏內依期不出就庵看之端拱而卒衆謂入定於傍宿守乃經信宿迫而察之方知氣盡跏坐不腐儼若生焉仍就而掩扉外加棘刺恐蟲傷也四年冬首余往觀焉山北村人接還村內爲起廟舍安置厥形雖皮枯骨連而容色不改跏坐如故乃於其上加漆布焉然休出家以來常但三衣不服繒纊以傷生也又所著布衣積有年稔塵朽零破見者寒心時屬嚴寒忽然呻噤卽脫三衣露背而坐冷厲難耐便取一重披之遂便覺暖自誡勸曰汝亦易誑前後俱冷俱是一衣如何易奪遂覺暖也汝不可信當爲汝師或時欲補衣以布相著欲加

縫綴卽便入定後出之時收而乞食斯季世以死要生業道者罕有蹤也余曾㕘翻譯親問西域諸僧皆以布氎爲袈裟都無繒絹縱用以爲餘衣不得加受持也其龜茲于遁諸國見今養蠶唯擬取綿亦不殺害故知休之慈救與衡嶽同風前已廣彰恐迷重舉自餘服翫安可言矣

慧超

按續高僧傳慧超姓沈氏丹陽建康人稟懷溫裕立性懷仁弱齡厭俗自出家後誦法華經聞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獨悟一乘善明三觀與天台智者仙城命公篤志幽尋積年請業行優智遠德冠時賢思對衆命曰超之神府得忍人也及遊衡嶺復與同途留誦經停亟移歲序自隋初廓定北入嵩高餌藥坐禪冀言終老隋太子勇召集名德總會帝城以超業行不羣特留供養而恭慎凝攝不顧世華及勇廢免一無所涉晚移定水高振德音道俗歸宗仰其戒範會淨業法師卜居藍谷之悟眞寺欽超有道躬事邀迎共隱八年倍勤三慧及大業承運禪定初基爰發詔

書延入行道屢辭疾後許還山德感物情頗存汲引於時貴望一縣官民莫不委質投誠請傳香德并爲經始伽藍纔綜羞粒大唐伊始榮重於前京邑名僧慧因保恭等情慕隱淪咸就棲止蔭松偃石論詳道義皆曰斯誠出要樂也後臥疾少時弟子跪問答曰吾之常也長生不欣夕死不慼乃面西正坐云第一義空清淨智觀言如入定奄遂長往春秋七十有七即武德五年十二月六日也露骸松石一月餘日顏色不變天策上將聞稱希有遺人就視端拱如生

自超九歲入道即誦法華五十餘年萬有餘遍感靈獲瑞不可勝言弟子法成等爲建白塔於寺之北峰焉

慧顯

按續高僧傳慧顯伯濟國人也少出家苦心精專以誦法華爲業祈福請願所遂者多聞講三論便從聽受法一染神彌增其緒初住本國北部修德寺有衆則講無便清誦四遠聞風造山諠接便往南方達拏山山極深險重隒巖固縱有往展登陟艱危顯靜坐

其中專業如故遂終於彼同學舁屍置石窟中虎噉身骨並盡惟餘髏舌存焉經於三周其舌彌赤紅柔軟勝常過後方變紫鞕如石道俗怪而敬焉俱緘閉於石塔時年五十有八卽貞觀之初年也

道積（附洪遠　僧恩　智曠）

按續高僧傳道積蜀人住益州福感寺誦通涅槃生常恆業凡有宣述必洗滌身穢淨衣法坐然後開之立性沉審慈仁總務諸有癘疾洞爛者其氣彌復鬱勃衆咸掩鼻而積與之供給身心無貳或同器食或爲補浣時有問者積云淸淨臭處心憎愛也吾豈一其神慮耶寄此陶練耳皆慕其爲行也而患己不能及之以貞觀初年五月終於住寺春秋七十餘矣時屬炎夏而不腐臭經停百日跏坐如初莫不嗟尚乃就加漆布興敬巴蜀京邑諸僧受誦涅槃其例非少又有沙門洪遠僧恩並誦涅槃皂素廻向遠志尚敦慤情捐名利徵入會昌隆禮供給恩道心淸肅成節動人弘福禪定兩以崇德而卑牧自處蒙俗罕知時弘福寺有沙門智曠者本族江表隋朝徵入深樂法

華鎮恆抄寫所得外利卽用雇人前後出本二千餘部身恆自勵日寫五張年事乃秋斯斯業無怠今總寺任彌勤恆業年七十餘矣

寶瓊

按續高僧傳寶瓊馬氏益州綿竹人少年出家清貞儉素讀誦大品兩日一遍爲常途業歷遊邑落無他方術但勸信向尊敬佛法晚移州治住福壽寺率勵坊郭義邑爲先每結一邑必三十人合誦大品人別一卷月營齋集各依次誦如此義邑乃盈千計四遠聞者皆蒙造款瓊乘機授化望風靡服而卑弱自持先人後德行遇者宿下道相避言問酬對怡聲謙敬斯實量也不媚於時本邑連比什邡諸縣並是道民尤不奉佛僧有投寄無容施者致使老幼之徒於沙門像不識者衆瓊雖桑梓習俗難改徒有開悟莫之能受李氏諸族正作道會邀瓊赴之來既後至不禮而坐僉謂不禮天尊非法也瓊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尚不禮何況老君衆議紜紜頗相陵侮瓊曰吾禮非所禮恐貽辱也遂禮一拜道像并座動搖不安

又禮一拜連座返倒摧殘在地道民相視謂是風鼓競來周正瓊曰斯吾所爲勿妄怨也初未之信既安又禮依前崩倒合衆驚懼舉堂禮瓊一時迴信從受歸戒傍縣道黨相將歎訝咸復奉法時既創開釋化皆受菩薩戒焉縣令高達者素有誠敬承風敷道更於州寺名僧弘講闔境傾味自此而繁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

善慧（附慧達）

按續高僧傳善慧姓苟氏河內溫人博通羣籍統括文義逮於九章律曆七曜盈虛皆吞若胷中指掌符會乃深惟世務終墜泥塗遂解褐抽簪創歸僧伍初在徐州之彭城寺誦法華經聽采攝論時遭寇蕩兵食交侵而慧抱饑自勵奉法無殆洗穢護淨彌隆恆日但以邊邑寡學文字紕繆至於音詁衆議紛然雖復俗語時通而慧意存雅正周訪明悟還同昔疑乃以大業末齡負錫西入屢逢羣盜衣裳掠盡但有敝布自遮猶執破瓶常充淨用既達關口素闕繻文遂即正念直前從門而度於時中表列刃曾無遮止孟

冬十月初達京師值沙門吉藏正講法華深副本圖即依聽受形服鄙惡衆不納之乃掃雪藉地單裙襯坐都講纔唱傾耳詞句擬定經文藏旣闡揚勇心承習望通理義由情存兩得不暇忍寒歡笑熙熙如賈獲寶竟冬常爾衆方美之問以詞旨片無遺忘乃以聞法同屬禪定寺沙門法喜使脫衣迎之引至房中智觀無濫慧乂師喜兩振芳規武德初年隨住藍田之津梁寺俗本驪戎互相梗戾率獎陶化十室而九然而性愛英賢樂相延致自西自東百有餘里名林勝地皆建禪坊所以逃逸之儔賴其安堵以貞觀九年正月終於驪山之陽凉泉精舍春秋四十九初慧棄擲俗典莅此元模言不重涉專心道業省言節食佩律懷仁迎頓客旅雅重經教其有未曾覩者要必親覽若值行要累日誦持以爲熏習之基也時太原沙門慧達者亦誦法華五千餘遍行坐威儀其聲不輟偏存物命直視低目地有蟲豸必廻身而避不敢蹄越有問答曰斯之與吾生死不定將不先成正覺安可妄輕之耶以貞觀八年四月跏坐而終人謂入

定停於五宿既已長逝又不臭腐乃合牀內於窟中

法誠

按續高僧傳法誠姓樊氏雍州萬年人童小出家止藍田王效寺事沙門僧弘和弘和亦鄉族所推奉之比聖嘗有人欲害夜往其房見門內猛火騰燄斗帳遂卽退悔性飲清泉潔清故也人或弄之密以羊骨沉水和素不知飲便嘔吐其冥感潛識爲若此矣誠奉佩訓勖誦法華經以爲恆任又謁禪林寺相禪師諮於定行而德茂時宗學優衆仰晚住雲華綱理僧鎮而隋文欽德請遵戒範乃陳表固辭薄言抗禮遂負笈長驅歷遊名嶽追蹤勝友咸承志道因見超公隱居幽靜乃結心期棲遲藍谷處既局狹纔止一牀旋轉經行恐顚深壑便剗迹開林扳雲附景茅茨葺宇甕牖疎簷情事相依欣然符合今所謂悟眞寺也法華三昧翹心奉行澡沐中表溫恭朝夕夢感普賢勸書大教誠曰大教大乘也諸佛智慧所謂般若於卽入淨行道重惠匠人書八部般若香臺寶軸莊嚴成就又於寺南橫嶺造華嚴堂陻山闐谷列棟開甍

前對重巒右臨斜谷吐納雲霧下瞰雷霆余嘗遊焉實奇觀也又竭其精志書寫受持弘文學士張靜者時號筆工罕有加勝乃請至山舍令受齋戒潔淨自修戶含香汁身被新服然靜長途寫經不盈五十誠料其見纔兩紙酬直五百靜利其貨竭力寫之終部已來誠恆每日燒香供養在其案前點畫之間心緣目覩略無遺漏故其兢心鑽注時感異鳥形色希世飛入堂中徘徊鼓舞下至經案復上香爐攝靜住觀自然馴狎久之翔逝明年經了將事興慶鳥又飛來如前馴擾鳴唳哀亮貞觀初年造畫千佛鳥又飛來登止匠背後營齋供慶諸經像日次中時怪其不至誠顧山岑曰鳥既不至吾誠無感也將不嫌諸穢行致有此徵言已欻然飛來旋還鳴轉入香水中奮迅而浴中後便逝前後如此者非復可述靜素善翰墨鄉曲所推山路巖崖勒諸經偈皆其筆也手寫法華正當露地因事化行未營收舉屬洪雨滂注溝澗波飛走往看之而合案並乾餘便流潦嘗却偃橫松遂落懸湍未至下澗不覺已登高岸無損一毛又青泥

坊側有古佛龕周氏瘞藏今猶未出誠夜夢其處大有尊形既覺往開恰獲龕像年月積久並悉剝壞就而修理道俗稱善斯並冥衞之功自誠開發至貞觀十四年夏末日忽感餘疾自知即世願生兜率索水浴訖又索絡轝傍自檢校不許榮厚恰至月末明相將現無故語曰欲來但入未暇絃歌顧侍人曰吾聞諸行無常生滅不住九品往生此言驗矣今有童子相迎久在門外吾今去世爾等佛有正戒無得有虧後致悔也言已口出光明照於楹內又聞異香苾芬而至但見端坐儼思不覺其神已逝時年七十有八然誠之誦習也一夏法華料五百徧餘日讀誦兼而行之猶獲兩徧縱有人客要須與語者非經部度中不他言略計十年之勤萬有餘徧

空藏

按續高僧傳空藏俗姓王氏先祖晉陽今在雍州之新豐焉母初孕日自然不食酒肉五辛時以同塵身子故密加異之既誕育後靈鑒日陳情用高遠讀誦經論思存拔濟至年十九同佛出家既唯一己二親

畱礙乃於父前以身四布七日不起恐其命絕方從所願卽辭向藍田負兒山中私自剃落初齋麫六斗擬作月糧日噉二升三年不盡屢感神鼎自然而至由是增其禪誦晨宵無輟後依止判法師住龍池寺欽重經論日誦萬言前後總計三百餘卷三論涅槃探窮巖穴大業之始以藏名稱唯遠道俗所聞下勅徵延入住禪定唐運既興崇繕法宇有勅於金城坊建會昌寺并請大德十八人度僧五十人永用住持以藏行德夙彰又請住焉供事彌隆極光恆度而性樂山水志存清曠每年仲春遊浪林阜行次玉泉遂有終焉之思居止載紀衆聚如山說導不疲開悟愈廣後爲亢旱經時山泉乃竭合寺僧衆咸以驚嗟藏乃至心祈請其泉應時還復遠近道俗動色相歡兼又弘操嶽峙器局川停不擾榮利不懷寵辱濟度羣有不略寸陰乃鈔摘衆經大乘要句以爲卷軸紙別五經三經卷部三十五十總有十卷每講開務極增成學聞義兩持偏無迷忘夏分常行方等懺法賢劫千佛日禮一遍常坐不臥垂二十年翹勤專注難加

係迹以貞觀十六年五月十二日終於會昌春秋七十有四遺身於龍池寺側收骨起塔觀其誦讀之富振古罕儔視其髏骨兩耳通明頂有雙孔眼眶含竅各有三焉弟子等追惟永往樹碑於會昌寺中金紫光祿大夫衛尉卿于志寧爲文云

慧齡（附智證）

按續高僧傳慧齡姓蕭氏今特進宋公瑀之兄子也父仕隋爲梁公祖卽梁明帝矣性度恢簡志用冲粹姑卽隋煬帝之后也自幼及長恆在宮闕慕樂超世無因自達年旣冠成帝乃尙以秦孝王女爲妻非其願也事不獲已時行伉儷及妻終後方遂夙心以鄭氏東都預兹剃落及武德初歲方還京輦住莊嚴寺廣聽衆部而以攝論爲心頗懷篇什尤能草隸隨筆所被用爲模楷故經題寺額咸推仰之兄鈞任東宮中舍文才之舉朝廷攸屬每歲春秋相攜巖岫觴與題篇連句同韻時以爲難兄弟也又弟智證出家同住卽宋公之兄太府卿之子也略榮位之好欣懷道業勤勤自課無擇昏曉證與兄鈞相次而卒以家世

信奉偏弘法華同族尊卑咸所成誦故蕭氏法華皂素稱富特進撰疏總集十有餘卷採掇菁華糅以胷臆勒成命氏常自敷弘時名京輦名僧指摘瑕纇或集親屬僧尼數將二十給惠以時四事無怠故封祿所及唯存通濟太府情存好善讀誦爲先從生至終誦盈萬遍雇人抄寫總有千部每日朝參必使僮者執經在前至於公事微隙便就轉讀朝伍仰屬以爲絕倫自釋化東傳流味彌遠承受讀誦世罕伊人蕭氏一門可爲天下模楷耳

遺俗 附元秀

按續高僧傳遺俗不知何許人以唐運初開遊止雍州醴泉縣南美泉鄉湯陸家居常供養淸儉寡欲唯誦法華爲業晝夜相持乃數千遍以貞觀初因疾將終遺囑友人慧廓曰比雖誦經意望靈驗以牛蒙俗信向之善若身死後不須露骸埋之十載可爲發出舌根必爛知無受持若猶存在當告道俗爲起一塔以示感靈言訖而終遂依埋葬至貞觀十一年廓與諸知故就墓發之身肉都消唯舌不朽一縣士女咸

共仰戴誦持之流又倍恆度乃函盛其舌於湯陸村北廿谷南崖爲建甎塔識者尊嚴彌隆信敬誦讀更甚又京城西南豐谷鄉福水南史村史呵擔者少懷善念常誦法華行安樂行悲忍在意不乘畜產慮約爲心名霑令史往還京省以習誦相仍恐路逢相識人事暄凉便廢所誦故其所行必小徑左道低氣怡顏緣念相續初不告倦及終之時感異香氣充於鄉曲親疎同怪遂埋殯之後十年妻亡乃發屍出舌相鮮明餘並朽盡乃別標顯葬又黃州濟華寺僧元秀者性清愼溫恭爲志常誦法華每感徵異未以爲怪時屬炎暑同友逐凉遣名秀來欲有談笑旣至房前但見羽衞嚴肅人馬偉大怖而返告同往共觀如初不異轉至後門其徒彌盛上望空中塡塞無際多乘象馬類雜鬼神乃知其感通也置而却返明晨慚謝朋從遂絕秀專斯業隋末終寺

寶相（附法達）

按續高僧傳寶相姓馬雍州長安人十九歲出家清貞棲德住羅漢寺專聽攝論深惟妄識之難伏也無

時不諠及入禪坊頭陀自靜六時禮悔四十餘年夜自篤課誦阿彌陀經七遍念佛名六萬遍晝讀藏經初無散舍後專讀涅槃一千八十遍兼誦金剛般若經終於卽世然身絕患惱休健翁習冷食粗衣隨得便服情無憚苦又志存正業翹注晨宵蚤虱流身不暇觀採遇患將極念誦無捨兌至大期累囑道俗以念佛爲先西方相待勿慮度世又囑當燒散吾屍不勞銘塔用塵庸俗言訖而逝年八十三六十二夏不畜長財無勞僧法又同寺僧法達者以誠素見稱供覬之直用寫華嚴八部般若燒香自讀一百餘遍而生常清潔不畜門人單己自怡食無餘粒斯亦輕清之高士也年登七十便齋所讀經贈同行者但捧勝天王一部以爲終老卽擲功名趣雲陽巖中擁緣送死經於四載遂卒彼山云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九六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五十五卷目錄

僧部列傳三十一

唐七
元奘

神異典第一百五十五卷

僧部列傳三十一

唐七

元奘

按續高僧傳元奘本名褘姓陳氏漢太丘仲弓之後也子孫徙於河南故今爲洛州緱氏人焉祖康北齊國子博士父惠早通經術長八尺明眉目拜江陵令解纓而退卽大業年識者以爲克終隱淪之候故也兄素出家卽長捷法師也容貌堂堂儀局瓌秀講釋

經義聯班肇伍住東都淨土寺以奘少羅窮酷擕以將之日授精理旁兼巧論年十一誦維摩法華東都恆度便預其次自爾卓然梗正不偶時流口誦目緣略無閑缺睹諸沙彌劇談掉戲奘曰經不云乎夫出家者爲無爲法豈復恆爲兒戲可謂徒喪百年且思齊之懷尚鄙而不取拔萃出類故復形在言前耳時東都慧日盛弘法席涅槃攝論輪馳相係每恆聽受昏明思擇僧徒異其欣奉美其風素愛敬之至師友叅榮大衆重其學功弘開役務時年十五與兄住淨土寺由是專門受業聲望逾遠大業餘曆兵饑交貿法食兩緣投庇無所承沙門道基化開井絡法俗欽仰乃與兄從之行達長安住莊嚴寺又非本望西踰劍閣既達蜀都卽而聽受阿毗曇論一聞不忘見稱昔人隨言鏡理又高倫等至於婆沙廣論雜心元義莫不鑿窮巖穴條疏本幹然此論東被弘唱極繁章鈔異同計逾數十皆蘊結胷府聞持自然至於得喪筌旨而能引用無滯時皆訝其憶念之力終古罕類也基每顧而歎曰余少遊講肆多矣未見少年神悟

若斯人也席中聽侶僉號英雄四方多難總歸綿益相與稱讚逸口傳聲又僧景攝論道振迎延世號難加人推精覈皆師承宗據隅奧明詮昔來攝論十二住議中表銷釋十有二家講次誦持率多昏漠而奘初聞記錄片無差舛登座叙引曾不再緣須便爲述狀逾宿構如斯甚衆不可殫言武德五年二十有一爲諸學府雄伯沙門講揚心論不窺文相而湧注無窮時曰神人不神何能此也晩與兄俱住益南空慧寺私自惟曰學貴經遠義重疏通鑽仰一方未成探賾有沙門道深體悟成實學稱包富控權敷化振綱趙邦憤發內心將捐巴蜀捷深知其遠量也情顧勤勤每勸勉之而正意已行誓無返面遂乃假緣告別間行江硤經途所及荆揚等州訪逮道鄰莫知歸詣便北達深所委絫勇鎧素襲嘉問縱洽無遺終始十月資承略盡時燕趙學侶相顧逢秋後發前至抑斯人也沙門慧休道聲高邈行解相當夸罩古今獨據鄴中昌言傳授詞鋒所指海內高尚又往從焉不面生來相逢若舊去師資禮事等法朋偏爲獨講雜心

揣論指擿纖隱曲示綱猷相續八月領酬無斁休又驚異絕歎撫掌而嗟曰希世若人爾其是也沙門道岳宗師俱舍闡弘有部包籠領袖吞納喉襟揚業帝城來儀碩學乃又從焉創迹京都詮途義苑沙門法常一時之最經綸教悟其徒如林奘乃一舉十問皆陳幽奥坐中杞梓拔思未聞由是馳譽道流擅聲日下沙門僧辯法輪論士機慧是長命來逮坐吾之徒也但爲俱舍一論昔所未聞因爾服膺曉夕諮請岳審其殷至慧悟霞明樂說不窮任其索隱覃思研採

晬周究竟沙門元會匠剖涅槃删補舊疏更張琴瑟承斯令問親位席端諮質遲疑渙然祛滯僕射宋公蕭瑀敬其脫穎奏住莊嚴然非本志情棲物表乃又惟曰余周流吳蜀爰逮趙魏末及周秦預有講筵率皆登踐已布之言令雖蘊智襟未吐之詞宗解懺無地若不輕生殉命誓往華胥何能具覿成言用通神解一覩明法了義眞文要返東華傳揚聖化則先賢高勝豈決疑於彌勒後進鋒穎寧輟想於瑜伽耶時年二十九也遂厲然獨舉詣闕陳表有司不爲通引

頓迹京輦廣就諸藩遍學書語行坐尋授數日傳通側席面西思聞機候會貞觀三年時遭霜儉下敕道俗隨豐四出幸因斯際徑往姑臧漸至燉煌路由天塞裹糧弔影前望悠然但見平沙絕無人徑迴遑委命任業而前輾轉因循達高昌境初奘在涼州講揚經論華夷士庶盛集歸崇商客通傳預聞蕃域高昌王麴文泰得信佛經復承奘告將遊西鄙恆置郵馹境次相迎忽聞行達通夕立候王母妃屬執炬殿前見奘苦辛備言意故合宮下淚驚異希有延留夏坐長請開弘王命爲弟母命爲子殊禮厚供日時恆致乃爲講仁王等經及諸機教道俗係戀並願長留奘曰本欲通開大化遠被家國不辭賤命忍死西奔若如來語一滯此方非惟自虧發足亦恐都爲法障乃不食三日僉見極意無敢措言王母曰今與法師一遇並是往業因緣脫得果心東返願重垂誡誥遂與奘手傳香信誓爲母子麴氏流淚執足而別仍敕殿中侍郎齎綾帛五百疋書二十四封并給從騎六十人送至突厥葉護牙所以大雪山北六十餘國皆其

部統故重遣遺奘開前路也初至牙所信物倍多異於恆度謂是親弟具以情告終所不信可汗重其賄賂遣騎前告所部諸國但有名僧勝地必令奘到於是連騎數十盛若皇華中途經國道次參候供給頓具倍勝於初自高昌至於鐵門凡經一十六國其鐵門也即鐵門關漢之西屏入山五百旁無異路一道南出險絕人物左右石壁竦立千仞色相如鐵故因號焉見漢門扉一豎一臥外鐵裹木加懸諸鈴必掩此關實惟天固南出斯門土田溫沃花果榮茂地名都貨羅也縱千餘里廣三千餘東拒葱嶺西接波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即經所謂博叉河也其境自分爲二十七國各有君長信重佛教僧以十二月十六日安居坐其春分以斯時濕熱雨多故也又前經國凡度十三至縛喝國土地華博時俗號爲小王舍城國近葉護南牙也突厥常法夏居北野花草蘩茂放牧爲勝冬處山中用遮寒厲故有兩牙王都城外西南寺中有佛澡罐可容斗許及佛掃帚并以佛牙守護莊嚴殆難瞻覩奘爲國使躬

事項戴西北不遠有提謂波利兩城建塔表靈卽爰初道成獻麨長者之本邑髮爪塔也又東南行大雪山中七百餘里至梵衍國僧有數千學出世部王城北山有立石像高百五十尺城東臥佛長千餘尺並精舍重接金寶莊校晃耀人目見者稱歎又有佛齒舍利刼初緣覺齒長五寸許金輪王齒長三寸許幷商那和修鉢及九條衣絳色猶存又東行至迦畢試國奉信彌勝僧有六千多大乘學其王歲造銀像高丈八延請遐邇廣樹名壇國有如來爲菩薩時齒長可寸餘又有其髮引長尺餘放還螺旋自斯地北名爲邊國又東七百至濫波國卽印度之北境矣言印度者卽天竺之正名猶身毒賢豆之訛號耳論其境也北背雪山三垂大海地形南狹如月上弦川平廣衍周九萬里七十餘國依止其中時或乖分略地爲國今則盡三海際同一王命又東雪山那伽羅曷國卽布髮掩泥之故地詳諸經相意有疑焉何則尋討本事乃在賢刼已前蓮花定光名殊三佛旣非同刼類被火災何得故處今猶泥濕若以爲虛佛非妄語

如彼諸師各陳異解有論者言此實本地佛非妄也雖經刧壞本空之處願力莊嚴如因事也並是如來流化斯迹常存不足怪矣故其勝地左則標樹諸窣堵波即靈塔之正名猶偷婆斗藪婆之訛號耳阿育王者此號無憂恨不覩佛興諸感戀繼是聖迹皆起銘記故於此處爲建石塔高三十餘丈又有石壁佛影蹈迹衆相皆竪標記並如前也城南不遠醯羅城中有佛頂骨周尺二寸其相仰平形如天蓋佛髑髏蓋如荷葉盤佛眼圓精狀如柰許澄淨皎然有佛大衣其色黃赤佛之錫杖以鐵爲環紫檀爲笴此五聖迹同在一城固守之務如傳國寶北近突厥昔經侵奪雖至所在還潛本處斯則赴緣隱顯未在兵威奘奉覩靈相悲淚橫流手撥末香親看體狀倍增欣悅即以和香蓋其頂骨覩有嘉瑞又增悲慶近有北狄大月支王欲知來報以香取相乃示馬形甚非所望加諸布施積功懺悔又以香取現師子形雖位獸王終爲畜類情倍歸依又加施戒乃現人天方還本國故其俗法見五相者一金錢取其相者酬七金錢俗

利其寶用充福物既非僧掌固守彌崇無論道俗必先酬價奘被王命觀覲具周旁國諸僧承斯榮望同來禮謁又東山行至健馱邏國佛寺千餘民皆雜信城中素有鉢廟衆事莊嚴昔如來鉢經於此廟乃數百年今移波斯王宮供養城東有迦膩王大塔基周里半佛骨舍利一斛在中舉高五百餘尺相輪上下二十五重天火之災今正營構卽世中所謂雀離浮圖是也元魏靈太后胡氏奉信情深遣沙門道生等齎大旛長七百餘尺往彼掛之脚纔及地卽斯塔也亦不測雀離名生所由左側諸迹其相極多近則世親如意造論之地遠則捨於千眼賧奉二親檀特名山達拏本迹仙爲女亂佛化鬼母並在其境皆無憂王爲建石塔高者數百餘尺立標記焉自北山行達烏長那國卽世中所謂北天竺烏長國也其境周輪五千餘里果實充備爲諸國重傳云卽昔輪王之苑囿也僧有萬餘兼大乘學王都四周多諸古迹忍仙佛蹠半偈避鷹析骨書經割肉代鴿蛇藥護命血飲夜叉如斯等相備列其境各具瞻奉情倍歡欣城之

東北減三百里大山龍泉名阿波邏即信度河之本源西南而流經中所謂辛頭河也王都東南越山逆河鐵橋棧道路極懸險千有餘里至極大川即古烏仗之王都也中有木慈氏像高百餘尺即末田地羅漢將諸工人三返上天方得成者身相端嚴特難陳說還返烏仗南至呾叉始羅國具見伊羅鉢龍所住之池月光抉目之地育王標塔舉高十丈北有石門殊極高大崇竦重山道由中過斯又薩埵捨身處也自此東南山行險阻經一小國度數鐵橋減二千里至迦濕彌羅國即此俗常傳罽賓是也莫委罽賓由何而生觀其圖域同罽賓耳本是龍海羅漢取之引衆而住通三藏也故其國境四面負山周七千餘里門徑狹迮僧徒五千多學小乘國有大德名僧勝奘就學俱舍順正理因明聲明及大毗婆沙王慇遠至給書手十人供給寫之有佛牙長可寸餘光白如雪自濫波至此統山諸國形禮鄙薄俗習胡蕃雖預五方非印度之正境也以住居山谷風雜諸邊自此南下通望無山將及千里至磔迦國土據平川周萬餘

里兩河分注冉木繁榮於時徒伴二十餘人行大林中遇賊刦掠纔獲命全入村告乞乃達東境大林有婆羅門年七百歲貌如三十明中百論及外道書云是龍猛弟子乃停一月學之又東那僕底國就調伏光法師學對法顯宗理門等論又東詣那伽羅寺就月胄論師學衆事分婆沙又東至祿勒那國就闍那崛多大德學經部婆沙又就蜜多犀那論師學薩婆多部辨眞論漸次東南路經六國多有遺迹育王標塔高二十丈者其數不少中有末兔羅國最饒蹤緒城東六里有一山寺昔烏波毱多唐言近護卽五師之一也是其本住所建北巖石室高二十餘丈廣三十步其側不遠復有獮猴墮阬處四佛經行處賢聖依住處靈相衆矣又東南行經於七國至刦比他國俗事大自在天其精舍者高百餘尺中有天根形極偉大謂諸有趣由之而生王民同敬不爲鄙恥諸國天祠率置此形大都異道乃有百數中所高者自在爲多有一大寺五百僧徒淨人僕隷乃有數萬皆宅其寺側中有三道階南北而列卽佛爲母忉利安居

夏竟下天帝釋之所作也寶階本基淪沒並盡後王倣之在其故地猶高七十餘尺育王爲建石柱高七丈餘光淨明照隨人罪福影現其中旁有賢劫四佛經行石基長五十許步高於七尺足蹈所及皆有蓮華文生焉國西北不遠二百許里至羯若鞠闍國唐言曲女城也王都臨殑伽河即恆河之正名矣源從北來出大雪山其土邪正雜敬僧徒盈萬多諸聖跡四佛行坐處七日說法處佛牙髮爪等塔精舍千餘名寺異相多臨河北奘於此國學佛使日胄二毗婆沙於毗耶犀那三藏所經於三月王號戒日正法治世將五十載言戒日者謚法之名此方薨後量德以贈彼土初登即先薦號以滅後美之徒虛名耳今猶御世統五印度初治邊陲爲小國也先有室商佉王威行海內酷虐無道劉殘釋種拔菩提樹絕其根苗選簡名德三百餘人阬之餘者並充奴隸戒日深知樹於禍始也與諸官屬至菩提院立大誓曰若我有福統臨海內必能崇建佛法願菩提樹從地而生言已尋視見菩提萌阬中上踊遂廻兵馬往商佉所威

福力故當卽除滅所以抱信誠篤倍發由來還統五方象兵八萬軍威所及並藉其力素不血食化境有羊皆贖施僧用供乳酪五年一施傾其帑藏藏盡還蓄時至復行用此爲常有犯王法乃至叛逆罪應死者遠斥邊裔餘者懲罰蓋不足言故諸國中多行盜竊非假伴援不可妄進又東南行二千餘里經於四國順殑伽河側忽被秋賊須人祭天同舟八十許人悉被執縛惟選奘公堪充天食因結壇河上置奘壇中初便生饗將加鼎鑊當斯時也取救無緣注想慈尊彌勒如來及東夏住持三寶私發誓曰餘運未絕會蒙放免必其無遇命也如何同舟一時悲啼號哭忽惡風四起賊船覆沒飛沙折木咸懷恐怖諸人又告賊曰此人可愍不辭危難專心爲法利益邊陲君若殺之罪莫大也寧殺我等不得損他衆賊聞之投刃禮愧受戒悔失放隨所往達憍償彌外道殷盛王都城中有佛精舍高六十尺中有檀像卽昔優闐大王造之置在天之景也其側龍窟聖迹多矣又東北千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卽舍衛舍婆提之正名也

周聯荒毀才有故基斯匿治宮須達故宅址墌存焉城南五里有逝多林即祇陁園也勝軍王臣善施所造今寺頹滅尚有石柱舉高七丈育王標樹邊有塼室一區中安如來爲母說法像自餘院宇湮沒蕩盡但有佛洗病比丘處目連舉身子衣處佛僧常汲故井處外道陰謗殺婬女處佛異論處身子摘處瑠璃沒處得眼林處迦葉波佛本生地諸如上處皆建石塔並無憂王之所造也寺東不遠三大深阬即調達瞿波戰遮女人所沒之處阬極深邃臨望無底自古及今大雨洪注終無溢滿又東將七百里至刧毗羅伐窣堵國即迦毗羅衛淨飯王所治之都也空城十餘無人棲住故宮甎城周十五里荒寺千餘惟宮中一所存焉王寢殿基上有銘塔即如來降神之處也彼有說云五月八日神來降者上座部云十五日者與此方述微復不同豈有異耶至如東夏所尚素王爲聖將定年筭前達尚迷況復曆有三代述時紀號猶自差舛顧惟理越情求赴機應感皆乘權道適變爲先豈以常人之耳目用通於至極也城之南北有

過去二佛生地諸塔育王石柱銘記甚多都城西北數百千塔竝是瑠璃所誅諸釋旣是聖者後人爲造當斯時也有四釋子忿其見逼不思犯戒出外拒軍瑠璃遂退後還本國城中不受告曰吾爲法種誓不行師汝退彼軍非吾族也旣被放斥遠投諸國本是聖裔競宗樹之今烏仗梵衍等王竝其後也城東百里卽是如來生地之林今尚存焉或有說者三月八日上座部云十五日也此土諸經咸云四月八日斯亦感見之機異計多耳又東七里方至拘尸中途諸異略不復紀創達此城不覺五情失守崩踊躃地頃之顧眄但見荒城隤他純陀宅基有標誌耳西北四里河之西岸卽娑羅大林周帀輪徑三十餘里中央高竦卽涅槃地有一甎室臥像北首旁施塔柱具書銘記而諸說混淆通列其上有云二月十五日入涅槃者或云九月八日入涅槃者或云自彼至今過千五百年者或云過九百年者城北渡河卽焚身地方二里餘深三丈許土尚黃黑狀同焦炭諸國有病服其土者無不除愈故其焚處致有阬耳其側復有現

足分身雉鹿諸塔並具瞻已又西南行大深林中七百餘里達婆羅痆斯國即常所謂波羅奈也城臨殑伽外道殷盛乃出萬計天寺百餘多遵自在僧徒三千並小乘正量部也王都東北波羅奈河之西塔柱雙建育王所立影現佛像覩者興敬度河十里即鹿野寺也周閭重閣望若仙宮僧減二千皆同前部佛事高勝諸國最矣中有轉法輪像狀如言說旁樹石柱高七十餘尺內影外現衆相備矣斯即如來初轉法處其側復有五百獨覺塔三佛行坐處寺中銘塔聖迹極多乃有數百又有佛所浴池浣衣浣器之水皆有龍護曝衣方石鹿王迎佛之地並建石塔動高三百餘尺相甚弘偉故略陳耳順河東下減於千里達吠舍釐即毗舍離也露形異術偏所豐足國城舊基周七十里人物寡鮮但爲名地其中說淨名處寶積淨名諸故宅處身子證果處姨母滅度處七百結集處阿難分身處此之五處後代各建勝塔標示自斯東北二千餘里入大雪山至尼波羅國純信於佛僧有二千大小兼學城東有池池中有金光浮水上

古老傳云彌勒下生用爲首飾或有利其寶者夜往盜之但見火聚騰燄都不可近今則流深叵窮其底水又極熱難得措足唐國使者試火投之燄便涌起因用煑米便得成飯其境北界卽東女國與吐蕃接境比來國命往還率由此地約指爲語唐梵相去一萬餘里自古廻邅致途遠阻又從梵吠舍南濟殑河達摩揭陁國卽摩竭提之正號也其國所居是爲中印度矣今王祖裔繼接無憂無憂卽頻毗婆羅之曾孫也王卽戒日之女壻矣今所治城非古所築殑伽南岸有波吒釐城周七十里卽經所謂華氏城也王宮多花故因名焉昔阿育王自新王舍遷都於此左側聖所其量彌縶城之西南四百餘里度尼連禪河至伽耶城人物希少可千餘家又行六里有伽耶山自古諸王所登封也故此一山世稱名地如來應俗就斯成道頂有石塔高百餘尺卽寶雲等經所說之處周廻四十里內聖迹充滿山之西南卽道成處有金剛座周百餘步其地則今所謂菩提寺是也寺南有菩提樹高五丈許遶樹周垣壘甎爲之輪廻五百

許步東門對河北門通寺院中靈塔相狀多矣如來得道之日互說不同或云二月八日及十五日者垣北門外大菩提寺六院三層牆高四丈皆甎爲之師子國王買取此處興造斯寺僧徒僅千大乘上座部所住持也有骨舍利狀人指節肉舍利者大如眞珠彼土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方正月十五日世稱大神變月若至其夕必放光瑞天雨奇花充滿樹院奘初到此不覺悶絕良久蘇醒歷覩靈相昔聞經說今宛目前恨居邊鄙生在末世不見眞容倍復悶絕旁有梵僧就地接撫相與悲慰雖備禮謁恨無光瑞停止安居迄於解坐彼土常法至於此時道俗千萬七日七夜競申供養凡有兩意謂覩光及希樹葉每年樹葉恰至夏末一時飛下通夕新抽與故齊等時有大乘居士爲奘開釋瑜伽師地爾夜對講忽失燈明又觀所佩珠璫瓔珞不見光彩但有通明晃朗內外洞然而不測其由也怪斯所以共出草廬望菩提樹乃見有僧手擎舍利大如人指在樹基上遍示大衆所放光明照燭天地於時衆鬧但見遙禮雖目覩瑞心

疑其火合掌虔跪乃至明晨心漸萎頓光亦歇滅居士對曰既覩靈瑞心無疑耶奘具陳意居士曰余之昔疑還同此也其瑞既現疑自通耳余見菩提樹葉如此白楊具以問之奘曰相狀略同而扶疎茂盛少有異也於此寺東望屈吒播陀山即經所謂雞足山也直上三峰狀如雞足因取號焉去菩提寺一百餘里頂樹大塔夜放神炬光明通照即大迦葉波寂定所也路極梗澀多諸林竹師子虎象縱横騰倚每思登踐取進無由奘乃告王請諸防援蒙給兵三百餘人各備鋒刃斬竹通道日行千里爾時彼國聞奘往山士女大小數盈十萬奔隨繼至共往雞足既達山阿壁立無路乃縛竹爲梯相連而上達頂者三千餘人四睇欣然轉增喜踊具覩石罅散花供養自山東北百有餘里至佛陀伐那山有大石室佛曾遊此天帝就石塗香以供行至其處今猶郁烈不遠山室可受千人如來三月於中坐夏疊石爲道廣二十步長五里許即頻毗婆羅修覲上山之所由也又東六十里便至矩奢揭羅補羅古城唐言茅城多出香茅故

因名也其城卽摩揭陀之正中經本所謂王舍城者是矣崇山四周爲其外郭上如埤堄皆甎爲之西通小徑北闢山門廣長從狹周輪百五十里其中宮城周三十餘里內諸古迹其量復多宮之東北可十五里有姞栗陀羅矩吒山卽經所謂耆闍崛山者是也唐言鷲峯之臺於諸山中最高顯映奪接山之陽佛多居住從下至頂徧石爲階廣十餘步長六里許佛常往來於斯道也歷覩崖岫備諸古迹不可勝紀山城北門强一里許卽伽蘭陀竹園精舍石基東戶甎室今仍現在自園西南行六里許南山之陰大竹林中有石室焉卽大迦葉波與千無學結集經教所託之地又西二十餘里卽大衆部結集處也山城之北可五里許至曷羅闍姞利呬城唐言新王舍也餘傳所稱者是矣又北三十餘里至那爛陀寺唐言施無厭也贍部洲中寺之最者勿高此矣五王共造供給倍隆故因名焉其寺都有五院同一大門周閭四重高八丈許並用甎壘其最上壁猶厚六尺外郭三重牆亦甎壘高五丈許中間水繞極深池壍備有花畜

嚴麗可觀自置已來防衞清肅女人非濫未曾容隱常住僧衆四千餘人外客道俗通及邪正乃出萬數皆周給衣食無有窮竭故復號寺爲施無厭也中有佛院備諸聖迹精舍高者二十餘丈佛昔于中四月說法又有精舍高三十餘丈中諸變態不可名悉置立銅像高八丈餘六層閣盛莊嚴綺飾即戒日之兄滿胄王造也又有鍮石精舍高可八丈戒日親造彫裝未備日役千工彼國常法欽敬德望有諸論師智識清遠王給封戸乃至十城漸降量賞不減三城其寺現在受封大德三百餘人通經已上不掌僧役重愛學問諮訪異法故烏耆已西被于海內諸出家者皆多義學任國追隨都無隔礙王雖守國不敢遮障故彼學徒博聞該贍奘歷諸國風聲久遠將造其寺衆差大德四十人至莊迎宿莊即目連之本村也明日食後僧二百餘俗人千餘擎輿幢蓋香花來迎引入都會與衆相慰問訖唱令住寺一切共同又差二十人引至正法藏所即戒賢論師也年百六歲衆所仰重故號正法藏博聞強識內外大小一切經書無

不通達即昔室商佉王所阬之者爲賊孽出潛淪草莽後與法顯道俗所推戒日增邑十城科稅以入賢以稅物成立寺廟奘禮讚訖並命令坐問從何來答從支那國來欲學瑜伽等論聞已啼泣名弟子覺賢說以舊事賢曰和尚三年前患困如刀刺欲不食而死夢金色人曰汝勿厭身往作國王多害物命當自悔責何得自盡有支那僧來此學問已在道中三年應至以法惠彼彼復流通汝罪自滅吾是曼殊室利故來相勸和尚今損正法藏問在路幾時奘曰出三年矣既與夢同悲喜交集禮謝訖寺素立法通三藏者員置十人由來闕一以奘風問便處其位日給上饌二十盤大人米一升檳榔豆蔻龍腦香乳酥蜜等淨人四婆羅一行乘象輿三十人從大人米者秔米也大如烏豆飯香百步惟此國有王及知法者預焉故此寺通三藏者給二十盤即二十日漸通一經者猶給五盤五日過此已後便依僧位便請戒賢講瑜伽論聽者數千人十有五月方得一遍重爲再講九月方了自餘順理顯揚對法等並得諮稟然于瑜

伽偏所鑽仰經于五年晨夕無輟將事博義未忍東旋賢誠曰吾老矣見子殉命求法經途十年方至今日不辭朽老力爲申明法貴流通豈期獨善更叅他部恐失時緣智無涯也惟佛乃窮人命如露非旦則夕即可還也便爲裝行調付給經論奘曰敢聞命矣意欲遍巡諸國還途北指以高昌昔言不得違也便爾東行大山林中至伊爛拏國見佛坐迹入石寸許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旁有瓶迹沒石寸許八出花文都似新畫有佛立迹長尺八寸闊過六寸又東南行路經五國將四千里至三摩呾吒國濱斥大海四佛曾遊見青玉像舉高八尺自斯東北山海之中凡有六國即達林邑道阻且長兼多瘴癘故不遊踐又從西行將二千里達揭羅拏國邪正兼事別有三寺不食乳酪調達部也又西南行七百餘里至烏茶國東境臨海有發行城多有商侶停于海次南大海中有僧伽羅國謂執師子也相去約指二萬餘里每夜南望見彼國中佛牙塔上寶珠光明騰燄暉赫現于天際又西南行具經諸國並有異迹可五千里至

憍薩羅國卽南印度之正境也崇信佛法僧徒萬許其土寬廣林野相交王都西南三百餘里有黑蜂山昔古大王爲龍猛菩薩造立斯寺卽龍樹也其寺上下五重鑿石爲之引水旋注多諸變異沿波方達今淨人固守罕有登者龕中石像形極偉大寺成之日龍猛就山以藥塗之變成紫金世無等者又有經藏甲縛無數古老相傳盡初結集並現存在雖外佛法屢遭誅殄而此一山住持無改近有僧來于彼夏坐但得讀誦不許持出具陳此事但路幽阻難可尋問

又復南行七千餘里路經五國並有靈迹至秣羅矩吒國卽贍部最南濱海境也山出龍腦香焉旁有巖頂清流繞旋二十許帀南注大海中有天宮觀自在菩薩常所住處卽觀世音之正名也臨海有城古師子國今入海中可三千餘里非結大伴則不可至故不行也自此西北四千餘里中途經國具諸神異達摩訶刺他國其王果勇威英自在末賓戒日寺有百餘僧徒五千大小兼學東境山寺羅漢所造有大精舍高百餘尺中安石像長八丈許上施石蓋凡有七

重虛懸空中相去各三尺許禮謁見者無不歎訝斯神也自此因循廣尋聖迹至鉢伐多國有數名德學業可遵又停二年學正量部根本論攝正法論成實論等便東南還那爛陀叅戒賢已往杖林山勝軍論師居士所其人刹利種學通內外五明數術依林養徒講佛經義道俗歸者日數百人諸國王等亦來觀禮洗足供養封賞城邑奘從學惟識決擇論意義論成無畏論等首尾二年夜夢寺內及外林邑火燒成灰見一金人告曰却後十年戒日王崩印度便亂下當如火蕩覺已向勝軍說之奘意方決嚴具東還及永徽之末戒日果崩今並饑荒如所夢矣初那爛陀寺大德師子光等立中百論宗破瑜伽等義奘曰聖人作論終不相違但學者有向背耳因造會宗論三千頌以呈戒賢諸師咸稱善先有南印度王灌頂師名般若毱多明正量部造破大乘論七百頌時戒日王討伐至烏茶國諸小乘師保重此論以用上王請與大乘師決勝王作書與那爛陀寺可差四僧善大小內外者詣行在所擬有論義戒賢乃差海慧智光

師子光及奘爲四應命將往未發間有順世外道來求論難書四十條義縣于寺門若有屈者斬首相謝彼計四大爲人物因旨理沉密最難徵覈如此陰陽誰窮其數此道執計必求捔決彼土常法論有負者先令乘驢屎瓶澆頂公于衆中形心折伏然後依投永爲皂隸諸僧同疑恐有戲負默不陳對奘停既久究達論道告衆請對何得同恥各立旁證往復數番通解無路神理俱喪溘然潛伏預是釋門一時騰踊彼既屈己請依先約奘曰我法弘恕不在刑科稟受我法如奴事主因將向房遵正法要彼烏茶論又別訪得尋擇其中便有謬濫謂所伏外道曰汝聞烏茶所立義不曰彼義曾聞特解其趣卽令說之備通其要便指纖芥申大乘義破之名制惡見論千六百頌以呈戒賢等師咸曰斯論窮天下之勍寇也何敵當之奘意欲流通教本乃放任開正法遂往東印度境迦摩縷多國以彼風俗並信異道其部衆乃有數萬佛法雖弘未至其土王事天神愛重教義但聞智人不問邪正皆一奉敬其人創染佛法將事弘闡故往

開化既達于王歎奘勝度神思淸遠童子王聞欣得面款遣使來請再三乃往既至相見宛若舊遊言議接對又經晦朔于時異術雲聚請王決論言辨纔交邪徒草靡王加崇重初開信門請問諸佛何所功德奘讚如來三身利物因造三身論三百頌以贈之王曰未曾有也頂戴歸依此國東境接蜀西蠻聞其途路兩月應達于時戒日王臣告曰東蕃童子王所有支那大乘天者道德弘被彼王所重請往致之其大乘天者卽印度諸僧美奘之目也王曰我已頻請辭而不來何因在彼卽使語拘摩羅王可送支那法師來共會祇羅國童子王命象軍一萬方船三萬與奘泝殑伽河以赴戒日戒日與諸官屬百餘萬衆順河東下同集羯朱祇羅國初見頂禮投足盡敬散花設頌無量供已曰弟子先請何爲不來答以聽法未了故此延命王曰彼支那國有秦王破陣樂歌舞曲秦王何人致此歌詠奘曰卽今正國之天子也是大聖人撥亂反正恩霑六合故有斯詠王曰故天縱之爲物主也乃延入行宮陳諸供養乃述制惡見論顧謂

門師曰日光既出螢燭奪明師所寶者他皆破訖試救取看小乘諸僧無敢言者王曰此論雖好然未廣聞欲于曲女城大會命五印度能言之士對衆顯之使邪從正捨小就大不亦可乎是日發敕普告天下總集沙門婆羅門一切異道會曲女城自冬初泝流臘月方到爾時四方翕集乃有萬數能論義者數千人各擅雄辯咸稱克敵先立行殿各容千人安像陳供香花音樂請奘昇座即標舉論宗命衆徵覈竟十八日無敢問者王大嗟賞施銀錢三萬金錢一萬上氎衣一百具仍令大臣執奘袈裟巡衆唱言支那法師論勝十八日來無敢問者並宜知之于時僧衆大悅曰佛法重興乃令邊人權智若此便辭東歸王重請住觀七十五日大施場相事訖辭還王敕所部遞送出境并施青象金銀錢各數萬戒日拘摩羅等十八大國王流淚執別奘便辭而不受以象形大日常料草四十餘圍餅食所須又三斛許戒日又敕令諸屬國隨到供給諸僧勸受象施皆曰斯勝相也佛滅度來王雖崇敬種種布施未聞以象用及釋門象爲

國寶今既見惠信之極矣因卽納象而反錢寶然其象也其形圓大高可丈三長二丈許上容八人幷諸什物經像等具並在其上狀如重堵相似空行雖逢奔逸而安穩不墜瓶水不側緣國北旋出印度境戒日威被咸蒙供侍入卑利國山川相半沃壤豐熟僧徒數萬並學大乘東北山行過諸城邑上大雪山及至其頂諸山並下又上三日達最高嶺南北通望但見橫山各有九重過斯已往皆是平地雖有小山孤斷不續惟斯一嶺蔓延高遠約略爲言贍部一洲山叢斯地何以知耶至如西境波斯平川渺漫東尋崐崿莫有窮蹤北則橫野蕭條南則印度阜衍卽經所謂香山者也達池幽邃未可尋源四河所從皆由斯出爾雅所謂崑崙之墟豈非斯耶案諸禹貢河出積石蓋局談其潛出處耳張騫尋之乃遊大夏固是趨步所經猶不言其發源之始斷可知矣奘引從前後自勒行衆沿嶺而下三日至地達覩貨羅諸故都邑山行八百路極艱險寒風切骨到于活國中途所經皆屬北狄而此王者突厥之裔統管諸胡總御鐵門

以南諸小國也自此境東方入蔥嶺嶺據贍部洲中南接雪山北至熱海東漸烏鎩西極波斯縱廣結固各數千里冬夏積雪氷嚴崕隒過半已下多出山蔥故因名焉昔人云蔥嶺停雪即雪山也今親目驗則知其非雪山乃居蔥嶺以南東西亘海南望平野北達叢山方名蔥嶺又東山行經于十國二千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境在山間東西千六百里南北極廣不踰四五里許臨縛芻河從南而來不測其本僧寺十餘有一石像上施金銅圓蓋人有旋遶蓋亦隨轉豈由機巧莫測其然又東山行近千里達商彌國東至大川廣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絕無人住川有龍池東西三百南北五十其池正在大蔥嶺內贍部洲中最高地也何以明之池出二河其西流者至達摩悉鐵國與縛芻河合自此以西水皆西流其東流者至佉沙西界與徙多河合自此以東水皆東流故分二河各注兩海故知高也池出大鳥卵如斗許案條支國大卵如甕豈非斯耶又東五百至朅盤陀國北背徙多河即經所謂悉陀河也東入鹽澤潛于地中涌

于積石爲東夏河矣其國崇信佛法城之東南二百餘里大崕兩室各一羅漢現入滅定七百餘年鬚髮漸長互近諸僧年別爲剃又東千餘方出葱嶺至烏鎩國城臨徙多西有大山崕自崩墜中有僧焉瞑目而坐形甚奇偉鬚髮下垂至于肩面問其委曲乃迦葉佛時人矣近重崩崕沒于山內奘至斯國與象別行先度雪河象晚方至木漸汎漲不悉山道尋嶺直下牙衝岸樹象性凶獷反拔却頓因即致死悵恨所經已越山險將達平壤不果祈願東過疎勒乃至沮渠可千餘里同伴五百皆共推奘爲大商主處位中營四面防守且自沮渠一國素來常鎭十部大經各十萬偈如前所傳國寶護之不許分散今屬突厥南有大山現三羅漢入滅盡定東行八百達于遁國地惟沙壤寺有百餘僧徒五千並大乘學城西山寺佛曾遊踐有大石室羅漢入定石門封掩初奘既度葱嶺先遣侍人齎表陳露達國化也下敕流問令早相見行達于遁以象致死所齎經像交無運致又上表請尋下別敕令于遁王給其鞍乘既奉嚴敕駝馬相

運至于沙州又蒙別敕計其行程酬雇價直自爾乘傳二十許乘以貞觀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屆于京郊之西道俗相趨屯赴闐闠數十萬衆如値下生將欲入都人物諠擁取進不前遂停別館通夕禁衛候備遮斷停駐道旁從故城之西南至京師朱雀門街之都亭驛二十餘里列衆禮謁動不得旋于時駕幸洛陽奘乃留諸經像送弘福寺京邑僧衆競列幢帳助運莊嚴四部諠譁又倍初至當斯時也復感瑞雲現于日北團圓如蓋紅白相映當于像上顯發輪光既非遶日同共嗟仰從午至晡像入弘福方始歇滅致使京都五日四民廢業七衆歸承當此一期傾仰之高終古罕類也奘雖逢榮問獨守館宇坐鎮清閑恐陷物議故不臨對及至洛濱特蒙慰問并獻諸國異物以馬馱之別敕引入深宮之內殿面奉天顏談叙眞俗無爽帝旨從卯至酉不覺時延迄于閉鼓上即事戎旃問罪遼左明旦將發下敕同行固辭疾苦兼陳翻譯不違其請乃敕京師留守梁國公房元齡專知監護資備所須一從天府初奘在印度聲暢五

天稱述支那人物爲盛戒日大王幷菩提寺僧思聞此國爲日久矣但阻無信使未可依憑彼土常傳贍部一洲四王所治東謂脂那主人王也西謂波斯主寶王也南謂印度主象王也北謂獫狁主馬王也皆謂四國藉斯以治卽因爲言奘旣安達恰述符同戒日及僧各遣中使齎諸經寶遠獻東夏是則天竺信命自奘而通宣述皇猷之所致也使旣西返又敕王元策等二十餘人隨往大夏幷贈綾帛千有餘段王及僧等數各有差幷就菩提寺僧召石蜜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俱到東夏尋敕往越州就甘蔗造之皆得成就先是菩提寺僧三人送經初至下敕普請京城設齋仍于弘福譯大嚴等經不久之間奘信又至乃敕且停待到方譯主上虛心企仰頻下明敕令奘速至但爲事故留連不早程達旣見洛宮深沃虛想卽陳翻譯搜擢賢明上曰法師唐梵具贍詞理通敏將恐徒揚側陋終虧聖典奘曰昔者二秦之譯門徒三千雖復翻傳猶恐後代無聞懷疑乖信若不搜舉同奉元規豈以偏能妄叅朝委頻又固請乃蒙降許

帝曰自法師行後造弘福寺其處雖小禪院虛靜可爲翻譯所須人物吏力並與元齡商量務令優給既承明命返迹京師遂召沙門慧明靈潤等以爲證義沙門行友元賾等以爲綴緝沙門智證辯機等以爲錄文沙門元模以證梵語沙門元應以定字僞其年五月創開翻譯大菩薩藏經二十卷余爲執筆幷刪綴詞理其經廣解六度四攝十力四畏三十七品諸菩薩行合十二品將四百紙又復旁翻顯揚聖教論二十卷智證等更迭錄文沙門行友詳理文句奘公于論重加陶練次又翻大乘對法論一十五卷沙門元賾筆受微有餘隙又出西域傳一十二卷沙門辨機親受時事連紕前後兼出佛地六門神呪等經都合八十許卷自前代已來所譯經教初從梵語倒寫本文次乃迴之順同此俗然後筆人觀理文句中間增損多墜全言今所翻傳都由奘旨意思獨斷出語成章詞人隨寫卽可披翫尚賢吳魏所譯諸文但爲西梵所重貴于文句鉤鎖聯類重沓布在唐文頗居繁複故使綴工專司此位所以貫通詞義加度節之

銓本勒成祕書繕寫於時駕返西京奘乃表上幷請序題尋降手敕曰法師夙標高行早出塵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法門弘闡大猷蕩滌衆累是以慈雲欲卷舒之蔭四空慧日將昏朗之照八極舒朗之者其惟法師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微豈敢仰測請爲經題非己所聞其新撰西域傳者當自披覽及西使再返敕二十餘人隨往印度前來國命通議中書敕以異域方言務取符會若非伊人將淪聲教故諸信命並資於奘乃爲轉唐言依彼西梵文詞輕重令彼讀者尊崇東夏尋又下敕令翻老子五千文爲梵言以遺西域奘乃名諸黃巾述其元奧領疊詞旨方爲翻述道士蔡晃成英等競引釋論中百元意用通道經奘曰佛道兩教其致天殊安用佛言用通道義窮覈言跡本出無從晃歸情曰自昔相傳祖憑佛教至于三論晃所師遵準義幽通不無同會故引解也如僧肇著論盛引老莊猶自申明不相爲怪佛言似道何爽綸言奘曰佛教初開深文尚擁老談元理微附佛言肇論所傳引爲聯類豈以

喻詞而成通極今經論繁富各有司南老但五千論無文解自餘千卷多是醫方至如此土賢明何晏王弼周顒蕭繹顧歡之徒動數十家注解老子何不引用乃復旁通釋氏不乃推步逸蹤乎既依翻了將欲封勒道士成英曰老經幽邃非夫序引何以相通請爲翻之奘曰觀老治身治國之文文詞具矣叩齒咽液之序其辭鄙陋將恐西聞異國有媿鄉邦英等以事聞諸宰輔奘又陳露其情中書馬周曰西域有道如老莊不奘曰九十六道並欲超生師承有滯致淪諸有至如順世四大之術冥初六諦之宗東夏所未言也若翻老序則恐彼以爲笑林遂不譯之奘以弘讚之極勿尚帝王開化流布自古爲重又重表曰伏奉墨敕猥垂獎喻祇奉綸言精守振越元奘業尚空疎謬參法侶幸屬九瀛有截四表無虞憑皇靈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雖勵愚誠纂異懷荒實資朝化所獲經論奉敕翻譯見成卷軸未有詮序伏惟陛下睿思雲敷天華景爛理包繫象調逸咸英跨千古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竊以神力無方非神思

不足詮其理聖教元遠非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睠冲邈不垂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圖元奘聞日月麗天既分暉于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于巇涯雲和廣樂不祕響于聾昧金璧奇珍豈韜彩于愚瞽敢緣斯理重以干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與二曜而俱懸然則鷲嶺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鷄園奥義託英詞而宣暢豈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亦使蠢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表奏之日敕遂許焉謂駙馬高履行曰汝前請朕爲汝父作碑今氣力不如昔願作功德爲法師作序不能作碑汝知之貞觀二十五年幸玉華宮追奘至問翻何經論答正翻瑜伽上問何聖所作明何等義具答已令取論自披閱遂下敕新翻經論寫九本頒與雍洛相兗荊揚等九大州奘又請經題上乃出之名大唐三藏聖教序於明月殿命弘文館學士上官儀對羣僚讀之奘上表稱謝冬十月隨駕入京於北闕造弘法院初於曲池爲文德皇后造慈恩寺追奘令住度三百人有令寺西北造翻經院給新度弟子一

十五人弘福舊處仍給十人今上嗣位素所珍敬追入優問禮殊恆秩永徽二年請造梵本經臺蒙敕賜物尋得成就又追入內於修文殿翻發智等論降手詔飛白書慰問優洽顯慶元年正月爲皇太子於慈恩設大齋朝宰總至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郎李義府曰譯經佛法之大未知何德以光揚耶奘曰公此之問常所懷矣譯經雖位在僧光價終憑朝貴至如姚秦鳩摩羅什則安成侯姚嵩筆受元魏菩提流支則侍中崔光錄文貞觀波頗初譯則僕射蕭瑀太府蕭璟庶子杜正倫等監閱詳定今並無之不足光遠又大慈恩寺聖上切風樹之哀追造壯麗騰實之美勿過碑頌若蒙二公爲致言則不朽之迹自形於今古矣便許之明旦遣給事宣敕云所須官人助翻者已處分訖其碑朕自作尋敕慈恩翻譯文義須精宜令左僕射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郎李義府等有不安穩隨事潤色若須學士任追三兩人及碑成請宸翰自書蒙特許尅日送寺京寺咸造幢蓋又敕王公已下太常九卿及

兩縣妓樂車從千餘乘駐弘福寺上居安福門俯臨將送京邑士女列於道側自北之南二十餘里充仞衢街光俗興法無與儔焉又賜山水納妙勝前者幷以服玩百有餘件顯慶二年駕幸洛陽預從安置東都積翠宮召入大內麗日殿翻觀所緣等論又於明德宮翻大毘婆沙等論奘少離桑梓白首言歸訪問親故零落殆盡惟有一姊迎與相見訪以墳壟旋殯未遷便卜勝地施塋改葬其少室山西北緱氏故縣東北遊仙鄉控鶴里鳳凰谷卽奘之生地也不遠有少林寺卽魏孝文所立是翻十地之所意願棲託爲國翻譯蒙手勅云省表知欲晦跡巖泉追林遠而架往託慮禪寂軌澄什以標今仰挹風徽實所欽尚朕業空學寡靡究高深然以淺識薄聞未見其可法師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皎心燈定凝意水非情塵之所曀豈識浪而能驚然以道德可居何必太華疊嶺空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戢來言勿復陳請卽市朝大隱不獨貴於昔賢見聞弘益更可珍於卽代遂因寢言顯慶三年下勅爲皇太子造西明寺成令給

上房僧十人以充侍者有大般若者二十萬偈此土八部咸在其中不久下勅令住玉華翻經供給一准京寺遂得托靜不爽譯功以顯慶五年正月元日創翻大本至龍朔三年十月末了凡四處十六會統總六百卷般若空宗此焉周盡於間又翻成唯識論辯中邊論唯識二十論品類足論等至十一月表上此經請製經序於蓬萊宮通事舍人馮義宣勅許之奘生常以來願生彌勒及遊西域又聞無著兄弟皆生彼天又頻祈請咸有顯證懷此專至益增翹勵後至玉華但有隙次無不發願生覩史多天見彌勒佛自般若翻了惟自策勤行道禮懺麟德元年告翻經僧及門人曰有爲之法必歸磨滅泡幻形質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矣必卒玉華於經論有疑者今可速問聞者驚曰年未耄耋何出此言報曰此事自知遂往辭佛先造俱胝十億像所禮懺辭別有門人外行者皆報好去今與汝別亦不須來來亦不見至正月九日告寺僧曰奘必當死經云此身可惡猶如死狗奘既死矣近宮寺山靜處藏之因既臥疾開目閉目見

大蓮花鮮白而至又見偉相知生佛前命僧讀所翻經論名目已總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自懷欣悅總名門人有緣並集云無常將及急來相見於嘉壽殿以香木樹菩提像骨對寺僧門人辭訣并遺表訖便默念彌勒令傍人稱曰南謨彌勒如來應正等覺願與含識速奉慈顏南謨彌勒如來所居內衆願捨命已必生其中至二月四日右脇累足右手支頭左手脞上鏗然不動有問何相報曰勿問妨吾正念至五日中夜弟子問曰和尚定生彌勒前不答曰決定得生言已氣絕神逝迄今兩月色貌如常又有冥應略故不述又下勅葬日聽京城僧尼幢蓋往送於是素蓋素幢浮空雲合哀笳哀梵氣遏人神四俗以之悲凉七衆惜其沈沒乃葬於白花原四十里中皂素彌滿其塋與兄捷公相近岿然白塔近燭帝城尋下別勅令改葬於樊川與州縣相知供給吏力乃又出之衆咸歎異經久埋瘗色相如初自非願力所持焉能致此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五十六卷目錄

僧部列傳三十二

唐八

法融　智巖

那提三藏　善伏

解脫（附普明　僧奝）　法嚮

惠明　惠主

智保　智詵

智首
法礪
惠璡（附滿德　善智　眞懿　敬道）
元琬（附僧伽）

神異典第一百五十六卷

僧部列傳三十二

唐八

法融

按續高僧傳法融姓韋潤州延陵人年十九翰林墳典探索將盡而姿質都雅偉秀一朝喟然歎曰儒道俗文信同糠粃般若止觀實可舟航遂入茅山依炅法師剃除周羅服勤請道炅譽動江海德誘幾神妙理眞筌無所遺隱融縱神挹酌情有所緣以爲慧發

亂縱定開心府如不凝想妄慮難摧乃凝心宴默于空靜林二十年中專精匪懈遂大入妙門百八總持樂說無盡趣言三一懸河不窮貞觀十七年於牛頭山幽栖寺北巖下別立茅茨禪室日夕思擇無缺寸陰數年之中息心之衆百有餘人初構禪室四壁未周弟子道綦道憑于中攝念夜有一獸如羊而入騰倚揚聲腳蹴二人心見其無擾出庭宛轉而遊山有石室深可十步融于中坐忽有神蛇長丈餘目如星火舉頭揚威于室戶經宿見融不動遂去因居百日山素多虎樵蘇絕人自融入後往還無阻又感羣鹿依室聽伏曾無懼容有二大鹿直入同僧聽法三年而去故慈善根力禽獸來馴乃至集於手上而食都無驚恐所住食廚基臨大壑至於激水不可環階乃顧步徘徊指東嶺曰昔遠公拄錫則朽壤驚泉耿將整冠則枯甃還滿誠感所及豈虛語哉若此可居會當清泉自溢經宿東嶺忽涌飛泉清白甘美冬溫夏冷卽激引登峰趣釜經廊此水一斗輕餘將半又二十一年十一月巖下講法華經於時素雪滿階法流

不絕於凝冰內獲花二莖狀如芙蓉燦同金色經於七日忽然失之衆咸嘆仰永徽三年邑宰請出建初講揚大品僧衆千人至滅諍品融乃縱其天辯商榷理義地忽大動聽侶驚波鐘磬香牀並皆搖蕩寺外道俗安然不覺顯慶元年司功蕭元善再三邀請出往建初融謂諸僧曰從今一去再踐無期離合之道此常規耳辭而不免遂出山門禽獸哀號逾月不止山澗泉池擊石湧沙一時填滿房前大桐四株五月繁茂一朝彫盡至二年閏正月二十三日終於建初春秋六十四道俗哀慕宮僚軫結二十七日窆於雞籠山幢蓋笳簫雲浮震野會送萬有餘人初融以門族五百爲延陵之望家爲婚聘乃逃隱茅岫旻師三論之匠依志而業又往丹陽南牛頭山佛窟寺現有辟支佛窟因得名焉有七藏經書一佛經二道書三佛經史四俗經史五醫方圖符昔宋初有劉司空造寺其家巨富用訪寫之永鎮山寺相傳守護達於貞觀十九年夏旱失火延燒五十餘里二十餘寺并此七藏並同煨燼嗟乎囘祿事等建章道俗悼傷深懷

惻愴初融住幽棲寺去佛窟十五里將事尋討值執藏顯法師者稽畱日夕諮請經久許之乃問融所學並探材術遂寄詩達情方開藏給融即於內外尋閱不謝昏曉因循八年抄略粗畢還隱幽棲閉關自靜房宇虛廓惟一坐敷自餘蔓草苔莓擁結坐牀塵高二寸寒不加絮暑絕追涼藉草思微用畢形有然而吐言包富文藻綺錯須便引用動若珠聯無不對以宮商元儒兼冠初出幽棲寺開講大集言詞博遠道俗咸欣永徽中江寧令李修本即右僕射靖之猶子生知信向崇重至乘欽融嘉德與諸士俗步往幽棲請出州講融不許乃至三返方遂之舊齒未之許後銳所商榷及登元座有光前傑答對若雲雨寫送等懸河皆曰聞所未聞可謂中興大法於斯人也聽衆道俗三千餘人講解大集時稱榮觀爾後乘茲雅聞相續法輪邑野相趨庭宇充闐時有前修負氣望日盱衡乍聞高價驚惶忿怒來至席端昌言徵責融辭以寡薄不偶至人隨問遣答然猶謙挹告大衆曰昔如來說法其理猶存人雖凡聖義無二准何爲一時

一席受道之衆塵沙今雖開演領悟之賓絕滅豈非如行如說心無累於八風如說如行情有薄於三毒不然將何自拔耶聞者撫心推測涯極故使聽衆傾耳莫不解形情醉初武德七年輔公祏跨有江表未從王政王師薄伐吳越廓清僧衆五千晏然安堵左僕射房元齡奏稱入賊諸州僧尼極廣可依關東舊格州別一寺置三十人餘者遣歸編戶融不勝枉酷入京陳理御史韋挺備覽表辭文理卓明詞彩英贍百有餘日韋挺經停房公伏其高致固執前迷告融云非謂事理不無但是曾經自奏何勞法衣出俗將可返道賓王五品之位俯若拾遺四千餘僧未勞傍及融確乎不拔知命運之有窮旋於本邑後方在度又弘護之誠喪形爲本略出一兩示其化迹永徽之中睦州妖女陳碩眞邪術惑人謗誤良善四方遠僧都會建業州縣搜討無一延之融時居在幽巖室猶懸磬寺衆貧煎相顧無聊日漸來奔數出三百舊侶將散新至無依雖欲歸投計無所往縣官下責不許停之融乃告曰諸來法侶無問新舊山寺蕭條自足

依庇有無必失勿事羈離望刹知歸退飛何往並安伏業禍福同之何以然耶並是捨俗出家遠希正法業命必然安能避也近則五賊常逐遠則三獄恆纏心無離於倒迷事有障於塵境斯爲巨蠹志異驅除安得瑣瑣公途縶懷封著並隨本志無得遠於幽林融以僧衆口給日別經須躬往丹陽四告士俗聞者割減不爽祈求融報力輕強無辭擔負一石八斗往送復來日或二三莫有勞倦百有餘日事方寧靜山衆恬然無何而散於時局情寡見者被官拷責窮刻妖徒不能支任或有自縊而死者而融立志滔然風塵不涉客主相顧諧會琴瑟遂得釋然理通情洽豈非命代開士難擁知人寒木死灰英英間出實斯人矣時有高座寺亙法師陳朝名德年過八十金陵僧望法事攸屬開悟當塗融在幽棲聞風造往以所疑義封而問曰經中明佛說法言下受悟無生論中分別名句文相不明獲益法師受佛遺寄敷轉法輪如融之徒未聞靜惑爲是機器覆塞爲是陶化無緣明昧迴遑用增虛仰必願開剖盤結伏志遵承亙良久

憮然告曰吾昔在前陳年未冠肇有璀禪師王臣歸敬登座控引與子同之吾何人哉敢當遺寄遂爾而散融還建初寺潛結同倫互重其道志策杖往尋旣達建初寺有德善禪師者名稱之士喜互遠來歡愉談謔而善與融同寺初未齒之互曰吾爲融來忽輕東魯乃名而問之令叙元致卽坐控舉文理具揚三百餘對言無浮采於是二德嗟味滿懷仍於山寺爲立齋講然融儀表瓌異相越常人頭顱巨大五嶽隆起眉目長廣額頰濃張龜行鶴視聲氣深遠如從地出立雖等倫坐則超衆衣服單素纔得充軀肩肘絕綿動逾累紀嘗有遺者返而還之而用心柔輭慈悲爲懷童稚之與耆艾敬齊如一屢經憂惱而卽忘情不顧曾有同友聞人私憾加謗融身詈以非類乃就山說之融曰向之所傳總是風氣出口卽滅不可追尋何爲負此虛談遠傳山藪無住爲本願不干心故其安忍刀劍情靈若此或登座罵辱對衆誹毀事等風行無思緣顧而顏貌熙怡倍增悅懌是知斥者故來呈拙光飾融德者乎傳者抑又聞之昔如來說化

加謗沸騰或殺身以來誚或繫杵以生誹滅跡內以死蟲反說面欺大聖斯徒衆矣而佛府而隱之任其訕誹及後過咎還露或生投地穴或死入泥犂天人之所共輕幽顯爲之悲慟而如來光明益顯金德彌昌垂範以示將來布教陳於陸海融嘗二十許載備覽羣經仰習正覺之威容俯聘喋喋之聲說陀那之風審七觸之安有剎那之想達四選之無停固得體解時機信五滓之交貿覽其指要聊一觀之都融融實斯融斯言得矣

智巖

按指月錄牛頭山智巖禪師曲阿華氏子弱冠智勇過人隋大業中爲郎將常以弓挂濾水囊隨所至自汲用累立戰功年四十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一日宴坐覩異僧身長丈餘謂之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嘗在谷中入定山水暴漲師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獵者遇之遂改過修善復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師隱遁共入山尋之既見謂曰郎將狂耶何爲住此師曰我狂欲醒君狂正

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嘆而去

那提三藏

按續高僧傳那提三藏此言福生具依梵言則云布如烏伐邪以言煩多故此但訛略而云那提也本中印度人少出家名師開悟志氣雄遠弘道爲懷歷遊諸國務在開物而善達聲明通諸詁訓大夏名爲文士擬此土蘭臺著作者性汎愛好奇尚聞有涉悟不憚遠夷曾往執師子國又東南上楞伽山南海諸國隨緣達化善解書語至此敷演度人立寺所在揚扇承脂那東國盛轉大乘佛法崇盛贍洲稱最乃搜集大小乘經律論五百餘夾合一千五百餘部以永徽六年創達京師有敕令於慈恩安置所司供給時元奘法師當途翻譯聲華騰蔚無由克彰掩抑蕭條般若是難既不蒙引返充給使顯慶元年敕往崑崙諸國採取異藥既至南海諸王歸敬爲別立寺度人授法弘化之廣又倍於前以昔被敕往理須返命慈恩梵本擬重尋研龍朔三年還返舊寺所齎諸經並爲

奘將北出意欲翻度莫有依憑惟譯八曼荼羅禮佛法阿吒那智等三經要約精最可常行學其年南海眞臘國爲那提素所化者奉敬無已思見其人合國宗師假途遠請乃云國有好藥惟提識之請自採取下敕聽往返迹未由余自博訪大夏行人云那提三藏乃龍樹之門人也所解無相與奘同旨西梵僧云大師隱後斯人第一深解實相善達方便小乘五部毘尼外道四圍陀論莫不洞達源底通明言義詞出珠聯理暢霞舉所著大乘集義論可有四十餘卷將事譯之被遣遂闕夫以抱麟之嘆代有斯蹤知人難哉千齡罕遇那提挾道遠至投俾北冥既無所待乃三被毒載充南役崎嶇數萬頻歷瘴氣委命遭命斯人斯在嗚呼惜哉

善伏

按續高僧傳善伏一名等照姓蔣常州義興人生卽白首性知遠離五歲於安國寺兄才法師邊出家布衣蔬食日誦經卷目覩七行一聞不忘貞觀三年竇刺史聞其聰敏追充州學因爾日聽俗講夕思佛義

博士責之對曰豈不聞乎行有餘力所以博觀如不見信請問前聞乃試之一無所滯重爲聯類佛教兩用疏通於是學館傾首何斯人之若斯也後逃隱出家志樂佛法欲罷不能忽逢山水淹留忘返斯因宿習非近學也至蘇州流水寺璧法師所聽四經三論又往越州敏法師所周流經教頗涉幽求至天台超禪師所示以西方淨土觀行因以廣行交桂廣循諸州遇綜會諸名僧諮疑請決又上荊襄蘄部見信禪師示以入道方便又往廬山見遠公淨土觀堂還到潤州巖禪師所示以無生觀後共暉才二師入桑梓山行慈悲觀又爲鬼神受戒莫噉肉神又降巫者令名伏受戒巫者殺生祀神神打之亦死降語曰吾已於伏闍棃受戒誓不食肉如何爲吾殺生愍爾愚癡且恕汝命後更爾者必加至死自後諸祀永絕羶腥常婺二州人同載績麻爲貨至江神所一以蔬祭一欲殺生而未行其麻並濕前蔬祭麻並乾燥於是行人忌憚無敢肉祭故授戒功驗人神敬仰有陵犯者立見禍害江淮間屠販魚肉鵝鴨雞猪之屬受法開

放市無行肆官人怪之有義興令素不信嫌伏動衆將加私度之罪伏昆季賂之其人忽似狗登繩牀生諸惱患不久除名往常州笠之封云由犯賢聖罪不可救其人得急就伏求兎永徽二年被括還家然志好出俗見家如獄復往山居苦節翹勤人不堪其憂也衆又屯聚因爲說法讚令行慈不殺者佛教之都門也不能行之若講禮而爲倨傲耳又勸行六道供以先祖諸亡者無越此途又曰山有玉則草木潤泉有龍則水不竭住處有三寶則善根增長常在伏牛山以虎豹爲同侶食蚊蝱爲私行視前六尺未曾顧盻經中要偈口無輟音大約十五觀四明論以爲崖准顯慶五年行至衡嶽意欲求靜返更迺結說法既久忽告曰一切無常氣息難保夜深各散緣盡當離時不測其言也便返閉而坐爾夜衡州諸寺鐘及笙管鳴聲徹曉道俗咸怪至房關掩乃破而開之見伏端坐久終便以奏聞

解脫（附普明）　僧裔

按續高僧傳解脫姓邢臺山夾川人七歲出家依投

名匠志在出道雅在禪思遠近訪法無師不詣復往五臺縣照果寺隱五臺南佛光山寺四十餘年今猶故堂十餘見在山如佛光華彩甚盛至夏大發昱人眼目其側不遠有清涼山山下清涼卽文殊師利遊處之地也有高行沙門曜者年百六歲自云我五十時與解脫上人至中臺東南下三十里大孚靈鷲寺請見文殊行至花園北遇一大德形神慈遠徐行東去解脫頂禮發願我時精神欣喜不及諮請解脫云已曾三度親見文殊誡語云汝自悔責若切至必悟道也便依言自咎晝夜尅責心便安靜又感諸佛見身說偈曰諸佛寂滅甚深法曠刧修行今乃得若能開明此法明一切諸佛皆隨喜因問寂滅法何者是若爲教人令解之諸佛卽隱空中聲曰方便智爲燈照見心境界欲究眞實法一切無所見遂因此法化導有緣在山學者來往七八百人四遠欽風資給弘護四十餘年常在佛光永徽中卒今靈軀尚在嶷然坐定在山窟中又五臺南娑婆寺南五六里普明禪師獨靜坐禪求見文殊意欲請法有神人空中告曰

汝無神習止可長生龜前取藥服之可得延壽明懷疑不決後又告曰藥名長松汝何不服此藥無毒明便依言服之又告同行諸僧已騰空而去厭處見在去恆嶽目矚相接又有僧奇禪師者住欣州秀容建國寺恆於定襄來望人山南坐禪餌藥年將八十道俗尊仰不知志入何法而興嘆者號不可思議入其山靈泉望迹石上見在祈福者衆永徽中有人無目不知何來彈琵琶誦法華一部向望人山手彈口誦以娛此山亦不測其然

法嚮

按續高僧傳法嚮姓李揚州海陵葛岡人形長八尺儀貌魁傑眉目秀異立性威嚴言不妄發足下有黑子圓淨分明相者曰長爲軍將仍有重名於天下也年十六辭親出家卽事精苦與人卓異尼嫗叅禮未嘗與言戒行清淨誦法華通攝山棲霞寺恭禪師住法後賢衆所歸仰承名延致於寺側立法華堂行智者法華懺嚮依法行三七專注大獲瑞應知而不言恭既入京嚮還江北海陵寧海二縣各延供養隋末

海陵大寧寺僧智喜開房延入於中靜坐晝臥驚起曰火發喜四出顧視了無嚮曰吾患耳妄聞耶明日晝驚如此三度遂東還寧海去後李子通賊破縣燒寺如所告焉大蟲傷害日數十人乃設禳災大齋忽有一虎入堂搏一人將去嚮逐後喚住何造次今爲檀越設齋可放此人依言卽放諸虎大集以杖扣頭爲說法於是相隨遠去又欲往天台尋智者古迹謂弟子曰吾雖欲至天台而不達在江南一山中西北望見一城及過江至江陰縣道俗留連於縣東南山起寺號曰定山便經年稔後天下漸安又還海陵鹽亭百姓留之有小孤山出地百仞四面無草木於前立寺名爲正見處之貞觀四年冬初謂門人曰吾與汝別近夢惡將不起矣遂臥二十日忽起索湯盥浴剃髮自辰至酉面西而終年七十八將終謂弟子曰吾願以身施諸鳥獸此無林木食若不盡穢人眼目可埋山西南及依往埋掘便値石磐礴無由又更試掘遂得一處凹陷石上恰得容身因厝中置塔其上嚮生常日頭陀林野馴伏猛獸觀想西方口唱南無

佛不多說法隨緣一兩句有災祥者令避託以夢想所見貞觀二年有常州人往幽州見一女人問海陵嚮禪師健不又問識耶答不識女人以烏絲布頭巾用寄嚮師此人遇患經年不至嚮預知之每嘆息那不至耶人至江陰附頭巾於海陵人將至其處乃令弟子迎之恰至門首相值以巾付還嚮得巾執玩咨嗟裂破付弟子各得一片有不得者貞觀三年天下大括義寧私度不出者斬聞此咸畏得頭巾者並依還俗其不得者見今出家其年大雪深數尺告弟子曰吾須新菜弟子曰雪深叵得曰上山求之可有如言上山數里至一樹下皆是青菜取之而返預知皆如此也

惠明

按續高僧傳惠明姓王杭州人少出家遊道無定所時越州敏法師聚徒揚化遠近奔隨明於法席二十五年衆侶千僧解元第一持衣大布二十餘載時共目之青布明也翹勇果敢策勤無偶後至蔣州巖禪師所一經十年諮請禪法在山禪念經雪路塞七日

不食念言吾聞不食七日便死今明知業也若業白在可試知之以繩自懸於高崖悅悅如人割斷因落崖底如人擎置一無所損復至荆州四望山頭陀二虎交鬬自往分解冬夏一服行止形俱所去無戀卽經所謂如鳥凌空喻斯人矣誦思益經依經作業近龍朔年從南山出至京遊觀與其言論無得爲先不久旋返云往江曲依閑修道莫知定所

惠主

按續高僧傳惠主俗姓賈氏始州永歸縣人六歲出家爲斌法師弟子後令誦遺教一夕便度以經驗師多有乖越便舍之而往姜律師所誦法華經寺東房中講於俗律試聽一徧性若會聞乃問十關無能解者刺史已下閬州白黑皆往諮問莫不歸伏始州一部祖宗道衆卽爲州內律主受菩薩戒既爾約束以佛爲師尚不敬天况復神道於是佛法方得開弘於黃安縣造寺七所梓潼縣造十寺武連縣造三寺從彼至今方將盛矣初主登冠欲受具足當境無人乃入京還德於甘露寺受戒唯聽四分餘義旁通夢見

三日三夜天地闇冥衆生無眼過此忽明眼還明淨覺已汗流一百日後周毁經道方知徵應卽返故鄉南山藏伏唯食松葉異類禽獸同集無聲或有山神送茯苓甘松香來獲此供養六時行道禽獸隨行禮佛誦經似如聽仰仍爲幽顯受菩薩戒後有獼猴羣共治道主曰汝性躁擾作此何爲曰時君異也佛日通也深怪其言尋爾更有異祥龍飛獸集香氣充山其類衆矣後有八人採弓材者甚大驚駭便慰主曰聖君出世時號開皇矣卽將出山以事奏聞蒙預出家大業中敕還本州香林寺常弘四分爲業武德之始陵陽公臨益州素少信心將百餘馱物行至始州令於寺內講堂佛殿僧房安置無敢違者主從莊還見斯穢雜卽入房中取錫杖三衣出歎曰死活今日矣舉杖向諸驢騾一時倒仆如死兩手各擎一馱擲棄坑中州縣官人驚怖執主狀申陵陽大喜一無所怪書曰弟子數病不逢害鬼蒙得律師破慳貪袋深爲大利今附沉香十斤細綾十段仰贈後還京日從受菩薩戒焉貞觀三年寺有明禪師者清卓不羣白

日獨坐見無半身向衆述曰吾與律師建立此寺兩人同心忽失半身將不律師先去不者明其死矣明日食時俗人驚去寺家設會見有四路客僧數千人入寺覓又無蹤至午時主便無疾而逝春秋八十九矣

智保

按續高僧傳智保河東人弱齡入道清慎居心而任性剛謇不執流俗進受具後正業禁司擁節專制挺超羣侶博聽異解貫練心神廢立文旨大觀掌內所以律部遐被實賴斯人故能維攝自他言行相守至於流略墳索頗獲其宗談對元儒不後其術筆記之工時揚大義緣情流彩嗣接英華初住勝光末居禪定國供豐積受用多虧所以名僧大德日陳形器憑准神解可以言傳至於衣食資求未能清洗僧衆四百同食一堂新菜果瓜多選香美保低目仰手依法受之任得甘苦隨便進噉皆畱子實恐傷種相由知法者少疑未詳檢其知量敬護皆若此也後返勝光厲業彌峻園蔬漑灌水雜細蟲直歲高視但論事辦

保念此無辜交被刑害躬執漉具送達方還寺有草物堪爲僧用者必拾掇鳩聚身送廚帳其雜行紛綸誠難備舉以武德末年遘疾將漸而正氣明爽告友人惠滿曰余其死矣而精神不得超勝如何有問意故答云觀其來陰似作守寺之神耳而止於西院佛殿余頻以法遺之卒不能離言訖便絕自爾所陳殿宇人罕獨登時須開入無不悚然毛動及後百日嘗有老嫗內懷酒食將遺諸僧行至寺門忽被神害身死委地酒器流離斯亦嚴厲之所致也故僧侶憚其風威有涉鄙悋者皆懔而悛正矣自保之據道卓秀出羣一食充軀雖經疾重不變前節不宿俗舍常止僧坊雖會遠涉必棲林野三衣常被瓶鉢自隨不執俗器不親音樂五嶽六府誓不身經理會高僧聞便赴仰故每日再講必瓶鉢自隨肅然成風無累於教處衆而食會無贏長殘水餘濺並以餅拭而噉之一滴無遺恐損施福故也常遇重病每有食食餘一兩匙者停貯多日可得升許親看溫煑命淨人食之有問其故答曰僧食難棄不可妄輕業耳傳者目驗生

常景行故直筆書其弘護之相焉又嘗患瘧寒則水淋熱則火炙渴急鹽塞其口痢則絕其食取差斯徒衆矣

智詵

按續高僧傳智詵字惠成姓徐本徐州人炫法師之弟也少聰敏有志節在蜀遊學務勤律肆會周陵法因事入關不果所期遂隱南嶺終南太白形影相弔有隋革命光啓正法招賁碩德率先僧首即於長安敷揚律藏益州總管蜀王秀奏請還蜀王自出迎住法聚寺道俗歸崇寺設大齋無不來赴將食捉筯問炫法師曰此處護淨不答曰初還未得檢校承道不護淨乃擲筯而起曰寧噉屠兒食此洋銅何得噉也諸僧數千一時都散其嚴忌若此故其在衆屏氣寂然性不受施不妄干物有僧道恢爲人兇險遙見走避人曰卿從來不畏一人何故畏詵律師耶答曰此佛法中王那得不畏人曰以恢公膂力可不敵律師百人耶答曰縱敵千人遙見百脈已沉四肢不舉何敵之有乎後以人請戒禁行將諠擾乃辭入龍居山

寺幽棲深阻軌迹不通延出辭疾意欲登劒閣廓清井絡與詵書令歸國化便略答云辱使至止并以誠言披閱循環一言三復文清淥水理破秋毫貧道戒行多闕化術無方宅身荒谷四十餘載狎魚鳥以樵歌習禪那思般若以此卒歲分塡溝壑不謂耆年有幸運屬休明伏惟相王殿下德隆三古道振百王公攘臂而歸舊里衣錦而旋本邑百姓有再生之期萬物起息肩之望搢紳君子捧玉帛而來儀慷慨丈夫委干戈而伏道昔長卿返蜀徒擅清文鄧艾前來未能偃武公華陽甲族井絡名家捧日登朝懷金問道劒南長幼並俟來蘇豈藉微風自然草靡當勸諸首領越境參迎攜得書示軍衆先作禮曰人物爭歸律師之力也以武德元年十月一日端居而逝年八十矣

智首

按續高僧傳智首姓皇甫氏其源卽安定元晏先生之後也家世丘園索居物表隨宦流寓徙宅漳濱而幼抱貞亮夙標雄傑髫年離俗馳譽鄉邦初投相州

雲門寺智旻而出家焉旻亦禪府龍驤心學翹望卽稠公之神足也首歲居學稚且略禁科權示五門擁其三業而神慧所指不慕下流覽屬遺敎戒爲師本定慧衆善自此而繁義理相得敢違先誥所以每值律徒諧聲諮問隨聞弘範如說修行由是五衆分鑣莫不就而請謁俄而母氏辭俗復入道門名爲法施住於官寺深修八敬遵重五儀志欲預有制門誓願奉而承則然居衆在道染附情深戒約是投率多輕毀而施割愛從道履正棲心威伏尼流聲高魏土自元化東被未有斯蹤以首膝下相親素鍾華望施欲早服道味濡沫戒宗乃啓旻授其具足而未之許也便內惟正檢外訊儕章恭附遵修緝諧倫伍旻察其儀軌然後識之知其風骨堅深乃許其受戒首以緣成之法事假明賢恐薄墜行門便有淪道器乃周訪鄭衛盛德勝人不累年期必邀登計時過三載方遂素懷二十有二方稟大戒雖從師授而得不未知乃于古佛塔前請祈顯證蒙降佛摩頂身心安泰方知感戒有實自爾旦夕諮訪挺出恆標雖敎所未聞而

行儀先備及尋律部多會其文明若夙知更陶神府其有事義乖滯者皆泱澮相融冥逾合契後聽道洪律席同侶七百鋒穎如林至于尋文比義自言迥拔及元思厲勇通冠羣宗剛正嚴明風飈遺緒者莫尚于首矣故未至立年頻開律府懿德敏行咸共器之靈裕法師道震雄伯範超倫等親管緇屬預在下筵時共美之重增榮觀會隋高造寺遠名禪宗將欲廣振律詮流暉帝壤若不附定通戒行學無歸遂隨師入關止于禪定解脫冥通聲光三輔初達天邑具覽篇章便更博觀親解開以前聞有識悟其元規更開講肆既副本願登即然之每日處衆敷弘餘時却掃尋閱于是三藏衆經四年考定其有詞旨與律相關者並對疎條會其前失自律部東闡六百許年傳度歸戒多迷體相五部混而未分二見紛其交襍海內受戒並誦法正之文至于行護隨相多委師資相襲緩急任其取捨輕重互而裁斷首乃銜慨披括往往發蒙商略古今具陳人世著五部區分鈔二十一卷所謂高墉崇映天網遐張再敞殊文統疎異術羣律

見翻四百餘卷因循講解由來一亂今並括其同異定其廢立本疏雲師所撰今纘兩倍過之故得諸部方駕于唐衢七衆同睎于貞觀者首之力矣但關中專尚素奉僧祇洪遵律師創開四分而兼經通誨道俗奔隨至于傳文律儀蓋蔑如也首乃播此幽求便即對開兩設沈文伏義亙通古而未弘碩難巨疑抑衆師之不解皆標宗控會釋然大觀由是理思淹融故能統詳決矣使夫持律之賓日塡堂宇遵亦親于法座命衆師之相成之道不忘弘讚之功靡替遂得知歸秦土莫不宗猷法鏡始于隋文末紀終于大漸之前三十餘載獨步京輦無敢抗衡敷演所被成匠非一所以見迹行徒知名唐世者皆是首之汲引實由匡弼之功而復每升法宇規戒學徒微涉濫非者爲停講座或有惰學者皆名而誨諭聞者垂泣無不懲革大業之始又追住大禪定道場今所謂大總持寺是也供事轉厚彌所遺削顧以道穆帝里化移關表舊土凋喪流神靡依乃抽撤什物百有餘段於相州雲門故墟今名光嚴山寺于出家受戒二所雙建

兩塔鎣以珠寶飾以丹青爲列代之儀表亦行學之資據各銘景行樹于塔右貞觀元年有天竺三藏大齋梵本擬譯唐文乃詔所司搜揚英達僉議所及遂處翻傳其有義涉律宗皆諮而取正至于八年上以聖善早喪遠感難陳雖化滿天下而罔極之情未展奉爲太穆皇后于宮城之西造弘福寺廣延德望咸萃其中恐僥倖時譽妄登位席以首道素嚴正不濫邀延百辟上聞名爲弘福上座即總綱任採擢僧倫其有預在徵迎莫不諮而趣舍使夫衆侶雲會等臭如蘭不肅成規流芳不絕自爰初問講誓窮百遍必得果心夕死可矣始于漳表終至渭濱隨方陶誘恰窮本願慶本所念未幾而終詳諸物議可爲知命以貞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宿疾再加卒于所住春秋六十有九皇上哀悼下敕令百司供給喪事所須務令周備自隋至唐僧無國葬創開模楷時共重之僕射房元齡詹事杜正倫并諸公卿並親盡哀訴崇戒範也至二十九日裝辦方具時惟炎夏而屍不腐臭衆共嗟之斯持戒力也諸寺門學競引素幢充諸街

衢官給地十畝于京城西郊之龍首原縣夫三百築土墳之種松千株于今茂矣慕義門學共立高碑勒于弘福寺門許敬宗爲文記之

惠璡（附滿德　善智　眞懿　敬道）

按續高僧傳惠璡姓吳揚州江都人也母懷之時即祛嗜慾辛腥俗味眇然不顧識者以爲兒之所致同身子矣及年七歲心慕緇徒道見沙門尋而忘返親欣其信仰也遂放依榮法師而出家焉孝謹天然罔由師訓隨從奉敬初無乖越每從榮遊履諸寺無敢出離便于榮所臥牀下席地而伏斯例非一聽榮攝論大悟時倫即而講說嗟賞者衆談吐淸雅妙會物情仁壽年中從榮被名入于禪定及具戒後專精律儀聽遵師講凡二十遍又聽首律師數亦相及謙弱成治監論不言講揚攝論方敷律相時以其寄大乘而弘行範也大業末曆郊壘多虞禪定一衆雅推璡善能御敵乃總集諸處人士普在昆池一莊多設戰樓用以防礙璡獨號令莫敢當鋒時司竹羣賊鼓行郊野所至摧殄無抗拒者兵臨莊次意存誅蕩璡登

樓一望但見張旗十里乃收束弓刀反縛奴僕大設餚饌廣開倉廩身先入陣勞問軍主引至莊中命令就坐既見盛設相與開顏各執璡手健道人也飽噉而旋唯取牛十頭擬勞軍士牽至中道璡後從乞以銜前顙皆用還之所以義寧之初通莊並潰惟有禪定如舊無損卽深明機要善達問遮一人而已加又偏工巧性無施不可或莊嚴綵飾或丹靑輪奐或裁縫服翫或驅策人物衆兼四百通用推賢至于誦說戒經淸音流靡由來怠惰者聞璡說戒皆來坐聽竦耳峻坐畏其聲止貞觀之初任雲華寺上座常弘攝論化開律部晚又下令徵入普光綱理僧倫大小淸穆以八年冬終于此寺春秋五十餘矣時又有沙門滿德善智眞懿敬道者同璡所學慕義朋從德慧悟天開談說弘暢智博解深奧情欣護法懿導說有功化行無阻道抱素自資性存經史多從物故懿獨存焉揚敷京輦

法礪

按續高僧傳法礪俗姓李氏趙人也因官遂家于相

焉生而牙齒全具迄于終老中無虧毀堅白逾常登年學位便欣大法初歸靈祐法師卽度爲弟子風素翔郁威容都雅言議博達欣尚元奧受具已後敦慎戒科從靜洪律師諮考四分指撝刑罔有歷年所振績徽猷譽騰時類功業既著更師異軌又從恆州淵公聽集大義乃周兩載統略枝葉窮討根源當卽薄引所聞開講律要詞吐簡諳攻難彌堅故得鄰幾獨絕尤稱今古末又往江南遊覽十誦而咸專師授討擊未資還返鄴中適緣開導屬隋煬道銷岳瀆塵擾聽徒擁戢諮逮無因唐運初基法門重闢會臨漳令裴師遠夙承清訓預展法筵請礪在縣敷弘相續綿積累載開悟極多四方懷道宵輿命駕解契昇堂行敦入室礪以初學舊習委訪莫歸若不流于文記是則通心無路乃開拓素業更委異聞旁訊經論爲之本疏時慧休法師道聲遠被見重世猷讚擊神理文義相接故得符彩相照律觀高邈休有功焉以貞觀九年十月卒于故鄴日光住寺春秋六十有七前後講律四十餘遍製四分疏十卷羯磨疏三卷拾懺儀

輕重敘等各施卷部見重于時時衞州道爍律學所宗業駕于礪爲時所重矣

元琬（附僧伽）

按續高僧傳元琬俗姓楊弘農華陰人也遠祖因徙今居雍州之新豐焉靑衿悟道履操冲明在志學年方遊法苑事沙門曇延法師振領宏標遺教法主隋文欽重立寺處之而琬位居入室恭恪據懷及進具後便隨洪遵律師服膺四分冠冕遮性鎔汰持犯涉律三載便事敷演使于後進樂擁前英嘆美乃旋踵本師涅槃眞體捃摭新異妙寫幽微又欲欽佩惟識包舉理性於曇遷禪師稟學攝論幷尋閱衆鋒窮其心計法華大集楞伽勝鬘地論中百等並資承茂實研覈新聞環循彌討其際搜會擢其元理然顧福智相導有若輪馳慧業略割於終標樹創開於始承惟延師存日願造丈六釋迦經略未圓奄便物故誓志營復勉遂先模于仁壽二年提洽有緣便事鑪錘寺乃京皐衝要峙望歸心故使至感冥通控引咸遂當時空色清朗杲日流輝上天雨華狀如雲母滿空飄

灑終墜像前僚庶嘉其罕逢法屬慶斯榮瑞及開模之後雅相逾圓卽爲關輔棟梁金像之大未有過也今在本寺每于靜夜淸朝飛流八音之響而不測其來至又造經四藏備盡莊嚴諸有繕寫皆資本據又以二月八日大聖誕沐之晨追惟舊緒敬宗浴具每年此旦開講設齋通召四衆供含悲敬辦羅七物普及僧倩又常慨運距像末有虧歸禁至于授受遮難滋彰乃鋈飾道場尋諸懺法每春于受戒之首依二十五佛及千轉神呪潔齋行道使彼毀禁之流澄源返淨登壇納法明白無疑並傳嗣於今住持不絕從此而求可謂護法菩薩也而重法尊行晨夕相仍若値上德異人必揖對欣振諮承餘令雖聞同昔習而翹仰如新斯後已謙光罕有蹤矣逮貞觀初年以琬戒素成治朝野具瞻有敕召爲皇太子及諸王等受菩薩戒故儲宮已下師禮崇焉有令造普光寺召而居之供事豐華廣沾會響又別敕延入爲皇后六宮井妃主等受戒椒掖問德禁中授納法財日逾塡委而欽若自守不顧有餘䞋施所資悉營功德尋有別

敕于苑內德業寺爲皇后寫見在藏經當卽下令於延興寺更造藏經並委其監護琬以二宮所寄惟各其誠祇奉不難義須弘選自周季滅法隋朝再興傳度法本但存卷袠至于尋檢文理取會多乖乃結義學沙門讎勘正則其有詞旨不通者並諮而取決故得法寶無濫於疑僞迷悟有分於本末綱領卓明自琬始也昔育王再集於周時今琬定宗於唐世彼此誠異厥致齊焉然其匠訓於世三藏合之偏以苦節自修德以律儀馳譽言爲世範緇素攸歸華彜諸國僧尼從受具戒者二千餘人王公僚佐爰及皂隸從受歸戒者二十餘萬左僕射蕭瑀兄弟人倫藻鏡久厭時煩每諮法華三會之旨龍樹明中之教沉吟移景奉佩而旋右僕射杜如晦臨終委命名爲歷劫師資大將軍薛萬徹昆季并及母氏並欽崇戒約蔬素形終普光道岳法師解洞幽關辯開慧府敬奉戒香行菩薩道而汲引忘疲弘務終日因之革厲恆習者計非恆准故京輔士庶繼踵煙隨禮供相尋日盈廚庫時有巫覡者云每至授戒說法異類鬼神諸方屯

聚如相承受自非至功冥被孰能致乎琬以戒勸之至物我同欽義等風行事符草偃乃致書皇太子曰元正告始景福維新伏惟殿下膺時納祜罄無不宜但琬夙縈沈痾不獲奉慶蒙降逮問無任荷戢感顧恩隆罔知攸厝今略經中要務即可詳行者四條留意尋檢采綏寶祚初勸行慈引涅槃梵行之文令起含養之心存兼濟之救也二減殺者引儒禮無故不殺牛羊者皆重其生去其濫逸也又云王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此即上帝悼損害之失樹止殺之漸也故佛經有恕己之喻誡之以殺打諸事也琬聞東宮常膳日多烹宰審如所承誠有大損殿下以一身之料遍擬羣僚及至斷命所由莫不皆推殿下所以長懷夕惕望崇慈恕自今已往請少殺生東宮內外咸減肉料則曆長命久仁育斯隆三順氣者如經不殺曰仁仁主肝肝者木也春陽之時萬物盡生宜育羣品用答冥造如其有殺是不順氣殿下位處少陽福居春月行慈以和正氣施惠以保天齡請每年春季

斷肉停殺慜彼含育順此陽和四奉齋者如經年三月六齋能潔六根便資五福伏願遵行受持齋戒何者今亨此重位咸資往因復能進德崇善用成其美則善知識者是大因緣元琬道德疎微曲蒙顧盻謹率聞見敢塵聽覽登卽答曰辱師所示妙法四科循覽周環用深銘佩法師早祛塵累遊神物表闚鷲嶺之微言探龍宮之祕藏洞開靈府凝照元門固以高步彌天鄰幾初地遂能留情博施開導蒙心理實義周詞華致遠包括今古網羅內外訓誘之至審諭之方縱聖達立言師傅弘道亦未足髣髴要津擬議高論但行慈滅殺順氣奉齋斯乃仁人之心以成大慈之行謹當緘諸心府奉以周旋永藉勝因用斯冥祐餘文不載其言令之行化及此類九年下詔斷殺起于三月盡于五月琬以仁育兼濟乃上啓更延帝又特聽盡於歲暮貞觀十年杪冬遘疾知歸後世又致啓東宮累以大法又上遺封表于帝曰元琬聞眞容晦迹像教陵遲無不假緇素以住持設內外而爲護遂得法雲再潤慧日重輝光協萬乘紹隆千載竊尋

住持之理義有多門弘護之方教乃非一若不依佛取捨仍恐賞罰乖宗如其准教驗時是則簡徑當理伏以僧尼等不依戒律致犯刑章聞徹闕庭塵瀆聽覽琬等僧徒無任慚懼但恐餘年昏朽疾苦相仍弱命不存洪恩未答遂于經中撰佛教後代國王賞罰三寶法及安養蒼生論并三德論各一卷伏願聖躬親降披覽陛下廣開上書之路冀納芻蕘之言謹獻祕要之經請詳金口之教但琬忝當傳法庶無匿教之愆扶劣署封以酬終後之事不勝戀仰謹奉經以聞又遺誡門人在於道檢言極詳切讀者垂淚又云餘廕施諸衆生餘骸依古焚棄制服喪臨一無預懷遂以臘月七日卒於延興寺房春秋七十有五道俗失依皇儲哀慟天子下詔曰元琬律師戒行貞固學業精通方寄弘宣正法利益羣品不幸沒世情深惻悼賜物如別齋殯所須事由天府春官懿戚卿相重臣並捨金貝榮加賵贈營助追福暨於百日特進蕭瑀太府蕭璟宗正李伯藥詹事杜正倫等並親奉戒約躬盡哀禮後旋殯山寺幢蓋相映香華亂空從者

如雲衆盈數萬前儐遠達於終南後塵猶繼於城闕四十里間皂素充道皆云我師斯亡戒業誰保故爲時宗如此也弟子等五百餘人奉遵遺旨爾時雲高風靜水淨油香七衆彌山一心悲結乃命下火依法闍維薪盡灰飛廓然歸本仍於焚所建佛塔一區用津靈識儀像在焉東宮洗馬蘭陵蕭鈞製銘宗正卿李伯藥製碑立於塔所時爲冠絕初琬自始及終意存弘濟生善福智無不綴心武德之初時經剝喪粒食湧貴客僧無託乃自竭餘力行化魁豪隨得貨賄並充供給日到寺廚親問豐約故主客同慶焉又像季澆維多輕戒律乃以身軌物引諸法屬親執經文依時附聽乃經十遍遠嗣先塵智首律師德光榮聞於帝京者實資成讚能扇芳風自見令達罕能推挹如此人矣故使唐運搜舉歲拔賢良多是律宗實由琬之篤課也而容範端肅聲氣朗峻預瞻敬者莫不凜然圖像厥相猶令人畏有弟子僧伽俗姓元氏清悟寡嗜欲常隨琬導物而立志貞正議諫變適不犯顏色以味靜爲宗又不希人世依閑業道是所謀焉

臨終清嗽斂容明晦而卒豈非師資謙德能世其塵

而恨其早卒清規未遠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一六七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五十七卷目錄

僧部列傳三十三

唐九

慧蕭　惠滿

慧進（附明瓚）　道亮

道輿　惠旻

明導　曇光

曇選　法通

明瞻
智實（附普應）
慧乘（附道璋）
法行

神異典第一百五十七卷

僧部列傳三十三

唐九

慧蕭

按續高僧傳慧蕭俗姓劉本彭城人世家徙於許州之長葛故又爲縣人焉奕葉以衣纓稱士大夫十八爲書生聰悟敏達善說詩禮州郡以明經舉之非其所好遂入嵩高山求師出家雖强識前聞而以戒行見稱耆舊相謂曰若人如此必今代之優波離也開

皇初遊學鄴城博綜經律乃貫練衆部偏示四分聞泰山靈巖寺幽棲結行之宅也乃往從焉後以和尚年衰復還中嶽於時隋祖創業四海爲家故得縱任往還無所拘礙時龍門沙門明朗河東持律之最承蕭道聲藉甚不遠從之朗雖年齒隆蕭而卑身禮事並深相悅服道合欣然淹留歲序請歸河曲蕭亦不滯物我相與同行住於龍門定林寺歷緣山水居隨所好尋訪同志不憚危險馬頭山有僧善禪師聚徒結業從而習定時還朗寺弘暢毗尼仁壽中頻向黃頻山依巖夏坐有亡命者因事投焉不忍遣之畱匿經久後以事發引蕭爲侶所在督課追徵赴獄會朗善俱亡又兼匿罪便震錫徂南路經蒲坂時沙門道積神素道傑等晉川英彥素與周旋畱連累載屬隋煬嗣曆法令滋彰藏匿嚴科殊爲峻刻蕭以許身爲道隨務東西名貫久除棲遁幽阻自中條王屋巨壑深林無險不登若遊庭戶逮中原板蕩妖氣一亂河東郡丞丁榮敬服德音招住仁壽長弘律藏學者肩隨義寧中被擁西城不虧講業及得安靜彌崇法會

蒲陝晉絳五衆師焉以貞觀十四年終於仁壽春秋七十有三自蕭服心戒業演導爲宗友接朋勝時無與貳每念朗善遊好不覺涕之無從不能裁止便登眺而慟斯重交慕善爲如此曾講涅槃僅十許遍猶恨大乘無功遂翫讀華嚴於數年間口不輟音文不釋手有請蕭爲方廣講主乃止之曰吾尚未解經意安可講乎時以爲貞而且諒又懼悞諸後學云

惠滿

按續高僧傳惠滿姓梁氏雍州長安人也父粲歷仕隋唐爲海豐諸州刺史滿生年素潔履正標宗慈濟含育殆非修學世俗餚饍見便寒慄僧儀道具覩卽欣仰年甫七歲卽樂出家二親素奉佛宗不違其志父臨海州有敕聽度便蒙剃髮隨父還京住大興善爲仙法師弟子仙名望京邑識悟有從既道俗洽聞故父親付囑後攜住仁壽宮之三善寺及大業之始又住大禪定焉進戒奉業於智首律師明愼威儀學門推揖思擇理味以達曙爲恆而勤於政事樂行勸勉每値立界施則唱白科舉身先衆侶諮考疑議至

於受戒緣集難遮多少敎授獨斷成不眇然滿乃預令識相提撕抵掌致有臨機忘逸往往徵正時共重其詳審敬其成進也遊講四方不拘世累貞觀三年常於鄜城魏兵曹家別院講羯磨法所居草室忽爲火燒風燄俱盛將延西及滿索水潠之因卽風廻火滅得無燒爇斯戒德之威頗難登繼至七年令造新寺通選大德以滿行續前聞引之令住其年奉勅令住弘濟寺上座專弘律訓奬導僧徒亟有成規旁流他寺有集仙寺尼素無慧解妄有師習鑄老子眞人等像私自供養幷廣名黃巾處堂慶會滿與諸僧同預齋集既屬此事公呵止之連告大德顯行擯罰又追取道像入太原寺改成佛相用誡餘習昔周趙王治蜀有道士造老君像而以菩薩俠侍僧以事聞王乃判曰菩薩已成不可壞天尊宜進一階官乃迎於寺中改同佛相例相似也又證果寺尼慧尚者一時僥倖宮禁往還會高祖昇遐乃以尚之住寺擬設皇靈尚卽取僧寺爲尼所住事連正勑莫敢致詞滿遂擯集京室三綱大德等二百餘人行於擯黜云自佛

法流世未有尼衆倚官勢力奪僧寺者旣是非法宜出衆外不預四衆往還及諸法事若有與尚衆言論者亦同此罰制令旣行是非自顯慧尚不勝其憤連訴東宮幷諸朝宰有令遣詹事杜正倫解其擯事僧衆旣集多從情議滿曰殿下住持正法惠滿據法循理今則違理附情此則規模一亂擯本治罪罪仍未悛據此而詳未敢聞旨便捉坐具逡巡而退時衆懼加威權便同解擯滿聞之嘆曰余件旣少難可重治且不同解示知乖相耳尚後謝過滿終不顧及駕巡東部下敕李衆在前滿集京僧二百人詣闕陳諫各脫袈裟置於項上擬調達之行五法舉朝屬目不敢逼表乃至闕首重敕方廻常安弘濟集徒講說成匠晚秀有鄰聲彩又顧生安養浴僧爲業敎安公之芳緒也惸惸惻惻兢兢自勵以貞觀十六年四月二十日遘於微疾知當後世敕出什物並屬三寶正坐繩牀自跏其膝名諸寺衆人各執別氣從下上漸至於心言晤答對初無昏昧暖氣至口奄爾而終春秋五十有四焚於終南龍池寺側餘骸並化唯舌不灰更

足薪火經於累宿邑逾鮮赤遂瘞於山隅京師淨住寺惠昇爲之銘頌手製四分律疏二十卷講三十餘遍

慧進（附明瓚）

按續高僧傳慧進姓鮑氏潞州上黨人弱歲辭親慕從緇侶修習戒檢極用偏功將欲剪削父母留戀遂停俗里以仁孝見知年至三十鄉閭覩其精苦潔身斷愛無思妻累乃共白其所親委其元度方任出家住州治梵境寺既受具已聞說受淨衣毛肅然重問持犯又闕諮悟承鄴下講律徒侶僅千欣嘉滿懷以律假緣求非文不合因卽閉關自讀八十餘遍行要耳目頗亦具瞻而義理由蹤必從師受便往相州洪律師所一座伏聽不移其席乃經八遍中靜緣務相續而聽又經八年爾後栖皇隨師南北或山或世遊採經論用裨律宗累計前後四分一宗百二十遍幷重尋讀强三百遍自有同塵專志累功罕儔其匹隋文末曆有同寺僧弊進學業叵難齊競陰而嫉之進曰相與出家同遵律業潛加蠅扇豈不以身名致嫌

乎昔聞無諍行者唯在空生聖立芳規義非自結余雖不敏請從雅喻即日往謝擲棄公名褐襆而出衆有止之進曰余不滯於去留也爲緣故耳因遜聽諸方勝徒名地五臺泰嶽東川北部常山鴈門隨逐禪蹤無遠弗屆沙門惠瓚道王朔川又往投焉定宗師傳及瓚入關遂往箕山訪蹤巢許巖石便利有古寺焉掃以居之足不下山三十餘載言行成範緇素尋焉舊本幽阻由之喧泰故其法屬常以禪律繼業以貞觀十九年正月十五日因疾跏坐而卒於山舍春秋八十有六時同鄉沙門明瓚者善宗四分心眼清亮講解相仍具傳章鈔而形氣弘偉少共齊倫在法住寺御衆揚化韓潞沁澤四州從範末齡風疾頓增相乖儀節雖衣服頹陊而飲食無瑕余聞往焉欣然若舊敘悟猶正年八十餘矣

道亮

按續高僧傳道亮姓趙氏趙州欒城人十五厭於世網投州界莎坦禪坊備禪師而出家焉備博達洽聞兩河稱德偏弘大論神見清遠十六登座至於八十

聲相動物詞味無變亮奉敬諮展望預聽徒乃令往封龍山誦經爲業山侶三千並是禪蹤素少淨人惟亮一己既當下位衆務同臻日別自課舂五斗粟將及六載一時不懈徒跣三年六時隨衆屢蒙放遣素心不從積至七年苦勸方遂聞并部瓚禪師結徒開化盛宣佛法行達箕山便進具戒漸次太原歸依惠瓚念定爲務旁慕律宗有嚴律師者德範可歸便從受業因居無量壽寺焉即嚴之所住也自爾專攻四分無忘日夕又從嚴往石州聽地持論經停既久文旨大通覆述前解增其名實有員秀才者居幽綜習儒教有功從亮學於起信遂爲披析開發慧悟抱信不移承龕律師引徒盛講據業呂州又往從焉聽溫本習後返住寺依時弘演唐運初開敕爲滿師立義興寺以亮律行清顯延而止之因常講說移鎮世績貞觀之始出至本州欒城備公猶自在世欣亮遠覲爲建律筵轉展相扇聲被東夏聽徒八百請益日隆爾後頻開律府計不在數成講學士四十餘人并部法興自出此矣至貞觀十九年卒春秋七十有七

道興

按續高僧傳道興姓劉本住秦州八九歲時常念出家私詣僧寺不肯還二親恐失年十九決意定詣大光寺求出家僧衆愍之二親苦求隱避不出衆爲解喻便許剃落時天下大亂賊寇交横死者山積興爲沙彌語諸徒曰人身難得持戒第一母爲賊掠將去離城六十里興沒命尋逐至已被傷未絕賊見曰此僧誠爲至孝逐母至此便不盡命乃背負母還城城中咸怪賊路兇險何因得返避難投蜀至河池縣逢賛皇公蒙被安慰送至梁州興與一老僧相隨彼有金十兩謂興曰吾有金可爲負至蜀共分興曰此危身物佛又不許不可將行若不信者善惡應驗遂捨而獨往彼持金者至三泉縣逢賊致死既至蜀川年滿進具常行蘭若頭陀乞食智舜律師當衢講匠依聽五遍便能覆述每有異見舜深奇之後至京師首律師下伸大義後還蜀川廣聽經論不爽光陰又於江禪師下稟受禪道以爲徼心要術也自舜沒後接構律筵每年講席極爲稽引三十二十度來請者方

許開宗每嘆云佛法漸替輕慢日增余不敢輕所以爲重法故爾卽以慇懃鄭重爲善法種子若無此種何由可遇所以每講律部及發菩提心以此勵衆聽者垂泣恩誨興待衆涕泣靜已久久方令唱文如此非一四遠來投無客主興知都維那於時官府急切不許客住諸寺無停者咸來卽安撫寺主曰依官制不許何得停之興曰官不許容針私容車馬寺主豈不聞耶寺主大怒曰年少不用我語興曰此三寶也敬則見善嫌則感惡寺主憤恚還房眼看袈裟不見又往三門王家會受飯謂言是血食人喻之竟不食返寺向興懺悔尋終行蘭若時鬼來惱亂興出繩牀鬼退爲受三歸已爲禮佛名鬼亦隨禮貞觀中青城戴令來慕欲與興同房宿夜中眠驚走出房外云見一赤衣僧執杖打背云何因在此宿以火照背如三指大隱軫赤色因求悔過興遇疾甚聞室中音樂聲自念我所求者本在佛果不願人天所願不虛諸有魔亂自應消滅言已聲滅自此便差常禮千佛日別一遍永徽三年元奘法師送舍利令供養興獲已於

房內立道場發正願曰若一生傳法幷禮賢刼千佛如契聖心請放光明如語一室並爲金色弟子咸見以顯慶四年月日終於福勝春秋六十有七與自在道行節在懷晝夜恆坐曾不偃亞未嘗詣市不受別利乞食之外不出寺門不乘畜生不服非法益部五衆敬而重之

惠旻

按續高僧傳惠旻字元素河東人志性方直操行不羣仁愛汎洽稟自天性道振三吳名流七澤情好幽居多處巖壑九歲出家勤精潔業誦法華經期月便度十五聽法迴向寺新羅光法師成論率先問對秀逸元賓命覆幽宗耆宿同悅年十七赴請還鄉海鹽之光興寺講法華經聽衆雲翔咸陳嘉瑞異香彈指屢結空中受具之後從竹園寺志律師稟承十誦文理精通傍訊諸部志公將漸學徒用委喪事云畢東入會稽至剡禮石佛天台遊講肆數年還吳止通元寺結徒屬業一十七年不出寺門無窺別請元始要終布衣蔬食慶弔既絕談謔斯亾隋末崩離吳中饑

饉道俗逃難避地東西乃守死不移禪誦無輟鳥集無擾獸羣不亂蘇州總管聞嗣安迎請出山固辭不往重使再請不獲而赴時刺史李廉薛通王榮等深相器重求崇供覲而懷志棲隱終日慼慼聞公通鑒不可奪也乃送入華亭谷幹山立寺行道數年地唯下濕蚊蝱甚多恐致損傷將事移止大唐開化法事通流更入海虞山隱居二十餘載遠方請業常百餘人地宜梓樹勸勵栽植數十萬株通給將來三寶功德中年別於南澗止一草庵兩兔一彪相親同止內外盤遊無相陵惱至於禽獸神祇請受歸戒叙其事績未可具也蘇州都督武陽公李世嘉遣書降使頻請不赴貞觀十九年刺史江王因國度人行道之次請令出山王欲受戒施衣傳諸香供並固讓諸德不授不納辭退山泉逍遙自翫凡講經律菩薩戒成實論數各有差古律舊疏有陋失者皆刪正而通暢焉著十誦私記十三卷僧尼行事二卷尼衆羯磨兩卷道俗菩薩戒義疏四本受業學士傳化者二十餘人以貞觀末年八月十一日旦終於所遁春秋七十有

七未終三日異香滿寺舉衆怪問曰吾後日當去矣生死人之常也寄世本若行雲慎無哭泣各念無常早求自度喪事殯葬律有恆儀碑誌飾詞一不須作能依此訣吾何言矣斯固臨終不撓可謂堅貞者矣

明導

按續高僧傳明導姓姚氏本吳興人因官歙州遂家於彼幼叶雅調與衆不羣隋末喪亂二親崩歿發心出家意存護法所在尋逐彌勤戒檢以貞觀初行達陳州逢敕簡僧唯留耆宿導以德聲久被遂應斯舉雖蒙榮問意所遺之乃歎曰出家弘濟務存許道豈以名貫拘滯一方乃翻然遠征棄擲寺宇至爍礪二師座下餐稟幽奧未盈涼暑聲聞超挺因令覆述縱達無遺學門義侶莫不推挹自諸寺結憾訟及道俗牽連不決皆請通之及導面往吐言愜伏皆歎其善達無諍權導不思之力也龍朔二年道行夙彰奉敕別住東都天宮寺麟德元年上造老子像敕送芒山仍令洛下文物備列時長吏韓孝威妄託天威黃巾扇惑私囑僧尼普令同送威遂勒州部二十二縣五

衆通集洛州各事幢幡尅日齊舉導出衆對曰佛道二門由來天絕邪正位殊本自碩異如何合雜雷同將引既無別敕不敢聞命威大怒曰是何道人輙拒國命乃使人脫導袈裟將行禁劾導曰袈裟敕度所著非敕不可妄除無敕令僧送道所以不違國命威怒曰道人有不送天尊者出導即挺身獨立預是僧尼同時總往導所威怒曰道人欲反導應聲語六曹官人曰長吏總召僧尼唱反此則長吏自反衆僧不反須告御史導等一時崩出威大忙懼降階屈節懇謝而止以斯抗禦季代少之因僧大集簡試度人天宮飼食過中乃至僧有不量時景者取而進噉導曰諸大德並佛法遺寄天下楷模非時之食對俗而噉公違法律現法滅緣冒罔聖凡一至於此衆並愧之因索水清漱月餘不食悲慨正法凋淪相及道俗苦勸方乃進餅以斯量之故以護法之士不顧形有者代有人焉今年六十餘東夏英髦一期咸集導於清衆有高稱焉

曇光

按續高僧傳曇光姓張氏汴州人自幼及長潔志清範諸有勝徒莫不登踐於礪爍兩師聽受戒教逮至立年盛明律藏命宗章義是所推崇礪歎曰使吾道流河右誠此人乎又往玉法師所聽法華地論高達勝乘元理權實坦然又往嵩嶽相禪師學修止觀因屏絕塵惱不羈名利會東都盛德須有住持以光有素德景行難擁遂敕名住天宮寺又以教受新戒衆徒胥集綱管之任非人不傳因又名爲寺之上座綏撫清衆不肅而成然而汎愛之誠終古罕類四方律學莫不諮詢故其房宇門人肩聯踵接成就所舉遠近遵承西明寺律師君度奕奕標舉一時俊烈亦光之所進也今麟德二年東都講說師資導達彌所欽羨焉試爲論曰自法王之利見也將欲清澄二死剪除三障所以張大教綱布諸有流雖復惑累增繁起唯三業隨業設教三學興焉戒本防非諒符身口定惟靜亂戒約心源慧取閑邪信明殄惑三法相假義形聖量是故論云戒如捉賊定如縛賊慧如殺賊賊謂煩惑不可卒除功由漸降故立斯旨莫非戒具定

修深知障惑明智觀察了見使纏我倒既消諸業不集推其本也則淨戒爲功舉其治也則正慧爲德經美能生豈不然矣是使五乘方駕於戒道衆聖肩隨於行衢垂福祐於四生廣紹隆於萬載非夫戒德何以懋哉粤自金河累言爰始靈山集法時尊厚味道被淳源雖復設教不倫互裁輕重奉者無乖會聖體意兩不相非然夫上座大衆創分結集之塲五部十帙流宗百載之後備列前傳部執等陳且自律藏久分初通東夏則薩婆多部十誦一本最廣弘持實由青目律師敷揚晉世廬山慧遠讚擊成宗爾後璩穎分鑣而命路祐瑗波騰於釋門澄一江淮無二奉矣而恨受遵四分隨依十誦可爲商之其次傳本則曇無德部四分一律雖翻在姚秦而創敷元魏是由赤髭論主初乃誦傳未展談授尋還異域此方學侶竟絕維持迺及覆聽方開學肆有宋文世彌沙塞部五分一本開譯揚都覺壽所傳生嚴其筆文極鋪要深可弘通郢匠輟斤流味無日可爲悲夫雖聞海濱披述汾願剖詞登往搜求名實乖爽可惜華典虛度神

州迦葉遺部解脫一本梵葉久傳無人翻度唯出戒本在世流通等聚餘宗更無異轍世該妄習偏備愚叢婆麤羅部律本未傳藏中見列僧祇部者乃是根本大衆所傳非是百載五宗生也統叙五部支分此方已獲其四若據攝末從本則二部是其所宗此方已獲其一自餘羣部多是西域賢聖纘述行事其中類聚自分區別緣叙難裁略言之矣惟夫慧日已沉法流方被衆行之重無越斯經諒由附相束情心事易准動靜科據有契威容凡愚妄習覩相弘善故律緣制斯致罕乖試詳講導開士特奉明人見想紛馳互程神略部別廢立取舍難恆學觀未張易爲開舉何以明耶至如受具一法三聖元基部各陳要具舒行事之士則鄉壤部分窮其受戒之源宗歸四分今隨相異宗會受事類星張當受明隨同猶合契考夫則隋學陳相不祖先模抑斷是投妄情斯記可謂師資訓訣教授無功亦是願行道殊機見互僻斯之糅雜二百餘年豈不以傳道失人故使頌聲流擲今則混一唐統普行四分之宗故得終始受隨義難乖隔

攝護雖廣其源可尋自初開律釋師號法聰元魏孝文北臺揚緒口以傳授時所榮之沙門道覆卽紹聰緒纘疏六卷但是長科至於義舉未聞於世斯時釋侶道味猶淳言行相承隨聞奉用專務棲隱不暇旁求魏末齊初惠光宅世宗匠跋陀師表弘理再造文疏廣分衢術學聲學望連布若雲峰行光德光榮耀齊日月每一披闡坐列千僧競鼓清言人分異辯勒成卷袠通號命家然光初稟定宗後師法律軌儀大聖徽猷具焉所以世美斯人行解相冠誠有從矣有雲暉願三宗律師躡踵傳燈各題聲敎雲卽命初作疏九卷被時流演門人備高東夏暉次出疏略雲二軸要約誠美蹊徑少乖得在略文失於開授然雲勇於義宗談叙誠博暉則覈切詞相法聚推焉世該首尾信探風骨汾陽法願聘視兩家更開甍穴製作抄疏不減於前彈糺覈於律文是非格於事相存乎專附頗滯幽通化行并塞故其然也其餘律匠理洪隱樂遵深誕等或陶冶鄭魏或開疆燕趙或道達周秦揚塵齊魯莫不同師雲術齊駕當時雖出鈔記略可

言矣而遵開業關中盛宗帝里徑律雙授其功可高於時世尚僧祇而能問行四分登座引決其從如流勍敵每臨衝篩而返然遵一其神志聲色不渝由是人法歸焉可謂行之及也智首律師承斯講授宗係誠廣探索彌深時屬雲雷接統傳化學門遠被製述全希豈非博贍百家共師一軫雖欲措筆無詞可通屬有礪亮行判爍勝藏興或傳道於東川或稱言於南服其中高弟無越魏都製疏乃行其緒誠少餘則名擅一方蓋無筆記而復化行艱阻多翳時心豈不以制在篇初故陷者惡聞其失嗚呼律爲法命弘則命全今不欲弘正法斯滅又可悲之深矣觀夫定慧兩藏理在通明戒律一宗申情纏事局事則紛披雜集前後異條開制適緣舉例寧准論餘兩藏義在潛通達解知微名爲會正所以天仙小聖逗機明道互說精理開明慧務俱稱至教印定成經若據律宗唯遵佛誨大小諸聖不妄傳揚斯何故耶良由教限內衆軌躅常儀僧寶可欽非餘訓局自非位極至聖誰敢厝心是以文云吾尚不以衆僧付於身子況餘人

乎故所制重輕皆遵成教縱有疑問還委佛通雖著論詳述而不作是使遺言四命戒爲大師三集法輪先弘斯典論稱法壽豈虛也哉昔鶴樹已前持律者衆其中高者牛王最初往業未夷徙居天室其次接緒號優波離五百獻功奉持爲上致使四十餘載七衆憲章隨犯科要多因面結至於持犯通塞徵舉治儀皆命顯揚委其監護雖復二十四依通傳正軌楷模後葉必祖斯文曁乃東川創開戒業曹魏嘉平方弘具戒爾前法衆同號息慈師弟乃聞纔移俗耳行羯磨也憑准法護之宗論布薩也翻誦僧祇之戒教綱初啓隨得奉之未可怪也西晉務法稍漸綱猷中原喪亂干戈競接洛邑凋殘渭陰荒燼竺護青門之衆可卷而懷康會黃武之徒未足收採重以孫皓苛虐元嘉不仁擁寺列兵虔劉釋種平城之側高尚覆屍黃河之涘梵僧捐寶投骸靡厝法律寧通時會彌天恢張儀範僧衆常則皆約戒科兵饑交貿網制嚴密故安舉三章且救時要攝緣成濟得其務焉但教缺未弘必假傳授鼻柰耶律初是安通文極疎略粗

知大旨審其正則誠所未聞弘在人乎安當斯寄其後遠睿願翼成習門風秦晉兩邦昌明法化誠其力矣自斯厥後南北兩分住持位別各程綱目互舉清徒故有攝嶺棲霞弘明淨地泰山靈隱建立戒壇應供列鴈行之僧敘戒聞重受之夏即其事也若夫人法交映則行解相扶有昧則絕紐當時無德遂埋神於地故世中迷學其流四焉試略舉之想當迷責樂大乘者志尚浮虛情專貪附故有排委戒綱捐縱威儀見奉律者輕爲小乘毀淨戒者重爲大道便引黃葉是眞金之喻木馬非致遠之能訶斥排抵如捐草土皆由行缺於身塵染綱領恥己不逮於清達慢己有累於嚴制遂即迴情學大開展心胷陵轢聲聞褒揚菩薩通情則恐投於坑穽取解則曲媚於門閭如斯懷挾未曰倫通以此求心心可知矣何不廣讀大乘開張慧路徽延聖意有附塵焉是以勝鬘所談女人之起行也猶知毗尼即大乘學地持所明初心之具修也尚識律儀即菩薩藏何況諳達理教體化知神解不謝於上賢行寧虧於下衆必行有乖解非解

也得語而不詳義棄智而從諸識生死無涯之儔固難述矣流俗常事三省而加九思出世所詮四依之與八正降斯以往未足言哉是知大小兩教隨相攝修並在離著豈唯封執若存此計與外不殊半滿經論皆陳此過戒之受也但啓虛願之門戒之隨也須遵實行之務知受而不明隨修願而無其行可謂隻輪無轉於地折翮有墜於空信哉世有鄙斯戒者皆爲煩累形神弊其持犯故同輕削指爲小道小可捐也宜即捨之矜重情多緘言無報誠以攝御門學非戒不弘相善任持非戒不立其猶行必涉戶言必有由故名利將及爭位夏而斂容師授尊模趨壇場而整帶豈非貪決情勇覽戒奉以爲師行絕綱猷委戒墳諸溝壑專志在於本毒去取匠於方寸用斯弘濟誠未敢聞此則愛大憎小爲迷一也若能關鍵身口附相攝持虛蕩慮知體道懷德則安遠光憑斯其人矣世學諸論詞數區分傍大乘而逼小徑委本筌而尋章句時連界繫乍別色心一行六歷之相攝名教頻繁之包富聖別爲存道行凡學止在名譽於是讎

討終身博綜詞義輕蔑戒誥陵犯邑聲邪說富於脣吻邪求滿於胷臆謂捧鉢爲鈍丁號持瓶爲豎子半月說戒唯列麤言衣鉢受持極成煩碎遂卽顛倒形服雷鼓言聲侮弄尊儀斜聘經律故使衣藥受淨永絕其身戒約住持生緘其口斯豈不聞於本業乎知業則不然也但騰焰於舌端曾未圖爲心約此則尊高矜伐賤委本基爲迷二也若能深討使性妙識治能念動唯見我人事對但明塵識則未悉何賢當斯目也惠休論士樹以風聲然其專大探小騰實復光其美又有行福末凡稟素疎野廣讀多誦情見特隆偏略戒科謂講生倒不如常飲淳乳飽我心神靜處幽閑何過相及斯皆靡聞教行動事疑遲不學無知隨念交集所以每讀聽採坐列羣僧就務鑽研其人無幾學猶不解况不學乎牛毛麟角頗爲近實又有成樹塔寺繕造田園舉臿牽材未由物命燎原濺隰豈避生靈唯恐福業不成實未懷諸慈惻是則不聞大聖之明誠也十誦三相正在斯人或謂爲福行罪功過相補是又不聞律緣之初禁也緣修佛堂方制

地戒意在隨念附相策心不惟事業無益之咎故世思微務靜之士招引實希躁擾經營之夫騰擲者衆麤法易染妙理難弘爲迷三也若能依准教行不越常刑賢聖所同實當弘護至如澄寺九百神道映於趙都遠林不刊戒德流於晉世可龜鏡矣專門奉律之客立志貞梗之夫薄誦戒緣粗知文句時登九座引衆闡揚慢水覆心更無依學是則不聞明律師之清誡也法身咸具方兔師資今乃易從止足未思弘瞻魚睨雲漢爵躍僧倫惟我律師餘皆師律顧諸經論事等石田針縢高名約同稊稗知法世寡誰辨薰蕕任縱科治是非一亂輕重由其量處禍福自其心神出語成形曾無再覆傳而不習禮門所輕習而不經釋宗所誡何異讀禮而存倨傲誦易而忽陰陽勗哉斯言令終宜始但以時遭像季法就澆漓律部邪緣宗仰繁矣並由本尋學語義旨誦文掐紙籤述題鞭記賞有則依闕則絕言縱有異徵取通無路便言律無正斷故是前聖開聽遂即冒世輕生漫行章句飲杏湯者爲清齋畜錢寶者爲小犯坐具無勞截淨

鉢量未必姬周斯皆强於鉛刀易取思齊其迷四也若能廣尋羣典備閱行藏挹酌四印照融三制臨機剖斷則文理相循括舉例則物我同曉如斯御衆世有人哉尋夫戒律之筌筌於持犯定慧之學恆務在治能治則亂惑可銷能持則神機清遠餘外浮遊章句等捐月而執指端矜誕敎相同詠藥而迷愈疾論者試開四學終墜兩迷非言何以致詞詞列惑心寧盡故經陳曰種種法喩咸存離著律又述云常爾一心念除諸蓋固復懷斯誡敘微有箴銘將用體鏡如流且復昭彰於後耳

曇選

按續高僧傳曇選姓崔高陽人神慧譎詭不偶時俗雖博通經術而以涅槃著名不存文句護法爲懷晚住幷部興國寺川邑奉之以爲師傳每有衆集居於座元酬問往還以繫節爲要吐言開令宏放終古僧侶乃多莫敢摧挫時人目爲豹選者也及楊諒逆節中外相叛招募軍兵繕造牟甲以興國寺爲甲坊以武德寺爲食坊後於武南置陣楊素敗之官軍入郭

搜求逆黨總集諸僧責供反者僧等辭曰王力嚴切不敢遮約素曰有幾僧諫王被殺而云王力嚴切此並同反不勞分疏可依軍法選時在衆不忍斯禍乃出對曰比佛法陵遲特由僧無有德可以動俗致有亂階結聚不能誨以忠信此誠如公所教今被理責陷身無地素乃舒顏曰僧等且還畱向對僧擬論機務自爾晝參軍務開豁諸僧晚還寺宿不久煬帝下勅通被放免故合衆獲安誠其功也及大業末歲兵饑交接四方遊僧寄食無地與國雖富儉嗇者多每食時禁門自守客僧擁結終不之前選不勝滅法憒激身心每日拄杖在門驅趂防者攜引羈僧供給鉢器送至食堂衆多是其子弟不敢違逆由是衆開僧制許選停客自餘不得然其慈濟之深感激府俞房內廓然財物不積惟置大鉢一口每日引諸乞兒所得食調總鉢中選請食分亦和其內雜爲饘粥便行坐乞人手自斟酌見其繿縷皴錯形容癯瘦流淚盈臉不能自勝選亦依行受粥而食日別如此遂及有年皇運伊始人情安泰義與新寺法綱大張沙門智

滿當塗衆主一川鄉望王臣傾重創開諸宇嚴位道場二百餘僧受其制約夏中方等清衆肅然風聲洋溢流聞遐邇選聞之乃詣其寺庭滿徒聞來崩騰下赴告曰卿等結聚作何物在依何經誥不有冒罔後生乎滿曰依方等經行方等懺選曰經在何處將來對讀遂將一卷來選曰經有四卷何不一時讀之沙門道綽曰經文次第識不俱聞選曰吾識可共爾識同耶但四卷齊讀文言未了便曰依呪滅罪耳可罷之又曰自佛法東流矯詐非少前代大乘之賊近時彌勒之妖詿誤無識其徒不一聞爾結衆恐壞吾法故力疾來問雖爾手把瓶子倚傍猶可遂杖策而返武德八年遘疾淹積問疾者充牣房宇乃尸臥引衣申脚曰吾命將盡何處生乎名行僧道綽曰阿闍黎西方樂土名爲安養可願生彼選曰咄爲身求樂吾非爾儔綽曰若爾可無生耶答曰須見我者而爲生乎乃潛息久之不覺已逝時年九十有五道俗哀慘送於西山之陰傳者親往其寺不及其人觀其行事遺績庶可澡雪形心頓祛鄙吝叔緒護法開士抑斯

人乎

法通

按續高僧傳法通龍泉石樓人初在隰鄉未染正法衆僧行往不達村閭如有造者以灰灑面通雖處俗情厭恆俗以開皇末年獨懷異槩超出意表剃二男二女幷妻之髮被以法衣陟道詣州委僧尼寺時有問者通便答曰我捨枷鎖志欲通法既達州寺如前付囑便求通化寺明法師度出家於卽遊化稽湖南自龍門北至勝部嵐石汾隰無不從化多置邑義月別建齋但有沙門皆延村邑或有住宿明旦解齋家別一槃以爲通供此儀不絕至今流行河右諸州聞風服義有僧投造直詣堂中承接顏色譬若親識故通之率導其德難倫曾行本邑縣令逢之問是何僧答云山客令乃禁守不許遊從通卽絕粒竭誠遶獄行道其夜聽事野狐鳴叫怪相既集通夕不安及明放遣通曰我遶獄行道正得道理如何見放經日不食夜又狐鳴官庶以下莫不震懼苦勸引挽方從其請爾後巡行無時寧舍曾投人宿犬咋其脛尋被霹

死風聲愈顯後卒於龍泉余以貞觀初年承其素迹遂往尋之息名僧綱住隰州寺親說往行高聞可觀欣其餘論試後披叙夫以高世之量隨務不倫統其大歸莫非通道所以九十六部兼邪正之津途一十七羣現機緣之化迹故能光開佛日弘導塵蒙攝迷沒之鄙夫接戒濁之澆首並得開智清悟通聖華凡弘道利生於是乎在今有不達之者同世相輕覩其家業叢雜閱其形骸塵弊遂則雷同輕毀曾不大觀由之自陷備於成教故文云不觀法師種姓形有但受其法開我精靈斯言可歸通有之矣

明瞻

按續高僧傳明瞻姓杜氏恆州石邑人也少有異操所住龍貴村二千餘家同共高之傳於口實十四通經十七明史州縣乃舉爲進士性慕超方不從辟命投飛龍山應覺寺而出家焉師密異其度乃致書與鄴下大集寺道場法師令其依攝專學大論尋値法滅藏形東郡隋初出法追住相州法藏寺而立志貞明不干非類正業之暇了無他涉內通大小外綜丘

墳子史書素情所欣狎將事觀國移步上京開皇三年敕名翻譯住大興善衆覩德望可宗舉知寺任辭而不免便綱管之大業二年帝還京室在於南郊盛陳軍旅時有濫僧染朝憲者事以聞上帝大怒召諸僧徒並列御前峙然抗禮下敕責曰條制久頒義須致敬於時黃老士女初聞即拜唯釋一門儼然莫屈時以瞻爲道望衆所推宗乃答曰陛下必欲遵崇佛教僧等義無設敬若准制返道則法服不合敬俗敕云若以法服不合宋武爲何致拜瞻曰宋氏無道之君不拜便招顯戮陛下有治存正不陷無罪故不敢拜帝不屈其言直遣舍人語僧何爲不拜如此者五黃巾之旅連拜不已唯瞻及僧長揖如故兼抗聲對敘曾無憚懾帝乃問向答敕僧是誰錄名奏聞便即規擬戮諸僧合衆安然而退明日有司募敢死者至闕陳謝瞻又先登雖達申遜之詞帝夷然不述但下敕於兩禪定各設盡京僧齋再遣束帛特隆常准後廻蹕西郊顧京邑語朝宰曰我謂國內無僧今驗一人可矣自爾頻叅元選僉議斯屬下敕令住禪定用

崇上德故也衆以瞻正色執斷不避强禦又舉爲知事上座整理僧務備列當時大唐御世爰置僧官銓擬明哲允坼無滯貞觀之初以瞻善識治方有聞朝府名入內殿躬昇御牀食訖對詔廣列自古以來明君民主制御之術兼陳釋門大極以慈救爲宗帝大悅因卽下敕年三月六普斷屠殺行陣之所皆置佛寺登卽一時七處同建如豳州昭仁晉州慈雲呂州普濟汾州弘濟洛州昭福鄭州等慈洛州昭覺並官給匠石京送奴隸皆因瞻之開發也又私以每年施物常飯千僧大乘經論須者爲寫歲恆不絕爲報母恩及暮齒將臨山栖是造遂入太一山智炬寺而隱焉京輦歸信遠趣於林問道奉戒又繁常昔乃自惟曰攝心歸靜猶自煩乎試縱餘齡更還京邑少時遇疾猶堪療治乃曰吾命極矣可懸一月枯骸累人乃延諸大德就興善寺設齋辭決房杜僕射舉朝畢集具齎助供嚫錫山積瞻逼大捨懺辭告別卽日力杖出京返於智炬竭誠勤住想觀西方心道明利告侍者曰阿彌陀佛來也須臾又云二大菩薩亦至吾于

觀經成就十二餘者不了既具諸善相顏貌怡然奄爾而逝春秋七十即貞觀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也時以預記之驗知命存乎初未終前遺令焚身及闍維訖乃見骸骨圓全都無縫道當其頂上紫色曄然遂瘞於巖下

慧乘（附道璋）

按續高僧傳慧乘俗姓劉氏徐州彭城人也其先炎漢之緒祖欣梁直前將軍瑯琊太守父雅陳兵部郎中叔祖智强少出家陳任廣陵大僧正善閑成論及大涅槃乘年十二發心入道仍事强爲師服膺論席備探精理十六啓强曰離家千里猶名在家沙門也諸廣遊都鄙流諸耳目强從之便下揚都聽莊嚴寺智爝法師成實爰始具戒即預陳武帝仁王齋席對御論義詞辯絕倫數千人中獨迴天聽至四月八日陳主于莊嚴寺總令義集乘當時暨佛果出二諦外義有一法師英俠自居擅名江左舊住開泰後入祇洹乃問曰爲佛果出二諦外爲二諦出佛果外乘質云爲法師出開泰爲開泰出法師彼曰如鴛鴦鳥不

住閫厠乘應聲曰釋提桓因不與鬼住彼曰鳩翅羅鳥不栖枯樹乘折云譬如大海不宿死屍于時爝公處座歎曰辯才無礙其鋒難當者也躬于帝前賞天柱納袈裟由是令譽逋震隣國斯傳陳桂陽王尚書毛喜僕射江總等並伸久敬咸慕德音屬陳季道離隋風遠扇太尉晉王于江都建慧日道場遍詢碩德乘奉旨延住仍號家僧後從王入朝頻蒙內見時淨影慧遠道聲揚播由來不面因過值講即伸言論義高詞麗聲駭德徒遠顧曰何處吳僧脣舌陵人復豈愈此王聞之彌敬其詞辯時慧日創立搜揚一化並號龍象咸開義門既爰初盛集法輪肇駕王乃請乘盡心言論不有見尊致結既承資蓄縱辯無前折關陳款皆傾巢穴甚稱王望別賞帛百段暨高祖東巡岱宗鑾駕伊洛救遣江南吳僧與關東大德昇殿豎義乘應旨首登命章對論巧問勃興切並紛集縱橫駱驛罔弗喪律亡圖高祖目屬稱揚羣英歎異開皇十七年于揚州永福寺建香臺一所莊飾金玉絕世罕儔及晉王即位彌相崇重隨駕行幸無處不經大

業六年有敕郡別揀三大德入東都于四方館仁王行道別敕乘爲大講主三日三夜興諸論道皆爲折暢靡不冷然從駕張掖蕃王畢至奉敕爲高昌王麴氏講金光明吐言清奇聞者歎咽麴布髮于地屈乘踐焉至八年帝在東都于西京奉爲二皇雙建兩塔七層木浮圖又敕乘送舍利瘞于塔所時四方道俗百辟諸侯各出名珍于興善寺北天門道南樹列勝塲三十餘所高幢華蓋接影浮空寶樹香烟望同雲霧迎延靈骨至于禪定僉共請乘開仁王經化洽士

庶正道日登咸嘉賞讚十二年于東都圖寫龜茲國檀像舉高丈六即是後秦羅什所負來者屢感禎瑞故用傳持今在洛州淨土寺會隋室分崩唐皇御曆武德四年掃定東夏有敕僞亂地僧是非難識州別一寺留三十僧餘者從俗上以洛陽大集名望者多奏請二百許僧住同華寺乘等五人敕住京室于時乘從僞鄭謂被牽連主上素承風問偏所顧屬特蒙慰撫命住勝光秦國功德咸歸此寺武德八年歲居協洽駕幸國學將行釋奠堂置三座擬敘三宗衆復

樂推乘爲導首時五都才學三教通人星布義筵雲羅綺席天子下詔曰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釋教後興宜崇客禮今老先次孔末後釋宗當爾之時相顧無色乘雖登座情慮莫安今上時爲秦王躬臨位席直視乘面目未曾迴顧降中使十數教云但述佛宗先敷帝德餘一無所慮既最末陳唱諦徹前通乃命宗云上天下地榮貴所資緣業有由必宗佛聖今將敘大致理具禮儀並合掌虔跪使師資有據聲告纔竟皇儲已下爰逮羣僚各下席胡跪竚聆逸辯乘前宣帝德云陛下巍巍堂堂若星中之月云云次述釋宗後以二難雙徵兩教元梯廣布義綱高張莫不躡響風馳應機雲涌既而天子迴光敬美其道羣公拜手請從弘業黃巾李仲卿結舌無報博士祭酒等束體轅門慧日更明法雲還布當又下詔問乘曰道士潘誕奏悉達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是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師佛乃道之子弟故佛經云求於無上正眞之道又云體解大道發無上意外國語云阿耨菩提晉音翻之無上大道若以

此驗道大佛小於事可知乘報略云震旦之與天竺二猶環海之比鄰州耼乃周末始興佛是周初前出計其相去二十許王論其所經三百餘載豈有昭王世佛而退求敬王時道乎勾虛驗實足可知也仲卿向敘道者有太上大道先天地生鬱勃洞虛之中煒煥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不言周時之老耼也且五帝之前未聞有道三王之季始有耼名漢景已來方興道學窮今討古道者爲誰案七籍九流經國之典宗師周易五運相生既闢兩儀陰陽是判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天地於事可明陰陽在生有驗此理數然也不云有道先天地生道既莫測從何能生佛故車引云在己爲德及物爲道殷仲文云德者得也道者由也言得孝在心由之而成也論衡云立身之謂德成名之謂道道德也者爲若此矣卿所言道寧異是乎若異斯者不足歸信豈有頭戴金冠身被黃褐鬢垂素髮手把玉璋別號天尊居大羅之上獨名大道治玉京之中山海之所未詳經史之所不載大羅既烏有之說玉京本亡是之談言畢下

座畢朝屬目此時獨據詞宗餘術無爲而退一席揚扇萬代舟航可尚可師立功立事近假叨幸之力遠庇護念之恩也貞觀元年乘以銜荷持命義須崇善奉爲聖上於勝光寺起舍利寶塔像設莊嚴備諸神變幷建方等道場日夜六時行坐三業以貞觀四年十月二十日終於舊房春秋七十有六門人道璋先奉遺告於南山谷口焚之私斂餘灰還於勝光起塔沙門法琳爲製碑文唯乘釋蒙據道護法爲心撫物卹窮彌留情曲而詞辯無滯文義俱揚翻譯若流有逾宿誦此之一術歿後絕蹤而身歷三朝政移六帝頻昇中殿面對天顏神氣蕭散映徹牆仞自見英德莫不推焉又卿士王公妃嬪庶族皆稟淮香申明供禮所講涅槃般若金鼓維摩地持成實等各數十遍璋卽乘之猶子也少所恭奉立性誠慤偏能唄讚清囀婉約有勢於時每爲都講亦隸倫則京邑後附多響其塵云

智實（附普應　法行）

按續高僧傳智實俗姓邵氏雍州萬年人也童稚之

時襟期超異預有談論必以佛理爲言先十一出家住大總持寺聽敘元奧寺衆器之隨以小緣而能通暢宏遠自涅槃攝論俱舍毗曇皆鏡其深義開其閫鑰兼以思力堅明才氣雄毅武德之歲初平鄭國三大法師惠乘道宗辯相等西赴京師主上時爲秦王威明寓內志奉釋門乃請前三德幷京邑能論之士二十餘僧在弘義宮通宵法集實年十三最居下座上命令對論發言清卓驚絕前聞新至諸僧無敢繼響上及諸王異聲同歎曰此小師最俊烈後必紹隆三寶矣實眉間白毫可長數寸光映顏額沙門吉藏摩其頂將其毫曰子有異相當躡跡能仁恨吾老矣不見成德武德七年獫狁孔熾屢舉烽燧前居北地官軍相距有僧法雅夙昔見知武皇遇重給其妻媵任其愆溢僧衆惘然無敢陳者奏請京寺驍悍千僧用充軍伍有敕可之雅即通聚簡練別立團隊旣迫王威寂無抗抵實時年二十有一深究雅懷恐興異度事或彰陳必累大法乃致書於雅曰與子同生像季共屬陵遲悲六道之紛然愍四生之未悟子每遊

鳳闕恆遇龍顏理應灑甘露於帝心廕慈雲於含識何乃起善星之勃見鼓調達之惡心令善響沒於當時醜迹播揚於後代豈不以朝含安忍省納蒭蕘忝此愚情述斯頑見嗟乎可悲實傷其類且自多羅既斷終不更生析石已分義無還合急持衣鉢早出伽藍使清濁異流蘭艾殊列則使羣臣息於議論梵志寂於謗聲定水噎而更通慧燈晦而還照此言至矣想見如流雅得書逾怒科督轉切備辦軍器剋日將發寶騰入其衆大哭述斯乖逆壞大法輪即是魔事預是千僧同時號叫聽者寒心下淚寶遂擒撮法雅毆擊數拳告云我今降魔使邪正有據雅以事聞帝云此道人大麤付法推劾即被枷禁初無怖色將欲加罪僕射蕭瑀等奏稱精進有聞敕乃罷令還俗所選千人並停復寺寶雖處俗壞而兵役得停欣泰其懷會無憾結貞觀元年敕遣治書侍御史杜正倫檢校佛法清肅非濫寶恐法雅猶乘先計濫及淸徒乃致書於杜使曰沈俗僧智實白實懷橘之歲涉淸信之名採李之年染息慈之位雖淺智褊能然敢希先

達竊見化度寺僧法雅善因曩世受果今生如安上之遊秦似遠公之入晉理應守護鵝之行持結草之心思報皇王之恩奉酬覆載之德乃於支提靜院恆爲宰殺之坊精舍林中鎮作妻孥之室脫千僧之服四海愴動地之悲謗七佛之經萬國嗟訴天之怨自漢明感夢摩騰入洛已來無所名人頗曾聞也皇帝受禪撫育萬方欲使王道惟清法海無穢公策名奉節許道亾身除甘蔗之災拔空腹之樹使禪林鬱映慧苑扶踈慕實嘉聲震於邦國寧可忍斯邪佞仍捧鉢於祇洹棄我貞廉絕經行於靈塔龍門深濬奉見無由天意高懸流問何日惟公鑒同水鏡智察幽微仰願拯驚翼於華箱濟涸鱗於窮轍輕以于陳但增悚懼後法雅竟以狂猾被誅倫以事聞乃下敕云智實往經論告法雅預知麤勃自還俗已來又不虧戒行宜依舊出家因返寺房綜括前業捃討幽致有譽京室十一年駕往洛州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大道之行肇於遂古源出無

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反樸還淳至如佛教之典基於西域逮於後漢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洎乎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元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眞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鬱爲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遁忘返於茲累代今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爲之功宜有解張闡茲元化自今以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僧徒各陳極諫實惟象運迍沉開明是屬乃擕大德法常等十人隨駕至闕上表曰法常等言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値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法常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列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於前典頒告天下無得而稱令道士等處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

不立觀宇不領門徒處柱下以全眞隱龍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其愚非魯司寇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衣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張之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漫行章句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尼之上者誠恐眞僞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以表臣子之忠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前伏願天慈曲垂聽覽敕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宣敕語僧等明詔久行不伏者與杖諸大德等咸思命難飲氣吞聲實乃勇身先見口云不伏此理萬刃之下甘心受罪遂杖之放還抱思旋京晦迹華邑處於渭陽之三原焉信心之侶敬奉如雲情計莫因遂感氣疾知命非久欲與故人相別而生不騎乘乃令弟子四人各執牀角舁至本寺精爽不雜名諸知友執手訣云實以虛薄妄厠僧儔一期既至知復何述但恨此身虛死未曾爲法以爲慨然近夢阿私陀仙見及云常得出家想非徒說少時卒於大總持寺春秋三十有八

卽貞觀十二年正月也實自生能不入市鄽不執錢寶不求利涉三衣瓶鉢常不離身雖常日往還而始無輒離志行嚴肅殊有軌度攝誘多方故四遠道俗被放之僧多依附之親侍沙門七人皆供承有敘通共嘉焉總持故塔修奉者希實每香燈供養以爲己業病轉就篤滴水不通已經旬日侍人非時進漿實曰大聖垂誡其可欺乎吾見臨終犯戒者多矣豈使累劫之誡而陷於一咽者哉遂閉氣而止又問以終事答云譬如彎弓放矢隨處卽落觀於山水未有親疎之心任時量處省事爲要乃葬南郊僧墓中斯亦達性之一方矣終後三原信士方三十餘里皆爲立靈廟夜別四五百人聚臨如喪厥親迄於百日衆方分散初總持寺有僧普應者亦烈亮之士也通涅槃攝論有涯略之致以傳奕上事羣僧蒙然無敢諫者應乃入祕書太史局公集郎監命奕對論無言酬償但云禿丁妖語不勞敘接應曰妖孽之作有國同誅如何賢聖俱崇卿獨侮慢奕不答應退造破邪論兩卷背負籧篨徑詣朝堂以陳所述時執事者以聖上

開治通諫蒭蕘雖納奕表未將理當不爲呈達應乃多寫論本日往朝省卿相郎署鼓言奕表牽挽奕手與談正理奕素本淺學假詞於人杜口不對斯亦憉悖強悍僧傑不可抑也應之所師法行者亦貞素之僧也俱住總持衆首之最立操孤拔與物不羣每日六時常立參像自問自答入進殿中乃致勞遣應聲如在精慤特立衆難加焉故又目之爲高行也行見塔廟必加治護飾以朱粉搖動物敬京寺諸殿有未畫者皆圖繢之銘其相氏即勝光褒義等寺是也武德之始猶未有年諸寺餞餒煙火不續總斷持名勝普應爲先結會僧倫誓開糧路人料一勺主客咸然時來投者日恆僅百夙少欣欣會不告倦而行微念起厭怠懷即悔告人大開鬼業如何自累惜他食乎每旦出門延頓客旅歡笑先言顧問將接多辦鉢履安處布置乃達時豐初不休舍後往楚國講遺教論以畢終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五十八卷目錄

僧部列傳三十四

唐十

弘智　法琳（附慧序）

道會　智勤

慈藏（附圓勝）　法順（附智儼）

道英　又德

智則　通達

慧聰
法施
法運
法聰
明隱
明濬
慧因
慧岸
智顗
僧明
法空
法冲

神異典第一百五十八卷

僧部列傳三十四

唐十

弘智

按續高僧傳弘智姓萬氏始平槐里鄉人隋大業十一年德盛鄉閭權爲道士因入終南山絕粒服氣期神羽化形體枯悴心用飛動乃入京至靜法寺遇惠法師問以喻道之方惠曰有生之本以食爲命假糧粒以資形託津通以適道所以古有繫風捕影之論

仙慮藥誤之談語事信然幸無惑也乃示以安心之要遣累之方義寧元年委擲黃冠入山修業武德之始天下大同佛道二門峙然雙列智乃詣省申訴請隸釋門幷陳理例朝宰咸穆遂得貫入緇伍隨情住寺而性樂幽栖乃於南山至相寺而居焉周歷講會亟經炎燠神用通簡莫不精詣然而性立虛融慈衿在務陶甄士俗延納山賓巖隱匱乏之流飛走饑虛之類咸贍賚粮粒錫以貝泉雖公格嚴斷寺制深約而能攜引房宇同之窟穴泰斯亦叔代匡護之開士也滅後遂絕此蹤惜哉故其所獲法利積散不窮弘誘博愛爲而不恃加之以忍邦行事音聲厥初開務通識非斯莫曉故凡有福會必以簫鼓爲先致令其從如雲眞俗不爽於緣悟矣講華嚴攝論等以永徽六年五月九日終於山寺春秋六十有一露骸林下收骨焚散遵遺令也門人散住諸寺者咸謹卓正行不墜遺風重誨誘之劬勞顧復之永沒乃共寫八部般若用崇屺岵之恩又建碑一區陳於至相寺山外二丈四尺寶德寺莊所

法琳（附慧序）

按續高僧傳法琳姓陳氏頴川人遠祖隨官寓居襄陽少出家遊獵儒釋博綜詞義金陵楚郢從道問津自文苑才林靡不尋造而意存剛梗不營浮綺野栖木食於青溪等山晝則承誨佛經夜則吟覽俗典故於內外詞旨經緯遺文精會所歸咸肆其抱而風韻閑雅韜德潛形氣揚彩飛方陳神略隋季承亂入關觀化流離八水顧步三秦每以槐里仙宗互陳名實昔在荊楚梗概其文而祕法奇章猶未探括自非同其形服塵其本情方可體彼宗師靜茲紛結乃權捨法服長髮多年外統儒門內希明術遂以義寧初歲假被巾褐從其居館琳素通莊老談吐清奇道俗服其精華膜拜而從遊處情契莫二共叙金蘭故彼所禁文詞並用諮琳取定致令李宗奉釋之典包舉具舒張僞葛妄之言銓題品錄武德初運還莅釋宗擁帙延光栖惶問道以帝壤同歸名教是則鼓言鄭衛易可箴規乃住京師濟法寺至武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奕先是黃巾深忌佛法上廢佛法事者十有一條

云釋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行焉武皇容其小辯朝輔未能抗也時謂遵其邪徑通廢宏衢莫不懼焉乃下詔問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章服利在何間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釋琳憤激傳詞側聽明勅承有斯問卽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辯法身無象非十翼所詮但四趣茫茫漂淪欲海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出大聖爲之興世至人所以降靈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于是中天王種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厭榮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沾幽顯豈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爲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爲損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此其大略也而傅氏所奏有司猶未施行奕乃

多寫表狀遠近公然流布京室閭里咸傳禿丁之誚劇談酒席昌言胡鬼之謠佛日翳而不明僧威阻而無勢於時達量道俗動毫成論者非一各陳佛理具引梵文委示業緣曲垂邪正但並是奕之所廢豈有引廢證成雖曰破邪終歸邪破琳情主元機獨覺千載器局天授博悟生知睹作者之無功信乘權之有據乃著破邪論其詞曰莊周云六合之外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內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考詩書禮樂之致忠烈孝慈之先但欲攸序彝倫意存敬事君父至德惟是安上治民要道不出移風易俗自衞返魯詎述解脫之言六府九疇未宣究竟之旨案前漢藝文志所紀衆書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莫不功在近益俱未暢遠途誠自局于一生之內非迴拔於三世之表者矣遂使當見因果理涉旦而猶昏業報吉凶義經夕而未曉斯並六合之寰塊五常之俗謨詎免四流浩汗爲煩惱之場六趣諠譁造塵勞之業者也原夫實相杳冥逾道之要道法身凝寂出元之又元惟我大師體斯妙覺二

邊頓遣萬德斯融不可以境智求不可以形名取故能量法界而興悲揆虛空而立誓所以現生淨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布慈雲於鷲嶺則火宅燄銷扇慧風於雞峯則幽途霧卷行則金蓮捧足坐則寶座承軀出則天主導前入則梵王從後聲聞菩薩儼若朝儀八部萬神森然翼衛宣涅槃則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花百福莊嚴狀滿月之臨滄海千光照耀如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號佛爲法王也豈與衰周李耳比德爭衡末世孔丘輒相聯類者矣是以天上天下獨稱調御之尊三千大千咸仰慈悲之澤然而理深趣遠假筌蹄而後悟教門善巧憑師友而方通統其教也則八萬四千之藏二諦十地之文海殿龍宮之旨古諜今書之量莫不流甘露於萬葉垂至道於百王近則安國利民遠則超凡證聖但以時運未融致令漢梵殊感故西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見聞之益及慈雲卷潤慧日收光乃夢金人於永平之年覩靈骨於赤烏之歲于是漢魏齊梁之政像

教勃興燕秦晉宋已來名僧間出或神力救世或異迹發人或慧解開神或通感適化及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爲之更始誌上分身員戶帝王以之加信具諸史籍其可詳乎並使功被將來傳燈永劫議者僉曰僧惟紹隆佛種佛則冥衛國家福隆皇基必無廢退之理我大唐之有天下也應四七之辰安九五之位方欲興上皇之風開正覺之道致治太平永隆淳化但傅氏所述酷毒穢詞並天地之所不容人倫之所同棄恐塵黷聖覽不可具觀伏惟陛下布含弘之恩垂鞠育之惠審其逆順議以眞虛佛以正法遠委國王陛下君臨斯當付囑謹上破邪論一卷用擬傳詞文有三十餘紙自琳之綴彩貫絕搴篇野無遁賢朝無遺士家藏一本咸誦在心並流略之菁華文章之冠冕茂譽於是乎騰廣昏情由之而開尚矣琳又以論卷初出意在弘通自非廣露其情則皁隸不塵其道乃上啓儲后諸王及公卿侯伯等並文理弘被庶績咸熙以博詣焉故奕奏狀因之致寢遂得釋門重敞琳實其功東宮庶子虞世南詳琳著論乃爲之序

引而傅氏不愜其情重施密譖搆扇黃巾用爲黨類各造邪論貶量佛聖昏冒生靈衒曜朝野薰蕕既雜時所疑焉武德元年春下詔京置三寺惟立千僧餘寺給賜王公僧等並放還桑梓嚴敕既下莫敢致詞五衆哀號於稾街四民顧嘆於城市於時道俗蒙然投骸無措賴由震方出帝氛祲廓清素襲啓聞薄究宗領登卽大赦還返神居故佛日重朗於唐世又由琳矣琳頻逢黜陟誓結維持道挫世情艮資寡學乃探索典籍隱括元奧撰辨正論一部八卷貞觀初年帝於南山大和宮舊宅置龍田寺琳性欣幽靜就而住之衆所推美舉知寺任從容山服詠歌林野至十三年冬有黃巾秦世英者挾方術以邀榮遂程器於儲貳素嫉釋種陰陳琳論謗訕皇帝罪當罔上帝勃然下敕沙汰僧尼見有衆侶宜依遺教仍訪琳身據法推勘琳扼腕奮發不待追徵獨詣公庭輕生徇理乃縶以縲絏敕云所著辨正論信毀交報篇曰有念觀音者臨刃不傷且赦七日令爾自念試及刑決能無傷不琳外纏桎梏內迫刑期水火交懷訴仰無路

乃緣生來所聞經教及三聖尊名銘誦心府擬爲顯應至於限滿忽神思飄勇橫逸胷懷歡慶相尋頓忘死畏立待對問須臾敕至云今赦期已滿當至臨刑有何所念念有靈不琳援筆答曰自隋季擾攘四海沸騰疫毒流行干戈競起興師相伐各擅兵威臣佞君荒不爲正治遏絕王路固執一隅自皇王弔伐載清陸海斯實觀音之力咸資勢至之恩比德連蹤道齊上聖救橫死於帝庭免淫刑於都市琳于七日已來不念觀音惟念陛下敕治書侍御史韋悰問琳有詔令念觀音何因不念乃云惟念陛下琳答伏承觀音聖鑒塵形六道上天下地皆爲師範然大唐光宅四海九夷奉職八表刑清君聖臣賢不爲枉濫今陛下子育恆品如經卽是觀音旣其靈鑒相符所以惟念陛下且琳所著正論爰與書史同倫一句參差任從斧鉞陛下若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陛下若刑濫無辜琳則有伏屍之痛具以事聞遂不加罪下敕徙於益部僧寺行至百牢關菩提寺因疾而卒時年六十九沙門慧序經理所苦情結斷金曉夕同衾慰

撫承接及命將盡在庌膝上庌慟哭崩摧淚如駛雨乃名諸關傍道俗葬於東山之頂高樹白塔勒銘誌之行路望者知便下淚庌本雍州武功人善經籍通佛理明攝論以爲敷化之訓體道開俗言無品藻將護遊僧用爲家操本住京輦後移梁益以百牢衝會四方所歸道俗栖投往還莫寄庌乃宅寺關口用接遠賓故行侶賴之詠歌盈耳於時治書侍御史韋悰審英飾詐乃奏彈曰竊以大道鬱典沖虛之迹斯闡元風既播無爲之教實隆未有身預黃冠志同凡素者也道士秦英頗學醫方薄閑呪禁親戚寄命羸疾投身姦淫其妻禽獸不若情違正教心類豺狼逞貪競之懷恣邪穢之行家藏妻子門有姬童乘肥衣輕出入衢路揚眉奮袂無憚憲網健羡未忘觀徼在慮斯源不殄至教式虧請寘巖科以懲淫侈乃入大理竟以狂狷被誅公私怪其死晩琳所著詩賦頌啓碑表章議大乘教法并諸論記傳合三十餘卷並金石擊其風韻縟錦績其文思流靡雅便騰焰彌穆又善應機說導卽事騁詞言會宮商義符元籍斯亦希世

罕嗣也

道會

按續高僧傳道會姓史犍爲武陽人初出家住益州嚴遠寺器宇高簡雅調逸群四方道俗旦夕參候猶以蜀門小陋聞見非廣乃入京詢訪經十餘年經論史籍博究宗領還蜀欲大開釋敎導引後銳時屬亂離不果心術會皇運初興率先招撫詹俊李袞首逆巴蜀會上疏曰會弟性不肖家風失墜討爵雖除諂敕猶在門生故吏子孫成列並奮臂切齒思効力用即日劒門雖啓巫峽負固會請躬率徒隸振錫啓途折簡宣威開懷納款軍無矢石之勞主有待成之逸此亦一時之利也惟公圖之爲使淹留遂不行於時國初僧尼道士所在多度有道士宋冀是彼梁棟於隆山縣下新立道觀屋宇成就置三十人會經總管投倫陳牒改觀爲寺其郭內住者並是道宗不伏移改囑安撫大使李襲譽巡察州縣會以事達乃引兵過城四面鳴鼓一時驅出舉宗怨訴噂喈街衢會曰未能令天下改觀爲寺此之一所終不可奪遂依立

寺至今不毀武皇登遐入京朝觀因與琳師同修辨正有安州暠師在蜀弘講人有嫉者表奏云反又述法會覘候消息還被拘執身雖在獄言笑如常爲諸在獄講釋經論經春至冬諸僧十數衣服藍縷不勝寒酷京師有無盡藏恆施爲事會致書曰自如來潛影西國千有餘年正法東流五百許載雖復赤髭靑眼大開方便之門白脚漆身廣示歸依之路猶未出於苦海尚陸沉於險道況五衆名僧四禪敎首頭陀聚落惟事一餐宴坐林中但披三衲加以無緣之慈想升鍾以代鴿履不輕之行思振錫以避蟲今有精勤法子淸淨沙門橫被囚拘實非其罪遂使重關早落覩獄吏而魂飛淸室曉開見刑官而思盡嚴風且灑穿襟與中露俱飄繁霜夜零寒心與死灰同殪若竟不免溝壑抑亦仁者所恥書達即送裘鞋給之及事釋還鄉三輔名僧送出郭門會與諸遠僧別詩曰去住俱爲客分悲損性情共作無期別時能訪死生道俗聞者皆墮淚時益州法曹裴希仁自矜門學會與相見輕有譏誚會曰蜀州雖小賢德如林漢朝八

俊同出唯張綱埋輪東雒嘆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奏誅梁冀威攝四海者犍爲武陽人也漢時有問揚子雲曰李仲坒何如人答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臣諸侯不友者資中人也巴西閬中百王之仰哉益州郡縣名振於華夷明公庶可虛心待國士豈得以土地拘於人哉言訖而出希仁媿謝既返謂人曰江漢多靈其斯人也以貞觀末卒年七十矣

智勤

按續高僧傳智勤俗姓朱隋仁壽因舍利州別置大興國寺度少小以匡護爲心每處衆發言無不允睦精誠勇猛事皆冥祐初母患委頓爲念觀音宅中樹葉之上皆現化佛合家並見母疾遂除又屬隋末荒亂諸賊競起勤獨守此寺賊不敢凌故得寺宇經像一無所損諸寺湮滅不可目見又一時權著俗衣以避兵刃被賊圍遶而欲殺之忽聞空中聲告師可去俗衣遂除外服賊見頂禮請將供養經於數月後投於蜀聽暠法師講衆至三千法師皆委令檢校遂得安帖內外無事一人力也又至唐初還歸鄧州講維

摩三論十餘遍後隱於北山倚立十餘年所居三所即今見存恆聞谷中鐘聲後尋巖嶺忽見一寺宛麗奇常入中禮拜似有人住如是數度後更尋覓莫知所在又居山內糧食將盡其行道之處土自發起遂除棄之明日復爾如是再三遂有穀現因即深掘得粟二十餘石其粟粒大色赤稍異凡穀時鄧州佛法陵遲合州道俗就山禮請願出住持遂感夢而出後時負像出山中途忽闇莫知其路不得前進俄有異火兩炬照路極明因得見道送至村中火方迴滅村人並見無不驚異因出住大興國前後諸王刺史並就寺頂禮請受歸戒恆以僧尼之事委令檢校佛法光顯吳蜀遠聞又至永徽年初以見時事繁雜守房不出向淹三載讀一切經兩遍每讀經時恆見有神來聽初中後夜常聞彈指謦欬之聲至顯慶四年省符名入慈恩不就至其年五月欲終之前所有功德不周之處曉夜經構使畢人問何故如此急速答曰無常之法何可保耶至十五日寺中樹木枝葉萎枯自然分枿禽鳥悲鳴遍於寺內僧各驚問莫知所由

至十六日旦忽見昔聽經神來禮拜而語云莫禮傍人無有見者於是剃髮披衣在繩牀內手執香爐跏趺而坐告諸弟子汝可取大品經讀誦至往生品訖遂合掌坐而卒停經數日顏色如舊恆有異香聞於寺內合州道俗悲慟難勝州縣官人並送至野春秋七十四矣

慈藏（附圓勝）

按續高僧傳慈藏姓金氏新羅國人其先三韓之後也中古之時辰韓馬韓秦韓率其部屬各有魁長案梁貢職圖其新羅國魏曰斯盧宋曰新羅本東夷辰韓之國矣藏父名武林官至蘇判異以本王族比唐一品既享高位籌議攸歸而絕無後嗣幽憂每積素仰佛理乃求加護廣請大捨祈心佛法并造千部觀音希生一息後若成長願發道心度諸生類冥祥顯應夢星墜入懷因卽有娠以四月八日誕載良辰道俗銜慶希有瑞也年過小學神睿澄簡獨拔恆心而於世數史籍略皆周覽情意漠漠無心染趣會二親俱喪轉厭世華深體無常終歸空寂乃捐捨妻子第

宅田園隨須便給行悲敬業子爾隻身投於林谿巖服草屩用卒餘報遂登陗隒獨靜行禪不避虎兕常思難施時或疲睡心行將微遂居小室周障棘刺露身直坐動便刺肉懸髮在梁用袪昏漠修白骨觀轉向明利而冥行顯被物望所歸位當宰相頻徵不就王大怒敕往山所將加手刃藏曰吾寧持戒一日而死不願一日破戒而生使者懼之不敢加刃以事上聞王愧服焉放令出家任修道業卽又深隱外絕來往糧粒固窮以死爲命便感異鳥各銜諸果就手送與鳥手藏手就而共食時至必爾初無乖候斯行感元徵罕有聯者而常懷慼慼慈哀含識作何方便令免生死遂於眠寐見二丈夫曰卿在幽隱欲爲何利藏曰唯爲利益衆生乃授藏五戒訖曰可將此五戒利益衆生又告藏曰吾從忉利天來故授汝戒因騰空滅於是出山一月之間國中士女咸受五戒又深惟曰生在邊壤佛法未弘是非目驗無由承奉乃啓本王西觀大化以貞觀十二年將領門人僧實等十有餘人東辭至京蒙敕慰撫勝光別院厚禮殊供人

物繫擁財事既積便來外盜賊者將取心顫自驚返來露過便授其戒有患生盲詣藏陳懺後還得眼由斯祥應從受戒者日有千計性樂棲靜啓敕入山於終南雲際寺東懸崿之上架室居焉旦夕人神歸戒又集時染少疹見受戒神爲魔所苦尋即除愈往還三夏常在此山將事東藩辭下雲際見大鬼神其衆無數帶甲持仗云將此金轝迎取慈藏復見大神與之共鬪拒不許迎藏聞臭氣塞谷蓬勃即就繩牀通告訣別其一弟子又被鬼打躃死乃蘇藏即捨諸衣財行儭德施又聞香氣遍滿身心神語藏曰今者不死八十餘矣既而入京蒙敕慰問賜絹二百疋用充衣服貞觀十七年本國請還啓敕蒙許引藏入宮賜衲一領雜綵五百段東宮賜二百段仍於弘福寺爲國設大齋大德法集幷度八人又敕太常九部供養藏以本朝經像凋落未全遂得藏經一部幷諸妙像旛花蓋具堪爲福利者齎還本國既達鄉壤傾國來迎一代佛法於斯興顯王以藏景仰大國弘持正教非夫綱理無以肅淸乃敕藏爲大國統住王芬寺寺

卽王之所造又別築精院別度十八人恆充給侍又請入宮一夏講大乘論晚又於皇龍寺講菩薩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雲霧奄靄覆所講堂四部興嗟聲望彌遠及散席日從受戒者其量雲從因之革厲十室而九藏屬斯嘉運勇銳由來所有衣資並充檀捨唯事頭陀蘭若綜業正以青丘佛法東漸百齡至于住持修奉蓋闕乃與諸宰伯詳評紀正時王臣上下僉議攸歸一切佛法須有規猷並委僧統藏令僧尼五部各增舊習更置綱管監察維持半月說戒依律懺除春冬總試令知持犯又置巡使遍歷諸寺試厲說法嚴飾佛像營理衆業鎭以爲常據斯以言護法菩薩卽斯人矣又別造寺塔十有餘所每一興建合國俱崇藏乃發願曰若所造有靈希現異相便感舍利在諸巾鉢大衆悲慶積施如山便爲受戒行善遂廣又以習俗服章中華夷有華藏惟歸崇正朔義豈貳心以事商量舉國咸遂通改邊服一准唐儀所以每年朝集位在上蕃任官遊踐並同華夏據事以量通古難例一撰也今春秋將立器宇弘峻吐言成政

行立懷德撰諸經戒疏十餘卷出觀行法一卷流彼國有沙門圓勝者本族辰韓淸愼僧也以貞觀初年來儀京輦遍陶法肆聞持鏡曉志存定攝護法爲心與藏齊襟秉維城塹及同返國大敞行途講開律部唯其光擧自昔東蕃有來西學經術雖聞無行戒檢緣搆既重今則三學備焉是知通法護法代有斯人中濁邊淸於斯驗矣

法順（附智儼）

按續高僧傳法順姓杜氏雍州萬年人稟性柔和未思沿惡代辭親遠戍無憚艱辛十八棄俗出家事因聖寺僧珍禪師受持定業珍姓魏氏志存儉約野居成性京室東阜地號馬頭空岸重邃堪爲靈窟珍草創伊基勸俗修理端坐指撝示其儀則忽感一犬不知何來足白身黃自然馴擾徑入窟內口銜土出須臾往返勞而不倦食則同僧過中不飮既有斯異四遠響歸乃以聞上隋高重之日賜米三升用供常限乃至龕成無爲而死今所爲因聖寺是也順時躬覩斯事更倍歸依力助締構隨便請業末行化慶州勸

民設會供限五百及臨齋食更倍人來供主懼焉順曰無所畏也但遍周給而莫委供所由來千人皆足嘗有張河江張弘暢者家畜牛馬性本弊惡人皆患之責無取者順示語慈善如有聞從自後更無觝齧其道發異類爲如此也嘗引衆驪山夏中栖靜地多蟲蟻無因種菜順恐有損害就地示之令蟲移徙不久往視如其分齊恰無蟲焉順時患腫膿潰外流人有敬而唼者或有以帛拭者尋卽瘥愈餘膿發香流氣難比拭帛猶在香氣不歇三源縣民田薩塼者生來患聾又張蘇者亦患生瘂順聞命來與共言議遂如常日永卽痊復武功縣僧爲毒龍所魅衆以投之順端拱對坐龍遂託病僧言曰禪師旣來義無久住極相勞擾尋卽釋然故使遠近瘴癘淫邪所惱者無不投造順不施餘術但坐而對之識者謂有隂德所感故幽靈偏敬至其言教所設多抑浮詞顯言正理神樹鬼廟見卽焚除巫覡所事躬爲屏擋禎祥屢見絕無障礙其奉正也如此而篤性綿密情兼汎愛道俗貴賤皆事邀延而一其言問胷襟莫二或復重痼

難治深願未果者皆隨時指示普得遂心時有讚毀二途聞達於耳相似不知翻作餘語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水汎溢厲涉而度岸既峻滑雖登還墮水忽斷流便隨陸而度及順上岸水尋還復門徒目覩而不測其然也所以感通幽顯聲聞朝野有鄙夫利其財食順言不涉世令不留心隨有任用情志虛遠但服麤敝卒無兼副雖聞異議仍大笑之其不競物情又若此也今上奉其德仰其神引入內禁降禮崇敬儲宮王族懿戚重臣戒約是投無爽歸禁以貞觀十四年都無疾苦告累門人生來行法令使承用言訖如常坐定卒於南郊義善寺春秋八十有四臨終雙鳥投房悲驚哀切因即坐送於樊川之北原鑿穴處之京邑同嗟制服亙野肉色不變經月逾鮮安坐三周枯骸不散自終至今恆有異香流氣屍所學侶等恐有外侵乃藏於龕內四衆良晨赴供彌滿弟子智儼名貫至相幼年奉敬雅遵餘度而神用清越振績京皐華嚴攝論尋常講說恆至龕所化導鄉川故斯塵不絕矣

道英

按續高僧傳道英姓陳氏蒲州猗氏人也年十八叔休律師引令出家而二親重之便爲取婦五年同牀誓不相觸素在市販與人同財乃使妻執燭分判文疏付囑留累遂逃而落髮至幷州炬法師下聽華嚴等經學成返邑其妻尚在開皇十年方預大度乃深惟曰法相可知心惑須曉開皇九年遂入解縣太行山柏梯寺修行止觀忽然大解南埵悟人北嶺悟法二空深鏡坐處樹枝下映四表於今見在因爾營理僧役以事考心後在京師住勝光寺從曇遷禪師聽採攝論講悟既新衆盈五百多採名教而尠能如理而英簡時問義唯陳止觀無相思塵諸要槃節深會大旨遷彌重之語諸屬曰爾雖考通文義無擇昏明得其妙者唯道英乎自爾儀服飲噉未嘗篇章頗爲時目作達者也聽講之暇常依華嚴發願供僧有慕道者從其所爲因事呈理調伏心行寄以弘法常云余冥目坐禪窮尋理性如有所詣及開目後還合常識故於事務遊觀役心使有熏習然其常坐開目如

線動逾信宿初無頓睫後入禪定稍呈異迹大業九年嘗任直歲與俗爭地遽鬭不息便語彼云吾其死矣忽然倒仆如死之僵諸俗同評道人多詐以針刺甲雖深不動氣絕色變將欲洪牓傍有智者令其歸命誓不敢諍願還生也尋言起坐語笑如常又行龍臺澤池側見魚之遊乃曰吾與汝共爭我何者爲勝汝不及我我可不及汝耶卽脫衣入水弟子持衣守之經十六宿比出告曰雖在水中唯弊土坌我耳又屬嚴冬冰厚雪壯乃曰如此平淨之處何得不眠遂脫衣仰臥經于三宿乃起而曰幾被火炙殺我如是隨事以法對之縱任自在誠難偶者晚還蒲州住普濟寺置莊三所麻麥粟田皆在夏縣東山深隱之所不與俗爭用接羇遠故使八方四部其歸若林晝則厲衆僧務躬事擔運險難緣者必先登踐夜則跏坐爲說禪觀時或弊其勞者聞法不覺其疲一日說起信論至眞實門奄然不語衆往觀之氣絕身冷知其滅想卽而任之經於累宿方從定起時河東道遜高世名僧祖習心道素同學也初在解縣領徒盛講及

遜捨命去英百五十里未及相報終夕便知告其衆曰遜公已逝相與送乎人問其故答云此乃俗事心轉即是及行中路乃逢告使其知微通感類皆如此英終前夕集衆告曰早須收積明日問多聚人畜損食穀草衆不測其言英亦自運催促甚急至夜都了索水剃洗還本坐處被以大衣告曰人謂余爲英禪師禪師之相不可違世語門人志褒曰禪師知英氣息可有幾耶褒以事答英言如是因說法要又曰無常常也不可自欺不可空死令誦華嚴賢首偈至臨終勸念善處明相既現口云捨却奄然神逝人以手循從下而冷即貞觀十年九月中也春秋八十初將終日衆問後事英曰佛有明教但依行之則無累矣英何言哉時感羣鳥集房數盈萬計悲鳴相切及其終夕惠褒侍側見有青衣二童執花而入紫氣如光從英身出騰繞屋棟及明霧結周二十里人物失光三日方歇蒲晉二川化行之所聞哀屯赴如喪重親遠驗英言不有損失又感僧牛吼叫聲徹數里流淚鳴咽不食水草經於七日將欲藏殮道俗爭之僉以

英不樂喧譁但存道業便卽莊南夏禹城東延年陵東鑿土龕之纔下一鑁地忽大震人各攬草臨臥地驚懾周十五里皆大動怖又感白虹兩道連龕柩所白烏二頭翔鳴柩上至於龕所迴旋而逝詳英道開物悟慧解入神故得靈相氤氳存亾總集不負身世誠斯人乎

又德

按續高僧傳又德姓徐雍州醴泉人也形質長偉秀眉骨面立履淸白服麤素衣而放言來事多所弘奬年有凶暴毒癘流者必先勸四民令奉三寶其所施設或禮佛設齋或稱名念誦用其言者皆禳災禍有不信者莫不殃終預計未然略如對日時遭亢旱懼而問焉又以手指撝某日當雨但齊某處約時雨至必如其言或蝗暴廣狹澤潤淺深事符明鏡不漏纖毫且執志淸慎不濫刑科力所未及不受其法故壯年在道唯遵十戒而於篇聚雜相多所承修末於九峻山南造阿耨達池幷鐫石鉢卽於池側用濟衆生以貞觀十二年卒於山舍百姓感焉爲起白塔岩然

山表

智則

按續高僧傳智則姓馮雍州長安人二十出家辨才寺聽凝法師攝論四十餘遍性度卓舉僅觀尋採恆披敗衲裙垂膝上有問其故則云衣長多立耳遊浪坊市宿止寺中銷聲京邑將五十載財法食息一同僧伍房施單牀上加草薦瓦椀木匙餘無一物或見其繿縷爲經營者隨得服用言終不及則雖同僧住形有往來門無關閉同房僧不知靈異號爲狂者則聞之仰面笑曰道他狂者不知自狂出家離俗只爲衣食行住遮障鎖門鎖櫃費時亂業種種聚斂役役不安此而非狂更無狂者乃撫掌大笑則性嗜餺飥寺北有王摩訶家恆令辦之須便輒往因事伺候兩處俱見方委分身而言行相投片無假謬自貞觀來恆獨房宿竟夜端坐咳嗽達曙余親自見故略述其相云

通達

按續高僧傳通達雍州人三十出家栖止無定初辭

世壤遍訪明師委問道方皆無稱說乃入太白山不齎糧粒不擇林巖饑則食草息則依樹端坐思元動逾晦序意用漠漠投解無歸經跨五年栖遑靡息因以木打塊塊破形銷既覩斯緣廓然大悟晚住京師律藏寺遊聽大乘情量虛蕩一裙一帔布衲重縫所著麻鞋經三十載繒帛雜飾未曾冠體冬夏一服不弊冰炎常於講席評敘元奧而不肖之夫言行矛盾及至飲噉無異俗人達曰大乘之學豈其爾邪若指聖懷斯實凡度余不同也左僕射房元齡聞而異焉迎至第中父事隆重而達體道爲功性不拘檢或單裙露腹或放達餘言元齡以風表處之不以形言致隔其見貴如此也常以飲水噉菜任性遊從或攬折蒿藋生宛而食至於桃杏瓜果必生吞皮核人問所由云信施難棄也貞觀以來稍顯神異往至人家歡笑則吉愁慘必凶或索財賄或索功力隨命多少即須依送若違其語後失過前有人騎驢歷寺遊觀達往就乞借而不施其驢尋死斯例不一也故京室貴賤咸宗事之禍福由其一言說導唯存離著所得財

利並營寺宇大將軍薛萬鈞初聞異行迎宅供養百有餘日不違正軌忽於一夜索食欲噉初不與之苦求不已試與遂食從爾已後稍改前迹專顯變應其行多僻欲往入內宿將軍兄弟大怒打之幾死仰而告曰卿已打我身肉都毀血汚不淨可作湯洗待沸涌己脫衣入鑊狀如冷水傍人怖之猶索加火遂合宅驚奉恣其寢處曾負人錢百有餘貫後既辦得無人可送乃將錢寺門伺覓行人隨負多少償達西市衆皆止之而達付而不禁及往勘償不失一文斯達量虛懷定難准也時逢米貴欲設大齋乃命寺家多令疏請及至明旦來赴數千而供度闐然不知何擬大衆咎之達曰他許送供計非妄語臨至齋時僧徒欲散忽見熟食美饍連車接轝充道而來即用施設乃大餘長並供僧庫都不委其所從來食訖須臾人車不見今盛業京輦朝野具瞻叙事而舒故不曲盡

慧聰

按續高僧傳慧聰姓王出家已後遊行齋講手不釋卷尋經旨趣心自欣躍苦形節食行知足行自云法

華經常不輕菩薩不專讀誦經典但行禮拜四衆尚得六根清淨我何爲不禮諸佛世尊卽於別院閉門常禮萬五千佛依經自唱一一禮之寺僧怪其所作於壁隙伺之見禮拜頭下天龍八部等亦頭下數數非一諸人來其院者無不心戰走出恆聞異香蔚蔚爾及死在貞觀年中院絕人往每夜常聞彈指禮拜行道等相

慧因

按續高僧傳慧因姓張清河武城人昔依賢法師後以雅志卓然衆所推伏欲屈知寺任遂巡於蜀川詢求禪律訪無夷險必往叅請唐運大通自蜀而返於時州別一寺但三十僧因卽其一持維志節終始無忘後爲開聖本寺去荆五十餘里山藪曠迥阻絕風烟乃獨止此山草菴蘭若二十餘載四遠咸依昔智者遺言今宛符會貞觀十九年大旱而寺石泉獨無有竭乃自負水外給飛走由是獲濟江陵令盧行餘承聞往之索水飲馬因負而給之行餘謂少頗出恚言便遣馬就寺俄值羣猪來路人無敢犯後有一人

寺北竊食戌肉虎來擁遶哮吼將噉其人得急逃竄無方因聞往救虎乃潛退斯戒德慈明爲若此也法華一部毗尼戒本行住常誦未忘心口年七十五卒於本寺

法施

按續高僧傳法施姓江武當人少而弘直神智難測形無定方出處不滯遊巴陵顯安寺娑羅樹下宴嘿而人亦莫之顧也依荊南記云晉永康元年僧房牀下忽生一樹隨伐隨生如是非一樹生愈疾咸共異之置而不剪旬日之間植柯極棟遂移房避之自爾已後樹長便遲但極晚秀夏中方有花葉秋落與衆木不殊多歷年稔人莫識也後外國僧見攀而流涕曰此娑羅樹也佛處其下涅槃吾思本事所以泣耳而花開細白不足觀採元嘉十一年忽生一花形色如芙蓉樹今見在此亦一方之奇迹也隨末喪亂稱兵非一蕭銑時爲羅縣令施拊背指巴陵城曰此天子城也後果王之米極平賤施誡深藏人不測其言於後米斗直萬五千餓餧者衆如此記授來事若指

諸掌趙郡王伐僞梁銑問今事如何施遺雙銅筯銑曰令我同矣遂舉衆歸化百姓咸賴其德弘矣嘗於江陵北頭陀虎來牀側人來語虎曰佛子閉目虎即低頭閉目斯遇猛獸如家犬者斯人在斯誦勝天王一部靜念出觀誦而美之而精進牢强越於常伍後潛形高邁焉

慧岸

按續高僧傳慧岸者未詳何人面鼻似胡言同蜀漢往來市里默言無准人不之異武德三年科租至岷州程期甚促蜀人初不聞謂在天外人又僦購科索萬錢轉更驚急謂往鬼國被去者皆爲死計散費資糧爲不行之計岸於新繁市大笑曰但去必見歡喜捉負租拗折數枚衆人去至鹿頭道逢勑停此前言之驗也武德六年輙復悲泣不能自禁曰誰能見煩惱因投水求死衆人爭入水接之乃端坐水底已卒卒後其年亢旱不收疫死衆矣

法運

按續高僧傳法運姓鄧荊州長林人姿容挺秀有拔

羣之美至於算曆五行洞其幽致傳述楚二晦星以運爲一也後値智曠禪師誨以出俗之資便削除俗玩剃髮入道修學禪要志樂閑寂別於開聖西北起一道場如常觀行不隔昏曉嘗誦七佛呪等救濟無不輙應隋末虎暴摩頂曰天下正亂百姓遑遑汝可遠藏莫爲他厭及八營賊主楊道生承名迎接安置供給蕭銑次立又加奉敬所獲施物即入悲敬二田又於州內別置道場號爲龍歸精舍銑乃請問興亡答曰貧道薄德不得久爲善友時不測其言也不久趙郡王恭泝游兵至又加頂謁兵又東下圖像隨身又畱一影令運慈屬允所謂道德之感動也嘗有信心士女晨夕供施妖邪鬼怪見必迴心社廟神祇悉叅歸戒以武德中化往春秋六十葬于開聖寺智曠禪師塔側貞觀年中遼西柳城靺鞨名帝示階者年十八時逃入高麗拾得二寸許銅像不知何神明安皮袋中每有飲噉酒肉拔出祭之逢高麗捉獲具說我是北邊靺鞨不信謂是細作斫之三刀不傷皮肉疑是神入問有何道術答曰無也唯供養神明而已

乃出示之曰此我國中佛也因說本末看像背上有三刀痕遂放之令往唐國彼大有佛事可諮問也其人得信在懷深厭俗網今在幽州出家大聰明有儀止巡講採聽隨聞便解有疑錄出以問者皆深邃隱遠思者難之

智顗

按續高僧傳智顗住遼州護明寺少出家戒行貞峻立操耿介勇銳居懷識量聞見莫不高賞專務坐禪人不知其所詣隋末賊起川原交陣相推不已動經旬朔顗於兩陣以道和逼往返彌時俱隨和散合郡同嘉敬而重之後與道俗十餘行值突厥幷被驅掠顗遂隱身不見後訪得問云我念觀音不值賊有同學在箕山守靜獵者奪糧頓盡顗遠知之使人送米其通幽解網非可究也而任吹虛舟無所拘礙每有苦處輒往救拔是知大悲攝濟隨方利生雖行位殊倫而心焉靡異不測其終

法聰

按續高僧傳法聰姓陳住蘇州常樂寺初負袠周游

法席叅詣隨聞雖曉然未晰本意在息言然言爲理詮事須博覽不著爲本無得虛延如灰除垢灰亦須淨後往金陵攝山栖霞寺觀顧泉石僧衆淸嚴一見發心思從解髮時遇善友依言度脫遂誦大品不久便通又往會稽聽一音慧敏法師講自得於心蕩然無累貞觀十五年還杭蘇等州開導集衆受道者三百餘人自爾華嚴涅槃相續二十餘遍貞觀十九年嘉興縣高王神降其祝曰爲我請聽法師受菩薩戒依言爲授又降祝曰自今以往酒肉五辛一切悉斷後若祈福可請衆僧在廟設齋行道又二十一年海鹽縣鄱陽府君神因常祭會降祝曰爲我請聽法師講涅槃經道俗奉迎旛花相接遂往就講餘數紙在又降祝曰蒙法師講說得稟法言神道業障多有苦惱自聽法來身鱗甲內細蟲噉苦已得輕昇願道俗爲我稽請法師更講大品一遍乃不違之顯慶元年冬謂弟子曰吾不久捨報可施諸禽鳥而恆講不輟後講於高座上麈尾忽墮而終春秋七十一矣

僧明

按續高僧傳僧明者不知何人在五臺娑婆古寺所營屋宇二十餘間守一切經禪誦爲業自云年十七時從師上五臺東禮花林山訪文殊師利至一石谷漸深見一石臼木杵又見兩人形大無影眉長披髮眼臉上掩師便頂禮請救其人曰汝穀臰小遠從何來答昭果寺僧習禪樂道隱在娑婆已數十年然食五穀願眞人救苦報曰待共衆議須臾更一人來長大著樹皮衣云汝來已久可隨我至寺行大石側忽見山谷異常廊院周遶狀若天宮有十四五人同坐談笑問所來方言議久之送出後重尋失路還舊業定以貞觀十六年卒八十一矣今娑婆寺二磚塔猶存

明隱

按續高僧傳明隱者少習禪學在中臺北木瓜谷寺三十年唯以定業餘無所懷又住佛光山寺七年又住大孚寺九年志道之徒相從不絕道俗供事塡委山林永徽二年代州都督以昭果寺僧徒事須綱領追還寺任辭不獲免龍朔元年十月卒於此寺端坐

熙怡如在久定其五臺山有故巖昌寺甘泉美岫往而忘返有僧服水得仙身如羅縠明見藏府骨髓武德末年行於山澤令村中父老日者十餘人說之五臺山者斯爲神聖所憩中臺最高所望諸山並下上有大泉名曰太華傍有二塔後諸小石塔動有百千云是孝文從北恆安至此所立石上人馬大跡儼然如初從中臺東南三十里至大孚靈鷲寺南有花園前後遇聖多於此地有東西二道場中含一谷西北上八里許有王子燒身塔寺元是齊帝第三子性樂佛法思見文殊故來山尋如其所願燒身供養因而起塔所將內侍劉謙之於此寺中七日行道祈請文殊既遇聖者掩復丈夫曉悟華嚴經義乃造華嚴論六百卷今五臺諸寺收束猶有三百許卷近龍朔中主人令會昌寺僧會賾兩度將功德物往彼修補其塔尊儀與五臺縣官同往備見聖迹異香鐘聲相續不絕

法空

按續高僧傳法空不知何人隋末任鴈門郡府鷹擊

郎將時年四十欻自生厭離見妻子家宅如牢獄桎梏志慕佛法情無已已總名家屬曰吾爲爾沉日久矣旦夕區區止是供給可各自取計吾自決矣便裹糧負襆獨詣臺山饑則餐松皮柏末寒則入穴苫覆專思經中要偈亦無所叅問時賊寇交起追擊攸歸府司郡官所在追掩將至禁所正念不語志逾慷慨跏坐不動不食不息已經五日守令以下莫不驚愕因放之任其所往一坐三十餘載禽獸以爲親鄰妻子尋獲欲致糧粒空曰吾厭俗爲道以解脫爲先自今以往願爲善知識非爾纏縛吾何解之更不須相見於是遂絕幽居日久每有淸聲名曰空禪如是非一空知是自心境界以法遣之後遂安靜初學九次以禪用乃明終爲對礙遂學大乘離相有從學者並以此誨之不知所終

明濬

按續高僧傳明濬姓孫齊人善章草常以金剛般若爲業永徽元年二月十二日夜暴死心上暖周時方蘇說云初有二青衣童子將至王所問一生作何業

濬答但誦金剛般若經王曰不可言師可更誦滿十萬遍明年必生淨土弟子不見師也還令二靑衣送至寺濬自爾精苦倍百逾厲至二年三月卒寺衆咸聞異香云

法冲

按續高僧傳法冲字孝敦姓李氏隴西成紀人父祖歷仕魏齊故又生于兗部冲幼而秀異傲岸時俗弱冠與僕射房元齡善相謂曰丈夫年不登五品者則共不仕爲逸人矣冲年二十四果爲鷹揚郎將遭母憂讀涅槃經見居家迫迮之文遂發出家心聽涅槃三十餘遍又至安州暠法師下聽大品三論楞伽經卽入武都山修業年二十行至冀州貞觀初年下勅有私度者處以極刑冲誓亡身便卽剃落時嶧陽山多有逃僧避難資給告窮便造詣州宰曰如有死事冲身當之但施道糧終獲福祐守宰等嘉其烈亮目網周濟乃分僧兩處各置米倉可十斛許一所徒衆四十餘人純學大乘幷修禪業經年食米如本不減一所有五六十人纔經兩日食米便盡由不修禪兼

作外學沖告曰不足怪也能行道者白毫之惠耳蓋利由道感還供道衆行殊道業理固屢空於時逃難轉多復弊霖雨無處投止山有大巖猛獸所居沖往詣巖穴告曰今窮客相投可見容不虎乃相携而去遂咸依之仍聽華嚴等經及難解重至安州有道士蔡子晃者閑習內外款狎僧倫道俗盛集僧寺乃令晃開佛經沖曰汝形同外道邪術纏懷苟講佛經終歸名利我道俗無名要唯釋子身既在此畢不得行早可識機無悔於後晃聞默然逡巡而退爾時大衆嘆曰護法菩薩斯其人哉沖以楞伽奧典沈淪日久所在追訪無憚夷險會可師後裔盛習此經卽依師學屢擊大節便捨徒衆任沖轉教卽相續講三十餘遍又遇可師親傳授者依南天竺一乘宗講之又得百遍其經本是宋代求那跋陀羅三藏翻慧觀法師筆受故其文理克諧行質相貫專唯念惠不在話言於後達磨禪師傳之南北忘言忘念無得正觀爲宗後行中原惠可禪師創得綱紐魏境文學多不齒之領宗得意者時能啓悟今以人代轉遠紕繆後學可

公別傳略以詳之今叙師承以爲承嗣所學歷然有據達磨禪師後有惠可惠育二人育師受道心行口未曾說可禪師後粲禪師惠禪師盛禪師那老師端禪師長藏師眞法師玉法師並口說元理不出文記可師後善師出抄四卷豐禪師出疏五卷明禪師出疏五卷胡明師出疏五卷遠承可師後大聰師出疏五卷道蔭師抄四卷冲法師疏五卷岸法師疏五卷寵法師疏八卷大明師疏十卷不承可師自依攝論者遷禪師出疏四卷尚德律師出入楞伽疏十卷那老師後實禪師惠禪師曠法師弘智師名住京師西明身亾法絕明禪師後伽法師寶瑜師寶迎師道瑩師並次第傳燈於今揚化冲公自從經術專以楞伽命家前後敷弘將二百遍須便爲引會未涉文而通變適緣寄勢陶誘得意如一隨言便異師學者苦請出義乃告曰義者道理也言說已麤況舒在紙麤中之麤矣事不獲已作疏五卷題爲私記今盛行之初冲周行東川不任官貫頻有度次高讓不受年將知命有敕度人兗州度抑令入度隸州部法集寺雖名

預公貫而棲泉石撫接遺逸爲心房公位居台輔作書名入冲得題背曰我於三界無所須卿至三槐位亦極公又重延不守恆度翺翔都邑卽弘大法盛動英髦冠蓋雲蒸歎未曾有中書杜正倫親涖法席詳評元義弘福潤法師初未相識曰何處老大德答兗州老小僧耳又問何爲遠至答曰聞此少一乘欲宣一乘教網漉信地魚龍故至潤曰斯實大心開士也因行至大興善寺萬年令鄭欽泰於寺打人冲止之曰公勿於寺打人泰曰打人罪我自當冲曰罪不自當可遣他受然國家立寺本欲安寧社稷唯善行之公今於寺打人豈名爲國祈福泰卽禮謝又三藏元奘不許講舊所翻經冲曰公依舊經出家若不許弘舊經者君可還俗更依新翻經出家方許君此意奘聞遂止斯亦命代弘經護法强禦之士不可及也然冲一生遊道爲務會無棲泊僕射于志寧曰此法師乃法界頭陀僧也不可名實拘之顯慶年言旋東夏至今麟德年七十九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五十九卷目錄

僧部列傳三十五

唐十一

僧伽（附木叉　慧儼　慧岸）　慧安
萬迴　道鑒
慧昭　岸禪師
破竈墮　道英
法秀　普明

威秀　復禮
惠立　元嶷
法明　元珪
惠符　泓師
慧日（附眞法師）　員相
僧達　神鼎
業方　光儀
自覺　慧雲

神異典第一百五十九卷

僧部列傳三十五

唐十一

僧伽（附木叉）　慧儼　慧岸

按宋高僧傳僧伽傳僧伽者葱嶺北何國人也自言俗姓何氏亦猶僧會本康居國人便命爲康僧會也然合有胡梵姓名名既梵音姓涉華語詳何國在碎葉國東北是碎葉附庸耳伽在本土少而出家誓志遊方始至西涼次歷江淮當龍朔初年也隸名于山陽龍興

寺自此始露神異初將弟子慧儼同至臨淮就信義坊居人乞地下標誌之言于此處建立伽藍遂穴土獲古碑乃齊國香積寺也得金像衣葉刻普照王佛字居人歎異其碑像由貞元長慶中兩遭災火因亡蹤矣嘗臥賀跋氏家身忽長其牀榻各三尺許莫不驚怪次現十一面觀音形其家欣慶信重遂捨宅焉其香積寺基卽今寺是也由此奇異之蹤旋萌不止景龍二年詔赴內道場帝御法筵言談造膝占對休咎契若合符仍褒飾其寺曰普光王四年示疾勅自內中往薦福寺安置三月二日儼然坐亡神彩猶生止瞑目耳俗齡八十三法臘罔知在本國三十年化唐土五十三載帝慘悼黯然於時穢氣充塞而形體宛然多現靈跡勅有司給絹三百疋俾歸葬淮上令羣官祖送士庶塡闉五月五日抵於今所帝以仰慕不忘因問萬廻師曰彼僧伽者何人也對曰觀音菩薩化身也初伽化行江表止嘉禾靈光寺彼澤國也民家漁梁矰弋交午伽苦敦喻諸殺業陷墮於人宜疾別圖生計時有裂網折竿者多矣伽閑而宴息見

神告曰天方亢暘百姓苗死身胡藏懶龍耶伽曰爲之奈何神曰今夕但以小指出窻隙外伽依之其夜霆擊異常質明視指微有紅線脈焉伽曰吾與此壤無緣乃行抵晉陵見國祥寺荒廢乃畱衣於殿梁而去後人聞異香芬馥伽嘗記之曰伊寺有人王重興去三十年後果有僧俗姓全爲檀那矣萬歲通天中於山陽衆中懸知嫌鄙伽者乃昌言曰吾有五十萬錢奉助功德勿生橫議伽於淮岸招呼一船曰汝有財施吾可寬刑獄汝所載者剽略得耳盜依言盡捨佛殿由是立成無幾盜敗拘於揚子縣獄伽乘雲下慰喻言無苦不日果赦文至免死矣昔在長安駙馬都尉武攸暨有疾伽以澡罐水噀之而愈聲振天邑後有疾者告之或以柳枝拂者或令洗石師子而瘳或擲水缾或令謝過驗非虛設功不唐捐却彼身災則求馬也警其風厄則索扇歟或認盜夫之錢或咋黑繩之頸或尋羅漢之井或悟裴氏之溺或預知大雪或救旱飛雨神變無方測非恆度中宗勅恩度弟子三人慧岸慧儼木叉各賜衣盂令嗣香火洎乎已

滅多歷年所嘗現形往漢南市漆器及商人李善信船至寺覓買齋器僧忽見塔中形像凝然而指曰正惟此僧來求買矣遠近嗟嘆又嘗於洪井化易材木結筏而至焉大曆中州將勒寺知十驛俾出財供乘傳者至十五年七月甲夜現形於內殿乞免郵亭之役代宗勅中官馬奉誠宣放仍賚捨絹三百疋雜綵千段金澡鑵皇太子衣一襲令寫貌入內供養又乾元中州牧李有推步者云爲土宿加臨災當惡弱伽忽現形撫李背曰吾來福至汗出災消後無他咎嘗於燕師求氈罽稱是泗州寺僧燕使齎所求物到認塔中形信矣遂圖貌而歸自燕薊展轉傳寫無不徧焉長慶元年夜半於州牧蘇公寢室前歌曰淮南淮北自此福焉自東自西無不熟矣其年獨臨淮境內有年耳二年寺塔皆焚惟伽遺形儼若無損咸通中龐勛者本徐州戍卒擅離桂管沿路刼掠而攻泗州圍逼其城伽於塔頂現形外寇皆睡城中偶出擊之驚竄而陷宿州以事奏聞仍錫號證聖大師也文德元年外寇侵軼州將嬰城拒敵伽現形於城西北隅

寇見知堅壘難下駭而宵遁大順中彭門帥時溥令張諫攻於北城除勦戮外有五百餘人拘鞠場中諫凭案恍惚間見僧衣紫誨之曰此輩平人何可殺耶不如捨之言畢不見諫遂縱之而逸乾寧元年太守臺蒙夢伽云寒東南少備蒙不喻旨以緜衾法服施之十二月晦夜半有兵士踰壘而入蒙初不知復夢一僧以錫杖置於心上冷徹心骨驚起蒙令動鼓角賊驚奔獲首領姓韓至是方曉矣由此多於塔頂現小僧狀傾州瞻望然有吉凶表兆於時乞風者分風求子者得子今聞有躬禮者往往有全不見伽形相者或見笑容者吉不然則凶其不可爰度者如此洎乎周世宗有事於江南先攻取泗上伽寄夢於州民言不宜輕敵如是達於州牧皆未之信自爾家家夢同告之遂降全一郡生民賴伽之庇矣天下凡造精廬必立伽眞相牓曰大聖僧伽和尚有所乞願多遂人心李北海邕胡著作浩各爲碑頌德今上御宇也畱心於此其年三月有尼遊五臺山廻因見伽於塔頂作嬰孩相遂登剎柱捨身命供養太平興國七年

勅高品白承睿重蓋其塔務從高敞加其層累八年遣使別送舍利寶貨同葬於下基焉其日有僧懷德預構柴樓自持蠟炬焚身供養炎燎之中經聲不絕又將欲建浮圖有巨木三根沿淮而下至近浮橋且止收爲塔心柱焉續勅殿頭高品李庭訓主之先是此寺因龕中金像刻其佛曰普照王乃以爲寺額後避天后御名以光字代之近宣索僧伽實錄上覽已勅還其題額曰普照王寺矣弟子木叉者以西域言爲名華言解脫也自幼從伽爲剃髮弟子然則多顯靈異中和四年刺史劉讓厥父中丞忽夜夢一紫衣僧云吾有弟子木叉葬寺之西爲日久矣君能出之仍示其葬所初夢都不介意再夢如初中丞得夢中所示之處欲施斸之見有二姓占居於是饒錢市焉開穴可三尺許乃獲坐函遂啓之於骨上有舍利放光命焚之收舍利八百餘顆表進上僖宗皇帝勅以所焚之灰塑像仍賜諡曰眞相大師於今侍立於左若配饗焉弟子慧儼未詳氏姓生所恆隨師僧伽執侍鉼錫從楚州發至淮陰同勸東海裴司馬妻恪白

金沙羅而墮水抵盱眙開羅漢井宿賀跋元濟家儼侍十一面觀音菩薩旁自爾詔僧伽上京師中宗別勅度儼并慧岸木叉三人各別賜衣鉢焉

慧安

按宋高僧傳慧安姓衛氏荊州支江人也其貌端雅紺髮青目降神乃隋開皇初年也安受性寬裕不染俗塵修學法門無不該貫文帝十七年勅條括天下私度僧尼勘安云本無名姓亡入山谷大業中開通濟渠追集夫丁饑殍相望安巡乞多鉢食救其病乏存濟者衆煬帝聞之詔安遂潛入太和山至帝幸江都海內擾攘乃杖錫登衡嶽寺行頭陀法貞觀中至蘄州禮忍大師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而止時所居原谷之間早霜傷苗稼安居處獨無四十里外皆苦青女之災矣天皇大帝聞而召焉安不奉詔永淳二年至滑臺草亭居止中坐繩牀四方坦露勅造寺以處之號招提是也如是却還家鄉玉泉寺時神秀禪師新歸寂咸請住持安弗從命天后聖曆二年四月告門人學衆曰各歸閉戶至三更有神人至扈衛

森森和鈴鈌鈌風雨偕至其神旋繞其院數遭安與之語丁寧教誡再拜而去或問其故曰吾爲嵩山神受菩薩戒也天后嘗問安甲子對曰不記也曰何不記耶乃曰生死之身如循環乎環無起盡何用記爲而又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亦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可記耶天后稽顙焉聞安闕井勑爲鑿焉安曰此下有赤祥愼其傷物將及泉見蝦蟆金色蠢然出沮洳間合其懸記帝倍加欽重迨中宗神龍二年九月勑令中官賜紫袈裟并絹度弟子二十七人復詔安并靜禪師入禁中供施三年賜摩納一副便辭歸少林寺至景龍三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林間待野火自焚之勿違吾願俄爾萬迴和尚來見安猖狂執手言論移刻旁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三十許歲起開皇二年至景龍三年故也火焚屍畢收舍利八十粒內五粒紅紫色進內餘散施隨力造塔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焉

萬迴

按宋高僧傳萬迴俗姓張氏虢州閿鄉人也年尚弱齡白癡不語父母哀其濁氣爲鄰里兒童所侮終無相競之態然口自呼萬迴因爾字焉且不言寒暑見貧賤不加其慢見富貴不足其恭東西狂走終日不息或笑或哭略無定容口角恆滴涎沫人皆異之不好華侈尤少言語言必讖記事過乃知年始十歲兄戍遼陽一云安西久無消息母憂之甚乃爲設齋祈福迴倏白母曰兄安極易知耳奚用憂爲因裹齋餘出門徑去際晚而歸執其兄書云平善問其所由默而無對去來萬里後時兄歸云此日與迴言適從家來因授餅餌共啖而返舉家驚喜自爾人皆改觀聲聞朝廷中宗孝和皇帝詔見崇重神龍二年勅別度迴一人而已自高宗末天后時常詔入內道場賜錦繡衣裳宮人供事先爲兒時於閿鄉興國寺累瓦石爲佛塔入內之後其塔遂放光明因建大閣而覆之然其施作皆不可測量出言則必有其故勅賜號爲法雲公外人莫可得見先是天后朝任酷吏行羅織事官稍高隆者日別妻子博陵崔元暐位望俱極其

母盧氏賢而憂之曰汝可一日迎萬迴此僧寶誌之流可以觀其舉止知其禍福也乃召到家母垂泣作禮兼施中金匕筯一雙迴忽下階擲其匕箸向堂屋上掉臂而去一家謂爲不祥經數日令升屋取之匕箸下得書一卷觀之乃讖緯書也遽令焚之數日有司忽來其家大索圖讖不獲得雪時酷吏多令盜投蠱道物及僞造祕讖用以誣人還令誣告得實屠戮籍沒其家者多崔氏非聖人擲匕箸何由知其僞圖讖也中宗未嘗罵韋后爲反悖逆斫爾頭去尋而誅死太平公主爲造宅於懷遠坊中與主宅前後爾又孝和親送金城公主出降吐蕃幸始平迴出迎駕時崔日用武平一宋之問沈佺期岑羲薛稷皆肅揖鄭重問訊諸公曰各欲求聖人一言以定吉凶撫沈背曰汝眞才子沈不勝其喜曰聖人與我受記諸子不可更爭又謂武曰與汝作名佛童當無憂也目羲稷有不善之色岑以馬避之目稷云此多是野狐其言何足懼也乃顧云汝亦不免及羲稷之誅人益貴重同時有僧伽化迹不恆中宗問迴曰此何人也迴曰

觀音之化身也貞觀中三藏奘師西歸云天竺有石藏寺奘入時見一空房有胡牀錫杖而已因問此房大德咸曰此僧緣闕法事罰在東方國名震旦地號閿鄉於茲萬迴矣奘歸求見迴便設禮問西域宛如目矚奘將訪其家迴謂母曰有客至請備蔬食俄而奘至神異之迹多此類也正諫大夫明崇儼者道術之士謂人曰萬迴神僧也元宗潛龍時與門人張暐等同謁迴見帝甚至褻黷將漆杖呼且逐之同往者皆被驅出曳帝入反扃其戶悉如常人更無他重撫背曰五十年天子自愛已後卽不知也張公等門外歷歷聞其言故傾心翼戴焉五十年後蓋指祿山之禍也睿宗在邸時或遊行人間迴於聚落街衢中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人來其處信宿間帝必經過徘徊也惠莊太子乃睿宗第二子也天后嘗抱示迴曰此兒是西域大樹精養之宜兄弟也安樂公主元宗之季妹附會韋后熱可炙手道路懼焉迴望車騎連唾之曰腥腥不可近也不旋踵而禍滅及之帝愈知迴非常人也出二宮人日夕侍奉之特敕於集賢院

圖形焉暨迴垂卒而大呼遣求本鄉河水門人徒侶求覓無所迴曰堂前即是河水何不取耶衆於階下掘井河水湧出飲畢而終迴宅坊中井皆鹹苦惟此井甘美後有假託或稱小萬迴以惑市里多至誅死焉至於終後右常侍徐彥伯爲碑立閿鄉玉澗西路云

道鑒

按宋高僧傳道鑒姓馮氏吳郡人未知從來而居歷下靈巖山寺蹤迹神異不測僧也元和中有馮生者亦吳郡人也以明經調選未捷因僑寄長安一日見老僧來詣馮居謂之曰汝吾姓也因相與往還僅於歲餘遂注擬作尉於東越方務治裝鑒負錫來告去馮問師去安所詣乎鑒曰吾廬在齊州靈巖之西廡下薄遊神京至今正十年矣幸得與子遊今歸舊所故來相別然吾子尉於越鄉道出靈巖寺下當宜一訪我也馮諾之曰謹受教矣數日馮出關東之赴任至靈巖寺門立馬望曰豈非鑒師所居寺乎即入訪之時一僧在庭馮問道鑒上人廬舍安在僧曰此寺

無道鑒馮疑異默而計曰鑒公純直豈欺我乎於是獨遊寺中行至西廡下忽見壁畫一僧與鑒師貌同馮大驚嗟鑒師果異人歟且能降神與我交久之視其眞相旁題云馮氏子吳郡人也年十歲學浮屠法以道行有聞卒年七十八馮閱其題方悟云汝吾姓也言非謬矣一說蘇州西去城二十許里有靈巖山寺西北廡下畫沙門形云是梁天監十五年作遊方居士狀經過山寺寓過宵宿而於僧廚借筆硯僧衆皆不留意詰旦僧徧搜索而亾有客見殿隅畫一梵僧面骨權奇膚色皴黑眉長且垂骿子電轉背閒青白昂鼻方口張脣露齒擎拳依右肩之上身屈可長一丈五寸衣麤衲袈裟臂擐大珠徒跣衆見驚懾莫測其來遠近咸格有焚香禮歎者有請福禳災者或於晴夜殿中梯窣聞有行道之聲由是鳥雀不敢汙踐簷楹之間矣然則鄉人謂之靈巖和尚或云靈巖聖僧嘗見形謂一老姥曰貧道好食茭糉疑是聖者翼日持簞入殿供養乞今年別三月三日民競送之以菰蔣葉角黍米淪之吳人謂之茭糉也唐先天二

年陸魯公子疾醫工未驗公憂慮增劇門遇一僧分衞屈入遂索水器含噀之卽時病間魯公賫贈物頗豐了不迴視遂問和尚居處何寺答曰貧道住蘇州吳縣西靈巖寺郎君爲官江表望入寺相尋斯須已去未久調補尚書刑部郎續遷桂州廉使常念當年救病之僧迂路姑蘇入靈巖寺覓焉乃說其形貌合寺僧云非此所有陸盡日徘徊不忍去忽於殿中見聖者形曰往年療某者此僧也寺僧說其由致通感難知陸捨錢數萬備香火之資却留旬日供養方去

又寺中淨人每於像前占燭燈添油助燼意盜油塗髮耳居無何其髮焦卷而墮傍人勸令禮懺別買麻膏增炷平復如初又武宗將廢佛敎也近寺有陸宣者夢聖者云受弟子供施年深今來相別且歸西天去也宣急命畫工圖寫眞貌至會昌五年毀拆寺宇方知告別之意焉距咸通七年蝗災爾時彌空亘野食人苗稼至於入人家食繒帛之物百姓徬徨莫能爲計時民人吳延讓等率耆艾數十百人詣像前焚香泣告卽日蟲飛越境焉乾符五年寺衆當詣闕乞

鐘歸寺差僧選日登途聖者先入右神策軍本局預陳囑託及至請鐘僧到見司吏怪問數日前有僧來云隸蘇州靈巖山寺其僧曰某行無伴侶後右軍胥因事遊吳見壁畫云此是七月中曾來司內計會鐘僧也然吳中極彰靈異且不測厥由曾有梵僧來禮畫像云智積菩薩何緣在此歎嗟彌久而自此號智積應身也

慧昭

按宋高僧傳慧昭未詳何許人其爲僧也性僻而高恆修禪定貌頗衰羸好言人之休戚而皆必中與人交言且不馴狎閉關自處左右無侍童每日乞食里人有八十餘者云昭居此六十餘年其容貌無異於少時昔日也但不知其甲子元和中有陳廣者由孝廉調爲武陵官而酷好浮屠氏一日因詣寺盡訪諸僧昭見廣且悲且喜曰陳君何來之晚乎廣愕然自揣平生不識此僧何言來晚乃曰未嘗與師遊何責遲暮昭曰此非倉卒可言當爲子一夕靜話方盡此意廣甚驚異後時詣昭宿因請其事昭曰我劉氏子

宋孝文帝之元孫也曾祖鄱陽王休業祖士弘並詳於史氏先人文學自負爲齊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集賢俊文學之士而先人預焉後仕齊梁之間爲會稽令吾生於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於陳至宣帝時爲卑官不爲人知徒與沈彥文爲詩酒之交後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皆多聚賓客大爲聲勢各恃權寵有不平心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及叔陵被誅吾懼不免因皆銷聲匿跡於林谷拾橡栗而食掬溪澗而飲衣一短褐雖寒暑不易以待所憂之所定無何有一老沙門至吾所居曰子骨法甚奇當無疾耳彥文再拜請其藥曰子無劉君之壽奈何雖服吾藥亦無所補遂告別將去復謂我曰塵俗以名利相勝竟何有哉惟釋氏可以捨此矣恭納其言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與彥文俱至建業時陳氏已亡宮闕盡毀臺城牢落荊榛蔽路景陽幷塞結綺基穨文物衣冠蕩然而盡故老相遇相攜而泣且曰一人無良已至於是隋氏所滅良可悲乎又聞後主及諸王皆入長安乃率沈挈一囊乞食於

路以至關中吾長沙王之故客也恩遇甚厚聞其遷往瓜州則徑往就謁長沙王長於綺紈而早貴盛雖流放之際尚不事生業時方與沈妃酣飲吾與沈再拜於前長沙悲慟久之瀝泣而起乃謂吾曰一日家國淪亡骨肉播遷豈非天乎吾自此且畱晉昌氏羌之塞數年而長沙殂又數年而彥文亡吾因剃髮爲僧遁跡會稽山寺凡二十年時已百歲矣雖容體枯瘠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因與一僧同至長安時唐高祖已有天下建號武德至六年吾自此或居京洛或遊江左至於三蜀五嶺無不住焉殆今二百九十年矣雖烈寒酷熱未嘗有微恙貞元末於此寺夢一丈夫衣冠甚盛熟視乃長沙也吾迎延坐話舊傷感如平生時而謂吾曰後十年我之六世孫廣當官於此郡師其念之乃問之曰王今何爲曰爲冥官極尊既而又泣曰師存我之六世孫矣悲夫吾夢覺因紀君之名於經笥中至去歲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訪於郡人尚怪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訪之果得焉及君之來又依然長沙之貌也然自夢及

今十一年矣故訝君之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數行因出經笥示之廣再拜願執屨錫爲弟子昭曰君且去翼日當再來廣受教而還明日至其居昭已遁去莫知其適時元和十一年也至太和初廣爲巴州掾於山南道路逢昭驚喜再拜曰願棄官請從師爲物外之遊昭亦許之其夕偕舍於逆旅至天將曙廣早起而省昭已去矣廣茫然若有所喪自是神情沮敗竟不知所往也然則昭自梁普通七年生於時歲在丙午下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則與昭言如合符契焉

岸禪師

按宋高僧傳岸禪師并州人也約淨土爲眞歸之地行方等懺服勤無缺微有疾作禪觀不虧見觀音勢至二菩薩現於空中持久不滅岸名境內畫人無能畫者忽有二人云從西京來欲往五臺自樂輸工畫菩薩形相繢事畢贈鞵二緉忽隱無蹤岸知西方緣熟告諸弟子云吾今往生誰可偕行有小童子稽顙曰願隨師去乃令往辭父母父母謂爲戲言而令沐

浴著淨衣入道場念佛須臾而終岸責曰何得前行時岸索筆讚二菩薩曰觀音助遠接勢至輔遙迎寶瓶冠上顯化佛頂前明俱遊十方刹持華候九生願以慈悲手提獎共西行述讚已別諸弟子入道場命門徒助吾念佛端坐而終春秋八十時垂拱元年正月七日也

破竈墮

按宋高僧傳破竈墮者不知何許人也天后之世叅事嵩嶽安禪師通徹禪法逍遙弗覊嘗遇巫氏能與人醮竈祓禳若漢武之世李少君以祠竈可以致物同也凡其解奏之時往往見鬼物形兆閭里迭畏傳於衆多殺少牢以祭之者交午重其主竈乃牖蓋擁之祕而罕覩焉揚子所謂靈場之威宜夜矣乎時墮詣之始勸巫者終爲神說法已告云我聞師教決定生天乃現其形禮辭且曰蒙師提耳獲益彌深得生殊勝天言訖而隱其竈卽神祠也隨而瓦解自然破落非人力也遐邇驚駭此師素不稱名由此號破竈墮也

道英

按宋高僧傳道英不知何許人也戒德克全名振天邑住寺在布政坊咸亨中見鬼物寺主慧簡嘗曰曉見二人行不踐地入英院焉簡怪而問之英曰向者秦莊襄王使使傳語饑虛甚久以師大慈欲望排食幷從者三百人勿辭勞也吾以報云後日曉具饌可來專相候耳簡聞之言以酒助之及期果來侍從甚嚴坐食倉皇謂英曰弟子不食八十年矣英問其故答曰吾生來不無故悞其如滅東周絕姬祀或責以功德吾平日未有佛法可以懺度唯以赦宥矜恤惸獨塞之終爲未補以福少罪多受對未畢今此一餐更四十年方復得食因歷指座上云此是白起王翦爲殺害多罪報未終又云此陳軫以虛詐故英曰王何不從人索食而甘虛腹此奚可忍乎王曰慈心人少餘人不相見吾緣貴人不可妄行祟禍所以然也英指酒曰寺主簡公將獻深有所愧垂去謂英曰甚感此行傷費饜飫可知弟子有少物即送相償城東通化門外尖塚以其銳上而高大是吾棲神之所世

人不知妄云呂不韋墓耳英曰往遭赤眉開發何有物來曰賊取不得英曰貧道非發丘中郎是出家人無用物所必勿將來言訖長揖而去英感下趣如此罔知終畢

法秀

按宋高僧傳法秀者未詳何許人也居於京寺遊於咸鎬之間以勸率衆緣多成善務至老未嘗休懈開元末夢人云將手巾袈裟各五百條可於迴向寺中布施覺後問左右並云無迴向寺及募人製造巾衣又徧詢老舊僧俗莫有此伽藍否時有一僧形質魁梧人都不識報云我知迴向寺處問要何所須弁人伴等答曰但齎所施物名香一斤即可矣遂依言授物與秀偕行其僧徑入終南山約行二日至極深峻初無所覩復進程見礙石一具驚曰此人迹不到何有此物乃於其上焚所齎香再三致禮哀訴從午至夕谷中霧氣瀰浸咫尺不辨逡巡開霽當半崖間有朱門粉壁綠牖璇題刹飛夭矯之旛樓直觚稜之影少選見一寺分明雲際三門而懸巨牓曰迴向寺秀

與僧喜甚攀陟遂到時已黃昏而聞鐘磬唱薩之聲門者詰其所從遲迴引入見一老僧慰問再三倡言曰唐皇帝萬福否處分令別僧相隨歷房散手巾袈裟唯餘一分指一房空榻無人有衣服坐席似有所適者既而却見老僧若綱任之首曰其往外者當已來矣其僧與秀復欲至彼授手巾等一房但空榻者亦無人也又具言之老僧笑令坐顧彼房內取尺八來至乃玉尺八也老僧曰汝見彼胡僧否曰見已曰此是將來權代汝主者京師當亂人死無數此胡名磨滅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罰在人間此常所吹者也今限將滿卽却來矣明日遣就齋齋訖曰汝當迴可將此尺八幷袈裟手巾與汝主自收也秀禮拜而還童子送出纔數十步雲霧四合則不復見寺矣乃持手巾袈裟玉尺八進上元宗名見具述本末帝大感悅凝神久之取笛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後數年果有祿山之禍秀所見胡僧卽祿山也秀感其所遇精進倍切不知所終世傳終南山聖寺又有迴向也

普明

按宋高僧傳普明不知何許人也或云西域之僧每談禪法擧擢元微莫可測其泬寥之高遠歟大曆初年受胙縣人請居阿蘭若學者螘聚塵中往來白衣禮而施之日以千計或一覩相自然懲忿窒慾食甚懷音沿善革惡以歲計無央數也右僕射義成軍節度使賈躭者本謫仙也優游道學率略空門纔覿明也若羊祜之識舊環蔡順之見慈母焉降心延請住州寺迎引傾郭巷無居人由是爲人說法雖老不疲行疾如風質貌輕壯以貞元八年壬申閏十二月十日囑付門徒奄然坐滅生年或云三百歲以其年百歲者見之顏容不易之故依天竺法火化收舍利二十粒堅固圓明羣姓於明所居禪庭立塔一所後遷座於塔下焉明亾之後十年王師西征安靜邊塞滑人有材勇者柴淸因覘獫狁深入虜庭巡邏者多乃書伏夜動迷方失路迂直不分淸見明在前導若老馬之先驅焉及抵漢城忽然不見歸州就塔作禮遐邇傳之

威秀

按宋高僧傳威秀不知何許人也博達多能講宣是務志存負荷勇而有儀其於筆語掞張特推明敏無何天皇卽位龍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勅勒僧道咸施俗拜時則僧徒惶惑罔知所裁秀嗟教道之中微嘆君王之慢法乃上表稱沙門不合拜徵引諸史爰歷累朝抑挫朝纔發令夕又改圖皆非遠略也方引經律論以爲量果辭皆婉雅理必淵明如云故出家不存家人之禮出俗無霑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之令典也表上勅百官集中臺都議其事時朝宰五百三十九人請不拜三百五十四人請拜時大帝至六月勅不拜君而拜父母尋亦廢止秀之爲法實謂忘身乎抗表之際當年四月二十一日也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中表上請時相謂秀等曰勅令詳議拜否未定可待後集秀等乃退於是大集西明寺相與謀議共投啓狀聞諸達官貴戚若救頭然時宣律師上雍州牧沛王啓別上榮國太夫人啓等秀之批鱗所謂以身許法也

復禮

按宋高僧傳復禮京兆人也俗姓皇甫氏少出家住興善寺性虛靜寡嗜慾遊心內典兼博元儒尤工賦詠善於著述俗流名士皆仰慕之三藏地婆訶羅實叉難陀等譯大莊嚴華嚴等經皆勅名禮令同翻譯綴文裁義實屬斯人天皇永隆二年辛巳因太子文學權無二述釋典稽疑十條用以問禮請令釋滯遂爲答之撰成三卷名曰十門辯惑論賓主酬答剖析稽疑文出於智府義在於心外如斯對答堅陣難摧赤旛曳而魔黨降天鼓鳴而修羅退權文學所舉稽疑數義也於餘則難在禮殊易何邪蓋不知教有弛張文存權實謂爲矛盾故行弔伐之師如小偏裨須請軍門之命無二既披來論全釋舊疑乃復書云續晨鳬之足鑿混沌之竅百年之疑一朝頓盡永遵覺路長悟迷源爇煩惱之薪餐涅槃之飯請事斯語以卒餘年云此雖一時之解紛實爲萬代之龜鑑也禮之義學時少比儔兼有文集行於代加復深綜元機特明心契作眞妄頌問天下學士擊和者數人當草

堂宗密師銓擇臻極唯清涼澄觀得其旨趣若盧郎之米粒矣餘未體禮師之見故唐之譯務禮爲宗匠故惠立謂之譯主譯主之名起於禮矣妙通五竺融貫三乘古今所推世罕倫匹其論二軸編入藏酬外難之攻但用此之戈盾也矣

惠立

按宋高僧傳惠立本名子立天皇改爲惠立俗姓趙氏天水人也遠祖因官徙寓新平故爲豳人焉爰祖及父俱馳高譽立即隋起居舍人司隸從事毅之第三子也生而岐嶷有棄俗之志年十五貞觀三年出家住豳州昭仁寺此寺即破薛舉之戰場也立識敏才俊神清道邁習林遠之高風有肇融之識量聲譽聞徹勅名充大慈恩寺翻經大德次補西明寺都維那後授太原寺主皆降綸旨令維寺任天皇之代以其博考儒釋雅著篇章妙辯雲飛益思泉湧加以直詞正色不憚威嚴赴火蹈湯無所屈撓頻召入內與黃冠對論皆愜帝旨立以元奘法師求經印度若無紀述季代罕聞遂撰慈恩三藏行傳未成而卒後廣

福寺沙門彥悰續而成之總十卷故初題云沙門惠立本釋彥悰箋是也立剏藁云畢慮遺諸美遂藏諸地府世莫得聞爾後臨終令門侍掘以啓之將出乃卽終焉初立見尚醫奉御呂才妄造釋因明圖注三卷非斥諸師正義立致書責之其警句有云奉御於俗事少閑遂謂眞宗可了何異乎鼷鼠見釜竈之堪陟乃言崑丘之非難蛛蝥覩棘林之易羅亦謂扶桑之可網不量涯分何殊此焉才由茲而寢太常博士柳宣聞其事息乃歸信以書檄翻經僧衆云其外禦其侮釋門之季路也

元嶷

按宋高僧傳元嶷俗姓杜氏幼入元門纔通經法黃冠之侶推其明哲出類逸羣號杜乂鍊師方登極籙爲洛都大恆觀主遊心七略得理三元道術之流推爲綱領天后心崇大法揚闡釋宗乂悟其食蓼非甘却行遠舍願反初服嚮佛而歸遂懇求剃落詔許度之住佛授記寺尋爲寺都焉則知在草爲英在禽爲雄信有之矣績參翻譯悉彼宗之乖謬知正敎之可

憑或問之曰子何信佛邪嶷曰生死飈疾宜早圖之無令臨衢整轡中流竚柂乎有若環車望斗刻鬼求仙以此用心非究盡也乃造甄正論一部指斥其失令歸正眞施設主客問答極爲省要焉嶷不知厥終

法明

按宋高僧傳法明本荆楚人也博通經論外善羣書辯給如流戒範堅正中宗朝入長安遊訪諸高達適遇諸僧道定奪化胡成佛經眞僞時盛集內殿百官侍聽諸高位龍象抗禦黃冠翻覆未安䠒跪難定明初不預其選出場擅美問道流曰老子化胡成佛老子爲作漢語化爲作胡語化若漢語化胡胡卽不解若胡語化此經到此土便須翻譯未審此經是何年月何朝代何人誦胡語何人筆受時道流絕口無對明由此公卿歎賞則神龍元年也其年九月勅所在官吏廢此僞經刻石於洛京白馬寺以示將來

元珪

按宋高僧傳元珪姓李氏伊闕人也稟氣英奇寬裕閑雅旣緣宿習乃誓出家於永淳二年遂登滿足乃

隸名閑居寺以習毗尼服勤無懈執律唯堅後悟少林寺禪宗大通心要深入元微遂卜廬於嶽中龐塢謂其徒仁素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塔吾骸於此珪安於巇阿時有峨冠袴褶部曲繁多輕步舒徐稱謁大師珪覩其貌偉精爽不倫謂之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曰師寧識我耶珪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識耶對曰我此嶽神也吾能利害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珪曰汝能生死於人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嶽神稽首再拜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豈能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之正戒令我度世助其威福珪曰神既乞戒卽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珪辭不獲卽爲張座焚香秉鑪正几曰付汝五戒汝能奉持卽謂曰能不能卽曰否神曰洗耳傾聽虛心納敎珪曰汝能不婬乎神曰亦娶也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神曰能曰

汝能不盜乎神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神曰能曰汝能不殺乎神曰政柄在躬焉曰不殺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混疑也神曰能曰汝能不妄乎神曰我本正直焉能有妄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神曰能曰汝能不遭酒敗乎神曰力能珪曰如上是爲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淫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混疑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惛荒顚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我無汝孰能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珪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啓跪頗恭曰可得聞乎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又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珪曰是爲五不

能也又曰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更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耳作用冥現有情前也若有心有作作用必不普周焉嶽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願師授我戒我當奉行更何業因可拘塵界我願報慈德効我所能珪曰吾觀身無物觀無常法窟塊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珪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隳叛佛耶隨意垂誨珪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也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又陳曰我必昏夜風雷擺搖震運願師無駭卽鄭重作禮辭去珪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

行仗又復碧霱紅霞紫嵐皓氣間錯四散幢蓋環珮戈戟森森凌高窮空杳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霆電隆棟壯宇岌嶪將圮定僧瞻動宿鳥聲狂互相敲磕物不安所乃謂衆僧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焉而珪謂其徒曰吾歿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也以開元四年丙辰歲囑累門人若委蛻焉春秋七十三遂營塔於嶽之東嶺影堂存於本院後十二年告成縣尉許籌追珪之德爲記焉

惠符

按宋高僧傳惠符姓戚氏越州諸暨人也年方弱冠勇氣過人角力馳逐無能及者然其任俠且厭在家忽投香嚴寺矯迹柔心淳淑頓變納法之後練行孤標每夜沿山據草座安禪不動復研尋經論見潛縣之霍山昔漢武嘗徙南嶽之祭於此極成勝境其中天柱寺可以棲神乃結庵居焉無幾有巨蛇張口毒火燄燄符徐語之曰汝尋宿債吾可噬也不然洗身定意如運業通來爲受戒斯須弭按蜿蜒而去果化

成人形來求出家符爲之落髮披衣受訖禮辭而退後被告符私度具以實對辯符云若私度有愆甘聽其罪官吏知非常而縱之符凡見瘡癤膿流皆咒之則差至開元十八年無疾而終乃從火葬見骨節相連之狀焉

泓師

按唐書方技傳有浮屠泓者黃州人與天官侍郎張敬之善敬之以武后在位嘗指所服示子冠宗曰朝服耳俄冠宗以父應入三品詣有司言狀泓忽曰君無煩求三品也敬之大驚已而知出冠宗意敬之弟訥之疾殆泓曰公弟當位三品不足憂也已而愈嘗爲燕國公張說市宅戒曰無穿東北王隅也它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說共視隅有三坎丈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懼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痏補它肉無益也說子皆汙賊死斥云

按宋高僧傳泓師者齊安人也神龍中來遊京輦簡傲自持而罕言語語則瑰怪頗善地理之學占擇塋

兆郭景淳一行之亞焉而出入於鄖公韋安石之門與韋旣密一日謂之曰貧道於鳳棲原見一段地約二十畝有龍起伏之形勢有藏此者必累世居台鼎韋曰老夫有別墅在城南候閑隙陪國師訪地問其價幾何同遊林泉又資高興異日韋尋前約方命駕次韋公夫人曰令公爲天子大臣國師通陰陽術數奈何潛遊郭外而營生藏非所宜也遂止韋曰舍弟滔有中殤男未葬便示此地泓曰如賢弟得此地不得他將相止列卿而已滔買葬中殤後爲太常卿禮儀使而卒泓每行視山原卽爲圖狀嘗自洛東言於張說曰缺門道左有好山岡丞相可用之說曰已位極人臣吉孰過此泓曰無人勝此遂吝源監察乾曜曰先人有遺旨矣後曜請假東洛遷奉而迴已經年矣泓再經缺門其地已成塋兆問居人曰源氏之松柏也泓曰冥數合歸源氏坐可待其變化不數年曜果登庸焉泓嘗誡燕公曰宅勿於西北隅取土後成坑三二處爲穴泓驚謂燕公曰禍事令公富貴一身耳更二十年禍及賢郎耳及均垍受祿山僞官肅宗

復京以滅死論太上皇苦執令處斬皆符泓言然中睿朝皆崇重泓號國師占相之言未嘗差謬

慧日（附兵法師）

按宋高僧傳慧日俗姓辛氏東萊人也中宗朝得度及登具足後遇義淨三藏造一乘之極躬詣竺乾心恆羨慕日遂誓遊西域始者泛舶渡海自經三載東南海中諸國崑崙佛誓師子洲等經過略徧乃達天竺禮謁聖迹尋求梵本訪善知識一十三年咨稟法訓思欲利人振錫還鄉獨影孤征雪嶺胡鄉又涉四載既經多苦深厭閻浮何國何方有樂無苦何法何行能速見佛徧問天竺三藏學者所說皆讚淨土復合金口其於速疾是一生路盡此報身必得往生極樂世界親得奉事阿彌陀佛聞已頂受漸至北印度健馱羅國王城東北有一大山山有觀音像有志誠祈請多得現身日遂七日叩頭又斷食畢命爲期至七日夜且未央觀音空中現紫金色相長一丈餘坐寶蓮華垂右手摩日頂曰汝欲傳法自利利他西方淨土極樂世界彌陀佛國勸令念佛誦經迴願往生

到彼國已見佛及我得大利益汝自當知淨土法門勝過諸行說已忽滅日斷食旣困聞此強壯及登嶺東歸計行七十餘國總一十八年開元七年方達長安進帝佛眞容梵夾等開悟帝心賜號曰慈愍三藏生常勤修淨土之業著往生淨土集行於世其道與善導少康異時同化也又以僧徒多迷五辛中興渠興渠人多說不同或云蕓薹胡荽或云阿魏唯淨土集中別行書出云五辛此土唯有四一蒜二韮三葱四薤闕於興渠梵語稍訛正云形具餘國不見迴至于闐方得見也根麤如細蔓菁根而白其臭如蒜彼國人種取根食也於時冬天到彼不見枝葉薹荽非五辛所食無罪日親見爲驗歟以天寶七年卒于住寺報齡六十九葬於白鹿原成小塔焉餘姚休光寺

釋眞法師金華人也俗姓王氏眞髫丱辭家童蒙悟道發大精進堅持戒地一門之中數人緇服眞學習師古義成先聖八部經理宛在掌中三乘法源盡於度內天寶六年太守秦公長史狄公知其行高遂以名薦主休光寺焉二公常相謂曰眞公逼深妙法元

無上義問一得三言發響應昔利涉辯博僧會智周與之齊驅未可同日以其八年終於寺本縣令王璲述德刊銘洪元脊書焉

員相

按宋高僧傳員相蜀人也七歲出家博綜內外善屬文時號奇童內修律範人無間然龍朔元年有疾而終於此寺將啓手足房內長虹若練而飛上天寺塔鈴索無風自鳴其大門屋壁畫剝落每夜有鼓角聲經百餘日方息從此鳥雀不棲其屋咸亨四年甘露降於講堂前椶櫚樹焉相終弟子收文集三十餘卷寺中石像碑相作辭龔靈曠同撰是歟

僧達

按宋高僧傳僧達姓王氏會稽人也稚齒英奇不參戲弄於龜山妙喜道場出俗其寺南梁初建後樂遊方見黃梅忍禪師若枯苗得雨隨順修禪罔有休懈遇印宗禪師重磨心鑑光州見道岸律師更勵律儀四衆依歸如水宗海開元七年示疾而終春秋八十二云

神鼎

按宋高僧傳神鼎者不詳何許人也狂狷而純直髮垂眉際每持一斗巡長安寺中乞丐得食就而食之人或施麤帛幣布錦綺羅縠並綴聯衣上而著且無選擇嘗入寺中見利貞法師講於座前傾聽少時而問貞曰萬物定已否貞曰定鼎曰闍棃若言定何因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有死卽生有生卽死萬物相糾六道輪迴何得定耶貞曰萬物不定鼎曰若不定何不指天爲地呼地爲天名星爲月命月爲星何得不定耶貞無以應之時衆驚其辯發如流貞公奧學被挫其鋒頗形慙色張文成見之歎嗟謂之曰觀法師迅辯卽是菩薩行位人也鼎曰菩薩得之不喜失之不怨撻之不怒辱之不瞋鼎今乞得卽喜不得卽怨撻之卽怒辱之卽瞋由此觀之去菩薩遠矣時衆錯愕合掌而散焉

業方

按宋高僧傳業方者解脫禪師之法孫也身長七尺五寸古貌軒昂垂手過膝眉長數寸目有重瞳人望

凜然禮誦不倦紹脫高躅動合無形不捨利物而再修梵宮時太原府士女造文殊像一軀將送入山到滹沱河側洪波汎漲方隔岸焚香啓告河爲流減過文殊畢水還瀰溢後終建塔寺西北一里肉身現存而多神異焉

光儀

按宋高僧傳光儀姓李氏本唐宗室也父瑯琊王與越王起兵欲復本朝中興帝道不克天后族誅之而無噍類儀方在襁褓中乳母負之而逃後數年則天竊聞瑯琊有子在民間購之逾急乳母將至扶風界中鬻女工以自給儀年八歲狀貌不羣神悟超拔乳母疑遭貌取而敗且極憂疑乃造布襦置錢於腰腹間於桑林之下告之令去勑搜不慢吾慮俱死無益於事汝聰穎必可自立或一旦富貴無忘老姥言訖對泣儀慟不自勝乳母從此而逝矣儀茫然行至逆旅與羣兒戲有郡守夫人往夫所住處方息居此見儀羣聚且貌俊爽因而憐之名謂之曰郎君家何在而獨行至此儀給之曰莊鄰於此有時閑戲耳夫人

食之又給之錢乃解衣而納其錢日暮尋逕而去擬投村墅遇一老僧呼曰爾小子汝今一身家已破滅將奚所適儀驚愕佇立老僧又曰出家閑曠且無憂畏小子欲之乎儀曰素所願也老僧因攜其手至大樹陰令禮十方佛歸依常住佛法僧已因削其髮又出袈裟以披服之小大稱其體其執持收掩猶如幾夏比丘老僧喜曰此習性使然善持僧行遂指東北曰去此數里有伽藍汝直詣彼謁寺主云我使汝爲其弟子也言畢老僧欻然亡矣方知聖僧也儀如言趨彼寺主駭其言因留之經十年許儀已洞明經律善其禪觀而屬中宗卽位唐室復興勅求瑯琊王後儀方向寺僧言之時衆大駭因出詣扶風李使君卽儀之諸父也見之悲喜乃舍之於家方以狀聞固請不可使君有女年齒相侔一見儀而心悅願致情曲儀恐懾而避焉他日會使君夫人出其女靚妝麗服從者越多來而逼之儀固拒百端終不屑就紿之曰身不潔請沐浴待命女許諾方令具湯沐女出因閉關女還排戶既不得入自牖窺之方持削髮刀顧而

言曰有於此根故爲慾逼今若除此何逼之爲女懼止之不可遂斷其勢投之於地儀亦悶絶戶旣不開俄而使君夫人俱到女實情具告遂破戶視之漸蘇命醫工舁歸蠶室以火燒地苦酒沃之坐之于上以膏傅之月餘瘡愈使君奏儀是瑯琊王子有勅命驛置至京引見慰問優賚豐洽詔襲父爵儀懇讓誓願爲僧確乎不拔中宗勅令領徒任置蘭若自恣化方儀性好終南山因居法興寺於諸谷口造庵寮蘭若凡數十處率由道聲馳遠談說動人或山行十里間緇素侍者常數千百人迎候瞻待甚於權要卿相焉儀恆居寂定或言將來事以決吉凶必無差忒人益歸之開元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先囑累弟子當謹護身口勿事喧譁祖師意無別事靜則眞法現前此外提唱皆不獲已言極激切因北首而臥枕肱右脇著席而亡此大涅槃之表兆也遺言令葬於少陵原南乃鑿原成室而封之柩之發也異香芬馥狀貌如生祖車出城白鶴數百鳴唳空中綵雲依約覆車數十里道俗號咷多持孝服所葬之地遂建天寶寺

弟子皆留而守之

自覺

按宋高僧傳自覺博陵望都人也稚齒厭於俗態俄白親老言兒樂從佛求度世去二親驚愕咄咤俾去然無慚怍再拜請命乃彊禮本部開元寺知欽欽觀其志氣弗羣立字曰自覺訓之曰汝聞名思義答曰佛種從緣起唯聽明誨矣既而誦經及格蒙度至德二年年滿鎮州受具足法即往靈壽縣禪法寺習律經論勤瘁九年皆造微也便言當入太行山於一磐石上結茅菴三畝小溪爲蘭若不亦快乎大曆元年九月晦往平山縣界得重林山院果應所求遁跡自娛至二年五月天甚旱熯覺則跣足經行冬則右肩偏袒其林薄山谷虎狼狃跡重複唯拾果采蔬卯時一食時恆陽節度使張君患炎旱聞覺精苦躬入山請其祈雨張語之曰某無政術致累百姓三年亢陽借苦引咎自責良無補矣或云龍王多依師聽法忘其施雨願師垂救旱之誓有如白水如念蒼生請輙禪定略入軍府覺乃虔恪啓告龍神未移晷刻天輙

大雨二辰告足張帥歸向勤重若孝子之事父母焉覺始入法已來學諸佛因中誓願其數亦四十九也其一願身長隨大悲菩薩次願造鑄大悲像寺及乎發言響應檀施臻萃用赤金鼓鑄成舉高四十九尺梵相端嚴眼臂全具迨更年稔寺亦隨成今城西山大寺是歟遂於壇前誦念至三更見神光二道作中金色於晃朗中見彌陀佛觀音勢至左右翼從佛垂金臂呼自覺聲漸下雲來摩其頂曰守願勿悛無宜懈廢利物爲先汝去吾隨任從汝意言畢雲收杳無朕迹覺以願心酬畢返山林之間擇送終之處貞元十一年二月望夜有神人現半身若毗沙門狀謂曰師今歲滅度矣舉手謝神人曰往來定分吾聞命矣其年六月十四日奄歸寂滅門人欲奉神龕歸山寺州府人苦留終於大悲寺南遷塔焉則十三年四月八日也其大悲爲恆陽奇事感應潛通至周顯德初勑鑄九府圜法天下銅像一例除毀時州人相率出錢贖此像不允登卽爐橐鎔冶鎮定之人莫不悲悼時炭熾飛煙無之從頂至胷旋收銅汁斯須計料匠

氏暴卒自此能工迨宋太祖神德皇帝追鑄令全代懺前事焉

慧雲

按宋高僧傳慧雲姓姚氏湖湘人也性識精明氣貌疎朗高宗麟德元年正十歲矣邈然有出塵之志二親多厭沮之其心匪席不可卷也父哀其所願從往南嶽初祖禪師稟承慈訓而能黠慧好味經教沉默如也至於弱冠於嶽寺受具足法自專護戒且善毗尼尋罷講科專營福事發言響答化俗風從立事絕私土庶欽挹乃出重湖而遊荊郢江南振錫浙汭擕囊務在勸人令捨慳病隨處葢造葺修寺宇二十餘所皆功成不宰天后久視元年江北行化因緣未會長安元年來觀梁苑夜宿繁臺企望隨河北岸有異氣屬天質明入城尋覩乃歙州司馬宅西北園中池沼雲徙步臨岸見瀾漪中有天宮影參差樓閣合沓珠瓔門牖綵繪而九重儀像逶迤而千狀直謂兜率之宮院矣雲覩茲異事喜貫心膺吾聞智嚴經說琉璃地上現宮殿之影此不思議之境界也今決擬建

梵宮答其徵瑞乃挂錫於安業寺神龍二年丙午往濮州屬縣報成寺發願爲國摹寫彌勒像舉高一丈八尺募人出赤金於時施者委輸逡巡若丘阜矣遂振槖籥程巧工一鑄克成相好奇特迨景龍四年庚戌六月屬溫王讓位奉睿宗叔父也景雲元年雲於寺東廊南隅造別殿安聖容始云治材方議版築檀越衆議紛紜未成建樹至二年辛亥於福慧寺經坊北貿新安典午鄭景宅方事興工掘得古碑則北齊天保六年乙亥歲置建國寺乃高歡嗣子文宣帝也覩之者皆驚嘆同舍利弗悲螘垤焉採訪使君稱異再三遂沿此記改福慧爲建國寺迎取安業聖容及殿材至寺太極元年五月十三日改元延和是歲刑部尚書王志愔爲採訪使至浚郊宣勅應凡寺院無名額者並令毀撤所有銅鐵佛像收入近寺雲移所鑄像及造殿宇門廊猶虧綵繢遇新勅乃輟工雲於彌勒像前泣淚焚香拜禮重告曰若與此有緣當現奇瑞策悟羣心少頃像首上放金色光照曜天地滿城士庶皆嘆希有是時生謗毀者隨喪兩目又有舌

腫一尺許者遠近傳聞爭來瞻禮捨施如山乃全勝槃像坐垂趺人觀稽顙涉惡報者雲望像爲其悔過斯須失明者重視古卷者能言皆願爲寺之奴持鐘掃地也採訪使王志愔賀蘭務同錄祥瑞奏聞睿宗潛符夢想有勅改建國之牓爲相國蓋取諸帝由相王龍飛故也仍勅佛授記寺大德明幹同共檢校功德勿令州府煩擾中書舍人賈會侍郎崔洺給事中盧逸中書侍郎平章事岑羲皆捐俸祿共構因緣或啓發心之緣或施外護之力先天中行傳神於潞邸元宗卽位至八月十五日上皇御書寺額奉詔令大德眞諦幷弟子二人品官一人齎勅賜旛華及寺額至迎受懸挂雲道化梁園身榮福樹百齡有限四相交遷終於寺之別院葬今京之東郊寺莊塔亭存焉時號造寺祖師雲去世後天寶四載造大閣號排雲肅宗至德年中造東塔號普滿者至代宗大曆十年畢工或云造塔僧能分身行化難測品階文殊維摩是王府友吳道子裝塑又開元十四年元宗東封迴勅車政道往于闐國摹寫天王樣就寺壁畫焉僧智

儼募衆畫西庫北壁三乘入道位次皆稱奇絕今之殿宇皆大順年火災之後葢造宋太祖重修翰林待詔高益筆跡壁畫時推筆墨之妙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六十卷目錄

僧部列傳三十六

唐十二

法成
安靜（附徐果師）
元覽（附慧衲　守如）
慧明
天竺亡名

惠安
如一
元朗
子瑀
抱玉

阿足師
封干師（附木湞師寒山子拾得）
無相（附智詵）
僧藏
正壽（附慥禪師）
無染
神悟
元崇（附璿禪師）
利涉
神邕
神迥
純陀
道邃（附最澄）
進平
澄觀
良秀（附談筵）
慧琳

神異典第一百六十卷

僧部列傳三十六

唐十二

法成

按宋高僧傳法成本姓王名守慎官監察御史屬天后猜貳信酷吏羅織乃乞出家爲僧苦節勤於化導聲發響隨行高質直長安中於京兆西市疏鑿大坎號海池爲放生之所池上佛屋經樓皆成所造穿池時獲古石銘云百年爲市後爲池自隋置都市至此

正一百年矣儀鳳二年望氣者云此坊有異氣勅掘之得石函函內貯佛舍利萬餘粒光色燦爛勅於此處造光宅寺成公居之行其激勸多以崇福爲己任

惠安

按宋高僧傳惠安未詳何許人神龍中遊京兆多先見時唐休璟立邊功貴盛無比安往造焉曰相公甚美必有甚惡數月將有大禍然可禳去休璟素知安能厭勝諾而拜之安曰無他術但奉一計耳請選一有才幹者用爲曹州因得張君本京官卽日陞之宮贊相次作守定陶委之求二犬可高數尺而神俊者張君到任銳意精求得二犬如其所求以獻之休璟大悅名安視之曰極善後旬餘安却來曰事在今夕願相君嚴爲警備遂留安宿是夜休璟坐於堂之前軒命左右十數輩執弧操矢立於榻之隅休璟與安共處一榻至夜分安笑之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休璟喜而謝之遂撤左右俱寢迨曉安呼休璟可起矣問安曰二犬何所用乎遂尋其跡至園中見一人仆地而卒視其頸有血焉蓋爲物所嚙者又見二

犬在大木下仰視之一人袒而匿身休璟驚且詰之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與彼俱賊也昨夕偕來欲害相國蓋遇此二犬環而且吠彼爲所噬既殞某藏匿無地天網所羅爲犬蹲守今甘萬死且命縛之曰此罪固當死然非某心也乃受制於人耳乃釋之賊拜泣而去休璟拜謝安曰非吾師神力死於二夫之手矣安曰此相國之福豈安所能爲哉又休璟表弟盧軫在荆門有術士告之曰君將有災當求善禳厭者或能免矣軫知安奇術清行爲時所重致書於休璟安卽與一書曰事在其中耳及書達江陵而軫已卒其家開其書徒一幅空紙焉殊無一字休璟益重之後數年遁去罔知所之

安靜（附徐果師）

按宋高僧傳安靜本西域人也開元十五年振錫東遊至定陶直問丁居士何在鄉人報之曰終已三載葬在郊外且曰是人也乃在家菩薩專勤梵行嘗禮事嵩山普寂禪師云已得甚深法將終合掌跏趺而坐儼然而絕曹城諸寺院鐘磬不擊自鳴也靜至墳

所躬自發之時五色雲氣騰噴而上遂取其骨皆金色連環若鏁可五丈許鏗然響亮擐杖頭而行別樹塔重葬衆咸驚嘆少頃靜瞥然滅沒焉次又成都府大雲寺有徐果師者混物韜光人罕詳測或入三昧不失律儀或示狂癡語事多中先爲衞元嵩是難測之士坤維間往往有人謂之徐果師徐姓也果名也師通稱也此亦彊練誌公之倫類矣不知其終云

如一

按宋高僧傳如一不知何許人也開元末爲僧典牀座俄有僧徧身瘡疥衣服藍縷巡遶寺中僧衆覩之無不厭惡惟一見而憫焉延入常住別堂安置度夏夏末辭去一問去何所答曰歸庵中又問庵在何地曰在大乘寺東一日某日前方自彼來不見庵處曰不信但來相訪某兩日後專來一遂往果見前僧在巖口相候因攜手入一精舍樓閣森聳殿堂交錯且非人間景物三日遣一公下山迴首見悉是巖石方知聖寺耳一由是倍力修進願預聖流云

元覽（附慧衲　守如）

按宋高僧傳元覽姓褚氏其先河南人也食采於錢塘因是家焉覽誕膺明德生而懸解深達實相以崇善本自初念至於捨家師承慧昶昶師德無不滿衆用皆足年高行尊久爲師範及見覽無一息之間違仁告門人曰無上之道淸淨爲本有能一念用其心吾未見學不足者江表無眞僧久矣或以此子爲法鼓耶俾遐邇聞之其預爲達匠之所甄異也如此其本邑有故華嚴寺覽以包桑之地近於元禮師之先塋屬隋室不競法宇弛頹名將壑遷跡亦時廢屬於唐初募信人重建文明歲有勅許還舊額廣輪制度兼移基址背山臨水往返形勝覽初以具戒依天竺次以僧錄住一閑居後以耆德統華嚴三寺次第同致於道道無不在因敎有遷也覽嘗以憫物慈濟爲己任遂議寺前平湖之通川爲放生池時太守袁從禮因茲勸勉深入慈門以禁六里司馬楊敏言感夢又廣至十里是以揵鬐掉尾噞喁浮沉不虞其害得遂生性焉覽又以經像爲最則殿前畫四像慈氏爲首鑄金銅像三百五十座彌陀爲首寫經二千餘軸

金字涅槃經爲首如是功德以順現報故王考宗追贈和州刺史右散騎常侍封舒國公無量則覽之元昆也量修學之日臨平湖龍見無不往觀舒公晏然不離書案氣度如此明皇初年舒公侍講帝嘉尚之歸覲太夫人年已期頤昆季皆以華皓晨昏之地說法而已覽以開元二十二年示疾終於臨平所造寺春秋八十四僧明了大覺普賢神滿懷遜皆參預法流奉法器藏於細礪洞之下基工部侍郎徐安貞撰碑頌德焉又閩中愛同寺釋守如多事勸誘越土之民歸若鄽聚焉崇樹精廬以爲濟衆急在利化開元十年於寺營浴室患地勢陡高清泉在下桔槔無用汲引步遙終以爲勞思慮不逮無由改作忽一宵下流頓涸距造浴室所二十餘步清泉迸出時謂神功冥作移此泉耳七閩之民罔不歸信終於溫室之偏房矣

元朗

按宋高僧傳元朗字慧明姓傅氏其先浦陽郡江夏太守拯公之後曹魏世避地於江左則梁大士翕之

六代孫遂爲烏傷人也母葛氏初妊夢乘羊車飛空躡虛而覺身重自茲已後葷血惡聞迨乎產蓐亦如初寐覺後心輕體安嬰兒不啼莞爾而笑九歲出家師授其經日過七紙如意元年閏五月十九日勅度配清泰寺弱冠遠尋光州岸律師受滿足戒旋學律範又博覽經論搜求異同尤切涅槃常恨古人雖有章疏判斷未爲平允往在會稽妙喜寺與印宗禪師商確祕要雖互相述許大旨未周聞天台一宗可以清衆滯可以趣一理因詣東陽天宮寺慧威法師威稟承括州智威時傳威是徐陵後身灌頂師之高足也朗親附之不患貧苦遠法華淨名大論止觀禪門等凡一宗之教迹研覈至精後依恭禪師重修觀法博達儒書兼閑道宗無不該覽雖通諸見獨以止觀爲入道之程作安心之域雖衆聖繼想而以觀音悲智爲事行艮津遊心十乘諦冥三觀四悉利物六印體偏雖致心物表身厭人寰情捐舊廬志栖林壑惟十八種十二頭陀隱左溪巖因以爲號獨坐一室三十餘秋麻紵爲衣糲蔬充食有願生兜率宮必資福

事乃構殿壁繢觀音賓頭盧像乃焚香斂念便感五色神光道俗俱瞻歎未曾有此後或猿玃來而捧鉢或飛鳥息以聽經時有盲狗來至山門長嗥宛轉於地朗憫之焚香精誠爲狗懺悔不踰旬日雙目豁明至開元十六年刺史王上客屈朗出山暫居城下朗辭疾仍歸本居厥後誨人匪倦講不待衆一鬱多羅四十餘年一尼師壇終身不易食無重味居必偏厦非因尋經典不然一燭非因覲聖容不行一步其細行修心蓋循律法之制遂得遠域沙門鄰境耆耋擁室填門若冬陽夏陰弗召而自至也其寺宇凋敝乃指授僧靈稟建其殿宇形像累二甎塔繢事不用牛膠悉調香汁天台之教鼎盛何莫由斯也一日顧謂門人曰吾衆事云畢年旦暮焉以天寶十三年九月十九日薄疾而終春秋八十有二僧夏六十一置塔於巖所生常撰法華經科文二卷付法弟子衢州龍丘寺道賓淨安寺慧從越州法華寺法源神邕常州福業寺守眞蘇州報恩寺道遵明州大寶寺道原婺州開元寺清辯齠年慕道志意求師不踰三年思過

半矣行其道者號左溪焉第其傳法號五祖矣禹山沙門神迥著乎眞讚矣

慧明

按宋高僧傳慧明俗姓陳氏漢太丘長寔之後世居潁川永嘉南渡祖爲司徒掾曾祖仲文有佐命於陳封丹陽公祖爲雙溪穀熟二縣令考爲蘭陵長乃爲蘭陵人也明母氏初感之日如持佛戒足惡履于葷園口不嘗於鱻器神夢髫鬌如聞法音既而誕焉年漸及丱方祈捨俗父母偕聽至受具時卽開元七年也習學律藏嘗謂人曰昔者繫刑首作伯成子遁焉吾雖不捨律儀而惡乎評論紛紛若心印心之法至矣哉乃西詣方巖頓開心地天寶中有願於清涼山淮汴阻兵明卽旋策與禪客遇同遊宛陵於上石門置蘭若三所有大虩來擾如撫尨焉時荐饑羣盜欲至必號呼先告往往有徵焉先是此鄉好弋獵明化之皆焚罝網器仗矣至天寶五年爰止乎魚陂道場有瑀公者白土史宗之流迹邇行轍世莫之識始相見曰南祖傳教菩薩來何晚耶他日同登魚陂峰頂

貝東南有山蒼琅獨秀謂瑀公曰吾與此山宿有緣矣天寶八年有制度人州將韋南金舉高行黑白狀請隸名州中寧化道場明固辭改隸佛川卽疇昔魚陂所望之峰梁吳均故宅之所地志云青山南掘得古佛二軀莫知年代獲像之地靈泉湧起因名佛川焉泉側有吳王古祠風俗淫祀濫以犧牲於是明夜泊廟門雷雨荐至林摧瓦飛頃之雨收月在見一丈夫容衞甚盛明曰居士生爲賢人死爲明神奈何使蒼生每被血食豈知此事殃爾業耶神曰非弟子本意人自爲之禮懺再三因與受菩薩戒神欣然曰師欲移寺弟子願捨此處永奉禪宮後果移寺於祠側獲銅盤之底篆文有慧明二字焉建中元年正月示疾其日庭水春染山雨晝冥猛虎繞垣悲嘯而去十二日奄然長往春秋八十四僧臘五十一二月十二日建塔於寺西山焉傳法弟子慧解慧敏如知三人也若鶖子採菽之倫也菩薩戒弟子刺史盧幼平顏眞卿獨孤問俗杜位裴清深於禪味俾晝公爲塔銘焉

子璵

按宋高僧傳子璵字眞瑛姓沈氏吳興德清人也其先亡國於沈因以爲氏春秋沈子之後也璵生而聰慧不以師授年未總角辭親出家以如意年中大赦度人壞衣削髮煤炱世事於洛京大福先寺受戒勤勤祈請假寐三日之夕見有神人儼然在目倏往忽來或同或異得非至誠乎於是燭如來燈佩菩薩印證聖中歸於大雲道場堅執律柄僧綱釐舉不亦宜哉璵素履純龐無咎無譽使天下之士有外道焉有闡提焉心如飄風言若泉涌撓我聖教擠我妙門璵示以從容誘以方便莫不稽首挫色而聞命焉常禮一萬五千佛名兼慈悲懺日夜一帀或二日三日一帀夜有聖僧九人降於禮懺之所相與行道彈指而去或夜無燈燭心口是念圓光照室如坐月中如此則往往有之璵慨德清偏邑未有塔寺遂銳懷營構一唱齊和乃成精宇前後寫經三藏凡一萬六千卷天寶初臨安足法師死經三宿將入地獄冥中見璵引至王所謂王曰此人能講涅槃經王宜宥之王曰

惟聞巖崙師能講不聞此師名何也如是再三王不能屈因赦之會是鄉人施犢牛者天然不孕因而出乳其通感如是以十一年秋禪坐而終十二年春將啓靈龕欲焚之容色不變如生雖少林孕髭蘄春育髮何獨嘉也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姚淡主客郎中姚沸刺史楊慧才偕歸信焉

天竺亾名

按宋高僧傳天竺亾名未詳何印度人也其貌惡陋纒乾陀色縵條衣穿革屣曳鐵錫化行於京輦當韋南康皐之生也纔三日其家名僧齋此僧不速自來其日僧必歷寺逮名請至韋氏家僮患其長一人甚怒之以敝席坐於庭中旣而齋畢韋氏令乳母負嬰兒出意請衆僧祝願焉梵僧先從座起攝衣升階視之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相認之意衆皆異之韋君曰此子纔生三日吾師何言別久也梵僧曰此非檀越所知也韋君固問之梵僧曰此子乃諸葛亮之後身耳武侯鼎國時爲蜀丞相君所知也緣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爲蜀帥必福坤維之

人吾往在劍門與此子爲善友旣知其生於君門吾不遠而來此子作劍南節度二十年官極貴中書令太尉此外非我所知也父然之因以武子爲字又單字武也張鎰出爲鳳翔隴州節度奏皐權知隴州及鎰爲李楚琳所殺牛雲光請皐爲帥朱泚不得已用皐爲鳳翔帥德宗置奉義軍節以旌之續加禮部尚書興元中駕還京徵爲左金吾衞將軍貞元元年爲成都尹代張延賞到任和南蠻幷戰功封南康郡王順宗卽位進太尉南康在任二十一年末塗甚崇釋氏恆持數珠誦佛名所養鸚鵡敎令念經及死焚之有舍利焉皐又歸心南宗禪道學心法於淨衆寺神會禪師在蜀富貴僭差重賦斂時議非之然合梵僧懸記焉

抱玉

按宋高僧傳抱玉者行業高奇人事罕接每言來事如目擊焉見釋子大光而誨之曰汝誦經宜高揭法音徹諸天傾聽必得神人輔翼後皆符其記荊京邑歸信千計每夕獨處一室闔扉撤燭嘗有僧於門隙

間窺其所以見玉口中出慶雲華彩可愛後年可九十許而終終時方大暑而尸無萎敗宰臣第五琦與玉相善及終臨喪頗哀琦以香乳灌其口隨有祥光自口而出晃然四照琦愈奇之琦乾元二年十月貶忠州刺史寶應初入爲太子賓客至京尹玉皆預言榮貴轗軻相半皆如其言刻意歸信焉

阿足師

按宋高僧傳阿足師者莫詳出處形質癡濁精神瞢然時有所言靡不先覺雖居無定所多寓閿鄉以其踵法雲公之塵躅憧憧往來爭路禮謁檀施山積曾無顧瞻人有隱憂身嬰所苦獲其指南者其驗神速時陝州有富家翁張臻者產業且多財貨增溢少子息臻恆懼錢帛身後無嗣後產男既愚且蠢手足拳攣語言謇澀唯嗜飲食殆與平人有異口如溪壑終日無厭年可十七父母鍾愛縱其須索迎醫求藥不遠千里數十年後家業罄窮或有謂臻曰阿足師其實寶誌之流何不敷布腹心求救其疾乃夫妻來抵閿鄉叩頭抆淚告其拯拔阿足師瞑目久之謂臻曰汝

寃未散尚須數年今憫汝勤拳爲汝除去卽令選日於河上致齋廣召衆多同觀度脫仍領引其男赴於道場時衆知阿足奇異觀者如堵少選指呼壯夫三數輩叱曳其子令投諸河隨急流而逝臻且哀且驚莫測其由阿足語臻曰爲汝除災訖良久其子忽於流數十步外聳身水面戟手罵其父母曰與爾寃仇夙世緣業賴逢聖者遽此解紛儻或不然未期畢日挺身高呼辭理分明都無癡濁之狀須臾沉水不知其他阿足由玆傳播歸信之人如就市焉所行化導皆此類矣蓋大曆建中中也迨德宗貞元十二年丙子勑謚爲大圓禪師至今陝虢之間猶崇重焉

封干師

附木瀆師　寒山子　拾得

按宋高僧傳封干師者本居天台山國淸寺也剪髮齊眉布裘擁質身量可七尺餘人或借問止對曰隨時二字而已更無他語樂獨舂穀役同城日應副齋炊嘗乘虎直入松門衆僧驚懼師口唱道歌時衆方皆崇重及終後於先天年中在京兆行化非恆人之常調士庶見之無不傾禮以其躡萬迴師之後徵亦

相類風狂之相過之言則多中先是國清寺僧廚中有二苦行曰寒山子曰拾得多於僧廚執爨爨訖二人晤語潛聽者多不體解亦甚顛狂糺合相親蓋同類相求耳時閭丘引出牧丹丘將議巾車苦頭疼羌甚醫工寡效邂逅干造云某自天台來謁使君且告之患干曰君何慮乎便索淨器吮水噴之斯須覺體中頗佳閭丘異之乃請干一言定此行之吉凶曰到任記謁文殊閭丘曰此菩薩何在曰國清寺廚執爨洗器者是及入山寺問曰此寺曾有封干禪師曰有院在何所寒山拾得復是何人時僧道翹對曰封干舊院即經藏後今閴無人止有虎豹時來此哮吼耳寒拾二人見在僧廚執役閭丘入干房唯見虎跡縱橫又問干在此有何行業曰唯是舂穀供僧粥食夜則唱歌諷誦不輟如是再三嘆嗟乃入廚見二人燒柴木有圍爐之狀閭丘拜之二人連聲咄叱後執閭丘手褭之若嬰孺呵呵不已行曰封干饒舌自此二人相攜手出松門更不復入寺焉干又嘗入五臺巡禮逢一老翁問曰莫是文殊否翁曰豈可有二文殊

干禮之未起恍然失之亥有木湏師者多遊京邑市鄽間亦類封干人莫輕測封豐二字出沒不同韋述吏官作封彊之封閭丘序三賢作豐稔之豐未知孰是寒山子者世謂爲貧子風狂之士弗可恆度推之隱天台始豐縣西七十里號爲寒暗二巖每於寒巖幽窟中居之以爲定止時來國清寺有拾得者寺僧令知食堂恆時收拾衆僧殘食菜滓斷巨竹爲筒投藏於內若寒山子來卽負而去或廊下徐行或時叫噪凌人或望空嫚罵寺僧不耐以杖逼逐翻身撫掌呵呵徐退然其布襦零落面貌枯悴以樺皮爲冠曳大木屐或發辭氣宛有所歸歸於佛理初閭丘入寺訪問寒山沙門道翹對曰此人狂病本居寒巖間好吟詞偈言語不常或臧或否終不可知與寺行者拾得以爲交友相聚言說不可詳悉寺僧見太守拜之驚曰大官何禮風狂夫耶二人連臂笑傲出寺閭丘復往寒巖謁問幷送衣裳藥物而高聲唱言曰賊我賊退便身縮入巖石穴縫中復曰報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穴縫泯然而合杳無蹤跡乃令僧道翹尋其

遺物唯於林間綴葉書詞頌并村墅人家屋壁所抄錄得二百餘首今編成一集人多諷誦後曹山寂禪師注解謂之對寒山子詩以其本無氏族越民唯呼爲寒山子至有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句歷然雅體今巖下有石亭亭而立號幽石焉拾得者封干禪師先是偶山行至赤城道側仍聞兒啼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已來初謂牧牛之豎委問端倪云無舍孤棄於此封干攜至國清寺付與典座僧或人來認必可還之後沙門靈熠攝受之令知食堂香燈忽於一日見其登座與像對盤而餐復呼憍陳如曰小果聲聞傍若無人執筯大笑僧乃驅之靈熠咨尊宿等罷其堂任且令廚內滌器洗濯纔畢澄濾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必負而去又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廚下食爲烏鳥所取狼藉拾得以杖扑土偶二三下罵曰汝食不能護安護伽藍乎是夕神附夢與闔寺僧曰拾得打我明日諸僧說夢符同一寺紛然始知非常人也時牒申州縣郡符下云賢士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爲賢士又於寺莊牧牛歌詠呼天當其

寺僧布薩時拾得驅牛至僧集堂前倚門撫掌大笑曰悠悠者聚頭時持律首座咄曰風人何以喧礙說戒拾得曰我不放牛也此羣牛者多是此寺知僧事人也拾得各呼亡僧法號牛各應聲而過舉衆錯愕咸思改往修來感菩薩垂跡度脫時道翹纂錄寒山文句於寺土地神廟壁見拾得偈詞附寒山集中

無相 （附智詵）

按宋高僧傳無相本新羅國人也是彼土王第三子於本國正朔年月生於郡南寺落髮登戒以開元十六年泛東溟至於中國到京元宗召見隸於禪定寺後入蜀資中謁智詵禪師有處寂者異人也則天曾召入宮賜摩納九條衣事必懸知且無差跌相未至之前寂曰外來之賓明當見矣汝曹宜灑掃以待間一日果至寂公與號曰無相中夜授與摩納衣如是入深溪谷巖下坐禪有黑犢二交角盤礴於座下近身甚急毛手入其袖其冷如冰捫摸至腹相殊不傾動每入定多是五日爲度忽雪深有二猛獸來相自洗拭躶臥其前願以身施其食二獸從頭至足嗅而

而去往往夜間坐牀下搦虎鬚毛旣而山居稍久衣破髮長獵者疑是異獸將射之復止後來入城市晝在冢間夜坐樹下眞行杜多之行也人漸見重爲構精舍於亂墓前長史章仇兼瓊來禮謁之屬明皇遷難入蜀迎相入內殿供禮之時成都縣令楊翼疑其妖惑乃帖追至命徒二十餘人曳之徒近相身一皆戰慄心神俱失頃之大風卒起沙石飛颺直入廳事飄簾卷幕楊翼叩頭拜伏惴而不敢語懺畢風止奉送舊所由是遂勸檀越造淨衆大慈菩提寧國等寺外邑蘭若鐘塔不可悉數先居淨衆本院後號松溪相至成都也忽有一力士稱捨力伐柴供僧廚用相之弟本國新爲王矣懼其却迴其位危殆將遣刺客來屠之相已冥知矣忽日供柴賢者暫來謂之曰今夜有客曰灼然又曰莫傷佛子至夜薪者持刀挾席坐禪座之側逡巡覺壁上似有物下遂躍起以刀一揮巨胡身首分於地矣後門素有巨坑乃曳去瘞之復以土拌滅其跡而去質明相令名伐柴者謝之已不見矣嘗指其浮圖前柏曰此樹與塔齊寺當毀矣

至會昌廢毀樹亚與塔等又言寺前二小池左羨右飯齋施時少則令淘浚之果來供設其神異多此類也以至德元年建午月十九日無疾示滅春秋七十七臨終或問之曰何人可繼住持乎乃索筆書白數字皆隱不可知諸而叶韻記莂八九十年事驗無差失先是武宗廢敎成都止留大慈一寺淨衆例從除毀其寺巨鐘乃移入大慈矣洎乎宣宗中興釋氏其鐘却還淨衆以其鐘大隔江計功兩日方到明日方欲爲齋辰去迎取巳時已至推挽之勢直若飛焉咸怪神速非人力之所致也原其相之舍利分塑眞形爾日面皆流汗上足李僧以巾旋拭有染指者其汗頗鹹乃知相之神力自曳鐘也變異如此一何偉哉後號東海大師塔焉乾元三年資州刺史韓浤撰碑至開成中李商隱作梓州四證堂碑推相爲一證也

僧藏

按宋高僧傳僧藏者西河人也弱齡拔俗氣茂神清允迪循良恪居下位迨霑戒善密護根塵見神祠必禮之逢碩德則盡禮苟遇僧俗施拜乃俯僂而走如

迴避令長焉若當衆務也則同淨人屈己猶臧獲焉見他人故衣則潛加澣濯別事紐縫至於炎暑乃脫衣入草莽間從蚊蚋蝨蛭螻齧薑芥血流忍而汗洽而恆念彌陀佛號雖巧曆者不能定筭數矣確志冥心未嘗少缺及預知報盡謂瞻病者曰山僧多幸得諸天人次第來迎藏又言吾瞑目聞往淨土聚諸上善人散花方迴此耳正當捨壽合掌念佛安然而終矣

正壽（附慥禪師）

按宋高僧傳正壽者不知何許人也風儀峻整節槩高強肩錫曳囊宗師皆謁然以因緣相叩附麗有歸於南塔慥禪師門決開疑網密修資益後壽杜默於隨部山寺人皆不識時譙王重福者中宗次子也神龍初韋庶人譖云與張易之兄弟構成重潤之罪遷均州刺史密加防守不聽視事韋后臨朝添兵士扞衛及韋氏被誅睿宗即位轉集州刺史未行然忽忽不樂而歸心於慥禪師爲其造生藏塔舉高七十尺極爲宏壯於時慥師疾已危篤譙王使問師後孰繼

高躅慥曰貧道有正壽在王問諸僧誰爲正壽或曰和尚有弟子在山光迹韜晦王遣使召到壽白慥師曰喜王爲檀越其塔已成某欲爲先試得否慥曰善爲吾試是時壽攝衣合掌入塔斂容瞑目結跏趺坐便卽滅度全身不散時號爲試塔和尚譙王聞已嘆嗟終日曰弟子猶爾乃別議改圖爲慥禪師營構焉

無染

按宋高僧傳無染者不委氏族從中條山受業講四分律涅槃經因明百法論善者從之恆念華嚴經至說諸菩薩住處東北方金色世界文殊菩薩與一萬餘衆從昔已來止住其中而演說法或現老人或爲童子近聞佛陀波利自西國來不倦流沙無辭雪嶺而尋聖跡高宗朝至臺山思量嶺啓告叩禮乃見老人卽文殊也利雖云面接未決心疑令却往西國取經詣金剛窟入文殊境界於今不廻古德旣爾吾豈無緣乎染乃從彼發迹徧訪名公或遇禪宗窮乎理性或經法席探彼元微以貞元七年到臺山善住閣院時有僧智頵爲臺山十寺都檢校守僧長之初也

遂挂錫棲心誓不出山每念文殊化境非凡者之可勝豈宜懈怠冬即採薪供衆夏即跣足登遊春秋不移二十餘禩前後七十餘徧遊歷諸臺覩化現金橋寶塔鐘磬圓光莫窮其際且曰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中有美樅乎言更有愈於諸瑞吾得少未爲足也最後於中臺東忽見一寺額號福生內有梵僧數可萬計染從頭禮拜遞互慰勞見文殊亦僧也語染曰汝於此有緣當須荷衆勿得唐捐有願無行而已言訖不見寺衆僧寂無所覩染嘆而言曰覩茲靈異豈可徒然此危脆身有何久固乃遵言廣興供施每設一百萬僧乃然一指以爲記驗焉漸及五百萬數遐邇委輸若海水之入歸塘焉及千萬供畢十指然盡迨開成中白大衆曰吾於此山薄有因緣七十二徧遊諸聖跡人所不到吾皆至止又不出茲山已報深願幸莫大焉奈何衰老今春秋七十四夏臘五十五及存餘喘欲於中臺頂上焚一炷香告辭十方如來一萬菩薩或息我以死誰甘相代況諸人等並是菩薩門人龍王眷屬特栽善種得住此山夙夜精勤覊勒

三業龍華三會共結要期此時下山勿有留難合掌曰珍重而去衆初不喻其意皆言早廻染乃但攜瓶錫惟爇名香遂命季氏趙華將蠟布兩端麤麻一束香汁一斗於中臺頂從旦至暮禮拜焚香略無暫憩都不飲食念佛虔誠聲無間斷已至深更趙氏怪其所以陟彼崔嵬見染不移舊止轉更精專染謂趙曰吾有密願汝與吾助緣不得相阻爲取蠟布麻油將來纏裹吾身於夜半子時要然身供養諸佛吾若得道相度汝也趙氏諫之苦勸不止將布纏身披麻灌油從頂而煉言曰將吾灰骨當須飄散無使顯異趙氏一從其命略無移改從頂而煉至足方仆矣趙氏嘆曰昔聞藥王然身今見上人奇哉痛哉後門人收眞骨於梵仙山南起塔至今存矣

神悟

按宋高僧傳神悟字通性隴西李氏之子其先屬西晉版蕩遷家於吳之長水也世襲儒素幼爲諸生及冠忽嬰惡疾有不可救之狀咎心補行力將何施開元中詣溪光律師請耆域之方執門人之禮師示以

遺業之教一曰理懺二曰事懺此二者聖之所授行必有徵遂於菩提像前秉不屈之心爇難捐之指於時有異光如月朣朧紺宮極苦可以感神明至精可以動天地蓋人之難事歟天寶四年受具足戒身始披緇八年舉九異行名隸於寺逮其晚節益見苦心每置法華道場九旬入長行禮念觀佛三昧於斯現前因語門人曰夫陰薄日以何傷風運空而不動苟達於妄誰非性也方結宇於勞勞山東中據石圯達分仙徑諸猛獸馴於禪榻祥雲低於法堂中夜有山神現形謂悟曰弟子卽隋故新成侯侯曹世安生爲列侯死典南嶺今師至止願以此地求奉經行言訖隱而不見故吏部員外李華殿中侍御史崔益同謁悟嘗問孔老聖教優劣請陳題品對曰路伽邪典籍皆心外法味之者勞而無證其猶澤朽思華乾池映月比其釋教夫何遠乎如是往復應答如流華益拱手無以抗敵其扞護釋門疆場疇敢侵軼乎華乃一代之文宗與蕭穎士齊名筆語過之若此之儒孰能觝角也凡諸不逞之徒疑經難法者悟必近取諸身遠

喻於物如理答酬無不垂頭搭翼者十年辛卯春寢疾跏趺坐而逝享齡六十三法臘二十六闍維之日獲舍利五百餘粒珠顆纍纍粲然在矚門人湛一圓一等主之遷塔焉

元崇（附璿禪師）

按宋高僧傳元崇俗姓王氏瑯琊臨沂人也晉丞相始興文獻公子薈之後自南朝淪廢世居句容祖禰已來非賢卽哲崇幼而孤秀嶷若斷山心喻芙蕖形同玉潔風塵不雜立志爽簡時年十五奉道辭家負笈洞天餐霞臥雲師範陶許精研妙句獨證微隱乃恐至理未融解脫方阻因歸心釋典大暢佛乘三教齊驅遣心世表於是聲振吳越緇素異焉採訪使潤州刺史齊平陽公聞其行業虛佇久之適會恩制度人裒充舉首以開元末年因從瓦官寺璿禪師諮受心要日夜匪懈無忘請益璿公乃揣骨千里駿足可知因授深法崇靈臺虛徹可舍百神心鑑高懸塵無私隱既而聲價光遠物望所知金陵諸德請移所配棲霞寺春秋逾紀服勤道務彝倫有敘時衆是瞻至

德初並謝絕人事杖錫去郡歷於上京徧奉明師棲心閑境罕交俗流遂入終南經衞藏至白鹿下藍田於輞川得右丞王公維之別業松生石上水流松下王公焚香靜室與崇相遇神交中斷於時天地未泰豺狼搆患朝賢國寶或在薖軸起居蕭舍人昕與右丞諸公並碩學雄才尊儒重道偶玆一會抗論彌日鉤深索隱襟期許與王蕭歎曰佛法有人不宜輕議也及言旋河洛登陟嵩少懷達磨之旨要得華嚴之會歸聲價漸高衣冠羨仰京師名德咸請住持志在無爲翛然不顧乃放浪人世追蹤道流考槃靈蹤遂東適吳越天台四明清心養素數年之後遐想鍾山飛錫舊居考以雲房道俗咸喜玉反山輝大曆五年刺史南陽樊公雅好禪寂及屬縣行春順風稽首諮請道要益加師禮矣時道俗以爲此寺靈勝遊憩者多監主護持須選名德僉議無以易禪師者崇頻告辭懇苦衆咸再三事不獲已順受彌縫其間總二十年藉四方之財因道化之力欒櫨雲構丹雘日新蓋存乎無爲無所不爲者也功成身退安禪高頂前後

學徒詎可勝計至大曆十二年示疾言歸不加藥餌八月二日卒於山院春秋六十有五臨終命門人無令封樹弟子如泉澄添等奉全師教以其月八日瘞於攝山之陽依巖爲窟累石不磨不礱遵遺誥也崇身長六尺儀表端肅望之儼然卽之生畏意密情恕心和行高天姿龍象生此岐嶷亨齡非永惜哉弟子等共建豐碑以紀化迹樹於寺之門首焉

利涉

按宋高僧傳利涉者本西域人也卽大梵婆羅門之種姓夙齡彊志機警溢倫宗黨之中推其達法欲遊震旦結侶東征至金梭嶺遇元奘三藏行次相逢禮求奘度既而群經衆論鑿竅通幽特爾遠塵歸乎正道非奘難其移轉矣奘門賢哲輻湊涉季孟於光寶之間其爲人也猶帛高座之放曠中宗最加欽重朝廷卿相感義與遊開元中於安國寺講華嚴經四衆赴堂遲則無容膝之位矣檀施繁熾利動人心有頴陽人韋玎垂拱中中第調選河中府文學遷大理評事祕校見涉講筵幣帛堆積就乞選糧所獲未厭表

請釋道二教定其勝負言釋道蠹政可除元宗詔二教各選一百人都集內殿韋玎先陟高座挫葉靜能及空門思明例皆辭屈涉次登座解疑釋結臨敵有餘與韋往返百數千言條緒交亂相次抗之勢絲自理正直有歸涉重問韋曰子先登席可非主耶未審主人何姓玎曰姓韋涉將韋字爲韻揭調長吟偈詞曰我之佛法是無爲何故今朝得有爲無韋始得三數載不知此復是何韋涉之吟作百官悚然帝果憶何韋之事凜然變色曰玎是庶人宗族敢爾輕懱朕元元祖教及凌轢釋門玎下殿俯伏待罪叩頭言臣非庶人之屬涉責其鉗利口以解疎狂奏曰玎是關外之人非元貞之族類勅貶象州百姓賜涉錢絹助造明教寺加號明教焉二教重熙涉之力也因著立法幢論一卷公卿間有言曰涉公是韋掾之膏肓也涉曰此舉也矢在弦上不得不發自此京城無不改觀言談講者以涉爲最焉晚節遭其譴謫漢東尋屬寬宥移徙南陽龍興寺時惠忠國師知重涉名聊款關相謁曰衲衣小僧向前某被門徒朝要連坐於此

適觀師當有貴氣可作高道國德勿同吾也乃開篋提衣物令忠師曳婁由此襄鄧之人皆驚涉如此懸記忠師道聲又光闡焉蓋涉望重之故也上元二年詔忠師入供養肅宗時入宮起居太上皇乃引忠見上皇曰此人何如利涉則知涉才業優長帝王器重復多著述大曆中西明寺翻經沙門圓照撰涉傳成一十卷足知言行之多也矣

神邕

按宋高僧傳神邕字道恭姓蔡氏東晉太尉謨即度江祖十五代孫也因官居於暨陽邕生於是邑母宣氏始娠之際率多徵異襁褓中聞唱經聲必有凝神側聽之貌丱角聰悟過人年十二辭親學道講業於法華寺俊師每覽孔釋二典一讀能誦同輩者罕不欣慕開元二十六年敕度隸諸暨香嚴寺名籍依法華寺元儼師通四分律鈔儼識其志氣謂人曰此子數年後卒爲學者之司南矣爾其勉之儼新出輔篇律記邕抉其膏腴窮彼衢術一宗學者少能與其聯鑣方軌焉性非局促又從左溪元朗師習天台止觀

禪門法華元疏梵網經等四教三觀等義祕鍵載啓觀性知空爰至五夏果精敷演吳會問學者從之天寶中本邑郭密之請居法樂寺西坊恢拓佛舍層閣摩霄半澄江影廊宇完備後乃遊問長安居安國寺公卿藉其風宇追慕者結轍而至方欲大闡禪律僕遇祿山兵亂東歸江湖經歷襄陽御史中丞庾光先出鎮荆南邀留數月時給事中竇紹中書舍人苑咸鑽仰彌高俱受心要著作郎韋子春有唐之外臣也剛氣而瞻學與之詶抗子春折角滿座驚服苑舍人歎曰闍黎可謂塵外摩尼論中師子時人以爲能言矣旋居故鄉法華寺殿中侍御史皇甫曾大理評事張河金吾衞長史嚴維兵曹呂渭諸暨長丘丹校書陳允初賦詩往復盧士式爲之序引以繼支許之遊爲邑中故事邑修念之外時綴文句有集十卷皇甫曾爲序自至德迄大曆中頻受請登壇度戒起丹陽洎乎金華其間釋子皆命爲親教師也又以縣南路通衢婺其中百餘里殊無伽藍釋侶往來宴息無所邑願布法橋接憩行旅遂於焦山可以爲梵場也得

邑人騎都尉陳紹欽等率羣信構淨剎一紀方乃集事焉前吏部侍郎徐浩出佐明州以邦國聚落乃白廉使皇甫溫奏賜額曰大曆焉先是中嶽道士吳筠造邪論數篇斥毀釋教昏蒙者惑之本道觀察使陳少遊請邕決釋老二二教孰爲至道乃襲世尊之攝邪見復寶琳之破魔文爰據城壍以正制狂旗鼓纔臨吳筠覆轍遂著破倒翻迷論三卷東方佛法再興實邕之力歟末遊天台又纂地誌兩卷並附於新論矣邕廞頤豐角風韻朗拔前後廉問皆延置別榻請爲僧統以加崇揖之禮貞元四年戊辰歲十一月十四日遇疾遺教門人趺坐端相而歸寂於大曆法堂焉以十二月十四日奉靈儀於寺北原遵僧制也報齡七十九法歲五十明年冬十一月方建塔矣祕書省校書郎陸淮爲其銘上首弟子智昂靈澈進明慧照等咸露鋒穎禪律互傳至十一年戶部員外郎丘上卿爲碑紀德焉

神迥

按宋高僧傳神迥未詳何許人也幼入法流齊莊白

任節高行峭不惡而嚴晚年慕稱心寺大義律師同習三觀於天台宗得旨於左溪禪師卽寶應年中也加以辭筆宏贍華藻紛紜爲朗師眞影讚法華經文句序冠絕於時爲世所貴不詳厥終焉

純陀

按宋高僧傳純陀者本西域人也梵名無由翻就華言也從遊京邑人所欽重上元中便云東渡人見之顏容若童稚之色言已年六百歲矣或謂爲八十歲人也言談氣壯舉動不衰代宗皇帝聞之詔入禮遇極豐俾求留年之道陀曰心神好靜今爲塵境汨之何從冥寂乎若離簡靜騖外欲望留年如登木采芙蕖其可得乎陛下欲長年由簡潔安神神安則壽永寡慾則身安舍斯已往貧道所不知也帝由是篤重之以永泰三年預知必逝遣弟子齎衣鉢進上帝賜弟子紫衣陀終於鎭國寺焉

道邃（附最澄）

按宋高僧傳道邃不知何許人也幽識遠悟執志有恆懸解眞宗不由邪術末傳隋智者教道素得元微

荊溪之門杳難窺望大曆中湛然師委付止觀輔行記得以敷揚若神驥之可以致遠也於時同門元浩迴知異服不能爭長矣貞元二十一年日本國沙門最澄者亦東夷卉服中剛決明敏僧也泛溟涬達江東慕天台之法門求顗師之禪訣屬邃訓講委曲指教澄得旨矣乃盡繕寫一行教法東歸慮其或問從何而聞得誰所印俾防疑悞乃造邦伯作援證焉時台州刺史陸淳判云最澄闍棃形雖異域性實同源特稟生知觸類元解遠傳天台教旨又遇龍象邃公總萬行於一心了殊塗於三觀親承祕密理絕名言猶慮他方學徒未能信受所請印記安可不任爲憑云澄泛海到國齎教法指一山爲天台號一寺爲國清風行電照斯教大行倭僧遙尊邃爲祖師後終於住寺焉

進平

按宋高僧傳進平姓吳氏京兆人也早出家於永安山明福院風表端雅諸經大論皆所研尋銷文鍊注令人樂聞末思禪觀於洛下遇荷澤會師了悟且曰

甚矣不自外知者所知難乎哉後至唐州遂居西隱山刺史鄭文簡請入城闡揚宗旨示滅年八十一大曆十四年三月入塔

澄觀

按宋高僧傳澄觀姓夏侯氏越州山陰人也年甫十一依寶林寺霈禪師出家誦法華經十四遇恩得度便隷此寺觀俊朗高逸弗可以細務拘遂徧尋名山旁求祕藏梯航既具壼奧必臻乾元中依潤州棲霞寺醴律師學相部律本州依曇一隷南山律詣金陵元璧法師傳關河三論三論之盛於江表觀之力也大曆中就瓦棺寺傳起信涅槃又於淮南法藏受海東起信疏義却復天竺詵法師門溫習華嚴大經七年往剡溪從成都慧量法師覆尋三論十年就蘇州從湛然法師習天台止觀法華維摩等經疏解從上智性自天然所學之文如昨拋捨飽靜記井蔡邕後身信可知矣又謁牛頭山忠師徑山欽師洛陽無名師咨決南宗禪法復見慧雲禪師了北宗元理觀自謂己曰五地聖人身證眞如棲心佛境於後得智中

起世世俗念學世間技藝況吾學地能忘是心遂翻習經傳子史小學蒼雅天竺悉曇諸部異執四圍五明祕呪儀軌至於篇頌筆語書蹤一皆博綜多能之性自天縱之大曆十一年誓遊五臺一一巡禮祥瑞愈繁仍往峨嵋求見普賢登險陟高備觀聖像却還五臺居大華嚴寺專行方等懺法時寺主賢林請講大經幷演諸論因慨華嚴舊疏文繁義約惙然長想況文殊主智普賢主理二聖合爲毗盧遮那萬行兼通即是華嚴之義也吾既遊普賢之境界泊妙吉之鄉原不疏毗盧有辜二聖矣觀將撰疏俄於寤寐之間見一金人當陽挺立以手迎抱之無何咀嚼都盡覺即汗流自喜吞納光明徧照之徵也起興元元年正月貞元三年十二月畢功成二十軸乃飯千僧以落成也後常思付授忽夜夢身化爲龍矯首於南臺蟠尾於山北挐攫碧落鱗鬣耀日須臾蜿蜒化爲千數小龍騰躍青冥分散而去蓋取象乎教法支分流布也四年春正月寺主賢林請講新疏七年河東節度使李公自良復請於崇福寺講德宗降中使李輔光

宣詔入都與罽賓三藏般若譯烏荼國王所進華嚴後分四十卷觀苦辭請明年入勅允及具行至蒲津中令梁公留安居遂於中條山棲巖寺住寺有禪客拳眉剪髮字曰癡人披短褐操長策狂歌雜語凡所指斥皆多應驗觀未至之前狂僧驅衆僧灑掃曰不久菩薩來此復次壁畫散脂大將及山麋之怪往往不息觀既止此寺二事俱靜五月內中使霍仙鳴傳宣催入觀至帝頗敦重延入譯場刊正又詔令造疏遂於終南草堂寺編成十卷進呈勅令兩街各講一遍爲疏時堂前池生五枝合歡蓮華一華皆有三節人咸歎服尋譯守護國界主經觀綴文潤色順宗在春宮常垂教令述了義一卷心要一卷并食肉得罪因緣洎至長安頻加禮接朝臣歸向則齊相國杭韋太常渠牟皆結交最深故相武元衡鄭絪李吉甫權德輿李逢吉中書舍人錢徽兵部侍郎歸登襄陽節度使嚴綬越州觀察使孟簡洪州韋丹咸慕高風或從戒訓以元和年卒春秋七十餘弟子傳法者一百許人餘堪講者千數觀嘗於新創雲花寺般若閣下

畫華藏世界圖相又著隨疏演義四十卷允齊相請述華嚴經綱要一卷法界元鑑一卷三聖圓融觀一卷華嚴法華楞伽中觀論等別行小鈔疏共三十卷設無遮大會十二中其諸塑繢形像繕寫經典不可殫述門人淸沔記觀平時行狀云觀恆發十願一常止方丈但三衣鉢不畜長物二當代名利棄之如遺三目不視女人四身影不落俗家五未捨執受常誦法華經六常讀大乘經典普施含靈七常講華嚴大經八一生晝夜不臥九不邀名惑衆伐善十不退大慈悲普救法界觀逮盡形期恆依願而修行也

良秀（附談筵）

按宋高僧傳良秀姓郭氏蒲津人也年及佩觿挺然離俗乃往中條山柏梯寺披削誦通經業受具律儀誓以傳講爲己事勤苦忘疲三藏俱尋九流外贍於時籍甚孰不欽崇貞元四年奉詔與罽賓國般若三藏同譯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十卷至五年二月四日解座寫本進過尋奉德宗勅令秀造疏上表云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右街功德使王希遷奉宣令良

秀等修撰新翻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疏者伏聞至道同源聖人一貫大雄示相演妙音於獨園寶位分身霈湛恩於雙闕開佛日於聖日降綵綸於法輪所以揚化慈航致人壽域不然豈得握眞符而契合應休運以感通況以此經如來之密印羣生之度門得白馬之寶函啓青龍之祕藏是第一義理去筌蹄於最後乘說無分別加以天文煥發睿思昭囘眞如契心已闡微於釋氏般若製序諒纘文於太宗慈雲溥潤於大根湛露垂滋於貝葉良秀等才惟末學性異生知謬寄討論伏增隕越上承嚴旨徒測管以窺天虔奉本師懼升堂而鼓瑟所修撰疏一部謹附王希遷隨表奉進伏乞聖慈許令同修疏沙門談筵於當寺讚演及流布中外所冀落落眞言示丹青於新學明明像教流粉澤於將來帝覽奏勅內給事毛英琦宣慰良秀談筵道恆等宜共賜絹九十疋至可領取比修疏義甚大勤勞也秋熱兼問師等各平安好在秀之辭筆義端時少倫匹終歿罔知時代焉

慧琳

按宋高僧傳慧琳姓裴氏疎勒國人也始事不空三藏爲室灑內持密藏外究儒流印度聲明支那詁訓靡不精奧嘗謂翻梵成華華皆典故典故則西乾細語也遂引用字林字統聲類三蒼切韻玉篇諸經雜史叅合佛意詳察是非撰成大藏音義一百卷起貞元四年迄元和五載方得絕筆貯其本於西明藏中京邑之間一皆宗仰琳以元和十五年庚子卒於所住春秋八十四矣迨大中五年有奏請入藏流行近以海中高麗國雖三韓夷族偏尚釋門周顯德中遣使齎金入浙中求慧琳經音義時無此本故有闕如

三一五一九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六十一卷目錄

僧部列傳三十七

唐十三

義淨　金剛智

不空（附慧朗）　善無畏（附達摩掬多）

智慧　元覺

道因（附嵩公　寶暹　楷法師）　智賢（附會寧）

覺救　覺護（附順貞）

尊法　無極高（附阿難律木叉師 迦葉師）

極量　實叉難陀

日照　天智

慧智（附明佺）　寂友

智通　智嚴

寶思惟　菩提流志

懷迪（附般若力 善部 末摩）　寂默

蓮華精進

神異典第一百六十一卷

僧部列傳三十七

唐十三

義淨

按宋高僧傳義淨字文明姓張氏范陽人也髫齔時辭親落髮徧詢名匠廣探羣籍內外閑習年十五便欲遊西域仰法顯之雅操慕元奘之高風勤無棄時手不釋卷弱冠登具愈堅貞志咸亨二年年三十七方遂發足初至番禺得同志數十人及將登舶餘皆

退罷淨奮厲孤行備歷艱險所至之境皆洞言音凡遇酋長俱加禮重鷲峰鷄足咸遂周遊鹿苑祇林並皆瞻屬諸聖迹畢得追尋經二十五年歷三十餘國以天后證聖元年夏還至河洛得梵本經律論近四百部合五十萬頌金剛座眞容一鋪舍利三百粒天后親迎於上東門外諸寺緇侶歌樂前導勅於佛授記寺安置焉初與于闐三藏實叉難陀飜華嚴經久視之後乃自專譯起庚子歲至長安癸卯於福先寺及雍京西明寺譯金光明最勝王能斷金剛般若彌勒成佛一字呪王莊嚴王陀羅尼長爪梵志等經根本一切有部毘奈耶尼陀那目得迦百一羯磨攝等掌中取因假設六門教授等論及龍樹勸誡頌凡二十部北印度沙門阿你眞那證梵文義沙門波崙復禮慧表智積等筆受證文沙門法寶法藏德感勝莊神英仁亮大儀慈訓等證義成均太學助教許觀監護繕寫進呈天后製聖教序令標經首暨和帝神龍元年乙巳於東洛內道場譯孔雀王經又於大福先寺出勝光天子香王菩薩呪一切莊嚴王經四部沙

門盤度讀梵文沙門元傘筆受沙門大儀證文沙門勝莊利貞證義兵部侍郎崔湜給事中盧粲潤文正字祕書監駙馬都尉楊慎交監護帝深崇釋典特抽睿思製大唐龍興三藏聖教序又御洛陽西門宣示羣官新飜之經二年淨隨駕歸雍京置飜經院於大薦福寺居之三年詔入內與同飜經沙門九旬坐夏帝以昔居房部幽厄無歸祈念藥師遂蒙降祉荷茲往澤重闡洪猷因命法徒更重傳譯於大佛光殿二卷成文曰藥師琉璃光佛本願功德經帝御法筵手自筆受睿宗永隆元年庚戌於大薦福寺出浴像功德經毗奈耶雜事二衆戒經唯識寶生所緣釋等二十部吐火羅沙門達磨末磨中印度沙門拔弩證梵義罽賓沙門達磨難陀證梵文居士東印度首領伊舍羅證梵本沙門慧積居士中印度李釋迦度頗多語梵本沙門文綱慧沼利貞勝莊愛同思恆證義元傘智積筆受居士東印度瞿曇金剛迦溼彌羅國王子阿順證譯修文館大學士李嶠兵部尚書韋嗣立中書侍郎趙彥昭吏部侍郎盧藏用兵部侍郎張說

中書舍人李乂二十餘人次文潤色左僕射韋巨源右僕射蘇瓌監護祕書大監嗣虢王邕同監護景雲二年辛亥復於大薦福寺譯稱讚如來功德神呪等經太常卿薛崇嗣監護自天后久視迄睿宗景雲都飜出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又別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傳內法傳別說罪要行法受用三法水要法護命放生軌儀凡五部九卷又出說一切有部跋窣堵即諸律中揵度跋渠之類蓋梵音有楚夏耳約七十八卷淨雖徧飜三藏而偏攻律部譯綴之暇曲授學徒凡所行事皆尚急護漉囊滌穢特異常倫學侶傳行徧於京洛美哉亦遺法之盛事也先天二年卒春秋七十九法臘五十九葬事官供所出跋窣堵雖存眞本未暇覆疏而逼泥日然其傳度經律與奘師抗衡比其著述淨多文性傳密呪最盡其妙二三合聲爾時方曉矣今塔在洛京龍門北之高岡焉

金剛智

按宋高僧傳跋日羅菩提華言金剛智南印度摩賴

耶國人也華言光明其國境近觀音宮殿補陀落伽山父婆羅門善五明論爲建支王師智生數歲日誦萬言目覽心傳終身無忘年十六開悟佛理不樂習尼揵子諸論乃削染出家蓋宿植之力也後隨師往中印度那爛陀寺學修多羅阿毗達磨等洎登戒法徧聽十八部律又詣西印度學小乘諸論及瑜伽三密陀羅尼門十餘年全通三藏次復遊師子國登楞伽山東行佛誓躶人等二十餘國聞脂那佛法崇盛泛舶而來以多難故累歲方至開元己未歲達於廣府勑迎就慈恩寺尋徙薦福寺所住之刹必建大曼拏羅灌頂道場度於四衆大智大慧二禪師不空三藏皆行弟子之禮焉後隨駕洛陽其年自正月不雨迨於五月嶽瀆靈祠禱之無應乃詔智結壇祈請於是用不空鉤依菩薩法在所住處起壇深四肘躬繪七俱胝菩薩像立期以開光明日定隨雨焉帝使一行禪師謹密候之至第七日炎氣爞爞天無浮翳午後方開眉眼即時西北風生飛瓦拔樹崩雲泄雨遠近驚駭而結壇之地穿穴其屋洪注道場質明京城

士庶皆云智獲一龍穿屋飛去求觀其處日千萬人斯乃壇法之神驗也於時帝留心元牝未重空門所司希旨奏外國蕃僧遣令歸國行有日矣侍者問智智曰吾是梵僧且非蕃胡不干明勅吾終不去數日忽乘傳將之鴈門奉辭帝大驚下手詔留住初帝之第二十五公主帝甚鍾愛久疾不救移臥於咸宜外館閉目不語已經旬朔有勅令智授之戒法此乃料其必終故有是命智詣彼擇取宮中七歲二女子以緋繒纏其面目臥於地使牛僊童寫勅一紙焚於他所智以密語呪之二女冥然誦得不遺一字智入三摩地以不思議力令二女持勅詣琰摩王食頃間王令公主亡保母劉氏護送公主魂隨二女至於是公主起坐開目言語如常帝聞之不俟仗衞馳騎往於外館公主奏曰冥數難移今王遣迴略覲聖顏而已可半日間然後長逝自爾帝方加歸仰焉武貴妃寵異六宮薦施寶玩智勸貴妃急造金剛壽命菩薩像又勸河東郡王於毗盧遮那塔中繪像謂門人曰此二人者壽非久矣經數月皆如其言凡先覺多此類

也智理無不通事無不驗經論戒律祕呪餘書隨問剖陳如鐘虡受有登其門者智一覩其面末不忘焉至於語默興居凝然不改喜怒逆順無有異容瞻禮者莫知津涯自然率服矣自開元七年始居番禺漸來神甸廣敷密藏建曼拏羅依法製成皆感靈瑞沙門一行欽尚斯教數就諮詢智一一指授曾無遺隱一行自立壇灌頂遵受斯法既知利物請譯流通十一年奉勅於資聖寺飜出瑜伽念誦法二卷七俱胝陀羅尼二卷東印度婆羅門大首領直中書伊舍羅譯語嵩嶽沙門溫古筆受十八年於大薦福寺又出曼殊室利五字心陀羅尼觀自在瑜伽法要各一卷沙門智藏譯語一行筆受删綴成文復觀舊隨求本中有闕章句加之滿足智所譯總持印契凡至皆驗祕密流行爲其最也兩京稟學濟度殊多在家出家傳之相繼二十年壬申八月既望於洛陽廣福寺命門人曰白月圓時吾當去矣遂禮毗盧遮那佛旋繞七帀退歸本院焚香發願頂戴梵夾幷新譯教法付囑訖寂然而化壽七十一臘五十一其年十一月七

日葬於龍門南伊川之右建塔旌表傳教弟子不空奏舉勅謚國師之號灌頂弟子中書侍郎杜鴻漸素所歸奉述碑記德焉

不空（附慧朗）

按宋高僧傳不空梵名阿目佉跋折羅華言不空金剛止行二字略也本北天竺婆羅門族幼失所天隨叔父觀光東國年十五師事金剛智三藏初導以梵本悉曇章及聲明論浹旬已通徹矣師大異之與受菩薩戒引入金剛界大曼荼羅驗以擲花知後大興教法洎登具戒善解一切有部諳異國書語師之飜經常令共譯凡學聲明論一紀之功六月而畢誦文殊普賢行願一年之限再夕而終其敏利皆此類也欲求學新瑜伽五部三密法涉於三載師未教詔空擬迴天竺師夢京城諸寺佛菩薩像皆東行寤乃知空是眞法器遂允所求授與五部灌頂護摩阿闍梨法及毗盧遮那經蘇悉地軌則等盡傳付之厥後師往洛陽隨侍之際遇其示滅卽開元二十年矣影堂既成追謚已畢曾奉遺旨令往南天竺師子國遂

議遐征初至南海郡採訪使劉巨鄰懇請灌頂乃於法性寺相次度人百千萬衆空自對本尊祈請旬日感文殊現身及將登舟採訪使名誡番禺界蕃客大首領伊習賓等曰今三藏往南天竺師子國宜約束船主好將三藏并弟子含光慧䛒等三七人國信等達彼無令疏失二十九年十二月附崑崙舶離南海至訶陵國界遇大黑風衆商惶怖各作本國法禳之無驗皆膜拜求哀乞加救護慧䛒等亦慟哭空曰吾今有法汝等勿憂遂右手執五股菩提心杵左手持般若佛母經夾作法誦大隨求一徧即時風偃海澄又遇大鯨出水噴浪若山甚於前患衆商甘心委命空同前作法令慧䛒誦娑竭龍王經逡巡衆難俱息旣達師子國王遣使迎之將入城步騎羽衛駢羅衢路王見空禮足請住宮中七日供養日以黃金斛滿盛香水王爲空躬自洗浴次太子后妃輔佐如王之禮焉空始見普賢阿闍梨遂奉獻金寶錦繡之屬請開十八會金剛頂瑜伽法門毗盧遮那大悲胎藏建立壇法并許含光慧䛒等同受五部灌頂空自爾學

無常師廣求密藏及諸經論五百餘部本三昧耶諸尊密印儀形色像壇法標幟文義性相無不盡源一日王作調象戲人皆登高望之無敢近者空口誦手印住於慈定當衢而立狂象數頭頓皆踢跌舉國奇之次遊五印度境屢彰瑞應至天寶五載還京進師子國王尸羅迷伽表及金寶瓔珞般若梵夾雜珠白氎等奉勅權止鴻臚續詔入內立壇爲帝灌頂後移居淨影寺是歲終夏愆陽詔令祈雨制曰時不得賒雨不得暴空奏立孔雀王壇未盡三日雨已浹洽帝大悅自持寶箱賜紫袈裟一副親爲披擐仍賜絹二百匹後因一日大風卒起詔空禳止請銀缾一枚作法加持須臾戢靜忽因池鵞誤觸缾傾其風又作急暴過前勅令再止隨止隨效帝乃賜號曰智藏焉天寶八載許廻本國乘驛騎五匹至南海郡有勅再留十二載勅令赴河隴節度使哥舒翰所請十三載至武威住開元寺節度使洎賓從皆願受灌頂士庶數千人咸登道場弟子含光等亦受五部別法爲功德使開府李元琮受法并授金剛界大曼荼羅是日道

場地震空曰羣心之至也十五載詔還京住大興善寺至德初鑾駕在靈武鳳翔空常密奉表起居肅宗亦密遣使者求祕密法洎收京反正之日事如所料乾元中帝請入內建道場護摩法爲帝受轉輪王位七寶灌頂上元末帝不豫空以大隨求眞言祓除至七過翼日乃瘳帝愈加殊禮焉空表請入山李輔國宣勅令於終南山智炬寺修功德念誦之夕感大樂薩埵舒毫發光以相證驗位鄰悉地空曰衆生未度吾安自度耶肅宗猒代代宗卽位恩渥彌厚譯密嚴仁王二經畢帝爲序焉頒行之日慶雲俄現舉朝表賀永泰元年十一月一日制授特進試鴻臚卿加號大廣智三藏大曆三年於興善寺立道場勅賜錦繡褥十二領繡羅幡三十二首又賜道場僧二七日齋糧勅近侍大臣諸禁軍使並入灌頂四年冬空奏天下食堂中置文殊菩薩爲上座制許之此蓋慊憍陳如是小乘教中始度故也五年夏有詔請空往五臺山修功德於時彗星出焉法事告終星亦隨沒秋空至自五臺帝以師子驄幷御鞍轡遣中使出城迎入

賜沿道供帳六年十月二日帝誕節進所譯之經表云爰自幼年承事先師三藏十有四載稟受瑜伽法門復遊五印度求所未授者幷諸經論計五百餘部天寶五載却至上都上皇詔入內立灌頂道場所齋梵經盡許飜度肅宗於內立護摩及灌頂法累奉二聖令鳩聚先代外國梵文或條索脫落者修未譯者譯陛下恭遵遺旨再使飜傳利濟羣品起於天寶迄今大曆六年凡一百二十餘卷七十七部并目錄及筆受等僧俗名字兼略出念誦儀軌寫畢遇誕節謹具進上勅付中外並編入一切經目錄中李憲誠宣勅賜空錦綵絹八百疋同飜經十大德各賜三十疋沙門潛眞表謝僧俗弟子賜物有差又以京師春夏不雨詔空祈請如三日內雨是和尚法力三日已往而霈然者非法力也空受勅立壇至第二日大雨云足帝賜紫羅衣幷雜綵百疋弟子衣七副設千僧齋以報功也空進表請造文殊閣勅允奏貴妃韓王華陽公主同成之捨內庫錢約三千萬計復飜孽路荼王經宣賜相繼旁午道路至九年自春抵夏宣揚妙

法誠助門人每語及普賢願行出生無邊法門經勸令誦持再三歎息其先受法者偏令屬意觀菩提心本尊大印眞詮阿字了法不生證大覺身若指諸掌重重囑累一夜命弟子趙遷持筆硯來吾略出涅槃茶毗儀軌以貽後代使準此送終遷稽首三請幸乞慈悲久住不然衆生何所依乎空笑而已俄而示疾上表告辭勅使勞問賜醫藥加開府儀同三司封肅國公食邑三千戸固讓不俞空甚不悅且曰聖衆儼如舒手相慰白月圓滿吾當逝矣奈何臨終更竊名位乃以五股金剛鈴杵先師所傳者幷銀盤子菩提子水精數珠留別附中使李憲誠進六月十五日香水澡沐東首倚臥北面瞻望闕庭以大印身定中而寂享年七十僧臘五十弟子慧朗次紹灌頂之位餘知法者數人帝聞輟視朝三日賜絹布雜物錢四十萬造塔錢二百餘萬勅功德使李元琮知護喪事空未終前諸僧夢千仞寶臺摧文殊新閣頹金剛杵飛上天又興善寺後池無故而涸林竹生實庭花變萎七月六日茶毗帝詔高品劉僊鶴就寺置祭贈司空

諡曰大辨廣正智三藏火滅收舍利數百粒八十粒進內其頂骨不然中有舍利一顆半隱半現勅於本院別起塔焉空之行化利物居多於總持門最彰殊勝測其忍位莫定高卑始者元宗尤推重焉嘗因歲旱勅空祈雨空曰過某日可禱之或强得之其暴可怪勅請本師金剛智設壇果風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樹木有拔仆者遽詔空止之空於寺庭中揑泥媪五六溜水作梵言罵之有頃開霽矣元宗召術士羅公遠與空捔法同在便殿空時時反手搔背羅曰借尊師如意時殿上有華石空揮如意擊碎於其前羅再三取如意不得帝欲起取空曰三郎勿起此影耳乃舉手示羅如意復完然在手又北邙山有巨虵樵採者往往見之矯首若丘陵夜常承吸露氣見空人語曰弟子惡報和尚如何見度每欲飜河水陷洛陽城以快所懷也空爲其受歸戒說因果且曰汝以瞋心故受今報那復恚恨乎吾力何及當思吾言此身必捨矣後樵子見虵死澗下臭聞數里空凡應詔祈雨無他軌則但設一繡座手簸旋數寸木神子念呪

擲之當其自立於座上已伺其吻角牙出目瞬則雨至矣又天寶中西蕃大石康三國帥兵圍西涼府詔空入帝御于道場空秉香鑪誦仁王密語二七徧帝見神兵可五百員在於殿庭驚問空空曰毗沙門天王子領兵救安西請急設食發遣四月二十日果奏云二月十一日城東北三十許里雲霧間見神兵長偉鼓角諠鳴山地崩震蕃部驚潰彼營壘中有鼠金色咋弓弩弦皆絕城北門樓有光明天王怒視蕃帥大奔帝覽奏謝空因敕諸道城樓置天王像此其始空旣終三朝所賜墨制一皆進納生榮死哀西域傳法僧至此今古少類矣嗣其法位慧朗師也御史大夫嚴郢爲碑徐浩書之樹於本院焉

善無畏（附達摩掬多）

按宋高僧傳善無畏本中印度人也釋迦如來季父甘露飯王之後梵名戍婆揭羅僧訶華言淨師子義翻爲善無畏一云輸波迦羅此名無畏亦義翻也其先自中天竺因國難分王烏茶父曰佛手王以畏生有神姿宿齋德藝故歷試焉十歲統戎十三嗣位得

軍民之情昆弟嫉能稱兵構亂閲牆斯甚薄伐臨戎流矢及身掉輪傷頂天倫既敗軍法宜誅大義滅親忍而曲赦乃抆淚白母及告羣臣曰向者親征恩已斷矣今欲讓國全其義焉因致位於兄固求入道母哀許之密與傳國寶珠猶諸侯之分器也南至海濱遇殊勝招提得法華三昧聚沙爲塔僅一萬所黑蛇傷指而無退息復寄身商船往遊諸國密修禪誦口放白光無風三日舟行萬里屬商人遇盜危於併命畏恤其徒侶默諷眞言七俱胝尊全現身相羣盜果爲他寇所殲寇乃露罪歸依指蹤夷險尋越窮荒又逾毒水纔至中天竺境卽遇其王王之夫人乃畏之女兄也因問捨位之由稱歎不足是日攜手同歸慈雲布陰一境丕變畏風儀爽俊聰叡超羣解究五乘道該三學總持禪觀妙達其源藝術伎能悉閑精練初詣那爛陀寺此云施無厭也像法之泉源衆聖之會府畏乃捨傳國寶珠瑩於大像之額晝如月魄夜若曦輪焉寺有達摩掬多者掌定門之祕鑰佩如來之密印顏如四十許其實八百歲也元奘三藏昔曾

見之畏投身接足奉爲本師一日侍食之次旁有一僧震旦人也畏現其鉢中見油餌尚溫粟飯猶暖愕而歎曰東國去此十萬餘里是彼朝熟而返也掬多曰汝能不言眞可學焉後乃授畏總持瑜伽三密教也龍神圍遶森在目前其諸印契一時頓受卽日灌頂爲人天師稱曰三藏夫三藏之義者則內爲戒定慧外爲經律論以陀羅尼總攝之也陀羅尼者是菩提速疾之輪解脫吉祥之海三世諸佛生於此門慧照所傳一燈而已根殊性異燈亦無邊由是有百億釋迦微塵三昧菩薩以綱總攝於諸定頓升階位鄰於大覺此其旨也於時畏周行大荒徧禮聖迹不憚艱險凡所履處皆三返焉又入鷄足山爲迦葉剃頭受觀音摩頂嘗結夏於靈鷲有猛獸前導深入山穴穴明如晝見牟尼像左右侍者如生焉時中印度大旱請畏求雨俄見觀音在日輪中手執軍持注水於地時衆欣感得未曾有復鍛金如貝葉寫大般若經鎔中金爲窣堵波等佛身量焉母以畏遊方日久謂爲已歿旦夕泣淚而喪其明洎附信問安朗然如故

五天之境自佛滅後外道崢嶸九十六宗各專其見畏皆隨所執破滯析疑解邪縛於心門捨迷津於覺路法雲大小而均澤定水方圓而任器仆異學之旗鼓建心王之勝幢使彼以念制狂卽身觀佛掬多曰善男子汝與震旦有緣今可行矣畏乃頂辭而去至迦濕彌羅國薄暮次河而無橋梁畏浮空以濟一日受請於長者家俄有羅漢降曰我小乘之人大德是登地菩薩乃讓席推尊畏施之以名衣升空而去畏復至烏萇國有白鼠馴遶日獻金錢講毗盧於窣厥之庭安禪定於可敦之樹法爲金字列在空中時窣厥宮人以手按乳乳爲三道飛注畏口畏乃合掌端容曰我前生之母也又途中遭寇舉刀三砍而肢體無傷揮劍者唯聞銅聲而已前登雪山大池畏不愈掬多自空而至曰菩薩身同世間不捨生死汝久離相寧有病耶言訖冲天畏洗然而愈路出吐蕃與商旅同次胡人貪貨率衆合圍畏密運心印而蕃豪請罪至大唐西境夜有神人曰此東非弟子界也文殊師利實護神州禮足而滅此亦猶迦毗羅神送連眉

也畏以駝負經至西州涉于河龍陷駝足沒於泉下畏亦入泉三日止住龍宮宣揚法化開悟甚衆及牽駝出岸經無沾濕焉初畏途過北印度境而聲譽已達中國睿宗乃詔若那及將軍史獻出玉門塞表以候來儀開元初元宗夢與眞僧相見姿狀非常躬御丹青寫之殿壁及畏至此與夢合符帝悅有緣飾內道場尊爲教主自寧薛王已降皆跪席捧器焉賓大士於天宮接梵筵於帝座禮國師以廣成之道致人主於如來之乘巍巍法門於斯爲盛時有術士握鬼神之契參變化之功承詔御前角其神異畏恬然不動而術者手足無所施矣開元四年丙辰齎梵夾始屆長安勅於興福寺南院安置續宣住西明寺問勞重疊錫貺異常至五年丁巳奉詔於菩提院翻譯畏奏請名僧同參華梵開題先譯虛空藏求聞持法一卷沙門悉達譯語無著筆受綴文繕寫進內帝深加賞歎有勅畏所將到梵本並令進上昔有沙門無行西遊天竺學畢言歸方及北邙不幸而卒其所獲夾葉悉在京都華嚴寺中畏與一行禪師於彼選得數

本並總持妙門先所未譯十二年隨駕入洛復奉詔於福先寺譯大毗盧遮那經其經具足梵文有十萬頌畏所出者撮其要耳曰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七卷沙門寶月譯語一行筆受刪綴辭理文質相半妙諧深趣上符佛意下契根緣利益要門斯文爲最又出蘇婆呼童子經三卷蘇悉地揭羅經三卷二經具足呪毗柰耶也卽祕密禁戒焉若未曾入曼茶羅者不合輒讀誦猶未受具人盜聽戒律也所出虛空藏菩薩能滿諸願最勝心陀羅尼求聞持法一卷卽金剛頂梵本經成就一切義圖略譯少分耳畏性愛恬簡靜慮怡神時開禪觀奬勸初學奉儀形者蓮華敷於眼界稟言說者甘露潤於心田超然覺明日有人矣法侶請謁唯尊奉長老寶思惟三藏而已此外皆行門人之禮焉一行禪師者帝王宗重時賢所歸定慧之餘陰陽之妙有所未決亦咨稟而後行畏嘗於本院鑄銅爲塔手成模範妙出人天寺衆以銷冶至廣庭除深隘慮風至火盛災延寶坊畏笑曰無苦自當知也鼓鑄之日果大雪蔽空靈塔出鑪瑞

本並總持妙門先所未譯十二年隨駕入洛復奉詔於福先寺譯大毗盧遮那經其經具足梵文有十萬頌畏所出者撮其要耳曰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七卷沙門寶月譯語一行筆受刪綴辭理文質相半妙諧深趣上符佛意下契根緣利益要門斯文爲最又出蘇婆呼童子經三卷蘇悉地揭羅經三卷二經具足呪毗奈耶也即祕密禁戒焉若未曾入曼荼羅者不合輒讀誦猶未受具人盜聽戒律也所出虛空藏菩薩能滿諸願最勝心陀羅尼求聞持法一卷即金剛頂梵本經成就一切義圖略譯少分耳畏性愛恬簡靜慮怡神時開禪觀獎勸初學奉儀形者蓮華敷於眼界稟言說者甘露潤於心田超然覺明日有人矣法侶請謁唯尊奉長老寶思惟三藏而已此外皆行門人之禮焉一行禪師者帝王宗重時賢所歸定慧之餘陰陽之妙有所未決亦咨稟而後行畏嘗於本院鑄銅爲塔手成模範妙出人天寺衆以銷冶至廣庭除深隘慮風至火盛災延寶坊畏笑曰無苦自當知也鼓鑄之日果大雪蔽空靈塔出鑪瑞

花飄席衆皆稱歎焉又屬暑天亢旱帝遣中官高力士疾名畏祈雨畏曰今旱數當然也若苦名龍致雨必暴適足所損不可爲也帝强之曰人苦暑病矣雖風雷亦足快意辭不獲已有司爲陳請雨具旛幢螺鈸備焉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急撤之乃盛一鉢水以小刀攪之梵言數百呪之須臾有物如龍其大如指赤色矯首瞰水面復潛於鉢底畏且攪且呪頃之有白氣自鉢而興逕上數尺稍稍引去畏謂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馳去迴顧見白氣疾旋自講堂而西若一匹素翻空而上既而昏霾大風震電力士纔及天津橋風雨隨馬而驟街中大樹多拔焉力士入奏而衣盡霑濕矣帝稽首迎畏再三致謝又邙山有巨蛇畏見之歎曰欲決瀦洛陽城耶以天竺語呪數百聲不日蛇死乃安祿山陷洛陽之兆也一說畏曾寓西明道宣律師房示爲麤相宣頗嫌鄙之至中夜宣捫蝨投於地畏連呼律師撲死佛子宣方知是大菩薩詰旦攝衣作禮焉若觀此說宣滅至開元中僅五十載矣如畏出沒無常非人之所測也二十年求

還西域優詔不許二十三年乙亥十月七日右脅累足奄然而化享齡九十九僧臘八十法侶淒涼皇心震悼賻鴻臚卿遺鴻臚丞李現具威儀賓律師護喪事二十八年十月三日葬於龍門西山廣化寺之庭焉定慧所熏全身不壞會葬之日涕泗傾都山川變色僧俗弟子寶畏禪師明畏禪師滎陽鄭氏瑯邪王氏痛其安仰如喪考妣焉乾元之初唐風再振二禪師刻偈諸信士營龕弟子舍於旁有同孔墓之戀今觀畏之遺形漸加縮小黑皮隱隱骨其露焉累朝旱澇皆就祈請徵驗隨生且多檀施錦繡巾帊覆之如偃息耳每一出龕置於低榻香汁浴之洛中豪右爭施禪帊淨巾澡豆以資浴事上禳禱多遣使臣往加供施必稱心願焉

智慧

按宋高僧傳智慧者梵名般刺若也姓憍答摩氏北天竺迦畢試國人穎悟天資七歲發心違侍二親歸依三寶時從大德調伏軍教誦四阿含滿十萬頌阿毗達摩三萬頌及年應法隨師往別國納具足戒誦

薩婆多近四萬頌俱舍二萬八千頌又誦大婆沙兼通其義七年於彼專習小乘後詣中天竺那爛陀寺稟學大乘唯識瑜伽中邊等論金剛般若經因明聲明醫明王律論等並依承智護進友智友三大論師復遊雙林經八塔往來瞻禮十有八年聞南北竺頗尚持明遂往詣稟彼有灌頂師名達摩耶舍見慧勤重可教授瑜伽法入曼荼羅三密護身五部印契經于一年誦徹三千五百餘頌常聞支那大國文殊在中錫指東方誓傳佛教乃泛海東邁垂至廣州風飄却返抵執師子國之東又集資糧重修巨船徧歷南海諸國二十二年再近番禺風濤遽作船破人沒唯慧存焉夜至五更其風方止所齎經論莫知所之及登海壖其夾策已在岸矣於白沙內大竹筩中得之宛爲鬼物扶持而到乃歎曰此大乘理趣等經想支那人根熟矣遂東北行半月達廣州卽德宗建中初也屬帝違難奉天貞元二年始屆京輦見鄉親神策軍正將羅好心卽慧舅氏之子也悲喜相慰將至家中延留供養八年上表舉慧翻傳有勅令京城諸寺

大德名業殊衆者同譯得罽賓三藏般若開釋梵本翰林待詔光宅寺沙門利言度語西明寺沙門圓照筆受資聖寺道液西明寺良秀莊嚴寺應眞醴泉寺超悟道岸詧空並充證義六月八日欲翻經題勅右街功德使王希遷與右神策軍大將軍王孟涉驃騎大將軍馬有鄰等送梵經出內緇伍威儀樂部相間士女觀望車騎交駢迎入西明寺翻譯卽日賜錢一千貫茶三十串香一大合充其供施開名題曰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成十卷又華嚴長者問佛那羅延力經般若心經各一卷皆貞元八年所譯也是歲十月繕寫畢二十八日設綵車大備威儀引入光順門進帝覽忻然慰勞勤至勅於神策軍賜齋食䞋慧絹五百匹冬服一副餘人賜各有差慧表謝答詔褒美同日請譯經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詹事羅好心上表云臣表弟沙門般刺若先進大乘理趣六波羅蜜梵本經伏奉今年四月十九日勅令王希遷精選有道行僧於西明寺翻譯今經帙已終同詣光順門進上答詔云卿之表弟早悟大乘

遠自西方來遊上國宣六根之奧義演雙樹之微言念以精誠所宜欽重是令翻譯俾用流行卿夙慕忠勤職司禁衛省覽表疏具見乃懷所謝知好心以朱泚圍逼之際頗有戰功預其中兵為帝寵重慧得好心啓導譯務有光帝製經序焉慧後終於洛陽葬龍門之西岡塔今存矣

元覺

按宋高僧傳元覺高昌國人也西土種姓未得聞焉學慕大乘從元奘三藏研覈經論亦於玉華宮參預翻譯及大般若經向就同請翻寶積經奘辭倦然覺因夢一浮圖莊嚴高大忽然摧倒遂驚起告奘奘曰非汝身事此吾滅之徵耳覺瘖悲慟勸諸法侶競求醫藥覺後莫測終焉

道因 附嵩公　寶暹　楷法師

按宋高僧傳道因姓侯氏濮陽人也稟祐居醇含章縱哲覃訏之歲粹采多奇髫齓之辰殊姿特茂孝愛之節慈順之風率志于斯因心以極年甫七歲丁于內艱嗌粒絕漿殆乎滅性成人之德見稱州里免喪

之後思酬罔極出家之志人莫我移便詣靈巖寺求師誦習曾不浹旬通涅槃經二帙舉衆驚駭謂爲神童落髮已來砥礪其行揣摩義章卽講涅槃宿齒名流咸所歎服及升上品旋學律儀又於彭城嵩法師所傳攝大乘嵩公懿德元猷蘭薰月映門徒學侶魚貫鳧趨講室談筵爲之𨀦隘遂依科戒而爲節文年少沙門且令習律曉四分者方許入聽因夏臘雖幼業行攸高獨於衆中迥見推揖每敷攝論卽令覆講後隱泰嶽凡經四秋將詣洛中屬昏季陵夷法網嚴峻僧無徒侶弗許遊方於是杖錫出山孑焉超邁恐羅刑憲靜念觀音少選之間有僧欻至皓然白首請與偕行迨至銅街暨於金地俯仰之際莫知所在咸謂善逝之力有感斯見未幾因避難三蜀居於多寶寺好事者素聞道譽乃命開筵攝論維摩聽者千數時有寶暹法師東海人也殖藝該洽尤善大乘昔在隋朝英塵久播學徒來請接武摩肩暹公傲爾其間仰之彌峻每至因之論席肅然改容沈吟久之方用酬遣因抗音馳辯雷驚波注盡妙窮微藏牙折角益

州總管鄧國公竇璡行臺左僕射贊國公竇軌長史申國公高士廉范陽公盧承慶及前後首僚西南嶽牧並國華朝秀重望崇班共籍芳聲俱申虔仰乃於彭門山寺習道安居此寺往經廢毀院宇凋弊因慨然構懷專事營緝未移再稔蔚成淨場又以九部微言三界式仰緬惟法盡將翳龍宮遂於寺之北巖刻書經典窮多羅之祕奏盡毗尼之正文縱堯世之洪水襄陵任趙簡之北山燎狩必無他慮與劫齊休既而清猷遠暢峻業遐昭遂簡宸衷乃紆天綍追赴京邑止大慈恩寺與元奘法師翻譯校定梵本兼充證義奘師偏獎賞之每有難文同加參酌新翻弗墜因有力焉慧日寺主楷法師者聰爽溫贍聲藹鴻都首建法筵請開奧義帝城緇俗具來諮稟欣焉相顧得所未聞因研幾史籍尤好老莊咀其菁華含其腴潤包四始於風律綜五聲於文緒故所講訓內外該通其專業者涅槃華嚴大品維摩法華楞伽等經十地地持毗曇智度攝大乘對法佛地等論及四分等律其攝論維摩仍著章疏已而能事畢矣示疾終於長

安慧日寺則顯慶三年三月十一日也春秋七十二越明年正月旋神座於益部二月八日窆於彭門光化寺石經之側道俗送葬數有數千弟子元嶷等嗣其香火至龍朔中中臺司藩大夫李儼製碑歐陽通書焉

智賢（附會寧）

按宋高僧傳若那跋陀羅華言智賢南海波凌國人也善三藏學麟德年中有成都沙門會寧欲往天竺觀禮聖跡泛舶西遊路經波凌遂與智賢同譯涅槃後分二卷此於阿笈摩經內譯出說世尊焚棺收舍利羅等事與大涅槃頗不相涉譯畢寄經達交州寧方之西域至儀鳳年初交州都督梁難敵遣使同會寧弟子運期奉表進經入京三年戊寅大慈恩寺沙門靈會於東宮啓請施行運期奉侍其師因心莫比師令齎經行化故無暇影隨往西域也

覺救

按宋高僧傳佛陀多羅華言覺救北天竺罽賓人也齎多羅夾誓化支那止洛陽白馬寺譯出大方廣圓

覺了義經此經近譯不委何年且隆道爲懷務甄詐妄但眞詮不謬豈假具知年月耶救之行迹莫究其終大和中圭峰密公著疏判解經本一卷後分二卷成部續又爲鈔演暢幽邃今東京太原三蜀盛行講演焉

覺護 附順貞

按宋高僧傳佛陀波利華言覺護北印度罽賓國人忘身徇道徧觀靈跡聞文殊師利在淸涼山遠涉流沙躬來禮謁以天皇儀鳳元年丙子杖錫五臺虔誠禮拜悲泣雨淚冀覩聖容倏焉見一老翁從山而出作婆羅門語謂波利曰師何所求耶波利答曰聞文殊大士隱迹此山從印度來欲求瞻禮翁曰師從彼國將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來否此土衆生多造諸罪出家之輩亦多所犯佛頂神呪除罪祕方若不齎經徒來何益縱見文殊亦何能識師可還西國取彼經來流傳此土卽是徧奉衆聖廣利羣生拯接幽冥報諸佛恩也師取經來至弟子當示文殊居處波利聞已不勝喜躍裁抑悲淚向山更禮舉頭之頃不見老

人波利驚愕倍增虔恪遂返本國取得經迴旣達帝城便求進見有司具奏天皇賞其精誠崇斯祕典下詔鴻臚寺典客令杜行顗與日照三藏於內共譯譯訖𧷤絹三十匹經留在內波利垂泣奏曰委棄身命志在利人請帝流行是所望也帝愍其專切遂留所譯之經還其梵本波利得經彌復忻喜乃向西明寺訪得善梵語僧順貞奏乞重翻帝俞其請波利遂與順貞對諸大德翻出名曰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與前杜令所譯者呪韻經文少有同異波利所願旣畢却持梵本入於五臺莫知所之或云波利隱金剛窟今永興龍首岡有波利藏舍利之所焉大曆中南嶽雲峯寺沙門法照入五臺山禮金剛窟夜之未央尅責撲地忽見一僧長七尺許梵音朗暢稱是佛陀波利問曰阿師如此自苦得無勞乎有何願樂照對曰願見文殊曰若志力堅強眞實無妄汝可脫履於板上咫尺聖顏令子得見照遂瞑目俄己入窟見一院題額云金剛般若寺字體僉健光色閃爍其院皆是異寶莊嚴名目不暇樓觀複沓殿宇連延罘罳密緻鈴

鐸交鳴可二百所間有祕藏中鋮金剛般若幷一切經法人物魁偉殆非常所覩也文殊大聖處位尊嚴擁從旁午宣言慰勞分茶賦食訖波利引之出去照苦乞在寺波利不許臨別勉之努力修進再來可住照還至板上躡履迴眸之際波利隱焉

尊法

按宋高僧傳尊法西印度人也梵云伽梵達磨華云尊法遠踰沙磧來抵中華有傳譯之心堅化導之願天皇永徽之歲翻出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一卷經題但云西天竺伽梵達磨譯不標年代推其本末疑是永徽顯慶中也又準千臂經序云智通同此三藏譯也法後不知其終

無極高（附阿難律木义師　迦葉師）

按宋高僧傳無極高中印度人梵云阿地瞿多華云無極高也出家氏族未憑書之高學窮滿字行潔圓珠精練五明妙通三藏永徽三年壬子歲正月自西印度齎梵夾來屆長安勅令慈門寺安置沙門大乘

琮等十六人英公李世勣鄂公尉遲德等十二人同請高於慧日寺浮圖院建陀羅尼普集會壇所須供辦法成之日屢現靈異京中道俗咸歎希逢沙門元楷等固請翻其法本以四年癸丑至於五年於慧日寺從金剛大道場經中撮要而譯集成一部名陀羅尼集經一十二卷元楷筆受於時有中印度大菩提寺阿難律木叉師迦葉師等於經行寺譯功德天法編在集經第十卷內故不別出焉

極量

按宋高僧傳極量中印度人也梵名般剌蜜帝此言極量懷道觀方隨緣濟物展轉遊化漸達支那乃於廣州制止道場駐錫衆知博達祈請頗多量以利樂爲心因敷祕賾神龍元年乙巳五月二十三日於灌頂部中誦出一品名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譯成一部十卷烏萇國沙門彌伽釋迦譯語菩薩戒弟子前正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筆受循州羅浮山南樓寺沙門懷迪證譯量翻傳事畢會本國王怒其擅出經本遣人

追攝泛舶西歸後因南使入京經遂流布有惟慤法師賚中沇公各著疏解之

實叉難陀

按宋高僧傳實叉難陀一云施乞叉難陀華言學喜葱嶺北于闐人也智度恢曠風格不羣善大小乘旁通異學天后明揚佛日崇重大乘以華嚴舊經處會未備遠聞于闐有斯梵本發使求訪并請譯人叉與經夾同臻帝闕以證聖元年乙未於東都大內大徧空寺翻譯天后親臨法座煥發序文自運仙毫首題名品南印度沙門菩提流志沙門義淨同宣梵本後付沙門復禮法藏等於佛授記寺譯成八十卷聖曆二年功畢至久視庚子駕幸潁川三陽宮詔叉譯大乘入楞伽經天后復製序焉又於京師清禪寺及東都佛授記寺譯文殊授記等經前後總出一十九部沙門波崙元軌等筆受沙門復禮等綴文沙門法寶恆景等證義太子中舍賈膺福監護長安四年叉以母氏衰老思歸慰覲表書再上方俞勅御史霍嗣光送至于闐暨和帝龍興有勅再徵景龍二年達於京

輦帝屈萬乘之尊親迎於開遠門外傾都緇侶備旛幢導引仍飾青象令乘之入城勅於大薦福寺安置未遑翻譯遘疾彌留以景雲元年十月十二日右脅累足而終春秋五十九歲有詔聽依外國法葬十一月十二日於開遠門外古然燈臺焚之薪盡火滅其舌猶存十二月二十三日門人悲智勅使哥舒道元送其餘骸及斯靈舌還歸于闐起塔供養後人復於茶毗之所起七層塔土俗號爲華嚴三藏塔焉

日照

按宋高僧傳地婆訶羅華言日照中印度人也洞明八藏博曉五明戒行高奇學業勤悴而呪術尤工以天皇時來遊此國儀鳳四年五月表請翻度所齎經夾仍準元奘例於一大寺別院安置并大德三五人同譯至天后垂拱末於兩京東西太原寺及西京廣福寺譯大乘顯識經大乘五蘊論等凡一十八部沙門戰陀般若提婆譯語沙門慧智證梵語敕諸名德助其法化沙門道成薄塵嘉尚圓測靈辯明恂懷度證義沙門思元復禮綴文筆受天后親敷睿藻製序

冠首焉照嘗與覺護同翻佛頂深體唐言善傳佛意每進新經錫賚豐厚後終于翻經小房享年七十五天后敕葬於洛陽龍門香山塔見存焉

天智

按宋高僧傳提雲般若或云提雲陀若那華言天智于闐國人也學通大小解兼眞俗呪術禪門無不諳曉永昌元年來屆於此謁天后於洛陽敕令就魏國東寺翻譯卽以其年己丑至天授二年辛卯出華嚴經法界無差別論等六部七卷沙門處一筆受沙門復禮綴文沙門德感慧儼法明恆景等證義智終年卒地莫得而聞

慧智（附明佺）

按宋高僧傳慧智其父印度人婆羅門種因使遊此方而生焉智少而精勤有出俗之志天皇時從長年婆羅門僧奉敕度爲弟子本既梵人善閑天竺書語生於唐國復練此土言音三藏地婆訶羅提雲若那寶思惟等所有翻譯皆召智爲證兼令度語後至長壽二年癸巳智于東都佛授記寺自譯觀世音頌一

卷不詳所終有沙門明佺者不知何許人出家隸業悉在佛授記寺尤善毗尼兼閑經論天冊萬歲元年敕令刊定經目佺所專纂錄編次持疑更與翻經大德二十餘人同共參正號曰大周經錄爲智昇云雖云刊定繁穢尤多徒見流行實難憑準蓋此錄支經別品雜沓不倫致爲昇公之所黜矣

寂友

按宋高僧傳彌陀山華言寂友覩貨邏國人也自幼出家遊諸印度偏學經論楞伽俱舍最爲窮覈志傳像法不恪鄉邦杖錫孤征來臻諸夏因與實叉難陀共譯大乘入楞伽經又天授中與沙門法藏等譯無垢淨光陀羅尼經一卷其經佛爲劫比羅戰荼婆羅門說延其壽命譯畢進內尋辭帝歸鄉天后以厚禮餞之

智通

按宋高僧傳智通姓趙氏本陝州安邑人也隋大業中出家受具後隸名總持寺律行精明經論該博自幼挺秀卽有遊方之志因往洛京翻經館學梵書幷

語曉然明解屬貞觀中有北天竺僧齎到千臂千眼經梵本太宗勅搜天下僧中學解者充翻經館綴文筆受證義等通應其選與梵僧對譯成二卷天皇永徽四年復于本寺出千轉陀羅尼觀世音菩薩呪一卷觀自在菩薩隨心呪一卷清淨觀世音菩薩陀羅尼一卷共四部五卷通善其梵宇復究華言敵對相翻時皆推伏又云行瑜伽祕密教大有感通後不知所終

智嚴

按宋高僧傳智嚴姓尉遲氏本于闐國質子也名樂受性聰利隷鴻臚寺授左領軍衞大將軍上柱國封金滿郡公而深患塵勞惟思脫屣神龍二年五月奏乞以所居宅爲寺勅允題榜曰奉恩是也相次乞捨官入道十一月二十四日墨制聽許景龍元年十一月五日孝和帝誕節剃染尋奉勅於此寺翻經多證梵文諸經成部嚴有力焉嚴重譯出生無邊法門陀羅尼經後於石鼈谷行頭陀法又充終南山至相寺上座體道用和率從清謹不知其終

寶思惟

按宋高僧傳阿你眞那華言寶思惟北印度迦濕蜜羅國人剎帝利種幼而捨家禪誦爲業進具之後專精律品而慧解超羣學兼眞俗乾文呪術尤攻其妙加以化導爲心無戀鄉國以天后長壽二年屆於洛都敕於天宮寺安置即以其年創譯至中宗神龍丙午於佛授記天宮福先等寺出不空羂索陀羅尼經等七部睿宗太極元年四月太子洗馬張齊賢等繕寫進內其年六月敕令禮部尚書晉國公薛稷右常侍高平侯徐彥伯等詳定入目施行那自神龍之後不務翻譯惟精勤禮誦修諸福業每於晨朝磨香爲水塗浴佛像後方飲食從始洎終此爲恆業衣鉢之外隨得隨施後於龍門山請置一寺制度皆依西域因名天竺焉門徒學侶同居此寺精誠所感靈應實繁壽百有餘歲以開元九年終於所住構塔旌表焉

菩提流志

按宋高僧傳菩提流志南天竺國人也淨行婆羅門種姓迦葉氏年十二就外道出家事波羅奢羅學聲

明僧佉等論曆數呪術陰陽讖緯靡不該通年踰耳順方乃回心知外法之乖違悟釋門之淵默隱居山谷積習頭陀初依耶舍瞿沙三藏學諸經論其後遊歷五天徧親講肆高宗大帝聞其遠譽挹彼高風永淳二年遣使迎接天后復加鄭重令住東洛福先寺譯佛境界寶雨華嚴等經凡十一部中宗神龍二年又住京兆崇福寺譯大寶積經屬孝和厭代睿宗登極勅於北苑白蓮池甘露亭續其譯事翻度云畢御序冠諸其經舊新凡四十九會總一百二十卷先天二年四月八日進內此譯場中沙門思忠天竺大首領伊舍羅等譯梵文天竺沙門波若屈多沙門達摩證梵義沙門履方宗一慧覺筆受沙門深亮勝莊塵外無著懷迪證義沙門承禮雲觀神暕道本次文次有潤文官盧粲學士徐堅中書舍人蘇晉給事中崔璩中書門下三品陸象先尚書郭元振中書令張說侍中魏知古儒釋二家構成全美寶積用賢旣廣流志運功最多所歎者古今共譯一切陀羅尼末句云莎嚩訶皆不切考清濁遂使命章有異或云薩婆訶

或云駁皤訶等九呼不倫楷定梵音悉無本旨此非梵僧傳誦不的自是執筆之誤故尅取莎嚩訶爲正矣志開元十二年隨駕居洛京長壽寺十五年十一月四日囑誡弟子五日齋時令侍人散去右脇安臥奄然而卒春秋一百五十六帝聞軫悼勅賜鴻臚卿謚曰開元一切徧知三藏遣內侍杜懷信監護喪事出內庫物務令優贍用鹵簿羽儀幡幢花蓋闐塞衢路十二月一日遷窆於洛南龍門西北原起塔勒石誌之

懷迪（附般若力　善部末摩）

按宋高僧傳懷迪循州人也先入法於南樓寺其山半在海涯半連陸岸乃仙聖遊居之靈府也迪久探經論多所該通七略九流粗加尋究以海隅之地津濟之前數有梵僧寓止於此迪學其書語自茲通利菩提流志初譯寶積召迪至京證義事畢南歸後於廣府遇一梵僧齎多羅葉經一夾請共翻傳勒成十卷名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是也迪筆受經旨緝綴文理後因南使附經入京即開元中也又乾元元年

有罽賓三藏般若力中天竺婆羅門三藏善部末摩箇失密三藏舍那並慕化入朝詔以力爲太常少卿末摩爲鴻臚少卿並員外置放還本土或云各齎經至屬燕趙阻兵不遑宣譯故以官品榮之

寂默

按宋高僧傳牟尼室利華言寂默其爲人也神宇高爽量度眞卒德宗貞元九年發那爛陀寺擕錫東來自言從北印度往此寺出家受戒學法焉十六年至長安興善寺十九年徙崇福醴泉寺復於慈恩寺請行翻譯事乃將奘師梵本出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十卷又進六塵獸圖帝悅檀施極多元和元年六月十九日卒於慈恩寺初默說中天竺摩伽陀國那爛陀寺周圍四十八里九寺一門是九天王所造默在寺日住者萬餘以大法師處量綱任西域伽藍無如其高廣矣案守護國界主經是般若譯牟尼證梵本翰林待詔光宅寺智眞譯語圓照筆受鑒虛潤文澄觀證義焉

蓮華精進

按宋高僧傳釋勿提提羼魚華言蓮華精進本屈支城人也卽龜茲國亦云丘慈正曰屈支時唐使車奉朝到彼土城西門外有蓮華寺進居此中號三藏苾芻奉朝至誠祈請開譯梵夾傳歸東夏進允之遂譯出十力經可用東紙三幅成一卷是佛在舍衛國說安西境內有前踐山山下有伽藍其水滴霤成音可愛彼人每歲一時采綴其聲以成曲調故耶婆瑟雞開元中用爲羯鼓曲名樂工最難其杖撩之術進寺近其滴水也其經是沙門悟空同十地迴向輪經共十一卷齋進貞元中請編入藏値圓照續錄故述其由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六十二卷目錄

僧部列傳三十八

唐十四
戒法　蓮華
飛錫　子鄰
般若　悟空
滿月（附智慧輪）　窺基
道世　普光

法寶　圓測（附薄塵　靈辯）

元康　彥悰

義湘　義忠

元曉（附大安）　神楷（附明恂）

會隱　僧瑗

印宗　宗哲

德感　浮丘

法藏（附大儀）　恆景

一行　靖邁

順璟　嘉尚

慧沼（附大願　塵外）　元逸

神異典第一百六十二卷

僧部列傳三十八

唐十四

戒法

按宋高僧傳尸羅達摩華言戒法也本于闐人學業該通善知華梵居於是國爲大法師唐貞元中悟空廻至北庭其本道節度使楊襲古與龍興寺僧請法爲譯主翻十地經法躬讀梵文幷譯語沙門大震筆受法超潤文善信證義悟空證梵文又譯廻向輪經

翻傳纔畢繕寫欲終遇北庭宣慰中使段明秀事訖廻與北庭奏事官牛昕安西奏事官程鍔等相隨入朝爲沙河不通取廻鶻路其梵夾留北庭龍興寺藏齋所譯唐本至京卽貞元五載也法譯事方終却廻豁丹豁丹一云于遁此皆嶺北人之呼名耳若五印度語云瞿薩怛那華言乳國亦云地乳也

蓮華

按宋高僧傳蓮華本中印度人也以興元元年杖錫謁德宗乞鐘一口歸天竺聲擊勅廣州節度使李復修鼓鑄畢令送於南天竺金埴寺華乃將此鐘於寶軍國毗盧遮那塔所安置後以華嚴後分梵夾附舶來爲信者般若三藏於崇福寺翻成四十卷焉一云梵夾本是南天竺烏茶國王書獻支那天子書云手自書寫華嚴經百千偈中所說善財童子五十五聖者善知識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謹奉進上願於龍華會中奉覲云卽貞元十一年也至十二年六月詔於崇福寺翻譯罽賓沙門般若宣梵文洛京天宮寺廣濟譯語西明寺圓照筆受智柔智通綴

文成都府正覺寺道恆鑒虛潤文千福寺大通證義澄觀靈邃詳定神策軍護軍中尉霍仙鳴左街功德使竇文場寫進十四年二月解座

飛錫

按宋高僧傳飛錫未知何許人也神氣高邈識量過人初學律儀後於天台法門一心三觀與沙門楚金棲心研習大寶初遊於京闕多止終南紫閣峰草堂寺屬不空當途傳譯愼選英髦錫預其數頻登筆受潤文之任代宗永泰元年四月十五日奉詔於大明宮內道場同義學沙門良賁等十六人參譯仁王護國般若經并密嚴經先在多羅葉時並是偈頌今所譯者多作散文不空與錫等及翰林學士柳抗重更詳定錫充證義正員辭筆不愧斯職也

子鄰

按宋高僧傳子鄰姓范氏兗州乾封大范村人也父峻朝不喜三寶或見桑門必加咄唾有問其故卽欲毆焉鄰生已數歲小字鄰兒見著袈裟者則生慕羨之意開元初東都廣愛寺慶修律師遊于岱宗經范

氏之舍鄰一見之喜貫顏色拜求出家問曰父母云何對曰不令堂親知知則遭箠撻矣師但先去某乃影隨律師行五里間鄰已至矣及洛寺受敎之易若甘之受和焉染削已或名志鄰至十一年忽思二親辭歸寧覲其父喪明母終已三載矣因詣嶽廟求知母之幽趣卽敷坐具誦法華經誓見天齊王爲期其夜嶽神果名鄰問何故懇苦如是鄰曰母王氏亡來已經除服敢問大王母今何在王顧簿吏對曰王氏見繫獄受苦鄰曰我母何罪王曰生和尚時食鷄卵又取白傳頭瘡坐是之故職汝之由鄰悲號委頓求王請免曰繫縻有分放釋無門然則爲法師計請往鄮山禮阿育王塔或可原也鄰詰朝遵途到句章山寺叩頭哀訴五體著地禮畢投策至四萬數俄聞有呼鄰聲若蔡順之解望空見雲氣中母謝曰承汝之力得生忉利天矣故來報汝倏然不見鄰後求解經論至于關輔間外學兼通美聲藉甚以名僧之選恆入肅宗內殿應奉高其舌端精於捷對御前口占敘述皇道時輩靡及勅賜紫方袍充供奉僧代宗卽位

更崇釋氏永泰中不空重譯仁王護國密嚴等經鄰與千福寺法崇西明寺慧靜保壽寺圓寂分職證義並良賁潤文鄰莫測其終先所禮塔今鄮山育王寺後峰之翠微茅庵基及井存焉井實方池其水碧色綠苔泛泛然詞人遊者詩詠絕多矣

般若

按宋高僧傳般若罽賓國人也貌質魁梧執戒嚴整在京師充義學沙門憲宗敦崇佛門深思翻譯奈何有事于蜀部劉闢阻命王承宗未平朝廷多故至元和五年庚寅詔工部侍郎歸登孟簡劉伯芻蕭俛等就醴泉寺譯出經八卷號本生心地觀此之梵夾乃高宗朝師子國所進者寫畢進上帝覽有勅朕願爲序尋頒下其文冠於經首三藏賜帛證義諸沙門錫賚有差先於貞元中譯華嚴經後分四十卷此蓋烏茶國王所進者于是而賜紫衣後大中中法寶大師元暢奏請入藏焉

悟空

按宋高僧傳悟空京兆雲陽人姓車氏後魏拓跋之

遠裔也天假聰敏志尚典墳孝悌之聲藹於鄉里屬元宗德被遐方罽賓國願附大唐遣大首領薩婆遠幹與三藏舍利越摩於天寶九載來朝闕庭請使巡按明年勅中使張韜光將國信行官兼吏四十餘人西邁時空未出俗名奉朝授左衛涇州四門府別將令隨使臣自安西路去至十二載至健陀羅國罽賓東都城也其王禮接唐使使迴空篤疾留健陀羅病中發願痊當出家遂投舍利越摩落髮號達摩馱都華言法界當肅宗至德二年也洎年二十九於迦濕彌羅國受具足戒文殊矢涅地爲親教師鄔不羼提爲羯磨阿遮利耶馱里巍地爲教授於蒙鞮寺諷聲聞戒習根本律儀然北天竺國皆薩婆多學也後巡歷數年徧瞻八塔爲憶君親因咨本師舍利越摩再三方允摩手授梵本十地迴向輪十力三經共一夾并佛牙舍利以贈別空行從北路至覩貨羅國五十七蕃中有一城號骨咄國城東有小海空行次南岸地輒搖動雲陰雨暴霆擊雹飛乃奔就一大樹間時有衆商咸投其下商主告衆曰誰齎佛舍利異物殊

珍耶不爾龍神何斯忿怒有則投於海中無令衆人惶怖如藏匿者自貽伊咎空爲利東夏之故潛乞龍神宥過自卯達申雨雹方霽迴及龜茲居蓮華寺遇三藏法師勿提提屖魚善於傳譯空因將十力經夾請翻之尋抵北庭大使復命空出梵夾于闐三藏戒法爲譯主空證梵文幷度語翻成十地迴向輪經事訖隨中使段明秀以貞元五年己巳達京師勅於羅龍門使院安置進上佛牙舍利經本宣付左神策軍繕寫功德使竇文場寫畢進呈勅署空壯武將軍試太常卿乃歸章敬寺次返雲陽問二親墳樹已拱矣凡所往來經四十年於時已六十餘所翻經三本共十一卷翻經大德圓照續開元錄皆編入藏復記空之行狀焉

滿月 附智慧輪

按宋高僧傳滿月者西域人也爰來震旦務在翻傳瑜伽法門一皆貫練既多神效衆所推欽開成中進梵夾遇僞甘露事去未旋踵朝廷無復紀綱不暇翻譯時悟達國師知元好學聲明禮月爲師情相款密

指敎梵字幷音字之緣界悉曇八轉深得幽趣元曰異哉吾體兩方之言願參象胥之末可乎因請翻諸禁呪乃與菩提囀日羅金剛悉地等重譯出陀羅尼集四卷又佛爲毗戍陀天子說尊勝經一卷詳覈三復曲盡佛意此土先已有陀羅尼集十二卷新翻四卷未聞入藏月等俱不測其終次有般若斫迦三藏者華言智慧輪亦西域人大中中行大曼拏羅法已受灌頂爲阿闍梨善達方言深通密語著佛法根本宗乎大毗盧遮那爲諸佛所依法之根本者陀羅尼是也至於出生無邊法門學者修戒定慧以總侍助成速疾之要無以超越又述示敎指歸共一十餘言皆大敎之鈐鍵也出弟子紹明咸通年中刻石記傳焉

窺基

按宋高僧傳窺基字洪道姓尉遲氏京兆長安人也尉遲之先與後魏同起號尉遲部如中華之諸侯國入華則以部爲姓也魏平東將軍說六代孫孟都生羅迦爲隋代州西鎮將乃基祖焉考諱宗唐左金吾

將軍松州都督江由縣開國公其鄂國公敬德則諸父也唐書有傳基母裴氏夢掌月輪吞之而有孕及乎盈月誕彌與羣兒弗類數方誦習神悟精爽奘師始因陌上見其眉清目朗舉措疎略曰將家之種不謬也哉脫或因緣相叩度爲弟子則吾法有寄矣復念在印度時計迴程次就尼揵子邊占得卦甚吉師但東歸哲資生矣遂造北門將軍微諷之出家父曰伊類麤悍那勝教詔奘曰此之器度非將軍不生非某不識父雖然諾基亦强拒激勉再三拜以從命奮然抗聲曰聽我三事方誓出家不斷情欲葷血過中食也奘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佯而肯焉行駕累載前之所欲故關輔語曰三車和尚卽貞觀二十二年也一基自序云九歲丁艱漸疎浮俗若然者三車之說乃厚誣也至年十七遂預緇林及乎入法奉勅爲奘師弟子始住廣福寺尋奉別勅選聰慧穎脫者入大慈恩寺躬事奘師學五竺語解紛開結統綜條然聞見者無不歎服凡百揵度跋渠一覽無差寧勞再憶年二十五應詔譯經講通大小乘教三十餘本

創意留心勤勤著述蓋切問而近思其則不遠矣造疏計可百本奘所譯惟識論初與昉尚光四人同受潤色執筆撿文纂義數朝之後基求退焉奘問之對曰夕夢金容晨趨白馬雖得法門之糟粕然失元源之醇粹某不願立功於叅糅若意成一本受責則有所歸奘遂許之以理遣三賢獨委於基此乃量才授任也時隨受撰錄所聞講周疏畢無何西明寺測法師亦俊朗之器於唯識論講場得計於閽者賂之以金潛隱厥形聽尋聯綴亦疏通論旨猶數座方畢測於西明寺鳴椎集僧稱講此論基聞之慙居其後不勝悵怏奘勉之曰測公雖造疏未達因明遂爲講陳那之論基大善三支縱橫立破述義命章前無與比又云請奘師惟爲己講瑜伽論還被測公同前盜聽先講奘曰五性宗法惟汝流通他人則否後躬遊五臺山登太行至西河古佛宇中宿夢身在半山巖下有無量人唱苦聲冥昧之間初不忍聞徙步陟彼層峯皆琉璃色盡見諸國土仰望一城城中有聲曰住住咄基公未合到此斯須二天童自城出問曰汝見

山下罪苦衆生否答曰我聞聲而不見形童子遂投與劍一鐔曰剖腹當見矣基自剖之腹開有光兩道輝映山下見無數人受其極苦時童子入城持紙二軸及筆投之捧得而去及旦驚異未已過信夜寺中有光久而不滅尋視之數軸發光者探之得彌勒上生經乃憶前夢必慈氏令我造疏通暢厥理耳遂援毫次筆鋒有舍利二七粒而隕如吳含桃許大紅色可愛次零然而下者狀如黃粱粟粒一云行至太原傳法三車自隨前乘經論箱褁中乘自御後乘家伎女僕食饌於路間遇一老父問乘何人對曰家屬父曰知法甚精攜家屬偕恐不稱教基聞之頓悔前非翛然獨往老父則文殊菩薩也此亦卮語矣隨奘在玉華宮參譯之際三車何處安置乎基隨處化徒獲益者衆東行博陵有請講法華經遂造大疏焉及歸本寺恆與翻譯舊人往還屢謁宣律師宣每有諸天王使者執事或冥告雜務爾日基去方來宣怪其遲暮對曰適者大乘菩薩在此善神翼從者多我曹神通爲他所制故爾以永淳元年壬午示疾至十一月

十三日長往於慈恩寺翻經院春秋五十一法臘無聞葬於樊村北渠祔三藏奘師塋隴焉弟子哀慟餘外執紼會葬黑白之衆盈於山谷基生常勇進造彌勒像對其像日誦菩薩戒一徧願生兜率求其志也乃發通身光瑞爛然可觀復於五臺造玉石文殊菩薩像寫金字般若經畢亦發神光焉弟子相繼取基爲折中視之如奘在焉太和四年庚戌七月癸酉遷塔於平原大安國寺沙門令儉檢校塔亭徙棺見基齒有四十根不斷玉如衆彈指言是佛之一相焉凡今天下佛寺圖形號曰百本高宗大帝製讚一云元宗然基魁梧堂堂有桓赳之氣而慈濟之心誨人不倦自天然也其符彩則項負玉枕面部宏偉交手十指若印契焉名諱上字多出沒不同者爲以慈恩傳中云奘師龍朔三年於玉華宮譯大般若經終筆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令大乘基奉表奏聞請御製序至十二月七日通事舍人馮義宣由此云靈基開元錄爲窺基或言乘基非也彼曰大乘基蓋慧立彥悰不全斥故云大乘基如言不聽泰耳猶謹遣大乘光

奉表同也今海內呼慈恩法師焉

道世

按宋高僧傳道世字元惲姓韓氏厥先伊闕人也祖代因官爲京兆人焉生且渥潤漸而聰敏俄厭衆沙恩叅救蟻二親鍾愛遏絕其請久而遂心時年十二於青龍寺出家從執德瓶止臨欣鑑律宗研覈書籍鑽尋特慕上乘融明實性於時藉甚三輔欽歸顯慶年中大帝以元奘師所翻經論未幾詔入內及慈恩寺大德更代行道不替於時世亦預其選及爲皇太子造西明寺爰以英博召入斯寺時道宣律師當塗行律世且旁敷同驅五部之車共導三乘之軌人莫我及道望芬然復因講貫之餘仍覽甚深之藏以爲古今綿代製作多人雖雅趣佳辭無足於傳記由是搴文囿之菁華嗅大義之薝蔔以類編錄號法苑珠林總一百篇勒成十袠始從劫量終乎雜記部類之前各序別論令學覽之人就門隨部撿括所知如提綱焉如舉領焉世之用心周乎十稔至總章元年畢軸蘭臺郎李儼爲之都序此文行於天下又著善惡

業報及信福論共二十三卷大小乘禪門觀及大乘觀共十一卷受戒儀式禮佛儀式共六卷四分律討要五卷四分律尼鈔五卷金剛經集註三卷十部都一百五十三卷世頗多著述未測其終名避太宗廟諱多行字耳故時稱元惲焉

普光

按宋高僧傳普光未知何許人也明敏爲性爰擇其木請事三藏奘師勤恪之心同列靡及至於智解可譬循環聞少證多奘師默許末參傳譯頭角特高左右三藏之美光有功焉初奘嫌古翻俱舍義多缺然躬得梵本再譯眞文乃密授光多是記憶西印薩婆多師口義光因著疏解判一云其疏至圓暉略之爲十卷如漢之有淹歟又嘗隨奘往玉華宮譯大般若經厥功出乎襯贊也時號大乘光觀夫奘自貞觀十九年創譯訖麟德元年終於玉華宮凡二十載總出大小乘經律論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十分七八是光筆受或謂嘉光普光也若驗從辯機同參譯務即普光是也

法寶

按宋高僧傳法寶亦三藏奘師學法之神足也性靈敏利最所先焉奘初譯婆沙論畢寶有疑情以非想見惑請益之奘別以十六字入乎論中以遮難辭寶白奘曰此二句四句爲梵本有無奘曰吾以義意酌情作耳寶曰師豈宜以凡語增加聖言量乎奘曰斯言不行我知之矣自此怠休頡頏於奘之門至乎六離合釋義俱舍宗以寶爲定量矣光師往往同迦濕彌羅餘師禮記衍字也時光寶二法師若什門之融叡焉後越精義學令問孔膠長安三年於福先寺京西明寺預義淨譯場寶與法藏勝莊等證義於時頗露頭角莫之與京歟

圓測 附 薄塵 靈辯

按宋高僧傳圓測者未詳氏族也自幼明敏慧解縱橫三藏奘師爲慈恩基師講新翻唯識論測賂守門者隱聽歸則緝綴義章將欲罷講測於西明寺鳴鐘召衆稱講唯識基慊其有奪人之心遂讓測講訓奘講瑜伽還同前盜聽受之而亦不後基也迨高宗之

末天后之初應義解之選入譯經館衆皆推挹及翻大乘顯識等經測充證義與薄塵靈辯嘉尚攸方其所著唯識疏鈔詳解經論天下分行焉

元康

按宋高僧傳元康不詳姓氏貞觀中遊學京邑有彭亨之譽形擁腫而短然其性情酋勇聞少解多羣輩推許先居山野恆務持誦觀音求加慧解遂感鹿一首角分八岐厥形絕異康見之撫而馴伏遂豢養之乘而致遠會無倦色以三論之文荷之於背又以小軸繫之於尾曳入上都意爲戲弄說有之徒不達空性我與輕軸碾之令悟眞理又衣大布曳衲播戴竹笠笠寬丈有二尺裝飾詭異人皆駭觀既入京城見一法師盛集講經化導康造其筵近其座便就所講義申問往返數百言人咸驚康之辯給如此復戲法師曰甘桃不結實苦李壓低枝講者曰輪王千箇子巷伯勿生兒蓋譏康之無生徒也康曰丹之藏者赤漆之藏者黑隨汝之赤者非纁絳焉入汝之黑者非鉛墨焉舉衆皆云辭理渙然可非垂跡之大士也帝

聞之喜曰何代無其人詔入安國寺講此三論遂造疏解中觀之理別撰元樞兩卷總明中百門之宗旨焉後不測其終

彥悰

按宋高僧傳彥悰未知何許人也貞觀之末觀光上京求法於三藏法師之門然其才不逮光寶偏長綴習學耳於元儒之業頗見精微辭筆之能殊超流輩有魏國西寺沙門慧立性氣忽烋以護法爲己任著傳五卷專記三藏自貞觀中一行盛化及西域所歷夷險等號慈恩傳蓋取寺題也及削稾云畢慮遺諸美遂藏於地穴至疾亟命門徒掘土出之而卒其本數年流散他所搜購乃獲弟子等命悰排次之序引之或文未允或事稍虧重更伸明曰箋述是也乃象鄭司農箋毛之詁訓也或有調之曰子與隋彥琮相去幾何對曰賜也何敢望回雖長卿慕藺心宗慕於玉宗故有以也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自許亦顏之士也或人許焉悰不知所終

義湘

按宋高僧傳義湘俗姓朴鷄林府人也生且英奇長而出離逍遙入道性分天然年臨弱冠聞唐土教宗鼎盛與元曉法師同志西遊行至本國海門唐州界計求巨艦將越滄波倏於中塗遭其苦雨遂依道旁土龕間隱身所以避飄濕焉迨乎明旦相視乃古墳骸骨旁也天猶霢霂地且泥塗尺寸難前逗留不進又寄埏甓之中夜之未央俄有鬼物爲怪曉公歎曰前之寓宿謂土龕而且安此夜留宵託鬼鄉而多祟則知心生故種種法生心滅故龕墳不二又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心外無法胡用別求我不入唐却攜囊返國湘乃隻影孤征誓死無退以總章二年附商船達登州岸分衞到一信士家見湘容色挺拔留連門下既久有少女麗服靚粧名曰善妙巧媚誨之湘之心石不可轉也女調不見答頓發道心於前矢大願言生生世世歸命和尚習學大乘成就大事弟子必爲檀越供給資緣湘乃徑趣長安終南山智儼三藏所綜習華嚴經時康藏國師爲同學也所謂知微知章有倫有要德瓶云滿藏海嬉遊乃議迴程傳法開

誘復至文登舊檀越家謝其數稔供施便募商船逡巡解纜其女善妙預爲湘辦集法服并諸什器可盈篋笥運臨海岸湘船已遠其女呪之曰我本實心供養法師願是衣篋跳入前船言訖投篋於駭浪有頃疾風吹之若鴻毛耳遙望徑跳入船矣其女復誓之我願是身化爲大龍扶翼舳艫到國傳法於是攘袂投身於海將知願力難屈至誠感神果然伸形夭矯或躍蜿蜒其舟底寧達於彼岸湘入國之後徧歷山川於句麗百濟風馬牛不相及地曰此中地靈山秀眞轉法輪之所無何權宗異部聚徒可半千衆矣湘默作是念大華嚴敎非福善之地不可興焉時善妙龍恆隨作護潛知此念乃現大神變於虛空中化成巨石縱廣一里蓋於伽藍之頂作將墮不墮之狀羣僧驚駭罔知攸趣四面奔散湘遂入寺中敷闡斯經冬陽夏陰不召自至者多矣國王欽重以田莊奴僕施之湘言於王曰我法平等高下共均貴賤同揆涅盤經八不淨財何莊田之有何奴僕之爲貧道以法界爲家以盂耕待稔法身慧命藉此而生矣湘講樹

開花談叢結果登堂覩奥者則智通表訓梵體道身等數人皆喙巨觳飛出迦留羅鳥焉湘貴如說行講宣之外精勤修練莊嚴剎海靡憚暄凉又常行義淨洗穢法不用巾帨立期乾燥而止持三法衣瓶鉢之餘曾無他物凡弟子請益不敢造次伺其怡寂而後啓發湘乃隨疑解滯必無滓核自是已來雲遊不定稱可我心卓錫而居學侶蜂屯或執筆書紳懷鉛札葉抄如結集錄似載言如是義門隨弟子爲目如云道身章是也或以處爲名如云錐穴問答等數章疏皆明華嚴性海毗盧遮那無邊契經義例也湘終於本國塔亦存焉號海東華嚴初祖也

義忠

按宋高僧傳義忠姓尹氏潞府襄垣人也年始九歲宿植之性志願出家得淄州沼闍梨爲師若鳳巢中之生鵷雛也少秉奇操慧解不倫沼授與大涅槃經時十三歲矣相次誦徹四十卷衆皆驚駭號空門奇童二十登戒學四分律義理淹通旁習十二門論二本即當講演沼師知是千里之駿學恐失時聞長安

基師新造疏章門生塡委聲振天下乃師資相將同就基之講肆未及五年又通二經五論則法華無垢稱及百法因明俱舍成唯識唯識道等也由茲開獎弟子繁多講樹別茂於枝修義門旁開於關竅乃著成唯識論纂要成唯識論鈔三十卷法華經鈔二十卷無垢稱經鈔二十卷百法論疏最爲要當移解二無我歸後是以掩慈恩之繁於今盛行勿過忠本所謂別羣玉貫衆花玉裝瓊樹之林花綴蜀機之錦輩流首伏聲彩悠颺況基師正照於太陽忠也旁銜於龍燭四方美譽千里歸心者不可勝筭矣傳持靡怠僅五十餘年計講諸教七十許徧至年七十二忽起懷土之心歸於聆義示同初夏誦戒行道每一坐時面向西北仰視兜率天宮冥心內院願捨壽時得見天主永離凡濁終得轉依一日晨興澡洗訖整肅容儀望空禮拜如有哀告之狀少頃結跏趺坐囑付流通教法之意畢忽異香滿室彩雲垂空忠合掌仰視曰穢弱比丘何煩大聖躬來引接言盡而化鄉人道俗建塔供養全身不壞至今河東鄉里高岡存焉

元曉（附大安）

按宋高僧傳元曉姓薛氏東海湘州人也丱䰗之年惠然入法隨師稟業遊處無恆勇擊義圍雄横文陣仡仡然桓桓然進無前却蓋三學之淹通彼土謂爲萬人之敵精義入神爲若此也嘗與湘法師入唐慕奘三藏慈恩之門厥緣既差息心遊往無何發言狂悖示跡乖疎同居士入酒肆倡家若誌公持金刀鐵錫或製疏以講雜華或撫琴以樂祠宇或閭閻寓宿或山水坐禪任意隨機都無定檢時國王置百座仁王經大會徧搜碩德本州以名望舉進之諸德惡其爲人譖王不納居無何王之夫人腦嬰癰腫醫工絕驗王及王子臣屬禱請山川靈祠無所不至有巫覡言曰苟遣人往他國求藥是疾方瘳王乃發使泛海入唐募其醫術溟漲之中忽見一翁由波濤躍出登舟邀使人入海覩宮殿嚴麗見龍王王名鈐海謂使者曰汝國夫人是青帝第三女也我宮中先有金剛三昧經乃二覺圓通示菩薩行也今託仗夫人之病爲增上緣欲附此經出彼國流布耳於是將三十來

紙重沓散經付授使人復曰此經渡海中恐羅魔事王令持刀裂使人腨腸而內於中用蠟紙纏膝以藥傅之其腨如故龍王言可令大安聖者銓次綴縫請元曉法師造疏講釋之夫人疾愈無疑假使雪山阿伽陀藥力亦不過是龍王送出海面遂登舟歸國時王聞而歡喜乃先名大安聖者黏次焉大安者不測之人也形服特異恆在市鄽擊銅鉢唱言大安大安之聲故號之也王命安安云但將經來不願入王宮閾安得經排來成八品皆合佛意安曰速將付元曉講餘人則否曉受斯經正在本生湘州也謂使人曰此經以本始二覺爲宗爲我備角乘將案几在兩角之間置其筆硯始終於牛車造疏成五卷王請尅日於黃龍寺敷演時有薄徒竊盜新疏以事白王延于三日重錄成三卷號爲略疏洎乎王臣道俗雲擁法堂曉乃宣吐有儀解紛可則稱揚彈指聲沸於空曉復昌言曰昔日採百椽時雖不預會今朝橫一棟處惟我獨能時諸名德俯顏慙色服膺懺悔焉初曉示跡無恆化人不定或擲盤而救衆或噀水而撲焚或

數處現形或六方告滅亦杯度誌公之倫歟其於解性覽無不明矣疏有廣略二本俱行本土略本流入中華後有翻經三藏改之爲論焉

神楷（附明恂）

按宋高僧傳神楷姓郭氏太原人也卽漢末林宗之後世襲冠裳後隨父宦於秦爲京兆人也昆弟六人楷居其季幼而聰敏立志弗羣不樂浮榮誓求翦落禮明恂法師爲弟子卽大乘恂也洎乎年滿受具於經論義理大小該通耳聞口誦譬鮮氈之易染遂講攝大乘俱舍等論穎悟輩流罕有齊駕後因講淨名經見古師判處喟然歎曰美則美矣未盡善也乃於安陸白趙山撰疏一云在越州剡石城寺述作素有巧性於剡溪南巖之下映水塑貌今有池已涸矣巖下石隙縫間幽暗然中有木棺者云是楷殯於此遊人下窺歷歷皆覩又言楷因慈恩西明等寺度公者出家及翻經論勑諸道高行才學僧並赴京師遂應詔而入配居崇業寺至天后朝方行其疏後卒於此寺弟子遷塔於南逍遙園焉實大乘基之法門猶子

也

會隱

按宋高僧傳會隱不詳何許人也精明之氣綽有盈餘處於等夷若雞羣之見鶴也天皇朝慎選高學名德隱膺斯選麟德二年勑北門西龍門修書所同與西明寺元則等一十人於一切經中略出精義元文三十卷號禪林要鈔書成奏呈勑藏祕閣隱亦嘗預翻譯元則頗聞著述高宗朝斯爲龍象之最焉

僧瑗

按宋高僧傳僧瑗字辯空姓郁氏高平昌邑人也姬水疏源狼亭襲慶魯相繼昌侯之業歷載彌光少傳纂尚書之風清塵不昧瑗夙植奇穎早擅嘉祥母趙氏娠孕之日側侍聖賢浮空遊樂及年六歲隨母入舍利塔見聖僧像欣然跳躍狀若舊交因啓母出家母以其尚幼抑而未許至年十三方遂其志依虎丘寺慧嚴法師爲弟子謙抑之操出自生知辯慧之能業稱上首以龍朔二年奉勑剃翦冥符所應還隸此山暨嚴公長往乃依慧詡禪師受具足戒聽常樂寺

聰法師三論甚深無相疑滯豁除方便解脫怡然獨悟因智從心證遂詣江寧融禪師求學心法攝念坐禪衆魔斯伏勤行精進猛獸恆馴是以名稱普聞聲光八絕旗亭趨利削跡無踐冬夏不易常披一衲或滴水以充於夕渴或數粒將濟於朝饑或風雪凜凜禮誦無替於六時或炎暑爞爞經行不虧於少選稱揚歎羨容色湛如毀辱訶罵歡喜而受每蔭以長松屬思鴻遠淸泉獨坐映定水以彫文虛室高棲藹禪枝而蕩慮撰武丘名僧苑一卷注郁子兩卷文集三卷蓋道俗之儀表人物之師範焉永昌元年十二月二十日見身有疾謂弟子曰吾聞屍所到處便爲穢惡出就別方乃稱離罪爾門弟子等迎止於通波亭北靜志莊忽聞異香從空而下爰遺訓勤切正觀叮嚀滅後可依外國法言訖合掌而終春秋五十一緇素奔慟咸悲眼滅弟子僧義元及雉山縣尉檀信等同遵師旨如法闍維收舍利於寺建塔勒銘於塔所

印宗

按宋高僧傳印宗姓印氏吳郡人也母劉氏始娠鄰

家咸見一沙門端雅徐步入印舍白劉曰願爲子焉母夢同此再三陳讓不克父夢有饋栴檀香木童子跪授付劉劉頓厭葷羶俗間食味隔在脣吻之外及生而長從師誦通經典末最精講者涅槃經咸亨元年在京都盛揚道化上元中勅入大愛敬寺居辭不赴請於蘄春東山忍大師諮受禪法後於番禺遇慧能禪師問答之間深諳元理還鄉地刺史王胄禮重殊倫請置戒壇命宗度人可數千百續勅名入內乃造慈氏大像所著心要集起梁至唐天下諸達者語言總錄焉又奉勅江東諸寺院天柱報恩各置戒壇度人又纂百家諸儒士三教文意表明佛法者重結集之手筆逾高著述流布至先天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示終囑循輪王法葬之年八十七會稽王師乾立塔銘焉

宗哲

按宋高僧傳宗哲西河平遙人也稚歲而有奇相聰穎天資既尋師範砥節飭躬屬元奘三藏新翻諸經論哲就其門請益無替凡幾周星備窮諸典若指於

掌於棐門下號爲得意後因講唱厥義日新時謂之爲法江哲曰爲吾謝此品藻焉殊不知法海在乎大原矣所指者蓋浮丘爲滄溟也哲憫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詩哉乃著義例寰海之內莫不企羨其如說佛位三事喻中洺法師言三點三目强分上下勝劣配屬太成巧誣哲云三事俱得然無名師品量退而省之哲其得矣號之得意豈虛也乎洺師所以成餘師之說也

德感

按宋高僧傳德感姓侯氏太原人也儀容瓌麗學業精贍衆典服勤於瑜伽論特振聲彩天皇大帝徵爲翻經大德又與勝莊大儀等同參義淨譯場對敭受賜言謝劉亮帝悅尋授封昌平縣開國公累井田至三千戶帝爲讚曰河汾之寶山嶽之英早祛俗累夙解塵纓緇門仰德紺宇馳聲式亞龍樹爰齊馬鳴爲時君之所貴爲若此也御製風行緇伍榮之後充河南佛授記寺都維那晚升寺任中外肅然終年六十餘著義門行於世如其七方便人迴心漸頓悟義與

湛法師爲勍敵耳故交綏而退焉

浮丘

按宋高僧傳浮丘姓張氏太原人也挺然奇表慧悟絕倫於瑜伽論差成精博旁綜羣書言分雅俗四方學者爭造其門然訥於宣剖敏於通解深藏若虛庸庸品類多所不知於時哲公露其頭角博聞強識之者懼其觝觸豈況諸餘乎哲惟神服丘之義學故謂爲法海焉享年七十餘終於所居然未聞其有所著述矣

法藏（附大儀）

按宋高僧傳法藏字賢首姓康康居人也風度奇正利智絕倫薄遊長安彌露鋒穎尋應名僧義學之選屬奘師譯經始預其間後因筆受證義潤文見識不同而出譯場至天后朝傳譯首登其數實叉難陀齎華嚴梵夾至同義淨復禮譯出新經又於義淨譯場與勝莊大儀證義昔者燉煌杜順傳華嚴法界觀與弟子智儼講授此晉譯之本智儼付藏藏爲則天講新華嚴經至天帝網義十重元門海印三昧門六相

和合義門普眼境界門此諸義章皆是華嚴總別義網帝於此茫然未決藏乃指鎭殿金師子爲喻因撰義門徑捷易解號金師子章列十門總別之相帝遂開悟其旨又爲學不了者設巧便取鑑十面八方安排上下各一相去一丈餘面面相對中安一佛像然一炬以照之互影交光學者因曉刹海涉入無盡之義藏之善巧化誘皆此類也其如宣翻之寄亦未能捨蓋帝王歸信緇伍所憑之故洎諸梵僧罷譯帝於聖曆二年己亥十月八日詔藏於佛授記寺講大經至華藏世界品講堂及寺中地皆震動都惟那僧恆景具表聞奏勅云昨請敷演微言闡揚祕賾初譯之日夢甘露以呈祥開講之辰感地動以標異斯乃如來降迹用符九會之文豈朕庸虛敢當六種之震披覽來狀欣惕於懷云其爲帝王所重實稱非虛所以華嚴一宗付授澄觀推藏爲第三祖也著般若心經疏爲時所貴天下流行復號康藏國師是歟

恆景

按宋高僧傳恆景姓文氏當陽人也貞觀二十二年

勅度聽習三藏一聞能誦如說而行初就文綱律師隷業毗尼後入覆舟山玉泉寺追智者禪師習止觀門於寺之南十里別立精舍號龍興是也自天后中宗朝三被詔入內供養爲受戒師以景龍三年奏乞歸山勅允其請詔中書門下及學士於林光宮觀內道場設齋先時追召天下高僧兼義行者二十餘人常於內殿修福至是散齋仍送景并道俊元奘各還故鄉帝親賦詩學士應和卽中書令李嶠中書舍人李乂等數人時景等捧詩振錫而行天下榮之景撰順了義論二卷攝正法論七卷佛性論二卷學其宗者如渴之受漿至先天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卒於所住寺春秋七十九弟子奉葬於寺之西原也

一行

按宋高僧傳一行俗姓張鉅鹿人也本名遂則唐初佐命剡國公公謹之支孫也丱歲不羣聰黠明利有老成之風讀書不再覽已暗誦矣因遇普寂禪師大行禪要歸心者衆乃悟世幻禮寂爲師出家剃染所誦經法無不精諷寂師嘗設大會遠近沙門如期必

至計逾千衆時有徵士盧鴻隱居於別峰道高學富朝廷累降蒲輪終辭不起大會主事先請鴻爲導文序讚邑社是日鴻自袖出其文置之几案鐘梵旣作鴻謂寂公曰某爲數千百言況其字僻文古請求朗雋者宣之當須面指擿而授之寂公呼行伸紙覽而微笑復置几案鴻怪其輕脫及僧聚於堂中行乃攘袂而進抗音典裁一無遺誤鴻愕視久之降歎不能已復謂寂公曰非君所能敎導也當縱其遊學自是三學名師罕不詣度因往當陽值僧眞纂成律藏序深達毗尼然有陰陽讖緯之書一皆詳究尋訪筭術不下數千里知名者往詢焉末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步門枕流溪淡然岑寂行立於門屏閒院中布筭其聲蔌蔌然僧謂侍者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筭法計合到門必無人導達耶卽除一筭子又謂侍者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行承其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訣焉門前水復東流矣自此聲振遐邇公卿籍甚元宗聞之詔入謂行曰師有何能對曰略能記覽他無所長帝遂命中官取宮

籍以示之行周覽方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唱數幅後帝不覺降榻稽首曰師實聖人也嗟歎良久尋乃詔對無愜占其災福若指於掌言多補益時邢和璞者道術人莫窺其際嘗謂尹愔曰一行和尚眞聖人也漢洛下閎造曆云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屬大衍曆出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可信非聖人孰能預於斯矣又於金剛三藏學陀羅尼祕印登前佛壇受法王寶復同無畏三藏譯毗盧遮那佛經開後佛國其傳密藏必抵淵府也睿宗元宗並請入內集賢院尋詔住興唐寺所翻之經遂著疏七卷又攝調伏藏六十卷釋氏系錄一卷開元大衍曆五十二卷其曆編入唐書曆律志以爲不刊之典又造游儀黃赤二道以鐵成規於院製作次有王媼者行鄰里之老嫗昔多贍行之貧及行顯遇常思報之一日拜謁云兒子殺人卽就誅矣況師帝王雅重乞奏減死以供母之殘齡如是泣涕者數四行曰國家刑憲豈有論請而得免耶命侍僧給與若干錢物任去別圖媼戟手曼罵曰我居鄰周給

迭互綳褓間抱乳汝長成何忘此惠耶行心慈愛終夕不樂於是運筭畢名淨人戒之曰汝曹挈布囊於某坊閑靜地午時坐伺得生類投囊速歸明日果有猳㹠引㹠七箇淨人分頭驅逐猳母走矣得㹠而歸行已備巨瓮逐一入之閉蓋以六乙泥封口誦胡語數契而止投明中官下詔入問云司天監奏昨夜北斗七星全不見何耶對曰昔後魏曾失熒惑星至今帝車不見此則天將大儆於陛下也夫匹夫匹婦不得其所猶隕霜天旱盛德所感乃能退之感之切者其在葬枯骨乎釋門以慈心降一切魔微僧曲見莫若大赦天下元宗依之其夜占奏北斗一星見七夜復初其術不可測也又開元中嘗旱甚帝令祈雨曰當得一器上有龍狀者方可致雨勅令中官同於內庫中徧視之皆言弗類數日後指一古鑑鼻盤龍喜曰此眞龍也乃將入壇場一日而雨其異術通感爲若此也元宗在大明宮從容問社稷吉凶幷祚運終畢事行對以他語帝詢之不已遂曰陛下當有萬里之行又曰社稷畢得終吉帝大悅復遺帝一金合

子形若彈丸內貯物撼必有聲發之不得云有急則開帝幸蜀倉黃都忘斯事及到成都忽憶啓之則藥分中當歸也帝曰伊藥產於此師知朕違難至蜀當歸也復見萬里橋曰一行之言信其神矣命中官焚香祝之乃告謝也及昭宗初封吉王至太子德王唐爲梁滅終行之言社稷畢得終吉也開元十五年九月於華嚴寺疾篤將輿病入辭小間而止元宗此夜夢瞰禪居見繩牀紙隔開扇曉而驗問一如所覩乃詔京城名德致大道場爲行祈福危疾微愈其寵愛如是十月八日隨駕幸新豐身無諸患口無一言忽然浴香水換衣趺坐正念怡然示滅一云辭告元宗後自駕前東來嵩山謁禮本師卽寂也時河南尹裴寬正謁寂寂云有少事未暇與大尹款話且請躊躇休息也寬乃屏從人止於旁室伺寂何爲見潔淨正堂焚香默坐如有所待斯須叩門連聲云天師一行和尚至行入頗懇切之狀禮寂之足附耳密語其貌愈恭寂但頷膺曰無不可者語訖又禮禮語者三寂唯言是是無不可者行語訖降階入南室自閉其戸

寂乃徐召侍者曰速聲鐘一行已滅度左右疾走視之瞑目而坐手掩何息已絕四衆弟子悲號沸渭撼動山谷乃停神於罔極寺自終及葬凡經二七日爪甲不變髭髮更長形色怡悅時衆驚異帝覽奏悲愴曰禪師捨朕深用哀慕喪事官供詔葬於銅人原諡曰大慧禪師御撰塔銘天下釋子榮之

靖邁

按宋高僧傳靖邁梓潼人也少孺矜持長高志操特於經論研覈造微氣性沉厚不妄交結遊必擇方抵於京輔貞觀中屬元奘西迴勅奉爲太穆太后於京造廣福寺就彼翻譯所須吏力悉與元齡商量務令優給遂召證義大德諳練大小乘經論爲時所尊尚者得一十一人邁預其精選即居慈恩寺也同普光寺棲元廣福寺明濬會昌寺辯機終南山豐德寺道宣同執筆綴文翻譯本事經七卷邁後與神昉筆受於玉華宮及慈恩寺翻經院皆推適變故得經心矣後著譯經圖紀四卷銓序古今經目譯人名位單譯重翻疑僞等科一皆條理見編於藏開元中智昇又

續其題目焉

順璟

按宋高僧傳順璟者浪郡人也本土之氏族東夷之家系故難詳練其重譯學聲教蓋出天然況乎因明之學奘師精研付受華僧尚未多達璟之克通非其宿植之力自何而至於是歟傳得奘師眞唯識量乃立決定相違不定量於乾封年中因使臣入貢附至於時奘師長往向及二年其量云眞故極成色定離眼識自許初三攝眼所不攝故猶如眼根良以三藏隱密周防非大智不明璟爲宗云不離於眼識自許初三攝眼所不攝故猶如眼識也如此善成他義時大乘基覽此作便見璟所不知雖然終仰邊僧識見如此故歎之曰新羅順璟法師者聲振唐蕃學包大小業崇迦葉惟執行於杜多心務薄拘恆馳聲於少欲既而蘊藝西夏傳照東夷名道日新緇素欽挹雖彼龍象不少海外時稱獨步於此量作決定相違基師念遠國之人有茲利慧搪突奘師暗中機發善成三藏之義惜哉璟在本國稍多著述亦有傳來中原

者其所宗法相大乘了義教也見華嚴經中始從發心便成佛已乃生謗毀不信或云當啓手足命弟子輩扶掖下地地則徐裂璟身俄墜時言生身陷地獄焉於今有坑廣袤丈餘實坎窞然號順璟捺落迦也

嘉尚

按宋高僧傳嘉尚未知何許人也慧性天賚瓌奇氣質篇聚堅守性相克攻勤在進修務於翻譯遠棲心於奘三藏門見宗廟之富窺室家之好久稽考瑜伽師地佛地論旨成唯識論深得義趣隨奘於玉華宮譯大般若經充證義綴文多能傑出及三藏有疾命尚具錄所翻經論合七十五部總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又錄俱胝畫像一千幀造十俱胝像寫經放生然燈令尚宣讀奘合掌歡喜曰吾心中願也汝代導之得沒而無悔焉奘卒著述疏鈔出雜集義門夥多天后朝同薄塵靈辯等預譯場證義功績愈繁尚初侍奘師在玉華宮翻經至初會嚴淨佛土品說諸佛菩薩以神通願力盛大千界上妙珍寶諸妙香花及意樂所生五塵妙境供養莊嚴說法處與寺主慧德夜

覩玉華寺內廣博嚴淨伎樂盈滿又聞三堂講法明日白奘歡喜符合尚不知所終

慧沼（附大願　塵外）

按宋高僧傳慧沼不知何許人也少而警慧始預青衿依於庠序誦習該通入法修身不違戒範乃被時諺沼闍梨焉次攻堅於經論善達翻傳自奘三藏到京恆窺壼奧後親大乘基師更加精博及菩提流志於崇福寺譯大寶積經沼預其選充證義新羅勝莊法師執筆沙門大願塵外皆一時英秀當代象龍時武平一充使盧藏用陸景初總預斯場中書侍郎崔湜行香至翻經院歎曰清流盡在此矣豈應見隔因奏請乞同潤色新經初沼證義於義淨譯場多所刊正訛言舛義悉從指定後著諸疏義號淄洲沼也

元逸

按宋高僧傳元逸姓竇氏即元宗神武皇帝從外父也繄柯懿葉莫我與京昆友姪弟多升朝列或以靡麗自持或以官榮相抗逸乃風神秀朗瀟灑拔俗悟色空之迹到眞寂之場糠粃膏粱幺麽軒冕既而形

厠緇伍學追上流祕藏香龕披閱逼理一日喟然興歎曰去聖日遠編簡倒錯或止存夏五或濫在魯魚加以筆札倫行校讎喪句若犍度失其夾葉猶禮記脫錯後先日見乖訛迷而不復有一於此彝倫攸斁遂據古今所撰目錄及勘諸經披文已浩於几案積卷仍溢於堂宇字舛者詳義而綸之品差者賾理而綱之星霜累遷功業克著非夫心斷金石志堅冰蘗者曷登此哉旣綜結其科目諒條而不紊也都爲二十卷號釋教廣品曆章焉考其大小乘經律論并東西土賢聖集共一千八十部以蒲州共城二邑紙書校知多少縛定品次俾後世無悶焉其章頗成倫要備預不虞古之善制有樂陵尹靈琛爲序逸後不知所終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六6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六十三卷目錄

僧部列傳三十九

唐十五

道氤　良賁

禮宗　法詵

潛眞（附道超）　守素

華嚴和尚　文照

法照　慧普

客僧　靈幽
惟恭（附靈歸）　頭陀
全玼　慧沐
金和尚　遂端
神智　智昇
圓暉（附懷遠　崇廙）　洪正
辛七師　和和
廣陵大師　明瓚
待駕　懷道（附智恆）

惠忠（附圓寂）　惠秀
惟忠　處寂
無著　普化
大川（附法炯）　難陀
元宗　廣敷
圓震

神異典第一百六十三卷

僧部列傳三十九

唐十五

道氤

按宋高僧傳道氤俗姓長孫長安高陵人也父容殿中侍御史母馬氏夢五色雲覆頂因有娠焉母常聽講讀大乘經曉夜不輟意行太任之胎教也逮乎誕日異香芬馥成於童稚神氣俊秀學問詳明應進士科一舉擢第名喧日下才調清奇榮耀親里後有梵

僧护門分衛飯訖願寓宵宿氤接之談話言皆詣理梵僧稱歎明曉辭訣方出門閃然不見氤由此無調選之心矣乞願出家將知艮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光也何君親而能阻入道之猛利心焉乃禮京招福寺愼言律師爲師請益無替及登戒法旋學律科又隷經論如是內外偕通矣時有與善寺復禮法師善屬文謂氤曰藉汝少俊可爲余造西方讚一本氤遂襞紙援毫略不停綴斯須已就其辭典麗清淨佛國境物莊嚴臨文若現前矣禮師讀訖顧左右諸德曰奇才秀句吾輩莫能測也自後服膺窻案晝夜精勵辯給難酬善於立破禮師仰其風規嘗於稠人廣衆中宣言曰氤之論端勢若泉涌從此聞天供奉朝廷元宗幸洛勅與艮秀法修隨駕御史李埩同請氤於天宮寺講淨業障經其疏亦氤之著述也時一行禪師國之師匠過慮將來佛法誰堪扞禦誰可闡揚奏名天下英髦學兼內外者集於洛京福先寺大建論場氤爲衆推許乃首登座於瑜伽唯識因明百法等論豎立大義六科敵論諸師茫然屈伏一

行驚異曰大法梁棟伊人應焉余心有憑死亦足矣及乎大駕西還勅令扈從乃有小疾上表帝降中使賜藥并方詔曰法師將息朕此藥并方甚好服食必差所患痊愈早來西京其顧遇也若此仍屬此際一行還神勅令東宮以下京官九品以上並送至銅人原藍田設齋推氤表白法事方畢宰相張燕公說執氤手曰釋門俊彥宇內罕匹幸附戶錄向所導文一本置於篋笥由是其文流行天下也開元十八年於花蕚樓對御定二教優劣氤雄論奮發河傾海注道士尹謙對答失次理屈辭殫論宗乖舛帝再三歎羨詔賜絹五百匹用充法施別集對御論衡一本盛傳於代後撰大乘法寶五門名教并信法儀各一卷唯識疏六卷法華經疏六卷御注金剛經疏六卷初元宗注經至若有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乃至罪業則爲消滅雖提兔翰頻見狐疑慮貽謬解之僣或作餘師之義遂詔氤決擇經之功力剖判是非奏曰佛力經力十聖三賢亦不可測陛下曩於般若會中聞熏不一更沉注想自發現行帝於是豁然若憶疇昔下

筆不休終無滯礙也續宣氤造疏矣四海嚮風學徒鱗萃於青龍寺執新疏聽者數盈千計至於西明崇福二寺講堂悉用香泥築自水際至於土面莊嚴之盛京中甲焉開元二十八年有疾將終遣弟子齎遺表云某末品輕生虛均雨露得陪緇伍許自精修雖常祖右肩無施擧袂之役而執錫舒步得躡負載之勞屬以時暢元功德揚眞化不謂勤劬慕學造次養生今月十六日苦腸忽加湯藥無救泉門自掩安沐堯風夜臺一歸寧逢舜日有定瘞於蒼隴無再謁於丹墀云時帝覽惻怛遣中使內給事賈文瓌將絹五十疋就院弔贈宣口勅奉問氤弟子等適聞法師遷神寂滅痛惜良深未審擬於何處安厝賜到絹帛等聖恩追悼生榮死哀光於僧伍俗壽七十三僧臘五十三以其年秋八月十二日葬於終南山陰逍遙園側白塔存焉

良賁

按宋高僧傳良賁姓郭氏河中虞鄉人也世襲冠裳法門之流不標祖禰故闕如也賁識鑒淵曠風表峻

越外通墳典內善經論義解之性人罕加焉永泰中不空盛行傳譯實難其人貢預其翻度代宗請爲菩薩戒師因新出仁王護國經勅令撰疏解判曲盡經意以所住寺爲疏目曰青龍也原夫是經已嘗二譯一晉太始三年法護譯一卷名仁王般若次秦羅什出名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次梁承聖三年眞諦於洪州寶因寺譯名仁王般若幷疏六卷然則晉本初翻方言尚隔梁朝所譯隱而不行僞秦之經傳流宇內奈何止言波羅蜜而闕多字則是虧其奧義是以肅宗皇帝齋心沐德請不空重譯及肅皇晏駕代宗成先聖之願言詔典譯務勅軍容使魚朝恩監護於南桃園起乎告朔終乎望日帝御承明殿灌頂道場躬執舊經對譯新本而復爲序冠於經首仍勅貢造疏通經貢上表曰學孤先哲有玷清流叨接翻傳謬膺筆受幸揚天闕親奉德音令於大明宮南桃園修疏贊演宸光曲照不容避席窮元珠於貝葉但益慙惶捧白璧於丹墀寧勝報効仰酬皇澤俯課忠勤旣竭愚誠庶裨元造貢勤勤筆削三卷克成奏乞流行

復上牋疏今年二月二十一日恩命令在內園修撰經疏微僧寡學懼不稱旨洗心滌慮抑寂求音發明起自於天言加被仰憑於佛力咸約經論演暢眞宗亦猶集羣玉於崐山納大川於溟海火生於木與兩曜而俱明識轉於如體一相而等照成道者法也載法者經也釋經者疏也廣度羣有同於大通是菩提心如陛下意所撰經疏繕寫畢功文過萬言部有三卷施行竊慙於愚見裁成冀答於聖恩并念誦儀軌一卷承明殿講密嚴經對御記一卷同進上輕塵元覽祇畏無任答詔云法師智炬高明辯峰迴秀親憑梵夾宣闡微言幽賾眞宗演成章疏開如來之祕藏示羣有之迷津貫玉聯珠鉤深致遠再三披閱頗謂精詳傳之招提永爲法寶也皇命褒揚釋門翕盛又屬章信寺初成執疏服膺者常數百衆雖紙貴如玉無以加焉其在安國寺講筵官供不匱數年之內歸學如林大曆七年正月不空奏請入目錄勑依貢於六年徙居集州教授傳經不遑寧處至十二年三月十日無疾枕肱終於符陽春秋六十一夏臘二十九

宕渠嘉川之人哀悼法梁摧折闍維收灰中舍利百餘粒遺表中進念誦儀對御記二卷以其先進者遂留在內中之故令門弟子齎之重進後於上都城東置墳塔焉即大曆十三年也賁累朝供奉應制辭辯富贍學問高深末塗淪躓同利涉之徒移若神會之流外吁哉

禮宗

按宋高僧傳禮宗俗姓宋會稽人也道氣貪壯志求元微願遂出塵決除鞅絆聞長壽寺和尚通達禪觀往叩其關學省之心未嘗少懈師誨之曰汝之出塵有大利益可謂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矣乃奮藻攄華注涅槃經懷鉛握槧周於二載挫銳解紛怡然理順遂成夾注八十卷焉及鄭卿尚書典郡聞其盛名致疏往請確然拒而不赴景龍二年有御史大夫馮思忽爾暴終入一處有二童子持簿領馮庭對判官廳按覆罪愆令望彼巨樹枝柯可覆數畝判官身旁舊識者張思義招手呼馮曰吾是汝舅曾爲洛陽倉吏被長官越格誣殺兼假貸太平寺

中錢及油麪於今未脫汝所坐者不合於天后宮中亂越致此暴卒可發願造涅槃經鑄鐘登卽關奏判放却還人世臨行張語馮曰在閻浮一日造功德得福無量胡忍一生不修功德耶此涅槃經者禮宗大師注解從天台傳授每有善神守護時張差押馮往諸司考校輕重生處囑之曰汝去洛城道光坊內十字街第三宅是吾家家有池亭竹樹爲問妻兒安否馮起尋經本未獲而又死經三日立限歸寫經鑄鐘工畢馮在世得四十八年終宗亡春秋九十七焉

法詵

按宋高僧傳法詵姓孫氏母初夢吞明珠遂黜魚葷誕彌厥月生有異表十五辭親從師依年受具行學一集蔚爲教宗沓伊呂立功之致陋黃綺肆志之適遺形理性與山木爲羣故地恩貞大師囑之以華嚴經菩薩戒起信論心以靜洗智與經冥一夕夢乘大艑直截滄溟橫山當前峻與天極不覺孤帆鳶戾懷襄上濟峰竦竦而忽高雲溶溶而在下既寤形若委衣流汗輕醒自此句義不思而得一部全文常現

心境事事無礙之旨如貫華焉天寶六年於蘇州常樂寺繪盧舍那象化示羣品大曆二年於常州龍興寺講纔登法座忽有異光如曳紅縷漸明漸大縈旋杳空久修行者會中先覩前後講大經十徧撰儀記十二卷大曆十三年十一月七日沙門慧覺夢巨塔陷地二級無何詵示疾而終春秋六十一慧命四十二受法弟子太初付以香鑪談柄潯陽正覺會稽神秀亦猶儒氏之有游夏焉詵初講天竺寺盛闡華嚴時越僧澄觀就席決疑深得幽趣及終吳興皎然爲碑邢城肅公爲頌合揚其美哉

潛眞（附道超）

按宋高僧傳潛眞字義璋姓王氏太原華族後徙爲夏州朔方崇道鄉人也考珍眞即仲子也年在學數業尚典墳幼好佛書抑從天性甫及弱冠投跡空門開元二十六年隷名於本城靈覺寺明年納具戒自此聽習律乘涉遊論海凡曰講筵無不探賾屬代宗朝新譯文殊師利菩薩佛剎莊嚴經勅眞造疏奏云此經凡有三譯一西晉太熙中法護翻名佛土嚴淨

經文勢多古語簡理幽二天后久視中實叉難陀於清禪寺翻名文殊受記經三卽今大曆六年所譯也伏惟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天垂帝籙人歸寶圖德厚乾坤明侔日月仁恕滋物夷狄仰德而輸誠慈惠利生正教承風而演化頃者鄜坊節度使兼御史中丞杜冕奏爲國請諸大乘經明詔下於祇園梵旨開於貝葉因請三藏不空譯此經等數十部續有勅下天下梵宇各置文殊菩薩像以旌聖功也又詔以文殊菩薩爲上座皆三藏所請三藏學究瑜伽解窮法印身口意業祕密修持戒定慧學顯通宣暢唐梵文字聲韻具知傳譯此經善符聖旨文質相兼燦然可觀潛眞識智愚昧學藝庸淺幸陪清衆謬在翻傳虛空藏經課虛潤色猥蒙驅策述疏讚揚雖文義荒蕪已傳京邑今之所作蓋有由焉有金閣寺大德道超禪師學盡法源行契心本親覩靈境密承聖慈故久在清涼屬與淨業仍於現處建窣堵波尋覲法緣來詣京國以此經爲大事以大聖爲本師顯揚聖德無過此者乃稽首三藏誓傳大聖法門不以潛眞庸

慮轉祈和尚邀令述作和尚不念前之鄙陋又令讚釋此經竊恐難契眞詮敢不盡其愚訥卽大曆八年十一月疏成奏過眞學通內外性相融明考覆幽元研精教理探賾今古比校親疎分別異同歸於一義辯猶泉湧思入虛凝直筆而書記於絕唱結成三卷以作準繩現在未來永無疑網矣又述菩提心義發菩提心戒各一卷三聚淨戒及十善法戒共一卷兼稟承不空祕教入曼拏羅登灌頂壇受戒佛印顯密二教皆聞博贍關內河東代歷四朝闡揚妙旨弟子繁多加復綱紀興善保壽二處伽藍懲勸僧尼眞有力也以貞乾四年戊辰五月十四日遺誡門人以疾而臥二十一日右脅累足口誦彌陀佛號終於興善寺本院春秋七十一僧夏四十九云

守素

按宋高僧傳守素者立性高邁與羣不同居京興善寺恆以誦持爲急務其院幽僻庭有青桐四株皆素之手植元和中鄭相多遊此院青桐至夏中無何發汗頗汙人衣如轑脂焉而不可浣時相國鄭公絪嘗

與丞郎數人避暑且惡其滴瀝謂素曰弟子爲師伐此樹各植一松可乎及暮素戲呪之曰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之淋瀝爲人所惡同惡木之不可休其下也來歲若然我必薪之自爾絕蹤矣素誓不出院誦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恆有狢子馴擾來聽經齋時則烏鵲就掌取食他僧以食誘羣羽皆驚噪而逝長慶初有僧元幽題此院云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門塵當時以爲佳句也素之終代罔得詳焉

華嚴和尚

按宋高僧傳華嚴和尚不知名氏居在幽州城北恆持華嚴經以爲淨業時號之全取經題呼名耳其所誦時一城皆聞之如在庭廡之下萬歲通天年中韓國公張仁愿之爲幽州都督也夜聞經聲品次歷歷然及爾晨興謂夫人曰昨宵城北道人諷誦若在衙署前也還聞已否夫人曰是何地遠可得聞乎張君曰如其不信可各遣小豎走馬往覆之果無差謬張君請召入城及相見謂張君曰有願胡不報乎荅曰現造袈裟五百緣布施羅漢去華嚴曰勿去餘處但

送往州西馬鞍山竹林寺內施僧及遣使齎香衣物登佛龕山已去覓竹林寺且無蹤跡如是深入陟高山見一翁問之曰但隨吾來倏覩雲開寺現景物非凡世所有入寺散袈裟畢而少二人彼老宿曰可齎還二分一與張仁愿一與華嚴和尚自此方知華嚴和尚是竹林聖寺中來使留一宿出已經年行化既久及終坐亡肉身不萎敗范陽之人多往乞願時有徵應塔近因兵革而廢矣

文照

按宋高僧傳文照不知何許人也本敦朴遲訥之人耳然見佛像則悅懌一旦詣柏梯寺禮曇延法師畫影出家專念諸經罔知詮顯常憤受性昏濁忽若假寐見曇延法師身長一丈目光四射謂照曰爾所欲者吾安能致之吾有聰明經一卷求之於彼必謹而持取感應若俯拾地芥耳即袖中出以授之則金剛般若也登即執讀七過而便驚寤經猶在目然後念通無滯如久習焉其喉舌間曲折浮沉尋變入節非常調也自此聰敏日新辯給在口時謂爲觀音附麗

於厥躬也且曰我師是周隋國師凡所纂集義疏必乘夢寐而神授我無愧爲賓矣

法照

按宋高僧傳法照不知何許人也立行多輕率遊方不恆長慶元年入逆旅避雨逡巡轉甚泥淖過中時乞食不得乃咄遣童子買毚肉煮夾胡餅數枚麤食略盡且無恥愧旁若無人客皆訴罵少年有欲毆者照殊不答至夜念金剛經本無脂燭一室盡明異香充滿凡二十一客皆來禮拜謝過各施衣物照踞坐若無所覩後不知所終

慧普

按宋高僧傳慧普姓宋本郡蘄水人也性地疎朗敏利桀然既奉尸羅冰雪任操元和十二年樂廣濟山秀地靈願棲於此始讀誦大涅槃經歷稔彌年卒通四十二卷聞者憮然曰四袠大經若爲溫習非揣量而可庶幾乎或疑其妄言徹部有亂文舉品題以試驗之且無澀滯少遼緩之無不弭伏普亦不介意躬刀耕火種趣足而已卉服布裘度其伏臘日夜經聲

不絕如是涉三十載邑人學者莫不推重增修院宇以大中三年冬無疾集衆告違跏趺坐終儼若凝思弟子以香泥纏飾遷於山椒塔中號涅槃焉於今香火不絕

客僧

按宋高僧傳亡名長慶中自遠而至狀頗麤暴見寺中淨人咄曰與吾將錢沽酒寺僧見之怒其勿遵戒檢辱我僧坊其何以堪遂奪其鉼擊寺外柏樹鉼則鏗然已碎其酒凝滯不流著樹如綠玉焉搖之不散嗅之無臭寺僧驚怪顧客何爲客曰某常持金剛般若須預飲此物一杯則諷吟瀏亮率以爲常非此不可上人勿怪寺僧遲迴之際愀然其容將器就樹盛之其酒盡落器中略無孑遺觀者如堵奄然流啜斯須器窳而酣暢不知其僧往復何所

靈幽

按宋高僧傳靈幽不知何許人也僻靜淳直誦習惟勤偶疾暴終杳歸冥府引之見王王問修何業答曰貧道素持金剛般若已有年矣王合掌屢稱善哉俾

令諷誦幽吮唇播舌章投分明念畢王曰未盡善矣何耶勘少一節文何貫華之線斷乎師壽命雖盡且放還人間十年要勸一切人受持斯典如其眞本卽在濠州鍾離寺石碑上如是已經七日而蘇幽遂奏奉敕令寫此經眞本添其句讀在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之後是也

惟恭（附靈歸）

按宋高僧傳惟恭不詳何許人也少孺出俗於法性寺好尚偏下多狎非法之友雖乖僧行猶勤持誦金剛般若罕離唇齒酒徒博侶交集門庭虛誑云爲曾無廉恥後遇病且死同寺有靈歸其跡相類號爲一寺二害也歸偶出去寺一里所逢六七人少年甚都衣服鮮潔各執樂器如龜茲部問靈歸曰惟恭上人何在歸卽語其處疑其寺行香樂佛也及曉迴入寺聞鐘聲云恭卒所見者乃天樂耳蓋承經力必生淨刹亦以其跡勉靈歸也歸感悟折節緇門崇重終成高邁焉

頭陀

按宋高僧傳頭陀本下郢磨家之子然其器度溫潤若長者之規厥父課令其守磨夜深憫驢牛之困憊自己代之放其畜嚙草飲水歇臥者父母知之爲其罷業見亦乞出家遂落髮受具持無嗔怒唯收拾糞掃物爲衣可重數斤臥具三十年未嘗更易苦節之行無有倫比眞定之民重之而不受人供施號抖擻上人焉

全玼

按宋高僧傳全玼本餘杭人也入徑山禮法濟大師求剃染稟質強渥且耐饑寒諸所參尋略得周徧乃隱衡嶽中立草庵木食澗飲結輭草爲衣伏臘不易有贈玼詩云窠居過後更何人傳得如來法印眞昨日祝融峰下見草衣便是雪山身此太常孫渥舊相南遷有作也

慧沐

按宋高僧傳慧沐俗姓祝氏卽世暨陽人也代爲著姓沐幼沖之歲家法嚴明訓授儒經蔚成造秀將隨計吏謁覺智寺契眞禪師卽謐大觀者因以微諷沐

由茲開悟明年剃度乃詣洪井禮觀音禪師頓了心契咸通七載還歸故鄉邑宰韋公迺率信心者造棲眞院四方禪客無遠不屆廉使裴延魯名沐因營鑑水坊精舍成還以坊爲題牓旣而居之安而能遷允明州掾齊肇請住玉笥峰未久而卒壽八十八臘四十五則乾寧五年七月三日也

金和尚

按宋高僧傳金和尚者姓王氏西河平遙人也所生之地猪坑村幼而魁岸爲人魯質所作詭異與平人不類於嵩巖山出家其後身裁一丈腰闊一圍言事多奇驗終後如在鄉人供祭之乞願皆遂人意西河至稽胡皆鄭重焉

遂端

按宋高僧傳遂端姓張不知何從而來德潤寺求師其爲人也質直淸粹不妄交遊師授法華經誦猶宿構人皆駭歎至乎老齒勤而無懈十二時間恆諷不輟咸通二年忽結跏趺坐而化須臾口中出靑色蓮華七莖遠近奔走皆至觀禮邑人同心造龕窆於東

山之下二十餘年墳塋屢屢光發後開視之形質如生衆迎還寺漆紵飾之今號眞身院存焉伊寺者吳太子太傅都鄉侯闞澤書堂後捨爲伽藍其題額取澤字也

神智

按宋高僧傳神智婺州義烏人也俗姓力力氏之先黃帝臣牧之後漢有魯郡相力歸因官居兗遂爲魯人也祖考皆田畯而以朴素相沿智少有貞操懇樂捨家就雲門寺惟孝爲師年十二一食斷中持大悲心呪應法登戒峻厲恪勤俄屬會昌滅法智形服雖殊誓重爲僧磨不磷而涅不緇於時見矣大中初年復道巡遊暨陽考於禪室且曰營廷之魚潛於藪澤宜哉此處吾之藪澤也恆呪水杯以救百疾飲之多差百姓相率日給無筭號大悲和尚焉大中中入京兆時昇平相國裴公休預夢智來迨乎相見欣然相國女即鬼神所祓智持呪七日平復遂奏請院額曰大中聖壽仍賜左神策軍鐘一口天后繡幢藏經五千卷裴君爲書殿額智以光啓丙午歲十二月終於

東白山春秋六十八法臘四十八遷座歸曁陽南山入塔焉

智昇

按宋高僧傳智昇未詳何許人也義理懸通二乘俱學然於毗尼尤善其宗此外文性愈高博達今古每慊聶道眞道安至於明佺宣律師各著大藏目錄記其翻傳年代人物者謂之晉錄魏漢等錄乃於開元十八年歲次庚午撰開元釋教錄二十卷最爲精要何耶諸師於同本異出舊目新名多惑其文眞僞相亂或一經爲兩本或支品作別翻一一裁量少無過者如其舊錄江泌女子誦出經黜而不留可謂藻鑑杜塞妖僞之源有茲獨斷後之圓照貞元錄也文體意宗相距不知幾百數里哉麟德中道宣出內典錄十卷靖邁出圖紀四卷昇各續一卷經法之譜無出昇之右矣

圓暉（附懷遠 崇廙）

按宋高僧傳圓暉未詳何許人也關輔之間聲名藉甚精研性相善達諸宗幼於俱舍一門最爲銳意時

禮部侍郎賈曾歸心釋氏好樂斯文多命暉談此宗相然其難者則非想見惑繁者則得非得章爰請暉師略伸梗槩究其光師疏義繁極難尋又聖善寺懷遠律師願心相合因節略古疏頌則再牒而釋論乃有引而具注甚爲徑捷學者易知後有崇廙著金華鈔十卷以解焉光寶二師之後暉公間出兩河間二京道江表燕齊楚蜀盛行暉疏焉

洪正

按宋高僧傳洪正俗姓常氏未詳何許人也居於岷蜀閒蘭若往因有疾所苦沉綿從復平寧發誓恆誦金剛般若經日以二十過爲准精持靡曠時鄰僧守賢夜坐見二鬼使手操文牒私相謂曰取攝僧洪正一使曰爲其默念般若傍有大奇呵護無計近得又患責限遲延今別得計見有直府東門者姓常又與僧同名復曾爲僧來共倸攝去以塞違殿也守賢聞之驚異且志其事明日密問門子常洪正已死守賢先持彌陀經後改業焉洪正後不測其終

辛七師

按宋高僧傳辛七師者不顯出家之號時姓氏行次呼之旣熟人耳更無別名體焉實陜人也始爲兒時甚聞謹肅不嘗狎弄少卽老成其父爲陜郡守觀七師之作爲謂其母曰是子非常兒孺善宜護養之年甫十歲迴知佛法可以宗尚凡經卷冥然分其此華此梵都不緣師敎及鍾荼蓼陟屺之痛愈深雖親屬勸勉益加柴毀先是郡城南有瓦窰七所一日哀號之際發狂遁去其家僮輩躡迹尋之見其入窰竈中端坐身有奇光粲若金色家僮驚就問無言懼而徙步次窺一窰復見七師同前相狀如是歷徧七窰一一見其端坐發光是以陜服之人重之若神遇之羅拜焉

和和

按宋高僧傳和和者莫詳氏族本生其爲僧也狂而不亂愚而有知罔測其由發言多中時號爲聖安國寺中居住出入無拘撿見本寺修營殿閣未就有越國公主降滎陽鄭萬鈞雖琴瑟相諧而數年無子和因至公主家鈞焚香灑掃以待之主拜跪歸向鈞祈

告之曰某自叨選尚願得一子爲嗣唯師能致之乎和曰易耳但遺我三千疋絹主當誕二男鈞敬重如聽佛語出絹如所求施之和取付修寺殿閣功德主乃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人下爲公主作兒所憂者公主不能併妊二子爲孿乳包羞耳吾俾其同年而前後誕之果如其言歲初年末各生之矣長曰潛耀次曰晦明皆美丈夫後博涉成事焉京邑之間傳揚沸渭量其位地不可輕議哉

廣陵大師

按宋高僧傳廣陵大師者維揚人也不言法名淮海之間競呼廣陵大師也形質寢陋性多桀黠眞率之狀與屠沽輩相類止沙門形異耳好嗜酒啖肉常衣繐褻厚重可知盛暑亦不暫脫蚤虱聚其上僑寓孝感寺獨一室每夕闔扉而寢率以爲常或狂悖性發則屠犬彘日聚惡少鬭毆或醉臥道旁揚民以是惡之貞元中有一少壯素以力聞嘗一日少壯與人賭博大師大怒以手擊碎博局少壯笑曰髡兒何敢逆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於是索少壯鬭擊觀者

闤市干數少壯爲大師所困迸道而逃自此人方知有神力焉亦於稠人廣衆中自負其力往往入闤闠間剽奪人錢帛市人皆畏其勇而莫敢拒後有一耆年僧名大師誡勑之曰汝胡不謹守戒法奈何食酒肉屠犬豕彊抄市人錢帛又與無賴子弟鬭競不律儀甚豈是僧人本事耶一旦衆所不容執見官吏按法治之何處逃隱且深累佛法大師怒色對之曰蠅蚋徒喋羶腥爾安知鴻鵠之志乎然則我道非爾所知也且我清中混外者豈同爾齷齪無大度乎耆年且不能屈後一日自外來歸入室閉戶有於門隙覘之見大師坐席放神光自眉間晃朗照物洞然觀者驚報少頃寺僧奔至瞻禮稱歎或有懺悔曾謗之者或有彈指讚詠之者明日羣僧伺候大師出焚香致禮及開戶瞑目如入禪定已長往矣自此廣陵人寫貌供養號之爲大師焉

明瓚

按宋高僧傳明瓚者未知氏族生緣初遊方詣嵩山普寂盛行禪法瓚往從焉然則默證寂之心契人罕

推重尋於衡嶽閑居衆僧營作我則晏如縱被詆訶殊無愧恥時目之懶瓚也一說伊僧差越等夷或隨衆齋餐或以瓦釜煑土而食云是彌陀佛應身未知何證驗之一云好食僧之殘食故殘也或隨逐之則時出言語皆契佛理事跡難知天寶初至南嶽寺執役盡專一寺之上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也如是經二十年相國鄴公李泌避崔李之害隱南嶽而潛察瓚所爲曰非常人也聽其中宵梵唄響徹山谷李公情頗知音能辨休戚謂瓚曰經音悽愴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自贊而拜瓚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愈加鄭重唯拜而已瓚正發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跪捧盡食而謝謂李公曰愼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李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嶽修道路極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峰頹下其緣山蹬道爲大石所攔乃以數牛縻絆而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術瓚曰奚用如許繁爲我姑去之衆皆大笑瓚遂履石而

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路既開衆僧禮而踴躍一郡呼爲至聖太守奉如神明瓚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羣日有殺傷無由禁止瓚曰授我一小箠爲爾驅除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梃皆躡後觀之出門見一虎銜之而去瓚既去虎亦絶蹤李泌於天寶末肅宗遣使訪名會泌自嵩潁赴行在所帝喜俾掌樞務權逾宰相尋爲崔圓李輔國害其能泌懼乞遊衡嶽遂見瓚焉後終居相位一如瓚之懸記勅謚大明禪師塔存嶽中云

待駕

按宋高僧傳待駕姓王氏金水縣人也冲孺出家作爲詭異其父立名待駕當天寶末也練行精進時號頭陀及元宗巡幸果自詣府剃髮爲僧至是待駕得度其言信矣駕去縣邑二十里開徑芟茅獨居山頂後成一寺此山初名石城迨明皇至劍門山神見形迎駕稱姓李氏後陟武擔東臺遠望雲氣盤結問左右曰此何處對曰石城山乃悟山神扈衞之意遂改雲頂爲慈雲寺駕後卒於此寺又福州楞伽寺釋懷

一景龍中銳意於愛同寺東造精舍相度地形無水濟用方拱手而去忽山禽擊鬬於地一異之命工穴深尺餘甘泉沸湧此後伏臘而無加耗寺中每有休咎必暫減耗候以知之風俗謂之靈泉焉以永泰二年歸寂弟子超悟奏乞代宗題寺額上首曰智恆次行弼越州刺史皇甫政爲碑紀德襄州節度使于頔書焉

懷道（附智恆）

按宋高僧傳懷道道邁德高情慈忍濟物思乎達法恆爾遊方凡遇通人昇禮求益及還鄉之日禮佛勤劬收舉坐具獲珠一顆後置於文殊塑像額心安之其珠圓瑩且異蚌胎又冥然降舍利骨尋分於南澗塔中洎至德二年令弟子僧常持法華經不舍晝夜俄有白氎袈裟一領降於塔中不知其來此蓋修道之心感於冥理也後滑臺守李邕著碑文并書相次智恆繼居法華院卽懷一弟子也道行於師相埒卒後禮部侍郎劉太眞作碑頌褚長文書次有超悟行弼皆名望相齊化于閭俗無不重焉

惠忠（附圓寂）

按宋高僧傳惠忠俗姓王潤州上元人也初在母孕忽遇異僧謂曰所生貴子當爲天人矣誕育已來不食葷腥有異常童稟性敦厚年二十三以經業見度卽神龍元年也遂配莊嚴寺志節高簡爲時輩所推聞牛頭山威禪師襲達磨蹤得佛法印遂造山禮謁威見忠乃曰山主來矣因爲說法頓悟上乘威旣得人如老氏之逢尹喜乃命入室付法傳燈幷委山門之事遂出鄽聚忠卽繼踵茲峰夙夜精勵常頭陀山澤飲泉藉草一食延時每用一鐺衆味同煑用畢懸於樹杪方復繩牀晏坐終日如杌衣不易時寒暑一衲積四十年遂彰靈應非一州牧明賢頻詣山禮謁再請至郡施化道俗天寶初年始出止莊嚴忠以爲梁朝舊寺莊嚴最盛今已歲古凋殘輿懷修葺遂於殿東擬創法堂先有古木鵲巢其頂工人將欲伐之忠曰且止待鵲移去始當伐之因至樹祝曰此地造堂當速移去言畢其鵲競銜柴遷寓他樹合郭道俗觀者如堵莫不歎異又立基未定忽有二神人爲止

其處因乃定焉雖汲引無廢神曠不撓四方之侶相依日至以大曆三年山門石室前有忠挂衣藤是歲盛夏忽然枯悴靈芝之仙菌且不復生至九月忠演法高座無故水出繞座而轉至四年六月十五日集衆布薩至曉乃命侍者剃髮浴軀是夜瑞雲覆刹天樂聞空十六朝怡然坐化時風雨震蕩樹木摧折和州延祚寺僧徒其夕咸見白虹直東西貫於山中鳥獸哀鳴林壑巗間哭聲數日方止岳牧韋公損聞而哀愴遣使贈賻并令上元令劉君備威儀送歸山於時炎蒸至七月七天降雨絕凉八日神柩出纖塵不飛又有羣鶴徘徊轝上送至山門瘞後數日墳內放光照於山林五年春依外國法荼毗獲舍利不可勝計圓細如珠光彩瑩徹遠近道俗有恨無所尅獲咸於焚身處煨燼中至求凡百千人皆得舍利故知法身圓應感物無窮聖力潛通光騰千古門人起木塔春秋八十有七矣身逾七尺霜眉徑寸儀容殊偉鷰頷龍腮神氣孤拔邑如金聚含光玉潤若梵僧所居帳幃弗張蚊蚋不犯曾居蘭若幽棲松竹深邃嘗有虎

鹿並各產子馴擾人室曾無懼色開元二十七年上元令長孫遂初脫略異聞躬造山詢驗及到山半猛虎當路咆吼遂乃驚怖莫知所爲忠聞出林曉喻虎因寢聲伏於林中遂恐懾合掌禮謝而迴忠又向吳郡具戒院中有凌霄藤盛夏萎悴人擬伐之威大師曰勿剪惠忠還日其藤更生人不之信及秋忠還其藤重茂矣又昔有供僧穀倉在莊夜有盜來竊之虎乃吼喚逐之盜棄負器而逃其類夥多良難縣述忠著見性序及行路難精旨妙密盛行於世又鄴中釋圓寂氏族生地俱不可尋初從嵩山見老安禪師道契相符莫測涯岸以高宗咸亨二年生計終歲已一百有奇年矣襄州節度使嚴授傾心供養亦號無生和尚焉

惠秀

按宋高僧傳惠秀俗姓李氏今東京陳畱人也出離塵垢慕尚道遙初以戒律飭躬後以禪定爲務於荊郢之地咨問祖師既了安然迴依洛邑天宮寺也屬則天頻幸神都而秀道聲聞於后聽屢詔入禮重其

於懸記未然事合同符契長安中往資聖寺唱道化人翕然歸向忽誡禪院弟子令滅燈燭有白秀曰長明燈可留亦令滅之因說火灾難測不可不備嘗云有寺家不備火燭佛殿被焚又有一寺鐘樓遭爇又有一寺經藏煨燼殊可痛惜時衆不喻其旨至夜遺火佛殿鐘樓經藏三所悉成灰炭方知秀預知垂警又元宗在潞邸時曾與諸王俱詣問法從容留施一笛元宗出去秀召弟子曰謹掌此笛後有要時當獻上也及受睿宗傳禪弟子達磨等方悟其言取笛以進帝悅先知迴賜豐厚秀偶示微疾告誡門人奄然歸寂享年一百歲燕國公張說素所歸心送瘗龍門山道俗數千人奔會悲悼焉

惟忠

按宋高僧傳惟忠少孺爲僧勵精自行在乎羣等莫不宗焉出家法定寺本是後漢永平中佛法始流中國便有置德淨伽藍神光屢現至宋釋惠持自廬阜辭遠公法兄誓化岷蜀屬譙縱不道令數輩操刃欲屠持持乃彈指其衆驚奔僵仆隋開皇四年改名法

定焉寺有彌勒聖像唐武德中忽有枯查沿江而至夜發光明因雕作像首貞觀中竇軌爲長史劍門佛首光見引達於府竇公令人迎取數百人亦不能勝乃令祝之任欲何往遂言可就法定否乃一人能舉竇遂造佛身長史高士廉蓋殿以安之後有僧汎愛樹其浮圖而獲一巨蟹身足二尺餘是塔頗多靈異人或將酒肉乘醉詣聖佛前立見災禍矣忠於天寶中於寺愈加精苦無何塔爲霆震拔其塔心柱出外忽有小木承代之意衆咸怪之罔測厥由忠乃叩搕於聖彌勒像告訴天龍合加畏重何輙震擊奪塔心柱邪是知庶女叫而雷擊景公臺誠有所感一日迅雷烈風還同前震覆觀之乃龍神送舊柱安置如故當其易柱陰雲四合有四神人以身扶翼立與塔齊忠之感物也若此會昌拆寺之前舍利七粒出相輪上白光滿空向西飛去蜀皆所目覩將倒之時赤光見於半天焉又此寺有大棗樹將毀寺之年其樹枯瘁及大中再置其棗重榮也忠後終此寺

處寂

按宋高僧傳處寂俗姓周氏蜀人也師事寶修禪師服勤寡慾與物無競雅通元奧居山北行杜多行天后聞焉詔入內賜摩納僧伽梨辭乞歸山涉四十年足不到聚落坐一胡牀宴默不寐常有虎蹲伏座下如家畜類資民所重學其道者臻萃由是頗形奇異如無相大師自新羅國將來謁詵禪師寂預誡衆曰外來之賓明日當見矣宜灑掃以待之明日果有海東賓至也開元初新除太守王曙本黃冠也景雲中曾立少功刺於是郡終於釋子包藏禍心上任處分令境內應是沙門追集唯寂久不下山或勸寂往參免爲厲階寂謂弟子曰汝雖出家猶未識業吾之未死王曙其如吾何迨乎王公上官三日緇徒畢至或曰唯處寂蔑視藩侯弗來致賀曙微怒也屆諸僧升廳坐已將啓怒端問寂違拒之由慍色勃興僧皆股慄曙俄然仆地左右扶掖歸宅至廳事後屏樹如被摑頰之聲禺中氣絕自此人謂爲妄欲加諸道人一至於此寂以開元二十二年正月示滅享年八十七資中至今崇仰焉

無著

按宋高僧傳無著永嘉人也識度寬明秉操貞確留神大道約志遊方抵於京師雲華寺就澄觀法師研習華嚴之教凡諸經論志極旁通然於華藏海終誓遨遊以大曆二年入五臺山肆欲觀聖人之境界五月到華嚴寺挂錫始於堂中啜茶見老僧寢陋據北牀問曰子從南方來還齎數珠請看著乃躬度之迴視之間失僧之所於時神情惝恍疑喜交生曰昔僧明入此覩石臼木杵後得入聖寺獲見聖賢我願止此其爲快乎矣由般若經樓見吉祥鳥羽毛蒨絢雙飛于頂上望東北鼓翼而去明日有白光兩穗入戶倏颺少頃而滅同房僧法等見而驚怪言曰此何祥也願期再現斷衆生疑尋覩光如前因往金剛窟望中致禮方坐假寐聞叱牛三聲云飲水一翁古貌瓌形服麤短褐曳麻屨巾裹甚異著乃迎執其手問從何來翁曰山外求糧用來居在何地云求糧用在臺山翻質著云師何戾止答曰聞此有金剛窟故來隨喜翁曰師困耶答曰否曰既不困憊何輒睡乎著曰

凡夫昏沉胡可怪哉曰師若昏沈可去啜煮荈乎翁指東北見精舍相距數步餘翁牽牛前行著躡躅而隨至寺門喚均提三聲童子應唯開闔年可十四五垂髮齊眉衣褐襦牽牛入寺見其地盡是瑠璃堂舍廊廡皆耀金色其間華靡非人間之制度翁踞白牙牀指錦墩揖著坐童子捧二甌茶對飲畢擎玳瑁器滿中酥酪各賦一匙著咽之如有所證神府明豁悟宿事焉翁曰師出家來何營何慮乎答曰有修無證大小二乘染指而已曰未知初出家時求何心著云求大乘菩提心曰師以初心修即得又問齒臘幾何三十一矣翁云師之純淑年三十八則其福根荄植此地而榮茂歟且徐徐下山好尋道路勿傷厥足吾年老朽從山外來困極欲偃息也著請寓一宵可乎曰不可緣師有兩伴相隨今夜不見師歸憂愁曷已此乃師有執情在著曰瞿曇弟子有何執處雖然有伴不顧戀他又問持三衣否曰受戒已來持之曰此是封執處著曰亦有聖教在若許住宿心念捨之脫有強緣佛故聽許曰若依小乘無難不得捨衣宜從

急護翁拂襟投袂而作著亦趨行翁曰聽吾宣偈一念淨心是菩提勝造恆沙七寶塔寶塔究盡碎爲塵一念淨心成正覺著俯聽凝神謝曰蒙宣密偈若飲醍醐容入智門敢忘指決丈人可謂知言銘刻心腑翁喚均提可送師去臨行拊背曰好去著再折腰與童子駢肩齊步至金剛窟前問童子此何伽藍不懸題額童子指金剛窟反問著云伊何窟乎曰先代相傳名金剛窟童子曰金剛下有何字著惟忖少選曰金剛下有般若童子唍爾適入者般若寺也著攜童子手揖顧而別童子瞠目視著如欲吐辭著曰送我可以言代縞帶與玉玦乎童子遂宣偈授云面上無瞋供養具口裏無瞋吐妙香心裏無瞋是珍寶無染無垢是眞常偈終恍惚之間童子及聖寺俱滅惟見山林土石悵歎于懷欷歔不已歎曰緒言餘論若笙鏞之末響猶在乎耳諦觀山翁立處有白雲冉冉湧起去地尋丈許變成五色雲霓上有大聖乘師子而諸菩薩圍遶食頃東方有白雲一段漸遮菩薩面羣像與雲皆滅著倏見汾州菩提寺主僧修政等六人

相將還至窟前作禮忽聞山石振吼聲如霹靂諸僧奔走良久寂無所覩著遂陳遭遇六人悔責不見聖容咫尺綿邈知罪障之屏翳歟著遂隱此山而終元和中門人文一追述焉

普化

按宋高僧傳普化不知何許人也秉性殊常且多眞率作爲簡放言語不拘躬事盤山積禪師密密指教深入堂奧誡令保任而發狂悖嘗與臨濟元公相見乃對之以效驢鳴旁侍無不哂笑値時歌舞或卽悲號人或接之千變萬態略無恆度一日擎挾棺木巡街徇戶告辭云普化明日死去時覩之知不可訾趙人相率隨送出城東門而揚言曰今日葬不合青烏經二日出南門人亦隨送又曰明日方吉如是西門北門出而還返人煩意怠一旦坐於郊野如入禪定焉禪宗有著述者以其發言先覺排普化爲散聖科目中言非正員也

大川（附法燗）

按宋高僧傳大川不知何許人也沈默自居節操彌

厲戒無竊穴言不浪施於漢州棲賢寺行四聖種法克苦旣增川也其樂泄泄綿竹之人無夙少率皆宗奉及乎終也臥於寺外白衣具牀榻相率舁歸寺中務營喪禮方當屍舉無何雙鹿引前若騶導焉始履門閾寺額奮然隕地遠近驚歎又此山靈異不容麤鄙有僧深藏者不謹愿多所違犯神人擲于山下可七里許唯傷足指從此無不悛革守戒者大曆初北山變成黃金色上有樓閣菩薩行道斯須之間萬形千狀川素居此寺與地俱靈留影供養如事靈祠焉

欠閩城法燗者未詳何許人也行頭陀法克苦克勤激勸閩人辭氣剛直聞海壇練門江內有巨鐘相傳云昔有人往廣州募鑄信鼓巨艦至此忽値風濤沉溺每月望日其潮大至水退其蒲牢乃出可容一人從中穿過約其周圍徑一丈餘大曆中燗欲出此鐘先於開元寺設大會齋誦呪令一小僧詣龍宮乞鐘於人世擊扣以警晨昏小僧見海神曰我惜以鎭海別與小珠三顆爲信當爾時小僧有如夢覺珠在手焉

難陀

按宋高僧傳難陀者華言喜也未詳種姓何國人乎其爲人也詭異不倫恭慢無定當建中年中無何至於岷蜀時張魏公延賞之任成都喜自言我當如幻三昧嘗入水不濡投火無灼能變金石化現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或聚衆說法戍將深惡之亟令擒捉喜被擒隨至乃曰貧道寄跡僧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曰此皆妙於歌舞戍將乃重之遂留連爲置酒肉夜宴與之飲唱乃假襦袴巾櫛三尼各施粉黛並皆列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欲半酣喜謂尼曰可爲押衙蹋舞乎因徐進對舞曳練迴雪迅起摩趺伎又絕倫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喜乃咄曰婦女風邪喜忽起取戍將刀衆謂酒狂坐者悉皆驚走遂斫三尼頭皆踣於地血及數丈戍將大驚呼左右縛喜喜笑曰無草草也徐舉三尼乃筇竹杖也血乃向來所飲之酒耳喜乃却坐飲宴別使人斷其頭釘兩耳柱上皆無血汗身即坐於席上酒巡到即瀉入斷處面色亦赤而口能歌舞手復擊掌應節及

宴散其身自起就柱取頭安之輙無瘢痕時時言人吉凶事多是謎語過後方悟成都有人供養數日喜忽不欲住乃閉關留之喜卽入壁縫中及牽之漸入唯餘袈裟角逡巡不見來日見壁畫僧影其狀如日色隔日漸落經七日空有墨迹至八日墨迹已滅有人早見喜已在彭州界後終不知所之

元宗

按宋高僧傳元宗姓吳氏永嘉人也少時出塵氣度寬裕於本部永定山寶壽院依常靜爲師照得戒已還諸方遊學抵江陵詞朗禪師門若眞金之就冶焉決了疑貳復振錫他行見紫金山悅可自心留行禪觀此山先多虎豹或噬行商或傷樵子避苛政者哭婦堪哀從宗卜居哮噉絕迹自爾入山者無憚矣一日禪徒擁集見一老父趨及座前拜跪勤恪宗問子何人耶荅曰我本虎也在此山中食啖衆生因大師化此冥迴我心得脫業軀已生天道故來報謝折旋之頃了無所見以大曆二年囑別門徒溘然化矣春秋八十六二月入塔立碑存焉

廣敷

按宋高僧傳廣敷俗姓鄭南燕人也少依京望大德思浩下承乎法訓登戒畢遊嵩少兩京遇神會禪師大明元旨至宜春陽岐山挂錫是中峰巒積翠洞穴涉幽芝菌之苗參於草卉敷終日瞑目不食度辰時有峨冠羽帔馭鶴驂鸞者始則乍往倏來後則登庵造膝其仙客所到必輕雲薄霧隨步而至擁從者天丁力士令遠去對晤談論移晷其後道化既成於貞元元年三月四日入滅春秋九十有一云

圓震

按宋高僧傳圓震姓陳中山人也少警悟而尚學入庠序研究五經倏遇雲遊沙門寓宵其父爲州衙吏酷有道心甞是僧供施震禮奉其僧聽其談道頗覺入神捨儒典披釋經頓辭所愛往白磁山禮智幽爲師受教後遇荷澤禪師得法隱南陽烏牙山先是山中多巨蛇澤穴有毒龍鄉人患之及震居此二物潛蹤曾有一人形服且異致拜乃曰我在此已二百歲今感無心之化絕慮之修吾曹冥感超昇非師之力

歟貞元六年終享齡八十六弟子奉全身入塔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六十四卷目錄

僧部列傳四十

唐十六

慧警　慧悟

明慧　崇政

思睿　法朗

僧衒（附啓芳　圓果）　元奘

元皎　楚金

懷玉
亡名
三刀法師
智燈
道澄
上恆
神湊
清虛
法正（附會宗）

大行
雄俊
大光
辯才
清徹
慧琳
明度
少康
神英

牛雲
神暄
志元
懷空
法藏
道行
些些（附食油師）
神鑒

道義
道行
懷信
圓觀
鑑空
普滿
義師（附証智 薦福寺老僧）

神異典第一百六十四卷

僧部列傳四十

唐十六

慧警

按宋高僧傳慧警姓張氏祁人也少而聰悟襁褓能言二親鞠愛鄉黨號爲奇童屬新譯大雲經經中有懸記女主之文天后感斯聖莂酷重此經警方三歲有教其誦通其含嚼紆轡調致天然也遂徹九重乃詔諷之帝大悅撫其頂勅授紫袈裟一副後因出家

氣貌剛介學處堅固充本寺上座拯頓頹綱人皆畏憚或于街陌見二衆失儀片招譏醜必議懲誡斷無寬理後修禪法虛室生白終時已八十餘齡矣九子母院有遺影幷賜紫衣存焉

慧悟

按宋高僧傳慧悟未詳氏族隱太白山中持誦華嚴經服餌松朮忽於一時見一居士來云相請居士騰身入空令悟於衣襟中坐攝以飛行至一道場見五百異僧翔空而至悟奄就末行居士語曰師受持華嚴是佛境界何得於小聖下坐遂却引於半千人之上齋訖居士曰本所齋意在師一人雖有五百羅漢來食皆臨時相請耳齋訖遂送還本處有如夢覺即高宗永徽年中也

明慧

按宋高僧傳明慧不知何許人也簡默恭己約志礪明耐乎寒餧誓求大乘精進之鎧介躬睡眠之魔退跡是以初中後夜念誦經行時元奘三藏在京兆北坊部玉華宮翻大般若經畢麟德元年示滅其夜子

時慧旋繞佛堂忽見北方有白虹四道從北亙南橫跨東井直勢貫慈恩塔院歷歷分明慧心怪焉卽自念曰昔如來滅度白虹十二道從西貫于太微于是有雙林之滅今有此相將非玉華法師有無常事耶申旦向衆述其所見衆咸怪之至九日凶問至京正符所見慧彌增篤勵老而無懈未知所終

崇政

按宋高僧傳崇政侯姓本府人也幼齡敏達固願出家誦經通一千餘紙者宿歎賞謂之爲經藏焉神氣沈約儀容整麗秀眉廣目挺志高奇雖通羣籍所精者俱舍論相國王公縉躬請政宣講於時談叢發秀美曲流音屬聽無厭雖移辰歷晷謂如食頃焉其剖判尤長無得形似矣代宗皇帝下詔徵爲章信寺大德稱疾不赴終於本院春秋五十八云

思睿

按宋高僧傳思睿姓王氏太原人也夙通禪理復貫律宗慈悲仁讓忤無慍容睿素嬰羸瘵乃立志法筵專祈藥上悋勤不懈尋見感徵忽心力勇銳辯猶鉼

注因誦十輪經日徹數紙翼日倍之後又倍之自爾智刃不可當矣開元中杖錫嵩少問道時義福禪師禪林密緻造難其人一言相入若石投水既飲甘露五載而還趺坐居定日不解膝遠邇擊問求其元理如堵牆焉春秋六十六卒於所住院

法朗

按宋高僧傳法朗姑蘇人也稟質溫潤約心堅確誦觀音明呪神效屢彰京闕觀光人皆知重龍朔二年城陽公主有疾沈篤尚藥供治無所不至公主乃高宗大帝同母妹也友愛殊厚降杜如晦子荷荷死再行薛瓘既疾縣困有告言朗能持祕呪理病多瘳及名朗至設壇持誦信宿而安賞賚豐渥其錢帛珍寶朗迴爲對面施公主奏請改寺額曰觀音寺以居之此寺本隋靈感寺開皇三年置文帝移都多掘城中陵園塚墓徙葬郊野而置此寺至唐武德四年廢至此更題額朗尋終於此寺焉

僧衒（附啓芳　圓果）

按宋高僧傳僧衒并州人也本學該通解行相副年

九十六遇道綽禪師著安樂集講觀經始廻心念佛恐壽將終日夜禮佛一千拜念彌陀佛八百萬遍於五年間一心無怠大漸告弟子曰阿彌陀佛來授我香衣觀音勢至行列在前化佛徧滿虛空從此西去純是淨土言訖而終時有啓芳法師圓果法師於藍田縣悟眞寺一夏結契念阿彌陀佛共折一楊枝於觀音手中誓曰若得生佛土者願七日不萎至期鮮翠也又夢在大池內東面有大寶帳乃飛入其中見僧云但專念佛並生此也又見觀音垂脚而坐啓芳奉足頂戴見一池蓮華彌陀佛從西而來芳問佛曰閻浮衆生依經念佛得生此否佛言勿疑定生我國也且見極樂世界平坦如鑑娑婆世界純是山川音樂寶帳直西而去有一僧名法藏御一大車來迎芳見自身坐百寶蓮華成等正覺釋迦牟尼佛與文殊讚法華經復見三道寶階向西直往第一道階上並是白衣第二階有道俗相參第三階唯有僧也云皆是念佛人往生矣芳果二師躬云已見云

元奘

按宋高僧傳元奘江陵人也通大小乘學尤明法華正典別是命家自五十載中日誦七遍嘗因淨室焚香感天人來傾聽齋講之時徵祥合沓與道俊同被名在京二載景龍三年二月八日孝和帝於林光殿解齋時諸學士同觀盛集奘等告乞還鄉詔賜御詩諸學士大僚奉和奘歸鄉終本寺焉

元皎

按宋高僧傳元皎靈武人也有志操與衆不羣以持明爲己務天寶末元宗幸蜀肅皇於靈武訓兵計尅復京師爲物議攸同請帝卽位改元至德及二年返轅指扶風帝素憑釋氏擇清尚僧首途若祓除然北土西河所推皎應其選名入受勅旨隨駕仗內赴京尋勅令皎向前發至於鳳翔於開元寺置御藥師道場更擇三七僧六時行道然燈歌唄讚念持經無敢言疲精潔可量也忽於法會內生一叢李樹有四十九莖具事奏聞宣內使驗實帝大驚喜曰此大瑞應四月十八日檢校御藥師道場念誦僧元皎等表賀答勅曰瑞李繁滋國之興兆生在伽藍之內足知覺

樹之榮感此殊祥與師同慶皎之持誦功能通感率多此類加署內供奉焉

楚金

按宋高僧傳楚金程氏之子本廣平郡今爲京兆之盩厔人也母高氏夜夢諸佛因而妊焉生實法王之子也行素顏玉神和氣清七歲諷法華十八通其義三十構塔曰多寶四十入帝夢於九重元宗覩法名下見金字詰朝使問罔不有孚於時聲騰京輦遂募人構塔累級而成有同反掌嘗于翠微悟眞捫蘿靈趾乃曰此吾棲遁之所遂奏兩寺各建一塔咸以多寶爲名此外吟詠妙經六千餘徧寶樹之下髣髴見於分身靈山之中依稀覿於三變心無所得舌流甘露瑞鳥金碧棲於手中天樂清泠奏於空際凡諸休應莫不有之乃曰法象王之法駕迴入主之宸聰承明三入揚法六宮后妃長跪於御筵天花分散而不著明皇題額肅宗賜旛豈榮冠於一時亦庶幾於佛在也以乾元二年七月七日子時右脇示滅焉薪盡火滅雪顏如在昭乎上生於安養之國矣春秋六十

二法臘三十七天子憫焉中使弔焉勑驃騎大將軍朱光暉監護卽以其法葬於城西龍首原法華蘭若塔之初金髫年寫法華經不衣綈繒寒加艾納而已弟子慧空法岸浩然皆隨象王之子也紫閣峰草堂寺飛錫碑文吳通微書至貞元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左街功德使開府邠國公竇文場奏千福寺先師楚金是臣和尚於天寶初爲國建多寶塔置法華道場經今六十餘祀僧等六時禮念經聲不斷以歷四朝未蒙旌德勑謚大圓禪師矣

懷玉

按宋高僧傳懷玉姓高丹丘人也執持律法名節峭然一食長坐蚤虱恣生唯一布衣行懺悔之法課其一日念彌陀佛五萬口通誦彌陀經三十萬卷至天寶元年六月九日俄見西方聖像數若恆沙有一人擎白銀臺從牕而入玉云我合得金臺銀臺却出玉倍虔志後空聲報云頭上已有光暈矣請跏趺結彌陀佛印時佛光充室玉手約人退曰莫觸此光明至十三日丑時再有白毫光現聖衆滿空玉云若聞異

香我報將盡弟子慧命問師今往何刹玉以偈云清淨皎潔無塵垢蓮華化生爲父母我修道來經十劫出示閻浮厭衆苦一生苦行超十劫永離娑婆歸淨土玉說偈已香氣盈空海衆徧滿見阿彌陀佛觀音勢至身紫金色共御金剛臺來迎玉含笑而終肉身現在後有讚云我師一念登初地佛國笙歌兩度來唯有門前古槐樹枝低只爲挂銀臺一云是台州刺史投懷然詩也

大行

按宋高僧傳大行齊州人也後入泰山結草爲衣採木而食行法華三昧感普賢現身行自歎曰命且無常必歸磨滅未知來世何處受生遂入藏內信手探經乃獲西方聖教遂專心思念阿彌陀佛三七日間於半夜時忽覩琉璃地心眼洞明見十方佛猶如明鑑中像後時詔行入內宮寢於御殿勅賜號常精進菩薩受開國公乃示微疾右脇而終葬後開棺見儀貌如生異香芬郁焉

亡名

按宋高僧傳亡名滎陽人也居止洛中廣愛寺以精習毗尼慎防戒法避其譏醜罕有缺然上元中東歸寧省路及滎陽道宿於逆旅方解囊脫屨欲漉水盥塵炙有僧至頗見貌剛而率略與律師並房安置其後到僧謂主人曰貧道遠來疲頓餒乏主人有美酒酤滿罌梁肉買半肩物至酬直無至遲也主人遽依請辦僧飲啖之都無孑遺其律師訶之曰身披法服對俗士恣行飲啖不知慙赧其僧不答初夜索水盥漱端身趺坐緩發梵音誦華嚴經初舉題目次言如是我聞已下其僧口角兩發金色光聞者垂泣見者嗟歎律師亦生羨慕竊自念言彼酒肉僧乃能誦斯大經比至三更猶聞誦經聲聲不絕四帙欲滿口中光明轉更增熾徧於庭宇透於窻隙照明兩房律師初不知是光而云彼客何不息燈損主人油燼律師因起如廁方窺見金色光明自僧之口兩角而出誦至五帙已上其光漸收却入僧口夜將五更誦終六帙僧乃却臥須臾天明律師涕泣而來五體投地求哀懺過輕謗賢聖之罪律師喜遇異人後加勤苦卒

成高名莫知終地

雄俊

按宋高僧傳雄俊俗姓周成都人也善講說無戒行所受檀信非法而用且多狡詐唯事疎狂又經反初服入軍壘而因逃難還入緇行大曆中暴亾入冥見王者訶責畢引入獄去俊抗聲大呼曰雄俊儻入地獄三世諸佛卽成妄語矣曾讀觀經下品下生者造五逆罪臨終十念尚得往生俊雖造罪不犯五逆若論念佛莫知其數佛語若有可信暴死却合得迴與雄俊傳語云若見城中道俗告之我已得往生西方言畢乘寶臺直西而去

三刀法師

按宋高僧傳三刀法師者本姓曹廬陵人也天然之性嗜於蔬食志願出家於時自江以西從安史之亂南方不寧以強兼弱兵革未休大曆七年十一月廣州呂大夫被番城奉洪州路嗣恭牒吉州刺史劉寧徵兵三千人同收番禺法師舊名伯連其爲人也強渥而貌惡其心循良恆持誦金剛經以筒盛經佩之

於身誓不婚娶然不揚此善於他唯密行愈至無何被括爲軍呈閱之時又選充行營小將非其所好遂亡命焉時徵兵頗急牒諸處要害捕逐於本州洋口擒送劉寧令於朱木橋處死三下刃俱折劉怪問之遂言素志捨家恆持經法如斯怯懦恐衂軍威是以亡耳問經何在曰被獲時遺墮遂令搜取果數百步外得之竹筒有刃痕而幾絕劉拱手稱歎久之乃縱其爲僧奏聞勅下本道號三刀法師配本郡龍興寺後加精進卒於住所

大光

按宋高僧傳大光俗姓唐氏生於邑之安吉也母梅氏寄孕而夢協靈祥在娠乃惡葷臭焉既誕能言不爲戲弄未齓之歲思求佛乘矣願念法華三月通貫經聲一發頑鄙革心及遂出家而尋登戒西遊京邑朝見肅宗帝名對禁中拱而歎曰昔夢吳僧口持大乘五光隨發音容宛若適朕願兮因賜名大光屬帝降誕節齋於定國寺因賜墨詔許天下名寺意往者住持令中官趙溫送於千福寺住持經道場其誦經

作吳音遼遼通於聖聽帝甚異其事令中官而宣諭焉後居藍田精舍先期而寺僧夢天童來降曰大光經聲通於有頂光一日宴坐自見神手從天而下撫其心乃憶先達抱玉大師嘗誌斯言令高其法音當有神之輔翼又別夕夢神僧乳見於心命光口吮自爾功力顯暢形神不勞又尋山探幽偶墜窮谷龍泉莫測淪溺其間心靈了然都無惑亂因思本經多寶塔爲誠願持此支品十萬徧恍然奮身脫泉若有神捧焉後詔住資聖寺此寺趙國公長孫無忌宅龍朔二年爲文德皇后追福造長安七年遭火蕩盡惟於灰中得數部經不損一字以事奏聞百姓捨施數日之間已盈鉅萬遂再造其寺光覽此經倍加精進後以徧感有親在吳未答慈力表乞歸省養詔旨未允遂生无妄之疾策蹇强力將投於淵驢伏不前羣烏拂頂心旣曉覺疾亦隨瘳乃以經頂荷行道忽有詔許還旣止烏程構營寶塔日持華偈成報往願焉永泰元年浙西廉使韋元甫表請光爲六郡別勅道場持念之首大曆癸丑歲顏魯公眞卿領郡相國李紳

父爲烏程宰紳未朞歲乳病暴作而不啼不鑒者七辰名光至命乳母洗滌焚香乃朗諷經分別功德品遂超席而坐拱手開睟光授飲杯水令强乳哺之疾乃徐愈光笑而謂曰汝何顧返之遄速乎因以光名易紳小字貞元中紳重遊霅上泊舟之次光早遲竚於溪側而笑言戲撫之若稚孺焉後紳刺於吳興飮醉於館光引宿於道場夜分將醒白光滿室朗然若晝往覘光公晏坐梵音方作光起面門如開毫相經音向息光色隨斂紳歸京相辭光曰汝得徑山之言吾則無以爲諭行矣自愛去留有時他日位處廟堂以教法爲外護乎永貞元年十二月黑月既夕示滅於持經道場獸嘷鳥墜山木驚振異香芬馥信宿不消刺史顏防深愴悼之光一衲四十歲無浣濯而戒香鬱然一飯七十載徵驗絕多故相李公紳素於空門寡信頗規僧過而敦重光公自著碑題云墨詔持經大德神異碑銘布衣楊夔書云

智燈

按宋高僧傳智燈不知何許人也矜莊己行嚴厲時

中守護戒科恆持金剛般若勤不知倦貞元中遇疾而死弟子啓手猶熱不卽入木經七日還蘇云初見冥中若王者以念經故合掌降階因問訊曰更容上人十年在世勉出生死因問人間衆僧中後食薏苡仁爲藥食還是已否曰此大違本敎燈報云律中有正非正開遮之條如何王曰此乃後人加之非佛意也遠近聞之渚宮僧至有中後無有飲水者

辯才

按宋高僧傳辯才姓李氏襄陽人也母氏妊之倏惡葷血冥然一食虛淡終辰及其誕彌異香盈室宗黨怪焉七歲依峴山寂禪師出家厥長者明記每受經法必以等身爲限字不重問義不再思師甚器之年十六遂削髮隸本州大雲寺次乃周遊列郡登陟名山就荆州玉泉寺納具戒聞長安安國寺懷威律師報恩寺義頒律師法門具贍師資表率遂服膺請業有疑必決無義不通厠於二宗推爲上首天寶十四載元宗以北方人也稟剛氣多訛風列刹之中餘習騎射有敎無類何可止息詔以才爲敎誡臨壇度人

至德初肅宗卽位是邦也宰臣杜鴻漸奏才住龍興寺詔加朔方管內教授大德俾其訓勵華獫狁之風尋毗尼之道復命爲國建法華道場及鸞廻旣復兩京累降璽書末塗尤於大乘頓教畱心永泰二年賊臣僕固懷恩外招誘蕃戎內聶金革才勸勉毳褏不誅華族大曆三載追入充章信寺大德時府帥號國常公素仰才名與護戎任公時親道論十三年冬現身有疾至暮冬八日垂誡門徒已安坐繩牀默然歸滅春秋五十六越己未歲二月遷神於寺內西北隅先是有邑子石顒從役於城上其夜未央聞管絃之聲自西至乃天樂也異香從空散下則生淨方之兆也才自長安而旋於塞上旣受號公知遇大營福業成此精廬皆才之敦勸矣勅謚大師曰能覺仍賜紫衣一副追遠之榮聲聞塞外天復中廷尉評王儋爲碑頌德云

道澄

按宋高僧傳道澄姓梁氏京兆人也父涉中書舍人生而奇表輒惡葷肴出家如歸無所顧戀忽遇禪僧

摩頂與立名曰道澄瓶錫常隨冥合律範號律沙彌也受具之後習聽南山律於諸學處微其玷缺然性都率略住寺不恆或奉恩莊嚴草堂等寺所到便居護生爲切建中二年坐夏於雲陽山有虎哮吼入其門澄徐語之其虎搖尾攝耳而退徙居章信寺或問其故澄曰出家者可滯一方乎西域三時分房俾無貪著觀門易立矣不然者豈通方廣恕乎貞元二年二月八日帝於寺受菩薩戒京甸傾瞻賜賚隆洽所受而迴施二田矣五年帝幸其寺問澄修心法門又勅爲妃主嬪御受菩薩戒十六年四月勅賜號曰大圓十九年九月十八日終於此寺焉

清徹

按宋高僧傳清徹未知何許人也周遊律肆密護根門卽無常師唯善是與初於吳苑開元寺北院道恆律師親探閫奧深該理致道俗無不推稱憲宗元和八年癸巳中約志著記二十卷亦鳩聚諸家要當之說解南山鈔號集義焉或云後堂至十年畢簡今豫章武昌晉陵講士多行此義嘗覽此記繁廣是宗徹

未知其終

上恆

按宋高僧傳上恆姓饒氏臨川南城人也童而有知志學之年發心捨家從母黨在空門而求攝受教誦佛典日計千言壯齒從南嶽大圓大師納戒而聽涉精苦大曆中不去父母之邦請隸於景雲寺修習無虧亟淹年序南山事鈔講貫尤專貞元初徙居豫章龍興寺與廬阜法眞天台靈祐荊門法襃與果神湊建昌慧璡遊也塤篪合韻水乳相資法付王臣故與姜相國公輔顏魯公眞卿楊憑韋丹四君友善提振禁防故講四分律而遷善滅惡者無央數衆坐甘露壇二十許年十有八會救拔羣生剗浮東震男女得度者一萬五千餘人元和十年微云乖悆十月己亥化於廬山東林寺歸全身於南岡石墳住世七十七年安居五十五夏門人等樹松柏太原白居易爲石塔銘云

慧琳

按宋高僧傳慧琳字抱玉俗姓柯新安人也丱齡受

業於靈隱西峰爲金和尚弟子所傳法要斷無重問大曆初受具足戒於靈山會習學三教一領無遺不樂聲華止好泉石一入天眼二十餘年天眼即天目也其山高三千丈周圍三百里與天柱廬阜等相儔匹上有二湖謂爲左右目登陟艱阻數日乃到巔頂多蛟龍池潭三所最上池人不可近氣臭逆人不可久視或說山神作白鹿形每五月與震澤龍會必暴風雨焉琳居此率多妖異而心不撓元和丁亥太守禮部員外城南杜陟請出永福寺登壇至己丑歲春刺史兵部郎中裴常棣名臨天竺寺壇度人畢歸寺講訓生徒向二十載郡守左司郎中陸則刑部侍郎楊憑給事中盧元輔中書舍人白居易太府卿李幼公刑部郎中崔鄯刑部郎中路異相繼九邦伯皆以公退至院致禮稽問佛法宗意染指性相此諸名公簪組上流辭學高度或號毗曇孔子或名勝力菩薩非琳何以感動哉太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示滅享壽八十三法臘六十四以其年五月十二日葬於今永安寺西山之陽碼碯坡之左石塔歸然存矣

神湊

按宋高僧傳神湊姓成氏京兆藍田人也生而奇秀丱角出塵遠慕戒律祈南嶽希操師受具復參鍾陵大寂禪師然則志在楞嚴經行在四分律其他諸教餘力則通大曆八年制懸經論律三科策試天下出家者中等第方度湊應是選詔配九江興果精舍後從僧望移居東林寺即鴈門賈遠之舊道場也有甘露戒壇白蓮池在焉既居是嗣興佛事雖經論資神終研律成務湊羸瘠視之頹然州將門人醫療而不顧進藥元和十二年九月遘疾二十六日儼然坐終于寺十月十九日門人奉全身窆於寺西道北祔鴈門墳左若僧詮葬近郭文之墓也春秋七十四夏臘五十一湊以精進心脂不退輪以勇健力撾無畏鼓故登壇秉法垂三十年一盂而食一榻而居衣縫枲麻坐薦藁秸由茲檀施臻集於躬即迴入常住無盡財中與衆共之每夜捧鑪秉燭行道禮佛徇十二時少有廢闕如是經四十五載生常遇白樂天爲典午於郡相善及終悲悼作塔銘云本結菩提香火社共

嫌煩惱電泡身不須惆悵隨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

明度

按宋高僧傳明度未知何許人也經論步學三業恪勤誦金剛般若貧爲淨分慈濟爲心迨貞觀末有鴿巢於屋楹乳養二雛度每以餘粥就窠哺之復呪之曰乘我經力羽翼速成忽早學飛墮地偕殞度乃瘞之旬餘夢二小兒曰兒等本受卵生小類蒙上人爲養育誦持迴向今轉生人道距此寺東十里間某家是也度默誌之至十月滿往訪此家果孿生二子入視之數日遂呼曰鴿兒一時迴頭應諾歲餘能言皆得成長度未知終所

清虛

按宋高僧傳清虛姓唐氏梓州人也立性剛決桀黠難防忽迴心長誦金剛般若三業偕齊無有懈怠嘗於山林持諷有七鹿馴擾若傾聽焉聲息而去又鄰居失火連甍灰燼唯虛之屋颷欻飛過略無焦灼長安二年獨遊藍田悟眞寺上方北院舊無井泉人力不及遠取於澗挈瓶荷甕運致極勞時華嚴大師法

藏聞虛持經靈驗乃請祈泉即入彌勒閣內焚香經聲達旦者三忽心中似見三玉女在閣西北山腹以刀子剜地隨便有水虛熟記其處遂趨起掘之果獲甘泉用之不竭四年從少林寺坐夏山頂有一佛室甚寬敞人無敢到者云鬼神居宅焉嘗有律師恃其戒行夜往念律見一巨人以矛刺之狼狽下山逡巡氣絕又持火頭金剛呪僧時所宗重衆謂之曰君呪力無雙能宿彼否曰斯焉足懼於是齋香火入坐持呪俄而神出以手擘足投之澗下七日不語精神昏倒虛聞之曰下趣鬼物敢爾即往彼如常誦經夜聞堂東有聲甚厲即念十一面觀音呪又聞堂中似有兩牛鬭佛像皆震呪既亡效還持本經一契帖然相次影響皆絕自此居者無患神遂移去神龍二年準詔入內祈雨絕二七日雪降中宗以爲未濟時望令就寺更祈請即於佛殿內精禱并煉一指纔及一宵雨周千里指復如舊纔遇大水寺屋皆墊溺其院無苦若無澇沒凡諸異驗皆如此也

少康

按宋高僧傳少康俗姓周縉雲仙都山人也母羅氏因夢遊鼎湖峰得玉女手捧青蓮授曰此華吉祥寄於汝所後生貴子切當保惜及生康之日青光滿室香似芙蕖繃褓之年眼碧脣朱齒白得佛之一相恆端坐含笑時鄉中善相人目之曰此子將相之才不語吾弗知也年甫七歲抱入靈山寺中佛生日禮聖容母問康曰識否忽發言云釋伽牟尼佛聞皆怪之蓋生來不言語也由是父母捨其出家年十有五所誦之經已終五部於越州嘉祥寺受戒便就伊寺學毗尼五夏之後往上元龍興寺聽華嚴經瑜伽論貞元初至於洛京白馬寺殿見物放光遂探取爲何經法乃善導行西方化導文也康見歡喜呪之曰我若與淨土有緣惟此軸文斯光再現所誓纔終果重閃爍中有化佛菩薩無筭遂之長安善導影堂內乞願見善導眞像化爲佛身謂康曰汝依吾施設利樂衆生同生安養康如有所證南至江陵果願寺遇一法師謂康曰汝欲化人徑往新定緣在於彼言訖不見止有香光望西而去洎到睦郡入城乞食得錢誘掖

小兒能念阿彌陀佛一聲卽付一錢後經月餘孩孺螘慕念佛多者卽給錢如是一年凡男女見康則云阿彌陀佛遂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築壇三級聚人午夜行道唱讚二十四契稱揚淨邦每遇齋日雲集所化三千許人登座令男女弟子望康面門卽高聲唱阿彌陀佛佛從口出連誦十聲十佛若連珠狀告曰汝見佛身卽得往生以貞元二十一年十月示衆囑累止勸急修淨土言畢跏趺身放光明而逝天邑陡變狂風四起白鳥悲鳴烏龍山也一時變白今墳塔存於州東臺子巖歲久唯餘方石石傍之土相傳療疾州民凡嬰衆病悉焚香取土隨服多差石之四隅若車轍焉漢乾祐三年天台山德韶禪師重建其塔至今高敞時號後善導焉

法正（附會宗）

按宋高僧傳法正不知何許人也寬曠其懷慎修厥行司辰於三業御史於六根以其日諷金剛般若三七過執持恭恪罔或云懈長慶初得疾暴終云倏至幽冥引見王者問曰師生平藝何福田獲何善果正

以誦經爲對王乃揖上殿令登繡座請誦七遍王以下侍衞靡不合掌階下拷掠搒擊論愬寂若無聲念畢後遣一人引正令還人間王降階揖送云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世勿廢誦持隨吏行數里至一巨坑俾正俯窺爲吏推墮若隕空焉颯然蘇起初正死唯面不寒起述其事變心遷善者不一正後年暨八十餘卒於住寺次荆州功安縣釋會宗俗姓蔡初泛爾爲僧別無他技忽經中蠱病乃骨立因發苦心志誦金剛般若經以待盡爾至五十過夢有人令開口喉中引出髮十餘莖其夜又有夢吐蟥長一寸月餘因此遂愈當長慶初也荆山僧行覩見其事宗不測終所

神英

按宋高僧傳神英罔知姓氏滄州人也宿緣悟道丱歲從師諷誦精勤日夜匪懈年當應法受具後乃杖錫萍遊尋訪知識早通元理兼善論經相次叅神會禪師謂英曰汝於五臺山有緣速宜往彼瞻禮文殊兼訪遺跡既承指授以開元四年六月中旬到山瞻禮於僧廚止泊一日食畢遊於西林忽見一院題曰

法華英遂入中見多寶塔一座暐曄繁華如法華經說同也其四門玉石功德細妙光彩神工罕測後面有護國仁王樓上有玉石文殊普賢之像前有三門一十三間內門兩畔有行宮道場是文殊普賢儀仗三門外狀臺山十寺杳然物外觀瞻浩蕩神情惝怳英試出院又見衆僧且非恆所見者而多詭異疑豫未決遂出門東行可三十步忽聞閉戶鏗然迴目視之了無一物英乃悲泣曰此大聖警悟我邪於此地必有緣矣遂於髣髴多寶塔處結庵而止乃發願曰我依化院建置一所住持日居月諸信施如林歸依者衆遂召工匠有高價者誓不酬之乃於易州千里取乎玉石用造功德細妙光瑩功侔所見其壁乃王府友吳道子之跡六法絕妙爲世所尚此院前後工畢因號法華耳英說法住持其齊整若剪裁焉後無疾召門人囑付而終春秋七十五今墳塔存焉

牛雲

按宋高僧傳牛雲俗姓趙鴈門人也童蒙之歲有似神不足遣入鄉校終日不知一字惟見僧尼合掌有

畏憚之貌年甫十二親送往五臺華嚴寺善住閣院出家禮淨覺爲師每令負薪汲水時衆輕其朴鈍多以誚浪歸之年滿受具益難誦習及年三十有六乃言曰我聞臺上恆有文殊現形我今跣足而去儻見文殊惟求聰明學誦經法耳時冒寒雪情無退屈至東臺頂見一老人然火而坐雲問曰如此雪寒從何而來老人曰吾從山下來雲曰從何道上何無屨跡曰吾雪前來老人却問雲曰有何心願犯雪徒跣而至豈不苦也雲曰吾雖爲僧自恨昏鈍不能誦念經法此來欲求見文殊只乞聰明果報老人曰奇哉又曰此處不見文殊更欲何之雲曰欲上北臺去老人曰吾意亦然曰請師先行雲乃遊遍臺頂告別老人自西而去薄暮方到北臺又見老人然火而坐頗爲驚怪問曰適於東臺相別爲何先至老人曰師不知要路所以來遲雲雖承此語心乃猶豫只此老人莫應文殊也雲乃鳴足禮拜老人曰吾俗人也不應作禮唯貪設禮情屬不移良久老人云休禮候吾入定觀汝前身作何行業而昏鈍也老人閉目倐爾開

顏語雲曰汝前生爲牛來因載藏經今得爲僧而闇鈍耳汝於龍堂邊取一钁來與汝斸却心頭淤肉卽明快也雲遂得钁度與老人曰汝但閉目俟吾教開卽開因閉目次有似當心施钁身無痛苦心乃豁然似闇室立於明燈巨夜懸於圓月也雲開目乃見老人現文殊像語雲曰汝自後誦念經法歷耳無忘又於華嚴寺澗東院大有因緣無得退轉雲乃行悲行泣接足而禮未舉頭項不見菩薩矣雲後下山四支無損凡閱經典目所一覽輙誦於口明年夏五月遶育王塔行道念經至更初乃見一道直光從北臺頂連瑞塔基久而不散於光明中現寶閣一所前有金牌題云善住雲憶菩薩授記之言依光中所現之閣而建置焉道化施行人咸貴重於開元二十三年無疾而終俗齡六十三法臘四十四矣雲名以上字承文殊記識本迹爲牛故時號之焉

道義

按宋高僧傳道義江東衢州人開元中至五臺山於清涼寺粥院居止典座普請運柴負重登高頗有難

邑義將竹鞋一緉轉貿人荷擔因披三事衲衣東北而行可五里來於楞伽山下逢一老僧其貌古陋引一童子名字覺一老僧前行童子呼請義東邊寺內啜茶去乃相隨入寺徧禮諸院見大閣三層上下九間總如金色閃爍其目老僧令義早還所止山寒難住唯諾辭出寺行及百步回顧唯是山林乃知化寺也却回長安大曆元載具此事由奏寶應元聖文武皇帝蒙勅置金閣寺宣十節度助緣遂名蓋造都料一僧名純陀爲度土木造金閣一寺陀元是西域那爛陀寺喜鵲院僧寺成後勅賜不空三藏焉義不測其終

神暄

按宋高僧傳神暄俗姓畱建陽人也幼而沈靜非問不言客遊婺州入開元寺志願出家焉無何本郡太守入寺訪其師見暄神彩朗練太守善相人也顧之數四且曰是子眞出塵之器異日承受深法千衆圍遶必超上果非凡器也乃誦七佛俱胝神呪昏曉不絕納戒畢於金華山北洞百家巖有石穴暄居中止

息不構庵室作露地頭陀復無牀榻然有神人吐紫色雲氣而高覆之遐望冉冉猶獨柱觀焉其神人時來問道拱手白暄曰赤松洞之東峯有林泉卓異師可居之否暄隨請往住數年越多徵瑞貞元二年遇志賢禪師問暄如此持誦魔事必生欲滅魔怨須識身本身本既眞無魔無佛豁然開悟理事俱成神呪功倍元和八年范陽中丞知仰遣使齎乳香氈罽器皿施暄並迴施現前大衆次中書舍人王仲請於大雲寺爲衆受菩薩戒十二載平昌孟簡尚書自會稽甄請不赴八月俄迴舊山人莫詳測倏言示滅春秋七十六弟子建塔焉一云暄在金華山北多寒少陽神人問曰師須何物曰吾在山之陰苦於凜冽神曰小事耳至夜聞喧鬨之聲明旦見一小峯移矣

道行

按宋高僧傳道行姓楊桂陽人也自生已來神府聰利肌體冰雪如也年甫十二心誓慕道於南嶽般若道場受學於鐘陵求訣自默證法號自在三昧由此布衲蒲蕠用資殘息而已就澧陽西南伐木爲室方

丈而居虎豹多伏於牀榻之間後有齋材植爲營堂宇曾未浹旬一皆周具視之寂無人焉始知鬼神捨材輸力也太守苦名居州治開元寺未久元和十五年終年六十九焚舍利建塔焉

志元

按宋高僧傳志元者河朔人也攻五天禁呪身衣臬麻布耳行歷州邑不居城市寺宇唯宿郊野林薄元有意尋訪名迹至絳州夜泊墓林中其夜月色如晝見一狐從林下將髑髏置之於首搖之落者不顧不落者戴之更取芳草隨葉遮蔽其身逡巡成一嬌嬈女子渾身服素練立於道左微聞東北上有鞍馬行聲女子哀泣悲不自勝少選乘馬郎遇之下馬問之曰娘子野外深更號咷何至於此耶女子掩淚紿之曰賤妾家在易水前年爲父母聘與此土張氏爲婦不幸夫壻去載夭亾家事淪薄無所依給二親堂上豈知妾如此孤苦乎有一於此痛割心腑不覺哀而慟矣妾思歸寧其可得乎郎君何惟問之乘馬郎曰將謂娘子哀怨別事若願還鄉某是易定軍行爲差

使迴還易水娘子可乘其粗乘女子乃收淚感謝方欲攀踏次元從墓林出曰君子此女子非人也狐化也彼曰僧家豈以此相訴莫別欲圖之乎元曰君不信可小住吾當與君變女子本形元乃振錫誦胡語數聲其女子還爲狐走而髑髏草蔽其身乘馬郎叩頭悔過曰非師之救幾隨妖死元凡救物行慈皆此類也

懷信

按宋高僧傳懷信者居處廣陵別無奇迹會昌三年癸亥歲武宗爲趙歸眞排毀釋門將欲湮滅教法有淮南詞客劉隱之薄遊四明旅泊之宵夢中如泛海焉迴顧見塔一所東度見是淮南西靈寺塔其塔峻峙制度校胡太后永寧塔少分耳其塔第三層見信凭欄與隱之交談且曰蹔送塔過東海旬日而還數日隱之歸揚州即往謁信信曰記得海上相見時否隱之了然省悟後數日天火焚塔俱盡白雨傾澍傍有草堂一無所損由是觀之東海人見永寧塔不謬矣

懷空

按宋高僧傳懷空姓梁氏閬州人也幼適本州耆闍山廣福院削染得戒之後遊方慕學於大寂禪法洗然明暢後至彭城安豐山挂錫宴默不數載間成大伽藍嘗有一僧乘空而至遶垣牆不息或躡蓮華或時履地人或瞻覩數日之後禮辭空且曰我三五稔却來依附言訖不見空以興元元年滅度春秋八十八長慶元年二月方遷入塔云

圓觀

按宋高僧傳圓觀不知何許人也居於洛宅率性疎簡或勤梵學而好治生獲田園之利時謂之空門猗頓也此外施爲絕異且通音律大曆末與李源爲忘形之友源父憕居守天寶末陷於賊中遂將家業捨入洛城北慧林寺即憕之別墅也以爲公用無盡財也但日給一器隨僧衆飲食而已如此三年源好服食忽約觀遊蜀青城峨眉等山洞求藥觀欲遊長安由斜谷路李欲自荆入峽爭此二途半年未決李曰吾已不事王侯行不願歷兩京道矣觀曰行無固必

請從子命遂自荆上峽行次南浦泊舟見數婦女條達錦璫負罌而汲觀俛首而泣曰某不欲經此者恐見此婦人也李曰自上峽來此徒不少奚獨泣爲觀曰其孕婦王氏者是某託身之所也已逾三載尚未解挽唯以吾未來故今既見矣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環者也請君用符呪遣其速生且少留行舟葬吾山谷其家浴兒時亦望君訪臨若相顧一笑是識認君也後十二年當中秋月夜專於錢塘天竺寺外以是與君相見之期也李追悔此之一行致觀到此哀慟殆絕名孕婦告以其事婦人喜躍還頃之親族畢集以枯魚濁酒饋於水濱李往授符水爲觀具沐浴新其衣裝觀其死矣孕婦生焉李三日往看新兒襁抱就明果致一笑李泣具告王氏王氏厚葬觀明日李迴棹歸慧林寺詢問弟子方知已理命矣李常念杭州之約至期到天竺山寺其夜桂魄皎然忽聞葛洪井畔有牧童歌竹枝者乘牛扣角雙髻短衣徐至寺前乃觀也李趨拜曰觀公健否曰李公眞信士我與君殊途愼勿相近君俗緣未盡但且勤修不墮卽

遂相見李無由序語望之潛然觀又歌竹枝杳裹前去詞切調高莫知所謂歎曰眞得道之僧也咫尺懸隔聖凡路殊諒有之乎初源忿父遇害賊庭時方八歲爲羣賊所虜流浪南北展轉人家凡六七年歸於近親代宗聞之授河府掾源遂絕酒肉不婚娶不役童僕常依慧林寺寓一室隨僧齋食先命穴其野以備終制時時往眠其間至於榮辱是非一皆均等也時相國李公德裕表薦之遂授諫議大夫於時源已年八十餘矣抗表不起二年而卒長慶二年也

法藏

按宋高僧傳法藏俗姓周氏南康人也稚齡爽俊始研尋史籍而於醫方明得其工巧同支法存之妙用焉有門僧臥疾幾云不救藏切脉處方信宿平復其僧多接談元自爾萌出塵之意年已長矣懇辭親投本郡平田山寶積院從願師下受教納戒後遊謁大寂禪師言喻若石之投水翛然北下盧山登五老峰愛其靈異獨止寒林采橡栗掬溪澗聊延形氣而止數年有二仙乘雲而來終日談論或留宵宿或經月

不來或繼日而至他人有見者旁說不同及乎學僧臻萃全無蹤跡又一日告辭藏云且歸山去師當好住由是道且馨香檀越共營一院寶曆中示滅年八十二其年三月四日入塔云

鑑空

按宋高僧傳鑑空俗姓齊吳郡人也少小苦貧雖勤於學而寡記持壯歲爲詩不多靡麗常困遊吳楚間已四五年矣干謁侯伯所潤無幾錢或盈貫則必病生用罄方差元和初遊錢塘屬其荒儉乃議求餐於天竺寺至孤山寺西餒甚不前因臨流雪涕悲吟數聲俄有梵僧臨流而坐顧空笑曰法師秀才旅遊滋味足未空曰旅遊滋味則已足矣法師之呼一何乖謬蓋以空未爲僧時名君房也梵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同德寺乎空曰生身已四十五歲矣盤桓吳楚間未嘗涉京口又何洛中之說僧曰子應爲飢火所燒不暇憶故事遂探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此吾國所產食之者上智知過去未來事下智止於知前生事耳空飢極食棗掬泉飲之忽欠呻枕石而寢頃

刻乃悟憶講經於同德寺如昨日焉因增涕泣問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爲蜀僧矣今則斷攀緣也神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悟法師焉在曰豈不記香山石像前戲發大願乎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爲赳赳貴臣昨聞已得大將軍矣當時雲水五人唯吾得解脫獨汝爲凍餒之士也空泣曰某四十許年日唯一餐三十餘年擁一褐浮俗之事決斷根源何期福不完乎坐於飢凍僧曰由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缺羶氣微存聲渾響清終不可致質傴形曲報應宜然空曰爲之奈何僧曰今日之事吾無計矣他生之事警於吾子焉乃探鉢囊取一鑑背面皆瑩徹謂空曰要知貴賤之分修短之期佛法興替吾道盛衰宜一鑑焉空覽照久之謝曰報應之事榮枯之理謹知之矣僧收鑑入囊遂挈而去行十餘步旋失所在空是夕投靈隱寺出家受具足戒後周遊名山愈高苦節太和元年詣洛陽於龍門天竺寺遇河東柳珵親說厥由向珵珵聞空之說事皆不常且甚奇之空曰我生世七十有七僧

臘三十二持鉢乞食尚九年在世吾捨世之日佛法其衰乎珵詰之默然無答乃索珵筆硯題數行於經藏北垣而去曰與一沙衰恆河沙兔而罝犬而拏牛虎相交與角牙寶檀終不滅其華

道行

按宋高僧傳道行姓梅氏會稽人也父爲越州衙吏行弱齡知書比成造秀有僧分衞行接之談道頗精禪觀遂求出家至四明山保壽院智幽所禀訓進修捨薪汲水後遊南嶽聞江西大寂道化往親附焉思養聖胎見羅浮奇異高三千丈有七十石室七十二長溪仙人仙禽玉樹朱草生於上半入海中行居於石室默爾安禪然或山精水怪往往驚鳴行視之蔑如也有老人容貌端正衣冠華楚再拜稽顙云我居此中僅二百載今因師住冥感匪躬逍遙脫苦歸人趣受樂矣其感物多此類也寶曆九載疾終春秋九十五其年九月十八日入塔焉

普滿

按宋高僧傳普滿者不知何許人也於汾晉間所爲

率意不拘僧體或歌或哭莫喻其旨以言決事往必有徵故時人以强練萬迴待之或入稽胡激勸修善至有罷弋獵者建中初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去所記者云此水連涇水雙朱血滿川靑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題後人莫能知至朱泚爲涇原叛徒推擁駕幸奉天於時天下徵兵關輔賊據圍逼連戰人方解悟此水者泚也涇水者涇州來兵始亂也雙朱泚與滔也靑牛者興元元年乙丑乙木靑也丑牛也其年改元貞元至二年丙寅丙火赤也寅虎也至是賊始平故曰還號太平年也

些些（附食油師）

按宋高僧傳些些師又名靑者蓋是不與人交狎口自言些些故號之矣德宗朝於渚宮遊衣服零落狀極憨癡而善歌河滿子縱肆所爲故無定檢嘗遇醉伍伯伯於塗中辱之抑令唱歌些些便揚音揭調詞中皆訐伍伯從前陰私惡迹人所未聞事伍伯慙惶旁聽之者知是聖僧拜跪悔過焉貞元初多入市肆聚羣小隨逐楚人以與笑本矣後不測其終次有僧憨

狂遊行無度每斷中唯食麻油幾升如見巨器盛施之則喜荆渚一家特召啜麻膏是日又在湖南齋分身應供號食油師焉

義師（附証智　薦福寺老僧）

按宋高僧傳義師者不知何許人也狀類風狂語言倒亂貞元初巡吳苑乞丐事多先覺人以此疑之市肆中百姓屋數間義師輒操斧斫劚其簷禁之不止其人素知其神異禮白之曰弟子藉此生活無壞我屋迴顧曰汝惜乎投斧而去其夜市火連延而燎唯所截簷屋數間存焉好止廢寺中無冬夏常積聚壞幡蓋木佛像悉代薪炭又於煨火燒炙鯉魚而多跳躍灰坌彌漫撫掌大笑不具匕筯而食面垢不靧靧之輒陰雨吳人以爲占候及將死也飲灰汁數十斛乃念佛而坐士庶觀之滿七日而死時盛暑色不變支不摧百姓舁出郊外焚之又京兆安國寺僧事迹不常熟地而燒木佛所言人事必無虛發此亦不測之僧也復次京師永壽寺釋証智不詳生族貞元中於京寺多發神異而衆罔知或晝在張瀆蘭若治田

夜歸寺中其蘭若在漢陰金州相距京甸七百里焉時號智禪師此之長足安法雲公也皆能致遠於瞬息間道家謂之縮地脉而能陟遐矣若於邑塵作神變雖遠而近也次薦福寺老僧專務誦持罕有間缺言未兆事來如目擊大和初相國韋公處厚好重空門逐月別召名德僧食老僧見韋新登庸曰大奇相公得如此好滅度處人皆不喻後因奏對於文宗御前疾作僵仆殿階及扶舁出殿前氣已絕矣方驗老僧言死在內殿中故云好滅度處即開成中也後不知其終

神鑒

按宋高僧傳神鑒姓韓氏潯陽人也穉歲淳靜而不雜羣童父爲齊安掾且歸心釋氏嘗於廨署陳像設命僧徒讚唄揚音法樂俱作鑒則喜色盈顏隨僧不捨求願出家父母無計阻之潛投東林寺貞素律師下修學後講通大涅槃經義乃南格豫章叅大寂禪師續於懷安西北山居焉是山先是猛獸旁午率多作害從鑒居之虎災弭息遠近稱之忽有戴平幘男

子望法座致禮勤重倏爾無蹤七日後有冠裳宛異者於方丈前升空宣言曰此大師者眞法寶也開人天眼目故來報之其徒聞見知鑒道高會昌四年入滅八月十五日藏之於塔凡得道之人地神報空神展轉至於有頂於斯見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六十五卷目錄

僧部列傳四十一

唐十七

清觀（附物外）　希運
明準
惟則　惟實
法照　惟靖
慧寂
定蘭　鴻休（附景先）

全豁
東草師
文瓚
代病師
定光
道遵
寂然
幽九
慧靈
元慧
行明
懷玉
僧竭
貞幹
含光
增忍
智頵
常達

丹甫
文舉
道宣（附大慈）
文綱（附名恪）
法相
允文
道成

神異典第一百六十五卷

僧部列傳四十一

唐十七

清觀（附物外）

按宋高僧傳清觀字明中臨海人也姓屈氏初誕彌手足指間有幕蹼屬相著焉佛經所謂網漫相也迨爲童孺神俊挺然乃有出塵之志遂詣國清寺投元璋律師執侍瓶鉢非父母不沮之若迦樓羅鳥啄幾萬重圍矣年十八納形俱法良由善根深植悟解天

然台嶺敎文洞明三觀兼得深定神異通感皆莫我知少覽百家彌通三敎仍善屬文長於詩筆凡其邦伯輶軒皆嚮風造謁觀則持重若嚴君焉見則畏伏祇就几杖以待貴士或施財寶皆迴入常住罄無私蓄或曰貴人所施皆充別施何不己用耶對曰恨未能捨頭目況世財乎大中初天下寺刹中興觀入京請大鐘歸寺鳴擊并重懸勅額則集賢院學士柳公權書題也柳復有詩序送其東歸復請藏經歸寺大中癸酉江表薦饑殍踣相望觀遂併糧食施之又山僧物外度荒自入室禪定謂弟子曰汝如不死至禾黍熟時當以磬引我出果如其言明歲方從定起矣一旦溪南人命觀齋食可去寺二十里餘其夜溪澗泛溢無人可渡謂觀不來頃刻而至且無淹濕作用可知也人皆異之遠近瞻禮日別盈滿喧擾可厭乃逃往翠屏山蘭若獨棲續天台山衆列請爲僧正乃佯狂隱晦州牧杜雄遂奏昭宗宣賜紫衣觀聞之若愁思不樂後無疾而終焉

希運

按宋高僧傳希運閩人也年及就傅鄉校推其慧利乃割愛投高安黃蘗山寺出家迨成長也身量減王商裁一尺所額間隆起號爲肉珠然倜儻不羈人莫輕測而乃觀方入天台偶逢一僧偕行言笑自若運偷窺之其目時閃爍爛然射人相比而行截路巨磎泛泛湧溢於是捐笠倚杖而止其僧督運渡去乃强激發之曰師要渡自渡言訖其僧褰衣躡波若履平陸會無沾濕已到他岸矣廻顧招手曰渡來運戟手呵曰咄自了漢早知必斮汝脛其僧歎曰眞大乘法器我所不及縱能傷我只取辱焉少頃不見運惝怳自失及薄遊京闕分衛及一家門屏樹之後聞一姥曰太無厭乎運曰主不愍賓何無厭之有姥召入施食訖姥曰五障之身忝嘗禮惠忠國師來勸師可往尋百丈山禪師所惜巍巍乎堂堂乎眞大乘器也運念受二過記剪攸同乃還洪井見海禪師開了心趣聲價彌高徇命居黃蘗精舍昇平相裴公休欽重躬謁有詩贈焉會傳達士心中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

萬里香花結勝因願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則裴相得法出運之門以大中中終於所住寺勅謚斷際禪師塔名廣業語錄行於世

惟則

按宋高僧傳惟則者拔俗志高栖神物表凡施善務舉則波隨常言像是生善之强緣不得不多立初之觀也如對嚴君次則其心不亂中則觀門自成末則如如焉蕩蕩焉三昧安得不現前乎是以我曹勸化迷俗得不以此爲先容歟由是若雕若塑形像森然恆事進修天邑之間徧加激勵屬憲宗太皇太后郭氏元和中爲母齊國大長公主追福造奉慈精舍搜擇名德則乃預選入居未久之間聞四明鄮山有阿育王塔東晉劉薩訶求現往專禮焉乃匠意將七寶爲末用膠範成摹寫脫酷似自甬東躬自負歸奉慈寺供養京邑人皆傾瞻歸信焉

明準

按宋高僧傳明準者不詳氏族生緣本天台靈墟道場出俗遊方至京邑觀古之神僧智苑於范陽北山

刊石寫經灌鐵以俟慈氏下生免水火之虞又東洛長壽寺寫華嚴聖善寺寫法華嵩山嶽寺寫楞伽悉刊貞珉皆圖不朽準遂於貞元戊寅歲春正月見寺僧鑿山攻石石悉頑惡知匠氏不虔山靈祕吝時準疏告陰靈請禆善務俄於定中見若干幅貯無量石冥冥之間如有宰割皆中刻字時連率博陵崔公激勸幕府參佐各書一品從序至勸發凡二十八圜廓挺立不朞畢工準之化人皆此類也元和元年八月中也後不詳終所

法照

按宋高僧傳法照不知何許人也大曆二年棲止衡州雲峰寺勤修不懈於僧堂內粥鉢中忽覩五彩祥雲雲內現山寺寺之東北五十里有山山下有澗澗北有石門入可五里有寺金牓題云大聖竹林寺雖目擊分明而心懷隕穫他日齋時還於鉢中五色雲內現其五臺諸寺盡是金地無有山林穢惡純是池臺樓觀衆寶莊嚴文殊一萬聖衆而處其中又現諸佛淨國食畢方滅心疑未決歸院問僧還有曾遊五

臺山已否時有嘉延曇暉二師言曾到言與鉢內所見一一皆符合然尚未得臺山消息暨四年夏於衡州湖東寺內有高樓臺九旬起五會念佛道場六月二日未時遙見祥雲彌覆臺寺雲中有諸樓閣閣中有數梵僧各長丈許執錫行道衡州舉郭咸見彌陀佛與文殊普賢一萬菩薩俱在此會其身高大見之者皆深泣血設禮至西方滅照其日晚於道場外遇一老人告照云師先發願往金色世界奉覲大聖今何不去照怪而答曰時難路艱何可往也老人言但亟去道路固無留難言訖不見照驚入道場重發誠願夏滿約往前任是火聚氷河終無退衂至八月十三日於南嶽與同志數人惠然肯來果無阻礙則五年四月五日到五臺縣遙見佛光寺南數道白光六日到佛光寺果如鉢中所見略無差脫其夜四更見一道光從北山下來射照照忙入堂內乃問衆云此何祥也吉凶焉在有僧答言此大聖不思議光常答有緣照聞已卽具威儀尋光至寺東北五十里間果有山山下有澗澗北有一石門見二靑衣可年八九歲

顏貌端正立於門首一稱善財二曰難陀相見歡喜問訊設禮引照入門向北行五里見一金門樓漸至門所乃是一寺寺前有大金牓題曰大聖竹林寺一如鉢中所見者方圓可二十里一百二十院皆有寶塔莊嚴其地純是黃金流渠華樹充滿其中照入寺至講堂中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各據師子之座說法之音歷歷可聽文殊左右菩薩萬餘普賢亦無數菩薩圍繞照至二賢前作禮問言末代凡夫去聖時遙知識轉劣垢障尤深佛性無由顯現佛法浩瀚未審修行於何法門最爲其要惟願大聖斷我疑網文殊報言汝今念佛今正是時諸修行門無過念佛供養三寶福慧雙修此之二門最爲徑要所以者何我於過去刧中因觀佛故因念佛故因供養故今得一切種智是故一切諸法般若波羅蜜甚深禪定乃至諸佛皆從念佛而生故知念佛諸法之王汝當常念無上法王令無休息照又問當云何念文殊言此世界西有阿彌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汝當繼念令無間斷命終之後決定往生永不退轉說是語已時

二大聖各舒金手摩照頂爲授記別汝已念佛故不久證無上正等菩提若善男女等願疾成佛者無過念佛則能速證無上菩提語已時二大聖互說伽陀照聞已歡喜踴躍疑網悉除又更作禮禮已合掌文殊言汝可往詣諸菩薩院次第巡禮授教已次第瞻禮遂至七寶果園其果纔熟其大如盌便取食之食已身意泰然造大聖前作禮辭退還見二青衣送至門外禮已舉頭遂失所在倍增悲感乃立石記至今存焉復至四月八日於華嚴寺西樓下安止洎十三日照與五十餘僧同往金剛窟到無著見大聖處處心禮三十五佛名照禮纔十徧忽見其處廣博嚴淨琉璃宮殿文殊普賢一萬菩薩及佛陀波利居在一處照見已惟自慶喜隨衆歸寺其夜三更於華嚴院西樓上忽見寺東山半有五聖燈其大方尺餘照呪言請分百燈歸一畔便分如願重謂分爲千炬言訖便分千數行行相對徧於山半又更獨詣金剛窟所願見大聖三更盡到見梵僧稱是佛陀波利引之入聖寺語在覺救傳至十二月初遂於華嚴寺華嚴院

入念佛道場絕粒要期誓生淨土至於七日初夜正念佛時又見一梵僧入乎道場告云汝所見臺山境界何故不說言訖不見照疑此僧亦擬不說翌日申時正念誦次又見一梵僧年可八十乃謂照曰師所見臺山靈異胡不流布普示衆生令使見聞發菩提心獲大利樂乎照曰實無心祕蔽聖道恐生疑謗故所以不說僧云大聖文殊見在此山尚招人謗況汝所見境界但使衆生見聞之者發菩提心作毒鼓緣耳照聞斯語便隨憶念錄之時江東釋慧從以大曆六年正月內與華嚴寺崇暉明謙等三十餘人隨照至金剛窟所親示般若院立石標記於時徒衆誠心瞻仰悲喜未已遂聞鐘聲其音雅亮節解分明衆皆聞之驚異尤甚驗乎所見不虛故書於屋壁普使見聞後照又依所見化竹林寺題額處建寺一區莊嚴精麗便號竹林焉又大曆十二年九月十三日照與弟子八人於東臺覩白光數四次有異雲靉靆雲開見五色通身光光內有圓光紅色文殊乘青毛師子乃霏微下雲五色圓光徧於山谷照後修鍊無曠不

知其終絳州兵掾王士詹迹聖寺記云

惟實

按宋高僧傳惟實姓湯氏富陽人也爲人也修飭其行禪觀其心淡然靜居長坐不寐初母氏抑其願心不容披削既而籠開鳥逝岸穴泉飛學善財之徧參同迦葉之練行天寶中往明州若嶴山夜聞冥告曰達蓬聖跡名山宜矣翼日且登其山巖洞窈窕石壁削成秀異之多實維靈境有大佛足跡詢其山叟則曰彼開元年中始現斯瑞遂願棲此有終焉之志時屬海寇袁晁蜂蟻屯聚分以剽劫殺戮無辜至於香山衆皆奔竄實據榻瞑目先以大石掩洞門賊可三二百數復舁巨石闊二丈餘鎮其穴戶實起喑嗚以掌舉之羣盜羅拜以謝之而去邑民重之遂立精舍弗再歲而成大曆八年也太守裴儆奏請署香山題額焉詔度僧七人隸名矣以貞元二年冬示疾終於寺跏趺而化也春秋六十二法臘三十一矣

慧寂

按宋高僧傳慧寂俗姓葉韶州須昌人也年登十五

懇請出家父母都不聽允至十七再求堂親猶豫未決其夜有白光二道從曹溪發來直貫其舍時父母乃悟是子至誠之所感也寂乃斷左無名指及小指器藉跪致堂階曰荅謝劬勞如此父母知不可留捨之依南華寺通禪師下削染年及十八尚爲息慈營持道具行尋知識先見耽源數年良有所得後參大潙山禪師提誘哀之棲泊十四五載而足跛時號跛脚驅烏凡於商榷多示其相時韋胄就寂請伽陀乃將紙畫規圓相圓圍下注云思而知之落第二頭云不思而知落第三首乃封呈達自爾有若干勢以示學人謂之仰山門風也海衆摳衣得道者不可勝計往往有神異之者倏來忽去人皆不測後敕追謚大師曰智通塔號妙光矣今傳仰山法示成圖相行於代也

惟靖

按宋高僧傳惟靖吳門人也年三十許形奇貌古且類憨癡入國寧寺巡僧房唱曰要人出家請留下至經藏院見二衆闍梨大德慧政便跪拜伸誠願容執

侍政公允納與翦飾於天台受具暫歸謝政便尋訪名山有知識處必經寒燠自爾勤於禪法未嘗發言即居定光禪師廢金地道場侵星赴禪林寺晨粥而多虎豹隨到寺門虎踞地若伺候靖出復隨至金地遲明亘跡極多靖恐人知以鋤滅虎迹俄患背疽困睡有鵂鳥糞於瘡所不久全愈又慮冰雪備粳粒半斗每日以銚合菜煑食寘粳於地窖中過期用米常滿不耗靖乃築之而云吾被此物知非理也尋居伏龍山山可瞰海峰勢岧嶢昔僧鑒諸會隱於是諸郎唐王相國之母弟也能文習道刺史多往謁之靖續遁此山刺史黃晟常請出州供施繁委末於奉川北山置院示疾坐終享齡七十餘窆之於山下塋塔存焉

定蘭

按宋高僧傳定蘭姓楊氏成都人也本闤闠間兇惡屠沽類天與厥性悔改前非誓預六和化行三蜀當爾時也咸歸信焉造伽藍一號聖壽其緣未發乃藏於傭保中而父母早亡無貲可以追往每遇諱辰蘭悲哭咽絕輒裸露入青城山縱蚊蚋虻蠅唼咋膚體

且云捨內財也用答劬勞蜀中有黑白蟆形如粟啗人口及肉而少見者次則刺血寫經後則煉臂至於拔耳剜目餧飼鷙鳥猛獸既而行步非扶導而觸物顛躓後有異人掌擎物若珠顆然內空皆中斯須瞻矚如故冥告曰南天王還師眼珠矣遠近驚駭常謂人曰吾聞善戒經中名爲無上施吾願勤行速要上果矣大中三年宣宗詔入內供養仰其感應之故以優禮奉之弟子有緣恆執事左右六年二月中又願焚然肩膊帝累勸免年者且務久長修煉蘭不奉詔遂焚焉而絕有緣表請易名建塔勅諡覺性塔號悟眞蜀都止呼定蘭塔院於今香火不絕云

鴻休（附景先）

按宋高僧傳鴻休不知何許人也神宇標挺元機斡運居閩黃蘗山寺示教之外怏然怡樂恆言宿債須償償盡則何憂何懼物我俱逍遙矣人皆不喻其旨及廣明之際巢寇充斥休出寺外脫納衣於松下磐石之上言曰誓不汙清淨之地而安詳引頸待刃刃下無血賊翻驚異羅拜懺悔焉門弟子景先闍維其

屍收舍利七顆囊而寶之有篤信者以菽粒如數易之追之靡及遂往筮焉占之曰死生貴賤罔出吾卦在靡在之失寧失矣孰知其然也洎獲眞之於塔分之七粒緘於琉璃器中瑩然光色時僧清豁著文作頌紀德焉

全豁

按宋高僧傳全豁俗姓柯氏泉州人也少而挺秀器度宏遠而疎略禮清源誼公爲師往長安造西明寺照公與受滿足法郎於左街保壽寺聽尋經律決擇綱宗垂成講導振錫南指詣武陵德山藥病相應更無疑滯後居所鄰洞庭地曰臥龍乃築室而投憇焉徒侶影隨又居唐年山山有石巖巉崒立院號巖頭凡所施用皆削繁總兀然而坐任衆圍繞曰汝何不思惟家中有多少事實於逆順之境證得超越之相者豁値光啓已來中原多事諸侯角立狂賊來剽掠衆皆廻避豁惟晏如賊責弗供饋忿怒俾揮刃之曾無懼色當光啓丁未歲夏四月八日門人權葬葬後收焚之獲舍利七粒僖宗賜諡曰清嚴塔號出塵葬

事檀越田詠兄弟率財營構南嶽釋元泰撰碑頌德提唱斗峻時號巖頭法道難其領會焉

元慧

按宋高僧傳元慧俗姓陸氏晉平原內史機之裔孫也父丹文林郎雲騎尉溫州糾曹慧卽仲子也髫齡穎悟長而溫潤畏作枯龜思爲瘦鴈以開成二年辭親於法空王寺依清進爲弟子會昌元年往恆陽納戒法方習毗尼入禮五臺仍覩衆瑞二年歸寧嘉禾居建興寺立志持三白法諷誦五部曼拏羅於臂上爇香炷五年例遭澄汰權隱白衣大中初還入法門至七年重建法空王寺又然香於臂供養報恩山佛牙次往天台山度石橋利有攸往略無憂虞焉咸通中隨送佛中指骨舍利往鳳翔重眞寺煉左拇指口誦法華經其指不逾月復生如故乾寧三年偶云乖悆九月二十八日歸寂於尊勝院報齡七十八僧臘五十八弟子端肅等奉神座葬之吳會之間謂爲三白和尚焉

東草師

按宋高僧傳束草師者無何而至京兆平康坊內菩提寺其爲人也形不足而神俊吟嘯自得罕接時人且不言名姓常負束藁坐臥於兩廊下不樂住房舍或云此頭陀行也經數年寺內綱任勸其住房或有誚其狠籍曰爾厭我耶世不堪戀何可長也其夕遂以束藁焚身至明惟灰燼耳且無遺骸略盡汙塗之臭又無延燎驚咤之聲計其少藁不能焚此全軀旣無孑遺然其起三昧火而自焚也衆皆稱歎民多觀禮焉京邑信士遂塑其灰爲僧形置於佛殿偏傍世號束草師禱祈多應焉

行明

按宋高僧傳行明俗姓魯吳郡長洲人也幼從師於本部後遊方問道然其耿介軒昂笑傲自放初歷五臺峨嵋禮金色銀色二世界菩薩皆隨心應現由此登天台陟羅浮入衡嶽遊梓潼時屬唐季湘之左右割裂紛爭靡有寧歲於是棲祝融峰下有終焉之志止七寶臺與元泰布納爲交契其性之好惡泰亦罔抗其輕重焉嘗謂道友曰吾不願隨僧崖焚之於木

樓不欲作屈原葬之於魚腹終誓投軀學薩埵太子超多刼而成聖果可不務乎屢屢言之都不之信忽於林薄間委身虓虎前爭競食之須臾肉盡時秦公收其殘骼焚之而獲舍利乃擷華酌水爲文祭之辭中明其勇猛能捐內財破慳法成檀度未捨已捨當捨三輪頓空取大果若俯拾芥焉

文贇

按宋高僧傳文贇姓張氏晉陽人也天姿整恪幼事師於并州崇福寺學該羣籍控帶三乘至若金版銀繩之籙龍韜象祕之文罔不攖耘情田波濤口海宣暢皇化對揚天休一皆悅服詔爲翻譯河南佛授記寺兼京兆安國荷恩崇福等寺大德好修福事設無遮一百會凡聖混淆一皆等施縱風雲連起及至齋日必晴明晏然感動人祇福無虛設春秋六十餘卒於本院境內苦霧如泣數日不解焉

懷玉

按宋高僧傳懷玉姓許并州人也少而營利日覽千言早露鋒芒迴拔儕類及其長也戒節逾峻梵場龜

鑑志在修葺無間彼此夏墟寺宇經有闕而必補像有凋而徧修三任紀綱特有崇建仍校讎大藏經二十餘本祁寒盛暑不廢晨暮增飾淨土院興事任力轉加殊麗代宗嘉之委爲灌頂道場主眞言祕訣有所在矣春秋六十三卒於本院云

代病師

按宋高僧傳代病者台州天台人也姓陳氏以其嘗發大願盡一報代衆生之病致本名不顯矣誕育之辰祥光充室鄰里異焉七歲喪父哀毀幾於滅性白母求出家母纔艱阻遂斷一指親黨敦勸乃送於國淸寺因戒法登滿誓志觀方初止今東京次於河陽爲民救旱按經績八龍王立道場啓祝畢投諸河舉衆咸覩畫像沈躍不定斯須雲起膚寸雷雨大作千里告足自此歸心者衆先是三城間多暴風雹動傷苗稼雉堞號爲毒龍爲之也代病爲誦密語後經歲序都亡是患盟津民立堂宇若生祠焉大曆元年登太行遊霍山乃深入幽邃結茅而居有盜其盂食餓見二虎據路會逢代病盜叩頭陳悔慰諭畢因摩挲

虎頭如是累伏猛獸其盜本樵子願依附爲苦行焉其中山神廟晉絳之間傳其肹蠁代病入廟勸其受歸戒絕烹燀牲牢其神石像屢屢隨勸頷首顧其神婦略無俞答之狀遂剃神之髮毀撤神婦鄉人怪之聞白州邑太守怒之曰此唐高祖初起至此久困陰雨其神見形示路以迎義師厥後礱石爲像薦饗無虧此之髡師無狀敢爾俾繫閉於嘉泉寺扃鍵且嚴至二十日啟關寂然禪定傾城咸往觀禮或聲磬舒徐而起太守急名之不來以至約令斷頭代病斬一指以付使者太守感之躬就迎請移置大梵寺別營甎浮圖以藏其指節矣由是檀信駢肩躡踵有寘毒於酒者賄貧女往施之代病已知貧女紿之曰妾家醞覺美酌施和尚求福況以佛不逆衆生願代病曰汝亦是佛然貧女懼反飲具以情告代病執杯啜之俄爾酒氣及兩脛足地爲之墳裂聞者驚怪以酒供養自茲始也汾隰西河人有疾止給與淨水飲之必瘳凡屬荐饑必募糧設食後於趙州救斯荒歉作施食道場前後八會遐邇賴之道感多類以貞元十九

年秋七月八日奄然跏趺示滅四衆初謂如嘉泉寺之禪定歟香花供養至於隔歲膚肉漸堅方知永逝遂漆布續畫之武宗廢塔像無巨細皆毀除或議之移入陶竈中旣而生瑞草一本其狀亭亭若蓋盤錯縈紆庇其風雨而有餘也宣宗卽位佛事中興綱糾比丘造小亭移眞形置於此先於嘉泉寺斷指節巳過百齡筋肉甲爪光潤且如金色或屬兵革城陷指亡後有齎出逃難事息歸還亦陰福其逋亡者至今平陽人崇信焉

僧竭

按宋高僧傳僧竭者不知何許人也生在佛家化行神甸護珠言戒止水澄心每嗟靳固之夫不自檀那之度乃於建中中造曼殊堂擬摹五臺之聖相議築臺至於水際竭懼傷生命俾立三日道場旣其多足至無足當移窟相避勿成某梵行之難將知至誠所感徵驗弗虛掘土及泉了無蠢動焉常以複素爲漉袋遇汲有蟲投諸井坎時號護生井恆盈不涸又覩其飛蛾蠓錯認火明爲可飛之路故犯之乃鑄銅

蟾爲息煙調天下傳其制度其曼殊院嘗轉經每勅賜香此寺本七寶臺寺內有天后所造之臺堨居於中焉

定光

按宋高僧傳定光者不知何許人也爰從入法厥性弗拘糲食斷中麤褐卒歲方於庸蜀化導有緣其後遭武宗毀廢例反儒宗及乎佛日重暉僧倫咸序光締構寺宇因鑄大鐘計赤金萬餘斤爾日鼓鞴灰飛投爐火熾有祥煙兩道自浮圖相輪最高處出冉冉射上若虹霓焉萬人引望五邑騰凌相感如然信鼓斯應其塔是阿育王藏舍利之所太和初南蠻蒙嵯顛剽掠入益城分蠻卒舍於寺內廊廡皆烹炙熏灼僧皆奔迸時塔頂出四道濃煙分穗直上空虛至夜蠻蜑覩此奇異乃禁止汙穢此塔先在西北四十餘步天寶末長史章仇兼瓊赴任至劍門見一人長一丈餘持戟當路兼瓊驚問對曰某是大石寺護塔神故來奉迎且有少事咨祈大夫也緣大石寺塔在西南未爲極善今請移東北四十二步伏望便掘石此

下以鎮舍利兼瓊曰此易耳遂隱厥形到府數日乃令量其地處先掘果得巨石其深無際促石匠數十人鏨鑿之至夜輒塡滿遣人潛伺之見有白兔數十以喙推石末塞之隨以舌舐其堅如鐵銅矣章仇止令勿鑿遂移塔於今所卽金華舊寺基也光鐘亦移入新寺焉

貞幹

按宋高僧傳貞幹俗姓武氏雲中人也神宇高邈以禪默爲務曳錫踽步南訪靈跡及至故鄣有崑山寺者林泉秀茂則宋支曇諦嘗考室於此味道崇化二十餘載基址存焉至元嘉中創成大伽藍屬武宗廢教其寺屏除幹至止於玆與范陽盧君襲同興弘覺法師第二生名跡寺成進士姚扶有詩幹後遊今秀州長水見靈光寺邑民欲樹巨殿時盧令移邑宰民欣然相遇幹悉先知或云得他心宿命之明焉遂請幹首唱而惡偃室之囂寓殿基後編苫爲淺室而居四方檀信弗名自臻又與僧令恭君道等累歲方成今殿基最高廣海內罕比事畢挈敝囊振舊錫歸北

莫知其終

道遵

按宋高僧傳道遵字宗達姓張氏吳興人也夙負殊操潔士稱之榮耀不足關於心聲塵未嘗觸其性至年二十詣天竺義威律師受具戒事報恩寺興大師首宗毗尼傳教也後學天台一心三觀法門欲廣寫法華經置道場闢經院一之日發其心二之日規其址作不逾序厥功成焉居支硎之福地大曆元年州將韋元甫兵部尚書劉晏侍御史王圓開州刺史陸向殿中侍御史陸迅大理評事張象競誘眞心共獲殊勝乃相與飛表奏聞詔書特署爲法華道場自江以東總一十七所皆因遵之首置也舉精行大德二七人常持此經以報主恩鑄盧舍那及毗盧遮那像及多寶塔修淨土當生業造彌陀佛復寫天台教盆于道場置常住莊二區平時講法華元義天台止觀四分鈔文臨壇度人授心揚律徒盈石室之籌天寶中於靈巖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覩大明上燭於天我身正念儼在光中異日問荊溪然師曰智慧光明從

心流出非精志之所致耶又於本寺入法華道場覩此身在空中坐先證者知是滌垢之相其年春秋七十一僧夏四十六以興元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告終於支硎山寺僧益公翰公一夜同夢大殿崩果遷入滅門人靈翰法盛道欣猶子靈源追慕不已樹塔旌德焉

含光

按宋高僧傳含光不知何許人也幼覺囂塵馳求簡靜開元中見不空三藏頗高時望乃依附焉及不空却回西域光亦影隨匪憚艱危思尋聖迹去時泛舶海中遇巨魚望舟有吞噬之意兩遭黑風天吳異物之怪既從恬靜俄抵師子國屬尊賢阿闍梨建大悲胎藏壇許光并慧辯同受五部灌頂法天寶六載回京不空譯經乃當參議華梵屬師卒後代宗重光如見不空勅委往五臺山修功德時天台宗學湛然解了禪觀深得智者膏腴常與江淮僧四十餘人入清涼境界湛然與光相見問西域傳法之事光云有一國僧體解空宗問及智者教法梵僧云曾聞此教定

邪正曉偏圓明止觀功推第一再三囑光或因緣重至爲翻唐爲梵附來某願受持屢屢握手叮囑詳其南印土多行龍樹宗見故有此願流布也光不知其終

寂然

按宋高僧傳寂然姓白氏不知何許人也名節素奇踵四聖種故號頭陀焉太和二年振錫觀方訪天台勝境到剡沃洲山者在天姥岑之陰對天台華頂赤城北望四明金庭石鼓山介焉其西北有支遁嶺叠馬坡放鶴岑次焉晉宋已來茲山洞開初有羅漢白道猷言西域來戾止是山次竺法潛支道林居焉高人勝士接踵而棲此中至於戴逵王羲之郗超孫綽許詢遊憩其間矣見是中景異聞名士多居如歸故鄉戀而不能捨去既行道化盛集禪徒浙東廉使元相國稹聞之始爲卜築次陸中丞臨越知之助其完葺三年鬱成大院五年而佛事典然每爲往來禪侶談說心要後終於山院太和七年時白樂天在河南保釐爲記劉賓客禹錫書之

增忍

按宋高僧傳增忍姓史氏沛國陳留人幼登鄉校諸書寓目入神工文隨計吏數舉不捷會昌初遊塞垣訪賀蘭山得白草谷頓挂儒冠直歸釋氏乃薙草結茅爲舍倍切精進羌胡之族競獻酥酪至五載節使李彥佐嘉其名節於龍興寺建別院號白草焉忍刺血寫經李公慮其枯悴躬往敦諭曰師何獨善一身行小乘行胡不延惜生性任持教法所利博哉忍執情膠固遂著三教毀傷論以見志帥覽而益加崇重九年因讀大悲經究尋四十二臂至無畏手疑而結壇浹旬禱請自空中現其正印雙拳歷歷可觀遂命畫工繪寫此臂焉或有譏謗者忍再精懇虔告畫工濯筆銅椀中忽感寶性華一朶枝趺鬚葉一皆鮮明覩者驚歎至咸通十二年七月十日示滅於白草院春秋五十九以十月十七日藏神於水館之南建塔焉初忍刺血寫經總二百八十三卷畫盧舍那閣三十五尺門一丈六尺起樣畫大悲功德三軸自著大悲論六卷並藏諸篋笥焉後節使唐恆夫仰其遺跡

奏乞旌勸勅謚大師曰廣慧塔曰念定弟子無轍亦致遠之高足齋血書經二卷瑞華椀一枚詣闕奏呈宣賜紫衣天復中終及梁乾化初中書令西平王韓公遜錄遺跡奏聞太祖勅致謚曰法空別賜紫方袍塞垣榮之後唐同光中從事薛貽紀爲碑焉

幽元

按宋高僧傳幽元俗姓劉幽州人也夙懷出俗之願年及弱冠方遂前心投并州賢禪師而了元契元和二年振錫江左至會稽大雲寺見三學僧梲定食輪資緣都闕元發言響應檀越供贍未幾移居湖心龜山妙喜古寺九年屬平昌孟簡鎮於越枉駕問道遂構成大院十二載復登南嶽棲止絕頂十三年豫章太守商祐篤重其道命住東明寺即東晉安帝世之所造僧數繁湊寶曆中爲奏改爲世福兼置戒壇續勅改爲度僧寺其間形像皆元之化導太和元年沈傳中丞又加信向元於院南別造佛閣五層功就謂弟子曰福事無盡生涯有期物有闕然後人庇具吾終後可將屍漆布安閣下言訖而化門人特旁立塔

焉

智顗

按宋高僧傳智顗者中山人也自幼辭親來五臺山善住閣院禮賢林爲師誦經合格得度神情爽拔氣調高峙於世貧財少欲知足糲食充腹麤衣禦寒餘有寸帛未嘗不濟諸貧病也遊方參翫預諸講席傳法華維摩二部窮源盡理後挂錫高峰息心却掃距元和中衆辟爲五臺山都檢校守僧長顗與時遷徙固辭不允遂登此職後遇歲當饑饉寺宇蕭條有華嚴寺是大聖棲眞之所巡遊者頗衆供施稀疎院宇倫巡例稱不迨衆請爲華嚴寺都供養主時德不孤有法照無著澄觀之出世也當觀師製華嚴經疏海衆雲集請顗爲講主日供千僧十有餘禩食無告乏皆云有無盡藏之米麪也歲久頗見豐盈有鄰院僧義圓亦當代之碩德也謂顗久知常住私有謗言非平等心是貪饕者也夜有神人報圓曰僧長是千佛之一數也汝發輕言若不悔過當墮惡道圓乃詣朝鳴足懺謝有茲驗也及鍾武宗澄汰顗遁乎山谷不

捨文殊之化境未逾歲載宣宗卽位勅五臺諸寺度僧五十人宣供衣帔山門再辟額爲十寺僧長兼山門都修造供養主大中七年與寰海遊臺四衆建無遮精妙供養一月日乃謂大衆曰吾欲暫憩微骸息心斂迹佐助衆務吾無能爲也付諸俊哲繼吾遺躅乃淨室安坐而滅春秋七十七夏臘五十八云

慧靈

按宋高僧傳慧靈未詳何許人也幼脫塵機勤從誦習及當應法戒品方圓銳意毗尼探賾持犯以行副解心口相符由是講訓名望翕如也人皆奉畏神明如也大中七年宣宗幸莊嚴寺禮佛牙登大塔宣問耆老乃賜紫衣其年六月勅補靈爲新寺上座矣帝望寺西北廢總持寺乃下勅曰朕以政閑賞景幸於莊嚴其寺複殿重廊連甍比棟幽房祕宇窈窕疏通密竹翠松垂陰擢秀行而迷道天下梵宮高明寡匹當建之時以京城西昆明池勢微下乃建木浮圖高三百尺藩邸之時遊此伽藍覩斯勝事其總持寺大業中立規制與莊嚴寺正同今容像則毀忍草隨荒

香徑蕪侵尚存基址其寺宜許重建以副予心三月十一日令三教首座辯章勾當修寺及畢工推靈爲綱任崇聖寺賜紫叡川充寺主福壽寺臨壇大德賜紫元暢充都維那靈居寺職清衆咸序帝所欽重寺中常貢梨華蜜其色白其味愈常蠟房所取者靈居新寺終矣究其靈公如會預代宗永泰中叅譯證義則可年百奇歲矣如不見不空皃貴乃春秋夏臘無理知焉

常達

按宋高僧傳常達字文舉俗姓顧海隅人也發跡河陽大福山遊學江淮諸勝寺達允迪中和克完戒法專講南山律鈔後求涅槃圓音法華止觀復通陰符老莊百家之書其餘分時之學盡二王之筆迹後隨方叅禪詣於宗極俄屬武宗滅法歎曰我生不辰不自我後由是寢默山棲委裘遁世而無悶焉宣宗重建法幢荐興精舍合境民人皆達之化導故太守韋曙特加崇重身不衣繒纊室惟蒙薜蘿四衆知歸諸方慕化其潔白鶴鷺如也咸通十二年合郭僧民請

紹四衆教誨或遊遨坰牧或嘯傲海壖不出林麓動經數載雖貴士單車詣門莫得而見於七五言詩追用元和之體著青山履道歌播人脣吻忽於自恣明辰鳩衆於長廊合掌遂申長別辭甚剛正因臥疾不起絕食七日而逝實咸通十五年九月十六日也春秋七十四僧臘五十一門人會淸傳朗奉靈柩殯於寺之東南三百步後年卽壙起塔潁川陳言撰塔銘邑大夫汝南周偲輯爲檀信乾符四年立碑焉

丹甫

按宋高僧傳丹甫者不知何許人也性多謷達言必剛直講授維勤執持雅正會稽風土律範淵府也甫之唱導從之者若元金之就磁石焉本習業於亙文律師法集文卽省躬之游夏也甫卽躬之嗣孫順正命章斡通祕賾越自曇一元儼之後罕能追躡甫之聲塵邁於前烈然爾時允文匠手相部風行甫介於大律之間行事之時草從風偃焉咸通末出門生智章等傳講今亦法嗣存焉或聞著手記尋且未獲吁惜哉

法相

按宋高僧傳法相姓俞氏吳長水人也天寶中誕育爲孾兒卓異七歲投師受經法三浹旬誦通法華全部弱冠往長安安國寺得滿足戒卽大曆中也便於上京習毗尼道諸部同異無不該綜涉十一載蔚成其業傳法東歸請學者如林吳郡太守奏於開元寺置戒壇相預臨壇之選尋充依止兼衆推爲寺綱管恆施二衆歸戒行佩漉囊器不畜長每有烏棲於座側馳斥不去會昌元年二月十日午時三刻告弟子清濬清高吾當滅矣儼然累足右脅而逝時衆晝聞管絃清亮乃天樂也又覩異光春秋八十九僧臘六十九四月遷塔於來蘇鄉之原白塔是也後弟子率義州刺史曹信大理司直吳方重修塔發之見相遺骨若銅色舌相不壞若芙蓉焉齒全四十二香湯沐之重葬蓋景福二年癸丑歲五月二十二日也高弟子公靜靜弟子行蘊蘊弟子仁表表弟子元杲杲本清白之僧也同鴻啓重修靈光一寺爲兵革殘毀之後也杲公啓公後偕隱天台習禪觀相次終於山焚

之皆獲舍利焉

文舉

按宋高僧傳文舉姓張氏婺州東陽人也年甫至學遂投師請法十九落髮始隳息慈貞元三年勅度得戒後十五年間以四分律爲學時術之晝夜翹勤遂登講訓攻通法華經疏義得智者之膏腴焉舉身量六尺餘其形如山其貌如玉靜若止水動如浮雲目不廻視口無戲言四威儀中無非律範丹丘二衆仰爲準繩其奔走他方聽受者與佛窟則公禪道並驅而相高也尋勅爲國清寺大德先是智者大師答隋煬帝問立七日金光明道場每年九月遐邇征鎭侯伯差人送供事既無礙黑白二衆無遠不屆人繦塡委飲食闕焉典座僧患之大和中主事僧清蘊咨謀於舉嵓寺莊田十二頃自此光明會不聞告乏舉之功歟以會昌二年五月化去門人幼清立塔於寺之西峰春秋八十三僧夏五十五韓乂爲碑頌德也

允文

按宋高僧傳允文字執經姓朱氏今秀州嘉禾人也

權輿九歲厥父云亡然理命捨文奉佛師授維摩法華二經敏速之性再稔皆通高達之士謂之重理耳或戲問文曰爾出家之後擬營何事業乎率然對曰當陟蓮華臺而作師子吼或訶誚之曰耆宿前敢爾或曰志欲得大此子將來未易測也至十六歲削頂周羅披安陀會相次裹足西上投嵩山臨壇大德遠和尚邊獲無作法時年二十三矣是夏即就中京攻相部律宗并中觀論補衣分衛寒燠四周既扣義門必入師室元樞律範尤見精微大和五年爲思定省忽歎歸歟既返故鄉淹時寢疾未遑講唱後聞錢塘天竺寺講大涅槃經蔚爲勝集文往學焉星歲未周鋒芒且露開成元年因遊台嶠止息越之嘉祥寺衆藉清芬甄命敷其經律文戢約聽徒頗爲嚴毅常訓之曰夫苾芻行非家法具足別解脫律儀衆同分是其自性於其形色精進故怖畏故防守故如是方疾得道果矣不然則弟子既惰師道徒施聞其警策有涕泗交橫悛心革行思過半矣會昌三年移居靜林寺專以涅槃宣導屬乎武宗澄汰例被搜揚書披緇

掖之衣夜著縵條之服罔虧僧行惟道俗譏大中伊始復振空門重整法儀乃隸名開元寺三十人數七年寺之耆舊命講律乘乾符三年丙申秋罷講覽藏經以中和二年壬寅六月二十九日微疾作而長逝享齡七十有八法臘五十五其年七月十二日葬於石奇山之陽遺言不許封樹也初文講演升座學徒畏憚喑嗚之際人皆披靡乃戒威德之若是於嘉祥靜林今大善三寺講相疏二十七座大經二十五座其爲人也貌古而脩長銳頂而黚黑執持密緻振鷺在庭未足方其潔也然亦獵涉儒墨慕白傳自作誌預著方墳銘藏於篋笥門人懷益因尋閱文籍見而悲咽遂從先師之志建小塔焉後門人懷肅思寂命名德虛受增加後序贊寧登會稽會禮文眞相見法孫可翔苦節進修叶杜多之行故熟其事迹也

道宣（附大慈）

按宋高僧傳道宣姓錢氏丹徒人也一云長城人其先出自廣陵太守讓之後洎太史令樂之撰天文集占一百卷考諱申陳吏部尚書皆高矩令猷周仁全

行母娠夢月貫懷復夢梵僧語曰汝所娠者卽梁朝僧祐律師祐則南齊剡溪隱嶽寺僧護也宜從出家崇樹釋敎云凡十二月在胎四月八日降誕九歲能賦十五厭俗誦習諸經依智頵律師受業洎十六落髮便隷日嚴道場弱冠極力護持專精克念感舍利現於寶函隋大業年中從智首律師受具武德中依首習律纔聽一徧方議修禪頵師呵曰夫適遐自邇因微知章修捨有時功願須滿未宜卽去律也抑令聽二十徧已乃坐山林行定慧晦迹於終南倣掌之谷所居之水神人指之穿地尺餘其泉迸湧時號爲白泉寺猛獸馴伏每有所依名華芬芳奇草蔓延隋末徙崇義精舍載遷豐德寺嘗因獨坐護法神告曰彼淸官村故淨業寺地當寶勢道可習成聞斯卜焉焚功德香行般舟定時有羣龍禮謁若男若女化爲人形沙彌散心顧眄邪視龍赫然發怒將摶攫之尋追悔吐毒井中具陳而去宣乃令封閉人或潛開往往煙上審其神變或送異華一奩形似棗華大如榆莢香氣馝馞數載宛然又供奇果李孟梨柰然其味

甘其邑潔非人間所遇也門徒嘗欲舉陰事先是潛通以定觀根隨病與藥皆此類者有處士孫思邈嘗隱終南山與宣相接結林下之交每一往來議論終夕時天旱有西域僧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供具凡七日池水日漲數尺有老人夜詣宣求救頗形倉卒之狀曰弟子卽昆明池龍也時之無雨乃天意也非由弟子今胡僧取利於弟子而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曰吾無能救爾爾可急求孫先生老人至思邈石室寃訴再三云宣律師示我故敢相投也邈曰我知昆明池龍宮有仙方三十首能示余余乃救爾老人曰此方上界不許輒傳今事急矣固何所恪少選捧方而至邈曰爾速還無懼胡僧也自是池水大漲數日溢岸胡僧術將盡矣無能爲也及西明寺初就詔宣充上座三藏奘師至止詔與翻譯又送眞身往扶風無憂王寺遇勑令僧拜等上啓朝宰護法又如此者撰法門文記廣弘明集續高僧傳三寶錄羯磨戒疏行事鈔義鈔等二百二十餘卷三衣皆紵一食惟菽行則杖策坐

不倚牀蚤蝨從遊居然除受土木自得固已亡身嘗築一壇俄有長眉僧談道知者其賓頭盧也復三果梵僧禮壇讚曰自佛滅後像法住世興發毗尼惟師一人也乾封二年春冥感天人來談律相言鈔文輕重儀中舛悞皆譯之過非師之咎請師改正故今所行著述多是重修本是也又有天人云曾撰祇洹圖經計人間紙帛一百許卷宣苦告口占一一抄記上下二卷又口傳偈頌號付囑儀十卷是也貞觀中曾隱沁郡雲室山人睹天童給侍左右於西明寺夜行道足跌前階有物扶持履空無害熟顧視之乃少年也宣遽問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卽毗沙門天王之子那吒也護法之故擁護和尚侍之久矣宣曰貧道修行無事煩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佛事者願爲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掌雖久頭目猶捨敢不奉獻俄授於宣宣保錄供養焉復次庭除有一人來禮謁謂宣曰律師當生覩史天宮持物一苞云是棘林香爾後十旬安坐而化則乾封二年十月三日也春秋七十二僧臘五十二累門人

窆於壇谷石室其後樹塔三所高宗下詔令崇飾圖寫宣之眞相匠韓伯通塑繪之蓋追仰道風也宣從登戒壇及當泥洹其間受法傳教弟子可千百人其親度曰大慈律師授法者文綱等其天人付授佛牙密令文綱掌護持去崇聖寺東塔太和初丞相韋公處厚建塔於西廊焉宣之持律聲振竺乾宣之編修美流天下是故無畏三藏到東夏朝謁帝問自遠而來得無勞乎欲於何方休息三藏奏曰在天竺時常聞西明寺宣律師秉持第一願往依止焉勅允之宣持禁堅牢捫蝨以緜紙裹投於地三藏曰撲有情於地之聲也凡諸密行或制或遮叵可知矣至代宗大曆二年勅此寺三綱如聞彼寺有大德道宣律師傳授得釋迦佛牙及肉舍利宜即詣右銀臺門進來朕要觀禮至十一年十月勅每年內中出香一合送西明寺故道宣律師堂爲國焚之禱祝至懿宗咸通十年左右街僧令霄元暢等上表乞追贈其年十月勅謚曰澄照塔曰淨光先所居久在終南故號南山律宗焉天寶元載靈昌太守李邕會昌元年工部郎中

嚴厚本各爲碑頌德焉

道成

按宋高僧傳道成者不知何許人也居於天邑演彼律乘戒月揚光圓而不闕德瓶告實滿而不傾當顯慶中敷四分一宗有同霧市時文綱律匠雖先依澄照大師後習律文乃登成之堂奧矣又懷素著述皆出其門垂拱中日照三藏譯顯識等經天后詔名德十員助其法化成與明恂嘉尚同預證義由是聲飛神甸位首方壇謂之梧桐多棲鳳鳥謂之芳沚頗秀蘭叢門生孔多無過此集然不詳終所

文綱（附名恪）

按宋高僧傳文綱姓孔氏會稽人也曾祖範陳都官尚書祖禩祠部侍郎考頂生逃海避隋擇木歸舜貞觀始拜尚乘直長咸光復儒業旁通釋教是故綱也植宿根從習氣慈母懷孕雜食棄捐有婆羅門僧頭陀語其母曰若此男終紹三寶自爾每聞空中多異香雜仙樂及誕育之日白鶴翔集若臨視焉比襁褓中午後不受乳哺猶堅持齋者童齓隨師訪道十二

出家冠年受具精慮苦行專念息心藜羹糗糧麻衣草薦操有彝檢口無溢言尋詣京兆沙門道成律師稟毗尼藏二十五講律三十登壇每勤修深思凝視反聽淨如止水嶷若斷山或風雨宴居或晝夜獨得故能吉祥在手不捨其瓶威德迎風不絕於氣出籠瘠鳫坐致虛空起屋下層自然成就惟甘露之滴口踰利劍之傷人慎之重之廣矣至矣由是八方來學四分永流請益者舉袂雲臨讚歎者發聲雷駭久視中天作淫雨人有憂色綱愍之乃端坐思維却倚屋壁奄至中夕欻爾半傾惟餘背間嶷然山立識者以爲得神通因定力故日月靈跡幽明潛感兆於集事應乎遺言左右怪之綱曰夫眞實無相塵色本空正覺圓常大悲湛定不可取也是以一時法主四朝帝師同迦葉之入城遇匿王之說戒竹園門外別有沙彌畢樹枝間廣聞鵶鳥所以受潤者博入見者深萬病已痊獲歡喜之藥一心不染解煩惱之繩又恭承絲綸京都翻譯追論惠用遠契如因翹誠滿朝檀施敵國但依布薩盡用莊嚴累歷伽藍二十餘所凡是

塔廟各已華豐猶且刺血書經向六百卷登壇受具僅數千人至苦至勤納無我之海不寢不食種無生之田長安四年奉勅往岐州無憂王寺迎舍利景龍二載中宗孝和皇帝延入內道場行道送眞身舍利往無憂王寺入塔其年於乾陵宮爲內尼受戒復於宮中坐夏爲二聖內尼講四分律一徧中宗嘉尚爲度弟子賜什物綵帛三千疋因奏道場靈感之事六月七日御札題牓爲靈感寺是也諸寺辟碩德以隷焉夫其左簴宿右上林南臺終山北池渭水千門宮闕化出雲霄萬乘旌旗天迴原隰先天載睿宗聖眞皇帝又於別殿請爲菩薩戒師妃主環階侍從羅拜兜率天上親聽法言王舍城中普聞淨戒恩旨賜絹三千餘疋綱悉付常住隨事修營或金地繚垣用增上價或寶坊飛閣克壯全模或講堂經樓舍利淨土或軒廊器物廚庫園林皆信施法財周給僧寶方將示迷津引覺路濯熱火宅拯溺毒流而乃奄忽神遷斯須薪盡雖有應化何其速歟以開元十五年八月十五日怡然長往時春秋九十有二其年九月四日

塔於寺側焉聞哀奔喪執紼會葬香華幢蓋縞素華夷塡城塞川彗雲翳景蓋數萬人有若法侶京兆懷素滿意承禮襄陽崇拔扶風鳳林江陵恆景淄州名恪等百餘人咸曰智河舟楫法宇棟橈而已哉有若弟子淮南道岸蜀川神積岐隴慧顗京兆神慧思義紹覺律藏恆暹崇業等五十餘人竝目以慈眼入於度門金棺不追灰骨罔答乃請滑臺太守李邕爲碑邕象彼馬遷法其班氏以二人而同傳必百行以齊肩不忝懷素前不慙宣師後李北海題品不其韙乎

有淄州名恪律師者精執律範切勤求解嘗厠宣師法筵躬問鈔序義宣師親錄隨喜靈感壇班名於經末又附麗文綱之門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六十六卷目錄

僧部列傳四十二

唐十八

懷素（附賓律師）　道岸
眞表　秀公
靈崿　滿意
崇業　元儼（附融濟）
德秀　愛同

詮律師　法慎
道光　鑒眞
守直　嚴峻
曇一　靈一
齊翰　朗然
大義　義宣
辯秀　如淨
鑒源　志鴻
乘如　清江

靈澈　省躬
神皓

神異典第一百六十六卷

僧部列傳四十二

唐十八

懷素（附賓律師）

按宋高僧傳懷素姓范氏其先南陽人也曾祖嶽高宗朝選調爲絳州曲沃縣丞祖徽延州廣武縣令父強左武衛長史乃爲京兆人也母李氏夢雲雷震駭因而娠焉誕育之辰神光滿室見者求占此子貴極當爲王者之師傅也幼齡聰黠器度寛然識者曰學

必成功才當逸格耳聞口誦皆謂老成年及十歲忽發出家之意猛利之性二親難沮貞觀十九年元奘三藏方西域廻誓求爲師雲與龍而同物星將月以共光俱懸釋氏之天悉麗著明之象初尋經論不費光陰受具已來專攻律部有鄴郡法礪律師一方名器五律宗師迷方皆俟其指南得路咸推其鄉導著疏十卷別是命家見接素公知成律匠研習三載乃見諸瑕喟然歎曰古人義章未能盡善咸亨元年發起勇心別述開四分律記至上元三年丙子歸京奉詔住西太原寺傍聽道成律師講不輟緝綴永淳元年十軸畢功一家新立彈糾古疏十有六帙焉新義半千百條也傳翼之虎搏攫而有知皆畏乘風之震砰輷而無遠不聞所化翕然所傳多矣復著俱舍論疏一十五卷遺教經疏二卷鈔三卷新疏拾遺鈔二十卷四分僧尼羯磨文兩卷四分僧尼戒本各一卷日誦金剛經三十卷講大律已疏計五十餘徧其餘書經畫像不可勝數於本寺別院忽示疾力且薾然告秀章曰余律行多闕一報將終時空中有天樂瀏

亮奄然而逝俗齡七十四法臘五十三葬日有鴻鶴遶塔悲鳴至暮方散素所撰述宗薩婆多何邪以法密部緣化地部出化地從有部生故出受體以無表色也又斥二宗云相部無知則大開量中得自取大小行也南山犯重則與天神言論是自言得上人法也大抵素疏出謂之新章焉開元中嵩山賓律師造飾宗記以解釋之對礪舊疏也又謂爲東西塔律宗因傳習處爲名耳大曆中相國元公載奏成都寶園寺置戒壇傳新疏以俸錢寫疏四十本法華經疏三十本委寶園光翌傳行之後元公命如淨公爲素作傳韋南康皐作靈壇傳授毗尼新疏記有承襲者刊名於石其辭遒麗其翰兼美至今蜀中傳以爲口實焉

道岸

按宋高僧傳道岸姓唐氏世居潁川是爲大族漢尚書令琳司空珍吳尚書僕射固雍州刺史彬涼鎮北將軍瑤之後也永嘉南度遷於光州衣冠人物輝映今古岸生而不羣少而奇槩爰在髫齓有若老成齒

胄膠庠徇齊墳典猶恐聞見未博藝業有遺遂浮江淮達洙泗探禹穴升孔堂多歷年所矣操翰林之鼓吹游學海之波瀾討論百家商擢三教乃歎曰學古入官紆金拾紫儒教也餐松餌柏駕鶴乘龍道教也不出輪廻之中俱非栰喻之義豈若三乘妙旨六度宏功錙銖世間掌握沙界哉遂落髮出家洗心訪道一音克舉四句精通堅修律儀深入禪慧夜夢迦葉來爲導師朝閱眞經宛契冥牒由是聲名藉甚遠近吹噓爲出世之津梁固經行之領袖十方龍象罔不師範焉萬國鵷鸞無敢訓對者向若廻茲妙識適彼殊途議才必總於四科濟世雅符於三傑有若越中初法師者祕藏精微罔不明練道高寰宇德重丘山岸聞善若驚同聲相應乘杯去楚杖錫遊吳雲霧一披鐘鼓齊振期牙合契澄什聯芳由是常居會稽龍興寺焉揚越黎庶江淮釋子輻輳烏合巷少居人罕登元禮之門且覩公超之市岸身遺纏蓋心等虛空不擇賢愚無論貴賤溫顏接待善誘克勤明鑑莫疲洪鐘必應皆窺天挹海虛往實歸其利溥哉無得稱

也時號爲大和尚登無畏座講木叉律容止端嚴辭辯淸暢連環氷釋理窟毫分瞻仰者皆悉由衷聽受者得未曾有於是高僧大士心醉神傾捐棄舊聞佩服新義江介一變其道大行孝和皇帝精貫白業遊藝元樞聞而異焉遣使徵名前後數介乃始入朝與大德數人同居內殿帝因朝暇躬閱淸言雖天聰屢迴而聖威難犯凡厥目對靡不魂驚皆向日趨風滅聽收視岸人望雖重僧臘未高猶淪居下筵累隔先輩惜帝有輪王之位不起承迎以吾爲舍那之後晏然方坐皇帝覩其高尚伏以尊嚴偏賜衣鉢特彰榮寵因請如來法味屈爲菩薩戒師親率六宮圍繞供養仍圖畫於林光宮御製畫贊開元五年歲次丁巳八月十日滅度於會稽龍興道場時年六十有四海竭何依山崩安仰天人感慟道俗哀號執紼衣縗動盈萬計弟子龍興寺慧武寺主義海都維那道融大禹寺懷則大善寺道超齊明寺思一雲明寺慧周洪邑寺懷瑩香嚴寺懷彥平原寺道綱湖州大雲寺子瑀與國寺慧纂等秀稟珪璋器承磨琢荷導蒙之力

懷栝羽之恩思播芳塵必題貞石乃請禮部侍郎姚奕爲碑紀德初岸本文綱律師高足也及孝和所重其道克昌以江表多行十誦律東南僧堅執罔知四分岸請帝墨勅執行南山律宗伊宗盛於江淮間者岸之力也

眞表

按宋高僧傳眞表者百濟人也家在金山世爲弋獵表多蹻捷弓矢最便當開元中逐獸之餘憩於田畎間折柳條貫蝦蟇成弗置於水中擬爲食調遂入山網捕因逐鹿由山北路歸家全忘取貫蝦蟆至明年春獵次聞蟆鳴就水見去載所貫三十許蝦蟆猶活表於時歎惋自責曰苦哉何爲口腹令彼經年受苦乃絕柳條徐輕放縱因發意出家自思惟曰我若堂下辭親室中割愛難離慾海莫揭愚籠由是逃入深山以刀截髮苦到懺悔舉身撲地志求戒法誓願要期彌勒菩薩授我戒法也夜倍日功遶旋叩搕心心無間念念翹勤經於七宵詰旦見地藏菩薩手搖金錫爲表策發敎發戒緣作受前方便感斯瑞應歡喜

偏身勇猛過前二七日滿有大鬼現可怖相而推表墜於巖下身無所傷匍匐就登石壇上加復魔相未休百端千緒至第三七日質明有吉祥鳥鳴曰菩薩來也乃見白雲若浸粉然更無高下山川平滿成銀色世界兜率天主逶迤自在儀衛陸離圍遶石壇香風華雨且非凡世之景物焉爾時慈氏徐步而行至於壇所垂手摩表頂曰善哉大丈夫求戒如是至於再至於三蘇迷盧可手攘而却爾心終不退乃爲授法表身心和悅猶如三禪意識與樂根相應也四萬二千福河常流一切功德尋發天眼焉慈氏躬授三法衣瓦鉢復賜名曰眞表又於膝下出二物非牙非玉乃籤檢之制也一題曰九者一題曰八者各二字付度表云若人求戒當先悔罪罪福則持犯性也更加一百八籤籤上署百八煩惱名目如來戒人或九十日或四十日或三七日行懺苦到精進期滿限終將九八二籤參合百八者佛前望空而擲其籤墮地以驗罪滅不滅之相若百八籤飛逗四畔惟八九二籤卓然壇心而立者卽得上上品戒焉若衆籤雖遠

或一二來觸九八籤拈觀是何煩惱名抑令前人重覆懺悔已正將重悔煩惱籤和九八者擲其煩惱籤去者名中品戒焉若衆籤埋覆九八者則罪不滅不得戒也設加懺悔過九十日得下品戒焉慈氏重告誨云八者新熏也九者本有焉囑累已天仗旣廻山川雲霽於是持天衣執天鉢猶如五夏比丘徇道下山草木爲其低垂覆路殊無谿谷高下之別飛禽鷙獸馴伏步前又聞空中唱告村落聚邑言菩薩出山來何不迎接時則人民男女布髮掩泥者脫衣覆路者氈罽氍毹承足者華裀美褥填坑者表咸曲副人情一一迪踐有女子提半端白氎覆於途中表似驚忙之色廻避別行女子怪其不平等表曰吾非無慈不均也適觀氎縷間皆是狶子吾慮傷生避其悞犯耳原其女子本屠家販買得此布也自爾常有二虎左右隨行表語之曰吾不入郛郭汝可導引至可修行處乃緩步而行三十來里就一山坡蹲踞於前時則挂錫樹枝敷草端坐四望信士不勸自來同造伽藍號金山寺焉後人求戒年年懺罪者絕多今影堂

中道具存焉

秀公

按宋高僧傳秀公者齊安人也髫年天然有離俗之意焉既丁荼蓼便往蜀郡禮興律師諷誦經典易若溫尋又依之進具果通達毗尼乃爲興公傳律上足弟子如是四載入長安造宣律師門爲依止之客勤以忘勞涉十六年不離函丈窮幽諸部陶練數家將首疏爲宗本然向黃州報所生地次往安陸大揚講訓聲美所聞諸王牧守攸共遵承正化緇徒咸摹細行有貞固律師居於上席解冠諸生最顯清名餘皆後殿其諸成業不可勝筭春秋七十餘卒於十力寺本房焉

靈崿

按宋高僧傳靈崿者不知何許人也勤乎切問靡憚尋師乾封中於西明寺躬預南山宣師法席然其不拘常所或近文綱或親大慈皆求益也末塗懼失宣意隨講收采所聞號之曰記以解刪補鈔也若然者推究造義章之始惟慈與崿也又別撰輕重訣故苑

陵元曽親覩其文故援引之以解量處輕重儀焉金華之故其訣湮滅無復可尋矣

滿意

按宋高僧傳滿意者不知何許人也風神峭拔識量寬和經論旁通專於律學武德末所遇鄴都法礪律師作疏解曇無德律遂往摳衣明其授受如是講導三十許年乃傳付觀音寺大亮律師亮方授越州曇一盛化之間出龍象之資無過意之門也矣

崇業

按宋高僧傳崇業不知何許人也初同弋陽道岸學毗尼於文綱之法集業之服勤淬礪罔怠黌肆之間推居元長與淄州明恪齊名挺拔剛毅過之美聲洋洋達於禁闈睿宗聖眞皇帝操心履道勅以舊邸造安國寺有詔業入承明熏修別殿爲帝授菩薩戒施物優渥僉迴捨修菩提寺殿宇抑由先不畜盈長之故也開元中微疾囑弟子曰吾化窮數盡汝曹堅以防川無令放逸語訖終於所居寺之別院業即南山之嗣孫矣

元儼（附融濟）

按宋高僧傳元儼俗姓徐氏晉室南遷因官諸暨遂爲縣族年始十二辭親從師事富春僧暉證聖元年恩制度人始墮僧數隸懸溜寺儼幼而明敏長則韶令標格峻整風儀凜然迨於弱冠乃從光州岸師諮受具戒後乃遊詣上京探賾律範遇崇福意律師并融濟律師皆名匠一方南山上足咸能升堂睹奥共所印可由是道尊戒潔名動京師安國授記並充大德後還江左編行四分因著輔篇記十卷羯磨述章三篇至今僧徒遠近傳寫初光州岸公嘗因假寐忽夢神僧謂曰元儼當爲法器云何教以小乘後乃命宣般若由是研精覃思採摭舊學撰金剛義疏七卷古德所不解先達所未詳我則發揮光明若指諸掌誓以一生宣講百徧越邑精舍時稱法華晉沙門曇翼嘗結庵山巔入是法三昧感徧吉菩薩徒觀其塔類多寶涌出以證經宮如轉輪飛行而聽法雙鳥所以示兆今尚翔鳴六象所以呈奇時猶隱現不可得而思議者蓋斯之謂歟信如來之福庭是菩薩之隱

嶽儼乃考槃是卜東鉢深棲建置戒壇招集律行若夫秦衡上士燕代高僧數若稻麻算同竹葦服膺請益躡屩擔簦宴坐不出幾三十載開元二十四年帝親注金剛般若經頒詔天下普令宣講都督河南元彥沖躬請儼重光聖日遂闡揚幽贊允合天心令盲者見日月之光聾者聞雷霆之響儼之演暢蓋有力焉夫樂小法者迷自我而爲病通大方者懵開空之法道若夫會三歸一觸理冥事自優波離已下猶或病諸而儼綱紀小乘演暢大法悟佛境之非有識魔界之爲空故能使涅槃將生死一如煩惱與菩提齊致發心而登佛地非我而誰白黑歸依當仁不讓昔僧護法師常居石城宴坐靑壁仰其中峰如有佛像願造十丈以圖兜率良願未諧護公長逝梁武皇帝詔僧祐律師馳傳經理規模刻劃意匠纔施俄而山塚崒崩全身坐現合高百餘尺雖金石絲竹四天之供施常聞功德莊嚴十地之琱鐫尚闕儼乃內傾衣鉢外率檀那布以黃金之色鎔以白銀之相銅錫鉛錯球琳琅玕七寶由是渾成八珍於焉具足雖寶積

獻蓋界現三千迦葉貢衣金踰十萬如須彌之現於大海若杲日之出於高山此又儼之功德不可思議者也故洛州刺史徐嶠工部尚書徐安貞咸以宗室設道友之禮國子司業康希銑太子賓客賀知章朝散大夫杭州臨安縣令朱元眘亦以鄉曲具法朋之契開元二十六載恩制度人採訪使潤州刺史齊澣越州都督景誠採訪盧見義泗州刺史王弼無不停旟淨境稟承法訓齊公乃方舟結乘奉迎儼於丹陽餘杭吳興諸郡令新度釋子躬授具戒自廣陵迄於信安地方千里道俗受法者殆出萬人凡禮佛名經一百徧設無遮大會十筵而入境住持舉無與比夫稟法傳授從佛口生有門人法華曇俊崇默龍興崇一開元智符稱心崇義香嚴懷節寶林洪霈覺引灌頂皆不傾油鉢無漏浮囊經不云乎如栴檀林栴檀圍繞如師子王師子圍繞信儼之威神有在而法主之功德不刊將知三界無安百靈共盡此生已適於後息他世應見於前心以天寶元載歲次壬午緣化已畢十一月三日現疾於繩牀七日午時坐終於戒

壇院春秋六十有八粤其月二十五日窆於寺南秦山之下高樹雙塔光明踰於白雲列植千松秀色羅於明月經始則神邕崇曉住持則惟湛道昭並躬護聖塲親傳智印其餘三千門人五百弟子承般若之深法受毗尼之密行盡號顓門無待彌勒天寶十五載歲次丙申萬齊融述頌德碑焉

德秀

按宋高僧傳德秀俗姓孫氏富陽人也少出塵區早棲梵宇當圓戒檢正護浮囊匪定常師畱神律府講談之外嘗哀鬼神乏食恆以深更施其飲食澌汭之民傾誠畏服及終於定山頗多靈異則天寶初載也遷神座入塔時天降舍利七顆門人以瓶盛之緘於其塔或發之見秀齒上生舍利紛紛而墜後人還累甓成浮圖鄉人云恆有白蛇蟠屈守塔樵牧之童無敢近者

愛同

按宋高僧傳愛同俗姓趙氏本天水人也代襲冠冕弱齡挺拔惠然肯來爲佛家子具戒後講彌沙塞律

遠近師稟若鱗羽宗乎鯤鳳也昔南宋朝罽賓三藏覺壽譯成此律因出羯磨一卷時運遷移其本零落尋求不獲學者無依同遂於大律之內抄出羯磨一卷彼宗學者盛傳流布被事方全孝和之世神龍中盛重翻宣同與文綱等叅預譯場推爲證義義淨所出之經同有力焉著五分律疏十卷復遺囑西明寺元通律師重施潤色後安史俶擾焚燎喪寺今無類矣

詮律師

按宋高僧傳詮律師者五臺縣人也繇服出家冠年受戒儀則清雅衆稟綱繩習毗尼宗祕菩薩行詮除訓徒外守默無撓遠近有事靡不豫知人謂爲得他心通也一食終日斂衣遮體不貯顆粒房無縷綜其强本節用造次不可及也入滅之日祥雲鬱密天樂錚鏦闔寺僧徒皆聞異香馚馥乃名集寺衆執手告辭囑累門人跏趺而滅云

法愼

按宋高僧傳法愼姓郭氏江都人也孩抱之歲誓志

空門親愛所鍾志不可奪從瑤臺成律師受具戒依太原寺東塔體解律文絕其所疑時賢推服或一言曲分於象表精理自得於環中聲振京師如晞愛日諸寺衆請綱領乃默然而東歸既還揚都俯允羣願恆誦金剛般若經如意輪般若佛心我得此心衆生亦得如意勝願我如此願衆生亦如謂天台止觀包一切經義東山法門是一切佛乘色空兩忘定慧雙照不可得而稱也愼暑不攝齊食不求飽居不易坐四方捨施歸於大衆一身有無均於最下朝廷之士銜命往還路出維揚終歲百數不踐門閾以爲大羞仰承一盻如洗飢渴愼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人上言依於仁與人下言依於禮佛教儒行合而爲一學者流悞故親校經論延來者聽受故大起僧坊將警羣迷故廣圖菩薩因地善護諸命故曲濟衆生壽量以文字度人故工於翰墨以法皆佛法故兼采儒流以我慢爲防故自負衣鉢以規矩爲任故綱正緇林以發揮道宗故上行恭禮以感慕遺迹故不遠他邦以龍象叅議故再至京國以軌度端

明故研精律部焉黃門侍郎盧藏用才高名重罕於推挹一見於慎慕味循環不能離坐退而歎曰宇宙之內信有高人黃門於院中置以經藏嚴以香燈天地無疆像法常在太子少保陸象先兵部尚書畢構少府監陸餘慶吏部侍郎嚴挺之河南尹崔希逸太尉房琯中書侍郎平章事崔渙禮部尚書李憕辭人王昌齡著作郎綦毋潛僉所瞻奉願同灑掃感動朝宰如此以天寶七載十月十四日晨興盥漱就胡牀跏趺心奉西方旣瞑而滅於龍興寺別院春秋八十三夏六十二緇素弟子北距泗沂南踰嶺徼望哭者千族會葬者萬人其上首曰會稽曇一閩僧懷一南康崇叡晉陵義宣錢塘譚山寺惠鸞洛京法瑜崇元鶴林寺法勵法海維揚惠凝明幽靈祐靈一等罔不成樂說辯才入法華三昧衆所知識物之依怙天上甘露正味調柔人中象王利根成熟音樂樹下長流福慧之泉雪山峰頂仰見清凉之月金剛決定煩惱無餘優曇開敷香潔盈滿法施之恩郡居之感哀奉邑身經始靈塔於蕪城西蜀岡之原像教也幽公自

幼及哀慟所親侍後請禮部員外郎趙郡李華爲碑紀述大曆八年癸丑十二月也大理司直張從申書趙郡李陽冰題額其塔亦幽公經度建塔之地廣袤如素高卑得中周臨四衢平視千里門人環蒔列柏薦以名香其塔屬會昌中例皆毀焉

道光

按宋高僧傳道光姓褚氏踰亂出家方冠受具詣光州和尚學遍毗尼於時夏淺德崇壇場屬望蓋天賚眞士爲東南義虎雲雨慈味笙鏞道聲光持法華經創塔廟洎沒身不怠也上元元年庚子仲秋示疾終於本寺春秋七十九法臘五十八是日馳陽昧昧淫雨溼溼烈風崇朝嘉木爲折乃東土福盡之徵也俄然喜氣五色亭亭如蓋移晷不散徧映精廬即西方往生之意也初光未歿其月三日質明支疾凝神依色身觀彌陀具相現在其前滿庭碧華昔所未覩者四日昧爽有異人請光爲和尚遂開目彈指曰但發菩提心至五日曼陀羅華自天而雨門人神烈義津追慕弗遑各分法味流布行化香火無窮云

鑒眞

按宋高僧傳鑒眞姓淳于氏廣陵江陽縣人也總丱俊明器度宏博能典謁矣隨父入大雲寺見佛像感動夙心因白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許焉登便就智滿禪師循其獎訓屬天后長安元年詔於天下度僧乃爲息慈配住本寺後改爲龍興迨中宗孝和帝神龍元年從道岸律師受菩薩戒景龍元年詣長安至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於實際寺依荊州恆景律師邊得戒雖新發意有老成風觀光兩京名師陶誘三藏教法數稔該通動必研幾曾無矜伐言旋淮海以戒律化誘蔚爲一方宗首氷池印月適足清明猊座揚音良多響答時日本國有沙門榮叡普照等東來募法用補缺然於開元年中達於揚州爰來請問禮眞足曰我國在海之中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雖有法而無傳法人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非燭何見乎願師可能輟此方之利樂爲海東之導師乎眞觀其所以察其翹勤乃問之曰昔聞南嶽思禪師生彼爲國王興隆佛法是乎又聞彼國長屋曾造千袈裟來施中

華名德復於衣緣繡偈云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以此思之誠是佛法有緣之地也默許行焉所言長屋者則相國也眞乃募比丘思託等一十四人買舟自廣陵齎經律法離岸乃天寶二載六月也至越州浦止署風山眞夜夢甚靈異纔出洋遇惡風濤舟人顧其垂沒有投棄棧香木者聞空中聲云勿投棄時見舳艫各有神將介甲操仗焉尋時風定俄漂入蛇海其蛇長三丈餘色若錦文後入魚海魚長尺餘飛滿空中次一洋純見飛鳥集於舟背壓之幾沒泊出鳥海乏之水俄泊一島池且泓澄人飲甘美相次達於日本其國王歡喜迎入城大寺安止初於盧遮那殿前立壇爲國王授菩薩戒次夫人王子等然後教本土有德沙門足滿十員度沙彌澄修等四百人用白四羯磨法也又有王子一品親田捨宅造寺號招提施水田一百頃自是已來長敷律藏受教者多彼國號大和尚傳戒律之始祖也以日本天平寶字七年癸卯歲五月五日無疾辭衆坐亡身不傾壞乃唐代宗廣德元年矣春秋七十七至今其

身不施苧漆國王貴人信士時將寶香塗之僧思託著東征傳詳述焉

守直

按宋高僧傳守直字堅道錢塘人也姓范氏齊信安太守瑝之八葉禮既冠衆君子器之夙有丘園之期不顧元纁之錫遂詣蘇州支硎寺圓大師所受具足律儀是夜眼中光現長一丈餘持久方滅蓋得戒之驗也後抵江陵依眞公三年練行尋禮天下二百餘郡聖跡所在無不至焉見無畏三藏爲受菩薩戒聞普寂大師傳楞伽心印講起信宗論二十餘徧南山律鈔四十徧平等一雨大小雙機在乎圓音未嘗少異乃立願誦華嚴經還於中宵夢神人施珠一顆及覺惘惘然如珠在握是歲入五臺山轉華嚴經二百徧追夙心也宏覽大藏經三過廣正見也至開元二十六年有制舉高行道俗請正名隸大林寺後移籍天竺住靈隱峰時大曆二年也至五年三月寓於龍興淨土院謂左右曰夫至人乘如而來乘如而去示其心然也而愚夫欲以長繩繫彼白日安可得乎吾

景落桑榆豈淹久也以其年此月二十九日告終春秋七十一僧臘四十五其間臨壇度人多矣顯名者洞庭辯秀湖州皎然惠普道莊會稽清江清源杭州擇鄰神偃常州道進晝公著塔銘云

嚴峻

按宋高僧傳嚴峻姓樊氏濰州人也父任硤州長史昭王府司馬峻性地夷然學習明利年及十九應進士舉倏罹荼蓼思報劬勞投南陽佛寺後抵荊州玉泉山蘭若遇眞禪師示其禪觀入城泊大雲寺峻秉持戒印用之不刓憑附浮囊渡之攸往衆請臨壇復舉律之宗主黽勉承命忽逢觀淨禪師頓明心法大曆元年思往清凉山未達廬陵見顏魯公一言相契膠漆如也二年春宜春太守俾僧正馳疏請名四年春洪州刺史李華員外延入大明寺住止三月中俄命沐浴換衣舉望空虛合掌而逝春秋五十九遷塔弟子圓約等於寺前大泉池立碑存焉

曇一

按宋高僧傳曇一姓張氏蓋韓人也其先軒轅賦姓

至良佐漢侯於留魏晉已還衣冠繼代曾祖恆隋太常卿扈蹕揚都遂家於越恆生孝廉翼翼生處士蔵蔵生一令聞江南今四葉矣一宿植淨因生知慧性弱而敏悟長而聰明年十五從李滔先生習詩禮終日不違十六聽雲門寺茂亮法師經論一聞懸解法師異之謂其母孟氏曰此佛子也可令削髮當與授記亮即孝和皇帝菩薩戒師也一聞而歡喜有度世之志景龍中承恩出家隸在僧錄年滿受具於丹陽元祖律師學通事鈔於當陽曇勝律師既而鑽木見煙窺牆覩奧開元五年西遊長安依觀音寺大亮律師傳毗尼藏崇聖寺檀子法師學惟識俱舍等論安國寺印度沙門受菩薩戒於是蓮華不染之義甘露甚深之旨一傳慧炬了作梵雄遠近瞻仰如宗師矣然刃有餘地時兼外學常問周易於左常侍褚無量論史記於國子司業馬貞遂漁獵百氏囊括六籍增廣聞見自是儒家調御人天皆因佛事公卿嚮慕京師藉甚時丞相燕國公張說廣平宋璟尚書蘇瓌兗國陸象先祕書監賀知章宣州涇縣令萬齊融皆以

同聲並爲師友雖支許之會虛嘉宗雷之集廬嶽未云多也四分律者後秦三藏法師梵僧佛陀邪舍傳誦中華與羅什法師共爲翻譯今之講授自此員來魏法聰律師始爲演說聰授道覆覆授光洎隋朝相部勵律師作疏十卷西京崇福寺滿意律師盛傳此疏付授亮律師其所傳授一一依勵律師疏及唐初終南宣律師四分律鈔三卷詳略同異自著發正義記十卷明兩宗之踳駮發五部之鈐鍵後學開悟夜行得燭前疑泮釋陽和解冰佛日昭晰而再中法棟崢嶸以高峙發正記中斥破南山持犯中可見也二十五年仗錫東歸明年詔置開元寺長史張楚舉爲寺主因而居焉一聲振京華道高吳會布大慈以攝衆修萬行以表儀順風問道者轂擊肩摩函丈請益者波委雲萃虛受之量隨而演說故前後講四分律三十五徧刪補鈔二十餘徧焉江淮釋子受木叉者非一登壇即不爲得法從持僧律蓋度人十萬計矣至德之際國步多艱緇徒慢法罕率經教國相王公出鎮於越以一德名素高請爲僧統一變淸淨大闡

熏修浹旬之間廻邪入正善誘潛化皆此類焉始者一入關謁明達法師目之曰汝人中師子也又遇遵善寺尼慈和歌曰曇一師解毗尼大聰明更無疑爲達人之所諺多矣天寶十四載制河潮水南激錢塘大雲伽藍當玆湍悍因請一講律學徒千人咸發大願每上念摩訶般若乃止濤激以福伍胥龍王用玆莊嚴祈於衞護五月晦夜惚怳之間見一神人衣冠甚偉稽首謝曰蒙垂法施卽改波流未逾九十日漲沙五十里道俗驚歎得未曾有一蔚爲法主大揚教跡發明前佛之付囑保證後佛之護念四句作偈受持者了於未了一音演法諦聽者聞所不聞非夫天地淳精江山粹靈與法作程間世而生孰能元通密證如此其大者乎寺中洪鐘一所作也遠徵鳧氏近法雷門生存累年匠其規制歿後三日成於鎔造聲應百里扛乎萬鈞蒲牢叫而地震師子吼而山業警悟聾俗導引迷方胡可言也法謝形離薪盡火滅以大曆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遷化於寺之律院報齡八十僧臘六十一卽以明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遷座於

秦望山從先和尚之塋也一春秋已高精爽逾厲既不衰憊初無疾苦忽謂侍者曰吾將掃禮墳塔歸骨於此數日之後奄然而終江淮之南河洛之表衣縗制服執紼送喪號哭滿山旛華蔽野比夫劇孟之母送車千乘孔丘之墓栽樹萬株可同年哉門人越州妙喜寺常照建法寺清源湖州龍興寺神玩宣州隱靜寺道昂杭州龍興寺義賓台州國清寺湛然蘇州開元寺辯秀潤州棲霞寺昭亮常州龍興寺法俊等早發童蒙咸承訓誘三千弟子仰梁木而增悲八萬門人望栴檀而不及時會稽徐公浩素敦鄉里之舊爲碑頌德焉大曆十一年也

靈一

按宋高僧傳靈一姓吳氏廣陵人也神清氣和方寸地虛與太和元精合其純粹年肇九歲僻嫌朽宅決入梵園墮息慈之倫稟出家之制暨乎始冠受其具足學習無倦律儀是修示見談笑欲明解脫示人文藝以誘世智初不計身中有我我中有身德全道成緣斷形謝以寶應元年冬十月十六日寂滅於杭州

龍興寺春秋三十五凡滿十五安居臨終顧謂弟子行荼毗法樹小浮圖焉時左衛兵參軍李紓嘉興縣令李湯左金吾衛兵曹參軍獨孤及相與悼梁木之旣壞慮陵谷之當遷後之人禮應眞之塔婆昧應眞之德行故刻石於武林山東峰之陽也一家富貨殖旣而削髮推千金之產悉讓諸孤昆弟所取者惟衲衣錫杖自爾叩維揚法愼師學相部律造乎微而臻乎極友善者慧凝明幽靈祐會稽曇一晉陵義宣同門三益作者七人也一咳唾塵境纔日經行宴坐必擇山椒樹下初舍於會稽山南懸溜寺接禪者隱空乾靖討論第一義諦或遊慶雲寺復居餘杭宜豐寺寺鄰生丹山門對佳境冏然獨往暴風偃山正智不動巨浪沃日浮囊不飄於是著法性論以究眞諦此一之了悟也每禪誦之隙輒賦詩歌事思入無間興含飛動潘阮之遺韻江謝之闕文必能綴之無愧古人循循善誘門弟子受教若良田之納膏雨焉一跡不入族姓之門與天台道士潘志清襄陽朱放南陽張繼安定皇甫曾范陽張南史吳郡陸迅東海徐凝

景陵陸鴻漸爲塵外之友講德味道朗味終日其終篇必博之以文約之以修量其根之上下而授之藥焉一居寺高隅初無井泉一旦呀然而湧噴金砂之滷於庭之左右挹之彌清酙之無竭蓋精至之感矣詩行於世有選其尤者入問氣集焉

齊翰

按宋高僧傳齊翰字等至吳興沈氏之子高祖陳國子祭酒曾祖隋魏州司馬祖考三世不仕翰綺歲從父至山寺蹈高靜無塵之躅惻然有宿命之知固請捨家至天寶八載八月五日奉制度配名永定寺九載十月躋五分壇納形具戒移名開元寺大曆中轉隸武丘皆兩州道俗所請從命也翰道性淵默外則淡然迹不近名身不關事長在一室寂如無人豈比夫駢行鼓簧之士哉顓門相部義疏精敏罕儔明法華經主蘇湖戒壇每當請首則今時所謂壇長也大曆十年入流水念佛道場是夜西方念中頓現蓋純誠之所致也即以其年終於本院春秋六十八法臘二十六翰遇疾之日謂門弟子曰有鶴從空飛下迴

朔我前爾曹見平必謝之期安能免哉受業門人如隱戒壇宣兌等與吳興皎然結法門昆弟之交俱高潔難可輕量焉

朗然

按宋高僧傳朗然俗姓魏世襲冠冕其先隨東晉南渡則爲南徐人也開元中入道受業於丹陽開元寺齊大師天寶初受具於杭州華嚴寺光律師後從靈隱寺依遠律師通四分律鈔重稟越州曇一律師精研律部講訓生徒四遠響應肅宗至德二年恩命舉移隸名於慈和寺上元中刺史韋儇又請爲招隱統領大德卽以其年講授之暇著古今決十卷解釋四分律鈔數十萬言繁雜義例條貫甚明大行於世觀其先列古人之義有所不安則判斷之故號決也決中自序初依天竺威律師學習復從遠一二師也凡戒壇則二十六登皆爲壇席之主律鈔凡二十八過講有饋遺者隨豐薄受而轉施悲信二田凡於教理披文究義皆言宿習之力也執持戒檢斯須不違大曆十二年冬癸卯趺坐如常恬然化滅時年五十四

僧臘三十五越十二年春辛酉建塔於山西原縗麻之徒泣血千計高行弟子清浩擇言等請益弟子御史中丞洪府觀察使韋儇吏部員外李華潤州刺史韓賁湖州刺史韋損御史大夫劉暹潤州刺史樊冕皆歸心奉信屯田員外郎柳識爲碑頌焉

大義

按宋高僧傳大義字元貞俗姓徐氏會稽蕭山人也以天授二年五月五日特稟神異生而秀朗七歲父訓之以經典日可誦數千言年十二請詣山陰靈隱寺求師因習內法開卷必通人咸歎之屬中宗正位恩制度人都督胡元禮考試經藏義格中第一削染配昭元寺自茲聽習旁贍元儒開元初從吳郡圓律師受具復依本州開元寺深律師學四分律指訓義因遊長安深公已亡乃摳衣法華寺元儼律師其俊邁出倫儼云於今傳法非子而誰及稱心本寺超律師請爲寺任開元中喪親誓入天台佛隴轉藏經咨劬勞也天寶中遂築北塢之室卽支遁沃州之地也初夢二梵僧曰汝居此與二十日至寶應初復夢曰

本期二十日今滿矣魔賊將至不宜更處無何海賊袁晁竊據剡邑至於丹丘義因與大禹寺迴律師同詣左谿朗禪師所學止觀而多精達前後朝貴歸心者相國杜鴻漸尚書薛兼訓中丞獨孤峻洛州刺史徐嶠次徐浩皆宗人也以大曆己未歲五月終於本院春秋八十九僧臘六十三殯於寺之北塢舊居因造塔焉義前後戒壇計二十七登受戒弟子三萬餘人終時室中聞天樂聲驗平生誦法華經大涅槃經小大乘戒本以爲口業德行非歸兜率不往淨土未可議其生處也

義宣

按宋高僧傳義宣者晉陵人也宿植利根脩然出俗不煩師訓砥礪厥心納法後孜孜律科時無虛度元儒旁綜長在篇章卒問捷給而稟延陵恭讓之風雅得毗尼之體初揚州法慎傳於舊章淮甸之間推爲碩匠天寶初宣斂袵摳衣諮詢彌久輩流率服慎且歎賞曰可畏乎宣講終南事鈔請業於周律師之庭考覈尤精乃著折中記六卷以解之蓋慊融濟崿勝

諸師有所紕繆故也使是非各盡其分人免據宗而阿比從此立稱耳毗陵多出名士僧有三宣慧德義是歟時於江都習業與會稽曇一閩川懷一慶雲靈一同門爲朋也晉陵既有三宣慎門復出三一焉江表賁爲美談宣天寶末盛行化導罔究其終

辯秀

按宋高僧傳辯秀俗姓劉氏漢楚王交三十一代孫也秀幼孤諸父哀字禮如教立孝自天生而宿植緣深心田欲稔因請伯氏出家長行哀而捨旃事靈隱謀禪師便能問津圖入道之意所聞指訓如凉風入懷醒然清悟天寶四年受戒於東海鑒眞大師傳律於會稽曇一至德中舉高行隷名於吳郡開元寺乾元中下詔天下二十五寺各定大德七人長講戒律秀應其數也頃年於淨土一門不愆於念嘗謂人曰昔聞西方之行是有相大乘此乃蓬心不直非達觀之說何邪夫出言卽性發意皆如而一色一香無非中道况我正念乎秀壇場一十六番度人孤制律樞正持僧綱自肯湖南北皆宗仰焉以建中元年六月

十五日寢疾而終春秋六十七法臘三十五當其逝日有庭樹一本枝葉扶疎朝華正敷而遽萎瘁其年七月五日遷靈龕於武丘西寺松門之右門人道亮道該淸會偕遶栴檀之香樹也故觀察使韋元甫李栖筠虢州刺史李紓御史中丞李道昌盡欽慕往德亦林下之交雲書爲碑頌焉

如淨

按宋高僧傳如淨不詳何許人也甫忝法位當納戒津明練毗尼砥礪名節時恆講勖徒侶雲屯辭筆偕長博達儒典先是關中行智首律師四分律疏魏郡法礪律師著疏別行爾時關輔河北各競宗派微似參辰隋末唐初道宣律師以首大疏爲本造刪補律鈔三卷稱爲會要行事逗機貞觀已來三輔江淮岷蜀之間多傳唱之次奘三藏弟子懷素者先習鈔宗後委棄宣礪二師之學於咸亨年中別述開四分律記後號新章至代宗大曆中新章舊疏互相長短十三年勅集三宗律匠重定二家隆殺時以如淨推爲宗主至建中二年奏二疏並行淨之力也蓋以國相

元公載篤重素公崇其律教乃命淨爲新疏主作傳焉

鑒源

按宋高僧傳鑒源者不知何許人也素行甄明範圍律道苾芻表率何莫由斯後講華嚴經號爲勝集日供千人粥食其倉簞中米粟纔數百斛取之不竭洎夏涉秋未嘗告匱其冥感如此其山寺越多徵應有慧觀禪師見三百餘僧持蓮燈凌空而去歷歷如流星焉開元中崔冀公寧疑其妖妄躬自入山宿預禁山四方面各三十里火光至第三夜有百餘支燈現兼紅光可千尺餘冀公蹶然作禮歎未曾有時松間出金色手長七尺許有二菩薩黃白金色閃爍然復庭前柏樹上晝現一燈其明如日橫布玻瓈山可三里所寶珠一顆圓一丈熠爚可愛西嶺山門懸大虹橋橋上梵僧老叟童子間出有二炬爛然空中如相迎送交過之狀下有四菩薩兩兩偶立放通身光可高六七十尺復見大松林後忽有寺額篆書三學字又燈下垂纁帶二條東林之間夜出金山月當於午

金銀二色燈列於知鉉師墳側韋南康皐每三月就寺設三百菩薩大齋菩薩現形捧燈僧持香燈引挹之鑪在寺門矣白中令敏中覩瑞與立此寺大中八年改額曰開照源律師道化與地俱靈哉弟子傳講東川所宗也

志鴻

按宋高僧傳志鴻俗姓錢氏湖州長城下若人本名儼志鴻字也少出俗於石門鄉寺則梁靜林也削染受具訖往茂苑親道恆師盛集研覈精微時曇清省躬互相切磋卒成洪緒然慊先德釋南山鈔商略不均否臧無準捕蟬忘後補袞不完囊括大慈靈寥已下四十餘師記鈔之元勒成二十卷號搜元錄大曆中華嚴疏主澄觀披尋乃爲序冠於首然其解判不無所長其如科節繁碎是其短也春秋一百有八歲勑署爲長壽大師焉近世止行其字而已今雙林累遭兵革加以水潦碑碣失蹤闕於言行也吁其儼公氏族本生必與南山宣律師相同亦爲美事矣

乘如

按宋高僧傳乘如未詳氏族精研律部頗善講宣繩準緇徒罔不循則代宗朝翻經如預其任應左右街臨壇度人弟子千數先是五衆身亡衣資什具悉入官庫然歷累朝曷由釐革如乃援引諸律出家比丘生隨得利死利歸僧言其來往本無物也比丘貪畜自茲而始者職由於此今若歸官例同籍沒前世遺事闕人舉揚今屬文明乞循律法斷其輕重大曆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勑下今後僧亡物隨入僧仍班告中書門牒天下宜依如之律匠非止訓一衆而已抑亦奮內衆之遺事立功不朽如公是乎終西明安國二寺上座有文集三卷圓照鳩聚流布於後世焉

清江

按宋高僧傳清江會稽人也不詳氏族幼悟幻泡身居羈執因入精舍便戀空門父母沮勸建乎難拔禮曇一律主爲親教師諷誦經法寓目俱通長者品量之曰釋門千里駒也於浙陽天竺戒壇求法與同學清源從守直和尚下爲弟子　還聽習一公相疏幷南山律鈔問歲精義入神舉皆通暢而善篇章儒家筆

語體高辭典又擅一隅之美時少倫擬其褊悷之性不與人類嘗於一公少因不足亦有捨和尚之譏由是遊方服勤凡云律筵無不預者自責己曰天下行半少有如我本師者還會稽一公猶老當其僧大集時擊木唱某再投和尚攝受時一公詬罵江雨淚而懺悔曰前念無知後心有悟望和尚大慈施與歡喜苟不許收則越人不可以强售章甫也一公憫其數四求哀乃曰爲汝含垢遂爲師資如初江有禪觀之學大曆八年於汝濆遇忠國師因弟子說自忠曰此律師是和尚鄉人乃欣然相會尋往南陽再謁國師密傳心要焉

靈澈

按宋高僧傳靈澈不知何許人也稟氣貞良執操無革而吟味性情尤見所長居越谿雲門寺成立之歲爲文之譽襲遠講貫無倦生徒戾止如闤闠焉故祕書郎嚴維劉隋州長卿前殿中侍御史皇甫曾覩面論心皆如膠固分聲唱和名散四陬澈遊吳興與杼山晝師一見爲林下之遊互相擊節晝與書上包佶

中丞盛標揀其警句最所重者歸湘南作則有山邊水邊待月明暫向人間借路行如今還向山邊去惟有湖水無行路句此僧諸作皆妙獨此一篇使老僧見欲棄筆硯伏冀中丞高鑒深量其進諸乎其捨諸乎方今天下有故大賢勤王輒以非急干請視聽亦昭愚老僧不達時也然澈公秉心立節不可多得其道行空慧無慙安遠復著律宗引源二十一卷爲緇流所歸至於元言道理應接靡滯風月之間亦足以助君子之高興也其爲同曹所重也如此書又齋詩附澈去見佶禮遇非輕又權德輿聞澈之譽書問晝公廻簡極筆稱之建中貞元已來江表諺曰越之澈洞冰雪可謂一代勝士與杭標霅晝分鼎足矣不測其終

省躬

按宋高僧傳省躬睦州桐廬人也爲童強識者宿呼語怪其志大而言高每厭樊籠忽投聖德寺慕道從師勅恩得度性靈天發於毗尼道學如溫習復擇名師得姑蘇開元道恆師恆曰甚矣吾得躬也門人曰

益親及乎探賾精微愈征愈遠時有擊論互指爲迷者必請見躬爲其判之坐分曲直諺曰義盡省躬言到躬義無不盡也其博綜律乘扜禦師門也若此恆曰自吾有躬也惡言不聞矣躬避席翼拱而對曰某不佞也仰師之道若採扶桑以咲蜃蠶所患者未能嘔繁絲以報主耳恆曰視子吐園客五色絲可供黼黼之資言太謙矣晚赴維揚之召廣訓徒焉然其滿戶雖黃品藻否臧古今之義生徒明敏者各錄之都加潤色號順正記十卷行之復著分輕重物儀別行沿襲十三門章條例外加近世現有物之重輕頗爲要用躬復高儒學作碑頌越多以其曾化邪溝故呼淮南記主自號清泠山沙門焉

神皓

按宋高僧傳神皓字恆度姓徐氏八代祖摘齊竟陵王西邸學士子陵梁尚書左僕射追陳國亡因佐吳邑遂家姑蘇皓乃爲吳郡人也天性耿潔風韻朗邁幼負脫俗之姿尋依錢塘龍泉道場一公出家天寶六年降版詔精擇眞行一州許度三人皓居薦首因

隸僧籍於包山福願道場初進具於興大師次通律鈔於曇一後開講律鈔五昇壇場遂乘舟歸包山使野叟誅茅山童掃石逍遙棲息旋增修屋宇乾元元祀有詔天下二十七寺各奏大德七人長講戒律因請住開元寺欲果其願且懼簡書遂僶勉從命奉戒弟子開州刺史陸向前給事中嚴涚服道弟子禮部侍郎劉太眞前大理評事張象欽風弟子前廉史亞相李棲筠請綱任海隅一邑緇伍三變至於道末年工於圓宗別置西方法社誦法華經九千餘部貞元六年十月開元寺遇疾至十二月顧囑弟子維亮曰我棄世後可歸洞庭故山置塔說法而終是夜瑠璃色天星貫如雨西方兆朕密現於前春秋七十五僧臘四十三門人維亮有文有道獨步當時執師之喪不以證而廢教也傳法弟子道超靈俊道濬道稜維讓維誠皆一時英邁霅書爲墳塔碑頌美云

古今圖書集成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六十七卷目錄

僧部列傳四十三

唐十九

藏用　眞乘
道標　曇清
圓照　自在（附一鉢和尚　南印）
無業　如會
天然　太毓

曇藏（附靈象　超岸）
明覺
普願
甄公
大安
道膺
義存
懷感
慧苑
無等
圓修
曇晟
藏廙
慶諸（附洪諲）
有緣
惟慤（附慧震　弘沇）
法海
智威（附慧威）

神異典第一百六十七卷

僧部列傳四十三

唐十九

藏用

按宋高僧傳藏用不詳何許人也從其拔俗依棲嵩山空公爲師及乎年當應法卽於汾川炬律師所受上品形俱法登詣洛中業公講肆研覈律文循其奧妙無所不臻洎聞有禪觀之學遂登廬陟霍涉漢泛湘望雙峰之叢林又歸開法京輦道既精粹訓且均

敷藹然爲物楷模嚮風宗重當建中中已至三十許臘壽應詔充臨壇首席相繼度弟子越多及居東城化塔乃代宗之邸第也推用主其綱任苾芻至息慈皆遵畏愛焉席熊延客揮麈開談指衡山石也有以識前身傳曹谿鉢也有以知後際是以門多長者之轍室滿度人之籌益物良深坐鎮雅俗貞元中左司正郎王鍔南臺崔公繼和之如是數公將議標題兵部正郎程浩作都序職方正郎知制誥吳通微書之四年戊辰歲也用公長於律學急護任持爲上都之表則也

眞乘

按宋高僧傳眞乘姓沈氏德清人也厥父元望舉孝廉調兗州司馬母氏妊乘有神光異氣之祥識者言沈氏必大其閥閱曁誕生也瓌偉長與宗族諸子雜處若羣草中之琪樹焉總丱之後司馬以文學喻之令修官業且愀然如有不得已之色居處玩戲則以佛像班布父觀其宿習果請出家屬顏魯公許試經得度時巳暗誦五百紙比令口諷一無差跌大見褒

異落髮配住八聖道寺得戒後於通元寺常進師所綜習毗尼進公見其俊邁也誡同門曰乘雖少齡不可以伯仲齒之後西上京師雲華寺學法華天台疏義大著聲望又章信寺衆僧辟其講發醉千日者一聽而自醒迷終身者暫聞而永悟經宗律柄兼講無虧藉甚緇行烜赫京邑貞元十一年功德使梁大夫以德宗亟幸安國寺奏乘移隸以備應對充供奉大德數焉時本師無滯亦以道業實蒙恩渥奏舉乘爲國祈福無滯忽夢乘捧一白蓮華南去無何乘果疾乞歸田閭勅允既還鄉里本郡守李公錡田公敦浙東率薛公戒或踵門而勸登法座或馳簡而延莅戒壇乘迫以法緣悉所勉强以是八爲律學座主四爲臨壇正員凡訓授度人或巾屨結緣一無所受遊五臺山禮文殊聖容所見瑞相不可勝言後在護國寺禮佛名經一百周懺法之餘撰法華經解疏記十卷以元和十五年冬十月示疾而終于本寺乘精於律法長於演說以長慶二年十月十三日焚身於韶村西隅遵遺命也萬年縣尉王甄爲碑述德焉

道標

按宋高僧傳道標富陽人也俗姓秦氏其遠祖與嬴同姓世世爲汧隴大族及晉東渡衣冠隨之後爲杭人也其高曾至王父皆沿以儒素不甘爲吏故州里尊奉之標生則孤明長而深趣老而堅固蓋艮善之因有自來矣年七歲時神清氣茂不雜凡童倏有大沙門手摩其頂曰此孺子目秀如青蓮得非我釋氏之威鳳乎苟能捨家必有善稱不然乘雲霓薄天漢吾不可得而知也父允其請遂爲靈隱山白雲峰海和尚弟子妙高之上唯日月是麗娑竭之宮固雲雷斯蓄至德二年詔白衣通佛經七百紙者命爲比丘標首中其選即日得度蒙配天竺寺焉末泰初受具品於靈光寺顗律師登以護戒嚴謹爲時所推毗奈多羅之言罔不該貫凡度人戒計六壇爲衆糾繩經一十二載置田畝歲收萬斛置無盡財與衆共之貞元中以寺務克豐我宜宴息乃擇高爽得西嶺之下葺茅爲堂不干人事用養浩氣焉標經營之外尤練詩章辭體古健比之潘劉當時吳興有晝會稽有靈澈

相與訓唱遞作笙簧故人諺云霅之晝能清秀越之澈洞氷雪杭之標摩雲霄每飛章寓韻竹夕花時彼三上人當四面之敵所以詞林樂府常采其聲詩由是右庶子姑臧李公益書云重名之下果有斯文西還京師有以誇耀又景陵子陸羽云夫日月雲霞爲天標山川草木爲地標推能歸美爲德標居閑趣寂爲道標名實兩全品藻斯當爾後聲價軼於公卿間故與之深者有相國李公吉甫大司空嚴公綬右僕射韓公皐禮部侍郎呂公渭滑亳節制盧公羣襄陽節制孟公簡同州刺史李公數鳳翔尹孫公璹浙東廉使賈公全中書舍人白公居易隋州刺史劉公長卿戶部侍郎丘公丹員外郎裴樞祕閣嚴維小諫朱放越廉問薛戎夕拜盧元輔常州釋元浩潤州釋南容金華釋乾輔吳門釋光嚴上都釋智崇等並心交塵外分契林中萬境在空驅之爲射御五峯滿眼立之爲疆埸文雄而再鼓不衰神王而一戰自勝者也以長慶三年示有微疾六月七日歸滅於所居蘭若至冬十月三日葬於舊山春秋八十有四法臘五十

八弟子如玢如譬行儉省言常儉智猷日超等皆得師之法傚仰不遑空闠遶於栴檀恨滿盈於石室至今杭民謂之西嶺和尚矣開成五年中鄭素卿錄德行刊碑頌立于天竺山之東壚焉

曇清

按宋高僧傳曇清未詳何許人也幼持邊幅罔或迷方以謹昏吸究窮佛旨乃負笈來吳北院道恆宗師法會與省躬猶滕薛之前後也旋留南嶽化徒適會元和中閬州龍興寺結界時義嵩講素新疏傑出輩流因云僧祇律云齊七樹相去爾所作羯磨者名善作羯磨準此四面皆取六十三步等如是自然界約令作法界上僧須盡集時清遂廣徵難如是往返經州涉省下兩街新舊章南山三宗共定奪嵩公虧理時故相令狐楚猶爲禮部員外郎判轉牒據兩街傳律斷曇清義爲正天下聲唱勇執紀綱清能干城矣後著記號顯宗焉

圓照

按宋高僧傳圓照姓張氏京兆藍田人也年方十歲

篤願依西明寺景雲律師雲亦一方匠手四部歸心照當應法乃受近圓謹愿執持如懷寶器盡究經論訪問師承維摩法華因明唯識涅槃中觀華嚴新經或深入堂奧或略從染指仍旁求於儒墨兼擅美於風騷律藏珍珠專探日用後則霜壇秉法鳫序度人洎乎開元年中勅選名德僧參其譯務照始預焉至代宗大曆十三年承詔兩街臨壇大德一十四人齊至安國寺定奪新舊兩疏是非蓋以二宗俱盛兩壯必爭被擒翻利於漁人互擊定傷於師足既頻言競多違帝聽有勅令將二本律疏定行一家者時照等序奏云按四分律部主梵云曇無德秦言法藏自姚秦弘始五年壬寅歲罽賓三藏佛陀耶舍秦言覺明諷出梵文沙門竺佛念聽而筆受成四十五卷至十一年歲次戊申支法領又從西國將梵本來於長安中寺重讎校迨十四年辛亥譯畢沙門慧辯等筆受成六十二卷後有魏朝道覆律師於法聰講下纂成疏六卷北齊慧光律師造疏二本次道雲律師修疏九卷次道暉撰疏七卷隋朝法願裁疏十卷自唐平

一天下也四方昌阜三寶增明有智首律師述疏二十一卷次慧滿律師造疏二十卷事各一時流通絕矣當武德元年戊寅歲有相州日光寺法礪律師製疏至九年丙戌歲成十卷宗依成實論今稱舊疏是也洎高宗天皇大帝咸亨元年歲在庚午有西太原寺懷素律師撰開四分律宗記十卷宗依根本一切有部大毗婆沙俱舍等論稱新章疏是也至我皇帝受佛付囑欽尚釋門信重大乘遵承密教見兩疏傳授各擅顓門學者如林執見殊異數興諍論聖慈愍念務息其源使水乳無乖一味和合時遣內給事李憲誠宣勅勾當京城諸寺觀功德使鎮軍大將軍劉崇訓宣勅云四分律舊疏新疏宜令臨壇大德如淨等於安國寺律院僉定一本流行兩街臨壇大德一十四人俱集安國寺遣中官趙鳳詮勅尚食局索一千二百六十人齋食幷果實解齋粥一事已上應副即於安國寺供僧慧徹如淨等十四人并一供送充九十日齋食用茶二十五串藤紙筆墨充大德如淨等僉定律疏用兼問諸大德各得好在否又勅安國

寺三綱僉定律疏院一切僧俗輒不得入違者錄名奏來云其時天長寺曇邃淨住寺崇叡西明寺道邃興泚本寺寶意神朗智釗超儕崇福寺超證薦福寺如淨青龍寺惟幹章信寺希照保壽寺慧徹圓照共奉表謝其日品官楊崇一宣勅薦福溫國兩寺三綱與淨土院檢校僧等嚴飾道場命僧行道用五十四人起今月一日轉經禮佛六時行道至來年二月一日散其設齋食料一事已上令所司祗供宜各精誠問師等好在及解道場中官李憲誠宣勅語溫國寺轉念道場四分律臨壇大德等釋門三學以心印相傳無上菩提以戒法爲根本道場畢日即宜赴大安國寺楷定律疏十道流行至二月八日敕檢校道場大德曇邃飛錫等道場定取十日散設齋外各賜絹帛其十四人律師並令赴安國寺修疏程才品用各得其宜衆推如淨慧徹同筆削潤色圓照筆受正字寶意纂文僉定超儕筆受其崇叡已下九人證義共議篇題云敕僉定四分律疏卷第一京城臨壇大德某等奉詔定以此爲題也照爲首唱諸公和之其間

厥義非長若農夫之去草其義合理猶海客之采珠可謂名解毗尼不看他面俄屬德宗卽位改元建中其年五月疏草畢六月望敕圓照依國子學大曆新定字樣抄寫進本至十二月十二日送祠部進新僉定疏十卷仍乞新舊兩疏許以並行從學者所好敕宜依照務其搜集專彼研尋著大唐安國寺利涉法師傳十卷集景雲先天開元天寶誥制三卷肅宗代宗制旨碑表集共二卷不空三藏碑表集七卷隋傳法高僧信行禪師碑表集三卷兩寺上座乘如集三卷僉定律疏一行制表集三卷般若三藏續古今翻譯圖紀三卷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音義二卷三教法王存沒年代本記三卷上卷明佛中道下儒也翻經大德翰林待詔光宅寺利言集二卷再修釋迦佛法王本記一卷佛現八相身利益人天成正覺記一卷判方等道場欲受近圓沙彌懺悔滅罪辯瑞相記一卷五部律翻譯年代傳授人記一卷莊嚴寺佛牙寶塔記三卷無憂王寺佛骨塔記三卷傳法三學大德碑記集十五卷建中興元貞元制旨釋門表奏

記二卷御題章信寺詩太子百寮奉和集三卷貞元續開元釋教錄三卷照自序云伏以開元十八年歲在庚午沙門智昇修撰釋教錄洎乎甲戌經六十五年中間三藏翻經藏內並無收管恐年代寖遠人疑僞經又先聖大曆七年許編入制文猶在時帝勑宜依至今江表多集此集中經而施用焉照於律道頗有功多肅代二朝尤爲傑立累朝應奉賜紫充臨壇兩街十望大德內供奉檢校鴻臚少卿食封一百戶後終於別院春秋八十二法臘五十八云

自在 附一鉢和尚　南印

按宋高僧傳自在俗姓李吳興人也生有奇瑞稍長坐則跏趺親黨異之辭所愛投徑山出家於新定登戒及諸方叅學從南康道一禪師法席懸解眞宗逸蹤流輩道譽孔昭行止優游多隱山谷四方禪侶叢萃其門元和中居洛下香山與天然禪師爲莫逆之交所遊必好古思得前賢遺跡以快逸觀龍門山得後魏三藏翻經處王屋山得稠禪師解虎鬪處此山飲甘泉改爲甘泉寺嵩山得梵法師馬跑泉居無戀

著所著三傷歌辭理俱美警發迷蒙有益於代一鉢和尚者歌詞叶理激勸憂思之深然文體涉里巷豈如三傷之典雅乎在遣弟子去江南選山水之最者吾願往中終老到江州都昌縣有好林泉迴報在行至葉縣道俗所畱往隋州開元寺示滅年八十一則長慶元年也次成都府元和聖壽寺釋南印姓張氏明悟之性受益無厭得曹溪深旨無以爲證見淨衆寺會師所謂落機之錦濯以增妍銜燭之龍行而破暗印自江陵入蜀於蜀江之南壖薙草結茆衆皆歸仰漸成佛宇貞元初年也高司空崇文平劉闢之後改此寺爲元和聖壽初名寶應也印化緣將畢於長慶初示疾入滅營塔葬於寺中會昌中毀塔大中復於江北寶應舊基上創此寺還名聖壽印弟子傳嗣有義俛復興禪法焉

無業

按宋高僧傳無業姓杜氏商州上洛人也其母李氏忽聞空中言曰寄居得否已而方娠誕生之夕異光滿室及至成童不爲戲弄行必直視坐卽跏趺商於

緇徒見皆驚歎此無上法器速令出家紹隆三寶年至九歲啓白父母依止本郡開元寺志本禪師乃授與金剛法華維摩思益華嚴等經五行俱下一誦無遺年十二得從剃落凡叅講肆聊聞卽解同學有所未曉隨爲剖析皆造元關至年二十受具足戒於襄州幽律師其四分律疏一夏肆習便能敷演兼爲僧衆講涅槃經法筵長開冬夏無倦可謂生肇不泯琳遠復興後聞洪州大寂禪門之上首特往瞻禮業身逾六尺屹若山立顧必凝睇聲侔洪鐘大寂一見異之笑而言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業於是禮跪而言曰至如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嘗聞禪門卽心是佛實未能了大寂曰只未了底心卽是別物更無不了時卽是迷若了卽是悟迷卽衆生悟卽是佛道不離衆生豈別更有佛亦猶手作拳拳全手也業言下豁然開悟涕淚悲泣向大寂曰本謂佛道長遠勤苦曠刧方始得成今日始知法身實相本自具足一切萬法從心所生但有名字無有實者大寂曰如是如是一切法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本自空寂經云諸法從

本來常自寂滅相又云畢盡空寂舍又云諸法空爲座此卽諸佛如來住此無所住處若如是知卽住空寂舍坐空法座舉足下足不離道場言下便了更無漸次所謂不動足而登涅槃山者也業旣傳心印尋詣曹溪禮祖塔廻游廬嶽天台及諸名山徧尋聖跡自洛抵雍憩西明寺僧衆咸欲舉請充兩街大德業默然歎曰親近國王大臣非予志也於是至上黨節度使相國李抱眞與馬燧累有戰功又激發王武俊同破朱滔功多勢盛然好聞賢善雖千里外必持幣致之深重業名行旦夕瞻禮麾幢往來常有倦色謂門人曰吾本避上國浩穰名利今此又煩接君侯豈娛心哉言訖逍遙緜上抱腹山又往淸涼山於金閣寺讀大藏經星八周天斯願方畢復振錫南下至於西河初止衆香佛剎州牧董叔纏請住開元精舍業謂弟子曰吾自至此不復有遊方之意豈吾緣在此邪於是撞鐘告衆作師子吼雨大法雨垂二十年幷汾之人悉皆向化憲宗皇帝御宇十有四年素向德音乃下詔請入內辭疾不行明年再降綸旨稱疾如

故穆宗皇帝卽位之年聖情虔虔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準公遠齎勑旨迎請準至作禮白之曰知師絕塵物表糠粃世務法委國王請師熟慮此迴恩旨不比常時願師必順天心不可更辭以疾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業笑曰貧道何德累煩聖主行卽行矣道途有殊於是剃髮澡浴至中夜告弟子慧悟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卽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不窮汝等常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故經云唯有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同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坐奄然歸寂嗚呼可謂於生死得自在也俗齡六十二僧臘四十二道俗號慕如喪考妣乃備香華幢幡遷全身就於城西練若積香薪而行茶毘乃有卿雲自天五色凝空異香西來郁馥氛氳闔境士庶咸皆聞覩及薪盡火滅獲舍利璀璨若珠玉弟子慧悟行勤虔縱義幽元度恆泰等泣血收之殮以金棺乃

命郢匠琢石爲塔以長慶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安葬於綀若之庭業遷化之歲州牧楊潛得僧錄準公具述其事爲碑頌敕諡大達國師塔號澄源焉

如會

按宋高僧傳如會韶州始興人也大曆八年止國一禪師門下後歸大寂法集時禪客仰慕決求心要僧堂之內牀榻爲之陷折時號折牀會猗言鑿佛牀也後徇請居長沙東寺焉自大寂去世其法門鼎盛時無可敵諺謂東寺爲禪窟斷可知矣時相國崔公羣慕會之風來謁於門答對瀏亮辭咸造理自爾爲師友之契初羣與皇甫鎛議上憲宗尊號因被鎛構出爲湖南觀察閑豫歸心於會也至穆宗長慶癸卯歲終於寺春秋八十時井泉預枯異香馝馥遷塔於城南廉使李翺盡毀近城墳塔唯留會所瘞浮圖以筆題曰獨留此塔以別賢愚矣劉膳部軻著碑焉敕諡傳明大師塔曰永際亦呼所居爲夾山和尚是歟

天然

按宋高僧傳天然不知何許人也少入法門而性梗

槃謁見石頭禪師默而識之思名其自體得實者爲立名天然也乃躬執爨凡三年始遂落飾後於嶽寺希律師受其戒法造江西大寂會寂以言誘之膺答雅正大寂甚奇之乃居天台華頂三年又禮國一大師元和中上龍門香山與伏牛禪師爲物外之交後於慧林寺遇大寒然乃焚木佛像以禦之人或譏之曰吾荼毗舍利曰木頭何有然曰若爾者何責我乎元和三年晨過天津橋橫臥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去乃徐仰曰無事僧留守異之乃奉束素衣兩襲月給米麪洛下翕然歸信至十五年春言吾思林泉乃入南陽丹霞山結菴以長慶四年六月告門人曰備沐浴吾將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入履垂一足未及地而卒春秋八十六膳部員外郎劉軻撰碑紀德焉敕諡智通禪師塔號妙覺

太鋶

按宋高僧傳太鋶姓范氏金陵人也年纔一紀志在出家乃禮牛頭山忠禪師而師事焉於是勇猛精進求其元旨法器外朗神襟內融雖明了一乘而具足

萬行往雍京安國寺進受具戒裒然出衆加復威儀整肅妙相殊特如大海之不可測如虛空之不可量巡禮道場攝心淨域雖智能通達不假因師而印可證明必從先覺遂謁洪井大寂禪師覩相而了達法身剎那而頓成大道於時天下佛法極盛無過洪府座下賢聖比肩得道者其數頗衆毓與大徹禪師大宣教禪師大智禪師皆昆仲也旣而南北觀方曾無告憚俾廣聞見涵養聖胎耳元和十三年止於毗陵義興芙蓉山故得名於山焉毓爲緣作因有應無著故所居感化所至悅隨道俗相望動盈萬數自此江南之人悟禪理者多矣時相國崔公羣坐失守出分司後爲華州由三峰出鎭宣城其地雖邇其人則遐崔公深樂禮謁致命誠請毓以感念而現大悲爲心莫不果欲隨緣遊方順命寶曆元年至於宛陵禪定寺所以隨順而揚教也至明年告歸齊雲山九月合朔邑相不動而示滅於山之院享年八十僧臘五十八是日也天地如慘草木如摧鳥獸悲啼雲泉斷咽緇徒士庶孺慕无窮十月棲神于院之庭從其宜也

弟子至孚契眞淸幹等慨吾師示滅而後學徒存太和二年相國韋處厚素尚元風道心惇篤以事奏聞天子爰降德音褒以殊禮追謚號塔名越州刺史陸亘摛翰論譔焉

曇藏（附靈象　趙光）

按宋高僧傳曇藏不知何許人也得禪訣於大寂之門後見石頭希遷禪師所謂再染謂之赬也貞元二年嘉遁於衡嶽棲止峰之絕頂晚年苦於腳疾移下西園結茅叅請者繁熾太和元年終于嶽中享齡七十先是藏養一犬尤靈嘗夜經行息坐次其犬銜藏之衣歸房乃於門閫旁伏守而吠聲不絕頻奮身作猛噬之勢詰旦視之東廚有大蟒蛇身長數丈蟠繞小舍爲之岌業呀張其口虓闞其聲毒氣漫然侍者白藏亟去迴避藏曰死而可逃何遠之有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自性激發則强慈茍無緣寃親一揆無人無我法性俱空言訖其蟒蛇按首徐行閃然不見又嘗一夜有羣盜其犬亦銜藏衣藏語盜曰諸君山叟茅舍有中意物任拈去終無少悋之意盜感其

言散分下山矣又荊州永泰寺釋靈象姓蕭氏蘭陵人也其肖裔則後梁爲周所滅支屬星分象父居長沙爲編戶矣生象宛有出塵之誓遇諸禪會罕不登臨止泊維靑優游自得長慶元年住百家巖寺未幾徙步江陵太守王潛請居永泰寺太和三載六月二十三日終于住寺春秋七十五建塔於州北存焉又釋超岸丹陽人也先遇鶴林素禪師處衆拱默而已天寶二載至撫州蘭若得大寂開發四方毳侶依之

無等

按宋高僧傳無等姓李氏今東京尉氏人也負志卓犖辭氣貞正少隨父官於南康頻遊梵刹向僧瞻像往卽忘歸既作沙門遇道一禪師在龔公山學侶蝗慕等求法於其間挺然出類元和七年遊漢上後至武昌覲郡西黃鵠山奇秀遂結茅分衛由此巴蜀荊襄尚元理者無遠不至矣太和元載屬相國牛公僧孺出鎮三江聞等道香普熏遐邇命駕枉問風虎相須爲法重人牛公慮其蘭若不隸名籍特爲奏題曰大寂也幢幢往來堂無虛位至四年十月示滅年八

十二弟子誓逼奉全身入塔焉

明覺

按宋高僧傳明覺俗姓猷河內人也祖爲官嶺南後徙居爲建陽人也覺儒家之子風流蘊藉好問求知曾無倦懈宿懷道性聞道一禪師於佛迹嶺行禪法往造焉遂依投剃染由此卽願觀方衡嶽天台四明徧嘗法味復於徑山留心請決數夏負薪面皯手胝下山至杭州大雲寺禁足院門續移止湖畔青山頂結庵而止屬范陽盧中丞嚮風躬謁名歸州治大雲寺住持元和十五年避嫌遠囂隱天目山是山也特秀基墟跨涉四郡有上下龍潭深不可測怪物往往出於中有白鹿毛質詭異土人謂爲山神也覺遁是中檀信爲禪宇長慶三年春及冬至明年二月大旱野火蔓延欲燒院僧惶懅覺曰吾與此山有緣火當速滅少選雷雨驟作其火都滅遠近驚歎以太和五年七月十九日示疾而亡

圓修

按宋高僧傳圓修姓潘氏福州閩人也生而歧嶷長

而俊邁忽思拔俗尋事名師剔髮變衣年滿於嵩陽會善寺納戒旣而儀表容與日新厥德研窮經論俄約觀方遇百丈山海禪師根教相符遂明心要持鉢振錫而抵於杭見秦望山峻極之勢有長松枝繁結蓋遂棲止於松巔時感鵲復巢於橫枝物我都忘羽族馴狎由茲不下近四十秋每一太守到任則就瞻仰號鳥窠禪師焉洎元和初邦伯裴常棣酷重其道請下結庵者至於三四或爲叅請者說法裴公命八屬宰官同力造伽藍移廢額曰招賢以居之太和七年癸丑歲九月二十二日端坐怡然歸寂享年九十九僧臘八十杭之宰政良守無不傾重稅駕樹陰請談元極不覺更僕移辰矣今塔在石甑山下南嶽僧唯貞爲塔銘焉近有盜發其塔且多怪異止收得銘誌而已

普願

按宋高僧傳普願俗姓王鄭州新鄭人也其宗嗣於江西大寂大寂師南嶽觀音讓讓則曹谿之冢子也於願爲大父其高曾可知也則南泉之禪有自來矣

願在孕母不喜葷血至德二年跪請於父母乞出家脫然有去羈鞅之色乃投密縣大隈山大慧禪師受業苦節篤勵胼胝皸瘃不敢爲身主其師異之大曆十二年願春秋三十矣詣嵩山會善寺暠律師受具習相部舊章究毗尼篇聚之學後遊講肆上楞伽頂入華嚴海會抉中百門觀之關鑰領元機於疏論之外當其鋒者皆旗靡轍亂大寂門下八百餘人每參聽之後尋繹師說是非紛錯願或自默而語羣論皆弭曰夫人不言乃言爾耳自後含景匿耀似不能言者人以其無法說或叩其關亦堅拒不洩時有密探其機者微露頭角乃知其非無法說時未至矣貞元十一年挂錫池陽南泉山堙谷刊木以構禪宇蓑笠飯牛溷于牧童斫山畬田種食以饒足不下南泉三十年矣夫洪鐘不爲莛撞發聲聲之者故有待矣太和年初宣使陸公亙前池陽太守皆知其抗迹塵外爲四方法眼與護軍彭城劉公同迎請下山北面申禮不經再歲毳衣之子奔走道途不下數百人太和甲寅歲十月二十一日示疾十二月二十三日有白

虹貫於禪室後峯占者云得非南泉謝世乎是日西峰巨石崩聲數十里當晝有乳虎遶禪林而號衆咸異之二十五日東方明告門人曰星翳燈幻亦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謝春秋八十七僧臘五十八契元文暢等凡九百人皆布衣墨巾泣血於山門赴喪會葬者相繼於路哀號之聲震於崖谷乙卯歲門人奉全身於靈塔從其教也膳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軻欽若前烈追德頌美焉

曇晟

按宋高僧傳曇晟姓王鍾陵建昌人始生有自然胎衣右袒猶緇服焉遂出家於石門受滿具法參見百丈山海禪師二十年爲侍者續受藥山舉發全了無疑太和三年十月示滅敕謚大師號無相塔名淨勝

甄公

按宋高僧傳甄公姓魯氏江陵人也少而警慧七歲誦通詩雅遂應州舉三上中第未釋褐與沙門議論元理乃願披緇投福壽寺辯初法師以爲模範後于洛京昭成寺講法數座因禮嵩山禪師通暢心決方

至丹陽茅山尋挂錫於蘇州楞伽山四遠叅元者駢肩疊足矣時白樂天牧是郡接其談道不覺披襟解帶心遊無物之塲得甄之閫閾矣遂堅請出水流寺不樂安止以山水爲娛情之趣耳太和三年示疾云終九十歲以其年四月十七日入塔焉

藏廙

按宋高僧傳藏廙俗姓程衢州信安人也幼歲神氣朗暢貌質魁然元和中告親求出家志不可却直造長沙嶽麓投靈智律師請事剃染智師察其强願不羣乃攝度之既披法服尋於武陵開元寺智總律師受具足尸羅當長慶三年也因聽律範旋窮篇聚語同業曰教門繁廣然有總門總門之急勿過捨筏遂徧叅禪宗遇馬素門下高足住龍牙山知廙法器異日告之曰蘊界不眞佛生非我子之正本當何所名復從誰得廙一言領會千轍同歸龍牙曰我法眼不蒙掩矣既遂所求大得安靜却迴柯山葢避會昌之搜揚也至大中六年郡牧崔公壽重之於州龍興寺別構禪室延居之數年北至嘉禾信士歸依請留住

至德伽藍又往姑蘇時崔公鈞作守此郡聞廙名入請居南禪院咸通八年浙西廉使周公寶命住招隱寺其年秋却返嘉禾信士呂京捨別墅造今永安院時乾符中羣寇紛紜禪侶分散廙曰盜終不至此及期寇從別道行果無所損其先見如此五年十月十二日滿院陰雲雉鳴烏噪安坐而化弟子號哭却蘇至六年三月中辰前別衆後終享年八十二僧臘五十六時澹交爲廙作眞讚至乾寧中僧神贊進狀乞追謚號塔名名士吳重裕書碑

大安

按宋高僧傳大安姓陳氏閩城人也幼年入道頓拂塵蒙元和十二年敕建州浦城縣乾元寺置兜率壇始全戒足時天雨桂子及地生朱草刺史元錫手疏其瑞上達晃旒遂迴御禮詔改鳳棲寺號靈感壇焉安因往洪井路出上元忽逢一老父曰子往南昌必有所得及咨參律學夜聞二僧談論遽了三乘之旨乃以所習付之同人之臨川見石鞏山慧藏禪師藏之提唱必持弓弩以擬學人安服拜未興唱曰看箭

安神邑不撓答對不差石犨乃投弩曰幾年射始中半人也矣安遊五臺入龍池沐浴雖久浸漣漪殊無奮暴雨雹之怪觀者驚悚後止溈山禮大圓禪師復證前聞而爲量果也時豫章廉使贈太尉崔貞孝公則魏公之季父深契元機敦安之道飛疏名之厥譽愈昌咸通十四年詔宜號延聖大師賜紫袈裟一副中和二年示疾所止法堂巨梁中折三年癸卯十月二十二日坐化於怡山丈室春秋九十一臘六十七續詔贈圓智大師塔號證眞安不嘗唾地不處溫房隨化而衣天雨而浴諮法弟子慧長入關揚安之德故有追謚也博陵司空相國仰慕前烈遂著文頌德詩人周朴篤重安時入山致禮焉

慶諸（附洪諲）

按宋高僧傳慶諸俗姓陳廬陵新淦玉笥鄉人也乃祖厥考咸不爲吏清言放蕩焉諸始十三禮紹鑾禪翁爲師於洪井西山剃髮二十三往嵩山受具戒便就東洛學毗奈耶既知聽制終謂漸宗迴抵南嶽入大溈山次居雲巖遇道吾垂問知意方爲二夏之僧

得石霜山便議終焉之志道吾躬至石霜山日勤執侍往還問答諸貌古氣眞世無能識時洞山新滅俄爲遠方禪侶圍繞因入深山無人之境結茅宴坐時衆追尋倏有見者皆號哭交請出爲吾曹諸將安往由是晨夕被遊學者扣擊可無希聲以應之乎如是二十年間堂中老宿長坐不臥屹若椔杌天下謂之石霜枯木衆是也南方謂之叢林者翻禪那爲功德叢林也爲四方淸則者無出其右以光啓四年戊申歲二月己亥示疾終於山院享齡八十二僧臘五十九越三月十五日葬於寺西北隅二百許步門弟子等結墳塔作螺髻形夏四月一日廣化寺釋子處訥追慕往德恐遺美聲命南嶽元泰纂錄言行諸方弟子分行其道焉敕諡普會大師塔曰法相次餘杭徑山院釋洪諲俗姓吳吳興人也年纔十九於開元寺禮無上大師出家落飾精加佛事罔怠巾缾二十二遣往嵩嶽會善寺受滿足律儀俾誦大比丘戒匝七日念終遂習毗尼尋傳經講自謂爲僧有逸羣事業而歸禮本師曰汝於十二時中將何報答四恩三有

諲聞斯語憮然失措三日忘食本師却招誘提耳方明本事如是往還雲巖次潙山各爲切磋蔚成匠手俄而會昌中例遭黜退衆人悲泣者惋歎者諲晏如也曰大丈夫鍾此厄會豈非命也夫何作兒女之情乎時於長沙遇信士羅晏名居家供施蓋諲執白衣比丘法初無差失涉於二載若門賓焉大中初除滅法之律乃復厥議還故鄉西峰院至咸通六年上徑山覲本師明年無上大師遷神衆請諲嗣其法位始唯百許僧後盈千數於時四衆共居肅然無過僖宗皇帝賜院額曰乾符鎭國中和三年仍賜紫袈裟景福二年吳越國王尚父錢氏奏舉登賜法濟大師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辭衆而卒雪溪戚長史寫貌武肅王爲眞讚傳法弟子盧山栖賢寺寂公臨川義直功臣院令達達於兩浙大行道化卒謚歸寂大師初諲有先見之明武肅王家居石鑑山及就戍應募爲軍諲一見握手屏左右而謂之曰好自愛他日貴極當與佛法爲主後累立戰功爲杭牧故奏署諲師號見必拜跪檀施豐厚異於常數終時執喪禮念徵

時之言矣

道膺

按宋高僧傳道膺姓王氏薊門玉田人也生而特異神彩朗然處於童丱崆峒稟氣宿心拔俗爭離火宅之門拭目尋師遂攝鍛金之子師授經法誦徹復求年偶蹉跎二十五方於范陽延壽寺受具足戒乃令習聲聞律儀膺歎曰大丈夫可爲桎梏所拘邪由是擁線衲振錫環詣翠微山問道三載宴居忽覩二使者冠服頗異勉膺曰胡弗南方叅知識邪未幾有僧自豫章至盛稱洞上禪師言要膺感動神機遂專造焉如是洞上垂接復能領會會問曰我聞思大禪師向倭國爲王虛耶實耶曰若是思師佛亦不作況國王乎自爾洞上印許初住三峰後就雲居提唱時唐之季鍾氏據有洪井傾委信誠每一延請入州則預潔甘于堂以禮之乃表於昭宗賜紫袈裟一副并師號焉都不留意所化之徒寒暑相交不下一千餘衆牛頭香樹圍遶者皆是栴檀金翅鳥王軒翔者不齊尺鷃四方饋供千里風從如荆南帥成汭遺齋檀施

動盈鉅萬以天復元年辛酉秋示疾至明年正月三日而化焉豫章南平王鍾氏供其喪葬時諸道禪子各依鄉土所尚者隨靈龕到處列花樹幔帳粉麪之饌謂之卓祭一期凶禮之盛勿過於時也猗歟膺出世度人滿足三十年遺愛可知也

有緣

按宋高僧傳有緣俗姓馮東川梓潼人也小學之年往成都福感寺事定蘭開士卽宣宗師矣隨侍出入多在內中一旦宣名帝以筆書其衫背云此童子與朕有緣由茲名體矣大中九年遇白公敏中出鎮益部開戒壇卽於淨衆寺具尸羅也續於京輦聽習經律五臘後身披布褐手執墨敕海內遊行叅見小馬神照凡同時叢林禪祖無不禮謁者乃居除州華山及南遊至武夷山時廉使李誨爲築禪室乾符三年至縉雲龍泉大賽山立院因奏祠部給額號龍安敕度七僧住十八載安而能遷止連雲院太守盧約者以諶諒之誠請入州開元寺別院四事供施焉天祐丁卯歲四月八日示疾至六月朔日終於廨署報齡

七十三臘五十二遺旨囑制置揚習司空主喪務於寺南園茶毗火滅散分舍利數百粒後收四十九粒幷遺骨一絣瘞於石塔晉開運三年乙巳歲文泰律師撰塔碑焉

義存

按宋高僧傳義存長慶二年壬寅生於泉州南安縣曾氏自王父而下皆友僧親佛清淨謹愿存生而鼻逆葷血乳抱中或聞鐘磬或見僧像其容必動以是別垂愛於膝下九歲請出家怒而未允十二從父遊蒲田玉澗寺有律師慶元持行高潔遽拜之曰我師也遂留爲童侍焉十七落髮來謁芙蓉山恆照大師見而奇之故止其所至宣宗中興釋氏其道也湼而不緇其身也褎然而出北遊吳楚梁宋燕秦受具足戒於幽州寶刹寺託巡名山扣諸禪宗突兀飄飄雲翔鳥逝爰及武陵一面德山止於珍重而出其徒數百咸莫測之德山曰斯無階也吾得之矣咸通六年歸於芙蓉之故山其年圓寂大師亦自潙山擁徒至於怡山王眞君上昇之地其徒孰纍纍而疑闕存拒

而久之則有行實者始以存同而議曰我之道巍巍乎法門圍遶之所不可造次其地宜若布金之形勝可矣府之西二百里有山焉環控四邑峭拔萬仞嶒崒以支圓碧培塿以覷羣青怪石古松棲蟄龜鶴靈湫邃壑隱見龍雷山之巔先冬而雪盛夏而寒其樹皆別垂藤蘿芊茸而以爲之衣交錯而不呈其形奇姿異景不可殫狀雖霍童武夷無以加之實閩越之神秀而古仙之未攸居誠有待於我也祈以偕行去秋七月穿雲躡蘚陟險昇幽將及之存曰眞我居也其夕山之神果効靈翼日巖谷爽朗煙霞飛動雲庵旣立月構旋隆緜是梲法輪於無爲樹空門於有地行實乃請名其山曰雪峰以其冬雪夏寒取鷲嶺猴江之義斯則庚寅逮於乙未存以山而道任山以存而名出天下之釋子不計華夏趨之若召乾符中觀察使京兆韋公中和中司空穎川陳公每渴醍醐而不克就飲交使馳懇存爲之入府從人願也其時內官有復命於京語其道其儕之拔俗悟空者請蛻浮華而來脫屣僖宗皇帝聞之翰林學士訪於閩人陳

延劾得其實奏於是乃錫眞覺大師之號仍以紫袈裟俾延劾授焉存受之如不受衣之如不衣居累夏辛亥歲朔遽然杖屨其徒啓而不答雲以隨之東浮於丹丘四明明年屬王侍中之始據閩越乃洗丘於法雨致禮於禪林馥存之道常東望頂手後二年自吳還閩大加禮異及閩王王氏誓衆養民之外雅隆其道凡齋僧構剎必請問焉爲之增宇設像鑄鐘以嚴其山優施以充其衆時則迎而館之於府之東西甲第每將儼油幢聆法論未嘗不移時僅乎一紀勤懇懇熊羆之士因之投迹檀那漁獵之逸其或弭心鱗羽戊辰年春三月示疾閩王走醫醫至粒藥以授存曰吾非疾也不可罔子之工卒不餌之其後札偈以遺法子函翰以別王庭夏五月二日烏獸悲鳴雲木慘悴其夜十有八刻時滅度俗壽八十有七僧臘五十有九以其月十五日塔而藏之爾日奔走閩之僧尼士庶巷無居人閩王漣如出涕且曰師其舍子一何遽乎遣子延稟躬祭奠之復齋僧焉存之行化四十餘年四方之僧爭趨法席者不可勝筭矣冬

夏不滅一千五百徒之環足其趨也馳而愈離辯而愈惑其庶幾者一曰師備擁徒於元沙次曰可休擁徒於越州洞巖次曰智孚擁徒於信州鵝湖其四曰惠稜擁徒於泉州招慶其五曰神晏住福州之鼓山分燈化物皆膺聖獎賜紫袈裟而元沙級宗一大師焉

惟慤（附慧震　弘沇）

按宋高僧傳惟慤姓連氏齊大夫稱之後本馮翊人官居上黨爲潞人也九歲割愛冠年納戒母氏昆弟歸於法門故慤從其受教瀾漪內湛葳蕤外發嗜學服勤必無倦色乃辭渭陽尋師肄業或經筵首席或論集前驅或參問禪宗或附麗律匠其志淵曠欲皆呑納之年臨不惑尚住神都因受舊相房公融宅請未飯前宅中出經函云相公在南海知南銓預其翻經躬親筆受首楞嚴經一部留家供養今筵中正有十僧每人開題一卷慤坐居第四舒經見富樓那問生起義覺其文婉其理元發願撰疏疏通經義及歸院矢誓寫文殊菩薩像別誦名號計一十年厥志堅

強遂有冥感忽夢妙吉祥乘猊自慤之口入由茲下筆若大覺之被善現談般若焉起大曆元年丙午也及將徹簡於臥寐中見由口而出在乎華嚴宗中文殊智也勒成三卷自謂從淺智中行出矣於今盛行一說楞嚴經初是荊州度門寺神秀禪師在內時得本後因館陶沙門慧震於度門寺傳出慤遇之著疏解之後有弘沇法師者蜀人也作義章開釋此經號資中疏其中亦引震法師義例似有今古之說此岷蜀行之近亦流江表焉

懷感

按宋高僧傳懷感不知何許人也秉持強悍精苦從師義不入神未以爲得四方同好就霧市焉唯不信念佛少時逕生安養疑氷未泮遂謁善導用決猶豫導曰子傳教度人爲信後講爲渺茫無詣感曰諸佛誠言不信不講導曰若如所見令念佛往生豈是魔說耶子若信之至心念佛當有證驗乃入道場三七日不覩靈瑞感自恨罪障深欲絕食畢命導不許遂令精虔三年念佛後忽感靈瑞見金色玉毫便證念

佛三昧悲恨宿垢業重妄搆衆僁懺悔發露乃述決疑論七卷臨終果有化佛來迎合掌面西而往矣

法海

按宋高僧傳法海字文允姓張氏丹陽人少出家於鶴林寺白駒匪食其塲苗金翅俄翔其海面曲從師教周覽羣經大壑納川鄧林聚羽是以圓入一性學階空王擅當代獨悟之名剖先賢不決之義一時外學六籍該通嘗謂人曰佛法一門極唯心地餘皆椎輪也天寶中預揚州法愼律師講肆同曇一靈一等推爲顏冉焉復與杼山晝公爲忘形之交林下之遊黑白二徒多從求益焉

慧苑

按宋高僧傳慧苑京兆人也少而秀異蔚有茂才厭彼塵寰投於淨域禮華嚴法藏爲師陶神練性未幾深達法義號上首門人也有勤無惰內外該通華嚴一宗尤成精博苑依寶性論立四種教爲有四類不識如來藏如生盲人則凡夫聲聞辟支初心菩薩也一迷眞異執教當凡夫二眞一分半教當二乘三眞

一分滿教當初心菩薩四眞具滿教當識如來藏者也諸師處判或依或違然其綱領教乘一家之說次以新譯之經未有音釋披讀之者取決無從遂博覽經書恢張詁訓撰成二卷俾初學之流不遠求師覽無滯句旋曉字源然稟從賢首之門不負庭訓之美也

智威（附慧威）

按宋高僧傳智威姓蔣氏縉雲人也穎脫塵蒙心遊物表少事師於軒轅氏鍊丹山聞天台宗教盛遂負笈往沃州石城寺親灌頂禪師求請心要旣而得一融道體二居宗定慧方均寂照相半雖云自了急在利他天與多能富有辭藻著桃巖寺碑與頭陀寺碑氣度相表後以法眼付授慧威焉時傳威是徐陵後身其利智雄才斷可知矣慧威姓留氏東陽人也總角之年露其舊習抉開愛網徑入空門不滯一方仍叅三益聞縉雲大威禪師盛行禪法擔簦造焉刻志忘勞覲威牆奧一日千里罔不推稱至有成業時謂小威然其樂靜居山罕交人事指教門人不少傑出

者左溪元朗矣威常修止觀匪棄光陰說與行而並馳語將默而齊貫落落然汪汪然人無得名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六十八卷目錄

僧部列傳四十四

唐二十

湛然　元浩
智藏　神清（附義將）
端甫　宗密
乘恩　知元
僧徹　志遠（附元堪）

希圓　元約

惟忠　從諗

智藏　圓智

法常　崇演

齊安　恆政

靈祐　元策

寰中　寰普

日照　宣鑒

藏奐　義元

從諫（附鑒宗）　良价

神異典第一百六十八卷

僧部列傳四十四

唐二十

湛然

按宋高僧傳湛然俗姓戚氏世居晉陵之荊溪則常州人也昔佛滅度後十有三世至龍樹始用文字廣第一義諦嗣其學者號法性宗元魏高齊間有釋慧文默而識之授南嶽思大師由是有三觀之學洎智者大師蔚然興於天台而其道益大以教言之則然

乃龍樹之裔孫也智者之五世孫也左溪朗公之法子也家本儒墨然獨有邁俗之志童丱邈焉異於常倫年二十餘受經於左溪與之言大駭異日謂然曰汝何夢乎然曰疇昔夜夢披僧服掖二輪遊大河之中左溪曰噫汝當以止觀二法度羣生於生死淵乎乃授以本師所傳止觀然德宇凝精神鋒爽拔其密識深行氣冲慧用方寸之間合於天倪至是始以處士傳道學者悅隨如羣流之趣於大川也天寶初年解逢掖而登僧籍遂往越州曇一律師法集廣尋持犯開制之律範焉復於吳郡開元寺敷行止觀無何朗師捐代挈密藏獨運於東南謂門人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古先至人靜以觀其本動以應乎物二俱不住乃蹈於大方今之人或蕩於空或膠於有自病病他道用不振將欲取正捨于誰歸於是大啓上法旁羅萬行盡攝諸相入於無間即文字以達觀導語默以還源乃祖述所傳章句凡十數萬言心度諸禪身不踰矩三學俱熾羣疑日潰求珠問影之類稍見罔象之功行止觀之盛始然之力也天寶末大曆

初詔書連徵辭疾不就當大兵大饑之際揭厲法流學徒愈繁瞻望堂室以爲依怙然慈以接之謹以守之大布而衣一牀而居以身誨人耆艾不息建中三年二月五日示疾佛隴道場顧語學徒曰道無方性無體生歟死歟其旨一貫吾歸骨此山報盡今夕要與汝輩談道而訣夫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之假不一不異謂之中在凡爲三因在聖爲三德爇炷則初後同相涉海則淺深異流自利利人在此而已爾其志之言訖隱几泊然而化春秋七十二法臘三十四門人號咽奉全身起塔祔於智者大師塋兆西南隅焉入室弟子吳門元浩可謂邇其人近其室矣然平日輯纂教法明決前疑開發後滯則有法華釋籤法華疏記各十卷止觀輔行傳弘訣十卷法華三昧補助儀一卷方等懺補闕儀二卷略維摩疏十卷維摩疏記三卷重治定涅槃疏十五卷金錍論一卷及止觀義例止觀大意止觀文句十妙不二門等盛行于世至大宋開寶中吳越國王錢氏追重而諡之號圓通尊者焉

元浩

按宋高僧傳元浩姓秦氏字廣成吳門人也綺歲依晉陵靈山寺慧日禪師出家具滿律戒配本州龍興寺尋爲荊溪湛然禪師囑累弟子初受法華止觀已得醍醐唯以裂大網感大果成大行歸大處以爲大願晏居三昧常隨佛後希夷自得人莫能知其祕密深遠如海印三昧不言出處常行佛事與夫難行苦行更相祖述默傳心要爲論爲記靈芝之瑞草以爲功德傳於後世者不同日而語矣浩注解大涅槃經爲文首序德美圓實志願顯現蓋錄其所證之意而見於文以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示疾右脅累足入於涅槃非二乘境界眞如來定也明年十一月十三日闍維起塔於蘇州西北虎丘東山南原也浩躭學味道不涉餘事常隨然師聽其言說曾無倦色分析義理派流川注必默記而暗誦一言不失數年之後人始知之然師曰回也如愚罕爲人說多辭以不能及被粲田二君苦勸請之始著涅槃經解述浩與上都雲華寺華嚴澄觀法師若孔門之游夏焉其儒

流受業翰林學士梁公肅蘇州刺史田公敦緇流受業者智恆子瑜道儒仲義仲艮五人持經講論傳之無窮大比丘尼識微道巽志眞悟極此四人者高潔之倫深練禪觀初浩爲二官所請注經預夢甚爲奇特又庭階生花非人間恆所見者祥鳥飛馴五彩絕異刺史崔恭撰塔碑立於虎丘山羅漢石壇之左後有行滿道暹明曠皆著述廣天台之道歟

智藏

按宋高僧傳智藏姓皮氏西印度種族祖父從華世居官宦後僑寓廬陵藏少入精舍覩像設之繁乃陋俗求眞而於三學各所留心唯律藏也最爲精敏大曆三年遊豫章因隸名天宮寺衆懇命臨壇秉度時仰炰烋號爲律虎每登法座提唱毗尼堂盈席滿聽受無厭辨名理析微言連環可解也貞元中遇大寂禪師篤明心要及遊會稽於杭烏山頂築小室安禪乃著華嚴經妙義宣吐亹亹學者歸焉至元和十四年二月無疾而終報齡七十九焚收舍利圓淨者建塔於院北峰焉杭烏山者越俗言訛合言杭嶋謂浙

江所渡古用杭筏到岸藏杭故云嶋也

神清（附義將）

按宋高僧傳神清字靈庾俗姓章氏緜州昌明人也生於大安山下昆季相次三人出俗皆有名望清居乎仲處胎之際母頓惡葷羶及爲兒雖隨戲弄遇像禮足逢僧稽顙年十三受學於緜州開元寺辯智法師於時勅條嚴峻出家者限念經千紙方許落髮清卽誦法華維摩楞伽佛頂等經有同再理時故相喬琳爲緜郡太守驚其幼俊躬而降禮請削染焉則大曆中也至年十七聽習粗通卽講法華一經歲滿慧義寺依如律師受具戒夏習尸羅依學新疏尋達大宗乃詣上都後以優文贍學入內應奉暮年鍾其荼蓼歸慧義寺講導著述略無閑日以元和年中終于本寺峰頂還神于白門蘭若卽郪城北郭外也清平昔好爲著述喜作編聯蓋巨富其才亦鑿深於學三教俱曉該元鑒極彝倫咸叙萬人之敵也受業弟子黑白四方計一千餘人前後撰成法華元箋十卷釋氏年誌三十卷新律疏要訣十卷亦謂清鈔二衆初

學儀一卷有宗七十五法疏一卷亦名法源記此蓋解小乘所計五位色心心所不相應無爲等法體性業用一皆詳括故云法源也識心論澄觀論俱舍義鈔數卷北山絫元語錄十卷都計百餘軸並行於代就中語錄博該三教最爲南北鴻儒名僧高士之所披翫焉寺居鄞城之北長平山陰故云北山統三教元旨實而爲錄故云絫元也觀清之述作少分明二權一實之經旨太分明小乘律論之深奧焉清貌古且奇皙白而光瑩相國崔龜從時從事東川序眞讚云與奘三藏道顏同攝物異時一體耳門人數多其出倫者義將也獨明俱舍兼善起信海內學人望風而至開成中北山俱舍宗不泯者清之餘素乎東川涌潭僧正顏公著碑本寺講律臨壇光肇別附語錄略記清言行矣

端甫

按宋高僧傳端甫俗姓趙氏天水人也世爲秦著姓焉初母張夫人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卽出囊中舍利使呑之及誕所夢僧白晝入其室摩其頂曰必當

大典法教言訖而滅既成人高顙深目大頤方口長六尺五寸其音如鐘夫將欲荷如來之菩提鑿生靈之耳目固必有殊祥奇表歟始十歲依崇福寺道悟禪師爲沙彌十七正度爲比丘隸安國寺受具於西明寺照律師學毗尼於崇福寺昇律師傳唯識於安國寺素法師通涅槃經於福林寺崟法師甫又夢梵僧以舍利滿琉璃器使吞之且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自是經律論無敵於當時囊括川注逢源會委滔滔然莫能濟其畔岸矣夫將欲伐株杌於情田雨甘露於法種者固必有勇智宏辯歟無何謁文殊於清涼衆聖皆現演大經於太原傾都畢會德宗皇帝聞其名徵之一見大悅常出入禁中與儒道議論賜紫方袍歲時錫施異於他等復詔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宗皇帝深仰其風親之若昆弟相與臥起恩禮特隆憲宗皇帝數幸其寺待之若賓友常承顧問注納偏厚而甫符彩超邁辭理響捷迎合上旨皆契眞乘雖造次應對未嘗不以闡揚爲務由是天子益知佛爲大聖人其教有大不思議事當是時朝廷方削平

匝夏縛吳斡蜀瀦蔡蕩鄆而天子端拱無事詔甫率緇屬迎眞骨於靈山開法場於祕殿爲人請福親奉香燈旣而刑不殘兵不黷赤子無愁聲滄海無驚波蓋參用眞宗以毗大政之明效也夫將欲顯大不思議之道輔大有爲之君固必有冥符元契歟掌內殿法儀錄左街僧事以標表淨衆者凡一十年講涅槃唯識經論處當仁傳授宗主以開誘道俗者凡一百六十座運三密於瑜伽契無生於悉地日持諸部十餘萬徧指淨土爲息肩之地嚴金經爲報法之恩前後供施數十百萬悉以崇飾殿宇窮極雕繪而方丈單牀靜慮自得貴臣盛族皆所依慕豪俠工賈莫不瞻嚮薦金寶以致誠仰端嚴而禮足日有千數不可殫書而甫卽衆生以觀佛離四相以修善心下如地坦無丘陵王公輿臺皆以誠接議者以爲成就常不輕行者唯甫而已矣夫將欲駕橫海之大航拯迷途於彼岸者固必有奇功妙道歟以開成元年六月一日西向右脇而滅當暑而尊容若生終夕而異香猶欝其年七月六日遷於長樂之南原遺命荼毗得舍

利三百餘粒方熾而神光月皎既燼而靈骨珠圓賜謚曰大達塔曰元祕俗壽六十七僧臘可數門弟子僧尼約千餘輩或講論元言或紀綱大寺修禪秉律分作人師五十其徒皆爲達者會昌中相國裴公休爲碑頌德焉

宗密

按宋高僧傳宗密姓何氏果州西充人也家本豪盛少通儒書欲干世以活生靈負俊才而隨計吏元和二年偶謁遂州圓禪師圓未與語密欣然而慕之乃從其削染受教此年進具於拯律師尋謁荊南張張曰汝傳教人也當宣導於帝都復見洛陽照禪師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之末見上都華嚴觀觀曰毘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唯汝乎初在蜀因齋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深達義趣誓傳是經在漢上因病僧付華嚴句義未嘗隸習卽爾講之由是乃著圓覺華嚴及涅槃金剛起信唯識盂蘭盆法界觀行願經等疏鈔及法義類例禮懺修證圖傳纂略又集諸宗禪言爲禪藏總而序之并酬答書偈議論等又四分律疏

五卷鈔懸談二卷凡二百許卷圖六面皆本一心而貫諸法顯眞體而融事理超羣有於對待冥物我而獨運矣密累入內殿問其法要太和三年慶成節徵賜紫方袍爲大德尋請歸山會昌元年正月六日坐滅於興福塔院儼若平日容貌益悅七日遷於函其自證之力可知矣其月二十二日道俗等奉全身於圭峯二月十三日茶毘得舍利數十粒明白而潤大後門人泣而求諸煨中畢得而歸悉斂藏於石室其無緣之慈可知矣俗齡六十二僧臘三十四遺誡令舁屍施鳥獸焚其骨而散之勿塔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必講道七日而後去其餘住持儀則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初密道旣芬馨名惟烜赫內衆慕羶旣如彼朝貴答響又如此當長慶元和已來中官立功執政者孔熾內外猜疑人主危殆時宰臣李訓酷重於密及開成中僞甘露發中官率禁兵五百人出閤所遇者一皆屠戮時王涯賈餗舒元輿方在中書會食聞難作奔入終南投密唯李訓欲求翦髮匿之從者止之訓改圖趨鳳翔時仇士良知之

遣人捕密入左軍面數其不告之罪將害之密怡然曰貧道識訓年深亦知其反叛然本師教法遇苦即救不愛身命死固甘心中尉魚恒志嘉之奏釋其罪朝士聞之扼腕出涕焉

乘恩

按宋高僧傳乘恩不知何許人也肇從志學知遍尋師凡厠黌堂必窮義路常訓門人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仁智稍成是殊名同實趣菩薩地若下坂之走丸耳恩樂人爲學不忘講導及天寶末關中板蕩因避地姑臧旅泊之間嗟彼密邇羌虜之封極尚經論之學恩化其內衆勉其成功深染華風悉登義府自是重撰百法論疏幷鈔行於西土其疏祖慈恩而宗潞府大抵同而少異終後弟子傳布迨咸通四年三月中西涼僧法信精研此道稟本道節度使張義朝表進恩之著述勅令兩街三學大德等詳定實堪行用勅依其僧賜紫衣充本道大德焉

知元

按宋高僧傳知元字後覺姓陳氏眉州洪雅人也曾

祖圖南任梓州射洪縣令祖憲考邈皆名場不捷母魏氏夢月入於懷因而載誕雖乳哺未能言見佛像僧形必含喜色五歲祖令詠花不數步成云花開滿樹紅花落萬枝空唯餘一朶在明日定隨風祖吟歎不懌曰吾育此孫望其登甲科雪二代之恥今見孺子志矣非貽厥也已必從空門乖始望也七歲果遇法泰法師在寧夷寺講涅槃經寺與居鄰元日就講集所一聆法語若覩前因是夕夢其寺殿佛手摩其頂寤啓祖父乞為勤策親黨觀其必不可抑奪故聽之年十一遂其削髮乃隨師詣唐興邑四安寺授大經四十二卷遠公義疏誓空師圓旨共一百二十五萬言皆囊括深奧矣方年十三指擿緇徒露老成之氣時丞相杜公元穎作鎮西蜀聞元名命升堂講談於大慈寺普賢閣下黑白衆日計萬許人注聽傾心駭歎無已自此蜀人弗斥其名號陳菩薩耳傳云元前身名知鉉漢州三學山講十地經感地變瑠璃焉元於淨衆寺辯貞律師所受具戒纔聽毗尼續通俱舍則長十山固律師之付授焉復從本師下三峽歷

荆襄抵於神京資聖寺此寺四海三學之人會要之地元敷演經論僧俗仰觀戸外之屨日其多矣文宗皇帝聞之宣入顧問甚愜皇情後學唯識論於安國信法師又研習外典經籍百家之言無不該綜元每恨鄉音不堪講貫乃於象耳山誦大悲呪夢神僧截舌換之明日俄變秦語矣有楊茂孝者鴻儒也就元尋究內典直欲效謝康樂注涅槃經多執卷質疑隨爲剖判致書云方今海內龍象非師而誰次楊刑部汝士高左丞元裕長安楊魯士咸造門擬結蓮社嘗一日元宴坐見茂孝披紫服戴碧冠三禮畢乘空而去元令人偵問茂孝其夕誡其子曰吾常欲落髮披緇汲甁挈屨侍元公所累者簪冕也吾葢棺時殮以紫袈裟碧芙蓉冠至是方驗先見矣武宗御宇初尚欽釋氏後納蠱惑者議望祀蓬萊山築高臺以祈羽化雖諫官抗疏宰臣屢言終不迴上意因德陽節緇黃會麟德殿獨詔元與道門敵言神仙爲可學不可學耶帝又手付老氏中理大國若烹小鮮義共黃冠往復元陳帝王理道敎化根本言神仙之術乃山林

閭匹夫獨擅高尚之事業而又必資宿因非王者所宜辭河下傾辯海横注凡數千言聞者爲之股慄大忤上旨左右莫不色沮左護軍仇士良内樞密楊欽義惜其才辯恐將有斥逐之命乃密諷貢祝堯詩元立成五篇末章云生天本自生天業未必求仙便得仙鶴背傾危龍背滑君王且住一千年帝覽詩微解帝雖不納忠諫而嘉其識見口給也元卽歸巴岷舊山例施巾櫛而存戒檢愈更甄明方扁舟入湖湘閒時楊給事漢公廉問桂嶺延止開元佛寺屬宣宗龍飛楊公自内樞統左禁軍以冊定功高請復興天竺敎奏乞訪元聲迹元復挂壞衣歸上國寶應寺屬壽昌節講讚賜紫袈裟署爲三教首座帝以舊藩邸造法乾寺詔元居寺之玉虛亭大中三年誕節詔諫議李貽孫給事楊漢公緇黃鼎列論義大悅帝情因奏天下廢寺基各勅重建大興梵剎元有力焉命畫工圖形於禁中其優重如是與相國裴公休友善同激揚中興敎法事八年上章乞歸故山大行利濟受益者多廣明二年春僖宗違難西蜀後遣郭遵泰齎璽

書肩輿詣赴行在帝接談論頗解上心左軍容田令孜與諸達官問道勤重帝欲旌其美令諸學士撰元師號皆未愜旨乃揮御翰云朕以開示悟入法華之宗旨也悟者覺也明也悟達大道悟佛知見又云悟者一刹那不悟河沙刼所以悟者眞乘了然成佛之義今賜悟達國師爲號雖曰强名用表朕意元陳讓不遂乃乞歸九隴舊廬於正月二十一日臥內見所曾遊歷聖境名跡皆見在前二月七日聞空聲曰必生淨土乃訊之云執之語耶空又譍曰佛也七月中聞戸外有格鬭之聲逡巡一菩薩降於庭前事摩滅矣漸迫近元身丁寧讚喻勿以此苦爲累也言訖而沒又於一夕有一珠自元左足下流去苦楚萬端諦視其珠中明明有晁錯二字乃知元是袁盎也曾因七國反盎奏斬錯以謝吳楚諸王故爲嬰撓耳名弟子慈燈附口上遺表囑令棄屍半飼魚腹半啗鳥獸吾久與西方淨土有期如斯諈委訖右脅面西而逝享年七十三僧臘五十四元咸通中曾遊澤州追問小遠法師同年亦同終日月焉元堅守禁戒少欲過

中不食蔬果服惟布褐臥則芻秆而六時行道夜臥一更餘則禪坐等視衆生無貴賤少長待之如一素結情好深者裴相國休初裴鎮荆門元遊五臺山路出渚宮贍遺初無所取裴知其儉約密遣人沿路以供之若蘇秦遺舍人陰資奉張儀也嘗經駱谷眞符縣雍氏家枕潭潭中有大魚如龍四足而齒牙纖利其家日飼以食已四世矣或欲網釣之意則輒雲霧晦冥焉元扣船撫其頂矑目而鼓躍卽爲受歸依未幾乃寄夢雍氏曰我謝汝累世護念今受歸依已生天而求訣矣次又化感玉壘山神李冰廟益昌北郭龍門神偕受戒法罷其血食有李商隱者一代文宗時無倫輩常從事河東柳公梓潼幕久慕元之道學後以弟子禮事元時居永崇里元居典善寺義山苦眼疾慮嬰昏瞽遙望禪宮冥禱乞願元明旦寄天眼偈三章讀終疾愈迨乎義山臥病語僧錄僧徹曰某志願削染爲元弟子臨終寄書偈訣別云元生常著如來藏經會釋疏二卷命僧徹撰法鏡以照像若十翼焉大無量壽經疏二卷僧徹著法燈類章指焉勝

鬘經疏四卷僧徹著法苑以錯綜猶緯書焉又般若心經金剛經各有疏義此外秦蜀之間作釋氏雜文外篇箴論碑誌歌詩錄成二十餘卷禮懺文六卷通計三十萬言後遷塔於茶籠山附聖寺矣中和二年弟子左街僧錄淨光大師僧徹述傳法孫右街僧錄覺輝輝弟子僞蜀祐聖國師重孫光業僧錄緜緜瓜瓞皆名公也鳳翔府寫元眞李義山執拂侍立焉

僧徹

按宋高僧傳僧徹不知何許人也敏利天資高邁逸類稚歲聰穎而慕悟達國師若顏回之肖仲尼也旣而時親函丈頗見幽微隨侍翼從未嘗少厭窺其門牆其殆庶幾乎悟達凡有新義別章咸囑付徹暢衍之爲如來藏經疏著法鑑四卷大無量壽經疏著法燈二卷勝鬘師子吼經疏著法苑十卷觀乎悟達爲疏若左丘明之傳也徹述三法鈔猶杜服之集解歟初居法乾內寺師資角立聲彩風行凡百官寮無不奉仰率由徹內外兼學辭筆特高唱予和汝同氣相求尋充左右街應制每屬誕辰升麟德殿法座講談

勅賜紫袈裟懿宗皇帝留心釋氏頗異前朝遇八齋日必内中飯僧數盈萬計帝因法集躬爲讚唄徹則升臺朗詠寵錫繁博勅造栴檀木講座以賜之又勅兩街四寺行方等懺法戒壇度僧各三七日別宣僧尼大德二十人入咸泰殿置壇度内福壽寺尼繕寫大藏經每藏計五千四百六十一卷雕造眞檀像一千軀皆委徹檢校焉以十一月十四日延慶節麟德殿召京城僧道赴内講論爾日徹述皇猷辭辯瀏亮帝深稱許而又恢張佛理旁懾黃冠可謂折衝異論者當時號爲法將帝悅勅賜號曰淨光大師咸通十一年也續錄兩街僧事初徹經江論海勇於揭厲於青龍寺講貫既循悟達國師義意寄呈所見蒙迴八十四字云觀君法苑思沖虛解我眞乘刃有餘若使龍光時可待應憐僧肇論成初五車外典知難敵九趣多才恐不如蕭寺講軒橫淡蕩帝鄉雲樹正扶踈幾生曾得闍蹄意今日堪將貝葉書一振微言冠千古何人執卷問吾廬覽茲獎飾悲喜盈襟以廣明中巢寇犯闕僖宗幸蜀其夕徹内宿明日倉黃與杜光

庭先生扈從入於岷峩再見悟達痛序艱難徹極多著述碑頌歌詩不知所終內翰侍郎樂朋龜爲眞讚鳳翔嘉州皆寫其眞相弟子秦蜀之間愈多傳法者

志遠（附元堪）

按宋高僧傳志遠俗姓宋氏家於汝南其父早喪孤侍孀親承顏之禮匪遑晨夕母常念法華經精通五卷遠識度明敏孤標卓然年二十八辭親從師歸依荷澤宗風晤解幽旨經營僧事聯綿六秋凡諸取給未嘗混互自爾辭師尋禮復經八年雖博贍兩宗情猶繫滯聞天台一枝該通妙理定慧雙融解進於行十乘境觀起自一家修性三德淸凉盛演因命同輩追遊五峯棲遁林泉履歷前躅曉六凡四聖之理了開示悟入之門百界千如包羅性相卽遮卽照破立同時依正圓融凡聖平等豁開心目物我雙亡僅四十年闡揚獨步遠業精道邈志苦神和臥不解衣食非別請時歲不稔樵炊屢乖每掬水漱流將期永日體有瘡疥手不塗摩戒檢遵修警愼心口常以四種三昧鍊磨身心至於緘札題尺頗閑辭翰蟲篆之美

每有緇素負才學者異其辯說或傍搜僻隱欲爲挫銳伺之瑕玷求其勝負進雖傲然踞席退乃蹴踖赧容來高我山去隨四悉洎會昌四年春秋七十七僧臘四十八忽絕食數朝而說法罔憚以二月十七日誡門人曰吾自生修進不欺心口今獲二種果報臥安覺安而無痛惱又曰天台宗疏務在宣傳法華疏十卷本迹二門三周記別開近顯遠元文十卷五義判釋止觀十卷境觀雙修不定頓漸八教粗妙遮照平等行解圓明一多相卽一藏文句瑩玉攎金將踐聖階降茲罕及禮懺方等必假精誠志之未懷副吾之意也於時龍象雲萃櫛比座隅咸讚希奇同稱佛號慈誨之際奄至遷靈風慘雲愁山昏水咽林巒邑變徒屬悽傷闍維日諸子奔馳罔知所詣雖學者如林達其法者唯元堪卽扶風馬氏之裔也氣度沖邃道風素高蓋遠傾其解脫之瓶注以醍醐之器可謂一燈之後復然一燈及武宗澄汰之際稟師先旨哀慟累夕以其章疏文句祕之屋壁及宣宗再闡釋門重葺舊居取其教部置之影堂六時經行儼若前製

法華妙經積歲傳唱摩訶止觀久而敷揚嗣繼之心已極師資之禮也

希圓

按宋高僧傳希圓姓張氏姑蘇人也宗親豪富而獨捨家從登戒法便遊講肆不滯一方勤修三學頁深歲稔尤至博通時推俊邁因命講訓光啓中屬徐約軍亂蒸儒略地吳苑俶擾圓由通元寺附商船避地於甬東其佑客皆越人也篤重於圓召居會稽寶林山寺形雖幺麼性且強幹與時寡合多事宴默或問之則曰吾道遙乎無形之場同師子遊戲耳景福中於山寺演暢經論同聲相應求法者至乃著元中鈔數卷皆當義妙辭也恆勸人急修上生之業且曰非知之難行之爲難汝曹勉旃圓六時禮懺未嘗少缺居小房卽瑯琊山頂是山也傳云從瑯琊臺飛來此處先是屠坊故皆鎮於其下山之家有井井有鰻鯀焉水有盈縮應大江之潮候甚多靈怪一云此處禹鏁浙江蛟蜃之屬其名曰蛆蛆有雙耳其色蒼黃或緣竹木必風雨至矣今或出石竅入僧居溝渠中見

人不驚握則跳梁如怒狀惟偏入圓房圓手執宛轉屑就乃爲之受歸戒令勿作風雹之妖暨圓終而多暴風雨也圓之修習願見彌勒一日講次屹然坐終於法座時衆聞異香裛替天樂錚鏦或絕或連七日後已此眞上生之證歟則乾寧二年四月也還山之日僧衆致祭於寺門無何有人茜袍象笏拜跪愴然惝怳之間杳無蹤跡衆莫能測焉茶毘收舍利七百餘粒被四明人齎往新羅國矣

元約

按宋高僧傳元約姓張氏正平人也志韻剛潔幼萌出塵之心旣諧夙志入州龍興伽藍日誦千言更無再受落髮之後滿足律儀檢察己心循其戒範精持止作未嘗穿穴自茲名節頓高流輩窺仰數稔之間律論俱贍徧求知識探賾元文戾止長安崇聖寺以戒德之選而預臨壇講律幷俱舍共四十餘徧淵靜其性研覈靡虧著俱舍論金華鈔二十卷爲時所貴而二講登席可三百餘人皆北面受業焉傳稟門生一百許輩汾沁之間奔走學者迨乎老矣終本院小

房俗壽七十六法臘五十六學法弟子道俗收焚坑舍利數百粒構甎浮圖于郡城之西焉

惟忠

按宋高僧傳惟忠姓童氏成都府人也幼從業於大光山道願禪師神驥伏櫪雖止也發蹄則超忽千里焉遊嵩嶽見神會禪師折疑沈默處於大方觀覽聖跡見黃龍山鬱翠而奇異乃營茅舍其窮溪極谷而多毒龍噴氣濛濛山民犯者多如中瘴焉醫工寡効忠初不知獨居禪寂澗飲木食其怪物皆卷而懷矣山民無害或聞空中聲云得師居此民之多幸令我解脫也鄉人因號是山爲伏龍言忠弭伏鱗蟲之長故此名焉以建中三年入滅報齡七十八其年九月遷塔云

從諗

按宋高僧傳從諗青州臨淄人也童稚之歲孤介弗羣越二親之羈絆超然離俗乃投本州龍興伽藍從師剪落尋往嵩山琉璃壇納戒師勉之聽習於經律但染指而已聞池陽願禪師道化翕如諗執心定志

鑽仰忘疲南泉密付授之滅迹匿端坦然安樂後於趙郡開物化迷大行禪道以眞定帥王氏阻兵封疆多梗朝廷患之王氏抗拒過制而偏歸心於諗諗嘗寄麈拂上王氏曰王若問何處得此拂子答道老僧平生用不盡者物凡所舉揚天下傳之號趙州法道語錄大行爲世所貴也

智藏

按宋高僧傳智藏姓黃氏豫章上高人也父爲洪州掾藏隨父入報國寺見供奉皓月講涅槃經微體經意樂入佛門年甫十三割恩愛辭父母於開元寺宗法師所受學後修禪法證大寂一公宗要矣建中元年入長安盧元顥素奉其道舉奏入內供養敕令住華嚴寺輦轂之間元學者孔熾就藏之門若海水之歸投琴之壑矣太和九年終於住寺三月十二日入塔焉

圓智

按宋高僧傳圓智俗姓張豫章海昏人也總丱之年頓求出離禮涅槃和尚躬執餠屨爰登戒地誓叩禪

門見乎藥山示其心訣後居長沙道吾山海衆相從猶蜂蟻之附王焉以太和九年乙卯九月十一日長逝享年六十七闍維得不灰之骨數片腦蓋一節特異而清瑩其色如金其響如銅乃建塔於石霜山敕謚修一大師寶相之塔得其道者則普會焉智公初領悟藥山宗旨儼師誨之曰吾無寶玉大弓以爲分器今賞汝犢鼻一腰雖云微末而表親褻歟南嶽僧元泰著碑頌

法常

按宋高僧傳法常俗姓鄭襄陽人也稚歲從師於荊之玉泉寺凡百經書一覽必暗誦更無遺忘冠年受具足品於龍興寺容貌清峻性度剛敏衲衣囊鉢畢志卯齋貞元十二年自天台之於四明餘姚之南七十里寓仙尉梅子眞之舊隱焉昔梅福初入山也見多龍穴神蛇每吐氣成樓閣雲雨晦冥邊有石庫內貯仙藥神仙經籍常寄宿於房乃夢神人語之曰君非凡夫因話及石庫中聖書懸記既往將來之事受之者爲地下主不然爲帝王之師傳矣常謂之曰石

庫之書非吾所好昔僧稠不顧仙經其卷自亡吾以涅槃爲樂厥壽何止與天偕老耶神曰此地靈府俗氣之人輙難居此立致變怪常曰吾寓跡於梅尉之鄉非久據焉因號梅山也由是編苫伐木作覆形之調居僅四十年驗實非常之人也開成年初院成徒侶輻湊請問決疑可六七百衲徒矣四年常忽示疾九月十九日山林搖盪鳥獸悲鳴辭衆而逝報齡八十八戒臘六十九十月十九日焚於南澗收舍利五色璨然圓轉焉常先隱梅嶺有僧求拄杖見之白鹽官安禪師曰梅子熟矣汝曹往尋幸能療渴也進士江積爲碑云爾

崇演

按宋高僧傳崇演姓段氏東平人也出家於本州龍興寺慧超法師之門遊方問道見嵩陽善寂禪師示其心法後居都梁山當於淮浦四面來商舡客影附焉相國李公紳鎮撫廣陵而性剛嚴少所接與偏輕釋子或允相見必問難鋒起祇應不供者多咄叱而出紳遣衙吏章幼成傳意名演入府訓對詣理談論

鏗然紳惘然翻不測其畛域特加歸信請居慧照寺化導同聲相應近於千衆開成二年終於淨院春秋八十四以十月二十三日全身入塔云

齊安

按宋高僧傳齊安俗姓李實唐帝系之英先人播越故生於海門郡焉深避世榮終祕氏族安在胎母夢日兆祥既誕而神光下燭數歲有異僧款門召見摩頂曰鳳穴振儀龍宮藏寶紹終之業其在斯乎及臻丱角亟請出家父母訶止安曰祿利之養止於親爾冥報之利不其遠邪珪組之榮止於家爾濟拔之益不其廣邪二親感其言而順從遂依本郡雲琮禪師雖勤勞謙默和光同塵而螢月殊暉鷄鶴異態年滿登具乃詣南嶽智嚴律師外檢律儀內照實相後聞南康龔公山大寂禪師隨化度人慈緣幽感裹足振錫一日造焉大寂欣其相依論持不倦及其蛻去安盡力送終元和末安春秋已逾七十而遊越之蕭山法樂寺以其古製垣屋靡完補壞扶傾不克宴坐時海昌有法昕者緇林翹楚於放生池壖廢地肇葺禪

居焉昕謙而不自有延請安主之四海叅學者麕至焉道化之盛翕然推伏安不言寒暑不下堂廡無流眄無傾聽如此者蓋有年矣而又挺身魁岸相好莊嚴眉毫紺垂顱骨圓聳望之者如仰嵩華而揖滄溟會無測其高深也以會昌二年壬戌十二月二十二日泊然宴坐俄爾示滅先時竹柏盡死至是精彩益振爰有清響叩戶祥光滿室如環佩之鏘鳴若劍戟之交射瑞相尤繁事形別錄又安懸知宣宗皇帝隱曜緇行將來法會預誡知事曰當有異人至此禁雜言止橫事恐累佛法明日行腳僧數人叅禮安默識帝遂令維那高位安置禮殊他等安每接談話益知貴氣乃曰貧道謬爲海衆圍繞患齋不供就上座邊求一供疏帝爲操翰攄辭安覽驚悚知供養僧齋去所獲豐厚殆與常度不同乃語帝曰時至矣無滯泥蟠囑以佛法後事而去帝本憲宗第四子穆宗異母弟也武宗恆憚忌之沈之於宮厠宦者仇公武潛施拯護俾髠髮爲僧縱之而逸周遊天下險阻備嘗因緣出授江陵少尹實惡其在朝耳武宗崩左神策軍

中尉楊公諷宰臣百官迎而立之聞安已終愴悼久之勅諡大師曰悟空乃以御詩追悼後右貂盧簡求爲建塔焉

恆政

按宋高僧傳恆政姓周氏平原人也未入法前隨入鄉校殊不嗜書籍或見佛經躭味不捨後棄俗從師就本州延和寺詮澄法師下受誦經法既登戒已問道於嵩少決了無壅遁跡三峰放蕩自在無幾入太一山中甫行風教學人螘慕太和中文宗皇帝酷嗜蠯蛤沿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止一日御饌中盈柈而進有擘不張呀者帝觀其異即焚香祝之俄爲菩薩形梵相克全儀容可愛遂致於金粟檀香合以玉綿錦覆之賜興善寺令致禮之始宣問羣臣斯何瑞也相國李公德裕奏曰臣不足知惟知聖德昭應其諸佛理聞終南山有恆政禪師大明佛法博聞强識詔入宣問政曰貧道聞物無虛應此乃啓沃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經中應以此身得度者卽現此身而爲說法也帝曰菩薩身已見未聞說法曰陛下覩

此爲常非常耶信非信耶帝曰希奇事朕深信焉政曰陛下已聞說法了皇情悅豫得未曾有敕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答殊休其菩薩至會昌毀佛舍乃亡所在因留政內道場中累辭入山宣住聖壽寺至武宗即位忽入終南或問其故曰吾避仇烏可已乎哉後終山舍年八十七闍維收舍利四十九粒以會昌三年九月四日入塔後有廢教之勅政之先見若合符節焉

靈祐

按宋高僧傳靈祐俗姓趙祖父俱福州長溪人也祐丱年戲於庭前仰見瑞氣祥雲徘徊盤鬱又如天樂清奏眞身降靈衢巷諦觀者莫測俄有華巔之叟狀類罽賓之人謂家老曰此羣靈衆聖標異此童佛之眞子也必當重光佛法久之彈指數四而去祐以椎髻短褐依本郡法恆律師執勞每倍於役冠年剃髮三年具戒時有錢塘上士義賓授其律科及入天台遇寒山子於途中乃謂祐曰千山萬水遇潭即止獲無價寶賑恤諸子祐順途而念危坐以思旋造國

清寺遇異人拾得申繫前意信若合符遂詣溈潭謁大智師頓了祖意元和末隨緣長沙因過大溈山遂欲棲止山與郡郭十舍而遙夐無人煙此爲獸窟乃雜猿猱之間橡栗充食浹旬有山民見之羣信共營梵宇時襄陽連率李景讓統攝湘潭願預良緣乃奏請山門號同慶寺後相國裴公相親道合祐爲遭會昌之澄汰又遇相國崔公慎由崇重加禮以大中癸酉歲正月九日盥漱畢敷座瞑目而歸滅焉享年八十三僧臘五十九遷葬於山之右梔子園也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等州節度使右散騎常侍盧簡求爲碑李商隱題額焉

元策

按宋高僧傳元策俗姓曾會稽人也幼隨父商估赴天台山光明會乃隋朝智顗禪師立教年別九月遠近州邑黑白二衆鳩聚策覩殊異遂於禪林寺智廣師下出家遊方見江西大寂頓開翳障及徧叅問覩黃陂九井山奇秀乃結茅爲舍學侶若蟬之走明也或慰策曰師之耐寂寞如此乎策曰致道者忘心矣

吾樂甚哉以大中八年現寂而滅續勑謚大師曰圓寂塔名智覺焉

寰中

按宋高僧傳寰中姓盧氏河東蒲坂人也禀靈特異挺質殊倫身支臃亭頂骨圓峻其聲若鐘響其色猶脂凝學通終古辭實豐贍年二十五隨計中甲科然未塞其懷復思再捷無何遭母之憂遂廬於墓所及服闋徑往北京童子寺出家二稔未周諸經皆覽明年往嵩嶽登戒肄習律部於茲博通忽慕上乘決往百丈山深得元旨後隱南嶽常樂寺結茅於山椒諫議大夫崔公深重其操因別立方丈虞淵景晞一飯末日然其乏水羸瓶遠求俄爾深宵有虎嘷嘯廬側詰旦視之果濫泉坼地而湧足其汲用後之杭浙江之北有山號大慈居未久檀信爰臻旋成巨院四方僧侶參禮如雲屬武宗廢教中衣短褐或請居戴氏別墅焉大中壬申歲太守劉公首命剃染重盛禪林壬午歲二月十五日囑累聲畢而終時漸溽暑著驗其身一無變異而頂門煥潤冬乃窆之於塔所享年八十三

法臘五十四有說常樂寺山虎跑泉當中公滅日忽焉乾涸異哉止賚中之受用耳至乾符丁酉歲敕謚大師號性空塔名定慧也縉雲太守段成式爲眞讃焉

寰普

按宋高僧傳寰普者不知何許人也稟形淳粹克性謙沖居於醜夷下風請業汪汪然其識度輒難擬議具戒之後經論溫尋然後杖錫南遊澧陽遇夾山而得心契有叅學舉問垂手攜歸不使一機失其開誘其所不薦勸令披覽經法亦近秀寂之遺風耳

日照

按宋高僧傳日照姓劉氏岐下人也家世豪盛幼承庭訓博覽經籍復於莊老而宿慧發揮思從釋子卽往長安大興善寺曇光法師下稟學納戒傳受經法靡所不精因遊嵩嶽問圓通之訣欣然趨入後遊南嶽登昂頭峰直拔蒼翠便有終焉之志庵居二十載屬會昌武宗毀教照深入巖窟飯粟飲流而延喘息大中宣宗重興佛法率徒六十許人還就昂頭山舊

基結茅蓋構舍宇復居一十五年學人波委咸通中示滅春秋一百八歲至三年二月三日入塔立碑存焉天下謂其禪學爲昂頭照是歟

宣鑒

按宋高僧傳宣鑒姓周氏劍南人也生惡葷羶少多英敏宿齋異操懇願出塵大龍不屈於小庭俊鶚必騰其層漢既除美飾當預僧流從受近圓卽窮律藏其諸性相貫習偕通聞重湖間禪道大興乃抗志雲遊造龍潭信禪師則石頭宗師之二葉也始唯獨居一室鑒强供侍之一夕龍潭持一枝火授鑒鑒接而行數步且曰久聞龍潭到來龍之與潭俱不見歟信曰子親到矣機與教符日親丈室三十餘年後止澧陽居無何屬武宗搜揚汨大中還復法儀咸通初武陵太守薛延望堅請始居德山其道芬馨四海禪徒輻湊伏臘堂中常有半千人矣其於訓授天險海深難窺邊際雪峰絫見鑒深肯重以咸通六年乙酉歲十二月三日忽告諸徒曰捫空追響勞汝神邪夢覺覺非復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春秋八十四僧臘六

十五身據牀坐卓然七日如生在焉天下言激箭之禪道者有德山門風焉今襄鄧漢東法孫極盛者是也

藏奐

按宋高僧傳藏奐族姓朱氏松江華亭人也母方娠及誕常聞異香爲兒時常墮井有神人接持而出丱歲出家禮道曠禪師及弱冠詣嵩嶽受具母每思念涕泣因一目不視迨其歸省卽日而明母喪哀毀廬墓間頗有徵祥孝感如是由此顯名尋遊方訪道復詣五洩山遇靈默大師一言辯析旨趣符合顯晦之道日月之所然也會昌年中衰而復盛唯奐居之熒不能惑焚不能熱溺不能濡者也洎周洛再構長壽寺敕度居焉時內典焚毀梵夾煨燼手緝散落實爲大藏尋南海楊公收典姑蘇請奐歸於故林以建精舍大中十二年鄞水檀越任景求捨宅爲院迎奐居之剡寇求甫率徒二千執兵書入奐瞑目宴坐色且無撓盜衆皆悸懾叩頭謝過寇平州奏請改額爲棲心寺以旌奐之德焉凡一動止禪者必集環堂擁榻

堵立雲會奐學識泉涌指蹊岐分詰難排縱之衆攻堅索隱之士皆立褰苦霧坐泮堅氷一言入神永破沈惑以咸通七年秋八月三日現疾告終享年七十七僧臘五十七預命香水剃髮謂弟子曰吾七日在矣及期而滅門人號慕乃權窆天童巖已周三載一日異香凝空遠近郁烈弟子相謂曰昔師囑累令三載後當焚我身今異香若此乃發塔視之儼若平生以其年八月三日依西域法焚之獲舍利數千粒其色紅翠十三年弟子戒休齋舍利述行狀詣闕請謚奉敕褒誄易名曰心鑑塔曰壽相奐在洛下長壽寺謂衆曰昔四明天童山僧曇粹是吾前生也有墳塔存焉相去遼遠人有疑者及追驗事實皆如其言初任生將迎奐入或難之對曰治宅之始有異僧令大其門二十年之後當有聖者居之比奐至止果二十年矣又奐將離姑蘇爲徒衆留擁乃以㮨拂與之曰吾在此矣汝何疑焉曁乎潛行衆方喻其深旨又令寺之西北隅可爲五百墩以鎮之或曰力何可致奐曰不然作一墩植五株柏可也凡微言奥旨皆此類

也刺史崔琪撰塔碑金華縣尉邵朗題額焉

義元

按宋高僧傳義元俗姓邢曹州南華人也參學諸方不憚艱苦因見黃檗山運禪師鳴啄同時了然通徹乃北歸鄉土俯徇趙人之請住于城南臨濟焉罷唱經論之徒皆親堂室示人心要頗與德山相類以咸通七年丙戌歲四月十日示滅敕諡慧照大師塔號澄虛言教頗行於世今恆陽號臨濟禪宗焉

從諫（附鑒宗）

按宋高僧傳從諫姓張氏本南陽人也徙居廣陵生於淮甸焉爲性倜儻器宇崇峙於閭里間爲時畏服遇相工曰子身長八尺眉目秀朗他日必荷榮寄諫曰心不願仕於榮寄何有相工曰所寄荷不可測也越壯室之年忽深信佛理遂捨妻孥求僧披剃焉甫登戒地頗護心珠因悟禪那頓了元理方數十載同好之者自遠而來請問諫一一指訂俾其開覺尋遊洛下廣愛寺挂錫時禪客鱗集如孝子之事父母焉洛中有請諫設食必排位對賓頭盧尊者其爲人之

欽奉皆此類矣屬會昌四年詔廢佛塔廟令沙門復桑梓亦例澄汰乃烏帽麻衣潛於皇甫氏之溫泉別業後岡上喬木駢鬱巨石砥平諫於夏中常就此入定或補毳事忽遇頹雲駛雨霆電擊石烈風兼至凡在此者驚奔恐懾諫唯欣然跏趺而坐若無所聞者或問諫曰惡畜生何爾大中初宣皇詔興釋氏諫還歸洛邑舊居其子一日自廣陵來覲適與諫遇於院門威貌嚴莊不復可識乃問曰從諫大德所居諫指之東南可尋其子既去遂闔門不出其割愛裂網又若此也咸通七年丙戌歲夏五月忽出詣檀越家辭別曰善建福業貧道秋初當遠行故相聞耳至秋七月朔旦盥手焚香念慈氏如來已右脇而臥呼門人元章誡之曰人身難得而易失急急於物無心無為流轉無生滅法一切現存今乃生也有涯暫與爾別是日無疾而化行年八十餘矣元章等奉遺旨送屍於建春門外尸陀林中施諸鳥獸三日復視之肌貌如生一無近者遂以餅餌覆之經宿有狐狼跡唯啖所覆且儼如乃議用外國法焚之收合餘燼起白

塔於道傍人尤歸信香火不絕焉次有杭州徑山院釋鑒宗湖州長興人也姓錢氏即禮部侍郎徽之孫父晟有疾宗割股肉饋啖之紿云他畜之肉未幾病間孝舉聞於親里乃求出家時州開元寺有上都臨壇十望大德內供奉高閑閑善草隸嘗對懿宗御前書甚高華望宗誓禮爲師後出學涉通淨名思益經遂常講習閑公亦示其筆法漸得鳳毛焉倏往謁鹽官悟空大師隨衆叅請頓徹心源却復故鄉勸人營福咸通三年辛巳巡歷名山遂止天目東峯徑山焉道俗歸心恢揚法教出弟子尤者天童山咸啓敕賜紫衣背山行滿皆分枝化物至七年丙戌閏三月五日示滅遷塔於大寂巘下梁乾化五年吳越國王尚父錢氏表請追謚大師曰無上祖門傳號爲徑山第二祖時吳興沈修者自號白牙先生述德爲讚記焉

良价

按宋高僧傳良价俗姓俞氏會稽諸暨人也少從師於五洩山寺年至二十一方往嵩山具戒焉登即遊方見南泉禪師深領元契續造雲巖疑滯頓寢大中

末於斯豐山大行禪法後盛化豫章高安洞山今筠州也价以咸通十年己丑三月朔旦命剃髮披衣令鳴鐘奄然而往時弟子輩悲號价忽開目而起曰夫出家之人心不依物是眞修行勞生息死於悲何有淪喪於情太麤著乎名主事僧令營齋齋畢吾其逝矣然衆心戀慕從延其日至於七辰食具方備价亦隨齋謂衆曰此齋名愚癡也蓋責其無般若歟及僧唱隨意曰僧家勿事太率臨行之際喧動如斯至八日浴訖端坐而絕春秋六十三法臘四十二敕諡禪師曰悟本塔號慧覺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六上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六十九卷目錄

僧部列傳四十五

唐二十一

歡喜（附無側）　皎然（附福琳）

懷空　慧演

行覺（附皓玉）　元晏

澄心　道齊（附法如）

慧涉　雲邃（附清源）

雅儀　常遇

永安　慧聞

無漏　寶達

隱峰（附亡名　鴆鳩和尚）　亡名

文爽　本淨

法江（附異僧）　圓寂（附掘多）

甄叔　懷海

恆月（附眞亮）　思公（附曇眞）

道隱　道晤

崇惠　無名

智常　楚南

元泰　元暢

宗亮　羅僧

契此　文質

曇休　智廣

法藏

神異典第一百六十九卷

僧部列傳四十五

唐二十一

歡喜（附無側）

按宋高僧傳歡喜不知何許人也性無羈束慈忍寬和人未嘗見其慍色故號之焉觀國之光至於京輦貴達下民延之少見違拒言語不常事迹難測德宗皇帝聞而重之興元十二年勅永泰寺置戒壇度僧時喜與保唐禪宗別勅令受戒緇伍榮之至其年六

月十九日卒於本寺焉有會稽雲門寺釋無側者外國人未知葱嶺南北生也若胡若梵烏可分諸建中中越稹東遊得意則止度其冬夏後棲越溪雲門寺修道然善體人意號利智梵僧焉相傳側是康寶月道人後身也必嘗以事徵驗而知與名德相遇談話終夕吳興皎然題側房壁云越山千萬雲門絕西僧貌古還名月清朝掃石行道歸林下眠禪看松雪其高邈之狀然也

皎然（附福琳）

按宋高僧傳皎然名晝姓謝氏長城人康樂侯十世孫也幼負異才性與道合初脫羈絆漸加削染登戒於靈隱戒壇守直律師邊聽毗尼道特所留心於篇什中吟詠情性所謂造其微矣文章儁麗當時號爲釋門偉器哉後博訪名山法席罕不登聽者然其兼攻並進子史經書各臻其極凡所遊歷京師則公相敦重諸郡則邦伯所欽莫非始以詩句牽勸令入佛智行化之意本在乎茲及中年謁諸禪祖了心地法門與武丘山元浩會稽靈澈爲道交故時諺曰霅之

晝能清秀貞元初居於東溪草堂欲屏息詩道非禪者之意而自誨之曰借使有宣尼之博識胥臣之多聞終朝目前矜道侈義適足以擾我眞性豈若孤松片雲禪座相對無言而道合至靜而性同哉吾將入杼林與松雪爲偶所著詩式及諸文筆併寢而不紀因顧筆硯曰我疲爾役爾困我愚數十年間了無所得況汝是外物何累於人哉住旣無心去亦無我將放汝各歸本性使物自物不關於予豈不樂乎遂命弟子黜焉至五年五月會前御史中丞李洪自河北負譴再移爲湖守初相見未交一言恍若神合素知公精於佛理因請益焉先問宗源次及心印公笑而後答他日言及詩式具陳以宿昔之志公曰不然固命門人檢出草本一覽而歎曰早年曾見沈約品藻慧休翰林庾信詩箴三子所論殊不及此奈何學小乘褊見以宿志爲辭邪遂舉邑中辭人吳季德梁常侍均之後其文有家風予器而重之晝以陸鴻漸爲莫逆之交相國于公頔顏魯公眞卿命裨贊韻海二十餘卷好爲五雜俎篇用意奇險實不忝江南謝之

遠畜矣晝清淨其志高邁其心浮名薄利所不能啖唯事林巒與道者遊故終身無惰色又與冥齋蓋循燋面然故事施鬼神食也晝舊居州興國寺起意自捐衣囊施之嘗有軍吏沈釗本德清人也夕從州出乘馬到駱駞橋月色皎如見數人盛飾衣冠釗怪問之如何到此曰項王祠東興國寺然公修冥齋在茲伺耳釗翼日往覆果是鬼物矣又長城趙胥錢沛行役泊舟呂山南見數十百人俱各提食器負束帛怡然語笑而過問其故云赴然師齋來時顏魯公爲刺郡早事交遊而加崇重焉以貞元年終山寺有集十卷于頔序集貞元八年正月勅寫其文集入於祕閣天下榮之觀其文也亹亹而不厭合律乎清壯亦一代偉才焉晝生常與韋應物盧幼平吳季德李萼皇甫曾梁肅崔子向薛逢呂渭楊逵或簪組或布衣與之交結必高吟樂道其同道者始與定交故著儒釋交遊傳及內典類聚共四十卷號呶子十卷時貴流布元和四年太守范傳正會稽釋靈澈同過舊院就影堂傷悼彌久遺題曰道安已返無何鄉慧遠來過

舊草堂余亦當時及門者共吟佳句一焚香其遺德後賢所慕者相繼有焉又唐黃州大石山釋福琳姓元氏荊州人也父爲襄陽判司素崇釋氏琳幼好佛門恆循檢操早知割愛就元靜寺謙著師下剃染登滿足法已躬禮荷澤祖師乃契眞心後至黃陂剪茅營舍終成大院安集四方禪侶琳終時年八十二興元二年四月入塔

懷空

按宋高僧傳懷空俗姓商氏河陽人也膏粱之子幼且矜莊乃辭所親就本州大都山廣福院出家大明禪師默識空之器局不常教誦羣經納法之後觀方京都屬北秀禪師闡化造而決疑後往安陸定安山倏遇一叟勸空鎭壓此山我霑大利乃結茅而止前叟即土地神耳尋因村民逐虎入山見空歡喜而白之曰此中多虎暴村落不安願和尚示以息災之法空曰虎亦衆生也若屠害於彼彼必來報迭相償報何時斷期乎老僧爲諸君計者善可禳去鄉人曰愚下無知唯教所在空曰汝歸舍同心陳置道場施設

大會空預法筵至日之夕矣有一虎於庵前瞑目伏地空曰咄哉惡類一報未滅更增宿殃噬人倫也天不見誅死當墮獄吾憫汝哉虎被責已忽遲迴而逝明日齋散上山其虎在庵前領其七子將齋餘擲之各食訖爲其懺悔七虎相次俱亡百姓胥悅且曰從師居此俗無疵癘仍年穀熟致拜而退時張遼大夫爲州牧遣府吏慕容興往請入州空謝病不起部領工匠爲建禪宮畢示疾而終享年八十三貞元三年三月十六日火葬收舍利入塔焉

慧演

按宋高僧傳慧演姓苗氏襄陽人也父爲東平糾曹演幼入開元寺聞經歡喜求於辯章法師所度脫章日講涅槃經演常隨聽入神既通深義復能講談一日結侶同遊華下思登毛女峰觀仙掌路出洛中乃叅荷澤祖師通達大觀因入南嶽遂住澧陽江南得道者多矣貞元十二年終享齡七十九云

行覺（附皓玉）

按宋高僧傳行覺姓劉氏鉅鹿人也稺歲英敏立不

易方負志出家親難阻勸早投本部永泰伽藍受業納戒後於洛都遇會禪師開悟元理秉心矯迹遊方見江陵古寺殿宇摧墮闐而無人覺卸囊挂錫明日見樵夫驚怪言此是國昌寺廢已三周將知人事相因道從緣會學者至矣鄉人來矣鬱成一寺時節使崔尚書請名入城謝而不赴檀施繼臻乃興盛化貞元十五年告終年九十二荆楚之人營塔焉又南嶽山釋皓玉者趙氏之子上黨人也出塵於法清寺後於荷澤會下大明心印入嶽中蘭若養道衡陽太守王展大加傾重終時年八十餘興元中入塔云

元晏

按宋高僧傳元晏江夏人也姓李氏祖善博識多學注文選行講集於梁宋之間李邕北海太守晏稚昧之齡決志離俗至德初年誦經高第依僧崇眞剃落配住開元寺大曆三年從大闍棃眞悟受具足法便尋律範目不覩靡曼足不履邪徑於四儀中無終食之間違敎儀形峭拔眉目秀朗如孤鴻野鶴獨立迥澤望風瞻想自有遠致性多分劑苟與惡比丘共住

皇皇然如以佉陀羅炭浴身也不出戶牖焚香掃地端坐盡日人不堪其憂而晏居之以爲三禪之樂不敵也晏少習毗尼長學金剛解空破相臻極元奧而聞律藏有一時外學之說或賦詩一章運思標拔孤遊境外彭城劉長卿名重五言大嗟賞之由是風雲草木每有賦詠輒爲工文者之所吟諷也晏房舍在寺之北隅頗爲湫陋凡當時名士共營草堂有若陳郡袁滋趙郡李則盧來卿于文炫蔡直偕檀捨同締構也鄂嶽連帥何公旌其行業請居晉安不移其志建中伊始符載與楊衡李演約晏爲塵外之侶焉以貞元十六年九月十四日示滅春秋五十八僧臘三十四遷塔於黃鶴山南原也

澄心

按宋高僧傳澄心姓朱氏東海人也厥父任濟源令天寶中安史之亂遇害心穉齒隨母氏至河內貧極母卽從人心不樂隨嫁心之志氣不羣乃投應福寺智明法師求教勖披削登戒後雲遊鳥宿務急參元於秀師高足門下了其法要乃觀諸方名跡遂止衡

嶽請益之僧摩肩駢足時太守吳憲忠請心入州治謝而不行再命棲於龍興寺來問道者丈室恆滿貞元十八年壬午十一月示滅春秋七十六以其月二十七日入塔

道齊（附法如）

按宋高僧傳道齊俗姓趙氏錢塘人也幼而察慧器度浩然入於庠序經籍淹通偶立當衢見僧分衞行諷淨名經冥然喜之且名入家設食問僧爲居何寺答曰定水伽藍因請父母出家母曰吾生汝時夢手擎日月嘗占是夢云貴子有五等之分脫或捨家吾無望矣由是往定水從師年十七進具習毗尼法復投靈隱寺學華嚴經義自爾於天竺寺修習禪定行杜多行其山有石窟齊於中坐忽巨蟒矯首哈呀爲吞噬之狀愀然不動時有虎豹近於石室羣鹿時時馴擾又山椒乏水以錫杖劙地其泉迸流實供其用貞元二十一年四方學者勸請講華嚴經時雪飄飛忽生華二本狀若芙蕖熠爚光發觀者嗟歎見所未見齊道譽惟馨其節儉惡衣惡食人所不勝後終於

山寺焉又唐太行山釋法如俗姓韓慈州人也少爲商賈心從平準至今東京相國寺發心依洪思法師出家隷業偕通遂往嵩少間遊於洛邑遇神會祖師授其心訣後登太行山見馬頭峰下可以棲神結茅而止有褚塾戍將王文信率衆建精廬焉刺史李亞卿中丞命入城不赴示寂報齡八十九元和六年三月遷塔云

慧涉

按宋高僧傳慧涉俗姓謝氏會稽人也卽東晉太傅安之後是知傑氣英靈間代而出津梁拔俗異世豈無涉爲人清素戒節孤峻好寂爲樂不棲名聞以大曆之初於金陵莊嚴寺遇牛頭山忠禪師一言知歸遂命入室授其法要服膺道化待之彌載不憚其勞洎忠捐世踵武茲嶺無遊人境一衣方丈操節彌高自是以來問道者衆四維方域無不霑洽五十年中翕然歸德以長慶二年終於山院春秋八十有二門弟子惟晏等奉全師禮建塔於寺之西北勒銘紀德若考師之藝文則草堂廬嶽各美於當代矣

雲邃（附清源）

按宋高僧傳雲邃不知何許人也通綜經論解將行兼仍貫群書號爲該博好遠汎愛人無間然累朝詔入內道場順宗已來掌領譯務憲宗初勾當右街諸寺觀釋道二教事別勑充西明千福兩寺上座風猷淹雅綱任肅然昔賢以道生比郭林宗邃公有焉文

潤州棲霞寺釋清源姓馮南徐延陵人也稺年貞素長亦弗羣俗態不拘法流爰入造涉公爲弟子焉學贍經律人罕儔匹棲於攝山積其齡稔長慶初工部尚書李相國德裕鎭於浙西洗心道域延居京口諮稟禪要雅契夙心及贊皇去郡返錫棲霞終於住寺

唯儼

按宋高僧傳唯儼俗姓寒絳縣人也童齔慷愷敏俊逸羣年十七從南康事潮陽西山慧照禪師大曆八年納戒於衡嶽寺希澡律師所乃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焉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邪遂謁石頭禪師密證心法住藥山焉一夜明月陟彼崔嵬大笑一聲聲應澧陽東九十許里其夜澧陽人皆聞其聲盡云是

東家明辰展轉尋問迭互推尋直至藥山徒衆云昨夜和尚山頂大笑是歟自茲振譽遐邇喧然元和中李翺爲考功員外郎與李景儉相善儉除諫議薦翺自代及儉獲譴翺乃坐此出爲朗州刺史翺閑來謁儼遂成警悟翺初見儼執經卷不顧侍者白曰太守在此翺性褊急乃倡言曰見面不似聞名儼乃答曰太守何貴耳賤目翺拱手謝之問曰何謂道邪儼指天指淨缾曰雲在青天水在缾翺於時暗室已明凝冰頓泮尋有偈云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相問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缾又偈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笑一聲初翺與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爲文會之交日相與述古言法六籍爲文黜浮華尚理致言爲文者韓柳劉焉吏部常論仲尼既沒諸子異端故荀孟復之楊墨之流洗然遺落迨周隋之世王道弗興故文中子有作應在乎諸子左右唐興房魏既亡失道尚華至有武后之弊安史之殘吾約二三子同致君復堯舜之道不可放淸言而廢儒縱梵書而猾夏

敢有邪心歸釋氏者有渝此盟無享人爵無永天年先聖明神是糾是殛無何翺邂逅於儼頓了本心末由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復遇紫玉禪翁且增明道趣著復性書上下二篇大抵謂本性明白爲六情玷汙迷而不返今牽復之猶地雷之復見天地心矣即內教之返本還源也其書露而且隱蓋而又彰其文則象繫中庸隱而不援釋教其理則從眞捨妄彰而乃顯自心弗事言陳唯萌意許也韓柳覽之歎曰吾道萎遲翺且逃矣儼陶鍊難化護法功多迴是子之心拔山扛鼎猶或云易又相國崔羣常侍溫造相繼問道儼能開發道意以太和二年將欲終告衆曰法堂卽穨矣皆不喻旨率人以長木而支柱之儼撫掌大笑云都未曉吾意合掌而寂春秋七十云

常遇

按宋高僧傳常遇俗姓陰范陽人也出家於燕北安集寺襟懷灑落道貌淸奇晦跡林泉避脫聲利大中四年杖錫離燕孤征朔雪祁沍千里徑涉五峰詣華

巖寺菩薩堂矚文殊晬容施右手中指沃以香膏爇以星焰光騰半日怡顏宛然次徧遊聖境終始兩朞其所覩祥瑞不可勝紀後至西臺遇古聖跡曰祕魔巖乃文殊降龍之處也遇稽首之際忽見輕雲金光爛爛駭目漸分雉堞方勢如城咸曰金色世界也化事畢復問其處僧曰是地古德嘗止國贈金光照大師名節孤峻神異不測載錄圖記人具爾瞻遇悲喜交感久而不已始結茅茲地滌慮澄神入三摩呬多四十九日鳥排華雨人萃香雲揚袂摳衣歸依若市乃剏興佛廟僧宇十有七年不下山頂日以九會雜華五部等法翫味精課不遺寸陰覺聖力潛通道出凡境事或禮問他見莫尋士嚮庶歸克念如聖洎懿皇運末遇易舊規或拊掌大咍或擊石異語類不輕之海記同楚客之佯狂及禍發中原寇盜交馳吏撤宮壼鑾輅蒙塵因省師言其若合契矣時屬河東武皇遙嚮眞德就山致信迨文德元年夏四月命憲州刺史馬師素傳意邀請遇曰浮世之寵辱我何累哉堅拒遠徵確乎不拔以其年七月十八日召門弟子

曰爾可檢護戒足好住餘生吾與汝訣矣言訖儼然蟬蛻俗歲七十二僧夏五十一門人太文等哀慟哽絕龍紀初祀四月十八日闍維獲設利羅凡數十粒文公堅貯孝思旌建靈塔銜哀出入投詣天府武皇賵贈加等文武崇烈及嵐憲等州牧守例刻清俸俾助良因建乎墳塔節以九月二十五日封窆基隧焉

永安

按宋高僧傳永安眉州洪雅人也身裁么麼而色黧黲言音鄙惡而識量寬舒大抵不可貲也大中八年三月中詣成都云造謁府帥白公敏中請奏寺額以其足跛肩輿而至人皆未嘗見其登圊而旋溺也故時呼爲無漏師安置聖壽寺中且十日白公令差僧五六晝夜互守之而伺察焉內外飲食亦略同常人而無解衣去二行之意詳其十辰之積便旋何所畢不可知司徒白公奏額到日便辭歸眉郡判官盧求見之謂爲小沙彌耳人云此師年已八十餘矣

慧聞

按宋高僧傳慧聞信安人也多勸勉檀那以福業爲

最常言未預聖位於五道中流轉非福何憑嘗於溆江鑄丈八金身像州未聽許銅何從致且曰待大施主居無何有清溪縣夫妻二人將嫁資鑑來捨聞爲誓呪之曰此鑑鼓鑄若當佛心前乃是夫妻發心之至也迨脫摹露像果然鑑當佛心胷間矣又嘗往豫章勸化獲黃金數鎰俄遇賊劫掠事急遂投金水中曰慮損君子福田請自撈摝捨聞聞去賊徒泳水求之不得及聞到州金冥然已在其院中若役人用匠不避譏嫌得物見多自提魚貫瓮肩餇工人焉又山路虎豹聞或逢之將杖叩其腦曰汝勿害人吾造功德何不入緣明日虎銜野猪投聞前弭尾而去凡舉事皆成歸信如流率多奇異焉

無漏

按宋高僧傳無漏姓金氏新羅國王第三子也本土以其地居嫡長將立儲副而漏幼慕延陵之讓故願爲釋迦法王子耳遂逃附海艦達於華土欲遊五竺禮佛八塔既度沙漠涉于闐已西至葱嶺之墟入大伽藍其中比丘皆不測之僧也問漏攸往之意未有

奇節而詣天竺僧曰舊記無名未可輒去此有毒龍池可往敎化如其有驗方利涉也漏依請登池岸唯見一胡牀乃據而坐至夜將艾霆雷交作其怪物吐氣蓬勃種種變現眩曜無恆漏瞑目不搖譬如建木挺拔豈微風可能傾動耶持久乃有巨蛇驤首於膝上漏悲憫之極爲受三歸而去復作老人形來致謝曰蒙師度脫義無久居吾三日後捨鱗介苦依得生勝處此去南有磐石是弟子捨形之所亦望闍預相尋遺骸可矣後見長偉而夭矯僵於石上寺僧咸默許之又曰必須願往天竺者此有觀音聖像禱無虛應可祈告之得吉祥兆可去勿疑漏乃立於像前入於禪定如是度四十九日身嬰虛尰略無傾倚旋有鼠兒猶彈丸許咋左脛潰黃色薄膿可累斗而愈漏限滿獲應羣僧語之曰觀師化緣合在唐土心存化物所利滋多足倦遊方空加聞見不可强化師所知乎漏意其賢聖之言必無唐發如是却回臨行謂漏曰逢蘭即住所還之路山名賀蘭乃憑前記遂入其中得白草谷結茅棲止無何安史兵亂兩京版蕩元

宗幸蜀肅宗訓兵靈武帝屢夢有金色人念寶勝佛於御前翌日以夢中事問左右或對曰有沙門行迹不羣居於北山兼恆誦此佛號肅宗乃宣徵不起命朔方副元帥中書令郭子儀親往諭之漏乃爰來帝視之曰眞夢中人也迨乎寇逆蕩平翠華旋復置之內寺供養既而猴輕金鎖鳥厭雕籠累上表章願還舊隱帝心眷重答詔遲留未遂歸山俄云示滅焉一日忽於內門右闔之上化成雙足形不及地者數尺閽吏上奏帝乘步輦親臨其所得遺表乞歸葬舊隱山之下卽時依可葬務官供乃宣卸門扇置之設奠遣中使監護鹵簿送導先是漏行化多由懷遠縣因置廨署謂之下院喪至此神座不可輒舉衆議移入構別堂宇安之則上元三年也至今眞體端然曾無變壞所臥中禁戸扇乃當時之現瑞者存焉

寶達

按宋高僧傳寶達者不知何許人也遁是名山高平道望號刹利法師以持密呪爲恆務其院中有印沙牀照佛鑑往者浙江苦驚濤巨浪爲害實深其潮大

至則激射今湖上諸山焉達哀其桑麻之地悉變爲江遂誦呪止濤神之患一夜江濤中有偉人元冠朱衣導從甚繁而至謂達曰弟子是吳伍員復仇雪恥者非他人也師慈心爲物員已聞命矣言訖而滅明日寺僧怪問昨夜車馬之喧爲誰具言其事其冥感神理多此類也自爾西岸沙漲彌年還爲百姓殖利時所推稱翕然歎化後罔知所終

隱峯（附亡名　鳩鳩和尚）

按宋高僧傳隱峯俗姓鄧氏建州邵武人也稚歲憨狂不徇父母之命出家納法後往觀方見池陽南泉禪師令取澡罐提舉相應爲願公所許焉終認嗣馬禪師耳峯元和中言遊五臺山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遇交鋒未決勝負峯曰我去解其殺戮乃擲錫空中飛身冉冉隨去介兩軍陣過戰士各觀僧飛騰不覺抽戈匣刃焉既而遊徧靈跡忽於金剛窟前倒立而死亭亭然其直如植時議靈穴之前當舁就爇屹定如山併力不動遠近瞻覩驚歎希奇峯有妹爲尼入五臺瞋目咄之曰老兄疇

昔爲不循法律死且熒惑於人時衆已知妹雖骨肉豈敢攜貳請從恆度以手輕攘債然而仆遂荼毗之收舍利入塔號鄧隱峰遺一頌云獨絃琴子爲君彈松柏長青不怯寒金鑛相和性自別任向君前試取看又漢州開化寺釋亡名先因入寺見瑞應交現遂誓捨身尅苦爲期忽於殿中焚香次俄覩地屋皆爲瑠璃色有菩薩乘五色雲下庭中曰汝極堅至必當得道吾來證汝亡名叩頭禮拜斯須不見寺僧至云庭院內皆變瑠璃色歎嗟不已其僧復勤節行焉又鄧州有僧亡名年且衰朽遊行穰鄧州間日食二鵓鳩僧俗共非之老僧終無避迴嘗饌羞之次有貧士求飧分其二足與之食訖老僧盥漱雙鳩從口而出一則能行一則匍匐在地貧士驚怪亦吐其飯其鳩二足復全其僧實不食此禽自爾衆人崇重號曰南陽鵓鳩和尚也有歎之曰昔青城山香闍梨飮酒啖肴然後吐出鷄羊肉皆化作本形飛鳴而入坑穴中同也

亡名

按宋高僧傳亡名者不知何許人也居襄城西數十里號中梁山數峰迴負翠碧凝空處於厥中行終詭異言語不常恆見者弗驚乍親者可怪平常酷嗜酒而食肉麤重公行又綱任衆事且多折中僧亦畏焉號爲上座時羣緇伍一皆倣習唯此無懼上座察知而興歎曰未住淨心地何敢逆行逆行非諸人境界且世云金以火試待吾一日一時試過開成中忽作大餠招集徒衆曰與汝曹遊尸陀林去蓋城外山野多墳塚人所棄屍於此故云也上座踞地舒餠裹腐爛死屍向口便啖俊快之狀頗嘉同遊諸僧見之皆掩鼻唾地而走上座大叫曰汝等能餧此肉方可餧他肉也已自此緇徒讋悟化成精苦焉遠近歸信時右僕射柳仲郢任梁府親往禮重終時云年可八九十眞影存於山寺至今梁益三輔間止呼爲興元上座云

文爽

按宋高僧傳文爽不詳姓氏早解塵纓抉開愛綱從師問道天然不睡縱困憊之極亦唯趺坐此行長坐

頭陀也後獨棲丘隴間霖雨浹旬旁無童侍有蛇入爽手中蟠屈時有人名齋彼怪至時不赴主重來請見蛇驚懼失聲蛇乃徐徐而下固命往食爽辭過中不食終夕翼日有狼呀張其口奮躍欲噬咋之狀者三爽憫其饑火所熬復自念曰穢囊無恪施汝一飡願疾成堅固之身汝受吾施同歸善會斯須狼乃弭耳而退及乎卒日空中鐘磬交響遲久方息門徒鄉人聚送殯之爾日有旛數十竿蔽空前導異香普熏舉衆悲歎如失恃怙焉

本淨

按宋高僧傳本淨者未詳何許人也道氣高抗人覩肅然聞閩嶺多禪宗知識故歷叅之又聞長溪縣霍童山多神仙洞府乃經中所謂天冠菩薩領徒侶居此說華嚴性海法採樵者多聞天樂異香鳥獸之瑞然山中不容凡惡故多被斥逐淨入山結茆爲室有石穴謂之毒龍淨居於穴側其龍夭矯而出變現無恆遂呼名之而馴擾焉又諸猛虎橫路爲害採樵者不敢深入淨撫其頭誡約叮嚀弭耳而去嘗淸宵有

九人冠幘袴褶稱寄宿盡納諸庵內明旦告辭偕化爲鶴鳴唳空中而去淨罔知其終也

法江（附異僧）

按宋高僧傳法江者江東人也來遊岷蜀居於法聚寺寺卽隋蜀王秀所造也寺內有仁壽中文帝樹舍利塔江以慈憫爲懷多逆知其來言無少悞嘗在房中謂門人曰外有萬餘人盡戴帽形且攣躄從吾乞救汝速出寺外求之不見人物弟子怪師之言何其倒亂徙倚之間有數十人荷擔竹器中螺子至江曰此之是歟命取錢贖之投於水中又長安大興善寺本隋舍衞寺也至唐先天中火災殿宇蕩然唯遺基耳明慶中東明觀道士李榮者本巴西人也好事薄徒多與釋子爭競優劣榮來元都觀因率黃冠指其灰燼而嘲之曰道善何曾善言興且不興如來燒赤盡唯有一羣僧僧中有憤其異宗譏誚者急募勸重新締構復廣於前十二畝之地化緣雖日盈千萬計未能成僧衆搔首躑躅未知何理克成忽有一僧衣服麤敝形容憔悴負一破囊入緣言速了佛殿步驟

而去啓視之則黃金一千兩焉時人奇之由此檀施日繁殿速成矣

圓寂（附掘多）

按宋高僧傳圓寂不知何許人也恆以禪觀爲務勤修匪懈就嵩山老安禪師請決心疑一皆明煥寂化行相部依附者多久居天平等山稠禪師往跡無不徧尋時大司空嚴綬傾心信重享壽一百五十五歲咸亨二年己巳歲生世號無生和尚寂之高岸恆不欲人致禮邀請必有不可犯之色時或非之然則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非其傲誕勢使然也釋掘多者印度人也從踰沙磧向慕神州不問狄鞮旋通華語而尚禪定徑謁曹溪能師機教相接猶弱喪還家焉多遊五臺路由定襄歷村見一禪者結庵獨坐問之曰子在此奚爲曰吾觀靜多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得非勞子之形役子之慮乎其僧茫昧拱默而已作禮數四請垂啓發多曰子出誰門邪曰神秀大師多曰我西域異道寔繁有徒最下劣者不墮此見兀然空坐蓐爛身疲初無深益子莫起如是

見立如是論早往韶陽請決所疑能曰子何不自觀自靜邪不觀相不觀如子遊歷日用自然安樂也一如多所言略無少異伊僧抉開羅網多後莫知攸往

甄叔

按宋高僧傳甄叔不知何許人也幼而聰敏倜儻不羈心目融明具大人相觀生死輪上見九地羣迷猶如蟭螟處在蚊睫受勝妙欲似嚼蠟無味遂投簪削頂具佛標幟求正覺了義抑大寂禪師一造元機萬慮都寂乃曰羣靈本源假名爲佛體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驚波自湧心虛絕兆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不用而功益元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繫於是形同水月流浪人天哉叔見宜春陽岐山羣峯四合嘆曰坤元作鎮造我法城纔發一言千巖響答松開月殿星布雲廊靑嵐域中化出金界始從宴坐四十餘年滿室金光晝夜常照於是化緣已畢機感難留元和庚子歲正月十三日忽棄塵區還歸大定門弟子如坦良寶等心沒悲海哀聲動山如月隱天羣星失

耀大集衆木積爲香樓用作荼毗獲舍利七百粒於東峰下建窣堵波上足任運者命志閑爲碑紀述矣

懷海

按宋高僧傳懷海閩人也少離朽宅長遊頓門稟自天然不由激勸聞大寂始化南康操心依附虛往實歸果成宗匠後檀信請居新吳界有山峻極可千尺許號百丈歟海既居之禪客無遠不至堂室隘矣且曰吾行大乘法豈宜以諸部阿笈摩敎爲隨行邪或曰瑜伽論瓔珞經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隨乎海曰吾於大小乘中博約折中設規務歸於善焉乃創意不循律制別立禪居初自達磨傳法至六祖已來得道眼者號長老同西域道高臘長者呼須菩提也然多居律寺中唯別院異耳又令不論高下盡入僧堂堂中設長連牀施椸架挂搭道具臥必斜枕牀脣謂之帶刀睡爲其坐禪既久略偃亞而已朝參夕聚飲食隨宜示節儉也行普請法示上下均力也長老居方丈同維摩之一室也不立佛殿惟樹法堂表法超言象也其諸制度與毗尼師一倍相翻天下禪宗如風

偃草禪門獨行由海之始也以元和九年甲午歲正月十七日歸寂享年九十五矣穆宗長慶元年敕諡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焉

恆月（附眞亮）

按宋高僧傳恆月姓韓氏上黨人也厥父爲土監商西江往還俄遇剽掠溺死月雖幼弱念父葬於魚腹母又再行乃決志出家求報恩育受教於聖善寺慧初得度已造嵩山禪會便啓發心要後訪道尋師靡憚夷險抵望湖山翠微巖下古院挂錫四方學者如蜂得王翕然盛化建中元年示疾而終春秋七十九其年三月十二日遷塔焉洛京廣愛寺釋眞亮姓侯氏景城人也家訓儒雅辭采粲然潔素持操與羣少年有異忽以樊籠爲厭且曰去情除饉是所願也乃於本州開元寺智休師下披染服然其刈薪汲水率先於人習行頭陀行受具已遊嵩少遇普寂獎訓頓開蒙昧入龍門山居而禪默問津者交集聲望日隆屬留守尚書王公鐸保釐聞而欽奉名入廣愛寺別住居焉示人禪觀匪倦敎詔得道者亦多矣以貞元

四年十一月三日忽告門人以桑榆末照誠難久留囑累而終年八十八焉

思公（附曇眞）

按宋高僧傳思公姓李氏恆陽人也早出家於本府龍興寺得度後遊伊洛問見普寂禪師開暢禪法寂始見提誘尋徹鉤深至南雍隱夾石山翛然自處屬牛公觀政漢南聞其聲績請入城謝病不應其命牛帥亦不奪其志檀施相望學衆侁侁若栴檀之園遶焉以興元初年示疾歸滅春秋八十四焉亳州安國院釋曇眞姓陳維青人也少小隨父往彭城鬻棗於逆旅而亡所怙眞嘆恨無依乃投徐大雲寺爲僧其土是嵩法師之後經論藪澤眞翫習該通後遊勝境入嵩山學禪觀已至任城邂逅李中丞諷赴職譙郡接眞談道抵掌盱衡如披雲霧李恨相識之晚請以同行時聚風亭月觀談道達旦李後入爲京尹因從容稱奏眞道盛德至德皇下詔徵而不奉詔貞元七年四月示滅門人建塔云

道隱

按宋高僧傳道隱姓王氏彭原人也風宇高峙情性宏淡少脫塵勞誓從沖漠既循師範因願遊方得荷澤師頓明心要迨旋鄉土道聲洋洋慕其法者若登華陰之市也匪名員臻檀施豐洽鬱成精舍焉以大曆十三年三月晦囑累四部從於中夜趺坐而終春秋七十二法臘三十五弟子辯眞建塔緘藏焉今師資二座全身不朽矣議者以爲得道眞正其器亦然譬猶鍊丹之鼎藥成鼎亦化金矣在華嚴有諸菩薩成就如虛空忍得無來身以無去故得不生身以不滅故得不聚身以無散壞故其隱師之謂歟

道晤

按宋高僧傳道晤者不知何許人也高趣放蕩識量難貲末住永嘉陶山側精舍則隱居修眞誥之所也大曆中代宗爲陶眞君樹此精舍晤於此進修靡怠人亦傾仰一夕跏趺而卒身肉無沮如入三昧議不焚葬後五年忽舉右手狀若傳香州官民庶異之以事奏勅賜紫袈裟謚曰實相大師至今塔中州民祈禱旛華塡委焉

崇惠

按宋高僧傳崇惠姓章氏杭州人也穉秫之年見乎器局鷙鳥難籠出塵心切往禮徑山國一禪師爲弟子雖勤禪觀多以三密教爲恆務初於昌化千頃最峰頂結茅爲庵專誦佛頂呪數稔又往鹽官硤石東山卓小尖頭草屋多歷年月復誓志於潛落雲寺遁跡俄有神白惠曰師持佛頂少結莎訶令密語不圓莎訶者成就義也今京室佛法爲外教淩轢其危若綴旒待師解救耳惠趨程西上心亦勞止擇木之故於章信寺挂錫則大曆初也三年戊申歲九月二十三日太清宮道士史華上奏請與釋宗當代名流角佛力道法勝負於時代宗欽尚空門異道憤其偏重故有是請也遂於東明觀壇前架刀成梯史華登躡如常磴道焉時緇伍互相顧望推排且無敢躡者惠聞之謁開府魚朝恩魚奏請於章信寺庭樹梯橫架鋒刃若霜雪然增高百尺東明之梯極爲低下時朝廷公貴市肆居民駢足摩肩而觀此舉時惠徒跣登級下層有如坦路曾無難色復蹈烈火手探油湯仍

餐鐵葉號爲餢飥或嚼釘線聲猶脆飴史華怯懼慙惶掩袂而退時衆彈指歎嗟聲若雷響帝遣中官鞏庭玉宣慰再三便賚賜紫方袍一副焉詔授鴻臚卿號曰護國三藏勅移安國寺居之自爾聲彩發越德望峻高代宗聞是國一禪師親門高足倍加鄭重焉世謂爲巾子山降魔禪師是也

無名

按宋高僧傳無名姓高氏渤海人也祖宦今西京乃爲洛陽人矣沖孺之齡舉措卓異口不嚌辛血性不狎諠譁邈矣出塵故難留滯年二十八若瘦鳳之出籠投師習學依隨隷同德寺及精律藏解一字以無疑聞有禪宗思千里而請決擧領整裘開扃見路辭飛筆健思若湧泉因隨師遊方訪祖師之遺跡得會師付授心印會先語諸徒曰吾之付法無有名字因號無名也自此志歷四方周遊五嶽羅浮廬阜雙峰峴公罏嶺牛頭剡溪若耶天台四明罔不詢問風格高遠神操朗澈博識者覩貌便伏僻見者發言必摧時德宗方納鮮于叔明令狐峘料簡僧尼事時名有

表直諫並停尋時鮮于叔明令狐峘等流南海百姓至貞元六年往遊五臺居無定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於佛光寺先食訖儼然坐化春秋七十二臘四十三十一年闍維獲舍利一升澤潞節度使李抱眞建塔於佛光寺貞元六年庚午歲也或云名著疏解彌陀經焉

智常

按宋高僧傳智常者挺拔出倫操履清約徧衆知識影附南泉同遊大寂之門乃見江西之道元和中駐錫廬山歸宗淨院其徒響應其法風行無何白樂天貶江州司馬最加欽重續以李渤員外元和六年隱嵩少以著作徵起杜元穎排之出爲虔州刺史南康曾未卒歲遷江州刺史渤洽聞多識百家之書無不該綜號李萬卷矣到郡喜與白樂天相遇因言潯陽廬阜山水之最人物賢哲隱淪惠遠遺跡遂述歸宗禪師善談禪要李曰朝廷金牓早晚有嗜菜阿師名目白曰若然則未識食菜阿師歟白彊勸遊二林意同見常耳及到歸宗李問曰教中有言須彌納芥

子芥子納須彌如何芥子納得須彌常曰人言博士學覽萬卷書籍還是否耶李曰忝此虛名常曰摩踵至頂只若干尺身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無言再思稱歎續有東林寺僧神建講諸經論問觸目菩提常略提舉神建不體乃發狀訟常示惡境界時李判區分甚聞詣理常有異相目耀重瞳遂將藥熏手揩磨錯不覺目眥俱紅號赤眼歸宗矣

楚南

按宋高僧傳楚南閩人也俗姓張氏爰在髫齡冥然睨於父母前訴志出家投開元寺曇藹師而受訓焉當授經法目所經覩輒誦於口執巾侍盥灑掃應對頗能謹愿迨乎冠歲乃落髮焉詣五臺登戒就趙郡學相部律往上都學淨名經一律一經略通宗旨則知頓機不甘爲漸教縛遂往芙蓉山根性未發謁黃蘗山禪師問答雖多機宜頓了倏値武宗廢教南遂深竄林谷大中興教出遇昇平相裴公休出撫宛陵請黃蘗出山南隨侍由此便詣姑蘇報恩寺專行禪定足不踰閾僅二十餘載乾符四年蘇州太守周愼

嗣嚮風請住寶林院又請居支硎山至五年昌化縣令徐正元與紫溪戍將饒京同名住千頃慈雲院訓示禪徒之外唯儼然在定逾月或浹旬光啓三年前兩浙武肅王錢氏請下山供施昭宗聞其道化賜其鹿胎衣五事別賚紫衣文德六年二月忽雙虹貫堂室二鹿蹶然入寺法堂梁折至五月辭衆後於禪牀垂兩足伸二臂於膝奄然而卒春秋七十僧臘五十六遷塔於院西隅大順二年壬子歲二月宣州孫儒寇錢唐之封略兵士發塔見南全身不敗爪髮俱長悔罪而去南公平昔著般若經品頌偈一卷破邪論一卷以枝梧異宗外敵見貴於時也

元泰

按宋高僧傳元泰者不知何許人也性操方正言不浪施心靜之情義而後動所居蘭若在衡山之東號七寶臺不衣蠶纊時謂泰布衲從見德山禪師豁如自適誓不立門徒逍遙求志而於詞筆若有神助四方後進巡禮相見皆用平懷之禮嘗以衡山之陽多被山民莫傜輩斬木燒山損害滋甚泰作畬山謠遠

邇傳播達於九重勅責衡州太守禁止嶽中蘭若由是得存不爲延燎泰之力也終年六十五臨逝說偈曰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炎千足萬足偈終垂一足而逝闍維收舍利祔堅固大師塔左營小浮圖焉又爲象骨偈諸禪祖塔銘歌頌等好事者編聚成集而行於代焉

元暢

按宋高僧傳元暢字申之俗姓陳氏宣城人也暢爰在弱齡便持異操戲則聚沙爲塔摘葉爲香年九歲於涇邑水西寺依清逸上人教授經法年十九削髮二十歲往福州兜率戒壇受具足戒聽掇律科深得宗旨新繒細縷一染已佳而往越中求聞異說仰京室西明寺有宣律師舊院多藏毗尼教迹因栖惠正律師法席自入京華漸萌頭角受京城三學大德僉廣見聞方事講談遽鍾堙厄則會昌廢教矣時京城法侶頗甚徬徨兩街僧錄靈冥辯章同推暢爲首上表論諫遂著歷代帝王錄奏而弗聽由是例從俗服寧弛道情龍蛇伏蟄而待時玉石同焚而莫救迨夫

武皇厭代宣宗在天坏戸重開炎岡息熾暢於大中中凡遇誕辰入內談論卽賜紫袈裟充內外臨壇大德懿宗欽其宿德蕃錫屢臻乃奏修加懺悔一萬五千佛名經又奏請本生心地觀經一部八卷皆入藏暢時充追福院首領又充總持寺都維那尋署上座暢講律六十座度法者數千人撰顯正記一十卷科六帖名義圖三卷三寶五運三卷雖祖述舊聞標題新目義出意表文濟時須乾符中懿宗簡自上心特賜師號曰法寶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示滅俗齡七十九僧臘五十九弟子賜紫惠柔大德師遂宗紹以其年四月二十五日窆於長安邑高陽鄉小梁村四年丁酉歲尚書禮部侍郎崔沆與暢交分殊深著碑述遺迹焉

宗亮

按宋高僧傳宗亮姓馮氏奉化人也家傍月山而居後稱月僧焉亮開成中剃落納法方事毗尼循於四儀且無遺行而云我生不辰屬會昌之難便隱家山深巖洞穴大中再造國寧寺徵選清高者隸名亮預

住持建州太守李頻爲寺碑云於清心行不汙者得二十八人以補其員廣住持也律僧宗亮禪僧全祐而已國寧經藏載加繕寫躬求正本選紙墨鳩聚嚫施建造三門藏院諸功德廊宇皆亮之力焉晚年專事禪寂不出寺門處士方干贈詩云秋水一泓常見底澗松千尺不生枝空門學佛知多少剃盡心華只有師終於本寺春秋八十亮恆與沙門貫霜棲悟不吟數十人皆秉執清奇好造爲文會結林下之交撰嶽林寺碑詩集三百許首讚頌並行於代而於福敬二田鋭心彌厚焉亮爲江東生羅隱追慕樂安孫郃最加肯重著四明郡才名志序諸儒駿士外獨云釋宗亮多爲文士先達倣仰焉

羅僧

按宋高僧傳羅僧者蜀聖寺中得果位人也嘗寢疾於五臺山同會僧人俱不測也而瞻視之會無怠慢將及九旬而病愈臨訣之際曰深感所苦而煩看視今遂平復由師之力我住在劍外九隴郡之茶籠山爾異日遊方無忘相訪也暮歲而至蜀歷訪羣峰徧

訊老樵輩且曰未嘗聞玆山名乃歎曰噫病禪之妄也將回遇山童曰某是彼巖之聚沙者卽前導而去俄覩殿塔儼空房廊環肅果値昔之臥病者迎門敘故日將暮矣而謂之曰玆寺非得漏盡通不能至此爾以我宿緣一諧遘止言寄宵乎斯爲未可爾其克勤修證至此胡難乃命舊童送師歸去其僧迴望但見巖壁峭峻杉檜莽蒼而已則開成中也時晤達國師知元著傳之次得僧可思尤閑地理命爲元作他日安塋兆之地得景丹前峰其山若雉堞狀雖高低起伏而中砥平俄有里人者老曰古相傳云茶籠山矣

契此

按宋高僧傳契此者不詳氏族或云四明人也形裁短小蹙頞皤腹言語無恆寢臥隨處常以杖荷布囊入鄽肆見物則乞至於醯醬魚葅纔接入口分少許入囊號爲長汀子布袋師也嘗於雪中臥而身上無雪人以此奇之有偈云彌勒眞彌勒時人皆不識等句人言慈氏垂迹也又於大橋上立或問和尚在此

何爲曰我在此覓人至於示人吉凶必現相表兆亢陽卽曳高齒木屐市橋上豎膝而眠水潦則係濕草屨人以此驗知以天復中終於奉川鄉邑共埋之後有他州見此公亦荷布袋行江浙之間多圖畫其像焉

文質

按宋高僧傳文質俗姓祝氏尚丘之遠孫衢州須江人也叔氏爲僧號惟寬學通經論寬被詔入長安止大興善寺重詔入內道場兼請受菩薩戒質隨寬入內年十五誦法華華嚴維摩等經二十三受具七日誦周戒本二夏便講四分律二十七講通俱舍四十年中精曉諸大經論後約束大悲禹跡二禪師參問心要旣博達矣歸諸暨法樂寺領徒時有虎來聽法質摩其頂而去後往永嘉鍾會昌之擾簡乃隱樂成縣大芙蓉山胎息而已大中重興太守韋君累請不來强置於榻舁出州開元寺居檀施駢馳迴造大佛殿幷講堂房廊形像幷寫藏教無不備焉越州廉使沈貳卿命住呂后山院本寧貢禪師舊化之地也質

唯居草庵而止咸通二年十月十四日告衆言别十五日端坐而化春秋八十四僧臘六十二窆於雲谷建塔越州刺史段式爲行錄焉

曇休

按宋高僧傳曇休字德敷姓李氏器度宏廓志行修飭納法已來未容少缺習通漸教頗至精微四分律相部疏宗蔚咸淵府初機請學皆到甚深休於講訓之餘糾繩寺任伊寺者梁所創年涉四百雖觀閣巋然且榱桷傾弛休革故有方締構無隙特加壯麗輪焉奐焉又護國經樓迨諸棟宇悉見鼎新次以寺之門樓則長安四年故曇一律師之經始也既而頹廢仍重整葺一同創制永徽中康僧會法師應身堂座卑庳乃募人釐變舊規咸通年中也休之一言檀信響應後終於住寺今之大善伽藍是也

智廣

按宋高僧傳智廣姓崔氏不知何許人也德缾素完道根惟固化行洪雅特顯奇蹤凡百病者造之則以片竹爲杖指其痛端或一撲之無不立愈至有攣者

則起跛者則奔其他小疾何足言哉乾寧初王氏始定成都雅郡守羅罷任攜廣來謁蜀主王氏素知奇術唯呼爲聖師焉先是咸通中南蠻王及坦綽來圍成都府幾陷時天王現沙門形高五丈許眼射流光蠻兵卽退故蜀人於城北寶曆寺立五丈僧相後爲牛尚書預毀次兵火相仍唯懼毗沙門之頹圮耳王氏乃語廣曰郎之異術道德動人乘此可料理天王否往吳尚書行魯曾夢令修吾像方事經營除書忽到請法力成之廣唯其命徙就天王閣下居一隅小榻而已翼日病者塡闉其門日收所施二十萬至三十萬錢又發言勸人出材木浹旬皆運至堆積令三綱掌管焉初廣在雅郡本寺揭帝神堂內居其半室低門苫蓐不許女人到門唯有一竹筌子每齋受䞋二十文必投筌內滿則置之佛殿聲鐘集衆自他平等分之常日俗家請齋亦體廣意止施二十文淨飯菜豉汁此外不許一物䞋多不取食畢而去亦無辭告其後益加神驗或遇病者一摑一叱皆起或令燒紙緡掇散飲食或遇甚痛惱者捩紙蘸水貼之亦差

光化元年修天王閣向畢乃循江瀆池呪食飼魚經夜其魚二尺已上萬億許皆浮水面而殞聊躡流水救十千魚生忉利同也

法藏

按宋高僧傳法藏不詳氏族厥性方正好行惠物嘗於華川化衆造寺佛殿僧坊一皆嚴麗雕刻華藹鄽時命為壯觀藏遇病篤暴終至一精廬七寶莊嚴非世所有門外有僧梵貌且奇特倡言曰法藏汝造伽藍不無善報奈何於三寶物有互用之愆何從洗雪藏首露之僧曰汝但繕寫金剛般若經恆業受持豈特罪消更可延乎壽命言訖而蘇自躬抄度其經午夜口誦藏終時年一百一十歲云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七十卷目錄

僧部列傳四十六

唐二十二

海雲（附守節）　法興
行嚴　願誠
法眞　寧賁
法融　好直
廣修（附高閑）　元表（附全清）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六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七十卷目錄

僧部列傳四十六

唐二十二

海雲（附守節）　法興

行嚴　願誠

法眞　寧賁

法融　好直

廣修（附高閑）　元表（附全清）

亡名（附祝融峯禪者）
元安
慧恭
圓紹
智詧
慧則（附元表）
元覺
本淨
巨方（附智封）

棲隱（附寶安）
恆通（附招賢岑大師）
文喜
法普（附休靜）
甯師
道俊
智威
慧朗（附詧公）
香育

藏師
行思
懷讓
元素
慧忠

義福
普寂
靈著（附法翫）
志賢

神異典第一百七十卷

僧部列傳四十六

唐二十二

海雲（附守節）

按宋高僧傳海雲未詳氏族鄉里來遊聖跡始於南臺側選峭絕峰巒幽僻林谷而特居之其刻苦犺道儉而難遵從其遊者寡而無衆迨其入滅門人守節淘灑舍利起塔焉昔傳雲是普賢菩薩應身也門人守節即高力士之子也從師墨儉有進無退雲示之

曰上都有臥倫禪師者雖云隱晦而實闡揚六祖印持一時難測化導之方若尸鳩之七子均養也汝急去從之及見倫抑擊未幾告云汝師海雲入滅已節稟聽斯言荼蓼情苦遂奔赴如其言矣乃繼武接跡盛化相未迨將示滅愁雲鬱結鬼神悲號有塔存焉

法典

按宋高僧傳法典洛京人也七歲出家不參流俗執巾提盥罔憚勤苦諷念法華年周部帙又誦淨名經匪逾九旬戒律軌儀有持無犯來尋聖迹樂止林泉隷名佛光寺節操孤穎所霑利物身不主持付屬門人卽修功德建三層七間彌勒大閣高九十五尺尊像七十二位聖賢八大龍王罄從嚴飾臺山海衆異舌同辭請充山門都焉蓋從其統攝規範準繩和暢無爭故也太和二年春正月聞空有聲云入滅時至兜率天衆今來迎導于是洗浴焚香端坐入滅建塔於寺西北一里所

行嚴

按宋高僧傳行嚴滎陽人也家襲簪組業嗣典墳嚴

稟庭誥以周旋約成器能而濟用內要隨計俄發宿緣因聞妙莊嚴王經品白父母求出塵勞堂親抑禁略無却退既而削飾去華年充納戒諸方問道綽有餘能聞五臺山文殊應現凡聖交蹤乃登遊而隷名斯地自爾一成慕學三教偕明談論天人之際聽者茫昧不知區域之內外耶王公大人靡不迴向太和中多行激勸俾營福焉自設大供日計千人聞見之流皆鳴指讚歎曰行合解通世之希寶也助道之法當如是修以大中三年右脅而滅建塔寺西一里云

願誠

按宋高僧傳願誠姓宋氏望本西河家襲素風濬流遠派不揚冑緒祖考不書母陰氏夜夢庭樹對發千華餘華尋謝獨結一果乃覺有孕母啓願心得娠男子足矣十月臨蓐果如其望立字曰願誠後志存小字不訓法名者遵慈母之意也誠少慕空門雖爲官學生已有息塵之志迨棲金地禮行嚴爲師嚴郎儒宗珪璋釋氏師子也一旦謂誠曰汝神情朗秀宜于山中精勤劾節可不務乎太和三年落髮五年具戒

先誦諸經悉皆精練行人屬耳道望日隆無何會昌中隨例停留唯誠志不動搖及大中再崇釋氏選定僧員誠獨爲首矣遂乃重尋佛光寺已從荒頓發心次第新成美聲洋洋聞於帝聽颷馳聖旨雲降紫衣後李氏奄有幷門遐奉文殊躬遊聖地覩其令範撫手慨懷表聞唐次子相繼乃賜大師號圓相也就加山門都檢校光啓三載羞饌命僧捨衣投施鐘聲引衆悉至齋堂右脇曲肱寂然長往建塔樹碑寺之西北一里也

法眞

按宋高僧傳法眞不知何許人也器識悠深學問宏博研窮梵典旁賾儒書講導之餘吟詠情性公卿貴士無不宗奉洎長慶中帝頗銳懷佛事眞屢膺名命內殿祗奉四年赴禁中道場睿武昭愍皇帝御於法席顧問三寶功能眞得應對而辯給圓轉援據粲然帝悅因請云久廢壇度僧未全法者皆老朽蓋兩河間兵革未偃之故尋詔兩街佛寺各置僧尼受戒壇場自三月十日始至四月十日停仍令兩街功德使

各選擇有戒行僧謂之大德者考試僧尼等經僧能諳誦一百五十紙尼一百紙卽令與度眞頻奉勅修功德故遂奏請眞之德望實唱導之元罔知終所

寧貢

按宋高僧傳寧貢姓李氏隴西人也家於亳州蒙城幼奉釋尊而不言乎簪組之緒無得稱其代諱焉貢所吐論皆以覺了不取諸相心通定慧而盡虛空無以邊中可測無以文字求我因往洪州尋道一祖師見而奇之語而異之大乘法器得其人矣遂乃具戒作入室弟子師資數歲道議殊倫欲往天台至越呂后山曰卽是諸佛住處何必天台也貢菩提直幹挺秀七尺村豪里宿覩其異狀歸依瞻仰老幼爭先同味醍醐疾病皆愈是時多有行路緇戾欲暴僧徒貢乃引之而前威之而退驚駭儀貌禮足歸依調御山林魔邪懾伏不下巖嶺近萬餘辰德遠道高僧徒彌衆先時居處隘陋兼無殿堂衆議經營任人資福遠村窮墅亦競助緣土石木工程材售巧約山橫棟臨澗飛簷斤師斧子鳥立猿裹揆景促力星再迴天殿

堂成矣佛像列矣精耀俯仰照山姹雲人天不殊別開佛土太和二年六月七日遠聞道場之內有鼓鞞絲竹之聲是夜二更恬然化滅生形七十五炎臘四十一是月權殯於杉園禮也齋祭殊品哀號震山慘樹色於禪枝咽水聲於石穴物尚知感人情可量太和五年九月茶毗建塔於道場巽山稟先意也

法融

按宋高僧傳法融姓嚴氏閩中人也穉齒好朴素惡華楚之服父訓令秉筆便畫佛形像至於聚戲摶沙爲塔所作無非佛事年甫十三見釋子摳其衣坐執經卷苦求出家依長樂寺慧休法師爲弟子經誦偕通乃霑戒善遂講南山律鈔後遊雲水見嵩嶽普寂禪道風行密付心印往弋陽福寧寺放蕩閑居學道者麏至以太和九年示疾而終春秋八十九其年正月十日門人奉神座入塔焉

好直

按宋高僧傳好直俗姓丁氏會稽諸暨人也幼不喜俗事酒肉葷茹天然不食因投杭塢山藏師落髮元

和初受具於杭之天竺寺凡百經律論疏鈔睹其腴潤一旦芒屩策杖詣洪州禪門洞達心要虛往實歸却於本郡大慶寺求益者提訓凡二十餘載爲江左名僧見儒士能青眼故名輩多與之遊往往戲爲詩句辭皆錯愕凡從事廉問護戎於越入境籍聲實而造其戶不獨能誘亦善與人交者太和中遊五臺路出京邑一夕而去前護戎郄志榮宋常春二內侍尤味其道孜孜遠招開成初再至京國二貴人同力唱和牽襪虘畱致安國寺大方丈以居之王畿龍象莫不欽重無何名入爲供奉大德非所好也徇俗受之然歸歟之歎未嘗少棄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囑累弟子訖奄然而寂春秋五十六夏三十二郄宋二家率財權瘞於滻水東人皆悲之門人鑑諸後歸葬於崇山之南華嚴寺起塔會昌四年起居舍人韋絢爲碑紀代焉

廣修（附 高閑）

按宋高僧傳廣修俗姓畱氏東陽下崑人也淑質貞亮早預邃師之門研窮教迹學者雲擁日誦法華維

摩金光明梵網四分戒本六時行道弗休彌年更篤每一歲行懺法七七日則第四隨自意三昧也開成三年日本國僧圓載來躬請法台州刺史韋珩請講止觀於郡齋以會昌三年癸亥歲二月十六日終於禪林本寺俗壽七十三法臘五十二遷神於金地道場法付門人物外焉咸通七年門人艮汝發墳火葬淘收舍利一十餘粒重塔緘藏焉又湖州開元寺釋高閑本烏程人也髫年卓躒汎露異才受法已還益勵堅志苦學勞形未嘗少惰後入長安於薦福西明等寺隷習經律克精講貫宣宗重興佛法召入對御前草聖遂賜紫衣仍預臨洗懺戒壇號十望大德性情節操矗然難屈老思歸鄉終于本寺弟子鑒宗勅署無上大師亦得閑之筆法閑常好將霅川白紵書眞草之蹤與人爲學法焉

元表（附全清）

按宋高僧傳元表本三韓人也天寶中來遊華土仍往西域瞻禮聖迹遇心王菩薩指示支提山靈府遂負華嚴經八十卷尋訪霍童禮天冠菩薩至支提石

室而宅焉先是此山不容人居居之必多霆震猛獸毒蟲不然鬼魅惑亂於人曾有未得道僧輒居一宿爲山神驅斥明旦止見身投山下數里間表齋經棲泊澗飲木食後不知出處之蹤矣於時屬會昌搜毀表將經以華櫚木函盛深藏石室中迨宣宗大中元年丙寅保福慧評禪師素聞往事躬率信士迎出甘露都尉院其紙墨如新繕寫今貯在福州僧寺焉又會稽釋全清越人也穮耘戒地芬然杜若於密藏禁呪法也能劾鬼神時有市儈王家之婦患邪氣言語狂倒或啼或笑如是數歲召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以五綵置之于壇呪禁之良久婦言乞命遂詰之曰頃歲春日於禹祠前相附耳如師不見殺即放之遠去清乃取一瓶以鞭驅芻靈入其中而呦呦有聲緘器口以六一泥朱書符印之瘞於桑林之下戒家人無動之婦人病差經五載後値劉漢宏與董昌隔江相持越城陷人謂此爲窖藏掘打瓶破見一鵶闖然飛出立於桑杪而作人語曰今得日光矣時清公已卒也

亡名（附祝融峯禪者）

按宋高僧傳亡名履行尤峻獨居燕城南窑竈間天祐中幽冀不稔道殍相望因分衞迴聞車轍中呱呱之聲憫而收歸乃饑民所棄女子也以求牛乳哺之當七八歲引於城中求色帛以衣之及笄年也容色艷麗殆非凡俗或譏訶者僧終無渝志適遇燕帥劉仁恭從禽逐兎直入僧居窑內一卒見女子侍僧之側遂白帥劉往親見問其故具以實對劉曰弟子欲收之可乎僧曰諾早驗無恡意自扶上馬歸府元眞處子也劉益哀之不令伍於下位仍重其僧謂爲果位中人也別造精舍以處之劉一旬兩往謁焉其僧疾沒門人入訃女方獨坐聞之哀慟而死焉劉爲僧營塔標誌矣又祝融峰禪者亾名爲人抗直不事威儀每一舉揚善標宗要道俗歸之若市嘗飲酒遇毒當時吐下透落腐衣裂石體中無惱每有一蛇一虎爲衞護狀迨終闍維雷骨一片大如琵琶槽僧衆構火重焚焚時色同火質火盡灰寒色白如雪豈非得全身分堅固設利羅乎至今嶽中傳其言句立其浮

圖號祝融峰禪者焉

棲隱（附寶安）

按宋高僧傳棲隱字巨徵姓徐氏少而端厲神解天然佩觿之歲酷好出塵父母不可壞其意削髮之後納法已還其間服勤於學深入毗尼壼奧焉又於風雅之情非彫刻而得成自天姿廣明中避巢寇入廬山折桂峰實嘉遯也然多於華朝月夕晩照高秋練句成聯合篇爲集往往適健瀏亮散在人口身擁零破麻衲不識者謂之山叟野人殊無能者得歸宗禪旨與同舉揚且無悋法平常與貫休處默修睦爲詩道之遊沈顏曹松張凝陳昌符皆處士也爲唱詶之友隱爲羣士嚮臻淡然若水後寇盜稍平入荊楚登祝融蹤跡嘯傲光化三年遊番禺受知於太尉徐彥若同光二年於洪井鉅鹿魏仲甫邂逅以文道相善後唐天成中卒弟子應之攜隱之詩計百許首投仲甫爲集序今所行者號桂峯集是也次嘉禾靈光寺釋寶安俗姓夏姑蘇常熟人也風神爽拔性行淑均壯年家務所嬰誓思脫屣及進具之後專習定門洞

達眞訣而不衣絲縷惟專分衞寢則匆鞅安昔遊五臺嗟南人之不識遂率道俗同模築五臺之制於靈光寺今具存焉事畢無疾而終受生一百有十八歲法臘七十八肉身不壞門徒布漆之別院供養至會昌毀佛寺遂焚之

元安

按宋高僧傳元安俗姓淡鳳翔遊麟人也丱年於岐陽懷恩寺從兄祐律師出家唯經與論無不窮核乃問道翠微叅臨濟各貪法味若飫香積之盂也斲彫復朴逍遙自如聞夾山道盛德至造澧陽當稽問轇轕又增明淨後開樂普山尋居蘇溪荅訓請益多偶句華美爲四海傳焉以昭宗光化元年戊午十二月遷滅享壽六十五法臘四十六矣臨終告衆頗多警策辭句云

恆通（附招賢岑大師）

按宋高僧傳恆通俗姓李邢州平恩人也家傳士族幼而知學蘇秦顯達猶懷二頃之田元亮孤高不羨五斗之祿縱越掞天擲地拖紫腰金瞬息浮華豈禪

來業父母終禮年甫十三潛入鵲山訪道依師旣罷丘壝惟披釋典精虔懺誦懇侍巾缾不弭初終蒙恩剃度年二十於本州開元寺具戒後往京兆薦福寺聽習經律七八年間尋窮藏教乃曰摩騰入漢譯著斯文聖胄來梁復明何事因辭北闕逕詣南方遇招賢岑大師大師問曰何處人也曰邢州人也招賢曰我道不從彼來通曰和尚還住此無於是有滯皆伸無疑不決後指洞山石霜皆往叅焉招賢示滅通以弟子禮事之咸通末遊宣城尚書崔寓素奉禪門攀迎莊肅覩通儀表拔俗問答往還崔甚悅服於謝仙山奏置禪院號瑞聖請以居之四方毳衲之徒不邀自聚博陵方議奏薦師號堅讓遂寢中和末文德初羣寇競起通領徒至四明大順二年郡牧黃君晟請畱居雪竇焉蔚然盛化天祐二年七月示疾越九日躬入浴室却坐繩牀集衆焚香勤勤付囑合掌而逝春秋七十二夏臘五十二以其年八月七日遷石塔於院之西南二百餘步或曰通臨終言我龐勛也此非也高僧無名爲作行錄而無此說若覩年臘龐勛

豈正弱冠來逃難耶

慧恭

按宋高僧傳慧恭俗姓羅氏福州閩人也家傳儒素不交非類母姙之初夢所居湧出浮圖上參於天迨恭誕生嶷然聰悟年十七舉進士名隨計車將到京闕因遊終南山奉日寺目祖師遺像釋然世網遂求出家操執僧事備歷艱辛二十有二適值新創安國寺受具足戒尋乃遊方緣嶮涉荒而無難色嘗遇黑蛇傷指不求醫而毒螫自消見魑魅占山諭罪福而妖物遁息至武陵德山詣宣鑒禪師領會風飛由茲道合因挂錫施門人禮鑒公順世後遊王山至信州刺史營西禪院而禮之其徒數百人居歲餘以郭郭喧繁復入福州長溪馬冠山自馬冠抵泉州富陽山所至之所檀施臻集徒侶解鉢禪坊立就其爲士庶嚮奉如此景福三年與門人遊天台州牧京兆杜雄留之而止杜因創瑞龍院於紫凝山祈恭興揚法席以悟淪迷緇俗雲馳香花山積天復三年癸亥十二月午時命衆聲鐘顧瞻左右促言云去跏趺瞑目儼

然而化春秋八十四僧夏六十二闡圓頓之宗居道德之最殁無易名塔無題榜足見浮名爲桎梏耳門人上足師遂植松負土力崇塔廟所謂法空不壞因緣矣因緣有之孝行曷傷於道云

文喜

按宋高僧傳文喜姓朱氏嘉禾禦兒人也母氏方娠夢吞桃三蔕至誕彌不味葷羶七歲詣本邑常樂寺僧清國下出家國即喜之渭陽也勤誦經幷懺文十卷方遂削染往越州開元寺學法華經集天台文句即時敷演則救螘分中便能講訓也開成二年居趙郡受近圓登習四分律屬會昌澄汰變素服內祕之心無改遇大中初年例重懺度於鹽官齊豐寺講說後往禮大慈山性空禪師誨之曰子何不學善財徧叅乎咸通壬午歲至豫章觀音院見仰山仰山喜於言下了其心契仰山令典常住一日有異貌僧就求齋食喜減己食饋之仰山預知故問曰此果位僧求食汝供給周旋否答曰輟己分廻施曰汝大得利益七年旋浙右止千頃山築室居之十年餘杭劉嚴合馬徵

請居龍泉古城院凡十一年乾符己亥歲巢寇掠地至餘杭喜避地湖州餘不亭刺史杜孺休請住仁王院光啓三年武肅王錢氏始牧杭郡降疏請住龍泉廨署今慈光院是也大順元年威勝軍節使董昌武肅王同年發表薦論兩賜紫衣乾寧四年奏師號曰無著光化三年示疾十月二十七日跏趺坐而終於州郭廨署春秋八十僧夏六十終時方丈上發白色光竹樹變白十一月二十二日遷塔於靈隱山西塢喜形貌古朴骨强而瘦戒德禪門眞知識也初喜寓居霅川廣明元年夏有蝗飛翳天下食田苗喜自將拄杖懸挂袈裟標於畎澮中其蟲將下遂厲聲叱之悉飜飛而去十頃之苗斯年獨稔其感通如此或云所傳得馬祖細衲袈裟以爲信寶矣遷葬之後天復二年壬戌八月中宣城帥田頵應杭將許思叛渙縱兵大掠發喜塔見肉身不壞如入禪定髮爪俱長武肅王奇之遣裨將邵志祭後重封瘞焉

圓紹

按宋高僧傳圓紹姓孫氏其先富陽人也祖官於南

燕因爲滑臺白馬人焉年及識環天然俊邁鄰兒戲玩我且恬然羣從追隨我惟閑靜年當十八方遂志出家師事明福寺正覺禪師覺見而異之訓諸徒弟獨許紹耳曰眞空門之偉器也至年二十二於相州義檀香燈律師邊受具登卽尋師訪道效祖參元二翼之餘一盂之外悉無他物唯誓禪宗立雪傳衣是其素望也至於三湘五嶺二蜀兩京凡曰叢林一皆參禮旣探至賾頓了心機乃挂錫於夷門卽倉垣水南寺今爲開寶也大中十年適遇唐相國裴公休罷調商鼎來鎭魏郊同氣相求一言道合卽命居今東上方院也紹將聚禪徒患其迫窄遂開上院之西損上益下時檀施臻萃倏成巨院擁衲之流數盈二百橫跨夷門山之峻嶺焉紹卽七祖荷澤神會禪師五葉法孫也演其無念示以眞心了達磨之密傳極南能之深趣時叅學之衆擁從且繁遇元帥相國王晉公鐸以紹道行通感神祇効靈降甘露於元穹泣嘉瑞於青檜奏僖宗賜院額曰雙林師號曰法濟別勑令度侍者七人其問法會典盛士庶歸心僅四十載

所化人可萬計僧尼弟子五百餘人以乾寧二年乙卯七月四日謂衆曰急急自了去本爲逃生死若不解元旨何時得脫吾景逼崦嵫此爲最後之言也於方丈中寂然而化俗壽八十五法臘六十三勅許於本院西南隅建塔焉越五年二月二日重開塔髮長半寸儀貌如生乃以香華供養七日遠近瞻禮稱歎希奇已而行茶毗火中迥出五色神光收舍利百餘粒四散隨心淘選近一千粒溫潤玉潔燦爛珠圓驗五分之熏成匪一生之構集四衆虔仰復迎入塔即昭宗皇帝戊午歲也睢陽相國袁象先理於浚郊弟子惠靄等冀終法乳列狀乞舉行謚禮梁乾化三年癸酉太祖勅易名曰定覺塔曰靈化至貞明四年九月惠靄等欲旌表師德立碑勅允開封尹王公瓚之文也

法普（附休靜）

按宋高僧傳法普姓潘氏盧江人也貌古情寬擁敗衲觀方元和中因見黃岡山邑奇秀其峰巉崒其林鬱密中有石壇平坦而高峙乃放囊挂錫於中班荆

久之尋附樹架蓬茨僅容身而已未幾有人自小徑而至見普驚怪問云何緣至此曰某本行山麓見巔頂騰漲紫氣盤紆可愛意此山有尤物故來耳諦視普遲迴而去山下行者聞而尋焉禪學之徒不數年遽盈百數普却之曰老僧獨居無物利人君等亦無所乏由是星居之庵多矣弟子廣嚴等構成大院禪客翕如傳其法者無筭一日集衆辭云吾其終矣汝曹善住珍惜跏趺坐胡牀而卒其身不壞散後以香泥塗繢之至乾符中重立碑頌云次洛京華嚴寺釋休靜不知何許人也屬洞山禪道風行靜往造之抉擿所疑若雷復於本位焉北返於洛邑開演因赴內齋諸名公皆執經諷讀唯靜幷其徒俱默坐帝宣問胡不轉經詶答響應仍皆屬對悅可帝情尋迴平陽示滅收舍利四處樹浮圖勅謚寶智大師塔號無爲焉

智詧

按宋高僧傳智詧不知何許人也少而英偉長勤梵學凡諸經論一聽入神其所講宣也音辯瀏亮每臨

臺座自謂超絕所患者聽衆無幾慮其以水傳器器器不空緊我獨無乃辜佛意遂負箱帙徧歷名山以詢智者未至衡嶽寺憩息月餘嘗於寺閑齋獨自尋繹疏義復自咎責曰所解義理莫達聖意乎況思兀然偶舉首見老僧振錫而入曰師讀何經論窮何義理詧疑其名嶽之內車轍原中羅漢混凡會何可測乃自述本緣因加悔責又曰儻蒙賢達指南請受甘心鉗口結舌不復開演矣老僧笑曰師識至廣豈不知此義大聖猶不能度無緣之人況其初心乎師只是與衆生無緣耳詧曰豈終世若此乎老僧曰吾試爲爾結緣遂問詧今有幾貲糧耶詧曰自北徂南裂裳裹足已經萬里所齋皆罄竭矣見受持九條衣而已老僧曰只此可矣必宜鬻之以所易之直皆作糜餅油食之調詧如言作之約數十人食遂相與至坰野之中散掇餅餌焚香長跪呪曰今日食我施者願當來之世與我爲法屬我當教之得至菩提言訖烏鳥亂下啄拾地上螻螘蠅蠁莫徵其數老僧曰爾後二十年方可歸開法席今且周遊未宜講說也言訖

而去嘗由是精進道力不倦研摩義味滋多志在傳授至二十年却歸河北盛化鄴中聽衆盈千數人皆年二十已來其老者無二三人焉

甯師

按宋高僧傳甯師者岐陽人也亡其名時以姓呼之耳往來無恆止出處如常僧昭宗卽位初年居山寺中忽暴終安臥體暖忽忽如爛寢焉僧徒環守不敢殯殮三日而蘇衆驚奔問之曰我爲冥司追攝初見一判官云和尚壽在而無祿乃名吏語之與檢覆吏曰只有乾荷葉三石因令注於簿又命一人引之巡歷觀遊去乃入一門見數殿各有榜於是徒步至一殿署云李克用於牖間窺有一黑龍眇一目中立鐵柱連鎖縶維之次一殿署曰朱全忠乃靑韓白額虎鎖縶如初而前有食噉人血狼藉之狀次署曰王建黃金牀上臥一白兔焉次署曰李茂貞具冠冕如王者左右數侍女焉次署曰楊行密窻牖庳黑不能細瞻問使者曰此諸怪狀者何耶曰將來王者也旁廂數殿望之黯黯使者不容引去還至本所判官廳事

謂使者曰好送師迴但多轉念功德經甯問曰孰是功德經曰金剛般若是歟此經冥間濟拔功力無比及乎蘇醒四顧久之乃述前事聞者駭然遂聞於官後岐帥怪其迂而妄都不之信厥後茂貞果封秦王李克用枉濫殺戮號獨眼龍也朱氏革於唐命殘害無辜傅翼搏肉非虎而何蜀王建屬兎阻兵自固天祐丁卯僭偽號以金飾牀也諸皆符合甯自此每斷中唯荷葉湯而已其諸食饌逆口不食秦隴之人往往請甯入冥預言吉凶更無蹉跌或請齋爭辦淨池嫩荷號爲入冥和尚終於岐下

慧則（附元表）

按宋高僧傳慧則姓糜氏吳郡崐山人也九歲博遊才義總翫儒經善種發萌條然厭俗以大中七年就京西明寺出家勤知諷誦皆如曾習九年於本寺承恩得度十四年棲法寶大師法席覆講當年勅補備員大德咸通三年就崇聖寺講俱舍論幷喪服儀出三界圖一卷七年於祖院代暢師講十五年勅署臨壇正員廣明元年巢寇犯闕關中俶擾出華州下邽

避亂中和二年至淮南高公駢名於法雲寺講罷還吳刺史楊公苦留却遊天台山國清寺挂錫乾寧元年至明州育王寺撰塔記一卷出集要記十二卷武肅王錢氏命於越州臨壇以開平二年八月八日示疾坐亡受生七十四法臘五十四窆於鄮山之岡八戒弟子刺史黃晟營塔則生常不好訐直以撝謙推人爲上除講貫外輪誦經呪自法華已降可三四十本以資口業覽大藏教兩徧講鈔七十徧俱舍喪儀論語各數徧清苦執持近古罕有入室弟子希覺最露鋒穎焉又元表者貞諒之士也言多峭直好品藻人事而高義解從習毗尼兼勤外學書史方術無不皆覽早預京師西明寺法寶大師講肆迨廣明中神都版蕩遂出江表居越州大善寺講南山律鈔諸郡學人無不趍集表義理縱橫善其談說每揮麈柄聽者忘疲號鑑水闍梨著義記五卷亦號鑑水出門人清福冠其首焉

道俊

按宋高僧傳道俊江陵人也住枝江碧澗精舍修東

山無生法門卽信忍二祖號其所化之法也勤潔苦行跡不出寺經四十餘載室邇人遠莫敢請謁者唯事杜默如是聲聞於天天后中宗二朝崇重高行之僧俊同恆景應詔入內供養至景龍中求還故鄉帝賜御製詩幷奘景同歸枝江卒於本寺焉

元覺

按宋高僧傳元覺字明道俗姓戴氏漢末祖侃公第五燕公九代孫諱烈渡江乃爲永嘉人也總角出家齔年剃髮心源本淨智印全文測不可思解甚深義我與無我恆常固知空與不空具足皆見既離四病亦服三衣德水沐其身所以淸淨良藥治其眼所以光明兄宣法師者亦名僧也幷猶子二人並預緇伍覺本住龍興寺一門歸信連影精勤定根確乎不移疑樹忽焉自壞都捐我相不汚客塵覩其寺旁別有勝境遂於巖下自構禪庵滄海盪其胷靑山拱其背蓬萊仙客歲月往還華蓋煙雲晨昏交集粤若功德成就佛寶蔚興神鐘震來妙屋化出覺居其間也絲不以衣耕不以食豈伊莊子大布爲裳自有阿難甘

露作飯覺以獨學孤陋三人有師與東陽策禪師肩隨遊方詢道謁韶陽能禪師而得旨焉或曰覺振錫遶庵答對語在別錄至若神秀門庭遐征問法然終得心於曹溪耳既決所疑能留一宿號曰一宿覺猶半徧滿也以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於龍興別院端坐入定怡然不動僧侶悲號以其年十一月十三日殯於西山之陽春秋四十九初覺未亡前禁足於西巖望所住寺喟然歎曰人物駢闐花舉蓊蔚何用之爲其門人吳與興師新羅國宣師數人同聞皆莫測之壽而逝之曰昔有一禪師將諸弟子遊賞之次遠望一山忽而唱曰人物多矣弟子亦不測後匪久此師捨壽殯所望地也西山去寺有里餘程送殯繁擁人物沸騰其感動也若此又未終前有舒鴈千餘飛於寺西侍人曰此將何來空中有聲云爲師墓所故從海出也弟子惠操惠特等慈元寂皆傳師之法爲時所推後李北海邕爲守括州遂列覺行錄爲碑號神道焉覺唱道著明修證悟入慶州刺史魏靖都緝綴之號永嘉集是也初覺與左溪朗公爲道契朗貽

書招覺山棲覺由是念朗之滯見於山拘情於講同書激勸其辭婉靡其理明白俾其山世一如喧靜互用趣入之意暗詮於是達者韙之終勅謚號無相塔曰淨光焉

智威

按宋高僧傳智威俗姓陳氏江寧人也住近青山地盤嘉氣善符宿瑞維嶽降神爰在童年器殊衆識至於戲弄曾不染俗性惡浮飾人皆異焉無何一朝忽失其所父母莫知攸往乃徧歷諸寺尋訪之威已依天保寺統法師誦大乘經早數百紙聰敏超倫衆咸歎服年二十遇恩剃落隸名於幽巖寺因從持禪師諮請禪法妙達深理繼踵前修既獲髻珠淡然閑放形容溫潤面如滿月言辭淸雅慧德蘭芳望重一期聲聞遠近江左定學往往造焉其中頓悟心源即慧思禪師乃命嗣山門盛傳道化威自出止延祚寺說法利人廣施饒益以開元十年二月十八日終於住寺遺囑林中飼鳥獸弟子元挺等依言奉行春秋七十七威一時夜行頭陀將值天曉有三虎遇之威截

路中過了無怖色虎隨至山門四顧而去每有二兔一犬庭際遊戲各無間畏蓋大悲平等物我一均故其然也

本淨

按宋高僧傳司空山本淨姓張氏東平人也少入空門高其節操遊方見曹溪六祖決了疑滯開元初於南嶽司空山閑放自處人不我知蔽僞之故也天寶中因楊庭光采藥邂逅相逢論道終日迴奏詔赴京於白蓮華亭安置帝知佛法幽深孰堪商搉勅名太平寺遠法師及兩街三學碩德發問鋒起若百矢之逐一兔焉淨舉措容與四面枝梧譬墨翟之解九攻機械矣既而辯若建瓴詶抗之餘乃引了義教援證復說伽陀一無留滯皇情懌悅觀者歎嗟以上元二年五月五日歸寂壽齡九十五勅諡大曉禪師亦帶所居爲名曰同空山禪師也

慧朗（附誓公）

按宋高僧傳慧朗新定遂安人也年二十有二於衢州北山遇南宗頓教之首將請爲師乃逆相謂曰汝

久積淨業吾非汝師可往天台當逢哲匠至剡溪石城寺見一禪翁莫知其來鶴髮氷膚目如流電聲含鍾律神合太虛乃問朗曰子將何之答曰欲往天台求佛大法因同行十數里憩林樹下而指訓之曰法常寂然彼亦如也何必隨遠當化有緣宜歸本生度無量衆言畢求之無方豁然本心悟佛知見林棲谷飲凡經數載乃却歸故邑慧安寺淨名白衣服非法服純陀工巧心如佛心驪珠尚潛獅子未吼弱喪之終涉川迷津一日秦望山林嶺振動俄有大龜呈質咸相謂言此何祥也尋有禪僧曰朗自會稽雲門而來身長八尺四寸高鼻大目睛光射人明大品思益維摩等經兼博通諸論衆曰神僧也大龜應乎此也朗祕菩薩行請之爲師朗徵維摩經義答曰如日照螢火海沃牛跡耳朗公深器之曰眞淨名也景龍中鄉人吳川縣尉余少輿宗黨新昌縣令余仁等十數家咸共宗事遞請降臨一夕忽覩神光從頂而出旁燭山川盈十數里含情之類罔不歸依朗公加師資之禮由茲反拜請朗登座乃先示法身徧同羣有次

明徧化一切皆如道俗欣然而各歎曰昔山之震動龜之效祥非諲公之應明矣至是四方學禪觀者臻萃開元四年本州牧李思絢於龍山之陽建伽藍延以居之方大設戒壇廣邀律德有光州岸公會稽超公而爲上首旣而發希有心受具足戒珠圓月滿內外俱明徧臨壇爲戒師旋請益爲學士衆情加重道在益尊七年刺史韋利器深心歸向八年歙州長史許思恭請往治所朗升法座無何熊伏於前聞鐘而來衆散而去時皆驚懼虞其搏攫原其有聽法之心耳其馴猛獸也若此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告門人曰吾將去矣吾三生此州今一生矣言訖儼然而寂春秋六十四稟遺命荼毘建塔學者旣多穎脫則開元寺道歆慧祐道禪龍興寺諲海寧國寺進玉越州寶林寺有沛遠整杭州竹林寺一行等竝傳朗之法相繼若瓜瓞然至大曆十二年新定太守蕭定述碑司馬劉長卿書刺史李揆篆額所謂俱是名公盛誇全美矣

巨方（附智封）

按宋高僧傳巨方姓曹氏安陸人也弱齡幹節立身從師禀業於州治明福院朗禪師而聽誦法華維摩二經功畢受具講述南宗論數席卽拂衣而起禪會必參後造北宗秀公所銳精稽考一見默許之秀問曰白雲散處如何曰不昧也又問到此間後如何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領之數載之間入室侍對庶幾眞道罕有倫擬乃辭觀方至上黨寒嶺而居積稔之間學徒數百求請無阻凡所提唱眞妄同源遲速異劑得心助道在乎修治大較如此鄆帥吳文渙侍中欽慕其風遣使請歸府建安國院傳法化徒尚祖風者不離於席頓悟多矣鄆帥問曰今日後如何答云地布金沙人安寶刹吳帥信伏因茲一府軍民咸加宗仰吳氏家無少長重若神明檀施豐厚方後於五臺山道化涉二十餘載入滅時告衆曰吾齒盡於此矣言訖長逝春秋八十一以開元十五年九月三日全身入塔云又河中府安國院釋智封姓吳氏懷安人也中年學道勵操謹躬行頭陀之行卯食之後水漿不度齒焉於本州清淨寺恆法師下落髮受具綜

習唯識論或人所詰責之以滯於名相憤發罷講遊行登武當山見秀師會疑氷解泮思養聖胎倏辭出蒲津安峰山禁足十年木食澗飲屬州牧衞文昇請歸城內建新安國院居之因茲奔走毳衣蔚然繁盛使君問曰某今日後如何對曰日從濛汜出照樹全無影使君初不喻旨拱揖而退少選開曉充詘於懷封來往中條山二十餘年儉薄不充得其道者不可勝紀入滅後門人於州北三十步建塔焉

香育

按宋高僧傳香育姓李氏濟陰人也父爲兗州掾育有道性常研習莊老根器奮發俄於釋典留神決捐俗態趨滄州安定寺智元律師所乞求削染滿足戒後精力律學垂欲卒業一旦辭師觀遊聖迹陟天台登南嶽或入巖阿或棲樹下末至五臺後參頂秀師盛化夙心相契擊節希聲秀問之育密答若隱書一皆開釋秀默異之在藂衆間多歷年所洞徹心源則辭秀去入富水大佛山勁節安禪卯前一食州將韓閏篤欽其道堅召出山育稱疾而已因是黑白之衆

渴仰歸依韓使君輜車繼運供施交駢樹造法堂嚴飾奇麗時來問道韓侯問佛法已後事如何答云如同太虛委在有力育每開講徒衆常有千計賢不肖駿雜而居往往聞有不測之僧預其聽受焉一日說法訖告衆曰善哉是會遭遇者艱須決所疑無遺虛度命水滌盥端坐而化春秋七十有三矣

藏師

按宋高僧傳藏師姓王氏趙郡人也父爲亳州掾稚齒尋師居然慕法而性好獨處譙多厲鬼時魅於人藏七歲隻影閒房孤形迥野嘗無少畏至年長彌見挺拔故號降魔藏歟請列青衿於廣福院明讚禪師師意其法器乃發擿之麈對辯結答出問表因誓執事服勤受法俾誦法華踰月徹部登即剃落受具習律焉次講南宗論大機將發俄投麈尾九州靈跡罕不登升後往遇北宗鼎盛便誓依棲秀問曰汝名降魔此際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耶曰有佛有魔秀云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也曰是佛亦空何不思議之有時衆莫不異而欽之先是秀師懸記之汝與

少皡之墟有緣尋入泰山數年學者臻萃供億充周爲金輿谷朗公化行之亞也一日告門人曰吾今老朽物極有歸止是其時言訖而終春秋九十一矣

義福

按宋高僧傳義福姓姜氏潞州銅鞮人也幼慕空門黍累世務初止藍田化感寺處方丈之室凡二十餘年未嘗出房宇之外後隷京師慈恩寺道望高峙傾動物心開元十一年從駕往東都經蒲虢二州刺史及官吏士女皆齎幡花迎之所在途路充塞拜禮紛紛瞻望無厭以二十年卒有制謚號曰大智禪師葬於伊闕之北送葬者數萬人中書侍郎嚴挺之躬行喪服若弟子焉又撰碑文神秀禪門之傑雖有禪行得帝王重之無以加者而未嘗聚徒開法也洎乎普寂始於都城傳教二十餘載人皆仰之初福往東洛召其徒戒其終期兵部侍郎張均太尉房琯禮部侍郎韋陟常所信重是日皆預造焉福乃升堂爲門人演說且曰吾沒日昃當爲此訣別耳久之張謂房曰某夙歲餌金丹未嘗臨喪言訖張遂潛去福忽謂房

曰與張公遊有年矣張公將有非常之咎名節皆虧向來若終此法會足以免禍惜哉乃提房手曰必爲中興名臣其勉之言訖而終後張均陷賊庭也受其僞官而房翼戴兩朝畢立大節皆終福之言矣

行思

按宋高僧傳行思姓劉氏廬陵人也濡潤厥躬貞亮其性出塵之後納戒已還破觚求圓斲雕爲朴厥志天然也往韶陽見大鑒禪師一言蔽斷猶擊蒙焉既了本心地祇迭告還復吉州闡化四方禪客繁擁其堂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入滅於本生地勅謚大師號曰洪濟塔曰歸眞其塔會昌中例從墮毀後法嗣者重崇樹之

普寂

按宋高僧傳普寂姓馮氏蒲州河東人也年纔稚弱率性軒昂離俗升壇循於經律臨文揣義迥異恆流初聞神秀在荊州玉泉寺寂乃往師事凡六年神秀奇之盡以其道授焉久視中則天名神秀至東都論道因薦寂乃度爲僧及秀之卒天下好釋氏者咸師

事之中宗聞秀高年特下制令普寂代本師統其法衆開元二十三年勅普寂於都城居止時王公大人競來禮謁寂嚴重少言來者難見其和悅之容遠近尤以此重之二十七年終於上都興唐寺年八十九時都城士庶謁者皆制弟子之服有制賜謚曰大慧禪師及葬河南尹裴寬及其妻子並縗麻列於門徒之次傾城哭送閭里爲之空焉裴尹之重寂職有由矣寂之闡化神異頗多裴皆目擊又得心印歸向越深時多譏誚裴日夕造謁執弟子禮曾無差脫一日詣寂寂懸知弟子一行之亡及寂之終滅裴之悲慟若喪所親縗絰徒步出城妻子同爾縉紳之譏生於是矣

懷讓

按宋高僧傳懷讓俗姓杜金州安康人也始年十歲雅好佛書炳然殊姿特有靈表識者占是出家相非染俗貴人寶來瑞國慶無疆方之麟鳳龜龍無萬數也天地無全功氣序有盈虛綱維缺壞補塞不足皆冥維密祐惟應度者乃燭厥理非庸庸所知也弱冠

詣荆南玉泉寺事恆景律師便剃髮受具歎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經之所謂出四衢道露地而坐也時坦禪師乃勸讓往嵩丘覲安公安啓發之因入曹侯溪覲能公能公怡然無馨無臭洪波泛臻大壑之廣乎韶濩合奏大樂之和乎讓之深入寂定住無動道場爲若此也能公大事緣畢讓乃躋衡嶽止於觀音臺時有僧元至拘刑獄舉念願讓師救護讓早知而勉之其僧脫難云是救苦觀音得斯號也亦由此焉化緣斯盡傳法弟子曰道峻曰道一皆升堂覩奧也其後一公振法鼓於洪州其門弟子曰惟寬懷暉道一大緣將訖謂寬等曰吾師之道存乎妙者也無時而常不住而至能事集矣金口所生從法而化於我爲子及汝爲孫一燈所傳何有盡者讓以儀鳳二年生至天寶三載八月十日終於衡嶽春秋六十八僧臘四十八一公建塔於別峰元和中寬暉至京師揚其本宗法門大啓傳百千燈京夏法寶鴻緒於斯爲盛至八載衡陽太守令狐權問讓前迹權捨衣財以充忌齋自此每歲八月爲觀音

忌焉寶曆中勅謚大慧禪師塔號最勝輪元和年中常侍歸登撰碑云

靈著（附法翫）

按宋高僧傳靈著姓劉氏緜州巴西人也年迨志學方遂出家登戒尋師不下千里年四十精毗尼道兼講涅槃一律一經勤於付授晩歲請問大照禪師領悟宗風守志彌篤後詣長安誕敷禪法慕道求師者不減千計若魚龍之會淵澤也以天寶五載四月十日申時示滅於安國寺石楞伽經院享壽五十六僧夏三十六將終寺中亟多變怪蓋法門梁棟之頹撓也著跏趺而坐怡然而化三七日後茶毗起塔於龍首岡鄰佛陀波利藏舍利之所帝女媧之墳右以其年十月十日遷入塔焉弟子朗智道珣如一追慕師德香火不絶內侍上柱國天水趙思侃命釋子善運撰碑於塔所焉有錢唐靈智寺釋法翫俗姓馮本長樂人也隨祖宦於江東遂爲錢塘人也父子逼字元達世襲冠裳傳其素業然精覈白氏之餘執志慕淨名之應質談論多名禪林之士於家別室供禮願生

令嗣彌久翫誕於家岐嶷之性天發端謹纔勝衣也啓父求出俗固不阻畱披剃登具探賾三乘如指掌焉而性終耿介於此寺之深塢實浙江之陽也別構蘭若去伽藍敻遠終日安禪時同志者造門請益翫隨事指南多有所證以天寶二載十二月十三日天之將曉告侍者端坐奄然而逝春秋六十五僧臘減二十年於時山鳥哀鳴雲霧濛慘遠近檀越悲泣者如堵以其月十九日遷殯於寺側山原有弟子俞法界及子懷福猶子希秀等舊所歸心結塔營事皆出其家塔因會昌中所毀今存阯焉碑石漫沒吁哉

元素

按宋高僧傳元素字道清俗緣馬氏潤州延陵人也生有異度幼而深仁乳育安靜髫齔希尚求歸釋門父母從之出依淨域以如意年中始奉制度隸名於江寧長壽寺進具已後戒光騰燭定水澄漣思入元微行逾八表既解色空常慕宗匠晚年乃南入青山幽棲寺因事威禪師躬歷彌載撞鐘大鳴威誨以勝法得其不刊之旨從是伏形苦節交養恬和敗衲襯

身寒暑不易貴賤怨親會無喜慍時日之爲嬰兒行菩薩道業既高人希瞻禮開元年中僧汪密請至京口郡牧韋銑屈居鶴林四部歸誠充塞寺宇素衲衣空牀未嘗出戸王侯稽首不爲動搖顧世名利猶如幻焉忽於一日有屠者來禮謁自生感悟懺悔先罪求請素明中應供乃欣然受之降詣其舍士庶驚駭咸稱異哉素曰佛性是同無生豈別但可度者吾其度之何異之有天寶之初吳越瞻仰如想下生揚州僧希元請至江北竊而宵遁黑月難濟江波淼然持舟擬風俄頃有白光一道引棹直渡通波獲全楚人相慶佛日再耀傾州奔赴會於津所人物拒道間無立位解衣投施積若山丘略不干其懷抱令悉充悲田之費禮部尚書李憕爲揚州牧齋心虔虔二時瞻近未幾而京口道俗思渴法音仍移牒渡江再請還郡二處紛爭莫決所從李時謂人曰本期奉道反成愛憎因任從所請却歸南郡其感物慕德罕有與倫以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十一日中夜無疾而化春秋八十有五哀感人倫慟徹城市以其月二十一日奉

全身建塔於黃鶴山西所住之地方伯邑宰盡執喪師之禮卒衆申哀江湖震響素往於寺內坐禪之所高松偃覆如蓋及移他樹還互如前又當捨壽之夕房前雙桐無故自枯識者以爲雙林之變但眞乘妙理絕相難思嘉瑞靈祥應感必有經云隨緣赴感即其事也有門弟子法鑑及吳中法欽重光道原受菩薩戒弟子吏部侍郎齊澣廣州都督梁卿潤州刺史徐嶠京兆韋昭理給事中韓賞御史中丞李丹禮部崔令欽並道流人望成款師資亦嘗問道於徑山猶樂正子春於夫子洗心瞻仰天漢彌高水鑑明心悟深者衆矣洎太和中遠慕遺風高其令德追謚大律禪師太和大寶杭之塔後人多以俗氏名之曰馬祖或以姓名兼稱曰馬素是也

志賢

按宋高僧傳志賢姓江建陽人也夙心剛整幼且成規既遂出家尋加戒品霑嘗漸教守護諸根抗節修心不違律範天寶元年於本州佛跡巖承事道一禪師會無間然汲水拾薪惟務勤苦遊方見金華山赤

松洞是黃初平叱石羊之地鬱林峻嶺泉湖百步許意樂幽奇旣棲巔頂野老負香粳蔬茹以供之時天大旱賢望空擊石曼罵諸龍曰若業龍無能爲也其菩薩龍王胡不遵佛勅救百姓乎敲石纔畢霈然而作黎人咸悅後遊長安名公碩德列請爲大寺功德之師賢悚然不顧明日遂行登五臺山止甘泉寺無疾而終敕諡大遠禪師

慧忠

按宋高僧傳慧忠姓冉氏越州諸暨人少而好學法受雙峰默默全眞心承一印行無住相歷試名山五嶺羅浮四明天目白崖倚帝紫閣摩穹或松下安居於九旬或嵌空息慮於三昧旣懸明月之戒亦淨瑠璃之心已度禪定之門不起無生之見嶷若蘇盧八風莫能動淸如淨鑑萬象何所隱可止也則武當千峰狎於麋鹿可行也則虎溪一徑分衞人間薄遊吳楚以至於順陽川焉卜居黨子之林泉四十餘祀深入法王之聖定八萬廣門道聲洋乎力量充矣開元年中刺史前中書侍郎開國公王琚司馬太常少卿

趙頤貞信潭以清聞風而悅稅駕抑寂杳然虛空禮足散金銀之華不異彌伽長者執手見微塵之佛等毗目仙人上奏元宗徵居香刹則龍興寺也由是罷相節使王公大人罔不膜拜順風從而問道忠博達詁訓廣窮經律降魔制外孰之與京不可以威畏不可以利動職日而食對月澄心清風飛霜勁節凌竹辭檢理詣折彼慢幢論頓也不留朕迹語漸也反常合道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指甘露乃蒺藜之園妙不可傳花多果少世有執礫水中若獲瑠璃之寶擲泡瓶內謂得摩尼之珠忠所以訶之止之不能已矣故有超毗盧之說令其不著佛求越法身之談俾夫無染正性豈毗盧之可越而法身之可超哉是以虛空之心合虛空之理纖妄若雲翳宗通如日月朝郎結駟而至安禪不動受其頂謁儼如也蓋所謂昔人不迎七步以福於萬乘之君豈止百寮而已哉肅宗皇帝載定區夏聞其德高以上元二年正月十六日勑內給事孫朝進驛騎迎請從是有昇上殿坐而論道不拘彝典也尋令驃騎朱光輝宣旨

住千福寺至大曆八年又奏度天下名山僧中取明經律禪法者添滿三七人道門因之羽服緇裳罔不慶懌數盈萬計用福九重也忠往在南陽蹈於賊境固請迴避皆不允之臨白刃而辭色無撓據青雲而安坐不屈魁帥觀其禪德淡若風韻高逸投劍羅拜請師事焉於時避寇遇寇者衆矣無何羣盜又至乃曰未可以踵前也遂杖錫發趾沿江而去有數其先蹤堅住不避者盡被誅戮則知雲物氣象有如先覺存而不論道何深也金籍曰般若無知而無不知斯之謂歟內德既充外應彌廣自藏珍寶人莫之窺於戲論龍奮迅而毱多不知忉利雨華而明徹莫識前賢厭世正眼隨滅不亦悲夫忽疾將亟國醫罔效自知去辰衆問後事乃曰佛有明教依而行之則無累矣吾何言哉粵十年十二月九日子時右脅累足泊然長往所司奏聞皇情憫焉中使臨弔賻贈甚厚勑謚號曰大證禪師有詔歸葬於黨子之香嚴寺循其本也威儀手力所在支給具飾終之禮哀慟梵場也敕常修功德使檢校殿中監興唐寺沙門大濟早接

道論豁如披雲雖非門人哀逾法嗣凡有敷奏聖皆允焉在家弟子開府孫知古并弟內常侍朝進居士景超昆季等僧弟子千福寺志誠光宅寺智德香嚴寺主道密等凡數萬人痛石室之未籌悲雲峰之聳塔晨鐘徒擊於高殿夕梵空奏於前山哲人云亡疇將做仰譯經沙門飛錫爲碑紀德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二六四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七十一卷目錄

僧部列傳四十七

唐二十三

道悟（附崇信）　希遷

神會　法欽

道樹　慧空（附元觀）

崇珪（附仝植）　道一

智藏　光瑤（附道堅）

靈坦　道通
懷暉　惟寬（附寶修）
志滿　遺則
靈默（附志閑）　石藏
神秀　慧明
神會　曇璀
法持　道亮

神異典第一百七十一卷

僧部列傳四十七

唐二十三

道悟（附崇信）

按宋高僧傳道悟姓張氏婺州東陽人也受天粹氣爲王子生而神儁長而謹愿年十四金翅始毛麒麟方角啓白尊老將求出家慈愛之旨不見聽許輒損薄常膳日唯一食雖體腹羸餒彌年益堅父母不獲已而許之遂往明州大德剃落年二十五依杭州竹

林寺大德具戒以勇猛力扶牢强心於六度門修諸梵行常以爲療膏肓者資上妙藥開暗冥者求善知識不假舟檝其濟渡乎遂蹶然振策投徑山國一禪師悟禮足始畢密受宗要於語言處識衣中珠身心豁然眞妄皆遣斷諸疑滯無畏自在直見佛性中無緇磷服勤五載隨亦印可俾其法雨潤諸叢林悟蓄力向晦罙入深阻實冀一飛摩霄乃轉遁於餘姚大梅山是時大曆十一年也層崖絕壑天籟蕭瑟夐無鄰落七日不食至誠則通物感乃靈猱挺豰玃更饋橡栗異日野夫操斧言伐其楚偶所遭覯駭動悚息馳諭朋曹謂爲神奇曾不旬朔詣者成市憑嵌倚峭且構危棟背糧供具環遶方丈猛虎耽耽侶出族遊一來座側斂折肢體其類馴擾可知也夫語法者無階漸涉功者有淺深木愈鑽而見火鑑勤磨而照膽理必然矣是以掃塵累遯巖藪服形體遺晝夜精嚴不息趣無上道其有旨哉如是者三四年矣將翔雲表慮羽毛之頹鎩欲歸寶所疑道途之乖錯故重有諮訪會其眞宗建中初詣鍾陵馬大師二年秋謁石

頭上士於戲自徑山抵衡嶽凡三遇哲匠矣至此卽造父習御郢人運斤兩虛其心相與脗合白月映太陽齊照洪河注大海一味仲尼謂顏子亞聖然燈與釋迦授記根果成熟名稱普聞如須彌山特立大海緐是近佛恢張勝因凡諸國土緣會則答始卜於澧陽次居於漯口終棲於當陽柴紫山卽五百羅漢翔翔地也樫松蓊鬱以含風崖巘巉巗而造天駕瀲灩之紫霞枕清泠之玉泉鸞鳳不集於蓬藋至人必宅於勢勝誠如是也洪鐘待扣童蒙求我川流星聚虛往實歸或接武於林樾或駢肩於廬舍戶外之屨爛其盈矣荊州雄藩也都人士女動億萬計莫不擎跪稽首嚮風作爲崇業上首以狀于連帥而邀之不違願力聿來赴請牖及於虛落錫及於都城白黑爲之步驟幡幢爲之轇轕生難遭想得未曾有彼優波鞠多者夫何足云有天皇寺者據郡之左標異他刹號爲名藍困於人火蕩爲煨燼僧坊主靈鑒族而謀之以爲滿人攸居必能福我夫荷擔大事蔑棄小瑕乃中宵默往肩轝而至一一寺夕有所失朝有所得諍論

鋒起達於尊官重於返復畢安其處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縉紳清重擁旄統衆風望眄睞當時準程驅車盛禮問法勤至悟神氣灑落安詳自處徐以輭語爲之獻酬必中精微洞過肯綮又常秉貞操不修逢迎一無卑貴坐而揖對裴公訝其峻拔徵其善趣謂抗俗之志當徑挺如是邪悟以爲是法平等不見主客豈效世諦與人居而局狹邪裴公理冥意會投誠歸命既見仁者我心則降如熱得濯躁憒冰散自是禪宗之盛無如此者元和丁亥歲有背痛疾命弟子先期告終以夏四月晦奄然入滅春秋六十僧臘三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葬之郡東隅靈龕建塔從僧禮也悟身長七尺神韻孤傑手文魚躍頂骨犀起行在於瓔珞志在於華嚴度人說法雄健猛利其一旨云垢淨共住水波同體觸境迷著浩然忘歸三世平等本來清淨一念不起卽見佛心其悟解超頓爲若此也先是煙燄之末殿宇不立顧緇褐且虧瞻禮密念結構罔知權輿禪宴之際若值神物自道祠舍濱江水焉凡我疆畛富於松梓悉願傾倒施僧伽藍命工

覘之宛若符契於是斬巨棟幹修楹撐崖拄壑雲屯井構時維秋杪水用都涸徒衆斂手塊然無謀會一夕雨至萬株並進晨發江滸暮抵寺門刳刷之際動無乏者其餘廊廡牀案靡非幽贊事鄰語怪闕而不書其感攝靈祇皆此類也比丘慧眞文賁等禪子幽閑皆入室得悟之者或繼坐道場或分枝化導時太常協律符載著文頌德焉世號天皇門風也又唐澧州龍潭禪院釋崇信未詳氏族信在俗爲渚宮胡餅師之子弱齡宛異神府寬然昔天皇寺悟禪師隱耀藏光人莫我測信家居寺巷恆日提餅笥饋悟公齋食食畢且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信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反遺我邪莫別有旨乎遂拱手問焉悟公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信聞似有驚怪因勸出家便求攝受曰爾昔崇福善今信吾言故名之也由是躬於井臼供億服勤乃問悟云未蒙指示心要悟公云時時相示信貪稟斯言如遊子之還家若貧人之得寶直從荆渚乃詣澧陽龍潭棲止因李翱尚書激揚時乃出世後德山鑒師出其門宗風大盛

矣

希遷

按宋高僧傳希遷姓陳氏端州高安人也母方懷孕不喜葷血及生岐嶷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諾自許未嘗以氣色忤人其鄉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率以牛酒助作聖供遷輒往毀叢祠奪牛而歸歲盈數千鄉老不能禁其理焉聞大鑒禪師南來學心相踵遷乃直往大鑒衎然持其手且戲之曰苟爲我弟子當肖遷逌爾而笑曰諾既而靈機一發廓若初霽自是上下羅浮往來三峽間開元十六年羅浮受具戒是年歸就山夢與大鑒同乘一龜泳於深池覺而占曰龜是靈智也池是性海也吾與師乘靈智遊性海久矣又何夢耶後聞廬陵清涼山思禪師爲曹溪正宗又攝衣從之當時思公之門學者麕至及遷之來乃曰角雖多一麟足矣天寶初始造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登臨絕嶽衆仰之號曰石頭和尚焉初嶽中有固瓚讓三禪師皆曹溪門下僉謂其徒曰彼石頭眞師子吼必能使汝眼清涼

由是門人歸慕焉或問解脫曰誰能縛汝問淨土曰誰能垢汝其答對簡速皆此類也廣德二年門人請下於梁端自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不見二大士爲無知矣貞元六年庚午歲十二月二十五日順化春秋九十一僧臘六十三門人慧朗振朗波利道悟道銑智舟相與建塔於東嶺塔成三十載國子博士劉軻素明元理欽尚祖風與道銑相遇盛述先師之道軻追仰前烈爲碑紀德長慶中也敕謚無際大師塔曰見相焉

神會

按宋高僧傳神會俗姓石本西域人也祖父徙居因家於岐遂爲鳳翔人矣會至性懸解明智內發大璞不耀時未知之年三十方入蜀謁無相大師利根頓悟冥契心印無相歎曰吾道今在汝矣爾後德充慧廣蔚爲禪宗其大略寂照滅境超證離念卽心是佛不見有身當其凝閉無象則土木其質及夫妙用默濟雲行雨施蚩蚩羣吒陶然知化覩貌遷善聞言革非至於廓蕩昭洗執縛上中下性隨分令入以貞元

十年十一月十二日示疾儼然跏趺坐滅春秋七十五法臘三十六沙門那提得師之道傳授將來以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門人弟子緇俗遷座於本院之北隅孺慕師德號哭之聲山林爲之變色初會傳法在坤維四遠禪徒臻萃於寺時南康王韋公皐最歸心於會及卒哀咽追仰蓋粗入會之門得其禪要爲立碑自撰文并書禪宗榮之

法欽

按宋高僧傳法欽俗姓朱氏吳郡崐山人也門地儒雅祖考皆達元儒而傲睨林藪不仕欽託孕母管氏忽夢蓮華生於庭際因折一房繫於衣裳既而覺已便惡葷羶及迄誕彌歲在於髫辮則好爲佛事立性溫柔雅好高尚服勤經史便從鄉舉年二十有八俶裝赴京師路由丹徒因遇鶴林素禪師默識元鑒知有異操乃謂之曰觀子神府溫粹幾乎生知若能出家必會如來知見欽聞悟識本心素乃躬爲剃髮謂門人法鑑曰此子異日大興吾教與人爲師尋登壇納戒鍊行安禪領徑直之一言越周旋之三學自此

辭素南征素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卽止後到臨安視東北之高巒乃天目之分徑偶問樵子言是徑山遂謀挂錫於此見苫蓋覆罝網屑近而宴居介然而坐時雨雪方霽旁無煙火獵者至將取其物頗甚驚異歎嗟皆焚網折弓而知止殺焉下山募人營小室請居之近山居前臨海令吳貞捨別墅以資之自茲盛化叅學者衆代宗睿武皇帝大曆三年戊申歲二月下詔曰朕聞江左有蘊道禪人德性氷霜淨行林野朕虛心瞻企渴仰懸懸有感必通國亦大慶願和尚遠降中天盡朕歸向不違願力應物見形今遣內侍黃鳳宣旨特到詔迎速副朕心春暄師得安否遣此不多及勅令本州供送凡到州縣開淨院安置官吏不許謁見疲師心力弟子不筭多少聽其隨侍帝見鄭重咨問法要供施勤至司徒楊綰篤情道樞行出人表一見欽於衆退而嘆曰此實方外之高士也難得而名焉帝累賜以縑繒陳設御饌皆拒而不受止布衣蔬食悉令弟子分衛唯用陶器行少欲知足無以儔比帝聞之更加仰重謂南陽忠禪師曰欲錫欽

一名手詔賜號國一焉德宗貞元五年遣使齎璽書宣勞幷慶賜豐厚欽之在京及回浙令僕公王節制州邑名賢執弟子禮者相國崔渙裴晉公度第五琦陳少遊等自淮而南婦人禮乞號皆目之爲功德山焉六年州牧王顏請出州治龍興寺淨院安置婉避韓滉之廢毀山房也八年壬申十二月示疾說法而長逝報齡七十九法臘五十德宗賜諡曰大覺所度弟子崇惠禪師次大祿山顏禪師參學范陽杏山悟禪師次清陽廣敷禪師於時奉葬禮者弟子實相常覺等以全身起塔於龍興淨院初欽在山猛獸鷙鳥馴狎有白兎二跪於杖履之間又嘗養一雞不食生類隨之若影不遊他所及其入長安長鳴三日而絕今雞冢在山之椒欽形貌魁岸身裁七尺骨法奇異今塔中塑師之貌凭几猶生焉杭之錢氏爲國當天復壬戌中叛徒許思作亂兵士雜宣城之卒發此塔謂其中有寶貨見二甕上下合藏肉形全在而髮長覆面兵士合甕而去刺史王顏撰碑述德比部郎中崔元翰湖州刺史崔元亮故相李吉甫丘丹各有碑

碣焉

道樹

按宋高僧傳道樹姓聞氏唐州人也少以辯智沈靜虛豁耽嗜經籍曾無少懈其爲人也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偶遇僧敦喻遂誓出塵自慨年近不惑求法淹遲禮本部明月山大光院惠文爲授業登即剃染二年受具乃觀方向道天台南嶽無所不遊後至壽州三峯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朴素言談異常於言笑之外化作佛形仙形菩薩羅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如是涉一十年學侶覩之不測端緒後皆寂爾樹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所謂作僞心勞而日拙其自知之卷羞懷拙而去追無朕迹矣樹於寶曆初年示疾而終報齡九十二明年正月遷塔焉

慧空（附元觀）

按宋高僧傳慧空姓崔江陵人也家世儒雅奕葉纓緌父任陝服靈寶縣空丁艱天屬堅請入空門庸報

乳哺重恩乃投迴鑾寺恆超下授受經業三載誦通及格蒙度聽習敏利因入嵩少遇寂師禪會豁如開悟乃迴二峯於仙掌間有道流綢繆論道薄暮方散非止一過州帥元公頗知歸向名之多以疾辭或至必登元席代宗皇帝聞其有道下詔俾居京師廣福寺朝廷公卿罔不傾信後終於寺春秋七十八大曆八年癸丑九月四日全身堅固而遷塔焉次南嶽東臺釋元觀姓袁氏長安人也父爲河中府掾母兄爲沙門甚敦道化見觀幼齡聰慧風標秀舉有成人之度因勸其出家乃投興善寺誦經通利五年得度乃於律部俱舍二本渙然條理後出遊方登諸禪會明悟眞性如醒宿酲遂趨衡山於東臺而止其道彌昌冥有所感恆得神人密送供施隨其衆寡不聞有闕忽一日神現形再拜曰我是此山檀越常送薄供者我身是也觀問汝何業所致曰我前身曾稱知識體悟匪全妄受信施坐此爲神偶師居此我曹饋糧粗副私願今二十年已足得遂超度故來訣別也觀化緣斯極屬累禪徒而終春秋七十九太和四年十月

三日遷塔焉

崇珪（附全植）

按宋高僧傳崇珪姓姜氏郟城人也門傳儒素相綴簪裾自天寶已來安史之亂侵敗王略家族遷蕩父爲商賈趨利遵塗於鞏洛間父亡於逆旅珪慨責曰少遭不造孑遺哀煢遂議出家至年十八經業蔚通得度俄有雲水之與遊南嶽棲息數齡起迴樂南徐茅山乃依棲霞寺珪已登徑門道聲洋溢會贊皇李公德裕廉問是邦延諸慈和寺一交雅談如遊形器之外曰吾有幽憂之疾非是居侯藩聚落之人也明歲遂行重抵嵩少居於嶽寺太和戊申歲洛下亢暘唯嶽中雨信相繼或謂爲珪之德動龍神之故也開成元年贊皇公攝冢宰請珪於洛龍興寺化徒兩京緇白往來問道檀施交駢其所談法宗秀之提唱獲益明心者多矣忽告衆訣別入方丈而滅春秋八十六白侍郎撰塔銘會昌元年辛酉八月十日入塔云次淮南都梁山釋全植姓芮光州人也少禀異操自言學作佛度生去忽投本州榮光禪院大智下求度

師頗嚴謹約其誦經受具後至洛陽叅問禪法徹了無疑辭師觀方至淮南都梁山建立茅舍太守衞文卿命於州治長壽寺化徒衞侯問將來佛法隆替若何植曰眞實之物無振自古於今往復軌躅有爲之法四相遷流法當陻厄君侯翹足可見預言武宗毀教也植終年九十三門人建塔立碑會昌四年甲子九月七日入浮圖焉

道一

按宋高僧傳道一姓馬氏漢州人也華以喻性不植於高原浪以辯識發明於溟海生而凝重虎視牛行舌過鼻準足文大字根塵雖同於法體相表特異於幻形既云在凡之境亦應隨機之教年方稚孺厭視塵躅脫落愛取遊步恬曠削髮於資州唐和尚受具於渝州圓律師示威儀之旨曉開制之端浣衣鍛金觀門都錯大龍香象羈絆則難權變無方機緣有待聞衡嶽有讓禪師卽曹溪六祖之前後也於是出岷峩玉壘之深阻詣靈桂貞篁之幽寂一見讓公泯然無際頓門不俟於三請作者是齊於七人以爲法離

文字猶傳蠹露聖無方所亦寄清源遂於臨川棲南康龔公二山所遊無滯隨攝而化先是此峰岫間魑魅叢居人莫敢近犯之者災釁立生當一宴息於是有神衣紫元冠致禮言捨此地爲清淨梵場語終不見自爾猛鷙毒螯變心馴擾沓貪背憎卽事廉讓郡守河東裴公家奉正信躬勤諮稟降英明簡貴之重窮智術慧解之能每至海霞斂空山月凝照心與境寂道隨悟深自明者在乎周物博施者期乎濟衆居無何裴公移典廬江壽春二牧於其進修維勤率化不墜大曆中聖恩普洽隸名於開元精舍其時連率路公聆風景慕以鍾陵之壤巨鎭奥區政有易杜之紘人同湊轂禪宗戾止降祥則多順而無違居僅十祀日臨扶桑高山先照雲起膚寸大雨均霑建中中有詔僧如所隸將歸舊壤元戎鮑公密留不遣至戊辰歲舉措如常而請沐浴訖儼然跏趺歸寂享年八十僧臘五十先於建昌鄗山名石門環以絕巘呀爲洞壑平坦在中幽偏自久是謀薪火塵刼之會非議岡阜地靈之吉亞相觀察使隴西李公藩寄嚴厲素

所欽承於以率徒依歸緬懷助理爰用營福道在觀化情存飾終輟諸侯之旌旗資釋子之幢蓋其時日變明晦人萃遐邇檝覆水而爲陸炬通宵而成晝山門子來財施如積邑里僧供飯香普熏自昔華嚴歸眞於嵩陽善導瘞塔於秦嶺禮視齋斬人傾國城哀送之盛今則三之初於林中經行座下開示平等垂法不標於四科安恬告盡刻期於二月此明一終之先兆也示疾云逝俾葬遠山凡百攀援願留近郭終遂窮僻式遵理命此又明一晦迹之素誠也將歸靈龕爰泝淺瀨人力未濟舟行爲遲膏雨驟下於遠空窮溪遄變於深涉此又明一通神之應感也惟一知眞在空無我於有是二俱離假一爲乘示生死者人能作佛辯邪正者魔亦似聖現身不留於大士負手俄萎於哲人弟子智藏鎬英崇泰等奉其喪紀憲宗追謚曰大寂禪師丹陽公包佶爲碑紀述權德輿爲塔銘今海昏縣影堂存焉

智藏

按宋高僧傳智藏姓廖氏虔化人生有奇表八歲從

師道趣高邈隨大寂移居龔公山後謁徑山國一禪師與其談論周旋人皆改觀屬元戎路嗣恭請大寂居府藏乃迴郡得大寂付授納袈裟時亞相李公兼國相齊公映中郎裴公通皆傾心順敎元和九年四月八日終春秋八十夏臘五十五卽遷於塔諫議大夫韋綬追問藏言行編入圓經太守李渤請旌表至長慶元年謚大覺禪師云

光瑤（附道堅）

按宋高僧傳光瑤姓周氏北京人也幼鍾茶蓼都不勝情誓志出家捨講肆入禪林凡嚮宗師悉從求益未遭會禪師金錍抉瞙明視十方後到沂水蒙山結草成庵怡然宴坐鄒費之人翕然從化時愼邑大夫知重首創禪宮交兗州節使王僚尚書躬請入州行化奏著額號寶眞學侶憧憧多萃大利元和二年示滅享年九十二云又唐襄州慈恩寺釋道堅姓王氏丹陽人也初發心於牛頭山慧忠禪祖大曆元年棲隱池州南泉山後詣襄漢泊慈恩寺元和初載相國燕公鎭於漢南深相欽重問道周勤施供繁沓遂於

鳳林關外造寺請居二年示滅春秋七十三云

靈坦

按宋高僧傳靈坦姓武氏太原文水人也則天太后姪孫父諱宣洛陽縣令母夏侯氏初妊坦也夢神僧授與寶鑑表裏瑩然且曰吾以此寄汝善保護之及誕親無所苦年甫七歲誦習畢通應童子舉十三從宦旋升太子通事舍人如是悅學不休三教之書彌增洞達然而恆嗟朽宅誓入空門已備大乘之資糧終到涅槃之境域於時洛都盛化荷澤寺神會禪師也方遮普敘之光漸沒秀師之道坦往參焉會施善誘頓見其心默而許之容其執侍父母不能迴其意飛颺莫繫始末研磨得破疑滯天寶初載召坦曰吾有一句是祖祖相傳至曹溪曹溪付吾汝諦受之吾當有留難遂辭遊方焉未幾果勅移會於弋陽坦遂向廬州浮槎寺覽大藏經後聞忠國師自南陽詔入於大曆五年禮覲之八年欲出關忠奏曰此人是貧道同門俱神會弟子勅賜號曰大悲兼齎墨勅行化至梁園時相國田公神功供養邐迤適維揚六合方

嘆大法陵夷忽聞空中聲云開心地卽見菩薩如文殊像曰與汝印驗令舉項以掌按之尋觀有四指赤痕其印跡恆現又止潤州江中金山今澤心也其山北面有一龍穴常吐毒氣如雲有近者多病或斃坦居之毒雲滅迹又於江陰定山結庵俄聞有讚歎之聲視之則白龜二坦爲受皈戒又見二大白蛇身長數丈亦爲受戒懺悔如是却往吳興林山造一蘭若有三丈夫衣金紫趨步徐正稱歎道場惟善村落之民多棄罟網元和五年相國李公鄘之理廣陵也以峻法操下剛決少恩一見坦鄭重加禮名居華林寺寺內有大將軍張遼墓寺僧多爲鬼物惑亂坦居愀然無朕矣又揚州人多患山妖木怪之所熒惑坦皆遏禦焉人爭歸信至十年忽見二胡人稱自龜茲國來彼無至教遠請和尚敷演十一年五月十三日於荷澤忌齋告衆吾赴遠請七月示疾九月將滅斯預告也至季秋八日果寂爾而終遷塔於揚州西馴翟坊之南岡越州掾鄭詹建塔報齡一百八歲僧臘八十四焉坦卽曹溪之孫荷澤之子也

道通

按宋高僧傳道通姓何氏廬江人其爲童也持重寡辭見佛形像必對禮嘆咏不捨因父宦於泉州南安便求捨丱披緇誦經合格勅度之當天寶初載也時道一禪師肇化建陽佛跡巖聚徒通往焉一師於臨川南康龔公山亦影隨而去然誓遊方吳越之間台明山谷靡不登陟迨乎迴錫江西泐潭山門勵心僧務不憚勤苦貞元二年往南嶽見石頭禪師猶采縷加朱藍之色也四年大寂禪師垂欲歸化昌言曰夫玉石潤山秀利益汝道業遇可居之通聞此言且同隱懺殊不詳練其年秋與伏牛山自在禪師同遊京洛迴至唐州西有山峯孤林密四絕人煙實有塵外之趣乃問鄉人云此山是紫玉山通方憶大寂之懸記我合居是峰也乃陟崔嵬見山脊有石方正其色紫玉瑩然嘆曰號紫玉者合其稱也先師之言非虛記也挂錫解囊叅學之徒霧集始則誅茅構舍刺史李道古作意爲建禪宮焉元和八年弟子金藏出叅禮百丈山海禪師迴見通通愀然作色曰汝來矣此

山有主也曳杖徑去襄州道俗皆迎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春秋八十三一云故相國于頔最所歸心尚書李翺禮重焉

懷暉

按宋高僧傳懷暉姓謝氏泉州人也宿植根深出塵志遠迨乎進具乃尚雲遊貞元初禮洪州大寂禪師頓明心要時彭城劉濟頗德暉互相推證後潛岨崍山次寓齊州靈巖寺又移上百家巖泉石幽奇苦於禪子請問繁雜上中條山行禪法爲法者躡跡而往蒲津人皆化之元和三年憲宗詔入於章敬寺毗盧遮那院安置則大曆中敕應天下名僧大德三學通贍者並叢萃其中屬誕辰多於此修齋度僧焉暉既居上院爲人說禪要朝寮名士日來參問復詔入麟德殿賜齋推居上座元和十年乙未冬示疾十二月十一日滅度春秋六十二越明年二月門人智朗志操等奉全身葬於灞橋北原敕諡大宣教禪師立碑於寺門嶽陽司倉賈島爲文述德焉

惟寬（附寶修）

按宋高僧傳惟寬姓祝氏衢州信安人也祖曰安考曰皎生十三歲見殺生者盡然不忍食退而出家求剪髮於僧曇受尸羅於僧崇學毗尼於僧如證大乘法於止觀成最上乘於大寂道一貞元六年始行化於閩越間歲餘而迴心改服者百數七年伏猛虎於會稽作滕家道場八年與山神受歸戒於鄱陽作迴向道場十三年感非人於少林寺二十一年作有爲功德於衛國寺明年施無爲功德於天宮寺元和四年憲宗章武皇帝詔於安國寺五年問道於麟德殿其年復靈泉於不空三藏池十二年二月晦大說於傳法堂訖奄然而化報齡六十三僧夏三十九歸葬於灞陵西原詔諡曰大徹禪師塔號元和正眞初寬說心要法三十年度黑白衆殆及百千萬應病授藥安可既乎白樂天爲宮贊時遇寬四詣法堂每來垂一問寬答如流白君以師事之門弟子殆千餘得法者三十九入室受遺寄者曰義崇圓照焉唐羅浮山釋寶修俗姓周資州人也從師於純德寺志求元理於蘄州忍大師法裔決了重疑後愛羅浮山石室安

止檀越爲造梵宇蔚成大寺一日告門人曰因緣相偪愀然不樂衆咸莫測順宗皇帝深重佛宗知修之名詔入京與三藏擊問并答翻譯之意朗暢如流乃留居輦下三年終於京寺云

志滿

按宋高僧傳志滿姓康氏洛陽人也幼少之年屬其家命沙門陳佛會滿意樂不捨遂投潁川龍興寺出家聞洛下神會禪師法席繁盛得了心要南遊到黃山靈湯泉所結茅茨而止後采黃連鄉人見滿喜躍滿問此何處耶鄉人曰黃連山屬宣城也願師鎮此奈何虎豹多害滿曰虎亦有佛性乃焚香祝厭之由茲弭息遂成大禪院後示寂春秋九十一永貞元年入塔焉

遺則

按宋高僧傳遺則俗氏長孫京兆長安人也祖溯鄂州司馬考利涉隱居金陵則弱不雜俗恬恬終日而無所營始從張懷瓘學草書獨盡筆妙雅躭經史尤樂佛書以爲得吾心一朝捐家業從牛頭山慧忠忠

所謂牛頭六祖也始天竺達磨以釋氏心要至傳其道者有曹溪能嵩山秀學能者謂之南宗學秀者謂之北宗學而信祖又以其道傳慧融融得之居牛頭山弟子以傳授由是達磨心法有牛頭學則旣傳忠之道精觀久之以爲天地無物也我無物也雖無物未嘗無物也此則聖人如影百姓如夢孰爲死生哉至人以是能獨照能爲萬物主吾知之矣遂南遊天台至佛窟巖蓋薜荔蔦落葉而尸居飲山流飯木實而充虛虎豹以爲賓麋鹿以爲徒兀然如枯其後劇木者見之轉相告有慕其道者曰道者未有弟子相率爲築室圖佛安僧蔚爲精舍焉故元和已來傳則道者又自以爲佛窟學佛窟之號自則始也一坐四十年大官名侯齋書問訊檀捨則未嘗有報謝禮拜者未嘗而作起時歲在庚戌季夏十有三日名弟子曰汝其勉之至十五日夜遂坐歿是夜山下人聞若山崩且望之則綵雲翔泊於巖上父老皆泣曰師死矣已而視之果然凡則二十歲爲僧臘五十有八而終善屬文始授道於鍾山序集融祖師文三卷爲

寶誌釋題二十四章南遊傳大士遺風序又無生等義凡所著述辭理粲然其他歌詩數十篇皆行於世則元居瀑布泉西佛窟本院建龕塔會昌中例毀之其院爲道門所有後開元寺僧正法光於咸通乙酉歲遂徙碑於今所河南尹韓乂爲碑文

靈默（附志閑）

按宋高僧傳靈默俗姓宣毗陵人也本成立之歲悅學忘疲約以射策登第以榮親里承豫章馬大師聚衆敷演造禪關馬師振容而示相默密契元機便求披剃若熟癰之待刺耳受具之後苦練行門確乎不拔貞元初入天台山中有隋智者蘭若一十二所懸記之曰此地嚴妙非雜器所棲若能居此與吾無異默因住白砂道場經於二載猛虎來馴近林產子意有所依又住東道場地僻人稀山神一夜震雷暴雨懸崖委墜投明大樹倒欹庵側樹枝交絡茅苫略無少損遐邇聞旃皆來觀歎後遊東白山俄然中毒而不求醫閉關宴坐未幾毒化流汗而滴乃復常矣行次浦陽盛化有陽靈戍將李望請默居五洩焉元和

初亢暘田畯惶惶默沿澗見靑蚍夭矯瞪目如視行人不動咄之曰百姓苦旱暍苗死汝胡不施雨救民邪至夜果大雨合境云足民荷其賜屬平昌孟簡中丞廉問浙東廢管內蘭若學徒散逸時暨陽令李胄狀舉靈山許重造院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澡沐焚香端坐繩牀囑累時衆溘然而絕壽齡七十二法臘四十一高僧志閑道行峭拔文辭婉麗亦江左之英達爲默行錄焉

石藏

按宋高僧傳石藏姓呂漢東人也年鄰小學露成人之度跪告堂親願爲佛子遂志入開元寺削染受戒尅願禮嵩山寂禪師豁悟禪法至中山大像峰問石室孤坐冥寂數夏安然同好者望風而至蔚成叢衆陶化博陵人咸欣戴會州帥李公卓翹仰之切命入城住貴親元論謝云野性難拘不閑禮法恐玷威稜卓躬登山訪問款密交談深開昏昧遂奏院題額曰定貞焉藏預白衆訣別明日坐亡春秋八十三貞元十六年正月入塔立碑頌德云

神秀

按宋高僧傳神秀俗姓李氏今東京尉氏人也少覽經史博綜多聞旣而奮志出塵剃染受法後遇蘄州雙峰東山寺五祖忍師以坐禪爲務乃歎伏曰此眞吾師也決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昔魏末有天竺沙門達磨者得禪宗妙法自釋迦佛相傳授以衣鉢爲記世相傳付航海而來梁武帝問以有爲之事達磨貴傳逕門心要機教相乖若水投石乃之魏隱於嵩丘少林寺尋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見之門徒發其冢但有衣履而已以法付慧可可付粲粲付道信信付忍忍與信俱住東山故謂其法爲東山法門秀旣事忍忍默識之深加器重謂人曰吾度人多矣至於懸解圓照無先秀者忍於上元中卒秀乃往江陵當陽山居焉四海緇徒向風而靡道譽馨香普蒙熏灼則天太后聞之名赴都肩輿上殿親加跪禮內道場豐其供施時時問道勅於昔住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已下京邑士庶競至禮謁望塵拜伏日有萬計洎中宗孝和帝卽位尤加寵重中書

令張說嘗問法執弟子禮退謂人曰禪師身長八尺龐眉秀目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初秀同學能禪師與之德行相埒互得發揚無私於道也嘗奏天后請追能赴都能懇而固辭秀又自作尺牘序帝意徵之終不能起謂使者曰吾形不揚北土之人見斯短陋或不重法又先師記吾以嶺南有緣且不可違也了不度大庾嶺而終天下散傳其道謂秀宗爲北能宗爲南南北二宗名從此起秀以神龍二年卒士庶皆來送葬詔賜謚曰大通禪師又於相王舊邸造報恩寺岐王範燕國公張說徵士盧鴻各爲碑誄服師喪者名士達官不可勝紀門人普寂義福並爲朝野所重蓋宗先師之道也

慧明

按宋高僧傳慧明姓陳氏鄱陽人也本陳宣帝之孫國亡散爲編氓矣明少出家於永昌寺懷道頗切叩雙峰之法高宗之世依忍禪師法席極意研尋初無證悟若喪家之犬焉忽聞五祖密付衣鉢與盧居士率同意數十許人躡迹急追至大庾嶺明最先見餘

輩未及能祖見已便擲袈裟明曰我來爲法非望衣鉢也時能祖便於嶺首一向指訂明皆洞達悲喜交至問能曰某宜何往能記之曰遇蒙當居逢袁可止明再拜而去便更其名以舊云道明也下嶺紿諸僧曰向陟崔嵬遠望杳無蹤跡僧卽退轉一說居士擲衣鉢於磐石曰此衣爲信豈可力爭耶任君拈去明遂手掀如負鈞石而無舉分拱立捨旃則咸亨四年也以明未捨家會署諸衞故有將軍之號矣宜春太守秦琢奏諡號焉

神會

按宋高僧傳神會姓高襄陽人也年方幼學厥性惇明從師傳授五經克通幽賾次尋莊老靈府廓然覽後漢書知浮圖之說由是於釋教留神乃無仕進之意辭親投本府國昌寺顥元法師下出家其諷誦羣經易同反掌全大律儀匪貪講貫聞嶺表曹侯溪慧能禪師盛揚法道學者駿奔乃敩善財南方參問裂裳裹足以千里爲跬步之間耳及見能問會曰從何所來答曰無所從來能曰汝不歸去答曰亦無所歸

能曰汝太茫茫答曰身緣在路能曰由自未到答曰今已得到且無滯留居曹溪數載後徧尋名跡開元八年勅配住南陽龍興寺續於洛陽大行禪法聲彩發揮先是兩京之間皆宗神秀若不淰之魚鮪附沼龍也從見會明心六祖之風蕩其漸修之道矣南北二宗時始判焉致普寂之門盈而後虛天寶中御史盧奕阿比於寂誣奏會聚徒疑萌不利元宗召赴京時駕幸昭應湯池得對言理允愜勅移往均部二年勅徙荊州開元寺般若院住焉十四年范陽安祿山舉兵內向兩京板蕩駕幸巴蜀副元帥郭子儀率兵平殄然於飛輓索然用右僕射裴冕權計大府各置戒壇度僧僧稅緡謂之香水錢聚是以助軍需初洛都先陷會越在草莽時盧奕爲賊所戮羣議乃請會主其壇度於時寺宇宮觀鞠爲灰燼乃權創一院悉資苫蓋而中築方壇所獲財帛頓支軍費代宗郭子儀收復兩京會之濟用頗有力焉肅宗皇帝詔入內供養勅將作大匠併功齊力爲造禪宇於荷澤寺中會之敷演顯發能祖之宗風使秀之門寂寞矣上元

元年囑別門人避座望空頂禮歸方丈其夜示滅受生九十三歲矣即建午月十三日也遷塔於洛陽寶應寺勑謚大師曰眞宗塔號般若焉

曇璀

按宋高僧傳曇璀俗姓顧氏吳郡人也肇國著姓其來彌光丞相有佐命之勳尚書有挺濟之譽衣冠鼎胄太嶽峻岱峰之高令問徽猷江漢爲南國之紀星象降精靈祇効祉德備胎教香符夢徵元珪應上聖之祥神寶蓄河汾之氣特受異準生而不凡襁褓之日而童蒙來求佩觿之時而忘身殉道和敏而純素溫恭而克明神器夙昭清風漸扇遂勉節出塵栖心物表金經祕藏一日萬言不踰歲敘而大經淹通遂於晚年緬懷宗匠始事牛頭山融大師融醇懿瓌雄東夏之達磨歟梵幢寶柱大海津梁目以上根乃誨之曰色聲爲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致遠多泥子不務乎璀默而審之直轡獨上餐甘露味飲葡萄漿猶金翅不食異類帝釋無共鬼居乃晦迹鍾山斷其漏習養金剛定趣大能位納衣空林多歷年

所時淮南導首廣陵覺禪師江左名德建業如法師咸杖錫方來降心義體握珠懷寶虛往實歸則天皇母臨朝恭行佛事高其道業周勤詔書時棲霞約法師梵門之秀傑躬以敦勸朝天抗詔皇明恐未然也璀曰岐伯辭帝舜之師干木謝文侯之命元暢以善論而抗宋主惠遠不下山而傲齊后彼何人哉由是遁北阜踰東岡考槃雲冥後止於竹林之隩茸宇篁缶而告老焉既而紹列聖之鴻徽繼前賢之能事翼亮皇梵保寧天人俄端然入定七日而滅春秋六十二是歲天授三年二月六日也翼日依天竺法火化遺骸收灰建塔士庶含酸悉皆號慟門弟子僧感僧穎等刻石紀事奉全師禮正議大夫使持節潤州刺史汝南郡昇嚮風遐想悅而久之褒德尚賢贊成厥美焉

法持

按宋高僧傳法持俗姓張氏潤州江寧人也儀貌邕肅膚體至潤幼而棄俗長事明師天機內發識浪外澄年十三聞黃梅忍大師特往禮謁蒙示法要領解

幽元後歸靑山重事方禪師更明宗極命其入室傳燈繼明紹迹山門大宣道化方旣出山凡是學衆咸悉從其咨稟心要聲價騰遠海內聞知數年之中四部依慕時黃梅謝緣去世謂弟子元賾曰後傳吾法者可有十人金陵法持卽其一也是知兩處禪宗重代相襲後以法眼付門人智威長安二年九月五日終於延祚寺遺囑令露骸松下飼諸禽獸令得飲食血肉者發菩提心其日空中有神旛數首從西而來遶山數轉衆人咸見先居幽棲故院竹林變白報齡六十有八矣

道亮

按宋高僧傳道亮姓朱氏越州人也年八歲出家極通經業受具後學河中三論復講涅槃經尋入深谷破衣覆形蔬食資命不交俗務直守童眞神龍元年孝和皇帝詔亮與法席宗師十人入長樂大內坐夏安居時帝命受菩薩戒睿宗及妃后送異錦衾氈席二年詔於西園問道朝廷欽貴大都督李孝逸工部尚書張錫國子監司業崔融祕書監賀知章睦州刺

史康詵同心慕仰請問禪心多結師資或傳香火卒年八十二門人慧遠等建塔萬齊融爲銘紀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七十二卷目錄

僧部列傳四十八

後梁

彥暉　歸嶼

智閑（附大同）　光仁（附本仁　居遁）

師備　存壽

師彥　本寂

彥偁（附壽闍梨）　從審

鴻楚　無作

貫休（附處默　曇域）　國道

智宣　齊己

惟勁　智暉

後唐

桂琛　慧稜

道怤　從禮

景霄　貞峻

貞辯　虛受

可周　貞誨

可止　如敏

全宰　鴻莒

道賢　誠慧

無迹　謍光

令諲

神異典第一百七十二卷

僧部列傳四十八

後梁

彥暉

按宋高僧傳彥暉姓孫氏今東京陽武縣人也佩觿之歲聞父讀金剛般若瞪目凝聽澹然歡喜又屬家內齋僧磬梵俱作于簾幕之下合掌欣然登年十五隨師學法往太原京兆洛陽聽采忘勞年滿於嵩山少室寺受大戒隸習毗尼頗通深趣次尋經論皆討

元源且曰爲善不同同歸乎治治則戒定慧也入聖機械此三治性之極致也屆洛都先達無不推伏至乎四部悉仰柔明臨鑑則感少欣多執瓶則荷輕持重三衣之外百一之資量足而供更無餘長所行慈忍匪事規求不畜門徒惟勞自己勤勤化導默默進修是故南燕之人號爲佛子初寄明福寺講百法論也四海英髦風趨波委恆溢百餘且多俊邁精研論席鑽仰經宗其間碩學兼才故有分爲上下十惡十惡者若八伯之號焉上十惡則洞閒性相高建法幢宗因喻三立破無滯下十惡則學包內外吟詠風騷擊論談經聲清口捷讚揚梵唄表白導宣蓋因題曰之分乃極才能之際云惡則倒背之言乃是極善也其門弟子爲若此也暉因明百法二論各講百許徧出弟子一百五十餘人著鈔曰滑臺盛行於世以乾化元年秋八月三日氣力薾然而奄化矣春秋七十二法臘五十二滑人追慕其德二衆三百餘人奉神柩歸葬於陽武縣側營小塔焉

歸嶼

按宋高僧傳歸嶼姓湄氏壽春人也父元旭知子敏利授以詩書誦覽記憶彌見過羣從諸子而竊願出塵父母允其頻請乃禮本郡開元寺道宗律師爲力生焉未及周星念通法華仁王二經登於弱冠而全戒足矜持三行靡曠四儀習聽新章寺通講授後聞洛京三輔經論盛行結侶求師僅於十載疏通性相精大小乘名數一支因明一學俱舍唯識維摩上生皆深藏若虛也復往南燕就暉公重覆所學研朱益丹猶慨義章未爲盡善乃之今東京相國寺遂糅新鈔講訓克勤門生領悟時朱梁後主與嶼丱角同學庠序狎密情濃隔面年深即位半載下詔訪之嶼雖知故舊終歲不言事不可逃應名方入帝見悲喜交集宣賚豐厚時屬嘉慶節會下敕止絕天下薦僧道恩命其年獨賜嶼紫衣仍號演法大師兩街威儀迎導至寺兼敕東塔御容院爲長講院時閩帥以聖節進金剛經一藏絹三百匹盡賜嶼焉法侶榮之然覩舊鈔有所不安未極其理遂搜抉精義於三載著成二十卷號曰會要草字寫畢進呈帝覽賞歎勅令入

藏嶼苦辭乃止如是十五年中唱導無怠學徒繼榮贍公相繼傳持至後唐淸泰三年十月十日謂門人洪演曰余氣力惙然無常將至汝好住修進焚香合掌初夜長逝春秋七十五僧臘五十五卽以其月十八日遷塔於京東郊寺莊東岡焉

智閑（附大同）

按宋高僧傳智閑青州人也身裁六尺博聞强記有幹略親黨觀其所以謂之曰汝加力學則他日成佐時之良器也俄爾辭親出俗旣而慕法心堅至南方禮潙山大圓禪師盛會咸推閑爲俊敏潙山一日名對茫然將諸方語要一時煨燼曰畫餠弗可充饑也便望南陽忠國師遺迹而居偶芟除草木擊瓦礫失笑冥有所證抒頌唱之由玆盛化終後勅謚襲燈大師塔號延福焉次舒州桐城投子山釋大同姓劉氏舒州懷寧人也幼性剛正有老成氣度因投洛下保唐滿禪師出俗初習安般觀業垂成遂求華嚴性海復負錫謁翠微山法會同伏牛元通激發請益大明祖意由是放蕩周遊還歸故土隱投子山結茅茨棲

泊以求其志中和中巢寇蕩覆京畿天下悖亂有賊徒持刃問同曰住此何爲對以佛法魁渠聞而膜拜脫身服裝而施之下山以梁乾化四年甲戌四月六日跏趺坐亡春秋九十六法臘四十六凡居化此山三十餘載云

光仁（附本仁 居遁）

按宋高僧傳光仁不知何許人也其形矬而幺麿幼則氣槩凌物精爽殆與常不同早叅洞山深入元奧其辯給又多於人也嘗問香嚴禪師答微有偏負曰某累繭重胝而至得無勞乎唾地而去後居臨川疎山毳客趨請頗有言辭著四大等頌略華嚴長者論行於世終入龕中已有白鹿至靈前屈膝而起時衆謂爲作弔焉次筠州白水院釋本仁不知何許人也得心於洞山法席仁罕談道而四方之人若影之附形却之還至乃徇丹陽人請住無幾時天復中至洪井高安白水院聚徒垂欲入滅先觸處告違乃集衆焚香曰至香煙盡處是某涅槃時如其言端坐而化次龍牙山釋居遁姓郭氏臨川南城人也年始十四

警世無常而守恬淡白親往求出家於廬陵滿田寺於嵩山受具戒已思其擇木乃參翠微禪會迷復未歸莫知投詣聞洞上言元格峻而躬造之遁少進問曰何謂祖意答曰若洞水逆流卽當爲說而於言下體解元微隱衆棲息七八年間孜孜戢曜時不我知久則逼矣天策府楚王馬氏素藉芳音奉之若孝悌之門稟昆長矣乃請居龍牙山妙濟禪院侁侁徒侶常聚半千爰奏舉詔賜紫袈裟并師號證空焉則梁貞明初也方嶽之下號爲禪窟闚其室得其門者亦相繼矣至龍德三年癸未歲八月遘疾彌留九月十三日歸寂出世近四十餘齡

師備

按宋高僧傳師備俗姓謝閩人也少而慤黠酷好垂釣往往泛小艇南臺江自娛其舟若盧同類不能測也一日忽發出塵意投釣棄舟上芙蓉山出家咸通初年也後於豫章開元寺具戒還歸故里山門力役無不率先布衲添麻芒鞵續草減食而食語默有常人咸畏之汪汪大度雖研桑巧計不能量也備同學

法兄則雪峰存師也一再相逢存多許與故目之爲備頭陀焉有日詰之曰頭陀何不徧叅去備對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存深器重之先開荒雪峰備多率力王氏始有閩土奏賜紫衣號宗一大師以開平二年戊辰十一月二十七日示疾而終春秋七十四僧臘四十四閩越忠懿王王氏樹塔備三十年演化禪侶七百許人得其法者衆推桂琛爲神足至今浙之左右山門盛傳此宗法嗣繁衍矣其於建立透過大乘初門江表學人無不乘風偃草云

存壽

按宋高僧傳存壽不知何許人也清標勝範造次奚及討尋經論勇冠輩流往問津於石霜禪師決了前疑虛舟不繫蔚爲緇徒翹楚後還蒲坂緇素歸心時冀王友謙受封屏翰好奇徇異聞人一善厚禮下之王名入府齋論道談元不覺膝之前席頗增奉仰續爲菩薩戒師供施更蕃度門人四百許員尼衆百數壽平日罕言言必利物喜慍之色人未嘗見望之若孤松凌雲焉終時春秋九十三跏趺而坐一月後髭

髮再生重剃入塔塔之亭每有虎旋繞爪跡時繁敕諡爲眞寂大師焉

師彦

按宋高僧傳師彦姓許氏閩越人也早悟羈縻忽求拔俗循乎戒檢俄欲觀方見巖頭禪師領會無疑初樂杜默似不能言者後爲所知敦喻允請住台州瑞巖山院時道忞往參問答對響捷忞公神伏後二衆同居彦之威德凜若嚴霜糾正僧尼無容舛悞故江表言御衆翦齊者瑞巖爲最嘗有二僧胡形清峭目睛轉若流電焉差肩並足致禮彦問曰子從何來曰天竺來何時發曰朝行適至彦曰得無勞乎曰爲法忘勞乃諦視之足皆不蹈地彦令入堂上位安置明旦忽焉不見云是辟支迦果人然莫知階級時有不測人入法會非止一過彦參學時號爲小彦長老兩浙武肅王錢氏累召方肯來儀終苦辭去寺倉常滿嘗有村媼來參禮彦曰汝休拜跪不如疾歸家救取數十百物命大有利益媼怱忙到舍見婦提竹器拾田螺歸媼接取放諸水濱又數家名齋一一同日

見彥來食至終闍維有巨蛇緣樹杪投身火聚當乎薪盡舍利散飛或風動草木上紛紛而墜神異絕繁類如此也

本寂

按宋高僧傳本寂姓黃氏泉州蒲田人也其邑唐季多衣冠士子僑寓儒風振起號小稷下焉寂少染魯風率多强學自爾淳粹獨凝道性天發年惟十九二親始聽出家入福州雲名山年二十五登於戒足凡諸舉措若老苾芻咸通之初禪宗興盛風起於大潙也至如石頭藥山其名寢頓會洞山憫物高其石頭往來請益學同洙泗寂處衆如愚發言若訥後被請住臨川曹山衆問之者堂盈室滿其所酬對激射匪停特爲毳客標準故排五位以銓量區域無不盡其分齊也復注對寒山子詩流行寓內蓋以寂素修舉業之優也文辭遒麗號富有法才焉尋示疾終於山春秋六十二僧臘三十七弟子奉龕窆之而樹塔後南嶽元泰著塔銘云

彥偁（附壽闍梨）

按宋高僧傳彥偁姓龔氏吳郡常熟人也揭厲戒律錙銖塵務勤求師範唯善是從末抑擊繼宗記主得其戶牖乃於本生地講導同好鳩聚律風孔扇號爲毗尼窟宅焉先是海隅巫咸氏之遺壞招眞治之舊墟古寺周圍不全垝垣而已嘗一夜有虎中獵人箭伏於寺閣哮吼不止偁憫之忙係鞵秉炬下閣言欲拔之弟子輩扶過且止者三四伺其更闌各睡乃自持炬就拔其箭虎耽耳舐矢鏃血顧偁而瞑目焉質明獵師朱德就寺尋虎偁告示其箭朱德悛心罷獵焉武肅王錢氏知重每設冥齋召行持明法時覆肩衣自肱而墮還自搭上或見鬼物隨侍焉所謂道德盛則鬼神助也以貞明六年六月終於山房年九十九歲云次壽闍黎者淮浦左右貞諒不羣防護正念時少雙偶傳南山律鈔唐季楊氏奄有廣陵頻召供施四遠崇重食唯正命不畜盈長戶不施關及臨壇度弟子正秉羯磨未周三法忽爾坐亾於覆釜之畔聞見驚歎焉

從審

按宋高僧傳從審不詳氏族幼入江都禪智寺捨家誦經數萬餘言其寺卽隋煬帝之故宮也咸通五年受具戒於燕臺奉福寺律席經筵徧知嘗染後併三衣成五納諸名山勝槩無不遊覽末歸淮甸推爲僧首五六年間一皆嚴肅然恆誦淨明經未僁日計以貞明二年三月十八日遘疾迨十九日禺中微息而終顏貌如常荼毗獲舍利三十粒堅明逼鍛無耗壘石爲墳筠源沙門靈護述墳銘云

鴻楚

按宋高僧傳鴻楚字方外姓唐氏永嘉人也生而符彩且異羣兒及甫齠齡器度宏曠楚之外昆弟皆出俗越之龍宮伽藍遂祈二親亦願隨往網疎魚脫籠揭鶴飛杜若植於蘭洲新縉染于絳邑互相切直誦習彌通年二十三方升上品無作及迴本郡時州將朱褒知其名節欽揖愈勤唐大順中以城南有廢大雲寺荒墟表聞昭宗欲重締構帝俞其請於是百工俱作楚躬主之施利程功不僁於素而講經禮像無相奪倫武肅王錢氏乾化初年於杭州龍興寺開度

戒壇名楚足臨壇員數因奏薦梁太祖賜紫衣并號固讓弗聽終不披著自言凉德何稱法門命數之服時詩人鄭說南遊訪鴻靜法師邂逅與楚會體知高行拜詩贈楚云架上紫衣閒不著案頭金字坐長看楚寬慈人未嘗見其慍色神氣清爽厥頤豐下且皤其腹目不邪視顧必迴身世俗之言不輕掉舌所講法華經計五十許座一日楚之講堂中忽生蓮華重榯複葉香氣芬馞以長興三年壬辰六月五日無疾而化俗齡七十五法臘五十二道俗孺慕其年遷塔於慈雲右岡焉楚講貫外深夜行道誦經將逝夕燈光忽暗經聲絕微告門人曰勞爾給使吾將往矣其所臥之榻中先有白蛇其大若肱恆同臥處常誡童侍無妄驚擾撰上生經鈔刺血寫法華經一部至今永嘉人謂爲僧寶中異寶焉

無作

按宋高僧傳無作字不用姓司馬氏姑蘇人也父陳宛丘縣尉母戴氏始妊時夢異沙門稱姓徐住持流水寺欲寄此安居言訖跏趺而坐其父同夜夢於盤

中書一字甚稱心自言可以進上天子至明各說所夢母曰意其腹中必沙門也矢之日如生兒放於流水寺出家及生果岐嶷可愛且惡葷羶之氣及年四歲母自教誦習利金易礪記憶無遺厥父欲其應童子舉業漸見風範和潤且恆有出塵之意俄爾父偷窺姚氏之女且美容儀酷欲娶之母切忌之因曰或捨是子出家寬汝所娶父乃許之送入流水寺中纔及月餘姚氏仳離時謂此女是善知識爲作之出家增上緣矣年二十受具足法相次講通刪補律鈔法華上生等經百法論一性五性宗敎勵精尋究孔老書篇無不獵涉後叅其元學於雪峰存禪師深入堂奧至廬陵三顧山檀越造雲亭院豫章創南平院請作住持皆拂衣而去前進士唐稟作藏經碑述作公避請之由居洪井十載且未識洪師鍾氏之面乃遊會稽四明因有終焉之志吳越武肅王錢氏仰重名略出四明因便歸山葢謝病也有詩抒意呈王王亦不留詩曰雲鶴性孤單爭堪名利關銜恩雖入國辭病却歸山時奉化樂安孫郃退居嘯傲不交緇伍唯

接作交談終日進士楊弁亦慕爲林下之遊以梁開平中卒於四明春秋五十六初作善草隸筆迹遒健人多摹寫成法述諸邑禮懺文數十本注道安六時禮佛文一卷幷詩歌並行於代作不入尼寺不謁公門不修名刺不趨時利自號逍遙子焉

貫休（附處默　曇域）

按宋高僧傳貫休字德隱俗姓姜氏金華蘭谿登高人也七歲父母雅愛之投本縣和安寺圓貞禪師出家爲童侍日誦法華經一千字耳所蹔聞不忘於心與處默同削染鄰院而居每隔籬論詩互吟尋偶對僧有見之皆驚異焉受具之後詩名聳動於時乃往豫章傳法華經起信論皆精奥義講訓且勤本郡太守王慥彌相篤重次太守蔣瓌開洗懺戒壇命休爲監壇焉乾寧初齎志謁吳越武肅王錢氏因獻詩五章章八句甚愜旨遺贈亦豐王立去僞功朝廷旌爲功臣乃別樹堂立碑記同列平越將校姓名遂刊休詩於碑陰見重如此休善小筆得六法長於水墨形似之狀可覩受衆安橋强氏藥肆請出羅漢一堂云

每畫一尊必祈夢得應眞貌方成之與常體不同自此遊黟歙與唐安寺蘭闍黎道合後思登南嶽北謁荆帥成汭初甚禮焉於龍興寺安置時內翰吳融謫官相遇往來論道論詩融爲休作集序則乾寧三年也尋被誣譖於荆帥黜休於功安鬱悒中題硯子曰入匣始身安弟子勸師入蜀時王氏將圖僭僞邀四方賢士得休甚喜盛被禮遇賜賚隆洽署號禪月大師蜀主常呼爲得得來和尚時韋藹舉其美號所長者歌吟諷刺微隱存於教化體調不下二李白賀也至梁乾化二年終於所居春秋八十一蜀主慘怛一皆官葬塔號白蓮於城都北門外昇遷爲浮圖乃僞蜀乾德中即梁乾化三年癸酉歲也休能草聖出弟子曇域癸酉年集師文集首安吳內翰序域爲後序韋莊嘗贈詩曰豈是爲窮常見隔只應嫌酒不相過又廣成先生杜光庭相善比鄉人也休書迹好事者傳號曰姜體是也嘗覩休眞相肥而矬蜀宰相王鍇作讚曇域戒學精微篆文雄健重集許愼說文見行於蜀有詩集亞師之體也

國道

按宋高僧傳國道者未知何許人也器凝淳粹行敦高邁塊然獨處翩翩在形器之上矣叅學攸廣欲歇孤征愛廬山秀異誓隱淪以求其志考築草舍灌園植蔬任山中居人揃取或問其故道答曰貧道無心而種無心而捨也驗此見知實達道之上流矣修睦僧正恆傾重之爲詩贈之云入門空寂寂眞箇出家兒有行鬼不見無心人謂凝後終于院葬于雙溪山原有小浮圖焉今以國字呼之爲名邪姓邪未得詳焉

智宣

按宋高僧傳智宣泉州人也壯歲慕法學義淨之爲人也輕生誓死欲遊西域禮佛八塔并求此方未流經法以唐季結侶渡流沙所至國土懷古尋師好奇徇異聚梵夾求舍利開平元年五月中達今東京進辟支佛骨并梵書多羅葉夾經律宣壯歲而往還已衰耄矣梁太祖新革唐命聞宣回大悅召賜分物請譯將歸夾葉於時干戈不遑此務也

齊己

按宋高僧傳齊己姓胡益陽人也秉節高亮氣貌劣陋幼而捐俗於大潙山寺聰敏逸倫納圓品法習學律儀而性躭吟詠氣調淸淡有禪客自德山來述其理趣已不覺神遊寥廓之場乃躬往禮訊旣發解悟都亾朕迹矣如是藥山鹿門護國凡百禪林孰不參請視其名利悉若浮雲矣於石霜法會請知僧務梁革唐命天下紛紜於時高季昌稟梁帝之命攻逐雷滿出渚宮已便爲荊州留後尋正受節度迨平均帝失御河東莊宗自魏府入洛高氏遂割據一方搜聚四遠名節之士得齊之義豐南嶽之己以爲築金之始驗也龍德元年辛巳中禮己於龍興寺淨院安置給其月俸命作僧正非所好也其如閑辰靜夜多事篇章乃作渚宮莫問篇十五章以見意且徇高之命耳己頸有瘤贅時號詩囊棲約自安破衲擁身皐麻纏膝愛樂山水懶謁王侯至有未曾將一字容易謁諸侯句爲狎華山隱士鄭谷詩相酬唱卒有白蓮集行於世自號衡嶽沙門焉

惟勁

按宋高僧傳惟勁福州長溪人也節操精苦奉養棲約破衲擁身衣無繒纊號頭陀焉初叅雪峰便探淵府乾化中入嶽住報慈東藏亦號三生藏中見法藏禪師鑑燈頓了如是廣大法界重重帝網之門因歎曰先達聖人具此不思議智慧方便非小智之所能又嶽道觀中亦設此燈往因廢教時竊移入仙壇也有遊嶽才人達士留題頗多勁乃歎曰盧橘夏熟寧期植在於神都舜韶齊聞不覺頓忘於肉味嗟其無識不究本端盜王氏之青氈以爲舊物認嶺南之孔雀以作家禽後世安知於今區別乃作五字頌頌五章覽者知其理事相融燈有所屬屬在乎互相涉入光影含容顯華嚴性海主伴交光非道家之器用也楚王馬氏奏賜紫署寶聞大師梁開平中也勁續寶林傳蓋錄貞元已後禪門祖祖相繼源脈者也別著南嶽高僧傳未知卷數亦一代禪宗達士文采可觀後終於嶽中也

智暉

按宋高僧傳智暉姓高氏咸秦人也權輿總角萌離俗之心不狎童遊動循天分欻遇圭峰溫禪師氣貌瑰偉虛心體道趨其門者淑慝旌別矣謂暉曰子實財器多能之士也請祈攝受二十登戒風骨聳拔好尚且奇山中闃然曾無他事唯鉤索藏教禪律互通日誦百千言義味隨嚼聞佛許一時外學頗精吟詠得騷雅之體翰墨工外小筆尤嘉粉壁興酣雲山在掌恆言吾慕僧珍道芬之六法恨不與同時對壁連圖各成物象之生動也然眞放達之士哉或振錫而遊縱觀山水或躡屩而至歷覽市朝意住則留興盡而去或東林入社或南嶽經行悟宗旨於曹谿寧勞一宿訪神仙於阮洞擬到三清事以志求時無虛度此外采藥於山谷救病於旅僧惟切利他心無別務洎梁乾化四年自江表來於帝京顧諸梵宮無所不備唯溫室洗雪塵垢事有闕焉居於洛洲鑿戶爲室界南北岸葺數畝之宮示以標牓名其樂福業者占之未朞漸構欲閏皆周浴具僧坊奐焉有序由是洛城緇伍道觀上流至者如歸來者無阻每以合朔後

五日一開洗滌僧無間然一歲則七十有餘會矣一浴則遠近都集三二千僧矣暉躬執役未嘗言倦又以木爲承足枲麻縫衣彼迦葉波相去幾何哉其或供僧向暇吟詠餘閒則命筆墨也緬想嘉陵碧浪太華蓮峰凝神邈然得趣乃作五溪煙景四壁寒林移在目前暑天稟冽矣加復運思奇巧造輪汲水神速無比復構應眞浴室西廡中十六形像幷觀自在堂彌年完備時楊侍郎凝式致仕佯狂號楊風子者而篤重暉爲作碑頌德莫測所終

後唐

桂琛

按宋高僧傳桂琛俗姓李氏常山人也甫作童兒篤求遠俗齋茹一餐調息終日秉心唯確鄉黨所欽二親愛縛而莫辭羣從情纏而難脫既冠力志求師背親踰城事本府萬歲寺無相大師初登戒地例學毗尼爲衆升臺宣戒本畢將知志大安拘之於小道乎乃自誨曰持犯束身非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乎於是誓訪南宗程近萬里初謁雲居後詣雪峰元沙

兩會參訊勤恪良以嗣緣有在得旨於宗一大師明暗邑空廓然無惑密行累載處衆韜藏雖夜光所潛而寶器終異遂爲故漳牧太原王公誠請於閩城西石山建蓮宮而止駐錫一紀有半來往二百衆琛以祕重妙法罔輕示徒有密學懇求者時爲開演後龍溪爲軍倅勤州太保瑯琊公志請於羅漢院爲衆宣法諱讓不獲遂開方便不數載南北參徒喪疑而往者不可殫數有角立者撫州曹山文益江州東禪休復咸傳琛旨各爲一方法眼視其子則知其父矣以天成三年戊子秋復戒閩城舊止徧謁近城梵宇已俄示疾數日安坐告終春秋六十有二僧臘四十遺戒勿遵俗禮而棺而墓於是茶毗於城西院之東岡收其舍利建塔於院之西稟遺敎也則淸泰二年十二月望日也琛得法密付授耳時神晏大師王氏所重以言事脅令捨元沙嗣雪峰確乎不拔終爲晏讒而凌轢惜哉

慧稜

按宋高僧傳慧稜杭州海鹽人也俗姓孫氏初誕纏

紫色胎衣爲童齓日俊朗抗節於吳苑通元寺登戒已聞南方有禪學遂遊閩嶺謁雪峰提耳指訂頓明本性乃述偈云昔時謾向途中學今日看來火裏氷如是親依不下峰頂計三十許載冥循定業謹攝矜莊泉州刺史王延彬召稜住昭慶院禪子委輸唯虞後至及於長樂府居長慶院二十餘年出世不減一千五百衆稜性地慈忍不妄許人能反三隅方加印可以長興三年壬辰五月十七日長往春秋七十九僧臘六十閩國王氏私諡之大師號超覺塔葬皆出官供判官林文盛爲碑紀德云

道怤

按宋高僧傳道怤俗姓陳永嘉人也丱總之年性殊常準而惡腥血之氣親黨强啖以枯魚且虞嘔噦求出家於開元寺具戒已遊閩入楚言叅問善知識要決了生死根源見臨川曹山寂公大有徵詰若曇詢之問僧稠也終頓息疑於雪峰閩中謂之小怤布納時太原同名年臘之高故暨迴浙住越州鑑清院時皮光業者日休之子辭學宏贍探賾禪門嘗深擊難

焉退而謂人曰偲公之道崇論閎議莫臻其極武肅王錢氏欽慕命居天龍寺私署順德大師次文穆王錢氏創龍冊寺請偲居之吳越禪學自此而興以天福丁酉歲八月示滅春秋七十茶毗於大慈山塢收拾舍利起塔於龍姥山前故僧主彙征撰塔銘今舍利院弟子主之香火相綴焉

從禮

按宋高僧傳從禮襄陽人也善事父母頗揚鄉里之譽迨喪偏親乃果決捨家於時年已壯矣及登具足請師傳授戒文念性殊乖卒難捨本往往睡魔相撓禮忿其昏濁作鐵錐刺額兼掌由是流血直逾半稔方遂誦通自爾精持律範造次顛沛必於是以梁乾化中遊天台乃挂錫於平田精舍後推爲寺之上座持重安詳喜慍不形於色唯行慈忍恆示衆曰波羅提木叉是我大師須知出家非戒則若猿玃之脫鏁焉每所行持切於布薩誡衆令護惜浮囊時夏亢陽主事僧來告將營羅漢齋奈何園蔬枯悴請闍黎爲祈禱禮曰但焚香於眞君堂眞君者周靈王太子久

聞仙去以仙官受任爲桐柏眞人右弼王領五嶽司侍帝晨王子喬來治此山是故天台山僧坊道觀皆塑右弼形像薦以香果而已自此俗間號爲山王土地非也時主事向仙祠而咒曰上座要雨以滋枯悴至夜雲起雨霏三日而止又僧廚闕用水槽棧而山上有赤樹中爲材來白禮禮曰某向眞君道去但庀徒具器以伺之無何大風卒起曳仆其樹取用足焉其感動鬼神率多此類兩浙武肅王錢氏聞之名入州府建金光明道場檀施優渥迴施衆僧身唯一布納通夜不寐一食常坐且無盈長同光三年乙酉歲冬十一月入滅春秋七十九僧臘五十二火葬收舍利立塔存焉

景霄

按宋高僧傳景霄俗姓徐氏丹丘人也初之聽涉在表公門後慕守言闍梨義集敷演於丹丘執性嚴毅寡與人交狷急自持多事凌轢形器惡弱後納請往金華東白山奬訓初學時有江西徽猷律匠出義記曰龜鑑錄多學彭亨領徒到霄寺正值講次當持犯

篇再三歎賞自此聲溢價高每晨滴茶一旦化爲乳焉著記二十卷號簡正言以思擇力故去邪說而簡取正義也武肅王錢氏名於臨安故鄉宰任竹林寺未幾命赴北塔寺臨壇天成二年也又命住南眞身寶塔寺終焉遷葬於大慈山塢以本受師號塔曰清凉是歟

貞峻

按宋高僧傳貞峻姓張氏鄭州新鄭人也唐張果先生之裔孫今滎陽有張果里其墳楸檟存焉峻風度寛裕髫齡不弄年十四忽超然離俗人莫我知雖二親褰衣昆弟截路終弗能沮之乃投相國寺歸正律師出家神機駿發乍觀可驚雖背碑覆棋彼不足多也未幾諷徹淨名仁王諸經計數萬言時同儕戲之曰汝是有脚經笥也峻辭讓斯題恭遜而已及削染爲僧形卽聽俱舍論隨講誦頌八品計六百行至十八升論座年滿於嵩山會善寺戒壇院納法因棲封禪寺今號開寶律院學新章律疏二十三策名講授長宿稱奇當大順二年災相國寺重樓三門七寶佛

殿排雲寶閣文殊殿殿裏廊計四百餘間都爲煨燼時寺衆惶惶莫知投跡或曰如請得峻歸寺寺可成矣乃相率往今開寶堅請峻歸充本寺上座前後數年重新廊廡殿宇增華又請爲新章宗主復開律講僧尼弟子日有五十餘人執疏聽采峻之律行冰雪相高暑無裸意寒止袷衣食惟知量清約太過乾化元年臨壇秉法及梁朝革命所度僧尼計三千餘人以同光二年夏四月十二日微疾而終春秋七十八法臘五十八葬於寺莊祔慧雲禪師塔焉

貞辯

按宋高僧傳貞辯中山人也少知出塵長誓修學尅苦之性人不堪其憂一志聽尋暇則刺血書經又鍼血畫立觀自在像慈氏像等嘗因行道困息有二天女來相撓惱辯誓之曰我心匪石吾以神呪被汝彼衆不容去自此道勝魔亦無蹤辯負笈抵太原城聽習時中山王氏與後唐李氏封境相接虞其覘間者幷州城內不容外僧辯由此驅出遂於野外古塚間宿會武皇帝畋遊冢在圍場中辯固不知方將入城

赴講見旌旗騎卒縮身還入穴中武皇疑令擒見問其故遂驗塚中數草座案硯疏鈔羅布遂命入府供養時曹太后深加仰重辯訴於太后曰止以學法爲懷久在王宮不樂如桔械耳武皇縱其自由乃成其業泊王處直平乃歸中山講訓補故伽藍無不諧願有婦人陳氏布髮掩地請辯蹈之撰上生經鈔爲學者所貴時號辯鈔者是後終於此寺焉

虛受

按宋高僧傳虛受嘉禾禦兒人也納戒後於上都習學內外博通傳講數本大經論不憚宣導咸通中累應奉聖節充左街鑒義輩流孰不弭伏及廣明中京闕盜據逃難遷迤抵越大善寺同好者命講涅槃維摩二經即天祐年中也因憤謙雅等師釋崇福疏繁略不中其猶以水濟水終無必濟焉遂撰義評鈔十四卷同光中方畢軸又因講俱舍論疏有賈曾侍郎序文僧圓暉序皆著鈔解之其文富贍昔嘗染指知焉受於涅槃辯而非略仍多駁議小遠之疏免爲青蠅之玷餘則法華百法唯識各有別行義章受性且

狷急與人不同畜弟子無一可中嘗自執爨饌齋食柴生火滅復吹又熸怒發汲水沃之終日不食而講焉及晚年眼昏甚登師子座戴竹笠而講貫目不閃爍爾或譏其慢衆受亦不介意屬武肅王錢氏按部至越遂出謁見王素嚮風乃加優禮言勞再三暨乾化中於會稽開元寺度戒命之充監壇選練吳會間行此職者自受始也王表於朝廷薦其紫衣莊宗制賜行人齎至營丘時受講當上生經疏序至若洪鐘而慮受受捨麈柄言曰某得名無典實今後更爲虛受小子識之乃狀聞王王曰此僧必無恩命分何名虛受乎至同光乙酉歲受終迨海艦齎誥牒來稽其終日正到青社果符武肅之言有文集數卷述義章三十餘卷行之於代

可周

按宋高僧傳可周俗姓傅晉陵人也出家於本部建元寺循良厥性切問於勤友生勉之曰非其地樹之不生今豫章經謂之江論謂之海胡不往請業乎周感其開導挈囊達彼遇雲表法師盛集窮法華慈恩

大疏日就月將斡運深趣昭宗初自江西迴台越之間命其啓發梁乾化二年受杭州龍興寺名開演黑白衆恆有半千兩浙武肅王錢氏命於天寶堂夜爲冥司講經鬼神現形扈衞往往人覩焉嘗有祭銅官祠神巫氏久請不下後附巫曰吾隨從大神去西關天寶堂聽法方迴武肅王聞而鄭重賚周中金如意幷鉢紫衣一副加號精志通明焉以天成元年終於觀音院本房初周乾寧四年戾止台州松山寺講疏闕鈔遂依疏節成五卷曰評經鈔音訓五帖解宣律師法華序鈔一卷行於浙之左右弟子相繼不絕

貞誨

按宋高僧傳貞誨姓包氏吳郡常熟人也年始十三出家於本州龍興寺其性沈靜分陰是競方踰一稔誦徹法華經如是恆業日周二部年十九於揚州擇名師受具足法自爾西之伊洛北抵晉郊凡有講筵下風求益覈其經論窮其性相輩流之間罕齊馳鶩至於非朋弱友棄背如也唐天祐元年至今東京相國寺寓舍講導法華經十許徧人未歸重則知奇貨

之售亦有時焉及粱氏都於是京人物委輸貞明二年會宋州帥孔公仰誨風規知其道行便陳師友之禮捨俸財置長講法華經堂於西塔院從此翕然盛集誨旁讀大藏教文二時行道精進罔疲凡世伎術百家之言黜於議論之外誡門徒曰異端之說汩亂眞心無記不熏何須習俗吾止願爲師子吼不作野犴鳴也但專香燭塗掃以內院爲息肩之地至後唐清泰二年二月十日召弟子五十餘人自具香湯澡浴令唱上生禮佛磬捨衣資爲非時僧得施半齋僧訖至十一日望空合掌云勞其衆聖排空相迎滿百徒侶爾日皆聞天樂之音頃刻而卒俗壽七十三僧臘五十四於寺講貫三十餘年經講計三十七座覽藏經二徧修彌勒內院業以其年二月十八日葬浚郊東寺莊之原幡幢威儀緇白弟子約千餘人會送焉

可止

按宋高僧傳可止姓馬氏范陽大房山高丘人也年甫十二迴有出俗之心依憫忠寺法貞律師年十五

爲息慈辭師往眞定習學經論時大華嚴寺有仁楚法師講因明論止執卷服膺三徧精義入神衆推俊邁有老宿維摩和尚者釋門之奇士也問楚師曰門人秀拔孰者爲先曰有幽州沙彌者溫故知新厲精弗懈於是求見遂質問勝軍比量隨難應辭不可屈維摩曰後生可畏契經所謂雖小不可欺也遂率力請止開講恆陽緇素無不欽羨焉迨十九歲抵五臺山求戒於受前方便感文殊靈光爥身已而歸寧父母及師於寺敷演二十二往并部習法華經百法論景福年中至河池有請講因明後於長安大莊嚴寺化徒數載乾寧三年進詩昭宗賜紫袈裟應制內殿本道劉仁恭者據有北門控扼蕃漢聞止之名移書召歸故鄉其父與師相次物故母猶在堂止持盂乞食以供甘旨行誦靑龍疏三載文徹忽有巨蟒見於房矯首顧視似有所告時同院僧居曉博物釋子也且曰蛇則目睛不瞬今其動乎得非龍也止焚香祝之曰貧道念靑龍疏營齋養母苟實龍神軫念希値一檀越居數日燕師家子曰制勝司徒名甲供養

時莊宗遣兵出飛狐以圍之歷乎年載百穀湧貴止頓釋憂懼未幾燕陷劉氏父子俘歸晉陽止避亂中山節度使王處直素欽名譽請於開元寺安置逐月供俸止著頓漸教義鈔一卷見行於代天成三年戊子王師問罪定州陷焉招討使王晏休得瀛王馮道書令尋止既見以車馬送至洛京河南尹秦王從榮優禮待之奏署大師號文智焉於長壽淨土院住持應順元年甲午正月二十二日忽微疾作名弟子助吾往生念彌陀佛奄然而化俗年七十五僧臘五十六閏正月二日茶毗收遺骨至清泰二年四月八日建塔於龍門山廣化寺之東南隅止風神峭拔戒節孤高百家子史經目無遺該博之外尤所長者近體聲律詩也有贈樊川長老詩流傳人口在定州日中山與太原互相疑貳諸侯兼井王令方欲繼好息民因命僧齋於慶雲寺會有獻白鵲者王曰燕人詩客試爲詠題止卽席而成後句云不知誰會喃喃語必向王前報太平王欣然詩人李洞者風骨僻異慕賈閬仙之模式景福中在河池相遇贈止三篇時宰相

孫公渥趙公鳳馬公裔孫寶學士夢徵符侍郎蒙李侍郎詳皆唱于和汝墳篪韻諧止頊在長安講罷遊終南山逍遙園是姚秦什法師譯經之地年代寖深鞠爲茂草且曰吾爲釋子忍不興乎奏昭宗乞重修帝允仍舊賜草堂寺額後請樊川淨休禪伯聚徒談元矣及在洛也講外長誦金剛經不知紀極昔多居終南山崆峒山故有三山集詩三百五十篇盛行於時弟子修文修智修行徽見師之道焉

如敏

按宋高僧傳如敏閩人也始見安禪師遂盛化嶺外誠多異迹其爲人也寬綽純篤無故寡言深憫迷愚率行激勸劉氏偏霸番禺每迎名敏入請問多逆知其來驗同合契廣主奕世奉以周旋時時禮見有疑不決直往詢訪敏亦無嫌忌啓發口占然皆准的時謂之爲乞願乃私署爲知聖大師初敏以一苦行爲侍者頗副心意呼之曰所由也一日隨登山脊間却之潛令下山迴顧見敏入地焉苦行隱草中覆其形久伺之乃出往迎之問曰師焉往乎曰吾與山王有

舊邀命言話來如是時或亡者乃穴地而出嚴誡之曰所由無宜外說洩吾閑務後終於住院全身不散喪塔官供今號靈樹禪師眞身塔

全宰

按宋高僧傳全宰姓沈氏錢塘人也孩抱之間不喜葷血其母累覩善徵勸投徑山法濟大師削染及修禪觀亭亭高竦不雜風塵慕十二頭陀以飾其行諺曰宰道者焉迨乎諸方參請得石霜禪師印證密加保任入天台山闇巖以永其志也伊巖宗寒山子所隱對峙皆魑魅木怪所叢萃其間宰之居也二十餘年惡鳥革音山精讓窟其出入經行鬼神執役或掃其路或侍其旁或代汲泉或供採菓時時人見宰未嘗言後天成五年徑山禪侶往迎歸鎭國院居終於出家本院焉

鴻莒

按宋高僧傳鴻莒姓唐氏永嘉人也早出家於越州龍宮寺始則誦法華經全部得度裹足往趨長安學律因讀化度寺碑時有舉人旁聽見莒目瞻多行異

之知能背碑請莒誦之儒生覆其文了無一悞又相將去崇聖寺亦然而多强記輩流所推言歸故鄉請受二衆依止其細行也生來未嘗叱其狸犬豈況諸餘乎然晝夜行道誦經有鬼神扶衞或爲然燭或代添香皆鬼物也天成三年戊子水潦之後報之以大旱民薦饑饉有强盗入其室莒待之若賓客躬作粥飯飼之曰徐徐去山深無人汝曹爲天災所困耳盗者拜受而去弟子中欲襲其不備莒曰非我弟子我捨此未入深山矣諸子罷輕襲之意長興癸巳歲中恬然無疾跏趺儼然長逝至三更手敲龕門者三弟子哭泣啓開云吾告汝等與吾換新衣裳緣佛土諸上善人嫌吾服章不淨易畢便終七日頂暖時院中有巨犬三能猛噬遷塔日隨人馴狎時山中麕鹿飛鳥相叅犬無摯猛獸不驚奔葬後有虎繞墳嗥叫其感物之情如是有弟鴻楚並高行爲時所重

道賢

按宋高僧傳道賢不知何許人也持諷孔雀王經以爲日計末則受瑜伽灌頂法持明之功愈多徵應嘗

夜夢佛攜賢行步步蹈履濃雲若乘剛焉每行不知幾百里而指之曰此摩竭陀國此占波國南印度西印度迦濕彌羅等國且行且記喜躍不勝及寤覺冥解五天梵音悉曇語言時西域僧到岐下葱嶺北諸胡僧往往僞稱五印人賢以一接語言先斥之曰汝是某國人北戎南梵無敢紿之隴坻道俗皆禀承密藏號阿闍梨也迨長興末明宗晏駕立從厚爲帝鳳翔清泰不恭其命遣王思同帥師伐之清泰乃嬰城自守清泰問賢曰危甚矣如何對曰名竇八郎可逆知勝負也清泰出乘城撫衆其竇八介甲持戈來馬前作迎鬭之狀跳躍已解甲投戈而走賢曰此外敵必降之象也果如斯說清泰乃擁兵而東召賢俱行入洛即帝位欵改元曰清泰賢奏曰年號不佳何邪水清石見至二年勑移幷州晉高祖爲天平軍乃阻兵自固潛連契丹長驅入洛清泰自焚果石見之應矣晉兵未至賢先終於洛今兩京傳大教者皆法孫之會元矣竇八郎者岐人也家且富焉自荷器鬻水言語不常唯散髮披衣狂走與李順興相類或遇牛

驢車必撫掌而笑迨死焚之火聚中盡化金色胡蝶而飛去或手搠衣扇行之歸家供養焉

誠慧

按宋高僧傳誠慧元禮之宗盟祖派蔚州靈丘之故邑父母深信注意淸涼因瞻大聖之容乃乞興邦之子既而有孕遂誕賢童纔當丱年器幹天假自詣臺山永爲佛子時眞容殿釋法順覩其儁哲化以苦空勸捨俗衣令披法服暨登具足尤習毗尼自後孤遊谿谷多處林泉有王子寺僧湛崇等請居茲寺慧主任之餘暇內外典教靡捨斯須供贍精嚴非不勤恪恆轉華嚴經數盈百部每至卷終懇發願曰以我捧經之手救彼苦惱之人而屬武皇與梁太祖日尋干戈中原未定武皇中流矢創痛楚難任思憶慧師翹想焚香痛苦乃息遙飛鴈帛遠達鷄園命下重巒迎歸丹闕武皇躬拜感謝慈悲便號國師矣後乞歸本寺金峰顯耀王樹相依九州之珍寶皆來百寺之樓臺普建莊宗卽位詔賜紫衣次宣師號慧堅不受帝復宣厥後再朝天闕更極顯榮受恩一月却返五臺

同光三年乙酉歲十二月囑累門人延珪曰吾今化緣將畢爲吾進遺表達於宸聽宜各努力理無相代言訖入丈室右脅而終也俗齡五十僧臘三十帝聞惻愴遣高品監護喪筵仍勅賜祭三朝火燼五色骨存收取舍利而起塔焉謚曰法雨塔曰慈雲也

無迹

按宋高僧傳無迹姓史氏朔方人也當宣宗御宇佛法中興大中九年年正十三決志捨家投白草院法空大師爲弟子操執密緻拂攘囂塵咸通三年用賓於京室得戒度於西明寺矣凡於百藝悉願遊焉慕林定威能畫戴安道能琴我則講貫之餘兼而綜習先是唐恆夫嘗作鎭朔方後於輦下相遇以家僧之禮待焉蓋知言行相高復能唱導聞恆夫白兩街功德使請隸西明寺旋屬懿宗皇帝於鳳翔法門寺迎眞身右宣副使張思廣奏迹充乎讚導悅懌上心宣賚稠厚光啓中傳授佛頂熾盛光降諸星宿吉祥道場法歸本府府帥韓公聞其堪消分野之災乃於鞠場結壇修飾而多感應景福中太尉韓公創修廣福

寺奏迹住持皆以律範繩之塞垣間求戒者必請爲力生焉梁乾化丙子歲中書令韓公洙奏署師號曰鴻遠後唐同光三年乙酉歲四月一日坐終於丈室筋骨如生風神若在蕃漢之人觀禮稱歎曰昔至德中當府龍興寺有高士辯才坐亡遂漆布之乾寧元年府帥舉奏敕謚曰能覺令迹師可不異時而同事哉中書令韓公命工布漆焉莊宗朝軍府從事薛昭紀爲碑頌德云

䛒光

按宋高僧傳䛒光字登封姓吳氏永嘉人唐史官左庶子兢之裔孫也幼捨家於陶山寺剃度居必介然不與常人交雜好自標遇慢易緇流多作古調詩苦僻寡味得句時有得色長於草隸聞陸希聲謫宦於豫章光往謁之陸恬靜而傲氣居於舟中凡多囘投刺且不之許接一日設方計干謁與語數四苦祈其草法而授其五指發鐙訣光書體當見遒健轉腕迴筆非常所知乃西上昭宗詔對御榻前書賜紫方袍後謁華帥韓建薦號曰廣利自華下歸故鄉謁武肅

王錢氏以客禮延之而性畔岸弗愜王情乃歸甬東終焉有文集爲知音者所貴出筆法弟子從瓌溫州僧正智琮皆得墨訣有朝賢贈歌詩吳內翰融羅江東隱等五十家僅成一集時四明太守仰詮素重光高蹈躬爲喪主理命令葬後三年准西域焚之發棺儼若生相髭髮爪皆長茶毗收舍利起小塔焉則後唐長興中也

令諲

按宋高僧傳令諲姓楊氏陝府閿鄉人也幼而履操志求出俗得本邑之師授淨名經年旣應法乃納戒律大小乘教兼而學之於名數法門染成淳粹彌陀中觀幹及膏腴聲光振發莫之與京因遊洛南長水遇歸心檀信構伽藍就中講貫一論一經三十載中宣化計各五十餘偏日別誦維摩上生以爲恆課執行持心而絕瑕纇遠近宗承若望梅者得飲焉以清泰二年乙未歲終於邑寺春秋七十一法臘五十一其年遷於山麓徇西域法火葬獲舍利學人檀越共建塔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一七、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七十三卷目錄

僧部列傳四十九

後晉

行遵　全付

善靜 附靈照　光嗣

遵誨 附彥求　息塵

道育　景超

志通　道舟

懷濬　智朗

自新　亡名

師會

後漢

狂僧（附曹和尚）　洪眞

若虛（附亡名僧）　巨岷

恆超　僧照

從隱（附夢江）　宗季

行修　希覺

後周

智佺　文益

行因（附道潛）　道丕

智江　光嶼

慧明　普靜

行瑫　僧緘（附大慈寺僧七名）

師簡　澄楚

神異典第一百七十三卷

僧部列傳四十九

後晉

行遵

按宋高僧傳行遵福州閩王王氏之仲子後唐莊宗即位入洛進方物因留京邸同光末會明宗將入兵亂相仍乃自翦飾變服爲僧竄身巴蜀逮晉開運中狀貌若七十餘然壯力不衰或詢其年臘則必杜默於閬中寓光國禪院院徒以律法住持人不之知遵

之能否有李氏子家命齋飲噉之次欻起出門叫噪若有所責謂李曰今夜有火自東南至於西北街鄰居咸令備之是夕果然熛燼無遺衆聚問其故曰昨一婦女衣紅秉炬而過老僧恨追不及耳又於趙法曹家指桃樹云下有如許錢不言其數趙乃名人發之畚鍤方興適遇客至爲家僮所取喧喧之際盡化爲青泥人各爭得百餘後坏墁之門壁壞往往而有焉遵或經人塚墓知其家吉凶至於風角鳥獸聞見之間預言災福後必契合故州閭遠近咸以預言用爲口實終於晉安玉山緇徒爲其茶毗焉

全付

按宋高僧傳全付吳郡崐山人也幼隨父商於豫章聞禪寂之說乃有厭世之志白求出家父慍形於色慍止復白者三父異其誠率略許之遂詣江夏投清平大師問曰爾來何求付曰志求法也清平師憐其幼而抱器撫以納之夙興夜寐殊於羣童及長爲之落飾尋登戒度奉師彌謹檢身彌至問法無厭飫見性不齷齪清平領而許之一旦謂人曰吾聞學無常

師吾非匏瓜豈繫於此而曠於彼乎遂辭師而抵宜春之仰山禮南塔涌禪師應對言語深認仰山之勢頓了直下之心仰山矍然器重之拳拳服膺棲神累載後遊於廬陵安福縣宰楊公建應國禪院請付居之禪徒子來堂室叟滿楊宰罷任其鄉人復於鴿湖山建院迎以居之廉使上聞錫名曰清化禪院禪徒麕至請問者牆進皆不我屈豈多讓於前輩乎有同里僧謂付曰父母之鄉胡可棄也任緣徇世願師歸歟遂別鴿湖而還故國時吳越文穆王錢氏命升階賜之衣衾鉢器有加禮焉丁酉歲錢城戍將闢雲峰山建清化禪院名以居之次忠獻王錢氏遣使錫以紫袈裟付上章累讓再賜之又讓之遂故以納衣付曰吾非榮其賜而飾讓也恐後人之倣吾而逞欲矣尋賜號曰純一禪師又固讓之付不以情忘情故情眞不以道求道故道直所居院之殿宇堂室人競崇建之鑄鐘千餘斤新額曰雲峰清化禪院雲水之侶輻湊睠睠不欲捨旃開運四年丁未歲秋七月示疾謂衆曰生也法起歿也法滅起滅非言論所及也安

然而逝有大雨疾風以震林木拔矣享年六十六臘四十有五歸窆於山之北塢弟子應清等十餘人奉師遺訓不墜其道焉僧主彙征爲塔銘建隆二年立

善靜（附靈照）

按宋高僧傳善靜俗姓王氏長安金城人也父朗唐威州刺史母李氏因夢聖容照爛金色遂爾娠焉及生岐嶷逮乎知學博通羣言因掌書奏于神策軍中尉器重之忽厭浮幻潛詣終南豐德寺禮廣度禪師時年二十七也洎乎削染受具天復中南遊樂普見元安禪齋乃融心要北還化徒於故里結廬於終南雲居山道俗歸之如市又起遊峨嵋禮普賢銀色世界回興元連帥王公禮重留之後還故鄉已黍離矣留守王公營永安禪院以居之以開運丙午歲冬鳴椎集僧囑累還方丈東向右脇而化俗壽八十九僧臘六十黑白之衆若喪嚴親明年正月八日荼毗於城南獲舍利數千粒漢乾祐三年庚戌八月八日遷塔於長安義陽鄉石塔歸然初靜率多先覺往遊樊道避昭宗之蒙塵又生平洗沐舍利隕落皆收祕不

許弟子示人又嘗禪寂次牕外無何有白鶴馴狎於庭若有聽法之意靜令人驅斥之凡此殊徵有而不有晉昌軍府主郭公歸信焉營構禪院命以居之翰林學士魚崇諒爲塔銘述德焉次杭州龍華寺釋靈照本高麗國人也重譯而來學其祖法入乎閩越得心於雪峰苦志叅陪以節儉勤於衆務號照布衲焉千衆畏服而言語似涉島夷性介特以恬淡自持初住齊雲山次居越州鑑清院嘗衹對副使皮光業語不相投被舉擯徙龍興焉及湖州太守錢公造報慈院請住禪徒翕然吳會間僧捨三衣披五衲者不可勝計忠獻王錢氏造龍華寺迎取金華梁傅翕大士靈骨道具眞於此寺樹塔命照住持焉終於此寺遷塔大慈山之峰

光嗣

按宋高僧傳光嗣姓李氏太原文水人也沖幼孤靜罕雜童稚信尚臺山乃爲眞容院浩威之高足也納戒後器宇穹隆憤繫包桑出求禪法歷於年稔內外之學優長尸海崩騰艮難抗敵由是決意越重湖登

閩嶺盛談文殊世界聞者竦動忠懿王王氏大施香茗遣使送山寺焉癸酉歲至兩浙謁武肅王錢氏厚禮遲之施文殊聖衆供物香茶并鉢盂一萬副應吳越諸州牧宰皆刻俸入緣仍泛海至滄州運物入山時降龍大師者率領彈壓緇伍畏焉爲其分散諸寺蘭若衆寡均等時徒侶堅請嗣主院宣補僧官轄諸臺寺院命曰都綱師號超化居於僧上若鯤鳳之領鱗羽焉十五年間興建梵宇齋飼僧尼不勝紀極以天福元年遘疾至九月五日遷滅門人起塔藏其靈骨舍利至今存焉

遵誨（附彥求）

按宋高僧傳遵誨姓李氏譙郡人也祖世不仕母張氏夢神人授己寶珠乃有娠焉生且奇異乳哺之時善認人之喜慍彌長見寺觀必任步遲廻顧眄不捨年甫十一禮亳城開元寺崇諲律主爲師範矣誦法華經二周畢部由是勤於學問殆登弱冠受於戒律持彼律儀確乎轉石尋師西洛問道梁園初於智濬法師傳法華經講精義入神雌黃滿口梁開平二年

戊辰歲止相國寺藥師院首講所業至後唐長興二年辛卯歲門徒相續請其訓導已周一十九徧升其堂者二十餘人泊天福二年有五臺山繼顒大師精達華嚴大經躬入東京進晉祖降聖節功德誨仰顒師辯浪經江下風趍附乃允講宣誨善下百川蔚成藏海矣梁宋之間以顒罷唱請誨敷揚啓帀虛堂緇素雲萃募四衆鐫石壁華嚴經一部於講殿三面焉嗟其油素易羅炎上之災刻此貞珉寧患白蟫之食工未告終所施已足又名僧俗人各念一卷得二百四十人成三部四季建經會近二十年更無間曠復別施鬼神水陸法食皆勸勵莊嚴菩提心行矣朝廷崇重旌表其功賜號眞行大師開運二年乙巳歲正月十六日示疾策杖教誡門弟子訖右脅而臥口誦佛名斯須長逝矣享壽七十一法臘五十一門生奉遺旨葬於隨河之北寺莊東原也次有杭州龍華寺釋彥求姓葉氏縉雲人也梁貞明中納戒造景霄律席迴見毘尼祕邃方將傳講俄悟沓婆羅漢反求堅固法乃遊閩嶺得長慶禪師心訣回浙受丹丘人請

居六通院其道望惟馨與夫申椒菌桂爭其芬烈矣漢南國王錢氏欽其高行命住功臣院未歸州治龍華寺聚徒開演求好營衆事務必身先唯以利人爲急受施必歸常住房無關鍵筒無扃鐍不容尼衆禮謁不苟聲勢常屬度戒四遠人聚日供累千僧食未嘗告匱其前後計飯鉅萬人焉宋建隆中終於住寺云

息塵

按宋高僧傳息塵姓楊氏幷州人也父遷貿有無營利而已其母氏嘗夢人服裝偉麗稱寄宵宿便覺娠姙生而有異童稚不羣每聞鐘唄之音凝神側耳年方十二因夢金人瑰奇之狀引之入精廬明旦告白二親懇求出家未允之前泣而不食父母憫其天然情何厭塞遂曲順之卽投草堂院從師誦淨名經菩薩戒達宵不寐將周一祀捨本諷通年當十七便聽習維摩講席粗知大義及乎弱冠乃圓上品執持律範曾無缺然年二十三文義幹通於崇福寺宗感法師勝集傳授復學因明唯識不虧敷演學徒穎脫者

數人崇福寺辯才大師從式最爲高足於天祐二年李氏奄有河東武皇帝請居大安寺淨土院四事供養專覽藏教修鍊上生業設無遮大齋前後五會塵嘗以身飼狼虎入山谷中其獸近嗅而奔走又於林薄裸體以啖蚊蝱乃遊仙巖嶽寺養道棲神復看大藏經帀設齋然一指伸其報慶彼寺有聖觀音菩薩像長燭七燈香華供獻後被諸生就請下山城內傳揚大論四序無輟逐月設沐浴臨河就洛投飼水族以己噠嚫旋贖羽毛沈潛高明以遂生性或施牢獄人食或賑惠貧乏或捐旛蓋於淨明金藏二塔後唐長興二年衆請於大安國寺後建三學院一所供待四方聽衆時又講華嚴新經傳授於崇福寺繼暉法師由是三年不出院門一字一禮華嚴經一徧字字禮大佛名經共一百二十卷復煉一指前後計然五指時晉高祖潛躍晉陽最多欽重洎乎龍飛塵每入洛京朝覲必延內殿從容錫賚頗豐帝賜紫服并懿號固讓方俞塵聞鳳翔府法門寺有佛中指骨節眞身乃辭帝往岐陽瞻禮覩其希奇又然一指塵之雙

手唯存二指耳續於天柱寺就楚倫法師學俱舍論方經數日微有疾生至七月二十七日辰時枕肱而逝俗年六十三臘四十四平常唯衣大布不蓄盈長六時禮佛未曾少缺隴坻之間聞其示滅黑白二衆具威儀送焚之得舍利數百粒弟子以靈骨歸於太原晉祠勅葬於晉水之西山小塔至今存焉

道育

按宋高僧傳道育新羅國人也本國姓氏未所詳練自唐景福壬子歲來遊於天台暹迴而挂錫於平田寺衆堂中慈愛接物然終不捨島夷言音恆持一鉢受食食訖略經行而常坐脅不著席日中灑掃殿廊料理常住得殘羨之食雖色惡氣變收貯於器齋時自食與僧供湢浴煎茶遇薪木中蠹蠢乃置之遠地護生偏切所服皆大布納其重難荷每至夏首秋末日昳乃裸露胷背脞腨云飼蚊蚋蝖蛭雜色蟲螫齧至於血流於地如是行之四十餘載未嘗少廢凡對晤賓客止云伊伊二字殊不通華語然其會認人意且無差脫頂髮垂白眉亦龐焉身出紺赤色舍利有

如珠顆人或求之隨意皆獲至晉天福三年戊戌歲十月十日終於僧堂中揣其年八十餘耳寺僧舁上山後焚之灰中得舍利不可勝數或有得巨胄者後唐清泰二年曾遊石梁迴與育同宿堂內時春煦亦燒榾柮柴以自熏灼口中嘮嘮通夜不輟或云凡供養羅漢大齋日育則不食人或見迎羅漢時問何不去殿內受供口云伊伊去或云飼蟲時見羣虎嗅之盤桓而去矣

景超

按宋高僧傳景超不知何許人也素持戒範若護浮囊性惟矢直言不面從及乎遊方役足選勝棲身至於廬峰便有息行之意惟誦法華鞠爲恆務九江之人且多景仰嘗禮華嚴經一字拜之計已二徧乃燒一指爲燈供養慶禮經周矣又禮法華經同前身膚內隱隱出舍利磊落圓瑩或有求者坐席行地拾之無算天福中卒於庵中今墳塔在乎廬阜遊者致禮嗟歎而已

志通

按宋高僧傳志通俗姓張氏右扶風著姓家之子也早知遺世克務淨門選禮名師登於上品諸方講肆徧略留心後唐之季兵革相尋自此駕已東巡薄遊洛下遇嚩日囉三藏行瑜伽教法通禮事之乃欲陟天台羅浮遂辭三藏曰吾比求飜譯屬中原多事子議南征奈何路梗何通曰泛天塹其如我何三藏曰苟去吳會間可付之梵夾或緣會傳譯通曰已聞命矣以天福四年己亥歲天王錫命於吳越遂附海艦達浙中時文穆王錢氏奉朝廷之故具威儀樂部迎通入府庭供養於眞身塔寺安置施賚豐腆通請往天台山由是登赤城陟華頂既而於智者道場挂錫因覽西方淨土靈瑞傳變行迴心願生彼土生常不背西坐山中有招手石者昔智顗夢其石上有僧臨海上舉手相招名之狀顗入天台見其僧名定光耳輪聳上過頂亦不測之神僧也及相見乃問顗曰還記得相招致否顗曰唯此石峻峙顧下無地通登此投身願速生淨土奮軀而墮一大樹中枝輭幹柔若有人扶接焉殊無少損乃再叩榼投之落於巘下蒙

茸草上微有少傷遲久蘇矣衆僧謂爲豺虎所啖及見其猶殗殜然舁就本道場初通去不白衆遂分人各路尋覓至螺溪民村有巫者言事多驗或就問焉神曰伊僧在西南方現有金鎧神扶衛不死我到彼神氣盡矣固難近也皆符協神言後往越州法華山默修淨業將欲化去所止房地生白色物如傅粉焉未幾坐禪牀而終遷座闍維有五色煙覆於頂上法華川中咸聞異香焉

道舟

按宋高僧傳道舟姓管氏朔方迴樂人也髫年聰雅庠序有儀雖誦詩書樂聞釋典決志出家於龍興寺孔雀王院爰得戒珠漸圓心月吟哦唄讚嘹亮可聽乃率信士造永興寺功成不宰辭靈帥韓公洙入賀蘭山白草谷立要持念感枯泉重湧有靈蛇游泳於中遂陟法臺談講道俗蜂屯檀施山積讚唱音響可過行雲獷悍之人若鵰鶚之革韻乃刺血畫大悲千手眼立像時屬亢暘則絕食瞑目要期雨之通濟方議充暘中和二年聞關輔擾攘乃於城南念定院塔

下斷左肱焚之供養大悲像願倒冒干戈中原塞上早見弭兵言畢迅雷風烈洪澍焉又嘗截左耳爲民祈雨復斷食七日請雪皆如其願至於番落無不祗畏以天福六年辛丑歲二月六日其夜未央結跏趺坐囑累門人方畢而絕享齡七十有八遺骸不散如入禪定遂加漆紵焉建隆中郭忠恕者博覽羣籍小學尤長篆隸爲能多事凌轢因過投於北齋詢舟前烈著碑頌焉

懷濬

按宋高僧傳懷濬者不知何許人其爲僧也愍而且狂乃逆知未兆之事其應如神乾寧中無何至巴東濬且能草聖筆法天然或於寺觀店肆壁書佛經道法以至歌詩鄙俚之詞靡不集其筆端矣與之語阿唯而已里人以神聖待之刺史于公患其惑衆繫獄詰之乃以詩通狀辭意在閩川之西東然章句靡麗州將異而釋之又詳其旨疑在海中得非杯渡之流乎行旅經過必維舟而謁焉辯其上下峽之吉凶貿易經求物之利鈍客子懇祈唯書三二五行終不明言

其事微密驗時荊南大校周崇賓謁之書遺曰付皇都勘爾後入貢因王師南討遂縶南府終就戮也押牙孫道能謁之書字曰付竹林寺其年物故營葬於古竹林寺基也皇甫鉉知州乃畫一人荷杖一女子在旁尋爲取民家女遭訟錮身入府矣有穆昭嗣者斯波種也幼好藥術隨父謁之乃畫道士乘雲提一匏壺書云指揮使高某牒衙推穆生後以醫術有效南平王高從誨令其去道從儒簡授攝府衙推屬王師伐荊州濬乃爲詩上南平王曰馬頭漸入揚州路親眷應須洗眼看是年高氏輸誠於淮海遂解重圍其他異跡多此類也嘗一日題庭前芭蕉葉云今日還業債州縣無更勘窮往來多見殊不介意忽爲人所害身首異處刺史爲其荼毗焉

智朗

按宋高僧傳智朗姓黃氏單州城武人也母劉氏夢數桑門圓坐爲劉說法歷然在耳遂妊朗焉及生暨長宛有僧之習氣淳靖簡潔苦辤親出家往曹州扈通院事行滿師供給惟謹洎乎剃染成大比丘學四

分律淨名經俱登闇閾且曰出俗者何滯方守株不能脫羈解絆乎於廣博知見無所堪能乃攜缾鉢南極衡陽登嶽棲般若寺行胎息術而覽藏經事訖入閩嶺會無伴侶形影相弔逢猛獸者數四皆欲呀口垂噬又躡步徐去矣見洞山雪峰二祖師決了禪訓有請問者隨答如飛蓋了達無絓矣後旋本院信向如歸而四事供僧罔聞間隙四十餘齡役已無倦以晉末丁未歲十一月二十三日遷滅於時白衣飲痛緇流茹傷獸失猛以哀嘷鳥停飛而宛轉或曰愛河

苦海誰拯溺邪春秋七十七法臘五十三火葬收舍利起塔於院朗爲釋子衣物誓不經女人之手浣濯不役徒弟檀施之物像寶未省互用蓋以初律後禪陶冶神用之故也大明府少尹李鉉爲碑焉

自新

按宋高僧傳自新姓孫氏臨淄人也濯戒尋師曾無懈廢聞膺禪師化被鍾陵往參問焉從雲居長往迴錫嘗隱廣德山中屬兩浙文穆王錢氏率吏士躬征宛陵入山寺羣僧皆竄唯新晏如問曰何不避乎對

曰東西俱是賊令老僧去何處逃避王驚其詐直迴戈遣歸見武肅王問之言無所屈加之高行造應瑞院居之假號曰廣現大師初新嘗入宣城山采藥穿洞深去始則闇昧尋見日分明行僅數里洞側有別竅溪水泛泛然隈一大松枝下有草庵一僧雪眉擁衲坐禪旁有一磬火器新擊磬遂開目驚曰嘻師何緣至此乃陳行止揖坐取石敲火煎茗香味可愛日將夕矣僧讓庵令新宿顧其僧上松巔大巢內閒念法華經聲甚清亮逡巡又咄罵云此羣畜生毛類何苦生人恐怖速歸林薄不宜輒出叱去新窺之乃虎豹弭耳而去明日謂其僧曰願在此侍巾屨僧曰自居此地不見草枯四絕人煙非師棲息處又問莫飢否相引溪畔有稻百餘穗收穀手挪三匊黃粱挑野蔬和煑與食後遣回去送至洞口曰相遇非偶然也所食茶與菜糜師平生不乏食矣遂遵路回本院已月餘日命同好再往尋之失洞蹤跡後在浙中充寶塔寺主以天福中卒于住寺年八十餘今影在冷水灣前小院存焉

亡名

按宋高僧傳亡名不知何許人也觀方問道不憚艱辛勝境名山必約巡訪天福中至襄州禪院挂錫與一僧循良守法同九旬禁足其人庠序言多詭激稱名曰法本朝昏共處心雅相契若久要之法屬焉法本云出家習學卽在鄴都西山竹林寺寺前有石柱他日有暇必請相訪後亡名追念前約因往尋問洎至山下村中投一蘭若止宿問彼僧曰此去竹林寺近遠僧乃遙指孤峰之側曰彼處是也古老相傳昔聖賢所居之地今但有名存耳故無精廬淨舍立佛安僧之所也僧疑之詰旦而往旣覩竹叢叢中果有石柱茫然不知其涯涘僧憶法本臨別之言但扣其柱卽見其人遂以小杖擊柱數聲乃覺風雲四起咫尺莫窺俄爾豁開樓臺對聳身在山門之下逡巡法本自內而出見之甚喜問南中之舊事說襄鄧之土風乃引度重門升祕殿領叅尊宿若綱任焉顧問再三法本曰早年襄陽同時禁足曾期相訪故及山門也尊宿曰善可飯後請出在此無座言無凡僧之位

次也食畢法本送至山門相別旣而天地昏暗不知所向頃之宛在竹叢石柱之側餘並莫覩其僧出迹其事罔知伊僧所終焉

師會

按宋高僧傳師會俗姓巨漢荊州刺史武之後祖徙家北燕遂爲薊門人也考諱知古母趙氏會童孩出俗禮薊州溫泉院道丕爲師匠焉業成年滿受具於金臺寶刹寺壇梁開平中萍梗任飄於河朔杯盂隨步於江淮乃抵漢南遇觀音院巖俊班荊話道抵掌論心且曰子還聞投子山有大同禪師已否曰聞而未見曰宜亟往焉及參大同跬步之間舉揚之外洗焉明白其安坦然乾化二年來梁苑謝俊公曰始者攸攸歧路茫茫生死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苟不奉師友指歸幾一生空度今以穢蕕請與薰同器而藏可乎俊公與會胥德留入法席四年秋有寶積坊羅漢院志修堅請會代居所住焉苫蓋五間而已乃感檀越尚書左丞吳藹兵部侍郎張袞若袁粲之謁寶亮徐湛之禮惠通共發奏章賜額曰天壽焉四海之僧

翁然而至歷三十五載供僧二百餘萬用其財寶無少混淆耿介可知也天福七年晉高祖以會行成於內聲聞於外勑賜紫衣開運元年賜號曰法相紫衣則藏以受持師號則蔑其稱謂且曰我本不求名名來自求我知其白而守其黑和其光而同其塵世幻逡巡時不我與三年七月二十六日累諸門人帖然而滅春秋六十七夏臘四十八闍維收舍利數百粒起塔於東郊汴陽鄉也刑部侍郎邊歸讜爲碑頌德云

後漢

狂僧（附曹和尚）

按宋高僧傳狂僧者晉開運中徧於邑下乞石礦灰日夜驅荷入大小畱二山中謂行人鄉叟曰要造宮闕然莫之測也皆謂爲風狂如是運至數千石封閉甚固其後此僧亦絕蹤跡屬乾祐初漢祖旣入今東京卽位不逾年而崩當是時也詔卜睿陵於大留山下計慮者云甎瓦數百萬此山之內可陶而燒其如礦灰烏可得乎俄有里胥曰此地元有僧積藏灰可

數千石准用應足按行使山陵畢用無孑遺其僧也非狂由此方證之矣又鎮州釋曹和尚者恆陽人也不常居處言語糾紛敗襦穿屨垢面黯膚號風狂散逸之倫也齊趙人皆不測而多重旃或召食食畢默然而去府帥安重榮作鎮數年諷軍吏州民例請朝廷立德政碑碑石將樹之日其狀屹然曹和尚指之大笑曰立不得立不得人皆相目失色主者驅逐曹猶口不絕聲焉至重榮潛萌不軌秣馬利兵垂將作逆朝廷討滅碑尋毀之凡所指斥猶響答聲也後不測所終

洪眞

按宋高僧傳洪眞姓淳于氏滑州酸棗人也幼悟塵勞決求出離介然之性雲鶴相高師授法華經隨文生解鎧甲精進伏其恚忿或霑檀施迴面捨旃誦法華經約一萬部詣朝門表乞焚全軀供養佛塔帝命弗俞時政出多門或譖云惑衆或言不利國家下勅嚴阻眞歎曰善根植淺魔障尤强莫余敢止遂退廣愛寺罄捨衣盂作非時施願畢當年無疾坐滅經數

日顏貌如生遷就荼毗唯舌根不壞益更鮮紅時衆觀之歎希有事春秋五十二伊洛之間重之如在

若虛（附亡名僧）

按宋高僧傳若虛隱於廬山數年持經不出石室江南國主李氏欽尚其道累徵終不降就唯言老僧無能寧消王者歸心若更相呼竄入深山矣或衣物則避讓香則受之以乾祐中盛夏坐終身不沮壞今溢城人供養影相焉又潭州釋亡名恆誦法華經口無他語長沙文昭王馬氏特加禮重名入天策府湘西院供養然其語事詭異堪驚一旦名知佛殿僧令急襞掠佛像各就兩廂僧皆謂爲狂發相目而笑舉止極甚急切須臾自入正殿內據佛座而坐奄然而化舉州道俗爭禮焚香漢乾祐中也

巨岷

按宋高僧傳巨岷姓任氏西河人也父遊於藝而貫丘園母王氏戒受八關心歸三寶從妊岷也更好善緣復求福利而生令子及生年甫七歲志氣敦篤暫見佛像注仰欣然父母知有宿因或攜入寺意欲忘

歸至本郡淨心院見宣遠論師志戀其房泣求攝受二親知不能阻其願咸皆可之年十歲誦終法華維摩二經日持十卷更無間隔如執琉璃之器其舒徐忞制若老成焉迨圓滿足便習尸羅克通開制之科恆照欣戚之鑑自爾大乘理趣經論精窮得其師門則并部永和三學也俾夜作晝窻案是臨不暇諸他除研習義章修六事二因也於大般涅槃經兼因明論末年逾切又傳輸金論盡屏餘緣各講十徧仍求輔亮博覽羣書得義最精又揚具美尋稟綸言住城內天王院與弟子俱供億不虧傳持無替乾祐元年漢祖以龍潛晉土之日便仰岷名特降庭臣賜紫衣號圓智大師續有詔宣住崇福寺講堂院仍充管內僧正經年而變法於晉檢策僧徒如風偃草至乾祐二年十一月五日無疾而終於時四衆含悲一城戀德俗齡九十三法臘五十四乃遵西域荼毗禮多投香木或執旛花黑白之衆盈郊黯靄之雲蔽日未容火滅皆捧寶瓶待盛粱粟之形同見熏修之體時得舍利者隨自因緣或多或少別得遺骨具表奏聞漢

主敕葬於西山天龍寺凡事官供起石塔敕謚號曰達識焉

恆超

按宋高僧傳恆超姓馮氏范陽人也祖父不仕世修儒道而家富巨萬超生而聰慧居童稚羣不貪戲弄年十五早通六籍尤善風騷辭調新奇播流人口忽一日因閱佛經洗然開悟乃歎曰人生富貴喻等幻泡唯有眞乘可登運載遂投駐蹕寺出俗未周三祀方議進修晝夜不疲而屬師亡亦遵釋氏喪儀守禮無怠孝悌之名燕人所美梁乾化三年往五臺山受木叉戒由是陟遐自邇切問近思俄徵伐木之章且狎成人之友結契遠求名匠兩河用兵未罷路且不通南則梁祖北則莊宗抗衡於輕重之前逐鹿在存亡之際當是時也超止於本州魏博幷汾之間學大小乘經律論計七本講通思於雍洛梁宋名師杳然隔絕雖然巡歷非遠宏暢殊精甁滿見知翼飛名字是故幷部息塵中山貞辯夫二人者言行俱臻證修有位一見超歎曰義龍之頭角悉完備矣待飛奮而

爲霖雨焉其爲碩德題目多此類也龍德二年挂錫於無棣超曰此則全齊舊壤鄒魯善鄰遂止開元伽藍東北隅置院講諸經論二十餘年宣導各三十餘徧節操高邁舉措舒徐緇素見之無不怯懼聲無叱咤語不夸奢自然而然且非威勢凌轢之所得也前後州牧往來使臣嚮譽欽風修名執刺相禮重者止令童子辭以講貫罕會接對初有所慊終服其高齊魯之間貴達不遠數百里造其門以詰難諸公一覩超容傍聽議論叅乎子史諮以教宗或問因明超答以詩一首辭新理妙皆悉歎降時郡守李君素重高風欲飛章舉賜紫衣超聞驚愕遂命筆爲詩云虛著褐衣老浮杯道不成誓傳經論死不染利名生厭樹遮山色憐窻向月明他時隨范蠡一棹五湖淸李君復令人勸勉願結因緣超確乎不拔且曰而其復爾則吾在盧龍塞外矣郡將聞而止又相國瀛王馮道聞其名知是鄉關宗人先遺其書序以歸向之意超日貧道閑人早捨父母尅志修行本期彌勒知名不謂浪傳於宰衡之耳也於吾何益門人敦喻不得已

而答書具陳出家之人豈得以虛名薄利而留心乎瀛王益加鄭重表聞漢祖遂就賜紫衣自此忽忽不樂以乾祐二年仲春三日微疾數辰而終於本院院衆咸聞天樂沸空乃升兜率之明證也春秋七十三僧臘三十五門人洞微與學徒百餘人持心喪傾城士庶僧尼會送城外具茶毗禮收舍利二百餘顆分施之外緘五十餘顆於本院起塔以葬之瀛王未知別奏賜師號曰德正乃刊勅文於石塔焉

僧照

按宋高僧傳僧照姓張氏范陽人也年十四出家投憫忠寺聽悟絕儔神儀偉秀初受經偈日誦數千百言目所覽者過於宿習叱論知見有老成之風遂度爲沙彌受具已來歷於再閏諳誦經典已踰六大部矣卽最勝王大悲維摩法華等經傍加聽尋經論十數年間深文伏義藍出靑矣天祐中遊方南下爰屆中山元戎王處直請住法華寺相次易帥請之太傅隴西公連表薦賜紫方袍加至眞大師次則扶風馬公請爲僧正非所好也及抵洛陽有命開法華經講

止法林院兕乎都闕浩穰象龍輻湊及照之唱導翕如於下風服膺矣以乾祐元年三月二十六日示滅於講院春秋七十僧臘五十四衆號慕侍中李公傾易定曾爲外護復守洛宅飾終喪禮悉以資奉粤四月三日遷神於城南行茶毗法收舍利紅潤可數百粒濟陽丁公爲保釐之選職爲樹塔於廣化之寺南岡照平昔講凡七十餘座勤勤爲法門生頗多宰臣馬公孫最所欽重前後贈詩僅數十首洛中爲美談矣

從隱 附夢江

按宋高僧傳從隱姓劉氏洛陽三鄉人也丱年敏慧誓欲出塵二親既聽乃投本邑竹閣院依師誦習陶練靈府寺於嵩陽受戒畢就長水聽采纔歷數年克通百法中觀彌陀三經論焉而譚師年老深許隱之博達性相後於洛布金院赴請敷演至後唐清泰中譚付講座日爲衆三登法席夏中長晷覽藏經一帙精進苦節人無與比乾祐二年正月示疾而終俗壽五十三僧臘三十二乃依天竺法火化收合眞體圓

淨堪愛門人樹塔至今存焉次有長水縣縣泉院釋夢江者姓楊氏本邑人也神彩灑落超拔凡態遂願出家恆誦仁王般若進具後講百法論清泰中龍門廣化寺請爲衆開演遇帝幸其寺宣問妙辯天逸悅可上心時於御前賜紫袈裟確乎不受訓導二十餘年講罷行道禮佛日惟一食慈忍於物罕逢愠色周顯德三年疾終緇素悲慕爲其建塔焉

宗季

按宋高僧傳宗季者俗姓俞臨安人也稚齒瓌偉心志剛直嘗天震鄰家樹季隨僵仆有姊尼抱就膝視之曰此非震死且有生候至夜未央甦而復作遂勸令出家事欣平寺僧後往衢州投亘信論師學名數論文義淹詳且難詘伏鋒芒如也迨迴杭龍興寺名講時僧正蘊讓給慧縱橫兩面之敵也與閭丘方遠先生江東羅隱爲莫逆之交也見而申問季作二百語訓之讓正賞歎遂請開講四十餘年出弟子七八百人漢乾祐戊申歲疾終於本房初季講次遇一異人作胡語問西域未來之經論一衆驚然季盻三目

會夜行感神光引之常覽古師之述作曰可俯而窺也遂撰永新鈔釋般若心經畢理鈔解上生經彌勒成佛經疏鈔補闕鈔闕諸別行義章可數十卷並行於世季道行孤僻性情方正寡言語氣貌高邁誓不趨俗舍暨老懇請亦罕赴白衣家居惟屢空衎然自任而孜孜手不釋卷樂道向終至今此宗越多弟子講導不泯焉

行脩

按宋高僧傳行脩俗姓陳泉州人也少投北巖院出家小心受課誦念克勤十三削髮往長樂府戒壇受上品律儀年始十八叅雪峰山存禪師隨衆請問未知詮旨辭存師言入浙去存曰與汝理定容儀令彼二人睹相發心遂指其耳曰輪廓幸長垂璫猶短吾爲汝伸之雙手平曳登卽及肩如是者三自此長垂見者舉目後唐天成二年丁亥歲入浙中傾城瞻望檀施紛紛遂構室於西關高峰爲其宴息後蔚成大院脩別無舉唱默默而坐人問唯笑而止士女牽其耳交結於頤下杭人號長耳和尚以乾祐三年庚戌

歲十一月示疾動用如平時以三月中夜坐終檀越弟子以漆布今亦存焉後寄夢睦州刺史陳榮曰吾坐下未完檢之元不漆布重加工焉

希覺

按宋高僧傳希覺字順之姓商氏世居晉陵覺生於溧陽家系儒墨屬唐季喪亂累被剽略自爾貧窶嘗傭書於給事中羅隱家偶問名居隱曰毗陵商家兒何至於此歎息再三多與雇直勸歸鄉修學至年二十五歎曰時不我與或服冕乘軒皆一期爾忽求出家於溫州開元寺文德元年也龍紀中受戒續揣摩律部稟教於西明寺慧則律師時在天台山也則乃法寶大師之高足廣明中關中喪亂避地江表覺始窺其牆終見室家瓌富以則出集要記解南山鈔不稱所懷何耶古德妄相穿鑿各競師門流宕忘返覺遂著記廣之曰增暉錄蓋取曹植云螢燭末光增暉日月謙言增暉集要之日月也二十卷成部浙之東西盛行斯錄暨乎則公長往乃講訓於永嘉武肅王錢氏季弟鏵牧是郡深禮重焉尋爲愚僧所誣愬釋

而不問徙於杭大錢寺文穆王造千佛伽藍召爲寺主借紫私署曰文光大師焉四方學者騁騖而臻覺外學偏多長於易道著會釋記二十卷解易至上下繫及末文甚備常爲人敷演此經付授於都僧正贊寧及乎老病乞解見任僧職旣遂所懷唯嘯傲山房以吟詠爲樂年八十一然猶手抄書籍異本曾無告倦未終之前捨衣物作現前僧得施復普飯一城僧自此困憊每睡見有一人純衣紫服肌膚輭弱如綿纊焉意似相伴纔欲召弟子將至此人歘徐下牀後還如故親向贊寧說此某知是天人耳囑託言畢而絕享年八十五生常所著擬江東讒書五卷雜詩賦十五卷注林鼎金陵懷古百韻詩雜體四十章覺之執持未嘗弛放勤於講訓切於進修學則彌老而不休官則奉身而知退可謂高尚其事名節俱全長者之風藹然如在所居號釋氏西齋慕吳兢之蘊積編簡焉

後周

智佺

按宋高僧傳智佺姓張氏銅臺永濟人也九歲於鄴都臨清王舍城寺事師暨受具戒身器挺然八尺而色玉如行步若舒鴈言音如扣鐘人望之凜然僉曰美丈夫也恆誦諸經晝三夜三禮佛無闕本師知其法器遣往滑臺抵明福寺就暉師講肆朞月頓見諸法體用喜不自任時暉之門生包勇傑幹者數十員皆出佺之下徇睢陽人請講未久又今東京遇信士捨宅爲萬歲百法院由此洛京陳許徐宿維青琴臺咸樂請其敷演自鳩聚檀䞋前後飯僧三十萬天雄軍戴張郭三家同建觀音院命居之佺敏利之性天資初終講百法論可百許徧登法座多不臨文懸述辯給後三過覽大藏經以輔見知其誦諷經呪也嘗聞戶外闐然有彈指聲者感鬼神讚歎歟魏帥陳君思讓篤志歸依表薦紫衣師號曰歸政殆臨八十一而尅意學歐王書體僅入能妙或問之曰吾習來生字耳顯德五年年八十三呼弟子奉晏等囑累令造木轝一所斂送闍維至其年十一月十一日奄終奉木塔皐高三丈餘縱燎時有白鶴哀鳴紫雲旋覆收

拾舍利建塔緘焉

文益

按宋高僧傳文益姓魯氏餘杭人也年甫七齡挺然出俗削染於新定智通院依全偉禪伯弱年得形俱無作法於越州開元寺於時謝俗累以拂衣出樊籠而矯翼屬律匠希覺師盛化其徒於鄮山育王寺甚得持犯之趣又遊文雅之塲覺師許命爲我門之游夏也尋則元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遊止長慶禪師法會已決疑滯更約伴西出湖湘爾日暴雨不進暫望西院寄度信宿避溪漲之患耳遂參宣法大師曾住漳浦羅漢閩人止呼羅漢羅漢素知益在長慶穎脫銳意接之唱導之由元沙與雪峰血脈殊異益疑山頓摧正路斯得欣欣然挂囊栖止變塗廻軌確乎不拔尋遊方却抵臨川邦伯命居崇壽四遠之僧求益者不減千計江南國主李氏始祖知重迎住報恩禪院署號淨慧厥後微言欲絕大夢誰醒旣傳法而有歸亦同凡而示滅以周顯德五年戊午歲秋七月十七日有恙國主紆於方丈問疾閏月五日剃髮

澡身與衆言別跏趺而盡顏貌如生俗年七十四臘五十五私謚曰大法眼塔號無相俾城下僧寺具威儀禮迎引奉全身於江寧縣丹陽鄉起塔焉益好爲文筆特慕支湯之體時作偈頌眞讚別形纂錄法嗣弟子天台德韶慧明漳州智依鍾山道欽潤州光逸吉州文遂江南後主爲碑頌德韓熙載撰塔銘云

行因（附道潛）

按宋高僧傳行因不詳姓氏鴈門人也遊方問道於江淮見廬山北有巖遙望如垂手焉手下則深邃可三五丈許因獨棲禪觀於其中僞唐主元宗聞之三徵名不起巖中夜闌有異鹿一臥於因之石屋之側又錦囊鳥一伏宿於石壁下二物都無驚怖因不度弟子有鄰庵僧爲之供侍一日小疾謂侍僧曰卷上簾我去去簾方就鉤下牀三數步間立屹然而化春秋七十許元宗命畫工寫眞而閣維收遺骨白塔在巖背焉初因傳禪法於襄陽鹿門山尋爲元宗堅請於棲賢寺開堂唱道不及朞月潛歸巖窟初巖如五指中指上有松一株因終之日此亦枯瘁因有經籍

之學有問則指擿先儒得失章句是非談論不滯於方隅開喻必含於教化實得道之良士也次錢塘慧日永明寺釋道潛俗姓武蒲津人也生而強壯容姿端雅成立則身長七尺許胷前黑子七點若斗之綱魁焉投中條山棲巖大通禪院禮眞寂禪師爲親教也戒檢嚴明訥言敏行師亡之後誓入鴈門五臺山以精恪之故躬覩文殊聖容後諸方無定遊處末到臨川見崇壽益禪師頓明心決次棲衢州古寺覽閱藏經嘗宴坐中見文殊現形不覺起而作禮及詣杭禮阿育王塔跪而頂戴淚下如雨問掌塔僧曰舍利人不日擊還實有否僧曰按傳記云藏在內角中望若懸鐘焉潛疑未已遂苦到跪禮更無間然俄見舍利紅色在懸鐘之外蠢蠕而行潛悲喜交集又光文大師彙征迴然肯重自爲檀越請於山齋行三七日普賢懺忽見徧吉御象在塔寺三門亭下其象鼻直枕行懺所漢南國王錢氏命入王府受菩薩戒造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以居之假號曰慈化定慧禪師別給月俸以施之加優禮也建隆二年辛酉九月十

八日示疾而終入棺之際有白光晝發孛孛瑩然時衆皆覩至十月內於龍井山茶毗所收舍利夥多有屠者自惟惡業展襟就火聚乞求斯須獲七顆屠家持於印氏塔中至開寶庚午歲天台韶禪師建石塔緘其眞骨癸酉歲塔頂放白光焉

道丕

按宋高僧傳道丕長安貴胄里人也唐之宗室父從晏襄宗泓堂五院之首母許氏爲求其息常持觀音普門品忽夢神光燭身因爾娠焉及其誕生挺然岐嶷端雅其質屬籍諸親異而愛之如天童子年始周晬父將命汾晉會軍至於霍山沒王事丕雖童稚聚戲終鮮笑容七歲忽絕葷羶每遊精舍怡然忘返遂白母往保壽寺禮繼能法師尊爲軌範九歲善梵音禮讚是歲襄宗幸石門隨師往迎駕十九歲學通金剛經義便行講貫又駕遷洛京長安焚蕩遂背負其母東征華陰劉開道作亂復荷母入華山安止巖穴時穀麥踴貴每斗萬錢丕巡村乞食自專胎息唯供母食母問還食未丕對曰向外齋了恐傷母意至孝

如此年二十歲母曰汝父霍山亡沒戰場之地骨纍霜露汝能收取歸葬不亦孝乎遂辭老親往霍邑立草庵鳩工集聚白骨晝夜誦經呪之曰古人精誠所感滴血認骨我今志爲孝子豈無靈驗者乎儻羣骨中有動轉者卽我父之遺骸也如是一心注想目未輕捨數日間果有枯髏從骨聚中躍出競驁不前搖曳良久丕卽躃踴抱持如復生在齎歸華陰是夜其母夢夫歸舍明辰骨至其孝感聲譽日高至二十七歲遇曜州牧婁繼英招丕住洛陽福先彌勒院卽晉道安翻經創浴之地也天祐三年丙寅濟陰王賜紫衣後唐莊宗署大師曰廣智丕於梁朝後主後唐莊宗明宗凡內建香壇應制談論多居元席及晉遷都今東京天福三年詔入梁苑副錄左街僧事與傳法阿闍梨昭信大師俱道貌童顏號二菩薩是故朝貴士庶多請養生之術丕精勤不懈一佛一禮佛名經法華金剛仁王上生四經逐一字禮然其守杜多之行分衛時至二弟子隨行開運甲辰歲爲左街僧錄雖臨僧務日課修持相國李公濤西樞密太傳王公

朴翰林承旨陶公穀等無不傾心歸重至漢乾祐中謝疾乞西歸未允之際屬漢室凌夷兵火連作忩行剽掠丕於廊廡之下倚壁誦念二日紛拏一無見者時京城見聞益加欽尚逃歸洛邑周太祖潛隱所重廣順元年勅名爲左街僧錄不容陳讓還赴東京居於僧任世宗尹輦府政嫌空門繁雜欲奏沙汰召丕同議時問難交發開喻其情且曰僧之淸尚必不露於人前僧或凶頑而偏遊於世上必恐正施蕭莪草和蘭芷而芟方事淘澄金逐沙泥而蕩大王儲明欲照蓄智當行爲益皇帝邪爲損君親邪若益君乎不令一物失所若損親也是壞六和福田況以天下初平瘡痍未合乞待後時搜揚未晚故老子云治大國如烹小鮮慮其動則糜爛矣世宗深然其言且從停寢及世宗登極丕謂僧曰吾皇宿昔有志汝當相警護持堅乞解歸洛陽又立禮首楞嚴經二年果敕併毀僧寺并立僧帳蓋限之也毀教不深乃丕之力也以顯德二年乙卯六月八日微疾十日令弟子早營粥食云有首楞嚴菩薩衆多相迎令鳴椎俄然而化

春秋六十七僧臘四十七緇素號哭諸寺具威儀送葬於龍門廣化寺之左立石塔焉未終之前寺鐘無故嘶嗄表刹龍首忽焉隕墜僧澄清夢寺佛殿梁折極多異兆焉

智江

按宋高僧傳智江俗姓單幽州三河南管人也本富族遊俠之子雖乘竹馬厭廻火宅之門乍玩沙堆好作浮圖之制略聞竺乾之教必淡慮凝情若瀟湘之逢故人也唐乾寧四載始年十五詣盤山感化寺遂成息慈息慈業備天復三祀往五臺山梨園寺納木叉法自此擔簦請業擇木依師淨名上生二典精練渙然氷釋心未屬厭梁龍德元年於商丘開元寺講名數一支所謂精義入神散則繁衍因著瑞應鈔八卷達者傳之生徒影附繕寫夥多後唐同光元年在徵子之墟住院締構堂宇輪奐可觀復塑慈氏釋迦二尊十六羅漢像咸加繪彩克肖聖儀善務方辦俄遘疴以周顯德五年孟秋順終享齡七十四當屬纊時滿院天人雜沓若迎導之狀疇昔誓生覩史之昭

應也吏部員外郎李鉉著塔銘云

光嶼

按宋高僧傳光嶼俗姓韓氏應州金城邑人也幼讀儒書有佐國牧民之志頻有神人夢中警策曰汝於佛法有大因緣遂投眞容院附法威侍其缾錫謹弟子之職受具後誦淨名經徹簡每至依於義不依語告喻本師而求聽習威尋許諾遂詣太原三學院涉乎寒燠研覈孜孜屢改槐檀乃講維摩上生二座忽謂同志曰余憶昔年每念依於義遞棲學院今講二經窮理見性知果驗因得不依教起行免背四依之行乎俄辭晉水却返故山戴華嚴經遶菩薩殿六時右旋禮佛時晉高祖握圖之三載也名聞丹禁遂賜紫衣明年授號通悟焉山門僧官與大衆堅命臨壇告辭不允僧官謂曰師行解兼人獨善其己艮璞不剖必見泣血辭不獲已度人三二載堅求脫免屬少王嗣位院乏主守大衆僉舉非嶼而誰辭曰此山四海客遊之所奈何不出院門有年歲矣令知供養有何所須雖免不從自後供施委輸十八年中供百萬

餘僧一夕雲霧俱發霰雪交零嶼之蓋經白練一條可三四尺忽爾不見翌日深更遺練俄還舊所蓋陰神之送至歟顯德七年庚申歲十月示疾謂諸弟子曰猶龍者厭乎大患歎鳳者悲於逝川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言訖如蟬蛻焉俗壽六十六僧臘四十六荼毗於東峰下取諸靈骨瘞於塔幢舍利隨緣供養焉

慧明

按宋高僧傳慧明俗姓蔣錢唐人也研覈三學漸入精微後登閩越殆至臨川禮文益禪師深符正理悟先所宗不免生滅情見後回浙隱天台白沙立草寮有雪峰長慶之風到者皆崩角摧鋒謂明爲魔說漢乾祐中白山出時翠巖叅公率諸禪伯於僧主思憲院定其臧否明之口給無能挫衂尋漢南國王錢氏造大報恩寺請以住持假號圓通普照禪師然行元沙正眼非明曷能致此顯德中卒時酷暑俾欲葬之有弟子永安曰知師唯我也請焚之得舍利五色一皆圓淨初明煉指爲燈於天台供養後相繼燒三指而勤持課脇踈袵席時說法焉性且剛直言多忤物

是其所短也

普靜

按宋高僧傳普靜姓茹氏晉州洪洞人也少出家於本郡惠澄法師暗誦諸經明持祕呪思升白品願剪青螺既下方壇而循律檢往禮鳳翔法門寺眞身乃於睢陽聽涉赴龍興寺講訓徒侶若鱣鮪之宗蛟龍焉又允琴臺請轉梵輪安而能遷復於陳蔡曹亳宿泗各隨緣獎導廻於今東京揚化善者從之晉天福癸卯歲心之懷土還復故鄉遂斷食發願願捨千身速登正覺至周顯德二年遇請眞身入寺遂陳狀於州牧楊君願焚軀供養楊君允其意乃往廣勝寺傾州民人或獻之香果或引以旛華或泣淚相隨或唄聲前導至四月八日眞身塔前廣發大願曰願焚千身今千中之一也徐入柴庵自分火炬時則烟飛慘色香靄愁雲皋衆歎嗟羣黎悲泣享壽六十有九弟子等收合餘燼供養焉

行瑫

按宋高僧傳行瑫姓陳氏湖州長城人也考曰艮母

陶氏鍾愛之心與諸子異然其敏利又於羣童傑然而出父母多阻礙其出家之志終弗能禁唐天祐二年依光遠師求於剡染年十有二誦法華經月奇五辰而畢軸次維摩經晝如道安朝請經而暮納本焉尋於餘杭龍興寺受滿足戒遂往金華雙林寺智新傳南山律鈔弭節服膺流輩推揖常食時至以不糳之米與菜茹投小鼎中參羹而食此外斷無重味義解之心理棼破木都無難色常謂人曰所好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之好也樂且無荒也後唐天成中寓於越樂若耶山水披覽大藏教服枲麻之衣募道俗置看經道場於寺之西北隅構樓閣堂宇蔚成別院供四方僧會無匱乏以顯德三年壬子秋七月示疾終於此院報齡六十二法臘四十四瑫性剛正無面諛無背憎足不趨豪貴之門囊不畜盈餘之物房無閉戶口無雜言亦覽羣書旁探經論慨其郭迻音義疎略慧琳音義不傳遂述大藏經音疏五百許卷今行於江浙左右僧坊然其短者不宜稱疏若言疏可以疏通一藏經瑫便過慈恩百本幾倍矣其耿介

持律古之高邁也矣

僧緘（附大慈寺僧七名）

按宋高僧傳僧緘者俗名緘也姓王氏京兆人少而察慧辭氣絕羣大中十一年杜審權下對策成事祕書監馮涓郎同年也乾符中巢寇充斥隨流避亂至渚宮投中令成汭汭攻淮海不利遂削髮出家屬雷滿據荆州襄州趙凝攻破之梁祖遣高季昌誅滅焉江陵遂屬高氏緘避地夔峽間後唐同光三年入蜀尋訪馮涓已死矣遂居淨衆寺而髭髮皓然且面色紅潤道遙然人不測其情僞有華陽進士王處厚者乙卯歲於僞蜀落第則周顯德二年也入寺寫憂於松竹間見緘緘曰得非王處厚乎處厚驚曰未嘗相狎何遽呼耶緘曰偶知耳遂說本唐文宗太和初生至今一百三十餘載矣處厚曰某身跡奚若子將來之事極於明年而今而後事可知矣意言蜀將亡也囑令勿洩明日再尋杳沈聲跡一日復扣關自來云暫去禮峨嵋結夏於黑水方還緘於案頭拈文卷覽之則處厚府試賦藁曰考乎眞僞非君燭下之文何

多詐乎遂探懷抽賦藁示之此豈非程試眞本乎處厚驚竦不已乃曰僕試後偶加潤色用補燭下倉卒之過也師何從得是本也緘曰非但一賦君平生所作之者皆貯之矣明日訪之攜處厚入寺之北隅同謁故太尉幽公杜琮之祠坐於西廡下俄有數吏服色尨雜自堂宇間綴行而出降階再拜緘曰新官在此便可庭衆處厚惶懼而作緘曰此輩將爲君之驅策又何懼乎寧知泰山舉君爲司命否仍以夙負壯圖未酬前志請候登第後施行復檢官祿簿見來春一牓人數已定君亦預其間斯乃陰注陽受也策人世之名食幽府之祿此陽注陰受也處厚震駭不知所裁但問明年及第人姓名爲誰耶緘索紙筆立書一短封與之誡其嚴密藏之脫洩禍不旋踵須臾吏散緘攜手出廟及瞑而去至春試罷緘來處厚家留一簡云暫還敝廬無復再面也後往寺僧堂中問之已他適矣乃拆短封視之但書四句云周成同成二王殊名王居一焉百日爲程及乎牓出驗之有八士也二王處厚與王愼言也王居一焉惡其百日爲程

處厚唯押同年置酒高會極遂性之歡由是荒亂不起是夜暴亡同年皆夢處厚藍袍槐笏驅殿而行驗其策名之榮止一百二十日也詳其緘之生於文宗太和初也成身在宣宗大中王處厚遇之已一百三十餘歲也次僞王蜀成都大慈寺僧亡名恆諷誦法華經令人樂聞時至分衞取足而已身微所苦有示方藥伊僧策杖入青城大面山採藥沿溪越險忽然雲霧四起不知所適有頃見一翁僧揖之序寒暄問何以至此僧曰爲採少藥也翁曰莊舍不遠略迂神足得否僧曰迷方失路願隨居士少頃雲散見一宅宇陰森既近翁曰且先報莊主人矣僧入門覩事皆非凡調問曰還齋否曰未食焚香且覺非常芬馥請念所業經其僧朗聲誦經勉令誦徹部所饋齋饌皆大慈寺前食物齋畢青衣負竹器以香草薦之乃施錢五貫令師市胡餅之費翁合掌送出或問云此孫思邈先生也到寺已經月餘矣其錢將入寺則黃金貨泉也王氏聞之收金錢別給錢五百貫其僧散施之將知仙民恆在名山矣嘉州羅目縣有訴孫山人

賃驢不償直乞追攝問小童云是孫思邈也縣令驚怪出錢代償其人居山下及出縣路見孫公取錢二百以授之曰吾元何汝於此何遽怪乎得金錢僧不知其終所

師簡

按宋高僧傳師簡姓趙氏丹丘人也弗循戒範放肆恬然擁破衲衣多誦詞偈好懸記杭越間災福初無信者驗猶合符於一行景淳山經地理別得徑門常言昔泰山道辯相塚得術餘無取焉喜爲人遷山相塚吉凶如其言居無定所多遊族姓家言腹饑便求雞肉餐此外得美酒啜數杯而去初無言謝然長於書大字題碑寺觀門額書成相之吉凶隨言久近驗之始居杭西湖旁院無疾而終後有行客自長沙市中見携手話舊寄言與崇壽院主汝先負錢若干今放汝我眠牀芻薦下層有紙裹肉脯屑必應腐敗爲棄之院僧依言果然見之因寫貌供養簡曾言尖頭屋已後火化去及州南塔戊午歲被天火爇之應言無爽矣

澄楚

按宋高僧傳澄楚姓宗氏不知何許人也爰祖暨考偕賁丘園高蹈不仕母趙氏姙楚也忽畏羶腥之臭及乎誕生之夕光爛充室鄰落咸驚洎當七歲親黨携之入寺見佛像輒嗟歎而作禮歸家問父曰唯佛獨爾餘者如何父曰蠢動皆佛何況人矣楚曰兒願學佛聊報二親劬勞其父默而許旃至十歲於相國寺禮智明爲師未幾有童子聚戲而招誘之楚曰汝何愚騃好嬉戲耶且雪山善財亦童子還如是否旁有聞者奇之曰子異日成法門偉器必矣受具已來習新章律部獨能輒入毗奈耶窟穴然其詰難酬答露牙伸爪時號律虎焉王公大人請益者日且衆矣晉高祖聞而欽仰詔入內道場賜紫袈裟尋署大師號眞法焉自此皇宮妃主有慕法者求出家命楚落髮度戒表裏氷霜更無他物命爲新章律宗主焉以顯德六年十月十一日無疾而終首北面西示佛涅槃相也俗齡七十一僧夏五十始末臨壇度僧尼八千餘人門人慧照等依西域法焚之得碎身分構甎

塔緘藏之左街首座悟皎作舍利塔記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七十四卷目錄

僧部列傳五十

遼

常在　南安巖主

宋一

傳章　繼倫

義楚（附修進　省倫）　晤恩

義寂　緣德

德韶　巖俊
從彥　常覺
永安　延壽
義莊　普勝
師律　宗淵
王羅漢　宗合（附道因）
點點師　行滿
法圓（附鑛師）　皓端
守賢　師蘊

紹巖　文輦
懷德　守眞（附沙彌彌伽 道蔭）

神異典第一百七十四卷

僧部列傳五十

遼

常在

按畿輔通志遼常在重熙間在寶坻縣城南隅渠水之陰建彌陀佛舍結廬其傍持經侍佛棲心入道澹然而居其中後趺坐而化茶毗之日火身不灰僧徒以其身立於佛側已而髮再生焉踰月則削之後有女子以手捫其頂髮遂不生

南安巖主

按吉安府志南安巖主姓鄭氏號定光僧泉州同安人年十一出家於泉郡建興寺遼保大元年至廬陵叅西峯豁禪師後五載至泰和過懷仁渡時有暴漲人曰此江畔高漚潭有蜃出爲民患師乃投偈潭中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翼日水退洲起今龍洲是也

宋

傳章

按宋高僧傳傳章俗姓彭氏開封東明人也厥父諲即邑甸之上農也塵務之外正見不回恆讀佛經懸解詮旨母邢氏常夢入法宇手探道器因而娠焉與父知懷非常之子指腹誓令出俗年甫十一乃禮本邑唯識師祕公爲師一見異之初授淨名仁王法華三經及削髮去周羅隨祕公遊五臺禮文殊應迹之地其年受具爲息慈日便於浚郊清朗法師座下聽習法華經後於睢陽道雅法師重溫前業尋學唯識於本師頗揭厲於義津法水又親附副僧錄通慧因

明且臻其極章日誦三經兼二戒本講貫訓徒向二十載未嘗少輟廣順中左街僧錄廣智大師薦聞於周高祖賜紫方袍大宋乾德二年左街僧錄道深薦於太祖神德皇帝賜師號曰義明俄示疾而終於本院春秋五十五法歲三十六未絕之前命筆作偈警世而贈諸朋執矣所度弟子一十五人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卜京之南原用茶毗之法薪盡火滅得舌且不灰衆歎戒德門人檀信共立塔焉則開寶五年也先是厥父恆務法華經終後焚之亦舌不壞子父同驗實爲罕有相國寺淸慧大師彝炳爲塔銘焉

繼倫

按宋高僧傳繼倫姓曹氏晉陽人也弱齒而壯其志勇其心決求出家本師授法華經日念三紙時驚宿習慧察過人登戒之後至年二十一學通法華經義理幽賾唯識因明二論一覽能講由是著述其鈔至今河東盛行三講恆一百五十餘徒從其道訓又撰法華鈔三卷其爲人也慈忍成性戒範堅强人望之而心服以劉氏據有并汾酷重其道署號法寶錄右

街僧事寬猛相叅無敢違拒以僞漢己巳歲冬十月示疾心祈口述願生知足天終後頂熱半日方冷則開寶二年也享年五十一闍維畢淘獲舍利遠近取供養焉

義楚（附修進　省倫）

按宋高僧傳義楚俗姓裴氏祖相州安陽人也楚七歲來省歷下臨壇大德修進因爲出家師也進乃楚之諸父也季父省倫居香嚴院進也誦觀音普門支經向十萬徧立禮法華經字字各拜拜且徹部焉倫則青丘主宰禪居誦大悲佛頂俱一億徧楚執柯伐木熏習相資登此近圓勤學不懈敏慧夙成俱舍一宗造微臻極遂傳講圓暉疏十許徧後該覽大藏三徧乃慨儒家爲佛教之文而多謬解解既謬矣事多悞用擬白樂天六帖纂釋氏義理文章庶事羣品以類相從建其門目總括大綱計五十部隨事別列四百四十門始從法王利見部終師子獸類部其間物類檢括周全令供筆之時必無告乏矣一十年中孜孜罔倦起晉開運二年至顯德元年畢進呈世宗勅

付史館賜紫衣仍加號明教大師以開寶中終於龍興伽藍俗壽七十四法臘五十四楚始謀此作隨得便書裒多益寡日居月諸鬱成編錄忽因本院門古石上有六帖二字天然分明覩此靈符乃知宿定搜今幹古筆不停綴時樞密相國王公朴爲楚作序冠於編首今行於寰海矣初楚著述心亦勞止而雙目喪明醫工莫療遂冥心懺過慮刪碎教文裁量差脫如是虔虔更無間息再歲還明人謂其徵感焉

晤恩

按宋高僧傳晤恩字修己姑蘇常熟人也姓路母張氏嘗夢梵僧入其家而妊焉及稺孺見沙門相必起迎迓年十三聞誦彌陀經遂求出家親黨饒愛再三沮之乃投破山興福寺受訓後唐長興中受滿分戒登往崐山慧聚寺學南山律晉天福初從檇李皓端師聽習經論懸解之性天然時輩輒難抗敵後徵聞天台三觀六卽之說冥符意解漢開運中造錢唐慈光院志因師講貫彌年通達法華光明經止觀論咸洞元微尋施覆述出弟子相次角立雍熙三年八月

朔日恩於中夜覩白光自井而出明滅不恆謂門人曰吾報齡極於此矣乃絕粒禁言一心念佛次夢擁納沙門執金鑪焚香三遶其室自言祖師灌頂來此相迎汝當去矣夢覺呼弟子至猶聞異香至二十五日爲弟子說止觀旨歸及觀心義辰時端坐面西而化享年七十五僧臘五十五其夜院僧有與文偃等皆聞空中絲竹嘹亮而無鞞鼓且多鈴鐸漸久漸遠依稀西去迨九月九日依西域法焚獲舍利青白圓粒無算恩平時謹重一食不離衣鉢不畜財寶臥必右脅坐必跏趺弟子輩設堂居亦同今之禪室立制嚴峻日別親視明相方許淨人施粥會有晚飲著蘋湯者卽時擯出偏誨人以彌陀淨業救生死事受教得生感祥可見者往往有之凡與人言不問賢不肖悉示以一乘圓意或怪不逗機者乃曰與作毒鼓之緣耳不喜雜交遊不好言世俗事雖大人豪族未嘗輒問名居況肯趨謁輕造其門乎先是天台宗教會昌毀廢文義殘缺談妙之辭沒名不顯恩尋繹十妙之始終研覈五重之旨趣講大元義文句止觀二十

餘周解行兼明目足雙運使法華大旨全美流於代者恩之力也又慊昔人科節與荊溪記不相符順因著元義文句止觀金光明金錍論科總三十五帖見行於世吁河漢中有魚泝流而上者何潛泳有所取故恩公不寬乘戒而出弟子十有七人求解而行行耳

義寂

按宋高僧傳義寂字常照姓胡氏溫州永嘉人也母妊娠公自不喜葷血生乃首蒙紫帽而誕焉幼啓二親堅求去俗旋入開元伽藍師授法華經朞月而徹寺之耆老稱歎希有受具已往會稽學南山鈔既通律義乃造天台山研尋止觀其所易解猶河南一徧照也先是智者教迹遠則安史兵殘近則會昌焚毀零編斷簡本折枝摧傳者何憑端正其學寂思鳩集也適金華古藏中得淨名疏而已後款告韶禪師囑人泛舟於日本國購獲僅足由是博聞多識微寂此宗學者幾握半珠爲家寶歟遂於佛隴道場國淸寺相繼講訓今許王錢氏在兩浙日累請開演私署淨

光大師幷紫方袍辭讓不受却而不稱及與螺溪道場四方學侶霧擁雲屯太平興國五年朝廷條貫緇伍經業寂從山入州治寺寺東樓安置樓近大山夜夢刹柱陷沒於地意頗惡之自徙於西偏僧房其夜春雨甚山崩樓圮人咸謂寂先見同修報得之眼焉因受黃巖邑人請乘舟泛江放生講流水長者品至海門靈石是智者冬居道場也勸人修寺塑像入緣者繁沓今上遣高品衞紹欽入山重建壽昌寺也諸官同命受菩薩戒雍熙初永安縣請於光明寺受戒古殿像隳腹中獲發願辭卽唐咸通六年沙門希皎施戒勸七鄉人裝塑尊像願捨報爲男子童眞出家常布褐傳法利樂衆生云觀者皆意寂之前身也四年臨海縉雲永康東陽諸邑請其施戒九月寂至自太末十月寢疾本院方丈十一月四日囑戒門人不許哭泣祭奠應緣俗禮者非吾弟子也卽窆於方丈樹小塔焉享年六十九法臘五十矣四方傳法弟子見星而舍者數百人寂平素講法華經幷元義共二十許座光明淨名梵網等經止觀金錍等論法界還

源等觀禪源詮永嘉集各數徧所著止觀義例法華十妙不二門科節數卷自智者捐世六代傳法湛然師之後二百餘齡寂受遺寄最克負荷其如炎蒸講貫而無汗之霑洽曾不久聽而勝解佛乘每一談揚則擬金玉應名羽商和彼九句說妙相去幾何又嘗寓四明育王寺夢登國清寺上方有寶莊嚴幢座題曰文殊臺設枑梐闌隔求入無由俄覩觀音菩薩從堂徐出以手攘却行馬低迂相接斯須覺已與觀音身泯合不分因而驚寤自是之來樂說無盡矣或曰入普門智乘利物悲上合佛覺證無上故下合衆生凡同體故開則羣靈混成一法得是心者非觀音而誰歟是以講談也施戒也自甌越之鄉迨三天之障民多咈戾俗尚畋獵受寂之訓也咸食椹革音說法之功所謂善建由是堂室間可見者曰澄或曰寶翔曰義通及乎台之民庶曾受戒法逈眞相來州治開元寺祭饗皆縞素哀泣天爲之變慘其慈攝之所感知州鄭公元龜爲詩悲悼焉

緣德

按宋高僧傳緣德俗姓黃錢塘人也父超修學儒術而長於繢畫傳周昉佛粉本受筆法於吳興李洺長史德幼有出家之志心性孤僻而寡合遂往天台受具習禪法於天龍寺道怤禪師尋往江西問道自雲居往廬阜孤節高岸實不見有所欲江南國主李氏名入內道場安置慮其不羣別構羅漢院處之苦求入山請住廬山新院乃列威儀導引焉德且裝衣荷擔而入然後升座對答叅問焉其國主賜賚未嘗以表牋報謝有國老宋齊丘者禮以師道以開寶中卒於山院德一生服用熟韋袴襪而已行杜多法供億諸禪侶廚無匱乏或謂德有黃白術焉

德韶

按宋高僧傳德韶者姓陳氏縉雲人也幼出家於本郡登戒後同光中尋訪名山叅見知識屈指不勝其數初發心於投子山和尚後見臨川法眼禪師重了心要遂承嗣焉始入天台山建寺院道場無幾韶大興元沙法道歸依者衆漢南國王錢氏嘗理丹丘韶有先見之明謂曰他日爲國王當興佛法其言信矣

遣使入山旁午後署大禪師號每有言時無不符合蘇州節使錢仁奉有疾遣人齎香往乞願焉乃題疏云令公八十一仁奉得之甚喜曰我壽八十一也其年八月十一日卒焉凡多此類韶未終之前也華頂石崩震驚百里山如野燒蔓延果應韶終焚舍利繁多營塔命都僧正贊寧爲塔碑焉享年八十二法臘六十四即開寶五年壬申歲六月二十八日也語錄大行出弟子傳法百餘人韶又興智者道場數十所功成不宰心地坦夷術數尤精利人爲上至今江浙間謂爲大和尚焉

巖俊

按宋高僧傳巖俊姓廉氏邢臺人也誕育之來蔚繁神異挺身去縛誓入空門從捧戒珠終身圓瑩乃持杯錫言徧參尋陟彼衡廬登乎岷蜀嘗至鳳林欻逢深谷見一區之晃耀原七寶之縱橫時同侶相顧曰奇哉可俯拾乎俊曰古人鋤園觸黃金若瓦礫耳苟欲懷之自速禍也徯吾野菅覆頂須此供四方僧言訖捨去造謁舒州投子山主問之曰客來昨宿何處

俊曰在不動道場曰既言不動曷由至此對曰至此豈是動耶曰元來宿不著處然山主默認許之逌思還趙路出陳留抵今東京屬乎梁少保隴西公資郎河陽節度使贈中書令芝之昆也雖居貴仕酷信空門接俊談元若劉遺民之奉賈遠也相與議捨第宅俾建仁祠俊弗讓違以安形性既考禪室而行祖風慕道窮元堂宇盈塞周高祖世宗二帝潛隱地與俊布衣之交每登方丈必施跪禮及其即位延遲優渥至乎朝達見必稽顙高談虛論若至寶山焉以乾德丙寅三月示身有疾彌留弟子求醫奉藥瞋目噤唇不食垂誡門人後已當怡顏儼肅合掌訣衆而滅享齡八十五坐夏六十五初俊被朝恩賜紫袈裟也受而不服錫淨戒師號也有而不稱屬其策杖淸羸周祖勑侍者輩勿令大師一中食俾其日昃更進佉闍尼矣俊諾而難違慈柔被物暨乎自狹而廣實三院一門也二堂東西恆不減數百衆五十年間計供僧萬百千數京城禪林居其甲矣以其年四月八日歸葬於東郊豐臺村白塔存焉於日神都寺院各率旛

幢吹貝鳴鐃相繼二三里道俗送殯者萬數知制誥王著爲碑昭懋厥德云

從彥

按宋高僧傳從彥姓米氏燕人也始自識環尋知跪橋顒昂挺質豁達爲襟年距十五父母聽許出家於幷部慧覺禪院也受戒後經江鼓柂論海化鯤流輩畏之咸知宗奉乃懷心於祖教望攻玉於他山由是北別冰天南觀桂海不虞惡瘴唯慕叢林欣遇龍牙山禪師爲決所疑蔚成達者後唐清泰丙申歲還遊嵩少洛中始安人情輯睦彥營構禪坊延聚緇侶而供養之歷晉漢周三朝皆加恩命乃曰寵辱若驚吾無驚久矣然俗諦門中感世主以綈繡緣飾朽木者哉以開寶二年八月三日示疾而終四年辛未改權從久瘞於層塔焉

常覺

按宋高僧傳常覺姓李氏陳留人也肇爲鞠子氣調絕奇入鄉校中諷誦經籍孳童咸出其下洎登弱冠往廬山遊二林陟五老乃禮歸宗寺禪師克苦行焉

梁乾化二年蒙去飾披緇矣明年於東林甘露戒壇納解脫木叉厥後修身踐言雖三藏俱留於意表而以心學爲究盡之務復入五臺山禮妙吉靈跡迨後唐天成三載始於東京麗景門之右樹小禪坊勅額爲普淨焉而逐月三八日設闔京僧浴其或香湯汲注樵蒸失供覺必令撤小屋抽椽桷而助爨焉有公王仰重表薦紫衣堅拒弗受汲汲以利行濟物爲己任耳開寶四年十二月三日遘疾輕安無撓十一日告衆右脅而化享年七十六僧臘五十六荼毘收舍利五色磊落無算嘗居京邑屢登斯院覽北海陶尚書穀爲湘東張仲荀序詩贈覺而云起後唐天成至漢乾祐每黑白月三取八日浴京大衆累歲費錢可一百三十六萬數計緡千萬矣雖檀施共成實覺公化導之力也嘻大火之下陳留古封周秦已來戰伐之國人物衆而土風尚利舟車會而貨殖惟錯昔梁惠王賢諸侯也嘗謂孟軻曰何以利吾國是知禮讓之化不勝於好利之心明矣且梁去魯千里而近道猶不同矧十萬八千里乎梁王孟子同世之人也心

或有異兕瞿曇上人乎彼孟氏屬斯文未喪不能揚素王之道今上人當去聖逈遠卒能行法王之教苟非三業內淨六塵外淸以至公之行化於人孰以至公之心受於化也陶重叙曰自靈山覆簣法海堙流玉毫晦而微言絕金杖折而異端作惟上人也色空等觀物我都亡麻麥一齋自同禪悅炎涼一納僅蔽枯形前後王臣欲上章乞以大師爲號請以紫染方袍者皆確而拒之云云張仲荀贈覺鉢盂拄杖草屨各用五言爲章刊於小碣其爲名流碩學旌別有如此者

永安

按宋高僧傳永安姓翁氏溫州永嘉人也少歲淳厚黃中通理遇同郡彙征大師鳳鳴越嶠玉瑩藍田穫落文心沉潛學奧以其出樂安孫郃拾遺之門也而有慕上之心往拜而乞度然征性高岸而寡合而安事之也曲從若環蓋哀其幼知擇師耳天成中隨侍出杭俄有從十二頭陀之意潛逃欲登閩嶺叅問禪宗屬封疆艱棘却迴結庵於天台後遇韶禪師法集

頓遣羣疑重來禮征咄之曰棄背孝養爾自速辜遺行於斯還有裨補前咎計否安跪對曰從來無事請用塞責征肯領之漢南國王錢氏召居報恩寺署號禪師焉乃以華嚴李論爲會要因將合經募人雕板印而施行每有檀施罕聞儲畜迴捨二田矣以開寶甲戌歲終而焚之其舌存焉累投火鍛色雖同乎熾炭寒則柔弱今藏普賢道場中春秋六十四法臘四十四云

延壽

按宋高僧傳延壽姓王本錢塘人也兩浙有國時爲吏督納軍須其性純直口無二言誦徹法華經聲不輟響屬翠巖參公盛化壽捨妻孥削染登戒嘗於台嶺天柱峰九旬習定有鳥類尺鷃巢棲於衣襵中乃得韶禪師決擇所見遷遁於雪竇山除誨人外瀑布前坐諷禪嘿衣無繒纊布襦卒歲食無重味野蔬斷中漢南國王錢氏最所欽尚請壽行方等懺贖物類放生汎愛慈柔或非理相干顏貌不動誦法華計一萬三千許部多勵信人營造塔像自無貯畜雅好詩

道著萬善同歸宗鏡等錄數千萬言高麗國王覽其錄遣使遺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數珠金澡罐等以開寶八年乙亥終於住寺春秋七十二法臘三十七葬於大慈山樹亭誌焉

義莊

按宋高僧傳義莊姓張氏滑臺人也當免懷之日及就傅之秋神彩克明塵機頓去乃於本府開元寺歸善財之列從升戒德因樂遊方始於洛邑采聽法華見識過人闡揚訓物衆請居九曜院焉匪虧法食用濟往來慈以利生始末無間建隆初左散騎常侍申公奏賜紫衣稟學僧尼三十餘員莊性敦勤進講外兢兢五十年間二時禮懺至老不替於太平興國戊寅年八月奄終俗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九明年二月遷塔於龍門菩提寺西焉

普勝

按宋高僧傳普勝姓張氏深州陸澤人也幼歲情愛婾薄俄決志趨五臺山華嚴寺師事超化大師或問之曰子胡以越山踰域而求出家彼饒陽者豈無仁

祠哲匠乎勝對曰附神驥可以日千里矣某知妙吉淨刹感徵膠戾令我小凡速成果證可不是乎衆聆斯說曰任氣小兒有此高識我曹俱弗如也勝曰某非衽金革死而不厭之徒也願入慈門而思利物耳迨乎受具南臨潞府講通上生經矣聞崇法大師傳唯識論盛化洛都往從學焉凡百章疏經目便識之不幾稔間習通精贍勝所傳者中山貞辯鈔講多悞失所然昌言曰繁略不均解判非當乃刪多補少爲四卷行於世太祖神德皇帝賜紫衣師號曰宣敎也以太平興國四年秋七月四日示疾終於淨土院享壽六十三坐四十三夏門人等收舍利葬於龍門山寶應寺西阜建塔旌表之

師律

按宋高僧傳師律范陽人也姓賈氏大丞相魏國公躭之後律弱齓端謹不與羣童鬬伎裁十五歲於憫中寺落髮禮貞涉爲師嚴肅垂勛所履不出邊幅之外涉默異之曰不可屈身下位而抑其名節乎成比丘已可去遊方律奉訓南遊得其禪要迴錫故鄉時

梁世迨大周朝其間帝王重臣率皆宗仰居於夷門山舊封禪也營構乎殿宇聖儀豐廚祕藏供僧饒羨約勒後生別院翕如罔違彝憲朝廷以紫衣徽號用旌厥德律視之蔑如也一日謂弟子庶幾曰吾無願不報厥齡欲頹汝宜知之勿俗情而悲悼也乾德二祀正月二十三日而終春秋八十一法臘六十二太平興國五年三月改葬於北部浚儀之原進士賈守廉爲塔銘焉

宗淵

按宋高僧傳宗淵姓宮氏高密人也幼通經籍察慧若神忽願出家於東萊北禪院後叅學江表岳中祖師勝友資神潤己往造寶歸僻好吟詩於荊楚間嘗師學於齊己之體自言緣情在品物流形之外覽天下山川且曰步仞之丘巨獸無以隱其軀愛宜陽柏閣山居之以求其志其孤潔耿介凡俗不可造次而見日別持觀音支品蓋曾有善相人言淵促齡勉令受持普門品也至太平興國五年十月預言終期令木工作座如鹿頂形速促木工明日齋時要用至是

果坐終焉鄉人無遠近皆來焚香設拜當年遷小塔於寶雲寺之山原年八十三有洛西集著挽辭五十首一云舉世應無百歲人百年終作塚中塵余今八十有三也自作哀歌送此身紙衣一襲葬焉後開發神色宛然弟子淡然奉明葬之於巖穴之中矣

王羅漢

按宋高僧傳王羅漢者不測之僧也酷嗜彘肉出言若風狂後亦多驗云嘗曝衣有盜者將欲搴之低頭佯睡有物人就之乞終無吝色及開寶初年六月內忽坐終三日後漆布之忽聞兩頰間鳴咤聲皆云潰爛夜寄夢與數人曰布漆我昏悶如何開焉明日召漆工剝起肉色紅白有圓粒舍利墮落收而供養至今肉身存於本寺時僧正贊寧作碑紀異漢南國王錢氏私易名爲密修神化尊者

宗合 附道因

按宋高僧傳宗合閩越人也遊嶽泛湘以求知識焉其爲僧也介立而寡慾羣居終日唯笑而已南楚之人且多信重後居延壽院故諫議大夫賈公玭判軍

府聞之往謁見言話不接與人議曰得道之人豈入恆量度中耶賈乃堅請往文殊院住持爾日登座聊舉禪要而散明日告衆曰有故暫出諸賢不宜留難其裝束若行脚狀渡彭蠡至黃州驛前屹然立終遐邇奔競觀禮時馬鋪使臣爲營喪務造塔於立終處則開寶二年也今號眞身院又澠池大安寺釋道因不知何許人也遊處澠池瀍澗之間自言出家人守儉則少干人與畜類爲同行則無是非盈耳嘗養一烏犬出入起臥不相忘捨每食以鐵鉢就火而炊糜熟與犬同食或前或後行止奇異人莫能測一旦僧亡犬亦坐斃今大安寺塑其像而肉身兩存開寶中也洛下崇信香華滿龕焉

點點師

按宋高僧傳點點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孟氏廣政中隱卭南大邑山寺多遊鄽肆中雖事削染恆若風狂或與人接必指點而言故目是稱焉有命齋食者酒肉不問率以爲常俚人亦不之厭也日之夕矣乃市黃白麻紙筆墨眞懷袖以歸行數里沈酣而至瞑矣

所居之室雖有外戶且無四壁入後闔扉人不得造初鄰僧小童躡足伺之見秉燭箕踞陳紙筆於前訶責大書莫曉其文字往往咄嗟如決斷處置久之明闔間熟視閃爍若有人森列狀如曹吏則襦裳非世之服飾觀者怖懼而退詰旦微詢其事怒而弗答居數載卬笮之人咸神異之後不知其終

行滿

按宋高僧傳行滿者萬州南浦人也羈貫成童厥性明黠篤辭所親求爲佛子受戒方畢聞重湖間禪道隆盛石霜之門濟濟多士遂往求解屬諸禪師棄代滿往豫章觀諸法席既得安然次聞天台靈聖之跡由是結束遊之棲華頂峰下智者院知衆僧茶竈見人怡懌居幾十載未覩其慍色臥一土牀空其下燒糞掃而煖之每日脫衣就牀則蚤虱蟄齧唼之及餧飼得所還著衣如故或人潛捫其衣蚤虱寂無蹤矣先是居房檻外有巨松橫枝之上寄生小樹每遇滿出坐也其寄生木必蝡蝡而側時謂此樹作禮茶頭也或不信者專伺滿出則紛紛然滿去則屹立亭亭

更無動搖雖隨衆食量少分而止四十年內人未見其便溺以開寶中預向人說我當行矣令衆僧念文殊名號相助默焉坐化春秋可八十餘滿多作偈頌以唱道焉

法圓（附鑛師）

按宋高僧傳法圓俗姓郝眞定元氏人也宿植之緣出塵無滯後唐長興二年投本府觀音院勤勤誦習師與落髮間歲受滿足戒後策杖負囊巡禮諸方至韶山挂錫看大藏經焉晉開運三載却來本生地寓天王院越來年契丹犯闕戎王耶律德光迴至常山欒城而死永康王兀谷代爲蕃國之主時旋軍自鎭州董戎北返留酋長麻答耶律解里守於下京卽常山也晉之臣寮兵士盡在斯矣漢兒將帥謀逐醜虜其計未決兩分街巷漢人在蕃之中者蕃人先發無少長皆被屠戮之天王院八僧殊死圓預其數也其時見殺者尤衆初圓引頸兩受刃如擊木石然圓呼曰猛乞一劍遂身首異處至暮圓如夢中忽覩曉照亦微悟被戮之意自謂死已冥寞亦見日月逡巡舉

一臂試捫其頭乃覺如故再三疑之不敢搖動慮其分落也又謂血凝所綴重捫之遶頸有痕縫如線許大終身如此時城中既逐出蕃部稍定傍人扶起詰朝歸院院僧方將食粥見圓謂爲鬼物一皆奔散遲久審得其實喜言再生遠邇觀禮日歎希奇常山之人競陳供施圓自後復往諸方居無定所暨周顯德中寓大名府成安縣那齋院溫尋藏教以開寶六年忽謂衆曰人生虛幻何能久長物極則還生死涅槃必無少別遂不數日而長逝黑白之衆若喪所親及送就荼毗日感舍利若黍粟之皁粒焉春秋七十四法臘五十一時范魯公質親問圓厥由深加鄭重再詢履行則大藏經已兩過披讀矣又福州楞伽寺鏡師者海壇戍卒之子厥初母氏懷娠冥然不喜葷茹洎乎誕育岐嶷異常不嚌魚肉年及八歲甘嗜野菜若鉏斸種者卽言殺傷物命每見家廚烹燀毛鱗則手掬沙灰投於爨鑊貴其不食自言開元寺塔隋朝中我造也多說未萌事後皆契合便請出家因披法服頂有香氣如爇沉檀號爲聖僧時侍御史皇甫政

爲畱後請入府署因作肉䭔子百數唯一是素者盤器交錯悉陳於前意驗其凡聖耳鑛臨筵徑拈素者噉之餘者手拂而作時皇甫部曲一皆驚歎每出街巷衆人圍遶自言壽止十三當定歸滅至是果終遂於寺前火化傾城士女哭泣依輪王法樹浮圖焉

皓端

按宋高僧傳皓端姓張氏嘉禾人也九歲捨家入靈光精舍師授經法如溫舊業焉年登弱冠受形俱無表於四明阿育王寺遇希覺律師盛揚南山律端則一聽旋有通明義門無壅尋投金華雲法師學名數一支并法華經後受吳興緇伍所請講論焉兩浙武肅王錢氏名於王府羅漢寺演訓復令於眞身塔寺宣導於時有台教師元燭者彼宗號爲第十祖端依附之果了一心三觀遂撰金光明經隨文釋十卷由是兩宗法要一徑路通忠獻王錢氏借賜紫衣別署大德號崇法焉後誓約不出寺門慕遠公之不渡虎溪也高尚其事僅二十餘年身無長衣口無豐味居不施關坐唯一榻以建隆二年三月十八日坐滅於

本房容貌猶生三日焚之於城西得舍利於煨燼之末俗年七十二僧臘五十二凡著述傳錄記讚七十許卷學得其門者止八十餘人端性耿介言無苟且一坐之間不談世論唯以佛法爲己務可謂傳翼之象王矣祕書監錢昱嘗典秀郡躬覩端之標格爲著行錄焉

守賢

按宋高僧傳守賢姓丘氏泉州永春人也少而聰達淵懿沉厚誓投吉祥院從師披剪焉後遊學棲雲門禪師道場明了心決趨彼衡陽衆推說法衲衣練苦之人若百川之會於朝夕池矣賢不衣繒纊布衣皮袴而已度伏臘必無更易脇不著席唯坐藤牀瞑目逼宵除有問者隨其啓發雍容自持乾德中告衆曰吾有債願未酬心終不了明日入南窯山投身飼虎弟子輩去尋見雙脛皮袴纏且存耳收闍維之得舍利無數報齡七十四今小浮圖藏遺體焉

師蘊

按宋高僧傳師蘊金華人也厥性眞率不好封植遇

事屬情有多訐直梁龍德中與德韶禪師結侶遐征遊訪名師勝境至於北代清涼山冥心巡禮後登蒼梧野陟祝融峰然韶師或隨或否迴於浙來還棲息韶師法會其爲人也稠人廣衆往往滑稽有好戲噱者則狎之膠漆如也故高達之者置之於度外矣唯韶師默而識之謂人曰蘊公癡狂吾不測其邊際焉因有疾求僧作懺悔文誦經及密呪各論幾百藏爲度方知其密持之不懈嘗謂道友曰吾生無益於人欲投宴坐峰不然石梁下所願早預賢聖之儔也其道友多沮其計以開寶六年七月內無疾坐終如入禪定時炎蒸停屍二七日身無欹側竅無氣穢及遷神座就寺之東隅闍維熛燼中收舍利外舌根不壞灰寒拾之如紅芙蕖色柔輭可憐或曰伊僧別無奇異此物偶存乃重燔爇其舌隨同火色遲久還如蓮葉遂議結小塔於寺中緘藏後有不信者重燒鍛凡數十過矣蘊生不言姓氏年齒人以貌取之則年八十餘矣

紹巖

按宋高僧傳紹巖俗姓劉雍州人也母張氏始娠夢寤甚奇及生也神姿瓌偉至長也器度宏深七歲苦求出家於高安禪師十八進具於懷暉律師凡百經書覽同溫習自是遊諸方聖跡洎入吳會棲息天台四明山與德韶禪師共決疑滯於臨川益公遂於錢塘湖水心寺挂錫恆諷持法華經無晝夜俄感陸地庭間生蓮華舉城人瞻矚巗亟命搴而蹂之以建隆二年辛酉經願云滿誓同藥王焚身以供養時漢南國王錢氏篤重歸心苦留乃止尋潛遁投身曹娥江用飼魚腹會有漁者拯之云有神人扶足求溺弗可衣敷水面而驚濤迅激巖如坐寶臺然水火二緣俱爲未濟恆怏惋其懷乃於越法華山安置續召於杭塔寺造上方淨院以居之開寶四年七月有疾不求藥石作偈累篇示門徒曰吾誦經二萬部決以安養爲期跏趺坐亡享齡七十三法臘五十五喪事官供茶毗於龍井山獲舍利無筭遺骨若玉瑩然遂收合作石函寘於影堂大寧軍節度使贈太師孫承祐爲碑紀述焉

文輦

按宋高僧傳文輦永嘉郡平陽人也邂逅求師受業於金華納具足律儀畢翹勤篤勵三乘之學一皆染漸因往縉雲明昭禪師法會不事繁云揚眴之間決了無滯末遇天台山德韶禪翁唱宗一大師之道輦復諦受無疑不爲異緣牽轉故三十載隨韶師聽其進否嘗謂人曰悟入之緣猶蠖屈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其屈伸之狀無變吾初見明昭乃若是今學元沙又如是此所謂殊塗而同歸今更取佛言爲定量之乃覽大藏經三周偏自是已來逍遙無滯以太平興國三年忽自操其斧言伐其檀巧結玲瓏重攢若題湊焉號曰浮圖中開戶入內趺坐自持火炬誓之曰以此殘喘焚之供養十方佛諸聖賢言訖發焰亙空其煙五色旋轉氤氳猶聞誦經之聲須臾始絕觀者號哭灰寒收舍利不知顆數春秋八十四初輦嘗謂善建寺僧說吾死已無占伽藍可食之地弗如自焚供養望諸賢此時念佛助我往生只此相煩耳今善建寺中累石爲小塔焉

懷德

按宋高僧傳懷德本江南人也髫年離俗謹愿飭身誦通法華經得度自爾雖登講肆終以誦持爲專務晩遊泗上禮僧伽塔像屬今上遣高品李神福齎旛華上供幷感應舍利至葬於新塔下基深窟中德遂誓焚軀供養先罄捨衣囊供身之物齋僧一中然後自衣紙服身纏油蠟禮辭僧衆手持雙燭登柴積中發火誦經觀者莫不揮涕德至火熾標高其身聊側猶微聞誦經之聲一城之人無不悲悼淘汰舍利甚多乃太平興國八年四月八日也使臣回奏上爲之動容焉

守眞（附沙彌彌伽　道蔭）

按宋高僧傳守眞永興萬年人也俗姓紀漢詐帝信之鴻緒乃祖乃父素履貞吉奕葉孝行充塞閭里故鄉人美其孝焉遂目之曰紀丁蘭也眞卽其後矣洎黃寇干紀僖宗蒙塵車駕避鋒而西幸咸鎬失守而沒賊因而徙家居於蜀矣及冠也偶遊聖壽寺見修進律師行出物表語越常度乃解帶卸冠北面而事

之七支既備先謁從朗師學起信論次依性光師傳法界觀後禮演祕閣棃授瑜伽教並得心要咸盡指歸自明達諸法宣暢妙典四十年間略無怠矣而賜號曰昭信焉講起信及法界觀共七十餘遍皆以燈傳燈用器投器嗣乎法者二十許人開灌頂道場五徧約度僧尼士庶三千餘人開水陸道場二十徧常五更輪結文殊五髻教法至夜二更輪西方無量壽教法稱阿彌陀尊號修念佛三昧期生淨域一日謂弟子緣遇曰如來不云出息不保入息吾之壽也幸矣汝之年也耄矣今欲順俗從世預設二塔其可得乎緣遇稽首而對曰廣度長老捨院之右地請建塔者有年矣今大師屬其意長老致其美因緣冥契安可而止於是鳩工而營之自十月琢磨至來一月徹續以開寶四年秋八月九日命衆念佛佛聲旣久令止奄然而歸寂俗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三其月二十一日焚葬於北永泰門外智度院側其獲舍利光潤各將供養之次沙彌彌伽者于闐國人也專誦華嚴經曾無間息聖曆年中天帝釋請迎伽上天誦持乃

日每被阿修羅見擾故屈師來請爲誦宣華嚴經以禳彼敵遂陞座朗諷是經時修羅軍衆聞經乃現威神一時而化去又沙彌道蔭常念金剛經寶曆初因他出夜歸虎暴中路忽遇哮吼跳躑於前蔭知不免乃閉目而坐唯默念是經心期救護虎遂伏草守之達曙村人來往乃覗虎其蹲處涎流於地焉蔭後持誦益加高行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一七八七八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七十五卷目録

僧部列傳五十一

宋二

開明　行勤

歸秉　妙行

志逢　懷省

泰欽　慧濟

延沼　定慧

通濟
贊寧
從顯
道詮
宗慧
省念
澄遠

慕眞
實性
竟欽
智勤
清皎
希辨

神異典第一百七十五卷

僧部列傳五十一

宋二

開明

按五燈會元衢州烏巨山儀晏開明禪師吳興許氏子于唐乾符三年生誕之夕異香滿室紅光如晝光啓中隨父鎭信安强爲娶師不願遂遊歷諸方機契鏡清歸省父母乃於郭南捌別舍以遂師志舍旁陳司徒廟有凜禪師像師往瞻禮失師所之後郡守展

祀祠下見師入定於廟後叢竹間蟻蠹其衣敗葉沒脛或者云是許鎮將之子也自此三昧或出或入子湖訥禪師未知師所造深淺問曰子所住定蓋小乘定耳時方喫茶師呈起槖曰是大是小訥駭然尋謁括蒼唐山德嚴禪師嚴問汝何姓曰姓許嚴曰誰許汝曰不別嚴默然之遂與剃染嘗令摘桃浹旬不歸往尋見師攀桃倚石泊然在定嚴鳴指出之開運中遊江郎巖覩石龕謂弟子慧興曰吾入定此中汝當壘石塞門勿以吾爲念興如所戒明年興意師長往啓龕視師素髮被肩胷臆尚煖徐自定起了無異容復回烏巨侍郎愼公鎮信安覆師之道命義學僧守榮詰其定相師不與之辨榮意輕之時信安人競圖師像而尊事皆獲舍利榮因媿服禮像謝僁亦獲舍利歎曰此後不敢以淺解測度矣錢忠懿王感師見夢遣使圖像至適王患目疾展像作禮如夢所見隨雨舍利目疾頓瘳因錫號開明及述偈讚寶器供具千計端拱初太宗皇帝聞師定力詔本州加禮津發赴闕師力辭僧再至諭旨特令肩輿入對便殿命坐

賜茗否問禪定奏對簡盡深契上旨丐歸復詔入對得請還山送車塞途淳化元年示寂壽一百十五臘五十七闍維白光燭天舍利五色邦人以骨塑像至今州郡雨暘禱之如響斯答

行勤

按茅亭客話僞蜀大東門外有妙圓塔院僧名行勤俗姓張氏人以其精於修行因謂之道者早歲南行中年駐錫龐眉皓髮貌古形羸住草屋數間唯繩牀一張及木棺一所不從齋請晝則昇牀而坐夜則入棺而臥衣服未嘗更換人問之拱默不對人皆仰其高節遺之衣服則轉施貧人與米麪鹽酪則受以一大瓶貯之常滿每齋則取一抄合而食三紀偃息自若不誑流俗其清尚如此時齒八十臨終自拾薪草積於院後告諸門徒曰吾即日行化希以木棺置於薪草之上以火爇之老僧幸矣至期依其教諭于煨燼中得舍利數十粒葬於塔中

歸柔

按安陸府志歸柔魏人宋乾德中開創趙橫寺後休

糧不食及卒弟子爲之建塔夢常見之弟子紹因開壙視顏色如生莊嚴可畏而祠之有禱輒應

妙行

按五燈會元金陵報恩院清護崇因妙行禪師福州長樂陳氏子六歲禮鼓山披削於國師言下發明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花亂墜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昨日新雷發今朝細雨飛問如何是諸佛元旨師曰草鞵木履開寶三年示寂荼毗收舍利三百餘粒并靈骨歸於建州雞足山臥雲院建塔

志逢

按五燈會元杭州五雲山華嚴院志逢禪師餘杭人也生惡葷血膚體香潔幼歲出家於臨安東山朗瞻院依年受具通貫三學了達性相嘗夢陞須彌山覩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彌勒皆禮其足唯不識第三尊但仰視而已釋尊謂之曰此是補彌勒處師子月佛師方作禮覺後因閱大藏經乃符所夢天福中遊方抵天台雲居叅國師賓主緣契頓發元秘一日入普賢殿中晏坐倏有一神人跪膝於前師問汝是誰乎

曰護戒神也師曰吾患有宿愆未殄汝知之乎曰師有何罪唯一小過耳師曰何也曰凡折鉢水亦施主物師每傾棄非所宜也言訖而隱師自此洗鉢水盡飲之積久因致脾疾十載方愈吳越國王嚮師道風名賜紫衣署普覺禪師命住臨安功臣院開寶四年大將淩超於五雲山創院奉師爲終老之所師每攜大扇乞錢買肉飼虎虎每迎之載以還山雍熙二年示寂塔於本院

瓌省

按五燈會元杭州千光王寺瓌省禪師溫州鄭氏子幼歲出家精究律部聽天台文句棲心於圓頓止觀後閱楞嚴文理宏濬未能洞曉一夕誦經既久就案假寐夢中見日輪自空而降開口吞之自是倏然發悟差別義門渙然無滯後參永明永明唯印前解無別指喻以忠懿王所遺衲衣授之表信住後上堂諸上座佛法無事昔之日月今之日月昔日風雨今日風雨昔日上座今日上座舉亦了說亦了一切成現好珍重開寶五年七月寶樹浴池忽現其前師曰凡

所有相皆是虛妄越三日示疾集衆言别安坐而逝闍維收舍利建塔

泰欽

按五燈會元金陵清涼泰欽法燈禪師魏府人也生而知道辯才無礙入法眼之室海衆歸之僉曰敏匠初住洪州雙林院開堂日指法座曰此山先代尊宿曾說法來此座高廣不才何陞古昔有言作禮須彌燈王如來乃可得坐且道須彌燈王如來今在何處大衆要見麼一時禮拜便陞座良久曰大衆秖如此也還有會處麼僧問如何是雙林境師曰畫也畫不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去境也未識且討人又僧問一佛出世震動乾坤和尚出世震動何方師曰甚麼處見震動曰爭奈卽今何師曰今日有甚麼事有僧出禮拜師曰道者前時謝汝請我將甚麼與汝好僧擬問次師曰將謂相悉却成不委問如何是西來密意師曰苦問一佛出世普潤羣生和尚出世當爲何人師曰不徒然曰恁麼則大衆有賴也師曰何必乃曰且住得也久立尊官及諸大衆今日相請勤

重此箇殊功比喻何及所以道未了之人聽一言秖這如今誰動口便下座立倚拄杖而告衆曰還會麽天龍寂聽而雨華莫作須菩提幀子畫將去且恁麽信受奉行問新到近離甚處僧曰廬山師拈起香合曰廬山還有這箇也無僧無對師自代云尋香來禮拜和尚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鎭長靈未審百骸一物相去多少師曰百骸一物一物百骸次住上藍護國院僧問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如何是聞師曰汝從那方來問善行菩薩道不染諸法相如何是菩薩道師曰諸法相曰如何得不染去師曰染著甚麽處問不久開選塲還許學人選也無師曰汝是點額人又曰汝是甚麽科目問如何是演大法義師曰我演何似汝演次住金陵龍光院上堂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維那早是第二義長老卽今是第幾義乃舉衣袖曰會麽大衆此是手舞足蹈莫道五百生前會爲樂主來或有疑情請垂見示時有一僧問如何是諸佛正宗師曰汝是甚麽宗曰如何師曰如何卽不會問上藍一曲師親唱今日龍光

事若何師曰汝甚麼時到上藍來曰諦當事如何師曰不諦當卽別處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且問小意却來與汝大意師後住清凉大道塲上堂僧出禮拜次師曰這僧最先出爲大衆答國主深恩僧便問國主請命祖席重開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心源師曰上來却下去問法眼一燈分照天下和尚一燈分照何人師曰法眼甚麼處分照來師乃曰某甲本欲居山藏拙養病過時奈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與他了却時有僧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師便打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過在我殃及你江南國主爲鄭王時受心法於法眼之室暨法眼入滅復嘗問師曰先師有甚麼不了底公案師曰見分析次異日又問曰承聞長老於先師有異聞底事師作起身勢國主曰且坐師謂衆曰先師法席五百衆今秖有十數人在諸方爲導首你道莫有錯指人路底麼若錯指敎他入水入火落坑落塹然古人又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鑊湯鑊湯自消滅且作麼生商量言語卽熟及問著便生疎

去何也秖爲隔闊多時上座但會我甚麼處去不得有去不得者爲眼等諸根色等諸法諸法且置上座開眼見甚麼所以道不見一法卽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珍重師開寶七年六月示疾告衆曰老僧臥疾强牽拖與汝相見如今隨處道場宛然化城且道作麼生是化城不見古導師云寶所非遙須且前進及至城所又道我所化作今汝諸人試說箇道理看是如來禪祖師禪還定得麼汝等雖是晚生須知僥忝我國主凡所勝地建一道場所須不闕秖要汝開口

如今不知阿那箇是汝口爭答効他四恩三有欲得會麼但識口必無咎縱有咎因汝有我今火風相逼去住是常道老僧住持將逾一紀每承國主助發至於檀越十方道侶主事小師皆赤心爲我默而難言或披麻帶布此卽順俗我道違眞且道順好違好然但順我道卽無顛倒我之遺骸必於南山大智藏和尚左右乞一墳塚升沉皎然不淪化也努力珍重二十四日安坐而終

慧濟

按五燈會元金陵報恩院法安慧濟禪師太和人也初住曹山上堂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諸上座且作麼生會不作方便又無漸次古人意在甚麼處若會得諸佛常現前若未會莫向圓覺經裏討夫佛法亙古亙今未嘗不現前諸上座一切時中咸承此威光須具大信根荷擔得起始得不見佛讚猛利底人堪爲器用亦不賞他向善久修淨業者要似他廣額兒屠抛下操刀便證阿羅漢果直須恁麼始得所以長者道如將梵位直授凡庸僧問大衆旣臨於法會請師不吝句中元師曰謾得大衆麼曰恁麼則全因此問也師曰不用得問古人有言一切法以不生爲宗如何是不生宗師曰好箇問處問佛法中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何待問江南國主請居報恩署號攝衆上堂謂衆曰此日奉命令住持當院爲衆演法適來見維那白槌了多少好令教當觀第一義且作麼生是第一義若這裏叅得多少省要如今別更說箇甚麼卽得然承恩旨不可杜默去也夫禪宗示要法爾常規圓

明顯露亙古亙今至于達磨西來也秖與諸人證明亦無法可得與人秖道直下是便教立地構取古人雖則道立地構取如今坐地還構得也無有疑請問僧問三德奧樞從佛演一音元路請師明師曰汝道有也未問如何是報恩境師曰大家見汝問開寶中示滅於本院

延沼

按五燈會元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劉氏子幼不茹葷習儒典應進士一舉不遂乃出家依本州開元寺智恭披削受具習天台止觀年二十五謁鏡清清問近離甚處師曰自離東來清曰還過小江也無師曰大舸獨飄空小江無可濟清曰鏡水秦山鳥飛不度子莫道聽途言師曰滄溟尚怯艨艟勢列漢飛帆渡五湖清豎拂子曰爭奈這箇何師曰這箇是甚麼清曰果然不識師曰出沒卷舒與師同用清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讝語師曰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清曰捨罪放愆速須出去師曰出去卽失便出到法堂乃曰夫行脚人因緣未盡其善不可便休去却回曰某

甲適來輒陳小騃冒瀆尊顏伏蒙慈悲未賜罪責清曰適來言從東來豈不是翠巖來師曰雪竇親棲寶蓋東清曰不逐亡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篇章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清曰詩速祕却略借劍看師曰県首甑人攜劍去清曰不獨觸風化亦自顯顢頂師曰若不觸風化爭明古佛心清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再許允容師今何有清曰東來衲子菽麥不分秖聞不已而已何得抑已而已師曰巨浪湧千尋澄波不離水清曰一句截流萬機寢削師便禮拜清曰衲子俊哉衲子俊哉師到華嚴嚴問我有牧牛歌輒請闍黎和師曰羯鼓掉鞭牛豹跳遠村梅樹觜盧都

叅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入門須辯主師曰端的請師分院於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於右膝拍一拍師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麼生師曰瞎院便拈棒師曰莫盲枷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日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饑院曰闍黎曾到此間麼師曰是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

日也不得放過便下叅衆了却上堂頭禮謝院曰闍黎曾見甚麼人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廓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却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元旨遂依止六年四衆請主風穴又八年李史君與闔城士庶再請開堂演法矣上堂夫叅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然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從前依他作解明昧兩岐與你一時掃却直教箇箇如師子兒吒呀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即瞎却渠眼時有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即便戳瞎曰戳瞎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師後因本郡兵寇作孽與衆避地於郢州謁前請主李史君留於衙內度夏普設大會請師上堂纔陞座乃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秖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

却嗟蛙步蹑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麼道理牧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至九月汝州太師宋侯捨宅爲寺復來郢州請師歸新寺住持至周廣順元年賜額廣慧師住二十二年當餘百衆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曰未曉元言請師直指師曰家住海門洲扶桑最先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不從天上輥任向地中埋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上堂舉寒山詩曰梵志死去來魂識見閻老讀盡百王書未免受捶拷一稱南無佛皆以成佛道僧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燈連鳳翅當堂照月映娥眉頻面看問如何是佛師曰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鞭問如何是廣慧劍師曰不斬死漢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天魔膽裂曰磨後如何師曰軒轅無道問矛盾本成雙翳病帝網明珠事若何師曰爲山登九仞捻土定千鈞問干木奉文侯

知心有幾人師曰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聽穉子歌問如何是清凉山中主師曰一句不遑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問未有之言請師試道師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衣問夏終今日師意如何師曰不憐鵝護雪且喜蠟人冰問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平窺紅爛處暢殺子平生問滿目荒郊翠瑞草却滋榮時如何師曰新出紅爐金彈子簉破闍梨鐵面皮問如何是互換之機師曰和盲愬愬瞎問眞性不隨緣如何得證悟師曰猪肉案上滴乳香問如何是淸淨法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問一色難分請師顯示師曰滿爐添炭猶嫌冷路上行人秪守寒問如何是學人立身處師曰井底泥牛吼林問玉兔驚問如何是道師曰五鳳樓前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問取皇城使問不傷物義請師便道師曰劈腹開心猶未性燥問未定渾濁如何得照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問如何是衲僧行履處師曰頭上喫棒口裏喃喃問靈山話月曹溪指月去此二途請師直指師

曰無言不當瘂曰請師定當師曰先度汨羅江問任性浮沉時如何師曰牽牛不入欄問凝然便會時如何師曰截耳臥街問狠煙永息時如何師曰兩脚捎空問祖令當行時如何師曰點問不施寸刃便登九五時如何師曰鞭屍屈項上堂舉古云我有一隻箭會經久磨煉射時偏十方落處無人見師曰山僧卽不然我有一隻箭未嘗經磨煉射不偏十方要且無人見僧便問如何是和尚箭師作彎弓勢僧禮拜師曰拖出這死漢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披席把盌曰見後如何師曰披席把盌問未達其源時如何師曰鶴冷移巢易龍寒出洞難問不露鋒鋩句如何辯主賓師曰口銜羊角鰾膠粘問將身御險時如何師曰露布長書寫罪原問學人解問諸訛句請師舉起訝人機師曰心裏分明眼睛黑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青布裁衫招犬吠曰如何得不吠去師曰自宜躲避寂無聲問如何是眞道人師曰竹竿頭上禮西方問魚隱深潭時如何師曰湯盪火燒問如何是諸佛行履處師曰青松綠竹下問如何是大善知

識師曰殺人不眨眼曰既是大善知識爲甚麼殺人不眨眼師曰塵埃影裏不拂袖畫戟門前磨寸金問一即六六即一一六俱亡時如何師曰一箭落雙鵰曰意旨如何師曰身亡跡謝問摘葉尋枝即不問直截根源事若何師曰赴供凌晨去開塘帶雨歸問問盡是揑怪請師直指根源師曰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盲龜值水惟優穩枯木生華物外春問寶塔元無縫金門即日開時如何師曰智積佐來空合掌天王捧出不知音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萎花風掃去香水雨飄來問隨緣不變者忽遇知音時如何師曰披莎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問刻舟求不得常用事如何師曰大勳不立賞柴扉草自深問從上古人印印相契如何是相契底眼師曰輕囂道者知機變拈却招魂拭淚巾問九夏賞勞請師言薦師曰出袖拂開龍洞雨泛杯波湧鉢囊華問最初自恣合對何人師曰一把香芻拈未暇六環金錫響遙空問西祖傳來請師端的師曰一犬吠虛千猱鳴實問王道與佛道相去幾何師

曰芻狗吠時天地合木鷄啼後祖燈輝問祖師心印請師拂拭師曰祖月凌空圓聖智何山松檜不靑靑上堂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怗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却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闍黎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拍曰這裏是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說法師曰赤脚人趂兎著靴人喫肉問不會博覽空王教略借元機試道看師曰白玉無瑕卞和刖足問如何是無爲之句師曰寶燭當軒顯紅光爍太虛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拈却蓋面帛問紫菊半開秋已老月圓當戶意如何師曰月生蓬島人皆見昨夜遭霜子不知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直截是迂曲問如何是師子吼師曰阿誰要汝野牛鳴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口懸壁上上堂若是上上之流各有證據略赴箇程限中下之機各須英俊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如爆龜紋爆即成兆不爆成鈍欲爆不爆直下

便捏問心不能緣口不能言時如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問龍透清潭時如何師曰印駿捺尾問任性浮沉時如何師曰牽牛不入欄問有無俱無去處時如何師曰三月懶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上堂三千劍客恥見莊周赤眉橫肩得無訛謬他時變豹後五日看珍重問心印未明時如何師曰雖聞酋帥投歸款未見牽羊納璧來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桀犬吠堯問如何是齧鏃事師曰孟浪借辭論馬角上堂大衆集定師曰不是無言各須英鑑問大衆雲集師意如何師曰景謝祁寒骨肉疎冷問不修禪定爲甚麼成佛無疑師曰金鷄專報曉漆桶夜生光問一念萬年時如何師曰拂石仙衣破問洪鐘未擊時如何師曰充塞大千無不韻妙含幽致豈能分曰擊後如何師曰石壁山河無障礙翳消開後好吝聞問古今纔分請師密要師曰截却重舌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赫赤窮漢曰未審將何受用師曰

攜籮挈杖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入市雙瞳瞽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回鑾兩曜新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攢眉坐白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磨礱三尺劍待斬不平人問如何是钁頭邊意師曰山前一片青問如何是佛師曰杖林上下竹筋鞭

定慧

按五燈會元漳州報劬院元應定慧禪師泉州晉江吳氏子漳州刺史陳文顥創院請師開法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如何是第一義曰學人請益師何以倒問學人師曰汝適來請益甚麼曰第一義師曰汝謂之倒問邪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今夏堂中千五百僧開寶八年將順世先七日書辭陳公仍示偈曰今年六十六世壽有延促無生火熾然有爲薪不續出谷與歸源一時俱備足及期誡門人曰吾滅後不得以喪服哭泣言訖而寂

通濟

按衢州府志通濟大師姓江忘其名建安人誅茅於西安之烏石遂爲福應院以居焉自唐龍紀至雍熙

累有褒表咸平二年始化

慕眞

按休寧縣志慕眞袁州宜春人爲南唐國師精堪輿家說顯德中以言牛頭山不利謫休寧居何塢續徙芙蓉峰禮昭禪師爲師改名慕眞一坐四十年豁然大悟宋天禧三年己未十月十八日里中士江文宲輩往見之慕眞肅入正席趺坐忽然火從心出自燒項刻而化其徒收舍利爲塔以葬凡徽人家葬地之善者多爲何國師所扦姪彥德孫彬相隱皆其後也

贊寧

按湘山野錄僧錄贊寧有大學洞古博物著書數百卷王元之禹偁徐騎省鉉疑則就而質焉二公皆拜之柳仲塗開因曰余頃守維揚郡堂後菜圃纔陰雨則青焰夕起觸近則散何邪寧曰此燐火也兵戰血或牛馬血著土則凝結爲此氣雖千載不散柳遽拜之曰掘之皆斷鎗折鏃乃古戰地也因贈以詩中有空門今日見張華之句太宗欲知古高僧事撰僧史略十卷進呈充史館編修壽八十四司天監王處納

推其命孤薄不佳三命星禽晷祿壬遁俱無壽貴之處謂寧曰師生時所異者止得天貴星臨門必有裂土侯王在戸否寧曰母氏嘗謂某曰汝生時臥草錢文穆王元瓘往臨安縣拜塋至門雨作避於茆檐甚久殆浣浴襁籍畢徘徊方去

實性

按五燈會元韶州白雲子祥實性大師初住慈光院廣主召入府說法時有僧問覺華纔綻正遇明時不昧宗風乞師方便師曰我王有令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不別曰恁麼則同也師曰不妨領話問諸佛出世普徧大千白雲一會如何舉揚師曰賺却幾人來曰恁麼則四衆何依師曰沒交涉問即心即佛示誨之辭不涉前言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石橋那畔有這邊無會麼曰不會師曰且作丁公吟問衣到六祖爲甚麼不傳師曰海晏河淸問從上宗乘如何舉揚師曰今日未喫茶上堂諸人會麼但向街頭市尾屠兒魁劊地獄鑊湯處會取若恁麼會得堪與人天爲師若

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更有一般底秖向長連牀上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人那箇有長處無事珍重問僧甚麼處來曰雲門來師曰裏許有多少水牛曰一箇兩箇師曰好水牛問僧不壞假名而談實相作麼生僧指倚子曰這箇是倚子師以手撥倚子曰與我將鞋袋來僧無對師曰這虛頭漢師將示滅白衆曰某甲雖提祖印未盡其中事諸仁者且道其中事作麼生莫是無邊中間內外已否若如是會卽大地如鋪沙良久曰去此卽他方相見言訖而寂

從顯

按五燈會元洪州觀音院從顯禪師泉州人也上堂衆集良久曰文殊深讚居士未審居士受讚也無若受讚何處有居士邪若不受讚文殊不可虛發言也大衆作麼生會若會眞箇衲僧僧問居士默然文殊深讚此意如何師曰汝問我答曰忽遇恁麼人出頭來又作麼生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問如何是觀音家風師曰眼前看取曰忽遇作者來作麼生見待師曰貧家秖如此未必便言歸問久貧沒絃琴

請師彈一曲師曰作麼生聽其僧側耳師曰賺殺人乃曰盧行者當時大庾嶺頭謂明上座言莫思善莫思惡還我明上座本來面目來觀音今日不恁麼道還我明上座來恁麼道是曹溪子孫也無若是曹溪子孫又爭除却四字若不是又過在甚麼處試出來商量看良久曰此一衆眞行脚人也便下座太平興國八年九月中師謂檀那袁長史曰老僧三兩日間歸鄉去袁曰和尚年尊何更思鄉師曰歸鄉圖得好鹽喫袁不測其言翼日師不疾坐亡袁建塔於西山

竟欽

按五燈會元韶州雙峰竟欽禪師益州人也開堂日雲門和尚躬臨證明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日出方知天下朗無油那點佛前燈問如何是雙峰境師曰夜聽水流庵後竹晝看雲起面前山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因風吹火上堂進一步則迷理退一步則失事饒伱一向兀然去又同無情僧問如何得不同無情去師曰動轉施爲曰如何得不迷理失事去師曰進一步退一步僧作禮師曰向來有人

恁麼會老僧不肯伊曰請師直指師便打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山河大地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鉛刀徒逞不若龍泉曰用者如何師曰藏鋒猶不許露刃更何堪問賓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師曰如月入水問如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晶殿裏瑑眞珠有行者問某甲遇賊來時若殺卽違佛敎不殺又違王勅未審師意如何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廣主嘗親問法要錫慧眞廣悟號將示寂告門人曰吾不久去世汝可就山頂預修墳塔洎工畢以聞師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會雲門爽和尚等七人夜話侍者報三更也師索香焚之合掌而逝

道詮

按五燈會元廬山歸宗道詮禪師吉州劉氏子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是否師曰山前麥熟也未問九峯山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九峯山中佛法師曰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尋屬江南國絕僧徒例試經業師之衆並習禪觀乃述一偈聞於州牧

日比擬忘言合太虛免教和氣有親疎誰知道德全無用今日爲僧貴識書州牧閱之與僚佐議曰栴檀林中必無雜樹惟師一院特奏免試南康知軍張南金具疏集道俗迎請坐歸宗道場僧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千邪不如一直問如何是佛師曰待得雪消後自然春到來問深山巖谷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曰佛法徧在一切處爲甚麼却無師曰無人到問古人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時如何師曰來日路口有市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牀窄先臥粥稀後坐雍熙二年順寂塔於牛首庵

智勤

按五燈會元台州紫凝普聞寺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空手把鉏頭師曰但恁麼諦信曰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曰汝自何來有偈示衆曰今年五十五脚未蹋寸土山河是眼睛大海是我肚太平興國四年有旨試僧經業山門老宿各寫法名惟師不嫺書札時通判李憲問世尊還解書也無師曰天下人知淳化初不疾命侍僧開浴浴訖垂誡徒衆安坐而逝塔於

本山三年後門人遷塔發龕覩師容儀儼若髭髮仍長遂迎入新塔

宗慧

按五燈會元襄州洞山守初宗慧禪師初叅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師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彼師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煙處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洒洒地作個無事衲僧豈不快哉門曰伱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師便禮拜住後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還得麼伱衲僧分上到這裏須具擇法眼始得秖如洞山恁麼道也有一場過且道過在甚麼處僧問迢迢一路時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直待雨淋頭曰諸聖作麼生師曰入泥入水問心未生時法在甚麼處師曰風吹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問師登師子座請師

唱道情師曰晴乾問水道無事設曹司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賣鞋老婆脚⿺走歷（郎擊切）趚（七亦切）問如何是三寶師曰商量不下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十字街頭石師子問僧甚處來曰汝州師曰此去多少曰七百里師曰踏破幾緉草鞋曰三緉師曰甚處得錢買曰打笠子師曰叅堂去僧應喏問如何是免得生死底法師曰見之不取思之三年僧問離却心機意識請師一句師曰道士著黃甕裏坐問非時親覲請師一句師曰對衆怎生舉曰據現定舉師曰放汝三十棒曰過在甚麼處師曰罪不重科問如何是佛師曰麻三斤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漢水正東流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金州客曰用者如何師曰伏惟尚饗問車住牛不住時如何師曰用駕車漢作麼問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雲裏楚山頭決定多風雨問海竭人亡時如何師曰難得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問文殊普賢來叅時如何師曰趂向水牯牛欄裏著曰和尚入地獄如箭射師曰全憑子力問如何

是正法眼師曰紙撚無油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柳栗木拄杖曰見後如何師曰竇入布衫問如何是佛師曰灼然諦當問萬緣俱息意旨如何師曰甕裏石人賣棗團問如何是洞山劍師曰作麼曰學人要知師曰罪過問乾坤休著意宇宙不留心學人秖恁麼師又作麼生師曰峴山亭起霧灘峻不留船問大衆雲臻請師撮其樞要略舉大綱師曰水上浮漚呈五色海底蝦蟆叫月明問正當恁麼時文殊普賢在甚麼處師曰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曰意旨如何師曰一則不成二則不是

清皎

按五燈會元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福州王氏子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楷師巖畔祥雲起寶壽峰前震法雷臨終遺偈曰吾年八十八滿頭垂白髮顒顒鎮雙峰明明千江月黃梅揭祖教白兆承宗訣日日告兒孫勿令有斷絕

省念

按五燈會元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狄氏子受業

於本郡南禪寺纔具尸羅徧遊叢席常密誦法華經衆目爲念法華也晚於風穴會中充知客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矣師曰觀此一衆豈無人耶穴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者如何穴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靑蓮目顧視大衆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箇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箇甚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甚不秖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眞園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眞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眞曰鵓鳩樹頭鳴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麼生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眞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師受風穴印可之後泯迹韜光人莫知其所以因白兆楚和尚至汝州宣化風穴令師往傳語纔相見提起坐具便問展卽是不展卽是兆曰自家看取師便喝兆曰我曾親近知識來未嘗輙敢恁麼造次師

曰草賊大敗兆曰來日若見風穴和尚待一一舉似師曰一任一任不得忘却師乃先回舉似風穴穴曰今日又被你收下一員草賊師曰好手不張名兆次日纔到相見便舉前話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贓捉賊師於是名振四方學者望風而靡開法首山爲第一世也入院上堂曰佛法付與國王大臣有力檀越令其佛法不斷絕燈燈相續至於今日大衆且道續箇甚麼良久曰須是迦葉師兄始得時有僧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日師曰墮坑落塹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瞎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巖前親掌示曰便請洪音和一聲師曰如今也要大家知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曰或在山間或在樹下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五九盡日又逢春曰畢竟事如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峰前始得元問如何是首山境師曰一任衆人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曰喫棒且待別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行履師曰

牽犂拽杷問古人拈槌竪拂意旨如何師曰孤峰無宿客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不是守株人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此去襄縣五里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往來不易問諸聖說不到處請師舉唱師曰萬里神光都一照誰人敢並日輪齊問臨濟喝德山棒未審明甚麼邊事師曰汝試道看僧便喝師曰瞎僧又喝師曰這瞎漢祇麼亂喝作麼僧禮拜師便打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却首山師曰不坐孤峰頂常伴白雲閑問四衆圍繞師說何法師曰打草蛇驚曰未審作麼生下手師曰適來幾合喪身失命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曰不得者又如何師曰珠在甚麼處問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低聲低聲曰如何受持師曰切不得汚染問世尊滅後法付何人師曰好箇問頭無人答得曰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瞶人徒側耳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諸法無形將何所見師曰一家有事百家忙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三日後看取問菩薩未成佛

時如何師曰衆生曰成佛後如何師曰衆生衆生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瞥爾三千界曰與麼則目視不勞也師曰天恩未遇後悔難追上堂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大用不揚眉棒下須見血曰慈悲何在師曰送出三門外問如何是第二句師曰不打恁麼驢漢曰將接何人師曰如斯爭奈何問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解問無人答曰卽今祇對者是誰師曰莫使外人知曰和尚是第幾句薦得師曰月落三更穿市過問維摩默然文殊讚善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當時聽衆必不如是曰旣不如是維摩默然又且如何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乃曰若論此事實不掛一箇元字脚便下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鎭州蘿蔔重三斤問如何是元中的師曰有言須道却曰此意如何師曰無言鬼也瞋問如何是衲僧眼師曰此問不當曰當後如何師曰堪作甚麼問如何得離衆緣去師曰千年一遇曰不離時如何師曰立在衆人

前問如何是大安樂底人師曰不見有一法曰將何爲人師曰謝闍黎領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亂走作麼問如何是首山師曰東山高西山低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恰遇棒不在問如何是道師曰爐中有火無心撥處處縱橫任意遊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坐看煙霞秀不與白雲齊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路逢穿耳客曰發後如何師曰不用更遲疑問無絃一曲請師音韻師良久曰還聞麼曰不聞師曰何不高聲問著問學人久處沈迷請師一接師曰老僧無這閑工夫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要行卽行要坐卽坐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嵩山安和尚曰莫便是和尚極則處否師曰南嶽讓禪師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闍黎到此多少時也曰已經冬夏師曰莫錯舉似人問有一人蕩盡來時師還接否師曰蕩盡卽置那一人是誰曰風高月冷師曰僧堂內幾人坐臥僧無對師曰賺殺老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驢鳴狗吠乃曰要得親切第一莫將問來問還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汝若將問來問老僧在

汝脚底汝若擬議卽沒交涉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便問挂錫幽巖時如何師曰錯僧曰錯師又打問如何是佛師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審此語甚麼句中收師曰三元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問曹谿一句天下人聞未審和尚一句甚麼人得聞師曰不出三門外曰爲甚麼不出三門外師曰舉似天下人問如何是和尚不欺人底眼師曰看看冬到來曰究竟如何師曰卽便春風至問遠聞和尚無絲可挂及至到來爲甚麼有山可守師曰道甚麼僧便喝師亦喝僧禮拜師曰放汝三十棒次住廣教及寶應三處法席海衆常臻淳化三年十二月四日午時上堂說偈曰今年六十七老病隨緣且遣日今日記却來年事來年記著今朝日至四年月日無爽前記上堂辭衆仍說偈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非情共一眞明暗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言訖安坐而逝茶毗收舍利建塔

希辯

按五燈會元杭州普門寺希辯禪師蘇州人也忠懿

王命主越州清泰署慧智後遷上寺上堂山僧素乏知見復寡聞持頊雖侍立於國師不蒙一句開示以致今日與諸仁者聚會更無一法可相助發何況能爲諸仁者區別緇素商量古今還怪得山僧麼若有怪者且道此人具眼不具眼有賓主義無賓主義晚學初機必須審細僧問如何是普門示現神通事師曰恁麼則闍梨怪老僧去也曰不怪時如何師曰汝且下堂裏思惟去太平興國三年吳越王入覲師隨寶塔至見於滋福殿賜紫衣號慧明禪師端拱中乞還故里詔從之賜御製詩忠懿王施金於常熟本山院創甎浮圖七級高二百尺功既就至道三年八月示寂塔於院之西北隅

澄遠

按五燈會元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漢州綿竹人姓上官在衆日普請鉏草次有一僧曰看俗家失火師曰那裏火曰不見那師曰不見曰這瞎漢是時一衆皆言遠上座敗闕後明教寬聞舉歎曰須是我遠兄始得住後僧問美味醍醐爲甚麼變成毒藥師

曰導江紙貴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適來甚麼處去來曰心境俱忘時如何師曰開眼坐睡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如何是諸佛心師曰清則始終清曰如何領會師曰莫受人謾好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踏步者誰問如何是和尚妙藥師曰不離衆味曰喫者如何師曰喫啗看問如何是室內一盌燈師曰三人證龜成鼈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臘月火燒山問大衆雲集請師施設師曰三不待兩問如何是學人時中事師曰恰恰問如何是元師曰今日來明日去曰如何是元中元師曰長連牀上問如何是香林一脈泉師曰念無間斷曰飲者如何師曰隨方斗秤問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不分別曰照用事如何師曰行路人失脚問萬機俱泯迹方識本來人時如何師曰清機自顯曰恁麼則不別人師曰方見本來人問魚遊陸地時如何師曰發言必有後救曰却下碧潭時如何師曰頭重尾輕問但有言句盡是賓如何是主師曰長安城裏曰如何領會師曰千家萬戶問如何是西來的

的意師曰坐久成勞曰便回轉時如何師曰墮落深坑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合掌當胸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露也問教法未來時如何師曰閻羅天子曰來後如何師曰大宋國裏問一子出家九族解脫曰連爲甚麽母入地獄師曰確問如何是平常心師曰早朝不審晚後珍重上堂是汝諸人盡是擔鉢囊向外行脚還識得性也未若識得試出來道看若識不得秖是被人褻謾將去且問汝諸人是汝叅學日久用心掃地煎茶遊山翫水汝且釘釘喚甚麽作自性諸人且道始終不變不異無高無下無好無醜不生不滅究竟歸於何處諸人還知得下落所在也未若於這裏知得所在是諸佛解脫法門悟道見性始終不疑不慮一任橫行一切人不柰汝何出言吐氣實有來處如人買田須是收得元本契書若不得他元本契書終是不穩遮莫經官判狀亦是不得其柰不收得元本契書終是被人奪却汝等諸人叅禪學道亦復如是還有人收得元本契書麽試拈出看汝且喚甚麽作元本契書諸人試道看若是靈利底纔聞

與麼說著便知去處若不知去處向外邊學得千般巧妙記持解會只似傾河終不究竟與汝自己天地差殊且去衣鉢下體當尋覓看若有箇見處上來這裏道看老僧與汝證明若覓不得且依行隊去將示寂辭知府宋公瑺曰老僧行脚去逼判曰這僧風狂八十歲行脚去那裏宋曰大善知識去住自由師謂衆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言訖而逝塔於本山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七十六卷目錄

僧部列傳五十二

宋三

善聆　遇安
道齊　清簡
慧誠　夢英
德聰　友蟾
會暢　盧杜二禪師

智禮　法照

義澄　咸潤

猪頭和尚　仲休

本先　老洞華嚴

慧居　遇賢

子璿　了典

智圓　居昱

寶安　警元

清剖　禹昌

遵式　宗秀

曉聰　慈明

神異典第一百七十六卷

僧部列傳五十二

宋三

善昭

按五燈會元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太原俞氏子剃髮受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隨機叩發歷參知識七十一員後到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師於言下大悟拜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

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放身命處後遊衡湘及襄沔間每爲郡守以名刹力致前後八請堅臥不答泊首山歿西河道俗遣僧契聰迎請住持師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靖退小節風穴懼應讖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趣辦嚴吾行矣住後上堂謂衆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卽便齩殺有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若見汾陽人者堪與祖佛爲師不見汾陽人盡是立地死漢如今還有人入得麼快須入取免得孤負平生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那箇是龍門客一齊點下舉起拄杖曰速退速退珍重上堂先聖云一句語須具三元門一元門須具三要阿那箇是三元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得已前行脚聞一箇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臥不安火急決擇莫將爲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不

爲遊山翫水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爲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腳決擇深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爲續佛心燈紹隆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不忘先迹如今還有商量者麼有卽出來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曰汝是行腳僧曰如何是辯衲僧底句師曰西方日出卯曰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師曰千里持來呈舊面曰如何是立乾坤底句師曰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貪亦無瞋乃曰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伱出來驗得了也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嘉州打大像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陝府灌鐵牛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西河弄師子乃曰若人會得此三句已辨三元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不是等閒與大衆頌出三元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師爲幷汾苦寒乃罷夜參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而去師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爲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上堂凡一句語須具

三元門每一元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伱商量先用後照伱也須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伱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伱又作麼生湊泊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虛承天寺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師笑曰老病業已不出山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邪使曰師諾則先後唯所擇師令饌設且俶裝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闍維收舍利起塔

遇安

按五燈會元溫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福州人也得法於天台又常閱首楞嚴經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師乃破句讀曰知見立（句）知即無明本（句）知見無（句）見斯即涅槃於此有省有人語師曰破句了也師曰此是我悟處畢生不易時謂之安楞嚴至道元年春將示寂有嗣子蘊仁侍立師乃說偈示之不是嶺頭攜得事豈從雞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此非吾今日爲君裁付囑已浴身易衣

安坐令昇棺至室良久自入棺經三日門人啓棺覩師右脅吉祥而臥四衆哀慟師乃再起陞堂說法呵責垂誡此度更啓我棺者非吾之子言訖復入棺長往

道齊

按五燈會元洪州雲居道齊禪師本州金氏子徧歷禪會學心未息後於上藍院主經藏法燈一日謂師曰有人問我西來意答它曰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燈曰與麼會又爭得曰道齊秪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於是頓明厥旨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生終是不肯他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問荆棘林中無出路請師方便爲畬開師曰汝擬去甚麼處曰幾不到此師曰閒言語問不免輪迴不求解脫時如何師曰還曾問建山麼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放你三十棒問如何是三寶師曰汝是甚麼寶曰如何師曰土木瓦礫師著語要搜元拈古代別等盛行叢林至道三年丁酉九

月示疾鐘聲集衆乃曰老僧三處住持三十餘年十方兄弟相聚話道主事頭首勤心贊助老僧今日風火相逼特與諸人相見諸人還見麽今日若見是末後方便諸人向甚麽處見爲向四大五陰處見六入十二處見這裏若見可謂雲居山二十年間後學有賴吾去後山門大衆分付契瓌開堂住持凡事勤而行之各自努力珍重大衆纔散師歸西挾而逝塔於本山

清簡

按五燈會元明州天童清簡禪師錢塘張氏子師爲事孤潔時謂之簡浙客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欲向汝道曰請和尚道師曰達磨不可再來也師晩居雪竇而終塔於寺之東南隅

慧誠

按五燈會元廬山歸宗慧誠禪師揚州人也開堂日於法堂前謂衆曰天人得道以此爲證恁麽便散去已是周遮其如未曉卽爲重說遂陞座僧問知郡臨筵請師演法是境中人師曰童行仔子有頌示衆曰

雲蓋鎖口訣擬議皆腦裂拍手趍虛空雲露西山月僧問如何是鎖口訣師曰徧天徧地曰恁麼則石人點頭露柱拍手去也師曰一瓶淨水一爐香曰此猶是井底蝦蟆師曰勞煩大衆師常節飲食隨衆二時但展鉢而已或逾年月亦不調練服餌無妨作務有請必開卽便飽食而亡徇執至道二年四月二日示疾而逝

夢英

按衡嶽志宣義大師夢英南嶽僧工於篆法以宋乾符五年名至京師陳希夷先生與當時宰執俱有詩以贈之晚歸終南山老焉每書碑刻後自云南嶽講華嚴經法界觀字學宣義大師賜紫夢英遺史表奐曰予檢修嶽志釋一卷方畢忽有慈谿馮君諱本若者過衡邑攜碑文數本過予展視之有南嶽宣義大師等字細讀其文知師爲南嶽僧於宋太宗朝奉名入對以篆書受上知著十八體謂有古文有篆文有籀文有迴鸞篆柳葉篆垂雲篆飛白篆芝英篆剪刀篆薤葉篆龍爪篆蝌斗篆瓔珞篆懸針篆垂露篆雕

虫篆小篆塡篆凡十八家辯論甚精因書沙門惠休詩一首爲十八樣篆式刻諸碑首贈詩甚多予拔尤者錄之陳希夷先生詩曰衡嶽年來別九華少年師號紫袈裟驚天動地懷何藝古篆法高十八家樞密學士趙邍詩曰幾年攻學楚江濱十八家書妙入神莫怪老夫偏愛惜李陽冰後更無人何承矩詩曰遠聞貢藝趨丹闕萬乘稱奇賞少年玉筯纔書金殿裏皇恩旋降翠簾前行齊支遁喧三楚學富陽冰震九天近見來僧頻有說賜衣猶帶御爐煙呂端詩曰衡嶽煙蘿紫閣芸名高湖海晚遊秦清詞古學儒生業圓笠方袍釋子身竹杖拄歸山裏寺篆書留與世間人我疑簪組成爲縛空印吾師去路塵噫大師篆法高絕千古名噪一時今尚未千年而南嶽無知之者併舊志亦無所載以此歎世間名人名筆不經人耳目而湮滅不傳者多矣今何幸覩馮君墨刻知南嶽有此一師且得見其篆法離奇瑰怪急取而登之志馮君之功不可沒也已

德聰

按松江府志宋僧德聰姓仰氏姑蘇張潭人七歲出家杭州慈光院十三歲具戒於梵天寺參請諸方密契心印太平興國三年結廬佘山之東峯二虎爲衞名大青小青有禪者造之見挂佛經於梁間問常讀否曰如人看家書既知之矣何再讀爲人有問者多默不對常曰古人貴行吾何言哉天禧元年七月六日跏趺而化經十三日貌如生世壽七十四僧臘六十二塔於西峯慶曆七年建塔廟於其後遂遷於南嶺之下沙門靈鑑爲之銘

友蟾

按嘉興府志宋友蟾錢塘人謁天台韶國師密傳心印住雲居普賢院吳越忠懿王召見賜慈悟禪師號淳化初示滅歸葬天台山

會暢

按松江府志僧會暢閩人姓陳氏駐錫秀州隆福寺自誦法華經夜禮兜率天宮三十餘載始終一貫故人呼爲暢法華或體羸氣劣不擇酒食遇康寧則曰佛制枝葉花果不許入口嘗夢登一閣有異人指謂

曰此兜率天宮也師壽七十五當來此居暢曰願得八十誦經滿二萬部異人無語祥符中示寂壽果八十闍維時體柔色紅舍利五色瑩然煙燄中

盧杜二禪師

按衢州府志盧杜二禪師皆永嘉人咸平初至西安之玉泉鄉士人李昪曰吾家西北有葉蓬山二師能留否許之且曰得雙鎮足矣昪日使人資其糧問所欲五年不解一日驚曰失問二師三日矣往視則瞑目据鉏相對坐逝

智禮

按湘山野錄明州天台教主禮法師高僧也聚徒四百衆以往生淨土訣勸衆修行晚結十僧修三年懺燒身爲約楊大年慕其道三以書留之云億聞我師比修千日之懺將捨四大之軀結淨土之十僧生樂邦之九品竊會具懇冀徇羣情乞住世以爲期廣傳道而興利願希垂諾冀獲瞻風後禮師終不諾又貽書杭州天竺式懺主託渡江留之其書云億再拜昨爲明州禮教主宏發願心精修懺法結十人之淨侶

約三載之近期決取樂國之往生並付火光之正受載懷景重竊欲勸畱誠以天台大教之宗師海國羣倫之歸嚮傳演祕筌之學增延慧命之期冀其住世之悠長廣作有情之饒益遂形懇請罄敘誠言得其報音確乎不奪慮喪人天之眼目孰爲像季之津梁懺主大師同稟哲師兼化本國可顧涉錢塘之巨浪造鄞水之淨居善說無窮宜伸於理奪眞幾相契須仗於神交是年誕鄞求與寇相國薦紫服以畱之時馬副樞知節請大年撰其父全乂神道碑潤筆一物不受止求薦一師號馬副樞奏臣以楊某爲先臣撰碑況詞臣潤筆國之常規乞降聖旨俾受臣所贈眞宗名大年問之因得以其事爲奏眞宗深加嘆重謂大年曰但傳朕意畱之住世若師號朕與之潤筆卿宜無讓遂賜號法智大師住世七年方入滅楊希白碑其賢於塔

法照

按浙江通志法照受業水心寺不妄交遊與林逋智圓爲方外友咸平中撰律鈔義苑說七卷崇寧間賜

號法照禪師

義澄

按嚴州府志義澄富陽人俗姓孫年十二投新定龍門僧得詮出家周顯德中年已五十八始祝髮訪道四方宋咸平中住信州玉山洞巖縣令章得象異之以聞眞宗名至闕賜號明慧大師後還次錢塘以苦熱得疾作偈曰本來無質豈有去住要識眞歸南來北去端坐而逝年百八十有二

咸潤

按紹興府志咸潤上虞人習天台教觀依錢塘會法師講習遂究其旨景德四年邑令裴煥請演教於等慈繼徙隆教永福聽法者動以千數亦能詩有五泄山三學院十題編於掇英

猪頭和尚

按泊宅編婺州有僧嗜猪頭一噉數枚俗號猪頭和尚莫測其人祥符寺轉藏成僧俗設齋以落之一僧丐齋衆見其藍縷不加禮拂袖而去或曰此猪頭和尚也使人邀請指大藏曰我不轉此藏亦不轉衆聞

其語異相率自追之僧曰要我轉更三十年竟不顧而去之三衢衢之守饌豬頭名師食自牕牖窺之見一鬼從旁食師無預焉守以告之師尋坐已衢人奉香火良謹有禱輒應一日見夢於人曰吾將還鄉矣蓋自師之出至是恰三十年寂無施金轉藏者故老憶師言相與備禮迎師眞身歸至藏院郡人輻湊日至數千此寺齋供遂爲長堂于時僑寓親覯盛事因閱師辭世頌知是定光佛也

仲休

按紹興府志仲休越州人精習天台教而禪寂不接人事李文靖公連以其名上得紫衣海慧之號間作詩有山陰天衣十峰詠

本先

按指月錄溫州瑞鹿寺本先禪師叅天台導以風幡話得悟後住瑞鹿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帛不設臥具不衣繭絲卯齋終日宴坐中旦誨誘門弟子踰三十年其志彌厲謂衆曰吾初見天台言下便薦燃干日之內四威儀之中似物礙膺如讎同處一日忽然

猛省譬如洗面摸著鼻孔作偈三首曰非風幡動人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人欲曉祖師眞是好知音又曰若是見色便見心人來問著方難答若求道理說多般孤負平生三事衲又曰曠大刼來秖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天作麽形作麽形兮無不是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謂上足如晝曰可造石龕中秋望日吾將順化晝稟命即成及期遠近士庶奔趨瞻仰是日衆問如常至午坐方丈手結寶印謂晝曰古人云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作麽生晝曰也秖是如晝師曰你問我晝乃問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和尚作麽生師曰我也弄不出言訖奄然開一目微視而逝

按溫州府志僧本先永嘉人張氏子受法集慶院得法於天台韶國師祥符六年端坐而逝

老洞華嚴

按指月錄魏府老洞華嚴嘗示衆曰佛法在日用處行住坐臥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爲處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又曰當時鈌滅人壽少有登

六七十者汝輩入我法中整頓手脚未穩早是三四十年須臾衰病至衰病至則老至老至則死至前去幾何尚復恣意何不初中後夜純靜去文潞公鎮北京老洞來謁別文潞公曰法師老矣復何往對曰入滅去潞公笑謂其戲語歸與子弟言其道語深隱談笑有味非常僧也使人候之果入滅矣歎異久之及闍維親往視火以琉璃瓶置席側祝曰佛法果靈願舍利塡吾瓶言卒煙自空而降布入瓶中煙滅如所願潞公自是竭誠內典恨知之暮也

慧居

按五燈會元杭州龍華寺慧居禪師閩人也自天台領旨忠懿王命住上寺開堂示衆曰從上宗乘到這裏如何舉唱似物礙膺如讎同所千日之後一日之中物不礙膺讎不同所當下安樂頓覺前咎乃述頌三首一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曰非風幡動唯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人欲曉祖師眞是好知音二見色便見心曰若是見色便見心人來問著方難答更求道理說多般孤負平生三事衲三明自己曰

曠大刼來祗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天作麽形作麽形兮無不是師自爾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貨不設臥具不衣繭絲日唯一食終日宴坐申旦誨誘踰三十載其志彌勵上堂你諸人還見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麽若道見則心外有法若道不見爭奈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現在攏然地還會恁麽告示麽若會不妨靈利無事莫立上堂大凡參學未必學問話是參學未必學揀話是參學未必學代語是參學未必學別語是參學未必學捻破經論中奇特言語是參學未必捻破祖師奇特言語是參學若於如是等參學任你七通八達於佛法中儻無見處喚作乾慧之徒豈不聞古德道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苦輪諸人若也參學應須眞實參學始得行時行時參取立時立時參取坐時坐時參取眠時眠時參取語時語時參取默時默時參取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參取既向如是等時參且道參箇甚人參箇甚麽話到這裏須自有箇明白處始得若不如是喚作造次之流則無究了之旨上堂幽林鳥叫碧澗

魚跳雲片展張瀑聲嗚咽你等還知得如是多景象示你等箇入處麼若也知得不妨參取好上堂天台教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一切色觀音門者一切聲普賢門者不動步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一切色觀音門者不是一切聲普賢門者是箇甚麼莫道別却天台教說話無事且退上堂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沙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曰學人不會沙曰要騎便騎要下卽下師曰若是求出三界修行底人聞這箇言語不妨狐疑不妨驚怛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有會云千變萬化不出眞常或有會云須會異類中行始會得這箇言語或有會云東家是南泉西家是南泉或有會云東家郎君子西家郎君子或有會云東家是甚麼西家是甚麼或有會云便作驢叫又作馬嘶或有會云喚甚麼作東家驢喚甚麼作西家馬或有會云旣問遷化答在問處或有會云作露柱處去也或有會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虧南泉甚處如是諸家會也總於佛法有安樂處南泉遷化向甚處去

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學人不會要騎便騎要下即下這箇話不消得多道理而會若見法界性去也沒多事珍重上堂鑑中形影唯憑鑑光顯現你等諸人所作一切事且道唯憑箇甚麼顯現還知得麼若也知得於參學中千足萬足無事莫立上堂你等諸人夜間眠熟不知一切既不知一切且問你等那時有本來性無本來性若道那時有本來性又不知一切與死無異若道那時無本來性睡眠忽省覺知如故還會麼不知一切與死無異睡眠忽省覺知如故如是等時是箇甚麼若也不會各體究取無事莫立上堂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如是言語好箇入底門戶且問你等諸人眼見一切色耳聞一切聲鼻嗅一切香舌了一切味身觸一切耎滑意分別一切諸法秖如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爲復唯是你等心爲復非是你等心若道唯是你等心何不與你等身都作一塊了休爲甚麼所對之物却在你等眼耳鼻舌身意外你等若道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非是你等心又爭奈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言語留在世間何人不舉

著伱等見這箇說話還會麼若也不會大家用心商量敎會去幸在其中莫令厭學無事且退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謂上足如晝曰可造石龕中秋望日吾將順化晝稟命卽成及期遠近士庶奔趨瞻仰是日參問如常至午坐方丈手結寶印謂晝曰古人云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作麼生晝曰也秖是如晝師曰伱問我晝乃問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和尚作麼生師曰我也弄不出言訖奄然開一目微視而逝

遇賢

按五燈會元酒仙遇賢禪師姑蘇長洲林氏子母夢吞大珠而孕生多異祥貌偉怪口容雙拳七歲嘗沈大淵而衣不潤遂去家師嘉禾永安可依三十剃染圓具往參龍華發明心印回居明覺院唯事飲酒醉則成歌頌警道俗因號酒仙偈曰綠水紅桃華前街後巷走百餘遭張三也識我李四也識我識我不識我兩箇拳頭挪箇大兩箇之中一箇大曾把虛空一戳破摩挲令放却恁麼拈取須彌枕頭臥揚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沉吟他時若到無波處還似有

波時用心金㪷又聞泛玉山還報頹莫教更漏促趁取月明回貴買朱砂畫月筭來枉用工夫醉臥綠楊陰下起來強說眞如泥人再三叮囑莫教失却衣珠一六二二六其事已足一九二二九我要喫酒長伸兩脚眠一寤起來天地還依舊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綠花紅一點動隨萬變江村煙雨濛濛有不有空不空笊籬撈取西北風生在閻浮世界人情幾多愛惡秖要喫些酒子所以倒街臥路死後却產娑婆不願超生淨土何以故西方淨土且無酒酤師於祥符二年上元凌晨浴罷就室合掌右舉左張其口而化

子璿

按五燈會元長水子璿講師郡之嘉興人也自落髮誦楞嚴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謂敏曰敲空擊木尚落筌蹄舉目揚眉已成擬議去此二塗方契斯旨敏拊而證之然欲探禪源罔知攸往聞瑯琊道重當世即趨其席值上堂次出問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琊憑陵答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侍巾瓶瑯琊謂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勵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爲介也乃如教再拜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日顧衆曰道非言象得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會無別致由是二宗仰之嘗疏楞嚴等經盛行於世

了興

按天台縣志了興姓宋氏平陽人參歷諸方得法於荊溪尋公每誦經虎伏而聽會官築垂楊埭祭用牛牛受刀奔至師前逐者踵至師解袈裟付之曰第條拆散置埭址可固已而果然牛放山中時院建塔師謂牛曰汝能爲我煉泥乎牛俛首帖耳受役塔成七日而牛死師曰此牛已生善道矣天禧改元興坐化經七日目光炯然如生

智圓

按浙江通志僧智圓字無外錢塘徐氏子八歲出家傳天台三觀於奉光源清自號中庸子居孤山瑪瑙院有高世之節王文穆罷相牧郡僧慈雲邀師往迎

師笑辭曰爲我致意慈雲錢塘且駐却一僧聞者歎服師杜門獨居惟與林逋友善以詩文自娛雜著五十一卷題曰閑居編乾興元年二月十七日自作祭文挽詞越二日示寂

居昱

按天台縣志居昱錢塘人郭姓七歲扣疑於林逋書如宿諷丱角禮僧願隆誦法華經七日而周夏竦表爲沙彌天聖四年卒後二年啓棺如生昱善爲詩有松聲和雨聽山色帶雲看之句

寶安

按嘉興府志寶安名子璿深明宗旨親運土石於精嚴寺作五臺山立五臺院時僧臘八十餘歲不衣絲縷臥亂草中化後肉身不壞闍維時空中忽現祥雲有白鶴飛舞

警元

按五燈會元郢州大陽山警元禪師江夏張氏子依智通禪師出家十九爲大僧聽圓覺了義講席無能及者遂遊方初到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

音曰這箇是吳處士畫師擬進語山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師遂有省便禮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卽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師獻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雞帶雪飛山謂上洞之宗可倚一時聲價藉藉山歿辭塔至大陽謁堅禪師堅讓席使主之僧問如何是大陽境師曰羸鶴老猿啼谷韻瘦松寒竹鎖青煙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作麼作麼曰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滿瓶傾不出大地沒饑人上堂嵯峩萬仞鳥道難通劍刃輕氷誰當履踐宗乘妙句語路難陳不二法門淨名杜口所以達磨西來九年面壁始遇知音大陽今日也大無端珍重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大洋海底紅塵起須彌頂上水橫流師問僧甚處來曰洪山師曰先師在麼曰在師曰在卽不無請渠出來我要相見僧曰聻師曰這箇猶是侍者僧無對師曰喫茶去上堂諸禪德須明平常無生句妙元無私句

體明無盡句第一句通一路第二句無賓主第三句兼帶去一句道得師子嚬呻二句道得師子返擲三句道得師子踞地縱也周徧十方擒也一時坐斷正當恁麼時作麼生通得箇消息若不通得箇消息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如何是平常無生句師曰白雲覆青山青山頂不露曰如何是妙元無私句師曰寶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曰如何是體明無盡句師曰手指空時天地轉囘途石馬出紗籠曰如何是師子嚬呻師曰終無囘顧意爭肯落平常曰如何是師子返擲師曰周旋往返全歸父繁興大用體無虧曰如何是師子踞地師曰迥絕去來機古今無變異問如何是大達底人師曰虛空類不得曰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白牛吐雪彩黑馬上烏雞上堂撒手那邊千聖外祖堂少室長根芽鷺倚雪巢猶自可更看白馬入蘆花上堂夜半烏雞抱鵲卵天明起來生老鸛鶴毛鷹觜鷺鷥身却共烏鵶爲侶伴高入煙霄低飛柳岸向晚歸來子細看依俙恰似雲中鴈師嘗釋曹山三種墮曰此三語須明得轉位始得一作水

牯牛是類墮師曰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卽有所滯直是要伊一念無私卽有出身之路二不受食是尊貴墮師曰須知那邊了却來這邊行履若不虛此位卽坐在尊貴三不斷聲色是隨處墮師曰以不斷聲色故隨處墮須向聲色裏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聲色外一句乃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掌當指何掌也頌曰正中偏一輪皎潔正當天宛轉虛元事不彰明暗秪在影中圓偏中正休觀朗月秦時鏡隱隱猶如日下燈明暗混融誰辨影正中來脉路元元絕迂迴靜照無私隨處現如行鳥道入鄽開偏中至法法無依卽智智橫身物外兩不傷妙用元元善周備兼中到叶路當風無中道莫守寒巖異草靑坐却白雲宗不妙師神觀奇偉有威重從兒穉中日秪一食自以先德付授之重足不越限脇不至席年八十嘆無可以繼者遊作偈并皮履布直裰寄浮山遠禪師使爲求法器偈曰楊廣山頭草憑君待價焞異苗繁茂處深密固靈根偈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遠拜而受之遂贊師像

曰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礙木馬火中嘶師天聖五年七月十九陞座辭衆示寂塔於本山

清剖

按五燈會元郢州興陽清剖禪師在大陽作園頭種瓜次陽問甜瓜何時得熟師曰卽今熟爛了也曰揀甜底摘來師曰與甚麼人喫曰不入園者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麼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僧問娑竭出海乾坤震覿面相呈事若何師曰金翅鳥王當宇宙个中誰是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師曰似鶻捉鳩君不信髑髏前驗始知眞曰恁麼則叉手當胸退身三步也師曰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臥疾次大陽問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辦若無箇泡幻大事無由辦若要大事辦識取箇泡幻作麼生師曰猶是這邊事陽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帀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陽笑曰乃爾惺惺耶師喝曰將謂我忘却竟爾趨寂

禹昌

按浙江通志天台一宗五傳至荆溪荆溪以下枝分派別慈雲起而大教復興入室者數十人禹昌其高弟也天聖中闡教鹽官慶善寺與首座居湛傳持敎觀三十餘年而宣敎大師志言起而式廓焉言公者明智之子慈雲之孫也二公相繼演唱宗乘發明龍勝以來一心三觀之旨寧邑稱台宗法窟實始於此焉

遵式

按浙江通志遵式姓葉字知白學行孤高博習敎觀建下天竺著淨土懺法金光明觀音諸本懺儀世號慈雲懺主天聖中滅度其日見大星殞於靈鷲崇寧二年賜號慧通紹興三十年賜謚曰懺主禪慧大法師

按海寧縣志遵式少住寶雲洞天台宗旨後歸東振其靈異不一嘗以錫卓石成泉後又講法於杭之昭慶寺學者以千計賜號慈雲一日自言將死問其所歸以淨土寂光爲對天聖中入滅

宗秀

按蘇州府志宗秀生不血茹七歲持佛號隱靈巖有年天聖中丞相東平清河二公奏賜紫方號定惠大師

曉聰

按五燈會元瑞州洞山曉聰禪師遊方時在雲居作燈頭見僧說泗州大聖近在揚州出現有設問曰既是泗州大聖爲甚麼却向揚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後僧舉似蓮華峯祥庵主主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之住後僧問達磨未傳心地印釋迦未解髻中珠此時若問西來意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六月雨淋淋寬其萬姓心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師曰脚跟下到金剛水際是多少僧無語師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上座不薦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既是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又何必更對衆忉忉珍重問無根樹子向甚麼處栽師曰千年常住一朝僧問如何是離聲色句師曰南瞻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則學人知恩不昧也師曰四大海深多少問古鏡未磨

時如何師曰此去漢陽不遠曰磨後如何師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問如何是佛師曰理長卽就上堂教山僧道恁麼卽得古卽是今今卽是古所以楞嚴經道松直棘曲鵠白烏元還知得麼雖然如是未必是松一向直棘一向曲鵠便白烏便元洞山道這裏也有曲底松也有直底棘也有元底鵠也有白底烏久立上堂僧問學人進又不得退又不得時如何師曰抱首哭蒼天僧無語師曰汝還知鉢盂鎮子落處麼汝若知得落處也從汝問三十年後驀然問著也不定

上堂舉寒山云井底生紅塵高峰起白浪石女生石兒龜毛寸寸長若要學菩提但看此模樣良久曰還知落處也無若也不知落處看看菩提入僧堂裏去也久立上堂春寒凝冱夜來好雪還見麼大地雪漫漫春風依舊寒說禪說道易成佛成祖難珍重上堂晨鷄報曉靈粥後便天明燈籠猶瞌睡露柱却惺惺復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明朝後日莫認奴作郎珍重因事示衆天晴蓋却屋乘乾刈却禾早輸王稅子鼓腹唱巴歌問德山入門便棒猶是起模

畫樣臨濟入門便喝未免揑目生花離此二途未審洞山如何爲人師曰天晴久無雨近日有雲騰曰他日若有人問洞山宗旨教學人如何舉似師曰園蔬枯槁甚擔水潑菠稜師一日不安上堂辭衆述法身頌曰參禪學道莫茫茫問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尫羸甚見人無力得商量唯有钁頭知我意栽松時復上金剛言訖而寂塔於金剛嶺

慈明

按五燈會元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全州李氏子少爲書生年二十二依湘山隱靜寺出家其母有賢行使之遊方聞汾陽道望遂往謁焉陽顧而默器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罵詬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己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陽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陽掩師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禪師嵩謂師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往見大

年年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師曰近奉山門請年曰眞箇脫空師曰前月離唐明年曰適來悔相問師曰作家年便喝師曰恰是年復喝師以手劃一劃年吐舌曰眞是龍象師曰是何言歟年喚客司點茶來元來是屋裏人師曰也不消得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爲人一句師曰切年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師曰誰得似內翰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你二十棒年拊膝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師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年大笑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師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年曰秖如此語意旨如何師曰水上挂燈毬年曰與麼則孤負古人去也師曰內翰疑則別叅年曰三脚蝦蟆跳上天師曰一任踍跳年乃大笑館於齋中日夕質疑智證因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晩朝中見駙馬都尉李公遵勗曰近得一道人眞西河師子李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謁奈何年默然歸語師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師於是黎明謁李公公閱謁使童子

問曰道得卽與上座相見師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刊白字當道種青松師曰不因今日節餘曰定難逢童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師曰脚頭脚底公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毛獅子是否師曰甚麼處得者消息公便喝師曰野干鳴公又喝師曰恰是公大笑師辭公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師曰好將息公曰何異諸方師曰都尉又作麼生公曰放上座二十棒師曰專爲流通公又喝師曰瞎公曰好去師應喏喏自是往來楊李之門以法爲友久之辭還河東年曰有一語寄與唐明得麼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年曰却不相當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麼汗出師曰知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底句師曰重疊關山路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師嘘一聲年曰眞師子兒大師子吼師曰放去又收來年曰適來失脚踏倒又得家童扶起師曰有甚麼了期年大笑師還唐明李公遣兩僧訊師師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公作偈曰墨毫千里餘金槨示雙趺

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師以母老南歸至瑞州首衆於洞山時聰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師曰我徧參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故師依止三年乃遊仰山楊大年以書抵宜春太守黃宗旦使請師出世說法守以南源致師師不赴旋特謁守願行守問其故對曰始爲讓今偶欲之耳守大賢之住後上堂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乃竪起拄杖曰這箇是南源拄杖子阿那箇是經良久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喝一喝下座上堂良久曰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喝一喝下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出高原問如何是南源境師曰黃河九曲水出崑崙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隨流人不顧斫手望扶桑上堂雲收霧卷杲日當空不落明暗如何通信僧問山深覓不得時如何師曰尸能招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洞庭湖裏浪滔天問東湧西沒時如何師曰尋問夜靜獨行時如何師曰三把茅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響曰出匣後如何師噓一聲問閙中取靜時如何師曰頭枕布袋問牛頭未見四祖

時如何師曰堆堆地曰見後如何師曰堆堆地問一得永得時如何師曰抱石投河問仗鏌鋣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曰斬將去僧擬議師便打師住三年棄去謁神鼎諲禪師鼎首山高第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剪敝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頎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鼎回顧相矍鑠師地坐脫隻履而視之鼎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歎曰汾州乃有此兒邪師自是名重叢林定林沙門本延有道行雅爲士大夫所信敬鼎見延稱師知見可與臨濟會道吾虛席延白郡請以師主之法令整肅亡軀爲法者集焉上堂先寶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道吾則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著地所

以道起也海晏河清行人避路住也乾坤失色日月無光汝輩向甚麼處出氣如今還有出氣者麼有卽出來對衆出氣看如無道吾爲汝出氣去也乃噓一聲卓拄杖下座上堂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橫也挑括乾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却恆沙世界且問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向北俱盧洲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牀上喫粥喫飯次住石霜當解夏謂衆曰昨日作嬰孩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難踏古皇道手鑠黃河乾脚踢須彌倒浮生夢幻身人命夕難保天堂幷地獄皆由心所造南山北嶺松北嶺南山草一雨潤無邊根苗壯枯槁五湖參學人但問虛空討死脫夏天衫生披冬月襖分明無事人特地生煩惱喝一喝下座上堂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遂喝一喝曰且道是賓是主還有分得者麼若也分得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也未能老僧失利因同道相訪上堂颯颯涼風景同人訪寂寥煑茶山上水燒鼎洞中樵珍重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長安夜夜家家月曰來後如何

師曰幾處笙歌幾處愁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曰槐木成林曰四山火來時如何師曰物逐人興曰步步登高時如何師曰雲生足下問古人封白紙意旨如何師曰家貧路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日風五日雨上堂夫宗師者奪貧子之衣珠究達人之見處若不如是盡是和泥合水漢良久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喝一喝上堂我有一言絕慮忘緣巧說不得秪要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舉且作麼生是直舉一句良久以拄杖畫一畫喝一喝問己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元沙曾見雪峰來曰意旨如何師曰一生不出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馬有垂韁之報犬有驟草之恩曰與麼則不別也師曰西天東土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打骨出髓上堂入水見長人珍重上堂面西行向東北斗正離宮道去何曾去騎牛臥牧童珍重上堂春生夏長卽不問你諸人腳跟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華光寺主便下座上堂藥多病甚網細魚稠便下座示衆以拄杖擊禪牀一下云大衆還會麼不見道一擊忘所

知更不假修持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恁麼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向言中取則悞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辜負先聖萬法本閑唯人自鬧所以山僧居福嚴秖見福嚴境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節坐磐石與五湖衲子時話元微灰頭土面住興化秖見興化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闐漁唱瀟湘猿啼嶽麓絲竹歌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絲絞水問尋枝摘葉卽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榔栗拄杖曰意旨如何師曰行卽肩挑雲水衲坐來安在掌中擎問旣是護法善神爲甚麼張弓架箭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佛師曰有錢使錢上堂祖師心印一印印空一印印水一印印泥如今還有印不著者麼試向脚跟下道將一句來設你道得倜儻分明第一不得行過衲僧門

下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人王三寸鐵徧地是刀鎗喝一喝卓拄杖下座上堂天已明鼓已響聖衆臻齊合掌如今還有不合掌者麼有卽尼乾歡喜無則瞿曇惡發久立珍重問磨礱三尺劒去化不平人師意如何師曰好去僧曰點師曰伱看僧拍手一下歸衆師曰了上堂北山南南山北日月雙明天地黑大海江河盡放光逢著觀音問彌勒珍重問有理難伸時如何師曰苦曰恁麼則舌拄上齶也師噓一聲僧曰將謂胡鬚赤師曰夢見與化脚跟麼示徒偈曰黑黑黑道道道明明明得得得師室中揷劒一口以草鞋一對水一盆置在劒邊每見入室卽曰看看有至劒邊擬議者師曰險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師冬日牓僧堂作此字°°°二二二三几聊卌其下注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師聞而笑之寶元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師曰海內法友唯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潭帥敦遣之師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

既得涼風便休將艕棹施至京師與李公會月餘而李公果歿臨終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師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師曰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師臨行一句作麼生師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師曰無佛處作佛公於是泊然而逝仁宗皇帝尢留神空宗聞李公之化與師問答嘉歎久之師哭之慟臨壙而別有旨賜官舟南歸中途謂侍者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喎斜侍者以足頓地曰當奈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師曰無憂爲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鈍置汝後年正月五日示寂壽五十四臘三十二銘行實於興化塔全身於石霜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一八七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七十七卷目錄

僧部列傳五十三

宋四

信南　崇福

繼忠　則全

顯暹　惟正

道隆　方會

可眞　德章

可宣
義青
重顯
太瘤
紹銑
谷泉

圓鑒
梵卿
師戒
義懷
倚遇
達觀

神異典第一百七十七卷

僧部列傳五十三

宋四

信南

按溫州府志信南樂清人爲開元白鶴二寺祖師景祐二年詣都上郊禮頌表乞藏經許之上表謝因進聖德詩賦及所業詩文乞略親鳳扆一望龍顏然後還山上賜對訪以鄉里曰臣所居乃王子晉吹簫之地張文君入竹之鄉上曰是溫之樂成僧也賜號文

英大師仍賜大藏經并三朝御書以歸

崇福

按處州府志崇福禪師縉雲人年二十一祝髮於聖壽寺不啖酒肉貌偉神充景祐二年大旱邑令同詣虬溪百丈潭請水忽有龍見爪去履一隻入波底歲再旱師復至潭所忽湧出舊履甘雨踵至鄉人敬信之如佛後入涅槃塑像於寺遇旱禱必應

繼忠

按溫州府志繼忠字法臣永嘉丘氏父母祈嗣夢異僧授以子云此螺溪尊者寄汝養之八歲入開元得度即詣南湖依廣智傳天台教觀洞悟宗旨時令代講雪竇顯禪師見而歎曰四明之道爲有傳矣永嘉士庶請居開元東閣遷妙果慧安退隱江心出主西湖法明學者驟集每歲正月上八於郡中授戒放生緇素常至數萬人行法華光明彌陀觀音三昧誦呪救疾神應莫測范文正命之禱雨即應時尊爲戒師元豐五年集衆告別而逝著有扶宗集五十卷

則全

按寧波府志則全字叔平姓施氏祝髮於邑之保國寺南湖競推十六大弟子則全首冠焉旁通書史尤善著述性直氣剛敢言人失人是以重之住三學三十年郡守郎簡尤禮之嘗謂人曰叔平才氣凜凜然若儒冠使職諫諍豈下漢汲黯唐魏徵我朝王元之耶慶曆五年夏別衆坐亡世號三學法師

顥暹

按五燈會元蘇州堯峰顥暹禪師僧問學人作入叢林乞師一接師曰去問承教有言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如何是平等法師曰堯峰高寶華低曰恁麼則却成高下去也師曰情知尒恁麼會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不知所以古人道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不如喫茶去問如何是道師曰夕死可矣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曰這裏用不著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蒼天蒼天乃曰秖如末後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山僧向他道蒼天蒼天且道意落在甚麼處莫是悲傷遷逝痛憶道人麼若乃恁麼評論實謂

罔知去處要知去處麼更不用久立歇去上堂冬去春來樓閣門開若也入得不用徘徊諸上座還向這裏入得也未若也入得所以古人道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若也入之未得自是諸上座狂走更不忉忉久立珍重

惟正

按五燈會元杭州淨土院惟正禪師秀州華亭黃氏子幼從錢塘資聖院本如隸業且將較藝於有司如使禱觀音像以求陰相師謝曰豈忍獨私於己哉郡人朱紹安聞而嘉歎欲啓帑度之師慨然曰古之度人以清機密旨今反是去古遠矣吾墮三寶數當有其時已而遇祥符覃恩得諧素志獨擁毳袍且敝同列慢之師曰佛乎佛乎儀相云乎哉僧乎僧乎盛服云乎哉厥後有願輸奉歲時用度俾繼如之院務亦復謝曰聞托鉢乞食未聞安坐以享聞歷謁諸祖未聞廢學自任況我齒茂氣完正在筋力爲禮非從事屋廬之秋也於是提策東引學三觀於天台復旋徑山咨單傳之旨於老宿惟素董臨安功臣山淨土

院師輔相之久而繼席焉然爲人高簡律身精嚴名卿巨公多所推尊葉內翰清臣牧金陵迎師語道一日葉曰明日府有燕飲師固奉律能爲我少留一日款清話否師諾之翼日遣使邀師畱一偈而返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維爲僧秖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師識慮洗然不牽世累雅愛跨黃犢出入必持巾鉢悉挂角上市人爭觀之師自若也杭守蔣侍郎嘗與師爲方外友每往謁至郡庭下犢談笑終日而去蔣有詩曰禪客尋常入舊都黃牛角上挂瓶盂有時帶雪穿雲去便好和雲畫作圖師嘗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平生製作三十卷號錦溪集又工書筆法勝絕秦少游珍藏之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翫月盤膝大盆中浮池上自旋其盆吟笑達旦率以爲常九峯韶禪師嘗客於院一夕將臥師邀之曰月色如此勞生擾擾對之者能幾人峯唯唯而已久之呼童子使熟炙峯方饑意作藥石頃乃橘皮湯一盃峯匿笑曰

無乃太淸乎有問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師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爲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物無盡藏也皇祐元年孟夏八日語衆曰夫動以對靜未始有極吾一動歷年六十有四今靜矣然動靜本何有哉於是泊然而逝

道隆

按五燈會元東京華嚴道隆禪師初參石門徹和尚問曰古者道但得隨處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此

語疑心未歇時如何門曰如有乃可隨處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千奇百怪他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閑如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怪傳說師於言下有省門盡授其洞上厥旨後爲廣慧嗣一日福嚴承和尚問曰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我見廣慧渠欲剃髮使我擎凳子來慧曰道者我有凳子詩聽取乃曰放下便平穩我時便肯伊因敘在石門處所得廣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秪是飽人不得師至和初游京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

常二鼓一夕不得入臥於門之下仁宗皇帝夢至寺門見龍蟠地驚覺中夜遣中使視之覩師熟睡鼻鼾撼之驚矍問名歸奏帝聞名道隆乃喜曰吉徵也明日召至便殿問宗旨師奏對詳允帝大悅後以偈句相酬唱絡繹於道或入對留宿禁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皇祐間詔大覺璉禪師於化成殿演法名師問話機鋒迅捷帝大悅侍衛皆山呼師卽奏疏舉璉自代禁林待問祕殿譚禪乞歸廬山帝覽表不允有旨於曹門外建精舍延師賜號華嚴禪院開堂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高高低低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脚瘦草鞋寬師年八十餘示寂於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全身塔於寺之東

方會

按五燈會元袁州楊岐方會禪師郡之宜春冷氏子少警敏及冠不事筆硯繫名征商課最坐不職乃宵遯入瑞州九峰恍若舊遊眷不忍去遂落髮每閱經心融神會能折節叩參老宿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發每咨參

明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曰監寺異時兒孫徧天下在何用忙爲一日明適出雨忽作師偵之小徑既見遂搊住曰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伱去明曰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卽拜於泥塗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明曰伱且躲避我要去那裏去師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未在自是明每山行師輙瞰其出雖晚必擊鼓集衆明遽還怒曰小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師曰汾陽晚叅也何謂非規繩乎一日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鍼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明移興化師辭歸九峰後道俗迎居楊岐次遷雲蓋受請日拈法衣示衆曰會麼若也不會今日無端走入水牯牛隊裏去也還知麼筠陽九岫萍實楊岐遂陞座時有僧出師曰漁翁未擲釣躍鱗衝浪來僧便喝師曰不信道僧拊掌歸衆師曰消得龍王多少風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少年長老足有機籌師曰念汝年老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祗這便是麼師曰湖南長老乃曰更有問話者麼試出來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横拖倒拽爲甚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當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葫蘆相似當衆引驗莫便面赤有麼有麼出來決擇看如無楊岐今日失利師便下座九峰勤和尚把住云今日喜得箇同參師曰作麼生是同參底事勤曰九峰牽犂楊岐拽耙師曰正恁麼時楊岐在前九峰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僧問人法俱遣未是衲僧極則佛祖雙亾猶是學人疑處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你秖要勘破新長老曰恁麼則旋斫生柴帶葉燒師曰七九六十三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西天人不會唐言上堂霧鎖長空風生大野百草樹木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三世諸佛在你諸人脚跟下轉大法輪若也會得功不浪施若也不會莫道楊歧山勢險前頭更有最高峰上堂舉古人一輪公案

布施大衆良久曰尸秪堪喫飯上堂踏著秤鎚硬似鐵瘂子得夢向誰說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裏遭火爇參上堂楊岐一要千聖同妙布施大衆拍禪牀一下云果然失照參上堂楊岐一句急著眼覷長連牀下拈匙把筯上堂拈拄杖云一卽一切一切卽一畫一畫云山河大地天下老和尚百雜碎作麼生是諸人鼻孔良久云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喝一喝卓一下上堂楊岐無旨的種田博飯喫說夢老瞿曇何處覓蹤跡喝一喝拍禪牀一下上堂薄福住楊岐年來氣力衰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囉囉哩拈上死柴頭且向無煙火上堂楊岐乍住屋壁疎滿牀盡布雪眞珠縮却項暗嗟吁良久曰翻憶古人樹下居上堂雲蓋是事不如說禪似吞栗蒲若向此處會得佛法天地懸殊上堂擲下拄杖曰釋迦老子著跌偷笑雲蓋亂說雖然世界坦平也是將勤補拙上堂釋迦老子初生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今時衲僧盡皆打模畫樣便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蓋不惜性命亦爲諸人打箇樣子

遂曰陽氣發時無硬地示衆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拄杖曰拄杖子向汝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擲下曰直得乾坤震裂山嶽搖動會麼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拍禪牀曰三十年後明眼人前莫道楊歧龍頭蛇尾僧問撥雲見日時如何師曰東方來者東方坐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堪作甚麼師曰鉢盂口向天慈明忌辰設齋衆纔集師於眞前以兩手揑拳安頭上以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曰休揑怪師曰首座作麼生

座曰和尚休揑怪師曰兎子喫牛嬭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聽勢座擬議師打一掌曰這漆桶也亂做龍興孜和尚遷化僧至下遺書師問世尊入滅槨示雙趺和尚歸眞有何相示僧無語師搥胷曰蒼天蒼天室中問僧栗棘蓬伱作麼生吞金剛圈伱作麼生透一日三人新到師問三人同行必有一智提起坐具曰參頭上座喚這箇作甚麼曰坐具師曰眞箇那曰是師復曰喚作甚麼曰坐具師顧視左右曰參頭却具眼問第

二人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如何是最初一步曰到和尚這裏爭敢出手師以手畫一畫僧曰了師展兩手僧擬議師曰了問第三人近離甚處曰南源師曰楊歧今日被上座勘破且坐喫茶問僧敗葉堆雲朝離何處曰觀音師曰觀音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曰適來相見了師曰相見底事作麼生僧無對師曰第二上座代參頭道看亦無對師曰彼此相鈍置示衆云春風如刀春雨如膏律令正行萬物情動伱道脚踏實地一句作麼生道出來向東湧西沒處道看直饒道得也是梁山頌子示衆云身心清淨諸境清淨諸境清淨身心清淨還知楊歧老人落處麼河裏失錢河裏摝示衆云景色乍晴物情舒泰舉步也千身彌勒動動用也隨處釋迦文殊普賢總在這裏衆中有不受人謾底便道楊歧和麩糶麪然雖如是布袋裏盛錐子示衆云雪雪處處光輝明皎潔黃河凍鎖絕纖流赫日光中須迸裂須迸裂那吒頂上喫蒺藜金剛脚下流出血皇祐改元示寂塔於雲蓋

可眞

按五燈會元洪州翠巖可眞禪師福州人也嘗參慈明因之金鑾同善侍者坐夏善乃慈明高弟道吾眞楊歧會皆推伏之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徹笑之一日山行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礫置磐石上曰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伱親見慈明師左右視擬對之善叱曰竚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師自愧悚卽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早已至此師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尚明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瞋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這箇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然求指示明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明震聲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師爽氣逸出機辯迅捷叢林憚之住翠巖日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同坑無異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深耕淺種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一堵牆百堵調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日斫柴一日燒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渾家送上渡頭船問利人一句請

師垂示師曰三脚蝦蟆飛上天曰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師曰饑逢王膳不能餐問如何是道師曰出門便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擔枷過狀上堂先德道此事如爆龜文爆卽成兆不爆成鈍爆與不爆直下便捏上藍卽不然無固無必虛空走馬旱地行船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遂拈拄杖曰拄杖子變作天大將軍巡歷四天下有守節不守節有戒行無戒行一時奏與天帝釋乃喝一喝曰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卓一下上堂舉龍牙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烟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神鼎曰學道如鑽火逢煙卽便休莫待金星現燒脚又燒頭師曰若論頓也龍牙正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猶少悟在於此復且如何諸仁者今年多落葉幾處掃歸家上堂臨陣抗敵不懼生死者將軍之勇也入山不懼虎兕者獵人之勇也入水不懼蛟龍者漁人之勇也作麼生是衲僧之勇拈拄杖曰這箇是拄杖子拈得把得動得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若拈不得把不得動不得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叅上堂舉僧問巴

陵如何是道陵曰明眼人落井又問寶應如何是道應曰五鳳樓前又問首山如何是道山曰脚下深三尺此三轉語一句壁立千仞一句陸地行舟一句賓主交叅諸人莫有揀得者麼出來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破結賊故行菩提慈安衆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五通賢聖曰學人不會師曰舌至梵天師將入滅示寂甚勞苦席藁於地轉側不少休喆侍者垂泣曰平生訶佛罵祖今何爲乃爾師熟視訶曰汝亦作此見解邪即起趺坐呼侍者燒香煙起遂示寂

德章

按五燈會元靈隱德章禪師初住大相國寺西經藏院慶曆八年九月一日仁宗皇帝詔師於延春閣下齋宣普照大師問如何是當機一句師曰一言迴出青霄外萬仞峰前嶮處行曰作麼生是嶮處行師便喝曰皇帝面前何得如此師曰也不得放過明年又宣入內齋復宣普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雷驚細草萌芽發高山進步莫遲遲曰如何是奪境不

奪人師曰戴角披毛異來往任縱橫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出門天外迥流光影不眞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寒林無宿客大海聽龍吟後再宣入化成殿齋宣守賢問齋筵大啓如何報答聖君師曰空中求鳥跡曰意旨如何師曰水內覓魚蹤師進心珠歌曰心如意心如意任運隨緣不相離但知莫向外邊求外邊求終不是枉用工夫隱眞理識心珠光耀曰祕藏深密無形質拈來掌內衆人驚二乘精進爭能測碧眼胡須指出臨機妙用何曾失尋常切忌與人看大地山河動岌岌師皇祐二年乞歸山林養老御批杭州靈隱寺住持賜號明覺

可宣

按五燈會元江州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也壯爲僧卽出峽依瑯琊一語忽投羣疑頓息瑯琊可之未幾令分座淨空居士郭功甫過門問道與厚及師領歸宗時功甫任南昌尉俄郡守恚師不爲禮捃甚遂作書寄功甫曰某世緣尚有六年奈州主抑逼當棄餘喘託生公家願無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領之中夜

其妻夢間見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撼而問之妻詳以告呼燈取書示之相笑不已遂孕及生乃名宣老期年記問如昔至三歲白雲端禪師抵其家始見之曰吾姪來也雲曰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蓋與相別一年方死）雲曰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雲曰以何爲驗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車聲雲問門外是甚麼聲宣以手作推車勢雲曰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六周無疾而逝

圓鑒

按五燈會元舒州浮山法遠圓鑒禪師鄭州人也投三交嵩和尚出家幼爲沙彌見僧入室請問趙州庭柏因緣嵩詰其僧師傍有省進具後謁汾陽葉縣皆蒙印可嘗與達觀穎薛大頭七八輩遊蜀幾遭橫逆師以智脫之衆以師曉吏事故號遠錄公開堂拈香曰汝海枯木上生花別迎春色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八十翁翁輥繡毬曰恁麼則一句迥然開祖胄三元戈甲振叢林師曰李陵元是漢朝臣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者如兄小者如弟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平地起骨堆問祖師門下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和尚將何表示師曰寒貓不捉鼠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波斯不繫腰問新歲已臨舊歲何往師曰目前無異怪不用貼鍾馗曰畢竟如何師曰將謂目前無僧以手畫曰爭奈這箇何師便打師與王質待制論道畫一圓相問曰一不得匹馬單鎗二不得衣錦還鄉鵲不得喜鴉不得殃速道速道王罔措師曰勘破了也上堂更莫論古話今秖據目前事與你諸人定奪區分僧便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鼻孔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眼睛歐陽文忠公聞師奇逸日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碁師坐其傍文忠遽收局請因碁說法師卽令撾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秖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綷斡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麤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卽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甚麼處良久

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嘉歎從容謂同僚曰修初疑禪語爲虛誕今日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禍患臨身擊禪牀下座上堂諸佛出世建立化門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首羅三目何故一隻水泄不通緇素難辯一隻大地全開十方通暢一隻高低一顧萬類齊瞻雖然若是本分衲僧陌路相逢別具通天正眼始得所以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狸奴白牯知有箇甚麼事要會麼深秋簾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師暮年休於會聖巖叙佛祖奧義作九帶曰佛正法眼帶佛法藏帶理貫帶事貫帶理事縱橫帶屈曲垂帶妙叶兼帶金針雙鎖帶平懷常實帶學者旣已傳誦師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對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爲已解則名謗法諸人到此如何衆無語師

叱之而去

義青

按五燈會元舒州投子義青禪師青社李氏子七齡穎異往妙相寺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歎曰三祇塗遠自困何益乃入洛聽華嚴義若貫珠嘗讀諸林菩薩偈至即心自性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游宗席時圓鑑禪師居會聖巖一夕夢畜青色鷹爲吉徵屆旦師來鑑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問曰汝記得話頭麼試舉看師擬對鑑掩其口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元機邪師曰設有也須吐却時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忉忉我即便嘔自此復經三年鑑時出洞下宗旨示之悉皆妙契付以大陽頂相皮履直裰囑曰代吾續其宗風無久滯此善宜護持遂書偈送曰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羣峰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卷金鳳宿龍巢宸苔豈車碾令依圓通秀禪師師至彼無所叅問唯嗜睡而已執事

白通曰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通曰是誰曰青上座通曰未可待與按過通卽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牀呵曰我這裏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尚教某何爲通曰何不叅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喫通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師曰待肯堪作甚麼通曰上座曾見甚麼人來師曰浮山通曰怪得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歸方丈由是道聲藉甚初住白雲次遷投子師示寂日書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投筆奄息闍維多靈異獲舍利五色同靈骨塔於寺北三峯庵

梵卿

按紹興府志梵卿早入台之東掖山謁法眞大師聽天台教一日論經王義法眞嘆曰子得元妙於性相之外更之謁長蘆秀禪師未契卽往投子山謁青禪師居三年青示寂遂往東林謁照覺總禪師從容問答心凝神釋游鍾山居第一座晚乃住上虞之象田象田久廢至卿乃復興

重顯

按五燈會元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遂寧府李氏子依普安院仁銑上人出家受具之後橫經講席究理窮元詰問鋒馳機辯無敵咸知法器僉指南遊首造智門即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名師近前師纔近前門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出住翠峰後遷雪竇開堂日於法座前顧視大衆曰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法座遂以手畫一畫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便陞座上首白椎罷有僧方出師約住曰如來正法眼藏委在今日放行則瓦礫生光把住則眞金失色權柄在手殺活臨時其有作者共相證據僧出問遠離翠峰祖席已臨雪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曰馬無千里謾追風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師曰龍頭蛇尾漢問德山臨濟棒喝已彰和尚如何爲人師曰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曰未審祇恁麼別有在師曰射虎不眞徒勞沒羽問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朝宰臨筵如何即是師曰清風來未休曰恁麼則得遇於師也師曰一

言已出駟馬難追僧禮拜師曰放過一著乃普觀大衆曰人天普集合發明箇甚麼事焉可互分賓主馳騁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秖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鑒之端言下知宗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知眞實相爲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己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壁立千仞還辯明得也無未辯辯取未明明取旣辯明得能截生死流同攄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祥雲五色曰學人不會師曰頭上漫漫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猿啼古木曰來後如何師曰鶴唳青霄曰卽今事作麼生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和尚未見智門時如何師曰爾鼻孔在我手裏曰見後如何師曰穿過髑髏有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便棒僧曰豈無方便師曰罪不重科復有一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曰兩重公案曰請師不答話師亦棒問古人道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此話大行師曰老鼠銜鐵問古

人道皎皎地絕一絲頭秪如山河大地又且如何師曰面赤不如語直曰學人未曉師曰徧問諸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乘槎斫額曰莫秪這便是師曰浪死虛生問如何是緣生義師曰金剛鑄鐵劵曰學人不會師曰鬧市裏牌曰恁麼則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師曰列下問四十九年說不盡底請師說師曰爭之不足曰謝師答話師曰鐵棒自看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師曰拈却鼻孔曰學人不會師曰一喜一悲僧擬議師曰苦問如何是脫珍御服著敝垢衣師曰垂手不垂手曰乞師方便師曰左眼挑筋右眼抉肉問龍門爭進舉那箇是登科師曰重遭點額曰學人不會師曰退水藏鱗問寂寂忘言誰是得者師曰卸帽穿雲去曰如何領會師曰披蓑帶雨歸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曰一塲酸澀問坐斷毗盧底人師還接否師曰殷勤送別瀟湘岸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天寬地窄太愁人僧禮拜師曰苦屈之詞不妨難吐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定花板上曰莫便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符到奉行上堂僧

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苦曰還許學人用也無師噓一噓乃曰大衆前共相酬唱也須是箇漢始得若也未有奔流度刃底眼不勞拈出所以道如大火聚近著卽燎却面門亦如按大阿寶劍衝前卽喪身失命乃曰大阿橫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冷光輕閃爍復云看看便下座上堂僧問如何是維摩一泒師曰寒山訪拾得曰恁麼則入不二之門師噓一噓復曰維摩大士去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孤峰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却顧謂侍者曰適來有人看方丈麼侍者曰有師曰作賊人心虛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麼處見客或若道得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上堂田地穩密底佛祖不敢近爲甚麼擡脚不起神通游戲底鬼神不能測爲甚麼下脚不得直饒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大衆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爾諸人四至界畔猶未識在若要中心樹子我也不惜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峰寒色曰未委向上更

有也無師曰雨滴巖花上堂僧問雪覆蘆花如何師曰點曰恁麼則爲祥爲瑞去也師曰兩重公案乃曰雪覆蘆花欲暮天謝家人不在漁船白牛放却無尋處空把山童贈鐵鞭師一日遊山四顧周覽謂侍者曰何日復來於此侍者哀乞遺偈師曰平生唯患語之多矣翼日出杖屨衣盂散及徒衆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耳至期盥沐攝衣北首而逝塔全身於寺之西塢賜明覺大師

師戒

按五燈會元蘄州五祖師戒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鼻孔長三尺曰學人不會師曰眞不掩僞曲不藏直問如何是道師曰點曰點後如何師曰荊三汴四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看曰出匣後如何師曰收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隨曰隨後如何師曰一箇婆婆兩箇孆問得船便渡時如何師曰棹在誰人手僧擬議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上堂佛病祖病一時與諸禪德拈向三門外諸禪師還拈得山聲病也無若拈得山僧病不妨見得佛病祖病珍

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擔不起曰爲甚麼擔不起師曰祖師西來意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高問低對曰見後如何師曰風蕭蕭雨颯颯上堂僧問名喧宇宙知師久雪嶺家風略借看師曰未在更道僧展兩手師便打僧禮拜師竪起拄杖曰大衆會麼言不再舉令不重行便下座問僧近離甚處曰東京師曰還見天子也無曰常年一度出金明池師曰有禮可恕無禮難容出去智門問曰暑往寒來即不問林下相逢事若何師曰五鳳樓前聽玉漏門曰爭奈主山高案山低師曰須彌頂上擊金鐘

太癯

按指月錄太癯蜀僧居衆嘗歎佛法混濫異見蜂起乃曰我參禪若得眞正知見當不惜口業遂發願禮馬祖塔長年不輟忽一日塔放白光感而有悟後徧至叢林勘驗老宿過雪竇山前云這老漢口裏水漉漉地雪竇聞其語意似不平及太見雪竇竇云你不肯老僧那太云老漢果然口裏水漉漉地遂摵一坐具便出直歲不甘中路令人毆打損太一足太云此

是雪竇老漢使之他日須折一足償我後果如其言太後至都下放意市肆中有官人請居家供養太慶告辭官人確留愈加敬禮每使侍妾饋食一日見官人至故挑其妾官人以此改禮遂得辭去不數日鬧市中端坐而化

義懷

按五燈會元越州天衣義懷禪師永嘉樂清陳氏子也世以漁爲業母夢星隕於屋乃孕及產尤多吉祥兒時坐船尾父得魚付師貫之師不忍乃私投江中父怒笞之師恬然如故長遊京師依景德寺爲行童天聖中試經得度謁金鑾善葉縣省皆蒙印可遂由洛抵龍門復至都下欲繼宗風意有未決忽遇言法華拊師背曰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峰覺問汝名甚麼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覺曰誰爲汝立名曰受戒來十年矣覺曰汝行脚費却多少草鞋曰和尚莫瞞人好覺曰我也沒量罪過你也沒量罪過你作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謾語漢出去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

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爲水頭因汲水折擔忽悟作投機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峰頭獨足立驪龍頷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聞拊几稱善後七坐道場化行海內嗣法者甚衆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布髮掩泥橫身臥地曰意旨如何師曰任是波旬也皺眉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西天此土問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曰林間鳥噪水底魚行上堂須彌頂上不扣金鐘畢鉢巖中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佛殿諸人反著草鞋朝遊檀特暮到羅浮拄杖針筒自家收取上堂衲僧橫說竪說未知有頂門上眼時有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晚年以疾居池陽杉山庵門弟子智才住臨平之佛日迎歸侍奉才如蘇城未還師速其歸及踵門師告之曰時至吾行矣才曰師有何語示徒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嶽三更過鐵圍拶折驪龍角才問卯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舉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寂塔全身寺東之原崇寧中謚振宗禪師

紹銑

按五燈會元潭州典化紹銑禪師上堂拈拄杖曰一大藏教是拭不淨故紙超佛越祖之談是誑謼閭閻漢若論衲僧門下一點也用不得作麼生是衲僧門下事良久曰多虛不如少實擊香臺下座

按指月錄紹銑禪師當南公盛化時荆湖衲子奔趨江南惘百里無托宿多爲盜刧師半五十爲館請僧主之以接納俾得宿食而去諸方高其風比化去闍維收舍利兩目睛不壞腸一亦不壞盆以油火焚之如鐵帶屈折色鮮明因併塔焉

倚遇

按五燈會元洪州法昌倚遇禪師漳州林氏子幼棄家依郡之崇福得度有大志自受具游方名著叢席浮山遠和尚嘗指謂人曰此後學行脚樣子也叅北禪禪問近離甚處師曰福嚴禪曰思大鼻孔長多少師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般禪曰汝道我見時長多少師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嚴禪曰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安樂否師曰安樂禪曰向汝道甚麼師

曰教和尚莫亂統禪曰念汝新到不能打得伱師曰某甲亦放和尚過茶罷禪問鄉里甚麼師曰漳州禪曰三平在彼作甚麼師曰說禪說道禪曰年多少師曰與露柱齊年禪曰有露柱且從無露柱年多少師曰無露柱一年也不少禪曰夜半放烏鷄師留北禪最久於是師資敲唱妙出一時晚至西山聽雙嶺深遂棲息三年始應法昌之請師在雙嶺受請與英勝二首座相別曰三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畫一畫曰這箇即且止宗門事作麼生曰須彌安鼻孔師曰恁麼則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英曰深沙努眼睛師曰爭奈聖凡無二路方便有多門英曰鐵蛇鑽不入師曰這般漢有甚共語處英曰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畫一畫曰宗門事且止這箇事作麼生師便掌英曰這漳州子莫無去就師曰伱這般見解不打更待何時又打英曰也是老僧招得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秖要時人知有如貧子衣珠不從人得三世諸佛秖是弄珠底人十地菩薩秖是求珠底人汝等正是跉跰乞丐懷寶迷邦

靈利漢纔聞舉著睫上眉毛便知落處若更踏步向前不如策杖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示衆我要一箇不會禪底作國師上堂汝若退身千尺我便當處生芽汝若覿面相呈我便藏身露影汝若春池拾礫我便撒下明珠直得水灑不著風吹不入如箇無孔鐵鎚相似且道法昌還有爲人處也無良久曰利刀割肉瘡猶合惡語傷人恨不銷上堂春山青春水綠一覺南柯夢初足攜節縱步出松門是處桃英香馥郁因思昔日靈雲老三十年來無處討如今競愛摘楊花紅香滿地無人掃上堂拈起拄杖曰我若拈起你便喚作先照後用我若放下你便喚作先用後照我若擲下你便喚作照用同時忽然不拈不放你向甚麼處卜度直饒會得倜儻分明若遇臨濟德山便須腦門著地且道伊有甚麼長處良久曰曾經大海休誇水除却須彌不是山上堂夜半烏鷄誰捉去石女無端遭指注空王令下急搜求唯心便作軍中主雲門長驅潙山隊伍列五位鎗旗布三元戈弩藥山持刀青原荷斧石鞏彎弓禾山打鼓陣排雪嶺長蛇

兵屯黃檗飛虎木馬帶毛烹泥牛和角煮賞三軍犒師旅打葛藤分露布截海颺塵橫山簸土擊元關除徼路多少平人受辛苦無邊刹海競紛紛三界聖凡無覓處無覓處還知否昨夜雲收天宇寬依然帶月啼高樹上堂閑來秖麼坐拍手誰賡和回頭忽見簸箕星水墨觀音解推磨拍手一下曰還會麼八十翁翁雖皓首看看不見老人容上堂法昌今日開爐行腳僧無一箇唯有十八高人緘口圍爐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見諸人話墮直饒口似秤鎚未免燈籠勘破不知道絕功勳妄自修因證果喝曰但能一念回光定脫三乘羈鎖黃龍南禪師至上堂拏雲攫浪數如麻點著銅眼睛便花除却黃龍頭角外自餘渾是赤斑蛇法昌小刹路遠山遙景物蕭疎游人罕到敢請黃龍禪師曲賜光臨不惟泉石生輝亦乃人天欣悅然雲行雨施自古自今其奈爐韛之所鈍鐵尤多良醫之門病者愈甚瘥病須求良藥銷頑必藉金錘法昌這裏有幾箇垛根阿師病者病在膏肓頑者頑入骨髓若非黃龍老漢到來總是虛生浪死拈拄杖

曰要會麼打麪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却須磨取曰未審如何下手師曰鏡在甚麼處僧遂作一圓相師便打曰這漆桶碌甎也不識師與感首座歲夜喫湯次座曰昔日北禪分歲曾烹露地白牛和尚今夜分歲有何施設師曰臘雪連山白春風透戶寒座曰大衆喫箇甚麼師曰莫嫌冷淡無滋味一飽能消萬刧飢座曰未審是甚麼人置辦師曰無慚愧漢來處也不知英勝二首座到山相訪英曰和尚尋常愛檢點諸方今日因甚麼却來古廟裏作活計師曰打草秖要蛇驚師曰莫糊塗人好師曰伱又刺頭入膠盆作甚麼英曰古人道我見兩箇泥牛鬭入海所以住此山未審和尚見箇甚麼師曰伱他時異日有把茆蓋頭人或問伱作麼生秖對英曰山頭不如嶺尾師曰伱且道還當得住山事也無英曰使钁不及拖犂師曰還曾夢見古人麼英曰和尚作麼生師展兩手英曰蝦跳不出斗師曰休將三寸燭擬比太陽輝英曰爭奈公案見在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龍圖徐公禧布衣時與師

往來爲法喜之游師將化前一日作偈遺之曰今年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哥報道明朝吉徐覽偈聳然邀靈源清禪師同往師方坐寢室以院務誡知事曰吾住此山二十三年護惜常住每自蒞之今行矣汝輩著精彩言畢舉拄杖曰且道這箇分付阿誰徐與靈源皆屏息遂擲杖投牀枕臂而化

谷泉

按五燈會元南嶽芭蕉庵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也受法汾陽放蕩湖湘後省同叅慈明禪師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在更道師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摵師接住推明置禪牀上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師因倚遇上座來叅問庵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師曰作甚麼曰禮拜庵主師曰恰値庵主不在曰你聻師曰向道不在說甚麼你我拽杖趂出遇次日再來師又趂出遇一日又來問庵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揭簾便入師攔胷搊住曰我這裏狠虎縱横尿牀鬼子三回兩度

來討甚麼曰人言庵主親見汾陽來師解衣抖擻曰伱道我見汾陽有多少奇特曰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入門須辨取曰莫秖這便是麼師曰賺却幾多人曰前言何在師曰聽事不眞喚鐘作甕曰萬法泯時全體現君臣合處正中邪去也師曰驢漢不會便休亂統作麼曰未審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雲門餬餅趙州茶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去也師叱曰我這裏火種也未有早言謝供養師因大雪作偈曰今朝甚好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拙慈明遷住福嚴師又往省之少留而還作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共對談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匡徒我自眠明覽笑而已

達觀

按五燈會元潤州金山曇穎達觀禪師首謁大陽元禪師遂問洞山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陽曰父母未生時事師曰如何體會陽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惘然遂謁谷隱舉前話隱曰大陽不道不是秖是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卽不然師問如何是父母

未生時事隱曰糞墼子師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隱曰牡丹花下睡猫兒師愈疑駭一日普請隱問今日運薪邪師曰然隱曰雲門問僧人搬柴搬柴人如何會師無對隱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效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法耳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師於是默契良久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隱曰汝以爲藥語爲病語師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以病爲藥又安可哉師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爲病實未喻旨隱曰妙至是亦秖名理事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事理能盡乎故世尊云理障礙正見知事障續諸生死師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隱曰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蓋纏師曰纔涉脣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住後示衆曰纔涉脣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直饒透脫猶在沉淪莫敎孤負平生虛度此世要得不孤負平生麼拈拄杖卓一下曰須是莫被拄杖瞞始得看看拄杖子穿過伱諸人髑髏踍跳入你鼻孔裏去也又卓一下僧問經文最初兩字是甚麼字師曰以

字曰有甚麼交涉師曰八字曰好賺人師曰謗此經故獲罪如是問一百二十斤鐵枷教阿誰擔師曰老僧曰自作自受師曰苦苦問和尚還曾念佛也無師曰不曾念佛曰爲甚麼不念佛師曰怕汚人口上堂衆集定首座出禮拜師曰好好問首座低頭問話次師曰今日不答話便歸方丈上堂山僧門庭別已改諸方轍爲文殊拔出眼裏楔教普賢休嚼口中鐵勸人放開骼蛇手與汝斫却繫驢橛駐意擬思量喝曰揑揑參上堂山僧平生意好相撲秪是無人搭對今日且共首座搭對捲起袈裟下座索首座相撲座纔出師曰平地上喫交便歸方丈上堂三世諸佛是奴婢一大藏教是涕唾良久曰且道三世諸佛是誰奴婢乃將拂子畫一畫曰三世諸佛過這邊且道一大藏教是誰涕唾師乃自唾一唾上堂秤錘井底忽然浮老鼠多年變作牛慧空見了拍手笑三脚猢猻差異猴上堂五千教典諸佛常談八萬塵勞衆生妙用猶未是金剛眼睛在如何是金剛眼睛良久曰瞎上堂大衆集定有僧纔出禮拜師曰欲識佛性義當觀

時節因緣僧便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便下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從歸青嶂裏不出白雲來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自從遊紫陌誰肯隱青山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裏已無回日信路邊空有望鄉牌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滄海盡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碾爲塵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鶯囀千林花滿地客遊三月草侵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伸手不見掌曰忽遇仙陀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對面千里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臨濟曰恁麼則谷隱的子也師曰德山問如何是長法身師曰拄杖六尺曰如何是短法身師曰算子三寸曰恁麼則法身有二也師曰更有方圓在

上堂諸方鉤又曲餌又香奔湊猶如蜂抱王因聖這裏鉤又直餌又無猶如水底捺葫蘆舉拄杖作釣魚勢曰深水取魚長信命不曾將酒祭江神擲拄杖下座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七十八卷目錄

僧部列傳五十四

宋五

文悅　齊曉

慧辨　志言

大覺　慧才

希最　僧湛

契嵩　守端

慧南
洪英
懷義
處謙
守智
居訥
慶閑

寶覺
辨才
宗古
行偉
慧元
源禪師

神異典第一百七十八卷

僧部列傳五十四

宋五

文悅

按五燈會元南嶽雲峰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初造大愚開示衆曰大家相聚喫莖虀若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射便下座師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趂色力健何不爲衆乞食我忍饑不暇何暇爲人說禪乎

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納疏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佛法未到爛却雪寒宜爲衆乞炭師亦奉命能事罷復造方丈巖曰堂司闕人今以煩汝師受之不樂恨巖不去心地坐後架桶箍忽散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頓見巖用處走搭伽棃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及吐一辭而去服勤八年後出世翠巖時首座領衆出迎曰德山宗乘即不問如何是臨濟大用師曰你甚處去來座擬議師便掌座擬對師喝曰領衆歸去自是一衆畏服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路不拾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草賊大敗僧禮拜師噓一聲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垂手過膝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萬里崖州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糞箕掃帚問如何是深山巖崖佛法師曰猢猻倒上樹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皮裏骨問不涉廉纖請師速道師曰須彌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柴場荻草上堂語不離窠道焉能出蓋纏片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所以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

句者迷汝等諸人到這裏憑何話會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在翠巖放行則隨機利物把住則瓦解氷消且道把住好放行好良久曰咄這野狐精擊禪牀下座上堂汝等諸人與麼上來大似刺腦入膠盆與麼下去也是平地喫交直饒不來不去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所以娑婆世界以聲音爲佛事香積世界以香飯爲佛事翠巖這裏秖於出入息內供養承事過現未來塵沙諸佛無一空過者過現未來塵沙諸佛是翠巖侍者無一不到如一不到三十拄杖諸上座還會麼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上堂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爲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爲體祇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諸禪德會麼古佛與露柱相交佛殿與燈籠鬭額若也不會單重交折上堂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然雖如此一手不獨拍衆中莫有作家禪客本分衲僧出來共相唱和有麼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依稀似

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便下座上堂天明平旦萬事成辦北俱盧洲長粳米飯下座上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你等諸人橫擔柱杖向甚麼處行脚良久曰東勝神洲持鉢西瞿耶尼喫飯上堂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刧何曾異今日且道今日事作麼生良久曰烏龜鑽破壁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衲僧道會也山是山水是水飢來喫飯困來打睡忽然須彌山跳入伱鼻孔裏摩竭魚穿伱眼睛中作麼生商量良久曰參堂去上堂一刀兩段未稱宗師就下平高固非作者翠巖到這裏口似匾擔你等諸人作麼生商量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若見諸相非相卽山河大地並無過咎諸上座終日著衣喫飯未曾齩著一粒米未曾挂著一縷絲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然雖如是著衣喫飯卽不無衲僧門下汗臭氣也未夢見在上堂普賢行文殊智補陁巖上清風起瞎驢趂隊過新羅吉獠舌頭三千里上堂拈起拄杖曰掌鉢盂向香積世界爲甚麼出身無路挑日月於拄

杖頭上爲甚麼有眼如盲直得風行草偃響順聲和無纖芥可留猶是交爭底法作麼生是不交爭底法卓拄杖下座上堂臨濟先鋒放過一著德山後令且在一邊獨露無私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堪嗟楚下鍾離昧（音抹）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教中道種種取捨皆是輪迴未出輪迴而辯圓覺彼圓覺性卽同流轉若免輪迴無有是處你等諸人到這裏且作麼生辯圓覺良久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以拂擊禪牀上堂古人道山河石壁不礙眼光師曰作麼生是眼拈拄杖打禪牀一下曰須彌山百雜碎卽不問你且道娑竭羅龍王年多少俗士問如何是佛師曰著衣喫飯量家道曰恁麼則退身三步叉手當胸去也師曰醉後添杯不如無小參舉百丈歲夜示衆曰你這一隊後生經律論固是不知入衆參禪禪又不會臘月三十日且作麼生折合去師曰灼然諸禪德去聖時遙人心澹泊看却今時叢林更是不得所在之處或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秖以飯食豐濃寮舍穩便爲旺化中間孜孜爲道者無一人設有

十箇五箇走上走下半青半黃會郎總道我會各各自謂握靈蛇之珠孰肯知非及乎挨桜鞭逼將來直是萬中無一苦哉苦哉所謂般若叢林歲歲凋無名荒草年年長就中今時後生纔入衆來便自端然拱手受他別人供養到處菜不擇一莖柴不搬一束十指不沾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期快意爭奈三塗累身豈不見教中道寧以熱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不受信心人食上磨若也是去直饒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供養上座未爲分外若也未是至於滴水寸絲便是披毛戴角牽犂拽耙償他始得不見祖師道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此是決定底事終不虛也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朝眼光落地緇田無一簣之功鐵圍陷百刑之痛莫言不道珍重

齊曉

按廣西通志齊曉桂州人碧瀾坊蕭氏子依護國寺出家旣具戒遊湖湘依雲峰悅禪師數年悅謝世乃渡江游祖山愛黃梅小招提葺爲香火之社邂逅楊

公與語針芥相投叙雲峰錄行於世旣南還舊隱道俗來者常數百人繼住寧壽寺風規凜然復還護國寺臨終之日四衆圍繞至中夜轟然一喝衆急趨之已撼不應矣危坐三日儀采不變來瞻者踵武不絕

慧辨

按松江府志宋僧慧辨字訥翁賜號海月華亭傅氏子生時有異父母令入普照出家得法於天竺明智智命代講夢章安以金篦擊其口曰汝勤于誨人當得辯智久之遂領寺事嘉祐中翰林沈時卿帥杭以嚴爲理察辨道行獨異之俾職都僧正時蘇軾作倅嘗與辨爲方外之遊辨容止端靖不蓄長物有盜夜入其棲脫衣與之使從支徑遁去無何歸隱草堂熙寧六年將示寂遺誡待軾至闔龕四日軾始至見其趺坐如生頂尚溫作三絕哭之蘇轍爲之塔銘軾後爲作眞讚序云海月大師慧辨者神宇澄穆不見慍喜而緇素悅服予固喜從之遊每往見師清坐相對時聞一言則憂愁冰解形神俱泰因悟莊周所言東郭順子之爲人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清而容物使

人之意也消蓋師之謂也一日師臥疾使人請予入山至則師化四日矣予在黃州夢至西湖上有大殿榜曰彌勒下生而故人辯才海月之流皆行道其間師沒後二十一年予謫居惠州天竺淨惠師屬參寥子以書遺予曰檀越許與海月作眞讚久不償此願何也予矍然而起爲說讚曰人皆趨世出世者誰人皆遺世世誰爲之爰有大士處此兩間非濁非清非律非禪惟是海月都司之式庶復見之衆縛自脫我夢西湖天宮化城見兩天竺宛如平生雲披月滿遺像在此誰爲贊之惟東坡乎

志言

按宋史方技傳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落髮東京景德寺七俱胝院事清璲初璲誦經勤苦志言忽造璲跪前願爲弟子璲見其相貌奇古直視不瞬心異之爲授具戒然動止軒昂語笑無度多行市里褰裳疾趨舉指書空佇立良久時從屠酤遊飲啗無所擇衆以爲狂璲獨曰此異人也人有欲爲齋施輒先知其至不俟款門指名取供溫州人林仲方自其家以摩

衲來獻舟始及岸遽來取去仁宗每延入禁中徑登坐結趺飯畢遽出未嘗揖也王公士庶名卽赴然莫與交一言者或陰卜休咎書紙揮翰甚疾字體遒壯初不可曉其後多驗仁宗春秋漸高嗣未立默遣內侍至言所言書有十三郎字人莫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入繼衆始悟大宗正守節請書言不顧廹之得潤州字未幾守節薨贈丹陽郡王見寺童義懷撫其背曰德山臨濟懷旣落髮住天衣說法大爲學者所宗其前知多類此普淨院施浴夜漏初盡

門扉未啓方迎佛而浴室有人聲往視則言在焉有具齋鱠者幷食之臨流而吐化爲小鮮羣泳而去海客遇風且沒見僧操絙引舶而濟客至都下過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客記其貌眞引舟者也與曹州士趙棠善後棠棄官隱居番禺人傳棠與言數以偈頌相寄萬里間輒數日而達棠死亦盛夏身不壞言將死作頌不可曉已而曰我從古始成就逃多國土今南國矣仁宗遺內侍以眞身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其後善厚者禮之見額上熒然有光就視之

得舍利

大覺

按五燈會元明州育王山懷璉大覺禪師漳州龍溪陳氏子誕生之夕夢僧伽降室因小字泗州既有異兆僉知祥應齠齔出家丱角圓頂篤志學道寢食無廢一日洗面潑水於地微有省發卽慕叅尋遠造泐潭法席投機印可師事之十餘年去遊廬山掌記於圓通訥禪師所皇祐中仁廟有詔住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後遣中使問曰才去豎拂人立難當師卽以頌回進曰有節非干竹三星偃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衆人同帝覽大悅又詔入對便殿賜羅扇一把題元寂頌於其上與師問答詩頌書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中和乞歸老山中乃進頌曰六載皇都唱祖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山隱去欣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帝和頌不允仍宣諭曰山卽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再住京國且與佛法師再進頌謝曰中使宣傳出禁闈再令臣住此禪扉青山未許藏千拙白髮將何補萬機霄露恩

輝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堯仁況是如天闊應任孤雲自在飛既而遣使賜龍腦鉢師謝恩罷捧鉢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上嘉歎不已治平中上疏乞歸仍進頌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峰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滿石樓英廟依所乞賜手詔曰大覺禪師懷璉受先帝聖眷累錫宸章屢貢誠懇乞歸林下今從所請俾遂閑心凡經過小可庵院任性住持或十方禪林不得抑逼堅請師既渡江少留金山西湖四明郡守以育王虛席迎致九峰韶公作疏勸請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詩頌榜之曰宸奎翰林蘇公軾知杭時以書問師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已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叅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師終藏而不出逮委順後獲於篋笥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利濟羣生猊座師登將何拯濟師曰山高水闊曰華發無根樹魚跳萬仞峰師曰新羅國裏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劍峽

徒勞放木鷺師曰脫却衣裳臥荊棘曰人將語試師曰慣得其便僧拊掌師曰更踍跳問聖君御頌親頒賜和尚將何報此恩師曰兩手拓地曰恁麼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曰半尋拄杖攪黃河問艤棹不停時如何師曰清波箭急曰恁麼則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師曰濟水過新羅曰古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師曰兒童不識十字街問坐斷毘盧頂不稟釋迦文猶未是學人行業如何是學人行業師曰斫額望明月僧以手便拂師曰作甚麼僧茫然師曰賺却一船人師曰若論佛法兩字是加增之辭廉纖之說諸人向這裏承當得盡是二頭三首譬如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若是本分衲僧纔聞舉著一擺擺斷不受纖塵獨脫自在最爲親的然後便能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僧同僧在俗同俗在凡同凡在聖同聖一切處出沒自在並拘檢他不得名邈他不得何也爲渠能建立一切法故一切法要且不是渠渠旣無背面第一不用妄與安排但知十二時中平常飲啄快樂無憂秖此相期更無別事所以古人云放

曠長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上堂文殊寶劍得者爲尊乃拈拄杖曰淨因今日恁麼直得千聖路絕雖然如是猶是矛盾相攻不犯鋒鋩如何運用良久曰野蒿自發空臨水江燕初歸不見人衆上堂太陽東昇爍破大千之暗諸人若向明中立猶是影響相馳若向暗中立也是藏頭露影漢到這裏作麼生吐露良久曰逢人秖可三分語未可全拋一片心衆上堂世法裏面迷却多少人佛法裏面醉却多少人秖如不迷不醉是甚麼人分上事上堂言鋒纔擊義海交深若用徑截一路各請歸堂上堂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遂拈起拄杖曰這個不是物即今現形也且道月在甚麼處良久曰長空有路還須透潭底無蹤不用尋擊香臺下座上堂白日東上白日西落急如投壺閃寥廓神龍一舉透無邊纖鱗猶向泥中躍靈燄中休湊泊三歲孩童髽四角參上堂良久舉起拳頭曰握拳則五嶽倒卓展手則五指參差有時把定佛祖關有時拓開千聖宅今日這裏相呈且道作何使用拍禪牀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慧才

按溫州府志慧才樂清王氏子依白鶴寺祥符覃恩試經得度往學於四明性識昏鈍一夕夢中見梵僧長數丈脫袈裟披之覺日臨講豁然洞曉遂首四座復謁慈雲服勤不替治平初杭守沈遘請住法慧寶閣退居雷峰塔下精虔禮誦元豐元年緇素萬指求授大戒正羯摩時有光現佛頂輝暎講堂淨慈守一爲撰戒光記米芾書六年五月示寂塔於庵右趙清獻道交最密及鎮越寄以詩有云浙江莫謂音書隔一日潮聲兩度來

希最

按松江府志僧希最字妙悟湖州施氏子母感異夢而生出家松郡之廣化寺受天台教於錢塘慧才才善之曰宗風不墜矣緇流號曰義虎治平中講經於青龍鎮隆平塔院後居勝果寺寺夙有祟師爲講說輪迴鬼投朱書悔謝自稱有漢烈士沈光云云元祐庚午說法作偈優遊坐逝闍維得舍利數十

僧湛

按松江府志僧湛義烏宋氏子父母逢異僧曰汝生子六人第五者宜令出家後入道雙林覃恩得度首謁神照復往依廣智常白智曰師所從者我無疑焉若圓頓絕待之旨當須自得後數講雲間超果大揚化道天台一宗振於三吳自湛始熙寧六年三月趺坐而逝火浴之頃舍利粲然

契嵩

按五燈會元杭州佛日契嵩禪師藤州鐔津李氏子七歲出家十三得度十九遊方偏叅知識得法於洞山師夜則頂戴觀音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以爲常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宗韓排佛之說讀之者畏服後居永安蘭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上進仁宗皇帝覽之嘉歎付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號明教宰相韓琦大叅歐陽修皆延見而尊禮之洎東還熙寧四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喜獨行不學大梅老貪隨鼯鼠聲至中夜而化闍維不壞者五曰頂曰耳曰舌曰童眞

曰數珠其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道俗合諸不壞葬於故居永安之左後住淨慈北磵居簡嘗著五種不壞贊師有文集二十卷目曰鐔津盛行於世

守端

按五燈會元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冠依茶陵郁禪師披削往參楊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爲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遭攧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詣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敺儺者麽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何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巾侍久之辭遊廬阜圓通訥禪師舉住承天聲名藉甚又遜居圓通次徙法華龍門興化海會所至衆如雲集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鑊湯無冷處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水底按葫蘆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烏飛兔走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死水不藏龍曰便恁麽去

時如何師曰賺殺伱到棲賢上堂承天自開堂後便安排些葛藤來山南東葛西葛却爲在歸宗開先萬杉打疊了也今日到三峽會裏大似臨嫁醫瘿卒著手脚不辨幸望大衆不怪伏惟珍重上堂鳥有雙翼飛無遠近道出一隅行無前後伱衲僧家尋常拈匙放箸盡道知有及至上嶺時爲甚麼却氣急不見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大衆眼在鼻上脚在肚下且道寶在甚麼處良久云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上堂古者道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圓通則不然時挑野菜和根煑旋斫生柴帶葉燒上堂江月照松風吹到這裏還有漏網者麼良久曰皇天無親上堂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入鳥不亂行大衆這個是把纜放船底手脚且道衲僧家合作麼生以手拍禪牀曰掀飜海嶽求知己撥亂乾坤見太平上堂忌口自然諸病滅多情未免有時勞貧居動便成違順落得清閑一味高雖然如是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示衆云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

火金佛不度爐眞佛內裏坐大衆趙州老子十二剎骨頭八萬四千毛孔一時抛向諸人懷裏了也圓通今日路見不平爲古人出氣以手拍禪牀云須知海嶽歸明主未信乾坤陷吉人示衆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麼生說箇隨緣赴感底道理秖於一彈指間盡大地含生根機一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喚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秖如山僧此者受法華請相次與大衆相別去宿松縣裏開堂了方歸院去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作麼生見得箇不離底事莫是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無心一時自偏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這裏直須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你道旣悟了便休又何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遇人底當垂手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學者眼若秖悟得乾蘿蔔頭底不唯瞎却學者眼兼自己動便先自犯鋒傷手你看我楊歧先師問慈明師翁道幽鳥

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答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進云官不容鍼更借一問師翁便喝進云好喝師翁又喝先師亦喝師翁乃連喝兩喝先師遂禮拜大衆須知悟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却在千峰頂上握手向千峯頂上相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嘗有頌云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爲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山僧此時臨行解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也有眼者莫錯怪好珍重開堂示衆云昔日靈山會上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次第流傳無令斷絶至於今日大衆若是正法眼藏釋迦老子自無分將箇甚麼分付將箇甚麼流傳何謂如此况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每日起來是是非非分南分北種種施爲盡是正法眼藏之光影此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秖在面前不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開時盡在諸人眼睛裏今日已開者不在此限有未開者山僧不惜手爲諸人開此正法眼藏看乃舉手豎兩指曰看看

若見得去事同一家若也未然山僧不免重說偈言諸人法眼藏千聖莫能當爲君通一線光輝滿大唐須彌走入海六月降嚴霜法華雖恁道無何得商量大衆既滿口道了爲甚麽却無句得商量喝一喝曰分身兩處看上堂釋迦老子有四弘誓願云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法華亦有四弘誓願饑來要喫飯寒到即添衣困時伸脚睡熱處愛風吹上堂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未透時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日覷得透後方知自己便是鐵壁如今作麽生透復曰鐵壁鐵壁上堂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便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草蓋却作麽生得汗出去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上堂安居之首禁足爲名禁足之意在進道而護生衲僧家更有何生而可護何道而可進唖一唖唖破釋迦老子面門踏一步踏斷釋迦老子背脊骨猶是隨羣逐隊漢未是本分衲僧良久曰無限風流慵賣弄免教人指好郎君上堂絲毫有趣皆能

進畢竟無歸若可當逐日退身行興盡忽然得見本爺孃作麼生是本爺孃乃云萬福便下座示衆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拈起拄杖云山河大地水鳥樹林情與無情今日盡向法華拄杖頭上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且道天台南嶽說箇甚麼法門南嶽說洞上五位修行君臣父子各得其宜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天台說臨濟下三元三要四料揀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廬山出來道你兩箇正在葛藤窠裏不見道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大衆據此三箇漢見解若上衲僧秤子上稱一箇重八兩一箇重半觔一箇不直半分錢且道那箇不直半分錢良久云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卓拄杖下座熙寧五年遷化壽四十八

慧南

按五燈會元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章氏子依泐潭澄禪師分座接物名振諸方偶同雲峰悅禪師遊西山夜話雲門法道峰曰澄公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

矣師詰其所以異峰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藥汞銀徒可翫入煆則流去師怒以枕投之明日峰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卽背去師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峰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師默計之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於悅何有哉卽造石霜中途聞慈明不事事忽叢林遂登衡嶽乃謁福嚴賢賢命掌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慈明補之既至目其貶剝諸方件件數爲邪解師爲之氣索遂造其室明曰書記領徒遊方借使有疑可坐而商略師哀懇愈切明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師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喫棒明卽端坐受師炷香作禮明復問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且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加答次日又詣明詬罵而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那師於言下大悟作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淸如鏡行人

莫與路爲雠呈慈明明領之後開法同安初受請曰泐潭遣僧來審師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而成凡覺妄元虛即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將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顚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僧歸舉似澄澄不懌自是泐潭舊好絕矣問儂家自有同風事如何是同風事師良久僧曰恁麼則起動和尚去也師曰靈利人難得僧禮拜示衆曰江南之地春寒秋熱近日已來滴水滴凍僧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滴水滴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華獻師曰釘根桑樹闊角水牛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華師曰褦無襠袴無口問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曰學人未曉乞師方便師曰大庾嶺頭笑却成哭問一不去二不住請師道師曰高祖殿前樊噲怒曰恁麼則今日得遇和尚也師曰仰面看天不見天問德山棒臨濟喝直至如今少人拈掇請師拈掇師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曰作家宗師今朝有在師便喝僧禮拜

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上堂横吞巨海倒卓須彌衲僧面前也是尋常茶飯行脚人須是荊棘林內坐大道場向和泥合水處認取本來面目且作麽生見得遂拈拄杖曰直饒見得未免山僧拄杖上堂聖凡情盡體露眞常拈起拂子曰拂子踍跳上三十三天搊脫帝釋鼻孔驢脣先生拊掌大笑曰盡十方世界覓箇識好惡底人萬中無一擊禪牀下座上堂說妙談元乃太平之姦賊行棒行喝爲亂世之英雄英雄姦賊棒喝元妙皆爲長物黃檗門下總用不著且道黃檗門下尋常用箇甚麽喝一喝上堂撞鐘鐘鳴擊鼓鼓響大衆殷勤問訊問安端然合掌這箇是世法那箇是佛法咄上堂有一人朝看華嚴暮觀般若晝夜精勤無有暫暇有一人不參禪不論義把箇破席日裏睡於是二人同到黃龍一人有爲一人無爲安下那一箇即是良久曰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擊禪牀下座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即神乃拈拄杖

曰道之與聖總在歸宗拄杖頭上汝等諸人何不識取若也識得十分剎土不行而至百千三昧無作而成若也未識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上堂半夜捉烏鷄驚起梵王睡毗嵐風忽起吹倒須彌山官路無人行私酒多人喫當此之時臨濟德山開得口張得眼有棒有喝用不得汝等諸人各自尋取祖業契書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上堂舉大珠和尚道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也好箇消息古人一期方便與你諸人計箇入路又須得箇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既知寬廣又知淺深一踏踏翻四大海一摑摑倒須彌山撒手到家人不識鵲噪鴉鳴柏樹間上堂千般說萬般喻秖要勸君早囘去去何處良久云夜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桃華三五樹因化主歸上堂世間有五種不易一化者不易二施者不易三變生爲熟者不易四端坐喫者不易更有一種不易是甚麼人良久云聻便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橫拈倒用撥開彌

勒眼睛明去暗來敲落祖師鼻孔當是時也目連鶖子飲氣吞聲臨濟德山呵呵大笑且道笑箇甚麼咄師室中常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參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旨脫有酬者師未嘗可否叢林目之爲黃龍三關師自頌曰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蝦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趙州茶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超佛越祖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踏著無生會得雲收日卷方知此道縱橫總頌曰生緣斷處伸驢脚驢却伸時佛手開爲報五湖參學者三關一一透將來熙寧己酉三月十六日四祖演長老通嗣法書上堂山僧才輕德薄豈堪人師蓋不昧本心不欺諸聖未免生死今免生死未出輪迴今出輪迴未得解脫今得解脫未得自在今得自在所以大覺世尊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六祖夜半於黃梅又傳箇甚麼乃說偈曰得不得傳不傳歸根得旨復何言憶得

首山會漏泄新婦騎驢阿家牽翼日午時端坐示寂闍維得五色舍利塔於前山謚普覺禪師

寶覺

按五燈會元隆興府黃龍祖心寶覺禪師南雄鄔氏子忝雲峰悅禪師三年無所得辭去悅曰必往依黃檗南禪師師至黃檗四年不大發明又辭再上雲峯會悅謝世就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師於此開悟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檗方展坐具檗曰子已入吾室矣師踊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百計搜尋檗曰若不教伱如此究尋到無心處自見自肯卽吾埋沒汝也住後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身貧無被蓋曰莫孤負他先聖也無師曰闍黎見處又作麼生僧畫一圓相師曰燕雀不離窠僧禮拜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始愁人問未登此座時如何師曰一事全無曰登後如何師曰仰面觀天不見天上堂愚人除境不忘心智者忘心不除境不知心境本如如觸目遇緣無障礙

遂舉拂子曰看拂子走過西天却來新羅國裏知我者謂我拖泥帶水不知我者贏得一場怪誕上堂凡窮生死根源直須明取自家一片田地殺伊去處分明然後臨機應用不失其宜秖如鋒芒未兆已前都無是箇非箇瞥爾爆動便有五行金土相生相剋胡來漢現四姓雜居各任方隅是非鋒起致使元黃不辨水乳不分疾在膏肓難爲救療若不當陽曉示窮子無以知歸欲得大用現前便可頓忘諸見諸見既盡昏霧不生大智洞然更非他物珍重上堂擊禪牀曰一塵纔舉大地全收諸人耳在一聲中一聲徧在諸人耳若是摩霄俊鶻便合乘時止濼困魚徒勞激浪上堂不與萬法爲侶卽是無諍三昧便恁麼去爭奈絃急則聲促若能向紫羅帳裏撒眞珠未必善因而招惡果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人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眼看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若是覆盆之下又爭怪得老僧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

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據此二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蘊在胷中物既在胷不安之相常在目前既在目前觸途成滯作麼生得平穩去祖不言乎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上堂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還有無師自悟底麼出來辨別看乃舉拂子曰且道是金是沙良久曰見之不取思之千里上堂有時開門待知識知識不來過有時把手上高山高山人不顧或作敗軍之將向闍黎手裏拱手歸降或爲忿怒那吒敲骨打髓正當恁麼時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底麼有則向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如無少室峰前一塲笑具上堂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便恁麼休去停橈把纜且向灣裏泊船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隔且道衲僧門下有甚長處楖栗横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上堂一不向二不開甕思南嶽與天台堪笑白雲無定止被風吹去又吹來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明眼漢謾他一點也不得仁者心動且緩緩伱向甚處見祖師乃擲下拂子曰看上

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現在佛法委付黃龍放行則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把住則杳杳冥冥其中有精且道放行卽是把住卽是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上堂虎頭生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烈士也應難懵底那能善回互手擎日月背負須彌擲向他方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其中衆生騎驢入諸人眼裏諸人亦不覺不知會麼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上堂一漚未發孤帆未征風信不來無人舉櫂正當恁麼時水脉如何辨的君不見雲門老垂手處落落清波無透路又不見華亭叟泄天機夜深空載月明歸莫怪相逢不相識從教萬古漫漫黑上堂馬祖陞堂百丈卷席後人不善來風盡道不畱朕迹殊不知桃華浪裏正好張帆七里灘頭更堪垂釣如今必有辯浮沉識深淺底漢試出來定當水脉看如無且將漁父笛閑向海邊吹上堂風瀟瀟兮木葉飛鴻鴈不來音信稀還鄉一曲無人和令余拍手空遲疑上堂境像或謂有攬之不盈手境像或謂無分明如儼圖所以取不得舍不

得不可得中秖麼得還會麼不作維摩詰又似傳大士上堂夫元道者不可以設功得聖智者不可以有心知眞諦者不可以存我會至功者不可以營事爲古人一期應病與藥則不可若是丈夫漢出則經濟天下不出則卷而懷之爾若一向聲和響順我則排斥諸方爾若示現酒肆婬坊我則孤峰獨宿且道甚處是黃龍爲人眼師室中常舉拳問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麼將入滅命門人黃太史庭堅主後事荼毗日鄰峰爲秉炬火不續黃顧師之得法上首死心新禪師曰此老師有待於吾兄也新以東拒黃强之新執炬名衆曰不是餘殃累及我彌天罪過不容誅而今兩脚捎空去不作牛兮定作驢以火炬打一圓相曰秖向這裏雪屈擲炬應手而爇靈骨窆于普覺塔之東謚寶覺禪師

洪英

按五燈會元隆興府泐潭洪英禪師邵武陳氏子幼穎邁一目五行長棄儒得度訪道曹山依雅禪師久之辭登雲居聦其勝絕殆終于此山因閱華嚴十明

論乃證宗要郎詣黃檗南禪師席檗與語達旦曰荷擔大法盡在爾躬厚自愛所至議論奪席晚遊西山與勝首座棲雙嶺後開法石門久之遷溈潭僧問逢場作戲時如何師曰紅鑪爆出鐵烏龜曰當軒布鼓師親擊百尺竿頭事若何師曰山僧不作這活計僧擬議師曰不唧嚠漢又僧禮拜起便垂下袈裟角曰脫衣卸甲時如何師曰喜得狼煙息弓弰壁上懸僧却攬上袈裟曰重整衣甲時如何師曰不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僧便喝師曰驚殺我僧拍一拍師曰也是死中得活僧禮拜師曰將謂是收燕破趙之才元來是販私鹽賊問臨濟栽松郎不問百丈開田事若何師曰深著鉏頭曰古人猶在師曰更添鉏頭僧禮拜師扣禪牀一下乃曰問也無窮答也無盡問答去來於道轉遠何故況爲此事直饒棒頭薦得不是丈夫喝下承當未爲達士那堪更向言中取則句裏馳求語路尖新機鋒捷疾如斯見解盡是埋沒宗旨玷汚先賢於吾祖道何曾夢見秖如我佛如來臨般涅槃乃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大迦葉

迦葉遂付阿難暨商那和修優波毱多諸祖相繼至於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言豈不是先聖方便之道自是當人不信却自迷頭認影奔逐狂途致使跉跰流浪生死諸禪德若能一念回光返照到自己脚跟下禠剝究竟將來可謂洞門豁開樓閣重重十方普現海會齊彰便乃凡聖賢愚山河大地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更無纖毫透漏山僧如是舉唱若是衆中有本色衲僧聞之實謂掩耳而回笑破他口大衆且道本色衲僧門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天際雪埋千尺石洞門凍折數株松上堂釋迦老子當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釋迦老子旁若無人當時若遇箇明眼衲僧直教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然雖如是也須是銅沙鑼裏滿盛油始得上堂顧視大衆曰青山重疊疊綠水響潺潺遂拈拄杖曰未到懸崖處擡頭仔細看卓一下上堂寶峰高士罕曾到巖前雪壓枯松倒嶺前嶺後野猿啼一條古路清風掃禪德雖然如是且道山僧拄杖長多少遂拈起曰長者隨長使短者隨短

用卓一下上堂顧視大衆曰石門巇嶮鐵關牢舉目重重萬仞高無角鐵牛衝得破毗盧海內作波濤且道不涉波濤一句作麽生道良久曰一句不遑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師因知事紛爭止之不可乃謂衆曰領衆不肅正坐無德吾有愧黃龍叙行脚始末曰吾滅後火化以骨藏普同塔明生死不離清衆也言卒而逝

辨才

按浙江通志辨才名元淨入慈雲法智室沈遘迎主天竺一頓增萬礎繼居龍井遂成伽藍法界觀成眉間臥起處往往得舍利焉左肩現袈裟縧八十一如佳世之數蘇軾爲誌銘趙抃爲之贊

懷義

按南陵縣志僧懷義熙寧七年四月八日詣崇教寺淨浴嚴服或言何不剃髮師言當剃心爾日午於觀音庵垂足危坐右手持印左手按膝當衆會中歸寂清烟上騰雲氣芬馥邑人余曉收舍利設龕塑形七日塔上有祥光出現第三級俄頃上下騰溢宛如光

中現寶塔相地有靈芝之生

宿古

按松江府志宿古字太初號竹深族姓錢邑之儀鳳里大族也壯歲棄妻妾出家守戒行以詩名有集曰白雲謠

處謙

按溫州府志處謙永嘉潘氏子母夢瑞雲入懷娠三年而生九歲依常寧契能出家學於天竺慈雲復謁神照大闡圓頓之旨擢第一座歸永嘉繼能公之席遷慈雲妙果少師李端懿請主白蓮北海郡王爲請神悟之號郡大旱師至龍湫語曰汝受智者大師付囑遇旱當施甘澤胡弗憶耶忽黑雲從湫起驟雨如注後屢應諸方之請十坐道場熙寧乙卯示寂

行偉

按五燈會元袁州仰山行偉禪師河朔人也東京大佛寺受具聽習圓覺微有所疑挈囊遊方專扣祖意至南禪師法席六遷星序一日扣請尋被喝出足擬跨門頓省元旨出世仰山道風大著上堂大衆會麼

古今事掩不得日用事藏不得既藏掩不得則日用現前且問諸人現前事作麼生叅上堂大衆見麼開眼則普觀十方合眼則包含萬有不開不合是何模樣還見模樣麼久叅高德舉處便曉後進初機識取模樣莫秖管貪睡睡時眼見箇甚麼若道不見與死人何別直饒丹青處士筆頭上畫出青山綠水夾竹桃華秖是相似模樣設使石匠錐頭鑽出羣羊走獸也秖是相似模樣若是眞模樣任是處士石匠無你下手處諸人要見須是著眼始得良久曰廣則一線道狹則一寸半以拂子擊禪牀上堂鼓聲纔動大衆雲臻諸人上觀山僧下覷上觀觀箇甚麼下覷覷箇甚麼良久曰對面不相識上堂道不在聲色而不離聲色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隱顯縱橫無非佛事日用現前古今凝然理何差互師自題其像曰吾眞難貌斑斑駁駁擬欲安排下筆便錯示寂閣維獲五色舍利骨石拴索勾連塔於寺之東

守智

按五燈會元潭州雲蓋守智禪師劍州陳氏子遊方

至豫章大寧時法昌遇禪師韜藏西山師聞其飽叅即之昌問曰汝何所來師曰大寧又問三門夜來倒汝知麼師愕然曰不知昌曰吳中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師惘然即展拜昌使謁翠巖眞禪師雖久之無省且不舍寸陰及謁黃龍於積翠始盡所疑後首衆石霜遂開法道吾徒雲蓋僧問有一無絃琴不是世間木今朝負上來請師彈一曲師拊膝一下僧曰金風颯颯和清韻請師方便再垂音師曰陝府出鐵牛上堂緊峭離水靴踏破湖湘月手把鐵蒺藜打破龍虎穴飜身倒上樹始見無生滅却笑老瞿曇彈指超彌勒上堂昨日高山看釣魚步行騎馬失却驢有人拾得駱驢去重賞千金一也無若向這裏薦得不著還草鞋錢上堂舉趙州問僧向甚麼處去曰摘茶去州曰閑師曰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驢腳飜身筋斗孤雲野鶴阿呵呵示衆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雖然先聖恁麼道且作箇模子搭却若也出不得秖抱得古人底若也出得方有少分相應雲蓋則不然騎駿馬繞須彌過山尋蟻跡能

有幾人知師居院之東堂政和辛卯死心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奉覲日已夕矣侍僧通謁師曳履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目何似生而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絕叫把近前來我要照是眞師叔是假師叔師卽當胷毆一拳死心曰却是眞箇遂作禮賓主相得歡甚及死心復領黃龍至政和甲午示寂時師住開福得訃上堂法門不幸法幢摧五蘊山中化作灰昨夜泥牛通一線黃龍從此入輪廻

慧元

按五燈會元安吉州報本慧元禪師潮州倪氏子十九爲大僧徧歷叢席於黃龍三關語下悟入住後僧問諸佛不出世達磨不西來正當恁麼時未審來不來師曰撞著伱鼻孔上堂白雲消散紅日東升仰面看天低頭覷地東西南北一任觀光達磨眼睛斗量不盡演若何曾認影善財不往南方衲僧鼻孔撩天到此一時穿却僧出禮拜曰學人有一問和尚還答否師曰昨日答汝了也曰今日作麼生師曰明日來上堂僧問諸佛所說法種種皆方便是否師曰是曰

爲甚麽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師曰且莫錯會僧以坐具一畫師喝曰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今之學者方見道不可以言宣便擬絕慮忘緣杜塞視聽如斯見解未有自在分諸人要會寂滅相麽出門不見一纖毫滿目白雲與青嶂師坐而不臥餘三十年示寂塔全身於峴山

居訥

按五燈會元廬山圓通居訥祖印禪師梓州人姓蹇氏生而英特讀書過目成誦十一出家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後肄業講肆耆年多下之會禪者南遊回力勉其行於是徧參荆楚間迄無所得至襄州洞山畱止十年因讀華嚴論有省後遊廬山道價日起由歸宗而遷圓通仁廟聞其名皇祐初詔住十方淨因禪院師稱目疾不能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大覺璉應詔及引對問佛法大意稱旨天下賢師知人也僧問祖刹重興時如何師曰人在破頭山曰一朝權在手師便打

源禪師

按五燈會元安吉州廣法院源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甎頭瓦片問鬧中取靜時如何師曰寃不可結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眉毛下曰便與麼會時如何師曰瞳兒笑點頭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日月星辰曰如何是向下事師曰地獄鑊湯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猢猻忍餓曰乞師拯濟師曰甚麼火色問古人拈槌舉拂意旨如何師曰白日無閑人曰如何承當師曰如風過耳問握劍當胷時如何師曰老鴉成隊曰正是和尚見處師曰蛇穿鼻孔僧拂袖便出師曰大衆相逢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行履師曰十字街頭曰與麼敗缺也師曰知你不到這田地曰到後如何師曰家常茶飯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乾薑附子曰與麼則不同也師曰冰片雪團上堂春雨微微簷頭水滴聞聲不悟歸堂面壁上堂若論大道直敎杼山無開口處你諸人試開口看僧便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擔不起曰爲甚麼擔不起師曰大道上堂若論此事切莫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有僧出曰頭角生也師曰禍事曰某甲罪過師曰龍頭

蛇尾伏惟珍重師元豐八年十月十二晚忽書偈曰雪鬢霜髭九九年半肩毳衲盡諸緣廓然笑指浮雲散玉兎流光照大千擲筆而寂

慶閑

按五燈會元吉州仁山隆慶院慶閑禪師福州卓氏子母夢胡僧授以明珠吞之而娠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胾年十一棄俗十七得度二十徧叅後謁黃龍於黃檗龍問甚處來師曰百丈曰幾時離彼師曰正月十三龍曰脚跟好痛與三十棒師曰非但三十龍喝曰許多時行脚無點氣息師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曰汝與麼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師曰諸佛未必到慶閑境界龍問如何是汝生緣處師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覺饑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月下弄琵琶問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鷺鷥立雪非同色龍咨嗟而視曰汝剃除鬚髮當爲何事師曰秖要無事曰與麼則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也師曰是何言歟曰靈利衲子師曰也不消得龍曰此間有辯上座者汝著精彩師曰他有甚長處曰他捋汝

背一下又如何師曰作甚麼曰他展兩手師曰甚處學這盧頭來龍大笑師却展兩手龍喝之又問㦬㦬鬆鬆兩人共一椀作麼生會師曰百雜碎曰盡大地是箇須彌山撮來掌中汝又作麼生會師曰兩重公案曰這裏從汝胡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得過師曰渠也須到這箇田地始得曰忽被渠指火爐曰這箇是黑漆火爐那箇是黑漆香桌甚處是不到處師曰慶閑面前且從恁麼說話若是別人笑和尚去龍拍一拍師便喝明日同看僧堂曰好僧堂師曰極好工夫曰好在甚處師曰一梁拄一柱曰此未是好處師曰和尚又作麼生龍以手指曰這柱得與麼圓那枋得與麼匾師曰人天大善知識須是和尚始得即趨去明日侍立龍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師曰遇方即方遇圓即圓曰汝與麼說話猶帶脣齒在師曰慶閑即與麼和尚作麼生曰近前來爲汝說師拊掌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龍大笑曰一等是精靈師拂袖而去由是學者爭歸之廬陵太守張公鑒請居隆慶僧問鋪席新開不可放過師曰記取話頭曰請

師高著眼師曰蹉過了也室中垂問曰祖師心印篆作何文諸佛本源深之多少又曰十二時中上來下去開單展鉢此是五蘊敗壞之身那箇是淸淨法身又曰不用指東畫西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十二時中著衣喫飯承甚麼人恩力又曰魚行水濁鳥飛毛落亮座主一入西山爲甚麼杳無消息師居隆慶未朞年鍾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廬陵道俗舟載而歸居隆慶之東堂事之益篤元豐四年三月七日將示寂遺偈曰露質浮世奄質浮滅五十三歲六七八月南嶽天台松風澗雪珍重知音紅爐優鉢泊然坐逝俾畫工就寫其眞首忽自舉次日仍平視闍維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煙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計其所獲幾數斛閱世五十五坐夏三十六初蘇子由欲爲作記而疑其事方臥痁夢有呵者曰閑師事何疑哉疑即病矣子由夢中作數百言其銘略曰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愍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子由其知言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七八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七十九卷目錄

僧部列傳五十五

宋六

齊禪師　行瑛

僧維琳　景淳

饒節　省聰

靈照　守宗

慶餘　無相僧

妙應
覺海
佛印
仲殊
艮玉
宗本
文慧
道楷
眞淨

清凉
眞如
道潛
文照
佛慧
法秀
圓璣
報恩

神異典第一百七十九卷

僧部列傳五十五

宋六

齊禪師

按五燈會元吉州青原齊禪師福州陳氏子二十八辭父兄從雲蓋智禪師出家執事首座座一日秉拂罷師問曰某聞首座所說莫曉其義伏望慈悲指示座諄諄誘之使究無著說這箇法踰兩日有省以偈呈曰說法無如這箇親十方剎海一微塵若能於此

明眞理大地何曾見一人座駭然因語智得度徧叩諸方後至石門深蒙器可出住青原僅一紀示寂日說偈遺衆曰昨夜三更過急灘灘頭雲霧黑漫漫一條拄杖爲知己擊碎千關與萬關

行瑛

按廣西通志開先行瑛桂州永福人毛氏子受業本州之菩提寺長即出遊至吉州隆慶院謁慶閑多所開悟次參照覺頓息諸疑出世廬山之開先瑛材器廣大果於立事任人役物如轉石於千仞之溪無不如意有照覺遺風在開先幾二十年初若痰癖屢求去未得臥病者三年一旦起將梵刹鼎新之九年乃成見者駭歎黃太史魯直嘗戲謂瑛爲如來藏中之說客菩提場中之遊俠也

僧維琳

按浙江通志僧維琳武康人沈約之後也好學能詩熙寧五年蘇軾倅杭招住徑山後遷邑之銅山作庵號無畏大士院有松合抱郡將治屋索材將往伐之琳豫知之命削皮題詩其上云大夫去此棟樑材無

復淸陰護綠苔只恐夜深明月下悞他千里鶴飛來縣尉至讀其詩乃止政和七年琳既老朝廷崇右道教詔凡僧尼皆頂冠琳堅不受縣遣尉諭之琳卽集徒衆爲說法趺坐而逝

景淳

按廣西通志僧景淳桂人工詩規模淵源出於輿可元豐初居豫章乾明寺終日閉門不置侍者聞鄰寺齋鐘卽造焉諸刹皆敬愛之或陰雨爲送食二十年如一日淳詩意艱深不可遽解如夜色中句後虛堂坐幾更隔溪猿不叫當檻月初生又後夜夜客來稀幽齋獨掩扉月中無傍立草際一螢飛之類是也

饒節

按佛祖綱目饒節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稱往來襄鄧間嘗令其僕守舍一日見僕歸占對異常怪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鄰寺長老有道價特往請一轉語忽爾開悟身心泰然無他也節歎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崖問道與其僕祝髮爲僧節法名如璧僕名如琳節自號倚松道人嘗勸呂紫薇

專意學道詩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頻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兩頰紅好貸夜窻三十刻胡牀趺坐究幡風

按臨川縣志如璧者饒氏初名節博學能文後之穀城香嚴寺聽智海說法而悟遂落髮陳瑩中與詩云舊時饒措大今日璧頭陀借問安心法儒禪隔幾何先是禪師有詩云間攜經卷倚松立試問客從何處來因號倚松道人有倚松集始德操攜一僕往襄鄧間僕亦竊聽說法遂祝髮名如琳病死好事者爲作舉火疏曰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豈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

省聰

按瑞州府志省聰蜀綿州王氏子少事慈雲海亮禪師遊吳越事浙西靜慈大本禪師初未悟本師夢聰吞一世界一剃刀及聰得悟後本乃明言其夢聰至高安住眞如開善聖壽三道場蘇子由寓筠與師同鄉周旋尤密及子由再來而聰退老黃檗特出山相

見曰宿緣也衆又請居逍遥子由函華嚴諸大部授之踰年而寂子由有賛辭及作塔銘略謂予以罪謫高安既涉世多難知佛法之可以無歸也是時洞山有文黃蘗有全聖壽有聰是三老者皆具正法眼超然無累於物予稍從之遊既久而有見也

靈照

按松江府志靈照蘭溪盧氏子幼失怙恃辭兄入寶慧寺依香巖湛師又依淨覺熙寧中主華亭超果講寺每歲開淨土會七日道俗常二萬人夢中見觀世音指曰淨土不遠有願即生一日臥疾謂侍者曰吾往生有期矣即西面趺坐而化塔於院之東南隅

守宗

按金華府志僧守宗金華人遊歷諸方既還廬於院北環植七松餘四十年精修不怠鄉人異之號七松大士元豐六年趺坐而化火後妙香滿野獲舍利皆五色異光

慶餘

按太平府志慶餘宣州人元豐八年住吉祥院時院

頹極矣慶至蕘衲風雪中朝夕丏緣諸廢以起邑有屠者欲解牛三夕不能奏刀已而見夢願送吉祥院慶畱之以供麥磑及慶餘示寂頃牛死磑崩一邑驚異

無相僧

按臨川縣志無相僧姓胡名妙明臨川染家子也遇善知識教其面壁靜坐遂有悟頓能文名公與之交象山講易無相在坐象山問理會得否無相曰三畫未分消息露六爻纔動錯商量晚年結庵常淸觀之西趺坐而逝

妙應

按揮麈餘話祐陵時有僧妙應者江南人往來京洛間能知人休咎其說初不言五行形神且不在人之求而告之佯狂奔走初無定止飲酒食肉不拘戒行人呼之爲風和尚蔡元長褫職名妙應一日忽直造其堂書詩一絕云相得端明似虎形搖頭擺腦得人憎看取明年作宰相張牙劈口喫衆生又書其下云衆生受苦兩紀都休已而悉如其言紹興初猶在廣

中蛻寂於柳州

清凉

按江西通志清凉新建人俗姓鄧依洪崖法智爲童子年二十一落髮受具足戒聞武泉常寶峰月雲居舜道價壓叢林凉遊三老問皆蒙器許而疑終未決謁黃龍南公南曰昔洞山見雲門門問近離甚處曰查渡更在何處曰湖南報慈幾時離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凉聞之大驚南曰洞山又問適來祗對有何過而蒙賜棒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商量凉大笑南問何笑對曰笑者黃面浙子憐見不覺醜耳自是容爲入室言論久即令坐於旁凉爲侍者七年南公沒隱跡西山惠巖院與翠巖侍者慕喆並爲海內宗仰

覺海

按五燈會元蔣山贊元覺海禪師婺州義烏人姓傅氏乃大士之裔也夙修種智隨願示生父母感祥閭里稱異三歲出家七歲爲僧十五遊方遠造石霜謁於丈室慈明一見曰好好著槽廠師遂作驢鳴明曰

眞法器耳俾爲侍者二十年中運水搬柴不憚寒暑悉己躬親求道後出世蘇臺天峰龍華白雲府帥請居誌公道場提綱宗要機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丞相王公安石重師德望特奏章服師號公又堅辭鼎席結廬定林山中與師蕭散林下淸談終日贈師頌曰不與物違眞道廣每尋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此亦明世希有事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東壁打西壁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山上樵井中水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驢胎馬腹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住持事繁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屠牛剝羊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業在其中上堂這箇若是如虎戴角這箇若不是喚作甚麼良久曰餧驢餧馬珍重元祐元年師乃遷化丞相王公慟哭於塔讚師眞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寂知言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克人自稱德有緇有白來自南北弗順弗逆弗抗弗抑弗觀汝華唯食己實孰其嗣之我有遺則

眞如

按五燈會元潭州大溈慕喆眞如禪師撫州臨川聞氏子僧問趙州庭柏意旨如何師曰夜來風色緊孤客已先寒曰先師無此語又作麼生師曰行人始知苦曰十載走紅塵今朝獨露身師曰雪上加霜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萬人叢裏不插標曰如何是村裏佛師曰泥猪疥狗曰如何是山裏佛師曰絕人往還曰如何是敎外別傳底一句師曰翻譯不出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寒毛卓豎曰見後如何師曰額頭汗出上堂月生一天地茫茫誰受屈月生二東西南北沒巴鼻月生三善財特地向南參所以道放行也怛薩舒光把住也泥沙匿曜且道放行是把住是良久曰圓伊三點水萬物自尖新上堂古佛道昔於波羅奈轉四諦法輪墮坑落壍今復轉最妙無上大法輪土上加泥如今還有不歷階梯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上堂阿剌剌是甚麼翻思當年破竈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負我以拄杖擊香臺一下曰墮墮上堂捫空追響勞汝精神夢覺覺非復有何事德山老人在汝諸人眉毛眼睫

上諸人還覺麼若也覺去夢覺覺非若也未覺捫空追響終無了期直饒向這裏倜儻分明猶是梯山入貢還有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且莫詐明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苦殺人上堂白雲澹泞水注滄溟萬法本閑復有何事所以道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諸人到這裏如何履踐良久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上堂山僧本無積畜且得粥足飯足困來卽便打眠一任東卜西卜上堂古者道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椀脫丘慧光卽不然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總是椀脫丘諸人還知慧光落處麼若也知去許伱具鐵眼銅睛若也不知莫謂幾經風浪險扁舟曾向五湖遊上堂拈起拄杖曰一塵纔起大地全收卓一下曰妙喜世界百雜碎且道不動如來卽今在甚麼處若人識得可謂不動步而登妙覺若也未識向諸人眉毛眼睫裏涅槃去也又卓一下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廬陵米價高鎮州蘿蔔大上堂拈起拄杖曰智海拄杖或作金剛王寶劍或作踞地師子或作

探竿影草或不作拄杖用諸人還相委悉麼若也委悉去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出沒卷舒縱橫應用如未相委大似日中逃影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慧光門下直拔超升不歷科目諸人既到這裏風雲布地牙爪已成但欠雷聲燒尾如今爲你諸人震忽雷去也以拄杖擊禪牀下座師於紹聖二年十月八日無疾說偈曰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長空前溪月落良久別衆趨寂闍維舍利斗許大如豆目睛齒爪不壞門弟子分塔於京潭

佛印

按五燈會元南康軍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饒州浮梁林氏子誕生之時祥光上燭鬚髮爪齒宛然具體風骨爽拔孩孺異常發言成章語合經史閭里先生稱曰神童年將頂角博覽典墳卷不再舒洞明今古才思俊邁風韻飄然志慕空宗投師出家試經圓具感悟夙習即徧參尋投機於開先法席出爲宗匠九坐道場四衆傾向名動朝野神宗賜高麗磨衲金鉢

以旌師德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木頭雕不就曰恁麼則皆是虛妄也師曰梵音深遠令人樂聞問如何是諸佛說不到底法師曰蟻子解尋腥處走蒼蠅偏向臭邊飛曰學人未曉請師再指師曰九萬里鵬從海出一千年鶴遠天歸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閉口深藏舌曰學人未曉師曰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問大修行人還入地獄也無師曰在裏許曰大作業人還上天堂也無師曰蝦跳不出斗曰恁麼則鑊湯爐炭吹教滅劍樹刀山喝使摧師曰自作自受乃曰適來禪客出衆禮拜各以無量珍寶布施大衆又於面門上放大光明照耀乾坤令諸人普得相見於此明得可謂十方諸佛各坐其前常爲勞生演說大法豈假山僧重重註破如或未然不免橫身徇物乃橫按拄杖曰萬般草木根苗異一得春風便放花上堂寒風撼竹聲乾水凍魚行澀林疎鳥宿難早是嚴霜威重那堪行客衣單休思紫陌山千朶且擁紅爐火一攢放下茱萸空中竹櫛倒却迦葉門前剎竿直下更云不會算來也太無端參師一日與學徒入室次適

東坡居士到面前師曰此間無坐榻居士來此作甚麽士曰暫借佛印四大爲坐榻師曰山僧有一問居士若道得卽請坐道不得卽輸腰下玉帶子士欣然曰便請師曰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爲坐榻秪如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居士向甚麽處坐士不能答遂留玉帶師却贈以雲山衲衣士乃作偈曰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恆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牀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奪得雲山舊衲衣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猶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

按指月錄蘇子瞻與師善師居金山時蘇以書抵師期相過晤言且曰不必出山當如趙州上等接人師得書徑來蘇迎笑問之師答以偈曰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三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繩牀蘇拊掌稱善西塞帥王公韶自以殺業重祈爲澡雪請說法上藍師炷香曰此香爲殺人不轉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衆稱善韶亦悠然意消李公

麟爲師寫照師令作笑容自爲贊曰李公天上石麒麟傳得雲居道者眞不爲拈花明大事等閑開口笑何人泥牛漫向風前嚬枯木無端雪裏春對現堂堂俱不識太平時代自由身元符元年正月四日與客語有會其心軒渠一笑而化其令畫笑狀而贊之非苟然也

道潛

按浙江通志道潛字參寥於潛何氏子幼不茹葷以童子誦法華經度爲比丘於內外典無不窺能文章尤喜爲詩與秦少游蘇軾深相契蘇轍每稱其詩無一點蔬筍氣非近世詩僧比有集行於世

仲殊

按蘇州府志仲殊字師利承天寺僧初爲士人豫鄉薦妻以藥毒之遂爲僧時食蜜以解藥毒蘇軾素與交善號曰蜜殊工詩詞有寶月集人詆其多豔體

按德安府志仲殊安州人常遊姑蘇臺柱上倒書一絕云天長地久任悠悠爾若無心我亦休浪跡姑蘇人不管春風吹笛酒家樓性嗜蜜自號蜜殊蘇軾贈

有嗜蜜歌載詩集中

文照

按松江府志文照名銓善鼓琴有琴曰響泉居普照寺所居閣曰妙音閉戶絕交第把好風良月焚香撫弄云以供佛鄰貴慕之隔牆作亭宵須以聽銓知之徙於北牖元祐間獨與主簿劉發厚善發贈詩曰寶琴何所得所得甚幽微聊借絲桐響還超智慧機霜風悲玉軫江月入朱徽向此諸緣盡人間孰是非發嘗邀一客同見銓銓方操縵爲泛聲客遽稱善銓卽止客不懌去銓顧發曰何得引俗人入吾座也

良玉

按蘇州府志僧良玉字蘊之慧聚寺僧行甚高兼通文史之學善書工琴棊遊京師梅聖俞友之以聞於朝賜紫衣東歸聖俞以詩送之曰來衣茶褐袍歸變椹色服扁舟洞庭去落日淞江宿水煙晦琴徽山月上巖屋野童遙相迎風葉鳴橡槲後遁故山專經爲務號所居曰雨花堂

佛慧

按五燈會元金陵蔣山法泉佛慧禪師隨州時氏子僧問古人說不到處請師說師曰夫子入太廟曰學人未曉師曰春暖柳條青問如何是急切一句師曰火燒眉毛問祖師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撐天拄地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落七落八問二祖立雪齊腰意旨如何師曰三年逢一閏曰爲甚麼付法傳衣師曰村酒足人酤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西瞿耶尼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泗州大聖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髮長僧貌醜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閉戶怕天寒問南禪結夏爲恁麼却在蔣山解師曰衆流逢海盡曰恁麼則事同一家師曰夢裏到家鄉上堂來不來去不去脚下須彌山腦後擎天柱大藏不能宣佛眼不能覰諸禪德漸老逢春解惜春昨夜飛花落無數上堂畫一圓相以手拓起曰諸仁者還見麼團團離海嶠漸漸出雲衢諸人若也未見莫道南明長老措大相却於寶華王座上念中秋月詩若也見得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上堂要去不得去要住不得住打破大散關脫却孃生袴諸仁者若到臘月

三十日且道用箇甚麼良久曰柳絮隨風自西自東上堂古人恁麼南禪不恁麼古人不恁麼南禪却恁麼大衆還委悉麼王婆衫子短李四帽簷長聖節上堂拈拄杖擊法座一下曰以此功德祝延聖壽便下座上堂時人欲識南禪路門前有箇長松樹脚下分明不較多無奈行人恁麼去莫恁去急回顧樓臺煙鎖鐘鳴處師因雪下上堂名大衆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麼良久曰文殊笑普賢嗔眼裏無筋一世貧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若更眼睛定動未免紙裏麻纏脚下是地頭上是天不信但看八九月紛紛黃葉滿山川師晚奉詔住大相國智海禪寺問衆曰赴智海留蔣山去住孰是衆皆無對師索筆書偈曰非佛非心徒擬議得皮得髓謾商量臨行珍重諸禪侶門外千山正夕陽書畢坐逝

宗本

按五燈會元東京慧林宗本圓照禪師常州無錫管氏子體貌龐碩所事淳厚年十九依姑蘇承天永安

道昇禪師出家巾侍十載剃度受具又三年禮辭遊方至池陽謁振宗宗舉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秖說這箇法如何是這箇法師久開悟一日室中問師卽心卽佛時如何曰殺人放火有甚麼難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公復圭命師開法瑞光法席日盛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敎二刹命師擇居蘇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敢久占道俗始從元豐五年神宗皇帝下詔闢相國寺六十四院爲八禪二律召師爲慧林第一祖既至上遣使問勞閱三日傳旨就寺之三門爲士民演法翼日召對延和殿問道賜坐師卽跏趺帝問卿受業何寺奏曰蘇州承天永安帝大悅賜茶師卽舉盞長吸又蕩而撼之帝曰禪宗方興宜善開導師奏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怠卽辭退帝目送之謂左右曰眞福慧僧也後帝登遐命入福寧殿說法以老乞歸林下得旨任便雲遊州郡不

得抑令住持擊鼓辭衆說偈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意遊順風加艣棹船子下揚州旣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勤修勿怠是眞相爲聞者莫不感涕晚居靈巖其嗣法傳道者不可勝紀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韓信臨朝曰中下之流如何領會師曰伏屍萬里曰早知今日事悔不愼當初師曰三皇塚上草離離問上是天下是地未審中間有甚麼物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謝師答話師曰大地山河曰和尚何得瞞人師曰却是老僧罪過上元日僧問千燈互照絲竹交音正恁麼時佛法在甚麼處師曰謝布施曰莫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大似不齋來上堂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拈起拄杖曰這箇是塵作麼生說箇轉法輪底道理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汝諸人說破拈起也海水騰波須彌岌峆放下也四海晏清乾坤肅靜敢問諸人且道拈起卽是放下卽是當斷不斷兩重公案擊禪牀下座上堂看看爍爍瑞光照大千界百億微塵國土百億

大海水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乃至微塵剎土皆於光中一時發現諸仁者還見麼若也見得許汝親在瑞光若也不見莫道瑞光不照好叅上堂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貌稜層丈夫意氣趯倒須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迴避咄任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裏以拄杖卓一下師全身塔於蘇之靈巖

法秀

按五燈會元東京法雲寺法秀圓通禪師秦州隴城辛氏子母夢老僧託宿覺而有娠先是麥積山老僧與應乾寺魯和尚者相善嘗欲從魯游方魯老之旣去語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塲嶺下魯後聞其所俄有兒生卽往觀之兒爲一笑三歲願隨魯歸遂從魯姓十九試經圓具勵志講肆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因聞無爲軍鐵佛寺懷禪師法席之盛徑往叅謁懷問曰座主講甚麼經師曰華嚴曰華嚴以何爲宗師曰法界爲宗曰法界以何爲宗師曰以心爲宗曰心以何爲宗師無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

常自看必有發明後聞僧舉白兆參報慈情未生時如何慈曰隔師忽大悟直詣方丈陳其所證懷曰汝眞法器吾宗異日在汝行矣初住龍舒四面後詔居長蘆法雲爲鼻祖神宗皇帝上仙宣就神御前說法賜圓通號僧問不離生死而得涅槃不出魔界而入佛界此理如何師曰赤土茶牛嬭曰謝師答話師曰伱話頭道甚麼僧擬議師便喝問陽春二三月萬物盡生芽未審道芽還增長也無師曰自家看取曰莫便是指示處麼師曰芭蕉高多少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師曰這箇是白公底伱底作麼生曰且待別時師曰看伱道不出上堂看風使帆正是隨波逐浪截斷衆流未免依前滲漏量才補職寧越短長買帽相頭難得恰好直饒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有甚麼用處任是純鋼打就生鐵鑄成也須額頭汗出總不恁麼如何商量良久曰赤心片片誰知得笑殺黃梅石女兒上堂山僧不會巧說大都應箇時節相喚喫椀茶湯亦無祖師妙訣禪人若也未相諳踏著秤鎚硬似鐵上堂秋雲秋水青山滿

目這裏明得千足萬足其或未然道士倒騎牛叅上堂寒雨細朔風高吹沙走石拔木鳴條諸人盡知有且道風作何色若識得去許伱具眼若也不識莫怪相瞞叅上堂少林九年冷坐却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秪得麻纏紙裹還會麼笑我者多哂我者少上堂衲僧家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未爲分外秪如半偈亡軀一句投火又圖箇甚麼良久曰彼彼住山人何須更說破師示疾謂衆曰老僧六處住持有煩知事首座大衆今來四大不堅火風將散各宜以道自安無違吾囑遂曰來時無物去時空南北東西事一同六處住持無所補師良久監寺惠當進曰和尚何不道末後句師曰珍重珍重言訖而逝

文慧

按五燈會元北京天鉢寺重元文慧禪師青州千乘孫氏子母夢於佛前吞一金果後乃誕師相儀殊特迥異羣童十七出家冠歲圓具初遊講肆頗達宗教嘗晏坐古室忽聞空中有告師學上乘者無滯於此驚駭出視杳無人迹翌日客至出寒山集師一覽之

即慕叅元至天衣法席遇衆請益豁然大悟衣印可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出世後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入籠入檻僧拊掌師曰跳得出是好手僧擬議師曰了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上是天下是地上堂冬不受寒夏不受熱身上衣口中食應時應節既非天然自然盡是人人膏血諸禪德山僧恁麼說話爲是世法爲是佛法若也擇得分明萬兩黃金亦消得喝一喝上堂福勝一片地行也任伱行住也任伱住步步踏著始知落處若未然者直須退步脚下看取咄上堂古今天地萬象森然歲歲秋收冬藏人人道我總會還端的也無直饒端的比他鷄足峰前是甚麼閑事良久曰今朝十月初旬天寒不得普請叅師四易名藍緇白仰重示寂正盛暑中清風透室異香馥郁茶毗煙焰到處獲舍利五色太師文公彥博以上賜白琉璃瓶貯之籍以錦褥躬葬於塔居士何震所獲額骨齒牙舍利別剏浮圖

圓璣

按五燈會元金陵保寧寺圓璣禪師福州林氏子僧

問死生來到如何迴避師曰堂中瞌睡寮裏抽解曰便恁麼時如何師曰須知有轉身一路曰如何是轉身一路師曰傾出伱腦髓拽脫伱鼻孔曰便從今日無疑去也師曰作麼生會曰但知行好事不用問前程師曰須是恁麼上堂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古人與麼說話大似認奴作郎指鹿爲馬若是翠巖即不然也不向己求亦不從他覓何故雙眉本來自橫鼻孔本來自直饒說得天華亂墜頑石點頭筭來多虛不如少實且道如何是少實底事良久曰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上堂春雨微微百事皆宜禾苗發秀蔬菜得時阿難如合掌迦葉亦攢眉直饒靈山會上拈華微笑筭來猶涉離微爭似三家村裏老翁深耕淺種各知其時有事當面便說誰管瞬目揚眉更有一般奇特事末後一著更須知擊拂子下座上堂廣尋文義鏡裏求形息念觀空水中捉月單傳心印特地多端德山臨濟枉用工夫石鞏子湖飜成特地若是保寧總不恁麼但自隨緣飲啄一切尋常深遯白雲甘爲無學之者敢問諸人保

寧畢竟將何報答四恩三有良久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師示寂闍維有終不壞者二糝以五色舍利塔於雨華臺之左

道楷

按五燈會元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沂州崔氏子自幼學辟穀隱伊陽山後遊京師籍名術臺寺試法華得度謁投子於海會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為人處也無子曰汝道寰中天子敕還假堯舜禹湯也無師欲進語子以拂子摵師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師即開悟再拜便行子曰且來闍黎師不顧子曰汝到不疑之地邪師即以手掩耳後作典座子曰廚務勾當不易師曰不敢子曰煑粥邪蒸飯邪師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煑粥蒸飯子曰汝作甚麼師曰和尚慈悲放他閑去一日侍投子遊菜園子度拄杖與師師接得便隨行子曰理合恁麼師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也不為分外子曰有同行在師曰那一人不受教子休去至晚問師早來說話未盡師曰請和尚舉子曰卯生日戌生月師即點

燈來子曰汝上來下去總不徒然師曰在和尚左右理合如此子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師曰和尚年尊闕他不可子曰得恁麼殷勤師曰報恩有分住後僧問胡家曲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請師吹唱師曰木鷄啼夜半鐵鳳叫天明曰恁麼則一句曲含千古韻滿堂雲水盡知音師曰無舌童兒能繼和曰作家宗師人天眼目師曰禁取兩片皮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事師曰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問如何是曹洞家風師曰繩牀風雨爛方丈草來侵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足下已生草舉步落危坡上堂晝入祇陀之苑皓月當天夜登靈鷲之山太陽溢目烏鵶似雪孤鴈成羣鐵狗吠而凌霄泥牛鬬而入海正當恁麼時十方共聚彼我何分古佛塲中祖師門下大家出一隻手接待往來知識諸仁者且道成得箇甚麼事良久曰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上堂纔陞此座已涉塵勞更乃凝眸自彰瑕玷別傳一句勾賊破家不失本宗狐狸戀窟所以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並爲增語到這裏回光返照撒

手承當未免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上堂喚作一句已是埋沒宗風曲爲今時通途消耗所以借功明位用在體處借位明功體在用處若也體用雙明如門扇兩開不得向兩扇上著意不見新豐老子道峰巒秀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直得功成不處電火難追擬議之間長途萬里上堂臘月三十日已前卽不問臘月三十日事作麼生諸仁者到這裏佛也爲伱不得法也爲伱不得祖師也爲伱不得天下老和尚也爲伱不得山僧也爲伱不得閻羅老子也爲伱不得直須盡却今時去若也盡却今時佛也不奈他何法也不奈他何祖師也不奈他何天下老和尚也不奈他何山僧也不奈他何閻羅老子也不奈他何諸人且道如何是盡却今時底道理還會麼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問如何是道師曰無角泥牛犇夜欄上堂鐘鼓喧喧報未聞一聲驚起夢中人圓常靜應無餘事誰道觀音別有門良久曰還會麼休問補陀巖上客鶯聲啼斷海山雲上堂拈拄杖曰這裏薦得盡是諸佛建立邊事直饒東涌

西沒卷舒自在也未夢見七佛已前消息須知有一人不從人得不受教詔不落階級若識此人一生參學事畢驀名大衆曰更若凝眸不勞相見上堂良久曰青山常運步石女夜生兒便下座上堂假言唱道落在今時設使無舌人解語無脚人能行要且未能與那一人相應還會麼龍吟徒側耳虎嘯謾沉吟問如何是兼帶之語師曰妙用全施該世界木人閑步火中來曰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衆人皆見曰未審見箇甚麼師曰東壁打西壁大觀初開封尹李孝壽奏師道行卓冠叢林宜有褒顯即賜紫方袍號定照禪師內臣持勅命至師謝恩竟乃陳己志出家時嘗有重誓不爲利名專誠學道用資九族苟渝願心當棄身命父母以此聽許今若不守本志竊冒寵光則佛法親盟背矣於是修表具辭復降旨京尹堅俾受之師確守不回以拒命坐罪奉旨下棘寺與從輕寺吏聞有司欲徒淄川有司曰有疾與免刑及吏問之師曰無疾曰何有灸瘢邪師曰昔者疾今日愈吏令思之師曰已悉厚意但妄非所安乃恬然就刑而行

從之者如歸市及抵淄川僦居學者愈親明年冬勅令自便庵於芙蓉湖心道俗輻輳示衆曰夫出家者爲厭塵勞求脫生死休心息念斷絕攀緣故名出家豈可以等閑利養埋沒平生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遇聲遇色如石上栽花見利見名似眼中著屑况從無始以來不是不曾經歷又不是不知次第不過翻頭作尾止於如此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所以先聖教人秖要盡却今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寃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邊相應伱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告人匾擔拾橡栗爲食大梅以荷葉爲衣紙衣道者秖披紙元泰上座秖著布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臥秖要死了伱心投子使人辦米同煮共餐要得省取伱事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樣若無長處如何甘得諸仁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虧人若也不肯承當向後深恐費力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坐費常住頓忘先聖付囑今日輒效古人爲住持體例與諸人議定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唯

將本院莊課一歲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隨人添減可以備飯則作飯不足則作粥作粥不足則作米湯新到相見茶湯而已更不煎點唯置一茶堂自去取用務要省緣專一辦道又況活計具足風景不疎華解笑鳥解啼木馬長鳴石牛善走天外之青山寡色耳畔之鳴泉無聲嶺上猿啼露濕中宵之月林間鶴唳風回清曉之松春風起而枯木龍吟秋葉凋而寒林華散玉堦鋪苔蘚之紋人面帶烟霞之色音塵寂爾消息宛然一味蕭條無可趣向山僧今日向諸人面前說家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去陞堂入室拈槌豎拂東喝西棒張眉努目如癇病發相似不唯屈沈上座況亦辜負先聖伱不見達磨西來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祖至於立雪斷臂可謂受盡艱辛然而達磨不曾措了一詞二祖不曾問著一句還喚達磨作不爲人得麼二祖做不求師得麼山僧每至說著古聖做處便覺無地容身慚愧後人輭弱又況百味珍羞遞相供養道我四事具足方可發心秖恐做手脚不迭便是隔生隔世去也時光

似箭深爲可惜雖然如是更在他人從長相度山僧也強教伱不得諸仁者還見古人偈麼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虀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伏惟同道各自努力珍重政和七年冬賜額曰華嚴禪寺八年五月十四日索筆書偈付侍僧曰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移時乃逝

報恩

按五燈會元隨州大洪山報恩禪師衛之黎陽劉氏子世皆碩儒師未冠舉方略擢上第後厭塵境請於朝乞謝簪紱爲僧上從其請遂遊心祖道至投子未久卽悟心要子曰汝再來人也宜自護持辭謁諸名宿皆蒙印可丞相韓公縝請開法於西京少林未幾大洪革律爲禪詔師居之上堂五五二十五案山雷主山雨明眼衲僧莫教錯舉僧問九鼎澄波卽不問爲祥爲瑞事如何師曰古今不墜曰這箇且拈放一邊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曰作家宗師師曰也不消得上堂如斯話會誰是知音直饒向一句

下千眼頓開端的有幾箇是迷逢達磨諸人要識達磨祖師麼乃舉手作捏勢曰達鼻磨孔在少林手裏若放開去也從教此土西天說黃道黑欺胡謾漢若不放過不消一捏有人要與祖師作主便請出來與少林相見還有麼良久曰果然上堂拈起拄杖曰昔日德山臨濟信手拈來便能坐斷十方壁立千仞直得冰河發燄枯木花芳諸人若也善能橫擔豎立徧問諸方苟或不然少林倒行此令去也擊禪牀一下僧問一箭一羣卽不問一箭一箇事如何師曰中也曰還端的也無師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曰恁麼則石鞏猶在師曰非但一箇兩箇曰好事不如無師曰穿却了也問三元三要卽不問五位君臣事若何師曰非公境界曰恁麼則石人拊掌木女呵呵師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譫語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能得見少林機師曰放過卽不可隨後便打上堂橫按拄杖曰便與麼休去已落二三更若忉忉終成異見旣到這裏又不可弓折箭盡去也且衲僧家遠則能照近則能明乃拈起拄杖曰穿却德山鼻孔換却臨濟

眼睛掀翻大海撥轉虛空且道三千里外誰是知音於斯明得大似杲日照天苟或未明不免雲騰致雨卓一下問祖師西來九年面壁最後一句請師舉唱師曰面黑眼睛白師嘗設百問以問學者其略曰假使百千刼所作業不忘爲甚麼一稱南無佛罪滅河沙刼又作此圓相曰森羅萬象總在其中具眼禪人試請甄別上堂拈拄杖曰看看大地雪漫漫春來特地寒靈峰與少室料掉不相干休論佛意祖意謾謂言端語端鐵牛放去無蹤跡明月蘆花君自看卓拄杖下座師素與無盡居士張公商英友善無盡嘗以書問三教大要曰清凉疏第三卷西域邪見不出四見此方儒道亦不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爲因能生萬物卽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太極爲因亦是邪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物亦是邪因若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今疑老子與西天外道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無欲則常有徼則已入其道矣謂之邪因豈有說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陰陽不測之謂

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乃破陰陽變易之道爲邪因撥去不測之神豈有說乎望紙後批示以斷疑網故也師答曰西域外道宗多途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卽一心爲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卽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能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卽爲垢此則未爲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途正由見悟殊致也故清凉以莊老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爲因一陰一陽爲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

非非無非有亦非非非有四執既亡百非斯遣則自然因緣皆爲戲論虛無眞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爲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既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明之蓋虛無爲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爲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無亦有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物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爲外道萬法唯心爲正宗蓋以心爲宗則諸見自亡言雖或異未足以爲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爲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即明指一心爲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爲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爲正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古人有言緣昔眞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爲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爲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

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途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

眞淨

按五燈會元隆興府寶峰克文雲庵眞淨禪師陝府鄭氏子坐夏大溈聞僧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曰清波無透路師乃領解往見黃龍不契却曰我有好處這老漢不識我遂往香城見順和尚順問甚處來師曰黃龍來曰黃龍近日有何言句師曰黃龍近日州府委請黃檗長老龍垂語曰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有人下得語契便往住持勝上座云猛虎當路坐龍遂令去住黃檗順不覺云勝首座秖下得一轉語便得黃檗住佛法未夢見在師於言下大悟方知黃龍用處遂回見黃龍龍問甚處來師曰特來禮拜和尚龍曰恰值老僧不在師曰向甚麼處去龍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曰恁麼則學人得自在去也龍曰脚下鞋甚處得來師曰廬山七百五十文唱來龍曰何曾得自在師指鞋曰何嘗不自在龍

駭之開堂日拈香祝聖問答罷乃曰問話且止秖知問佛問法殊不知佛法來處且道從甚麼處來垂一足曰昔日黃龍親行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違者諸代祖師一切聖賢無敢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尚舌頭始終一印無敢異者無異則且置印在甚麼處還見麼若見非僧非俗無偏無黨一一分付若不見而吾自收遂收足喝一喝曰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佛手驢脚生緣老好痛與三十棒而今會中莫有不甘者麼若有不妨奇特若無新長老謾伱諸人去也故我大覺世尊昔於摩竭陀國十二月八日明星現時豁然悟道大地有情一時成佛今有釋子沙門某於東震旦國大宋筠陽城中六月十三日赫日現時又悟箇甚麼以拂子畫曰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僧問如何是佛師呵呵大笑僧曰何哂之有師曰笑伱隨語生解曰偶然失利師喝曰不得禮拜僧便歸衆師復笑曰隨語生解問江西佛手驢脚接人和尚如何接人師曰鮎魚上竹竿曰全因今日師曰烏龜入水問新豐吟雲門曲舉世知音能和

續大衆臨筵願清耳目師以右手拍禪牀僧曰木人拊掌石女揚眉師以左手拍禪牀僧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何不脚跟下薦取僧以坐具一拂師曰爭奈脚跟下何問遠遠馳符命禪師俯應機祖令當行也方便指羣迷師曰深曰深意如何師曰淺曰教學人如何領會師曰點問馬祖下尊宿一箇箇阿漉漉地唯有歸宗老較些子黃龍下兒孫一箇箇硬剝剝地秪有眞淨老師較些子學人恁麼還扶得也無師曰打疊面前搕𢶍却曰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師不答僧曰這箇爲上上根人忽遇中下之流如何指接師亦不答僧曰非但和尚懡㦬學人亦乃一場敗缺師曰三十年後悟去在問承古有言衆生日用而不知未審不知箇甚麼師曰道曰忽然知後如何師曰十萬八千僧提起坐具曰爭奈這箇何師便喝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脚頭脚尾橫三豎四北俱盧洲火發燒著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一箇霹靂直得傾湫倒嶽雲黯長空十字街頭廖胡子醉中驚覺起來拊掌呵呵大笑曰鈞陽城中近

來少賊乃拈拄杖曰賊賊上堂道泰不傳天子令行人盡唱太平歌五九四十五莫有人從懷州來麽若有不得忘却臨江軍豆豉上堂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拈拄杖曰洞山拈起拄杖子伱諸人合作麽生擊香卓下座上堂裩無襠袴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趙州老漢少賣弄然則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其奈禾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飜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上堂佛法兩字直是難得人有底不信自己佛事唯悲少許古人影響相似般若所知境界定相法門動卽背覺合塵黏將去脫不得或學者來如印印泥遞相印授不唯自誤亦乃誤他洞山門下無佛法與人秖有一口劍凡是來者一一斬斷使伊性命不存見聞俱泯却向父母未生前與伊相見見伊纔向前便爲斬斷然則剛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莫有無罪底麽也好與三十拄杖上堂洞山門下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鉢盂裏屙屎淨瓶裏吐唾執法修行如牛拽磨上堂洞山門下有時和泥合水有時壁立千仞伱諸方擬向和泥合水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和泥合水處

擬向壁立千仞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壁立千仞處擬向一切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一切處伱擬不要見洞山鼻索又在洞山手裏擬瞌睡也把鼻索一掣秖見眼孔定動又不相識也不要伱識洞山但識得自己也得上堂汾陽莫妄想俱胝豎指頭古今佛法事到此一時休休休却憶趙州勘婆子不風流處也風流拈拄杖曰爲衆竭力上堂頭陁石被莓苔裏擲筆峰遭薜荔纏羅漢院裏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叅退喫茶上堂師子不食殘鵰快鷹不打死兎放出臨濟大龍抽却雲門一顧拈起拄杖曰雲行雨施三草二木師崇寧改元十月旦示疾朢乃愈出道具散諸徒翼日中夜沐浴更衣趺坐衆請說法示偈及遺誡宗門大略言卒而逝火葬焰成五色白光上騰煙所至處皆舍利分骨塔於泐潭新豐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八十卷目錄

僧部列傳五十六

宋七

法演　從悅

淨端　守干

道淵　從義

道全　禪惠

洪禪師　系南

慧日
子淳
照覺
儼和尚
紹慈
清安師
諸仙
法明
懷深

自覺
德止
無求
蔣大士
雪山子
淨梵
明慧
大通
證悟

如哲
道震
慧初
克勤

印肅
守訥
道嵩

神異典第一百八十卷

僧部列傳五十六

宋七

法演

按五燈會元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三十五始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比丘曰既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爲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三藏奘

法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則可知矣作麼生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即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決所疑終不破洎謁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唯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過請益於本本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箇譬喻說似你你一似箇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潸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

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敎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敎伊下語亦下得秖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旣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爲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淸風雲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衆下語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初住四面遷白雲晚居東山僧問攜節領衆祖令當行坐斷要津師意如何師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四面無門山嶽秀今朝且得主人歸師曰你道路頭在甚麼處曰爲甚麼對面不相識師曰且喜到來問祖意敎意是同是別師曰人貧志短馬瘦毛長問如何是白雲爲人親切處師曰捩轉鼻孔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不知痛癢漢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計較未成曰二祖立雪時如何師曰將錯就錯曰秖如斷臂安心又作麼生師曰煬帝開汴河

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快走始得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雷曰如何是雲門下事師曰紅旗閃爍曰如何是曹洞下事師曰馳書不到家曰如何是溈仰下事師曰斷碑橫古路僧禮拜師曰何不問法眼下事曰留與和尚師曰巡人犯夜問如何是白雲一滴水師曰打碓打磨曰飲者如何師曰教你無著面處崇寧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曰趙州和尚有末後句你作麼生會試出來道看若會得去不妨自在快活如或未然這好事作麼說良久曰說即說了也秖是諸人不知要會麼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珍重時山門有土木之役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復來矣歸丈室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夕山摧石隕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闍維舍利如雨塔於東山之南

從悅

按五燈會元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贛州熊氏子初首衆於道吾領數衲謁雲蓋智和尚智與語未數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座氣質不凡奈何出言吐氣

如醉人邪師面熱汗下曰願和尚不吝慈悲智復與語錐劄之師茫然遂求入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師曰曾看他語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山文和尚否師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臭氣有甚長處智曰你但向尿臭氣處叅取師依敎即謁洞山深領奧旨復謁智智曰見關西子後大事如何師曰若不得和尚指示幾乎蹉過一生遂禮謝師復謁眞淨後出世鹿苑有清素者久叅慈明寓居一室未始與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門師呼曰此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師亡後不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爲誰素曰慈明也某忝執侍十三年耳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堪忍執侍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親之素問師所見者何人曰洞山文素曰文見何人師曰黃龍南素曰南匾頭見先師不久法道大振如此師益疑駭遂袖香詣素作禮素起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爲人師益恭素乃曰憐子之誠違先師之記子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通所見素曰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師

曰何謂也素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是累月素乃印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然子離文太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爲子點破使子受用得大自在他日切勿嗣吾也師後嗣眞淨僧問提兵統將須憑帝主虎符領衆匡徒密佩祖師心印如何是祖師心印師曰滿口道不得曰秖這箇別更有師曰莫將支遯鶴喚作右軍鵝問如何是兜率境師曰一水挼藍色千峰削玉青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七凹八凸無人見百手千頭秖自知上堂耳目一何清端居幽谷裏秋風入古松秋月生寒水衲僧於此更求眞兩箇猢猻垂四尾喝一喝上堂兜率都無辨別却喚烏龜作鼈不能說妙談眞秖解搖脣鼓舌遂令天下衲僧覷見眼中滴血莫有飜瞋作喜笑傲煙霞者麼良久曰笛中一曲昇平樂算得生平未解愁上堂始見新春又逢初夏四時若箭兩曜如梭不覺紅顏飜成白首直須努力別著精神耕取自己田園莫犯他人苗稼既然如是牽犂拽杷須是雪山白牛始得且道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吒吒上堂常居

物外度清時牛上橫將竹笛吹一曲自幽山自綠此情不與白雲知慶快諸禪德飜思范蠡謾泛滄波因念陳摶空眠太華何曾夢見浪得高名實未神遊閑漂野跡既然如此具眼衲僧莫道龍安非他是己好上堂無法亦無心無心復何捨要眞盡屬眞要假全歸假平地上行船虛空裏走馬九年面壁人有口還如瘂衆上堂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秖這語聲是諸禪德大小傅大士秖會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印板上打將來模子裏脫將去豈知道本色衲僧塞除佛祖窟打破元妙門跳出斷常坑不依清淨界都無一物獨奮雙拳海上橫行建家立國有一般漢也要向百尺竿頭凝然端坐洎乎翻身之際捨命不得豈不見雲門大師道知是般事拈放一邊直須擺動精神著些筋骨向混沌未剖已前薦得猶是鈍漢那堪更於他人舌頭上咂啖滋味終無了日諸禪客要會麽剔起眉毛有甚難分明不見一毫端風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青山玉一團喝一喝下座一日漕使無盡居士張公商

英按部過分寧請五院長老就雲巖說法師最後登座橫拄杖曰適來諸善知識橫拈豎放直立斜拋換步移身藏頭露角既於學士面前各納敗闕未免喫兜率手中痛棒到這裏不由甘與不甘何故見事不平爭忍得衲僧正令自當行卓拄杖下座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秖圖見性卽今上人性在甚麼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元祐六年冬浴訖集衆說偈曰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滑奄然而化其徒遵師遺誡欲火葬捐骨江中得法弟子無盡居士張公遣使持祭且曰老師於祖宗門下有大道力不可使來者無所起敬俾塔於龍安之乳峯謚眞寂禪師

淨端

按五燈會元安吉州西余師子淨端禪師本郡人也姓丘氏始見弄師子發明心要往見龍華掌印可遂歸里中合綵爲師子皮時被之因號端師子丞相章公慕其道躬請開法吳山風化盛播開堂日僧官宣

疏至推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師止之遂登座拈香祝聖罷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西自東自南北大衆雜然稱善師顧笑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上堂二月二禪翁有何謂春風觸目百花開公子王孫日日醺醺醉唯有殿前陳朝檜不入時人意禪家流秪這是莫思慮坦然齋後一甌茶長連牀上伸脚睡咄師到華亭衆請上堂靈山師子雲門哮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箇筋斗使下座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師曰怕曰既是善知識因何却怕師曰山僧不曾見恁差異畜生

守千

按畿輔通志守千藁城人居龍興寺性聰慧無幽不燭宋元祐間賜號通照大師一日發囊以紙衣一襲付其徒至旬乃易衣誦梵經合掌加額辭衆而逝

道淵

按天台縣志道淵永嘉人號息庵久依扶宗深透教觀居西湖永明常論修性離合之旨指要雖示其妙

後人或成異說乃收束諸文立爲一一義後示寂當盛暑停龕旬日顏色鮮好百孔香若蓮華越三年大風折木壞其塔滿龕舍利

從義

按天台縣志從義平陽葉氏子年十七通法華得度受學扶宗主大雲五峰寶積辨論切直爲世所信晚居秀州壽聖大振宗風元祐六年示寂瘞舍利於錢塘寶藏謚曰神智

道全

按瑞州府志道全洛陽王氏子生不茹葷事舅廣愛演師二十受具遊歷諸方受華嚴淸凉說於誠法師南遊事棲賢秀師不契乃事洞山文師五年而悟告文曰吾一槌打透無底藏一切珍寶皆吾有也文印可之高安太守請住石臺淸凉又徙居黃檗蘇子由來筠與遊甚契謂子由曰君靜而慧可以學道久之化去體暖而香輭十五日而荼毗得舍利光潔無算子由爲撰塔銘乃運禪師十九世孫也

禪惠

按明高僧傳禪惠名山人也家世業儒屢舉不第元符間郡守呂由誠見以僧勅戲之遂棄儒從釋力參祖道得大開悟初出住邑天寧寺出入必策馬乘輿諸耆宿言以佛法貴乎苦行固不宜乘輿馬服綺繡師答以偈曰文殊駕師子普賢跨象王新來一箇佛騎馬也無妨凡所說法機鋒敏捷有語錄行世

洪禪師

按廣西通志洪禪師宋時人少持齋好誦釋家言寓崇善寺中危坐常如泥塑竟日不飲食壽九十餘尸解而去

系南

按五燈會元廬山羅漢院系南禪師汀州張氏子上堂禪不禪道不道三寸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桂華今朝月窟生芝草呵呵呵萬兩黃金無處討一向絕思量諸法不相到師臨示寂陞座告衆曰羅漢今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畱朕跡乃歸方丈跏趺而逝

慧日

按五燈會元信州永豐慧日庵主本郡丘氏子丱歲出家於明心寺得度自機契雲居熟遊湘漢暨歸永豐或處巖谷或居廛市令鄉民稱丘師伯凡有所問以莫曉答之忽語邑人曰吾明日行腳去汝等可來相送於是贐路者畢集師笑不已衆問其故即書偈曰丘師伯莫曉寂寂明皎皎日午打三更誰人打得了投筆而逝

自覺

按五燈會元東京淨因自覺禪師青州王氏子幼以儒業見知於司馬溫公然事高尚而無意功名一旦落髮從芙蓉游履踐精密契悟超絕出世住大乘崇寧間詔居淨因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肯委悉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詣荆山而覓玉殊不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直待宗門提唱體寂無依異念不生古今無間森羅萬象觸目家風鳥道遼空不妨舉步金鷄報曉丹鳳翶翔玉樹花開枯枝結子秖有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要會麼無影樹垂寒澗月海潮東

注斗移西

子淳

按五燈會元鄧州丹霞子淳禪師劍州賈氏子弱冠爲僧徹澄於芙蓉之室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秖解指蹤話跡且不能拈示於人丹霞今日擘開宇宙打破形山爲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拄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上堂舉德山示衆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秖知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子細觀來秖具一隻眼若是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深元妙旨玉女夜懷胎上堂亭亭日午猶虧半寂寂三更尚未圓六戸不曾知暖意往來常在月明前上堂寶月流輝澄潭布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却十成底事直須去却擲地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諸人到這裏還相委悉麼良久曰常行不舉人間步披毛戴角混塵泥僧問牛頭未見四

祖時如何師曰金菊乍開蜂競採曰見後如何師曰苗枯華謝了無依宣和己亥春示寂塔全身於洪山之南

德止

按五燈會元江州圓通青谷眞際德止禪師金紫徐閎中之季子也世居歷陽師雙瞳紺碧神光射人十歲未知書多喜睡其父目爲懵然子暨成童强記過人學文有奇語弱冠夢異僧授四句偈而有以南安巖主像遺之者卽傍所載聰明偈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金紫將漕西洛一夕忽大悟連作數偈一曰不因言句不因人不因物色不因聲夜半吹燈方就枕忽然這裏已天明每嘯歌自若衆莫測之乃力求出家父弗許欲以官授之師曰某方將脫世網不著三界豈復汨頭於利名中邪請移授從兄珏遂祝髮受具未數載名振京師宣和三年春徽宗皇帝賜號眞際俾居圓通上堂山僧二十年前兩目皆盲了無所覩唯是聞人說道青天之上有大日輪照三千大千世界無有不徧之處籌策萬端終不能見二十

年後眼光漸開又值天色連陰濃雲亂湧四方觀察上下推窮見雲行時便於行處作計較見雲住時便於住處立箇窠臼正如是間忽遇著箇多知漢問道莫是要見日輪麽何不向高山頂上去山僧却徵他道那裏是高山頂上他道紅塵不到處是諸仁者好箇端的消息還會麽長連牀上佛陁耶上堂昨夜黃面瞿曇將三千大千世界來一口吞盡如人飲湯水蹤跡不留應時消散當爾時諸大菩薩聲聞羅漢及與一切衆生盡皆不覺不知唯有文殊普賢瞥然覷見雖然得見渺渺茫茫恰似向大洋海裏頭出頭沒諸人且道是甚麽消息若也檢點得破許他頂門上具一隻眼示寂闍維煙氣所及悉成舍利塔司空山分窆疊石原

照覺

按五燈會元江州東林興龍寺常總照覺禪師延平施氏子久依黃龍密授大法決旨出住泐潭次遷東林皆符讖記僧問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如何是寶師曰日月現黑月隱曰非但聞名

今日親見師曰且道寶在甚麼處曰古殿戸開光爍爛白蓮池畔社中人師曰別寶還他碧眼胡又僧出衆提起坐具曰請師答話師曰放下著僧又作展勢師曰收曰昔年尋劍客今朝遇作家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僧便喝師曰喝老僧耶僧又喝師曰放過又爭得便打上堂乾坤大地常演圓音日月星辰每談實相飜憶先黃龍道秋雨淋漓連宵徹曙點點無私不落別處復云滴穿汝眼睛浸爛汝鼻孔東林不然終歸大海作波濤擊禪牀下座上堂老盧不識字頓明佛意佛意離文墨故白兆不識書圓悟宗乘宗乘非言詮故如此老婆心分明入泥水今時人猶尚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良久曰爭怪得老僧

無求

按延平府志無求尤溪人劉氏子少業儒博涉羣書尋棄爲僧遍遊名山頗工詩有塵外致朱松尉尤溪時與爲友嘗爲作詩集序

儼和尚

按太平府志儼和尚杯度禪師後也戒行甚嚴久之

忽徹悟崇寧元年示寂遺偈曰四大之身水月空雲一輪湛湛廓落乾坤至今碑塔猶在

蔣大士

按江華縣志蔣大士名求雄太平鄉華陂村人居近舜祠常葺廟貌專奉香火生宋熙寧甲寅二月二十六日及長孝父母睦兄弟持齋日誦金剛經崇寧癸未五月豁然頓悟遂辭父母棄妻子就浪石寺立壇說法盡屏火食昇姹巖趺坐而化時乃丙戌五月二十九日也其徒迎歸於寺立白雲塔以崇之人有患疾祈禱每應至今眞身猶存

紹慈

按廣西通志萬杉紹慈桂州人趙氏子年十九振策踰衡嶽抵豫章觀馬祖遺迹聞廬山東林常總道席甚盛遂委心焉一日語次總舉拂子擊慈者再慈遽奪拂子總曰汝何敢爾對曰拂子今屬慈矣總曰二十年老將今被小卒摧折自此聲名藉甚推爲東林上首隨出世

雪山子

按歙縣志雪山子名道茂邑人紀氏子也少時每遇盛夏輒昏夜伏草莽中求以身飽蚊蚋者二十年始住休寧普滿院時郭公三益爲尉間數與語郭公由是好佛法後住通州白狼山晚歸自號覺庵未嘗爲人白椎或問之答曰是第一義者可輕以假人耶有妻死求出家者茂終不納曰彼一時所激非爲法來也此人再娶已又買妾竟如所料大觀中郡守使其鄉僧行月住天王院月自言雲門下求與道茂通法屬茂不答及茂去世行月言彼非坐滅乃其徒僞爲之守使檢踏其腰股使伸已隨結焚之西關渡頂骨諸根不壞煙所及雖水中皆得舍利有池陽百問行於世

清安師

按汝州志清安師俗姓李名宗和遂寧人世傳圭組獨喜空寂大觀三年周流諸方以叅禪爲任曰身世虛假當求其實遂得證上乘日授一食學者雲集雖頑惡亦囘心向道一日語其徒趺坐而去

淨梵

按松江府志宋僧淨梵華亭人姓笪氏母夢光明滿室見神人似佛因生梵十歲依勝果寺祝髮初住無量壽院講法華大觀中結二十七僧修法華懺感普賢授羯摩法呼淨梵比丘名聲如撞鐘時長洲令王公度目擊其事題石爲記姑蘇守應公有婢被祟請梵受戒妖即滅葛氏請施戒薦夫見夫遶梵三匝而去化後茶毘有舍利五色

諸仙

按山西通志宋諸仙裴姓祁縣人居幽仙寺性行醇慧戒律精嚴遊汴徽宗詔入朝賜號諸仙設䜩不食聞本寺鐘響方食少頃果聞鐘聲帝大驚遣兵衛取鐘鐘已絕紐飛去半入西崖下不可起人遂名其崖爲落鐘崖諸仙年踰半百髮尚黑坐法堂不食百日而化

明慧

按處州府志僧明慧婺州人政和初祝髮於遂昌興覺院初學天台教續衆四明天童山宏智禪師頓性宗爲首座衆請主報願法席未幾往南明山建大緣

事以禪衲犇湊挈囊鉢之永嘉江心龍翔掛錫西堂郡守知之亟請領院事力辭復還南明山居息乾道丙戌冬結跏趺坐白衆而逝

法明

按五燈會元邢州開元法明上座依報本未久深得法忍後歸里事落魄多嗜酒呼盧每大醉唱柳詞數闋日以爲常鄉民侮之名齋則拒名飲則從如是者十餘年咸指曰醉和尚一日謂寺衆曰吾明旦當行汝等無他往衆竊笑之翼晨攝衣就座大呼曰吾去矣聽吾一偈衆聞奔視師乃曰平生醉裏顛蹶醉裏却有分別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言訖寂然撼之已委蛻矣

大通

按五燈會元東京法雲善本大通禪師俗董氏漢仲舒之裔也大父琪父溫皆官於潁遂爲潁人母無子禱白衣大士乃得師及長博極羣書然清修無仕宦意嘉祐八年與弟善思往京師地藏院選經得度習毘尼東遊至姑蘇禮圓照於瑞光照特顧之於是契

旨經五稔益躋微奧照令依圓通秀師去又盡其要元豐七年渡淮留太守巖久之出住雙林遷淨慈尋被旨徙法雲僧問寶塔元無縫如何指示人師曰煙霞生背面星月遶簷楹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竟日不知清世事長年占斷白雲鄉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問若論此事譬如兩家著碁學人上來請師一著師曰早見輸了也僧曰錯師曰是僧曰進前無路也師卓拄杖一下曰爭奈這箇何僧曰秪如黑白未分時又作麼生師曰且饒一著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險曰便恁麼去又作麼生師曰百雜碎問九夏賞勞卽不問從今向去事如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曰謝師指示師曰滴水難消上堂上不見天下不見地畐塞虛空無處囘避爲君明破卽不中且向南山看鼈鼻擲拄杖下座

懷深

按五燈會元東京慧林懷深慈受禪師壽春府夏氏子生而祥光現舍文殊堅禪師遙見疑火也詰旦知師始生往訪之師見堅輒笑母許出家十四割愛冠

祝髮後四年訪道方外依淨照於嘉禾資聖照舉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是良遂知處師即洞明出住資福履滿戶外蔣山佛鑑懃禪師行化至茶退師引巡寮至千人街坊鑑問既是千人街坊爲甚麼秖有一人師曰多虛不如少實鑑曰恁麼那師赧然偶朝廷以資福爲神霄宮因棄往蔣山畱西庵陳請益鑑曰資福知是般事便休師曰某實未隱望和尚不外鑑舉倩女離魂話反覆窮之大豁疑礙呈偈曰秖是舊時行履處等閑舉著便訤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花知幾多鑑撫几曰這底豈不是活祖師意未幾被旨住焦山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面黃不是眞金貼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一箭一蓮華僧作禮師彈指三下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瘂子喫蜜曰道得不知有時如何師曰鸚鵡喚人僧禮拜師叱曰這傳語漢問恁麼人不被無常吞師曰秖恐他無下口處曰恁麼則一念通元箭三尸鬼失姧也師曰汝有一念定被他吞了曰無一念時如何師曰捉著闍黎上堂古者道忍忍三世如來從此盡饒饒萬禍

千殃從此消默默無上菩提從此得師曰會得此三種語了好箇不快活漢山僧秪是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潑水相唾揮背斷罵卓拄杖曰平出平出上堂雲自何山起風從甚澗生好箇入頭處官路少人行上堂不是境亦非心喚作佛時也陸沈箇中本自無階級切忌無階級處尋總不尋過猶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知赤土是黃金咄

按蘇州府志僧懷深自號慈受叟宣和初詔住大相國寺靖康改元力請還山已徧走江浙所至焚香夾道住靈巖三年作偈示學人云醍醐與毒藥萬味同一口美惡盡消融是故名慈受時高峰和尚雖相去不遠絕不會面因中秋賞月書一絕云靈岫高峰咫尺間青松常伴白雲閑今宵共賞中秋月莫道山家不往還後得包山廢院欣然駐錫一時檀施輻輳殿堂鼎新紹興初入寂

證悟

按五燈會元平江府萬壽如瓊證悟禪師建寧魏氏開堂日僧問如何是蘇臺境師曰山橫師子秀水接

太湖淸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衣冠皇宋後禮樂大周前師凡見僧必問近日如何僧擬對即拊其背曰不可思議將示寂衆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如哲

按五燈會元越州天衣如哲禪師族里未詳自退席寓平江之萬壽飲啖無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話問者師答以偈曰瑞巖常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峰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一日曰吾行矣令拂拭所乘筍輿乃書偈告衆曰道在用處用在死處時人秖管貪歡樂不肯學無爲敘平昔叅問勉衆進修已忽竪起拳曰諸人且道這箇落在甚麼處衆無對師揮案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遂入輿端坐而逝

印肅

按指月錄普庵印肅禪師袁州宜春余氏子師將生鄰里望其室祥光燭天蓮生道周或現阡陌及生即善世言蓋政和五年乙未十一月二十七日辰時也及長一夕夢一僧點其胷曰汝他日當自省旣寤白

母黃氏視胷有赤點如含桃因遣師壽隆賢授以法華師曰諸佛元旨貴悟於心數墨循行何益於道賢甚器之聞牧庵道風遂謁於溈山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牧庵豎拂示之有省歸壽隆時年二十九矣使牒請主慈化寺師利世不伐嘗言捨家出家當爲何事披緇削髮本屬何因若不報國資家虛負皇恩若不導化檀那枉作釋子楮衣糲食脅不沾席者十有二年一日誦華嚴論至達本情亡知心體合豁然大悟徧體流汗曰我今親契華嚴法界矣遂示衆曰李公長者於華嚴大經之首痛下一槌擊碎三千大千世界如湯消雪不留毫髮許於後進者作得滯礙普庵老人一見不覺吞却五千四十八卷化成一氣充塞虛空方信釋迦老子出氣不得之句然後破一微塵出此華嚴經徧含法界無理不收無法不貫便見摩耶夫人是我身彌勒樓臺是我體善才童子是甚茄子文殊普賢與我同衆不動道場徧周法界悲涕歡喜踴躍無量大似死中得活如夢忽醒良久云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始信金剛經云信心

清淨卽生實相實相既生妄想相滅全體法身徧一切處方得大用現前卽說偈曰揑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岳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師一日舉似心齋圓通二子云達本情亡知心體合汝作麼生會二人相顧笑云未達明日各呈頌師因題云據宗眼看來句到意未到其體未合其情未忘乘便强占二詞調曰解佩令明眼人前覷著三十拄杖不饒爲甚麼如此不合雪上加霜其一云先天先地何名何樣阿曼陁無物比况觸目菩提自是人不肯承當且輪廻滯名著相圓融法界無思無想廬陵米不用商量血脈纔通便知道擊木無聲打虛空盡成金響其二云柏庭立雪一場敗闕了無爲當下休歇百帀千圍但只這孤圓心月不指磨鎭常皎潔無餘無欠無聽無說部陽老秪得一橛十聖三賢聞舉著魂消膽裂惟普庵迥然寂滅俄有僧稱道存自蜀冒雪而來既見師曰此吾不請友也遂相徵詰棒喝交馳心心密契僧曰師再來人也大興吾道非師而誰因指雪書頌而別師自是廣津梁崇塔廟禦災扞

患天助物與鬼神莫能測其變化諸異跡不可勝紀嘗自贊云蒼天蒼天悟無生法談不說禪開兩片皮括地該天如何是佛十萬八千乾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書偈於方丈之西壁云乍雨乍晴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深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爲汝清書畢跏趺而逝幻寄曰忠道者父子悟處與諸方等耳其神用乃能爾假令黃檗而在其脛懼不免黃檗十二傳而得宗十三傳而得肅養子不及父悲夫至謂天竺神通不傳眞丹者又何嘗夢見忠父子矢溺氣耶肅之咒世間盛傳至被管絃而臨終一偈乃類雲門是可異矣

道震

按五燈會元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金陵趙氏子少依覺印英禪師爲童子英移居泗之普照適淑妃擇度童行師得圓具久之辭謁丹霞淳禪師一日與論洞上宗旨師呈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華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淳器之師自以爲礙棄依草堂一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

一夕聞晩衆鼓歩出經堂舉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丈堂望見卽爲印可初住曹山次遷廣壽黄龍上堂曰舉箇古人因緣問闍黎闍黎不得作古會若作古會失却當面眼舉箇卽今因緣問闍黎闍黎不得作今會若作今會障却闍黎本來眼假饒不失不障非古非今猶是藥病相治止啼之說秖如透脫一句闍梨還道得也無若道不得直待羅漢峰深談實相卽向汝道上堂少林冷坐門人各說異端大似衆盲摸象神光禮三拜依位而立達磨云汝得吾髓這黑面婆羅門脚跟也未點地在上堂石人問枯椿何時汝發華枯椿怒石人何得口吧吧石人呵呵笑枯椿吐異葩紅霞輝玉象白玉碾金沙借問通元士何人不到家

守訥

按涇縣志守訥自號莫莫翁本鄭氏吳人業進士嘗游錢塘淨慈寺誦圓覺經有悟遂祝髮師圓照圓通並以法器許之由太平吉祥院遷涇之金峰宣和中錢學士守郡聘持廣教士徒雲集未幾卒前一日作

偈二十言了於生死者云著有宗鏡節要二十卷擬寒山詩百篇李彌遜爲塔銘

慧初

按廣西通志德山慧初靜江府人初見善財廣叅事奮衣而起遂浮湘而下徧經東南所至諮詢名宿少所降挹乃見黃龍震言下契合因得嗣其法主常德之德山

道嵩

按溫州府志道嵩姓伍氏樂淸人宣和間受業東庵放蕩不拘人目爲嵩顚路逢牛鬬人莫敢近嵩直前兩持其角呼其名諭之牛解而去嘗有飯僧者欲名嵩潛以書焚之中庭人莫知者翌日而嵩至一夕趺坐於廡旁脫然而逝

克勤

按五燈會元成都府昭覺寺克勤佛果禪師彭州駱氏子世宗儒師兒時日記千言偶遊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卽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得病

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至眞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創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曹谿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也卽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鑾信大潙喆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爲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伱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卽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卽叅堂使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子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旣認得聲爲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聻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上欄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

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秖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叅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爲上首崇寧中還里省親四衆迓拜成都帥翰林郭公知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政和間謝事復出峽南遊時張無盡寓荆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師艤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眞初無假法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帀帀之波公於是不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爲同爲別公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爲之慍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翼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得說禪

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眞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趂出婬坊來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以師禮留居碧巖復徙道林樞密鄧公子常奏賜紫服師號詔住金陵蔣山學者無地以容勅補天寧萬壽上名見褒寵甚渥建炎初又遷金山適駕幸維揚入對賜圜悟禪師改雲居久之復領昭覺僧問雲門道須彌山意旨如何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未審還有過也無師曰坐却舌頭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提坐具曰這箇是境那箇是法師曰却被闍黎奪却鎗問古人道榔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未審那裏是他住處師曰騰蛇纏足路布繞身曰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師曰却須截斷始得曰此回不是夢眞箇到廬山師曰高著眼問猿抱子歸靑嶂後鳥銜華落碧巖前此是和尚舊時安身立命處如何是道林境師曰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寶人人滄海珠曰此是杜工部底作麼生是和尚底師曰且莫

亂道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山僧有眼不會見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闍黎問得自然親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收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放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如何得透脫師曰倚天長劒逼人寒曰秖如樹倒藤枯爲山爲甚麼呵呵大笑師曰愛他底著他底曰忽被學人掀倒禪牀拗折拄杖又作箇甚麼伎倆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問明歷歷露堂堂因甚麼乾坤收不得師曰金剛手裏八稜棒曰忽然一喚便回還當得活也無師曰鷂子目連無奈何曰不落照不落用如何商量師曰放下雲頭曰忽遇其中人時如何師曰騎佛殿出山門曰萬象不來渠獨語教誰拈手上高峰師曰錯下名言上堂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鑒不出直饒盡大地明得無絲毫透漏猶在半途據令全提且道如何展演域中日月縱橫掛一亙晴空萬古春上堂山頭鼓浪井底揚塵眼聽似震雷霆耳觀如張錦繡三百六十骨節一一現無邊妙身八萬四千毛端頭頭彰寶王剎海不是神通

妙用亦非法爾如然苟能千眼頓開直是十方坐斷且超然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上堂本來無形設那復有脣觜特地廣稱揚替他說道理且道他是阿誰上堂十五日已前千牛拽不回十五日已後俊鶻趂不及正當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同暗大千沙界不出當處可以含吐十虛進一步超越不可說香水海退一步坐斷千里萬里白雲不進不退莫道闍黎老僧也無開口處舉拂子曰正當恁麼時如何有時拈在千峯上劃斷秋雲不放高

上堂十方同聚會本來身不昧箇箇學無爲頂上用鉗鎚此是選佛場深廣莫能量心空及第歸利劍不如錐龐居士舌拄梵天口包四海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甚是奇特雖然如此要且不會動著向上關且如何是向上關鑄印築高壇上堂有句無句超宗越格如藤倚樹銀山鐵壁及至樹倒藤枯多少人失却鼻孔直饒收拾得來已是千里萬里祗如未有恁麼消息時如何還透得麼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上堂第一句薦得祖

師乞命第二句薦得人天贍落第三句薦得虎口橫身不是循途守轍亦非華轍移途透得則六臂三頭未透亦人間天上且三句外一句作麼生道生涯祇在絲綸上明月扁舟泛五湖示衆云一言截斷千聖消聲一劒當頭橫屍萬里所以道有時句到意不到有時意到句不到句能剗意意能剗句意句交馳衲僧巴鼻若能恁麼轉去青天也須喫棒且道憑箇甚麼可憐無限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示衆云萬仞崖頭撒手要須其人千鈞之弩發機豈爲鼷鼠雲門睦州當面蹉過德山臨濟誑謼閭閻且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萬緣遷變渾閑事五月山房冷似氷紹興五年八月己酉示微恙趺坐書偈遺衆投筆而逝荼毗舌齒不壞舍利五色無數塔於昭覺寺之側謚眞覺禪師

三一六九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八十一卷目錄

僧部列傳五十七

宋八

慧懃　清遠

道寧　元靜

清素　元禮

照伯　眞寶

道瓊　道川

惟照
悟新
文準
懷志
進英
宗覺
法一
咸靜
法成
惟清
覺範
妙普
文宗
守卓
介諶
普交

神異典第一百八十一卷

僧部列傳五十七

宋八

慧懃

按五燈會元舒州太平慧懃佛鑑禪師本郡汪氏子丱歲師廣教圓深試所習得度每以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味之有省乃偏叅名宿往來五祖之門有年恚祖不爲印據與圓悟相繼而去及悟歸五祖方丈徹證而師忽至意欲他邁悟勉令挂搭且曰某與

兄相別始月餘比舊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叅堂一日問祖與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州曰伱問我家風我却識伱家風了也師卽大豁所疑曰乞和尚指示極則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展拜祖令主翰墨後同圓悟語話次舉東寺問仰山鎭海明珠因緣至無理可伸處圓悟徵曰旣云收得逮索此珠又道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不能加答明日謂悟曰東寺秖索一顆珠仰山當下傾出一栲栳悟深肯之乃告之曰老兄更宜親近老和尚去師一日造方丈未及語被祖訶罵懡㦬而退歸寮閉門打睡恨祖不已悟已密知卽往扣門師曰誰悟曰我師卽開門悟問伱見老和尚如何師曰我本不去被伱賺累我遭這老漢訶罵悟呵呵大笑曰伱記得前日下底語麼師曰是甚麼語悟曰伱又道東寺秖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栲栳師當下釋然悟遂領師同上方丈祖纔見遽曰懃兄且喜大事了畢明年命師爲第一座會太平靈源赴黃龍其席旣虛源薦師於舒守孫鼎臣遂

命補處五祖付法衣師受而捧以示衆曰昔釋迦文佛以丈六金襴袈裟披千尺彌勒佛身佛身不長袈裟不短會麽卽此樣無他樣自是法道大播政和初詔住東都智海五年乞歸得旨居蔣山樞密鄧公子常奏賜徽號椹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喫醋知酸喫鹽知鹹曰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一塲懡㦬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麽人師曰撥破露柱曰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王程有限曰前三三後三三又作麽生師曰六六三十六問承聞和尚親見五祖是否師曰鐵牛齧碎黃金草曰恁麽則親見五祖也師曰我與你有甚冤讎曰秪如達磨見武帝意旨如何師曰胡言易辯漢語難明曰爲甚棲棲暗渡江師曰因風借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進前退後愁殺人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眞實之言成妄語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夫子遊行厄在陳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終日同行非伴侶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大斧斫了手摩挲問卽心卽佛不問非心非佛事如何師曰昨日有僧問老僧不對曰未

審與卽心卽佛相去多少師曰近則千里萬里遠則不隔絲毫曰忽被學人截斷兩頭歸家穩坐又作麼生師曰伱家在甚麼處曰大千沙界內一箇自由身師曰未到家在更道曰學人到這裏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師曰未爲分外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華紅李華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語黃鸝鳴誰道關關只一聲不透祖師關捩子空認山河作眼睛上堂日日日西沉日日日東上若欲學菩提擲下拄杖曰但看此模樣五祖周詳上堂去年今日時紅爐片雪飛今日去年時曹娥讀夜碑末後一句子佛眼莫能窺白蓮峰頂上紅日繞須彌烏啄珊瑚樹鯨吞離水犀太平家業在千古襲楊岐上堂橫拄杖曰先照後用竪起曰先用後照倒轉曰照用同時卓一下曰照用不同時汝等諸人被拄杖一口吞盡了自是伱不覺若向這裏道得轉身句免見一場氣悶其或未然老僧今日失利上堂金烏急玉兎速急急流光七月十無窮遊子不歸家縱歸秖在門前立門前立把手牽伊不肯入萬里看看寸草無殘華落地

無人拾無人拾一回雨過一回濕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乃曰伱尋常說黃道黑評品古今豈不是密語伱尋常折旋俯仰拈匙把箸祇揖萬福是覆藏不覆藏忽然瞥地去也不可知要會麼世尊有密語冬到寒食一百五迦葉不覆藏水泄不通已露贓靈利衲僧如會得一重雪上一重霜上堂十五日已前事錦上鋪華十五日已後事如海一漚發正當十五日大似一尺鏡照千里之像雖則眞空絕跡其奈海印發光任他露柱開華說甚佛面百醜何故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遷義州以手作流水勢其僧有省又僧問法眼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如何是不取于相見於如如不動眼曰日出東方夜落西其僧亦有省若也於此見得方知道旋嵐偃嶽本來常靜江河競注元自不流其或未然不免更爲饒舌天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徧金烏飛玉兎走纔方出海門又落靑山後江河波渺渺淮濟浪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曰諸禪德還見如如不動麼師室中以木骰子六隻面面皆書

么字僧纔入師擲曰會麼僧擬不擬師卽打出七年九月八日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直饒不去不住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待十月前後爲諸人注破至後月八日沐浴更衣端坐手寫數書別故舊停筆而化闍維收靈骨舍利塔于本山

清遠

按五燈會元衢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臨邛李氏子嚴正寡言十四圓具依毗尼究其說因讀法華經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講師莫能答師歎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卷衣南遊造杭州太平演禪師法席因丐於信州偶雨足跌仆地煩懣間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伱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省及歸凡有所問演卽曰我不如伱伱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伱師愈疑遂咨决於元禮首座禮乃以手引師之耳繞圍爐數帀且行且語曰伱自會得好師曰有冀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伱他日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

慨然曰吾持鉢方歸復叅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己事耶遂作偈告辭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禪師日益厚善從容言話間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勉徑趨海會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燈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叨叨林鳥啼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人自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圓悟因詣其寮舉青林般土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伱如何會師曰也有甚難悟曰秖如他道鐵輪天子寰中旨意作麼生師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悟退語人曰且喜遠兄便有活人句也自是隱居四面大乘庵屬天下一新崇寧萬壽寺常守王公渙之命師開法次補龍門道望尤振後遷和之褒禪樞密鄧公洵武奏賜師號紫衣上堂臺山路上過客全稀破竈堂前感恩無地雪埋庭柏冰鎖偃谿雖在南方火爐

頭不入他家蘿甕裏看看臘月三十日便是孟春猶寒伱等諸人各須努力向前切忌自生退屈上堂卓拄杖曰圓明了知不由心念抵死要道墮坑落壍畢竟如何乃倚拄杖下座上堂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眼裏瞳人吹叫子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六隻骰子滿盆紅大衆時人爲甚麼坐地看揚州鉢盂著柄新翻樣牛上騎牛笑殺人上堂趙州不見南泉山僧不識五祖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上堂一葉落天下春無路尋思笑殺人下是天上是地此言不入時流意南作北東作西動而止喜而悲虵頭蝎尾一試之猛虎口裏活雀兒是何言歸堂去上堂千說萬說不如親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迴絕無人處事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見之不在說也上堂蘇武牧羊辱而不屈李陵望漢樂以忘歸是在外國在本國佛諸弟子中有者雙足越坑有者聆箏起舞有者身埋糞壤有者呵罵河神是習氣是妙用至于擎叉打地竪拂敲牀睦州一向閉門魯祖終年

面壁是爲人是不爲人信知一切凡夫埋沒寶藏殊不丈夫諸人何不擺柁張帆抛江過岸休更釘樁搖艣何日到家既作曹谿人又是家裏漢還見家裏事麽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黑漆桶裏黃金色問道遠乎哉觸事而眞如何是道師曰頂上八尺五曰此理如何師曰方圓七八寸問劫火威音前別是一壺天御樓前射獵不是刈茆田提起坐具曰這箇喚作甚麽師曰正是刈茆田僧便喝師曰猶作主在問僧孤燈獨照時如何僧無對師代曰露柱證明師聞開靜板聲乃曰據款結案師嘗題語于龍門延壽壁間曰佛許有病者當療治客有將息所也禪林凡有數名或曰涅槃見法身常住了法不坐也或曰省行知此違緣皆從行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命扶持色身也其實使人了生死處也多見少覺微恙便入此堂不强支吾便有補益及乎久病思念鄉閭不善退思滅除苦本先聖云病者衆生之良藥若善服食無不瘥者也宣和初以病辭歸蔣山之東堂二年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謂其徒曰

諸方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耶且將安往乃合掌怡然趨寂門人函骨歸龍門塔于靈光臺側

道寧

按五燈會元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歙溪汪氏子壯爲道人于崇果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遂忘所知忽垂足沸湯中發明已見後祝髮蔣山依雪竇老良禪師踰一年徧歷叢林叅諸名宿晚至白蓮聞五祖小叅舉忠國師古佛淨瓶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頓徹法源大觀中潭帥席公震請住開福衲子景從浴佛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諸禪德日日日從東畔出朝朝鷄向五更啼雖然不是桃華洞春至桃華亦滿溪又道毗藍園內右脇降生七步周行四方目顧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大似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珠還知落處麼若知落處方爲孝子順孫苟或未然不免重下註脚良久曰天生伎倆能奇怪末上輸他弄一場示衆云秋日耀長空秋江浸虛碧傷嗟門外人處處尋彌勒驀路忽撞頭相逢不相識諸禪德

既是相逢爲甚麽却不相識剪盡霜前竹臨溪不化龍上堂徧界不會藏通身無影像相逢莫訝太愚癡曠刼至今無伎倆無伎倆少人知大抵還他肌骨好何須臨鏡畫蛾眉上堂摩竭正令未免崎嶇少室垂慈早傷風骨腰囊挈錫孤負平生煉行灰心遞相鈍置爭似春雨晴春山青白雲三片四片黃鳥一聲兩聲千眼大悲看不足王維雖巧畫難成直饒便恁麽猶自涉途程且不涉途程一句作麽生道人從汴州來不得東京信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人天合掌曰出水後如何師曰不礙往來看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曰瑞草本無根信手拈來用曰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曰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大悲不展手通身是眼睛曰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政和三年十一月四日淨髮沐浴次日齋罷小參勉衆行道辭語誠切期初七示寂至日酉時跏趺而逝闍維獲舍利五色歸藏于塔

元靜

按五燈會元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閬之玉山大儒趙公約仲之子也十歲病甚每禱之感異夢捨令出家師成都大慈寶生院宗裔元祐三年通經得度留講聚有年而南下首叅永安恩禪師於臨濟三頓棒話發明次依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遂謁祖祖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于室中不要汝進前退後豎指擎拳繞禪牀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伎倆秖要你一言下諦當便是汝見處師茫然退叅三載一日入室罷祖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卽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師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卽好秖是未會得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一按過始得及至彼祖便以卽心卽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南泉斬猫兒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編辟之其所對了無凝滯至子胡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却如何祖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師曰望和尚慈悲指示祖曰看他道子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

入門便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一轉語教子胡結舌老僧鈐口便是你了當處次日入室師默啓其說祖笑曰不道你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秖似先師下底語師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他謂他語拙蓋秖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纔見語拙即不堪師以爲不然乃曳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儕輩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是吾說而今而後佛祖祕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遂創南堂以居之於是名冠寰海成都帥席公且請開法嘉祐未幾徙昭覺還能仁及大隨上堂君王了了將帥惺惺一回得勝六國平寧上堂舉臨濟參黃檗之語白雲端和尚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飜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大隨即不然行年七十老朧瞳眼目精明耳不聾忽地有人欺負我一拳打倒過關東上堂問答已乃曰有祖已來時人錯會秖將言句以爲禪道殊不

知道本無體因體而得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祇如適來上座纔恁麼出來便恁麼歸衆且道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纔恁麼出來眼在甚麼處若道不具眼爭合便恁麼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倜儻分明則知二祖禮拜依位而立眞得其髓祇這些子是三世諸佛命根六代祖師命脈天下老和尚安身立命處雖然如是須是親到始得上堂自己田園任運耕祖宗基業力須爭悟須千聖頭邊坐用向三塗底下行僧問祖師心印請師直指師曰伱聞熱麼曰聞師曰且不聞寒曰和尚還聞熱否師曰不聞曰爲甚麼不聞師搖扇曰爲我有這箇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活捉魔王鼻孔穿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中心樹子屬吾曹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一釣三山連六鼇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白日騎牛穿市過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好曰如何是蓮華師曰好僧禮拜師曰與他三箇好萬事一時休問藏天下於天下卽不問乃舉拳曰秖如這箇作麼生藏師曰有甚麼難曰且作麼生藏

師曰衫袖裏曰未審如何是紀綱佛法底人師曰不可是鬼曰忽遇殺佛殺祖底來又作麼生支遣師曰老僧有眼不曾見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喫飯莫教放在腦後曰終日喫時未嘗喫師曰負心衲子不識好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也無師曰阿誰教伱恁麼問僧進前鞠躬曰不審師曰是壞不壞僧無語問如何是山裏禪師曰庭前嫩竹先生筍澗下枯松長老枝曰如何是市裏禪師曰六街鐘鼓韻鼕鼕即處鋪金世界中曰如何是村裏禪師曰賊盜消亡蠶麥熟謳歌鼓舞樂昇平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問得甚當曰便甚麼去時如何師曰答得更奇問因山見水見水忘山山水俱忘理歸何所師曰山僧坐却舌頭天地黯黑有一老宿垂語云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廁祇是不許人屙僧舉以扣師師曰是伱先屙了更教甚麼人屙宿聞焚香遙望大隨再拜謝之紹興乙卯秋七月大雨雪山中有異象師曰吾期至矣十七日別郡守以次越三日示少恙於天彭二十四夜謂侍僧曰天曉無月時

如何僧無對師曰倒教我與汝下火始得翼日還堋口廨院畱遺誡蛻然示寂門弟子奉全身歸烟霧四合猿鳥悲鳴荼毗異香徧野舌本如故舍利五色者不可計瘞於定光塔之西後住天童天目文禮作師畫像贊可補行實之缺因併錄此贊曰東山一會人唯他不喞𠺕別處著閑房叢林難講究枷水潭虵出驚人鈍鐵鍋鷄鳴白晝雜劇打來全火秖候晚歲放疎慵却與俗和同勸巴子使人勘驗擲香貼便顯家風定光無佛枉費羅籠臨行搖鐸向虛空那知喪盡

白雲宗

清素

按五燈會元嘉州九頂清素禪師本郡郭氏子於乾明寺剃染徧扣禪扃晚謁五祖聞舉首山答西來意語倏然契悟述偈曰顛倒顛顛倒顛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無端回頭不覺布衫穿祖見乃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麼生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久之辭歸住清溪次遷九頂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曰既是大像因甚麼肩負兩楹師曰船上無散

工至閣下覩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師曰家富小兒嬌守乃禮敬勤老宿至師問舞劍當咽時如何曰伏惟尚饗師詬曰老賊死去你問我勤理前語問之師叉手揖曰拽破絡典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得微疾書偈遺衆曰木人備舟鐵人備馬丙丁童子穩穩登唱散白雲歸去也竟爾趨寂

元禮

按五燈會元元禮首座閩人也受業焦山初參演和尚於白雲凡入室必謂曰衲僧家明取緇素好師疑之不已一日演陞堂舉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語乃曰諸人要會麼莫問新婦阿家免煩路上波吒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同門出入宿世寃家師於言下豁如且曰今日緇素明矣二年演遷席祖山命分座不就演歸寂即他往崇寧間再到五祖僧問五祖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曰意旨如何師曰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或問金剛經云一切善法如何是法師曰上是天下是地中間坐底坐立底立喚甚麼作善法僧無對師便打後終於四明

之瑞巖

照伯

按寧海縣志照伯不知何許人居崇教寺塔下夏坐則曝日冬臥則擁雪或引紙縱筆濃淡橫斜初若狂言終無不驗宣和己亥正旦忽持巨軸與一士人往還緘縢甚密已迺行哭於市其中所言自方寇猖獗及遼亡迄宋中興日時不易一日忽辭寺僧去或問何往曰不天台不五臺不東去不西來沿道誦詠數日趺坐塔下視之死矣衆欲舁入寺忽躍起狂走從寺後登山緣高如猿猱衆即隨之望木杪騰踊者數十不知所終

眞寶

按宋史忠義傳眞寶代州人爲五臺山僧正佛學能外死生靖康之擾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便殿眷賚隆縟眞寶還山益聚兵助討州不守敵衆大至晝夜拒之力不敵寺舍盡焚酋下命生致眞寶至則抗詞無撓酋異之不忍殺也使郡守劉騊誘勸百方終不顧且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既許宋皇

帝以死豈當忘言也怡然受戮北人聞見者歎異焉

道瓊

按五燈會元建寧府開善木庵道瓊首座信之上饒人叢林以耆德尊之泐潭亦謂其飽叅分座日嘗舉隻履西歸語謂衆曰坐脫立亾倒化即不無要且未有逝而復出遺履者為復後代兒孫不及祖師為復祖師剩有這一著子乃大笑曰老野狐紹興庚申冬信守以超化革律為禪迎為第一祖師語專使曰吾初無意人間欲為山子正為宗派耳然恐多不能往受請已取所藏泐潭繪像與木庵二字仍書偈囑清泉亨老寄得法弟子慧山曰口觜不中祥老子愛向叢林鼓是非分付雪峰山首座為吾痛罵莫饒伊顧專使曰為我傳語侍郎行計迫甚不及修答聲絕而化

道川

按五燈會元無為軍冶父實際道川禪師崑山狄氏子初為縣之弓級聞東齋謙首座為道俗演法往從之習坐不倦一日因不職遭笞忽于杖下大悟遂辭

職依謙謙爲改名道川且曰汝舊呼狄三今名道川川卽三耳汝能竪起脊梁了辦箇事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則依舊狄三也師銘于心建炎初圓頂游方至天封蹣庵與語鋒投庵稱善歸憩東齋道俗愈敬有以金剛般若經請問者師爲頌之今盛行于世隆興改元殿撰鄭公喬年漕淮西適冶父虛席迎開法上堂羣陰剝盡一陽生草木園林盡發萌唯有衲僧無底鉢依前盛飯又盛羹上堂舉雪峰一日登座拈拄杖東覷曰東邊底又西覷曰西邊底諸人還知麼擲下拄杖曰向這裏會取師曰東邊覷了復西觀拄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闌干

按蘇州府志宋僧道川建炎初徧遊江湖駐淮西無爲軍一新壞寺道遇虎不爲動虎亦馴伏其傍忽大書一偈云我有一條鐵楖標縱橫妙用無人識臨行撥轉上頭關轟起一聲春霹靂危坐脫去有金剛經註金剛般若頌行世

惟照

按五燈會元洪州寶峰闡提惟照禪師簡州李氏子

幼超邁而惡俗一日授書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遽曰凡聖本一體以習故差別我知之矣即趨成都師鹿苑清泰年十九剃染登具泰令聽起信於大慈師輒歸臥泰詰之師曰既稱正信大乘豈言說所能了乃虛心游方謁芙蓉於大洪嘗夜坐閣道適風雪震薄聞警盜者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大觀中芙蓉嬰難師自三吳欲趨沂水僕夫迷道師舉杖擊之忽大悟歎曰是地非龍山也邪比至沂芙蓉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子數輩矣因畱躬耕湖上累年智證成就出領招提遷甘露三祖宣和壬寅詔補圓通棄去復居泐潭上堂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見大地衆生悉皆成正覺後來又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囫沒見識漢好龍頭蛇尾便下座上堂過去諸佛已入涅槃了也汝等諸人不應追念未來諸佛未出於世汝等諸人不要妄想正當今日你是何人叅上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二邊不立中道不安時作麼生拈拄杖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上堂太陽門下妙唱彌高明月堂前知音蓋寡不免

舟橫江渚棹舉清波唱慶堯年和清平樂如斯告報普請承當擬議之間白雲萬里上堂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是死不得底樣子當處出生隨處滅盡是活生受底規模大丈夫漢直須處生死流队荊棘林俯仰屈伸隨機施設能如是也無量方便莊嚴三昧大解脫門蕩然頓開其或未然無量煩惱一切塵勞嶽立面前塞却古路上堂古人道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正當恁麼時且道是甚麼人刪詩書定禮樂還委恁麼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問承師有言雲黯黯處獨秀峰挺出月朦朦裏泐潭水光生豈不是寶峰境師曰若是寶峰境憑君子細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看取令行時曰秖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何是和尚宗師曰須知雲外千峰上別有靈松帶露寒雪下僧問祖師西來即不問時節因緣事若何師曰一片兩片三四片落在眼中猶不薦建炎二年正月七日示寂闍維得舍利如珠琲舌齒不壞塔於寺之西峰

法成

按鎮江府志枯木法成禪師曹洞宗也與照闡提俱嗣芙蓉楷先後得法未嘗相識照在寶峰名成籍甚並不一通書照因遣鵬侍者丐於江浙自題其像曰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滌水光中古木淸咦你是何人成見歎曰今日方知此人親見先師來鵬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年只作境會鵬忽有省

悟新

按五燈會元隆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韶州黃氏子生有紫肉幕左肩右袒如僧伽棃狀壯依佛陁院德修祝髮進具後遊方至黃龍謁晦堂堂豎拳問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作甚麼師罔措經二年方領解然尚談辯無所抵捂堂患之偶與語至其銳堂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師窘乃曰某到此弓折箭盡望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刼來全心乃可耳師趨出一日聞知事捶行者而迅雷忽震卽大悟趨見晦堂忘納其

屨卽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參得底禪某是悟得底堂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僧問如何是黃龍接人句師曰開口要罵人曰罵底是接人句驗人一句又作麼生師曰但識取罵人問弓箭在手智刃當鋒龍虎陣圓請師相見師曰敗將不斬曰恁麼則銅柱近標修水側鐵山高鏁鳳凰峰師曰不到烏江未肯休曰若然者七擒七縱正令全提師曰棺木裏瞠眼僧禮拜師曰苦苦問承師有言老僧今夏向黃龍潭內下三百六十箇釣筒未曾遇著箇錦鱗紅尾爲復是鉤頭不妙爲復是香餌難尋師曰雨過竹風淸雲開山嶽露曰恁麼則已得眞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師曰是鉤頭不妙是香餌難尋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上堂深固幽遠無人到釋迦老子到不到若到因甚麼無人若不到誰道幽遠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秖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是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歸上堂行脚高人解開布袋放下鉢囊去却藥忌一人所在須

到半人所在須到無人所在也須親到上堂拗折拄杖將甚麼登山渡水拈却鉢盂匙筯將甚麼喫粥喫飯不如向十字街頭東卜西卜忽然卜著是伱諸人有彩若卜不著也怪雲巖不得上堂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王釋迦老子足躡紅蓮且道黃龍騎箇甚麼良久曰近來年老一步是一步上堂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佛既不亂濁水自清濁水既清功歸何所良久曰幾度黑風翻大海未曾聞道釣舟傾上堂有時破二作三有時會三歸一有時三一混同有時不落數量且道甚麼處是黃龍爲人處良久曰珍重僧問如何是四大毒蛇師曰地水火風曰如何是地水火風師曰四大毒蛇曰學人未曉乞師方便師曰一大旣爾四大亦同室中問僧月蝕之陰以五色彩著於瞑中令百千萬人夜覩其色寧有辯其靑黃赤白者麼僧無語師代曰箇箇是盲人師因王正言問嘗聞三緣和合而生又聞卽死卽生何故有奪胎而生者某甚疑之師曰如正言作漕使隨所住處卽居其位還疑否王曰

不疑師曰復何疑也王於言下領解師臨寂示偈曰說時七顛八倒默時落二落三爲報五湖禪客心王自在休糸茶毗舍利五色後有過其區所者獲之尤甚塔於晦堂丈室之北

惟清

按五燈會元隆興府黃龍靈源惟清禪師本州陳氏子印心於晦堂每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甚麼處病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紿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爲師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華華雖逼眞其非眞華也上堂鼓聲纔動大衆雲臻無限天機一時漏泄不孤正眼便合歸堂更待繁詞沈埋宗旨縱謂釋迦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達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修山主也似萬里望鄉關又道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直饒恁麼悟入親切去更有轉身一路勘過了打以拂

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淸宵更是誰霧露雲霞遮不得箇中猶道不如歸復何歸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恩無重報狸奴白牯却知有功不浪施明大用曉全機絕蹤跡不思議歸去好無人知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祖師恁麼說話瞎却天下人眼識是非別緇素底衲僧到這裏如何辨明未能行到水窮處難解坐看雲起時

文準

按五燈會元隆興府泐潭湛堂文準禪師興元府梁氏子初謁眞淨淨問近離甚處師曰大仰淨曰夏在甚處師曰大潙淨曰甚處人師曰興元府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措淨曰適來祇對一一靈明一一天眞及乎道箇我手何似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處師曰某甲不會淨曰一切見成更教誰會師當下釋然服勤十載所往必隨紹聖三年眞淨移石門衆益盛凡衲僧扣問但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學

則往治蔬圃率以爲常師謂同行恭上座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一日舉杖決渠水濺衣忽大悟淨訴曰此乃敢爾蓋苴邪自此迹愈晦而名益著顯謨李公景直守豫章請開法雲巖未幾移居泐潭謁深禪師尋命分座聞有悟侍者見所擲爨餘有省詣方丈通所悟深喝出因喪志自經於延壽堂厠後出沒無時衆憚之師聞半夜特往登溷方脫衣悟即提淨水至師曰待我脫衣脫罷悟復到未幾悟供籌子師滌淨已名接淨桶去悟纔接師執其手問曰汝是悟侍者耶悟曰諾師曰是當時在知客寮見掉火柴頭有箇悟處底麼參禪學道秖要知箇本命元辰下落處汝剗地作此去就汝在藏殿移首座鞋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又在知客寮移地杌子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汝每夜在此提水度籌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因甚麼不知下落却在這裏惱亂大衆師猛推之索然如倒壘覺由是無復見者政和五年夏師臥病進藥者令忌毒物師不從有問其故師曰病有自性乎曰病無自性師曰旣無自性則毒物寧有心哉以空納

空吾未嘗顛倒汝輩一何昏迷十月二十日更衣說偈而化闍維得舍利晶圓光潔睛齒數珠不壞塔於南山之陽

覺範

按五燈會元瑞州清涼慧洪覺範禪師郡之彭氏子年十四父母俱亡乃依三峯靘禪師爲童子日記數千言覽羣書殆盡靘器之十九試經於東京天王寺得度從宣祕講成實唯識論逾四年棄謁眞淨於歸宗淨遷石門師隨至淨患其深聞之弊每舉元沙未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淨曰你又說道理耶一日頓脫所疑述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華叵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摝魚鰕淨見爲助喜命掌記未久去謁諸老皆蒙賞音由是名振叢林顯謨朱公彥請開法撫州北景德後住清涼示衆舉首楞嚴如來語阿難曰汝應齅此爐中栴檀此香若復然於一銖室羅筏城四十里內同時聞氣於意云何此香爲復生栴檀木生於汝鼻爲生於空阿難若復此香生於汝鼻稱鼻所生當從鼻出鼻非栴檀云何

鼻中有栴檀氣稱汝聞香當於鼻入鼻中出香說聞非義若生於空空性常恆香應常在何藉爐中爇此枯木若生於木則此香質因爇成煙若鼻得聞合蒙煙氣其煙騰空未及遙遠四十里內云何已聞是故當知香鼻與聞俱無處所卽齅與香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師曰入此鼻觀親證無生又大智度論問曰聞者云何聞用耳根聞邪用耳識聞邪用意識聞邪若耳根聞耳根無覺識知故不能聞若耳識聞耳識一念故不能分別不應聞若意識聞意識亦不能聞何以故先五識識五塵然後意識識意識不能識現在五塵唯識過去未來五塵若意識能識現在五塵者盲聾人亦應識聲也何以故意識不破故師曰究此聞塵則合本妙既證無生又合本妙畢竟是何境界良久曰白猿已叫千巖曉碧縷初橫萬宇鑪住景德日僧問南有景德北有景德德卽不問如何是景師曰頸在項上崇寧二年會無盡居士張公於峽之善溪張嘗自謂得龍安悅禪師末後句叢林畏與語因夜話及之曰可惜雲庵不知此事師問何

以張曰商英頃自金陵酒官移知豫章過歸宗見之欲爲點破方敘悅末後句未卒此老大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得信旣見其盛怒更不欲敘之師笑曰相公但識龍安口傳末後句而眞藥現前不能辨也張大驚起執師手曰老師眞有此意耶曰疑則別參乃取家藏雲庵頂相展拜贊之書以授師其詞曰雲庵綱宗能用能照天鼓希聲不落凡調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傳其眞覿面爲肖前悅後洪如融如肇大慧處衆日嘗親依之每歎其妙悟辯慧建炎二年五月示寂于同安太尉郭公天民奏賜寶覺圓明之號

懷志

按五燈會元南嶽石頭懷志庵主婺州吳氏子年十四師智慧院寶偁二十二試所習落髮肆講十二年宿學敬慕嘗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敎有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談法身則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何義耶師無對卽出遊方晚至洞山謁眞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

何淨叱之師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遊山好師忽領悟久之辭去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因識其意自爾諸方力命出世師却之庵居二十年不與世接士夫踵門略不顧有偈曰萬機休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庵或問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師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崇寧改元冬曳杖造龍安人莫之畱明年六月晦問侍僧曰早暮曰已夕矣遂笑曰夢境相逢我睡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卽是報佛恩德言訖示寂於最樂堂茶毗收骨塔於乳峰之下

妙普

按五燈會元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庵主漢州人久依死心獲證乃抵秀水追船子遺風結茅青龍之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詠得之者必珍藏其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庵人又警衆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又

曰不耕而食不蠶衣物外淸閑適聖時未透祖師關棙子也須存意著便宜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峰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鎭肆殺戮民多逃亡師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爲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奉肉食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當爲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答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鄰上同諸佛之眞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饗遂舉箸飫餐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既遭離亂我

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衞而出烏鎮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有僧睹師見佛不拜歌逆問曰既見佛爲甚麼不拜師掌之曰會麼云不會師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五將水葬矣壬戌歲持至見其尚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餧魚鼈云不索性去祇管向人說師閱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衆衆集師爲說法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省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斷目師取塞戽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眞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趺坐如生道俗爭往迎歸畱五日闍維舍利大如菽者莫計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衆奉舍利靈骨建

塔於青龍

進英

按吉安府志進英禪師姓劉氏泰和人出家龍安寺悟法於廬山歸宗眞靜禪師得語言三昧佛印禪師名之曰英鐵觜宋政和四年住衡州花藥寺有報慈語錄一卷花藥語錄一卷行於世

文宗

按登州府志禪鑑登州人姓王氏法名文宗幼年出俗投延洪院傳大乘戒修恆誦法華開演京府無不恭奉徽宗每宣入內御講經賜紫金衣加號禪鑑大師

宗覺

按溫州府志宗覺字無象樂淸人下岐鄭氏子爲明慶院僧能文章人號爲西坡宣和間爲寇所迫隨層崖下振衣而起了無所傷平生戒律甚嚴持誦應驗如響所著有簫峰集

守卓

按五燈會元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泉州莊氏子

上堂曰三千劍客獨許莊周爲甚麼跳不出良醫之門多病人因甚麼不消一劄已透關者更請辯看上堂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便恁麼去無孔鐵鎚聊且安置直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是一期方便若也籬內竹抽籬外筍澗東華發澗西紅更待勘過了打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師曰猫兒會上樹曰早知如是終不如是師曰惜取眉毛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天旱爲民愁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絕毫絕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塡溝塞壑曰出與未出相去幾何師曰人平不語水平不流上堂平高就下勾賊破家截鐵斬釘狐狸戀窟總不恁麼合作麼生所以道萬仞崖頭親撒手須是其人秖如香積國中持鉢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切忌風吹別調中上堂釋迦掩室過犯彌天毗耶杜詞自救不了如何如何口門太小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奄然示寂閣維日皇帝遣中使賜香持金盤求舍利爇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使者持還上見大悅

法一

按五燈會元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太師襄陽郡王李公遵勉之元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一老僧至而產年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就將棄家事長蘆慈覺賾禪師祖弗許母曰此必宿世沙門願勿奪其志未幾慈覺沒大觀改元禮靈巖通照愿禪師祝髮登具依愿十年迷悶不能入謁圓悟於蔣山悟曰此法器也悟奉詔徙京師天寧師侍行靖康末謁草堂於疎山一語之及大法頓明紹興七年泉守寶文劉公彥修請居延福後四遷巨刹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有時作出水蛟龍萬里雲烟不斷有時作踞地師子百年妖怪潛蹤有時心法兩忘照體獨立有時照用同時主賓互用以拄杖畫曰延福門下總用不著且道延福尋常用箇甚麼卓拄杖喝一喝下座上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古劍髑髏前大海波濤沸退長蘆歸天台萬年觀音院忽示微疾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庵中主珍重觀世音泥虵吞石虎入龕趺坐而逝

介諶

按溫州府志介諶永嘉張氏子受具于崇德寺慧微師微持律苦刻嘗然身爲燈作佛事諶曰大丈夫當明佛祖意以光明照大千何區區于此辭往謁徑山常悟佛鑑慧懃晚依長靈守卓餘八載悉得其道性剛毅涖衆有古法時以諶鐵面稱之後禪寂於寺

咸靜

按五燈會元楚州勝因戲魚咸靜禪師本郡高氏子上堂遊徧天下當知寸步不曾移歷盡門庭家家竈底少烟不得所以肩笻峭履乘興而行掣鈎沉絲任性而住不爲故鄉田地好因緣熟處便爲家今日信手拈來從前幾會計較不離舊時科段一回舉著一回新明眼底底瞥地便回未悟者識取面目且道如何是本來面目良久曰前臺華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舉世尊在摩竭陀國爲衆說法是時將欲白夏乃謂阿難曰諸大弟子人天四衆我常說法不生敬仰我今入因沙臼室中坐夏九旬忽有人來問法之時汝代爲我說一切法不

生一切法不滅言訖掩室而坐師名衆曰釋迦老子初成佛道之時大都事不獲已纔方成箇保社便生退倦之心勝因當時若見將釘釘却室門教他一生無出身之路免得後代兒孫遞相倣效不見道若不傳法度衆生是不名爲報恩者擊拂子下座後晦處漣漪之天寧示微疾書偈曰弄罷影戲七十一載更問如何囘來別賽置筆而逝

普交

按五燈會元慶元府天童普交禪師郡之萬齡畢氏子幼穎悟未冠得度往南屏聽台教因爲檀越修懺摩有問曰公之所懺罪爲自懺耶爲他懺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師不能對遂改服遊方造泐潭足纔踵門潭卽呵之師擬問潭卽曳杖逐之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伱商量師擬進語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繩牀執師手曰汝會佛法耶師便喝復拓開潭大笑于是名聞四馳學者宗仰後歸桑梓畱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寺偶虛席郡僚命師開法恐其遯

預遣吏候于道故不得辭受請日上堂曰咄哉黃面老佛法付王臣林下無情客官差逼殺人莫有知心底爲我免得麽若無不免將錯就錯便下座師凡見僧來必叱曰榔栗未擔時爲汝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麽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柏樹子靈雲見桃華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麽閑唇吻與汝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逐之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座說偈脫然示寂偈曰寶杖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彌綸昨宵風動寒巖冷驚起泥牛耕白雲壽七十七臘五十八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八十二卷目錄

僧部列傳五十八

宋九

嗣宗　景深

智朋　知和

法因　景祥

處咸　士珪

法忠　道行

法順　佛心才
應端　道琛
祖明　正宗
東松　慧海
文通慧　可觀
德昇附慧溫　源公
文悟　世奇
明辯　天遊
彥充　淨元

道旻　曇戩
石頭和尚　道祖
自圓　顯嵩
慧珣　慧遠
祖鑑　濟顚
淨曇　惟定
元照　祖鏡
法具

神異典第一百八十二卷

僧部列傳五十八

宋九

嗣宗

按五燈會元明州雪竇聞庵嗣宗禪師徽州陳氏子幼業經圓具依妙湛慧禪師詰問次釋然契悟慧以麈尾拂付之後謁宏智蒙印可其道愈尊出住普照善權翠巖雪竇上堂人人有箇鼻孔唯有善權無鼻孔爲甚麼無二十年前被人掣落了也人人有兩箇

眼睛唯有善權無眼睛爲甚麼無被人木槵子換了也人人有箇髑髏唯有善權無髑髏爲甚麼無借人作屎杓子也遂召大衆曰鼻孔又無眼睛又無髑髏又無諸人還識善權麼若也不識是諸人埋沒善權其或未然更聽一頌澗底泥牛金貼面山頭石女著眞紅繫驢橛上生芝草不是雲靄香爐峰上堂翠巖不是不說秖爲無箇時節今朝快便難逢一句爲君剖決露柱本是木頭秤鎚秖是生鐵諸人若到諸方莫道山僧饒舌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沒却你鼻孔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穿著你眼睛曰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烏頭問如何是君師曰磨礱三尺劍待斬不平人曰如何是臣師曰白雲閒不徹流水太忙生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雲行雨施月皎星輝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菱花未照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團圞無少剩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徧界絕纖埃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翳鏃功前戲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十道不通耗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撒手無依全體現扁舟漁父宿蘆花曰如何是轉位就

功師曰半夜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曰如何是功位齊彰師曰出門不踏來時路滿目飛塵絕點埃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泥牛飲盡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師終於本山塔全身寺之西南隅

景深

按五燈會元興國軍智通大死翁景深禪師台州王氏子自幼不羣年十八依廣度院德芝披剃始謁淨慈象禪師一日聞象曰思而知慮而解皆鬼家活計典不自過遂往寶峰求入室峰曰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除元路不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自由分師聞頓領厥旨峰擊鼓告衆曰深得闡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大死翁建炎改元開法智通上堂來不入門去不出戶來去無痕如何提唱直得古路苔封羺羊絕迹蒼梧月鑠丹鳳不棲所以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若能如是去住無依無向背還委悉麼而今分散如雲鶴你我相忘觸處元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黑面老婆披白練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頭翁子著皂

衫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屎裏䵃筋斗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雪刃籠身不自傷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崐崙夜裏行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捉得烏龜喚作鼈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曰入山逢虎臥出谷鬼來牽曰何得干戈相待師曰三兩錢一斤麻絡與初歸住寶藏巖以事民其服壬申二月示微恙乃曰世緣盡矣三月十三爲衆小叅仍說偈曰不用剃頭何須澡浴一堆紅焰千足萬足雖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遂斂目而逝

智朋

按五燈會元衡州華藥智朋禪師四明黃氏子依寶峰有年無省因爲衆持鉢峰自題其像曰雨洗淡紅桃蕚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淸噫徐是何人至焦山枯木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師來師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年祇作境會師卽契悟乃曰元來恁麼地成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師應諾紹興初出

住華藥婺之天寧後遷淸涼上堂海風吹夢嶺猿啼月敢問諸人是何時節恁麼會得無影樹下任遨遊其或未然三條椽下直須打徹後退居明之瑞巖建康再以淸凉挽之明守亦勉其行師不從作偈送使者曰相煩專使入煙霞灰冷無湯不點茶寄語甬東賢太守難敎枯木再生花未幾而終

知和

按五燈會元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蘇臺玉峰張氏子兒時嘗習坐垂堂堂頹父母意其必死師瞑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遍謁泐潭潭見乃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伱喚甚麼作禪師驀領旨即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次謁衡嶽辯禪師辯尢器重元符間抵雪竇之中峰棲雲兩庵逾二十年嘗有偈曰竹筧二三升野水松窗七五片閑雲道人活計秖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僧至禮拜師曰近離甚處曰天童師曰太白峰高多少僧以手斫額作望勢師曰猶有

這箇在曰却請庵主道師却作斫額勢僧擬議師便打師初偕天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峰絕頂目視霄漢爲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籍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交爽盟至則師竟不接正言陳公以計誘師出山住二靈三十年間居無長物唯二虎侍其右一日威於人以偈遣之宣和七年四月十二日趺坐而逝正言陳公狀師行實及示疾異跡甚詳仍塑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

法因

按五燈會元平江府覺海法因庵主郡之嵎山朱氏子年二十四披緇服進具遊方至東林謁慧日日舉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日曰不是不是師忽有所契占偈曰巗上桃花開花從何處來靈雲纔一見囘首舞三臺日曰子所見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大法師承教居廬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叢林尊之建炎中盜起江左順流東歸邑人結庵命居緇白繼踵問道嘗謂衆曰汝等飽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干求也晚年放浪自若稱五松散人

景祥

按建昌府志景祥姓傅氏南城人永新令翼之子少警敏嗜學廣記有道人有琦者說法靈鷲祥往聽之乃悟削髮叅禮名師受戒後進明湘眞如法席心法益明不受人事者十餘年四方迎請之書踵至俱不受建炎亂避地天台不得已從閫帥大吉山之請行未越境爲范丞相挽留奏居浮山久之出其古衲并書付其法嗣法昇跏趺而逝得五色舍利目睛齒舌皆不壞及數珠存焉王彥章撰塔銘

處咸

按臨海縣志處咸姓王字應之邑人住崇善寺寺敝謀遷之邑令李庭芝夢神告曰五祖臺下龍頭九九和尚亟宜見之李未喻門人陳白曰五祖天台敎之第五祖師也昔居此山號五祖臺又指師九月九日生辰龍也其此僧之謂乎李悟趣爲興寺後住白蓮院歸寂前二日與衆別楊傑爲作頌

士珪

按五燈會元溫州龍翔竹庵士珪禪師成都史氏子

初依大慈宗雅心醉楞嚴逾五秋南遊謁諸尊宿始登龍門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師罔措眼至晚抵堂司師理前話眼曰閑言語師於言下大悟政和末出世和之天寧屢遷名剎紹興間奉詔開山鴈蕩能仁時眞歇居江心聞師至恐緣法未熟特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然歸敬未視篆其徒懼行規法深夜放火鞠爲瓦礫之墟師竟就樹縛屋陞座示衆云愛閑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鴈蕩山傑閣危樓渾不見谿邊茆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者麼喝一喝下座聽法檀施併力營建未幾復成寶坊次補江心上堂曰萬年一念一念萬年和衣泥裏輥洗脚上牀眠歷劫來事秖在如今大海波濤湧小人方寸深拈起拄杖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入頭須有出身一路始得大衆且作麼生是出身一路良久曰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不動天邊月卓拄杖下座上堂萬機不到眼見色

耳聞聲一句當堂頭戴天脚踏地你諸人秖知今日是五月初一殊不知金烏半夜忙忙去玉兎天明上海東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卽迷諸人向這裏立不得諸人向這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直須意不停元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旣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事久雨不晴咄上堂一葉落天下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一塵起大地收嘉州打大像陜府灌鐵牛明眼漢合作麼生良久日久旱簷頭雨橋流水不流卓拄杖下座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覔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師曰靈利衲僧秖消一箇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衲僧秖消一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

來意旨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伱問底是第二義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意旨如何師曰一度著蛇咬怕見斷井索問燕子深談實相善說法要此理如何師曰不及鴈銜蘆問如何是佛師曰華陽洞口石烏龜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金木水火土羅睺計都星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作賊人心虛曰國師三喚侍者又作麼生師曰打鼓弄猢猻鼓破猢猻走丙寅七月十八日召法屬長老宗範付後事次日沐浴聲鐘集衆就座泊然而逝荼毗日送者均獲舍利奉靈骨塔於鼓山

法忠

按五燈會元隆興府黃龍牧庵法忠禪師四明姚氏子十九試經得度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徧叅名宿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心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師即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

枯樹中絕食淸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不應師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每跨虎出遊儒釋望塵而拜住後上堂張公喫酒李公醉子細思量不思議李公醉醒問張公恰使張公無好氣無好氣不如歸家且打睡上堂今朝正月半有事爲君斷切忌兩眼睛被他燈火換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於毗耶釋迦掩室於摩竭大似掩耳偸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若向牧庵門下檢點將來秖得一橛千種言萬般說秖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向外邊覓曰如何是心師曰莫向外邊尋曰如何是道師曰莫向外邊討曰如何是禪師曰莫向外邊傳曰畢竟如何師曰靜處薩婆訶問大衆臨筵請師舉唱師豎起拂子僧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擊禪牀一下後示寂塔於香原洞

道行

按五燈會元衢州烏巨雪堂道行禪師處州葉氏子

依泗州普照英禪師得度去叅佛眼一日聞舉元沙築著脚指話遂大悟住後上堂會卽便會玉本無瑕若言不會確觜生華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拈華南明恁麼商確也是順風撒沙參上堂雲籠嶽頂百鳥無聲月隱寒潭龍珠自耀正當恁麼時直得石梁忽然大悟石洞頓爾心休虛空開口作證溪北石僧點頭諸人總在這裏瞌睡笑殺陝府鐵牛上堂佛說三乘十二分頓漸偏圓癡人面前不得說夢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癡人面前不得說夢臨濟三元雲門三句洞山五位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南明恁麼道還免得遭人檢責也無所以古人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還有和雪曲底麼若有喚來與老僧洗脚上堂通身是口說得一半通身是眼用得一橛用不到處說有餘說不到處用無盡所以道當用無說當說無用用說同時用說不同時諸人若也擬議西峰在伱脚底到國清衆請上堂句亦剗意亦剗絕毫絕氂處如山如嶽句亦到意亦到如山如嶽處絕毫絕氂忽若撥通一線意

句俱到俱不到俱剗俱不剗直得三句外絕牢籠六句外無標的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傾蓋同途不同轍相將攜手上高臺上堂舉趙州示衆云老僧除却二時齋粥是雜用心處師曰今朝六月旦行者擊鼓長老陞堂伱諸人總來這裏雜用心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驚人句門曰響師曰雲門答這僧話不得便休却鼓粥飯氣以當平生上堂黃梅雨麥秋寒恁麼會太無端時節因緣佛性義大都須是髑髏乾示衆舉璣和尚問僧禪以何爲義衆下語皆不契理僧請益璣璣代云以謗爲義師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也無談元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峰謗得親師示疾門弟子敎授汪公喬年至省候師以後事委之示以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註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服跏趺而逝闍維五色舍利煙所至處纍然齒舌不壞塔於寺之西

法順

按五燈會元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綿州文氏子依止佛眼聞普說舉傳大士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觀寶藏迅轉頓明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峰雲冉冉源無別派水泠泠遊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眼笑而可之住後上堂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卷回寒鴈一聲情念斷霜鐘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少賣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秖向他道却被伱道著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星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示衆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秖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樹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爲衆一似爲己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

塵解脫上堂鷄啼曉月狗吠枯椿只可默會難入思量看不見處動地放光說不到處天地元黃撫城尺六狀紙元來出在清江大衆分明話出人難見昨夜三更月到牕上堂風吹茆茨屋脊漏雨打闍黎眼睛濕恁麼分明却不知却來這裏低頭立因病示衆久病未嘗推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問隨緣對牕外黃鸝口更多只如七尺之軀甚處受病衆中具眼者試爲山僧指出病源衆下語皆不契師自摑掌一下作嘔吐聲又云好箇木枕子師律身清苦出入唯杖笠獨行後示寂闍維收舍利目睛齒舌數珠同靈骨塔於寺西

佛心才

按衡嶽志佛心才禪師福州姚氏子幼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灑掃次值印夜叅擲拄杖曰了卽毛端吞巨海始知天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

出閩造豫章見黃龍死心機不甚契乃參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時我見得甚分明秖是臨機吐不出若爲奈何靈源知師勤篤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竊觀鄰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剝剝是箇甚麼山拔刀作斫勢師忽欣然摑鄰案僧一掌揭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漏洩後靈源分座闡化於上封寺上堂達磨未來東土已前人人懷媚水之珠箇箇抱荆山之璞可謂壁立千仞及乎二祖禮却三拜之後一一南詢諸友北禮文殊好不丈夫或有一箇半箇不求諸聖不重諸聖不重已靈足虛置刃不妨慶快平生如今有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應端

按明高僧傳潭州法輪寺應端南昌徐氏子也生而眉宇豁如形儀莊肅幼厭塵穢少入空門依郡之化度寺善月度爲大僧謁眞淨文機不諧時靈源分座

雲居抑之源稍加痛劄端負己解妙入經論乃援引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經旨相表酬答靈源笑曰汝舉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端憤然欲去因辭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靈源見喜曰子方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爲汝累由是聲譽四馳道欽七衆政和末太師張司成虛百丈堅命開堂舉僧問大隋刦火洞然時這箇壞也不壞話遂曰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麻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閒事引得遊人不肯囘壞不壞隨不隨徒將閫見强鍼錐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道琛

按溫州府志道琛樂清彭氏賜號圓辨母夢紫氣縈身而生年十八具戒依天台息庵深悟妙旨不假筌蹄而言辯如流主廣濟遷廣慈建炎三年車駕幸永嘉有旨以林靈素故居爲資福院命師應詔山居無水鑿井得古甎有天康寺泉永不涸每堂厨不給則以法衣質於庫至夜衣即現光質家以爲異屢歸之紹興間主延慶行法華三昧感普賢放光每月建淨

土繫念會道俗恆至萬人二十三年冬方集衆忽異香滿院即索浴更衣諷安東行書偈而寂

祖明

按崇仁縣志祖明蜀人建炎初來住龍濟山匿名晦釆垢衣麤飯禪學甚透問難莫能窮時縣令葉夏卿與陳了翁楊龜山游雅不喜異教一與祖明語大器重之後趺坐焚化煙焰中墮五色舍利

正宗

按崇仁縣志正宗姓陳氏字季淵三十八都苦竹人出家龍興寺受業於宣化寺建炎間祝髮徧參諸方見佛鑑勤長蘆卓皆不契最後參考峰禪師遂大悟而不喜住持當路強之居池州梅山非所樂乾道初沐浴跏趺而逝閱世七十九工於詩有愚丘詩集

東松

按祁門縣志宋東松慧僧也岳武穆嘗提兵過僧與語若答響岳問何處響涓涓僧應接竹引清泉岳云春夏常如此僧應秋冬亦自然岳心奇僧先是僧取芋爲土級砌壁塗之不使人知及岳過請得犒三軍

挖壁間芋作羹僅給岳益奇僧及進岳麪置醬麪底俟其索食乃曰攪動有醬語多隱岳心解之不能即從題壁間去後及禍悔不從東松僧言秦檜以爲僧嘗教岳使李吉殺僧僧先覺題詩急忙收拾舊袈裟鐘鼓樓臺莫管他袖拂白雲歸古洞杖挑明月到天涯可憐松頂新巢鶴猶憶籬邊舊種花好把犬貓隨帶去莫教流落野人家以佛像一軸置庵西橋復題壁李吉從東來我向西頭走不是佛力大幾乎作場醜乃遁入山吉見詩心尙欲追之及展佛像恍惚奪目始見爲一俄乃十吉乃錯愕讚僧慧力以還僧尋構庵道所尋亦坐化所置佛像橋爲千佛橋

慧海

按衢州府志慧海俗姓陳須江人住九江東林坐與岳侯飛善被逮宿逆旅中夜索筆作偈捕卒燭之已坐逝矣東林寺僧有夢之者趨視之則髮披肩爪甲寖長其顏如丹乃歸葬廬阜

文通慧

按指月錄文通慧者河南開封府白雲寺僧也其侍

師掌盥盆偶有市鮮者濯於盆文慧擊之遽殞因潛奔華州總持寺久之爲長老蓋二十年餘矣一日忽語其徒曰二十年前一段公案今日當了衆問故曰日午當自知之遂趺坐以俟時張浚統兵至關中一卒持弓矢至法堂瞪目視文將射之文笑曰老僧相待久矣卒曰素未相面今見而恚心不可遏卽欲相戕何耶文語以昔故卒遽說偈曰冤冤相報何時了劫劫相纏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往西天視之已立化矣文卽索筆書偈曰三十三年飄蕩做了幾番模樣誰知今日相逢却是在前魔障書畢泊然而化

可觀

按筆記可觀法師字宜翁華亭戚氏子一日聞舉唱曰般若寂寥忽有悟云如服一杯降氣湯魏鎮郡請主北禪適當九日上座云胷中一片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節賞歎有圓覺手鑑行菴錄

按松江府志可觀別號竹庵祝髮邑之寶雲寺年十

一進具戒得法於車溪卿法師曰語言文字皆糠粃耳紹興間主當湖德藏一室蕭然嘗曰松風山月此我無盡衣鉢徑山大慧來訪對語終日歎曰敎海老龍也乾道七年丞相魏杞出鎭姑蘇請主北禪淳熙七年皇子魏王牧四明聘主延慶寺㡬二載復歸當湖竹庵淳熙九年無疾而逝壽九十一茶毗火盡舌根不壞煙所到處舍利無算塔於德藏西北隅所著楞嚴補著等書若干卷行於世又嘗自讚畫像今存寶雲寺後塔爲築城所毀知縣謝艮弼夢一紫衣老僧謂曰我竹庵和尚也以塔累公旦日尋訪果得塔因爲繕治復立石表之

德昇（附慧溫）

按明高僧傳南康軍雲居寺德昇號頑庵漢州何氏子也幼溺塵滓稍長夢醒二十得度遊心講席三學四衆以義虎推焉忽以支解自嫌翻然易轍更衣頂笠謁文殊道和尚懇示佛法省要之旨道說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挂箇風流袋昇將擬對道叱曰莫錯於是退叅

三年方領前旨入閩鼓山禮覲竹庵問國師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竹庵應聲曰閉言語言下頓悟後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昇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釋慧溫號蘿庵產於福州鄭氏與昇同依竹庵於東禾菴因竹庵謝事自以習次尚未灑然又謁高庵悟南華昺草堂清諸耆宿皆蒙賞音會竹庵遷閩乾元溫復歸省庵曰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囚長智道將一句來溫釋然悟入呈偈曰撥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呵風昨夜前村猛虎咬殺南山大蟲竹庵肯之後住通州狼山與昇共樹竹庵赤幟爲一方良導也

源公

按武昌府志源公祖師不知何許人也宋紹興中結庵於天台山修行有成年八十趺坐而化本山太平院其道場也

文悟

按吉安府志文悟泰和人姓劉氏自幼不茹葷比長爲念佛善友時靑原信道風鼎盛遠近奔湊師因落髮師事之一日入信堂舉拂子示之曰喚作拂子卽

觸不喚作佛子卽背師曰和尚作槪信笑而許之自是遂通眞趣暨信順寂乃遊衡嶽遍歷禪會復還靑原遂住吉水南岡旣明教典頗通儒書善於接引至者隨其根器大小皆加誨誘遐邇從之住山六年去之巘山得源庵坐定良久乃索紙筆書四頌以辭永豐吉水泰和三邑道友時紹興四年闍維之得舍利極多舌根與齒不壞叩之作銅鐵聲熟視耿耿有光其徒塔而藏之有語錄二卷行於世

世奇

按五燈會元世奇首座者成都人也徧依師席晚造龍門一日燕坐瞌睡間羣蛙忽鳴誤聽爲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師恍然詣方丈剖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睺羅師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蟆啼蝦蟆與版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益加參究洞臻元奧眼命分座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眼因以偈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回光不知

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後因說偈曰諸法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秪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衆罔措師喝一喝而終

明辯

按五燈會元安吉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本郡俞氏子幼事報本蘊禪師圓顱受具後謁諸名宿至西京少林聞僧舉佛眼以古詩發明罽賓王斬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師默有所契即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箇因何喚作拳師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住後上堂猛虎口邊拾得毒蛇頭上安排更不釘椿搖艣回頭別有生涯婆子被我勘破了大悲院裏有村齋上堂淨五眼湧金春色曉得五力吹落碧桃華唯證乃知難可測卓拄杖曰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上堂三祖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當時老僧若見便與一摑且道是憎邪是愛邪近

來經界稍嚴不許詭名挾佃解夏上堂十五日已前不得去少林隻履無藏處十五日已後不得住桂子天香和雨露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阿呵呵風流不在著衣多上堂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師曰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爲一片秋木骨海神欲護護不得一旦鰲頭忽擎出上堂華開壟上柳綻堤邊黃鸝調叔夜之琴芳草入謝公之句何必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非唯水上覓漚已是眼中著屑擘開胷曰汝等當觀吾紫磨金色之身今日則有明日則無大似無風起浪全不知羞且道今日事作麼生好箇迷逢達磨不知誰解承當僧問如何是佛師乃鳴指三下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橫身三界外獨脫萬機前曰秖如風穴道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作麼生師曰說這箇不唧嵧漢作麼曰嫩竹搖金風細細百華鋪地日遲遲師曰伱向甚麼處見風穴曰眼裏耳裏絕瀟灑師曰料掉無交涉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未過冬〻至莫道寒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未過夏〻至莫

道熱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三十年後不要錯舉問如何是佛師曰無柴猛燒火曰如何是法師曰貧做富裝裹曰如何是僧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曰如何是和尚栗棘蓬師曰不答此話曰爲甚麼不答師大笑曰吞不進吐不出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劒師曰古墓毒蛇頭戴角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曰虛空笑點頭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石人拍手笑呵呵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布袋裏豬頭曰四喝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鋸解秤鎚隨聲便喝佛眼忌拈香龍門和尚闌提潦倒不信佛法滅除禪道撥破毗盧向上關猫兒洗面自道好一炷沉香爐上然換手槌胷空懊惱遂搖手曰休懊惱以坐具搭肩上作女人拜曰莫怪下房媳婦觸忤大人好室中垂問曰猫兒爲甚麼愛捉老鼠又曰板鳴因甚麼狗吠師家風巖冷初機多憚之因贊達磨曰昇元閣前懡儸洛陽峰畔乖張皮髓傳成話靶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雪堂行一見

大稱賞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贊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是衲子奔湊臨終登座拈拄杖於左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八十種好無此好僧繇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藁又卓一下顧大衆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方丈儼然趺坐而逝火後收靈骨舍利藏所建之塔曰仙人山

天遊

按明高僧傳隆興府雲巖寺天遊自號典牛成都鄭氏子也幼業儒穎俊逸倫儕輩推重初試郡庠復試梓州二處皆與貢籍懼不敢承遂竄名出關適會王山谷西還見其風骨不凡談論超卓邀其同舟策往廬山削髮不易舊名首衆死心不契依湛堂準於泐潭一日湛堂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麽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峰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悟入出世於雲蓋遷靈巖說法大有湛堂之風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脚著地拽斷

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見之甚爲擊節因退雲巖過廬山而棲賢主者意不欲納乃故曰老老大大正是質庫中典牛耶師聞述偈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秖緣價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這一頭竟去庵於武寧匾曰典牛則終其身不出年半百歲而告寂焉徑山塗毒見時九十三矣

彥充

按五燈會元臨安府淨慈肯堂彥充禪師於潛盛氏子幼依明空院義堪爲師首叅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聞東林謂衆曰我此間別無元妙秖有木杓羹鐵釘飯任汝咬嚼師竊喜之直造謁陳所見解林曰據汝見處正坐在鑑覺中師疑不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默有所覺曰打草秖要蛇驚次日入室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啓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開口驀被攔胷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邪遂呈頌曰爲人須爲徹殺人須

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然之住後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上堂舉雪峰示衆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因甚把手拽不入師曰大小雪峰話作兩橛既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拽作麼上堂一向與麼去法堂前草深一丈一向與麼來脚下泥深三尺且道如何卽是三年逢一閏鷄向五更啼上堂舉乇庵先師道坐佛牀斫佛脚不敬東家孔夫子却向他鄉習禮樂師曰入泥入水卽不無先師爭奈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卓拄杖曰灼然有不回頭底淨慈向升子裏禮汝三拜上堂三世諸佛無中說有蔔蕩拾華針六代祖師有裏尋無猿猴探水月去此二途如何話會儂家不管興亡事盡日和雲占洞庭元庵受智者請引座曰南山有箇老魔王烱烱雙眸放電光口似血盆呵祖佛牙如劍樹罵諸方幾度業風吹不動吹得動雲黃山畔與嵩頭陀傅大士一火破落戶依舊孟八郎賺他無限癡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既是善知識爲甚賺人入鑊湯只向

他道非公境界後示寂塔於寺之南庵

淨元

按春渚紀聞錢塘楊村法輪寺淨元年三十通經祝髮即爲禪比丘遍參明目得法之後歸隱舊廬人不之異也政和癸巳海岸崩毀浸壞民居自仁和之白石至鹽官上管百有餘里朝廷遣道士鎮以鐵符及大築堤防且建神祠以禳禦之毀益不支至紹興癸丑師忽謂衆曰我釋迦文佛歷刼以來救護有情捐棄軀命初無少靳而吾何敢愛此微塵幻妄坐視衆苦而不救即起禪定振履經行視海毀最甚處至於蜀山從而觀者數百人而海風激濤噴湧山立師褰衣而前衆爭挽引且請偈言以示後來師笑曰萬法在心底須言句我不能世俗書姑從汝請耳即高舉曰我捨世間如夢衆人須我作頌頌即語言邊事了取自家眞夢又曰世間人心易了只爲人多不曉了即皎在目前未了千般學道頌畢擧手謝衆踴身沈海衆視驚呼至有涕流者謂葬魚腹矣移時風止海波如鏡遙見師端坐海面如有物拱戴者順流而來

直抵崩岸爭前挽拽而上視師衣履不濡也逮視岸側有數大鯉昂首久之沈波而去謂衆曰自此海毀無患也不旬日大風漲沙悉還故地蜀山之民深德之卽其地營庵居留事之至紹興乙卯四月八日忽集衆說偈告寂曰會得祖師眞妙訣無得無物又無說喝散烏雲千萬重一點靈心明皎潔咄安坐而化

道昺

按明高僧傳江州圓通寺道昺賜號圓機世人稱云古佛興化蔡氏子也母夢吞摩尼珠遂娠生五歲不履不言一日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遽趣合掌作禮稱南無佛見者大異之稍壯宦學大梁棄依景德寺德祥出家得度徧扣禪林皆得染指後親潙山喆禪師無所入謁泐潭乾公具陳所得潭不爲印可一日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話問之不契侍潭行次潭以杖架肩長噓曰會麼昺擬對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亦擬對潭便喝於是頓悟元旨便作拈花勢曰這回瞞昺上座不得也潭曰便道昺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卽禮三拜潭首肯印之後開法於

灌溪遷圓通以符道濟之記也學者如川赴海朝廷聞其道宰臣會請錫以命服賜圓機之號而尊寵之於是遐邇欽化少長咸被其法澤未詳厥終

曇戩

按溫州府志曇戩樂清湖上嶴王氏子得天台學研極元奧宗覺與反覆辯論不能屈戒律精嚴紹興間住上寶院四方衲子無不歸依圓寂之夕厲聲呼曰吾生平持戒今戒光不現是無佛法也已而戒光果現遂瞑

石頭和尚

按重慶府志石頭和尚號四祖師合州人自幼入景德寺爲僧有戒行因鑿石出火遂大悟作偈曰是石頭和尚咬嚼不入打破虛空露些子迹復回開州釣魚山建護國寺自甃石二十四片爲龕全身入門自掩端坐而逝有草庵歌其末曰老僧不知輪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

道祖

按五燈會元成都府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於郎

心卽佛語下發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爲衆入室餘二十許人師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僧無對師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貽愕亟以聞悟悟至召曰祖首座師張目眎之悟曰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頭竟爾趨寂

自圓

按明高僧傳南康軍雲居寺自圓號普雲綿州雍氏子也夙有靈根少能割愛卽欲梏如魚脫網入法苑似鳳棲梧十九試經得度祠牒染衣之後先探律宗作犯止持白圭艮璧淹流敎海五祀而後出關南下叅遊四衆咸推英俊徧扣尊宿始入龍門偶步廊廡覩壁間繪胡人之像忽爾有省至夕白於高庵庵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庵卽夾火示之曰我爲汝譯了也圓於言下大悟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户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岐栗棘蓬高庵遺侍佛眼眼曰吾道東矣

顯嵩

按重慶府志宋顯嵩銅梁人姓李住巴川之宣密院餘三十年足跡不出紹興間集衆告以將逝作頌曰八十年中賞浩浩宏開肆貨摩尼寶也無一箇共商量不是山僧收鋪早端坐而逝

慧珣

按溫州府志慧珣號月堂永嘉陳氏出家祖印院謁南湖澄照至東掖見皎法遍叅名匠東還南湖依圓辯深悟圓頓紹興末出主法昌遷淨名普和嘗持鉢海岸遇盜正色訶之感悔而去淨名無衆每對海山爲鬼神講維摩經屢感神應乾道五年遷主南湖魏丞相杞就問世相常住之旨歎爲明曉淳熙六年冬示寂遺言分骨一祔新壟一塔祖原

慧遠

按明高僧傳臨安靈隱寺慧遠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從藥師院宗辯和尚薙染首詣大慈講肆夾叅靈巖徽禪師徽有所入會圓悟復領旨住聆覺遠投之値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因緣遠忽頓悟仆於衆衆掖之起乃曰吾夢覺矣自此機鋒峻

發無所抵捂出世初住皐亭山顯孝宋乾道六年十月十五日詔遷靈隱七年二月十五日召入選德殿賜坐孝宗問如何免得生死遠對曰不悟大道終不能免帝曰如何得悟遠曰本有之性究之無不悟者帝曰悟後如何遠曰悟後始知脫體現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帝首肯之帝又曰卽心卽佛如何遠曰目前無法陛下喚甚麽作心帝曰如何是心遠正身又手立曰只這是帝大悅八年秋八月七日召遠入東閣賜坐帝曰前日夢中忽聞鐘聲遂覺不知夢與覺是如何遠曰陛下問夢耶問覺耶若問覺而今正是寐語若問夢而夢覺無殊教誰分別夢卽是幻知幻卽離覺心不動故曰若能轉物卽同如來帝曰夢幻旣非鐘聲從甚處起遠曰從問處起帝又問曰前日在此閣坐忽思得不與萬法爲侶有箇見處遠曰願聞帝曰四海不爲多遠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又如何帝曰亦未曾欠闕遠曰纔涉思惟便成剩法正使如斷輪如閃電了無干涉何以故法無二故見無二見心無別心如天無二日帝悅賜佛海大師之號淳熙

二年乙未秋示衆說偈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鬧處莫出頭冷處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明年正月忽感微疾果於上元說偈云拗折秤鎚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鴉飛不度安坐而逝留七日顏色不異全身塔焉

祖鑒

按繼燈錄鼓山檜堂祖鑒禪師懷安徐氏子禮建康鐘山眞禪師薙度往依豁堂遠禪師服勤五載及歸閩叅乾元穎禪師始得大事了畢出世滁之瑯琊無何徙眞之北山復主資福示疾革侍者請偈師說偈曰平生患語多臨終更何說盡力舉似人紅爐一片雪遂寂

濟顚

按浙江通志濟顚名道濟台州李氏子初叅瞎堂知非凡器飲酒食肉有若風狂監寺至不能容堂云法門廣大豈不容一顚僧耶及遠公寂出居淨寺屢顯

神通年七十三端坐而逝

按天台縣志濟顛父李茂春高宗李駙馬之後隱於天台母王氏夢吞日光生師年甫十八親喪投杭州靈隱寺出家居淨慈逆行順行言行叵測有濟物利生神通感應事跡甚多蓋天台五百應眞之流也

淨曇

按五燈會元慶元府育王無竭淨曇禪師嘉禾人也晚歸錢塘之法慧一日上堂本自深山臥白雲偶然來此寄閒身莫來問我禪兼道我是喫飯屙尿人紹興丙寅夏辭朝貴歸付院事四衆擁聽揮扇久之書偈曰這漢從來沒縫罅五十六年成話欛今朝死去見閻王劍樹刀山得人怕打一圓相曰嗄一任諸方鑽龜打瓦收足而化火後舍利如霰門人持骨歸阿育王山建塔

惟定

按紹興府志惟定山陰人紹興中住景德寺講偈有野猿獻果於前一日謂其徒曰庭前桂樹花開我將逝矣其徒出視之桂花忽開五色急返入戶定端坐

瞑目矣龕留十四日顏面如生

元照

按天台縣志元照錢塘人姓唐字湛如號安忍子深明教律四方宗之少遊天台度石橋合掌誦經想方廣而度者三復達宴坐峰誦經失足殞墮如人扶之而免與蔣之奇楊傑諸人爲方外交劉燾作行業記

祖鏡

按五燈會元明州大梅法英祖鏡禪師本郡張氏子棄儒試經得度肄講延慶凡義學有困於宿德輒以詰師師縱辯之爲衆所敬忽曰名相迂曲豈吾所宗哉乃叅九峰峰見器之與語若久在叢席因痛劄之師領旨自爾得譽住後上堂三十六旬之始七十二候之初末後句則且置祇如當頭一句又作麼生道拈拄杖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吉急急如律令大衆山僧恁麼舉唱且道還有祖師意也無良久曰記得東村黑李四年年親寫在門前卓拄杖下座宣和初敕天下僧尼爲德士雖主法聚議無一言以囘上意師肄筆解老子詣進上覽謂近臣曰法英道德經解

言簡理詣於古未有宜賜入道藏流行仍就賜冠珮壇誥不知師意者往往以其爲佞訣明年秋詔復天下僧尼師獨無改志至紹興初晨起戴樺皮冠披鶴氅執象簡穿朱履使擊鼓集衆陞座名大衆曰蘭芳春谷菊秋籬物必榮枯各有時昔毀僧尼專奉道後平道佞復僧尼且道僧尼形相作麼生復取冠示衆曰吾頂從來似月圓雖冠其髮不成仙今朝拋下無遮障放出神光透碧天擲之於地隨易僧服提鶴氅曰如來昔日貿皮衣數載慚將鶴氅披還我丈夫調御服須知此物不相宜擲之舉象簡曰爲嫌禪板太無端豈料遭他象簡瞞今日因何忽放下普天致仕老仙官擲之提朱履曰達磨攜將一隻歸兒孫從此赤脚走借他朱履代麻鞋休道時難事掣肘化鵬未遇不如鵰畫虎不成反類狗擲之橫拄杖曰今朝拄杖化爲龍分破華山千萬重復倚肩曰珍重佛心眞聖主好將堯德振吾宗擲下拄杖歛目而逝

法具

按天台縣志僧法具字圓復紹興中居華頂峰葉夢

得蘇庠韓駒呂本中王銍宋敦儒皆與之倡酬有化庵集行世

三一七〇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八十三卷目錄

僧部列傳五十九

宋十

法寧　蘊能

祖覺　辦和尚

宗印　宗顯

法常　智策

元易　淸了

正覺
守璋
惟尚
普覺
心道
端裕
婁和尚
慶預
德朋
普潤
紹隆
悟本
景元
彌光

神異典第一百八十三卷

僧部列傳五十九

宋十

法寧

按明高僧傳華亭昭慶寺法寧因住沂州馬嵴山故號馬嵴山東密州莒縣李氏子也初依沂州天寧妙空明和尚得度參侍既久盡得雲門宗旨出世住沂之淨居寺大弘雪竇之道紹興間抵華亭青龍鎮察判章袞母高氏夢天神告曰古佛來也翼日師至迎

之止錢氏園乃建精舍掘地得鐵磬斷碑佛像之應於是華亭令柳約奏所建刹賜額曰淨居因省明公于明州雪竇時郡守莫將請主吉祥哲宗元符佘山有精舍曰靈峰部符改曰昭慶禪院右丞朱諤請師爲開山第一代無何還明州廣慧復返昭慶紹興二十六年丙子正月八日沐浴端坐說法辭衆而寂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九塔全身於寺之東隅

蘊能

按五燈會元眉州中巖慧目蘊能禪師本郡呂氏子年二十二於村落一富室爲校書偶遊山寺見禪冊閱之似有得卽裂冠圓具一鉢遊方首叅寶勝澄甫禪師所趣頗異至荊湖謁永安喜眞如喆德山繪造詣潙高迨抵大潙潙問上座桑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何在師曰爪牙已具曰還會轉身麼師提坐具繞禪牀一帀潙曰不是這箇道理師趨出一日潙爲衆入室問僧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僧豎起拳潙曰菜刀子僧曰爭奈受用不盡潙喝出次問

師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師亦豎起拳潙曰也秖是菜刀子師曰殺得人卽休遂近前攔胷築之潙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後還蜀庵於舊址應四衆之請出住報恩上堂龍濟道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秖要今日了師曰旣無迷悟了箇甚麼咄上堂舉雪峰一日普請搬柴中路見一僧遂擲下一段柴曰一大藏教秖說這箇後來眞如喆道一大藏教不說這箇據此二尊宿說話是同是別山僧則不然豎起拂子曰提起則如是我聞放下則信受奉行室中問崇眞氈頭如何是你空刧已前父母眞領悟曰和尚且低聲遂獻投機頌曰萬年倉裏曾饑饉大海中住儘長渴當初尋時尋不見如今避時避不得師爲印可一日與黃提刑奕棊次黃問數局之中無一局同千著萬著則故是如何是那一著師提起棊子示之黃佇思師曰不見道從前十九路迷殺幾多人師住持三十餘載凡說法不許錄其語臨終書偈趺坐而化闍維時暴風忽起煙所至處皆雨舍利道俗斷其地皆得之心舌不壞塔於本山

祖覺

按明高僧傳眉州中巖寺祖覺別號癡庵嘉州楊氏子也聰穎夙發獨嗜佛乘精究賢首宗旨盡得其奧後奉旨出住眉州之中巖四方學者雲委川騖而至日於開堂弗倦誨示汲引後學曲盡慈悲清凉一宗至師可爲鼎盛矣而於拈椎之外古今書史諸子典謨無不該研一覽成誦嘗修北宋僧史併華嚴集解金剛經註水陸齋儀等行世

辨和尚

按青州府志辨和尚嘗創普照寺世稱青州辨和尚禪教盛行北方二百餘年燕秦齊晉之間入是宗者皆其後學有青州百問一卷皆覺和尚及林泉老人問答頌偈也

宗印

按五燈會元懷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上堂古者道識得凳子周帀有餘又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山僧總不恁麼識得凳子是甚麼閑家具一日普說罷師曰諸子未要散去更聽一頌乃曰四十九年一場

熱轟八十七春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般作夢歸去來兮梅梢雪重言訖下座倚杖而逝

宗顯

按五燈會元成都府信相宗顯正覺禪師潼川王氏子少爲進士有聲嘗晝擲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見水泠然盈室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得度具滿分戒後隨衆咨參覺一日問師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覺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師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南遊至京師歷淮淛晚見五祖演和尚於海會出問未知關棙子難過趙州橋趙州橋即不問如何是關棙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云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秖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圓悟爲侍者師以白雲關意叩之悟曰你但直下會取師笑曰我不是不會秖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明日祖往舒城師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問

師記得會在郡裏相見來師曰全火祇侯祖顧悟曰這漢饒舌自是機緣相契遊廬阜回師以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所得之語告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云我曾問遠和尚遠曰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久祖鍾愛之後辭西歸爲小叅復以頌送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時覺尚無恙師再侍之名聲藹著遂出住長松遷保福信相僧問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出這圈䙡不得如何是這圈䙡師曰井欄脣上堂舉仰山問中邑如何是佛性義邑曰我與伱說箇譬喻汝便會也譬如一室有六窻內有一獮猴外有一獮猴從東邊喚狌狌獮猴卽應如是六窻俱喚俱應仰乃禮拜適蒙和尚指示某有箇疑處邑曰伱有甚麼疑仰曰秖如內獮猴睡時外獮猴欲與相見又作麼生邑下禪牀執仰山手曰狌狌與伱相見了師曰諸人要見二老麼我也與伱說箇譬喻中邑大似箇金師仰山將一塊金來使金師酬價金師亦盡價相酬臨成交易賣金

底更有貼秤金師雖然暗喜心中未免偷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贓便下座

法常

按五燈會元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開封人也丞相薛居正之裔宣和七年依長沙益陽華嚴元軾下髮偏依叢林於首楞嚴經深入義海自湖湘至萬年謁雪巢機契命掌牋翰後首衆報恩室中惟一矮榻餘無長物庚子九月中語寺僧曰一月後不復留此十月二十一往方丈謁飯將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而逝詞曰此事楞嚴常露布梅華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甌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

智策

按五燈會元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天台陳氏子幼依護國僧楚光落髮十九造國清謁寂室光灑然有省次謁大圓於明之萬壽圓問曰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師曰卽今亦不少曰因甚

在汝脚跟下師曰當面錯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師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實師領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來師曰雲居聞版聲來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厮罵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住後上堂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

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奈拈鎚舐指若是塗毒即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華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鍼後一任風吹滿袖香師將示寂陞座別衆囑門人以文祭之師危坐傾聽至尚饗爲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四大既分飛煙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俄頃泊然而逝塔全身於東岡之麓

元易

按五燈會元襄州石門元易禪師潼川稅氏子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衆秖如聞見覺知未嘗有問作麼生說箇心空底道理莫是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爲之心空邪錯莫是忘機息慮萬法俱捐銷能所以入元宗泯性相而歸法界爲之心空邪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未審畢竟作麼生還會麼良久曰若實無爲無不爲天堂地獄長相隨三尺杖子攪黃河八臂那吒冷眼窺無限魚龍盡奔走捉得循河三脚龜脫取殼鐵錐錐吉凶之兆便分輝借問東村白頭老吉凶未兆若何爲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復秋白日騰騰隨分過更嫌何處不風流咄上堂皓月當空澄潭無影紫微轉處夕陽輝彩鳳歸時天欲曉碧霄雲外石筍橫空綠水波中泥牛駕浪懷胎玉兎曉過西岑抱子金鷄夜棲東嶺於斯明得始知夜明簾外別是家風空王殿中聖凡絕跡且道作麼生是夜明簾外事還委悉麼正值秋風來入戶一聲砧杵落誰家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精靈皺眉曰磨後如

何師曰波斯彈指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好事不出門紹興丁丑七月二十五日坐寂火後收舍利塔於學射山

清了

按五燈會元眞州長蘆眞歇清了禪師左綿雍氏子襁褓入寺見佛喜動眉睫咸異之年十八試法華得度往成都大慈習經論領大意出蜀至沔漢扣丹霞之室霞問如何是空刼已前自己師擬對霞曰你閙在且去一日登鉢盂峰豁然契悟徑歸侍立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翼日霞上堂曰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祖師元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前曰今日陞座更瞞某不得也霞曰你試舉我今日陞座看師良久霞曰將謂你瞥地師便出後遊五臺之京師浮汴直抵長蘆謁祖照一語契投命爲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照稱疾退閑命師繼席學者如歸建炎末游四明主補陀台之天封閩之雪峰詔住育王徙溫州龍翔杭之徑山慈寧皇太后命開山皐寧崇先上堂我於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覓箇開口處

不可得如今還有恁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銜鐵負鞍各自著便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款曲賣弄爭奈未出母胎已被人覷破且道覷破箇甚麼瞞雪峰不得上堂上孤峰頂過獨木橋驀直恁麼行猶是時人脚高脚低處若見得徹不出戶身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趂凉般取一轉柴上堂道得第一句不被拄杖子瞞識得拄杖子猶是途路中事作麼生是到地頭一句上堂處處覓不得秖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一處良久曰賊身已露上堂口邊白醭去始得入門遍身紅爛去方知有門裏事更須知有不出門底乃曰喚甚麼作門僧問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還端的也無師大笑曰我却疑著曰和尚爲甚麼却疑著師曰野花香滿路幽鳥不知春問不落風彩還許轉身也無師曰石人行處不同功曰向上事作麼生師曰妙在一漚前豈容千聖眼僧禮拜師曰秖恐不甚麼師一日入廚看煑麪次忽桶底脫衆皆失聲曰可惜許師曰桶底脫自合歡喜因甚麼却煩惱僧曰和尚卽得師

曰灼然可惜許一桶麫問僧你死後燒作灰撒却了向甚麼處去僧便喝師曰好一喝秖是不得翻款僧又喝師曰公案未圓更喝始得僧無語師打曰這死漢上堂苔封古徑不墮虛凝霧鎖寒林肯彰風要鉤針穩密孰云漁父棲巢祗受承當自是平常快活還有具透關眼底麼良久曰直饒聞早便歸去爭似從來不出門上堂乍雨乍晴乍寒乍熱山僧底箇山僧自知諸人底箇諸人自說且道雪峰口除喫飯外要作甚麼問僧琉璃殿上玉女擸梭明甚麼邊事曰回互不當機師曰還有斷續也無曰古今不曾間師曰正當不會間時如何僧珍重便出上堂撼拄杖曰看看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雲門大師卽得雪峰則不然卓拄杖曰三千大千世界向甚麼處去還會麼不得重梅雨秧苗爭見青上堂幻化空身卽法身遂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不見隔岸野花香上堂還有不被元妙汙染底麼良久曰這一點傾四海水已是洗脫不下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白馬入蘆花上

堂窮微喪本體妙失宗一句截流淵元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光鋩玉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互雙明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相委良久曰雲蘿秀處青陰合巖樹高低翠鎖深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韞荊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麼時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曰歸根風墮葉照盡月潭空師終於皐寧崇先塔於寺西華桐塢諡悟空禪師

正覺

按五燈會元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隰州李氏子母夢五臺一僧解環與環其右臂乃孕遂齋戒及生右臂特起若環狀七歲日誦數千言祖寂父宗道久參佛陁遜禪師嘗指師謂其父曰此子道韻勝甚非塵埃中人苟出家必爲法器十一得度於淨明本宗十四具戒十八遊方訣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及至汝州香山成枯木一見深所器重一日聞僧誦蓮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省卽

詣丈室陳所悟山指臺上香合曰裏面是甚麼物師曰是甚麼心行山曰汝悟處又作麼生師以手畫一圓相呈之復抛向後山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師曰錯山曰別見人始得師應喏喏即造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刧已前自己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言下釋然遂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得伱且去霞領大洪師掌牋記後命首衆得法者已數人四年過圓通時眞歇初住長蘆遣僧邀至衆出迎見其衣鳥穿敝且易之眞歇俾侍者易以新履師却曰吾爲鞋來邪衆聞心服懇求說法居第一座六年出住泗州普照次補太平圓通能仁及長蘆天童屋廬湫隘師至創闢一新衲子爭集上堂黃閣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眞珠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得箇消息去夢回夜色依稀曉笑指家風爛熳春上堂心不能緣口不能議直饒退步荷擔切忌當頭觸諱風月寒清古渡頭夜船撥轉瑠璃地上

堂空刼有眞宗聲前問己躬赤窮新活計淸白舊家風的的三乘外寥寥一印中却來行異類萬派自朝東上堂今日是釋迦老子降誕之辰長蘆不解說禪與諸人畫箇樣子秖如在摩耶胎時作麼生以拂子畫此○相曰秖如以淸淨水浴金色身時又作麼生復畫此㊌相曰秖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天指地成道說法神通變化智慧辯才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靑道黃指東畫西入般涅槃時又作麼生乃畫此㊉相復曰若是具眼衲僧必也相許其或未然一一歷過始得上堂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白雲投壑盡靑嶂倚空高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鄽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曰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乃曰句裏明宗則易宗中辨句則難良久曰還會麼凍鷄未報家林曉隱隱行人過雪山僧問一絲不著時如何師曰合同船子並頭行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快刀快斧斫不入問布袋頭開時如何師曰一任塡溝塞壑問淸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文彩未痕初

消息難傳際曰一步密移元路轉通身放下劫壺空師曰誕生就父時合體無遺照曰理既如是事作麼生師曰歷歷纔回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曰恁麼則塵塵皆現本來身去也師曰透一切色超一切心曰如理如事又作麼生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衫師曰木人嶺上歌石女溪邊舞上堂諸禪德吞盡三世佛底人爲甚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人爲甚麼合眼不得許多病痛與你一時拈却且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還會麼擘開華嶽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師住持以來受無貪而施無厭歲艱食竭已有及贍衆之餘賴全活者數萬日常過午不食紹興丁丑九月謁郡僚及檀度次謁越帥趙公令詡與之言別十月七日還山翼日辰巳間沐浴更衣端坐告衆顧侍僧索筆作書遺育王大慧禪師請主後事仍書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龕留七日顏貌如生奉全軀塔於東谷謚宏智塔名妙光

慶預

按五燈會元隨州大洪慧照慶預禪師上堂進一步踐他國王水草退一步踏他祖父田園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蕭騷晚籟松釵短游漾春風柳線長上堂舉船子囑夾山曰直須藏身處無蹤跡無蹤跡處莫藏身吾在藥山三十年秖明此事今時人爲甚麼却造次丹山無彩鳳寶殿不畱冠有時憨有時癡非我途中爭得知

按安陸府志慶預京山人師道楷於大洪山靖康間盜起預日謹禪誦以定衆志若是者數年所活萬人紹興中下盧阜入八閩閉關雪峰十年忽微笑書偈而逝

守璋

按浙江通志守璋王氏子七歲以試經度爲僧戒行精潔尤工於詩號文惠禪師所著有柿園集一刻松園集行世

德朋

按浙江通志德朋鹽官顧氏子守璋弟子也紹興十八年入徑山禮眞歇了禪師夜宿山下眞歇夢雙月

入寺詰朝白衆頃之朋至相與問答機鋒峻密因以杵通竹節有聲豁然開悟世號竹筒和尚有語錄若干卷

惟尚

按浙江通志惟尚鹽官曹氏子謁尊宿五六十人前後印正而心不自欺輒舍去最後叅普照英再叅黃龍歷住壽聖薦福謝歸舊隱爐香瓶水泊如也紹興間示寂張子韶爲譔碑銘

普潤

按蘇州府志普潤叅南屏清辨得言下旨有注解金剛經心疏抄息陰集

普覺

按五燈會元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宣城奚氏子夙有英氣年十二入鄉校一日因與同窻戲以硯投之悞中先生帽償金而歸曰大丈夫讀世間書曷若究出世法卽詣東山慧雲院事慧齊年十七薙髮具毗尼偶閱古雲門錄恍若舊習往依廣教珵禪師棄遊四方從曹洞諸老宿既得其說去登寶峰

謁湛堂準禪師堂一見異之俾侍巾裓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所讓堂訶曰汝會未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爲所知障堂疾革囑師曰吾去後當見川勤必能盡子機用堂卒師趨謁無盡居士求堂塔銘無盡門庭高少許可與師一言相契下榻延之名師庵曰妙喜泊後再謁且囑令見圓悟師至天寧經半載悟數舉因緣詰之師酬對無滯俾掌記室未幾令分座室中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右丞相呂公舜奏賜紫衣佛日之號圓悟歸蜀師於雲居山後古雲門舊址創庵以居學者雲集久之入閩結茅於長樂洋嶼從之得法者十有三人又徙小溪雲門庵後應張丞相魏公浚徑山之命開堂日僧問人天普集選佛場開祖令當行如何舉唱師云鈍鳥逆風飛曰偏界且無尋覓處分明一點座中圓師曰人間無水不朝東復有僧競出師約住云假使大地盡末爲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

如是聲音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長老咳嗽一聲一時答了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刼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鬧熱門庭卽得正眼觀來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著況復勾章棘句展弄詞鋒非惟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氂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看他先聖恁麼告報如國來兵器豈得已而用之本分事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唱大似無夢說夢好肉剜瘡檢點將來合喫拄杖只今莫有下得毒手者麼若有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如無倒行此令去也驀拈拄杖云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卓拄杖喝一喝便下座道法之盛冠於一時衆二千餘皆諸方俊乂侍郎張公九成亦從之遊灑然契悟一日因議及朝政與師連禍紹興辛酉五月毀衣牒屏居衡

陽乃裒先德機語間與拈提離爲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凡十年移居梅陽又五年高宗皇帝特恩放還明年春復僧伽棃四方虛席以邀卒不就後奉朝命居育王逾年有旨改徑山道俗歆慕如初孝宗皇帝爲普安郡王時遣內都監入山謁師師作偈爲獻及在建邸復遣內知客詣山供五百應眞請師說法祝延聖壽親書妙喜庵三字并製贊寵寄之師年邁求解辛巳春得旨退居明月堂隆興改元一夕星殞於寺西流光赫然尋示微恙八月九日學徒問安師勉以弘道徐曰吾翼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奏又貽書辭紫巖居士侍僧了賢請偈復大書曰生也秖恁麼死也秖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熱大擲筆委然而逝平明有虵尺許腰首白色伏於龍王井欄如義服者乃龍王示現也四衆哀號皇帝聞而歎惜上製師眞贊曰生滅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丞相以次致祭者沓來門弟子塔全身於明月堂之側壽七十有五夏五十有八詔以明月堂爲妙喜庵諡曰普覺塔名寶光淳熙初賜其全錄八十卷隨大藏流

行

紹隆

按五燈會元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和之含山人也九歲謝親居佛慧院踰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荷包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歎曰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謦欬耳遂由寶峰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禪師次謁圓悟一日入室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尋俾掌藏教有問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哉悟曰瞌睡虎耳後歸邑住城西開聖建炎之擾乃結廬銅峰之下郡守李公光延居彰教次徙虎丘道大顯著因追繹白雲端和尚立祖堂故事乃曰爲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其像以奉安之上堂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壍直饒風吹不入水灑不著檢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

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劃一劃云劃斷古人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笑且道笑箇甚麽腦後見腮莫與往來上堂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辨不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聞覺知雖然如是也須踏著他向上關捩子始得所以道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斂念樓閣門開寸步不移百城俱到驀拈拄杖劃一劃云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上堂曰百鳥不來春又暄憑欄溢目水連天無心還似今宵月照見三千與大千上堂摩竭陁國親行此令拈拄杖卓一下曰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僧問爲國開堂一句作麽生道師曰一願皇帝萬壽二願重臣千秋曰秖如生佛未興時一著落在甚麽處師曰吾常於此切曰官不容鍼更借一問時如何師曰踞虎頭收虎尾曰中間事作麽生師曰草繩自縛漢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曰幾行巖下路少見白頭人問九旬禁足意旨如何師曰理長卽就曰秖如六根

不具底人還禁得也無師曰穿過鼻孔曰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師曰降將不斬曰恁麼則和尚放某甲逐便也師曰停囚長智問雪峰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一畒之地三蛇九鼠曰乞師再垂指示師曰海口難宣問如何是大道眞源師曰和泥合水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截斷草鞋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蛇頭生角問古人到這裏因甚麼不肯住師曰老僧也恁麼曰忽然一刀兩段時如何師曰平地神仙問萬機休罷千聖不攜時如何師曰未足觀光曰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獨坐大雄峰紹興丙辰示微疾而逝塔全軀於寺之西南隅

心道

按五燈會元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眉州徐氏子年三十得度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為至同舍詰之曰三界惟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摐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關周流江淮既抵舒之太平聞佛鑑禪師夜叅舉趙州柏樹子話至覺鐵觜云先師無此

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卽趨丈室擬叙所悟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甲鑑云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擉破窻紙鑑卽開門搊住云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箇柏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眞假鑑深然之每對客稱賞後命分座襄守請開法天寧未幾擢大別文殊上堂曰師子嚬呻象王哮吼雲門北斗裏藏身白雲因何喚作手三世諸佛不能知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作麽生是他知有底事雨打梨華蛺蝶飛風吹柳絮毛毬走上堂拈拄杖直上指曰恁麽時刺破憍尸迦脚跟卓一下曰恁麽時卓碎閻羅王頂骨乃指東畔曰恁麽時穿過東海鯉魚眼睛指西畔曰恁麽時塞却西王母鼻孔且道總不恁麽時如何今年雨水多各宜頻曬晾宣和改元下詔改僧爲德士上堂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爲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氅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

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卽今是甚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爲顯眞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既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羣仙聚會共酌迷仙酎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碁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秖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二年九月復僧上堂不挂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閑思想大底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於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鐃鈸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賴我皇帝陛下聖德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頒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削實謂寒灰再燄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頹綱迷仙酎變爲甘露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

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秖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衆舊時人是一箇是兩箇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狠籍吹盡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衆舉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師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賊鍾相叛其徒欲舉師南奔者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師曰速見殺以快汝心賊卽舉槊殘之血皆白乳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悟本

按五燈會元饒州薦福悟本禪師江州人也自江西雲門叅侍妙喜至泉南小谿於時英俊畢集受印可者多矣師私謂其棄己且欲發去妙喜知而語之曰汝但專意叅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吾已識也旣而有聞師入室者故謂師曰本侍者叅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箇不會師訴之曰這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好教你知由是益銳志以狗子無佛性話舉無字而提撕一夕將三鼓倚殿柱昏寐

間不覺無字出口吻忽爾頓悟後三日妙喜歸自郡城師趨丈室足纔越閫未及吐詞妙喜曰本鬍子這回方是徹頭也住後上堂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爲他秖會步步登高不會從空放下東家牽犂西家拽耙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爲他秖會從空放下不會步步登高山僧恁麼道還有過也無衆中莫有點檢得出者麼若點檢得出須彌南畔把手共行若點檢不出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上堂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視聽而雨華大衆這一隊不唧𠺕漢無端將祖父田園私地結契各據四至界分方圓長短一時花擘了也致令後代兒孫千載之下上無片瓦盖頭下無卓錐之地博山當時若見十字路頭掘箇無底深坑喚來一時埋却免見遞相鈍置何謂如此不見道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上堂乾闥婆王會奏樂山河大地皆作舞爭如跛脚老雲門解道臘月二十五博山今日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也要應箇時節驀拈拄杖橫按膝上作撫琴勢云還有聞絃賞音

者麼良久云直饒便作鳳凰鳴畢竟有誰知指法卓一下下座

端裕

按五燈會元慶元府育王山佛智端裕禪師吳越王之裔也六世祖守會稽因家焉師生而岐嶷眉目淵秀十七驅烏於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師忽有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祥皆以穎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鍾阜一日悟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卽今是滅不滅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頓去所滯侍悟居天寧命掌記室尋分座道聲藹著京西憲請開法丹霞次遷虎丘徑山謝事徇平江道俗之請庵於西華閱數稔勅居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閩中元沙壽山西禪復被旨補靈隱慈寧皇太后幸韋王第名師演法賜金襴袈裟乞歸西華舊隱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命上堂曰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

風生超越古今途轍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秪這箇何似生若喚作棒喝瞌睡未醒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上堂盡大地是沙門眼徧十方是自己光爲甚麼東弗于逮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贍部洲點燈北鬱單越暗坐直饒向箇裏道得十全猶是光影裏活計撼拂子曰百雜碎了也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擲下拂子曰忝上堂動則影現覺則氷生直饒不動不覺猶是秦時輹轢鑽到這裏便須千差密照萬戸俱開毫端撥轉機輪命脈不沈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動若星飛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用自在且道正恁麼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區分得出底麼鐵牛橫古路觸著骨毛寒上堂曰行時絕行跡說時無說蹤行說若到則垛生掐箭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漏行不迷方猶滯殼漏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啗啄不隨處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剎剎塵塵是要津上堂曰易塡巨壑難滿漏卮若有操持了無難易

拈却大地寬綽有餘放出纖毫礙塞無路忽若不拈不放向甚麼處履踐同誠共休戚飲水亦須肥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伱是田庫奴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相逢猶莽鹵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劍[illegible]爍愁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敲骨打髓師莅衆色必凜然寢食不背衆唱道無倦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舍利無計踰月不絕黃冠羅肇常平日問道於師適外歸獨無所獲道念勤切方與客食咀嚼間若有物吐哺則舍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闍維所聞香匳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分塔於鄮峯西華謚大悟禪師

景元

按五燈會元台州護國此庵景元禪師永嘉楠溪張氏子年十八依靈山希拱圓具後習台教三禩棄謁圓悟於鍾阜因僧讀死心小參語云既迷須得箇悟既悟須識箇迷迷中悟悟中迷迷悟雙忘却從無迷

悟處建立一切法師聞而疑即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徹繼而執侍機辯逸發圓悟目爲聱頭元侍者遂自題肖像付之曰生平只說聱頭禪撞著聱頭如鐵壁脫却羅籠截脚跟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刀刀奮金剛椎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爲渠儂併拈出圓悟歸蜀師還淛東鏟彩埋光不求聞達括蒼守耿延禧嘗問道於圓悟因閱其語錄至題肖像得師爲人乃致開法南明山遣使物色至台之報恩獲於衆寮迫其受命方丈古公乃靈源高第聞其提唱亦深駭異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八十翁翁嚼生鐵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即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須彌頂上浪飜空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是甚麼物師曰無孔鐵鎚曰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也師曰莫妄想問三世諸佛說不盡底句請師速道師曰眨上眉毛問昔年三平道場重興是日圓悟高提祖印始自師傳如何是臨濟宗師曰殺人活人不眨眼曰目前抽顧鑑領略者還稀如何是雲門宗師曰頂門三眼耀

乾坤曰未舉先知未言先見如何是潙仰宗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如何是法眼宗師曰箭鋒相直不相饒曰建化何妨行鳥道回途復妙顯家風如何是曹洞宗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曰向上還有路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路師曰黑漫漫地僧便喝師曰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上堂威音王已前這一隊漢錯七錯八威音王已後這一隊漢落二落三而今這一隊漢坐立儼然且道是錯七錯八落二落三還定當得出麼舉拂子曰吽吽浴佛上堂這釋迦老子初生下來便作箇笑具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後來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尚有人不肯放過却道讚祖須是雲門始得且道那裏是讚他處莫是一棒打殺處是麼且喜沒交涉今日南明乍此住持秖得放過若不放過盡大地人並皆乞命始得如今事不獲已且同大衆向佛殿上每人與他一杓何故豈不見道乍可違條不可越例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野牛鳴師子

吼張得眼開得口動南星蹉北斗大衆還知落處麼金剛揩下蹲神龜火裏走師退居西山耿龍學請就淨光陞座靈峯古禪師舉白雲見楊岐岐令舉茶陵悟道頌公案請師批判師乃曰諸禪德楊岐大笑眼觀東南意在西北白雲悟去聽事不眞喚鐘作甕檢點將來和楊岐老漢都在架子上將錯就錯若是南明卽不然我有明珠一顆切忌當頭蹉過雖然覿面相呈也須一鎚打破舉拂子曰還會麼棊逢敵手難藏行詩到重吟始見功師示疾請西堂應庵華禪師爲座元付囑院事示訓如常俄握拳而逝荼毗得五色舍利齒舌右拳無少損塔於寺東劉阮洞前壽五十三

婁和尚

按太平府志婁和尚失其名紹興間居城北永寧庵與鄉里夏叟善一日語夏曰吾明日當去有話相付夏默喻明日入城逢故人留飲至則坐化矣留偈曰有生有死尋常事無去無來誰不然我今去也何時節風在松梢月在天夏捧誦歎恨亦坐亡

彌光

按明高僧傳泉州敎忠寺彌光號晦庵閩中李氏子也生寡言笑聞僧貝梵則喜年十五依文慧禪師圓頂未窮海藏喜究羣書一日計曰剃髮染衣當期悟徹而醉心俗典耶遂首謁圓悟次叅黄檗祥高庵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値大慧寓廣因從之慧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光曰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卽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敎徧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曰某不肯他後頭下個註脚慧曰此正是以病去法光毅然無信可意慧曰汝但揣摩看光竟以爲不然經旬因記海印信公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光始無滯趨告慧舉道者見琅邪幷元沙未徹語詰之光對已慧大笑曰雖進一步秖不著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見處總如是也何益於事其楊岐正傳止三四人而已光慍而去翼日慧問汝還疑否曰無可疑者慧曰秖如古人相見未待開口已知虛實或聞其

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光悚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話慧過雲門庵光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癖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不得活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光疑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光曰裂破慧乃振威喝曰伱又說禪也光即大悟慧即撾鼓告衆曰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光亦呈偈曰一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自爾名喧宇宙道洽緇素出住敎忠瓣香爲妙喜拈出其爲知本也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八十四卷目錄

僧部列傳六十

宋十一

曇密　道顏

智才　守珣

鼎需　德光

曇華　法全

曉瑩　妙機

雲辨　安民
安永　子眞
中仁　袁覺
仰安　行機
自鏡　眞慈
師體　咸傑
致柔　覺阿
瑞仙　有權
唯禋　若訥
之善　慧暉

神異典第一百八十四卷

僧部列傳六十

宋十一

曇密

按五燈會元臨安府淨慈混源曇密禪師天台盧氏子依資福道榮出家十六圓具習台教棄叅大慧於徑山謁雪巢一此庵元入閩留東西禪無省發之泉南教忠俾悅衆解職歸前資偶舉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忠忠舉元沙未徹語詰之無滯忠曰

子方可見妙喜卽辭往梅陽服勤四載住後上堂諸佛出世打劫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莫有天然氣槪特達丈夫爲宗門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麼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爲三段上堂德山小參不答話千古叢林成話靶問話者三十棒慣能說訶說夯時有僧出的能破的德山便打風流儒雅某甲話也未問頭上著枷脚下著匣伱是那裏人一回相見一傷神新羅人把手笑欣欣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依前相厮誑混源今日恁麼批判責情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是罰具叅學眼者試辨看上堂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因緣師曰平地摝魚蝦遼天射飛鶚跛脚老雲門千錯與萬錯後示寂塔於本山

道顏

按明高僧傳江州東林寺道顏號卍菴潼川鮮于氏子也初叅圓悟但登堂未能造其元奧圓悟將還蜀以書遺大慧曰顏彩繪已特未點眼耳他日嗣後未可量也於是朝夕質疑於慧方大悟徹於是聲光遐

溢黑白咸感其化僧問如何是佛顏曰誌公和尚曰學人問佛何答誌公顏曰誌公不是閑和尚曰如何是法顏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曰是甚章句顏曰絕妙好辭曰如何是僧顏曰釣魚船上謝三郎曰何不直說顏曰元沙和尚顏凡所說法大槩簡易如此

智才

按五燈會元潭州龍牙智才禪師舒州施氏子早服勤於佛鑑法席而局務不辭難名已聞於叢林及遊方迫暮至黃龍適死心在三門問其所從來旣稱名則知爲舒州太平才莊主矣翼日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師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須更舉轢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師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師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頷下珠心便打初住嶽麓開堂日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掇師曰蘇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蘇嚕蘇嚕由是叢林呼爲才蘇嚕後遷龍牙因

欽宗皇帝登位衆官請上堂祝聖已就座拈拄杖卓一下曰朝奉疏中道本來奥境諸佛妙場適來拄杖子已爲諸人說了也於斯悟去理無不顯事無不周如或未然不免別通箇消息舜日重明四海清滿天和氣樂昇平延祥拄杖生歡喜擲地山呼萬歲聲擲拄杖下座上堂彈指一下曰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却三祇劫若也見得行得健即經行困即歇若也不會兩箇鸕鷀扛箇鼈上堂舉死心和尚小參曰若論此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聰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來主掌家業第二子兒頑狡猾貪婬嗜酒倒街臥巷破壞家業第三子盲聾瘖瘂菽麥不分事事不能秖會喫飯三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更有四句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將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師曰喚甚麼作四句三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與黃龍把手並行更無纖毫間隔如或未然不免借水獻華去也三人共體用非用四句同音空不空欲識三人并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師居龍牙十三載以清苦蒞衆衲子敬畏大師席公震遷住雲

溪經四稔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衆付寺事仍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尚無有甚虛空可覓其垂訓如常二十三日再集衆示問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華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衆皆下語不契師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言訖䀼然而逝火浴獲舍利五色併靈骨塔於寺之西北隅

守珣

按五燈會元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郡之施氏子叅廣鑑瑛禪師不契遂造太平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往見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曰莫道靈雲不疑如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鑑曰元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師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師拜起呈偈曰終日看

天不舉頭桃華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卽便休鑑屬令護持是夕厲聲謂衆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遂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推師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潭深魚聚悟曰見後如何師曰樹高招風悟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脚在縮脚裏悟大稱之鑑移蔣山命分座說法出住廬陵之禾山退藏故里道俗迎居天聖後徙何山及天寧上堂轆轢鑽住山斧佛祖出頭未輕與縱使醍醐滿世間你無寶器如何取呵呵呵神仙打鑼道吾作舞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大凡扶宗立敎須是其人你看他婆子雖是箇女人宛有丈夫作略二十年簁油費醬固是可知一日向百尺竿頭做箇失落直得用盡平生腕頭氣力自非箇俗漢知機洎乎巧盡拙出然雖如是諸人要會麼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上堂如來禪祖師道切忌將心外邊討從門所得卽非珍特地埋藏衣裏寶禪家流須及早撥動祖師關捩

抖擻多年布襖是非毀譽付之空豎闊橫長渾恰好君不見寒山老終日嬉嬉長年把掃人問其中事若何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叅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相逢不必問前程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一朝權祖令誰是出頭人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向上問將來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僧禮拜師曰珣上座三十年學得底師嘗謂衆曰兄弟如有省悟處不拘時節請來露箇消息雪夜有僧扣方丈門師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因甚威儀不具僧顧眎衣裓師逐出院每曰先師秖年五十九吾年五十六矣來日無多紹興甲寅解制退天寧之席謂雙槐居士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忌則吾時至矣乞還鄣南十月四日鄭公遣弟僧道如訊之師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蹉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同條死明早可爲我尋一隻小船子來如曰要長者

要高者師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鷄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遺偈師曰不會作得言訖而逝闍維舌根不壞郡人陳師顏以寶函藏其家門弟子奉靈骨塔於普應之側

鼎需

按明高僧傳福州西禪寺鼎需號懶庵郡之林氏子也幼業儒舉進士蒞政有聲年二十五因閱遺教經忽省曰幾爲儒冠誤也即欲舍俗母氏難以親迎在期需笑絕之曰夭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爲道侶遂依保壽樂公爲大僧徧叅名宿歸里結庵羌峰三年嘗以即心即佛話問學者時妙喜庵于洋嶼晦庵光在侍特以書招之曰此間庵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款如何需不答光以計邀至値妙喜爲衆入室需欲隨喜而已妙喜因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你作麼生需下語喜訴曰汝見解如此敢妄爲人師耶乃鳴鼓訐其爲邪解需淚交頤不敢仰視自默計曰我既爲所排而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此耶遂求入弟子之列一日妙喜問曰

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需擬開口喜拈竹篦劈脊連打三下需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喜又打一下需禮拜喜笑曰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印以偈曰頂門竪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趙州東壁掛葫蘆自此名喧叢席道被遐方此後開堂始稱具眼宗匠云

德光

按五燈會元慶元府育王佛照德光禪師臨江軍彭氏子志學之年依本郡東山光化寺吉禪師落髮一日入室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罔措遂致疑逼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昨日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和尚慈悲指示吉震威一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脚在拈棒劈脊打出師於是有省後謁月庵杲應庵華百丈震終不自肯適大慧領育王四海英材鱗集師亦與焉大慧室中問師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師擬對慧便棒師豁然大悟從前所得瓦解冰消初住台之光孝僧問浩

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中峰頂上塔心尖上堂臨濟三遭痛棒大愚言下知歸興化於大覺棒頭明得黃檗意旨若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若不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衆中商量盡道赤心片片恩大難酬總是識情卜度未出陰界且如臨濟悟去是得黃檗力是得大愚力若也見得許你頂門眼正肘後符靈其或未然鴻福更爲諸人通箇消息丈夫氣宇衝牛斗一踏鴻門兩扇開上堂七手八脚三頭兩面耳聽不聞眼覷不見苦樂逆順打成一片且道是甚麼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上堂聞聲悟道落二落三見色明心錯七錯八生機一路猶在半途且道透金剛圈吞栗棘蓬底是甚麼人披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師住靈隱日孝宗皇帝嘗詔問道留宿內觀堂奏對機緣備於本錄後示寂塔全身於鄮峰東庵

曇華

按五燈會元明州天童應庵曇華禪師蘄州江氏子生而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水南遂禪師染

指法味因徧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者至雲居禮圓悟禪師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彰教移虎丘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庵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諸巨刹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眞消息報道楊岐正脈通其歸重如此上堂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一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上堂德章老瞎禿從來沒滋味拈得口失却鼻三更二點唱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喝一喝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上堂臨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還覷得透也未直饒一咬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甚麼喫飯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傾盆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歡喜謂言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踊躍遂作詩一首舉似大衆蜻蜓許是好蜻蜓

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却兩邊翼恰似一枚大鐵釘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於本山

法全

按五燈會元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姑蘇陳氏子東齋川和尚爲落髮師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罔對一日聞僧舉五祖頌云趙州露刃劍忽大悟有偈曰鼓吹轟轟袒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住後上堂欲得現前莫存順逆卓拄杖云三祖大師變作馬面夜叉向東弗於逮西瞿耶尼南贍部洲北鬱單越却來山僧手裏首身元來只是一條黑漆拄杖還見麼直饒見得入地獄如箭射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汝等諸人箇箇頂天立地肩横楖栗到處行脚勘驗諸方更來這裏覓箇甚麼纔輕輕撥著便言天台普請南嶽遊山我且問伱還曾收得大食國裏寶刀麼卓拄杖曰切忌口銜羊角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天下無貧人曰見後如何師曰四海

無富漢乾道己丑七月二十五日將入寂衆求偈師瞪目下眎衆請益堅遂書無無二字棄筆而逝火後舍利五色塔於金斗峰

曉瑩

按明高僧傳江西羅湖曉瑩字仲溫未詳氏族歷叅叢席頓明大事四衆推重晚歸羅湖之上杜門却掃不與世接惟以生平之所見聞諸方尊宿提唱之語及友朋談說議論宗教之言或得於殘碑蠹簡有關典謨之說皆會萃成編曰羅湖野錄其所載者皆命世宗匠賢士大夫言行之粹美機鋒之勁捷酬酢之雄偉氣格之弘曠可以輔宗乘訓後學抑起人於至善是故閱者不忍釋手云

妙機

按仙居縣志妙機邑人陳姓母娠以異夢而誕師梵相奇古事雙林昌師郡倅章憑禮之問如何是妙曰點鐵成金問如何是機曰百發百中又有行機者號簡堂行尤潔人稱爲小機蓋以妙機爲大機也

雲辯

按五燈會元平江府南峯雲辯禪師本郡人依閩之瑞峯章得度旋里謁穹窿圓忽有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叩諸席後參圓悟值入室纔踵門悟曰看腳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我一句師曰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師飜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霸王到烏江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築壇拜將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萬里山河獲太平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當面蹉過曰眞箇作家師曰白日鬼迷人一日入城與道俗行至十郎巷有問巷在這裏十郎在甚處師奮臂曰隨我來

安民

按五燈會元建康府華藏密印安民禪師嘉定府朱氏子初講楞嚴於成都爲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師與勝禪師爲友因造焉聞悟小參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

彰挪裏是文彩已彰處師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師曰楞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辨見畢竟心在甚麼處師多呈藝解悟皆不肯師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元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彰師聞而有省遂求印證悟示以本色鉗鎚師則罔措一日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悟諾師曰尋常拈槌竪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卽菩提妙明眞心悟笑曰伱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伱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於言下釋然悟出蜀居夾山師罷講侍行悟爲衆夜叅舉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伱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柏樹子師卽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奈這漢何未幾令分座悟說偈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叅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三載翱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華叢裏現

優曇後謁佛鑑於蔣山鑑問佛果有不曾亂爲人說底句曾與伱說麼師曰合取狗口鑑震聲曰不是這箇道理師曰無人奪伱鹽茶袋叫作甚麼鑑曰佛果若不爲伱說我爲伱說師曰和尚疑時退院別叅去鑑呵呵大笑師未幾開法保寧遷華藏旋里領中峰上堂衆賣華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筭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藹中可笑古人恁麼道大似逃峰赴壑避溺投火爭如隨分到尺八五分钁頭邊討一箇半箇雖然如是保寧半箇也不要何故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冬至上堂舉玉泉皓和尚云雪雪片片不別下到臘月再從來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依前不歇凍殺餓殺免教胡說亂說師曰不是罵人亦非讚歎高出臨濟德山不似雲居羅漢且道玉泉意作麼生良久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師後示寂於本山闍維舍利頗賸細民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心舌亦不壞

安永

按明高僧傳福州鼓山安永號木庵閩縣吳氏子也永生具道質行止肅然身汨愛纏心懷遐舉弱冠薙髮高標物外聞有別傳之道乃謁懶庵禪師於雲門入室之際庵顧而問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永倐然契悟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永曰恁麼說話面皮厚多少木庵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揚下入處始得凡所說法簡明如此時有安分庵主少與永共隷業於安國後永偕依懶庵不契辭謁大慧於徑山行次錢塘江干仰瞻宮闕忽聞街司喝侍郎來忽大悟偈曰幾年箇事掛胷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竟回西禪懶庵迎之付以伽黎衣自爾不規所寓後庵居劍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

子眞

按溫州府志子眞永嘉人號閒林幼從節公學用志勤苦每於教義未安處與衆講究必得乃已或坐帷

中自問自答以爲精覈出主法明辯才異等老學畏服

中仁

按五燈會元臨安府中天竺幻堂中仁禪師洛陽人也少依東京奉先院出家宣和初賜牒於慶基殿落髮進具後往來三藏譯經所諦窮經論特於宗門未之信時圓悟居天寧凌晨謁之悟方爲衆入室師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卽同魔說速道速道師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墮一齒卽大悟留天寧由是師資契合請問無間後開法大覺遷中天竺次徙靈峰上堂九十春光已過半養華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流見得麼然雖如是且透聲透色一句作麼生道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華天上堂舉狗子無佛性話乃曰二八佳人刺繡遲紫荊華下囀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鍼不語時淳熙甲午四月八日孝宗皇帝詔入賜座說法帝舉不與萬法爲侶因緣俾拈提師拈罷頌曰秤鎚搦出油問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

上揚州癸亥中陞堂告衆而逝

袁覺

按五燈會元眉州象耳山袁覺禪師郡之袁氏子出家傳燈試經得度本名圓覺郡守填祠牒誤作袁字疑師慊然戲謂之曰一字名可乎師笑曰一字已多郡守異之既受具出蜀徧謁有道尊宿後往大溈依佛性頃之入室陳所見性曰汝忒煞遠在然知其爲法器俾充侍者掌賓客師每侍性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曰直待我竪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爲舍乃豁然制罷歸省性見首肯之圓悟再得旨住雲居師至彼以所得白悟悟呵云本是淨地屙屎作麼師所疑頓釋紹興丁巳眉之象耳虛席郡守謂此道場久爲蠢騃囊槖非名流勝士莫能起廢諸禪舉師應聘嘗語客曰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云惠崇煙雨蘆鴈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丹青此禪髓也又曰我敲牀竪拂時釋迦老子孔夫子都齊立在下

風有皐此語似佛海遠禪師遠曰此覺老語也我此間即不恁麼

仰安

按明高僧傳澧州靈巖寺仰安未詳何許人氏穎異超羣幼年舍俗旣圓顱頂慕最上乘精謹律儀耽遊講肆久而棄之遂入佛果勤公之室時大溈泰爲座元昕夕叩之頓領元旨後泰住持德山命安詣佛果通嗣法書果見問千里馳騁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安曰覿面相呈更無回互果曰此是德山底那個是上座底曰豈有第二人果曰背後底聻安即進書果笑稱作家次至僧堂前捧書問訊首座座曰元沙白紙此自何來安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座便喝安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安以書便打座擬議安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沈吟又打一下曰接時佛果佛眼同見果曰打我首座死了也眼曰官馬廝踢有甚憑據安曰說甚官馬廝踢正是龍象蹴踏也果喚安至前曰我五百人首座汝爲何打他安曰和尚也須喫一頓果顧佛眼吐舌眼曰未

在却問曰空手把鋤頭話意作麽生安鞠躬曰所供並是詣實眼笑曰元來是屋裏人又往五祖山通書於表自和尚自曰書裏說箇甚麽安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甚麽安曰當陽揮寶劍自喚曰近前來我這裏不識幾箇字安曰莫詐敗好自顧侍者曰是那裏僧曰曾在和尚會下去自曰怪得恁麽活頭安曰被和尚鈍置來自將書於香爐熏曰南無三曼多安近前彈指自便開書曰是聲播四方而不屈爲秦使命未幾出主靈巖衲子輻輳枯椎豎拂大有古人之風焉

行機

按五燈會元台州國清簡堂行機禪師本郡人姓楊氏風姿挺異才壓儒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法一晚見此庵密有契證出應莞山刀耕火種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偈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豈以住山樂吾事耶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然大悟平昔礙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有江州圓

通之命乃曰吾道將行卽欣然曳杖而去登座說法云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猫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上堂單明自己樂是苦因趣向宗乘地獄刼住五日一叅三八普說自揚家醜更若問理問事問心問性克由叵耐若是英靈漢窺藩不入據鼎不嘗便於未有生佛已前轉得身却於今時大官路上捷行闊步終不向老鼠窟草窠裏頭出頭沒若也根性陋劣要去有滋味處咬嚼遇著義學阿師遞相錮鏴直饒說得雲興雨現也是蝦蟇化龍下梢依舊喫泥喫土堪作甚麼上堂仲秋八月旦庭戶入新凉不露風骨句愁人知夜長上堂無隔宿恩可叅臨濟禪師有肯諾意難續楊岐派窮厮煎餓厮炒大海秖將折箸攪你死我活猛火然鐺煑佛喋恁麼作用方可撐門拄戶更說聲和響順形直影端驢年也未夢見僧問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峰云待汝出網來卽向汝道意旨如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持事繁又作麼生師曰前箭猶輕後

箭深曰秖如雪竇道可惜放過好與三十棒這棒一棒也較不得直是罕遇作家意又作麼生師曰陣敗說兵書曰這棒是三聖合喫雪峰合喫師以拂子擊禪牀曰這裏薦取示衆云衲僧拄杖子不用則已用則如鴆鳥落水魚鼈皆死正按傍提風颯颯地獨步大方殺活在我所以道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若一人拔關千人萬人得到安樂田地還知麼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示衆云觀色卽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卽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住涅槃不證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莫是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麼莫是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麼若恁麼總是髑髏前敲磕須知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麼生是過量用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羣消息少人知

自鏡

按增集續傳燈錄四明天童枯禪自鏡禪師俗姓高閩之長樂人謁木庵求水庵一或庵體最後見密庵

於靈隱機緣脗契久之開法隆興上籃遷建康旌忠撫州白楊福州太平西禪寶慶元年被旨陞靈隱移天童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良久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上堂一拽石二搬土夜半月輪正卓午老安曾牧溈山牛南泉不打鹽官鼓報君知莫莽鹵火裏鵖鷯吞却虎上堂擧僧到鶴林敲門林云是誰僧云行脚僧林云非但行脚僧佛來亦不著僧云既是佛來因甚不著林云無伱棲泊處師云若是天童有人敲門即大開門戶與伊入來當胷搊住云道道待伊擬開口劈胷與一拳若向這裏轉得身吐得氣便請明窓下安排

眞慈

按明高僧傳婺州智者寺眞慈號元庵潼川李氏子也總角即慕空寂好遊伽藍懇父母依成都之正法院圓頂受具足大小乘戒潔肅冰雪解慧日隆耽嗜貝文徧遊講肆聽圓覺修多羅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呈似諸座講

師無能識者歸舉受業師師以狗子無佛性話詰之慈曰百千公案無出此頌也師乃叱出因而南遊廬阜掛錫圓通時卍庵爲西堂爲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曰佛亦是塵慈聞豁然隨聲便喝以手指胷曰佛亦是塵復呈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卍庵頷之於是聲揚四表道洽殊途出主智者誨誘學者大屠龍之手焉

師體

按五燈會元鎮江府焦山或庵師體禪師台州羅氏子也上堂舉臨濟示衆四喝公案乃召衆曰這箇公案天下老宿拈掇甚多第恐皆未盡善焦山不免四稜著地與諸人分明注解一徧如何是踞地師子咄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咄如何是探竿影草咄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咄若也未會拄杖子與焦山吐露看卓一下曰笑裏有刀又卓一下曰毒蛇無眼又卓

一下曰忍俊不禁又卓一下曰出門是路更有一機舉話長老也理會不得上堂年年浴佛在今朝目擊迦維路不遙果是當時曾示現宜乎惡水驀頭澆上堂熱月須搖扇寒來旋著衣若言空過日大似不知時上堂道生一無角鐵牛眠少室一生二二祖父開田說大義二生三梁間紫燕語呢喃三生萬物男兒活計離窠窟多處添少處減大蟲怕吃生人膽有若無實若虛爭掩驪龍明月珠是則是秖如焦山坐斷諸方舌頭一句作麼生道肚無偏僻病不怕冷油齏拍禪牀下座僧問如何是卽心卽佛師曰鼎州出獰爭神曰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閩蜀同風曰如何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窮坑難滿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曰謝供養問我有沒絃琴久居在曠野不是不會彈未遇知音者知音既遇未審如何品弄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曰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意旨如何師曰和身倒和身擂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又作麼生師曰淚出痛腸曰眞金須是紅爐煅白玉還他妙手磨師曰添一點也難爲室中常舉苕帚

柄問學者曰依稀苕帚柄髣髴赤斑蛇衆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稀苕帚柄髣髴赤斑蛇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識爺淳熙己亥八月朔示微疾染翰別郡守會公逮夜半書偈辭衆曰鐵樹開華雄雞生卵七十二年搖籃繩斷擲筆示寂

咸傑

按五燈會元慶元府天童密庵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母夢廬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爲僧不憚遊行徧叅知識後謁應庵於衢之明果庵孤硬難入屢遭呵一日庵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答曰破沙盆庵頷之未幾辭回省親庵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踈跟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出世衢之烏巨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未幾詔住徑山靈隱晚居太白僧問虛空銷殞時如何師曰罪不重科上堂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關棙子有般漆桶輩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問如何是向上關棙子何異開眼尿

牀華藏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著雨寒無處曬眼今日普請布施大衆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上堂世尊不說說拗曲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啓告馬祖即心即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庵主貴買賤賣分文不直秖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河天月暈魚分子槲葉風微鹿養茸上堂卓拄杖曰迷時秖迷這箇復卓一下曰悟時秖悟這箇迷悟雙忘莫有向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底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曰三十年後上堂舉金峰和尚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峰云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峰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曰烏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這老漢忽若瞥地自然不墮聖凡窠臼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這箇公案叢林中少有拈提者傑上座裂破面皮不免納敗一上也要諸方檢點乃名大衆曰這婆子洞房深穩水泄不通偏向枯木上糝華寒巖中發

焰箇僧孤身迥迥慣入洪波等閒坐斷潑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子細檢點將來敲枷打鎖則不無二人若是佛法未夢見在烏巨與麼提持畢竟意歸何處良久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欄干上堂動絃別曲葉落知秋舉一明三目機銖兩如王秉劍殺活臨時猶是無風帀帀之波向上一路千聖把手共行合入泥犂地獄正當與麼時合作麼生江南兩浙春寒秋熱上堂盡乾坤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喚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淨倮倮赤洒洒不可把達磨一宗掃地而盡所以雲門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底時節大小雲門劍去久矣方乃刻舟後示寂塔於寺之中峯

致柔

按增集續傳燈錄太平府隱靜萬庵致柔禪師潮州陳氏子妙喜南遷道經於潮祖父暹延供無虛日其母黃氏夢一僧曰可供我遂懷妊及誕日父母誓不以世塵累年十歲投受和尚出家越九載得度謁鼓

山木庵永會庵陞堂云國師再來也師微笑有省又謁密庵於蔣山豁然契悟以母老歸寧郡將吏部朱公江請住城南廣法將終集衆囑曰予平生不畜長物只如常僧安寢堂二日足矣書偈端坐而化越三日寺燬衆悟遺言若有旨也壽七十臘五十二

覺阿

按五燈會元覺阿上人日本國滕氏子也十四得度受具習大小乘有聲二十九屬商者自中都回言禪宗之盛阿奮然拉法弟金慶航海而來袖香拜靈隱佛海禪師海問其來阿輒書而對復書曰我國無禪宗唯講五宗經論國主無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改元捨位出家名行眞年四十四王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載度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之某等仰服聖朝遠公禪師之名特詣丈室禮拜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海曰衆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曰無明因何而有海便打阿卽命海陞座決疑明年秋辭遊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大悟始知佛

海垂手旨趣旋靈隱述五偈叙所見辭佛海歸偈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方參徧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其一）掃盡葛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其二）妙處如何說向人倒地便起自分明驀然踏著故田地倒裹幞頭孤路行（其三）求眞滅妄元非妙即妄明眞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錐當陽抛下破木杓（其四）豎拳下喝少賣弄說是說非入泥水截斷千差休指注一聲歸笛囉囉哩（其五）海稱善書偈贈行歸本國住叡山寺泊通嗣法書海已入寂矣

瑞仙

按明高僧傳紹興慈氏院瑞仙會稽人幼纏塵網幾溺愛河年二十奮然去家會試經披剃精習大小律藏至戒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句忽自省曰戒者束身法耳胡自縛耶遂探究台教一日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處疑曰既不自又不他不共不無因畢竟從何而生也歎曰因緣生法雖照以空假三觀不過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

異體同十境十乘妙心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固非言詮所能及也遂更衣謁諸耆宿後登投子山見廣鑑禪師鑑問曰甚處來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麽生曰秦望山高鑑湖水闊鑑曰秦望山與自己是同是別曰梵語唐言鑑曰猶是業林抵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忽有省禮拜曰恩大難酬後開法於慈氏嘗問僧三箇橐駞兩隻脚日行萬里趂不著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伱等向甚處與仙上座相見一衆無能下語投其機者後終於本山

有權

按五燈會元常州華藏伊庵有權禪師臨安昌化祁氏子年十四得度十八歲禮佛智裕禪師於靈隱時無庵爲第一座室中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問之師久而有省答曰暗裏穿針耳中出氣庵可之遂密付心印嘗夜坐達旦行粥者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爲偈曰黑漆崐崘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華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嘗問心包

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撫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據此座呵佛罵祖去在師自是埋藏頭角益自韜晦遊歷湖湘江淛幾十年依應庵於歸宗叅大慧於徑山無庵住道場招師分座說法於是聲名隱然住後上堂今朝結却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滅處解髑身噴嚏也成師子吼栴檀林任馳驟剔起眉毛頂上生剜肉成瘡露家醜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皮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云觝瓶又僧問睦州如何是禪州云猛火著油煎又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云猢猻上樹尾連顛大衆道無橫徑立處孤危此三大老行聲前活路用刼外靈機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優劣一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人如孔明料敵若人辨白得可與佛祖齊肩雖然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這話作兩橛也適來道道無橫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却分許多優劣且作麼生祇對還委悉麼把手上山齊著力咽喉出氣自家知淳熙庚子秋示微疾留偈趺坐而逝荼毗齒舌不壞獲五色

舍利無數瘞於橫山之塔分骨歸葬萬年山寺

唯禮

按增集續傳燈錄吉州青原信庵唯禮禪師福之長樂李氏子年十有一而出閣依盱江禪悅蘭若廣公爲童子閱五白而獲僧服因廣以佛國白公五十三知識頌授諸摩那師侍其傍聞止住林有時要見十方佛無事閑觀一片心之句便得要領廣異其根性俾還閩謁鼓山佛心才公東禪月庵果公西禪嬾庵需公皆蒙嘉賞第聞禪狀元之譽未及一見以光之禪高於天下故有是稱時晦庵住龜山至彼纔朞月於夜榻摸索淨巾次恍然大徹黎明趨方丈通其所證呈偈曰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昨夜三更回頭一覷一段靈光本來獨露庵不覺解顏出嶺見顏萬庵於番陽薦福入室次相與酬酢甚捷顏厲聲曰這福州子被人教壞了也一衆駭愕時大慧居梅陽師往見慧問曰如何是佛師曰覿面相呈更無別法又曰如何保任對曰饑來喫飯困來打眠既而隨大慧北還住育王遷徑山慧一日問師曰許多人入室幾人道

得著幾人道不著師曰唯禮只管看慧忽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曰天寒且請和尚還袖慧遽打一竹篦曰且道是賞伱是罰伱師遂以頌發揮佛祖機緣十數則呈大慧其世尊初生曰撞出頭來早自錯那堪開口更稱尊當時若解深藏舌安得閒愁到子孫慧爲之擊節開法天台眞如遷報恩豫章上藍轉靑原所至山川改觀法席增盛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云移花兼蝶至僧云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麽生師云買石得雲饒上堂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師云雲門袖頭打領腋下剜襟不妨好手子細看來未免牽絲帶線或問報恩樹凋葉落時如何只向他道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上堂拈拄杖示衆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這箇是橫泉拄杖子那箇是一乘法卓一下云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紹熙三年壬子六月示疾十九日書偈云末後一句覿面分付擬議思量世諦流布遂跏趺而逝羅湖瑩仲溫狀其行

若訥

按明高僧傳臨安上天竺若訥奉旨住上天竺常領徒千人大弘三觀十乘五重六即之道其詞辯若瀉懸河實爲當世四依也南宋淳熙三年高宗幸上竺寺欲禮大士訥出迎高宗問曰朕於大士合拜不合拜訥對曰不拜則各自稱尊拜則遞相恭敬高宗欣然致拜又問歲修金光明懺其意爲何訥曰昔佛爲梵釋四王說金光明三昧囑其護國護人後世祖師立爲懺法令僧每於歲旦奉行其法爲國祈福此盛世之典也上說授訥右街僧錄賜錢卽修其道六年四月八日名訥領僧五十入內觀堂修護國金光明三昧賜齋罷訥登座說法上問曰佛法固妙安得如許經卷訥曰有本者如是高宗大悅進訥左街僧錄號曰慧光法師自是歲歲此日入內修舉佛事賜絹五十疋七年八月名訥入內賜齋說法稱旨恩寵隆渥加異

之善

按增集續傳燈錄杭州靈隱妙峰之善禪師劉氏子

世居彭城後徙吳與高曾大父父皆登膴仕師生紈綺中資性高潔年十三卽辭家祝髮受業德清齊政院其師教以經論一覽輒了大意乃徧叅諸大老時佛照唱道鄮山師往叅禮以風旛話悟旨蒙印可贈以偈曰今日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鐵起吾宗自是辯慧泉湧然不以此自足入匡廬妙高峰下面壁坐十年身隱而名彌彰學者尊之曰妙峰禪師出世於台之慧因鴻福萬年諸刹退皐亭劉寺者又十餘年大略如在妙峰時其徒推迫不已復領明之瑞嵒蘇之萬壽常之華藏晚至靈隱亦非所樂靈隱密邇於闕輪蹄湊集師掩戶若不聞一無所將迎公卿貴人或見之寒溫而已會天童虛席時鄭清之秉鈞軸謂非師莫宜居因勉師行師答曰老僧年踰耄矣尚夜行不休乎鄭公高之僧問如何是不入衆流句師曰烏龜鑽破壁僧云如何是妙體無私句師曰百疋馬中一個驢僧云如何是瞬目揚眉句師曰花雨喦前石點頭僧問如何是奇特事師云紫薇花下紫薇郎僧云學人不會師云二十年後上堂以拂子擊禪牀左

邊云這裏是鑊湯爐炭擊右邊云這裏是劒樹刀山前面是觀音勢至後面是文殊普賢中間一著還知落處麼又擊云毘婆尸佛早畱心直至如今不得妙上堂久叅高士眼空四海鼻孔遼天見也見得親說也說得親行也行得親用也用得親只是未識老僧拄杖子在何故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上堂談元說妙事如麻添得時人眼裏花赤骨律窮挨得入潑浪潑賴是生涯懸羊頭賣狗肉喫私酒臥官街笑倒籬根破草鞋上堂舉雲門普請搬柴次乃拋下柴瓣云一大藏教只說者箇師拈云雲門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師善誘其徒未嘗厲聲色然一經指授輙心融神化充然皆有得將示寂澡身趺坐書偈云來也如是去也如是來去一如淸風萬里遂逝實端平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壽八十四臘七十一塔靈隱之西岡鄭公銘其塔

慧暉

按五燈會元杭州淨慈自得慧暉禪師會稽張氏子幼依澄照道凝染削進具甫二十扣眞歇於長蘆微

有所證旋里謁宏智智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却歎回時鬢似霜詰之師曰其入離其出微自爾問答無滯智許爲室中眞子紹興丁巳開法補陀徙萬壽及吉祥雪竇淳熙三年勑補淨慈上堂朔風凜凜掃寒林葉落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船到岸六牕虛暎芥投針本現成莫他尋性地閑閑耀古今戸外凍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上堂釋迦老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回玉轉被人喚作拭不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指單傳面壁九年不立文字被人喚作壁觀婆羅門且道作麼生行履免被傍人指注去衲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上堂巢知風穴知雨甜者甜兮苦者苦不須計較作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到平常此是叢林飽叅句諸人還委悉麼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上堂谷之神樞之要裏許旁叅回途得妙雲雖動而常閒月雖晦而彌照

賓主交叅正偏兼到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昨夜三更星滿天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嵬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莫謂鯤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來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應無跡用無痕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石人衫子破大地沒人縫七年秋退歸雪竇十年仲冬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窆全身於明覺塔右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一七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八十五卷目錄

僧部列傳六十一

宋十二

居簡　道樞
慈照　守祥
戒闍黎（附周七娘）　猷道僧
祖先　大觀
寶印　妙義

永聰　太初
宗印　淨全
善珍　如淨
覺禪師　惟月
妙堪　從瑾
法祚　法慈
崇嶽　元智
師範　淨岳
文禮　坐化佛

道冲　道元
廣聞　祖欽
法薰　懷實
止疑　淨眞
妙倫　道源
謀禪師　何大士
魏四十　慧開
祖智　懷則
明瞻　了惠

神異典第一百八十五卷

僧部列傳六十一

宋十二

居簡

按增集續傳燈錄杭州淨慈北磵居簡禪師字敬叟潼川龍氏世業儒資質穎異幼見佛書必端坐默觀如宿習依邑之廣福院圓澄得度叅別峰塗毒於徑山沉默自究一日閱卍庵語有省遽往育王見佛照機契自是往來其門十五年一時社中耆碩忘年與

交走江西訪諸祖遺蹟瑩仲溫常掌大慧之記庵於羅湖纂所聞成書發揮祖道與師議論大奇之以大慧居洋嶼庵竹篦付之師巽焉久之出世台之般若遷報恩英衲爭附儒碩竹嵒錢公水心葉公莫不推重大叅眞西山時爲江東部使者虛東林命之以疾辭乃於飛來峯北礀掃一室居十年人不敢以字稱因以北礀稱之起應霅之銕佛西余常之顯慶碧雲蘇之慧日湖之道場奉旨遷淨慈所至道化大行垂老不倦槌拂結夏上堂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奧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本來無位次何用强安排上堂雲嵒二十年在藥山只明此事澄潭不許蒼龍蟠趙州除二時粥飯外不雜用心兎子何曾離得窟鑄成銕硯欲磨穿還他萬里功名骨上堂先佛照道棒頭撥著活衲僧正法眼藏增高價北礀則不然棒頭撥著活衲僧正法眼藏瓦解氷消且道與先佛照是同是別嘗頌楞嚴經六解一亡云六用無功信不通一時分付與春風篆煙一縷閒消盡百鳥不來花自紅闢一室以居名曰蕤室作賦

以自見趙節齋奏師補處靈隱師笑曰吾日迫矣乃舉天童癡絕沖淳祐丙午春示疾三月二十八日索紙書偈於紙尾復書四月一日珍重六字呼諸徒誡之曰時不待人以道自勵吾世緣餘兩日耳至期昧爽索浴浴罷若假寐然視之已逝矣壽八十三臘六十二葬全身於月堂昌禪師塔側遵治命也

道樞

按五燈會元臨安府靈隱懶庵道樞禪師吳興四安徐氏子初住何山次移華藏隆興初詔居靈隱孝宗皇帝名至內殿問禪道之要師答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勞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却物欲則業不能繫盡去沉掉之病自忘問答之意矧今補處見在佛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見耶上爲之首肯數四師示衆曰仙人張果老騎驢穿市過但聞蹄撥剌誰知是紙做後退居明教永安蘭若逍遙自適有偈題於壁曰雪裏梅華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於

永安

慈照

按蘇州府志僧慈照宗主子元號萬事休崑山茅氏子母柴氏夜夢一佛入門次旦生因名佛來母早亡投延祥寺出家習止觀禪法一日正定中聞鴉聲悟道嘗發誓大地人普覺妙道每以四字爲定名之宗教人專念彌陀同生淨土有彌陀節要法華心論證道歌風月集行世乾道二年三月於度城倪普建宅告諸徒曰吾化緣畢當行矣言訖合掌辭衆奄然示寂

守祥

按松江府志僧守祥號碧雲華亭人賦性孤介五戒嚴持宋隆興間先建功德司於合掌橋掌龍華會郡人莫初隆等懇請開山延壽四衆歸向創十六觀堂與衆同修淨業德風益盛遂成巨刹大宏天台教觀至今祖堂塑像諡號碧雲尊者云

戒闍棃（附周七娘）

按臨海縣志戒闍棃三江婁氏子母張氏夢月光入

懷覺而有孕生而能言曰善哉父母生我劬勞長度衆生爲世沃焦父母驚異祕而不言五歲自稱六和大師年十五辭父母出家往飛來峰見波利多甚奇之乃爲祝髮受具足戒因名善戒淳熙九年自溫州移住邑兜率寺郡守汪平父聞僧能食豬頭三個酒五斗遂營酒食請師至一食盡空其守妻竊見僧出入騰空左右鬼神環擁凡酒食非僧食但擲諸左右鬼神接去守大駭人皆以風僧目之一日拍手歌曰世人俱笑我我笑世間人如意摩尼見無人識本眞尋入寺合掌而逝邑人周七娘住邑三十里紫巖山下隨戒闍棃出家一日至街中與闍棃買蝦未給錢遂食盡主人索錢無償兩人一嘔蝦從地上活跳衆人奇之至今此地凡天雨即有蝦出後俱化身去或傳戒闍棃是文殊示現周七娘是普賢示現云

獃道僧

按蘇州府志宋獃道僧兵家子少有所遇不言姓氏何蓑衣舊與之友狎不知幾何時髠而髽曰似道似僧故名狀不慧言發奇中好遊蕩市間見人必求錢

得則隨與貧者他日或薦道僧上欲見之何挽呼不使去且曰是將捉汝縛汝監汝不容汝來矣道僧竟去見於內殿不拜所言不倫上容之使出入勿禁踰年歸見何何以杖訶逐至死訖不與接一談紹熙甲寅道僧入北內坐榻前曰今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璫咸笑顧曰爾滿身皆雪相與罔測至八月上厭代矣縞素如其言

祖先

按增集續傳燈錄夔州臥龍破庵祖先禪師族出蜀廣安王氏從羅漢院德祥出家聞緣老宿住昭覺往叅扣語契令奉圓悟香火一日從方丈前過緣問庵頭有人麼師云無人語未竟緣劈胷與一拳云你聻師忽有省出峽依澧州德山涓落髮尋受具徧叅諸方至蘇之萬壽值雪夜坐自念行脚十年矣尚不能徹去正悶悶間不覺鐘動趍後架舉頭見照堂二字疑情頓釋既而見水庵一於雙林水庵問師子尊者被罽賓斬却頭固是你道西天胡子爲什麼無鬚師云非雙林不舉此話水庵云今日撞著個作家師云

心不負人面無慙色水庵遂拓開師云𢬵破了也逮水庵謝事遂往見密庵於烏巨庵命師典客偶庵對旁僧舉不是風動不是旛動師聞豁然師悟次日庵遇師於衆寮前謂師曰總不得作伎倆你試露個消息看師應聲曰方丈裏有客庵呵呵大笑庵遷蔣山師侍行相從凡五載盡得旨要辭歸蜀庵以偈送之曰萬里南來川藞苴奔流度刃扣元關頂門戳瞎金剛眼去住還同珠走盤已而南至夔門尚書楊公輔以臥龍請居之辭去徧游於吳華藏遯庵演金山退庵奇靈隱笑庵悟徑山蒙庵聰皆分第一座命說法歷住常州薦福眞州靈嵒吳中秀峰穹窿楊和王請住湖州資福約齋居士張公請爲廣壽慧雲禪寺開山住持六坐道場皆王公鉅卿所請時甚榮之上堂舉古人道場岐乍住屋壁疎滿堂盡布雪眞珠縮却項暗嗟嘘翻憶古人樹下居師云楊岐鬭勝不鬭劣秀峰鬭劣不鬭勝秀峰乍住沒親疎個個盡懷滄海珠滿眼湖山看不足釋迦彌勒是他奴上堂舉密庵先師道有問冬來事京師出大黃貪他一粒米失却

半年糧秀峰不恁麼有問冬來事京師出大黃只圖一粒米却得半年糧或被知事道長老莫道百年糧只得半年不少也得只向他道但辦肯心必不相賺上堂舉東山和尚道如何是禪閻浮樹在海南邊近則不離方寸遠則十萬八千畢竟如何禪禪師云穹窿也有個道處如何是禪閻浮樹在海南邊撐天拄地拄地撐天巧說不得只要心傳畢竟如何禪禪上堂十五日已前明似鏡十五日已後黑如漆正當十五日又如何鶯遷喬木頻頻語蝶戀芳叢對對

飛師將終作書別所厚善書偈曰末後一句已成忉怛寫出人前千錯萬錯書訖端坐而逝實嘉定四年六月九日也師化時寓徑山遺囑棄骨山下主翁石橋收骨建塔於別峰塔之右俗壽七十六僧臘四十九

大觀

按增集續傳燈錄四明育王物初大觀禪師鄞縣橫溪陸氏蚤參北磵於淨慈悟旨典文翰聲稱藉甚晚住育王座下名緇蟻附上堂達磨正宗衲僧巴鼻充

塞虛空無處囘避堪笑迷流白日青天開却眼只管瞌睡更有黃面老人不識好惡入泥入水却道我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而爲我授記何異好肉剜瘡空花求蔕畢竟如何悉唎悉唎旣順世葬於寺之西庵

寶印

按五燈會元臨安府徑山別峰寶印禪師嘉州李氏子自幼通六經而厭俗務乃從德山淸素得度具戒後聽華嚴起信旣盡其說棄依密印於中峰一日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起滅師啓悟卽首肯會圓悟歸昭覺印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豎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後至徑山謁大慧慧問甚處來師曰西川慧曰未出劍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慧欣然掃室延之慧南遷師乃西還連主數剎後再出峽住保寧金山雪竇徑山開堂陞座曰世尊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憍陳如

比丘最初悟道後來眞淨禪師初住洞山拈云今日新豐洞裏秖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著左邊云還有最初悟道者麼若無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遂喝一喝下座若是印上座則不然今日向鳳凰山裏初無工夫轉四諦法輪亦無氣力轉拄杖子秖敎諸人行須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秖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秖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顢頇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蟲裏紙帽好笑又驚人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云銅沙鑼裏滿盛油師曰大小巖頭打失鼻孔忽有人問保寧浩浩塵中如何辨主秖對他道天寒不及卸帽上堂六月初一燒空赤日十字街頭雪深一尺掃除不暇曰避不及凍得東村廖胡子半夜著靴水上立上堂將心除妄妄難除卽妄明心道轉迂桶底趯穿無忌諱等閒一步一芙蕖

師至徑山彌浹孝宗皇帝召對選德殿稱旨入對日賜肩輿於東華門內十年二月上注圓覺經遣使馳賜命作序師年邁益厭住持十五年冬奏乞庵居得請紹熙元年十一月往見交承智策禪師與之言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索紙書十二月初七夜雞鳴時九字如期遷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明潤髮長頂溫越七日葬於庵之西岡謚慈辯禪師塔曰智光

妙義

按紹興府志妙義少歷方外晚駐上虞之象田寒暑一衲不易紹熙元年三月忽與鄉人語別曰吾當逝矣俄秉筆書偈遂趺坐几上現三昧火自焚而几不壞

永聰

按增集續傳燈錄鎮江金山蓬庵自聞永聰禪師杭之於潛徐氏八歲依縣東資福寺行居服僧伽黎後還家塾授五經十五從父遊徑山慕別峰機辯警拔白父曰人天龍象也願學焉別峰器之至育王天童

當拙庵密庵全盛時往來兩翁間十餘年後遊閩越江東西湖南北凡遇名流反復博約雍容婉辭盡底蘊乃已出世台之淨慧徙金陵保寧蔣山轉金山終時壽六十五臘五十七

太初

按繼燈錄潙山太初禪師字子愚溫陵人世爲儒者師倜儻有大志所爲詩文皆不凡士大夫多推目之一旦棄去選佛於尊勝以律自檢盡去豪舉之習出嶺遍叅叢林中有聲藉甚久之罷叅歸閩會南劍報恩虛席郡守陳宓聞師名命主之亡何眞德秀以大潙來延住二十載衆至一千師說法縱橫博大不謝古尊宿德秀既致政每與師遊從容論道莫不心醉大抵師以平實接人始會儒釋大同爲門使之得入終則示吾法之極致爲室使之得所歸故諸儒雅重之

宗印

按浙江通志宗印字元實鹽官陳氏子深得教觀之旨針砭學者支離不根之病禪講並行法道益盛寧

宗名對賜號慧行法師常謂講者須備三法肅威儀以臨大衆提大綱以盡文義具宗眼以示境觀趙肅稱爲肉身大士

淨全

按五燈會元慶元府天童無用淨全禪師越州翁氏子上堂學佛止言眞不立參禪多與道相違忘機忘境急回首無地無錐轉步歸佛不是心亦非覿體承當絕所依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上堂良久召衆曰還知麼復曰敗闕不少上堂舉長沙示衆曰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路大慧先師道要見長沙麼更進一步保寧則不然要見長沙麼更退一步畢竟如何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須參師到靈隱請上堂靈山正派達者猶迷明來暗來誰當辨的雙收雙放孰辨端倪直饒千聖出來也秖結舌有分何故人歸大國方爲貴水到瀟湘始自清復曰適來松源和尚舉竹篦話令天童納敗闕諸人要知麼聽取一頌黑漆竹篦握起迅雷不及掩耳德山臨濟茫然

懵底如何揷觜大慧嘗舉靈雲悟桃華問師師曰靈雲一見兩眉橫引得漁翁艮計生白浪起時拋一釣任教魚鼈競頭爭師自贊曰匙挑不上箇村夫文墨胷中一點無曾把虛空揣出骨惡聲贏得滿江湖後示寂塔於本山

善珍

按增集續傳燈錄杭州徑山藏叟善珍禪師泉州南安呂氏子年十三依郡崇福南和尚落髮遊方至杭受具謁妙峰於靈隱入室悟旨後出世里之光孝升承天遷湖之思溪圓覺福之雪峰朝命移四明育王餘杭徑山師生於宋紹興甲寅十月十二日示寂於嘉定丁丑五月二十一日壽八十三塔全身於南塔院

如淨

按繼燈錄明州天童長翁如淨禪師生而岐嶷不類常童長學出世法衆足庵於雪竇看庭前柏樹子話有省呈頌曰西來祖意庭前柏鼻孔寥寥對眼睛落地枯枝纔踍跳松蘿亮鬲笑掀騰庵頷之出世屢遷

名刹後主淨慈陞天童師六坐道場忽一日曰我待涅槃堂裏拈出果臨終拈香曰如淨行腳四十餘年首到乳峰失腳墮於陷穽此香今不免拈鈍置我住雪竇足庵大和尚幷書辭世頌曰六十六年罪犯彌天打個踍跳活陷黃泉咦從來生死不相干擲筆而逝塔全身於本山

覺禪師

按繼燈錄襄州鹿門覺禪師參長翁值翁上堂舉靈雲悟道因緣頌曰一個烏梅似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蜓蜻蜓落了兩片翼堪笑烏梅皺鐵釘師不覺失笑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後承印記出住鹿門

惟月

按紹興府志惟月諸暨化城寺僧明律學日惟念佛一日有異僧來迎後二日微疾急呼同往道寧曰見阿彌陀佛高八尺立空中言訖而化

妙堪

按增集續傳燈錄四明育王笑翁妙堪禪師俗隸慈溪毛氏廣額平頂骨清氣豪從埜庵道欽受釋學依

息庵觀於金山衆寀源岳於靈隱皆不契時無用居天童徑造其室用問曰行脚僧遊山僧師曰行脚僧用曰如何是行脚事師以坐具便摵用曰此僧敢來者裏捋虎鬚俾衆堂室中常示狗子無佛性話一日擬開口用以竹篦劈口打師應聲呈偈曰大荼毒鼓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用頷之卽俾侍香已而報恩約公致師分座太守程公請出世妙勝遷金文移光孝忠獻史衛王以堂牒除台之報恩天台舊無律宗師與大卿齊公議合十寺爲大刹築壇塲命負毗尼學者倡開遮持犯之法風勵新學閩帥王公請居雪峰未幾詔住靈隱師厭逼近居沽撤其廬揭關飛來峰外以限喧寂衛王以大慈完美請開山及王薨師庵居上柏台州使君陳公以瑞嵒邀師無何江心牒至監丞史公强之乃起淨慈詔下丐辭不允大參余公書來謂不可重違君命明年荆湖總臣奏令僧道買紫衣師號俾以師號住持師謂如是則千金之子皆可主法吾道殆矣奏疏殿陛上書廟堂其議遂寢詔徙天童力辭東歸翠嵒築室奉先世香火

育王虛席有旨起師再辭不許乃奉詔表章大覺祖述妙喜秩然有序上堂膏雨及時江山如洗幽鳥語喬林殘紅隨遠水可憐盲聾瘖瘂人不識此方眞教體上堂舉興化開堂三聖推出僧話頌曰一人客路如天遠一個歸心似箭輕彼此征途雖有異須知同日到天廷上堂舉汾陽示衆云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頌曰平地無端立話頭揭天聲撼怒濤寒直饒識得拄杖子也是封皮作信看天童除書至大參趙公請主淨慈悉謝之示疾書遺表作寺丞張公書請主後事通守永嘉曹公來問疾從容敘世契移頃書偈曰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槌擊碎大道坦然置筆泊然而逝

從瑾

按增集續傳燈錄四明天童雪庵從瑾禪師永嘉楠溪人俗姓鄭禮普安院子回爲師落髮謁心聞於瑞嵒一日入室聞舉紅爐片雪問師擬答忽領旨留侍三年入福州見佛智於西禪問甚處來師曰四明來智曰曾見憨布袋麼師便喝智便打師接住拳云和

尚不得草草智云瞎漢這邊立時心聞主江心師歸謁命充維那一日問師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如何是一喝分賓主師便喝聞云此喝是賓是主師云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聞笑曰汝又眼花了師即呈偈曰一喝分賓主依然又眼花倒翻筋斗去踏殺死蝦蟆初住儀眞靈嵒僧問如何是靈嵒境師云鹿跑泉冷浸明月龍鬬港深藏白雲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夜半須彌安鼻孔僧云如何是禪師云仰面不見天僧云如何是道師云全身入荒草上堂金剛圈裏翻身築著帝釋鼻孔懸蛙頭上撒手突出達磨眼睛往復三回與猶未盡機輪一轉勢不可停倒拈蝎尾婢使聲聞順捋虎鬚奴呼菩薩釋迦已滅彌勒未生佛法祖令總屬天童把住放行如何設施良久無孔鐵鎚當面擲普天匝地起清風慶元六年七月二十三日索浴更衣書偈投筆而寂壽八十四臘七十全身葬心聞塔之右

法祚

按太平府志法祚宋氏子落髮彰教寺常參雪竇暉

與報覺長老機鋒敏捷無非眞諦尋築庵雕峰與丞相趙汝愚爲方外友又住袁之仰山常之華藏一日忽書誦曰七十七年幻緣忽破秋水無痕霜天月墮書畢而逝諡明極禪師

法慈

按紹興府志法慈上虞長慶寺僧所居有花竹泉石頗有幽意士大夫多往遊焉延納無倦嘉泰初忽謝客未幾索浴畢易衣坐其徒往視之目已將瞑亟呼曰和尚幸自得恁好何不留一頌慈曰子不早道我命盡寫不得也嗣法云某當代書乃云無始刧來不曾生今日當場又隨滅又隨滅萬里炎天一點雪卽逝

崇岳

按增集續傳燈錄杭州靈隱松源崇岳禪師姓吳氏生於處州龍泉之松源故因以爲號自幼卓犖不凡未嘗嬉戲年二十三棄家衣掃塔服首謁靈石妙公繼見大慧於徑山聞大慧稱蔣山華公爲人徑捷卽往參一夜舉狗子無佛性話有省卽以扣應庵庵舉

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鈍置和尚庵厲聲一喝師便禮拜應庵大喜以爲法器說偈勸其祝髮隆興二年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徧歷諸大老之門罕當其意入閩見木庵永公木庵一日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庵云瑯琊道好一堆柴聻師云矢上加尖庵云吾兒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爲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庵舉手曰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及見密庵於衢之西山隨問隨答庵但微笑師切於道至忘寢食庵移蔣山華藏徑山皆從之會入室次問旁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云今日方會木庵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庵遷靈隱遂命師爲第一座旋出世吳郡澄照徙江陰光孝無爲冶父番陽薦福四明香山蘇之虎丘慶元三年被旨補靈隱居六年法道盛行退居東庵俄屬微疾猶不廢唱導忽親作書別諸公卿垂二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因甚

麼擡腳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又貽書嗣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開囑以大法乃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元關佛祖罔措跏趺而寂實嘉定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全身塔北高峰之原侍制陸游放翁銘其塔有曰讀師之語峻峭嶒崒下臨雲雨如五千仞之華山蹴天駕空駭心眩目如錢唐海門之濤虎豹股栗屋瓦震墮如漢軍昆陽之戰可謂臨濟正宗應庵密庵之眞子孫也放翁其知言者哉

元智

按繼燈錄福州鼓山愚谷元智禪師長溪薛氏子年十八受業於本縣湛然本禪師時枯禪主鳳山師往從之叩請甚勤次叅少林崧而機契遂蒙印可住平江薦福遷洞庭翠峰宜興芙蓉退居靈隱後起住泉之法石未幾遷福州怡山以病告退趺坐書偈而化壽七十一臘五十八塔全身於鼓山南院

師範

按增集續傳燈錄杭州徑山無準師範禪師生於蜀

之梓潼雍氏九歲依陰平山道欽出家經書過目成誦紹熙五年登具戒出遊至成都坐夏正法有老堯首座瞎堂高弟師請益坐禪之法堯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受其語晝夜體究一日如厠提前話有省辭去依佛照於育王東庵照問曰何處人師曰劍州人照曰帶得劍來麼師隨聲便喝照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貧甚無資剃髮故人以烏頭子目之未幾聞破庵住蘇之西華秀峰遂往見焉有純顛者入室次橫機不讓庵打至法堂且欲逐出師解之曰禪和家爭禪亦常事何至如此庵曰豈不聞道我肚饑聞板聲要喫飯去聾師聞其語不覺白汗浹背逮破庵居靈隱第一座復往從之因侍破庵遊石笋庵庵之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乞師方便庵曰用捉他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成文師在侍傍平生礙膺之物頓釋嵒雲巢居吳郡穹窿遷瑞光及台州瑞嵒皆延師分座師在瑞嵒忽夢偉衣冠者持把茅見授翌日明州清源專使至迨入院見伽藍神姓茅衣冠形貌與疇昔所夢無異繼遷焦山升雪竇連被旨移育王

徑山師居徑山二十年儲峙豐積有衆如海雖兩丁火厄而旋復舊觀號法席全盛理宗嘗召見於修政殿奏對詳明上爲之動色賜金襴僧伽棃仍宣詣慈明殿陞座上垂簾而聽以師所說法要示參政陳公貴誼陳公奏云簡明直截有補聖治乃賜佛鑒禪師號幷縑帛金銀等物師去寺四十里作室接待雲水理宗親灑宸翰賜額曰萬年正續淳祐己酉三月旦日示衆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强出來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云是多少十五日親書遺表及遺書十數言笑諧謔如平時醫者診視次師謂曰你未識這一脈在十八日黎明索筆書偈曰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項而逝全身葬於正續之側塔曰圓照

淨岳

按松江府志淨岳嘉定二年禮興聖寺僧若顏爲師從鑑堂義法師受天台教觀盡得其要出世說法所至緇白向化嘗取宗門要典曰金剛錍科分章段卓

然超出妙絕古今傳其宗者有竹堂正法師靜翁明法師云

文禮

按增集續傳燈錄四明天童滅翁文禮禪師杭之臨安人家天目山之麓因又號天目姓沈氏師生六歲攜籃隨母採桑俄而寤念曰攜籃者誰耶遂有出家志年十六依鄉之眞相寺僧智月薙落往淨慈參混源不契謁育王佛照光禪師照喜其俊邁挽爲書記久之返浙聽一心三觀之旨於上竺一時松源唱道饒之薦福室中問僧不是風動不是旛動僧擬議卽棒出師聞之頓忘知解乃往參焉蒙印可辭源巡禮江淮間祖塔至蔣山浙翁命充立僧首座晉陵尤公焴數入山聽師提唱語悅服嘉定五年約齋居士張公鎡請開法慧雲遷溫之能仁未幾辭隱錢塘之西丘節齋趙公慕師高行微服過西丘師亦不問其姓名與語終日而去明日奏請師住持淨慈厥後退居福泉晚居天童佛光法師首依師于梁渚師令往下竺參北峰印公作二偈送之曰歸去相依有鷲山渠家

一向斥前三誰知開異歸同後圓旨于今亦厭談揀境分明妙藥方餘之分別更須忘晚風吹落殘紅片休向枝頭覓舊香叢林至今傳誦師遂於易乾淳諸儒大闡道學師與之遊直示以心法不爲世語徇悅也朱晦菴問毋不敬師叉手示之楊慈湖問不欺之力師答以偈曰此力分明在不欺不欺能有幾人知要明象兎全提句看取升階正笏時其曉人類如此師閱五刹通不過八九年而得閒之歲月多逍遙於梁渚之西丘羣衲叅扣無異領衆時也其爲人高古簡儉不苟爲笑語將入寂問侍者曰誰爲我造無縫塔侍者云請師畫一塔樣師云力盡畫不出怡然脫去闍維弟子收舍利遺骨附葬應菴塔左壽八十四臘六十八

坐化佛

按道州志坐化佛姓何不知名進賢鄉人初於聖母嶺修眞得道歸辭妻子坐化其女不忍升屋開瓦竊視已端坐涅槃矣時寶慶六年也今肉身尚存繫龍腹村東偏祖佛堂

道冲

按增集續傳燈錄杭州徑山凝絕道冲禪師武信長江苟氏子母郭氏生而豐上短下貧性絕人少長習進士業棄之受釋氏學於梓州妙音院禮修證爲落髮師遊成都習經論於聖慈以名相厭人復棄去聞松源唱道於饒之薦福徑造其門以歲饑不受曹源以雲居首座出世妙果師聽其入門語有省源遂俾侍香老拳痛棒不少貸平生知見至是絕無影響源徙龜峰師復侍行久之呈偈辭游浙有曰尚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痒處爬江湖盛傳至杭時松源主靈隱門嚴戸峻八閱月不得入室或以失士告源曰我已八字打開挂搭他自是他當面錯過了師聞其語徹見侍曹源於妙果龜峰是時嘻笑怒罵皆爲人善巧方便嘉定己卯由徑山第一座出世嘉禾光孝道聞於朝忠獻史衞王以堂帖除蔣山侍郎曹公豳帥閩以鼓山來聘未行雪峰牒至領事半年而天童詔下衆集如海猶宏智盛時育王虛席攝住持事往來說法兩山間淳祐甲辰有旨移靈隱師謂大父密

菴伯父松源弘道之地方欲奮勵力振祖風而世故有不滿其意者伐鼓辭衆歸隱金陵朝命以虎丘俾養老不就留守虛齋趙公以蔣山起之不應育王笑翁散席朝論以大覺故家名師隱所使者三返卒不奉詔明年京尹趙公以法華請開山將領事徑山詔至師欲以法華併辭自謂不赴法華則失信重違君命則不恭失恭與信何以爲後學法乃幡然而作留法華逾月卽登徑山故人神響應懽聲如雷臨示寂手書龕記并遺書十數侍僧亟以遺偈請師謂曰末後一句無可商量只要箇人直下承當卽命筆書辭衆上堂語至夜分起坐移頃而逝壽八十二臘六十一茶毗舍利五色者無數其徒遵治命奉骨歸葬金陵玉山菴學者追慕不忍舍中分其半建塔菖蒲玉田芝菴

道元

按繼燈錄日本永平道元禪師姓源氏本國天皇九世之裔骨相奇秀七處平滿目有重瞳七歲讀毛詩左傳及諸經史不由師訓自然通曉時以神童稱之

居母喪每觀香烟繚繞念念散滅悟世無常遂投舅氏台山艮顯法師出家時年一十四尋稟具戒究大小乘諸經論聞大宋有老宿傳佛心印乃特附商舶航海入宋抵明州當寧宗嘉定十六年也首登天童見無際派和尚既而遊雙徑禮浙翁琰又謁宗月堂無象諸大老莫不機契將理歸楫有耆德勉之曰當今宗門稱且大眼目者莫如長翁淨和尚現應詔住天童子盍往見之師如教即造天童一見歡若平昔由是服勤四載盡得洞上之道於是告歸淨付以伽黎頂相囑其弘揚師既歸首住興聖寶林禪寺德風遠播萬指圍繞其禪林軌則一取法於天童雲州太守義重公捌末平道場請師居之當開堂日有山神出現因號其山曰吉祥副元帥賴平公從師受菩薩大戒執弟子禮甚恭緇素弟子得戒者徧於東國嵯峨帝賜以甚服徽號師奉之高閣未嘗掛體一日示微疾辭衆書偈坐化闍維獲舍利無算

廣聞

按增集續傳燈錄杭州徑山偃溪廣聞禪師閩之侯

官林家子母陳氏世業儒疎眉秀目哆口豐頤從季父智隆於宛陵光孝十八得度受具初見鐵牛印少室睦無際派追隨甚久參淅翁於天童針芥雖投自知未穩及再參於雙徑翁笑迎曰汝來耶一夕坐簷間聞更三轉入堂曳履而蹶如夢忽醒翼朝造室翁舉趙州洗鉢盂話師將啓吻翁遽止之平生疑情當下冰釋紹定戊子四明制閫胡公以小淨慈致之歷住香山萬壽雪竇育王淨慈靈隱徑塢八山所至革弊支傾廣容徒衆景定四年六月十四日示寂壽七十五夏五十八

祖欽

按繼燈錄袁州仰山雪巖祖欽禪師叅天目禮堂中勇猛提撕忽有所得但見地不脫礙正知見後在徑山無準會下多年而此病不除一日在天目佛殿上行擡頭見一株古柏礙膺之物撲然而散始見徑山老人立地處初住潭州龍興晚主仰山凡經六刹

法薰

按增集續傳燈錄杭州靈隱石田法薰禪師眉山彭

氏生而慧敏從丹稜石龍山法寶院智明出家游方至石霜禮雷遷塔述偈曰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肆乖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師名因是大著聞破菴道望時在吳門穹窿遂往依焉室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師云焦甎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菴陰奇之每於日用語默故起其疑師於是決志依棲與無準日相激礪久之出世蘇之高峰次遷楓橋普明行輩有高原泉無相範即菴覺石溪月相依而住俄鍾山虛席廟堂以師補處寶慶初詔遷淨慈端平二年詔遷靈隱淳祐甲辰三月望日示徒云但得本莫愁末喚什麼作本喚什麼作末松柏千年青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恁麼道若有不肯底是我同叅弟子師俊繪師像求讚有云末後一句分付廚山衆頗訝之師先嘗建接待院於西溪曰寶壽忽示疾即退居寶壽趣辦終焉計囑窆全身於院之後山端坐而化壽七十五臘五十三

懷寶

按紹興府志懷實上虞任氏子受經於會稽澄心寺師以其魯鈍令赴壽昌寺習禪定百日期滿果心神開朗寺欲建佛閣令實往天台伐木遠不能致卽在彼山中誦大悲呪以芝麻一升記之垂盡夢山神告曰師第還吾當助力約以時日令候於塘角村江岸如其言還寺衆嗤笑之至期大風雨果漂所伐木至閣遂成又塘角村江岸屢崩實築塔其上潮遂不爲害一百二歲無疾卒

止疑

按增集續傳燈錄福州鼓山皖山止疑禪師龍舒太湖人乃大唐神堯之後其號皖山者因生緣密邇三祖道場故也年十七二親俱喪投黃州雙泉道瑛剃落鄂渚開原受具卽遊方徧叅往三祖見環菴璉鍾山癡絕沖長蘆南山哲皆不契叅雙塔無明性明問達磨九年面壁時如何師曰有理難伸被明劈胷一拳師忽然有省歎曰我生平用底遭這老漢一拳瓦解冰消了也入閩之披秀禮孤峰和尚峰舉狗子無佛性話令參究及半年得臻閫奥乃頌曰趙州道無

箭不虛發築著磕著全殺全活峰曰徐也得只是未在一日峰舉德山見龍潭話問那裏是德山親到處師以手掩峰口卽說頌曰潭不見龍不現全身已在空王殿夢囘忽聽曉鶯啼春風落盡桃花片峰曰汝今日方知泗洲大聖不在揚州出現善自護持遂俾侍香峰遷西禪囊山師亦隨侍峰歸寂師登石鼓典藏敎上雪峰霜林果請歸板首寶祐丁巳出世福州釣臺升萬歲久之太傅賈平章魏國公劄遷鼓山槌拂之下衆盈四千指七閩叢席斯爲第一賢士大夫摳衣問道恨識師之晚黃童白叟見以郎罷呼之至於家繪其像飮食必祝非於全閩宿昔有緣疇克臻此哉將終集兩序示遺誡索筆書偈云八十四年一夢相似夢破還空也無些事端坐而逝

淨眞

按明高僧傳淨眞未詳姓氏從松江興聖寺若平法師薙染習賢首宗嘉熙三年游浙江諸剎因錢塘江壩毀江濤泛溢災民師以偈呈安撫趙端明曰海沸江河水接連民居衝蕩益憂煎投身直入龍宮去要

止驚濤浪拍天遂投身於海三日而返謂居民曰我在龍宮說法龍神聽受此塘不復毀矣語訖復投於海趙端明感其德具聞於朝勅贈護國淨眞法師立祠於杭之會祠

妙倫

按繼燈錄杭州淨慈斷橋妙倫禪師台州黃巖徐氏子十八落髮於永嘉廣慈院見谷源於瑞巖聞麻三觔話疑之忽閱楞伽至蚊蟲蟭蟻無有言說而能辦事頓然有省謁無準於雪竇準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師下語凡三十轉不契師曰可無方便乎準以眞淨所頌答之師竦然良久忽聞板聲通身汗下於是始脫然矣出世祇園遷瑞巖國淸至淨慈臨終集衆入室作書辭諸山及魏國公公使人問曰師生天台因甚死在淨慈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書偈而化

道源

按增集續傳燈錄蘇州虎丘東山道源禪師福建連江黃氏肆業郡之白雲歷兩浙見知識二十餘員末後到蔣山見淅翁室中舉卽心卽佛話有省出世奉

化清凉上堂幾載長庚度歲寒橫眠倒臥放癡頑雖然不作住山計却被無心趁出山俯順時機高低普應堯風蕩蕩舜日熙熙樵唱漁歌咸歸正化良久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淨鶴飛高上堂拈拄杖德山棒臨濟喝總是用過了閒家潑具且道虎丘將什麼爲人卓拄杖云不假鉗鎚烹佛祖慣將折筋攪滄溟擲拄杖下座師居虎丘以病朔望不至官府守訐其簡師寫一偈云業風吹我到姑蘇多病那能强自扶珍重虎丘山上月出門何處不逢渠建安徐直翁帥三山以雪峰起師至建寧光孝寺遺偈而化淳祐元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壽五十九

謀禪師

按繼燈錄慶元府大童西江謀禪師江南老宿不被黃勅者四十年末路受理宗寵命三錫示衆春日晴黃鸝鳴最親切誰解聽一日將入寂顧侍僧索筆書偈曰一笑翻身日面月面閣筆而逝立塔天童

何大士

按道州志何大士名志源瀟川鄉人性聰慧能讀書

及冠欲往九嶷山求道中途忽聞有人呼回顧無人隨逐則化爲一石但見所蹈石版有如觀音像遂頓悟持戒益堅勸人爲善救人疾病淳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趺坐而化勅封西幽慈應大師祠在本鄉祈求輒應

魏四十

按閑窻括異志嘉興縣界移風鄉有魏四十道者有妻有子中年忽悟眞空捨俗出家修行齋戒甚至鄉民敬之重之淳祐丙辰冬忽感疾自度氣血衰不能起呼同侶具湯沐更衣曰大限到來吾復何戀各自珍重遂跏趺奄然而逝遠近聞者肩踵相摩觀瞻歎羨凡兩日未定

慧開

按增集續傳燈錄隆興黃龍無門慧開禪師杭州良渚人俗姓梁母宋氏禮天龍肱和尚受業師叅月林於蘇之萬壽林令看無字話經於六年迥無入處乃奮志尅責誓云若去睡眼爛却我身每至困時廊下行道以頭向露柱磕一日在法座邊立忽聞齋鼓聲

有省成偈曰青天白日一聲雷大地羣生眼豁開萬象森羅齊稽首須彌𨁝跳舞三臺次日入室欲通所得林遽曰何處見神見鬼了也師便喝林亦喝師又喝自此機語脗合嘉定十一年出世安吉報國繼遷隆興天寧黃龍翠嵒蘇之開元靈嵒鎮江焦山金陵保寧淳祐六年奉旨開山護國仁王寺師晚年倦於椎拂庵居西湖之上叅學者猶衆理宗名入選德殿說法祈雨隨卽感應勅賜金襴法衣佛眼之號以示褒寵

祖智

按繼燈錄明州天童別山祖智禪師蜀之順慶楊氏子十四得度聞僧誦六巖語悅之時巖住蘇之穹窿亟往從之因閱華嚴經彌勒樓閣入已還閉之語恍如夢覺遂頌靈雲見桃花曰萬綠叢中紅一點幾人歡喜幾人嗔巖領之遍叩諸尊宿最後見無準於雪竇久之作而言曰吾平生伎倆皆死法今見此翁始行活路旣而準移徑山命師分座出世洞庭天王臨終囑後事叉手而寂

懷則

按紹興府志懷則上虞人宋景定間祝髮澄照寺銳意叅學往天竺諸寺究尋智者教觀四十餘年至元中住天台白蓮寺學者雲集徙杭州南竺高麗王子聞其道附書相邀以年老辭之年八十餘卒有天台四教儀要行世

明瞻

按浙江通志明瞻於灊徐氏子幼而定慧喜趺坐莊嚴具大人相噉以腥肉唾不食出家西菩提寺後入龍唐憩小石龕內度宗后患乳癰詔師治之師以鐵鑑臟洞知病源將玉盂盛水楊枝灑之立瘥封七祖大師帝問師何所願曰某世外人無願也但乞得龍唐一袈裟地以安禪衆詔許之送還山師於山前解袈裟向空遙擲如彩雲搖曳覆蓋四十五里隨墜旛焉咸淳八年錢塘江婆龍爲祟度宗仰天祈禱忽祥雲四布見師從空下舉鉢盛龍而去害除加授廣應妙濟至仁大德祖師元末示寂塔於羅漢洞之右

了惠

按增集續傳燈錄四明天童西嵒了惠禪師蜀之蓬州羅氏垂髫與羣兒戲必摶泥沙爲佛塔像一日玉掌山祖燈至其舍師向之合掌父母以師資宿契遂令出家燈授以般舟三昧非其志辭往成都謁壞菴照於照覺器許之屬令南詢乃叅淅翁琰于徑山聞高原泉爲人徑直心慕之適原赴台之瑞嵒師與俱往一日原問山河大地是有是無師擬開口原即喝出師復以偈呈原曰沒交涉師一日偶書白楊示衆語原閱之笑曰寫字與做言句儘得爭奈沒交涉何師憤悱莫伸原曰吾方便屢矣汝自不顧蓋緣不在此其往見雪竇乎時無準主雪竇師造席下自陳來歷準呵曰熟睡去繼而令充不釐務侍者一日謂師曰覷不透處只在鼻尖頭道不著處不離脣皮上討之則千里萬里師抗聲曰將謂有多少準還育王師侍行從容承稟乃盡其要逮準居徑山往典藏教復陞第二座自是聲動叢林趙觀文作牧蘇州舉師開法定慧衆集寺治時甚稱之遷東嘉能仁江州東林而至天童咸有偉績佛涅槃日上堂拈拄杖名大衆

云黃面瞿曇乃竺乾猛將以慈悲爲弓矢以智慧爲戈矛統百萬雄兵勇不可當布三百餘陣勢不可敵如是四十九年演出五十餘卷兵書雖流落人間而未嘗有一字漏泄因與生死魔軍爲寃爲對遂於跋提河邊築一巨城名爲涅槃於其城中先以紫磨金軀犒賞諸兵令其瞻仰取足再三撫諭而又散以八斛四斗珍珠其謀意無他必欲打破生死牢關普與盡大地衆生共行通天活路得到大安隱大解脫之場而後已豈謂二千餘載猶未遂其志而未奏其功山僧既知其力盡計窮不免拔劍相助去也以拄杖畫一畫云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靜鶴飛高芙蓉長老至上堂舉芙蓉和尚訪實性大師實性上堂右邊拈拄杖向左邊云若不是芙蓉師兄也大難委悉頌曰陪盡老精神杯盤越樣新誰知村店酒難勸御樓人晩居寺之幻智塔菴將終戒執事已問曰今何時對曰二鼓遂放身若投斯須視之已逝矣寶景定三年三月十一日也壽六十五夏四十七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八十六卷目錄

僧部列傳六十二

宋十三
可湘　韶禪師
景南　智愚
謙之　如茂
珂禪師　無夢
原妙　張聖者

淨空
集道者
如湛
永素
忠告
淸順
尹山僧
持定
延沼
淨觀
智深
眞容
了然
智訥
普度
景宣
妙覺
普和
了宣
守常
元奘
正源
淨悟
良俊
牧牛和尚
志遠
蝦子和尚（附羊腸和尚）
王禪師
守仁

金

海慧（附淸慧）
教亨（附普照寶）
道悟
行秀（附聖安澄和尚）

福裕
元一
帝師八思巴　膽巴
沙邏巴　中觀
達益巴　眞諦
希陵　文才
印簡　至溫
性澄　文泰
智泰　淨肅
無用寬　蒙潤
可傳　祖誾
允若　匾囤

神異典第一百八十六卷

僧部列傳六十二

宋十三

可湘

按繼燈錄福州雪峯絕岸可湘禪師台州寧海葛氏子參無準範得旨咸淳八年主雪峯凡十年謝院事退居杭州寶壽寺嘗頌僧問歸宗如何是元旨曰三聲鼎蓋普門開苦海勞生喚不回九十春光今又半空飛花片點莓苔又頌楞嚴八還辯見曰還還還還後

更無還一箇閒人天地間昨夜大蟲遭虎咬皮毛落盡體元斑示寂壽八十五歸骨雪峰建塔於西庵

韶禪師

按冷齋夜話三峰韶禪師有道老宿也主筠之三峰嘗赴供民家渡溪漲韶重遲爲溪流所陷童子掖至岸坐沙石間垂頭如雨中鶴童子意必怒且遭斥逐不敢仰視韶忽指溪作詩曰春天一夜雨滂沱添得溪流意氣多剛把山僧推倒却不知到海後如何韶後往汝州香山無疾而化韶初住寶雲邑有巨商尚氣不受僧化曰施由我耳豈容人勸韶宣言唯吾獨能化之其人聞韶至果不出韶題其壁而去曰去年巢穴畫梁邊春暖雙雙遶檻前莫訝主人簾不捲恐銜泥土汚花磚其人喜不怒特自追還厚施之韶笑謂人曰吾果能化之

景南

按溫州府志景南號南閣黎平陽人住新興及三峰院歲旱常以手招雲而雨數著神應坐化之時蓮華滿院乃漆其眞身存之至元間毀於寇

智愚

按繼燈錄臨安府徑山虛堂智愚禪師四明人出世嘉禾之興聖後歷主十剎咸淳十年奉詔住徑山上堂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且道道與物是一是二若道是一爲什麼客山高主山低若道是二爲什麼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師初住淨慈天使傳旨問趙州八十行脚虛堂因甚八十住山師舉趙州行脚到臨濟話頌曰趙州八十方行脚虛堂八十再住山別有一機恢佛祖九重城裏動龍顏使以頌回奏上大悅特賜米五百石絹一百縑其住育王徑山亦賜賚優渥

謙之

按宋史忠義傳謙之姓莫氏常州宜興僧人也德祐元年糾合義士捍禦鄉閭詔爲溧陽尉是冬沒於戰陣贈武功大夫時萬安僧亦起兵舉旗曰降魔又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爲僧旋亦敗死

如茂

按蘇州府志如茂號柏巖住嘉定南翔寺戒行高潔

德祐中示寂前三日貽書邑令朱象祖與訣如期坐逝作偈云鐵船到岸苦海波息快哉時兮風清月白

珂禪師

按繼燈錄杭州中天竺雪屋珂禪師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且道衲僧知箇甚麼知道飯是米做直饒恁麼閻羅老子索飯錢有日在師以宋鼎旣遷即謝寺事金山默庵覺禪師雅知師且尊其道行時元兵下江南庵被總兵伯顏脇而置之幕中從至武林默庵言於伯顏請師升住靈隱親持請疏叩師門師抽關露半面問曰汝爲誰默庵曰和尚故人某甲也師落關曰我不識伱蓋師雖處世外而以忠節自持故不屑靈隱之命後斷江恩禪師贊曰雪屋今亡四十年高風凜凜尚依然伯顏丞相拜牀下不肯爲渠來冷泉

無夢

按墨客揮犀有僧法名無夢自云鄂州人多花府畿村落間手持木牌一面正書詩二一首云身爲車兮心爲軾車動軾隨何計息交梨火棗是誰無自是不除

荆與棘又云身爲客兮心爲主主人平和客安堵若還主客不康寧精神管定辭君去後至封丘縣富固村曰此一片地可以葬吾身乃坐化鄉人共葺堂以庇之其髮每月生一二寸則人爲剃之後爲一婦人以手摸而觸之卽不復生人有疾者往請藥卽有藥隨器中服之多愈其眞身儼然面色紅潤必有道者也

原妙

按繼燈錄杭州西天目高峯原妙禪師蘇之吳江徐氏子十五出家於秀水密印寺初叅斷橋次謁雪巖巖問日間浩浩時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曰睡夢中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曰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巖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伱學佛學法也不要伱窮古窮今但秖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抖擻精神看我者一覺主人翁畢竟在恁處安身立命師遂奮志入龍鬚越五年因僧推枕子墮地作聲廓然大徹次遷雙髻德祐己卯春入西天目之獅子巖卽石洞營小室丈許榜曰死關

洞非梯莫登撤梯斷緣雖弟子罕得瞻視乃垂三關語以驗學者曰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下語不契遂閉門弗接至元丁未雪巖寄竹篦拂子法語來授由是懷中片香始爲拈出書偈曰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逝塔全身於死關壽五十八臘四十三

張聖者

按游宦紀聞永福下鄉有農家子姓張以採薪斸鋤柄爲業鄉人目爲張鋤柄狀貌醜怪口能容拳一日入山遇仙人對奕投之以桃苦不可食張心知爲僊糞有所遇忍苦噉咽且及半若將螫舌遂棄其餘而歸因忽忽若狂絕粒食草木實時言人隱惡能道未來禍福素不諳書忽奮筆作字得義獻體口占頌偈立成如宿搆傳聞四散士夫多往赴之因度爲僧人號爲張聖者遊邑中募緣造高蓋石橋富屋揮金相先人曰聖者作大功德又自可無一頌語僧笑云只

兩好事石橋半出通判石橋全出狀元無庸頌也及侍講蕭公國梁魁天下乃生於橋成之月橋方半時實生通判吳公時有黃倅未第倦游太學善人倫者多言其油膩天羅屯滯相也黃稍稍有沮意僧且謂曰待我及第日汝當及第乃自笑謂僧人及第理所無也既而黃以張安國榜中第訪張僧乃近住安國寺云僧發狂時言無不驗其言禍敗事尤奇中人於狂時亦畏其毒罵莫敢詰者作字多以左手或以足指挾筆又時扱筆鼻書時里中有吳氏建重光寺輪藏成求讚於僧援筆立就云無上雄文貝葉鮮幾生三藏往西天行行字字爲珍寶句句言言是福田苦海波中猴行復洗毛江上馬馳前長沙過了金沙難望岸還知到岸緣夜叉歡喜隨心答菩薩精虔合掌傳半千六十餘函在功德難量熟處圓筆力遒勁可愛一日游白面村有少婦隨衆往謁僧命至前痛撮其項婦號叫觀者烘堂大哂歸語其夫夫怒奮臂勇往詬罵僧笑曰子毋怒公案未了亟令再來罵者不聽亡何婦以他恚投繯而死又有鄉民著新紫襦詣

謁僧請以爲施民有難色僧曰急抖擻去狗毛蓋民竊烹鄰狗得孺人無知者故戲之又有富室攜少女求頌僧曰好弓鞋敢求一隻語再四不得已遺之郎裂其底得襯紙乃佛經也神異多類此後游郡郛大爲帥府賞識十禪僧頗多類此忌疾中傷之不可及冬一夕張坐定有青衣擎生荔一柈獻詰旦遺郡帥是日十禪朔參帥舉示之中一僧云得毋詐耶山間偶亦有此歸獻百顆蓋郡中多以穰代薪獻臺禾熟時寺倉積穰荔樹上及冬穰空荔實偶尚無恙得以巧設欺計帥亦因此疎張人謂張狂時最靈豈獻荔之夕適會其不狂耶張自遇異人後絕煙火走人間五十餘年奇事不止如此友人吳信可永福人爲予言是數事皆其髫齔時得之鄉里長老末議且神仙方技祕怪之事書傳所記從古有之然詭誕不經無補世敎而君子存之者豈非以其能言禍福於無形之先使不知命者有所悟至於發人隱惡雖虧雅道亦使暗室屋漏之下有所警是亦小道之可觀者不然亦何足尚云

淨空

按處州府志淨空禪師閩人有戒行嘗創精廬於遂昌之大樓巖翼日徙居龍安洞有第四泓號龍井師振錫其側有黃龍出受戒至其巔虎狼蹲踞師叱之曰亟去吾欲此居遂結庵於中存息後歸弋陽白花巖寺未幾入寂寺塑其身置大殿僅百年一夜假夢於其徒欲還本寺其徒奉之以歸今像猶存遠近遇水旱請像出禱願往則輕如一羽不願則數人莫能舉鄉民敬信悉繪其像供之

集道者

按吉安府志集道者泰和眞如庵僧也禮亙庵爲師有道行一日辭師遠遊參學師囑云一箇蒲團一把鋤從教密密下工夫因緣佛法俱純熟收拾歸來一物無遊至廬山圓通崇勝禪寺悟道每日積柴一片既滿室辭衆架柴自焚其身火中出偈云眞如集道者萬緣多放下四方八面縱橫一輪明月當空掛噫誰肯當頭著眼觀所遺舍利立塔尚存

如湛

按溫州府志如湛永嘉焦氏母夢寶塔而生試經得度謁東靈欽師後叅淨覺於橫山盡得教觀之旨主車溪壽聖日課法華一部佛號二萬聲有求爲知事不見用憾之懷刃入室見十數人皆同師形其人愧懼而遁一日集衆念佛而逝闍維得舍利五色

永素

按祁門縣志永素居柏山院嘗誦華嚴經撰瑜伽羅漢彌陀文一日沐浴升堂說法作偈曰看不上面笑不出脣淡朝之上獨坐松雲呵呵有人若問西來意山僧元是大朝人言訖而逝茶毗舍利滿盤

忠告

按溫州府志忠告字復之樂淸池墺陳氏子爲政洪寺僧戒行精嚴究大小乘研極元妙有辯正論及諸經通義行於世示寂於永嘉大雲寺其夕聞空中樂音趺坐而逝

淸順

按蘇州府志淸順尊者魏庠守郡奏改虎丘律寺爲禪迦尊者至寺爲開山祖後有圓悟禪師說法張浚

稱其法明正因超卓奇特眞古佛語嗣紹隆得鳴濟心妙大播東南住虎丘三年葬其山

尹山僧

按嚴州府志尹山僧俗姓汪居淳安之桐鄉結庵於尹山之頂既示寂其徒以頂骨納璃琉瓶中瘞之歲久欲遷葬夜夢僧指其處及得瓶腹大頸小頂骨依然莫知所從入人以爲異至今里民水旱祈求多著靈異

持定

按繼燈錄衡州靈雲鐵牛持定禪師吉安泰和王氏子年三十一歲謁肯庵勤禪師剪髮尋依雪巖居槽廠習杜多行巖示衆曰兄弟做工夫若也七日夜一念無間眼不交睫無箇入處斫取老僧頭作舀屎杓師默有所領未幾有痢疾乃持一觸桶就屏處危坐其上單持正念目不交睫經七日夜將半忽覺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徧界如雪天明月下堂堂一身乾坤包不得久之如聞擊木聲驚省遍體汗流其病亦愈踴躍自慶不已早詣方丈舉似巖巖舉公案詰之酬

答無滯巖巡堂次師以楮被裹身而睡巖召至方丈厲聲曰我巡堂你打睡若道得卽放過汝若道不得趂汝下山師隨口答曰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泥就雪眠大地白雲都蓋覆德山無處下金鞭巖曰好箇鐵牛也因以爲號後住靈雲唱雪巖之道示寂書長偈示衆其末曰塵世非久日消月磨桃源一脈三十年後流出一枝無孔笛吹起太平歌恬然坐逝

延沼

按浙江通志宋延沼居傳法寺受戒於昭慶惠聞巖泉泠泠有悟住清凉影不出山凝塵滿席古鼎銘謂達摩大道賴以不墜旣逝而火天花滿空

淨觀

按嘉興府志宋淨觀法師住嘉興寂光庵修淨土懺法十餘年謂弟子曰我後二十七日行矣至期二日前見紅蓮花次日又見黃花滿室皆有化生童子坐於花上儼帶結束三日入翕端坐命衆念佛頃之脫去

智深

按嘉興府志智深號慈川學於海月歸嘉禾開堂供衆二十年專志念佛嘗以淨業化人得往生者甚衆示寂客至問安談論如常時客方出門卽遷化人見紫雲向西而沒焉

眞容

按重慶府志眞容姓徐氏自幼爲觀音寺僧禮佛守戒後卒生於壁山魏伯祿家年十七不能言一日謂其家曰吾生前故觀音寺僧今當復還歸寺尋往僧徒衆見卽知其名隨令取原收舍利古畫次第拜其父祖墳墓乃談生前事皆不爽衆往謁者意之誠否悉皆先知邑令周俊秘使人往觀容先夜令徒一人具茶往候於途人皆異之號爲神僧一日跏趺而化

了然

按明高僧傳台州白蓮寺了然號志涌出家郡之白蓮寺講演天台教觀二十餘年精勵後學白業潛修日惟一餐常坐達旦一夕夢二龍雲中交戲空際忽然化爲神人從空而降謁師且於衣袖出一書示曰師七日後當行西歸了然既寤知是往生之應乃揭

鼓集衆登座說法遺囑後事已而書偈曰因念佛力得生樂國凡汝諸人可不自逸卽索浴更衣命衆同聲誦彌陀經至西方世界倏然而化一衆皆聞天樂之音盈空祥光燭於天表

智訥

按嘉興府志智訥性穎悟佛書一覽輒通尤工書住持徑山規律甚嚴嘗執鼓槌以警衆人稱訥鼓槌一日正升座答問間有僧舉普化和尚話且曰能作如此去否曰如何去不得卽於座上合掌端坐而逝

普度

按增集續傳燈錄杭州徑山虛舟普度禪師維揚江都人姓史氏稍長雖習世書絕無處俗意母識其志俾依郡之天寧出家會與畢將軍再遇共語大奇之曰此兒短小精悍音吐如鐘他日法中向上爪牙也攜歸武林禮東堂院祖信爲受業師侍信左右五年奮志叅方初見銕牛印於靈隱已而江東西及湖南北悉徧歷焉時無得唱道饒州薦福師決志叩請其遷福嚴華嚴亦與俱偶入室次得問不與萬法爲侶

者是甚麼人師曰金香爐下銕崑崙得曰將謂這矬子有長處見解只如此師曲躬作禮曰謝和尚證明若天童晦嵒光大慈石嵒璉虎丘石室迪一見器異畱典法務淳祐初制府趙信庵以金陵半山請出世繼遷潤之金山潭之鹿苑撫之疎山蘇之承天景定問太傅賈魏公奏補中天竺復請旨陞靈隱至元丁丑被命徑山師住徑山值火餘志圖興復將有緒俄示微恙索筆大書曰八十二年駕無底船踏翻歸去明月一天全身塔寺東罘罳塢之陽

景宣

按溫州府志景宣樂淸人大芙蓉陳氏子受業能仁寺十五歲出遊方外承嗣顏和尚悟旨歷秀州資聖天寧乃歸數年又居本覺院凡三十年景宣喜讀莊子自爲注三十三卷究極性命道德之說皆世儒所不及年九十七雙目瑩然視聽不衰及荼毗齒及袈裟俱不壞

妙覺

按松江府志妙覺族姓朱華亭人在家祝髮苦行持

修背後涅心經深入膚理年六十餘無恙一日忽沐浴更衣別鄰里謂子曰吾將去矣在常州白家某房某月日托生汝可來問遂坐而瞑有白氣一道冲天隱隱見人狀未幾往覓果是日生一男背見心經字

普和

按濟南府志普和姓李氏自童穉爲僧頗異於衆及長有戒行邑毒蛇絕路行者病之和挺身而前以手指之口念唵字者三蛇即死年九十餘趺坐而化鄉人立堂祀之

了宣

按明高僧傳明州寶林寺了宣四明人肄業於寶林因慕南湖之盛投之精究三觀十乘之旨閱大藏教無不知其大義修法華懺法二十七年與釋善榮爲同志相善凡所修進必偕榮嘗金書法華楞嚴淨名圓覺等經宣亦爲助或遇西資會則施人手畫水墨觀音像二人結誓往生每說法則諄諄勸人皆求生安養從之念佛者衆一日宣詣榮之室默坐榮故問之對曰我西歸有期矣雖忘若道義與若淨土重會

也榮曰正所幸願宣卽集衆告別命誦經念佛號端坐書偈曰性相忘情一三無寄息風不行摩訶室利合掌而逝時正炎暑停龕七日顏色紅潤口角有徵涎觀者以帕裛之則異香噴人傾城士庶來裛香涎愈滋閣維舍利無算宣入寂三年榮忽取經像分施親故諷普賢行法經小彌陀經令衆同助念佛跏趺乃曰我爲赴宣公之約言畢蛻然而化

守常

按處州府志守常松陽人自號翠峰遍歷名山參謁耆僧晚年乃大悟作爲偈誦深造理窟卒坐化

元奘

按溫州府志元奘永嘉人爲嘉福寺僧飲酒食肉市人呼爲奘顛雖劇醉至四鼓必起誦法華經旦復入酒肆醉溺衣未嘗濯了無穢氣忽一日遍辭所知趺坐而逝

正源

按浙江通志正源歐陽文忠裔也得法於虛谷陵雄談慧辯方鎭迎蒞五刹遠近募化晚居靈隱一夕火

發而所居獨存後坐逝弟子分瘞爪髮皆叢生舍利

淨悟

按溫州府志淨悟樂清李氏子字機先依鴈山飛泉圓覺具戒初謁定庵統學教觀既而聞林庵居壽昌篤於講說遂往依之忽有契會宗門疑難迎刃而解吳越講席無不縱觀出主天台淨土晚復歸飛泉課誦精勤及示寂大書示衆求醫問藥阻吾化也吾將默觀其變明旦危坐而蛻闍維耳齒俱不壞塔於寺西麓北澗

良俊

按金華府志僧良俊蘭谿人居聖壽寺清齋持律母老兄貧乃闢一室處母於寺房朝夕躬致庖爨十五年母亡罄衣鉢津送人敬服之年七十二一日更衣而化

牧牛和尚

按金華府志牧牛和尚西普寧寺僧嚴戒行通經律尤善醫術富者授以方貧者濟以劑不望報答忽一日別衆曰吾去矣衆云何不說一法而去答曰無法

可說是名說法語畢而逝

志遠

按紹興府志志遠姓呂氏餘姚人十七歲於上虞等慈寺爲僧遍遊諸方叅聽天台宗教嘗講於朝錫師號遂爲會稽諸邑講席之冠李光陳橐張轔趙不搖諸公皆愛重之年七十卒經五日茶毗於烈焰中身不欹側齒根不壞

鰕子和尚（附羊腸和尚）

按松江府志鰕子和尚名智儼居靜安寺七月十五日村郭設會寺僧赴請殆盡惟儼在寺有胥村人來寺齋僧因請同往齋所船行見捕蝦者儼從買一斗罄啖之謂漁者曰齋回還汝錢至齋家舟人言其故齋家不請上座令席地一飯而無䞋錢及還漁者索錢儼徐云還汝蝦復索水飲隨吐活蝦盈斗人始異之將示寂斂蒲草爲萬餘繩懸諸廊廡曰吾將作大緣事繼即坐蛻人競施以錢懸繩皆滿遂以建佛閣今靜安寺猶稱蝦子道場

按廣信府志羊腸和尚蝦子和尚俱在弋陽縣大山

寺世傳宋政和間二人在寺一喜食羊腸一喜食蝦子日給於市不酬其價後屠漁者訴寺索之其師誚責惡其敗乃教門也時一僧就吐羊腸於地一僧就吐蝦子於潭謂屠漁者曰還汝矣其羊腸蝦子生活如新迨今遺跡可徵時號羊腸和尚蝦子和尚云

王禪師

按金谿縣舊志王禪師號西山得道於白雲長老將圓寂期周雲松話別未果遺僧鞋指甲雲珍之歸及夕夢西山責曰期爾不至故贈爾物日後有急吾當救爾是年雲建殿宇祀之值歲旱雲頓悟西山之言卽叩廟焚香燃其指甲寤寐中恍見西山謂雲曰今子誠求吾當急救但屬爾田當插竿爲記雲如其囑次晨有竿之田果獲大雨事聞上臺具奏允封通天感應禪師

按金谿縣志王禪師名無傳西源人宋時住禪居院鄉人以旱禱能致雲雨常醉臥富鶴陳氏館陳穴壁窺之黑龍也一日僧夢龍蟠於竈覺而亟視之則方醉寢齋廚未幾書偈坐亡爲荼毗塑骨祠之

守仁

按紹興府志守仁姓莊氏受具於等慈寺僧妙晞初習南山律未幾遍詣禪林遂悟宗旨七住名山道譽甚高在長蘆日屬歲歉衆逾五百雖折牀空甑而不忍去其爲學徒傾慕如此有且庵語錄行於世

金

海慧（附清慧）

按明高僧傳海慧金國人也幼而英敏學不由師魯誥竺墳過目成誦初游講肆如入龍宮性相元途無不挾其英而抱其粹也所以法喜禪悅飯而飽餐潛蹤五臺刀耕火種就巖縛屋一榻蕭然如是者十有五禩一日嘆曰大丈夫當以衆生爲急溺是胡爲遂攜錫燕都徧歷禪寺隨緣演化七衆雲屯於是聲播寰宇道布宸宮金皇統三年六月英悼太子創造大儲慶寺於上京宮側告成極世精巧幻若天宮慕師道價降旨請爲開山第一代說法賜牒普度境內童行有籍於官者百萬爲僧尼次年詔迎栴檀瑞像供養於寺之積慶閣皇統五年海慧入寂火浴獲舍利

五色無算光明徹於空表異香彌旬金主偕后太子親王百官設供五日奉分五處建塔謚曰佛覺祐國大師次年正月詔清慧禪師住持儲慶賜號佛智護國大師命登國師座特賜金縷僧伽梨衣并珍異瓶鑪寶器金主后妃太子頂禮雙足奉服法衣其震旦國王致敬沙門古所未若於斯盛也

教亨（附普照寶）

按明高僧傳教亨字虛明濟州任城王氏子也先有汴京慈濟寺僧福安居任城有年精修白業緇素仰

爭禪亦常事何至如此庵曰豈不聞道我肚饑聞板聲要喫飯去聾師聞其語不覺白汗浹背逮破庵居靈隱第一座復往從之因侍破庵遊石笋庵庵之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乞師方便庵曰用捉他作什麽如風吹水自然成文師在侍傍平生礙膺之物頓釋出雲巢居吳郡穹窿還瑞光及台州瑞嵒皆延師分座師在瑞嵒忽夢偉衣冠者持把茅見授翼日明州清源專使至迨入院見伽藍神姓茅衣冠形貌與疇昔所夢無異繼遷焦山升雪竇連被旨移育王

徑山師居徑山二十年儲峙豐積有衆如海雖兩丁火厄而旋復舊觀號法席全盛理宗嘗召見於修政殿奏對詳明上爲之動色賜金襴僧伽梨仍宣詣慈明殿陞座上垂簾而聽以師所說法要示參政陳公貴誼陳公奏云簡明直截有補聖治乃賜佛鑒禪師號幷縑帛金銀等物師去寺四十里作室接待雲水理宗親灑宸翰賜額曰萬年正續淳祐己酉三月旦日示衆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强出來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語寶公寶曰此僵人耳切須更甦轉動始得僧看日面佛公案否曰見時已念得寶公笑曰我只教你參諸方掉下底禪但再參去自有得力處一日亨於雲堂靜坐忽聞打板聲霍然證入遂呈偈曰日面月面流星閃電若更遲疑面門著箭咄寶公曰我謾汝不得也師後出世乃五坐道場若嵩山之戒壇韶山之雲門鄭州之普照林溪之大覺嵩山之法王次因金國丞相夾谷清臣請主中都潭柘遷濟州普照未幾忽方丈後叢樹中有一株亭亭高丈餘而羣鴉以次

來巢狀若浮圖上下十二級衆賀曰和尚佛法愈大振乎不十日詔住慶壽寺衆常萬人三年繼主少林法席大盛無何師引去乃徜徉於嵩少之間或放歌或長嘯如是數年一日忽覺四大絃緩杜門堅坐謝絕賓客至金興定己卯七月十日誡其衆曰汝輩各自勤修索浴說偈端坐而逝俗年七十坐夏五十有八闍維焰如蓮花開合牙齒目睛不壞舍利無筭師自兒時額有圓珠涌現於皮間至是爆然飛去弟子分設利羅以建塔焉

之薦福室中問僧不是風動不是旛動僧擬議卽棒出師聞之頓忘知解乃往參焉蒙印可辭源巡禮江淮間祖塔至蔣山浙翁命充立僧首座晉陵尤公焴數入山聽師提唱語悅服嘉定五年約齋居士張公鎡請開法慧雲遷溫之能仁未幾辭隱錢塘之西丘節齋趙公慕師高行微服過西丘師亦不問其姓名與語終日而去明日奏請師住持淨慈厥後退居福泉晩居天童佛光法師首依師于梁渚師令往下竺參北峰印公作二偈送之曰歸去相依有鷲山渠家

一向斥前三誰知開異歸同後圓旨于今亦厭談揀境分明妙藥方餘之分別更須忘晩風吹落殘紅片休向枝頭覓舊香叢林至今傳誦師邃於易乾淳諸儒大闡道學師與之遊直示以心法不爲世語徇悅也朱晦菴問毋不敬師叉手示之楊慈湖問不欺之力師答以偈曰此力分明在不欺不欺能有幾人知要明象兎全提句看取升階正笏時其曉人類如此師閱五刹逼不過八九年而得閒之歲月多逍遙於梁渚之西丘羣衲叅扣無異領衆時也其爲人高古

欲盡誅賊哀乞命師從容謂曰汝劫財物傷人命分當死矣今汝乞命獨不念彼命乎賊叩首流血願從三寶戒誓不爲非師爲說偈剃髮釋之自是路不拾遺者數十年人始信師實郭令公之再來也大定二十四年海公歿師方出主鄭州普照又遷三鄉竹閣庵身著白衣跨黃犢吹短笛遊於洛中嘗曰道我凡耶曾向聖位中來道我聖耶又向凡位中去道我非凡非聖耶却向毗盧頂上別有行處泰和五年於臨洮大勢寺結夏闡圓覺經謂衆曰此席將半吾當行

矣五月十二日晚小參爲衆談第一義晨興呼侍僧曰我病覓藥去侍僧將出門師已蛻矣上有五色祥雲盤結似蓋紅光如日彌塞四維三日不散世壽五十五僧臘三十有九弟子舉全身建塔焉

行秀（附聖安證和尚）

按繼燈錄燕京報恩寺萬松行秀禪師河內之解人姓蔡氏出家於邢州淨土寺禮贇公爲師後受具戒挑囊距燕歷潭過慶壽參勝默老人教看長沙轉自己歸山河大地話半載全無由入默曰我只願儞遲會一日有省復看元沙未徹語請益雪巖於磁之大明纔二十七日不覺伎倆已盡留入記室語言相契徑付衣偈尋歸淨土構萬松軒以自適師於周孔老莊百家之學無不博通三閱藏教恆業華嚴得法者一百二十人壽八十一塔在燕京城內乾西橋北丞相移剌眞卿字楚材本姓耶律及金滅遼公歸金改姓移剌初公在京師見禪伯甚多唯獨重聖安證和尚常訪以祖道屢以古昔尊宿語錄中所得者叩之聖安間有許可公自以爲得及遭憂患以來功名之

心束於高閣求祖道逾急遂再以前事訪諸聖安聖安飜案不然所見公甚惑焉聖安從容謂曰昔公居要地又儒者多不諦信佛書惟搜摘語錄以資談柄故予不敢苦口鉗錘耳今揣公之心果爲本分事以問予予豈得猶襲前態不爲苦口乎予老矣有萬松老人者儒釋兼備宗說俱通辯才無礙公可見之旣參萬松杜絕人迹屏斥家務雖祁寒溽暑無日不參焚膏繼晷廢寢忘餐者三年乃獲印證號湛然居士

福裕

按繼燈錄西京少室雪庭福裕禪師太原文水張氏子師五齡解語日了千言鄉里有聖小兒之稱未幾適遭世難喪失天倫煢然無依道逢一老比丘誘師出家學佛曰汝能誦得一卷法華經則一生事畢師曰佛法止此而休莫亦更有向上底在否比丘異之遂偕謁休林古佛於仙巖曰此子龍象種也得奉巾瓶於左右他日必成大器古佛欣納之乃爲祝髮受具遂與雙溪廣公同執務者七年時萬松住燕之報恩師不通介紹輒獨掉臂以往松一見便奇之親炙

十年深得其髓自是名益著從之者日益廣值壬辰之變少林祖刹荒蕪上以師補之世祖潛邸命師作大資戒會詔住和林興國未期月憲宗名詔帳殿奏對稱旨俾總領釋教復僧尼廢寺計二百三十有六區世祖卽祚因論辯僞經馳驛以聞火其書仍賜光宗正辯之號命卽故里剏建精舍曰報恩給田若物以飯僧後師既老倦於接納歸棲嵩陽乙亥秋七月二十日示微疾書偈告終俗壽七十三臘五十二塔於寺之西隅

元一

帝師八思巴

按元史釋老傳帝師八思巴者土番薩斯迦人族款氏也相傳自其祖朶栗赤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者十餘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其大義國人號之聖童故名曰八思巴少長學富五明故又稱曰班彌怛歲癸丑年十五謁世祖於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中統元年世祖卽位尊爲國師授以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

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爲宗也至元六年詔頒行於天下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寖興而字書有闕於一代制度實爲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爲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遂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更賜玉印十一年請告西還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憐眞嗣焉十六年八思巴卒訃聞賻贈有加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至治間特詔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又以繪像十一頒各行省爲之塑像云亦憐眞嗣爲帝師凡六歲至元十九年卒荅兒麻八剌乞列嗣二十三年卒亦攝思連眞嗣三十一年卒乞剌斯八斡節兒嗣成宗

特造寶玉五方佛冠賜之元貞元年又更賜雙龍盤紐白玉印文曰大元帝師統領諸國僧尼中興釋教之印大德七年卒明年以輦眞監藏嗣又明年卒都家班嗣皇慶二年卒相兒加思嗣延祐元年卒二年以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嗣至治三年卒旺出兒監藏嗣泰定二年卒公哥列思八冲納思監藏班藏卜嗣賜玉印降璽書諭天下其年卒天曆二年以輦眞吃刺失思嗣

膽巴

按元史釋老傳膽巴一名功嘉葛剌思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從西天竺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祕得其法要中統間帝師八思巴薦之時懷孟大旱世祖命禱之立雨又嘗呪食投龍湫頃之奇花異果上尊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大悅至元末以不容於時相桑哥力請西歸既復名還謫之潮州時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鎭潮而妻得奇疾膽巴以所持數珠加其身卽愈又嘗爲月的迷失言異夢及已還朝期後皆驗元貞間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禱於摩訶葛剌神已而

捷書果至又爲成宗禱疾遄愈賜與甚厚且詔分御前校尉十人爲之導從成宗北巡命膽巴以象輿前導過雲州語諸弟子曰此地有靈怪恐驚乘輿當密持神呪以厭之未幾風雨大至衆咸震懼惟幄殿無虞復賜碧鈿盂一大德七年夏卒皇慶間追號大覺普惠廣照無上膽巴帝師

沙囉巴

按明高僧傳沙囉巴西國積寧人總丱即依癹思巴帝師薙染習諸部灌頂法又從著栗赤上師學大小乘時有刺溫卜善通焰曼德迦密教爲世所稱投之盡得其道所以善吐番音說諸妙法兼解諸國文字後因迦囉思巴帝師薦於世祖命譯中國未備顯密諸經各若干部其辭旨明辯特賜大辯廣智之號其時僧司雖盛而風紀寖弊官吏不能干城遺法抗禦外侮反爲僧害世祖每論至此切憂之乃選能者整維其失故特授師爲江浙等處釋教都總統帝親勞送之既至江南盡削去煩苛務從寬大故遐邇僧寺賴以安之隨改統福廣因師之氣正德莊嚴峻不倚

是以多忤同列嘗自歎曰天下何事耶吾人自擾之耳朝廷設官愈多則天下之事愈煩況釋教乎今僧之苦無他蓋官多事煩耳所謂十羊九牧可勝言哉遂建言以聞得旨盡罷諸路總統天下快焉師卽遁迹隴坻築室種樹將欲終老至大中復召至燕京拜光祿大夫大司徒皇太子諸王嘗問法要詔給廪館於慶壽寺所譯之經朝廷皆爲刊行延祐元年十月五日示疾賜鈔萬緡勅太尉瀋王視醫藥謝却之竟面佛端坐而化帝悼之哀賜給葬遣使馳驛送歸故里建塔

中觀

按繼燈錄中觀沼禪師海雲印簡之受業師也嘗訓海雲曰汝所欲者文字語言耳向去皆止之令身心若枯木死灰今時及盡功用純熟大死一場休有餘氣到那時節瞥然自省方可與吾相見後同海雲爲元兵所刼北渡到朔方元國主署師慈雲正覺大師之號及師將示寂有羽客楊至愼求偈師命執筆代書偈曰七十三年如掣電臨行爲君通一線泥牛飛

過海東來天上人間尋不見客曰師幾時行師曰三日後果如期而化

達益巴

按明高僧傳達益巴未知何國人少爲苾芻事帝師十有三年侍聽言論陶熏滋久蔚成美器凡大小乘律論及祕密部皆得乎理之所歸帝師西還送至臨洮命依綽思吉大士十有九年聞所未聞道益精粹秦人請居古佛寺其六波羅蜜靡所不修兼通賢首之教於是名譽四表道重三朝元武宗踐祚召問法要稱旨所賜雖厚辭不受未久乞歸許之將謀以終自許俄而復名還京大宣法化帝親臨聽特賜弘法普濟三藏之號命鑄金印及紫方袍以旌異之勅王公大臣皆咨決心要延祐五年八月十有六日無疾端坐而化壽七十有三帝命兩宮賜幣助葬皇太子宰輔致奠勅有司衞送全身建塔謚曰祐聖國師

眞諦

按樂郊私語德藏寺在縣北五十里寺雖瀕市亦深靜可憩國初有僧眞諦性若戇騃而恪守戒律第爲

寺中樵汲而已時有國師楊連眞伽來寓寺中聲言欲發天女等墓然皆古塚實無意開發意以雲間陸左丞愛女及朱提舉夫人皆以有色夭死聞用水銀裝殮欲發尸婬穢之耳及楊下令果及二墓眞諦聞之怒形於色衆僧懼其以慝致禍苦爲陰勸及楊五鼓肩輿發衆出寺眞諦忽起抽韋馱木杵奮擊楊令擒之時衆雖數百皆披蕩不能拒傷者凡百餘人至有頭破骨折者人見眞諦於衆中超躍每踰尋丈若隼擻虎騰飛捷非人力可到一時燈炬皆滅耰耡畚鍤皆爲毀壞楊大懼謂是韋馱顯聖遂不敢往發鼓柝率衆而去亦不敢問此僧也後二年眞諦行腳峨嵋不知所往

希陵

按繼燈錄徑山虛谷希陵禪師字西白義烏何氏子家貧而苦學寒暑如一早歲夢入淨慈羅漢堂至東南隅忽一尊者指楣梁間詩示師曰一室寥寥絕頂開數峰如畫碧於苔等閑翻罷貝多葉百衲袈裟自剪裁由是有出俗志年十九落髮東陽資壽依徑山

雲峰高尋命分座說法出世歷遷至仰山元世祖名見說法稱旨賜號佛鑑成宗加號大圓詔住徑山仁宗又加號慧照示寂手書付囑說偈而逝謚大辯

文才

按明高僧傳文才號仲華清水楊氏子其先弘農人世官隴坻父靜義爲清水主簿遂家焉師少孤事母盡孝性敏捷慧悟生知而於古今墳典史籍無不精究尤邃於理學好古作善吟咏然所稟敦朴若無所知或對客討論如河漢莫窺其涯涘自受具後徧遊講肆盡得賢首之學嘗曰學貴宗通言必會意以意逆志則得之矣其語言文字糟粕耳豈能開人之慧目乎初隱成紀築室樹松將欲終焉故人稱曰松堂和尚元世祖特降旨命主洛陽白馬寺學者川奔海會聲譽日馳成宗建萬聖寺於五臺詔求開山第一代住持時帝師迦羅斯巴薦之成宗即鑄金印署爲眞覺國師總釋源宗兼祐國住持事帝師齎旨起師師辭曰山僧荷蒙國恩居白馬寺亦過矣何德敢主祐國越分以居不祥不省而行不明吾坐此二失煩

爲我辭帝師曰此上命也上於是寺心勤亦且至矣非師孰與此係教門事師善爲之於是不得已而行既被命以來而大弘清凉之道雖至老無怠大德六年壬寅九月朔日示微疾乃說法辭衆端坐而寂年六十有二闍維舍利數百粒塔於東臺之麓嗣法有普寧之弘教普庵之幻堂

印簡

按增集續傳燈錄廣陽慶壽海雲印簡禪師山西人姓宋世業儒父靜虛先生有隱德母王氏師七齡父授以孝經開宗明義章師問云開者何宗明者何義父異之攜見傳戒顏公戒欲觀其根器以石頭和尚草庵歌俾讀之至壞與不壞主元在處乃問云主在什麼處戒云什麼主師云離壞與不壞者戒云此正是客也師云主聻戒吟吟而已即往禮中觀沼觀爲師薙髮受具一夕聞空中有聲名師名曰印簡大事將成行矣毋滯遂挾策之京過松鋪嶺值雨宿嵒下因同行者擊火師見火星迸散遂大悟以手捫面曰今日始知眉橫鼻直信道天下老和尚不寐語遂謁

慶壽中和光一夕和夢一異僧策杖徑趨方丈踞獅子座明日和以所夢語左右且曰今日有暫到即引見迨日晡師至和笑曰子即夜來所夢者往復徵詰師機語捷出無滯和喜命典記室智證益深乃以衣頌授師兩主慶壽自元太祖至世祖屢朝師奉之歷承寵命大弘濟北之道年五十六忽患風痺一日說偈辭衆吉祥而逝奉勅葬慶壽寺側建石塔於其上諡佛日圓明大師

至溫

按繼燈錄上都華嚴寺全一至溫禪師邢州郝氏子幼聰敏異常兒六歲祝髮參萬松博記多聞論辯無礙松命爲侍者凡松偈頌法語一聞輒了遂得法焉常以侍者代應對機鋒不可犯太保劉秉忠薦師大可用世祖召見與語大悅留王庭多有贊益居三歲放還錫號佛國普安大禪師至元丁卯五月示疾右脇而逝異香三日茶毗舍利無數

性澄

按明高僧傳性澄字湛堂號越溪紹興會稽孫氏子

也父滿母姜氏夢日輪從空而墮既覺日光猶照其榻遂生師四歲常戲拈筆爲佛像授以佛經即能成誦若宿習焉元至元丙子投石門殊律師祝髮受具石門謂三世諸佛戒爲根本乃教探律藏而通其遮性雙單止持作犯之義乙酉依佛鑑銛公習天台教觀謁雲夢澤法師於南竺普福澤一見深加器重歷居清班要職因天台國清實台宗講寺後易爲禪乃不遠數千里走京師具奏寺之建置顛末舊制之由元世祖賜璽書復之已而欲東渡鴨綠遊高麗求天台遺書聞其國有事遂寢大德乙巳出往杭之東竺丁未吳越大旱師率衆說法禱雨格應歲饑民死無以斂乃爲掩其遺骸作水陸大會普度之至大戊申遷南竺之演福至治辛酉驛名入京問道於明仁殿被旨居清塔寺校正大藏駕幸文殊閣引見問勞校無量壽佛等經各若干卷事竣辭歸特賜金襴衣將行俄有旨即白蓮寺建水陸大無遮會時丞相東平忠獻王請升座說法事聞寵賚尤渥賜號佛海大師泰定甲子住上天竺九年至順壬午六月朔忽撾鼓

告衆曰我三住名山逾三十年自行無益世緣有限雖媿不敏古德風烈猶或可攀竟拂衣歸天竺之雲外齋歲餘還越之佛果篤志淨土修一心三觀者七晝夜屢感瑞應一日月旦衆以常儀問訊師遽揖曰老僧向非急於退步一十二年幾在半途矣今日則有明日恐無光陰其可把玩乎煩點視衣鉢用表無常衆爲念佛止曰佛須自念明晨却送別黎明衆集遂端坐而逝閱世七十有八坐六十有四夏龕留七日顏貌如生全身窆於清泰塔院所著有金剛集註心經消災經註彌陀經句解及仁王經如意輪呪經科竝行世

文泰

按繼燈錄西京少室靈隱文泰禪師里族未詳師穎悟過人篤好宗乘從少師遊未幾卽悟心要故當時稱二泰一肅爲雪庭之高弟者師其一也

智泰

按繼燈錄太原府報恩寺中林智泰禪師汾陽漁城溫氏子剃髮於華嚴喟然嘆曰大丈夫當體究大事

焉能區區於此耶時雪庭主萬壽師往依數載契悟超絕朝廷嚮師之名宣住報恩一日示疾集衆告誡書偈而逝

淨肅

按繼燈錄泰安州靈巖足庵淨肅禪師保定金臺永平人族張氏禮香山壽聖爲師參請一十餘年所遇知識十有餘輩最後參雪庭於萬壽淘汰有年付以衣偈初主萬壽次少室靈巖後退居香山一日集衆告辭右脅而化

無用寬

按和州志無用寬含山運漕周氏子生有神光照其室披緇悟道元世祖名見手執松枝叩以佛法俱不對自陳山野願放歸世祖曰僧乃無用之人由此稱無用禪師師歸和法席甚盛聽者常萬計每夜所居必有神燈見左右三建大刹一在梁山一在馬鞍山一在太湖皆曰普明塔全身於太湖山之麓有飛錫泉鐘山鼓山諸名勝手植松猶拳曲岩石間

蒙潤

按明高僧傳蒙潤字玉岡嘉禾之海鹽人姓顧父敏隱君子也母孫氏實古源清法師之甥女母娠及誕俱感異夢潤年十四依古源於郡之白蓮方禮伽藍神土偶皆仆一衆驚異古源授經輒成誦遂命從祥公祝髮進具古源見其銳敏授以天台止觀金剛錍十不二門諸書卽能了大意會古源歸寂乃事竹堂傳法師以卒其業因苦學嬰奇疾修請觀音懺七七日旣獲靈應疾愈而心倍明利遂得分座於南竺演福湛堂澄公來涖其席潤居第一座無何出世主海鹽之當湖德藏夏講法華衆嘗千指屠酤爲之易業瑞應之迹不可勝紀遷演福宗風益振六年退院事高卧於龍井風篁嶺之白蓮庵專修念佛三昧依者日衆宣政院以下竺法席强起之寺方災惟普賢殿巋然荊棘瓦礫中因慨然謂衆曰茲寺成於慈雲今殿尚存則祖師之願力有在矣乃爲次第葺治而新之昕夕演說無倦率衆修法華三昧感普賢放光現諸瑞相居三禩一日呼門弟子實法明策等示止觀安心之旨已而告曰吾生緣殆盡茲惟其時驟稱佛

號數百聲泊然而化潤生平力修晝夜無怠嘗修常行三昧以九十日爲期者七修法華金光明大悲淨土以七七日者不可以期數故其潛德密行密證者有未易淺窺之也

可傳

按江西通志可傳號正翁再興寺僧頎長項上犀骨隆起喉下有毫長二尺許洪聲博覽儒釋諸書善詩文書法至元間游廬山呂文煥延至其家與之入京元世祖召見便殿問以佛法荅以仁義治政之道世祖曰僧中龍也受賜白玉環瓶鉢金帛住薦福再住雲居踰年歸老妙果寺一日預與衆訣趺化

祖誾

按增集續傳燈錄杭州靈隱悅堂祖誾禪師南康周氏子依同郡嘉瑞寺出家禮偃上人爲師薙落一日閱華嚴經至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有省卽往見別山智於蔣山未幾至杭見斷橋倫於淨慈橋問臨濟三遭黃檗痛棒是否師云是橋云因甚大愚肋下築三拳師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橋頷之橋逝柏山

介石來補處一日室中舉柏樹子話師擬議石抗聲云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頓悟即令侍香久之歸廬山東邑日住圓通延師分座九江守錢眞孫聘師出世西林至元二十五年遷開先繼升東林元貞初奉詔赴闕入對稱旨賜璽書號通慧禪師幷金襴法衣大德九年陞住靈隱居四歲而寂訣衆偈曰緣會而來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壽七十五臘五十二

允若

按明高僧傳允若字季蘅號浮休因雲門之傍有若耶溪後又號若耶郡之相里人年九歲能通春秋大義父母鍾愛之稍長翛然有絕塵之趣遂依雲門元和尚十五祝髮爲大僧隨渡濤江首謁大山恢法師於杭之興福山授以天台四教儀金錍十不二門指要鈔諸書一覽而知大旨聞湛堂主南竺往依焉凡法智所結立陰觀別理隨緣六即蛣蜣理毒性具等文靡不精究至於思清之兼業昭圓之異說齊潤之黨邪仁嶽之背正亦皆察其非是於是湛堂甚器重

之俾司賓客元至治初湛堂奉詔入燕都校大藏因奏若之行業錫以慈光圓照之號卽命出住昌源淨聖院其院頹頽弊乃力爲經度田蕪者闢之室圮者葺之三年遂成巨刹湛堂復招之來歸命居第一座攝衆規範泰定中復出主杭之興化時與天岸濟我庵無玉庭罕三公道望並峙湖上世稱爲錢塘四依未幾退居越之雲門又與斷江恩休耕逸臨風吟咏不知夕陽在樹世又稱爲雲門三高至正住越之圓通遷上竺其山舊有纓絡泉涸久若至持錫叩巖禱曰苟吾緣在是泉當爲我一來不然則涸如故言訖泉涌出淵冷漸盈時戶部尚書貢師泰稱比慈雲之重榮檜命之曰再來泉復退隱雲門築精舍專修法華三昧爲暮年淨業會天下大亂干戈紛擾衆欲擁若避去若斥曰難可苟免乎吾對將至待以酬之衆遁若獨危坐賊衆入其舍若毅然不爲屈辭色俱厲賊首知爲有道者約退一賊獨怒直前揮刃中之白乳溢出於地實元至正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也世壽八十僧臘六十有五賊退衆歸荼毗舍利如菽無

筭若平生風度簡遠不妄言笑趙孟頫稱爲僧中御史得法弟子集慶友奎演福艮謹延慶如瑩隆德法讓淨聖圓證等若干人所著內外集黃溍爲敘

匾囤

按繼燈錄少林匾囤無空悟頓禪師開封錫州陳氏子忽辭父母求出家父曰此兒尋常引舌過鼻非常人相令投少林一日跪於師前請求法名其師曰道本無形何名之有師曰三世諸佛皆有名號其師授以心經念至五蘊皆空豁然大悟乃曰身尚是幻何處求名一日其師手編大囤於師前曰匾囤是汝名也師答曰既名匾囤內也無空其師曰教外別傳方契此旨後造神仙山大川處酬答三日辯若懸河川曰眞少林師子他日截斷衆流去在後到峨嵋結茅以居一日至夔州江中曰道曠無涯逢人不盡下岸端坐而化

三一七二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八十七卷目錄

僧部列傳六十三

元二

盤谷　懶牛和尚

宗廓　詳悟

原熙　英辯

妙高　汝霖

福遇　妙文

永達
如珙
澄鑑
淨伏
妙恩
衣和庵主
普喜（附端無念）
契祖
祖秀

普就
黑漆光
正遠
祖瑛
志德
良琦
了萬
文墊
思珉

德林
眞淨
悟逸
了性
善達
栯堂益
寶嚴
融照
優曇

徐澤
至明
自如
文明
妙鑠
殷震
自閒
行端
恭都寺

善繼　長溪

清茂　希齡

德富　元智

德謙　慕容德

紹睿　子文

明本　大同

永寧　必才

神異典第一百八十七卷

僧部列傳六十三

元二

盤谷

按明高僧傳盤谷號麗水海鹽人師貌不揚而志氣超邁博覽經史性耽山水之樂至元中遊五臺峨眉伏牛少室名山勝地嘗云足跡半天下詩名滿世間時駙馬高麗瀋王聞師德望具書聘講華嚴於杭之慧因寺師展四無礙辯七衆傾伏王大悅師聲價益

重後至松郡構精舍勤修淨業日課彌陀佛號年七十餘無疾預告以時端坐而寂有游山詩集行世

懶牛和尚

按和州志懶牛和尚和州人元至元間隱天門既說偈已卽沿麓至磯頭舉步大江如履平地徐至中流跏趺而坐回旋水面久之方沒越十三日坐沙洲上衫履無少脫儼然如生羣鳥環鳴乃輿歸荼毗焉時廉訪使幹克莊記其事

宗廓

按繼燈錄江州東林無外宗廓禪師南昌魏氏子初參悅堂問溪聲盡是廣長舌因緣機語相契遂承印記初住雲居晩遷東林臨終偈曰吾年七十一世緣今已畢挨倒五須彌夜半日頭出倏然而終

詳悟

按陝西通志詳悟號圓通高僧也能悟禪教至元十一年於富平金粟山右石穴遂禪定焉其徒頌之曰樂山樂水爲仁爲智今骸尚在穴中

原熙

按增集續傳燈錄杭州徑山佛智晦機原熙禪師族豫章唐氏世業儒西山明覺院明公乃師族叔父聚宗族子弟教世典師與兄原齡俱習進士業原齡旣登第師遂從明公祝髮焉將遊方其母私具白金爲裝師謂財足喪志卽善言辭之不持一錢以行聞物初闡化玉几往依之物初與語驚異留侍左右後謁東叟穎於南屏命掌記至元間總統楊璉眞伽奉旨取育王舍利親詣師求記述舍利始末因招與俱師辭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遂歸江西則原齡先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獨母在堂師奉之以孝聞元貞二年出世百丈居十二載法席振興至大初應淨慈請入寺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官屬俯伏迎請發揚宗旨四方英衲一時輻輳居七載遷徑山已而杖策歸南屏山下百丈大仰之徒聞師退閒爭來請師辭不獲已遂返仰山居三年將示寂手書與所往來書偈示衆擲筆而化延祐六年閏八月十有七日也壽八十二於金雞石下葬焉其弟子在杭者又分爪髮塔於淨慈西隱

英辯

按明高僧傳英辯號普覺俗姓趙垂髫爲驅烏沙彌弱冠受具戒年二十有五得傳於柏林潭法師之學未三禩出世於秦州景福寺其道大震聲馳四表摧伏異見樹正法幢辯之資性眞純如玉含璞不加雕繪人愛重之至於悍卒武夫亦能敬其爲無佛世之佛也每得䞋幣悉以刱梵刹食僧伽施貧乏元世祖聞其高風降旨旌異至延祐元年六月庚戌無疾而端坐示寂煥異景於易簀之夕標奇迹於火葬之餘塔於普覺寺之後閱世六十有八僧臘六十有一

妙高

按增集續傳燈錄杭州徑山雲峰妙高禪師福之長溪人也家世業儒母阮夢池上嬰兒合爪坐蓮花心手捧得之覺而生師因名夢池幼而神彩秀發嗜書力學尤耽釋典願學出世法依吳中雲夢澤公繼受具戒師銳意在道首參癡絕次見無準準尤器重尋之育王見偃溪入堂掌藏鑰一日溪舉譬如牛過牕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劃然有省

即答曰鯨呑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溪云也只道得一半後出世住南與大蘆遷江陰勸忠雲川何山蔣山虛席奉朝命居之歷十有三載衆踰五千指德祐改元元兵渡江軍士有迫師求金者以刃擬師師延頸曰欲殺即殺吾頭非汝礪刃石辭色了無怖畏軍士感動叩頭而去丞相伯顏見師加敬施牛百齋糧五百寺賴以濟遷徑山寺罹回祿草創纔什一師究心興建不十年悉還舊觀至元戊子春僧錄楊璉眞伽奉旨集江南教禪諸德朝覲論道上問禪以何爲宗師進前奏云禪也者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之所可知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上又云禪之宗裔可歷說師云禪之宗裔始於釋迦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起一枝金色波羅花普示大衆惟迦葉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迦葉由此代相授受而至菩提達磨達磨望此東震旦國有大乘根器航海而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爲禪宗也上嘉之師因從容奏云禪與教本一體也譬如百千異流同歸於海而無異味又如陛下坐鎮山河

天下一統四夷百蠻隨方而至必從順承門外而入到得黃金殿上親覲金面皮方可謂之到家若是教家只依著文字語言不達元旨猶是順承門外人若是禪家雖坐破六七個蒲團未得證悟亦是順承門外人謂之到家俱未也是則習教者必須達元旨習禪者必須悟自心如臣等今日親登黃金殿上覲金面皮一番方可稱到家人也上喜賜食而退陛辭南歸示衆云我本深藏嵒竇隱遯過時不謂日照天臨難逃至化又云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山中復災師謂衆曰吾負此山債耳遂竭力再營建匯殿坡爲池他屋以次而成癸巳六月十七日書偈而逝壽七十五臘五十九葬寺之西麓

汝霖

按增集續傳燈錄蘇州萬壽竺田汝霖禪師四明昌國王氏從郡之慈溪永樂寺梅澗福公出家旣祝髮受具聞天童止泓道化往叅拜泓密奇之遂命爲侍者泓室中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勘驗來學衆皆未喩師已豁然矣已而見悅堂誾於杭之靈隱堂器之

命典記室會其受業師祖方嵒會公赴龍興上藍以師侍行因遊百丈晦機素知師遂命分座師每有著述晦機閱之加敬未幾繼祖住上藍大振法道緇白翕如久之升明之雪竇閱三載松江澱山缺席屈師俄寺燬師不憚劬勩十餘年間殿堂衆宇皆一新之晚主萬壽僅一載示微疾更衣書偈訣衆而逝後至元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也茶毗舍利五色如菽粟者不可勝數人爭得之或後至者掘土而淘亦滿其意徒衆分舍利骨石爲二一塔澱山一歸葬龍山之西岡壽六十六臘五十

福遇

按繼燈錄西京寶應還源福遇禪師霍州靈石王氏子依邑之兜率薙落徧遊講肆雄辯如流景聆靈隱禪師道眼圓明投誠參究一日聞隱上堂舉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語師頓領悟即承印可初住天慶次寶應終壽六十九臘四十九

妙文

按明高僧傳妙文蔚州孫氏子也九歲出家十八受

具已而遊學於雲朔燕趙之境二十一抵京師依大德明和尚學圓頓教遂陞沉於衆十有一年衆請出世始赤服升猊座縱無礙辯若峽倒川奔及乎閒居簡默言不妄發其涵養沖挹無欲速不躁進大類如此年四十八住薊之雲泉勤儉節用老者懷其德少者嚴其教故衆睦而寺治廩有餘粟以賑饑民薊人稱之世祖名見顧謂侍臣曰此福德僧也詔居寶集自爾教乘法席益盛性相並驅僧俗溥濟斯時海內講席紛紛方膠錮於名相凝滯於殊途文獨大弘方等振以圓宗使守株者融通於寂默之表龍象蹴踏競駕一乘年逾八十專修念佛三昧延祐六年預知時至誡諸弟子高聲稱彌陀佛名面西趺坐手結三昧印泊然而蛻塔於平則門外

永達

按繼燈錄西京寶應月巖永達禪師汾陽劉氏子下髮於本州天寧寺每以生死自策勵南詢聞靈巖法雷遠震遙餐風德躡足往叅一見器之親炙積久遂入閫奧住寶應一日示疾泊然而逝

普就

按繼燈錄封龍山古巖普就禪師生滹陽劉氏族十五往禪慶出家參靈巖巖以本分鉗鎚重加煅煉疑情爆然頓落大德六年月菴海禪師退席本寺具疏請師開堂朝旨賜妙嚴弘法大禪師俄封龍堅後歸隱靈棲未幾示寂世壽七十有七

如珙

按增集續傳燈錄四明育王橫川如珙禪師永嘉大姓林氏有叔父爲禪沙門者曰正則視師幼不肉食愛之乃度其祝髮預戒於廣慈院初見石田於靈隱及癡絕至猶留從之然終疑礙無入聞天目居太白往投以疑目舉南山筆笋東海烏蠈師擬對目打之師忽有省遂留執侍國淸斷橋延師典藏橋遷淨慈命爲第二座尋又爲第一座丞相以師有行解可師表以鴈山靈嵒命出世繼遷能仁既歸放牧寮辭病不應迨至元十年有旨授師育王上堂地大水大火大風大若一念無疑地不能礙若一念無愛水不能溺若一念無瞋火不能燒若一念無喜風不能飄如

此即是無依道人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無得師爲藏穴寺側曰此庵乃自爲銘云病叟今年六十六死日將至火化好土化好西堂唯庵貫和尚云古鄮山中有片荒地因壘石爲塔焉銘曰天生一穴藏吾枯骨骨朽成土土能生物結個葫蘆挂趙州壁永脫輪回超三世佛將沒書訣衆語而化年六十八至元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也門人稟遺誡瘞全體於塔焉

黑漆光

按鎭江府志黑漆光名法明示蹟於萊州即墨縣荆溝村以試經得度於郡之崇福寺精練法華每遊州邑聚落間遇有孕婦爲講藥草喻品其娩即輕便至元間來鎭江有木客爲風濤所敗即示以觀世音號俾急誦遂獲安濟居鶴林寺値歲旱籲禱不應法明甚憫之乃以積薪爲窣堵遂捐身入化火方焚隨大霆三日雨足天霽衆奔聚觀尚餘眞身危坐燼灰無少損但益以光明如墨漆州牧以聞賜號黑漆光菩薩

澄鑑

按繼燈錄福寧州支提山愚叟澄鑑禪師本州寧德張氏子依政和龍山剃落叅無文璨禪師遂入其室初住白雲至元二十年世祖勅賜住持支提賜號通悟明印大師後示寂書偈曰八十二年落賺世緣躍翻觔斗應跡西乾沐浴更衣趺坐而化

正逵

按增集續傳燈錄杭州中天竺一關正逵禪師番陽人姓方氏叅晦機於淨慈機問甚處人師曰番陽人機曰番陽湖水深多少師曰瞪目不見底機曰恁麼則浸爛衲僧鼻孔也師曰終不借和尚鼻孔出氣機曰畢竟借誰鼻孔出氣師曰恭惟和尚萬福機肯之命充侍者逾二年往依中峰於天目山久之徑山原叟命掌記中天竺笑隱又俾分座既而出世金陵崇因帝師授以佛日普照之號遷鳳山資福陞主報國至中天竺示寂年五十有七僧臘四十有四

淨伏

按繼燈錄杭州徑山虎巖淨伏禪師淮安人至元二

十一年正月帝御大明殿受朝賀因問南禪才者右相和禮霍孫首舉師師作偈以進帝覽悅而問曰戒勿殺有道者試爲朕言之師對曰有宋仁宗皇帝一日詣羣臣曰朕夜來饑甚思欲燒羊羣臣奏曰陛下何不宣付有司辦之仁宗曰朕偶饑思爾慮爲常例寧忍一時之饑不忍啓無窮之殺殿下皆稱萬歲上嘉納即受帝師戒

祖瑛

按增集續傳燈錄四明育王石室祖瑛禪師族姓陳氏蘇之吳江人齔年出家於里之普向寺十五祝髮尋受具戒即杖策遊方初從虛谷於仰山聞淨慈晦機道化亟往投之一見契合遂留執侍繼掌記室聲聞天童出世四明隆教升浙江萬壽鄞之雪竇育王謝天童平石砥問疾有偈曰是身無我病根深慙愧文殊遠訪臨自有簷花談不二青燈相對笑吟法身徧在一切處噇飯噇空得自由太白鄮峰煙雨裏筍輿來往亦風流迨謝事遂退處於受經自號罷休老子又稱鴻一道人毘陽鄭東季明作罷休老子傳

晩年得痿痹疾造一龕詺曰木癹日坐其中絕不涉人事至正癸未三月定中見一衰衣婦人叩頭請師應身爲國王師曰吾不願生天王家逾月十有七日趺坐化去闍維以其遺骨煆之遵治命也旣而炭灰已盡益以香薪百鍊不回鎔作金銅色扣之有聲四衆驚異附葬於三藏道法師塔右粤三年吳興鄭希聖七月二日夜夢師高坐語希聖曰此兜率內院也慈氏菩薩今現在宮中說法汝往拜之希聖往觀內院境之勝衆之多如經所云古林茂蔚以偈有云毘嵐風折須彌桂摩竭魚吞般若舟

妙恩

按繼燈錄泉州開元斷崖妙恩禪師全州倪氏子初遍參名宿旋入雪峰湘和尚之室湘器之至使分座退居善見痛自韜晦至元二十二年僧錄劉鑑義言於行省奏合開元百二十院爲一禪刹延師爲開山第一世堅致不獲謝師履行純實律身清苦終始無斁脇不沾席者四十二年語言無華而人心悅服叢林法潎以之具與圓寂旣火而雨舍利藏於西山賜

諡廣明通慧普濟禪師有上生經解語錄行世

志德

按明高僧傳志德號雲巖山東東昌劉氏子也十二受經於順德開元寺海聞和尚聞眞定法照禧法師大弘慈恩宗旨於龍興寺徑從之學而盡得其蘊至元二十五年詔江淮諸路立御講三十六所務求其宗正行修者分主之德被選世祖名見賜宴幷紫方袍命主天禧旌忠二剎日講法華華嚴金剛唯識等疏三十一年特賜佛光大師之號每與七衆授戒必令其父母兄弟相教無犯至於然香然頂指爲終身誓居久盡出衣鉢新其殿廡樓閣或歲儉乃煑糜食餓殍數萬人建康流俗尚醪醴好結官吏德獨以律繩束徒衆謹飭出止若誤用常住物者誤一罰百故犯者擯之居大禧三十餘年一衲一履終身不易午過不食夜則危坐達旦以苦誦喪明忽夢梵僧迎居內院高坐空中散花如雨因示微疾至治二年二月七日猶誦經不輟頃之辭衆安坐而化世壽八十八龕留二十一日顏貌紅潤如生闍維舍利無算會者

數萬人塔江寧張家山學士趙孟頫爲銘

衣和庵主

按蘇州府志衣和庵主崑山人居雪竇之棲雲畜二虎恆跨以遊後徙二靈終焉初雪竇千丈巖巔有藤一枝蜿蜒其上下臨不測乃盤結成龕爲師藏修之所故號棲雲大德丁未燬於兵虎爲人害至元丙子復其庵肖其像於是二虎前伏仍不爲害

艮琦

按列朝詩集艮琦字元璞吳郡人自幼讀書禮石室瑛爲師學禪白雲山中性操溫雅淡無纖塵鐵崖云琦公既究禪理兼通儒學能詩其餘技耳住天平山之龍門及檇李興聖寺

普喜（附端無念）

按明高僧傳普喜號吉祥山東人也身偉面黑而瘠貌類梵僧早歲懇父母出家父母責以無後爲大因娶育二子已而始得爲沙門精究慈恩相宗研習唯識師地因明等論元至元二十五年辭禪皇帝勅立江淮御講之所普照居其一也詔師主之升座外日

誦華嚴大經以十卷爲常課而素與雲南端無念相善端爲唯識之巨魁天下無出其右每與師論辯理趣或有少失師以正言救之端亦爲誠服而稱之入滅茶毗舍利甚夥其門人留其靈骨貯以鬃函奉藏二十餘年始建塔於丹徒雩山逮入塔之際啓視之但見舍利纍綴函袱若蜂屯蟻聚觸之熠熠然也鎮江之民多有圖像隨處祠之稱爲吉祥佛云

了萬

按增集續傳燈錄溫州江心一山了萬禪師族臨川金氏貌瘠而弱年十五業程文有聲然素志出家去從金溪常樂院思仁祝髮及游方謁偃溪聞荆叟玨簡翁敬皆相語合東叟嶺南屏擇師掌記偶經神祠見紙灰隨風旋起脫然忘所證亟以白東叟叟詰之無滯後遊天台衆請開法寒嵒遷仙居紫籜疎山未幾江淮總統會諸山於靈隱直指堂議以開先迎居之升住江心少不適意遂棄去寺衆數百懇留隨至馮公嶺不從廬山月澗明迎歸東溪及明示寂開先之衆復以請不敢以寺事累師惟乞訓徒耳皇慶元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遘疾閱七日命具浴更衣書訣衆語坐逝闍維五色舍利如菽不可計雙目睛齒牙頂骨俱不燼時改作豫章烏遮塔江西行省丞相斡赤命以舊藏釋尊舍利奉於中遣使分一山之目睛舍利貯之銀匣陪葬焉

契祖

按繼燈錄泉州開元契祖禪師同安張氏子初侍法石元智智奇其才既遍叅畢乃湛伏鄉院妙恩請爲堂中上座至敬愛之師嘗疾恩餽藥資不受偈曰政坐虛消人信施生身受此鐵圍殃鎔銅熱鐵都吞了那更教人入鑊湯恩益重其爲人三十年恩使嗣位代行湘師之道寺有傑道者頗清狂出言無度恆掃除街市所至羣稚相與譁笑之素所服衣垢甚忽取瀞之言明日行矣至明日求僧粥不予傑請曰求之不再幸予我得粥還置於几危坐而化師爲闍維曰一生傑斗打硬叅禪街頭巷尾掣風掣顛若無末上一解不值半個文錢傑道者誰信寒灰有暖煙有司以師道行聞賜佛心正悟之號延祐六年秋無疾而

化壽九十全身塔於西山

文墊

按蘇州府志文墊南翔寺僧落魄嗜酒人皆薄之每獲䞋施輒予貧者大德初忽語人曰我去矣倏然坐逝偈云六十三年在世間何曾脅肋倒牀眠如今踢倒須彌坐賽過當年老濟顛

祖秀

按安陸府志璞翁諱祖秀姓陳氏峴山人九歲侍父官於江陵生平不飲酒茹葷幼好佛書既長遊西山見翠巘碧泉蒼藤古木寺基朗然叩之故老知其爲海會寺也於是掃除瓦礫剪伐荆榛罄竭鉢囊重修葺理大德間索沐而逝

思珉

按增集續傳燈錄湖州道場玉溪思珉禪師明之象山張氏子首參雪峰於徑山次謁止泓於天童泓問近自何來師曰徑山泓曰未離徑山一句作麼生道師曰平如鏡面險似懸崖泓曰昨夜山前因甚虎咬大虫師擬進語泓即掌之師忽有省一日侍次泓舉

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意旨如何師叉手進前泓曰外道讚嘆云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又作麼生師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泓喜其類己令典藏教大德四年出世郡之吉祥遷金文大梅保福帝師頒旨褒護賜佛心明妙之號至順三年廣教府聘主婺之雙林元統二年行省選住道場示衆云此事如鐵壁銀山如大火聚湊泊不得回避不得伱輩合作麼生直饒脚不點地通霄別有活路也是不快漆桶上堂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卽同魔說拈拄杖卓一下六月不熱五穀不結後至元三年四月示微恙至二十有八日書偈而逝

德林

按松江府志德林東甌人至正十三年禪坐上海之柘澤廢寺饑寒弗嬰其心環歲夏五忽語人曰疇能施我一龕九月一日將此色身焚却人未之信至期空鉢囊易新櫝自環趺坐合掌說偈竟火自身起觀者始矍然膜拜云

徐澤

按蘇州府志徐澤字天泉郡人陸氏子學天台教辭鋒辯博音吐如鐘大德中住永定遷北禪尋奉詔住天竺會朝命勘金書藏經居京師與翰林諸老往來倡和有長春雨花等集

眞淨

按明高僧傳眞淨字如庵雲間華亭姚氏子也母朱氏夢月自海昇墮於懷覺而有娠及誕時瑞光滿室有異僧過指謂其母曰此兒海月法師之再來也九歲依化城寺明靜志法師授法華經歷耳成誦十六得度博究諸乘夙慧頓發乃以性學自許首謁杭之廣福雲夢澤公聞無極度法師化聲大振遂造其室盡得其學元大德間出住海鹽德藏法嗣無極其寺方圮淨竭力扶樹衆散復聚田爲豪門所奪復歸不數年翕然成舊式也至治遷松江超果泰定乙丑元相脫驩舉住下竺居七禩講習不倦闢寺前之徑高大其門書佛國山以揭之至順辛未上竺湛堂澄公以老告休舉淨自代先是淨因疾晝寢夢白衣大士持金瓶水灌其口曰汝勿憂非久自愈矣叩以未來

休咎示云汝却後二年當避喧大樹之下覺疾果差竊疑避喧樹下非入滅之讖邪及乎澄舉住上竺至見寢堂西有大樹堂匾曰靜處始悟夢之所示由是殫心弘法學者嘗數千指元主慕其道賜佛心弘辯之號及金紋紫伽黎衣淨素簡重有古人風舉止不妄言笑夙興默課法華經寒暑不輟癸酉冬預告終期乃命舟亟歸於受業未幾示疾書偈而逝閱世七十有二坐五十有六夏闍維得舌根頂骨不壞舍利五色

至明

按增集續傳燈錄湖州何山鐵鏡至明禪師福唐長溪黃氏子首謁蕒叟堯於嘉禾天寧雖蒙其策勵未大省發後依偃溪於淨慈俾侍左右朝叅暮叩獲臻智證訪清溪沅於虎丘命司藏典登雙徑藏叟復俾掌藏至元辛巳何山虛席請師補處移住四明大梅大德庚子何山耆舊合辭上行宣政院延致再住上堂原野秋陰寒蛩悉吟楓林落葉片片赤心達磨頂門無骨兒孫海底摸針忽然摸著時如何誰道龍王

宮殿深上堂達磨不來東土官路少人行二祖不住西天私酒多人喫何山門前一條大路南來北往知是幾多只是中間一塊石頭未曾有人踏著衆中還有踏著者麼擲下拄杖云看脚下上堂今朝八月二十五記得洞山離查渡落在雲門網子中有屈至今無雪處豎拂子雲門大師來也合喫何山手中棒且道過在什麼處不合鼓弄人家男女上堂著意馳求驢年見面盡情放下瞥爾現前香嚴聞擊竹聲徹見本來面目卽不問且道恁麼爇向甚處囘避歸堂喫茶去延祐乙卯十一月初五日呼其徒囑以後事索紙大書曰絕羅籠沒囘互大海波澄虛空獨露放筆翛然而逝壽八十六

悟逸

按繼燈錄雪峰樵隱悟逸禪師懷安人姓聶氏旣爲僧不肯局守一隅屢叩名宿後得法於雪峰佛海禪師大德十年郡帥舉住雪峰凡七載退居西庵皇慶三年復奉旨再住賜佛智之號六年謝事泰定二年仍奉旨補前席居七載師三住雪峰百廢俱修大爲

法門盛事元統二年示寂塔於佛海塔傍

自如

按增集續傳燈錄杭州中天竺一溪自如禪師福建人元兵下江南師年少被遊兵虜至臨安遺之而去富民胡氏收養之令伴其子弟讀書鄉塾師隅立凝神靜聽默識無所失胡氏喜因子之既長命隷里中無相寺爲僧叅雲峰於徑山得旨戒檢精嚴法服應器不離體初住浙江萬壽寺後有大家黃氏重師道行常供以伊蒲塞饌一日請歸其家進供逾勤乃開私帑所藏金玉示師欲動其心師歸謂左右曰彼黃氏以帑中寶示我欲誘我死去爲其子耳殊不知我視金玉如瓦礫古人墮此轍者頗衆不但爲其子爲其牛馬者有之我自此其疎黃氏矣天曆初中天竺笑隱奉詔開山大龍翔寺因舉代住中竺者三人御筆點師名宣政院具疏敦請久之化去茶毘靈異頗多

了性

按明高僧傳了性號大林武氏子也宋武公之後以

諡爲姓少卽好學聰敏天啓初依安和尚薙髮登具戒歷諸講席精究三藏後遇眞覺國師啓迪厥心旣而周遊關陝河洛襄漢訪諸耆德從而學焉如柏林潭關輔懷南陽慈諸公皆以賢首之學著稱一時性悉造其門領其元旨及歸復叅眞覺於龍坻乃曰佛法司南其在茲矣乃從眞覺至五臺未幾眞覺化去遂北遊燕薊晦迹魏闕之下優遊江海之上與世若將相忘成宗徽居萬寧聲價振蕩內外至大間太后刱寺臺山曰普寧延居爲第一代師之爲人剛毅頗負氣節不能俯仰媚悅於人故足跡不入城隍不謁權貴人或忌之性聞嘗曰予本以一介苾芻蒙天子處之以巨刹惟乃夙夜弘法匪懈圖報國恩不暇餘復何求雖有臧倉毀鬲之言其如青蠅止棘樊耳顧予命之不遭道之不行則納履而去何往而不可也時元世因尊寵西僧其徒衆甚盛出入騎從擬若王公或頂赤毳峩冠岸然自倨天下名德諸師莫不爲之致禮樞衣接足丐其按顱摩頂謂之攝受師惟長揖而已顧謂衆曰吾敢慢於人耶吾聞君子愛人以

禮何可屈節自取卑辱苟爲之屈非諂則佞吾自爲道於彼何求識者高尚其義至治改元九月三日示寂塔於竹林之墟謚曰弘教

文明

按紹興府志文明姓婁氏諸暨人母王氏妊時夢神人以白芙蕖授之乃生甫能言見母舉佛號卽隨聲和之及長客居山陰靈壁寺窺內典輒嘆曰欲求出世間法非釋氏吾誰依大德九年投其寺僧思窮祝髮明年精進益力一夕集衆謝曰吾將歸矣遂書偈而逝

善達

按增集續傳燈錄杭州徑山本源善達禪師仙居柴氏早年與及庵信行脚誓不歷職往江西見雪嵒於仰山隨衆入室無所省發後歸仙居里人請主多福棄去游湖南主福嚴尋還浙西見徑山雲峰入室有省峰印可之適慧雲虛席命師補處後住保寧淨慈徑山皆有成績可紀師凡住處不設臥榻夜則焚香然燭安坐至旦率以爲常又體所稟與人異遇嚴寒

則衣絺綌大熱則衣縕絮以餘資建大圓院於東路半山接待雲侶一日自知時至會衆叙平生行脚事畢須臾端坐而寂

妙鏻

按辰州府志妙鏻和尚元大德中自袁州至沅陵風彩神異有度世禁氣之術救疾祈禱皆驗僉謂普庵禪師再來鏻募緣建普恩寺既畢乃服袈裟著芒履遶寺吟三日人莫曉其故至夜投入寺前井中其徒宗寶入井覓之果然後怡溪人報妙鏻之尸在清浪灘寶往視之果然解其袈裟中有頌曰三十三年無道無禪空空盡在水底生蓮遂歸其尸葬焉

栯堂益

按增集續傳燈錄奉化嶽林栯堂益禪師溫州人出世婺之天寧遷薦福後主明之太平升彰聖至嶽林上堂魯祖面壁麻谷閉門二大老雖與天寧相去數百年今日各與二十拄杖何故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示衆諸子出息不保入息二六時中切莫將身心別處雜用饒你掉臂也是祖師西來意

脚尖頭也踢出一員古佛不如無事好臨終遺偈云八十三年什麼巴鼻柏樹成佛虗空落地火葬牙齒數珠不壞舍利瑩然

殷震

按太倉州志殷震崇明西沙人寶慶住持善吟咏大德間住峴山州嶽祠年八十五跏趺逝火其屍多光怪

寶巖

按明高僧傳寶巖字士威幻堂其號也成紀康氏季子因羅喪亂與弟同薙髮爲僧後叅眞覺得傳賢首宗旨而嗣其道爲人淳朴無僞方寸之地湛如止水値眞覺三坐道場巖與弟皆從而佐之眞覺入滅乃繼其席無何奉詔住普安祐國二寺最久而與大林性公表裏大弘清凉之教至治二年七月入寂世壽五十一建塔於封谷之口

自閒

按增集續傳燈錄金華智者雲屋自閒禪師括蒼葉氏雪堂行和尚乃師之九世諸父也初見荊叟於冷

泉次見東叟於淨慈俾掌記撰成道疏云發見精於午夜叟易發爲泯師不覺股栗汗下如撒蒙蔀頓見叟垂手處自是韜晦大方累聘悉皆辭焉皇慶壬子十月二十五日與客談笑如常時命侍僧取筆書偈已遂終

融照

按明高僧傳融照字慧光世家越之南明早歲受業於華藏刻意修習天台敎觀於台之安國山及杭之天竺後從淵叟湛法師居華亭延慶寺力精敎乘勤修禪定燃膏繼晷旦夕無間故學由志臻表於叢席職躋衆右四十祀矣名聞京師詔嘉奬賜師號每歲元日率衆修金光明懺祝釐君上說法之外力事懺摩與諸衆生掃除塵翳攝入善根旣老而彌勤得其法者三人曰居簡曰宗棐曰宗權皆法門之龍象也

行端

按增集續傳燈錄杭州徑山原叟行端禪師族臨海何氏世爲儒家母陳氏能通五經師六歲母敎以論語孟子輒能成誦十二從族叔父茂上人得度於餘

杭化城院逮受具戒一切文字不由師授自然能通而刻志大法至忘寢食初叅藏叟於徑山叟問汝是甚處人師云台州叟便喝師展坐具叟又喝師收坐具叟云放汝三十棒叅堂去師於言下豁然大悟一日侍次叟云我泉南無僧師云和尚聻叟便棒師接住云莫道無僧好叟領之即延入侍司叟既告寂至淨慈依石林鞏公處以記室尋以靈隱山水清勝往掛錫焉師嘗自稱寒拾里人橫川在育王以偈拈之有云寥寥天地間只有寒山子師竟不渡江而謁覺庵眞於承天復謁雪嵒欽於仰山居三年而嵒逝乃還浙右虎嵒伏時住徑山請師居第一座尋退處楞伽室擬寒山子詩百餘篇皆眞乘流注四方衲子多傳誦之大德庚午出世湖之資福名聞京國特旨賜慧文正辯禪師中書省平章政事張閭公任行宣政院使首舉師主中竺復遷居靈隱有旨設水陸齋於金山命師說法竣事入覲於便殿奏對稱旨加賜佛日普照之號陛辭南歸即養高於梁渚西庵至治壬戌徑山虛席三宗四衆相率白於宣政行院請師補

處仍闔辭奏請璽書護持師至是凡三被金襴袈裟之賜二十年間足不越閫慕其道者鱗萃至無所容雖素以師道自任者至則氣索意消願就下列師以呵叱怒罵爲門弟子慈切之誨以不近人情行天下大公之道賓友相從未嘗譚人間細故舍大法不發一言得宗師體裁具宗師機用紹臨濟正傳爲藏叟的子一人而已至正辛巳八月四日終於丈室其先五日示微疾越四日沐浴更衣趺坐書偈云本無生死焉有去來冰河焰發鐵樹花開投筆垂一足而化龕留七日顏貌如生奉全身塔於寺之後曰寂照庵分爪髮建塔化城幻有庵世壽八十八僧臘七十六

優曇

按鎮江府志優曇丹陽蔣氏子出家廬山東林寺後住丹陽妙果寺至大初詔罷蓮宗曇大懼曰吾承其教將三十載矣而亡於吾之世乎即白佛發誓必復其教於是著蓮宗寶鑑十卷遍證諸方莫能易一字上書仁宗乞復其教允之仍命爲教主賜號虎溪尊者所著有參究調息空觀曰觀一相十念六六三昧與

寶鑑並行至順初化塔其舍利於從善村賜名覺華而敕揭傒斯爲之銘

恭都寺

按增集續傳燈錄恭都寺四明人廉介自持精修梵行日誦法華經因聆鐵鏡上堂遂得心要嘗夜坐有偈云點盡山牕一盞油地爐無火冷啾啾話頭留向明朝舉道者敲鐘又上樓鐵鏡因陞堂特稱賞之臨終無疾更衣坐逝闍維舌根不壞

善繼

按明高僧傳善繼號絕宗越之諸暨婁氏子也母王氏夢神僧授白芙蕖遂娠生即能言或見母舉佛號便能合掌和之稍長從季父於山陰靈祕寺治春秋傳因竊窺佛經乃喟然嘆曰春秋固佳特世法耳莫若求出世法況吾身如泡聚官爵奚爲哉於元大德即請於父母師恭和尚祝髮明年進滿分戒尋從天竺大山恢法師習天台教恢公見其慧解卓倫嘗囑曰吾輪下數百人而堪繼大法者惟子耳當自愛勉之會大山遷雲間之延慶即往南竺謁湛堂澄澄一

見便問曰入不二門屬何觀善法繼對曰三種觀法對屬三部此文既與止觀同成觀體的是從行澄又問諸經之體爲迷爲悟繼曰體非迷悟迷悟由人亦顧所詮經旨何如耳澄公喜謚顏色謂衆曰法輪轉於他日將有望於斯子矣俾居第一座澄移上竺玉岡潤補其席亦居第一座天曆乙巳出住艮渚香嗣湛堂曰講金光明經夜夢四明法智謂曰爾所講之經與吾若合符節自是益加精進至正壬午元臣高納璘請主天台薦福無何遷能仁闡法華妙元文句又釋五章奧義嘗示衆曰吾祖有云止觀一部卽法華三昧之筌蹄一乘十觀卽法華三昧之正體汝等須解行並馳正助兼運則圓位可登而不負祖師命宗之意也元季會天下大亂遂東還華徑專修淨業繫念彌陀晝夜不輟一日忽告衆曰佛祖弘化貴乎時節因緣緣與時違化將焉托吾將歸矣乃端坐而逝至正丁酉七月二十二日也世壽七十有二僧臘六十有三茶毗舌根不壞塔於靈祕之西得法弟子有靈壽懷古延慶自朋崇壽是乘廣福大彰雷峰淨

昱演福如玘報忠嗣璡車溪仁讓香積曇冑若干人

長溪

按鎮江府志長溪不知姓里往來金山多神跡入定天女散花出定龍子擎鉢神異在山頗多元學士虞集有詩送之歸山

清茂

按繼燈錄金陵保寧古林清茂禪師十三歲爲僧見老宿舉高庵見僧不會便扭住曰父母生汝身師友成汝志無饑寒之迫無征役之勞於此不堅確精進成辦道業他日有何面目見父母師友乎師聞之不覺涕淚俱下便知有出生死一著子遂參善知識卽便放下身心如是二十年間矻矻孜孜未嘗暫捨後得徹悟出住開元永福保寧諸刹偈云處世行藏各有由老來誰不愛心休爲圓鄮嶺先師話來結鄱陽衲子讎跛鼈但隨他逐浪錦鱗終是解吞鉤相逢試把家私展蜜果時懸櫱樹頭

按溫州府志古林名清茂樂清林氏子母夢青蓮而孕在襁褓見人輙合掌微笑十歲聞人誦蓮經妙莊

嚴王品有感遂辭親出家依國清孤巖啓論經得度後依橫川於鴈山之能仁舉雲門不起一念公案豁然徹悟出世平江之天平遷開元寺依之者衆皇慶元年二年兩奉聖旨開堂壬子有旨賜號佛性禪師七年江南行御史臺請以金陵保寧處師給驛傳以迎開堂說法緇素大會不異勇禪師時尋有旨名之入朝以疾辭不赴

希齡

按浙江通志希齡號大辨契雪巖欽之旨所坐道場學者奔湊仰山二隆日往朝焉視黃白無殊瓦礫元四帝皆賜號寵之虞集銘其塔

德富

按明高僧傳德富保定易縣謝氏子也年七歲力求出家父母感異夢遂捨入興聖寺依眞空和尚薙髮受具戒力究大法一日經行次忽大悟自是名播叢林皇慶初萬山壽和尚奉旨大興水陸齋會請師開堂說法七衆咸集師方陞座說偈忽於座上放大光明遍照空際現諸瑞相良久方隱聞於朝廷賜遍辦

大師之號併金僧伽黎衣及後示滅有白光頂出照耀四達茶毘得舍利數十顆建塔

元智

按松江府志元智出家朱涇法忍寺皇慶三年開山東林寺延祐中詣都進銅佛像時亢旱奉敕乞雨立應賜號佛日普照大德禪師及金襴伽黎歸寺闡揚宗教遐邇嚮慕延祐七年辭世

德謙

按明高僧傳德謙號福元姓楊氏寧州定平人也幼爲勤策嗜誦佛書稍長即遊秦洛汴汝逾河北齊魏燕趙之邦諮訪先德初受般若於邠州寧公習瑞應於原州忠公受幽贊於好畤仙公學圓覺於乾陵一公究唯識俱舍等論於陝州頤公聽楞嚴四分律疏於陽夏聞公凡六經四論一律皆辭宏旨奧窮三藏之蘊而數公並以識法解義聲名遠聞謙皆親熏炙之而必臻其道後至京都受華嚴於大司徒萬安壇主初詣居萬寧寺遷崇恩前後十紀道德簡於宸衷流聲揚於海外未嘗以榮顯寵遇改其志嘗曰畦衣

之士抗於世表苟不愧於朝聞夕死尚何慕焉自是重居巨刹久佩恩榮唯恬退爲高尚乃讓師席於弟子自居幽僻謝絕人事括囊一室以明其明樂其樂處世而遺世者也元延祐四年正月二十有六日示寂帝賜鏹五十緡賻葬敕有司備儀衛旛幢音樂津送茶毘獲舍利數十顆建塔於城之南隅世壽五十有一臘四十有三

慕容德

按保定府志慕容德范陽人年十五禮僧幽邃爲師號廣法大師後居興壽院爲善惟日不足年七十九遂爾示寂祥雲四現異花散香荼毗翼日收舍利盈掬青黃異色大小殊形

紹睿

按江西通志紹睿古餘千大慈寺僧號思庵少敏愛學詩嘗讀佛書人問之曰能言其心又嘗讀儒書人問之曰能言其氣及長偈句詩文援筆立就元延祐間隨師玉振師至廬山臨川吳澄見而異之後住圓通演教海內叅學甚衆

子文

按明高僧傳明州寶雲寺子文字宗周四明象山人也卽北溪聞法師之上足出主寶雲寺淹博教觀律規甚嚴常與人言則蹇訥若不出口至於升座滔滔如建瓴之水莫之禦也臨終時講十六觀經終卽欲就座別衆入滅或有啓曰和尚後事未曾分付奈何遽爾告寂耶文曰僧家要行便行莫作俗漢伎倆爲兒女計而有後事衆懇益切於是下座復歸方丈一一條畫之卽合掌稱西方四聖號回向發願畢遂入滅闍維獲舍利無數光色燦然異香襲人彌日而止

明本

按繼燈錄杭州天目中峰明本禪師杭之錢塘孫氏子母夢無門開禪師持燈籠至家遂生神儀挺秀具大人相離襁褓便趺坐能言便歌讚梵唄參高峰於死關晝夜精勤困則以頭觸柱一日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處恍然開解遂從高峰薙落時年二十有四也未幾觀流泉有省卽詣峰求證峰打趁出旣而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問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

女時如何峰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師言下洞然徹法源底於是高峰書眞贊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得見半邊鼻延祐戊午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襴袈裟賜之號曰佛慈圓照廣慧禪師院曰正宗英宗皇帝亦封御香製衣即所居而修敬焉先是駙馬太尉瀋王王璋常使人從師問法意以爲未足請於上親往見之請師陞座爲衆普說曰大道無爲大功不宰大善無跡大位不居一切處海印發光千萬古金枝挺秀訪圓通大士於潮音洞裏買石得雲饒修如意輪期於明慶寺中移花兼蝶至香風奏四天之樂梵音轟大地之雷二千載已現國王五百劫常爲世主一大藏教隨機轉運百千妙行任意發揮祝萬歲於九重保三韓於上國此是太尉瀋王海印居士尋常行履處只如今日偕行宣政院使平章相國王子從官高登天目下視人寰且佛法相應一句如何指陳匝天匝地祥雲起無古無今瑞氣騰示寂書偈辭衆曰我有一句分付大衆更問如何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逝

大同

按明高僧傳紹興寶林寺沙門大同字一雲別峰其別號也越之上虞王氏子父友樵母陳氏妊師十月父晝坐堂上忽見龐眉異僧振錫而入父起揖曰和尚何來曰崐崘山竟排闥趨內急追聞房中兒啼聲父笑曰吾見得非再來者乎師幼俊爽讀書輒會元奧初習辭章翩翩大有可觀於是父以纘承家學屬之母獨嘆曰是子般若種也詎俾纏溺塵勞乎遂命入會稽崇勝寺薙髮聞春谷法師講清涼宗旨郡之景德往依之盡得其傳又謁古懷肇公精四法界觀因春谷移主寶林乃謂師曰子之學精且博矣恐滯心於麤執但益多聞縛於知見誠非見性之本宜潛修而滌之庶爲吾宗之幸於是命出錢塘見晦機熙禪師見其揮麈之間師之夙習見聞一時蕩絕惟存孤明耿耿自照如是者閱六寒暑晦機深嘉其志又聞天目中峰法道之盛往參便有終焉之意中峰一日名而勉曰賢首一宗日遠而日微矣子之器量足以張之毋久滯此特書偈讚清涼像付以遣之師大

喜曰吾今始知萬法本乎一心不識孰爲禪又孰爲敎也還寶林復侍春谷且告中峰之意谷隨命分座講雜華經時宋故官徐天祐王易簡相與崇獎聲光煥著郡守范公某憐春谷臘高欲風之讓席乃設伊蒲親與師言師毅然動容曰其所貴乎道者在師弟之分耳分明可以垂訓後學苟乘其耄而攘其位豈人之所爲哉明公固愛我使我陷於名義實傷之也范不覺避席謝曰吾師誠非常人豈吾所能知也元延祐初出主蕭山淨土寺次遷景德至元被命住嘉禾之東塔隨改寶林然寶林本清涼國師肄業之地人咸榮師師亦高臥不赴於是郡邑交疏延請再至始投袂而起乃倣終南草堂故事闢幽舍招徠俊乂天下學者莫不擔簦躡屩集其輪下至正初賜佛心慈濟妙辯之號併金襴僧伽衣元臣忠介泰不華守越苦旱力請師禱師爇臂香於元度塔下雨卽大澍元季天下兵亂寺災師奮然謀復新之至明太祖御極設無遮大會於鍾山名師入見武樓師時年八十免拜跪次日賜宴禁中事竣賜內庫白金數鎰并珍

物榮其歸師生神宇超邁伏犀貫頂身修偉玉立而美談吐如坐王公貴人有排難教門者則法輪滾滾理或不直雖斧鑕在前亦不少挫其氣有以危法加之弗少顧惟誦華嚴經爲常課而已不移日其人自斃師每扶植他宗毫無猜忌如斷江恩少林之學者乃薦之主天衣天岸濟台教之徒也挽之住圓通師遊閩時古林茂主福建之保寧而馭下過嚴楚僧無賴者將愬之於公府師偶遇旅邸乃設豐食從容餉之謂曰吾固不識古林聞其爲禪林名德若輩將不利之君子以若輩爲何如人不若且止若否則恐自羅大咎事遂寢師性至孝恨早喪父每至忌日必流涕不已養母純至非惟順色凉溫而已必使心餐道味及亾蒸嘗無闕且求名儒撰行實樹石於墓側師持律甚嚴一鉢外無長物惟有書史五千餘卷洪武二年十二月內示微疾次年季春十日登座說法辭衆歸方丈端坐而化世壽八十有二僧臘六十有五闍維徵異甚多建塔於竹山所著有天柱稿寶林類編各若干卷嗣法弟子妙心之大衍阜亭之善現高麗

之若蘭景德之仁靜姜山之明善延壽之師顗南塔之國琛福城之大慧景福之性澄妙相之道偁法雲之道悅淨土之梵翺寶林之日益等

永寧

按繼燈錄常州龍池一源永寧禪師淮東通州朱氏子世爲宦族九歲懇求離俗依利和州廣慧寺出家寺乃州之望剎宋有淮海肇禪師說法度人聲聞當時前一夕寺衆同夢迎淮海次日而師至識者異之受具後徧參諸老皆弗契謁無用於太湖用門庭高峻師方入門卽厲聲叱出師作禮於門外合爪而立久之乃許入見用問何處人師曰通州用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師曰沃日滔天不存涓滴用令誦趙州狗子語師立成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象森羅齊乞命無底籃子盛死虵多添少減無餘剩用嗒然一笑至治癸亥宜興之龍池請師建立禪林業已告就後復擇絕巘作室以居至順庚午出主李山始開法無何遷常之天寧順帝賜號本覺妙明眞淨禪師戊子有旨入覲命說法於龍光殿上大悅賜金襴法衣

兼玉環加師號佛心了悟大禪師賜歸未幾奉旨函香至五臺感文殊現祥光五道明年辭歸庚子復爲衆所逼出領善權寺壬午謝歸龍池示微疾命弟子裁紙製內外衣且曰吾將逝矣移龕至絕巘所居起浴索筆書偈曰七十八年守拙明明一場敗闕泥牛海底翻身六月炎炎飛雪書畢側臥而化茶毗有五色光現齒牙舌輪數珠皆不壞舍利無數烟所到處亦纍纍然衆共取之至灰土中掬取淘汰獲者亦衆

必才

按明高僧傳必才字大用姓屈氏台州臨海人父哲明大經爲科目之儒母趙氏嗜善崇佛惟謹母娠才十月一夕夢梵僧振錫入堂內覺而生才甫能言輒記孝經一卷七歲善屬句脫口而就聲文諧協宛有思致時有江西瞿法師居越之報恩實剡源暹公諸孫通天台教觀才年十二乃挾冊從之未幾爲祝髮進具戒十六出游虎林謁湛堂澄於南竺湛堂與語皆中肯綮卽以法器期之命典客司時玉岡潤法師居第一座學者歸之如雲才亦執經入室雖至流令

之暑折膠之寒足不踰戸限者十年凡山家之元敎觀之要一經指授意釋心融靡不臻其閫奧玉岡嘆曰此子非靈山會上業已習之烏能至此哉一時儕輩如我庵無絕宗繼皆英聲偉望超出時流至於剖決宗旨議析敎章必推才爲上首玉岡出主海鹽德藏命才分座講演其辯若雨注河翻縱橫無礙聽者稱之泰定元年玉岡遷演福宣政院請才繼德藏當是時湛堂聲譽喧播中外衆意其必願爲其弟子及升座瓣香嗣玉岡君子謂其知義至正二年遷杭之興福三年補演福元臣康里常吝決心要先因寺燼於兵才爲文第新之建萬佛閣其高一百三十尺有奇才之爲人凝重沈默觀行精勵孜孜修進無斯須懈怠接人以慈誨人無倦門弟子據猊座者百人順帝特賜佛鑑圓照之號一日忽覺頭目岑然卽謂衆曰吾緣盡矣乃焚香面西端坐高稱彌陀佛號盡一晝夜又告衆曰汝等勿謂修持無驗吾淨土緣熟三昧現前矣卽索浴更衣爲書以別相識遂合掌而逝輿龕荼毘有五色光自龕中發火餘不壞者二舌根

如紅蓮華齒牙若珂貝舍利滿地衆競取之一時俱盡最後至者乃穴地尺許求之亦有得者塔於寺南閱世六十有八坐五十六夏著述有妙元文句止觀增治助文法華涅槃講義章安荆溪法智禮文詩偈等並行於世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八十八卷目錄

僧部列傳六十四

元三

義讓　弘濟
天倫　鑑無礙
文才　祖銘
普無外　喜得
大訢　孫禪師

如照　紹大
正源　慧曇
先覩　悅可
光菩薩　了義
祖雍　以假
法林　明德
法樞　時蔚
宗衍　覺慶
寶金　立中成

元長　惟則
印原　正友
如觀　雲岫
淸珙（附愚太古）　紫衣大師
守貴　一庵
實庵　廷俊
普仁　智安
德昂　世愚
法亮　智順

如一庵者
慧照
曇噩
子梗
太虛
行元
時溥
自厚
慧大

正璋
善學
懷渭
省初
妙凱（附賀成龍）
柏子庭
大德師
嗣特
僧琳

普容
疎石

淨澄

神異典第一百八十八卷

僧部列傳六十四

元三

義讓

按繼燈錄西京天慶寺息庵義讓禪師眞定李氏子卝歲薙落遍叅宗匠末後往封龍山扣古巖之室巖深器之至治三年開堂天慶次遷熊耳之逼相泰山之靈巖洛之嵩少忽示寂付後事書偈曰來時本靜去亦圓周虛空作舞任意優遊右脇而化

弘濟

按明高僧傳弘濟字同舟別號天岸越之餘姚人姓姚氏幼孤從里之寶積寺舜田滿和尚出家丱時駿發絕倫滿授以法華經輒成誦年十六爲大僧日持四分律跬步之間不敢違越繩尺已而歎曰戒固不可緩而精研教乘以資行解乂可後乎於是往鄞依半山全法師習台教久之悉通其旨嘗修法華金光明淨土等懺一日於定中彷彿覩四明尊者付以犀角如意自是談辯日溢若河懸泉湧而了無留滯泰定元年出世住萬壽圓覺明年鹽官海岸毀居民朝夕惴惴恐爲魚鼈之宅元丞相脫驩甚憂之乃禱觀音大士於上竺命濟卽海岸建水陸大齋入慈心三昧取海沙誦大悲陀羅尼帥衆徧撒其處凡足跡所及岸皆復固人稱神焉天曆遷集慶顯慈二寺適當歲儉退處別室蘇人聘興大德萬壽寺閱六寒暑寺告成至正五年宣政請主會稽之圓通居四載還寶積專修念佛三昧七年濟以年高八十元主降旨命主杭之普福濟堅臥不起門人法航等進曰和尚自

爲固善其如斯道何濟不得已遂彊起受詔赴之無何竟拂衣復歸舊隱開清鏡閣以蟄焉因楞嚴經諸註繁簡失當將欲折衷其說爲之疏解俄疾作即名弟子以唯心淨土之旨惓惓爲勉間有未解其意濟乃厲聲曰生死難處生死難處遂書偈而逝時至正十六年三月十日也閱世八十有六坐七十有一夏越七日顏如生衆以陶器葬里之峨嵋山松花塢亦濟自上之所嗣法弟子有上竺道臻雍熙淨琛普光允中圓通有傳天宮明淨五人所著有四教儀紀正天岸外集各若干卷行於世

天倫

按增集續傳燈錄金陵保寧仲方天倫禪師明之象山張氏幼而岐嶷投廣德天寧竺源嗣公落髮竺源謂曰汝志趣宏遠堪任大法無爲我滯此遂往依虎丘東州永偶過栴檀林與一僧看傳燈錄語之曰千七百則公案渾如生鐵鎖子還有得鑰匙入手者麼師於言下有省時晦機在淨慈師遂往見纔入門機云湖山靄靄湖水洋洋浸爛儞鼻孔塞破儞眼睛因

甚不知師云通身無影象步步絕行蹤機云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未幾俾居侍司復命掌藏鑰師憚人事繁雜嘆曰世降道衰人根浮薄宿師碩德具大知見猶不爲學者信服無他蓋表裏不純故也自是必欲剗蹤削跡於深靜地聞吳興桃花塢尤僻邃乃往縛茅焉一日灌園忽四山雲暝驟雨疾風摧折林木霹靂一聲胷中疑礙頓釋乃曰大奇大奇也大奇掇轉虛空顛倒騎蟭螟吞却五須彌囊於南屏室中屢叩老和尚終不肯爲我說使當時說破安有今日耶泰定丁卯出主廣德東泉遷明之佛喦龍翔笑隱招居第一座南臺治書吐魯公數來問道泛及楞嚴元旨契合會保寧虛席臺章薦舉宣院劄付俾主之師初在桃花塢定惺時見一僧禮拜師問汝何禮拜僧云師悲救菩薩也言訖不見晚年卜築於鳳臺西曰新菴將終謂淨覺曇公曰欲將後事相浼今日何日淨覺曰二十九日師曰月窮日不宜去明日五月一吾卽行矣至期名門人付囑已舉手作別或請書偈吒去端坐而逝世壽六十六僧臘五十一

鑑無礙

按溫州府志鑑無礙永嘉鄭氏子母夢白光貫其廬因有孕及生有異相聰慧明敏弱冠歷諸方參中峰後從龍淵於東林蘭若居二十年一日聞蓮香作偈曰個中消息本尋常幾度無端費忖量今日疑團百雜碎西風一陣白蓮香尋歸蓀湖未幾遷化茶毘有舍利

文才

按繼燈錄鄧州香嚴淳拙文才禪師平陽臨汾姚氏子生有異質見僧則合掌作禮不類常兒長依絳明福嚴普公出家嘗讀證道歌至幻化空身卽法身之句欣然契悟乃謁還源禪師呈所解源可之閱藏於龍門山三載泰定甲子住少室尋隱香嚴詮釋般若心經并華嚴法界觀至正壬辰五月十七日沐浴更衣呼門徒申敎誡且曰吾死無事慮費火已揚灰可也翼日吉祥而逝葬全身於雪庭塔右春秋八十

祖銘

按增集續傳燈錄杭州徑山古鼎祖銘禪師姓應氏

世居四明奉化依金峨橫山錫公得度竺西坦公主天童辟爲內記後徧叅諸尊宿元叟在靈隱往從焉叟命居記室自是聲譽頓發而師愈謙抑自持及年五十四始出主隆教遷寶陀中天竺徑山帝師聞法席之盛錫號慧性宏覺普濟大師頴毫作亂師治妙明菴以將歸老焉元日祝釐行省現白光三道丞相康里公奉師所讚觀音像於紫微閣是夕瑞光煜然苗獠焚掠徑山丞相延至郡城雲居時詣師叩宗門元旨一日看經次問長老何不看經師云尋行數墨爲看經耶丞相無語師翻經云老僧看經去也丞相以手掩經云請爲說破師云伊尹周公是阿誰做中天竺用貞良公謂師嘗闡化是山請歸了幻庵尋示疾致書囑丞相外護書偈曰生死純眞太虛純滿七十九年搖籃繩斷擲筆而逝

普無外

按崇仁縣志普無外泰定間住持地藏寺傾衣鉢造菴堂一所於譚陂復疏題累墩創橋覆以瓦屋至正甲申春趺坐而化先是普似患風狂口銜馬糞遍街

狂走大呼曰崇仁光蕩蕩眺見普和尚迨至正兵火焚蕩殘盡惟此橋僅存

喜得

按松江府志喜得姓錢氏出家興聖寺登天目山叩中峰禪師獲宗旨歸有施北花園地遂結菴延四方雲水鑿基得古石刻錢喜二字中峰大書喜見名其庵於是編茅未齊禪錫紛委喜持鉢餉衆饑寒踣病及無告者傾衣鉢濟之知舊死無所歸者殯之人悉稱爲喜菩薩吳江程林仲葬母致喜演法有金甲白帽神人合掌見其後諸大家祈禳獲一至爲幸至順中卜遷盤龍塘不三年遂成勝剎及卒緇白送葬者數千人火後爭分舍利驩泣交喧或拾片骨取撮灰裹藏供禱焉

大訢

按增集續傳燈錄金陵龍翔笑隱大訢禪師族姓陳九江義門唐尚書操諸孫從郡之水陸院出家初至廬山謁開先一山萬公既而遣詣百丈參晦機機一見器重由內記升記室一日問曰黃龍得旨泐潭領

徒遊方及見慈明氣索汗下過在什麼處師抗聲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又一日舉百丈埜狐話詰曰且道不落因果便墮埜狐身不昧因果便脫埜狐身利害在什麼處師擬答機遽喝之平生凝滯渙然氷釋因同叅者苦問師頌曰百丈埜狐埜狐百丈埋作一坑伏惟尚饗機遷淨慈復延掌記出世湖之烏回遷杭之報國中天竺天曆元年文宗以金陵潛邸爲大龍翔集慶寺妙簡名德開山首膺其選號曰廣智全悟大禪師爲開山第一代住持厥後驛召赴闕入見奎章閣賜坐咨問法要對揚稱旨賜貂裘金衲衣及順帝御極待遇益隆有旨命百丈山東楊德輝重編禪林清規仍命師校正遂定爲九章四方咸取以爲法以老病求退御史大夫撒迪公以聞優詔不許加號釋教宗主兼領五山寺敕外臺護視使安居終老至正四年五月俄示微疾肩輿與御史大夫脫歡公爲別留書凡與交游之善者囑其徒以兩朝賜己金幣作萬佛閣上報國恩二十四日遂書偈趺坐而化春秋六十一夏四十六

孫禪師

按臨川縣志孫禪師臨川明水寺僧戒行精專天曆二年旱鄉民請師禱三日不雨遂積薪自焚雨大作屍不燬漂屍寺前止石岩下人言岩爲黃花姑所居而異之爲立祠

如照

按繼燈錄開元佛果如照禪師晉江蔡氏子從本寺道符出家開元合一妙恩爲第一世師左右恩恩甚器之既而徧參大慧內發深有所悟日雪窖生埋幸可憐六年曾不動機緘眼皮爆綻三更後明破星兒卽不堪上聞賜佛果弘覺之號至順二年無疾溘化

紹大

按繼燈錄金華府雲黃山寶林桐江紹大禪師世居嚴之桐江姓吳氏幼入鳳山寺爲沙彌及受具後首上雙徑謁虛谷得其單傳之旨久之辭去歷叅名宿乃曰吾今而後知法之無異味也復歸徑山時東嶼海唱道淨慈請師主藏每夜敷席於地映佛前燈閱大藏至三過遂盡通其旨至順壬申出世嚴之烏龍

後遷智者寶林至己亥八月七日集衆訣別衆請書偈師援筆擲地曰縱書到彌勒下生寧復離此耶遂翛然而化荼毗舍利如紺珠色齒牙數珠不壞

正源

按繼燈錄杭州徑山竺遠正源禪師南康歐陽氏子年二十七始受具謁虛谷谷首以龍潭滅紙燭話問之師曰焦石可破層冰谷曰破後奚爲師曰探索乃知谷曰所知者何事師擬對谷便打師悚然默喻後五主巨刹其住靈隱時厄於回祿而師所居獨存似有神相之者住徑山日賜號佛慧慈照普應禪師將寂預告日期書偈而化塔全身於徑山弟子剪爪髮分瘞諸處皆有舍利叢生

慧曇

按繼燈錄南京天界覺原慧曇禪師天台楊氏子母夢吞明珠而娠及生容貌嶷然幼不與羣童狎長依越之法果寺出家尋受具戒初習教華嚴止觀無不貫練尋棄去入禪時笑隱唱道於中天竺師往造焉叅叩脫然有省至順二年初住牛首之祖堂遷石城

清涼保寧蔣山勑改龍翔爲天界詔師住持特授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洪武三年奉使西域至僧伽羅國其王事師於佛山精舍明年九月示寂祔葬辟支佛塔先是彼佛懸記今之開祔適符其言尚書回奏上勑賜遺衣葬於雨花臺之左

先覩

按繼燈錄天台華頂無見先覩禪師台之僊居葉氏子資性秀穎嗜讀書過目成誦從古田厔薙髮叅方山寶一日作務次渙然氷釋山以偈印之曰此心極廣大虛空比不得此道只如此受持休外覓師受命築室華頂一坐四十年足未嘗輙越戶限

按天台縣志先覩號無見住華頂峯四十年操行卓絕其徒聞風不遠數千里叅問元統甲戌五月望日遺書謝朋舊作偈趺坐示滅翼日焚化舍利凝積成五采白乳如注宋濂撰塔銘有無見覩語錄行世金華黃溍爲之序

悅可

按蘇州府志悅可字中庭住嘉定西隱寺築十六觀

以修淨業元統間賜號廣慧大師至正中無疾坐逝茶毘齒舌不壞

光菩薩

按天台縣志光菩薩鄞人先世習雕塑至光藝益精光好道遍叅有道尊宿聞華頂無見和尚道行清峻挾胷中所疑投之年七十有三無疾坐蛻於華頂山

了義

按繼燈錄杭州天目正宗寺斷崖了義禪師湖之德清湯氏子年十七有禪者誦高峰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曰此大善知識必能爲人抽釘拔楔遂往見聞峰舉牛過牕櫺師疑甚他日過鉢盂塘見松上雪墜有省卽呈頌曰不問南北與東西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絕峰痛棒不覺隕身崖下及出迺自誓七日取證遂端直堅竪志廢寢食夜則攀樹露立達旦未至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尚今日瞞我不得也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更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峰上堂曰二十餘年布個漫天網子打鳳羅龍竟不會

遇著一個蝦蟹今日不期有箇蟭螟蟲撞入網中固是不堪上眼三十年後向孤峯絕頂揚聲大叫且道叫箇什麼大地山河一片雪徇衆請坐正宗寺元統元年除日謂從者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伱還委悉麼良久曰明日是年朝正月六日詣法雲塔西指空地曰更好立箇無縫塔其晚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禪者曰某甲隨師去師曰你走馬也趂我不及翼午趺坐而化壽七十一臘四十九初中峯示寂會葬齋次師笑謂衆曰後十二年更爲老僧一會至是十二年矣賜號佛慧圓明正覺普度大師弟子輩遂從師所指之處建塔焉

祖雍

按繼燈錄杭州天目山大覺寺布衲祖雍禪師明州寧海人得旨於高峯躬執樵爨貌甚黧瘠戇而少文嘗和永明山居偈曰我要心灰卽便灰何須更去覓良媒千差路口齊關斷萬別機頭盡截摧就樹縛茅成屋住拾荆編戶傍溪開是他嬾瓚無靈驗惹得天書三度來住持中竺嘗有念珠一串被鴉銜去次日

復衡珠來還衆異之一日無恙書偈辭衆安坐而逝

以假

按繼燈錄處州白雲空中以假禪師得法高峰後棲白雲山四方禪侶聞風來赴履滿戶外至元丙子夏一日援筆書偈曰地水火風先佛記掘地深埋第一義一兇檀那幾片柴二兇人言無舍利趺坐而寂

法林

按增集續傳燈錄杭州靈隱竹泉法林禪師別號了幻族姓黃台之寧海人依同邑法安太虛同禪師出家因看睦州語有省白虛曰從生至死只是這個不由別人也叅元叟於中天竺叟問何處來師曰天台叟曰曾見寒山拾得麼師叉手而前曰今日親見和尚叟曰脫空謾語漢參堂去尋俾侍香復掌藏鑰看經次叟曰看經那師曰是叟曰將甚麼看師曰將眼看叟豎起拳曰何不道將這個看師曰放下拳頭將甚麼看叟微笑東嶼在淨慈招分半座時竺原在浮山得師提唱語稱譽不置尋美以偈有五百衆中居上首妙解堪作人天師之句居淨慈蒙堂不出戶者

九年行省左丞相脫歡公請主浙江萬壽遷中天竺後至元四年遷靈隱宗風大振順帝錫以金襴法衣時寂照在徑山父子同時唱道五山人以爲盛事大龍翔席虛星吉大夫遣幣聘師辭不赴使者三往返師避於會稽山中行院知不可彊具疏請師仍領靈隱又居三年退處了幻庵至正十五年春感末疾二月二日集諸徒叙平生本末且誡之曰佛法下衰無甚於今宜各努力吾世緣止於斯矣索筆書偈曰七十二年虛空釘橛末後一句不說不說遂奄然而化龕留十日顏色不變全身窆於松源塔西塔前古桂當春吐花清香滿路見者歎異

明德

按繼燈錄安吉州道場孤峰明德禪師姓朱氏家世明之昌國父與普陀玠公交玠聞雞聲入道凡說法必鼓翅爲雞號玠亡已久母夢玠來託宿覺而有娠十四月始生在童幼好趺坐問將何求師曰欲學坐禪求作佛爾年十二入金鵝院爲僧越五年受具戒見明極俊公機語契合會明極往日本師乃抵雪竇

値竺田上堂舉隱山泥牛入海話師於是羣疑頓釋以所見呈田田曰人天眼目儼然有在後住松江之東禪再遷保寧居一十五載三遷道場升淨慈洪武初謝歸道場竹林庵示微恙入滅

法樞

按繼燈錄建寧府天寶山鐵關法樞禪師溫州平陽林氏子年十七辭父母詣華藏禮竺西坦爲師受具後叅中峰本及庵信俱不契遂見元翁信於石門敎看三不是話凡三載一日齋後下牀忽大悟作頌曰不是心佛物撥出虛空骨金色獅子兒豈戀野狐窟咄咄翁印可後南遊建州郡將請主天寶不數載遂成叢席再住松溪之普載示疾作書別諸外護索浴畢書偈曰本無來去一句全提紅霞穿碧落白日遶須彌擲筆而逝塔於本山

時蔚

按繼燈錄蘇州鄧蔚山萬峰時蔚禪師溫州樂淸金氏子年十三依本縣演慶昇講主出家十六落髮十九更衣學禪忽聞寺中宗律師舉百丈問溈山不可

喚作淨瓶喚作甚麼溈山踢倒淨瓶便行不覺觸破疑團說偈曰顛顛倒倒老南泉累我工夫却半年當下若能親薦得如何不進劈胸拳遂往伏龍見千巖巖印以偈曰鬱鬱黃花滿目秋白雲端坐碧峰頭無賓主句輕拈出一喝千江水逆流師見偈從此退職遂往蘭溪嵩山結茅以居後巖以書招之不至乃令人齎法衣頂相授之師始開法元末移錫蘇州鄧蔚山創立伽藍名曰聖恩道風彌布僧俗歸向益衆洪武十四年正月十九日集衆付囑畢趺坐說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崕撒手杲日當天語畢而逝世壽七十有九僧臘六十夏停龕十三日顏色如生塔全身於院西

宗衍

按列朝詩集宗衍字道原吳中人至正初善爲詩住石湖楞伽寺一時名士多與游而尤爲危翰林太僕先輩覺隱誠公所推許嘗以僧省堂選主嘉禾德藏寺才辯聞望傾於一時年四十而歿孫西白金嗣其法聲九臯有德藏送行詩序云當時石湖與危先生

相知而未嘗得見洪武革命先生歸江南始克序道原所著碧山堂集而道原之殁久矣道原遍讀內外書資以論說而獨長於詩博采魏漢以降而以少陵爲宗取喻託興得風人之旨故其詩清麗幽茂爲可傳也

覺慶

按寧波府志覺慶鄞人姓毛號曰壽堂弱歲禮壽梅峰落髮化道俗甃石衢鑿義井施湯茗行鍼藥凡可以澤物者靡不爲至正辛巳歲杖錫至雲間觀普照佛會隆盛遂預作別四明及杭之麴院道友二書并偈云無量劫來原有我無有有我亦無無我無人人無覓處蕩蕩光明耀太虛復示衆云與來立到五更後徹骨寒來有幾人已而示寂三日茶毘於西延恩徧體汗下迎歸是夕紅光燭天又十日顏貌如生髮自長人皆歎異

寶金

按繼燈錄代州五臺靈鷲碧峰寶金禪師乾州永壽人姓石氏父母俱崇善有沙門以觀音像授其母囑

曰謹事之當生智慧之男未幾果生師白光煜煜照室六歲禮雲寂溫法師爲童子及受大僧戒遂徧詣講肆窮性相之旨久之曰是可以了生死耶乃棄去時如海眞禪師開法於縉雲師往謁示以道要師大起疑情偶攜篋隨海擷蔬於園忽凝然不動歷三時方寤海曰作定耶師曰動定不關海曰動定不關是什麼人師舉篋海不肯師置篋於地叉手而立海亦不肯師一喝海奮前搊胷曰速道師築海胷仆之海笑曰塵勞暫息定力未能深也必使心路絕祖關透然後大法可明耳後憇錫峨眉日啖松柏脇不沾席者三年一日聞伐木聲大悟往見海海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如是宜往朔方其道大行先是師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佛五十二菩薩行道其中有招師謂曰此五臺祕魔巖也汝前身修道其中靈骨猶在何乃忘之既寤遂遊五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被五綵敝衣赤足徐行一黑獒隨其後師問曰子何之曰入山中爾師曰將何爲曰一切不爲良久乃沒叩之同行者皆莫之見或謂文殊化

身云師乃就山結靈鷲庵以居聲光日露四方聞之不遠千里負餱糧來獻者日繽紛也至正戊子順帝遣使詔至京甚敬之命住海印寺力以疾辭賜寂照圓明之號太祖高皇帝即位詔師至南京見上於內殿問佛法大意上設普濟會於鍾山選高行僧十人涖其事師與焉蒙寵賚甚渥親御翰墨賜詩十二韻未幾示微疾弟子請留末後句師曰三藏法寶尚爲故紙吾言欲何爲怡然而逝壽六十五臘五十九荼毘獲五色舍利齒舌數珠皆不壞

立中成

按繼燈錄杭州慈光寺立中成禪師錢塘孫氏子首謁祖芳聯公請益次聯舉臘月火燒山話師頌曰白雲迷却舊行蹤臘月燒山火正紅再得慈風來扇發冷冰冰處煖烘烘聯深器之

按浙江通志立中成孫氏子十三出家受具謁淨慈祖芳聯公聞臘月火燒山之語遂悟八十二上堂說偈有今年計著後年事云至八十三沐浴坐化月日無爽停龕九日顏色不變荼毘得五色舍利

元長

按繼燈錄婺州伏龍山千巖元長禪師越之蕭山董氏子家世宗儒九歲就外傅諸書經目成誦十九薙髮於武林靈芝寺會行丞相府飯僧師隨衆應供適中峰在座即呼曰汝日用何如師曰念佛峰曰佛今何在師擬議峰厲聲叱之師遂跪求法要峰授以趙州無話令叅夜將寂忽鼠食猫飯墮其器有聲恍然開悟後隱居伏龍漸成叢席始開法示微疾集衆說偈曰平生饒舌今日敗闕一句轟天正法眼滅投筆而逝諡佛慧圓鑒禪師

惟則

按繼燈錄蘇州獅子林天如惟則禪師吉安永新譚氏子幼歲入禾山祝髮後往天目依中峰每見峰曰老幻一生叅禪不得開悟心竊有所疑後深得其旨遂往蘇州卓庵以居名獅子林四方請益者日衆乃開法臨寂令作木龕成示衆曰生死與涅槃六六三十六無常等不來我且先瞑目諸禪德且道天如即今是死是活死却活天如活却天如死佛佛受輪廻

只爲者些子示寂塔於水西原

印原

按繼燈錄日本國相州建長禪寺古先印原禪師世居相州姓滕氏爲國中貴族十三剃髮徧歷戸庭咸無所證遂入中夏叅無見於華頂見指叅中峰師屢呈見解峰呵之師寢食俱廢峰憐其誠乃曰此心包羅萬象迷則生死悟則涅槃生死之迷固是未易驅斥涅槃之悟猶是入眼金塵當知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焦首爛額惟存不退轉一念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自然與道相符脫使未悟之際千釋迦萬彌勒傾出四大海水入汝耳根總是虛妄塵勞皆非究竟事也師聞之不覺汗下一日有省告峰曰原已撞入銀山鐵壁去也峰曰既入銀山鐵壁來此何爲師超然領解後辭去叅古林東嶼諸大老會清拙澄公將入日本拉師同行遂出世甲州之慧林遷萬壽淨智長壽諸刹一日微疾謂侍者曰時至矣可持觚翰來乃曰吾塔已成唯未書額耳大書心印二字遂逝初門人欲畫師像預索贊語師作一圓相題其上曰妙相

圓明如如不動觸處相逢是何面孔

正友

按繼燈錄建寧府高仰山古梅正友禪師廣信貴溪丁氏子自幼出家禮末山本公爲師往江淮南浙徧衆知識見絕學往返十餘問皆爲學痛打後上方丈求住學曰伱去見無用中峰斷崖三人了却來與我同住後到雲巖見法昌語錄曰驅耕夫牛奪饑人食忽有徹處不覺汗下便頌公案數則寄呈學學看畢對衆曰此人得我第三番竹篦上氣力但是尚欠脫殼在越三年因過堂打動鉢盂忽大悟出住天心繼住高仰至正壬辰五月跏趺示寂全身塔於鳳山

如觀

按陝西通志如觀居精嚴寺善禪定師欲示寂令童子煎茶茶次中路而師已寂童子亦執茶立化

雲岫

按增集續傳燈錄四明天童雲外雲岫禪師昌國人身材眇小精悍有餘師事直翁舉公剃落究明曹洞宗旨盡其源底出世慈谿石門歷象山智門郡之天

寧繼以三宗四衆推挽升住天童上堂鬧市紅塵裏有鬧市紅塵裏佛法深深山嵓崖中有深山嵓崖中佛法山僧昨日出城門鬧市紅塵裏佛法一時忘却了也行到二十里松雲便見深山嵓崖中佛法大衆且道如何是深山嵓崖中佛法良久云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青蘿夤緣直下寒松之頂謝首座書記藏主上堂以拂子打圓相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又打一圓相云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又打一圓相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諸人還見麼所見不同互有得失天童這裏毋固毋必師說法能巧譬傍引貴欲俯就學者而曲成之至於奔軼絕塵雖鶻眼龍睛亦無窺瞰分平生不倨傲不貪積得施利隨與人旣寂無餘資禪者率錢津送葬於本山

清珙（附愚太古）

按繼燈錄嘉興府福源寺石屋清珙禪師蘇之常熟溫氏子依本州興教崇福寺出家二十祝髮具戒後首參高峰授以萬法歸一話服勤三年次住建陽西

峰叅及菴菴問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意旨如何師答不契菴曰者箇亦是死句師不覺汗下遂求依止後入室菴再理前話詰之師曰上馬見路菴呵曰在此六年猶作者箇見解師發憤棄去途中忽舉首見楓亭豁然有省回語菴曰有佛處不得住也是死句無佛處急走過也是死句某甲今日會得活句了也菴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清明時節雨初晴黃鸝枝上分明語菴頷之久之辭去菴門送之曰他日與子同龕未幾及菴住湖之道場師再叅命典藏後卓菴於天湖住當湖福源至正間朝廷聞師名降香幣以旌異皇后賜金襴衣示寂與衆訣侍僧問後事如何遂書偈曰青山不著臭尸骸死了何須掘地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擲筆而逝闍維舍利五色燦然不知其數塔於天湖配及菴塔示不忘同龕之記也有弟子愚太古者高麗人親得師旨嘗蒙說偈印可有金鱗上直鉤之句其王尊之爲國師聞師已逝表奏朝廷詔謚佛慈慧照禪師仍入山分其舍利歸國建塔焉

紫衣大師

按登州府志紫衣大師俗姓劉名晉受元至正間修靜林禪初寺經亂鞠爲瓦礫師爲繕修檀施雲集遂爲開剎一日沐浴更衣留偈端坐而逝二日光相遶室荼毗得舍利百顆五色燦然

守貴

按繼燈錄杭州天龍無用守貴禪師婺之浦江甄氏子入康侯山爲僧首叅千巖恍有所契次見中峰諸老乃曰千江雖殊而明月則一吾今後無疑矣至正庚寅主天龍不數載大小咸備隱然一大伽藍矣後示寂日書偈曰一蝸臭殼內外穢惡撒手便行虛空振鐸天龍一指今日猶昨擲筆而逝

一庵

按萊州府志一庵懷來人元末避亂遼東觀萊有秀氣遂適大澤山中坐乳泉石夜有虎守臥圓寂預作偈曰生本無生滅本無滅太空浮雲經爐點雪人傳以爲異

實庵

按繼燈錄明州瑞雲清凉寺實庵茂禪師郡之奉化鄭氏子幼齡中夜坐禪母惡之推使仆輒達旦不瞑後出家叅南澗泉禪師一夕松月下聞流水聲有省往白泉俾詣古林林問汝來何爲師曰正爲生死事大求出離耳林曰子明知四大五蘊是生死根本爲何入此革囊師擬議林以錫杖擊之豁然悟入至正壬午住長明之瑞雲山未幾示疾衆請書偈師曰我此中廓然也何偈之爲即端坐憑几握右手爲拳以額枕之而逝號佛光普照大禪師

廷俊

按列朝詩集懶菴禪師俊公廷俊字用章饒之樂平人甫齔出家年二十薙髮謁訢笑隱於中天竺訢公歎曰子黃龍佛印流也訢住持龍翔集慶延居第一座歷陞吳越大刹至正末主錢塘之淨慈內附後淛西僧道以事役集金陵師在行館於龍河明年建元洪武徙寓鍾山端坐示寂闍維舍利無筭歸塔南屏山中葬日天花如雨危素著塔銘稱其爲學善記覽於前人出處言行雖千百年若指掌尤詳宋事宿儒

俱服其博洽有泊川文集五卷五會語錄黃溍杜本李孝光張翥周伯琦皆爲敘

普仁

按繼燈錄杭州淨慈德隱普仁禪師婺之蘭溪趙氏子十歲依演法院出家及受大僧戒遂走叅了然義公機緣相契命爲侍者後遍遊名刹靡不改容禮之東陽輝公留掌記而徑山悅公尋延師分座至正乙未出住金華西峰太祖高皇帝取婺州幸智者寺詔師主之晚涖南屏忽示微疾屈指計曰今夏五月矣左右曰然師曰此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矣至期整衣端坐而寂

智安

按繼燈錄湖州弁山白蓮寺懶雲智安禪師嘉興沈氏子依海昌淨妙寺出家首謁天眞發明別傳之旨自此韜光有司屢起以名利不就後恪遵竹杖禪師遺命住白蓮寺晚歸淨慈久之託疾告終塔於蒼弁之南阡

德昂

按嘉興府志德昂別號伏菴父母避地石門元季苗兵亂母禹氏投河死葬鎮側尋父亦死於兵德昂無依去金華山中爲義烏廣愛寺僧後渡錢塘省墓宋學士濂序以送之稱其至孝有儒行會修元史德昂入京以母死事告於史氏遂得列傳歸治母墓榜其居曰白雲先隴鎮人表爲貞母阡

世愚

按繼燈錄衢州烏石山傑峰世愚禪師郡之西安余氏子入蘭溪顯教爲僧得戒後徧叅知識未有所入後叅止嚴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一夕坐至夜分聞鄰僧舉證道歌曰不除妄想不求眞豁然如釋重負偈曰時時覿面不相逢喫盡娘生氣力窮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迸出日輪紅示微疾書偈曰生本不生滅本不滅撒手便行一天明月擲筆而逝弟子奉全身藏於慈雲塔院

法亮

按嘉興府志法亮眞定人祝髮福嚴寺司殿啓閉三日前沐浴別衆入龕素不解文字正襟占偈鼻中出

三昧火自焚而化觀者如堵俗稱亮菩薩云

智順

按繼燈錄福州雪峰逆川智順禪師溫州瑞安陳氏子七歲出家及受具遂入閩叅鐵關關授以心要踰日因如厠覩園中瓠瓜有省尋令分座及關遷化衆請嗣位繼主報恩遷歸原朝廷賜法衣及佛性圓辯之號久之悉散其衣鉢所蓄退居一室掘地爲爐折竹爲箸淡如也平章燕只不花出鎮閩省請師住東禪不一載革故鼎新有同神造升雪峰亦立起其敝洪武初詔有道僧十人於鍾山建無遮法會師奉旨陞座說法大駕幸臨慰問備至南還住淨慈適朝旨徵有道沙門入京以備顧問衆咸推師至京一日索浴書偈而化荼毗獲舍利無筭持歸建塔焉

如一菴者

按溫州府志如一菴者永嘉人姓袁氏先誕五日父夢一異僧持梵經至問何來曰五雲山問姓曰姓殷問名亦曰姓殷且謂後五日當再來至期果誕師年十五師事方山和尚後依竺元和尚得其要領早年

發志讀楞嚴經誦至第五卷得疾乃輟及疾瘳一夕夢所未誦經皆金書布空中厲聲讀之既覺猶存移時始隱遂再誦此經至終勿替

正璋

按繼燈錄建寧府斗峰大圭正璋禪師福州福清人禮湖南絕聽祝髮叅東嶼海令看趙州狗子話工夫無間只是不知落處一日聞海頌俱胝豎指話言下頓悟海撫而印之後結茅斗峰漸成叢席臨終偈曰生本不生滅亦無滅幻化去來何用分別大衆珍重不在言說便合掌入滅

慧照

按繼燈錄明州育王大千慧照禪師永嘉麻氏子年十五依瑞光院出家受具足叅方首謁晦機次謁東嶼嶼問東奔西走將欲何爲師曰特來叅禮爾嶼曰天無四壁地絕八荒汝於何地措足耶師抵掌於几而退嶼知其有所悟乃復召至反覆勘辯嶼嘉之嘗垂三關語以示學者曰山中猛虎以肉爲命何故不食其子虛空無向背何緣有東西南北飲乳等四大

海水積骨如毗富羅山何者是汝最初父母居九年退居妙喜泉上築室曰夢菴掩關獨處凝塵滿席不顧也洪武六年十月朔召弟子曰吾將西歸汝輩在外者可速還越七日沐浴更衣怡然入寂

善學

按列朝詩集僧古庭名善學吳郡馬氏子年十七受華嚴於光福林屋淸公盡通法界觀門幷經文要旨凡賢首一家疏鈔無不深入元末宣政院請師開法崑山薦福當路者欲令出門下賦曹溪水四章拒之洪武十三年居光福爲銅像觀音道場方思有所建置寺僧輸賦違期當徙贛州有司欲與辨析師謂宿業已定毅然請行抵馬當山示疾而化宋學士撰塔銘謂師之學可以融貫台衡賢二家而惜其不及見云

曇噩

按寧波府志曇噩世業儒生而魁岸風神洞爽卯歲即通經史尤贍於詞章鄉先生强之舉進士不甘於聲利棄去初依奉化長蘆寺後住天台國寧寺及象

之瑞龍寺老而戒行嚴潔文章簡古士大夫有乞其文者不稿而成常衣破衲乘舟泊曹娥遇越中詩人數輩分集於此分韻敲詩噩忽前曰有剩韻乞見布施衆以蕉字與之噩即吟云平明飯罷捉篙梢撐出五雲門外橋離越王城一百里到曹娥渡十分潮白翻晴雪浪花舞綠弄晚風蒲葉搖西北陰沈天欲雨臥聽蓬韻學芭蕉衆乃大驚曰公得非夢堂乎遂邀入社洪武二年以高僧召至京與蔣山寺楚石禪師等說法歸途遇達官失避梃責之因朗吟曰沙門原不拜侯王誰道菩提證法場二十黃荆生受得袈裟會惹御爐香達官婉謝焉已而返瑞龍東堂居鐘樓之側一夕颶風大作鐘樓廊廡俱仆衆謂師必不救往視之師危坐其中惟一巨木斜支臥榻人以爲異六年六月忽沐浴更衣請衆叙平生作偈曰塊然一物或有或無翻身歸去踏破毗盧端坐合掌而逝集梁唐宋高僧傳若干卷行於世

懷渭

按繼燈錄杭州靈隱寺清遠懷渭禪師南昌魏氏子

笑隱之甥也生而靈芝產於庭槐已而英發誦書不待師授時隱住龍翔聞而喜曰此吾宗千里駒也挽致座下隱瀕沒名師曰吾據師位四十餘年接人非不夥能弘大慧之道使不墜者惟汝與宗泐耳汝其懋哉後主會稽之寶相杭之報國湖之道場洪武初年主淨慈應詔入京回退居錢塘之梁渚八年十二月名門弟子囑後事怡然而寂荼毗有不壞者三曰齒牙曰鉢塞莫曰室利羅塔於梁渚

子梗

按列朝詩集子梗字用堂四明之奉化人族陳氏古靈先生之諸孫嗣法元叟端禪師居四明掌內記雙徑出世鄞之護聖奉化之清泰若古鼎銘公笑隱訢公斷江恩公皆嘗叅扣張蛻庵嘗跋夢堂噩公及公吳中唱和卷以唐皎然宋潛爲比及應名至金陵與宋景濂遇於護龍河上宋復叙其水雲亭小稿尤歎其詩文以爲寄情翰墨獨露本眞近代明教寶覺之流也

省初

按溫州府志省初永嘉孫氏子號子蒙自幼端謹爲儲慶寺僧長師方巖於台州白蓮寺遠接南屏之傳弘天台敎觀歷雙峰上天竺首座住東林開元兩剎著五門禪觀一卷其名列祖圖中

太虛

按江西通志太虛名絽郭樂平人性高邁通內典好吟咏縱遊三十年歸住永寧寺士大夫咸禮之素戒飲一日呼酒大酣受繪像題曰這箇老僧有甚巴鼻醜貌稜嶒開眼嗑睡須知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在何處書畢已假寐而化壽八十三時洪武辛巳年

妙凱（附賀成龍）

按重慶府志妙凱禪師姓蘇元時爲瀘州知州後棄官修行妙高山建寺山頂人呼爲妙高老祖肉身成聖獻賊犯境疑之以針刺其指出血賊放火燒忽雷震死放火之賊又賀成龍綦江妖人有法力妙凱過綦化緣因收爲徒同成正果人呼爲賀將軍塑像妙高禪師殿側

行元

按金華府志僧淵叟永康人法名行元嘗作頌云來亦無所從去亦無所至來去既如一春風滿天地放筆趺坐而逝荼毗後舍利無數塔於萬壽寺有贊布袋和尚云杖肩布袋跣足獨行落魄落魄忘却下生

柏子庭

按蘇州府志柏子庭慧聚寺僧有戒行能詩名其所居曰不繫舟嘗爲磬疏云鳴鑼惡念生擊磬善心發善心發時火鑊凉惡念生時蓮葉脫我來化磬不化鑼布施無分少與多一槌打却自家底聲聲喚出阿彌陀一日偶觸某官騶從縛至知爲子庭命賦所張蓋應聲曰百骨攢來一線收葫蘆金頂蓋諸侯一朝撐出馬前去眞個有天無日頭松江大旱延嘉興道士祈雨多聚赤練蛇焚之卒無驗子庭戲曰誰呼蓬島青頭鴨來殺松江赤練蛇其滑稽類如此

時溥

按松江府志時溥字君澤號雨巖華亭人居接待寺通經律能詩亦畫墨竹筆致淸簡爲時所稱

大德師

按辰州府志大德師姓陳皖陵人元時落髮爲僧以五千四十八步陟安陽山修道尋飛去當時卓錫處皆成泉歲旱禱雨輒應

自厚

按蘇州府志自厚字子原吳人從學靈隱東嶼師歷住穹窿秀峰諸山嗣中行深禪觀嘗居壽巖庵時苦旱山石不可穿井夜夢神人告分七寶泉一脈來覺視其處泉果涌出因號夢泉禪師

嗣特

按紹興府志嗣特姓羊氏上虞人年十三祝髮八十三卒臨終異香普徧

慧大

按辰州府志慧大沅陵人自幼胎齋寒暑苦行將辭三年前即預戒衆徒平日不解文義忽索紙筆有嬰兒覩面撒手歸來之語

僧琳

按蘇州府志僧琳字西玉至正末遊會稽歸父兄皆歿嫂以不辱投眢井唯母在琳乞食以養卒血書華

嚴經以報恩江陰王逢有贈孝僧琳詩

普容

按紹興府志普容姓茅氏餘姚人有徒數十百人著圓修要義一卷

淨澄

按繼燈錄代州五臺普濟寺孤月淨澄禪師燕京西河張氏子叅月溪看狗子無佛性話三日有省溪可之後入蜀謁廣福福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眉毛眼上橫鼻孔大頭垂曰如何是無字意師曰風行草偃水到渠成曰大地平沉虛空粉碎汝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雪消山嶽露日出海天清後坐脫於本寺

疎石

按繼燈錄日本國兜率院夢窻疎石國師姓源氏勢州人宇多天王九世孫母禱觀音夢吞金色光而孕暨長繪死屍九變之相獨坐觀想知色身不異空花慨然有求道之意十八爲僧夢遊中國疎山石頭二刹一龐眉僧持達磨像授之旣寤曰洞明吾本心者

其唯禪觀乎見佛國高峰日於言下有省辭歸舊隱常牧山一夕坐久偶倚壁忽然仆去豁然大悟有等閒擊碎虛空骨之句求峰印可峰曰西來密意汝今已得善自護持築菴濃州國王命師領南禪天龍等處後以年高隱退尋示寂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八十九卷目錄

僧部列傳六十五

明一

梵琦　來復

無慍　原瀞

惟則　福報

力金　宗泐

至仁　白雲

子定　清濬
啓原　智及
懷信　妙聲
志常　慧明
清漎　可靜
西竺禪師　子嚴
正叅　受紹
德然　道安
慧日　善如
東峰長老　巋玉崕
明徹　文謙
崇裕　輔良
妙淨　祖偁
自緣　智度
了眞　行丕
啓禪師　祖燈
宗濟　常欽
可授　碧峰

故山　祖闡
勝學　無念
德祥　如玘
夷簡　寶曇
法衡　潘頭陀
妙智　具生吉祥
克新　長在
守仁　原眞
紹宗　道成

普智　南宗
大圭　僧隆
如蘭

神異典第一百八十九卷

僧部列傳六十五

明一

梵琦

按增集續傳燈錄嘉興天寧楚石梵琦禪師四明象山人姓朱母張氏師在襁褓中有僧來見之謂其父曰此兒佛日也必當振佛法照耀濁世鄉黨因以曇曜稱之從族祖晉翁洵公說法湖之崇恩師往從之趙魏公見之特器重爲鬻牒爲僧繼受具晉翁遷道

場師爲侍者又司藏室因閱楞嚴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恍然有省由是覽內外典宛如宿習然尚有滯礙原元主徑山師往叅之卽問如何是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叟遽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速道速道師擬答叟震威一喝師錯愕而退會英宗詔金書大藏經有司以師善書選上京都一夕聞彩樓鼓鳴豁然大悟撫几笑曰徑山敗闕處被我識破了也因成偈曰崇天門外鼓騰騰驀劄虛空就地崩拾得紅爐一點雪却是黃河六月氷翻然東旋至雙徑叟迎笑曰西來密意喜子已得之矣遽處以第二座初居海鹽福臻升永祚遷杭之報國嘉興之本覺晚年於永祚築西齋而終老焉因自號西齋老人洪武元年九月上念將臣或沒於戰民庶或死於兵宜以釋氏法設冥以濟拔之於鍾山建大法會徵師說法廷臣奏其說上大悅明年三月復用元年故事名師說法又明年秋上又名師以鬼神爲問師與同名諸師援據經論辯覈其理成書將入朝敷奏師忽示微疾索浴更衣取筆書偈曰眞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

出置筆謂夢堂曰師兄我去也堂曰何處去師曰西方去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乃震威一喝而逝實七月二十六日也禮部官以遺偈聞上爲嗟悼之緇白瞻禮如佛涅槃天界住持白庵乃法門猶子也爲治後事時制火化上以師故特開僧家火化之例火餘齒牙數珠不壞舍利紛綴學徒奉其遺骼歸葬西齋而塔焉壽七十五臘六十三

來復

按繼燈錄杭州靈隱見心來復禪師南昌豐城王氏子祝髮於邑之西方寺誓屏諸緣直明涅槃妙旨久之全體無礙謁南楚楚然之洪武元年冬以高行名說法鍾山賜食內庭師有能文聲上詔侍臣取而覽之褒美弗置時蜀王椿爲太祖所鍾愛命儒臣李時荆蘇伯衡等與師論道無虛日蜀王遇師甚恭命撰坐心觀道崇本敬賢四箴牓於宮以自警二十四年山西捕獲胡黨舉師等往來胡府坐罪入滅

無慍

按繼燈錄台州瑞巖恕中無慍禪師台之臨海陳氏

子七歲入鄉校讀書不煩再授年未冠白父母依徑山寂照禪師剃落謁竺元以狗子無佛性話未破疑問纔開口被元一喝遂大悟呈偈曰狗子佛性無春色滿皇都趙州東院裏壁上挂葫蘆元乃發笑曰恁麼會又爭得師拂袖而出初住明之靈巖遷瑞巖洪武七年夏日本國主遣使入貢就奏請師化其國師以老病辭遂住鄞之翠山一日忽遘微疾索筆書偈曰七十八年無法可說末後一句露柱饒舌咄端坐而逝

原瀞

按增集續傳燈錄杭州靈隱天鏡原瀞禪師會稽倪氏幼從至大寺雪庭立公祝髮及受具遂往杭之集慶從天岸濟公學止觀一日師自謂從上諸老多由教入禪吾亦究別傳之旨乎登華頂叅無見覩又如玉几見石室瑛室與語大奇之曰吾法叔徑山元叟和尚具大眼目今代妙喜也子欲了己躬事往見勿後師遂叅叟於不動軒入門叟震威一喝師不覺汗流浹背即禮三拜已而俾居侍司繼掌記室尋遊金

陵見笑隱於龍翔上江西禮諸祖塔像過臨川訪文靖公道話契合延師度夏爲作斷江塔銘樸隱軒銘至正丙申出世邑之長慶遷天衣洪武五年設廣薦法會於鍾山詔天下名宿輪座說法師預焉九年冬杭諸山請居靈隱終時年六十七臘五十五

惟則

按繼燈錄嘉興府海門天眞惟則禪師湖州費氏子母夢異僧分衛覺而有娠及誕異香襲人髫年出家偏叅楚石千巖一十八位尊宿皆機緣不契後聞匡廬無極源禪師徑往叩之源亦無啓發後值源於厠上乃趨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源擒住曰道道師於言下釋然頓悟但搖手而已洪武初嘗預廣薦法會以足疾賜歸癸酉仲春示微疾一日清晨告衆曰吾去矣即瞑目而逝茶毗獲舍利無算頂骨牙齒舌根不壞建塔於福祐禪院

福報

按增集續傳燈錄杭州徑山復原福報禪師台之寧海人俗姓方母張氏稟父母命往杭之梁渚崇福出

家時石湖美公主淨慈師往叅湖器之爲祝髮徑山元叟門庭嚴峻師以己事未明往咨決之叟問近離甚處師云淨慈叟云來作甚麼師云久慕和尚道風特來禮拜叟云趙州見南泉作麼生師云頭頂天脚踏地叟云見後如何師曰饑來喫飯困來眠叟云何處學得這虛頭來師曰今日親見和尚叟頷之次日命居侍司明年升掌藏敎久之出世慈溪廬山遷越之東山四明智門洪武初驛名道行沙門師與徑山以中及上竺一日章偁赴京館天界寺屢入內庭應對稱旨畱三年賜還智門庵於寺東扁曰海印爲終焉之計徑山虛席起師補處前往山象原經始佛殿未就而終師力完之甫八年忽一日得疾甚革侍者請偈師叱曰吾世壽尚有三年已而果然終時壽八十四夏六十四門人奉全身窆寂照塔右之岡

力金

按繼燈錄嘉興府天寧西白力金禪師吳都姚氏子幼依寶積院祝髮初謁古鼎鼎示以德山見龍潭話從而有契俾掌記室未幾命首衆分座說法至正丁

西出住瑞光會大寧寺災師爲起廢帝師授以圓通普濟之號師自幼喪父惟有母存乃去城東一舍築孤雲庵以奉養焉或譏之師呵曰伱不見編蒲陳尊宿乎何言之易易也洪武初遷淨慈四年春詔住天界見皇上於外朝慰勞再三恩意優渥卽令內官送入院繼復名入內庭奏對稱旨上大悅是春詔建廣薦法會於鍾山命師總持齋事五年復建大會大駕幸臨命師闡揚第一義諦自公侯以下環而聽之靡不悅服一日忽示弟子曰吾有宿因未了必當酬之汝等勿以勢相逼我未幾示微疾委順而化荼毘舍利無數塔於嘉興城西環翠蘭若

宗泐

按繼燈錄南京天界寺季潭宗泐禪師台之臨海周氏子始生坐卽跏趺人異之八歲從笑隱學佛經書過目成誦十四薙落二十受具元末隱徑山洪武元年出世中竺洪武四年遷徑山詔致天下高僧有學行者師首應詔至奏對稱旨命住天界五年上建廣薦會於蔣山親行三獻之禮命師撰樂章名集諸幽

爽命師爲陞座說法十年冬詔師箋釋心經金剛楞伽三經丁巳奉使西域十五年還朝授右街善世復命育髮授以儒職師姑奉命至髮長上召而官之師再辭上乃從之賜師免官後以胡黨獲譴著往鳳陽槎枒峰十九年取歸越五年以老賜歸渡江至江浦之石佛寺示寂塔於天界

至仁

按增集續傳燈錄蘇州萬壽行中至仁禪師自號澹居子又曰熙怡叟番陽吳氏父仲華爲江州儒學教授師方五歲其父俾從州之報恩眞牧純公七歲得度自幼見地穎拔逈出常兒西域指空和尚赴英宗名便道憩報恩見師歎異曰再世人天師也因授以戒及持摩利胝天呪法師受眞牧囑叅元叟於徑山叟視師軒渠一笑師罔知所以汗流浹背失展尼師壇叟咄曰叅堂去次日又見叟曰爾何處人師曰鄱陽人叟曰鄱陽湖深多少闊多少師展手作量勢叟曰不是不是師曰合取臭口遂留侍香繼掌外記叟喜得師謂其徒曰仁書記虎而翼者也出世蕲之德

章次住越之雲頂崇報蘇之虎丘萬壽法道衰微位以求得獨師務韜晦五名刹皆公卿敦迫而赴故一出人皆尚之師旁通外典尤邃於易其所論著務在匡宗不以此自多若虞文靖公集黃文獻公溍張潞公翥宋侍講濂輩皆稱之文靖見師黃州思賢寺蘇文忠公祠堂記曰文辭簡奧有西漢風潞國嘗以詩寄有今代能仁叟高風播海涯之句洪武初上以鬼神之理名釋氏之老問焉師語同名者曰鬼神之說當本佛旨以對及爲書以進上大說師暮年養閒於松林蘭若道望益尊人不敢此名咸稱曰松林和尚十五年三月忽示疾十九日有同參如愚仲來問訊曰師兄時節既至矣諸弟子在側可不賜一言爲末後訓乎師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曰與師締交五十年矣此別直至淨土相見師厲聲曰盡大千界是一個淨土何處不相見良久索紙書偈已泊然而逝世壽七十四僧臘六十七

白雲

按處州府志白雲禪師麗水人年十五薙髮卽禪智

寺側楞伽庵習禪定越五歲遊八閩歷諸山復居白雲胡深嘗造問之曰滅却心頭火特來叅老禪師曰將軍來太早妻伴別人眠深怒欲刃之師曰心頭火未滅略撥卽生煙深愧謝師曰若問前程事古月落西川後深提兵至福建征陳友定戰於西陽兵敗爲友定所擒死之果如其言洪武己酉詔起天下名僧師力辭强起之旣赴卽還杭居虎跑明年歸衆堅留之師曰葉落歸根吾所願也遂回居白雲五日索筆書偈擲筆而逝

子定

按繼燈錄陝州熊耳山崧溪子定禪師偃師馬氏子七歲禮古巘祝髮迨巘遷化往叅息庵庵命主藏因白事次言下豁然大悟出世熊耳山一日示疾謂門弟子曰吾世緣已畢順化時至矣末後一句聽吾分付遂默然入寂

清濬

按列朝詩集天淵名清濬黃巖人古鼎銘公之入室弟子嘗司內記雙徑說法四明之萬壽歸隱淸雷峰

洪武中應名爲天界僧官左覺義庚午歲命住持靈谷寺御製詩十三首賜之年六十五示疾留偈而化師初游金陵宋景濂嘗有文送還四明極稱其詩文以爲其才不下於祕演浩初其隱伏東海之濱未能大顯者以世無柳儀曹與歐陽少師也

啓原

按繼燈錄羅陽三峰寺太初啓原禪師日本國人年十九參上國四十五員知識末於傑峰得法後住三峰一日書偈曰生也鐵面皮死也鐵面皮一椎百雜碎白日繞鐵圍擲筆而逝塔於院南

智及

按增集續傳燈錄杭州徑山愚庵智及禪師字以中別號西麓蘇之吳縣顧氏子父茂卿母周氏入海雲院爲童子釋書儒典並進閩國王清獻公都中見之特加賞異聽賢首家講法界觀未終章遂莞爾笑曰一眞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卽成剩法乃去謁廣智於龍翔微露文彩廣智大驚有嶼上人者呵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大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

燈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何謂也師舌禁不能答卽歸海雲胷中如礙巨石踰月忽見秋葉吹墜於庭豁然有省雖喜不自勝不取證明眼恐涉偏執乃走見徑山山勘辨之師應答不滯山遂命執侍久之遷主藏室至正壬午行院舉師出世昌國隆教轉普慈未幾行省左丞相達失公延主淨慈復請陞徑山洪武癸丑詔有道碩師十餘人集天界寺師居其首以病不及名對賜還穹窿山卽海雲也戊午八月忽示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其徒以遺骨藏海雲山陰又分爪髮歸徑山於無等才禪師塔左瘞焉壽六十八臘五十一

懷信

按繼燈錄南京天界孚中懷信禪師明之奉化姜氏子年十五往法華院出家已而祝髮受具習教學三觀之旨後參竺西西知是法器厲色待之不與交一言師疑益熾一日西上堂舉興化打克賓話問師師曰俊哉師子兒西領之住明之觀音遷洛迦山賜廣慧妙悟智寶弘敎禪師之號法衣一襲至正壬午升

中竺乙酉升天童冬十月移主龍翔會明兵下金陵寺僧散去師獨趺坐執兵者滿前無不投仗而拜高皇帝嘗幸其寺聽師說法嘉師言行純愨特改龍翔爲大天界寵賚尤加一日謂左右曰吾將歸矣汝等當以荷法自期勵精進行可也言畢而瞑侍者請留偈遂握筆書曰平生爲人戾契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雪書畢復瞑停龕七日顏面如生其示寂前一日上方督師江陰夢師入謁上問曰師來何爲師曰將西歸來告別耳及駕還金陵聞師訃正與夢符上驚異詔出內帑以助喪事舉龕之夕上親致奠送出都門之外茶毗於聚寶山前舍利如麻如菽五色燦爛煙所及處亦纍纍然

妙聲

按列朝詩集妙聲字九皐吳縣人景德寺僧嘗居常熟之慧日寺師事古庭學公洞明止觀博綜內外典善詩文主平江北禪寺洪武三年與西白金公同被名蒞天下僧教有東皐錄七卷洪武十七年法孫德瓛所刻

志常

按松江府志志常號梅隱華亭朱氏子幼有出纏之志禮本一院僧善寶薙度習禪誦服勞報事及進具戒歷參南堂了庵西齋楚石二禪師有得而歸遂繼師席延接雲水邑人嚮慕平居誦華嚴圓覺楞嚴等經以爲日課臨終諭衆勉力進修合掌泊然而逝

慧明

按增集續傳燈錄杭州靈隱性原慧明禪師幻隱別號也出台之黃嵒項氏母陳氏既長不甘俗處往依溫之寶冠東山魯公出家謁竺原道公於仙居紫籜山咨問心要不大省發去參徑山元叟職侍香朝參夕究一日默契育王雪牕招師掌藏教未幾出住鄞之五峯遷金峨洪武五年春詔天下高僧建大齋會於鍾山師與徑山季潭俱與是選既竣事季潭奉旨住天界延師居第一座提綱舉要得表率叢林體又明年鎮江金山請師補處十一年升居靈隱學徒坌集宗風大振示滅於洪武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壽六十九夏五十

清淺

按列朝詩集清淺字蘭江天台人嘗說法吳中緇素傾向四座至無所容後居天界寺高皇帝名對稱旨御製清淺說賜之有應制文鍾山寺作晚憩錫邑東禪寺有望雲集及語錄毗盧正印行世學士宋濂爲叙

可靜

按廬江縣志可靜禪師居廬江大隆寺洪武初考選天下名僧第一賜錦襴袈裟紫金鉢盂永樂間遣御史白玉修其墓

西竺

按崇仁縣志江西西竺大禪師邑九都裴氏子生於元乙未歲出家本邑觀音寺後參禮一峯寧禪師及金山慈舟濟禪師江西寧王權師禮之賜以尊號隱盱江壽昌寺焚香趺坐示寂時永樂壬寅歲也

子巖

按繼燈錄南陽府萬安寺松庭子巖禪師河南之古緱氏縣樊姓幼多疾病父母憐之許以從釋禮齊雲

於少林十八受具師聰敏過人博通內外典凡詩文之類不學而能援筆立就碩師鉅儒無不以法器期之叅淳拙禪師拙以寶鏡三昧反覆徵辯大豁疑礙拙曰荷擔大法盡在子躬遂付以衣法有五乳峰頭獅子子光前耀後自超羣之句時南陽府萬安虛席延師主之明洪武二年己酉主少林力田給衆偈曰亂後歸來自耨耘生涯辛苦與誰論晝拈塊石驅山鳥夜坐巢庵逐野豚腸斷秋風頻擊析目窺夜月暗銷魂近來始識農夫苦一飯仍思施主恩

正叅

按溫州府志正叅永嘉李氏子自幼出家住廣福院勤諷誦嚴戒律屢興名剎座下受其戒者幾二千人壽八十一緇流尊爲恆然禪

受紹

按溫州府志受紹永嘉李氏子號繼宗童年出俗投普明坦徹法師得受具於幽谿尊者尋蒙普明記莂堅秉戒律講演法華於山斗精舍梅峰玉泉修法華楞嚴大悲淨土等懺總七十二期勤懇垂老不倦學

士大夫與法門龍象叅禪秉律者無慮日著有圓覺懺法心經義語諸編行世壽八十四西泠盧學士琦銘其塔

德然

按松江府志德然號唯庵華亭張氏子生具異相七歲通法華經於杭之天龍寺初叅洪石屋後參長干巘洪屬以緣在吳松爲書松隱二字遂來郡南結庵以居題曰松隱足不越閫者三年嘗劙指血命高僧道謙書華嚴經八十一卷天雨寶花洪武初以高行僧薦尋還松隱建塔七級奉藏所書華嚴經二十一年四月沐浴辭衆而逝全身塔於松隱有船居詩十首學士宋濂爲序

道安

按松江府志道安字靜中華亭人朱姓出家興聖寺叅松隱德然服勤二十載於松隱建浮圖七級造千佛像還興聖重修寶塔建般舟三昧道場一期九日永樂十五年作偈坐逝年七十有七

慧日

按明高僧傳杭州上天竺寺慧日號東溟天台賈氏子卽宋相賈似道之諸孫及似道責戍師尚幼志求出家依縣之廣嚴寺平山和尚數年落髮受具戒年二十二聞柏子庭講台教於赤城師趨座下未幾能領大義子庭歎曰投丸於峻坂不足以喻其機之疾也吾道藉子其大昌乎自是師之學沉浸醲郁而名重一時矣一日假寐恍見竹橫地下竹上凝者白粥粲然師臥地食之既覺言於子庭庭爲解曰竹與粥同音子得就地而食殆非緣在上下天竺乎於是渡錢塘謁竹屋淨法師于上竺所處房頗卑濕乃作詩風之竹屋見詩謂衆曰此子不凡異日當主茲山不可以少年易之也故乃遇如賓友無何命典客寮尋掌僧籍竹屋化去時湛堂澄公繼其席器師延居後堂年餘出主吳山聖水元至正四年住薦福歷三禩下天竺災元臣高納麟請師新之寺宇告成王溍爲之記四年遷上竺師知緣在夙夜罔怠凡寺中所制一重緝之元順帝聞特賜慈光妙應普濟之號併金襴衣以徵之十六年退隱於會稽巖壑間人無識者

元相達識帖穆爾遣使物色得之力請還山凡兩住上竺二十五年至明洪武二年詔赴蔣山佛會命禮部給饌明日召見奉天殿百寮咸集僧若魚貫惟師臘最高朱顏白眉班居前列上親問昇濟沈冥之道師備奏稱旨太祖顧謂僧衆曰邇來學佛者惟飽餐優游玩忽歲月如金剛楞伽心經皆攝心之要典何不研窮其義今有不通者當質諸白眉法師自後召見太祖但以白眉呼之而不名也嘗與別峰同法師金碧峰禪師輩賜食禁中因奏瓦棺寺乃隋智者大師釋法華之所不可從廢太祖命就天界別建室廬以存其跡詔即開山說法五年孟春復於鍾山建水陸大齋命師說毗尼戒太祖親率百僚臨聽事竣辭歸上竺謝院事日修彌陀懺以臻淨業十二年秋七月一夕夢青蓮花生方池中芬芳襲人寤告衆曰吾生淨土之祥見矣於人間世殆不遠乎後四日趺坐合爪而寂世壽八十九僧臘七十三越十日奉全身藏於寺之西峰妙應塔院師生軀幹修偉眉長寸餘目睛閃閃射人而人無老少見師入城咸呼曰我白

眉和尚來也爭持香花以散其上師面嚴冷言不妄發嘗對王公大臣未出一輭媚語至於誘引後學其辭色溫如春曦故人多悅從其學嗣法有思濟行樞允鑑允忠艮謹普智文會元秀景梵等若干人

善如

按增集續傳燈錄蘇州開元愚仲善如禪師吳江人動止安徐言不妄發或有求偈語信筆而書皆有警策之意若寄閶門草庵僧云國師萬代善知識鴈宕草庵天下聞得在其中居住者生難遭想報深恩度牒親從天上降得來何翅萬黃金時中若不修僧行孤負皇王一片心師晚年因法門從子瓛瑩中住萬壽闢一室延之養老及相本空繼席待之尤至故得優游以樂其道嘗居葑門直指庵人因稱之曰直指和尚將終呼本空及松林諸子貞松石等訣別泊然而逝

東峰長老

按保定府志東峰長老深澤人洪武初入興果寺爲僧年九十餘一日遍告諸舊遊曰吾以某年某月某

日歸歷數至期觀者萬人乃對衆作偈遂入塔闔門而逝未入時語鄰人權某曰吾素好食黍糗可取吾食權抵家取之未至遇諸塗見其杖錫如生與之糗搖手不言而去

歸玉崖

按武昌府志歸玉崖元末隱者精形家言著名江湖明初時上徹御聽因落髮一瓢一笠遊至蒲圻常趺坐上方靈鷲二寺精通釋典卒葬鳳凰山下每清明時寺僧鐃歌鼓吹于墓至今不廢

明徹

按漢陽府志明徹不知何許人也洪武初掛錫興國寺時寺遭元末兵燹人舉徹爲都綱經理營構寺遂再盛徹之力也徹有戒力通書義嘗賦梅花詩三十首老年退居陽臺一日微恙具湯沐更衣索筆書偈曰漚生漚滅如露如電吾知去矣錫飛難見又自爲祭文從容而逝

文謙

按列朝詩集文謙閩縣人十一歲出家遊吳楚歷金

陵住台之鴻福寺振揚宗教洪武初名對稱旨久之語其徒曰吾將去矣援筆書偈云有世可辭是衆生見無世可辭是如來見踏倒須彌盧虛空無背面遂端坐而化

崇裕

按繼燈錄九江府圓通約之崇裕禪師毗陵陳氏子年十六從壽昌院東林曉公為沙彌具戒後首參元叟端文謁斷崖義皆未有所證入乃往見笑隱隱首肯之洪武五年秋上建法會於鍾山師應召至便殿問以佛法大意師以偈獻上大悅賜食上前師或假寐鼻息微有聲鄰坐引裾覺之上笑曰此老人無機心誠善知識也後示寂塔於石耳峰笑隱嘗稱其戒律嚴潔言行不相背馳惟崇裕一人而已

輔良

按繼燈錄杭州靈隱用貞輔良禪師蘇州吳縣人范文正公十葉孫十五從迎福院薙髮受具從北禪澤法師學台教充然若有所契參笑隱隱一見器之久之乃契心宗尋往四明育王參石室瑛縱橫叩擊石

室極推譽之出世嘉興之資聖遷越之天章移杭之中竺升靈隱臨寂顧謂左右曰吾望日巳時逝矣及時索浴端坐入寂

妙淨

按臨海縣志妙淨邑人性聰慧十五出家聞了堂和尚居四明大興宗教即往叅之得其奧旨時左庵爲浙東叢林第一延師主之衆皆敬服洪武初退休巾峰尋移雲峰見山水幽勝曰此可居矣足不入城市者三十六年法門大振年八十餘端坐而逝所著有方便錄百忍圖

祖偁

按明高僧傳蘇州嘉定淨信寺祖偁字曰章別號用拙蘇州常熟張氏子祝髮後東游四明時我庵無公住延慶石室瑛公居育王皆待以忘年後嗣法於竹屋淨法師出世未定教寺繼遷崑山廣孝嘉定淨信而主教吳下垂五十年洪武初預選高行有旨就天界寺說法上數名入禁中奏對稱允加賜慈忍法師之號後賜歸故里終焉

自緣

按臨海縣志自緣姓陳邑人年十七薙髮受具足戒趺坐一室日以縛禪爲事謁天寧日溪泳一見以爲法器隨泳住杭之淨慈寺咨決心要漸息羣念以至於無念而父母俱耄獨繫念不去乃辭歸省道經臨界日已向暮欲求憩泊之所不可得夜行十餘里乃逢破屋半間夜不能寐自誓結團蕉以棲行腳遂力新古妙相寺佛法精進號佛心普濟禪師洪武戊申三月忽一日索浴更衣書偈而逝瘞於寺之西偏宋景濂銘其塔

智度

按繼燈錄處州福林院白雲智度禪師處之麗水吳氏子從空中假禪師祝髮受具深習禪定者四年出遊閩中還乃築福林院以居日取楞嚴圓覺閱之久之復出遍叅謁無見問西來密意未審如何見曰待娑羅峰點頭却向汝道師以手搖曳欲答見遽喝師曰娑羅峰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見曰我家無殘羹剩飯也師曰此非殘羹剩飯而何見

領之乃服勤數載及辭歸見祝之曰心法相投豈在多言勿掉三寸舌誑人須眞正見解著於行履可也師佩服之居龍泉之普慈僧徒雲集至八百人丙午遷武峰洪武己酉應召入京未幾回浙明年二月示寂還福林五日索浴更衣書偈曰無世可辭有衆可別太虛空中何必釘橛擲筆而逝荼毗得舍利五色齒牙數珠不壞塔於院西

了眞

按紹興府志了眞天台人寄跡山陰諸寺嗜酒落魄拖杖乞錢市中時散與貧者冬月惟著單衣或敲氷而浴洪武二年大旱眞乃畱重偈辭衆瞑目而逝鄉人舉龕燔於五雲門外甘雨隨澍

行丕

按明高僧傳寧波普陀寺行丕字大基寧波鄞縣人也宗說兼通行解相應蔚爲時之名僧初由天台佛隴昇主寶陀匡衆說法恢復產業而振興叢席洪武庚戌春正明部使者贛州劉君承直與師抱杖西東遊使者曰此清淨境也盍爲亭師乃建清淨境亭於

寺之南嶺上從三十尺衡如之左倚山右入潮音洞學士宋景濂爲記

啓禪師

按增集續傳燈錄台州護聖迪原啓禪師臨海人爲書生時拜叔父堅上人於里之寶藏寺偶閱其几上首楞嚴經至山河大地皆是妙明心中所現物處置卷紬繹良久豁然有省白父母求出家禮寂照爲師服頭陀行久而益勤出世護聖退居東堂七年著書曰大普幻海曰法運通略曰贅譚曰疣說曰儒釋精華總若干卷又作佛祖大統賦終時壽四十三

祖燈

按繼燈錄天台上雲峰無盡祖燈禪師四明王氏子叅日溪詠公於天寧溪領之出叅方山諸大老尋卓錫上雲峰足不出閾者五十春秋洪武二年二月八日示微疾書曰生滅與去來本是如來藏撥倒五須彌廓然無背向投筆端坐而逝

宗濟

按天台縣志宗濟字北源姓李氏臨海人少樸而敏

九長於義理師事明州護聖迪元啓禪師歸華頂二十七年足不越閾重建殿屋後歸深雲庵年七十示滅

常欽

按鎭江府志常欽字惟心金壇王氏子生不肉食穎異過人稍長讀六經過目不忘爲僧住儀眞天寧寺時兵後尸骨山積並聚火葬之洪武初帝親選住持甘露欽至說法聽者千餘人一日忽斂篋中經衲諸物悉以遺其徒而書偈曰諸幻因緣本不有怪怪奇奇心與口只今舉似向人看放下依然空兩手書畢擲筆而逝其人執行峻特儀貌整潔爲文下筆立成詩亦清圓有損叟集若干卷行世一時名士如翰林張翥危素桼政滕毅暨俞希魯顧觀輩咸與游焉

可授

按繼燈錄杭州淨慈無旨可授禪師台之臨海李氏子年十二入石門寺爲驅烏十九得度爲大僧已而歎曰所貴爲比丘者務欲究明心宗爾苟纏蔽文字相中何時能脫離耶遂杖策遍歷諸方因緣俱弗契

久之叅普覺明公於靈隱問答之頃疑情頓釋覺可之洪武六年杭之中竺以府侯之命起師主其席師勉强應之行至江濱淨慈諸衆相率邀於道擁入居其位師却之不得已頹然不怡居二載手撾鼓而退歸臥竹院俄示疾端坐西向謂左右曰吾將逝矣衆請偈師曰吾宗本無言說乃合爪稱佛號至聲漸微而寂荼毗牙齒貫珠不壞舍利色如金銀水精者遍地藏於龍塔

碧峰

按江寧府志碧峰禪師乾州永壽人少棄家入禪林時如海眞公樹法蜀晉雲山亟往見之聞法要遂出遊憩峨嵋山中不復粒食日採柏啖之脅不沾席者三年自是入定或累日不起嘗趺坐大樹下溪水橫溢人疑其死七日水涸競往視之趺坐如故衆以爲神高帝詔至京師止於天界寺時名入問佛法及鬼神情狀奏對稱旨後忽鬻衣鉢作佛事七日示微疾上親御翰墨賜詩問之亡何沐浴更衣危坐而逝

故山

按蘇州府志故山洪武初住吳之延慶次住寶華後歷揚州都綱兼住天宮所著松月集格韻高絕有唐人風

祖闡

按寧波府志祖闡字仲猷祝髮於邑之永樂寺年十八機鋒峭峻夐出流輩洪武四年主郡天寧席詔取天下高僧闡與焉尋奉使日本歸一日郡僧恕中訪之及別闡笑曰可遲一日送我明日果合掌而逝

勝學

按繼燈錄武昌府九峰無念勝學禪師德安隨州應山人陳姓九歲禮本郡寶林緣公出家自覺己事不明叅無聞聞示萬法歸一話後入嵩山住靜一日有省偈曰數載東山昏霧濛憑欄終日待晴空夜來忽起霜天月萬象全彰一鏡中由是道風昭著後回寶林楚昭王建剎延師居之洪武間太祖名至奉天殿親問法要師進偈上大悅御製詩文以賜永樂三年三月二十九日說偈曰世尊七十九無念八十邊打破華藏海依舊水連天儼然而逝塔全身於師子巖

謚清福廣慧禪師

無念

按東昌府志無念堂邑人早祝髮爲馬橋寺僧手寫法華經三時持誦不出門戶清心苦行嚴奉戒律士夫聞其名時有所叩請語及時事掉頭不應一日其師遊武當山無念囑曰幸速還吾某日將去遲之不及見也師以爲誑至日名其徒設几浣衣具食畢攝衣徧謝寺中僧趺坐几上而瞑時其師在河南道中恍惚見無念牽衣語別歸問之蓋即寂之日也年甫三十二

德祥

按列朝詩集德祥字麟洲錢唐人持戒律書宗晉人擅名一時詩刻苦高逼郊島有詩曰桐嶼集洪武初住持徑山臨終倚座曰一隊酒糟漢我爭如爾何談笑而逝公有題倪雲林周履道書畫云東海東吳兩故人別來二十四番春又有爲王駙馬賦清眞軒詩則知公生元季至永樂中尚在也有和御製賜赤脚僧詩又句容道中詩云十年三度上京華則洪武中

應名浮屠也田汝成西湖志云故宋時爲僧入元屬念舊國有風雨望月諸詩汝成志稱詳博其疎繆如此

如玘

按明高僧傳杭州演福寺如玘字具庵別號太璞得法於文明海慧繼絕宗公師學冠羣英才逸三教非但十乘三觀九經七史凡世間所有名言祕典無不博綜太祖命住天界日與諸耆德闡揚教乘以備名問命同宗泐訂釋心經楞伽金剛諸經奉旨頒行天下

夷簡

按列朝詩集夷簡字易道義興人與止庵祥公同嗣法於平山林和尚洪武五年與鍾山法會十一年住杭州淨慈寺十二年住南京天界寺除僧錄左善世鍾山法會詩八首以應制篇章宣說第一義諦聲韻鴻朗宣公鴻樓之作方斯蔑如也

寶曇

按蘇州府志寶曇先世汴人母吳生曇之夕夢有僧

踵門適天目斷崖禪師示寂謂斷崖再世也襁褓中見僧輒喜笑見佛卽禮拜常時疊足方起皆以和尚稱之後出家隨方建立伽藍洪武六年召至京師賜膳慰勞居天界寺又久居蜀之峨嵋因奏先居吳門集雲妙隱大雲三寺乞幷爲一因勅號南禪集雲之額二十五年示寂於天禧寺上傷悼遣官諭祭飯僧三千荼毗會者萬人命其徒分遺骨歸葬於吳及峨嵋建塔焉

法衡

按寧波府志法衡字允平徐氏子自元時年十一由白巖智門寺祝髮博覽經教主寺慧和尚令掌庫事固辭乃於寺南松林結庵以居甘尚清苦習禪定能以善導人人咸禮之明洪武十年鄞碩儒單仲友以使事止僧舍因問如何是芥子納須彌衡遽答曰先生讀五車書今安在何處單駭而敬之遂著名湖海主寺者置之首座忽微疾卽沐浴更衣請衆辭謝危坐而寂闍維之後於灰爐中得堅固子光明瑩徹狀如冰雪

潘頭陀

按寧波府志潘頭陀年二十好屠宰一日悔悟改作從善棄家入天台浪遊江湖得道而歸居等慈寺說法從者甚衆一日縱步出行有一老嫗浣衣溪上見頭陀來諦視良久乃曰此非昔日潘屠邪潘俯首作偈云人說歸家好歸家心不寧溪邊老婆子猶說舊時名乃負父母棺歸山中合掌誦經忽火起與之同化後數年有人見頭陀於他方者

妙智

按溫州府志妙智號白猷姓楊氏五歲隨父念法華經至火宅求解說父異之十四歲出家靈鷲適月出其師東林出對云日暝來看天際月何患無明智指佛前燈應聲云燭殘摘起佛前燈管教續焰林喜曰此再來人也由是北造雪峰西抵峨嵋南登鴈蕩東入天台洪武間縱遊廬山於天池葺茅居焉母陳氏一日暴卒復甦語家人曰昨至一處見宮殿森嚴吏戒勿入指以歸路仍與偈云八十四年獅子母偶因風燭悟無常好箇愚溪勤念佛天風吹送藕花香時

智在廬山號愚溪云後母果八十四卒永樂戊子孟秋庚申夕智向月三復汪鼎新詩庵無人守庚申夜池有荷開千午花衆曰何也智曰十日後可見浹旬晨起沐浴升堂乃說偈跏趺而逝

具生吉祥

按山西通志具生吉祥姓刹帝郝氏與釋迦同國明洪武中來禮五臺太祖名見奉天殿奏對稱旨賜銀印金號及御製善世歌有笑談般若生蓮花之句其後沐浴危坐而化停龕六日自焚得五色舍利煙焰所及皆綴於松枝若貫珠然今立塔在普光寺與碧峰塔對

克新

按列朝詩集克新字仲銘番陽人宋左丞余襄公之九世孫始業科舉朝廷罷進士乃更爲佛學既治其學益博通外典務爲古文出遊廬山下大江覽金陵六朝遺迹書記於文皇潛邸之寺七年兵起留滯蘇杭主常熟之慧日遷平江之資慶洪武庚戌奉詔往西域招諭吐蕃公爲文二十年所著有南詢稿黟南

程文河東張翥所正也所與遊者楊廉夫顧仲瑛丁仲容之流而今所傳雪廬稿者如送側失總管還朝序則徵糧于張氏由海道還朝者也蘇院判招降詩序而張氏之蘇同僉攻江陰而旋師也大率望庚申之中興美張氏之內附而於聖朝多指斥之詞其爲文自稱江左外史殆亦有微指歟

長在

按蘇州府志長在號別峰江陰陳氏子方睟值兵亂母攜之走墜水不能救次日兵見錦綳小兒浮水中舉取其綳而體尚溫俄頃遂甦異之攜歸邑民張勝乞爲子集慶寺僧正純聞其事遂乞爲徒既長往天界寺謁曇雲公器之俾領綱維洪武二年補雞鳴寺住持引見奏對稱旨適信國公奏寧波育王寺乃釋迦世尊眞身舍利道場久乏住持帝曰雞鳴寺僧有福著他住育王越數歲宗風遠暢永樂二年歸住雞鳴十月無疾而化闍維五色舍利纍纍

守仁

按列朝詩集守仁字一初號夢觀富陽人發跡四明

延慶寺住持靈隱洪武十五年徵授僧錄司右講經甚見尊禮三考升右善世母沒奉旨奔喪賜鏹殯殮洪武二十四年主天禧示寂於寺南洲洽公跋楊鐵厓送夢觀遊方序云師少從鐵厓遊奇才俊氣師友氣合觀於序文可知鐵厓東維子集有送蘭仁二上人歸三竺序蘭卽古春蘭公仁卽公也其略云余在富春時得山中兩生曰蘭曰仁皆用世之才授之以春秋經史學兵與潛於釋又云二子齒甚稚志甚宿學甚能以宗乘與吾聖典合兩爲一以載諸行事以俟昭代之太平夢觀集六卷卽古春所編定也

原眞

按明高僧傳原眞號用藏松江上海米氏子也出家受具興聖寺傳天台教觀戒行高潔博極羣書精修法華彌陀懺法暇則書法華諸經隨緣演說禪坐達旦洪武乙丑微疾索浴書偈告衆曰四十二年無作無修有生有滅大海一漚眞歸無歸心空淨遊趺坐泊然而終

紹宗

按松江府志紹宗字一原號遂初上海陳氏子年十三出家里之安國寺得法於靜庵鎭法師天資穎悟戒行精嚴初說法杭之長慶緇素嚮化次陞吳興慈感時右講經守仁住持長干延居第一座扶樹居多洪武二十六年應名有事廬山奏對稱旨賜金縷僧伽棃等服擢右講經陞右善世三十年正月五日示微疾端坐而化勅遣中使致祭荼毘日會者數千人其徒奉舍利遺骨塔於安國寺

道成

按繼燈錄金陵天界寺雪軒道成禪師雲州趙大王之遠孫父徙居保定遂家焉年十五出家郡之興國寺師廣額平額氣象雄偉有大志受具已結三人爲侶在青州土窟中密究單傳之旨忽有老人貌甚奇古謂之曰汝三人忘苦辛甘淡泊究明向上大事他日必作法門棟梁去也師叱之曰旣作棟梁居土窟之中老人曰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言訖而隱師益自勵聞秋江潔公大弘曹洞之旨於靈巖遂往禮謁潔問金鎖元關打開也未師曰千年桃

核裏覓甚舊時仁潔領之囑曰是汝本有之事善自護持他日能弘吾道者必汝也洪武十五年天下郡縣開立僧司統領釋教師應選道契親王殿下睿眷允隆三十年秋八月上名師至殿命住天界師奏不會佛法上製詩一首鐫於金榜懸諸法堂曰不答來辭許默然西歸隻履舊單傳鼓鐘朔望空王殿示座從前數歲年是年十月勅就寺建普度大齋三晝夜上躬率百僚行祭獻禮已幸丈室從容顧問賜寶鈔若干錠文皇嗣位奉使日本國往宣聖化二年回與同使官僚備奏皇情大悅恩寵之隆有加四年以僚佐譖繫於囹圄百餘日師坦然無慮上知其非罪宥之六年春奉旨就鍾山建普度大齋命師說法聽者數萬人十一年赴北京朝賀奉旨於慶壽建齋賜賚尤加宣德三年師年七十六表辭歸山宣皇憫其誠遣內官護送南還天界寺西庵養老七年臘月八日示微疾辭衆說偈趺坐而逝上遣官致祭有文春秋八十一僧臘六十有五闍維之日煙焰五色仙鶴翔空異香縹緲官貴四衆萬餘人咸歎希有火後收舍

利圓紅者無筭建塔於應天府安德門外勅賜塔所爲鷲峰禪寺

普智

按浙江通志愚海名普智姓葉氏寧邑人崇先講師辟爲侍者令讀華嚴頓明教觀入明住持崇惠有修蛇現於庭師囑曰果是天龍呈象宜現大身須臾果現大身騰空而去洪武中詔入京師講華嚴敕住安國寺入寂荼毘齒舌不壞

南宗

按貴州通志南宗長沙沙門悉志禪宗洪武間遊貴陽募建大興寺推演內教感化者多示寂荼毘得舍利子

大圭

按繼燈錄泉州開元夢觀大圭禪師晉江廖氏子初習儒學既成父詔之曰吾爲佛不成吾以汝許佛汝其毋違師乃往開元禮廣漩爲師得度後侍佛果凡三歷職而至分座宣政院檄師主承天堅謝不起築室於寺西額曰夢觀日以詩文自娛其文似柳其詩

似陶允登作者之壇學者俱宗之示寂建塔於西山所著有夢觀集紫開士傳行世

僧隆

按蘇州府志僧隆姓施氏尹山寺僧也洪武壬申四方沙彌給牒京師者三千人悉籍爲軍時方旱禱雨隆因乞焚身以代之至雨華臺望闕再拜取瓣香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中使曰爲我奏之已爇或進香火中舒臂接之既焚雨即大澍上喜此即僧隆雨也製落魄僧詩以彰之

如蘭

按列朝詩集如蘭字古春富陽人自號支離少與夢觀仁公俱游於楊鐵之門剃染後住杭州天竺道行超邁太宗御極名四方名德較錢金律論三藏師與首列錫賚優渥于忠肅公謁古春蘭法師塔詩序云古春法師先君方外友也予彌月時師赴湯餅之會摩予頂曰此兒他日救時宰相也已而齠齔知學先君數以師言警予及登第拜官恐負師之知言茲以內艱家居而師與先君不可復作矣感時追舊祗具

盤蔬茗盌展拜師墓爰賦一律以識予之耿耿云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九十卷目錄

僧部列傳六十六

明二

普莊　若愚
大始　普智
正映　如泰
禧果　惟宗
了改　克諧

明顯
求堅石
中公大方國師
信受（附覺性）
雪庵
道衍
慧旵
班丹臧卜
文琇
大祐
善信
無壞
應能
知壽
溥洽
端竹領占
居敬
如蔑
非幻
普慈
莊禪師
鏡文
水盛
勝安
雲定
至道
懷空
衵和尚
善啓
了機
行恢
達鏤
塔僧
智通
普眞
繼達

嗣漢　慧心
覺壽　智璩
了空　義金（附洪蓮　昌海）
景隆　月溪
道證　道聯
寶珠　祖淵
智瑛　周和尚
慧顥　寶燈
了悟　道涓
永慈　徹空
廣能　祖復
悅禪　休庵
道宗　覺澄
竹林大士　契斌
寶藏　祖庭
了旹　智中
淨倫　紹琦
趙頭陀　覺曇

荊山　無住
智果　典宗
烏荳禪師　雪庭
潔空

神異典第一百九十卷

僧部列傳六十六

明二

普莊

按繼燈錄撫州雲居呆菴普莊禪師台之仙居袁氏子母夢梵僧入室而生晬歲岐嶷穎異負笈入鄉校授書成誦長依天童左菴薙髮受具抵郡之天寧叅了堂豁然有省由是朝夕咨決聿臻閫奧洪武己未出世撫州北禪洪武二十六年春詔徵天下高行沙

門師與舉首對揚稱旨秋函命祭廬山禮成復命賜衣一襲是冬得旨升住徑山忽于十月二十三日謂衆曰難難二八嬌娘上高山老僧扶不得言竟遂寂

若愚

按嘉興府志若愚號鐵菴洪武間寶閣寺僧儒書釋典洞明旨趣嘗於靜院演說妙理天燈羣集人咸驚異機鋒徑捷隨叩而應一時禪學咸尊禮之永樂庚辰夏辭衆趺逝

大始

按寧波府志大始字宗元姓胡氏性警敏敦厚道振風植受業於永明寺所誦經典無不貫徹尤善詩文洪武十五年詔取天下高僧邑令馬雄舉之尋授僧會司僧會

普智

按松江府志普智字無礙號一枝叟浙江臨平褚氏子出家於天竺龍井寺依東溟日法師授天台性具之學優於講說歷四大道場終於松江延慶平居禮誦寒暑不暫輟暮年專修淨業洪武二十六年授副

都綱永樂七年正月二日微疾會衆西向端坐而逝嘗集註彌陀經

正映

按繼燈錄南京靈谷潔菴正映禪師撫州金谿洪氏子幼入安仁三峰爲沙彌洪武十九年試經得度謁靈谷異中謙禪師方入門懷中香忽墜地遂有省永樂元年朝京回福州諸山舉住雪峰雪峰屋老敝已甚不堪仍舊師一舉而新之人咸以爲應雪峯再來之讖洪熙元年得旨住持靈谷宣德元年詔僧錄司左講經卒於靈谷有語錄名古鏡三昧行於世

如泰

按松江府志如泰華亭人不識字乘一小舟四方參請洪武二十八年四月至珍敬菴微疾二十六日對衆自言我於初三日去矣衆來送我至日以所乘舟寘於陸地索浴更衣說偈遂入舟自焚

禧果

按登州府志禧果青州壽光人年八歲被元兵掠至沙漠投金山寺師僧勝迪甚器重之洪武十九年至

遼東官司異之送至京師備言明哈赤將士萬餘人皆有降志朝廷命宗國公往沙漠招安果如所言上賚賜甚厚至濟南住正覺寺永樂初遷登州棲霞創法勝庵於縣東金山鄉一日無疾而坐化

惟宗

按紹興府志惟宗不知何許人嘗結亭於道左每盛暑烹茶以濟行客洪武十九年秋大旱惟宗曰願焚身以濟民即日齋戒以火身大雨如澍鄉人立土祠祀之

了改

按繼燈錄嵩山少室凝然了改禪師鍾秀於嵩陽金店之茂族自齠齓年繫念空宗知有己躬下事遂依止少林二十始納僧服會松庭禪師住天慶師往依之每以己事咨叩一日庭上堂曰一言迥脫獨拔當時師即釋然舉似庭庭印之歸隱二祖菴洪武二十三年請主少室永樂十九年無恙忽召衆叙別說偈而逝

克諧

按浙江通志克諧天台奚氏子幼端愿穎秀讀書過目輙成誦見南翁凱公詢咨道要於頓漸偏圓名相靡不淹貫成祖居燕邸名問佛法大意南還宴坐而化闍維得舍利甚顆

明顯

按列朝詩集明顯俗名吳峰幼落髮歙縣定光院自稱破聰和尚海寧董山人來遊齊雲巖投院見峰一言深契定方外交山人歎曰得見高僧何必見名嶽也翻然而歸後以養母辭院所爲詩往往不忘元境王寅曰破聰詩若已來親眼見難去對人言古來詩僧亦未有此

大祐

按蘇州府志大祐字啓宗姓吳氏幼聞楞嚴呪隨口成誦年十二出家寄心菴內外典一覽能通大義既壯爲澤天泉司懺又之武林從及公叅禪洪武間召與蔣山廣薦會還蘇之北禪歷僧錄司左右善世會內難棄歸穹窿永樂初起修佛書凡括大般若義六百卷及平生所著淨土指歸淨土眞如禮文彌陀金

剛二經直解

永堅石

按崇仁縣志永堅石洪武中住普濟禪庵戒律嚴謹道行彰聞永樂乙未趺坐而化庚子現其身於朝遣內使王羅馳驛徵取時堅石久入寂取其像以去

善信

按松江府志善信號無疑蘇州嘉定人俗姓吳年二十九出家禮上海施水菴僧智德爲師叅請蘇城萬峯和尚素不識字建文三年年五十九示微疾乃與衆云吾自出家以來脇不至席工夫今日了當將從此辭索浴入龕畢於謦咳間欻然火起自焚其身寺僧爲起塔繪像

中公大方國師

按池州府志中公大方國師不知其爲何派也中之父爲王福福爲黃觀外祖中薙髮齊山寺以善知識稱會洪武京師舉天下名僧觀以中聞遂赴召靈谷道場事畢賜紫還山建文四年七月籍觀黨中遁莫知所之永樂六年革除禁解中歸老齊山

無壞

按陝西通志無壞西方人與秦愍王有宿世緣卓錫至終南山夜擊木魚聲達王宮王異之明日來見師與語王恍然悟前生事命席禮師師擕石甑炊餅石罐覔水飲食王從者數千人皆給王乃卽山爲起寺居之竟證圓寂師所遺禪衣錫杖並甑罐見存

信受（附覺性）

按無錫縣志信受字西傳姓陳氏嘉定人博學有文幼聽法南翔寺有悟因出家後住翠微寺著韻會增註通鑑集覽正誤又覺性者亦陳氏子出家惠山寺通儒書多知山中故實常著惠山志

應能

按明高僧傳應能僞姓楊氏實建文君也太祖之嫡孫懿文太子之長子封皇太孫諱允炆生時頂顱頗偏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及讀書甚聰穎一夕懿文太子與侍太祖命詠新月詩太子吟云昨夜嚴陵失釣鉤誰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徧九州太孫吟云誰將玉指掐作碧天痕影落江

湖裏蛟龍不敢吞太祖覽之不悅蓋未得團圓影落江湖皆非吉兆洪武三十一年太祖大漸乃授一小篋封鑰甚密戒于急難方開是年五月十六日卽位年二十有三明年改元建文名方孝孺爲翰林侍講直文淵閣日講周官禮變更太祖舊制於是諸王多不遜服乃曲加恩禮侍讀太常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議削諸王之權謀者先燕命侍郎張昺都指揮使謝貴察燕動靜遂偪燕起靖難兵南討黃齊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破金川門帝縱火焚宮啓太祖遺篋視之得楊應能度牒剃刀袈裟緇服遂削髮自御溝出遁雲遊四方自湖湘入蜀雲南復至閩入廣西橫州南門壽佛寺居十五年陞座演法歸者甚衆所至成大法席人不知是帝也復往南寧居一蕭寺衲子雲集師爲隨緣開示一衆歡然久之至思恩州立於當道值知州出從者呵之師言我是建文皇帝也自滇歷閩至此今老矣欲送骸骨歸帝鄉巡按御史聞於朝賜號老佛命驛送至京師乃賦詩云流落江湖四十秋歸來不覺雪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

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暗昭陽殿裏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及至京朝廷未審虛實以太監吳亮曾經侍膳使審之師見亮即呵曰汝非吳亮耶曰不是師曰我昔御便殿曾棄片肉於地汝伏地餂食之何得忘也亮稽首大慟已而取入西內供養竟卒於宮中

雪菴

按重慶府志雪菴名暨不知何許人靖難初走重慶善慶里山水奇絕可廬遂祝髮焉里中有隱士杜景賢異之與往白龍諸山山有松柏灘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欲建刹其地景賢出餘力歡喜創寺朝夕諷誦山中間以爲佛經也往觀之正讀易經乾卦不輟和尚嗜楚詞每袖一本登小舟急棹中流朗誦一葉輒拔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復誦終卷乃已衆莫測何謂又好酒日儲十壺俟客客至輒酌之不則拉樵夫豎人飲飲半酣呼童歌歌竟瞑焉而寐興到筆落成章詞不甚工密然意氣煥發大能感愴人或傳和尚當建文壬午爲御史不數日帝遜位乃憤然遁

迹爲浮屠云後死之日其徒固問其師何不答識者以爲松陽葉師賢也

知壽

按畿輔通志知壽字松巘宛平縣呂氏子也爲童子辭父母出家依慶壽寺專禪師學浮屠法洪武元年遊山東之齊河建定惠寺十五年領符牒遂主其衆庚辰靖難兵起太宗幸濟南壽朝見軍門請從戎自効奉勅募兵五千人號忠勇忠效軍身先士卒所至著功靖難兵罷悉繳所賜銀幣鈔錠請返僧服詔同道衍住慶壽寺管北平府僧綱司副都綱事永樂元年名還南京六年扈駕北狩命住持慶壽寺詣朔望陞天王殿說法勸誘四衆十七年三月道衍示寂上臨之者三命壽治葬事起塔於寺西事訖壽無疾端坐而逝異香滿室如道衍化時士庶驚嘆上爲文祭之起塔與道衍塔相望靖難之功人止知有道衍而不知有壽功成辭爵仍返僧服足稱異人

道衍

按列朝詩集少師釋名道衍字斯道族姓姚氏長洲

之相城里人幼名天禧本醫家子顧不肯學醫魁磊高岸意度偉然喜爲儒者博貫該通之學至正間削髮居相城之妙智庵里中靈應觀道士席應眞者讀書學道通兵家言尤深於機事公師事之盡得其學然深自退藏人無知者惟王止仲獨深知之公應徑山書記之名止仲爲文贈之以爲上人年甫壯天下亂已極亂極必治然後得以發其所蘊非以沙門之法終其身者嘗寓嵩山寺袁珙見其相而異之曰公非常僧劉秉忠之儔也洪武初再以高僧徵十五年十王之國太祖命各選一高僧侍王公在燕府籍中住持慶壽寺靖難兵起妙識幾先贊助祕密太宗即大位名至京師欲官之固辭爲僧錄左善世立東宮特授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復姚姓賜名廣孝輔太子南京監修高皇帝實錄上命畜髮再三終不肯賜兩宮人不近亦不辭踰月乃召還嘗以賑濟歸吳徒步閭里以賜金散之宗黨永樂六年來朝北京仍居慶壽寺病篤車駕臨視問後事對曰出家人復何所戀明日集諸門人告以去期斂衽端坐而逝夏八十有

四追封榮國公諡恭靖荼毘之日心舌與牙堅固不壞得舍利皆五色賜塋在房山縣東北四十里上自製文銘其碑仁宗立加贈少師配享太廟嘉靖中移祀大興隆寺公初侍燕邸每夜夢與劉太保仲騶寤語厥後現身佐命恪守僧律南屏西山後先觀化兩公之賜名一曰秉忠一曰廣孝豈非宿乘願輪再世示現者與

溥洽

按列朝詩集溥洽字南洲山陰人族姓陸氏放翁之後人也於郡之普濟寺禮雪庭祥公爲師從其菴玘公於普福貫串經範旁通儒典禪定之餘肆力詞章洪武二十二年召爲僧錄司右講經三年代夢觀主天禧又三年由左闡教陞左善世成祖即位召斯道衍公於北京命主教事公以左善世遜衍而己居右永樂四年詔修天禧寺浮圖車駕臨幸命公慶讚祥煜天顏說懌時有任覺義者忌其寵搆詞間之左遷右覺義公不辯自處裕如既而上察其心復右善世仁宗即位數被召問乞居南京報恩寺養老遣中官

護送宣德元年七月示寂留偈而化年八十有二塔於長干之鳳嶺上遣行人王麟莅祭賜院額爲鳳嶺講寺

慧昷

按繼燈錄杭州東明虛白慧昷禪師姓王氏湖廣人年十四往丹陽妙覺寺禮湛然落髮一日作務次然問曰子在此作甚麼師曰切蘿蔔然曰汝只會切蘿蔔師曰也會殺人然引頸就師師曰降將不斬聞松隱唱道雲間卽往咨叩一日出定舉首覩蒼松有省尋至蘇之鄧蔚見果林林擲下蒲團索頌師曰只此消息本無言說破蒲團上地迸天裂林曰且道裂個甚麼師擬進語林便打林復指見寶藏具陳悟因藏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師向前問訊叉手而立藏呵曰汝在者裏許多時還作者見解師乃發憤忘食至第二夜豁然徹法源底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蹤借問個中誰是主扶桑湧出一輪紅藏見笑曰雖然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永樂戊子至安溪東明設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道俗揚播

宿衲爭趨座下宣德辛酉六月將去世衆請留偈師曰一大藏教無人看著爭得者幾句閑言語跏趺而逝塔於安溪東塢

端竹領占

按陝西通志端竹領占狄道人姓石氏自幼爲本郡寶塔寺僧永樂四年以屢使絕域宣布王化功陞蘇州府僧綱司都綱二十一年奉命招降陞僧錄司右闡教二十二年陞左善世賜誥命金圖書服器宣德元年陞灌頂圓妙廣智大國師二年奉使烏思藏公幹陞號淸修靜覺崇善慈應輔教闡範灌頂圓妙廣智大國師八年內圓寂天順七年追封西天佛子成化二十三年追封大敏法王

班丹藏卜

按陝西通志班丹藏卜西土人先從覺刺麻授秘密戒行後陞灌頂靜覺弘濟大國師錫予甚厚授金印一銀印一謹守戒律道行日彰永樂親製贊偈以寵異之今西人多向其化

居敬

按明高僧傳松江普照寺居敬字心淵別號蘭雪學通內外善屬文精嚴律部禮金陵大報恩寺一雨和尚職知客後叅杭州集慶寺東源法師於懺摩堂居第一座從而講周易永樂初奉詔校大藏經預修會典已而住持上海廣福講寺遷松江普照大開法席一十三載建大雄殿海月堂三解脫門廊廡重軒精舍香積煥然新之七衆瞻仰道風大扇

文琇

按繼燈錄杭州徑山南石文琇禪師蘇之崑山李氏子出家邑之絡隆院嘗問法要於虎丘行中禪師得言外旨洪武五年住蘇州普門永樂初應詔纂修永樂大典留京三載七年住徑山一日無疾而逝

如蔑

按寧波府志如蔑字性海姓余氏祝髮於定水寺禮復見心爲師戒行端謹通內外典善書能吟雅爲緇流推重永樂中兩膺名命纂修內典常住撫州之翠雲及奉化岳林二寺有翠雲稿永明終焉

非幻

按繼燈錄南京靈谷寺無涯非幻禪師衢之西安人從傑峰爲僧峰問何處來師曰虛空無向背峰指鐘俾作頌師曰百煉爐中滾出來虛空原不惹塵埃如今挂在人頭上撞著洪音遍九垓時年十二峰器之即令祝髮永樂丁亥太宗文皇帝有事於長陵徵師入對稱旨大嘉賞賚命住靈谷庚子春上建法會師若不經意其徒問之師笑曰自家有一大事甚緊何暇他及乃書偈曰生死悠悠絕世緣蒙恩永樂太平年這回撒手空歸去雪霽雲消月正圓遂逝

昶和尚

按蘇州府志昶和尚居常熟大慈寺姚廣孝薦於成祖三召而起延至內道場校讎梵典三年賜紫衣玉璽還卒詔起高僧墓

普慈

按列朝詩集普慈吳郡海虞錢氏子世儒業出家破山寺往參鄧尉山萬峰和尚付以法偈遂廬太湖西洞庭山三十年不過湖聞白岳公在安溪東明說法親承萬峰祖印遂往叩旬日大悟遂居東明演法爲

萬峰法嗣景泰元年示寂全身塔在東明左側有頌古詩行世

善啓

按明高僧傳善啓字東白別號曉庵姑蘇長洲楊氏子世爲宦族甫能言卽通釋典如舊熟父母異之知是法器捨入永茂院出家無幾薙染受具屏跡龍山研窮大藏百氏諸史無不精究永樂戊子出世郡之延慶寺明年應召纂修永樂大典併校大藏經賜金縷僧伽衣一時名人若沈民望王汝玉錢原溥輩皆爲方外交或辯儒釋之異師曰無論聖人理同且各爲其教又曰東魯垂道西竺見性皆莫先于厚本故吾儕雖離父母而養生送死率皆從厚與兄弟極友愛正統癸亥示寂塔於龍山

莊禪師

按繼燈錄徑山敬庵莊禪師台州人自幼厭葷穢薄世塵父母捨廣慈庵出家久之遍叅方外了徹宗源主徑山道化隆盛永樂十二年奉詔入京同修大典寓天界三載少師姚公等交章薦住持堅辭不受歸

徑山示寂至六月初一果無疾而逝

了機

按荊州府志了機自云從終南山來初居崔家洞一年及遊鹿苑見招仙巖洞居之歲餘忽謂人曰吾閉關幸爲塞垣穴七七日土人如其言一日巖罩濃雲關門洞開衆大駭乃相與扳巖開巖穴入洞視之不見唯蒲團草履存焉

鏡文

按貴州通志鏡文郡人幼聰悟長涉經史出家龍華寺既受具遍參叢林深契內典永樂初赴京會衆僧談宗理推爲首座各爲頌偈而還景泰間歸隱石笋山年八十趺坐而逝

行恢

按寧波府志行恢字復宗鄞人生而穎異依壽昌大師披剃受具戒行高嚴永樂四年名詣京即與修文獻大成十六年復名較大藏經典尋又名修大典恩賚甚厚後賜職左覺義堅辭不受歸舟夜泊偶遇一貴人舟相觸辱及行恢恢語侍僧愼勿以吾名聞後

彼廉知將詣罪恢遽令解維去黃潤玉常謂其學行超卓人稱爲菩薩云

水盛

按繼燈錄西湖妙果竺源水盛禪師饒之樂平范氏子十七依羅山院出家既得度首謁庭忠於蔣山時孤舟濟爲第一座以晥山示蒙山語示之師極力參究越五載有省濟曰蒙山常言栽松道者不具二緣而生達磨葬熊耳後隻履西歸果神通耶抑法如是耶師曰此形神俱妙而已濟曰不然子他日當自知之師往無爲州見無能以濟所舉質之能曰爲汝弗解故也師忽大悟能撫其背曰爾後當大弘吾宗也尋分座於薦福既而隱於南巢出主西湖妙果未幾復還南巢示寂初預立塔于南巢五峰之下是夜有光如匹練自天際下燭俄頃散布五峰之頂復合於塔中彌三夕乃止師制行峻絕如孤峰萬仞可望而不可攀嘗囑其徒曰凡剃髮染衣當洞明心宗行解相應以正悟之境靈靈自照歲久月深具大無畏如透水月華萬浪千波觸之不散方不被生死陰魔所

惑此師之生平實悟實證者故亦用之以誨人也

按浙江通志水盛住妙果寺遇孤舟濟力叅求悟如敵萬人如上逆流至如透水月華波搖不散濟始印可始居南巢五龍讓宅座繞祥輝逝日練光縱橫分合彌亙山刹

達鏤

按辰州府志達鏤號玉環永樂間普化寺僧性明敏博文學又能以理自勝邑人荊時芳常與遊後沐浴更衣坐化

勝安

按開封府志勝安號古峰俗姓周出家彌陀寺戒律精嚴道行絕潔嘗開講大乘諸經五十餘會修葺招提四十餘所永樂中移居祐國寺一時緇黃之士從者雲集後以疾而逝停龕三日飛煙環繞闍維之得舍利凝聚五色精瑩如珠觀者異之

塔僧

按貴州通志塔僧無名永樂間住安莊白水堡觀音寺言貌謹厚用磚壘塔於寺後坐其中與千戶丁昱

等約曰吾入塔爾以磚灰固塔門明年今日聞塔內有聲始啓之丁如約啓塔門僧危坐自如異香馥郁容貌愉懌衆咸異之後不知所往

雲定

按南陽府志雲定平山人生而異常乃出家遊歷四方聞方城之東有刹曰普嚴乃得遺址以居預知圓寂其徒建塔刻銘以紀其事

智遍

按南陽府志智遍燕人自幼神清貌秀穎悟善記初慕全眞後落髮入空門禮璧峰金師即聞奧旨往遊大乘山因駐錫焉永樂中名至京師居天界寺端坐而化

至道

按無錫縣志至道字物外臨海人能詩善少師姚廣孝至道卓錫邑之嵩山歸者日至遂大建幢刹爲嵩開山祖旣耄端坐而化

普眞

按無錫縣志普眞字性海延陵人有高識住惠山寺

寺災眞重建之嘗種茶惠山之麓晚又創聽松菴於寺左而居之歿遂葬於菴後王達銘其塔眞於惠山實有起廢之功

懷空

按四川總志懷空學道玉屏山明永樂中欽賜講經寶帳有語錄十卷行世里人建寺置塔奉其遺軀後焚毀獨塔軀如故

繼達

按萊州府志繼達姓田氏號素菴通禪理善賦詩守戒行永樂中妖賊唐賽兒聞其名不入膠州境臨終作偈趺坐而化

嗣漢

按休寧縣志嗣漢號昭回普滿寺僧戒行卓然爲禪林所宗永樂七年適朝廷欽建大齋師領衆預會於靈谷道場忽一日沐浴趺坐索筆作偈書罷奄然而逝化遂相傳奏賜龕以歛闍維之餘得舍利瘞於靈谷之塔

慧心

按處州府志慧心號鑑空樂清方氏子幼受業於白鶴僧尹郁戒行精嚴通儒釋二典善晉書曲臻其妙先住紹興青蓮後住瑞安仙巖永樂八年應高僧名入文淵閣與修永樂大典竣事還山一日忽沐浴更衣辭衆趺坐而逝茶毘得五色堅固子宗門咸景慕焉

覺壽

按四川總志覺壽遂寧人明心性遊長安道上得遺金俟其主反之後歸適廣福井泉乾涸跏趺坐井上鹽泉湧出永樂甲午邑久旱復登廣福山絕粒禱雨旬日果大澍年九十不知所終

智璩

按鎭江府志智璩丹陽包港孫氏子住牛金山絕世俗者五十餘年臨終說偈而逝

了空

按山西通志了空忻州人俗王氏生而神異年二十餘慨然有出世離俗之志一日辭其家不知所之後十餘年方歸住傘蓋寺凡事能前知雖千里之外莫

不預見尋遇一異僧曰修行當學最上乘前知特小乘法耳於是苦志勵行又數年遂大徹悟一日微恙示衆曰吾歸矣說偈曰無物本來無身心何處尋大法雙亡卻虛空現法身荼毘之日煙成五色咸稱異之

義金（附洪蓮　昌海）

按山西通志義金不知何許人與洪蓮昌海談道世稱金海蓮三高士洪蓮太原人本姓吳少孤事母盡孝比歿哀慟幾絕後祝髮於饒益寺苦行卓越儒釋並通嘗詣天龍洞刺血書五大部經永樂中奉詔註大明三藏法數校大藏經典既成上進賜衣設宴授以官不受昌海俗姓許生而言動非常博涉羣經深通奧旨隱崛嵋山書五大部經卷校正華嚴合論五臺清涼傳本宗二百問永樂中詔纂修大藏經授太原僧綱司都綱一日沐浴更衣而逝

景隆

按繼燈錄杭州開元寺空谷景隆禪師蘇之洞庭陳氏子爲童時不茹葷趺坐若禪定嘗從弁山嬾雲吝

問道要湖海諸大老亦靡不遍謁後禮虎丘石菴爲師宣德二年從杭昭慶受戒遂依石菴住靈隱七年住天目禮祖塔憩錫一載刻苦叅究忽有省遂造嬾雲剖露雲印可之初居西湖之正傳院晚年遷居開元示寂塔於西湖之修吉山所著有空谷集行世

月溪

按貴州通志月溪江安人宣德初以罪戍赤水役於陳百戸棲廐中夜輒有光陳異而遣之遇禪宗得正法眼藏至蘭州印山見其林麓洞壑別有天地結菴曰永洪居一載明章帝名天下名僧十三人詣闕月溪與焉將別語弟子曰此中徒衆無踰四十踰則不利抵京將名入上密令中使置經於地覆以錦諸僧皆履而入月溪獨伏不前上促之對曰非敢以方外自高懼籍經爲罪非上所以名臣意上異焉取經入賜以茶不飲而南灑問故對曰留都火焚四十八戸用禳之上未信後守臣奏火作如其語久之遣還至留都遂示寂後人廣其故居以爲寺緇徒僅四十人過五人則一斃二人則一病過一二人則有怪莫能

踰其數

道證

按蘇州府志道證字心印長洲人出家治平寺宣德間詔授覺義住持大功德奉勅較藏典中禁年七十三示寂賜祭葬治平寺方丈後

道聯

按浙江通志道聯六坐道場兩被徵名纂大典游戲翰墨緇白咸重之後坐逝英宗悼之勅葬於藕花居之傍

寶珠

按嘉興府志寶珠和尚嘗游杭嘉二郡冬夏一衲乞食自活宿無恆居平時惟念佛不絕口更無雜語後於海門寺忽若顛狂者將半月餘僧呵曰爾平生實行當與世人作眼目何得乃爾珠曰既如是吾行矣索浴畢安然坐化

祖淵

按太平府志祖淵號雨菴西菴僧也闡明宗風行于閩浙正統間名入京賜左善世住西山圓寂上遺禮

部主事林璧論祭尚書胡濙贊其像

智瑛

按江寧府志智瑛上元人正統初住雲溪寺因號雲溪初行頭陀行爲諸僧負薪米力作已而有所悟生平不識文字後乃能詩廬山有天眼寺得佛宗旨者惟瑛一人晚年忽語其徒曰某月日吾將逝逝必有風雷之驚屆期預報諸庵主使集時天朗霽無纖雲至午有片雲起西北瑛乃沐浴具盛儀禮諸佛與諸庵主別已而疾風震電掣茆墮瓦旋風自下轉入空際視瑛已遷化矣

周和尚

按廬江縣志周和尚世居山溪凹正統間赴試居天下僧第二授僧錄事不受衣鉢辭去遊方會韓都憲雍征西周通書史諳天文地理及遁法披袈裟謁之韓公出對云和尚挂紅穿綠非莊嚴實則莊嚴周隨對曰大人腰金衣紫素富貴行乎富貴韓大奇之因謀征西事多賴之既歸提學薛方山以梅花百韻令和一夕吟成薛大奇之後不知所終

慧題

按嘉興府志慧題字無極正統間出家玉溪順慶寺在徑山誦心經坐脫

寶燈

按兗州府志寶燈東阿楊氏子也二十出家居城北香山寺叅禪誦經頗通外典持行精苦時刻不懈蓋眞僧也壽至九十四歲一日沐浴更衣自云化去端坐而瞑

了悟

按四川總志無際姓莫名了悟一號蠶骨安岳人居大竹黑崖勤苦修行久之若有所得乃師古拙及無念遂得釋氏之要旣而卓錫道林四十餘年脫胎離形時著靈異四方無賢愚咸向之正統間名入勅爲宗師登壇說戒觀聽如堵及卒賜祭給傳還葬木門所著有語錄一卷

道涓

按處州府志道涓正統間爲龍泉縣僧會駐錫鰲峰崇因禪寺嚴戒持素景泰庚午正月二十八日辭別

鄉里同山告衆端坐雷音堂說偈而逝鼻出雙筯光瑩如玉時年八十一

永慈

按江寧府志永慈字海中蜀余氏子少時見僧輒喜投照月禪師剃染遍參諸方首謁太初和尚開示父母未生前有得還靈谷依雪峰和尚結制後至牛首領衆三載正統中守備太監袁誠欽其道德請住東山翼善寺先是慈叅東明和尚勘驗水乳明欲付以衣鉢慈不受至是明將示寂命其弟子曰吾有衣法二物待十年後送至金陵東山海州和尚受納居期弟子持衣至山慈升座祝香而受慈付嗣法門人智瑄字寶峰皆塔於東山禪院之後

徹空

按貴州通志徹空蜀僧正統間來往貴陽潮音寺機鋒警敏詩亦清俊復之蜀稱寂示偈雅以正宗風爲要

廣能

按貴州通志廣能與隆僧正統間卓錫月潭寺戒行

不玷禪誦勤苦嘗晝誦經有虎入寺衆僧驚走能不爲動虎登堂見能遂去苗賊寇興隆欲刼寺衆僧皆逃能獨不去賊至欲殺能能曰幸殺我於外毋汚此佛地賊義而釋之寺賴以全

祖復

按貴州通志祖復號立禪立關募化供十方僧衆雖巨蟒鼠雀咸依時就食後製一龕結跏趺坐住西天寺三載未嘗見寢息嘗絕粒月餘滇中徒衆强之回遂化留肉身於寶臺山如滇之金光紫谿黔之太平西天等寺皆其剏建

悅禪

按貴州通志悅禪杭州人雲遊住普定圓通寺有戒行善化誨愚迷人多禮之年九十餘景泰元年五月終四年二月出殯啓龕視之顏色如生人皆稱異

休庵

按海寧縣志休庵逸公景泰間居廣潤寺神通自在示人禍福無一不驗後死數日遇鄉人於天台道中以所殮僧履寄諸徒啓柩視之已尸解云

道宗

按蘇州府志道宗常熟人住萬峰禪院景泰中詔修保國道場祥雲繚繞降勑褒諭天順二年奏賜聖恩寺額

覺澄

按列朝詩集覺澄號古溪山後蔚蘿人也族姓張氏年十歲爲牧牛之童十四從雲中天暉和尚出家閱藏五載從墨菴和尚坐禪大興隆寺景泰三年宗伯胡濙命住南陽香嚴寺自惟大事未明不一年而退登太岡山叅月溪和尚往見西蜀楚山和尚於投子山機緣相契朝夕入室山謂海雲曰香嚴只是聰明見解道眼未明在山往安慶看誦聯珠集見趙州凌行婆機緣往返豁然有省因思本叅無字話頭如何不徹奮然一擲虛空迸碎身與僧堂泯然不見再看無字話頭火中覓雪了然無疑越五日山自安慶回謂海雲曰香嚴大事今番徹也明日正旦召大衆曰老漢離西川下江南張漫天大網爲求作者今有其人且道是誰良久乃曰香嚴是也公避席下手而讓

曰覺澄不會佛法山曰我正要不會佛法的遂以衣拂法卷付之辭山七載天順五年住金陵高座寺一坐此山竟不他之示寂於成化初胡濙序其雨華集曰公天性清朗心地圓融續臨濟二十四世燈爲楚山付法正傳其集將與蒲菴全室逃虛孋美於後世嘗自道其文曰吾將藉此以明佛知見入佛之門有二由文字而顯曰教離文字而悟曰禪泥文字則失之滯略文字則失之誕去滯與誕其必有教而禪乎其徒寂庵湛公亦能詩刻其遺集

竹林大士

按南翁夢錄安南陳氏第三代王曰仁王既傳位世子乃出家修行刻苦精進慧解超脫爲一方祖師庵居安子山紫霄峰自號竹林大士其姊號曰天瑞多失婦道大士在紫霄聞姊病亟乃下山往視謂天瑞曰姊若時至自去見冥間事則應曰願少待我弟竹林大士且至言訖還山數日至庵分付弟子後事奄然坐化天瑞亦以是日卒仁王示寂時其子英王未有嫡嗣止有庶子意且待嫡子而後定嗣位至荼毗

後封骨時子孫環拜舍利飛入庶孫袖裏而放光旣收又入英王拜曰敢不奉命收之乃定尋以庶子爲世子旣久嫡母生男不育庶子終嗣王位是爲明王

契斌

按繼燈錄嵩山少室俱空契斌禪師平陽坦曲人叅凝然求示心要朝夕咨叩一日覲秦封槐谿然契悟徑回侍次然一見謂曰契斌叅得禪也師便喝然曰喝作麼師曰和尚何得以贓誣人然曰趙州勘破婆子婆子敗缺在甚麼處師曰一對無孔鐵鎚然曰如何是趙州意師曰荊棘林中重加陷穽然曰石頭書亦不通信亦不達是何意旨師曰千里同風然曰青原垂足又作麼生師曰禍事禍事然曰洞上一宗窩在爾躬矣景泰四年主少室有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夜半烏雞帶雪眠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老翁抱著石烏龜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出匣吹毛寒逼天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公孫舞劍難思議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黑狗銀蹄無處討曰五位旣蒙師指示少林直指事如何師曰沙裏無油麥中是麪

寶藏

按德安府志寶藏京兆醴泉人俗姓嚴以苦行遍叅西蜀景泰丙子嗣曇花寺無爲衣鉢證濟二十四代法成化間應藩封召開堂壽山之龍泉寺圓寂建塔其巔張廷器贊序其語以傳越百餘年順治辛卯正令古帆繼之

祖庭

按德安府志祖庭豫章人景泰間應戍卒主者以其羸弱難之對曰食素主者曰食素奈何厠荷戈役對曰祖墮軍籍輪序應役爾時牧夫不職營馬數壞民禾主者以其佞佛也簽之往凡數月而馬肥民間亦無呼籲者密察之見其引馬就牧所惟周遭一行羣馬悉不敢逸步履外此後僅手珠串趺坐爾主者心異而除其籍放之焚修祖庭得薙髮自此始行脚至石門土人以山嶮無逕不敢入庭曰道本平坦何荊棘可礙竟卓錫焉詳其詩序中後證大知識嗣牛首山澄大士法席年七十九示寂偈曰四十二年石門熱轟七十九春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般作夢歸去

來兮眉梢雪重

了旹

按德安府志了旹應城人號鼎庵永樂間居邑西南四聖寺大闡宗風天順八年淮王好禪學聞師名卑禮致書遣人迎之師誓不入王宮淮王特建寺於廬山請師居之以便質問自師居廬山而衆僧皈依者千餘人所著有鼎庵語錄四卷

智中

按四川總志智中彭縣人也生有異相年十二即禮月光禪師惠心清修苦行晝夜不息後惠心授松藩都綱中隨去尋代其職時番彝叛服不常中居邊撫化番彝莫不投服天順間累加封國師仍賜勅誥降銀印中在邊四十餘年化行功著成化二年年踰七十詣歸彌陀庵優老焉

淨倫

按列朝詩集淨倫昆明康氏子正統庚申出家禮太華無極泰和尚受禪學天順癸未得法於浮山古庭堅公成化乙酉卓錫都城東隅開建萬福禪剎謝事

退居西軒之竹室與天章懷讓同時並闡宗風

紹琦

按繼燈錄成都府東山天成寺楚山紹琦禪師唐安雷氏子八歲入鄉校授經成誦九歲失怙詣元極通禪師學出世法後謁無際示以無字公案偶聞開靜板鳴礙智冰泮往見際際曰還我無字意來琦曰這僧問處偏多事趙老何曾涉所思信口一言都吐露飜身特地使人疑曰如何是汝不疑處琦曰青山綠水燕語鶯啼歷歷分明更疑何事曰未在更道琦曰頭頂虛空脚踏實地際曰亦未在師乃禮拜師再參際問數年來住在何處師曰我所住廓然無定在際曰汝有何所得師曰本自無失何得之有曰莫不是學得來者師曰一法不有學自何來曰汝落空耶師曰我尚非我誰落誰空曰畢竟若何師曰水淺石出雨霽雲收曰莫亂道只如佛祖來也不許縱伱橫吞藏教現百千神通到這裏更是不許師曰和尚雖是把斷要津其奈勞神不易際拍膝一下曰會麼師便喝際笑曰克家須是破家兒恁麼幹蠱也省力師掩

耳而出際授法偈曰我無法可付汝無心可受無付無受心何人不成就後居天柱成化九年三月十五日示微疾衆請師末後句師展兩手示之曰會麼曰不會師復曰今年今日推車撞壁挂倒虛空青天霹靂呵呵泥牛吞却老龍珠澄澄性海漚花息遂安詳而逝

趙頭陀

按蘇州府志僧趙頭陀自稱終南山人成化間游吳啖肉一食盡數觔或一鵝一豬首飯至斗許飲水亦一二斗肉食多手自烹煮極潔宿承天寺數年後坐苑橋上大呼一聲遂化諸僧具威儀荼毘之亦得數舍利

覺曇

按蘇州府志覺曇嘉定人祝髮慈濟寺生平未嘗妄語其言未來事奇驗或臥於榻有見其行於市者人稱覺菩薩成化十七年午日趺坐而化月餘面如生肢體溫軟其身至今不朽

荆山

按涇縣志荊山祖師涇邑人俗姓鳳八歲入大寧寺出家後住合相寺隱關一期始得個話頭入手又訪歸元禪師警策一遍歸寺重加勇猛得念而無念參而無參處忽有偈云念與全非念金針穿烱電回頭極目觀親覩眞如面一日忽然知覺法不離體體不離法四大本空一眞不昧於成化丙午春詣石埭金竹山參見寶月和尚將平日做工夫處逐一供報一遍師呵呵大笑你今果眞實次日遂將手卷祖衣交付齋罷送行

無住

按濟南府志無住禪師成化時卓錫華林寺儒書釋典無不精曉遷四禪寺圓寂年逾九十當盛夏顏色如生

智果

按涇縣志智果幕山禪僧也戒律精嚴每爲民間祈雨必有應驗年八十一童顏兒齒趺坐而逝

興宗

按貴州通志拜經和尚名興宗大理人成化間住持

永祥寺誦法華經每字一拜一擊板歲久木爲之穿四十年未嘗他出太監鄭忠爲建寺請額年七十預言寂滅之期鳴鼓告衆而化

烏荳禪師

按重慶府志烏荳禪師成弘間住涪之白雲關數十年不火食惟日荷鋤掘生烏荳以適口雖嚴寒雪凍赤足單衣以棲岩畔時山多虎鄉人患之師卽寢其穴虎不敢近而去日有白雲覆其上隨晴空皎日一嶺如錦霞不散鶴鬢童顏而不言壽以欺人海藏滿腹而不言幻以惑世故其時劉忠諫公喜其人與之爲友蓋忠諫公正人殆韓昌黎一流而必結精藍聯靜榻數十年不倦則師之爲人可知後坐化蟬蛻其骸不腐至今人以石塔龕之碑記尚存云

雲庭

按江陰縣志雲庭禪師桂姓以景泰丙子生成化癸巳叅休休翁受無字公案滯沉寂之境弘治改元除夕聞鐘聲數年行履處忽爾活脫因信口作偈所著有請益警進拈古頌古擬寒山和永明詩偈等凡二

十卷號幻寄集行世

潔空

按衡嶽志潔空南陽人以弘治中隱南嶽方廣寺七十三歲端坐而逝遺偈一首云七十三年老潔空提起西來又弄東於今撒手歸何處一輪明月照秋空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九十一卷目錄

僧部列傳六十七

明三

本來

清然

法通

文齋

顯全

文載

明秀

普泰

辨如海

天菴

法聚
秀碧峰
德山
雪梅
鐵牛和尚
德綜
性通
慧才
清源

宗林
眞聰
德寶
僧宗
開緣
方澤
白雲
性常
昌昺

性眞
天童和尚
普明
正智
圓顯
爽菴眞者
如堂
水噴雀
泗洲菴僧

圓鏡
西峰
徐和尚
海門
明本
喫肉和尚
海性
明龍
月潭

明堅
道濟
紹乾
眞節
常樂寺僧
德愛
袾宏
洪恩
法會

如元
孤舟
無遐
妙琴
超乾
樂靜
眞源
眞可
如安

德清
法忠
眞清

福全
無著

神異典第一百九十一卷

僧部列傳六十七

明三

本來

按繼燈錄壽昌西竺本來禪師撫州崇仁人姓裴氏七歲出家於本邑觀音寺年十三叅見一峰寧付以禪觀之法孜孜究明己躬下事一日頓覺身若虛空心絕邊表行住坐臥不知是誰忽聞人誦清靜經云內觀其心心無其心豁然有省作偈曰幾年外走喪

眞魂今日相逢迴不羣身畔金毛石獅子回頭吞却鐵崑崙乃往見一峰寧呈所見寧弗許遂往貴溪江東卓菴以居凡七年方得發明時寧已示寂乃往金山見慈舟濟得蒙印可歸隱劍江聖壽寺後寧王聞師邁道遣使三請師終不赴又呈偈問道師答以進修之要王大悅授師慧光普照頓悟圓通江西西竺大禪師之號從此道譽遠播四方來學者衆遂遷新城壽昌監大伽藍一日焚香趺坐索筆書偈曰這個老乞兒教化何時了顚顚倒倒任隨流是聖是凡人不曉咄來來來去去去海湛空澄風淸月皎擲筆而逝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五門人奉眞身于師表堂

文載

按河南府志文載號月舟北畿通州人九歲入鄉校讀儒書輒了了十三落髮受戒日習靜業因閱萬松評唱疑其葛藤潛心久之忽自省曰曹洞宗風大播天下有織錦迴文之妙非鍼線細密盤旋轉折立觸當頭者不能與伊作主也遂叅叩少林三周寒暑朗然大悟正德改元少林諸徒以寺久無主舉載名請

於祠部住持少林十六載門人以千計闡宗猷輝祖敎令譽赫隆不踁而走七十三歲示寂

清然

按陝西通志清然河南通許人自幼爲僧戒行精嚴正德初遊子午山樂其地僻人樸遂久隱焉常修環山寺及興敎寺或謂其得黃白術云

明秀

按列朝詩集明秀字雪江弘正間詩僧琦楚石九世孫也與孫太白鄭少谷方棠陵沈石田諸人善族出海鹽王氏祝髮天寧寺晚習定於錢塘勝果山又號石門子老復歸化邑之海門有雪江集三卷

法通

按太平縣志法通居仙王山七歲出家守戒嘗募作仙王殿又豫砌石塔以備自窆正德丁丑年正月十九日忽沐浴更衣自云將歸盤踞瞑坐而逝其徒以年月弗利乃殮以棺後一年開葬形貌不殊卒時乃復盤踞塋於塔中年八十有四

普泰

按列朝詩集普泰字魯山號野庵秦人深禪觀嗜儒學嘗泝淮涉江讀書鍾山寺授易鄖縣宿襄留襄陽雲夢間還京師住西長安之興隆寺題詩壁間云烏棲匠氏難求木僧住樵夫不到山楊君謙異而訪之一見連日夜語不去沈石田爲畫楊君謙僧普泰雪夜談元圖山水爲石田畫中第一魯山詩集君謙選定王濟之爲序

文齋

按太平縣志文齋和尚年六十餘提瓶笠寄居望仙譚昌引靜舍不談禪不持誦止言萬法俱空一善實惟勸人行善而已居數年忽一日語譚云予明年八月十六日回首矣初未之信次年六月一日從譚索錢買缸二口遂別往曩披剃箬嶺八里岡菴至八月十五日引子庠生學份偕諸昆季往探之乃邀同視卜葬所託比晩煑茗設果談笑自若份請教言誦云人法皆空心自休也無歡喜也無愁風平浪靜言歸去月照寒潭一色秋話畢辭歸方丈誦佛不歇詰晨禮佛畢持蒲團出山門外合掌跏趺向西端坐而化

焉

辨如海

按松江府志辨如海金澤頤浩寺僧凡諸藏經悉能誦解禪行精嚴尤工詩正德中與錢修撰福結詩社嘗遊吳門與沈周唐寅輩唱酬年九十餘無疾端坐而逝

顯全

按廣德州志顯全號無礙邑人本姓鄭幼祝髮入開法寺天資穎悟與其徒晝夜禪坐講說人罕識之正德丁丑年五月十五日預示涅槃至七月二十二日午時集衆誦經入定而逝寺僧瘞其骨於殿北建塔焉

天菴

按池州府志天菴正德間太平山僧也游少林回住九華東崖石竇中新建伯王守仁登九華菴謁之守仁與語有契贈之偈云不向少林面壁却來九華看山錫杖打翻龍虎隻履踏倒巉巖這箇潑皮和尚如何留在世間呵呵會得時與伱一棒會不得時且放

在黑漆桶裏偷閑嘉靖戊子庵去九華還太平山未久一日告寺僧曰千聖本不差彌陀是釋迦問我還鄉路日午坐牛車語訖跏趺而逝塔于西廟前徒孫古明孫公傳衣鉢即葬羅漢寺後太平山衆僧祔之今兩塔存

法聚

按列朝詩集法聚號玉芝姓富氏嘉興人年十四出家海鹽資聖寺好爲韻語忽自謂曰出家兒當爲生死嗜此何益遂誓志參學多所咨叩觀陽明傳習錄謂與禪理不殊乃以偈趨叩明以偈答之一日大衆中明出袖中鎖匙問曰見麼曰見還納袖中復問見麼曰見明曰恐汝未徹在西還結廬於南海澉湖之悟空山聞金陵碧峰夢居之名荷笠往參問董兩湖頌碧峰寺裏有如來莫便是和尚否居云上座還見麼縱見得也是金屑落眼居曰這死漢死去多少時汝來爲他乞命轉身回方丈一日問如何不落人圈襀居打一掌云是落也是不落也公即禮拜覺從前所蘊泮然冰釋居入滅徙居武康天池與王龍溪心

齋徐天池諸公發明心地會通儒釋之旨嘉靖癸亥五月示寂壽七十有二有玉芝內外集羅近溪陸平泉爲序新安王寅選其詩二百卷

宗林

按列朝詩集宗林字大章餘姚宋氏子年十三出家受具棲隱於杭之安隱淨慈間嘉靖初遊都下屛跡香山開萬壽戒壇詔選宗師爲十座首說演毘尼多所利益世宗皇帝奉元上書規勸請弘護大法上不以爲忤臨終有辭三寶辭世詩題曰浮生夢幻篇及香山夢寐集傳於世武廟初年朝士有以郎官致仕者杇庵取淵明歸去來辭爲題賦樂歸田園十詠送別字畫遒勁前有圖似戴進筆法崇禎初余被放南還燕中故人遺此冊贈別余有感而和之今年以詩冊贈道開扃公藏弆於虎丘精舍

秀碧峰

按嘉興府志天寧僧秀碧峰者自幼卽不茹葷每日五鼓起誦經禮佛無間寒暑衆中最名有戒行嘉靖王寅秋忽得病臥牀月餘終日酣睡自言甚適忽一

日起沐浴衣新衣跏趺端坐念阿彌陀佛數十聲既而止呼佛字亦數十聲與徒衆言別而逝越三日神色不變左手捻中指作字右手仰開指猶輭頸骨挺然

眞聰

按新田縣志眞聰南六都東山嶺人甫七歲祝髮爲僧築室於黃溪之陽明山了悟眞空數十年入定於峭壁之下辟穀六載貯鹽於桶趺坐其中戒從者曰越千日乃啓及期啓之宛然如生卽建道場於山至今肉身尚在嘉靖三十五年詔贈秀峰七祖禪師

按零陵縣志秀峰禪師生於明正德間晩與邑人蔣鏊宗室菊坡相友善築庵於黃溪之陽明山山高與雲齊卽見日出故以陽明名之師修行數十年得教外別傳忽一日貯鹽一桶坐化其徒卽建道場於山其地有銀沙十里鳥道盤折每歲八月朝禮者以數萬計靈異不可勝述

德山

按武進縣志德山寧波人少航海爲捕者所誣以盜

繫獄十七日得白遂爲僧遇天眼師授法雲遊至城南龍舌尖止焉日以齋僧爲事又募銅鑄佛載往普陀日惟食糠粃冬夏惟掛獄中所衣一衣破則補綴不更易也邑中與唐中丞順之善每云滾湯鍋裏明月中百尺竿頭打筋斗中丞輒首肯之人疑其有黃白術以其造橋梁甚多而未嘗募化也一日趺坐而逝弟子龕葬於寺中

德寶

按畿輔通志德寶別號笑巖京師人錦衣世家吳氏子也生於正德壬申年二十二披剃於都門之廣慧寺師事了空遍叅名山得紹臨濟二十八世衣鉢其傳燈弟子則有天童磬山焉

雪梅

按列朝詩集雪梅吳人也嘉靖中遊金陵蹤跡甚奇不拘戒律日飲茗二三十碗間進酒肉寓報恩寺與叢桂菴十餘年每見法師據高座講經便笑曰亂說亂說間出一語辨駁聞者汗下工詩文自序其詩以寒山拾得自況專修淨土講四書周易皆以新理論

學好貶駮新建後往蘇州竹堂寺住僧臘八十餘忽大言曰某月某日某時老僧示寂矣衆僧爲醵銀治龕將餘羨悉付酒家至期僧俗雲集雪梅詰之曰你們布施不過三分五分銀子要算功德便來逼迫老僧性命尚蚤尚蚤衆皆廢然散去越數日端坐龕中令小行者呼曰老雪梅老雪梅今日不歸何日歸雪梅自應曰今日歸矣少頃鼻柱下垂而化

僧宗

按東昌府志悟窮一名宗世爲觀城人嘗危坐樹下如泥塑人樵豎迫視之乃驚正德初事鐵佛寺住持元明供竈下之役長遊關陝覓師不得居考城十年嘉靖間旋居濮之圓覺寺後依城北馬氏家又十有五年徙居張太常園是時年百有八歲狀如蒼松怪石耳聰目明不減五六十歲人人有抑所養者應云吾但饑飯困眠而已何與知修養事平生澹無所嗜凝靜深湛人莫測其際萬曆間無疾而逝

鐵牛和尚

按德安府志鐵牛和尚未詳何許人嘉靖間劉紹卿

讀書白兆和尚以行脚至衣鉢不飾豪莽任力寺僧易之劉一日遊桃花洞强和尚與俱佯臥不起比劉至而和尚已趺坐石上矣始知爲異人也引共雞牕風雨晨夕適劉偶有所需於家命奚童以詰朝入郡未及炊家人已至云鐵牛和尚傳主人命呼我然和尚實與劉對坐足未出閾以外也或偶與諸比雛狎手起柱礎壓衣袂俟其再三懇求始出之或令諸僧縛之徽纏層加應手而解神奇種種諸如此類自是與劉縱談只曰可惜可惜如是者經年後不知所終

開緣

按衡嶽志開緣號無盡順天人嘉靖間棲南嶽明月峰尋居永泰峰四十餘年草衣木食悟佛心印後坐化其後有圓昂者叅無盡和尚建雲龍寺華藏閣從而說法者五百人

德綜

按畿輔通志德綜嘗遊燮居延慶應夢禪林具足日朗誦法華內典富家貲給有贏積輒募工修通濟橋及靈照寺人咸高其行潔嘉靖辛丑道士張雄以幻

術聚清峰巖爲亂脅綜入其黨綜罵曰聖朝容爾輩脫賦役爲閒人不爲國祝釐乃倡亂作賊貽禍不細矣雄令縛出就斬綜曰我以善死死猶不死汝以惡存死不旋踵遂遇害

方澤

按列朝詩集方澤字雲望後稱冬谿號無參族姓任嘉善人入精嚴寺薙染嗣法於濟法舟戒學俱高稟性穎拔日誦萬餘言詩偈文字下筆無礙一時名士若唐荊川張王屋方棠陵皆敬禮之有華嚴要略二卷內外集八卷

性通

按蘇州府志三際名性通蜀人李氏幼孤喪明辭家由峨嵋歷雞足往還滇南衡湘之間至嘉定建眞際庵與王文肅錫爵爲方外交又結潮音庵於婁際既瞽以耳受經又能爲人講所至闡揚宗旨緇素信悅

白雲

按松江府志白雲薙染南禪寺年二十四五時遇一道者授以定靜之法精虔有德後又遇之欣然謂曰

汝已小定矣非大定也此後乃向靜中求之亦常以瑜珈教爲人祈禳昭應赫然居常注陀羅尼呪得力一日跪禱大士前祈賜靈應忽覩所供淨瓶水湧沸尺餘後以供水療病人輒愈人比之錢喜菩薩云隆慶二年示寂所著有白雲心法周思兼爲之序

慧才

按松江府志慧才嚴氏子號塘雲南楊林人已有室一日讀金剛偈有感投禮永泉寺月空薙染尋往安寧州叅普通和尚發明指歸又偕同行善友雲遊日唯一食適吳歷越請益於天如老人復於佛慧講肄遍閱諸經奧義末依雙徑萬松禪師門風高峻不輕許可才口訥心通造詣親切得受記莂嘗指金天示之才始號天育至是復稱西照陸文定樹聲入浙詢知師賢延之馬嵴寺專修淨業感化非一隆慶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端坐而化世壽六十一僧臘三十三塔于佘山時蒼山無著皆至郡中與才鼎立法席緇白歸仰稱雲間三禪

性常

按松江府志性常號高峯雲南人薙染於伏牛山飛錫馬嵴禪寺與天育蒼山無著往還叅契學憲周思兼訪之叩以宗旨曰除却眼前更無工夫親切處深爲心折請益者雲集一時傾嚮後示寂寺中至今奉爲宗主

清源

按松江府志清源字雪泉華亭陸氏子七歲學經誓願出家投北禪寺坎峯榮禪師祝髮常持金剛般若至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一時空蕩覺習風稍斷伏牛高峯常禪師至寺源晨夕請益遂蒙開示天育禪師示許爲法器遍叅無極東巖辨融蒼溟諸耆宿指示不二歸結觀音閣宴坐其中世壽六十餘而化

昌昺

按松江府志昌昺號雪庵四川銅梁人族姓曾氏幼不茹葷八歲祝髮爲僧下巫峽順流東邁抵雲間住錫於坐化庵已居馬嵴寺學士大夫多從之遊時巡撫張佳引亦銅梁人行部松江者再昺匿跡不以聞又於巴峽中搆赤松招隱二庵以待但報謝無他語

佳引官晉京復寓書招㬰至天界㬰但云此皮囊何地不可遺恐老僧先歸而公尚未得歸也未幾示寂

性眞

按池州府志性眞東流人棄家學禪遂成禪癲老而通慧言事多驗常居百崖驅野豕居杏溪弭虎患居香山口治妖祟居斗坑祈雨皆應住盧山洪堂庵年八十矣一日屬其徒作龕積薪爲室自焚去今山民祠之每旱禱輒雨

圓鏡

按明高僧傳隰州石室寺圓鏡汾州臨縣人早歲出家游心賢首講肆得悟諸經密旨嘗遊平陽府隰州妙樓山石室寺隨緣爲衆說法一日至北門瓦窑坡土鑿構一菴如龕燕默其中忽囑其徒曰吾將歸矣衆請其期曰來日耳晨興沐浴更三衣焚香趺坐說偈而逝

天童和尚

按池州府志天童和尚河南人童時有至性自願出家父母不能禁拜僧廣安爲師常語人曰我杉山和

尚也嘉靖十五年遂同慶安攜杖而南慶安居貴池之仙女山師居杉山日誦經禮佛或口占爲詩二十五年春先期三日自稱示寂下山謝諸檀那拜慶安遍拜衆僧趺坐而逝

西峯

按太平府志西峯祖師青陽童體僧也年十四五以省其母之外家至薛鎭遂止不歸遇歲旱謂舅氏曰若欲雨乎我能立致舅嗤不信乃自製鐵篴吹之又作罵天歌其辭甚俚歌之遂得雨圓寂後凡旱祈禱輒應遺像存福聖寺中萬曆間有郡守載其脫身幷鐵篴去中途舟覆俱沉江中采石漁者捕得大魚剖其腹鐵篴出焉上刊福聖寺知爲祖師物訪歸之崇禎五六年連旱居民出篴吹成聲未幾大雨其靈異如此

普明

按太平府志普明號無用淮人初爲講僧住采石乳山庵三十餘年脅不至席每夜坐有燈自天而下懸於松嶺人皆見之庵無井苦遠汲師取土塊定泉脉

謂其徒曰下有伏龜即得甘泉掘之如其言今傳普明井云

徐和尚

按溫州府志徐和尚名愷樂清人岐人嘗漁海上漁舟時有行剽者或曰愷亦在焉一日大悔所爲因祝髮爲僧於是開沙角路平洞橋嶺砌鄧公橋費數十百金愷持短疏往募無勿與者縣東白龍山禱雨常應鄉民欲起龍宮顧山高石遠轉輸不便召愷計之愷經營四顧惟旁有巨巖匠人以爲不可鑿忽有白髮鬚老父謂曰盡鑿此石足了一宮因遺之米數升而去時鄉民雲集愷以米少人衆不足供餔糜姑煮之既而食者盡飽比宮成而石亦盡試鑿他石堅不可破矣由是知和尚非常人也

正智

按溫州府志正智號臥雲通經典說法能闡宗風初住能仁寺繼與羅漢寺後復結茅於鴈湖頂上安禪枯坐者十餘年有宗藩聞其名而禮之手書贈詩曰臥雲和尚傍龍湫久鎖禪關沒世幽苦行多年渾

自在爲余有意下山頭

海門

按靖江縣志海門字泓霆楚之鐘祥人精湛內典嚴於戒律樂靖地靜僻因卓錫焉言其道明白洞達不墮影響聞之者皆豁然有悟或勸之說法答曰說法者大都爲名耳吾正欲掃斷名心有何法可說哉與邑人沈其旋倡建楞嚴庵圓寂後塔葬其地

圓顯

按無錫縣志圓顯邑陳氏子幼不茹葷不踐生草出家於卯激山房戒行精勤博通梵典不出山門五十年老著惠山記十卷

明本

按四川總志明本漢州人少育於姊丈高晟家代薪爨一日載薪山中驢不行怒砍其耳血流被地心卽悔悟遂祝髮爲僧入什邡高山寺安鉢功行極苦坐化之日人有自鎣華山者見本隻履入山云失一履於禪榻下可令吾徒寄送見者至方知其已化云

爽庵眞者

自在爲余有意下山頭

海門

按靖江縣志海門字泓霆楚之鐘祥人精湛內典嚴於戒律樂靖地靜僻因卓錫焉言其道明白洞達不墮影響聞之者皆豁然有悟或勸之說法答曰說法者大都爲名耳吾正欲掃斷名心有何法可說哉與邑人沈其旋倡建楞嚴庵圓寂後塔葬其地

圓顯

按無錫縣志圓顯邑陳氏子幼不茹葷不踐生草出家於卯𢼸山房戒行精勤博通梵典不出山門五十年老著惠山記十卷

明本

按四川總志明本漢州人少育於姊丈高晟家代薪爨一日載薪山中驢不行怒斫其耳血流被地心即悔悟遂祝髮爲僧入什邡高山寺安鉢功行極苦坐化之日人有自鎣華山者見本隻履入山云失一履於禪榻下可令吾徒寄送見者至方知其已化云

爽庵眞者

按廣西通志爽庵眞者得一切觀智遠遊匿跡或有問其里姓但曰廣西人以故不知何州縣問所師授搖首不答有固問者但曰吾師觀世音而已去就無常莫知其所終

吃肉和尚

按蘇州府志吃肉和尚不知名字遊丐吳中將十年能食肉一頓盡數十觔或四五日不食其色黃瘁而神清叩之無答夜宿北寺門下巡按御史王濬親臨視之亦坐不起惟摸其帶笑焉死時謝常施食者爲乞水飲二三石盡洗腸胃乃化

如堂

按武昌府志無相名如堂南陽人也始師有沉痼之疾住岳陽深山中誦持蓮花經二十年夜夢金臂人飲以玉露疾遂瘳掛錫出泥庵三年忽一日語人曰木以十月行因修懺事展畱一月旦日酉時于逝矣及旦衆禮十方佛畢趺坐久之奮身呼曰去衆請曰師何去曰竟往佛國旋見火光鏨鏨化作金蓮花而上

海性

按蘇州府志海性號湛川崑山人神采英毅髯鬍接鬢壯年薙髮居堯峰龍洞中體不帖席困倦不支輒以頭觸石每日辰巳間持鉢出忽大雨至午不休因持過午戒遂絕粒明日雨復不出第三日始循村行乞一田婦見性來以袖掩釜中飯且走且謾云罄矣性發大憫心謂慳貪不捨入餓鬼道吾必度此婦佇立移日不去他人與性飯弗受也薄晚困欲踣不覺屈膝已夫荷鋤歸誚讓其妻一村閧然羣犬叫號性恍如夢醒豁然見父母未生前面目其初受具作務必先見積廚不充郎托故不食見寒者解衣衣之有憐其寒而予之衣其轉施猶故也予衣者誶之性曰學道者身可捨何有於衣施者曰汝能捨身而投池水乎性遂踴身赴水衆挽之出性曰吾擲此身換清淨法身耳已入龍洞久之遊燕都至五臺行諸苦行事老僧如奉至尊主病堂如養父母未幾南還阻雪下邳纊施盡纔以中裙僅存敗衲兩股龜坼血流及踵有製衣授之勸自煖者却弗納過一村墟哀其窮

欲與植福募三日罔應一達官子邀之至家性不忍達初志徘徊村墟自若達官聞之饋金錢布帛頗饒性是晚宿招提見衆僧膚栗面黧即所受立罄矣居龍洞始構一團瓢南還後善信麕集於是殿堂樓閣悉完整又於西麓復宋之興福菴四方叅叩者日衆或時絕糧性每棹孤艇往來城市間隨緣誘化甚且貸及子母錢以應之及將示寂忽語徒曰未完事急完之至秋當去果然

水噴雀

按太倉州志水噴雀不知姓名何許人冬月常浴水人戲呼水噴雀僧即應因以名一日忽自言當明日午時去至期人聚觀作偈云水噴雀水噴雀四十五年無歸著今朝鼓翅向天飛萬丈藕竿黏不著偈畢遂逝

明龍

按明高僧傳北直羊山秀峰庵釋明龍淮南宿遷姚氏子也俗諱東陽嘗補邑庠諸生居常好修嗜內典二十年不問家人產雅從善知識遊隆慶改元澹然

爲居士而北探諸名勝亘剎訪有道者德寓清苑越三寒暑登銀山法華寺從大光和尚祝髮進具尋居羊山秀峰庵名德日起鶉衣一衲不襪不襦不履諸陵中貴人多檀施弗之顧安七十二衆期千日親爲說法闡三敎宗旨時休寧汪司馬道昆奉詔行邊道出諸陵期督府法華寺聞師高德乃趣一沙彌逆至見師敝衲會不掩骭祁寒無所侵汪與督府避席禮之攜入洞中坐石牀與語師略舉西來意督府灑然信服汪問千日畢能作常住乎曰無常無住明日辭歸越旬有五日立春羊山放光五色又越七日除夕集衆告曰元年元日吾當行矣汝等識字者用耳聞經不識字者用心念佛務禪定智慧務濟物普心卽此是佛愼弗他求汝等勉之除夜既半命弟子視中星曰夜午乎曰午矣師曰未也日午乃行元日羊山復放五色光如嚮至日中師辭衆坐化越七日闍維復放光如嚮大衆與諸中貴人望光對師羅拜曰佛耶佛耶願以此光普照下土已而舍利纍然督府治塔藏之汪公爲之銘實萬曆元年正月也

泗洲菴僧

按浙江通志泗洲菴僧不知何許人嘉隆間住泗洲菴戒行嚴謹機鋒不露遇歲饑煑菜葉及草卉食之無瘠容年七十餘忽自往市大缸二置菴後穿土先瘞一缸以一缸寘其側一日囑其徒曰某日當西行三日後舁余坐缸中以外缸覆之即覆以土毋效俗僧多事至期趺坐

月潭

按太倉州志月潭和尚楊氏子出家五臺山受具足戒遊蜀邛僰山中最久隆慶辛未來婁弇州兄弟築室居之萬曆丙戌示寂弇州稱其不備三衣不強中食初得疾水飲五日絕水二日浴畢使誦無量壽佛經聽已坐化世壽一百十三僧臘九十八

明堅

按嘉興府志明堅雲岫菴僧也菴初廢於正德辛未堅以是年始生至隆慶辛未堅從白法寺來卓錫於此菴復興堅精嚴戒律經年閉關趺坐緇素多敬信之

如元

按嘉興府志蕭山史氏子少有室棄之入雲岫投堅師披剃叅宏法師受具足戒復歸雲岫力修淨土不窺戶閾者二十餘年所至竄跡潛蹤人自依依不能去

道濟

按嘉興府志道濟字法舟嘉禾人也張氏子少爽拔未嘗入鄉校而議辯宿成爲里中所異年十八忽猛省白父母求出家不許日夜趺坐不事生產遂入天寧寺爲行者後依吉菴祚禪師朝夕叅叩偶行廊廡間聞佛殿磬響豁然有悟祚卽可之繼謁古印雲峰諸師日益深奧至長安覺王寺受請爲第一座室中秉拂橫機無所讓後徙鹽官徙武康由金陵還檇李天寧暨靈光諸刹繼又買舟南湖信風而舵不決攸往舟之所向歡聲載途舟之所背罔不自失未幾棄去入湖之弁山復自弁山歸天寧禪堂遂終老焉

孤舟

按四川總志孤舟禪師姓氏未詳萬曆初至眞安磻

溪寺面壁數年一日謂主僧曰明日予逝矣寺外二樹將折一折有聲卽長老一折無聲卽予也次日二樹果折念偈曰勘破無無世界了然何物心頭自性已歸圓寂清風明月自由端坐而逝

紹乾

按四川總志紹乾號一清後更號萬竹性恬淡篤學茸茅峨山雪巘僅可容膝茹菜三年神氣和暢還成都道友犀泉結廬百花潭上直究心宗一日皤然若醒嚮道甚力入南都講肆聽者如市復挂席五臺刺血研金書法華九載萬曆初入燕京棲普賢庵刊行彌陀箋註講演諸經陳李二太后遙授紫衣敬禮之時鷲峰寺有栴檀像人皆莫知其源乾一見識之曰此優塡王所刻世尊像也當時佛摩頂記云千年後當往震旦利益有緣人故今屆期自出耳後還成都蜀王造講堂於浣花溪側居之一日登堂集衆端坐而逝

無遐

按四川總志無遐不知何許人居九峰山絕頂修行

時往來村落中見村民馬安女甫週歲有病以破布繻餌之立愈又曰此女當貴後適庠生趙之辛果封恭人常至縣詣邊氏家一徒羨其侈麗曰汝樂之何不遂來後三日徒死邊氏舉子哭不食乳師往探摩其頂曰既來何須哭耶子遂輟哭一日語弟子治齋邀諸山作別諸僧至舉齋一笑而逝

眞節

按明高僧傳應天棲霞寺釋眞節號素庵襄陽人也少爲郡弟子忽宿根內萌辭割親愛禮明休和尚祝髮既而北遊京師徧參講席居秀法師座下饜餐法喜深得賢首之印師之學富內外諸方每以龍象推之久之負錫南還金陵出主攝山棲霞衆逾三百教備五乘據師子座撾大法鼓三十餘年檀施之餘拓地爲廬時殷宗伯得瑯琊大士像五臺陸公亦鑄金像悉歸師供奉羅參知署曰圓通精舍句曲李石麓學士盟爲方外交師闡大法不以期限嘗講法華經至多寶塔品空忽現寶塔於座前一如經言四衆跂觀灑然希覯中使張某奉慈聖皇太后命至同覯聖

瑞乃出尚方金縷僧伽梨衣一襲宣慈旨賜之卽於講堂之西建一浮圖以徵神化汪道昆記其事

妙琴

按四川總志妙琴字無絃華陽人母高氏有娠每見異像生而姿貌奇古善詩工書畫里人得一紙珍重如寶入楚又以畫牛得名稱牛和尚返蜀住草堂構室檻東有梅萼千株畫梅入妙自號梅屋老人學憲五岳陳公嘉重之與琴賡詠萬曆九年趺坐道偈而終

常樂寺僧

按合肥縣志常樂寺僧肥之北鄉人隆萬間修淨土業苦行數十年久之積薪十餘挑莫曉其旨至日沐浴辭大衆登跏坐其上言貌如常衆環伺之僧張目曰何須爾俄見青碧焰光騰騰若電自口鼻中迸出燃柴燔其軀頃刻而盡獲舍利數十粒惜逸其名

超乾

按武進縣志僧無知開法寺僧出家時方丈野航師見其不凡命名超乾令事火頭三載朝夕勤勞復職

園頭芟鋤灌漑不倦行住坐臥惟持金剛經所得布施隨手轉施於人甲子歲年六十六月二十八日忽向堂頭云初一日午時別師逝矣堂頭問汝有何見解能去如是答云只是一箇無得無說一句至七月朔焚香禮佛告別大衆踴躍前行入龕趺坐堂頭爲舉火龕頂清煙直上一時而化遠近禮拜者千數

德愛

按四川總志德愛常自號印心華陽人生而失怙恃乳媪不飲茹者方咽乳七歲出家聰慧好道通儒佛兼知醫遇病輒施藥救之壬子歲荒飯僧及流民活者甚衆晩年歸剎止觀棲禪臨終西嚮說偈而終舁下雙珠尺餘光彩瑩然是夜西上紅光竟夕不散

樂靜

按四川總志樂靜安邑譚氏子嘉靖壬辰祝髮南叅還蜀嗣海藏住道峯院萬曆十一年元旦索筆書偈曰只此漚泡幻影相隨六十餘年橫眠三界剎那無處顚倒人間皎然空花影絕見聞寂寂虛閑問取雪菴面目處處綠水青山書畢跏趺而逝

袾宏

按列朝詩集袾宏字佛慧號蓮池俗姓沈氏仁和人年十七爲諸生三十二歲辭家祝髮偏叅諸方煉魔於伏牛叅徧融笑巖於京師皆有開發過東昌有悟作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初發足叅方從叅究念佛得力至是乃歸併淨土一門普攝三根乞食梵村見雲棲山水幽寂遂有終焉之志結茅三楹絕糧七日倚壁危坐已而環山多虎患師發悲懇諷經施食虎遂遠徙歲大旱擊木魚循田念佛雨隨足跡而注居民德之遂成蘭若道風大扇四衆歙集首倡毗尼以立基本單提念佛以攝禪淨人稱雲棲菩薩精嚴傑出諸方念佛專勤遠追蓮社而不知其砥狂禪揩末法深心密慮人固未易測也住山三十餘年以乙卯七月別衆示寂臨行張目云老實念佛勿揑怪勿壞我規矩向西念佛而逝全身塔於五雲山之麓夏八十有一憨山大師銘其塔曰師以平等大悲攝化一時非佛言不言非佛行不行非佛事不作佛囑末

世護持正法者依四安樂行師實以之先儒稱寂音爲僧中班馬予謂師爲法門之周孔也師所著述多發揮戒淨法門不事詞藻爲後學所宗誦焉

眞源

按寧波府志眞源號冲庵姓孫氏少業儒年三十出家隨侍蓮池師質心篤行爲高座弟子自言生平未嘗出一妄語萌一妄念著有金剛楞嚴疏解赴講席數十處挹其道貌如坐春風自念福薄不受人禮拜年八十一端坐而逝異香經宿不散

洪恩

按列朝詩集洪恩金陵黃氏子年十二出家長干寺剪髮于元奘塔前長于憨山大師一歲比肩爲沙彌無著天親如也事無極法師般若內薰夙習頓覺讀內外典利如奔馬不勞問辨而堂奧歷然以無師智得大辨才憨大師北遊遂以弘法爲己任日據華座講演諸經盡掃訓故單提本文拈示言外之旨恆教學人以理觀爲入法之門說法三十年如摩尼圓照化雨普沾賢首一宗爲得法弟子得繼席者以百計秉

法而轉教者以千計南北法席之盛近代所未有也公高額廣顴肌理如玉具大人相所至䞋施雲委不推不戀博通經史攻習翰墨登山臨水聽歌度曲隨順世緣了無迎拒晚年開接待院於吳之望亭曰則隨衆作務夜則篝燈說法以積勞示微疾沐浴端坐說偈而逝歸葬於雪浪山余爲補撰塔銘公年十八佛法淹通乃留心義學聽極師演華嚴大疏五地聖人於後得智中起世俗念學問技藝涉俗利生嘗言不讀萬卷書不知佛法博綜外典旁及唐詩晉字帷燈晝被日夜不置丹黃紛披几案盡黑萬曆中江南開士多博通詩翰者亦公與憨大師導師也江夏郭文毅公爲南祭酒僧徒譖公於郭公僞爲公批抹郭公詩集御袖以示之郭公大怒逐公僅而得免先是憨大師在長安郭公以詩就政大師信筆評定多所是正郭公心弗善也已而聞雪浪嗤點之語頓足曰何物二老禿皆有意揶揄我其怒益不可解憨爲余言如此

眞可

按列朝詩集眞可字達觀世居吳江太湖之濱族姓沈氏五歲不語有異僧過其門摩頂謂曰此兒出家當爲人天師言訖不見遂能言兒時志氣雄放不可羈勒年十七仗劍遊塞上行至蘇州遇雨宿虎丘僧舍聞僧夜誦八十八佛名心大悅侵晨卽解腰纏十餘金授僧設齋剃髮二十從講師受具戒叅張拙秀才偈頭面俱腫一日忽悟腫處頓消自是凌轢諸方嘗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過匡山窮相宗奧義遊五臺至京師叅徧融笑巖諸老發明大事歸吳復楞嚴廢寺於嘉禾創刻藏緣於徑山再入燕訪憨山於東海復戒壇於檀柘西遊峨眉下瞿塘過荊襄登太和憇匡廬復歸宗古寺師相好端嚴眉目秀發所謂雲門堂堂氣宇如王戒律精嚴如銀山鐵壁莫可梯傍接引爲人如蒼鷹攫兎一見卽欲生擒心愈慈手愈毒入其室者凄然煖然靡不毛伐骨換所至護持正法摧伏外魔賢士大夫焚香頂禮涕淚悲泣果以爲人天師也師在匡山聞憨山以弘法被難遠戍雷陽歎曰法門無人矣南康

太守吳寶秀以礦稅被逮其妻投繯死歎曰閹人橫行至此世道不可爲矣乃決策入都門謂人曰海印不歸我爲法一大負礦稅不止我救一大負傳燈錄不續我慧一大負捨此一具貧骨釋此不復走王舍城矣先是師遊石徑山得琬公所藏貯佛舍利慈聖皇太后迎入內供三日特賜紫伽黎神宗手書金剛經汗下漬紙遣近侍質問師以偈答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上覽之大喜及妖書獄起逮入詔獄有旨下所司審問而執政者意在鉤黨欲牽連殺師上初不知也師既被笞血肉狼籍笑曰世事如此久住何爲索浴說偈堅坐而逝時癸卯之十二月也師化後待命六日自春及秋霖雨漂浸南還又十二年葬於徑山茶毗之日肉身儼然舍利無算

法會

按嘉興府志雲谷禪師諱法會胥山鄉人也薙髮大雲寺年十七遊天寧遇濟法舟策發之遂攜錫遊方至陽羨見古林禪師教參一歸何處語豁然有省晚

歸大雲隨方引誘從而歸化者數千人萬曆二年冬主三陳禪會擇日端坐瞑目而逝入龕五日迎歸大雲怡然如生

如安

按淮安府志如安山陽人幼穎異齋食皈依竺乾究內典涉獵儒書善鍾王墨妙工聲詩弱冠自祝髮大悲庵師古燈和尚已而遠遊四方禮名山印心少室二十載還淮以大小乘定慧等法根引喻習慈忍行藉藉人士孚相證議郡守邵元哲更寺額通源周刑部三錫爲建妙法堂郡守宋祖舜卿縉大參高登龍伯仲捐金二百餘爲置常住田二區齋十方僧遂辟穀五旬擇新秋日坐化面不改色葬於烈女祠西所著詩文即心諸錄藏於龕

德清

按列朝詩集德清字澄印全椒人俗姓蔡氏年十二辭親入報恩寺與雪浪恩公並事無極法師內江趙文肅公摩其頂曰兒他日人天師也師以江南習氣軟暖宜入春冰夏雪苦寒不可耐之地以痛自磨厲

飄然北邁叅徧融笑岩二老偕妙峰登公棲北臺之龍門老屋數椽在萬山氷雪中日尋緣溪橫彴危坐其上忽然忘身衆籟閒寂身心湛然如大圓鏡大事旣徹光明四照慈聖皇太后建祈儲道場於五臺師與妙峰實主其事光宗應期降誕師乃棲東海之牢山慈聖遣使再徵不能致布金造寺賜額曰海印居十三年而黃冠之難作飛章逮繫拷掠備至按慈聖前後所賜帑金以二十萬計師從容仰對謂當體聖孝存國體賑饑三千金有內府簿籍可考乃坐私造寺院遣戍雷陽以丙申二月抵戍所癘饑三年白骨蔽野如坐屍陀林中遂成楞伽筆記褫衣見大帥執戟轅門效大慧冠巾說法乃構丈室於行間時與諸來弟子作夢幻佛事乃以金鼓爲鐘磬以旗幟爲幡幢以刁斗爲鉢盂以長戈爲錫杖以三軍爲法侶以行伍爲淸規以吶喊爲潮音以叅謁爲禮拜以諸魔爲眷屬居然一大道場也居五年住錫曹溪大鑒之道勃焉中興甲寅慈聖賓天詔至乃慟哭披剃返初服於是東遊吳越赴紫柏之葬於雙徑弔蓮池於雲

棲結庵廬山五乳峰下效遠公六時刻漏專修淨業居四年復往曹溪示微疾沐浴焚香集衆告別危坐而逝天啓三年之十月也師化之次年弟子居廬山者奉全身歸五乳塔而藏焉㠯何以地之不墨食謀改葬弗果粵人官南康者復奉其龕歸曹溪將荼毘啓而視之膚理柔輭鬚髮郁然乃加髹漆奉於六祖眞身之側去五乳葬時又二十餘年矣師長身魁碩氣宇堂堂及物利生機用善巧如日暄雨潤加被而人不知稅礦之使所至如毒龍乳虎師以佛法攝受莫不心折首俯作禮而去所全活兩粵生靈不可筭數詔獄之詞引辨得體上全兩宮慈孝人始知師於牢戶瘴鄉皆能現身說法陰翊王度非虛語也師之東遊也得余而喜曰法門刹竿不憂倒却矣燈灺月落晤言亹亹所以付囑者甚至衰老無聞偷生視息錄師之詩而略記其行履不自知清淚之沾漬也師少與雪浪畱心詞翰晚而伸紙信筆都無思議一一從光明藏中流出世諦文字固不足爲師有無雪泥鴻爪亦略識其應跡云爾

福全

按山西通志福全號妙峰七歲祝髮依蒲坂萬固寺即和尚習瑜伽法忽見永明禪師聽講楞嚴即解悟度海謁補陀囘至淨五臺寺龍翻石刺舌血書華嚴一部修建無遮大會神宗聞而嘉之賜繡冠繡衲真來佛子之號移錫蘆芽造萬佛鐵塔鑿萬佛石洞峨嵋造銅殿一五臺一華山一俱莊嚴精妙太原建浮圖於郡城左慈聖太后佐以金錢塔成雙峙名曰宣文後歸臺山趺坐而逝羣鳥悲號異光匝地兩宮遣中常侍賜祭葬焉按臺蘇公惟霖贊曰真來佛無一物苦竹空莊嚴閒山鳥鳴聖凡哭哭不徹塔中骨

法忠

按歙縣志法忠號敬堂邑曹氏子生而好端坐不與羣兒嬉年十九遇大機和尚遂剃染焉行脚至少林依大千潤叩單傳之旨復走長安謁遍融月心指示心要有所領悟尋遊五臺訪妙峰於氷雪中棄去入伏牛火塲調煉三業南還登匡廬之雨天坪喜其高勝遂居之衲子雲集成大叢林劉雲嶠額其寺曰雲

中忠居恆訓導有方隨機利應發言痛至無不心領樂安王父子致敬延禮終身不懈陳赤石葛屺瞻輩咸相造訪住雲中二十餘年如一日視十方衲子如一己蓋其寔具足行門者也世壽八十而終憨山德清銘其塔

無著

按列朝詩集無著字了虛宜興人住銅官山中通脫疎放傲然自得見人輒叉手高坐不縛沙門威儀遊虞山與瞿元立嚴道徹善嘗立三年禪期掩關北山未浹辰突入元立坐中元立怪問之曰吾不耐枯坐作死人已破關出矣馮開之嘗問曰近日山居作何功課答曰讀得晉書一部其坦率如此紫柏老人知其高伉欲折服之紫柏在東南輒避數百里外伺其去而後返余嘗問公何故畏老人如虎笑曰老人非四目兩口怕吃他一頓痛棒耳著公好作小詩余爲書生嘗以寸紙作小字示余多超然之致後示寂陽羨山中惜其詩不存

眞清

按明高僧傳天台慈雲寺釋眞淸號象先長沙湘潭羅氏子也生而穎異脩幹玉立威儀嚴肅不妄言笑日誦經史數千言終身不忘一字父爲河南縣尹常對賓朋以大器期之年十五補邑弟子員偶有異僧過而目之曰此法門之艮驥也十九因家難起遂投南嶽伏虎巖依寶珠和尚薙染受具足戒令看無字話自是一心叅究寒暑不輟至二十五從珠遊金陵探禹穴因舟觸岸有聲忽有省珠大喜曰幸子大事已明善宜保護珠以年高自普陀棲隱於下天竺一時

內臣張公永慕珠道行密奏張太后賜紫色僧伽黎衣以徵其德珠忽一日命師曰吾欲觀化無令人入閒吾擊磬聲當啓戶數日不聞動定師密窺牖隙見珠鼻柱垂地越一日聞磬師方排闥而入珠已泯然逝矣珠既化去師乃訪鹽官古蹟駐錫覺皇俄患背疾感雲長入夢授藥病愈時佛慧寺月溪法師講起信論於吉祥豔師乃率衆延唱臨濟宗旨衆抑師宗師從容語之曰圓宗無象滿敎難思我若有宗可講非但法堂前草深一丈卽眞空亦爲緣慮之場汝若

有法可聽豈特頭上安頭實際却爲聲名之境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不過以楔出楔隨迷遣迷是故會旨者山嶽易移乖宗者錙銖難入況起信之旨大徹宗乘何須更煩忉怛勉之衆皆稽首而退師乃南遊天台窮搜勝絕懷無見覩之高風誅茆其塔前三年有荊山法師赴石梁之社偕師至毗陵永慶互以楞嚴參究荊山歎曰某所講經雖精微于佛語聞師所論誠出卷於塵中師欲返初服而禮部唐公荊川留結千日之期已而復歸天台古平田寺臨海王司寇敬所入山訪道訂爲方外交隨遷華頂天柱峰修大小彌陀懺六年暇則敷演十乘闡明三觀故四方學者雲集戶外之履常滿一夕夢琳宮綺麗寶樹參差見彌陀三聖師方展拜傍有沙彌授與一牌書曰戒香薰修寤知中品往生之象也蓋師日勤五悔密持梵網心地品及十六觀經爲常課是亦精誠之所感耳嘗示衆曰大乘八萬小乘三千實整六和之模範出三界之梯航也今世之高流輕蔑律儀惟恃見解遂令後學不遵佛制輒犯規繩本自無懲誤造深罪饒

他才過七步辯若懸河不免識墮鐵城終未解脫汝等勉之萬曆丁亥八月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遣使降旨褒崇賜金紋紫方袍以寵之十月王太初居士因丁內艱請師就永明禪室闡妙宗鈔百日爲期時台郡王理刑某親登雲嶠而設供焉戊子歲儉羣盜蜂起相戒無敢入師之室檇李五臺居士陸光祖虛芙蓉之席見招辭不赴忽謂衆曰桃源之慈雲實懶融四世孫爲開山唐天寶賜額曰雲居山曰安國五代德韶國師中興爲第二道場永明壽禪師剃髮之所今坐禪石永明菴故址在焉韶公常領徒五百說法此地昔螺溪寂法師請復台教諦觀亦親禮足皆此寺也今爲豪民奪之將爲掩骨之所竊思朝廷千數百年之香火一旦爲俗子葬地誰之罪也遂罄衣鉢贖歸之將謀興建俄雲間陸宗伯平泉聘說法於本一院李方伯沖涵聘講於桐川再畢返棹嘉禾龍淵欻抱疾告門人曰夜來神人啓我爲魏府子其富貴非吾所志也遂付衣鉢遺囑弟子如法闍維盡發長物於五臺雲棲西興五處飯僧有勉服藥石者師

謝曰生死藥能拒乎吾淨土緣熟聖境冥現此人間世固不久矣是歲正月七日乃絕粒惟飲檀香水而已期於二十九日告終每日雖米漿不入於口與衆說無生法誨諭進修而拳拳弗倦至夕乃起别衆曰吾卽逝矣無以世俗事累我衆請曰和尚往生淨土九品奚居曰中品中生也衆曰胡不上品生耶曰吾戒香所薰位止中品言畢泊然而逝延五日顏色紅潤如生手足溫輭怡容可掬弔者無敢下拜茶毗日天色霽明淨無纖翳舉火之際忽有片雲如蓋凝覆其上灑微雨數點煙燄起時異香充塞內自殿閣僧房外自路人船子所聞種種隨力不同火餘骨有三色而鏘鏘有聲紅者如桃白者如玉綠者潤似琅玕猶香氣郁郁師生於嘉靖丁酉十二月二十六日示寂於萬曆癸巳正月二十九日世壽五十七臘三十八如惺抱骨初建塔慈雲之南岡壬寅遷於寺西螺師山右繡文溪之上武塘了凡居士袁黄撰銘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九十二卷目錄

僧部列傳六十八

明四

廣印　傳燈

靈基　宗淨

善岩　廣心

欽義　不昧

通凡　如慈

德乘
性一
圓澄
明方
性祇
斯學
祖住
顯光
通潤

慧秀
寬悅
明雪
道衡
海寶
賢能
常潤
古心
廣潤

慧浸
寶崕
常忠
正道
慧經
元白
覺源
顯光
五乳和尚

法杲
明河
正傳
慧嘉
觀衡
超宗
明得
海融
弘德

雪軒　讓大師

圓輪　廣寂

古松　海貴

大瑞　麻衣僧

無心和尚　雪空

海然

神異典第一百九十二卷

僧部列傳六十八

明四

廣印

按列朝詩集廣印字聞谷嘉善人年十三祝髮于杭之開元寺叩儀峰和尚於西蜀習台宗於介山受菩薩戒於雲棲攝淨於西溪法華單丁四年上雙徑結茆白雲峰影不出山者十載歸於湖之箐山瓶匋法施雲湧鬱爲寶坊棄而南遊隱建州之廢寺三載復

歸瓶匋禪淨雙提規重矩壘爲東南發席之最年七十歸老示寂師器宇冲和神觀閒止窮老叅究終不以悟自居堅辭僧衆不許開堂數年退院七載南遊腰包杖錫飄然於荒山野水之間孤行獨往揹大法於衰殘充塞之餘紫柏雲棲海印入滅眞修退藏密傳三老之一燈者印公一人而已

傳燈

按天台縣志傳燈字無盡號有門姑蔑人中興台教恢闡圓宗重建高明講寺復辦楞嚴懺壇著述楞嚴圓通疏維摩無我疏天台方外志等數十部凡弘台教者咸以幽溪爲中興始祖其餘講無生論天樂鳴空開蓮花社瑞敷靈洺種種神異莫能具載

靈基

按溫州府志靈基號慧日永嘉王氏子生時白光照室衆聞異香年十三遊學舍中見夕陽返照頓起證道之念後禮天台有門和尚授以見見工夫戒行精嚴爲衆所推服林太史增志延之開華峰山卽古雲頂遺迹也李中丞光春又請主西竺寺自後屢升法

席闡明經義叅元稟律者踵首相繼一日至仁王寺謂侍者曰吾報終是月矣卽返棹歸山有弟子岳式者忽夢日輪隕於大海是夕師逝

宗淨

按繼燈錄杭州徑山月江宗淨禪師金華蘭溪倪氏子髫齡從邑之正覺院文譯祝髮受具因誦楞嚴經至如標月指處豁然有省往叅雙林正庵誾誾奇之印可出世歷遷至徑山臨寂書偈曰祖師門下客開口論無生老我百不會日午打三更遂逝茶毘舌根不壞建塔於圓照庵

善岩

按畿輔通志善岩開州人姓宋氏少習舉業不就遂厭棄塵囂落髮州之雲峰寺能詩與縉紳相唱和徧遊終南五臺武當諸勝還魏掛錫郡城普照寺建白雲窩繙閱經藏不窺庭宇定息十餘年一日示偈曰樹倒藤枯是去年了然無法與人傳雲收雨霽山嵐靜高古長空一月圓遂坐化有翠峰詩集行世

廣心

按廣信府志廣心號養庵上饒人姓鄭氏華山眞定禪師法嗣也居家孝友一日聞客談含生皆有物性義言下洞然決意出世禮翠峰祝髮入燕都訪辨融南詢至焦山四面禮佛夜半經行聞江中櫂聲豁然開悟遂謁華山定定以雲門六不收公案驗之師當下脫然定囑曰濟宗一派古今流本分生涯六不收百尺竿頭親撒手直須海外下金鉤乃臨濟二十七世也歸信州在靈山中臺旋上峰頂見大義禪師舊址斬草重興遂禪律兼行師用無縫鎖一把挂法堂露柱上榜曰上古流傳鎖憑君智鑰開若無開鎖法相見不須來世壽八十一塔於本山唐帽峰繼嗣法席者舒州慧林本郤和尚乃養公嫡孫四祖起高和尚法子也

欽義

按列朝詩集欽義字湛懷金壇王氏子十歲出家金陵大報恩寺二十遠遊名山參謁耆宿建黃曲社於堯山久之讓與同社癯鶴復歸長干不食常住糧新安汪仲嘉募金建一閣與居遂不復出禪寂之餘遊

戲筆墨作倪迂小影梅花得逃禪老人筆意又善鑒別古器物賢士大夫多喜從遊因以率勸令人佛智晚年爲波句所嬈談笑敵應視桁楊交臂軍持漉囊如也天啓末年元日命僧徒具湯沐浴跏趺端坐日中時辭而逝金陵周暉吉甫選其詩三十二首附憨山雪浪二老之後曰長竿三僧詩

不昧

按武進縣志不昧湖廣人居太初庵戒行精嚴淳悶若赤子一縉紳迎養欲試之飲食臥具皆令侍女給使月餘目不一視泊如無有也終身不蓄一錢不製一衣一日無疾而逝後有鄭氏子死見冥官拱接金身羅漢既至則不昧也謂冥官曰吾受若祖父供養幸延其嗣鄭氏子死兩日復甦

通凡

按列朝詩集通凡字凡可姓丘氏嘉善人有樹下汲泉等草馮祭酒開之有贈凡可上人詩云凡公氣不凡只合住巉巖又云才多應八斗舌在可三緘蓋亦僧之負才自放者也

如慈

按太平府志如慈字古愚楚宗室師事蓮池大師萬曆間來青山謝公池欲終焉山有保和庵久蕪廢人跡斷絕慈至兀坐庵中不食者三日會樵子入山問所從來以脫粟進時鐘鼓自鳴樵子驚異聞於鄉稍葺其頹破居之自是從者日衆慈冬蔽茅焦夏臥崖洞劚石爲大佛構殿其上閉關數十年不立文字不妄授人戒律惟以苦行自持見人羅災疾授記數語弗藥而瘳一日沐浴禮佛前云次午當去至期僧徒環繞果坐化

德乘

按鎮江府志德乘名一宗廣陵房氏子年三十有以姦事誣之者自腐以明遂出而參學四方遍遊天台南海少室五臺已而居金陵大徹堂飯僧郡守秀水鍾某請住鶴林規復千餘年已廢古剎萬曆十七年冬合掌語衆曰今日有二人求見勿令入吾室老僧今日無暇矣頃果有二人至止之不入跪竢門外忽聞歌詩曰泥牛纔出海木馬又嘶風欲解箇中語山

重水又重歌絕端坐而逝

慧秀

按列朝詩集慧秀字孤松常熟蔣氏子出家遊峩嵋天台鴈宕棲仙岩之休糧庵歸老虞山陽羨之間受具足戒刺舌指血寫華嚴妙華等經凡一百六十餘卷有秀道人集十二卷上人富於詞藻採擷六朝多所規擬小賦駢語時足獻酬而意象凡近殊非衲子本色昔人言僧詩忌蔬笋氣如秀道人者正惜其少蔬笋氣耳

性一

按松江府志性一字覺虛江右安福人年十五辭父入九嶷山石溪庵依師薙髮又至金陵參遜庵受戒於無際受法於雪浪萬曆二十一年至華亭講楞嚴於本一禪院後往少陵爲無言禪師立碑還鋟潭宗四家語錄移錫超果寺結西來堂休老焉四十三年秋示寂世壽五十塔於本堂之後

寬悅

按列朝詩集寬悅字臞鶴南京人薙染於普德寺優

於講解兼贍才華與雪浪湛懷齊名諸方屈指南都法席悅居第三後遁居堯山馮祭酒跋悅公四十祝偈曰白下恩公悅公俱從講入禪未免帶六朝鉛華習氣悅公住牛首幾十年相見湖上覺其眉宇間都帶冰雪四十自祝偈眞本色人語恩公一跋歷敘苦心思深語微有戒心焉吾知此兩人終能有成也悅有堯山藏草春日山中寄潘景升云千樹夕陽鳴暮鳥一谿殘雪掩柴扉於時以爲佳句

圓澄

按丁元公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行狀禪師名圓澄字湛然別號散木道人會稽夏氏子也宋英公竦之裔母夢僧而娠十有四月生七日啼不止有僧過之囑云自誓不昧止宿於此啼作麼遂不復啼長而大目昂鼻哆脣露齒直腸信口年十七喪父十九喪母窶甚充郵卒因錯投公牒被攝懼辱自投於江漂流數里漁者救之行澤中遇一僧目之云是能出家有大用師即求度出世往臥僧寮中有多鬼撼其牀幹屢囑之不肯去師謂山鬼伎倆止此竟鼾睡旦去投

玉峰師充園頭始習文義一日入方丈求授經玉叱曰丁字不識不作苦行求甚麼經師曰尚求叅悟大事何况區區文字玉異之付法華經曰此諸佛骨髓珍重熟讀自有得隨訪隱峰隱器之時年二十往天荒山妙峰處剃染冬無複裩通宵叅究未嘗就枕三年充園頭行難行苦行往北塔寺不納遂居荒廟中五日不粒坐叅不倦詣雲棲受具師此漸入於海底泥牛話及諸誵訛公案一切了了出語皆脫窠臼不存軌則啓關叅錦堂和尚錦大賞曰宗門寥落極矣再振之者非子而誰又二年一夜靜坐凝寂忽若虛空霹靂聲震大地須臾而甦汗出遍體如脫重荷此庚寅七月二十一日也時師年已三十矣既還越日乞食暮宿塔山金剛神脚下時大學士金庭朱公太史石簣陶公太學濬元張公同遊應天塔下寶林寺至天王殿聞鼾齁聲使覺之問曰何人師曰無事僧也諸與酬問數語相謂曰語淡而味永高人也揖師問依止何所師曰化飯吃倦則此地打眠耳諸公共葺靜室以居之自此囊錐漸露賢士大夫爭重之萬

曆十九年參慈舟舟問洞上宗旨師呈偈曰五位君臣切要知箇中何必待思惟石女慣弄無鍼線木偶能提化外機井底黃塵騰靄靄山頭白浪滚飛飛誕生本是無功用不覺天然得帝基舟曰語句綿密不落始終眞當家種草也遂名入室印證卽付法偈曰曹源一滴水佛祖相分付吾今授受時大地爲甘露咄可乳峰前無鏃箭射得南方半個兒師始匡徒說法稱人天師師生而穎悟具大辯才觸事了了性不羈滯生平所爲一不覆藏遇人無貴賤親故皆以本色語相鉗錘壬寅入京値達官大師應刼禪林有嚴色師以平易簡亮推重一時尋還越請開法者日益甚丙寅住顯聖一日忽呼大衆前作付囑語明智出衆禮師白往九華師曰汝去老僧卽今起程語畢復爲衆語至夜分右脇示寂門人迎全身塔於寺南鉢盂之陰師生於嘉靖辛酉歲住世六十有六臘四十有三上堂開法會六初壽興寺次雲門廣孝寺次徑山觀音殿卽古千僧閣次嘉興東塔寺次雲門顯聖寺次紹興天華寺講演經論會四十餘付法弟子指

南明徹麥浪明懷石雨明方三宜明盂爾密明澓曇茂等三十餘人其餘印心者林下水邊繼起未艾洞上逆流汪洋無既復有久依法席去而嗣臨濟稱雄彼宗者亦皆受法乳恩知所報者也師於一切利益之事無不具行若築石塘自西興抵曹娥二百餘里若剡谿南下至濠而勢逼流沙停漲水勢日西齧會稽日受築塘之苦師白當事令剷去沙洲水乃漸伏若錢塘江湄建茶亭若渡船若餤尸施食水陸放生救命等不可勝紀

明雪

按安慶府志瑞白明雪禪師桐城楊氏子年二十薙髮九華山聞知有宗門下事往越州叅雲門湛然澄澄問曰向作甚麼來師對曰持毗舍浮佛偈澄曰四大是假妄心本空阿誰拖伱這死屍來師無對經七日有省忽一日聞鐘聲豁然大悟乃入皖山住靜三載徧謁博山諸尊宿復歸雲門習靜蜿蜲山澄以衣鉢付之

按江西通志明雪隱贛州之崆峒建安王欽其道望

請住百丈雪入院整清規時復荷鍤與作務人俱謂大智再來也崇禎辛巳三月十九遲明起浴手書偈曰來亦無一物去亦無一物若知端的意百丈花梢月擲筆吉祥而逝

明方

按浙江通志明方字石雨武塘陳氏子投法相薙染閱楞嚴我眞文殊無是文殊義通身汗下參雲門澄得印授以斷拂子一柄遂號爲斷拂子主寶慶過龍門戊子春示寂弟子奉其龕丈室中未幾山寇突至欲燬龍門見師龕儼然不忍俱燼舁出之竭百夫力莫能舉驚以爲神捨去寺賴以存後闍維牙齒數珠不壞頂糝五色舍利

道衡

按列朝詩集道衡字方平號西吾虞山李氏子少無賴目不知書年二十賃傭於僧舍僧雛讀書從旁竊聽遂能闇記稍稍知大意薙染於武林與其名士交好遂遊於浙西賢士大夫機鋒捷給咸以爲師子兒也嘗築室淨慈之後梯岩架屋結構精奇貴公子求

借居嬲之不止縱火自焚而去久之乃爲編蓬土室門臨絕澗略彴獨木度則撤去人多望崖而返然性不耐岑寂少日無客至則又步屧出遊矣好游族姓多譚世法雅負大志以石門紫柏爲師人誚其非衲衣事弗顧也夏五十有二病卒葬於南屏杭有能人假護法以罔利畏其舌鋒疾之如仇聞其死也以爲快毀其室而遷之杭人以此乃益知西吾也西吾少時有詩數十首不嫺格律時時有道人語中年率意應酬殊失本色余所錄者皆其少作也

性祇

按蘇州府志性祇字茂林長興人年十七捨身彌陀古院日課諸經更修苦行躬歷畊畆背踵爛無惰如是十餘年參雲棲和尚再詣天台聞師受具戒而傳衣於靈谷稟師承博貫諸宗復卓錫江西雲居閱藏尋居吳報國寺登壇宣敎設戒度人住寺二十五年創復寺宇爲南城叢林之冠乙亥扶病往彌陀庵講蓮花經至徑山掃塔還晤聞師臨岐舉手云君向青山住我向白雲歸至期引旛在手高聲稱佛而化

海寶

按武進縣志海寶天寧寺僧一破衲冬夏不更每入廚取大衆棄餘飲食自啖日以爲常見人每唾曰死人臭向人乞錢隨手即買香燈供佛一文不入己也後坐化鄒衣白有贊化後有見其分身他郡者

斯學

按列朝詩集斯學字悅支號庚山初度於海鹽慈會寺後隱靈祐道林庵終焉與四明沈嘉則同里姚叔祥善有幻華集

賢能

按祁陽縣志賢能崑巔尹氏子世居三吾之鐵門村六歲祝髮年十八隻笠孤雲投瑞光大士於南嶽前刀峰勉以普賢行願攝持三年抵中湘與翰林李湘洲先生締空門友資往金陵寄跡天蓋雞鳴修懺功三載無倦遂載海舟禮普陀上燕京入南華言旋嶽麓四十年行脚了知息心達本向孤峰隱跡始還祁之行者庵棲焉弟子雲集其門晚住望溪庵入室者雖衆仁堅其白眉焉壽七十臘六十有一塔於鐵門

村之故山自師開一隻眼於三吾嚮之從事鐃鈸者咸轉而趨甘露法門湘以南宗風大振自崑巔始也

祖住

按明高僧傳蘇州華山釋祖住字幻依麓亭其號也丹徒人姓楊氏母朱氏夢梵比丘入其室覺而誕師少沉密不溺世緣喜作佛事年十三父母捨入龍蟠山依朝陽和尚受法華華嚴諸大部經十七薙染十九受具通曉諸經大義自謂覺識所依非關眞際遂擔簦游少室依大章和尚五載復至伏牛依高安十二夏先後所得二師印可次游都下謁松秀二法師盡得淸凉宗旨淮安胡給事延住鉢池山造大藏經作水陸無遮會至南京訪無極法師居第二座楗槌之暇即入衆作務事竣往京口萬壽寺演華嚴大鈔至入法界品地震天雨甘露寶華時無極率徒與焉妙峰承印二禪衲亦居座下自是道價鬱跂叢林傾挹師智崇禮卑如常不輕提獎唱誘孜孜不倦所至皆成寶坊師演四十八願時有異人頂白冠冠有蛇四足來聽說法人怪問之對曰吾乃法冠而乃境觀

忽不見萬曆甲申憩錫蘇之蓮華峯下建精舍居之丁亥九月忽示疾語衆曰二十二日不作離散便可再展華嚴但老僧不得曲徇人情至日晨起沐浴跏趺說偈曰虛空無面目無位强安排話頭不話頭處處是如來又曰今年六十六不知做甚麼咦諸人著眼看這箇消息佛祖到來也用他不著言訖而逝異香積時不散奉全身三日顏色若生荼毘斂遺骨塔於蓮華峯之陰壽六十有六臘五十有四王世貞作銘

常潤

按河南府志常潤字幻休江西進賢人少以弘法爲己任遍歷諸講師之門博探經典洞悉奧義乃至少林遇大章和尚究宗乘上事針芥相投遂爲入室弟子及其住持提唱得稱二十五代云

顯光

按鳳陽府志顯光名如隱褱强人萬曆間自南海來泗臥塔下洞口冬跣立雨雪中單袷不寒人供以食預知不潔即謝去病者求救師手以果啖之立愈後

坐化去

古心

按江寧府志古心溧水人幼從素庵於金陵棲霞寺得法悟後往五臺山有金甲神夜報僧衆謂有法師至早迎之僧衆至中途果得師禮供上座萬曆間陳太后勅製衣鉢各萬二千五百數勅師說戒於五臺畢仍歸棲霞開戒僧衆來從不可勝紀時三懷法師修報恩寺塔頂不能上夢神云待玻璃尊者至次蚤師至三拜而舉頂上後圓寂於古林庵塔安德門外天龍寺

通潤

按列朝詩集通潤字一雨蘇之西洞庭人與雪山杲巢松浸俱受法於雪浪恩公雪浪化後與浸公分路揚鑣大弘雪浪之道諸方皆曰巢師講雨師注又曰巢雨二師雪浪之分身也雨初置鉢於虞山北秋水庵將老焉弘法以後卜居鐵山面太湖負西蹟眠雲臥月絕影人間者五載疏嚴伽二經於此署爲二楞菴移住花山又移中峰示寂葬焉師狀貌古樸風規

開雅樂與方內名士游處嘗自誓生生處處居學世與士大夫相見程孟陽喜其山居詩有山深雲亦好之句爲詩寄之曰記取山深雲亦好爲傳問訊到禪房其相賞如此

廣潤

按列朝詩集廣潤字等慈吳興人也俗姓錢氏名行道字叔達少負文藻苦吟好客名籍甚四方耿介重氣與鄉曲牴牾以詿誤下獄論死訟繫久之始得釋遂削髮於雲棲來遊虞山瞿子元初延居拂水之精舍遂老焉臥病載餘焚誦不輟堅坐念佛而逝葬於破山四高僧墓公長身疎眉面如削瓜薙染後遇不可意事時介介見眉睫已而舍然梵行精嚴軌範高峻每逢詞人勝流評詩鑒畫奕棋度曲流連竟日孟陽爲詩悼之曰影堂月落泉鳴咽無復疎簾看奕棋其風致蓋可想見云

慧浸

按蘇州府志慧浸甪里人幼出家雲隱庵二十詣雲棲受具戒究心大乘日背誦華嚴一帙博通經論嗣

法雪浪嘗演賢首教觀人稱爲巢元談萬曆間住華山構講堂佛殿緇素咸趨後示寂貝葉齋

法杲

按列朝詩集法杲字雪山出家吳門之雲隱庵以舞象之年修瑜珈法及長悲悔遂棄去修出世法與一雨潤公巢公浸公同叅雪浪大師於無錫之華藏寺浪師法道烜赫學人慕羶因熱輒思炷香爲榮名利養之計師與巢雨矢心執侍金陵之華山京口之焦山江山高秀雲水孤清往來棲息歷十餘夏相依如形影憨老聞而歎曰好學人吾兄一網打盡矣師深究大乘高操獨行見世衰法微深自保護雪浪遷化師亦繼之而巢雨之法席始盛讀師贈巢雨二章知其爲法門義虎橫絕衆流者也詩集八卷爲潤公所輯王百穀極稱之以詩言之亦當爲近代詩僧領袖巢雨輩遠不逮也

寶崖

按四川總志寶崖涪陵人幼寡言不嬉戲棄家爲僧以布裹五指燒之曰信佛如此可也人以爲風疾何

不治之答曰身在空耳四大五肢復何有耶投火滅身而心不壞

明河

按蘇州府志明河眈詞翰窮內外典凡南北禪講之宗古今名德之蹟靡不究心後遇二楞依之住鐵山住中峰還皐亭返華山性好經論莊騷左史手不停披口不輟講者二十餘年最後應講長干寺嘗於講期羣鶴翔空而下已還中峰示寂所著有楞伽解華嚴十門眼法華斯要

常忠

按僧元賢廩山蘊空忠禪師傳師諱常忠蘊空其號也幼失父入曹山爲沙彌及進具後嘗一瓢一衲偏遊吳楚間一日至鎮江宿古寺中寺有老僧病師視之勤甚及老僧病愈謂師曰公年少何不尋個住處浪走作麼師曰正尋住處不得耳老僧曰觀公氣格可往北方必遇明師遂渡江北行入京時小山書謝事少林來居宗鏡師嚮其道風往叅之鏡曰汝來此作麼曰爲生死事大求出離耳鏡曰生死如晝夜要

出離作麼師無語由是服勤二十載深有所悟人莫之知惟鏡知之一日辭歸鏡付以偈曰宗鏡門下一株松不知歷夏與經冬人間未許閑相識長年占斷白雲封白雲封日正紅一枝迸出笑春風一日去遊覆船山有一靜主菜爲鼠所喫食甚憂之師謂曰我在北方學得個斷鼠法今爲汝斷之乃曳杖入園中說偈曰靜主數莖菜培植甚艱難諸鼠宜回互相邀過別山以杖卓三下鼠患永絕自是聲光漸著遂往廩山結茅以居一士人大奇之爲構庵於廩山庵成而衆日集師勤作弗勸冬夏惟一衲百結千綴垂四十秋將示寂先三日謂衆曰我三日後要往北方去汝等不可他往衆僉曰和尚年尊如何又要北方去師曰有個未了底在及期早粥罷取水漱口將宗鏡所付偈封送峨峰遂端坐而瞑侍僧大呼師復張目問曰作麼侍僧曰和尚也須說個偈去師舉手彈指曰說偈竟遂寂茶毘得貫珠頂骨諸牙不壞瘞於廩山後移寶方建塔於廩山之麓表建化之地也

正傳

按宜興縣志幻有禪師名正傳溧陽人呂氏子也因感香山小說思出家年二十二從樂庵剃髮尋至京師謁笑巖禪師得大悟復在五臺山靜修一十三年會太常鶴徵唐公問道五臺見師如宿契懇師南還駐錫龍池大振禪風今院中有唐鶴徵及師塑像

正道

按河南府志正道字無言新建胡氏子初祝髮於上藍寺嗣受戒於無盡和尚偏參諸方至少林得法於幻休潤公潤公陞座問如何是洞上家風潤公曰月下三花樹峰前雙桂枝又問曰和尚還別有麼曰惟此一事實師於言下大悟卽呈偈曰雲攢峰頂月鎖幽巖木人拊掌石女舒顏潤公印可會少林虛席縣請祠部署道住持領衆十九載陞座二次或普說或小參莫不推彼疑城登之覺岸周藩皈依爲造溪南隱居云

慧嘉

按河南府志慧嘉字心月世籍滿城劉氏子淳誠企道幼穉安禪落髮於普濟昇公參究於慈雲松谷諸

鉅衲偶閱傳燈錄元沙答僧無縫塔恍然有悟遂謁少林道公爲弟子揮霍世緣希微寂理實曰能之久思北邁道公送以偈曰密法無法付當傳何以傳無傳無付處明暗妙同叅尋匿燕野玉光寺蓄髮深腆緇素繫心會道公示寂邑之人遵故事請續宗門師躋位宣敎弘道演法且遊好寡儔土木適性說法談經據實敷義不肯作一綺語威儀棣棣每登壇揮麈萬衆肅然遠近叅學總以明心見性語之教絶旁落學愼許可取諸舉似使之大達而已初三原焦公原溥以名直指憩少林數月公授宗學欽遲承響盡力倡導公滅後爲撰碑自比裴休云

慧經

按僧元賢壽昌無明和尚行業記無明禪師名慧經字無明撫州崇仁裴氏子生而穎異九歲入鄉校問其師曰浩然之氣是箇甚麼師無以應年十八遊上清慨然有天際眞人之想遂棄筆硯斷葷酒決出世志時邑有蘊空忠禪師佩小山老人密印隱於廩山明往從之執侍三載柔退緘默喜怒不形嘗疑金剛

經四句偈一旦見傅大士頌曰若論四句偈應當不離身忽覺身心蕩然因述偈有本來無一字徧界放光明之句後益披尋梵典默符心得自謂泰然麇山聞之曰宗眼不明非爲究竟明遽問如何是宗眼山拂衣而起心甚疑之纔得五燈會元讀之是諸祖悟門茫然自失思前所得總皆不似乃請益於山山曰老僧實不知汝但自看取由是愈增迷悶晝夜兀兀然若無聞見者衆咸謂其患癡凡八閱月一日見僧問興善寬曰如何是道寬曰大好山忽豁然朗悟如夢初醒信口占偈曰欲叅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關關入方丈通所悟山曰悟卽不無却要受用得著不然恐祇是汞銀禪也時年二十有四是冬辭麇山結茅於峨峯林巒幽險虎豹縱横人跡罕至師孑然獨居形影相弔食弗充則雜樹葉野菜啖之嘗大雪封路竟絶食者數日一夕山境喧甚聲若崖崩林谷震動俄若衆馬爭馳直抵菴後師不覺驚起因憶麇山之囑乃曰小境尚動況生死乎卽起然燈信手袖會元一卷閱之

正値珪禪師爲嶽神受戒章珪謂嶽神曰汝能害空與汝乎忽廓然無畏山境遂寂乃曰聖人無死地今日果然述偈呈廪山曰透徹乾坤向上關眉毛不與眼相參聖凡生死俱拋却管甚前三與後三廪山曰此子見地超曠他日弘揚佛祖之道吾不如也向未薙髮或勸之師曰待具僧相乃爾至是始請廪山到峨峰薙落受具師生而孱弱如不勝衣及住山日慕百丈之風不顧形骸極力砥礪晝則鑿山開田不憚勞苦夜則柴門不掩獨行岡上迄五鼓始息率以爲常萬曆戊戌歲住寶方雖臨廣衆不以師道自居日率衆開田齋甫畢已荷钁先之矣時有志於禪者日漸集庚子春師自以未及徧參爲歉乃西登匡廬遡流上武昌歷荆襄復北走中原訪無言宗主於少林主大賞識之遂留過夏每見當道撝謙推譽故兵道劉公以煥司李熊公尚文等爭延禮之尋歸明年復東遊兩浙泛三吳乃北渡江抵五臺訪瑞峰老人於宰殺溝賓主相得有如舊識居久之下臺山入燕都講肆宗席靡不徧歷至是師之心亦倦游吳乃旋寶

方癸卯始開堂時衆謂師必嗣少林或臺山及片香拈出乃嗣廩山衆心大服時舉弟子原來爲第一座師資雅合元唱元提四方聞風而至者絡繹於道挂塔常數千指乙巳重建寶方戊申春建陽傅震南刺史請師歸就董巖堂結制聽法者幾二千人冬回寶方明年春還壽昌率衆開田未嘗少倦數載之間重建一新莊嚴偉麗甲於江右丁巳臘月七日晚自田中歸謂衆曰田中之事汝等善爲之老僧不復砌石也衆愕然十八日示微恙元旦猶上殿祝聖十五日陞座辭衆十七日未刻自取水漱口洗面拭身索筆大書曰今日分明指示擲筆而化荼毘火光五色頂骨及諸齒俱不壞

觀衡

按寶慶府志顓愚觀衡禪師初依清涼國師印澄公法席遍叅諸方得心印於曹溪憨山禪師萬曆甲寅就鑿邵陽紳士皈依者衆車大叅大任布施隙地一區衆建正五臺庵居之以佛法接人悉空禪白雖不尚言而所著有閉門語紫竹林集楞嚴金剛四依解

歷二十年乃出遊湖湘結制清源中興雲居眞如禪院末年出金陵欲還五臺山以兵阻乃應三昧覺浪諸尊宿之請駐錫天界所在公卿緇素稱爲古觀音再來郎所憇地建紫竹林丙戌五月示寂還塔於雲居法嗣最廣其著者元白可武岡人住桐城著泐潭慧山語錄廣圓通懺共百卷法璽印四川人住建昌同安著龍門同安語錄超宗翼邵陽人住本邑萬松林浮雲石所著有萬松語錄佛語訓住武岡圓照庵聲隱顒住妙響道場山

元白

按安慶府志元白武岡州人姓鄧氏生時火光滿室幼慈慧勸人勿殺闔室持齋及長謁顓愚大師於五臺庵遂乞剃度顓爲取名音可字佛心師辭顓至南嶽謁湛大師湛詢是顓首座曰得人矣復往叅憨山博天童諸老宿皆深器之尤於天童棒下有省天童臨終時別十六人獨師以他適未與然天童心授爲嫡嗣者師也師初住寶峰泐潭考釋馬祖下歷代說法機緣名泐潭世錄順治丁亥春至桐城入慧山清

泉寺寺經兵燹僅僧寮數椽師芒鞋衲拮据九載煥然成叢林法席大振後退居舒之華蓋山述圓通寶懺懺成出山募梓僧衆請主潛山天柱寺舟經皖張撫軍朝珍延住清涼庵爲捐貲刊懺復啓廣懺道場百日事畢師示微疾端坐而逝時年七十五僧臘五十三遺命塔於天柱寺之右張撫軍復捐金造塔壬子八月塔成世尊爲元尊塔云師圓照諦先權實互用於臨濟一宗直得其髓卽世諦文字搖筆千言不假思索所謂徹通三教具無礙之智慧者師眞無忝也其所著詩文語錄凡數百卷藏於桐城曾祺之幸庵

超宗

按寶慶府志超宗翼禪師邵陽人早依顓愚禪師法席契印甚久後顓翁中興雲居禪院翼往候之臨別付以偈曰部陵相見許相親又到雲居遠處尋今日尾毛同舊日切前一點獨知音翼歸而結椽萬松雖開堂接衆而力作不懈順治庚寅邵伯馮公桓郡丞王公琦明府楊公演迎師住五臺年餘師以老歸隱

浮雲石所著有萬松語錄

覺源

按池州府志覺源嶺南人萬曆間行腳至池居城內祝髮寺坐一龕常十餘日不食飲水而已一日徧辭寺僧曰某以十三日行衆僧意其他往至期則趺坐示寂寺僧塔之於湖山

明得

按明高僧傳嘉興東禪寺釋明得號月亭以紹萬松林禪師法嗣故又號千松湖州烏程周氏子也師生即穎異岐然不凡髫時隨父入西資道場遂指壁間畫羅漢像問父曰僧耶俗耶父曰僧也師慨然曰吾願爲是矣於是力求出家父母不應至年十三始投郡之雙林慶善庵從僧眞祥習瑜珈教越四載祝髮聞有向上事乃首參百川海公不契因而單衣芒屩徧遊叢席匍匐叩請備歷艱辛自念般若緣薄擬投天竺哀懇觀音大士祈値明師道經中竺聞萬松說法先入禮謁萬松問曰大德何來欲求何事對曰欲叩普門求良導耳松豎一指曰且去禮大士却來相

見師潸然再拜求決生死大事松曰子欲脫生死須知生死無著始得師聞惘然依受具足戒自爾朝叅夕叩久無所入松不得已授以楞嚴大旨於是苦心研究至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處怳然若雲散長空寒蟾獨朗遂作偈呈曰楞嚴經內本無經覿面何須問姓名六月炎天炎似火寒冬臘月冷如冰松領之囑曰汝既悟教乘異日江南講肆無出爾右向上大事藉此可明松住徑山師爲衆負米採薪不憚勞苦偶行林麓間有虎踞道師卓錫而前虎遁去嘗閱棗伯合論至十地品中宵隱几而坐夢遊兜羅綿世界登座闡華嚴奧旨至於結座乃說偈曰從本已來無今日何曾有一毛頭上現虛空笑開口咄一咄下座寤白松松撫之曰此聖力之冥被耳非惟吾道之將行清凉一宗亦大振矣無何松化去師懸錫守塔三載聞佛慧祇園法師講席之盛戴笠投之祇園亦默識而愛重其弟子沙泉頗自負不籍師名師遂掛錫報先寺報先與佛慧咫尺之間故晨則持鉢午則聽講夕則與同叅十餘人敷其義趣於是衆日

漸益香積不繼師陰禱於伽藍神曰倘吾與聖教有緣神其無恪訶護移時有外道自雲間來施米百石自是報先之盛過於佛慧開堂之日祇園命侍僧奉以衣拂師謝還之瓣香爲萬松拈出已而孑身復徑山凌霄峰爲礙膺未破又力叅三年一夕初夜趺坐豁爾心境冥會疑滯氷釋乃躍然說偈曰千年翠竹萬年松葉葉枝枝是祖風雲嶽高岑棲隱處無言杲日普皆同趨禮萬松塔曰老漢不我欺也自此道譽益隆學者輻輳四方交聘歲無虛日開堂靈隱門庭嚴峻無賴僧徹空天然輩覬覦不敢近竟以不測事誣師不終田事白天然坐誣逝餘黨笞死者二十人師南遊赤城外道歸化者不可勝紀台郡教乘之被實師始也嗣元談於大中庵三日庵災獨師之丈室巋然無恙講圓覺疏鈔於法海地產白蓮華紫芝生於廁五臺居士因匾其堂曰涌蓮師居東禪夜夢文殊跨獅出乃遺獅乘空而去獅忽化爲童子師故問曰爾方獅今童耶試開口童子啓頰口如丹砂師撫其背曰爾猶獅也童曰師口何如師張口示之童躍

入咽師驚覺而汗喜曰文殊大智在我腹中矣不數月五臺陸公率衆命講華嚴大鈔衆常千指妙峰覺法師入室弟子也遂宗四明弘天台教觀之道以師闡賢首未諳台衡故質六卽蛣蜣之義師反覆辨證聞者無不高其論吳俗尚崇事元武比丘亦有披僧伽衣而禮者師見故逆而問曰汝奚爲而來曰禮祖師也師叱曰汝身爲比丘心實外道其元武乃北方一水神耳教中所謂毘婆門天下是也彼以神力爲佛外護稱其爲祖師乃披七佛衣拜之不亦謬且倒乎遂毀其像易事達磨之像謂其僧曰此爾祖師也凡所過名蘭精舍有事元武三官盡去之俾學人專心正道其護教蓋如此也師爲人修幹孤高性度剛毅以傳法爲己任故禍患不避其身而欣慼不形乎色至於登座則慈雲靄然七衆無不渥其沛澤白椎則三千炳著八萬森嚴室中雖不横施棒喝聞毒鼓而心死者衆矣萬曆丁亥秋告衆曰吾爲汝等轉首楞嚴法輪再作後開示無復爲汝更轉也冬示疾尤諄諄囑以教乘事明年正月望後二日吉祥而逝世

壽五十有八臘四十有六荼毗塔於徑山

顯光

按池州府志顯光和尚自匡廬來復興梅山機鋒穎脫善談名理年七十餘飲水匝月趺坐化

海融

按祁陽縣志海融字會宗祁陽王氏子幼投粵西之金雞山禮性一師出家南嶽藏金殿原係國母陳娘娘香火年久荒頹融募重建需費千餘金竟獲如願煥復舊觀後歸祁之石檣山創開紺宇安禪持呪證無生忍捨身自焚供佛如喜見菩薩惟舌不壞

五乳和尚

按合肥縣志五乳和尚傳臨濟宗住錫大蜀山開福寺闢草建刹俾慧滿之宗風不墜人咸重之

弘德

按太平府志弘德號孤峰吉祥院僧道行清堅嘗以念珠擲暗室摸索誦佛號摸珠祖師後於赭山持不語戒有强人燎火傷其體試之果不語自是傾動一時手創廣濟寺消災殿今其金像尚存

雪軒

按貴州通志雪軒趙州人雲遊永寧宣撫司刱立夢緣坐山十四年戒行成實後禮部差錦衣衛舍人蕭與訪取赴京不知所終

讓大師

按山西通志讓大師壽陽人號罕峰曾筮仕爲長吏偶因決事有所感卽棄官雲遊尋得佛法於五臺山遂棲蹤獅子窟戒行精嚴而學尤極淵博工於吟咏一時名公鉅人往往賦詩贈答萬曆中欽賜紫衣太師嘗晏坐松石間貯粟掌中山中鳥雀飛就食之若素馴者

圓輪

按江陰縣志慧轂圓輪禪師參龍池幻和尚有悟天童磬山並昆季推之晚年五坐道場示寂於廣福之法堂所著有心經破義楞嚴發隱及語錄數種張有譽爲銘

廣寂

按江陰縣志廣寂姓馮初名時熈更名定中萬曆間

官廣州後棄官歸皈依雲棲薙染捨西園倡衆放生建十方院接待雲水耑修淨土勸人戒屠宰每跪而哭夏夜不驅蚊至臥蘆葦中任其嚙膚沒塔於華山

古松

按鎭江府志古松山西平陽人童年入五臺山羅睺寺剃度爲僧得念佛三昧山多虎古松往往爲說戒命以名呼輒至虎竟如戒不傷人萬曆十三年來京口建淨業禪林時潛深谷坐樹下入定凡三十九年一日合掌舉手別衆而逝入坐龕未建塔崇禎四年四月八日爲佛辰龕中忽現五色光聞於郡守程珣啓龕見趺坐端凝儼然如生郡守捐資飾以金迎歸舊刹

海貫

按山西通志海貫武鄉柏林寺僧性樸實朝夕焚修禮佛一切外事不與供水籙者五檢藏經二襲師衣鉢積貯頗豐悉捐之十方人問之曰施捨僧家本業留之何爲萬曆十四年正月屬其徒曰爾輩念佛吾將休矣須臾危坐而卽化

大瑞

按嘉興府志大瑞姓王出家和州航海至湖寄跡洋瀆廟者十餘年麤率任誕見人輒大笑無貴賤僅一舉手遇兒童反長揖兒童隊逐而狎之譁然鬨笑以爲樂土人目爲王癡每持鉢乞錢米隨獲隨散徒手言旋鼓掌大噱衆僧夜演法音梵唄交振大瑞則倚牀熟寐迨衆僧偃息則披衣躍起獨誦貝葉文兀坐斗室手錄法華楞嚴諸經喜笑時或津津內典叩之則不答天啓丙寅秋忽謂主僧曰余腹豈久爲五穀作主人遂絕粒俄而趺坐於牀兩目西向瞪視玉筯雙垂近三尺許膠凝不斷圓寂後容愈光澤焚龕有異香

麻衣僧

按松江府志麻衣僧不知其所自或云浙江人萬曆中行遊至松江棲止無定冬夏常著單麻衣方面虎項體甚魁碩善飲噉人名之食必往雖在市肆或妓女雜坐談笑自若言多詼諧機鋒雜出皆有微旨頗及未來事若固問休咎輒對以佳時亦嬉戲不答與

張癡六爲友癡六常自剖其勢僧曰色根不淨形軀何與哉有俟其醉而誘之者酣臥三夕不醒乃舍去一日與衰經者同舟見其人免冠有褻容忽莊語曰和尚求此冠不可得君爲何乃爾其言動不測皆此類也崇禎八年五月十三日至善應庵云當辭世至午端坐而化越三日顏色如生茶毘後收獲舍利無筭

無心和尚

按安慶府志無心和尚者蜀人也萬曆間自西而東朝普陀暫憩潛嶽之求水庵年七十好笑如兒童狀居有頃逢人募薪一束積至百擔自理之如陶穴然一日寄語辭山下人曰無心以某日去人怪之及期師入柴穴中居民畢集頂禮無心木魚聲不絕然後取火手自茶毗火光撲面將木魚向外擲下口稱去了須臾而化其骨不僵至今塔在小岑肖像如生焉

雪空

按嘉興府志雪空初爲行脚萬曆己未正月至鄉民夏姓家留齋空言今日汝家當有難可亟移夏從之

傍晚火焚其廬因留寓行堪輿術爲主人擇地居半年一夕忽曰我去矣更衣沐浴泰然而逝逾時復醒曰我誤矣不宜死於汝家前村五聖堂可即起大步走至聖堂從容謂衆曰我今的去矣若輩即葬我堂後言畢果死衆具龕殮舉燭者誤以燭油一點漬空股上空忽作聲曰不小心衆驚肅各面相覷急閉龕至今在聖堂田中

海然

按文行遠廬山竹影寺慧燈大師傳廬山慧燈師者名海然郯城人也儀表端嚴眉宇森秀自幼削染即受戒具年二十五聞大智師名泛海依止焉萬曆間遍遊名嶽過九江望廬山心契遂挈瓢笠隻身入山直趨漢陽歎曰此眞楞伽孤峰蔭松藉草緣在茲矣山顧高峻四面登行皆三四十里而漢陽居山之中諸峰矗起如戟參天自登漢陽皆可跨而撫也故一山之峯漢陽爲獨尊山深而峻惟幽僻異人世矣唐白司馬謂大林窮僻人跡罕至是山之經墾治而爲宮宇者自大林而止明太祖取陳漢山嶽效靈敕使

勒銘旌異亦僅闢大林右岡耳師之冒雲嵐披岑莽而至漢陽也實爲創始蟠林穹谷不知其變雖藥工樵叱未嘗從師獨笠首屩足翳薈爲安凄凄風雨默坐恬然歷有猛獸惡龍山精水魅毒氣生烟火庶魔糾紛成帷成屋若岩若舸若鍪弧猛士若冠帶偉人若梵呪若小兒羣嘯若婦人啼凡類不勝舉坦若虛舟莫能惱害師一日相峰之下啓袈裟地手刈藤棘甫立一柯誅茅遮閫之顧嫌狹隘下臨無地正籌念間是夜有物自峰頂崩突下墜其聲如驚雷歷時方定師謂容膝地且崇之天曙起視恰置一大石可數十丈寘補空壑以故狹隘頓得廣平蓋道範精肅神物呵持之矣自師闢漢陽一時相附而至者如五峰之龍藏鹿池之法船筋竹之續燈仰天之敬堂講臺之清虛皆顯赫一時山林稱盛焉當神廟間時和物阜海內晏然故有道之士靜處崇阿人樂瞻依者奔岩赴壑不避險遠以至輸金布於左藏施目函於內府旛幢宣供宦豎奔馳極一時之盛乃刹竿遍建視前者幽僻罕至迴異觀矣是皆師創始之力爲居多

初師孤影入山一杖爲侶旦晝所炊苦菜而已後漸受供相從亦衆一日再炊將弗給也師示衆發願曰爲衆治纓絡食主以苦菜以米輔之日當炊以掌背攙米三抄如是者三年已復以掌面攙之亦三年其苦行學道不惜艱辛蓋天性也故飲溪飯草枕石席茅爲生平樂事云道學者數十百千日倡以精進法神悚心開各得饒益亦略通法華楞嚴諸品大義坐持尋究有扣之者不厭發明惟時守巡道應心李公郡守汪侯張侯郡丞何侯朱侯別駕顧侯司理程侯邑令陳侯皆造訪咨益焉會安義徐選曹大相巴陵王學士應熊亦素景道風共輸資力奐宇一新遂與鹿池筋竹仰天五峯講臺諸勝刹莊嚴相望是時師得弟子恆觀其經營辛苦一椽一石皆其勸也漢陽冰雪嶒崚松杉短勁獨異者修竹猗猗搖曳山徑下臨彭蠡曉嵐夕照暎如畫圖說者相傳爲竹影寺是耶非耶師固再來人也當奐宇麤成遂厭捨出居峯後一二里許更剪草爲蓬居焉不數年寂然坐化恆觀遂葬之峰後之岡曰稍箕凹岡先有普同塔亦師

所新築爲十方供者鳩工治甚堅備甫成師葬之至今相傳爲慧燈塔云

三一七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九十三卷目錄

僧部列傳六十九

明五

孤月　興國

眞印　眞澤

白雲　大休

圓戒　眞緣

遠夢　張道人

眞拙　禧公
傳然　傳慧
鐵牌和尚　痴海
慧光　深鋶
死心　善道
明采　眞諦
定林　圓融
大艤　智誾
法印　法禪師

智舷　佛幻
道舟　元賢
覺浪　道奉
道獨　星朗
白雲和尚　圓悟
通圓　覺初
通雲　林野
圓信　法藏
天隱　唯安

通燈
了然
圓融
眞蓮
大悅
寂明
隱明
本開
文貞

唵嚂
寂然（附照德）
弘證
敎受
迴泉
超定
照源
戒潤
覺明

神異典第一百九十三卷

僧部列傳六十九

明五

孤月

按建昌府志孤月廣信月峰山名僧曾遊從姑山寡言語不事浮談常以一句一字點化人得其說者惕然心服萬曆中居從姑山數月靡不面接一談後欲返山中道經項山寺隨者百餘人邀入寺竟談所聞師欲坐化乃沐浴更衣作偈以示衆曰昔大未曾生

吾今權示滅雖然現涅槃幻滅眞非滅頌畢竟往方其欲化之時弟子無像心撇撇然動盡夜往至則第拱手而化及化之時像見烈焰中異光一道上逼斗牛間無像檢骨於瓦瓶中得舍利一顆晶光煜然懷歸葬章寺

典國

按重慶府志秀岩和尚諱典國萬曆間掛錫京師臥佛寺趺坐三十年每夜誦佛經輙聲聞大內道行感人勅封護國禪師太子太保左善世

眞印

按歙縣志眞印號幻宗錢氏子嗣法於昆關主無壞習摩訶止觀深有省發出語不爲高論往往中人痼疾袁了凡陸五台馮具區引爲方外交初隱武林西山繼來歙掛錫周潭之集瑞山因至豐溪東茅爲施茶隨宜設法弘宣雲棲接引之敎精瑜伽觀門凡有覾施悉鐫華嚴以下諸經二十餘種板藏覺華林中示寂之歲先有夢作偈曰今年八十六茅茨並彩屋未知來不來虛空甚名目

眞澤

按嘉興府志眞澤族姓蔣始習儒後與高弟聖行習靜金華山萬曆癸卯對衆說偈而逝

白雲

按貴州通志白雲大理人戒行精嚴杖錫幾遍天下萬曆庚辰至陽寶山探幽採勝直窮藪澤山故多虎主僧止之弗聽裹糧坐澤中凡八日時方大雪雲所止有鹿臥其地雪亦弗及其虎亦絕主僧異焉雲誓去來必建叢林去十年果來建千佛閣備極精巧前後樓數十楹飛甍建瓴巍然巨觀爲黔中名山寺成去之至今遺像猶存推官陳東葵匾其門曰白雲常在心

大休

按德安府志大休萬曆間修於九尖峰四十餘年不履城市州守屢招僅一晤楚豫名士多就之者著有語錄行世後坐化

圓戒

按紹興府志圓戒字妙行姓黃萬曆間餘姚農人之

子幼時聞呼名輒自疑覩日落影遂警而有悟然未嘗識字惟掩關靜坐而已自夕徹晨結趺於牀牀方正如斗可容膝無欠伸處豎樹頭圓高尺許抵其腰脊如是者二十年遂信口作偈卽儒家經史詰之應聲而解每謂儒釋無二義至比捻珠爲牽牛繩題法堂對聯有罵佛亦成正果句衆云妙行本童男子初叅有得於龍池旋主天童西堂後乃坐奉化山中不數與俗酬對士大夫往叩一二語多願師事之甚或相遇豁然心如氷釋至有棄家隨侍者順治四年預知辭世或請一偈答云我從來無一字與人及求之諄切乃曰入夜月華牕底白悠悠松韻耳邊清七月二十一日正夜半呼侍者曰月出矣危坐而逝

眞緣

按無錫縣志眞緣邑梁氏子出家叅方十六年得悟性宗萬曆中之四明禮育王佛舍利塔光中感佛現身乃曰眞緣何德感此瑞相遂誓焚身以報佛恩頂之烈焰自發身如黃金頂間復現一佛長二尺許觀者萬人讚歎希有焚已塔於鄮峯之巔

遠夢

按江寧府志遠夢溧陽人住金陵俗名袁應魁棄妻子兄弟田產出遊至鴈蕩靈岩谷落髮爲僧更名圓魁然不甚禮誦講解常掩室淨坐冬夏衣一衲萬曆丙戌祭酒戴洵遊靈岩谷因乞造靈岩寺寺成曰有寺無經佛法何明又乞祭酒公書走南北京化緣造經壬辰正月坐化去七日鬚髮漸生都人瞻禮者甚衆火之煙皆西向

張道人

按松江府志張道人嘉興人髫年出家馬嵴寺一字不識早晚工課外執爨廚下不避勞苦沿街手拾字紙以竹籃貯歸投諸水火形體黧黑每取潔釜餘瀝聊以充腹曰精潔茶飯非薄福人所能享也淅米必揀虫蟻施放鳥雀馴遶而待哺焉或與錢不受衆稱之曰小菩薩萬曆二十三年春正月十三日忽趺坐却飲食十四日五鼓坐化

眞拙

按寧波府志眞拙字無能姓張氏順天人七歲出家

大千佛寺久之徧歷名山萬曆丙辰來謁洛迦見朝禮大士者多露處因於淵德觀右建海雲庵以接遊僧生平不枕臥不鹽食金錢纖毫不染手初不識字久之開悟一覽成誦對人只默坐問之輒答如響有書生叩之曰戒定慧得力奚似應曰是卽儒家定靜安慮也所到多有修建在姑蘇葑門內創青松庵時以一舟往來見浮屍收瘞之一日誦涅槃經端坐而化

禧公

按德安府志禧公字有緣江西人明萬曆丙辰偶至白兆遊桃花洞而悅之據石趺坐崖溜滴灑肩髀間屹不爲動越數日寺僧餽以茗亦或以脫粟飯之公皆不卻當其不餽亦無所需邑諸生從之問性命宗旨公曰人生七情秪有親愛一緣自受生帶來所以孽識在欲根難斷我輩故逃之未生以前又問未生作麼理會公曰只一未發本體是也崇禎辛巳卓錫龍角寺壬午冬賊薄郎城公以先期赴鄂不知所終

傳然

按德安府志靈山名傳然潘姓家於安陸之東郊年二十爲郡功曹日夕木魚聲徹戶外一日問法於禧公門下公曰藕絮繫風帆如何問弱水言下大悟遂歸與婦訣薙髮時年二十有六跣足草庵念佛不置日以十萬聲爲率賊氛之變亦無所避賊笑問曰如何成佛答曰不殺人不放火便是活佛賊亦擲弓矢羅拜而去

傳慧

按德安府志佛禪名傳慧一名世曜從禧公薙髮不事文字嗣眉山付法卜築於月落嶺之陽遠方布金者一日而集值上元之夕眉山過佛禪主人合歌鼓以娛佛世曜毅然却之與眉山論不合因置源流於神座而去後衆復追之還日惟與大衆念佛同寢處卒以行立了當菩提康熙乙巳秋作偈而逝

鐵牌和尚

按寧波府志鐵牌和尚不言其名一云蜀人時持一鐵牌往來城市或服僧衣或爲道裝暑月或服絮袍臘月或浴氷水有衣以新衣見貧者旋與之不少吝

喜飲醋雖勉許一吸而盡士子問之曰爲僧何不誦經對曰爲儒何不讀書曰吾日誦數千言曰曾行得一句否曰則浪遊街市夜則歸宿招寶山洞中一夕坐化

癡海

按處州府志癡海龍泉人宗因寺僧多騃故號爲癡海耳無垂珠脣不蓋齒其師謂曰汝貌陋福薄宜自勉癡海感其言日至東廊觀音堂焚香百拜每一拜以手扯落其脣并耳三年不怠不覺上脣下垂而兩耳及肩癡海拜不已忽一日睡於蒲團夢所拜觀音垂手摩其頂曰賜汝聰明福相寤覺心境豁然如脫重病遂通諸部經典後著金山水陸儀文盛行於世永嘉江心寺碑其手筆也

慧光

按武昌府志晉時慧遠者居荆州上明寺至潯陽道經武昌見山水淸秀可以息心因構寒溪精舍先是潯陽陶侃鎭廣州時得阿育王所鑄文殊師利金像送武昌寒溪及侃移鎭荆州欲以像行人力不能動

盋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船船復覆遂以像還寺宋東坡居士謫黃遊寒溪見菩薩泉以像常隱匿巖澤間作銘以紀其事後五百餘年至明萬曆戊申遠之裔孫名慧光本黃梅黃氏子幼有出世志以二親在堂不得遂親歿遂祝髮遍參名山至安慶遇法界和尚隨游京師忽夜夢金甲神報曰律師緣在武昌兒汝祖遠公駐錫之地宜速行至寒溪惟歸存佛殿四壁剝落殆盡遂坐荆棘中七日不火食參戎周忠一捐貲千餘金重興法宇爲中興寒溪之祖壽八十說偈趺坐而逝

深毓

按陝西通志深毓字思元內祕禪宗外現講師法席所至雲集萬人嘗說楞嚴經金剛孝行鈔盂蘭盆鈔又彌陀疏鈔所詣在蓮池交光兩尊宿之間一時秦士大夫多與之遊

死心

按漢陽府志死心和尚黃岡諸生袁中甫也以夙學不得志入太學復遭坎壈乃削髮於京師之崇國寺

蕭方伯丁泰王同知袗與爲禪侶袁公安宏道兄弟招之作吳越遊已而歸愛大別山水遂卓錫焉於藏經閣後築室一區以養母而身習靜於其傍名士喜談白社者皆推和尚如遠法師支上人矣

善道

按陝西通志善道探大藏中卷得觀無量壽佛經乃專心念佛以修十六妙觀大悟遁跡終南修般若三昧數年見寶閣瑤池宛然在目後入定中觀綽禪師三罪綽禪師靜思往咎洗心悔謝久之道出定謂綽曰師罪滅矣白光照之當往生相也道行化京師歸者如市後圓寂時有天樂異香

明采

按四川總志明采崇慶州人少度爲僧及長精止觀法門不立文字萬曆四十五年示寂其夜僧徒白許人見有紫氣投西南而去有偈云念滅滅亦滅更有何不滅本來原無說皎月當空徹

眞諦

按池州府志眞諦眉州人少食貧於官爲皂隸州官

偶使之刑罪人人垂絕遂感人命不常銳心解脫入峨眉薙髮參禪雞足游五嶽從京師至白下一意實修常歎憨山德清頗有浮名之累萬曆末諦來池州棲池口慧定蘭若爲一謦而病者誦經病已遠近皆發心供養諦遊九華還趺坐而化

定林

按江寧府志定林白下人自幼不茹葷血不娶原名周安爲周生執巾履之役周生從大儒講說安時竊聽拱身獨立不欹不倦以是知學周生病故乃事楊道南先生道南名儒終歲讀書破寺中安日受薰習益有得道南死安乃請於焦弱侯太史求出家太史遂約李卓吾管東溟諸公同送於雪松禪師披剃爲弟子改名定林創庵居之庵成即舍去之牛首創華嚴閣太史爲之記閣甫成又舍去之楚訪卓吾於天中山一夕坐化而逝塔於山中

圓融

按文行遠放生秀恆禪師傳圓融字秀恆楚黃麻城宋埠人也俗姓何自幼棄家投蔓修長老剃染家累

數千金半析之弟養母罄其餘樂施焉蔓修遷化師心喪三年薦悼之以禮居常歎曰大丈夫發憤出家爲喬達摩大沙門弟子豈僅衣壞食蔬已哉因決志出叅同里高華瞻李百珍師故友也强留之鍵關爲二公持華嚴三年值歲凶出募米給送各山頭旬月往復巴陵數數不爲疲至廬山聞雪居晦老人道風高峻標領一時師慷慨時俗精勵歸從焉老人諗其公平戇直行力堅苦遂授以藍院數年叢林倚重之一日茶次老人叩之有省倍加策勵會次益得豁然亡何乞假出山堅留不可曰某意定矣己事得少分相應荷鉗鏈不小踳昧如某敢冀過量事乎憫彼四生莫爲請命得雲棲典要所願或易辦耳老人首肯之當辭往放生淮揚者三年九江者十有二年所至万所若草從風傾竭金貝者兢兢業業恐其不受初九江素不信佛見師露頂踵忍饑渴無日夜不乞一錢力救萬命舉國心敬之每值生命當前師先楊枝蘸水止觀肅然隨宣梵詞徹空清亮語爲受戒語爲懺業凡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外骨內骨無足有

足四足多足却行仄行連行紆行無不仰首乞哀銜戢百狀故梵呪動聞聚觀如堵在市滿市在野滿野兒童數十百奔附成羣共號爲放生師云總戎趙都督某操殺爲權者亦常招致之爲開大放生會蓋樂助以緣耳常有客過普潤師從外來坐語移時謹告客項攜初發心二弟子至未及安置少待尚須快談師起兩袖各出一大蛇昂首再三霑水聞經迤邐而去客倉皇失色師談笑且舉他話余會戲贈師曰蛇籠袖中可對客以終席龜養牀下共曝日而倚簷殆實錄也師於大小僧院調護維持心力畢殫有或非意相干者不避强禦匉匉然訶發於口血潮於面指透於掌爭是非別邪正必得開悟消釋乃已言無華綺據經引喻篤勵物情一日德化張令公某以殤子卜窆於普潤之西唯唯否否師出厲聲曰令公子厝卽得茶畦蔬圃間保不爲漏澤園乎將不利於佛宮奚可事得寢張後出條諭護持加力人以此服令公之賢而益歎師龍象之力大也其得無畏三昧乎丁未余偕送晦老人之杭州之靈隱時舊住杌隉螽亶

百張余得從容翺翔於薦紳當事間陳說百端酒酣氣壯衆不能難老人入院羣情悅服惟師從旁從臾神氣益豪憶往返吳越共飲食起居者六越月察師無間然蓋師僧羣模楷志在行願品行在四分律禪誦偶輟即硬坐如枯椿不倚不臥三十年如此矣生平不蓄一玩好隨受隨施天性然也庚戌夏四月壬寅余宅理佛事師領衆至翼日出更領一僧來代己告別若長往狀先期語陳某曰某日當赴若齋我竟不來可勿齋矣皆不解所云癸卯放生竟日歸普潤示微疾甲辰正午跏趺端坐歎曰一願恨未酬知我者其文居士乎成叩之曰普同塔也言絕而逝余歎曰嗚呼若秀恆者豈不成高僧也哉素持戒範若護浮囊雖外綜繁殽內堅理靜翩翩在形器之上矣今之爲拈椎豎拂圭角稜稜者皆彼所優爲而不屑者也故寧蟄面繭足雜踏闤闠以放生終其身萬物育焉至其去住如如先期自決斯定力有不爽者矣師小字庚戌以是歲來亦竟以是歲往異哉

大艤

按廣信府志無異禪師諱大艤舒城沙氏子也其母生師卽不得食酒肉食則不乳七月母死他人婦乳之皆不食乃以榛栗飼不死其不茹葷眞天性也年十六出家禮五臺通法師修智止觀之道常露坐松下不知晨夜蚊蚋集軀如唆槁木如是五年詣超華洪法師受比丘律是時壽昌大師居峨峰師往謁見昌荷鋤類田父心疑之遂入閩三年以所得書呈昌昌報書謂其非第一義師遂焚其藁歲餘走見壽昌語久復不合乃居寶方求道幾至委頓一日壽昌受

玉山請欲與師同行師不肯去昌曰今日當有人爲汝說法遂行途次論君臣五位之旨師剌剌語不休昌皆然之旣而曰佛印蟻尋腥蠅逐臭爲君位事臣位事師曰臣位事昌呵之曰大有人笑汝在至玉山趺坐石上忽聞佛像仆地乃豁然急以偈呈昌昌曰子一到多門又到門師益疑一日如厠見人緣木遂悟至道昌曰子今日始信吾不汝欺也遂命秉拂時年二十七耳後三禮雲棲還入閩廣文余崇慶重繭請之遂至信州居西巖四十餘日祖印院七月乃遷

博山禪律並行道日益隆誾首座至師特加警策之乃印微笑之旨焉閱三十年有星大如盤霣方丈鴟吻師中夜名誾首座又復宗乘相與大笑遂示疾坐化

智誾

按曹學佺博山雪關智誾禪師傳師諱智誾上饒傅氏子八歲喪父母鄭氏送依景德寺長老傳公爲童子傳公教令頂禮觀音大士一夕夢大士手摩其頂由是泛覽羣書爽然解意一日見壇經火燒海底句疑之乃叅禮博山山令默究船子藏身公案行住坐臥提撕不忘偶入槽廠行見磨鼻拽脫有省呈偈曰直下相逢處由來絕覆藏舌頭元是肉不用更商量博山喜曰子可叅禪也後作五頌請壽昌衲衣山曰宗門語句如滿口含氷不會道出水字子風骨太露更須死心一番始得師乃掩關謝客兀坐返叅凡六載經幾重剫剝始徹源底偶作雪關歌山見稱善乃爲開關有偈曰始行大事六年雪頓入圓明一片氷今日幸親無縫塔掣開關鎖萬千層繼命首衆住瀛

領衆入室亥山垂問曰堂中首座人天眼目如何是人天眼目師曰頂門上山曰還假鑑照也無師曰君不見山曰不虛叅見作家來師掩耳而出已受瀛山之請瀛山古刹四壁蕭然作破院歌以自樂居無何博山和尚遷化師奔喪衆推繼席自是往來瀛博之間提示不倦壬申春亍同諸公以鼓山延師結制於是演法鼓山玉瑩珠光元風遐播期滿還錫博山丙子春中丞余大成司理黃端伯以杭上虎跑請師應之大弘祖道口脣纔動輙滾滾不竭環師而聽法者萬指繼而妙行請師重建經營二載大殿落成師曰吾今可以謝喻彌陀矣丁丑秋示微恙乃謝院事鼓舟南邁孟冬朔旦行抵瀛山病體尫羸羣心洶洶乃作遺書謝諸檀越時壽昌聞公自博山來候匡坐叙別悰聞公問和尚安否師曰且道我生耶死耶聞公曰末後句也須分付師彈指一聲遂微笑而逝弟子弘恩成許等迎歸博山建塔蓮花峰之西原師示生萬曆乙酉年九月初三日示寂崇禎丁丑年十月十一日坐三十一夏享年五十有三有語錄六卷行世

法印

按貴州通志法印字祖融渝州人七歲出家於大興寺萬曆間遍叅天童密雲蓮池憨山諸尊宿得其宗旨後詣京請藏偶於早朝時遇光祿卿趙健於長安門握手話談不覺至大內爲緹騎所執下詔獄慈聖太后聞而釋之賜紫衣金佛玉爐並大興慈聖禪林題額及全藏以歸一日聞汲水聲得悟年八十七乃化

法禪師

按衡嶽志牧夫法禪師蜀蓬州何氏子入南嶽投三學律師受戒具結茅西巖登講座棄去得心印於龍池歸住黃龍山示衆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前不釋迦後不彌勒頂門具眼腦後見腮天無私蓋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照臨明白心超曠劫英雄力破重圍

智舷

按列朝詩集智舷字葦如號秋潭秀水金明寺僧嘉興梅溪人晚構黃葉庵於西郊自稱黃葉老人修竹

百竿晨夕手自拂拭客至拾落葉煑茶移時無寒暄語吳越士大夫慕謁者接踵其所心契者隱者吳少君殷方叔陳仲醇也長水李日華敘其詩曰余諸生於吟客之坐見少年苾芻處末席終日不置一語神韻孤迥眼如鷺子善吟者金華吳少君曰君識是否是爲舷公出語皆煙霞冰雪拈其近句云獨樹落寒陰余尋味久之遂與定交公行脚三十餘年余亦歸里公道價隆重諸方禮爲耆宿而不領衆不立侍者書記詩名滿東南而無專集隨手散去日煨芋柴支折脚鐺咿唔黃葉堆少君擬爲畫徹一倫亦就詩論之耳

佛幻

按江陰縣志煦浮佛幻禪師其氏族莫詳於徑山長松閣剃度住浮山聞爆竹聲徹悟參博山深器重之癸亥歸江上住黃氏家園之梅花堂一夕別去竟不知所之師初不識字日夕苦參忽於睡夢中雲興瓶瀉遂得文字三昧有詩句及山中十二時怪松怪石等歌人傳誦之

道舟

按廣信府志道舟字古航晉江人姓鄭氏少嗜學能文一時士大夫皆器之以娶婦不順於母遣去母死遂出家年三十有八參博山夜坐不語目不交睫者三月後閉關金陵山以青布直裰并偈貽之師力參兩載乃有省入閩居戴雲峭削萬仞人跡罕至師枯坐一室歷數載劉孝廉延主博山惠藩賜紫衣皈之道風日著四方來參者師如鐵壁千尋絕無肯諾乙未三月示寂居士張九生問師一口氣不來時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正好安身立命張曰莫便是和尚得力處麼師曰何得認奴作郎遂跏趺而逝

元賢

按潘晉臺鼓山永覺老人傳元賢字永覺建陽人姓蔡氏宋大儒西山十四世孫生於萬曆戊寅初名懋德爲邑名諸生嗜周程張朱之學年二十五讀書山寺聞誦法華偈我爾時爲現清淨光明身卽知周孔外乃別有此一大事癸卯壽昌無明開法董岩師往謁之反覆徵詰昌曰此事不可以意解須力參乃契

一日聞僧舉南泉斬猫話遂作頌呈昌昌曰叅學之士切不得於一機一境上取則雖百匝千重垂手直過尚當過人所謂身雖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是叅學眼也師唯唯奉教逮二親繼歿丁巳師年四十竟裂青衿棄妻孥投壽昌落髮爲改今名師凡有所請益昌但曰我不如你問如何是清淨光明身昌挺身而立師曰止此更別有昌遂行師當下豁然如釋重負隨入方丈將通所得昌倒拈鋤柄痛擊三下曰向後不得艸艸即說偈曰一回透入一回深佛祖從來不許人直饒跨上金毛背也教棒下自翻身及昌示寂師親承末後囑累特撰行業鶴二記藏之復與博山相依三載每商榷元奧生機横發山喜曰這漢生平自許他時天下人不奈渠越壬戌歸閩住沙縣雙髻峯癸亥以葬親回建陽時師年四十有六矣遂掛錫甌寧之金仙庵閱大藏丁卯從建安荷山一日山門外經行虎突至行者驚仆地師以拄杖指之虎翻身咆哮而去戊辰春博山自石鼓回道建州晤於光孝山即以大戒授師甲戌曹宗伯鴈澤林兵

憲得山延主鼓山四月甘露降山門松樹上師作偈曰聖瑞端宜降大都窮山何得獨沾濡曉來扶杖山門外笑看松頭綴玉珠九月復降偈曰玉露霏霏又一番滿林花木盡同繁叮嚀莫道甜如蜜恐惹遊人到石門明年乙亥張相國二水呂侍郎天池請入泉州開元開法初至洛陽橋潮水已退時復湧漲衆皆愕然有僧問潮汐之期千載不爽今日再至莫是爲和尚否師曰莫塗汚老僧師知機緣已熟始開堂懷中瓣香特爲無明老人拈出嘗曰禪本壽昌戒本眞寂不可誣也四月說戒南安有吳眞人乘板輿至寺求法名並受五戒而去秋歸鼓山大師訃至師哭弔眞寂衆以大師治命今請繼席道風大著時歸安諸生茅蔚起夢鬼來攝攝往眞寂求救師爲授菩薩戒竟無事後茅毀戒鬼使來攝茅苦訴悔過始放還庚辰建翠雲庵於餘杭西舍辛巳遷婺州普明寺歲大饑居民絕食蘭溪趙某家貧治石灰爲業忽捐資本設齋一日病瘧死自午至戌冥中遇師引導復甦時人甚傳其事師曰我豈能入冥救人皆由渠一念善

根故現斯事冬歸閩開戒劍之寶善時得戒者千餘人壬午赴泉開元結制士紳張復同吳眞人皈依乞戒冬歸鼓山龍象雲從諸緣輻輳次第聿新爲八閩叢林之冠以常秉戒博山有歸資之義爲建塔藏衣鉢銘焉癸未應建州興福請至寶善建舍利塔値大旱孫兵憲遣官詣禱師爲上堂罷卽時雨若盆傾水滿三尺是歲大稔冬歸鼓山丁亥戊子閩省大亂寇掠鼓山以籃輿舁師至半嶺衆忽顚仆遂送師還山寇船泊江干爲雷轟擊遂不敢再犯庚寅冬作壽塔於寺之西畲乃自狀其行而銘之曰是誰髑髏建此窣堵壽昌之兒石鼓之主不通世情一味莽鹵志大言大眼空師祖據興聖座呵今罵古役鬼驅風重建茲宇撇下皮囊掩藏荒塢莫道無口有聲如虎生耶死耶請繹斯語廣告來者誰繼吾武至今讀之生氣凜然乙未春興化福興長樂罹兵變饑民流會城踰㛹萬狀師乃歛衆遣徒設粥以賑死者具棺葬之凡二千餘人丁酉師年八十上元日忽鳴鐘集衆舉衣拂付維那爲霖至九月朔示微疾不食者二十餘日

起居如常乃設偈示衆曰老漢生來性太偏不肯隨流入世塵頑性至今猶未化剛將傲骨救儒禪儒重功名眞已喪禪宗機辯行難全如今垂死更何用秖將此念報龍天曰老僧出世事盡在此偈汝等毋忽遂閉目吉祥而臥若入定然越三日中夜令侍者扶起坐定以目普觀大衆訖良久脫去實十月七日子時也三日始掩龕顏色如生衆咸歎異師平生說法語錄及諸撰述共二十種凡八十餘卷行世以庚戌正月二十一日奉全身於本山西畬壽塔

覺浪

按浙江通志覺浪浦城張氏子投夢筆山出家得法於東苑晦臺禪師後開堂金陵天界及杭崇先徑山虎跑等五十三處道場禪律精嚴儒釋淹貫嘗示衆云有血性漢被世界磨成無血性漢被世界磨滅臨入滅上堂僧歷問五位正偏至主中主師援筆頌曰萬象指頭明卓異縱橫不換機何利無端撥斷破蒲鞋直入千峰萬峰去遂擲筆而逝塔於棲霞山有學庸宗旨莊子提正宗三寶及語錄百餘卷行世

道奉

按廣信府志道奉字雪礀建陽人自幼不茹葷禮聞谷和尚聞問曰去去來來所爲何事師曰爲本分事聞曰本分事作麼生爲師擬對掩口自是疑愈切謁博山山曰何處來曰匋中來山曰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因甚向匋裏埋却曰今日且喜得見和尚山曰汝在匋中做甚麼曰看一歸何處山曰卽今歸在何處曰伸手只在縮手裏山曰何處學得這虛頭曰今日不敢自瞞山曰未在且去每入方丈呈偈山曰透關的人句中便有活眼山曰明日來向汝道嗣後每入方丈求益山曰佛法不是鮮魚何怕爛却且爲我入閩化緣去師閩歸舟中扯纜忽斷呈偈答之曰只這纜斷可惜吃驚船頭倒轉打失眼睛他時更有通霄路不涉程途意自明嗣主博山一以實行振刷宗門庚戌示寂忽法堂扁墜呼門人弘瀚弘喜弘裕示偈黃龍涔和尚入省按師身曰屋破不蔽風雨如何師曰乾坤翻轉更由誰曰恁麼則大衆景仰有分師作偈拱手而化

道獨

按長慶空隱獨和尚塔錄道獨字空隱初字宗寶南海陸氏子生三歲母抱登樓觀蜘蛛結網瞪目久之悲喜不禁晩自言四五十年來囘意不加毫末其夙根如此六歲失父隨母禮佛瞻視輙移午聞老僧言見性成佛遂發深信如釘入木得六祖檀經捧持頂戴禮大士求識字疲困倒地忽覺身騰空中汗透毛孔明燈讀經彷彿認是某字詢之人果然遂數行俱下年十四辭母入寺習定樹下胷次忽如劈竹衝口說偈如流年十六自磨刀就磐石上禮拜剃落縛茅歸龍山單丁十餘年母病渴晨擔山泉走二十里抵城闉始辦掌紋年二十九母歿與其弟靈泌腰包謁博山山一見曰望汝來久矣拈倒騎牛入佛殿話勘衆下語皆不契師呈頌曰貪程不覺曉愈求愈轉渺相逢正是渠纔是猶顚倒蟻子牽大磨石人撫掌笑別是活殺機不落宮商調山微笑云莫道博山無人如今也有箇許爲更名登具足戒住九月而別囑曰汝八月再至不得辜負老僧是年九月山示寂始知

爲末後付囑也師掩關金輪徙黃巖一意住山無出世念粵中宰官請住羅浮開博山法門幡然起應慈悲普薰機緣冥應而世變作閩人以鴈湖延師復請住西禪海波觸激弓矢擊戞所至有吉雲擁護甲午歲掃博山塔杖錫還粵豐湖羊城頻受叅請牀座禮足道路布髮津梁稍疲微示瘡疾辛丑四月由海幢返芥庵自尅去期七月二十二日端坐而逝世壽六十二坐夏三十有三全身塔於羅浮華首臺西溪之南

星朗

按廬江縣志星朗字閩漳龍溪林氏子相國鶴胎公弟也母孕時夢頭陀披黃帔入寢室而生師時異香滿室左脅有白毫右脅有赤珠襁褓便喜跏趺而坐十一歲遊泮舉天啓丁卯鄉試仕屯部郎政事之暇聞有誦法華經師往聽之至經行及坐臥常在於其中問云除却經行坐臥在甚麼處僧罔措出守肇慶渡揚子江聞博山和尚主天界法席恭詣叅叩深領法教於是棄官薙髮徧歷名山巨刹住錫姑蘇申相

國青門錢宗伯牧齋俱聞風問道後至廬江住冶父山祖庭寺江畔有古柏一株枯而復榮者數矣師至樹復茂師於荒蕪中宏開殿宇妙麗莊嚴四方學者雲集師四坐道場闡法三十餘年得度者二萬餘人康熙癸丑春樹忽萎倒溪中師曰樹倒老僧行矣沐浴更衣跏趺說偈曰山中月滿吟秋夜樹上星暉掛薛蘿言訖而逝有文集二十卷行世

白雲和尚

按吉安府志白雲和尚居武功誦法華經忽覩五色盈空天花亂雨遂大悟策杖峰頂見大蟒蟠石上爲說偈蟒點首而去弟子名眞香者別公久一日上山問訊途逢虎公靜中以神力護之虎遂遁比見公公方出定乃悟驅虎者公也窮山無米常食菜根尋入郭建百佛會靜夜感靈神擊柝議者嫉之執拘於圜上値役公以經呪力解之活四甚衆居齊雲山乳虎讓穴山無水公禱之甘泉湧出乃歷秦晉吳越遍叅諸尊宿復歸武功見白鷺入池卽其處剏刹徒侶盈千指嘗前有肉眼黑白分明一日珠自墮侍者持獻

公曰非我珠也旋拈瓦礫示曰此是我珠僧臘八十有四忽集衆曰吾去矣衆問何往師笑曰明月落池心白雲橫嶺上欲識往來機鐵牛吞火象端坐歛衣而逝著有牧牛圖說

圓悟

按嘉興府志圓悟幼從有傳和尚出家徧叅諸方繼席龍池遷海鹽金粟山廣慧寺緇素雲集檀施山積大厦鴻構食堂常萬指上舍朱上申夢神告云師乃慈受後身也悟出龍池夢至一亭下覆巨井足飲千人有偉衣冠者進曰此師住處也金粟故有千人井蓋前定云住金粟五年入閩黃蘗五月住鄮山阿育王寺三月入天童宗風遠被王公將相下極韋布回獠倭蠻重譯問法晚居太白山示寂化去繼悟駐金粟石車通乘金粟有悟衣鉢塔弟子受記者大潙如學鄧尉法藏夔州海明福嚴通容金粟通乘寶華通忍龍池通微天童道忞雪竇通雲古南通門報忠通賢通圓通奇十二人

通圓

按天台縣志通圓清修悟道有金粟開花通圓結果之讖嗣歷諸方佛法大行崇禎壬午春忽曰吾可以歸圓通矣果應其言

覺初

按宜興縣志天童禪師名覺初號密雲俗姓蔣氏南嶽人幼不知書負薪爲業年三十去其妻祝法龍池事幻有六載後出主寧波之天童說法普度大闡宗風崇禎時詔國戚田弘遇齎紫衣賜焉

通雲

按蘇州府志通雲字石奇嘉定徐氏子年十三出家南廣寺後從密雲禪師參學黑暗走出撞破鼻子血出驀地歡喜作偈呈密雲云某甲今年三十二向來鬼窟作活計忽然撞破鼻頭時但見鮮血流滿地密雲問伱鼻子在那裏通卽搦鼻云在這裏密將番菩提連打遂契大法始住靈鷲寺後移主景星雪竇法席大振

林野

按高僧摘要林野姓蔡長樂人生卽絕腥依本里金

鐘寺道然本然兩師出家志存釋典離蜀之江南入講肆明天啓丁卯息肩當湖會毛俞諸公於德藏齋頭談楞嚴卽畱掩關閱藏適友送密雲師語錄展卷至參禪偈曰一念未生前試看底模樣頓覺疑情猛發食寢俱忘至庚午春密老人過當湖因遣護關子傳話囑云教他關中莫妄想此心益疑不覺失足墮樓如夢忽覺便會一念未生前的道理遂破關走姑蘇見密師於清凉庵力爲參究時老人舉世尊初生便解指天指地汝諸人猶向老僧擬討甚麽椀拽拄杖一時打散自此全身脫落深徹棒喝之旨乙亥冬於素履黃公園中付拂

圓信

按寧波府志圓信號雪嶠鄞朱姓子與圓悟同師二十九歲始祝髮行脚常凍餓至赤體草宿乞食聚落悟無入處後至秦望普濟寺始大悟結庵於武康之雙髻峰壁立萬山中遇虎不爲害性好爲詩巉巖峭刻別出意緒爲詞家所貴凡四坐道場南岳開先徑山雲門皆其卓錫處年八十餘卒

法藏

按蘇州府志法藏號漢月無錫蘇氏子十五薙髮神若來告有四十悟道六十歸空之懸記二十九受戒於雲棲又十年受具於靈谷又十一年嗣法於金粟又七年開堂於鄧尉始居常熟破山甘半菽披百結備諸苦行既於郡城北禪註梵網佛像放光開元禮石佛則石佛顯瑞迨至鄧尉遠近傾慕財施坌集與復萬峰道場上堂四十餘會普說小參不記其數度徒百餘受戒萬衆預知大限逝之頃侍者問身後事答曰牀頭老鼠偷殘食壁上孤燈照舊衣再問曰放下慢子著年正六十而逝

天隱

按宜興縣志天隱名覺譽俗姓閔氏邑中牛塲巷人年二十四歲出家與天童同事幻有偶閱楞嚴頓成觸悟後建磬山禪院既住武康之報恩寺法嗣四人箬庵玉林尤著

唯安

按歙縣志唯安號普門陝之郿人年十歲爲人牧羊

豁然有省遂薙髮受戒參方至普陀元旦挑柴忽被風吹前後際斷因走五臺禮空印和尚請益深有發明行脚至黃山破雪捫蘿陟天都之勝宮庭欽仰以所造四面佛像藏金賜之勅建慈光寺於黃山俾安居焉安立規嚴肅爲僧法干城天啓間權璫播虐人不聊生安矢心化濁挈杖北行至清凉之乘願禪林少傅朱蓼水相留結夏未幾示疾趺坐說偈合掌而逝後骨歸葬黃山所遺有不像語究心旨願約行跡等帙

通燈

按松江府志通燈字印林應天溧陽人族姓司徒名輔聖七歲喪母誓願出家天啓元年至松江從了心和尚受戒尋從雲棲廣中祝髮法名大會住永思庵勤修苦行崇禎初結末生庵於東郊刺血寫金剛藥師彌陀華嚴法華楞伽地藏梵網千佛圓覺涅槃諸經後禮磬山爲師改名通燈且告之曰行則苦矣不究心源雖歷塵沙刧行終無益也須閉關參悟後爲汝印證乃歸坐關中者三載一夕燈剪墜地聞聲有

悟再叅罄山許爲法器深垂接引至溧陽方山有宋氏捨地創建叢林尋入都祈請法藏時寫楞嚴未竟於長椿寺成之中使見而驚異聲徹禁內遂賜藏經及紫綠袈裟各一以還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而逝

唵嚂

按列朝詩集唵嚂香公者吳之詩人吳鼎芳字凝父者也世居洞庭之武山年未三十生四子一夕夢大士告曰偕爾佛子傳佛慧命因展兩手光作布滿室界反照身心瞿然而悟遂斷絕妻子緣入雲棲祝髮蓮池大師像前因名大香年已四十矣登霞幕山叅本静心禪師言下大悟復行脚十年孤子無侶每歎曰末法陵夷宗以講論晦敎以脫略衰升座說法吳越間日無寧晷過潔溪登聖日峰絕頂欣然卓錫布石爲忘歸臺語徒衆曰他日堆骨於此石縫吾事畢矣崇禎丙子九月八日結跏而寂徒衆瘞之如其言世壽五十五僧臘一十六著雲外集經歷集錄十餘種

了然

按無爲州志了然字城庵受戒於鳩茲淡公不食鹽醬日誦經以淨念爲宗年七十四自囑趺坐封龕三年後啓視之如生手可屈伸衣皆淨潔衆驚異以金莊嚴之在日里人陳廷樂贈之以詩云舌根淡得已多年自在修行老實禪生死關頭爲努力老僧覺性豈徒然郡庠生吳爾愷贈有偈云死去形消體自圓江聲流月影涓涓試看月去江無影却笑枯骸未了然

按巢縣志了然禪師巢人姓楊初出家於大甘泉寺中後乞食於南山居民天啓間歸息於無爲泥汊庵跏趺端坐而逝弟子裝供肉身今猶存

寂然（附照德）

按嘉興府志凷庵禪師名寂然薙染於錢塘老僧江月初叅密雲和尚問父母未生前公案有省密雲主育王天童追隨杖履多所印可然意勇好藏不見聲彩於育王掌樵爨於天童理畚鍤即同叅莫測所爲也晚卓錫青芝塢結茅種松自號凷庵所著影庵集選燔剩集及散語行世法嗣照德字不孤性狷介建

默庵閉關三十年不出有水邊居詩稿後復居山有山中草

圓融

按浙江通志圓融西蜀人年十六出家得戒天童密雲和尚隨侍天台叅報恩游大雄次至金剛庵壬寅七月忽語衆曰吾初六日歸去至日從容禮佛辭衆入龕昇至塘西村院融坐龕中自開兩門取香三枝說偈曰通身是徧身是法界衆生同圓智仍自掩龕少時祥烟西飈凝然而化僧俗千餘頂禮讚歎

弘證

按無錫縣志弘證號大樹邑朱氏子十四出家依三峰藏禪師六年苦志力叅一日目前壁立白光照曜忽如脅脊迸裂洞見身後諸物人因名爲破背比丘後侍三峰七晝夜目不交睫忽憶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而得開悟厥後溫嚴九載獲衣拂之囑繼住三峰歷主潤州甘露石渚淨業玉峰清凉晚居邑之華藏順治三年九月示寂塔於三峰

眞蓮

按武進縣志眞蓮住奔牛茶庵日事灑掃冬夏施茶湯髮轉白爲黑齒已落更生壽一百十五歲

教受

按天台縣志教受號看雲邑林姓祝髮高明講授天台教觀正傳幽溪法乳內外典籍博達無遺復著金剛大意記生無生論親聞記等行世

大悅

按武進縣志大悅天啓間僧不知何處人至太平寺修塔及殿宇煥然一新約費五六千金不募人一錢輒閉關一二日卽持金出買木石等料科盡復如是源源不竭人異之曰吾有丹在也工訖擕一空囊而去不知所之

迴泉

按浙江通志迴泉名眞中鄞邑孫氏子年十七投安國寺受具自以根鈍不能憶持伽陀六時虔禮大士以祈淨慈一夕仆地寺人以凉水灑面遂有省與藏主涵春繙閱經律往復圓辨叅東禪深研止觀後歸安國禁足立死限既老遂法器得受汰曰吾受涵師

囑累今付得人吾願已畢抵雲岫數日端坐唱佛而化師一衲四十年垂老猶親澣濯受檀施輒推以與衆示人直捷愷至每爲人敷法華觀經及孝衡鈔至佛憫念衆生受諸苦惱處必痛聲聞者感泣

寂明

按貴州通志寂明白雲弟子戒行不減於師天啓間安賊叛圍新添城徒衆逃散寂明不去賊入寺諭以大義賊衆俯首不敢加害年七十無疾終

超定

按天台縣志超定字靜因荊溪人得法明初潔志精修品行卓絕著臥雲集

隱明

按無爲州志隱明濡須人年十五入潛之華嚴庵受戒苦行三年淡齋十二年閉關六載悟透宗風目不識文字而出口成偈有消飯集傳世靈空解脫深有意趣冬月取寒泉沐浴嘗汗出知其內外交修矣圓寂三年後全體不壞面猶如生今塗以金人咸瞻禮焉

照源

按列朝詩集照源字道生號冰如秀水古井庵僧海鹽人乍耽律韻遂富篇章茹藻含毫時發清響有雪林草

本開

按武昌府志僧本開盱江人幼崇佛典祝髮沙門中年得參旨奧丙申丁酉間來武昌居西山寺講演大乘用闡宗風且戒律精嚴焚修勤苦兼善詩時人欽慕焉

戒潤

按武進縣志戒潤號香雪楚人說戒天寧寺感五色日暈倡建九蓮閣著有楞嚴貫珠

文貞

按列朝詩集文貞字蓮生秀水精嚴寺僧桐鄉人冬谿公五世孫也與雪竇生明與普覺明結伴參訪同事黃葉老人二公入滅遂罷行脚住小萍庵彙輯檇李禪林詩題品行世頗具手眼薝蔔上人復輯萍庵詩附其後

覺明

按金谿縣志覺明禪師姓王年十八祝髮披緇拜善知識而師之旣自奧源咸通稱爲佛門龍象蓋其於妙法蓮花多所誦得所解歷期而繙閱之未遍則三年了其句句了矣猶謂上乘難叅迄今齒脫眼鈍貌癯骨寒尚走西山數百里外頂禮行衲古雪授七衣而加錫焉計覺明入禪門幾五十年而足不遊曇口無浪鉢日剪雲蔬聽小伽藍給爨供飧聊以告飽里有再構凌雲者期以宏鎮溪之麗覺明亦惟坐觀堂構終不攖名以居功而其規畫則已井如矣灼灼舍利寂寂人緣得無謂宗於元者溺於空耶抑胡望七老衲兼以授衣加錫之莊嚴尚知有此不衫不履入世出世之老硜匏乎崇陽聶蘇門先生常爲余言覺明雅而多風禪而有致有若佛印叅寥堪與蘇米少游輩作良友知言哉里人傅振鐸傳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九十四卷目錄

僧部列傳七十

明六

九龍盆火頭　無異

通新　悟進

羅豎庵僧　寂光

弘乘　大慧

雲光　如圭

曇晦
廣德
通睿
朝宗
慶祐
海會
戒生
沭欲
巨方

康齋
海禪師
了然
正嵓
行徹
無學
靈江
德觀
源古

碧峰
承皓
相如
湛明
弘忝
居溟
方晟
隆琦
無用

智旭
至剛
處珪
通振
觀英
善鄴
允襲
通容
尺木

弘聖　行幟
古燈　本仁
自濯　萬如
箬庵　弘儲
弘璧　求慈
靈睿　破山
正志　戒顯
遠俊　行元
通省　檝庵

晝林　大然
恆證據禪師　函是
函可

皇清

弘覺　玉林
半庵頭陀　元潔瑩禪師
超杲　原直
恆轉　濟恆
導禪師　習融

竺庵　方宜
德修　明照

神異典第一百九十四卷

僧部列傳七十

明六

九龍盆火頭

按衡嶽志九龍盆火頭河南人不知其名號以崇禎戊辰年入九龍執事火頭遇濕柴輒焚香禮拜以燭然之火即起人往往見火中吐蓮花狀二十年不言語忽於乙未冬無病執帚爲佛聖掃塵向韋馱作語云來世當生何地自天子而下皆不欲不如再來修

行因擊鼓三通聚衆行禮告以三日後當長往矣後果如期端坐而逝

無異

按衡嶽志無異衡陽人明和尚之胞兄也依天童密雲老和尚薙染遍叅後於白石峰前祇林住靜曾作山中四威儀云山中行步步步無停穿雲去垂手提明星山中住不插梧桐樹鳳兒來指伊歸宿處山中坐哩囉歌頻播音韻希世上人難和山中臥夢裏佛慵做打鼾齁虛聲天來大今遷海會庵

通新

按寧波府志通新字鏡宗慈谿劉氏子少時從軍薊遼中年覽心經有省依金山朝陽和尚祝髮後叅天童密雲和尚屢問屢打一日至齋堂方拈箸間忽然有悟自是爲天童化主十餘年時天井古刹久廢陳恭潔公艮謨因請鏡宗主之而里人陳士英輩各捐貲修建於是天井復興深鄙諸方募緣陋習務耕種以自給其開示學者直截使易多有省發云

悟進

按嘉興府志介庵禪師諱悟進其先自武林遷禾母賀氏長齋好施捨夢日輪而姙師幼不從兒嬉喜游諸寺院見佛像依依不忍去弱冠習舉子業常繙內典切空門之慕一日書偈於壁出走見鴛湖大師示人語曰道在是矣湖入閩師從其嗣萬如禪師剃度從之游最久又嘗謁天童密老問道後受法於湖返禾依興善居蓋興善爲湖與萬出家之地師不忘其舊也主席開法者數次晚住金明寺後范湖爲放生故址師與紳士修舉之將示寂遍辭相識沐浴更衣作偈曰來無一物去無一物金明古刹付與檀越遂冥然坐逝世壽六十二僧臘三十七有語錄及拈頌行世傳法弟子十五人古燈禪師諱眞烱者其高座也師塔在大慈庵右方伯王庭爲誌其言曰予嘗謂當今法門盛極而衰得清操如師數人標榜叢林足爲狂瀾救矣

羅墅庵僧

按武進縣志羅墅庵僧周姓專修淨土一心念佛數日前自知時至募大衆各與薪一束積如山至期來

觀者千餘人口出三昧火自焚鄉人即其處建庵立塔藏之名化身庵

寂光

按漢陽府志廬山三昧大師寂光廣陵人博通象教尤精梵綱西游於楚至漢口之生生林說戒一期僧俗會者殆至千餘人江漢間所未睹也去之沔陽結廣長社以居崇禎末避兵入廬山遂示滅焉

弘乘

按漢陽府志長沙神山問石禪師法名弘乘臨濟三十五世萬峰法藏禪師之嗣既受心印乃涉江而上時江漢間頗不媚於宗門內事惟武陵龍人儀爲漢陽博士與郡蕭方伯喜談禪乃請師開期結制於大別寺之藏經閣於是法侶雲集宗風始振刻有語錄一卷未幾居九峰旋入長沙崇禎末始示疾遷化塔在神山

大慧

按宣城縣志大慧寧信寺僧掩關七年使寺衆以針刺體液出皆乳未幾辭往峩嵋至黃鎮勝果寺謂其

徒曰予從此逝矣趺坐說偈而寂口中火出燔其軀獨腦不燬賈人爲建塔

雲光

按濟南府志雲光不自言其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於崇禎十三年間嘗坐正覺寺中說法時往時來神變莫測其坐處嘗有五色雲焉今西方禪院是其法眷也

如圭

按宣城縣志如圭號覺一景德寺僧歷叅名山通大小乘崇禎丙子止靜黃蘗茆菴閱石屋語錄遂示寂著苦海浮囊在家尸羅等書

曇晦

按武昌府志曇晦禪師海東新羅國人母夢白龍駒負如意珠光感而生師遍叅諸國至中土尋尊宿領臨濟宗悟禪住平等山楚王迎奉之於崇禎壬申臘月日趺坐吉祥而逝全身歸塔

康齋

按浙江通志康齋不知其名字四川人崇禎年嘗至

富陽栗塢山枯坐石洞中飯糠茹菜戒業清苦夜有猛虎巨蛇護其洞口一日忽語里人曰貧僧欲去願丐薪若干屆期厝薪於空地趺坐其上以油布帽覆首吐三昧自焚觀者如堵火已發忽自舉帽向人呼曰大衆信女中有生氣相沖火不得化請各退避衆詢之果有孕婦輒命去復以帽自覆火遂大舉須臾而盡其徒收骨藏洞中名曰康齋庵

廣德

按江寧府志月潭講師名廣德字國一廣陵桂氏子生而趺坐不近葷血誦經史日千餘言一日聞佛踰王城學道事有感遂往雲棲出家受具足戒叅請無虛日諸佛法藏明若指掌年二十六辭雲棲徧印海內耆宿萬曆丁酉至京師講華嚴宗旨道價高重旋錫秣陵諸剎輟講延請設化德教觀雙融臻微入妙義學知解渙然氷釋崇禎己卯雲棲諸法屬請還山拈示揚舉多所開悟還返白下示寂於鳳山龍阿之間德修眉秀目品儀魁岸於佛法不輕許人嘗曰癡禪狂慧爲法門害若解學不深品行不高何足以寄

斯道故開悟後輩一時爲盛

海禪師

按寶慶府志慧山海禪師閩人依溈山養拙師師爲密老人冢嗣五峰白足海得心印於拙公隱衡山未幾拙公示寂迎海繼席宗風大暢弘覺忞禪師遺以御賜金襴袈裟師以休老隱邵陽之龍山荆竹坪功德寺遠邇歸依猶之在溈山也甫二載而示寂郡紳復迎冢嗣與峰智公繼席法嗣古梅冽公邵陽人今住溈山芙蓉易庵應公亦繼席於龍山而與峰禪師令弘法於新化明熈寺休老於盤山祖孫父子兄弟皆有語錄行於世

通睿

按江陰縣志洞如禪師名通睿夏港薛氏子父母强之婚於除夕遁去夜半抵青暘宿人家簷下俟旦卽冒雪行追者不得及而歸至二十三歲感異夢往徑山出家參龍池爲密雲和尚所器歸杜門手佛窪力參樵牧不得窺其面有臭皮囊歌行世

了然

按合肥縣志了然合肥西門外三里庵僧目不識字口不譚經年七十九一日趺坐說偈曰我今去我今去不向幽泉一直路直上西方見如來好認來時眞面目言畢而寂

朝宗

按武進縣志朝宗俗姓陳武進東郭人也出家從三峰和尚已契道機後意謂未足至天童謁密雲和尚傳拂爲靈濟三十五法嗣後住靈祐靈石曹山爲大衆師和尚自立機語不依傍三峰三要語所有語錄行世者如斬新創語亦自稱常州陳四郎門下問道者多不輕付拂

正嵓

按浙江通志正嵓字豁堂金陵郭氏子明初其祖以軍功授杭州衛指揮遂家焉七齡卽絕葷十歲喪父依靈隱薙染禮補陀作偈有善才參後無童子更二千年我一人之句參淨慈三峰漢和尚聞靜板聲有悟後嗣橫山一默禪師駐足南屏預言逝期至日沐浴更衣命侍者出視日晷云正午遂跏趺書偈擲筆

而逝弟子華庵恆觀等爲建塔於永明壽塔之右師生穎敏兼通儒釋所著詩文偈頌語錄若干卷行於世

慶祐

按蘇州府志慶祐字自天溧陽李氏子投五臺湧泉寺出家南歸參三峰藏未契再參瑞光徹舉三元三要師信口呈偈遂許入室鼎革之際結茅南園躬耕自給既還香光律院掩關閱藏者五夏說戒昭慶寺掃塔五臺山遊長安還主瑞光祖庭傳戒二載退老香光示疾而逝

行徹

按天台縣志行徹字無礙荊溪人得法林野繼席通圓闢法泰寧邑侯董請住萬年道德精嚴四衆皈依有語錄詩集行世定壽塔於寺之西

海會

按崇陽縣志海會號了然俗姓黃仁上里人居美錦坊生萬曆甲申崇禎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未刻解衣躍入薪火中喃喃作聲竟坐化時年五十三按

了然作止靡恆混迹勞賤納婦生女與衆人同性剛戾半生行己多在清濁之間又隱身宦僕繫籍輿臺因公牘愆期被刑法署乃一朝解脫遂證上果可見凡夫積習咸有慧根苦海靈山只爭一轉人固在所樹耳若夫膏粱世胄與輦上貴人又當思飯牛走狗之中或有生天出世之種無恣己凌人撻仙杖佛是亦證果之因也

無學

按吉安府志無學和尚者廬陵良家子也常住西峰寺往來酒肆中丐食得飲輒醉醉則歡呼跳躍遇人詈罵毆辱之亦不爲動或以葷腥進紿曰菜則食曰雞豬則弗食莫喻其意皆以爲狂僧也尤工詩善書見鄒南皐先生畫像拈筆題曰烈著都門名噪天下世人見之謂是仗節死義之臣無學視之仍是水田老者水田鄒所居之地爲詩贈人多勸導諷動語登講坐杖麈如意皆發明微旨註楞嚴經尤爲宗匠後示寂於九江火其骨投之江一夕風雷大作沙石湧積墳起其處人稱爲無學洲乃知其神異

戒生

按興國州志戒生浙江人明季郡人劉興覲鍾大鼎等迎至銀山寺開堂接衆歲饑荒多所濟給其對人與父言慈與子言孝隨地開發未嘗勸人奉佛也一時血食諸神俱從受戒如州城東嶽祠之太保廣濟縣之箕仙尤顯著者年七十端坐說偈而逝瘞塔之夕燐火千百炬彌滿山谷間頗似會葬然衆驚呼遂散去不復見

靈江

按天台縣志靈江字寒月四明人闍黎九載講貫四方每期聽衆千餘歷住幽溪處己孤高志存弘道著心經前茅圓宗鏡觀等行世

清欲

按臨海縣志清欲邑人號了庵九歲入徑山十六歲依虎岩得度雲遊蘇門所至咸加企敬所著有南堂錄

德觀

按僊居縣志德觀居景星庵掩關三十年郡侯以書

迎卽批其尾云誰將瑣末人間事換我一生林下閑使再跡之失其廬而去

巨方

按安陸府志巨方安陸人也姓曹氏幼稟業於明福院朗禪師初講經論後參禪會及造北宗秀入室侍對應機無爽尋至上黨寒嶺居焉後於五臺山闡化二十餘年示寂塔本山

源古

按太平府志源古號別山宜興人天童法派兼工詩節笠遍五嶽晚年結茅黃泥岡偶憩姑溪禪院患腹疾侍者治寂具旬日復愈經行別室見所藏具憮然曰汝輩慮我爲死耶良久徐云旣爾便去未爲不可取水浴趺坐次日啓視已圓寂矣居常得句曰四海有身空寄夢普天無地不留詩

碧峰

按重慶府志碧峰和尚棲郡西之龍洞寺得道前知時文侍郎徽時讀書寺中每試其事無不早驗一日與文對坐偶大喝曰公僕有持餉自家來者途次遇

虎我爲公逐之公初不信少焉家有人至匜器俱碎云値虎於途得暴雷擊之而散又文有弟同館其攻苦如一而僧曰後文伯子當貴顯惜不壽文仲子雖止明經却耄者以終後果然諸如此類莫不先知卒之日徒以火葬一鄉猶於焰霧中見其人焉

智旭

按江寧府志靈峰法師智旭號滿益俗姓鍾父母持白衣大悲呪十年夢大士送子而生幼讀儒書長而出家體究大事細行無忒皎如氷霜究心台部歷開講筵始入靈峰作請藏因緣草衣木食若將終身來金陵住祖堂述唯識心要相宗八要直解彌陀要解移長干三藏殿演楞嚴文句生平不事干謁名公大人執經問難者必直決可否不徇俗情嘗有言曰漢宋註疏盛而聖賢心法晦譬如方木入圓竅也隨機羯磨出而律學衰譬如水添乳也指月錄盛行而禪道壞譬如鑿混沌竅也四教儀流傳而台宗昧譬如執死方而醫變症也乙未正月趺坐向西稱佛而逝塔於靈峰衆香塢

承皓

按安陸府志承皓荊門玉泉僧也依大力院出家後遊方參北塔發明心要得大自在三昧製犢鼻裩書歷代祖師名字乃曰惟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自爲皓布裩師示寂門人圍繞師笑曰吾年八十一老死昇屍出兒郎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日言畢而逝

至剛

按溫州府志至剛瑞安陳氏子號眞翁其父與江寺僧妙慧善一日慧來語曰吾當以翼日午逝世至期果然師之鄰女夢慧告曰吾已托生陳家眉有白毫是其驗也及生果見白毫垂兩眉間年十二於永嘉福聖寺祝髮受具首住平陽之東林樹幢說法學徒坌集遷住開元振舉宗綱修繕廢墜集摩訶大目揵連懺文刊以傳世

相如

按太平府志相如合肥人愛隱玉山巔之勝止於懸崖斷壁中緣竹編茅不閉風雨虎狼率相視曳尾去

山有寺頗饒僧衆爭欲供養之相如不許遊人往叅餽果蔬粟麥則受雖金錢滿橐弗顧也靜夜空林經聲從雲際出所居無半榻朝夕枯坐其間癯骨方瞳支節稜稜可數涅槃先數日與山鄰別云後十餘年當復相見人擬之辟支佛云

處珪

按仙居縣志處珪邑人武魁陳正大之大父也字瑩中號松筠少不羈嗜酒縱聲妓以詩著名一日遊廬山適值雲怡大師坐叢席處珪詰曰如何是英雄師曰放下眞英雄曰如何是前因曰隨處是前因處珪憬然悟遂祝髮焚修戒嚴行潔深得不傳之心印

湛明

按臨海縣志湛明邑人幼入山得禪坐正觀法中年住錫雲峰尤精戒行陳寒山常師事之將歸寂見火光滿山漸近寺側曰吾逝矣口占一偈而別

通振

按江陰縣志別溪通振禪師少歷講座晚究禪宗得法天隱初住四溪東禪諸處後住江陰之華山開闢

叢席緇白景從師行履篤實有古尊宿風語錄及雜著行世

弘叅

按建州淨慈南詢弘叅禪師傳師名弘叅福建漳之海澄楊氏子母周氏父早喪遺腹而生師七歲茹齋幼有出塵之志因母在未敢遠離母病不起臨終問曰我若去世子作何事業師云出家母喜曰汝若出家先要度我語畢合掌而逝母喪事畢遂投龜洋智公出家忽一日思母遺囑欲了生死如何即得問一老宿如何是禪宿云山也是禪水也是禪常時不決其旨偶閱禪關策進始知有出生死之徑聞鼓山永覺和尚出世往求開示精勤叅究始契證偈云髑髏裂破色非聲櫨著金剛隻眼睛得後方知無一事年年三月柳條青自此出嶺徧叅濟洞諸大宗匠喆默有準當機不讓諸方稱爲透網金鱗而師終不自肯道經信州博山叅見古航即以大事付囑勉師住山偈曰凡情聖量病無差最是嘵嘵害道芽未到穿楊難負悟縱横無敵最堪誇於玉泉結茅三年限滿四

衆請出世開法淨慈宗風大振其上堂小叅機辯迅速手眼精明片言隻字學者珍爲至寶有全錄行於世

觀英

按無錫縣志觀英英號毅庵合肥孫氏子年二十出家叅瑞光徹禪師有省已忽自疑曰使禪只如此亦何以叅爲一夕竟去謁天童叅弁山皆不得契時靈巖禪師住祥符往見始肯依止久之大悟淨徹從上淆訛儲開鑪靈巖命爲西堂執竹篦煆煉學者自是歷諸名刹皆從後付源流令開法國清至則鍵關六年謝絕酬應衲子苦其嚴冷而儲獨重之嘗曰今天下會第一句者三人老僧與具兄及毅庵耳具兄謂徑山禮禪師也歷主光嚴祥符諸刹晚乃退居邑雙河之柏成庵丁巳秋示疾歎曰吾爲法求人無措吾機者今已矣學者各自勉師古人若須拂子三十錢買取撲蠅蚋耳九月說偈而逝聞衆悲慟忽瞠視曰俗氣未除乃瞑塔龍山石門

居溟

按無錫縣志居溟字去息蘇州徐氏子初出家鄧尉後叅靈巖儲禪師依焉時靈巖以著語課學者甲乙甚峻溟輙得印可自是機悟敏捷既大徹受莂記猶在最初諸弟子之列尋主祥符及邑之摩揭保安而住靜溪上寶華庵頗樂其蕭曠後繼靈巖祖席者二年復退居錫山棲北禪之旁舍閒門晝掩修竹一庭叩之移時始自曳杖延客嘗語學人叅禪要知靜坐又曰空却此心是本譬諸器用中空則能受物讀宗鏡錄謂宗門淨土本無異旨吾死亦當西遊耳居常憑几獨坐不置書帙鑪香等亦不閉目跏趺人不知所爲也溟本半偈居士王穉登之甥然自言早時了不解文義悟後乃自得所和宋栯堂禪師山居詩四十首風格特妙歲庚午三月示微疾有請說偈者不應泊然而逝世壽七十塔於邑西開原之青山

善鬱

按天台縣志善鬱字翼庵永嘉人年志學依退翁剃染於靈鷲溫研十五夏而得法戒行嚴精修大悲懺終其身歷住秀州眞如西洽笑隱國清通圓四會語

錄二十卷和寒山詩二卷行世

方晟

按無錫縣志方晟字雍箕通州孫氏子少爲諸生嘗受業馬文肅世奇之門中年歸釋氏得法於靈巖儲禪師主無錫保安寺旣而退隱吳門寶華之南麓其宗旨務在言行相符乘戒具急嘗慨末法流敝考古證今作宗門崇行錄晚歸泰伯鄉之福慧庵後遂逝寂於此

允襲

按天台縣志允襲字祖憲通州人得法退翁歷住國清能仁護國延豐諸名刹大振宗風學人雲集傳刻語錄著有憂雲草行世

隆琦

按高僧摘要隆琦字隱元福建東林林氏子也父在田母龔氏琦生六歲父客於湘家產日耗難以攻讀漸以耕樵爲業每靜夜與二三友坐臥松下仰觀天河運轉星月流輝誰繫誰主纏度不忒心甚駭焉遂有慕佛之念年二十母與長兄欲定聘自思身爲男

子不知父之遊蹤急於娶非孝也因告母兄將聘金爲路用直往豫章抵南京至寧波舟山見族叔又至紹興經歷一載囊已空隨香船至南海朝觀音見佛地莊嚴一時凡念氷釋遂發心持齋投潮音洞主出家明年二月航海歸閩省母母以爲自天降下喜不自勝勸母奉齋歸佛越明年母歸寂會鑑源於印林寺方便接引遂從削髮即發願精修辛酉往紹興顯聖寺聽涅槃經時聞本師費和尚之名因遍處叅尋壬戌鶡窩頂聽法華冬在夾石碧雲聽楞嚴忽聞密老和尚來應金粟即往叅見隨問學人初入禪門未知做工夫求開示密云我這裏無有工夫可做要行便行要坐便坐要臥便臥師云蚊子多臥不得時如何密云一巴掌師有省便拜云某甲會得和尚掌中意和尚云道看師便喝和尚云再道看師又喝和尚云三喝四喝後如何師云今歲鹽貴如米自此日常活潑潑地忽一日窻外風吹入寒毛卓竪通身白汗大徹源底便知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情與無情盡在一毫頭了了分明無二無別不可舉示

於人庚午春黃蘗本寺請老和尚進山師同囘寺辛未衆請住獅子巖癸酉冬馬峰請費和尚主席命師爲西堂一日諸禪人頌百丈再叅馬祖一喝三日耳聾黃蘗聞之不覺吐舌因緣師亦頌云一聲塗毒聞皆喪徧野髑髏沒處藏三寸舌申安國劒千秋凜凜白如霜呈上費老人卽圈出示衆陞座付拂甲戌囘獅子巖隱靜丙子夏本山請繼黃蘗法席卻之不能巘下有側石如舟俱以不平爲嘆師一夜在石上坐持大悲呪三遍默祝龍天此去黃蘗吾道大行爲山增色此石可平祝畢歸室次早徒艮哉報云石已自平師乃名爲自平石適法通專使送大衣源流至丁丑仲冬至開山堂

通容

按嘉興府志通容字費隱年十四禮慧山爲師十七叅湛然和尚於華林寺繼叅壽昌經禪師奮厲激切又見博山來禪師掀倒禪座一衆駭然二十五往廬山謁憨大師反覆縱辯震威大喝作偈云吾年二十五氣宇吞佛祖不過古人關豈蹈今時路二十九叅

天童悟和尚於吼山問覿面相提事凡七打所有知見渙然氷釋四十二繼席黃蘗四十六嘉禾蔡子穀等請往金粟順治乙酉移天童庚寅內翰范周請主徑山丁酉住福嚴凡五載殿堂寮舍百廢具興辛丑三月二十九日示寂微笑而逝茶毘烟光所及舍利如雨齒牙頂骨五色燦然所著有法語十四卷及五燈嚴統祖庭鉗鎚錄漁樵錄挂瓢集別集居士禪燈錄心經闢輪解諸書

按高僧摘要通容聞密雲寓吼山遂往謁雲雲問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汝作麼生會師云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雲便休去旣而雲主金粟命職西堂明年隨赴黃蘗以源流衣拂付焉崇禎丙子歲師自黃蘗還金粟丙戌還天童又還超果又還福嚴順治庚寅師受鎭將邑侯諸鄉紳請上徑山鉗鎚衲子寒暑弗懈偶題云五峰開似五蓮花梵宇幽居勝足誇龍象繼蹤那有億祖燈續焰自無涯蒼松夾道飛空入翠竹藏天壓日斜法座我登將甚說萬山圍繞笑趺跏一片婆心孳孳矻矻不知老之將至

云

無用

按衡嶽志無用奇僧也不詳其名江西饒州人先居匡廬崇禎間旅食南嶽不住庵室日夜行山中高聲念佛夜逢羣虎無悸心虎亦不爲害二十年晝夜如是順治丁酉秋偶至香水庵染恙緣石鼓自投江中由合江亭逆流而上至瀟湘門郡人奇之收荼毗入葬茅平普同塔有偈云人心癡呆不回頭誰肯修身淨土遊一句彌陀眞極樂凡情僧俗一齊修

尺木

按山西通志尺木大同人本姓朱幼爲弟子員性聰慧善詩詠工草隸值闖逆之變棄家雲遊徧歷多方雖奔走風塵嘗有言南泉十八歲解作活計趙州十八歲能破家散宅余十八歲便有個入處不假外求戊子入白下過匡廬遊南贛郡自揣可以續佛慧命克振宗風始薙髮於雩之龍坑菴從崆峒戒子傳衣鉢覓帆下江至漢口延壽庵歲癸巳正月二十三日早齋畢忽問院主十王殿前那塊地捨得麼答云捨

得師云擡我去遂趺坐而逝午後現出笑像口至耳邊垂涎不止夜半轉來索筆手書徧示大衆其塔銘云卜地卜地三上之三乘時乘時二月之二萬彙萌芽造化順理一稼反生吾道乃逆遇雷而鳴逢火出世其示范景淹云我徒好大言不慚往往說挐定生死要生就生要死就死今日幸博得一塲如意大快大快至二月二日師出定沐浴剃鬚髮現出紅光滿面持杖侍者扶至塔前倏化老比丘相問衆居士可認得麼衆對畢師仰天呵呵大笑說偈擲杖而逝著有銅鞮語錄

弘聖

按宜興縣志弘聖字碩機荆溪巫氏子六歲始能言十九歲得重疾哀求父母送淨明庵剃度疾愈投澄江十方庵受戒後叩三峰藏和尚充侍者又叅金粟悟和尚一夕因問薰風自南來句遂大悟隱遯江右雲陽山中禪者輻輳順治丁酉坐化於羅山

行幟

按寧波府志法幢名行幟卽溫州瑞安林增志也崇

禎時由進士仕至右春坊中允自甲申變後卽薙髮爲僧居呂峰山後徙密印尋遊鴈山壬辰曳屩登雪竇山觀瀑布拜石奇僧嗣其法己未入大梅山訪梅子眞故蹟披茸剪荆新唐僧法常舊觀値歲饑食蒿餌然松膏怡然自樂凡六載丁未復還東甌示寂於密印焉有作四書附餘一卷與懴辨其略曰尊解云天有已也而命不已人有已也而純不已是天與命有二矣詩不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乎仁者人也人與純亦豈有異乎竊謂純亦不已正是人無有已若云天命不已人亦不已也又曰尊解云第識所爲心者又無以害其心竊謂識得卽是無害若識得又無害是又分爲兩事矣其見理精切如此蓋能折衷於儒釋之間而貫通之非徒緇流之學也所著有四書攝提裁正嚴統雋東甌宗說通語錄若干卷

古燈

按溫州府志古燈本姓楊舊名毓岳永嘉人母分娩時父夢異僧來訪覺而生之幼穎異不凡髫時聲噪黌序嗣從藏經閣中讀法華所說十二因緣憬然有

悟甲申棄鉛槧赴徑山謁費隱和尚遂薙髮焉朝夕印可費公卽欲分座師辭去攜瓢笠遊五臺金陵復至天台亢旱有神降言師在天峰若求彼卽雨有司敦請師就山中拈香甘澍立沛後歸瞿溪建化城院天峰汞和尚遣人授衣鉢力辭不受偶至法通寺得疾衆請偈偈成擲筆而逝

本仁

按無錫縣志本仁字明潔姓李氏邑故提學副使應祥之子初名仍枝爲諸生試不售甲申之變去而歸禪始於邑西華嚴山去其先人之墓五里而居旣而之夫椒將依祥符退翁會已去之天台不遇潔旣老且病不任行脚乃復歸華嚴而卒

自濯

按處州府志自濯天童和尚之弟子幼薙髮長遊括地至椒山見其岑寂幽靜遂闢草結庵以居後四方多重其品行爲之構叢林眞修五十餘年壽至古稀外於康熙三年六月之六日坐化結龕囑其徒曰三年後可開是龕存吾不燬法身以爲汝輩榜樣及期

啓龕果如其言徒衆祀之二十年後范庵和尚爲之舉火得舍利建塔於是山茲地原葉諱烓公號椒山創書院於上故名

萬如

按宜興縣志萬如爲覺初禪師高弟覺初舊住龍池及出主天童遂令萬如繼席順治間開堂說法僧衆歸者以千計四方施者絡繹不絕時山中多盜覬覦僧貲夥聚往刼及近寺輒有虎隘其道不容入羣盜爲法力所降遂解散

箬庵

按宜興縣志箬庵邑人俞安期子年十八出家爲天隱法嗣後於杭州十八磵開堂順治初天隱圓寂師亦不知所終

弘儲

按無錫縣志弘儲母夢異僧授金環而生年二十五慨然曰大丈夫有一事不知猶以爲恥況如來大法乎遂見三峰藏禪師於邑之錦樹庵尋從入鄧尉剃染嘗自期七日明道至六日危立如塑像忽見兩行

僧相對問訊曝然自落積刧未明之事徹底現前又三年遂獲印記崇禎中初住祥符又主能仁國清興化靈石天寧瑞巖靈岩堯封虎丘月掌龍華金粟後遊湘楚歷南嶽福巖所說語錄合百餘卷以無礙辨才剪除窠臼獨拔諸方天童三峰開創之後至是抉發無遺嘗曰吾於唐宋諸祖殆無多愧前後往來梁溪說法時最多其大弟子觀英居溟輩皆久闡於錫故邑士大夫究心禪乘者皆宗之後退老靈岩康熙十一年九月示寂世壽六十有八火後啓龕忽大聲如雷放異光燭草樹如畫龕結五色琉璃塔於堯封之巔

弘璧

按蘇州府志弘璧字剖石無錫鄭氏子十二出家樂誦華嚴宛如宿習叅三峰藏和尚嘗作靑州布衫頌峰器之目爲涅槃闍黎一日與老宿相拜下頓悟元要呈眞佛眞法眞道三偈峰喜曰涅槃闍黎今爲獅吼闍黎矣結茅翠巖峰藏疾掐回門頭安行者夢神人輿擁一沙門曰聖恩主人到也明日璧至遂令嗣

席平日掩關寂坐四方名碩向道諮叩語惟眞實相爲皆服其高簡晚年益棲心華嚴復構華嚴壇精擇梵衆六時修禮感佛中夜放光他如天山塔大雄天王二殿大悲壇還元閣祖堂法堂四宜堂等次第鼎新檀施自湊太傅金之俊復延修北寺古塔三載告成遂還山出衣鉢散衆歲除周巡衆寮勤苦示誨歸方丈趺坐而逝壽七十二所著語錄八卷及廣錄十二卷

永慈

按寧波府志永慈號道弘俗家杭州生而樂善好施常客於明州至萬壽寺山門遇一年少麗人已忽不見入寺頂禮見蓮花座上坐白衣大士宛所見也遂決志出家因禮三昧律師爲師祝髮華山久之再過四明寺已闃寂無人因念吾昔於此間示現何可忘之遂留寺中興廢舉墜輪奐一新立心慈悲耑以濟衆爲事凡行脚往來或貧不能活者皆就食焉值歲饑時日常數百人永慈一無所怯或不繼則解所衣衲質米以歸以是爲常其或就食者少則轉自疑謂

我所以待之者必未至也其誠於濟人如此檀護加額曰親見如來康熙間示寂年八十塔在城南三十里之匯頭

靈睿

按臨海縣志靈睿號攝庵姓鍾邑人少讀書年二十門畢姻之夕猛然棄家出西門至留賢鋪忽轉念回至西門外復去如是者三及三次回城門已閉矣遂徑往天台將入華頂路逢一僧指示云可往大慈禮如恆師以續智者一燈語畢不見師遂入大慈寺落髮受具寺居深山虎白晝傷人自師入釋後屏跡遠去居五載年二十九歲在東甌永嘉寺修大悲懺七日有老僧手持天然古木手爐端坐聽講自稱宋懺主慈雲大師聽畢即以木爐遺師囑曰善持之言畢不知所往由是虔修六期持此爐手與心一覺心地發明若有冥助者旣而十乘三觀了無遮障偏歷教苑開堂講解符文析理大衆皈依其在四明延慶寺有鵝伏方丈聽講青鳥銜花獻供種種靈奇博學六籍皆通與人言依五倫亢者示之平競者示之恬嘗

曰佛無別法要在常常提醒此心性至孝每言及父母淚沾襟僧臘五十七手奉父母木主刻不離身稜角爲之磨削父母墓在西郊外晚年謝衆歸台築度親臺於大固山之麓朝夕登高望壠而拜時年已八十一歲矣康熙己未四月二十八日作書示郡城有道居士稱智者大師接引數次在於初一日歸返天台幷以木手爐遺之曰爲後祀昌盛驗也至月朔日戌時端坐誡侍僧曰人命將終當擊鐘念佛增其正念口念偈曰百年聚首刹那時分手從教任所之仰藉普門三昧力願扶精爽向蓮池西向而逝上首奉靈龕歸瘞於天台大慈寺佛隴東岡

破山

按四川總志破山禪師大竹蹇氏子幼讀志公禪師勸世歌至身世皆空處不覺墮淚遂棄家學道嘗閱楞嚴至一切衆生皆由不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終日迷悶往住黃梅破頭山立誓此生不悟無落此山會立懸崖至第七日忽然人境雙空眼前世界一平如掌更無坑坎不覺

躔身巖下有省從此南行遍參名宿至金粟機鋒迅利才辯縱橫衆以源流付之住福城上堂云金鋤削盡千峰雪露出天涯星月孤照得世間人廓徹都來依樣畫葫蘆大衆還有依樣畫得者麼有則不妨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射紅心其或未然山僧自畫去也以杖打圓相擲地云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小參打底不是坐參的不是禪快活日子不過逐日思想成顛所謂離心意識參絕聖路學凡嚍又云參禪本要了生死牛死了時却放參欲了須知下手處揚眉瞬目剎那間不隨喜怒哀樂轉不被貪嗔癡愛瞞不著聖凡塵見解不忘行住坐臥看眼耳鼻舌身意識六門六賊緊牢關卽此便是眞精進卽此便是眞危安如是了知法戒性水是水今山是山晚歸蜀中開法梁山將及十年煙烽四起蠻觸交爭師隨機開導護惜殘黎有土帥李鷂子者殘忍好殺師以上帝好生勸之李曰勸我不殺須師食肉師慨然從之李亦從此稍戢識者比之志公啖鴿摩什吞針至康熙四年示寂世壽七十塔在昭覺寺

正志

按蘇州府志正志字檗庵湖廣嘉魚人俗名熊開元天啓乙丑進士令崇明調吳江擢給事中以直言廷杖編管武林開元自少時受天如和尚記參覺來生大師仕吳入三峰藏室旣値難剃髮隱匡廬南嶽間弘儲招致靈岩溫研七年乃承印記住三峰與濟湖音仰山華山諸寺皆不上堂祇有示衆語六卷別錄十二卷尤重毘尼編次戒法五卷自仰山還吳退居眞際而逝

戒顯

按蘇州府志戒顯字願雲雙鳳王氏子年十九補諸生名藉甚甲申三月裂儒冠及文字詣孔廟雜燒之遂上華山從三昧光出家後得法於靈隱歷禮江右之雲居疎山薦福楚之雙峰寒溪安國粵東之曹溪青源閩之獅子林靈隱退院請顯繼席後於佛日集衆告別而逝顯長身廣額具大人相博通內外典工詩善書凡十坐道場所至緇素傾向初名瀚字原達有二弟浮湛皆以諸生殉義死

遠俊

按無錫縣志遠俊字介石邑故國子生王永嘉也生有至性而躁急不能諧俗變革之際避地鄉居遂不入城邑去依諸禪師於靈岩薙染數年得源流衣拂之付歷主瑞巖徑山未嘗爲衆說法晚而退居邑開化鄉之洞庵入滅後因塔焉又靈岩門人志元古嶷亦邑人早化

行元

按高僧摘要行元號百癡閩漳浦蔡氏子幼習儒怙恃繼失依兄居住年二十功名不就因憩同安邑邸夜夢有人呼曰時至矣速前去明晨行遇戒師偕入長泰石獅巖禮求薙髮崇禎甲戌春往黃蘗參費隱和尚凡有所問被痛棒打出未幾證入元奧命掌記室戊寅費老人主金粟師爲西堂付衣拂回建寧蓮峰住靜辛巳冬出世隨移寶峰百山二剎及浙之太平長慶戊子夏初海鹽護法徐觀周等以金粟虛席集衆卜請師恬然自若繼席六載竭力勞心衣鉢微貲悉以供衆癸巳八月覲周送藏經入寺卽於明晨

退院上堂云六載住持全沒滋味檢點將來討甚閒氣何如長松下片石間灑灑瀟瀟科頭箕踞任他道法遷更蠓蠅口沸且臨行一曲如何演唱擊拂子云囉囉哩囉囉嗹白髮催人容易老寬懷無事是神仙便行覲周同諸檀護迎入梵勝今遷明發師有語錄十六卷行世

通省

按寧波府志通省字質之姚氏子生而茹素長攻舉子業善詩文猶精究禪學嘗至大童叅密雲和尚以儒服往來逮後訪破山於金陵洞受記莂於徑山之費老人遂命名通省改號虛舟諸弟於西湖雷峰之麓構一淨室憩息其中題曰畱錫戊申五月六日忽起坐榻中援筆作偈曰百骸終潰散覺性只如昨我從無量劫弄影深知錯今朝撒手行也不問極樂炎炎五月天氷凍堆丘壑一陣西風來吹落黃金索書竟擲筆惟見雪顱毿毿氣湧如雲良久而逝弟子爲造塔於畱錫庵之側

熾庵

按武進縣志檝菴邑庠生巫大章也少孤母疾篤刲股獲愈崇禎庚寅歲大荒力請當事賑濟躬爲調劑全活者甚衆四入棘闈後不試學師給以廩金却之薙髮去妻子入天台山國清寺供火頭職於順治十六年端坐入寂有爨餘草語錄等書行世

晝林

按武進縣志晝林姓祁山陰明家子庠生原名奕禧駐錫於祥符寺開闡法乘不墮塵詮峻節高風洒然絕俗不數年翛然而逝

大然

按鎮江府志笑峯大然禪師丹徒冊田人姓倪氏宋倪文正公思之裔也名嘉慶字篤之別號樸庵少沉默好學明天啓辛酉由江寧學鄉薦壬戌成進士歷官戶部主事陞郎中會烏程相溫體仁爭枚卜傾東林緣侯司農恂定璫案幷嫉嘉慶遂借事下嘉慶刑部七年論成遣比戍浙范司空景文倪學士元璐交薦復官未赴甲申賊陷京師江南弘光初遂改吏部員外郎尋再改戶科給事以言事忤馬士英出察淮

揚鹽政已而愴念深沉治亂遂入棲霞山爲僧叅究諸宗旨得其奧嗣曹洞之覺浪法師更名大然號笑峯初嘉慶在戸部時裁陝西諸邊驛傳疏力爭恐滋亂弗得而流賊王嘉引李自成之禍果自是起竟以致喪亡生平在部科有諫草一卷爲僧有五燈語錄年七十有二

恆證據禪師

按歙縣志恆證據禪師原籍新安程氏子年十三禮霜輪和尚薙髮徧叅叢席依天童一十五載臨別天童囑云子來辭我往南嶽我亦酸腸亦歡樂七十二峯駕鐵船呈橈舞棹須斟酌後師衍化慶雲水西丁山斷山梓山杉山最後住黃山慈光寺暨開黃禪院大闡宗風爲黃山燃一燈順治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示寂嗣法弟子八水眉等塔師全身於慈光剎基之左

函是

按湯來賀天然是和尚塔誌雷峰天然是禪師名函是字麗中別字天然華首獨和尚法嗣也本姓曾世

爲番禺望族初名起莘字宅師生而胎胞紫衣墮地始出六歲就外傅自覺身若隕虛大哭而返如是者再十三思註周易問太極相生於塾師爲依文解說師曰此名言耳太極究爲何物且兩儀未生極從何住兩儀既判極從何去塾師不能答十七補諸生輒以康濟爲己任遽求出世父母曰汝欲出世當俟名成師體志憖勉蔚爲名儒年二十六舉崇禎癸酉鄉試榜視功名富貴與己無與上春宮歸途病劇感異夢而愈自是斷欲絕葷叅究益力衣不解帶者彌月大悟元宗謁獨和尚於黃岩往返扣擊針芥相投獨示以偈曰風旛一頌解投機千里同風事亦奇三上黃岩問端的實知野老不相欺復上公車舟次南康值獨和尚移錫歸宗詣求祝髮先是詣行保舉師以大臣交薦當得美官乃謂選官不如選佛棄猶敝屣省親廣州開法訶林師以文人慧業深入眞際直見本源斷諸委曲全提正令大闡綱宗行無等慈目空千古緇素禮足凡數千人甲申後避地雷峰旋徙棲賢更歷華首芥庵海幢丹霞諸剎師雖處方外仍以

忠孝廉節垂示及門以故學士大夫從之遊者每於生死去就多受其益甚深諦信抑且爲法忘軀競相落髮紹隆聖種弘贊宗猷父母妻妹子媳先後俱著條依實有以作觀感也晚年退居紫霄峰之淨成猶孜孜汲汲爲法求人時佛法濫觴惟師門風孤峻與諸方異會有宰官欲以世法繩諸剎乃返雷峰旣而示疾預尅去期臨行手偈示衆端坐而逝壽七十有八僧臘四十有七著有楞伽楞嚴金剛三疏禪醉焚筆似詩諸書

函可

按僧函可禪師塔銘函可字祖心別號剩人惠州博羅人本姓韓父曰纘中明萬曆進士官禮部尚書謚文恪師生聰穎少補諸生有聲性好義豪快疏闊有貧士寃獄自分死師密白得免士方德有司廉斷久而知韓公子所爲嘗獨出里門爲市兒所窘識者報家人追至將赴理師遽止曰彼惟弗知故敢爾豈有吾輩不能忘人誤犯其豁達愛人如此比文恪公捐館舍京師師奔喪往返萬餘里哀毀未嘗一日間逌

歸閉戶絕交遊悒悒無生人趣聞余叅空歸自匡山師亟入廣州一見且拉余住止園凡兩月適空隱老人至東官乃相謁因僧問諸識義師從旁擊節隱曰此子根器大利指示叅趙州無字有頌呈曰道有道無老作精黃金如玉酒如澠門前便是長安路莫向西湖覓水程從此微細披剝無虛旦夕兩踰月復舉勘破婆子話更豁然隱曰子今得不疑也即隨入匡山剃落登具命掌記室還住華首又命充都寺甲申變後以請藏至金陵行李過城閫爲守者擒送軍門當事疑有徒黨拷掠至數百械送至京途次幾欲脫去感大士甘露灌口乃安忍如常逮下刑部獄越月釋發瀋陽師初至瀋陽因達藏主閱藏普濟爲諸苾芻疏通經義講席欣然多席座下乃領大衆瀋內外戶咸仰師寬大益篤信宗門開法之日元旦喇嘛率諸遼海王臣道俗稱佛出世自普濟歷廣慈大寧永安慈航接引向陽凡七坐大剎會下凡五七百衆忽一日曰我後十日必去集大衆告誡皆宗門勉勵語搜丈室無長物平日所蓄衣拂如意杖笠悉分付侍

僧子然一身囑行後全軀赴渾河示偈曰發來一個剩人死去一具臭骨不費常住柴薪又省行人挖窟移向渾河波裏赤骨律秖待水流石出衆環跪乞留肉身哀懇再三乃默然端坐而逝瀋之人迎龕入千山建塔蓋順治十六年己亥十一月也師世壽四十有九坐夏二十

皇清

弘覺

按寧波府志弘覺字木陳號山翁廣東大埔林氏子甫冠棄弟子員從匡盧若昧明法師薙染受具戒於憨山清大師得法爲天童密雲悟和尚繼席後退居五磊遷台州廣潤越州大能仁吳興道場青州法慶復循四明再主天童順治間

世祖章皇帝嚮師名徵召至京前席問道留住齋宮萬

善殿結冬開堂封號弘覺禪師錫以敕印幷賜
弘法禪寺額一日與師語及密雲禪師有生不
同時之嘆因進處士會黥所繪道影喜甚遂
命供奉王國材臨摹二幅具一沉香龍座
親送至萬善方丈指所畫衣褶曰此皆朕手自著墨
也卽賜藏天童原像留中供養又賜悟和尚語
錄入藏流通賜關公及左右二將軍像共三軀
爲山中護法賜服玩外凡頒三衣前後共十一
項

御書扁額詩畫手卷及存問手札共若干軸囘山造
奎煥樓以藏之師辭南還隨
命中官留衣拂杖笠蒲團念珠之類九事存供大內
兼留門人本月本晳擇城南善果龍安二大剎
出帑金三千兩俾之開法今
上御極二師疏請還山因賜馳驛囘天童

玉林

按宜興縣志玉林禪師江陰楊氏子年十九偶
打翻器見浮漚卽決志出家事天隱天隱稱爲

再來人後開堂磬山海會順治戊戌

世祖章皇帝詔迎入禁問如何是孔顏樂處對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

世祖大悅敕封大覺禪師賜帑金歸葬其母庚子春遣使賜紫衣金印冬再詔入京辛丑春令

上命重臣驛送南還乙卯以善權寺火怏怏圓寂

半庵頭陀

按歙縣志半庵頭陀胡姓名文柱法名行印號半庵艮干人明天啓間曾任內閣中書舍人掖左忠毅於廷時並杖不死能竟收左骸骨順治二年兩膝患人面瘡經七年一日瘡口氣騰出作語稱是梁時盧昭容被害洛陽宮半庵不解怒曰弑昭容者誰庵悟遂力疾書經一千二十卷患平康熙三年寓江寧大報恩寺修藏禪院知府富平陳開虞允紳士請入志載流寓經藏院中有碑記半庵曰我歙人也何忘本根以所書妙法蓮華仁王護國般若等經二十卷供黃山慈光寺

元潔瑩禪師

按武昌府志上方寺第一代方丈元潔瑩禪師雲門湛禪師法孫弁山瑞禪師法嗣初住洞山順治甲午年合邑迎住上方開山嗣住弁山康熙辛亥師年六旬赴雲門請出院日拈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胷告衆云汝等善觀吾紫摩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等語衆異之至壬子閏七月二十六日師示微疾馳書辭諸山併檀護大衆造方丈請末後句師趺坐朗聲名云大衆大衆諾師云聽取聽取泊然而逝衆始知前出院拈示意

超杲

按無錫縣志超杲號玹水黃氏子生有異徵年十三出家得法於龍池旣而遊京師

世祖章皇帝聞而名之遂蒙顧問歷主慈雲廣濟杲旹南歸修建惠山嵩山二剎及錫山龍光塔皆久圮之後捐資鼎新至躬自升屋親采繪之事稱

有造於桑梓杲性孝前後遭父母喪皆克盡志後遊楚歸至儀眞示寂千佛寺

原直

按武進縣志原直武進橫林王氏子生有異祥其母夢金日墮牀赤光滿室俄而師生夙根敏慧幼肄儒業與同舍生較滕王閣序一遍輒成誦止遺三字年十九入泮喟然歎曰讀世書何如出世法耶娶於莊氏生一子後婦以節死師感焉遂入靈巖從繼起和尚薙髮刻意冥搜苦身勵行者六年一旦大悟乙未辭靈岩欲訪馬祖遺跡於南嶽路徑九峰衆留開法三年復出鄂渚入寶陀寶陀爲巖頭和尚道場祖塔迷沒不可得師指大樹下曰此祖塔在也令人披荊榛闢土果得舍利一瓶共四十九顆重建祖塔人以爲巘頭再來云過洞庭至華林入衡州花藥寺逾年受南嶽福嚴之請遊望日亭憇靜室棒喝鉗錘警迷甚力至潭州龍王現形受戒至今祀者必素食葷酒不許入廟門又至曹溪合

山坐六祖方丈合山比歲多虎師至虎皆遠遁部人奇之建伏虎亭線將軍開之遣使迎入西粵所到香花夾道抵桂省居定粵寺由是弔湘山識慈明生處壬寅卓錫德山遠邇輻輳偏沅巡撫周名南數往來咨決師一日預告以別期至期趺坐而化道臘五十有六是時分巡湖北道陳士本師同邑人也親爲舉火焚其蛻煙燄中現一金身羅漢騰空張目四矚萬人羅拜周名南勒碑德山紀其異

恆轉

按江陰縣志恆轉靖江人住鎭山苦志清修誦經念佛無他事康熙二十年七月先十日預知時至二十九日沐浴更衣入龕端坐合掌而逝時年六十八歲塔於本山

濟恆

按靖江縣志濟恆字巨渤生有異慧十歲時卽語其父求爲僧未果年十七有妻雖同寢處然不解衣如是者三年至二十乃決意披剃入本

邑崇聖寺見僧衆所行俱無當乃之杭之廣孝寺講究內典繼往湖之中峰寺習靜三年遂得了義受衣鉢於具德順治己丑住廣陵天寧寺淮揚諸宰官縉紳多敬禮焉從之者常千餘人有語錄三卷行世

導禪師

按衡嶽志寶華諸諾導禪師金陵劉氏子少依朝宗和尚於祇院林得受具戒於天童居古虔寶華寺以順治戊戌托鉢到湘南卓錫白門禪林上堂問十方聚會選佛場開向上一句如何舉唱師云月落砧千杵江空鴈一聲進云畢竟如何保任師便喝後師仍歸寶華以法付超本仝具令住白門

習融

按滎陽縣志行脚僧習融不知何人寓港南六廟甫踰年忽於康熙九年六月遍告通鄉刻期而逝又赴庠友蕭自英家與約爲之藏塔翼日同合鄉數百人至河干掘地爲坑解衣跏趺說

偈訖瞑目垂手而寂爲之聚土成塔距縣不數百武

竺庵

按江寧府志棲霞竺庵禪師名大成楚人幼豪邁喜飲好爲詩忽於夢中有儆投南嶽無礙和尚出家閱高峰狗舐熱油鐺話到處諮詢無能答者發心叅方其師送至博山值雪關大師至小祇園成以前話問之雪師云你狗子卽今在甚麼處成答不契打出隨上博山執事不容討單成念少喪父母雖薙染出家又未蒙師友之教遂失聲大哭雪關大師憐而許之成於佛前誓欲發明己事蒲團默坐猛提話頭忽聞開靜魚聲遍身汗下又久之豁然爆地始知落處雪關大師熟視良久曰汝捉得賊也癸未再叅浪丈人益臻微奥開法南嶽壽昌匡廬以掃塔至金陵紳士留住棲霞門風峻絕無敢當鋒者洞宗爲之再振

按衡嶽志竺庵得心印於覺浪和尚住壽昌禪

寺順治丁酉移錫南嶽毘盧洞廣濟禪寺上堂僧問諸衆設供請和尚舉揚般若如何是般若師云三脚蝦蟆吞却月問如何是般若體師云井裏紅塵撲海飛問如何是般若用師云闍棃分上未在乃云古人先明道眼然後山居道眼若未發明安知钁頭底下有無盡生涯折脚鐺邊有現成活計縱饒上座覿面拈出未免白雲萬里

方宜

按浙江通志方宜字夢曙苕人出家法相寺左筆善書有詩名張鼐董其昌並稱之年十九有悟盡棄章句續雲棲放生之會不替者三十年闢叢席於上鄉之淳橋康熙改元仲冬二十五日徧禮佛像集徒講演金剛經一卷次日至大江之濱卓杖大聲曰好江水遂泊然立化

德修

按浙江通志德修錢塘人寓方家峪茶亭先是薙髮後習靜北山窮谷中與猛獸雜處面壁二

十年不知其終尋何自後住茶亭康熙七年元宵日忽出衣單分給人云當別去及早自取水沐浴召鄰人爲封龕說偈曰無拘無束不與形役道遥自在正月十六衆竊笑之見其擕火入龕趺坐龕纔合火自內出風熾燄疾頃刻而化

明照

按衡嶽志明照禪師號別山黃陂阮氏子早住西園登講座於茅坪湘潭諸處卓錫龍泉於康熙元年八月登祝融峰同襄陽袁奐唱和有衡嶽詩三十首

古今圖書集成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九十五卷目錄

僧部藝文一

康僧會贊　晉孫綽
釋道安贊　前人
支孝龍贊　前人
竺法汰贊　前人
竺道壹贊　前人
答綱琳二法師書　宋謝靈運

曇隆法師誄　前人
廬山慧遠法師誄　前人
與法獻書　南齊蕭子良
與周顒論釋法寵書　張融
喩智藏敕　梁武帝
敕答釋明徹　同前
敕答僧正南澗寺沙門慧超　同前
答法雲請開講書　蕭統
重答雲法師書　前人
與僧正教　簡文帝
與智琰法師書　同前
又
弔道澄法師亡書　同前
四月八日度人出家願文　同前
湘宮寺智蒨法師墓銘　同前
同泰寺故功德正智寂師墓銘　同前
宋姬寺慧念法師墓銘　同前
甘露鼓寺敬脫法師墓銘　同前

淨居寺法昂墓銘　同前
莊嚴寺僧旻法師碑　元帝
光宅寺大僧正法師碑　同前
與約法師書　沈約
述僧中食論　前人
述僧設會論　前人
答釋曇鸞書　陶弘景
答釋法雲啓　王僧孺
栖元寺雲法師碑銘　前人
誌法師墓誌銘（并序）　陸倕
與東陽盛法師書　王筠
與雲僧正書　前人
國師草堂寺智者約法師碑　前人
答雲法師書　劉孝綽
與舉法師書　劉峻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與智顗書　前人
又

又

五願上智者禪師書　前人

東陽雙林寺傅大士碑　前人

天台山徐則法師碑　前人

建初寺瓊法師碑　江總

明慶寺尚禪師碑銘　前人

神異典第一百九十五卷

僧部藝文一

康僧會贊　晉孫綽

會公蕭瑟實惟令質心無近累情有餘逸厲此幽夜振彼尤黜超然遠詣卓矣高出

釋道安贊　前人

物有廣贍人固多宰淵淵釋安專能兼倍飛聲汧隴馳名淮海形雖草化猶若常在

支孝龍贊　前人

小方易擬大器難像盤桓孝龍剋邁高廣物競宗歸人思效仰雲泉彌漫蘭風肹響

竺法汰贊　前人

淒風拂林鳴絃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怍

竺道壹贊　前人

馳辭說言因緣不虛惟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譽條被猗蔚枝幹森疎

答綱琳二法師書　宋謝靈運

披覽雙難欣若暫對藻豐論博蔚然滿目可謂勝人之口然未厭於心聊申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

曇隆法師誄　前人

夫協理置論百家未見其是因心自了一己不患其蹟而終莫相辨我若咸歎翻淪得拔竟知于誰冀行跡立則善惡靡徵欲聲名傳則薰蕕同歇然意非身之所挫期出命之所限者目所親覿見之若人矣慧心朗識發於髫辮生自豪華家贏金帛加以巧乘騎解絲竹秣絕景於康衢弄絃管於華肆者非徒經旬涉朔彌歷年稔而已諒趙李之咸陽程鄭之臨卭矣

既而永夜獨寤中飲興歎曰悲夫欣厭迭來終歸憂苦不杜其根於何超絕且三界迴沈諸天倏瞬况齊景牛山趙武企陰催促節物遒迫霜露推此願言伊何能久慨然有損落榮華兼濟物我之志母氏矜其心姊弟中其操遂相許諾出家求道一身既然閨門離世妻子長絕歡娛永謝豈唯向之靡樂判之盛年終古恩愛於今仳別矣旅舟南邁投景廬嶽一登石門香爐峰六年不下嶺僧衆不堪其操法師不改其節援物之念不以幽居自抗同學嬰疾振錫萬里相救余時謝病東山承風遙羨豈望人期頗以山招法師至止鄙人榮役前詩叙粗已記之故不重煩及中間反山成說款盡遂獲接棟重崖俱浥迴澗茹芝术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者再歷寒暑非直山陽靡喜慍之容令尹一進已之色實明悟幽微祛滌近滯蕩客澡垢日忘其疾庶白首同居而乖離無象信順莫歸徵集何緣晚節羅釁遠見叅尋至止阻闊音塵殆絕值暑遘疾未旬卽化誠存亡命也此行頗實有由承凶感痛寔百常情紙墨幾時非以斯名蓋欽志節

追感平生自不能默已故投懷援筆其辭曰仰尋形識俯探理類採聲知律拔茅觀彙物以靈異人以智貴即是神明觀鑒意謂爰初在稚慧心夙察吐喻芳華懷抱日月如彼蘭苑風過氣越如彼天倪雲被光發求名約身規操束己倘或遇世曾未近似生以意泰意管生理孰是歡慰程鄭趙李家畜金繒才練藝技驥首揮霍縈紘綺靡酒娛調促意妍服侈朝迫景曛夕忌星徙悠悠白日淒淒良夜年往歡流厭來情舍苦樂環廻終卒代謝棄而更適生速名借誰能易奪何術推移精粗渾淆善惡參差即心有限在理莫規試覈衆肆庶獲所窺道家躡近羣流缺遠假名恆誰傍義豈反獨有兼忘因心則善傷物沉迷羨彼驅遺變服京師振錫廬頂長別榮冀永息幽嶺含華襲素去繁就省人苦其難子取其靜昏之視明即愚成絕智之秉情對理斯涅吝既弗祛滯亦安拔子之矜之爲爾苦節節苦在己利貞存彼以明闇逝以慈累徙欲以拔物先宜濟此發軫情違終然理是梁鴻攜妻荷條見子鷄黍接人行歌通己于世曰高于道殊

鄙始見法師獨絕神理形壽易盡然諸難判乘心即化棄身靡歎懷道彌厲景命已晏矜物辭山終身旅館鳴呼哀哉魂氣隨之延陵已了鳶螻同施漆園所曉委骸空野豈異豈矯幸有遺餘聊給蟲鳥鳴呼哀哉緬念生平同幽共深相率經始偕是登臨開石通澗剔柯疏林遠眺重疊近矚嶇嶔事寡地閒尋微探賾何句不研奚疑弗析帙舒軸卷藏拔紙襞問來答往俾日餘夕沮溺耦耕夷齊采薇跡同心歡事異意違承疾懷灼聞凶懣悲孰云不痛零淚沾衣鳴呼哀哉行久節移地邊氣改終秋中冬踰桂投海永念伊人思深情倍俯謝常人仰愧無待鳴呼哀哉

廬山慧遠法師誄　前人

道存一致故異化同輝德合理妙故殊方齊致昔釋安公振元風于關右法師嗣沐流于江左聞風而悅四海同歸爾乃懷仁山林隱居求志於是衆僧雲集勤修淨行同法餐風棲遲道門可謂五百之季仰紹舍衞之風廬山之嵔俯傳靈鷲之旨洋洋乎未曾聞也予志學之年希門人之末惜哉誠願弗遂永違此

世春秋八十有四義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薨年踰從心功遂身亡有始斯終千載垂光嗚呼哀哉乃爲誄曰於昔安公道風允被大法將盡頹綱是寄體靜息動懷貞整僞事師以孝養徒以義仰弘如來宣揚法雨俯受法師威儀允舉學不闚牖鑒不出戶粳糧雖御獨爲萇楚朗朗高堂肅肅法庭既嚴既靜愈高愈清從容音旨優遊儀形廣演慈悲饒益衆生堂堂其氣亹亹其資鬉角味道辭親隨師供奉三寶析微辨疑盛化濟濟仁德怡怡於焉問道四海承風有心

載馳戒德鞠躬令聲續振五濁暫隆弘道讚揚彌虔彌冲十六王子孺童先覺公之出家年未志學如彼鄧林甘露潤澤如彼瓊瑤既磨既琢大宗戾止座衆龍集聿來胥宇靈寺奚立舊望研幾新學時習公之勖之載和載輯乃修什公宗望交泰乃延禪衆親承三昧衆美合流可上可大穆穆道德超于利害六合俱否山崩海竭日月沉暉三光寢晰衆麓摧柯連波中結鴻化垂緒微風永滅嗚呼哀哉生盡冲素死增傷悽單縈土槨示同斂骸人天感悴帝釋慟懷習習

遺風依依餘淒悲夫法師終然是棲室無停響途有廣蹊嗚呼哀哉端木喪尼哀直六年仰慕洙泗俯憚罤筌今子門徒實同斯嘉晨掃虛房夕泣空山嗚呼法師何時復還風嘯竹柏雲靄巖峰川壑如泣山林改容自昔聞風志願歸依山川路邈心往形違始終銜恨宿緣輕微安養有寄閻浮無希嗚呼哀哉

與法獻書

南齊蕭子良

遠法師一代名德志節清高潛山樹美四海餐風弟子闇昧謬蒙師範方欲仰稟仁化用洗煩慮不謂此疾奄成異世悲痛之心特不可忍遠上郎旣業行圓通曠刼希有弟子意不欲遺形影迹雜處衆僧墓中得別卜餘地是所願也方應樹刹表奇刻石銘德矣

與周顒論釋法寵書

張融

法寵姓馮南陽冠軍人寓海鹽納妻半年捨家住興皇寺從道猛曇濟學成實論融與顒書稱之

古人遺俗故留兒女法寵法師絕塵如棄唾若斯之志大矣遠矣

喻智藏勅

梁武帝

求空自閒依空入慧高蹈養神實是勝樂不違三乘亦以隨喜惟別之際能無恨然岐路贈言古人所重猶勸法師行無礙心大悲爲首方便利益隨時用舍不宜頓杜以隔礙心行菩薩道無有是處

勑答釋明徹　同前

徹受學僧祐隨出陽都住建初寺天監初自荆州還都二宮周供寒暑優洽遘疾將卒奉表告辭武帝答之

省疏增其憂耿人誰不病何以遽終過甚法師至性堅明道行純備往來淨土去畱安養方除四魔理無五畏惟應正念諸佛不捨大願與般若相應直至種智發菩提心彼我相攝方結來緣敬如所及菩薩行業非千百年善思至理勿起亂想覽筆悽懣不復多云

勑答僧正南澗寺沙門慧超　同前

齊隆寺法鏡殂歿慧超啓釋法寵鎭之勑曰

法寵法師造次舉動不踰律儀不俠性欲不事形勢慈仁愷悌雅有君子之風匡政寺廟信得其人矣

答法雲請開講書　　蕭統

統覽近示知欲見令道義夫釋敎凝深至理淵粹一相之道杳然難測不二之門寂焉無響自非深達元宗精解妙義若斯之處豈易輕辨至於宣揚正敎在乎利物耳弟子之於內義誠自好之樂之然鉤深致遠多所未悉爲利之理蓋何足論諸僧並入法門游道日廣至於法師彌不俟說云欲見貪稟良所未喻想得此意不復多云統和南

重答雲法師書　　前人

重覽來示知猶欲令述義不辨爲利具如前言甘露之開彌慙來說若止是略標義宗無爲不爾但愧以魚目擬法師之夜光耳統和南

與僧正敎　　簡文帝

此州伽藍支提基列雖多設莊嚴盛修供異觀其外迹必備華侈在乎意地實有未弘何者凡鑄金刻木鏤漆圖瓦蓋所以仰傳應身遠注靈覺羡龍瓶之始晨追鵠林之餘慕故祭神如在敬神之道既極去聖茲遠懷聖之理必深此土諸寺止乎應生之日則塹

列形像自斯已後封以篋笥乃至棄服離身尋炎去頂或十尊五聖共處一廚或大士如來俱藏一櫃信可謂心與事背貌是情非增上意多精進心少昔塔裏紅函止傳舍利象頭白㲲非謂全身夫以畫像追陳尚使吏民識敬鎔金圖範終令越主懷思匹以龍阿尚能躍鞘方之虎兕猶稱出柙況復最大圓慈無上善聚聞名去煩見形入道而可慢此離香纏斯木榼緘匿玉毫封印金掌既殊羅閱久入四天又異祇洹掩戸三月寶殿空臨瓊階虛敞密帷不開非仲舒之曲學紅壁長掩似邠卿之避讎且廣廈雲垂崇甍鳥跂若施之玉座飾以金鈿必不塵霾日姿虧點月面琉璃密牕自可輕風難入龍髮細網足使飛燕不過兼得虔敬之理必崇接足之心彌重可即宣勅未使推行

與智琰法師書　　同前

五翳消空韶光表節白華異邑結綵成春道體何如恒清宜也對玩清虛既在風雲之表遊心入理差多定慧之樂弟子俗務紛紕勞倦特深聽然北嶺欽賢

已積會遇之期庶必可僝有緣之儔事等饑渴竚望來儀一日三歲想思弘利益理當無爽指遺此信無述寸衿綱和南

又

旦來雨氣殊有初寒攝衛已久轉得其力雖他方法界略息化緣祈洹之裏恆有晤對眷佇之深無時不積久因倩師頻述方寸不知巧笑之僧頗爲津及不耳前昨已來徵事義聚龍象畢同應供皆集慧炬開心甘露入頂聞之善誰持盡歡怡想味之懷轉復無極昔幼年經聞制旨受道日淺北面未深雖異禪那事同華水今茲西下特蓄本心訪理質疑屬在明德不謂般若留難現疾未瘳問津無地歎恨何已伏承輿駕尋幸伽藍冀於此時得一覯止辯論靑豆之房遣惑赤花之舍追往年之宿眷述卽日之寸心此事必期冀非爽指遺茲承問佇有還書綱和南

弔道澄法師亡書　同前

省啓承尊師昨夜涅槃甚深悲怛法師志業淹明道風淳素戒珠瑩淨福翼該圓加以識見冥通心解遠

察記落雨而必然稱黑牛而匪謬服膺者無遠近蒙益者兼道俗弟子自言旋京輦便伸結緣豈謂一息不追奄至乎此然勝業本深智刀久利必應遊神實地騰迹淨天但語其乳池啓殯香棺入室不入空心於何不慟但如來降生之迹因此而入泥洹正當其生住滅靡有定相先聖後賢何其形響推校因緣未始有例上人等並在三歲積始終稟道宜應共相策勉弘遵舊業使道場無斷利益不墜所襚物輒如法供養奈何奈何

四月八日度人出家願文　　同前

弟子蕭綱以今日建齋設會功德因緣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尊法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聖僧竊聞涅槃經言身如畫水隨畫隨合是身不淨九孔常流凡夫愚人常行味著愚癡羅刹止住其中又如瑞應經言沙門之爲道也捨家妻子捐棄愛欲斷絕六情守戒無爲其清淨得一心者則萬邪滅矣一心之道謂之羅漢聲色不能染榮位不能屈難動如地以免憂苦故知出恩愛

獄薄俗爲難善來比丘其福深重弟子以此因緣今日度人出家願一切六道四生常離愛欲永拔無明根削遺闇惑心修習般若慧足踐輕輪之光口說懸珠之辯披忍辱鎧秉智慧刀乘菩薩車坐如來座結纏披解頂相光明戒因淸白後報尊重所有果業皆悉勝出受持法藏爲佛眞子一切道行皆悉能行一切大誓不休不息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尊法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聖僧咸加證明又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天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仙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聰明正直守護一切善神又願今日見前幽顯大衆咸加證明今日誓願使弟子蕭綱得如所願滿菩提願一切衆生皆悉隨從得如所願

湘宮寺智蒨法師墓銘　同前

嗟爾名德超然有暉五塵夙離三修允依戒珠靡缺忍鎧無違智燈含影慧駕馳騑若韜山金如苞海寶德邁西河聲踰東道伊時傾蓋於彼朱方不期而遇襄水之陽掩此方墳悠哉泉下鬱鬱翠微遼遼平野

薪盡火滅歸眞息假

同泰寺故功德正智寂師墓銘　同前

峰頹木朽波逝江潭山川若此人何以堪亦生亦滅如蛩如舟千齡俱盡萬古誰留惟茲大士才敏學優幼捐蹈火早去呑鉤法雷能響懸河必詶辨才可匹妙德難儔

宋姬寺慧念法師墓銘　同前

電逝生危舟沉道滅石拆亡儒星開殞哲是曰人龍亦號僧象慧氣素聆英賢夙上善渡愛河能褰欲網如彼高山法徒斯仰如彼澄波不測深廣

甘露鼓寺敬脫法師墓銘　同前

岌岌緣假昏昏大夢六塵遠飛四流長控猗嗟大士慧舟法棟早擅人龍夙標威鳳善堂間構燈王布席辯河流水辭峯積石寂寥兩樹悠漫三泉神明何託暗石空傳

淨居寺法昂墓銘　同前

篠簜含聲蘭蓀表質甘露已凝智泉斯溢頓轡中衢息棹修渚隟陋白駒藤緣黑鼠同志酸傷交朋哀楚

莊嚴寺僧旻法師碑　　元帝

夫宏才妙物雲液之所降生獨振孤標倫類之所遠絕是故隨光燭魏非折水之恆珍和璧入秦豈潤山之常寶僧旻法師葢天地之淳精宇宙之瓌器本姓孫氏有吳開國大皇帝其先也法師道藹二儀德充四海合春夏之生長抱日月之貞明辭旨清新置言閑遠千門萬戶必臻冥奧九部五時若指諸掌坦然夷易豁爾洞開故緇素結轍華戎延道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深潭哲人云逝指南誰屬銘曰永離百非聞之寂滅苟云未樹共歸今轍方墳結構伽藍罷設朱火一潛青松長列

光宅寺大僧正法師碑　　同前

昂昂千里孰辨麒麟之蹤汪汪萬頃誰識波瀾之際望之若披雲霧覩之如觀日月至乃耆年宿望蓄思搆疑懸鐘無盡短兵有倦猶若分日望景履冰待日莫不傾河注海虛往實歸皇帝革命受圖補天紉地轉金輪於忍土策紺馬於閻浮逸翮方超圖南輟軌豈直盡茲相府署彼義年方當高步仙階永編金牒

繁霜凝而且委松風凄而暮來悲馬鳴之不反望龍樹而心哀銘曰澄月夜虧淸氣且卷層巒遠岸蒼江傍緬

與約法師書　沈約

周中書風趣高奇志託夷遠眞情素韻水桂齊質自接彩同棲年逾一紀朝夕聯事靡日暫違每受沐言休逍遙寡務何嘗不北茨遊覽南居宴宿春朝聽鳥秋夜臨風匪設空言皆爲實事音容滿目言笑在耳宿草既陳楸檟將合眷往懷人情不勝慟此生篤信精深甘此藿食至於歲時包篚每見請求凡厥菜品必令以薦弟子輒靳而後與用爲歡謔其事未遠其人已謝昔之諧調倏成悲緒去冬今歲人鬼見分石耳紫菜愴焉興想淚下不禁指遣恭送以充蔬僧一飯法師與周情期契闊非止恆交覽物存舊彌當楚切痛矣如何往矣奈何弟子沈約和南

述僧中食論　前人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

則妖姸靡曼三則甘旨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晷刻之累妖姸靡曼方之已深甘旨肥濃爲累甚切萬事云云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道無從可得不得不爲之立法使簡而易從也若直云三事惑本並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慮所難遣雖有禁約之旨事難卒從譬於方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流既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耶靡久而獲至非不願速事難故也禁此三事宜有其端何則食之於人不可頓息其於情性所累莫甚故推此晩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淸虛無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久自習於是束以八支紆以禁戒靡曼之欲無由得前榮名衆累稍隨事遣故云往古諸佛過中不餐此蓋是遣累之筌蹄適道之捷徑而或咸謂止於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厥路者也

述僧設會論　　前人

夫修營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名請衆僧止設一會當由佛在世時常受人請以此擬像故也而佛昔在世

佛與衆僧僧伽藍內本不自營其食具也至時持鉢往福衆生今之僧衆非唯持中者少乃有腆忝甘腴廚膳豐豪者今有加請名並不得已而後來以滋腴之口進蔬菽之具延頸蹙額固不能甘旣非樂受不容設福非若在昔不得自營非資四輩身口無託者也以此求福不其反乎篤而論之其義不爾何者出家之人本資行乞戒律炳然無許自立廚帳井畜淨人者也今旣取足寺內行乞事斷或有持鉢到門便呼爲僧徒鄙事下劣旣是衆所鄙恥莫復行乞悠悠後進求理者寡便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白淨王子轉輪之貴持鉢行詣以福施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僕豎自營口腹者乎今之請僧一會旣可髣像行乞行乞受請二事不殊若以今不復行乞又不請名則行乞求法於此末冥此法旣冥則僧非佛種佛種旣離則三寶墜於地矣今之爲會者宜追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比丘入城乞食威儀舉止動目應心以此求道道其焉適若以此運心則爲會可矣

答釋曇鸞書　陶弘景

去月耳聞音聲茲辰眼受文字將由頂禮歲積故使眞應來儀正爾整拂藤蒲具陳花水端襟斂思竚聆警錫也

答釋法雲啓　王僧孺

辱告惠示幷主上所答羣臣仰諮神滅論伏覽循環載深鑽奉發蒙祛蔽朗若披雲竊以事蘊難形非聖莫闡理寂區位在愚成惑若非神超繫表思越機前豈能燭此微言若開金石洞茲妙境會靡榛蹊喻之以必薦示之以如在使夫持論者不終泥於遙轍專謬者無未沉於惑海預奉淵謨孰不懽肅裁此酬白不申擊舞王僧孺呈

栖元寺雲法師碑銘　前人

渺渺大家茫茫眞樸多淪愛有莫辨塵洲猗歟息心言高理邈居之匪絢得之靡學刻情幾種厲想元覺且說且定以披以握來遵北渚至依西嶽西嶽峨峨北渚迴波庭棲弱羽簷挂輕蘿甘粗衣惡棄厚安薄滅意囂湫寄心寥廓

誌法師墓誌銘（井序）

陸倕

法師自說姓朱名寶誌其生緣桑梓莫能知之齊故特進吳人張緒與皇寺僧釋法義並見法師於宋太始初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可五六十歲未知其異也齊宋之交稍顯靈迹被髮徒跣負杖挾鏡或徵索酒肴或數日不食預言未兆懸識他心一時之中分身數處天監十三年即化於華林門之佛堂先是忽移寺之金剛像出置戶外語僧衆云菩薩當去爾後旬日無疾而殞沉舟之痛有切皇心殯葬資須事豐供厚望方墳而隕涕瞻白帳而拊心爰詔有司式刊景行辭曰

欲化毗城金粟降靈猗歟大士權迹帝京緒冑莫詳邑居罕見譬彼涌出猶如空現哀茲景像慜此風電將導舟梁假我方便形煩心寂外荒內辯觀往測來覩微知顯動足墟立發言風偃業窮難詔因謝弗援慧雲書歇慈燈夜昏

與東陽盛法師書

王筠

菩薩戒弟子王筠法名慧炬稽首和南問訊東陽盛

法師弟子昔因多幸早蒙覲接歲月推流踰三十載欽慕風德獨盈懷抱間以山川無由禮敬司馬參軍仰述存眷曲垂訪憶既荷錄舊之情兼佩懸懃之旨歡欣頂戴難爲譬說仰承垂和履福享年九十有四嗤絳人之未高同殷宗之遐壽且耳長直已過頂齒剛會不先落延華駐彩怡神輔性自非宿植善因何以招斯勝果尊年尚齒之誠懷德敦舊之款依風慕道之深欣羨景仰之至興居在念寤寐載懷弟子恨此樊籠迫茲纓鏁無由問道撫躬如失庶心期冥會咫尺江山道術相忘棄置形迹惟願敬勗保此期頤赤松朱髮復何足貴飛錫騰軀眞在旦夕指陳丹款殊未伸暢儻惠一言豈不幸甚弟子鈞稽首和南

與雲僧正書

前人

弟子孤子鈞頓首稽首和南弟子釁結幽明備嬰荼蓼攀援崩踴肌髓糜潰尋繹煩寃肝腸寸斷號天叩地究隔精誠捨命捐軀終無補益思欲仰福廣爲法事以伸罔極之痛少寄追慕之誠鑄像度僧仰遵法敎建齋設會務依經典敷說大乘誘度羣生其福不

淺仰惟大正法師道心純淑至德凝深智包空有照通眞俗多聞不窮機辯無硋一代師匠四海推崇弟子宿植善因早蒙親眷情同骨肉義等金蘭外書所謂冥契神交內典則爲善友知識敬藉微緣敢陳大願來歲夏中欲仰請講說弘法之情既無彼此眷愛之深特希降屈公私道俗要請既多故預諮聞必願允遂豈圖一旦忽有斯白臨紙崩衂措言無次弟子孤子王銙頓首頓首稽首和南

國師草堂寺智者約法師碑　前人

結宇山椒疏壤幽岫蓄雲泄雨靄映房櫳浴日涵星翫光池沼閑居暇豫留思幽微姸精經藏探求法寶香城實相之談金河常樂之說究竟微妙洞達幽元披庭爲道心之宮華林構重雲之殿師子之座高廣於燈王聽法之筵衆多於方丈開寶函之奧典闡金字之微言顯證一乘宣揚三慧辯才無閡遊戲神通莫不皆悟無生咸知妄想隨類得解俱會眞如銘曰

形在江湖心超祇鷲思協風雲量包宇宙軒瞰蒼波牕承翠嶺須枕烟露擘持光景

答雲法師書

劉孝綽

孝綽和南辱誨垂示勅旨所答劉太僕思効啓義窮深遠語兼巧便伏聞希有身心踴躍昔戈盾夾車備不虞於周后兵旗引駕防未然於漢君斯皆執心黃屋瑞舞紺馬事極寰寓之中理隔天人之外皇上自茲善覺降跡閻浮以住地之心行則天之化故能慈導三有仁濟萬物猶以法藥未周寶船不倦解劍却蓋躬詣道場瑞花承足人觀雕輦之盛金輪啓路物覩重英之飾顯實開權事均祇鷲本無四畏寧慮五怨思効遂膚引梁丘隨劍之說日磾觸瑟之詞何異迴龍象於兔徑注江海於牛迹聖旨懇懃曲根誘喻豈直淨一人之垢衣將以破羣生之暗室弟子世傳正見幼覩眞言但惑網所縈塵勞自結微因宿植仰逢法教親陪寶座預餐香鉢復得俱聽一音共聞八解庶因小葉受潤大雲猥蒙開示深自慶幸不勝歡喜略附陳誠劉孝綽和南

與舉法師書

劉峻

聞諸行李高談徽德遜聽風聲心飛魂竦無異蘄仙

之望石髓太陰之思龍燭蒼星昏昃涼雲送秋道勝則肥固應頤攝衣裳虹蜺帷幕霄露餌黃菊之落蘂酌清澗之毖流旦候歸鴈暮聽晨凫羈雌獨鶴神彯彯爾蓋象蕭史之騎鳴鳳列子之御長風雖荊卿旁若無人孝然堅臥冰雪沉沉隱隱何以尚之哉至於馳騖經囿翶翔書圃極龍宮之妙典殫石室之鴻記道生伏其天眞曼倩謝其辨物若乃習是童子措志雕虫藻思內流英華外發葳蕤秋竹照曜春松爵頌息明珠之譽長門濫黃金之賞盛矣美矣煥其麗乎昔旅浙河嘗觀組繢不覺紙爇筆焚魂魄斯盡自茲厥後兩絕珪璧意睠睠於菁華腸迴迴於九逝夫日御停照不踰隙穴海若瀆湧莫限隈嵎以玉抵鵲昔傳餘寶冀閱清徽用瘳眩疾然越民非翳冠之所齊國豈奏韶之地望與其進無貽遺焉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竊聞出家閒曠猶若虛空在俗籠樊比於牢獄非但經有明文亦自世間共見瞥聞法師覆彼舟航趣返緇衣之務此爲目下之英奇非久長之深計何以知

然從苦入樂未知樂中之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苦弟子素與法師雖無曩舊相知已來亦復不疎夫良藥必自無甘忠諫者決乎逆耳倚見其僻是以不忍不言且三十年中造莫大之業如何一旦捨已成之功深爲可惜敬度高懷未解深意將非帷帳之策欲集劉侯形類臥龍擬求葛氏黃石兵法寧可再逢三倂茅廬無由兩遇封爵五等惟見不逢中閤外門難朱易白鳴笳鳳管非有或聞僻女歌姬空勞反翫覔之者等若牛毛得之者譬猶牛角以此之外何所窺窬法師今若退轉未必有一稱心交失現前十種大利何者佛法不簡細流入者則尊歸依則貴上不朝天子下不讓諸侯獨翫世間無爲自在其利一也身無執作之勞口餐香積之飯心不妻妾之務身飾芻摩之衣朝無踐境之憂夕不千里之苦俯仰優遊寧不樂哉其利二也躬無任重居必方域白壁朱門理然致敬夜琴晝瑟自是娛懷曉筆暮詩論情頓足其利三也假使棘生王路橋化長溝巷吏門兒何因仰喚寸絹不輸官庫升米不進公倉庫部倉司豈須

求及其利四也門前擾擾我且安眠巷裏紛紛余無驚邑家休小大之調門停强弱之丁入出隨心往還自在其利五也出家無當之僧猶勝在俗之士假使心存殺戮手無斷命之愆密裏通情決勝灼然矯俗如斯煩垢萬倍勝於白衣一入愛河永墮無出其利六也聽鐘聲而致敬尋香馥以生心朝覩尊像暮披寶軸刹那之善逐此而生水滴微功漸盈大器未知因緣果報善惡皎然就此而言其利難陳矣假使達相白衣猶有埃塵之務縱令遙寄彈指遠近低頭形去心畱身移意往富有者得如此貧苦者亦無因近在目前不言可見其利七也山間樹下故自難期枕石漱流實爲希有猶斯之類不可思議如此者難逢一心入悕遇法師未能不學交習聽勝之因一旦退心於理邈矣其利八也開織成之帙見過去之因摛琉璃之卷驗當來之果識因識果不以爲愆知福知報何由作罪上無舟楫交見沒溺之悲下失浮囊則有沈身之患其利九也曠濟羣品爲天人之師水陸空行皆所尊貴言必闍黎和尚書輒致敬和南遠近

嗟味貴賤顚仰法師令必退轉立成可驗纔脫袈裟逢人輒稱汝我始解偏袒姓名便亦可呼平交者故自不論下劣者亦恐不讓薄言稱已榻席懸異從來小得自在便以君爲題封若不屈膝斂手自達無因俯仰承迎未閑合度如此專專何由可與其利十也略言十事空失此機其間深道寧容具述仰度仁者心居魔境爲魔所迷意附邪途受邪易性假使眉如細柳何足關懷頰似紅桃詎能長久同衾分枕猶有長信之悲坐臥忘時不免秋胡之怨洛川神女尚復不惑東阿世上班姬何關君事夫心者面焉若論纏綣則共氣共心一遇纏綿則連宵厭起法師未逼返照安悟賣花未得他心那知彼意嗚呼桂樹遂爲豆火所焚可惜明珠乃受淤泥埋沒弟子今日橫諮必爲法師所哂世上白衣何訾何限且一人退道而不安危推此而言實成難解譬如瓦礫盈路人所不驚片子黃金萬夫息步正言法師入道之功已備染俗之法未加何異金易赤銅銀換鉛錫可悲可惜猶可優量能忍難忍方知其最願棄俗事務息塵勞正念

相應行志兩全薄加詳慮更可思惟悔之在前無勞後恨如弟子算遠卽十數年中決知惻惻近卽三五歲內空唱如何萬恨萬悲寧知遠及自誤自錯永棄一生乃知斷絃可續情去難留或若火裏生花可稱希有迷人知返去道不遙幸速推排急登正路法師非是無智遂爲愚者所迷類似阿難更爲魔之所嬈猶須承三寶之力制彼羣凶竪般若之幢天魔自款若此言旨當卽便冀棄翦莽若不會高懷幸停深怪耳

與智顗書　前人

陵和南昨預沈儀同法席餐奉甘露無畏之吼衆咸歸服然正法炬朗諸未悟自慶餘年得逢妙說尋事諮展此不申心謹和南

又

陵和南注仰之心難可敷具拔公至蒙三月二十日旨用慰積歲傾心麥冷體中何如願一日康勝山中春夏無餘障惱耳遲復存旨弟子二三年來溘然老至眼耳聾闇心氣昏塞故非復在人兼去歲第六兒

夭喪痛苦成疾由未除愈適今月中又有哀故頻歲如此窮慮轉深自念餘生無復能幾無由禮接係仰何言敬重璪公今還白書不次弟子徐陵和南

又

陵和南放生星聞公家極相隨喜事是拔公口具謹不多諮惟遲拔公庭出數百里水全其命根如此功德算數無盡隨喜無量此不委諮弟子徐陵和南

五願上智者禪師書　前人

陵和南弟子思出樊籠無由羽化既善根微弱冀願力莊嚴一願臨終正念成就二願不更地獄三途三願卽還人中不高不下處託生四願童眞出家如法奉戒五願不墮流俗之僧憑此誓心以策西暮今書丹款仰乞證明陵和南

東陽雙林寺傳大士碑　前人

夫至人無己屈體申教聖人無名顯用藏跡故維摩詰降還同長者之儀文殊師利或現儒生之像提河獻供之旅王城迴衆之端抑號居士時爲善宿大經所說當轉法輪大品之言皆紹尊位斯則神通應化

不可思議者乎東陽郡烏傷縣雙林寺傅大士者卽其縣人也昔巖谿蘊德渭浦呈祥天賜殷宗誕興元相景侯佐命樊滕是埒介子揚名甘陳爲伍東京世載西晉重光惟是艮家降神攸託若如本生本行或示緣起子長子雲自叙元系則云補處菩薩仰嗣釋迦法王眞子是號彌勒雖三會濟濟華林之道未孚千尺巖巖穰佉之化猶遠但分身世界濟度羣生機有殊源應無恆質自叙因緣大宗如此按停水經云觀世音菩薩有五百身在此閻浮提地示同凡品敎化衆生彌勒菩薩亦有五百身在閻浮提種種示現利益衆生故其本迹難得而詳言者也爾其烝烝大孝肅肅惟恭厥行以禮敎爲宗其言以忠信爲本加以風神爽朗氣調淸高流化親朋善和紛諍豈惟更盈毀璧宜僚下丸而已哉至於王戎吏部鄧禹司徒同此時年有懷棲遁仍隱居松山雙林寺棄捨恩愛非梁鴻之並遊拜辭親老如蘇耽之永別自修禪遠壑絕粒長齋非服流霞若餐朝沆太守王烋言其詭詐乃使邦佐幽諸後曹迄至兼旬曾無假食於是州

郡媿伏遠遹歸依逃迹山林肆行蘭若又自叙云七佛如來十方並現釋尊摩頂願受深法每至楗槌應叩法鼓裁鳴空界神仙共來行道其外人所見者拳握之內或吐異香胷臆之間乍表金色時有信安縣比丘僧朔與其同類遠來觀化未及祇肅忽見大士身長丈餘朔等驚慚相趨禮拜虔恭既畢更覩常形又有比丘智翹優婆夷錢滿願等服膺累載頻覩異儀或見脚長二尺指長五寸餘兩眼光明雙瞳照耀皆爲金色並若金錢譬李老而相侔同周文而等狀姜嫄所履天步可以爲儔河流大屐神足宜其相比支郎之彥既恥黃精瞿曇之師有慚青目既而四空妙定熏修已成八解明心莊嚴斯滿時還鄉黨化度鄉親俱識還源並知廻向或立捨鬚髮如聞善來大傾財寶同修淨福大士熏禪所憩獨在高巖爰挺嘉木是名檮樹擢本相對似雙槐於俠門合幹成陰類雙桐於空井厥體貞勁無爽大年霣霜停雪寒暑葱翠信可以方諸堅固譬彼娑羅既見守於神龍將爲疑於變鶴乃於山根嶺下創造伽藍因此高柯故名

雙林寺矣大士亦還其里舍貨貿妻兒營締支提繕寫尊法營以聚沙畫地皆成圓果芥子菴羅無疑徧陋乃起九層塼塔形相巋然六時虔拜巡繞斯託又以大乘方等靈藥寶珠眷言山谷希得傳寫龍鄉思其曉照象駕乏其流通復造五時經典千有餘卷與夫嚳子而葬同其至誠嫁妻而隱無殊高節若寄摶麨如因賣花共指菩提方成親眷至如有相無相之懷虛己虛心之德化鷄在臂方推理於自然毒蛇傷體終無擾於深定門徒肅肅學侶詵詵遍被慈悲義無偏黨大通元年縣中長宿傅普通等一百人詣縣令范胥連名薦述又以中大通四年縣中豪傑傅德宣等道俗三百人詣縣令蕭詡具陳德業夫以連城之寶照廡之珍野老怪而相捐工人迷而不識胥等體有流俗才無鑒眞亟欲騰開終成虧怠梁高祖武皇帝紹隆三寶弘濟四生迹冠優塡神高仙豫夫以陳蕃靜室猶懷天下之心伊尹躬耕思弘聖王之道況我有慧日明炬如風寶車濟是沉舟能升彼岸固宜光宣正法影響人王者乎於是以中大通六年正

月二十八日遣弟子傳暀出都致書高祖其辭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以虛懷爲本不著爲宗妄想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以治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以護養衆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稟六齋夫以四海之君萬邦之主預居王土莫不祗肅爾時國師智者法師與名德諸衆僧等言辭謹敬多乖釋迦之書文牒畢恭翻豫山公之啓大士年非長老位匪沙門遍疏乘輿過無虔恪京都道俗莫不嗟疑暀至都投太樂令何昌井有弘誓誓在御路燒其左手以此因緣希當聞達昌以此書呈同泰寺僧皓法師師衆所知識名稱普聞見書隨喜勸以呈奏皇心懽悅遽遣招迎來謁宸闈亟論經典同泰寺前臨北闕密邇南宮仍請安居備諸資給後徙居鍾山之下定林寺遊巖倚樹宴坐經行京洛名僧學徒雲聚莫不提函負袠問慧諮禪居蔭高松臥依盤石於是四徹之中恆泣甘露六旬之內常雨天酒豈非神仙影響示現禎祥者乎帝於華林園重

雲殿自開講三慧般若經窮須眞之所問御法勝之高堂百千龍像圍繞餐聽黑貂朱紱王侯滿筵國華民秀公卿連席乃令大士獨榻對揚天扆幷遣傳詔及宣傳左右四人接受言論爾時納揆之於臺內司隸之在殿中杜預還朝馬防親貴舊儀懸席皆等庶僚以大士絕世通人故加其殊禮矣及玉輦升殿雲蹕在階晏然箕坐曾不山立憲司譏問愈見疑峙但答云法地若動則一切法不安應對言語皆爲爽異昔漢皇受道欒大不臣魏祖優賢楊叟如客河上之老輕舉臨於孝文嚴子之高閑臥加於光武方其古烈信可爲儔帝又於壽光殿獨延大士講論元賾言無重頌句備伽陀音會宮商義兼華藻豈惟寶積獻蓋文成七言釋子彈琴歌爲千偈而已固非論經於白虎之殿應詔於金馬之門說義雲臺受釐宣室可同年而語哉自火運將終民無先覺雖復五湖內曩蒼鵝之兆未萌四海橫流夷羊之牧既現大士天眼所照預覩未來摩掌之明夙鑒時禍哀羣生之板蕩泣世道之崩淪救苦爲懷大悲爲病誓欲虛中閉氣

謝食爲齋非服名香但資禪悅方乃燒其苦器製造華燈願以此一光明遍照十方佛土勸請調御常住世間救現在之兵災除當來之苦集於是學衆悲號山門躃叫弟子居士徐普拔潘普成等九人求輸己命願代宗師其中或馘耳而刵鼻或焚臂而燒手善財童子重覩知識忍辱仙人是憑相輩大士乃延其教化更住閻浮弘訓門人備行衆善於是弟子居士范難陀弟子比丘法曠弟子優婆夷嚴比丘各在山林燒身現滅次有比丘寶月等二人窮身繫索挂錠爲燈次有比丘慧海菩提等八人燒指供養次有比丘尼曇展慧光法纖等四十九人行不食齋法次有比丘僧拔慧品等六十二人割耳出血用和名香奉依師教並載在碑陰書其名品夫二儀大德所貴曰生六趣含靈所重唯命雖復夢幻影響同歸磨滅愛使迷情唯貪長久自非善巧方便漚和舍羅照以慈燈沾其妙藥豈或拾不貲之軀而能行希有之事若令割身奉鬼聞半偈於涅槃貫髓祠天能供養於般若理當刳心靡吝擢骨無疑者乎大士小學之年卽

遊釁舍大成之德自通墳典安禪合掌說偈論經滴海未盡其書懸河不窮其義前後講維摩思益經等比丘智瓚傳習受持所應度者化緣既畢以大建元年朱明始獻奄然右臥將歸大空二旬初滿三心是滅爾時隆暑便已赫曦屈伸如常溫暖無異洗浴究竟扶坐著衣色貌敷渝光彩鮮潔爰經信次宛若平生烏傷縣令陳鍾者卽往臨赴猶復反手傳香皆如疇昔若此神變無聞前古雖復青牛道士白馬先生便遁形骸本慚希企若其滅定無想彈指而石壁已開法王在殯申足而金棺猶啓非斯莫與爲儔遺誡於雙林山頂如法燒身一分舍利起塔於家一分舍利起塔在山又造彌勒像二軀置此雙塔莫移我眠牀當取法猛上人織成彌勒像永安牀上寄此尊儀以標形相也於是門徒巨痛遂爽遺言用震旦之常儀乖闍維之舊法四部皆集悲同白車七衆攀號哀踰青樹弟子比丘法璿菩提智瓚等以爲伯陽之德貞桓紀於賴鄉仲尼之道高碑書於魯縣亦有揚雄弟子鄭元門人俱述清猷載刊元石於是祈聞兩觀

冒涉三江爰降絲綸克成豐琰陵雖不敏夙仰高風輕課庸音乃爲銘曰大矣權迹勞哉赴時或現商主聊爲國師卑同巧匠屈示良醫猗歟開士類此難思當來解脫克紹迦維妙道猶祕機緣未適弗降鷄頭寧開狠迹北地爰徙東山攸宅族貴泥陽宗分蘭石莫測其本徒觀其迹邈有蒲塞心冥世雄明宣苦苦妙鑒空空汲引三界行藏六通爰初隱逸晏處林叢食等餐露齋疑服風敬禮珍塔歸依靈像未若天尊躬臨方丈慧炬常照慈燈斯朗釋梵天仙晨昏來往濟濟行法洗洗談講德秀臧丈風高廣成來儀上國抗禮承明妙辯無相深言不生撞鐘比說擊鼓慚英樂論天口誰其與京午現仙掌爰摽神足邑艷沉檀香踰薝蔔我有邊際隨機延促誓毀身城當開心獄忽示泡影俄如風燭噭噭門人承師若親寧焚軟疊弗燎沓薪合窟爲窆方墳以壥須彌據海變灰揚塵淨土無壞靈儀自眞何時湧塔復覩全身

天台山徐則法師碑　　前人

夫海水揚塵幾千年而可見天衣拂石幾萬歲而應

平至人者譬彼晨昏方乎晷刻固非俗士之所能言寰中之所能量者也至如不死之草猶稱南裔長生之樹尚挺西崐百紀遊龜皆登蓮葉千齡壽鶴或舞松枝假矣生民何其夭脆譬彼風雹同諸泡沫琢火之歎聞諸往賢逝水之悲嗟乎前聖樵人看博信未始乎淹留仙客彈琴固不移於俄頃然而子孫皆其數世鄉黨咸爲草萊是以志士名賢飄然長騖朦朣榮利厭穢風塵服冕乘軒其猶桎梏朱庭紫閣事甚樊籠隱淪巖洞食餌芝髓忽矣身輕俄然羽化金繩玉版受謁帝之符龍駕霓裳處仙宮之籙法師肅然道器卓矣仙才千仞孤標萬頃無度所以伊川控鶴葉縣乘鳧靈化無方去還斯在銘曰來去三鳥賓遊二童然香雨上擊磬雲中玉粒雖軟金膏未鎔方流道業濟彼昏蒙

建初寺瓊法師碑　　江總

夫智慧精進皆曰第一妙德淨名並稱不二若乃幹五欲之泥解六情之網禦寶車之跡面香城之路荷持像法汲引人倫惟此法師心力備矣東山北山之

部貫花散花之句竝編柳成箇題蒲就業學非全朔無待冬書師夢尹儒自知稅駕銘曰屑屑人世茫茫大千欲流心火意樹身田老鷲靈籥孔惜逝川三空莫辯二諦何詮佛日初照慈雲不偏秋露寂滅莫繫悠然

明慶寺尚禪師碑銘　前人

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含章隱璞明眞照假空行已無希音和寡不有者德誰其繼者朗月靈懸高風獨寫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九十六卷目錄

僧部藝文二

遣延智顗書　隋煬帝
治禪衆寺答智顗書　同前
法諱奉智者書　同前
叅智者書　同前
請留智者書　同前
重留智者書　同前

許智者行書　同前
謝法門書　同前
遣使往匡山叅書　同前
重遣匡山叅書　同前
答智顗述匡山寺書　同前
與匡山三寺書　同前
與峰頂寺書　同前
與禪閣寺書　同前
入朝遣使叅書　同前
又
又
又
又
又
遣使荊州迎書　同前
遣使潭州迎書　同前
在京遣書　同前
在京重遣書　同前

從駕東岱於路遣書　同前
於路次書　同前
還藩遣迎書　同前
謝天冠仍請淨名義書　同前
重與智者請義書　同前
謝義疏書　同前
論荊州諸寺書　同前
復答智者書　同前
與荊州總管達奚儒書　同前
迎智者入城礙雨移日書　同前
次迎入城書　同前
答智顗蔣州事書　同前
遣使入天台參書　同前
遣使入天台迎書　同前
遣使參病書　同前
答智顗遺旨書　同前
智顗終後弔山衆書　同前
遣使入天台設周忌書　同前

賜釋慧覺書　同前
請釋灌頂書　同前
與天台山衆令　同前
天台建功德發願疏　同前
敬靈龕疏　同前
設齋願疏　同前
敕度四十九人法名　同前
行道度人天下敕　同前
弔延法師書　薛道衡

神異典第一百九十六卷

僧部藝文二

遺延智顗書　隋煬帝

帝晉王時爲揚州總管遣使奉迎師曰我與晉王深有緣契即束衣順流不日而至王請受菩薩戒顗謂王曰大王紆遵聖禁可名總持王贊顗曰大師傳佛法燈宜稱智者自後王諸書往來皆稱弟子總持稱師爲智者

金風御節玉露調時道體休和安樂行不法師抗志

名山棲心慧定法門靜悅戒行熏修籍甚徽猷久承音德欽風已積味道爲勞冀託舟航用披雲霧故遣使人往彼延屈希能輕舉以沃虛襟佇望來儀不乖眷意也弟子楊廣和南

治禪衆寺答智顗書　同前

顗受戒既畢出居城外禪衆寺開皇十二年復還廬山

深具謙挹之旨但高人遊處觸地是安然法宇僧坊須盡嚴正經云四事供養一不可虧已敕有司修葺願忘懷受施也弟子楊廣和南

法諱奉智者書　同前

弟子總持和南柳顧言還奉旨垂示六種捨施及留受用弟子一日恭覩猶以陋薄不稱宿心來旨既以轉施功德彌爲增上悲敬福田深是平等固非菲識所能周見事事仰依其所留者既以不多願恆留受用故遣報諮謹和南

參智者書　同前

弟子總持和南履長居辰在俗咸慶伏惟吐納禪慧

與時休和弟子稟受以來粗堪靜攝謹遣叅承謹和南

請留智者書

同前

開皇十一年十一月受晉王戒畢出居禪衆寺卽欲西上王遣柳顧言致書請留待來年二月約至棲霞送別又宣口勅云智者爲當長去更有還期弟子意不欲相去遼遠脫能旋廻不敢留停鎮下近山隨樂住止又欲奉留待二月十八日同度延陵鎮仍共至棲霞履行於彼送別十二年三月顗將啓行王復致書請就攝山安居度夏顗不許王命有司具裝發遣顗遂至止廬山

弟子總持和南爰逮來誨須往荊楚辭致首尾仰具高懷但祇稟淨戒事成甫爾宿昔凝滯匪遑諮決闍梨和尚經稱勝田種子雖投嘉苗未植方用心形永伸供養庶憑善誘日灑塵勞凡厥共緣依止有地斯亦舟航兼運利益弘多如來化導何必止還天竺菩薩應變本無定方深願坦然以虛受物遲延展禮面當諮遜謹和南

重留智者書　同前

弟子總持和南逮旨須取明二日垂別修復未周便深傾欷弟子前昨書夜熟更惟忖智者至止以來未經一夏兼荊潭路遠安居將促江波浩蕩行程難期既去此處又不至前所半途結夏投止亦難又按經律一夏供養安居僧福田無量況乎師道及大衆力凡夫淺薄本資勝緣菩薩大慈須受應供暮春行謝首夏向臻九旬忽違四事虛棄修心與理於情匪安今欲仰留度夏發遣冀不半途飄落脫疑邑下喧湫須依林壑安居攝山亦當爲便若法歲將滿預勒蔣州裝船南出石頭西遊彌易既乘爽節因得順風去留之宜事理咸會此間彼處仰聽擇一意不可盡辭豈多宣謹和南

許智者行書　同前

弟子總持和南復逮令旨欲遂前心功德因緣豈敢違忤謹遵宿願即命所司發遣發日離晨仰聽詳擇庶解夏非遠秋水乘流賜答來期必當無爽用茲歡喜彌免悲欷謹和南

謝法門書　　同前

弟子總持和南奉旨今日齋竟卽事登舟睽阻方遙彌以傾欷垂示法相雖文旨淵賾源本難尋而敎門方便開悟易益恭承善誘永以受持庶藉津梁得無退轉自服膺至道每沾弘護將事遵途復降良藥沐浴慈被伏用悽荷謹和南

遣使往匡山參書　　同前

開皇十二年七月王遣書廬山參省八月顗往衡山營建功德十一月王遣書潭州奉迎十二月至荊州創立玉泉寺

弟子總持和南親信傅仲詵還逮去月朔告用慰延結熱猶熾願道體休和仰承經過攝山鍾岫寺塔安善徒衆和肅仍留二十僧權停開善進至匡嶽結夏安居東林禪閣還爲一寺峰頂精舍復皆隨喜敬緣勸發獲此熏修用耨身田方流法雨金光明福喜荷彌深弟子去月十四日始度朱方風土異宜流金在節攝衞多不調適每有劣然二十九日來石頭稍已平復自江浦違心馳情鼓蠡以日爲歲無時暫忘願

未解夏前預整裝束法歲若滿卽事西浮彼間酬顧務令在促非但弟子蔽識希護周爰深恐禪慧學徒咸思鑽仰宣尼在陳致嘆自衞便歸屈道紆情事非爲己今遣主簿王灌指往祗承并貢別牒用志存省敢略繁辭謹和南

重遣匡山叅書　同前

弟子總持和南東林山寺使至逮八月八日誨用慰馳結仰承已往衡山至當稍久法緣若竟願卽沿流冀在歲陰必期展覲弟子渡江還去月初移新住多有造次未善安立來旨勸以法事實用慚悚始於所居外援建立慧日道場安置照禪師以下江陵論法師亦已遠至於內援建立法雲道場安置潭州覺禪師以下卽建深善輒以諮知仰承相次爲營功德深荷扶助難用遠陳而發此至江州遂下請僧料云何能得相賫前施鹽米其米廻入東林鹽以上路盈長之外乃可別營功德今山僧返路行用仰酬尋別遣使迎延願預整歸計江山遼敻豈盡誠曲謹和南

答智顗述匡山寺書　同前

弟子總持和南垂誨述江州潯陽廬山東林寺峰頂寺須令弟子立爲檀越主山嶺盤秀下屬江湖香爐層峰上虧雲日偎人之所戾止隱淪於焉不歸兒乎慧遠法師勝依結構謝客梁元穿池重閣景師息心神應峰頂智者憩歷踵武前賢師嚴道尊實深隨喜所恨寡薄無益將來庶藉熏修方證常樂兼陳二寺偏近驛道行人往來頗成混雜須勅彼州令去公私使命不得停止即付所司依事須下謹和南

與匡山三寺書　同前

極暄法師道體何如衆內咸宜也鴈門遠法師四依菩薩翀飛朔野棲息南山自斯以後名德相繼智者見令爲寺檀越顧修寡薄非敢克當獎導既引良深隨喜敬德指此承問楊廣和南

與峰頂寺書　同前

暮春暄和寺衆淸勝禪悅法喜致足恬懷爐峰香氣煙霞共遠智者經託勝地爲在總內令爲檀越誠深隨喜更追厚愧善當敬勖楊廣和南

與禪閣寺書　同前

春序將謝道體何如僧衆淸善匡山佛事與自慧遠法師法師師於彌天道安安師師於佛圖澄妙德相承莫之爲最江東龍藏悉本鴈門鴈門上人創迹盧阜自梁及晉止有東林陳晩澆漓別生禪閣僧徒好異豈稱至和智者爰居還須合一想均願海更無異味行人將送過指此相聞楊廣和南

入朝遣使參書　同前

弟子總持和南仰違移歲馳誠載勞兼事入朝彌增延屬武關雖阻荆近於吳是以暫停陝州遣使承接行人返命具奉覼縷非惟年尊疾動又以結夏安居理事相推固須停止弟子還鎭非久便願沿流仰會江都庶應旦夕將聖德果亦復差機因緣多端請不勞慮謹和南

又

弟子總持和南僧使智邃來奉五月二日誨用慰馳結仰承衡嶽功德圓滿便致荆巫履涉虧和深以傾悚弟子於江都入朝至陝關眩瞀停岐陽腹內又不調適去月末還京輦如欲相承猶自羸薾未卽祇覲

望雲延顧珍納行人今返辭豈宣具謹和南

又

顗遣智邃奉書上玉泉伽藍圖幷求南衡禪師碑因獻萬春樹皮袈裟王答書

弟子總持和南奉旨於荆州當陽縣境玉泉山陲爲建造伽藍招提行道圖寫地形具以賜示伏以布金徧地買園建立奉置三尊永流萬代唱誦所不能讚筭數所不能量孰意輕微頓蒙創造循復來旨爽然失厝旣事出神心理生望表無容違拒苟作形迹即具聞奏嘉號乃覃名符天冠道塲聲滿恆沙世界福報仰歸遜辭難涉謹和南

又

弟子總持和南垂旨令撰衡嶽禪師碑文郭有道之無愧辭高德逾此陸士衡之披文想質弟子多慙旣蒙獎成不無剋勵邯鄲絕妙深恐難工還鎭病瘳庶或勉强循覽行狀用難思議佛澄道安寧復過是謹和南

又

弟子總持和南垂賜萬春樹皮袈裟一緣述是梁武帝時外國惟獻四領今餘一而是建初烏瓊法師所披謹尋菩薩戒稱所著袈裟皆染使壞色況復自然嘉樹妙彩天成相應之言無勞外假萬春表長生之稱二翼合善譬之辭永服周旋恆充菩薩常事半月豈惟元日著如來衣深荷慈獎謹和南

又

弟子總持和南率施別牒五彩旛錦香爐檀等十種示表微誠薄申法貺尠陋追悚謹和南

遣使荊州迎書　同前

開皇十三年二月王入朝行次陝州遣使持書荊州迎顗

弟子總持和南暄和道體勝愈仰揆衡嶽法事久當圓滿江陵功德復應成就隨喜之至難用勝言弟子今入朝覲行次陝州馳仰之誠與時而積故遣使人迎候希便進道來月下旬惟遲祇接路首怱促豈復委宣謹和南

遣使潭州迎書　同前

弟子總持和南歲聿云暮寒氣殊重禪悅經行願常安樂弟子頃來每多勞疾但睽覲稍久惟用傾結仰度所營功德已當究竟今遣左親使伏達奉迎願便事沿流延遲諮具謹和南

在京遺書　同前

弟子總持和南仰違已久馳係實深獻歲非遙傾遲虔禮暮春届節當遣奉候謹和南

在京重遺書　同前

弟子總持和南道逺近旨用慰馳情春暄願道體康勝玉泉創立道場嚴整禪衆歸集靜慧日新隨喜之深難以辭諭弟子始服三石散竟調息勞心秋仲歸藩請夏訖沿下在千拜覲差當匪奢其間珍德今遣統軍魯子譽往祇承謹和南

從駕東岱於路遺書　同前

弟子總持和南仲秋轉冷仰惟道體康愈弟子即日粗可行末由虔禮但增延結願珍德謹遣修承謹和南

於路次書　同前

弟子總持和南寒氣漸嚴仰惟康愈動寂怡神興居安悅弟子陪奉鑾駕旅次長奉遠憑勝力行往安隱瞻言祇覲庶或匪遙願珍重此不宣具謹和南

還藩遣迎書　　同前

開皇十五年春晉王久留京師將還鎮遣使奉迎顗乘流東下止揚州禪衆寺王奉書求學禪慧顗書答之後三日王復重請乃以所著淨名義疏初卷奉王

弟子總持和南獻歲春明仰惟道體勝豫禪悅法喜衆咸集業功歸有在悉由明導敬憶江東暫欲西上先到衡嶽用賽師恩次往渚宮以報生處虔承此旨衛送大江陽子臨流具申來請即蒙開許還至觀濤年來歲往寒暑屢變恭聞功德圓滿遠難讚述弟子多幸生在佛家過庭所聞匪直詩禮轉輪斯奉實惟日暮今者陪扈鑾駕玉軑發自京師言停洛陽又止歷下柴望之禮本自虞書巡會之聲盛於姬典至尊憲章先古允叶人神相風指南奉朝東岱以今月十一日吉辰宗事云畢於時天地載廓日月增華休氣

神光燭近被遠靈芝競吐山谷連木並秀宮壇瘖聾矇瞽之徒無醫而自愈扶老攜幼之侶不謀而同到臣子殫見事非虛飾一物得所萬里斯應師資至重敢不稍聞第率從便藩邸辭行所夾鍾將末必居揚州今遣奉迎便願沿下餘春未盡必希拜覲其間珍德續復祗承謹和南

謝天冠仍請淨名義書　同前

總持和南前撰菩薩天冠率爾式之樣深嫌不工即用呈簡爰逮今製思出神衿圖比目連妙逾郢匠開士五明此居其一金剛種智茲焉標萬是智因地化物不可思議接引隨方多能盡達冠尊於身端嚴稱首跪承頂戴覽鏡裴徊有飾陋容增華改觀弟子多幸謬稟師資無量劫來悉憑開悟邑心無作觸仰勝緣度脫舟航何慮不果但戒爲基趾信實行先保解毘尼昔年虔受身雖疎漏心護明珠而定品禪枝屏散歸靜猥以凡薄荷國鎮藩爲子爲臣難虧難怠豈藉四緣能入三昧此非臆斷實荷誠說經稱非禪不智非智不禪定解相資能證無漏又電光斷結其例

甚多慧解脫八厥朋不少卽日欲服膺智斷率先名教永汎法流兼同治國未知底滯可開化不師嚴道尊可降意不宿世根淺可發萌不菩薩應機可逗時不若未堪敷化且暫息緣如可津梁便開祕藏書云民生在三事之如一況覃釋典而不從師今之慊言備瀝素款成就事重請棄飾辭謹和南

重與智者請義書　　同前

弟子總持和南仰逮還旨猶秉謙尊循復久之悅如自失切以學貴承師事推物論歷求法緣脣心有在若習毘曇則滯有情著若修三論又入空過甚成實雖復兼舉猶帶小乘釋論地持但通一經之旨如使次第徧修僧家尚難盡備況居俗而欲兼善當今數論法師無過此地但恨不因禪發多起諍心達者無違求那明偈仰惟厚習善根非一生得初乃由學俄逢聖境南嶽禪師親所記莂說法第一無以仰過照禪師來具述此事於時心喜已域寸誠智者昔入陳朝彼國明式瓦官大集衆論鋒起榮公強口先被折角兩瓊繼軌裁獲交綏忍師讚歎唯唱希有弟子仰

延之始便事勝集屈登無畏釋難如流親所聽聞衆咸瞻仰適承前往荊楚講法華經舊學名僧莫不歸服故知非禪不智驗乎金口比聞名僧所說智者融會盡有階差譬若羣流歸乎大海此之包舉始得佛意弟子卽日而不依請譬彼彌勒今當問誰惟願未得令得未度令度樂說無窮法施無盡復使顧言稽首虔拜謹和南

謝義疏書　同前

弟子總持和南逮旨送初卷義疏跪承法寶粗覽綱宗悉擅內外耳未曾聞故知龍樹代佛不可思議今所著述肉眼未覩明闇謹復研尋遲比覲接謹和南

論荊州諸寺書　同前

顗以荊州立玉泉及所修十住寺請王爲檀越王卽移書達荊州總管嘗令檢校復致書勸留顗後答書

弟子總持和南荊州玉泉十住兩寺近旣賜令檢校今須書及江陵總管當勒所由終聽僧使奢促弟子仰蒙淨戒宿世因緣稍希義理智波羅蜜爰降開許

始制義疏方憑沃啓向入慧門昔年仰請棲霞時往觀行政爲密邇朝發暮到應可諮決不異邑居行道本貴安心寧勞過遠天台之路幸願輟情屈己爲人菩薩有賜於專契弗敢違前都不知淨人善心已墮僧數濟度無隔惟用隨喜謹和南

復答智者書　同前

總持和南復垂誨旨益具仁慈開士虛懷隨感必應本誓願力何患不果政言服道日淺未堪違遠深憑護念開示悟入玉泉十住天台本居仰由勝功能得建立方須影響永至金剛江陵書及會稽敎下並勅所司以時發遣謹和南

與荊州總管達奚儒書　同前

智者禪師德尊望重近年紆道爰授淨戒今修治彼州十住寺造立西祖玉泉寺並見請爲檀越復聞公等多結勝緣大乘運通良深隨喜師今遣僧使志果法才二人還就玉泉寺法燦道慧法師十住寺道臻法師經理想加心影響獎成妙業公私覃福幽顯同賴法事遠白不復暄凉也楊廣白

迎智者入城礙雨移日書　同前

總持和南方要仰延雨乃暫阻明明間若晴別當遣信謹和南

次迎入城書　同前

總持和南霜寒道體康勝弟子還來甫爾未暇迎延馳誠已深今遣候接冀近祇覲謹和南

答智顗蔣州事書　同前

弟子總持和南爰逮高旨騰蔣州僧所及竊以僧居望刹食惟分衞所立精舍本依聚落近年奉詔專征弔民伐罪江東混一海內乂寧塔安其堵市不易業斯亦智者備所明見而亡殷頑民不慙懷土有苗恃險敢恣螳螂横使寺塔焚燒如比屋流散鐘梵輟響鷄犬不聞廢寺同於火宅持鉢略成空返僧衆無依實可傷歎彼地福盡方成丘墟所餘堂塔本不壞毀其有現僧亦許房住惟虛廊檐宇會當倒壓所以移來還充寺館其外椽版權借築城若空寺步廊有完全者亦貸爲府廨須一二年間民力展息卽於上江結筏以新酬故本勅所司具條孔目無慮零漏恐遠

僧未能曲見頓用仰誣必願言提冥諸其掌猥延滿軋戀側良深謹和南

遣使入天台參書　同前

總持和南麥序氣淸道體和適福慧莊嚴與時高勝弟子至來未久鸞復可行近頻降兩書爰垂示功德元義刪削文句入初其舊維新從鸞至妙會須披接方谿煙雲春律已謝夏坐方結敢違經教涉暑出迎白露宵團秋風葉下必預舟檝迎覲江陽然仰勞著述已涉數載般若多障近願成功日就月將庶方啓沃率貢別牒示表虔誠在敬無文仰揆弘亮其間珍德續事音語謹和南

遣使入天台迎書　同前

總持和南霜氣已緊蚑熱久袪方恐沍寒預取調適今遣奉迎祇禮非奢謹和南

遣使參病書　同前

開皇十七年王使入山迎顗行次石城乃稱有疾遣醫往治或請進藥及齋並不聽

總持和南仰承出天台已次到剡石城寺感患未歇

菩薩示疾在疾亦愈但於翹誠交用悚灼今遣醫李膺往處治少得康損願徐進路遲禮覲無遠謹和南

答智顗遺旨書　　　同前

菩薩戒弟子總持稽首和南先師天台智者內弟子灌頂普明至奉去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遺書七紙手迹四十六字并淨名義疏三十一卷犀角如意蓮花香爐等跪對修讀擢振於心舍利儼然德音具在迦葉猥迹身證遙追曇光天台安禪近躡誠復如來雙林四部號慟而涅槃遺敎法更殷重况乎五百歲後四依拯溺深順佛旨居世同凡將欲泥洹現希有事五品十信已自皎然彌陁觀音親來接引去德茲永乃增悲戀追悟今生還慶夙稟所恨淨名經疏不重親承由冀尋研用補咎悔追惟障惱現機未發遊聽前聞亦有成就非徒悟有淺深抑又時或早晚佛滅度後得聖上多道躍他方冥來曉示在思卽世忽奉大師良由宿緣積會親近愛覃來命必垂影響不捨本誓筆迹具存是用歸誠憑靈戒懇跪受經疏如意香爐虔禮西方心口相誓手探卷軸最後殷勤

即於今月十八日仍感瑞夢是知濟度已降舟航惟願即日在寶池遙開蓮花今居淨域近溉濁心世世生生師資不闕華凡登聖給侍無虧但義府鉤深遺文淵博雖加策駘終畏面牆特希溉以醍醐如出香乳照以暗井即顯眞金然後仰藉神通俯勵精力別詢名僧奉揚法味普共含生作大利益斯則勿違提奬同登彼岸最勝最上就此爲尊灌頂所送最後淨名義疏三十一卷至佛道品謹即裝治善書習讀逮旨爾前元義及入文解釋付弟子焚之即付還使遣對燒蕩犀角如意蓮花香爐遠以垂別輒當服之無斁永充法事今奉施磁瓦香爐供養龕室遺旨以天台山下遇得一處非常之好垂爲造寺始得開翦林木位置基階今遣司馬王弘創建伽藍一遵指畫寺須公額并立嘉名亦不違旨佛隴頭陁並各仍舊使移荊州玉泉十僧守天台者今山內現前之衆多是渚宮之人已皆約勒不使張散豈直十僧而已所求廢寺水田以充基業亦勅王弘施肥田良地深蒙擁護當年別資給行送經一藏依法爲先師別供養具

鐘旛香等又施錢直且充日費鄧境靈塔吳內石像剡縣彌勒尊儀臥疾之處並使裝飾亦不仰異荊州玉泉寺既是爲造理當異餘道場其潭州大明寺荊州十住上明寺等先以敬許爲檀越無容復乖今誨使製南嶽師碑即命開府學士柳顧言爲序自撰銘頌所囑僧有罪治無罪平等切以涅槃羯磨經有誡文正論治國金光明品住持三寶弗敢墜失又令加修慈心撫育民庶犬馬識養人豈忘恩蓋聞外書爲教仁尚恕物內典居宗大慈爲首在文雖異諸理實同不有君子其能爲國不有菩薩豈濟含生又以僧未貫籍許其出首適奉詔書冥符來及見機而作所謂後天而奉天時糧運轉輸深關軍國前已表聞所司未報終當方便必期諧果及承寄囑斯復能照他心前來仰答無違意旨庶藉熏修福祐國家灌頂普明面引詢訪具述遺形宴坐宛若平生轉恨失時不重餐義味仰撥定力如須彌峙法臘云竟切願輿迎一到江陽還入禪衆道俗接足人神頂禮即當奉送復彼山龕庶藉瞻仰能開心目深願道力不孤所請

雖厚恩申報具在願文而實宜加護實須酬仰二僧今反輕奉報書遠拜靈儀心載嗚咽謹和南

智顗終後弔山衆書　同前

正月二十九日總持和南白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諸佛及緣覺尚捨無常身大師智者移應遷神哀摧抽惱不能自勝念當戀慕追慟難忍未矣奈何復當奈何侍者灌頂普明二人齎送別書觀心論淨名疏犀角如意蓮華香爐并智越法師一衆啓見對增哽德音若存卽遺條流移神靈迹祥瑞炳著自述分明舍利全身於今安坐非證聲聞小果定入菩薩大位素聞得法華三昧方驗不退法輪面覩彌陀觀音大勢至以宿命智反照斯土四部弟子豈不努力自揆寡薄無以申報惟當敬依付囑不敢弭忘應建伽藍指畫區域須遠引繩天宮卽應至金剛際旣有要道當建繕造一遵本意昔宣尼亡沒弟子守墓三年子貢之徒乃至六載況乎方置精舍未樹福基彼現前僧愼勿張散但使謀道何患無食期取來生西方非遠必若懈退寶池極遙今遣使人於佛隴峰頂虔誠懺

禮修福建齋具如願文略伸鄙意二僧今返特此慰書楊廣白

遣使入天台設周忌書　同前

王遣典籤吳景賢入山以諱日設五百衆齋

歲序推移日月如逝智者遷化已將一周追深悲痛情不能已念慕感慟何堪自居今遣典籤吳景賢往彼設齋奉爲亡日追福遲知一二楊廣和南

賜釋慧覺書　同前

法師安善凉暑惟宜承栖遲龜山之域闡揚龍樹之旨其義端雄辯獨演暢於稽陰談柄微言偏引汲於鏡水弟子欽風藉甚味道尤深今於城內建慧日道場延屈龍象大弘佛事盛轉法輪上人名稱普聞衆所知識今遣迎候遲能光拂也

請釋灌頂書　同前

夏序炎赫道體休宜禪悅資神故多佳致近令慧日道場莊論二師講淨名經全用智者義疏判釋經文禪師既是大師高足法門委寄今遣延屈必希霈然幷法華經疏隨使入京也佇遲來儀書不盡意

與天台山衆令　　同前

仁壽元年正月永嘉僧法曉生聞智者勝德特至龕所旋繞禮拜一夕龕戸自開光照林木衆共瞻禮又張造者年邁足躄登龕拜祝願得度脫忽聞龕中應聲及以彈指灌頂等啓聞皇太子與書

僧使灌頂智璪至覽十一月三日書并陳靈龕應迹顯形放光彈指流音應念傳響斯實不思議力變化多方感悟有緣示希有事慎終追遠感歎相深在昔雙林示滅非滅多寶獨塔俟時湧現爰在狼迹迦葉分身乃至鷲山迦文留影眉毫散彩指端震室豈非像教能度無邊是大因緣聞善知識永惟宿昔獲承師範德音盈耳神光在目方憑靈瑞係踵菩提肅承靈誥宜慰南服山衆法徒同志爲友曾成等侶方共舟航歲暮凝寒念皆道勝天台名嶽海岸所推修建大林多虧重閣三時設供四事不周想甘禪悅以同法喜其間敬德信次相聞今遣員外散騎侍郎張乾威送僧使還山於舊所設供庶同甘露能變麤澀亦憑香積證道融銷書不盡言反此無悉楊廣和南

天台建功德發願疏　同前

菩薩戒弟子總持和南十方三世諸佛一切尊法三乘聖衆上界天仙龍神他心道眼護持應現叟塞虛空無量幽顯切聞諸佛菩薩不捨本誓爲天人師拔濟含識次令和南闍梨代作宗範引接後來與佛無異資敬之重具在經律不有明導豈濟苦海匪報厚德豈收福田遺行可追謹依佛語菩薩戒先師天台智者來踰剡嶺遷化石城初開訊至哀情摧慟敬惟勝行逾滿熙連佛許臨終自說所得今開侍者所書巨有異相稱吾位居五品弟子事在法華十住信心文具瓔珞於是空聲異響徧滿山房索披大衣云觀音來至驗知入決定聚面覩彌陀靜攝遷神安坐身證久移晦朔容相儼然斯蓋無量劫來檀慧具足深護佛法發起羣生非無顯晦出沒其孰能於此歟有始有終者其惟聖人乎設以辯才千萬偈讚師福慧終不能盡夏初遣信到山期法歲竟迎接僧臘既滿尚疑谿谷毒癘意取氣交霜雪杯度鏡水及屆剡下便承臥疴豈言信次騰神淨域遂不獲重覩音容再

諮法味維摩義疏蘊而莫宣良由宿障根深致違心契已悔於前須補於後近於此州禪衆舊居雖仰爲設會幷就天台指畫之地則造寺塔而於彼山頭陀之處未獲重修今奮覽別書囑寄佛法不思議事感歎銘衿無已之誠今遣往於佛隴峰頂集衆結齋願承三寶之力速達西方智者證知淨土記莂生生世世長爲大師弟子未得佛前早相度脫不棄緣感弘到菩提幷乞衆力爲弟子懺悔自從無明住地以來至于今日恆沙惑障煩惱迷昏五蓋十纏輪廻界內八萬四千塵勞增長願憑積慶及茲功德衆罪霜露慧日消除衆善普會法雨洋溢神通道力照藹皇家寶祚靈長覃被億兆

敬靈龕疏　　同前

維隋仁壽元年歲次辛酉十二月十七日庚寅菩薩戒弟子皇太子總持和南敬告天台山寺先師智者全身舍利靈龕之座粤竊聞民生在三事之如一皆資聖範能遂賢功顏回不値宣尼豈鄰殆庶尹喜不逢老氏安致長齡况乎乘般若之舟望菩提之岸弗

有明導豈至寶所復因信俱來法城所謂自利利他人我兼利師及弟子智斷具足抑又聞曰疏傳告老太子贈以黃金桓師退辭家庭陳於喪服斯並有爲方內少用報恩豈臻無際空表盡酬師力弟子宿植德本早承道教身戒心慧蒙瑩明珠早穗寒荄盡沾甘露雖復時流歲永生滅不追行住坐臥服膺如在爰以景昧謬齒元良守器非才昇離多懼復奉明詔曩經作伯暫輟監撫還省宸方瞻望天台有如地踊僧使續來龕瑞重疊多寶妙塔如意分身玉毫金光分宵破暗應念彈指自室空聲有一於此已稱靈顯四者雖幷豈非希有自曇光坐滅之後道猷身證以來興公飛錫所不能稱靈運山居未有斯事盛矣哉是我大師證道之基趾也至矣哉是我良田之報歲也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經稱知恩報恩諸佛皆爾近歲雖遵誡約修構祇洹多慚布金止因山宇庶同心淨域勝土莊嚴幸僧衆無虧熏修不缺冥力深扶人功多愧今遣員外散騎侍郎兼通事舍人張乾威送僧使灌頂等還山于寺設會稽首接足十方三

世一切三寶無量幽顯現前大衆以此功德仰資先師智者早證正覺具如臨終證現以生安養頃來畱瑞久視彌陀踵武觀音連衡大勢囘眸東視不捨娑婆轉睇南閻彌憐震旦滄溟巨海尚不讓于涓流嵩華峻極安苟排于微壒敢陳薄供願垂攝受當使無邊法身盡承甘露無量化影咸進醍醐涅槃餐之不可窮般若味之不可竭盡我念力遵我師道消我煩惱滿我誓願現在未來長慧提拔家國眷屬俱入大乘密往潛來恆垂影響塵勞障累消除隱塞究竟等虛空圓滿如法界斯則大師勝力諸佛荷擔弟子含慈出如來藏無離文字以求解脫文字之性卽解脫也不著世間如蓮華常善入於空寂行達諸法相無罣礙稽首如空不可依

設齋願疏　　同前

菩薩戒弟子皇太子總持和南十方三世法佛報佛應佛法身應身化身諸佛所師所謂法也以法常故諸佛亦常佛常法常比丘僧常世間皆空而實不空諸佛妙有而實不有不有而有不空而空至寂恬然

始名至樂凡情弊報皆生極苦迷之者則生盲皓首得之者則罔象元珠弟子幸憑勝緣微因宿種方便智度生在佛家至尊皇后慈仁胎教有八王子日月燈明之恩十六沙彌大通智勝之勛加以昔莅淮海欽尚釋門先師天台智者顗禪師膺請江都授菩薩戒由是開悟歸憑有在而夢楹託諷梁木先頹合掌安禪端坐示滅於今數載儼然若思適現儀形續放光燄彈指之聲震於龕室僧使報述遐邇聳踊皆由佛法僧力感應相關汲引含靈故現斯瑞肅奉明詔暫輟監國巡慰淮揚衘籲毗黎思報佛恩少酬師道以今大隋仁壽元年歲次辛酉十二月十七日謹遣員外散騎侍郎通事舍人張乾威到天台山寺敬設蔬飯雖調八水多慚百味庶同純陁之末供有如淨名之遙請色香細輭徧滿十方歡喜甘餐寧唯百億天仙龍神並希雲布任持世界盡望星羅以智者之分身納師資之攝受經稱信爲能入智爲能度願消甘露咸濟苦海應變穢土通同淨國天覆地載長轉金輪七廟六宗永安玉座本支百世紹隆萬紀男女

緇素皆染大乘水陸空行咸知佛性須彌入於芥子未足成難食項猶如亘刼曷以爲怪井蛙不識江海蚑聴安知鵬翼以我今懺並乞氷消以我今誠皆入願海發菩提心徧在諸佛菩提心者卽是佛心下度衆生上求佛果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以無所得卽菩提心無所得卽是得無所得稽首歸命十方三寶

勅度四十九人法名　同前

皇帝勅皇帝敬問括州國清寺沙門智越法師等僧使智璪至得書具至懷天台福地實爲勝境所以敬爲智者建立伽藍法緣既深尊師義重欲使宗匠遺範奉而弗墜菩薩淨業久而彌親然則去聖久遠學徒陵替規求利養不斷俗緣滋味甘腴違犯戒律此乃增長罪垢豈謂福田師等離有爲法求無上道棄俗諸漏鑑在雅懷由須獎訓末學弘修淨行俾夫法門等侶咸歸和合諸佛禁戒畢竟遵行又此寺嘉應事表先覺既理由冥感卽號國清寺幷有施物用申隨喜冬序甚寒道體清豫朕巡省風俗爰屆江都瞻

望山川載深勞想故遣兼通事舍人盧政力往指此不多

行道度人天下敕　　同前

大業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菩薩戒弟子皇帝總持稽首和南十方一切諸佛十方一切尊法十方一切賢聖僧竊以妙靈不測感報之理遂通因果相資機應之徒無爽是以初心爰發震動波旬之官一念所臻咫尺道場之地雖則聚沙蓋鮮實覆簣於耆山水滴已微乃濫觴於法海弟子階緣宿植嗣膺寶命臨御區宇寧濟蒼生而德化弗弘刑罰未止萬方有罪實當憂責百姓不足用增塵累夙夜戰兢如臨淵谷是以歸心種覺必冀慈愍謹於率土之內建立勝緣州別請僧七日行道仍總度一千人出家以此功德並爲一切上及有頂下至無間蜎飛蠕動預稟識性無始惡業今生罪垢藉此善緣皆得清淨三塗供獻六趣怨親同至菩提一時作佛

弔延法師書　　薛道衡

八月二十三日薛道衡和南俗界無常延法師遷化

情深悲怛不能已已惟哀慕摧割當不可任法師弱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弘理識精悟靈臺神宇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測同夫明鏡屢照不疲譬彼洪鐘有來斯應往逢道喪元維落紐栖志幽岩確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廻其慮嚴威峻法未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重興卓爾緇林鬱爲稱首屈宸極之重伸師資之義三寶由其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以追蹤澄什超邁安遠而法柱忽傾仁舟遽沒匪直悲纏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師等杖錫挈瓶夙承訓導升堂入室具體而微在三之情理百忼慟往矣奈何無常奈何疾礙不獲展慰但深悲結謹白書慘愴不次弟子薛道衡和南

三一七七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九十七卷目錄

僧部藝文三

送幷州旻上人詩序　唐楊炯
爲僧普潤辭公封表　張說
荊州玉泉寺大通禪師碑　前人
衡嶽十八高僧序　盧藏用
送林上人序　李白
蘇州支硎山報恩寺大和尚碑　釋皎然

杭州餘杭縣龍泉寺故大律師碑　李華
東都聖禪寺無畏三藏碑　前人
故左溪大師碑　前人
潤州天鄉寺故大德雲禪師碑　前人
揚州龍興寺經律院和尚碑　前人
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　前人

神異典第一百九十七卷

僧部藝文三

送幷州旻上人詩序　唐楊烱

三元日月不能改弦望之期四序炎涼不能移變通之運況乎人生天地嶽鎮東西良時美景始雲蒸而雷激臨水登山忽風流而雨散道之常也復何言哉是旻上人天骨多奇神情獨至法門梁棟豈非龍象之雄晉國英靈卽是河汾之寶道尊德貴所以名稱並聞盡性窮神所以身心不動偏觀天下暫游城闕

劉眞長之遠致雅契高風習鑿齒之宏才深期上德芝蘭一面暫悅新知垂棘連城將遊舊府雞山法衆餞行於素滻之濱麟閣艮川祖送於靑門之外是日也河山雨氣原野秋陰風煙凄而禁籞寒草木落而城隍晚雲中振錫有如鴻鵠之飛水上乘杯更似神仙之別左右爲之魂動金石由其變色恆山岱嶽看寶鼎於風雲帝里神州對長安於白日兩鄉緜邈何當惠遠之游千里相思空有關山之望羣賢僉議咸可賦詩題其爵里編之簡牘

爲僧普潤辭公封表　張說

僧普潤言伏奉甲寅制書以普潤加榮沐秩授邑封公聖恩無涯將變枯朽佛法有教誠願住持普潤自剃落壞衣五十餘載心不見是口不言俗因誠證業憑禪悟理幸逢皇祚特啓大運有歸皇太子遍畏兇讎永懷興復憂虞之際始蒙顧問貧道起廣救之悲決必成之策奉符命之旨贊無畏之心今得衆生乂安群魔消伏在於法侶所願爲多視身本無何功受祿天位有德陛下享之天討有罪太子行之豈貪天

之功以爲己力責佛之法而求身利必若冒榮背律返俗違眞亦恐乖陛下崇誠之情失如來付囑之義凡所稱述諸佛證明伏願聖慈亦垂開領乞停恩授以幸法門無任護戒傳道之至願謹詣朝堂奉疏陳情以聞

荊州玉泉寺大通禪師碑

前人

譔夫總四大者成乎身矣立萬法者主乎心矣身是虛哉卽身見空始同妙用心非實也觀心若幻乃等眞如名數入焉妙本乖言說出焉眞宗隱故如來有意傳要道力持至德萬劫而遂付法印一念而頓受佛身誰其弘之大通寶禪師其人也禪師尊稱大通諱神秀本姓李陳留尉氏人也心洞九漏懸解先覺身長八尺秀眉大耳應王伯之象合賢聖之度少爲諸生遊歷江表老莊元旨書易大義三乘經論四分律儀說通訓詁音參吳晉爛乎如襲孔翠玲然如振金玉旣而獨鑒潛發多聞旁施逮知天命之年自拔人間之世企聞蘄州有忍禪師禪門之法轍也自菩提達磨天竺東來以法傳慧可慧可傳僧璨僧璨傳

道信道信傳弘忍繼名重跡相承五光乃不遠遐阻翻飛謁詣虛受與沃心懸會高悟與眞乘洞徹盡捐妄識湛見本心住寂滅境行無是處有師而成即燃燈佛所無言可說是空王法門服勤六年不舍晝夜大師歎曰東山之法盡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並坐於是涕辭而去退藏於密儀鳳中始立玉泉名在僧錄寺東七里地坦山雄目之曰此正楞伽孤峰度門蘭若蔭松藉草吾將老焉雲從龍風從虎大道出賢人覩岐陽之地就去成都華陰之山學如來市未云多也後進得以拂三有超四禪昇堂七十味道三千不是過也爾其開法大略則專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其入也品均凡聖其利也行無前後趣定之前萬緣盡閉發慧之後一切皆如持奉楞伽遞爲心要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久視年中禪師春秋高矣詔請而來趺坐覲君肩輿上殿屈萬乘而稽首洒九重而宴居傳聖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無臣禮遂推爲兩京法主三帝國師仰佛日之再中慶優曇之一現然處都邑婉其祕旨每帝王分座后妃臨席鴛鴦四匝龍

象三遶時熾炭待礦故對默而心降時診饑投味故告約而義領一雨溥霑於衆緣萬籟各分於本分非夫安住無畏應變無方者孰能焉爾乎聖敬日崇朝恩代積當陽初會之所置寺曰度門尉氏先人之宅置寺曰報恩式閭名鄉表德非擬局厥誼彝長懷虛鍪累乞還山既聽中駐久矣衰憊無他患苦魄散神全形遺力謝神龍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夜中顧令扶坐泊如化滅禪師武德八年乙酉受具於天宮至是年丙午復終於此寺蓋僧臘八十矣生於隋末百有餘年未嘗自言故人莫審其數也三界火心四部氷背榱崩梁壞雷動雨泣凡諸寶身生是金口故其喪也如執親焉詔使弔喪侯王歸贈三月二日冊諡大通展飾終之義禮也時厥五日假安闕塞緩反葬之期懷也宸駕臨訣至午橋王公悲送至伊水羽儀陳設至山龕仲秋既望還詔乃下帝諸先許冥遂宿心太常卿鼓吹導引城門郎監護喪葬是日天子出龍門泫金櫬登高停蹕目盡迴輿自伊及江扶道哀侯幡花百輩香雲千里維十月哉生明卽舊居之後岡

安神起塔國錢嚴飾賜逾百萬鉅鐘是先帝所鑄羣經是後皇所賜金牓御題華幡內造塔寺尊重遠稱標絕初禪師形解東洛相見南荊白霧積晦於禪山素蓮寄生於坐樹則雙林變色泗水逆流至人達代同符異感百日卒哭也在龍華寺設大會八千度二七人二祥練縞也咸就西明道塲數如前會萬廻菩薩乞施後宮寶衣盈箱珍價敵國與寵貴侑供巡香其廣福博因存沒如此日月逾邁榮樂相推於戲法子永戀宗極痛慈舟之遽失恨湧塔之遲開石城之嘆也不孤廬山之碑焉可作竊比夫子貢之論夫子也生於天地不知天地之高厚飲於江海不知江海之廣深强名無跡以慰其心銘曰額珠內隱匪指莫効心鏡外塵匪磨莫照海藏安靜風識牽樂不入度門孰探法要卓焉禪伯獨立天下功收密旨解却名價誦無所得解亦都捨月影空如現如悞者無量衆善爲父爲師露清熱惱光射昏疑冀將住世萬壽無期奈何過隙一朝去之嗟我法門憂心斷續進憶瞻仰退思付囑盡不離定空非滅覺念茲在茲敢告來

學

衡嶽十八高僧序　　盧藏用

夫理存於業理契則業忘心宅於形心寂則形勝豈不以體會機化通同我人馳無役有而脗合出生入死而無際古之懸解者懷挾海嶽提挈天地掌擲千界身沒一絲前際後際其非動無去無來而常樂豈支離其德孟浪其言哉蓋同體大非而物不能自物也則有詠其洪波忘其小行指元源以驤首和幽鍵而少留亦能捭闔形神度越茲數則衡嶽思海之列可得而稱矣衡嶽寺者梁天監三年立本名善思暨陳改爲大明有隋號爲衡嶽則衡山之心也二十八宿上飛翼軫之晶三十六都下蟠吳楚之紀赧駮舒蔚燦爛炳煥以萬殊松標玉聳清蒼璀錯以億尺水碧巖霜而育粹雲芝貯秀以孕直幽岫滅氣絕頂無跡遊其質者則蘧廬清明挹其靜者則營魄淵澹信神明之所棲遲也故異人接踵於此焉遊靈迹葳蕤道風綿邈自鷲巖西闕象教東流勝躅雖多宗元或替至於仗智慧劍懷煩惱軍理以意傳階惟神遇者

未有斯美之盛也然而年代攸邈故老或遺眞詮緬微後生何述有沙門慧日俗姓慶氏濮陽人也息心達道利見觀方自北徂南爰憩茲嶽入空寂舍覺今昔常然到淸凉池知我人非遠備聞衆異祇覿前修而山間朴略簡編無次遂覃思翰墨博采遺風事無虛美務存摭實自思大師凡一十八人著之於傳藏用早遊斯道頗涉藝文承日公之恩奬聞衆眞之故事心存目想若見斯人倘茲理或存亦旦暮之期也遂懷鉛秉翰序其傳焉

送林上人序

李白

江南之仙山黃鶴之英氣偶得英粹篤生俊人林公世爲豪家此土之秀落髮歸道專精律儀白月在天朗然獨出旣灑落於彩翰亦諷誦於人口閒雲無心與化偕往欲將振五樓之金策浮三湘之碧波乘杯泝流考室名嶽瞰憩冥壑高凌諸天登祝融之峰巒望長沙之烟火遙謝舊國誓遺歸蹤百千開士稀有此者余所以歎其峻節揚其淸瀾龍象先輩迴眸拭視比夫汨泥沙者相去如牛之一毛昔智者安禪於

台山遠公託志於廬嶽高標勝槩斯亦嚮慕哉紫霞搖心青楓夾岸目斷川上送君此行羣公臨流賦詩以贈

蘇州支硎山報恩寺大和尚碑　釋皎然

我先大師曰佛嘉言孔顧大造人天張無生極宗懸衡於羣教之表自第一義諦皆我之蘧一也況儒墨名法道家之流哉教之斯行賁乎哲匠今師卽其人也大師諱道遵字宗達吳興張氏之子崇勳茂德世爲吳中右族大師夙負殊操潔士稱之榮耀不足關其心聲塵未曾觸其性其年二十詣天竺威大師首宗毗尼依佛教也常愀然而歎曰孔老之學不明三世昭昭之業何異夫適郢而求冥山哉先大師則不然觀萬像無根我獨以無生一心覆疑山之峻知四流妄有我獨以不動二字停倒海之波室是遠而悟者天隔昔在漢明永平之際大教洋溢霈然而東與生靈滌心觀天地更始正士自摩騰以降持法有如關中者秉律有如南山者海內髦士亟歸乎哉如凱風徽陽嘉禾先發北齊惠文大師傳龍樹智論一性

之教卽我釋迦如來九世祖師文殊所乘也惠文傳南嶽南嶽傳天台始授一心三觀之旨以十身佛刹微塵數修多羅如懸帝網不出正念無遺卽中蓋如來一斯教之局鑰也天下弘經之士窺我宗者不得其門而入天台去世界傳章安章安傳縉雲縉雲傳東陽東陽傳左溪左溪傳自龍樹已還至天台四祖事具諫議大夫杜正論教記今大師則親承左溪一受心宗方造其極物有凋折而苦節不衰時有晦明而至行不變法華三昧淵乎我東嘗從容謂門人曰堯舜之民不必獨義教之至也教若不至民何咎焉吾恐大教未周羣機未發陷諸子於邪見之網吾徒得無過乎乃欲廣寫法華經置道場闢經院以燭繼景揚大雄慈聲蓋平生之願與一之日發其心二之日規其趾作不逾庤厥功成焉居山之福地於戲羣峰合沓以就我當大藏而孤峙疑天作以待用此持經之境也及以清晝山空杉吹不動眞念凝乎寂寞經聲在乎窅冥此持經之心也大曆元祀州將韋公元甫兵部尚書劉公晏侍御史王公圓開州刺史陸

公向殿中侍御史陸公迅大理評事張公象境誘眞心共獲殊勝乃相與飛表奏聞詔書特下署名曰法華道場焯哉盛乎經王之惠日昇於天乎自江以東總一十七所皆因大師之首置也舉精行大德二十七人常持法華報主恩也大師以無緣慈眼極一觀四生多溺空見乃鑄盧舍那及毗盧遮那像明智身不有法體非無將顯古佛證經之由乃起多寶妙塔開淨土當生之葉遂作彌陀邑身法華一經駭聲得記方等四部得嘉廣敎盡收無垢淨光蓋是如來極開方便跡雖有作功乃無爲接人天機使知有殊常之福又寫天台一敎溢乎道場眞詮昭昭與淸景不極大師有言佛法壽命其性常任否乎不存我法安寄於是置莊二所世田爲義俟嘉穀以登身由是修期聖禾不絕非夫大師平等之施孰能於事理雙全哉物役我慈日用不足門人有懈廢者接彼退機諸法華元義天台止觀四分鈔文臨壇度人授心揚律願盈乎石室之籌天寶年於靈巖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觀大明上燭天界我身正身儼在光中異日問天

台然公公曰智慧光明從心流出非精志之所致耶又於本寺入法華道場忽覩此身在空中坐先證者知是大師滌垢之相不然則萬法有無礙之用哉其年春秋七十一僧臘四十六以興元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告終於支山本寺嗚呼象法梁壞苦流增波無數人天從今何怙初當寺葢公輪公一夜同夢大殿忽崩得非法匠將亡之應示疾之日驕陽久亢嘉苗若燎辭世之夕風號雨暴天地慘黷亦我法陵遲之變也傳教門人靈輪法盛道欣可入如來之室豈唯宣父之室哉俾厥鴻猷張而未弛奉教門人猶子靈源等高志響拔德鄰先賢精細行以檢儀敷大乘以基性雖後學夙聆德聲曷云不騫貽諸樂石銘曰泓澄吳江靜幾於道清氣蓄焉誕我僧寶洸洸大師與道爲蓄義天無孛慈釭不昏歸然支山緊公所履建塔闢院夷荒而趾乃基靈峰靈峰崇崇乃啓祕藏祕藏形形天邑在下日輪當中眞經無言至象非象冥理徹性不昧不朗三觀一心如懸帝網雪山嵯峨有時而裂香樹偃蹇有時而折世相若斯師何示滅示

滅何之天泣人悲高丘漠漠細雨霏霏陵履西去相逢是誰見海未乾疑山尚阻囂囂魔民爰得其所吾所寂寥空留法語入室數子皆弘我經安公如月遠公如星恭恭秩秩釋氏儀形影塔停停長在寒樹天上花落人間日暮猶飄苦雲與我爲喻

杭州餘杭縣龍泉寺故大律師碑　李華

大朴既彫淳源不復生人溺於迷妄自拔無由我梵惟哀之力現靈東方雷起羣蟄間生龍象調御人天巍巍乎大明燭幽而品物知向矣噫稠林枝幹榮枯不息火宅煙焰起滅相尋於衆生速壞之身有諸佛常存之性垢衣纏寶而不見濁水求珠而未得法無高下根有淺深由是啓禪那證入之門立毘尼攝護之藏土因水而成器火得薪而待燃惟此二宗更相爲用律行嚴奉則淨無瑕缺戒光深照則測見本源次修定門而自調伏云何爲大定地雖傾而不動云何爲修我心雖寂而無住然後登般若之岸上楞伽之峰以此身爲法身了無得爲眞得或有默修元契於文義受教頓悟於宗師不由門階徑造堂室微塵

學者時得一人復有大悲空隘而不窮弘誓海涸而不盡俯從像法以導世間則我大律師其人也師諱道一字法崙餘杭嚴氏生族姓之家是爲因地作如來之子寧有本緣故祖考不書尊上乘也禮峻山嶽神閑江海機對敏洽應受融明自襁褓至於成童顏色無違視聽皆正年甫八歲辭親就師鴻鵠入冥自然方外蓮花出水不染泥間十七預剃度隷龍泉寺受具於光州岸律師行相珠圓滌流鏡澈始就山陰聽岸講涅槃經師既歸而爲衆敷闡同時聽者奉以爲師恭惟此經佛最後說教旨深圓故草元著義傳法華經大事因緣授聲聞記口誦心奉誓盡當來金剛經滅度無邊悉離諸相誦起信論滌除邪妄開導心宗常所受持皆爲義什於華嚴入普賢性海於維摩得不二法門凡歷見聞莫非心證從文悟理也白日頓明於世界飛鳥自在於空中從理乘如也嘗謂天台觀門往誓深教吾所歸也夫垢因戒淨定慧以生未有愛尚存而坐登三昧每歎曰持心繫於刹那求道本於清淨使學徒懈怠由軌範不明教之興衰

在我而已矣乃護一席心必相隨嘗講大乘方攝齊登座侍者布席徹爽律文卽命撤席澣衣以俟明日其檢身激下皆此類也自是江南律學砥礪彌精矣至若齋場星列談座雲繞四衆仰山王之高萬里赴龍宮之會遠夷逾海而來聽長老順風而請益至仁生滅至辨咸簡判析疑問若陽和解冰弘敷妙理如止水觀月化童蒙爲上智伏我漫爲調柔引諸佛戒定之池浴衆生輕重之垢垢自流去池常湛然又以儒墨者般若之笙簧詞賦者伽陀之鼓吹故博通外學時復著文在我法中無非佛事故李大理昇期崔河南希逸嘗撫本州麾幢往復御史廣業令盧華州元裕兵部韓員外賞屈身郡邑艤舸洄沿及鄉人故汴州何司戶寒同與叩絕韻於淸風味元機於永夕廬山師友今古一時誠願密弘崇修本寺導容纓網高殿棟宇工人殫其百艫信士竭其千金佛宮嚴麗一方勝絕寫大藏經手自刊校學者賴焉席常住因通給無闕凡聖均焉於天竺寺造慈氏變相憑高爲臺與衆均福光靈肹蠁如在會中永以報生育劬勞

之恩光先師訓誘之德不離宴坐應者如歸天寶十三年春忽灑飾道場端理經論惟銅瓶錫杖留置左右具見五天大德十八羅漢幡蓋迎引請與俱西二月八日恬然化滅報齡七十六僧臘五十七生以其日滅亦如之昔同如來捨位之辰今是菩薩往生之日古先大士無此明徵先時院庭有百合兩本對發白花光如月輪照於昏夜嗚呼慈雲既歸花亦彫萎物感如是人哀可知至某月日遷厝於寺之西偏江嶺淮湖緇麻縞素荼毗之會聲動山川寂寥原野人亡地古悲夫一爲人師六十年矣遠名利故不遊京國樂閑安故不出戶庭有請方去故深慈密行莫得而究焉門人之冠者一行禪師惠罕法師律梁寺乾應律師蘇州東林寺懷哲律師湖州開元寺惠登少明之記長者寶藏修身執持導師化城無處瞻仰眷屬之賢有若族人神都等如來影中怖畏都盡力生今地哀號不窮以華悅會史之風尚竺乾之道追書本行見託斯文銘曰苕溪教源因戒生定百千人俱見性清淨裂除意網磨拂心鏡雖會一乘終修萬行

說法登壇天龍諦聽須彌峰頂白月孤映彼迷方者從我得正報盡生盡歸自法身晨朝涕泣江上門人炬滅陰夜舟沈海津雪山靈草無復青春欲報之德蒼蒼罔極既斷言語又非空色假言喻空觀我爲則

東都聖禪寺無畏三藏碑　前人

惟和尚輪王梵嫡號善無畏釋迦如來季父甘露飯王之後其先自中天迴因難分八王烏荼父曰佛手王以和尚生有聖姿早兼德藝故歷試焉十歲統戎十三嗣位睹諸凡舉兵搆亂不得已而後征之接刃中體捍輪傷頂軍以順勝兄以愛全乃白母后告羣臣曰向者親征義斷恩也今以國讓行其志也因置位於兄固求入道太后哀許賜以傳國寶珠南至海濱殊勝招提入法華三昧聚沙建塔誓一萬區黑蛇傷指而不退息身寄商船往中印度密修禪誦口放白光無風三日而舟行萬里與商人同遇羣盜阽於併命和尚慰帖徒侶默誦真言七俱胝尊全現身相盜果爲他寇所殲寇乃露罪歸誠指蹤夷險越窮荒踰毒水至中天境上乃遇其王王之夫人即和尚妹

也和尚服凡品而徒侶以君禮奉之王問獲其由嗟稱不足菩提眷屬是日同歸慈雲布蔭一境丕變於是發三乘之藏究諸部之宗品偈章句誦無遺者說龍宮之義理得師子之頻伸名振五天尊爲稱首那爛陀寺像法之泉源衆聖之都會乃捨寶珠瑩大像額端晝如日魄夜則光耀僧有達摩鞠多掌定門之祕鑰佩如來之密印顔如四十許實八百年也和尚投體兩足奉爲本師鉢中非國食示一禪僧華人也見油餌尚溫粟飯餘煖愕而歎曰中國去此十萬八千里是彼朝熟而午時至此何神速也會中盡駭而和尚默然本師謂和尚曰中國白馬寺重閣新成吾適受供而返汝能不言眞可學也乃授以總持密教龍神圍繞森在目前無量印契一時受頓卽日灌頂爲天人師稱曰三藏三藏有六義內爲戒定慧外爲經律論以陀羅尼而統攝之惟陀羅尼菩提速疾之輪下脫吉祥之海三世諸佛生於此門夫慧照所傳一燈而已殊異燈亦無邊由是有百億釋迦微塵三殊菩薩金剛總攝於諸定向月懸同於法身頓升階

位鄰於大覺此其旨也和尚遍禮聖跡周行大荒不悔艱難每所三至爲迦葉剃髮受觀音摩頂嘗結夏於靈鷲山有猛獸前路深入山穴穴明晝有摩尼立像左右侍者邑相如生中印大旱求和尚請雨觀音大聖在日輪中手執淨瓶注水地中感咽於雙樹之下問往昔於佛世之人爲者不言十問其一鍛金爲貝葉寫大般若鎔銀起窣堵波等佛身相母后謂和尚已化淚竭喪明及寄疏問安朗然如故大雄威後外道如林九十六宗各專其見和尚皆隨所執乘除破疑解邪縛於心門捨迷津於覺路法雨大小而均澤定水方圓而滿器仆異學之旗鼓建心王之勝幢使其以金制狂卽身觀佛大師喜曰善男子中國有緣可以行矣乃頂辭奉下至迦葉濕彌國中夜次河河無津梁浮空以濟受請於長者有羅漢降曰我小乘之聖大德是登地菩薩乃讓席推尊和尚受以名衣乃升空而去烏傷國有白鼠馴遶日獻金錢講毗盧於突厥之庭而可敎了請法和尚乃安禪樹下法爲金字列在空中突厥之妻有以手按其乳乳爲三

道飛注和尚口者乃合掌端容曰此我前生母也或悟舉刃三斫支體無所傷破者惟聞銅聲而已至雪山天池而和尚不愈本師自空而至曰菩薩身同世間不捨生死汝久離諸相寧有病耶言畢而冲天則洗然而愈矣路出吐蕃與商旅同次夷人貪貨率衆合圍乃密爲心印而蕃豪請罪至中國西境夜有神見曰此東非弟子界也文殊師利實護中州禮足而滅以驢負經至西川涉龍沙陷驢足沒於泉下和尚入泉三日止龍宮而化之牽驢出岸經無霑濕睿宗道尊德盛立契無爲詔僧若那及將軍史獻出玉門塞表以俟來儀開元紹興重光大化聖皇夢與眞僧見其姿狀非常躬御丹青圖之殿壁及和尚至止與夢合符天子感靈而敬悅之飾內道場尊爲教主自寧薛二王而下皆跪席捧器爲師賓大士於天台接梵筵於帝座禮國師以廣成之道致人主於如來之乘巍巍法門於此爲盛有術者握鬼神之契參變化之功承詔御前効其神異和尚恬然不動而術者手足無施矣其餘祕要代莫聞也累請居外勑諸寺遞

送隨駕至洛京詔於聖善寺安置自出內之後奔走華夷和尚臨之貴賤如一奉儀形者蓮華開於眼界稟言說者甘露降於心源超然自悟曰有其人矣法侶高標惟尊奉長老寶思其餘皆接以門人之禮禪師一行者定惠之餘術窮天地有所未達咨而後行和尚質粹神邁氣和言簡不捨律議而身心自在不離坐席而願力俱圓有來畢應鐲應無礙故衆妙懸解藝能兼於百工大悲普薰草木同於一子不知其極也於本院鑄金銅靈塔以此功德應緣護世手爲模範妙極人天寺衆以銷冶至廣庭除甚隘慮風至火盛災延寶坊笑而言曰無可爲憂自當有驗及鼓鑄之日大雪蔽空靈塔旣成瑞花飄席前後奉詔禳旱致雨滅火返風昭昭然遍耳目矣從容上請大庇緇林正法之興繫於龍象信也表求還國優詔不許開元二十三年十一月七日右脅累足涅槃於禪室享齡九十九僧臘八十法界凄涼天心震悼詔鴻臚寺卿李現威儀賓律師以某月日葬於龍門西山涕慕傾都山川變色弟子寶思禪師滎陽鄭氏明畏禪

師瑯琊王氏皆高族上才超然自覺息言爲樂說之辨妙用卽禪那之宗入和尚之室惟茲二人而乾元之歲再造天維大君心證無緣之悲躬行不匱之孝由是釋梵扈蹕天師濟師凶穢掃除神祇清淨位光付囑教大典行二禪師爰以偈頌刻諸金石法離文字道不可名以慰門人感慕之心有同顏子喟然之歎其文曰釋宮尊種龍扶出持捨位成道爲天人師度微塵寰行甘露慈仁消大怖辨洗羣疑法本不滅今予得之隨方演教聿來中國帝居承迎天花滿袱懽喜園花惟聞薝蔔百千萬億調伏其心灌頂在昔聲聞現今山王高妙海月圓深因於示滅空悲鶴林伊水西山冥冥元室金棺此閉式瞻無日雙寶昭典敎尊言密歸我者因因明悟實

故左溪大師碑　　前人

百億三昧無非度門於覺昭中而自在過去大士時惟左溪傅氏之子法號元朗字惠明其先北池泥陽人漢魏大族隨晉南渡家於義烏今爲東陽義烏人也自江夏太守極梁居士翕賢達相承世謂居士爲

諸佛化身杳不可測左溪卽居士六代孫梵行之間宜生上德母葛氏夢天降靈瑞而娠左溪心淨體安迄於乳育生九年矣辭家入道兼綜羣言曰此法門之畎澮也如意年中剃度隸義烏清泰寺尋光州岸律師受具戒就會稽印宗禪師尚律部重山深林怖畏之地獨處巖穴凡三十年宴居左溪因以爲號每言石泉可以洗昏蒙雲松可以遺身世吾以此始亦以此終於所居一方建立精舍約而不陋跪懺其間如來諸大弟子皆菩薩僧大迦葉之頭陀舍利弗之智慧羅睺羅之密行須菩提之解空由此四者皆最上乘同趣異名分流合體舍利弗先佛滅度佛以法心付大迦葉此後相承凡二十九世至梁魏間有菩薩僧菩提達磨禪師傳楞伽法八世至東京聖善寺弘正禪師今北宗是也又達磨六世至大通禪師大通又授大智禪師大智降及長安山北寺融禪師蓋北宗之一源也又達磨五世至璨禪師璨又受能禪師今南宗是也又達磨四世至信禪師信又受融禪師住牛頭山今徑山禪師承其後也至梁陳間有慧

文禪師學龍樹法授惠思大師南嶽祖師是也思傳智者大師天台法門是也智者傳灌頂大師灌頂傳縉雲威大師縉雲傳東陽威大師左溪是也又弘景禪師得天台法居荊州當陽傳眞禪師俗謂蘭若和尚是也左溪所傳止觀爲本祇樹園內常聞此經燃燈佛前無有少法因字以詮義因義以明理因理以同如定慧雙修空有皆捨此其略也菩薩或以性海度或以普門化香像至底彌樓最高其餘幽贊不知充滿法界夫知上法易行上法難修上法易證上法難明謂左溪爲有則實無所行謂左溪爲無則妙有常住視聽之表巍巍左溪因恭禪師重研心法惟十八種物行頭陀教厥後奉東陽威大師得最上乘詮第一義現聲聞像弘大覺心大無可名也偏袒跪膝奉觀音上聖願生兜率天親近彌勒殫罄衣鉢嚴具尊儀焚香稽首則舍利降靈光寺非正陽屋宇凋落殿移則像毀財匱則力難左溪錫杖指揮工人聽命如從舊貫儼若天成心不離定中口不嘗藥味耄期之歲同於壯齡告門人曰吾六印道圓萬行無碍戒

爲心本汝等師之天寶十三載九月十九日就滅春秋八十二僧夏六十一四輩號慟如慕如癡香拂花幢雷動山谷鄉人或夢左溪居寶閣第四重者寤告其鄰與之夢協兜率天者第四天也願力所屆度廣人天既荼毗已門人分舍利建塔於左溪遵相法也城邑之人願獲親近分半舍利起塔於州某原申永慕也左溪假在深山衣弊食絕布紙而衣掬泉而齋如繒纊之溫均滑甘之飽誦經則翔禽下聽洗鉢則騰猿跪捧宴坐一堂如法界之樂蕭然一院等他方之遊或問曰萬行皆空云何苦行對曰本無苦樂妄習爲因衆生妄除我苦隨盡又問曰山水自利如聚落何對曰名香挺根於海岸如來成道於雪山未聞籠中比大遼廓至若旱蛙躍流聾犬能視雲雷興而獵者捨弓矢鱗介絕而漁者壞罾梁舉其晫然曷可殫載弟子衢州龍丘九嵒寺道賓越州法華寺僧法源僧神邕本州靈隱寺僧元靜棲嵒寺僧法開蘇州報恩寺僧道尊菩薩僧開左溪之祕藏常州福業寺僧守眞杭州靈曜寺僧法澄靈隱寺僧法眞明州天

寶寺僧道原淨安寺僧惠從本州開元寺僧清辨純得醍醐飽左溪之道味入室弟子本州開元寺僧行宣常州妙樂寺僧湛然見如來性專左溪之法門新羅僧法融理應英純理應歸國化行東表弘左溪之妙願菩薩戒弟子傳禮王光福等菩薩惠慈霑左溪之一雨清辨禪師等荷瞻遺烈見請斯文銘曰慈石湊金澄流見月法與心起緣隨定設衆生未度我爲舟筏將如趙代空望荆越趨道云何知之在行殈煩惱轂歸寂滅城不住之住無生之生兜率天樂徘徊下迎潺湲左溪東入蒼海青松白月人亡地在四輩盡哀時乎不待頌德空嶺劫塵無改

潤州天鄉寺故大德雲禪師碑　　前人

東南苾芻之上首曰長老雲公報年若干永泰二年某月日涅槃于潤州丹徒天鄉寺人天痛慕江海寂寥御史中丞韋公元輔頃臨潤州嘗申跪禮無何韋公兼觀察領浙西按部至京江來脩謁問長老曰如來遺教付囑仁賢貧道有檀像一龕敬以相奉意深言簡聞者悽然韋公致別之明日長者繩牀跏趺無

病而滅嗚呼至矣哉昔支遁與謝公爲山水之遊竺法師與王度爲生死之約古今同道如見其人長老每言曰得天師于牧馬求善法於鬻香不可不敬樂羊以食子見疑苾芻以草繫成忍不可不仁智瑤死於大縣項生退於什宮不可不廉留侯先期而黃石悅元謀懇乞而觀音降不可不信學此四者以爲教端內訓緇褐外化羣品其餘觸類而長道遍恆沙長老法號法雲獲度於神龍之歲俗姓申氏其先魏都之望出於姜姓左右宣王詩所謂維嶽降神者也曾祖寧皇朝考功員外郎祖靖睦州遂昌縣令父儉不仕以復楚之忠烈相韓之勳伐蓄靈韜曜鍾美後人長老童年入道誦法華經景龍歲受具於本州龍興寺元昶律師由是萬計俱圓名冠同列與鶴林絢律師偕往嵩潁求法於大照和尚以心眼視徹見無邊界果在掌中隨心舒卷喻菴羅熟終當自知此其端也道在兼愛故無棄物有志於道來問長老曰飲甘露者當淨其身有涉道未弘來問長老曰菩提爲寶耶無知無德涅槃爲空耶常樂我淨由是江左禪教

有大照之宗焉至若願力所弘莊嚴佛教像飾同日月之照廚供盡人天之福積若山川流於他方凡聖去來緇素皆以天鄉爲中路之化城也夫三界爲牢鬼神同死使桎梏輪轉無解脫時佛性在煩惱之中佛身即衆生之體大法平等無所不同雪山滿月是爲眞語同音半字寧爲妄說如來毫相始於東土菩薩求法遍在西方慈悲之間固非一致若乃昆明刦灰夏時同學化來周穆之歲星隕魯莊之年甘泉金人之祀伊存浮圖之說謂之爲妄則常情不測謂之爲實則迂闊難明立定哀之時書隱桓之事憑魯史之文猶未之詳況超乎視聽之外出乎名言之域固宜然也國史傍錄往往合符者則宣尼稱西方有聖元老云吾師竺感厥乾後夢孝明漸於中國楚王英尤敦此道嘗奉縑贖罪詔曰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而爲誓其還縑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浮圖仁祠即塔廟也潔齋爲誓即禮懺也伊蒲塞則優婆塞也至魏受禪洛陽宮中有浮圖毀除之沙門以佛舍利擲水生光由是移於道車

廣開禪室僧會揚化於三吳惠持演敎於三蜀震曜聾瞽無代之法壞也因葢吳同亂之積其後也賴曇休堅持之誓自菩提達磨降及大照禪師七葉相乘謂之七祖心法傳示爲最上乘南方以殺害爲事北方多豪右犯法故大通在北能公在南至慈救慇曲無不至其餘則澄公威神止石羯之虐惠始定力悛赫連之暴淨檢尼部之初曇柯律藏之始道安垂範羅釋詮譯惠遠道生闡敎於匡廬杯渡寶誌著異於江浙舉稠公之衣而定興廢驗仲尼之記而崇建立有唐撫運同符聖覺中州徼外人智如林元奘無畏繼興夷夏不可悉數舉其殊尤長老旣滅門人僧某等戒還本原智人無學以某月十六日遷定於鶴林寺西江湖晦冥道路悽慟初吏部侍郎齊澣採訪江東見天鄉殿宇傾圮孰尸完葺乃請禪師與絅公當謂寺僧乾最得堅固力求眞寶智乾元初奏請天下一十五寺長講戒律天鄉即其一焉爾後率同心願善繕理禮部員外郎崔令欽常爲丹徒宗仰不怠於何吳越震擾緇侶竄伏長老挺身於戈劍之間宴坐

於虎狼之口大浸不溺大火不焚天鄉獲全長老之力也韋中丞以句容令田少文悅長老之風弘無生教故托句容護辦葬事刺史韋公奉善逝甚深之旨行菩薩廣大之慈大理司直兼丹徒令史坦惟爭道周如潤州者長之兄弟之子曰堂構爲當代詞人修在家梵行與門人俾華贊德于萬斯年其文曰至哉元德高標法流法而不著行而不求輪王自在象寶調柔黑夜生月驚波起洲洲淪大浸日落中夜方外常在人間代謝性不遷易法無高下億萬人天從吾受化從受化已委順知時諸佛如是於今得之淸江明月古人仁祠以我遺法爲人導師

揚州龍興寺經律院和尚碑　前人

菩薩調伏身心具一切智調伏心者爲定慧調伏身者爲律議假煩惱而後有身心有身心而後開知見權衡並用何莫由之如來於鹿野苑中爲五俱輪始開此法持律第一有優波離如來謂戒爲性源因定見性定爲慧本因慧得常不依科教無所成實乃宣告四輩攝護身心命以優波長老集毗尼藏以優波

無緣此土摩訶迦葉啓迪當來而付囑之與禪同祖數世去聖滋遠枝剖條分令學者所宗四分爲盛此間有數息諸觀以攝亂意是蓋禪那之濫觴也夫沙門奉律猶世間行禮若備中和易直之心而無升降周旋之節於爲義非爲義非爲牛人恭惟世間皆歸佛性體無分別具會一乘勝妙法蠡爰傾海水明徹寶器方貯醍醐禪律二門如左右翼和尚執持戒律兼修定慧恩制落染爲人式贍六十年矣和尚法號懷仁其人也惟天寶十載十月十四日晨起盥漱繩牀跏趺心奉西方旣瞑就滅於龍興寺春秋八十三僧夏六十緇素弟子北拒泗沂南踰嶺徼望哭者千族會葬者萬人其上首曰越州開元寺僧曇一福州開元寺僧宣一常州興寧寺僧義宣杭州譚山寺僧惠鸞東京敬愛寺僧璿光潤州棲霞寺僧法瑜僧乾印潤州天鄉寺僧法雲揚州崇福寺僧明幽延光寺僧靈一龍興寺僧惠遠等天下甘露正味調柔人中象王利根成熟音樂樹下長流福慧之泉雪山峰頂仰見清涼之日金剛決定煩惱無餘優曇開敷香潔

盈滿罔不成實樂說辨才得法華三昧衆所知識物之依怙法施之恩重羣居之慼深哀奉色身經始靈塔于某原像敎也幽公自幼及哀所親侍靜言元梵俯托斯文試言之曰先陀娑者分於一名摩醯目者夾於三點衆法歸善羣緣體無道豈遠人弘之在我外離諸相猶行邪道內度四生方爲靈覺至若調牛良田惟待天雨渡馱巨海何護持囊喩夫靈藥毒草同在林中甘泉淤泥共生地下疇能了達惟我宗師和尚大原郭氏厥後遷於淮在孩抱之歲誓齒道門親慈所鍾志不可奪因瑤臺成律師受具戒律文有往哲所疑時賢或誤一言曲分於象表精理自得於環中聲振京師如晞日月諸寺固請綱領乃默而東歸既還揚都俯允羣願常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如意輪陀羅尼般若佛心我得此心衆生亦如謂天台止觀色一切經義東山法門是一切佛乘色空兩忘定慧雙照不可得而稱也寒不加服暑不攝齊食不求飽居不易坐四方施捨歸於大衆一身有無均於最下朝廷之士御命往復路出維揚終歲百數不踐

門閾以爲大羞仰承一盼如洗饑渴和尚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上人言依於敬佛教儒行合而爲一處學者流誤故親教經論延來者聽受故大起僧坊將警羣迷故廣圖菩薩因地善護諸命故曲濟羣生壽量以文字度人故工於翰墨法皆佛法兼採儒流以我漫爲防故自負衣鉢以規範爲任故綱正緇林發揮道宗故上紓睿禮以感慕遺跡故不遠他邦以龍象參議故再至京國以軌度端明故研精律部黃門侍郎盧藏用才高名重罕有推挹一見和尚慕味循環不能離坐退而歎曰宇宙之內信有其人黃門於院內置經藏嚴以香燈天地無疆象法常在太子少保陸象先吏部尚書畢構少府監陸餘慶吏部尚書崔日用祕書監賀知章禮部尚書裴寬中書侍郎嚴挺之河南尹崔希逸太守房琯中書侍郎平章事崔渙禮部尚書李憕詞人氾水尉王昌齡等所瞻奉願同灑掃建塔之地廣狹如素高卑得中周臨四衢平覩千里門人環相侍列薦以名香空曠寂寥以哀以慰夫子門人輕重諸侯之國如來弟

子皆爲釋梵之師敬悅其風以偈銘曰佛境無二佛心皆一隨其根源乃起禪律持戒外奬觀空內祕是藏私耶衆僧祕密昏醉億萬求醒者稀如來戒定與爾爲歸性空因戒垢重初微彼上人者深乎道機眞空不生妙果無得開明戒定洗去怨賊衣染利波鼻聞簷匐白月正圓如何昏黑昏黑既已四輩號咷不見金棺空圖白毫月明江闊月落山高迥野孤塔羣心鬱陶訓迪眞子森然朗達阿難苾芻迦葉菩薩仙髮承足諸天奉鉢智火遽燃獨留緇褐月苦淮甸風悲楚川千株茂樹百道春泉佛日長晦浮圖歸然哀哀龍象大茈羣緣

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　前人

道行無跡妙極無象謂體性空而本源清淨謂諸見滅而覺照圓明我天人師示第一義師無可說之法義爲不二之門其定也風輪駐機其慧也日宮開照其用也春泉利物三者備體誰後誰先入無量而不動開法華而湧出湛兮以有無觀聽而莫測寥焉以遠近思維而不窮知德皆空爲眞實際大悲恆寂遍

撫羣迷月入百川之中佛匝千花之上修而證者元同妙有應而起者旁作化身先大師適來茲土化身歟適去他方補處歟不可得而知也自如來現滅四魔橫恣人天無怙寄命崩崖勝大敵者那羅延身銷大毒者伽陀妙藥拔陷扶墜而生大師大師延陵馬氏諱元素字道清崇高絡輿於法位胄緒不繫於人間慈母方娠厭患葷肉長至之日誕彌仁尊生有異祥乳育安靜旣亂稽首父母求歸法門卽日獲請出依精舍如意年中剃度隸江寧長壽寺卽進具已戒光還照定水澄源鵝王之不受泥塵香象之頓除羈鎖未之比也身長七尺體無凡骨眉毛際臉口若方丹目不顧盼聲侔扣玉入南牛頭山事威大師撞鐘大鳴入海同味迦葉以頭陀第一大師亦斗擻塵勞聞一知十未嘗請益觀法無本觀心不生喩金剛之最堅比獅子之無畏圓月照海高深盡明慧風吹雲宇宙皆淨威大師摩頂謂曰東南正法待汝興行命於別位開導來學於是騶虞馴擾表仁之至也衆禽獻果明化之均也接足右繞百千人俱大師悉以菩

薩呼之教習大乘戒妄調伏自性還源無漸而可隨無頓而可入摩尼照物一切如之吾當默然無法可說或有信願雙極懇求心要於我渴仰施汝醍醐問禪定耶吾無修問智慧耶吾無得道惟心證不在言通懷帝釋輪終爲世論自淨而已無求色聲旣悟者小無微塵大無三界當悟者內珠雖隱猶作來因藥草萬殊根莖等潤貌和言寡饑至飽歸或有聞尊稱而還善現色身而獨得我無示念道溥慈圓食不問鹹酸口不言寒暑身同池水飽蚊蚋之饑渴道離人我順衆生之往來貴賤怨親是法平等故饋甘味而不辭同於糗糒奉上服而不拒齊於弊褐俾夫家有道侶府無爭人開元中本寺僧法密請至京口潤州刺史韋銑灑掃鶴林斯焉供養有屠者忿刃積骸如山刺史韋銑聞大師尊名來仰眞範忽自感悟懺伏求哀大師受之又白言和尚大悲當應我供大師衲衣跏趺未嘗出戶公侯稽首不爲動搖至是如其懇求忻然降詣夫盜隱其罪虎慈其子仁與不仁皆同佛性無生無滅無去無來今濁流一澄淸水立現諸

佛所度我亦度之天寶中揚州僧希元密請至廣陵便風馳帆白光引棹楚人相慶佛日度江梁宋齊魯傾都來會津塞途盈人無立位解衣投施積若丘陵皆委於所在行無住捨禮部尚書李憕時爲揚牧齋心跪謁爲衆倡首望慈月者誰不清凉傳百億明燈照四維上下塵沙之數皆超佛乘二州以貪法之心移牒踰月均吾喜捨咸爾堅牢無非道場還至本處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十一日中夜坐滅嗚呼菩提位中六十一夏父母之生八十五年起哀位者可思量否至有浮江而奠望寺而哭十里花雨四天香雲幢幡蓋網光蔽日月以其月二十一日四衆等號捧全身建塔於黃鶴山西原像法也州伯邑宰執喪師之禮率衆申哀江湖震悼囊於寺內移居高松互偃涅槃之夕椅桐雙枯虎狼哀號聲破山谷人祇憯動天地晦暝及發引登原風雨如掃慈烏覆野靈鶴徊翔有情無情德至皆感初達摩祖師傳法三世至信大師信門人達者曰融大師居牛頭山得自然智慧信大師就而證之且曰七佛教戒諸三昧門語有差別

義無差別羣生根器各各不同惟最上乘攝而歸一凉風既至百寳皆成汝能總持吾亦隨喜由是無上覺路分爲此宗融大師講法則金蓮冬敷頓錫而靈泉滿溢東夷西域得神足者赴會聽焉融授巖大師巖授方大師方授持大師持授威大師凡七世矣眞乘妙緣靈祥嘉應咸具傳錄布於人世門人法鏡吳中上首是也門人法欽徑山長老是也觀音普門文殊佛性惟二菩薩重光道源門人法勵法海親奉微言感延霜露繕崇龕座開構軒楹時惟海公求報師訓盧孔氏之墓起淨明之塔世異人同泫然長慕僧慧端等蔭栴檀樹皆得身香菩薩戒弟子故吏部侍郎齊澣故刑部尚書張均故江東採訪使潤州刺史劉日正故廣州都督梁昇卿故採訪使潤州刺史徐嶠故採訪使常州刺史劉同昇故潤州刺史韋昭禮故給事中韓賞故御史中丞李丹故涇陽令萬齊融禮部員外郎崔令欽道流人望莫盛於此弟子嘗聞道於徑山猶樂正子春之於大夫也洗心瞻仰天漢彌高鏡公門人悟甚深者大理評事楊諧過去聖賢

諸功德藏志之所至無不聞知魯史從告況乎傳信其文曰濁金清境在爾銷鍊磨之瑩之功至乃現膏漬炷然光明外遍陽升律應草木皆變啓迪瘖瞽惟吾大師息言成教捨法輿悲辰極不動風波自移境因心寂道與人隨杳然元默湛入無餘性本無垢云何淨除身心冥寂大拯淪胥內光無盡萬境同如甘露正味琉璃妙器遍施大千無同無異度未度者化周緣備道樹忽枯涅槃時至我無生滅隨世因緣吉祥殿上應化諸天寂寂靈塔滔滔逝川恆沙劫壞智

月常圓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九十八卷目錄

僧部藝文四

送通上人之南海便赴上都序　唐于邵
送銳上人遊羅浮山序　前人
杭州徑山寺大覺禪師碑銘　李吉甫
唐故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銘　權德輿
與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送高閒上人序　前人
送令縱上人西遊序　前人
送僧浩初序　柳宗元
送濬上人歸淮南覲省序　前人
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劉禹錫
故衡嶽律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　前人
吉州送簡師序　皇甫湜
南嶽彌陀寺承遠和尚碑　呂溫
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　白居易
湖州法華寺大光天師碑　李紳
東林寺遠法師影堂碑　李演
神僧序　釋道宣
明因大師塔記　宋歐陽修
妙悟大師最公碑銘　呂益柔
送黃孝子今光空上人尋師序　賀國璘

朗徹禪師剪鑑池贊　明范允臨

前題二首　張瑞圖

神異典第一百九十八卷

僧部藝文四

送通上人之南海便赴上都序　唐于邵

通公釋門之秀者也生本達節出修梵行表之以威儀文之以外教始具戒於衡山之下瀟湘之間嘗以律人法雖可住而相不可住是以杖飛錫入五嶺將遠舉於羅浮尋跡於峴靈爲矯其因而集乎緣遊其方而廣乎志洪惟通公之爲心也其卒矣夫猶復歷天柱訪爐峰背淮淝即嵩潁翺翔乎中國以及乎上

京上京聖君布政之所也公觀夫宮闕則曷若西方之諸天公接彼龍象則曷若西方之衆聖加以探密藏傳意味發揮象法啓迪來學在此行也扁舟而南溟漲茫茫要荒積阻動千萬里歲月不之計岐路不之悲曠哉釋子不可得而攀也

送銳上人遊羅浮山序　前人

釋子之有出家猶儒門之務行道既得其道則思其通過去諸佛以故能聖則出證於無生歸於等觀安可倪乎有乘精於斯勤於斯乃至旋頂無苦剜身爲樂赴湯蹈火而不舍晝夜者是夫銳公天縱明慧學究多聞誦詩三百而言思無邪閱部十二而心義自了寄文章爲語默任施捨爲行藏內修爲法律外習爲祕苑予則不敏人皆仰之前年皆自瀟湘登桂嶺大人君子延方丈之室與論實相下士齊人奉次第之食爲說皆空習靜而外郛求安得朋而西山有寺青蓮宮裏日月宵中雖法侶常遊而吾儕不聞嘗憶浮山是蓬萊一島浮來與羅峰合秀班房瑤臺七十有二松閣玉樓千百其數麻姑舞鳳之地葛仙蟬蛻

之所將欲導殊勝廣異聞銳公此行天下莫二矣十月良日晴天曖景密葉彌茂繁花不寒羣山壁立而合沓百巒長江海連而澎湃萬里搜奇索險可駐行舟懷哉勝遊不愧相送迨春之冰泮期我於荊峴之間乎

杭州徑山寺大覺禪師碑銘　李吉甫

如來自滅度之後以心印相付囑凡二十八祖至菩提達磨紹興大敎指授後學後之學者始以南北爲二宗又自達磨三世傳法於信禪師信傳牛頭融禪師融傳鶴林馬素禪師素傳於徑山山傳國一禪師二宗之外又別門也於戲法不外來本同一性唯佛與佛轉相證知其傳也無文字語言以爲說其入也無門皆經術以爲漸悟如夢覺得本自心誰其語之國一大師其人矣大師諱法欽俗姓朱氏吳郡崑山人也身長六尺色像第一修睟蓮敷方口如丹嶷焉若峻山清孤泊焉若大風海上故揖道德之器者識天人之師焉春秋二十有八將就賓貢途經丹陽雅聞鶴林馬素之名往申款謁還得超然自詣如來密

印一念盡傳王子妙力他人莫識即日剃落是眞出家因問以所從素公曰逢徑則止隨汝心也他日遊方至餘杭西山問於樵人曰此天目山之上徑大師感鶴林逢徑之言知雪山成道之所於是蔭松藉草不立茅茨無非道場於此宴坐久之邦人有構室者大師亦因而安處心不住於三界名自聞於十方華陰學徒來者成市矣天寶二祀受具戒於龍泉法崙和尚雖不現身意亦不捨外儀於我性中無非自在大曆初代宗睿武皇帝高其名而徵之授以肩輿迎於內殿既而幡幢設以（闕）龍象圍繞萬乘有順風之請兆民渴灑露之仁問我所行終無少法尋制於章敬寺安置自王公逮於士庶其詣者日有千人司徒楊公綰情遊道樞行出人表大師一見於衆二三目之過此默然吾無示說楊公亦退而歎曰此方外高士也固當順之不宜羈致尋求歸山詔允其請因賜策曰國一大師仍以所居爲徑山寺焉初大師宴居山林人罕接禮及名赴京邑途經郡國譬若優曇一現師子聲聞晞光赴響者轂擊肩摩投衣布金者丘

累陵聚大師隨而檀施皆散之建中初自徑山徙居於龍興寺餘杭者爲吳東藩濱越西境馳軺軒者數道通賓驛者萬里故中朝御命之士於是往覆外國占風之侶盡此奔走不踐門閫恥如瘖聾而大師意絕將迎禮無差別我心旣等法亦同如貞元八年歲在壬申十二月二十八夜無疾順化報齡七十九僧臘五十先是一日誡門人令設六齋其徒有未悟者以日暮恐不克集事大師曰若過明日則無所及旣而善緣普會珍供豐盈大師意若辭訣體無患苦逮中宵跏趺示滅本郡太守王公顏卽時表聞上爲嘘欷以大師元慈默照負荷衆生賜謚曰大覺禪師海內服膺於道者靡不承問叩心悵惘號慕明年二月八日奉全身於院庭之內遵遺命也建塔安神申門人之意也嗚呼爲人尊師凡將五紀居惟一牀衣止一衲冬無纊氈夏不絺綌遠近檀施或一日累千金悉命歸於常住爲十方之奉未嘗受施亦不施人雖物外去來而我心常寂自象教之興數百年矣人之信道者方悕畏於罪垢愛見於莊嚴其餘小慧則以

生滅爲心垢淨爲別捨道由徑傷肌自瘡至人應化醫其病故大師貞立迷妄除其惷冥破一切相歸無餘道乳毒既去正味常存衆生妄除法亦如故嘗有設問於大師曰今傳舍有二使郵吏爲封一羊二使既聞一人救一人不救罪福異之乎大師曰救者慈悲不救者解脫惟大師性和言簡罕所論說問者百千對無一二時證了義心依善根未度者道豈遠人應度者吾無雜味日行空界盡欲昏凝珠現鏡中自然明了或居多靈異或事符先覺至若飲毒不害遇疾不醫元鶴代音植柳爲蓋者此昭昭於視聽者不可備紀於我法門皆爲妄見今不書尊上乘也弟子實相門人上首傳受祕藏導揚眞宗甚乎有若似夫子之言庚桑得老聃之道以吉甫連蹇當代歸依釋流俾筌難名强著無蹟其詞曰水無動性風止動滅鏡非塵體塵去鏡澈衆生自性本同諸佛求法妄纏坐禪心沒如來滅後誰證無生大士密授眞源湛明道離言說法潤根莖師心是法無法修行我體本空空非實性既除我相亦遺空病譬如乳毒毒去味正

大師得之斯爲究竟何有涅槃適去他方教無生滅道有行藏不見舟筏空流大江蒼蒼遙山成道之所至人應化萬物皆覩報盡形滅人亡地古刻頌豐碑永存澗戸

唐故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銘

權德輿

鍾陵之西曰海昏海昏南鄙有石門山禪宗大師馬氏塔廟之所在也門弟子以德輿嘗游大師之藩俾文言而揭之曰三如來身以大慈爲之本六波羅蜜以般若爲之鍵非上德宿植者惡乎至哉大師法諱道一代居德陽生有異表幼無兒戲嶷如山立湛如川渟舌廣長以覆準足文理而成字全德法器自天授之嘗以爲九流六學不足經慮局然理世之具豈資出世之方惟度門正覺爲上智宅心之域耳初落髮於資中進具於巴西後聞衡嶽有讓禪師者傳教於曹溪六祖貞心超詣是謂頓門跋履造請一言懸解始類顏子如愚以知十俄比淨名默然於不二又以法惟無住化亦隨方嘗禪誦於撫之西裏山又南

至於處之龔公山攫搏者馴悍戾者仁瞻其儀相自用丕變刺史今河南尹裴公久於稟奉多所信嚮由此定慧發其明誠大曆中尚書路冀公之爲連帥也舟車旁午請居理所貞元二年成紀李公以侍御司憲臨長是邦勤護法之誠承最後之說大抵去三以就一捨權以趨實示不遷不染之性無差別次第之門常曰佛不遠人卽心而證法無所著觸境皆如豈在多岐以泥學者故夸父喫詬求之愈踈而金剛醍醐正在方寸於是解其結發其覆如利刃之破胥索并露之洒稠林隨其義味快得善利者可勝道哉化緣既周趺坐報盡時貞元四年二月庚辰春秋八十夏臘六十前此以石門清曠之境爲宴默終焉之地忽謂入室弟子曰吾至二月當還爾其識之及是委化如合符節常夾鍾發生之候叶拘尸薪火之期緇素幼艾失聲望路渡澗流而法雨滂洒及山門而天香紛靄天人交際昧者不知沙門惠海智藏鎬英志賢智通道悟懷暉惟寬智廣崇泰惠雲等體服其勞心通其教以爲吾師眞心湛然與虛空俱惟是體魄

化爲舍利則西方之故事傳焉不可已也乃率籲其徒從荼毗之法珠圓玉潔煜燿盈升建茲嚴事衆所瞻仰至七年而功用成竭誠信故綏也德輿往因稽首粗獲擊蒙雖飛鳥在空莫知遞遠而法雲覆物已被清涼今茲銘表之事敢拒衆多之請銘曰達磨心法南爲曹溪頓門巍巍振拔沉泥禪師弘之俾民不迷九江西部爲一都會亦既戾止元津橫霈慈哀攝護爲大法礪五滓六觸翳然相蒙直心道場決之則通隨器受益各見其功眞性無方如道不竭顧茲夢幻示有生滅微言密用煥如昭晰過去諸佛有修多羅心能悟之在一刹那何以寘哀茲窣堵波

與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

裝得所送序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

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旣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高閑上人序　　前人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焉草書怒焉草書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其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虫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宿風雨水火雷電霹靂歌舞戰鬭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

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散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送令縱上人西遊序　　前人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令縱釋氏之秀者也又善爲文浮游徜徉跡接於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褰裳而負業往造其門下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植業令縱從而爲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歟及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窮愔愔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爲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歡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盍賦歌詩以道其行乎

送僧浩初序　　柳宗元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屠言訾余與浮屠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

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屠浮屠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亦有取焉浮屠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屠之言以此與其人遊者非不能通其言也且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閒安者爲多吾病世之逐逐然惟印組爲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屠遊以此今浩初閒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惟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爲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爲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惟印組爲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

也

送濬上人歸淮南覲省序

前人

金仙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離爲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其有修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於後學者以爲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祕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風而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祕殿以問焉導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侍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征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爲方外遊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署之友詩以貺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上人專於律行恆久彌固其儀刑後學者歟誨於生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覲於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

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韋魯侯之贈後吳鼎今餞詩之重皆衆吳鼎也故乘韋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劉禹錫

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節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勢以理至有乘天上之隙以補其化釋王者之位以遷其人則素王立中區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習登正覺至哉乾坤定位而聖人之道叅行乎其中亦猶水火異氣成味也同德轅輪異象至遠也同功然則儒以中道御羣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寖息佛以大慈救諸苦廣起因業故刧濁而益尊自比東來而人知像教佛衣始傳而人知心法弘以確實示其攝修味眞實者卽清淨以觀空存相好者怖威神而遷善厚於求者植因以覬福羅於苦者證業以銷寃華盜心於冥昧之間泯愛緣於死生之際陰助教化總持人天所謂生成之外別有陶冶刑政不及曲爲調柔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惟四海之大

羣倫之富必有以得其門而會其宗者爲世導師焉禪師諱乘廣其生容州姓張氏七歲尚儒以俎豆爲戲十三慕道遵懷削之儀至衡陽依天柱想公以啓初地至洛陽依荷澤會公以契眞乘洪鐘蘊聲扣之斯應陽燧含焰晞之乃明始由見性中得自在嘗謂機有淺深法無高下分三宗者衆生存頓漸之見說三乘者如來開方便之門名自外得故生分別道由內證則無異同遂以攝化爲心經行不倦愍彼南裔不聞佛經由是結廬此山心與境寂應念以起教隨方而立因居涉旬而善根者知歸逮周月而帶縛者漸悟以月倍日以年倍時痞矇洞開荒憬漸革邑中長者十方善衆咸信發願大其藩垣法堂四阿復引僧舍身心恆寂像馬交馳隨其去來皆得利益踰嶺之北涉湘而南仰茲高山知道有所在此地緣盡儵然化俱神歸佛境悲結人世自趺坐而滅至於荼毗三百有六旬矣爪髮加長容澤差衰眞子號呼圍繞薪火得舍利如珠璣者數十百焉於戲肖圓方之形故寂滅以示盡入菩提之位示殊相以現靈亦猶鳳

毛成字麟角生肉必有以異不知其然於是服勤聞法之上首曰甄叔乃率其徒圓寂道弘如亮如海等相與拭淚具役建塔於禪室之右端從衆也初廣公始生之辰歲在丁巳當元宗之中元也生三十而受具更臘五十二而終終之夕歲直戊寅當德宗之後元三月既望之又十日也後九年其門人還源以爲崇塔以存神與建銘以垂休皆憑像寄懷不可以闕一繆謂予爲習於文者故璽足千里以誠相投大懼其先師德音與時寖遠且曰白月中黑東川無還颸於金石傳信百刧彼隨墮淚之感豈儒者流傳之敬酬斯言銘示眞俗文曰如來說法遍滿大千得勝義者强名爲禪至道不二至言無辯心法東行羣迷丕變七葉無詞四魔潛扇佛衣生塵佛法如線吾師覺者冥極道樞承受密印端如貫珠一室寥夐高山之隅爲法來者百千人俱裔民嗤嗤戶有扉莊攝行方便家藏佛書願力既普度門斯盛合爲一乘散爲萬行即動求靜故能常定絕緣離覺乃得究竟死即我休生非我病常藏者身常圓者性本無言說咐囑其

誰等空無礙後覺得之像閟靈塔迹留仁祠十方四輩瞻禮於斯

故衡嶽律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

前人

佛法在九州間隨其方而化中夏之人汩於榮枯破榮莫若妙覺故言禪寂者宗嵩山北方之人銳以武力攝武莫若示現故言神通者宗清凉山南方之人剽而輕佻制輕莫若威儀故言律藏者宗衡山是三名山爲莊嚴國必有達者與山比崇南嶽律門以律公爲上首律之後雲峰證公承之證公之後湘潭儼公承之星月麗天珠璣同貫由其門者爲正法焉公號智儼曹氏子世爲柳之右姓兆形在孕母不嗜葷成童在侶獨不嗜戲其夙植因厚者歟生九年樂爲僧父不能奪其志抱經笥入岣嶁山從名師執業凡進品受具聞經傳印皆當時大長老我入名門不住珠乘我得覺路逕入智地屋室方丈名門大千護法大臣多所賓禮嗣曹王皐之鎮湖南請爲人師自是登壇蒞事三十有八載由我得度者萬有餘人人持

寶衣解瓔珞爲禮公邑受之謂門弟子曰彼以有相求我我以有爲應之凡建寶幢修廢寺飾大像極其工應物故也元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夜具湯沐剃頭頂與門人告別旣卽寂而現身與邑無有壞相嗚呼豈生能全吾眞故死不速朽將有願力耶余不得而知也問年八十二問臘六十二葬於寺東北隅傳律弟子中選道準傳經弟子圓皎眞璨與其徒圓靜文外惠榮明素存政等欲其師之道光且遠故咨余乞辭乃作長句以偈銘之曰祝融靈山禹所治非天有道不可止中有毗尼出塵士以律視儼猶孫子登壇人師四十紀南方學徒宗奧旨幼無童心至齔齒識滅形全異凡死長沙潭西逾五里陶侃故居石頭寺門前一帶湘江水吁嗟律席之名兮與湘流而不已

吉州送簡師序

皇甫湜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與比於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知雖未齒於士與鳳麟類矣不猶

愈於冠儒冠服朝服惑溺於淫怪之說以斁彝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於潮州浮屠之徒歡快以抃師獨憤起訪余求序行以資適潮不顧蛇山鰐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者嗚呼悲夫吾絆不得侶師以馳

南嶽彌陀寺承遠和尚碑　　呂溫

原夫法起於無色生於妄求離於色者未得皆空徇念於無者斯爲有著也是以至人心無所念念無所求利未動而誰安本不然而何滅然而利根難植頓詣罕聞不有舟梁孰弘濟度匪因陛級莫躋堂塗必在極力以持其善心慧念以奪其浮想不以身率誰爲教先誰能弘之則南嶽大師其人也師諱承遠漢州緜竹縣謝氏之子積修妙性宿起冥因乘報現身應期弘道自天鍾美因地稟靈七尺全軀峨岷興瞻敬之狀九漏懸解江漢資清淨之源殊相夙成隱照潛發甫志學始遊鄉校鶩禮樂之陷阱覺詩書之桎梏忽忽不樂未知所逃俄有信士以尊勝眞言質疑於學怡然聳聽宛若前聞識契心冥神動意往遂涕

訣慈顧行徇幽緣初事蜀郡唐禪師禪師學於資州詵公詵公得於東山弘忍堅林不盡祕鍵相傳師乃委質僮役服勤星歲旁窺奧旨密悟眞乘既壯遊方沿峽東下開元二十三年至荆州玉泉寺謁蘭若眞和尚荆蠻所奉龍象斯存歷刧方契其幽求一言懸會於靈受愛從剃毁始備緇錫昂然古貌森映高松眞公南指衡山俾分法派越洞庭浮湘沅息於天柱之陽從通相先師受聲聞具戒三乘之經教四分之紀律八正之倫要六度之根源莫不更贊神機遞歸心術聞京師有慈愍三藏出在廣州乃不遠重阻星言覲謁學如不足求所未盡一通心照兩捨言筌敏公曰如來付受吾徒用弘拯救超然獨善豈曰能仁俾依無量受經而修念佛三昧樹功德刧以濟羣生由是頓息諸緣專歸一念天寶初歲還於舊山山之西南別立精舍號彌陀臺焉薙草編茅僅蔽經像居靡童侍室無斗儲一食不遇則茹草而過瓶衲莫完而歲寒自若奉持贊歎苦劇精至恆於眞際靜見大身花座踴於意田寶月懸於眼界永泰中有高僧法

照者越自東吳來於廬阜尊遠公教跡結西方道場入觀積旬至想傍達見彌陀座下有老比丘焉啓問何人答曰南嶽承遠願告吾土勝緣既結眞影來現照公退而驚慕徑涉衡峰一披雲外之塵宛契定中之見因緣聆晰悲喜流涕遂執摳衣之敬願承入室之顧大師德因感著道以證光遠近聆風歸依載路於是大建法宇以從人欲輪奐雲起丹刻化成走檀信於十方盡莊嚴於五會香花交散鐘梵相宣火宅之煙燄皆虛慾海之波瀾自定加以寶裝祕偈建幢於臺前玉篆眞文揭碑於路左施隨求之印以廣消業累造輪轉之藏以大備教典勸念則編牓於崖谷厲學則兼述於縑緗其欲人如身慈惠懇至皆此類也大師峰棲木下六十餘年苦節眞修老而彌篤夙開戶牖久啓津途法界之尊重在焉天人之瞻仰如是常陋處方丈志行平等食不重味寒不兼衣王公之珍服盈箱甿庶之金錢布地莫不廻修佛事贍養孤老凡言施者以是報之期頤將及志力無替中鐘會食到必先衆夕磬虔念居恆達晨其克己練心愼

終如始皆此類也大曆末門人法照辭謁五臺北轅有聲承詔入覲壇場內殿領袖京邑託法雲之遠蔭自感初因分慧日之餘光寧忘本照奏陳師德乞降皇恩由是道場有般若之號貞元歲某獲分朝寄廉問湘中近照德輝獲探衆妙況靈嶽直午先皇本命宜有上士斯焉護持表求興崇詔允誠願臺雖舊號其命維新寺由是有彌陀之額度生二七會供千人中貴巡香守臣視饌瑤圖花捧寶字煙開龍降九天輝映三界師亦建不壞之塔以壽君親修無邊之功以福邦國梵王之能事畢矣法門之榮觀備矣貞元十八年孟秋既望顧命弟子申明教戒掃室趺坐恬然化滅報齡九十有一僧臘六十有五先是忽告門人曰國土空曠各宜勉力數月而災火焚寺周歲而吾師解形此蓋寶去山枯龍移水涸空曠之旨乃明前知法衆崩慟若壞梁木邦人號赴如失舟航以其年九月七日遷神於寺之南岡卽安靈塔教也前後受法弟子百有餘人而全得戒珠密傳心印者蓋亦無幾比丘惠詮知明道偵超然等皆奧室之秀者以

贍奉將遠經行坐蕪永懷於極見託碑紀移有道於物外眞無愧詞比遺愛於人間誠當墮淚銘曰浩浩隋塵茫茫逝川大雄作矣救物爲先能明大教非師有緣不宰功立忘機智全誰其弘之南嶽命代習識虛受應身圓對理則歸空教惟不昧末搖本靜行苦神泰雲跡一滅天星六周熱惱就濯童蒙來求攝以尊念驅之力修我法有戸誰能不由甘露晨晞杳雲夕卷彼岸方濟慈舟忽遠鑪煙如在塔樹勿剪刊勒豐碑永想正眼

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

白居易

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縱如建冲契宗一至柔晉諸智則智明雲皐太一等凡二十輩與白黑衆千餘人俱實持故景雲大德弘公行狀一通贄錢十萬來詣潯陽府請司馬白居易作先師碑會有疾不果十二年夏作石墳成復來請會有疾不果十三年冬作石塔成又來請始從之既而僧反山衆反聚落錢反寺府翼日而文就明年而碑立其詞曰

我聞竺乾古先生出世法法要有三曰戒定慧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爲用若次第言則定爲慧因戒爲定根根植則苗茂因樹則果滿無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揠苗也雖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蜜化四生不能捨律律之明用可思量不可思量如來十弟子中稱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有南山大師得之南山滅有景雲得之師諱上弘姓饒氏曾祖君雅祖公悅父知恭臨川南城人童而有知故生十五歲發出家心始從舅氏剃落壯而有立故生二十二歲立菩提願從南嶽大圓大師具戒樂其所由生故大曆中不去父母之邦請隷於本州景雲寺修道應無所住故貞元初離我所從居於洪州龍興寺說法親近善知識故與匡山法眞天台靈裕京門法師裔曁興果神湊建昌惠進君長老交遊佛法屬王臣故與姜相國公輔顏大師眞卿曁本道廉使楊君憑韋君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故講四分律而從善遠罪者無比數隨順化緣故作甘露壇而誓衆主盟者二十年

荷擔大事故前後登方等尸施羅者十有八會救拔群生故娑婆男女由我得度者萬五千五百七十二人示生無常故元和十年十月己亥遷化於東林精舍示滅有所是月丙寅歸於南岡石墳住世七十七歲安居六十五夏自生至滅隨跡示教行止語默無非佛事夫施於人也博則返諸己也厚故門人鄉人報如不及由是藝松成林琢石爲塔塔有碑碑有銘銘曰佛滅度後薝蔔香衰醍醐味醨誰返是香誰復是味景雲大師景雲之生一匡苾芻中興毘尼景雲之滅衆將安仰法將疇依昔景雲來行道者隨蹤跡者歸今景雲去升堂者思入室者悲鑪峰之西虎溪之南石塔巍巍有紀事者以眞實辭書於塔碑

湖州法華寺大光天師碑　李紳

賢劫千佛生於後世法輪遞轉應現隨相或國王大臣宰官居士降生有地不以色相故如來言以色相見我聲音求我爲行邪道故不以金色瑞相蓮花化生降胎示報以潛靈聖上人姓唐氏生於邑之安吉母梅氏有孕而夢協靈祥在娠而不茹葷血旣生能

言不爲戲弄未亂之歲思求佛乘發念法華三月通貫傳梵音於性稟精護念於神契經聲一發而頑鄙華心晝集夜持而七部圓滿從容音響指顧閑雅雖捷口利辯者皆隨慕念及登戒之歲僧儀首冠西遊長安祥氣達於九重瑞相通於帝夢上以持經爲國詣闕請見肅宗皇帝名對禁中上拱而歎曰昔夢吳僧口念大乘五光隨發音容宛若協我嘉徵因錫名大光以瑞唐姓肅宗元年降誕之辰會齋於定國寺因錫上人墨詔許以天下名寺任意往者住持令內臣趙思溫送於千福寺持經道場經日四七而吳音清亮常達聖聽上表異其事令高力士以宣諭焉後居藍田精舍先期而寺僧夢天童來降稱曰大光經聲達於峰頂師既宴坐自見神手從天而降撫光之心師乃憶先達抱玉大師常志斯言今高其法音當有神輔夕夢神僧乳見於心命光口飲自是功力顯揚神形不勞尋山探幽偶墜窮谷龍泉莫測淪溺其間心靈了然無所惑亂因以本經多寶塔爲誠願持十萬遍恍然出泉若有神捧後詔住資聖寺大師以

慈親在吳未答慈力表乞歸養恩不許還猶縶煩惱之念遂生無妄之疾策蹇强力將投於泉驢伏不前羣烏拂頂心旣時覺疾乃隨瘳昔如來雙鵲巢頂而定惠堅明大師羣烏摩首而煩疑解脫迺以寶軸加飾首載法華於千福寺行道有詔許還旣止烏程崇修寶塔日持法華偈以成往願焉永泰元年浙西廉察使韋元甫表大師爲六郡別駕道場將念之音大曆癸丑歲文忠公顏眞顏領郡余先人主邑烏程余生未期歲乳病暴作而不啼不覽者七辰師至命乳母洗滌焚香乃朗念法華至功德品遂起席而坐拱而開目師飮以杯水遂命乳哺疾乃隨愈大師視而笑曰汝何願返之速乎因以法師易余幼名以及成童之歲貞元中余甫弱冠再遊霅上舟泊之次大師以貯於溪側而笑曰戲撫如兒童焉余爲州將飮醉於館大師引宿於道場夜分將醒白光滿室朗然如晝覩大師宴坐妙音方闡若聞毫相經音旣息光亦隨斂余是歲西邁辭大師於法筵撫予頂曰爾得徑山之言我則無以爲諭行矣自愛去留有時空王敎

平等者護念大師以永貞元年十二月黑月既夕示滅於法華寺經之院獸號鳥墜山林驚振異香飄馥二日不息是月告刺史顏防曰去矣人世無牽夢泡大師熙和暢達無入而不自得焉隨機見教經行無閡維摩詰之儔也知機洞如藏往察來默而不顯晉寶公之倫也經通梵界瑞降天童靈相神光晧融顯見曇上人之徒也大哉明德慈悲護世通異相於王者示法輪之寶重昏外識於黎庶懼邑相之迷妄是以居若長橋動如浮雲隨鷗自親入獸不亂一衲四十歲無浣濯而誠香芬馥一鉢七十載滋禪悅而膚體溫然余遭大師畱駐於世而不覩大師寂滅之日年踰耳順昏寄塵勞無法舸以濟河悲火宅之迷室忝門徒者追書梵宮時于烏臺舊僚天官郎敬君守郡吳興寄言刊石銘曰多寶如來聞經誦塔牟尼闡教以弘正法受持三世以成賢刼或降忉利或生八大金相不顯眞如默傳明燈繼焰水月分圓示抱金德資於上賢體實戒珠心惟法鏡懷寶不迷含光不竟希夷要妙法凝清淨發諭開蒙藏機匿聖瑞協皇

夢功致天童聲宣梵界響達宸聽降靈神手捧溺龍宮跡隱三昧心符六通金粟分身普賢馳象譬諭言詞光明顯相仁滋一雨功歸無量法性天高慈門海曠我昔嬰兒迷蒙疾痾靡日沉魄返年師駐梵音耳聽神光目覩白馬先鑣迷津莫泝鼓音以息慈雲不浮寶樹摧葉祥泉涸流稠林喪斧苦海沈舟邑相歸空法身無際莫測往來誰分顯晦三表闡仁深乎宴諦

東林寺遠法師影堂碑

李演

天之高也日星垂其耀地之厚也山嶽鎮其維人資三才之靈挺五行之秀粤有邁德宏域融神惠境焯迦羅之絕照挹甘露之元津配名嶽而永崇晞扶桑而不息則慧遠法師其人也法師鴈門樓煩賈氏釋道安之門人其英姿朗韻清行素節詳諸舊碑及張氏傳固以杳映前秀鋪鑠令聞灰心土骸而神機天發金口木舌而法音雷震無取無捨而律儀氷澈不生不滅而禪性暉如抱德陽和而浩類洗心潛靈淵沼而遠方翹首修不共法而常軫大悲薰般若智而

富諸梵行故能誘納衆善沙汰羣疑萬流仰海而同歸一雨施物而咸潤可謂阿摩勤果實從中生分陁利花性非外染矣自晉氏太元年法師始飛錫南嶺宅勝東林世更七代年垂四百流芳遺潤金鏘玉振當一時之美虎溪爲釋氏龍門挹千載之風匡阜擬縉紳闕里皇唐貞元十有一祀江州刺史馮翊嚴公士良秉明德以分符宣中和以述職上贊緝熙之化下臨擊壤之人以無爲政克用其民巡穡外野指途中林敷衽禪關式瞻遺像喟然歎曰斯名也寒暑不能易其芳斯德也江海無以臻其極彼瑱行纖節尚崇植楹廡正位居室噫尊美若茲而隅形在壁俾珍儀掩翳清光不曜豈惇德允元之旨乎乃與寺之上首熈怡律師圖之將構勝宇且示實相律師久儲於懷果協其素旌美樹善二謀同心悅徒勸工成之匪日綉甍翼其雲聳晬容儼以景彰觀至道者存妙像於鏡中味微言者得元珠於意表豈止惠議攝英姿而雨汗仲堪仰素風而心醉哉故非夫遠公之志德不能譯聖文服秀民非夫嚴公之澈識不能立清祀

揚妙軌篆芳金石敬贊二美銘曰粹靈純綸是惟至人含德摛耀升陽發春道光海域幽遯嶽濱六髦棄蔽八士辭巾緣徂物謝跡留事往百億神遊恆沙化廣昭昭遐軌泠泠末響慧日凝暉白雲翹想曠哉明牧遠味芳風思覿遺像求之列墉爰構棟宇式是道宗旌休垂洪地久山崇

神僧序

釋道宣

僧之眞僞惟佛明之自餘凡小卒未能辯良由道俗化方適緣不一權道惟謀變現隨俗不可以威儀取難得以事相求通道爲先故無常准經云示衆有三毒又現邪見相我弟子如是方便度衆生所以二十四依通三乘於季俗一十六聖躬六萬而弘持又有九十九億三達眞人七十四賢五通明士冥通佛性顯益神功遂使三有大洲釋門所流四圍輪內同稟仁風能使十衆歸依碎四魔於身世八部弘護澄五翳於當時固得代有澆淳時逢信毀淳信之侶感淨果而高升澆毀之徒受濁報而下沒斯並無幸起惡罔冒精靈佛於爾無嫌凡於佛有障徒爲訕謗終難

絕之故周魏兩武威服諸侯輕欺佛法望使除滅自貽伊戚禍及其身命窮政改吁嗟何已尋滅與復更顯由來斯則興亡在人正法無沒民由前列衆生冥力住持存廢自彼道無不在豈得以百年之短壽而拒六萬之修期乎豈得以一國之局王而擁三千之鴻化乎豈得以人中之聖睿而抗天表之正眞乎豈得以生死之形儀而格金剛之寶質乎以四據量殊不可也彼周魏兩君明明后辟知萬歲之焉有審百年之不期寶位由於非道神識抱於愚蔽者則自救無暇焉能及人皆謂常住萬邦鄙三五而稱聖威加四海蔑堯舜之獨夫遂使誅除拂化非我誰能坐受天殃賢愚同笑故集僧中之道勝爲住持之臣證乎

依付法藏傳佛以正法付大迦葉令其護持不使天魔龍鬼邪見王臣所有輕毀既受囑已結集三藏流布人天迦葉以法囑累阿難如是展轉乃至師子合二十五人並閻浮洲中六通聖者大迦葉今在靈鷲山西峯巖中坐入滅盡定經五十六億七千萬歲慈氏佛降傳能仁佛所付大衣然後涅槃又于闐國南

二千里沮渠國有三無學在山入定無數年來卓然如生至十五日外僧入山爲剃鬚髮按諸經律佛令大阿羅漢賓頭盧不得滅度傳佛法於三天下福利羣生令出生死又入大乘論云賓頭盧羅睺羅等十六無學及九十九億羅漢皆於佛前受籌住法又依別傳住在四大洲及小洲幷天上至人壽六十歲時中雖少隱後還與復斯諸聖人冥爲利益故令山內聖寺神僧鐘聲香氣往往值遇皆不虛也

明因大師塔記

宋歐陽修

明因大師道詮姓衞氏幷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三年始爲童子辭家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眞行大師惠璿學浮屠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爲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

德化其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固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千餘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爲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爲盛國至唐基并以興世爲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爲雄亦卒以王既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爲國故民窮兵疲死戰勞苦幾百年不得息旣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臨城門條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息勞苦爲太平之幸人井平後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屠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土力不穡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即死無恨于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爲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于誌其始終者因并書其常語于者志歲月云爾

妙悟大師最公碑銘

呂益柔

師諱希最族姓施世爲湖州人其母感異夢而生乳中遇相者曰是子骨法異常勿染於俗因捨之出家依郡之廣化寺僧寶新爲師四歲遇天禧霈恩祝髮受具戒十五歲學天台教於錢塘名師慧才悉通奧義慧才善之曰天台教門又得人宗風不墜矣擢居上首緇流競名者愛而畏之號曰義虎治平中挈經笥來講秀州青龍鎭隆平之塔院師平日不特辭說而已其舉動語默必與其法應名實既符道俗咸嚮居累年一日不得意於鎭宰郎拂衣去之霅川師既去學徒什伍散矣昔之妙香寶華之所一變而爲積塵茂草之場信士過之莫不徜徉重惜師之去也鎭宰替師復來則不復主持矣遂買居於勝果寺講說如初寺僧于雲之室夙有祟師乃呪塊土擲於怪室中須臾得片紙書曰今被法來遣難捨法力沒余當復來於是寧息者累日其後擊物颺灰變怪大作子雲惶怖復請師禳之師至怪所訶之曰汝果何物耶得非未離幽壤之苦將丐慧力以求生耶何爲擾人

不已耶汝不聞惱法師者頭破七分乎為之講說輪迴因緣仍令衆僧聲呪以破其罪障俄而空中轟然有聲得朱書數十字自稱有漢烈士沈光大略止悔過謝罪自蒙懺解夜已生他化矣師謂他化天也嗚呼怪哉余常讀高僧傳至法蘭精勤經典山中神祇皆來受法人謂德被精靈竊疑其誕及覩此則知佛慧神通足以斥陰妖之靈饗拔重泉之沈魂明暗兩塗各獲安利夫怪者聖人所不語將為後世好誕者戒也然孔子嘗謂敬鬼神而遠之又曰幽則有鬼神是豈以鬼神為無哉今沈光變現顯赫若此則凡包禍心以欺諸幽者得不聞是而懼乎此余所以雖怪而必書也師臨終尚說法作偈頌優游坐忘時元祐庚午六月其年孟冬十八日闍維得舍利數十瑩采陸離臘七十三壽七十六其徒寶覺恩圓慧軫用浮屠法散骨於水因求文以貽不朽銘曰禪律雖殊歸則同揆冰泮雪消俱成一水師之持律古佛是儗聞思惟修小不踰咫講明妙教名流服膺解破幽障沈魂獲升利物既足坐躋上乘慧積若此宜以名稱

送黃孝子今光空上人尋師序　賀國璘

叩門來者癯然一僧傴僂憔悴葢殺人於稠人中報父讎爭死詣獄之黃孝子洪元也余傳孝子不及釋歸以後事孝子曰匹夫犯天子法無生理今之生者豈洪元哉立薙法爲僧稱光空光空作苦行行脚今三年矣余向人言人能提斧奔稠人中殺人此其念不可以一轉轉念則退心生事鮮有濟今光空持此不轉念之一念於以入道無難者光空聞是言而顧我又別我去將求師而證道也余曰是莫從生庵遊生庵者前孝子賀合虛遭家多難流離萬里志不反顧而生道心今已得道光空從之遊宜爲入室弟子也夫前此備極刑陷黑獄蛆蚑攢集人鬼半交百穢外蒸怪病內作孝子此念不轉性光瑩然天下可以入道者孰如光空天下能引光空入道者又孰如生庵哉持此謁生公首肯矣天山賀遯原名國璘撰

朗徹禪師剪鑑池贊　明范允臨

一泓澄然月印千頃非止鑑心亦能留影剪破荇萍虛空如璟酌以醍醐沁然灌頂

前題二首　張瑞圖

泓然而止廓然而虛不取於相如井覷驢中有金鱗
破網而出雲行雨施非池中物

池水之清可鑑毛髮匪方匪圓剪之如法上人休心
息影其中八功德水隨取無窮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七八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九十九卷目錄

僧部藝文五

詠懷詩五首　晉釋支遁

述懷詩二首　前人

詠禪思道人（并序）　前人

與茗華贈答詩　竺僧度

贈竺度　茗華

贈沙門竺法頵三首　陳張君祖

敬酬解法師所贈　何處士
送炅法師葬　北周庾信
和琳法師初春法集之作　隋釋慧淨
雨從箕山來　唐宋之問
湖上別鑒上人　前人
送沙門弘景道俊元奘還荊州應制
李嶠
前題　李乂
九眞山淨居寺謁無礙上人　沈佺期
送新羅法師還國　孫逖
飯覆釜山僧　王維
寄崇梵僧　前人
同崔興宗送衡嶽瑗公南歸（并序）　前人
夏日過青龍寺謁操禪師　裴迪
送恂上人還吳　儲光羲
送王上人還襄陽　前人
素上人影塔　王昌齡
靜法師東齋　前人

長沙贈衡嶽祝融峰般若禪師　劉長卿
齊一和尚影堂　前人
送道標上人歸南嶽　前人
送勤照和尚往睢陽赴太守請　前人
送靈澈上人歸嵩陽蘭若　前人
雲門寺訪靈一上人　前人
秋夜肅公房喜普門上人自陽羨山至　前人
送方外上人之常州依蕭使君　前人
送惠法師遊天台因懷支大師故居　前人
送靈澈上人還越中　前人
禪智寺上方懷演和上人（寺即和尚所創）　前人
送方外上人　前人
送靈澈上人　前人
重送道標上人　前人
贈僧皎然　顏眞卿
送東林廉上人還廬山　劉眘虛

宿大通和尚塔敬贈如上人兼呈常孫二山人　崔曙
尋香山湛上人　孟浩然
還山貽湛法師　前人
秦中感秋寄遠上人　前人
別山僧　李白
僧迦歌　前人
景雲老僧　前人
尋山僧不遇作　前人
登巴陵開元寺西閣贈衡嶽僧方外　前人
登梅岡望金陵贈族姪高座寺僧中孚　前人
別東林寺僧　前人
贈僧崖公　前人
贈宣州靈源寺仲濬公　前人
贈僧行融　前人
宿永陽寄璨律師　韋應物

縣內閒居贈溫公　前人
寄恆粲　前人
寄粲師　前人
太白胡僧歌（并序）　岑參
偃師東與韓樽同詣景雲暉上人即事　前人
晚過盤石寺禮鄭和尚　前人
送弘志上人歸湖州　李嘉祐
寄淨虛上人初至雲門　皇甫曾
題贈吳門邕上人　前人
送少微上人東南遊　前人
贈霈禪師　前人
秋夕寄懷契上人　前人
贈鑒上人　前人
別贊上人　杜甫
又寄贊上人　前人
贈蜀僧閭丘師兄　前人
謁眞諦寺禪師　前人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前人
留別公安太易沙門　前人
送少微師西行　錢起
送僧歸日本　前人
送贊法師往上都　前人
哭空寂寺元上人　前人
送外甥懷素上人歸鄉侍奉　前人
冬夕寄青龍寺源公　郎士元
赴無錫別靈一上人　前人
送粲上人兼寄梁鎮員外　前人
福光寺尋湛然寺主不見　皇甫冉
送普門上人還陽羨　前人
望南山雪懷山寺普上人　前人
小江懷靈一上人　前人
同李萬曉望南嶽寺懷普門上人　前人
酬普選二上人期相會見寄　嚴維
送桃巖成上人歸本寺　前人
寄江南鶴林寺石冰上人太　顧況

贈僧　前人
璿公院懷舊　耿湋
贈隱上人　前人
贈朗公　前人
送僧法和　戎昱
贈行脚僧　戴叔倫
送少微上人遊蜀　盧綸
送恆操上人歸江外覲省　前人
入南山至全師蘭若　李益
送少微上人入蜀　李端
贈衡嶽隱禪師　前人
送僧遊春　前人
寄廬山眞上人　前人
深上人見訪憶李端　司空曙
送況上人還荊州因寄衞侍御象　前人
題暕上人院　前人
贈衡嶽隱禪師　前人
過宣上人湖上蘭若　朱灣

贈蘭若僧　于鵠
送惟詳律師自越之義興　崔子向
送暎師歸本寺　權德輿
贈廣通上人　前人
戲贈天竺靈隱二寺寺主　前人
送供奉定法師歸南安　楊巨源
和鄭相公尋宣上人不遇　前人
送靈一上人　陳羽
酬幽居閑上人喜及第後見贈　前人
洛下贈徹公　前人
贈江華長老　柳宗元
贈琴棋僧歌　張瀛
送鴻舉遊江南　劉禹錫
送僧仲剬東遊兼寄呈靈澈上人　前人
送惟良上人　前人
贈日本僧智藏　前人
送義舟師却還黔南　前人
贈藥山高僧惟儼之作　李翱

送文暢上人東遊　呂溫
送清越上人歸楚山舊寺　孟郊
夏日謁智遠禪師　前人
贈道月上人　前人
送元亮師　前人
贈建業契公　前人
贈海東僧　張籍
山中贈日南僧　前人
送閩僧　前人

贈箕山僧　前人
寄西峰僧　前人
禪師　前人
送律師歸婺州　前人
贈華嚴院僧　前人
將歸山招冰僧　盧仝
送好約法師歸江南　前人
定僧　元稹
盧頭陀詩　前人

和樂天贈雲寂僧　前人
內道場永讙上人就郡見訪善說維摩經臨別請詩因以此贈　白居易
題道宗上人十韻（并序）　前人
題天竺南院贈閒元旻清四上人　前人
贈別宣上人　前人
題贈定光上人　前人
送文暢上人東遊　前人
寄白頭陀　前人
贈草堂宗密上人　前人
戲禮經老僧　前人
招山僧　前人

神異典第一百九十九卷

僧部藝文五（詩）

詠懷詩五首　晉釋支遁

傲兀乘尸素日往月復旋弱喪困風波流浪逐物遷
中路高韻益窈窕欽重元重元在何許採眞遊理間
苟簡爲我養逍遙使我閒寥亮心神瑩含虛映自然
亹亹沈情去彩彩冲懷鮮踟躕觀象物未始見牛全
毛鱗有所貴所貴在忘筌

端坐鄰孤影眇罔元思劬偃蹇收神轡領略綜名書

涉老哈雙元披莊玩太初詠發清風集觸思皆恬愉俯欣質文蔚仰悲二匠徂蕭蕭柱下迴寂寂蒙邑虛廓矣千載事消液歸空無無矣復何傷萬殊歸一途道會貴冥想罔象掇元珠悵怏濁水際幾忘映清渠反鑒歸澄漠容與含道符心與理理密形與物物疎蕭索人事去獨與神明居

晞陽熙春圃悠緬歎時往感物思所託蕭條逸韻上尚想天台峻髣髴巖階仰冷風灑蘭林管瀨奏清響霄崖育靈藹神蔬含潤長丹沙映翠瀨芳芝曜五爽

迢迢重岫深寥寥石室朗中有尋化士外身解世網抱朴鎮有心揮元拂無想隗隗形骸頹冏冏神宇敞宛轉元造化縹瞥鄰大象願投若人蹤高步振策杖

閑邪託靜室寂寥虛且真逸想流巖阿朦朧望幽人慨矣元風濟皎皎離染純時無問道睡行歌將何因靈溪無驚浪四嶽無埃塵余將遊其嵎解駕輟飛輪芳泉代甘醴山果兼時珍脩林暢輕迹石宇庇微身崇虛習本照損無歸昔神曖曖煩情故零零冲氣新近非域中客遠非世外臣澹泊爲無德孤哉自有鄰

坤基葩簡秀乾光流易穎神理速不疾道會無陵騁
超超介石人握元攬機領余生一何散分不諮天挺
沈無冥到韻變不揚蔚炳冉冉年往逡悠悠化期永
翹首希元津想登故未正生途雖十三日已造死境
願得無身道高棲冲默靖

述懷詩二首　　前人

翔鸞鳴崑崿逸志騰冥虛惚怳迴靈翰息肩棲南嵎
濯足戲流瀾採練銜神蔬高吟漱芳醴頡頏登神梧
蕭蕭猗明翮眇眇育清軀長想元運夷傾首俟靈符
河清誠可期戢翼令人劬
髫角敦大道弱冠弄雙元逡巡釋長羅高步尋帝先
妙損階元老忘懷浪濠川達觀無不可吹累皆自然
窮理增靈薪昭昭神火傳熙怡安冲漠優游樂靜閑
膏腴無爽味婉孌非雅絃恢心委形度亹亹隨化遷

詠禪思道人（并序）　　前人

孫長樂作道士坐禪之像幷而讚之可謂因俯對
以寄誠心求叅焉於衡軛圖巖林之絕勢想伊人
之在茲余精其制作美其嘉文不能默已聊著詩

一首以繼於左

雲岑竦大荒落落英岊布廻壑佇蘭泉秀嶺攢嘉樹
蔚薈微遊禽崢嶸絕蹊路中有冲希子端坐摹太素
自强敏天行弱志慾無欲玉質凌風霜凄凄厲清趣
指心契寒松綢繆諒歲暮會衷兩息間綿綿進禪務
投一滅官知攝二由神遇承蜩纍危丸累十亦凝注
懸想元氣地研幾革麤慮冥懷夷震驚泊然肆幽度
曾筌攀六淨空同浪七住逝虛乘有來永爲有待馭

與茗華贈答詩　竺僧度

度姓王名晞字元宗東莞人高僧傳曰度少孤獨與母居求同郡楊德慎女女字茗華未及成禮茗父母繼亡度母亦卒度覩世代無常乃捨俗出家改名僧度茗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書并贈詩度答書報詩於是專精佛法後不知所終

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云多
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
布衣可暖身誰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

罪福良由己寧云已恤他

贈竺度　　茗華

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叵消芥子亦難數
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朽
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
羅紈可飾軀華冠可耀首安事自翦削耽空以害有
不道妾區區但令君恤後

贈沙門竺法頵三首　陳張君祖

沙門竺法頵遠還西山作詩以贈因亦嘲之省其二經聊爲之讚

鬱鬱華陽嶽絕雲抗飛峰峭壁溜靈泉秀嶺森青松
懸巘廓崢嶸幽谷正寥籠丹崖棲奇逸碧室禪六通
泊寂清神氣綿眇矯妙蹤止觀著無無還淨滯空空
外物豈大悲獨往非元同不見舍利弗受屈維摩公
至人如影響靈慧陶億劫應方恢權化兆類蒙慈悅
冥冥積塵昧永在巖底閉廢聰無通照遺形不洞滅
明哉如來降豁矣啓潛穴幽精淪朽壤孰若阿維察
遙謝晞元疇何爲自矜潔

邈邈慶成標峨峨浮雲嶺峻蓋十二嶽獨秀閻浮境
丹流環方基瑤堂臨峭頂凋滋甘泉液崖蔚芳芝穎
翹翹羨化倫眇眇陵巖正肅拱望妙覺呼吸晞齡朮
茍能夷冲心所憩靡不淨萬物可逍遙何必棲形影
勉尋大乘軌練神超勇猛

敬酬解法師所贈　何處士

道林俗之表慧遠廬之阿買山卽高世乘杯且渡河
法雨時時落香雲片片多若爲將羽化來濟在塵羅

送炅法師葬　北周庾信

龍泉今日掩石洞卽時封玉匣摧談柄懸河落辯鋒
香爐猶是柏麈尾更成松郭門未十里山迴已數重
尚聞香閣梵猶聽竹林鐘送客風塵擁寒郊霜露濃
性靈如不滅神理定何從

和琳法師初春法集之作　隋釋慧淨

鷲嶺光前選祇園表昔恭哲人崇踵武弘道會羣龍
高座登蓮葉麈尾振霜松塵飛揚雅梵風度引疎鐘
靜言澄義海叢論上詞鋒心虛道易合跡廣席難重
和風動淑氣麗日啓時雍高才掞雅什顧己濫朋從

因茲仰積善靈華庶可逢

雨從箕山來　唐宋之問

雨從箕山來倏與飄風度晴明西峰日綠縟南谿樹

此時客精廬幸蒙眞僧顧深入清淨理妙斷往來趣

意得兩契如言盡共忘喻觀花寂不動聞鳥懸可悟

向夕聞天香淹留不能去

湖上別鑒上人　前人

願與道林近在意逍遙篇自有靈佳寺何用沃洲禪

送沙門弘景道俊元奘還荊州應制　李嶠

三乘歸淨域萬騎餞通莊就日離亭近彌天別路長

荊南旋杖鉢渭北限津梁何日紓眞果還來入帝鄉

前題　李乂

初日承歸旨秋風起贈言漢珠留道味江璧返眞源

地出南關遠天迴北斗尊寧知一柱觀却起四禪門

九眞山淨居寺謁無礙上人　沈佺期

大士生天竺分身化日南人中出煩惱山下卽伽藍

小澗香爲刹危峰石作龕候禪靑鴿乳窺講白猿參

藤愛雲間壁花憐石下潭泉行幽供好林挂浴衣堪
弟子哀無識醫王惜未談機疑聞不二蒙昧卽朝三
欲究因緣理聊寬放棄慙超然虎谿夕雙樹下虛嵐

送新羅法師還國　孫逖

異域今無外高僧代所稀苦心歸寂滅宴坐得精微
持鉢何年至傳燈是日歸上卿揮別藻中禁下禪衣
海闊杯還度雲遙錫更飛此行迷處所何以慰虔祈

飯覆釜山僧　王維

晚知清淨理日與人羣疎將候遠山僧先期掃弊廬
果從雲峰裏顧我蓬蒿居藉草飯松屑焚香看道書
然燈晝欲盡鳴磬夜方初一悟寂爲樂此生閒有餘
思歸何必深身世猶空虛

寄崇梵僧　前人

崇梵僧崇梵僧秋歸覆釜春不還落花啼鳥紛紛亂
磵戶山窻寂寂閒峽裏誰知有人事郡中遙望空雲
山

同崔興宗送衡嶽瑗公南歸（并序）　前人

衡嶽瑗上人者嘗學道於五峰蔭松棲雲與狼虎

雜處得無所得矣天寶癸巳歲始遊於長安手提瓶笠至自萬里燕居吐論緇屬高之初給事中房公謫居宜春與上人風土相接因爲道友伏臘往來房公旣海內盛名上人亦以此增價秋九月杖錫南返扣門來別秦地草木槭然已黃蒼梧白雲不日而見湞陽有曹谿學者爲我謝之

言從石菌閣新下穆陵關獨向池陽去白雲留故山
綻衣秋日裏洗鉢古松間一施傳心法唯將戒定還

夏日過青龍寺謁操禪師　裴迪

安禪一室內左右竹亭幽有法知不染無言誰敢酬
鳥飛爭向夕蟬噪已先秋煩暑自茲退清涼何處求

送恂上人還吳　儲光羲

洛城本天邑洛水卽天池君王旣行幸法子復來儀
虛室香花滿清川楊柳垂乘舟道歸去遠意誰能知

送王上人還襄陽　前人

朝看法雲散知有至人還送客臨伊水行車出故關
天花滿南國精舍在空山雖復時來去中心長日閒

素上人影塔　王昌齡

物化同枯木希夷明月珠本來生滅盡何者是虛無一坐看如故千齡獨向隅至人非別有方外不應殊

靜法師東齋　前人

築室在人境遂得眞隱情春盡草木變雨來池館清琴書全雅道視聽已無生閉戸脫三界白雲自虛盈

長沙贈衡嶽祝融峰般若禪師　劉長卿

般若公般若公負鉢何時下祝融歸路却看飛鳥外禪房空掩白雲中桂花寥寥閑自落流水無心西復東

齊一和尚影堂　前人

一公住世忘世紛暫來復去誰能分身寄虛空如過客心將生滅似浮雲蕭散浮雲往不還凄涼遺教沒仍傳舊地愁看雙樹在空堂只是一燈懸一燈長照恆河沙雙樹猶落諸天花天花寂寂香深殿苔蘚蒼蒼閉虛院昔余精念訪禪扉常接微言清道機今來寂寞無所得惟共門人淚滿衣

送道標上人歸南嶽　前人

悠然倚孤棹却憶臥中林江草將歸遠湘山獨往深

白雲留不住淥水去無心衡嶽千峰亂禪房何處尋

送勤照和尚往睢陽赴太守請　前人

燃燈傳七祖杖錫爲諸侯去住雲無意東西水自流
靑山春滿目白月夜隨舟知到梁園下蒼生賴此遊

送靈澈上人歸嵩陽蘭若　前人

南地隨緣久東林幾歲空暮山門獨掩春草路難通
作梵連松韻焚香入桂叢惟將舊瓶鉢却寄白雲中

雲門寺訪靈一上人　前人

所思勞日久惆悵去西東禪客知何在春山到處同
獨行殘雪裏相見白雲中請近東林寺窮年事遠公

秋夜肅公房喜普門上人自陽羨山至　前人

山棲久不見林下偶同遊早晚來香積何人住沃州
寒禽驚後夜古木帶高秋却入千峰去孤雲不可留

送方外上人之常州依蕭使君　前人

宰臣思得度鷗鳥戀爲羣遠客廻飛錫空山卧白雲
夕陽孤艇去秋水兩谿分歸共臨川史同翻貝葉文

送惠法師遊天台因懷支大師故居

前人

翠屏瀑水知何在鳥道猿啼過幾重落日獨搖金策去山深誰向石橋逢定攀巖下叢生桂欲買雲中若箇峰想憶東林禪誦處寂寥唯聽舊時鐘

送靈澈上人還越中　前人

禪客無心杖錫還沃州深處草堂閑身隨敝履經殘雪手補寒衣入舊山獨向青溪依樹下空留白日在人間那堪別後長相憶雲木蒼蒼但閉關

禪智寺上方懷演和上人（寺即和尚所創）　前人

絕巘東林寺高僧惠遠公買園隋苑下持鉢楚城中斗極千燈近煙波萬井通遠山低月殿寒木露花宮紺宇焚香靜滄州擺霧空鴈來秋色裏曙起早潮東飛錫今何在蒼生待發蒙白雲翻送客黃葉自辭風捨筏追開士回舟狎釣翁平生江海意唯共白鷗同

送方外上人　前人

孤雲將野鶴豈向人間住莫買沃州山時人已知處

送靈澈上人　前人

蒼蒼竹林寺杳杳鐘聲晚荷笠帶斜陽青山獨歸遠

重送道標上人　前人

衡陽千里去人稀遙逐孤雲入翠微春草青青新覆地深山無路若爲歸

贈僧皎然　顏眞卿

秋意西山多別岑縈左次繕亭歷三癸趾趾鄰什寺元化隱靈蹤始君啓高致誅榛養翹楚鞭草理芳穗俯砌披水容逼天掃峰翠境新耳目換物遠風塵異倚石忘世情援雲得眞意嘉林幸勿剪禪侶欣可庇衛法大臣過佐游羣英萃龍池護清激虎節到深邃徒想嵊頂期于今沒遺記

送東林廉上人還廬山　劉昚虛

石溪流已亂苔徑入漸微日暮東林下山僧還獨歸常爲爐峰意况與遠公違道性深寂寞世情多是非會尋名山去豈復無清機

宿大通和尚塔敬贈如上人兼呈常孫二山人　崔曙

支公已寂滅塔影山上古更有眞僧來道場救諸苦一承微妙法寓宿清淨土身心能自觀色相了無取

森森松暎月漠漠雲近戸嶺外飛電明夜來前山雨
燃燈見棲鴿作禮聞信鼓曉霽南軒開秋華淨天宇
願言長出世謝爾及申甫

尋香山湛上人　孟浩然

朝遊訪名山山遠在空翠氛氳亘百里日入行始至
谷口聞鐘聲林端識香氣杖策尋故人解鞍暫停騎
石門殊谿險篁徑轉森邃法侶欣相逢清談曉不寐
平生慕眞隱累日探奇異野老朝入田山僧暮歸寺
松泉多逸響苔壁饒古意願言投此山身世兩相棄

還山貽湛法師　前人

幼聞無生理常欲觀此身心跡罕兼遂崎嶇多在塵
晚途歸舊壑偶與支公鄰導以微妙法結爲清淨因
煩惱業頓捨山林情轉殷朝來問疑義夕話得清眞
墨妙稱古絕詞華驚世人禪房閉虛靜花藥連冬春
平石藉琴硯落泉灑衣巾欲知冥滅意朝夕海鷗馴

秦中感秋寄遠上人　前人

一丘常欲臥三徑苦無資北土非吾願東林懷我師
黃金燃桂盡壯志逐年衰日夕涼風至聞蟬但益悲

別山僧

李白

何處名僧到水西乘舟弄月宿涇谿平明別我上山去手攜金策踏雲梯騰身轉覺三天近舉足回看萬嶺低誰浪肯居支遁下風流還與遠公齊此度別離何日見相思一夜暝猿啼

僧迦歌

前人

眞僧法號號僧迦有時與我論三車問言誦呪幾千遍口道恆河沙復沙此僧本住南天竺爲法頭陀來此國戒得長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蓮色意清淨貌稜稜亦不減亦不增瓶裏千年舍利骨手中萬歲猢孫藤嗟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眞僧說空有一言懺盡波羅夷再禮渾除犯輕垢

景雲老僧

前人

日照西山雪老僧門始開凍瓶粘柱礎宿火陷爐灰童子病歸去鹿麑寒入來齋鐘知漸近枝鳥下生臺

尋山僧不遇作

前人

石徑入丹壑松門閉青苔閑堦有鳥跡禪室無人開窺窻見白拂挂壁生塵埃使我空歎息欲去仍徘徊

香雲徧山起花雨從天來已有空樂好况聞清猿哀
了然絕世事此地方悠哉

登巴陵開元寺西閣贈衡嶽僧方外　前人

衡嶽有開士五峰秀眞骨見君萬里心海水照秋月
大臣南溟去問道皆請謁灑以甘露言清凉潤肌髮
明湖落天鏡香閣凌銀闕登眺餐惠風新花期啓發

登梅岡望金陵贈族姪高座寺僧中孚　前人

鍾山抱金陵霸氣昔騰發天開帝王居海色照宮闕
羣峰如逐鹿奔走相馳突江水九道來雲端遙明沒
時遷大運去龍虎勢休歇我來屬天清登覽窮走越
吾宗挺禪伯特秀鸞鳳骨衆星羅靑天明者獨有月
冥居順生理草木不剪伐煙窻引薔薇石壁老野蕨
吳風謝安屐白足傲履襪幾宿一下山蕭然忘干謁
談經演金偈降鶴舞海雪時聞天香來了與世事絕
佳遊不可得春風惜遠別賦詩留巖屏千載庶不滅

別東林寺僧　前人

東林送客處月出白猿啼笑別廬山遠何煩過虎溪

贈僧崖公　　前人

昔在朗陵東學禪白眉空大地了鏡徹迴旋寄輪風
攬彼造化力持爲我神通晩謁太山君親見日沒雲
中夜臥山月拂衣逃人羣授余金仙道曠刧未始聞
冥機發天光獨朗謝垢氛虛舟不繫物觀化遊江濆
江濆遇同聲道崖乃僧英說法動海嶽遊方化公卿
手秉玉麈尾如登白樓亭微言注百川亹亹信可聽
一風鼓羣有萬籟各自鳴啓閉八窻牖托宿掣電霆
自言歷天台搏壁躡翠屏凌兢石橋去恍惚入青冥
昔往今來歸絕景無不經何日更攜手乘杯向蓬瀛

贈宣州靈源寺仲濬公　　前人

敬亭白雲氣秀色連蒼梧下映雙谿水如天落鏡湖
此中積龍象獨許濬公殊風韻逸江左文章動海隅
觀心同水月解領得明珠今日逢支遁高談出有無

贈僧行融　　前人

梁有湯惠休常從鮑照遊峨嵋史懷一獨映陳公出
卓絕二道人結交鳳與麟行融亦俊發吾知有英骨

海若不隱珠驪龍吐明月大海乘虛舟隨波任安流賦詩栴檀閣縱酒鸚鵡洲待我適東越相攜上白樓

宿永陽寄璨律師　韋應物

遙知郡齋夜凍雪封松竹時有山僧來懸燈獨自宿

縣內閒居贈溫公　前人

滿郭春風嵐已昏鴉棲吏散掩重門雖居世網常清淨夜對高僧無一言

寄恆璨　前人

心絕去來緣跡順人間事獨尋秋草徑夜宿寒山寺今日郡齋閒思問楞伽字

寄璨師　前人

林院生夜色西廊上紗燈時憶長松下獨坐一山僧

太白胡僧歌（井序）　岑參

太白中峰絕頂有胡僧不知幾百歲眉長數寸身不製繒帛衣以草葉恆持楞伽經雲壁迥絕人迹罕到嘗東峰有鬬虎弱者將死僧杖而解之西湫有毒龍久而爲患僧器而貯之商山趙叟前來採茯苓深入太白偶值此僧訪我而說予恆有獨往

之意聞而悅之乃爲歌曰

聞有胡僧在太白蘭若去天三百尺一持楞伽入中峰世人難見但聞鐘牕邊錫杖解兩虎牀下鉢盂藏一龍草衣不針復不線兩耳垂肩眉覆面此僧年幾那得知手種青松今十圍心將流水同清淨身與浮雲無是非商山老人已曾識願一見之何由得山中有僧人不知城裏看山空黛色

偃師東與韓樽同詣景雲暉上人即事　前人

山陰老僧解楞伽潁陽歸客遠相過烟深草濕昨夜雨雨後秋風渡漕河空山終日塵事少平郊遠見行人小尚書磧上黃昏鐘別駕渡頭歸一鳥

晚過盤石寺禮鄭和尚　前人

暫請高僧話來尋野寺孤岸花藏水碓谿竹暎風爐頂上巢新鵲衣中得舊珠談禪未得去輟櫂且踟躕

送弘志上人歸湖州　李嘉祐

山林惟樂靜行住不妨禪高月穿松徑殘陽過水田詩從宿世悟法爲本師傳能使南人敬修持香火緣

寄淨慮上人初至雲門　皇甫曾

寒蹤白雲裏法侶自提攜竹徑通城下松門隔水西
方同沃州去不似武陵迷髣髴心知處高峰是會稽

題贈吳門邕上人　前人

春山惟一室獨坐草萋萋身寂心成道花閒鳥自啼
細泉松徑裏返景竹林西晚與門人別依依出虎谿

送少微上人東南遊　前人

石橋人不到獨往更迢迢乞食山家少尋鐘野寺遙
松門風自掃瀑布雪難消秋夜聞清梵餘音逐海潮

贈霈禪師　前人

南嶽滿湘源吾師經利涉身歸沃州老名與支公接
淨教傳荊吳道緣正漁獵觀空色不染對鏡心自愜
室中人寂寞門外山稠疊天台積幽夢早晚當負笈

秋夕寄懷契上人　前人

已見槿花朝委露獨悲孤鶴在人羣眞僧出世心無
事靜夜名香手自焚牕臨絕澗聞流水客至孤峰掃
白雲更想清晨誦經處獨看松上雪紛紛

贈鑒上人　前人

律儀傳教誘僧臘老烟霄樹色依禪誦泉聲入寂寥寶龕經末刧畫壁見南朝深竹風開合寒潭月動搖息心歸靜理愛道坐中宵更欲尋眞去乘船過海潮

別贊上人　杜甫

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漂蕩何時有終極贊公釋門老放逐來上國還爲世塵嬰頗帶憔悴色楊枝晨在手豆子雨已熟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異縣逢舊友初欣寫胷臆天長關塞遠歲暮饑寒逼野風吹征衣欲別向曛黑馬嘶思故櫪歸鳥盡斂翼古來聚散地宿昔長荊棘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努力

又寄贊上人　前人

一昨陪錫杖卜鄰南山幽年侵腰脚衰未便陰崖秋重岡北面起竟日陽光留茅屋買兼土斯焉心所求近聞西枝西有谷杉漆稠亭午頗和暖石田又足收當期塞雨乾宿昔齒疾瘳徘徊虎穴上面勢龍泓頭紫荊具茶茗徑路通林丘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贈蜀僧閭丘師兄　前人

大師銅梁秀籍籍名家孫嗚呼先博士炳靈精氣奔

惟昔武皇后臨軒御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藹雲屯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世傳閭丘筆峻極逾崑崙鳳藏丹霄暮龍去白水渾青熒雪嶺凍碑碣舊製存斯文散都邑高價越璵璠晚看作者意妙絕與誰論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豫章夾日月歲久空深根小子思疎闊豈能達詞門窮愁一揮淚相遇卽諸昆我住錦官城兄居祇樹園地近慰旅愁往來當丘樊天涯歇滯雨粳稻臥不翻漂然薄遊倦始與道侶敦景晏步脩廊而無車馬喧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漠漠世界黑區區爭奪繁惟有摩尼珠可照蜀水源

謁眞諦寺禪師

前人

蘭若山高處烟霞嶂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前人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棊局動隨幽澗竹袈裟憶上泛湖船聞君話我爲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

留別公安太易沙門

前人

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逢休上人數問舟航留製作長開篋笥擬心神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先踏爐峰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

送少微師西行　錢起

隨緣忽西去向日返東林世路無期別空門不住心人煙一飯少山雪獨行深天外猿啼處誰聞清梵音

送僧歸日本　前人

上國隨緣住來途若夢行浮天滄海遠去世法舟輕水月通禪觀魚龍聽梵聲惟憐一燈影萬里眼中明

送贊法師往上都　前人

遠近化人天王城指日邊宰官迎說法童子伴隨緣到處花爲雨行時杖出泉今宵松月下門閉想安禪

哭空寂寺元上人　前人

悽然雙樹下垂淚遠公房燈續生前火爐添沒後香陰堦明片雪寒竹響空廊寂滅應爲樂塵心徒自傷

送外甥懷素上人歸鄉侍奉　前人

釋子吾家寶神清慧有餘能翻梵王字妙盡伯英書遠鶴無前侶孤雲寄太虛狂來輕世界醉裏得眞如

飛錫離鄉久寕親喜臘初故池殘雪滿寒柳霽烟疎
壽酒還嘗藥晨食不薦魚遙知禪誦外健筆賦閑居

冬夕寄青龍寺源公　郎士元

斂屨入寒竹安禪過漏聲高杉殘子落深井凍痕生
罷磬風枝動懸燈雪屋明何當招我宿乘興上方行

赴無錫別靈一上人　前人

高僧本姓竺開士舊名林一入春山裏千峰不可尋
新年芳草遍渡口白雲深欲問微官去懸知訝此心

送粲上人兼寄梁鎭員外　前人

林行溪宿厭層氷季月還鄉獨未能尺素欲傳三署
客雪山愁送五溪僧連雲朔氣橫秦苑滿目寒煙隔
灞陵借問從來香積寺何時攜手更同登

福光寺尋湛然寺主不見　皇甫冉

寂然空佇立往往報疎鐘高館誰留客東南二室峰
川原通霽邑田野變春容惆悵層城暮猶言歸路逢

送普門上人還陽羨　前人

花宮難久別道者憶千燈殘雪入林路深山歸寺僧
日光依嫩草泉響滴春氷何用求方便看心是一乘

望南山雪懷山寺普上人　前人

夜夜夢蓮宮無由見遠公朝來出門望知在雪山中

小江懷靈一上人　前人

江上年年春草津頭日日人行借問山陰遠近猶聞薄暮鐘聲

同李萬晚望南嶽寺懷普門上人　前人

釋子身心無垢紛獨將衣鉢去人羣相思晚望松林寺唯有鐘聲出白雲

酬普選二上人期相會見寄　嚴維

本意宿東林因聽子賤琴遙知大小朗已斷去來心夜靜溪聲近庭寒月色深寧知塵外意定後更成吟

送桃巖成上人歸本寺　前人

長老歸緣起桃花憶舊巖清晨雲抱石深夜月籠杉道具門人捧齋糧谷鳥銜餘生願依止文字欲三緘

寄江南鶴林寺石冰上人　顧況

山川重復出心地闇相逢忽憶秋江月如聞古寺鐘湖平南北岸雲抱兩三峰定力超香象眞言攝毒龍風中何處鶴石上幾年松爲報烟霞道人間共不容

贈僧　前人

家住義興東舍谿谿邊莎草雨無泥上人一向心入

定春鳥年年空自啼

璿公院懷舊　耿湋

遠公傳教畢身沒向他方弔客來何見門人閉影堂

紗燈臨古砌塵几在空牀寂寞疎鐘後秋天又夕陽

贈隱上人　前人

世間無遠近定裏徧曾過東海經長在南朝寺最多

暮年休化俗初地卽摧魔今日忘塵慮看心義若何

贈朗公　前人

來自西天竺持經奉紫微年深梵語變行苦俗流歸

月上安禪久苔生出院稀梁間有馴鴿不去爲忘機

送僧法和　戎昱

達士心無滯他鄉總是家問經翻貝葉論法指蓮花

欲契眞空義先開智慧芽不知飛錫後何處是恆沙

贈行脚僧　戴叔倫

補衲隨緣住難維塵外蹤木杯能渡水鐵鉢肯降龍

到處棲雲榻何年臥雪峰知師歸日近應偃舊房松

送少微上人遊蜀　盧綸

瓶鉢繞禪衣連宵宿翠微樹開巴水遠山曉蜀星稀
徧識中朝貴多諳外學非何當一傳付道侶願知歸

送恆操上人歸江外覲省　前人

依佛不違親高堂與寺鄰問安雙樹曉求膳一僧貧
持呪過龍廟翻經化海人還同惠休去儒者亦沾巾

入南山至全師蘭若　李益

木隕水歸壑寂然無念心南行有眞子被褐息山陰
石路瑤草散松門寒景深吾師亦何授自起定中吟

送少微上人入蜀　李端

削髮本求道何方不是歸松風開法席江月濯禪衣
飛閣蟬鳴早漫天客過稀戴顒常執筆不覺此身非

贈衡嶽隱禪師　前人

舊住衡州寺隨緣偶北來夜禪山雪下朝汲竹門開
半偈傳初盡羣生意未迴惟當與樵者杖錫入天台

送僧遊春　前人

獨將支遁去欲往戴顒家晴野人臨水春山樹發花

寄盧山眞上人　前人

高僧無跡本難尋更得禪行去轉深青草湖中看五老白雲山上宿雙林月明潭色澄空性夜靜猿聲證道心更說謝公南座好烟蘿到地幾重陰

深上人見訪憶李端　司空曙

鴈稀秋色盡落日對寒山避事多稱疾留僧獨閉關心歸塵俗外道勝有無間仍憶東林友相期久不還

送兄上人還荊州因寄衞侍御象　前人

惠持遊蜀久策杖欲西還共別此宵月獨歸何處山對鷗沙草畔洗足野雲間知有元暉會齋心受八關

題暕上人院　前人

閉門不出自焚香擁褐看山歲月長雨後綠苔生石井秋來黃葉徧繩牀身閑何處無眞性年老曾言隱故鄉更說本師同學在幾時攜手見衡陽

贈衡嶽隱禪師　前人

擁褐安居南陌頭白雲高寺見衡州石窻湖水搖寒月楓樹猿聲報夜秋講席舊逢山鳥至梵經初向竺僧求自知身老將傳法因下人間逐北遊

過宣上人湖上蘭若　朱灣

十年湖上結幽期偏向東林遇遠師未道姓名童子識不酬言語上人知閑花落地滋苔徑細雨和煙著柳枝問我別來何所得解將無事當無爲

贈蘭若僧　于鵠

一身禪誦苦灑掃古花宮靜室門長閉深蘿夜不通懸燈喬木上鳴磬亂幡中附入高僧傳長稱二遠公

送惟詳律師自越之義興　崔子向

陽羨諸峯頂何曾異剡山雨晴秋到寺木落夜開關縫衲紗燈亮看心柱錫閑西方知有社未得與師還

送暎師歸本寺　權德輿

還歸柳寺去遠遠出人羣苔甃桐花落山窻桂樹薰引泉通絕澗放鶴入孤雲幸許宗雷到清談不易聞

贈廣通上人　前人

身隨猨鳥在深山早有詩名到世間客至上方留盥漱龍泓洞水晝潺潺

戲贈天竺靈隱二寺寺主　前人

石路泉流兩寺分尋常鐘磬隔山聞山僧半在中峰住共占清猿與白雲

送供奉定法師歸南安　楊巨源

故鄉南越外萬里白雲峰經論辭天去香花入海逢鷺濤清梵徹蜃閣化城重心到長安陌交州後夜鐘

和鄭相公尋宣上人不遇　前人

方尋蓮境去又值竹房空幾韻飄寒玉餘清不在風

送靈一上人　陳羽

十年勞遠別一笑喜相逢又上青山去青山千萬重

酬幽居閑上人喜及第後見贈　前人

九霄心在勞相問四十人間豈足驚風動自然雲出岫高僧不用笑浮名

洛下贈徹公　前人

天竺沙門洛下逢請爲同社笑相容支頤忽望碧雲裏心愛嵩山第幾峰

贈江華長老　柳宗元

老僧道機熟默語心皆寂去歲別春陵沿流此投跡室空無侍者巾屨唯挂壁一飯不願餘跏趺便終夕風窻疎竹響露井寒松滴偶地即安居滿庭芳草積

贈琴棋僧歌　張瀛

我嘗聽師法一說波上蓮花水中月不垢不淨是色空無法無空亦無滅我嘗聽師禪一觀浪溢鰲頭蟾魄滿河沙世界盡空空一寸寒灰冷燈畔我又聽師琴一撫長松喚住秋山雨絃中雅弄若鏗金指下寒泉流太古我又聽師棋一著山頂坐沉紅日脚阿誰稱是國手人羅浮道士賭却鶴輸却藥法懷斟下紅霞丹束手不敢爭頭角

送鴻舉遊江南　　劉禹錫

禪客學禪兼學文出山初似無心雲從風舒卷來何處繚繞巴江不得去山州古寺好閑居讀盡龍王宮裏書使君灘頭揀石硯白帝城邊尋野蔬忽然登高心瞥起又欲浮杯信流水煙波浩淼魚鳥情東去三千三百里荊門硤斷無盤渦湘平漢闊清光多廬山霧開見瀑布江西月淨聞漁歌鍾陵八郡多名守半是西方社中友與師相見便談空想得高齋獅子吼

送僧仲剬東遊兼寄呈靈澈上人　　前人

釋子道成神氣閑住持曾上淸凉山晴空禮拜見眞像金毛玉髻卿雲間西遊長安隸僧籍本寺門前曲

江碧松間白月照寶書竹下香泉灑瑤席前時學得經論成奔馳象馬開禪扃高筵談柄一麈拂講下門徒如醉醒舊聞南方多禪老次第來入荊門道荊州本自重諸天南朝塔廟猶依然宴坐東陽枯樹下經行居止故臺邊忽憶遺民社中客爲我衡陽駐飛錫講罷同尋相鶴經閑來共蠟登山屐一旦揚眉望沃洲自言王謝許同遊憑將雜擬三十首寄與江南湯惠休

送惟良上人　　前人

窮巷惟秋草高僧獨叩門相歡如舊識問法到無言水爲風生浪珠非塵可昏悟來皆是道此別不消魂

贈日本僧智藏　　前人

浮杯萬里過滄溟遍禮名山適舊扃深夜降龍潭水黑新秋放鶴野田靑身無彼我那懷土心會眞如不讀經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

送義舟師却還黔南　　前人

黔江秋水浸雲霓獨汎慈航路不迷猨狖窺齋林葉動蛟龍聞呪浪花低如蓮半偈心常悟問菊新詩手

自擕常說摩圍似靈鷲却將山屐上丹梯

贈藥山高僧惟儼之作　李翺

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
說雲在青天水在缾

送文暢上人東遊　呂溫

隨緣聊振錫高步出東城水止無恆地雲行不計程
到時爲彼岸過處即前生今日臨岐別吾徒自有情

送淸越上人歸楚山舊寺　孟郊

波中出吳境霞際登楚岑水寺一別來雲蘿三改陰
詩誇碧雲句道證青蓮心應憐萍泛者不如松隱深

夏日謁智遠禪師　前人

吾師當幾祖說法云無空禪心三界外宴坐天地中
院靜鬼神去身與草木同因知護王國滿鉢盛毒龍
抖擻塵埃衣謁師見眞宗何必千萬劫瞬息去樊籠
盛夏火爲日一堂十月風不得爲弟子名姓挂儒宮

贈道月上人　前人

僧貌淨無點僧衣寧綴華尋常晝日行不使身影斜
飯朮煑松柏坐山邀雲霞欲知禪隱高緝薜爲袈裟

送元亮師　前人

蘭泉滌我襟杉月棲我心茗啜綠淨花經誦清柔音
何處笑爲別淡情愁不侵

贈建業契公　前人

師住青山寺清華常遶身雖然到城郭衣上不棲塵

贈海東僧　張籍

到家行萬里自說過扶餘學得中州語能爲外國書
與醫收海藻持呪取龍魚更問同來伴天台幾夏居

山中贈日南僧　前人

獨向雙峯老松門閉兩涯翻經上蕉葉挂衲落藤花
甃石新開井穿林自種茶時逢海南客蠻語問誰家

送閩僧　前人

幾夏京城住今朝獨遠歸修行四分律護淨七條衣
谿寺黃橙熟沙田紫芋肥九龍潭上路同去客應稀

贈箕山僧　前人

久住空林下長齋耳目清蒲團借客坐石磹甃人行
似鶴難知性因山强號名時聞衣袖裏闇掐念珠聲

寄西峯僧　前人

松暗水涓涓夜凉人未眠西峰月猶在遥憶草堂前

禪師　前人

獨在西峰頂年年閉石房定中無弟子人到爲焚香

送律師歸婺州　前人

京中開講已多時曾作壇頭證戒師歸到雙溪橋北寺鄉僧爭就學威儀

贈華嚴院僧　前人

一身依止荒閒院燭燿窻中有宿煙徧禮法華經裏字不曾行到寺門前

將歸山招冰僧　盧仝

買得一片田濟源花洞前千里石壁坼一條流泌泉青松盤樛枝森森上插青冥天枝上有猨宿宿處近鶴巢清唳孤吟聲相交月輪下射空洞響絲篁成韻風蕭蕭我心塵外心愛此塵外物欲結塵外交苦無塵外骨泌泉有冰公心靜見眞佛可結塵外交占此松與月

送好約法師歸江南　前人

杯度度一身法度度萬民爲報江南三二日這回應

見雪中人

定僧

元稹

落魄閑行不著家徧尋春寺賞年華野僧偶向花前定滿樹狂風滿樹花

盧頭陀詩

前人

盧師深話出家由剃盡心花始剃頭馬哭青山別車匿鵲飛螺髻見羅睺還來舊日經過處似隔前身夢寐游爲向八龍兄弟說他生緣會此生休

和樂天贈雲寂僧

前人

欲離煩惱三千界不在禪門八萬條心火自生還自滅雲師無路與君消

內道場永讙上人就郡見訪善說維摩經臨別請詩因以此贈

白居易

五夏登壇內殿師水爲心地玉爲儀正傳金粟如來偈何用錢塘太守詩苦海出來應有路靈山別後可無期他生莫忘今朝會虛白亭中法樂時

題道宗上人十韻（井序）

前人

普濟寺律大德宗上人法堂中有故相國鄭司徒

歸尚書陸刑部元少尹及今吏部鄭相中書韋相錢左丞詩覽其題皆與上人唱詶閱其人皆朝賢省其文皆義語予始知上人之文爲義作爲法作爲方便智作爲解脫性作不爲詩而作也知上人者云爾恐不知上人者謂爲護國法振靈一皎然之徒與故予題二十句以解之

如來說偈讚菩薩著論議是故宗律師以詩爲佛事
一音無差別四句有詮次欲使第一流皆知不二義
精潔霑戒體閑淡藏禪味從容恣語言縹緲離文字
旁延邦國彥上達王公貴先以詩句牽後令入佛智
人多愛師句我獨知師意不似休上人空多碧雲思

題天竺南院贈閒元旻清四上人　前人

離芳澗草合繁綠巖樹新山深景候晚四月有餘春
竹寺過微雨石徑無纖塵白衣一居士方袍四道人
地異佛國土人非俗交親城中山下別相送亦殷勤

贈別宣上人　前人

上人處世界清淨何所似似彼白蓮花在水不著水
性眞悟泡幻行潔離塵滓修道來幾時身心俱到此

嗟予牽世網不得長依止離念與碧雲秋來朝夕起

題贈定光上人　前人

二十身出家四十心離塵得徑入大道乘此不退輪一坐十五年林下秋復春春花與秋氣不感無情人我來如有悟潛以心照身誤落聞見中憂喜傷形神安得遺耳目冥然反天眞

送文暢上人東遊　前人

得道卽無著隨緣西復東貌依年臘老心到夜禪空山宿馴溪虎江行濾水蟲悠悠塵客思春滿碧雲中

寄白頭陀　前人

近見頭陀伴云師老更慵性靈閒似鶴顏狀古於松山裏猶難覓人間豈易逢仍聞移住處太白最高峰

贈草堂宗密上人　前人

吾師道與佛相應念念無爲法法能口藏宣傳十二部心臺照耀百千燈盡離文字非中道長住虛空是小乘少有人知菩薩行世間只是重高僧

戲禮經老僧　前人

香火一爐燈一醆白頭夜禮佛名經何年飲著聲聞

酒直到如今醉未醒

招山僧　　前人

能入城中乞食否莫辭塵土汚袈裟欲知住處東城下遶竹泉聲是白家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二百卷目錄

僧部藝文六

送僧遊山　唐熊孺登
送僧遊天台　鮑溶
秋夜懷紫閣寺僧　前人
送貞寶上人歸杭州天竺　姚合
送僧歸富春　鄭巢
送琇上人　前人

贈鸞僧　前人
送無相禪師入關　章孝標
贈僧雲棲　張祜
贈禪師　前人
送僧遊溫州　朱慶餘
送僧　前人
尋僧　前人
寄宗靜上人　雍陶
懷無可上人　前人

贈南嶽僧　李遠
大夢上人自廬峰回　杜牧
贈終南蘭若僧　前人
還俗老僧　前人
晨別翛然上人　許渾
贈閑師　前人
乘月棹舟送大曆寺靈聰上人不及　前人
送太昱禪師　前人

白馬寺不出院僧	前人
贈僧	前人
送無夢道人先歸甘露寺	前人
寄敬上人	前人
奉寄安國大師兼簡子蒙	李商隱
憶住一師	前人
別臻師	前人
華師	前人
同崔八詣藥山訪融禪師	前人
贈空禪師	喻鳧
送僧歸廬山	趙嘏
贈天卿寺神亮上人（師不下寺已五年）	前人
尋僧	前人
寄石橋僧	項斯
送僧歸金山寺	馬戴
寄終南眞空禪師	前人
寄西嶽白石僧	前人
贈別空公	前人

送僧二首　前人
秋日送僧志幽歸山寺　前人
贈禪師　薛能
送禪師　前人
贈黃蘗山僧希運　裴休
送僧歸天台　賈島
送僧遊衡嶽　前人
送僧　前人
寄無可上人　前人
送天台僧　前人
送勵宗上人　前人
送法華法師　前人
送知興上人　前人
贈越僧岳雲　前人
寄清涼寺僧　溫庭筠
送元叙上人歸上黨（時罷兵）　劉滄
留別復本修古二上人　前人
送圓載上人歸日本國　皮日休

訪寂上人不遇　前人
和題支山南峰僧次韻　陸龜蒙
同皮襲美訪寂上人　前人
贈老僧二首　前人
訪僧不遇　前人
送圓載上人歸日本　顏宣
上柏梯寺懷舊僧　司空圖
贈圓昉公　前人
聞仰山禪師往曹谿因贈　張喬
贈敬亭清越上人　前人
寄山僧　前人
寄楚瓊上人　李咸用
寄石溢清越上人　方干
贈江南僧　前人
送鏡空上人遊江南　前人
題雪竇禪師　前人
題碧谿山禪老　前人
贈瑪瑙山禪者　前人

寄無相禪師　鄭谷
贈日東鑒禪師　前人
送僧歸江東　崔塗
送僧歸天竺　前人
晚次修路僧　前人
贈休糧僧　前人
與僧　韓偓
寄僧　吳融
秋宿詩僧雲英房因贈　杜荀鶴
送僧歸國清寺　前人
贈質上人　前人
山僧二首　前人
雲居長老　王貞白
寄太白禪師　張蠙
贈可論上人　前人
送僧　黃滔
雪竇禪師　崔道融
訪僧不遇　前人

青龍寺贈雲顥法師　曹松
送德輝禪師　前人
貽住山僧　前人
寄崇聖寺僧　前人
江西逢僧省文　前人
寄僧知乾　裴說
送雲卿上人遊安南　李洞
送遠上人　前人
錦城秋寄懷弘播上人　前人
寄淮海惠澤上人　前人
贈青龍印禪師　前人
送僧清演歸山　前人
贈僧　前人
贈著上人　唐球
懷贈操禪師　李建勳
送僧　潘成
羨僧　薛瑩
寄暹上人　孟貫

曉過伊水寄龍門僧　司馬扎

送休公歸衡　劉昭禹

送日東僧遊天台　楊夔

寧公新拜首座因贈　宋王禹偁

送長吉上人　林逋

送思齊上人之宣城　前人

寄清曉闍棃　前人

和宋仲方送然社師無爲還歷陽　前人

送慧勤歸餘杭　歐陽修

送智蟾上人遊天台　前人

僧可眞東歸因謁范蘇州　梅堯臣

寄楞嚴大師　文同

送芝上人遊廬山　蘇軾

送金山鄉僧歸蜀開堂　前人

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前人

次韻僧潛見贈　前人

贈詩僧道通　前人

贈惠山僧惠表　前人

贈東人總長老　前人
送惠純上人遊閩　晁冲之
贈釋祕演　蘇舜欽
示西林可師　朱熹
與僧淨璋　陸九淵
贈勝上人　葉適
巖居僧　趙師秀
送頭上人抄化　前人
懷如順上人　徐照

贈從善上人　前人
贈厲白雲上人　牟巘
訪箕和尚峴山　金許古
僧　李俊民
爲如鏡淨上人賦　元仇遠
寄開元奎律師　袁桷
寄開元恩禪師　前人
贈星上人歸湘中　虞集
送鄉僧偉師南還　柳貫

送僧定觀歸　黃清老
送聞上人遊廬山　楊鎰
曙巖上人　周權
山中僧　宋无
寄山中僧　前人
南峰宴坐僧　前人
送信孚中住龍翔集慶寺　袁士元
眞覺寺訪蔡上人　潘音
賦得瀟湘曲送復上人之湖南　鐂敬
寄見心上人次韻　張翥
送絕宗繼講師住大雄寺　前人
越僧無涯號栖雲乞賦　前人
答復見心長老見寄二首　周伯琦
送性僧遊徑山　鄭元祐
湖心寺贈見心上人　貫實烈門
寄山中隱講師　張憲
妙高院大方屋上人　張昱
義僧行　王逢

送僧　倪瓚
寄熙本明二首　前人
奉寄恕中韞禪師　丁鶴年
吳僧日章講師赴召修蔣山普度佛事既罷東歸送別二首　明高啓
送僧還天台省親　張羽
寄南屏渭長老　前人
送思上人　徐賁
贈虛中上人　前人
憶山中舊遊贈坦師　張適
禪窩　謝徽
鐔上送僧歸衡山　林鴻
寄虎丘蟾書記　姚廣孝
送空海掃塔還夫椒　聶大年
送僧歸越中　王偁
吳中普門長老乞語　楊循吉
春日訪大林和尚　皇甫汸
贈無瑕上人　陳繼儒

江上懷義公　汪道會

晦日簡義公　前人

肇林訪緜公不遇　汪道貫

華嚴龕送三上人還金陵　前人

越中送僧還舊山　王野

神異典第二百卷

僧部藝文六（詩）

送僧遊山　唐熊孺登

雲身自在山山去何處靈山不是歸日暮寒林投古寺雪花飛滿水田衣

送僧遊天台　鮑溶

金嶺雪晴僧獨歸水文霞采衲禪衣可憐石室燒香夜江月對心無是非

秋夜懷紫閣寺僧　前人

滿山雨色應難見隔澗經聲又不聞紫閣夜深多入
定石臺誰爲掃秋雲

送貞實上人歸杭州天竺　姚合

石橋寺裏最清涼聞說茅庵寄上方林外猿聲連院
磬月中潮色到禪牀他生念我身何在此世唯師性
亦忘九陌相逢千里別青山重疊樹蒼蒼

送僧歸富春　鄭巢

憶過僧禪處遙山抱竹門古房關蘚色秋徑掃潮痕
石靜聞泉落沙寒見鶴翻終當從此望更與道人言

送琇上人　前人

古殿焚香外清羸坐石稜茶烟開瓦雪鶴跡上潭冰
孤磬侵雲動靈山隔水登白雲歸意遠舊寺在廬陵

贈蠻僧　前人

南海何年過中林一磬微病逢秋雨發心逐暮潮歸
久臥前山寺猶縫故國衣近來慵步履石蘚滿柴扉

送無相禪師入關　章孝標

九衢車馬塵不染了空人暫舍中峰雪應看內殿春
齋心無外事定力見前身聖主方崇教深宜謁紫宸

贈僧雲棲

張祐

麈尾與筇杖幾年離石壇梵餘林雪後棊罷嶽鐘殘
開卷喜先悟漱瓶知早寒衡陽寺前鴈今日到長安

贈禪師

前人

坐見三生事宗傳一衲來已知無法說心向定中灰

送僧遊溫州

朱慶餘

夏滿隨所適江湖非繫緣卷經離嶠寺隔葦上秋船
水落無風夜猿啼欲雨天石門期獨往謝守有遺篇

送僧

前人

客行皆有爲師去是閒遊野望攜金策禪棲寄石樓
山深松翠冷潭靜菊花秋幾處題青壁袈裟濺瀑流

尋僧

前人

吟背春城出草遲天晴紫閣赴僧期山邊樹下行人
少一派新泉日午時

寄宗靜上人

雍陶

世上方傳法山中未得歸閑花飄講席馴鴿污禪衣
積雨誰過寺殘鐘自掩扉寒來垂頂帽白髮剃應稀

懷無可上人

前人

山寺秋晴後僧家夏滿時清涼多古蹟幾處有新詩

贈南嶽僧　李遠

曾住衡陽嶽寺邊門開江水與雲連數州城郭藏寒樹一片風帆著遠天猿去不離行道處客來皆到臥牀前今朝惆悵紅塵裏惟憶閑塘盡日眠

大夢上人自廬峰囘　杜牧

行脚尋常到寺稀一枝藜杖一禪衣開門滿院空秋色新向爐峰過夏歸

贈終南蘭若僧　前人

北闕南山是故鄉兩枝仙桂一時芳休公都不知名姓始覺禪門氣味長

還俗老僧　前人

雪髮不長寸秋寒力更微獨尋一徑葉猶挈衲殘衣日暮千峰裏不知何處歸

晨别脩然上人　許渾

吳僧誦經罷敗衲倚蒲團鐘韻花猶斂樓陰月向殘晴山開殿響秋水捲簾寒獨恨孤舟去千灘復萬灘

贈閑師　前人

近日高僧更有誰苑陵山下遇閑師東林共許三乘學南國爭傳五字詩初到庾樓紅葉墜夜投蕭寺碧雲隨秋江莫惜題佳句正是磷磷見底時

乘月棹舟送大曆寺靈聽上人不及

前人

萬峰秋盡百泉清舊鎖禪扉在赤城楓浦客來烟未散竹窗僧去月猶明杯浮野渡魚龍遠錫響空山虎豹驚一字不留何足訝白雲無路水無情

送太昱禪師　前人

禪牀深竹裏心與徑山期結社多高客登壇盡小師早秋歸寺遠新雨上灘遲別後江雲碧南齋一首詩

白馬寺不出院僧　前人

禪心空已寂世路任多岐到院客長見閉關人不知寺喧聽講絕廚遠送齋遲牆外洛陽道東西無盡時

贈僧　前人

心法本無住流沙歸復來錫隨山鳥動經附海船回洗足柳遮寺坐禪花委苔惟將一童子又欲上天台

送無夢道人先歸甘露寺　前人

飄飄隨晚浪杯影入鷗羣萍凍千船雪巖陰一寺雲
夜燈江北見寒磬水西聞鶴嶺烟霞在歸期不羨君

寄敬上人　前人

萬山秋雨水縈迴紅葉多從紫閣來雲冷竹齋禪衲
薄已應飛錫過天台

奉寄安國大師兼簡子蒙　李商隱

憶奉蓮花座兼聞貝葉經巖光分蠟屐澗響入銅瓶
日下徒推鶴天涯正對螢魚山羨曹植眷屬有文星

憶住一師　前人

無事經年別遠公帝城鐘曉憶西峰爐煙銷盡寒燈
暗童子開門雪滿松

別臻師　前人

昔去靈山非拂席今來滄海欲求珠楞伽頂上清凉
地善眼仙人憶我無

華師　前人

孤鶴不睡雲無心衲衣筇杖來西林院門晝鎖迴廊
靜秋日當階柿葉陰

同崔八詣藥山訪融禪師　前人

共受征南不次恩報恩惟是有忘言巖花澗草西林路未見高僧只見猿

贈空禪師　喻鳧

虎見修行久松知夏臘高寒堂坐風雨瞑目尚波濤

送僧歸廬山　趙嘏

禪棲忽憶五峰遊去著方袍謝列侯經啓樓臺千葉曙錫含風雨一枝秋題詩片石侵雲在洗鉢香泉覆菊流却憶前年別師處馬嘶殘月虎溪頭

贈天卿寺神亮上人（師不下寺已五年）　前人

五看春盡此江濱花自零風日自曛空有慈悲隨物念已無蹤跡在人羣迎秋日色簷前見入夜鐘聲竹外聞笑指白蓮心自得世間煩惱是浮雲

尋僧　前人

谿戶無人谷鳥飛石橋橫木挂禪衣看雲日暮倚松立野水亂鳴僧未歸

寄石橋僧　項斯

逢師入山日道在石橋邊病後何人見秋來幾處禪溪中雲隔寺夜半雪添泉生有天台約知無却出緣

送僧歸金山寺　馬戴

金陵江色裏蟬急向秋分迴寺橫洲島歸僧渡水雲夕陽依岸盡清磬隔潮聞遙想禪林下鑪香對月焚

寄終南眞空禪師　前人

閑想白雲外了然清淨僧松門山半寺夜雨佛前燈此境可長住浮生自不能一從臨下別瀑布幾成冰

寄西嶽白石僧　前人

挂錫中峰上經行蹋石梯雲房出定後嶽月在池西峭壁殘霞照欹松積雪齊年年著山屐曾得到招提

贈別空公　前人

雲門秋却入微徑久無人後夜中峰月空林百衲身寂寥寒磬盡盥漱瀑泉新履跡誰相見松風掃石塵

送僧　前人

親在平陽久憶歸洪河雨漲出關遲獨過舊寺人稀識一一杉松老別時

其二

龕中破衲自持行樹下禪牀坐一生來往白雲知歲久滿山猿鳥會經聲

秋日送僧志幽歸山寺　前人

禪室繩牀在翠微松間荷笠一僧歸磬聲寂歷宜秋夜手冷鐙前自衲衣

贈禪師　薛能

夢想青山寺前年住此中夜堂吹竹雨春地落花風舊句師曾見清齋我亦同浮生蹇莫問辛苦未成功

送禪師　前人

寒空孤鳥度落日一僧歸近寺路聞梵出郊風滿衣步搖瓶浪起盂戛磬聲微還坐棲禪所荒山月照扉

贈黃蘗山僧希運　裴休

自從大士傳心印額上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杯今日度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

送僧歸天台　賈島

辭秦經越過歸寺海西峰石澗雙流水山門九里松曾聞清禁漏却聽赤城鐘妙字研磨講應齊智者蹤

送僧遊衡嶽　前人

心知衡嶽路不怕去人稀船裏猶鳴磬谿頭自曝衣

有家從小別無寺不言歸料得逢寒往當禪雪滿扉

送僧　前人

大內曾持論天南化俗行舊房山雪在春草岳陽生

曉了蓮經義堪任寶蓋迎王侯皆護法何寺講鐘鳴

寄無可上人　前人

僻寺多高樹凉天憶重遊磬過溝水盡月入草堂秋

穴蟻苔痕靜藏蟬柏葉稠名山思徧往早晚到嵩丘

送天台僧　前人

遠夢歸華頂扁舟背岳陽寒蔬修淨食夜浪動禪牀

鴈過孤峰曉猿啼一樹霜身心無別念餘習在詩章

送勵宗上人　前人

擁策背岷峩終南雨雪和漱泉秋鶴至禪樹夜猿過

高頂白雲盡前山黃葉多會吟廬嶽上月動九江波

送法華法師　前人

在越居何寺東南水路歸秋江洗一鉢寒日曬三衣

默聽鴻聲盡行看葉影飛囊中無寶貨船戶夜扃稀

送知興上人　前人

久住巴興寺如今始拂衣欲臨秋水別不向故山歸

錫挂天涯樹房閑嶽頂扉下看萬里曉霜海日生微

贈越僧岳雲　溫庭筠

世機消已盡巾履亦飄然一室故山月滿屏秋澗泉
禪庵過微雪鄉寺隔寒煙應共白蓮客相期松桂前

寄清凉寺僧　前人

石路無塵竹徑開昔年曾伴戴顒來牕間半偈聞鐘
後松下殘棋送客回簾向玉峰藏夜雪砌因藍水長
秋苔白蓮社裏如相問爲說游人是姓雷

送元叙上人歸上黨（時罷兵）　劉滄

太行關路戰塵收白日思鄉別沃州薄暮焚香臨野
燒清晨漱齒涉寒流溪邊殘壘空雲水山上孤城對
驛樓此去寂寥尋舊跡蒼苔滿徑竹齋秋

留別復本修古二上人　前人

二遠相知是昔年此身長寄禮香煙綠蕪風晚水邊
寺清磬月高林下禪臺殿虛牕山翠入梧桐疎葉露
光懸西峰話別又須去終日關山在馬前

送圓載上人歸日本國　皮日休

講殿談餘著賜衣掛帆却返舊禪扉貝多紙上經文

動如意瓶中佛爪飛颶母影邊持戒宿波神宮裏受齋歸家山到日將何入白象新秋十二圍

訪寂上人不遇　前人

何意尋雲暫廢禪客來還寄草堂眠桂寒自落翻經案石冷空消洗鉢泉爐裏尚飄殘玉篆龕中仍鏁小金仙須將二百籤廻去待得支公恐隔年

和題支山南峰僧次韻　陸龜蒙

眉毫霜細欲垂肩自說初棲海嶽年萬壑煙霞秋後到一林風雨夜深禪時翻貝葉添新藏閒揷松枝護小泉好是清冬無外事匡牀齋罷向陽眠

同皮襲美訪寂上人　前人

月樓風殿靜沉沉披拂霜華訪道林鳥在寒枝栖影動人依古堞坐禪深明時尚阻青雲步半夜猶追白石吟自是海邊鷗伴侶不勞金偈更降心

贈老僧　前人

枯貌自同霜裏木餘生惟指佛前燈少時寫得坐禪影今見問人何處僧

其二

自有山家供衲綠不離谿曲取庵茅舊曾聞說林中
鳥定後常來頂上巢

訪僧不遇　前人

棹椅東林欲問禪遠公飛錫未應還蒙莊弟子相看
笑何事空門亦有關

送圓載上人歸日本　顏宣

師來一世恣經行却向滄溟問去程心靜已能防渴
鹿聲喧時爲駭長鯨禪林幾結金桃重梵室重修鐵
瓦輕料得還鄉無別利只因先見日華生

上柏梯寺懷舊僧　司空圖

雲根禪客居皆說舊吾廬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
依棲應不阻名利本來疎縱有人相問林間懶折書

贈圓昉公　前人

天階讓紫衣冷格鶴猶卑道勝嫌名出身閒覺老遲
晚香延宿火寒磬度高枝每說長松寺他年與我期

聞仰山禪師往曹谿因贈　張喬

曹谿松下路猿鳥重相親四海求元理千峰繞定身
異花天上墮靈草雪中春自惜經行處焚香禮舊眞

贈敬亭清越上人　前人

海上獨隨緣歸來二十年久閒時得句漸老不離禪

砌木欹臨水窗峯直倚天猶期向雲裏別掃石牀眠

寄山僧　前人

大道本來無所染白雲那得有心期遠公獨刻蓮花

漏猶向靑山禮六時

寄楚瓊上人　李咸用

遙知無事日靜對五峯秋鳥隔寒煙語泉和夕照流

凭欄疎磬盡瞑目遠雲收幾句出人意風高白雪浮

寄石湓清越上人　方干

寺處惟高僻雲生石枕前靜吟因得句獨夜不妨禪

窗接停猿樹巗飛浴鶴泉相思有書札俱倩獵人傳

贈江南僧　前人

忘機室亦空禪與沃州同惟有半庭竹能生竟日風

思山海月上出定印香終繼後傳衣者還須立雪中

送鏡空上人遊江南　前人

去住如雲鶴飄然不可留何山逢後夏一食在孤舟

細雨蓮塘晚疎蟬橘岸秋應懷舊谿月夜過石窗流

題雪竇禪師　前人

飛泉濺禪石瓶注亦生苔海上山不淺天邊人自來長年隨檜柏獨夜任風雷獵者聞疎磬知師入定回

題碧谿山禪老　前人

師步有雲隨師情惟鶴知蘿迷收茱路雪隔出溪時竹狖窺沙井巖禽停檜枝由來傲卿相臥穩答書遲

贈瑪瑙山禪者　前人

芿草不停歇因師山更靈郇林朝乞食風雨夜開扃井味兼松粉雲根著淨瓶塵勞如醉夢對此暫能醒

寄無相禪師　鄭谷

老住西峰第幾層爲師回首憶南能有緣有相應非佛無我無人始是僧爛椹作袍名復利鑠金爲講愛兼憎何如一衲塵埃外日日香煙夜夜燈

贈日東鑒禪師　前人

故國無心渡海潮老禪方丈倚中條夜深雨絕松堂靜一點山螢照寂寥

送僧歸江東　崔塗

坐徹秦城夏行登越客船去留那有著語默不離禪

葉擁臨關路霞明近海天更尋同社侶應得虎谿邊

送僧歸天竺　前人

忽憶曾棲處千峰近沃州別來秦樹老歸去海門秋
汲帶寒汀月禪鄰賈客舟遙知清興愜不厭石林幽

晚次修路僧　前人

平盡不平處尚嫌功未深應難將世路便得稱師心
高鳥下殘照白煙生遠林更聞清磬發聊喜緩塵襟

贈休糧僧　前人

聞鐘獨不齋何事更關懷靜少人過院閒從草上堦
生臺無鳥下石路有雲埋爲憶禪中舊時遊夢百崖

與僧　韓偓

江海扁舟客雲山一衲僧相逢兩無語若箇是南能

寄僧　吳融

柳拂池光一點清紫方袍袖杖藜行偶傳新句來中
禁誰把閒書寄上卿錫倚山根重蘚破棊敲石面碎
雲生應憐正視淮王詔不識東林物外情

秋宿詩僧雲英房因贈　杜荀鶴

賈島憐無可都緣數句詩君雖是後輩我謂過當時

谿浪和星動松陰帶鶴移同吟到明坐此道淡誰知

送僧歸國淸寺　前人

吟送越僧歸海涯僧行渾不覺程賒路沿山脚潮痕出睡倚松根日色斜撼錫度岡猿抱樹挈瓶盛浪鷺翹沙到叅禪後知無事看引秋泉灌藕花

贈質上人　前人

枿坐雲遊出世塵兼無瓦鉢可隨身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

山僧　前人

山蘚幾重生草履澗泉長自滿銅瓶時將如意敲眠虎遣向林間坐聽經

其二

一夏不離蒼島上秋來頻話石城南思歸瀑布聲前坐却把松枝拂舊庵

雲居長老　王貞白

巘路躡雲上來叅出世僧松高半巘雪竹覆一谿冰不說有爲法非傳無盡燈了然方寸內應祇見南能

寄太白禪師　張蠙

何年萬仞頂獨有坐禪僧客上應無路人傳或見燈齋廚惟有橡講石任生藤遙想東林社如師誰復能

贈可論上人　前人

師教本於空流來不自東修從多刼後行出衆人中衲冷湖山雨幡輕海甸風遊吳累夏講還與虎谿同

送僧　黃滔

纔年七歲便從師猶說辭家學佛遲新斸松蘿還不住愛尋雲水擬何之孤谿雪滿維舟夜疊嶂猿啼過寺時鳥道龍湫悉行後豈將飜譯負心期

雪竇禪師　崔道融

雪竇峰前一派懸雪竇五月無炎天客塵半日灑欲盡師到白頭林下禪

訪僧不遇　前人

尋僧已寂寞林下鎖山房松竹雖無語牽牛借晚凉

青龍寺贈雲顥法師　曹松

紫檀衣且香春殿日尤長此地開新講何山鏁舊房僧名喧北闕祖印續南方莫惜青蓮喻秦人聽未忘

送德輝禪師　前人

天涯緣事了又造石霜微不以千峰險惟將獨影歸
有爲嫌假佛無境是眞機到後流沙錫何時更有飛

貽住山僧　前人

罷講巡巖塢無窮得野情臘高猶伴鹿夏滿不歸城
雲朶緣崖發峰陰截水淸自然雙洗耳惟任白毫生

寄崇聖寺僧　前人

不醉秦中酒冥心只似師望山吟過日伴鶴立多時
溝遠流聲細林寒綠色遲庵西蘿月夕重得語空期

江西逢僧省文　前人

高僧不負雪峰期却伴青霞入翠微百葉巖前霜欲
降九枝松上鶴初歸風生碧澗魚龍躍錫振金樓燕
雀飛想得白蓮花上月滿山猶帶舊光輝

寄僧知乾　裴說

貌高淸入骨帝里舊臨壇出語經相似行心佛證安

送雲卿上人遊安南　李洞

春往海南邊秋聞半夜蟬鯨呑洗鉢水犀觸點燈船
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長安却回日松偃舊房前

送遠上人　前人

海嶽兩無邊去來都偶然齒因吟後冷心向靜中圓
虫網花間井鴻鳴雨後天葉書歸舊寺應附載鐘船

錦城秋寄懷弘播上人　前人

極頂雲兼凍孤城露洗初共辭嵩少雪久絕貝多書
遠照鴈行細寒條狖掛虛分泉煎月色憶就茗林居

寄淮海惠澤上人　前人

海濤痕滿舊征衣長憶初程宿翠微竹裏橋鳴知馬
過塔中燈露見鴻飛眉毫別後應盈尺巖木居來定
幾圍他日願師容一榻煎茶掃地學忘機

贈青龍印禪師　前人

雨澀秋刀剃雪時庵前曾禮草堂師居人昨日相過
說鶴已生孫竹滿池

送僧清演歸山　前人

毛褐斜肩背負經曉思吟入寶山青峰前野水橫官
道踏著秋天三四星

贈僧　前人

不羨王公與貴人惟將雲鶴自相親閒來石上觀流
水欲洗禪衣未有塵

贈著上人　唐球

掩門江上住盡日更無爲古木坐禪處殘星鳴磬時水澆氷滴滴珠數落纍纍自有閒行伴青藤杖一枝

懷贈操禪師　李建勳

嘗隱曹谿子龕居面碧嵩杉松新夏後雨雹夜禪中道匪因經悟心能向物空秋來得音信又在剡山東

送僧　潘成

闕下僧歸山頂寺却看朝日下方明莫道野人尋不見半天雲裏有鐘聲

羨僧　薛瑩

處世曾無著生前事盡非一缾兼一衲南北去如歸

寄暹上人　孟貫

聞罷城中講來安頂上禪夜燈明石室清磬出巖泉欲訪慚多事相辭恨隔年終期息塵慮接話虎谿邊

曉過伊水寄龍門僧　司馬扎

龍門樹色暗蒼蒼伊水東流客恨長病馬獨嘶殘夜月行人欲渡滿船霜幾家煙火依村步何處漁歌是故鄉山下禪庵老師在願將形役問空王

送休公歸衡　劉昭禹

草履初登南嶽船銅瓶猶貯北山泉衡陽舊寺春歸
晚門鎖寒潭幾樹蟬

送日東僧遊天台　楊夔

一瓶離日外行指赤城中去自重雲下來從積水東
攀蘿躋石徑挂錫憩松風廻首雞林道惟應夢想通

寧公新拜首座因贈　宋王禹偁

著書新奏御優詔及禪扉首座名雖貴家山老未歸
磬聲寒繞枕塔影靜侵衣終憶西湖上秋風白鳥飛

送長吉上人　林逋

囊集暮雲篇行行肯廢禪青山買未暇朱闕去隨緣
茗試幽人井香焚賈客船淮流遲新月吟玩想忘眠

送思齊上人之宣城　前人

林嶺藹春暉程程入翠微泉聲落坐石花氣上行衣
詩正情懷淡禪高語論稀蕭閒水西寺駐錫莫忘歸

寄清曉闍棃　前人

前時春雪情林壑趣彌清幾憶山陰講兼忘谷口耕
樹叢歸夕鳥湖影浸寒城還肯重相訪柴門掩杜蘅

和宋仲方送然社師無爲還歷陽

前人

歸客過東關行行一錫間破林霜後月孤寺木邊山
頂笠衝殘葉腰裝歇暮灣香燈舊吟社淸思逐師還

送慧勤歸餘杭

歐陽修

越俗僭宮室傾貲事雕牆佛屋尤其侈耽耽擬侯王
文彩瑩丹漆四壁金焜煌上懸百寶蓋宴坐以方牀
胡爲棄不居棲身客京坊辛勤營一室有類燕巢梁
南方精飲食菌筍鄙羔羊飯以玉粒粳調之甘露漿
一饌費千金百品羅成行晨興未飯僧日昃不敢嘗
乃茲隨北客枯粟充饑腸東南地秀絕山水澄淸光
餘杭幾萬家日夕焚淸香煙霏四方起雲霧雜芬芳
豈如車馬塵鬢髮染成霜三者孰苦樂子奚勤四方
乃云慕仁義奔走不自遑始知仁義力可以治膏肓
有志誠可樂及時宜自强人情重懷土飛鳥思故鄉
夜枕聞北鴈歸心逐南檣歸兮能來否送子以短章

送智蟾上人遊天台

前人

昔來在伊洛林壑每相從對掃竹下榻坐思湖上峰
自言伊洛波每起滄洲憶今茲道行遊千里東南國

都門汴河上柳色入清煙流水向淮浦歸人隨越船
東南遍林巘萬壑新流滿小桂綠應芳江春行已晚
藹藹赤城陰依依識古岑一去誰復見石橋雲霧深

僧可眞東歸因謁范蘇州　梅堯臣

姑蘇臺畔去雲壑付淸機野策過寒水山童護衲衣
松門正投宿竹笠帶餘暉誰愛杼山句使君應姓韋

寄楞嚴大師　文同

錦宮城裏寺一室若雲峰水縮秋吟鼎霜低夜講松
住齋塵入鉢出定蘚生筇會聽三摩義居常夢曉鐘

送芝上人遊廬山　蘇軾

二年閱三州我老不自惜團團如磨牛步步踏陳迹
豈知世外人長與魚鳥逸老芝如雲月炯炯時一出
比年三見之常若有所適逝將走廬阜計闊道逾密
我生如寄耳出處誰能必江南千萬峰何處訪子室

送金山鄉僧歸蜀開堂　前人

撞鐘浮玉山迎我三千指衆中聞謦欬未語知鄉里
我非箇中人何以默識子振衣忽歸去隻影千山裏
涪江與中泠共此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

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前人

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石出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臘日不歸對妻孥名尋道人實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紆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窻竹屋深自暖擁褐坐睡依團蒲天寒路遠愁僕夫整駕催歸及未晡出山迴望雲木合但見野鶻盤浮圖茲遊淡薄歡有餘到家怳如夢蘧蘧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

次韻僧潛見贈　前人

道人胷中水鏡清萬象起滅無逃形獨依古寺種秋菊要伴騷人餐落英人間底處有南北紛紛鴻鴈何曾冥閉門坐穴一禪榻頭上歲月空崢嶸今年偶出爲求法欲與慧劍加礱硎雲衲新磨山水出霜髭不剪兒童驚公侯欲識不可得故知倚市無傾城秋風吹夢過淮水想見橘柚垂空庭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晨星彭城老守何足顧棗林桑野相邀迎千山不憚荒店遠兩脚欲趁飛猱輕多生綺語磨不盡尚有宛轉詩人情猿吟鶴唳本無意不知下有行

人行空堦夜雨自淸絕誰使掩抑啼孤惸我欲仙山掇瑤草傾筐坐歎何時盈簿書鞭撲晝塡委煑茗燒栗宜宵征乞取摩尼照濁水共看落月金盆傾

贈詩僧道通　前人

雄豪而妙苦而腴秖有琴聽與蜜殊語帶烟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香林乍喜聞薝蔔古井惟慚斷轆轤爲報韓公莫輕許從今島可是詩奴

贈惠山僧惠表　前人

行遍天涯意未闌將心到處遣人安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敧枕落花餘幾片閉門新竹自千竿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楊梅尚帶酸

贈東人總長老　前人

谿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淸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

送惠純上人遊閩　晁冲之

蚤聽閩人說土風此身嘗欲到閩中春溝水動茶花白夏谷雲生荔子紅襟帶九江山不斷梯航百粵海相通北窻夜展圖經看手自題書寄遠公

贈釋祕演　蘇舜欽

高車大馬闐上京釋曰演者何聲名當年余嘗與之語實亦可喜無俗情作詩千篇頗振絕放意吐出吁可驚不肯低心事鐫鑿直欲澹泊趨杳冥落落我儒坐滿室共論慤若木陷釘賣藥得錢輒沽酒日費數斗同醉醒傷哉不櫛被佛縛不爾烜赫爲名卿數年不見今老矣自說厭苦居都城垂頤孤坐若癡虎眼吻開合猶光精雄心瞥起忽四顧便擬擊浪東南行開春余行可全載相與曠快觀滄溟

示西林可師　朱熹

幽居四畔只空林啼鳥落花春意深獨宿塵龕無夢寐五更山月照寒衾

與僧淨璋　陸九淵

自從相見白雲間離別常多會聚艱兩路逢迎當汝水數年隔闊是曹山客來濯足傍僧怪病不烹茶侍者閒不是故人尋舊隱只應終日閉禪關

贈勝上人　葉適

近日能吟者黃巘說勝師語生兼老筆體重帶幽姿

遺臘氷千觔勾春柳一絲方山最高頂不擬到茅茨

巖居僧　趙師秀

開扉在石層盡日少人登一鳥過寒木數花搖翠藤
茗煎氷下水香炷佛前燈吾亦逃名者何因似此僧

送奭上人抄化　前人

冒寒獨向何方去爲建靈山閣未能詩卷帶呈看疏
客藥爐留借共房僧夕陽岸上行枯葉瀑布巖前聽
拆氷事到有緣隨處應回來金碧入雲層

懷如順上人　徐照

西湖湖上寺一別二三年舊住房長閉新栽樹已圓
空多相憶夢不得寄來篇喜見鄰僧說歸期是臘前

贈從善上人　前人

首氣清泠無片塵卽應僧可是前身詩因圓解堪呈
佛碁與禪通可悟人掃地就涼松日少煑茶消困石
泉新不能來往城中寺去買青山約我鄰

贈厲白雲上人　牟巘

雙徑聞鐘罷而今但熟眠事須紅日上身在白雲邊
古貌應違俗高吟不礙禪爐頭煨芋火相對若欣然

訪箕和尚峴山　金許古

山中風定夜沉沉月滿禪牀靜客心蒼檜四排嚴法界孤松中立殷潮音鼓鐘有節人如玉臺殿無塵地布金二月來遊春尚淺紅梅無數照山陰

僧　李俊民

貌與松俱瘦心將絮共沾一庵空寂地香火讀楞嚴

爲如鏡淨上人賦　元仇遠

一片靈臺月圓明適中規誰知相對者曾悟未磨時去垢元來淨觀空了不疑水邊閒獨立照見白鬚眉

寄開元奎律師　袁桷

雙塔亭亭透夕陽芭蕉深處碧窻涼江神夜聽光明偈天女朝分解脫香齋鉢午空烏守樹經臺雲冷鶴歸房平生欲結西方社似怪淵明作吏忙

寄開元恩禪師　前人

恩公遯跡閶門寺欲下繩牀謝不能露滴花光珠五采月涵江影塔千層石橊紅帽明如火海艾青氈冷似冰俛首西山人物論獨聽孤鴈對殘鐙

贈星上人歸湘中　虞集

潭北湘南無影樹一花吹度海門潮天香滿室定初起雲氣上衣身欲飄寶月夜寒龍在鉢銀河秋近鵲成橋豈無一箇邛州竹與爾松根共寂寥

送鄉僧偉師南還　柳貫

析木光中佛耀開丹樓碧閣映崔嵬空聞白馬馱經去幾見黃龍聽法來笠影翩翻雲作蓋錫痕依約浪生苔歸山說似京華夢親到幽州禮塔回

送僧定觀歸　黃清老

詩僧百丈來復作五臺別丁然振金錫桂子落秋雪山空白雲閒風息萬籟滅相思何處無江湖一明月

送聞上人遊廬山　楊鎰

三夾橋頭水落深袈裟春日此登臨浮雲不繫空中跡流水偏清世外心龍化喜蟠行處鉢猿吟慣續坐時琴香爐北接長江近折葦行須度少林

贈巖上人　周權

巘屏人不到竹色滿僧闌林雨添經潤窗雲入硯寒夜龕貓占臥晨鉢鶴分餐客至無餘事敲冰煑月團

山中僧　宋无

雪鬢霜眉齒半稀跏趺苔石看雲歸山童掃葉鶴飛起猨籍松花滿衲衣

寄山中僧　前人

名山舊隱巖巒秀精舍蕭閑殿閣虛像禮栴檀千古佛經翻貝葉五天書獸依草座跏趺後禽下花臺施食餘空翠濕衣即栗紺泉澄盋湧芙蕖鷲峰蔓繞雲中寺鹿苑身棲物外居清梵夜廻松月冷孤禪晝起柏煙疎曙鐘寒韻侵虛籟午供春香入野蔬道念有時憐老病塵緣無計問眞如遠公若許來同社陶令何妨去結廬便向東林傍尊宿菩提從此發心初

南峰宴坐僧　前人

空巘槀木形入定掩松扃鵲供銜來果猿看誦罷經雲霞埋衲重苔蘚上鞵青只有樵人識曾因採茯苓

送信孚中住龍翔集慶寺　袁士元

梵王宮闕皆名山金陵佳麗非塵寰龍蟠鳳翥氣磅礴樓臺縹緲煙霞間上人昔年住東海兩袖天香雲靄靄磐陀石上迎朝暾潮音洞口瞻神采尋幽近復遊天童萬松徑裏支吟笻寒泉迸石影清淺高崖挂

月光玲瓏祇今飛錫凌雲表妙高臺上天花繞秋風江漢動餘思何日留衣一傾倒

眞覺寺訪蔡上人　潘音

爲尋支遁叩禪關趺坐觀空出宇寰淨土無塵勞白拂天花如雨落青山龍皈寶座香雲滿鴿繞經臺佛日閒誰謂陶潛偏嗜酒從今蓮社未應還

賦得瀟湘曲送復上人之湖南　鎦敬

瀟湘露白西風起江竹斑斑澧蘭紫神僧八月遡星河木杯飛渡瀟湘水瀟湘兩岸遙相望仙人霞裾白霓裳炯炯吳絲照清浦鳳梭製錦廻龍章翠管銀箋爲誰寫璚珮蠙珠爛盈把蘭橈歸來江渚空五兩飄風疾於馬鷓鴣啼雨蒼梧秋渺渺吳雲天盡頭翠珉刻得蛟龍字寄逐南鴻湘水流

寄見心上人次韻　張翥

自入赤墀青瑣間舊遊禪侶亦闌珊青山只憶招提境白首初辭供奉班馬爲空羣猶矯矯鳥能求友自關關終期一舸相尋去知在姚溪第幾灣

送絕宗繼講師住大雄寺　前人

大展三衣古道場眞人高拱殿中央曼陀雨散天花落薰陸煙生石乳香纚纚風雷飛講舌耽耽龍象繞禪牀師行不廢宗雷社會覓籃輿到上方

越僧無涯號棲雲乞賦　前人

上方何處但聞鐘深護林扉翠幾重臥冷衲衣侵片石行隨錫杖度千峰松晴每下安巢鶴潭暮時留聽法龍更欲移禪沃洲去微茫巘洞不曾封

答復見心長老見寄二首　周伯琦

浙水東頭佛舍連蒲庵上士坐忘年五雲古衲層瀾湧百寶浮圖列宿躔牀上貝書多譯梵門前海舶盡通燕比丘喜得堦蘭秀應種菩提滿法田

九載違離得遠書幾更歲曆斗旋樞華星秋月超元白峻嶺重江限越吳柏子樹陰浮碧砌蓮花漏水響銅壺老夫素有林泉癖一曲何當乞鑑湖

送性僧遊徑山　鄭元祐

憶昔苕溪登徑山童孩無識空躋攀但見五峰削玉倚天外兼聞衆木戛樂下雲間振威何人喝石裂行脚有僧挑月還神龍依禪井水立杜鵑啼血春花殷

孤煙中分白窈窕一雨忽洗青孱顏何時復至舊遊處行蹤應有蒼苔斑願從師去不可得起看蘿月空彎彎

湖心寺贈見心上人　賈實烈門

定水高蹤何處尋雲林燕坐靜觀心虎來磐石依禪錫龍出靈湫聽梵音月窟天香金粟老王城紫樹寶花深遙知東澗蒲庵好擬著藤牀夜共吟

寄山中隱講師　張憲

問訊山中隱中山第幾重風廊巡夜虎雲鉢聽經龍流水千谿月寒巖一樹松無因淨查滓來共上堂鐘

妙高院大方屋上人　張昱

碧岑日在望雨雪阻登臨二客從事者扶藜長松陰綠雲及上方步履皆黃金佛香出寶閣一息契初心心如白蓮花塵垢何由侵攢眉入社後此會還可尋廬山得遠公法侶滿東林虎溪偶然事傳笑直至今我輩仍避俗屋師誠可欽

義僧行　王逢

世降道淪喪盛事罕見之我歌義僧行期取國士知

僧臻生夏浦俗號徐大師勇敢重意氣赤手可格麇
張忠郭解流任俠不計貲臻願出門下效死誓不移
盜尋寇馬洲魚肉手蒸黎元戎堅營壁大姓深溝池
壯哉張父子分率脫項兒父擒子死難家不得殮屍
臻聞切齒恨恨死不同時夜卽操斧刀奮身斫藩籬
徑入寇營內斧斷張縶維手殺盜六人力挽間道歸
妻拏拜堂下金幣謝所私上公賜巾裳欲以好爵縻
幡然掉臂辭還山弄摩尼方今國步艱中外俱瘡痍
銅虎盡懸綬鐵馬誰搴旂嗟爾匹夫臻足張三軍威
何不食君祿爲君靖淮彝收名魯仲連千秋爲等期
天秋黃葉脫日莫元雲馳歌詩節鼓吹用以壯熊羆

送僧　倪瓚

聞說四明道山川似若耶去依阿育塔還宿梵王家
野井封殘雪江船聚晚沙光公強健否持底作生涯

寄熙本明二首　前人

在山無事入城中每問歸樵得信通松室夜燈禪影
瘦石潭秋水道心空幽扉獨掩林間雨疎磬遙傳谷
口風幾度行吟欲相覓亂流深澗隔西東

白首遙知得道餘不聞詩思近何如高齋夜雪同誰話古木寒山獨自居夢裏只尋行去路愁時聊讀寄來書夕陽溪上多飛鳥若個能看影是虛

奉寄恕中韞禪師　丁鶴年

曾向名山識異人心如木石氣如春坐禪霜葉秋埋膝行道天花日繞身有鉢相傳元是幻無錐可卓本非貧惟餘潭底中秋月對寫龍峰面目眞

吳僧日章講師赴召修蔣山普度佛事旣罷東歸送別二首　明高啓

萬人擁座聽潮音寶刹曾迓玉駕臨佛法曉敷三藏祕帝恩春及九原深鍾山坐處花頻雨練浦歸時樹欲陰擬問楞伽嗟已別楚江飛錫暮沉沉

故鄉未解識淸容却在金陵闕下逢中禁曾分齋鉢飯上方時叩講筵鐘一帆細雨迢迢浦半塔斜陽靄靄峰相送師歸忽多感飛雲亦戀舊依松

送僧還天台省親　張羽

載經東去路迢迢應爲寧親到石橋江上中齋尋午墅沙邊夜梵雜寒潮宰官問法留三宿慈母焚香製

七條歲晚定知歸本寺待予聽雪坐終宵

寄南屏渭長老　前人

蒲室傳心第一宗老尋古刹寄行蹤貫花偈就人爭寫壞色衣穿自嬾縫案上梵經皆貝葉手中談麈是青松何年惠遠重開社來聽東林寺裏鐘

送思上人　徐賁

一瓶與一錫遊越復遊吳到寺長逢舊看山每過湖飯緣隨處有法意本來無南地多猿鳥還驚梵語殊

贈盧中上人　前人

歸去東林寺行循曲澗流餘燈因佛在宿飯爲猿留竹屋煙迎夕菱池雨送秋還叅衆師舊一一話會遊

憶山中舊遊贈坦師　張適

中峰舊名刹每到竟忘還泉瀉巖千摺雲分屋半間松枯知寺古田少覺僧閒師去因懷古詩成未解顏

禪窩　謝徽

陰壑塞猶閟空山響已沈白雲無路入禪向定中深

鐔上送僧歸衡山　林鴻

上人孤閒似雲鶴十五出家住衡嶽說法能超最上

乘持心不受羣疑縛世上誰知來去蹤南窺太華北遊嵩衲經鴈蕩千峰雪定入峨嵋半夜鐘於今戒臘青松古猶泛慈航到東土楊柳舟中九曲雲笋皮笠上三山雨昨夜歸心繞楚天西風杖錫又茫然化龍潭畔清秋別回鴈峰頭舊日禪

寄虎丘蟾書記　　姚廣孝

聞道蟾公似贊公一瓶一鉢寄山中雲封蘿屋長疑雨泉響松巖半是風履破只緣行脚久囊空非爲作詩窮遙思短簿祠前夜共聽寒鐘出磵東

送空海掃塔還夫椒　　聶大年

寺門孤塔鎖寒煙回首家山二十年定起怕聽三竺雨思歸獨上太湖船鶴隨錫去雲連海龍獻珠來月在天還覓舊時行道處青松多偃竹房前

送僧歸越中　　王偁

錫挑龍河雲衣帶越谿雨說法方西來隨緣復東去松枝偃故房柏子落庭樹從此上方遙人間但凝佇

吳中普門長老乞語　　楊循吉

普門在何處莫向海中尋只此吳城中便有紫竹林

古以水與月而贊白衣士舉頭卽見月掘地卽得水樸哉明長老今往住普門濟度說已盡我復將何言雖然無可言願且舉水月月在水中明此理分明說

春日訪大林和尚　皇甫汸

投跡入空境看心愧此身綰巾蒙示結執鏡爲宣因石壁初消雪筠關久滅塵坐來花落盡猶自不知春

贈無瑕上人　陳繼儒

寶劍繡不飛化作長虹影霜月照禪牀何如鐵衣冷

江上懷義公　汪道會

支公飛錫去尚愛沃州山茅屋雲中住松門定裏關磬吟風葉下谷嘯野猿閒何日攜瓢笠從君煙水間

晦日簡義公　前人

春光一月駛幽興不如君拄杖尋芳草臨流咏碧雲梅風千片落杏雨幾枝分却憶長干夕疎鐘坐夜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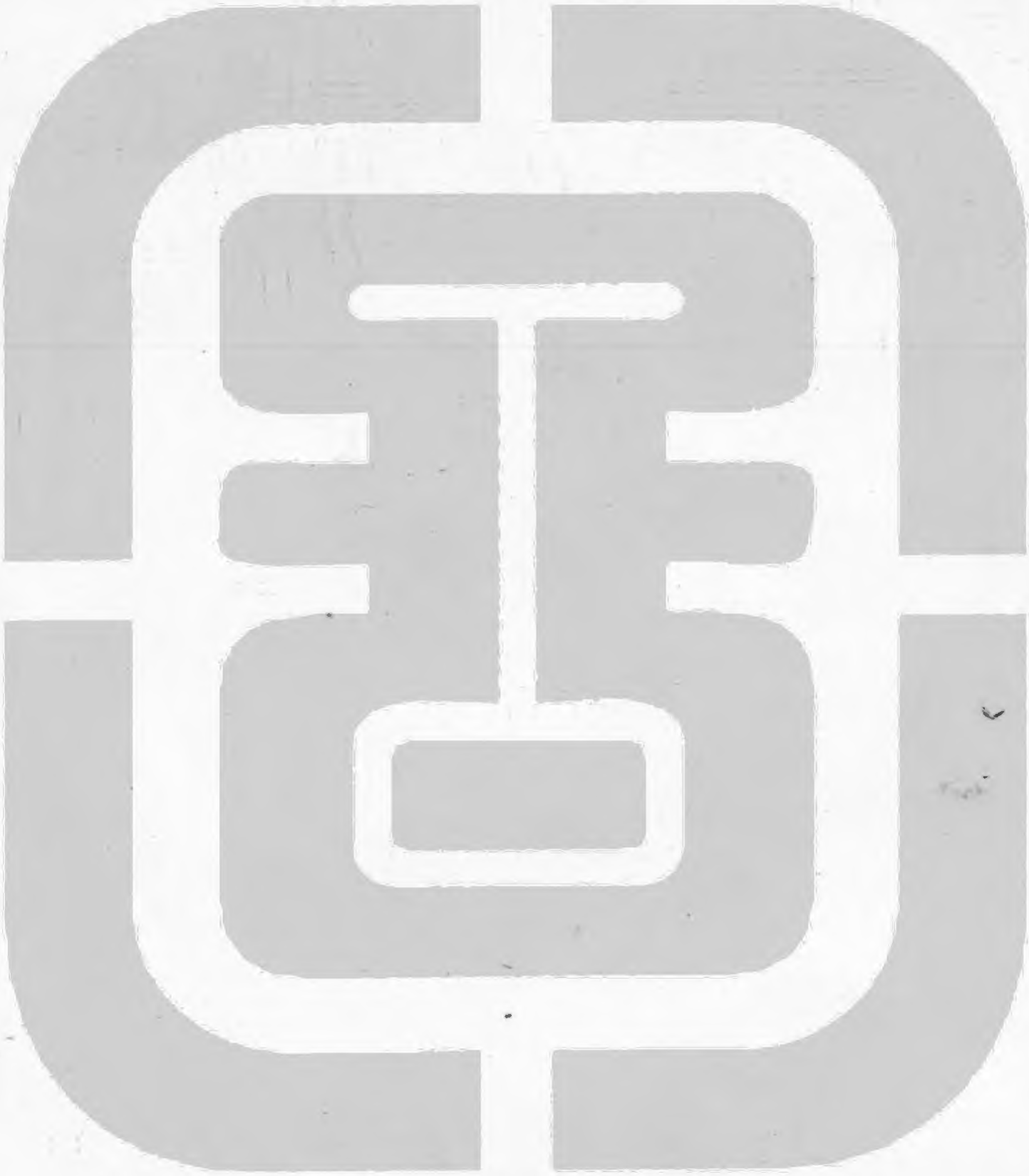
肇林訪叅公不遇　汪道貫

一鉢階前制毒龍空堂盡日白雲封野鶴不知飛錫處亂山殘雪落寒松

華嚴會送三上人還金陵　前人

投老依貧里因君啓法筵青春貪佛日白業證人天飛錫去何處三山落照前禪心何所似江上月涓涓

越中送僧還舊山　　王野

折柳挿瓶谿水灣此方緣盡又思還春花乞食雲門寺秋葉飜經瓦屋山雲起珠林封舊跡月臨寶地憶慈顏知君身是栴檀樹已去留春梵宇間